叢書集成續編

[illegible]

[illegible]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〇六冊目錄

史地類

歷代史考

諸史考異十八卷　清 洪頤煊撰　史學　一

歷代史評

通鑑問疑一卷附提要、辨證　宋 劉羲仲撰　學津　四九

史糾六卷附提要、辨證　明 朱明鎬撰　指海　五六

史見二卷　清 陳遇夫撰　嶺南　八八

閱史郄視四卷附續　清 李塨著　畿輔　九九

歷代史論

涉史隨筆一卷　晉 葛洪著　知不足　一一六

通史它石三卷　明 仇俊卿纂　鹽邑　一二四

史懷二十卷　明 鍾惺述　湖北　一三九

責備餘談二卷　明 方鵬著　知不足　二二五

三峯史論一卷　明 萬應隆著　涇川　二四五

明斷編一卷　明 程楷著　今獻　二五一

史疑一卷　明 張應泰著　涇川　二五七

續史疑二卷　明 張一卿著　涇川　二六七

通鑑評語五卷　清 申涵煜著　畿輔　二八三

讀史論略一卷　清 杜詔纂　藝海　三〇七

星閣史論一卷　清 趙青藜著　涇川　三一六

讀史臆言四卷　清 秦篤輝著

九畹史論一卷　清 翟灝著

先秦史—尚書

尚書大傳三卷附序錄、辨譌　漢 伏勝撰　漢 鄭玄注　清 陳壽祺輯校　古經　三三八

尚書大傳補註七卷　清 王闓運補注　靈鶼　三八〇

古文尚書十卷附逸文二卷、篇目表　漢 馬融注　鄭玄注　宋 王應麟撰集　清 孫星衍補集　岱南　三九四

尚書鄭注十卷　漢 鄭玄注　宋 王應麟輯　清 孔廣林增訂　學津　四三五

尚書釋音二卷　唐 陸德明撰　古逸　四六二

洪範口義二卷附提要　宋 胡瑗撰　墨海　四七〇

蘇氏書傳二十卷附提要、補正　宋 蘇軾撰　學津　四八〇

鄭敷文書說一卷　宋 鄭伯熊纂　函海　五五三

增修東萊書說三十五卷　宋 時瀾修定　金華　五六〇

ED55/16

融堂書解二十卷　宋　錢　時撰　聚　珍　六六八
五誥解四卷附提要　宋　楊　簡撰　墨　海　七一六
尚書詳解五十卷　宋　陳　經撰　聚　珍　七三四

諸史考異

洪頤煊撰

諸史考異十八卷

光緒十五年
廣雅書局刻

諸史考異序

史之異始於左公穀明與魯鄒與微應悊與尼銀君氏與尹氏屍綸與穀瑞此較著者特音聲之訛非若後世烏焉成馬有待於是正書也二十一史黔矣高宗純皇帝加明史爲廿二史又加舊唐書舊五代史爲廿四史益浩如烟海矣修史者各因前人之舊錄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各別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此攷異之不可少也鄉先達筠軒先生若趾之暇作諸史攷異始三國志終南北史都爲十八卷於前人一字之謬一句之譌皆旁通曲引而辨正之洵有功於列史亦可見先生負者不隱無擇不精矣霖不獲親炙門牆而於先生陳示後學之意亦略有徵會

馬氏嘗於南北史之外約記所疑資治通鑑尊武氏黜中宗朱子綱目自唐武德八年至天祐季年甲子皆差此其大者不待論矣如宋史載周保卜易遇比之復東都事略則云比之豐通鑑及歐陽史皆云唐莊宗時洛陽令何澤歷官太常卿陸務觀則云喬梅軍從事通鑑載徐知誥改吳天祚三年爲昇元元年國號唐而陸游南唐書云國號齊宋齊邱爲太保兼中書令而馬令南唐書云左丞相都虞候嚴思五代史作翟思馬令作嚴思權淮南州將王仁謙五代史作王仁詡如此類野史與正史異正史與正史又異豈徒如晉書所紀慕容之誤馬總通典所稱但馬云誕馬僅在聲音點畫已也霖於乙巳歲館先生家課其令孫粤在秋間小鈞參軍出其摺本錢王鐵券文以示中有云未足顯功而別本俱作未足顯功此目所親見亦如先生所謂分土分士之訛有此千墓碑可證者又不待攷而知也嗟乎予生也晚未及見魯不克多記誦家又無藏書所得管窺之見敢以就正前輩而先生歸道山已十餘年矣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能無撫遺編而流連不置哉同里後學程霖謹識

國史成於衆手其譌舛固所不免厥後篇帙浩繁校刊匪易輾轉改竄譌謬滋多嘉定錢氏大昕撰廿二史攷異參互攷校精審不苟余向亦留心史學史記兩漢三史間有所見已載入讀書叢錄中戊子冬杪自粤歸里寒廬多暇復取三國志以迄南北史條其異同辨其得失成諸史攷異十八卷撰是埽葉聊補錢氏之闕萬一倘有好學深思之士晉梓羣本存舊而從刊一定本斯亦不朽之盛業也道光十六年太歲丙申八月七日臨海洪頤煊撰時年七十有二

諸史考異

諸史考異目錄

卷一　三國志
卷二　晉書上
卷三　晉書下
卷四　宋書上
卷五　宋書下
卷六　南齊書
卷七　梁書
卷八　陳書
卷九　魏書上
卷十　魏書下
卷十一　北齊書
卷十二　周書
卷十三　隋書上
卷十四　隋書下
卷十五　南史上
卷十六　南史下
卷十七　北史上
卷十八　北史下

諸史考異卷一

臨海洪頤煊撰

三國志

夏侯氏

魏書武帝紀養子嵩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注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頤煊案承祚敘夏侯列傳於諸曹之前亦同此說

濟南相

光和末討潁川賊遷濟南相頤煊案後漢書靈帝紀建安十二年冬十月乙巳黃巾賊殺濟南王贇注河間孝王五代孫

東武陽

初平二年袁紹因表太祖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頤煊案續漢志東郡治濮陽時王肱為東郡太守故太祖治東武陽獻帝傳袁紹使洪領青州從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在太祖後

利城郡

建安三年分琅邪東海北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頤煊案續漢志注魏氏春秋曰初平三年分琅邪東海為城陽新城昌慮郡以蕭昌慮傳證之則作新城者誤也利城本縣名屬東海郡

小沛

四年劉備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冑舉兵屯沛先主傳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頤煊案續漢志沛國有沛縣時人稱小沛以別於沛國志凡稱小沛者皆據流俗所稱加之

南劉岱

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注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頤煊案初平元年兗州刺史劉岱注岱劉繇之兄見吳志與此別是一人而同字公山

李堪

十六年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頤煊案太平御覽卷九十三引作李堪下文斬成宜李堪等堪字皆之誤李堪河東人見張既傳注

漢寧郡

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七月魯潰奔巴中公軍入南鄭復漢寧郡為漢中頤煊案張魯傳魯據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是改漢中為漢寧是年魯平復改漢寧為漢中續漢志注引袁山松書曰建安二十年復置漢寧郡非也

饒安縣

文帝紀元年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注魏書曰賜饒安田租勃海郡百戶牛酒大酺三日頤煊案漢書地理志勃海郡千童縣應劭曰靈帝改曰饒安東京勃海郡有千童縣靈帝時始改立饒安故續漢志不載

陽平郡

黃初二年正月以魏郡東部為陽平郡頤煊案樂進傳陽平衛國人也以膽烈從太祖為帳下吏遷遊擊將軍募兵得千餘人司馬芝傳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黃初中入為河南尹陽平置郡當在此年之前

穀梁博士

五年置春秋穀梁博士頤煊案後漢書儒林傳序光武中興立十四博士春秋嚴顏皆公羊學也建初中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郎是始立春秋穀梁博士

天水郡

明帝紀太和二年諸葛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頤煊案文帝紀延康元年七月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張既傳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三郡人為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民心遂安漢陽之復為天水郡當在文帝初年間

陸議

太和二年九月曹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頤煊案吳主傳作陸遜陸遜傳本名議志或稱陸遜或稱陸議亦史之駁文

伍瓊伍孚

董卓傳以為毖瓊等通情賣己皆斬之注英雄記曰瓊字德瑜汝南人謝承書伍孚字德瑜汝南人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孚字德瑜汝南吳房人見卓為越騎校尉操佩刀見卓卓送至閤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遂殺孚謝承記孚字及

本郡則實我同郡致死事乃與字異也不知字爲珝之別名爲別有伍字恭孟未詳之頤煊案後漢書董卓傳卓怒曰此二君薦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珌下文乃言與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刺卓見殺事伍瓊伍孚當是二人裴松之以伍孚作越騎校尉伍瓊事傳寫誤耳紀遺說也

糾合義兵

臧洪傳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注臣松之案於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橫內劉表等數人皆非事實頤煊案武帝紀此盟後有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盟廣陵太守張超與此不同

朗陵令

荀彧傳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注續漢書淑爲朗陵侯相張璠漢紀曰淑朗陵侯相頤煊案下文注荀氏家傳說朗陵長儉之少子愔即淑子也攷太祖召除朗陵令其時朗陵侯國已廢爲縣故稱朗陵令後漢書荀彧傳亦作朗陵令淑之孫也

鄄城

豫州刺史郭貢謂鄄城未易攻後漢書荀彧傳作操東郡謂謙使衛守甄城注縣名屬濟陰郡今濮州縣也甄今作鄄音絹頤煊案春秋左氏莊公十四年會於鄄注鄄衛地今東郡鄄城也釋文云甄城音絹或作甄古字通用

韓莫

荀攸傳紹運車且至其將韓莫銳而輕敵可破也注臣松之案諸書韓莫或作韓猛或云韓若未詳孰是頤煊案字書無莫字曹仁傳紹別遣將韓荀鈔斷西道莫即荀字異文

北平郡治

田疇傳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頤煊案後漢右北平郡治土垠前漢右北平郡平剛第一縣此當指前漢郡治可證閻百詩謂西漢郡治不在第一縣之誤

司金中郎將

王修傳行司金中郎將錢氏大昕曰陳琳爲袁紹檄操特置發

丘中郎將摸金校尉即謂此也頤煊案韓暨傳暨乃因長流爲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就加司金都尉張奮傳還爲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魏蜀皆有此官不必如陳琳所指

蘄陽

何夔傳陳郡陽夏人也袁術與橋蕤俱攻圍蘄陽蘄陽爲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蘄陽頤煊案後漢書袁術傳注水經注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又南對蘄陽注於大江亦謂之蘄陽口其時蘄陽當屬陳故以夔爲彼郡人

淮南郡

劉馥傳淮南成德人也頤煊案續漢志成德屬九江郡袁術僭號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黃初二年郎邪王邕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爲國六年改封楚王彪嘉平元年彪自殺國除爲淮南郡衛平後楚王未封以前未嘗改爲淮南郡也

揚州刺史治所

劉馥傳太祖表爲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頤煊案續漢志九江郡歷陽刺史治孫討逆傳先是劉繇爲揚州刺史舊治在壽春此建立在合肥皆臨時所置

陽安郡

李通傳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趙儼傳袁紹招誘豫州諸郡惟陽安郡不動頤煊案武帝紀建安二十年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爲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當時置郡亦有

專置都尉而不置太守者都尉兼領太守故亦得稱太守魏略曰儼與領陽安太守李通同治是時儼爲朗陵長朗陵爲陽安屬縣同治一郡之地故云然

狟道

龐德傳南安狟道人也頤煊案續漢志漢陽郡注秦州記曰中平五年分置南安郡狟道即獂道時分屬南安郡晉書地理志南安郡獂道縣與此同

荀緯王象

常林傳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淩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爲縣長頤煊案荀緯見王粲傳注荀勗文章敘錄曰緯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掾魏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

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王象見楊俊傳注魏略曰王象字羲伯建安中與荀緯等俱爲魏太子所禮待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爲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皆不言爲縣長

王翁河

孫禮傳清河平原爭界禮案圖宜屬平原界以王翁河爲限頤煊案桓譚新論王翁作都尉孟孫往泰山告祠又云余前作王翁掌教大夫又云王翁嘗殺人五藏無損生人斷之王翁謂王莽王翁河即王莽河元和郡縣志王莽枯河在平原縣南五里

領民

高堂隆傳領民酋牧年七十餘眾爲討謝頤煊案牧上當有脫字此必鄉亭之民鄧艾傳注艾少爲襄城典農部民管輅傳稱清民郭恩呂虔傳部民吳排孫晤傳屯民皆是

令狐愚

王凌傳是時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屯平阿甥舅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爲司空頤煊案續漢志平阿屬九江郡兗州當是揚州之譌注魏書曰愚字公治本名浚此稱浚就遷者即愚也史失於改正

江由

鄧艾傳維守劍閣艾上言宜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太平御覽卷三百十五引作從陰平江由邪徑頤煊案下文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

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鍾會傳鄧艾進軍到陰平簡選精銳從漢德陽入江由由上當有江字

高句驪王宮

高句驪傳宮死子伯固立錢氏大昕曰據後漢書宮死子遂成立遂成死子伯固立此文疑有脫誤頤煊案梁書云宮死子伯固立伯固死小子伊夷模立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爲王今句驪王宮是也其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驪呼相似爲位故名之爲位宮位宮稱曾祖伯固上不得有遂成一代

益州郡

蜀書二牧劉焉傳是時涼州逆賊馬相趙祗等於緜竹縣自號

蜀中陳壽案後漢書劉焉傳作益州賊馬相以下文破數三郡皆在益州界證之馬相當是益州賊

劉平

先主傳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爲之下使客刺之顧炴案上文注典略曰平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時張純反叛青州被詔遣從事將兵討純過平原子平薦備於從事此劉平當即劉子平其前後不同如此

昌霸

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曹公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載亮表云曹操五攻昌霸不下顧炴案武帝紀于禁傳臧霸傳俱作昌豨

亮見先主

諸葛亮傳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宜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注魏略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注謂聞見異辭彼此乖背顧炴案此亮見備當是兩時事亮初見備於樊城繼以上客禮之未有屈也迨徐庶舉薦再見備於新野始情好日密故亮亦以後見爲感激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注云事當在建安十二年而表云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則初見或在十二年也

石廣元

注魏略曰徐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折節學問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顧炴案元直庶字廣元韜字則與機同明南監本廣字誤作龐汲古閣本作字又誤乙在元上龐士元未嘗仕魏其誤甚矣

前都亭侯

馬超傳因爲前都亭侯錢氏曰前字疑衍顧炴案上文騰求還京畿於是徵爲衛尉以超爲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先主以超爲平西將軍仍爲前都亭侯前字非衍文

南郡

霍峻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還監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顧炴案南郡當南中六郡注漢晉春秋曰弋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詣文王者是也

建興元年

杜微傳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與書曰主公今年始十八顧炴案後主傳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卽位於成都時年十七則年十八當在建興元年諸葛亮傳亦云建興元年領益州牧此作二年誤

陳元

尹默傳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顧炴案陳元方是陳紀之子不注左氏當是陳元後人誤加方字

孔子劉向卒年不同

譙周傳晉孔子七十二劉向楊雄七十一而沒顧炴案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漢書劉向傳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皆與此差一年

庲降都督治所

李恢傳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鄧方卒先主遂以恢爲庲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顧炴案楊戲傳鄧孔山注孔山名方隨先主入蜀遷爲安遠將軍庲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年卒文與此不同又馬忠傳建興十一年徵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益證郡治所本無常也

建寧郡

馬忠傳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錢氏云後主及張裔傳俱作益州郡欲益州郡之改名建寧在丞相亮南征以後此時不當云建寧也顧炴案後主傳建興元年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三年丞相亮南征改益州郡爲建寧郡此所稱迹在建興十一年故卽據改後郡名言之

劉邕陰化

蔣琬傳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顧炴案楊戲傳輔臣贊注劉南和名邕義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爲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陰化見鄧芝傳廖淳見宗預傳

許昭

吳書孫堅傳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注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爲越王也顧炴案後漢書靈帝紀會稽人許生自稱越王寇郡縣注東觀記曰會稽許昭聚衆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郡縣臧洪傳注引吳錄亦作許昭是避晉諱改作昌

橫江

討逆傳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拒逆顧炴案妃嬪徐夫人傳琨隨孫策討樊能于麋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吳夫人傳景與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周瑜傳瑜將兵迎策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程普傳從孫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等今本作陳橫屯江津是傳寫之誤

秦松

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爲謀主顧炴案張紘傳初紘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與紘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周瑜傳注江表傳曰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時松尚存

呂範平鄱陽

吳主傳八年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顧炴案呂範傳征江夏還平鄱陽策薨奔喪于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與此不同

漢昌郡

十五年分長沙爲漢昌郡以魯肅爲太守顧炴案周瑜傳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爲奉邑魯肅傳代瑜領兵奉邑四縣皆屬焉合程普領南郡太守肅拜漢昌太守魯肅卒呂蒙拜漢昌太守食下雋劉陽漢昌州陵則四縣皆漢昌郡之屬縣也續漢志州陵屬南郡下雋屬長沙郡宋書州郡志長沙郡有劉陽吳立吳錄後漢曰漢昌吳更名屬長沙郡也

東安郡十縣

黃武五年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以全琮為太守注吳錄
曰郡治富春 頤煊案三國志全琮傳作丹陽吳會稽 宋書州郡志
吳郡建德桐廬壽昌皆吳分富春立 新城吳立為縣後并桐廬
太平寰宇記建德桐廬俱黃武四年分富春置 黃武五年於富
春縣置臨武縣又析富春置新城縣則東安郡十縣有建德桐
廬壽昌臨武新城并富春而六也

始平省南字

黃龍二年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 頤煊案宋書州郡志臨海郡
始豐吳立曰始平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此誤衍南字 丁覽注
會稽典錄曰覽字孝連仕郡至功曹守始平長 皆省南字

羅陽縣

太元元年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 注吳錄曰羅陽今安
固縣 頤煊案三嗣主傳太平二年二月以會稽東部為臨海郡
其時臨海猶未置郡[illegible]字是史家之駁文

豫章太守

劉繇傳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注獻
帝春秋曰是歲繇屯彭澤又使融助皓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
玄 頤煊案諸葛亮傳注引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
表上諸葛玄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死遣朱皓代玄此
所謂太守皆謂豫章太守

建昌[illegible]

太史慈傳孫策於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為建昌都尉
治海昏 頤煊案元和郡縣志新吳縣漢靈帝中平中分海昏縣
立 宋書州郡志吳平[illegible]縣永修皆漢靈帝中平中立疑即此所
分之六縣也

王誧

妃嬪吳夫人傳漢遣議郎王誧銜命南行 注吳錄為揚武將軍
頤煊案討逆傳注江表傳作王輔

臨淮郡

步夫人傳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騭同族 步騭傳為臨淮淮陰人
晉書地理志臨淮郡漢武帝置 宋書州郡志臨淮郡永平十五
年更為下邳國 晉官志治除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省州并郡
徐州郡有下邳而無臨淮不知何時復置為郡

京城

孫韶傳伯父河為將軍屯京城 頤煊案京城即京口 劉備傳
注獻帝春秋曰劉備至京謂孫
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警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屯京乎 宋
書州郡志太興初晉陵郡及丹徒縣治京口是也

雲陽郡

顧邵傳陽羨張秉生於庶民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有
之 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 頤煊案吳主傳嘉禾三年詔復曲阿
為雲陽當是改縣在前置郡在後

李崇

程秉傳時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 注吳錄曰崇字子
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州舉茂才[illegible]見太子登
以疾賜不拜東宮官[illegible]以賢聞年七十而
卒 頤煊案吳主太元元年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
印綬迎表當是其人

西安縣

潘璋傳遷豫章西安長 [illegible]氏曰兩漢晉宋志豫章郡並無西安
縣 頤煊案太史慈傳劉表從子磐數為寇於艾西安諸縣 宋書
州郡志豫章郡豫寧縣漢獻帝建安中立吳曰西安晉武帝太康
元年更名要安即西安之譌

遙領

朱治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入郡領
太守事 建安七年權表治為九真太守 頤煊案此遙領也是時
權未得有九真治仍在吳郡故下文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為奉
邑 黃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

東冶

虞翻傳孫策征會稽王朗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
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 頤煊案王朗傳朗自策渡江略地朗遂舉
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 賀齊傳王朗奔東冶候官長商升
為朗起兵 東部當是東冶之譌

吾粲

吾粲傳吳郡烏程人也孫河為縣長粲為小吏河深奇之河後
為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為曲阿丞遷為長史治有名迹雖起
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 頤煊案顧邵傳烏程吾
粲起於微賤邵拔而友之為立聲譽 先賢傳潁川周昭著書稱
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名以並陸全之列 皆與此異

孫權為將軍

陸遜傳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 頤煊案遜以赤烏
八年卒年六十三 年二十一當建安八年 是時孫權為將軍已
四年矣 吳主傳是歲使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 遜出為
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亦當即在此年

猋沛

注吳書曰當遐有顛沛交馳之艱 頤煊案太平御覽卷三百三
十引作當忽有猋沛交馳之艱 注云猋音標 曹植七啟風厲猋
舉 猋與焱同 何休公羊傳注沛若有餘之貌 後人不知猋
沛之義妄改作顛沛

剡長

賀齊傳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守剡長 頤煊案郡縣皆作剡縣
泰會稽志賀齊字公苗為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姦剡之字尚不
誤

松陽長

令松陽長丁蕃留備餘汗 頤煊案當作松陽長 晉書地理志松
陽屬臨海郡 [illegible]注搜神記曰臨海松陽人[illegible]家

臨川郡

周魴傳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並受其害 頤煊案孫亮太平二年
分豫章東部為臨川郡 是時未立為郡而已有臨川之名 朱然
傳分丹陽為臨川郡然為太守 與此別

反語

諸葛恪傳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 頤煊案顏氏家訓音辭篇
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
此稱反語石子岡亦大行之證

諸史考異卷一終

諸史考異卷二

臨海洪頤煊撰

晉書十

公孫淵

宣帝紀青龍四年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　頤煊案魏志作公孫淵史避唐諱因稱其字

武邱

嘉平三年遣討無所出乃迎於武邱面縛水次　頤煊案魏志王淩傳淩知見外乃乘船單出迎到邱頭面縛水次文帝紀甘露三年使帝命改邱頭曰武邱以旌武功則時不得有武邱之名當依魏志作邱頭爲正

昌平州

武帝紀泰始十年二月分幽州五郡置平州　頤煊案地理志作咸寧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

伍延

太康元年二月杜預克江陵斬吳江陵督伍延注一本王作伍　頤煊案吳志孫皓傳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杜預傳吳督將伍延則作王字書誤也

楊珧

惠帝紀永平元年正月誅太傅楊駿駿弟衛將軍珧　頤煊案楊駿傳珧俱作瑤職官志亦作衛將軍楊瑤說文瑤玉之美者珧蜃甲也二字不同

昌安侯

四年春正月丁酉朔侍中太尉安昌公石鑒薨　頤煊案石鑒傳封昌安縣侯元康初爲太尉尋薨未嘗進爵爲公

李庠

永康元年十二月益州刺史趙廞與洛陽流人李庠害成都內史耿勝　頤煊案洛陽當作略陽李特載記耿勝作耿滕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滕代廞廞遂謀叛滕率眾入州廞遣眾逆滕戰於西門滕敗死之特弟庠與兄弟及妹夫李含等以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爲威寇將軍害耿滕庠未預其事

東燕王

光熙元年九月進東嬴公騰爵爲東燕王永嘉元年三月改封東燕王騰爲新蔡王　頤煊案地理志石季龍分兗州之陳留東燕爲洛州騰雖封東燕王地旋沒於劉聰石勒故騰傳不載東燕封號毛穆之傳任穆之督東燕四郡軍事領東燕太守是桓溫平洛後復立

湘州八郡

懷帝紀永嘉元年八月分荊州江州八郡爲湘州　錢氏曰地理志懷帝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是九郡非八郡也　頤煊案宋書州郡志湘州刺史晉懷帝永嘉元年分荊州之長沙衡陽湘東邵陵零陵營陽建昌江州之桂陽八郡立文與此同

簡以字行

二年三月戊申征南大將軍高密王簡薨　頤煊案高密孝王略傳字元簡懷帝即位遷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永嘉三年薨簡即略也蓋以字行

四十八王

五年三月東海王越薨東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尋又沒於石勒　頤煊案東海王越傳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沒於賊魏書石勒傳作二十六王

晉王保

元帝紀太興三年五月晉王保爲其將張春所害　頤煊案保傳張春奉保奔桑城是歲保病薨年二十七不言爲春所害

懷德縣

七月詔琅邪國人在此者近有千戶今立爲懷德縣統丹陽郡　頤煊案地理志丹陽郡無懷德縣徐州下云琅邪國人隨帝過江者遂置懷德縣及琅邪郡以統之宋書州郡志晉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千餘戶太興三年立懷德縣丹陽雖有琅邪相而無此地蘇峻傳有懷德令匡術

安北將軍郗鑒

永昌元年七月王敦自加兗州刺史郗鑒爲安北將軍　錢氏曰按鑒非敦之黨且亦不可云自加也以敦傳攷之當是自領江州牧與郗鑒事初不相涉蓋傳寫有脫文　頤煊案郗鑒傳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杖鑒爲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合肥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錢氏之說非也

觀陽侯

成帝紀咸和元年七月江州刺史平南將軍觀陽伯應詹卒　頤煊案應詹傳封觀陽縣侯以咸和六年卒

臨賀郡公

穆帝紀升平四年十一月封太尉桓溫爲南郡公子濟爲臨賀郡公　頤煊案桓溫傳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爲縣公以封其次子濟此仍稱臨賀郡公非也

義成郡

哀帝紀興寧三年二月以右將軍桓豁監荊州揚州之義城諸軍事　頤煊案簡文帝紀咸安元年十一月以冠軍將軍毛武生都督揚州之義城諸軍事宋書州郡志義成太守晉孝武立治襄陽本初郡國有下蔡平阿縣皆九江郡地故其初分屬於荊揚後荊專屬於揚也宋志以爲孝武時立非是

海西公

海西公紀咸安二年正月降封帝爲海西縣公　頤煊案簡文帝紀咸安元年十一月庚寅廢東海王奕爲海西公

謝安都督十五州

孝武帝紀太元九年九月加太保謝安大都督揚江荊司豫徐兗青冀幽并梁益雍涼十五州諸軍事　頤煊案謝安傳十五州有寧無涼帝紀誤後都督亦皆有寧無涼涼州已爲呂光所據當以安傳所舉爲正

田次之

十年四月劉牢之與沛郡太守周次及垂戰於五橋澤　頤煊案牢之傳作沛郡太守田次之

南蠻校尉

安帝紀隆安三年十二月桓玄襲江陵荊州刺史殷仲堪南蠻校尉楊佺期並遇害　頤煊案佺期傳時以佺期代郗恢爲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並不爲南蠻校尉爲南蠻校尉者桓偉也

辛昺

元興元年臨海太守辛昺擊孫恩斬之　頤煊案世說新語德行

馬征晉安帝紀孫恩攻沒郡縣後為臨海太守辛昺斬首送之今紀作辛景是史臣避唐諱改

周撫卒

天文志哀帝興寧二年六月鎮西將軍益州刺史周撫卒頤煊案哀帝紀在興寧三年

南沙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熒惑月入南斗明年石勒寇又抄略南沙海虞頤煊案成帝紀咸和七年三月勒將韓雍寇南沙及海虞宋書州郡志南沙本吳郡司鹽都尉署咸康當作咸和七年罷鹽署立以為南沙縣南沙是南沙之譌

新蔡王

懷帝永嘉元年五月汲桑殺東燕王騰遂據河北頤煊案懷帝紀永嘉元年五月汲桑反逆陷鄴城害新蔡王騰是年三月改封東燕王騰為新蔡王志失於改正

東郡

地理志濮陽國故屬東郡晉初分東郡置頤煊案其時當有東郡杜預左氏隱五年注東郡燕縣定八年注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哀十六年注東郡白馬縣東有鄄城襄二十六年注東郡[illegible]縣是成公綏傳東郡白馬人魏後傳東郡東阿人[illegible]傳東郡太守宋書州郡志永和郡因兗州有東郡濮陽陳留三郡地理志有濮陽國無東郡是史之脫

[illegible]

泰山郡山茌縣頤煊案漢書地理志續漢志說文解字皆作茌縣皆故作茌[illegible]加廣平郡涉縣即魏郡涉縣琅邪郡[illegible]縣故曰平陽省東字幽州北平郡省右字皆晉改不[illegible]

襄城郡

襄城郡泰始二年置頤煊案宋書州郡志魏分潁川為襄城郡晉武帝咸康二年省襄城還併潁川不得云泰始二年置也

[illegible]漢志

昌黎郡

昌黎郡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置郡頤煊案續漢志遼東屬國昌黎縣故天遼[illegible]舊地理志遼西郡交黎縣東部都尉治應劭曰今昌黎[illegible]記昌黎郡[illegible]鮮卑人也地理志昌黎郡無[illegible]城

縣

秦州

太康三年罷秦州并雍州七年復立頤煊案七年上脫元康二字見宋書州郡志

汶江縣

汶山郡汶山縣頤煊案上文靈帝又以汶江蠶陵廣柔三縣立汶山郡今縣亦作汶山蓋涉郡名而譌漢書地理志汶江蠶陵廣柔三縣皆屬蜀郡續漢志作汶江道

北海郡

晉國初省漢以為國景帝以為北海郡頤煊案此文有脫誤漢書地理志齊郡景帝中二年置非以齊郡為北海也杜預左氏隱元年注北海都昌縣有[illegible]城襄六年注北海[illegible]縣東有[illegible]亭又云北海平壽縣東有斟亭[illegible]王旋傳北海太守劉[illegible]初本有北海郡而志失之

濟岷郡

濟岷郡漢置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將家於濟河北故改為濟岷郡頤煊案太康地理志無此郡名未之詳頤煊案成帝紀咸和元年十二月濟岷太守劉闓殺下邳內史夏侯嘉叛降石勒宋書州郡志濟岷郡江左立領[illegible]城晉宣二縣又云濟岷郡安帝義熙中土斷并濟南郡

東南一尉

[illegible]定南越以為桂林南海象等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秦末尉佗所置東南一尉頤煊案[illegible]南一尉[illegible]曰會稽東部都尉與此異

三字衍

[illegible]元和元年[illegible]以年[illegible]孝子不得依託父母知命十二律其二中不失一乃[illegible]宋書律志作[illegible]知命十二律不失一宋書律志同[illegible]衍其二中三字皆是涉下文而衍

魏元帝

[illegible]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禪位於晉頤煊案魏志陳留王紀[illegible]詔曰封帝為陳留王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

曰元皇帝惠帝紀太安元年不書陳留王與志亦史之闕

周忌錯誤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晉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期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於是素服如舊頤煊案成帝紀咸康七年三月戊戌杜皇后崩則周忌當在咸康八年三月康帝紀建元元年六月有司奏成帝崩一周請改素服詔曰君親相舉名教之重權制之作盛於近代雖曰適事實繫之錯實弗可矣志以成帝周忌為杜皇后周忌又錯舉其月其誤甚矣

納后儀

升平八年[illegible]穆帝[illegible]皇后大鴻臚[illegible]吹不頤煊案穆帝立后何氏在升平元年八月升平止五年無八年下文永和二年納后[illegible]穆帝[illegible]納后之文

召試博士

職官志國子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者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頤煊案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三官並不召試博士若下十六字未知何處文錯附在此

河堤謁者

武帝省水衡置都水使者一人以河堤謁者為都水官屬頤煊案宋書百官志晉西朝有參軍而無謁者謁者渡江左置也

[illegible]火

五行志惠帝永康四年十一月[illegible]火燒死者三千餘人頤煊案惠帝紀四年十一月[illegible]大火燒死者三千餘人

[illegible]二年

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illegible]頤煊案明帝紀永昌元年閏月己丑元帝崩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明年為太寧元年不得稱元帝永昌二年又云永昌二年七月庚子[illegible]太極殿柱明帝紀作太寧元年七月[illegible]太極殿柱

鄭氏章句

刑法志漢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illegible]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頤煊案[illegible]諸侯王表[illegible]曰律鄭氏說

封諸侯豫限曰附蔵南是律章句之文

何侯盡敬

王祥傳及武帝為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頤煊案何曾傳文帝為晉王曾與高柔鄭沖俱為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與此不同

舞陽侯

羊琇傳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頤煊案賈充傳亦作舞陽侯攸齊王攸傳作武陽侯

殺字

衛恒傳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頤煊案殺讀如說文㪔殺字通用說文訓為散南齊書周顒傳少從外氏衛恆散隸書

法學之蓋工即此儁三國志劉劭傳注引作儁儒之稱

壯武郡

張華傳進封壯武郡公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為柏識者以為不祥頤煊案地理志壯武縣屬城陽郡不言置壯武郡

劉柏根

高密王略傳永嘉初惤令劉根起兵東萊攻略於臨淄不能拒走保聊城頤煊案懷帝紀作光熙元年三月東萊惤令劉柏根反自稱惤公襲臨淄高密王簡奔聊城倘即略字王彌傳亦作劉柏根

梁王肜薨

梁孝王肜傳永康二年薨頤煊案惠帝紀太安元年五月乙酉太宰領司徒梁王肜薨是年十二月大赦改元五月尚是永寧二年永康當是永寧之譌

荀勗荀顗不同

荀勗傳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頤煊案和嶠傳使與荀顗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既奉詔還顗勗並稱太子明識宏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帝不悅而起觀未審孫盛注引干寶晉紀武帝使侍中荀顗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子顗還曰誠如詔旨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其語並同

王頎

賈充傳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

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以下朝臣盡入晉史頤煊案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姓氏史記索隱劉孝標以為于瓚據何法盛晉書于瓚以穆帝時為大將軍誅死不言注漢書于瓚當即此王瓚之譌于王字形相近于瓚見[illegible]傳

黃沙獄

高光傳是時武帝置長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歷世明法用為長沙御史注云長沙一作黃沙頤煊案武帝紀太康五年六月初置黃沙獄職官志泰始四年置黃沙獄治書御史一人

諸史考異卷二終

番禺黃紹初校南海潘乃成覆校

諸史考異卷三

臨海洪頤煊撰

晉書下

駙馬

盧欽傳武帝受禪以為都督沔北諸軍事假節給第二駙馬二乘頤煊案杜預傳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駙馬賈充傳其以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給第一駙馬輿服志職官志俱不載駙馬之制

並陷石氏

盧諶傳諶名家子值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悅潁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並淪陷非所雖俱顯于石氏恒以為辱頤煊案劉琨傳時勒及季龍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潁川荀綽北地傅暢及崔悅諶等十餘人而已石崇傳徐模字元真為人謙厚無他材藝沒於胡石勒以與裴同姓俱出河東引模為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

王渾

何攀傳討吳濟軍未及孫晧降于濬而王渾恚於後機欲攻濬攀勸濬送晧與渾由是事解頤煊案王濬傳唯言渾甚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王濬傳亦不言送晧與渾此傳失之

靈州

傅祗傳以討楊駿勳封靈川縣公頤煊案靈川當作靈州宋書傅弘之傳高祖祗封靈州公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地理志不載

汲冢竹書

束晳傳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大凡七十五篇頤煊案衛恒傳中所記有七十八篇又律歷志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鍾磬傳亦不載

阮种

阮种傳种弱冠有殊操為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即阮种也頤煊案隋書經籍志梁有養生論三卷嵇康撰今嵇康集

中有養生論一首向子期難養生論一首答難養生論一首鄙
齋志前稱三卷其末卷字少君謀宛公主掩則阮生謂之逢占

阮生　鄒阮种

廣城君

賈充傳與后崇等咸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頤煊
案石崇傳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廣城君每出崇降車
路左望塵而拜廣城君者謐之母也

任琬

羅憲傳尚乃使兵曹從事任琬僞降斬李特傳首洛陽頤煊案
李特載記作任明

滕脩

滕脩傳仕吳爲將歸孫晧時爲廣州刺史從爲執金吾頤煊案
孫晧傳作滕循

西豫州

趙誘傳南頓王宗反亂殺宗轉冠軍將軍遷西豫州刺史李於
官頤煊案西豫州之名不見於地理志宋書後廢帝紀泰豫元
年割南豫州南汝陰郡屬西豫州西豫州臨江郡屬豫州舊作南豫
西豫即豫州其名已見於此

陳畛

周馥傳李畛上官巳等奉清河王覃爲太子頤煊案惠帝紀永
興元年七月右衛將軍陳畛因勒兵討成都王穎成都王穎傳
東海王越左衛將軍陳畛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傳
一本作李畛者非也

劉聰未死

李矩傳劉聰遣其太子粲率劉雅生等攻趙固矩遣郭默襲粲
於河破之粲狼狽奔歸聰因怖恚發病而死頤煊案劉聰載
記聰以粲敗便太尉范隆赴之聰所居螽斯則百堂災焚其子
會稽王衷以下二十有一人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絶良久
乃蘇矩因此附會以爲夸大之詞非實錄也

杜尹

魏該傳時杜預子尹爲弘農太守屯宜陽界該塢其府馬瞻率
五百人赴尹瞻夜襲尹殺之頤煊案杜預傳不言有子尹爲弘
農太守爲魏該所殺新唐書世系表杜氏出自當陽侯預

少子尹字世甫晉弘農太守

歸鄉縣

劉弘傳弘都督荊州諸軍事以伐勑爲歸鄉令頤煊案地理志
荊州無歸鄉縣宋書州郡志建平郡有歸鄉縣何志云吳分秭
歸立

成武侯

周顗傳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弱冠襲父爵武城侯頤煊
案周浚傳作成武侯

郭璞讖文

郭璞傳初庾翼幼時令璞筮公家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
順帝即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耶丘山
上名此號不宜用頤煊案康帝紀改元曰建元或謂冰曰郭璞
讖云立始之際丘山頹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諱也冰懼爲
所記讖文與此少異

吳國內史

庾冰傳出補吳興內史會蘇峻作逆遣兵攻冰冰不能禦便棄
郡奔會稽頤煊案吳興當作吳國王舒傳時吳國內史庾冰棄
郡奔舒顧衆傳時吳國內史庾冰奔於會稽皆可證

西陵

荀崧傳羨兄改封曲陵公地理志江夏郡有曲陵縣頤煊案據
宋書地理志稱漢志宋書州郡志江夏郡皆作西陵縣此傳及志
曲陵皆當是西陵之譌

同名改選

王舒傳父會王舒爲撫軍將軍授舒爲會稽內史舒上疏辭以
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
他郡於是改會爲郐舒不得已而行頤煊案王羲之傳故事父祖
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唐律疏議諸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
榮居之者徒一年

版授

顧衆傳虞潭檄衆爲五郡大督護統諸義軍衆字弘璧臨平人
范明亦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衆乃版明爲參
軍頤煊案桓彝傳元帝爲安東將軍版行逡遒令文選陸機表
詣臺版語書印授假臣爲平原內史李善注凡王封拜謂之

版官然附在軍中者凡行遣統軍皆得版授也

新城三郡

褚翜傳季邑人二千餘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頤煊案地理
志新城梁陽城三縣皆屬司州河南郡不言三縣置爲郡

勸學篇

蔡謨傳謨初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
旣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
熟幾爲勸學死頤煊案世說新語紀謨作爾雅勸學死劉孝
標注云大戴禮勸學篇蟹二螯八足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
用心躁也故蔡邕謂爲勸學篇此作爾雅是後人所改

濟陽太守

劉玄傳濟陽太守郭淵移傳檄書頤煊案地理志無濟陽郡宋書
州郡志濟陽太守晉惠帝分陳留爲濟陽國即此郡也劉隗傳陳
留蔡豹人其子宋書符瑞傳濟陽考城人是陳留後分爲濟陽
之證

甯州四郡

王遜傳乃以遜爲南夷校尉甯州刺史遜以地勢形便上分牂
柯爲平夷郡分朱提爲南廣郡分建寧爲夜郎郡分永昌爲梁
水郡頤煊案地理志永嘉二年分牂柯立平夷夜郎二郡不言
南廣梁水宋書州郡志南廣太守晉武帝分朱提立梁水太守
晉成帝分興古立皆與傳異州郡志有西平太守永嘉五年寧
州刺史王遜分興古之東立東河陽太守永嘉五年寧州刺史
王遜分永昌立傳亦不載

葬洛陽

陳壽傳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
歸葬竟被貶議頤煊案以此爲貶議近於苛矣壽病卒而下河
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奏當卽家於洛陽

召撰晉史

王隱傳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
史頤煊案郭璞傳璞作江賦其辭甚偉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
嘉之以爲著作佐郎不言召撰晉史

炎興

習鑿齒傳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爲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

至文帝平蜀乃爲侯亡南晉始興爲引杜預諱炎興而爲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强也顧炎案武帝紀諱炎字安世魏志陳留王紀以中撫軍司馬炎爲撫軍大將軍皆無興字

楊亮

楊佺期傳父亮少仕僞朝後歸國終於梁州刺史以貞幹知名顧炎案苻堅載記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即其人

王弘

劉毅傳劉裕自率衆討毅命王弘王鎮惡蒯恩等率軍至豫章顧炎案宋書高祖紀義熙八年九月公自表討毅壬午發自京師遣參軍王鎮惡龍驤將軍蒯恩前襲江陵不言有王弘王鎮

惡及弘本傳俱不言弘預斬毅

隴西太守韓稚

張軌傳永嘉初會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顧炎案惠帝紀作永興二年六月隴西太守韓稚攻秦州刺史張輔殺之

晉興郡

張寔傳麻秋進攻枹罕晉昌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宜棄外城顧炎案地理志永嘉中張軌分西平界置晉興郡統晉興枹罕永固大夏遂興等縣晉昌當是晉興之譌

涼州置郡

李玄盛傳晉興太守氾德瑜爲寧遠將軍西郡太守張靖爲折衝將軍河湟太守索訓爲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開爲驛騎將軍大夏太守索慈爲廣武太守陰亮爲西安太守令狐赫爲武威太守索術爲武興太守顧炎案地理志武威西平武興晉興西平晉昌郡西郡河湟驛馬大夏皆縣名後升爲郡下文分中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廣夏即大夏當避脩諱改

華縣

孫合傳瑯琊華人也顧炎案地理志瑯琊無華縣當是華縣之譌

雍州十一郡

赫連勃勃傳又除勃勃陽令爲雍州十一郡顧炎案地理志雍州七郡獻帝時涼州數有亂河西五郡去州隔遠於是乃別以爲雍州其云十一郡者始平郡秦始二年置恐其時未在數中也

平昌郡

伏滔傳平昌安丘人顧炎案地理志惠帝元康十年又置平昌郡安丘本屬東莞郡後分屬高密國與此不同

堂邑令

戴洋傳時陳敏爲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羨之洋曰敏當作賊族滅何足願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顧炎案惠帝紀永興二年十二月右將軍陳敏舉兵反地理志元康七年以堂邑置堂邑郡是時不得有堂邑令

襄城太守石覽

荀崧小女灌傳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顧炎案荀崧傳族父藩承制以崧監江北軍事假節襄陽太守遷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爲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爲襄城太守崧力弱食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傳作崧爲襄城太守覽爲平南將軍誤

孟昶妻

孟昶妻周氏傳顧炎案孟昶與宋武帝同起義其妻同謀逆宋其人當附入宋不當入晉

冠軍城

桓玄傳仲堪出奔酇城闔室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爲玄騎所得玄令害之顧炎案殷仲堪傳仲堪出奔酇城爲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死於柞溪

武寧綏安二郡

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人立綏安郡顧炎案地理志桓溫又分南郡立武寧郡地理志無綏安郡何無忌傳義熙二年遷都督江荊二州八郡軍事有綏安郡當即玄所立也

司馬陶侃

張昌傳詔以寧朔將軍領南蠻校尉劉弘鎮宛弘遣司馬陶侃參軍蒯桓皮初等率衆討昌顧炎案劉弘傳弘至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參軍蒯桓爲義軍都護牙門將皮初爲都戰帥陶職破昌陶侃傳亦云劉弘辟侃爲南蠻長史討賊張昌破之職官志領軍護軍屬官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官左監長史司馬即長史也

宣陽門職

劉元海載記聰進屯宣陽門令其將劉厲呼延朗等督留軍東海王越命參軍孫詢將軍邱光樓裒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宮陽門擊朗斬之元海召聰等還師顧炎案懷帝紀永嘉三年九月東海王越入保京城聰至西明門越禦之戰於宣陽門外大破之東海王越傳不載此事

姬澹

劉聰載記猗盧遣子日利孫賓六須及將軍衞雄姬澹等率衆數萬攻晉陽琨收散卒千餘爲之鄉導猗盧率衆六萬至於狼猛顧炎案姬澹劉琨傳作箕澹狼猛地理志作狼孟衞雄姬澹俱見魏書衞操傳

兗州刺史

石勒載記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勒與汲桑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濮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顧炎案模傳公師藩等攻鄴范陽王虓又遣兗州刺史苟晞救之藩等敗走苟晞傳亦作兗州刺史

長樂郡

使長樂太守程遐屯於昌亭顧炎案魏書地形志長樂郡晉置信都郡安帝改曰安平晉改長樂地理志有安平國而無長樂郡蓋約晉初言長樂清河太守趙鹿南陵元帝以爲振武將軍則郡亦西晉所改

劉隗授官不同

晉鎮北將軍劉隗降於勒拜鎮南將軍封列侯顧炎案劉隗傳隗率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奔於石勒勒以爲從事中郎太子太傅卒年六十一

大夏武始二郡

苻堅載記光欲敗叛堅自稱益州刺史西依張天錫將叛將李儼張天錫率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其大夏武始二郡天錫將掌據又敗儼諸軍於葵谷顧炎案張天錫傳欲破作摩紋掌據作常據地理志張駿又以狄道縣立武始郡大夏已見前

卽邱縣公

姚萇載記晉遣使拜萇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卽邱縣公顧炎案穆帝紀永和七年十一月以萇爲平北將軍都督并州諸

軍事并州刺史平壽縣公

載事重出

李雄載記張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蜀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强云云　頤煊案此段張駿傳已載之此爲重出

高昌郡

呂光載記苻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梧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　頤煊案地理志宋書州郡志皆無高昌郡苻堅載記徙東海公陽於高昌郡當是苻堅所立

隴西諸郡

魏安人焦松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揟次陷昌松郡大豫乃遣王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起兵應之又沮渠蒙遜叛攻光臨松郡　頤煊案揖次漢志作揟次地理志呂光分姑臧置昌松東張掖郡其餘建康祁連郡臨松郡皆張氏置

十二郡

乞伏國仁載記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漒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　頤煊案地理志張駿分武始武城爲河州張駿傳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置武衛石門侯和漒川甘松五屯護軍此則漒川甘松皆郡也曲氏未舉

武興四郡

禿髮傉檀載記傉檀徙西平湟河諸羌三萬餘戶于武興番禾武威昌松四郡　頤煊案地理志永寧中張軌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番禾縣名至此立爲郡東張掖仍復爲昌松郡禿髮烏孤載記降光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則湟河澆河亦郡名

涼寧郡

沮渠蒙遜載記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李玄盛　頤煊案李暠傳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三縣爲涼興郡此作涼寧因避諱而改

諸史考異卷三終

番禺陳寶瀚初校陳慶偕覆校

臨海洪頤煊撰

宋書上

綏輿里

武帝紀彭城縣綏輿里人　頤煊案綏下脫與字南史宋武帝紀彭城縣綏輿里人劉延孫傳帝室居綏輿里輿即與字之譌

庾禕之

孝又遣寧朔將軍庾禕之配以精卒利器助謙等　頤煊案晉書桓玄傳作寧朔將軍庾頤之與頤聲相近

桓歆

桓玄兄子歆聚眾向歷陽高祖命輔國將軍諸葛長民擊走之　頤煊案晉書當作歆桓玄傳桓歆聚眾向歷陽宣城內史諸葛長民擊走之諸葛長民傳於時桓歆聚眾向歷陽長民擊走之皆不言玄子桓歆兄桓叡封臨賀縣王此紀失之

孫季高

義熙七年二月盧循至番禺爲孫季高所破收餘眾南走　頤煊案晉書盧循傳循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孫處傳字季高會稽永興人籍注季高故字行於世

崩年六十七

永初三年五月癸亥上崩於西殿時六十七　頤煊案高祖以晉哀帝興寧元年歲癸亥三月壬寅夜生下距永初三年止六十歲七字當衍

臨字不諱

文帝紀韓義隆　頤煊案張茂度傳名與高祖同故稱字王景文傳名與明帝諱同臣下於諸帝悉避諱此在迎袁粲時中游擊將軍武陵縣侯臣隆所謂二名不偏諱也

東寄張

元嘉八年正月丁酉征南大將軍檀道濟破索虜於東寄張　頤煊案檀道濟傳元嘉八年至濟北討軍至東平寄張與索虜大戰之此東下脫平字

益州二郡

十二年八月壬申於益州立南晉壽新巴西二郡　頤煊案此文錯誤當云南晉壽南新巴二郡州郡志南晉壽南新巴二郡皆

文帝元嘉十二年立

安固六郡

十六年三月癸亥割梁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南秦州之南安懷寧凡六郡屬益州　頤煊案州郡志秦州上無南字南安當作安固張茂度傳太祖元嘉元年出爲使持節督益寧二州梁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懷寧安固六郡諸軍事吉翰傳元嘉三年從督益寧二州梁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郡諸軍事皆其證

加督秦州

孝武帝紀元嘉二十一年加督秦州進號撫軍將軍　頤煊案文帝紀二十一年南豫州刺史武陵王駿加撫軍將軍無加督秦州四字

荊湘

孝建元年六月分荊襄江豫州立郢州　頤煊案襄當作湘州郡志孝建元年分荊州之江夏竟陵隨武陵天門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陽立郢州

懷漢郡

大明元年三月梁州獠求內屬立懷漢郡　頤煊案州郡志梁州懷漢太守孝武孝建二年立在大明前一年

浙東大旱

七年十一月乙未原放行獄徒繫東諸郡大旱　頤煊案此條文有脫誤當從南史作原放行獄徒繫浙江東諸郡大旱故下文

蠲貸田租賑恤本二事俗人誤改爲一

白帽

明帝紀泰始之等殞廢帝於後堂於時事起倉卒上失履跣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　頤煊案南齊書柳世隆傳沈攸之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剋白紗帽共著耳禮志晉書輿服志皆不詳白帽之制唐六典乘輿之服則有白紗帽皇太子之服則有烏紗帽宋制當亦相同

宋安郡

泰始六年十二月戊戌以始興邵陵爲宋安郡　頤煊案州郡志明帝泰始六年立罔溪縣割始興之封陽陽山含洭四縣立宋安郡司州義陽縣下云孝武大明八年省義陽郡所統東隨二左

郡立爲宋安縣屬義陽明帝止爲郡隸[illegible]今之[illegible]皆隸

州之義陽宋安二郡軍事領西陽內史[illegible]不同

西豫州

按明帝紀泰始元年閏月割南豫州[illegible]西豫州西豫

州[illegible]江郡屬豫州頤煊案州郡志作泰豫[illegible]今以南汝陰度屬

豫州郢州之西陽屬南豫州豫郡豫州屬江郡本西豫改屬

則豫州此豫字豫州上脫南字

徐岳

曆志吳中書令闞澤受劉洪乾象法於東萊徐岳字公河頤煊

案徐岳數術記遺一卷北周甄鸞注晉書律厤志皆稱東萊徐

岳不言其字公河

禹將受位

符瑞志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雷雨以明將去虞

而適夏也頤煊案史記五帝本紀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

雨舜行不迷此古文尚書說于禹乃別說爲堯使舜大錄天

下爲禪之應此作禹將受位與尚書異

二月乙卯

元嘉四年二月乙卯太祖東巡丁卯至丹徒己巳告覲園陵三

月甲戌幸丹徒離宮頤煊案己卯當從文帝紀作乙卯三月甲

戌二月不得有己卯是傳寫之誤

某士臣

拜刺史二千石誥[illegible]板文云某官某士臣及某甲臨官稽首再

拜頤煊案禮志穆帝納皇后何氏納采云人臣前太尉參

軍都鄉侯某士臣何琦稽首再拜承詔其證也

處士府君

宋武帝初受晉命爲宋王建宗廟於彭城皇祖東安府君皇考

處士府君頤煊案武帝紀混生東安太守靖靖生郡功曹翹是

爲皇考與此稱處士府君異

徐逵之

禮志前會稽長史彭城內史徐逵之爲魯軌所殺逵之妻高祖長

女也頤煊案徐湛之傳父逵之尚高祖長女會稽公主爲振威

將軍彭城沛二郡太守逵是逵字之譌高祖紀亦作徐逵之

[illegible]

晉初有杯槃舞史臣按杯槃舞今之齊世寧也頤煊案晉書樂

志杯槃舞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齊史臣改作齊世寧而休文

沿用之下文泰始歌詞有宋世寧[illegible]造

鹽海衍文

符瑞志後廢帝元徽元年正月甲午白鹿見南陵鹽海鹽海太

守孫嗣之以獻頤煊案州郡志鹽海令屬南陵太守未嘗自立

郡其言太守者南陵太守也志衍重鹽海二字

婦女[illegible]

五行志晉初作屐者婦人頭圓男子方頭晉太康初婦人皆屐

方頭與男無別頤煊案史記秦本紀繆公虜晉侯以歸夫人聞

之乃衰絰跣[illegible]伏皇后傳華歆就牽后被髮徒跣行王[illegible]

[illegible]中東觀記作徒跣與[illegible]

[illegible]子母坐牀上足與男子無異此皆古婦女無履足之證

會州

州郡志會州刺史孝建元年分揚州之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

海五郡爲東揚州頤煊案元凶劭傳三月分浙以東五郡爲會

州事在元嘉三十年竟陵王誕傳元凶弒立以揚州浙江西屬

司隸校尉浙江東立郡立會州以誕爲刺史志不載會州之名

永平

永世令吳分溧陽爲永平縣又有平陵縣晉太康地志云晉

分永世太康置頤煊案太平寰宇記輿地志云元帝割丹陽

永平縣爲平陵[illegible]當是永平之譌

鄮縣

新安太守領縣五頤煊案鄮令漢舊縣當別爲一縣傳寫者誤

鄮在海鹽令下

逡遒

淮南逡遒令漢作逡遒晉作逡道頤煊案晉書地理志亦作逡

遒左氏哀十二年杜預注橐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陸德明音

[illegible]遒酋因

陵縣

臨淮臨陵令前漢屬泗水後漢屬廣陵錢氏考異云陵當作淩

漢書衍頤煊案南彭城北陵令晉太康地志屬下邳本名陵而

廣陵郡舊有陵縣晉武帝太康二年以下邳之陵縣非舊土而

[illegible]名改爲北陵後字久改作陵

西海郡

東海太守明帝失淮北僑立青州於贛榆縣泰始七年又割贛

榆[illegible]二縣立西海郡並隸僑青州頤煊案明帝紀泰始七年七

月割青冀州置西海郡其時冀州寄治亦在僑青州贛榆縣亦

作冀州

東平

南兗州[illegible]僑郡縣志又有鉅野雁門平原東平北沛五郡東

平原領[illegible]三縣頤煊案東平原當作東平衍原字北

沛志作南沛

南梁郡

南梁太守孝武大明六年度屬南豫改名淮南頤煊案孝武帝

紀大明六年三月乙巳改豫州南梁郡爲淮南郡是其時度屬

豫州非南豫也下文豫州刺史永初郡國何徐治睢陽縣

則南梁郡治所

陳郡谷陽

東郡太守永初郡國[illegible]平谷屬[illegible]頤煊案東郡當依冀州下作

陳郡又平谷是谷陽之譌太平寰宇記谷陽縣臨谷水之陽因以

爲名依字當作谷陽

隨郡

[illegible]太守[illegible]帝[illegible]年又分[illegible]荆州明帝泰始

五年省[illegible]頤煊案明帝紀泰始五年四月辛未割

[illegible]州未嘗改名隨陽後廢帝紀元徽四年九月丁

亥割郢州之隨郡屬司州順帝紀昇明二年十二月甲子改封

[illegible]隨陽王翽爲隨郡王改隨陽郡志誤

王忱治江陵

荆州刺史桓溫治江陵桓沖治上明王忱還江陵此後遂治江

陵頤煊案王忱是王忱之譌南齊書州郡志太元十四年王忱

還江陵自忱以來不復動移晉書王忱傳太元中出爲荆州刺

史

建昌郡

湘州建昌郡晉惠帝元康九年分長沙東北下雋諸縣立成帝

咸康二年省頤煊案志荆州無建昌郡孝武帝紀孝建元年於

雍州立建昌郡志於雍州之建昌太守孝建元年刺史朱脩之置宜戸爲永興永寧二縣立建昌郡與此不同當是其重立時建如此

南秦州

秦州刺史領郡十四 顏煊案文帝紀元嘉十四年劉道真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十九年裴方明爲梁南秦二州刺史二十六年劉秀之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大明四年柳叔仁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永光元年劉道隆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元徽四年范柏年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凡秦州上皆加南字以別於北秦州也

博羅

南海博羅漢舊縣 二漢皆作傅字晉太康地志作博 顏煊案今本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皆作博羅無作傅字者

南蘭陵

孝懿蕭皇后傳南蘭陵蘭陵人也 顏煊案州郡志蘭陵郡無蘭陵縣蘭陵縣屬南蘭陵郡晉書地理志元帝過江後置南蘭陵郡上省南字非是蕭思話傳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亦有南字

祓涼在肆

文帝袁皇后傳祓涼在律 顏煊案文選袁皇后哀冊文作祓涼在肆李善注儀禮曰死三日而肆三月而葬說文曰肆瘞也因作律因字形相近而譌

康樂公主

孝武文穆王皇后傳生康樂公主修明 顏煊案南齊書徐孝嗣傳祖湛之父聿之孝嗣風儀端簡宋孝武甚愛之尚康樂公主

臨汝公主

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斅當尚世祖女上乃使人爲斅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 顏煊案何尚之傳偃之尚太祖第四女臨海惠公主封號不應同名南齊書江斅傳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則當是臨汝之譌

東城

劉穆之傳十二年高祖北伐留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入居東城 顏煊案武帝紀作入居東府義熙十年息民節役築東城起府舍謂府在東城亦稱東府孝懿蕭皇后傳高祖在外凡五年后常留東府是也

下官致敬

先是郡縣爲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爲下官致敬 顏煊案蕭思話傳元凶弑立以爲徐兗二州刺史起義以應世祖遣使奉牋曰下官近在歷下袁粲傳出爲始興王濬征北長史被啓曰輒在遐下官本以光公府掾也南史廬陵王義真傳義真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義真曰可刎身頭使家公絕望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皆在宋齊稱下官未嘗稱臣

富陽公主

徐羨之傳子喬之尚高祖第六女富陽公主 顏煊案前廢帝何皇后傳父瑀尚高祖少女豫章康長公主諱欣男公主先適徐喬之喬之從姪後公主改適何瑀改封豫章康長公主

荀中郎

謝晦傳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 顏煊案晉書荀羨傳作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佛佛

王鎮惡傳時有赫連佛佛強盛姚興世侵擾北境高祖既至長安佛佛畏憚不敢動 顏煊案即赫連勃勃佛勃同聲字

避諱稱字

向靖傳小字彌名與高祖同改稱小字 顏煊案孔靖傳字季恭名與高祖祖諱同故稱字此高祖下脫祖諱二字休文於帝諱同者直稱其字如張茂度王景文是也祖諱同者存其名改稱其字如向靖孔靖傳是也蓋其例如此

奔慕容德

劉敬宣傳敬宣奔晃與畢乃奔鮮卑慕容德 顏煊案晉書劉敬宣傳作與高雅之俱奔慕容超以載記考之慕容德以義熙元年死超以義熙元年嗣僞位敬宣還至京師在安帝元興三年則作慕容德是也桓玄傳亦作高雅之奔慕容德

南齊國內史

劉鍾傳除南齊國內史 顏煊案州郡志南兗州有南齊郡領安西隅縣凡二縣後省屬南徐州即此國也

羅企生

胡藩傳藩外兄羅企生爲仲堪參軍 顏煊案晉書殷仲堪傳忠義傳俱作羅企生說文企人在山上企羅訛也二字不同

半城

又尋蕭及朱超石等追索虜於平城 顏煊案南史作半城劉懷慎傳子榮祖與朱超石大破索虜於半城是也魏書崔浩傳作畔城

新康

劉康祖傳虔之封新康縣男康祖虔之子也襲封 顏煊案宋書傳新康縣國男劉康祖南史亦作虔之封新康縣男

諸史考異卷四終

番禺沈世楨初校 陳慶偕覆校

諸史考異卷五

臨海洪頤煊撰

宋書下

臧質

[illegible]傳[illegible]等遣[illegible]孔隆及惡之等追討[illegible]文有脫誤當云[illegible]將軍孟龍符[illegible]下文

新喻侯

以破索虜[illegible]功封新淦縣男子義宗幼爲高祖所愛[illegible]新喻侯義宗[illegible]元年進爵爲侯[illegible]彭城王義康傳新喻侯義宗州郡志[illegible]新喻縣元和郡縣志新喻縣本漢宜春縣地吳孫皓分置新喻縣以渝水爲名今曰新喻[illegible]

吳國內史

[illegible]傳祖義吳國內史顧[illegible]晉書列傳作吳興內史

謝安從孫

[illegible]仁傳高祖嘗謂景仁是太傅安孫顧[illegible]景仁祖據太傅安第二弟景仁是太傅安從孫

袁湛

袁湛傳[illegible]父文[illegible]邪內史[illegible]以后父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敬公顧[illegible]文帝袁皇后傳父湛之自有傳[illegible]列傳袁質字道和子湛無文字

褚淡之

褚叔度傳兄秀之弟淡之高祖命淡之兄弟視褚后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顧[illegible]晉書恭帝紀作褚后兄叔度[illegible]后有聞

秋當

[illegible]茂度傳中書舍人秋當爲太祖所信委家在海陵死[illegible]葬[illegible]路[illegible]不通顧[illegible]南齊書[illegible]傳作秋當假還葬父此脫父字

江彪

江夷傳祖晉護軍將軍顧[illegible]南史傳同而皆失其名[illegible]江[illegible]傳余八世祖宋尚書右僕射州陵侯[illegible]之王父晉護軍將軍彪據此可補其闕

五等侯

徐[illegible]初除[illegible]軍[illegible]參軍領記室封[illegible]成縣五等侯[illegible]晉書[illegible]傳作封[illegible]成侯無五等二字

袁顗

[illegible]傳[illegible]顗[illegible]生[illegible]顗[illegible]當作袁[illegible]南齊書[illegible]吳郡太守父[illegible]太守[illegible]與兄[illegible]二云[illegible]見[illegible]江中[illegible]行求尸[illegible]傳作弟子[illegible]也

[illegible]木

[illegible]天祚一介常人近於[illegible]在[illegible]外我手[illegible]出之顧[illegible]伯傳作[illegible]在[illegible]木我使[illegible]出之

秦官稱諱

[illegible]州刺史王[illegible]外弟也諸爲天門太守會[illegible]病卒[illegible]中書侍郎顧[illegible]補[illegible]太守在郡改[illegible]不拘常[illegible]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子[illegible]爲天門太守秦官稱諱傳不言秦官稱諱

王珣

王韶之傳[illegible]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illegible]作亂珣子弘[illegible]子華[illegible]之[illegible]所陷顧[illegible]今晉書王珣傳不言貨殖事王[illegible]事見宋書王華傳

[illegible]宏

[illegible]王[illegible]傳[illegible]宏[illegible]人也爲[illegible]尚書左僕射徐州刺史[illegible]高祖[illegible]降顧[illegible]晉書[illegible]記作徐州刺史[illegible]宏[illegible]是其後歸降高祖

西省

[illegible]王義恭傳世祖入討劭[illegible]有異志使入住尚書下省分[illegible]子並住[illegible]外侍中下省[illegible]王[illegible]西省殺義恭十二子顧[illegible]王韶之傳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以省官一人管司詔誥任在西省因謂之西省郎韶之還[illegible]侍郎領[illegible]作郎西省如故西省即侍中省也

[illegible]侯

王[illegible]傳以預[illegible]之[illegible]封[illegible]侯[illegible]曰文侯顧[illegible]王[illegible]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太子[illegible]文侯[illegible]

王[illegible]侯南史王[illegible]傳[illegible]左光祿大夫[illegible]文侯[illegible]晉書地理志[illegible]章[illegible]州郡志[illegible]章太守有[illegible]侯相[illegible]其本封在[illegible]故前後不同[illegible]州郡志不言

江寧文釋

[illegible]之傳江[illegible]人頗有文[illegible]至[illegible]記室[illegible]文釋傳[illegible]世顧[illegible]志江寧文釋十卷史記[illegible]引江遂曰[illegible]人主之[illegible]而迎之其[illegible]文選[illegible]注[illegible]子曰昔[illegible]巴[illegible]江寧文釋曰[illegible]巴[illegible]人[illegible]猛虎行注江寧文釋曰管子曰夫士[illegible]之心不[illegible]木之枝[illegible]木[illegible]之[illegible]人同[illegible]之文

何偃

何尚之傳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題[illegible]南康太守[illegible]何準傳準三子放惔澄惔官至南康太守[illegible]乃[illegible]之[illegible]

佛[illegible]自殺

彭城王義康傳[illegible]中書舍人[illegible]不肯[illegible]曰佛[illegible]自殺不復得入身便[illegible]分乃以被[illegible]殺之顧[illegible]褚叔度傳兵士乃踰垣而入[illegible]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illegible]殺之與[illegible]同

江湛

江[illegible]傳[illegible]之[illegible]上[illegible]之[illegible]乃[illegible]小[illegible]中[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在此兵士[illegible]乃得[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此[illegible]是江[illegible]在本傳[illegible]之江[illegible]時[illegible]其[illegible]同[illegible]不[illegible]於[illegible]下[illegible]之字

[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王宣[illegible]仁[illegible]虎年[illegible]宣[illegible]作[illegible]征東大將軍[illegible]王直[illegible]伏[illegible]侍中[illegible]左僕射[illegible]大將軍平北公[illegible]可[illegible]古之[illegible]于其子[illegible]之[illegible]特[illegible]同[illegible]字

[illegible]之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

王子長子愿之中子式之少子貞之[illegible]名董之義愿字子彰相繼

司州五郡

魯爽傳爽可督司州雍州之京兆廣平義陽五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頤煊案五郡止四郡其時義陽郡還立不常又有隨郡義陽郡皆屬司州郡志司州所屬不同

魯爽反

孝建元年二月義宣報爽秋當同舉爽狂酒誤即日便起兵孝武帝紀孝建元年二月庚午豫州刺史魯爽反頤煊案本紀元嘉傳沈慶之傳皆作孝建元年秋冬舉兵爽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

今皇帝

沈攸之傳今皇帝即位攸之及諸子[illegible]頤煊案休文自序永明五年被敕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今皇帝者齊武帝也

義陽郡

朱脩之傳義陽平氏人也[illegible]豫州刺史頤煊案州郡志義興郡無平氏縣晉書朱序傳義陽人州郡志平氏縣屬南義陽郡南史本傳作義陽平氏人

前廢帝

王玄謨傳少帝既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悖益甚以領軍徵玄謨及至屢表諫諍少帝大怒頤煊案少帝即前廢帝事見本紀

宗越

玄謨狂暴對少愿宗越御下更苛酷軍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徒莫逢王玄謨玄謨猶自可宗越更殺我頤煊案此語宗越傳亦載之

蕭源之

蕭思話傳父源之南瑯琊太守永初九年卒頤煊案永初無九年思話孝建二年卒時年五十年十八除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轉相國參軍父憂去職源之卒當在永初三年四[illegible]

壽陽公主

廬江王禕傳禕又經壽陽公主第兄弟共集頤煊案[illegible]郁皇后傳父韜尚宋文帝女壽陽公主

山陰公主淫縱

前廢帝王子尚傳山陰公主[illegible]淫縱以尚書吏部郎褚淵貌美請自侍十日廢帝許之淵雖承旨而行以死自固[illegible]不得制也頤煊案此事前廢帝紀已書此為重出

劉斌之

顧琛傳初義康請琛入府琛不能承事劉湛之等見斥外頤煊案當作劉斌范曄傳沈慶之傳劉斌皆作劉斌之

寘諸掌

周朗傳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掌頤煊案禮記中庸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鄭注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為知力者也此從鄭義

吳喜公

吳喜傳本名喜公太宗減為喜頤煊案明帝紀泰始二年二月建武將軍吳喜公王玄謨傳玄謨聽啟孝武帝具陳本末帝遣主書吳喜公撫慰之魏書尉元傳作吳喜公

戴凱之

鄧琬傳遣武昌戴凱之為南康相世子王眾攻之凱之戰敗遁走頤煊案隋書經籍志竹譜一卷戴凱之撰題晉武昌人隋書經籍志別集宋人有戴凱之集六卷時代與此合

坐選免官

謝莊傳六年又為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坐選公車令張奇免官事在顏師伯傳頤煊案顏師伯傳作七年

袁粲改名

袁粲傳愍孫幼慕荀粲之為人白世祖求改名為粲不許至是言於太宗乃改為粲字景倩二年遷領軍將軍頤煊案明帝紀泰始二年正月癸巳以司徒左長史袁愍孫為領軍將軍蔡興宗傳尚書袁愍孫愍孫請免愍孫所居官其時尚未改名

烏傷令

王鎮之傳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為烏程令頤煊案南史作烏傷令

宋書體例不同

徐爰傳[illegible]同於新莽雖靈武克殄自詳之晉錄及犯命干紀受[illegible]之前皆書之宋氏[illegible]曰項籍聖公編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典頤煊案休文宋書例不同[illegible]桓玄與劉裕二傳並列其意亦與[illegible]同

陽武

宗越傳毛德祖榮陽陽武人頤煊案晉書地理志南武陽屬泰山郡毛德祖傳榮陽陽武人南武陽當是陽武之譌

苞橋水

[illegible]望元徽後有軍引去龍苞橋至秋[illegible]縣民[illegible]苞橋於林中[illegible]官軍大至[illegible]水死[illegible]頤煊案水經[illegible]水注引作[illegible]苞橋水南[illegible]水之別名也

趙敺

大且渠蒙遜傳河西人趙敺善曆十四年茂虔奉表獻周髀一卷趙敺傳并甲寅元曆一卷頤煊案隋書經籍志周髀一卷趙嬰注河西甲寅元曆一卷涼太史趙敺撰趙嬰疑即趙敺之譌

皇子劭生

元凶劭傳帝即位後生劭時上猶在諒闇故秘之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頤煊案二年當作三年文帝紀元嘉三年正月閏月丙戌皇子劭生

臨賀公主

遣閣人奚承祖詰讓劭曰臨賀公主南第先有一下人欲嫁入此下人養他人奴為兒而汝用為隊主頤煊案東陽公主第在西掖門外故稱南第王鸚鵡是東陽公主應閣婢非臨賀也此四字蓋涉上文而衍南史南第上無臨賀公主四字

孟昶

自序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頤煊案宋書既無孟昶傳晉書亦無孟昶傳孟昶與武帝同起義其事蹟僅見於紀傳如其為刺北主簿丹陽尹左僕射封臨汝公而已志在興復事無考

諸史考異卷五終

錢塘沈[illegible]初校陳慶年覆校

諸史考異卷六

臨海洪頤煊撰

南齊書

侍中彪

高帝紀何子鄱定侯延生侍中彪頤煊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蕭氏鄱文終侯何二子遺則則生彪漢書蕭何傳更封小子延為鄱侯薨子遺嗣薨無子遺弟則嗣此作延生彪非是

吳郡太守冰

劉生吳郡太守永頤煊案梁書武帝紀鬧生吳郡太守冰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亦作冰

胡宗之

太祖與寶則單王胡宗之等五軍前驅宗之等皆陷沒頤煊案宋書蕭思話傳作胡崇之魏書世祖紀亦作胡崇之

平鄉縣侯

建元元年降差之典宜遵往制南康縣公華容縣公可為侯平鄉縣侯可為伯減戶有差以繼劉穆之王弘何無忌後頤煊案晉書何無忌傳以興復之功封安成郡開國公當是宋初減降改封平鄉縣侯而本傳不載南史作萍鄉侯

朱方姑熟二縣

武帝紀永明十一年京師二縣朱方姑熟可權斷酒頤煊案上文上即位癸未詔曰頃水雨頻降潮流薦滿二岸居民多所淹漬遣中書舍人與兩縣官優量賑恤戊戌詔曰建康秣陵二縣貧民加賑賜必令周悉則此所謂京師二縣也宋書州郡志丹徒古朱方南東海郡治姑熟即于湖淮南郡治皆京邑重鎮故連言之

梁王

明帝紀建武二年七月壬申以冠軍將軍梁王為司州刺史頤煊案梁書武帝紀是時未封梁王而稱梁王者是史臣追書

司徒西閣祭酒

禮志永明二年司徒西閣祭酒梁王議頤煊案武帝紀永明二年正月以竟陵王子良為護軍將軍兼司徒梁書武帝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遊焉號曰八友

五行成數

樂志月令木數八火數七土數五金數九水數六蔡邕云東方有木三土五故數八南方有火二土五故數七西方有金四土五故數九北方有水一土五故數六頤煊案月令其數八鄭注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正義皇氏用先儒之義以為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為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為成數八金數四得土數五為成數九此即蔡邕之說

蘭雲

天文志永明六年三月甲申日於蘭雲中薄半暈須臾過帀隆昌元年七月壬戌日於蘭雲中擘南北頤煊案永明八年六月戊寅日於蒼白雲中南北各生一珥蘭雲即藍雲假借字

南東海郡

州郡志南東海郡祝其襄賁西隰頤煊案宋書州郡志南東海無此三縣永初郡國有襄賁祝其厚丘西隰四縣文帝元嘉十二年省厚丘併襄賁何徐無厚丘餘與永初郡國同其襄賁祝其西隰是徐志後所省也此又是大明以後復立

西豫州

建元二年太祖以西豫吏民寡刻分置兩州損費甚多省南豫永明二年割揚州宣城淮南豫州歷陽譙廬江臨江六郡復置南豫州四年冠軍長史沈憲啟二豫分置以桑堤子亭為斷潁川汝陽在南譙歷陽界內悉屬西豫廬江居晉熙汝陰之中屬南豫求以潁川汝陽屬南豫廬江還西豫頤煊案宋志永初二

年分淮東為南豫州淮西為豫州其時稱西豫者即豫州也

鬱州

青州宋泰始初淮北沒虜六年始治鬱州上鬱州在海中週迴數百里劉善明為刺史以海中易固不峻城雉乃累石為之高可八九尺後為齊郡治建元初徙齊郡治瓜步以北海治齊郡故治頤煊案元和郡縣志海州東海縣本漢贛榆縣地俗謂之鬱州僑立青州亦謂之田橫島宋書州郡志明帝失淮北於鬱州僑立青州并立北海西海郡故北海僑治亦在鬱州

南北秦州

宋文帝以荊州都督督秦州又進督北秦州亦兩郡國志秦州寄治漢中南鄭不曰南北元嘉時皆亦云秦州兩荊州都督常督二秦梁南秦一刺史是則志所載秦州為南秦氐為北秦附頤煊案宋書文帝紀改授都督荊益寧雍梁秦六州其稱秦州仍是南秦下文進督北秦并前七州孝武帝紀元嘉二十一年加督秦州明年進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襄陽竟陵南陽順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明帝紀泰始元年又進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諸軍事沈攸之傳乃以攸之都督荊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紀傳或南北秦必分別言之

總明觀

百官志總明觀祭酒一人頤煊案宋書明帝紀泰始六年九月

戊寅立總明觀徵學士以充之置東觀祭酒訪舉郎褚炫傳世祖即位尋領東觀祭酒王諶傳尋以本官領東觀祭酒即明帝所置總明觀也南史王儉傳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總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學士二人其餘令史以下各有差志未分別詳言之

侍中

孝武時侍中何偃南郊陪乘鑾輅過白門闕偃將匐帝乃接之曰朕乃陪鄭彝世朝貴多以美姿容者兼官頤煊案阮韜傳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為一雙韜與何偃為一雙常充兼假陸慧曉傳後欲用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

嫌名改選

文惠太子欲轉秘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乃除中書郎頤煊案宣帝諱承之承丞同聲字則祖父嫌名字亦得改選矣

南郡獻公主

褚淵傳淵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南郡獻公主頤煊案宋書何尚之傳子勖尚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當是獻公主初尚何勖改尚褚淵文選褚淵碑文作還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餘姚其始封也

巴西主

又諸淵娶宋故巴西主埏隧闕啟宜附南康郡公夫人頤煊案此則是一妻或前或後所未詳也南史王彧附傳亦作巴西主寄言親王之女若是帝女公主不宜附夫人南史王敬傳子粽

傳稱與王女樂昌主周書蘇綽傳子威娶新興公主亦
魏主女稱主之證

衣袷

王儉傳弱太祖輔政先於領府衣裾顧炫案衣裾致敬無明
文以南史王儉傳證之此下當有脫文

朱靈眞沈攸敬王彌之

柳世隆傳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靈眞沈攸敬寧朔將軍中兵
參軍王彌之顧炫案宋書沈攸之傳作朱靈寶沈僧敬王珍之

積射將軍

垣崇祖傳父詢之積射將軍顧炫案詢之宋書附見垣護之傳
世凱以爲積弩將軍

劉彌之

魯青州掾軍主劉珍之背逆歸齊注一本作彌之顧炫案宋書
薛安都傳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劉彌之張靈慶崔僧瑤三軍應
安都彌之等至下邳改計歸順珍是彌字之譌

張苟兒

張敬兒傳本名苟兒宋明帝以其名鄙改爲顧炫案南史後廢
帝紀越騎校尉張苟兒斬休範

劉從

王敬則傳隨寧朔將軍劉懷珍征壽春殷琰傳遣將劉從築四
壘於死虎顧炫案宋書殷琰傳以殿中將軍劉順爲司馬又是
月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去壽
陽二百里劉從即劉順蓋避梁諱而改劉懷珍傳同

東陽州

劉懷珍傳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衆東揚州遣懷珍
將數千人掩討平之顧炫案東揚州當依南史作東陽州晉書
地理志羊穆之爲青州刺史築東陽城而居之元帝渡江始置
北青州鎮東陽城即此所謂東陽州也宋書蕭思話傳二十八
年亡命司馬順則詐稱晉室近屬自稱齊王聚衆據梁鄒城亦
與青州相近

新塗

劉善明傳封新塗伯錢氏考異云塗當作淦顧炫案宋書恩倖
傳李道兒新淦縣侯梁書簡文帝紀新淦公大成爲山陽郡公
南史袁𧦬傳景和元年封新塗縣子此必有新淦縣而宋齊志
失書

垣閎

垣榮祖傳子閎宋孝建初累遷龍驤將軍司州刺史義嘉事起
明帝使閎出守盱眙北討薛道標封樂鄉縣男顧炫案垣閎非
榮祖子此文當有脫誤南史垣閎傳字叔通榮祖從父也父遵
見宋書垣護之傳

司州治義陽

呂安國傳泰始四年虜陷汝南司州失守以安國爲督司州諸
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六年義陽立州治仍領義陽太守顧
炫案州郡志泰始中立司州於義陽郡不言其年

元玄度

周山圖傳虜渠逼朐山爲元玄度盧紹之所破顧炫案魏虜傳
作朐山戍主玄元度魏書高道成傳亦作破道成將盧紹之玄
元度於朐山

東徐州

桓康傳以康爲持節督青冀二州東徐之東莞琅邪二郡朐山
戍錢氏考異云州郡志止有南徐北徐而無東徐之名顧炫案
宋書明帝紀泰始三年十一月分徐州置東徐州四年己未以
游擊將軍劉懷珍爲東徐州刺史在大明八年以後故宋志不
書桓康得兼東徐在齊建元四年齊志不載當是其後省也

張氏五龍

張岱傳父茂度宋金紫光祿大夫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
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辯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
顧炫案宋書張茂度傳茂度子演太子中舍人弟鏡新安太守
皆有盛名並早卒演弟永永弟辯廣州刺史辯弟岱大明末吏
部尚書則辯是岱兄也

湘陰縣

王僧虔傳巴峽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陽羅湘西三縣緣
江民立湘陰縣從之顧炫案僧虔遷湘州刺史在泰始中湘陰
縣在大明八年後故宋州郡志不載

彭城三里

劉悛傳彭城安上里人也彭城劉氏同出楚元王分爲三里以別
宋氏帝族顧炫案宋書劉延孫傳帝室居綏輿里左將軍劉懷
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劉懷慎傳高祖從母
兄則三里皆帝族也悛祖穎之山南新蔡二郡太守父勔司空
宋書劉勔傳祖懷義始興太守父穎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此
作山南傳寫之譌

北兗州

竟陵王子良傳永明元年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將軍
南兗州刺史顧炫案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作遷使持節都
督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州郡志亦作北兗州僑於北
兗州皆省北字

南平昌

江淹傳高宗爲驃騎鎮東府以淹爲諮議參軍領南昌太守顧
炫案南史作領南平昌太守州郡志南昌縣名屬豫章郡此當
從南史作南平昌爲正

劉暄

祏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爲寶玄郢州行事顧炫案文選
頭陀寺碑盛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暄注
引蕭子顯齊書亦作劉暄

晉平郡

王秀之傳出爲晉平太守錢氏考異云宋書明帝紀泰始四年
山陽王休祐改封晉平王改晉安郡爲晉平郡而宋齊州郡志
並不載晉平之名此史之漏也顧炫案宋書州郡志序大校以
大明八年爲正改晉安爲晉平在大明後故宋志不書齊武帝
即位封子子懋爲晉安王此時晉平已復爲晉安故齊志亦不
書非史之漏

與子瓚之書

初秀之祖裕致仕隱吳興與子瓚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
地顧炫案宋書王敬弘傳子恢之被召爲祕書郎敬弘爲求奉
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處
汝於不競之地恢之弟瓚之

奕品畫人

蕭惠基傳善隸書及奕棊當時能奕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
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illegible]奕人[illegible]史前此所

未有也劉繪傳弟瑱字士溫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爲第一劉係宗傳少便書畫以畫人入史傳亦始見於此

日蝕

顧歡傳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志左僕射王儉議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爲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頤煊案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日月蝕五星淩犯皆收入天文同歡此例

寒官

倖臣傳序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糾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爲非選頤煊案當時重流品謂選官

卽謂之寒官亦謂寒流紀僧眞傳自寒官歷至太祖冠軍府參軍主簿劉係宗傳泰始中爲主書以寒官累遷至勳品梁書武帝紀天監九年四月革選尚書五都令史用寒流皆是

面首

茹法亮傳孝武末年鑿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頤煊案宋書前廢帝紀山陰公主謂帝曰陛下六宮萬數而妾惟駙馬一人帝乃爲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面首謂容貌魁偉之人

介士

魏虜傳至比干墓作弔比干文云脫非武發懸諱因嗚呼分土胡不我臣注分士北雍本作介士頤煊案魏孝文弔比干墓碑今尚存毒刻之作介士分土是傳寫之譌

諸史考異卷六終　　書局沈[illegible]初校[illegible]覆校

諸史考異卷七

臨海洪頤煊撰

梁書

曹武

武帝紀詔又遣左民尚書蕭昺總督諸軍高祖及雍州刺史曹武等並受節制頤煊案南齊書傳作曹虎是唐人避唐諱改作曹武

新野郡

於沔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頤煊案宋書州郡志雍州刺史領新野太守何志晉惠帝分南陽立南齊書州郡志雍州亦有新野郡此所立是僑郡

張樂祖

魯山城主僧寄死衆復推助防張樂祖代之頤煊案楊公則傳南齊書和帝紀俱作魯山城主孫樂祖

書薨書卒

天監五年十二月癸卯司徒謝朏薨十一年正月驃騎將軍王茂爲司空十四年四月丁亥王茂薨頤煊案凡史例三公書薨餘官皆書卒中大通元年蕭琛陸杲並特進司空三年二月乙卯特進蕭琛卒四年八月景子特進陸杲卒又不書薨何也

徐州刺史

六年四月以右衛將軍曹景宗爲領軍將軍徐州刺史頤煊案曹景宗傳五年魏托跋英寇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高祖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不言景宗爲徐州刺史

揚州刺史

普通七年十一月丁亥放魏揚州刺史李憲遣北以壽陽置豫州頤煊案夏侯之傳魏豫州刺史李憲力屈遂降乃入其城魏書地形志揚州後漢治歷陽魏治壽春後治建業晉亂置豫州劉裕蕭道成並同景明中入魏之揚州卽梁之豫州也

南北青州

大同四年八月甲辰詔南兗北徐西徐東徐青冀南北青武仁潼睢等十三州既經饑饉曲赦逋租宿債頤煊案晉書地理志自元帝渡江於廣陵僑置青州至是始立北青州治東陽城以僑立州爲南青州後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宋書州郡志明帝後失淮北於鬱州僑立青州南齊書州郡志青冀二州共一刺史其寄治在鬱州此旣言青冀復言南北青當是其後所立隋書地理志琅邪郡沂水縣舊置南青州東海郡懷仁縣舊置南北二青州卽此

合州

太清元年七月改合肥爲合州合州爲南合州頤煊案普通四年六月置合州隋書地理志合浦郡海康縣梁大通中立高州尋又分立合州大同末以合肥爲合州此置南合州

陳帝書名

簡文帝紀太清三年六月西江督護陳霸先起兵攻之頤煊案凡舊史於新君未嗣位以前皆書名而不名沈約宋書稱齊王蕭子顯齊書稱梁王皆是思廉梁書雖成於唐貞觀十年其父姚察則陳吏部尚書也避諱當爲舊君諱而此直書其名非史裁矣

南荊州

在襄陽拜表北伐魏南荊州刺史李志據安昌城降頤煊案武帝紀大通二年四月南荊州刺史李志以地降不言安昌城魏書地形志無南荊州蠻傳延昌元年桓叔興拜南荊州刺史居安昌隸於東荊安昌城卽南荊治所

蕭方諸

元帝紀大寶元年九月世子方諸爲郢州刺史頤煊案大寶二年閏四月遣其將宋子仙任約襲郢州執刺史蕭方諸不言世子八月辛亥以鎭南將軍湘州刺史蕭方矩爲中衛將軍方

矩卽愍懷太子世祖第四子而亦不言世子皆史之失

詔文脫字

敬帝紀太平二年詔曰敦忘烈代之至願乎頤煊案陳書高祖紀作敦忘烈代之遺典人藏之至願乎此脫五字

徐妃

世祖徐妃傳諱昭佩東海郯人也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貞太清三年五月被譴死史臣曰徐妃之無行自致殲滅宜哉錢氏考異云徐妃失行不見於本傳而論忽及之疑傳文有闕落也頤煊案徐妃事附見世子方等傳南史言其淫亂最詳

吳郡十城

昭明太子統傳吳郡十城亦不全熟頤煊案南齊書州郡志吳

卷十二

張道文

曹景宗傳與州里張道門厚善道門齊車騎將軍張敬兒少子也爲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　顧炟案南齊書張敬兒傳子道文武陵內史道暢征虜功曹道固弟道休並伏誅少子道慶見宥道文道門聲相近又誤作少子皆史之譌南史張敬兒傳作道門

外兵參軍

蕭穎達傳兄穎胄齊建武末亦爲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　錢氏考異云按夏侯詳傳稱南康王長史蕭穎胄柳忱傳亦稱西中郎長史蕭穎胄夏侯亶傳稱長史蕭穎胄則其時穎胄實以長史行州府事非外兵參軍也　顧炟案南齊書蕭穎胄傳世祖有詔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和帝爲荊州以穎胄爲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史特未分析言之耳

任漾之

敗魏國將軍任漾之於峽口破大將軍劉孝慶於上明　顧炟案梁之當作據之南齊書蕭穎胄傳有頭破竟陵太守劉孝慶等於峽口巴東太守任漾之見殺遂至上明蕭穎胄乃追贈任漾之輔國將軍

永元

韋叡傳宋永元初袁顗爲雍州刺史見而異之　顧炟案宋無永元年號當是永光之譌宋書袁顗傳景和元年除雍州刺史前廢帝紀永光元年八月改元爲景和元年即永光也

南鄉郡

范雲傳南鄉舞陰人　錢氏考異云宋齊二志俱無南鄉郡南有南鄉縣爲順陽郡治蓋梁時避武帝父諱改順陽郡爲南鄉耳　顧炟案晉書地理志魏武盡得荊州之地分南陽西界立南鄉郡及武帝平吳改南鄉爲順陽郡武帝紀普通六年長史柳津破魏南鄉郡是其後復立非因避梁諱而改

樂安郡

任昉傳樂安博昌人　顧炟案宋書州郡志青州有樂安郡博昌縣南齊書州郡志青州無樂安郡此是蓋舉其舊望

纘犯私諱

張纘傳父承宋右光祿大夫纘復爲司馬新興永寧太守纘犯私諱改永寧爲長寧　顧炟案此書時所改去任則否梁書張纘傳普通四年遷都陽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是其證也

王茂先

王珍國傳義師至使珍國出屯朱雀門爲王茂先所敗　顧炟案武帝紀王茂曹景宗等帥衆奔之將士皆殊死戰珍國之衆一時土崩南史王茂傳一字茂先魏書蕭衍傳俱作王茂先

廣平鄴

馮道根傳廣平鄴人也　顧炟案晉書地理志廣平郡無鄴縣鄴屬魏郡南史亦作廣平鄴人

邱遲與陳伯之書

陳伯之傳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率衆軍北討宏命記室邱遲私與伯之書云云　顧炟案文選載此書李善注引劉璠梁典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邱遲之辭也與此異

盧循

王僉傳又除僉寧遠將軍南康內史屬盧循作亂　顧炟案此與晉末盧循別是一人

衡州

蕭昌傳天監九年分湘州置衡州　顧炟案武帝紀天監六年四月分湘廣二州置衡州

平陸縣

明山賓傳天監十五年出爲北兗州刺史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　顧炟案宋書州郡志平陸縣屬東平郡南齊書州郡志北兗州東平郡無平陸縣是其後復置

裴邃卒在六年

裴邃傳普通四年進號宣毅將軍是歲大軍將北伐以邃督征討軍騎三千先襲壽陽九月壬戌夜至壽陽　顧炟案武帝紀作普通五年九月壬戌宣毅將軍裴邃襲壽陽弗尅傳四年當是五年之譌傳明年略地至於鄭城紀作六年其年五月邃卒於軍中夏侯亶傳六年大舉北伐裴邃攻壽陽未尅而邃卒乃加亶使持節馳驛代邃是亦以邃卒在六年與紀合

南定州

夏侯夔傳以夔爲使持節都督豫州緣淮南豫霍義定五州諸軍事　錢氏考異云本紀失書定州建立年月　顧炟案武帝紀普通四年六月分廣州置成州南定州合州建州分霍州置義州定即南定魏書地形志亦作南定州

年方六十

顧協傳普通六年湘東王表薦協曰年方六十　顧炟案協大同八年卒年七十三普通六年止五十六而云六十者舉成數也南史張率嘗薦之於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當在天監三年其時年亦相合

俚帥

蘭欽傳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並擒之　顧炟案隋書地理志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其俚人則質直尚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賄輕死唯富爲雄廣州俚蠻雜處則自爲種

錢唐令

王僧孺傳遷治書侍御史出爲錢唐令　顧炟案南史作出爲錢唐令此唐上脫錢字

年長七歲

劉孝綽傳父繪范雲年長繪十餘歲　顧炟案南齊書劉繪傳中興二年卒年四十五范雲傳天監二年卒年五十三雲長繪七年不得云十餘歲

南蘭陵郡

張纘傳仍遷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　顧炟案褚球傳孔休源傳皆作南蘭陵太守唯張纘傳出爲北中郎長史蘭陵太守當是脫南字武帝紀天監元年改南東海爲蘭陵郡陳書高祖紀永定二年改南徐州所領南蘭陵郡復爲東海郡亦有南字

江革三子

江革傳長子行敏官至通直郎早卒次子從簡歷官司徒從事中郎　顧炟案南史革長子德藻德藻弟從簡與此不同德藻陳書有傳

仁州

羊鴉仁傳詔鴉仁督土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　顧炟案武帝紀在太清元年大同四年八月詔已見仁州之名魏書地形志仁州蕭衍置魏因之治赤坎城領陽海郡隋書地理

志彭城郡斷縣後齊省仁州

殷州

仍爲都督孫司淮鎮殷應西豫七州諸軍事錢氏考異云殷州本紀未詳置立年月隋志項城縣東魏置揚州梁改殷州即鄒仁所存之殷州也頤煊案本紀太清元年七月改項城爲殷州侯景傳詔以西陽太守羊思建爲殷州刺史鎮項城錢氏偶失檢耳

祖濬之

藏盾傳高祖諶宋左光祿大夫祖濬之左民尚書頤煊案宋書臧燾傳長子邃邃子諶之諶之弟凝之凝之弟濬之後廢帝元徽中爲左民尚書濬之即濬之之譌

父闡慰

劉孺傳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闡慰齊正員外郎杳在文士傳叡在處士傳頤煊案劉杳傳祖乘人宋冀州刺史父懍慰齊東陽太守有清績在齊書良政傳南齊書劉懷慰傳懷慰本名聞慰世祖即位以與舅氏名同敕改之

瀏溝

嚴植之傳植之館在瀏溝生徒常百數頤煊案伏挺傳宅居在瀏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朱异傳异及諸子自瀏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

華林遍略

何思澄傳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苑撰遍略勉舉思澄等五人以應選隋經籍志南史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八年乃書成合七百卷隋書經籍志華林遍略六百二十卷梁綏安令徐僧權等撰辨正論梁武皇帝使劉杳顧協等一十八人於華林苑中纂要七百二十卷名曰遍略撰人不同卷數亦異北齊書祖珽傳以遍略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

槠酒

劉杳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槠酒而作榐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頤煊案廣雅槠𣙷奈也文選南都賦注引廣雅若榴石榴也顏氏家訓書證篇吳人呼盡爲杼傳反故以木旁作盡代盡字誤非槠字之本義

七十二

何尚之傳宋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七十二頤煊案宋書何尚之傳大明四年薨於位時年七十九

洗枯骨

顧憲之傳齊高帝即位除衡陽內史土俗山民有病者輒云先人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頤煊案嶺南風俗至今猶然而官不能禁觀此傳其由來已久南齊書有顧憲之傳與此傳詳略不同

劉秉

陶季直傳時劉景素以齊高帝權勢日盛將圖之頤煊案宋書作劉秉此避唐諱嫌名改作景

東陽太守

伏暅傳高祖徵爲東陽太守在郡清恪勵縣始新遂安海寧並同時生爲立祠頤煊案南史作新安太守宋書州郡志南齊書州郡志始新遂安海寧三縣皆屬新安郡非東陽屬縣

區粟城

林邑國傳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軍宗慤伐之乃遣大帥范扶龍戍其北界區粟城頤煊案宋書宗慤傳作元嘉二十二年區粟城作粟城

太清五年

武陵王紀傳大清五年夏四月紀帥軍東下至巴郡以討侯景爲名將圖荊陝頤煊案元帝紀作太清六年八月

臨江郡

侯景傳景以錢塘爲臨江郡富陽爲富春郡頤煊案元和郡縣志陳禎明中置錢塘郡隋舊地理志錢塘舊置錢塘郡平陳廢郡臨江是當時所置故不書

諸史考異卷七終

看山閣沈敦和初校寶徵覆校

諸史考異卷八

臨海洪頤煊撰

陳書

李賁

武帝紀賁竄入屈獠洞中屈獠斬賁傳首京師是歲太清元年也頤煊案梁書武帝紀作大清二年三月

廣梁郡

永定二年八月以廣梁郡爲陳留郡頤煊案陳詳傳賁割故鄣廣德置廣梁郡以詳爲太守高祖踐阼改廣梁爲陳留又以爲陳留太守隋書地理志綏安縣梁末立大梁郡又改爲陳留大梁郡即廣梁避隋諱改

縉州

三年閏四月詔曰吳州縉州去歲蝗旱頤煊案覇先傳紹泰二年除衡州刺史領東陽太守世祖即位改授都督縉州諸軍事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隋書地理志不載縉州之名元和郡縣志孫皓分會稽置東陽郡陳武帝置縉州

會稽十郡

文帝紀以功授持節都督會稽等十郡諸軍事宣毅將軍會稽太守頤煊案會稽太守持節都督諸軍事止有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徐度沈恪傳並云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新寧信安晉安建安九郡諸軍事此云十郡天嘉六年三月乙未詔侯景以來遭亂移在建安晉安義安郡者並許還本土其被略爲奴婢者釋爲良民三郡既連疑內并此爲十也

秦郡

宣帝紀太建五年四月吳明徹克秦州水柵齊軍救秦州吳明徹又破之五月秦州城降頤煊案吳明徹傳秦州皆作秦郡隋書地理志六合舊置秦郡後齊置秦州是降後仍復爲秦郡也

神農郡

七年三月移譙州鎮於新昌郡以秦郡屬之盱眙神農二郡並隸南兗州頤煊案隋書地理志盱眙郡梁置廣業郡尋以有嘉禾爲神農郡開皇初郡廢

廣陵

十二年九月周廣陵義主南肆率衆入附頤煊案隋書地形志

廣陵郡興和中分東豫州置領宋安光城實安新蔡汝南五縣五年九月左衞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亦即此郡

山陽王

後主紀至德元年十月立皇帝叔宣爲陽山王顧烜案本傳作山陽王

臨海王

四年二月立皇帝叔顯爲臨江王顧烜案本傳作臨海王

臨澤

杜僧明傳廣陵臨澤人也顧烜案隋書地理志毘陵郡義興縣又廢義鄉國山臨澤三縣入焉南齊書州郡志臨澤作臨津屬海陵郡

隨高宗入援

侯景之亂隨高宗入援京師高宗於始興被徵爲顧烜案高宗當作高祖

壽昌縣

周文育傳少孤貧本居新安壽昌縣顧烜案南齊書州郡志壽昌桐廬並屬吳郡隋書地理志雉山縣舊置新安郡梁置壽昌縣屬焉其時壽昌縣亦當屬於新安郡

拍卽駁字

侯安都傳安都引船入堰起樓艦與其城等放拍碎其樓雉顧烜案侯瑱傳眾軍施拍縱火黃法𣰰傳乃爲拍車及步艦豎拍以逼歷陽歷陽人窘蹙乞降文選閒居賦礮石雷駭李善注礮石今之拋石也後漢書袁紹傳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李賢注卽今之拋車拋車卽拍車皆駁之轉

高州有二

黃法𣰰傳太平元年割江州四郡置高州以法𣰰爲高州刺史鎮於巴山顧烜案隋書地理志臨川郡崇仁縣梁置巴山郡此與高涼郡之高州不同

東西衡

淳于量傳尋出爲持節都督桂定東西衡等四州諸軍事桂州刺史顧烜案周書陽雄傳遷西衡州總管隋書梁昆傳開皇初出爲西衡州刺史大業初改爲縣隋書地理志始安郡梁曰桂州義熙縣舊置東衡州

梁山郡

劉仲威傳歷梁山豫章二郡太守顧烜案隋書地理志巴陵郡沅江縣梁置曰藥山仍爲郡平陳郡廢縣改曰安樂藥山卽梁山之譌

南北新蔡

華皎傳尋詔督尋陽太原高唐南北新蔡五郡諸軍事顧烜案魯廣達傳除假節信武將軍北新蔡太守

巴山太守

又令巴山太守黃法𣰰別從宜陽出澧陵顧烜案法𣰰傳祇言爲高州刺史鎮于巴山不言爲巴山太守得此可補其闕法𣰰巴山新建人

杜陽

杜陽太守曹宣顧烜案隋書地理志無杜陽郡當是桂陽之譌

荊信祐三州

陸子隆傳尋遷都督荊信祐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是時荊州新置治公安顧烜案沈恪傳光大二年遷使持節都督荊武祐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隋書地理志南郡公安縣陳置荊州武陵郡梁置武州巴東郡梁置信州不載祐州治所

昌州

袁憲傳京城陷入于隋隋授使持節昌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顧烜案隋書地理志舂陵郡西魏改曰昌州周弘直傳歷雲麾將軍昌州刺史梁末已有此州

狎客王瑳

江總傳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共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謂之狎客顧烜案南史陳暄傳後主卽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度支尚書袁權侍中王瑳金紫光祿大夫陳褒御史中丞沈瓘散騎常侍王儀等恆入禁中陪侍遊宴謂之狎客隋書高祖紀作王嗟

迎主簿

蔡徵傳梁承聖初高宗爲南徐州刺史召補迎主簿顧烜案江總傳父紑本州迎主簿隋書百官志上上州刺史州屬官有都光迎主簿

逍遙郡

樊毅傳後主卽位改封逍遙郡公邑三千戶顧烜案隋書地理志始安郡豪靜縣陳置逍遙郡

江德藻

江德藻傳字德藻濟陽考城人顧烜案南史亦作德藻字德藻汲古閣本作德操字德藻是淺人所改

大寶紀年

何之元傳至在太宗雖加美諡而大寶之號世所不遵蓋以拘於賊景故也承聖紀歷自接太清神筆詔書非宜輒改顧烜案元帝承制不用大寶年號在權制則可而後人論定終不能抹殺簡文一代紀元此論未爲平允

臨海

陳寶應傳自海道寇臨安永嘉及會稽餘姚諸暨顧烜案臨安當作臨海

錢肅

前宣城太守錢肅顧烜案周迪傳宣城太守錢肅

諸史考異卷八終

番禺沈宗椅初校　陳慶修覆校

諸史考異卷九　　臨海洪頤煊撰

魏書上

盛樂

太祖紀登國元年二月幸定襄之盛樂三月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頤煊案漢書地理志作成樂屬定襄郡善無馬邑屬雁門郡

改代爲魏

天興元年六月詔有司議定國號羣臣以爲應以代號詔宜仍先號以爲魏頤煊案登國元年正月帝卽代王位四月改稱魏王至是始議定焉

寒食散

天賜六年初帝服寒食散自太醫令陰羌死後藥數動發至此逾甚頤煊案晉書裴秀傳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薨皇甫謐傳謐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隋書經籍志有寒食散論二卷寒食散對療一卷解寒食散方二卷解寒食散論三卷今外臺祕要千金翼方內猶傳其法

娥清

太宗紀泰常二年十一月司徒長孫嵩遣娥清周幾與叔孫建討西山頤煊案晉書安帝紀作魏將鵝青

論語正名

世祖紀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餘詔曰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爲楷式頤煊案論語必也正名乎集解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儀禮聘禮疏引鄭注論語云古者曰名今世曰字此詔引論語從鄭義

徵士人數

神䴥四年徵盧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皆差次敘用頤煊案高允傳神䴥已後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十二人親發明詔以徵玄等其就命三十五人又云昔歲同徵羣賢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此稱數百人蓋統州郡所遣至者而言

廣陵

太平眞君三年征南將軍東安公刁雍東趨廣陵錢氏考異云此非揚州之廣陵在今兗州息縣魏時曾置東豫州於此頤煊案宋書索虜傳征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東安公刁雍東趨廣陵南至京口此當是揚州之廣陵錢氏說誤

蒙山

高祖紀延興元年劉彧將垣崇祖率衆二萬自郁州寇東兗州屯于南城固蒙山頤煊案南齊書垣崇祖傳崇祖率數百人入虜界七百里據南城固蒙山扇動郡縣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祠漢志南城縣名屬泰山郡

乾象六合殿

太和三年二月壬寅乾象六合殿成頤煊案四年正月癸卯乾象六合殿成此不應重出北史無此句當是衍文

孔子閉房記

九年正月戊寅詔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頤煊案隋書王劭傳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其時猶有傳本

周文公

十六年詔祀唐堯于平陽虞舜于廣甯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陽錢氏云周文當爲周公之譌頤煊案禮志作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萬葉可祀于洛陽此省公字

南徐州

世宗紀太和二十三年南徐州刺史沈陵南叛頤煊案劉芳傳亦作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盧玄傳作徐州刺史沈陵密謀外叛無南字隋書地理志下邳郡後魏置南徐州梁改爲東徐州

義州

正始元年九月蕭衍霍州刺史田道龍義州刺史張宗之遣使內附頤煊案梁書武帝紀天監六年十二月分豫州置霍州普通四年六月分霍州置義州正始元年當梁天監三年其時霍州義州俱已分置在前

司馬悅

永平元年十月豫州彭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蕭衍遣將齊苟仁等四將以助之頤煊案梁書馬仙琕傳作魏豫州人白早生殺其刺史琅邪王司馬慶曾以城內附齊苟仁作齊苟兒司馬悅之傳悅字慶宗曾字宗曾之譌

徐元明

延昌二年二月蕭衍郁州民徐玄明等斬送衍鎮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州內附頤煊案游肇傳作蕭衍直閣將軍徐玄明梁書張稷傳作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害稷

弘化太守

肅宗紀延昌四年十月蕭衍弘化太守杜桂舉郡內屬頤煊案隋書地理志弘化郡西魏置朔州朔方郡嚴緣縣西魏置弘化郡

七州治所

熙平二年城青徐兗涇平營肆七州所治東陽歷城瑯邪平涼肥如和龍九原七城錢氏考異云諸州治所地形志具載之惟涇州志云治臨涇城而紀云平涼未詳頤煊案隋書地理志安定郡舊置涇州陰盤後魏置平涼郡臨涇亦屬安定郡當是涇州前治在平涼後移治在臨涇城地形志徐州治彭城齊州治歷城以所治考之徐州當是齊州之譌

南秀容

正光五年八月丁酉南秀容牧子于乞眞反殺太僕卿陸延頤煊案尒朱榮傳作南秀容牧子萬子乞眞反

東魏郡

孝昌元年十二月齊州魏郡民房伯和聚衆反頤煊案地形志齊州有東魏郡此魏郡上當脫東字

南荊州

孝莊紀建義元年六月辛卯南荊州刺史李志據城南叛頤煊案李崇傳子志桓叔興外叛南荊州刺史李志舉城降梁又舉其才任攝尊權爲南荊州刺史桓叔興入蕭衍故地形志不載

瓜州

癸卯以高昌王世子光爲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開國伯頤煊案出帝紀高昌傳俱作泰臨縣地形志瓜州郡無泰臨縣隋書地理志敦煌郡舊置瓜州

宥州

出帝紀永熙二年夏州徙民郭遷據青州反刺史元嶷棄城走詔齊州刺史尉景濟州刺史蔡儁攻討之顯煊案常山王傳嶷出帝初授兗州刺史于時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謀逆棄城出走詔齊州刺史尉景本州刺史蔡儁往討之宥州當是濟州之譌

魏分爲三

孝靜紀帝諱善見清河文宣王亶之子也出帝既入關齊獻武王奉迎不克乃與百寮會議推帝以奉肅宗之後改永熙三年爲天平元年武定八年遜位于齊顯煊案魏收仕齊撰魏書自以孝靜爲正統陳書何之元傳今以未分之前爲北魏既分之後高氏所輔爲東魏宇文所挾爲西魏張太素天文志稱東西帝隋書地理志有後魏東西魏之分皆不同收例

揚州

元象元年二月揚州刺史堯雄攻揚州拔之顯煊案隋書地理志淮南郡舊曰豫州後魏曰揚州梁曰南豫州東魏曰揚州李崇傳蕭寳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詔崇率衆迎接入城撫慰仍行揚州事即其證錢氏攷異改此揚州作陽州非是餘見梁書

新安郡

上黨王天穆傳時青州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昊爲太守顯煊案地形志青州無新安郡而義州有之興和中置

則問

東陽王丕傳每於則問令丕坐觀顯煊案則當作測隋書刑法志凡贓獄者不即答款應加測罰不得以人事爲隔斷食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一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

平原郡

常山王素傳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渠帥徙千餘家於涿鹿之陽立平原郡以處之顯煊案地形志平原郡漢高帝置皇始中爲冀州即此郡

滄州

逢西公傳洪超持節發獄冀部還上言冀土寬廣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鎮遏海曲朝議從之後遂立滄州顯煊案地形志滄州熙平二年分瀛冀二州置治饒安城

燕州昌平郡

京兆王傳暹屬京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之昌平郡就拜昌平太守顯煊案宋弁傳維魏爲燕州昌平郡守地形志東燕州太和中分恆州東部置燕州平昌郡即昌平郡之譌

馮文通

樂平王丕傳初馮宏之奔高麗顯煊案海夷馮文通傳本名弘顯祖廟諱此稱其名非史本文

渤海郡

廣陵王羽傳羽食渤海郡之東光二千戶顯煊案地形志渤海郡有二一屬冀州一屬青州東光屬冀州之渤海郡

桓帝碑

衛操傳桓帝崩後操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頌功德云魏興初雍州別駕鴈門段榮於大邗掘得此碑文雖非麗事宜載焉故錄於傳顯煊案此碑不載於帝紀而載在操傳亦作史者重金石文之證

董京霍原

崔玄伯傳元伯同郡董謐謐父京時廣陽霍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遼海顯煊案董京霍原晉書俱在隱逸傳

崔宏

長孫嵩傳太宗即位與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顯煊案崔玄伯傳名犯高祖廟諱紀傳皆稱其字此獨稱名當是後人所改

赫連屈丐

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顯煊案丐當作子鐵弗傳屈子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子屈子者卑下也

筆公

古弼傳以敏正稱太宗嘉之賜名曰筆取其直而有用後改名弼言其輔佐材也顯煊案下文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爲筆公筆非賜名亦不取正直爲義

原平

張黎傳雁門平原人也顯煊案地形志當作原平

諡曰文

封懿傳輿之出爲瀛冀二州平北府長史天平中重脩殿中尙書卒諡曰孝注一作文顯煊案新唐書世系表作諡曰文

高陽太守

屈遵傳太祖南伐高陽太守崔玄伯東走海濱顯煊案崔玄伯傳作高陽內史

馮代彊

崔浩傳浩寫急就章從少至老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顯煊案玉海急就章本作馮漢彊顏師古注漢彊意在忠於本朝也浩易漢爲代亦同此意

中山王熙

刁雍傳相州刺史中山王熙在鄴起兵將誅元叉等事敗傳首京師顯煊案盧同傳元叉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于鄴刁雙傳正光初中山王熙之誅也熙弟略投命於雙明帝紀正光元年八月甲寅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舉兵欲誅叉騰不果見殺中山王英傳熙延昌二年襲封此作山陽王誤

太原王氏

王慧龍傳自云太原晉陽人司馬德宗尙書僕射愉之孫顯煊案晉書王愉爲王坦之之子王濬玄孫王湛字處沖司徒渾之弟渾傳云太原晉陽人則慧龍本太原王氏而北人不之信故稱自云

東徐州

敎娶徐州刺史崔鑒女顯煊案下文敎婚白東徐還則鑒之爲徐州刺史是東徐州刺史奪東字李彪傳崔鑒傳俱作東徐州

刺史

太州

薛辯傳長瑜天平中爲洛州刺史歿于陳贈都督襄定太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襄州刺史錢氏攷異云太州蓋天平中所置而地形志無之顯煊案薛野䐗傳高宗初賜爵順陽子和平中除并州刺史轉太州刺史在治有聲

中川郡

寇讚傳孫字仙臨顯祖末爲中川太守顯煊案地形志中川郡天平初置顯祖末已有此郡天平初當是復置

兗州刺史

劉休賓傳稱還幽州刺史鎮梁鄒顯煊案幽州當是兗州之譌

下文慕容白曜軍至升城遣人說之令降休賓不從會劉彧遣使授休賓輔國將軍兗州刺史文曄對曰臣亡父休賓劉氏持節兗州刺史戍梁鄒皆其證北史劉休賓傳仕宋爲兗州刺史不作幽州

兄子聞慰

休賓密與其兄子聞慰議爲降計頤煊案聞慰改名懷慰乘民子見南齊書良政傳

東荆州三郡

韋閬傳珍又破桂蒙攜降民七千餘戶內徙表置城陽剛陵義陽三郡以處之高祖詔珍移鎮北陽頤煊案隋書地理志淮安郡後魏置東荆州治比陽縣三郡皆當屬於東荆州地形志州

郡俱不置

北幽州

李訢傳父崇延和初歸降世祖以崇爲平西將軍北幽州刺史頤煊案地形志無北幽州下文世祖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也無北字

痧

盧玄傳道虔尙高祖女濟南長公主公主先無痧患倉卒暴薨頤煊案此卽今世所謂痧也字書無痧字古通呼之爲疹玉篇疹癮疹皮外小起也

徵士頌

高允傳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頤煊案傳中列盧玄以下三十四人銜名以本傳考之多不同李順傳初順與從兄靈從弟孝伯並以學識器業見重於時此傳無孝伯當是徵而未至盧與族叔諶族弟熙等俱被徵事在高允高士頌李熙傳字仲熙神麚中與高允俱被徵此傳作李超仲熙與雁門李熙別是一人李叔虎傳從祖金世祖神麚中與高允俱被徵位至征南從事中郎將此傳作李欽袁閬傳字友觀此傳字友規結銜稱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本傳不載邢穎附其孫邢巒傳稱拜中書侍郎假通直常侍寧朔將軍平城子此傳稱中書郎武邑子張誕附張袞傳稱除中書侍郎通直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賜爵容城子此傳止稱中書郎此傳盧玄結銜稱固安伯高濟稱浮陽侯盧同本傳高濟附其子遵傳俱不載

東徐州

尉元傳劉彧東徐州刺史張讜據團城頤煊案地形志南青州治團城顯祖置爲東徐州太和二十二年改

東兗州

中書侍郎李璨與畢衆敬對爲東兗州刺史頤煊案畢衆敬傳皇興初就拜散騎常侍寧南將軍兗州刺史賜爵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璨對爲刺史無東字

南濟陰郡

元表淮陽郡上黨令韓念祖錢氏考異云案尉元在徐州表稱南濟陰郡睢陵縣人趙懷等乞念祖爲令詔聽如請然地形志無上黨睢陵二縣幷未見南濟陰郡名頤煊案地形志南濟陰郡治竹邑城孝昌中陷武定五年復錢氏偶失檢耳南濟陰郡與淮陽郡同屬徐州睢陵縣武定六年置屬淮陽郡不屬南濟陰郡上黨縣本寄治在淮陽郡見北史徐路傳尉元爲徐州刺史治彭城延興元年五月假元淮陽王因得表淮陽郡上黨令者其刺史職也地形志淮陽郡不載上黨寄治宋書州郡志上黨令屬淮陽太守

平齊郡

慕容白曜傳崔道固及兗州刺史梁州守將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送道固休賓及其寮屬於京師後乃徙二城民望於下館朝廷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頤煊案劉休賓傳及立平齊郡乃以梁鄒民爲懷寧縣崔崇吉傳立平齊郡以歷城

民爲歸安縣崔亮傳慕容白曜送道固赴都詔徙青齊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尋徙治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陰館之西隋書地理志馬邑郡雲內後魏立平齊郡尋廢故地形志不載

東青州

韓茂傳先是河外未賓民多去就故僑立東青州爲招懷之本新附之民咸受優復錢氏云東青州未詳所在頤煊案宋書明帝紀泰始四年八月分青州置東青州守朝議罷之隋書地理志平原郡平原後魏置東青州置未久而廢

張湛

張湛傳字子然一字仲玄敦煌人頤煊案此與注列子者隋書經籍志東晉光祿勳張湛別是一人

蒼雅林說

崔光傳鴻博綜經史及蒼雅林說頤煊案謂三蒼廣雅字林說文也

北徐州

劉芳傳思祖叛爲蕭衍衍以思祖爲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頤煊案南齊書州郡志北徐州鎮鍾離地形志楚州蕭衍置北徐州武定七年改治鍾離城

殷州四郡

崔辯傳孝昌初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楷爲刺史頤煊案地形志殷州孝昌二年分定相二州置治廣阿殷州所領止三郡

諸史考異卷九終

番禺沈葆和初校鄭權覆校

臨海洪頤煊撰

魏書下

南豳州

蕭寶夤傳正光五年尋加衞將軍出除都督雍南豳二州諸軍事本將軍雍州刺史肅宗詔復除持節都督雍岐南豳三州諸軍事本將軍雍州刺史寶夤傳孝昌三年四月除持節都督雍涇岐南豳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頤煊案地形志無南豳州隋志北地郡後魏置豳州元和郡縣志文帝大統十四年改今置南豳州廢帝除南字

番郡

徐州番郡人紇豆珍受衍平北將軍番郡刺史頤煊案地形志作蕃郡

監伯陽

李孝伯傳初受業于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頤煊案儒林董徵傳徵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清河長樂二郡相近

管州

悅傳高祖甚加悼惜贈散騎常侍帶管州刺史頤煊案韓延之傳管州崔挺傳散騎以本將軍出除管州刺史錢云管營

三荊

李崇傳東荊州蠻樊安聚衆於龍山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生擒樊安進討西荊諸蠻悉降頤煊案傳有東荊南荊而無西荊尒朱榮傳仍出督陽雁三荊崔挺傳除孝芬荊州刺史又除都督三荊諸軍事錢氏謂荊州亦稱西荊非是

洪始改元

崔光傳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至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以爲改在元年頤煊案魏興傳天興元年興去皇帝之號降稱天王號乍洪始晉沙門法顯傳法顯以宏始二年歲在己亥至天竺天興元年戊戌二年己亥則亦以宏始改元在天興元年唯梁高僧傳鳩摩羅什以僞秦宏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於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此以宏始改元在天興二年

慕容超滅

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固鴻又以事在元年頤煊案太宗紀永興二年是歲司馬德宗將劉裕滅慕容超於廣固宋書高祖紀義熙六年二月屠廣固送超京師斬於建康市義熙六年當永興二年

北巴郡

傅豎眼傳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北巴頤煊案南齊州郡志北巴西郡屬梁州隋書地理志閬內梁置北巴郡

南兗州

裴叔業傳寶卷遣叔業本將軍南兗州刺史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爲南兗以其去建鄴近頤煊案南齊書裴叔業傳爲南兗州所鎮去彭城百二十里僞兗州刺史孟表固守拒戰孟表傳仕蕭鸞爲馬頭太守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誠除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鎮渦陽此與地形志南兗州正光中置治譙城者不同

廣陵寒人

魏承祖封平春縣開國子承祖廣陵寒人也依隨叔業爲遊走左右頤煊案山偉傳元叉欲用代來寒人爲傳詔寒人亦謂之寒官孫惠蔚傳魏初已來儒生寒官惠蔚最爲顯達餘見南齊書倖臣傳

安國桓陵

淳于誕傳其先太山博人後世居於蜀漢或家安國之桓陵縣頤煊案地形志無此郡縣南齊書州郡志益州安固郡有桓陵縣安國卽安固之譌

南冀州

路恃慶傳思令尋拜征虜將軍陽平太守又割冀州之平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原以爲南冀州仍以思令爲左將軍南冀州刺史頤煊案當作冀州之東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平原僞寫脫誤也地形志無南冀州平原郡下云武泰初立南冀州永安中罷州隋書地理志武陽郡聊城舊置南冀州未幾州廢辛紹先傳子韶孝昌初釋褐後除南冀州防城鎮將與崔道固所授之南冀州刺史不同

樂陵二郡

朱元旭傳本樂陵人也祖霸眞君末南叛投劉義隆遂居青州之樂陵頤煊案地形志滄州有樂陵郡魏郡置義興郡青州樂陵郡故千乘地劉義隆置魏因之

義州

于時朝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安置關西歸款之戶除元旭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刺史武定三年夏卒于州頤煊案地形志汲郡汲縣陳城興和二年恆農人率戶歸國仍置義州十城中義州興和二年置寄治汲郡陳城

秀容郡

尒朱榮傳北秀容人也太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列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堉更遷遠地頤煊案地形志肆州有秀容郡不言南北下文曾祖鬱德祖代勤繼爲領民酋長高宗末假寧南將軍肆州刺史與肆州所屬之秀容郡卽北秀容也尒朱天光傳建義初除撫軍將軍肆州刺史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北秀容第一酋長尤其明證元和郡縣志秀容故本漢陽曲縣地開皇十八年于此置忻州又于今西北五十里秀容故城移後魏胡元所置秀容縣于今理屬忻州此卽南北秀容之故址其地相去不遠同在肆州界中

西荊州

辛雄傳永熙三年除使持節河內太守九月行西荊州事兼尚書南道行臺尋正刺史時蠻酋樊五能破析陽郡應宇文黑獺頤煊案西荊州已見李崇傳地形志析陽郡領東析陽西析陽二縣析州所領皆蠻中郡縣南道行臺卽南中府南安郡以下皆屬之

北荊州

韋珍之持節爲廣洛北荊揚雍襄六州慰勞大使北荊州鎮城行廣州事招納有稱頤煊案地形志北荊州武定二年置不言治所隋書地理志襄城郡東魏置北荊州河南郡陸渾又有東魏北荊州廣州武定中陷後治襄城仍南廣州

行字於世

高崇傳恭之字道穆行字于世頤煊案傅永傳字脩期王肅之

爲豫州高祖曰已還儋儋期爲其長史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儋期耳咸陽王禧傳長子通字曇和陸俟傳咸陽王禧謀反令子曇和先據河內據此禧敗斬曇和首寇讚傳時爲賢爲洛州刺史仙賜微能附之皆稱其字

永安五銖錢

道穆表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錢炭鉛沙從復私營不能自潤後遂鑄永安五銖錢頤煊案今所存有之

東豫州十三郡

張普惠傳出除左將軍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蕭衍前與別郡異縣之民錯雜居止頤煊案田益宗傳太和十九年都督光城弋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司州刺史後以益宗旣渡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爲刺史地形志東豫州太和十九年置治廣陵城領郡六廣陵郡興和中分東豫州置領縣五宋安光城新蔡汝南皆南司州舊郡田益宗傳命安總人守柳泉清安鎮亦皆置郡并之即十三郡也隋書地理志汝南郡新息後魏置東豫州梁改曰西豫州

西平原

房元興傳其世父僧集官至東清河西平原太守時濟州刺史頤煊案地形志有東平原郡而無西平原郡西平原疑即濟州所領之平原郡也

唐州

樊子鵠傳及榮向洛以爲假節假平南將軍都督河東正平軍事行唐州事刺史崔元珍閉門拒守子鵠攻克之建義初拜平北將軍晉州刺史頤煊案地形志晉州孝昌中置唐州建義元年改孝莊紀建義元年五月乙亥晉州刺史樊子鵠克唐州斬刺史崔元珍是唐改後書之

梁國蒙縣

李峻傳字珍之梁國蒙縣人元皇后兄也頤煊案皇后傳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母后當作頓丘王峻之妹也凡兩言梁國蒙縣人足證李惠傳梁國家人是梁國蒙人之譌

高平公主

高肇傳尚世宗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頤煊案常景傳肇尚平陽公主未幾主薨帝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

孫蔚

孫惠蔚傳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詔使加惠頤煊案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高祖嘗從容言曰道固旣登龍門而孫蔚猶沈涓涬朕常以爲負矣

北隨郡

閻元明傳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頤煊案地形志無北隨郡

赭陽武陰

杜纂傳南陽平氏人詔赭陽武陰二郡課種公田頤煊案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有堵陽舞陰二縣堵陽水經滍水注引作赭陽武陰即舞陰古字通用地形志無此二郡名高祖紀太和二十一年赭陽戍主成公期舞陰戍主黃瑤起當是暫置爲郡故不言

趙郡人

李諧傳頓郡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頤煊案下文兩言趙郡李諡相州刺史安世李孝伯傳兄祥子孝伯趙郡人諡亦皆爲趙郡人涿字誤

觀象賦

張淵傳明占候曉內外星分世祖以淵爲太史令嘗著觀象賦頤煊案初學記星第四引作宋張鎮觀象賦文選月賦李善注引作張泉觀象賦皆因避唐諱改徐堅以淵爲宋人未知何據

陰貞

周澹傳爲太醫令時有河南人陰貞家世爲醫與澹並受封爵頤煊案太祖紀初帝服寒食散自太醫令陰羌死後藥數動發當即其人

南緣

王仲興傳趙郡南欒人也頤煊案地形志南欒屬南趙郡二漢屬鉅鹿漢書地理志後漢郡國志鉅鹿郡皆作南緣

常安

劉曜傳曜遷都長安自稱大趙頤煊案晉書載記作徙都常安

小字匐

石勒傳字世龍小字匐勒石虎傳勒之從子也祖曰訇邪頤煊

案晉書載記作石勒初名匐季龍祖曰訇邪訇匐聲之轉而字各異魏書闕人名皆有匐音見石勒載記

慕容皝

慕容廆傳廆死子元眞代立元眞名犯恭宗廟諱頤煊案恭宗名晃元眞名皝凡音同而偏旁異者不諱如魏祖名弘而姚泓不諱是也據宇文莫槐傳元眞本名晃故避諱後俗寫改作皝字

發冢

司馬叡傳遜求峻屍弗獲乃發其父母冢剖棺焚屍頤煊案晉書蘇峻傳作乃發峻父母墓剖棺焚屍

杜墨蠡

劉裕傳休範將杜墨蠡又攻新亭東府是將騎達率所領至杜姥宅破墨蠡軍頤煊案宋書桂陽王休範傳南齊書高帝紀俱作杜墨蠡

勇士城

乞伏國仁傳分部內爲十一郡築勇士城以都之頤煊案漢書地理志勇士縣屬天水郡

樂都

禿髮烏孤傳天興初烏孤又稱武威王徙治樂都頤煊案漢書地理志洛都縣屬上郡

涼州七郡

沮渠蒙遜傳割涼州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封王爲涼王頤煊案晉書地理志涼州統郡八此外尚有西郡不在數中蓋是其時已并省

高昌郡

高昌傳漢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並居於此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頤煊案晉書地理志無高昌郡呂光載記有高昌太守楊翰沮渠蒙遜載記以隗瞻爲高昌太守

新陽太守

蠻傳蕭又遣其新陽太守邵道林於沔水之南石城東北立清水戍頤煊案南齊書州郡志新陽郡屬寧蠻府

蠻

蟋蟀傳世祖以其無知有類於蟲故改其號爲蠕蠕頡煊案春秋左氏成五年同盟于蟲牢春秋繁露竹林篇作蟲牢蓋卽蟲字

父草馬

父草馬五百匹頡煊案爾雅釋畜馬屬牝曰騇郭璞注今江東呼父馬爲騭牝曰騇注草馬名

犯諱字

宇文莫槐傳與慕容晃相攻擊頡煊案晃字凡五見紀傳晃雖恭宗諱皆稱慕容元眞此傳不回換是史之失

南北稱帝

天象志由是魏爲北帝而晉氏爲南帝頡煊案魏收撰魏書以北爲帝而以晉爲僭皎天象志已殘闕後人取張太素書補之太素唐人無南北之分故竝稱之爲帝

太史上言

天賜六年六月金火再入太微犯帝座蓬孛客星及他不可勝紀太史上言且有骨肉之禍更政立君語在帝紀頡煊案太祖紀天賜六年無太史上言

廣平郡治

地形志廣平郡治曲梁頡煊案曲梁廣平郡第五縣其時郡治不必在第一縣與後漢郡國志異

受陽

太原郡受陽晉屬樂平頡煊案晉書地理志樂平郡作壽陽

廮陶

鉅鹿郡廮陶二漢晉屬治廮陶城廮遙永安二年分廮陶置治楊城頡煊案元和郡縣志平遙縣下云魏以太武帝名燾改平陶爲平遙此郡旣有廮遙復有廮陶當有舛誤隋志趙郡廮陶舊曰廮遙開皇六年改廮陶而不言別有廮陶縣

淇水

武德郡溫有溫淇水頡煊案春秋襄十六年公會晉侯于湨梁杜預注湨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淇水卽湨水之譌湨上衍溫字

建州

建州慕容永分上黨置建興郡眞君九年省和平五年復永安中罷郡屬州治高都城頡煊案北齊書神武紀天平元年建州刺史韓賢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在五月前旋復建州而志不書

汾州

汾州延和三年爲鎭太和十八年置州治蒲子城孝昌中陷移治西河頡煊案裴延儁傳以良爲汾州刺史値寇攻城民大飢人相食同與城人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

梁父菟裘

泰山郡梁父二漢晉屬有菟裘澤頡煊案梁父是梁父之譌後漢郡國志梁甫侯國有菟裘聚劉昭補注左傳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杜預曰南有菟裘城

東平原

東平原郡劉裕置魏因之治梁鄒頡煊案鄭義傳平城容俱爲東平原太守漢書地理志梁鄒屬濟南郡隋書地理志齊郡長山舊曰武彊置廣川郡并東清河平原二郡又改曰東平原郡

潁州

潁州天平初置潁州治長城武定七年改治潁陰城頡煊案楊播傳儉後以本將軍潁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州罷不行

南潁川郡

豫州潁川郡太和六年置頡煊案潁川郡屬鄭州此卽南潁州郡韋閬傳崇除南潁川太守郡中大治高祖聞而嘉賞鄭羲傳孫叡武泰中爲亂兵所害追封南潁川郡開國公皆是

承城

蘭陵郡治永城頡煊案永城當作承城承是郡第二縣隋書地理志蘭陵舊曰承置蘭陵郡

南秦州

南秦州眞君七年置仇池鎭太和十一年爲渠州正始初置洛谷城頡煊案裴駿傳宣出爲征虜將軍益州刺史甚得羌氐之心復晉壽更置益州改宣所莅爲南秦州洛谷本名駱谷皮豹子傳眞君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荊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鎭將詔令更給軍糧二月達于駱谷築城使四月必令成就時南天水郡民柳旃據險不順豹子率衆討滅之南天水郡卽南秦州所治之天水郡眞君七年置

安康郡

東梁州安康郡闕置年頡煊案沿于謹傳孝昌三年朝議以梁州安康郡阻帶江山要害之所分置東梁州仍以謹爲鎭遠將軍梁州刺史

巖綠

夏州化政郡復綠縣一水作巖綠頡煊案隋志朔方郡後魏置夏州巖綠縣西魏置化政郡則作復綠者譌也

高僧裕

律曆志長兼國子博士高僧裕乃故司空允之孫又云前司徒司馬高綽頡煊案高允傳綽字僧裕延昌初遷尚書右丞參議壬子曆肅宗改名正光曆

華陰公主

禮志華陰公主帝姊也元紹之爲逆有保護功故別立其廟頡煊案道武宣穆皇后傳登國初納爲夫人生華陰公主後生太宗保護事太宗紀清河王紹傳俱不載

新泰侯

散騎常侍都督尚書新泰侯游明根頡煊案新泰當作新泰游明根傳就拜東兗州刺史改爵新泰侯

恆州白登山

食貨志延昌三年秋恆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鑛八斤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頡煊案後漢郡國志鴈門郡平城補注前書高帝被圍白登服虔曰去縣七里地形志作恆州

桑乾郡

靈徵志延昌元年恆州之繁畤桑乾靈邱頡煊案地形志恆州無桑乾郡隋書地理志馬邑又有後魏桑乾郡後齊以置朔州北齊張纂傳父烈桑乾太守

司州

景明元年司州之潁川汲郡頡煊案地形志洛州太宗太和十七年改爲司州天平初復爲潁川汲郡

靈邱郡

太和九年六月司州靈邱廣昌鎭實霜頡煊案太和十八年遷洛以後以洛州爲司州未遷洛以前以恆州爲司州地形志靈

邱郡屬恆州

諸史考異卷十終

番禺沈葆和初校鄭權覆校

諸史考異卷十一

臨海洪頤煊撰

北齊書

樹生

神武帝紀皇考樹頤煊案魏書高湖傳作第三子謐謐長子樹生樹生長子即齊獻武王也杜弼傳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須取署子炎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子炎之罪理或可恕樹下當有生字北史亦作樹生

阿勦泥

時賀拔允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毆之折其一齒曰阿勦泥誤下周上請殺之頤煊案賀拔允傳字可泥周書作阿泥當傳寫有脫誤也

節閔帝

魏晉泰元年二月尒朱律度廢元曄而立節閔帝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勃海太守朗爲皇帝年號中興永熙元年四月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頤煊案節閔帝者前廢帝也中興主者後廢帝也孝武者出帝也魏書三帝紀俱不載其諡號

市虎

文襄帝紀遙憐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頤煊案梁書侯景傳作遙憐市獸之疑此虎字是後人所改

德州

文宣帝紀武定七年梁德州刺史劉領隊以州內附頤煊案梁書敬帝紀德州刺史陳法武地形志無德州隋志平原郡開皇九年置德州是時已有德州在開皇前矣

茹茹

天保三年二月茹茹主阿那瓌爲突厥虜所破瓌自殺頤煊案魏書列傳作蠕蠕聲相近

顯祖廟號

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於武寧陵諡曰文宣皇帝廟號威宗武平初又改爲文宣廟號顯祖頤煊案北史乾明元年二月諡曰文宣皇帝廟號顯祖天統初有詔改諡景烈廟號威宗武平初又奏復帝本諡廟號顯祖孝昭本紀改乾明元年爲皇建十一月癸丑有司奏顯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舞光大之舞庚申詔以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三人配饗顯祖廟庭北史顯祖皆作高祖文與此異後主紀天統元年十一月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爲威宗景烈皇帝文與北史同

南膠州

廢帝紀乾明元年四月癸亥詔河南定冀趙瀛滄南膠光青九州頤煊案地形志有膠州而無南膠

豐州

武成帝紀大寧元年以豐州刺史婁叡爲司空頤煊案地形志無豐州婁叡傳亦不言爲豐州刺史隋志上黨郡鄉縣又有後魏南垣州尋改豐州後周廢

北朔州

趙郡王叡傳八年徵叡赴鄴仍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恆三州及庫堆以西黃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頤煊案元陽王韶義傳周武帝克幷州以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地形志隋志俱無北朔州之名輔相附見張保洛傳周武平幷州即以爲朔州總管無北字凡冀北諸州以其對南言俱可稱爲北州也

兄兄家家

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姊婦爲妹妹頤煊案琅邪王儼傳阿兄懦何能率左右謂其父武成也士開謀廢至尊剃家家頭使作阿尼謂胡皇后也顯祖姊夫迎臣婦聽令聲在暹傳顯祖嘗問安樂公主達拏於汝何似荅曰甚相敬重唯阿家憎兒亦謂其母

潘相樂

潘樂傳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爲字頤煊案神武紀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文宣紀以潘相樂爲司空詔封潘相樂爲河東王當是初名相樂後省相字

涇州

又爲南道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鼈南度百餘里至梁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爲淮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頤煊案段韶傳

會衆將嚴超達等軍還涇州衛自將步騎數千人偕建赴涇州塗出盱眙隋書地理志江都郡永福縣舊曰沛梁置涇城東陽二郡陳廢州幷二郡爲沛郡後周改沛郡爲石梁郡涇城郡上當脫涇州二字北史作侯景改爲涇州

敕勒

斛律金傳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頤煊案魏書高車傳高車蓋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狄歷北方以爲敕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其種有斛律氏

馬邑縣

庫狄盛傳割幷州之石艾縣肆州之平寇縣原州之馬邑縣各數十戶合二百戶爲其食邑錢氏云魏隋二志所載原州後爲

平涼郡與馬邑相距甚遠魏志無馬邑縣隋志有馬邑郡而無馬邑縣頤煊案此節文有錯誤當云肆州之平寇縣原平縣馬邑縣各數十戶其地方相合續漢志馬邑縣屬雁門郡後省復置隋改爲郡

是寶

韋雄傳詔雄與廣州刺史趙育揚州刺史是云寶等各總當州士馬隨行臺任延敬頤煊案北史[illegible]傳作揚州刺史是寶下文延敬與戰失利育寶各還本州並降敵亦作是寶魏書官氏志是云氏後改爲是氏周書宇文貴傳作是云寶梁書陳慶之傳作是玄寶玄是云字之譌

東西夏南北華

薛循義傳僞南東西二夏南北兩華及豳州等反叛頤煊案魏書地形志有夏州東夏州華州北華州其以夏州爲西夏華州爲南華俱以相對而名史如此類甚多別有西夏州寄治幷州界其相距甚遠

厍舍樂

慕容儼傳論其將帥義旗建後歸順立功者武威厍舍樂代郡范舍樂亦致通顯頤煊案張保洛傳從高祖出山東又有薛珍段琛厍舍樂尉標乞伏貴和及弟令和王康德並以軍功至大官此爲重複而史失於刪幷

東冀州

高乾傳父翼拜渤海太守永安賊徒愈盛翼部率合境徙居河

濟之間魏因置東冀州以翼爲刺史頤煊案魏書崔楷傳孝昌末冀州流民散於河外因立東冀州除秉爲刺史地形志無東冀州當是其後省

易陽郡

李元忠傳分廣平易陽襄國南趙郡之中丘三縣爲易陽郡頤煊案廣平下當脫之字地形志無易陽郡魏郡有易陽縣魏書劉藻傳廣平易陽人是其先屬廣平也隋志臨洺縣舊曰易陽後齊廢入襄國縣置襄國郡當是易陽後廢入襄國郡亦隨改名焉

宛川

魏蘭根傳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州俘其人民爲奴婢蘭根諫曰此縣界于強虜頤煊案北史作宛川地形志無此二縣名隋志陳倉縣後魏曰宛川

樂陵男

崔㥄傳㥄族子肇師魏尙書僕射亮之孫也父士太諫議大夫肇師襲父爵樂陵男頤煊案魏書崔亮傳士泰以功賜爵五等男不言樂陵

蘭固成

陳元康傳世宗家蒼頭奴蘭固成先掌廚膳甚被寵暱世宗杖之固成因進食置刀于盤下而殺世宗頤煊案文襄紀作梁將蘭欽子京北史固成一名京

臨海鎮

杜弼傳顯祖發怒遂徙弼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南北響應臨海鎮爲賊帥張綽潘天合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保全顯祖嘉之敕行海州事即所徙之州頤煊案地形志海州海西郡有臨海縣當是其時廢爲鎮

敬顯儁

敬顯儁傳字孝英平陽人頤煊案北史作陽平太平人敬使君碑作公名□字顯儁平陽泰平人北史作陽平者傳寫譌也以碑考之顯儁釋褐奉朝請孝莊初封泰平縣開國子除晉州別駕後從齊神武起兵以功封永安縣侯食邑千戶孝靜初爲汾州刺史轉晉州刺史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潁州刺史大都督潁州諸軍事而傳皆不載知其脫略多矣

万俟普

萬俟普字普撥太平人頤煊案北史作万俟普撥廣韻二十五德万同墨音注複姓万俟齊特進万俟普俟音其万字監本作萬俟普明人之不識字可笑如此

普樂郡

劉豐傳普樂人以守城功除普樂太守頤煊案隋書地理志靈武郡後魏置靈州迴樂縣後周置普樂郡地形志靈州郡縣闕普樂郡當在所闕之中

元暉

元暉傳字輔宗魏司空之子頤煊案魏司空下當脫其名魏書濟陰王傳暉父鸞襲位開府爲徐州刺史亦未爲司空暉字景

明皆與此異

父遵崔社客

李渾傳父遵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遇害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爲征東軍都官尚書行臺赴援頤煊案魏書李靈傳渾父遵字良軌社客崔祖螭小字也周書段永傳亦稱青州人崔社客擧兵反皆舉其字

襄城王昶

高德政傳楊愔書中旨以魏襄城王昶幷司空公潘相樂侍中張亮黃門趙彥深入通奏事頤煊案魏書孝靜紀作襄城王旭及司徒潘相樂

自稱其字

王昕傳字元景太尉汝南王悅辟騎兵參軍左右言其誕慢悅作色曰府是何人獨爲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頤煊案神武紀神武曰此賀六渾之意也此亦自稱其字

高安縣

陸法和傳隱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頤煊案南齊書州郡志荊州汶陽郡有高要縣高要即高安之譌

鄭子默

楊愔傳使薛孤延康買執子默于尚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也頤煊案孝昭紀作入自雲龍門于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于御府之內子默名頤以

字行

裴文季

裴讓之傳惜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爲不亡矣頤煊案讓之父佗見魏書良吏傳字元化河東聞喜人文季未知爲何人

河間鄚人

邢卲傳字子才河間鄚人頤煊案地形志河間郡有鄚縣而無鄚北史卲爲邢臧族孫臧河間鄚人魏書邢巒傳作河間鄚人鄚鄚皆鄚字之譌

梁國蒙人

魏收傳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裴庶議云史書不直頤煊案李構傳李平爲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致訟魏書

李平傳字曇定頓丘人也彭城王嶷之長子無言其家貧賤事彭城王嶷見外戚李峻傳峻梁國蒙縣人收傳梁國家人當是蒙人之譌當時重氏望故以蒙人爲貧賤

靈太后

祖珽傳又靈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媼爲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爲太姬言之頤煊案靈當是胡字之譌太姬即陸媼穆提婆傳稱后立令萱號曰太姬

明月謠言

斛律光甚惡之珽因其女無寵以謠言聞頤煊案明月謠言斛律光傳已載此爲重出周書韋孝寬傳亦載之

林慮郡

綦連子猷傳除林慮太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猷答云臨水武安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頤煊案魏書地形志臨水武安二縣屬魏郡不屬林慮當是後所改併

父靈芝

唐邕傳父靈芝魏壽陽令頤煊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靈芝北齊尚書右僕射晉國公

南平原貝丘

崔劼傳本清河人曾祖曠南度河居靑州之東時宋氏于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即爲東淸河郡人南縣分易更爲南平原貝丘人頤煊案地形志有東平原郡而無南平原貝丘縣屬東淸河不屬東平原與此異

同郡

許惇傳高陽新城人同郡邢卲爲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競中正頤煊案邢卲傳河間鄚人與高陽同屬瀛州兩者同郡

虎字偏旁諱

顏彪傳字文宗頤煊案傳皆稱其字而不稱其名蓋唐人避虎字偏旁諱靈叔武傳北史作叔彪其避諱與此同

眭豫

眭豫傳字道明趙郡高邑人父寂梁東平太守錢氏云廣韻眭字下不云又姓它書亦未見眭姓者然諸本皆從目旁頤煊案魏書有逸士眭夸傳夸傳有中書令眭邃字懷道則夸父

皆目旁

節下

孟業傳彭城王韶拜定州除典籤對曰業以微細伏事節下頤煊案晉書呂光載記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宋書劉穆之傳公所遊遺代百以老母穉子委節下陳書高祖紀節下奉辭伐罪故當生死以之隋書百官志諸王境內稱之曰殿下公侯封郡縣者境內稱之曰第下節下之稱亦由是也

成安令

路去病傳擢爲成安令京城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治頤煊案隋書百官志齊制鄴臨漳成安三縣令並置丞地形志魏尹有鄴臨漳二縣而無成安元和郡縣志高齊文宣帝分鄴縣置成安縣

阿那瓌

高阿那肱傳肱至長安封郡公爲隆州刺史誅籍作肱字世人皆稱爲瓌音頤煊案周書王謙傳作隆州刺史阿史那瓌隋書梁睿傳謙又令高阿那瓌等攻利州

諸史考異卷十一終　　番禺沈楳和初校鄭權覆校

諸史考異卷十二

臨海洪頤煊撰

周書

薛瑾

文帝紀齊神武留其將薛瑾守關而退頤煊案北齊書神武紀作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

東雍州

魏廢帝三年正月改東雍爲華州頤煊案隋志京兆郡鄭縣後魏置東雍州并華山郡西魏改曰華州又有絳郡後魏置東雍州後周改曰絳州此即地形志所載之東雍州與此別

淮州

東荆州爲淮州淮州爲純州頤煊案隋志淮安郡後魏置東荆州西魏改爲淮州桐柏縣梁置曰淮安并立華州西魏改州爲淮州後改爲純州

梁州

東梁爲金州南梁爲隆州北梁爲靜州頤煊案隋志西城郡梁置梁州尋改曰南梁州西魏改置爲東梁州尋改爲金州巴西郡梁置南梁北巴州西魏置隆州唯北梁未詳所在元和郡縣志劍南道靜州本漢葭萌縣地天授元年于此置靜州疑即其舊地

西益東巴

西益爲利州東巴爲集州頤煊案隋志義城郡後魏立益州世號小益州梁曰黎州西魏復曰益州又改曰利州魏書傅豎眼傳尋假鎮軍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即此隋志漢州郡難江縣後周置集州本在巴東不言東巴州史之誤也

沙州

沙州爲深州頤煊案沙州有二隋志涪折縣梁置上隽郡又有沙陽縣置沙州州尋廢地形志沙州轄衍昌魏因之治白沙關城任果傳伯父龍曄將軍新巴南安漢廣三郡守沙州刺史二沙州其地不同

嚴州

義州爲嚴州頤煊案隋志汲郡東魏置義州魏郡林慮縣開皇十六年置嚴州許善心傳出除嚴州刺史

溫州

新州為溫州江州為汾州顧炫案隋志安陸郡京山縣梁置新州西魏改為溫州陳書周文育傳高祖以侯瑱據溫州南史作江州蓋溫州本江州地

陵州資州

孝閔帝紀元年正月於劍南陵井置陵州武康郡置資州顧炫案隋志隆山郡西魏置陵州資陽郡西魏置資州元和郡縣志陵州因陵井以為名陵井者本沛國張道陵所開故以陵為號後魏廢帝二年析武康郡之陽安縣置資州視隋志為詳

南寗州

武帝紀保定元年九月南寗州遣使獻滇馬及蜀鎧二年十月分南寗州置恭州顧炫案新唐書地理志南寗州漢夜郎地武德元年開南中因故同樂縣置郎宋齊志之寗州後沒入蠻中故隋志闕邊縣有恭州而無南寗新唐志南寗州在羈縻州之列

夕惕若厲

三年詔曰惟朕不安夕惕若厲顧炫案淮南人間訓漢書王莽傳風俗通義說文錫字注及張衡思元賦引易皆曰夕惕若厲得此知河北所行本亦作夕惕若厲

尉遲勤

建德六年正月尉遲勤擒齊主及其太子恒于青州顧炫案北齊書幼主紀作為周將尉遲綱所獲綱本傳天和四年已薨于京師不與此役勤綱之子也

豐州

越王盛傳大象元年詔以豐州武當安富二郡邑萬戶為越國顧炫案令狐整傳除整豐州刺史豐州治治不居人民賦役參集勞逸不均整請移治武當詔可其奏隋志武當縣舊置武當郡又梁置興州後周改豐州安富縣舊郡梁置曰廣福并為郡當是避隋諱改為安富

灃州

代奕王達傳所管灃州刺史蔡澤顧炫案郭彥傳孝閔帝踐阼出為灃州刺史鎮左生楊未遵朝憲隋志灃陽郡平陸置松州尋改為灃州不云後周置者蓋攷之不審也

二十州

賀拔岳傳永熙二年孝武詔岳都督二雍二華二岐豳四梁三益巴二夏蔚寧涇二十州諸軍事顧炫案魏書賀拔岳傳作二益巴蔚寧下有南益二字依此傳改作二益巴恰二十州若增南益則多一州矣傳寫當有舛譌

昌平

寇洛傳上谷昌平人也顧炫案地形志昌平縣屬平昌郡不屬上谷

玉壁城

王思政傳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遷并州刺史仍鎮玉壁顧炫案元和郡縣志玉壁故城在稷山縣南十二里魏文帝大統四年東道行臺王思政表築玉壁城因自鎮之後置為勳州郭賢傳尋出為勳州刺史鎮玉壁韋孝寬傳保定初以孝寬立勳玉壁遂于玉壁置勳州是也

固道氐

豆盧寧傳魏恭帝三年武興氐及固查氐魏大王等相應反叛顧炫案氐傳作固道氐魏天王等隋志河池郡梁泉縣後魏置郡曰固道則作查字者譌

沙文方三州

永恩武成元年遷都督利沙文三州諸軍事利州刺史錢氏攷異云趙剛傳孝閔帝踐阼出為利州總管沙利方築四州刺史沙方文三州不見於隋志顧炫案崔猷傳及太祖紀始利沙興等諸州阻兵為逆隋志武都郡長松縣西魏置初曰建昌置文州同昌郡封德縣後周置又立芳州芳即方矣皆與利州相近

樹頹

楊忠傳因家于神武樹頹焉顧炫案地形志神武郡作殊頹

信州

乃授忠都督三荊二襄二廣南雍平信隨江二郢淅十五州諸軍事錢氏攷異云隋志梁于巴東郡置信州此時亦未屬魏不知忠所督置于何所顧炫案武帝紀天和六年四月信州蠻渠冉祖憙冉龍驤舉兵反靜帝紀大象二年分潼州管內新遂普合及瀘州管內戎六州並隸信州總管府隋志巴東郡梁置信州後周置總管府錢氏說誤

同州

梁同州刺史柳仲禮遣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兵騎一萬寇襄陽顧炫案文帝紀梁司州刺史柳仲禮隋志安陸郡梁置南司州治安陸縣同州當是司州之譌

幽州

乃拜總管涇幽靈雲鹽顯六州諸軍事涇州刺史錢氏攷異云幽州與涇絕遠當是豳字之譌顧炫案地形志靈雲顯二州皆在汾并二州與幽州北界相近魏書李訢傳父崇為北幽州刺史當即此州

李虎

尉遲綱傳大統元年從儀同李虎討曹泥破之顧炫案文帝紀作儀同李虎令狐德棻撰周書唐人皆避唐諱唯此傳尚存其舊餘凡作李虎者皆後人所改

東雍州

楊寬傳弘農華陰人也五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諸軍事東雍州刺史即本州也顧炫案隋志鄭縣後魏置東雍州并華山郡西魏改曰華州地形志華陰屬華山郡故其時以東雍為本州

何以守位曰仁

蘇綽傳何以守位曰仁顧炫案陸德明釋文作曰人注云王肅卞伯玉桓元明僧紹作仁此河北本亦作曰仁

甑山城

李賢傳乃遷江夏民二千餘戶以實安州并築甑山城顧炫案隋志晉安郡梁置南梁州後改為安州沔陽郡甑山縣後周置即此城

涪陵郡

陸騰傳涪陵郡守蘭休祖又據梁向臨容閒信等州地方二千餘里阻兵為亂顧炫案辛慶之傳時臨信楚合等諸州亦多從逆隋志無向州當是合字之譌宕渠郡墊江縣西魏置容州容山郡

西江州

賀若敦傳巴西人譙淹據南梁州與梁西江州刺史王開業共為表裏扇動羣蠻顧炫案隋志清江郡巴山縣梁置宜都宜昌

郡縣後周置江州河陽郡領山縣梁置梁安郡西魏改曰魏安
郡置江州魏廢帝三年改江州爲沔州此卽西江州矣

陽周

郭賢傳趙興陽州人也頤煊案地形志作陽周

南幽州

韋孝寬傳父旭建義初爲州大中正永安二年拜右將軍南幽
州刺史頤煊案南幽當作南豳魏廢帝三年改南豳爲寧州隋
志北地郡後魏置豳州西魏改爲寧州省南字

韓陵

趙善傳天光拒齊神武于寒陵頤煊案寒當作韓陵

務州

元定傳祖比頻魏安西將軍務州刺史頤煊案北史作婺州地
形志無此二州名當是豫字之譌

高梁

楊摽傳正平高梁人頤煊案地形志作高涼屬高涼郡又正平
河北南汾二絳建州大寧等城並有請爲內應者南汾北史作
南汾大寧地形志作泰寧

邵州

又於邵郡置邵州以摽爲刺史頤煊案隋志垣縣後魏置邵郡
及白水縣後周置邵州

儻城郡

韓盛祖與魏儻成郡守頤煊案楊乾運傳儻城興勢人也隋志
漢州郡興勢縣舊置儻成郡地形志不載崔猷傳卽以猷爲都
督梁利等十二城白馬儻城二防諸軍事其時郡已廢爲防矣

拓州

裴俠傳出爲郢州刺史尋轉拓州刺史頤煊案北史作拓州隋
志東陵郡梁置宜州西魏改曰拓州

中華郡

令狐整傳拜御正中大夫出爲中華郡守頤煊案隋志富平縣
舊北地郡後周改曰中華郡

洵州

寇儁傳子奉位至儀同三司洵州刺史頤煊案泉企傳鑒師杜
清河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改巴州爲洵州隋志西城郡金
川縣後周置洵州尋廢元偉傳有洵州刺史宜都郡公元顏子

臨信楚合開通六州

辛慶之傳族子昂天和初陸騰討信州羣蠻歷時未克高祖詔
昂使與通渠等諸州運糧饋之時臨信楚合等諸州亦多從逆
昂令老弱使還巴州萬榮郡於是遂募開通二州得三千人直
趨賊壘頤煊案隋志巴東郡梁置信州後周置總管府臨江縣
後周置臨州巴郡梁置楚州涪陵郡西魏置合州清化郡舊置
巴州永穆縣有萬榮郡西流縣西魏又置開州通川郡梁置萬
州西魏曰通川卽通州之譌

東徐州

韓雄傳除東徐州刺史東魏東雍州刺史郭叔略與雄接境頤
煊案下文世宗二年除使持節都督中徐虞洛西州諸軍事中
州刺史徐卽東徐西州地當相近隋志絳郡後魏置東雍州河
東郡河北縣舊置河北郡明帝紀置虞州河南郡舊置洛州新
安縣後周置中州唯不載東徐州治所地形志東徐州治下邳
城其相距恐遠

南洛州

泉企傳大將軍王雄南征上津魏興仲遵率所部兵從雄討平
之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爲刺史頤煊案王雄傳大統七
年雄率軍出子午谷圍梁上津魏興明年克之以其地爲東梁
州二州同時並置隋志上洛郡上津縣舊置北上洛郡梁改爲
南洛州非也

直州

李遷哲傳安康人也除直州刺史卽本州也頤煊案隋志安康
縣舊置安康郡後魏置東梁州後蕭詧改直州

上甲郡

扶猛傳上甲黃土人頤煊案隋志西城郡黃土縣西魏置淯陽
郡後周郡省入甲郡置縣曰黃土豐利縣梁置南上洛郡後周
省入上津郡後又廢入甲郡皆無上字

青州

世爲渠帥猛梁大同中出爲青州刺史轉上庸新城二郡守頤
煊案隋志眉山郡西魏曰眉州後周曰青州

邑陽

陽嵩傳上洛邑陽人也頤煊案隋志上洛郡上洛縣舊置上洛
郡不言邑陽縣弘農郡朱陽縣舊置朱陽郡後周郡廢有邑陽
縣則朱陽廢後邑陽屬上洛也傳又云前後增邑四千五百戶
世襲邑陽郡守則邑陽又嘗爲郡矣皆隋志所不載

平州

又侵隋南郡之當陽臨沮等數縣高祖聞而賢若敦遣招等討
平之卽以其地置平州以雄爲刺史頤煊案隋書地理志南郡
當陽縣後周置平州領漳川安遠二郡

李寶鼎

儀安生傳東魏天平中受禮於李寶鼎頤煊案李鉉字寶鼎見
北齊書儒林傳渦偉傳少從李寶鼎遊學鉉李諧傳少時恆爲
李寶鼎都講皆稱其字

基平等三州

蕭詧傳高祖詔以基平都三州歸之於詧頤煊案隋志竟陵郡
豐鄉縣西魏置又置基州南郡當陽縣後周置平州領漳川安
遠二郡竟陵郡樂鄉縣西魏置武寧郡內郡置都州又業縣西
魏置都陵縣後周改名爲其城南面梁置都州

信州

陸騰傳信州舊治白帝騰更於劉備故宮城南八陣之北臨江岸
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秭歸並是峽中要險於是築城
置防以爲襟帶焉頤煊案隋志巴東郡梁置信州後周置總管
府巴東縣舊曰歸鄉梁置信陵郡又巫山縣秭歸縣並屬東巴
郡

恆陵

豫傳天和三年梁州恆稜獠叛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頤煊案
趙文表傳作恆陵

南洮州

羌傳大統四年以命定爲南洮州刺史後改洮州爲岷州仍以
命定爲刺史頤煊案隋志臨洮郡後周武帝逐吐谷渾以置洮
州在此南洮後臨洮縣西魏置曰溢樂并置岷州不云洮州改

落叢郡

氐傳世宗時興州人段吒及下辯柏樹二縣民反相率破蘭皋
戍氐酋姜多復率府中氐蜀攻陷落叢郡以應之頤煊案隋志

順政郡後魏置東益州西魏改爲興州鳴水縣西魏置曰落叢並置落叢郡

諸史考異卷十二終

番禺沈葆和初校鄒椿覆校

諸史考異卷十三

臨海洪頤煊撰

隋書上

平原太守

高祖紀嶷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寧遠將軍禎頤煊案周書楊忠傳作祖烈龍驤將軍太原郡守父禎以軍功除建遠將軍皆號與此不同

尉遲迥

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頤煊案宇文述傳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五行志周大象二年尉迥敗於相州迥本姓尉氏後改尉遲周書皆稱尉遲迥隋書皆稱尉迥下文大定元年二月壬子令日已前賜姓皆復其舊此在未賜復以前故猶稱尉遲迥

二十郡

以隋州之崇業鄖州之安陸城陽溫州之宜人應州之平靖上明順州之淮南士州之永川昌州之廣昌安昌申州之義陽淮安息州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南臨潁廣寧初安蔡州之蔡陽鄖州之漢東二十郡爲隋國頤煊案二十郡所在皆見于地理志唯不載士州之永川息州之建安未知是何郡之改隋州崇業郡亦不見于志

馬榮伯等六儒

開皇五年四月詔徵山東馬榮伯等六儒頤煊案儒林馬光傳字榮伯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北史作詔徵山東大儒馬伯榮等非是

民部尚書

六年正月遣民部尚書蘇威巡省山東頤煊案隋書修於唐初應避民字諱百官志又改吏部爲選部戶部爲人部字尚未改新唐書百官志高宗朝始改民部曰戶部北史作戶部尚書蘇威是又據改後書之

浙州

十年六月浙江刺史元胄爲靈州總管頤煊案元胄傳歷亳浙二州刺史拜靈州總管地理志淅陽郡西魏置淅州此作浙江是後人所改

生日

仁壽三年五月詔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爲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頤煊案此爲後世重生日之始在唐中宗元宗之前

南蘇道

煬帝紀大業八年左第六軍可南蘇道頤煊案高麗諸道皆本于漢郡縣漢書地理志高句驪又有南蘇水西北經塞外南蘇道當因此水得名

高陽郡

九年十月改博陵爲高陽郡錢氏考異云地理志失記頤煊案地理志博陵下不言改爲高陽河間郡高陽縣下云舊置高陽郡當是其後所改幷也

德皇帝

禮儀志陳制永定元年武帝受禪明年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頤煊案陳書武帝紀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高祖即皇帝位追尊皇考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考武成初追尊曰德皇帝此于陳制稱皇考德皇帝誤甚

後齊

北齊籍于帝城東南千畝內頤煊案隋書北齊皆稱後齊此作北齊是後人所改

闕戟

皇帝諸侯加以弧韣棨戟頤煊案下文皆作闕戟闕戟即棨戟漢書匈奴傳注棨戟有衣之戟也

鞠衣

食命婦歸盬則服鞠衣元色頤煊案皇后衣十二等其衣稱衣鷂衣鷩衣皆本于爾雅五雉翬雉秩秩海雉郭璞注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此即改作鞠衣說文玉篇俱無鞠字

樂記

音樂志樂記取公孫尼子頤煊案史記樂書正義其樂記者公孫尼子次撰也馬氏意林公孫尼子云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者先王所以飾怒也今在樂記中

宣業舞

蕭子顯齊書志曰宋孝武初朝議以凱容舞爲韶舞宣業舞爲

武德舞捩詔稱言宜業卽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頤煊案今所
典志作宣烈舞

盈不足

律麻志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頤煊案九章算術作盈不足
以御隱雜互見周禮保氏九數鄭司農注亦作嬴不足

劉焯卒

其開皇十七年所行麻術命冬至起虛五度後稍覺其疎至大
業四年劉焯卒後乃敢改法又四年駕幸汾陽宮太史奏曰日
食無效帝召焯欲行其麻令焯死麻竟不行頤煊案劉焯傳大
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

日晷

天文志攷靈曜周髀張衡靈憲及鄭玄注周官並云日景于地
千里而差一寸頤煊案辨正論卷五宋何承天與智嚴慧觀法
師共爭邊中法師云西域之地夏至之日日正中時豎木無影
漢國影臺至期立表猶餘陰在依算經天上一寸地下千里何
乃悟焉一本作立夏之日

蘭欽反

中大通六年四月丁卯熒惑在南斗其年十二月北梁州刺史
蘭欽舉兵反後年更爲大同元年頤煊案武帝紀蘭欽攻漢中
在大同元年十一月

北營州

建德七年十二月癸丑流星大如月是月營州刺史高寶寧據
州反頤煊案周書武帝紀作建德六年十二月北營州刺史高
寶寧據州反

呵楊爲嬴

五行志時人呵楊姓多爲嬴者頤煊案文選祭顏光祿文李善
注郭璞三蒼解詁曰楊音盈匡謬正俗文曰俗呼姓楊者往往
爲盈音有何依據荅曰按巧焯漢書音義反楊惲爲由嬰如此
則楊姓舊有盈音蓋是當時方俗未可非也

麟遊太守

恭帝義寧二年麟遊司馬太守武威羊善生兩無尾頤煊案元
和郡縣志麟遊縣本漢杜陽縣地隋于此置仁壽宮義寧元年
獲麟于公所因廢宮置立郡縣地理志不載

蔡法度

刑法志梁武帝時欲議定律令得齊時舊郎濟陽蔡法度家傳
律學于是以爲兼尚書刪定郎使損益舊本以爲梁律天監二
年四月法度表上新律又上令三十卷科三十卷帝乃以法度
守廷尉卿頤煊案經籍志梁律二十卷梁義興太守蔡法度撰
是其後所歷官也

劉訥

百官志以太學博士劉訥兼殿中郎頤煊案劉璡傳有劉訥者
亦仕儀同俱爲太子學士

陸始

陸始名公之胤位居納言曲蒙優禮方有斯授頤煊案陸始歷
吏部尚書晉書附見其父陸玩傳

國主稱臣

諸王公侯國官皆稱臣頤煊案宋書劉穆之傳先是郡縣爲封
國者自吏相並于國主稱臣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
制爲下官致敬

南新豐

地理志渭南縣後魏置渭南郡西魏分置靈源中源二縣後周
郡及二縣並廢入焉頤煊案元和郡縣志後魏孝明帝于今縣
東南四里置渭南郡及南新豐縣西魏廢帝二年改南新豐爲
渭南縣志不載

湫谷

安定郡臨涇縣大業初置初曰秋谷尋改焉頤煊案秋當作湫
元和郡縣志隋大業元年于今縣理置湫谷縣取縣內湫谷爲
名

臨渭

豐武郡豐武縣後周置曰建安開皇十八年改建安爲臨渭仁
壽元年改名焉頤煊案元和郡縣志開皇十八年改爲大渭縣
當因避隋諱改

鄯州

西平郡舊置膳州頤煊案膳當作鄯地形志鄯州郡縣闕元和
郡縣志後魏孝昌二年立鄯州

冥安

敦煌郡常樂縣後魏置常樂郡後周併涼興大至冥安閏泉合
爲涼興郡錢氏攷異云冥安當作宜安頤煊案漢書地理志續
漢志皆作冥安應劭曰冥水出北入其澤元和郡縣志晉昌縣
本漢冥安縣因縣界冥水爲名也晉書地理志作宜安當是傳
寫之譌

閿鄉

河南郡閿鄉縣舊曰湖城開皇十六年改焉頤煊案元和郡縣
志周明帝二年置閿鄉郡閿鄉本湖縣鄉名閿古文閔字也說
文從門旻聲開皇三年廢閿鄉郡移湖城縣于今所改名閿鄉
縣

白狗堆

汝南郡新陽縣又有白狗縣梁置汝州後齊廢州以置齊興郡
頤煊案地形志西淮州領衍置魏因之治豫州界白狗堆卽此
城

長淵

弘農郡長泉縣後魏曰南陝西魏改焉頤煊案元和郡縣志長
水縣後魏宣武帝分盧氏東境置南陝縣西魏廢帝改爲長淵
義寧元年以犯高祖廟諱改爲長水此作長泉亦避唐諱改

內鄉

淅陽郡內鄉縣舊曰西淅陽郡西魏改爲內鄉頤煊案元和郡
縣志後魏于此置淅陽郡廢帝改爲中鄉縣隋開皇三年以避
廟諱改爲內鄉

魯州

東平郡後周置魯州尋廢頤煊案上文東城郡魯縣後魏立魯
陽郡後置魯州大業初州廢二州地相近不應同名錢氏以魯
陽之魯州爲廣州之譌其說是也

貴鄉

武陽郡貴鄉縣東魏置頤煊案元和郡縣志貴鄉縣本漢元城
縣地後魏孝文帝分置貴鄉縣地形志天平二年分館陶置

曲沃

絳郡曲沃縣後周置建德六年廢頤煊案此文有訛誤地形志
正平郡曲沃縣太和十一年置

太平

太平縣後魏置頤煊案元和郡縣志後魏太武于今縣東北二十七里太平故關城置泰平縣周改泰平爲太平

伍城

文城郡伍城縣後魏置曰刑軍縣改爲伍城後又置伍城郡開皇初郡廢頤煊案元和郡縣志後魏于此置仵城郡領京軍縣孝文帝改京軍縣爲仵城縣開皇三年廢仵城郡地形志作五城郡五城縣永安中置

善陽

馬邑郡善陽縣後齊置縣曰招遠大業初改曰善陽頤煊案元和郡縣志大業元年改爲鄯陽縣

永年

武安郡永年縣舊曰廣平置廣平郡後齊廢北廣平郡及曲梁廣平二縣入仁壽元年改廣平爲永年頤煊案元和郡縣志高齊文宣帝省典梁置廣年縣仁壽元年改廣年爲永年避煬帝諱也

昔陽

趙郡鼓城縣開皇十六年分置晉陽縣十八年改爲鼓城頤煊案元和郡縣志隋開皇六年置昔陽縣十八年改爲鼓城縣水經濁漳水注昔陽城水鼓聚作晉陽是傳寫之譌

潍州

北海郡北海縣開皇十六年分置維州大業初州廢頤煊案維當作潍元和郡縣志開皇十六年又于此置潍州取界內潍水

爲名大業二年廢潍州

魯郡

魯郡舊兗州大業二年改爲魯郡頤煊案元和郡縣志大業元年于兗州置都督府二年改爲魯州三年改爲魯郡博城縣下云大業初州廢郎魯州之改爲魯郡也志脫魯州之置錢氏引王劭舍利感應記以爲當置泰州是誤

南陽

宣城郡涇縣平陳省安吳南陽二縣入焉頤煊案南齊志宣城郡無南陽縣當是廣陽避隋諱改作南陽

新會郡

南海郡新會縣舊置新會郡平陳郡廢又併盆允永昌新建熙暉化召懷集六縣爲封有堯十二年改爲允州頤煊案此節文有外誤宋齊志新會郡有新熙而無新建十二年上當稱開皇有堯二字係涉合涯縣有堯山而誤

樂陽郡

鬱林郡樂山縣梁置樂陽郡頤煊案元和郡縣志陳于此置樂陽郡

南司州

永安郡黃陂縣後齊置南司州後周改曰黃州頤煊案元和郡縣志黃陂縣本黃城鎮周大象元年改鎮爲南司州

湘陰縣

巴陵郡湘陰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尋改岳陽爲湘陰頤煊案元和郡縣志宋元徽二年分益陽羅湘西三縣立湘陰志失載

諸史考異卷十三終

番禺沈葆和初校 鄭權覆校

諸史考異卷十四

臨海洪頤煊撰

隋書下

宋衷

經籍志梁有漢荊州五業從事宋忠注周易十卷頤煊案陸德明釋文序錄宋衷注九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後漢荊州五等從事七志七錄云十卷五業是五等之譌忠衷古字通用

伏曼容

梁有臨海令伏曼容注周易八卷頤煊案梁書伏曼容傳作臨海太守

張譏

周易講疏三十卷陳諮議參軍張機撰頤煊案陳書本傳作張譏撰周易義三十卷

謚法

大戴禮記十三卷梁有謚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注亡頤煊案大戴禮記本有謚法篇白虎通號篇引禮記謚法仁義所生稱王謚篇引禮記謚法強理勁直曰武故志附于大戴禮記下劉熙注宋蘇洵撰謚法多引之

續春秋義略

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二十五卷陳國子博士沈文阿撰王元規續沈文阿春秋左氏傳義略十卷頤煊案陳書王元規傳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不言續沈書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左氏梁東宮學士沈文何撰春秋義疏闕下秩陳東宮學士王元規續成之與此合

京相璠

春秋土地名三卷晉裴秀客京相璠等撰頤煊案水經穀水注京相璠與裴司空彥季修晉輿地圖作春秋土地名

孟整

梁有盈氏及孟整注論語各十卷亡頤煊案孟釐當作孟整經典釋文序錄論語盈氏注十卷孟整注十卷一云孟陋陋字少孤江夏人東府撫軍參軍不就

齊春秋

齊春秋三十卷梁奉朝請吳均撰頤煊案梁書吳均傳除奉朝

萌灼表求搜為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
劉之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

劉昞

涼書十卷記張軌事偽梁大將軍從事中郎劉昞撰敦煌實錄
二十卷劉景撰頤煊案偽梁當作偽涼劉景本作劉昞避唐諱
改魏書有劉昞傳

益部耆舊傳

益部耆舊傳十四卷陳長壽撰頤煊案長字衍舊唐志益部耆
舊傳十四卷陳壽撰

英藩可錄

英藩可錄二卷張薦撰邵武侯新注頤煊案舊唐志英藩可
錄二卷殷系撰與此不同

太康地記

元康三年地記六卷頤煊案元康當作太康舊唐志地記五卷
太康三年撰宋書州郡志始興令下三國志孫皓傳寶鼎二年注
俱引太康三年地記

西京記

西京記三卷頤煊案周書薛寘傳又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
世稱其博聞舊唐志西京記三卷薛寘撰

殷興

通語十卷晉衞書左丞殷興撰頤煊案舊唐志通語十卷文穎
殷興續

老子節解

老子節解二卷頤煊案經典釋文序錄節解二卷不詳作者或
云老子所作一云河上公作

莊子義疏

梁有莊子義疏三卷宋處士李叔之撰頤煊案經典釋文序錄
叔之義疏三卷字穆□琅邪人宋處士亦作注

鬼谷子

鬼谷子三卷樂一注頤煊案樂一當作樂臺史記蘇秦列傳正義引
鬼谷子樂一注舊唐志鬼谷子三卷樂臺注臺即壹字之譌

靈憲

靈憲一卷張衡撰頤煊案舊唐志靈憲圖一卷張衡撰天文志

衡所造圖遇亂湮沒星官名數亦不復存後漢書張衡傳衡著
靈憲不言有圖

甲子元曆

齊甲子元曆一卷宋氏撰頤煊案舊唐志北齊天保曆一卷宋
景業撰律曆志後齊文宣受禪命散騎侍郎宋景業造天保曆
以上元甲子至天保元年庚午甲子元曆即天保曆宋景業撰

亭亭白姦法

遁甲九宮亭亭白姦書一卷頤煊案太白陰經神殺門戶篇有
推亭亭白姦法常以正月加正時神后下為亭亭寅午戌上見
孟春木位上見白奸向背擇日篇推亭亭白姦常以月將加時
辰神后下為亭亭所在亥析十二月時其寅申巳亥神后白姦

所在神后時白姦在寅常行四孟亭亭常以白姦因於巳亥格
于寅申

玉女反閉局

玉女反閉局法一卷頤煊案太白陰經出師安營篇有玉女反
閉局法一卷以刀畫地常以六為數室中六尺庭中六步野外
六十步手持六算長一尺二寸假令甲日從甲上入己日從乙
上入戊日從東西南北入入局竟從今日日辰起假令子日即
以第一算置子上第二算加丑上第三算加寅上第四算加卯
上第五算加辰上第六算加巳上下六持亦依次去便呼云鼠
行失窟入市便逐子上算置戌上度算訖大呼云青龍下次移
丑上算置卯上六牛入兔窣食時草度訖就便呼云朱雀下次
移寅上算置巳上云猛虎跳來到度算便呼云句陳下次移
卯上算置丑上云兔入牛欄伏不起便大呼云白虎下次移辰
上算置午上云龍入馬廐因留止度訖便呼玄武下次移巳上
算置申上呼云蛇宛轉來度訖便呼云六合下兩算夾一算
先成為天門後成為地戶所避難出天門入地戶乘玉女上云
吉仍呼玉女所在之辰上玉女來護我無令百鬼中傷我敵人
不見我以為束薪獨開天門而閉地戶咒會交手以算閉門而
去勿反顧以刀畫地即地脈不得復見

竭伽仙人

竭伽仙人占夢書一卷頤煊案天文類有婆羅門竭伽仙人天
文說三十卷此亦婆羅門書也

阮河南

梁又有阮河南集方十六卷阮文叔撰頤煊案舊唐志阮河南
方十六卷阮炳撰文叔當是避唐諱改稱其字外臺祕要引有
阮河南方

李陵集

漢騎都尉李陵集二卷頤煊案史通雜說篇李陵集有與蘇武
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殆後來所為假稱
陵作也藝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引有李陵與蘇武書蘇武
報李陵書李陵重與蘇武書皆在李陵集中

辛德源

晉臨海太守辛德源集五卷梁四卷頤煊案舊唐志辛昞集四
卷德源晉書有傳作臨海太守辛昺皆避唐諱改

江智深

宋北中郎長史江智深集九卷并目一卷頤煊案智深本作智
淵宋書有傳舊唐志江智淵集十卷皆避唐諱改

梁明帝

梁明帝簡皇后傳梁明帝巋之女也頤煊案周書蕭巋傳巋在位
二十三載五年五月葬其羣臣葬之于顯陵謚曰孝明皇帝廟
號世宗外戚蕭巋傳作梁之臣子謚曰孝明皇帝

升遷伯

李穆傳又別封一子為升遷伯頤煊案周書
李賢傳作孝軌開府儀同大將軍升遷縣伯孝穆傳亦作穆諱

遷封賢子孝軌

新國

王世積傳闡熙新國人也頤煊案地理志朔方郡長澤縣西魏
置闡熙郡地形志闡熙郡太和十二年置領山鹿新國二縣玉
篇囯古文國字

美陽伯

蘇威傳周太祖時襲爵美陽縣公頤煊案周書蘇綽傳子威嗣
襲爵美陽伯

楊遵彥

李德林傳任城王湝為定州刺史舉秀才王因遣何書令楊遵
彥書云云頤煊案北齊書楊愔字遵彥盧思道薛道衡傳俱稱

左僕射楊遵彥

滕穆王

滕穆王瓚傳字恆生一名慧高祖母弟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竟陵郡公頤煊案周書楊忠傳子堅嗣弟整整弟瓚大象末大宗伯竟陵縣公慧惠古字通用

寮允

牛弘傳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寮氏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為牛氏頤煊案周書高賓傳又有安定寮允本姓牛氏歷官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工部尚書臨涇縣公賜姓宇文氏子弘大象末復姓牛氏北史其先避難改姓遼氏

順政古道

堯舜至聖猶攷古道而言頤煊案尙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鄭康成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此亦同于王肅

廬州總管

韓擒傳于是拜為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頤煊案陳書後主紀作京口總管韓擒虎

任蠻奴

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撝之曰老夫尙降諸君何事眾皆散走頤煊案陳書任忠傳小名蠻奴臺城陷其年入長安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卒時年七十七

王述

王長述傳京兆霸城人也祖羆魏太尉頤煊案周書王羆傳孫述字長述蓋以字行

彭陽縣公

令狐熙傳襲爵彭陽縣公邑二千一百戶頤煊案令狐熙碑亦作襲爵彭陽公邑二千一百戶北史令狐熙傳作彭城傳寫之譌

李元操

李孝貞傳字元操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為犯廟諱于是稱字頤煊案高祖紀祖諱忠道將軍禎孝貞避嫌名故改稱字王劭傳有家君孝貞為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文學傳序趙郡李元操皆舉其字

裴讞之

薛道衡傳河東裴讞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遇薛君矣頤煊案北齊書作裴讞之附見裴讓之傳

魏史

魏澹傳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為史論及例一卷幷目錄合九十二卷頤煊案經籍志後魏書一百卷著作郎魏彥深撰魏收書以北齊天保二年以東魏為正統故止于孝靜帝澹書于隋受禪初年以西魏為正統故止于恭帝此兩書所以不同也

蕭脩

劉行本傳行本起家武陵王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同歸于周頤煊案周書劉璠傳作益州刺史蕭循

慕容三藏

慕容三藏傳燕人也父紹宗齊尙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三藏武平初襲爵燕郡公周武帝授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十年以功授大將軍十五年授疊州總管頤煊案北齊書慕容紹宗傳長子士肅以謀反伏誅士肅弟建中襲爵武平末儀同三司隋開皇中大將軍疊州總管三藏即建中之字其官位皆相合

柳霞

柳莊傳祖季遠梁司徒從事中郎父遐霍州刺史頤煊案周書本傳作柳霞父季遠梁臨川王諮議參軍宜都太守

渾象

宇文愷傳昔張衡渾象以二分為一度頤煊案天文志延熹七年太史令張衡更以銅製渾天儀以四分為一度

熒陽

王劭傳大象元年夏熒陽汴水北有龍鬭熒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頤煊案玉篇熒字注亦作熒陽漢韓勑後碑劉寬碑陰鄭烈碑皆作熒陽唐盧藏用紀信碑亦作熒陽地理志作滎陽

堯受命

袁充傳唐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頤煊案史記帝堯本紀集解皇甫謐曰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律麻志引竹書紀年堯元年景子與此同

皇甫誕

大三百七十八
小五字

皇甫誕傳字元慮安定烏氏人也高祖受禪為兵部侍郎出為魯州長史頤煊案皇甫誕碑字玄慮安定朝那人授廣州長史

洺州刺史

辛彥之傳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於此常以持之頤煊案潞州當作洺州

是察阿黨

何妥傳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頤煊案月令孟冬之月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山井鼎攷文引古本足利本作是月也察阿黨宋板以下諸本皆脫月也二字據此傳則經本無月也二字山井鼎之言不足為據蔡邕王肅云月令周公作此以為孔子之言亦異

章仇太翼

盧太翼傳本姓章仇氏煬帝即位賜姓為盧氏頤煊案經籍志風角七卷要候一卷章仇太翼撰柳䛒傳劉臻等進章仇太翼于宮中房陵王勇傳嵩州民章仇太翼皆舉本姓

倭國

倭國傳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頤煊案梁書作倭國委委古字通用

孟秉

宇文化及傳虎賁郎將孟秉頤煊案煬帝紀作虎賁郎將孟景

王充

王充傳頤煊案王世充因避唐諱闕世字紀傳中又皆稱王充何也

諸史考異卷十四終

番禺沈葆和初校鄭權覆校

諸史考異卷十五

臨海洪頤煊撰

南史上

西陵太守

宋武帝本紀以西陵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頤煊案宋書本紀朱齡石傳俱作西陽太守州郡志西陽太守屬郢州西陵疑當屬西陽太守

北東海

元興元年正月進公爵爲王以徐州之海陵北東海北譙北梁頤煊案宋書本紀東海上無北字州郡志南徐州治南東海此稱徐州即北徐州治彭城東海上不應加北字

王球

文帝本紀元嘉十七年十二月癸亥以光祿大夫王球爲尚書僕射十八年十一月戊子尚書僕射王球卒頤煊案宋書本紀皆作王球宋書有王球傳而無王琳是傳寫之誤也

徐道寶

孝武本紀孝建元年二月兗州刺史徐遺寶舉兵反頤煊案南郡王義宣傳宋書本紀俱作徐遺寶

鱁鮧

明帝本紀以蜜漬鱁鮧一食數升頤煊案南齊書虞愿傳帝素能食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可想見其珍貴

劉彥節

齊高帝本紀與袁粲褚彥回劉彥節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頤煊案宋書袁粲傳時粲與齊王褚淵劉秉入直平決萬機時謂之四貴秉字彥節見宗室長沙景王傳史臣避唐諱名諱因舉其字

配享太祖廟庭

武帝本紀永明十年正月丙戌詔故太宰褚彥回故太尉王儉故司空柳世隆驃騎大將軍王敬則鎮軍大將軍陳顯達故鎮東將軍李安人配享太祖廟庭頤煊案王敬則陳顯達此時尚存後二人以反罪伏誅配享廟庭徒成虛語南齊書禮志於二

人緒銜上記錄故字錢氏已駁其失不知此紀之尚未誤也

楊婆兒

鬱林王本紀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婆宋氏以來人間有楊婆兒哥蓋此徵也頤煊案南齊書文惠太子傳于時何胤爲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側麗太子甚悅而南齊書樂志其歌曲有陽伴後呼爲楊叛兒皆此曲一聲之轉

王侲子

東昏侯本紀遣王寶孫督戰呼爲王侲子頤煊案梁書武帝紀閹人王伥子持白虎幡督率諸軍南齊書本紀作豎左右直長閹豎王寶孫督戰呼爲王長子

謚曰懿

梁武帝本紀皇考歷位侍中衞尉太子詹事領軍將軍丹陽尹卹鎮北將軍謚曰懿頤煊案梁書本紀無謚曰懿三字

大明八年

帝以宋孝武大明元年歲次甲辰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頤煊案當依梁書本紀作大明八年

王天虎

乃遣參軍王天武馳赴江陵頤煊案梁書本紀作王天獸皆避唐諱虎字改書內凡白虎幡虎賁虎牢虎檻虎魄虎豹諸虎字皆不避唯人名犯者則改蓋其例如此其間有與例不合者皆後人所改

臨川王宏

天監十二年九月加揚州刺史臨川王宏位司空十七年六月乙酉中軍將軍中書監臨川王宏以本號行司徒頤煊案梁書本紀十七年五月戊寅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免辛巳以臨川王宏爲中軍將軍中書監此刪戊寅辛巳兩節前後官位遂不合

土州

大清元年三月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仁率土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應接侯景頤煊案隋書地理志漢東郡土山縣梁曰龍巢置土州梁書羊鴉仁傳作土州因字形相近而誤武帝本紀作兗州誤

京師

二年三月己未屈獠洞斬李賁傳首建鄴頤煊案梁書本紀作傳首京師簡文本紀大寶二年七月景還至建鄴梁書本紀作侯景還至京師李延壽撰南北史每內北而外南故不以梁都爲京師如此類甚多

東方光

元帝本紀承聖二年十二月宿預土人東方光據城歸北齊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頤煊案梁書本紀作宿預土民東方光歸化魏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二年正月陳霸先遣晉陵太守杜僧明率衆助東方光北齊書文宣紀天保四年不載此事則作歸梁者是也

孝閔帝

陳武帝本紀永定元年是歲周閔帝元年及九月冢宰宇文護廢閔帝而奉明帝頤煊案周書本紀皆作孝閔帝

太后

宋少帝司馬皇后傳頤煊案宋書本傳作少帝司馬皇太妃延壽於諸后未立爲皇后由所生尊崇者則稱太后如宋書武帝胡婕妤史稱文帝胡太后文帝路淑妃史稱孝武昭路太后文帝沈婕妤史稱明宣沈太后是也少帝司馬皇后宋初拜皇太子妃少帝即位立爲皇后前廢帝何皇后孝建三年納爲皇子妃大明五年薨於東宮廢帝即位追崇曰獻皇后故皆稱皇后宋書稱少帝司馬皇太妃非也

南郡王

齊鬱林王何妃傳南郡王所與無賴人游頤煊案傳中南郡王凡三見是時鬱林雖未即位不當稱其舊封此亦史之駁文未改正者

徐妃

梁元帝徐妃傳帝製金樓子述其淫行頤煊案今世所傳金樓子六卷無言徐妃事

子懷珍嗣

宋長沙景王傳義宗卒於南兗州刺史謚曰惠侯子懷珍嗣頤煊案宋書本傳作子懷侯玠嗣珍玠字形相近

海西

臨川烈武王傳劉遵字慧明臨淮海西人顯燿案宋書本傳作臨淮海西人州郡志海西屬臨淮郡當是其先屬淮南也

鮑照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顯燿案杜甫詩才氣鮑照愁絕倒韋莊詩欲將張翰松江雨畫作屏風寄鮑照唐人避武后諱改作昭

錄尚書

江夏王義恭傳徵義恭爲司徒錄尚書事義恭小心且戒義康之失雖爲總錄奉行文書而已顯燿案彭城王義康傳義康既專朝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皆以錄命斷之

改刀爲力

元凶劭傳初命之曰劭在文爲召刀後惡焉改刀爲力顯燿案說文劭勉也从力召聲讀若舜樂韶字在力部此必俗體省作劭者而南史妄爲之說

廬陵王

廬陵王義真傳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封東海王明帝踐阼封廬陵王顯燿案宋書本傳作廬江王

安陸縣公

晉熙王昶傳乃以第六皇子燮繼昶封爲晉熙王齊受禪燮降封安陸縣公謀反賜死顯燿案宋書本傳作降封隆安縣侯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武昌太守

王玄謨傳謝晦爲荊州請爲南蠻行參軍武昌太守顯燿案宋

書本傳作武昌太守州郡志武昌郡屬荊州武昌郡屬郢州孝建以前屬江州

冀州刺史

元凶弒立以玄謨爲冀州刺史顯燿案宋書作益州刺史下文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義則作冀州是

服領

蕭惠開傳今以惠開爲憲司冀當稍舉但一往眼額已自殊有所震顯燿案宋書本傳眼額作服領

偏諱

蕭琛傳帝每朝讌接琛以舊恩嘗犯武帝偏諱帝斂容琛從容曰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順上曰各有家風顯燿案六朝凡言

詩者皆其父名此犯武帝父順之偏諱

謝宣明

謝晦傳以晦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加都督精兵舊將悉以配之顯燿案劉璵傳與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靑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可想見其威嚴

字通遠

謝瞻傳字宣遠一日名檐字通遠顯燿案謝密傳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蘚此是舉其舊字

從叔混

瞻文章之美與從叔混族弟靈運相抗顯燿案宋書本傳混作

混晉書謝安傳混爲安孫琰爲安兄萬曾孫靈運爲玄孫玄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知故瞻以混爲從叔靈運爲族弟也

瑍生靈運

謝靈運傳祖玄父瑍生而不慧玄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兒何爲不及我顯燿案宋書本傳作我乃生瑍瑍那得生靈運晉書謝玄傳我尚生瑍瑍那得不生靈運三傳文異當以宋書之言爲正

觸諱徒跣

謝超宗傳父鳳爲將軍劉道隆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顯燿案王亮傳父攸沈峻之云未知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骹尊傍犬爲犬傍無骹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亮不應下牀跣而走蓋六朝人重避諱其禮如此

越嶲

謝幾卿傳超宗徙越嶲詔家人不得相隨顯燿案梁書本傳作超宗坐事徙越州

南臺

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爲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之南臺顯燿案宋書百官志漢東京御史中丞遇尚書丞郎則中丞止車執版揖而丞郎坐車舉手禮之而已南齊書王僧虔傳憲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向來多不居憲臺故世以此爲左遷

散騎侍郎

謝密傳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顯燿案謝靈運傳襲封康樂公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王弘傳子錫嗣少以宰相子起家爲員外散騎亦以有國封也

東鄉君遺財

及東鄉君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瑯邪諸處太傅安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數百人顯燿案上文稱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此爲重出

雙聲疊韻

謝莊傳王玄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元護爲雙聲碻磝爲疊韻顯燿案宋重修廣韻卷末有雙聲疊韻法章灼

良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章字良兩字雙聲灼章良是疊韻即本於此

新歲三十五

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三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四十五顯燿案宋書本傳作新歲便三十五莊以泰始二年卒年四十六此與江夏王義恭牋在孝建二年則作四十五者誤也莊高祖謝萬晉書稱卒時年四十二此作四十亦誤

唯宜飲酒

謝朏傳仍爲吳興太守弟綸時爲吏部尚書朏至郡致綸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顯燿案謝瀹傳初朏爲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別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文意相同

珣字音

王宏傳客有疑其諱者宏曰家諱與蘇子高同顯燿案宏父名珣客疑其所諱音陸德明爾雅釋文珣音荀均反又音峻說文云周書所謂夷玉讀若宣宏言與蘇子高同則是讀音峻也

路瓊之

王僧達傳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顯燿案路太后傳太后弟子撫軍參軍瓊之上表曰陳有司承旨奏贈瓊之父道慶給事中此作太后兄慶之孫疑誤

駉駉牧馬

王融傳駉駉之牧遂不能嗣顯燿案毛詩駉駉牡馬釋文牡本作牧顏氏家訓書證篇駉駉牡馬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

不悉為放收之收此同河北本

大宗不衰

王曉傳從父倘遠聞而異之謂其父歆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頤煊案梁書不傳作從父尚書僕射倘遠謂曉父曰吾宗不衰寄之此子遠字誤

養炬

王泰傳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也頤煊案梁書王筠傳時人爲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是泰養即筠並小字也與此異

殷鈞

王筠傳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筠又與殷鈞以方雅見禮頤煊案梁書本傳作殷芸劉孝綽傳亦作陳郡殷芸殷鈞殷芸梁書各有傳

稱小字

王彧傳上手詔答之曰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不斷頤煊案王宏傳字休元蔡廓傳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桓泰傳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爲報干木徐羨之小字鐵殷景仁小字也

王綸之

王綸之傳字元章齊永明中歷位侍中頤煊案南齊書作倫之附見其父延之傳

坐璽封免

王韶之傳坐璽封謬誤免黃門事在謝晦傳頤煊案謝晦傳永初二年坐行璽封鎮西司馬南郡太守王華而誤封北海太守球板免晦侍中不言韶之同免

諸史考異卷十五終

南海潘乃成初校 番禺黃[illegible]覆校

諸史考異卷十六

臨海洪頤煊撰

南史下

避諱稱下官

垣榮祖傳榮祖為僕射遣還徐州見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下官所見非計中也頤煊案南齊書本傳作今不同八百諸侯如民所見榮祖下邳人於徐州刺史例得稱民南史避唐諱改作下官餘見到撝傳錢氏考異

襄陽星惡

袁顗傳顗舉兵與宗謂曰襄陽星惡豈可冒邪頤煊案宋書本傳作襄陽星惡下文云天道遼遠何必皆驗字當作星

孔奐

孔琇之傳子臻至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臻子幼孫梁盧陵枝江公主簿無錫令幼孫子奐頤煊案陳書孔奐傳曾祖琇之祖臻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父稚孫梁盧陵枝江公主簿無錫令

期頤

褚緭傳彥回拜司徒緭歎曰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頤煊案彥回傳薨年四十八不得云期頤之壽

殷恆

蔡興宗傳太子率殷恆爲中庶子頤煊案下文殷恆凡三見宋書本傳皆作殷常

新昌太守

於是除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頤煊案宋書本傳作新昌太守州郡志新昌郡宋末立屬交州刺史而無永昌

絝

何點傳永元中崔慧景圍城乃邀召點點裂裙爲絝往赴其軍頤煊案劉穆之傳及武帝紀收京城穆之反其布裳爲絝往見帝方言絝齊魯之間謂之䙝或謂之襱關西謂之絝今世有襱絝之稱監軍中兵士所服

張齊

張稷傳帝時亦謂稷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如君兄弟有何名稱頤煊案兄謂張瓌弟謂張齊梁書張齊傳馮翊郡人或云橫桑人也初事桓歷生歷生罷官歸吳郡張稷稷甚相知重以爲心腹雖家細事皆以任焉齊非稷弟或當時自有弟耳

張禕

張暢傳邵兄禕子也頤煊案宋書本傳作邵兄偉之子南齊書張緒傳亦作祖禕晉琅邪王國郎中令

宋略

裴子野傳及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其敘事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頤煊案宋書裴子野傳無此兩端蓋由兩釋後削之

白渦書

周捨傳南津校尉郭祖深獲始興相白渦書偷捨衣冠及婢以聞坐免官頤煊案梁書本傳作獲武陵太守白渦書許遣捨面錢百萬

合族避諱

周弘正傳弘正諂附王偉又與周石珍合族避景諱改姓姬氏頤煊案梁書侯景傳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景宗有知景祖名周者於是追尊其祖周爲大丞相父標爲元皇帝

北侵

柳元景傳及朝廷大舉北侵頤煊案宋書本傳作及朝廷大舉北討梁書裴子野傳普通七年王師北伐南史作大舉北侵此皆內北外南之說

卒年不同

柳恢傳尋遷尚書左僕射年六十卒于湘州刺史頤煊案梁書本傳六年十月卒于州時年六十四

反語臨讎

劉悛傳悛本名忱宋明帝多忌反語劉忱爲臨讎改名悛焉頤煊案說文忱从心冘聲後漢書竇武傳太后冘豫未忍冘豫即猶豫足證忱字反語爲臨讎也

沈僧旻

劉孝綽傳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旻等並被時遇孝綽文輕之頤煊案梁書本傳作太府卿沈僧杲

東西一百

齊豫章王嶷傳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頤煊案隋書食貨志梁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已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

永福省

竟陵王昭胄傳明帝疾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其夜並將加害頤煊案南康縣侯子恪傳始安王遙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期三更當殺之西省即永福省也

子瑤之

晉安王子懋傳阮報同產弟子瑤之爲計頤煊案南齊書本傳作阮報其兄子瑤之爲計

寶寅奔魏

鄱陽王寶寅傳中興二年謀反奔魏頤煊案和帝本紀中興二年三月辛丑鄱陽王寶寅奔魏南齊書本傳作中興二年謀反誅誤

彭城侯

陳顯達傳齊高帝討桂陽賊於新亭壘事平封彭城侯頤煊案南齊書本傳封豐城縣侯邑千戸

晉興縣男

周山圖傳建元元年封晉興縣男頤煊案南齊書本傳封廣晉縣男邑三百戸

堯廟蘇侯神

崔祖思傳年十八爲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頤煊案南齊書本傳作初辟主簿與刺史劉懷珍於堯廟祀神廟有蘇侯像懷珍云云與此不同

鮮于琮

陸襄傳先是郡人鮮于琮服食修道法頤煊案梁書本傳作鮮于琛

中從事

劉善明傳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爲中從事頤煊案南齊書本傳作辟爲治中從事明僧紹傳祖玩州中從事南齊書作州治中梁吳平侯景傳祖道賜仕宋終于書侍御史梁書作治書侍御史皆避高宗名闕

孔徹

劉璡傳與友人會稽孔逷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或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頤煊案南齊書本傳作與友人孔徹同舟入東

蕭淵藻

梁西昌侯藻傳頤煊案梁書鄧元起傳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蕭藻代之藻本名淵藻唐人避諱改作藻或脫淵字但稱蕭藻

蕭淵明

貞陽侯明傳頤煊案陳書武帝紀四年五月齊送貞陽侯淵明還主社稷梁書敬帝紀齊送貞陽侯蕭淵明來主梁嗣亦唐人因避諱闕淵字

爹

始興王憺傳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徒我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荊土方言謂父爲爹頤煊案玉篇爹屠可切父也又陟斜切今人則讀如後音

吳郡浙江

昭明太子統傳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頤煊案漢書地理志會稽郡吳縣南江在南東入海浙江即南江梁書本傳作吳興郡上言傳寫衍興字

通理弟乂理

南康王會理傳會理弟通理字仲宣位太子洗馬封新陽侯至是亦遇害通理弟乂理字季英生十旬而簡王薨頤煊案梁書南康王傳會理與建安侯通理並遇害通理字季英會理第六弟也籍乂理名史即以乂理傳爲通理其誤甚矣

南陽縣男

康絢傳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頤煊案梁書本傳天監元年封南安縣男邑三百戸

長兼侍中

張纘傳累遷吏部郎俄而長兼侍中頤煊案梁書本傳作累遷尚書吏部郎俄爲長史兼侍中史字是後人誤添見王儉傳錢氏考異

東平范人

呂僧珍傳東海范陽人也錢氏考異云梁書無陽字東海固不得有范陽縣而考之宋志范縣亦隸東平非東海也頤煊案汲古閣本梁書呂僧珍傳東平范人字尚不誤

三橋宅

范雲傳帝嘗與雲言及舊事云厥司州還在三橋宅頤煊案梁書武帝紀高祖以宋大明八年甲辰歲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周興嗣傳高祖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陸倕各製寺碑

冀州刺史徽

裴邃傳魏襄州刺史徽之後也頤煊案梁書本傳魏襄州刺史綽之後晉書裴楷傳父徽魏冀州刺史楷弟綽官至黃門侍郎長水校尉不言爲襄州刺史

卿年三十五

江淹傳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掌其任拜中書侍郎王儉嘗謂曰卿年三十五已爲中書侍郎頤煊案梁書本傳淹天監四年卒時年六十二淹年三十五當昇明二年在建元前矣後年歲當有一誤

睢陵鄉人

陳伯之傳濟陰睢陽人也後爲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頤煊案梁書本傳作睢陵人南齊書州郡志睢陵縣屬濟陰郡王廣之沛郡相人同屬北徐州故稱鄉人

文藝

朱异傳天下唯有文義棊書卿一時將去頤煊案義當作藝即上文所云异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長是也

新安令

顧協傳正德爲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新安令頤煊案梁書本傳作除所部安都令

任約

王僧辯傳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與僧辯故將圖陳武帝度江戰敗嗣徽驚馬死任約得北歸頤煊案此與侯景大將任

約為胡僧祐所擒者則是一人

韓擒

陳太子深傳隋將韓擒虎自南掖門入頤煊案魯廣達傳初隋將韓擒之濟江任忠傳隋將韓擒自新林進軍忠引擒軍共入南掖門此與後主本紀稱韓擒虎皆是後人妄加

拋車

黃法𣰰傳出歷陽於是為拋車及步艦豎拍以逼之砲加其樓堞乾之頤煊案陳書本傳拋車作拍車砲亦作拍三字皆通用

安成王

吳明徹傳遣安成王項代明徹頤煊案陳書宣帝紀諱頊世祖嗣位改封安成王項當是頊字之譌

韓子高

陳子高傳會稽山陰人也頤煊案陳書作韓子高南史目錄亦作韓子高此作陳字傳寫之譌

姚僧垣

姚察傳父僧坦梁太醫正後入周位遇甚重頤煊案坦當作垣周書姚僧垣在藝術傳隋書經籍志姚大夫集驗方十二卷舊唐志姚僧垣撰

郡祿

杭長之傳時郡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祿秩皆入後人頤煊案此文有脫誤宋書本傳作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

江陰郡

沈文阿傳陳武帝以文阿州里表為原鄉令監江陰郡頤煊案隋書地理志毗陵郡江陰縣梁置及置江陰郡平陳廢郡陳書本傳作監江陵郡

諮領軍

邱靈鞠傳州辟從事諮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為州職諮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復如此也頤煊案州職諮領軍當用下官禮此為異數故特言之

高爽

卞彬傳時有廣陵高爽博學多材劉倩為晉陵縣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俄而爽代倩為縣倩遣迎贈甚厚頤煊案梁書高爽

附見吳均傳出為晉陽令坐事繫治晉陽當是晉陵之譌

顏延之在尋陽

陶潛傳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頤煊案宋書顏延之傳後將軍吳國內史劉柳以為行參軍因轉主簿後劉柳為江州刺史其時延之當在尋陽

少文舊宅

宗測傳遂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頤煊案下文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南齊書本傳作遂往廬山止元武司宅當是其舊宅所居名異耳

樓惠明

關康之傳又有東陽樓惠明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至仍又辭歸假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回之豐安旬日之間唐寓之寇賊入城臺地唯豐安獨全頤煊案南齊書徐伯珍傳樓惠明忽乘輕舟向臨安縣衆不知所以尋而唐寓之賊破郡與此不同

蔡閑

戴法興傳法興與戴明寶蔡閒俱轉參軍督護頤煊案閒當作閑宋書本傳作蔡閑下文大明二年以南下預密謀閑時已卒追加爵封宋書封閑高昌縣男食邑各三百戶

濟南太守

徐爰傳明帝崩還都以爰為濟南太守頤煊案宋書本傳以爰為南濟陰太守

臨淮王敬則

阮佃夫傳又語所領細鎧將臨淮王敬則頤煊案南齊書王敬則傳晉陵南沙人也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同斃景和或宋時寄在臨淮

潘妃

茹法珍傳帝所幸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妓也頤煊案王茂傳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

諸史考異卷十六終

南海潘乃成初校 番禺黃濤覆校

諸史考異卷十七

臨海洪頤煊撰

北史上

魏始祖

魏神元本紀神元皇帝諱力微頤煊案魏書本紀稱始祖神元皇帝

文帝如晉

五十六年文帝復如晉頤煊案晉書武帝紀咸寧元年六月鮮卑力微遣子來獻

劉琨子遵

穆帝本紀三年晉并州刺史劉琨遣子遵為質乞師頤煊案魏書作以子遵為質晉書劉琨傳亦作子遵遵字傳寫之譌

元年至九年

道武本紀元年葬昭成皇帝于金陵錢氏考異云自什翼犍破滅道武逃竄賀蘭部僅得存活代之無主者九年魏收於昭成殁後即稱道武帝元年以至九年誣妄之甚北史不當仍之頤煊案道武六歲而昭成崩逃竄獨孤部賀蘭部九年而後返國事同夏少康非空稱可比錢氏之譏未為得之

義陽公

天興五年五月姚興遣其弟義陽王平來侵平陽攻陷乾壁頤煊案魏書本紀作義陽公

武牢

明元本紀泰常八年司空奚斤既平兗豫還圍武牢頤煊案南史虎牢字不避北史俱改作武

閭氏薨

文成本紀興安元年十一月甲申皇妣閭氏薨錢氏考異云后妃傳少以才選入東宮有寵生文成帝而薨文成即位追尊號謚是閭氏之薨在文成即位以前紀書于即位之後自相矛盾頤煊案魏書恭皇后傳眞君元年六月生高宗世祖末年薨興安元年十一月本與紀合北史誤去其薨年遂致牴牾

什寅

獻文本紀皇興四年二月詔征西大將軍上黨王長孫觀討吐谷渾什寅頤煊案魏書本紀作拾寅

鄭羲

孝文本紀太和二年十月詔員外散騎常侍鄭發使於宋注發一作義頤煊案魏書本紀作鄭羲鄭羲傳孝文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宋顥將軍陽武子使於宋則作鄭發者誤也

破六韓

孝明本紀正光五年三月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衆殺鎮將頤煊案魏書本紀作破落汗拔陵北齊書破六韓常傳右谷蠡王潘六奚沒於魏其子孫以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周書于謹傳作破六汗拔陵

万俟醜奴

孝莊本紀永安元年七月高平鎮人萬俟醜奴僭稱大位頤煊案魏書本紀作万俟醜奴萬字是妄人所改已見北齊書万俟普傳

侯深

三年九月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侯深率衆鎮北中頤煊案魏書本紀作前燕州刺史侯淵

李賢

孝武本紀永熙三年七月略陽公宇文泰遣都督駱超李賢和各領數百騎赴洛超先至甲戌賢和會帝於崤中頤煊案周書作遣大都督李賢將精兵一千赴洛陽賢字賢和

郎位改元

恭帝本紀廢帝三年正月即皇帝位改元頤煊案廢帝立三年爲宇文泰所廢恭帝立三年遜位於周閔帝皆未改元建號此改元二字當是後人所加

矛衫

孝靜本紀天平元年十二月詔內外戒嚴百司悉依舊章從容雅服不得以務衫從事頤煊案魏書本紀作不得以矛衫從事

梁人來聘

四年七月甲辰遣兼散騎常侍李楷聘於梁十二月甲寅梁人來聘頤煊案魏書本紀此後魏聘於梁皆書使于蕭衍梁來聘皆書蕭衍遣使朝貢史臣夸飾之詞言之顏孔厚矣

鄉郡長公主

齊神武本紀路逢爾朱榮妻鄉郡長公主自洛陽來頤煊案北齊書本紀作北鄉長公主誤魏孝莊紀亦作榮妻鄉郡長公主

年號神嘉

天平元年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頤煊案孝明本紀孝昌元年十二月山胡劉蠡升反自稱天子失載其年號

八月壬辰

文襄本紀武定五年八月壬辰頤煊案此下俱與北齊書文襄紀異北齊書此紀本闕後人雜采他書以補之故不同

賀拔仁

文宣本紀天保元年六月又詔封功臣并州刺史賀拔仁爲安定王頤煊案神武本紀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又神武謂世子曰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焉過兒當即仁之小字

廟號不同

乾明元年二月景申葬於武寧陵謚曰文宣帝廟號顯祖天統初有詔改謚景烈廟號威宗武平初又奏復帝本謚廟號顯祖頤煊案孝昭皇建元年十一月癸丑有司奏高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舞光大之舞庚申詔以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三人配饗高祖廟庭天統元年十二月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爲威宗景烈皇帝皇建元年即乾明元年當是二月景申初葬廟號顯祖九月壬申議定三祖改號高祖故前後廟號不同

策試秀孝

武成本紀河清二年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孝頤煊案北齊書皇太后傳人親策孝秀州郡計吏於朝堂邢劭傳有司奏策秀孝北齊書本紀作策試秀才非

衛可孤

周文帝本紀正光末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作亂其僞署王衛可瓌頤煊案瓌當作瓖周書本紀作衛可孤北齊書賀拔允傳作衛可肱皆聲相近

兄子導

四月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爲都督鎮原州頤煊案周書本紀作留兄子導大統四年華州刺史宇文導襲咸陽與帝會攻破青雀即兄子導也宗室傳邵惠公顥子導

高慎

大統九年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慎舉州來附頤煊案周書本紀作高仲密慎字仲密見北齊書高乾傳

長子覺

十四年春魏帝詔封帝長子覺爲寧都郡公頤煊案周書本紀作詔封太祖長子毓爲寧都郡公孝閔帝紀諱覺文帝第三子明帝紀諱毓文帝長子大統十四年封寧都郡公此紀作長子覺者誤也

帝不愈

宣帝本紀大象二年五月乙未帝不愈頤煊案愈當作念與愈字通用

襄武縣公

隋文帝本紀從禽竇泰破沙苑進封襄武縣公頤煊案周書楊忠傳作進爵襄城縣公

永富郡公

開皇元年十一月乙卯以永富郡公竇榮定爲右武侯大將軍頤煊案隋書本紀作永昌郡公竇榮定傳襲爵永富縣公

熒惑入太微

煬帝本紀大業元年甲子熒惑入太微頤煊案甲子上脫六月二字

給復三年

五年六月戊午大赦隴右諸郡給復三年頤煊案隋書本紀作隴右諸郡給復一年行經之所給復二年

保母乳母

明元密皇后杜氏傳先是太武保母竇氏初以夫家坐事誅與二女俱入宮明元命爲太武保母及即位尊爲保太后頤煊案文成乳母常氏本遼西人因事入宮乳帝文成即位尊爲保太后尋尊爲皇太后告於郊廟蓋其時制如此

樂安公主

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傳後生宣武及廣平王懷樂安公主頤煊案魏書本傳作長樂公主

蠕蠕公主

齊武明皇后婁氏傳神武遇於蠕蠕欲娶其女及茹茹公主至
后遂正室處之頤煊案茹茹即蠕蠕下傳云蠕蠕公主者蠕蠕
主阿那瓌女也武定三年使慕容儼往聘之號曰蠕蠕
公主此稱茹茹公主亦史之駁文

宣帝后陳氏

周宣帝后陳氏傳大象元年六月以選入宮帝崩出俗爲尼改
名華光后永徽初終頤煊案自周大象元年下距唐高宗永徽
元年凡七十二年元皇后傳年十五被選入宮與陳皇后同時
年齒復同二后貞觀時尚存

孝武

魏常山王遵傳附弟順字敬叔從孝武入關封濮陽王及武帝

崩祕不發喪頤煊案武帝即孝武也下文又云初孝武在洛一
傳之中名稱前後互異

庾信贈詩

順子偉字大猷大統十六年封南安郡王改淮南縣公初自鄴
還庾信贈其詩曰梁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頤煊案今庾信集
贈司寇淮南公詩梁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

高諒

陽平王熙傳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高諒反於彭城頤煊案魏
書本傳作殺行臺高諒

元善

京兆王黎傳叉字伯儁累加侍中領軍將軍賜死於家叉子舒
祕書郎叉死後亡奔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子善
亦名善住少隨父至江南侯景之亂善歸周武帝甚寵之賜爵
江都縣公叉弟羅字仲綱頤煊案隋書元善傳祖叉魏侍中父
羅初爲梁州刺史及叉被誅奔於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
州刺史以元善爲元羅之子元羅爲元叉之子而以元舒官位
爲元羅傳皆與此不同當是臨史之誤

臨淮王

臨淮王譚傳或弟孝友襲爵淮陽王頤煊案淮陽當作臨淮魏
書本傳北齊書元孝友傳俱作臨淮王

高聦

廣川王略傳詔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黃門侍郎崔光

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聦等議
頤煊案魏書本傳作中書侍郎高聦

賜如意

廣陵王羽傳詔羽從至應門及令羽歸恕其稱效故賜如意以
表心頤煊案賜如意之禮已見於此

彭城王

彭城王勰傳勰子劭字子訥襲封[illegible]第三子子攸
封長樂王即孝莊帝也子攸弟子正封始平王於河陰遇害又
孝莊兄子小字師利封陳留王傳皆失記頤煊案彭城諸子北
史所載不及魏書本傳之詳劭有二子韶字世胄襲字世紹武
定初封[illegible]安王劭兄子直字方言[illegible]子子直當是長兄
子直封真定縣公孝莊踐阼追封[illegible]王三子寬字思猛襲王
爵劭字金明孝莊帝初封濟陽王[illegible]王劭弟子正字[illegible]初封
新城縣公孝莊帝即位封始平王與兄劭俱遇害衛利當即子直
子寬小字也

東海王頊

北海王詳傳詳弟頊莊帝初封東海王頤煊案魏書本傳作彭
弟頊孝莊紀中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元頊爲東海王

兩譏

穆崇傳時河南尹李奨往詣紹奨以紹郡人謂必致敬紹又恃
封邑是魏國主臣坐待之不爲動膝奨憚其位望致拜而還議
者兩譏焉頤煊案宋書劉凝之傳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

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曰頓首稱僕不修民禮人或譏焉
劉穆之傳先是郡縣爲封國者自吏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
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爲下官致敬故議者兩譏焉

村氏

庾業延傳昭成崩村氏內侮頤煊案魏書本傳村氏作氐寇

次中山

崔宏傳什翼犍慕容垂爲高陽內史道武征慕容寶次中山棄郡走
海濱頤煊案魏書本傳太祖征慕容寶次於常山元伯棄郡東
走海濱道武紀皇始元年十一月庚子朔帝至真定自常山以
東守宰或捐城奔竄或稽顙軍門戊午進軍中山

鉤巳

崔浩傳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越鉤陳其占秦亡頤煊案魏
書本傳作再守羽林皆成鉤已史記正義引天官占云熒惑環
繞句曲巳角動搖乍前乍後其殃逾甚巳字形屈曲鉤巳即鉤
曲也後人不知鉤巳字義妄改作越鉤陳其謬甚矣

趙準

長孫肥傳時中山太守仇儒亡匿趙郡推趙準爲王頤煊案
魏書本傳作趙準妄造祇言云燕東傾趙準續欲知其名淮水
不足字當作準

孫伏連

于栗磾傳王顯欲逞奸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蓮等厲色不聽
孫蓮等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頤煊案魏書本傳作

給事中孫伏連

巨彌也列河

于謹傳字思敬小名巨引頤煊案周書本傳作小名巨彌於是
西部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本傳作也列河

天下盛門

崔㥄傳每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博崔趙李何事者
哉崔暹聞而銜之頤煊案魏書崔暹傳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
世家於滎陽潁川之間北齊書崔暹傳博陵安平人

匿於長樂

宋隱傳被徵乃棄妻子匿於長樂數年而卒臨終謂其子經曰
云云頤煊案魏書本傳作後匿於長樂之經縣數年而卒臨終
謂其子姪等曰與此不同

韓子連珠

李先傳俄而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
頤煊案魏書本傳連珠下無論字今韓子五十五篇無連珠名

固安侯

盧元傳後賜爵固安子卒贈平東將軍固安侯頤煊案魏書本
傳俱不載高允傳作固安伯

幽州

盧昌衡傳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爲尚書郎自謂無愧幽明頤
煊案隋書本傳作自謂無愧幽州案言衡祖度卒於祕書監
贈幽州刺史父道虔天平中遷幽州刺史猶言無愧於其祖父

此改作無慢幽明非是

叔虔

盧觀傳觀弟仲宣仲宣弟叔彪頤煊案魏書本傳仲宣弟叔虔武定初司徒諮議參軍虔當是虎字之譌北史避唐諱改作叔彪北齊書避唐諱改作叔武皆其證

南潁川太守

高允傳初允所引劉模者長樂信都人太和中除南潁川太守頤煊案魏書本傳作出除潁州刺史誤模遂家於南潁川不復歸其舊鄉

名字不同

崔辯傳士元弟士謙孝昌初解褐著作佐郎孝武西遷拜尚書左丞荆州刺史與弟說特相友愛說本名士約梁選拜官尚書總管涼州刺史頤煊案魏書本傳士元弟士謙士約並歿關西士謙周書列傳作崔謙說周書作說字形相近

爲鼜拜紀

崔季舒傳比見賢子謁帝旨喻殊優合當爲絕鼜耳頤煊案魏書本傳作今當爲鼜拜紀今汲古閣本北史是妄人所改

趙郡睦仲讓

崔暹傳命邃挈高坐開講同郡睦仲讓陽屈服之頤煊案北齊書本傳作趙郡睦仲讓睦孫傳趙郡高邑人宗人仲讓天保時仍書左丞則作同郡者非是

光青兗三州

鄭道昭傳歷光青二州刺史頤煊案魏書本傳作出爲光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地形志光州治掖城皇興四年分青州置晉書地理志慕容超移青州於東萊郡光青二州本同在一城子述祖傳歷兗州刺史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爲兗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其時兗州亦嘗寄治在掖故或稱光州或稱兗州明是一城錢氏疑兗爲光字之譌非是

番州

蔚遵彥傳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頤煊案房彥謙傳煬帝嗣位遵彥轉牧番州隋書地理志南海郡仁壽元年置番州

諸史考異卷十七終

南海潘乃成初校番禺黃濤覆校

諸史考異卷十八

臨海洪頤煊撰

北史下

東清河

房法壽傳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諶隨慕容氏遷於齊子孫因家之遂爲東清河繹幕人焉頤煊案魏書本傳清河繹幕人脫東字

許赤虎

甄琛傳遂從許赤彪假書研習頤煊案魏書本傳作許叡李彪是後人所改許彥傳又有博陵許赤虎涉獵經史善嘲謔延興中著作佐郎北史避唐諱改許赤彪

東吳

邢邵傳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有也頤煊案北齊書本傳作東吳以還無門字句不可解當有脫誤

宣武

崔鴻傳惟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武帝不從頤煊案武帝當作宣武

姊夫

劉藻傳永安中與妹夫李嶷俱來歸魏頤煊案魏書本傳作姊夫李嶷

魯康祖

傅永傳齊將魯康祚趙公侵豫州之大倉口頤煊案魏書本傳作魯康祚下文同

磐陽

傅豎眼傳本清河人也祖父融南徙渡河家於磐陽頤煊案地形志東清河郡治磐陽城

臣卿乃少

孫紹傳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頤煊案紹時爲太府少卿故云然魏書本傳作臣曹乃少非是

幽州

祖瑩傳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忽有此子也頤煊案孟子作幽州尚書作幽洲孔氏正義云流徙共工於北裔之幽州與此本同幽洲字亦當爲幽州

足一名敦

斛斯椿傳云父足一名敦蔣椿父足先在秀容紀有傳其死問祸詔減已階以贈之頤煊案魏書本傳足一名敦皆作敦

高崇之

高恭之傳父崇字積善除洛陽令爲政清斷頤煊案魏書本傳亦作高崇子謙之傳臣亡父先臣崇之爲洛陽當得入奏是非蒙下有之字

游娘

齊趙郡王叡傳叡於宮中令游娘母之其母魏華山公主也頤煊案后妃傳序齊神武文襄俱未踐尊極兩宮自餘姬侍並稱娘而已高陽太妃游氏傳有馮娘李娘王娘稱娘北齊書本傳其母則魏華陽公主以下文證之山字誤也

清河王岳

清河王岳傳使高歸彥就宅賜以鴆岳曰臣無罪彥曰飲之飲而薨時年三十四皇建中配享文宣廟庭頤煊案北齊書本傳作六年十一月使高歸彥就宅切責之岳憂悸不知所爲數日而薨故時論紛然以爲賜鴆也時年四十四皇建中配享世宗廟庭皆與此不同

見太后

琅邪王儼傳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無時見太后頤煊案北齊書本傳作不得時見太后

獨孤如願

其多更改文傳與行臺侯景攻獨孤信於金墉城頤煊案北齊書本傳作獨孤如願周書獨孤信傳本名如願

高隆之

高隆之傳文宣未登祚猶忌隆之就其子詞徒中兵慧登等二十人於前悉斃之命帝曰不得已以轆扣發一時頭絕並投之漳水頤煊案北齊書本傳作追忿隆之誅其子德樞等十餘人並投漳水

卿

斛律光傳祖珽少年時父過爲李庶所卿因而庶謂庶曰暫來見臥遂解卿去庶父諧杖庶而謝焉頤煊案南齊書陸慧曉傳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可卿

贊務

陸元康傳子善藏歸大業初卒於彭城郡贊務隋書本傳作贊治皆北史避高宗名改作務

曲陽

杜弼傳中山曲陽人也頤煊案魏書地形志中山郡上曲陽漢書地理志恒陽有曰上曲陽後齊去上字杜纂卿傳博陵曲陽人其時中山已併入博陵郡

胡皇后妹

馮子琮傳子琮妻胡皇后妹也頤煊案北齊書本傳作胡皇后妹以下文太后妹夫之言證之此姊字誤

幽國公

周章武郡公導傳贈尚書令謚曰孝天和五年重贈太師柱國公頤煊案周書本傳作重贈太師柱國豳國公此省豳國二字非是

恆爲同州

中山公護傳出植爲梁州恆爲同州欲遏其謀頤煊案周書晉蕩公護傳植爲潼州刺史

賜姓

寇洛傳明帝二年賜和姓若引氏頤煊案周書本傳作若口引氏魏書官氏志若口引氏後改爲寇氏此若下脫口字

庫狄樂

李賢傳拜賢孫庫狄樂爲儀同頤煊案周書本傳作賢甥庫狄樂

次子暉

李弼傳子耀居長以次子暉尚文帝女義安長公主故遂以爲嗣頤煊案周書本傳作子耀次子輝尚太祖女義安長公主遂以爲嗣耀誤乙非是

可頻氏

王雄傳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頤煊案周書本傳亦作賜姓可頻氏北齊書斛律光傳河清三年周文帝遣庸國公可叱雄等寇洛陽北史作庸公王雄

封邑不同

獨孤信傳第三子穆必要縣侯第五子順武成縣侯頤煊案周

本傳穆文侯縣侯順項城縣伯

柱國泰

蘇綽傳乃命綽爲大誥其詞曰惟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泰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頤煊案周書本傳作柱國泰洎羣公列將其時魏帝祭廟因作大誥羣臣自當以周文爲首當時周受禪後史臣改作李虎非實錄也

華山郡

皐孝寬傳拜國子博士行華山郡事頤煊案周書本傳作華陰郡事魏書地形志華州華山郡第一縣華陰未嘗置郡

子孝僊

王傑傳追封鄆國公謚曰威子孝還位開府儀同大將軍頤煊案周書本傳作子孝儒襲爵儒字之譌隋龍藏寺碑太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子金城王孝僊僊又儒字之別體

子城

劉雄傳臨洮子城人也錢氏考異云魏志臨洮郡無子城縣頤煊案隋書地理志金城郡金城縣舊縣曰子城狄道縣後魏置臨洮郡其時子城當屬焉

令狐邁

令狐整傳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爲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頤煊案元和姓纂令狐氏周文王子畢公高之後漢有令狐邁避王莽亂敦煌生稱稱八代孫整周御正中大夫生熙隋吏部尚書

豆盧氏

豆盧寧傳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賜姓豆盧氏或云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氏焉又云避難改焉未詳孰是頤煊案周書本傳作或云避難改焉隋書豆盧勣傳作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氏焉

叱利氏

楊紹傳賜姓叱呂引氏頤煊案隋書觀德王傳亦作叱呂引氏周書本傳作賜姓叱利氏

韓擒虎

韓禽傳頤煊案隋書本傳作韓擒周易師卦田有禽釋文云徐本作擒禽擒古字本通用禽本名擒虎史臣避唐諱皆删虎字

青驄馬

先是江東謠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涘頤煊案隋書本傳作青騘馬禽本名禽武本傳作擒本名豹皆避諱改

令狐延

申徽傳瓜州刺史成慶爲城人張保所殺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逐保頤煊案事見令狐整傳整本名延

賜姓

陸通傳賜姓部六孤氏頤煊案部當作步六孤氏魏書官氏志步六孤氏後改爲陸氏此是賜復其本姓

鄀州

楊摽傳又於鄀郡置鄀州以摽爲刺史頤煊案魏書地形志鄀

郡屬東雍州時東魏以正平爲東雍州遣薛榮雕鎮之尉固於鄀郡置鄀州以摽爲刺史隋書地理志絳郡垣縣後魏置鄀郡後周置鄀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

投杼

隋房陵王勇傳每恐讒譖出於杼軸鴆毒遇於盃杓頤煊案隋書本傳作謠諂生於投杼讒人見與下句盃杓對改作杼軸非是

邢國公楊惠

高熲傳隋文帝得政意欲引之入府遣邢公楊惠諭意頤煊案李德林傳邢國公楊惠滕穆王瓚傳一名慧進位上柱國邢國公周書楊忠傳慧作惠

懷州刺史

李德林傳因出爲湖州刺史在州逢旱課人掘井溉田爲考司所貶頤煊案隋書本傳因出爲湖州刺史轉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此刪轉懷州刺史非是

東梁州

劉昉傳父孟良從武帝入關爲梁州刺史頤煊案隋書本傳作東梁州刺史

李雄

李雄傳渤海蓨人也頤煊案隋書李雄傳字毘盧趙郡高邑人與此別是一人

子總管

來護兒傳高智慧據江南及以子總管統兵隨楊素討之頤煊案隋書來護兒傳授子總管數有戰功名皆不見於百官志

鎮江都

張衡傳賀若弼之鎮江都也特敕衡從因爲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力焉頤煊案隋書本傳作鎮壽春賀若弼傳拜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事弼忻然以爲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地理志江都郡後周改爲吳州壽春則壽州治所也

將作少監

宇文化及傳煬帝追憶之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將作少監頤煊案隋書本傳作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史脫三字

廣寍

賀訥傳訥總攝東部爲大人遷居大寍頤煊案大寍即廣寍隋時避諱改

論語孝經

陳奇傳乃取奇注論語孝經焚於庭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然奇論語頤煊案奇注論語孝經當是寫於竹簡故云然

皐魚

劉獻之傳見皐魚之歎方乃歸而養親頤煊案皐當作皐

講書

徐遵明傳是後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先持執疏然後敷講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頤煊案魏書祖瑩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

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還取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張吾貴傳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詣劉蘭蘭遂爲講傳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服杜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爲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

張黑奴

熊安生傳嘗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頤煊案張黑奴即張買奴馬光傳字榮伯開皇初徵光與張

仲讓孔籠竇仕榮張買奴隋書馬光傳作張黑奴

南昌縣侯

王褒傳襲爵南昌縣侯頤煊案周書本傳曾祖儉齊侍中太尉南昌文憲公祖騫梁侍中南昌安侯父規梁侍中南昌文憲章侯南史王儉傳封豫寧縣侯儉爲王曇首孫以本封豫章縣侯因縣改名故稱豫寧南齊書州郡志縣又改名南昌故褒所襲稱南昌縣侯餘見宋書王曇首傳

王軌

顏之儀傳及帝殺元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頤煊案元軌當作王軌周書王軌傳帝令內史杜慶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王軌亦稱烏丸軌

草馬

許善心傳賜草馬二十匹頤煊案草馬即牝馬已見魏書蠕蠕傳隋書本傳改作皁馬非是當從宋本

陽洛

竇瑗傳遼西陽洛人也頤煊案魏書本傳作遼西遼陽人地形志遼西郡無遼陽縣陽洛作陽樂古字通用

冀州繹幕縣

孫瓊傳冀州繹幕縣人成氏頤煊案地形志繹幕縣一在安德郡屬冀州一在東清河郡屬齊州故此稱冀州以別之

騎虎

庾季才傳吾今譬騎虎誠不得下矣頤煊案虎字是後人所改

靈臺秘苑

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頤煊案隋書經籍志垂象志一百四十八卷靈臺秘苑一百一十五卷卷數與此不同

象州逆帥

何稠傳象州逆州開府梁毗討叛夷羅壽頤煊案此節文多舛錯隋書本傳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繼降款分遣建州開府梁毗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李大檀平之

淮陽上黨

茹皓傳遂寓居淮陽上黨爲縣金曹史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

書之頭疱案其時上黨縣寄治潞陽郡見魏書地形志

劉虎

鐵弗劉武傳南單于苗裔居於新興慮虒之北頭疱案魏書本傳作劉虎避唐諱改作武虎意當作虎慮虒傳寫之誤

大沮渠

大沮渠蒙遜傳匈奴有左沮渠官蒙遜之先為此職羌之酋豪曰大故以官為氏以大冠之頭疱案魏書本傳晉書載記皆作沮渠蒙遜無大字

若洛廆

吐谷渾傳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子也涉歸一名弈洛韓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涉歸死若洛廆代統部落是為慕容氏頭疱案徒河慕容廆傳字弈洛瓌皆聲相近

時羅漫山

突厥傳處羅大敗棄妻子將數千騎東走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頭疱案唐姜行本紀功碑以貞觀十四年五月十日師次伊吾時羅漫山元和郡縣志時羅漫山匈奴謂之天山在伊州北一百二十里

李廣三子

序傳廣子當戶椒敢當戶子陵誠殁匈奴敢歷侍中郎中令關內侯生子禹位至侍中並有名漢史頭疱案新唐書世系表廣二子長曰當戶生陵字少卿騎都尉次曰敢字幼卿郎中令關內侯生禹字子通而無椒字史記漢書李廣傳並云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中當戶蚤死乃拜椒為代郡太守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賜爵關內侯代廣為郎中令敢男禹有寵於太子廣三子當以史漢之言為正

諸史考異卷十八終

南海潘乃成初校許其讓覆校

大二百八十九
小五

通鑑問疑

劉儀仲 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通鑑問疑一卷宋劉羲仲撰羲仲筠州人祕書丞恕之長子宋史附見恕傳末但稱恕死後七年通鑑成追錄其勞官其子羲仲（案宋史原本作義仲考李燾續長編亦作義仲均傳寫之譌今改正）爲郊社齋郎其始末則未詳也史稱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惟劉恕耳即召爲局僚遇史事紛雜難治者輒以諉恕恕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謬最爲精詳羲仲此書即裒錄恕與光往還論難之詞據書末稱方今春秋尚廢況此書乎云云蓋成於熙寧以後邵伯溫聞見錄稱通鑑以史記前後漢屬劉攽以唐迄五代屬范祖禹以三國歷九朝至隋屬恕故此書所論皆三國至南北朝事也凡所辨論皆極精核史所稱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鉅細之事如指諸掌者殆非虛語通鑑帝魏朱子修綱目改帝蜀講學家以爲申明大義上繼春秋

今觀是書則恕嘗以蜀比東晉擬紹正統與光力爭而不從是不但習鑿齒劉知幾先有此說即修通鑑時亦未嘗無人議及矣末附羲仲與范祖禹書一篇稱其父在書局止類事迹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而羲仲不及見君實不備知凡例中是非予奪所以然之故范淳父亦嘗預修通鑑乃書所疑問焉所舉凡八事復載得祖禹答書具爲剖析乃深悔其詰難之誤且自言恐復有小言破言小道害道如己之所云者故載之使後世有考焉其能顯先人之善而又不自諱其所失尤足見淶水之徒猶有先儒質直之遺也

通鑑問疑

宋劉羲仲壯輿

祕書丞高安劉公諱恕字道原書同司馬公修資治通鑑司馬公深畏愛其博學每以所疑問焉祕丞公未冠登第名動京師文行鼓高意氣偉然然以直不容於世論次一家之書欲爲萬世之傳固已負其初心而書未及成捐棄館舍後世又未必知祕丞公於通鑑嘗預有力焉也祕丞公有子曰羲仲傷其先人功之不彰而幼侍疾家庭嘗備聞餘論乃纂集其與司馬公往復相難者作通鑑問疑

道原嘗謂司馬君實曰正統之論興於漢儒推五行相生指璽紱相傳以爲正統是神器大寶必當扼喉而奪之則亂臣賊子釋然得行其志矣若春秋無二王則吳楚固周諸侯也史書非若春秋以一字爲襃貶而魏晉南北五代之際以勢力相敵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號異乎周之於吳楚安得强拔一國謂之正統餘皆爲僭僞哉況微弱自立者不必書爲僭昔君自立者不必書爲逆其臣子所稱亦從而稱之乃深著其悖逆也

君實曰道原言諸國名號各從臣子所稱固爲通論然修至十六國有修不行者至如乞伏國仁初稱單于苻登封爲苑川王乾歸稱河南王前秦封爲金城王又封隴西王進封梁王前秦滅乃稱秦王復降於後秦已而逃歸復稱秦王又降於秦爲河南王熾盤亦稱河南王又復稱秦王呂光初稱酒泉公改稱三河王微乃稱梁王禿髮烏孤初稱西平王改稱武威王利鹿孤稱河西王傉檀稱涼王復去年號降于秦既而復稱涼王段業稱涼王沮渠蒙遜殺業自稱張掖公改稱河西王魏封

為涼王若此之類當稱何國若謂之河南隴西乃是郡名若謂之秦涼則其所稱又國號屢改若不若名知復為趙又匹夫妄自尊大即因其位號得之則王莽公孫述亦不當稱姓名也今欲將吳蜀十六國及五代偏據者皆依三十國春秋書為某主但去其僭偽字猶漢書稱趙王歇韓王信也至其死則書曰卒謚曰某皇帝廟號某祖某宗獨南北朝書某主而不名其崩薨之類從書史之文不為彼此升降如此以理論之雖未為通然非出己意免刺人眼耳不然則依宋公明紀年通譜以五德相承晉亡之後元魏繼之黜宋齊梁陳北齊朱梁皆如諸國稱名稱卒或以朱梁比秦居木火之閏及比王莽補無王之際亦可也五德之閏出於漢儒由是竝依天道以斷人事之不可斷者耳

道原曰晉元東渡南北分疆魏周據中國宋齊受符璽互相夷虜自謂正統則宋齊與魏周勢當兩存之然漢昭烈竄巴蜀似晉元吳大帝興於江表似後魏若謂中國有主蜀不得紹漢為偽則東晉非中國也吳介立無所承為偽則後魏無所承也南北朝書某主而不名魏

何以得名吳蜀之主乎

君實曰光因道原言以吳蜀比南北朝又思得一法魏吳蜀宋齊梁陳後魏秦夏涼燕北齊後周五代諸國名號均敵本非君臣者皆用列國之法沒皆稱殂王公稱卒周秦漢晉隋唐嘗混一天下傳祚後世其子孫微弱播遷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欲全用天子法以統臨諸國沒則稱崩王公稱薨東晉元帝已前得崩薨而名列國劉備雖承漢後不能紀其世次猶宋高祖得楚元王後李昪稱吳王恪後是非不可知不得與漢光武晉元帝為例

道原曰晉混一海內者并其子孫用天子法未嘗相君臣者從列國法此至當之論也然以晉元比光武茲事恐未當晉失其政五胡紛擾天命不常唯歸有德若東晉德政勝則僭偽之主必復為臣僕而東晉與諸國異名號竝正朔是德政不相勝也吳嘗稱臣于魏魏不能混一四海不得用天子法而東晉僻在江南非魏之比又諸國苻健姚萇慕容垂等與東晉非君臣東晉乃得用天子之法乎若秦夏涼燕及五代諸國雖僭竊名號皆繼踵仆滅其興亡異於吳蜀南北朝此黜之不當疑也

君實曰道原黜秦夏涼燕及五代諸國思慮所不到者然欲使東晉與五胡竝為敵國則與光所見異晉元乃高祖曾孫琅邪嫡嗣其鎮建鄴加鎮東皆西朝詔除也懷愍既死賊庭天下推戴元帝者時宗室領藩鎮最親者彊盛元帝而已晉嘗奄有四海兼制夷夏苻姚慕容垂等雖身不臣晉其父祖皆晉臣而東晉之視苻姚猶東周之視吳楚也魏吳俱為列國豈能相臣吳稱臣于魏猶勾踐之事夫差石勒之事王浚非素定君臣之分者也然不知晉武帝隋文帝之初吳主陳主當稱吳主晧陳主叔寶蕭琮附庸為當名否晉未平吳之前欲如魏世與吳抗敵宜如魏世用列國法晉傳於宋宋傳於齊齊傳於梁梁傳於陳當用宋齊梁陳年號以紀諸國事迹陳亡之後用隋年號隋未平陳以前稱隋主而不名蕭琮為後周附庸與梁陳非君臣梁陳不當名蕭琮也

君實曰漢有國邑者則曰封某王某侯無國邑者則曰賜爵關內侯魏晉王侯率皆虛名若云無國邑者則亦有就國者沈慶之以始興僻遠求改封南海是食國租稅也若云有國邑則有封境外郡縣者如宋有始平王魏有廣陵王也不知當書封某王侯當書賜爵某王侯

道原曰南北朝諸王雖不就國皆有國邑國官宋孝武大明中分實土郡縣為僑縣境宋志雍州有始平郡青州有太原郡荊州有河東郡皆僑郡也齊志秦州有始平郡故宋有始平王魏志豫州有廣陵郡故魏有廣陵王恐不可云賜爵當云封某王侯也

君實曰凡用天子法者所統諸侯皆用稱薨而晉書帝紀惟親王三公及二王後稱薨餘雖令僕方伯開府如羊祜杜預之徒亦止稱卒隋書帝紀內史令納言及封國公郡公者亦稱卒惟稱王三公及開府儀同三司稱薨新舊唐書令僕中書令侍中平章事參知機務政事皆稱薨若依古禮五等稱薨則晉惠帝侍中長卒伍皆有爵邑不可盡稱薨也西晉荀勗等為尚書令中書監令雖用事不謂之宰相東晉庾亮何充等始謂之宰相欲自晉以後惟王爵及三公宰相稱薨餘皆稱卒南北朝王公亦稱卒至隋則令僕內史令納言為宰相至唐則平章事為宰相三師三公皆為散官欲皆以為薨可乎

道原曰周秦漢稱諸侯得薨至晉已後唯王爵及三公宰相稱薨或薨或卒於例未勻不如用陸淳例皆稱卒

君實曰謂臣得卒誠為確論但恨已進者周秦漢紀不可請本追改其晉隋唐紀除諸王三公三師得薨餘雖宰相亦稱卒尚書令僕及門下中書稱任所在謂之宰相終非正三公也

道原曰散官若亦稱龔宰相不應稱宰

君實曰長歷景平二年正月丁巳朔二月丁亥朔魏書紀志是歲不日食道原於長編何故書景平二年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道原曰宋高祖紀永初三年正月甲辰朔景平元年正月已亥朔皆與劉仲更歷合舊本八月乙未朔九月當乙丑朔誤作辛丑十月甲午朔誤作庚午十一月甲子朔誤作庚子十二月癸巳朔不誤十二月癸巳則二年正月當癸亥朔二月癸巳朔三月壬戌朔舊本乃誤作

正月丁巳二月丁亥三月丙戌至四月辛卯不誤應據實錄景平二年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乙未義恭為冠軍丁未大風皆與宋書紀同惟宋書誤以三月為正月南史誤以二月朔為己卯

君實曰晉帝紀晉春秋紀年通諸隆安五年九月呂隆降秦十月姚興侵魏道原何故於元興元年書五月姚興侵魏八月呂隆降秦

道原曰姚興載記興遣姚平伐魏姚碩德伐呂隆碩德敗隆於姑臧姚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姚興攻平藏汾水守之碩德攻隆為持久計隆懼魏降姚平赴汾水死魏書天興五年五月姚興遣其弟義陽王來侵平陽攻陷乾壁八月車駕西討至乾壁平固守遣軍圍之姚興悉舉其衆來救帝度衆坑逆擊興軍大破之十月平赴水死天興五年晉之元興元年五月也八月姚圍姚平於乾壁然後呂隆降于碩德則是八月也晉紀隆安五年九月呂隆降秦十月姚興侵魏者誤也晉去中國遠事得於傳聞歲或前一年或後一年載記往往抄諸國書而本紀據晉時起居註故差誤特甚

君實曰晉紀義熙十二年二月姚興死子泓嗣五月司馬休之魯宗之奔姚泓道原何故於義熙十二年五月書司馬休之魯宗之奔姚興

道原曰姚興載記晉義熙十一年正月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與劉裕相攻遣使來求後五月休之等為裕所敗奔于興晉書休之傳亦云奔姚興是十一年五月姚興猶未死而姚興載記後魏本紀十六國春秋北史僭偽附庸傳南史宋武帝紀姚興以義熙十二年二月死是晉紀誤以十二年二月為十一年二月故休之等奔秦亦誤云奔姚泓也

君實曰武陵王紀本傳大寶二年四月紀僭位于蜀年號天正與蕭棟暗合識者尤之曰於文天為二人正為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道原何故於承聖元年書武陵王紀即位于蜀

道原曰南史簡文紀大寶二年八月侯景即位明年四月武陵王紀僭號於蜀梁蕭棟以大寶二年八月即位改元天正若紀以大寶二年四月改元事乃在先非是暗合又紀本傳紀次西陵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元帝

憂之陸納以承聖元年十月反則大寶二年不應言陸納未平也故從帝紀承聖元年武陵王紀僭號為是君實曰然

君實又曰晉都督領刺史有止督本州者刺史專統本州何謂更改督字南史畧去所督州名但云加都督都督豈虛名乎

道原曰齊百官志晉太康中刺史治民都督知軍事至惠帝乃并任非要州則單為刺史是刺史不加督字者不得總其統內軍事也檀道濟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諸軍事江州刺史晉宋志江州領郡九豫州領郡十西道濟止得都督四郡南北朝時單任甚重都督豈虛名哉南史但云江州刺史務欲省文不知害義也

君實曰後魏禮志太和十五年詔尊烈祖為本祖顯祖為二祧帝紀本宗永興二年謚道武為宣武皇帝廟號太祖不言號烈祖又太武功業最盛廟號世祖何為不預二祧

道原曰道武追尊神元廟號始祖平文廟號太祖昭成

廟號高祖皆為不遷之廟則本宗上皇武帝號不應又號道武廟為太祖史官但舉後來廟號耳孝文去平文太祖之號亦必去昭成高祖之廟號故孝文廟號高祖魏收序紀惟稱始祖神元皇帝而平文昭成皆不冠廟號也姚志詔書云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其以道武為太祖比后稷世祖烈祖為二祧比文武是顯祖字上脫世祖二字也

君實曰梁高祖紀中興元年十二月宣德皇后後高祖大司馬依晉武陵王承制故事二年正月又加高祖大司馬解承制何也

道原曰傳本梁高祖紀中興二年正月大司馬解承制齊和帝紀亦云大司馬梁王解承制後人誤於大司馬上加於高祖三字也

君實曰魏紀太和九年均田詔云還受以生死為斷志云十五以上受田又云及課則受田老免則還田又云有舉戶老小癃者年踰七十不還是不以生死為斷也又云所後之田率倍之是受四十畝者更受八十畝閒田桑田不在還受之限遍民於田中稷興者即得為

承業賦又云非桑之土夫給一畝或給二十畝丈十六畝何其不均也又曰應通之田不種桑棗是露田又不種種又云嘗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何哉又云一人之田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是二者必須相鄰地形安得如此井田廢久矣天下皆民田也魏計人口及奴婢皆以田給之其亦有稅乎

道原曰後魏食貨志云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給授受均田制度例令世佃官田及絕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劉石苻惟喪亂之後土田無主悉爲公田除兼并大族外貧民往往無田可耕故孝文分官田以給之然布分限丁口計畝給田老死還納別長壯者並若今世作全戶稅佃不計其歲月但不得與賣耳詔書言其略故云還受以生死爲斷本志言其詳故布還不還之別也不栽樹者謂之露田男夫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謂男夫之有婦者共受六十畝也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謂戶內更有一丁未娶者及有牛一頭又受三十畝也限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者謂每一丁一牛則倍三十畝丁牛雖多

給田止於一百二十畝故曰限四牛也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謂初受田者雖娶婦則一戶不復給田非桑之土惟種棗榆共八株故止給一畝下文云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并棗榆地亦十六畝也桑田用力最多欲勸人種桑故賜爲永業田露田有還受故不得種桑麻也恒從見口有盈者無還無受不盈者受種如法謂種桑不還田計見在男夫及丁口其合給田畝外桑田有餘亦許爲主但不受亦不還耳若受少桑田者復受於官種桑果故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也一人之分正從正惟從倍不得隔越宅畔書下文云進丁受田恒從所近謂取鑑戶傍近不必地相鄰也唐制丁男給一頃十分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世業則身死承戶者受之口分則沒官更給人後諱世字故云永業鑑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農民常少而曠土常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衆官無閒田不復給受故田制爲空文新唐書食貨志言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

兼并其意似指以爲井田之比失之遠矣君實曰然

君實訪問道原疑事每卷不下數條論議甚多不能盡載據其實正舊史差謬者然道原在書局止鑑事跡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而義仲不及見君實不備知凡例其是非予奪所以然之故范純夫亦嘗預修通鑑乃書所疑問爲其書曰

漢之辭包茅容等舊史止附別傳通鑑具載事跡不可不謂廣記而淮南王太史公皆稱屈原離騷與日月爭光通鑑乃削去屈原後汨羅撰離騷等事歷代儒林文苑隱逸傳直十削去七八春秋褒秋毫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此義仲所疑一事也二京三都等賦解嘲賓戲等文通鑑皆不書而孟子與梁惠王荀卿與臨武君辯疑答問通鑑不漏略一句荀孟事跡則隱沒不書太史公之於管晏猶次其傳而不論其嘗司馬公之於孟荀乃論其書而不次其傳此義仲所長二事也

通遷吳蜀曰主曰殂南北朝曰主曰帝曰殂司馬公言地醜德齊不能相一用列國之法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世宗封李昇爲唐國主仁宗封元昊爲夏國主

主與帝非列國也司馬公論正統與歐陽公略同而歐陽公天下有統以有統書之天下無統以無統書之通鑑若言有統則不當書南北朝爲帝若言無統則不當書南北編爲主此義仲所疑三事也

宋高祖射蛇於新州明日見青衣童子杵藥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傷然寄奴王者不可殺高祖叱之皆散通鑑凡此類符讖事皆不書而秦二世元年書漢高祖射蛇事高祖斬蛇非符讖乎通鑑何以書此義仲所疑四事也

陸雲本無元學夜行迷路見一少年與談老子後尋宿處乃王弼冢自此談元殊進通鑑凡此類神怪事皆不書而梁中大通二年書寇祖仁藏金事祖仁種金非神怪乎通鑑何以書此義仲所疑五事也

北齊神武出征遇天寒雪使人舉氈陳元康於馬下作軍書颯颯運筆俄頃數紙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通鑑凡此類過褒事皆不書而漢延光元年書荀淑比叔度爲顏回不知叔度於顏回何異元康於孔子此義仲所疑六事也

孫彥高在定州突厥圍州城彥高倒鎖宅門告其奴曰善守宅門勿與鑰匙凡此類鄙賤事皆不書而晉隆安三年書王凝之借鬼兵於大道不知凝之借鬼兵何異彥高守鎖鑰此義仲所疑七事也

通歷及大業記稱煬帝弒文帝通鑑書曰上崩中外頗有異論唐歷及新唐書稱武后殺太子宏通鑑書曰太子宏薨時人以爲武后殺之通鑑疑以示疑而宋元徽四年書馮太后鴆顯祖事雖天象志云獻文暴崩實遇鴆毒元行冲國典云馮太后伏壯士太上入謁遂崩司

馬公安知鵶顯祖安得不彰然則司馬公安知鵶顯祖
者是馮太后與否也此義仲所疑入事也
純夫曰足下可謂善問祖禹安敢不荅然其間所問節
目曩日嘗陪論議因足下之問可以解諸儒之疑此通
鑑起予之助也云云
義仲得純夫書悔難通鑑之爲書君實爲局祕閣道原
實預討論君實與道原皆以史學質同心協力共成此
書曰光之得道原猶瞽師之得相者也范純夫劉貢甫
司馬公休亦推道原功力最多君實嘗有言光修通鑑

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編已欠伸思睡矣揚
子雲云後世復有子雲元必不廢矣方今春秋尚廢況
此書乎聊用自娛餘生而已嗚呼君實所以用意遠矣
非爲寡聞淺見道也然君實始成通鑑以道原遺言求
通鑑定一本乃錄本以附其家而告義仲曰先君子臨
終時遺言恨不見書成而此書之成先君子力居多他
日須有從足下求之者若欲傳錄但傳予之非獨區區
之慰亦先君子之志也然則君實期義仲亦厚矣義仲
既痛恨先人不及見奏成書又懼後世有以小言破言
以小道害道不幸而似義仲者故纂集其往復問難使
後世有考焉

通鑑問疑 終

通鑑問疑

通鑑問疑志略

晁公武撰

右秘書丞高安劉恕字道原嘗與司馬公修通鑑司馬公深愛其博學每以所疑問焉恕子羲仲纂集其往復相難者而作此書十國紀年敘附于後

四庫提要辨證

通鑑問疑一卷

余嘉錫撰

宋劉羲仲撰羲仲筠州人秘書丞恕之長子宋史附見恕傳末但稱恕死後七年通鑑成追錄其勞官其子羲仲（原注云案宋史原本作羲仲是集書亦作羲仲均傳寫之譌今改正）爲郊社齋郎其始末則未詳也

嘉錫案宋史所附羲仲事僅據黃庭堅所作劉道原墓誌銘（見豫章集卷二十三）故不能詳其始末考陳師道後村集（粵雅叢書刻三十卷本）卷三有贈劉主簿詩注云羲仲字壯輿父卷十九劉道原畫讚云紹聖四年春過鉅野佐有羲仲者其子也始拜其像蓋羲仲嘗官鉅野縣主簿也張耒右史集卷四十九冰玉堂記曰元符中余謫官廬陵道原之子羲仲主簿於德安敘其大父與父之事於予則羲仲久屈於簿尉矣東坡後集卷七有劉壯輿長官是是堂詩似其後嘗爲縣令輿地紀勝卷二十七云劉擬之讀書堂在高安縣宣政鄉靈山院知縣范偉能立祠於法堂之右併其子道原孫（原無此字今補）壯輿塑像祀之扁曰冰玉堂又曰劉羲仲字壯輿有祖父遺風仕至修史檢討嘗譏斥蔡京曰吾但知有天子不知有權臣既忤蔡京不復仕卒於廬山有祠在鈞山故居厲姓統譜卷五十九云劉羲仲字壯輿恕子長於史學平居厲節操有祖父遺風後以蔡京薦召爲修史檢討至京師時宰以下並不造謁忤京不復仕卒於廬山所著有大初曆兩書所紀互有詳略館臣雖未見紀勝然統譜非僻書提要乃云始末未詳蓋失檢也又晁堈五

墓志云羲仲字壯輿讀書萬卷能世其家宣和初特起爲道史官旣用非其志未幾上疏乞骸骨考呂本中師友雜志云大觀政和間予客京師時劉羲仲壯輿在京師守官日相問訊大觀政和間蓋卽其官修史檢討之時所修之史卽道教史吳坰以爲宣和初始起爲道史官者誤也晁補之雞肋集卷三有漫浪閣辭云南康劉羲仲壯輿志操文義蚤知名於士大夫年四十矣而學問亦苦蓋不欲一日棄其力於無用也築室廬山其先人之居自號曰漫浪翁蓋以比元結從仕與物皆不得已也此記蓋作於羲仲棄官歸山之後晁以道嵩山集有圓圖機（[illegible]見嵩山集卷八）集日病酒戲作存問之詩自注云圓機正看劉道原長編疑事又卷十八題長編疑事云長編者溫公資治通鑑叢草之私號也溫公自洛中以所修叢草寄其

屬官南康軍監酒劉道原而自名之歟抑道原名之歟道原曰著書而劬勞飲食寢處遂忘其身之流落而寒餓也其忠憤耿介當熙寧初不爲大丞相所變少貶名雖其天姿亦博學精思之助哉觀斯疑事則其閎遠沈邃之器亦略可見矣通鑑之爲書有賢傑輔相攻堅析微如此安得不謂耶惜其初不自珍而公臥病二年之久家人單弱倉猝之中幸而存者姑五十有五種也公之子羲仲壯輿政和戊戌爲唐州曹官錄以寄說之東里草堂初拜嘉而不萬器之以壯輿作資治通鑑考異待其異日之成書也今壯輿死已累年斯事已矣誰復措手不覺涕淚無從讀於殘缺僅存之書曉曉良友奕世厚善之意實存於其中也重惟壯輿臨終屬我銘其墓久難之未就乃先以攄余之哀云宣和五年癸卯五月二十六日

戊寅嵩山晁說之題據其所言是此書初稿本名長編疑事撰人爲劉恕道原今本名通鑑問疑題劉羲仲撰者疑羲仲重編後所改題也嵩山集卷十六又有劉氏藏書記云公之子羲仲壯輿人稱其孝往不墜而自處慱慱循約唯恐前修之墜也從仕四方妻子不免飢寒而敦然唯是之求哉（[illegible]）（[illegible]）甚於人之飢渴而赴飲食者旣已纂成其父十國紀年（[illegible]）（[illegible]）而身探朋黨之道文以爲十二國史皆論著春秋矣而方且爲周易之學徐度卻掃編卷中云劉羲仲字壯輿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羲仲世其家學嘗摘歐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謬以示東坡此皆可以見羲仲之學行幷錄於此羲仲所作又有歐陽子列傳見錄章

集卷二十六晉太尉陶威公侃贊見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乞加封陶威公狀引

史糾

朱明鎬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史糾六卷明朱明鎬撰明鎬字昭芭太倉人是編考訂諸史書法之謬及其事迹之牴牾上起三國志下迄元史每史各爲一朝元史不甚置可否自言仿鄭樵通志不敢删削唐書之例其晉書五代史亦闕而不論則未審爲傳寫所佚或點勘未竟觀篇末别附書史異同一篇新舊唐書異同一篇與全書體例截然不同知爲後人掇拾殘稿編次成帙也明代史論至多大抵皆以比餘功偶檢綱鑑數紙即妄以臆說翻案徒修游談明鎬名不甚著而于諸史皆鈎稽參貫得其條理實一一從勘驗本書而來較他家爲有根據其書三國志以及八史多論書法之誤而兼核事實唐書宋史則大抵考證同異指摘複衍中頗沿襲裴松之三國志注劉知幾史通吳縝唐書糾繆司馬光通鑑考異之文又如隋書蘭陵公主忍恥再醮而身殉後夫取冠列女顯然乖謬之類亦未能抉剔無遺至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本雜採諸書案而不斷以備史家之採擇故義取全收例無去取夢莘實未旁置一詞而明鎬誤以紀述之文爲夢莘論斷之語大加排詆尤考之未詳要其參互考證多中肯綮精密可取者十之六七亦可謂留心史學者矣

史糾卷一　　　　指海第五集

明　朱明鎬　撰

三國志

魏志

志云建安五年春三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按承之謀除惡吉利之無君也於吉利爲逆於獻帝爲正今書伏誅伏獻帝之誅乎伏吉利之誅乎凡志近事多微詞以遠禍也陳壽立太康之世以指建安直筆何害尚畏南史之及身哉

志云公軍官渡紹連營稍前依沙堆爲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時公兵不滿萬傷者什二三按初平三年操領兗州牧擊黃巾于壽張東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今皆何往乃云不滿萬耶即征戰損傷士卒物故容亦有之未應如此之多也據袁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是明乎掃境內之師以拒之軍容甚盛但視袁兵差弱耳操固善用兵亦安能以么麼之衆敵十萬之師乎裴松之辨之最詳附載于後松之曰紹爲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閡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云公坑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衆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紀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實錄也按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爲司隷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

志云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避難琅琊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讐東伐按陶謙剛直知大體于嵩何郤而必欲殺之且操爲人推威名已立謙節不能爲許子將獨不若鼎鑊有耳乎攜已心譏其必死姑以殺父復仇爲名肆其東封耳韋昭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衛送闓于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此實錄也郭頒世語歸獄于徐牧陳壽同之識不逮韋氏遠矣

志云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孫權爲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邱遣張憙救合肥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按吳志劉備破曹軍權始有合肥之役是赤壁在先而合肥在後也今記載舛訛先後倒置宜爲孫盛所駁

志云建安十九年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按曹瞞傳載華歆勒兵入宮事甚詳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吾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

有是乎據此是背逆者操輔逆者歆今書坐書廢黜死書伏法概爲專目獻帝之詞而大逆主名終不得曲筆耳此涑水修資治通鑑所以芟陳志而載吳傳也

志云二十三年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按趙岐三輔決錄注時有京北金禕自以世爲漢臣日磾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覩漢祚將移謂可季興乃喟然發憤遂與耿紀韋晃吉本之子邈邈弟穆等結謀是則謀討非謀反也再按袁暐獻帝春秋收紀晃者操黨主之王必時已先劓死則討斬之名無由曲歸矣大凡史官之筆一字之意務歸精嚴如志中東征孫權西征劉備之屬朱考亭悉以擊易之愚謂建安之年尚可無易此時獻帝猶守其號操得挾天子以令諸侯及山陽避位黃初嬗號蜀爲正統吳爲敵國曰討曰伐凡宜盡正愚閱范曄東漢書紀晃之傳直云討操不克夷三族考亭綱目遂祖其說曄以二人爲忠壽以二人爲賊二史所見歟優吾于承祚三志而識蔚宗之思精吾于涑水通鑑而服考亭之筆正范曄自稱其書曰體大而思精

志云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詔官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按齊王爲任城王楷子孫盛春秋主之卽有疑辭要亦不甚河漢也據壽所書遺體莫考支系亡辨豈其出自空桑抑亦全憑虛竹當時劉放孫資之徒逢迎司馬風以漢少帝秦呂政之事諉之壽亦沿其說而著筆耳壽載廢張后廢齊王事特近直史之筆愚每謂壽書魏事易書晉事難蓋土行已盡可顯列其愆身立晉朝難罪狀其祖也今于操多曲筆于懿師多明文何耶或以操芟夷羣雄積苦兵間奪天下于黃巾黑山之手而司馬父子蹈藉餘[illegible]狐媚以弋天位此不過新莽楚元之屬耳當塗典午情罪差異故亦輕重其詞歟

志云五年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壽法至此是無天矣大行之變夷于大夫卽司馬昭自削牘尚或心赧而不敢下或曰壽官于晉之故然則郭頒傅暢習鑿齒獨非晉人乎郭頒世語傅暢諸公贊習鑿齒漢晉春秋深斷充濟之逆數服王經之義紀己丑之事本末詳盡具有

徵文壽獨何情甘蝕大義以獎亂人乎

志云術以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按王粲英雄記術所恨者陳瑀非陳溫也溫先瑀刺揚州自病死陳瑀爲術所署術敗而復背之所以怒而治兵然瑀亦止走歸下邳耳無殺瑀之文陳志殆不深考

董卓傳臧洪傳

董卓肆毒初平子源授命本朝皆官入漢紀不必贅魏志也史通限斷之說誠不可易然則袁紹袁術呂布諸獨可無議歟官渡之戰徐州之擒魏功爛焉比事屬辭勢必連及要以大義折衷魏志斷自夏侯元讓強以餘人竄入不過代後漢載筆耳至于卓傳術傳之評松之議其詞複恨其未盡此毫瑣瑣何足云也

夏侯尚傳

傳載清河王經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爲郡守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按王彥偉之義上方孔父視彼王沈王業二人罪通于天矣陳壽不爲立傳曹附見于夏侯尚傳之末一異也經被收辭

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幷命何恨之有哉習鑿齒紀之甚詳由此言之彥偉之母允矣聖善非止知興知廢之母及東海賢智之母所得髣髴其誼者而陳壽刪去不錄止載其守分知足之言使後世讀史不闚本末者徒以彥偉之母一清河諸婦人耳而彥偉幷不能辭乾沒進趣之惡名二異也或曰晉經忠是昭晉纂壽亦畏罪耳則應之曰太始元年之詔賜經孫以郎中之爵是晉武尚深愍其忠而壽志必曲掩其美三異也

荀彧荀攸賈詡傳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鑑先識未能充其志也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愚謂荀文若所謂充志者夾輔漢室延祚二紀謀敵斷論思若有神世有議其協規曹氏者嗟乎撥亂之才英雄之姿操實稱荀文若不操歸而誰歸乎及至大勢在許嘗牽成識九錫勸進雜然頻興文若始恨韓盧得肉止以自肥而已乃一死飴甘以達本懷裴松之所謂全大正于當年布誠心于百代者也未充之說非愚

則陋矣賈荀合傳尤爲不倫賈詡爲漼汜謀主身代董卓報仇元凶甫夷逆禍重結致使行在兩辱郎官采稆閱獻帝本紀髮恒上衝則賊漢者文和忠漢者文若忠逆同區何以垂訓松之以爲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未免失類愚謂非也賈詡止堪附董卓傳末程郭何至遭此酷乎文帝用賈詡爲三公孫仲謀聞而笑之詡謀策深長仲謀何笑笑者笑其始直作賊耳

管寧傳華歆傳

王彥方明德在人爲世師表陳壽不爲立傳附見于管幼安傳中所見者尚賈自穢一二語而已華子魚佐逆弑后壞屋發壁獨掩覆不書本傳經附小美演至千言嗟乎此二傳出邪人得氣而善者懼矣烈在後漢獨行傳

陳泰傳

傳稱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姜維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至已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松之案此救至出于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伺非不知之謂

此皆語之不通者也註裴

盧毓傳

傳云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按管幼安忠于漢世終不臣魏寧爲漢處士不爲魏司徒區區此心前有龔勝後有陶潛當時有楊彪耳陳志以爲帝不能用帝即能用幼安爲之用乎詔書歲下安車重茵備極隆寵幼安終以老病辭不受詔是則帝欲用之久矣

諸葛誕傳

傳云誕欽屠戮咨亦生擒三叛皆獲天下快焉愚謂司馬氏父子柄國奕覦其主在朝貴仕惟頊譏九錫文爲典午勸進而已乃彥雲公緒唱義于前仲恭公休著忠于後武威思明帝之顧命奮袂誓師或自傷魏室之重臣顧肅帝側司馬曾不悔禍阻兵安忍收魏氏之甲兵攻魏氏之城邑借魏氏之市朝屠魏氏之公孤參夷三族殖及尺童凡有知識莫不含辛咸謂西陵苗田無淚可揮忍死登牀六尺安在厥後子孫末裔有以面覆牀之事石勒胡人有司馬狐媚之辭知典午父子兄弟之邪則知公休諸人之正而修史無識昧于大義指忠爲

叛以憤爲快文欽卽非誕儔要亦魏之烈士唐咨本屬亡命寧非吳之義師曲子之以叛名將何法而受惡耶

蜀志後主紀

評曰官不置史注紀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于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按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則蜀漢未嘗無史官也借曰此延熙二十年以後事諸葛捐館舍已久史官之設當屬蔣費董郭諸人則列傳何故無明文乎蔣費董郭在朝落邇諸葛遺式守而勿失一如平陽之於鄭侯未必有所改張

增立也且諸葛于章武之世庶事草創建興之時規條報立左史右史國之大典必不空廢厥曹遺議後人者矣

諸葛瞻傳

傳云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嘗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按常璩華陽國志諸葛尚曰父子荷國重恩恨不蚤斬黃皓則黃皓竊弄諸葛所痛心疾首者也再按孫盛異同記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敝表後主召還爲長老猶有瞻表以閻宇代維

攻事則葛維黷武諸葛諸人所深憂太息明悉而熟計者矣壽之曲筆嘗爲瞻吏爲瞻所辱故借事歸惡蜀中長老之語良不誣也至于諸葛相國之評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後世因以爲陳史詬病愚獨謂不然陳史推服武侯殆不一口沓迷追思則以爲召公之甘棠誦美遺篇則以爲周公之誥語遊爲匹皆近復亞蕭天下有周召管蕭而不嫻將略者乎其意若曰謂孔明將略爲長則當謂司馬宣王將略爲短當時巾幗之貽甚蜀如虎之刺及死諸葛走生仲達之諺晉代君臣父子所深諱實不得不爲微詞以自全觀其泰始十年上諸葛集書中有所與對敵或值人傑之語其本書約略可見後人宜玩其全文毋摘其單詞可矣至以愁怨之故子思遠多深文則愚不能爲之釋也

譙周傳

周勸主啣璧僕首事仇醜類希利要冀微榮孫綽論之詳矣顧愚重有恨于周者作仇國之論以本國爲因餘以敵國爲肇建當塗篡竊崇爲正統昭烈帝命鄧以習位身受漢官獨吠其主抑至此乎尤可怪者祖周舒之

說禎杜瓊之議造作符讖肆成妖言先主名備訓以爲具後主名禪訓以爲授曲詆至尊之諱巧作亡國之辭此不必陰平縋軍綿竹敗衂而鄧艾不發之夕後主高枕之年周已翹首頓足日夜懸望魏軍之入矣心乎亡漢以媚新君人之無良未見其匹借曰周明于天文則當塗未幾典午竊之典午二傳牛氏代之乾象有徵周何以一無推驗寂若吞炭耶陳壽不加貶詞擬以安劉眞邦譽之斯時後主嬰城固守勢窮而潰魏即肆刑斷不以亡國之君肆諸東市蠶叢士著恐難戶誅則傳所謂劉氏無虞一邦蒙賴者周或自以爲功而陳氏亦從而功之耳輸國與人受賞徹侯如周者當斬頭灑血以祭昭烈之廟北地之墓招恩遺諸人死戰之魂而告之并圖其奸狀於鼎曰使後世人臣無如譙周也

吳志士燮子徽傳

呂岱誅士徽一事據士燮傳岱命士匡誘降後復行誅據呂岱傳潛軍卒至罪人被縛一以爲誘降殺降是無功而有罪也一以爲用兵若神是無罪而有功也後之讀史者信士燮傳乎抑信呂岱傳乎

周瑜魯肅

按吳大帝與漢昭烈并力拒魏此魯子敬本謀也迎昭烈于當陽追公瑾于巴使皆倡自一人非關別議夾輔本多首事惟一而陳氏作志傳周瑜則以周瑜爲始謀傳魯肅則以魯肅爲始謀傳諸葛亮則以諸葛亮爲始謀三人同詞莫適爲主載述之體將無大謬或曰吳蜀二史各歸美大臣耳三志出陳氏一手何舛互無序也或曰遺忘過誤失在偶然且周魯同傳上下概不相蒙又無詞以處也據大帝評騭四臣之語稱肅二長以急呼公瑾逆擊孟德爲快要當以子敬本謀爲正

陳氏紀事簡質有良史風但統觀大體其闕有四不誌歷學一闕也不傳列女二闕也不撰高士三闕也家乘國志未及廣採四闕也治歷明時王者所尚蜀用編訢之四分魏用楊偉之景初吳用劉洪之乾象並行刊落不復著說傳管輅則偏遺楊偉之歷表列闕擇則不著徐岳之受學代更兩易何況者書乃始詳著宋典史有烈女猶陽之有陰日之有月相須而成也當時王經之母姜敘之母夏侯之女辛毗之女陸續之女孫翊之妻

徐氏趙昂之妻王氏類皆卓卓矯絕舉其行迹殆賢于士大夫而概行刪削不入國史傳至後世丙則何觀立朝以功顯在野以節著若沐並吉茂焦先董遇或以倩介流聲或以苦貞顯號而姓氏不登一無齒錄至如華陽有志耆舊有傳蜀郎無史故老是詢而紀事荒落簡帙散軼太守鄧方參軍費觀太常穀恭光祿黃柱皆失行事不爲傳訪甚至衛文經韓士元之流既沒名實復亡郡縣穀梁失短未免三歎猶可諉之曰諸葛不立史官也若夫吳臺椒房至庶位至通侯推其人地例應屬辭行狀放失譙周尚在可訪而存即一無善狀何嫌文史從同吳孫邵爲丞相實在顧雍陸議之先列傳無名事較少見即韋昭爲張惠恕之黨刪落不書而項竣吳孚已有往紀何不採存以擬規則首相無傳自吳志始諸如此類或免傳疑之失而終有闕如之恨也

宋書

武帝紀

紀云零陵王薨按零陵以酖死非正終也自是而後君無不禪禪無不酖山陽考死頓成異數休文審法一無明文何耶愚謂零陵王之死宋趣之也汝陰王之死齊趣之也沈書前書終後書殂類爲殁身之善辭後人習其讀而忘其本幾不知立人之有罪矣按零陵汝陰之死綱目特書宋齊爲弒此固大傳義理之文春秋誅意之指不敢以望六朝文士獨是當時實錄如外戚協謀掩蔽絕其命臨人行毒賞邑酬其德灼人視聽概削不錄抑何心脊篡臣顧爲前驅耶

文帝紀

紀載二十八年春正月索虜自瓜步退走二月索虜自盱眙奔走按魏太武南下舉所不亡者僅耳脫佛狸渡江不屬聲言則卯金已亡示袞何植而沈氏概作自張之辭何可示後或曰宋書撰自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及徐爰沈氏修之耳諸氏爲宋臣體宜爲尊者諱沈氏而更易代理絕諱嫌何故曲爲夸文乎孝武大明中魏使通和曰索虜有請明帝泰始中魏人來聘曰方物有獻或等之小國乞盟或齊之雜夷請吏凡皆踵襲四家之史而不自知其陋者也即魏書亦然

紀云三十年二月甲子上崩于含章殿讀史至此幾疑

文帝爲正終矣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孔子之筆將無深文耶

順帝紀

紀中載袁沈諸人或云據地以反或云有罪伏誅夫蕭道成之心路人所知也沈荊州袁司徒不忘宋室投袂而起劉遐王宜興黃回輩心銜執政欲與異同即忠貞之跡少讓袁沈亦高出褚淵而休文概加反名坐以罪狀抑何善作狺犬也爵罔大倫是非舛戾赤直廣罪自悔何晚嘗讀南史順帝紀袁沈諸人類有審法在攸之

則曰舉兵不從執政衆則曰據石頭謀誅道成在焜宜興及同則曰不從執政或曰貳于執政文盡不汙彷彿南董考亭綱目循其意而不改壁乎一代良史吾推延壽爲才矣

律志

書以漢名而稱事上盡嬴年志由宋立而汎引遙取烏紀史通之譏已責班氏移之相繩休文何辭張先昧筆嚴宜龜律已入范書杜夔辨鍾柴玉養馬先形陳志荀勗列和往復之辭劉秀鄧昊造笛之制時晉無書應成

史料　卷一　七六

別錄連横紀載無乃辭費鍾宗初減箱笛奚縱繼損寸分元嘉樂制事止二人存志實錄數詞而已

歷志

劉洪乾象彪書僅紀楊偉景初壽史先遺晉武泰始之改歷江左劉智之浮詞並悉詳述以備參考稍前史于既缺政後人之篡修但年代既殊理有限斷陳史太略宜續三國之後晉紀未成別修興午之書何必混行著錄如同一家遠載兩漢失尤昭灼律志已明無用煩陳至于馬彪志劉歆之年妄以太初同三統揚雄感益日之說遠至宋擬爲太元何歷上于元嘉虞延宗不嫌贅雜祖歷奏自大明戴法興議以六條前何後沈或論或述此則禮重稽古事闕知今記述之上著未容求疵者也

禮志樂志

宋與江左多承舊儀劉用馬制晉襲魏典自黃初以迄義熙並入志中沿流遡源義或無嫌但王導議與太學表至于言衛瓘勸成封禪疏凡四上勒之宋册無關體要樂府盛于魏祖已渝道自仲宣繆襲初平韋昭炎缺

建安文章古道來焰東南竹箭價並玗琪陳志刪落曾無概見傳云荀勗卓有鴻文張華成綴繼多碩宋曹毗王珣並造歌章渡江之後賴以揚庥統收並採王虔合傳此或魏晉之功臣抑亦劉宋之贅枝也里謳塗舞事係風俗職在史臣載之宜悉督護悲歌懊儂新曲讀曲哥之哀第四壽陽樂之本南平王鑠之長史變伎之之爲飛龍王誕造襄陽之辭沈懷遠制梁之器音郎近于淫哇事必誌其自起若夫子夜爲太元女子前溪屬沈玩將軍阿子由晉穆之呼人團扇係王珉之寵婢事關雞代空爾煩文饒歌代有詞意並非撰舊繆韋二家并易曲名劉宋四篇音詁難譯凡同制禮樂中舞歌二章工人相語手習而已鼎恫廢樂言自不謬何承天網羅古曲私造于家顧拔大篇得十五。（脫字）句有字義稍變意在炯鑒朱鷺爲朱路悲翁爲悲公翁離改以離離石留易之石流上陵增者造期削如所思思親義非當風而揚灰上邪語無冬雷而夏雪鬬興正之文備風雅之藝郎芳樹一篇翠穎紅葩有同時製當亦宋蓮鳴樹古詞者流志不暇于傯薄情有嫌乎正風固爲上跨大予

史料　卷一　七八

下陵四箱情乎劉宋用彼昧襟失茲典型也休文見時不用全錄歌章并著義熙之年不浸私創之實倫亦良史之遺乎

天文志

春秋紀災具削事應叔世皆敬無辭曲引孝武十八子明帝屠戮天親賢盈上通乃繙閱志內一臣横死諸見數四而本枝殖離不動天文斯豈風人有言夢夢者天抑亦左右失記司史者過也詳載前朝失難歷諸但毋邱諸葛不改逆名骨朽木拱訖無論定諸人不反地上猶反地下陳志竊附徵詞晉紀曲修國諱沈氏沿襲紕繆皆不釐正史官爲一邱之貉大可悼也

符瑞志

斯志一女子元深誣顯神器至重方之逐兎太息輟耕接踵于世奴虜著王命之論休文造符瑞之篇異文同指未宜刻羅故西漢白蛇東京赤伏當塗黃烏典午卌丹元熙未終永初將肇姓氏昭于雜讖小字著自金雌跡近矯誣理銷窺何史臣載筆良有深懷竊所怪者草木之秀爲英飛走之雄爲特何關治亂擱無簡章載瑞

史料　卷一　七九

平之黑雉宜歷石虎之蒼麟遺永嘉之金鷙獨誌建興之赤雀何薄何厚横茲去取甚至元嘉禾泰始白鼠吳興郡之芙蓉一蒂二花樂遊苑之荷莖二蓮同幹茲非山海經之未覩曾豈爾雅註之未詳似有韋心徒疑好弄何氏原志十五沈書刪其九篇增此補闕上者爲相如封禪之書下者直新莽功德之頌開後世天書之漸長佞臣賀雪之繇賸侯自云爲後削稿詞本鳴謙斯志其一乎

五行志

災異諸說魏得之高堂隆晉得之郭璞于寶沈氏廣收條流要爲二代史臣屬草而已顧晁初翁仲明指金人列于服妖鄧艾傷猩毒非有蜮目爲射妖咸熙長人之見太康庫井之龍符瑞爲禎五行爲異忽美忽惡曾無定形晉帝北陷府庭丞相擐甲露次枉斬淳于以飾觀聽此時稱丞相者元帝位後將軍者茂安日丞相以大蔡易始興爲季野年代未接初晚同朝人無士龍之辯應亦粲然而笑也　樂志曰阿子及歡聞歌者晉穆帝升平初歌舉輒呼阿子汝聞否後人演其聲以爲二曲

此阿子之歌從穆帝始也五行志曰晉穆帝升平中童子輩忽歌于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否無幾而穆帝崩太后哭曰阿子汝聞不此阿子之歌從童子輩始也二者何從沈氏一無折中徒貽後疑耳

州郡百官志

州郡志本之王隱地道永初郡國及何徐兩家其間朗爲廬九夕入長桂僑寓土斷離合萬千明序幹條燦同觀火但地理不誌風俗兼通鴻文既落致無卓觀宋家六十年之中官制無幾左右積弩至度東宮駙馬都尉尚歸尚主增定曹郎惟功論刪定二署而已事既不繁載筆爲易至于上迹卯金下及當塗或亦溯源必涉乎二志不冗不濫絜之諸志爲無譏焉

傅亮傳

徐傅諸人並不冥死三人者受不可受之名居不可居之功一跌赤族自其分也顧推原本心廢昏立明兼之不貪童稚援立長嗣以覲平勃之黜少帝迎代王霍光之廢昌邑奉宣帝事初不殊而平勃霍光以功高蒙厚賞徐謝三人以震主膺顯戮事有幸不幸未可異論也

傅亮見收獨曰黜昏立明社稷之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詞正氣慘宋書削去不載非實錄也

謝晦傳

既書晦遜兄子世基世猷及同黨腐登之孔延秀周超費愔竇應期辯虔嚴千斯等並伏誅又書廣登之殷道鸞何承天並皆原免一廣之身乍生乍死爲之粲然

王鎮惡傳

王鎮惡橫死非沈田子殺之宋武帝殺之也英雄方得天下日夜所焦心勞思者無非剪除異己及勝已者耳劉毅諸葛長民司馬休之所謂異已者也王鎮惡所謂勝已者也鎮惡平江陵平關中疾于風雨奪蒼天功武帝身收其功高心畏其材爲日已久及大軍東歸私語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等也又曰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是則明教田子殺之矣田子持刀武帝推刃曲非專殺不過掩天下聽聞使獄有所歸爾關中大事付之十歲兒子輔以狼如羊貪如狼之數將軍而復誨之以相殘相滅所謂爲天下者不顧家乎帝意以爲得殺鎮惡卽失關中屠兒子不可悔也宋書削

其語不載武帝奸雄之略無由得章宜乎鄭夾漈過志斟酌書史之間往往棄沈而登李也然則孟昶在當得考死耶曰不然孟昶不仰藥者并以頸丁督護矣盧循徐道覆曲爲武帝作沈田子者也

劉懷愼長庶子榮祖傳

按榮祖一知幾君子也謝晦援泥志在巽辭廢立大功掉首不顧及至徐傅騈首榮祖脫然易曰知幾其神榮祖有焉史臣訴以偏隘褊躁頓失士大夫之心嗟乎當時所謂士大夫不過謝宣明面不見向耳以此云失庸何傷乎

張暢傳

宋書闕到彥之傳張暢之傳則有二一附張劭傳中一與殷淳同列張敷亦有二傳一附張劭傳中一與羊欣同列一書之中一人兩傳以前傳出于高氏小史也既有休文正本則前傳可刪矣高氏立趙倫之王懿張劭三人之傳補厥漏遺足爲休文功臣但休文不爲到彥之立傳高史亦缺焉而不載同一人也蕭綜之傳既著南史復著北史裴叔業之傳半立于南半立于北或叠見于書冊之中或埋沒于正史之筆然則人亦有幸不幸耶

王微傳

傳稱微元嘉二十年卒時年二十九愚謂謬甚王微實以元嘉三十年卒時年四十六年于何驗之卽以沈書本傳驗之復以文帝本紀驗之再以李史驗之按王微本傳年十六州舉秀才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並不就此時實元嘉元年也攷文帝紀元嘉元年封第六皇弟義宣爲竟陵王第七皇弟義季爲衡陽王悉與方州則參軍之命應在此年王微在元嘉元年爲十六歲是無可疑矣元嘉二十年卒亦當爲三十六歲何得云二十九耶攷之李史載其從弟僧綽宣文帝旨使就職因留之宿微妙解天文知當有大過獨與僧綽仰觀遂辭不就尋有元凶之變由此言之元嘉三十年王微尚在何得云元嘉二十年卒耶微年爲四十六是又無可疑矣或曰沈氏之去宋代也近李氏之去宋代也遠信遠無寧信近也愚卽以沈書本傳再駁之傳曰微終遺令以嘗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

攷何偃列傳元嘉十九年爲丹陽丞除廬陵王友太子中舍人復使任義陽王昶國事歷職顯然初未嘗爲長史也及元嘉二十九年始遷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則王微卒時當稱何丹陽何中庶不應稱何長史此微之死當在二十九年三十年之間斷斷不爲二十年也明矣不然卒于十年之前而預稱十年後所加之爵不亦誣耶以王微本傳輔考之微當以四十六歲卒不得云二十九歲此記歲之謬也以何偃列傳細考之微當以元嘉三十年卒不得云二十年此紀年之謬也沈書自章

其總冢不侯李氏之史曲證而成之也或曰元嘉七年王徵十六歲則計至二十年卒應得二十九及再考衡陽王列傳五年爲征虜將軍八年領石頭戍事參軍之舉應在此時以五年推之當云時年二十一以八年推之當云時年二十四亦不得云二十九年此衡陽王本傳之可驗者也

義康義宣傳及劉湛范曄臧質魯爽沈攸之傳

彭城王地逼至尊意率情親暱邇扇逢膺天誅卽釁由巳造而原本可愍南郡王口吟舌言行屍走肉甘爲

禍始送死刺姦疑跡彭城萬里而遥沈書同傳未當物情牛驥同阜飲溺互陳讀史至此掩卷三歎至于劉班黨同自貽伊戚覩諸范曄大逆未可同年沈仲達志存本朝不顧婣婭正氣格天人倫攸在下與覆荷臧質酗酒魯爽並類同譏銓衣失理抑何忝甚吾聞之傳也人休則心覆或者隱侯其沐乎

沈攸之傳

按傳云仲達馭衆嚴苦徵發無度繕治船舸營繕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此皆褚淵王儉之徒附綴其罪以媚新君沈書沿之非信史也傳中立詞頗昧大義舉旂指逆目爲搆亂釋忿幹事謂爲矯情臧寅宗儼邊榮程邕四人率皆斬頭陷胸以義爲歸沈書不立忠節傳更不附孝義傳董狐左史之筆掃地盡矣

袁粲傳

傳曰大明三年坐納山陰民丁彖之貨舉爲會稽郡孝廉免官是景倩之政以賄成也景倩志操立于童年官邪賂章胡至于此直不疑無兄盜嫂第五倫三娶孤女云撾婦翁人之多言譬蠅點鑒讀史之誣猶衆口也

孝義卜天與傳

卜廣威首犯逆鋒義問在天天生越阮數夫氣矜之隆耳魏犨曲踊三百繫姚踢鞠不休將家常技曾何足殊附之孝義理失類從至于敘頁吏則傅聖理譜不蒙稱述虞愿見石槪不宜昭列隱逸則百年孔氏比肩孟艮元亮翟妻偏遺簡映採拾未周爲一恨也

自敘

原念先烈丕揚祖德人有同心無需駁論沈璞被遇始興手疏往復吳質受太子之言德祖荅陳思之教質之往事初亦無譏及王豹塋巳振猜口方張創其文同崔蔡書比宜官便當投諸溷壍以除其臭乃載入家乘侈爲眞本蕺麟呼以爲奸音鄒定嘗舉斯獄休文胡不聞諸

史料卷二

南齊書

紀志

蕭書諸志體彙爲優紀敘簡嚴無支無蔓州郡沿立條貫昭晰亦稱善製良史之才茲其尤也顧祥瑞一書路冉衛葛同入皂囊野鹿山雞並形簡牘隱侯作俑恨未免焉荆州襄陽之鞫旅悉目爲義順帝和帝之受戕嘗法從同謀人國而錫嘉名弒共主而無特筆此蓋記事之體徒存義理之文有媿也

褚淵傳

罔爲臣僕質子所以明志一心事君晏嬰所由抗辭生無明闇君無小大筮仕既定當死生以之意同身載榮仕兼受顧命漏玉几而宣訓受黃鉞以揮撝陵土未乾輸國與人三復任遐之語再譯百姓之謠非毀騈集直道猶明而史臣著論曲爲駁辨不欬南史之簡直書其罪顧踵仲淹之語以理厥敷史云貴仕皆由門慶平流坐至公卿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徒切斯爲何語而以傳後嗜寧歛跡辟召或出羆門楊彪坐卧小車固由華冑豈其世受朝恩理應賣國如斯至于粲淵異意觀有同心之目（傳云與袁粲受顧命觸身主淵同心共理庶事）沈袁衛忠款得懷貳之名（齊云沈攸之事起袁粲謀貳）刺眞白眼本屬駁孫綱以名節遜云輕薄（傳云輕薄子顏以名節諷之以淵眼多白晴謂之白虹貫日）駁辯譏論此傳爲多後之效褚王者甚衆同則徐行變步彷仲寶則散髻斜簪行迹不端去主同弈吾恨史臣爲倡于前也

高帝十二王傳

桂陽始興二傳並有闕文不足深論鄱陽王之中立夏宜都最爲有意而芳蹤徽美强半遺逸按蕭景陽爲蕭

章之子諸叔舉動纖悉豫閫家承簡脫不應至此豈其意反江祏不欲爲混沌晝眉耶獨恨哀哀小龍搏畫金翅二王潛德復祕幽光未免望缺史官耳

蕭遙昌傳

魏孝文壽春之役與師問罪執辭甚正蕭氏書爲虜主寇壽春此李太師所謂南人呼北爲索虜北人呼南爲島夷史習使然無足深怪獨是中載行人往復之辭一曰聖旨二曰聖衷天下有對寇致辭而尊之謂之爲聖者此史中之名實乖刺不可不釐正者

安陸昭王緬傳

傳載子寶晊于義師下望物情歸已鄭漁仲通志略敘曰蕭氏襄陽之師南齊謂之義師李氏晉陽之兵隋書謂之義兵謀人之國而可謂之義師乎伐人之君而可謂之義兵乎此語誠爲篤論但南齊書之成也蕭景陽奏于天監之年隋書之修也魏侍中鼓于貞觀之代身立其朝口多指斥豈所謂定哀微辭以建時難之意乎兼之建武咸興之間高武文惠子孫殖醢殆盡景陽固豫章之息也金甌時擬其口懸望江漢之旅如救焚然

奉以義名此又誠出本心者歟

良政傳

良政一傳有不必錄者二人有不應錄者一人有不及錄者二人有附錄孝義而應改入良政者一人不必錄者傅琰虞愿也不應錄者孔琇之也不及錄者崔景眞夏侯恭叔也附錄孝義而應改入者樂頤也傅令山陰虞守晉安並屬宋臣無關齊職虞愿于建元元年即捐館舍傅琰于建元元年進號將軍是尚得謂之齊縣令齊太守乎宋書宜錄而不錄此沈隱侯之失也齊書不必錄而代宋書錄之此蕭景陽之失也孔琇之治乳與小兒以博威名善狀寂莫惟此一事絕無慈心徒有猜氣列之酷吏庶其信之樂頤爲永世令民懷其德卒官有一老姥行擔斛簸若將詣市聞頤死弃擔號泣行跡如此當孤立循吏不宜附見頤著名崔景眞爲平昌太守有惠政嘗懸一蒲鞭而不用去任之日士人思之爲立生祠夏侯恭叔爲景陵令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光如燭咸以爲善政所致而良政傳不列二人抑何也李史散逸附見于列傳之中而循吏傳亦不列二人抑又

何也

周禺傳

禺傳載何允精信佛法無妻妾此非實錄也何子季自有妻但無妾耳按姚書云允妻江氏夢神告語卽代夫死則子季非無妻也其子何子晳少無宦志祖尚之爲娶王氏女婚迎哀告因遂初懷則無妻者何戢非何允也及其暮年復娶孔嗣女置之別室張融譏之以詩所云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是也則子晳又自有妻何氏兄弟無無妻之說景陽信彥倫何肉周妻之語遂執此議高逸傳載何求子弃附子晳子季盡刪江氏孔氏之事總之一語既失便欲護前文人之習大抵然耳

顧歡傳史臣論

顧景怡著夷夏論優老劣釋史臣著辨駁之以爲佛理之眞諸家莫尚貶斥吾儒甘爲道蠹推其意梁武惑溺佛教特借此論以爲諂子先資耳夫釋部入華肇自東漢用迄于今其教熾大儒有闢之者于宋爲盛如濂雒關閩之屬是也大臣有好之者亦于宋爲盛如富鄭公趙清獻蘇文忠之屬是也大儒懼大道之不明慮人

心之易惑故闢之不得不嚴大臣位極人臣名滿天下功高而不退則身危震主而怙寵則無後唯虛無之理可以吐弃一切澹已之雄心而釋人之忌志用以優遊善後而無害爲故好之不容不至張子房赤松之游李長源麻姑之酒並同此懷非徒恣誕以惑後人韓彭諸人苟知好仙則必無菹醢之禍李德裕之流苟知好佛則必無朱崖之竄功名之極無所復增庶仙佛之地可以湛懷而啟悟解謗而容身此碩德之老明哲之夫深入沈湎于是二者之中而不出也愚嘗極論之公卿大臣可好佛而天子國君不可好佛男子可好佛而婦人不可好佛智慧男子可好佛而愚妄男子不可好佛智慧者湛取佛理靜修吾心躁者得佛而平傲者得佛而謙苛者得佛而寬刻者得佛而恕慳者得佛而施愚妄者不以佛爲治而以佛爲恃以爲吾之積釁深過雖彼梵聲唄書可以一切銷之也而淫刑肆色之性恣肆而錄役則佛者適所以便于爲惡之具也宋明帝慘毒恣懷寺塔一建卽百姓賣兒貼婦之錢亦所不顧梁武帝廟犧易麪宮禁斷刑淮堰一決流數千萬命而不之恤

究之餓餒傷生臺城隕命伊蒲盛饌不救楚獄手足成贅無補唐亡至于婦人內言不出酒食是議羣趨號請壼範何存胡太后以都統僧進罰朝士之金一時怪之徐妃贈枕瑶光名入金樓子之中見者以爲愧下至假尼之入宮寺主之淫禁徒穢李百葯劉昫之二書而已天子而好佛則必喪天下國君而好佛則必亡社稷婦人而好佛則必至自獻其身愚妄男子而好佛則必自堅其惡然則好佛如何曰不好佛而佛之理存好佛而佛之理亡此不可不白也吾願爲富鄭公趙清獻蘇文

忠之好佛而已矣不願爲梁武唐敏及笮融之好佛也卽好仙亦然吾願爲張子房李長源之好仙而已矣不願爲秦始漢武及高駢之好仙也爰因論蕭子顯書并及之

按南齊書江淹爲十志沈約爲齊紀蕭子顯自表武帝別爲一書江沈之書不行而此史遂入祕閣議論出入具有史義較之諸家斯爲最上顧立傳之體寬則疑濫簡則近佚比擬並列尤戒不倫王奐縱兒稱兵張沖誓守無貳一忠一叛何由同科裴叔業惡迹散見送質拓

跋猥爲作傳豆冠先卹使仗節遠蹈蘇卿僅見夷志寔遲以老婦而服男冠不入五行袁願以怨宋而謝貴仕不登孝義諸如房叔先之勁節崔景眞之賢良孔佑之至行通神顧邁懟之局險訪毋皆刪其姓氏沒其事蹟有美不書有異不紀太史之簡焉用彼焉

梁書

長沙嗣王業四傳

統論史體有子附父傳者無父附子傳者間有之非曰蹤蓋節屬遺跡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此古今大義也宣武之忠昭于天地何得輟其行跡而以顧王冠其前耶

良吏沈瑀傳

迹瑀所爲乃强勉自持孤立行一意者耳下縣之吏命著芒屩襲亥之辱志在必報外持清白內叛刻骨謂爲循良未免失之倫遇龍門氏之筆久置之酷吏傳中矣

諸夷傳

梁武躭情釋部躬效緇流諸夷聞風梯航獻款緇闕進表異議大都江左以來唯斯稱盛且夫龜茲偏安[redacted]

未接其使白題滑國博物始識其名婆利獻金色之席高昌貢鳴鹽之枕扶南生犀槃容赤馬或在天監大同之時或在普通承靖之歲皆來無虛月故史並紀年錄其君臣之名紀其厥貢諸品垂之永久允矣實錄至于芘奴牧願二願化鐵東明擊水魚鼈浮傳提與以柳葉爲妻彌呼以女人自王高昌殿上之馬有行有列倭國孔光之地乍合乍開諸如此類悉載前史蕭沈修書已厭辭複今乃累牘不休初乏限制勘說隱侯之冊斷同驕子之文是謂散見不鮮抑與耳食何異

王僧辯傳

忠梁者王僧辯也賊梁者陳霸先也僧辯所短者在受脅文宣詔迎貞陽耳其于梁室實有再造之功姚伯審父子代爲陳史傳中吹毛求疵擘肌分理詆僧辯及柳仲禮趙伯超並有屈膝侯景之事夫殺侯景者僧辯勢不可爲姑强顏隱忍以謂得當及力能辦賊則剸刃仇之腹中以雪二帝之恥于事有補而于義本無嫌且師援臺城柳仲禮寔爲盟主裴高宿將不敢異同邵陵親王都累節制此時僧辯一偏將軍耳及白翻解軍僧辯

尙思一戰仲禮颯面媚賊望風送款則屈膝侯景者柳仲禮非王僧辯也節其降在偏裨事雖立異柏亟學步以拜犬羊則爲首爲從應不同科史官當思爲賢者諱之義本傳宜直削其事而不載卽或載之以明實錄允當效太史公立傳之法不見本傳而散見于它傳之中以彰錄功掩過之體今乃顯文而深詆之推其本意不過廣陵之襲霸先作賊曲借此以相媚代爲釋憾而已然則持莫大之功而橫加以辱身敗行之名伯審父子妄乎傳後云霸先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此時僧辯功勳已重霸先入地實微勢非相軋何由得畏果有異心則長子預佛之箭已久用之何至束手登倫父子并命耶轉之授人以北門之管結人以姻婭之感朔翼旣成條然反噬事在不圖理于天然僧辯以六度亡身霸先以猾賊竊國姚史高下在心並亂直筆矣

按顏氏家訓養生篇曰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無全者惟吳郡太守張嵊建義不捷爲賊所害詞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今姚書載張嵊而遺謝夫人亦一

闕事

陳書

本紀

後主沈湎昏色艶妻煽處姚氏留舊臣之體不忍直書過端乃于篇末著魏文貞之論用昭炯戒殆有風人忠厚之遺焉獨其于王僧辯之眞也必書曰討于江陰王之行弑衡陽王之沈江必書曰薨則猶之乎諸史之詞而已

姚察傳

姚伯審之傳凡有二失僧坦精曉岐黃官居醫正諱而不疑一失也隆重所生言多溢美復與狎客同傳二失也黃叔度父爲牛醫東漢未嘗諱名徐嗣伯心慕謝技張融勸爲航宮醫術通曉何損家聲乃概削之而不一載乎江總持心飲狂泉君臣卜夜數其亡陳之罪應與麗華之頭並懸青溪姚氏不深貶絕翻感其獎飭之功申以父黨之敬先察立傳抑何淺諱其祖而深賤其父也觀總持自序指斥太建徒懷怨望識者歎爲言跡之乖而姚氏以爲實錄指累爲白乃至于此

司馬申傳

司馬申小人之尤也醜正人則傅縡戮矣獎佞人則孔範將矣媚宦官左右則李善慶蔡脫兒叢表裏爲奸利矣史官概削事跡爲作佳傳媚至族誅毛喜逢迎主意散見毛傳而不敘本篇何比昵之深也白雀巢庭虛爲矜美黑鳥啄口偏爲匿瑕姚氏殆有其朋之歎矣

梁之亡也始于朱異而成于柳仲禮諸人姚氏修梁書不爲柳仲禮立傳陳之亡也始于江總而成于孔範諸人姚氏修陳書不爲孔範立傳二者皆謂之縱惡

梁之亡也不亡于敬帝禪陳之年而亡于王琳遇獲之年王琳一日未死則梁一日未亡敬帝之後尙有明帝此梁本紀之所宜收者王琳乃心王室天之所廢必欲興之衍梁祚至七十五年之久此梁列傳之所宜收者姚氏修本紀則刪明帝修列傳則削王琳不如何之元所纂梁典猶存其行事而不沒其實爲一時之直史也姚氏之意以爲身爲陳氏之臣登蕭莊于本紀則無以處乎霸先是明以篡逆之名加之矣陳書旣目王琳爲寇欲爲之立傳則必置之熊曇朗留異陳寶應之間曲

加忠臣以反覆喜亂之名義復有所不敢而心且有所難安不得不散見其事于陳書諸傳之中而深沒其名于梁書列傳之內此則姚氏作史之大凡也愚謂霸先之篡逆由立梁敬帝而盜竊霸先之猾賊因襲王僧辯而愈書本紀旣有敬帝何必無明帝列僧辯何必無王琳梁代之史要當以何氏之典爲正

北魏書

出帝紀

永熙爲高歡所迫奔關西並棄黃屋之尊踣匹夫之行誰爲致之魏氏加意掩飾歸獄侍臣乃云奔陝之役事由斛斯顚倒是非欲蓋彌顯宜其書被穢史之名死有餘骨之慘也孝靜不立本紀後人所稱魏氏目爲亡國之主君臣之名直可勿立矣諸如帝紀之中江左呼爲島夷主國類書名氏通使曰朝貢代曰僭無異夜郎之自比漢大倭國之相矜日出天驕之臣口無遜言烏足怪乎或曰修魏史者是不一家旣有崔浩高允操觚于前復有李彪崔光續簡于後然則夸張之詞又非魏收一人獨執其役也

高湖傳

此傳專爲齊神武而作也江左相沿競稱門地北土學步事在效顰漢高太上本出布衣卯金再興率由田舍初不見病當時要亦無傷帝業自史筆多佞曲加緣飾張湯七葉顯榮遽削酷名長孫一女皇后遂滋溢美況天子父祖致無譏詞至于高謐非石渠辨論之器乃云繕錄遺書樹生無金馬玩世之材援云浮沈辭爵疇鮮卑于華胄諱罪徒爲考終穢史固然理毋庸怪也

崔浩傳

傳云浩晚成不曜華年故時人未知按伯淵博通強識材敏夙成結髮登朝旋致通顯晚成之語誠所未解太武御粥之賜至尊固已知何俟妻母王氏始奇浩才能乎伯淵以多才殺身議事廣肆庸辯逸倫祇以太曜華采遂致國書刊布倘能韜晦傾成令器果如史氏所言閔湛郗標二人之諂詞又何自而入耶

司馬叔璠傳

司馬國璠以亂謀坐誅此休之子文思傳中已明列之據云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僞親之引以飲宴國璠性疏直因酒醉送語文思言已將與溫楷及三城胡酋王珍曹栗等外叛文思告之皆坐誅及讀叔璠傳則云世祖平統萬兄弟俱入國國璠賜爵淮南公卒無子爵除叔璠安遠將軍丹陽侯卒因此言之國璠復似善終者豈國璠如絳市之囚閱日而復蘇耶豈拓拔寬政罪人之子并得嗣復爵邑嗣絕而復除耶吾閱封元之傳以國璠事連坐四子一日并命則叔璠同產未必終保通侯之賞竟免歐刀之戮史氏失誣可據信耶

源子雍傳

子雍傳云子雍戰敗被害年四十子延伯傳云隨子雍北討與葛榮戰歿時年三十四父子之年相距七歲當由筆誤耳

薛辯傳

薛士達被寵歸闕輸情關中神武圖王深見疾忌史氏因之遂施曲筆厥祖破胡沒其操行乃父延智削其公方惟有官閥直等平流薛氏河東右姓汾陰望族門膺竊爵家植文宗觀以士達不忘本朝普泰太昌之間稍

見同異因而目傳才爲腐學指特達爲曲引始祖甚得人和書爲憍傲易簣本屬考終誣以惡疾總之天子所愛史官亦愛之天子所惡史官亦惡之薛氏不立傳代爲大家吹毛魏收之書不過諂于鄴而已

羅結傳

結孫拔高祖時進爵爲王拔孫延大興中驃騎將軍按天興屬太祖初立年號拔仕孝文其孫必非道武驃騎蓋記年偶誤也魏收于崔鴻十六國春秋議其事在元年者紀之二年事在二年者紀之元年以爲失在不考

愚謂崔鴻所譏止一年二年之近收所譏者乃至數十年之久彥鸞有知應笑人耳

劉休賓叔父旋之傳

據云旋之子法鳳法武高祖運盡河南人士法鳳兄弟無可收用不蒙選授後俱奔南法武即孝標也按孝標才名迥秀熠耀江左彼自棄其南金翻笑並得燕石爲平之臣代拓拔護前不亦異乎

李平傳

按北齊李庶同王松年盧斐共訟魏收史不實庶則以

祖平傳載爲陳留人家世貧賤故也王松年則訟王慧龍傳自云太原人盧斐則訟盧同附盧元傳內及閱魏書慧龍之傳誠如所訟盧同巍然綴張烈之首未嘗附盧元此收本傳所云與崔綽同改者也至于平傳本云頓邱人彭城王嶷之長子初不易其土著薄其門地斯豈收受訟後自行改草耶被勅武成虛心直筆耶細考當年魏收爲楊愔高德正所左右王盧兇鞭受辱李庶殞命臨漳生者猶慮投所死者詎惜舞文苟能抑情審克恬心改竄頓邱亦屬名家收本傳中何不言與盧氏同改平徽關附史文帝以收書不實命魏澹顏之推辛德源修魏書九十二卷唐藝文志中有張太素後魏書一百卷茲得非二書之筆乎收書往往散逸多取北史及高氏小史補之高氏小史或復取材于魏澹太素之書未可知也若收本則宜如李氏所訟爾

李崇傳

傳載明堂國學一表李百藥北齊書以爲邢邵所上紀之邵傳中李延壽北史仍其文而不錄其小其者北齊書則以楊愔魏收與邵所同請靈太后答令云云北史則以楊愔魏元義與邵所同請靈太后答令云云愚思邢魏年事稍遠靈丘后事主名甚相次何故述史時忽移子才之筆爲繼長之文豈伯起輕薄性成忌刻素著子才名位遠出其前遂猶亂表疏謂子才經國大章舉由踞鞍前輩聊以報揄任昉之語耶及細考二李之書玩其文勢邢奏應在太昌之後太昌屬出帝年號此時元義久誅靈后已枕枯骨何由署名稱水無因作合即神龜正光之年子才遑彥位未通顯敢與尚書領軍連名進牘且據百藥之史伯起身列其中三人通關大議無故以河間上章易爲頓邱拜表語情已絕徵理必無斯則魏書存實而二李失之鹵莽也

崔休子叔義傳

傳云叔義坐兄悛鑄錢爲城陽王徽所發究其實鑄錢者兄叔仁非兄長儒也魏收素與崔悛有郤曲借家事誣衊羊胏可以代樂駙馬牛可以變向魋有是理乎佛助輕薄兒驚蛺蝶之號良不虛耳

宋彪傳

魏收修魏史忌前侈勝無與爲輩畏人形其短乃引房

延祐辛元植睦仲刁柔裴昂之高孝幹之徒與之共事諸人悉無纂述才收遂得嵩肆其長史中魏臣凡預國書之任者靡不曲加繩削絕無推崇先進之義鄧淵劉模綦儁山偉固無足論崔浩高允既以編年之體短之崔光李彪躋遷固之例復以無所成就病之官兼著作郎者首詞職任起居便形紙隨歷排前哲自以爲功愚謂崔長仁殞命所司李道固白衣東觀二公腐毫輟翰蓋亦有年豈于國史之任分寸無補而一代著述必俟成于魏收一人之手以恣意斷之凡自太和景明以前紀傳之光明俊偉者哀志之偶博整雅者悉屬長仁道固所裁定收不過拱手迹襲特于列傳中意有輕重則上下其手耳景明以後所著宜曰魏收魏書庶幾史記存焉談之論前漢留孟堅之名同一義例乎收雅畏其如此書成時即取崔李之本燒之滅掠前美掩爲己作冢無存骨殆以報茨如也

陽固傳

陽固爲北平太守負塵爲中尉李平所傳坐以獲罪此載在魏起居注可證也今收爲固傳乃云出試守北平

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又云大軍征硤石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然則初讀彈文繼招入幕起居爲野史國史爲循良抑何翻反之甚愚謂官論美惡不論薦彈非其罪也輸作城旦適肯其榮如其罪也擁芳垂名適昭其辱收何必曲爲陽氏諱耶

爾朱榮傳

榮傳有二失論所云彭韋伊霍不與焉廣載詔文代爾朱揚厲一失致屈巨跡昇鄭琅狀悉掩不載二失論所云世稱受榮子文略金代作佳傳者也愚謂在收爲篤論不足深怪孝昌正光之間靈太后捏權不制鄭儼李神軌濁亂宮闈狼不食子甘心酖兒此時向雒無師氣噎欲死即何陰之役太傷酷濫衰衰朝貴既經[redacted]奚辯蕭吝竊謂元義即爲猾賊不得不以廢靈太后爲快擧爾朱榮即爲剽虜不得不以扰靈太后爲大功況乎擒葛榮驅元顥除蕭寶寅万俟醜奴歷平劇寇厥勳不細倘其一心匡帝不萌悖逆毀趙元則之禪文斥李顯和之九錫謂之彭韋伊霍夫復何過況魏收所論乃反語非正辭乎愚故責其二失併爲風謗

衛朱兆傳

天柱一日不死則高歡一日不死則侯景一日附渤海侯其既死他無足慮則乘間而起各擇私圖奸雄心事大都同也史官作兆傳言高王忠義惡兆犯順冀其必敗將舉義師以夾輔王室由此言之高歡徇魏家之純臣矣步藩之師會稽大行密詔高歡何故代兆摧拉高王又將如狗爲人所嗾也總之爾朱弱則颺去爾朱强復依人反覆覬望以規利便彼所以不與兆協規者兆屬粗人計可縛取爾朱一族期功强近人身旣惡咳之皆可下咽故假大義之名滅親暱之業竊取權勢自開伯府其于魏室存亡莊帝生死猶之秦越肥瘠何足介意史官曲爲美言將無所謂顏厚有忸怩耶曰不然北來諸將酒肉飽豐高王府中美官可欲而斧鑕可懼欲與懼并史態出矣

張普惠傳

張洪賑一傳袞袞至四千餘言表䟽悉載不嫌紙費傳中之最繁最悉者惟揚播一門及此傳而已推其故魏收父子建爲益州刺史有贓罪普惠受使簡據事證得釋子建父子感其恩爲傳以報之崔休羅同劈楷爲爾寂寂普惠揚椿下筆不能自休國史之任借酬恩怨大可怪也傳中隱益州驗贓之事惟載行臺遣使之失以爲楊公熙扇惠子建有先見焉不克以行幹蠱而徒以文蓋愆謹知修史之家類非一氏他人已載筆特書其後耶

斛斯椿樊子鵠賀拔勝傳

與齊異規定稱謀逆投身西魏率曰不材此是魏書大病斛斯椿可人但不從神武敢于投難遂至見忌誅

集詬禍甚耳凡易代之際人臣乃心故主輒蒙惡名無由昭雪史官隨時俯仰巧取世資或以興王自有愛憎或以勝國類留忌諱歷代類然不病一伯起氏也唐人纂隋書目君素爲義及本朝修元史與閔本爲忠此由帝王比蹤堯舜所以史官並轡董南史之良否君與臣實交任之賀拔兄弟無令狐周書幾爲魄佛助所掩讀史者于鼎革之世不可不三思毋徒依史官生活也

節義傳

節義傳中石祖興可削也祖興營太守縣令兩喪賜賻上造以恩言之守令悉屬王官果有治狀恒典自有國邮卽無賜禄家人或能親含何煩部民擴出辦喪此蓋善事上官逢迎當塗者之所尚李維郭尖優爲之耳故祖興宜去或曰然則石苗之葬縣令黃宣也張宣祖之殯縣令元承貴也二人猶之石祖興也二人亦宜去曰是不然本傳明言之矣董令無朞功强近之親元令有弱息旅魂之痛所治有行德者急錄其行以風薄俗可也

良吏酷吏傳

杜纂不宜列良吏傳酈道元不宜列酷吏傳杜纂降賊受其偽署後勸葛榮水灌信都循良之吏豈其屈膝稱林一城何暴偉民皆魚肉有葛尾居然可覩此人而騎之良吏則國僑先宜款萑苻卓茂不嫌事赤眉矣酈道元抗靈后之旨正邱念之罪正氣凜然邦之司直卽其器業微峻無太郎醇酒之風有龍門破柱之氣遽加酷名失在誣蠛沉陰盤穿井有死靡貳不入節義之傳橫被毛鷙之聲良吏所深斥也

王叡傳

王洛誠以日者之兒覔辟陽侯之寵恨無淮南袖鎚縱淫人考死史官紀其千姓條分派析究同宗請推其由然王椿之婦係佛助次姑以瑣瑣姻婭之故遽使魏朝國史移爲太原家狀不亦怪乎

僭晉司馬叡傳

江東雖小正朔攸在史官于典午南渡視同乂翊被厥土風申申相詈僭彥鸞十六國春秋推宗江左不復僭竊卽其文史猶人而器識固已軼倫矣雜國唯鐵弗慕容沮渠蒙氏庶幾可存蓋以參合統萬之師姑臧和龍之後魏之取威定伯實在斯舉其餘須盡削之以入晉書抑更有說焉金行失次五馬渡江諸國藉譽風塵家思逐鹿短垣自踰齊國不有成則爲拓拔不成則爲鐵弗徒河耳愚意凡諸帝制自爲互吞互滅初不因魏氏起家及不在稱臣貢獻之列者悉可不載竊又謂苻堅有國書如姚秦張涼如慕容燕如拓拔魏皆須附錄涼州元壤既入其版圖魚羊老羌復甘爲臣妾或銜璧稱藩或服官敭歷倘扼水不與贅筆有人奮四姓爲小侯差可無媿

自序

作史之家類有自序遷固以來尙矣序中不過述作史大指及先代統系所由而已從未有自立佳傳者魏收矜克性成躬自夸詡其便梁也奸穢狼籍貴嬪宜淫館客由此得罪自傳則曰副王昕聘蕭衍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衍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其修史也實得陽休之之力休之左右之始有兼著作之授自縛則曰初帝令羣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㩦其任其才名本出溫邢之後且又年事不侔自

應推先之乃于靜帝人日之問則曰時邢邵亦在側甚
恧焉稱述文襄之語則曰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我
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于詞氣並不及之其意㒓
輕二人直出其上逮邈彥猷叔出米之斥吏痛于當塗
遂逝之刺而嶽嶽之鹿終遂折角矣其父子建爲東益
州刺史幾以贓敗自傳則曰子建自出爲藩牧董司山
南居脂膏之中不以財利經懷及歸京師家人衣食常
不周贍此則爲親者諱兼合于古者作銘言善不言惡
之義未可深非也

天象志

志云永熙二年四月己未朝日有蝕之占曰君陰謀三
年出帝爲斛斯椿等諸佞閹搆猜于齊獻武王託討蕭
衍盛暑徵發河南諸州之兵天下怪惡之被日食者陽
消陰長之機君弱臣暴之象高歡脅主于此出令辰弗
集房大象昭然不曰臣有逆節翻謂君有異謀茲豈京
房易占之術劉向洪範之學耶志云十五年乙丑月犯
牽牛占曰大臣有憂十七年蕭嶷死後人以爲大臣疑
當作吳越蕭筆誤也愚謂魏書以江南爲島夷以齊武
爲大臣皆事之發衆者

地形志

常山郡志云後漢建初中爲淮陽永元二年復今按後
漢書章帝建初四年四月徙常山王昞爲淮陽王初帝
永元三年五月紹封故淮陽王昞子側爲常山王昞傳
云徙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昞自常山
徙封淮陽非改常山爲淮陽魏氏據范書而誤建初徙
昞封則以爲章帝易郡名矣永元紹側封則以爲和帝
復郡名矣總之讀東漢諸王傳未詳耳

樂陵郡厭次縣注云後漢曰富平幸明改按漢書成帝
好微行嘗自稱富平侯家人則富平封邑兩京已著不
應後漢始改或富平自有兩邑厭次爲富平猶之安險
爲安喜苦陘爲漢昌曲逆爲蒲陰耶

靈徵志

此志歷誌各徵上合春秋紀異之義及其附口諸祥則
猶之休文符瑞之篇而已志中白鼠爲災白狼白鹿爲
瑞按穆天子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由是荒服
不至則白狼白鹿未必不與白鼠同類也志載宣王得
白狼而犬戎服不知出自何書應是誤以周穆爲周宣
耳

釋老志

史官立志上關王政次繫國體然後審筆從之二氏之
學任其自存天地之間于事已畢乃剖厥源流詳其宗
系楚英之盛儀徒存燕昭之靈氣何在豈深悼時非昔
誠世主犢司馬封禪之書耶封禪義主于諷釋老情存
乎勸闡其意指歸命鷲峰之側蕩心五城之閒行非媒
摩不嫌登肩而抱兒術無樂大何惜繫印以倘主斯蓋
外道之招殊非經國之典吾欲刪之以服史例　按外
史釋迦實以周昭王時生志以爲周莊王時生者非
一則實沙門曇無讖也在沮渠傳則以爲妖法宣淫受
拷而已在釋老志則以爲言事多中從容藏命二者從
志乎將從傳乎　傳作曇無讖志作曇摩讖無摩聲相
近故轉而訛耳

魏收之書頗有史裁四夷之傳不襲舊文十志之中無
遺前代比之沈約宋書才藻不如而斷限差勝所以魏
澹張太素之書皆廢而此史獨行但傳中每詳親姻不

畏煩辭雖譜牒之舊已久氏族之考方興按之史筆終
乖體要宜當時楊愔極祖魏氏倘以此見短也至其抑
魏伸齊詔濟備至舉按恣情妍醜頓易即無王李二家
之訟穢號自應喧播矣

史糾卷二終

史糾卷三

北齊書

文襄紀

渤海王業不繇子惠搆其樹迹全遜晉昇廁置帝紀將無過情此紀叙次不倫中載侯景答書尤屬無謂一紀之中或取魏紀或取梁書或取北史剽竊三家牽聯而成絕無義例疑非李氏之筆當屬後人所補

邢邵傳

傳中載請置學及修明堂奏本出李崇之手非邢氏筆也魏收載入李崇傳中茲復云與魏同奏蓋李氏不考故耳

祖珽傳

讀史至祖孝徵盜銅疊事未嘗不掩卷一笑惟金三品自有高下銅疊二面殊非金叵羅之比梁上君子或過而不問孝徵雖貪何至遽以入懷所謂下流攸鍾眾惡皆歸史官之筆未免太甚思按裴讓之傳邢邵傳魏收傳以及此傳悉非李安平之舊李本稱歡爲高祖澄爲世宗洋爲顯祖演爲肅宗湛爲世祖率無稱諡之例諸傳變號爲諡當屬延壽之書李本卷帙散逸後人取北史相補其中小異者則宋高氏小史特殺青時未及詳校耳不然稱號稱諡何一書而兩例也

陽休之傳

史稱陽子烈爲時論所鄙者有五端恩蕭說祖珽撰御覽事尚有可議其餘諸事可重未可鄙也文林館既立子烈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領袖後進亦屬佳事何故指爲僥倖會必若袁翻之忌邢邵魏收之排劉晝方見先正年事之異乎鳳將九子在何承天以爲美談而在陽子便爲訴端大不可解至如立齊高本紀魏收欲取平四胡之歲爲齊元子烈立議從天保爲限斷陽子史裁自不可移必取平四胡之歲爲齊元曹氏平黃巾之歲卽爲魏元乎司馬平公孫之歲卽爲晉元乎建安不聞屬之當塗正始未嘗移爲典午永熙天平忽曰改步將置武靜二帝于何地子烈諷勸齊正全從國史起見不因存沒異儀且向歆天文父子不同劉張師說前後頓異況區區比肩事主之人乎子烈性通率不樂領職再居吏部謂爲妨吾賞適其領中書監也謂人曰我已三爲中書監用此何爲亦卽此意夫弁觀軒冕復謂爲鄙必且嗜蓮乾沒不休方爲無累耶史矣至于燕王之封子烈謂所親曰我非蠻奴何官忽有此授此時走狗受郡君之名飛鷹有開府之號倡優廝養悉邀社封淫名邪寵曾何足顧子烈斯語律以顏習反唇彼無所辭倘謂喜得假王口失常度未免失之何漢凡此諸事史官之所鄙後人之所重卽史官亦無定見不過當時爲高肱韓長鸞諸人所鄙史官亦從而傳之耳卽子烈實有可鄙者天池得石盛稱符命六王三川曲爲演說智不及于桓譚佞有同于張華史官曾不指摘亦復何故

文苑傳

敘中舉宋孝王不容口據請待詔文林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顏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也暗此論則孝王必文行兼美遠出顏介諸人之上及綴循吏傳而孝王復附見宋世良宋世軌之後以爲孝王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別錄二十卷會平齊改爲關東風俗傳言多妄謬爲弟尤雜無著述體由此言之孝王文無足采附有鱗甲特一傾險士耳文苑則舉之上天循吏則按之入地鉅鹿伯起之癖不圖于安平復遇之劉善經隋書中僅一見之按北史云善經諸人事多遺逸則善經要亦孝王流亞耳

北周書

宇文護傳

宇文薩保宇文氏之周公也幸則爲周公不幸則爲薩保耳史臣加以至逆之名冤矣文帝捐館王業未成外寇方張諸子尚幼此時宇文氏無論不得王并宜失霸薩保左手據天下之圖而手以奉之孺子王其事不可謂不難未幾孫李之嫌構幽廢之勢成此閔帝自廢非薩保廢閔帝也或曰廢君非純臣事然則伊尹廢太甲矣霍光廢昌邑矣一君廢復立一君一君死復建一君未嘗陰覬竊鼎貪立孩稚薩保此心惟不忍負一死叔父耳奪非常之富貴而付諸弟以富貴之故而并疑及所奪之身嫌疑得免不敢自肥而進之主者主者既獲彼孩而并烹此老庸詎人情乎武帝有云三十歲天子豈爲人所制此志一萌薩保無生理矣所謂功高者主震地逼者身害也或曰薩保殺明帝罪不赦愚謂明明以疾不以弒明帝大漸之日口授遺詔文成數百王今論之首尾溫麗古今受酖者多有之卒然中毒不能少須臾毋死乃從容作絕命辭乎李安進毒之說創自武帝一人已外無一人知曾及安被誅齊王憲爲之請命倘薩保當年獲然行王莽梁冀之逆中外便應喧播卽禁中祕密外人不得預聞而齊王介弟出入禁闥莫察性成動靜先知何至十三年之久意中向無此罪人

也當是武帝欲甚薩保其特加之辭耳王與諸人之誅滅曰侔齊王憲而死孝妄諸人之誅吾亦曰侔晉公護而死然則薩保可不死乎曰不可後世之人不幸行周公之事居周公之地即周公復生不復望活區區一薩保乎薩保之受誅此擧周公而死者也陳宣帝之殺衛陽齊昭帝之賊濟南及宋太宗之殺武功此不學周公而死者也嗚呼忍矣

賀拔傳

賀拔兄弟傳魏書立之北齊書立之北周書復立之愚意賀拔本爲魏臣爲破胡晚年與黑獺相周旋耳賀拔諸傳止應魏書紀錄齊周二書可無載入

劉璠傳

據云南鄭拒守未下達奚武請屠之太祖許焉唯令全璠一家璠泣請再三太祖遂許之南鄭獲全璠之力也及觀赫連達傳則有疑焉達從達奚武收漢中拒守積時後乃送款武問諸將進止之宜賀蘭願得等以其貪盡欲急攻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窮兵極武仁者不爲且觀其士馬猶强城

池尚固攻之縱克必彼此俱損如其困獸猶鬥則成敗未可知況行師之道以全軍爲上武曰公言是也遂受蕭循降以此言之則南鄭獲全者非劉璠之力又赫連達之力也在璠傳則以爲璠功在達傳又以爲達功兩人同功誰適爲主而史官之牴牾已見合二傳觀之欲屠南鄭者賀蘭願得之徒非太祖及達奚武之意也即達奚武請屠之說并爲史官誣文達奚武之兵威遠至上聞則進止何施不可乃集議行庭採擇衆論耶且此請既已不行便當明朝廷不殺之仁受降之外自無它法何故廣開讜端强立同異深沒其恩于上而巧歸其善于下達奚大將不宜有此險詐瀆行也史官附曰不過欲甚劉璠之美遂使兩傳立言不復相蒙耳

周諸王傳

楊堅殺宇文子孫殆盡其意惟畏爲我難耳周家子孫滅隋家子孫安矣一傳煬帝執死于宇文化及之手化及即爲賜氏然不死他族而偏并命于本姓天之報施因人何其巧也周氏諸王間不乏賢代王不邇聲色滕趙俱能文章或謚以僭或謚以奰或謚以戾或謚以對

[illegible]惡謚皆隋志也出于隋志而登之周書史官不加一辭焉哉事之筆焉用彼爲諸王之謚惟衞剌王直可無議耳即晉公護齊王憲之謚亦皆有辨晉公護之謚蕩也武帝之志爲之也齊王憲之謚煬也宣帝之志爲之也然史官猶可解者曰此因周志而登之周書也史官書法宜云何曰趙王招爲隋文所害謚曰僭餘準此

隋書

諸志

宋書以陳書無志晉書未成無志并爲魏吳晉四國之志而入于宋書之中隋書以梁陳書無志後齊後周書無志并四國之志而入于隋書之中史官以此誇多鬥繁可矣律以史裁則兩史均譏晉書名宋書雜載吳晉魏之事可乎書名隋書而雜載梁陳齊周之事可乎倘嫌本書未備則附益其下增廣記聞如裴松之之註陳志可也不然或書之後徑自孤行以備搜採如魚豢之魏略崔鴻之十六國春秋可也混而一之記事記言之倫脊于此大失矣或曰隋書與宋書不同宋書紀志列傳成于沈隱侯一人之手隋書紀傳魏支貞立之隋書諸志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趙國公長孫無忌主之一成于貞觀之十年一成于顯慶之元年當時呼爲五代史志實與隋書並行乃後人混編而入之者夫然則魏文貞與沈隱侯又自有辨

韋世康傳

按世康本傳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嘗喟然有止足之志又云世康寡嗜欲不慕貴勢未嘗以位望矜物若然則無以處乎韋師之傳矣韋師之傳曰族人世康爲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勝負于是晉王廣爲雍州牧盛存望第引師爲主簿世康弟世約爲法曹從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恥世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爲從事遂杖之觀本傳言之世康知足知止彷彿二疏之風矣觀師傳言之則世康一躁競忿胸毒鑿淵懷之夫而已按本傳又云獨季弟世約宦途不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此杖前乎之乎抑杖後乎之乎居官落拓頓至于杖天下無此父兄之教且推田分宅鵠鴿之誼亦云殷矣橫加箠楚抑又何心此史官之覆言而非實錄也李氏廿史謭辭合傳而並載不刪尤爲可

議

房彥謙傳

吾讀房彥謙之傳而嘆賢者之不可無後也子孫昇盛名列高爵祖父之美從而益彰子孫不肖降在皂隸先代茂德湮沒無聞史臣因而上下其手殆已多矣即邢德之風不掩邢邵之材而張純之賢遜削張湯之酷後人負荷蓋可忽乎彥謙誠賢者位非通顯細行畢書才非作者遺文備錄斯蓋有爲吾謂魏書高湖之傳爲高歡而作也楊播之傳爲楊愔而作也陽固之傳爲陽休

之而作也隋書長孫晟之傳爲文皇后而作也房彥謙之傳爲房玄齡而作也李氏北史斯病尤所不免李景長賢魏史不錄因魏徵而立傳榮公護兒前書歎美爲來濟而增加正藏兄弟維杜正倫之故而曲爲揚譽世基羽惡因虞世南之兄而頓貲文林未詢國書先參家乘史官此病若亦同風已

南史

趙倫之孫倩傳

倩尚海鹽公主後詔離婚史載其由不過家人反目以

言戲始以手驟終此閨門恆態見女碓情文帝何故不加正訓絕其姻媾耶及推其實海鹽與逆濬私通趙倩入宮忿恚摳絕帳帶文帝震怒并賜海鹽生母以死離婚之事繇此不然文帝亦溫恭主何至淫刑過舉而怒猶未息耶此李氏之考事未覈者也

劉韞傳

劉韞史之所謂人材凡鄙爾薄絕形貧人唯笑者也彥節謝權知爲將族此又前識之士明決之夫矣孔臭狂且忽爾見幾何前愚後智頓成回易繼之斬朝受命故國孫支憎其秀出無分蒼素恐授惡聲死書坐譴劉以亂李史自彥文爲下材紀事小異而大歸同病者也

吉翰杜驥傳

按吉翰傳刺徐州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八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且去明可更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呈視訖謂之曰昨工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愚謂典籤固有罪罰之可也殺之不可也殺玩法之吏以寬不赦之民是

舞文以立威其處心積慮成乎殺也按杜驥傳驥欲棄雒陽爲文帝所咏會姚聳夫正率所領奉鍾于雒水驥乃誑之共事聳夫見城不可守又無糧食于是引衆去驥亦委城南奔遂卸罪于聳夫上大怒使鄭順之殺聳夫于壽陽愚謂此一役也杜驥可斬已則委罪而中人以死詩人有言爲鬼爲蜮驥之謂哉此二人者志存刻深中藏險賊李氏悉載之循吏之傳無乃失之誣乎抑江左偏安民方肉吏不刃縣人殺人不足貴歟二人奉職稍稍有狀姑寬取以充數乎質之史遷立傳之義正復相病也

義康傳

傳曰上疾嘗危殆命義康且顧命詔義康流涕遣省以告劉湛殷景仁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湛景仁並不答按宋書則不然義康流涕以告殷劉劉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殷景仁並不答此最爲得理劉湛擁戴車子爲日已久固應有勸進之辭義康友于素篤景仁盡心朝廷自應結舌不置此李史之不及宋書者書史逕逕異同名爲一家及紀此事未免好新而

失之不富正矣

宋文帝諸子傳

按總敘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及劭逆濬本傳乃濬母卒命淑妃養以爲子在總敘則氣屬含生在本傳則體繇冒賴入室之文行自操焉

蕭穎胄傳

按此傳大概與蕭書同而微有異者蕭書所云斬山陽則劉懷慶劉熙曉蕭文琰孫末陳秀五人也李史所云斬山陽則席闡文一人之力也蕭書云山陽至州單衣白服將左右數十人而已李史言山陽至州將步騎數百人數百數十茲屬小節不嫌異辭至于席氏功高擬辭有義一史累載其文一書全剛其實傳信傳疑後人何從愚按蕭氏南齊書成于天監中武帝詔付祕閣既有訛謬應時改定吾知蕭書爲實錄而李史爲附會也

循吏王洪軌傳

王洪軌貪功好大邑民被殲招魂慟泣覃以爲仁夫獨人之父寡人之妻孤人之兒萬骨告枯僅博王珂史一哭究復何補與死得刺史哭冥生得刺史笑耳且起家

初政以貪婪致敗後郎改弦美其自新于事已足遽稱良吏史官賞甚譬如失節之婦悔其心蕩已乃從事整東徒以晚蓋之勤許爲十年不字吾未見其可

隱逸杜京產傳

隱逸傳載杜棲及剡縣小兒心竊非之以理相揆杜京產入隱逸傳子栖入孝義傳剡縣小兒附之此上格也曰李氏著書父子不別繫也然則因杜京產之隱逸而及棲之孝義猶爲父子著代之例因杜棲之孝義而併及剡縣小兒之孝義并忘立言篇目之名矣收孝義之姓氏亂隱逸之篇目無倫無脊莫此爲甚　南北史紀事有體網羅散逸功在諸書之上若夫父子相承祖孫並繫詳列家乘莫別賢騃以供觀覽最爲簡直而深覈史裁有乖體制張揚在昔吏之科安世不應同傳祖約居叛逆之例士稚仍自孤行黑白混登不無遺恨但推其源本蓋亦有繇晉世習彌以氏族名家唐代李素因肉譜牒擴此學熾興緣以修史終然轟聳貽笑大方

沈昭略傳

按東昏行沈昭略責徐孝嗣以不能廢昏立明以匾擲

之可分作破鬼面及徐孝嗣傳孝嗣謂昭略曰始安王事濟欲以門應之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繇此言之不容有擲頭事矣二傳何所紀之乖剌也

武帝本紀

劉山陽之死按武帝本紀則拔戟斬之者陳秀也按蕭穎胄列傳則勒兵斬之者席闡文也一人之事在齊屬席在梁屬陳將安所傳信乎

潘妃傳

按本紀帝入收嬖妾潘妃誅之按王茂傳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爲婦玉兒泣曰昔日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義不受辱乃見縊繇本紀言之則武帝赫然行小白之誅繇列傳言之則玉兒貞烈矢柏舟之節胡居乎一人之筆而兩歧外屬不對爲約端兩舉也

曹景宗督軍援昌義之■

曹景宗傳曰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欲專其功乃違詔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沈溺復還守

先頓帝謂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韋叡傳曰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大部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觀此傳則景宗失在逗留觀彼傳則景宗失在輕進觀此傳則武帝怒景宗之不進觀彼傳則武帝幸景宗之頓置且龍環御刀之賜義得前殺何故復恐景宗節度乎此南史兩傳之自相牴牾者也

沈約傳

沈隱侯宋書追原家乘華胄遙遙下筆不能自休此自敍則然而李史直取以作傳此豈史官之體

何敬容傳

南史作梁臣列傳叙錄非一即如敬容一傳中云淺于學術通苞苴饋餉無賄則略不交語是篇篋不紡者此何敬容也末又云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是家無長物者此何敬容也一人之身乍賢乍佞一傳之中自搰自埋

總之何國禮勤于簿領拙于風采輕薄之子遇輒反唇所以江簡有揉街之辭蕭巡有■之什一時競傳互相弄墨李氏沿彼舊號辭多溢惡厥有繇哉

孝義趙拔扈傳

趙拔扈誓社報讐刼殺長吏攻擄城邑以正律之居然大盜耳呂姥聚黨以修子郄漢書不稱其怨王齡攘逼以伸父冤齊史直目爲寇拔扈何幸擅斯隆譽耶左氏有云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則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是借忠孝之路以開盜賊之門未必非拔扈一傳始之借也其未讀于春秋齊豹書盜之義也

隱逸鄧郁傳

傳載衛夫人事其失也誣燕齊迂怪之談乃出良史之手耶若然則洲記荒經搜神雜俎當與馬班二家分路揚鑣居然有正史之目矣總之南岳先生傳奉詔之臣不得不作著作之官不可不刪

傅縡傳

惡蛇享祭之事李氏載之以爲傅縡壽日之効愚謂死諫之臣宜加善辭復膺厚誣無以勸後且大鳥騰翩忽下揚公之蠹巨蛇擁婦偏門竇氏之棺漢朝不爲志怪陳史何故斥言延壽亦宜爲彼遺直寶此筆舌也

北史

胡靈太后傳

按傳云掖庭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惟后每謂夫人等言天子豈可獨無兒子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嗣乎及肅宗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爲諸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云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所不辭也愚讀而疑之旣而慨然曰史臣書此其非實錄也明甚蓋后一淫婦人何能曉暢大義若此甘自捐軀命于受孕之時而翻歆兒嗣于繼統之後始則祝胎有詞繼則攫子兩食初終兩截並不相蒙前失行之婦閒多明智要之此語出于文明馮后之口則可信出于胡靈后之口則可疑馮后淫而智時出于正胡后淫而愚盡納子耶雖當狐綏唯求雄壯娠娠辭令應所不嫺即或有之當繇宣武春秋已高萬方求嗣當夕之際密許以不死故侈口大言紿諸夫人耳又或不然則以貪生之心幻

爲輕死之言六宮嬪嬙其諂宮寺交稱其德宣武偏聚易惑難斷遂使鉤弋故事不舉魏朝而拓拔之紀繇斯不腦是則靈后之爲計止在求生而諸夫人倘曉術中也史臣書此其非實錄也明甚

史稱魏舊制太子生母賜死爲故事此亦非實錄也魏死之事一行于道武再行于獻文孝文而諸帝未嘗踵行獻文孝文初非帝意皆主其事者文明馮太后爲之累也道武殺明元之母劉貴人獻文殺孝文之母李氏孝文殺太子恂之母林氏曰此魏家故事也而魏家故

事實不然太武之母杜貴嬪明元未嘗殺之也景穆之母賀夫人太武未嘗殺之也文成之母閭氏景穆未嘗殺之也明元太武景穆未嘗行茂陵之誅而何獨致疑于宣武杜氏賀氏閭氏未嘗有鈎弋之禍而何獨致幸于胡嬪則不殺者故事也馮后曰不然李閭二族將興起而脫晉位告其子若孫曰生子殺母魏家故事也子若孫勉應之曰生子殺母魏家故事也臣民相率口誦曰生子殺母魏家故事也史臣緣而筆之書曰生子殺母魏家故事也實則不然道武一時殘忍

之舉而胡后因口實之以爲故事史臣緣而筆之書者大誤也非實錄也此胡靈后所爲在椒掖之中嘗其長舌以死爲歸者也

元諶傳

史稱諶無作才識歷位雖重時人忽之此事謬矣按趙都王愛其次子謐即讓封始遷肆州纖廣食邑甚悉辭不受高節素風一時無輩及爾朱議欲遷都恐喝河陰之毒諶抗辭無撓强禦邑沮此非材識而何史因魏氏之言沿而不削亦一疵也

鄭羲傳

史云鄭羲雖不潔清義然後取天下豈有義然後取之人而猶被不潔之名者乎魏收祇識章句不諳大義一還經傳附會卽敗乃知禮義之文中外相應收不敢望見左邱司馬也李氏仍之不刪亦是一病

楊播傳

楊播高祐二傳當時疑其詞多溢美武定天保之間楊愔高德正方用事魏收所云我爲二公作佳傳是也及細閱之高傳尋常略無諂筆楊傳文成一卷其詞數千

季友逸羣百口殲盡天之報施善人固如是耶爾朱固屬淫刑楊氏本無釁隙然其中緣飾過情史官未免有之李氏知爲穢書而一一襲故亡所芟改是爲大失

爾朱兆傳

秀容渤海術本一家爾朱以輕猾隕躬高氏以渠奸定霸史官不審加高氏以舉義之文魏收仕齊諂言如貰固無足怪北史仍襲頌說豈亦受北來酒肉之賂耶

爾朱天光傳

據天光傳云建義元年夏万俟醜奴擊蕭寶寅于豳州爲之發憾大號及寶寅本傳復云與侯終德戰敗攜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逐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寅爲太傅天光之傳則寶寅受縛寶寅之傳則寶寅自投二者何去何從醜奴狂僭以天光之傳言之寶寅獲後始稱僞號以寶寅之傳言之則醜奴狂僭已久來便授官否則太傅之職非至尊孰與除此耶二者又何去何從且天光傳所云寶寅被禽之地靈州也及細考本傳寶寅曾至平涼後仍歸雍州卽令被禽乃雍州非靈州也二者又何去何從

斛斯椿傳

魏收立斛斯傳曲誣之所以詔高王也北史削去欒亂干禍之辭而猶存姦性佞巧之語天下有姦性佞巧之人而能辦店受牛留心軍國連事者耶李氏著南北史率以諸書爲藍本史論襲舊不下一意惟于列傳舊史或芟削以見史筆或濫存以形疵瘢其中玉石較然白辨

節義傳

史載郭琰沓龍超乙速孤佛保三人搜補逸漏可稱良史獨傳中王元威石祖興二以匹夫而爲天子一以部民而結上官長無恥之習關側媚之端猶然仍魏氏書而不削未可以訓也

梁蕭傳

北史削劉石諸國不載最爲得宜獨綴蕭梁者以江陵鼎子屬西魏附庸耳愚謂梁雖小弱實中華帝室之冑殷諸鐵伐徒何猶然島夷相資耳以弁簡端于理爲允

高麗諸傳

諸本國之事與魏齊周隋相切者方應紀錄否則削之

諸傳正體宜直云某國出某氏之後已詳某書某傳中文多不載一二語可了其後無煩刺刺也

文宣紀

紀云所幸薛嬪甚被寵愛忽意其經與高岳私通無故斬首藏之于懷于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于柈上支解其屍弄其髀爲琵琶一座驚怖莫不喪膽后妃傳云薛嬪者本娼家女也年十四五時爲清河王岳所好其父求納宮中大被嬖寵其姊亦且進御文宣後知先與岳通又爲其父乞司徒公帝大怒先鋸殺其姊薛嬪當時有娠過產亦從戮記言無故則暴怒出于一時傳曰過產則行刑施之有漸紀傳之說將安所從以清河王傳考之帝斷薛氏姊而鋸殺之譏岳以爲姦民女其說大概與后妃傳相類紀特欲甚文宣之暴揩詞未免兩岐耳

段韶傳

傳云周文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武成自鄴倍道赴之時大雪諸將或欲迎之韶曰不如陣以代之故勞我逸破之必矣遂大破之及閱高翹郡之傳則不

然傳曰是役也段孝先持重不與賊戰自晉陽失道爲澗所屠無遺類焉斛律光自三堆還帝以遭大寇抱其頭哭任城王湝進曰何至此光面折孝先于帝前曰段婆善爲送女客于是以敵爲能稱此言之惟敵是求者高須拔也容頭過身者段孝先也孝先堅壁固壘以老敵師是亦將[illegible]所尚明月素號知兵何故輕敵反啟或者非實錄乎語孝先材略不在明月下勅勒老公服之而厥子黜諸至尊之前平日閑高敵傲則選愼觀釁孝先不免辱國閱孝先傳則老謀壯事又復萃于一人一傳一事並出李氏之手兩兩相背正復不解

邢邵傳

置學一疏魏李崇之筆延壽混入邢傳始襲白藥之史而忘其訛也但二李亦復小異伯藥以爲與魏收同奏延壽以爲與元義同奏改魏收爲元義者應是見盧太后答教此時疑伯起尚未登用遂稍稍更定耳獨不思此疏上于永泰太昌之間元義胡后久作冢中枯骨焉得同之上封事並望其勒議乎此紀載之一可笑者也中載宣武篤于春秋崔暹每勸禮接名賢以邵宿有名

望故請徵爲宣武甚親重之多引別見邵傳鄙崔暹無學術言論之際遂云暹無所知解宣武遂以邵言告暹并道此漢不可親近暹頗銜之邵奏魏帝發勅用妻兄李伯倫爲司徒祭酒詔書已出暹飾啟宣武執其專擅邵縣是被疏及按崔暹本傳則又不然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嫌也以二事合觀同薦一人而被毀及被毀而能容與不能容則大異一崔暹也胡爲猶深刻命于宣武之世而盤遊大度于文襄之朝也在宣武之世則銜之在文襄之朝則容之一事而前後異同實枝頓易此必史官好立議論之過以致紀事之互舛耳且秀容既敗渤海乃興宣武之世六鎭扶亂甫形爾朱反跡未見此時賀六渾不過一鮮卑客耳高氏□柄用宣武之朝尚無崔暹之跡藏邵一事在崔傳則可存在邢傳則可削或曰玩邢傳本文宣武嘗作文襄亦一時戲筆之誤若然更無以處乎崔暹本傳矣總之後代史官久不識闕文之

義事取悚聽不顧牴牾所以罕留夏五之文此風遂不可再也

儒林張景仁張彫武傳

張景仁以八體進身餘無它藝則諸儒林徒辱逢拔李鉉馮偉有知便應割席張彫武蹇蹇匪躬忠諫被誅死生之際偉然可觀此嘗舉其大節沒其小疵傳中以景同譜之故謂其通姬胡兒與相首尾均此一人始則屈志頸瑄之側終則抗顏萬乘之前有是理乎北史至謂少年美面爲王元則所愛悅曲舉斷袖之穢以戲傳經之雅史官與人爲善未應如是

胡長仁傳

太白食昴之變北史以爲二胡當之按胡長粲爲趙州刺史昴屬趙分刺史當其災皆徐之才之說耳屬有據及長仁賜死復同此占曰食昴不利胡王以長仁姓胡封隴東郡王故也果爾則井鬼見異必傷秦家之宗生斗呈祅斷禍吳均之族安定衣冠之裔無端變爲旄頭鱗介之倫傳會成說徒資嗤噱

恩倖郭秀傳

傳云秀親寵日隆張伯德邢仲彥張華原之徒皆爲相附會愚謂此非實錄也按張華原循良之吏晉代治行推爲第一豈與小人作緣或稍加禮貌不峻絕之而已否則效杜征南故事略遺雒中權貴使不爲我難耳史官遂加深文爲善者懼矣

蘇瓊傳

傳曰性頗險無行論曰志識沈敏方雅可稱一傳一論何相背之戾也按李氏南北史緒綸率剖裂成章率爾而作刪襲前人無復已業間或有之僅屬一辭李氏詳于紀略于傳疏于論其大率也總之作史之體是人賢否既具載本傳曰論曰贊曰評皆屬駢枝苟無創論別聞與本傳相左右者作傳之後不必作論偉哉我朝宋王二公之修元史也加人一等矣

楊素傳

拔素從齊王憲拔晉州憲屯兵雞棲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而宵遁爲齊兵所躡衆多敗散素與驍騎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及閱文帝十三王傳大不然焉王憲之傳曰齊主聞晉州見圍自來援之時陳王純屯

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繇此言之則屯雞棲原者永昌公椿非齊王憲也憲傳又云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爲菴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主自率大兵與椿對宇文盛馳告急憲自救之齊兵遂退盛與侯莫陳芮涉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救之會被勅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疑柏菴爲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繇此言之則救者齊王退者非齊王也奉勅夜退者齊王懼而宵遁者非齊王也戰

而斬獲者齊王儀而獲名者非齊王也楚柏耆錢鏡兵齊入未嘗退蹈卒盛芮而苦戰楊素何不列名二人之傳于盾抑至此乎或解之曰周書成于令狐德棻成于魏氏二人而各有所本後人不能定其是非至于北史出一人之手立齊王憲傳則歸功于齊王而楊素不附歸錄立楊素傳則溢美于楊素而齊王則但獲軍書路要二家成書不復詳校爾

史糾卷三終

史糾卷四

新唐書

高祖紀

突厥殺劉武周于白道歐宋新書以爲在武德之五年劉昫舊書以爲在武德之三年司馬涑水棄新而取劉其必有所據矣

武德九年四月辛巳廢浮屠老子法按高祖辛巳詔不過沙汰僧尼禁增寺觀非廢法也且七年十月曾幸終南山謁老子祠矣此詔下而事盡不行未嘗廢亦未嘗

復新書云四月廢浮屠老子法六月復浮屠老子法二者皆非實錄也据劉書辛巳之詔亦在五月而非四月

太宗紀

紀云太宗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爲縣公此史官書誤宗室降爲郡公非縣公也吳縝糾繆之言良然纘又云紀中太中享年差三歲余細考年歷太宗生于開皇之十八年隋文崩日已七歲矣合大業十三年武德九年貞觀二十三年計之應五十二歲今紀云年五十三所差一歲據吳氏言之則太宗享年五十矣吳氏之言亦不爲無謬當以劉昫之紀爲正劉昫書曰太宗年五十二

高宗紀

總章二年冀王旭輪改名輪此皆史官書法之謬冀王原名旭輪不過仍令單名耳初未嘗有所改也新書舊書書法互有勝負郎如房遺愛柴令武謀反荆王吳王非與同謀長孫諸人恰之强構之以死舊書混而書之不過曰房遺愛元景恪薛萬徹柴令武謀反伏誅而已新書書曰駙馬都尉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高陽巴陵

公主謀反伏誅殺荆王元景吳王恪是非斷斷不滅春秋之筆此舊書負而新書勝也高宗改元十四舊書于改元之故必詳其說新書類畧之而不載舊書于永徽必稱七年于顯慶必稱六年餘皆以此爲準新書從稱元年而無七年六年之文不知諸元惟麟德可以從歐氏書法以有詔預改耳它元則不然或改于二月或改于三月或改于八月或改于十二月未改元之前所行之事不得不連而相舉以是知劉氏七年六年之文爲必不可易閱卷明然若撥霧而見青閱此新書負而舊書勝也

中宗紀

景龍元年七月皇太子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不克死之此史官書法之誤也是時武三思及子崇訓既已誅之矣何不克之有但衆靖身殲弄兵自焚耳

元宗紀

紀略傳詳史體固然過加刪削毋乃太簡元宗春秋既高皇心日蕩時御勤政之殿屢登花萼之樓君臣曲宴賞花賦詩甚至至尊邀宴罷之車醉臣受牀褥之賜休

假縱遊戒無入署旬節張宴官爲賜錢千成勝事全繫風流史臣沒而不書何以警後及其西蜀迴鑾南樓高御肅宗徒步而控轡上皇撫背而止車父子歡然允彰孝道筆削不及後代何觀至于李林甫之平章事也書曰是日大風拔木楊貴妃之入侍也書曰以壽王妃楊氏爲道士號太真春秋譏嚴凜凜筆端角書義例敢望肩背但楊氏固爲禍水安胡最屬亂源寵以使相假之王封紀中曾不一載吳縝病其疏略不其然歟

肅宗紀

肅宗紀云乾元元年十月立俶爲皇太子代宗紀又云乾元元年四月立爲皇太子二紀相距幾何或以爲四月或以爲十月以舊書考之代宗實以乾元元年五月正儲位則十月四月所紀皆舛

代宗紀

代宗天資仁厚高出世主優崇宦官是其大疵姑息藩鎭事非得已肅宗獨柳甫誅河朔遂失代宗嫡而通之馴至委靡至其待功臣有體敬事汾陽使之功高不懼僕固懷恩罪惡滔天䘏其老母嫁其幼女武臣悍將可

以感而泣矣此親稚猜之主鳥盡弓藏深文密網參夷遂及何但什伯與千萬哉歐陽曰爲中材之主未免太甚蓋乎劉昫之言也曰罪己以傷僕固徹樂而悼神功懲載縉之姦罔重炎綰之儒雅修己以禳星變側身以謝咎徵古之賢君未能及此而猶有作梗召恩勞師敝賦者蓋陽九之未泰豈君道之過歟

德宗紀

貞元三年○原作德宗三年今正十月壬辰射生將韓欽緒謀反伏誅按欽緒滉之子也欽緒逆遁妖僧德宗以功臣子特原之所誅書止妖僧李廣宏及餘黨百餘人欽緒未嘗正典刑也

昭宗紀

景福元年十月河東將李存孝恃擒孫揆之功怏怏望賜及李克用用康君立存孝益不平遂據邢州與張濬通本紀書曰河東將李存孝以邢州叛附于全忠乾寧元年三月太原軍陷邢州執李存孝用緒裂之刑本紀書曰李克用寇邢州執李存孝殺之一曰叛一曰寇此史官代朱温李克用執筆也存孝果叛在克用不宜書寇矣克用果寇在存孝不宜有叛矣且當日邢州之據實與張相合縱未嘗送款朱梁克用意中指爲叛耳在存孝不得云叛即河東州兵自戰其地自執其將未嘗侵天子土疆賊天子命吏朱温意中指爲寇耳在克用不得云寇書寇書叛兩者均失至于紀事年月遺近乖謬李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段文楚在懿宗咸通之十三年本紀乃以爲僖宗乾符之五年宋威殺王仙芝賊黨尚君長在乾符之五年本紀乃以爲乾符之四年疏舛之病即二事可見

諸志諸表

紀與志兼出歐陽文忠之手所紀災祥年月日互殊武德二年地震在高祖紀則九月乙未在五行志則十月乙未貞觀七年雨土在紀則二月丁卯在志則三月丁卯貞觀十二年地震松叢在紀則正月乙未○按紀乙未雟州地震松叢州地震在志則正月壬寅貞觀十三年石然霧陽在紀則四月壬寅在志則三月壬寅武后垂拱二年新豐有山湧出在紀則十月己巳在志則九月己巳僖宗乾符中五月風雹在紀則五年五月丁酉在志則六年五

月丁酉二書何所取矣寧以質之司馬溫公及劉道原

舊書頒新書簡舊書疏新書密爲大較也舊書立志十有一新書立志十有三而增儀衛志兵志選舉志爲舊書無表而新書立宰相表方鎭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爲舊書武后止入帝紀新書既爲武后立紀又爲武后立傳新書于諸傳之外又立卓行傳藩鎭傳又姦臣叛臣逆臣傳凡此條例皆卓卓度越劉史允容置議顧有進焉者宰相世系差似可刪遙遙華冑徒貴一嘶郭崇韜泣拜汾陽之墓狄武襄謝避公之諸郭狄之譏孰崇敦卑惜修史者見不及此新書不當刪而刪者帝紀之詔敕新書當刪而不刪者諸相之世系也帝詔許敕劉書殊足觀覽雖學士視草未必悉出宸裁而詔誥臚列亦以備一代立言之體歐氏全削不取此新書之微遜于舊書者耶　宰相世系紕繆不一蘇瓌字昌容乃曰字廷碩廷碩頲之字也蘇震本瓌曾孫乃曰七世孫七世抑何遙遙耶李雖本李承之兄系中以兄爲弟李藩乃李承之子系中以藩作潘李成之高祖名芝蘇頲之曾孫名翔並削去不敍于惟謙相中宗而于

氏表不載武什方相武后而武氏表不載李藩相憲宗而李氏表不載鄭綮相昭宗而鄭氏表不載諸凡疏漏是不一倫

代宗母吳皇后傳 文多不載

傳中所載强半皆虛吳后入宮在肅宗未爲太子之前林甫傾陷在代宗既已成童之後三日洗兒賜御擬易語既誕絕事復不經宋之修唐史也命諸林學士各搜異聞人置一通以備舊史所李載以故稗官說部絡繹奔會苟期悅耳不務協情借南董記言之局競王何肆事之長此其短也咸林吳氏駁之極詳今全載之吳氏糾繆曰今使本紀代宗以大曆十四年崩時年五十三是歲己未推其生年實開元十五年丁卯歲而李林甫以開元二十年方爲宰相且按林甫本傳其未爲相之前亦無謀不測以傾東宮之事此其證一也又按開元十五年太子瑛尚居東宮至二十五年瑛始廢二十六年六月肅宗方爲太子是歲戊寅則代宗已年十二矣此其證二也且肅宗既爲太子其宮室之內汛掃庭宇整飾藥器宜各有典司豈有乖興方至而有司恬然不

加隸治者乎此其證三也代宗既爲嫡長孫而又生之三日元宗親臨浴之其事體亦已不輕彼負姆者遽敢率爾取它兒易之上欺人主下易皇孫靜言思之殆有同戲劇雖人臣之家亦不至是況至尊之前乎此其證四也由是言之則吳后傳中所言虛謬可見蓋出于傳聞小說增飾之言不足取信于後世也

高宗三女肅宗十一女

高宗之女義陽宣城兩公主四十不嫁武后以嫁衛士太子宏傳載之而公主本傳略之義陽下降權毅宣城下降王勗二人卽太子傳中所稱當上衛士耶吳氏糾謬以爲四十不嫁事似有而實虛此語誠然蕭淑妃被幽之歲大約與武后入宮之歲相亞其女卽被幽縶猶應在童子字人之日豈其遂至華髮據宣城本傳下嫁潁川刺史王勗則王勗之爲荊州而不爲衛士也明甚卽權毅之官略不可考而王勗居然仕籍本非老兵衛士之說胡爲乎來哉卽曰尙主之後予以美官本傳胡不言本末而直以下嫁潁州刺史爲文也則四十不嫁固虛而下偶衛士亦復不實太子宏之傳曰義陽宣城

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庭四十不嫁宏聞昐惻遽請下降武后怒卽以當上衛士配之公主傳曰義陽公主下降權毅高安公主始封宣城下嫁潁州刺史王勗此兩傳之自相矛盾者也荊山公主下嫁薛伯陽涼國公主又嫁薛伯陽中宗宣城公主下嫁裴巽睿宗薛國公主又嫁裴巽豈二主同歸于一人耶抑荊山宣城早卒而涼國薛國嗣婚耶史無明文徒滋傳疑此固李唐之紀非堅牌之書也　咸林吳廷琛曰高宗以貞觀二年戊子歲生而孝敬皇帝以上元二年乙亥歲薨自戊子至乙亥則高宗纔四十八耳何緣有四十歲之女乎

元宗女

書稱元宗二十九女而數之乃三十女卽蟲娘見憎至代宗方得封名要不可謂非元宗女也新書之疏略大約可見至如駙馬之姓名諸傳互易廣寧公主之夫在楊妃傳則以爲程昌裔在公主傳則以爲程昌允宋避太祖諱故作裔此作允蓋後人所改常芬公主之夫在張后傳則以爲張去盈在公主傳則以爲張去奢臨晉公主之夫在孝友傳則以爲鄭潛曜在公主傳則以爲郭潛曜不寧惟是

太宗女豫章公主之夫在唐儉傳則以爲唐善識在公主傳則以爲唐義識二者何去何從讀史者未知所稽焉也

諸王傳

薨年卒月紀以傳信史官之筆未可輕下乃有紀然而傳不然此傳然而彼傳又不然者流之後議何所取裁卽如常山王承乾之卒在太宗紀則貞觀之十八年在承乾傳則貞觀之十九年太子宏之卒在高宗紀宏本傳則上元之二年在太子賢傳則上元之元年肅王詳之薨在德宗紀則建中之三年在肅王詳傳則建中之二年惠昭太子之薨在憲宗紀則元和之六年在穆宗紀則元和之七年在惠昭本傳則元和之五年諸王而外復如武惠妃之薨在元宗紀及惠妃本傳則開元二十五年在楊貴妃傳則開元之二十四年然則從傳乎從紀乎從此傳乎抑從彼傳乎帝紀修于歐陽列傳成于小宋猶曰二人分局或未校訂以故載筆有舛及二傳之矛盾則成于一人出于一手何相背之戾也諸王享年紀錄亦復多誤江夏王道宗薨年五十一本傳乃

以爲五十四道宗生于隋仁壽三年癸亥之歲死于永徽四年癸丑之歲自癸亥至癸丑年五十一何以見之劉武周度索原之戰道宗年十七此武德二年也據此可推太子宏薨年二十三本傳乃以爲二十四按燕王忠傳王后謂武后子宏甫三歲時永徽六年乙卯也上元二年乙亥正得二十三薨太子重潤薨年二十傳乃以爲十九重潤生改元永淳是歲壬午死于大足元年是歲辛丑正得二十據傳攷傳其失自見卽劉昫舊文所書不一身任筆削者獨不可一一是正之而乃沿襲其故耶吾恐吳兢劉知幾所修之史正復不然

中宗子殤帝

吳氏糾謬曰今按新書凡列帝諸子闕有史失其傳者亦必標其名而著其遺逸無傳之因不直爾晦其名也今此所謂殤帝者重茂也始封北海郡王神龍初進封溫王中宗崩后矯遺詔立之爲皇太子遂卽皇帝位既而臨淄王以兵討亂韋氏敗睿宗卽位復封爲溫王景雲二年正月徙封襄王開元二年七月丁未薨追冊爲殤帝重茂之立凡二十餘日比于諸王事亦稍殊若以前史昌邑王北鄉侯例推之其始封進爵及平生事蹟則宜列之爲傳其卽位後所行之事則宜編之于中宗

睿宗之紀今傳但紀殤帝二字其餘皆略而不述亦不顯其名及隱晦無傳之因反更不若列帝諸子之失傳者使後世覽者莫知殤帝之爲誰此又書法之不可曉者也此咸林爲溫王不立紀傳而發也愚按溫王封爵事蹟散見于中宗睿宗之紀及韋庶人太平公主之傳雖無紀而有紀無傳而有傳宋景文之所以闕如也雖然帝子詳列溫王則否咸林之論當非紀諸瑣瑣顯五尺豎子制命妖后卽位後所行不過斜封墨勅耳何事可紀何紀可立卽以漢昌邑王晉海西公例論之宜

爲溫王立傳而不應爲溫王立紀

紀傳書名

史官書姓書名書字所以傳信也高祖之子勝王元懿而紀書爲越王元茂憲宗之子信王憻而紀書爲信王恒昭宗之子德王裕而紀書爲德王祐魯王靈夔之子范陽郡王藹而紀書爲范陽郡王靄觀察使崔瓘而紀書爲團練使崔灌黃州刺史翟章而紀書爲黃州刺史曼章雍王繪之曾孫景恒而宗室世系書爲景悛李承之子李藩而宰相世系書爲李潘此歐陽永叔之過也劉昌裔之傳誤以楊子琳作楊惠琳孟元陽之傳誤以蘇光榮作蘇元榮田令孜之傳誤以鹿晏宏作鹿景宏仇士良之傳誤以魚宏志作魚志宏突厥之傳誤以李高遷爲季高遷一吳大瓘也在柳晟傳則以爲大瓘在吳通元傳則又以爲道瓘一頡利之子也在突厥傳則以爲叠羅支在李靖傳則以爲疊羅施一何重霸也在武宗紀則以爲重霸在進滔傳則又以爲重順一牛勗也在僖宗紀則以爲牛勗在田令孜傳則以爲牛頊此宋景文之過也藝文志中以仇甫爲裴甫公主傳內以鄭氏爲郭氏（臨晉公主之夫鄭潛曜也）宰相世系以蕭譽爲蕭詧眞觀始祖以袁粲爲袁察此紀姓紀名之誤也歐宋兩家分任其過者也　君臣正名史官并宜詳書中宗初名哲武后改爲顯穆宗初名宥憲考改爲恒紀中絕無明文劉齊賢犯章懷之名改爲景先楊隆禮避元宗之諱改爲崇禮傳中并行遺落後人讀史不恨其闕如耶

裴寂傳

傳云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反此史官之誤也雲起未嘗爲麟州刺史亦未嘗告元眞反所劾者裴緒耳此亦隋代事于唐朝無涉雲起本傳可考也且武德初并未嘗有麟州麟州置于元宗開元之十二年析勝州之連谷銀城而始置此州在高祖時何得有麟州何得有麟州刺史即何得韋雲起爲麟州刺史而告裴元眞反耶裴寂之傳韋雲起爲麟州刺史韋巨源之傳巨源貶麟州刺史一在高祖武德之初一在武后天冊之歲悉以子孫四五十年後新置之州爲授官左遷之城誠不得其解也即曰劉昫之史亦然舊史本多誤後來史官宜一一是正之始無愧厥職耳

李勣傳

傳云勣以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劉昫舊書則云薨年七十六愚細考之李懋功卒年六十十八舊書新書皆非也按李懋功本傳年十七往從翟讓作賊時大業末年也義寧三年即大業末年所不必論加以高祖武德九年太宗貞觀二十三年高宗永徽三年以至總章二年共十九年總計之李懋功止六十八歲耳卒年八十六薨年七十六劉宋二史果何所據而書之耶即曰大業末年原屬統辭焉知非十年十一年而必以十三年爲斷之乎若然則李懋功卒年或七十或七十一不必云七十六也倘曰李懋功作賊時在大業中則舊史之書薨稍近而新史之書卒尤遠矣

長孫皇后歸太宗

皇后本傳曰長孫熾嘗聞竇太穆勸撫突厥女心識之每語弟晟曰此明睿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圖婚故晟以女歸太宗由此傳言之則主婚者后父長孫晟也高儉傳曰士廉妹太宗非常人以所出女歸之是爲文德皇后由此傳言之則主婚者后舅高士廉也後之讀史者從皇后列傳乎從高儉列傳乎按觀唐書高儉傳長孫晟生子無忌及女晟卒士廉迎妹及甥于家恩情甚重見太宗潛龍時非常人因以晟女妻焉儉謫朱鳶主簿念妹無所庇乃賣大宅買小宅以居之儉妹即長孫皇后母也此時晟捐館已久煢煢母子惟依渭陽則主婚者屬舅不屬父可知也或曰儉謫嶺南中原隔絕武德五年方議歸命則文德結褵已久主婚未必屬儉或亦長孫季遺命乎兩存之可也夫史可兩存則史可兩疑夫實録也遠矣

劉宏基傳

傳曰時討薛舉戰淺水原八總管軍皆沒惟宏基軍力戰矢盡爲賊拘仁杲平乃克歸此史官大謬不然者按淺水原之戰仁杲將宗羅睺敗走太宗急追夜半圍之遲明而仁杲降則淺水原乃戰勝之地何得八總管軍皆沒乎宏基敗績實在高墌一戰史官誤以高墌作淺水原耳即高墌之役所陷者不過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宏基三人亦無八總管並沒之事此書事之最繆者不可不是正也

薛萬均萬徹契苾何力戰功

薛萬均本傳曰從李靖討吐谷渾萬均萬徹各以百騎行前卒與虜遇萬均單騎馳突無敢當者還語諸將曰賊易與復馳進擊斬數千級勇蓋三軍契苾何力本傳曰與李大亮薛萬徹萬均討吐谷渾于赤水川萬均率騎先進爲賊所包兄弟皆中鎗墮馬步鬭士死十六七何力馳壯騎冒圍奮擊虜披靡去有詔勞軍于大斗拔谷萬均恥名出其下乃排何力引功自居何力不勝憤挺刀起將殺之諸將勸止及還帝責詢其故何力具言

萬均敗狀二傳之言牴牾不同如此信二薛傳則兄弟皆有力如虎之帥信契苾傳則萬均一貪冒敗軍之徒二傳將安所從乎

蕭至忠被誅

王琚傳曰太上皇聞外譁譟召郭元振升承天樓閉關以拒少選琚從帝至樓下誅蕭至忠岑羲竇懷貞薛崇元楷李慈北闕下賈膺福李猷于內客省由此言之至忠應時行誅未嘗少稽天戮也至忠傳曰先天二年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捕誅之由此言之至忠亡命竄匿未嘗暴尸樓下也二傳不同如此

杜鴻漸傳

史臣以崔旰一事惡其養亂愚竊以爲過矣崔旰亦才臣杜之巽力不足以殺旰而必欲圖旰其勢必激而爲亂旰據形便擁勝兵全屬恐非朝廷有郎柏貞節楊子琳李昌巙三人始雖執言討罪終歸台從耳杜之巽善覘大勢明于要領許旰不死以平其忿委旰以政以織其望薦旰爲尹以殺其感因日與從事縱酒高會以釋其疑蜀臣革心從□家裝入覲天子此時旰力可以叛

智足以亂而不忍叛不忍亂吐手夷劍閣之險挈而還之天府伊誰之功一一皆杜之巽力凡有才之臣樂禍之士不能殺之即當用之既不能殺復不能用惟相率爲逆耳若杜之巽者可謂能用崔旰矣凡有德之人用之易有才之人用之難有才之人而縱趨尺步者用之易有才之人而貪亂樂禍者用之難杜之巽曲爲其所難而史臣不知其所用醜詆深當誠無當于直筆矣愚更有進者杜之巽後有平蜀之功前有恢復之舉白草進說肅宗光復舊業盡于之巽數言迄今繹其彌彷彿

淮陰壇上之辭武侯隆中之語吾以爲之巽之功不出李郭下特其不持大體勸肅宗早即眞耳愚嘗曰杜之巽房次律皆儒臣之有用者房次律勸親王握兵祿山闕而失箸杜之巽勸肅宗和虜西京因而遂收史臣以車戰之敗譏以病房荊南之走即以詆杜槪爲儒者不知兵術其一眚而掩其全徽亦太苛矣韓見素附楊劉以進身史臣載其彊諫杜之巽化崔旰以平蜀史臣疚其長奸總之司史者過也或曰舊書云然新書因仍不改吾更有尤于子京者知探劉氏之史而獨遺劉氏之論衡劉昫舊唐書論曰時以任崔旰爲非則不然矣旰南拒貞節北敗獻誠宜以懷來未可力制終致歸國豈非臧謀向討之即爲劇賊矣宜以此論爲正

鄭絪傳李吉甫傳

史臣欲甚李吉甫之惡于鄭絪傳則以譖鄭絪之事歸之史官欲甚李吉甫之美于劉闢傳則以討劉闢之功歸之究之二事皆虛而史官不一列正是大病也按盧從史跋扈自恣陰與王承宗連和此時吉甫出鎮淮南鄭絪方在中書一內一外譖詞何由得進此言譖者妄也討闢之功全由杜黃裳軍機進止悉稟乎章此時吉甫之官祇一中書舍人耳西川之功盡歸吉甫將置杜相于何地此歸功者罔也要之二說亦自有故鄭傳之說出于李絳之門生故吏此時李鄭望重物情所歸李吉甫以柔巧結主知舉朝願薄其爲人而修史者輒因李鄭之故曲加以不肖之名綴之以莫須有之事及至李德裕秉國重修憲宗實錄此時史官之情汲汲欲歸美于其父而無由則竊杜氏西川之功悉以歸之中書舍人而軍國重事皆欲仰成于綸誥視草之一人矣愚

謂鄭傳入譖之說李絳之門生故吏所修也李傳平闢之說李德裕之門生故吏所修也此史官之態古今一律者也

黃巢以皮日休爲學士

皮襲美陸魯望有松陵唱和集至今傳之及閱唐史魯望附無功枕椎之後襲美入休言尚屬之黃巢人譬之草木猶臭味也何一薰一蕕背馳至此史官耳治之功多于目治壽筆陷人正復不少陸放翁辨之及詳皮日休避廣明之難奔江東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子光業爲吳越丞相孫璨爲元帥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見尹師魯集中有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可考子良璨子也按尹洙爲一時正人不輕立言襲美果如輞川之王晉于祿山義興之蔣悅于朱泚則師魯必嚴拒其子絕其子孫安肯受諛墓之金爲之作誌耶且襲美既受僞職日日從老兵扣鞍逐馬顧安得從容西瀨投足廉石之門文詠無間耶後人口語以之歸咎于司馬涑水涑水通鑑不過承歐宋之誤歐宋新書又不過襲劉昫之謬顧劉昫亦無足道馮道爲親翁長樂老

是其所慕視君如弈畜身類倡修史之日以爲有才之人類皆從賊事仇如此也幽陷知名之士以釋已慚而歐宋安其舞文不爲平反二人似不得辭其咎矣

新書較舊書本勝歐宋之功自不可沒顧其中流品不分者有之持論失衷者有之安置乖方者有之事蹟漏逸者有之前後錯亂者有之譜系混淆者有之其筆牽意者有之挾義太苛者有之劉文靜開國謀臣乃與裴寂錢九隴同傳（此乃許敬宗等修史之舊）劉幽求助平韋亂乃與王琚王毛仲同傳牛僧孺清望絕俗乃與元稹李逢吉同

傳此流品不分之失也蕭銑無罪被誅乃有誦聖之詞裴劉人品迥別概致譏斥之語褚遂良斷非讒人惑于敬宗之史遂致疑其用譖劉蕡對策忠直海內傳頌其文覆用譏其戇疏此持論不衷之失也劉延祐素無文采絕少時譽列之藝文傳賀知章暮齒乞休位望通顯列之隱逸傳沈伯儀彭景直諸人之奏議應入禮儀志而乃贅入儒學耿仁智張不矜之節烈應在忠義傳而乃附見列臣其最謬者崔無詖始黨韋庶人繼害楊國忠乃列之忠義傳邵說屈膝于思明稱臣于朝義乃列

之文藝傳此安置乖方之失也雷海青痛哭凝碧池至今猶有生氣不得同安金藏同擐信史僅一行傳極畧書大衍之歷一時無輩不得與李淳風諸人並附汗青此事蹟漏逸之失也丞安王孝基歿于武德二年而武德四年乃有與厥相持之戰頡利死于貞觀八年而貞觀十一年乃有劉蘭拒郤之功平章崔圓卒于大歷中時李泌未相也泌以德宗貞元元年方入相而崔圓之拜大學士乃云引泌例而辭位節度馬璘卒于大歷末時郝玭未將也而貞元中之議城臨涇乃云向璘幕而進詞死者復生令人咋舌此前後錯亂之失也獨狐懷恩本獻后之弟而以爲姪徐齊聃本惠妃之弟而亦以爲姪王環本恭懿皇后之弟而以爲惠安皇后之弟王翽王旭本甡之孫而以爲曾孫蕭至忠本德言之曾孫而以爲孫張鎰本後允之曾孫而以爲五世孫李景讓本憕之曾孫而以爲孫李元道本操之高祖而以爲祖袁政藻本素立之伯而以爲父韓大敏本韓休之叔而以爲兄崔宣佐本日用之從子而以爲從弟孔戢本巢父之從子而以爲子尊卑不明親屬遷易此譜系混淆之失也久視

止有元年而王求禮傳曰久視二年春大雪天策止稱上將而褚亮傳曰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壽春本寧王之釋封誤以入閣爲出閣持盈本王真之小字誤以氏號爲封號殷開山所敗之地誤以高墌爲析墌薛萬徹所勝之城誤以洎汋爲洎灼敬暉之流本在瓊州誤爲嘉州韋巨源之貶本在鄜州誤爲麟州裴行立之擢本在沁州誤爲泌州裴巨卿實孝諶以無傳作有傳夏悼王懷恩王以有傳同無傳二王有傳無錄岑羲之晉同三品本先天初誤以爲景龍初武攸暨之降王壽春本神龍時誤以爲長安時此秉筆率意之失也僕固懷恩本非叛臣兩京收復厥功不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二女爲朝廷嫁之絕域細人交構其間遂激功臣使亂叛臣傳中可以無傳崔允宦官之誅制屬太甚實爲快舉厥父祕記始得洩憤此時誅宦官唐固亡不誅宦官唐亦亡誅宦官朱溫固強不誅宦官朱溫亦強黃門之生死何預朴梁之盛衰所謂翦誅姦討君側雖猜而禁逆遂張者當時此言何必遂爲實錄崔允奸臣之科可以無坐二人宜從劉昫并置之平傳之中而一目以叛一目以

奸則立功任事之臣讀之未免氣短此挾議太苛之失也新書之失既章章矣新書之美亦復指不勝屈諸志之整麗列傳之博綜左意備嚴錯舊周贍勝劉昫遠甚顧昫書稍勝者不過記事捷直耳至于紀志之中類失蕪穢論贊之文闒雜下俚議者俱能辨之而我朝楊升菴諸公必譽劉而斥歐宋重有惜于廿一史之從新去舊此亦好奇之論非守中之說失

新唐史本屬分任歐陽主紀志及表宋主列傳總修至于八年之久兩家似宜擬議一人尤宜詳較何至一書

之中自啟同異一頡利之禽也在江東王傳則以爲執之者李道宗在李靖突厥傳則以爲擒之者張寶相一吐谷渾之討也在太宗本紀則以爲貞觀八年在吐谷渾傳則以爲貞觀九年一武后之居也在恒彥範傳則以爲處集仙殿在武后及張易之傳則以爲在迎仙院一安大清之平也在李光弼侯仲莊傳則以爲被擒在史思明哥舒曜傳則以爲請降一渾釋之之死也在渾瑊傳則以爲戰沒于杜蕃在代宗紀及釋之本傳則以爲見殺于僕固一權梁山之反也在元宗本紀則以爲

開元十年在王志愔傳則以爲開元九年一劉濰之入朝也在德宗本紀則以爲怒闕而入帝都在濰本傳則以爲戍隴而歸闕下一韋宏景之封還詔書也在宏景本傳則以爲穆宗之世在劉士涇傳則以爲憲宗之時一劉總之歸地也在穆宗紀則以爲八州在崔植傳則以爲七州在温造傳則以爲九州一魏謩之罷相也在謩本傳則以爲大中十五年在宣宗紀及宰相表則以爲大中十一年一劉承偕之謀劉悟也在悟本傳則以爲承偕同都將張問在賈直言傳則以爲承偕同慈州刺史張汶一李進賢之被逐也在宣宗紀則以爲楊道廣操戈而見伏在嚴綬傳則以爲楊遵慶被焚而受攻傳云兵卒焚遵慶死乃攻進賢一龐勛之亂也在崔彥曾傳則以爲戍桂林八百人三年請代復留一年因怒而猖獗在康承訓傳則以爲戍桂林七百人六年之久並不見代積憤而成禍互相違戾更僕難數一彼一此使後世安所取信乎按新書成日仁宗命裴煜陳薦文同吳申錢藻共校勘之五臣身任厥職從容文館目睹瑕類暗默不審一言是則此書之短五臣與歐宋分載其半矣

席豫鄭薦傳　柳伉畢炕龐氏皆不立傳

席建侯一生不作草書可謂謹矣而謀與安祿山相表裏爲嬰降使時至謂祿山公直無私矣保姦之罪莫此爲大其意非不知范陽卽逆謀特見此胡得君欲借以逢迎元宗爲固寵地耳不作草書與孔光之不言溫室樹定復不殊而宋景文純爲之作佳傳鄭薦郤宦有藝子之請可謂有守矣及閱文苑英華乃爲伉士良作神道碑王目之爲全德讚之爲殊勳深以甘露之事快爲除宛之舉七松處士寧復有心肝耶而傳中未之深考一無詆辭此二者謂之縱慝柳伉上疏請誅程元振此時柳學士封章幾與朱雲之請上方同爲快舉而新書不爲立傳畢炕于天寶時爲廣平太守死祿山之亂可見二十四郡之中旣有顏平原爲之前驅復有畢廣平爲之後勁而新書不列之忠義韓昌黎爲其子畢坰作誌所謂廣平死節而其子不苟其澤者是也劉闢亂蜀有嫂龐氏絕不與往還白居易作詩美之而新書不寘之列女此三者謂之佚美

史料卷四終

史料卷五

宋史遼金二史附

孝宗帝紀

帝紀之謬莫過孝宗姑舉大臣之書薨者言之乾道六年旣書辛次膺薨淳熙元年二月旣書虞允文卒淳熙八年八月復書以敷文閣學士虞允文爲兵部尚書淳熙七年七月旣書李顯忠薨淳熙八年八月復書李顯宗責授淸遠軍節度副使筠州安置隆興二年八月旣書張浚薨乾道五年二月又

書贈太史諡忠獻淳熙八年八月復書張浚都督江淮軍馬乾道四年旣書龍大淵卒淳熙八年八月復書龍大淵知閤門事一人之身倏而就木倏而遷除倏而捐館倏而降謫咄咄怪事可發大噱若隆興元年七月旣書給還岳飛田宅矣淳熙八年七月又復書之隆興元年旣書廬仲賢齎書至金帥府戒勿許四州仲賢擅許之下大理寺二年三月械送柳州編管淳熙八年八月又復書仲賢齎書之事前後重書何其無定據也總之修史者仰成于托克托一人而已而元順帝復求成書之速不三年而宋遼金三史告竣宜訛謬不倫之聊出也

理宗紀

紹定四年皇太后年七十有五上詣慈明殿行慶壽禮愚謂楊后之齡斷不踰老傳之數此史官紀年之繆也按寧宗本紀崩年五十七距此止七歲耳寧宗存者不過春秋六十有四楊后以豔妃正位宮中反長于寧宗十一歲乎此理勢所必無也卽濟國公卽位時亦[illegible]四歲是皆史官不核之過

度宗紀

紀曰咸淳元年故成都馬步軍總管張順歿于王事詔特贈官五轉此史官誤甚按襄樊之圍張順張貴援之順之死事在咸淳八年非咸淳元年也

瀛國公紀

元軍駐錢塘江沙上潮三日不至時以爲天意說之悠謬莫此爲甚潮三日不至或周室將亡三川告竭之意吾不必置辨獨是蒙古駐軍必不向錢塘江息肩也明甚蒙古軍中如范文虎張宏範呂文煥[illegible]皆宋人叛而入元誰不知錢塘江有羅刹水之號乃敢壁三軍于死地卽巴延誤駐范文虎輩必大聲急呼告之以故何待遲之又久以至三日之後耶一夕不可何況三日臨江不可何況沙上此理之所絕事之必無而史官採取異聞以哆張[redacted]之盛事後儒不察曰冀海潮之靈一掃除山之卒并爲史官所侮矣吾一言以斷之曰海潮三日不至此理與事之所或有也元軍駐錢塘江沙上此理與事之所必無也後人讀史者毋爲史官所誤

此議前輩有發之者偶遺而論之志其姓氏非敢掩爲已有也

天文志

周伯星旣列之景星中矣復列之客星者子旣列之客星中矣更列之妖星王蓬芮旬始蚩昌轍光此妖星也昔以爲瑞星仁宗時出奇星一時保章靈臺所不識當屬二帝北轅蒙古入主之兆復以爲瑞附之景星之末可謂載筆失倫矣至于五行志中水災火災帝紀旣已詳之而志中又爾複出是贅疣也

職官志

志曰崇文殿卽舊延恩殿慶歷七年更名觀文殿置大

學士自賢焉朝始又曰國初爲文明殿學士宋庠言稱
呼同眞宗諱號乃改爲紫宸殿學士以丁度爲之時稱
爲丁紫宸慶歷八年御史何郯以爲紫宸不可名官于
是改延恩殿爲觀文殿卽二說言之觀文殿之改在慶
歷八年乎抑在慶歷七年乎

藝文志

志曰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此言
失之不考按刊板始自後漢之乾祐中聶崇義爲國子
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刻板于國學則經籍刻板已大行

史料　卷五　四

于漢之乾祐時矣愚又以刊板之事固不始于周亦不
始于漢而實始于唐之季代五代之天子率兵强馬壯
者爲之何知有詩書經籍之可重而屑屑爲梓木之舉
乎其事始于武宗宣宗之世無疑但事實年月無所考
耳又眞宗景德元年夏上幸國子監閱庫書問邢昺經
板幾何昺曰十餘萬臣少從師業儒經有疏者百無一
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由此言
之經籍刻板權輿于唐而盛行于宋卽顯德學者無筆
札之勞亦非確論也　續名臣言行錄志中以爲不知
誰氏所撰此書成于李士英之手李酉考亭之自出也
如此疏漏亦非一端

向敏中傳

傳曰天禧初進右僕射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
曰朕自卽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
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宗
諤旣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云云愚謂此非實錄也按
宗諤本傳眞宗大中祥符五年宗諤已物故矣何得天
禧之初復有李翰林入直耶此非實錄一也眞宗卽位
之後向敏中未爲僕射張齊賢先有端揆之任何得云
朕自卽位未嘗除僕射耶此非實錄二也顧此不當責
托克托應責考亭名臣言行錄中曾載此事修宋史者
不避摭拾其詞禍

張浚傳

魏公之傳强半失實殺曲端則婁吳玠以督平楊么則
沒岳飛之功諸如富平之敗符離之潰廬州悍將之叛
皆曲加掩飾深爲之諱而巧爲之辭宋史是非頗不背
謬若此一傳未免失之諛而可削也考亭爲魏公撰狀
晚年自悔其失實元人作傳純取狀中語而不一爲竄
定抑獨何耶宜揭傒斯極論魏公之罪不少借也是非
久而益定愆過蓋而彌章卽有南軒爲之子考亭爲之
狀終無補于魏公志大才疏之失可見人心直史自在
天地間耳雖然魏公之失固不可逭魏公之美亦不可
沒徐夢莘之流所著北盟彙編厚詆醜誣一時正人如
李伯紀趙元鎭張德遠輩無不肆其詆嫉此不過磨衲
集碧雲騢之屬耳流傳人間變亂黑白悉聚而火之可
也

史料　卷五　六

曲端傳

曲正甫在陝壖立戰功旣興年戶張德遠猶假其旂旐
以紿金元史官概沒不書至于欲殺王庶欲殺王𤫉卽
有其意而無其事則歷歷數之以證成其桀驁跋扈之
罪此無他張德遠之傳不得不佳曲正甫之傳不容不
惡此托克托諸人純襲高宗日歷魏公家傳而誤焉者
也且同傳之人劉光世以狩沈蘇榮張宗顏以巽懦貶
秩正甫何得復殿諸人之後愚意張浚曲端二傳皆宜
削而改之方無愧于信史

汪應辰傳

傳稱汪聖錫廷試第一宰相趙鼎出班特謝舊進士第
一人賜以御詩及是特書中庸篇以賜按此是新進士
賜中庸自汪聖錫始也實大不然按張知白傳仁宗卽
位進士唱第賜中庸中書上其本則是特賜中庸始于
仁宗天聖之元年不始于高宗紹興之五年矣又按宋
史新編仁宗以中庸賜王堯臣以大學賜王拱辰則是
特賜中庸始于進士第一之王堯臣不始于進士第一
之汪應辰矣此史官紀事之誤

史料　卷五　七

梁灝傳

本傳梁灝年九十二及第十五年而卒推其登第之年
七十有五與世俗所傳耄年得雋初不甚殊遯齋閑覽
亦載其登第謝表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
路多太公之二年果爾則灝之登第年當八十二不止
七十五年此宋史所紀復與遯齋小異及考洪容齋筆
記則大不然梁灝少年登高科歷開封府推官遇病暴
卒推其捐館之日不過四十餘日容齋博覽强記自應
悉其家乘有所考按宋史信遯齋之語略容齋之筆遂
致傳會俗說從茲傳疑耳

蘇轍傳

傳云轍議歸米脂安疆五砦夏人乃服此非實錄也元
祐四年歸五砦五年夏人卽攻蘭州之質孤勝如堡矣
六年又攻麟州三日恣其殺掠矣七年又攻綏德州
以重兵壓涇原境矣歸砦之後歷歲被兵夏人初未嘗
服也總之夏人之服不服不係于五砦之歸不歸狼子
野心非我族類我國旣固我威旣立戒邊吏勿生事可
也至于歸地修好嘗之小兒然啼則予果失果則又啼

耳譬之犬然投之以骨則狺然益爭耳此元祐諸君子之失計而紹聖崇寧之小人藉以爲口實者此其一端也

外夷傳

回鶻傳曰回紇後訛爲回鶻按新舊唐書回紇自請改爲回鶻取迅捷如飛鶻之義非音訛也拂菻傳曰歷代未嘗朝貢按北魏書隋書拂菻已通中國載在外域志唐之貞觀開元悉貢方物來朝王會圖中久已有拂菻之貢矣乃云歷代未嘗朝貢耶

總論

宋史有三善有七失請歷言之宋人私史最多實錄雜攙紹聖崇寧紹興之間日歷悉出姦賊之手諸如魏泰之碧雲騢王庭秀之磨衲集蒲宗孟之兩朝國史徐夢莘之北盟彙編悉附會姦賊而起黑白混淆賢奸倒置睹之令人氣噎而宋史槩行棄斷不以竄入筆端是非好惡頗不背謬于聖人此其善者一也文文山謝君直悉得佳傳以視魏志之金禕耿紀晉書之諸葛誕毋邱儉宋書之袁粲沈攸之唐書之骨儀陰世師或書爲叛

或指爲逆大相逕庭此其善者二也忠義立傳必請于天子直書無諱凡與元朝抗命矢死靡他者悉得登載以養天地正大之氣厲人臣事君之節此其善者三也至于銓次失倫往往有之李中師諂阿新法害鄭公之家遂至免役率錢乃與李大臨祖無擇同傳俞允媚悅中官出妻拜之（中官王中正）乃與李允朱光庭同傳鄭雍明與楊畏共劾劉摯兼以白帖結章惇之歡乃與梁燾王岩叟同傳王漢爲蔡京之客居然入幕豈非楊時張觷之流乃與孫諤李昭玘同傳鄭寚之奉使無狀李伯紀

露章劾之乃[illegible]同傳成閔送款聲瞎貽笑天下金源之卒乃與王友直李寶同傳韓公裔掌韋妃箋奏爲東朝故人曹勛父子曲承宣和恩倖兼保金主亮之守盟乃與王[illegible]胡松年同傳梁成大李知孝極惡窮奇爲士卒之所不齒乃與林勳許忻同傳君子小人各有其類無故以蛣蜣含糞之物貫諸蘭蕙之叢此其失者一也張叔夜何㮚孫傅皆死國難名義無虧乃與張邦昌同傳曾輔以小臣抗疏爭徽宗微行之失乃與余深薛昂同傳曲端守陝張德遠中以危法乃與劉光

世張宗顏同傳雜蘖草于稻中混驥足于駑步其謂之何此其失者二也陸佃感爲師之恩（安石爲佃師）許將有擢時之智似有可議而大端無虧終不應與林希溫益同傳安燾協規紹述向畏名教終不應與黃履蒲宗孟同傳侯蒙疵類不免能救劉仲武十人于死地終不應與林攄朱諤同傳蕭振有治行竄檜擅國事尚可原何鑄初附檜議後辨岳氏之冤二人終不應與王次翁羅汝楫同傳史浩顯阻恢復之論大殊通虜之秦檜王淮始開道學之禁若異質首之胡紘二人終不應與程松張岩同傳林栗攖定蘊鬱議事通達郎顯劾大儒尚當在議功之條終不應與何澹胡紘同傳上官均初議其正祇與蘇呂意見各殊大立異同終不應與楊畏[illegible]必同傳史官之筆一出一入且有嚴科不以小嫌蓋臣愿亦不以一眚掩大端總之君子小人嘗辨其內不官辨其外有陽入君子之鄙而陰禍君子者其人可誅也有陽入小人之鄙而陰庇君子者其人可原也君子有過亦宜繩之不敢以君子之名而或寬之小人有善亦宜錄之不可以小人之名而或拒之宋史持例未免過嚴將

使貌爲君子者入爭附之而不敢與其究也小人之鄙愈盛而君子之勢愈孤入亦樂于鄙小人而并絕其爲善之路此其失者三也陳靖奏勸農之議泥古難行無益民生不必入循吏傳幸文俊爲太祖之師一時之寵異不過因師獲幸如周仲進之流不必入儒林傳鄧若水處末流之會發禪讓之談清狂不惠抑至于此幸而一麾出外否則足取菹醢不必入忠義傳种放以終南一山爲仕宦之捷徑北山移文聞之恬不知恥本屬常秩一流不必入隱逸傳巢谷諂達好奇萬里蹈足善與二蘇作緣至今傳爲美談徑附子瞻子由傳後可也不必入卓行傳凡立一傳必使名實允協倘曾議可加終有愧于良史此其失者四也葉夢得宣力建炎紹興之間宜與范宗尹趙鼎同傳而顧入文苑鄧孝甫抵觸蔡京列名黨人之碑安世道𤄣橫吳曦遺書制使之幕宜與張譽楊巨源龔同傳而顧入隱逸陳師道峻卻趙挺之之衣劉道原面折王介甫之過宜在卓行傳而顧入文苑王樵以父母被虜志滅契丹築荊室以自居號贅翁而嗚志宜入節義傳而顧入隱逸趙蕃爲正學之望堅

不北之節宜入儒林傳而顧㕘文苑之末徐中行父子[illegible]篤之題詩墓上推爲道學之宗劉勉之胡憲並屬[illegible]資之敬郭雍邃于易理魏掞之明于治要六君子宜皆入道學傳而顧入隱逸命名既舛位置并失按部而就班實所處之非據此其失者五也更有不必立傳而強立者丁㦬沒于契丹且爲石晉之臣於宋朝何預而存之成閔張宗顏輩足比數附見張浚劉光世之傳末是亦足矣張瓊龔虎臣戴慶珂趙興四人之傳止有官銜可書絕無事實可紀何不削去而徒有詞費

之譏此其失者六也儒林傳之孔宜孝義傳之姚宗明陳兢歷載其先世譜系剌剌不休以謗乎家乘則詳以言乎國史則瀆此其失者七也去其失而存其善是在乎後之刪宋史者

遼金二史

遼史纂于耶律儼陳大任金史纂于元裕之劉京叔托克托襲其成而已遼史簡略最多金史重複不少一事而列傳雜見一語而前後複出以語體要概可芟柞作史之意以爲不如是則謀篇不衍卷帙不大未可以成

一代之書耳遼史之閏考朔考此表斷不可廢宋遼不同歷故閏朔相殊各自成家史詳載之使後之觀者燎若指掌此修史之功也至于公主表遊幸表紀傳已臚事實年表何煩贅陳累牘不休徒費紙耳金史規模稍闊兼有元劉兩家爲之屬筆所以迥勝遼史顧其中不無可議者太祖紀云追及遼主大敗之獲其傳國璽按遼史天祚紀璽已失之桑乾河中矣此璽何緣再獲當是劉石之後典午爲门版天子自時厥後悉以得璽爲榮[illegible]失璽之事然作史者遼金皆成一人之手何前後兩歧也宋展天資剋薄許其死節容奇標掠身幾難以盡忠叛臣傳之張覺在宋史附奸臣之中在金史列叛臣之首既入宋史而復入金史是不可不刪也列女傳之韓慶民妻夫則遼之貴官妻則遼之命婦宜入遼史而反入金史是不可不校正也

史糾卷五終

史糾卷六

書史同異文多不錄其有關論者

陶潛傳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沈約宋書　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李延壽南史

南史淵明作深避高祖諱也李氏以虎爲武以丙爲景以淵爲深以世爲代以民爲人諸葛長民李道民悉易爲通人是人皆避廟諱而設律以臨文不諱之義殊不必爾亦狃于江左之習祀祖父之諱輒相向流涕李氏

修史不得不沿襲世尚爲後人校史者悉宜改正舊史即兩漢書亦然否則莊光將爲嚴光趙談將爲趙同矣

裴子野傳

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嘗欲繼成先志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爲宋略二十卷姚思廉梁書

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以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南史

按裴氏宋略世無傳本惟司馬溫水陸唐老通鑑中偶載子野史論嘗屬宋略之遺也可見宋時載籍極備本朝中祕逐之遠甚民間藏書亦無贏勝雖陳農之使四出而不逮之徒難遇矣

袁祕傳

永嘉王蕭莊嗣位姚思廉梁書　永嘉王莊稱尊號南史

後梁明帝之在江陵也顧書得名曰蕭歸南史稱謚曰梁明帝此南史書法爲正姚察父子意中惟知有陳不知有梁矣江陵時號影國延祀至三紀則猶然武帝正裔也陳氏既可帝制自爲蕭氏何難再整王步意梁書中明帝必應爲之立紀王琳必應爲之立傳一如何之元梁典之制則庶乎其無議矣蕭穎士依春秋編年例自漢元年訖義寧作傳百篇王頍受梁禪書曰陳霸先及王琳作永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穎士助之又助史請作梁不禪陳論茂挺爲武帝之枝孫太寡爲僧辨之的裔持論未必無偏然以視姚簡之書法則二書當快人意也

江總論

總書自敘其略曰太建之世權移群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陳人謂之實錄陳書　其爲自敘云太建之時云云識者譏其言迹之乖南史

江總特一狎子耳天子狎客賦詩酬飲以圖輸人乃徙宅忘妻之流也指斥太建吃命不辰亦復何心姚簡之之徒以文執之故曲致美詞此當以南史爲正

書陳梁二史後

按書史異同南多于北而南朝中唯陳梁爲少蓋修二書者姚簡之實董其事姚李比肩立朝年事已懸載筆

敢言勢難抵牾其情事然也至于大義所昭晉毫獨斷祕簡將絕晉牘偏詳李氏要有備長鄭夾漈著通志略百帙備錄書史凡有異同必黜諸家之書而存李氏之史宜乎諸書既成李大師父子著作復藏本祕閣卓然單行于八家之外也　梁書無傳而南史有傳者王琳張彪是也陳書無傳而南史有傳者陳瞻是也魏書無傳而北史有傳者念賢以及乙弗朗六八是也魏書有傳而北史無傳者高湖諸傳是也後齊書無傳而北史有傳者彭樂是也一人而南齊書有傳北魏書復有傳

者裴叔業是也一人而南史有傳北史復有傳者蕭綜是也

宗室元丕傳（北魏書）

北史高史無甚異同而高史爲明晰係南人高峻所撰初集六十卷其子迥益成六十卷共一百二十卷載在新唐書經籍志中魏伯起魏書帝紀及皇后宗室諸王列傳張牛亡逸後人乃採高氏小史補之書闕王伯厚困學紀聞謂高書不甚流傳然則小史在宋時已屬祕閣本矣

來護兒傳

護兒率樓船至滄海云云至遂班師（魏徵隋書） 率樓船云云至乃旋軍（北史）

此隋書所紀爲實護兒失利屯師海浦高建邀戰未嘗喪元而北史改竄隋書詞多溢美正以來孫來濟同時貴仕耳時語曰世南男作匠護兒兒作相厥子柄國乃考自應得佳傳矣房彥謙瑣瑣卑職因房喬而立傳滿至五六百言魏季景魏長賢魏書本不立傳因蓋文貞而收入北史此史官一時習氣也

書齊周隋書後

按李氏之史與諸書異同者北較少于南蓋以修北齊書者李百藥修北周書者令狐德棻修隋書者魏徵三公位高望重又率李氏丈人行也延壽承父大師之指藉以卒業伯起之書或多翻駁三公之史安敢削藁所以同者什九異者什一鄭漁仲餘史至隋者而止唐書五代不復指詞祇以二書屬歐宋先達之筆不敢互立同異鄭氏之指上與李氏同符可以救文人相軋之失矣每見後生著述自治無多一遇先輩輒思反唇相稽

曹子建所謂李緒瑣瑣曾何足云聞李氏鄭氏之風者應亦渙然汗沮耳

新舊唐書異同（舊書劉昫著 新書歐陽修宋祁著）

武后紀

故司空李勣孫柳州司馬徐敬業僞稱揚州司馬殺長史陳敬之據揚州起兵自稱上將以匡復爲辭（舊書）

柳州司馬李敬業舉兵于揚州以討亂（新書）

此書法已爲紫陽綱目開先矣三國鼎峙蜀爲正統其說創自鑿齒高貴鄉死南闕書弒其義起自蕭穎士帝在房陵書擬乾侯其論出自沈既濟紫陽一一遵之須知大儒亦自有藍本也

文宗紀

開成元年正月丙辰望日有蝕之（舊書） 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新書）

以晦日食者有之以二日食者有之自古未有望日食此則司史者過也以新書爲正月晦日二日亦司歷之過日食未有不朔者或平朔定朔立法未密耳嘗閱宋史寧宗慶元四年九月太史奏月食于晝已而其言不應月食晝便可已食望太史好爲迂怪乃至是耶或曰開成元年元旦史官以忌諱故錯錄也得之

諸志

監察御史裏行貞觀初馬周以布衣進用太宗令于監察御史裏行自此因任裏行之名龍朔元年以王本立爲監察裏行也（舊書職官志） 龍朔元年置監察御史裏行武后文明元年置殿中裏行後亦顧以裏行名官（新書百官志）

監察御史裏行之名不自龍朔昉也舊書之說爲詳按官制以太宗詔勑之語入官銜者凡有三一監察御史裏行一平章事一同中書門下三品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太宗詔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則平章事特以之勑藥師耳初非官名也而平章事之名即自此始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侍中中書令也亦詔勑中語初非官名而同三品之名即自此始高宗時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則同三品之名自文瓘始入銜矣永淳初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平章事之名自待舉長倩始入官銜矣龍朔元年以王本立爲監察御史裏行則裏行之名自本立始入官銜矣推其由來皆太宗一時王言後遂相沿爲制此不可不考

吳王恪傳

新書于詔勑諸文概削不錄往還書教必行竄易宋自穆伯長蘇子美古文既行痛絕西崑之體厥薄太甚凡遇排偶悉易散文慕蕭一代王言自有其體何必去除舊作曲徇己筆即學士視草未必悉出宸裁而誥詔臚列或備一朝綸綍新書不如舊書之存實也

吳兢傳

其子進兢所撰唐史八十餘卷事多紕繆不逮于壯年（舊書） 較敘事簡核號良史世謂今董狐云（新書）

吳長垣才擅良史風節挺然折燕公之門解相王之獄大節既已無疵著論詎復紕繆按長垣在長安景龍間私譔唐春秋迄未成書集賢論次僅得六十餘篇卷帙未聞盈八十也復以書事不當遠謫荊州此時燕公秉國未免高下在心初以爲紕繆者燕公主之繼以爲紕繆者李哥奴主之舊書乃祖其說耶韋述傳言初令狐

德棻吳兢二人譔武德以來國史皆不能成章逃屬草始分紀傳然則八十餘卷或子弟譔之作長短之筆亦不可知

駱賓王傳

按賓王潛踪嵩山阻風五陵王那相推刃已同唐杜諸人并命矣倘效張儉之亡命自行秦始之大索何故姓刑方騁偏存寬政新書之說[illegible]非實錄其端本之唐人說部唐人最惡宋延清必醜詆之而後已靈隱寺題詩樓觀門對之句以爲竊之老僧老僧乃賓王避禍薙髮入空門者展轉流傳荒誕蔑據宋子京好採小說闌入正史賓王亡命不知所之應惑于唐詩紀事諸書遂採之而成文耳

柳公綽傳

柳公綽字起之（舊書） 柳公綽字寬小字起之（新書）

此新書所紀爲實劉書凡遇一字字輒爲改易房元齡之字喬顏師古之字籀悉以字作名以名作字至柳寬以小名作字其失與房顏二傳同也按顏籀祖之推字介弟相時字睿皆一字字顏氏自有家法耳劉氏以字爲名失之不考至于陸長源本字泳乃加一字曰泳之李叔明本字晉乃加一字曰晉卿劉氏意中幾不知古人有一字字矣

書新舊唐書後

舊唐書有傳而新唐書無傳者凡二十七人祖孝孫唐儉宇文籍韋辭王正雅張裼趙仁本趙道興儲巨源員吏之李君球李瑨酷吏之萬國俊忠義之成三郎尹元貞邵真趙雎文苑之鄧元挺李拯方伎之僧元奘神秀一行隱逸之王守愼徐仁紀孫處元烈女之魏衡妻王氏宋廷瑜妻魏氏女道士李元眞新唐書有傳而舊唐書無傳者凡一百三十八人元結顏少違鄭珣瑜杜悰鄭薰韋博王鐸康承訓牛元翼傳良弼李寰高師厚趙犨鄧處訥陳儒裴垍鄭延昌王溥盧光啓周寶劉巨容趙德諲楊晟顏彥朗王敬武孟方立楊行密孫儒劉建鋒馬殷成汭杜洪鍾傳劉漢宏張雄馮宏鐸王潮劉知謙忠義之王行敏李育德吳保安張興蔡廷玉朱體微張伾周曾黃碣吳鎰張遜孫揆卓行之權皋孝友之任敬臣支叔才程袁師武宏度宋思禮鄭潛曜沈季詮許

伯會侯知道程俱羅何澄粹李興陳饒奴許法愼林攢王博武萬敬儒章全益循吏之羅珦韋丹薛元賞何易于隱逸之孟詵秦系張志和陸羽陸龜蒙儒學傳之沈伯儀彭景直張齊賢殷踐猷陳貞節施敬本盧履冰王仲丘康子元趙冬曦尹愔陸堅鄭欽說盧僎啖助趙匡韋彤陳京林蘊韋公肅文藝之蘇源明皇甫冉柳并歐陽詹李頻吳融呂向鄭虔列女之房元齡妻盧李畬母鄭廉妻李符鳳妻高叡妻秦王絳妻韋盧惟清徐銑妻安南賊帥陶齊亮母金高彥昭女李侃妻楊賈直言妻董李妙法謝小娥楊含妻蕭李廷節妻崔殷保晦妻封李拯妻盧山陽女趙周迪妻朱延壽妻王方伎之妻（傳杜生（凡不立傳而事跡時見它傳者不錄）

吳峻舊書列外戚傳新書列忠義傳元德秀舊書列文苑傳新書列卓行傳甄濟舊書列忠義傳新書列卓行傳陽城舊書列隱逸傳新書列卓行傳司空圖舊書列文苑傳新書列卓行傳孫思邈舊書列方伎傳新書列隱逸傳武攸緒舊書列外戚傳新書列隱逸傳薛懷義舊書列外戚傳新書附見武后傳賀知章舊書列文苑

傳新書列隱逸傳詳按諸人所列[illegible]傳不同而新書爲勝惟賀知章入之隱逸傳殊可咄咄賀監位登三事年踰縣車僞乞鏡湖便稱高蹈則充隱山人驪駕隱士悉可無慚青史亦何以服王無功陸魯望諸人之心耶劉書外戚傳以薛懷義竄入其中姓尭上烝外則有之戚于何有果爾則呂后之辟陽侯馮后之中山王皆可聯翩附椒房之戚矣此皆史官載筆不倫新書芟刪爲一邱之貉者也

劉書立志十一歐書立志十三劉書分禮儀音樂爲二志歐書合禮樂爲一志而分儀衛車服爲二志分選舉百官爲二志分兵刑爲二志舊唐則有輿服無儀衛有職官無選舉有刑法無兵志也至于宰相年表方鎮年表宗室世系宰相世系諸表及卓行有傳藩鎭有傳姦臣叛臣逆臣有傳皆劉氏之所未備而歐宋二公所增修者較舊史爲精彩一變矣

按五代史劉昫傳止言監修國史並不及修唐史一字豈永叔諱前沒其功不錄耶抑劉歸羲本乏文采特以故事著名耶傳中稱一朝臣有避祖諱讓官不拜者中

書作勑曰聞名心瞿昫遽執筆竄易之曰有恥且格一時傳以爲笑由此言之劉氏之文采概可睹矣而舊書是非頗不背謬時時與新書分道抗行當是舊書爲衆家所成徒以歸義官望最高推之爲主名耳間閱吳縝進新唐糾繆表中云五季天福之際大臣趙瑩之徒綴緝舊聞次序實錄草創卷帙粗興規模然則宋時所行者趙瑩舊唐書非劉昫舊唐書也涑水資治一書廣採家傳說部而間用唐書往往復出劉宋兩家之外心竊疑劉道原諸人私有筆削今以咸林一表窺測之抑當

用趙璧本耶我朝楊升菴汲汲推劉書不置至舉姚崇說元宗十事將舊書新書相儗以爲宋不及劉不啻千里而遙然十事舊書不載及宋子京姚元之贊中已明言之此則本出自吳兢昇平錄升菴欲歸美舊書徑以吳兢之筆誤充劉昫之簡耳偶論舊書而并及之

史糾卷六終

皇清道光二十年歲次庚子金山錢熙祚錫之甫校梓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史糾六卷

明朱明鎬撰。明鎬字豐芑，太倉人。是書考訂諸史書法之謬，及其事迹之牴牾。上起三國志，下迄元史，每史各爲一編。其晉書五代史亦闕而不論，則未書爲傳寫所佚，爲點勘未竟。觀篇末別附書史異同一篇，新舊唐書異同一卷，與前體例截然不同，知爲後人掇拾殘稿，綴文成帙也。

嘉錫案：吳偉業梅村集卷三十四有朱昭芑墓志銘云：「所著惟書史異同、新舊唐書異同二書先成，其餘十有三種，史糾特可傳。」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七史糾題辭云：「此明季太倉朱明鎬字昭芑之所著也。案千頃堂書目史糾二卷，書史異同三卷，新舊唐書異同二卷。今此本併書史異同入史糾，祇分上下兩卷，其兩異同附載於後者，寥寥無幾矣。吾浙採訪進呈書內亦同。其元本殆不可得而見。然就此本閱之，亦尚有全錄龔嵩之之語者，有採自吳威林之糾繆，王浚儀之困學紀聞者，則元本汎濫，益可知。書史之異同下有注云，文多不錄，其有識論者，錄其節而取之，亦不可謂舊人之失也。」是明鎬之元本史糾與兩異同本各自爲書，後人乃削異同之冗文，附之史糾之末，編輯者且於書史異同之下明書其說矣，非由元稿殘失而後掇拾之也。至明鎬之字，明詩綜卷七十六及墓志銘均作昭芑，與盧氏合，提要作豐芑者亦誤。

史見

陳遇夫撰

史見卷一

清　新寧陳遇夫交甫撰

周室封建

封建古制也。夏商以前。闕其文。秦滅其典。漢以後失其法。後世遂以周之積弱。失在封建。不知東周之弱。而不亡者。封建之力。而西周之亡。非亡於弱。亡於强也。鎬京土沃而俗武。據千里形勝之地。以東制百七十五十里之諸侯。何患弱哉。周之制。自天子諸侯。下至卿大夫士。田祿有常數。庶人一夫百畝。皆有定分。列國所貢。則因其土之產。而王國所無者。以供祭祀燕饗之需。非若後世征山海。榷百貨之可以羨餘進也。苟天子多求之。勢將無所出。今觀雅詩所載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噫、亦甚矣。諸侯知力之不足以供。而懼禍之先及。故相率而不朝。其詩曰。有菀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蓋諸侯之不朝。非故爲抗也。周敺之使然也。史稱夷王下堂見諸侯。王室始卑。而猶能北伐太原。至於俞泉。獲馬千匹而歸。使王室卑。其能遠事征伐乎。及厲王流彘。周召共和。天下諸侯。不聞有乘間覬覦者。嗚呼。使無封建。則匹夫舉起之禍。不待秦二世矣。東遷而後。失形勝之地。上無賢君。下無良臣。紀綱不立。內難屢作。寄命諸侯。安得而不弱。不然。商之諸侯。不減於周。而不聞商之失於積弱。蓋積弱非關封建明矣。夫古未有紀綱不立。而可以國者也。東周之紀綱不立。而猶綿延數百年。則封建之力也。而豈封建之失哉。

唐志論

予讀唐志。而知三代之可復也。三代良法。皆本於井田。而後世所以爲難而不敢爲者。乃唐制固近之。唐授田之制。丁男人一頃。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世業。老疾及寡妻減之。鄕田有餘。以給比鄕。縣田有餘。以給比縣。其更易也。以十月歲終。其民之年與地。又計來歲之民地。課役以報度支。其仕者。內官給祿。外官亦予田。至府衛之兵。則一寓之農。聯以火隊。錯鍋釜鍪。備糗糒。皆有定數。其事若甚繁。然自唐行之百餘年。不見其繁。而祇見其易。兵雖多而不費。官不濫而易祿。其時風俗淳美。外戶不閉。行千里不齎糧。刺史縣令。惟以年豐民安爲上考。訪道逸。勸農桑。行鄕飲酒禮而已。嗚呼。何其盛也。唐承兩晉五代大亂之後。典制蕩然。太宗以英武定天下。雖勵精爲治。而學術未醇。房杜救時之相耳。乃因周隋舊制。更張而綱紀之。所及已如此。況聖君賢相。講求先王之治者哉。大抵先王之治。安民而已。其立法也。始雖若繁難。然法立而民安之。故可經久而無弊。後世之法。其始雖若簡便而易行。然法立而民不安。不安則奸僞起。奸僞起則變法以防之。防之術益多。而奸僞益甚。蓋愈煩愈弊。以迄於亡。必然之理也。噫、後之冥悍者無論已。卽讀書識道之士。亦多惑於流俗之言。而以師古爲迂。見七國之難。則以爲封建不可行。見新莽之分田。則以爲井地不可復。此與因噎廢食無異。悲夫。後世有志先王之治者。考唐室之制。而變通之。用其善而去其弊。亦可以治天下矣。雖謂三代不遠可也。

項羽本紀論

史、正名分之書也。而難於正亂世之君臣。史失其正。然後正統之論作。歐陽子之進秦、隋也。以其一統也。其進魏與梁也。以其時無如是之强者也。夫苟視强者而歸之統。則正統之論。可不作也。章子覇統之說。謂篡弑纂亂與偏安而非其正者。不可與三代並也。故別之爲正統覇統。覇統云者。猶曰。非其正耳。而蘇氏又從而非之曰。正統之名。猶曰有天下云耳。夫有天下而遂名正統。則誰不知之。彼稱帝則帝之。稱王則王之而已。正統之論。又可不作也。蘇子以正統者。名之所在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於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噫。夫聖人以名爲教。亂臣賊子。不敢肆者。畏其名也。名當其實。則名正。名非其實。則名不正。若輕與其名。而陰求其實。則是名非其實也。且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則已耳。設角立不相下。則取義正言順者乎。抑取僭稱者乎。此安可以强弱論也。如以强弱論。苟始强而終弱。或始弱而終强。必旣與之而又奪之也。循蘇子之說。勢將至乎此也。子長列項羽於本紀。其意亦以當時無强於羽者也。不推君臣大義。而姑與其一日之强。過矣。說者曰。秦滅。政由羽出。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以項繼秦。編年法也。吾意不然。據史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起。八月武臣起。九月沛公起沛。項氏亦起江東。二年四月。沛公見項梁於薛。六月。沛公如薛。與羽共立懷王。羽與沛公。比肩事之。羽不得臣沛公也。破秦正月。尊懷王爲義帝。分立諸王。則王諸王者義帝也。四月漢王就國。五月還定三秦。至二年十月。義帝弑。漢遂伐楚。入彭城。羽未嘗專制天下。安得繼秦。且項氏世爲楚將矣。義帝楚後也。子房以五世相韓。求立韓成。成死而委質於漢。以報項。視項氏何如哉。諸將之奉義帝。以爲名也。項氏之奉義帝。則分也義也。君臣之分定矣。而

幷疑衷之。此在他人且不可。況羽乎。初義帝約。先入關者王關中。沛公先入。羽意不悅。而惡負約。名曰。巴蜀亦關中地也。乃以沛公爲漢王。羽之剛悍自用。猶以義帝一言。不欲顯背之。亦見公義之在人心矣。剛悍如羽。終身不敢稱帝。羽不稱帝。而作史者列之帝。豈理也哉。王莽之亂。更始伯升皆宗室。而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伯升與世祖。北面臣之矣。後伯升見誅。世祖適武於更始。世祖之即位也。使使徵鮑永。永收繫之。遣人馳長安。知更始已亡。乃出其使。發喪罷兵。封印綬。詣河內。世祖問其衆。永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敢以其衆幸富貴。故悉能之。世祖不悅。時更始河內太守守懷。攻之不下。使永說之。守降。乃喜而賜永洛陽商里宅。永固辭不受。後爲司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之。永曰。豈有北面事人。而過墓不拜。雖罹罪所不避也。拜泣而去。嗚呼。亂世君臣。知大義不失節者。永一人耳。世祖不以爲賢。而反見嫌。則君臣之分。不明於天下久矣。義帝之不得爲君。與更始之不得爲君。一也。向使羽知大義。一時豪將相維持調護之。平蕩亂。一海內。而歸之義帝。王室治則退居西楚。如西伯之專征。亂則攝天子之事。負扆而朝諸侯。終身不失臣節。雖伊周無以加也。而豈所望於羽。後唐莊宗破梁。欲稱尊號。張承業曰。吾王世忠唐室。今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合爲一家。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不謂宦者。乃有此言。惜乎莊宗不足語此也。此義不明。遂至見利不顧。放弑相尋。置如弈棋。而棄同芻狗。人道淪滅。禍可勝言。乃作史者。不正其義。以敎萬世。反視強者而姑與之。是遵何說哉。夫史是非之衡也。史失其衡。則是非紊然。予少時。曾見世史類編一書。自唐滅削朱梁。以沙陀李氏繼之。沙陀滅。削晉、漢、周。以南唐繼之。南唐滅。而後授之宋。謂南唐唐宗室也。此又矯枉之過。歐陽公去五代未百年。而南唐世家。不直書爲唐宗室。其是否未可知也。然即唐宗室。亦不可繼大統。或曰。蜀漢繼漢。而南唐不繼唐。不同乎。曰不同。昭烈仕於朝。屢立戰功。受獻帝密托。誅曹以安社稷。事不可爲。閉關楚蜀。討賊之義。聲於天下。不篡而昭烈繼宜也。知誥遠竄江湖。唐室之興亡無與焉。乘世變。藉力徐氏。奪徐而因以篡吳。原其志。時僭竊耳。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惟功德及天下。與大義伸於天下者。得有之。而豈私於李氏哉。噫。此又統之一變也。

前漢書論

君子不幸而仕衰世。國非曰非。天子孤立。流涕揮哭。而讒戮隨之。一旦國破亡。則撄鋒鏑。冒矢石。九死不悔。而小人者。方且崇高富貴。極聲色玩好之奉。偷生苟免。視宗社危亡。若秦越人。嗚呼。君子何樂而爲此。夫無所爲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不善。惟賢者能。自中材以下。視利害相去千百。鮮不易慮。所恃史官以名實觀之。使易世而後。賢人君子之行。莫不推尊太息。傷悼不忍去。而於小人之誤國者。如見穢物。若將浼焉。故雖小人亦有所懼。而自愛其身後之名。蓋史之權。足以維綱常。扶名敎如此。予讀班氏漢書。未嘗不恨孟堅之非其人也。元帝時石顯用事。京房以問易召見內殿。委曲曉譬。上始然之。而優柔不斷。房卒爲顯所陷。固以爲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彊臣。罪不旋踵。誠如固言。是彊臣必不可犯也。勢必拜其塵。由其竇而後已也。王章剛直敢言。以司隸遷京兆尹。舉勸其職也。而曰不量輕重。夾忠臣事君。惟義是

視。豈量輕重哉。量輕重而後行。謂夫患得患失之所爲耳。予謂甯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愚者。不量輕重而行者也。量輕重而後行。則龍逢比干。皆千古之妄人也。章之極論王鳳也。帝感寤欲斥之。使章言得行。則王氏之禍。不至滋蔓難圖也。董賢以嬖臣封侯。王嘉爲相抑止之。何武已爲三公封侯矣。哀帝末年。復爲御史大夫。時王莽就國。有詔舉太常。莽私從武求舉。武不聽。値哀帝崩。太后召莽入。誅董賢。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武以爲惠、昭少主之世。呂、霍、上官。幾危社稷。今成、哀、比世無嗣。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而太后竟用莽。此皆義所當言。而其時其事。又大臣所宜言者。固乃曰王莽之作內外成服。董賢之寵。疑於親戚。武、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夫武、嘉身爲宰相三公。而不障。則又於誰觖。毋惑乎劉輔、鄭崇。皆以狂狷目之也。死生大事也。忠孝大節也。殉節而死。雖有他禍。固將有之。若龔勝拒莽。蹤夷、齊。何加焉。而廷論爭言小事。斥不爲賢者。諒老父入弔之語。於名義何取。必污之而後快。是誠何心哉。東漢黨錮之禍。成於張儉、成瑨。而始於李膺。破柱殺張朔。在諸賢亦未免風采太峻。嫉惡太甚。而范氏壯其節而略其過。以爲李膺振拔汚險之中。蘊義生風。鼓動流俗。使天下之士。奮激從之。其論陳蕃曰。以遁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功雖不終。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數公力也。夫陳、竇、旣敗。一蹶不收。羣閹愈肆。凌夷以至於亡。何力之有。而范氏以力許之何也。從來小人讒害宗社。流毒生民。未嘗不投天下之釁而誅之也。即幸而得勝。其中必有覆悖不寧者。苟或繼之。未必可以再三僥倖也。獎忠義以勸將來。故權姦有所畏而不敢發。今以君子之一蹶也。遂以不量淺深罪之。是必袖手旁觀而後可也。不亦沮忠義之氣。長姦邪無忌憚之心哉。田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請討。魯之不能討齊亦明矣。而大義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此春秋志也。且夫名者。人情之所重也。苟非下愚。莫不自愛其名。以魏武之姦。終其身不言禪受事。曰。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賈充之弑髦也。假手於成濟。雖其母不使知。其母每及成濟之弑君。輒切齒唾罵。而不知其子之所爲。聞者皆竊笑。充旣老。常以身後之謚爲憂。充佐其主弑君篡國。何患不得志。而諄諄虛名之慕。作史者之權。能發其隱而誅其後也。范氏而外。知此義者鮮。陳壽作三國志。稱華歆清純德素。無一貶辭。歆始從袁術。術敗而歸孫策。已而又歸曹。伏后之弑也。歆勒兵入宮。壞戶發壁。牽后而出。此盜賊所不忍爲。而歆爲之。其清純德素。固古所未聞者哉。嗚呼。史之失其權也久矣。後之如固與壽者。又曷可勝道哉。

後漢書論

魯論有言。子不語怪何也。說者曰。怪異亂常。語之。人將惑而駭之。故不語也。吾意不然。夫旣有其事矣。聖人一言以示天下。則可無惑可無駭也。而故不語之。則且益惑之而益駭之。何取於不語也。聖人之不語也。謂其不足語也。天地大矣。無物不有。少所見則多所怪。偶暫見之。是皆不足怪也。今夫陰陽之氣。薄而爲風。激而爲雷。凝而爲雪。散而爲雨。使間世一見。未有不大怪也。唯習見之。是以安之爲固然。其於人物也亦然。人與鬼之各如其常。鳥獸土木之各肖其類。必然之理也。天地不能有正氣而無雜氣。猶人不能有和氣而無沴氣。故無形者忽而有形。有形而或非其形。無聲者忽而有聲。有聲而或非其聲。偶然之事。亦

必然之理也。孔子作春秋不書。而左氏書之。世或疑其浮誕。而不知深得聖人之旨。何也。彼以爲偶然之事。聖人略而不書。聖人不書。天下後世必有從而書之。且附會而爲其說矣。是故趙氏之禍。彭生之家申生之登。僕伯有之介行。與夫神之降。石之言。龍蛇之妖。皆在著其氣機感召。天道報復之所必然。使信而有徵。而參之時事。以寓補救修省之意。斯善於言怪矣。故曰得聖人之意者。左氏也。若夫方技之剧。爲妖爲幻。古固無之。即有亦在所不書。史載方伎。自范蔚宗始。所錄多不經。而載費長房劾繫東海君。東海大旱三年。此齊諧所不道。謂之爲史可乎。古人辨黃帝鑄鼎。事是寓言。如女媧補天之類。此齊諧古書者。即今釋道諸家。所述幻怪之說。多屬寓言。而昧者以爲真。讀書而爲書所惑。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晉史顧之。杜預蛇吐。賈充鬼責。嵩山破敵。誦經脫械。其至劉聰子約。夢心狂語。亦筆之于書。聰窮兇極惡。天誅不旋踵矣。彼鬼神何爲者。乃預建大國以寵之。是反禍福之帝。逆天道之正也。其妄不待辨而悖理傷教。不已甚哉。自是而後。南北諸書。益紛紛不可勝數矣。則范氏啓之也。

五代史論

天下不幸無湯武之君。則必就其強而有力。可以庇民者。而定于一。苟得強而有力者。而不能定于一。四分五裂。並爲敵國。則相其德之優劣。而考其名號所自出。設又不幸。而德同名同。莫能相尚。然後始視其勢之大小。與授受所自以別之。別之而勢小。而私擅其政。設湯武之君臨天下。則予以負固僭竊之罪。而不能辭。苟視勢之大者。其德其名。無以相過。而號爲共主。而僭竊之跡。獨歸之小國。則其心必有所不服。于其名五代之亂極矣。大國小國。皆無可取者。歐陽公列五代于本紀。而世家十國。十國封爵朝貢。皆諱不書。曰以五代之君視十國。則五代之君。未見遠過十國也。蓋式序懷柔之典。不與焉。東漢劉旻。義不臣周。以爲稍近正。而特異其辭于九國。故其論曰。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世。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不敢不愼。其義之嚴如是。故予奪皆當而無所過。漢之三國。魏僭篡竊。于德于名無取焉。而陳壽作志。紀魏而傳蜀吳。且以寇書。寇吳且不可。況寇蜀乎。習鑿齒謂蜀滅而晉興。晉當繼漢。不繼魏。鑿齒晉人也。善于爲晉。晉繼漢則爲正統。繼魏則爲篡統。等既不明順逆之大義。而復不解大小強弱。無以相下之故。故既名三國。而又賊蜀吳。不惟是非倒置。而亦適以自亂其例。魏收之作魏書也。魏宋通好。而書劉義隆遣使朝貢。自欺以欺人。徒爲後世笑。其誣毀南朝諸君。無所不至。比貴嬪女子爭言。殆尤甚焉。而又何以爲史。嗚呼。後之言史者多矣。抑知史之難言也。吾故著歐陽公作史之意。以貽紀亂世之法。而又以爲非賢人君子知大義者。未可以語于史也。

刪史

古之書患其少。後世之書患其多。古之書典謨訓誥。舉大要而已。所遺實多。至羲農則不可稽。學者惜之。自周末兵爭。法令滋章。文辭煩密。策士縱橫。以言相布。文學之徒。爭以論說相高。自是而後。諸子百家。支離蔓雜。紛亂日甚矣。甚至作史者。亦增華積靡。浮而失實。夫百家之言失實。闕之而已。史而失實。則無以垂法戒。而大義不明于天下。嘗考全史所載。略舉之。可刪者有十焉。子長史記。班氏襲其疎略。然世遠事

闕。不得不爾。第不當紀呂后而削惠帝。故帝紀宜如班史。至褚少孫所補。則鄙陋無當。可刪也。班氏漢書。自武帝以前。襲遷史無所去取。其改者貨殖傳。及酷吏不載張湯杜周而已。夫游俠貨殖二傳。雖蓋有爲而言。又其時去秦未久。漢網疎闊。豪俠乘間。竊利擅權。故存遷作。可見一時風俗。若漢書則宜汰之可耳。至杜張酷吏。自有定論。豈得以子孫貴顯之故。出其父祖之罪哉。故班史紛遝之失。備可也。其眞改諸傳可刪也。南北二朝。事旣叢雜。作史者又少綜貫之才。是非失當。褒貶任意。魏收穢史。已見譏當時。沈約宋書。尤多繁瑣。李延壽裁爲南北二史。論者謂遠過本書。而又闕諸志。當於宋、魏、隋、史。博採諸志錄之。歸於南北二史。紀傳則互相參考。汰其錯謬。則宋、齊、梁、陳、魏、周、齊、七史可刪也。南北統分。勢不相下。故各以史著。其他僭國。不得別立正史。歐公作五代史。附遼耳。無遼史也。則遼初宜附五代。後則附宋。金亦附宋。不得爲正史。其世系官爵詔令。可存者存之。則遼、金之別爲二史可刪也。取人以德不以言。其或紀言。朝詔令以定民志。與行善俗。奏疏策議。明先王之教。切於國計民生。謂之有用之文。若詞賦之屬。連篇累牘。何所用之。疊侍客難。自以長才短用。作玩世之辭。原無深旨。而揚班崔蔡。踏襲不休。即以文論。已屬可厭。況列于史乎。若此類者。皆可刪也。文章關于國家。又視其當否。所言當存之可也。若魏晉五代。篡奪相尋。而九錫禪位諸文。比德堯舜。頌功湯武。使讀者泚泚色動。以爲理勢所宜然。而因時會。就功名者。恬然安之。而不覺其非。若此類者。又可刪也。史傳信而闕疑。彼太古之世。荒服之外。史官未備。典籍無徵。闕之宜也。乃作者偏以荒遠無考之故。而張大其辭。而牛首蛇身。槃瓠廩君諸說。誕妄無稽。若此類者。又皆可刪也。百家方伎。邪正各殊。班孟堅傳君平。謂卜筮可以惠衆。有非正之問。依蓍龜以曉之。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于順。因勢導之。從者過半。此君平之賢。而班氏之善言卜筮也。即以後漢一代言之。如郭憲之在諫

許楊之興利。李郃之廉潔。管輅之先見。可傳也。噀水隱形。是爲幻術。不足書。若鬼神之事。邈于人而徵於實者。以災異書可也。託言緯語。亦筆之書。則愚矣。若此類者。又可刪也。五行五事。數本相配。災異之應各從其類。自然之理也。第修人事以聽天。不必拘執天意。以強合人事。晉梁山崩。傳曰。山有朽壤而崩。君降服徹樂。祝幣史辭以謝過。如此而已。鄭裨竈欲禳火。子產不從。既而火。竈曰。不聽吾言。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不聽其言。亦不復火。石言于晉。師曠以爲工築非時。必有非言之物而言。以諷晉之築虒祁。此修人事以聽天之說也。成湯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其爲天時人事也。湯亦或知之。而不敢曰予知可知者人。不可知者天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渝。不可知也。如必附會以實之曰。某災是欲某事。某災是主某事。是淺於視天也。則其修省無幾已。且據傳言之。亦多不驗者。劉向父子。所見各殊。京氏更多乖戾。董生稱漢醇儒。乃高廟殿災。而勸武帝行殺。卒不免後世之譏。孰爲定論哉。又不獨此也。同一天人之理也。歸之修省則爲正。參以術數則爲妖。彼揣測天意。以爲如是者當國亂。當有誅殺之應。遂使草澤無賴。懷挾患變。而權奸誅鋤異己。動以應天爲辭。王莽以此愚天下。谷永以此愚其君。眭孟之徒。以此殺其身。貽誤莫大焉。故紀災異。以示修省可也。五行附會之說。其中固有可刪者也。春秋之法。求名而亡。欲蓋而章。孫可之論史。大惡大善。雖賤必紀。尸生浪驗。雖貴得黜。故以遷序周緩。因傳蔡澤爲非。彼蔡

相且賢。何論其餘。是故處士視其志。遯世高蹈。而志于道義。可得也。遯世高蹈。而詭衆邀名則不可。漢楊王孫是也。儒林視其行。通經學古。而飭身踐行則不可。[illegible]是也。他如婁偉侯芊之徒。本不足錄。其有善可稱。與事關國家。書之可也。無善可稱。而罪不及君國。可無書矣。此中又有可刪者也。自唐宋來。鉤元提要。代有作者。然取節於字句。未嘗去取之義。且表志缺略。不得為全書。但紀傳可以文士任之。志則各有專家。未易兼綜。而又以勝朝館閣所定。號為正史。草茅刪改。疑于僭分。苟有啓沃之職者。任其事而論定之。使義例正。賞罰當。芟其煩蕪。歸于大雅。讀者不苦于浩繁。而善惡勸戒之旨。燦然可按。則上之朝廷。可以資治。下而學士大夫。亦得援古證今。不至蹈不學無術之譏。其於立身治人。亦庶乎有所補也。

經傳

古聖人之行事。不可得而見。而得之於經。古聖人之論說。不可得而聞。而亦得之於經。經者。聖人之意也。孟子論堯舜湯文。五百餘歲。有見而知之。有聞而知之。以後聖人之心思學力。勵前聖。猶賴五百年之見知如此。後之儒者。其心思學力。未必盡如聖人。而生數千年之後。禮壞樂廢。典籍散亡。而追求聖人之意。噫、其亦難矣。易卦肇自羲皇。千餘年而文王周公演之。又數百年而孔子贊之。以成一書。其精微廣大。如天地之不可涯涘。而焦京之徒。主于卜筮。王何以降。入於莊老。至於宋儒。折衷諸家。撥僻據理。較為切近。而於左氏所載繇象。取類之富。變互之奇。其不傳者已多矣。況羲文精意乎。典謨所紀。皆堯舜禹皐親面告戒之語。殷盤周誥。則曉諭臣民之辭。其深奧佶屈已如此。伏生偏能記誦之。至於孔壁古文。文從字順。而偏遺忘。此誠有故。不得不啓後人之惑。則以古人意深。後人意淺。可判也。經書中其明白簡易莫如詩。

其可依據行習莫如禮。祭祀陳祖宗之德。燕饗通君友之情。按文以求其義可也。若風賦答諸什。則非耳聞目見。安知作者何人。作之者何意。疑信參半。固無足怪。儀禮古人所行之禮。如今之儀注。其字句古奧。多與近代殊。不便於誦讀。而代變新制。古禮又多不行。至明遂廢而不用。禮記中如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蓋釋儀禮之書。儀禮詳禮之節文。此則申其義也。當周末年。諸侯去籍。又經秦火。舊析無遺。今儀禮十七篇。皆士禮、大夫禮、鄉禮。惟覲禮出於諸侯其王朝之典。無存焉。意禮儀三百。即古儀禮。十七篇之類。其散逸者。不可復識。禮記特存其義。而內則少儀曲禮諸篇。即所謂威儀三千之類。讀人輯之。復附以書傳中之言禮者。以補其亡失。雖間有不偏。然古之成書。歷代守之。未可以後人意見。輒加訾毀也。至於周禮。將齊出一。固無可議者。宋儒以介甫之故。而疑之。夫聖人治天下。纖悉必周。彼分田授產之制。既備矣。而天時人力不可齊。雖同田之中。不能必畝畝之如一。而冠昏喪祭、疾癘夭札。有出於常數之外者。緩急而無所資。則是天下有無告之民也。於是有借貸之令。使服役於公。旬以為息。其於民。固自無害。介甫豈不知周禮意哉。其意欲以富強之術。矯宋之積弱。諸賢群起而爭之。遂不得不引古誼以相折。曰收息。亦周公遺法。此介甫之強詞也。而執此以疑周禮過矣。世之謂周禮為偽書者。或以周都鎬京。畿五服之衛。職以設官太多。千里之入不足以給。此皆不足疑也。周禮為經國久遠之書。亦曰一定之理。當

如是耳。且周公營洛邑以朝諸侯矣。非宅中哉。京邑居中。五服環衛。理之常也。事無大小。必有專司。亦理之常也。至居重馭輕。未嘗不因地利。而任可兼理。未嘗一事必需一官。計國用之通。量入為出。冗員必汰。何患不給。夫子謂管仲官事不攝。不得為儉。然則周官雖列其名。而其中之兼攝者。不可指數矣。何以此疑周禮哉。若夫春秋之義。則說者更多矣。自左、公、穀義例不同。諸家傳習。各附其師者。千有餘年。遂至舍經從傳。三家並立于學官。而不能相一。有宋南渡。胡康侯折衷目穿。獨出己意而伸其說。至今宗之。而讀者謂其穿鑿太過。未知於聖人之意皆否。予近讀元史。得元儒趙汸所說春秋。又特出一解。汸自言嘗業於九江黃澤。澤告以有魯史之春秋。自伯禽下至頃公是也。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也。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筆削之旨。可得而求。汸研思二十餘年。作春秋集傳。其序略曰。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一歲。而孔子卒。當時高第弟子。罕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始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孟氏而已。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孔門傳春秋學者之微言也。蓋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禮樂之教。結於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而惡有刺。迨其極也。三綱失序。而上下相忘。怨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滅無餘矣。世變如此。則人心安所底止。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室日卑。齊伯從與。春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國日衰。晉伯攸廢。春秋所由終也。方天命在周。未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事。不可誣也。是以聖人擇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

氏掌之。非夫人之所得議也。孔子魯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職而修之。魯君臣能無惑志歟。故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則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錄而已。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蓋其失由三傳始。左氏有見於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說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於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於三傳無所師承。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其賊於穿鑿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為得學春秋之要。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為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穀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為夫子所削。由不考孟氏而昧制作之原也。蓋嘗論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弒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為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來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為大夫妻。則止書來逆。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軍賦改作踰制亦書。此史氏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告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九曰雖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

王后書逆，諸侯離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爲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止書其事，外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衆稱其帥師，君自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異物無不書，外災告則書，此史氏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士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外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類之書於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之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爲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於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略同而存異，或略常以明變，或略彼以見此，或略是以著非，或略輕以明重。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所書，有事同而文異，文同而事異者，予奪無章，則是非不著，於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即其文之異同詳略以求之，則可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裔雖大皆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伯者興，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於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恆稱，則稱人。五曰，謹僭竊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僭王猶良，故霸者之興，以攘御爲功，春秋書楚事，無一不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異其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雖變文猶不足盡義，而後聖人加之特筆，所以正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恆辭，若特筆，則非復史氏恆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倘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日爲恆，則以不日爲變，以不日爲恆，則以日爲變，其以月爲恆，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恆，則以月爲變。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雖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唯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不辨，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錄則爲褒，惡而見錄則爲貶，其褒貶皆千萬世人心之公也。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是故知策書之大體，則謂夫子書法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辨，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屬辭說經者，其刻深辨急之說，皆不攻自破，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其敍述之意如此，自非於春秋義例，確有所見，安能排二千載之衆論紛紜，而是正之。惜不見全書，不得其解說之詳。蓋自元末，以周禮缺冬官，爲不完之書，至明遂定爲五經，而三傳之學，俱廢註疏，各有專家，著爲令以取士，稍有出入，縱高談妙論，皆以不中律屏之。士子童而誦習，白首而守一編，其於古註及他家所說，畏如蛇蝎，惟恐浼焉，尚何暇考證同異，伸一

喙於其間。夫古人之意深遠矣，吾烏知自漢至唐，千有餘年，讀聖人之書，遂無一識聖人之意者也。吾又烏知夫數千百年之後，讀聖人書，無好學深思，更進而得聖人之意者也。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存其說以備參考可耳。而摭拾不道，使學人勞神焦思，微言大義，湮沒而不傳，可不惜哉。自九經廢，而好古者，又有十三經之刻。十三經者，於九經之外，益以孔孟孝經爾雅，仍取古注，竊以爾雅訓詁之書，不當列之經，與孔孟等。而大學中庸二篇，表而出之戴記之中，此宋儒特見，不可復混入禮記，而以學庸二書偕論孟爲四書，取士以爲首，而五經次之，此又明人特見，遠出漢唐之上，固不可易。蓋古學士專治經，治經者必兼通論語孝經以爲常，學庸則附戴記，孟氏尚列子書。夫易與書詩，雖先孔孟而作，然一經各治一事，推廣其理，則無所不通，而體裁文義，則各有專主。且古人之書，其代愈遠者，其詞愈奧，自然之理，若夫學人立身行已，知愚賢不肖，可坐而言，起而行者，則孔孟四子之書也。孔子懼夫後之學者求之高遠，茫乎不知畔岸，而莫得其指歸也。是故引而近之日用之間，使切實可行。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記者亦謂子罕言仁。夫在天爲天道，在人爲性，性中有仁，萬理所從出也。自宋以來，儒者動言心性，謂不言心性，則事功爲粗迹，夫子顧不言性與仁，將何言哉。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不可見也，居處、執事、與人，其可見者也。子張問仁，子曰，恭、寬、信、敏、惠。仁不可見也，恭寬信敏惠，可見者也。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以使人，又可見者也。從其可見者而力致焉，則盡人可能也。孟子言性，以仁義禮智，不可見，而其端可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其可見者也。欲害人之心，穿窬之心，[illegible]無取之心，又可見審也。從其可見者而力制焉，則盡人可能也。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雖素不學者，執而體之，亦皆通其說也。然知而不行者，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四書中，中庸最精深浩博，三十三章，究兀離奇，莫可端倪，顯而極乎贊化育配天地，微而入於無聲無臭，然約其旨，惟以達德行達道，推而至於治家國天下之九經，以實心行實事而已。此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說也。是故立說以教人，必引而近之，使求之於日用行事之實，而不索之於性天幽遠之區，此聖人之意也。今之講者，皆惑焉，以四書取士，謂士子讀聖賢書，識聖賢之意，以見之於行事也。而士子讀書，止爲課文，講章家新說繁興，是非乖舛，避小嫌而昧大義，支離瑣碎，自相闊隔，彼漢唐說書，糾辨事理也。今之講說，專辨行文，夫以經書之光明洞達，發爲文章，則探其蘊而不可窮，取文章之鉤索避忌，以說經書，則淆其詞而晦其義。嗚呼，此又非聖人之意矣。

史見卷二

雜著

子長作史。魯隱卽位。書于周紀中。周秦本紀。皆卒孔子十二。諸侯年表。亦曰始共和。訖孔子繼春秋。皆孔氏也。其上溯黃帝何也。周室東遷。政教不行。故孔子修魯史。明王法。志在義不在事。事則尙書雅頌。與列國史官載之。未嘗亡也。自戰國迄秦。而後大亂。方策無存。存者亦散失訛舛。遷不論次。則後無所考矣。故始黃帝也。班固譏遷先黃老而後六經。其實不然。遷所論陰陽、儒、墨、名、法、諸家。而歸重於道。乃述父言。非遷言也。遷不宗黃老。而不諱其父之宗黃老。此遷所以爲信史也。經學不明久矣。遷序孔子。以爲修經術。遵王道。匡亂世反之正。置老子於列傳。以申韓附之。曰其極慘皦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非確然於聖賢之旨。能爲斯言乎。王介甫謂遷置孔子於世家。自亂其例。多所抵牾。噫。孔氏之道。不以世家而大。而遷世家孔氏。尊孔氏也。苟尊孔氏。則又何責焉。

禮記雜於漢儒。而宋人必欲去呂不韋之月令。月令順天時以遂民事。政之大者。非惡月令也。惡其出于不韋耳。不韋著書。食客數千人。其中豈無伏生孔甲輩哉。出自漢儒。則以爲是。出于不韋。則以爲非。甚哉宋人之固也。朱子欲以儀禮爲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其餘曲禮少儀。以類相從。如此則得之矣。

孟堅作漢書。自秦以上不錄。以爲漢家一代之書而已。乃作古今人表何哉。史以載事。事不核則人不信。彼洪荒之世。特傳中偶得其名。何所據而品第之。以聖仁智爲三等。因有所未盡。而又列爲上中下九等。史失之誣。爵迹、藺相如、權術士也。而躋於伊、傅之列。老氏孔子所推。縱非中道。何至與祝鮀任鄙同科。無忌戰國賢公子也。置之第五。而呂不韋亦居五。至魯隱讓國。乃斥以下愚。擯固之遼。蓋以隱不卽正而欲授桓。反爲桓弒故耳。人亦有言。春秋首隱公。史記世家首吳泰伯。列傳首伯夷。貴讓也。名位世所爭也。苟有讓者。君子必褒與之。宋宣舍子而與弟。春秋不以爲公之非。累宣之高。公子札當立不立。卒階吳亂。後世惜之。而不以爲罪。信如固言。則趙宋藝祖。亦可列下愚。而戕賊同氣。以固大寶。爲賢主也。固作漢書。下死節而否正直。所見大率如此。

東漢之末。朝政亂於上。而風俗淸於下。李膺以黨免歸。士大夫高尙其道。而汙穢朝廷。陳蕃爲光祿勳。時范滂避主事。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棄官而去。郭林宗曰。若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蕃謝焉。漢世重名節。不以官貴屈人類如此。晉孫楚爲石苞參軍。始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楚恃才倨傲不可爲訓。然上官略苛禮以養士氣。自是盛德事也。元帝過江左。就見杜夷。夷固辭。朝命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未嘗朝謁。國有大政。輒就諮訪。賀循老病。太子親往拜之。史臣謂西漢之崇張禹。東都之禮桓榮。弗是過也。晉區區江左。綿歷百餘年。蓋元帝尊賢禮士之報。豈倖邀哉。

隋文好事。多與秦同。如禁大刀長稍。毀甲仗。禁私家畜兵器。禁河東不得乘馬。禁吳越大船。築長城。征高麗突厥。禁緯候圖讖。禁私撰國史。廢太學及州縣學。皆與秦暗合。外官九品以上。父母及子。年十五。不得從之官。則古所無也。盜邊糧一升。皆斬。籍沒。以錢試左右。受者輒死。其猜忌果於殺戮如此。當開國之初。而元氣已盡矣。何以能久。

梁末年。趙巖用事。待溫韜故厚。及唐莊宗滅梁。巖走投韜。韜斬之以獻。又與段凝善。皆勸末帝。廢王彥章而用凝。梁亡。段凝奏請誅巖家屬。遂族滅。巖以小人親小人。禍之烈如此。晉江州刺史王彬。敦之從弟也。素以義抗敦不協。敦敗。王含欲投王舒。其弟應勸使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覩衰危必能愍惻也。含不從而投舒。舒所害。彬初聞應來甚喜。具舟待之。既而不至。深以爲恨。不困人於厄。此君子之常。不獨彬也。而世之甘附小人以取阻滅者。相繼而不悟也。哀哉。

盧導仕唐。潞王從珂犯京師。愍帝出奔。宰相馮道。使盧草牋勸進。盧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今天子蒙塵於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以忠義見責。何辭以對。不如率百官詣太后。取進止。語未終。報潞王至。道又促草牋。盧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盧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牋。導歷事梁、唐、晉。而臨事猶持正。李愚碌碌。廢帝嘗目爲弱俶儻。然猶不若馮道之庸劣無恥也。而世皆以德望推馮道。宜世人情識見概如此。眞是可慨。

周之里宰黨長。皆有祿秩。漢之三老嗇夫。皆舉望之人。故能教誨譴讓其鄉。而集衆事。非若後世之任戶

役也。後之任官役。在郡之而已。漢刺史守相。得專辟召之權。魏晉九品中正。得司人物之柄。皆考之里閭。試之事採。然後人備王官。所謂舉所知也。後之任選舉。則舉所不知而已。

趙盾弑君。誅意也。誅意義也。歐陽子謂捨穿罪盾。乃逆詐用情之吏。聖人不爲。故疑盾實弑。夫傳本國史。盾奔而穿弑。三傳皆同。豈盡誣乎。然安得不罪盾也。靈之欲殺者盾也。穿之弑靈者爲盾也。爲盾而弑。盾權雖不足。猶當效力討穿以報君。況盾之權。可誅穿乎。盾不禁穿於未弑之前。又不討穿於既弑之後。固知弑君皆盾意也。方襄公薨。盾欲立公子雍。狐射姑欲立公子樂。盾殺樂矣。及畏穆嬴之逼。背秦而立夷皋。潛師禦秦。是又欲殺雍矣。夷皋既立。固有嫡君。以理諭秦。秦必退。秦卽不退。亦不能以一旅之師。入晉而易主。乃秣馬蓐食。私一舉而殲之。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乎。正卿權重久矣。盾廢二公子而立靈。此與里克何異。而伏甲嗾獒。不能死盾。而盾之有憾可知。左氏以宣子賢大夫。每曲爲之辭。所以益啓後人之疑也。臧氏。奔邾。魯君臣欲誅之而無辭。乃以犯門斬關罪之。而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以如防爲要君。亦春秋法也。誅意也。謂之逆詐可乎。自西漢引春秋決事。取誅意責備之說。務爲深刻。後儒非之。遂謂聖人第直書其事。一切微文譏刺。皆非聖人意。孔子固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若直書其事。則文耳。史耳。所竊取者。又何義乎。是皆矯枉之過也。

以德治民。謂之循吏。以刑治民。謂之酷吏。以刑治且不可。況以刑殘之哉。南史循良傳。吉翰刺徐州。有囚當殺。其典籤欲活之。因呈事。翰曰。卿欲加恩。此囚便當代其罪。卽殺典籤而原囚。有杜驥者。紿其友而反詈之。陷之重辟。沈瑀令餘姚。皆法繩豪宗。以報微時之辱。其悖戾類如此。謂之循吏可乎。延壽之論曰。晚代情僞繁起。不可御以龔黃之化。故所取多強悍。謂之有才。不知無才者不能酷。酷吏皆有才者也。人情無不愛生而畏死。彼志在擊斷。而才又足以勝之。一入網羅。不可復出。故莫不縮頸駭汗。重足而立。是以令必行。禁必止。然而好生之意盡矣。嗟夫。好生者。天地之心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不然。漢之郅都甯宜。其廉潔剛正。豈不卓然名臣哉。然不得免於酷吏之名者。爲其好生之意少也。若南史所載。置之酷吏中。且羞與之同列矣。乃目爲循良。不亦反常悖理甚矣。作史不可無識也。以酷爲循。貽誤豈小哉。

是非之辨。義與利而已。湯武逆取。天下不以爲非。志在救民。以義動也。郡縣苦秦苛法。蠭起亡秦。陳、項、魏、田之於漢高。成敗雖殊。始事則一也。是不可以僭逆論。西漢之衰。君未嘗暴其民。民未嘗叛其君。王莽狐媚竊據。人心不服。故一時舉事者。誅莽以存漢。則謂之義。背漢而自立。則謂之賊。世祖既正位矣。囂、述、何爲者。不謂之賊而何。張步、李憲、秦豐之雄。彭寵受命典郡。據讎而叛。王昌、盧芳。僞稱漢宗。皆盜也。范氏敘列之諸侯王上。蓋以秦失其鹿爲例。而高材疾足先得者。光武也。大義不明。崇奬寶盜。毋惑乎身犯大惡。而不自知也。

周共主也。魯秉禮之邦。宗國也。無罪而見滅。作史者惡之。呂不韋相秦。滅東周。黃歇相楚。滅魯。罪不容誅矣。故傳記歇誅。而曰。是義也。嫪毒亦爲亂於秦。秦盡夷其族。而呂不韋廢。所以明天道之可畏。報應之不爽。小人而無忌憚。未有不覆敗者也。卽以文論。亦見子長文法整暇。非後世作史者所及。讀者草率略過。

便不見古人用意深到處。

子長不獨文字純粹。其識見高明。非昔史例。百家誣說。不可勝計。如燕丹烏頭白馬生角之類。許由范蠡。每多疑詞。惟以孔氏所傳爲正。皆其識高處。此論最當。知遷述往開來之功不小。而後世當典章大備之日。故勸荒誕以誇奇。其不是謬於史則矣。

宋太常傅隆曰。樂舞備八音。行八風。八音諧而後成樂。故以八爲例。天子至士。降殺減其二列耳。若一列又成二八。則士止四人。豈復成樂。佾人如佾數。此杜預注左傳之誤也。服虔注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例之證也。漢興八年。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祠后稷。舞者用童男十六人。亦二八之例。應劭曰。十六人。古之二佾也。

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取百姓男女各一。以爲公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宋均爲守。乃下令曰。自今以後。爲山娶嫗。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此與西門豹河伯娶婦事相類。而無事窮巫。善術過之。均性寬和。不喜文法。以爲吏能宏厚。雖貪縱猶無所害。若苛察之人。身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值漢明嚴切。不行其志。然此言固不可易也。

元帝時。罷郡國廟。韋元成言是。成帝時。復南北郊。罷諸祠。匡衡言是。劉向漢代名儒。猶且惑於鬼神靈爽之說。破鬼神而遠之。謂之知。聖門且難言也。成哀之閒。漢運中衰。雖天意亦人事之召。豈能祠廟所致哉。後杜鄴亦言之。

韓延壽以德化民。其才過趙廣漢。望之稱儒者。乃嫉其治郡功名出已上。故按其前事。致壽不服。兩相告訐。竟以此殺壽。殆非君子之行也。故知志於功名。則不足以語道德。卒以剛直取禍。豈天道之還。毋亦見道之未深歟。

西漢重長者。遂有僞長者。袁盎譏周勃。以寵文帝矣。勃繫而盎救。非其情也。勃之釋。賴薄太后言。豈盎力哉。說申屠嘉。以釋下車之慚。諷文帝以解淮南之悔。長者當不如是。甚至止帝不自悔過。而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何其戾也。傾陷鼂錯。乃其故智。盎以詐取名。而錯以剛致敗。君子寧取錯。不取盎。予讀東漢書。見茅容殺雞奉母事。心竊疑之。師友。人之大倫。獨不可爲林宗具半俎。使吾母爲賢母乎。故知東漢尚名節。遂有僞名節。上崇儉而朝多布被。上獎廉而署有懸魚。此亦世道人心之憂也。

漢末天下大亂。田疇爲劉虞奉表京師。既行。虞爲公孫瓚所殺。疇北歸。遂入山中。躬耕晦迹。威信及人。人皆歸之。常忿烏丸賊。殺其郡人。值曹公征烏丸。乃從曹公破柳城。論封亭侯。固辭不受。魏人士當以此君爲第一。

晉武時。太守文立。請絕聘士禮幣。皇甫謐曰。束帛元纁古制也。強學待問。席珍待聘。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古聖王求士。恐禮之不重。豈吝幣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求士乎。夫子謂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奈何棄之。識者以此知晉武之無經國遠猷也。謐遂終身不仕。

晉食貨志。紀錄事頗詳。自魏以來。皆著於書。此自要典。作史者不可不知也。晉紀綱政令。無可取者。惟晉

貪一事.略有經緯.至於末年.變亂迭生.而時和年豐.百姓家給人足.蓋重農所致.

沈恪事陳.陳武受禪.使恪勒兵逼梁敬帝出宮.恪不肯.此一事足爲陳臣第一.亦五代所少也.宣帝時.恪晉廢有恩惠.

范氏作獨行傳.謂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以此論李充、繆彤、范冉、劉翊、諸君可也.忠孝士之大節.若譙元、李業之忠節.彭脩之孝義.恐非一節之行.王達方之德義感人.避董卓而拒曹公.亦當在徐、姜、申屠之列.

周瑜破曹.便說權取蜀.幷張魯地而鎭之.與馬超結援.瑜還據襄陽.以蹙北方.値瑜卒.故先主得入蜀.此天意也.蘇子由以棄天下而入巴蜀.爲先主失計.蘇氏父子.論事不確多如此.

鄧艾入蜀.譙周勸降.陳壽謂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孫盛曰.不能固守.當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鎭夜郎.蜀山水峻狹.非步兵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姜廖五將雲集.何變於亡.譙周僞儒.揣天文圖讖.久蓄降志.謀臆誤國如此.而後世或以爲智士.是則後之效尤.而世修降表者.盡智士也.哀哉.按魏入蜀時.吳使丁奉督軍向壽春.施績聚兵南郡.丁封、孫異、如河中.督將以救蜀.聞降乃罷.時後主亦欲適南.譙周力持之.棄忠義如土苴.視宗社如敝屣.律以名教.是漢室之罪人也.

孟嘉初爲庾亮從事.後乃參桓溫軍.亦未見有阿附桓溫事.考其生平.與王子猷支頤看西山無異.乃郗超不附溫傳.而附嘉於溫傳.何耶.東坡雜說.桓溫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溫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哉.蓋謂嘉亦謝安之儔也.特遇與不遇.建立相懸耳.

蘇老泉論諫.有正議.有權術.故其君易從.李鄴侯得之.貞元中.咸陽人上言.見白起云.請爲國家扞禦西陲.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帝以爲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泌曰.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且立廟祈禱.將長巫風.此正論也.又曰.起今杜郵有祠.請詔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此則權術也.又曰.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贈兵部尚書可也.帝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神一也.陛下倘不之惜.則神亦不以爲榮矣.此等事.最是無關輕重.亦必委曲歸之於道.此進言之法也.德宗謂鄴侯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朕問難往復.詞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使朕中懷屈服.而不能不從.於此見鄴侯涵養學問之功.漢唐中惟留侯鄴侯人品相似.其善諫使人主聽信亦同.漢高大度.故留侯之言簡要.唐德苛察.故鄴侯之言詳密.二公德兼術知.大略皆得之黃老.昔人謂子房似諸葛武侯.非也.武侯誠篤.不雜智數.陸宣公似之.

順宗即位.首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追陸贄、陽城、赴京師.王叔文謀奪宦官權.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鎭行營兵馬節度.使使其謀.得成.唐之禍也.劉、柳、文人.輕躁浮薄.則誠有之.然志在功名.非苟嗣富貴者.叔文小器.以蚊負山.自是僨事.然與竟與姦邪殊科.史謂其黨日夜密謀.不令人知.蓋志小而圖大.欲有所更張.而不能決也.而故甚其辭.亦衆惡而不察耳.

劉知幾幼時.授尚書業不進.聞講春秋左氏.輒能辨析.踰年遂通覽羣史.蓋性有偏好.故成就.有專家學士頗然.中宗時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己意不遂.乃著史通四十九篇.而委國史於吳兢.知直筆之難容也.元和間.韓退之才重一時.柳子厚責其不爲唐修史.及爲順宗實錄.頗宜寃之.昔議閒然.李宜改無元篇.乃知作史誠難言之.吳兢唐史.當時所推.然以則天授本紀.沈既濟非之.謂當斯太后.不宜曰上.中宗宜稱皇帝.不宜稱廬陵王.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廁唐.列爲帝紀.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不當列爲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書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宜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書所在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若后姓名才藝.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是時議不行.後考亭朱子修綱目.皆本此論云.

漢景帝時.梁孝王得罪.使田叔治梁獄.叔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上問之.對曰.上無以梁事爲問也.問之而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誅之而太后不安.是憂在陛下也.帝大賢之.唐給事中得批敕.例別連白紙.李藩爲給事.輒於黃後批之.識者知其遠大器.後當國.有詔以河東節度王鍔兼宰相.藩塗之.署其傍曰不可.同官皆駭曰.縱不可.宜別奏.何遽以筆塗詔耶.藩曰.出今日便不可止.何暇別奏.事竟寢.田叔善於行權.李公古之道直.然亦其時禁網疏闊.不若後世文法拘牽.故賢者得以行其志也.宋李文靖爲相.引燭焚詔.謂中使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擬此等事.想見君臣親愛之深.去古三代猶未遠.

溧水之捷.評史者.謂晉君臣無恢復志.殆未深考.謝公當國.文武用命.民無勞怨.應援委任.悉得其宜.故能矯情鎭物.外示安靜.使衆心不搖.既破苻堅.慮桓石虔難制.又擢桓氏失職缺望.乃以桓伊.石虔.石民.分守三州.各得所任.以慰服其心.使朱序進據洛陽.謝元宣威彭沛.俟來年水生.東西齊舉.値道子蠱構.次年而安卒.大志不就.當堅敗時.安奏請乘其釁.使謝元經略舊都.巳而克兗州.復甄城.疏濟運.進兵青州.又進伐冀州.遮攻滑臺.苻丕惶遽.欲降.遂渡河據黎陽.三魏皆降.而道子用事於中.安旣卒.而元亦引退.晉室之不復興.天意也.方中原雲擾.苻姚慕容.自相殘蹶.天若佑晉.使謝公運籌.指揮而收之.何難奏效哉.後來論史.惟明儒章楓山深許謝公.嘗爲鄉白沙先生是之.其詩云.一著將賢一著通.謝公全術算江東.暇中論事如章子.是有當年國士風.其此識見.方可謂知人論世.

五代史.晉出帝重貴.爲石敬儒子.及即位.封敬儒爲宋王.歐公論曰.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自然之理也.降服者.恩屈於義.故降服爲期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惟閩園陋之人.必諱之而自賤.以爲我生之子.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絶其天性之親.以爲伯叔.賤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疏之序.故書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絶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賤天下也.其義英宗濮王禮.皆本此意.

宋龔宣靖公.推官同州.有富民亡其女奴.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鞫其事.錄事先有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罪應死.公疑其獄.留數日不決.錄事詬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公

笑謝。術使人訪女奴得之。富民獲免。知州以公生冤死者數人。欲論奏其功於朝。公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錄事聞詣公叩頭請謝。公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罪也。白沙子云。僕每讀書見此等事。未嘗不歎息古人用意之厚。予於濮議嘗記蓋公處蘇正和事。蓋公勳素與正和有仇。正和以事作背戾。涼州刺史梁鵠欲殺正和以自解。訪於勳。勳止之。正和得免。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正和也。怨之如初。此又君子精義之學。正大光明。不獨用意之厚也。凡史册中如此類。皆當揭而書之。爲後世法。

王介甫新法。其中固有可行者。如方田均稅。以一百六十步爲一方。分地計量。定其肥瘠。而分五等之稅。著爲額。去影射。平輕重。自是不易之法。保甲則古人嘗行之。後亦未嘗不得行也。募役。則視州縣事之煩簡。應用僱直多寡。計民貧富。輸財募役。名免役錢。未成丁者。亦以次輸名助役錢。此在貧戶。或有難辦。然得免於公旬追呼。以自畢力於衣食。未爲不可。農田水利。其時得廢田千七百九十三處。凡三十六萬一千一百頃有奇。撲以儒者之論。近於爭利而損下。然抑豪強之侵欺。苟不至於擾民。亦國計所必核也。從市易之法。以內庫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者。平其價市之。若市於官。則除其金帛田宅爲抵當而貸之錢。均輸之法。令發運使。總五路賦入。資其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以制其有無。是二者。則商賈之行。壟斷之術。非國體也。保馬。使保甲養馬。則有耗斃以致累者矣。青苗使出息貸錢。則有急迫不能償者矣。大抵更制立法。必慎擇可任之人。因民情土俗之便。假之歲月。方可冀其成功。人情安於因循。而憚於改作。縱有良法。未必樂從。況擾民者乎。荊公任好利之人。以行興利之事。而又責效於旦夕之間。其何以濟。溫公罷新法。同列病其太速。罷法太速猶不可。況於興法。而欲免於民之怨讟也。必不能矣。

商鞅開阡陌。而井田廢。其時聽民自墾。故豪強得以兼并。而無力者。遂致貧弱。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按其田之多寡而征之。而田則未嘗給之民也。漢興循而未改。聽民自占而收其租。成帝時。師丹欲復井田而不果行。至晉武始分民田。因亂而廢。北魏文帝。始行均田。其法較密。齊、周、隋亦倣而行。至唐貞觀。乃定口分世業之制。行之百餘年。法久寖敝。歸授之間。頗擾欺隱之姦生。楊炎遂變爲兩稅。兩稅法立。而始盡歸之民。而井田之制盡廢矣。按通考所載田數。漢元時。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十餘頃。隋開皇時。田至一千九百四十萬四十餘頃。唐天寶時。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八千餘頃。而宋元豐間。田只四百六十一萬六千五百五十餘頃。雖宋之土宇。除幽、薊、遼、夏、交趾。不入版圖。然皆邊障屯戍之地。爲田不多。未應僅從於中州也。治平會計錄。謂田數特計其賦租。以知其頃畝。而賦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蓋朝廷重擾民。未嘗窮究。故莫得其實。此宋代仁厚之澤。遠過前代者也。王荊公以宋積弱。欲行新法。爲富強計。溫公力爭而罷之。後世以汴梁之亡。由於新法。此亦深文之論。其實新法果行。未嘗無益國計。而究無救於汴宋之亡。蓋立國之本原。不關富強也。強莫如秦。富莫如隋。而亡國皆最速。豈貧寡之故哉。

明儒章楓山。謂宋元學校之外。又有書院之設。書院無利祿之誘。凡有志之士。皆聽其就學。有田以供給

之。延名師碩儒爲山長。以主教之。故出其中者。多好人才。諸老先生。有不就仕。而反就山長之聘。樂爲開講者。今日須是復立書院。庶幾作養得人才。蓋明初時。未有講學書院。故楓山有此論。豈知後來書院盛開。而支離冗雜。分門別戶。反成黨禍哉。然此非書院講學之過也。非其人也。

朱子謂賈誼之學雜。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將計較道理。不至於秦、儀、蔡、范之甚耳。緣他根腳。只從戰國中來。此說恐未必然。縱橫家學問。總是利害兩字。計較目前。得便動人主。窺其意之所欲所畏而中之。眞賈生所不屑也。即以文字論。賈生文亦眞樸。無策士習氣。張南軒謂賈生英俊。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然也。此說却當。史臣謂誼之言。亦略施行。文帝風俗好處。誼不爲無助。更探本之論。彼治安策中所陳。皆是三代王制。謂縱橫家有是言哉。

明儒胡敬齋。謂選舉之法。漢猶近古。隋唐姦言無實。宋程明道上神宗劄子。純然先王之教。簡易之法。用力甚易。得效甚速。劉念臺曰。明道論取士。即古周禮選造之法。今名皆具在。惟其實非耳。惟論薦賢劄子。欲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給俸而不任官。止以應詔命。凡政治典禮。則委之詳定。許得奏陳。使政府近侍之臣。互與相接。以觀其才識。累歲而後任之。此論却好。要之名在實非四字。是盡後世政弊。苟非其人。而使政府近侍之臣。互與相接。以議政治。貪緣曖昧之奸。有不勝言者矣。固知有治人無治法。法立則弊生。帝王致治。澄其源而已。徒法固不能自行也。

鄭漁仲有言。唐虞夏周。皆用人致治。然商尤重。不說用人。只說求人。曰聿求元聖。曰敷求哲人。曰旁求俊乂。曰人惟求舊。後世求賢之名。自此始。極平常語。一經拈出。便足垂教。眞是善讀書人。

荒遠之事。聖人不道。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以典謨可據也。宋羅長源作路史。於佛國之土俗物產。考究甚詳。是破世俗之惑。但周非攝之說。有關名教。又謂孔子不說伊尹。惟孟子稱之。至百世之師。獨推伯夷柳下惠。而不及伊尹。蓋伯夷柳下。人所不肯爲。而伊尹。則人之所願欲爲也。然伯夷柳下可學。而伊尹不可學。學夷惠不成。不過隘與不恭。學伊尹不成。不知所底止矣。此等語。更關繫千古名言。其於古書荒唐之語。亦多所折正。其文深奇古奧。自成一家。第以上世之事。無徵不信。故其書不傳。至明世史類編。擬其略。而失其體。斯不足觀矣。

歐陽公謝知制誥表云。聖躬勤儉。王事焦勞。遐邇未同。儲姓未蘇。故每施一善。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未嘗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猾祿祇脇。尚須訓誡丁寧。其作內外制草。皆恨不得專一思慮。以極道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諸命於三代之文。皆此意也。論補館職箚云。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才能之士。明於仁義道德。通於古今治亂。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其言如此。此古人所謂有用之文章。經世而華國者也。自明以八股取士。謂之文章。蓋藉以講明聖賢之理耳。苟於理無所發明。非經世華國之謂矣。

居夷浮海。雖是寓言。然到天下大亂時。聖人明哲見幾。自然要全身遠害。言之必可行。非若後世文人才士。長剗短七。故作壯浪語以欺人也。聖人生亂世。瀕於危險者屢矣。以天德自信。以斯文自任。此皆古與

善之常固是不變不權然天道遠而難知萬一有不能解免禍聖人亦止安於義命之正非能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左慈劉根也孔子時列國之君猶誦好賢禮士之名而卿大夫尙多賢者故去亂國適治邦實道之一行以濟世安民不忍聽斯世之淪胥而莫之拯救故馳驅僕僕如此假使列國諸君皆肆行暴虐當國諸臣盡如宋桓司馬雖聖人自當脫然遠引如鳳凰翔於千仞無安坐而落阱之理豈得謂聖人無隱意乎讀書家拘泥不通見聖人接引荷蓧荷蕢沮溺諸人有仕以行義之說便謂聖人無隱遯志隱逸之流非聖人之道夫苟不同道則聽其與國充耘耔可矣接引何爲彼皆見道之士其才可以用世但獨行其是未免所見者偏蓋聖達節次守節惟聖人之道大而後可以行權是故道濟天下撥亂世而返之正者聖人也世亂則隱獨善其身者志士也若夫世亂而仕則得行其志必以濟人利物爲己任而不失其正非其道義決不枉己以徇是亦聖人之徒可以有爲者也若與世浮沈隨時俯仰斯亦不足觀也已及門之士冉有季路仕於權門聖人未嘗止之然終不以爲賢於顏淵閔騫則聖人非貴仕而賤隱明矣獨是天下事非一人之力所能勝世方多難而賢人君子之勢未孤相與維持調劑之則事尙可爲宋王介甫新法既行諸賢皆投劾引去堯夫曰此正賢者所當盡力之秋新法雖行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耶此卽夫子接引荷蓧諸人而及門弟子仕於列國之意也夫天生聖人以爲天下天下亂而聖人不救誰其救之故非萬不可爲聖人猶未忍遽絕豈非謂聖人必不隱也聖人時中無所不可若聖人不隱則苟質果於忘世而聖人又果於用世矣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自是出處之正所謂不仕無義者謂君臣之義分所當盡力所能盡自當爲君盡之不可私其身而避其君蓋爲苟祿諸人廢其見而破其拘非謂時不可爲亦必仕而後爲義也必仕而後爲義則可以處而處是無義矣爲此說者是欲富者之所藉口也或人疑居夷爲陋夫子故以理諭之子路聞浮海而喜夫子故以義裁之蓋聞言遽喜猶是平日率爾之風夫子謂凡事皆當揆度義理審慎而後行若不度量而行使恐有過差處此卽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之意非謂海必不可浮我必非浮海之人退自反其辭以責子路也東漢之末黃巾亂邴原入海隱於鬱洲山中孔融以書召之不答繼以董卓之難王室播遷原遂渡海適遼東與徒從而居者數百人講誦之聲不絕後曹氏當國中州稍安以遼東非可久依復渡海而歸此獨非浮海乎安見海必不可浮也孔子沒未幾楚滅越越衆散適海上而民居遂徧百粵秦并天下使屠睢入粵討不服越人走險以叛秦而民居遂徧東南海島至漢武開邊悉爲郡縣非皆中國乎後四百年而晉棄日南又五百年而宋棄交趾噫惜不得聖人居之耳使聖人居之吾知成邑成都詩書禮樂蔚然振起而閩廣又爲腹地矣豈豪之生不擇地陋不陋視其人耳彼唐宋諸君子移官嶺表輒悲愁悽愴不能一朝居而呼號衆隸排又何哉

每見坊刻孟子去齊文字必代齊宣作輕薄語是留卻是逐此時下講章誤人於兩對身分情事不曾夢著分毫也齊王是十分愛敬孟子孟子亦十分欲行道於齊其所以不合而卒去者正自有故孟子去孔子百餘年世變風移大不相同春秋時先王法紀未盡亡列國諸侯猶以禮教信義之名相維繫其卿大

夫尙多君子其守此意所以孔子相魯只是以德禮化返薄還淳不須大毀改革惟三家僭梗故兩墮於費都強公室以弱私門使政歸於一並久於其任三家自要服從但得公室服從則弱國歸心強國慕義而化行天下矣其時齊強魯弱夾谷之會斬萊夷於壇坫之上而景公心怍不惟不能抗止且歸田以謝過明先王禮教之名尙行於天下也到孟子時所謂禮教信義掃地無遺七雄構兵日尋戰伐時田氏有國已數十年外則田嬰田忌進戰退守內則淳于慎到縱橫遊說其餘智計之士則論兵食盡地利不復知有仁義教化之說積習已成牢不可破假使齊王傾心實行井田學校之仁政舉國用事之臣必無方聽齊王如此做作齊王亦必不能盡違舉國之議將從前國富兵強已成之規模洗滌淨盡而別做一番世界且如孟子之說善戰服上刑連諸侯次之闢草萊又次之如此則用事諸臣必無一人能安其位者所以齊王孤疑回惑終不能放膽聽從孟子孟子亦知齊王到底不能屏衆議而獨用已故有去志觀居休章便是此意蓋未至人國不知就裏如何及既至其國瞭見今日攻一城明日取一邑選車徒急賦稅腹心之臣計畫於內強勇之士經營於外如此舉動而望其改絃更張斷趾而出否此皆難矣因見宣王天資可以爲善又肯降心相從有明以教我請嘗試之之語而待賢之禮貌不衰故有可留之道也至欲委曲留孟子則更齊王本心是時列國爭養士已成風俗孟夫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於諸侯所至國君畏其議論過高耳未嘗不心慕其賢也齊故大國孟子若肯與諸弟子留齊自隱然爲國重強鄰大敵聳聽加敬所不待言齊宣非下愚豈不知此況齊宣本好士稷下名流如三騶子輩以百千計皆錦衣玉食游談相高豈於孟子而惜鍾鼎之養孟子若肯居齊自有薰陶漸染之益矜式之言因非虛願素餐之說儘可自信何至遂與龍斷者比因王有萬鍾之語孟子故以欲富答之蓋微詞也夫去就君子之大節進以禮退以義光明正大之行必不隱忍小就爲庸人藉口且孟子之志欲王道之大行不爲區區與小利行小善也獨不觀答陳臻之言乎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孟子當戰國時立身行己自是做第一流人必不肯在第二行下豈待齊王禮貌既衰而後去乎若如講章所云則禮貌既衰而未去矣孟夫子泰山喬嶽壁立萬仞其自待何等豈有親見齊王意中如許輕薄而不知知之而猶戀戀不舍耶何不思之甚也然齊王未嘗不欲留孟子孟子未嘗不惓惓於

齊而終決志以去者則見於尹士章所謂王庶幾改之王如改之則必反予之語甚云所改必指一事今不可考此紫陽先生說書之慎以其無據不輕下一字講章家不得其說只以行道爲辭夫孟子在齊久其爲王商度者不知凡幾而王無行道意遂去而出晝爲王留者不聞及此意時子告陳子亦不聞及此意何有一旦猛省遽反孟子而行王政乎此必不然也嘗以意揣之孟子於王所謂格君心之非者不在用人行政上規諫且所居者客卿無官守無言責有事則告有問則對孟子無所慊於王王亦無所忤於孟子何有苦諫而不用力言而不改者計孟子於齊所耿耿不忘者惟取燕一事耳蓋戰伐之事不得已而行之乃仁者君子與人國家之一大事而此舉又齊宣仁暴分途之一大關齊國治亂安危之一大機其時孟子適在齊齊王又嘗問孟子所以勸齊伐燕之語當時已有此疑夫噲之之亂舉國無君人民塗炭

齊爲鄰國，無慮其死亡，坐視不救之理。故孟子未嘗止齊之伐燕，而但勸以行仁政。仁政所以禁暴止亂也。使齊王聽孟子法文王之言，則一舉而仁義之聲滿天下也。而王不從，不然而反旄倪，止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去，不惟諸侯無辭，而子平既立，亦且心服齊義。王可無虐名，而齊可無後禍也。而王又不從，至燕人畔，子平立，而王亦悔矣。然天下事失之於前者，未嘗不望補救於後。是以君子貴改過。故孟子諷陳賈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此非泛言，蓋與王速出令同意，蓋亟亟乎望王之能改也。是時燕昭雖立，而齊勢方張，燕衆未集，爲齊王計，惟有返其故地，還其民人重寶，遣使修好於燕，謂前日以燕國之亂，不得已而有此舉。今嗣君能行先公之政，光復舊業，孤之望也。何敢因之以爲利。如此，則燕昭可無復讐雪恥之名，而燕之民，幸其父母兄弟妻子之更生，出於望外，夫且忘前日之慘，而戴今日之德於無窮。豈非改過不吝之君子，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無虧於德，無損於名哉。然齊王又必不能從，何也。此事在仁人則爲善補過，能下人，能以大字小，在智士，則爲善謀國，使國無後患，而義聲益彰，而在小人，則以爲怯，而損國威，以自屈於人，爲大恥。彼戰勝攻取之徒，方翹翹自詡，誰肯復聽此語。不但此也，不爲與國，必爲讐邦。聞燕昭之志，且有乘其勢之未集，而掩襲之，離間之，多方以阻之。此策士故智，勢所必然，使其怨毒愈深，長禍胎而滋亂本，其有不自貽伊戚哉。夫春秋之世，楚爲強薪，吳未通於上國，而伍員以羈旅之臣間關逃死，竟能使闔廬興師，三戰入郢，句踐以會稽之辱，臥薪嘗膽，一戰而沼吳，而況幽燕用武之國，以昭王之明，傾心下士，以雪先人之恥，而報舉國之仇，齊驕燕懼，齊惰燕奮，齊曲燕直，下齊之師，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夫士君子傾蓋之合，一飯一金之惠，見其失策，猶且爲之營救排解，而不忍去，而況於君臣之義，知遇之殷乎。既不可以口舌爭，不得不以去就爭之。又不獨爲行道計矣。夫仁政行而齊民安，此天意也，有待於後者也。毒燕而齊民不安，則人事之招也。國之不保，而何有於王。而事爲未然，狃目前之利者，必不之信，是賢人君子所臨慚也。故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蓋能改過，則王無暴行，不失義聲於天下。故孟子猶可留，或俟時會之來，以徐圖後效。此之不改，而與燕爲仇，以遂其過，勢必日甚一日，豈可復居危亂之邦，無道之朝哉。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聖人不爲，豈有甘爲暴虐之行，知而不改，而可與圖治乎。此則雖欲不去，而不得矣。然其罪亦不盡在王，何也。當燕畔時，王曰，吾甚慚於孟子，此便是改過之機，王之足用爲善，此亦其一端，而無如誘而蔽之者之多也。孟子謂齊人無以仁義爲王言，非盡非薄其君，其實齊人無知仁義意者，觀留行章，知左右之無正人，觀奕秋章，知舉朝之皆佞士，不惟不能將順其美，而匡救其惡，且從而錮之窒之，煽惑之，欲望有成，豈不難哉。此孟子之所以深爲齊惜，而終予王乎惓惓也。不識先儒說嘗付及此意否。因作是題文，附志其說。

右史見二卷，國朝新寧陳遇夫交甫撰。按是書前卷史論，後雜著。昔劉知幾撰史通，於歷代諸史，攻擊不遺餘力。卷內刪史一則，實已盡其概。又如謂宋人必欲去呂不韋月令爲非一條，王介甫新法，其中固有可行者一條，皆持平之論。宋稗類鈔，謂元祐初政，司馬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略盡，至罷免役，復差役，人情未協。范純仁曰，治道去其太甚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調謔編亦稱東坡登禁林，與司馬溫公，共論免役差役利害不合，則罷役殆未始不可行也。至謂茅容殺雞奉母事，爲東漢尚名節，遂有僞名節，王叔文志小而圖大，欲有所更張，而不能決，史謂其黨日夜密謀，不令人知，爲故甚其辭，謝安當國，委任得宜，衆心不搖，而淝水之捷，譏史者謂晉君臣無恢復志，殆未深考，則又不同矮人觀場，隨衆毀譽，而又非過爲危言高論以聳動耳目者。信通人也。道光戊申展重陽日，後學伍崇曜謹跋。

閱史郄視

附續

李塨著

閱史郄視卷一

清 蠡縣李 塨著

太公告武王曰。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萬世成敗。盡此二言矣。

伊尹、周公。德宜有天下者也。而屈於太甲、成王。故殷以天子之禮葬伊尹。周以天子之禮祀周公。非過分也。宜也。且周公葬成周而天變。葬畢而安。此可見天道之公。不可得如周公之私情也。至必欲以臣子自居者。伊尹、周公之道也。而不敢以臣子待之者。殷后、周王之道也。道各自盡而已矣。（韓尙書曾[illegible]曾之嘗在公來致之時乃居東之日耳。故成王因之。今乃以史記爲據云。）

魯桓公少。國人立隱公而奉之。後桓長。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弒之。吁。可畏哉。君子之心常恕。常厚。小人之心必險必刻。故君子每墮爲小人所害而不知。彼見事之有利也。則欲以言啗我。見我之有怒於人也。則嫁我以起釁。君子雖立心有準。不聽其辭。然未必不以彼爲愛我也。誠以腹心告之矣。即不然。而未必惡之也。即惡之。而未必防之也。嗟乎。禍莫深於此矣。我不爲利。則彼言者爲利矣。我不害人。則彼之嫁我者害人矣。彼之險刻。肯居此貪名耶。不投所害之人知而怨之耶。勢必反害我之事。而起人之釁以害我。故誘我以利者。即加我以害者也。嫁我以害人者。即嫁人以害我者也。君子如有權焉。必斬除此輩。無權。則婉詞以謝之。細心以防之可也。

孟嘗君待客。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已遣使獻遺存問其親戚。其一時之雄哉。曹孟德詩云。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三復讀之。有餘味矣。

于文定公曰。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懼其聾於官也。蓋凡人有大器者。於小事多不精察。小事精察者。多不能臨大事。故晉文假羊舌子輿米。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輓在前衡在後。夫以數數米權之察。不可以居大位。而況君人者乎。然此爲好事瑣小者言耳。若夫用兵者。必盡悉兵之事。而後可以用兵。督農者必盡曉農之事。而後可以督農。至他經濟亦然。又不可以不觸細小爲辭。自居於迂疏也。

田單過老人涉淄而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曰。單之施於人。將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變也。左右顧無人。堂下有貫珠者。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曰。汝以爲何如。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單有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說。鄭小同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入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師疑而鴆之。合觀二事。可以知人之私語不當聽。人之私書不當啓矣。然使貫珠者不以聞對。則身必死。小同以見對。或尙可生。亦可以得待奸雄之道矣。故隔斯櫃不伐樹。王羲之臥處大吐。其智矣哉。

石建奏事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而禮之。此亦從君之一法也。魏漢文召馮唐讓曰。公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可以觀矣。然職司諫垣者。又不可以此爲例。

英布奉命歸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悔。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蓋布雄傑暴鷙。可以富貴邀者也。故簡於禮。以消其暴鷙之氣。厚以恩。以收其雄傑之心。若以此待淮陰。則大不可。築壇具禮。拜於上座。又是一番作用。知此可知高祖之將將矣。可知馭御英雄之道矣。

淮陰胯下之辱。固少年無識。亦必淮陰之驕情銳狀有以致之也。夫英怨傲大之氣。雖足以濟事。非陶煉不能平。非挫折不能降。胯下之辱。市上之胯。其磨礪英雄等耳。宜淮陰之旣爲楚王而招之哉。然淮陰並醜卒以傲致之。則有愧於胯下者不尙多歟。

班史刑法志曰。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漢官儀曰。高祖定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易祓曰。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林駉曰。漢制。南軍衛宮。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侯。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如八校胡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南北軍之制也。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陣。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爲庶人。就田里。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

更有過吏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歲一更爲更卒也如淳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人代行者也過更者亦以錢雇直不行者輸之縣官以給代者也蘇軾曰漢出征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事已則復其初其餘發兵皆見於史者有發關東輕銳士及郡國三百石吏能騎射者從軍有發殊死罪以下從軍後漢初猶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補羽林郎比三百石官一十八人此漢之軍制大略可考者如此大抵猶有周秦之遺也遂固不知志兵遂使一代戎制無從詳考可慨也哉

漢吏皆言守某治察得其精乃爲眞事亦可法

季孫意如每有所居必葺其牆垣而後行將宜思省吏職下至財用筆硯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郭有道逆旅居停必灑掃而行所過舉宿具造食臨行令士灑濯其什器故王五公皆教我小事克勤謂小事皆有次第節奏然後大事可爲也

漢高祭韓信遣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槥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其祠以少牢長吏視葬重之厚之如此士眞樂爲死矣

漢高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亙九嶷爲長沙諸侯北境周市三垂外接外國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然當時不聞供億之缺至於文帝粟紅貫朽後世版圖一歸天子賦租及於錙銖而每虞不足可以觀矣可以思矣所以然者備多而費廣也

周之支費浮於漢以什一三十一見之此中有大得失大機括在焉亦由七國以來籍人多而戶口少

漢宣帝追尊悼考爲皇考立寢廟宋儒非之非也張永嘉繼統不繼嗣之說乃千載不易之定論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爲本生父母不問親疏皆齊衰不杖期則雖繼嗣如漢哀帝宋英宗亦當異於諸王致其特尊之典但不可追稱皇耳至光武崛起中興而不追尊南頓更失之矣張文升曰興獻入廟稱宗而竟居武宗之上則不可也

鼂錯說文帝令民入粟於邊受爵免罪邊食可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則貲粟務農天下安甯上從其言公私皆足此雖非聖王之政若但加以虛爵免其輕罪亦後世蓄積之審術也而今納粟入監以折色則非昔人本意矣近則匪成攀蔭矣然使川以救荒猶爲有實濟

伍被知淮南謀叛之無幸乃不引退卒與其禍是智而不勇者也

賈長沙勸文帝乘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謙讓未遑復上疏言諸國皆已強大皇太子所恃者梁王無後惟淮陽代二國耳文帝三子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大比諸侯僅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楗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

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此二世之利也賁文帝及太子劉也文帝乃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卒以禦七國之變使當時不從誼言不立梁王吳楚直趨洛陽鉦鼓震於長安雖有亞夫勝敗正未可知耳嗚呼行誼之策納足以定大難若此則誼不惟漢之鉅儒亦漢之元勳也乃不得與絳灌比功惜哉

平七國之功長沙第一條侯次之

長沙眼界識見高出漢人以上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阨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河決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賢哉不亦宜乎而鄭君不名故君尤可嘉焉

李廣素恨霸陵尉辱拜右北平太守請與俱至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振旅撫師以征不服怒形則千里竦威震則萬物伏夫報忿以除害損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武帝御將蕩佚不拘常法皆此類所以北摧南平東漸西被也後人尾尾文法何當焉

孔光謹軌削草藁有所處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不泄如是可以法矣

漢官廩祿皆月給之半錢半穀制誠善也

宋梟患涼州寇暴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蓋勳諫以爲不急靜難之術徒取笑朝廷果如其言宋明之儒見多與宋梟類陸秀夫於倥傯敗亡之秋猶日進大學衍義與陳敗而講老子梁亡而讀苦空不同一可笑也哉

韓信謂漢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者非項王耶爲人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慈愛憫人疾病然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耳項王雖伯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不殘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取

馬援對隗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荀彧郭嘉謂曹操曰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

董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惟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遜．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直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卹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此武勝也．合而觀之．帝王英雄成敗得失之機．瞭然目中矣．

光武既息兵革．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有一．民真得息肩矣．

昆陽之戰．勢如壓卵．光武謀其拒禦．諸將各欲分散．光武乃笑而起．尤來賊攻光武．追急．知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為虜嗤．當此天動地岌之時．而談笑應之．真人傑也．諸將策立更始．劉伯升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宗室相攻．議且稱王以號令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從之．如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稱帝未晚．此千古中興者之所當知也．（明末諳諸惟不）（此之知也．故舉與國斷自闢於穴中．而王師得以乘其隙．）

劉秀擊銅馬．吳漢將突騎來會．悉上兵籍於莫府．諸所付與．不敢自私．若是則韓、彭之禍奚至焉．

朱鮪降．光武封為扶溝侯．夫舉大事者不忌小怨．光武所言．自是大略耳．然司徒之仇．當不戾兵而鬬者．小云乎哉．孫策別袁術行．收兵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強．大略哉．

蕭望之案劾殺韓延壽．馬融代疏殺李固．千載有餘恨矣．二子烏可稱哉．（望之賢人．暮失耳．本無可稱．若扶風者．又進退失據者也．）

孔融才疏意廣．高談可玩．而論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目理甚疏．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況所任又多剽輕小才耶．

李翼為兗州刺史．司馬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曰．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為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乃止死．智哉荀氏也．人生在世．而無同生死之人．以之處患難顛沛之秋．其窮存幸耳．

曹公徵劉曄、蔣濟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至亭傳．輒謀進見效論之．其曄獨卧不言．人怪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此言有至理．徵機非上智不知也．及進見．曹公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公每和悅．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公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公．公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為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擯坐說也．公探見其心．坐罷．尋以四人為令．而授曄以腹心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一夜數十至．觀古人心服之得君乃如此．彼儘儘悻悻然者．何以為哉．（曄所以遠言乃為之耳．以腹心任之也．）

陳壽志不惟略．亦不知經濟．不能使一代興亡之機．昭然紙上．大抵當時曹魏之政．傷於苛虐．魏略載郡

被書錄寡婦．或有已相配嫁．皆錄奪．號泣道路．又記他書載將民妻女與士．其好者入宮．故張悌言其刑煩役重．諸葛孔明言貽赤子於豺狼．陳羣言天下人民不過文、景時一大郡．則享國之不永宜哉．且待宗於太薄．亦大失策也．

魏取天下之衆．得十之三四．而守則全無焉．皆收諸人之傭耳．取守兩無可紀矣．然晉祚尚延於魏．則以其積澤於民較魏猶厚也．

吳、蜀之和也．登壇歃血．聲曹氏篡竊之罪．告神示民．中分天下．使士民各知所歸．此亦千古偏安者之一大典會也．

魯子敬好奇節．計天下將亂．學擊劍騎射．聚少年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生此狂兒．後中州擾亂．乃命其屬曰．淮、泗間非遺種之地．惟江東可以避害．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州騎追之．不敢偪而還．周瑜將數百人．故過候．幷求資糧．遂指三千斛一囷米與之．一見孫權．即建鼎足江東．兼併荊、楚．分據帝王之策．何其明也．及後破曹瞞．和關羽．借元德地．識見高出公瑾遠矣．且營壘肅．令行禁止．路不拾遺．蓋才德俱勝之豪傑也．

張溫稱蜀太明．善惡太分．孔明以為敗壞之由．然後知華而不實者．怨之府也．

世說云．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說色．惟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外國人未洽．公因便還過到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外國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外國人皆笑．四坐並歡．又晉陽秋曰．導接誘應會．少有牾者．雖疏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暱．真幹濟之宏才也．我之剛愎粗疏．其必以此為師而後可．（成者不免巧言令色之譏．取以丞相下士則可矣．非我輩所當學也．）

觀六朝加九錫及禪授之文．詩藻規模．如出一手．惜哉．

袁淑嘗詣彭城王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歲．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並不知．李延壽誌之．譏其淺陋．義康固非全材．此非其知也．帝王卿相之學．自有要領．不在淹貫博記間也．崔光、張安世不失為楨幹．沈約、沈佺期不失為邪佞．南、北史才不逮古人．而學識亦卑下矣．

桂陽王休範自尋陽晝夜取道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步．上攻新亭壘．分道杜黑騾、丁文豪等直向朱雀門．戰勝入之．可謂迅雷疾電．知所向矣．乃以輕信偽降見殺．非戰之罪也．蕭道成之勝．幸耳．

胡藩謂劉裕曰．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一詠一談．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搢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為公下也．嗚呼．毅之所長．乃玄虛酷儒自求滅亡之具耳．乃不以服人乎．後車其鑒之．

劉道和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亙時．未嘗倦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相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且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真近古之人豪哉．王昆繩附子言曰．穆

之國奇才。然非經理天下之大道也。若相要務。在知人善任使而已。事事自爲。亦何爲者。且因此而有矜才競勝之心。則愈僨厥事矣。此論固可補予言之未備也。

謝靈運狂妄人耳。何足以言學。且已仕宋矣。而曰龔勝、李業。然乎哉。然乎哉。

南史、宋齊以後。文人武士。很得盛名者。皆所謂小有才而未聞大道之人也。其殺敗者十之八九。非不幸也。

覽王、謝諸子弟傳。不終篇即知其必敗。既而果然。乃知放誕風流之習。可以敗國。可以殺身也。而當時皆欽以爲才望。國家安得不亂哉。嗚呼。何、鄧之禍。至五代而極。不惟無三代之英。併漢室人物。望之如在雲端矣。蓋讀史必先得一代大勢。方可論古。五代之速亡。非僅五代之罪也。自魏、晉以來。習尙氣勢。驕逆而龍。如頹波之東下。渙散顚倒。所必至也。極則必反。至唐而變矣。

佛教雖自漢明入中華。然當時士大夫崇奉之者。百無一二。至晉。惟北朝時信崇之。南朝亦尙未聞。迄宋、齊後而漸盛矣。蓋邪教必盛於亂世也。

柳元景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此亦戰之一道也。

梁武臨雍州。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多伐材竹。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旨。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船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所具。每船付二張。亦智矣。

南史所載隱逸傳。如劉慧斐、阮數輩。惑溺佛、老。比比而是。乃俱以隱逸稱之。學衰道廢。於斯極矣。

陳後主之敗。江總、孔範諸狎客致之也。詩文之無用。而且以亡人國也甚矣。

漢史外國傳無信佛者。至南北史而外國始多佞佛者矣。乃知治亂之相尋。邪正之相勝。中外一耳。

史有紀傳而無表誌。則當時之天文地理兵刑禮樂。缺焉泯焉。何以考其治亂乎。不可以言史矣。

高賀六渾軍士有盜殺驢者。應死。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戰奔西軍。告賀六渾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幾不免。此以知軍法言貴不過時。罰不踰刻。萬世宜遵也。

高洋猖狂淫賊。近古未之有也。眞非人類矣。至後主高緯。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鬭雞亦號開府。一時紆靑拖紫者。與狗馬全班。亦汗顏哉。

梁中宗蕭詧不入於南史。以繼梁朝之統。乃入於北史。以備周附庸之數。何哉。

李延壽纂削史文。多有點金成鐵處。爲溺夢所標甚多。至尤難通句。屢曰某人性好釋學。夫佞佛乃由性生也哉。異矣。

李崇爲兗州刺史。村置一樓。樓置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此合鄉兵以弭盜之策也。然其妙在四面諸村各伏要路。今乃合閭聚守。與賊死角。非策矣。

高洋、苻生等傳。人不可以不觀。觀之則遭亂世而貪位慕祿之心息矣。

爾朱榮令侯深討韓樓。配衆甚少。或以爲言。榮曰。深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張軍聲。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深曰。我兵少不可力戰。須爲計以離隙之。深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逃走。追禽之。榮又言。爾朱兆雖勇。所將不過三千。多則亂。此以知人才有長短。用者不可一槪索也。

顔甫詩文。非聖賢之學也。而人爭效之。更速其敗。梁主繹將降魏。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或問何意。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嗟乎。讀書萬卷。正當有今日耳。且繹並不知文武之道爲何如者。而猶云盡何也。周官周禮。禮樂兵農。可以易亂爲治。易危爲安。昭昭可行也。有教之日讀書而不知爲政者乎。有教之敵兵臨城猶口占爲詩。君臣倡和者乎。徒以書爲文武之道。此文武之道所以亡也。

隋煬幸榆林。內史令元壽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周法尙曰。不然。兵亙千里。動間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宜結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姓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外出奮擊。車爲壁壘。重設句陳。此外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固。乃牢固萬全之策也。隋煬曰。善。誠善也哉。

閱史郄視卷二

唐高祖以有道伐無道。湯、武之會也。乃聽裴寂。假捫山邪說。準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尊煬帝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自蹈篡逆之罪。不學無術。莫甚於此。

國家有事。求助於外兵。是飲鴆毒以療患瘡也。唐之中葉。借兵回紇、土番。可鑒已。高祖命劉文靜請兵突厥。私謂曰。彼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聊借之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蓋策在故行而西。使皆陽無內顧之憂而已。又突厥送馬千匹互市。高祖擇善者止市其半。將士請以私錢市其餘馬。高祖曰。彼饒馬而多利。其來將不止。恐汝不能市。此等識見。眞英主也。

唐太宗曰。俗云生日可嘉樂。於吾之情。翻成感思。君臨天下。而追求侍養。永不可得。泣下數行。羣臣皆掩泣。其言甚是。至於明皇之千秋節。肅宗之地平天成節。加以侈大之名。非禮也。且唐至五代。皆命緇黃講經設齋。甚者令羣臣赴佛寺齋會。其崇邪害治不已甚乎。王欽若册府元龜誕聖一門。不記太宗之語。而記此等事。小人之無識如此。（生日節於義理無所據時俗相沿。不可理難者有所不異矣）

天下有一法。即有一弊。惟在權其弊之輕重何如耳。周行封建。其亡也以封建。漢重郡縣。其亡也以郡縣。唐有藩鎭。其亡也以藩鎭。秦、宋、明去封建。輕郡縣。無藩鎭。其亡也遂以匹夫矣。周弱於封建。而實延數百年之命於封建。漢亡於郡縣。而亦延數十年之命於郡縣。唐亡於藩鎭。而亦延數十年之命於藩鎭。倘不

若秦、宋、明之一敗塗地、駭然而盡也。孔子曰、先有司。一邑且然、況天下乎。天下之權、必欲總攬於一人、究之一人亦不能總攬、徒使天下之事、善不卽賞、惡不卽誅、兵以害而敗、機以緩而失、政以掣肘而無成。平時則簿書繁沓、資格束縛上下之手、亂時則文移延遲、啓奸雄跳梁之謀而已矣。此郡縣之權太輕、陳龍川所以竊歎也。宋與金之將亡也、乃議封建藩鎮、余謂今日者封建卽難驟復、而郡縣之權、必宜如漢故事、使之得專生殺、使之得操兵柄、使之有事直達天子、祇數年遣官一巡視、而不復設監司以彈壓之、然後郡縣之勢強、郡縣之勢強、則朝廷強矣。

朝廷者天下之首也、天下者朝廷之腹背四肢也。世有腹背四肢痿痹、而元首康安者乎。秦始皇以私智取天下、恐天下之叛也、遂削兵壞城、誅豪俊、坑儒生、爲弱天下之謀、而不知其亡也忽焉。何者、腹背四肢病而元首亦隨之以亡也。嗚呼、愚矣。道德齊禮、則民不忍爲逆、樂樂利利、則民不肯爲逆、講武練兵、卽猝有逆者而衆可以拒禦、可以削平、亦何必孱孱焉弱之哉。治而後世、唐、宋、明以文藝取士、士坐老於章句間、文且爲虛、武益不問、而士弱矣。承平之後、不行古田獵之法、以時練兵、而兵弱矣、兵民分而民不知兵、而民弱矣。宋忌將得士心、明中葉以下、文貴武卑、而將弱矣。郡縣之權太輕、有事不得專決、而官弱矣。士弱、兵弱、民弱、將弱、官弱、而天下俱弱矣。朝廷安得而不削亡也哉。嗚呼、君民一體也、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予曰、天下強、君孰與不強。百姓不強、君孰與強。

李衞公言史官鮮克知兵、故兵制不傳。余覽漢史以至南北朝、良然。至唐書乃專誌兵、則歐陽諸公之識、可謂卓越前人矣。王崑繩曰、唐書亦第載其制耳、兵法之不知、自若也。

武曌增父在母服、韋庶人增出母服、盧履冰、褚無量力諫其非、有大識也夫。

封建郡縣、柳、陸諸人議各不同。唐史論云、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設守宰。平論亦至論也。

讀魏文貞諫章、及病革與太宗嗚咽相對之語、不禁爲之泫然淚下不自止云。

李納遣使至汴、劉元佐盛飾女子進之、厚餽遺、皆得其陰謀、此所謂干戈起於衽席也。

唐自南詔入寇蜀、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李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有。始韋皋招來南詔、復巂州、傾內貲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皋啓戎資盜、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剔千里、蕩無孑遺。今瘢痍尚新、非痛矯革弊、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運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冗弱、籌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中、由是器械犀鋭。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鷙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仗義城、以制大度、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邛崍關、徙巂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蓋制蠻抄運內粟

黠黎、嶲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偏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爲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遠民乃安。於是二邊浸懾。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西番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固、東北由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番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入者也。德裕既得之、卽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牛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爲恨。夫唐相自李絳、裴度而後、可人意者、惟李文饒一人而已、乃以黨邪制之、惜哉。

儉之自下則涓滴、儉之自上則邱山。開元、天寶中、宮嬪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侈靡可想見矣。

劉士安曰、善救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名言也。

唐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受言之防壅蔽如此、貞觀之治所以盛也。

平蔡之役、非李光顏苦戰疾鬬、重致洄曲之兵、則李元直不能成夜半之績、非李元直示弱招降、能速雪夜之入、則李光顏亦未必卽奏蕩平之功。二公者各擅其長以交相成者也。

馬燧、字洵美、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後卒如其志、功成、與李晟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於道、兩家日出無鼓鐘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二公有濟四海之功、其享受也固宜。

崔鄲治虢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蒞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惡俗、非用威莫能治。知變如此、可與言政矣。

王君廓入朝、李道元寓書盧元齡、君廓素與道元隙、發其書、不識草字、疑謀已、遂反。道元坐是流嶲州。夫以一書而成大禍如此、則凡事體重大與嫌疑當避者、皆不可輕用草書、亦涉世者所當知也。

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古人之防奢戒侈、乃如是哉。

傅奕一生斥佛、集魏、晉以來與佛議駁者爲高識傳、請除佛法。臨終猶戒子習六經、拒妖胡。又嘗上疏欲變虐附制度、興作禮樂、又請簡省簿書、則其抱負經濟不止天文占驗而已也。然以高祖之賢、不能新典章、以太宗之賢、且以崇佛法、而傅公遂不能究其用矣。病未嘗問醫、忽酣臥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卽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則其言固有所憾也夫。

蘇定方謂裴行儉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畀以術。後行儉在西陲、屢立奇功。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卽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定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西大食使。度莫賀延磧、風礫晝晦、導者迷、將士飢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人

以方洩武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齎與遮匐。遮匐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匐乃降。悉俘至京師。刻石碎葉城以紀功。是行也。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與班超、陳湯先後並烈。有非宋明所可及者。然後知作天下事必有竅。得其竅則功易成。行儉能中都支。其才也。而立波斯王。其竅也。後之志於功名者。亦轉其竅而已。

裴行儉以爲士先器識後文藝。謂王勃等浮躁衒露。非享爵祿之器。千古名言也。

齊澣諫龍王毛仲。且言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及出。饑麻察因道諫語。察素奸佞。遽言狀。明皇怒。召澣入曰。卿尙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謂何。貶高州良德丞。澣之遷謫。固不足道。然亦可見居官涉世。如履風波。如對敵國。出語交人。不可不愼之又愼也。孔光不答溫室樹。善矣。然士必伏處沉深有素。而後當路有成。不則平居道聽塗說。輕浮淺露。當大任未有不敗者。

姚元之初見明皇。先設事以堅其意。陽不解。帝怪之。因跪奏十事。范希文初見仁宗。問以治道。恍恐不知所對。退而上四事。二人高下可以見矣。

李德昭返唐之功。狄梁公之流亞也。至於吉頊入固可書。而以計說張易之兄弟。使返中宗。更爲得竅矣。

魏元忠從盩厔江融學兵。盡其術。後上封事。謂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夫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辯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其言剴切。可爲萬世取人者龜鑑。而後人罕覩相尋。謂之何哉。

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沈既濟奏議。以爲則天當稱后。不宜曰上。中宗宜稱帝。不宜曰廬陵王。且則天僭革唐步。今以周厠唐列爲帝紀。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敘年製紀。乃居其下。方之躋僖。是謂不智。宜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至太后名氏才藝。崩葬日月。則入皇后傳。乃爲得宜。予謂武氏不可入帝紀。亦不可入皇后傳。則立篡逆傳可也。

張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李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呼爲小友。夫以子壽之賢。而好佞。吾猶可不慄然哉。然佞固不可好。而直拒之。疏待之。必至於有禍。丁謂爲寇準拂鬚。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大慚懼。遂成釁隙。故君子於佞人。苟有權。則屏諸四夷。不則遠之。而勿顯拒可也。

韓思復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韓琬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科。王楷舉草澤文詞清麗科。則唐取士之途。亦尙多端矣。

王晙上言。處降人河曲。後必內外連寇爲患。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會豪。告以禍福。啗以金帛。且言南方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其議甚是。友人張文升亦謂當遷降於南方柔脆之地。隔遠之鄉。然必使之漸染華風。久而自忘。乃爲長策。若如今之獷獷。尙異其服。習其教。獷悍難制。則又禍端也。

蘇定方父邕。當隋季。率里中數千人爲本部討賊。定方驍悍有氣決。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邕卒。代領其衆。破劇賊張金稱等。追北數十里。自是賊不侵境。鄉黨賴之。貞觀中。乃仕唐。爲匡道府折衝。卒成大將。此謂時團練鄉村者之榜樣也。

唐俗稱舉人爲覓舉。覓者自求也。賤之也。謂時之纖綴小文名曰策學者。無實用也。今又謂之何哉。

宋璟挺挺二張淵。固自跨厲百代。然天下事成於剛直廉峭之人少。成於宏襟偉抱之士多。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之計於狄文惠。答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使非平日天覆地載。賢好全在駕御間。何能使之聽哉。後每以天性感動后。后悟。使人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文惠。請廬陵事。文惠敷陳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斯言也。一若還太子專爲文惠者。一若太子爲文惠之太子而還之者。至誠感人。乃能至是。千載下讀之。猶藹然變頤也。蓋誠至則惟行術亦誠也。故誠以術而入。術以誠而神。徒誠而愚。不可濟也。徒術而譎。不可爲也。事父母幾諫。幾即術也。諫君有五。惟諷諫爲上。諷即術也。孟子曰。仁術。其此之謂歟。

陸象先致尙仁恕。不事鞭扑。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治。千古名言也。

柳渾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爲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偉哉斯言。卒爲唐名相。有以也夫。

魯炅守南陽一年。至斗米五十千。一鼠四百。賊不得剽亂江湖。張巡守睢陽。至殺愛妾以食。賊不得剽亂江、淮。皆扼衝要以成保障。唐中興之巨功也。

安祿山初反。高邈謀舉進生口。直取洛陽。無殺太原尹楊光翽。天下當未有知者。何千年亦勸令高秀巖以兵三萬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鄜、坊。使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萬道雲中。取太原。團弩士萬五千入蒲關。以動關中。勸祿山自將兵五萬梁河陽。取洛陽。使蔡希德、賈循以兵二萬絕海收淄、青。以搖江、淮。則天下無復事矣。祿山不能用。及祿山據洛陽。李泌告肅宗。謂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眞、張忠志、阿史那承慶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留其兩京之路。陛下以所徵邊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攻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走。來春命建寧由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此一策者。料天下事如在掌中。而唐亦不能用。天下事其敗於庸人蓋不少也。

錢牧齋衙言曰。唐之方鎭。始於肅宗夾河五十餘州。更立迭奪。或服或叛。遂與唐相終始。當安史之後。河北已非唐有。名爲方鎭。實則羈縻。元和所謂五紀四宗。容受隱忍。豈得已哉。李綱於靖康建議。以爲唐之藩衛。拱衛京師。雖屢有變。卒賴其力。今莫若以太原、眞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鎭。擇帥付之。許以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以備禦。縱金人何敢深入。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鎭之例。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宰執不可。建橫海一軍。以安撫使總之。而藩鎭之議寢。金自貞祐遷汴。河北士人。往往團結爲兵。或爲羣盜。苗道潤詣南京。求官封。宰相難其事。王擴曰。道潤得衆有功。因而封之。使自爲守。策之上也。今不許。彼負其衆。何所不可爲。於是除道潤同知順天府軍節度使事。遙中都路經略使。前後撫定五十餘城。道潤死。靖安民代領其衆。是後乃封建矣。興定三年。太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議者以爲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於是乃封滄海、河間、恆山、高陽、易水、晉陽、平陽、上黨、東莒爲九公。集創殘餓鼠之餘。以遏方張之敵。上黨提孤軍關府馬武名山。以七州北捍者十二年。恆山中叛復歸。終始十八年。元不能以一口吞河北。僅僅存而後亡者。封建之力也。房琯建分鎭討賊之議。詔下。祿山撫膺曰。吾不得天下矣。謀國者觀於天下。猶奕棋然。從房琯之議。可以救全局。從王擴之議。可以救殘局。如其不然。未有不推枰斂手。坐視其全輸者也。周之伐紂而歸也。放牛歸馬。釁甲包戈。乃示天下以休息耳。其實田賦出兵。蒐苗獮狩之法。森然舉行。何嘗去兵。何嘗一日而忘兵耶。唐之蕭俛、段文昌者。以兩河略定。謀銷兵。奏議密詔天下有兵之處。每百人一年限八人逃死。異哉。穆宗之時。豈銷兵之時哉。而逼人以逃。假人以死。自古亦未有如是之銷兵者也。庸儒愚謬之極。乃至此耶。宜天下之叛亂四起而不可制也。

五代之梁、晉。雖狀比肩。而石敬塘得罪天下尤甚。契丹册爲皇帝。文曰。咨爾子晉王。予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眞留千古之笑罵也。

閑史郄視卷三

宋藝祖恢闊大略。已與漢高帝、唐太宗有間。至太宗則又下矣。宜其終身不能混一宇內。而成一代闊其之天下也。

太祖紀。詔郡國令佐察民有孝弟力田、奇材異行。或文武可用者。遣詣闕下。又詔民五千戶舉孝弟彰聞德行純茂者一人。奇材異行。不拘此限。開里郡國。遞籌運署以聞。仍爲治裝詣闕。不專以進士取人也。至太宗紀則無聞焉。規模之大小。此亦一斑也。

史官曰。宋自太宗幽州之敗。惡言兵矣。蓋終君臣朝對言之也。至眞宗與契丹和。遂欣然大赦天下。宋之不競也宜哉。

理宗教度宗甚嚴。而無救於亂亡者。則以講性命。事諷讀。所教者已失帝王之正學矣。（此語未可厚非。當云徒事諷讀耳。）

趙保吉之死也。國危子弱。衆心未定。曹瑋請假精兵。出其不意。禽送闕下。復河南爲郡縣。此眞可乘之機也。朝議欲以恩致德明。抑而不許。元昊未叛。前其部落山遇者。歸延州告其謀。時天章閣待制郭勸守延州。乃械還遺賊。示朝廷不疑之意。賊戮其族無遺類。由是而人絕懽向化之心。遂絕。宋人迂腐懦弱。遂至於此。可歎也哉。

三代最重田獵。所以習武備也。太宗不好獵。詔除有司行禮外。罷近甸游畋。五方所畜鷹犬並放之。臘日

但命籍王略畋近郊，而太祖五坊之職廢，宋之孱弱，有自來矣。

差役卽周之閭胥族師、漢之三老亭長也，東坡比唐之庸調矣。差役變爲雇役，雇役變爲義役，蓋由有司貪虐，迫之奔役，包攬勢不得不然也。使如周、漢之法，皆用士人賢才，酬以官秩，何至若此哉。然如今之所謂士人，惟解讀書，不通世事，使之爲之，亦未了了。是必選舉學校皆復古制而後可也。（以讀書與事爲兩件，則不知所讀何書，亦風雲月露之類而已矣。）

東漢時選舉辟召，皆可以入仕。以鄉舉里選循序而進者，選舉也；以高材重名躐等而升者，辟召也。而辟召人尤榮之。如蘇竟辟司徒橋元府，周舉辟司徒李郃府，黃瓊五府俱辟，陳紀四府並命，孫寶爲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仕。寶以恩禮請文，爲布衣交，文求受署爲掾，進見如賓禮。任延爲會稽都尉，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受。延遣功曹奉書記，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遂署議曹祭酒。此法百世行之可也。乃至於隋，則海內一命之官，並出於朝廷，州郡不復辟署。唐仕者多由科目，而辟署亦時有之。其法不一，有既爲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鄘之辟鄭畋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於韓退之是也。有強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允之於石洪、溫造，張摶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柏耆，杜慆之於辛讜是也。劉貢父言唐時諸侯自辟幕府之士，惟其才能，不問所從來，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取人之道猶廣。宋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長材屈於短馭，比比而是。迄明季則絕無此矣。非科目無以得官，非銓曹無以授職，內外官雖以獨理，皆延請幕賓，然非宿登仕版，則雖極知其才能，亦不能振拔以收其用。法網愈密，文墨愈嚴，而奇才異能，愈漏網而去矣。

滕達道微時，爲范文正公館客，常私就狹邪飲，范病之，一夕候其出，徑坐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其至。達道大醉，竟入長揖。問范公讀何書，曰漢書。復問漢高帝何如人，范逡巡走入。然則文正固宋室書生之雄也。下此者不解矣。

宋仁宗詔良民子弟或爲人誘隸軍籍，自今兩月內，父母訴官者還之。此何說也。夫古之爲兵者，皆於齊民中選其材力出衆者，使爲什伍，揖忠義，所以異而用之，非所以困而苦之也。漢選六郡良家子及郡國三百石吏爲兵，猶有古意，故漢兵最強。今宋乃詔良民子弟不願爲軍者退還，是以兵爲辱也，示人以兵之苦也。是爲兵者必皆不良之民而後可也，雖復有樂荷干戈而爲君父敵愾者乎。至明發罪人充軍，是等征戍於流放，宜人之憚而避之矣。古有出罪人爲兵者，蓋用其愧恥之心，而開以洗滌之路，使之蹈躐殺敵耳，豈因其有罪而置之死地也哉。兩朝之兵，蓋皆士大夫創立法度者學術不明之過也。

工虞水火，堯舜相傳之治道也。神宗命司馬光都大提舉修二股河工役，呂公著言：遣光相視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職、待遇儒臣。然則禹之四乘，自輕耶？舜之使禹，賤之耶？而胡爲乎諄諄於治水之功德，必以天下讓之耶？自此言出，士之徒爲言而無實學者，不惟不愧，且以自高矣。

咸平四年，楊億上疏曰：國家慮銓擬不允，置審官之司；慮議讞或濫，設審刑之署；恐命令或失，建封駁之局。臣以爲在於紀綱植立，不在於琴瑟更張。若辨論官材，歸於相府，卽審官之司可廢矣；詳評刑辟，歸於司寇，卽審刑之署可去矣；出納詔命，關於給事中，卽封駁之局可罷矣。又言唐之盛時，官奉甚厚。昔漢宣帝下詔云：吏能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遂加吏奉。今結髮登朝，陳力就列，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宋皆有百石之入，不及周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僚之師長，位莫崇焉，月奉所及，不及軍中千夫之帥，豈稽古之意哉。夫事不責所任，而重設官，是東坡所謂厭長增立，而[illegible]者也。官不厚其祿，而望以廉，是夏竦所謂衣食困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者也。億之所陳，固後世所不可解之政也。

宋太祖卽位，申明周顯德三年之令，課民種樹，定民籍爲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梨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下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伍爲鑿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爲殿最。又詔所在長吏諭民，能廣植桑棗、墾闢荒田者，止輸舊租；縣令佐能招徠使戶增田闢者，議賞。若風土不宜種藝者，不須責課。豐歲則諭民謹蓋藏，節費用，以備不虞。民伐桑棗爲薪者罪之，剝桑三工以上，（宋制四十二尺爲一工。）爲首者死，從者流三千里，不滿三工者，減死配役，從者徒。明太祖勸民稼穡樹植之政，亦甚詳悉，則知帝王開國，無不由於農事也，豈獨成周而已哉。

宋至治平年間，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而賦租所不入者十居其七，固見宋政之寬大，而亦可知繼亂之治，墾荒爲第一要政也。

東南水利，自錢鏐而後，南宋濬治甚悉，宜其以半壁而敵北方一二百年，無脫巾之患也。然揚州古稱下下，地之肥瘠，豈不以其人哉。

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眞宗曰：若是將盡府耕農矣。不許。熙寧元年，臣僚言：古者賦租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爲絹者，一倍折而爲錢，再倍折而爲銀，銀愈貴，錢愈艱，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後，反爲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於法。今世之一條鞭，曷不思及此哉。

徽宗愛奇異，修道觀，采花石，天下騷然。佛道寺觀，皆[illegible]闘甚，靡財至鉅，爲今時牢不可破之弊，不知何時乃一洗而去之也。

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皆行此制。范質等憚宋祖英容，每事輒具劄子進呈，曰：如此庶盡稟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坐論禮遂廢，庸懦之人，眞不可以爲宰相也。

宋初西北相抗，太祖注意於謀帥，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洲，韓令坤鎭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鎭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鎭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爲爪牙，軍事皆得便宜。來朝必召對命坐，厚爲講賚。由是邊臣能養死士爲間諜，洞知敵情，多致克捷。蓋宋帝之雄才大略者，惟藝祖。藝祖

亡。而天下不能混一矣。

許璘父唐値後唐季。知契丹將擾邊。白其父信曰。今國政廢弛。狄人乘釁而動。朔易之民不即去者。必爲所虜。信以厚資不樂他徙。唐遂潛齎百金而南。未幾。石晉果以燕、薊賂契丹。唐歸路遂絕。有識之士。遇亂世而不能自達。父子阻越。誠可歎也。然保其宗嗣。累世貴顯。不蹈虎穴。是則孝之大者矣。

孔道輔論王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狄青亦以得士心爲呂景初、歐陽修等所論。嗟乎。選將者將選不得士心之人而用之耶。宋人如三尺童子。見一魁岸巨人。則懼思號呼。不待其怒搏也，懦也固宜。

小之敵大也。以奇。非奇則情見勢屈。立致潰敗。大之平小也。以正。非正則疏虞僨失。坐損國威。李藥師破突厥。馬隆討樹機能。皆以正兵。是千古最知兵者。宋之征元昊。正當用此策。方帆徐進。來則抵戰。去勿急追。不求奇。不爭利。直逼其穴。彼彈丸之地。蟻子之衆。烏能當之哉。乃一時盈廷聚訟。言攻言守。迄無一是。歐陽修贊王彥章。尙悔西事不用奇用迷。文人之不知兵乃爾。惟楊偕論八陣圖。進神楯劈陣刀。其法外環以車。內比以楯。王吉用之。敗元昊於兔毛川。頗得制之之道矣。王崑繩曰。奇正因敵變化。不可方物。爲能先定者。予曰。然。有方者所以用无方。无方者乃所以成有方也。

太祖、太宗既平天下。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甲兵。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所以盜賊敵國一發。則跳梁莫禦。良由貽謀之未善也。

顏習齋先生曰。宋主以將得衆心而竊天下。故銷將權。去藩鎮。一鬭士心服將。則懼而銷其位。而不知將減兵弱。遂至於積衰而喪亡也。悲夫。

元昊反。張元爲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渭州。累遷右騏驥使、忠州刺史。徙鄜延路。知鄜州。上疏曰。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止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本路分事。不相統制。凡有論議。互報不全。按唐總管、統軍、都統、處置制置使。各有副貳。國朝亦有經略排陣使。請約故事。別置使名。每路軍馬事。止以三兩員領之。又涇原一路。自總管、鈐轄、都監、巡檢及城砦所部六十餘所。兵多者數千人。少者才千人。兵勢既分。不足以當大敵。若敵以萬人爲二十隊。多張聲勢。以綴我軍。後以三五萬人大入奔突。則何以支。又比來主將與軍伍。移易不定。人馬強弱。配屬未均。今涇原正兵五萬。弓箭手二萬。鄜延正兵不減六七萬。若能預爲團結。明定節制。迭爲應援。以逸待勞。則烏合飢餒之衆。豈能窺我淺深乎。請下韓琦、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馬步軍八千已上至萬人。擇才位兼高者爲總領。其下分爲三將。一爲前鋒。一爲策前鋒。一爲後陣。每將以使臣中佐三兩人分屯要害之地。敵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宜令邊臣定法。敵寇某所。則某將爲先鋒。某將出某所爲奇兵。某將出某所爲聲援。某城砦相近。出敢戰死士。某所設覆。都同巡檢則各扼要害。又令鄰路取某路出應。仍潛用旗幟爲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陷賊者已二千騎。平猶不知。趙瑜步馬軍。勦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擁塞門。至高頭平路。白馬報敵。張宵奮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

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爲引旗。若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見者張青旗。後見者以緋旗應之。此是干相生。其干相剋及支相生剋亦如之。蓋兵馬出入。遠則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預爲之號。必誤軍事。國家承平日久。失於訓練。今每指揮藝精者不過百餘人。餘皆疲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恃者步軍與強弩耳。臣知渭州日。見廣勇軍強弩者三百五十人。引一石二斗者僅百人。餘僅及七八斗。正欲閱習。時易爲力耳。臣以跳蹬弩試。皆不能張。閱習十餘日。裁得百餘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敎以帶甲小坐法。五十餘日始能服熟。若安前弊以應新敵。安有勝理。又兵官務張虛聲以媒進邀賞。劉平之敗。正由貪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報賊騎至。不問多寡。凡主兵者皆出至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埒。各不相下。若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且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芻粟。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高不及格。宜悉還坊監。止留十之三。餘以步兵代之。又比來禁衛隊長。由年勞換前班者。或爲諸司使副。自丁試武技。亦命以官。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效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邊民。竊聞大帥議五路進師。自用兵以來。屢出無功。若一旦深入。臣竊以爲未可也。山界部州城砦。距邊止二三百里。夏兵器甲雖精利。其戰鬬不及界山部族。而財糧又悉出山界。若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使夏人不得耕收。然後出步兵負十日糧。人日給米一升。馬日給粟四升。草五分。賊界有草地。以牛資放牧。亦可減饋運之半。王師既行。使嗍厮囉及九姓回紇分制其後。必蕩覆巢穴。初。元請乘驛入對。詔令手書上之。後多施用。又奏邊政失宜者十事。言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敵詭計。或自我貪功。或前後左右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爲持權者所逼。或因懦將所牽。或人馬困飢而不能奮。或山川險阻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敗之由。而爲之措置。徒益兵馬。未見勝術。一也。去春敵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慶不減十程。去秋賊出鎮戎。遠自鄜延發兵。千里遠鬬。銳氣已衰。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旅。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是謂不戰而自敝。二也。今鄜延副都總管許懷德兼管句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驛。從赴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鳳千里。若發兵互援。而山路險惡。人馬之力已竭。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竭力供饋。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夫兵無節制。一弊。無奇正。二弊。無應援。三弊。士將不一。四弊。兵分勢弱。五弊。有此五弊。雖百萬亦無益於事。四也。古之教習。須三年而後成。今之用兵。已三年矣。將帥之才。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塞者未知何謀。使更數年未能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饑饉。加之以他寇。則安危之策。未知如何。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即奏可。或再詳究以聞。或付有司。前條方行。後令即變。胥吏有鈔錄之勞。官吏無商略之暇。邊防軍政。一無定制。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當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旨。如是則何必以大臣主事。七也。前河北用兵。減冗官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部使臣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萬緡。復有都大提舉

馬鋪器甲之類。諸州並募克敵、致勝、保捷、廣銳、宜毅等兵。久未甘關結訓練。但費軍糧。無益邊備。八也。今軍有手藝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之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除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止一萬五千。若有緩急。三日內不能團集。況四十里外便是敵境。一有奔突。何以備之。九也。陝西教集鄉兵。共十餘萬人。市井無賴。名掛尺籍。豈無姦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爲患不細。十也。既而復諭而陳利害不報。觀此二疏。宋之朝議。宋之兵將。淆亂紛糾。如在目前。其不能制元昊也固宜。夫元昊地小兵寡。而以种世衡之計。遂殺野利兄弟。則其智略亦未必大過人。乃宋人無具坐恣橫逆。深可歎哉。

張元謀攀琉璃堡。使諜伏敵砦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當有急兵。且趨避之。衆笑曰。漢兒皆藏頭縮腦。何敢。元知無備。夜引兵攀擊。大破之。夏人棄壘去。吁。宋人爲小醜所輕笑如此。聞之能無汗顏乎。

元昊反時。一時材勇之士。未見有出狄武襄右者。爲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飢寒勞苦。雖敵猝犯。無一士敢後先者。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儂智高。謀一出己。賊既平。經營餘事。悉以諉沔。退者不用意者。沔始歎其勇。既而服其爲人。自以爲不如也。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武襄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始交趾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於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趾爲兵費。許賊平厚賞之。武襄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上奏曰。李德政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眞大將材也。使西事專委此一人。而以如張玉、种世衡、張元者爲之偏裨。元昊可計日而平也。乃宋不能格外用人。而徒倚辦於龐籍、范仲淹、韓琦諸文臣。何能制敵之死命哉。

狄武襄之討儂智高也。宋至廣西。鈐轄陳曙輒以步兵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武襄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督令諸將常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孫沔、余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蓋宋以文弱爲習。賞罰悠柔。將卒恣玩。何以制勝。武襄此一著。已得平賊之本矣。

王德用、狄青之流也。青在元昊反時。名位尚未大著。德用則赫然有聞矣。乃自請討之。而朝廷不許。何也。

夏國主秉常被篡。种諤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何哉。

郭諮上平燕議曰。契丹之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北口至中京。屬奚、契丹。自中京至遼州。道旁才七百餘家。蓋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少。儻或南牧。必率高麗、渤海、黑水、女直、室韋等國。其來既遠。其糧匱乏。臣聞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用兵之善計。又聞得敵自至者勝。先據便地者佚。以臣所見。請舉幽燕之策。合衆水於滹沱之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炭德故事。頓兵自守。步卒十二萬。騎卒三萬。彊壯三萬。歲計糧僅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又仿河郡邑。可水運以給保州。然後以拒馬車三千。陷馬槍千五

百。獨韓琦三萬。分選五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追。幽州糧儲既少。敵不可久留。不半年間。當遁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焚松亭關。傳檄幽薊。燕南自定。且彼之所恃者。惟馬而已。但能多方致力。使馬不獲伸用。則敵可破。幽燕可取。仁宗壯其言。而不能用。夫宋以天下之全力。而制一隅之契丹。苟使強將勁兵。各習邊要。練卒儲糧。用車爲營。方軌徐進。得地守地。得城守城。彼兵寡財少。日不得暇。其何以支。不數年間。直抵沙漠。易易耳。乃宋人視之如猛虎毒蛇。不可嚮邇。不則欲決勝負於一朝。眞不知兵者也。

遼使蕭禧來議劃界。神宗詔問羣臣。韓琦上言。近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契丹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契丹必謂行將及我。二也。植榆柳於西山。制其蕃騎。三也。創團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謂如將官之類。宜因而罷之。以釋其疑。嗟。荊公此數舉。頗強人意。而魏公乃欲罷之耶。蓋惴惴焉惟懼遼之致疑而已矣。夫遼使之來也。宜告之曰。論疆界。非汝之利也。若正封疆。燕、雲十六州。古豈汝有哉。遼人特故造事端。以嚇宋人耳。宋能自強。彼必不敢敗盟也。如其敗盟。我之新甲練兵何爲者。正當聲罪致討。恢復先王疆宇。何爲罷我制敵之策。而求釋其疑耶。每閱靖康時朝臣謂用李綱非金人所喜。因罷李綱以謝金人。輒欺宋人恐懼媚倒。至於如此。奈何如魏公者乃已先有此種識見矣。又何怪於李邦彥之流乎。然荊公卒割東西七百里與遼。蓋亦不免於震懼矣。使神宗安所倚賴哉。

遼之視宋。小矣。夏益小矣。當日情事。譬如防風與侏儒持。防風挺勁。侏儒好勁。防風遂不勝其擾而自困耳。若使防風與侏儒一挙一腳。或後或先。不失節奏。則侏儒率頭抱腹。號呼不暇矣。尙敢倔彊哉。然遼之於宋。亦非好勁也。但以勁嚇之。而宋人遂倒矣。異哉。

寇萊公當澶淵之策。所謂相席行令也。使在漢、唐。一將之任耳。安事天子自出哉。

神宗銳然有爲。積財練兵。志在刷恥。一時才略之士。若熊本、蕭注、陶弼、林廣、王韶等。皆卓然立功戎閫。但宋朝一代氣習。安於柔靡。羣臣異同。勸多掣肘。故功業遠遜漢、唐耳。

元祐初。司馬光無故欲棄河湟。幸賴孫路言而止。後卒用蘇轍議。而不聽游師雄之言。棄蘭州、米脂等五砦。宋人之偏激怯弱。不知遠略。乃如此哉。今天下如川、廣、雲、貴。朝廷不惟不享其賦入。而且有屯兵助餉之費。然使忽然棄之。則自生變故矣。烏乎可哉。

沈括筆談云。范文正嘗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誠哉是言。

神宗以陳升之平章事。謂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如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里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邵雍在天津橋。聞杜鵑聲。曰。天下治。地氣自北而南。亂。地氣自南而北。此後南人作相。天下多事矣。宋有南人不可爲相之論。明有浙不入戶。閩不入相之規。夫天之生才。何地蔑有。用人者本不必以南北拘。但北方風氣剛勁。人常厚重。南方風氣柔弱。

俗易輕爌．其大概也．考廿一史．三代而上．南方不入中國版圖．無論已．漢、唐時．宏功偉業．多出北方．宋自神宗以前．天下治平．大任十九北人．明太祖、仁宗注意北人．楊東里、王忠肅亦皆言北人可倚賴．古人論有所見．而豈皆偏哉．

金以孤軍入汴．种師道請邀西師之至．待其惰歸．擊諸河上．李綱誤聽姚平仲之言．以爲怯緩．使平仲劫營而敗．金人長驅上黨．种師中上言．黏罕已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搗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而不用．後黏罕至太原．悉破諸縣．爲鎖城法困之．遊若害中．許翰誤信覘者之言．以爲將遁．責師中逗撓．遂進戰而敗．李、許豈有心誤國者．但以逸敵不知兵．動失機宜．國事以敗．可歎也哉．

蘇軾上議曰．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憾．此亦切中當時談學者之病．

陸佃受經於王安石．及安石行新法．數諫諍之．不肯依阿．至哲宗時．修神宗實錄．數與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觀此則何怪乎蔡卞之請重行刊定也．

宋自元祐而後．分黨攻激．此進彼退．迭改史文．則宋史固難以遽信矣．

元祐二年．召彭汝礪爲起居舍人．時相問新舊之政．對曰．政無彼此．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蓋司馬光德厚而才短．志誠而識闇．不能以虛明行之．所以卒互激遞變而靡定也．

宋史記載甚濫．文章甚冗．論斷亦無見解．非大刪修．不可成書也．

靖康敗退之後．吳敏等乘政．有八不管之謠．云不管太原．卻管太學．不管防秋．卻管春秋．不管炮石．卻管安石．不管肅王．卻管舒王．不管燕山．卻管聶山．不管河界．卻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卻管陳東．不管二太子．卻管立太子．腐儒之誤國．爲天下所傳笑如此．

方臘將反．召其衆謂曰．吾等起事．旬日之間．萬衆可集．守臣聞之．固將招徠商議．未必申奏．延滯一兩月．江南列郡．可一鼓而下也．朝廷得報．亦未必決策發兵．遷延集議．調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二敵聞之．亦將乘機而入．我但畫江而守．輕徭薄賦．以寬民力．十年之間．終當混一矣．嗚呼．郡縣無權．簿書繁密．往來遲滯．爲奸盜所窺伺如此．治天下者．尚不知變計哉．

高宗初立．李綱請命張所爲河北招撫使．傅亮爲河東經略副使．有能全州復郡者．如唐方鎮．使自爲守．以保中原．又言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鄧次之．建康爲下．又請暫駐南陽．乃還汴都．及高宗不用而南．又請於淮之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以臨之．皆石畫也．高宗愚弱．動輒不用．可慨也哉．

岳飛命牛皋及王貴、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經略東西京、汝、鄭、潁、陳、曹、光、蔡諸郡．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捷於曹州．捷於宛亭．捷於渤海廟．董先、姚政捷於潁昌．劉政捷於中牟．張憲復潁昌、淮甯府．王貴之將楊成復鄭州．張應、韓淸復西京．牛皋及傅選捷於京西．捷於黃河上．孟邦傑復永安軍．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於西京．梁興會大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破金人於垣曲．又捷於沁水．追至孟州之邵原．金張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降．又破金高太尉兵於濟源．喬握堅復趙州．李興捷於河南府．捷於永安軍．梁興在河北取淮、衛二州．大破兀朮軍．斷山東、河北金帛馬綱之路．金人大擾．嗚呼．燕雲唾手可取矣．以奸臣敗之．可恨也哉．

李迨其奏曰．臣嘗考劉晏傳．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管榷居其半．今四川榷鹽榷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於晏所榷多矣．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川陝一軍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一項．通計二百六十五萬石．止以紹興六年朝廷取會官兵數．計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理．數內官員一萬一千七員．軍兵五萬七百四十九人．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一．是冗濫在官不在兵也．夫後世官冗權分．坐糜廩祿．凡職皆然．不獨兵官也．至有明知其弊．而恐庸才僥進之人怨望．遂不敢議裁．何爲也哉．

鄧肅言．外夷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繁故遲．嗚呼．此宋、明之所以削也．

虞允文爲相．籍人才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眞宰相事也．

辛棄疾有宋一代奇偉之士也．何物王蘭沮其功業．然其初乃歷城人．爲耿京掌書記．耿京者．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者也．宋時中原豪傑之大起也有三．宋始南渡．一也．金主亮死．二也．元人困金．三也．此種人．不惟忠義慷然．其才略必皆有大過人者．宋室君臣不能接濟．皆以淪亡．宋之負中原豪傑甚矣．

宋末襄陽人有張惟孝者．襄亂後卜居江陵．至沙市．衆舟大集．不可涉．頃有義冠張蓋．從者數十．則宜撫姚希得之弟也．令曰．敢有爭岸者投水中．惟孝睥睨良久．提劍驅左右而出．舉白旗以麾．令衆船登岸．毋敢亂次．幹官錢甚英見而異之．以告唐舜甲．舜甲曰．吾故人也．其言惟孝生平．甚英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甚英道希得羅致之．宴仲宣樓．甚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蹶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遍．邀句．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希得大喜．詢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紓一時之難．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危甚．於是擊鼓燿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逝．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遁淮何．後不知所終．如此奇人．千載下聞之．令人悲歌歎想．宋以小朝廷不能用之．惜哉．

余玠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爲粗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宋、明氣習皆如此．欲不孱而亡得乎．朱子曰．去同甫事功．始可入道．范希文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事於兵．嗚呼．天下氣習之壞．誰實倡之哉．

衡州有靈祠．吏民夙所畏事．胡穎至．徹之作來訟堂．奉母居之．嘗語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

室。察影響。咸無有。允恭曰。以爲無則無矣。儻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頗甚害其言。其最上理也。

朱熹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力著書。夫謂聖賢之道。寄於經書。未嘗不是。然遂以註經爲得道統。則朱公之誤也。爲不觀聖門之言道傳一則曰。文不在茲乎。一則曰。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俱指禮樂法度而言乎。爲不竭力於此求之。

陳淳往見朱熹。陳其所得。熹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耳。是上達而後下學也。毋乃非聖人之學教耶。

陳亮蓋世奇才也。中興諸論。字字石畫。乃不推舉。朝廷惜以爲狂怪。天亦促其年。宋之日頹。豈氣數使然耶。

江南初平。汰李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胡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爲盜。悉黥爲兵。亦一策也。

石介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卓識哉。

尹源在仁宗時。作唐說及敍兵十篇上之。其唐說略云。弱唐者。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其敍兵略云。唐自中世以來。凡有征伐。皆假諸侯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禁軍。不過爲聲援而已。故所至有功。今患藩鎮之強。兵俱萃於京師。雖擯塞大邪。籍兵不滿數千。每歲防秋。則戍以禁兵。將帥任輕而事分。軍事往往中御。此可施於無事時。苟外人侵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至於外。則勇。主於內則驕。勇生於勞。驕生於逸。故唐失於諸侯之不治。非夫於外兵之強。故有驕將。罕有驕兵。今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宜稍革舊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以備戰。使內兵爲聲援。重邊將之任。使得專一方之事。斯變近利而亡後患。此言切中當時之弊。夫京師兵重。固強幹弱枝之意。然有事必發京軍。遠則不及。數則目憊。豈善策哉。而況以輕將而馭驕兵。安能奏指臂之功耶。

李全、張林等南歸。山東已爲宋有。大豪傑斡旋之。中原可圖也。乃以庸才如賈涉。許國者製馭之。烏能制虎狼之命哉。徒招亂耳。

閱史郄視卷四

遼太祖選三萬騎以攻幽州。后述律氏指帳前樹曰。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述律氏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耳。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而歸我矣。夫三代之師。誅暴而安民。即漢、唐、宋之興。亦爭城爭野。兵相殺戮耳。斷不肯殺民也。而遼人乃建此策。不仁哉。然使如周之封建。漢之重郡縣。處處皆兵。人人習戰。則此策亦安能行哉。孟子曰。仁者無敵。蓋必仁者而始無術以敵之也。

遼累世子孫。自相屠戮。金太宗子孫。爲海陵所殺。無噍類。阿魯補以罪殺。撻懶以逆謀被殺。及其二子。凡元子孫亦爲海陵所誅。斡離不二子京、文以謀反誅。粘罕孫秉德共海陵弑熙宗。後海陵忌而殺之。遂盡殺粘罕子孫三十餘人。皆所謂以殺啓殺也。開國君臣。何爲而不行仁耶。

金海渡後。至以二十五人爲謀克。四謀克爲猛安。除旗鼓司火頭五人。任戰者只十八人。不足成隊伍。但務存其名而已。每下令簽軍。民家丁男。或盡取無遺。號泣盈於道路。又盡籍山東、河間、大名猛安人爲兵。老弱城守。壯者桿禦。貞祐時。任子爲監當者。赴吏部選。率執命取爲監軍官。元光末。備潼關、黃河。又簽軍。自見居官外。無文武大小職事官皆充軍。憤惱哀號。卒不能行。嗟乎。弊之滑亂至此。得不亡哉。

金史曰。金初入中夏。民多流亡。士多嘯聚。遺黎惴惴。何求不獲。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產。倣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弊政紛紜。度支日匱乎。此言甚善。予嘗謂蒯

習齋先生曰井田必於開創行之蓋謂斯也

金剛官田與女直其實皆民田也如長城燕子城之類乃秦漢以來名稱民業之不計其年矣迺指以爲官田而奪之可哉

种師道曰女直不知兵豈有孤軍千里深入而能善其歸者豈知郭藥師降金而從宗望南侵也遂以宋事虛實告之能遂測其不敗也乎嗚呼宋以堂堂天下爲叛臣所料如此一時君臣士大夫千載而下有愧顏矣

自古成功之士史但記其得耳其失多不載如吳玠吳璘等敗衂不見於宋史者金史書之元朮進敗衂不見於金史者宋史書之使非互考安得而知之哉然一勝一負兵家之常爲將終身亦難以處處皆勝也但當論其成耳

宣宗遷汴言者謂河朔受兵羣盜並起宜嚴河禁以備不虞凡自北來而無公憑者勿聽渡時河朔汾晉因荒饑甚又禁河南粟麥不許渡河以至山東燕晉萬里榛莽與斯民之阨運也哉

錢牧齋嘗言曰金南渡之後爲宰執者上下同風以苟安目前爲樂每北兵壓境君臣相對泣下已而敵少退解嚴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矣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用人必擇無鋒鋩軟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正人君子多不得用雖用亦未久而遽退近侍諂諛成風每奏四方災異民間病苦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有人曰今日恐心困後日大心困矣臨時不肯分明可否相習低言緩語互推讓號爲相體宣宗嘗責丞相僕散七斤近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退謂郎官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曾使紀綱見我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嗚呼金源之君臣崛起海上滅遼破宋如毒火之燎原及其衰也乃化而爲弱主庾臣低眉拱手坐而待其覆亡矣噫

錢牧齋嘗言曰元人進金史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口南扼其吭此燕都防患之明驗也梁乾德二年晉主李存勗命周德威出飛狐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於易水圍涿州降之進克瓦橋關拔順薊州命李嗣源攻山後武儒諸州皆下之德威逼幽州拔平營瀛鄭州遂入燕執劉守光父子以歸此出紫荊攻燕之一也紫荊關北口浮圖峪爲飛狐之地晉都太原故由紫荊出師與眞定定州之軍會於易水既取山後及燕東西諸州則燕京勢孤不能立矣同光三年阿保機入寇敗周德威兵於新州西出居庸關圍幽州唐主遣李嗣源救之遼人遁走宣和四年金主分道進兵至居庸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阿骨打入燕遼太后自古北趨天德此出居庸關攻燕之二也嘉定四年蒙古鐵木眞攻克宣府至懷來金兵保居庸不能入乃留兵拒守而自以大兵趨紫荊口敗金兵於五回嶺拔易涿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攻居庸破之出古北與外兵合蒙古主留兵屯燕城北乃分軍爲三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洺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於平陽太原之間左軍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於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中軍與子拖雷破雄鄚清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諸郡此出紫荊攻燕之三也宣德即宣府紫荊旁口今五虎嶺即五回嶺元人敗金兵之處西北之山東走爲撫則西接太行其爲

要害之關曰紫荊居庸倒馬居庸險易守倒馬去燕稍遠紫荊則夷於居庸而近於倒馬金人知守居庸不知扼紫荊非失計耶元之分軍也河北山西山東皆被兵數千里之間殺僇殆盡金帛子女畜產皆席卷去長淮以北惟眞定大名與山東青兗以南尚存燕都終不下貴犒師以和出居庸取所虜子女數十萬擄之而去金乘間遷汴元復圍燕都又不下明年乃破燕元兵初抵燕京乃守而不攻三道抄寇者非直貪利蓋以孤燕也諸郡不守燕不攻自破即遼人剝樹皮之策也嗚呼慘哉

元之信異端也帝師天師僧樞尊崇至文宗立皇后詔天下受佛戒於帝師且詈僧者截其舌毆僧者斷其腕崇佛之謹如此而揭竿稱首者則白蓮會燒香惑衆言彌勒下生之韓山童也至芝麻李等亦以燒香聚衆而起佛之福利安在哉

元法攻城邑以矢石相加者城下盡屠之其攻燕也三道殺掠復殺所掠去數十萬人於居庸關下使非有耶律楚材之言則其將悉殺漢人空其地以牧馬乎世祖既平中原黷武嗜殺終無窮極豈天心之不仁耶抑中原之惡積貫盈而假手於元耶

元世祖嗜殺黷貨黷聖輕儒崇佛道任奸回穢政種種史多諱而不書蓋佞史也王禕等漫無訂正何以示信於後哉

憲宗在蜀郝經上議曰國家開統以來垂五十年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劘盡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嗟乎漢五年而成帝業唐六年而平四海元自興兵以至滅宋七十餘年無日不肆屠殺慘哉此時之乾坤氣象奚似耶郝經曰并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可謂知兵者矣

元世祖總統東師有得宋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下諸將議郝經獻議曰彼之素論謂有荊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有荊襄有淮甸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先荊後淮先淮後江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徼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即并兵大出摧拉荊郢橫潰湘潭以成掎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荊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鍾離合肥之間掇拾湖濼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於蘄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抉長江之襟帶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亙踏跨長淮鄰我疆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遲以歲月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如是則宋來之勢變可弭已然之失可救也其後南下多用經策此後世守江攻江者之大枋樣也然宋之奏議不能密秘爲敵國所得遂倒其柄而擊之亦後車之鑒哉

元漕東西以供燕京運河淺澁轉輸艱費用朱清張瑄議建海漕初年四萬六千餘石後乃至三百萬終

元之世祖之至正之季，漕海運於江、浙，張士誠輸粟，方谷眞具舟，輸十一萬石於京師，歲以爲常。其後漸運不至，陳有定自閩輸數十萬，京師民始再活。明初海陸兼運，旣而濬元會通河，遂罷海運。萬歷中，運河漸梗，王宗沐建議曰：唐都秦，右據崤、涼，左通陝、渭，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梁，背負大河，面接淮、泗，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國家都燕，北有居庸、醫無閭以爲城，南有大海以爲池，天造地設，山環水衛，而自塞其利者，何也。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貴海漕而專力於河，一夫大呼，萬櫓皆停，扼脊咽喉之譬。先臣邱濬之辯復者，不可不慮也。富人之造宅也，旁啓門焉，中堂有客，則肴核可自旁入也。疑河之梗，而又難於通海，則計將安出哉。

說郛云，古今戶口登耗不同，大抵易代之初常耗，而承平日久則登。禹分九州時，民戶（冊府元龜戶字作口）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民口三千九百二十二萬（冊府元龜無此句）。周公相成王時，民戶（冊府元龜戶字作口）一千三百七十一（冊府元龜無一字）萬四千九百二十三（冊府元龜作三十二），民口四千九百二十三萬二千一百五十一（冊府元龜無此句）。春秋時，民口一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七千冊府元龜作一千九百三十三人）。漢平帝時（冊府元龜作元帝），民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冊府元龜無六十二三字），民口五千（五千冊府元龜作一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之極盛也。光武之興，民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冊府元龜無九千二字）六百三十四，民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桓帝時，民戶一千六百七十萬（七十萬冊府元龜作七萬七千）九百六，民口五千六萬（六萬冊府元龜作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至三國鼎立之時，通計戶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晉武平吳，天下戶（冊府元龜多二千二字）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至隋大業一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冊府元龜無九百二字）五十六。至唐永徽中，戶三百八十萬。天寶中，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冊府元龜作戶八百三十四萬八千三百九十五），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冊府元龜作口四千五百三十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二）。此唐之極盛也。至大歷中，戶纔一百三十萬，此古今最耗者。宋太祖定天下，戶三百九萬五百四。至眞宗時，戶七百四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宋史眞宗大中祥符七年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二百五十四（宋史作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神宗時，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徽宗宣和中，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此宋之極盛也。元混一之初，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至其末年，口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此元之極盛也。明自洪武至嘉靖中，戶九百三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口五千八百五十五萬七千七百三十八，亦可謂盛矣。然明制，軍匠等戶不分析，民戶之入籍者十纔五六，不知漢、唐時又何如也。張文升曰，通觀歷代，雖處極盛，口不滿六千萬，以下農夫計之，不過千萬家耳。而天下之田，以方里而九頃計之，千里即九百萬頃矣。縱除山川城邑，約可得五百萬頃。禹貢云，天下之爲千里者九，何分田制祿之不可行乎。然今天下常苦人多而田少者，必荒蕪者多也。獨不觀之雍、豫、齊、蜀乎，可慨也矣。但歷代戶口之數，未必甚清。嗚呼，安得天下之戶口土田眞清册而籌之也。

史記一代政事之治亂、人才之消長，爲後世鑒耳。廿一史之無關係而可削者甚多，至宋以後，史爲案牘，如元史志表列傳，瑣卑冗蕪，何其漫無所裁耶。聖人刪詩、書，而況後世之文與事哉，可刪者多矣。

閱史郄視續卷一

明太祖謂羣臣曰，朕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非淫即貪，奢侈者酗，剽賊者鬪，朕始有救民之心。當時張士誠恃財，陳友諒恃兵，朕獨無恃，恃不殺人，布信義，守勤儉而已。又恃卿等同心共濟。其時二寇相持，人有言士誠切近，勸朕先擊之。擊友諒，士誠必乘後。朕謂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擊友諒，士誠必不能援。擊士誠，友諒空國來矣。此朕所以取二寇之先後也。二寇旣除，或勸朕蕩平羣盜，乃取元都，或欲直趨元都，兼取隴蜀，皆未合朕意。夫先擣旣處，幽薊自傾。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且朕親至大梁，止潼關之兵者，張思道、李思齊、擴廓帖木兒三人皆百戰之餘，未必遽降。是以出不意，反旆北行，元都旣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以故不勞而克。然擴廓帖木兒猶能力戰相拒，儻令未平元都，先與角力，彼人望未絕，勝負未可知矣。明祖料敵之明如此，而能禁殺掠，用賢才，此所以布衣崛起，直繼漢高，而爲英主也。

太祖諭諸將校曰，朕昔下金華，有館卒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兵有乎，皆安在。將舉佩囊片紙指名曰，在此矣。及天下亂，以農夫市人戰，汝等娛樂不練士，有急安使。元兵最強，而將亡時乃亦如此。有國家者，練兵可不急哉。

太祖御製資世通訓曰，士不識時務者，聽世俗之淺學，咬文嚼字，以妨後學，詢及行事，茫然矣。徒高談而闊論者，是則君安用之矣。太祖之論士是矣，乃卒以帖括取士，非咬文嚼字而何。何乃自背其言也。

肯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教諭張恆以給繇見。上問民間所苦。皆對曰。不知也。而非職事。上曰。學官卽勸教。豈有不與人接者。剌留休暇。四時節序。則友往來。民情世務。當亦談及。夫其所學皆聖賢之道。周將用之。君雖不剛。納且陳焉。概云不知。何者爲教。何以用之。將來其窮之極。遂榜論於天下。致自洪武二年。令天下皆立學。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夫六藝之學。正在民情世務用功。非僅習其文也。與、張二人。概云不知。其見雖也宜哉。但太祖言剌留節序。民情世務。亦當談及。是終以師讀爲正學。而經濟爲兼學也。亦明昧參半矣。蓋太祖本可與言聖賢之學。但爲前人詞章所溺。而當時無明觀道之儒者以告之。所以志與實學。而不能就。遂使一代學教。終不出文藝故轍也。可慨也夫。

太祖定金陵後。立營領民兵萬戶府。論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爲戶。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太祖此法甚善。不惟開創當行。守成亦當行之。今之鄉兵。亦此法之餘意也。

山西訓導葉居升上書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三事。切中洪武開創之病。乃不見用。而反逮問死獄中。何哉。夫以太祖之英明。而獨不能虛心受諫。甚可惜也。

解大紳。洪武中大庖西上封事云。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忌。方向煞神。甚爲無稽。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頗習齋先生嘗言。治曆本以敬授民時。今與民時國政無與矣。呂氏月令。成古歷什一之存者。意正與紳論同。

建文元年。燕王起兵。上日召學士讜討論周官法度。寖使殿。弄柔翰。方孝孺國書事詩曰。風颾彤庭樹衛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嗚呼。以太祖之英武。一傳而爲讀書論文之君臣矣。至所謂討論周官法度者。方且拘文牽義。更張於瑣屑之務。而所謂大經大略者不知也。然則永樂豈篡亡之哉。自亡耳。

永樂以臣篡君。雖無可逭。然實天開英武。繼太祖以定一代國運。不然。如建文君臣迂腐之行。不一二世而卽削弱崩潰矣。欲三百年金甌天下。得乎。

仁宗諭楊士奇曰。近侍羣臣助我也。或快意行事。退思方悔。外間已進言。人主省過受諫如此。幾於聖賢矣。

洪熙、宣德之治也。以三楊。天順之治也。以李賢、王翱、馬昂。宏治之治也。以劉健、劉大夏。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豈不信哉。

正統初。張太皇太后一日坐便殿。召張輔、三楊入。詰責王振罪。女官刃如頸。已而釋之。乃三楊不能乘此時明太祖制度。逐擯黜。卒致土木之變。而一代閹寺弄權。始於此矣。夫大臣於國家事成敗禍福。必宜

爲百世之計。而以身任之。豈可浮沈其間。而貽昔人道姦時晦之譏哉。韓琦之處任守忠。善矣。

李夢陽曰。夏、蹇經楊惘惘。文皇北征。全國是圖。三楊熙績。省坐臻太平。所謂代天之相也。英廟之遇文達。密贊顯斷。萬幾精覈。局體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宣城、封邱。居則侃吃。動則雷聲。大事斧斷。小事海涵。帷幄佞幸。諸劍必施。使見之者與聞之者。儼斯其人。死生富貴。是勳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耶。委任權力殊耶。宏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鑑寶、陽曲、廬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一變矣。雖形存圖塞。義存矯直。亦遲數然也。觀北地此言。宏治以前大臣氣象。歷歷可想。至正德而後替矣。

劉文靖傳曰。宏治以前。士攻舉業。仕精法律。勤職事。鮮有博覽詞賦。間有之。衆皆姦說。必得美除。孝宗在宥。朝政有常。冠佩委蛇。士各奮興。健獨教人窮經窮理。李東陽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健處之若不知者。吳寬文學著名。謝遷欲健薦之同相。健外示唯唯而已。強之。則曰。待公柄事。與之同升。何景明年少有文。衆健同鄉人。請得選翰林。無疑。健獨嫌其明輕薄也。夫明之初也。三物之學士。殿失於初服。而入仕以後。精法律。勤職事。猶然實業也。至宏治而楊士競以文藝相高。分門別戶。評古彈今。甚至棄職掌而專事浮藻。而國事日壞。論者以亡矣。東陽輩爲得辭其責哉。劉文靖所見。蓋加於諸公一等矣。嗟乎。此明代盛衰之一大關也。

正德時。從銑與羅玘論一時大臣。孰堪內閣。玘曰。能剸顛者斯可矣。銑曰。孰當之。玘曰。若求其次。其傅邦瑞乎。夫宰臣以休休有容爲主。不專以剛烈見長也。崔、羅二公之言。蓋慨正德朝宰執多依違畢小。國政潰亂。故思生死不渝者以主持之。所謂救時之論也。

王陽明寄楊邃庵書曰。身任天下之禍者。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而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此書乃陽明一生之作用也。

隆慶二年。大學士張居正上言。天下事。慮之在詳。行之在力。謀之在衆。斷之在獨。今朝廷之間。一事也。而甲是乙非。一人也。而朝由暮跖。前後毀譽。自爲矛盾。臣謂無全利無全害者。事之形。有所長有所短者。人之才。權衡斟酌。委任責成者。君之道。今也。求熟計而以人言行。終也。雖定持又以人言隳。加以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浮語流傳。是以人懷疑貳。勸見躊躇。虛曠歲時。成功難覩。語云。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最當今大患也。伏望皇上慎事於初。旣行以斷。慎人於始。旣任以專。一切章奏。敕部院衙門務從明簡。以仰體省事尙實之意。是謂省議論。比者上下姑息。百事委徇。摘棱而曰調停。逶迤而曰善處。驟然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務爲操切者也。夫徇情順情。名同實異。振作操切。事近用殊。伏祈皇上握剛貞度。不狥乎私情。毋綏於浮議。是謂振紀綱。邇者天子號令。概從忘玩。伏望敕下部院諸臣。本旨事務。數日之內。卽行題覆。若其了然易見。不用擬議處者。便據理剖分。有合行議勘聞奏者。酌緩急遠近。嚴與爲期。註銷

積久以還制論是爲重詔令今也稱人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人事不必更考其成債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惟務少文以無用見譏大言無當以虛聲明登士大夫務爲弊稱會其職事而思出位建白條陳累牘連篇毀其本業名實茫然臣願敕下吏部用舍進退一準功實是謂覈名實皇上即位元年蠲賦一半國用邊費遂見窘然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切權宜之計民災傷而不能賑兩廣軍兵供餉不支臣謂民貧財盡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當一切停罷仍敕吏部慎選良牧上考必其端潔慈祥者雖有才局止與中考貪污顯著者令所坐贓輸邊自納以爲固圉一助又今風俗侈靡服舍無限豪强兼并賦役不均奸徒欺公侵損官破錢穀漫無稽覈吏胥因而滋奸此皆耗財妨政之大者若敕下戶部講求隄防之術何必索之勞苦之民自傷國家之元氣乎是爲固邦本今事可慮者莫重邊兵不患少也患弱若按籍徵求清查影占募補訓練何患無兵食不患不足也患耗損無用不急之費并其財力以撫戰士何患無財將不患不得人也患無以鼓舞之懸之重賞寬以文法何患無將至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守撥儲令民耕收時節糧餉據其空虛則目前之計也是爲飭武備江陵作用大略見於此疏真救時之相也然明季衰敗之故觀此疏所陳弊端亦可想而知矣

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又云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又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明自萬歷以後朝中氣象酷似此而殆甚焉文墨之士自以爲是自以爲忠負氣而爭鼓舌而辯呼朋引類號呼喧鬨各不相下使聽之者迷當之者瞶而國是因之日亂矣至今世呼生員曰雀噴又嗤曰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謂其聚鬨而無實用也前哲云愚儒譸誕多師古先之語置書生之好浮議自古以爲歎矣

吳寬當時號吳癡子世人多傳其迂闊事今人概以書癡子指目讀書之士蓋徒誦讀而不通世務誠爲世所詬病也

倪元璐曰自神祖中葉以來三四十年間朝廷之局凡三變其始天子靜攝綜臣工萃類之自戰而不爲之理所謂鼠鬭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其血玄黃時勝時敗其既閹寺擅權皆人處必勝之地正人亦職心搏志而甘處不勝不敢復言戰皆人亦不曰戰直曰禽獮之耳然其時正人雖嬰禍患其心猶喜曰吾君子也其後魁柄已振百爾臣工皆憒然不敢窮戰而陰制以謀故其時氣戰者敗謀戰者勝謀陰者敗謀險者勝凡明主所猜疑以繩責人者皆借之以穽正人其正人既禍敗即無可自解曰吾君子其實人亦不斷歸名君子而但使其無救於禍敗夫實人閹寺無可言矣而一時號爲君子者亦多不爲國家計慮久遠結黨負氣嘵嘵爭辯甚至自相攻擊而國是日潰大廈不支矣謂之何哉

神廟末年高攀龍馮從吾等講學京師或邀鹿善繼往既而善繼閉不言朝政不談職掌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爲無用之學聖賢爲無用之人矣遂不往鹿公之見卓矣哉

文詞與世道相爲盛衰世道盛則文詞衰文詞盛則世道衰唐初文陋而盛於韓柳宋初文陋而盛於蘇王明初文陋而盛於何李歸唐其陋也世道皆盛其盛也世道漸衰譬之治家然祖宗勤儉創業耕田鑿

井日不暇給烏覩所謂一瓻一詠咬文嚼字者乎一瓻一詠咬文嚼字而已者寔其至矣

高岱論明代法詳之弊曰事有宜密雖腹心不得聞也而必須關白人有可用雖將相不爲過也而必循資格錢穀出納有足以利民者專之可也而懼於稽考之嚴刑獄重輕有當以情處者遂之可也而涉於出入之議賊伏未具知其爲盜而不敢誅也符牒未下知其爲奸而不敢捕也機當速應固之者有留難之虞勢宜有待促之者有遲延之譴一令之發千歷諸司一令之行稽沓累長甲可乙否此從彼違圖政理之志輕而稽簿書之念重救治化之日少而辦文移之日多少有瀉軼則下以廢法而訐其非上以悖法而重其譴故君子不敢爲善殆甚於小人不敢爲惡矣三代而下惟漢爲禁網疏闊故汲黯得以權制而發倉粟陳湯得以便宜而斬郅支然當時不聞以法疏而多弊也秦制日密而奸愈滋隋令日下而亂益甚法亦何以詳爲貴乎明興之初雖國用重典而人以意通故功要其成事觀其利不背者以詳而懼賢者不以詳而阻也而何至如今日瑣瑣之甚乎有味乎其言之也蓋上古法寬後世法密盛世法寬衰世法密有識者其知之矣

何喬遠名山藏曰承平日久士大夫談兵事所以弱皆曰將非人也士弗屬也器弗精也私門役使之也朝廷以供士本之役也而非其本也夫今日之武將非賄中官權門不得也文臣與之處必厚贈遺酬謝焉抑而不敢聲若無口者也甲冑弱於綾綺鞍轡肥於鷹狗而將氣已衰也夫以是得居其官也而又欲肥其家也舍士卒之外何人可朘削士飢寒也老弱也而後法不行矣法不行則技不精勇伍不充實武吏不得而振之文吏亦安得而問之也予平居閱撫吮咄武將者十六七猶云時平自意棄至於國家有事猶然軍事之成敗弱士之存亡不置念也嗚呼弊乃至此乎甚矣文武之不可分也

明初令商輸粟於邊官給鹽與引貨買以酬其勞名曰開中商賈自出財力招游民就塞下墾荒種藝自爲保伍塞下之人其勤者亦力耕歲收以待貿易邊備充足至宏治中戶部尚書葉淇奏請折色而邊儲大困矣無識之人壞朝廷事如此

明初令民孳種馬課駒後民苦之萬歷初張江陵當國盡賣種馬納價太僕太僕出價買騍馬而寄養於馬戶一時馬價充牣而論者以爲變亂宗法萬一有警調發必闕夫民間養馬不論如何行之皆不甚便古人騋牝三千思馬斯臧之詠悉官發之秦之非子唐之王毛仲非明徵乎若於邊荒治牧場而以官領其事歲課孳息復佐以番人易茶之馬國何憂無馬而亦何必寄養於民乎且也復三物取士之法而以騎射當古之御則士之養馬者多矣寓兵於農則民之養馬者多矣此又不求天下之馬蕃庶而馬自蕃庶之道也中國亦何至嘵嘵焉以馬少爲憂哉

錦衣衛鎮撫司專主詔問奉旨對簿之人雖得緝訪體覈下奸私名曰天子詔獄歲上功兵部捕獲多者爲右職至有起身小校超陞勳臣是以每每陰陽上意影響人罪以邀賞秩因不勝搒掠延喘甘承且訪緝所及家貲若洗甚至并其同室之有席捲以去故京師被訪之家稱爲剗言若剗剝無餘然者威挾於近貴也夫刑獄有司寇專之矣又有三法司會議矣鎮撫司胡爲者哉寔弊政也

明之廷杖.甚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也.賢人君子.必多高蹈而不仕者矣.

閱史郄視五卷.吾宗蓋吾恕谷先生則古昔輕世務之所爲作也.其於諸史中.衆人嚣嚣從論不休者.都不識及.而獨措思於其要者切者.若兵農諸大政.尤三致意焉.其義深.其識遠.其旨約.其言文.有天下者.舉斯編而措之.以比隆前古之盛.有餘裕矣.自來汗牛充棟.羣言滿家.無足復陳也.石門與先生爾雅以爲有用之學.君子之言.信而有徵矣.愚受讀浹旬.洋洋乎涉之.而見其廣且深.津津乎味之.而發其多且旨也.敬識簡端.以勸當世之得讀是書者.德州愚弟孫勷敬書.

余每謂天下無無用之學.其學而無用者.惟佛、老二氏.與帖括秀才而已.蓋空談性命.則必以事功爲粗迹.高語文章.則必以綜理爲賤務.自古及今.宇宙河決魚爛.皆坐此病.今讀恕谷先生所著閱史郄視五卷.實獲我心.苟欲澄敍官方.振興士類.以此書爲正鵠可也.石門弟吳涵謹跋.

涉史隨筆序

凡今仕宦洎布衣，求進謁於廟朝者，懼其無因至前，必託曰有己見以爲之先，而覬倖一日之呼召。廟朝不逆其情，呼而前，叩其所言，自漸進旬時外，往往訖無他說。習常成俗，上下恬不以爲怪，是宜相與從事於斯而已。而洪固不敢爲斯也。比以發居，取歷代史温繹以自遣，間有所見，與夫成得於前脩之說，所及之傳，則隨而筆之，因擇其可裨廟論之萬一者二十六篇以獻，名曰涉史隨筆。特欲借是以藉己見之歎，非敢自詭有助涓塵云也。雖然，昔人有言，郢人遺書燕相者，以夜作書，而命左右舉燭，因誤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得書省之而喜曰，夫燭在下則翳，翳則不能以分白黑，在上則顯，顯則十步而見鬚眉。賢士大夫固亦朝廷之燭也，不可以不舉也，是宜教我以舉賢也。入言之王，王以其言舉賢而用之，燕國大治。夫以舉賢而國治，則固燕相之功，以舉燭爲進賢，則非郢人之意。郢人略於筆，而燕相精於說耳。洪今所筆者誠略矣，若夫因其略而精之，則又惟聰明是賴。洪謹序。

涉史隨筆目錄

趙公仲連止烈侯賜鄭歌者田
齊鄒忌諷威王求諫
孔子顧言爲政不能離諒
漢高帝詔免奴婢自賣者爲庶人
漢高帝詔郡國舉賢
絳灌爲竇氏擇師傅
申屠嘉召責鄧通
張釋之諫超遷嗇夫
周亞夫從趙涉計定七國
孔臧辭御史大夫
王吉言宜謹擇左右所使
王嘉言人才宜豫畜養
田敞欲自求一名士報國

魏辛雄言用兵宜明賞罰
崔亮創停年格
隋文帝擬擢守令
唐太宗不欲數赦
太宗責房玄齡問營繕
張九齡勸姚崇去諂諛進純厚
宋璟隨才錄用
元宗用韓休爲社稷
楊綰請更貢舉之制
崔祐甫薦引無虛日
劉晏應民之急未嘗失時
韋澳顧周墀無權
仇士良教其黨固寵之術

涉史隨筆

宋 葛洪著

趙公仲連止烈侯賜鄭歌者田

趙烈侯好音。謂國相公仲連曰。鄭歌者槍石二人。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烈侯累問。公仲稱疾不朝。番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君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復問歌者田。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是以古之善相其君者。必欲朝廷之上。藹藹然無非吉士。使其君聞正言。見正行。故能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彼小人者。雖欲進君之惡。自無所容其技矣。公仲之相烈侯也。其於士雖待番吾君論之而後進。而歌者之田遂止。正人俄頃轉移之功如此哉。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孟子之言。豈欺我哉。

齊鄒忌諷威王求諫

戰國策曰。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問其妾。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至。與坐談。問之客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求諫。

忌官雖小。可以喻大。爲人上者。而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是以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後世此風既寢。諫有常職。而言路始狹矣。又況人君與宦官宮妾相處之時多。與士大夫相接之時少。十寒一暴。其能自免於過耶。昔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于宋。宋人迎而復之。若昭公者。雖得之於顚蹶心困慮衡之餘。其視終於此者蓋有間矣。

孔子順言爲政不能無謗

孔子順相魏。改變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爲謗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皆以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而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成。民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亦不異於聖賢矣。

昔周公相成王。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公之聖德曾不少損。今狼跋之詩是也。其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說者謂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而不能脫。前跋後疐。進退困險。若周公者。忠誠在於王室。以遜自處。而無貪欲之私心。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此公之所以不失其聖也。子產之相鄭。孔子之相魯。其無利欲之私者歟。後之相天下者。惟本朝忠獻韓公似之。公之言曰。凡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爾。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疑其不成。遂輟而不爲哉。惟其忠勇如此。用能光輔三后。宏濟艱難。躋天下於太寧。而無駭視傾聽之虞也。故歐陽公贊之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讒自止。過周公遠矣。

漢高帝詔免奴婢自賣者爲庶人

漢高帝五年詔。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

古稱良賤。皆有定品。良者即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之所謂奴婢者。概本良家。既非氣類之本卑。又非刑辟之收坐。不幸迫於兵荒。陷身於此。非上之人有以蕩滌之。雖欲還齒平民。殆將百世而不可得。高帝之詔。眞知君道矣。意者蕭何有以輔之歟。

漢高帝詔郡國舉賢

漢高帝十一年詔曰。蓋聞王者莫大於周文。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賈山至言曰。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故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故不能成其功。高帝此舉。其於士亦可謂知所敬矣。群咏患在人主不交。與夫有肯從我游之語。宛然三代盛王體士之意。其崛起豐沛。卒建四百年之基業者。良以是夫。或謂帝慢而少禮。求賢之詔。未免文浮於實。斯謂不然。帝所慢者特腐儒耳。其於賢士未嘗不敬也。觀留侯與呂后畫安太子之策。其言曰。顧上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年老矣。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太子誠能卑詞固請。來以爲客。上必異而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及四人來。從太子侍燕。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煩公幸調護太子。四人爲壽畢。趨去。上目送之。竟不易太子者。本留侯招此四人之力也。孰謂高帝慢而少禮乎。故曰帝所慢者特腐儒爾。

絳灌爲竇氏擇師傅

漢文帝元年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后有弟廣國。字少君。與兄長君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兩人所出微。不可不擇師傅賓客。於是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聞之於師。古者天子諸侯不內娶。故教養外戚之法無傳焉。封建既廢。外戚未必世族。尤不可不教養也。孰謂絳灌而能爲此哉。長君少君由是爲退讓君子。張蒼免相。文帝以廣國賢有行。至欲相之。方其幼爲人所略賣。晚節其賢乃如此。豈非與之居者皆士之有節行者之力乎。使文帝之初。能爲母舅薄昭擇賢師傅而從之。昭決不至犯法殺漢使者。此不防閑於其始。魏文因是得以譏帝也。

申屠嘉召責鄧通

漢文帝時。申屠嘉爲丞相。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

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入言文帝。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使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按嘉本傳。嘉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不過軍行間勇健有材力人耳。及其爲相。而風采號令威重乃如此。然則宰相之職業。其所關繫。顧不重耶。漢置丞相。仍秦之舊。其職號爲無所不統。自高帝至于景帝。自蕭何至于嘉。閱四世而相繼爲相者。無非高帝之舊臣。其人望之重。皆識權柄之所歸。故其君亦不敢以庸常視之。而使得伸其威。帝雖不能因嘉之言以遠通。終帝之世。嘉爲相。而通不敢輒啓讒匿之口。其潛銷密移於冥冥之中者。蓋亦多矣。其後公孫弘相武帝。遇事往往退遜。於帝左右之臣。嚴安、枚乘之徒。發言盈庭。弘未嘗不屈。遂以給事謁者爲帝私人。而以外朝之臣自處。丞相之職自是分。而權亦輕矣。弘以儒得政。其風采反不及一申屠嘉。宜其見輕於淮南。而以發蒙振落視之也。繼嘉者、其惟本朝忠獻韓公乎。然其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者立庭下。數其罪而竄逐之。則又過於嘉一等矣。然則相權之輕重。顧不以其人哉。

張釋之諫超遷嗇夫

漢文帝時。謁者僕射張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是耶。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也。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從風靡。爭口辯。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不拜嗇夫。

昔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而答顏淵爲邦之問。亦終戒之以遠佞人。彼其詞色巧令。而無情實。應對捷給。而矜小慧。惟懼疾之不深。去之不亟。詎可以悅而超遷之乎。當是時。從帝行者。使無釋之之高見絕識。則帝於是舉。誰其正之。下之化上。甚於影響之應形聲。其爲害可勝道哉。古之君子。所以於侍御僕從之臣。不使一儉人間廁於其間者。良復慮此。吾觀唐高宗濮陽之行。對竇德元有帝邱之問。許敬宗從旁代對甚悉。方其躍馬而前。退有矜色。下視德元以不強對爲能之語。眞足摭其疵而奪之氣。由今觀之。姦臣之傳者。非德元。乃敬宗也。然則利口捷給者。果何益於人之國哉。

周亞夫從趙涉計定七國

漢景帝時。七國反書聞。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

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黽阨陿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殽黽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

趙涉之遮說亞夫。即三老董公之遮說漢王也。惟其賤而無因至前。故遮道以說之耳。孰謂滅項籍。定七國。乃皆出於道旁賤夫之一言。能則天下之才。豈有窮哉。此衆不可盡。所以發齊人王先生之歎也。是以古之明君賢臣。智雖落天地而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而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而不自爲也。片善可取。不間芻蕘。一言有聞。狂夫亦擇。故能幷天下之謀。盡天下之智。而事無遺策矣。

孔臧辭御史大夫

漢武帝以孔臧爲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以經學爲業。乞爲太常。典臣家學。與從弟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臧爲太常。禮賜如三公。

時上方鄉儒學。尊孔氏。表章六經。臧親聖人後。以常情論之。得君如此。可謂遭時矣。而臧乃遜避辭避大位。方欲自典家學。綱紀古訓。其必有以也。唐宣宗時吏部侍郎孔溫業自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然臧之不就大位。上之人可不深省乎。

王吉言謹擇左右所使

漢宣帝時。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頌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

昔嘗致之於世。周公之所以告成王者悉矣。而立政之作。其於爲治體統。尤爲諄切。曰常伯常任準人者。議政而在王左右之臣也。曰綴衣虎賁者。王之所使其役而親近之人也。其官之尊卑。職之大小。相去甚遼絕。而公例言之而無所輕重於其間。何耶。政以議政而在左右者。有輔正之術。所使而親近者。有染習之移。其係天下之本一也。三宅三俊。其選固所當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則俱受其敗。雖僕御之賤。亦不可忽也。特自古人君能於是知憂慎審擇之者鮮耳。文王武王。惟克灼知厥若。故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卒能受此丕丕基。以建八百年盛大之業。成王亦能嗣守大訓。無敢昏逾。以保三十六王被成之治。其明效大驗。固已彰灼如此。周衰以來。此意泯矣。而人主獨行於深宮者。亦惟自賢自聖耳。所以養其心。蓄其德者。非灌實而可識。故其君之賢者。不過謹期會於簿書之間。察聽斷於獄訟之際。而非所謂本務也。是以治常少而亂常多。然則謹選左右。審擇所使。王吉之論。可謂知萬化之本原者歟。

王嘉言人才宜豫畜養

漢王嘉言。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常患上之人養之無其素耳。豫章之木。豈一朝夕所能致哉。惟其自拱把而封植之。而無戕賊之患。故他日棟梁之用。隨取隨足。古者士養於庠序國學之中。所養者仁義禮樂。所習者射御書數。所興者德行道藝。而士朝夕之所聞見。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才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所設施。知不待問習而後能。徹而至於中林武夫。亦皆可備公侯腹心干城之用。故三代而上。人主未嘗有乏才之歎者。良以此夫。後世學校廢。士無素養。往往舍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識之士。十無一二。此王嘉所以起宜豫畜養之請。雖然。畜養之法。舍三代庠序之教。皆苟道也。漢猶近古。惜嘉徒發其端。而不能爲漢精言推廣而行之。爲可懼耳。

田歆欲自求一名士報國

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求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

歆之意亦可憐矣。雖然。歆亦有罪焉。伐國不問仁人。使歆能爲尹翁歸。于廷尉。雖貴。其敢干之以私耶。晉顧含有言曰。爲亂臣問按於我。我豈有邪德乎。歆自反焉可也。縱未及此。貴戚有命。如其所托之非人。以情却之。歆復何咎。何至啼吾之情。以強從人欲哉。昔東漢吳植爲宛令。梁冀以賓客託之。植曰。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惟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當是時。冀以貴戚用事。可謂有權。而植却之無難色。今歆順以貴戚之命。重於相違。烏得無罪。雖然。朝廷欲天下選舉之公。而使所舉者皆得其人以報國。惟申嚴囑託之禁。而後可冀其至焉耳。不然。緣情徇私。徒長奔競。未見其可也。

魏辛雄言用兵宜明賞罰

魏司空長史辛雄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四者。雖聖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交乎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雖下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

號令不信。賞罰不明。雖平居無事。且不能以使其衆。況欲驅之於鋒鏑之下。使之臨陳而忘身者耶。求其無敗。詎可得哉。昔唐劉巨容破黃巢於荊門。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由是賊勢復振。此雖悍夫跋扈之語。

然人情所在。爲國者所當深察也。夫賞罰號令。國家之綱紀在焉。惟信而明。故能服人之心。服人之心。故能盡其心。盡其心。故能盡其力。盡其力。故能成其功。如此。則軍威何患其不張。盜賊何患其不息哉。

辛雄之論。可謂深切著明矣。

崔亮創停年格

魏崔亮爲吏部尚書。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爲斷。沈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辯姓氏。取士之塗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弦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爲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洛陽令代人薛琡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乃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召見。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自停年之格行。積習成俗。流弊至今。能否並進。賢愚無別。人往往得以歸咎於亮。而不思所以致此者。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選用之法。一委諸吏部數人之手。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鑑。猶將力有所窮。照有所極。如唐魏元同云云者。此崔亮所以求爲簡便之法。而一以士之停解月日爲斷也。何則。人物實繁。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罪也。古者士選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一人之身。所閱者既已衆矣。而授任之際。又俾羣司各自選其僚屬。而朝廷止命其大者。如穆王之命伯冏者是也。夫所閱者衆。則濫進之士少。所任者簡。則選用之法精。是以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以來。小大之官。悉委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察言於簿書之微。覈才於刀筆之細。尚欲責其賢愚有別。能否之不並進乎。蓋其任而斷不勝。遠其迹而誅不至。民知力竭而以僞繼之。此莊周之所以歎也。後世必欲善選舉之法。獨唐沈既濟之說。尚或可行。其言謂鑑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欲使五品以下。委司長官。各令宰臣進敍。吏部兵部得以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則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以察舉焉。如此。則賢愚能否可別。而天下之士子。亦將爭自磨厲。以副上之選擇矣。或謂古今異宜。今若捨一定之法。而行既濟之言。則操進退之柄者。得以行其私。而請託之風熾矣。愚曰不然。夫牧守而上。使非其人則已。誠得其人。其可以私干之耶。又況進敍之際。吏部兵部得以參議於其間。而州府之辟。或非其公。而吏部兵部又得察舉而加之以私冒不審舉之罪。小則譴黜。大正典刑。人非木石。誰敢不屬。特其於端本澄源之地。不得盡如古者選士之法。容有可議者耳。愚故曰。後世欲善選舉之法。既濟之論。尚或可行也。

附文帝褒擢守令

隋主如岐州。刺史梁彥光有惠政。下詔褒美。賜粟帛及御繖。以厲天下之吏。又有相州刺史樊叔略有異政。帝以璽書褒美。班示天下。召拜司農。新豐令房恭懿。政爲三輔之最。帝賜以束帛。雍州諸縣令朝謁。帝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累遷德州司馬。帝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朕若置而不賞。上天宗廟必當責我。卿等宜師範之。因擢爲海州刺史。由是州縣多稱職。百姓富庶。

隋文帝愛民之意。可謂勤矣。而非所謂本務也。天下之廣。郡邑之衆。牧民之責。萃於守令。帝不知謹擇之於未授任之初。而顧欲以耳目之所及。獎勸之於已親民之後。其遺者抑多矣。又況人之常情。雖不能不竦動於一時之覽。而他日之變遷。類不可保。此謹擇牧宰之說。本朝忠獻韓公、文正范公。所以力言於我仁廟也。其說謂承平以來。牧宰之任。因舉薦擢任者少。以資考序進者多。才與不才。一塗並進。故能致者十無一二。繆政者十有七八。以致賦役不均。刑罰不當。科率無度。疲之不恤。上下相怨。亂所由生。自來雖詔臣僚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繆薦。乞委中書密院各先擇堪充舉主者以舉其人。所舉之人。若將來顯有善政。舉主當議旌賞。若贓汚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爲國者誠能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則舉主誰敢不謹。而受舉者誰敢不厲。又何待附屑屑自褒擢於耳目之所及哉。故曰。文帝愛民之意則勤矣。而非所謂本務也。

唐太宗不欲數赦

唐太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漢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有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以此言之。赦者誠偏枯之物也。良民不被其澤。而姦惡之徒獲宥。是豈明世所宜有哉。此孟光所以深責於費禕也。或謂赦者帝王之世所不廢。戚之虞書、呂刑。可覆也。愚曰不然。虞書所謂肆赦者。爲過誤而麗於刑者設也。呂刑所謂有赦者。爲刑罰之入於疑者設也。未始有罪無輕重。皆赦之文也。太宗之見固卓矣。然其意特不欲數耳。而仍未免於或赦。安得武侯者與之上下其論哉。

太宗責房元齡等問營繕

房元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責元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元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元齡等。而元齡等亦安所謝。元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爲是。當助陛下成之。爲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宰相之職。其略見於虞夏之書。其詳見於周官。今觀股肱耳目之言。使宅百揆之語。則知其職無所不統。宮伯屬之冢宰。則環衛之事。宰相得以統之。內宰屬之冢宰。則宮中之事。宰相得以統之。太府屬之

冢宰，則財利之事，宰相又得以統之，其他如飲膳酒漿衣舍縫染之細，凡關於天子者，無一不統於宰相，政以典式法則，皆當由此而出，所謂以道佐王者，固如此耳，北門營繕，元齡問之，職也，太宗顧起何預君事之怒，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是，不然，元齡等何爲俯伏退謝之不暇，而無一語以自辯耶，魏徵之辯，眞足以救太宗之失，伸宰相之職也，諫官隨宰相入閣之制，其亦修不遠，至是始知其益如此哉。

張九齡勸姚崇遠諂躁進純厚

左拾遺張九齡以姚元之重望，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其略曰，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涂，而卿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地，又曰，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有不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嘉納其言。

周公立政一書，反覆於君子小人之際，詳矣，一則曰其惟吉士，二則曰其惟吉士，一則曰勿以憸人，二則曰勿以憸人，至於終篇，則又曰其惟克用常人，且慨歎而深致意焉，常人者，吉士之通稱，其於國也，猶食之穀粟，衣之布帛，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不可一日而無者也，然多純厚質實，類不能與諂諛憸躁者爭長於頰舌之間，故上之人易惑於取舍，取舍一惑，政之治亂，於此焉分，此周公所以尤拳拳而不能自已也，九齡之所以勸崇者，意其有得於此乎，大抵純厚有常之人進，則天下之君子，欣焉而願立於朝，以直道輔其上，行其所學而致太平矣，諂諛憸躁之人進，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其上，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用純厚之人，則治，用諂躁之人，則亂，爲政大體，無出此途，九齡之賢，能爲崇言之，而崇之賢又能嘉納之，開元之政，安得而不治哉。

宋璟隨才錄用

宋璟奏括州員外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略文詞，但多異端，若全引進，則悔吝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硤二州刺史，又奏大理卿元行沖素稱才行，初用之時，實允僉議，當事之後，頗非稱職，請復以爲左散騎常侍，以李朝隱代之，陸象先閑於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爲河南尹，

陸贄有言，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宜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故善官人者，猶良工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使璟無棄受敷施之度，則李邕、鄭勉之徒，長爲棄人矣，昔齊桓公問可屬國者於管仲，仲以隰朋爲可，而不與鮑叔，蓋以叔牙之爲人也，於不己若者不比之，聞人之過，終身不忘，而隰朋之爲人，愧不若人，而哀不己若者，惟其不忘人過，故不能棄人之短而用其長，惟其哀人之不己若，故能捨人之短而取其長，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然則相天下者，惟宅心廣大者而後能勝其任也，若璟者，其亦庶幾於此乎。

元宗用韓休爲社稷

唐元宗以韓休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爲相，甚允時望，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

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默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昔楚莊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忠我以道，正我以義，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則有得焉，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其過不細，必速遣之，莊王之筦蘇，即元宗之韓休也，莊王之申侯，即元宗之蕭嵩也，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若二君者，其可謂能考之以義，而必求諸道者也，方申侯蕭嵩之委曲從順也，自以爲得保位固寵之術矣，而卒不免以是見黜，騰論當時，遺臭後世，然則諛悅者，果何益哉。

楊綰論更貢舉之制

禮部侍郎楊綰上疏，以爲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尚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策試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樸，崇廉遜，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通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亦非理國所資，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右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與綰同，至議以爲今試學者以帖經爲精通，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風流頹弊，誠當釐改，然自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者，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聞，

舉人投牒自應之制，蓋防於唐，謹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治，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天府者，太廟之寶藏也，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于廟中，其所以貴重之者如此，至漢猶有勸駕督遣之意，賢良如公孫宏，亦必待國人固推而後出，未聞有投牒自應之舉，然則士之賤亦甚矣，積弊成俗，流毒至今，士拘一日之長，偶乖程式，雖生平力學，不免擯棄，程度苟合，雖末學膚淺，僥倖科級，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本朝文正范公有言，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乃云命運者，是善惡不辯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美事哉，楊綰之請，有志復古者所宜深釋也。

崔祐甫薦引無虛日

崔祐甫爲相，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德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爲然，

天下大物也，非一手一足所能運轉，非私意小智所能維持，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宰相之職，固宜若此也，祐甫之薦拔無虛日，彼蓋欲盡其職分耳，何暇以親疎爲間哉，而德宗疑之過矣，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

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於人終無已也。人主之職。惟知論相而已。既得所付。則庶官列位。隨才授任。蓋有司存。又何疑焉。惜乎德宗猜忌之君。未足以進此也。

劉晏應民之急未嘗失時

劉晏為轉運使。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以穀易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敢問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晏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謂非有見於此不可也。先王盛時。荒政十有二。皆有司之所掌。間有札瘥荒歉。有司不過聞予上。舉而行之耳。後世此政不舉。遇時艱歉。小民竄焉傾覆無所赴愬。人情亡聊。則求全之意薄。往往輕動。等死之念。相聚而為盜賊。咎當誰任耶。唐開元二十九年制。自今委州縣長官與采訪使。量事給貸奏聞。政稔前諸州饑饉。皆待奏報。無救於垂絕故也。為人上者。可無念哉。

韋澳顧周墀無權

周墀為相。謂韋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傳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澳之說蓋本諸此。是非以天下之心為心者不能。其說亦既善矣。然而容有所未盡者焉。何則。衆以為可用而用之。衆以為可棄而棄之。公則公矣。而與憒憒者何以異哉。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洪範之於稽疑。雖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乃心未嘗不及。孟子之於進賢。雖諸大夫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而其察亦所不廢。天下之事。謀之貴衆。斷之在獨。謀之衆。所以示其公。斷之獨。所以裁其當。官賞刑罰。其可否固當與天下共之。又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勵。然後從之可也。吾之說非求多於澳也。澳之言未盡。故因其說而究其義焉耳。

仇士良教其黨固寵之術

仇士良以左衞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然後吾輩可以得志。謹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甚矣人君之不可不學也。國家之隆替。社稷之安危。天下之治亂。生民之休戚。君子小人之消長進退。天命人心之去就離合。其端皆基於人君之學與否耳。君誠有志於學。則所聞者正言。所講者正理。所親者正人。所履者正行。知古今成敗之所由來。而常有懼心。審忠邪關係之不可忽。而常有戒心。制其治于未亂。保其邦于未危。日就月將。以至于緝熙光明之地。彼戚喜怒。候慘舒。動中其情。舉無遯宜。如仇士良之徒。自無所投其隙。如此。則臧否毀譽。皆可得其真。功負賞罰。皆可得其當。而躋斯世於太寧

之域矣。不然。則本心不正。而蔽理智邪。豈獨此曹得以固其權寵而已哉。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其斯之謂乎。

宋參知政事觀文殿學士通奉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致仕東陽郡開國公食邑五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贈少師葛洪蟠室老人涉史隨筆。

附錄

宋史傳略

葛洪字容甫。婺州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嘉定間。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討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御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卒諡端簡。杜範稱其侃侃有大臣風。

史傳浩瀚。凡國家理亂。政治得失。與夫君子小人之進退。中國夷狄之盛衰。天命人心之離合寓焉。然古今讀史者多矣。讀而知其味者有矣。讀而得其要且大者。未見其人也。宋參知政事蟠室葛公。於涉史之餘。隨筆其要且大者。彙為二十六篇。且援古證今。據理論事。或攄其所未發。或救其所未竟。或增感慨。寓抑揚。引伸觸類。足以補邦家。裨廟堂。而鳴雍熙泰和之盛也。予承乏江右。宏治甲子春。偕濟南王少參朝言。同事南昌道。朝言旬宣之餘。適以印本授予。予嘗讀史而未能者也。三復之餘。不覺喜劇。迺掩卷嘆曰。此書論議精到。不雕琢以為巧。篇章簡徑。不浮靡以為華。忠誠吐露。不欺不衒。而與世之希勢取寵。拾青擷黃。闘一字之奇。逞一言之工者。亦大有間。是宜梓行。與世之有志于天下共也。朝言以予言為然。因付高安尹謝樞刻之。并紀其槩。且以為讀史者告云。宏治十七年。歲次甲子。冬十二月望日。奉議大夫江西按察司僉事慈溪王純謹識。

涉史隨筆跋

史傳浩瀚。凡國家理亂。政治得失。與夫君子小人之進退。中國夷狄之盛衰。天命人心之離合寓焉。然古今讀史者多矣。讀而知其味者有矣。讀而得其要且大者。未見其人也。宋叅知政事蛟峰方公。於涉史之餘。隨筆其要且大者。彙爲二十六篇。且援古證今。據理論事。或擴其所未發。或救其所未逮。或增或慨。寓抑揚。引伸觸類。是以輔邦家。裨廟堂。而賛雍熙泰和之盛也。予承乏江右。宏治甲子春。僧濟南王少叅朝冨。閒事南昌道。朝晋旬宣之餘。適以印本授予。予得讀史而未能者也。三復之餘。不覺喜劇。酒掩卷歎曰。此書論議精到。不雕琢以爲巧。篇章簡徑。不浮靡以爲華。忠誠吐露。不掖不徇。而與世之希勢取寵。擬昔拾遺闕一字之奇。鑑一言之工者。亦大有間。是宜梓行。與世之有志於天下共也。朝言以予言爲然。因付高安尹謝振刻之。併紀北梁。且以爲讀史者告云。宏治十七年。歲次甲子。冬十二月望日。奉議大夫江西按察司僉事慈溪王純識。

通史它石

仇俊卿撰

通史它石卷上

明　舜徵仇俊卿撰

古史祕錄、有帝系譜及皇圖要覽諸帙。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雒紀。連通紀。序命紀。循蜚紀。因提紀。禪通紀。疏仡紀。此皆劉恕、羅泌所及言也。鄭玄、方回輩尚之。此十紀在盤古之前。雖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不之及。若大庭、栗陸、昔廬、赫胥、混沌、葛天不越博采異傳。魏了翁疑焉。三皇淳龐。似難追數。五帝而下。著代當明。於是取易繫、月令。補少昊本紀。

少昊青陽氏。黃帝第五子。名摯。方纍氏所生。母感大星流于華渚而娠。大戴禮云。黃帝之子少昊。生于稚華之野。其諸一旦為陵。群群戀戀焉。內典謂真人降生。輪關恂動。降居江水。邑于窮桑。即曲阜。因所都號窮桑氏。胙土于青。曰青陽氏。繼黃帝。五行之氣。以金德王天下。曰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曰少昊氏。即位之元年。鳳鳥適至。因以為紀官。詳郯子。其御世也。諸福之物畢至。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氣。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和上下。是曰九淵。蓋與咸池、雲門繼響也。孔安國尚書序。皇甫謐帝王世本。並以少皞居五帝之列。春秋皐鼬之會。祝鮀告萇弘曰。昔武王克殷。選建明德。以蕃屏王室。命魯公伯禽。以法則周公。而封於少皞之墟。其地即曲阜。周禮。兆五帝于四郊。故月令明堂位繇之。在秋令曰帝之侯。則曰其帝少

皞。其神蓐收。少皞諸子亦列五行之官。蔡墨對魏獻子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正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子。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列山氏之子曰柱。為稷。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故禮記月令祭義。少皞父子。相沿不廢。少皞之臣。亦有可舉者。昔齊景公田獵而歸。晏子侍於遄臺。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曰。古而無死。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為少皞之司寇。始居于此。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已而晉平公有疾。夢寶沈、台駘為祟。叔向不知。問于子產。對曰。昔金天氏有裔子。云云。能世守其官。帝顓頊嘉之。封於汾川。由是觀之。此汾神也。少皞君臣子姓。擬解在籍。太史公不為少昊作紀。班氏漢書。荀悅漢紀。拘為疎也。且不追前古。即以秦漢譜之。周幽王為犬戎所敗。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居西垂。自以為少皞之神。作西畤。祀白帝。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閒。卜居之而吉。作鄜畤。後十七年。秦德公立。卜居雍。世祀少皞。其牲用騮駒牛羊各一。色尚白。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蓋以雍為西方。取鷺之潔白者。以況王賓。而金天氏之流風遠矣。不特是耳。漢時圜丘郊祀。明堂配享。有五天帝五人帝之說。曰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五天帝也。曰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五人帝也。更以讖緯加北極為耀魄寶。名六天。而五人帝之配享者不改于初。皆推聲少皞曰青陽之裔。陳澔注禮記曰。金天之神。秦瀆封禪。金符玉冊。照耀當世。史官顧佚之耶。豈者焚書之厄、古典散亡。廢由綜述。俟于人文昭代以補之耳。

聖王開天。順時作曆。垂統以詔治道。迺諸三代之王。迭建曆法。然弗諸建寅得氣序之正者。五帝相傳之祕典也。尚書贊舜攝位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比即位又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迨舜禪禹。虞史仍著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夫上日元日朔旦。並言正月初一也。文祖神宗之廟。不求其同。舜禹造廟。各陳禪讓即位之事。其日必于正月之朔。斗柄建寅。以此月三陽之升。泰道也。三代迭興。曆統雖殊。未嘗改月。商革夏正。嘗建丑矣。故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祗見厥祖。羣后總已。聽於冢宰。太甲中篇。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按商曰祀。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三祀者。太甲終喪之三年。俱稱十有二月。商不改于夏之正月也。雖周亦然。豳風之詩曰。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周禮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依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四時次序如故。周雖建子。亦未嘗改月也。惟春秋諸傳。間出異說。魯隱公元年春正月。杜預注。隱公之始年。周建子之十一月初一日也。用周正朔者。若謂東遷之後。王室雖卑。而政令猶行於天下也。桓公即位皆春王正月。胡康侯謂以天道王法正桓弑君兄之罪。斯得筆削之心法也。公穀顧云。周時之正月。夏之冬月也。如月令既改。時皆反易。百工何以撫辰趨事乎。且經傳中自相牴牾者。不暇屢數。姑舉一端議之。桓公五年。經書秋大雩。左傳云。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蒸。夫啟蟄

者。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取陽氣之方升也。龍見者。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以祭天。爲百穀祈膏雨。始殺而嘗者。建酉之月。陰氣漸殺。百穀始熟。故薦嘗于宗廟。閉蟄而蒸者。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可成薦者衆。故蒸祭宗廟。是皆順時致祀。先時則書。從且安也。後時則書慢與瀆也。即據此傳。可復謂春秋用周正耶。或者謂孔子因麟經書之記其非也。假爲近之。想當時列國有三正迭用。冀之適從者。故孔子答顏淵爲邦之問。啓以行夏之時。示曆元也。以此詔世。秦猶不絕。建亥爲正。以十月爲歲首。不論于天地人之統。何所取也。秦雖改建。亦不改月。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改臘月爲嘉平。由是知秦人雖謬戾。亦未嘗以季冬爲春正月也。漢高草昧而興。因仍秦徹。未及追尋先王禮典。七年長樂宮成。叔孫通禮儀初定。乃書十月諸侯朝于長樂宮。乃事適偶然。非預定爲朝期也。至武帝嚮用文儒。始改年太初。行太初曆。仍從夏正。盡革昔人之謬。可以建諸所庚而合其心法。叅諸律呂而探其曆元。迄今遵行。萬世無弊。不必巽炎生附。而先王之迎日推策以前民用者昭如也。

神禹玄圭告成。制九州之貢。徐州曰厥土五色。孔安國以爲建大社。錫土封之用。觀啓之誓師于甘。有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夏立社矣。湯祀在亳都曰亳社。武王革商。號勝國之社。則屋之。不使受天地風露之氣。以示戒。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以其野之所宜木。郊特牲引尚書無逸篇曰。西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栗。北社惟槐。今尚書無逸無此文。其張霸之僞尚書乎。亦未見天子東西南北之四社。魯論。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宰我謂使民戰栗。孔子深責之。三代各以其土之所宜木植于社。不以木取義。而宰我附會戮人于社之說。以爲使民戰栗。啓時君殺伐之心。謬之甚也。大司馬仲春教振旅。祭社。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大司寇大軍旅。涖戮於社。凡國之大事。天子倚重于社稷者如此。宰我妄謬于行師獻凱之說。而妄爲此對也。前有槐社。後有枌榆社。莫非土宜之法。

祭法曰。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此見諸侯有二社。其一爲受封之社。其一爲民祈報之社也。祭法又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大夫以下。謂至庶民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共立一社。鄭玄所釋是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以之對封王國。苴以白茅。冒以黃土。白茅取其潔。黃者。取其王封者。以服四方也。漢武分封三王。策命有取于此。左傳曰社千家。齊侯致千社于衛。齊人與衛地書社五百。杜預所謂二十五家爲一社。積算所及也。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此社稷用牲之異。昔洛邑既成。社于新邑。用牛一、羊一、豕一。意者天子之社地。合天下之后土以祭。故用太牢。諸侯之社。祭不越望。乃一方之后土。故禮用少牢。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郊特牲云。社祭而主陰氣。又曰。社所以神地之道。王制曰。祭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凡祭社必及稷。社稷、土穀之神。有功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于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于稷。湯革夏命。遷社稷。謂句龍有平水土之功。仍配享于社。后稷有播種之功。乃遷柱而以后棄配于稷。詩之載芟。春祈穀也。良耜。秋報成也。祭社稷用戊日。戊、土陽也。有師旅。則太祝宜于社。奉社主于車。春秋傳所謂

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又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武王觀兵孟津。載文王木主以從。則知亦載社主矣。及後殺紂之明日。除道修社者。修商社也。武王立于社南。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告天皇上帝。此就于殷社告天也。行軍載社之禮。於今亦不講矣。

按秦本嬴姓。帝顓頊之苗裔。柏翳之後。在西戎。保西陲。其後造父爲周穆王御。封趙城。爲趙氏。非子居大丘。周孝王使主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遂邑之秦。爲附庸。尚微也。宣王元年。命秦仲爲大夫。征西戎。於是有無衣之詩。幽王十一年。秦襄公力戰逐犬戎。黜伯服。方命爲諸侯。猶未肆也。顯王致伯於孝公。始僭稱公。孝公太子立爲惠文君。後爲西帝。時齊閔王亦僭稱東帝。尋懼而皆去之。在莊襄之日。遷西周君於憚狐聚。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祀未絕。是莊襄以前。周君猶存。秦雖日強。陵夷二周。然則侯職也。臣也。有君在。則禮然。始皇并天下。追尊莊襄爲太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莊襄以上。亟當入本紀。擬若商周先世。與稷契之積德者同稱乎。秦史莊襄以前。必當爲世家。莊襄嗣姓。始皇而下。始可厠諸本紀。

史綱於周威烈王二十八年書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夫初之云者。見其壞周王封建之法。自此始也。且之爲晉大夫。是未可軼於晉而叅之爲世家以與晉並也。先是晉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識其微矣。自韓魏趙盾復歸絳。盟於公宮。三家之黨已樹。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欒書投及。乃遂弑厲公。更立悼公。晉大夫由此稍強。晉頃公時。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爲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考王四年。晉哀侯朝於韓趙魏。爲毀冠裂冕。上下名分倒置之極。而探其原。乃在晉文公踐盟請隧之日。經書天王狩于河陽。何也。使文公不敢以諸侯召襄王。則三家何敢以大夫分晉室。溯其原。發難屬也。作法不可不慎也。在襄王已不能達河陽之召。威烈時寧能制三家之侯服也。

人知田單所以復齊亡城者。火牛之設也。然不諗單之縱間。使燕人劓鼻發塚。以激怒齊人者。自貂猛也。況兼以神道警啓之。此兵家秘法。使人莫測其端者也。是法也。不特田單假以致勝。前乎此。卜偃託柩聲以懲秦師于殽函。後乎此。李矩縛東里以掩劉暢于故縣。皆此術也。在當時陳勝吳廣。亦以此而神其籌。可偶作而不可爲常者。若火牛畫龍文。又效春秋時蒙馬以虎皮而出奇者也。（春秋時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秦伯使孟明視將三將[illegible]號晉師襲于殽而股之註云柩自搖由故同君命大夢我車也下值開秦當其救因搖擊以正衆心也南北鄉晉將中始守滎陽叛劉聰將劉暢討矩矩本字世迴詐降求食暢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君晉相[illegible]不[illegible]何得遜辟使亟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千級暢僅以身免）

王蠋。齊畫邑士也。燕將樂毅下齊七十餘城。齊湣王出走。爲淖齒所殺。齊之國破君亡。無復可冀矣。蠋卒無攜志焉。初燕師圍畫。令距三十里。不入蠋之境。欲以禮致之也。蠋不爲動。既而燕以兵脅之。而蠋不懾。隨又以爵祿餌之。而蠋不屑。勢莫能已。遂經而奮躍以死。夫人固有國未亡而洩謀于敵。更有敵人不誘不脅而甘心以趨事者。況肯亢節以拒彼乎。蠋一死而君臣義分大明于時。內有以壯亡國之氣。外有以沮敵帥之謀。入戰國挺然一烈士也。豈若匹夫匹婦之小諒。而人莫之知者耶。所謂死有重于泰山者是

也史氏當爲特傳司馬遷乃以王蠋附于田單傳末單復齊之功雖偉才將皆可能也若蠋存齊之心而節之獨抗非烈士弗可與也 國初徐一夔爲王蠋碑文亦特此未灑故表之

本紀者何正統之謂也必神器之有歸或草昧而屬者然後可語也是故据符登極以臨御天下者不可歷數上焉揖讓次焉征伐下焉篡弒外此而于紀者不與也自戰國而降秦二世之日羣雄並起於草澤子嬰出降軹道旁此時之紀當屬誰乎秦二世二年六月陳涉倡義起於蘄八月沛公項梁相繼爲天下除暴秦九月項梁沛公如薛此時諸將在薛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王都盱眙以陳嬰爲上柱國輔之以項羽爲長安侯沛公爲碭郡長武安侯呂臣爲司徒夫立爲楚王乃懷王孫心見人心之追感於懷王者有在也秦滅六國楚尤爲無罪誘懷王入武關而不返楚人思之迄世不忘故立其孫心楚之有君係天下之望俾十九王皆有所稟也懷王初立於盱眙項梁一戰而勝章邯遂謂秦兵不足虜不爲設備九月章邯襲殺項梁楚衆皆惴恐不知死所矣懷王乃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進取彭城楚軍聲遂張章邯殆輕楚圍趙懷王拔用宋義爲上將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且遣沛公西入關其知人善任用可與有爲者十月沛公至霸上子嬰出降約法三章大得民心爲漢元年十一月項羽入咸陽燒秦宮闕坑降卒虜子女玉帛人心怨憤矣羽乃遣報懷王自以披勢擁兵必將唯唯而王之也懷王能不畏強悍執守前言應之曰如約先是楚王命將之時約先入關者王之沛公獨先入關項羽恨懷王初不從羽入關之請而遣之救趙今又執以如約之應而拂其擁勢之要遂自稱爲西楚霸王且言懷王吾家所立安得主天下約云云遂徙懷王於長沙之郴陽尊爲義帝實取之僻遠易以行其謀也二年羽命九江王黥布及臨江衡山三人同受羽謀四年布遣人弒之江中觀懷王之分布諸將救趙滅秦是亦英主可與有爲者但天方廢楚不能遂世運耳待其自斃以終天年可也以臣弒君天神共所速也楚相昭子亦曰弒義帝非所以爲名也遷史顧不以霸統臣之而以羽爲本紀是獎借弒逆之賊主持亂世但知有強弱論成敗不計上下名分天道王法何如而可也班史降羽與陳勝同傳頗爲得正

孔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魏相順之子仕陳涉爲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著論凡二十一篇其論孔子其載家語及世家子上子高之言冊見戰國有曰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雖有太公其誰識之乃作楚聘歌歌曰大德昭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分欲何之又哀公使以幣迎夫子而不能實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顧彼泰山鬱崔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嘆涕霣潺湲其後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巢又云子思作中庸之故更有感慨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

四篇善也下此以及于秦費誓效堯舜之旨耳殊不類也子思曰事變有極正是當爾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及答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屈于陳蔡作春秋於是撰中庸四十九篇胡母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曰大非所病病不大也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記問篇載孔子與子思問答頗詳朱子語錄其對漢卿者有在獨治篇稱孔鮒一名孔叢子盤盂者其事雜也續篇七卷漢太常孔臧以所撰書賦及數世迄於延光三年季彥之卒附于篇謂之連叢其書至東漢時始出故不見稱于漢賈漢史不爲作傳嘉祐中宋咸爲之注困學紀聞曰大戴禮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之存者三子力也鄭樵書目亦有之但孔鮒仕陳日淺退居草昧其名不振噫嘻司馬遷之作宣帝時其外孫楊惲祖述其書始宣布焉韓愈文章初亦不傳後其婿李漢傳之士之遇世鮮可能也殁盛而撰孔叢子傳

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乘三王之末爲漢驅除自謂德兼三王五帝故稱以爲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

呂東萊大事記引致堂胡氏曰古之聖人順時稱號故曰皇曰帝曰王而止矣非帝貶于皇王貶于帝也惟不知此義遂以皇帝爲首稱而以自居以王爲降等而封其臣子失之甚矣王之爲名繼天撫世之謂也曾是而可使臣子稱之曰吳楚僭王春秋比之夷狄六國用夷禮乃周公之所膺也豈可以此之故謂王卑于帝而不稱哉仲尼祖述堯舜憲章三代尊周立號繫王于天其禮隆極於秦何取焉有天下者必法孔子稱天王其列爵諸侯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

紀信對西充人從沛公爲將軍方漢戰敗于彭城逃守滎陽與楚相距有敖倉在焉酈食其曰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有藏粟甚多在滎陽成皋控南北之衝故秦積粟于此通典曰鉅橋盈而殷喪敖倉溢而秦亡呂東萊大事記亦有取也此時□□□□敖倉粟盡漢軍乏食漢王困於重圍之中求割滎陽以西爲漢楚猶不聽楚視漢凡上瀰耳漢三軍自謂曰釜魚也將軍紀信義憤發于丹衷遂奮濟夫大塞謂臨難怯敵非勇也君危自全非義也勢窮寡弱非智也乃發爲投降以怠敵之氣俾開間道脫主于陀戲黃屋纛王車夜令女子二千餘人披甲出東門詭稱漢王降楚楚軍悉赴東門讙呼觀降王而漢之真主已挾數騎潰圍而西逸矣楚特四十萬之衆困漢于重圍若謂飛鳥不能度狡兔不能穴孰料紀生權譎願令楚衆改易踏闢變亂計畫初欲快心于受降之地頓討挫氣于假王車旗者乎紀生以容赴敵視死如歸非若程勇冒險力屈就擒不可登于明堂者儗也即之董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後趙氏定祀于廟宜也漢獨不之然焉或曰兵法尚首功誰不可以爲功也盍不聞孫子曰兵詭道也若紀生者在敵爲詭在漢則忠弦高解揚其儔也且用間有五死間爲難紀生以死間敵當配廟廷秩之

元勳可也。再越歲爲漢之六年。大封功臣。顧不得與十八侯位次之列。殊可慨也。或又曰。解滎陽之圍者。陳平用金間楚君臣也。曰。是徒見其跡之微。而未窺其機括之大者也。平之所能間者。使項羽疑亞父。亞父發憤以憾什告歸。乃計之所能致也。若紀生自蹈鼎鑊。而甘心焉。以徼漢王將來之業。非他人所能贊決者也。前乎此見之者。惟逢丑父乎。昔鞌之役。晉迫齊急。逢丑父見勢之不免也。乃與王易位。令王下車取飲華泉。以脫其難。而身代王俘。策之奇。膽之壯。雖春秋及楚漢。並爲丈夫不朽也。昔者先軫死于敵。晉文公以三命命其子。先且居爲卿。食報厚也。且紀信與周苛二丈夫。均爲滎陽之故。一死于重圍未解之前。一死于孤城既破之後。猶程嬰公孫杵臼死有先後。忠節同科。厥後周苛之子成。封爲高景侯。遷史附周苛于從兄周昌傳首。雖無專傳。猶得互見其名。至班氏漢書。雖周苛姓名亦不復見于周昌傳題。則略之甚也。愚謂紀信周苛當視程嬰公孫氏同傳可也。況酈食其爲齊所烹。其子疥。封爲高梁侯。追論死漢之故。紀之當封無疑也。卽項伯等四人皆封爲列侯。賜姓劉氏。雖爲項伯于鴻門宴時。護蔽以翼其生。未若紀信捨身以代其死。功尤烈也。至唐盧藏用始爲碑文。詞旨悲壯。宋時錫封忠祐侯。誥詞云。以忠狥國。代君任忠。實開漢業。使後世知君爲重。身爲輕。雖糜捐不避。侯有力焉。迄今順慶府有開漢樓。基在西充縣高陽里扶龍村。可見百世人心。義聚難泯。

古史闕疑。凡人物之姓名。有不能全其者。皆致慎法也。如左傳于史墨史伯避其姓。廿公石公逸其名。類不能殫。卽于其中有不得其名而槩之以公者。尊簡也。與直書某氏者有差也。漢仍秦法。以郡縣天下。代封建。則當時郡守。視古諸侯。爵秩匪輕。況郡守稱循良之最。如吳公者乎。

漢史失傳。於是補吳公傳。

吳公。汝南上蔡人。仕至洛陽郡守。治行爲天下第一。孝文皇帝亦聞之而召用焉。徵爲廷尉。甚得簡在帝心者。史稱失其名。更不述其治行之績何如何如。祇書爲天下第一之片語。附見於賈誼傳中。似略也。嗟。此史家相沿之體。凡人之美惡有不能盡著者。每于別傳互見之。人臣之職。莫大于以人事君。故曰大臣以得士爲功。吳公爲郡守。能薦郡內之賈生。謂其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倚重吳公。卽召賈生爲博士。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柄用不偶矣。賈生不能俟時協議。英銳之氣。亟欲改服色。易正朔。新制度。定禮樂。其非吳公政事之緒餘。賈生習其行于洛陽郡中。悉學于效。乃輒持此以嫌聽于文帝。祇以學于一郡者。移易天下。不諒絳灌等。以爲少年晚進。輒欲紛亂諸事。新人耳目。蔑視老成。寧無害心。排擠所必至。雖吳公亦將抑損之也。況當文帝時。漢尚寬大之度。蕭曹畫一之規未泯。兼以竇太后尙玄嘿。民風所漸。內外百僚莫不循易爲心。故漢刑法云。漢文帝躬修玄默。將相皆功臣。議論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風流篤厚。故吳公之政。從容馴擾。緯諸日月之恆。江河之浸。形跡不皆暴著。思慕當在人心。非若酷吏者可指而言。始近於蕩天無懷之世。此吳公循良之名可得而稱。循良之跡不可得而悉數也。因此有徵于宋史之于張詠公者焉。咸平六年。復以張詠爲知益州。眞宗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自□州徙知益州。宋史止稱張公治政優異一語。再不詳治政之故。與漢史書吳公止云治行第一。此見史法之簡而明者類也。或又曰。遷史于前漢。不惟失吳公。猶有劉寬之長者。班固于後漢。更遺杜詩廉范。其循良有如此者。可對之邪。非必當時去取有愛憎。抑綜覈之未精也。更按遷史盡於武帝之世。取汲黯鄭當時二人。宜以吳公冠于汲鄭之上。香川以吳公德望隆重。當與申公程公同所尊禮。不可與群吏相伍耶。

周公作勺。又有房中之樂。歌以后妃之德。乃奏夾則。歌仲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先妣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云云。又有房中祠樂。高帝唐山夫人所作也。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至孝武時乃立樂府。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云云。內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昔殷周之雅頌。上本有娀姜原。禼稷始生。玄王、公劉、古公、太伯、季姜女、豐甫之妃、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王、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于當世。遺譽垂于無窮。漢之樂有異於此。故無得而稱焉。至成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疆景武之屬。富顯于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五侯王譚以下定陵淳于長富平張放）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卽位。下詔云云。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魏武帝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爲漢雅樂郎。尤悉樂事。于是使創定雅樂。文帝受禪後。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安世樂曰正世樂。使王粲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詩。明帝太和初。侍中繆襲又奏。安世樂本漢時房中之樂也。往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以風天下。正夫婦焉。宜改安世之名而爲正始之樂。懷帝永嘉之末。伶官樂器。皆沒于劉石。遭離喪亂。舊典不存。梁裴子野宋略曰。先王作樂崇德。以格人神。通天地之至和。節群生之流放。天子之於士庶。未嘗去其樂。而無非辟之心。以至周道衰微。日失其序。亂代先之以怨怒。亡國從之以哀思。優雜子女。蕩目淫心。充庭廣奏。則以魚龍靡慢爲瓌瑋。會同卓觀。則以吳趨楚舞爲妖妍。纖羅霧縠侈其衣。疎金鏤玉砥其器。在上班賜寵臣。從風而靡。王侯將相。歌伎塡室。鴻商富賈。舞女成群。競相夸大。互有爭奪。如恐不及。莫爲禁令。傷風敗俗。莫不在此。陳初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奏樂頗有增益。及後主嗣位。耽荒于酒。視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聲樂。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于清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製其歌詞。綺豔相高。及於輕蕩。男女倡和。其音甚哀。隋開皇時平陳。獲宋齊舊樂。詔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修皇后房中之樂。文帝潛龍時。頗好音樂。故嘗因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節取之爲房內曲。命婦人并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宮內女人教習之。於是祕曲盛于弘內。史舍人虞世基等。更共詳議。

巴渝舞者。漢高帝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人范目。率竇人以從帝爲前鋒。號板楯蠻。勇而善鬬。及定三秦。

封且爲閬中侯。復賨人七姓。其俗喜武舞。高帝樂其猛銳。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因以爲名。故曰巴渝舞。舞曲有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使王粲改創其調。晉及江右皆制其辭。人之動而有節者莫若舞。舞所以動陽氣而導物也。夫樂之在耳曰聲。在目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音。容觀于目。可以知節。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兆俯仰以昭其度。聲容選和。則大樂備矣。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樂心內發。感物而動。不覺手足之歡至而自運。此舞之所由起也。樂以象成。故有虞之舞干羽兩階。武王之舞總干山立。聖王之文德武功。氣象可想見矣。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較之舞箾韶者。有不間乎。若巴渝鞞證可以諧登歌者乎。雖然。周官靺師掌教靺樂。祭祀則舉其樂而舞之。大饗亦如之。又有鞮鞻氏掌四夷之樂。登祀讌享。則獻而歌。東夷之樂曰侏離。南蠻之樂曰任。西戎之樂曰禁。北狄之樂曰昧。先王之升歌。兼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所及也。猶然以其聲不正。作之四門之外。各持其方物獻其長而已。自周衰此禮則廢。漢用巴渝舞于讌享。恐王制不如是也。後世有用乞寒樂者。景雲二年。右拾遺韓朝宗諫曰。昔有適伊川。見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以其中國之人。習戎狄之事。一言以貫。百代可知。今以乞寒潑胡俗。伏願三思。爲其所以。至先天二年。中書令張說諫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嘆。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外國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狄不可輕伐。優人頗改其制度。非雅旨也。漢初。房中之樂近于鞞巴渝之舞。雜于夷。當時興王名佐。何無一言及之。想

翹勇彈習。與之相便。故不暇究樂舞之得正否也。周樂不特以春官掌教國子小舞。又有地官掌教兵舞。凡祭祀讌享。師而舞之。皆進德也。若是則張衡舞賦。可以歷七盤而縱躡。曹植舞序。不必歎中廢于新歌。前代樂飲。酒酣必自起舞。詩云。屢舞仙仙。是也。宴樂必舞。但不宜屢耳。詩人譏在屢舞。不譏舞也。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舞。是魏晉已來。尤重以舞相屬也。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云。巴渝鼓員三十六人。

蕭相國一言上林空地。請民入田。高祖逐械繫之。田蚡請考工地益宅。武帝怒曰。君遂取武庫。是後乃退。云云。可見興王之君。怒可已亂。守成之主。未免以寵恩廢法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高祖有焉。

古之帝王。世治壽考。爲三皇以上。壽敵天地。蓋天與全而天一定。不滑其元者也。降而中古。堯舜壽考。殷之三宗。皆精神致理。非導引長生者也。且天地日月。時至皆盡。況人生其間。亦一物耳。凡物之生。莫不有數。惟其有數。雖天地莫能逃也。固山崩川竭。沙漠之外。滄海遺跡。太行麻姑。蠃蚌附焉。顏魯公以爲桑田之變者也。土石自天。星隕如雨。地裂山移。則天地有時而毀矣。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熄矣。是天地運度。亦有否終。日月五星。亦有盈虧。而況於人乎。奈何封君世胙。不知於此。敝于方士之言。以祈不死。不死邈然。而小者亂貽天下。大者喪身失國。不可勝紀。許玉斧言黃帝鑄鼎以病崩。非橋山。莊周言老子之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師曠亦謂周太子晉色赤不壽。後三年而死。孔子聞之曰。惜哉殺吾君也。是黃帝初無蒼龍上昇之事。老子初無青牛高蹈之跡。王子晉初無綵鳳空塞之言。皆方士之徒。設辭以愚弄其君。而取寵惑世云爾。凡物壯不老。是謂不道。陰陽固有移變。偓佺千載。彭祖七百。

丁令威華表。亦必死而已矣。荒君亂主。方伎僕信事之。以至于敗亂而終不悟。豈不哀哉。

明妃、王嬙也。嬙字昭君。齊國王穰女。獻之元帝。以備後宮。帝後宮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畫其形。按圖召幸。宮人多賂畫工。昭君自恃容貌。獨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帝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定。方重信於外國。不復更人。乃窮按其事。畫工毛延壽、樊青等同日棄市。唐文粹載程晏設爲毛延壽自解語云。帝見王嬙美。召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爲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遠于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逞于漢而移于胡也。昔因獻美女于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于魯而困孔子。秦遺女樂于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耶。陛下以爲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爲美者。是不能亂陛下之德也。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爲陛下遷亂耳。烏可以爲美爲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謂其貨哉。

通史它石卷中

漢室中衰之際。更始既即天子位。光武受其爵秩。北面而爲臣矣。及平王郎。定河北。詔令罷兵。辭不受召。於是始貳焉。更始方困於赤眉。而光武殺其將謝躬、苗曾。取洛陽。下河東。翻爲腹心之疾。後世以成敗論人。故不復議。豈謂光武知更始不材。必敗大業。逆取順守然耶。當時鮑永、馮衍。始堅守幷州。不肯降下。聞更始已亡。乃罷兵歸。曰。誠慚以其衆幸富貴。其忠義之節。凜然可稱。光武不能顯而用之。聞其言而不悅。永後以它立功見用。而衍終身擯斥。群臣亦無爲之言者。韓馥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以懼死。劉璋開門迎劉備。坐失益州。翟讓提兵授李密。而舉族不免。爾朱兆以六鎮之衆付高歡。而卒斃于歡手。紹、備、歡、忘其所自。不足深責。孰謂光武與玄德而忍爲此耶。

鮑永皆事更始。後經更始甍。必拜哭盡哀。是更始威望雖不能成之爲君。其能得人心。亦有可取也。

六朝時。蕭衍之兄蕭懿爲齊東昏侯所害。衍遂起兵襄陽。遭時昏亂。遂遷齊鼎于宦。光武之中道而貳於更始者。得非以其伯兄之不得其死。枕上涙痕之飲恨難解故耶。

光武遣王霸、馬武擊河南賊周建於垂惠。賊帥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將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武與吾

相持，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馬武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兵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兵，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

此猶陳餘不救張耳云云，然王霸待賊兵之疲，夾擊致勝，陳餘於秦兵終不敢犯其鋒，卒得楚兵以解張耳之危，兩故以怨終。

王霸馬武既破周建蘇茂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　此敵飢持久以弊之，乃坐勝之法也，武德初，唐太宗征劉武周與宋金剛者，待其糧盡計窮，賊從而自遁，若曹操之征張繡，不用荀攸之謀，遂致劉表來救，而軍不利，曹公謂攸曰，不用君言致是，曹公遂之而敗也。

馬援對光武，有不獨君擇臣，臣亦擇君之語，當草昧之初，上下之分未定，丈夫志建立者，擇君而仕，誠不爲過，范增而漢用，張陳之儔矣，呂布而獨用，關張之亞矣，王猛而晉用，王謝之匹矣，李密而唐用，褒鄂之倫矣，有才而不知擇所事，或比之匪人，或子然欲以自用，其不能名世也，惜哉。

馬援爲孟冀言，匈奴烏桓擾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義者曰，伏波欲裹屍還葬，則是東坡所謂劉伶未能忘情耳。

光武封陰貴人弟就爲侯，復召兄興，欲封之，興固辭，貴人問故，興曰，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盼睨宮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抑，卒不爲宗親求位，然至顯宗時，就子豐尚酈邑公主，公主驕妬，豐殺之，被誅，父母皆自殺，興之言卒驗於其家，樊鯈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鯈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配王，男可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爲禍患，故不爲也，昔止一子，奈何棄之楚乎，鮪不從，及後楚謀逆事覺，鯈已卒，顯宗念鯈故，諸子得不坐，然鯈之言卒驗於其家，嗚呼，子弟之不肖，家有藥石而不能受之於父兄，父兄之賢，身爲方劑而不能自愈其子弟，若是者豈不可懼哉。

唐長孫皇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譏明德馬后，不能抑退親戚之權，而徒戒其車如流水，馬似遊龍，是開其禍敗之原，而禁其末流也。

人之精神，何所不至哉，姜詩以順而水涌於舍側，王彭以哀而水涌于墓旁，李廣利以勇而水涌于營中，也，然則耿伯宗拜井而得水涌，豈非精神所到，志氣所召者耶，唐子西作卓錫泉亭記曰，世間萬有，心想所生，此之謂矣，考史，伯宗乃耿廣之子，蓋比之蘇武，范曄擬之，相如蓋以其嘗兵守孤城，當匈奴之中，對數萬之衆，威激氣發，有進無退，左氏所謂用物精多，至於神明也，其拜井得水，復何疑哉，吏士揚水之餘，虜即遁去，是揚斗升之水，勝數萬之師，吾是以知一真之外，無復餘物，天下豈有難爲之事。

先王之立禮，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甚矣制禮之難也，曹褒承詔議禮，宜廣集其儒，法先王制度，而假

之旋月，則猶不致大繆也，褒計不出此，不宗以古制，而雜以五經讖記之說，不正之羣儒，而出于一人之手，不辭以歲月，而草創于一年之隙，蓋不待見其弊而已逆知其敗矣，當時張酺等奏褒擅制漢禮，破壞聖術，宜加刑誅，章帝以一夔足之，不亦野哉，朱晦菴譏曹褒奏所撰制度，蓋不成之爲禮也。

陳寔弔張讓之喪，或謂善類多賴保全，識者則謂寔此弔乃鄉愿也，君子居亂世，危行言孫，郭泰近矣，何必屈己以媚于人，顧一弔焉，遂彼微望之計，則羣士之不弔者受禍慘也，獨爲君子猶有恥，又況獨爲媚世者乎，或曰，孔子見陽貨何如，曰，陽貨先，孔子不得不見。

春秋有益於治道也久矣，楊子山以開三十六國，請能遣兵，乃曰，春秋水旱之變，皆嚴急所致，既而班固等以先帝所建，不宜回異，子山復引春秋以辨之，蓋曰，春秋毀泉臺，則譏之，舍中軍，則大之，此帝從其議而有能遂之命也，若子山可謂有用之學矣，使爲人臣皆如子山，以春秋事其君，則何以陷君好大喜功之域，而班超傅育張紆關寵何以生事邊陲，遺無窮之悲哉，然則子山其深於春秋乎，曰，是亦得其一而遺其二者也，夫春秋記災異，不記祥瑞，所以警人君先事之防也，其稱大有年，記異也，非記祥瑞也，子山以帝東巡，鳳凰黃龍並集，作贊頌十五章，是未免近於阿世也，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章帝以竇后獨亂，既殺宋氏兩貴人，而幷廢無罪之太子，又殺梁氏兩貴人，而幷及無罪之梁竦，是乖心戾氣上干天地之和，於是妖星孛於紫宮，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除，此其天人感應之機瞭然矣，有何德致而致鳳皇之鼎集，而改元章和哉，子山何志慮不若何敞，而爲此無稽之頌也。

東漢良史，吾必以班固爲稱首，然而終死獄中，豈韓退之所謂凡爲史氏，天禍人刑，必有所歸哉，噫，不然也，孟堅之死獄，非以作史直筆之嫌，而以立身下流之咎也，竇氏以外戚之親，四侯一后三公主，權勢浸淫，盜干天柄，滿而必溢，天之道也，而孟堅以文學之英，爲幕府之客，遂滋橫自恣，既殺尚書郅壽樂恢，又殺都鄉侯暢，固阿諛不救，而徒以典文章爲業，夫以憲之爲人如此，正李漢所謂海市蜃樓，非長久之祿，張九齡所謂火盛灰冷，必有凍烈之災也，固博極羣書，何慮不及此，而乃以蒼蠅托驥，以白芷漸滫，他日憲誅，而固亦不免，將孰咎乎。

和帝之時，竇憲凶險驕橫，即上官桀之故智也，帝孤立於羣邪根據之中，而能以計奪其政柄，正之典刑，其於昭帝之年方十四，而誅上官桀者合符節，可謂能繼先烈矣，愚所惜者，孝昭之誅上官桀，與丞相大將軍謀，此政出於一，而朝廷尊，和帝不與三公謀，而與宦者謀，故外戚之禍根雖剪，而閹人之政柄復移。

劉寵榮守會稽，簡除苛煩，禁察非法，及徵爲將作大匠，有五六叟齎百錢以送，而寵選大錢受之，若可謂循吏矣，然寵有仁厚之德，而無剛果之操，何也，寵自桓帝時爲司空，至靈帝時猶居其職，若不爲不久矣，于時閹人假竊大柄，陷害良善，寵獨不可申一喙乎，豈寵以宦官之橫，不敢言耶，彼皇甫規之輸作，獨不可申救乎，陳蕃之誅校獄，獨不可匡捄乎，事之難者既噤而不敢言，事之小者亦拊而不能言，然則安在其爲三公哉，吾謂劉寵即胡廣之流，乃小人之中庸者。

郭林宗之爲人，舉以有道而彼不應，辟以出仕而彼不肯，爲大學生三萬人之冠，而無劉陶剴切之言，爲

爲黨二百人之列，而不指斥曹節王甫之罪，范滂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假矣。然自愚觀之，當桓帝大無道之世，正宜亭亭物表，皎皎霞外，傲百氏。陳王伏奈何周旋京師，汲汲以誘引士類爲務，不有睽于錮黨譁償之表哉。夫國家之計，食肉者已慮之久矣，泰藿食而何預焉。于時徐穉亦戒之矣，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息。泰雖感悟，而弗能改也。仇香亦言之矣，天子設太學，豈使人遊談其中耶。泰雖嗟嘆之，而卒不能從也。且官非御史，位非侍中，而好臧否人物，豈全身之策乎。昔人有以有道擬之者，過矣。雖然泰固不得爲有道之士也，將不爲善人乎。

郭泰博學，善談論。初游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于河南尹李膺。膺與爲友。後歸鄉里，諸儒送河上，車數千兩。膺惟與泰同舟而濟。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因泰成名者甚衆。

劉長卿一見白樂天，遂爲知己。李賀一見韓昌黎，遂振名聲。古豪傑未有不得先達而能自奮躍者也。

張綱之所以守廣陵者，蓋梁冀陷阱之計，正如鄧騭使虞詡長朝歌事相類也。然詡至朝歌而賊自散，綱至廣陵而盜自降。士君子抱大有爲之才，雖往不利，庸可以盤根錯節挫其鋒乎。

後漢末，黃巾賊起，漢將朱儁舉兵討之。賊帥韓忠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兵法曰，示形在彼，而攻于此，乃奇兵十出而九勝者也。春秋時，越伐吳，吳子禦于笠澤，夾水而陳。越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大亂，遂敗之。此越

設疑以分吳師，而致勝于笠澤也。不特是耳。漢初遣韓信擊魏，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度軍，襲安邑，虜魏王豹。此信之設奇，滅魏而興漢，亦一事也。惟郭淮能料敵以不敗。三國時，蜀將諸葛亮出斜谷，司馬宣王屯北原。亮盛兵西行，諸將皆欲攻西圍，郭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

昔漢祚陵夷，宦官用事，宗社有綴旒之危，宰相非補袞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鈐，顛而不扶，禍則斯唱。興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陵，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執謂人心。敢誣朝廷，以自尊貴，大肆剽虜，以極財求。兆庶困窮，生塗草莽之上，衣冠凍餒，死倚溝壑之間。然則卓之窮凶極惡，不可以人理論矣。顧于黨錮諸賢，上疏申理，豈良心終不可泯絕耶。蓋自古篡亂之臣，必先仗義執言，以收天下之心。故田氏之厚施，王莽之下賢，皆此類也。然則卓之申理黨人，乃姦雄擅國之故智也。不然，何伍瓊、周毖、袁隗，皆以賢而殺之，盧植、皇甫嵩、荀攸，皆以賢而貶之乎。未幾，卒資王允之誅，天假呂布之手，母妻屠戮，骨肉灰燼，宜矣哉。

世史作本紀，乃所以明帝王相傳之統，繫屬天下之人心，非可有一毫假借于其間者。故曰，歲周于上而天道備，統正于下而人道定。舊唐書以正統與武氏，歐陽修亦不改正焉，何責于陳壽志三國帝魏者乎。

或曰，混沌氏非太昊之佐也，忽不料之。曰，上古鴻荒，正統之說未辨也，予何追于開闢之後，神黃之前哉。春秋之法，與楚僭王，猶夷之。戰國處士仲連，不肯帝秦。唐明宗繼莊宗，不書即位，止云稱帝。況篡逆之人，

不宜釋弃之流，在所必誅者也，可以正統予之乎。況曹操逆節當誅，出身微雜。操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詳其本生，或云夏侯氏所出，故列傳夏侯氏與諸曹雜書之，亦微而章也，安可予之以承正統。凡天下混一爲正統。魏之時，江左猶存，未嘗混一，至晉而後吳亡，安得豫以大統與黃初也。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爲正，魏爲篡，蓋公論也。歐陽修論正統而不黜魏，章望之著明統論非之，見于國史。既而張栻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爲漢，附魏吳于下方，蓋當稱後漢書亦是法也。陳壽身爲蜀人，徒以仕屈見黜，父又爲諸葛亮所髡，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志以魏爲帝，指漢爲蜀，與孫氏俱謂主，設心已偏，言何足據哉。解之者曰，開平繼統五十年，閱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于夷狄，豈非因時之際，以利合而相資者耶。操之爲魏，似不足深怪也。嗚呼，天下有常道，所以維持在人心，有其性，所以通好惡。如其乘勢利便，無所不至者，君子肯予之乎。且魏武嘗自謂言，孤欲立功望封侯，作征西將軍，死題其墓道曰，漢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彼欲自方爲侯于漢，而詩勵帝之于魏何耶。況履大分，豈聖凶之勢可察。必如是，大綱隳壞而監戒昭矣。

雍丘之役，臧洪從袁紹，請救張超之難，紹不聽。超敗，死於雍丘。洪爲超故吏，感其恩，因怨紹不與通。紹攻洪殺之。陳宮爭之，復見殺。紹一日而殺二義士，欲舉大事，其可得乎。迨晉鍾會以逆節誅，會功曹向雄收葬其屍，而史義之。然豈死義者乎。雄感其私遇，收葬其屍，特以盡其私耳。槩是爲義，則前此若漢朱詡嘗爲董賢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屍葬之。王莽聞而惡之，以他罪殺詡。詡爲賢所比，自可誅也。後乎

此若唐田承嗣爲安史父子族滅，立四聖祠而祀之者，亦可爲義舉乎。

袁紹攻曹操于官渡，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先是操還官渡，紹議攻黎陽，田豐彊諫，紹械繫之。於是紹謂逢紀曰，田別駕前諫止吾，吾亦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又謂僚屬曰，吾不用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夫田豐皆兩說袁紹以襲許，而紹皆拒而不聽，則其心之相違也久矣。豈不能見幾籍誨，以及於禍。此韓非子所以爲說難也。

又曰，無前東之禍，荊子胥之諫不驗；無淝水之敗，則王猛之言不酬。太宗思魏徵於伐遼，玄宗思九齡於奔蜀。忠臣智士，爲國遠慮，而人主常患於忽其言而不用，至於禍敗已形，則回思疇日之言，如蓍龜明鑑，乃復不爽，然已無及矣。豈天固欲以此顯忠賢之先見耶。

論禰衡撾鼓事，曰，戴逵善琴，武陵王晞聞而召之，逵於使前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爲王門伶人。逵之自處如此，亦可謂能自重矣。衡之撾鼓，似不及也。

華嶠有云，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爲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爲奢僭，能守家風，世世所貴，不及楊氏也。楊氏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袁氏由於奢僭，故紹術陰懷不軌，爲曹操所殄滅。操起微賤，其中心所忌，惟楊與袁耳。袁既破滅，楊獨無危乎。然彪之守正，操則無何者也，乃取其子修殺之。曹操殺楊修之後，見其父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古文苑載操與彪書，數修之罪，以爲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且賜彪錦裘及

四聲迦聽七香車驪駒馬。又遺其妻錢帛衆稱甚厚。卞夫人亦與袁夫人書云。賢郎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則公性急。輒行軍法。以表服文絹官錦香車送之。彪及袁夫人皆答書引愆致謝。及考楊修與曹植友善。植有文字。每命修點正。想同時必有妬而譏之者。況操本有忌楊之心乎。是時漢室將亡。政在曹氏。彪不當與之同朝可也。操因彪爲袁父。久欲甘心焉。未得其間耳。以故指其與袁術爲婚。繇下之獄。賴孔融滿寵與之解釋。幸而得出。然猶自稱足攣。積十年不行。方始免禍。吁。亦危矣。

古人重天象。先王以南正伸司天。既而羲和掌之。命曰欽若。以見垂象之不敢忽也。夏仲康之世。尚書始云。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日食之戒。端于此矣。降是周幽王六年詩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古人于天象之變。必書朔與日。以示加謹。春秋之世。時人猶有能得而書之者。君子已譏其占步之疎。迨戰國後。古曆廢壞。漢世推候。尚多可言。若南北史。則闕謬太甚。按自李延壽南北史不作諸志。後來之閱史者。遂以隋書上接晉書。然隋書諸志。南止及梁陳而不及宋齊。北止及齊周而不及元魏。而沈約蕭子顯魏收諸史。世所罕見。故宋齊魏之事。無由考焉。近世鄭漁仲作通志。號爲該洽。然其天文略所書日食。以梁武帝天監十年。上接宋恭帝元熙元年。蓋止以隋志之所有者書之。而更不考宋齊之事。疎略如此。又況梁陳兩代。日食凡十四。而隋志僅書其四。則隋志亦未爲詳盡也。今就帝紀中刷出所書日食類而載之。南宋齊梁陳。北魏周齊隋。上承晉。下接唐。然後所載稍備。然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陳後主禎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間。南史所書日食。僅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間年歲之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如南齊高帝建元二年。即北魏孝文太和五年。是年日食。南史書九月甲午朔。北史書六月庚申朔之類。夫縣象著明。同此一宇宙也。豈有食于北而不食于南之理。如以爲陰雲不見。則不書食。然北史所書過倍南史之數。豈南常陰翳而北常開霽乎。又歲年之不合與年同而月異。皆所不可曉者。春秋日食不書日與晦朔。猶以爲官失之。今二史牴牾乃如此。其爲官失也大矣。

日月交會。薄食之大略。然固有當食而不食。出於曆法之外。如唐開元盛際。及宋朝中興以來。淳熙三年。元慶四年。開禧、嘉定等年。皆有當虧而不虧。邵雍云。日當食而不食。曆算之誤。云先時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益。不能不少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此說得之矣。

王裒嵇紹二父皆死非命。裒哀戚終身不仕。紹翩出宦。寧徹罔極之思乎。聞康臨絕時。謂紹。山公在。可無憂也。紹以山公荐故出。其亦父之遺命耶。史以裒入孝友傳有以云。

論鄧攸棄子事。曰。凡人不幸遭兵燹而人倫兩全。惟魏之張範爲可與焉。當時範子陵及弟子戩爲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幼孤。以陵易之。賊義其志。悉以還範。若攸之棄子。令其自逃可也。繫于樹。何忍哉。是其仁心已梏。生理自絕。後之無子。乃天道也。烏謂無知乎。善乎莊子有以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彼以利合。此以天屬。天屬之親。窮迫禍患相收也。攸獨無鬼論乎。

論淝水之戰。曰。師以左次爲難。故齊桓伐楚次陘。善之。況僞却復進。乖道之常。苻融麾軍却陣。將欲佚晉兵半渡以擊。取全勝也。朱序譟呼于後曰。秦軍敗矣。軍遂奔退。玄乃得以乘勝圖之。秦軍退不可止。是雖以輕敵之心。用無制之兵。自取其敗。然而融騎蹶中矢。玄亦有天幸致之。非謝安輩所能算也。

侯景使侯子鑒寇吳興。吳興兵力寡弱。太守張嵊。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嵊迎降。嵊嘆曰。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爲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賊求恩。景怒。盡殺之。侯景稱亂。揚白華殺使者。撻之于前。永安侯確假射鳥。圖之于後。今張嵊復抗戰不屈。一門就戮。甘之如飴。天乎胡不爲蕭當烈器以護救之也。

褚賁乃南康郡公淵之世子。以將讓弟蓁。屏居墓下。終身。六朝之高潔者也。賁之所存。爲父淵失節。故深藏遠引以自抗。淵初與宋明帝在洛相善。爲顧命大臣。主弱國危。不能扶持。顧乃賣國佐逆。甘心事齊。淵本宋司空也。史書齊以褚淵爲司空。以之者。深貶也。沈文季嘗于坐次叱之曰。淵自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何點作齊書。亦深譏之。夫以曹馬之篡。猶遲之歷年之久。至劉裕代晉。亦必南征北伐。有功而後取。今蕭道成取宋。直以乘時擅柄。近在旦夕之間。視曹馬猶更不及。淵以世臣之華胄。玉室之懿親。不恤劉氏危亡。顧受權奸嫗乳之恩。忍將外王父之家國。輸之翻起之人。曾無愧恥之心。真狗彘之不若者。宜賁深以爲恥。服除終身不仕。幾諫不能行于膝前。稽顙聊以申于苦次。若賁者。眞可以洗刷貪榮貴進之恥。匪特匝背迷復者等也。是故漢在而荀攸卒書魏。心在乎魏也。晉亡而陶潛卒書晉。心在乎晉也。唐亡而張承業卒書唐。心在乎唐也。今賁雖遁伏于齊。當云宋隱士。以明不忘故國之思可也。

陳徐孝克爲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令中書舍人管斌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嘆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唐秦再思記宣宗朝宴。能見百官與衛士拜訖。遣下果食之物。上怪之。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上勅太官今後宴官。文武給食兩分。與父母別給果子與男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裹歸。然則後世帕裹餘食之類。豈始此歟。東方朔伏日懷肉。云歸遺細君。則漢曾嘗君臣宴享已有徹歸事。亦朝廷侍臣下異數也。此禮明廷大宴臣僚。亦皆之。但未嘗名爲餉父母。恩雖從而儀似褻。識者當自別也。

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集士馬。聲言掩襲。必屯兵守禦。足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雖聚兵。彼必不信。持疑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壯。文帝行其策。陳人益敝。

高熲此策。乃伍員肄楚之故智也。春秋時。吳子闔廬問于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敢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終于吳師入郢。陳之無道。非楚勍敵。直可搗而殲之。

通史它石　卷中　三二

猶用此迭非之法，甚用兵者，慣爲如此。

王通字仲淹，龍門人，通自六世祖玄則以來，世傳儒業，幼篤學，慨然有濟蒼生之志。仁壽初，通方弱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以干文帝，不售，遂歸而講授河汾，大業間召通，爲蜀郡司戶，辭以著作佐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隋亡，門人私謚曰文中子，道雖未弘，趣則大雅，値隋末之亂，無能知用，亦緣自處高亢，侮儒多嫉，而名聲不著，隋史遂不爲立傳，探其抱負，若不肯列儒林，次亦當居隱逸，而何獨遺之，即其集中所載門人多貞觀時名卿，其所稱高弟曰程元、仇璋、董常，無所建立，惟薛收在唐史有傳，然而陳無已云，禮樂使仇程推讓其門人如此，可以迴其源矣，唐初作隋史者，乃魏徵總裁，陳叔達秉筆，皆嘗遊于門，顧不爲立傳以振師之道，至宋祁作唐書，每爲通追勸，散見于王勃王質傳中，而于王績傳稱道尤詳，曰，績兄通，隋末大儒，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于王勃傳則曰，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一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勃補缺逸，定著二十五篇，致之世系，勃乃通次子福畤之子，疑所生，四世相承者也，于王質傳亦稱五世祖通，爲隋大儒，夫唐書表揚王通，不一而足，隋史顧不之及，或疑唐初撰隋史者多同時人，忌其才，故抑之，迨越世之後，宋人爲唐書，追仰不已，因于諸傳屢言之，旣揭爲隋末大儒，即繼以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詰詆之諸儒，未斥其人也，宋史直指爲長孫無忌所惡，當時共無忌，故佚遺王通，因慨房魏止欲保全功名，畏無忌之威焰，而沒其師之辭嚴，恐三代遺直不若是也，蓋無忌之忌王氏者，由王凝之次子勸，貶侯君集與無忌善，故惡之，而因抑王通，無忌處貴戚，享功名，若有識者，獨此一事，令人疑慨，當時陳叔達撰隋紀二十卷，王績欲借觀，且言吾兄亦有隋書若干卷，欲續成以終其志，殆諷之耳，不識陳之具稿時，曾有通傳否，恐固不爲通惜，殊爲所初棠許福者生噬也。

通史它石　卷中　三三

隋煬帝開河記云，睢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煬帝時已昏淫，不以爲信，及道麻叔謀開汴河，至睢陽，民獻金三千兩，乞護此城，叔謀受之，自睢陽西穿渠，南北回屈東行，過留趙村，連延而去，其後五百年，趙藝祖果以歸德節度使起爲天子，與留趙村之言相符，然則趙宋之興，開河記已預言之矣。

楊廣之逆，綱目既正其罪於前矣，楊玄感者，乃楊素之子，素首造謀逆，與聞乎弒，則玄感是爲逆黨，今又舉兵向闕，綱目亦書起兵，正猶插盜之法，或其徒中自能告首，亦與免罪行賞是也，然則討賊如此其急，爲賊者豈有容足之地哉，煬旣書弒，故凡羣盜反者，皆書起兵，其間有死節如御史游元，將軍獨孤盛，給事中許善心，皆不得書死節，蓋以其盡節於弒逆之人也，至是上書宇文述擊玄感，不以討書，下書玄感敗死，不書伏誅，此可謂得春秋誅亂之義矣。

通史它石卷下

唐之天下，本太宗所有，當晉陽始事之日，高祖顧太宗曰，今日破家滅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是高祖之天下，亦太宗奉於親而享之者，高祖初以建成爲太子，何其謬耶，繼治之世，立長以從順，興王之世，立功以定爭，此不易之道，高祖不計興王之功，而謬以繼治之法處其家，致太宗不幸有事于玄武門也，使高祖如文王爲心，舍伯邑考而立武，建成法泰伯之德，甘遜以讓國，太宗取有庳之封，親愛以囚心，豈不處之各得其當者乎。

衛遂，陽翟人，少習詩書，學劍，遊并汾間，唐高祖始建義旗，遂以勇藝進，備行列，洎擒竇建德，遂持挾鉛劍，前後突戰，太宗奇之，天下定，錄其功，拜將宿衛，以母老乞歸，詔許之，旣而以孝敬旌閭門，以忠信居鄉里，及卒，邑人懷其賢，祠於荊溪，以平生弓甲懸廟下，歲時祠祭，而國史缺書其人，許渾過其廟，題詩于壁，以序其事，詩云，武牢關下護龍旗，挾槊彎弧馬上飛，漢業未興王霸在，秦兵纔散魯連歸，墳穿大澤埋金劍，廟枕長溪掛鐵衣，欲奠英魂何處問，葦花楓葉雨霏霏，嗚呼，始事功臣史氏不爲立傳者不止一衛將軍也，閱許集拈出。

夏書兗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又東出陶丘云云，杜佑鄭樵謂濟自莽末旱塞，不復截河南渡，而以水經佐取禹貢爲疏，故唐高宗問許敬宗禹浮濟漯，達于河，何今濟湮斷不相屬，對曰，兗濟自溫入河，

通史它石　卷下　三五

淤地南出爲滎澤。又淤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南入之。故皆又言。浮汶濟濟。不言合於河。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河也。敬宗蓋亦本此河溢出之意。不知其時無復溢出滎口者。初濟旣入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入地。伏行逕滎陽。而逵溢爲滎澤。今之縣下等處。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河之水。正濟所溢。故今阿膠止濁。住吐。下隔而疎浚以濟之。性趨下。清而下重。故治淤濁逆上之病。以今諸水因不同。情辟之。九夏辰風冷熱。亦各有隙。豈謂必無水過水哉。漯謂分流。兩岑脊地。此理不少。鄭樵謂山勢山則分水過水則合者。未必盡然也。許敬宗謂濟入河。伏地南出。亦以味別。以今揚子江心有南岑北岑之異。惟中冷爲天下第一泉。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得職則能辨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異分。皆可辨之。此陸羽所以於揚子江心候南岑之水。而張江州亦記殿淵揚子南岑之水不同。劉伯芻李季卿。品天下水各有不同。昔師曠、易牙、俞兒、張華、王邵。皆能辨於淄澠。自有此理。蘇子瞻謂中江北江。以味別。亦本乎是。

廣記太白賀爲蜀道難。難於上靑天。以刺嚴武。後陸暢復爲蜀道易。易乎履平地。以佞韋皐。皐大喜。賜羅八百匹。太平廣記云。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旣奇其姿。又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稱嘆數四。號爲謫仙人。新唐書嚴武傳曰。武在蜀放肆。房琯以故宰相爲部內刺史。武賦傲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乃爲房與杜危之也。新唐書假范攄雲溪友議言之耳。按唐書總言叔。李白始自西蜀至京。在天寶初。與嚴武帥蜀。歲月懸遠。皆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題下注諷章仇兼瓊也。考其年月近之矣。蓋危房杜者。非也。新唐書錯非深考耳。沈存中筆談亦云。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名首詣之。自出蜀道難。時乃天寶初也。嚴武爲劍南。在至德已後肅宗時。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率多舛誤。今將以何說爲是乎。予以臆斷之。則其說皆非也。史不足徵。小說傳記反足信乎。所謂皆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下。注諷章仇兼瓊者。山谷黃魯直嘗於宣州用三錢買雞毛筆。爲周推深作李白蜀道難。亦於題下注云。諷章仇兼瓊也。然天寶初。天下又安。四郊無警。劍閣乃長安入蜀之道。太白非狂者。乃爭爭然欲其嚴劍閣之守。不知將何所拒乎。以此知其不爲章仇兼瓊也。皆以今讀詩意與唐史參考之。是蓋太白初聞祿山亂華。天子幸蜀時作也。若曰爲房琯杜甫章仇兼瓊而作。何至始引蠶叢開國。終言劍閣之險。復及所守匪親。化爲豺狼等語哉。引喩非倫。是知其不爲章與房杜也。按唐史哥舒翰兵敗。潼關不守。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當時臣庶皆非之。馬嵬父老遮道諫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舍此欲何之。又告太子曰。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爲主。建寧王倓亦曰。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旣上至扶風。士卒皆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比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三百人而已。太白此時。蓋已深知幸蜀之非計。欲言則不在其位。不言則愛君憂國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是詩以達意也。問君西遊何時還者。君字非泛然而言。猶杜子美北征詩恐君有遺失及君誠中興主之義。所謂君者明皇也。西遊者。西幸也。何時還者。言旣幸蜀矣。何時可還中原而爲生靈之主也。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者。謂嘗畫自楚辭招魂中來。言蜀都之樂。不如早還中國之樂也。吁。詩意亦微

而顯者與。信如是。則白上皇西巡南京。歌胡爲而作也耶。曰蜀道難。是初聞上皇倉惶幸蜀之詩。太白見爲事勢不便者如此。情發於中。不能已於言也。西巡南京歌。是事已定之時。代人致頌之辭也。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朝廷處分已定。太白不在其位。可復更爲異議乎。然則太白又爲宋中丞撰請都金陵。胡爲稱美蜀都。欲使上皇安居之耶。曰。此亦自代人之作也。操辭者太白也。命意者宋中丞也。太白方依於中丞。敢不從中丞之意而自爲異論乎。此又不辯而自明矣。

唐中葉武事不競。監軍設之也。韓昌黎籍集有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不入正集。李漢以文珍監軍中貴。故爲公諱之。西水門亦公作記云。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成。其後昌黎韓愈請紀其成績。內有監軍是嗇司馬是謀二句。諸本及石刻皆有此二句。閣本刪去之。蓋閣本公晚年所定。疑其惡監軍二字而刪之耳。提舉彭申甫嘗語曰。君子捉筆撰文字。凡是非毀譽之間。不宜草草。恐不其然。終當噬臍。予退而思之。如陶穀悔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伊川彈文。朱文公悔作紫岩墓碑。陸放翁悔作南園記。姚雪坡悔作秋壑記。李西涯悔作玄明宮記。諸公當日無乃失之草草。或者亦有不得已而然乎。

唐興元元年。太尉李懷光與逆臣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告之。懷光責演芬曰。我以爾爲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旣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易心。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殺之。以其兵反。德宗奔梁州。貞元元年。河東節度使馬燧等討懷光。諸軍平河中。懷光縊死。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其子璀入見。上以爲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臣非不愛其父與家族。顧力不能回耳。上曰。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更有何策。及懷光誅。璀亦自殺。

嗚呼。石演芬明於大義。而不暱私恩。死之得其所。視丁建陽之養子呂布。李克用之養子存孝。霄壤也。李璀密以父不軌告德宗。人倫有五。君臣爲大。從其倫之大者。忠也。但欠爲父伸理激亂之故。由盧杞讒姤使然。則忠孝兼之矣。已而從父以死。是也。當時有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子。歸其屍。使收葬。得非德宗念璀乃爾耶。是詔當行於命將誅討之初。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解圍。特宥其子。此天討之餘恩也。璀雖得是命。猶當以不死讓餘兄弟。不然。璀之告父。特爲自免之策而已。與安慶緒相去無幾也。處人倫之變者辨諸

論韓愈平淮西碑曰。春秋論戰勝功賞必歸功于以之者。李愬淮西之功。謂非裴度督戰以之耶。韓愈碑文。體裁莊麗。足重國紀。愬妻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訴碑文不實。帝詔斷其文。更命學士段文昌爲之。以歸功于愬。或云。憲宗疑裴與愬。故抑其文。或又疑李逢吉與裴初議不協。皇甫鎛忌韓愈陰毀爲然。致附及觀裴度篆逃蔡鄉用兵。帝之慶勳機略。皆歸功于君上。不敢以元功自居者。野史云。蔡州舊有吳少誠德政碑。後易韓文。數石相對。少誠碑旋仆爲泥。韓金石之物。似亦有知。何諸人見反不及耶。蘇內翰錄碑

江歸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陳無己云。詞國孫舉士費高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敘如書。銘如詩。李商隱讀韓碑有詩云云。落句曰。願書萬本誦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劉夢得嘗晉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說伐叛矣。此才人忌能嫉能耳。夢得詩云。城中晨雞喔喔鳴。城中鼓角聲和平。此美愬之入蔡。須臾之間。賊無覺者。又落句始于元和十二載。直見天寶升平時。此譽平淮之年也。又朝廷功業臣子造邃。皆有其定。裴公未第時。已有將鎮兵事。一日裴公騎驢過洛陽橋。橋上二老人相指曰。若要平淮蔡須此人作相。裴已過。僕附之。追而聽于裴。裴公曰。彼見吾龍鍾。故相誚耳。及裴爲右相。始驗。況裴公行師發地。得石刻云。雞未肥。酒未熟。術者云。雞未肥。無去肉爲己。酒未熟。酒去水爲酉。破賊在己酉乎。已而時日果應。

按吐蕃頑獷。累世爲唐患。屢盟屢叛。非德之可結。維州之事。竊有議焉。自清水劫盟。兵臨近鎮。上下震驚。德宗欲出幸以避之。自是用兵經費。歲無虛日。國計匱乏。故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泌對以屯田積穀致富強之術。德宗喜。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自吐蕃寇西川。韋皋與東蠻兩林蠻逃兵挫之。屢捷屢勝。吐蕃奔廢西川南詔之不暇。而寇河隴之謀漸稀。此正與泌計相合。至憲宗時。雖嘗出寇。亦鮮獲利。穆宗長慶元年。吐蕃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卻之。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以大理卿劉元鼎爲會盟使入吐蕃與盟。二年六月。會盟之使未還。即復來寇靈武。寇鹽州。自此不見再盟。文宗太和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率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具狀且言欲遣生羌燒十三橋。搗西城腹心。可洗久恥。事下尚書省集議。皆請如德裕策。獨牛僧孺曰。吐蕃之地。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如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益。此匹夫所不爲。況天子乎。文宗以爲然。詔其城執悉怛謀歸之。吐蕃盡誅之于境上。極其慘酷。由此觀之。則僧孺之謀誠過矣。且維州本唐故地。廣德元年陷入吐蕃。韋皋屢攻。取之而不能。得悉怛謀一旦舉以還唐。其來降之日。又在吐蕃敗盟之後。何失信之有。僧孺乃以私憾沮德裕之功。故縱以往日吐蕃入長安之跡。恐惕天子。故祖宗故地不復。德裕成功不遂。悉怛謀枉死。負冤于無窮。朱子於綱目書曰。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蓋深惜之也。牛李是非。如此其著。溫公之言。及以義利斷之。直牛而曲李者。其意蓋有所爲。宋神宗在位。喜於論兵。富鄭公嘗云。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字。溫公之意。即鄭公之意也。當西夏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李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神宗不聽。遣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用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後城永樂。夏人來爭。喪師數十萬。神宗臨朝大慟。於是公言始驗。公平生惟以和戎爲念。及得疾。猶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其一以西戎之議未決。折簡與呂公著曰。邊計以和戎爲便。然則牛李之論公云云者。欲假此以

抑要功生事之人。矯當時之弊。不然。牛李之事。曲直甚明。公何爲曲李而直牛乎。維州之論。當以朱子綱目與致堂之說爲當。

建武十一年。馬成等破。河地遂平。武都先零諸羌數萬人屯聚寇鈔。拒浩亹隘。成與馬援深入討擊。大破之。徙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途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氐羌。皆來降附。援奏復其侯王君長。光武悉從之。乃能罷戍軍。因致大中祥符兩海蕃酋厮其部人部人欸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不可納。宜還其部。叛羌獨以爲蕃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納之荆河。賜以閑田。使自營。令縱卻之。必不復還其部。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果叛。

宋寧宗嘉定七年。金濰州李全兵起。時因金主賦斂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岩除險。萃聚爲盜。時自爲紅襖賊。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留以林爲京東安撫使。此二事可爲待悉怛謀之法。當時不然。可怪也。

魯昭公欲遂三桓。願自出居乾谿。漢獻不能制命。而從曹操遷許。唐昭宗避李繼鵬。幸鳳翔。又難得梁解圍而出。唐遂亡。皆前事之鑑。

李懷光方在勤王。以解奉天之圍。乃先言吾破賊後。見天子。當勁盧杞之姦。逐破杞即。不及面君而陷於叛。王彥章未及勝唐。先自言俟吾破賊還。誅姦臣。致趙岩、張漢傑等讒譖。掩沒功勞。陷之亡身。皆機事不密之過。

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閔帝從厚爲鄂王而自立。弒從厚于衛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按傳云王弘贄遷唐閔帝于州廨。唐主從珂遣弘贄之子巒往酖之。閔帝不飲。巒縊殺之云云。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八人。而不及宋令詢。然已於廢帝從珂本紀清泰元年弒鄂王之下。書令詢死之矣。此互文見義之意也。當時誤閔帝者。朱弘昭、馮贇、孟漢瓊。康義誠爲甚。潞王之誅。義誠雖不足以贖賣國弒君之罪。亦足以少慰好賊快于人心。方諸苻堅之不殺慕容評。隋文之不殺江總。太宗之殺封倫、宇文士及。使小人洋洋然得志。自謂無適不容者。又稍不同矣。

吳徐知誥爲淮南帥。以宋齊丘爲員外郎。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民甚病之。齊丘以爲錢非耕桑可得。使民輸錢。是歐之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收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稅三千。朝議諠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丘致書于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彗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于今受其賜。齊丘之非矣。徐知誥虛懷而行之。可謂賢輔相。而九國志齊丘傳中略而不書。資治通鑑亦佚此事。洪容齋隨筆云。自兵興以來。民間以見錢紐納稅直。既爲

不堪。鐵于其中所謂和買折帛。尤爲名不正而斂最重。偶閱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所載多諸書未有者。其勸農一篇。上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興販簿定租稅云云。齊丘時爲員外郎。上策云云。今之君子爲國。惟知浚民以益利。豈不有愧于偏閏之臣乎。

歐陽公遼垣論。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關、漁陽、盧龍、飛狐、雁門、雲中、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旬奴犯境。據險而出奇。持重以待外寇。皆高祖以幽薊山後諸郡爲耶律之壽。自滄海、乾寧、雄、霸、順安、廣信。由中山距并代。自茲關東無復關險。故契丹每有幽陵。遂絕古北之隘。徑度常山。陵獵全魏矣。李東陽云。金元相承二百載。胡奚衣冠化兜鍪。按金太宗天會二年。滅遼。至哀帝天興三年而亡。元太宗以甲午年滅金。至順帝二十七年而亡。相承共二百四十餘年。燕入金。稱燕京。改號中都。元初爲燕京路。至元初。建中都。後改爲大都路。即順天府地。今有五鎮三邊。及西陲東海等處。五鎮遼東大同薊州偏頭等關。三邊即延綏寧夏甘肅是也。西陲今陝西邊地。東海遼海也。大明一統志遼東延袤二千里。皆臨渤海。五代時。地入契丹。阿保機修故城以居。稱東京。金爲遼陽府。元爲東京路。我朝洪武中。改遼東都司。置二十五衛以備胡。然此山前山後十六州之地。歷宋至元。不見日者四百三十二年矣。我太祖高皇帝出而復之。成祖文皇繼建都焉。中國二帝三王之所自立者。於是一遼乎廓。此我祖宗之功。視古帝王所以爲獨盛也歟。

狂誕之士。使人敗國亡家。從昔有王元以大言誤隗囂以抗光武。乃謬爲大言曰。請以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囂信以反覆受誅。陳野人欲生擒周陽五。以取侯封。爲周德威所殺。景延廣又爲大言對契丹使者盛曰。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它日不禁子孫取笑天下。契丹以此發怒。興兵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維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延廣顧戀其家。未能引決。騎奄至。乃馳騎見德光于封丘。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召喬瑩質責前言。延廣乃服。以面伏地。不敢仰視。遂扼而鎖之。將發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引手扼吭而死。

人君即位改元。當學爾雅。爲君得主安唐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及後世學士大夫。始謂孔子修春秋。書元年爲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蓋正始之謂也。自炎漢中葉。以建元紀年。而正僞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五代亂世耳。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皆不足道。至其年號爭端以惑後世。則不可以不明。晉出帝開運四年。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時。劉知遠爲北平王。因羣臣上牋勸進。即皇帝位。稱天福十二年。晉高祖即位改元爲天福。止八年而崩。出帝繼之。稱年開運。漢之即位。黜晉出帝開運四年。乃上冒天福。稱爲十二年者何哉。蓋以愛憎之私爾。至隱帝即位。宜改元而不改元。且帝名承祐。年名乾祐。與國臣民共稱而不改避。當時奚大之失。本紀無譏。不能不致後世之惑也。若梁乾化鳳曆年號之訛。又未暇辨焉。通於將數世紀者。自可推也。

假韓熙載投李昪。曾及諫南唐輕動兵以干中原。併陳覺監軍。豈淺識無爲者耶。其於居家。蓄妓妾。夫乃遇亂世以避禍。而放情自汙者乎。唐時士大夫以妓妾佐歡。乃其常態。李密之愛姬名雪兒。每見賓僚有

文章奇麗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白樂天燕子樓集序。徐州張尚書建封愛妾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白爲校書郎時。遊淮泗間。張尚書宴之。酒酣。出盼盼以佐歡。樂天因贈詩。落句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司徒李愿歸洛陽。盛會朝士。出歌姬。御史分司杜牧指紫雲曰。可以見贈。諸姬皆回首。故杜牧吟詩有忽發狂言驚四座。滿堂紅粉一齊迴之句。熙載治其儕。夫亦膚中權者乎。古賢豪不過於時求爲善全者。多不可以繩墨繫束之。

韓通家難之慘。或有說焉。先是世宗殺南唐李景之使臣孫晟。問江南虛實。晟不答。世宗怒。亟召韓通收晟下獄。并其從者二百人盡殺之。晟忠於唐者也。通闔門之禍。得非冥報乎。權勢所在者。不可不慎。

聖王之所慎者。莫大於受終正始。乃有天下者統緒相傳之樞機也。黃炎世遠。不可以稽。觀堯之禪舜。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迨舜之禪禹。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周書顧命一篇。成王之得正而終。康王之承統而善始。並可法也。自五代以來。此禮不講。率多苟且便安。致使治天下之大端得以令終有假者之或寡也。宋史于太祖太宗授受之際。不爲明言。以全母子兄弟宿諾之心。盟願爲影響可疑之辭。令後之好事者紛紛多議。程敏政追論李燾長編有以也。罰燈删潤湘山野錄。既陳極附會涑水紀聞。致宋君授心盟之素定者。若爲倖舉反覆之態。既曰遙見燭影下。太宗有遜避之狀。繼以好爲之之辭。夫遜避之狀。即非攘奪之情。況屬遙見。則君臣兄弟密切之間。非羣臣所得參焉者。好爲之語。是誰屬垣而側聽者耶。野錄出於僧文瑩。不可盡信。紀聞乃司馬公二百年後所述。疑信之間。而人顧有附會之者。釜來多口。近世胡一桂、楊維禎、梁寅之流。銳然欲以篡弒加太宗。而夏寅、丘濬並爲總而辨之。如其無將之心。乃不赦之罪。不可輕以失入。亦不可輕以末減也。凡篡弒之來。皆先有媒孽。積漸所至。而禍發於爭權。迺太祖於太宗。如灼艾分痛之恩。龍行虎步之讚。是何等友愛因心者。矧杜太后遺于周以幼主亡。故欲世有長君。猶吳壽夢意也。兄弟相傳之治命中必寢而遵行。太宗於太祖彌留之際。何不可忍。顧肯躁發如此乎。人皆以太祖無傳弟之遺命。迺其幸洛回京。謂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官之。他日可輔汝爲相也。此非傳弟之明命。何待大漸而復贅耶。或以宋后母子託命之語。駭人聽聞。然此語本爲王繼恩召德芳之事而獨存此語。則是不知紀聞野錄兩皆之文。自相牴牾。不可合而爲一者也。或又以太祖崩後。不踰年改元。宋后喪不成服。廷美德昭俱不得其死。皆足以追證燭影之疑。是又不然。太祖以開寶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上仙。太宗以是月二十二日即位。改爲太平興國元年。去新歲纔八日耳。切計當燭之盛。涵香封時。已是二年之春。是時宰相薛居正等失於不考。引故實。致行之非禮。元符二年。哲宗崩。徽宗即位。給事中龔原上疏云。喪制大事。臣爲君服未嘗改。臣竊爲陛下惜。開寶時。并汾未下。兵革未彌。其服制權宜一時也。非故事也。蓋太宗即位之初。以時有并汾師旅。故以十二月改元。用昭國有長君。可以懾敵。亦天下初定。不得已而然者耶。且不踰年改元。五代常事。唐亦有然。按中宗景龍四年六月。睿宗即位。改爲景雲元年。順宗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憲宗即位。改爲永貞元年。則太宗亦因襲此誤耳。若宋后乃太祖第三后。太宗即位。稱爲開寶皇后。迨崩。太宗啓次發哀。羣臣奉

尉。程敏政云。以后初立。未嘗降詔。故褒儀多所貶損。若廷美德芳之死。似不可諱。然自五代凡當交者。多領開封。太祖時。太宗嘗爲之。太宗即位。亦以弟廷美爲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爲皇子。德芳同平章事興元尹。莫非親之欲其貴。不意後來之變。傍作于人。太宗不能慎于微而辨之早也。

人君舉動。務在萬全。收禍皆貫。無爲僥倖。決成敗于一舉。追惟太宗澶淵之役。跡誠孤注。奚責王欽若之爲議諸乎。晉明帝爲太子時。及王敦之亂。六軍敗績。帝欲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固諫。抽劍斬鞅乃止。夫內難之微。猶不欲以太子師帥。況在夷狄外侮。顧以人君自將之耶。漢光武欲親征隗囂。光祿勳郭憲諫曰。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然而光武中興英主。撥亂制勝。乃所優爲。臣下猶不欲其遠征。唐太宗比迹湯武。至於高麗之役。追思魏徵。不亦有創而懲乎。孫權圍合肥久不下。舉輕騎欲身往突戰。長史張昭曰。陛下恃壯健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衆。皆爲寒心。此乃偏將之事。非主將之宜也。權乃止。夫在三國季世之臣。猶貴愛其主。況一統之盛。而君輕動哉。夫前事之識。後時之鑒也。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卽使全勝。不足以增軍威。設或少衄。適有以傷國體。恐禁中頗收。不應若是之計左也。宣王中興之盛。止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不越形兵以示威。臨之出境而已。何嘗見玁狁與之交綏也。若準之強其君以臨叵測之危。當時在舉僚皆駭聞。而欲退班以俟議。君上已創心。而欲回宮以命師。準固要以止之。則朝著之間。人情懍悚。爲御駕所安者乎。至澶淵城南。亦可以爲形勢臨之矣。猶強之以渡河北。嗚呼。危哉。使時[illegible]張瓌一矢之力。撻覽之悍將不斃。則虜兵萬衆不卽潰退。與宗低軍。寧有

悔是之地乎。先時勸駕出征。準曰不過三日可了此事。比在道。命王旦驅還。爲東京留守。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蓋老成慮事。有難于言盡者。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嗟。君臣之間。疑懼至此。準亦無策可矯爲大言以寬解。是誠注之孤也。詎知有金注乎。計實左矣。其幸而成功者。帝天之靈。祐助于宋。不逢中覆耳。未可爲萬世禦夷狄者法也。

明道先生嘗爲新法條例司官。伊川於行狀削之。殆欲爲明道諱也。不知古之豪傑。仕于濁朝。不卑小官。非以縱也。莫不有深意。卽如狄梁公仕爲周。心存[illegible]唐耳。孔子同魯人獵較。先儒正祭器。明道之不辭此官。特非欲藉是以轉移新法乎。事雖不遂。心則有然者。何諱乎。況安石亦欲以明道借重于新法。如漢之石顯託重于玄成、貢禹、唐之王伾收譽于劉禹錫、柳宗元。而士人之處世。亦有因機。不可以執一論也。

歐陽珣。字全美。吉之永和人。中崇寧五年進士乙科。授忠州教授。知杭州鹽官。遷南安錄。靖康初。如京師。遇國難。朝廷議三鎮地。公率其黨九人上書曰。地不可割。越一日集議。何㮚而下三十六人無異辭。公廷爭。謂割地奉虜非策。且曰。虜志不在地。斷力戰。戰敗而失其地。他日我師取之直。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時宰懷讒誤國。度口遣公齎割河朔地。旨深會深州等郡。義不肯臣虜。皆固守不下。虜人以公至城下。俾致朝命。公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汝等勉爲忠義以報國。吾不愛一死。以謝朝廷。虜人怒。執公送燕山。遂死之。公祠堂記曰。靖康建炎間。廬陵郡死國事者二人。監丞楊公死燕山。忠襄楊公死金陵。此一郡有二楊。楊公死城。歐陽公死使命。有謂余曰。歐陽公誠死使命歟。致命於敵國。不我從則

死之。義也。公之往也。吾國則有辭矣。虜燄方熾。京師方急。三鎮雖天下根本。不敢愛也。以是紓禍。且爲後圖。公奉命割地。可也。既至深。軍民固守不下。公知人心未解。即反其辭。告之曰。朝廷爲姦臣誤至此。若等宜忠義報國。吾已辦一死矣。虜含怒。執殺之。此之謂逢使命以死。非死使命也。義歟。余曰。公得死。尚可言。當崇觀之間。澶淵非決。有棄地意。公亦力言不可。且謂戰敗而失其地。他日我師取之直。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時宰旣誣其說。又強以行。大類漢遣狄山乘障事。不出武帝。而出張湯斗。使公義致使命。不死矣。而豈公夙心哉。當其慨慨城下。痛哭以勉守者。但見有吾心。不見有使命。非違使命也。此時宰之命。非君父之命。此君父之命。非宗廟社稷之命也。臣受命于君。君受命于宗廟社稷。揭揭出疆。舉地以與人。曰有死命在。吾爲宗廟社稷死矣。使皆類此。一隸可辦。何以知義之士大夫爲。古語有之。爲人臣而不通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故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當時人心如此。使所在皆固守不下。其紓禍猶不愈于割地耶。云云。謹按國史丙午之厄。崇祀之殷。以割地出使死節者三。一死于絳。一死于磁。其一死于深。則公也。絳磁二使。挾必勝之計以往。闢可還死于虜。然終不能逆于絳磁之軍民。公主必不可割之議以往。死固前定。而訴虜如奴。就刃如歸。公身死。虜亦氣奪。死一也。磐風穢朗。越百年而如新。公不死。而未死之儒夫。皆已寒矣云云。解楊登車。宋城之人有以蹶而不從于夷。公一死不躁用于殿陛。而用於幽鄉。亦如舍介秒而予忌者。非正論所能激。曾不如遊說勸之風。猶能鼓動于一死之下。以堅其不負宋之良心也。

仁宗初年。呂夷簡執政。以私憾贊決于帝。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百官詣之。請伏閤奏對不可得。俱貶。仲淹出判睦州。既而仲淹知開封。上百官圖。指序遷不次公私之異。夷簡愈怒。加貶。迨西夏兵旅孔棘。夷簡假此遣仲淹。欲中傷以死法。而范老之名績更振。初仲淹貶時。余靖、尹洙、歐陽脩相繼爲言。遠謫。而高若訥則諂事夷簡者。故當時有四賢一不肖詩。傳播中外。愚謂四賢未足以盡同時諸公。先是孫沔爲仲淹亦貶。富弼在河陽。聞而嘆曰。朝廷一舉兩失。縱不能回郭后。亦當還仲淹。則云六賢可也。閻文應之罪不容誅。史綱書故后郭氏卒。詔竄內侍閻文應于嶺南。由文應爲夷簡內關。竟不追論其兇孳而薄責焉。執政庇之曰。郭氏卒。劉云故后。則其不當廢可見也。瑤華宮之位不可復正。呂夷簡之過不去自使。則文正公之憾豈可蠲滌者耶。歐陽脩作范公神道碑有云。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忠之。凡直公者皆指爲朋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希文子純仁大以爲不然。碑文刻石。則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讎。嗚呼。歐陽脩亦被呂謫于西蜀者。流離數載。顧稱二公終驩何也。想當范公遺世之日。西事猶未寧帖。國家多故。呂公尚執政。歐陽公將藉是以諷勵之。存大體耳。非卽能指義慎也。況云朋黨之論不止。則吾猶被傷者無算。二公詎能協衷乎。且純仁之所不沒父仇者。非爲先世榮辱之私。乃君德皇后之故。自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當知希文之目必不瞑于地下。仇何可釋耶。厥後司馬公涑水紀聞著呂之罪狀。不爲未誠。廢郭后事于孔道輔傳中。朱文公言行錄亦有然者。伯恭兄弟造辨。人云爲

子孫者。只得分曉。然必欲天下從己。則不能也。當知歐陽公于此亦非阿所好者。觀其文集載夷簡三疏。指斥切當。且有未汗斧鉞之語。君何不悟。晏之文正求忠于君后。而莫申其憫。純仁追孝於君親。而未其類。歐陽亦欲弭縫于君臣朋友之交。而非掩其實。黃非誣罔所繫之故也。又謂純仁在哲宗朝爲尚書右僕射。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昇使都中止。純仁請從往營而念其私情。歐陽公碑文得非純仁從往營之謂乎。君子于小人每從厚如此。

洪皓持節不在蘇武之下。武歸漢猶以爲屬國。登之要塗。皓歸宋。不能重任。反遭讒陷。俾之卒于貶所。何以風勵臣節。世道可哀。

虞文靖公傳載。馬伯庸欲薦光州人龔伯璲。遂公署薦章。公以其小材不可。且言其人必不能終。伯庸甚不樂。及公以草詔事退歸。伯庸實倡與之也。後璲敗。果如公言。人服其明智。又謂熊伯幾云。初危太樸素以文學微起。聲名播于朝野。士君子皆想望其風采。諸門人問于文靖公曰。太樸事業當何如。公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辭多諂。非業非所敢必。復曰。必求其人。其余幽乎。時幽名未甚著。門人曰。何以知之。公曰。集於幽文字見之。後幽竟以忠義顯。乃知前輩觀人自有定鑑。

又虞文靖公嘗作范德機詩序有云。當時中州人士。翻諸江范德機浦城楊仲弘、豫章揭曼碩、及集四人詩爲四家。且唐臨晉帖。喻范百戰健兒。喻楊美女簪花。喻揭而集爲漢廷老吏。序出。適揭歸省墓。見之。大不悅。遂往臨川訪虞公。既相見。言及篋事。且僕斯與公京師二十年。未嘗毀公一言。及斯何則後乃爾。虞公曰。誠有之。非集之言。中州人士之言也。非惟中州人士爲然。亦天下之通論也。揭公嘿然。遂即席辭別。虞公堅留不得。竟顯小車而還。既別去。數日。揭公乃以天曆年間秘閣四詩寄虞公。中有齋章分署隔窗紗。學士詩成每自誇之句。蓋爲虞公發也。公得詩。謂門人曰。揭公此作甚佳。然才力竭已。就以所寄詩題其後。答云。今日新歸老矣。後因送人。有寄揭云。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語傍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未幾揭公召至都。竟以疾卒。此得之陳維新云。薩天錫常有詩發欣笑隱住龍翔寺。其詩云。東南隱者人不識。一日聲名動九重。地濕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衲衣香煖留春麝。石鉢寒涵夜龍。何日相從陪杖屨。秋風江上採芙蓉。虞學士見之。謂曰。詩固好。但聞聽字意重耳。薩嘗時自負能詩。意虞以先輩故少之云爾。後至南臺。見馬伯庸論詩。因誦前作。馬亦如虞公所云。欲改之。二人構思數日。竟不獲。未幾。薩以事至臨川。謁虞公。席間談及前事。虞公曰。歲久不復記憶。爾再誦之。薩誦之。公曰。此易事。唐人詩有云。林下老僧來看雨。宜改作地濕厭看天竺雨。音調更差勝。薩大服而去。此亦熊伯幾云云。

文盛、天祥之嗣子。文文山集附錄丞相傳。天祥別號文山。以弟璧之子陞爲嗣。元至正十九年。丞相以不屈死於燕京。大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過京都。有欲官者輒辭。仁宗在潛邸聞其名。召見之。及即位。官以集賢直學士。代祀南海道。卒。其子富爲與文盛丞陞以名家子。而不知王室不背仕晉之義。劉向之子歆。顧翊贊新室。荀攸之子或。帷幄曹瞞。是皆先烈之玷惜也。昔吳時李衡嘗以事侯瑯琊王休。及

即位爲明帝。衡恐罪及。欲奔魏。其妻習氏曰。逃叛求活。何面目見中國人。夫吳之視魏。特敵國耳。非若宋之于金。華夷辨也。陛何顏以見華人于生前。會亂父于死後乎。亦宗祊之不幸也。

元末新安趙東山訪謁黃楚望先生於九江。楚望問年。答曰。已未。楚望曰。先吾刊六經補注之歲也。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乎。曰。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乎。此楊子雲著書以俟後世復有子雲之意也。前輩自信之篤。不嫌大言如此。趙在洪武初被徵修元史。事竣。不受官歸而卒。趙嘗問黃爲經之要。黃曰。致思。問致思之道。乃舉一事爲例。謂曰。女有五不娶。其爲喪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旨已然。則喪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絕于人如此。趙思之久而後得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古注言無所受命。蓋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黃大稱善。遂授以六經疑前輩教人有法如此。

楊維禎。字廉夫。會稽人。號鐵崖。治春秋經傳。雄于詩文。泰定李黼榜進士。由天台尹改錢清鹽場司令。提舉杭之四務。轉建德總管府推官。陞江西等處儒學提舉。調海鹽令。未任。見世亂。去而客錢塘、姑蘇者久之。州郡兵起。往依元帥劉九九于建德。劉敗。挈家東下。松江通守顧逖具舟楫迎之。遂寓松江。營寮于百花潭上。顏其樓曰小蓬臺。據松之勝。超出埃壒。不啻身在山嵐氣中。先生日與披鶴氅冠。縱坐其上。客至不下樓。好事者就見之。相與高談大噱。或出桃核杯酌酒。半酣。取鐵笛作長短弄。旁若無人。觀者以爲謫仙人也。皆遊嘉定。爲邑令修邑之碑。刻題詠多出其手。一日遊蟠龍江。夜眠普門寺。宿盜候其亡。盜竊其所蓄物。黎明家人往白之。賦詩不輟。直語客曰。老鐵在是。長物又奚恤。衆服其器。國初屢薦不仕而退。詳鐵崖集。皆讀先生黃茶錄、未有小畜報曰凌霄非熟矣。大醉塵夢。當快意者此也。所著有春秋大意、透天關、宋遼金三史、正統辨、史鉞、史義拾遺、麗則遺音、古樂府行于世。洪武庚戌卒。年七十五。葬天馬山小蓬臺。貝瓊作記。身同有詩。重刻鐵崖集。陸松序。

楊維禎爲海鹽州守。未及任而隱于吳門。予譔海鹽志。入于守令署中。或謂楊公未嘗臨政。而妄怙敘之。予曰。禮于前母之喪于異國者。亦不減服。孰可例怙恃之義也。使車驊馬。板授已定。隱民孔邇之思。寧可以越世遐遜者耶。齊褚彥回進位司徒。疑疾表遂位。改授司空。卒。司空掾屬以彥回未拜。疑應爲吏敬否。王儉議。依禮婦在途。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未服勤。而吏節宜于天朝。宜申禮敬。又議云。孫德祖從樂陵還陳留。未入境。陳留迎吏依娶婦有吉日。齊衰弔云云。朱子語錄南北朝是甚節。而士夫間禮樂不廢。今以楊公入誌。乃依王儉之議。禮朱子之語錄。信可遵而不謬者。禮有宜有權。協諸此也。

仇謙謙翁與胡比部仰崖公曾大父少豐府君同舉於鄉。生平著述甚富。通史它石一編。貫穿二十一史。麗弗抱憾。則帙尤鉅焉。翁沒後數十年。書尚未顯。哉與父師搜采邑中文獻。從翁什孫孝廉君借得鈔本。謀廣其傳。吾師孝轅先生。即比部公之孫。以與翁世誼。官任梓人役。而力未克舉其全。先摘取論著之尤琭者。都爲三卷行世。元謝與觀岱舉。亦牟憑兄弟。谐偕先生命予相如。效譬訂之勞焉。所愧三姓子孫。我偏荒魄。鑪冀貫製之費。祇詑掃藁之勤。於先正非功。於家門有靦爾。三歎。用題卷尾。

天啓甲子三月三日年家子顧元朗。

元碩

元從

任 仝識

史懷

鍾惺　撰

序

史懷者。吾友鍾伯敬經世之書也。驟拈正史而論斷之。自云取謝康樂懷抱觀古今之意。蓋伯敬一官閒散。不操經世之權。而生平之悲心明眼。高才大識。無所用之。恥以文人自了。時向寤寐中借古人之天下而發其蘊。上下數百年。掃理障。決羣疑。洗沉冤。誅既死。是是非非。唯唯否否。一裁之道義經權。而各成其是。此豈口耳呫嗶者所可辯哉。觀其答林少朧庵主書云。三年中。將正史自左國起至宋元。流覽泛觀。勒成一書。名曰史懷。於古人經世之旨。頗有所窺。又答韓哲之書云。史懷一書。至三國而止。此書雖不工。而差不同文人之見。夫曰經世之旨有所窺。又曰差不同文人之見。則伯敬所自負者。不待予之誦其美也。第恨絕筆於季漢。不令天下覩其全爲可惜耳。然其答韓書末又云。三國以後史。無識無膽。眞不堪讀。止是一種世說門角入史。可厭。觀此則一言蔽之。欲求其全。亦可不必。猶夫詩歸之不及宋元也。世之服膺伯敬者。大都在詩歸一書。不知詩歸是風雅。而史懷是經濟。經濟之於風雅。何啻過之。譬之經。詩歸刺美惡得之詩。而史懷則道政事得之書。公好惡寓褒貶。又取之春秋矣。於義史懷二而詩歸一。二何遜於一。所以然者。今世誇詩人者多。識經濟者少。詩歸行世久。而人服膺者深。史懷傳天下寡。而人誦讀者猶未遍。故就一時之心目而淺窺之也。每欲告天下而因循不果。去歲備兵武昌。適嗣君持以爲贄。予閱而不勝年誼死生之感。因取而細評之。不敢沒其善。亦不敢阿其好。其中是是非非。唯唯否否。悉如伯敬之論史。雖未必盡謂同心。而要見伯敬心之慈。眼之明。才之高。識之大。別自有在。非僅僅詩人已也。茲刻成。將見世之服膺伯敬者。不獨詩歸詩歸云爾。有探風雅而進求之經世者矣。故序其略如此。陶珽題於山館。

序

開闢論人代無史。則混沌無居。日虛空無輪序。倫類無流品。墳典無滯繫。故曰史者。文人之書非文人之書也。聚數千百年登場者鞭貫之。更聚數千百年之觀場者同異之。作者逝者。互在存亡疑信之中。卽有腐言狀貌。誰摹之。卽有神情意度。誰紀之。而況深謀祕計。暧事昧情。跳人耳目之表者乎。大抵鈎描穢薉。古人借之以不死者居半。感憤發紓。借古人以自寫者居半。忠孝廉節。佞猾奸邪。直榜棣斗。善敗得失。理亂興亡。直梗概耳。傳曰。知其人。論其世。又曰。盡信書。不如無書。雖然。具心眼者。存精神於糟粕之中。卽無事一一磨勘。而古今之成算。固已燎然矣。比之弈有譜。熟譜者不必同局。醫有案。據案者不必並方。國工妙手。有前人抉之。今日始參其微者。亦有今日所闢。較前人手法又似勝之者。數千百年之扮演。心鑑之變相也。數千百年之批駁。造物之銷算也。寥寥古今。解人絕少。昔吾友鍾伯敬。可稱解人。其人風韻清嚴。神檢開逸。與人居落落穆穆。閒佐片語。微甚冷甚。令人服亦令人畏。他人之論著。以才以學。彼獨以慧以悟。方其辟人秦淮之上。尋書玩古。意有所會。朱墨闌中。輒加箋駁。積紙數番。輒又成帙。殺青而飛遞知者。於時魏士爲者扁舟裹糧。不遠數千里來觀伯敬所讀之書。上下其議。凡月餘。兩人者居然有古人風概。士類翕以文人宗之。然雅不欲以文人自命。欲有所用其未足也。先年士爲死。伯敬隨之。各齎志以沒。嗟乎。惠開有言。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況挾倜儻之資。竟無百歲壽。其爲痛悼。可言哉。可言

哉。伯敬之胸懷。欲筆之書者。百未竟一。卽筆之書。而所謂史懷者。又十未竟一。大略可想見也。標一字於、紛雜之中。偏見精詳。豎一義於語言之外。偏見淵洽。比人敘事。各具端委。真足發人志意。作是觀者。可節曰文人之書乎哉。歸之麟漫書。

史懷目錄

卷一

春秋左傳一附公羊穀梁

隱公

桓公

莊公

閔公

僖公

文公

宣公

成公

卷二

春秋左傳二附公羊穀梁

襄公

昭公

定公

哀公

卷三

國語

周語

魯語

齊語

晉語

鄭語

楚語

吳語

越語

卷四

戰國策

西周

東周

秦

齊

楚

趙

魏

韓

燕

卷五

史記一

五帝本紀

周本紀

秦本紀

秦始皇本紀

項羽本紀
高祖本紀
呂后本紀
文帝本紀
天官書
封禪書
河渠書
平準書

卷六

史記二

吳太伯世家
齊太公世家
燕召公世家
管蔡世家
陳杞世家
衛康叔世家
晉世家
楚世家
越世家
鄭世家
趙世家
魏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孔子世家
陳涉世家
外戚世家
齊悼惠王世家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留侯世家

陳丞相世家
絳侯周勃世家

卷七

史記三

伯夷列傳
管晏列傳
老莊申韓列傳
司馬穰苴列傳
孫子吳起列傳
伍子胥列傳
仲尼弟子列傳
商君列傳
蘇秦列傳
張儀列傳
穰侯列傳
白起王翦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孟嘗君列傳
平原君虞卿列傳
信陵君列傳
春申君列傳
范睢蔡澤列傳
樂毅列傳
廉頗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魯仲連鄒陽列傳
屈原賈誼列傳
呂不韋列傳
刺客列傳

卷八

史記四
李斯列傳
蒙恬列傳
張耳陳餘列傳
魏豹彭越列傳
黥布列傳
淮陰侯列傳
田儋列傳
樊酈滕灌列傳
張丞相列傳
酈生陸賈列傳
劉敬叔孫通列傳
季布欒布列傳
袁盎鼂錯列傳
張釋之馮唐列傳
萬石張叔列傳
田叔列傳
扁鵲倉公列傳
吳王濞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韓長孺列傳
李將軍列傳
匈奴列傳
衛將軍驃騎列傳

卷九

史記五
平津侯主父列傳
南越尉佗列傳
朝鮮列傳
西南夷列傳

司馬相如列傳
淮南衡山列傳
循吏列傳
汲鄭列傳
酷吏列傳
大宛列傳
游俠列傳
佞幸列傳
滑稽列傳
日者列傳
貨殖列傳
太史公自序

卷十

漢書一
景帝紀
武帝紀
昭帝紀
宣帝紀
元帝紀
成帝紀
刑法志
食貨志
楚元王傳 劉向
蒯伍江息夫傳 江充 息夫躬
賈誼傳
爰盎鼂錯傳 鼂錯
賈鄒枚路傳 鄒陽 枚乘 路溫舒
景十三王傳 河間獻王德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李廣蘇建傳 李陵 蘇武
董仲舒傳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兒寬
張湯傳 張安世
卷十一
漢書二
杜周傳 杜欽
武五子傳 戾太子 昌邑王賀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嚴安 王褒 賈捐之
東方朔傳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 車千秋 楊惲 陳萬年

楊胡朱梅云傳 朱雲 梅福
霍光金日磾傳
趙充國辛慶忌列傳 趙充國
傅常鄭甘陳段傳 陳湯
雋疏于薛平彭傳 雋不疑 疏廣 于定國 薛廣德
王貢兩龔鮑傳
韋賢傳 韋玄成
魏相丙吉傳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 夏侯勝 京房
趙尹韓張兩王傳 趙廣漢 尹翁歸 張敞 韓延壽
卷十二
漢書三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 蓋寬饒 孫寶
蕭望之傳
匡張孔馬傳 匡衡 張禹 孔光
王商史丹傅喜傳
薛宣朱博傳
翟方進傳 翟義
谷永杜鄴傳 谷永
何武王嘉師丹傳
揚雄傳

循吏傳 黃霸
佞幸傳
匈奴傳
西域傳
外戚傳 李夫人 趙皇后 王皇后
元后傳
王莽傳
卷十三
後漢書一
光武帝紀
皇后紀 光武郭皇后 明德馬皇后 和熹鄧皇后
劉玄劉盆子列傳
王劉張李彭劉列傳 王郎 王閎
隗囂公孫述列傳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 齊武王縯
李王鄧來列傳 李通 來歙 歙孫歷
鄧寇列傳
馮岑賈列傳 馮異
吳蓋陳臧列傳 吳漢
耿弇列傳
銚王祭列傳 祭遵

竇融列傳
馬援列傳
卓魯魏劉列傳 卓茂 魯恭
卷十四
後漢書二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 宋弘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 王丹 杜林 鄭均
桓馮列傳 馮衍
申屠鮑郅列傳 郅惲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孔奮 廉范 蘇章
朱馮虞鄭周列傳朱浮
梁統列傳梁冀
張曹鄭列傳鄭玄
鄭范陳賈張列傳鄭興 陳元 賈逵 張霸子楷 楷子玄
桓榮丁鴻列傳丁鴻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度尚 楊璇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薛包 劉平 趙孝 淳于恭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五倫 倫曾孫種
班彪列傳

朱樂何列傳
袁張韓周列傳袁安 袁閎 周榮
郭陳列傳陳寵 寵子忠
班梁列傳班超

卷十五

後漢書三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楊震 翟酺 霍諝 爰延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王充 仲長統
李陳龐陳橋列傳李恂 龐參
崔駰列傳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
章帝八王列傳清河王慶
張王种陳列傳張綱
虞傅蓋臧列傳虞詡
馬融列傳
蔡邕列傳
荀韓鍾陳列傳陳寔
吳延史盧趙列傳吳祐
皇甫張段列傳皇甫規 段熲
郭符許列傳

竇武列傳
鄭孔荀列傳孔融 荀彧
酷吏列傳董宣
儒林列傳劉昆 戴憑 孔僖
文苑列傳王逸
獨行列傳范式 李善 陸續
方術列傳華佗
逸民列傳
烈女列傳王霸妻

卷十六

三國志一蜀附注

劉璋傳
先主傳
諸葛亮傳
關張馬黃趙傳關羽 張飛 趙雲
龐統法正傳龐統
董劉馬陳董呂傳劉巴 馬謖 董厥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廖立
霍王向張楊費傳張裔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孟光
黃李呂馬王張傳黃權
蔣琬費禕姜維傳蔣琬 費禕
鄧張宗楊傳張翼 宗預

三國志二吳附注

孫破虜討逆傳
吳主傳
三嗣主傳孫休 孫皓
宗室傳
張顧諸葛步傳張昭 顧雍 諸葛瑾
周瑜魯肅呂蒙傳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淩徐丁潘傳 甘寧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 呂據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 虞翻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 諸葛恪

卷十七

三國志三 裴附注

武帝紀
明帝紀
三少帝紀 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后妃傳 卞后
二公孫陶四張傳 公孫淵
諸夏侯曹傳 夏侯惇　曹洪　曹爽
荀賈傳 賈詡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 王烈　邴原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 崔琰
程郭董劉蔣劉傳 程昱　董昭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
任蘇杜鄭倉傳 蘇則　杜畿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
任城陳蕭王傳
武文世王公傳 倉舒　中山王袞
王衛二劉傅傳 王粲
徐胡二王傳 徐邈
王毋丘諸葛鄧鍾傳 王淩　鄧艾
方技傳 管輅

卷十八

晉書一

宣帝
景帝
惠帝

明帝
后妃 胡貴嬪
何曾
羊祜杜預
衛瓘張華 衛瓘　瓘孫玠
宣五王 平原王幹
王沈荀顗荀勗 荀勗
賈充
魏舒李憙劉寔高光 魏舒　劉寔
王渾王濬唐彬 渾子濟
山濤王戎樂廣
劉毅程衛和嶠武陔任愷崔洪郭奕 和嶠　任愷
傅玄 咸
向雄段灼閻纘

卷十九

晉書二

阮籍嵇康向秀劉伶謝鯤
郤詵袁甫
愍懷太子
潘岳
周處
趙王倫
周浚 嵩
劉琨祖逖
陶侃
溫嶠
郭璞
王湛
王舒王彬
殷浩

謝安
王羲之
朱序
殷仲堪
卷二十
晉書三
張軌
孝友顏含
忠義嵇紹 劉敏元
良吏胡威 鄧攸
儒林范弘之
文苑趙至 顧愷之
隱逸范粲 郭文 孟陋
王敦桓溫
劉元海

石勒
慕容廆
符堅
姚弋仲姚襄
姚興
慕容垂
慕容德

第一〇六冊

史懷卷一

明 竟陵鍾 惺

春秋左傳一 附公羊穀梁傳

隱公

元年春正月不書即位攝也攝者何將致之桓而成先君之志也將致之桓而成先君之志者不欲成其爲君也沒而謚隱公是國人君之矣國人君之兩盡之謂也穀梁傳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此不書即位之意也自處之道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此沒而謚隱公之意也人處隱公之道也春秋之義也

鄭伯克段于鄢穀梁傳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能殺者雖殺而卒殺之之辭也然則鄭伯雖殺段乎曰非也段不足殺者也何言乎不足殺也段非有大志如曾曲沃武公一馳馬試劍公子耳其徒作詩稱道其射獵飲食之事亦狎客媚子從臾爲歡非如武公之徒深謀隱衷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者也即鄭伯處心積慮日以殺段爲事非必以其能爲曲沃武公而殺之也不過追恨于姜氏之愛段而惡己欲一有所出之耳請制請京時日中無段久矣殺段如籠鳥釜魚耳故曰段不足殺者也不足殺而殺之又若快其能殺者此穀梁之所以甚鄭伯也居京都城過百雉公欲過之也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欲貳之也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公欲收之也不然何以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曰無庸將自及曰不義不

賦厚將崩，及聞其期，曰可矣，是公自明其欲過之，欲武之，欲收之之案也，亦知段之無能爲也，如以曲沃武公待段，又晋予之京之西鄙北鄙之廩延，以爲詶己之資哉，祭仲與公子呂切切然以爲憂而諫之，蓋猶以曲沃武公待段也，公豈不內笑其腐哉，左氏腐人也，識失教，穀梁又腐人也，曰緩追逸賊，若夢然不知公之謀者，姜氏欲之焉辟害二語，怨極姜氏，豈稱母之辭，母子義絕，不待黃泉之誓矣，氣焰盎滿，惡有絕母之名，以悔之一字，歸潁考叔，考叔亦不深求，而以闕地及泉一語恕之，掩耳偷鈴，爲草草結局之計，益足明鄭伯之凶而狡矣，

寤生何足惡也，姜氏惡之，又愛其叔段，以公之寤生益愛之也，婦人哉，然愛惡二字，遂基國家無窮之禍，嘖之嘖之，

叔段之亂，其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亦深惡莊公也，公義在人，其可泯哉，

周鄭交質，自宜有後來射王中肩一事，此何等世界，而左氏猶以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一段迂語評之，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二國兩字，其忍出諸口哉，桓四年，王伐鄭，鄭伯禦之，左氏序兵事如均敵然，當時不知有天子久矣，且曰王亦能軍，天子同于一將，王亦不以天子自處也，悲哉，

人臣告君自有體，然亦視其所事之君，以爲進言之法，衛州吁有寵好兵，公弗禁之，石碏諫之是也，而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此憤而爲此反語也，然豈可以告疑人乎，右不補一段正論于後，老成一語，將爲口實，楚鬬伯比料莫敖必敗，見楚子曰必濟師，此亦反語也，楚子不解，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非此聰明婦人提悟深思，發此極婉極透之論，濟師二字，作何歸著乎，告君諷可也，誨不可也，誨可也，反不可也，人臣進言，以君之入不入爲程耳，我爲反語，以聽君之悟于不可必之天，又待一人從傍分疏焉，危矣，豈告君之道乎，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勇而無剛四字，事深情深理深，戎輕而不整一段，千古夷情，不能出此，所謂知己知彼也，彼徒我車，亦可悟古與戎車戰之法，

春秋小國之君，如鄭莊公儘有智數，能牢籠顛倒人，與齊人伐許，入之，齊以許與鄭，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又曰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自取威德，而以怨予人，旣用之弟，又用之鄰國，亦小人之雄矣，已射王中肩，猶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作此端心之語，低辭足勞王，且問左右，與司馬懿誅曹爽，車駕宿伊水，促送帳幔大官食具，詣行在，及司馬昭哭高貴鄉公之死，千古亂賊，面目可想，不甚相遠也，

羽父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于桓公而請

弑之，羽父以求一太宰，手弑一君，而心所弑者二君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可畏哉，公羊傳曰，公子翬諂乎隱公，自古亂賊篡弑，多從諂入，隱公無術以弑其身，亦可哀矣，然勿近諂人，止亂之道也，

桓公

鄭公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君子曰，事不近情，自宜怪而拒之，鄭爲周公祊，豈情哉，

如棠觀魚，小失也，然而不典也，故臧僖伯之諫，妙在核而詳，取郜大鼎于宋，庇亂人私亂器，當鳴鼓攻之，披髮救之，核即迂，詳即絮也，此何等事，而暇爲此迂絮之說哉，哀伯不足論，甚矣左氏之儒于識也，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內寵人也，故逐之，婦人之妒如此，附獨孤后見羣臣有媵妾者，輒言于上黜之，惡其子勇多內寵，憾之至死，代人行妒，眞造化戾氣也，

鄭之與王戰也，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旣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隨之禦楚也，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蓋將有亂將，兵有堅瑕，鄭計在避將趨亂，以分將者之神，非惟將失其爲將，將且化而爲亂，妙於攻將者也，隨計在避堅趨瑕，以分堅者之力，非惟堅失其爲堅，堅且化而爲瑕，妙於攻堅者也，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使敵情在我而不在敵，只在看破一虞字，三代而後，善用兵者，莫多于春秋，善言兵者，莫妙于左氏，只講得離合兩字透明耳，

兵者不習用，不習見，又不習言之物也，夢者貴幽言之，危者貴快言之，繁者貴要言之，夜者貴幻言之，定者貴錯言之，闇者貴細言之，生者貴熟言之，其左氏一書乎，

莊公

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是何等婦人也，天人理數，出其口中，蕩王心三字，靈光刻刻，說出鬼神體物之理，又曰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此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說，已先孟子看出，何其高識也，

齊襄公通乎桓公夫人，又殺桓公，人道所絕，而莊公父讐也，莊四年春二月，書紀侯大去其國，紀侯賢者也，而齊滅之，公羊傳大其復九世之讐，而以春秋爲賢者諱之禮處之，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公羊傳曰，諱與讐狩也，齊侯能爲其祖復讐于九世，不愛于紀侯之賢，魯莊不能爲其父復讐于今日，何愛于齊侯之亂乎，復讐一事，公不如齊侯遠矣，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王嫁女于齊，命魯主之也，穀梁傳以爲其義不可受，曰弱君弑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穀梁傳以爲築之外變之正也，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夫魯爲王姬主婚于齊，及築王姬之館，何嘗有讐齊之意哉，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也，乃郜之狩，又在逆王姬築館之後，若曰豈惟爲之主婚，且與之狩矣，主婚，王命也，築館，王事也，與之狩，不亦可以已乎，然所謂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是穀梁于逆姬築館二事中，區區然切切然，猶存一復

讐之義也。

魯桓公無故弒其兄。生一齊姜爲之妻。通于齊侯而死彭生之手。齊襄公無故殺人之父。亦死無知之手。先期彭生見。緒前齊姜一段公案。籌對相觀。巧矣哉。無知之亂。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數人一時行止。便開古今兩條大路。一段大公案。

宋萬弒其君。猛獲奔衛。宋人請之。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此段議論。不獨明于利害。極平之言。從極恕之心出之。石勒何物。亦能以此意對祖士稚。可爲千古邊吏之法。

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君舉必書。四字悚然。使人生不敢妄動。見史之有權。

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令尹子元欲蠱之而泣。情辭俱厲。可謂有至性有高識矣。但欠息侯一死。死之難也。李陵之降虜也。揚雄之爲莽大夫也。息嬀哉。

閔公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及見太子。又教之以共命。與人父則言慈。與人子則言孝。可爲事君之法。及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先友之言。則曰親以無災。狐突嘆焉。曰狄可盡乎。梁餘子養罕夷曰逃。羊舌大夫曰死。人申其說。正言危言。各自有心。各自有理。如聚哭一堂。千載之下。聲有餘慟。況哀怨之氣。在于一時。不足招眚而致災乎。獻公滅耿。滅霍。滅魏。滅虞虢。何其得志于外。女戎潰內。父子兄弟開釁亂無已。此可爲不修內治之戒也。

僖公

慶父通乎哀姜。閔公之弒。姜與焉。齊人殺之。千古快事。此齊桓公舉動也。春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所貶在姜。則所予在齊矣。左氏謂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若曰魯則宜討之也。魯不能討而歸齊之討乎。

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此言外指點也。夷吾訴之呆矣。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四語志氣感應之理。既非淺人所知。而立言之意別有在也。蓋深憂晉之內亂。若曰所急有甚于此者。深識遠心。欲聽者作一轉想。不當直以其言求之。不然。不幾爲忘備者作口實乎。

晉申生之難。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二語所謂借衣者被之。借馬者馳之也。操放棄取。已具戰國策士之氣。起著有想借夷吾庸人。不能終局耳。

晉饑。乞糴于秦。子桑請許之。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大哉言乎。自處既高。又陰攜其民。使歸心于我。霸主作用。妙矣哉。及秦饑。乞糴于晉。晉弗與。慶鄭諫。虢射曰。不如弗與。夫丕豹之請伐晉。爲父讐也。虢射何爲者。無故而陷其君以不義。而怒一與國乎。秦晉兩國。非惟君不能當其君。臣亦不能當其臣矣。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左氏傳曰。秦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于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皆說。晉于是乎作州兵。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國破君亡。千古時勢之難。莫有過此者。臣子處此。不徒以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二語塞責。看其苦心斡濟。從何處入手。何地結局。然大要以民心爲始終。首教君告其民。則主于引咎而衆皆哭。次代君以問其民。則生于歸美。且教以自強待敵之道。而衆乃說。衆皆哭。乃作爰田。衆說。乃作州兵。實實有一段處分。不獨恃其言善而已也。又皆順民心爲之。施爲步驟。何其妙也。後段所謂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者。蓋亦有本而非空言矣。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不和二字。初覺駭人。解來卻實實至理。使人心平氣奪。身處危辱。兩路擒縱。能使我所待命之人。反在我報駁之中。前段之和百姓。此段之對強鄰。著數節次。毫不可紊。了此。覺臣子于國家無不可處之事矣。呂郤之才。何減狐趙。而惠公下愚也。非其主。竟以殺身。惜哉。

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夫欲殺之。則如勿生。此語帶諷而省力。其得不焚。以此諷諫之妙。人不知之。

晉太子圉爲質于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事君事夫之道。雖聖賢處之不過如此。季隗之待趙衰二十五年。不爲不貞。齊姜殺蠶下之女。不爲不俠。然其從容詳妥。似皆遜之。

重耳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受而載之。人所不能也。英雄轉念至捷。而深出人意外。然世上一切無禮人。惟此可以折之。

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何以報君。若不解問意者。語甚妙甚。正以遇于中原。辟君三舍。一片雄心。此時已定。難以告人。故爲此權辭耳。不得已而後明言之。然此亦危語。豈亡人對大國之言。未可以其倖免而稱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數語學問蘊藉如此。豈肯于困阨之中殺一賢者乎。且霸主自多其知人之心。有以愍于除其所忌者。公子一見而知之矣。

重耳入晉。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臣子處成功。只宜如此。越滅吳。范蠡爲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所以不死。爲

此事也。今既以寄恥。復蒞從會稽之誅。亦是此意。其立言甚妙。然其心危而辭迫。所以待其君者薄矣。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猶有情理。何晉之言曰。孤將與子分國而處。不然。將加誅于子。一種夷狄禽獸之氣逼人。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僖人推重柳下惠至矣。賢者之于人國。豈必其身之用。而後有益于國哉。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三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三段本皆好事。被左氏三用于是乎字樣之說得事事有心。讀者行徑。和盤託出。可矣乎三字安頓尤妙。忍不能待。競心躍于一問矣。

晉文公城濮之戰。其謀與犯始之。先軫中之。又終之。總以善用曹衛爲主。曹衛楚之與國。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分曹衛之田畀宋。以絫楚人之心。而宋之圍自解。及楚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乃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曹衛告絕于楚。曹衛告絕于楚而晉又有曹衛。曹衛之形反化爲宋。曹衛之形化爲宋而楚孤。楚孤而晉之勝楚。不待戰而決矣。其顛倒不測之妙。能使我之伐曹衛者收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國。其縱索收放。皆在我而不在人。譎則譎矣。然而不可謂不妙也。

衛元咺訟其君于晉。晉執衛侯。孔子以爲甯武子之愚不可及者。蓋其難在于咺直而衛侯曲也。咺臣也。何直之有。公羊傳曰。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己立。然後爲踐土之會。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叔武守國以待衛侯。若宋目夷之于宋公。可謂賢矣。而衛侯以魯桓公之待隱公者報之。公羊罪衛侯者。賢叔武也。賢叔武則其曲自不得在咺。咺雖不敢以其直加于衛侯。而衛侯不得辭不直之名于天下與其國。武子非與咺爭也。挾一不直之君。以與其國及天下之人心爭。而欲保身全君。泯曲直之迹。而獨存君臣之分。可不謂難乎。公羊歸惡于元咺。以存君臣之義。豈謂曲在咺而直在衛侯哉。然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公羊傳曰。衛之禍。文公爲之也。獄情所歸。明而決矣。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得不死。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曰。以曹爲解。晉侯說。乃歸曹伯。同一行貨也。俞貨醫以全君之身則稱之。獳貨筮史以全君之國則罪之。何以勸社稷之臣哉。介葛盧來朝。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聞之而信。慈人一語。使人惻然不敢言殺。不待慈氏下生說法勸解也。

秦晉圍鄭。燭之武見秦伯曰。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利害了然。楚黃歇上秦昭王書。止其伐楚。全用此意。戰國人多持此說以解圍者。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勞師襲遠主四字。分別極明。遠主備之一語尤至。老成人自不肯辭。卻妙在鄭實不知。而弦高以犒師誑秦。示鄭之有備。天生妙人。天定妙著。天造妙文。蹇叔之言。若先設爲弦高誑秦之地。無心湊合。妙不可言。此一役也。蹇叔以一老人知之。王孫滿以一稚子知之。而秦穆孟明不知。甚矣利之沒人也。

文公

楚商臣弑成王。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王生而以亂取弑。死以瞑爭諡。異哉。名根之于人如此。楚共王將死。自請諡靈與厲。羣臣以其知過而諡之曰共。成王以爭得之。孰若共王以讓得之之妙也。然則古今工于請諡爲身後名者。孰有如共王者乎。

戰于殽。狼瞫以斬囚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此大學問人語也。其友曰。吾與汝爲難。瞫曰。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數語從容識到。養到。生死功名之際。洒然矣。斯之謂勇。彭衙之役。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死所哉。敗于殽而用孟明。人所能也。敗于彭衙又用之。人所不能也。不以成敗論英雄。古今惟秦穆一人。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秦計固必勝晉。而晉亦不當復勝秦矣。晉人不出。處之亦自高。封殽尸而還。使秦勝而晉不見其敗。持功守威。人知秦之勝晉。而不知晉之妙于待秦也。

趙宣子之復隨會。不以謀臣資敵國。自是大臣謀國之心。李斯逐客書。假從此反君得之。秦人明知晉計而縱會之還。晉自譎。秦自正。秦穆心事器量。過桓文遠矣。臨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秦穆明知故縱之意不自言。而其臣代言之。無數體面。無數精神在此一段。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利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苟利于民。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知命二字。必如此看乃妙。

宣公

晉靈公侈。趙宣子驟諫而不入。驟諫二字。豈所以待庸暴之主乎。無術甚矣。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是正人。惡正言。光景模寫如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正是文過拒諫口角。殺機萌于此矣。陳靈公淫于夏姬。泄冶諫。公曰。吾能改矣。遂殺泄冶。諫暴主不得其道。豈正言之不入哉。

公羊傳載晉侯使勇士殺趙盾。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勇士曰。嘻。是子之易也。遂刎頸而死。由此一事反觀之。則專諸爲公子光刺王僚。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聶政刺俠累。持兵戟而侍衛者甚衆。皆先自處一死地也。謝安石有言。明王有道。守在四夷。何有屋間著阿堵輩。其意豈迂哉。

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蓋譏其獲于宋而歸也。華元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若不解其棄甲二字之意者。滑稽得妙。頑鈍得妙。使

其驗來謂之。尤爲有體。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止得尤妙。口衆我寡四字。可悟應變止謗之法。

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子公之食指動。此禍機也。神告之矣。一嘗之味。染指不得。君臣死焉。豈偶哉。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晉之師爲救鄭也。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何其見之早而處之當乎。桓子者荀林父也。時方爲元帥。言出其口。患不當耳。何患不聽。而以先縠負戾。遂僴欲戰。林父既合士會之言以屈聽先縠。韓厥曰。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六人分過以徇一先縠。自解其喪師之罪。而不顧國事之成敗。此豈臣子之言乎。故伍參以楚之一變入。能觀晉之敗形曰。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亦林父罪案也。及晉討邲之敗。殺其大夫先縠。左氏傳曰。赤狄伐晉及淸。先縠召之也。坐先縠以召狄之罪。乃可以掩林父喪師之誅。諸專論邲之一役。舍林父而殺縠。晉不幾失刑乎。

楚伐宋。宋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子反亦以楚之情告曰。楚軍亦有七日之糧。備辦者不幾以輸國情乎。然楚君臣實墮華元殺中。華元告子反之言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歸告楚莊王。則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子反心動于君子之名。以聽華元。莊王又心動于不欺人之名。以聽子反。名之于人如此。故曰。楚君臣皆墮華元殺中者。宋以名餌楚也。越滅吳。吳請成。范蠡提枹鼓應之曰。余雖靦然人面哉。余猶禽獸也。頑鈍如此。安得以名餌之。

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曰必嫁是。曰必以爲殉。總是一情字。往來于彌留之際。無可奈何。顛倒至此。魏顆用治亂二字替之。分解甚妙。破盡千古臣子拘滯。所謂發乎情。斷以義也。初稅畝。傷井田之壞也。三代之法。豈必皆行于後世乎哉。雖然。既壞而復之則難。未壞而守之猶易。不責壞者而責守者。不責守者而責復者。可乎。君子之責人也。責其易者也。

成公

鞌之戰。齊高固曰。欲勇者賈余餘勇。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晉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張侯矢貫手及肘。折以御。左輪朱殷。鄭丘緩自始合。苟有險。必下推車。齊何其驕而晉何其懼也。晉懼齊驕。晉直齊曲。而以驕敵懼。安得不敗。

齊敗于鞌。齊侯賂晉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所謂善敗者不亂也。晉欲以蕭同叔子爲質。使齊東畝。則拒之以理。而以背城借一要之。晉亦氣奪而許之平。可見處敗亦自有道。敵雖我強。中亂而無以自處。即欲求平。不可得也。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公羊傳曰。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蓋悔之也。悔者何。鞌之戰。晉爲郤克也。爲郤克而使人之君至是。惡得無悔。晉侯悔而郤克危矣。

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諫而止。巫臣納之而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大哉言乎。可爲萬世用人聽言之法。今小人代其君以復讎于人之有言者。不察其言之有利于國與否。一切以有爲而言坐之。棄其言而錮其身。豈不爲楚王之罪人哉。

晉趙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問士貞伯。貞伯告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看禍福分疏甚精。斷人過分之想。

韓獻子論遷都曰。近寶。公室乃貧。老成人經國名言。深遠特達。豈一切心計之臣所知。劉敬論周都洛邑曰。欲令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吾民也。其識更俱高一層。

欒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國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看衆字高識。可定千古國是。孔子謂五臣盛于十亂。豈數其人哉。

楚鍾儀南冠囚于晉。晉侯見而使稅之。召而弔之。此時已知儀矣。豈待其對而後稱爲君子哉。重爲之禮。使歸求成。非獨妙于觀人。亦巧于用人矣。

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深厚久遠之言。覺知勇二字虛而近矣。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正孟子所謂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也。老成憂國。淺躁人以爲不情矣。

鄢陵之戰。晉侯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乃掀公以出于淖。數語法家之言。與韓非罪與衣典冠同一學問。春秋時治國治兵。同法如此。

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整暇二字。非惟用兵。身世之道。無出于此。因思春秋時每有交戰。其君臣在戎馬間。往往從容詞令。有禮有情。如尊俎相對。若欒鍼執榼承飲于子重者。正示整示暇以威敵耳。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子重于此。亦復以整暇應之。

晉厲公被弒。晉大夫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者悼公也。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廢立之際。巨室爲政。新君處此。辭氣動止。一毫輒觸不得。一毫躁率不得。要在理直氣強。而辭不妨婉。周子初見羣臣數語。悚然不臣者喪志。不待其逐之矣。然如此乃可爲逐不臣者張本。盟而館。館而朝。節次甚妙。漢文帝從代來。頗有此風。眞千古應變定難之法。而逐不臣者七人之後。用人行政。又有一番絕妙舉動。所以服人。

史懷卷二

春秋左傳二 附公羊穀梁傳

襄公

祁奚舉其讎。又舉其子。皆不難其臣而難其君。又難其友。惟其舉讎而後舉子。此其所以信乎君與友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欲殺之。絳授書僕人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絳之授書。知晉主可爲忠言也。豈待士魴張老之止哉。晉侯讀其書。跣而出。何其遽也。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兩語並說。又寬重有體。

魏絳論和戎而云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作一來了之語。以待其君之問。公曰。后羿何如。君臣問荅光景妙絕。乃縱言后羿遊畋事。而終之以虞箴。是時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然此段與和戎之旨何關。深厚婉至。告人主之法宜如此。語不及和戎。晉侯思而自得之曰。然則莫如和戎乎。自是大悟頭人。深思領會一語。寫出絳言和戎之利曰。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貴貨易土。說盡古今夷情。太王馴狄人。漢備匈奴。止用此四字。又曰。民狎其野。穡人成功。此李牧守代無所失亡。民得民牧。趙充國屯田備羌意也。既罷諸戎。脩民事。田以時。蓋用和爲戰守也。魏絳眞是經國實際人。和戎原非草草偷安。言言有主張。事事有點末。其引后羿虞箴告其君者。將欲和戎。恐君之好田而忘備。故先爲此柱其萌也。可謂知本矣。

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世間最倉遽之事。孰有過于救火者。樂喜始終處分。妙在極細極詳極迂。蓋倉遽之事。有卒而應之。反亂而無益。閒而應之。反整而有緒者。此類是也。

鄭子孔當國。爲載書。將誅弗順者。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焚書于倉門之外。衆乃定。凡作法者。必度民情之所可從者而後爲之法。已立而後誅弗順者。誅不可行。而復自廢其法。上下俱失之矣。子孔之失。失在爲載書。但亦無自作而自焚者。焚之之議。發于子產。而子孔聽之。此國體也。

士鞅論欒氏之亡曰。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父之報。身受之。能庇汰者。身之報。子受之。不能庇善者。其論報施甚奇。實是不易之理。其後曲沃人見欒盈。皆歎。有泣者。武子之報也。而卒無救于欒氏之亡者。黶之報也。

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以其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師慧。師曠之流亞也。鄭人以爲人玩。而宋人受之而不知用。惜哉。觀其舉止言笑。蓋以滑稽寄其不平者也。無人焉三字。笑盡叔世君臣。偏是無目人曰中無人。

廢者貴有情。又貴有才。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

死也。此人亦自高誠。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弗受可能也。弗受後一段處分。非情與才合不可能也。可見作好人好事。不是一廉字便足自了而已。

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謳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高識之人。以國體爲重。匡救于事前。而彌縫于事後。意各有在。所全者大。所防者微。豈暇恤人我。樂怨于其間哉。若鄢之戰。郤獻子聞韓獻子將斬人。止之不及。命速以徇。曰。吾以分謗也。非誰有心。且豈不惜矣。乃如人臣不任怨步已。而專務掩人之失。固是佳事。然在真心爲國之人。猶作第二義也。

欒盈之亂。晉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祁奚果乘馹見范宣子而免之。蓋君所愛者。其人與言輕。君所敬者。其人與言重。自然之理也。士君子交遊人品所係。固不妄依人以求免。即以身家利害論之。比匪人者何必遂免于禍。況正士者何必不爲福哉。苟非有識有膽。未有不兩失者也。

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必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

若此毋者。所謂自爲謀則過。其爲羊舌氏謀則忠矣。固當取其識而置其佑。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何也。財者必用之物也。聚則宜在國。散則宜在民。在國則君以養天下。在民則民以自養而又以養其君。財所在不同。而同歸于用。斯他故不生焉。若承平日久。紀綱漸弛。吏恣取諸民。有權力者又恣取諸吏。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積于仕者之家。無論誨盜斂怨。計一家衣食所餘。積而無用。理數必散。所以散之之道。必出于亂。予嘗謂治久必亂。見仕者之家積而無用。思其所以散之之道。而不可得。知其必出于此也。富而自取亡。猶可言也。富而生亂以禍天下。尚忍言哉。尚忍言哉。今人見廉吏則以爲迂爲拙。思及治亂之故。貪廉之所係大矣。觀欒王鮒權取魏氏。及羊舌鮒爲晉歸季孫始末。維詐過人。眞小人之才也。其後二鮒皆以墨敗。或其欲之未厭。有以致之。此亦其上之過也。大抵使貪之道。必先使之不貧。而後其才能爲國用。宋太宗有言。措大眼孔小。予十萬錢。塞破屋子矣。漢陳湯才略勳名蓋一時。而以貪故至代人草奏。卒以不振。君若相使之至此。亦可謂不爲國愛才者矣。若既富而又不悛。則權其功罪情法。以爲賞罰。乃馭下之道也。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觀此許杼弒逆之謀已見于天下。雖公綽廉謹之人。亦能知之。不爲棠姜明矣。特借姜爲數耳。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觀此情事。杼蓋用其妻餌公以行弒也。杼之謀。其妻共之矣。

楚聲子之復伍舉。君臣朋友之閒。蓋兩得之。然伍舉不歸楚。楚無鞭尸事矣。禍福所倚。豈可前知哉。聲子與子木論晉。故以楚有才晉實用之一語作主。縷數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奔晉之故。立議闢一部掌故。秉賢賢敵。不待其言之終。而聽者愀然矣。

衛甯殖與孫林父出衛獻公。立公孫剽。殖子喜奉父遺命。與公子鱄謀。復衛侯而弒剽。衛侯入而殺之。總其始末。出衛侯者殖也。已出復入。入而負喜及公子鱄者衛侯也。喜之處此亦苦矣。衛殺其大夫甯喜。穀梁傳曰。喜出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然則喜無罪乎。曰。惡得無罪。喜之罪在衛侯既入之後。喜不知所以自處也。何言乎不知所以自處也。衛侯庸戾。事事出情理之外。自立而出。出而復入。無一强人意者。其母定姜知之。臧武仲知之。師曠知之。右宰穀知之。蘧瑗知之。其弟鱄知之。故衛侯之出法不可復入者也。甯殖與孫林父小人之交也。始而同利同惡。相與共出其君。久之合者易離。欲自異於孫氏。以解其出君之罪。而猶爲善後之地。死而屬其子以復其君。豈眞悔心之萌哉。然而在喜則父命也。以極不易復之君。值必欲復其君之父。喜處此甚難。幸而得復。以有辭于君父。喜即勞謙挫愼。求免于里克傅瑕之禍。恐不可得。乃衛侯求復之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利其言而必欲踐之。以尊取殺。不亦宜乎。故曰。喜之罪不在弒一君復一君。在其君既入之後。不知所以自處也。

二十九年。公在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此乾侯之形也。得寬之以至易世。幸哉。

吳季子。賢者也。其讓國非難事也。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兄弟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余身。諸君之義如此。夫人而可使爲讓也。若夷昧之後。季子儼然遂有吳國。亦何以爲季子乎。故曰季子賢者也。其讓國非難事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好善。美名也。一不能擇人。其効至于不得死者何也。所不好者與爲怨。而所好者不以爲德。無德有怨。其誰能堪之。甚矣人不可以無識也。

季札請觀周樂。歌周南召南以下。字字是反覆想像光景。雜象箾以下語便有實。歌爲閒。雜爲見。閒虛而見實。虛則疑。實則信。故不必言。其愼如此。

子產爲政。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二事動衆招謗。凡民心曰。固不足恃。壯事者之氣。然須本之以極寬極誠。而又以極平極靜出之。非一切縣刻人可借以行其臆也。然觀子皮授子產政。子產辭以族大寵多。則此言亦多起于其家室猾。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產之得有其手足而當之歲月。以有子皮在也。不然。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如此情形。又安能待之三年以誦其成哉。

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是作文絕妙行徑。非有至性有奇趣人。不能知之。

昭公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三代人學問淹貫如此。拘儒不知。

子產之誅公孫黑也。黑稽首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助凶人乎。說得心死。很甚快甚。不很不快。可爲除惡人之法。

叔向與晏嬰語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叔向亦曰。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室從之。夫齊之由晏而田也。晉之由姬而韓魏趙也。此戰國之形也。春秋時兩國之君不知。而其臣皆知之。其臣知之。不能使其君爲之所。而私相言之。哀哉。

鄭鑄刑書。叔向以異國之臣。而書子產規其失。此一段交情忠告。後世行不去矣。亂獄滋豐。賄賂並行二語。人未然及。御是至理。

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亦將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可見凡有禮于人者。皆其高于自處者也。彼侮人者自處何地。自視爲何人乎。

鄭伯有爲厲。子產立公孫洩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即此一事。大道理大機權皆在其內。不媚不信四字至微至捷至深。故君子之應一事也。不自一事起也。不自一事止也。常使之寬然有餘地焉。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使詹桓伯辭于晉。叔向謂范宣子曰。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歸閻田。天王

與列國止以辭之曲直為勝負得失紀綱二字不復言矣謂周之弱不弱于封建吾不信也

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古小人未有不工于中非君而能為所欲為者此何等小術而能使元公以泄易殺又非柳之工而元公之太易與也

楚子次于乾谿令尹子革與之語所謂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者人以為正後引祈招詩一段不知與君王哉叟君王哉數段冷冷王之氣柔而心開矣至云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語有分曉隱然見周之初楚不得與四國爭非一味順從而已對嬖主一味順從不得然王見左史倚相趨過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靈王暴侈猶能重好學之臣亦非後世所及

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內治不脩此晉霸之始衰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為平丘之會非其本心也內有不足不得已而以虛聲服人去力服者遠矣況桓文而上乎當其時衛人怨齊人驕魯人怠晉無禮而欲字字以禮責人叔向于此多少苦心即彌縫支吾猶懼不及而叔鮒以貪則之求貨于衛小人不顧國之利害如此謀國者至此益苦矣

平丘之會晉執季孫意如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而歸之惠伯復不欲私去欲得盟會而後見遣蓋反挾之也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小人偏有用處器使之妙妙在用詐嚇人不知也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惡知已小人不情面目如生自非叔向所能然此時正少一叔魚不得及叔向三數叔魚之惡而以歸魯季孫為惡之一端所謂賞其功而惡其心也蓋兩得之矣

讀古今讒人之言未有不使之憤者豎牛費無極之言吞吐操縱讀之反使人笑況當時聽者乎此所以為讒人之雄也

晉荀吳伐鮮虞圍鼓鼓人叛而降者至再不許力盡而後克之非獨示威示信而已易服亦易叛數服數叛數討幾如是而國不敝孔明服孟獲七擒七縱南人不復反而後舍之故得一意中原正用此法蓋老成謀國一勞永逸之計細人不知也

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可謂能折大國以禮者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可謂能治其國以法者也小國居大國之間不如此無以自立

有星孛于大辰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次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術士挾災以自神其言口角如生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前此之弗與人猶能之此處之不可人不能也然實有一段識力足以鎮物定紛非一味憤憤偏強者觀其言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何其簡確而定也遂不與鄭亦不火非子產之倖免正天道之不測耳及觀其救火一番處分又極有條理所謂盡人道以聽天使其悍人借

口不得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無一字不是遊戲人知其談言解紛滑稽妙境不知全以實力出之愚嘗謂子產內治亂國外禦強鄰其舉動議論庶幾于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即以此數端定之

子產之救火也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此為治水法也非大悟人不能參之

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霸也邇于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無極一言楚數世之禍然其說即晉處申生故智也獨惜在前而不能識何哉無極之言較二五耦之說局勢更廣局勢廣則其殘毒愈微而不覺矣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于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莒苦心奇想千古女俠志一而氣從誠至而才從人定而天從異哉後世如龐娥親豈非不手刃讐者然所敵一人耳何如以一老女子與國為讐而其事卒濟乎以一老女子與國為讐而其事卒濟國亦何所不當備哉

楚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奮揚使人執己以至王詰其辭而免之可見處暴主讒臣之間亦有以持正而全者人亦何必不勉為正哉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之猛意在使民鮮死豈非古之遺愛哉水弱多死然則寬者民之死地也且未世樂寬之易而子產曰寬難其旨深矣寬而能使民無死地惟有德者能之此寬之所以難也

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此韓信出背水陣意也然非重恩誘于前嚴法驅于後則亦未可輕言

臨難不避而有時乎獲免者其氣超乎生死之外故也齊取郱師郱人愬于晉晉執我行人叔孫婼韓宣子使郱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其氣固奪人矣人之脅人以死者為死之足畏也世有真不畏死之人豈復有以死脅之者哉在晉吏人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此澹臺斬蛟投璧之意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識度如此可將可相可將可相所以不可死不可辱也

九月己亥公孫如齊次于陽州季氏得政得民久矣昭公非惟無去之之力與去之之才亦本無去之之心代為其臣報怨而以其身徇焉子家羈所謂讒人以君徼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者是也自始至末季

氏。節節皆姦，公節節皆庸。臣益害而君益疏，臣益黠而君益駭。乾侯之辱，非不幸也。國有大蠹，能去之，上也。不能去而置之，彼猶惴惴焉負一可去之罪，而有待去之意。不能去而欲去之，事一不濟而成一終不可去之形，乃始肆然無忌，而為所欲為。庸君舉動，可勝嘆哉。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魏子，賢者也。賢者自愛其名，梗陽之賄，過未成而諫者先顯言之，可乎。二子以食諫，辭飽之外，不加一語，若不知有梗陽之事者。婉轉入人，使魏子自止，亦若初無是事焉。滅其所醜而失其愧，代為之全其名焉。此諫賢者之道也。

定公

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自昔亂國弱主，往往為叛人窺破，出入無忌，豈朝夕之故哉。

陽虎奔齊，請師伐魯。鮑文子曰，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于是乎奮其詐謀。虎之請伐魯，人知其弊魯而不知其敝齊。亂人一言而禍兩國，文子一言而破之，使其投足無地，快哉。真謀國之人也。觀孔子墮成誅少正卯，不可謂非英雄手辣。三月而治功成，必先有此一番迅利舉動乃可。

哀公

吳赦越，未為大失，但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一語，從此時無歸着耳。且其意不出于哀矜而出于驕盈，其致敗在此，不係于赦越也。若赦越之後，脩備治國，桓文之業也。越其如吳何。楚子西曰，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此夫差致敗定案也，于赦越何與。

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王生舉一讎而為其君得一死事之臣，然張柳朔于君臣朋友之間，亦可謂皎然不欺其志者矣。

吳將伐魯，問于叔孫輒。輒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狃，魯之叛人，亡于吳者也。亡不忘君，視陽虎奔齊而請伐魯者何如哉。或言不狃之叛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不見陽貨而欲往公山之召，未必無意。

吳師克魯東陽，獲公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蓋謂其能俱死耳。于敗之中看出一勝局，固聰明之主也。國能用人，人能同心，雖敗猶足以威敵，可不念哉。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諫。對曰，懼先行。懼先行三字說得可畏，即杜甫詩所謂受諫無今日也。千古亡國喪家之人，不得先聞其過者，皆為此三字。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吳人皆喜，惟子胥懼，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蓋敵彊而近，與我同欲，敵雖未至，先有折而入于敵之形矣。漢中行說曰，匈奴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于漢也。然夷狄與中國同欲，弱則為中國所制，彊則因以窺中國。五胡之于晉，金元之于宋，所欲同故也。然進得所欲，退而易失其故，進得所欲，退而不失其故者，越之于吳是也。遠近之勢異也。此子胥之所以懼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子路之辭，乃其所以取信于小邾之本也。小邾亦知子路之不可而故詭之，做之以其所難。大國多欲，豈不為小國所弄哉。

齊陳恆弒其君，孔子三日齋，而請伐齊三。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聖人舉動有其理，貴有其事。請討，理也。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所以討之之事也。宋儒乃見之，夫討則用兵，豈有用兵而惡其衆者乎。且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不為此言，何以堅其志，壯其氣，而塞其口也。

葉公之論白公勝也，曰，勝也好復言，復言非信也。沿信字甚深。有子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似為此信字補一注腳。

衛太子疾請殺渾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于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人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者，紫衣，袒裘，帶劍也。機鋒側捷，此于古除惡妙手。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此昭公所不得之季氏者，而哀公欲用之三家乎。昭公自為之，哀公藉于人以為之。一解不如一解矣。漢末用其法，召諸侯兵以除宦官，而漢隨以亡。庸手作法，流禍可勝道哉。

左氏傳春秋末，詳吳越及智伯事，便是戰國策過文。

史懷卷三

國語

周語

國有語。紀一國之事也。一國之中。以一人一事爲始終。蓋編年爲傳紀之萌也。

國語列周。蓋以列國待周也。三傾列魯。蓋以天子待魯也。此周之所以爲春秋也。素王素臣。其徵可觀矣。

祭公謀父之諫征犬戎也。曰。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兵家最簡確之言。在此數語。孫吳說不出。

恭王遊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密母此言。蓋預知王之枝而虐也。從古下之不順乎上。由上之苛求于下。上苛求于下。而下不能應則怨。怨則畔。畔而上無以制之。此陵替之所以不可反也。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夫召公告王。本欲因民情以止王之虐。反博得監謗一事。又益一虐焉。不仁者可與言哉。

宣王。周中興之主也。國語載其四事而譏者三焉。曰不籍千畝。曰爲魯武公立戲。曰料民。皆三大事也。其蓋曰以宣王而猶如此也。又曰。宣王之世。已如此矣。此周衰之所以益不可爲也。春秋始隱公。左氏傳之。

又作國語曰外傳。其事辭自隱公而上之。探本之言。其慮深矣。

惠王三年。三大夫出王而立王子頹。子頹飲三大夫酒。樂及徧舞。鄭伯見虢叔。謂子頹樂禍。禍必及之。而曰盍納王乎。妙在以此段議論作納王機緣。見子頹之不足戚。而使人一意于王。無生疑懼。此王之所以得入也。乃是定難應變妙手。若專料子頹之敗。而無益于王。則其言亦有何關係。

周之衰也。猶能舉先王舊章。以折有功之強國。如請隧一事。晉伏不敢動。此爲國以禮之效也。然亦知晉文公創霸。本以尊王一字。招號天下。請隧無王。一經點破。遂失其所以創霸之具。而奪其招號天下之名。晉不得爲晉矣。宜其心折氣餒而帖然退聽也。

單子謂齊國子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然謂盡言不必言人過也。凡窮極事理。闡透才思。使物無遁情。亦人鬼所忌。古今文人奇遘。往往有之。可不慎哉。

單襄公謂晉悼公其行也文。歷數其敬忠信仁義智勇教孝惠讓而曰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以十一善而藏足了文之一字。文豈易言哉。經天緯地曰文。從來訓詁。未有若此明盡者。

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又曰。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又曰。細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龢也。和龢者。形與物相安之謂也。器小受大。物過于形。滿則溢。傾則危。凡事皆然。孔子所以致戚于欹器也。大哉言乎。天人消息之理。不出此一事一言得之。

魯語

魯饑。臧孫辰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辰也備卿。辰請如齊。議事之人。即以身任事。毫無趨避。可爲人臣事君之法。

莒太子僕弒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予之邑。里革過之而更其書。公執之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乃舍之。人臣于君。拚得一死。何事不可爲。況未必死乎。內傳載宣公與莒僕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不知里革此舉所助實多。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蓋由前更書一事。爲之君者有以養其氣也。公使有司藏罟。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于側之不忘也。尤事君居要之語。

里革論泗淵一事。處衡月令。本末粲然。乃知春秋士大夫。進諫于君。雖極小事。皆有一部掌故。詳確有據。非自騁其辯博。正尊其所聞以明不敢欺也。實臣子惓惓之義。爰居止魯東門展禽以爲海將有災。海之鳥獸。知而避之。臧文仲命國人祭焉。執政者有此舉動。豈不乖張可笑。此不博之故也。事君者安可以不學。皆謂子產之論實沈臺駘。郯子之論官。史墨之論龍。見舉遠扶幽。如探囊得物。愧文士虛過一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客。羞鱉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鱉。辭曰。將使鱉長而後食之。遂出。公父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鱉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將使鱉長而後食之。憤中諢語。口角如生。鱉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雖怒言其子。然小人哉睹

父。亦隱然見于言外矣。孟嘗飯客。有一人蔽燭光。客疑飯不均。不食而去。孟嘗自起持其飯比之。客慚。而自殺。以一飯之故使母逐其子。國去一大夫。舉朝紛紛。尚復不知賢父。此時何以為人。吾以為直愧人者。未有很于文伯之母者也。唐武后有言。招客亦須擇人。又何其省也。高識哉。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男死之。今吾子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其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此母之為其子愛名。有甚于哀其死者。人生最不可禁之情。惟名心足以禁之。名之於人何如哉。然愛其子之名。乃深于愛其子者也。崩摧中一部禮經。出其齒頰。是何等識見。是何等學問。慎終二字。足以當之。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博物固聖人餘事。春秋之吳。以夷持之。其言好問。一至于此。以至陳則慮慎之矣。楚則商羊萍實。遺使遠問。夫子至是邦也。必聞其政。其故可思而得之。

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恭之義主于康。馬父從恭字看出滿字。甚深。蓋由景伯看恭字太淺耳。

齊語

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若必治國家者一語兩言之。情辭篤至。感動人主。全在于此。人臣告其君。其文有必不可省者。此類是也。

齊請管仲于魯而殺之。魯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天下。才三字。遂為古今確評。其為管子知己。又何減于鮑叔也。孔子仁管子之功而小其器。其意合此于三字之中。然則魯何以不用之也。曰。無論魯不能用管子。管子亦不肯用于魯。惟管子不肯用于魯。故施伯曰。殺而以其尸授之。此很于為主之人。不暇復為憐才計也。然桓公已先知之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不必予我矣。兩國君臣當機。靈警相對如此。

治國家不失其柄。此鮑叔之知管子者也。式從以相應。比綴以度。竱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此管子之自知者也。千古名法家富強作用。總不出此數語。遂雕開有言。若斯之未能信。若鮑叔之薦管子。管子之用齊。皆可謂信者也。

管仲寄齊。始終作用。以作內政而寄軍令為主要。使一國之人。化為一人。一國之人之心。化為一人之心。然其妙在分之以為合。散之以為專。何以明之。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其寓兵于民。寓將于兵。相生相藏。猶做井田車徒之意為之。愚嘗謂三代以前。有兵事而無兵家。凡以兵者不可忘而要不可為訓者也。不可訓。故不必有其家。不可忘。故不敢無其事。有其家者。世有不必習兵之人。有其事者。兵無不可用之

日。治兵之道。不出于治國之中。惟管子不失三代遺法。其所云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即井田百姓親睦之意。三代人可為兵。而意不必為用兵。齊意在用兵。而後使人可為兵。有圖霸之算。而又恐有背王制之名。令曰隱。改曰寄。陰陽其民。使其為我用而不知。此霸之所以異于王也。然其要在參其國而伍其鄙。使四民勿雜處者。又先為作內政寄軍令之地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然後下令出政。慮如山而順如水。此所謂分之以為合。散之以為專者也。

善制人者。不與人鬪其所恃。管子謂桓公曰。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故作內政而寄軍令。齊所獨恃也。齊有所獨恃。而後天下失其所恃。天下失其所恃。而齊始勝天下矣。三代之兵。主于不可敗。而齊主于不可不勝。遂開商韓一切功利之教。速得志三字。霸者倡熱中精神。一一寫出。無遁情矣。

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衰。差也。即後世方田之意。立五屬大夫。于其屬。有慈孝學勇之類及反是者。必以告。有而不以告。其罪五。即商君為什伍相司收連坐之意。至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則幾于刑措矣。又何必設為降敵之罰哉。蓋齊中國也。去古法近。故可以管子之法治之。秦戎翟也。古法壞盡矣。故必以商君之法治之。

晉語

欒共子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觀此言則死節乃極尋常事也。古忠孝之人。視死節為尋常。故慷慨從容。生為若作奇事視之。世豈復有能死者哉。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兆曰。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又曰。滅其父而畜其子。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脈第之禍。幾于亡國。人以為嬖寵之由。乃從恩怨報施之道斷之。出尋常理數之外。然幻而能微而著矣。

史蘇之言曰。妹喜有寵。與伊尹比而亡夏。妲己有寵。與膠鬲比而亡殷。一聖一賢。與嬖寵並論。忠臣寄曰為國之言。知亡我者之為吾敵。不知其為聖為賢也。假從逢于夷齊口中出之。

郭偃論驪姬曰。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為人而已。蓋言其事之不成也。自古亂賊變作。寇盜夷狄乘釁而起者。不必其有成。而皆足以為亂。有國者備其足以為亂者而已。豈必計彼之成不成哉。

申生始終只一迂而不知變耳。驪姬謂優施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于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僨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又曰。甚精必愚情而易辱。愚不知避難。申

生作人之賢。與其所以可殺之道。破此一重亂人者破久矣。自來小人之敢于害君子。其故多坐此。此伍胥之剛戾忍詢所以不可死也。

優施教驪姬辱申生之能。與管國之利。諸語爲獻公伏一死地。人之長死。有甚于愛其國愛其子者。微哉。千古讒鋒如此。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也。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此千古爲友人也。不知自一念愛國之心出之。

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每誦此語。悠然言外之感。覺耳目之新。俱若無人。

范獻子聘于魯。問其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其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惟不學也。引咎一語。大臣哉。使人忘其不學而服其識。

趙簡子嘆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爲不良故也。今范中行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于難。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漢吳王濞反。上曰。吳王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用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其言皆有至理。使千古亡國之臣。死有餘愧。然黯之言正而盎之言諂。言有正而實諂者。意各有在。不可不察。

趙簡子嘆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惟人不能。哀夫。奇想奇論。無聊之情自嘗求之言外。實筆借之。成一段極正之言。所謂發乎情。止乎理。英雄變生之感。臣子告君之道。各不相悖也。

知果之論知伯瑤也。曰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知宗必滅。不仁之能滅宗。人知之。五賢之能滅宗。人不知也。古滅亡之人。豈皆庸愚乎哉。

戰守以人和爲本。人和在于撫吏。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圖以保障。誡襄子曰。晉國有難。必以爲歸。其後知氏之難。舍長子邯鄲而走晉陽曰。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可見臨事而求。將不若無事而撫吏也。自古邊患之生。十九起于苛政。漢世守令即爲將帥。使治民安邊合爲一事。而出于一手。誠良法也。

鄭語

史伯之論周幽王也。曰。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從來論和同者有之。未有以天地生物之理明之者。一言而氣運之升降。人事之始終備焉。觀晏子之論。皆廣而意危矣。

楚語

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寫鬼神之情與祭祀之理。未有如此精核者。說覡巫祝宗。歷歷有據。事所必有。皆非理所本無。其大旨盡乎神人不雜四字。即孔子敬鬼神而遠之之意。然不讀此。不知孔子之言用廣而義深。

楚白公之亂。葉公能料于事前。而定于事後。知難而進。成功而退。其于爲人爲己爲國。始終之義盡之矣。其言曰。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思舊怨以修其心。非子職之其誰乎。蓋謂收無極。費已死。白公積怨無所寄。而一發之于子西。此情所不宜有而勢必所至。何其言之透也。

吳語

吳晉爭長于黃池。越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區區猶欲與晉爭一歃之先。其驕極矣。然夫差此時外對強敵。內有大亂。猶能整兵以待。意氣不亂。辨令如故。不露危敗之形。其膽量亦自過人。其失在忘越患而舍其國都。以從齊晉于艾陵黃池之間。所謂魚脫于淵。不在戰之勝與不勝。盟之先與不先也。

越王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于越。此吳楚夙世冤對。頭頭相值也。越王勾踐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對以知仁勇。人知包胥之借秦以救楚。不知其借越以滅吳。乃可以終其復楚之局。而快其報吳之志也。古人不欺其君與友如此。

越王勾踐召五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蠡進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皋如進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此所謂越王能下其群臣以集其謀者也。不知謀者群臣而斷者王也。

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

大夫向壘。王命大夫曰。食士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于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越臥薪嘗膽二十年。生聚教訓。又當吳艾陵黃池之後。吳驕而越怒。吳佾而越奮。吳卒而越暇。吳亂而越整。不待兩君相當而勝負決矣。然填土左闔。側席不埽。使人之夫妻君臣困苦至是。揆之天道人情。亦安有物極而不反者。古之善處勝者。能使人不吾復。昔敗齊于鞌。齊侯歸。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安有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者。盡歸齊之侵地。此齊之所以終不能復晉也。晉之處勝有道也。

王乃命有司大徇于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于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于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于軍曰。有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春秋時。中國君臣輕民命極矣。越以夷狄之主。能用民心。而不盡其力。信陵君遂用之以敗趙而勝秦。亦以自示其貴精不貴多。在和不在衆也。無越之生聚教訓。君臣同心。不和而欲效其所為。不幾于宋襄之仁乎。

越語

越王勾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曰。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為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一戰而天地人之理備焉。古人不輕言兵如此。王不聽。伐吳不勝。棲于會稽。使蠡不能早見于事前。而徒與庸種諸謀臣袖救于會稽之後。亦何以為范蠡也。

越滅吳。置酒文臺。羣臣為樂。文種祝越王之詞曰。王不忘臣。臣敢盡力。二語可憐。兔死烏盡之悲。隱然言外。庶幾其保全以有終耳。然以此望烏喙之主。自是癡心。此范蠡五湖之去。超然出種蠡之上也。

史懷卷四

戰國策

西周

周至春秋與列國匹。戰國之周。不可為國矣。然而不亡以至于戰國者。何也。天下欲起而亡周與存周者。皆不必有其實。而皆足以為名。則天下何利于亡周。周最之言曰。攻周不足以為利。而聲畏天下。周之弱。周之所以不亡也。

善悲一語。蘇厲教白起勿攻梁者。以為周也。然千古智人所以全身全名者。其道不出于此。戰國策士之說人也。說行而所說者之利害不計焉。說行而其言利于所說者。此類是也。蘇代蘇厲周人也。其存周處甚多。周亦賴之。君子猶有取焉。

東周

君將施于大人。大人輕。君施于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施于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杜赫此語。蓋千古勢利到家之言。不必且為大人一語。揣摩極工。心目極捷。戰國人習尚伎倆盡于此矣。

秦

戰國時智謀之士，用秦易而用六國難，非惟六國弱而秦強，抑亦六國之情勢分而秦之情勢合也。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可見後之合從非其得已矣。秦王曰，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亦自是大志略人，審勢待時，不肯輕用其國以徇遊士之功名者。蘇秦苦心苦口至書十上而說不行，金盡裘敝而不絕望于秦者，以為如是而吾之說得用于秦，猶愈于刺股流血揣摩期年以說六國云爾也。說六國必刺股流血揣摩期年而後成，則六國之難于秦可見矣。

張儀于陳軫不兩立之勢也。一則曰軫以國情輸楚，一則曰軫必之楚。其意不殺軫不休。儀所以不能與軫兩立而必欲殺之者何也。儀之所自託者莫如秦，秦之所以賴于儀者莫如以商於欺楚而絕齊楚之交。今儀以商于之地欺楚，令楚絕齊，軫言絕齊之後地不可得而齊秦之兵必至，及絕齊之後地果不可得，齊秦之交陰合而兵果至，軫又教楚賂秦一名都，與之伐齊，失之于秦而取償于齊，使楚懷王有中主之資，于軫之策用其一，何至見欺于儀。楚不見欺于儀，則儀之託于秦與秦之所賴于儀者窮矣。儀着着謀之，軫着着敗之，即此一事，儀安能與軫兩立乎。然人臣事君，智者之見用不如忠者之見信。軫秦人也，而事楚也，其為楚謀則忠也。故秦王問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吾不忠于君，楚亦何以軫為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之乎。軫之事楚也忠，而對秦王也又信，其義皆足以感人，秦王雖知軫之為楚不為秦，而儀之言卒不能有加于軫。此軫與儀之所以兩立于秦也。曰秦何以不疑儀也，重軫之忠而惜儀之智也。秦王英主也，秦所以兩得而楚所以重失也。

甘茂為秦攻宜陽，恐樗里疾公孫衍間之，至要王為息壤之盟，所謂未有讒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也。及攻之三鼓而卒不上，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于內，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則內有讒間，又安知非以堅大將之志而成其功乎。然息壤一盟，所賴實多。設一必信者主于上，而又設一相間者伺于傍，間不勝信而足以相伐，則人主用能臣之資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于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鬭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于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鬭矣。夫合從大事也，天下之士至衆也，而三千金足以鬭之，士賤如狗，秦已看破，卽從不散何損于秦。然六國君臣亦何使士之窮而營至此乎。秦一國耳，能以三千金鬭天下士，天下之為國者六，獨不能先其未鬭而收之乎。秦非惟料士之賤而易于取，亦已料六國之懼而難于予矣。

兵家只情形兩字，苟得入微，當機自不犯手，武安君之自道其伐楚也，曰，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此主反為客之勢也。自道其伐韓，則曰，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

鋒，二軍爭便之形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魏，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此合反為分之形也。

長平之後，秦失亡趙之機，趙懼而秦驕，自無勝趙之理。秦王自請白起伐趙，起不肯行，曰，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于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謀國之忠，料敵之明，盡此數語。應侯必欲殺起而無名，快心于趙以致臣罪，暗刺應侯之心，尤為燭中。又曰，忠臣愛其名，臣寧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君之將，不覺說出本心，杜郵之劍，起明知之而甘受之矣。伐趙不行與行而無功，皆足以成應侯殺起之計，而國事不問焉。吁，千古而下為應侯者何患無人哉。

韓非斥秦之謀臣不盡其忠，遺恨于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者三，而于長平之役，秦之釋趙，使趙得退而循備自立，尤深致意焉。不知白起已先言之矣。其言曰，秦破趙軍于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甲兵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言言皆韓非之指也。使起不先言之，論秦事者不追咎起之疎哉。

邊吏復民，任損軍實以飾邊。權倖非惟為邊患不細，亦是傷忠臣諸任事之心，而為庸人養交欺蔽之地。然其來久矣。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或謂王稽曰，君胡不賜軍吏乎。稽不聽，軍吏窮，果誣以反。杜預伐吳，數餉遺洛中貴要人，問其故，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以預名德尤勳猶如此，況其他哉。亦可憐矣。

齊

章子以不欺死父之故，能使齊王必其不欺生君。士固有忠而見信者，諸葛瑾仕吳，不强其弟亮背蜀，吳大帝以此信瑾之不背吳，皆可為忠信之勸。

鄒忌衣冠窺鏡，問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不知其妻之私己也。問于妾，則疑之矣。其妾美之，不知其妾之畏己也。問于客，則疑之矣。其客又美之，不知其客之有求于己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非惟疑之，且信之矣。吾疑而思之，大有悟頭，入朝而見王，言其蔽，大有作用。王曰善，下令求言，曰受上賞，曰受中賞，曰受下賞，與私我畏我求我三段暗暗反應，轉境甚妙，千古臣諸君蠱與亡關頭，從閨房小語破之，快哉。令初下，羣臣進諫，數月之後欲言無可進者，是受諫者絕妙結局。

楚軍之法，覆軍殺將者，官極于令尹。昭陽已為楚令尹，伐魏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得以蛇足之說止之，可見國家有事，人臣勳名已極，封賞已盡，其人多不可復用，何也，功不成則喪其所有，功成則不能加其所無，有生之樂，無死之憂，此田單攻狄之形也，況賢不如單者乎。

齊將封田嬰于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公孫閈為田嬰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夫齊之裂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此言有至理，卽尾大不掉，枝大披根之說，齊田氏卒三家晉六卿，其驗也。使齊王聞此，當不敢封嬰于薛矣。

田文客諫其父靖郭君嬰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世矣，門下不見一賢者，蓋進之以好客也。然孟嘗君客

三千人。止得一馮煖。始假不甚知煖。使有彈鋏之歌。煖之報孟嘗君也。爲之營三窟。使齊梁交重之。薛黃[illegible]印而已。同其利焉。如是而已矣。嬰之客齊貌辯也。忘其人之多疵。門人諫之勿聽。其子文泪之勿聽。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辯者。吾無辭爲之。知之何其確而任之何其專也。及宣王薨。閔王立。靖郭之交。大不善于閔王。貌辯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公往必得死焉。貌辯曰。固不求生也。至其見閔王也。其一言王爲太子時。辨謝嬰曆之不聽。其二言楚昭陽以數倍之地易薛。嬰不肯。凡所以爲靖郭君者無一步不自處死地。由此觀之。則靖郭之客貌辨。措其心于毀譽之外。固非孟嘗所及。而貌辨之所以報之者。拔其身于生死之中。去馮煖遠矣。戰國之士稱孟嘗好客者。孟嘗之客三千人。而其父不三千人也。

蘇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教之以後起之耕。遠怨之時。其大指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全是老氏退一步之法。蓋其學于鬼谷者如此。由此觀之。則道德之意。不惟通于申韓。且通于孫吳矣。蘇秦之說秦惠王也。言戰之利。其說齊閔王也。言戰之害。蓋惠王主覽而國賢。正當後起遠怨之會。閔王主驕而國敝。適犯先天下而主怨之形。戰不戰各有所宜耳。且秦不生戰國。親見戰之害。其言不能痛悉如此。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王孫賈之誅淖齒立齊王。其母倚門倚閭之言激之也。其意在不得齊王則不歸耳。今人以此爲母望子歸之言。作兒女子私情視之。失之遠矣。

襄王立。田單相之。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出不能行。坐于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于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于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齊王忌田單而欲圖之。此辭事也。他人不聞而貫珠開之。爲貫珠者危矣。乃既自全又全單。既全單。又廣王之意。而爲之收譽于民。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大哉言乎。所以處王者體而地步甚高。非惟爲君爲大臣者尤當知之。爲君而妒其臣之善者。自同于臣者也。爲大臣而妒小臣之善者。自同于小臣者也。非高于自處之道也。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威后曰。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知本哉。又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三問發端甚奇。而心亦甚熱。又

問於陵仲子尚存乎。是其爲人。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此一問臆識尤自過人。卽韓非所云太公誅華士者也。名法家學問。從何處得之。君王后事秦四十年不被兵。人以爲齊亡于此。不知君王后內治視趙威后何如也。

楚

江乙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上語易見。下語難知。深思而善用之。馭下之道。不出此矣。

蘇子謂楚王曰。人臣莫難于無妒而進賢。爲主死易。沙丘之事死者以千數。爲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于無妒而進賢。未見一人也。進賢之難人知人。進賢之難。難于爲主死。爲主辱。洞見至隱之言。人未道及。由此觀之。人臣妒而不進賢。雖爲主死。爲主辱。不足以贖其誤國之罪也。況庸庸者乎。

趙

智伯請地于韓。韓與之。請地于魏。魏又與之。韓魏滅智伯之志。定于與地之日矣。韓魏志在滅智氏。而不欲爲禍始。知智伯之欲必不能得于趙。而趙襄子君臣之不足以辦智伯。待趙之起而韓魏應焉。趙亦恃韓魏之陰合于智伯。而陰欲亡之也。故果于拒智伯之請地。而無所忘。張孟談之約韓魏。其線索呼應久矣。川趙以滅智氏者韓魏也。蘇秦所謂後起之耕。韓魏得之。

國家戰守之具。有事用之。而無事備焉。然備之一字。自不易言。厚其資蓄。重其事權。寬其文法。三者皆無事之時所不可必得者也。而怨勞不興焉。然則備遂可已乎。晉陽之圍無矢。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牆之。其高至丈餘。發而試之。箭簳之堅。不能過也。矢足矣。銅少奈何。張孟

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寓矢于牆。寓兵于柱。深心在無心之中。實用在不用之內。既無勞怨可避。而又不耕貸蓄。不假事權。不提文法。如此脩備。居無事之時。引伸觸類。人人可爲。處處可爲。而一切委之不可爲。可嘆也。陶侃竹頭木屑。猶師其意而爲之。

從古將興之國。與將亡之國。皆各有一種奇人生其間。張孟談既約韓魏之君。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臣遇張孟談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孟談亦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智氏有過。趙有孟談。其心日險。眞是犯對。孟談之言用則爲襄子。過之言不用則爲智伯。臣能當其臣。君不能當其君。故成敗異耳。今謂興國之必有人。而亡國之必無人。豈不謬哉。當智伯從韓魏圍晉陽。城且下。郄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曰。城降有日。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智伯以告二君。其庸淺已可笑矣。二君趨而出。郄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神識微驗。一至于此。而猶不能悟。豈非亡國之主。禍來神昧乎。

武靈王胡服之令。行于公子成。又行于周紹。成叔父也。而紹太子之傅也。猶以體親諭之。趙燕臣隸也。則曰寡人胡服。子弗服也。逆主罪莫大焉。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在劫之以刑矣。

蘇代說奉陽君。天下非秦有六害。皆不利于趙。而皆以君不得陰一語收之。非秦之利害。不在天下。不在

趙。而決于奉陽君之得陰與不得陰。可見戰國之士。不探得權貴人身家之便而微中之。雖有一片爲國眞心。安能行其說哉。探得權貴人身家之便。而微中之以行其說。而後己之身家利焉。又不獨戰國之士也。然則人臣事君。探人主喜怒者。固落第二義矣。

魏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于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覩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曰。其子之肉而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以樂羊之才之功。非魏文侯有餘。何必食其子而後爲忠且信。效易牙之所爲哉。覩斯贊一語。勝滿篋謗書矣。且賁其生子而啜之不顧。可也。子已死而啜其羹。何爲者哉。此可爲人臣殘忍求信而取疑者之戒也。

秦敗魏于華。魏王且入朝于秦。周訢止之。不可。支期止之。不可。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于應侯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支期恐長信侯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入見王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于應侯矣。一魏王也。長信侯欲使之入秦則入秦。欲止則止之。權貴人市其主之身。試于不測之地。以媚于强國之臣。則亦何所不至哉。魏王行止。外聽于應侯。內聽于長信侯。然能使魏王不入秦者長信侯也。能恐長信侯。使自首其使魏王入秦之情而又能止之者。支期也。線索機關。已被支期點破。而千古庸君不悟。猶以其身供權貴人一擲。悲夫。

六國割地賂秦之害。人能言之。莫透于欲璽者制地。欲地者制璽二語。從古亡國之禍。皆臣市其君。豈可獨懲于强鄰哉。

韓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于子者也。從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將聽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從乎。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循功勞視次第。此名法家學問得力處。申韓治國本領也。申子請官其從兄。昭侯不許而申子有怨色。是昭侯之于名法深。而申子之于名法淺也。成午從趙來。謂申子曰。子以韓重我于趙。請以趙重子于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由此觀之。戰國之士。誰非用其君以自便其私者哉。昭侯不爲申子用。所以能用申子。惟其名法之學。深于申子故也。

燕

蘇秦說齊宣王之言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偸充腹。而與死同患也。此爲齊伐燕言之也。然戰國之士。沒于富貴而殺其身者。正坐此病。得逃循所以不食戰國之食者。非不饑也。不敢食烏喙耳。

蘇代爲燕謀齊。請以寶珠玉帛事其左右曰。夫驕主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于財。痛入骨髓之言。每感承平君臣。讀此爲之心悸。國既亡矣。貪者猶其財。安往無事。語之則不信。事至又無及。千古一轍。神或蔽之。

悲哉。

郭隗論致士。請先從隗始。其主不以爲嫌。而隗亦不自爲嫌。其心誠國人。自無形迹可避。

蘇子始爲燕說齊伐宋。非讎宋也。齊伐宋。宋急。遣書昭王。使之取秦。弱齊以釋宋。非德宋也。齊力未敝。則使之伐宋以敝之。齊力既敝。則與秦共承齊之敝。承齊之敝。乃說齊伐宋之本謀也。次第先後。自是如此。其意原不在伐宋與釋宋。在爲燕謀齊耳。戰國策士中。忠于爲一國者。如蘇氏兄弟之于燕是也。

史懷卷五

史記一

五帝本紀

太史公五帝本紀贊。不作一了語。其一段傳疑。不敢自信之意。往往于迷離惝怳處見之。字字是若存若亡。光景使人讀未終而先得之。其引證原委。又似歷歷有據。正其不敢自信處。蓋多聞而後能闕疑。多見而後能闕殆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作史之本。擇其言尤雅者。是作史之法。一部史記要領盡此矣。

周本紀

古公是古今第一知取舍人。和戎之說。實自古公啓之。土地重于財物。則畀財物。人民重于土地。則畀土地。然狄人能舍財物而欲土地。其取舍又自不凡。蓋亦漢世冒頓之流矣。遷岐後。貶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宮室而邑居之。作百官有司。民皆歌樂之。用夏變夷。千古特識特力。周有天下。定于此矣。古公立季歷以傳昌。積德累仁。使子孫得待時乘勢以有天下。此亦開國立家至情。初無損于古公。故翦商之說。周人自道之。初不爲其祖父諱也。而後人乃屑屑焉代爲之諱。不亦多事乎。是欲使前而古公。後而武王。與文王同一行徑而後可。此古聖賢必無之勢也。孔子論周之至德。自太伯文王外。不謂及其他。嗚呼盡之矣。

羑里之囚。閎夭之徒患之。求美女文馬。因嬖臣獻紂以贖文王。處暴之君。不得不如此。是亦臣子至情。所謂巽以濟蹇也。且救君父而又爲百姓去一炮烙之刑。豈可以其出于美女文馬而不爲功哉。齊世家謂其本謀出太公。尤爲得之。

秦本紀

秦之先蜚廉惡來父子。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誅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此千古義人也。嬖倖之臣豈可易言。晏子曰。國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若蜚廉者。可謂無負于私暱矣。欒布反命。桐彭越頭下。差有此意。嗚呼。後之以忠義自命者。其于故主存亡之際。視蜚廉何如哉。

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爲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出子五歲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稱豎牛爲叔孫氏廢二子而立昭子。然討豎牛者卽昭子也。三父爲秦殺出子而立武公。然討三父者卽武公也。假手藏機。天人之間。妙有微意。使二人枉作賊臣。巧哉。若討賊出于他人。則尋常矣。凡報施之尋常者。皆不足以警頑悍之人也。

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其妙在于用謊。謊則謊矣。然從一片求賢苦心出之。其取由余于戎。亦略祖此意。及得奚。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臣常困于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得祿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奚之于蹇叔一一從識上看出。可謂觀其大者。繆賢于藺相如。亦以此得之。秦君臣如此。所以霸也。

舉大事以人心爲本。雖作不順。亦惟藉民心爲之。晉殺丕鄭。鄭子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誅大臣是動衆事。而反以此察其民之調。湯得其妙。司馬懿誅曹爽何鄧而民安之。只是得民耳。田恒亦用此取齊國。有民而使人得之。藉吾民以爲所欲爲。而國亦從之。可不畏哉。

由余入秦。秦繆公問以中國詩書禮樂法度。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戎狄不然。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此種議論。全是一部莊子學問。大旨在簡易以便民而勿擾之。其用意自妙。而商君遂醜詆先王之法而破滅之。以爲其所爲。秦以富强兼天下爲皇帝。不知秦之所以帝。正秦之所以亡也。蘇軾謂先王制禮。莫不近于迂闊。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秦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恥于無禮。又云。秦變篆書爲隸。簡策爲紙。簿書繁多。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今世而尙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道無由。簡易之流弊一至此。思深哉其言之也。由余之論。一變

爲商君。申韓原于道德。豈不信哉。太史公推言之。蓋有深感矣。

秦始皇本紀

秦以名法繩臣下。臣下所以親其上者。由恐懼生蒙蔽。由蒙蔽轉入遊戲。名法之敝。以遊戲終。而國隨之。乃知先王德禮之所以久也。太史公之傳酷吏也。曰。上下相遁。以文辭避法。近于戲矣。蓋以此爲漢用酷吏敎驗結局也。吁。得之矣。

始皇用衡石量書。太史公曰。貪于權勢至如此。用貪字易卻勤字。用權勢字易卻政事字。洞見深文。後之史官。無此眼。無此手。博浪之椎。狙中副車。大索十日不得。此自子房高手。二十六年。墜星至地爲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秦法如此而猶有不到處。智力其可專耶。至華陰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明年祖龍死。則法之所加。人不敢開口。鬼弄之耳。

以秦末之亂。而猶能誅陳勝項梁魏咎。固强兵之餘效也。然秦隨以亡。民動盜起。徒恃力足以勝之。勝之而無補于亡。況後世承平之後。兵無可恃。勝之亦不易乎。

項羽本紀

司馬遷以項羽置本紀。爲史記入漢第一篇文字。儼然列諸帝之前而無所忌。蓋深惜羽之不成也。不以成敗論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所以掩其救李陵之失也。然觀羽舉動局量。自無作帝王之理。蓋帝王有帝王之分。英雄有英雄之分。項梁之分。止于破秦濮陽。項羽之分。止于西入關。梁濮陽以後。羽入關以後。著著皆錯。分止于此而不能過也。使其過之。梁可羽而羽可沛公矣。

梁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非有兩段大喜略知其意。自然不可竟學矣。妙解難與人言。陶元亮讀書。正用此法。

戮會稽守通一事。與陳涉田榮起手略同。庸人不能爲。帝王不屑爲。其羣雄局面也。

陳嬰之母。止其子勿王。以讓項梁。然其識力殊不在此。在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數語說得有權術。是世上第一古便宜人。沛公之起。蕭曹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二人安身立命。全是此一段主意。

楚懷王用宋義爲卿子冠軍。在以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一語破的耳。義謂項羽曰。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欲酒高會。驕惰甚矣。何以責項梁也。留安陽四十六日不進。胸中原不能辦耳。承秦之敝。語似可聽。然實無所見。不過觀鬭鷸蚌猜謗而已。承平日久。人不習兵。倉卒求一將。無從麾姿。闢一言之近似。卽以爲能。不考實蹟。遽漫然授之重任。古今用人。往往如此。

信陵竊符救趙破秦。已竊符矣。雖欲不破秦而不可得也。項羽殺宋義救趙破秦。已殺宋義矣。雖欲不破秦而不可得也。何也。無退步也。善爲必勝者不留退步。

沛公謝羽鴻門一事。其間機緣所湊合。有少一人不得者。一步不得者。節次所布置。有多一語不得。錯一名不得者。項伯夜告張良。天遣一項氏人與沛公及良用也。良入告沛公。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

巴。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何其見事之捷。而入想之細乎。從張良樊噲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先入關。得見將軍于此。謝羽詞氣。只合如是。卻妙在入關秋毫無所犯。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等語。先向項伯講明。傳意于羽。後又留與樊噲代爲說。脫此處全然不露。蓋謝羽只在平其氣耳。一說事理。便落第二義矣。此是古今應變解紛一大關目。太史公寫一榜樣。示人當細看之。益人智慧。

人主不與臣下爭智力。而氣局自勝之。良謂沛公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此倉皇中倔強也。樊噲擁盾入坐。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及噲折項王。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此驚怖中安詳也。地步體面。毫不自失。一時應機鎮物。發付之妙。更不能別尋一語替之。二主如此。在楚欲勿爲項王。在漢欲勿爲高祖。其可得乎。

鴻門一役。張良之智。樊噲之勇。天護眞主。缺一不可。不知二人膽智。皆從忠孝天性中出。方是眞正膽智。所以卒能濟事。項伯要良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此時良非沛公臣也。尚不忍負。其念頭本領。與漢與諸將相已自不同。至讀樊噲所云。臣請入與之同命一語。感動幽明。鬼神爲泣。豈尋常武人可到。其擁盾帶劍。裂眦怒髮。氣固足以制人矣。飲酒啗肉之後。徐折項王。節次尤妙。莽莽中有左師公緩步迂語氣象。其一段正議。妙從樊噲吐之。若出自張良。則漢輕而語亦疑矣。尤妙在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二語。蓋封侯之賞四字。明明以盟主推尊項王。項王得此。意滿而心解矣。其立言之妙如此。觀噲諫漢王入關及枕宦者數事。有大臣風節。噲不死。其背盟諸呂以危劉氏乎。留侯不必言。詩曰。糾糾武夫。公侯腹心。噲足以當之矣。

太史公敍項羽封賞諸王侯將相。其用意之公私輕重。一一從虛字過接處摹寫。肺肝如見。眞是老吏舞文手。先用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二語。說透項王心事。本領眼力已高。而以項王乃自立爲西楚霸王終之。筆下如破竹。

高祖本紀

沛公入關。西略地至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尙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圍宛城三帀。此留侯佐漢初著。絕妙起手也。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止之。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留守宛。宛大郡也。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莫若約降其守。因使止守。引其兵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陳恢此策。與酈通說武信君封范陽令。下趙三十餘城同意。恢雖爲南陽守。及自爲。其實與子房計先後相成。缺一不可。此沛公入關緊要著數也。

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武關。項羽必引

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袁生此策。亦漢得天下要著。楚雖勝漢。力疲而神亂矣。所備者多一語。尤爲居要。可悟兵家分合勞逸之故。

取天下者。在得其大勢。不在戰守之勝敗得失也。如弈者然。妙處不過數著。全局在我。而小小利鈍不計焉。項羽殺義帝。漢擊之。雖使楚破漢于睢水。可也。項王怨黥布。漢得使隨何說降之。雖使楚擊破布。可也。此楚讓漢妙著也。漢王不得王關中。封于蜀。燒所過棧道。以齊王田榮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擾漢心。雖使楚拒漢關中。可也。彭越反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雖使楚擊破越。可也。此漢自得妙著也。楚方自負戰勝。而不知漢有天下之局。已定于此數著矣。妙著有數端焉。我與敵之所共。敵失之而我得之者。曰先著。我發之于此。而敵不得備之于彼者。曰警著。敵備之于此。而我引之于彼。使不得主此者。曰鬆著。我與敵俱不得與。旁出而中起之。敵所不利。卽爲我所利者。曰應著。我不求勝而不可敗。而卒以此取勝者。曰穩著。取天下之勢。不越此數端而已。

帝王初興。其智勇盡取之臣下。又皆其敵等夷。必有一種意外舉措。先制其命。奪其魄。使不敢動。而後能爲吾用。高祖至脩武。自稱漢使者。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至定陶。馳入韓信壁。奪其軍。此時已弄信于掌股之上矣。駕馭籠蓋。寓于玩戲之中。足以逆折其邪萌。而消之于未然。韓信不入蒯通之說。而不反。非不欲反也。知其反之無能爲也。知反之無能爲。而又負反名。信豈肯爲之乎。善乎信之言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心服之言也。高祖自謂不如留侯蕭何韓信。而又曰。此三人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二語殊占地步。非謙遜歸功臣下之言。正自明其能駕策智勇出三人上耳。封王子弟。至吳王濞。撫之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若耶。屬呂后後事。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此從何處看出。悍王驕后。當亦皆驚。文帝勞軍至霸上。曰。如兒戲耳。則二將伎倆。已落其胸中久矣。帝王識量與臣下不同。屈策屈力。豈待其反而後制之哉。

漢五年。諸侯羣臣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事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眞英雄眞皇帝之言。敗盡後世勸進者之興。至蕭何營未央宮。則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此何時也。而猶云云。達識遠慮。其異于羣雄以此。光武有言。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年。亦是此意。然其微時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高祖卽自疑。此何等事。而以自疑。出關令除秦社稷。立漢社稷。乃二年二月事也。則其意向局面久定矣。蓋所可自許者。有天下之才。故未爲天子之時。自視常若有餘。所不敢自信者。有天下之心。故將爲天子及旣爲天子之時。自視反若不足。

高帝終不以戚姬故廢嫡立愛。明知有人彘之虐。諸呂之禍。而聽後人爲之。所不肯作法于涼。不獨開國遠慮。亦自是丈夫氣。然呂雉老狐。不得用武帝處鉤弋夫人法處之。爲千古恨耳。高帝病。呂后問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次曹參。次王陵。次陳平。次周勃。此數人者。呂后屈指中數之熟矣。窮究到底。正觀其用人次第分數何如。其意不在劉氏。而觀其何以備呂氏也。不待其詞之畢。而帝巳見其肺肝矣。閩

至周勃。漢之人數已盡。而復闕其次。尤爲很毒。上亦塞心。而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一語恨甚。此時發付只得如此。然上亦知呂后之老。諸呂之庸。而平勃諸人辦之有餘。知平勃諸人之足以辦諸呂。又何必除一呂后以爲開國綱常之累哉。上之言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其一片苦心。如臂之使指。剛柔佐使。毫髮不差。而低回顧步。長慮深思。尤于然安劉氏者必勃也一然字中見之。處分如此。則帝亦何有于諸呂也。蘇軾謂不去呂后。爲惠帝計。如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僕。不敢與弱子抗。當時韓彭已死。其將以蕭曹平勃爲豪奴悍僕乎。似亦不倫之甚矣。且自蕭曹平勃灌而下。其能爲豪且悍者誰也。漢之不必除呂后。正以有平勃在耳。他日呂后欲王諸呂。問于平勃。平勃順旨。蓋諸呂伎倆。業已看定。算定知他日之必能制其命。時不可爭。不得不爲此養晦行巽之道。以爲所欲爲耳。然其際亦危矣。

呂后本紀

項羽入本紀。在高祖本紀前。惜羽之奪于漢也。呂后入本紀。在高祖本紀後。惠帝遂無紀。危諸呂之奪漢也。

周昌當高祖時。不阿高祖意。廢太子。立趙王。所以當呂后時。能不阿呂后意。保持趙王。此高祖託趙王于周昌意也。在期期不奉詔時已定矣。

留侯有逆子辟彊。使呂氏得握大權。以危漢。千古遺恨。自是漢家穀運未休。天生一酈商子寄救之。妙甚。

呂后謂酈兄不欺己。酈兄二字。口角面貌。酷肖。或作酈況。便失之矣。

呂后病甚。部署後事。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仍誡曰。我卽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愼勿送葬。毋爲人所制。主意如此。雖有酈寄何爲哉。及寄紿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呂嬃聞之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以此觀之。呂氏獨有兩女子。祿產輩奴耳。呂嬃死後。諸呂中有一人如嬃者。漢危矣哉。憶嘗謂嬃封臨光侯。自是爵賞之妖。然嬃之雄略。消得一侯。勝呂氏數王耳。

齊王舉兵誅呂氏。呂產等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屯留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此最是誅呂安劉先著。其得力在平勃朱虛之前。呂產欲發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呂氏之敗。敗于灌嬰牽制耳。文帝卽位行賞。先論灌嬰合謀功。而後及平勃朱虛等。得之矣。

文帝本紀

趙王幽死後。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有識有膽。藏身甚妙。此老氏退一步法也。文帝善用之。

卽位之三年。遣諸侯之國。固自有深意。然其言曰。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出題甚正。立言甚妙。一毫形迹不露。此大作用大權術也。三年十一月。又曰前日計遣列侯之國。

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督駁責成。何其雄警而詳妥也。

緹縈上書救父。自是豪傑。立言婉篤。惻然感人。肉刑法其來久矣。以一女子除之。其功又豈止救父哉。

文帝博大長者。而學道人也。胎骨中原有此慈祥夙根。

文帝謙遜愛養。事事以靜爲主。至欲自將擊匈奴。大臣諫不聽。何其勇也。愚嘗謂文帝用兵。遠過武帝。武帝擊匈奴。在行一己之志。故常生事。文帝在固天下之安。故常歸于無事。大小公私。其本末不同耳。

文帝遺詔薄葬短喪。其旨本出老莊。而以一片虛懷謙志發之。不露奇言異迹。帝王舉動。自應如此。不爾。便是一楊王孫矣。

天官書

此書以理數爲主。文之工拙不必論。然文不能妙。將使人苦其艱而棄之。故凡文章敍事理幽賾者。必使讀者雖不甚悉其故。而其文一一有蹊路可尋。誦之了然。乃爲妙筆。如天官書等作是也。蓋由作者能了然于心口手之間。寫幽隱處。與尋常顯明者無異。而其古而盛。奧而斷。斷而變。奇而明。亦不出此而有之。一部天官掌故。得存于後世。尙文筆之妙留之也。

封禪書

封禪依古郊祀祭望之義。後世人主。用以誇其受命之符。從驕心出去之已遠矣。漢武附之求仙長生。則又益一癡心。支離組造。愈遠愈訛。此書妙在將黃虞歷代祀典與封禪牽合爲一。將封禪與求仙牽合爲一。又將河決匈奴諸事與求仙牽合爲一。似涉傅會。而其中格格不相崇處。讀之自見。嵬嵬萬餘言。無一著實語。每用盧字誕語翻弄。其褒貶卽在其中。蓋武帝雄主。甘心求神。必有一段微言妙理。足以深入而先奪之。太史公舍其微妙者不言。而娓娓談方術。皆不出黠猾之語。如夢如囈。如謔如兒戲。如街談。寫人主迂誕惑溺。全在事理明白易曉處見之。所謂欣然庶幾遇之。羈縻不絕。冀遇其眞數語。是其胎骨中貪癡種子。迷域慾海。綦勢難斷。怪迂阿諛苟合之徒。接踵而中之。往無不獲。其原在此。篇末一語曰。然其效可覩矣。直與颯然斷案。悚然。此一篇長文字。最恰好結語。卻妙在含蓄冷冷。無極力收括之迹。

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五也。眞主之言。無所因緣。斬斷葛藤。自是特識。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明明以黑帝自處也。雄斷如是。方士烏得而惑之哉。

褚先生以封禪書補武帝本紀。此用考工記補冬官法。不知司馬遷仕武帝朝。武帝紀自當待後人爲之。不必有紀也。其一切可喜可愕之事。散見于諸傳紀之中。而使人自得之。微獨武帝。卽諸帝有紀者。亦不過編年梗概耳。其詳自散見于他處。作史之法。原是如此。

河渠書

三代至漢。言水利者。以漕而兼溉。鄧艾屯田。又以溉兼漕。後世營一漕而力不暇給。文法繩其後。事變亂其中。不敢復言溉矣。

鄭國爲韓閒秦，令鑿涇水開渠溉田，此商君彊本之謀也，苟免韓一時之患，而永開秦數世之利，使秦暫寬一韓而兼收六國，安在其爲韓閒秦乎。蓋戰國策士之智，本爲身謀，術用身利，初無分于在韓與在秦也。秦幸而韓不幸耳。

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閒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漢言治河者三，鄭當時漕與溉，至利通褒斜者，見其利不見其害，番係之言利害半，此其大較也。然河之爲物，天時地理人事相驗成變，全利之說，未可長守，而通行之要，當擇其利害中之輕重耳。

武帝塞宣房，實有一段畏天憫人之意，所謂以秦皇之力，行堯湯之心，功成而利亦普，未可概以好大二字抹殺之。所以武帝紛紛制作，太史公皆有貶詞，而此書獨無譏刺也。

平準書

平準書言財賦，而一代世變人情紀綱風俗，反復之故，有順而相因者，有逆而相反者，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又曰：一質一文，始終之變也。二變字是一篇眼目，血脈節節相生，不出變字。讀胸中則有本末，而借一事發之。

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最後之著，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所謂窮而變，變而通。其道不得不出于此者也。何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爲虛耗之世，鬻爵贖罪，而鬻爵贖罪不效也；鹽鐵而鹽鐵不效也，鑄錢制皮幣，而錢幣不效也；酎金而酎金不效也；風示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徙民而徙民不效也，非惟不效而已矣。而又曰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曰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曰見知之法生，窮治之獄用，曰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曰公卿大夫諂諛取容，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形已見而勢已窮矣。至于告緡之令下，以天子而同于盜與兵，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爲秦之季世而不可得矣。桑弘羊晚出，乃始爲平準之法，籠天下財物歸于縣官，而相灌輸，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所謂不加賦而天下用

饒，是利臣籠絡人主之語，而賞賜帛百餘萬匹，金錢巨萬計，皆取足大農，不復告緡，此即平準之效也。或曰：是又以天子而同于負販矣。以天子而同于負販，不猶愈于以天子而同于盜與兵乎。且告緡之禍可以亡，平準非救窮，以救亡也。故曰平準者，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其道不得不出于此者也。其道不得不出于此，然則史遷無譏乎。曰：惡得無譏。漢文景之天下，何以遂化爲武帝之天下也。觀時觀變，史蓋有深悲焉，非悲平準也，悲其所以不得不出于平準之故也。

卜式以奇取人者也。奇之爲用，在乘其急而捷得之，一不得則興盡而意改，故其道難于持久。令式輸家之半助邊，不願官職，不願報冤，奇矣。數歲不報，而田牧如故也，持錢二千萬給徙民如故也，外繇四百人盡復予縣官如故也，爲郎而牧羊如故也，御史大夫之得，使人主自予之，而已若無所取焉，故古今善出錢買官者，未有如式者也，不難乎奇，難乎其奇而能持久。公孫弘，鐵人也，駁之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然卒不能出式彀中。式之隱忍，出弘上遠矣。至已得御史大夫，而持論駁鹽鐵船算，欲亨弘羊，從身于諸利臣之外而出其上，一生狡猾，以持正終，何其工也。觀其操放進退，蓋得老氏之術而用之者也。

十餘鍾致一石，只七字寫盡千古漕解之苦。

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後世鹽法，做此意爲之。

言利之流，至選舉陵遲，吏道雜而多端，猶可言也，至廉恥相冒，諂諛取容，不可言也。非洞見本末，說不到此。

太史公詳著卜式始末，與平準意義，原不相蒙。蓋天子尊顯卜式，其意在風示天下，使百姓分財助縣官，較之鬻官鹽鐵規模稍寬，較之緡算告緡情理稍順，而天下猶然莫應，則其勢益窮，而其道終不得不出于平準。平準行而弘羊用，弘羊用而式黜，輸財助邊之效，益無所發明。所謂不加賦而用饒，名與實，弘羊徐收之，而式拱手觀焉。弘羊賜得左庶長，黃金再百斤。上令官求雨，式突然曰：亨弘羊，天乃雨。其中熱而目出久矣。

史懷卷六

史記二

吳太伯世家

太伯心同夷齊而才過之。故讓國而能不失國。

季札古之篤于友者也。所至以人才爲念。不論其賢者不已。與人處吐出心肝。忠告斷人。蓋有心用世人也。獨愛身一念太重耳。故凡事皆不肯犯手。當闔閭弒立之際。趨避圓捷。與晏子處崔杼之亂同一機權。是古今一大鄉愿也。

伍員奔吳。不歸王僚而客公子光。員欲有光而用之也。伐楚之利。光不使員之說得行于王僚。光欲有員而用之也。英雄心計。各不相讓而相爲用如此。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進之光。轉想甚捷。解人相遇。點頭即知。千載在目。光喜乃客員。員退而耕于野。以待專諸之事。藏身觀世。循次地步。何其妙也。然殺人之君以自快其父兄之仇。能無天道屬鏤之報。有由然耳。

夫差之報父仇。自是千古孝義男子。獨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對曰不敢。二語可泣幽明。子胥抱父兄之恨。機緣本末。詩對正兩相値。赦越王一段。若不以驕心出之。豈不是英雄收放。觀劉項吳越成敗之際。可見古今霸王其君若臣。無伏心而甚性者。

齊太公世家

古聖賢如黃帝太公。皆是後人。司馬遷謂呂尚多奇計。後世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奇計陰權四字。乃後世腐儒所首爲太公諱者。不知太公事周。其本領不出此四字。但用之妙耳。古聖賢何事廢權謀。況兵乎。治齊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已豫作一富強之規。爲管子霸齊張本。周公見太公報政速而伯禽遲。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周公豈不能爲太公所爲哉。能爲太公所爲而不爲。寧聽後世北面事齊。此其所以爲周公也。然田和篡齊之後。魯之血食者數世。弱者後亡。孰謂齊得而魯失哉。

晁錯有言。五伯不及其臣。此語說桓公與管仲尤確。然射鉤之時。小白佯死以誤管仲。管仲不知。畢竟桓公先管仲一着。此其所以能臣管仲也。

春秋諸伯佐皆不及管仲。而齊桓本質較之晉文楚莊秦穆爲最劣。獨以能用管仲勝之耳。是以用管仲則伯。一不用而其敝幾可以亡。管仲病而問相。此何等大事。乃及于易牙開方豎刁庸妄之極。已盡于此一問矣。志氣如此。即幸而聽管仲言。不用三子。又豈能更求賢者而用之。況卒用三子乎。然殺子以適君。忘親以適君。自宮以適君。三子所以中桓公而致其間者。正在于此。管仲即以此迎而斬之。可謂妙手。非人情難近五字。是千古觀人用人始終定案。告昏庸之主。語甚簡捷。而猶不能入。甚矣桓之易惑而難悟也。

燕召公世家

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于是召公乃說。始而曰召公疑之。曰君奭不說。直道也。既而曰召公乃說。虛心也。疑而後信。乃爲真信。不說而後說。乃爲真說。古君臣朋友之間。相知相得。正在于此。所謂和而不同也。豈必一一不疑。一一皆說。而後爲周召乎哉。

管蔡世家

周公誅管叔。後分殷遺民爲二。離其黨。弱其力也。其一封微子啓。其一封康叔。仍是監殷故智。而其迹不露。歷變而心計彌精。孰謂聖人無術哉。

楚文王虜蔡哀侯以歸。留九歲死于楚。虐甚矣。其後懷王客死于秦。報施之間微矣哉。

陳杞世家

國君宣淫而殺其諍臣。亡道也。乃陳又甚焉。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于夏姬。泄冶諫。公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其失又甚于自殺之也。惡乎可。

衛康侯世家

伯夷叔齊。利所在則讓之。彼與壽。死所在則爭之。讓仁也。爭勇也。天倫之間。吾願爲仁而不忍言勇。雖然。

爭死不難于讓國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晉世家

成王與叔虞削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于唐。後人紛紛。是非竟無定論。不知天子之弟。出封于外。自是周家常典。特地定于唐。故史佚因而成之。即無削桐之戲。此舉故終不可廢也。若典禮所無。及一切私暱恩倖。史將諫之。其肯逢君之過乎。

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叔伐曲沃武公。此舉在衰周自不可少。武公入于曲沃。立晉侯弟緡爲晉侯。立二十八年。而後武公始滅之。此二十八年中。一日皆桓王之賜也。至釐王受賂。命武公爲晉。如祖父盤盜而其子與之市。因以爲利。謬敗與極矣。

晉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其妖豔動人。全在一段廢立正論。似不從姬妾口中出。而機鋒險毒。在數將兵百姓附之二語。隱逗之形。隱然言外。爲後來弒代暗伏一案。及置藥胙中之計得行。驪姬又泣曰。太子何忍也。史遷兩泣字寫出情形。千載如生。若只如戚夫人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則庸且淺矣。又賂二五。使出太子申生于曲沃。出重耳夷吾于蒲與屈。則曰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女子小人。偏有此標本遠識。足以聳動雄主。而民慢其政四字。此皆商經國語。二五從何處拾來。美女破舌。利口覆邦。豈漫無所操而皆試之乎。

獻公謂荀息曰。吾欲以奚齊爲後。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此處不及周昌遠矣。息之死自不錯。錯在以立奚齊自任耳。有子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息死于信。不死于義。不學之過也。爲大臣者其可以不學乎。

重耳以亡人留齊五歲。此時處約非處樂也。其愛齊女無去心。當羈旅疑畏之際。藏身觀勢。其道似不得不出于此。從者謀行。桑上人知之。以告其主。其主殺之。勸重耳行。重耳猶辭之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于此不能去數語。蓋從戒心出。正以堅齊女之意而防其泄。破其忌耳。及齊女謀醉而載之以行。始得曲然脫于樊籠。英雄一片深機苦志。其可以告人乎。襄公卒。趙盾執政。太子夷皋少。國人以亂故。欲立長君。盾乃迎公子雍于秦。欲立之。秦衛而送焉。將入矣。太子母日夜抱太子泣于朝。盾與諸大夫患之。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皋。發兵拒秦送公子雍者。廢成謀而挑强鄰之怨。無故而欺公子雍。此國家何等事。而盾舉動始終輕戾。一至于此。夷皋立是爲靈公。推而論之。則靈公蓋盾所本欲廢不立。立公子雍。雍立不成而復立之者也。雖立之。德不勝怨矣。鉏麑伏甲之謀。蓋自迎立公子雍時已定之。此亦人情所必至也。豈忠其數諫乎。若是乎盾之闇而鈍也。

楚世家

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夫重黎之誅共工氏。特不盡耳。帝嚳誅之不疑。古軍法之嚴如此。然不盡云者。可以誅之詞也。縱寇養亂。其意可疑。而其情不可赦。非上力不能誅

之者矣。

楚莊王負大志善藏。其用人也。即位三年。淫樂不聽政。用以自晦而大有爲耳。彼伍舉看破。微言挑逗。只得說出非凶舉之言。而後悟也。雄謀隱衷。一時君臣相視莫逆。千古讀者人容易瞞過。

春秋時伍氏之難。子胥入吳。楚始終爲吳所困。至昭王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句踐射殺吳王。吳乃怨越而不西伐楚。此吳越之所以敝。而楚之得由春秋而戰國。稱七雄者。其機緣關節全在于此。

儀秦縱橫之士。其意以遊說取富貴止耳。然以商於之約欺楚。楚方甘心于儀。儀請自往謝楚。雖恃有靳尚在內。然膽智亦已過人矣。豈後世謀國者所及。然則遊說以取富貴。又豈一切身家趨避之人所能倖而致乎。

越世家

句踐滅吳後。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于宋。與魯泗東地方百里。夫句踐起小國窮而滅一强吳。此數處者。其勢非越之所得獨有。其勢非越之所得獨有而因以與人。不待人請之。自作恩威。占一先著。蓋同一與地也。自人請之。則我畏人。我先與之。則人德我。其取舍因應之妙。固范蠡暗作用也。

能用財者少子也。能用用財之人者朱公也。朱公之妙不在用莊生。而在用少子。用少子則中子生。而千金固在。用長子則虛費私齎之千金。而無益中子之死。故古今事無大小。其成敗只在明取舍。明取舍只在知人。越滅吳霸諸侯。得力在一范蠡。而史遷以活中子一事。爲越世家終局。舉此以見蠡之用財用人。所以事越之道。不出于此。不然。是陶之一富人而已。重于棄財。此今世俗富人所謂保家主也。而其害至于殺其弟。蘇子瞻嘗謂子弟不才。亦有用處。從此看出。

朱公不得已遣長男。已知中子之必死矣。因之曰。爲其所爲。愼無與爭事。二語正庸常富人所難。朱公不遣長男。意正在此。若少子去則不消爲此言矣。莊生謂長男亦曰。可疾去矣。愼毋留。即弟出。勿問其所以然。數語正是無與爭事之意。智謀所見。自然暗合。長男蠢物。不知亦何足怪。使莊生長者。以通家年少見過。正當憐之。終始周全。其解紛之仁。不取之義。不必見諒于賢豎之長男。亦何患不見信于知己之朱公。乃硜硜一念。必殺一朋友之子。以自明其不取金。小人哉莊生。何其忍而狹也。

鄭世家

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夫以桓公之賢。大不言諫。小不言彊。而急急乎逃死之不得。何其言之太甚而不祥邪。及犬戎殺幽王。並殺桓公。秦非予亦與焉。逃死之難如此。人不生亂世。安知此語之眞。士大夫願天下太平。不獨爲國。正以爲身。彼小人安危樂禍。不顧國家之亂者。不知逃死之難故也。太史伯教桓公居虢鄶之閒而勿近楚。桓公雖死。鄭亦能國。周衰。料齊秦晉楚之必興。一部春秋戰國全局。從數百年前掌上畫定。如數一二。理乎數乎。時與勢乎。何其不失尺寸也。生亂世有此識蹤。何患趨避無門。藏身無所。

傅瑕殺鄭子而內厲公。厲公入。遂殺傅瑕。去一君以立一君。雖有德于人。人即以此疑之矣。此語豎作管

里克之所以死也其本讎在樹德于人以自爲利而先處一死也然則欲勿處此地者在勿爲德我者所疑而已以周昌之戆而廢立之際得免于死者不爲人所疑也

晉平公有疾卜實沈臺駘爲祟子產詳二神所出至辨至核介其胸中豁然而後乃曰然是二者不在君身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前段之意其歸重全在此正欲公之聽于人而不聽于神其立言節次甚妙平公及叔向曰善博物君子也似全不達子產之旨者何其喜于徵事而略于觀理也以叔向之賢而從君諾諾聽言之難如此

趙世家

事有可笑諸書而不可見諸事者如太史于趙盾書弒其君可也直以弒君之刑刑之不可也屠岸賈滅趙宗畢竟用董狐一語作口實可不愼哉

全趙祀始終自是韓厥爲主厥告趙朔趣亡朔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朔亦自知人韓厥許諾厥從何處許諾之此時朔未一言及程嬰公孫杵臼也無程嬰公孫杵臼厥將不全趙祀而立其孤乎稱疾不出妙用深心其際甚微難以告人也

扁鵲醫也視簡子病其言又近于巫怪甚引秦穆公事通博辨悟似子產一流人醫豈易言

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富之可三字原非實語其意在緩之耳然此語一出烈侯欲賜歌者田公仲自不能變其初說應曰諾居一月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烈侯欲緩之而別爲計然未有所出也若只就此事尋討有何出路奪門轉關必于此一事之外別開妙想番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相趙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心開而遂啓矣乃進牛畜荀欣徐悅復問歌者田公仲曰方擇其善者同一緩語求未有可者胸中無主而緩之也此語有主而緩之也有主則詞徒緩而意益定矣三人進而君漸說至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使人主自作自止而人臣若不與焉此三代以上大臣事君之道也然其要在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一語中竅臣不知其君納牖遇巷從何處入手

武靈王胡服主意只爲教騎射耳教騎射可也何必胡服人主以騎射之故率一國而胡服則騎射重矣騎射重而後能教民騎射是胡服之意也

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亦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橫態傲語目無一世寫出英雄在目其妙在于頑鈍惟其頑鈍所以能勇決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于親而國聽于君又將大道理壓此一輩庸人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其言何其沈而透也然作此一段極奇舉止又須看他此後用人行事部署收放之妙

武靈王始末規畫止于彊國探鷇餓死與齊桓公尸蟲出戶同一結局若武靈王者人臣之才略有餘帝王之識甚不足

左師公諫趙太后出長安君爲質不當在言語上看之全在舉止進退有關目有節奏一段迂姗頓語字閒話步步問情與本事全不相涉而一字一步不可省得力處卽在于此又妙在一字一步俱從婦人性情假貼探討出來未及正說而氣已奪矣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稍解轉關之難在此其工夫卻在前段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漸漸入題一毫無迹至太后曰丈夫亦憐愛少子乎則題目在我收放如意千言萬想只欲討此一句以後便如破竹矣蓋老臣一片爲國苦心誠則生巧正可與公仲事參看而烈侯丈夫也故用正太后婦人者故用奇

魏世家

李克與魏文侯定相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至云魏成子所舉三人君皆事之翟璜所進五人君皆臣之以此定二子相不相之故詳其始末文義原只重達視其所舉一句蓋達之所舉卽居之所親富之所與也猶得古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卻以五者並說立言甚妙論其理而不必指其人此對解人言也文侯已得之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慧而捷至此讀之快人李克趨而出過翟璜璜問卜相爲誰克曰魏成子爲相矣一時君臣默會其逆光景千載如生然謂食祿千鍾十九在外十一在內則不爲不取二義亦備其中又以此爲魏成子得士之本尤有原委

信陵君上書魏王止在親秦而取韓以求故地所謂其兄關弓垂涕泣而道之者也主意在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三句又恐魏謂秦之將攻楚趙而寬于魏也卻將秦所以不攻楚趙之故盡情說透而所云非魏無攻之說其意自明其言自省此先秦文字有用力處蘇秦之說燕將春申之說秦昭王皆用此法其旨與蘇秦合從無大異而立言之意不同蘇秦規其利羈旅之人事成與分其利故其言夸信陵規其害同姓之臣國亡與共其戚故其言苦信陵此論不入本傳而載魏世家中見魏之存亡係于此也可謂觀其大矣

田敬仲完世家

田常厚施于民民歌舞之旣弒簡公之後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衞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由此觀之孔子請討之舉得行未爲無成也然其收拾人心有此規局其節次亦自不同恩威在我欲盡誅鮑晏監止乃言于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四語奸甚于古竊弒人盜人國家同此一種學問

孔子世家

孔子而王也不幾于臣僭乎哉愚所不敢言也史遷世家之是用漢法侯之矣用漢法侯之其亦可也曰猶愈于王也云爾

陳涉世家

勝稱涉者字也字之者賢之也世家者貴之也曰勝雖已死所遣置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者明涉所以得爲世家處秦諸將相之後在漢功臣之前詐稱太子扶蘇項燕以從民望草草中起手亦自有想頭有本領至其論衆之言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勿斬而戍死者固十七八且壯士不

死卽已。死卽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非惟雄略可想。情辭明決。實有一片誠心感人。驅策智勇。良非苟然。致謚隱王。賞其功而惜其志之不成也。死之後兩言。復以陳爲楚耕。惆悵慨。有不盡之意焉。勝爲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全爲時。草澤中有此一種悵恨之人。爲發不細。由秦滅六國。士無所歸耳。魏武帝詩曰。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歎怨。戚戚多悲。正指此一流人。人之愛死生于身家。一念先王設爵祿。與天下智勇共之。不必盡得其用。正使之身家念重。不肯輕死爲非耳。

外戚世家

總敘中突出一命字。遂用作全篇主意。逐節敘事。不必直言命字。而起伏頓挫。隱然各有一命字散于一篇之中。而使人自得之。非獨文情章法之妙。使宮闈怨倖之間。各有所以自安而無所覬覦。無限妄想消無限隱凝。固作史者之苦心也。

始薄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成皋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故。兩人以實告。是日召而幸之。兩美人妙于導薄姬。全在一笑之中。可謂不負約矣。古今丈夫處友者。其于得失先後之際。若此者幾人。况入宮相妬之女子乎。

齊悼惠王世家

文帝自將擊胡。意自有所爲。本非輕舉。齊王興居之變。乘此而起。天子出入。其可易言乎。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使忠人也。明于國家大計。而智不暇及身。守關中。上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言遣子弟之軍而悟。使使益封置衞。衞之相召平言出家財佐軍而悟。上擊黥布。使使問相國何爲。益遍矣。客教以買田地自汙而悟。至上且怒。令其自謝民。乃爲民請苑。自媚于民。益犯上所忌。又若與其買田自汙之計相反者。所以上一旦繫之不疑。王衞尉之說。猶未能使上釋然。雖使使出相國。帝猶不懌。相國徒跣謝。上曰。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明其德歸己而過歸君。其忌尙在也。而相國猶若不知。稍知自爲者若是乎。其得免者倖矣。故曰蕭相國樸忠人也。若曹參則藏身甚妙。然術彌工而心彌苦矣。

智勇之士生亂世。欲以將相自奮。羣雄並起。人人皆君。全在審擇所事。不輕從人。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毋行。眼中已看定一沛公矣。從來開國中與佐命之臣。未有不從此看明者。不然。不爲家族與卿者幾希矣。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英雄草莽中一段結識。君臣之緣已定。入關先入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漢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强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故也。功第一使定于此。刀筆吏此種識力。從何處得來。眞天授也。

上已撓功臣多封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議。首言何守關中。補軍給食。將漢王與何患難相須情勢。及何事漢一片赤心苦志。寫出見血。漢王心醉而疑解矣。非惟明何之功。所以解何之禍。不出乎此。明何之功。何知之。解何之禍。何或未之知也。

何守關中時。聽客計。買民田自汙。及爲相。置田宅必居窮處。居家不治垣屋。此一着誰者能之。至云後世

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逆識名言。從學問世故中出。何最後作此舉動。出此議論。正以自解其强買民田之嫌。而明其始之爲自汙也。人之愛名如此。

曹相國世家

曹參大學問人。深于黃老言者也。相齊。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其主意何嘗不定。禮蓋公以定羣疑。卽田單拜卒爲神師故智耳。蓋如齊故俗。參一生作用始終只此四字。故去齊以獄市爲寄曰。獄市者所以並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大哉言乎。千古不易。王導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師。其論本此。爲漢相一遵蕭何約束。只是如齊故俗之意。史之言文刻深。務聲名者。輒去之。知于古吏治無如務名聲三字。正惡其擾耳。何其論之遠也。飲醇一段。似頑鈍復似滑稽。其藏身之妙。卽寓于治國之中。善用黃老者。留侯外參一人而已。

蕭何與參不相能。及病。舉參自代。識量如此。雖欲不以大臣許之不可也。參聞何卒。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何薨後。一段公忠。被參說出以告千古。古人眞相知處。卽在不相能之中如此。

留侯世家

留侯一生作用。著著在事外。步步在人先。其學問操放。全在用人。立韓後則用項梁。謝羽鴻門則用項伯。用樊噲欲楚之勿西。疑漢則用田榮反書。指關東以破楚則用黥布。用彭越。用韓信。定太子則用四皓。而其大者在全用沛公。故子房用漢。非爲漢用者也。爲韓報仇。是其用漢主意。博浪之椎。非輕于一試也。以爲如是而可以報韓仇。則亦不必用漢。用漢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用漢。又背使漢得以功臣待之乎。故爲韓報仇。子房自道出。非漢君臣能知之也。爲欲使漢知其爲韓報仇也。恐漢得以功臣待之也。漢不得以功臣待之。而後可免于何之囚。參之醉。平之汙。信越之族。子房于此。不無戒心矣。故曰非得已也。使爲韓報仇一語。于房不自道出。豈惟漢君臣不知。卽司馬遷亦不得而知之也。

子房是何等英雄。一圯上老人。素不相識。直墮其履圯下。呼曰。孺子下取履。奇著驚人。子房已心折矣。點化機鋒。全在于此。禪家所謂棒喝也。豈得授書之後哉。長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而去。尤甚絕異。良隨目之。自是有心人。父去里所復還。是何等度人心腸。畢竟是子房報韓一念所感。言外授受。莫逆于心。惟子房與老人知之。史遷乃云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取履。如此。于房一淮陰少年耳。豈不是說夢予過圯上。曾有詩嘆之曰。登踏秦皇帝。溪橋老禿翁。猶推羣力外。進履衆人中。智勇皆何往。天人有所通。英雄關運數。授受不相同。

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尙彊。未可輕。吾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乃張疑兵。使人持重寶啗之。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良之計成矣。沛公方欲聽之。良之妙用。卻不在此。乃曰。此獨其將畔耳。士卒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警著在此。狠手亦在此。始不戰而啗之降。不受其降而又戰。其意原主戰。用其解以戰。用其降以解之。節次吞吐。不可亂。亦不可測也。

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

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觀子房以田榮反書遺項王及此段，漢有天下之局定矣，合高祖本紀讀之，始末自明。三人中取其二子，敵奇絕險絕，布方在楚，越方在梁，而不知自項及漢，已為漢所有矣。然緊要在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一語，看漢王先此之，何人出如此手段，具如此眼孔，先開一大門戶，以待留侯之放步而入，真大度人也。使如項王印刓不予，此策亦安施乎。

立六國後樹秦敵，此入關以前事，非入關以後事也。項羽業破秦，為西楚霸王矣，復封諸侯王將相，此正與酈生立六國後之策暗合，後著用前著，所以敗也。子房借前箸而發八難，八難中其文俱有可省可合者，然妙在截然分作八段，歷歷數來，其指畫光景，乃能千古如生，其主意在末段天下遊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卻先用前七段發之，節次甚妙。石勒胡人，目不知書，使人誦此而駭之，輟食其請立六國後，曰此法當失，何以有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古今善讀史人，孰為過于勒者。

沛公入關，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留侯言之，乃還軍灞上。劉敬說都關中，上疑之，亦以留侯言即日駕西都關中，同一諫出舍也，同一勸都關中也，豈其出于樊噲劉敬則非，而出于留侯則是乎。蓋重留侯之為人耳，人臣事英主，不能自以其人重，而一一取必于言，不亦難乎。

天下已定，上欲廢太子，呂后劫留侯，此第一難題也。子房之妙，卻妙在用鬆，到底不露一毫手腳，然召四皓後，上猶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此一諫尤不可少，諫不聽而後聽四皓，為之以見大臣悟主回天，不得已而後出于奇也。

留侯之言曰，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天下二字重，四皓之為人也，四皓自是有心人，非一意忘世者，特擇事審時，不輕用其身耳，非有大于定太子者乎，此四皓出山之時也。然非以子房之意召之，決不能使之出，氣類呼應，自不可強，其出為子非，不為漢也。說者謂四皓本不可致，蓋子房飾之，而其說子房教之也。高帝何如主，而可以傀儡偶人弄之哉。非惟不知子房，四皓並不知高帝矣。

前有黃石，後有四皓，皆天生此瑰奇人，為子房用。觀其血脈線索，自是一路人，使子房不出為韓報仇，世亦安知有黃石，有四皓，且並于房而為黃石四皓矣。子房出而後此羣助之，黃石助子房報韓仇者也，四皓助子房報漢德者也。黃石不約而來，四皓呼之即至，如此行蹤，不謂之一路人可乎。

子房只為恩怨分明，與伍子胥俱從忠孝至性中出，惟其布局寬，當機緊，藏意圓而微，故勝之耳。

陳丞相世家

平少時家貧好讀書，見伯常耕，縱平使游學，此古孝友人所為。張負亦甚有品，不難在予平女孫為婦，資之以財，難在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伯如父，事嫂如母。數語典則，廣大人不能道。人生三黨，此一流人最不易得，而平棄之，真異數也。二人可標出作獨行傳，而反以平掩，才能不知何如，其行宜恐出平上。

對雄主，其氣貴強，而情貴真。平初見漢王，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強之

極也。諸將讒平受金，平辭去曰，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真之極也。氣不強，則以為庸人而自取其輕，情不真，則以為偽人而自取其疑，彼雄主者，何樂于庸人偽人而留之哉。

盜嫂受金之謗入，漢王疑平，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不辨事之有無，而直論用人救時之理，特達斬截，真高識濟變人也。其說從蘇秦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二語得來，但無知以此為陳平分解則有體，蘇秦自為言則無賴矣。

開國佐命，則于取天下者常多，而長于治天下者常少，故事創業之主，常覺有餘，而事守成之君，反若不足。陳平不對決獄錢穀，非真識宰相之體，其中原不辦耳。文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問得精明過人，縱下一段議論足以飾之，而英主強察，不被臣下瞞過，以守成之君馭開國之臣，羣情觀望，正不可少此一問耳。

絳侯周勃世家

勃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曰安劉氏者必勃也。終西漢之世，看託孤之臣，專用此四字為主，此武帝所以識拔霍光也。光武之于彭寵，又以此失之，不觀文帝勞軍細柳一段，不見帝王之大，然文帝留心邊事，正以匈奴故，為亞夫強屈耳，全是一片雄心所出。

魏武賜荀彧食，發之乃空器也，彧即自殺。景帝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設箸，即空器意也。條侯聽人兵在其頸而不識，哀哉，猶顧取箸，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出，帝目送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眉宇間殺機怕人。

漢功臣世家者五，稱相者三，蕭曰何，曹曰參，陳曰平。在漢猶可以相也，絳侯周勃，儕之名之將而不相矣。雖安劉，以將安之也。留侯良所自處，漢殆不得而侯之矣，不得而侯之，又得而將相之乎哉。

史懷卷七

史記三

伯夷列傳

世家首吳太伯。列傳首伯夷。存君臣也。湯武又嘗別論矣。

武王已平殷亂。伯夷采薇餓死作歌。眞有不滿于周之意。非獨不忘殷而已。古人胸中是非。天且不能奪。而況人乎。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二語是餓死作歌主意。黃農虞夏。忽焉沒兮。放下殷字。立言甚妙。夷齊殷人也。放伐之事。自殷始有。天下之局。爲之一變。非惟爲殷諱。蓋亦有不忍言者矣。

武王克商。天下宗周。前不生夷齊。後不生管蔡。亦覺宇宙間同。索然無色。不見造化與君相之大。

伯夷傳之妙。妙在誕。古忠臣孝子精神。使人于若不可尋處得之。已得之而若不能指其所在。讀者必欲彊令辭意相屬。便失之矣。

管晏列傳

鮑叔薦管仲。不獨忠于君。信其友。自是春秋王伯一大關頭。夷吾一大公案。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二語有淚。豈是一人私感。

晏子解左驂以贖越石父。歲餘弗謝。久之越石父請絶。不情甚矣。然詘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卻是千古

交情盡頭之言。處晏子地步甚高。而分誼甚深。所以報晏子者至矣。知己而無禮。不如在縲紲之中。語極感憤。又極眞至。交友之道。不盡于一解驂相贖。使淺者自失。而人己之間。補一禮字。爲交道全局。平仲善交。久而敬之。便是此種學問。語語爲晏子。非自爲也。管晏一傳。朋友三致意焉。越石父一段議論。又似爲知我者鮑子也下一注腳。

老莊申韓列傳

古來勳業富貴中。嘗有一等極超曠之人。往往先從成敗禍福於度外。孟子所謂不動心。有道者是也。韓非說難。涉世太深。居心太苦。殺身太蚤。言未脫于口。橫胸中盡是一難字。神亂而氣竭矣。李斯姚賈殺之不忌。虎之食人也。待其懼信哉。

「太史公極推尊老子。乃與申韓同傳。曰申韓原于道德。見老子之大也。讀書得力。看出古人學問通融處。

司馬穰苴列傳

穰苴誅莊賈之意。在請貴爲監軍時已定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誅賈後自然少不得此一番舉動。非惟厲衆服人。以穰苴人微權輕。一旦誅君之寵臣。辱其使者。不如此無以自信于君。然使穰苴胸中本無人微權輕之疑。則亦不必請貴而誅之矣。

孫子吳起列傳

孫武用吳王寵姬二人爲隊長。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可見古人用法。嚴明不貸。皆從極簡極近極易知易從處示之。易知而後可責以不知。易從而後可責以不從。不獨行兵。凡立法皆然。若以煩苛不可從之令示之前。而以誅死不可貸之形隨其後。此自禍之道也。

讀孫子形禁勢格。則自爲解耳。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道之數語。只是行所無事而已。從道術世故中透熟出來。乃有此言。兵危道也。世間危險事。須以熟勝之。

伍子胥列傳

以伍子胥報父仇爲主。而鄖公于平王。一父仇也。夫差于越王句踐。一父仇也。白公于鄭于子西。又一父仇也。不期而會。不謀而合。穿插湊泊。若相應若不相應。覺一篇中冤對倚主。殺機鬼氣。頭頭相值。讀之毛豎。人生眞不願見此境也。

楚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輔太子。二人同事。已是禍本。奢知無忌讒太子于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處人所難言之地。不知嘗有許多快心妙論。而以一戇語委之。安得不危身以及太子。甚矣忠之不可以無術也。

仲尼弟子列傳

顏回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分明以洙泗中宰相與之。孔子爲素王。素臣一坐。不應在丘

明而在回也。

子路冠雄鷄。佩猳豚。陵暴孔子。愚謂聖門無子路。不見孔子手段。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是何等悟性。眞大勇人也。聖人不得中行。最喜此一種人。佛家所謂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正取其剛耳。

子貢說田常曰。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僞之一字。此透古今承平時臣子一種存亂誤國情形。況以僞臣而事愚主乎。韓非吳起商君輩治國學問。只欲救一僞字。其見解從此看出。

商君列傳

衛鞅以帝王之道說孝公。公已不說矣。後五日復求見鞅。眞是有心之主。想五日內已默計鞅之意。別有所在。而言必有所不盡。所謂挾持浮說非其質矣。盡被英主看破。曰孝公時時睡。曰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一段盛國精神。全在此寫出。

家給人足。勇于公戰。怯于私鬭。此商君變法絕頂功効也。即管子治齊收功結局主意。亦不出此數句。今按商君之法。什伍禁姦。彊本急公。與管子作用不甚相懸。獨其以意外賞罰必行于目前。功罪操之稍急耳。然管子與民同好惡。下令如流水之原。一切變更。能順民情爲之。商君必拂民情而後能爲之。商君之使民說也。在法效之後。與凡民樂其成。管子之使民無慾也。在法立之初。能與凡民慮其始。此商君之才不及管仲。非其法之罪也。然齊僅以霸强者數世。秦得天下。不旋踵而亡。辟之取非其有。得少者其禍小。

得多者其禍大也。

蘇秦列傳

蘇秦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彼雖富貴之士。閉門造軌。胸有成算。何曾一毫背謬。然其言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取尊榮。可惜此一段苦願力。但以取尊榮三字作起念結局。此秦之所以死于富貴也。不然。其才辨豈出魯連翟下乎。

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不曰妬士而曰妬君。辯士舌鋒可畏。然千古權奸嫉蔽欺橫。寫出刻骨。

合從。兵事也。開口便用安民無事四字作起。發端甚奇。說來卻甚切至有著落。

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趙一語。何等激切。然其故卻不在伐趙而在攻韓魏。有節次。有原委。極其紆回。乃以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于趙矣一句收之。大凡激切之言。必說得紆回。與有一段情理。乃使人不得不聽。

臨淄之中三萬戶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嗟乎。豈有一家三男子盡爲兵者。輕民命甚矣。民生斯時。眞是劫運。此信陵君還軍八萬之令。猶有古法。戰國不再見也。

秦之力非必能勝六國也。其氣能伏之。而其權足以使之。蘇秦所謂恫疑虛喝驕矜。六字連用。方得秦人數世精神。

蘇代約燕王一書。比之蘇秦。其說更密。更練七國情形。胸中目中井井然。其筆頭口頭。落落然。正告

天下數段。言秦之橫。適燕者數段。言其弱。雖模寫暴秦罪狀。然秦所以制六國之道。要領作用。不出于此。其文縱橫出沒。奇變莫測。而條理易尋。覺出之絕不費力。古人規一事。固非逐節而爲之。出而爲一文。又豈逐句而成之者哉。

蘇氏兄弟起結皆在燕。雖中間成敗離合稍異。終以燕爲著腳。

張儀列傳

蘇秦自以爲不及張儀。人未之許。愚觀兩人皆富貴熱中之人。然儀有功于人國。而身享其利。秦苟能享其利。不必有功人國。秦蓋自六國相印而止。故儀爲秦連衡之前。取蜀。伐魏。伐韓。欺楚。得黔中地。秦爲六國約從之後。實事實效。尺寸無聞焉。秦見疑于燕。乞身之齊。以車裂終。儀見惡于秦。乞身之梁。竟得良死。儀秦才局。優劣見矣。然七國時。天下所惡莫如秦。而勢在秦。故士樂歸秦。猶之三國時。天下所惡莫如魏而勢在魏。故士樂歸魏。蘇秦初著亦在于秦。不得于秦。而後以六國爲退步。非得已也。儀秦成敗。亦其所託幸不幸耳。

司馬錯與儀爭伐蜀之利。在臣願先從事于易。一易字甚醒。此儀之所以伏也。伐蜀一事。史不爲錯立傳。于張儀傳見之。嘉儀之能爲國以從錯。且伐蜀後秦以富強輕天下。爲儀連衡地耳。

教六國攻秦者難于弱。蘇秦之于韓是也。教六國事秦者難于强。張儀之于趙武靈王是也。了此。思過半矣。觀儀之說趙。又與他國不同。抑揚吞吐。綾索機鋒。甚妙甚苦。所謂恫疑虛喝驕矜六字。俱于此見之。

穰侯列傳

穰侯有功于秦。在舉白起。范雎逐穰侯。豈能驅白起之留于秦哉。史記穰侯傳云。秦拔南郢。乃封白起爲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插此一段。明起之死死于此也。禍福機緣。看得甚透。

白起王翦列傳

上黨之役。爲上將攻韓伐趙者。王齕也。及秦聞趙括代廉頗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而齕爲尉裨將。齕亦安焉。與起共事。兩無嫌怨。卒以成功。此亦後世人臣所難。其用兵有節次。著著皆妙。

王翦始終請用六十萬人伐楚。非法也。用衆正自不易。老將自負本領耳。

孟子荀卿列傳

孟荀傳自爲起止。落落忽忽。伸縮離奇之無端。首略敘孟子。卽及三騶淳于髡諸子。全不及孟子一字。若忘卻本題者。而于三騶淳于髡諸子處。短簡長短。任其所止。不必如一。蓋以孟荀爲主。而錯用諸子佐使之。諸子雖非孟荀之倫。亦以見士生戰國。從橫游說之外。又有此一流人也。

淳于髡見梁惠王。壹語連三日三夜。欲以卿相待之。遂謝去。終身不仕。觀其視乎事先。游于事外。玩世藏身。自是魯仲連流亞。其數譏刺孟子。生戰國時。希暇熱心。見能救世者。惟孟子一人。故望之深而責之備耳。史遷謂其博聞彊記。學無所主。看髡甚高。又曰。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其于梁惠王。一見知其志在驅逐。再見知其志在音樂。默然無言。王問之大駭曰。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

人未及親後人有獻諂者，寡人未及試，衍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先無他神術，只是承意觀色四字用之入微耳，未及親未及試六字妙甚，私心在彼有之一語，從此生出，承意觀色，正于此著精神，若已親且試之，則已了然，不待先而知之矣，然承意觀色學問，戰國策士用以取容希世，孟子比之妾婦，而先用之以重其言，重其身，則其品較然矣。

孟嘗君列傳

田嬰賤人也，五月五日生子，而告其母勿舉，曰，長與戶齊，將不利于父母，此與市兒村嫗口語何異，旣舉而怒責其母，豈人情乎，田文代母答父，便自奇矣，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將受命于戶耶，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耳，語諧帶謔，即穎封人闕地及泉隧相見之意，對賤人只宜如此，用事相齊，門下不見一賢者，責其父以好士，是孟嘗主意，卻問子之子，又及孫之孫，以至玄孫之孫，忽生一散財結客之想，發端奇甚，欲以遺所不知何人，透悟之言，喚醒一世貪癡，此遂生學問，不獨通于好客而已。

戰國四君好客之說，春申乘人者也，其他則信陵尚矣，平原好客而賢不及孟嘗，然其意猶在爲國，孟嘗則一意工于自爲者也，中立爲諸侯，是其主意歸宿處，然孟嘗絕後，而平原猶得與趙俱亡，有天道焉。

孟嘗貸錢求息，其意原在奉客，馮驩收責，聚券燒之，告其民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改換本題者，所重在民，而反以奉客爲第二義者，對民言正宜如此，當機轉境，可悟處事立言之法。

平原君虞卿列傳

平原合從于楚，約客同往，以二十人爲限，固已失之矣，有士而使之自贊，何名好士，此毛遂二公所以生于趙，而竟爲信陵有也，毛遂之言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此明笑平原君語也，至楚按劍歷階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言從，中日不決，何也，此語不向楚王道之，而先責其主，節次甚妙，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語甚破的，說得理勢鑿鑿，方能服人，所謂兩言而決，正是此語，樊噲闖門一番議論，便從此出之，不然，一按劍擁盾，遽足以懾衆主乎。

古人所謂窮愁者，意有所欲爲而不得爲，非貧賤之謂也，捐封侯卿相之位，而不能救魏齊之死，此即是虞卿窮愁矣，將此窮愁二字看得太淺太酸，史稱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世傳之曰虞氏春秋，蓋自傷不能救魏齊之死，及信陵之賢，不免殺齊以和秦怒，此窮愁著書之故也，平原好士，于信陵無能爲役，處魏齊一事，固爲過之。

信陵君列傳

古之好士者，其于士皆一過而得之，公子無忌居魏，得侯嬴，去魏入趙，得毛公薛公，皆一過而得之者也，一過而得之者，識也，無識不可以好士，然則好士者，好其所一過而得之者而已，曷爲乎士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也，曰，此好士者之招，不特此以得士也，方公子虛左迎侯生，生之倨，公子之恭，正公子與生之相視莫逆者也，惟公子與生知之，諸客不知也，諸客者，正所謂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者也，如探得

趙王監事，及所遣說魏王救趙而不得者，皆其人也，當其時，非惟公子知侯生，生亦能知公子，侯生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後教之竊符，何以知生之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後教之竊符也，曰，于侯生之死知之，侯生曰，合符而晉鄙不聽，必擊之，于是公子泣，公子泣而生益不得不死，侯生死以償晉鄙，且以謝其教公子竊符之罪耳，然侯生所以報公子者，獨救趙一事，是救趙之事重于一身之死也明矣，等死耳，爲不待公子事成而後死之爲快乎，曰，待公子事成而後死者，必有所不能信于公子者也，救趙公子所易也，得卧內符與合符而晉鄙之授軍，公子所難也，代其所難者，獨一符及一朱亥以付公子，而生可以死矣，且死而可以固勉公子，豈必待事成而後死哉，侯生以死送公子，而返魏之路絕，返魏之路絕，而毛公薛公開之，微二公，非惟魏不魏，而公子且不得爲公子矣，其責公子數語，鑿鑿綱常名教，非戰國人之言也，毛薛之前，侯生之後，得一客焉，諫公子于驕矜自功之時者是也，公子歸魏，此諫不無先助之，數客者缺一不可，然公子皆從數于人中一過而得之，一過而不得之，遂失之矣，若特吾之所以禮士者，無賢不肖，射覆而得一士，此平原君所以失毛遂者也，雖日斬美人，造躄者之門，何益哉，故好士而不得士之利者，平原也，不得士之利，而有好士之名，上與下忌之而受其禍者，陳豨也，魏其侯也，吁，此無識之過也。

侯生欲公子枉車騎過朱亥于市屠中，自不是明著竊符之事，尚未萌芽，已先看定一般晉鄙之朱亥矣，所云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此意甚淺，不是侯生本意，當此時自難明言，只得如此說耳，太史公亦云，欲以觀公子，不免被此老瞞過，隨其口角轉身，即是看留侯圯上進履識

解耳。

公子與客赴秦軍，別侯生而無言，復引車還問侯生，疑得妙，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信得又妙，英雄對手，光景甚微，侯生到此，不怕公子不拜，公子到此，不怕侯生不言。

春申君列傳

春申君，楚功臣也，上書秦昭王，全楚，遣太子歸國，立爲王，其功在社稷，然皆從富貴起念，所以不能燭李園之奸，所謂器漏智昏也，詳其始末，與好士無干，其爭珠履，直是玉石村富人發狩耳。

楚使黃歇與太子完入質于秦，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歇說應侯歸太子，秦王欲先遣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疾，返而後圖之，歇遣太子與使者出，自請止以死當之，度太子去已遠，乃自言秦昭王請死，應侯諫令歸歇以親楚，歇固先算定一應侯爲之用矣，歇智如此，豈不能消楚之一春申君乎，愚嘗觀歇此舉，覺相如完璧歸趙一事，大智而小用之。

范雎蔡澤列傳

王稽爲秦使于魏，鄭安平欲薦范雎，乃詐爲卒侍稽，古人薦一士，苦心如此，稽見安平，便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何其急才之甚也，與雎語未究，即知其賢，世有此識乎，雖志在食報，亦已難矣，然兩人能識范雎，及任事于秦，則俱敗，世固有長于知人而短于自運者，此漢高帝于魏無知鄂君所以獨賞其薦賢之功也。

一范雎耳。齊王知之。鄭安平知之。王稽知之。何魏齊須賈之獨闇也。故曰禍來神昧。

鄭安平降趙。王稽與諸侯通。應侯攉。不知所出。秦之相印。懸以待一人矣。蔡澤聞之往入秦也。所謂贏糧躍馬。惟恐失時者乎。然謂澤能奪應侯相。其實不然。何也。此時應侯求釋相位。而無其受之者也。非釋相位也。釋其死也。澤釋應侯于死耳。豈奪其相位哉。若相位則安可奪也。曰若是則澤不幾代應侯處死地乎。曰久于相而後死地生焉。相秦數月。謝病歸。澤相印未入手之時。先辦此一生路矣。戰國之士。取相位有餘。而救死不足者甚多。若澤者能釋人于死。而又不代人處死地。亦可謂有識矣。蓋成功者退一語。澤以之責應侯。而又能以之自處。乃澤所以謝應侯。示不奪其相者也。

雎之奪秦相于穰侯手也。其時勢難于蔡澤百倍。何者。穰侯成而相。方有功。持其所有也甚堅。雎疏而相。方負罪。求釋其所有也甚急。取所堅持者于成而有功之人。與受所欲急釋者于疏而負罪之人。順逆固已不侔矣。故雎之于穰侯。上書不敢言。而待見。見又不敢深言。待其進用。有功于秦。至再至三而後言之。澤面取相印于雎。授受立談間耳。故穰侯之相。雎與奪之。澤之相。雎自予之。予之自我者。身安而名全。奪之自人者。身危而名辱。識時知幾。進退巧拙之際。雎不如澤。穰侯不如雎也。

樂毅列傳

古去國之臣。絕而復通者甚少。故廉頗之勉。思用趙人而不可得。樂毅奔趙。予燕王書。後往來復通燕。兩劇安之。君臣間非才與誠合。未易言也。

廉頗藺相如列傳

以廉頗藺相如主盟。中間趙奢李牧同始穿插。斷續無痕。而趙之興亡節目。全在于此。數人共一傳。只如一人。賢才關係國家。從文字章法錯綜中寫出。此史之識也。

觀藺相如為宦者令繆賢舍人。可見古今奇士。埋沒者甚多。然賢之定力高識。卓然有主。若相如智勇。從小小一事中得之。後世大臣。有如此心眼乎。相如非之。故自有見。人知相如隱于宦者舍人。安知非賢之隱于宦者也。

冒頓不以善馬愛姬易土地。秦數世以廣土彊國為務。豈有用十五城易一璧者。開口已自不情。分明是一毫奪之局。亦欺趙之無人。觀趙所以處此者何如耳。一相如待璧入秦。非惟氣能制之。智能瞞之。其理勢鬆鬆。議論處分。一一中節。而秦始移其愛璧之意。以畏相如并畏趙。故秦王左右。猶從一璧之成毀得失起見。秦王識益自出左右上。面曰今殺相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此畏趙轉想也。非復求璧初局矣。

觀澠池之會。相如從而頗守。頗送王至境上。與王訣。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數語已壯相如之膽矣。可見二人在趙。缺一不可。各伏後來引車負荊之根。為國愛人與自愛。蓋兩得之。秦之畏趙。不獨在二人。而在二人之能相下也。二人皆有古大臣風。頗以勇掩。相如以智掩耳。

曹劌之論戰也。至小大之獄必以情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獄通于兵。其旨微矣。其次則趙奢之說平原

君曰。君于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此中韓管商治國學問。奢為將。從何處得來。蓋古彊兵之道。即在治國之中。曹劌重一情字。奢重一法字。猶有古用兵遺意。為將如此。方有本領。今營一戰而不暇。此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況未必能戰乎。

軍令全憑一信。亦有不必信而妙者。趙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奢何以知其諫之必可聽。而易其詞曰內之。歷已諫請誅。對甚難。奢曰胥後令。應變轉圜。警之甚在此三字。兵機復是靈機。非與癡人言也。

趙使趙括代廉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也。此一語道破古今匆急中用人之病。括嘗與其父奢論兵事。奢不能難。亦不謂善。既不能難矣。何不謂善也。此中難言。非老成熟于涉世深于謀國者。不能知之。奢告括母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可見天下事有不難于行。而反難于言者。奢一生用兵。從敬戒中出。可知矣。及括為將。括母上書言括不可將。不單述括父之言。卻將括臨事舉動。占其成敗。而以父子異心一語。自發一片高識。成一片妙論。有母如此。亦可將也。若止將奢告己之言再述一過。亦幾于括之讀父書而不知合變矣。

李牧居鴈門。備匈奴。下令曰。有敢捕虜者斬。不幾于為將而縱敵乎。然緊要在如是數歲亦不亡失二語。是其作用收功之妙。其後王怒召牧。使他人代將。以戰為事。亡失多。邊不得田牧。面後知老將持重之效。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也。蓋虜困中國。只在使不得田牧耳。田牧者。戰之本也。不亡失者。田牧之本也。不失即為得。戰守之道。思過半矣。

田單列傳

戰。勇氣也。李牧與田單。俱在養其氣。不滿不發。而牧之士氣實。怯在持之。故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用其寡。單之士氣虛。法在激之。故令敵人劓降者。掘城外冢墓。用其怒。其滿而後發一也。

兩敵相當。反間之法。忙中偶一用之可耳。數用則套矣。然千古行之數驗。而敵不能識破。是何庸主之多乎。齊之閒燕也。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出自田單之謀。故時勢情理。揣摩不甚相遠。不然。燕易王亦非甚庸愚之主也。然此等處不察。即明主與庸愚何異。

為相者。有若魏成子俸入十九在外。十一在內者乎。為將者。有若司馬穰苴與士卒平分糧食。田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盡散飲食饗士者乎。何者。損己故也。有益于國之事。功名之士。所勇于言者也。有損于己之事。身家之士。所怯于為者也。怯于此。又安能勇于彼乎。

燕入齊。令曰。環畫邑三十里無攻。以王蠋之故。已而蠋不肯事燕。自經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于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蠋生而完畫邑三十里。死而立一王。復齊舊物。豈苟為生死者哉。

魯仲連鄒陽列傳

12A

魯仲連不肯帝秦。至欲蹈東海而死。世以此爲高節。士固有高節而無救于世者。然不可以此論仲連也。仲連之所挾以爲仲連者。爲人排難解紛亂而已。其不聽魏之帝秦者。計欲魏之必救趙也。秦圍趙。勢不得不救趙者莫如魏。魏雖畏秦不敢聽公子無忌救趙。實無以自解于趙。苟且僥倖。思欲以帝秦之說。一塞其不救趙之責。而不知其必不可得也。秦破趙且及六國。何暇不帝。乃必以圍趙求帝。以得帝釋趙。而代爲魏塞不救趙之責哉。帝秦之策。必不能釋趙圍而魏爲之者。此時魏君臣方寸亂矣。猶以爲帝秦而萬一免趙于圍。吾遂可以不救趙。然而此必無之事也。爲魏計莫如救趙者。仲連所爭者救趙與不救趙。而不在于秦之帝不帝也。然不禁其帝秦之說。則不救趙之形已成。趙亡而魏不得爲魏矣。故其言曰。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又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又曰。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助趙之說。乃仲連不聽魏帝秦之本指也。寔臨梁王。其語已自刺心。而將軍何以得圍寵乎。一語尤敗新垣衍之興。蓋衍首議帝秦之人也。衍起謝而秦不帝。魏不帝秦。兪救趙遂無可爲者矣。事固有不相蒙而可以相應者。雖謂仲連此舉。陰爲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可也。爲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而後不帝秦之局可終也。不然。徒爭帝秦之虛名而魏救不至。何益趙之亡。且使魏趙利害眞係于帝秦。雖百仲連蹈海。安能禁魏之不帝秦哉。

齊攻聊城。所謂强弩之末。吾卽墨之形也。燕將亦待齊之敝而返耳。齊之必決于聊城。公無再計。二語要緊。所以絕燕將之望也。後告以歸燕歸齊兩著。其意原在說之歸齊。所謂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此必無之理。必不可行之事也。然不先開此一路。後面說不去。

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蓋一守官。則其策自不能必用。身在事外而後能用人。乃仲連之妙于用其策而深于寄其好者也。故有爲利其身以行其策者。范雎、蔡澤、張儀是也。爲利其身以行其策而其身反不保者。蘇秦、李斯是也。不必利其身。策行而身榮者。廉頗、樂毅、田單是也。策行而身死者。商君是也。身死而策不行者。韓非是也。置其身以用其策。策行身去者。魯連是也。其氣在行不行。身在用不用之間者。淳于髡是也。策行而身死不悔者。侯嬴、王蠋是也。不屑行其策。利其身。而志在天下者。孟子是也。志不在天下。又不必用其身行其策。而別以空言自見者。莊周荀卿而下。三鄒、惠施、愼接之徒是也。

屈原賈誼列傳

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屬草槀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蓋偷奪人文字。其來久矣。權佞庸醜。身都榮勢。何羨于文字而必欲與之結緣乎。可見文章之名。雖不識字人皆知慕之。知其必不得于文士而後肆毒焉。非其本意也。屈原寧死不與。亦是一種文人氣習。又孰謂忠義人不矜重文字哉。

賈生。經世才也。與屈原同傳。以騷合耳。故諸奏疏皆略不入。甚有體裁。蓋不徒以文章經濟盡賈生也。後人不能如此割捨。

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革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

事儀法。色尙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天下和洽。是制作之本。提此四字。見賈生所爲。蓋審時觀理。其施爲次第。自有本末。非一味少年紛更已也。與魯兩生禮樂百年而後興。其意略同。正欲以三代制作救叔孫草草而兩生須之百年。故覺太迂。賈生乘漢興二十年之日。遇文帝可與有爲之主。其時勢正相宜。今于兩生則笑其腐。于賈生又病其躁。士之有爲者。亦何所適從乎。漢以後不見三代禮樂。此等議論誤之也。

呂不韋列傳

不韋是古今第一善使錢人。只是取舍明。布置當耳。既盜國又盜經術。彌工則得彌贏。得彌贏。則志彌侈而所取彌大。大賈二字。惟不韋可以當之。然既取邯鄲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獻之子楚。姬自匿有身。期年生子政。曰知有身。曰自匿有身。則就中委曲。不韋與姬合謀定計久矣。當子楚從不韋飲見姬說而請之。不韋怒。何其不情哉。然操縱之妙在此。眞賈人狡猾也。

刺客列傳

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北。猶復以爲將。魯莊公之知沫。不誠秦穆公之于孟明矣。沫戰之術窮。作一轉想。而以柯之盟報之。士固不可以一事盡也。雖用劫取齊。辭理自足服人。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人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蓋仍以禮與信服齊。此一大學問刺客也。刺客可易作耶。史記列傳。如刺客、游俠、貨殖。皆儒者所不道。史遷特爲立傳。自有深意。故皆取其人足爲刺客游俠貨殖重者以實之。彼其名刺客游俠貨殖之義自深。而後人淺求之也。

豫讓爲智伯報仇。苦矣。所以慨其不死范中行之怨而滅其恥。蓋愧心所爲也。旣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不覺自說出本心。襄子數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乎。只此一語。責得嚴正。讓亦何辭。衆人國士之言。爲襄子所窮。愧而爲此對耳。後來意氣中一流人。皆被讓此語瞞過。以爲交游美談。不知君臣之分一定。豈以衆人國士異其報哉。士前後趨舍不同。善變者甚多。豈可謂不死范中行之豫讓。必不能爲智伯死哉。觀襄子處豫讓始末。讓國士之知。畢竟不在智伯而在襄子。使讓眞以國士之故報智伯。則又當移其事智伯者以事襄子矣。然襄子再以其身試讓之餘。雖自有不死之道。亦何苦爲此成人之名。以爲名人之好名。有甚于身者。此戰國氣習也。

聶政之報嚴仲子。不在刺一俠累。在一段善後之處。不以刺累之故禍及仲子。是爲難耳。觀其謂仲子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舉韓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識密義重。政自刑以絕蹤。其故在此。以身報人。至不有其名。只是不肯負心耳。意不專爲其姊。史記鄉使政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于韓市者。亦未必肯以身許嚴仲子也。此段文雖婉至。未得聶政之心。夫政豈不知其姊者哉。合前文讀之自明。

燕太子丹欲報秦讎。秦亦日出兵山東。禍且及燕。丹患之。問其太傅鞠武。其意固不獨自快其私讎。亦以存燕也。武告以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于單于。自是合從舊局。而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持久。心惛然

恐不能須臾。武以默會其意。在得一士入秦。以行其劫與刺矣。故進田光。光轉進荊軻。其血脈鍼綫。固皆歸劫與刺之一路矣。光謂太子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諸荊卿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有光此語。其少年爲一刺客無疑。而太子之所求于光者可知矣。光自知力不能爲。而進荊卿自代。借以一死。明己之所以辭太子者。非惜其死。而慮事之不成也。及太子之告荊卿。則曰。諸侯服秦。莫敢合從。誠得勇士劫秦王。得反侵地。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于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皆合從。其破秦必矣。是太子遣荊卿之意。不專重在劫與刺。而仍歸于合從。不過借劫與刺以爲合從地耳。其節次布置。皆以合從始終。中間更添遣荊軻刺秦王一段過脈。較之鞠武之計。曲折反多。而謂武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非其實矣。此一片苦心密計。即對鞠武時有難言者。特其所遭燕秦時勢。非復信陵孟之世。而才亦稍遜之。然其一念存燕之心。未可沒也。

史懷卷八

史記四

李斯列傳

李斯。古今第一熱中富貴人也。其學問功業。佐秦兼天下者。皆其取富貴之資。而其種種罪過。能使秦亡天下者。卽其守富貴之道。究竟斯之富貴。僅足以致族滅。蓋其起念結根。盡于倉鼠一歎。不知倉鼠食積粟。誠與廁鼠有閒。若其爲鼷。豈止人犬之懼乎。知斯之爲鼠。不死于人犬而死于鼷者也。亦可哀矣。太史公言秦用李斯二十年。竟幷天下。而于秦亡關目緊要處。皆係之李斯傳。若作秦本紀者。而結之曰。遂以亡天下。見人臣重富貴之念。其效足以亡天下。罪斯已極。而垂戒亦深矣。賓合李斯始末自富貴至滅族總若一過。想孔子所云。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二語之確。卓看破此一種人。

卻賓客以資敵國。使天下之士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七國重士。故斯爲此語以慟秦。尊朱家納用其言以脫季布。然而非斯之情也。得時無怠四字。是斯一生學問。斯之時能幷天下者獨一秦耳。斯精于富貴人也。二十年後。秦幷天下。而斯相之。較之六國卿相。所得孰多。幷六國且亡。斯一逐于秦。且無著足之地。求爲廁鼠而不可得矣。斯舍秦安之乎。此諫逐客一書。斯盡頭之著。別無退步者也。

秦旣幷天下爲皇帝。斯所以事秦者。節節皆其族滅罪案。而其大者。尤在聽趙高廢太子立胡亥。及阿二

世。督責。今督責一書。人第喜其文之奇耳。不知讀其書。而一段氣喘神駭。心口相違。恐懼苟且。無可奈何之意。已見乎語言音節之中。望而知其爲違心之言也。蓋斯立二世以後。方寸亂矣。廢立一事。得罪神人。懺悔修補之所不能及。故此語曰。從惡如崩。騎虎難下。可以廢太子立二世。則亦可以阿二世督責。固其勢之所必至也。然重爵祿三字。實其貽骨之病。斯之知趙高也。曰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厭。此正斯之自道也。

嚴法刻刑。秦所用爲富強之具以有天下者也。殺戮之氣。滿于幽明久矣。趙高卽以之用二世。行其篡弑之志。二世亦爲之用而不知。卒以亡天下。有天道焉。

蒙恬列傳

蒙恬修直道。築長城。謂之輕百姓力。易見也。謂之阿意興功。難見也。深文定案。使賢者不能以才與功自解其罪。此史家眼力高處。

張耳陳餘列傳

蒯通見范陽令。則說之降武信君。見武信君。又說之封范陽令。兩路擒縱。雖是戰國策士伎倆。然交得其利而交無所害。說士皆如此。何至以空言觸人也。

廝養卒走燕壁。請趙王歸趙。開口便問燕將曰。知臣何欲。又問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知其志何欲。得勢在此兩問。後便省力。

陳餘不救趙。猶不失爲持重。未爲甚錯。錯在使五千人先嘗秦軍。遂張黶陳澤于死。使有苟且塞責之意。于君臣朋友之間。殊爲不情。史謂卒存鉅鹿者楚力也。功在楚。則罪在餘。張耳之怨餘。因楚益深矣。

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千古謀國人有此一念。何事不可爲。貫高此後一番舉動。只欲了事敗身坐一語。上聞其事。問曰。壯士誰知者。聖主開口。發千古忠義節俠之氣。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今人當此。誰敢認者。泄公亦義人哉。

貫高等壁人柏人。上過欲宿。心動。眞主志氣。在幽幽之先。問曰。縣名爲何。聞得誕甚。從甚。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解得無謂。而妙暗合事機。王者不死。有神告之。

魏豹彭越列傳

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必立魏主。後乃迎魏咎于陳。立爲王。章邯進兵擊魏王于臨濟。市爲請救于齊楚。不克。死之。市之于魏。雖不及子房之于韓。然始終之義盡矣。君臣之義。才不能爲子房。則當爲市。宜表出之。

彭越雖老成。其作用步驟。與漢諸將不同。呂后忌而殺之。有以也。然則越終反乎。曰不反。非不欲反。氣奪于眞主而不能反也。不能反而反。陳豨黥布輩所爲。彭越韓信不爲也。

黥布列傳

項王擊齊。及漢敗楚彭城。布皆稱病不佐楚。兩不佐楚者。必去楚之勢也。必去楚者。歸漢之勢也。故隨何

設布歸漢。直就其不佐楚一端窮之。而楚漢成敗。略用數語點破。全不犯手。其言曰。大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此漢降布本謀。而何直以告布。此時已看定布之情形歸漢無疑。如與家人語家事。不復知布之爲楚人矣。楚使者方徵兵于布。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即勸布殺楚使者。先著使人不能爲應。徐著又使人不能不如此應。眞妙手也。天使楚自送一點布與漢用。使其有天下。而機緣相湊。不先不後處。漢王見之。留侯見之。隨何又見之。可見兩雄對手。勝局無多。獨是明眼者俱不肯讓人也。

淮陰侯列傳

信而不以反誅也。不世家乎哉。然信實不反也。信不反而以反誅。則亦不得不降而列傳也。以韓法也。曰淮陰侯不名者。重其人。其功而原其不反也。鮑叔得管仲于囚。遂薦于桓公曰。使相可也。蕭何得韓信于亡。遂薦于高祖曰。必爲大將。夫因之于相。亡之于大將。相去遠矣。何其言之無漸。而要其君以所太難乎。曰。仲不相。何取于不死。桓公之用仲。亦必其可以相而後用之也。信不爲大將。何取于不亡。高祖之用信。亦必其可爲大將而後用之也。鮑叔非惟知仲。何非惟知信。亦各自知其君矣。若公孫座之薦衛鞅于魏惠王。欲聽之以國。則所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

滕公識韓信又在蕭何前。何能薦信而滕公不能者。何之言重而滕公之言輕。即出舍都關中之諫出自樊噲張良則疑。出自留侯則聽者是也

漂母于信則飯之。居中少年則辱之。皆天所以鍛信也。漂母見信饑。飯信。此亦婦人常性。竟漂數十日。則非婦人所能矣。信喜而言報。母怒。此一怒何其有品也。少年之辱信也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信此時豈輕死者哉。少年業已看定。亦不可謂不知信者矣。信王楚召爲中尉。亦不以凡人待之也。

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二語。從來未有合說一人者。非惟看得項王甚透。亦是學問中高識之言。及觀信所論高祖一段。可見信舍高祖。亦無可非之君矣。當時非漢即楚。信亡將安之乎。其亡也。亦知有蕭何之必追。追而必薦。薦而必得爲大將。故以亡激之耳。

何追信。或言何亡。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問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信下齊。請立爲假王。上大怒罵。及聞良平躡足耳語。因復罵曰。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兩復罵妙甚。轉變中機械無迹。而後一復罵。尤妙不可傳。

木罌渡軍。拔趙幟立漢赤幟。背水陳。及囊沙。不必有所本。想頭皆奇。然做來皆有著落。說來皆有至理。所以爲妙。

拔趙幟立漢赤幟。計在趙軍之歸。乘其亂而擊之也。必算定趙之空壁逐利。逐利而又不勝。出背水陳。棄大將旗鼓者。所以使之空壁逐利。軍皆殊死戰不可敗者。所以使之空壁逐利不勝。不勝而歸見漢所立赤幟者也。死戰不可敗五字。乃是拔趙幟立漢赤幟歸著處。兵家用奇。著著從穩處來。空壁逐利者在人。

不可敗者在我。能誘人而不先立其在我者。亦危道也。

韓信未出井陘時。使人間視。知廣武君計不用。還報大喜。使有先著。不專恃背水陳一策破趙。後求廣武君師事之。此豈戰將所爲。又謂廣武君曰。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已成擒矣。此時肯說此語。尤高人一著。然廣武君所謂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與陳平舍其兩短。襲其兩長二語。皆看得事機極透。故說得全不費辭。做得全不費手。不獨用兵而已。

高祖僞遊雲夢縛信歸。豈不能殺之哉。赦信封爲淮陰侯者。明其自請王齊之非也。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雖信死心之言。亦欲以解高祖之忌。而求免一死耳。此時何時。信敢倘言反哉。史稱陳豨拜爲鉅鹿守。辭信。信屏左右與之步于庭。仰天歎曰。子可與有言乎。欲與子有言也云云。似是呂后與蕭何文致殺信。先爲此對高祖之言。史臣遂承之以著告耳。若果有之。如此光景計窮而意亂。無聊甚矣。即反何能爲也。總皆謂信之反與不反。只決于聽蒯通與不聽耳。一謝蒯通。信已失其可反之時。不反決矣。與陳豨謀反一段情事。則又在蒯通之後。信豈愚至此哉。觀信臨死之言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可見信之謀反。係于通而不係于豨也。亦可證信封淮陰侯後與豨謀反之誣。

田儋列傳

叙田氏兄弟本末。儋之殺令自王。與項氏陳涉起手略同。儋死。榮負項梁而逐其君田假。假固齊後也。齊人立之以繼儋。較之儋自王者孰順。榮怒其立不由己而逐之。此豈子房輔韓成周市立魏咎之義乎。且項梁聞章邯急圍榮。引兵擊破邯以救榮。及梁追邯。告急于榮。而榮不應。以致殺梁。始而梁救榮。不旋踵而榮殺梁。項羽之不王榮。而又擊之敗死平原。宜也。榮死。田橫爲齊相。當酈生之說下齊。何至能守備縱酒。此庸人舉動也。齊之亡。橫實亡之。齊亡而橫又自立爲王。是齊亡則橫之利也。而橫之立。又無救于齊之亡。海島俱死。自是戰國輕生之習。亦稍可謝其亡齊之罪耳。

樊酈滕灌列傳

夏侯嬰之爲太僕。自初從高祖起沛至有天下。歷呂后惠帝。一官數十年終其身。令平時仕宦人處此。能無怏怏。況開國功臣乎。此傳以太僕二字作眼目到底。嬰之品自見。難活熱中人讀之茫然。

張丞相列傳

以丞相二字作眼。御從御史大夫說來。實歸重丞相。故本傳不曰張蒼。而曰張丞相。此命題主意也。所傳止張蒼一人。而周苛、周昌、趙堯、任敖、曹窋、灌嬰、申屠嘉錯出點綴。承轉收應。或用張蒼引起而諸人繼之。或中入張蒼而諸人後先叫始之。數人出處。數十年官職。用合沿革。斷續藏露。莫得其端。而歷歷可見。眞不當以一人一事始末看之也。

趙堯爲周昌相趙王如意。分明欲出昌。奪其御史大夫耳。捷甚險甚。奪其位而代之可也。盧杞遂用其術。以處顏眞卿而殺之。小人作俑效尤。者不足論。有國者抑何不自愛其人至此哉。

申屠嘉欲斬鄧通。正也。欲斬鼂錯。私也。二事已不可並論矣。況斬通在文帝之世猶可。於帝何如主。而欲

以私斬錯哉。甚矣竟之不知變也。

酈生陸賈列傳

酈生聞諸將握齪好苛禮。乃深自藏匿。自是高識。以諸將好苛禮爲握齪。則沛公慢而易人。其爲豁達大度之徵無疑也。然好苛禮與慢易兩種習氣。人主與士皆有之。以好苛禮之諸將。對慢易之酈生。自不相入。以慢易之沛公。對好苛禮之諸儒。其解冠溲溺無怪也。沛公一見酈生。輟洗延坐。何嘗真厭儒者。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天下安用腐儒。蓋喜極而戲之之辭。陸生新語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可見英雄胸中。原有詩書種子。不然。何其入之速且深也。彼解冠溲溺。別是一種俗儒耳。

沛公踞洗。爲酈生者。惟有長揖不拜而已。酈生長揖不拜。爲沛公者。惟有輟洗延坐而已。狹路中英雄相遇。機鋒條遭。只合如此。蓋酈生之責沛公在踞洗。沛公之取酈生在長揖。英主高士。遇合之際。有順之而悶。反之而快者。非禮俗人所知也。

陸賈蓋子房之流。英雄有道術。而姑以辯士自晦者也。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凡漢定天下之事。若何之守。參與劃之戰。良平之智。信越之勇。賈皆無聞焉。及漢有天下。可以無所用賈矣。賈乃起而有爲。其一說尉佗。爲漢服遠人。其一奏新語。爲漢開文治。而其大者。乃在聯將相之交。用平勃以誅諸呂。爲漢克復舊物。功在社稷。察其動靜顯藏。蓋諸臣鬭功食報之終。乃爲賈奮身效策之始。意不能無所爲。而又不欲爲諸臣之所已爲。其有所不爲也。不獨養其純氣。留其全力。以標其獨能而已。抑亦豈其身于諸功臣之外。使漢不得有所加。以預爲自全之地。而其起而有爲也。則事必擇其大。時必待其可。功必度其成。諸功臣身名俱享。策力兩窮。而徐以一辯士收之。則陸生之所以爲陸生者。皆不在漢有天下之前也。天下已定。女主臨朝。欲王諸呂。畏諸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使陸生而與之爭。則其爲陸生也亦淺矣。賣田分金。飲食歌舞。藏身袖手于樂生娛老之中。而誅呂安劉始末。業有全局于胸中矣。當其時。非惟呂氏之人不知。即劉氏之人亦不知也。能使呂氏與劉氏之人。浮沒其中而不知。然後可以推吾所爲。而莫之疑。當其時。智如陳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而不知深心妙用。陸生之部署久矣。善哉平將相和調。則權不分。千古謀國名言。身爲侯解。不出杯杓筵隨之內。而已戮制諸呂之命。布局寬而當機緊。用力輕而取道捷。功歸平勃。而仍以辯士自了。有功臣之實。而一終于辯士之名。其薄于食其報者。正以于託其身者也。陸生竟以壽終。漢功臣如此結局者。蓋亦難其人矣。觀其進退取舍。蓋英雄而有道術者也。不然。使學之功。止可當一婁敬。新語之奏。止可當一叔孫通。其誅呂安劉及自全之妙。作用機權。非子房莫能與于此也。

平原君朱建廉直。竟以貧故。不能葬母。爲辟陽侯所取。身與名俱徇之。可見貧亦士之累也。有經世用人之責者。豈可使士貧哉。若田叔死。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累先人名。志士哉。田叔過朱建遠矣。此則士之可貧者也。

劉敬叔孫通列傳

劉敬脫輓輅。披羊裘。言天下事。不願易衣。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非惟自處甚高。其一片簡脫真率。無諸儒握齪苛禮習氣。對慢易大度之主。亦當如此。

漢文帝有爲之主。所以不能聽賈生言。復三代禮樂者。以前有叔孫通綿蕞之儀。足以塞之也。若制禮之議。能延至文帝時。令賈生首發之。漢儀豈如斯而已乎。禮成。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賈生不能得之文帝。而叔孫通能得之高祖。蓋緣高祖胸中有皇帝二字。而通先窺得之。此通制禮揣柄。所謂知時變者也。

季布欒布列傳

朱家心知是季布。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兩心知寫出英雄機警。特達。精神相關處。作俠客安可無眼也。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欲召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此語甚有識。然人臣對人主。豈皆如此自言者。高祖使周昌相趙王。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于諸侯乎。汲黯出爲淮南守。伏謝不受印。願爲中郎。出入禁闥。亦無重內輕外之嫌。固是古君臣真摯相通處。亦三人真有以自立。不須避此嫌也。

季布答書竇長君曰。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曹丘生反請長君書求見布。布發書大怒。曹丘生曰。僕游揚足下之名于天下。顧不重耶。布迺大說。布名根如此。何以能拒曹丘生耶。古今人爲此一念。爲游客所制。曹丘生故于請書見布者。亦知布好名耳。然使士大夫俱不好名。游客失職。去而別有所爲。恐亦請時之一變也。

布母弟丁公爲楚將。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蓋亦以名啗之也。御妙在自家又占地步。急中著數。其不能易此一語。漢王得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斬之以徇。窘我者赦之。縱我者誅之。此其所以爲高祖也。然高祖之誅丁公。不在縱己。而在故主既滅之後。公然自來謁見。使有貳主以自爲功之意。漢購布而布亡匿。此布之所以免也。

袁盎鼂錯列傳

袁盎有智數人。每于强諫犯顏中。微寓獻媚之意。自結于人主。作用甚妙。彌縫甚工。人知其直而不知其譎。太史公以善傅會三字盡之。得其情矣。

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由此觀之。削地之說發于盎。而盎乃以此殺鼂錯。漢何以服錯哉。且盎言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及殺錯後。漢遣盎說吳不下。則殺錯之效可見矣。且爲使亡歸。盎何以謝漢。謝錯也。漢無法矣。

張釋之馮唐列傳

上林嗇夫對禽獸簿。亦是職掌。文帝詔拜爲上林令。未嘗不當其才。而張釋之力諫。非謂其所對之非也。必察其口頰眉宇之間。有一種浮詐躁剽之氣。知其非端人耳。觀其言曰。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

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以故不聞其過。由嗇夫說到吏治。由吏治說到不聞其過。則不用嗇夫一事。其失自小矣。此大臣洞見本末深識遠慮之言。不當在一人一事看之也。

釋之持法以平恕爲主。然鞫犯蹕盜高廟玉環二事。皆判得精核。吏不精核。決不能行其平恕。嘗觀張叔稱爲長者。乃自治刑名得之。蓋平恕者以法出人。能不浮于法之外。非以意出人。能減于法之內也。吏不治刑名。雖欲求一出人之路。稱爲長者。其可得乎。然釋之平恕而能劾太子梁王不下公門。又何其風力也。與酷吏順旨阿意者。勁峽相去遠矣。此持法平恕之本也。

王生治黃老言。其術只在妙于用柔耳。以老人而于衆人令廷尉結韈。正欲釋之之用其術也。是絕妙指點。

文帝居代時。未爲天子也。聞趙將李齊之賢。識之不忘。有心人處無事時。一段營算如此。及即位。止從問馮唐。聞廉頗李牧之爲將。拊髀而歎。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當是時。匈奴新入大朝那。殺北地都尉。上以胡寇爲意。急求將。得頗牧不能用。此語豈可使聞于人哉。此上所以怒也。已怒矣。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君臣問對語如朋友。少間。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明主深思處。惓惓鄭重低回。千載如見。人以爲寬容。不知正其一片雄略。留心邊事處。不然。每飯不忘鉅鹿。拊髀而數頗牧。誰謂文帝非用兵者。恐其作用深遠。過武帝多矣。

萬石張叔列傳

太史公敍萬石家一段篤行至性。使人肅然生敬。不敢以不學與無能少之。不言而躬行。是眞儒術。不言而齊國大治。是眞吏才。其推重極矣。抑有感于儒與吏之僞者。而以此風之也。

史稱石奮無文學。恭謹無與比。然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歸謁。必朝服見之。動止步趨。又是學問知禮人所爲。似熟讀曲禮鄉黨篇中許多曲折周旋。只是恭謹二字。正與此一輩人暗合耳。

元鼎五年。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天子巡狩。修上古神祠封禪。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是數者于丞相慶何當焉。而上獨皆用之。可見武帝紛紛動作。用喜事之臣。而心未嘗不重質戇之士。如社稷臣則歸汲黯。託孤則用霍光是也。雄主不測如此。

奢儉放檢不必同。只貴一眞。眞僞之間。邪正分焉。史稱周仁常衣敝補衣溺袴。期不爲清潔。期不爲清潔五字。近于奸矣。與何敬容暑月熏衣焦背同出一想。君子惡其僞耳。大之爲王莽。小之爲王安石。皆不出此一種學問。

田叔列傳

田叔稱孟舒爲長者。上曰。舒守雲中。虜曾一入。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此語詰得精明。田叔曰。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死敵。乃其所以爲長者也。乃復召舒爲雲中守。是時匈奴爲邊患。安取于

長者而用之。正喜其能得士心。爲之用命耳。凡文帝一人一事。何嘗不留心邊務也。

扁鵲倉公列傳

觀扁鵲受術于長桑君原委。可見自古神術。求一傳之之人甚難。有甚于弟子之求其師者。顏回死。孔子曰。天喪予。諸祖以授爲後爲渭燊。千聖首組。重一傳字。不欲吾道止于其身。同此一片慈悲度世心腸。

扁鵲見垣一方人。盡見五藏癥結。以診脈爲名耳。世間眞正奇事。須以平出之。以診脈爲名。所以堅人意而不敢犯之也。兵家用奇亦然。

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數語至理。貪功人不肯說。亦不能說。眞能生死人者。乃能爲此語。

公乘陽慶使倉公盡去其故方。悉以禁方予之。即段善本指琵琶十年不彈。忘其本領。乃可更學者也。古神技授受多如此。

吳王濞列傳

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煑海水爲鹽。後世國用。取給錢鹽與賦稅中分。不知漢天子何以能忘其利。使諸侯私擅之如此。蓋文景之世也。然吳用此爲反資。可見天子雖富。不藉錢鹽之資。利器何可假人哉。

魏其武安侯列傳

籍福謂魏其侯曰。君侯性喜善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身世之慮。爲之悚然。只在惡人衆三字。作君子者宜三復之。

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灌夫此處。卻不免勢利。視丞相太貴。視魏其反太卑。與前所云貴戚在己之右必陵之意又相反。田蚡小人也。故窺其微而益易之。倨遜陵傲。有自來矣。及飲酒語侵武安。又無節次。北悲其僞爲已爲人。無一可者。蓋夫與魏其。本以失勢相倚。故聞丞相之過魏其而喜。與怒其不來而衆辱之。總緣胸中有丞相二字耳。眞可爲勢交之戒也。

灌夫持武安受淮南王金。陰謀不軌。夫誅。此事遂不可聞。史遷于傳末。特追敍淮南與武安一段往還。首尾詳悉如見。正爲夫前持武安受金罹禍。此武安族誅之案。即灌夫冤訟皆也。而以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一語結之。誅武安于旣死。千古快事。此史家老獄吏手。

韓長孺列傳

梁孝王出入游戲。僭于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太后怒梁使而責之。子排君臣之際。處分極妥。安國爲孝王分解。以吳楚一事盛稱其忠孝。而曰。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入警蹕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其飾辭無一字不妙。然此段議論。何不言于帝。而見長公主轉告太后。不知此中節次脈理。必因公主告太后。使太后轉言于帝。乃爲妙手。蓋太后外怒梁王。心欲爲之分解而無其辭。安國代爲之言。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帝心乃解。處人骨肉間。委曲安詳。眞有融融洩洩光景。此安國因公

主告太后主意也。然此語在帝怒梁孝王之前。及既解之後。向梁王言之。幾于逢其惡而厚其毒矣。余當觀北請出公孫詭羊勝一段。有從此匡救之正。乃可補前此彌縫之巧。並行不悖。亦缺一不可者也。見大長公主而泣曰。入見王而泣曰。兩泣字非惟至誠抑亦當機。

李將軍列傳

孝文時。廣從軍。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數語判斷李廣一生受用。數奇二字。隱隱在內。一面字寫出明主憐才低回之意。公孫昆邪至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恐亡之。爲國愛人。一誠至此。彼薦用之者反落第二義。然無此一片誠心。猶曰蔽賢。又老奸也。

匈奴列傳

劉敬論和親曰。以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其意自周古公發之。千古制馭夷狄。變化異同。用之不盡。所謂漢所餘彼所鮮者。則繒絮食物之屬而已。中行說單于曰。匈奴不能當漢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于漢也。今匈奴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于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從來中國和戎資本。被此賊奴看破。說得索然。諳諳中的。亦梟雄也。漢使至匈奴。與說屑屑然較漢與虜之輕重。已失體辱國矣。況說之言又辯而彊乎。至云匈奴之俗。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此由余風案繆公之言。說從何處得之。

漢過不先四字。簡嚴有體。似左氏筆。古中國待夷狄法。不出此。馬邑誘致單于一事。即倖而勝之。此四字已說不去矣。況卒無所得乎。漢武帝時。邊釁紛紛。實詐翁一王恢開之。貪躁小人。何可勝誅。

衛將軍驃騎列傳

衛青以奴虜爲外戚。能以邊功自奮。稱大將軍。使史家不入外戚。特爲立傳。亦英雄也。武帝。雄主也。以皇后故貴青有之。然其時開邊多事。信賞罰。則功罪。使恩澤無故加于外戚。不足以驅策智勇。亦帝之所內諱。而青自以邊功爲大將軍。代爲帝出脫私外戚之名與迹。尤帝之所心醉也。封青三子。青固辭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及不敢斬士。以招賢絀不肖之柄歸之人主。有識有體。有機權。有情實。似從學問世務中出。非獨奴虜所難。恐功臣中亦鮮有及此者。獲上收衆。道俱不出此。及蘇建亡軍歸。或言當斬。或言當赦。青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示不敢專。處分折衷。出諸將士之上。稱大將軍不虛耳。處盛滿之術。固應如是。而是歲猶去病適以材見幸。日進用。爲驃騎將軍。大將軍漸退。使青不早爲自處之地。後將何以收局乎。青于盛衰消息之際。似有所見者。亦知幾人也。太史公敍驃騎將軍戰功封賞極其烜灼。從大將軍漸冷矣。卻詳大將軍幕北一戰。不容口。而以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者二語結之。仍接敍驃騎戰功封賞。此時大將軍之視驃騎。幾于青李廣之視

大將軍。其感深矣。大將軍聽甯乘言。奉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天子聞之。意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比人所不肯也。然自非出一箕樸人與雄主者。全身之術。無過此者。卻似大猾術占便宜人所爲。

史懷卷九

史記五

平津侯主父列傳

汲黯庭詰弘不忠。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妙在不說透。千古老奸。情形在目。自固傾人作用。不出于此。汲黯指其布被爲詐。弘即直認。而曰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則機鋒微露矣。議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上使朱買臣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弘殺偃根亦在此。然弘之智非十不得一。弘事事伺上旨。見天子遣偃來難。已知其意之不可止。而自絀其說矣。然願罷西南夷滄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其妙在專奉朔方一語。此西南夷滄海之所以得罷也。卻得古人納牖之意。減其一半。功亦不細。以弘才學。何事不可爲。往往及半而止。蓋弘一生發言行事。俱以不透爲妙用。至其論卜式郭解。殺主父偃。出董仲舒。意狠手辣。則弘本色。史謂其意忌外寬內深六字。弘定案也。

主父偃上書言九事。一事諫伐匈奴。武帝方以擊胡爲事。而朝奏暮召入見。自是特達之主。及偃貴用事。盛言置朔方之便。爲滅胡之本。何也。蓋士當先貧之始。虛心觀世。察天下所苦者在是。其見自確。其言自真。世味漸深。視人主意向不可移。遂心而背其初說。且助其欲者多矣。

徐樂之論，以安民爲主，而易動二字，是千古治亂安危之候。主父偃重一悔字，嚴安重一變字，變者，詳察其候，使治不至于亂，安不至于危，及亂而可以治，危而可以安也，斯免于悔矣。三子之言互相發，故并試之。

南粵尉佗列傳

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幷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任囂何人，識時識地又識人，俊傑哉。當其時，囂豈不爲子孫計，而病以授佗，蓋英雄末了之局，與其予子孫不肖者敗之，不若予臣吏才略者成之，知此則知孫伯符之于張昭所云，仲謀不任事，君當自取，昭烈于武侯所云，嗣子不才，君當自取者，非矯飾也。尉佗居秦楚漢之間，上不能爲沛公，下恥作韓彭，而又不欲以身爲陳項，南粵一隅地數十年偏安，著著算定，爲後來扶餘髯作一榜樣。佗謂陸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而不及張良，佗亦有識。賈曰：王似賢。此確論也。文帝予南粵王尉佗書，有謙遜處，然自是帝王口氣。佗上書有倔強處，然蠻夷酋長面目畢露，臣主夷夏之分，自不可強。梁武帝老矣，侯景一見氣奪，況英雄全盛之主乎。

朝鮮列傳

朝鮮右渠誘漢亡人不入見，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塞，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邊吏朦朧，免罪要功，失外夷心，開釁生事，從來如此。且以誘諭右渠往，而以殺其將歸報，已失奉使之指矣，況所殺非其將，罪可勝誅乎。上爲其名美，即不詰，蓋知而故縱之，自欺欺人，貪名美二字誤之，此大病痛也。及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出討右渠，樓船喪師，所爲名美者安在？樓船困辱，卒皆恐，將慚，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千古邊將依違情形，寫出如見。右渠始終以約降之說啗樓船，左將軍以戰挾之，陰欲降右渠以奪樓船之功，公孫遂入左將軍之說，執捕樓船，奪之軍，左將軍之計得矣。右渠已誅，論功行賞，及于朝鮮之降人，而左將軍誅死，樓船贖爲庶人，漢國始功卒致兩敗，左將軍之得禍，甚于樓船，差強人意，可爲爲將不和之戒。

西南夷列傳

巴蜀民竊出取筰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可見邊民與外夷私市貨物，利之所在，從古不能禁，但處之貴有法耳。

司馬相如列傳

衛霍傳次匈奴傳後，伐匈奴者也。司馬相如傳次西南夷傳後，通西南夷者也。皆有深意。

相如臨邛一事，小小狡獪耳，而臨邛令之深情，文君之慧心，各擅其奇，有不可泯沒者。臨邛令是千古第一憐才好色人。謬恭謹一段作用，非惟爲相如擇婦，亦深恐文君之失所歸耳。相如貧過臨邛，臨邛令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此下不添一語，兀然而止，悽滄低回，有無限交情在內，胸中先安置一卓王孫文君矣。日中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奏琴辭謝，爲鼓一再行，使俗人爲之，不知多少作態可厭，而以憐才篤友之心出之，遂成千古妙事。文君心眼之靈，識相如又在臨邛令之先，此時卓王孫富人也，有臨邛令此番舉動，其女不患不歸相如矣。然王孫以臨邛令之故，予女，則亦嫁娶之常耳，何以表文君之能識相如哉。文君欲自以其能識相如之意明之于相如，以自託其身，不落臨邛令彀中，此文君之所以奔也。雖然女子作爲，事事要占先著，臨邛令之于文君，真自犯對，此雖小事，讀書者不可被一女子瞞過也。

武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千古文士第一知遇，雖窮死沒世不怨也。大人賦，淩雲人讀之，脈悉，武帝飄飄有淩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不獨文章契合，志氣相近，自不可強。相如病免，客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此一語，從來著書人皆爲感激，今師友存亡之際，從如此者幾人乎。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數語回翔繚繞，無限深情在，複用數書字，又說得甚於帝，善爲長卿作聲價。

相如檄蜀，雖近于爲主飾非，然其言實有體，事勢至此，不得不然。其失在通西南夷，而不在于檄蜀，以長卿才情，作文士本妙，而恥以文士自了，遂有通西南夷一節，欲實其恣濶，相如公案，未免蛇足，此文士談

功業之流弊也。

相如死矣，封禪文復何所希哉，亦不過胸中有此一篇好文字，遇好文知己之主，不能自忍，不肯自沒耳。文士氣習，以文取禍，尚不辭，何暇慮及身後之譏哉。

淮南衡山列傳

淮南厲王椎殺辟陽侯，雖不可爲訓，然爲漢誠辱討罪，亦千古快事，足明漢之失刑耳。數其三罪，曰，臣謹爲天下誅賊臣，一語甚確，不能有以奪之。

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此相守識不凡，亦社稷臣也。按此伍被猶不足誅矣。

循吏列傳

史遷傳循吏五人，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爲相者凡四焉，乃知貴顯爲丞相，功名減于治郡時，相道與吏治爲二，漢去古稍遠矣，去吏事不責宰相可也，宰相必不從吏事中出可乎哉。

汲鄭列傳

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是何等識力。使是矯制發粟。張本。越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數語暗暗析斷。武帝開邊之根。河內失火。奉使往視。不問而以便宜發倉粟。賑貧民。民惟邦本。易動則危。老成長慮。人知黯之守正。而不知其能達權也。所謂社稷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武帝看黯正于此處得之。爲治擇丞史而任之。不自用。偏用人。大臣作用。已見一班。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一語。格君心之非。能使天子不冠不見。淮南反謀。幾于正己而物正者。至于出守。猶不忘國。過大行李息。言張湯之姦。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因大臣深遠之見。息不敢言。與湯俱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重黯極矣。武帝得人爲盛。所許社稷臣。獨黯一人而已。黯不死。霍光之事。當使黯爲之。使黯爲之。其大節不異于光。文理固勝之耳。然漢雖不能究黯之用。而莊助言其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黯一知己也。武帝許黯社稷臣。黯一知己也。大將軍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黯一知己也。淮南王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又黯一知己也。

黯能使天子不冠不見。長揖大將軍。非難事也。獨其言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此語殊帶婉轉。安置大將軍甚有地步。使人可慰。不似遠者之言。而大將軍聞愈賢黯。請問國家朝廷所疑。蓋亦隱然以社稷臣待黯也。識量如此。謂亦自可作宰相。其遊功以外戚掩。其可作相又以遊功掩。故因論黯表出之。

黯雖伉直。好面折人過。然皆有一段至誠達于面目。故雖不甚合于主。不甚說于時。亦未有以害之。繇其誠而效其戆。未有不殆者也。

酷吏列傳

漢用酷吏。務得其力。史遷作酷吏傳。先引老子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二語作骨。數用上以爲能一語。張酷吏之氣。而惟恐不覺其用。至問漢之所得于酷吏者。則曰。姦僞萌起。上下相遁也。事益多。民巧法也。姦吏侵漁也。取爲小治。姦益不勝也。吏民輕犯法。盜賊滋起也。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也。官事寖以耗廢也。問酷吏之所自得者。則曰封侯之禽也。誼錯之東市也。郅都之斬也。周陽由之棄市也。張湯之自殺也。義縱之棄市也。王溫舒之五族也。誠宜之自殺也。讀未終而爲酷吏與用酷吏者。效應在目。爲之悚然矣。

義縱傳言其治敢行少蘊藉。蘊藉二字頗難解。而甚有妙義。傳序云。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朴。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姦。黎民艾安。數語可想出蘊藉二字之意。宇宙元氣。與國家和平之福。隱隱在內。酷吏用而剝落無餘。故郅都傳云。是時民朴。畏罪自重。周陽由傳云。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原始要終。其恨之也深。而罪之也遠矣。

郅都曰公廉。趙禹曰廉倨。張湯之死。家產不過五百金。此酷吏之所以護身而養其膽者也。廉則自信。其氣益堅。而酷益深矣。況才足以濟其惡。功足以掩其罪。名足以分其怨乎。

郅都爲守。都尉步入府。寧成在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驩。酷吏臭味如此。作惡事亦須有羽翼。成敢于陵都。都禮而知其爲同調矣。不以恩怨恭倨爲意。一片結識精神。人不能到也。

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

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于此。罪常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不欲。予監史輕平者。張湯吏事。知之者以爲能。罪之者以爲酷。汲黯獨察其內懷詐以御主心。此大臣誠微洞遠一言也。太史公揣摩湯蹤跡作用。誅心察影。委曲深至。已無遁情。不被滑吏瞞過。假爲黯語。下一注疏。亦文中老吏也。及三長史告湯陰事。使吏案捕湯及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得機聲。難乎置對。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益見黠極矣。湯慣作此狡獪。卒以懷詐面欺誅。快哉。而湯之死始于誠宜。成于趙禹之手。宜無論矣。禹其所兄事者也。酷吏死于酷吏。有天道焉。

張湯之父。不如其母。何者。湯之酷術于磔鼠。父實爲之。湯死。母不肯厚葬。載以牛車。有棺無槨。表湯之廉于身後。天子聞之。盡案誅三長史。可謂善爲其子報讎者矣。義縱之姊。能察縱之無行于未貴之前。湯之母理湯于既敗之後。識皆不可及也。

王溫舒居廷。惛惛不辨。至于中尉則心開。所謂一之至也。在惛惛不辨四字。傳出酷吏精神。天生酷吏。造化劫運。與生民殺氣。私于一人之身。豈苟然而已乎。曰重足一迹。曰郡中無聲。寒氣襲人。

大宛列傳

大宛之迹見自張騫二語。本末要領既明。下筆自不犯手。然張騫本以應募使大月氏。道更匈奴。爲其所留。亡于大宛。大宛道之入大月氏。又不得月氏要領。乃歸言大宛之利。以自解其使月氏之罪耳。是大宛始不過爲騫所假道。原非出使月氏本題。而騫竟以此作圖宛結局。將錯就錯。免罪之路。久之用以要功。臣以此惑其君。君亦以之自惑。幾幷通月氏以攻匈奴之指而忘之矣。篇中御時用匈奴月氏。經緯照映。在有意無意之間。功罪得失。見于言外。事變既奇。文情亦妙。非作文者心眼之透。又在作事者之先。不能如此下筆。

大月氏方與匈奴爲讎。使月氏。欲與共擊匈奴也。而道又更匈奴中。此時誰肯出身應募者。騫膽智固已絕人矣。從古不敢爲之事。自有一人爲之。騫之遠使。是古今第一人。天授非人力。正武帝詔中所謂茂才異等可使絕國者。驅之戰。枉其才矣。然因戰失侯。乃有通烏孫一段枝節。絕處逢生。此從功名之路。其可以一節盡哉。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可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揣摩雄主忘想處願如見。故鑿空好奇之士。得以其說取之。機縻牽轉。如環無端。皆從此生。自非明王有道。守在四夷。惟一等庸儒之君。不爲人所用耳。

游俠列傳

急人困阨在庸人易爲感耳。若豪傑人受人拂拭。矜能伐德。反以傷其心。此越石父所以事在縲絏之中。而不受無禮之賤也。故史遷傳游俠。以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爲要領。

游俠。儒者所不言。子長爲之立傳。津津不容口。必先爲游俠昭雪。其明白不與豪暴同類。正見自家文章推許不苟。此文人自愛其品也。

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得劇孟。喜曰。與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數語非獨愛士熱腸。蓋世亂收士。士且不必計其爲吾用。而先不以之資敵。不爲我患。即爲我用矣。此老成謀國遠慮也。其父絳侯無此特達之識。

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此語自聰察。杜千古關說之路。然衛將軍重解之義。爲其言。未可知也。帝此語譏衛將軍太淺。故數不可以復言。就使復爲之言。非惟無益。恐反速解之禍矣。

佞倖列傳

唶癰。鄧通所以取寵于文帝。鑄錢。則文帝所以寵通也。然景帝之怒。藏于唶癰。而發于鑄錢。竟以餓死。則唶癰者。即餓死之根也。傅后之殺馮昭儀也。始于當熊。所謂好尚不可爲。而況惡乎。倚伏之間。豈可定哉。

佞倖至柔媚也。韓嫣爲弓高侯孽孫。自是將種。乃而善騎射。習兵。中武帝好兵之主。巧哉。然是弓高之累。

李延年至爲樂府新聲。郊廟登歌。出嬖倖手。禮樂征伐。小人用之爲護身媚上之資。則亦何所不至者。

滑稽列傳

傳滑稽。從六藝說起。使自滑稽矣。尤妙在六藝以下。不添一語。直接以天道恢恢。豈不大哉。有玩侮一世傍若無人之意。談言微中。可以解紛。閒笑能衛腐儒之無用也。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二事不相蒙。合得無謂。豈不亦偉哉。結得無關。滑稽精神。見于口齒眉宇之間。只一序一贊。自足不必更看滑稽之人也。

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二語。妙在無理。卻有至理。從惟酒無量不及亂悟出。直是涉世觀變。胸中曲妙。借飲酒一事發之。只此可止。不須分疏。而後數段妙情妙事妙文。無直而淺。字字入微。千載而下。使人欲見其人而觀其出諸口者。

優孟非優也。蓋古之義俠篤于友者也。其于孫叔敖。不在振其子之貧。而在表其相楚之功。與其廉于身死之後。其歌與羊舌之泣。異事同情。異情同義。然敖本知其賢。屬其子見之。居然曰。吾死友也。豈以優得之哉。知人哉叔敖也。

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其說自衛懿公好鶴。有狄敗國。人受甲者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將能戰。出來。說得悽然。有一陣涉在腑。便是亡秦之機。千古偷安君臣處承平之世。何可不念此語。

日者列傳

日者傳止述司馬季主與賈誼宋忠議論往復一段。似史遷未著手之街。然其論宦途危險。及士大夫浮詐。亦已刺骨汗顏矣。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此竟是高識人語。又曰。今吾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分明料此中之無人也。一見季主之人。聽其言業。以聖賢待之矣。所謂居之卑。行之汚。借此發難耳。第二子之意。猶以爲至人身隱于卜。常游于卜筮之外。季主以爲道在于卜。當求于卜筮之中。一問未達。特爲點破。非惟二子遇季主難。季主遇二子亦難。季主于二子。猶蘇門之于叔夜。管輅之于何鄧也。

貨殖列傳

貨殖之說。防于子貢。其來蓋已不同矣。就中有至理。有妙用。有深心。今讀其文。而天時地理人事之變。如指諸掌。其本末經權。蓋必有管商之才。而又出之以黃老之學者也。今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又曰。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又曰。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又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又曰。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又曰。此皆誠壹之所致。是何等本領。首引范蠡修備知物之說。以爲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國。欲用之家。此貨殖傳大旨也。而其道蓋歸重處。又借白圭一段議論作用發之。白圭之旨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此使知貨殖非細事。貨殖之人非庸人。故曰。觸路道當世賢人所以富者。而以卓任諸人實之。皆一時奇士。體用足以經國。不試于時而小用之。太史公借以寫其胸中實用。又以補平準書之所未備耳。其意若謂平準書中一切言利之人。興利之事。究竟于國計無裨。皆所謂最下者與之爭而是國生財。自有利道教誨整齊之理。俱可于貨殖傳悟而得之。今觀平準言利。漸向刻削。貨殖言利。漸向條理。故曰。貨殖者。所以補平準之所未備也。蓋從學問世故中滲透出來。將治身治國與貨殖之道。不分作二事。方有此文。大抵凡事見得深者。看貨殖亦深。見得淺者。看治身治國亦淺。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乃云司馬遷遭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發憤于此。何其以細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

貨殖傳言。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是矣。而云心誇矜勢能之榮。何也。不知人之慕富而求之。其根皆出此一念。蘇安所謂觀欲天下民情見美則願之。故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者。此之謂也。杜甫詩有云。無貴富不驕。無貴賤不戚。其論本此。

由此觀之。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

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精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今俗人謂太史公羞貧賤。止知看此一段。不知其看破人情世故。亦自是不可易之理。聊從筆墨游戲中寫出。豈漫然無故爲此發憤之語耶。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惟刁間收取。終得其力。必有一種操縱之妙。亦用衆之才。所謂擇人而任時。此其一端也。從白圭與僮僕同苦樂一語化來。吳起之御兵亦如此。

卓氏舍近處求遠遷。任氏舍金玉窖倉粟。其棄取權略正相同。豪傑驚議。遠出常情之外。然任氏更奇。其道其才。可以治國。而錯貴五穀而賤金玉。其學問總不出此。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百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說得人生廉恥蕩然。無復血性矣。然從商君變法治秦所致。令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重富賤貧。以爲民勸。法令所驅。習俗因之。久而不知耳。

以末致富。用本守之。以武成功。用文持之。經權變化。是聖賢豪傑作用。治國創守不易之道也。

太史公自序

觀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此何有一部史記在內。遷俯首流涕。從千載而下。五十餘爲言中字字聲淚。且一一本之親命。開口便云。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終之曰子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著書者原委何如。而忍以文字讀之耶。

史懷卷十

漢書一

景帝紀

景帝德量不及文帝。才略不及武帝。然能守文帝之富强。以待武帝之揮斥者。蓋其天資愿愨。而微近于闒茸。頗如保家之子。謹司管鑰。不妄出入耳。猶豫用卒有內亂外侮。無以應之。七國之反。始既處置不當。招釁有由。及事急不知所出。殺鼂錯以謝之。成何紀綱。事平又殺條侯。始終無一可者。諸詔令頗當近古。是又其愿愨謹守之一驗也。

武帝紀

董仲舒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勿使並進。其言有功六經。不知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綰已先仲舒發之矣。今六經之傳數千年。家習戶誦。而人不知。試思秦火之後。諸子之言盈天下。六經殘斷。如神農之前。五穀雜乎衆草之中。非神識之人。辨別表章固不易耳。

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此武帝元光三年詔也。即位六年矣。承文景富備。技癢欲有所爲。而休息已久。臣民

習于無事。發端甚難。此是中匈奴初著。先爲此詔。講明湯過不先之義。爲征伐張本。以有辭于臣民耳。識微之士。當于此遏其萌。而王恢以貪躁之徒承之。兵端一開。爲此輩功名之地。雖欲中止。不可得矣。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武帝雄心。畢露于非常二字。文景用人必求長者之意。至此索然矣。所云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御之一字。甚不易言。殊自占地步。隱然以高帝自處。

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古今承平亂本。不出此語。然處置此輩。自有方略。上之使爲我用。次之不爲我患。不爲患即爲用矣。謹察二字。恐未盡止亂之義也。

武帝雄才大略。改文景之恭儉。而後能爲之者也。班史贊曰。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蓋慨之以必不能也。風刺之妙如此。

昭帝紀

昭帝幼稚。政在霍光。其可紀者。在年十四而識上官桀之詐以安霍光耳。然聰斷如此。使其享國永年。又安能久挑霍氏之專而拱己聽之乎。霍氏之禍。恐不能待之于宣帝矣。光愚忠。身在族滅之中而不知。悲夫。然武帝託孤于光。用其愚。非用其智也。愚而後身家之安危不及慮。使光而智也。其自處之道。在昭帝時。已早爲之所矣。宣帝安得而族之哉

宣帝紀

宣帝綜核名實。論者病其刻。不知帝刻于馭吏。非刻于馭民也。二年夏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模寫俗吏情形。洞見五臟。極平恕之念。極精察之言。不精察。固不能行其平恕也。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爲廷平。至幸宣室齋居而決事。是何等念頭。此固綜核人眞作用也。

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雀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其爲令符瑞之說。千古庸主諛臣欺蔽命脈也。神雀之瑞。以禁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應之。一瑞之興。一仁政一仁言生焉。眞孟子所謂善推其所爲者。如此惟恐其符瑞之不至也。

元帝紀

言有聽之甚美。而其效足以亡國者。如漢元帝之仁柔文雅是也。王氏篡漢。實元帝釀成之。帝爲太子時。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從容言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迺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帝王制世貽謀。特識遠見之言。豈似有隱憂者。豈庸主庸臣所知。讀班固贊所云。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數語爲元帝傳神。乃知宣帝所以致歎于太子。慮其亂我家者。正謂其柔闇耳。不然。謂持刑太深。請用儒生。後世以爲美談。何害于治。乃至作色而繼之以歎乎。晉簡文帝清言玄遠。王導比之懷愍。其意正如此。

元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別節度．窮極幽眇．人主偶有所長．游藝寄情．亦復何妨．定陶王至以銅丸擿鼓中嚴鼓之節．幾以此代太子．人主習尚．上好下甚．遂開曹魏以後人主一派伎倆．或至以此與臣下角勝．交相於懷．則帝王風益掃地矣．

成帝紀

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于天下．秦焚書以後．有此舉動．故爲奇快．嘗讀史至藝文經籍志．見古今奇書不傳．徒存其目．爲之氣塞．劉歆云．猶以不誦絕之．此奇書不傳之根也．人主求得之而舉士棄去之．爲下倍上．罪孰有過此者乎．陽朔二年九月．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于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此詔甚有關係．可使詞臣不讀書者爲之悚然．

成帝失德．莫大于誰任趙氏王氏二端．故班史贊曰．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然趙氏之禍．止于絕後．王氏之禍．至于亡國．趙氏爲惑溺內寵．其失易見也．王氏乃尊崇舅家．其失難見也．此杜欽谷永之言．所以益易入耳．

刑法志

班氏論刑法．從嗜欲生發說來．甚有原委．世間苦趣．未有不生于可欲者．

大刑用甲兵．兵刑合一之旨．人未拈出．又因此一語．詳古今兵制本末．自黃虞以至漢．言刑而兵制之得失備焉．言兵而時代之升降備焉．古人爲一事．作一文．豈有別無要領．別無識力．而止以一文了一事者乎．

食貨志

鼂論珠玉五穀貴賤之故．循環宛轉．變幻而明透．然後歸重以粟爲賞罰．終貴粟務農之說．節目甚妙．惟其變幻．所以明透．後世輸粟入太學．入穀贖罪．亦以粟爲賞罰之意．而行之既久．以金代之．謂之折色．依然金生而粟死也．豈復貴五穀賤金玉之本指哉．賈誼諫私鑄．謂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因悟私鑄之所以盛者．以官錢工本薄．官錢工本所以薄者．官與吏役市而侵盜之也．使官錢之殽雜與私錢等．則官私已自並行．況又過也．是官不如私也．官錢安得不滯乎．誠能禁官與吏役之侵盜．而官錢之工本厚．使鑄之精良者常在官．而殽雜者常在私．官錢行而私錢滯．則私鑄不禁而自止矣．

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曰．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于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

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常平倉爲萬世利．其說自耿壽昌發之．實做平準之意．蕭望之引武帝時縣官自漁海魚不出云云．又言築倉治船．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上不聽．漕事果便．則望之之言．爲壽昌所詘．明矣．不知壽昌之策．的于時勢．以人事之窮通論也．計臣濟急之圖．望之之言．原委于理數．以天道之消息論也．大臣遠慮之心．壽昌規其顯利．望之規其隱憂．行壽昌之法．當存望之之戒也．

楚元王傳 劉向

劉向好枕中祕書．誦讀之．上言黃金可成．未免躁誕．然亦少年聰明．高才好奇之常．卒以經術起家事主．區區一書生與王氏爭．又與權戚王氏之杜欽谷永輩爭．始終爲漢貴戚中社稷臣．其識其力．固屢次下獄有以鍊之也．

讒譖周堪劉向下獄者．弘恭石顯也．則恭顯之不利于堪向．一愚者知之矣．地震星變．上自感悟．欲以堪向爲諫大夫．又使恭顯得與白皆爲中郎．甚不可解也．庸主當迷惑時．賢奸混殽．用舍倒置．固不足論．惟是感悟後一番舉動．不痛不癢．爲可恨耳．當其迷惑．猶冀其感悟．業已感悟．而所爲止此．則讒邪益無所忌．忠直益無所恃．而進言者始絕望矣．向之言曰．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此元帝膽病所以難亡漢之禍者．不外于此．中開蔽而闢．闢而復蔽．精神面目．周始循環于一疑之中．而不能自出．至夏寒日青無光．恭顯等皆言堪猛用事之咎．抑何其不經也．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已可笑矣．興險人也．反乘間傾堪而上益爲之疑．左遷堪等．後廟闕災日蝕．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下詔爲堪猛白．情形業已豁然．徵堪爲光祿大夫．猛

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而顯幹尚書自若也．反使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堪竟以瘖死．而猛自殺．帝之所以復用堪猛者．非卽其所以殺之者乎．至成帝時．王鳳兄弟用事．向作洪範五行傳論上之．天子心知向精忠．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向遂上封事極諫．至云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篡漢之事．不憚明言之．心亦極苦矣．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而卒無所發付．似有一疑鬼坐其腹．掣其手．使其席天子之權．而不能自用一人．自作一事．每一感悟．每一改悔．不使人快而反使人悶．且恨焉．向事元帝．困于恭顯．事成帝．困于王氏．二主世濟其庸以至于亡．始終不出一疑字．世安知疑之效．遂足以亡天下乎．史記李斯傳末曰．遂以亡天下．罪斯也．漢書劉向傳末曰．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惜向也．其亦幸向之不見漢亡也云爾．向之忠．無負于漢矣．然何救于漢之亡．忠臣欲救國之亡．豈以此心無負于國而遂已哉．

劉向上封事極言王氏曰．陛下爲人子孫．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親．又曰．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妙于立言．王莽之篡．元后猶握一璽．不以授莽．向之言已驗．而悔無及矣．狄梁公之折武曌也．曰．安有姪爲天子而祔姑于廟者．蓋猶祖此意．以奪周而復唐云．

劉歆移書責讓太常博士．慨惜絕學．有一往至誠．足以動人．出于情辭之外．曰．義雖相反．猶並置之．其古

右文之意，即章帝詔中所謂扶微學廣異義者也。後世不講此道久矣，所謂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與藝文志所謂碎義逃難，俱說透千古拘儒委曲。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卽後世大臣被論引咎請告，要君脅下，今古老奸同一作用。

蒯伍江息夫傳

漢初定天下，洞疑臣下，欲鈎其陰，故重告變之法，貴赫以此封侯。武帝雄猜之主，承之不改，而一種陰賊小人，如江充者乘之，始以逃死，終以規利，用之趙太子而效，用之貴戚而效，用之公主而效，所謂取必于萬乘以報私怨，後雖烹醢，計猶不悔，是此輩所以安身立命者也。氣盛計酬，志高機熟，駢戾難下，操刀必割，無已而用之皇太子。用之皇太子，是亦不可以已乎。曰非也。上以是用充，充非是無以自固于上，用之皇太子，充盡頭一著，已託出無餘，充雖強黠，恐亦莫能自必。然上猶曰人臣當如是矣，充何憚而不用之皇太子，以博上此一語哉。獸窮鳥困，不得不出于巫蠱一事，以爲僥倖自出之途，而雄猜之主至以社稷之重，骨肉之親，供其用而不之悔。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之謂也。然充以其術亂趙，先充死而收其父兄棄市者趙也；又以其術亂漢，後充死而夷三族者漢也。雖不足贖其辜，天處賊奴亦快哉。

武帝求跅弛之士，小人無才，固不能有以中之。充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爲師。以敵爲師四字，較古者受命不受辭之說更爲精妙，自是權略人語。小人驚惡資本也。

息夫躬纖論無所避，衆畏其口，此從來小人脅衆深弊，自作護身之術，俱不出此。王嘉謂躬傾覆，有佞邪材，躬首誣嘉，健而善辯，四字人亦不能合說。折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曲盡庸臣途遠日暮悵惘情狀，正其有口可畏處。至其歷詆公卿大臣，雖小人先發制人之計，然描寫承平臣子，庸軟偷安情弊，緩急難恃，千古一轍，可爲寒心。而王嘉謂其詭衆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辨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始終以爲不可用，眞大臣識微慮遠之言，躬終不能勝正也。

賈誼傳

陳政事疏若父之前，開口便云痛哭，云流涕，云長太息，想見文帝寬容不諱，通達不拘處。逐段數來，隨筆成變，不局局文章家分解之法，其胸中眼中，看往事洛洛然，歷歷然，開架節目，確成一片，說來有情有理，有機有勢，識力原委，深厚廣遠，其言有驗于目前者，有驗于易世者，故傳末云，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與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此段結局，與誼之言先後相應，正明其見之確而處之當也。合全文讀之，如削諸侯制匈奴之說，並錯發揮諸言之，至其所論紀綱風俗，根本元氣，則大儒之養，大臣之識，其本末來路，與一切才士不同。讀之愈遠愈切，愈切愈遠，惟其心熱意滿，氣盛語透，所以人知其銳，不知其鍊，知其辣，不知其厚也。

絳灌武人，誣毀賈誼，正謂其文士無用耳。誼卻以繫單于頸一事勝之，恥以文士自了，眞書生骨氣也。然其論敬禮大臣，又若爲絳灌地者，能無愧于賈生耶。古人論事，見其大體而不及其私如此。

臣子于國家大事，有人所不能而己獨能之者，苟眞有以自信，亦不嫌于排衆而自任者。何者，國家大事，

與其使不能者敗之，不若使能者了之，蓋用舍之關于己者輕，而成敗之關于國者大。起念在國，不知其在己與在人也。賈誼有言，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又曰，使爲陛下計，無以易此。其有以自信而不暇于讓也。人或謂其少年輕躁，尤人之甚，上問誰可將者，趙充國對曰，無踰于老臣者矣。充國七十老人也，豈亦洛陽少年乎。

袁盎晁錯傳　袁盎　晁錯

錯三奏，其一論以夷攻夷，主于應變；其二其三，皆論募民徙塞下，主于持久，則其所恃在募民積粟，而不專在以夷攻夷，明矣。其妙皆在于核實邊情，遠而兵事危，一有不核，非惟難行，亦近于欺，乎豈日陳歷歷在目，所謂不敢以疑事嘗試于上，告君之道也。

以蠻夷攻蠻夷，蓋中國原有長技，我爲主而用彼輔之，故曰，帝王之道，出于萬全，此以夷攻夷之本也。若中國之長技已失，在我本無足恃，而一聽于夷，此徼倖之計耳，豈所謂萬全哉。宋以金亡遼，遼亡而宋弱；以元亡金，金亡而宋亡，不修己而恃人之過也。

募民徙塞下，使有事時免于調兵募兵，蓋洞見客兵之害，而思有以代之，其道不出此。然其經畫處分，非可急求而捷取也。徙之之初，既不強其所不願，而田廬匹配城壘器具之屬，一一爲之所，使先至者如歸安樂而不思故鄉，後者相慕勸往，自爲戰守，而非以德上，期得募徙之實用而後已，其不曰募兵而曰募民者，所以使民漸化而爲兵，非一日之故也。雖以徙爲名，一部屯田全局，藏于其中，其善後未盡事宜，詳實于第三奏內，有節次，有情理，胸中極透，下手自細自妥。然每見募徙之民，有一試輒劾而不堪再用者，由事平之後，氣驕體惰，自民而化爲兵者，復自兵而化爲民，兵再化爲民，則不復可望爲兵，而不肖將吏弱者與之偸安習懦，強者因而朘削之，法久而敝，初意不復可尋，故選置良吏，明管子什伍敎習之法，又所以防其兵化爲民之漸，而終募徙之局也。

賈鄒枚路傳　鄒陽　路溫舒

觀鄒陽諫吳王，當其反謀萌露，出口甚難，而危心苦語，精誠動人。事梁與羊勝，遊梁事敗，見王先生爲梁周旋，事濟而後已，蓋持正而忠于所事，不負心人也，亦文士之有品者矣。身處危亂之邦，不避其難，而又能超然禍亂之外，其智亦自過人。史遷以鄒陽與魯仲連同傳，若蓋此二事，猶與其排難解紛亂功成辭賞氣類相合，獨取其獄中一書，反覺合傳之無謂。

路溫舒緩刑疏，痛切懇至，入骨刺心，當武帝嚴酷之終，宣帝綜核之始，所救不小。良由身作獄吏，從殺人場中鍊出慈悲至性，孟舒嘗作獄吏而卒成長者，亦此意也。

景十三王傳　河間獻王德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河間獻王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卽今收藏鑑賞家貴從板書之意也。

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借二王語互作斷案，妙甚。然中山王是

一種作藩王真受用學問。觀其閒樂一對。甚有戚心。安知非感于藩王傾側。自歸于聲色。爲全身寄猶之地乎。明帝永平中。法憲頗峻。北海敬王睦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此即中山王之意也。

陳思王紛紛求自試。正速忌者之機。煮豆之悲。誠有以自取也。

長沙定王發。即光武六世祖也。其母唐兒。爲程姬侍者。上召程姬。姬有所避不欲進。因飾唐兒以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生子發。中興之符。兆于此矣。然則唐兒發祥之奇。又豈自生一長沙王而止哉。

觀江都廣川所爲諸淫暴事。有絕不近人情者。皆是陰陽中一種戾氣。臣民中一段劫運也。

李廣蘇建傳

李陵願自當一隊。以分單于兵。毋令專向貳師軍。計亦自奇。然其機緣際遇。節節相左。蓋亦有奇數焉。武帝時。自請擊匈奴者。雖一士之微。必加獎助。陵雖云以少擊衆。然中國之師。計自應出萬全。豈有以五千人委虜之理。上曰。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言出而難于自止。對以無所事騎。上沒然壯而許之。不爲之所。使陵逞心忍氣。冒死一往。以塞其言。已挫其銳而孤其心。奇數一也。已乃使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羞爲陵後距。上書不進。上不問博德以私懷國逗遛之罪。反疑陵悔不出而教博德上書。奇數二也。與單于戰。所射殺過當。單于將引退。諸當戶君長止之。會敢降虜。具言陵軍無後救。爲之鄉導。奇數三也。三者皆可原。獨其畏死降虜。與庸人無異。降虜無論矣。又說蘇武降。是亦不可以已乎。曰。分謗也。說武不降。見其至誠。而後湧泣霑襟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良心不死矣。

司馬遷遂衆冒嫌而救李陵。人情所難。其說可取。而其語近誣。遷此時只合替漢救之不至耳。即上亦曾悔陵無救。以此爲言。機自相入。不宜盛稱陵爲國士。爲名將。豈有國士名將而降虜者。且業已降虜。猶謂其將欲得當以報漢。何其迂而悖乎。遷文士也。從來文士咸作文士。喜譚奇功。通輕俠。既無卓識具眼。灼見其人。始終輕信亂交。未有不因人虛名空言而自受實禍。且爲人品累者。

衛律說蘇武降。武罵之。且曰。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此始矣。非惟語壯氣盛。亦藏有機權作用在內。律庸人也。不可曉以是非。而可怵以禍福。蓋以一絕大干係。推付與律。乃可以塞其心而塞其說降之路也。夫機權作用。正武所以自全其節耳。

武在虜中。聞武帝崩。南鄉號哭嘔血。旦夕臨。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正以報其南鄉哭臨之誠也。重其禮且遂其志。千古特典。忠臣出氣。魏將于禁爲蜀所虜。吳得而歸之。亦令謁武祖廟。權主賞罰過衰甚矣。

武與桑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證。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甚得大臣體。武精忠爲外吏觀瞻。才一間及就使保全。所傷亦多。古人不以朋友累人。不然。忠如蘇武。一李陵株連足矣。又待謀反之弘羊哉。

董仲舒傳

仲舒儒者。其告君之言。寬大舂容。不急急于指切一事。以說理爲主。然理明而事情自見。無賈生之激。無鼂錯之峭。而氣運閎深。波瀾紆迴。自是漢人文字。所謂學問道德之氣。藹藹半半然見于筆墨之間者也。

本言富貴者不宜侵民之利。卻從天人古今發端。其原委起止。已自不同。而以上天之理太古之道結之。看來甚迂。說來甚切。古人言語前後皆留餘地以養之。故其入也深。而其傳也遠。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兒寬

廷尉有疑奏。輒寬爲奏。奏成以白廷尉張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此語從學問中出。武帝不必言。即張湯亦自不凡。士有一言之善。大臣與天子立知之。才者固快于自見。吾庸者亦安能一日苟容哉。

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兒寬亦是古今第一。知業取。占便宜。人所利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也。催科之術。孰有工于寬者乎。

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是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此言爲相如善後耳。若不以獻諛之心出之。移之以論他事。豈非古今謀斷定案哉。

張湯傳 子安世

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安世能識亡書三篋。非獨以敏勝。亦以慤勝。以敏識易。以慤識難。非一切書簏腹笥行秘書輩可比也。其輔少主處權滿。作用條理之妙。皆從學問中出。與霍氏成敗相反者。學不學之效異也。

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此言甚有大體。不惟慎于自處。亦高于處人。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其妙全在此。不然。上語爲蔽賢人口實矣。

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霍光閱歷于此等處見其條理井然。不得不以大臣之識推之。所謂味道有子。李嶠無兒。正如此看出。

史懷卷十一

漢書二

杜周傳

王氏取漢深矣。惟劉向預見之而訟言之。天子雖不能用。猶知爲王氏起此議。至召見嘆息悲哀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當其時爲人主者。豈遂截然不知有王氏者哉。人主不能截然不知有王氏。而天又以日食告。以地震告。爲人主者卽至愚。欲不舉而歸之王氏。不可得也。有杜欽谷永者起。始暗取後宮以代之。使人主盡撤王氏之備。以備後宮。漢乃截然不知有王氏。而王氏得以其閒掩其目。以制漢之敝。嗚呼。二子亦爲一身報王氏耳。孰知爲王氏取漢。遂莫有工于此者哉。且後宮與外戚。其說相近。二子與向。又俱以經術應變陳言爲名。宜漢之入其說中而不知也。劉向之說不行。世何敢復言王氏。繼向上封事請退大將軍鳳。以應天變者。獨一京兆尹王章耳。鳳且懼。教鳳上疏謝得無廢者欽也。鳳雖得無廢而心慚。求退。說使勿退者欽也。鳳不慚且退。乃遂殺章而不疑。章死。衆冤之。鳳又慚。說鳳舉直言極諫以救其過。于是章死而不以爲冤。而漢益不可爲矣。史稱欽深博有謀。優游不仕。以壽終。欽何求于王氏哉。不過感王氏之知己。而甘以其身爲柴犬耳。谷永。小人也。見鳳方用事。陰欲自託。有所恃而不爲忌。明以申伯指鳳。至云願具告所言。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爲誠天意。願陛下省察。是其黨藏王氏已顯然不畏

人主知。猶謂漢有人乎。原其本末。欽優于永。然其爲王氏取漢而漢不知。及其成功。一也。士之求自見自達。未有舍人主而先求之私門者。人主棄之而私門收之。是人主自以士徇私門而覓以圖從。故曰人主愛惜人才。自爲社稷計。蓋非其明著痛切者哉。郗超爲桓氏謀主。以父愔忠于王室。不令之知。死至錄其所與桓氏往反密計。屬門生呈其父。以斷其哀。吁。爲超者亦苦矣。超俊物。世莫能知其人。又非可以名譽爵祿收也。桓元子雄爽。其氣誼必有相感者。至不愛其身以報所知。不愛其名以報所生。誠使晉能先桓氏而收之。超亦何苦而出于此哉。若超者固杜欽之流也。

哀帝卽位。杜業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骾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于大吏。皆權臣之黨。其言危苦懇至。班氏著此于欽傳之末。欽附王氏亡漢。公案定矣。

武五子傳

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此易事也。雖在上怒甚時。羣下疑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出身上書。是古今第一好膽。然其言曰。子盜父兵。則當一罪名坐之。乃可爲出脫謀反之地。凡解紛難立言必須有法。若直言太子無罪。則反重其怒矣。上知太子無他意。使車千秋得以其間訟太子者。安知非三老先著之妙哉。

宣帝謚太子曰戾。蓋以孫而謚本生祖也。不敢顯其骨肉之失耳。雖情不勝禮。然在後世亦難行矣。上已憐太子無罪而悔之矣。舍其怒而從其悔。其可乎。

巫蠱之禍。中于骨肉。班氏以爲武帝用兵弗戢自焚之故。因果報應。說得懍然。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一語。天人透悟之言。

昌邑王賀在國時。數有怪。郎中令遂諫不聽。居無何乃被徵。遂之言雖不驗。驕主諛臣。處此益肆。然無所忌矣。其應乃在被徵之後。災祥之理。豈可以目前定哉。

宣帝卽位。心內忌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察之爲賀者危矣。敞條奏賀起居。著其廢亡之效。上由此知賀不足忌。所謂以小察而全大恩者也。不然。賀固可憐。所傷主德國體多矣。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武帝好文之主也。嚴助以文學貴倖。特予補外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責問。待下綜核如此。不以文士優容之。此漢治之所以無敝也。

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從古無以詩文醫病者。自宣帝之于太子始。乃知枚乘七發。陳琳草檄。非一切妄語。蓋以聰明之主。處父子之間。其體悉調護。則有異想。有至情。有妙理。出尋常畜懷之外。

賈捐之議論文章。甚有可觀。始短石顯。不得進用。與長安令楊興更相薦引。欲得大位。復知顯。興曰。顯鼎貴。且與合意卽得入矣。捐之卽與興共爲薦顯。又爲奏薦興。竟爲顯所中。下獄死。功名熱中。反覆至此。身

名俱敗。悔不可及。從古躁進之患。在才士最易爲劇。戒之戒之。

東方朔傳

武帝雄主。使東方朔與侏儒共論饑飽。自然置身無地。朔紿侏儒以若曹無益于國用。徒索衣食。此韓非所謂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從來治國通患。朔借侏儒發之。朔陳農戰強國之計。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朔滑稽。與商韓似不相入。學問實用不測如此。

朔直諫皆擇其大者。餘皆其游戲之時。所謂養其全力。待時而發也。豈屑屑然以諫立名者哉。不屑屑然以諫立名。此朔之所以不妨于游戲也。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車千秋　楊惲　陳萬年

中國用一人。外夷覘望以爲輕重。車千秋以一言寤意。拜相封侯。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故。使者以上書言事對。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卽得之矣。此單于亦自不凡。遼使謂寇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亦是此意。與成帝時單于見董賢爲大司馬。輒賀漢得賢臣者。眼識相去遠矣。然爲外夷者。未必皆此輩。中國舉動。亦何可自輕耶。

太僕戴長樂告楊惲書。備極羅織。止免惲爲庶人。惲予孫會宗一書。遂致極刑。愚謂惲此書雖涉怨望輕慠。未至如長樂所告也。惲不死于長樂所告。而死于此書。異哉。蓋人告之者。其法尚在疑。自爲此書以實所告。此惲之所以死也。處疑謗之中。在廢棄之後。筆墨語言。何可不愼。

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

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吉薦愼實相稱。以萬年媚己處之仕途奸諛。千古一轍。曰及萬年者。私之之詞也。竟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媚之爲效。一至于此。人亦何憚而不學媚乎。今孤直之士。簡于權貴。而動以賢者待人。望其破俗情以虧己。豈不難哉。

楊胡朱梅云傳朱雲　梅福

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薦朱雲。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及雲請上方劍斬張禹。上大怒。將斬之。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同是千古爲友爲國之人。然嘉于無事時薦雲作大官。不如慶忌救雲于死。事難而義正。要其義重。不避嫌。不畏死。則一也。國家欲得不二心之臣。當于此求之。

朱雲欲斬張禹。斬其黨王氏者也。梅福上書訟王章。訟其攻王氏者也。皆是漢忠臣。雲病不呼醫飲藥。士莽篡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處篡革之際。結局皆妙。而其志皆有可悲者。雲知王氏之必篡漢。而力不能爲。病不呼醫。卽范文子使祝宗祈死之意。福始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一腔熱心。欲完漢社稷于王氏貪吻毒手中。如拯溺救焚。此豈潔身自了之人。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臣莫敢正言。班氏著此一段。明福爲漢本領主意不出于此。上書千言援引古今。不離本題。乃云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其意全在訴王章之枉。發明王氏篡漢。先除觸手之由。蓋篡

奪之人。智可蔽主。力可脅衆。全使一二膽識不二心之臣。洞見其微。而遏之將然未能之際。王氏取漢。其勢已成。又有張禹孔光杜欽谷永輩。以漢之臣子。爲之委曲效死。出力定計。洞見而欲遏之者。劉向、王章、朱雲及福數人而已。福之力訴王章。猶爲漢留一攻王氏之人也。福始終血誠。非爲章。乃爲漢也。必不可爲。而後棄妻子。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以自見其志。蓋以首陽之義報漢云爾。今謂其爲達生。福爲高隱。非知二子者也。

霍光金日磾傳

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尚璽郎亦自是一託孤之臣。惟光能識之。

宣帝卽位。乃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霍氏禍始此。不在驂乘也。雄猜之主。久處隱約。豈能堪之。光死後。霍山雲何等庸人。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英主作用。已自深妙。魏相又白去副封。其剗削霍氏。咄咄逼人。而甚有節奏。卽霍氏以駭懼謀兒戲之邪。霍禹曰。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只我家將軍四字。便可族誅。魏曹爽正是此一流人。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爲漢所獲。遂與霍光同受顧命。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卓識過光萬倍。何止篤愼也。嘗怪武帝連年伐匈奴。得不償失。乃得一日磾爲社稷臣。奇甚。昆邪率衆內附。以數萬計。所獲雖多。不可與此並論也。然唐明皇寵信安祿山。又是此等識解誤之。

趙充國辛慶忌列傳趙充國

從來夷狄情形。合則強。分則弱。善制夷狄者。常使之分而不合。充國之言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看分合二字。甚透。先零諸羌。解仇交質。合之勢也。充國始終作用主意。全在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專行先零之誅。使其分者常在羌。而合者常在我。勿令廝交堅黨合。中國制夷狄之法。不出于此。然均之羌也。可以含罕开而誅先零。獨不可以含先零而誅罕开乎。曰。罕开之要領在我也。罕开之要領在我者何也。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先零果反。此罕开不合于先零之要領也。要領在我。然後用善威信以柔伏之。故雕庫稱人斷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無罪遣歸。分別善惡。宣示天子曉諭之令。解散其心。使罕开欲復合于先零而不可得。故辛武賢。充國所惡也。與充國異意。欲擊罕开。充國駁之。至公卿皆是武賢議。天子以書勑讓充國。令其引兵從武賢深入。充國以將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因陳兵利害。其言曰。先零雖與罕开解仇約結。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適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堅其約。合其黨。數語最透。充國肯使已分于先零之罕开。復與先零合哉。反擊先零。降斬無數。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此含罕开而誅先零之效也。然不得罕开所以不合于先零之故。則同一羌也。或含之。或誅之。先後之間。亦安能了然于心乎。

充國含罕开而擊先零。罕开內附。先零已孤。重以降斬之威。先零所餘有幾。而猶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

敵，如治亂者使之然而自潰，老臣爲國久遠萬全之計也。

充國條奏屯田，妙在爲將者不避嫌疑，爲上者不拘文法，所以能成其功。然其膽識從精忠出，有一片至誠，是以格于上下，通于始終。觀其言曰，臣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illegible]之一字，是其本領，不敢料其主之不明，而不以忠言自盡，眞心發露，千古論功名之士，所難在此。上前後賜書，往返商確，務求詳妥，充國披聞條答，不敢作一影響皮毛之語，極曲折純直，遂以論事爲主，文之工拙非所計，然其文不期妙而自妙者，志氣所至也。志氣者何也，誠也，明也。

武將議邊，非事之核，誠有若鼂錯之策匈奴者乎。文臣奏事，其文之高妙，有若充國之條屯田者乎。上之聽言，不以此責其臣，而曰不拘文法，下之告君，不能以此自盡，而曰不避嫌疑，此腹臆苟且之道也。

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伍，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伏。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可見從來會議，不公不明，朦朧觀望，不足恃者，非惟識慮不足，亦其心爲國者少耳。陳湯有言，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比所見，事必不從，此千古會議通患也。魏相一人一言，便可破議庭之謬，宰相之關係如此。

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于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議充國此議，老將血誠，千古不滅，乃知人臣以不伐爲美，猶其第二義也。不伐之美在一身，避嫌之害在天下國家，事有近于自伐而以爲國者，充國是也。誠之至也，誠不如充國，未易語此，無論于老臣一語，充國徹首徹尾自信之言，避嫌之事，賢者不爲，充國因有所不屑也。

傳常鄭甘陳段傳論湯

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爲一士而以爵殉之，又以身後名殉之，此古今人情所難。今紈袴之子，無事能結識奇人，有事能舉所知者有幾，況以其身連坐而不悔乎。

陳湯之擊斬郅支，較之傅介子誅樓蘭，事勢更難，名義更正，謀慮更遠。蓋郅支與樓蘭，同爲殺漢使，而湯之意尤重在郅支負漢之後，與康居爲一，後爲邊患難制，特以殺漢使爲名，及今除之，多此一片苦心在內，故其與甘延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久畜之必爲西域患。此湯擊斬郅支單于本意，不獨以其殺漢使也。其進討郅支，用兵機宜，有節次，有紀律，謀而後戰，必勝而後發，非掩襲僥倖，徒取于一擊以爲奇者。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千古快事。然在介子則爲功，在湯則爲罪者，介子之往，霍光白遣之，而湯以便宜行事，故嫉功者得以矯制之罪罪之。法吏懲

儒者臣，合黨同心，羅織惟恐不密，機穽惟恐不深，灰英雄之心，不顧國家利害。匡衡經術宰相，甘心爲石顯出力排擠，不至于下獄論死不已，苦哉乎。劉向爲湯上疏曰，論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斬郅支之首，承聖指三字，出脫湯矯制之罪，甚妙。湯之罪無可指，而湯之功全矣。谷永之疏上，天子僅出湯，奪爵爲士伍。千載傷心，後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有發議數日不決，天生此一事爲湯昭雪，結奸臣之舌而唾其面。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能詘申，已自可憐。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此一語拋死妒功諸人，至其料敵神妙，知烏孫兵合不能久攻，屈指不五日而解，使匡衡輩立其前聞且見之，其靦顏汗背，何曾鈇鉞之誅。湯此後自可吐氣論功，食報無疑，而猶以代人作章奏下獄徙邊，湯一生勳名，竟以此結局，總之湯才略絕世，而貪之一字，是其胎病，始終興榮，爲奸臣借口，不出于此，然前斬郅支，後料烏孫，廷臣中固不能舍湯而別尋一不貪者代之。祭彤廉將也，光武美其清約，封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無不悉備，如此爲將者，亦何苦而貪。漢法邊臣功賞極厚，獨偷于一湯，使萬里功臣，至爲人代筆自潤，可憐可恨，亦可羞。奸相庸主之過也。不然，湯之功罪甚著，一時君相封賞之，何其明白正大，而壯侯之謚，留爲王莽行其私，辱孰大焉。

衛司馬谷吉送郅支侍子，而郅支殺之，原情定罪，較樓蘭有加，不誅何以爲漢。且吉上書請往，所謂無恨知死不避，虜殺之不問，何以勸遠使死事之臣乎。谷永，吉之子也，郅支殺吉而湯殺郅支，爲永父報仇，永之爲湯訟冤，正宜耳。然不如耿育一書痛快直達，語語指斥匡衡，無所回互，使人臣不得以經術飾奸，尤得奏事之體。

雋疏于薛平彭傳　雋不疑　疏廣　于定國　薛廣德

暴勝之爲直指，才位威名，種種自負，非雋不疑之氣，固不足以懾之。然勝之亦自不可及。今上官純以衣服言動責下，縣令中有賢如不疑者，不能去其素服手板以見部使，況褒衣帶劍而見直指乎。不疑教勝之，氣嚴而語平，作吏自爲嚴而教人以寬，威行施之以恩，一語所救不小，自是對病之藥，其作用從學問中出，難爲俗吏無本者道也。

二疏教太子，有盡心盡力處，不徒以保身知幾自了而已。太子外祖父許伯，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寓意甚苦，立言又妙，若無此段正論，師傅之道未盡。後之徑去，亦因無謂太子年十二，頭角已露，根器庸柔，二疏已窺見之，知有王氏之禍機，不可爲而後去，所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徒以一身禍福論哉。觀其言曰，富者衆之怨也，我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語語是處亂世自全之法，蓋亦知天下之將亂，有傷心而難于明言者，詎爲達生之論耳。若二疏者，始終出處，因禍福之流亟也。

東海孝婦之冤，于公諍之太守不聽，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必有此一片至誠，乃可以辭于孝婦之死，宋歐陽修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恨，其本領未易言也。

定國迎師執經，亟是漢一切獄吏聚斷，乃知持平無寃，從學問家訓中來，刑獄一事，關係至重，非文墨俗吏所能了也。

亂者，盜之積也，大盜者，小盜之積也，盜發吏不亟追，與盜爲市，反繫亡家以待對簿，一盜之興，捕盜者之利，而亡家之禍也，以故亡家不敢復告，盜以寖廣，課吏者不察盜之寖廣，徒以不見亡家之告，反使俗吏有盜息民安之迹與名，上下相蒙，吏治之蔽，養亂由此，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上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入受詔條，責以吏事曰，惡吏捕賊，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寖廣，此等情弊，吏之所不反察，而上洞見之，以責其大臣，漢世人主，抑何其綜核也。

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諫，至欲自刎，以血汙車輪，詞態不撓過矯，然廣德爲人，名爲溫雅蘊藉，而有此直節，固不得復少之，且使容容默默者，不能以溫雅蘊藉自解也。

王貢兩龔鮑傳

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眞得嚴君平矣，寫盡俗吏之淺，然亦士之自賤，久爲守令所輕，有以致之，令時作官其地，以得一士爲喜，如強者可多得耶。

王吉事昌邑王淫暴之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只是不負心耳，昌邑既廢之後，上疏言得失，議論不必奇，而深厚老成，在宣帝操察之時，尤爲因病之藥，惟其近迂，所以益切，蓋宣帝操切，故以迂救之，上直以爲迂則失之矣。

觀貢禹始終陳言，君臣之際，亦幾乎信而後諫者矣，其意本乎忠愛，其文流乎經術，而一往深至質核，若以村老家僕口齒出之，語未卒而至誠遂乎面目，此言之所以多見用也，人臣言而見用，又何必明其意之爲忠愛，文之爲經術耶，但人臣言事，擇其大且急者，元帝時恭顯用事，王氏亂內，釀成亡漢之禍，劉向能言之，而得君不如禹，使其言出禹口，或能有所感動，猶可言之，費而自失之，非識之不至，則膽之不足，必居一于此矣。

韋賢傳 玄成

韋玄成陽狂讓爵于其兄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坐不騎馬車騎至廟下，削爵爲關內侯，自傷貶黜父爵，作詩自劾，蓋未襲爵之前，以克讓爲美，爲人弟之道也，既襲爵之後，以守成爲賢，爲人子之道也。

魏相丙吉傳

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我因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維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權貴人身死，上官侮辱其子孫，以立威名，仕途自有此一等惡習，然武庫令去官而相追呼之，相之不肯遂令則矣，相智人也，不欲有此炎冷之迹，然觀其自恨數語，可見相欲存厚道，不過爲作官計，意在生大將軍而不在死丞相也，殆矣二字，不覺露出本情，霍光責相，甚有大體，卻是長者之心，大臣之言，相與霍氏有卻而終抑之，其根在此，霍光責相良是，至以此一事銜之，因事致之下獄則過矣。

魏相怨霍氏，不惜屈身違道，結外戚許史以傾之，其巧宦人，諫伐匈奴，與許史何與，而云願陛下與平昌、樂昌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因事獻媚，與谷永之託王鳳何異，其心迹險闇甚矣。

丙吉保護皇孫，絕口不言舊恩，人知之，昌邑既廢，曾孫于昭帝其序爲孫，吉奏記霍光請立之，膽識過人，光聞而聽，援立一不得人，昌邑之事，豈堪再見耶，吉此舉所全甚大，其功在保護曾孫之上，吉之絕口不言前事，亦以大臣謀國之道自處，恥與乳保分功，見定策之意，別有所在，不爲私恩耳，天生一掖庭宮婢則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內吉知狀，似代爲吉自明者，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毫不以一語自及，而一宮婢二十年前微賤功過，口道如昨日，則己之保護舊恩，不言自明矣，何其巧也，既有舊恩，而又多一不言之美，大有作用人，史稱吉深厚，眞不虛也。

吉起獄小吏，文采不及魏相，而德益過之，其爲相持大體，識見議論，又似從學問中出，相救時才相也，誠帶險刻，巧而善宦，然猶能盡力國家，非全用其巧，以自營官職者也。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 夏侯勝 京房

黃霸以夏侯勝被繫下獄，非惟不怨勝，反從勝獄中受經，是千古一定力人，能了生死者，未可以好學盡之也，然了生死方是學問得力處，朝聞道，夕死可矣，此儒家涅槃語，霸從何處得之。

京房與上論幽厲一段，更端詰問，節次甚妙，然語漸切而漸相挨，步步逼人，使人難堪，臨亂之君，自賢其臣二語，庸主精神，盡家寫出，然上之所以對之者，亦覺有無數慚憤在內，而房不知，使人主慚憤而進言者不知，則進言者危矣，房猶欲以占驗行其考功之法，與石顯作對，寓經濟于術數之中，其計誠愚而其心誠苦，元帝柔懦作畏，房請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壅塞，不許，出房爲魏郡太守，又止無乘傳奏事，房步步入石顯殼中，尺寸不能出矣，兩上封事，情辭無緒，慢博一案，自處敗局，以快囚錄，房此時方寸亂而手足忙矣，騎虎難下，悲哉。

房上封事，引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此事是僻，可補正史之遺，爲從來君子攻小人，輕發不勝，殺身亡國者之戒。

趙尹韓張兩王傳 趙廣漢 尹翁歸 張敞 韓延壽

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缿筩，及得投書，削其姓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破壞姦黨，在于播之，蓋國不能無姦民，而患于姦民之合，姦合則爲黨，姦易得而黨難窮，廣漢前之法，使其有姦而不得爲黨，雖近于不厚，然居官御下之法不出于此，江乙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此之謂也，姦黨既散之後，此法不可輕行，爲民

上者爲風俗計，又當有以處之，故韓延壽繼廣漢爲太守，欲更改之，教以禮讓，非相反也，或是廣漢善後之策，然改前官所爲，深厚不露形迹，不生嫌怨，最爲有法，

古人用衆之道，雖權術牢籠，必有真精神出之，乃不敗露，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事推功善歸之于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與張湯讞獄，歸美正監掾史同一操縱，而史云行之發于至誠，至誠者，眞精神之謂也，又云，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廣漢聰明，全是精神所至，他人效者莫能及，才能可竊，精神不可竊也，

盜劫質案，皆吏畏質不敢幷擊，此劫質之所以盛也，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廣漢將吏到家，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即開戶下堂叩頭，魏夏侯惇爲僞降者所劫，惇將韓浩叱持質者曰，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惇得免，魏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舉可爲萬世法，浩之故不若廣漢之婉，然廣漢之言，猶有愛質之意，其權與賊共之，浩則使賊全失其所恃，而我全制之矣，處劫質惟此兩法，等而上之，宋公子目夷之所以應楚者，其作用亦不外此，

廣漢精于吏治，自其天性，而紀綱大體，有所未知，以殺榮畜一事，爲丞相所案驗，乃誣丞相夫人殺傅婢，欲以脅之，勿令窮正已罪，此與市井無賴何異，勿論魏相爲丞相，非可以脅劫取勝者，正使要脅可以脫罪，此其風已不可長，廣漢大臣也，罪在他人，猶當禁之，況身親行之乎，

爲吏不受干請，自謂風力，不知人已干請，我又不受，人我開自有許多不妙處，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翁歸能使人不敢干請，乃知不受人干請，自是第二義，昔釋道研有言，使君從將我入靑宴，無自得論地上事，其出之自有本，非一味風力所至也，

翁歸爲吏，非不強直，史稱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非惟自全之道，其所以能行其意，行其法者，妙用亦出于此，爲吏強直，人已不堪，若辭色驕倨，先自處一無禮之罪，人之不堪者，含其強直而罪其無禮，亦復何辭，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惟其言孫，所以能危行也，

韓延壽與趙廣漢同一吏治之精，然廣漢御民以權術，而延壽上禮義，好古教化，原委不同，買直有言，移風易俗，非俗吏之所能也，雖以廣漢之賢，未能免此，惟延壽幾之，然其作用收放進退處，實大有一番牢籠，吏迹如此，班史不入循吏，亦自有窺其微者，其處蕭望之與廣漢之于魏相事者一轍，蓋其崇尚德禮，原以作吏治聲譽，非真有所本者，若二子者，才則有之，概乎未聞道也，

張敞敏練長才，坐與楊惲爲友，公卿奏敞不宜處位，等此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聖主惜才如此，及敞使殺絮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自取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人知其作用之妙，不知其轉變保全，從一片苦心出之，

史懷卷十二

漢書三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 蓋寬饒 孫寶

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廉吏易，廉吏而兼能吏難，廉止于潔己，能存乎用人，可以廉自待，而不可以廉望人，月奉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不苟取而能舍，廉者欲自行其志，道不出此，又未有不能爲廉吏而欲爲能吏者也，

人臣號剛直敢言，亦須先修職業，王生予蓋寬饒書曰，今君不務循職，而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言，省議論而歸職業，責得其正，足以服剛直者之心而折其氣，

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踵正氣盛而語特聞妙，人已聞大有學問權術，深于涉世人也，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爲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爲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奸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誰有其人乎，文仰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

大鴻臚蕭育等皆序焉。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度穉季而譴它事，衆口讙譁，終身自墮。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顧受將命，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舍豺狼問狐狸，止于古巧宦人色厲膽薄，以欺觸而博剛直風力之名，同此作用，但不堪一戳破耳。寶威名素著，不敢取杜穉季，問其次以塞之，其病全在重一官，惜理節欠寫出。如見侯文為寶始終周旋，一毫形迹不露，就中不無逸心，然審處之道，實不出此。文有心人，始稱病不肯仕，後求受署為掾，出處之際，樞機在我，甚為不苟，寶能用之，勝取斥穉季矣。

蕭望之傳

霍光輔政，失魏相、張敞、蕭望之三賢。三人皆持論抑霍氏，不無私意，總不如魏相自去副封，下手甚毒，藏機甚祕。望之言霍氏在光輔政之時，其意隱而近正，相與敞排霍氏在光死勢衰之後，其詞著而近險。望之固君子也。

匡張孔馬傳 匡衡 張禹 孔光

匡衡經術儒者，然雖到非大臣器，所對詩義深美，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非不用儒也，重大臣甚于重經術，自是帝主高識。時元帝為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其意自妙。若留以典文章禮制，必有可觀，遽用作宰相，用杜其才，受過其器，附權畏勢，蔽賢妬功，甘為石顯私人，畏死而追條其罪，經術大臣至此已可羞矣。王尊劾奏衡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而快于古，衡竟以體面慰留忍恥就列，不去于王尊之劾奏，而平陵伯一事，竟以賦墨敗，決裂潰之。謂夫患失，亦安能保其終不失哉。漢劉向、匡衡，並以經術稱，衡作宰相而向典文學，易地皆善，而漢兩失之。向之忠以經術掩，衡之佞亦以經術掩，非經術之罪，而用經術者之罪也。

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成帝委權王氏，漢祚將移，天變人言不足警動萬分之一，決于一禹。車駕至禹第，親問以天變，人主絕妙機緣，漢之存亡全在此著，被老奸以身家一念斬斷之。禹則謂上曰，枉心澆面，在一則字寫出。又云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別裝一副正論，暗為王氏出脫，與谷永移過後宮機局正同。王氏篡漢，始于杜欽、谷永，而成于禹。朱雲請劍斬禹，是千古第一討賊妙手。欽、永王氏私人，

猶曰儒生後進，漢不能用，而王氏收之。禹以經術為漢大臣，與王氏並列，而甘心為王氏取漢，其罪豈可與欽、永並論哉。史稱上親往禹牀下，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蓋言禹得君如此，而以此報漢，罪之深也。太子與權奸同朝，國家將有易姓之禍，雖力不能遏，勝之能使有心人處此，亦須正己潔身，先自處于無過之地。相時乘勢，而徐圖之，乃不礙手。禹以年老治家，好平陵肥牛亭地，奏請求之，帝引曲陽侯根爭之，謂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當是時根論自正，禹無以謝根也。禹所處何時，何地，使正論在根，而曲反在己乎。使禹真有為漢誅抑王氏之心，自無此等舉動矣。觀禹與王鳳並領尚書，王氏氣未厚，而勢未成，事猶可為，而禹乞骸骨，先退避之。禹無為漢制王氏之心久矣，若禹始終一溫飽俗耳，其放逐能亡漢，俗之為患至此。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豈非以其俗哉。黃庭堅有言，臨大節而不可奪，謂不俗人也，唯其不俗，所以不可奪。

定陶王求為漢嗣，趙后與王氏主之，孔光能持正義，與二氏爭，及王入繼後，王祖母傅太后欲改居近帝，并稱尊號，光又爭之，猶有大臣風節，不爭與王莽同時，迸衰而才短，精亡而膽薄，處難處之地，然未至如張禹賣國，不可以其投櫓與禹同罪也。大臣富貴念重，市恩樹黨，受惡名以固寵者，人知之，持法行意，得美名以固寵者，人不知也。史稱光居大位，于弟子終無所薦舉，其公如此。愚謂此不可言公，只是巧于自固耳。自固則必畏事，畏事則必遠嫌，遠嫌必從其弟子始。史稱光不結黨友，養游說，無求于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此論得之。

王商史丹傅喜傳

亡漢者外戚也，外戚賢者，亦自有一王商，卒為王鳳所陷至死，鳳與皇生為族，必反以為畏禍而自除之。惡運之至，豈一善人所能爭哉。然史稱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數訟為商昭雪，甚有分曉，以直臣評論商之生平，商之公案定矣。

定陶王以好音善鼓，上數稱其材，幾于奪嫡。史丹進曰：凡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非惟正論，其當機應節，許多調護太子之妙，皆在其中。凡上稱定陶王，而丹無端忽及皇太子，適折其萌，而消之有意無意之間，甚捷甚微。至中山哀王薨，上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至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何等至性，而太子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御是為人父兄，不易之論，上以此責丹，丹亦無辭。蓋向之稱定陶王者，私情也，今之責太子者，正理也。私情易拆，而正理難奪，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臣竊戒屬太子毋涕泣，感傷陛下，上意乃解。丹此際設心發口，難于對昔之稱定陶王者百倍矣。及上疾病數問尚書以景帝立膠東王故事，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為言，一片至誠，生出許多懇篤，可見懇篤之詞，不出于至誠，不足以感人。況以臣子對君父，而所言者在處人骨肉間乎。

薛宣朱博傳

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長短，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

及宦融事，詣府謁宦，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宦察渢有改節敬宦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渢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以爲疑于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于後，卽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渢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宦詞語溫潤，無傷害意，渢卽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宦，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宦，宦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待屬吏雖大有操縱，然權術中理，是以服人，意是以威人，非一味沿刻者可比，及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長吏，使自行法，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辭氣舉動，節節有禮，故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喜懼二字妙甚，見上宦作用之效，蓋得其要領而操縱在我，用人而不爲人所用也，

宦爲相後，反覺索然，所謂功名損于治郡時也，然當其爲丞相而翟方進爲司直，宦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故結厚焉，此無論爲國善後，自全之策，亦莫妙于此，今之媢者，身退而惟恐一賢者繼之，敗其成而暴其短，百計巧錮，卒之不利于己者，不必皆賢者爲之，而賢者轉用之途，又非巧錮者所能終塞，以霍光之賢，媢蕭望之魏相張敞三人，卒繼光大用而傾之，何其劣且拙也，

朱博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步至廷尉中，候伺咸事，詐爲醫入獄，爲咸調護，卒免咸罪，博以此顯名，爲郡功曹，看來博一片氣俠，總是借題自立聲譽，爲仕宦地，功名路上人，自有此一等作用，若廉范爲隴西太守鄧融功曹，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于是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衞侍左右，融怪其貌類范，范堅不肯承，融死，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識與才合，若范者，吾卽以眞氣俠許之，有此本領，雖君何患不作忠臣，治民何患不作良吏，

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耶，乃召見諸曹吏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處病吏快甚，妙在從容其爲者爲真，白巾走出府門，無從措辦，千古名利中爲人，當用此法處之，晉范汪爲桓溫所黜，家居，溫後欲用汪，汪亦知之，乃至都，溫喜躡屐訪汪，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溫不覺虛往之意，一時頓盡，遂廢汪終身，此處爲人法也，

凡爲吏有時乎用誠，但誠者病于不信，有時乎用察，但察者病于不爽，博召見功曹，閉門其得其陰事，與筆札使自記，稍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既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勑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操舍之間，信甚又爽甚，所以妙于用人，能得其情，又得其力，

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古今自有

此一等宦情深重之人，除作官之外，一無所好，反似澹然無欲者，博是也，及傅太后求稱尊號，公然希指排孔光傅喜師丹正議，竟代光爲相，猶嗜進不已，力主趙玄奏免喜，爲上所覺，召問狀，玄誠死，博自殺，一念熱中，枉心徇面，身名俱敗，于古快之爲傾險者之報，此淺躁小人不學之過也，

翟方進傳 義

翟義討莽，不必以成敗論，天地間自不可無此一舉，然名義雖正，而步驟疏爲，節節皆錯，此楊玄感徐敬業之徒，所以不終也，

谷永杜鄴傳 谷永

永一意爲王氏取漢，專攻君身與后宮，解免王氏，而后宮尤其所重，引褒女嬌嬙四字，風切后宮，立言甚爲微巧，不知褒女嬌嬙，可以指后宮，獨不可以指母后乎，永未嘗不檢及此也，故其言曰，內寵太盛，女不遵道，曰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曰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其所引證，則曰舜傷正二女，楚莊忍絕丹姬，幽王惑于褒姒，魯桓脅于齊女，語語回顧，明其所指，在后宮而不在母后，而又曰後宮親屬，勿與政事，指妻黨之權，曰妻黨者，惟恐及于母黨耳，又曰，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必重合安陽博陸之亂，所以爲王氏出脫者，可謂極淨矣，曰若是則永之言可以止于是，而不及其他矣，又將正左右，明功賞，亦衆賢去殘賊吏，配作數段，而曰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又旁及諸時事作陪，使聽者不疑，若又不專爲後宮而發者，公然賓國，而以經術直言出之，著著步步，皆有線索，使人主不得不入其彀中，而已操其權，眞小人之雄哉，使當其時無王氏從中取漢事，而獨有君身及後宮奢淫數端，則永言爲對病之藥矣，故聽言不可不察也，

班氏每于杜欽谷永陳言處，或前或後，將數語鉤盡二子與王氏一段交關隱情，眼力甚高，讀來覺有精神，作史者于此等處看得不如此深透，逐何成文，此妙腕手也，有何關係，

何武王嘉師丹傳

上官待屬吏有禮，在嚴于法而寬于禮，則人知自重而不肯輕犯法，卽犯法矣，吾先待之有禮，而後繩之以法，彼亦無辭，何武爲揚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武廉得其罪，無所貸，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不肯敬之如一，蓋待之以禮而後可伸吾法也，今奴視屬吏而作姦犯科，反一切優容之，奈何吏治之不衰也，所以然者，惟于正己以率下，故有所詘于法以媚人，喜于下之奉己，故有所隳于禮以自尊，故耳，師丹與傅喜俱以議傅太后稱尊號，不肯阿順，于大臣之義甚正，卽貶黜何愧，而爲王莽所褒，顯成一蛇足，眞不幸也，

楊雄傳

子雲反離騷，自是深好屈原而悲其遇，恨不能設身處地，告以自全之道，故爲此無可奈何之言，與廣騷同意，俗儒紛紛作異同之辨，癡甚矣，自岷江投諸江流以弔屈原，是何等異想，有此胸中，方可論騷雅，非異人眞有性情者，烏能知之，

作文章以求名于後世，是極危不可必之事。讀桓譚『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數語，爲千古著作人寒心。雖解嘲云『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倫』四句，極力寫出太玄之妙，然後人決不能看到此，故代言之。此作者苦心也。然文章之傳，傳于精神，精神者誠也。雄之傳蓋精神爲之，于何處得其精神？寂寞清靜是也。

循吏傳黃霸

霸少學律令，喜爲吏，則胡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其俗吏眼孔也。霸卒以循吏爲漢名臣，人貴一途，何害無貨者？蓋霸性習長于治民，故喜爲吏，三字是其一生真面目精神，欲用其長而無繇自見，故入財爲官，忍而爲之，所不恥也。李文饒之賢，又豈得以任子掩乎。

佞倖傳

韓嫣與石顯，皆佞倖也。武帝好兵，而嫣以習兵中之；宣帝綜核吏治，而顯以明習法令中之，見佞倖手段。不然，二帝雖主事，可以無故取耶？宣帝如此，元帝不勞餘力矣，以顯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此千古任宦官人骨病根，秦所以爲趙高用也。觀顯之才，亦近于高，而顯小用之，故秦之亡速而漢亡稍遲耳。

匈奴傳

夷狄之勢，合則彊，分則弱。五單于分爭，此各自求彊，折而入于漢也。呼韓邪款塞，武帝不能以遠征得之于漢彊之時，而元成能以安坐得之于漢弱之日，勢使然也。單于覊而漢道益衰，其彊弱與漢相終始。漢之盛衰，不係于單于之朝不朝也。外寧必有內憂，相提而論，漢之有事匈奴，其效可覩矣。

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爲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皋，次曰且糜胥，皆長于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于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鬭，且莫車少年，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皋，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皋立，爲復株累若鞮單于。復株累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以且糜胥爲左賢王，且莫車爲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爲右賢王。兩閼氏高識如此，豈惟當采入賢媛，卽作聖明母后可也。單于于顓渠閼氏，舍其子且莫車而用其言，立大閼氏之子雕陶莫皋，蓋深重之，甚于立其子矣。雕陶莫皋卒傳位于且糜胥，以致之于且莫車，而後已。嗚呼，視宋太宗之所以報其兄及其母者何如哉。

西域傳

西域傳一序，看地界分合，立法脈絡井井然，有成局于胸中，文甚簡妙，閒整不亂，不板而許多邊事處分經緯，不出其中，乃知不達世務，不能作史。

自武帝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于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

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漢出使外國及外國來貢獻者，皆諸屯田以給其費，不煩縣官，想當時地與人之閒而爲之甚便，一至于此，後世不能以屯田給戰守之用，何古之有餘而今之不足也。

傅介子誅樓蘭與陳湯誅郅支，情法不同。郅支有罪而樓蘭無罪也，何以明之？樓蘭以一子質匈奴，以一子質漢，未爲甚失。所謂居大國之閒而從于彊令，鄭事晉楚之道也。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漢法豈可施于質子？此王莽所爲也。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無理極矣。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匈奴得勝著，漢過益明矣，何怪叛漢而歸匈奴哉。自介子誅樓蘭得封，貪遠使者利之，遂以爲例。成則爲介子，爲甘陳，不成則魏和意、任昌，以道刺狂王見誅，漢法何以信于臣下也？且以誅狂王爲名，誅之不成，而遣醫養視，兩失之矣。

屯田本備邊輸安穩之策，漢能用屯田士擊車師，其訓練之法，猶不失古寓兵于農之意。至桑弘羊輪臺一議，則屯田反爲險道矣。蓋漢以屯田爲重，苟有可爲，不憚勉從之，故行險倖功之人得進輪臺之說，其人其言雖不可用，亦漢之留心于屯田有以致之也。今方內屯田，竟不可問，建議者盡成畫餅，況輪臺迂險之說乎。

外戚傳李夫人　趙皇后　王皇后

李夫人彌留之際，處被而謝上，慧心遠識，卓絕于古，正不當以色求之。然色衰愛弛一語，看透世上男子無一深情人，能求于色之外者，豈武帝一時一賦，俱索然可厭矣。卒之李氏族滅，夫人之言，何嘗不驗。

李夫人昌邑王母也，夫人死，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不繹之禍，此豈大臣以道事君之義？昌邑紛紛廢立，皆此一念爲根，大臣不學之害，幾危社稷如此。

趙后殺皇子，罪通于天，乃入定陶王世子爲嗣，卽哀帝也。故哀帝立而德趙后，司隸解光案驗明白，猶有復得進其說，將免于殺皇子之罪，乃知生而立嗣，死而立後，是古今妬婦欲絕人祀，預營此爲出脫解免之地也。有宗祀之責及臣子原情定罪者，不可不知。孝平王皇后，莽之女也，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欲嫁之，后大怒，鞭笞其旁侍御，及漢兵誅莽，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與獻帝曹后事略同。天地正氣，何獨鍾于賊臣之女，而不及于其子？郗成生此女，表其篡逆之罪耳。

元后傳

元后自爲傳，不入外戚，則王氏代漢之案也。而元后傳首曰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王莽傳則曰孝元皇后之弟子也。舍世系而稱姑姪，一變常體，義例甚妙。王氏之興，自鳳始，封鳳之後，黃霧四塞，楊興、駟勝建議抑之，在劉向前，鳳此事辭讓，非全出于偽。王氏勢猶未厚，故鳳氣餒，倘有投天變者人言之，益自杜欽、谷永陰爲王氏地，事遂不可爲矣。

王莽傳

從來盜天下者，或權臣，或夷狄，或女后，雖篡奪心迹不同，皆各具一種亂賊之才，其膽識權略，皆有絕人

處。觀王莽始末。一狂騃跳梁粗中人耳。其性情則小兒婦女也。其舉止則閹豎也。其言詞則病者之囈夢之類也。其面目則優伶之衆。從而登場也。所爲始激欺世。止能持之節讓下士。諂媚女主。而宰衡登場以往。本色畢露。其一切不情不經。與其身之成敗。相爲終始。可笑可厭可悲者甚多。不知何以遂有天下也。蓋其諸父專擅。政在其家已久。元后難老爲之主。勢深而根厚。而杜欽谷永張禹之徒爲之羽翼緣飾。使漢之君臣。恬不爲備。平哀而莽承之。如故家傳器。子孫揖遜。隨地委留。有而遺之者。非必有深謀大力皆得而拾之。又如厚墉崇宇。堅扃深鑰。健黠者先爲之穿戕。閉發其中之所有。童豎傭販。皆能自趣而去。及其取非其有。處非其地。神明失守。耳目易位。猝裂撓抑。惟恐其壞之不盡。去之不速。與主相械。揖手而還其故處。理勢必然。無足怪者。莽之取漢。漢則予之。非莽之工而漢之拙也。可不畏哉。

莽嘗爲激發之行。處之不厭。惡從來大盜本領在此。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曹氏司馬氏以後。皆是此一班伎倆。

史懷卷十三

後漢書一

光武帝紀

高祖以不治業舉大事。而光武以勤于稼穡中興。帝王託迹韜晦。故自不測。若使光武亦效高祖所爲。則庸矣。他日伯升以好俠養士起兵。衆反恐匿不信。見光武絳衣大冠。乃曰謹厚者亦復爲之。衆乃安。則光武之所以定衆志者在此而不在彼。所謂善藏其用也。

大敵壓境。且至臨城。而可以閉城自守者。度我雖不必勝敵。敵亦終不能勝我。即勝而可以不至于亡也。昆陽之役。莽以百萬之師圍城。城中惟有八九千人。此攻必勝。勝必亡之形也。光武雖不必求勝。而不得不救亡。與十三騎出城南門。于外收兵。非必以閉城自守爲下策。救亡之道。不得不出于此。悉發諸營兵自將俱進。合戰斬首數十級。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所謂衛之制在氣也。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莽兵大潰。非城中內應之兵。能以少勝衆。及營部外援之兵。能以勞勝逸也。敵之勢分。雖衆與逸必敗。我之勢合。雖少與勞必勝。一不勝則亡。救亡而得勝者。昆陽之戰是也。其勢然也。昆陽之圍。諸將見莽兵盛。皆惶怖。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諸將怒曰。劉將軍何

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此一笑。人强作不得。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光武之笑而起。正待其憂迫而用之也。及出城。收諸營兵。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從來豪傑舉事。最是此一段庸人難于調伏。而又不能不與共功。了此。思過半矣。然不能調伏庸人。亦何須豪傑爲耶。

劉將軍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此諸部之言也。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此諸降賊之言也。無此不能取天下。豪傑帝王大關目。妙在借庸人口中寫出之。

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于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旁。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時寒。面皆破裂。至滹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未畢數車而陷。此豈有故算乎。不過憤急中迫出此段權略。圓捷如此耳。窮則至變。善變者只須一轉。至滹沱河。候吏業已報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矣。復遣王霸往視之何若。帝亦知霸有權略。正欲霸言冰堅以固衆心。臨變之道。不得不出于此。即徐還坐請邯鄲將軍入之意。霸還果言冰堅。蓋已默會帝意。非有所再計而詭言之也。觀霸擊蘇茂。賊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識量如此。自是定衆臨變之行。光武之遣視河冰。蓋選擇而使之也。

諸母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惟直柔耳。二語合得有分曉。有學問。帝王塵埃中遊戲妙用。被兒女子拈出。今人則直以款曲爲柔矣。帝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此大悟人轉語也。看得柔字深。用得柔字妙。

中元元年。以呂后危漢社稷。不宜配食高廟。而薄太后代其高皇后之稱。變例甚奇。呂后雖惡。誰想二百年後有此一番舉動。難行在漢子孫。不無少傷。然使後之讀史者。得一快心。唐之止于武則天也。于是乎失刑矣。

皇后紀 光武郭皇后　明德馬皇后　和熹鄧皇后

光武以中興難亂。有廢后一事。不可爲訓。寵異廢后之家。存沒皆出異數。不過爲此一事周旋耳。帝始欲立陰后。后固辭。故遂立郭皇后。使當時立陰后。不省一廢后事乎。

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此一絕妙宰相。可惜作女子。然女子自固善後之道。卻不出此。凡世間大度益人。即大權術人也。

鄧和熹與馬明德明慧略同。其恭儉典則。皆從學問經術中來。而鄧有一段機權作用。進退操縱。處處有心。著著有法。稱制終身。是其主意。而不露貪擅之迹。其節約謙讓。正其工于取權勢者也。譬之善官大臣不愛錢。不害物。而不可一日不作高官。若含飴弄孫。和熹不能作此退步矣。明德大。和熹深。原委故自不

同也。

劉玄劉盆子列傳

光武于盆子樊崇之降。謂曰。諸卿大爲無道。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此語出光武自是仁言。一片帝王心腸所發。然可見作賊亦自有介綫善後之道。盆子君臣得全以此。

王劉張李彭劉列傳 王郎　王閎

王郎始末較更始盆子稍可。觀其稱詞舉事。影響頗能動衆。由其始卜相小有辯智。足以爲患。郎不得與更始盆子一例。恩全亦以此耳。

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爲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閎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恇懼。閎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宣德後闥。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閎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篡位。僭忌閎。乃出爲東郡太守。閎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閎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王閎亦是有膽識人。始終生死之際。較然不欺其志。當表出之。范曄以更始盆子猥列漢功臣之前。義例已失。又以王閎與王郎彭寵同傳。徒以其爲王莽族屬。漫然措之叛逆之列。眞無識也。

隗囂公孫述列傳

方望勸隗囂勿歸更始。亦是有識人。囂不聽。作書辭去。不見囂之敗。過范增遠甚。囂起手一段施爲。猶知尊漢。似皆用望計。望去後。著著亂矣。

囂不聽方望之言。輕爭事更始。更始卒敗。乃又聽王元之言。事光武不堅。而輕棄之。以至于敗。其事光武不堅而輕棄之者。正懲更始之敗也。此無識之患也。囂自以與公孫述敵國。恥爲所臣。皆斬其使而歸漢請復去之。去漢可也。何至復臣于述乎。蓋以帝審其奸無所容。窮而至此耳。則驅之使歸述者。帝之明察所爲也。故善收人者。當推信相持之際。貴不示之以明察。而使之有所容。惟大度者能之。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 齊武王縯

伯升死庸人手。光武外有昆陽之功。而內有其兄之痛。時地甚難。然伯升才志識量。居然帝王。德既不及吳太伯。而庸又不能如唐建成。文叔固眞主也。伯升而在。能以齊武王終乎。更始之殺伯升。爲光武者甚苦。而天之處光武兄弟者。計亦不得不出于此也。

諸將議立劉氏。豪傑咸歸伯升。諸將利更始懦弱。先立之。乃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赤眉聞南陽立宗室。恐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後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未晚也。字字老成。步步詳妥。其言出于公卒皆如此言。而其迹似阻更始之立。以自爲地。宜其起更始之忌也。至新野宰登城願得司徒劉公一言先下。及宗人劉稷聞更始立大怒。此兩人所爲。正益速伯升之死耳。

伯升合新市平林兵而敗。合上江兵而勝者。新市平林之將皆庸人。而上江之將乃王常也。勝負在將不在兵。合從之道。豈易言哉。新市平林兵敗將解去。伯升聞下江兵在宜秋。即與光武李通俱造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常大悟歸漢。看其承接心手之妙。是漢中興緊著也。

李王鄧來列傳 李通　來歙　歙孫歷

李通大有學問權術人。眞知天命所在。前不顧滅族之禍。後不慕將相之榮。其進退取舍之際。范少伯之流亞也。正可以勵名盡之。

來歙千古義人。其一生爲漢精神。似與隗囂一人相始終。始請使說囂降漢。囂許而中變。則質責之。囂終不可降則攻之。攻之而降而又叛。叛而歸蜀。則又攻蜀。凡以終其降囂之局而已。質責囂而囂不能殺。歙有不可死者也。攻蜀而死于刺。歙有可以死者也。不可死與可以死者誠也。歙被刺馳召蓋延。延見歙悲哀。歙叱延曰。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自書表謝上。投筆抽刃而絕。寫出生氣。蓋一片忠誠所結。能使血肉化爲元氣。兵戈在身。如刺空虛。臍與背不足以言之矣。豈一切輕生人可強作邪。

廢太子爲濟陰王時。歷要結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此時非有投禍分罪之意。正欲以衆心衆力爭之。期于必得。不苟爲塞責耳。其後衆各引去。而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歷之志見矣。

鄧寇列傳

光武稱禹知人。知人二字。帝王受用不盡。況佐命功臣乎。任使諸將。多訪于禹。正謂禹知人耳。嗚呼。禹豈惟知諸將。先知光武矣。

禹見光武。願效尺寸。垂功名于竹帛。中興是何等大事。止以功名二字了之。可見古人看功名甚深。今人只以富貴當功名耳。

光武欲乘釁幷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遣西入關。此取天下要緊關目著數也。禹西入關。雖互有勝敗。未必遂得關中。然勝而不驕。敗而不亂。如物從兩處。不能兼取。其勢必致兩失。惟專力取其一。而付之能者以守其一。所守者雖不必遂爲我有。而人亦不能有之。則取彼自可及此。光武之遣禹西入關。不責禹以得關中。而在使已得一意由東。山東既平。關中不足定矣。禹開國元勳。自是蕭何一流人。不當于戰守勝敗中求之。

以夷攻夷。漢以後邊臣長策。有急輒恃之。鄧訓代張紆爲護羌校尉。以紆失信致畔諸羌。先是小月支每與羌戰。常以少制衆。漢時收其用。訓禁護故令不得戰。大開恩信。悉內羣胡妻子。諸胡卽解去。且言曰。漢家常欲鬭我曹。觀此則以夷攻夷伎倆。已被諸胡看破。何可再用而常恃也。故訓又以誠得之。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賞賂諸羌。使相招誘。其後任尚等夜爲羌所攻。義從諸胡幷力破之。此乃眞以夷攻夷著著得力處也。

用鄧禹西入關，得一意山東，用寇恂守河內，得一意洛陽，拒朱鮪，皆緊著也。漢用恂與禹之自處，步步暗合蕭何，非有意效之，勢使然也。

馮岑賈列傳 馮異

鄧禹與赤眉戰，不聽異言，以致于敗，異與禹俱敗，禹實爲之，罪不在異也。既敗而卒以勝，異實爲之，功不在禹也。即此一事，禹不如異遠矣。禹所以爲中興元勳者，在明于取天下大分，與知人，不在戰之勝敗也。上之勞異也，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數語功罪井井，然慰賞中有鍼砭，馭將將之妙如此。

吳蓋陳臧列傳 吳漢

更始遣謝躬攻王郎，既不能下，及光武至，躬裨將不相承稟，光武深忌而外慰安之。殺機深矣。然其意在并躬衆而有之。卒以誘殺躬，始終負之。吳漢手殺躬，其衆果悉降。漢不足責，光武何如主哉。乃知秦以後，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者鮮矣。

開國帝王，手取天下，其智勇不必自己出，往往于扼要處開出數語，使臣下以其從違爲成敗，萬不失一。非惟謀慮出臣下之上，其所以御馭衆之道，隱然在此。如吳漢擊蜀，攻廣都，拔之，帝戒以但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漢不從，自將進逼成都，使劉尚屯于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謂漢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緩急不復相及，卒如其言。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憲自郯圍休，帝敕曰，可直往擣郯，則蘭

陵自解。延不從，先赴救休，憲出兵合圍，延等懼，因往攻郯。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郯者，以不意故耳。今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憲遂拔蘭陵，殺休。馮愔殺宗歆，又擊鄧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信爲誰，曰護軍黃防。帝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後月餘，防果執愔。嘗觀高帝刻印銷印等事，若胸中憒憒闇闇然，絕無分曉，其綜索機關轉動，似皆聽于臣下，而光武操縱由己，鋒不盡露，似爲勝之。嗚呼，此高帝之所以爲大度也。

愚嘗謂自古佐命功臣，明于取天下者常多，而明于治天下者常少，故治定功成，往往別出一等學問道術之人。吳漢病篤，帝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此一語深長，功臣說不出，治天下之道不出此得之。

十九年，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鎭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于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死傷。帝召公卿諸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爲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斬臣鎭等。此用緩之妙，不獨兵事爲然，然須洞其情形，使操縱在我，乃可行之，未易依倣也。

耿弇列傳

光武聞邯鄲兵到，將欲南歸，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

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定也。此即用王常上江兵破莽之意，官屬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臣主相知，庸人不與。帝破王郎，要著在此，至北收幽州兵，以擊銅馬赤眉，收上谷兵破張步，定山東。弇一生作用，俱取諸人而自不犯手如此。

光武破王郎後，始貳于更始，其勢亦不得不然，與主僭僞分界在此，是時更始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弇入造床下請間，力陳其不可，光武之貳于更始，未必非弇決之。銚期戰將，見亦及此，天下大計，智謀所見自相同也。

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爲國，所向陷敵，功効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況聞弇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帝止弇求徵，所以杼功臣之疑也。及況遣國入侍，帝果善之，則帝之本心畢露，而弇自全之道，不得不出于求徵可知矣。

銚王祭列傳 祭遵

遵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食，伏湛當王莽時，謂妻子曰，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不苟爲儉者也。魯肅家富于財，不治家事，散財結客，不苟爲吝者也。有志人居亂世，知財非我所得有，儉吝之間，皆有深心。有妙用，遵與湛之儉，正所以爲肅之吝，未可爲守財入道也。

竇融列傳

居亂世非惟自立爲難，即依人亦自不易，去就關識，棄取關才，竇融自以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闔出河西撫結雄傑，懷輯羌虜，正爲東歸光武之地，看有心人一段規爲，著著算定，進不能成大事，退而有以自處，進不能成大事，退而有以自處，但是英雄未發做盤正面，此一派行藏。

黥布歸漢而楚事已去，不在布與楚戰之勝負也。竇融歸漢而囂事已去，不在融與囂戰之勝負也。漢收此二人，使得二人之用，不必實用二人，此皆取天下大關目。

伐武師，爲李廣利封侯也。伐匈奴，爲竇憲贖死也。此何等事，而爲權倖功罪地耶。蓋肅宗切責憲，至比之孤雛腐鼠，正以外戚無用，厭薄之也。憲求伐匈奴立功萬里，隱然自處衞霍，欲出脫此四字。

馬援列傳

人生知己在骨肉中，最是樂事，亦是難事。援少有大志，其兄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朱勃矩步能言，援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受學，勿畏也。援有此兄，眞是門內知己。良工不示人以朴一語深厚，眞好名眞作事人根本如此。況卒，援行服朞年不離墓，亦不是尋常兄弟情分，眞有感知之意。世祖即位，援兄員先詣洛陽，其識眞主又在援之前，援皆又語人曰，吾從弟少游嘗哀吾慷慨多大志，此哀字不必注明，而有別情別解，深中伏波之病，何援兄弟間遭遇之幸也。

馬伏波，高爽人，胸中無俗物，而事事著實，口中無俗字，而言言著實，少辭兄欲就邊田牧，後亡命北地，因

留牧畜輙游隴漢閒因處田牧業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將家屬歸洛陽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此非游士所能也擊諸羌後還客民反舊邑置吏治城開導水田勸以耕牧平嶠南所過郡縣治城穿渠此非遊臣所能也布置經營細心遠慮一生只一實字可爲空談利濟者愧

公孫述警蹕而見援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寫出千古細人俗人如見一曉字所以處援者地步甚高此史家識力到處

援爲隗囂奉書洛陽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閒今見卿使人大慚此語不可解而發付甚妙援曰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游戲中大有折服蓋來者意興正熱吾冷之筋節甚緊吾緩之妙處全在用誕迎笑復笑二笑字已奪人氣此周公瑾所以屈蔣幹也援謂帝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而又云不如高祖若英雄如相馬然得其神而遺其形若存若亡若滅若沒其妙全在于此高帝無可無不可五字不必甚確而卒不可易具眼摹擬之言一解便失之援謂光武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則高帝所不能其不如高帝似即在此處此好吏事動如節度之根也高帝便省此一段所以無可無不可至謂帝又不喜飲酒此語何關優劣細若得深大要疏與密之分也其意俱在言外囂不懌曰如卿言反覆甚邪則擬人說步矣

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食邑二千戶援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史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閒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慚吏士皆伏稱萬歲援似悔其所爲不用少游之言而一種沾沾自喜之意見于言外性之所近知之而不能易其據鞍矍鑠自矢馬革裹尸葬非炎方只緣胸中多卻老當益壯四字耳

馬伏波自以梁松父執松拜床下不答松恨之遂爲所中致有薏苡之謗使後人用爲永鑒屈體後生古道藹然可慨也愚謂待貴介年少之人亦自有法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人或止林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節爲後生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也語婉而直只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節爲後生法二語先使拜我者處一絕妙之地自當悅服不復有挾長之嫌矣如此雖受其拜可乎

世祖保全功臣無所不至然觀諸臣所以自處者亦自與韓彭黥布之屬不同蓋其待臣下溫文柔密如家人朋友而其性識精警一段防範猜檢之意往往露于款洽之中而溢于寵言之外爲羣下所覺一時功臣豫爲斂退自全之計者甚多不必其明哲者能之觀伏波誡子雖老人學問閱世之言亦一片戒心處睿滿之時事雄猜之主不覺畢示于此他如李通之避權勢謝病不視事鄧禹之遠名勢子孫各守一藝寇恂之守河內自求從軍馮異之讓退不伐賈復之論功不言耿弇之上書求詣洛陽竇融之懼不自安上書求代雖君臣間稍避高祖之嫌然所全亦多矣

卓魯魏劉列傳卓茂 魯恭

爲長者貴于近情不爲已甚厚而已甚亦能愧人愧人則反近于刻以厚始以刻終此不近情之過也卓茂稱爲長者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問得有養有識其人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此從一步法非即以馬與之也解紛應急之道不得不暫出于此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有此一語才近情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非惟處己不苟亦不遺人以不安劉寬解車中牛與亡牛者亦是此意大要爲長者僞不得只是一眞眞則平平則近情眞與僞有心無心之辨也

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一辟左右使有許多細心許多厚道許多妙用在內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問得盡情復近情人曰往遺之耳此一語言者已內詘矣乃曉譬之曰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凡人之生有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事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閒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實偏中寫一段調停和解忽箸出一禮字替卻遺字何等圓妙人曰苟如是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二語遺傳世故中通透之言了此天下無難處之事矣然須以至誠出之不然不幾爲老奸巧閃地乎宋太祖時民有訟關南兵馬都監李漢超強取己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復者帝召民問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曰歲苦侵暴今復爾邪曰無也帝曰漢超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邪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財物邪貲遺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不足于用何不以告朕邪一段機權作用本此而茂專用情禮二字帝就中以法寓焉

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螟不犯界感乎天也童不殺雉感乎人也觀于人而知天肥親豈是俗吏袁安之使親亦可謂高識矣上下閒如此此吏治之所以盛也

史懷卷十四

後漢書二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 宋弘

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說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觀宋弘讓桓譚。可見薦賢為國。干繫甚重甚遠。不是一薦之後。便可了事。必其久終身自愛。使國家得一士之用而後已。不獨師友間直道存心而已。若嵇紹在齊王冏坐。左右進琴。紹推不受。便可省舉主一番後慮矣。蔡邕文行。中常侍以其善鼓琴徵之。恥辱儒者。藝之累人如此。然處亂世用之而善。以此自晦。未可知也。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 王丹 杜林 鄭均

居亂世。身自儉約。散財結客。亦自為身家計耳。然與人之賞。不若使人自致富。擇賢者而與之。不若兼衆人而養之。王丹每歲農時。輒載酒肴于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惰者恥不至。丹皆兼功自勵。邑聚相率以

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陶士行于人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非理得之。怒而還償。用世人一段深心妙用。不必居位有權。一家一鄉一國。隨處可施。不露其迹如此。

丹助非止于懷縑一疋。至鄧禹西征。輸麥數千斛助軍。有心人步步著實。不苟為奢儉。較輕財好名者浮甚。

王丹是古今第一箇友人。只是慎始不妄交耳。陳遵願交丹。丹拒而不許。侯霸遣子願交于丹。丹曰。昔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真是看透世故之言。名譽意氣。毫不足以動其胸中。少年浮人。當用此定之。其後薦士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慚懼自絕。丹終無所言。尋復官。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益丹之薄也。不為設食以罰之。非真有交情人能如此耶。

好學是人生一福。有書可讀。多良師友。暇日多閒。衣食無累。又是好學人一福。杜林好學。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受學。此好學人一大福也。鄭原有言。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非真好學人不能知痛癢至此。

鄭均諫其兄受賂不聽。即脫身為傭。得錢帛以予兄。廉者不以其身之廉責于上也。蓋寬饒為吏。身無餘貲。所得俸祿。盡以予吏民為耳目者。廉者不以其身之廉責于下也。

桓馮列傳 馮衍

馮敬通以義事更始。為光武所忌。終身奇窮。是文人中最有品者。至顯宗時。忌者猶以文過其實短之。讒臆一語。使文士禁錮清朝。此古今妬才大題目。大陷穽。然觀敬通文詞蹇產。亦寡亨通之氣。郭丹曾為更始保平氏不下。死為發喪。鮑永哭更始墓。上奇諫家二子所為過于衍。而皆不害為通顯。可見窮達有命。衍之不遇。不關義事更始。晚歸光武之故。士宜以命自安。勿枉作無義人也。

申屠鮑郅列傳 郅惲

郅惲以天文曆數。知漢必再受命。至上書王莽。令還位劉氏。意近事險。幾枉入虎口。士生斯時。明于天命識真主。不過欲以身為佐命。及為漢將。陳俊禮尚授以軍政。所向有功。惲恥以軍政取位。辭歸鄉里。寧浮沈于縣掾功曹之中。始終以教授自處。有李通鄧禹之高識。而不與其功名。超于佐命封賞之外。則其始之上書諫莽。終之佐漢。但以質其漢再受命之言。而功臣二字。固所夷然不以入其心者也。鴻冥龍蟄。若惲者庶幾近之矣。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 孔奮 廉范 蘇章

孔奮為吏儉約。奉母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藜菜。古有廉吏不忍以親買名如此。

廉范父死。萬里負喪。父吏張穆持資追范。范不受。及身為隴西太守鄧融功曹。融下獄。范求作獄卒調盧主死。可謂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者矣。忠臣良吏。當于此中求之。

蘇純性剛切。持毀譽。爲士友所憚。至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久不見又思之。剛切人能使人思其難。只是誠懇感人耳。

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將情法兩字判斷得極分明。口齒歷歷。然皆苟晞爲撫軍。養從母甚厚。從弟求爲將。不許。固請。許之。後犯法。仗節斬之。既而素服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語意出于蘇章。皆執法人先將身于無怨之地者也。

不幸以父爲李嵩所殺。夜則鑿地。晝則逃伏。經月遂其穴所。極奇極苦。此古今第一刺客也。卒不能得嵩而殺其妻與小兒。不枉此一片心力乎。然嵩破膽。至布棘于室。以板籍地。一夕九遷。至此生不如死矣。使人生不如死。勝于死之。又掘其父墓。梟首于市。嵩憤恚感傷。嘔血死。若徑殺嵩。死于不韋手刃。事亦不奇矣。郭林宗論之曰。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二語寫千古俠客手段。精神勃勃欲動。附王頎以父借讎爲陳武帝所殺。泣上取陳之策。從韓擒虎入金陵。陳破。發冢焚骨。與不韋所處時地不同。血誠則一。然觀頎事。又惜不韋大志而小用之也。

朱馮虞鄭周列傳 朱浮

彭寵之反。朱浮躁刻實激之。又非有制寵之能。特帝自將討之。以快其私。帝不自討寵。浮神亂而計失矣。殺妻逃走。僅以身免。浮之能已可見矣。人臣自快其私憤。以賊遺君父。賊勢勝則遁。敗則喜焉。不忠莫大乎是。漢失刑矣。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深得大體。

梁統列傳 梁冀

梁冀非資憑比也。雖天資凶狡。非有雋才高志。迹其志願。一奢逸公子耳。其欲易盈。而其性不難馭。庸主驕后。爲坐以輔弼之名。橫加以呂霍之任。廢立在手。生死在心。弒主盜國。誅鋤善類。賊殺無辜。非冀之能而漢使之不得不如此也。理窮事極。假手宦官以伏其辜。觀冀父子與宦官相始終。而漢隨以亡。眞殷鑒也。

張曹鄭列傳 鄭玄

古人著書。藏諸名山。其中固不必盡妙。亦不必盡不妙。要其所爲必傳之道。則利于少而不利于多。多者鐫印難。一也。購求難。二也。翻擬難。三也。收藏保持難。四也。始以誦讀之苦。遂晦其義。終以流布之艱。至絕其迹。使妙者與不妙者同歸于盡。多之爲患也。觀鄭玄著百萬言。今存者有幾。其效可見矣。

鄭范陳賈張列傳 陳元　賈逵　張霸子楷　楷子玄

陳元與范升駁論。欲立左氏春秋。詣闕上疏。至云辭不合經。事不師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古人有此實際本領。方與人爭。然賈逵條奏。謂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徒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此語妙甚。可悟論事處事之法。元之言激。不若逵之言婉。激則厲。婉則成。故理貴直而氣貴平也。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新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疾。此子無人事于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于首陽矣。右文之主。體恤

文士至此。不惟使人感恩。亦能使人自愛。孔文舉在北海時。下教高密令曰。志士鄭子然。告困爲得愛釜處。以僞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乏復言。與庫者使其可受。只在貽之以安。閔貢不以一片豬肝累安邑士。固未易與也。

師道尊而善人多。不在多其邊幅。高其城府。馬融驕貴。鄭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授于玄。最是一種惡習。可厭。學以變化氣質。驕貴二字。豈可以爲人師乎。張楷門徒百人。夙儒造門。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非惟自崇簡靜。亦深見少年浮慕奔趨承響望塵。學問不得力。全在此處。不如此無以止其流也。

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于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于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歎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而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于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爲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强起。至輪氏道病終。被褐帶索要說張溫。此熱心救世人也。若無此一段。止于時亂不仕。禮辟不應而已。則處士盜虛聲者何異。握六師。誅有罪。使宦豎早伏其辜。語雖驚人。實爲省事。是絕妙機緘。漢之存亡。關目在此。使其說得行。何至召董卓以誅宦官。又召諸侯以誅董卓。展轉紛紜爲亡漢之根乎。此事惟甯孟德才略能行之。非一切庸人所能聽也。

桓榮丁鴻列傳 丁鴻

丁鴻讓父爵于弟盛。一爲友人鮑駿所責。即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有此一著。益見前讓國之非僞。古人服義如此。世上好事豈一讓國可盡。

居上不受下之貢獻。自以虛靜不擾。道在是矣。丁鴻上封事。言大將軍威振州郡。吏人道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說不受之害至于如此。情事方爲痛切。乃知爲上者不能使下勿餽。雖不受納。第二義也。名歸于己。而害仍在民。君子豈可遂以此謝責邪。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 度尚　楊琁

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則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于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幷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幷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

賊也。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奪其所不可含而晦之以所未得。籠絡顛倒。用衆之法。甚奇甚快。使敵之懼者化而驕。我之驕者化而銳。其轉移之妙。全在先有以緩之。緩之爲言近乎懈。而乃以爲猶。此兵之所以不可測也。

邊將勝則冒功。敗則嫁禍。千古通弊。度尚爲荊州刺史。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己負。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于是徵交阯刺史張磐下獄。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若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尚覺以辭窮受罪。以尚將略。猶以贖罪二人自取罪辱如此。況庸庸者乎。千古邊臣皆然。尚不幸偶紀對耳。若非磐崛強直。草草以一赦結局。功罪賞罰。險隘者多矣。又可見赦者庸人之幸。而豪傑之不幸。不足以示德。而祇足以壞法。此耿弇所以愼言赦也。

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克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兵家用奇。兩無所因。以敵爲師。當機而巧生焉。事過則已。但可一試而不可屢行。如田單火牛是也。楊璇制馬車。用火牛之意而加減其妙。且今車戰制廢。此法安可不講。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 薛包 劉平 趙孝 淳于恭

讓所使人不可受。居己于廉而貽人以不安。所謂以財物使人愧。非君子之道也。況骨肉之間乎。薛包與弟子分財奴婢。取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仁之至。義之盡。所難不在于讓。在于讓而善爲辭。只是不近名耳。

劉平逃難。舍其子而抱持其弟遺腹之女。此其事在鄧伯道前。平不由絕後。而伯道無兒。命數偶然。未必由于舍其子也。但其事頗不近情。苟心安理得。不繫于兒之有無也。

趙孝兄弟遇賊爭死。卒獲俱免。自是篤行之報。然孝既爲之。王琳又爲之。魏譚又爲之。淳于恭又爲之。歷記數人。小有異同。機局不甚相遠。恐爭死反爲求免之法。後有黠賊。不肯照例也。

淳于恭見偸刈禾者。恐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因悟君子爲小人中傷。事見情窮。爲君子者。反宜向詭而周旋之。小人必腸而目。種種異人。固不易愧。一使之愧而無所容。則其毒益深而餘燄烈。旣不逆其所僞。而又使之勿愧。非不情也。居亂世全身之道。不得不出于此。不如是。又何以見爲君子之難哉。

班彪列傳

班彪作王命論。非獨懲戢洪窒。正以警僭僞者止殺。衰時化得一人。便是一人。省得一事。便是一事。救得一分。便是一分。全副菩薩心腸。所謂以文字爲功行者也。

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以就其業。此孝子之心也。司馬遷史記亦受命于父。古人著作本領如此。一片精神。始終元化。與六經對。豈專恃文字而已哉。

司馬遷自作史記。恣所欲言。而固奉詔爲漢書。不無避忌。遷文豪邁而固謹細。固其所也。

人有上書告固私改國史者。詔收固下獄。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超以武奮身。而其兄之文章。賴以表章保存。其後妹昭又上書歸超于絕域。續成固書。班氏非獨家世文武。其孝友亦有本矣。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 第五倫 倫曾孫種

第五倫見光武詔書。每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其言似涉率易。不知倫當王莽末。人多爭附盜賊。倫獨依險固築營壁。賊至。輒衆拒之。一段定見定力。正待此聖主出耳。一見而決。自非難事。光武見倫即異之。特召入與語至夕。眞君臣相契。聲氣精神。未可以俗格中求之也。

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上書言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俗吏上加辦職二字。妙有深意。人主所以用俗吏與爲俗吏用者。全在乎此。一經點破。把柄已失。便不墮其雲霧中矣。非峭直人未免惜其辦職爲之護短。不肯盡情說透也。

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豈可謂無私乎。眞賢愼獨眞學問。不愧屋漏之言。和盤託出。只在一私字。彼自謂無私者。卽自欺人也。

種一生精神。只在知人。知衛羽。知孫斌。知閔子直。知甄子然。知臧旻。爲種收中常侍單超兄子匡者羽也。自請往說降泰山賊叔孫無忌者羽也。脫種于難者斌也。藏匿種者子直也子然也。上書訟種者旻也。之數子者。遂與種身名相始終。若步步相隨。種于此數子。亦若著著布定。種人臣耳。得一人卽收一人之用。當時能用種。豈不并此數人得之。種赦出後。他無表見。卒于家。旻言所謂持忠入地。蓋誠有之。可惜也。

朱樂何列傳

觀劉平趙孝及朱暉南陽遇賊事。有以篤誠相感而免者。有以氣岸相伏而免者。所操者皆非必免之道也。而卒皆以免。可見從來盜賊所殺非惡人則庸人也。虎欲噬人。不避豪賢。古之爲賊者。不必盡然。

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于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暉處張堪陳揖二事。乃其孫作崇厚論之本也。暉父岑與光武同學。故舊帝卽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爲郎。天子篤友如此。宜人之感而樂義也。

予嘗謂鬢髮映雪。此古人興到觸物。不能自止之事。非以此爲窮也。今人讀書。或偶有所忽起。或偶有所未覺。間亦有此。觀朱公叔所謂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阬岸。意與此略同。負至性者知之。未可爲泛泛讀書作文人道也。

袁張韓周列傳 袁安 袁閎 周興

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不可開許安獨以爲還之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此大臣卓識眞心爲國者也豈知後世老姦一遇會議先持一調停之意自爲身名地哉當時賢者如鄭弘第五倫韋彪皆恨之會議之不公不明不獨小人之罪也安至不能自堅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凝默抑心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帝竟從安議自非宰相天子主持于上國家大事專恃一會議有大姦者私見業已先定借會議成之積威脅衆能使人不敢不阿其意豈不殆哉

延熹末黨事將起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于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于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于土室處亂世自全之道如此亦苦矣只是看得身極重耳全身正以安親又當觀其母子間始末本領苟全性命于亂世豈庸人事哉黃巾賊來誦經不移而至築土室以絕世世情之閃于賊鋒所由來矣漢末焦光塞貧從諸晦行匿迹降志辱身事有絕不近情者皇甫士安至推之羲皇以前要其本指歸于全身實見亂末世迫之使然其初非有意爲高士也然閎能使賊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則深心妙用寓救世于保身之中又聖賢英雄事也

尙書陳忠處周興文辭可作尙書郎自言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又多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數語若從他人發之何其可笑而忠不難自家寫出毫無抵諱便是斷斷無技休休有容之風且古大臣于國家詔令文章不肯固陋示僕美不必自己出如此推之他事何莫不然若以大臣而錮一文士恐形已短不顧國體則亦愚而險矣

郭陳列傳 陳寵 寵子忠

陳寵當王莽篡位父子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此忠臣孝子也人問其故答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立言甚妙可爲邦無道危行言孫之法

古今言路有通之中已伏一塞之機者未必皆小臣激聒之過或亦大臣處之無術也安帝初詔舉有道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老成長慮誠以徵權大臣不可不知

班梁列傳 班超

班超儒家子兼涉書傳而以武自奮別立家門使史家特爲立傳不肖父兄之後眞有志人也觀超始末出處其于家國人己之間處之皆有其道史稱超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則其原委固自不同非一切以膽智立功邊陲而已

超之役筆人皆知之不知超不難于役筆而難于備書無論超才略絕世不屑爲此今有父兄作近臣而其子弟爲官寫書受直以養母者乎其志節已過人矣超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固豪傑人有心用世

以此爲鍊性之資也

超與從事郭恂同使鄯善見其王禮意疏薄知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謀攻虜使衆欲與從事議之超曰從事文俗吏謀泄死無所名獨與其吏士夜斬虜使明日乃還告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若今人舉事之初引人入以豫分其責成事之後推人出以自專其功淺深廣狹度量相越甚矣

超自請往服西域別遣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恐懼不敢前因上書言西域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快哉言乎雖超自訟不能如此痛切從古小人當利害之際別有身家隱慮敗人之功以自便其私者何限非明主洞見至隱臣子一身功過不足惜國家大事去矣令邑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何不緣詔書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其心爲國之人其言勸發于至誠絕似趙充國然超始聞邑言遂去其妻超于此不無戒心矣以非遣邑還遂其私罔處成功弭權毀之計似亦無出于此超之權術蓋從學問中來也

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代之超謂尙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難養易敗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數語乃尙所謂平平者也不知平平二字正超授尙以善後之策此大將之言也此段學問使非介子甘陳一往喜功之人可到學道者乃有此語然亦西域三十年磨鍊出來故一生成功結局其本全取諸此

史懷卷十五

後漢書三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 楊終 翟酺 霍諝 爰延

楊終以諫徙邊。與班固議論不合。其後以終言。徵羣儒集白虎觀論考同異。會終坐事繫獄。固慮終經學。出之于獄。引與共事。不獨虛心憐才。古人于國家盛典。不敢示後人以樸。以一念不苟。成其不妬。移此心于他事。作宰相可也。

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君子居末世。待朋友不可不恕。安情二字。止可責人于平時。若榮利得失。必不兩立之際。責友自便。亦理勢之常。無足怪者。翟酺起家經術。後以諫諍與孫懿爲好。祇以一念躁進。詭激不情。醜態盡出。君子處此。直以理勢之常視之。非惟待物不刻。省得許多怨尤。亦自家眞受用也。不然。讀書學道。于此不得力。與庸俗人何異哉。

從古犒場撫賞互市之法。無事則以之弭虜。使不爲患。有事則用其力。究其指歸。不過曰以夷狄攻夷狄

耳。漢討羌胡。欲開莫鮮卑。冀獲其用。應劭以爲虜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蓋使其權在虜而不在我。千古款虜利病。盡此數語。此唐天寶以後。用花門回紇爲中國害者也。又云。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其處分布置。不離以夷攻夷之中。別有妙用。而情形精熟。機局圓警。不徒草草套用此四字而已。

霍諝奏記梁商。訟其舅宋光之冤。出之于獄。此義人也。時年十五。爲此更難。不知所以能爲此者。正以其年十五耳。十五以後。可懸可避者甚多。能爲此舉者。或難其人矣。故世上勇于義者。非涉世太深之人所能爲也。

爰延爲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此亦非佳事。君子生亂世。誠不宜有此。范滂岑晊爲鄉功曹。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知有功曹而不知有太守。漢黨錮之禍。遂成于此。可不畏哉。君子不欲多上人。况以屬吏而掩上官乎。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 王充 仲長統

王充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此非獨警敏勝也。亦以勤愼得之。凡物有諸己者。知其不去。常玩而輕焉。借諸人者。恐其難繼。常敬而重焉。得之艱則守之固。即是人情。蘇子瞻謂三代竹簡漆書而人皆勸學。秦漢以後。紙學日趨于多。學者益以怠玩。難易輕重之分也。

充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守則不失。失字根守字來。看得甚深甚妙。

處亂世散財結客。須以識爲主。并州刺史高幹招致四方遊士。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二語看斷千古浮人。幹卒與袁紹同敗。只是好士無著落耳。

樂志論所言。勝富貴之福萬倍矣。亦知其必不可得而寄託之辭也。正不必深求之。有此。何人不樂隱。若必待此而後隱。世又豈復有能隱者哉。統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此讀書人深心用世者也。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是生亂世極妙結局。

李陳龐陳橋列傳 李恂 龐參

士大夫居官。厚自奉給。見有官之樂。則滿不堪無官之苦。故進而難于退。退而復求進。其原皆出于此。李恂爲兗州刺史。常席羊皮。服布被。領西域副校尉。賈胡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後以事免官。步歸鄉里。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恂用世人。作如此結局最難。蓋由恂素廉儉。不知有居官受享。故免官後能受此清苦。乃知居官廉儉。正爲後來退步地也。

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于是歎息而還。任棠。隱者也。以郡民見問于太守。又以郡人言郡事。自有難于顯言者。以形影相喻。法應如此。可悟身世語默之道。龐參思而得之言外。其捷悟又從

虛心得來。

觀漢世屢多守邊治民事，可見一時良將，多從循吏中出。未有民不安富而能從事邊境者。寓將于吏，即隱然寓兵于民。後世將與吏截然判爲二途，宜其兩失之矣。

崔駰列傳 瑗 寔

章帝好崔駰文章，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吾受詔交公，公逢轄爲上客。天子薦一士于臣下，臣下奉詔而交一士，事皆甚奇。後帝幸憲第，聞駰在憲所，欲召見之。憲以爲天子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傍，何必在此。此時憲遂欲私駰而有之，爲帝若破。使元成有此識解，杜欽谷永何至爲王氏有也。然駰見知于憲，大是不幸。帝欲官之而崩，駰卒以直諫憲，被疏而出，雖不見用于公朝，終不爲私室所有，善矣。不然，將與班固同敗。帝謂憲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與竇氏之禍，而駰得脫。然二子優劣，定于帝之一言矣。

安帝以中常侍江京、陳達等媚惑，廢太子爲濟陰王。閻太后稱制，閻顯入參政事。瑗欲與長史陳禪求見顯，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禪猶豫未敢從。孫程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使從瑗之計，何至使廢立之事，復出宦豎之手，得挾社稷之功，爲亡漢之根哉。瑗此種膽識，豈文士可到。門生蘇祇欲上書言狀，禪請爲證。瑗聞而遽止之，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處亂世闇主，惜此爲脫身之地，尤上上妙著也。

崔寔視漢末紀綱廢弛，作政論以救之。其說欲參以霸政，主于明賞罰，著法術，以元帝爲漢室基禍之主。其論甚確。而謂宣帝優于孝文，此語尤人所不敢言。蓋欲以宣帝之綜核，明元帝優柔之失也。宣帝有言，漢家自有制度，本用王霸雜治之，奈何純任德政乎。亂我家者太子也。寔之說本此。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

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士大夫相遇，不談職務，一味寒溫，此官途熟套也。侯霸以大臣辟一士，相見止于勞苦，不及政事，賢者如此，況庸人乎。喜懼皆去一語，說得索然，亦復凜然。人己進退之間，皎然明白。不如此，何以爲高士也。

黃憲起牛醫兒，年十四耳，一時名賢，如荀淑、戴良、陳蕃、周舉、郭林宗，師之友之。憲何以使人至此。本傳不載一事，皆錯舉一時稱服之言以見其人，亦幾于無能名矣。一言以蔽之曰：遠。

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于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抗儒焚書，從處士橫議看出，感應至理，識甚確甚。處亂世，不可不知。因樹爲屋，自同傭人，蓋感漢末諸儒名稱太盛，滿則所忌，黨禍將興，而以其身爲之識也。

從古奸雄意狠手辣，亦必有一種痴狂，爲人所制，搖其痴狂，遂其殺機方發，能逆折而使順受之。愛名收衆，此曹操一常人痴狂處也。操欲殺楊彪，孔融不及朝服往救之，操拒以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先將一周公處若曹公，其地步固已高矣。又云：明公輔相漢朝，若橫殺無辜，四海觀聽，誰不解體。當時名流，不盡被殺，正緣老瞞胸中先有此段顧忌，故得乘此中之。故說奸雄易，說庸人難。奸雄有痴狂，而庸人無痴狂故也。

章帝八王列傳 清河王慶

慶故皇太子也，以母宋貴人譴死，廢爲清河王。立皇子肇爲太子，是爲安帝。慶處廢立之間，處身有道，是大學問、大受享人。安帝始終友愛，自千古盛德事。慶子祜卒爲天子，天人之際微矣哉。

張王种陳列傳 張綱

漢安元年，遣八使徇行風俗。綱以梁冀用事，獨埋其輪于都亭。此千古雄快事也。及廣陵賊張嬰寇揚徐間，冀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此即狄山毀張湯，湯出山乘鄣者也。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造賊壘降之。埋輪人偏能服賊，尤是快事。若狄山爲虜所殺，因落權奸窠中。即若顏杲卿死賊，亦足令正人短氣。然如此行徑，後世權奸不以媚賊陷之邪。眞所謂一解不如一解。

虞傅蓋臧列傳 虞詡

虞詡受命討羌，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借此爲名以怠寇，而從中取事。其妙用全不在此。賊分鈔兵散，乃倍道而進，兵少利速，緩則爲賊所覘。其日增兩竈，正作此伎倆，暗暗與請兵照應，若大軍到者。妙甚妙甚。陳元龍爲賊所圍，使人請救，乃密治軍營，聚薪城中，束炬舉火，火然其聚，若大軍到，城上稱慶。賊望火驚散。正從此悟出。彼擁重兵而日望援兵之至，眞木偶人也。

詡爲常侍張防所誣，自繫廷尉。宦者孫程張賢力救，而賈朗搢紳中人，乃黨防而證詡。帝卒明其誣，朗與防或死或竄，即日赦詡。朗枉作小人，誠是快事。然使人主從此輕天下士，不如宦豎，死且竄，不足盡辜也。

馬融列傳

馬融經師，非人師也。其一生學問精神，全在溫飽受用。遭亂飢困，乃悔而歎息。此一悔與李斯倉鼠之歎何異。使爲絳帳豪侈之根，失身外戚，亦生于此。此士所以貴堅忍也。鄭康成正師其經耳，非師其人也。

蔡邕列傳

邕爲劉郃陽球所搆，髡鉗徙朔方。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得免焉。邕以此時死，豈不是一忠孝學問完人。卒受董卓迫脅，負黨邪而死。士生亂世，求一完名見殺，有不可得者，眞不幸也。然邕于卓雖有匡正，恨言不盡用，知卓必敗，欲遁逃而不能。卓死而歎形于色，安知非自悲其言之中，而悔其不能先去邪。王子師遽然殺之，誠爲鹵莽。然使邕此時不死，又不將爲李傕郭汜畫微命所污乎。此則死又賢于生矣。

中郎識焦尾琴，悲心人所能也。螳螂向蟬一段，幽明感應之旨，非悲心人所能也。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一語，千古殺機深微之人聞之悚然自止。

荀韓鍾陳列傳（陳寔）

黨事連陳寔，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二語自處甚有地步，危其身以爲人者也，黨事解，張讓葬父，名士無往者，讓恥之，寔乃獨弔焉，後復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辱其身以爲人者也，二事豪傑手段，聖賢心腸，菩薩行徑，缺一不能，中人後生，勿輕論之。

吳延史盧趙列傳（吳祐）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三，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慧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愼也，恢乃止，十三歲兒能爲此言，周愼堅忍，至此，昔人云，在官寫書，風流罪過，趣之一字，雖施于官生，來便是作官之具，不可學而能也，杜根亦年十三入太學，貴戚慕名，致書爭問，根皆不發，封藏書于壁，及誅捕貴戚，發書于壁，封識如故，一段身世之慮，又從處亂世艱難患難中錄出來。

皇甫張段列傳（皇甫規 段熲）

皇甫威明佳士，而恥不與黨人一節，自是蛇足，豪傑在自處耳，豈以黨人爲重邪，漢末自有此一種好名習氣，彼聲名未著，及盛名之下，無其實者，引附標榜，罔不足怪，亦有才品卓然，儘足自信，舍己而借人者，眞惑之甚也，范滂之母別其子曰，子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婦人好名亦如此，當此時而有范冉部賈偉節郭林宗之爲人者，見難自解，不可無此一人立衰俗之中。

段熲爲護羌校尉，上書言羌事，寫羌人情形，兵糧數目，地勢合散，詳確似粗驚卒，可爲論邊事之法，其後一一如其言，彼不先留退避之路也，今邊臣奏報含糊，惟胸中無成規，亦自留退步耳。

郭符許列傳

郭林宗是有心人，未嘗一念忘救世，而極自愛其身，潛用其心曰于衆人之中，獎訓士類，惟恐失一士，使國家不得一士之用，而危行言孫，置身事外，眞千古便宜人也，然林宗號知人，而符融又先知之，使交于李膺，膺大奇之，融居間也，處衰世忘乎盛名，李郭齊名，而李以敗，郭以全，郭能遜而李露其氣，嵇阮齊名，而嵇以悔，阮以吉，阮能愼而嵇露其才，名不能累人，涵養與識何如耳，林宗寓宿茅容，具且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以其母，而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就學，容之高，高在一眞字，孟敏荷甑墮地，去而不顧，林宗見而問其意，林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林宗異之，因勸令遊學，敏之高，高在一定字，二子當時未有名也，叔賓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可見當時以名重林宗，林宗取人，卻不在名，此所以爲人倫之鑑，一基字正是漢末好名者對症之藥，容之眞，敏之定，正林宗所謂牆之基也。

林宗折角，時流競倣，安石蒲葵，廣價頓增，漢末東晉，自有此一等好名習，後生處師友不得力，全在于此，君子畏大人，事其大夫之賢者，當法其好處，豈可逐影吠聲，因人喪己，爲依附借名之地乎，吾子將不

候陳寔陳蕃曰，太邱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善哉四語，有識有骨，審彼已，洞始終，君子身世之要物也，李膺風性高簡，每見符融，輒絕它賓客，融幅巾奮袖，膺捧手歎息，仇覽不與符融談，融獨奇之，可見當時龍門浮慕聲華承趨之人，正元禮輩所輕，當膺與融談之時，此輩方作門外漢耳，士亦何苦自取輕于前輩也。

竇武列傳

漢患外戚，梁氏用宦官除之，患宦官，用董卓除之，患董卓，用諸侯除之，而漢隨以亡，病漸重則醫漸難，醫漸難而將之用藥有所不暇擇，一患除而除患者留爲患，因病求藥，而藥復爲病，更數病而以身從之，善爲國者，勿使成極重之勢而已。

鄭孔荀列傳（孔融 荀彧）

孔文舉本名士，體氣高妙，如琪花瑤草，雖不結實，自是風塵外物，而好談經濟，喜功名，竟無所成，只是一疏耳，疏之一字，是名士本色，而經世人殊用不著，然又恥不能經世，勉作經濟事，尤是名士大病，未可以文舉高妙，遂不責實，而槩以經世許之，司馬彪曰，文舉在北海，自以溢才命世，又自許大志，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但能磔網張羅，其自理甚疏，此言字字中文舉病，只須一疏字耳，然其膽量意氣，在禍亂之外，實其所長，若陳元龍具湖海氣，其經濟實用則又可觀，若鷹擊虎之險，辨一勇夫于掌股之上，光景在目，使呂布先喻若不得，妙言妙手也。

甚矣，荀彧之意傷而勞也，奉迎天子以從人望，令諸侯，是曹氏取天下妙題，實自彧首發之，董卓兵起，曹公亦恐其倚王室之重，則老瞞胸中亦亂定久矣，當時許攸皆以說袁紹，紹不用而使曹氏占此先著，袁曹相拒官渡，孫策欲襲許迎天子而策死，紹讓此先着以資操，策欲爭之而不逮，有天焉，可見智謀之士，手眼明捷略同，彧首發此謀，爲曹氏佐命之冠，心不可負，功不可掩，辨其始終，一念隱衷，若有欲諒之者，何也，蓋彧有用世之才之志，舍操無可事者，而又不欲公然爲曹氏私人，得罪萬世，惟操擁戴天子，故奉

操征伐，皆一以天子之命，彧儼然身爲漢臣，此彧之隱情，爲操實以自爲也，操久亦或窺見之，及九錫之舉，彧稍憾操以大義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不知操取天下之局，取予先後，大半自彧定之，形就勢合，操已不得復爲漢臣，而彧欲不爲曹氏功臣，其可得乎，彧以大義懾操，欲自全其名，操即以懾彧而取其實，彧已死而操納以懾天下後世曰，天命在我，吾當爲周文王，有爲曹之實，而又欲不失漢臣之名，甚矣彧之意傷而勞也。

酷吏列傳（董宣）

董宣彊項人，以爲難在處湖陽公主一事，不知宣先相北海時，收大姓公孫丹，使門下書佐水邱岑盡收其親黨誅之，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厨具饌，厲色不食，光武馳使騶騎特原赦宣，又以死請活岑而後已，然則湖陽公主一事，光武有以養其氣也，風節如此，置之酷吏，似太貶，然在獄晨夜諷誦，自處能忍，便是宣酷處。

儒林列傳 劉昆 戴憑 孔僖

劉昆吏迹似不宜入儒林然偶然耳三字說得甚大非大學問人說不出

光武令群臣說經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五十席事雖欠厚然激勸之下使人精神倍生憑以爭蔣遵一事直諫儒主學問有用重五十席不為過也孔僖為鄰舍生告其誹謗先帝上書肅宗雖以自辯仰氣強理直且因以規諫尤是有心之人有用之文

文苑列傳 王逸

王文考作魯靈光殿賦先是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文考所為遂輟翰而已最長高才能虛心服人又能讓人彼胸中不專倚此一賦與一時文士分名也趙壹已受知司徒袁逢往見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臥未起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陟乃起與語大奇之過候太守皇甫規不即見壹遂逝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追書謝壹遂遺書謝絕夫名之未立雖高臥而上堂弼通名之既成雖追謝而遺書峻拒或以附驥託身或以冥鴻貴高行徑不同其為文士名根則一也士之遊大人以成名伎倆雖多其擒縱之術不出此兩路而已

獨行列傳 范式 李善 陸續

范巨卿與張元伯及陳平之子朋友間可謂至性奇行矣然有一毫為名之念使有心好奇有心好奇便有敗決之時須以至誠出之人以為奇自覺尋常乃可

李善李元蒼頭也元家相繼亡歿孤緒始生數旬貲財千萬諸婢欲謀殺續分其財度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緒逃山中儲當親動縱雖在襁抱李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緒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鍾離意表善行狀光武拜善及緒并為太子舍人遷日南太守之官道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一蒼頭欲自出脫離賤為良甚為不易李善以篤義致身郡守顯名千古亦可謂善自謀身者矣有志之士何憚而不為此也然眞實之心豪傑之才缺一不可事續如長君拜墓曰善在此傾竭學問此善此孤之根也

陸續母截肉必方斷蔥以寸為度此子此母孔子之所謂有恆也

方術列傳 華佗

世間一小技術皆有至理況醫為人之司命乎然華佗輩下手處皆絕不近理若用人命為戲而試其奇毒然絕不相干而用之恰好所謂不可以理求而至理存焉者醫者意也難言之矣若郭玉對和帝一段所云隨氣用巧神存心手之間又云療貴者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也將身不謹二也骨節不強不能使藥三也好逸惡勞四也則涉世窮理之言又可見醫之精神與病者通

逸民列傳

孟光以醜女擇對奇矣曰欲得賢如梁鴻者嫁之此語故是伯鸞知己

列女列傳 王霸妻

王霸感令狐子伯之子而慚其子之蓬髮歷齒正使有此慚其情不誣亦不害其為高及聞妻言而起笑則此語蓋試其妻恐其妻婦人愛子或有此念而先發之用觀其意以堅其偕隱之志耳賢者固不可測也

班大家經史腹笥而文詞拖沓不及娭好遠甚女中大儒老成典刑未可以文之工拙論也

蔡琰悲憤詩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四語可為才色女人失身不能死之戒流蕩而蕭亂之死正當貼此四語之意

史懷卷十六

三國志一 魏 蜀

劉璋傳

三國時天下大勢在曹士之欲自效者必先歸曹張松以益州賈于曹公曹公深心而失一松因失一益州蓋天留之以待先主也松之送益州于先主也固其第二義矣

先主傳

操從容謂玄德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先主方食失匕箸人以為詐非也玄德此時方欲晦約龍潛蠖屈而使曹公有此語已先被他看破安得不驚而失措乎至于以閉門種菜欲瞞過曹公此卻甚疎操已先知傳作此舉止豈不更生疑怪操非不欲殺備恐失人望耳

曹公征烏丸玄德勸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後悔之備曰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于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舉大事者忌失時玄德此語殊有深恨非寬喻表也正與悲髀肉生同意為始終規模大計不出取荊州與益州二者諸葛亮勸先主攻劉琮荊州可有蜀此時有荊州可免後來與吳借與爭之釁曹公不得有之用其資為赤壁之役省力甚多是時魯肅亦勸孫權取之而為曹公所先先主于益州未嘗須臾忘之何其不忍于琮而獨忍于璋也

孫權遺使欲共取蜀。備方欲自圖蜀。堅拒不聽。權納遣周瑜率水軍住夏口。可謂很矣。備不過軍過。權知備意乃召瑜還。劉權如此者數。玄德如此應之。各自高手。鼎足之形成矣。然當是時玄德雖欲取蜀。而恐無其名。迨劉璋殺張松。絕先主。怨璋授備以取益州之名也。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此聖賢語。英雄口中一時吐出。與之暗合。是天資高處。

諸葛亮傳

先主之時。其勢止可鼎足。此所謂時務也。先主訪世事于司馬德操。德操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則取荊州益州。結好于吳。已在時務二字中矣。德操已先孔明言之。孔明出隆中數語。不過一相證耳。當時俊傑。事過先主。想其胸中自先有此一段部署。是以如魚水之投也。

後世鶻塌才武之臣。于夷狄盜賊。有彈指定之。而意外事後如燎爇然。釀禍至不可救藥者。孔明于孟獲七擒七縱。非好勞示巧也。極言事定留外人之害。千古蠻夷。不出此數語。而歸重在不留兵。不運糧。以夷守夷。只在善後事宜。打算得極明耳。後世用武者不可不知也。注

孔明治國。賞罰之信。至通神明。只是用申韓入妙。今人看申韓自粗。未得其微處。而遽以法家少之耳。

關張馬黃趙傳　關羽　張飛　趙雲

為國以禮。關張與先主恩若兄弟。而稠人廣眾。侍立終日。君臣之禮森然。規模固已遠大。不是羣雄舉動矣。馬超已歸先主而猶呼其字。關羽欲殺之。先主曰。人窮歸我。殺之何以示于天下。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仗刀立。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有體有識。此大舉間大作用大事。豈可于戰將中求之。

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返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觀雲本末。自是大臣局量。不獨名將而已。先主伐吳。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此等處偏看得真。算得定。卽武侯猶當下席謝之。注

龐統法正傳　龐統

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為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奄北。當賴孤為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于險塗。非萬全之計也。悔者不為。為者不悔。先主此言。蓋深悔其身之幾不免于吳也。此悔卻不可無。然前計殊又不錯。事有當悔于後而不得不為之于前者。此類是也。注

董劉馬陳董呂傳　劉巴　馬謖　董允

張飛就劉巴宿。巴不與語。畢竟是己心粗。作淡未名士習氣。主人自處無禮。而坐視客之加禮于我。巴輸

飛遂交。巴在蜀以歸附非素。懼見嫌猜。恭默守靜。而有此舉動。抑豈涉世全身之道乎。

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沐猷之計。遂為觀人用人定論。孔明用謖。雖別自有意。然追念斯言。能無心折。孟獲一役。始終用謖心戰一語。又何其言之實一至此耶。

費禕使吳。孫權皆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于時務。然既以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于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權此論聰明時達。雖貴弄其高識。實有一段至誠心腸。由中達外。痛癢相關處。一時奉使之人。以周旋語了之。可惜也。然孔明之用楊魏。亦如司馬文王之用鄧鍾耳。注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　廖立

廖立指切蜀事。歷詆蜀用事之人與失事之狀。皆中痛痒。不為無識。而語語犯忌。武侯稍抑之。未為不是。而表劾之詞。似過譏。切甚矣。聽言容物之不易也。立被廢後。自處不苟。躬率妻子耕植自守。不失反己思過之識。武侯沒而垂泣。若以盡公誠懇推諸葛于身後者。實是武侯知己。觀武侯處彭羕廖立李平。皆未盡善而立為善。

霍王向張楊費傳　張裔

張裔為丞相長史。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裔曰。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看透世情之言。說來絕倒。然使與世情人讀之。反謂丞相長史之不可一日不附也。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　孟光

後進文士祕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于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于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為。且智調藏于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強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傚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光此論深心高識。達于時務之言。武侯勸後主讀申韓書。徒人智意。蓋深憂後主之庸。而投此對病之藥也。其意正與光同。胥觀後世中材之主。守文有餘。而生當衰亂之時。與昏暴者同歸于亡國。只權略智調不足耳。

黃李呂馬王張傳　黃權

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吳蜀二主至此求死不得。諛陽公以正統予魏。此亦一證據也。注

蔣琬費禕姜維傳　蔣琬　費禕

琬代武侯為尚書令。既無戚容。亦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及禕代琬。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于人。朝晡聽事。其間接待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弈。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當是

時琬不荅禕之通敏，禕不法琬之鎮靜，尤代禕為尚書令，欲效禕之所為，失之遠矣。

鄧張宗楊傳 張翼 宗預

張翼以討劉冑不克徵還，以為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豈可以黜退而廢公家之務乎，于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只是立心不苟耳，馬忠因其成基，率殄滅冑，後追論討劉冑功，賜爵關內侯，後世賞功之典，亦未有如此明允者矣。

吳增巴邱之戍，蜀增白帝之守，意皆為魏，而吳屑屑致問，何其多事也，宗預對以此皆事勢宜然，俱不足有相問，答得斬截而省力，權大笑，嘉其抗直，而預臨別謂權曰，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惟陛下重垂神慮，又何其款曲耶，有前之抗直，自不可無後之款曲，然吳蜀始終大計，卒不能出預臨別數語。

又吳黃龍七年，步騭朱然等各上疏言，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城郭，權揆其不然曰，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治，今此間治兵，寧復欲禦蜀耶，則權胸中原有成算，不待預言而已了了矣。

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求芻茭薪蒸，密牋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為明王孝思惟則，勵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州邑有司對豪貴人，欲斷其誅求之苦，須詞理宛至，足以服其心，一味強項不得，李密于中山諸王，先以高祖處之，人情亦安，有不好名而慕義者乎。注

三國志二 吳 注附

孫破虜討逆傳

處危疑之地，遇強暴之人，有以婉曲失之，而以抗直得之者，朱儁不受董卓太僕之拜，而阻其遷都，有司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丞相非臣所堪，遷都非計，臣之所急，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兩路擒縱，不留一隙，卓已窮矣，問何所受之，曰相國董卓為臣說之，臣受之于相國，此以一絕大干係先推之于卓也，其妙全在乎強直，故詞有必不可婉曲者，此類是也。

處士張玄曾勸張溫勒兵誅卓，溫不能用，以至于召諸侯，溫之闇而鈍，至此事機一失，自家不足言，貽國家不救之禍，雖百死何解亡國之罪哉。

袁術于孫氏父子，在破虜則授之兵以討卓，而不予之糧，在討逆又授之父兵，堅攻陸康，許之廬州而復用劉勳代之，所予者不足以為德，而其所吝者適足以為怨，庸人舉事，往往如此，不然，袁孫二氏，豈不為世好相倚，而為他姓所乘乎，然術僭尊號，得罪于天下，策雖德術，其勢亦不得不與之絕，張紘一書，忠告懇款，策不可謂無情于術也，術自負策耳。

孫策殺高岱于吉，未免從刑，且亦有不必殺者，而皆以其能收眾心，英雄同有此忌，至論于吉謂諸將不復相順，往捉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其論甚正，而其慮遠，未可以禍福之迹定其是非也。

吳主傳

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

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為牋與曹公，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濡須夜渡，看危險中權鎮而暇，曹靜而整，各自對手，權與曹公牋，其詼諧有綏馭意，操語諸將，其詞婉，卻有長伏意，皆宜得之言外。注

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回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智不必言，回船卻又是膽，無膽不能用智，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妙想無因，是造設雲臺手也。注

結好于蜀，是孫權始終立國主意，其深絕蜀而專事魏，預懷一先卑後踞之意，卑以假寵，踞以致討，致討以怒眾，眾怒而後用之，苦心旭慮，勞亦甚矣，其事魏之不終，已定于後踞致討之一念，心未嘗一日亡蜀好，觀其與諸葛周往反數語，心口違拒，情見乎辭矣。注

鄭泉嗜酒，閒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雙觴中一段無理異想，出人意外，然胸中有故，未可易言，又能于眾中面諫使人主憚之，此真酒人本領，徐城山之流也，臨終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取我為酒壺，實獲我心矣，含子孫而謂同類，尤自有意。注

三國志二 吳主傳 孫休 孫皓

李衡以卒家子，由才能為丹陽太守，以法繩孫休，妻習氏諫不聽，休立，衡欲奔魏，妻勸衡自囚，表列前失，此適相如所以教繆賢也，識何減許允婦乎，衡果得免，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衡死，勅兒種木奴千頭，歲上絹一匹，可以足用，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父恆言江陵千樹橘，可比封君，吾答言貴而能貧方好耳，不聽治家之本旨，至此才說明，若衡妻者，亦可謂處亂世工于自全者矣。

邪時字溫伯，時為琅邪功曹，誣被收，惶遽無以自明，時進曰，時今自在，時之事明府何疑，遂詣吏自列云，不自妖言，事由于己，非府君罪，吏上時辭，皓怒猶盛，時虛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時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厠身本郡，濫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登之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時以噂噂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虧，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誠，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相從，此之為愆，實由于時，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時不惜死，死又為千古留一處妖言妙法，豈苟為死者哉。鎮躁歸靜，使之自息，詞理簡確，然屈其所是，默以相從，此八字人所甚難，此乃時之所以為知己死也。注

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袷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于衡則傲，下于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迕，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李仁為故主周旋，遁辭妄對中，忽露出一部寶故，鑿鑿不易。

可謂辨而核矣。然國亡後以此應敵之人。則爲拔君之過。若果未亡時。使孫皓得聞此言。其爲長惡不小矣。注

宗室傳

嫣覽戴員殺孫翊。將偪其妻。其妻陽許之以安其意。而潛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若非平日暗著心眼。造次中安能識此二人乎。言笑歡悅。須臾間取賊奴之首于床幃燈燭之下。以祭翊墓。何其雄快也。予嘗謂女子全節。不專在貞烈。而在機警者此也。

張顧諸葛步傳張昭 顧雍 諸葛瑾

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與昭烈命武侯同意。與其使子弟敗之。不若使他人成之。語原無飾。蔡中郎謂吾家書籍。當盡與王粲。大小不同。其低徊可憐之意則一耳。

雍有所禦陳。若見納用。則歸之于上。不用終不宣洩。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曰。顧公權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軍國得失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雖是仲謀聽信老成。然事英主亦須有一種成格處。其訶賈子談于上前。酒失與金日磾之怒其兒同意。古忠介之臣。自有慎保身之道。不專恃批逆而已。非學術關道人不知。

權欲瑾之勸亮歸吳也。瑾曰。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人言瑾之通于蜀也。權曰。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數語千古事人友人定案。

周瑜魯肅呂蒙傳

曹公與袁紹拒官渡。孫策欲襲許奉迎天子。如此是無曹也。玄德在吳。周瑜規取蜀。如此是無劉也。見英雄手眼快處。如弈家國手。其緊著自各看到。計定而策與瑜皆死。三分之形天所定也。

程普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雖大有作用。然其心爲國。亦不得不如此。普後自服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大醉。英雄不必言。想其人何等蘊藉有趣。醇醪二語。亦自妙于形容。是公瑾知己。其立折衝幹一段。醇醪風味。猶可想見。不獨氣能奪之。理能屈之。其情詞自出至誠。對縱橫之士。須用此破之。

孫劉并力挫曹公于赤壁。瑜之北歸而後能以其間成鼎足之形。然曹公所以能至赤壁者。以得荊州。用劉表水兵東下也。表死之時。魯肅急急勸取荊州。恐爲操所先。正爲此耳。甘寧觀將。見亦曾及此。此弈家先手也。

謀大事者。當取天下大勢始終總計之。而後利害可定也。赤壁拒曹。惟周瑜與魯肅所見相同。然非連結劉備不可。當時勢雖三分。而孫劉之形爲一。孫劉之交不深。則三分之形不成。結孫劉以困曹。其本謀自肅發之。諸葛亮亦已見及之。云孫權可以爲援。而不可圖矣。孫權不宜圖劉。亦劉之不宜圖孫。肅以荊州勸借玄德。正以深孫劉之交。而畀其力。其勢不得不然耳。操聞之。作書至落筆于地。其計豈所謂失哉。周瑜以劉備人傑。常有圖之之意。不知曹操一日尚在。則備一日未可圖。肅之心亦何嘗一日忘備哉。關羽賦操于樊鄧。操至欲遷都以避之。此借荊州之效也。呂蒙取關羽于荊州。陸遜折玄德于白帝。吳之計得

而蜀之勢孤。蜀之勢孤而曹氏承其弊。曹氏承其弊。而吳之計未爲得也。呂蒙功名之士。有圖關羽取荊州方略。極言吳之不能于操。無賴于羽。破權之所忌以速成其功。所成者一事之功。而天下大勢未之繼計也。孫權長主也。而孔明王佐也。微悔其相圖之失而吳蜀復通。陸遜之計。終亦歸于和蜀。與蒙已自異意。然破壞之氣。不可卒復。延旦夕之命。以待司馬氏之威。折而入于晉。亦勢之所必至也。然則吳蜀之主及其臣可以相忘乎。曰。非也。鄧芝對吳主之言曰。并魏之後。戰爭方始。此諸葛亮與肅之志。而呂蒙輩一時之事。一事之功。未之暇及也。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淩徐丁潘傳甘寧

蘇飛之知甘寧。其識力自不凡。而乃事黃祖。何也。或曰。聽其言。不忍去耳。然其爲寧始終至矣。古人處君與友之間。兩不相妨如此。吳既聽寧免飛于死。自當遣而用之。何但赦而已。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呂範

策從容獨與範碁。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上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于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能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啟事曰。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每讀此。輒想古人體國忠君是何等念頭。特達其懇。祇覺後人之淺。綱紀二字。題目甚正。本領甚大。注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虞翻

虞仲翔用世人。未嘗一日忘天下。孫伯符頗知之。故爲盡力。深有威知自效之意。使建其用。當爲吳佐命中之冠冕。其次則留心經術。所謂習經于枹鼓之間。講論于戎馬之上者是也。遇吳大帝英主。憐才好文漫然以疏直棄之海島。至兩上書求以易象自顯而不可得。後思其亮直。求之海而存亡尚不知。故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當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雖一肚幽憤。語語實境。所謂一人知己。不能不追感于伯符云。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諸葛恪

諸葛恪死後。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云。恪父子三首。懸市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人情之于品物。樂則哀生。又云。自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一語不及恪功罪。而哀生情反四字。使人愀然于天人剝復之際。亦可謂善爲辭矣。

史懷卷十七

三國志三魏注補

武帝紀

魏武命世姦雄。為名士所輕侮。如宗承許邵輩。公無如之何。而橋玄先識之。至以妻子相託。不若許子許與之中。徼帶譏玩。宜其終身之不忘也。玄曰。天下將亂。安之者其惟君乎。又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當時名士有權如此。操往問子將。子將不答。不答妙甚。公固問之。固問尤妙。各自寫名士英雄本色。而老瞞得意猖狂。全在于亂世姦雄一語。若但說治世能臣。決不聞而大笑矣。然亂世姦雄。人所不肯明認。亦人所不敢先居。故魏武靈帝時上書言時政。吏迹精勤。有志作救世事。為治世能臣。是後政數日亂。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袁紹何進召董卓。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亂世奸雄。其志決于此矣。嗚呼。偏能臣而姦雄。豈非世使之哉。

事我負人。勿人負我。語雖悖感愴。然老瞞一生受用。在此八字。遂為千古惡人口實。注

曹公蒿里行曰。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正指諸侯攻董卓持疑不進也。又云。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則指劉岱喬瑁袁紹公孫瓚相殺事也。大抵羣雄舉事。在初起手時。局面已定。落曹公眼中久矣。其論袁紹云。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看得深。說得透。勝負之數。又豈待兩軍相

當哉。

下令讓還三縣。娓娓千數言。字字不情。卻妙在詳至懇款。若出至誠。使聽者心雖不以為然。而無以奪之。另是一副心顏。自首至趙嶷道曰。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只承認治世能臣四字。而亂世奸雄若不辨自明者。奸在于此。注

司馬建公曾舉公為尉。及為王。召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日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語饒氣直。對奸雄一味遜詞。發付不得。須以氣勝之。注

曹瞞傳曰。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餚膳皆沾汙巾幘。其輕易如此。觀其性情舉動。只是不測耳。安知不以此為持法峻刻。垂詭刑人之地哉。子桓兄弟佻易。自其家風。抑所謂常自殺見者乎。然華學王在形迹之外。此之所以更遠。注

公為大將軍。袁紹恥班在公下。已自不濟。公固辭讓紹。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初舉事時。便為根本久遠計。帝王舉動。與草賊不同。其後紹子尚數引胡人寇為害。鑿渠自呼沲入泒水。為易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鑿入潞河。至今漕艘為萬世利。恐孫劉君臣未遑及此也。杜恕謂當時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帥之事。三國人使偏不過如此。蓋本節用之道。不講久矣。

安定太守毋邱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人也。但更事多耳。此論中國遣使通夷之弊。不獨博望張一往貪功冒險之人。并班超陳湯傅介子之流。俱在其中。漢武以大宛絕遠。非人情所樂往。謫罪犯貲以來之。卒之不貲而自來。不貲而自來。則來者之情可知。而國之利害較然矣。魏武此論。從樂往者一輩人看出。

明帝紀

明帝識其機略。遠出文帝之上。觀其于軍國事宜。往往識其大者。臣下多出其後。諸葛屯渭南。勅司馬懿堅守勿戰者帝也。伐公孫淵。益軍四萬人。策懿之必克淵者帝也。其將將手段。特用之于懿。尤自有意。使帝不死。司馬氏豈不終為魏之能臣乎哉。又新城之役。遂方與亮相拒渭南。帝曰。權走亮亦破膽矣。卒如其言。則孫劉呼應情形。帝觀之審矣。若文帝一文人公子耳。

伯郎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讓監奴典護讓家事。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賂監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為之破盡。眾奴皆慚。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眾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眾人悉驚。謂他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他。他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他小小狡謀。其作用乘取甚奇。在諸奴在得其歡而用之。在張讓在得其喜而用之。皆迫之以不得不應之勢。但觀其所乘。而所取不必言矣。大用之。一英雄也。注

郗昭遺令戒子曰.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此理甚明.曰吾數發冢取其木.以爲攻戰.其知厚葬無益于死者也.因爲將看出薄葬之理.是大悟性人.且爲將而發冢取木.即此一事.將豈可爲乎.注

三少帝紀 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火中有鼠.毛可爲布.以水沃鼠鼠死.此非甚奇.自是生克至理.布有塵以火浣之.物反其所始也.注

齊王乖廢芳.羣臣失色.齊王流涕.又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得避之.非獨遂心.其厚顏哽口.亦自過人.無此不成亂賊.永寧宮一奏.鍛鍊羅織.似彈文又似獄辭.了臣二字抹殺久矣.司馬孚卻廢帝後悲不自勝者也.用他爲奏首.賊臣作用.注

髦立後.齊王私曰.何如主也.鍾會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二語是以嘲髦矣.齊王曰.若如君言.社稷之福也.殺機已動.而髦忽與羣臣論夏后少康中興.是何主意.紛紛論易說禮無虛日.不知成濟之刃立其後也.

后妃傳 卞后

文帝爲太子.左右賀.請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爲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重賜遺乎.太祖聞之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爲難.后事太祖雄猜之主.終其身應有一往苦心妙用.而深厚不露其迹.觀此則翼翼畏愼一念.亦自可窺.不獨處之有體而已.

太祖嘗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其一.后取其中者.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中者.取其下者爲僞一語.非學問世故淹透人說不出.事雖主僞不得.僞之敗決甚于貪.又曰.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爲奢.開國母后之言.後人體貼.受用不盡.然是實驗至理.注

二公孫陶四張傳 公孫淵

公孫淵上魏數諍.桀黠辨慧.遂僞多端.亦小有才者.然負吳以自媚于魏.如此心術行徑.魏之疑且惡之.始于此矣.且世有上書求免.縱自詡明之理乎.柔佞小人.驕悍豎子.自取滅亡而已.

諸夏侯曹傳 夏侯惇 曹洪 爽

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太祖曰.隔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此語意殊不善.惇固請.乃拜爲前將軍.咸之臣于漢也.孰能識之.注

曹洪以家富不肯假貸文帝于少時.幾至殺身.可爲嗇者之戒.然帝以此罪洪.豈是帝王之器.

曹爽庸人.與司馬懿共事.權已是羊虎同牢矣.丁謐何鄧諸人.復欲使爽據其上.甚矣貪躁小人之能滅人族也.爽所交所用盡此輩.安得不敗.宣王稱疾避爽而爽爲之備.詳其始末.爽之所以應懿者.愈庸愈昧.而懿之所以疾爽者.愈毒愈冷.爽固喪心.懿亦過計.讀之未半.殆懿不殺爽亦可.使魏武當此.或放手未可知也.

荀賈傳 賈詡

李郭人長安.賈詡實爲禍始.蓋欲自脫于李郭之手.而寄其身于張繡.後挾繡歸曹公.而因以自託其身

耳.豈爲李郭活命之計哉.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 袁渙 邴原

渙門人爲本縣所役.求渙爲屬.渙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從事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見負囊.門徒從者千餘人.安邱令以爲見已.整衣出迎之于門.渙乃下道至十牛亭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諸生.一縣以爲恥.大有權術.是古今第一善關說者.然無此則上一段.咸論爲薄情人矣.其異于人處.只是一厚.學不足以庇身.德不足以蔭卿.厚德之言.發出反身學問.注

觀邴原諸劉政.全其身又全其妻子.蓋義俠膽智居亂世者.人但知其臨君子而已.政之投原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耶.此語縕藉而沾沾自喜.業解衣以待之矣.

浮慕是後學一大病.漢末尤甚.原志士.自不爲名所惑.逗遛孫崧.解不致詣鄭玄之意.是何等識力.人各有志.志高者通.是原一生本領.而誣者易傷.貨者易惑.又原立志之根也.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 崔琰

曹操殺崔琰.最是千古可惜人.而世多不談及.陳壽以孔融附琰傳末.琰地位身分儘高矣.

漢末名士.惟華歆最劣.除御獄后一事不論.詳其本末.一頑老子耳.孫策徇豫章.豈有爲人守上而幅巾迎敵者.而納以年德.安受孫郎子弟之禮.豈不愧死.孫郎借歆收衆.歆爲所用而不知.或知之而甘爲之用.若爲不知也.

程郭董劉蔣劉傳 程昱 郭嘉

袁紹在黎陽.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告昱欲益兵二千.昱不肯曰.紹所向無前.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威.處寡弱之地.有取輕于敵而釋全者.曹公攻馬超.關超益兵拜來.輒喜.謂可免再舉之勞.正可與此反看.吳獨令而後三分之形成.使兩家知此.終不爲魏皆所乘矣.劉備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曹公取荊州.威震江南.權雖有謀.不能獨當.必資備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殺.此猶慮以荊州資備之意也.孫吳不得不合之勢.昱一眼看定久矣.後關羽圍曹仁于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且請密之.此呂蒙襲荊州時也.董昭言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勿令權得志.令兩說觀之.孫劉彊弱存亡.終始在離合二字.而昇肅呂蒙之計得失較然矣.

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甘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爲遠言宜微.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于猥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

五人眞是鈍漢。如今諸生臨場溫習舊本者。精神可舉而能乎一語。幹非說難中不甘拈出。而曹公見曄。臣主聰明犯對。另有一番光景。從精神蠲燭在心目之間。曄後事則帝議伐蜀。人與帝言。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非獨謀國。全身之道。自應如此。而卒不免。可見肖智不如一誠。注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

李孚爲諸生時種韭。欲以成計。有從索之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能行意三字。從此看出其深。有管子治國商君行法之意。若楊沛蓄乾椹。收豋豆。固其有餘以補不足。經濟部署。爲陶士行之師。注

任蘇杜鄭倉傳蘇則 杜畿

魏演之叛。蘇則請因發擊之。莽惡必離。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于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善惡離合四字。看透古今生亂止亂之由。高幹反。衞固范先與幹通謀。杜畿曰。河東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于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此卽善惡離合之意。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

嘗讀桓帝時。常侍左悺唐衡等權侔人主。延嘉中。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修敬于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從取版。既入見尹。尹欲修主人勅外爲市買。息又啓云。左悺子弟。來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酤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道吏奉牋謝尹。息又勅門下。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耶。用其牋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卽令報。衡弟皆知之甚恚。欲滅諸趙。上官待僚屬。君子處小人。亦各有道。趙息爭持版甚正。至市買通箋二事。則太甚矣。士大夫有心折辱異途。激成非變。所傷甚多。注

任城陳蕭王傳

任城王彰召至。謂臨菑侯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觀此語。植無奪嫡之志明矣。注

世語曰。脩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爲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爲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謀。脩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脩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脩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脩爲陳思連。欲脫不得。誠是交游中宿世怨業。而脩自疎駿。有老不事世子。此脩之所以死也。必不得已如邴原之正。吳質之謫。乃可觀脩所爲。豈是吳質對手。注

武文世王公傳倉舒 中山王袞

倉舒亡。太祖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骨肉間偶發結怨之言。文帝皆言家兒。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不得有天下。此語殊有深恨于其父。

中山王袞恭謹退讓。極能韜晦。而文章一道。必欲與子建爭。甚矣名根之難化也。

王衞二劉傳王粲

王粲筬袁曹成敗。陳琳諫止何進召四方猛勇。皆明于天下大計。未可以文士掩之也。

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耶。于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誦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脩謂鄴下諸文士。無文舉正平之流。地與曹氏兄弟對著。觀子建一段沾沾自喜之意。想其收拾諸士。衷其所長。令之延譽。皆一念名根爲之。非必其能友勝己也。注

何郯求交于傅嘏。嘏不納。居亂世自全之道。原自如此。不獨擇交而已。擇交千古難事。勢利不必言。卽盛名之下。亦當斟酌。非深心卓識不知。

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淸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淸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反驕。敬人者敬得有眼。則所不能敬者自多。乃今世之所謂驕者也。涉世人又自有一番周旋。

徐胡二王傳徐邈

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于穀陽。御叔罰于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仗。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勳也。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邈醉客經濟精敏。操履謹愼如此。甚矣醉之難言也。魏用人亦在形迹之外。及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古今出處間透徹不苟者。惟徐邈鄭袤二人。

王毌丘諸葛鄧鍾傳王凌 鄧艾

謀反是何等事。司馬太傅是何等人。凌身爲戎首。而猶欲通書乞哀。甸虎口求活。不癡騃且怯至此。刃已在頸。而太傅納先下赦赦凌。爲春喩之。凌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凌面縛水次。遣主簿承詔解縛。宣王一生殺人機穽著數如此。八十老翁猶然不知。與曹爽何異。而欲稱兵反正。圖舉大事耶。

鄧艾陳允胡奐氏同處者。宜以漸出之。此語先見在晉納五胡之前。

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傅姿郎伶母也。貴姿孫氏攝嫡專家。妬之及妊。詐梁食中。夫人覺而吐之。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因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耶。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生男。故飲以得男之藥。成侯曰。得男佳事。鬧于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女。具服。孫氏由是得罪。事由彼發四字。又爲先發制人之說下一妙駁。愈奇愈妙。張夫人直是兵機。成侯雖判斷得痛快。一總妙獄吏耳。注

初。文王欲遣會伐蜀。西曹掾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蜀爲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辦邪。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已破故也。若蜀已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愼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于鄧艾。但可勅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不詳此。不知司馬文王所以能偏策邪辨之故。至此不得不以帝王將將權略推之矣。古帝王于功臣。必逆保其不反而後用一人。則智勇之士能靖者幾何。用其力而逼之自殺。其身亦勢之無可奈何者也。古帝王于佐命之臣。用之如鷹犬而殺之如雞豚者。何可勝計。要在明哲之士。知其身終不能出籠馭之中。則所全者多矣。

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恆言其所不足。觀此。古今極善推尊孔子。惟輔嗣一人。擡孔子于老子之上久矣。觀其答何晏于神明一段。是步步著實學問。晉人尙清虛。豈是輔嗣爲戎首耶。注

方技傳管輅

管公明不取何鄧。策其必敗。鬼幽鬼躁。涉于輕詆。不知公明有極推重何鄧處。而一片苦心。惜何鄧亦不知耳。管云。見何鄧二尙書。使人神思清發。夜不暇寐。終日行世中所見皆白甘欲疑之人。何鄧名理淸言。公明是何等精神。二子在其照映中久矣。但惡其識不足耳。孫登有言。吾子才高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公明之于何鄧。卽蘇門之于叔夜。愛之惜之。非詆之也。者生者見不生。當識者見不識。二語欲哭。恨不能身代何鄧之危。山公妻窺嵇阮。亦云君才致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才識二字。正與蘇門吻合。叔夜不免。阮公介終其善。敗亦分于此。

輅背戳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可爲務也。古今細人多僞。細可也。僞不可爲也。公明此論。正欲破僞人耳。

輅年十五。與瑯琊太守單子春談。自云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此精神二字。正劉劭所謂對雄主非以精神不接是也。先飲三升淸酒。使自大膽服人。在此。子春曰。吾自欲與卿旗鼓相當。是見前輩之妙。注

輅又曰。夫風以時動。爻以象應。時者神之驅使。象者時之形表。一時其道不足爲難。王弘直亦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爲異。若夫列宿不守。衆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電飛。山崩石飛。樹木摧顚。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竄。兆民駭懼。于是使梓愼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異。刻期日。然後知神思遐幽。靈風可懼。非子天籟而後又有此奇變詭激之文。亦以洩其胸中不平耳。讀列宿不守。衆神亂行。神思遐幽。靈風可懼數語。想見飲淸酒三升後與單子春旗鼓相當精神。注

持酒以禮。持才以愚。此公明檢押作人本領。蓋其人負絕才絕請而閒道者也。以術數掩。史入方技。晦哉。然安知不以方技自晦也。

史懷卷十八

晉書一

宣帝

魏武很。其人卻有情。司馬宣王很。其人特無情。非無情也。自不欲有其情也。魏武有熱處。此老一味冷。其一種陰鷙之性。似純用以取天下。而文章山水閒房之趣。略不以分其心。以爲熱則生情。有情則爲取天下之累。故忍而逆斷之。所以爲很。（詩歸以此出宣王詩。魏詩而詳約各有其妙。）

曹氏取天下于漢。而司馬氏取天下于曹。懿之不肯屈節曹氏。魏武見辟。辭以風痺。自然之勢也。然司馬氏必不能越曹氏而徑取天下于漢。其勢又必因乎魏。是以卒事魏。魏武一生經營。半以爲晉。而懿父子經營。全以自爲。取漢天下于曹者懿也。懿與操並世爲君臣。而操不知。懿與操並世爲君臣。而操不知何以爲操也。操知懿有豪雄志。嘗見其很顧相。謂太子丕曰。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由此言之。操未嘗不知懿也。知之而無可奈何。天人之間。妙矣哉。

討公孫淵過溫。父老故舊。讌飲累日。帝歎息悵然有感。爲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逯遐方。將掃羣穢。還過故鄉。肅淸萬里。總齊八荒。功成歸老。待罪舞陽。此時已公然作犂祖舉動。無一字人臣語矣。而又云歸老待罪舞陽。四字奸甚。老瞞口中說不出。卽操自道。亦不過曰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歸就武

平侯。實不可也。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讓還三縣一篇長文。祇不得此四字。然魏武之服人在此。可見奸雄也服人不是一味亂傳。

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安得長遠。導報寃對。夫人開一種幽頣之理。妙在從晉家兒孫口中託出。方能使亂賊悚然。亂賊不過爲子孫而不知反爲後代子孫之累。

景帝

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祕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陳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閒。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此天所以鍊惡人而助殺運也。曹爽鼠雀。小試其牛刀之用耳。三千之散在人閒。一朝而集。調度紀律。固有過人者。作賊固自有別才也。

帝目有瘤疾。文欽來攻。驚而目出。痛甚。齧被敗。而左右莫知。忍而諱。不必言。但覺傷胸捫足者。造次中酬對光明。

惠帝

帝之爲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悉召東宮官屬。使以尚書事太子決之。帝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宜引書。妃從之。泓乃具草令帝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乃安。同一宮寮之擁戴其主。而爲之謀也。爲楊修之預擬答教。雖敏如子建

而有時乎窮。如張泓之不引古義。雖愚如晉惠而可以不敗。立想愈妙而應機愈省。所以妙也。

明帝

敦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稱爲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止。從來雖聰明有才人。多用此等題目。使其終身不能自振。朦朧闇昧中。名士沒人而不知其故者何限。太眞逆折之。自是省力。然妙在占先。敦自以先手愉太眞。亦天奪其鑑也。

帝微行視陰察敦營壘。雖以點捷得免。一候騎事耳。豈是天子舉動。當時君臣名義蕩然。帝亦自忘其爲天子矣。

后妃 胡貴嬪

胡貴嬪名芳。父奮別有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肈策拜芳爲貴嬪。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詞。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樗蒱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

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芳生武安公主。貴嬪可謂健婦。妙在嬉戲之中。微帶膽骨。然其嫵媚卻在此。蓋其意思落落然在寵嬖之外。其天趣自然溢出。不然。彼竹葉戶中豈乏才色之人。要其意思索然。自難以媚雄主耳。士之遇于世者。又豈皆嫵媚無骨之人也。唐太宗有言。我見魏徵更覺嫵媚。即此意。

何曾

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案曾始末一鄙悠老奸耳。然看晉之前後甚明。往往于所不經意處得之。則其胸中原非憒憒者。胸中原不憒憒而始末如此。所以爲鄙悠老奸也。或曰。居亂世以晦自全耳。國亦何利于有此臣哉。以知安樂老胸中錄自了了。乃對耶律德光曰。無德無才。假和老子已金陵李遇陵告爲所忽只爲其以晦自全耳。

羊祜杜預

祜晉室元勳。自無爲曹爽屬人所有之理。其不受爽辟。宜也。委質事人。復何容易。一生脚根。定于八字。爽敗而祜曰。此非慮所及。深厚自是大賢德人語。祜居榮寵之中。獨自謙晦。處鍾會荀勗之閒。得免于難。未必不繇此。而晉武帝偏知之。陰謀以平吳之事。知人哉雄主也。祜表讓三司。就中不無深心妙用。然語語無飾。出于至誠。有德之言。足以動人。其一念推賢爲國之心。能使淺狹人愧服。吾所謂爲大臣乃能爲大將。意蓋如此。而減戍墾田。其取吳著數。令眼看定。快手隨之。至爲步闡一役。身定貶黜。以明主法。不少

假借。與諸葛武侯街亭之罰何異。而慨然吞吳之志。偏不讓人。智愈深而勇愈沈。君臣開紀綱必計如此。欲不亡吳得乎。此後一段謀爲。純以懷柔爲主。其布德示信。不至舉吳之人心盡入于我不已。步闡一事。又何足煩其指麾。然祜以德往。而陸抗以德應。似窺祜之微者。兩人雖善交。亦勁對也。布算已定而委之杜預張華曰。取吳不必臣自行。自處何其高且遠也。晉武雖平吳一事。差有開國帝王謀斷。而羊祜杜預從容將相之間。一洗鄧鍾入蜀戾氣。觀祜伐吳一疏。始終以戢兵和衆爲主。無復功臣伎倆。其原委故自不同也。

祜嘗以畋漁廢政。即安石賭墅意也。善藏其用在此。徐胤雖不識其意。然執戟一諫。自不可少。祜欲出而借胤言以自止。甚爲有體。

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繇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杜元凱有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乃刻石爲二碑。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其無聊異想。悽然可憐。預一生立功立言。主意盡于此矣。羊公峴山一歎。豈異人。其名根之重。即沈碑襄水之意。而以遂識高識出之。深涵不露。然元凱名心。又勵於墮淚一碑。末二語所謂鬼附也。無所不入。文情喻妙。

結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非謂其病也。即劉暐祕伐蜀之意。華深贊成其計。結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當其時無論帝能用結。即遣張暐。已自得人矣。

預嘗言。德不可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竟用平吳左氏法二事實之。古人自審不苟如此。立德一語。預其陰以推羊公乎。（一元凱自謂在德不可及一語今時人無所立只爲觀天下無不可及耳）

石鑒何物。以宿憾奏免預職。及隨右之役。鑒欲使預出擊。幸預之敗以快其私。而不顧國事之安危。可謂不忠之極矣。預奏以不可。而鑒以軍興法中之。幾致殺預。其後隨右之事卒如預策。鑒軍還論功不實。由直較然。鑒不勝誅矣。晉法不行。使預料之言論遁諱。並坐免官。何愛于鑒而爲此。雖于預盛德不無少傷。然皆朝廷用法不明所致也。

晉武有滅吳之志。而預契之。可謂君臣同心。前有羊祜。後有張華。而師期遲速當機之際。猶爲羣議所亂。苦心苦語。幸而得之。甚矣謀斷之難言也。羊公所謂事不如意十常八九。意蓋如此。預立藉田。建安邊論。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諸事在伐吳之前。立沖宮。置屯營。興水利。漕溉諸事。在平吳之後。古之伐國用兵者。皆先用此一段經濟實用。蓋忠臣謀國。總計國家標本之全。不但一戰勝也。此非爲將者所知。然爲將者不可不知。

衞瓘　張華（衞瓘　瓘孫玠）

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眞大醉也。瓘于此不復有言。賈后繇是怨瓘。瓘以廢立一事結怨賈氏。竟致誅夷。然其苦心血誠。皆九廟亦鑒之。杜元凱以爲殺鄧艾之怨。考其事實。亦有不盡然者。按蜀平後。艾承制專擅。鍾會亦懷異志。瓘與會密奏艾反狀。會遣瓘收艾。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己。然不可得而距。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艾諸將欲圖劫艾。瓘僞作表將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因諸將遂舉兵反。於是士卒思歸。人情變動。會留瓘謀議。瓘如廁。給胡烈語三軍。言會反。在外三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三軍。瓘得出。會悔追之。瓘辭眩疾。詐仆地。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三軍。共攻會殺之。艾將士復追破艾檻車出艾。瓘自以與會俱陷艾。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襲艾殺之。初艾入江油。以法欲斬續。及瓘遣續曰。此可以報江油之辱矣。詳其始末。三人機穽鱗甲。互相銜持。纏綿糾結而莫能先出。嘗聞蛇食蟾蜍。蟾蜍食蜈蚣。蜈蚣食蛇。三毒同時共處一器之中。先發者免。非欲相食也。自免之道在于相食。瓘於會艾。有不得不殺之勢。其情形不幸類此。但艾罪不至死。瓘與會密奏艾反狀。一失也。會死後。瓘欲專誅會之功。二失也。遣田續而快其得報江油之辱。三失也。在他人不足責。瓘爲此。正杜元凱所謂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也。瓘之死。其罪豈在撫牀數語哉。（先生固有以斷斷獄矣）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此玠之養也。知王敦之非忠臣。此玠之識也。玠之得爲名士。以此。若如本傳前後所稱。玠一美少年作態者耳。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膚清二字。是極俗人面目可惜

者。若如此。乂之去玠。又豈止其間可容數人乎。晉人品藻。取致口角而不確如此。（可作晉史斷。唐太宗修晉史而尙其荒言。所以爲後人所譏）

宣五王（平原王幹）

幹外近不慧。觀其待冏。似有道術者。調補必以才能。儕輩若不在己。此豈憒憒人所能至。處齊王冏非據哀樂。皆有節次。有關係。文景之有幹。猶宣王之有孚。雖作用昭晦不同。皆未可於族類中求之。孚年九十。幹年八十。皆以壽終。持正之人。何必不自全于亂世哉。

王沈　荀顗　荀勖（荀勖）

荀勖爲覆邦小人。無他罪狀。止有擁立賈后。保護惠帝而已。然有此一節。亦不必有他罪狀也。考其平生。如赴曹爽之死。顗愛於安邑。處衞瓘山濤。料鍾會之反。議遣王公之國。及省郡縣吏。止令史掌文法諸事。皆有名臣之風。不知其氣誼文章。議論經濟。皆欲先自立腳根。而後爲所欲爲。從古小人腳根既定。爲惡於安身立命之後。開國承家。其孰能堪之。要其心勞計工。正不出鄙夫患失一念。觀賈充出。則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去中書省。則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其勢利炎涼之根。不覺和盤託出。平生才與惡畢用于此矣。

賈充

充與諸葛誕論及禪代事。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高貴鄉公之死。陳玄伯請于晉文王。斬充以謝天下。曰。但見其上。不見其下。司馬孚枕哭高貴鄉公。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淪沒晦闇中。天生此正人。留此正論。爲賊奴公案。不能有二。不可無一也。

充妻郭槐以乳母形影之嫌。逆殺充二兒。天假手妬婦。斬賊奴之後。自是快事。充死無後。槐輒以外孫韓謐奉充後。一輒字寫出妬婦精神。

魏舒　李憙　劉寔　高光（魏舒　劉寔）

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己榮乎。于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澠池長。遷浚儀令。入爲尙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卽其人也。襆被而出。同寮素無淸論者。咸有愧色。就孝廉之選。可愧世之僞退者。甘郎官之退。可愧世之冒進者。然總出一念。只是極眞極不苟耳。（舒先少名遲鈍而卒成宅相伯敬先生嘗曰此便是從來名士深眞妙用）

舒爲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此非獨妙于自晦。亦高于自處。舒少不爲人所重。以遲鈍質樸而一生得業。受用作用。始終不出此四字。史稱舒每欲容才長物。舒之本志。于此窺其一端。後毓見舒善射。歎曰。吾之不足盡卿。有如此射矣。二語亦非淺人所能道。自是古大臣極善觀人用人處。士之貴知己。固有出于不知之中者。如舒之于毓是也。

鍾鄧伐蜀。劉實料其必破蜀而皆不還。晉文王故意遣二子伐蜀。而不顧邵悌之沮。實意正與暗合。人臣

當國家偏安之時，君父寄辱，而身自豪侈，如羊石諸人，暴殄天物，僭越法制，非惟失事上之禮，亦昧保身之道。劉寶身居台輔，每從儉素，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紗帳裀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寶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此正點化崇耳，用意甚微，出語甚妙，崇于此慙愧異謝不暇，乃答曰，是廁耳，甚矣崇之鈍而闇也，不死何俟。

王渾王濬唐彬 渾子濟

王武子以其父渾與王濬爭伐吳之功，故每排濬，時議譏焉，然齊王攸之國，濟諫而武子亦諫，至稽顙泣請，忤旨左遷，古人于國家大計，不以私嫌生異同如此。此錄是從國家起見，然武子幹父之蠱亦正在此。

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以一人而受兩人節度，庸人不能甘，況濬乎，觀杜元凱于此先幾處分，妙有伸縮，而形迹不露，蓋爭競于事後，所損已多，調停于事前，所全甚大，預至江陵，與諸將語，料渾之情形既透，至西陵所與濬書，進止機宜，實不出此，不獨謙避而已，明辭事權而暗授方略，自處地步甚高，濬蓋受預節度而不知矣，學問人當機妙用，夫豈渾之所及，觀濬得預書大悅，則其不平于渾可知，然渾亦終不能節度濬，而幾釀鍾鄧之禍，乃知君臣朋友之間，處之不盡其道者，皆不學之過也，若唐李愬入蔡州，破吳元濟，櫜鞬而迎裴度，度遜避，愬曰，使蔡人知朝廷之尊，度卒受其禮，若二子者，一將一相，皆學問中體國人，區區形迹禮貌不足言也。處己處人之道盡出矣，統歸學問，尤見主腦。

濬兩上書自理，一辨其不受節制之故，一辨其取吳寶物，理皆甚明，詞皆甚順，而氣皆不平，雖不能有以奪之，然終非人主所心善者，此實之所以不酬其功也，渾濬爭功，帝遣劉頌校其事，頌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帝以頌失平，左遷其官，由此觀之，帝未嘗不直濬，濬自不善處耳，晉責之以不受節度，是陳湯矯制之說，猶為有體，至責之以取吳寶物，與漢之以貪罪湯何異，正使有之，不足以掩其功，況濬本無此乎，濬後一書尤工，蓋所以加之者其詞愈枉，則所以自辨者其詞愈直，將將之難如此。氣皆不平，終非人主所心善，中濬病根。謂角巾私第，口不言伐吳之功，眞忠厚謹愼者也。

山濤王戎樂廣

山巨源仕宦富貴中人，而大有權術，浮沈于嵇阮之中，能有七賢之名，而又能善術彌飾會權，使不害己，居世則賢奸共賞，居身則仕隱兼收，受享無窮，而作用不露，則有一二持正臣時為身名地者，皆相機候際，不中不發，占盡便宜，蓋第一微巧人也，孫綽評濤之為人，言其仕不仕，隱不隱，可謂確論，若山季倫人知其任誕耳，不知其全其一片濟世肝腸，實心實用，觀時不可為而後晦于高陽之遊，悲憤之越深矣，居漢而不肯交使，流涕數語，真心畢露，不失為晉室忠臣也。高陽酒徒，不知有如此熱腸也。

李在道邊多子，知其為苦，必能識其苦處而就之，勢利中心目最靈警之人，步步不肯容發者也。

戎田園水碓遍天下，持籌未已，或曰用以自晦耳，此一語最為貪鄙人藏身之地，士夫居亂世，浮沈混迹，猶不失為保身之智，若藉口王翦之請田，蕭何之致產，專利聚斂，此取怨招禍之道也，何保身之為，古人有言，居亂世富而能貧，得免于難，戎獨不聞之乎，至寄籍七賢以自掩其貪濁，而欲分其名，計已巧矣，富貴已極，而黃壚數語，強作情態，尤為可厭，千古勢利中老奸，大率如此。

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為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為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于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重海內，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否，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為我盡力，又何足貴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墻填殺之，衍千古勢利中僞人，小才虛名，足以牢籠一世，勢窮情見，被石勒一老胡照膽鏡出，和盤托出，快甚快甚，其悅衍處悅得有趣，怒衍處怒得有識，所云行天下未嘗見如此人，又云破壞天下正是君罪，勒衍短長，始終與山濤羊祜識鑒不爽，亦異事也，若樂廣猶已中立人莫見其際，而愍懷太子之廢，從官冒禁拜辭，廣為之解，遺名士本領，當于此求之，既以持正，亦能全身，而衍一則曰計不由己，再則曰少不豫事，可恥復可厭，卒死牆壁，安在其苟免者之必能免也。

劉毅程衛和嶠武陔任愷崔洪郭奕 和嶠 任愷

惠帝為太子不令，廢立之際，臣子所難言，和嶠因侍側言于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詞雖婉而理甚正，居然寫出一駿人在前，非一意周旋語，蜀孟光語郤正，天下未定，智意為先，以淳古人當多僞之故，而作天子，又何必荒亂無道而後及于敗也。

任愷惡賈充之為人，欲出之于外，會秦雍寇擾，愷謂非威望大臣有計略者，無以康西土，帝問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于是詔鎮長安，可謂妙于去君側之惡矣，然盧杞遇顏真卿使賊庭，安知非出此故智乎，君子遠小人者，小人即以之傾君子，作法自斃，不可不知也。

傅玄傅咸

人臣居糾彈之地，胸中不必先著正直忠厚兩念，要不當以喜心出之，傅玄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是何等念頭，其一往其難其慎如不得已之心，可盟幽獨，可通神明，此直臣本領也，士大夫一挂彈文，官爵不足論，人品名節，聽命于此，有如始之以游戲，終之以驕矜，甚至為要挾，為報復，為邀賞，為沽名，為規利，為媚權，此真不可解也。

玄上封事，言鄧艾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後必為患，深憂微慮，遂睹五胡之禍，人但知有江統而不知有玄也。

傅咸有言，酒色殺人，此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為聲，安有愷悌為忠益而當見疾乎，此遂生之

言也。認得眞忠在。自不肯爲僞明晳。從古持正人。胸中須先其逆識。識若不定。臨必不堅。

向雄段灼閻纘

鍾會以反誅。雄爲收葬。文帝將罪之。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于法已備。雄感義收葬。義亦無闕。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主以立于時。辭令絶似左氏。不獨氣強語正。全以圓妙動人。然執理苟直。語亦不患不能圓妙。且臨變而語能圓妙。亦其氣之不怯也。段灼之理鄧艾。閻纘之葬楊駿。同一高誼。纘之葬駿。要駿主簿潘岳辭其事。岳投辭。推纘爲主。三子身名俱泰。而語意因移。人亦何憚而不爲義也。

史懷卷十九

晉書二

阮籍嵇康向秀劉伶謝鯤

讀嗣宗叔夜諸人事。未嘗不廢書而嘆。悲士生亂世。全身若此之難也。其一往疑畏。恐不能自免之意。即于放誕中見之。何者。嗣宗負濟世之志。而又有其才。無論廣武武牢山之歎。見其英雄本色。所謂閉戶視書。累月不出。登山臨水。經日忘歸。皆是用世人深心冷眼。有此一種行徑。及見魏晉之際。名士少全者。乃始遺落世事。以酣飲爲常。或使人謂狂。或使人謂愼。作用不同。皆爲全身一念出之。而烈士壯心。終不可已。故其率意獨行。不繇徑路。車迹所窮。輒痛哭而反。蓋自傷其時之不可爲。而志之不能酬也。如醉臥鄰婦之側。乞身步兵之廚。聊以自遣其窮途之一哭而已。叔夜有用世之才。而無其志。然其始亦豈茫然不知保身之哲。而必自試于禍哉。觀其問道于蘇門。著論于養生。省躬于幽憤。蓋亦欲終其性命之情。而恐不可得者。卒以才高識寡。難免于世。然則向子期劉伯倫何爲皆以天年終也。豈其識皆出叔夜上乎。予謂才如金。識如火。銖錙之微。則洪爐一煅。已爲鈍鐵。鈞石之多。則車薪迭易。未免鐵錐。惟叔夜之才高。所以愈見其識寡。故叔夜之才。用之以叔夜之識不足。而向劉之識。以之用向劉之才有餘。然其委蛇屈曲。不知經幾許險途。費幾許苦心。而其結局收功。不過曰苟全性命于亂世而已。其難如此。而聚以遂之一

字題之。若致羨于竹林之樂而不得者。眞豈豈然于太平之中。而未嘗設以其身一息處乎其地者也。然遂之一字。其出無意。而其來有本。嗣宗諸人。自知甚明。故自處甚高。觀其言曰。禮豈爲我輩設。又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裴楷所謂阮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意正相發。繇此言之。遂豈易言哉。嵇叔夜有言。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此嵇阮作人之本。非聞道者不能與于此也。遂豈易言哉。

晉文帝曰。阮嗣宗爲至愼。常加保護。此可謂極相知者也。王敦謂阮思曠爲虛聲無實。出之于外。劉伯倫爲建威將軍。時輩皆以高第。伶獨以無用罷。可謂極不相知者也。然其爲保身則一。愼之一字。特達曠觀。英雄眼孔。不必言。曰無實。曰無用。明哲之士。生于末亂。乃其所求此名于世。而不可必得者也。

阮籍爲至愼。而嵇自謂顯明臧否。阮籍爲識密鑒洞。而嵇自謂好善闇人。此成敗吉凶之所以異也。然則有同乎。曰有。爲乎同。曰無欲。曰不僞。可見名士不可僞作。

士苟欲自遂其高。則其于衣食之計。當先使之稍足于己。乃可無求于世。今人動作名士。而孔向人。見人營治生計。即目之爲俗。及至窮迫。或有干請乞丐。得與不得。俱喪其守。其可恥。又豈止于俗而已乎。阮裕屢辭徵命而宰二郡。人問其故。曰。吾少無宦情。兼拙于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王述始仕。稍營資產。或諫其以此損名。曰。足當自止。以是知通人作俗事。自有深意。妙在人之不肯言者。而自言之。故爲過人。大抵士未有不近情而能全節者。但不可爲貪鄙人藉口耳。

謝鯤縱誕。有過于嵇阮輩所爲者。至王敦爲逆。將殺劉隗。鯤極力周旋。敦至石頭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敦至都。復問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顗人望。舉而用之。則羣情帖然矣。敦還武昌。鯤喩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功。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于是乃服。敦曰。君能保無變乎。鯤曰。公若入朝。鯤請侍從。其步步彌縫。節節匡救。苦心妙手。親弄海鷗于掌而日擾猛虎之鬚。雖其言雖不盡用。而所持者正。所全者多。蓋遺臭萬年。乃英雄窮路盡頭。無可奈何之想。得人順導之。而正士逆折之。是以自甘從逆。鯤意在先引敦于善。而其逆自消。使社稷陰受其福。其正論不減陳玄伯。妙用不下溫太眞。才誠相合。膽識交濟。晉之忠臣。亦能臣也。豈七賢養名全身者可及。即勸進一文。阮公亦自有慚色。而鯤以遂掩之。可嘆也。黃猗在有言。臨大節而不可奪。乃其不俗人也。今作達者輒自謂不俗。如此而後爲不俗。則達故未易言也。士無正骨。強作曠達。乃大僇耳。

郤詵袁甫

士大夫處榮利之際。胸中靜躁。關人品之高下者小。關國運之存亡者大。從古國亡于黨禍。人人知之。郤詵對策云。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誣罔則臧否失實。此亡國之象也。以躁進始。以亡國終。可畏哉。鄙夫以患失而無所不至。只躁進一念耳。然處必爭之地而教之以靜。此颺火止沸之道也。限以勢

之所不得不止。則不期盡而自盡。縱以勢之所不得不盡。則不期動而自動。說之言曰。遂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若動靜二字原委甚透。上之政治。下之風俗。皆分于此。止躁之法。正不出人情得失之外而得之。有世道之責者。不可不知也。

春秋書災異。不皆事應。然則人事無關于災異乎。曰。非也。事應之于災異。不可強附而自有妙合。其理有所不可易。而其說有所不可執。袁甫爲淮南大農。人問壽陽已西。何以恆旱。壽陽已東。何以恆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旦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恆澇。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強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至旱。從來未有以憂喜分屬水旱者。而一經說破。卽成至理。喜怒哀樂中和位育實境。可從此悟出。然執憂喜以求水旱。得乎。此春秋所以不皆事應也。然其說自洪範來。

愍懷太子

晉世祖以愍懷太子英妙。不廢惠帝。然惠帝立而愍懷廢。蓋有天意焉。愍懷狂悖。亦非人事。世祖有言。如此晉祚安得長。其端見于此矣。然恐亦不至如本傳所稱之甚。或賈后與其黨文致其說。而史遂承之以著書。自漢昌邑以後。每一廢立。必有一篇文字如彈章討罪。然相沿久矣。後太子與其妃書。雖遺書言賈后羅織鍛煉始末甚悉。史備錄之。蓋借此一書爲太子分訴也。（讀史人不可無此眼孔也。）

潘岳

賈后謀廢愍懷太子。命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極其狂逆。逼太子使醉而使自書之。文人作惡如此。可恥亦可懼。族誅之報在此矣。嗜進之患在文士尤甚。戒之戒之。岳違母教。貪躁不休。仕進一不如志。作閒居賦以寄其熱中之意。反引母爲名。板輿一語至今遂爲佳話。仕進則云爲母而出。閒居則云爲母而隱。利與名身有之。而用母以市。千古仕宦人通套。實自岳開之。若潘尼作安身論。眞有以自處者。蓋親見才士生亂世。以躁進致敗始末甚悉。故言之深切如此。諄諄是安仁對病之藥。

周處

處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欲。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年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嘆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閭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以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曰自知爲人所惡。曰始知人患己之甚。見智勇人回頭猛提。處其爲惡之才。人雖苦之而不敢言。其始若不察之以情。知人之惡己。其究若不試之以事。信人之患己。而必待人之我告焉。終無爲善之時矣。處猶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是絕妙榜樣。（孝侯正是現屠兒身作佛者。大儒示現過量人也。）

自古邊將多故。大將在外。人欲害其成功者。其道有二。一曰牽制。二曰孤立。齊萬年反。使處隸夏侯駿西征。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受制于人。此成禽耳。是牽制之害也。既而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中書令陳準知彤將逞宿憾。乃言于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無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此孤立之害也。以將予敵。其非小以士予敵。其事大。然予以爲騎士可復。而名將不可復生。念之念之。（以孝侯之忠勇。而不使其獨當一面。致殞身于賊。名將不可復生。誰識千古。）

趙王倫

國家大事。如討賊誅亂。必有正人君子。足爲舉事者所恃。正人君子不足恃。使舉事之人。不得已而謀于匪人。苟且依違。以求一濟。其究未有不同歸于盡者也。賈后謀廢太子。罪在社稷。司馬雅許超郎士猗以東宮官屬謀討之。不獨私情。自是春秋之義。使張華裴頠能爲內主。名正言順。而事亦不患不成。廢賈后以復太子。補天浴日。社稷之功也。二子碌碌守文。不可與濟變。使雅等倀倀無聊。以趙王倫貪冒可假以成事。因孫秀市井小人交關其間。而爲之無正人君子爲之主張。無論倫曾黨于賈后。廢太子復辟。禍且及己。如此大事。假手于貪冒之人。雖所利在廢賈后以爲功。然不利于復太子以明其罪。此亦事理之易見者也。卒之孫秀爲倫謀。且緩其事。待賈后害太子。然後廢后以爲太子報讎。一段義舉。供小人貪冒之用。而同歸于盡。此烏喙攻病。病去而身死者也。可不戒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何等事而使小人與謀。卒之二子俱不免。甚至金谷草萊。玉樓綠珠。哀哉。）

周浚　嵩　馥

人知周伯仁申救王導。導卒殺伯仁。不知王敦勢盛。帝漸疏忌導。嵩上書言導之忠。故導等獲全。嵩是觀之。周家兄弟何負于導。導非惟負顗。亦負嵩矣。若謂導不知顗救己。故聽敦殺顗。顗人望也。必知其救己而後報之。此豈大臣之心哉。總之顗兄弟忠于國。篤于友。然剛而近闇。不能知人。（仲智明于自料。并明于料其兄伯仁。[illegible]大奴反不如阿奴之緣隆。惜哉。）

周馥哀王室之卑。上書遷都。其意甚忠。而東海王越以馥不先白己。誣之以反。公然使裴碩舉兵襲馥。豈有人臣上書天子言事。而又先白于傍一人者乎。自曹操作俑。人臣忠而不利于己者。反以天子之命討之。目之爲反。征伐之柄。爲亂賊驅除異己之資。馥亦公然與碩對壘。天子不知。而臣下私自爲勝敗。紀綱至此。如之何不亂且亡也。

劉琨祖逖

琨與逖雖同有恢復之志。然琨浮而逖實。琨躁而逖靜。琨疎而逖細。獨其收攬豪傑。撫循人衆。有相似者。琨禮士而不能擇。撫衆而不能馭。則皆不能爲我用。而皆足爲累。方其困于劉聰。父母爲所害。借力王浚。粗足生活。而輒自縱逸。有一令狐盛不能容。而以徐潤之讒殺之。驅其子泥爲劉聰鄉導。害及父母。琨之心碎而意阻矣。猗盧爲代郡王。猗盧死。其衆歸于琨。新附之衆。未得其情而輕用之。試于方張之石勒。一

敗不可復振。勢窮力屈。結異類之段匹磾同盟討勒。僥倖萬一。卽無段末波之納賄讒搆。其成敗已可逆睹矣。若祖逖則進未規其成功。退而固所以自處。琨無是也。觀逖所位置經營。事事有本末。步步有節奏。強敵劇賊。首尾分應。免于衝決。雖不能進討勒。而使爲勒所畏。黃河以南。盡爲晉士。不若琨之見輕于劉聰也。總之逖所苦心而罔者。皆琨所盛氣而出者也。

琨似孔文舉。逖似陳元龍。然二子皆不利于王敦。匹磾之殺琨。敦則使之。逖死而後敦得肆其逆。權臣在內。大將在外。安危之計。可不審哉。

陶侃

侃母截髮僎賓。爲其子仕進津逮之地。蓋直以一片苦心。感勵其子。亦是大很人。有此母不患無此子。侃果以范逵薦爲廬江太守張夔辟郵。夔妻有疾。侃犯雪迎醫數百里外。以英雄而執臣僕之役。負有用之才。屈身事人以求必用。卽師其母截髮之意也。

蘇峻之難。陶士行以不與顧命怏怏。非溫太眞義旗迴指之言。幾成傍觀鷸蚌之智矣。近世王弇州以爲非純臣。因謂侃有異志。緣天門折翼之夢而止。不知侃救時能臣。原未嘗以純臣自處。漢以後代有天下之人。孰有能臣有功于國者。家國破喪。半屬他人。吾取諸他人之手。不以還其主而自有之。猶愈于撓諸其主而奪之者。劉裕而後。皆是物也。使侃居裕之時。則亦爲裕所爲耳。豈以異志自諱哉。然觀侃始終局量。邊幅終是人臣。非裕比也。劉琨遂忠適于侃而才不如。居亂世無才。亦何貴于忠哉。近日陳仲醇謂瑣竊不君不臣其好微個伯王與此邊幅綠是人臣皆是論古特識。

溫嶠

溫太眞瞞過王敦。全在以諂取錢鳳。始而結歡于鳳。舉其精神滿腹。已得爲丹陽尹。猶慮鳳爲姦謀。因敦餞別。嶠故醉而辱鳳。鳳譖嶠。敦果不聽。嶠得還都。奏敦逆謀。請先爲之備。袁絲所謂君與鬭廷辱之。使其說不行者是也。顛倒之法。轉捷圓妙。蓋著著占一先手也。太眞以王敦盡處其姑之子亦可謂無所不用其極者矣然不免先爲此女奴被可謂時無英雄。

郭璞

郭景純生亂世。知王敦作逆。力不能救。而又度不能免。至是晦于文章不可。自晦于伎術不可。無已而託之嗜酒好色。干寶嘗誡之。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恆恐不得盡。卿乃疑酒色之爲患乎。此信陵君飲醇酒近婦女。及范文子使祝宗祈死意也。全是一片窮促悲憤所出。潁川陳逵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歿。璞哭之甚哀。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則璞之嗜酒好色。其眞情必見于此矣。士生太平。安得知之。景純之術妙矣而無救于轉長之禍豈所謂定業者乎世以爲景純尸解與嵇叔夜相似不可得而知也。

王湛

晉人崇尚虛名。士一有名于時。使公然以名士自處。孟浪輕物。其中實無所見。往往自取慚悔。此王武子所以見屈于其叔王湛也。只是一浮耳。若深心人自然不敢輕物。鏃鏃初亦不識魏舒。見其射。乃曰。我之

不足盡卿。如此射矣。此語卻甚深。救得一半。若湛之癡。舒之遲鈍。乃其名士深衷妙用。居亂世尤爲善物。傾文帝謂王述才既不長。直以眞率敵人。觀其遷散騎常侍。其子坦之以爲故事應讓。述曰。堪何復讓。試宛陵令。頗受贈遺。王導以爲言。述答曰。足當自止。皆可破千古僞人。堪何復讓。足當自止。二語尤爲名通。彼原不欲讓而自以爲堪。終不知止而自以爲未足者。又當別論也。

王舒王彬

王舒與王彬。皆王敦羣從兄弟。彬以哭周伯仁犯敦逆鋒。幾不免。敦敗。其兄含欲投舒。王應勸含投彬曰。江州當人強盛。能抗異同。既覩衰微。當興憫惻。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舒果沈含父子于江。彬具舟待之不至。深以爲恨。舒素爲敦所重。當急難之際。報敦父子如此。不如彬遠矣。嘗考舒于允之疑敦帳中聞敦與錢鳳逆謀。奔告其父舒。舒卽與導俱啓明帝。舒爲荊州。則舒討賊之志。已定于敦未敗之先。非負敦于敗後以自爲功也。身任討賊之咎。自無縱賊之理。不若彬從容事外。操放自繇也。向使具舟在舒。而沈江在彬。則亦恩怨之常耳。何以爲二子乎。君臣朋友之閒。觀其重者而已。

殷浩

士生亂世。偶負重名而無其實。其心雖自知無實。然惴惴焉欲守其名。而惟恐失之。世姑諒之自守其名。而不復責之以實。則雖無益于世。而可不至于有害。何者。虛名不能有益。且害于世。卒使世受其害者。則以名用人之過也。殷淵源名理清言而非用世才。非惟無其才也。亦無其志。縱使不出。爲世用。自不失爲江左名士。其盤居十年。雖徵不出。豈不欲出哉。恐一出不效而喪其名也。其自知也審而自處也當矣。當時王濛謝尚及簡文。強以管葛坐之。因其不出而擬其爲管葛者益堅。所以致其不得不出之道益急。陳讓自三月至七月始出。出非浩意也。然則浩何以終出也。浩不出。世始疑浩之無實而其名遂失。猶之乎失名也。無寧僥倖一出而猶庶幾萬一。思所以苟全其名。然浩豈知晉之所以必欲浩出者。以桓溫滅蜀。威名轉振。而思以浩之名抗之哉。朝廷法紀不能行于強臣。而又思用一人焉以抗之。嗟乎。溫豈可以虛名抗。而浩又豈溫對哉。浩一受其抗溫之任。乃始竊蒔一翅。苟且塞責以終其抗溫之局。而其計不得不出于北伐許洛。王羲之孔嚴勸與溫和同。不宜內搆嫌隙。此有識者謀國之言。而不知浩之不得不出于此也。師出狼狽。溫公然上疏罪浩。所爲抗溫者安在。浩廢而浩之名始失。然浩之不得有其名也。不待今日而知之矣。浩之名不足計也。而國被其害。豈非以名用浩者之罪哉。善哉乎桓溫之言曰。淵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嗚呼。當時之善于處浩而使之得以虛名終者。未有如溫者也。浩固不欲出。卽浩欲出。其志亦不過爲令僕而已。然使浩果終令僕。天下又必有以爲朝廷用違其才者。大抵世于虛名之士。必待其用之無效。國被其害。而後知其不可用。古今持論。往往如此。可勝歎哉。

謝安

晉室多故。所謂管葛之名。惟謝安石足以當之。內有桓溫。外有符秦。新亭之會。談笑而奪奸兇之氣。淮淝

之役。從容以挫彊虜之鋒。安于此晦以用熙。寔以濟蹇。非有意從容談笑而不可得也。其苦心妙用。深識定力。全在喜慍不形之中。議者謂其矯情鎮物。彼倒執手板。賭墅失措者何人。何不一效安之矯乎。

安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王羲之諷其虛談廢務。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不知當時彊敵寇境。邊書續至。安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蓋不惟無廢務。此安所以能爲清言之本也。桓溫有言。我不爲此。卿還那得坐談。安蓋以一身兼之矣。又焉知安經濟實用。不善藏于清言之中邪。

秦師百萬。壓境。毫髮千里。使有被髮左衽之禍。安以一身係晉室存亡安危。敵至之日。欲其不變。克敵之後。貴以勿喜。此非人臣之情也。特觀其所以用憂喜者何如耳。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固知玄之才能辦敵。而用此以養其氣。鍊其膽。卽以碁喻之。玄平日之能勝安者。是其才之有餘。而今之不能勝者。乃其氣與膽之不足也。使玄能全持其平日之能勝者以禦敵。而破秦有餘地矣。捷書至。看書了無喜色。既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自是至情。觀安之不能不喜。則知其始之不能不憂。故安之過人。不在不憂不喜。妙于用其憂喜耳。

王羲之

王逸少經世之才。憂國之心。鎮物之量。不減謝安石。而愛身養名。不肯犯手作事。常處局外。冷眼熱腸。時以議論發之。大要皆中微而見其大者。其所匡救調護。亦復不少。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于內外和。與書誡之。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以江左所營綜如此。加之喪敗。此可熟念。又云。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云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于所欣。又云。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東土饑荒。羲之開倉賑貸。然朝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謝安書。言漕運事。云爲法不一。牽制者衆。致豫州都督謝萬言。教以通識。隨處行藏。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大要借處友之忠告。寓救時之良箴。用旁觀之衡鑑。爲當局之針砭。不尸其功。不露其迹。始終以山水田園自娛。處于仕隱之間。其經濟實用。似爲文雅風流所掩。不知羲之正欲以此自掩也。千古之眼。論人于千古之上。

謝安王羲之有龍德焉。安其躍而潛者乎。羲之其潛而躍者乎。

朱序

朱序以晉守臣。力盡而陷于苻堅。淝水之戰。堅遣序說降謝石。序以情輸晉。卒破堅。因嘆漢李陵降虜。謂欲得當以報漢。此一語遂爲千古叛人護身欺世之套。至序始一奪之。淝水之捷。天之所以存晉也。向使堅不聽兵。驗不盟馬。朱序一呼。安能將百萬。斷江之鞭乎。

殷仲堪

桓玄見仲堪。謂其精神不儁。謂坐客曰。庸神而宅偉幹。不成令器。心目超然。妙于相人。不必言名理。終捷如此。[illegible]

史懷卷二十

晉書三

張軌

自尉佗資融生亂世之末。上不能爲帝。中不肯爲臣。下不屑爲賊。審機擇便。于高光韓彭勝廣之外。自成一局。張軌竊師其智。利王室側弱。力不能校。而偏安一隅。內自雄據。而外修臣節。祕陰偷息。而王室亦時有利焉。無事受其貢上之文。有事或收其勤王之實。彼豈眞有見于君臣之分。而俛首心服哉。託于恭順之名與義。以爲安全自善之計耳。軌傳代數四。不敢稱王。效職貢奉正朔如一日。李玄盛才不減張軌。而器量不如。勞彊氣盛。改元稱號。設官備儀。奉表中朝。虛名而已。軌傳數世。歷年七十。玄盛及其子而失之。順逆存亡。固天道之常。亦由其逆其順。俱不暢于朝廷之紀綱。而猶其託名與義以自爲計也。然其效勝于所之諸鎭遠矣。謀國者當此時。不得已而因其便以用之。不能輕與之較也。十六國史稱西涼自張氏來。雖爲多士。能于兵戈擾攘中。皆不廢詩書。一綫亦未易得事。

孝友 庾袞

袞。明穆皇后伯父也。諸父並貴盛。惟袞父獨守貧約。則其父自高隱士也。袞躬稼給養。以全父之高。所謂養志之孝。惟袞足以當之。父亡作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

袞負至性，而所値父母皆賢，此則古聖賢之所不可必得者，天之所以厚袞者至矣。兩娶皆富室，袞之義，皆改飾安貧，可謂刑于寡妻者也。眞是孝友人之緒。（袞孝友人多過人倫之不幸安得始仰皆賢一身無之乎固知元規爲不足相及矣）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于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擬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登堂拜母，古人交道中非常特起之禮也，泛用之而習行之，則其勢必不能久，即久而愈覺其輕，不能久與久而輕，交之所以僞而不終也。袞不拜陳準之母，正是善交久敬之道，與漢王丹子欲拜友人之喪，丹撻而止之，令寄縑以祠，同一愼始之意，而準兄弟以此一事卜其亮直，以社稷臣臨大節而不奪許之，亦是特識。袞雖終身不仕，厥後賊掠陽翟，袞率衆保于禹山，繕戰守之備，賊挑戰，晏然不動，賊服其愼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就中經營部署，才似管子，而幾以德掩，然亦何可掩也。看孝友人于此作用實際何如，所謂社稷臣臨大節而不奪，亦可窺其一斑矣。昔袁閎居漢末，土室自蔽，黃巾賊起，鄉人就閎避難，賴以獲免，一隱士身作干城，儼若一敵國焉，賢者不可測如此。

忠義　嵇紹　劉敏元

嵇紹父死于晉，卒爲晉忠臣，其于王裒，眞異迹同操。觀其立朝持論，駁陳準之謚議，與張華之復爵，惠帝反正，上疏無忘金墉，齊王冏輔政，諫止驕奢，蕩陰之役，竟以死徇，所謂平居無忠直敢言之氣，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誠，若紹者可以反觀矣。（人謂侍中忠臣子，謂中散孝子耳）

永嘉之亂，同縣管平年七十，隨敏元西奔，爲賊所劫，敏元已免，憫平年老，還請于賊，以身代。賊意哀之，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慶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畏死乎？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矜吾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發斯言？顧諸盜長曰：當爲諸君先除此人，以成霸王之業。將前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乃俱免之。敏元于此，仁心義膽，不必言，乘機審時，不先不後，蓋亦有妙用焉。非莽莽而前者何也，此時諸盜長之意已消，而心已動，故我之氣彊，而此一盜之勢孤，我之詞直，而此盜之理屈，挾衆情以制其一，而借一人以動夫衆，此所以卒俱免也。其收功全在後一段，可爲應變之法，應變者貴于濟，不貴于死也。（可見有勇人不可無智，妙在先得紫賊之悉而顧網用之，使人不知蠕促）所謂以賊攻賊，先聲後實者耳。

良吏　胡威　鄧攸

淸者，上士所安之以爲常，而中人所勉之以爲異者也。以爲常，則出之爲無心，爲無迹，爲近情，行之爲恕，爲自下，爲可久，威所謂臣父淸畏人知者是也。以爲異，則出之爲有心，爲有迹，爲矯情，行之爲刻，爲驕，爲久而變，威所謂臣淸畏人不知者也。威自知不如父，而論淸之情理甚妙。威父質爲荊州刺史，威往省，臨辭單行，每至客舍，取樵自爨。既至，見父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問：大人淸高，何由得此？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辭歸，質帳中吏先威未發，請假還家，佯與爲伴，陰助其裝，威疑而誘之，既得其情，御之，

遣信白質，杖之百，除名而後已。凡此數事，皆威之淸畏人不知，不如其父者也。然威亦可謂自知者矣。（更勘）

（可誤安知非賊我而爲所欲爲乎一所賂卒雖自損猜人耳目惑地聰明也）

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髮溫酒爲辭。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遺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處橫逆別無苟免之道，非才則誠，攸于此一事可謂才誠互用，然亦苦矣。若特其才誠以求苟免，則又極愚之人。攸而免，而乘間急逃，如魚鳥脫于弋釣，鳴躍遠逝，非惟愛身，亦眞能自愛其才與誠者也。（才以匪誠，朴誠亦不足特，變自愛其才。誠一體，深識者到之言，使人聽然自省）

儒林　范弘之

范弘之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因桓溫之黜，以爲國典，乃多敍溫移鼎之迹，此卽杜甫之理房琯，超然于成敗炎今之外，不合時宜者也。宇宙間絕不可無此種議論，卒爲溫故吏王珣所陷，出爲餘杭令。弘之遺書與會稽王道子，發明此義，又以書責珣，數其不忠不孝，弘之竟以餘杭令終，沒齒無怨，可謂不負所學矣。或謂弘之宜伸浩而不必貶溫，以重桓黨之怒，使其事卒不行，不知浩功無稱，而其志與溫忠逆相去遠矣。理浩之冤，正欲以討溫之罪耳，又豈獨爲浩而已乎。（理浩之書與桓溫之史正相發明浩之成敗不必貫正當論其乃心王室耳弘之理浩而載溫事）（正深識兩人之心不以功過掩耳宋張浚進三用爲將而三敗何害以此貶魏公耶）

文苑　趙至　顧愷之

趙景眞年十四遊太學，遇嵇康于學寫石經，徘徊視之，而請問姓名。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觀其人蓋所謂識密鑒洞，精神落落然在流俗之外者，文苑傳首載其事，見文章之道，非一往至性人，不能深詣而徹入也。（始知文章非淺人所能至）

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又爲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于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己，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己也，甚珍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善調弄人者，皆委其身以供人之玩而已。因以爲玩焉，自非靜觀之士，洞達其微，鮮然隨俗而狎之，未有不反爲其所調弄者也。顧長康一代名士，稍有知者，自識其非可供戲笑之人，而自處獃癡，以求世之我玩，彼少年中無所嫌，而隨聲遂隳以相輕侮者，固不足論。謝瞻月下遙贊，令人代己，長康自力忘倦，至于申旦，瞻蓋爲長康所調弄而不自知也。至于蟬葉自蔽，以愚桓玄，自全于猜忍多忌之際，其癡處卽其黠處，且癡黠相半，正學道人坐困亂，居身入世之善物，或爲嗣宗之狂，或爲長康之癡。狂者露而癡者忘，癡尤深于狂焉。浮心盛氣之人烏得而知之。彼謝瞻、桓玄，豈非世之所謂聰察人，而以爲其所疏，則長康以癡之一字，納二子于蟬葉之中而爲其所弄者也。（以顯成頭爲長康玩世嘲化擊頭正丸學道人玩世嘲）

隱逸 范粲 郭文 孟陋

粲王防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羣官會議粲又不到遂稱疾闔門不出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于所寢之車此魏之忠臣與王裒終身不仕志趣略同一篇于君一篇于親似不宜入晉隱逸傳然如此忠孝人自足爲隱逸重也（隱逸何事而必得忠孝人以重之此）（評甚鐵）

郭文不妻不肉與猛獸狎曾處王導西園後歸臨安遂不復語臨終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舉手指揮豫刻死期觀其始終行徑此修鍊人成定想所得已深湼槃中絕妙光景也似不宜以隱逸盡之文亦始終不露一禪家伎倆作史者亦未能妙達此理

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士以隱處拙而反盜虛聲貧賤驕人此東漢以來習氣也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十數語爲隱者考實說得無躲閃處且少孤隱士而自爲此話故爲妙耳（習氣）（一生試得高人數輩不知世間高隱學道人偏自有習氣未除也）

王敦桓溫

敦加荊州牧上疏請裁爵賞之濫杜漸防萌慎之于始曰自臣以下宜皆除之又曰臣一宗偏被下傾擢

亦將尋至又曰伏願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似亦有大臣之識及劉隗用事頗疏間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爲導上疏不勝愁憤請令導錄尚書仗節及都督所謂裁抑自王氏始者安在乎敦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尤是老奸作用未幾舉兵內向以誅劉隗爲名就中關通或謂導不能不與焉然觀敦始執舉兵病甚曰我死之後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導予王含書止勸其當還武昌盡力藩任而卒不出于敦所處之上計導于此非不忠則不智二者必居一焉又曰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佞臣蓋指隗也此豈非導合謀誅隗之定案乎桓溫逆節與敦始終心迹不異而溫之才與功勝之滅李勢擊姚襄敗燕乎其末之有也溫未及作逆而死溫固有幸使溫爲敦所爲其狼狽決裂取笑道醜當不至如敦之甚也（敦與溫皆逆節至一作逆于身一作逆于子晉人物門第而妍媸如此不盡爲作立之石耶乎）

劉元海

漢高祖以公主妻匈奴結和親其後遂冒姓劉氏稱帝國號漢不復以夷自處矣劉之一字遂爲禍始亦胡亂華之兆也謀國者慎其微哉夷狄得雜居中國未有不自有功始者漢永平中單于羌渠遣子于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遂以其衆留漢卽劉淵祖也烏頭附子病急暫藉其效其毒處腸中不肯去待時而發晉見而反走矣可畏哉以夷攻夷之說用之不精其禍立至況以夷攻盜乎武帝欲使劉淵平吳孔恂楊珧進諫以爲假之威權平吳

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後秦涼覆沒李憙請假之一將軍號鼓行而西孔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深識遠慮皆不欲使之有功于中國也（[illegible]）（[illegible]）

胡人中國稱帝王智勇絕人固不足怪至于喜經術工文章則異矣精理名言與中國名士雅人標期契集師友相命則又異矣雖其所以成帝王之業者終藉智勇而能文好士或反坐漸失其故習而趨于弱然其所以一時使人親愛而能自容于中國者未嘗不由此此孔恂楊珧識微之言所以終不能勝王渾李憙之舉也若其猙獰腥膻之氣尚未去人豈不望而遠之乎（[illegible]）（[illegible]）

成都王穎敗後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眞奴才也然吾與有言矣不可不救劉宣等固諫以爲有晉遂地單于之恥今司馬氏父子兄弟相殘此天厭晉也元海遂爲之轉念宣固高識然元海此段意氣亦自不可少其能成大事蓋亦藉此（[illegible]）

石勒

勒年十四王衍見而異之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此其識鑒遠出王戎王渾樂廣張華之上兵敗爲勒所獲獻說乞活卒不免排牆之厄一代名流聰明絕世當此時正少不得一匹夫匹婦之諒且王範已死衍將錢端亦死衍又何以能生也（衍卽收勒亦無解于亂神州陸沈在諸人不容）（在五胡也況一勒也）

慕容廆

晉之羣胡皆以寇虐中原犯順僭號互相倡和惟慕容廆以王室爲名不失外臣之職與名始于其子皝勸王一語成于魯昌說之勸進數宣帝命以伐有罪忠勇恭謹內治其國而外能壓石勒破宇文悉獨官以助顯朝廷之威法令文章雍容可觀寓書陶侃以遠臣荒服責中朝文武以復讐雪恥之義生氣勃勃始終得爲晉完人此何遜于張軌史宜表出之入晉臣輔中爲忠順者之勸不宜僭入載記也（作史特識）

苻堅

苻堅之敗不專在伐晉而在卵翼慕容垂使得長其羽毛剸刃堅之腹中而不知卒之乘暇蹈釁亡秦者在慕容而不在晉蓋亦有天道焉王猛死謂堅曰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臣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堅之謀伐晉也言不便者十九平陽公融曰陛下寵育鮮卑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皆國之賊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由此觀之伐晉雖不敗鮮卑居中必有意外舉動特不如是之易且速耳而慕容垂獨勸堅伐晉可見伐晉者鮮卑之利報仇克復之一大機而垂之所睨目屈指翹首企足惟恐其行之不決者也猛與融之所深憂正在于此以猛融之言合之垂言利害相形何其明白而堅卒不信甚至使驕禍來神昧蓋亦有天道焉六軍俱沒垂一軍獨全名爲以衛不拔之罪出其不意而斬之非因末晚雍容猶豫縱之

歸巢反戈而攻鄴城矣慕容暐弟泓亡命奔關東收合徒衆與之同仇暐潛使諸弟及宗族起兵于外堅猶在醉夢之中至面責暐受其涕泣陳謝而不能殺暐已密遣使者告泓曰今秦數已終必不能久立吾既籠中之人必無還理吾罪人也不足復恤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其于春秋復仇及社稷爲重君爲輕之義何其了然也堅爲慕容沖所逼瞻人見東宮陳謝如故一亡國之王亦雄主于掌股之上如傀儡然及謀伏兵誅堅事敗身死克復舊物雖陰有力焉死而不愧當與死社稷者同論過劉禪孫皓讓懲徽欽遠矣嗟孰謂籠檻中乃有一飛沖天一鳴驚人如此者然使堅雖敗于晉而內無鮮卑之患則亦與魏武赤壁之敗等耳何遽至不振以至于亡哉（[illegible]）

姚弋仲 姚萇

祖約奔石勒勒禮待之弋仲疏諫以爲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于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奸亂之萌從此始矣後竟誅約石季龍廢石弘而自立弋仲稱疾不賀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弋仲雖發迹石氏而終歸晉室有子四十二人嘗戒其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夷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歸晉八年卒時年七十三若弋仲與慕容廆者可謂始終義屬矣生固不虛死亦恰妙

褐飛惡地衆至數萬萇以二千人擊之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善用兵者不畏敵之衆寡費力處即是省力處昔孟德擊馬超聞超益兵輒喜亦是此意然須知己知彼能制敵之死命乃可爲此言（兵以氣爲主萇之與操氣已雄入九原矣）

姚興

西胡梁國兒于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讌飲酒酣升靈牀而歌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唐詞臣袁聖亦作壽冢引賓客讌嘯其中人稱其達生誰知已被此老先占一先著矣

楊佛嵩討赫連勃勃嘗發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驍勇果鋭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嘗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其下咸不以爲然佛嵩果爲勃勃所執絶亢而死由此觀之爲將者用衆之難難于用寡百倍吾嘗謂王翦請師六十萬伐楚乃老將自貴弄本領當以此反證之彼專恃衆以求勝廣召羣帷徵調者失之愈遠矣（[illegible]）

慕容垂

垂乘符堅之敗聽其子寶及弟德之言殺堅反國原屬克復舊物不爲不義但殺堅于敗而歸國之時亦是亂賊舉動不惟負心亦難服人蓋殺堅之非在暐則可在垂則不可臨國亡于堅親受俘虜之恥垂以家難奔堅在燕亡之前受其恩遇自無手刃之理護堅歸國別作後圖取鄴于符登之手而若不覘索之于堅卒之亡秦者垂而堅之殺假手姚萇君臣故舊大義私恩之間心安言順豈有回顧憾恤歉次可觀

慕容盛

寶既如龍城盛留在後寶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內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奇汗之外孫也汗亦宥之奇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奇起兵于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很荒淫汗無禮盛因間之于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內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尼慕率衆討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沮兵背汗襲敗慕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盛必應之彙內有蕭牆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于是僞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止有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真者皆盛之舊昵蘭穆引爲腹心旱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廁袒而踰牆入于東宮與李旱等誅穆衆皆踴呼進攻汗斬之盛于蘭汗父仇也御腐柄冰乎刃何辭而盛以一片苦心宛轉深謀投身于汗之腹中而爲所欲爲提與難汗之兄弟而慕容奇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真盛之親昵也乘機用閒陞汗殺提與難斷其手足而以旱等伐之汗子穆勸汗殺盛不宜養腹心之疾不爲無識而自引李旱等爲腹心奇起兵于外旱等居中呼應轉接如轆轤然談笑而取汗父子于衆中真古今復仇妙手（[illegible]）

右陶許評本史懷二十卷前十六卷自三國志止爲滇南陶稱圭寫本後四卷自晉書止爲閩中許玉史續本觀伯敬先生書言自左國至宋元旁覽汎觀勒當成書名曰史懷知先生原稿不止二十卷又稱史懷一書至三國而止三國以後真不堪讀則前十六卷先生所刪存者也陶於先生爲同年友所渠乃先生刪本故其序云第恨絕筆於季漢不令天下觀其全蓋惜之也許本續入晉書以下闕如仍非此書之全然欲求其全亦可不必稱圭固已言之矣原本陶許二君間有小注頗與先生之書相發明仍之惟圈點眉批略涉明人陋習茲悉芟去期與叢書一律識者諒焉光緒辛卯十月記

責備餘談

方鵬著

責備餘談引

賢知者，吾道之所由賴也，而孔子論道之不明不行，首歸咎於賢知之過，何哉，蓋其立言制行，足以激頹風，勵敝俗，激勸當時，而興起後世矣，然或不近於人情，不合乎中道者，往往載諸典籍，學者喜其說之高跡之奇也，而訓效之，則其害豈淺淺哉，予不自量，敢直指而極論之，以自附於春秋責備之意，蓋有不得已焉者爾，雖然，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譽者多矣，讀者不可以其一言一行之失，而遽忽之也，嘉靖丙戌端陽後二日，後學方鵬書，

責備餘談目錄

卷上

隱公欲讓其弟
叔術讓國爲賢
聲伯收其出母
叔孫昭子祈死
叔姬之喪歸杞
獻子甚愛二叔
宋君兄弟傳國
荀息不食其言
急壽兄弟俱死
處陽速信義
禽息爲賢碎首
雍姬救父殺夫

懷嬴不從夫歸
先軫狼瞫死敵
叔向違母娶妻
買狼舍母救君
子晳昆弟爭室
齊襄復九世讎
申亥殺女殉葬
乘疾不泄君命
子胥鞭平王尸
申生不遂而死
逢伯陳評徵子
莊善辭母赴難
石奢自刎
保申笞其國君
楚昭功罪均賞
楚昭復其大夫
申鳴棄父殺賊
楚君食菹吞蛭
李離伏劍
程嬰下報宣子
夫子折衷衆論
荊蒯芮死君難
曾杵擊子
公儀去婦拔葵
代國夫人自殺
朱附死君之難
無鹽女四殆
田過父重於君
子方坐見太子
聶政姊自殺

田文不殺舍人
李牧不受君命
凡汜老而益恭
孔甲死於陳勝
張良學術不正
坑焚黨錮之禍
釋之寬而結襪
徐偃矯制
京房以術殺身
薛廣德諫從橋
丙吉不案吏罪
漢武許贖死罪
王賀陰德
馬援不禮梁松
韓歆不敬
鍾離意不拜賜
朱穆羔羊之節
許武謀舉孝廉
楊政超宣謁人
楊王孫命裸葬
郅壽奏劾舉主
戴封禱雨自焚
劉寬蒲鞭示辱
喬元殺子擒盜
荀爽制舉主服
林宗三呵魏昭
呂元膺縱盜
伯敬過於恭愼
陳咸不聽父命
原涉大治家舍

黃昌故妻復還
吳詠自刎
諸葛瑾仕吳

卷下

袁安不治贓吏
陸抗飲藥不疑
范丹留錢償飯
邴原重父輕君
郭翻認稻弗爭
趙苞棄母存州
孔褒一門爭死
荀晞殺其昆弟
懷愍君臣遇害
王敦收殺周顗
鄧攸自棄其子
三公自輕
向柳自恃故舊
王式制出母服
時苗去任留犢
周澤繫妻於獄
陳囂徙地與鄰
疑之還履不受
何點不見其妻
竇瑗許子告母
元琰設橋濟盜
唐致藏書受謗
蕭允不肯遺難
袁滋法外縱舍
公藝忍字百餘
唐煬妻子被誅

守珪不殺祿山
吳卿不得其死
陽城兄弟不娶
韓柳文章大家
李晟表薦延賞
成芮誤表李氏
崔湜父子相失
李從珂死難
趙光逢不匿金
王宏訶責選人
郭玉以俸與民
張居翰改詔書
董榮射殺繼母
范質鼻吸釅醋
謝穎報讎
竇儀兄坐弟立
杜曉布衣自薦
太宗日覽二卷
牟暉失猴擊鼓
李昉追贈父母
出母嫁母加厚
馬遂投杯抵賊
丁謂拂準鬚
范蜀公不喜佛
韓治不恕悍卒
持國叱呼狀元
陳烈投牒公府
聖俞居喪作詩
胡旦春秋編年
蘇氏侮玩伊川

東坡私李方叔
劉溫叟不聽樂
元祐斥逐小人
趙抃不能新法
臧敬不如無心
劉易詬對狄青
富韓優劣
和靖迎佛題經
宦官之賢
魏公刺客
劉敞不欲坐講
無己卻衣凍死
錢朱登崩讀書
何㮚請守社稷
張浚勸罷李綱
留正稱疾而遁
李若水死難
趙汝愚竄死
徐尹閣鬥俱死
許吳二公仕元
粽翠不疑降人
危素不能死難

責備餘談卷上

明 崑山方鵬著

隱公欲讓其弟

桓之弒隱。罪不待言矣。然隱有以自取也。吾當讓歟。則斷授之。以慰其願望之心。不當讓歟。則分封之。以絕其覬覦之念。夫如是。吾知免夫。隱則徒有讓之之意。而無與之之期。貪戀而不捨。遲疑而不斷。小人不勝其欲速富貴之心。而鍾巫之難作矣。故曰。詰者事之賊也。隱公之謂矣。而穀梁氏。謂其能輕千乘之國。不亦過許乎。雖然。使桓不弒隱。隱實讓桓。則隱將退就臣位。北面而朝桓乎。抑桓率隱於黨羣。率諸廷臣而朝之乎。國無二君。將無二上。必亂之道也。吾知其終不可免也夫。

叔術讓國爲賢

叔術者。邾婁君顏公之弟也。公羊曰。賢者子孫。宜其有地。孰爲賢者。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謹按顏公紀女爲魯夫人。魯孝公幼。顏公使女納賊以弒孝公。養母臧氏。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之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魯臣鮑廣父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曰。公不死也。吾以吾之子易公矣。二臣負孝公。訴天子。天子誅顏公而立叔術。遂以顏公之妻爲夫人。顏公有遺腹子曰夏父。叔術愛之。稍長卽致國於夏父。此之謂賢。此之謂讓國也。夫叔術之立。天子之命也。終其身焉。而舉國授之則善矣。乃遽與之。不

亦拉乎、且以臣而娶小君、以弟而娶丘嫂、瀆莫甚焉、惡得爲賢耶、然則孰爲賢、曰斃母臧氏也、鮑廣父也、梁買子也、

聲伯收其出母

初聲伯之母旣出適齊管于奚而寡、復歸聲伯、聲伯嫁其外妹爲施氏婦、晉郤犨求婚於魯、聲伯奪其強也、奪施氏婦而與之、郤氏亡、復歸施氏、施氏逆於河、沈其二子、外妹怒、遂與施絕、甚哉聲伯之母與其外妹之無恥也、爲母者初歸於魯、出嫁於齊、再歸於魯、爲女者、初歸於施、奪嫁於郤、再歸於施、母女之無恥、如出一轍、雖有辭說之美、何足道哉、且聲伯之母旣出、在禮不當養之矣、然有母子之情焉、猶可言也、施氏之婦、爲強有力者所奪、則夫婦之義絕矣、而又逆之、不可言也、惡在其爲守禮之國乎、

叔孫昭子祈死

魯昭公伐季孫意如、不克、出孫於齊、叔孫昭子、自宋歸魯、恥季孫之見欺、憂魯國之日亂也、齋於其寢、使祝宗祈死、七日而死焉、胡氏謂其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實意如以逐君、遂稽顙而悔禍、此社稷之衛也、是誠然矣、至謂使祝宗祈死者、知其無可奈何、安之於命耳、則未然也、爲昭子者、正當佈告與國、求復吾君、泣諭國人、毋忘故主、請盟三家、共扶公室、鞠躬盡瘁、繼之以死、此正命也、祈死而死、非正命也、蓋踵范文子之故智、而近於匹夫之爲諒矣、

叔姬之喪歸杞

叔姬者、魯僖公之女、杞伯之夫人也、春秋成公五年、書杞叔姬來歸、被出而歸也、九年、書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胡氏以爲本不當出、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於杞也、然非禮也、夫旣歸之、則夫婦之禮成矣、且無罪焉、是不當出而出也、夫旣出之、則夫婦之義絕矣、而又死焉、是不當歸其喪而歸之也、死於魯、葬於杞、將與杞伯同穴乎、異穴乎、入廟乎、不入廟乎、杞伯逆之、成公與之、皆非禮也、然則何如斯可謂之禮歟、曰、非於僖公之墓之外垣、其斯可以謂之禮矣、

獻子甚愛二叔

初穆伯娶聲己、生文伯、又奔莒、娶莒女、生二子、穆伯卒於外、二子來歸、文伯之子孟獻子、甚愛二叔、聞於國人、或譖之曰、二叔將殺子、獻子以告、二叔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於是二叔皆死、嗚呼、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也、二叔但當感泣論辨、以明其心而已、何至自殺其身、以中讒夫之計哉、獻子聞讒而告人、有所疑也、二叔聞言而就死、有所歉也、皆內不足者也、

宋君兄弟傳國

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知其弟之賢也、穆公舍其子馮、而立其兄之子與夷、所以光昭先君之令德也、皆可謂賢矣、厥後與夷被弒、而馮竟立、君子曰、宋之禍、宣公爲之也、予曰、是亦穆公有罪焉耳、或曰、穆公舍已之子、立兄之子、宜若無罪焉、予曰、宣公不立與夷、未嘗逐之也、穆公不立馮、則亦已矣、而必逐之、逐之則亦已矣、而必曰生無相見、死無相哭、噫、是何言也、父子之義絕矣、如之何其不生亂也、故宋之

禍、宣公兆之、穆公成之、或曰、弒與夷者督也、非馮也、予曰、馮立不討督、又相之、則是與聞乎弒矣、

荀息不食其言

春秋於弒君之國、書及其大夫者三人、賢之也、何賢乎孔父、義形於色也、何賢乎仇牧、不畏強禦也、孔父之死、吾無譏焉爾矣、仇牧之死、不幾於暴虎者乎、君弒矣、牧當孚號惕厲、背衆涕泣、取諸凶人戮之於社、獻之於廟、不濟而死、未晚也、撫劍而入、及門而死、自是投虎口也、豈不痛哉、至於荀息、則吾無取焉爾矣、息之於奚齊也、苟於父子之親、兄弟之懿、嫡庶之分、反覆陳說、以開其蔽、諭小弁之怨、以動其心、述孤竹之節、以愧其色、斯不負其爲傅矣、股肱忠貞、孰大於是、惜乎息之不及此也、當是時也、舉國之大夫、皆爲太子謀者、而息獨黨奚齊、以傾太子、非所謂棄同卽異、是爲離德者乎、旣無能改其德、又無能免其難、曰我不食言、以死也、豈不謬哉、然則何賢乎荀息、胡傳備矣、

急壽兄弟俱死

衛宣公烝於夷姜、而生急、納乎宣姜、而生壽、夷姜寵衰、宣姜譖急、公命急使齊、將殺於道、壽以告急、且勸之行、於是乎可以去矣、曰、父命也、卒不去、及壽載旌先往、且代之死、於是乎可以不死矣、曰我急也、卒死之、嗚呼、使急不死、上可以掩其父之惡、下可以成其弟之志、不亦善乎、慮不及此、而惟以死之爲安、所謂好仁而愚者也、善乎晉大夫諧申生曰、死而不孝、不如逃之、至哉言矣、或曰、然則申生之死非歟、曰、申生不云乎、被弒父之名以出、人誰納我、急則無此名也、可以出矣、

戲陽速信義

蒯聵欲殺其母、謂其家臣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吾顧汝、汝殺之、速應曰、諾、及見三顧速、速不應、夫人啼而走、太子出奔、告人曰、速禍予、速曰、太子不道、吾違之則禍及、從之則罪大、故諾而不殺、吾以信義也、嗟乎非也、方太子造謀之始、苟能涕泣極諫、謹勿許之、則事或可中止矣、速也不然、始則依違以諾之、非義也、終則遲疑以背之、非信也、此反覆小人之所爲也、而顧以信義自許、將誰欺乎、

禽息薦賢碎首

史載禽息薦百里奚之賢、穆公未聽、息出掊其門、碎首而死、又載衛獻公太子至靈臺、蛇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蛇遶輪者、疾得國、太子不拜、曰、吾得國、是君失安也、伏劍而死、又載忠臣宏演爲衛哀公使未返、狄人攻哀公殺之、盡食其肉、而捨其肝、宏演使返、致命於肝、遂剖腹納公之肝而死、夫此三者事之有無不可知、然揆之於義、則薦賢可也、碎首不可也、不拜可也、伏劍不可也、返命可也、剖腹納肝不可也、皆守死而不善道者也、

雍姬救父殺夫

祭仲專、公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焉、遂以情告祭仲、祭仲殺雍糾、雍姬之母、於是乎失言矣、父一父也、夫亦一夫也、且奉君之命、事不起於夫也、救父之難、義雖絕其夫也、君欲殺臣而委其壻、壻欲殺其妻之父而告其女、母又不察其女發問之意、而卒

然以答之。皆所謂謀之不臧。不足論也。然則雍姬奈何。必思所以全其父。又思所以保其夫上也。不幸父死則死父。夫死則死夫。次也。外此無策矣。昔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大夫。歸。妻恐發之。置毒藥於酒。使婢進焉。婢自語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母。乃佯仆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垂死。竟不言。婢得兩全之策。而雍姬願所不逮也。

懷嬴不從夫歸

婦人之爲道也。莫尊於君。莫親於父。莫重於夫。此三人者。一體相待而成。不可偏廢也。晉公子重耳。亡而過曹。曹共公侮之。其大夫僖負羈之妻曰。公子反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且寘璧。所以爲其夫謀則善矣。而忘其君者也。祭仲專。鄭伯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歸以告其父祭仲。祭仲殺雍糾。所以爲其父謀則善矣。而忘其夫者也。晉太子圉質於秦。秦以嬴氏妻之。圉將逃歸。謂嬴氏曰。願與子偕往。對曰。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嗟乎。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懷嬴庶幾乎無愧矣。

先軫狼瞫死敵

殽之役。晉襄公獲秦孟明。夫人請而釋之。大夫先軫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及狄伐晉。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初襄公縛秦囚。囚呼。狼瞫斷之。公以爲右。先軫黜瞫。其友曰。可以死矣。瞫曰。吾未獲死所。死而不義非勇也。及秦伐晉。瞫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夫二人之死。其迹略同。其實則異也。先軫正諫乎襄公。本無罪焉。何以自討也。其死謬矣。狼瞫見黜於先軫。誠有激焉。欲以自効也。其死宜矣。且先軫死於狄。反爲晉師之辱。君子以爲有餘罪。狼瞫死於秦。遂致秦師之敗。君子以爲有餘功。

叔向逆母娶妻

叔向欲娶夏姬之女。其母曰。不可。甚美必有甚惡。夫有尤物足以移人。叔向懼而止。晉平公強使娶之。生子伯石。遂滅羊舌氏。夫自叔向而言。則母之命。納君之命。皆不可逆也。自叔向之母而言。則君之命。重於己之命。又不可拒也。此叔向所以終娶之也。雖然。叔向聞夏姬之女之美。其心先有所蔽矣。故率母之命。其情逆。咈所欲也。奉君之命。其情順。投所好也。使叔向果不欲娶。誠以母氏之訓。爲君謝之。則平公亦不強之矣。或者叔向欲娶之急。借重於君。以抗其母。亦未可知也。起於一念之微。而卒致滅族之禍。嗚呼。可不慎哉。

賈獲舍母載君

鄭師入陳。陳侯挾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桓子曰。將巡城。遇大夫賈獲。載其母妻。下之。授公車。公曰。舍而母。獲辭曰。不祥。乃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甚矣賈獲之難處也。順其母必遺其君也。奉其君必困其母也。且婦人而老。力不可徒。避難而奔。勢不可緩。萬一遇鄭師而俘焉。冒露而喪焉。豈非終天之恨哉。必不得已。附載其母於公車之側。已與其妻扶侍而行焉。則亦何不祥之有。

子晳昆弟爭室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子晳)強委禽焉。犯告子產。子產曰。惟所欲與。犯召二子於家。使女自擇之。女曰楚也。遂歸於楚。黑怒。甲而往。將殺楚而奪其妻。楚執戈逐之。傷黑。子產曰。均直也。然幼淩長。雖犯貴。罪在楚也。數其罪而放之吳。夫楚信有罪矣。然不能無辭也。楚也先聘。黑也強之。直在楚。不在黑也。黑也裝甲。楚也逐之。曲在楚亦在黑也。惡得謂之均直耶。且子產不能主。而曰惟犯所與。是國無政也。犯又不能主。而曰惟女所擇。是家無政也。惡在其爲爲政耶。既而子晳日益驕恣。遂謀作亂。幸其病而賜之死。不然。難未已也。

齊襄復九世讎

傳曰。聖人善善長。惡惡短。何謂短。於其身不於其子孫是也。禮謂父之讎不共戴天。祖猶父也。高曾則蓋遠矣。然猶五服之竝若至於九世。則遞乎遐哉。而謂春秋許其復讎。何聖人惡惡之長耶。且齊襄淫虐無道。滅同姓之國。夫子之罪人也。而謂春秋爲賢者諱。齊襄且賢。孰不爲賢耶。抑哀公之死。雖紀侯譖之。實夷王誅之也。人臣爲天王所誅。必求王之左右。以爲讎人。而必報之。其不臣孰甚焉。在紀侯之世。且不可。況數世之後耶。由前言之。則齊襄無復讎之理。由後言之。則紀侯無可復之讎。皆公羊氏之說之謬也。

申亥殺女殉葬

或曰。楚靈王乾谿之難。衆潰矣。其臣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不誅之。惠莫大焉。王不可忍。惠不可棄。乃求王。奉之於家。數日王縊於申亥氏。申亥葬之。以二女殉。何如。可謂仁乎。君子曰。可以爲忠矣。仁則未也。夫靈王弒逆無道之主也。失國而死。葬之則亦已矣。而必殺其愛女以殉。不仁孰甚焉。不忍於其君。而忍於其女。可謂不善推其所爲者矣。楚有詩人。不以哀三良者。哀二女乎。蓋虎狼之國也。楚夷狄之俗也。宜乎其君臣若是。

棄疾不泄君命

楚大夫子南爲令尹。其子棄疾。爲康王御。王順而泣曰。令尹不能。國將討焉。棄疾曰。泄命重刑。吾弗爲也。遂不告其父。王殺之。既葬。或曰。汝臣王乎。棄疾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噫嘻過矣。父果無罪。則從君而請。不得。則奉父而逃。孝之大也。亦不害其爲忠。父果有罪。則王殺之當矣。中有隱痛。外無怨色。敬共其職。克蓋父愆。忠之至也。亦不失其爲孝。今也不然。始則視其父爲途人。雖死而莫爲之救也。終則指其君爲讎人。寧死而莫爲之用也。不泄君命以爲忠。而實成其不孝也。不事父讎以爲孝。而實見其不忠也。是無一而可也。

子胥鞭平王尸

平王楚之侯君也。伍奢楚之世臣也。平王殺奢。是以君殺臣。爲子胥者。可痛也。不可讎也。可逃也。不可報也。引兵入郢。則亦慘矣。出其尸而鞭之。不已甚乎。然則爲子胥者。何處而可。曰變其姓名。亡之他國。以存宗祀。其君可事則事之。不可事則窮約而終身焉。斯亦不失爲孝矣。忠於吳。叛於楚。孝於親。逆於君。其志

可矜.而其事不可法也.

申生不逃而死

申生之死可哀也.既不敢辨以彰母之惡.又不敢去以顯父之過.是可哀也.然吾取其不辨.不取其不去.其去也.當在東山敗狄之初.不在酖毒已行之後.其失也.不在違重耳之言.而在拒狐突之請.使其敗狄而逃.則奚齊得以代其位.驪姬得以行其私.而獻公安焉.獻公安則申生安矣.是泰伯之徒也.若酖毒之計已行.弑逆之名已著.則將焉往哉.雖然.死之從容.言之悲惻.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者也.然則申生何止於恭.必也仁乎.

逢伯厚誣微子

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於是逢伯厚誣微子矣.面縛請罪也.銜璧獻贄也.衰絰輿櫬.期必死也.微子抱祭器歸周.非降之也.果有何罪.而以死自待耶.逢伯欲尊其君爲武王.而厚誣微子爲降國之虜.裴氏釋告.而遂取其說.不亦誤乎.

莊善辭母赴難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及公門.刎頸而死.夫人臣急君之難.不私其身.不顧其家.義之匹也.雖然.不可以徒死也.善當與諸大夫同心戮力.討國之賊.復國之君.不幸而死.忠也.幸而不死.以養其母.孝也.今卒自刎焉.無益於國.有損於母.可謂徒死也已.

石奢自刎

楚昭王有臣曰石奢.道有殺人者.奢追之.則其父也.奢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令.非忠也.遂伏斧鑕請死.楚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奢不聽.刎頸而死.君子不幸而遭是.變則當何如.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如孟子所云上也.伏鑕就刑.以代父死.其次也.君赦其父.併宥其子.然後辭爵避位.廢爲庶人.以養其父而終身焉.又其次也.惜乎奢之不足以知此也.

保申笞其國君

易曰.擊蒙.書曰.扑作教刑.所以教士也.非教國君之道也.周公之於成王.以親則兄之子.以分則君也.故立亢世子法.成王有過.伯禽撻焉.不敢加於成王也.荊文王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美姬.淫不聽朝.保申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有過當笞.匍匐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請改過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乃伏地.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笞之者再.夫保申之笞.卽易之所謂擊.書之所謂扑也.所以教士.非教國君之道也.保申過矣.

楚昭功罪均賞

君與父同道.岐而二之不可也.功與罪異法.比而同之不可也.吳人入楚.楚昭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曰.

平王殺吾父.王吾讎也.必殺之.辛曰.君而討臣.何讎之爲.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懷不聽.辛乃奉王奔隨.王後反國.賞及懷.子西諫曰.辛可賞也.懷可戮也.今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夫懷父以貪被誅.不可以爲讎也.是則懷有罪焉耳.王錄辛之功而賞之.則人知勸.明懷之罪.以其兄之故而赦之.則人知懼.且知威.恩與法不兩盡乎.而必曰均之.其謬甚矣.

楚昭復其大夫

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臼.見其大夫藍尹亹.載其孥.王曰載予.對曰.君實亡國.君之過矣.不顧而去.王既返國.復來求見.王欲執之.子西曰.姑聽其辭.王問曰.成臼之役.實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對曰.臣避於成臼以儆君.庶悛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庶懼而鑒前失乎.子西請復其位.昭王許之.夫藍氏子負必殺之罪者三.視其國如傳舍.惟急於妻子之謀.棄其君如路人.而反出怨懟之語.負此二罪.伏鑕以請.可也.而又敢爲大言.以愚其君.此必殺不赦者也.使遇英君誼辟.不待其辭之畢.而磔之於市矣.子西不能誅之.又從而命之.君相舉措如此.楚之不競也宜哉.

申鳴棄父殺賊

楚有士申鳴者.養父不仕.後爲楚相.白公之亂.申鳴辭父赴敵.白公執取其父.守之以兵.申鳴泣曰.吾不得爲孝子.當爲忠臣.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嗚呼.痛矣哉.申鳴之心也.難矣哉.申鳴所處之地也.縱賊則國必危.惡得爲忠.討賊則親必死.惡得爲孝.寧捨孝以全忠.蓋亦不得已焉爾.雖然.君親一體也.將相之父.爲敵所取.若易易然.則其奉親之道.保家之術必疎矣.此則申鳴有遺憾焉.

楚君食菹吞蛭

楚惠王食菹遇蛭.遂吞之.因感腹疾不能食.令尹曰.君安得此疾也.王曰.吾食菹遇蛭.法不行則威不立.法行.則庖宰監食者皆死.吾恐左右見之也.遂吞之.致此疾耳.晉文公嗟炙.有髮繞炙.文公將殺宰人.宰人力辨.以爲人之中傷之也.公悟而釋之.夫主者不謹.可罪也.然特誤焉耳.可矜也.楚君何不召而責之.復矜而赦之.左右其敢誰何.而必吞之乎.萬一不食而死.豈非所惜者小.所傷者大乎.此之謂不知類.其不通於文遠矣.

李離伏劍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君曰.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離曰.臣居官爲長.受爵爲多.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君曰.然則寡人亦有罪矣.離曰.君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無能以事君.是無功而食祿也.遂伏劍而死.或曰.使予而爲離也奈何.予曰.過聽殺人.信有罪矣.然誤也.非故而入之也.罪何至於死耶.使予爲離也.自劾不職.能官而去則已矣.不敢死也.

程嬰下報宣子

立孤固難於死矣.然杵臼死得其所也.程嬰間關委曲.以全趙氏.宣子有知.當揶揄於地下.必不以嬰未死爲嫌也.嬰或告其廟.或拜其墓.自其所以不死之故則已矣.而必自殺其身.曰下報宣子.此何爲者哉.

故其始也。殺子以存武。則君子多其義。其終也。殺身以從所。則君子惜其愚。

夫子析夏衆論

夫子曰。人不善我。我不善之。惟類之言也。人不善我。我則引之。朋友之言也。人不善我。我亦善之。親屬之言也。此諸子之論。而夫子析夏之也。人不善我。我亦善之。施之諸父昆弟姑姊之屬可也。概而施之他人。則是以德報怨。而流於吳端之說矣。故曰。衆言淆亂折諸聖。

荊蒯芮死君難

齊崔杼弒莊公。荊蒯芮使晉而返。其僕曰。君之無道。人莫不聞也。夫子勿死。荊蒯芮曰。吾聞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焉。其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自刎於車上。夫荊蒯芮以使事在外。不與其難可也。雖然。猶有說也。僕之死無說甚矣。初崔氏難作。晏子立於門外。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人曰亡乎。曰獨吾罪也乎哉。而吾亡也。且君爲社稷死。則死之。君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其說得之矣。

曾皙擊子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閒乃蘇。起曰。大人得無病乎。魯人以爲賢。以告孔子。孔子曰。參來。昔者舜爲人子。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索而使之。未嘗不在。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其罪何如。此蓋曾子少年之事。容或有之。一聞夫子之言。其悔悟多矣。獨怪芸瓜小過。而曾皙暴怒如此。絕與鼓瑟浴沂。氣象不類。豈所謂狂者之過耶。

公儀去婦拔葵

公儀子。魯之賢相也。董子稱其見婦織帛。怒而出之。食而茹葵。慍而拔之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紅之利乎。愚竊惑焉。王后親織元紞。夫人加以紘綖。則織帛者。婦人之事也。以是爲怒。而斥無罪之人。不已甚乎。園有隙地。種葵以射利。不可也。種葵以自給。庸何傷哉。以是爲慍。而嗛有用之物。豈人情乎。後世宦家以妻則驕。以僕則惰。不事其事。而坐食其食者。未必非公儀子有以啓之也。

代國夫人自殺

代王夫人。趙襄子之姊也。夫人使宰夫。操銅枓以食代王。宰夫持枓擊殺之。襄子遂興兵平代地。將有其國。夫人呼天自殺。程子謂夫人當距戰。重社稷也。非姊殺弟。代國夫人殺賊也。其說正。其義嚴矣。雖然。戰非婦人事也。無已。被髮徒跣。以詣襄子。請討夫之讎。立夫之後。請而不從。然後死焉。死是矣。而惜其遽也。

朱附死君之難

以衆人遇我。以衆人報之。恆人之情也。以衆人遇我。以國士報之。則出乎恆情之上矣。顏眞卿、杲卿、張巡、許遠諸公是也。朱附事莒穆公。不見知焉。冬食芋栗。夏食菱芡。其君不恤也。既而穆公以難死。朱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君不見知而死其難。意者不可乎。附曰。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之不知其臣者。卒死之。嗚呼。附之死。有激而死也。附之言。有激而言也。可謂出乎恆情之上矣。雖然。眞卿、杲卿、巡、遠、諸公。有城社之寄焉。

附而則無之。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

無鹽女四殆

鍾離春者。無鹽邑之女也。自詣齊宣王求見。宣王見之。乃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一殆也。漸臺五層。萬民疲困。二殆也。賢者伏匿。諂諛在側。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繼日。四殆也。宣王喟然而歎。拜爲王后。甚哉。無鹽女之不自重也。不召而往。不問而對。不待聘而爲人之妻。甚矣哉。無鹽女之不自重也。士而不自重。君子鄙之。而況於女乎。

田過父重於君

齊宣王謂田過曰。君與父孰重。對曰。殆不如父。王曰。何爲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顯吾親。凡事君以爲親也。王無以應之。於是過之言過矣。君父一道也。惡乎重。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惡乎爲親。爲親。然有時而爲親。特事君之一端耳。

子方坐見太子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賓客皆起。子方獨不起。太子不悅。子方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爲子不起歟。無如罪何。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出過大夫工尹。工尹避之。太子下車從之曰。大夫何爲若是。吾聞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文侯稱善。君子曰。惡是何言也。太子君之儲貳。均之爲當敬也。豈有敬其父不兼其子之說哉。子方可謂遁辭矣。

聶政姊自殺

聶政刺殺韓累。即抉目刳腸以死。蓋亦自醜其名。不特爲姊也。其姊榮聞之。適韓曰。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乃抱尸而哭之曰。軹人聶政也。因自殺於尸下。夫政盜也。姊揚其名。徒爲後世之所鄙笑耳。惡乎用其名耶。且姊既適人矣。不有舅姑乎。不有夫若子乎。不敢自尊而死也。既心知其爲政矣。可以無死。以成弟之志。不亦善乎。列女傳曰。榮仁而有勇。何仁乎。婦人之仁耳。何勇乎。匹夫之勇耳。

田文不殺舍人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夫人通者。左右請殺之。孟嘗君曰。睹貌而相悅。人之情也。其勿言。乃召舍人謂之曰。衞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君往從衞君。舍人至衞。久之。齊衞交惡。衞君約天下兵伐齊。舍人以孟嘗君故。力諫止之。或曰。茲與楚王滅燭絕纓之事甚類。予曰。不類也。楚王宴羣臣。牽衣者醉而狂耳。非夫人之罪也。今文之夫人。通於其客。瀆男女之倫。傷閨門之化。舍人不誅。夫人不出。尚何以自立哉。吁。文之客皆若人。雖多亦奚以爲。

李牧不受君命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管氏之說。非六經之訓也。易之師曰。王三錫命。又曰。大君有命。古之爲將者。但得專制閫外而已。豈有君命而敢不受者哉。李牧爲趙將。秦人間之。以趙葱往代。牧不受命。被殺。夫牧趙之良將也。諒其心豈有他哉。蓋泥於君命不受之說耳。宋岳武穆飛。統兵北伐。詔趣班師。卒死於獄。論者

謂飛當主君命不受之義。直抵河洛。乘壓捷之勢。偏技窮之敵。收復中原。歸朝待罪。此非至論也。飛而爲此。則是飛揚跋扈之迹。亦何異於桓溫、劉裕也哉。賊檜豈得以藉口而族之矣。故曰非至論也。

凡汜老而益悲

魯有悲士曰凡汜。行年七十。其悲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必三起。見衣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凡子老矣。悲不可釋乎。汜曰。君子好悲以成其名。小人好悲以除其刑。夫汜之悲。是悲者也。夫子之所恥也。悲而無體者也。夫子之所勞也。其曰悲以成名。益陋矣。在易則悲以存位。在節則悲以作肅。惡乎成名之有。

孔甲死於陳勝

曾子寇至則去。子思寇至則留。賓師不與臣同也。秦儒孔甲。挾惡抗焚之禍。積怨發憤。往歸陳勝。如鳥鐵射。不暇擇木。魚避綸竿。遑投溝瀆。途窮勢迫。而不知勝之非其人也。既爲之臣。則不得不死其難矣。若能處賓師之位。爲流寓之客。不受其官。不食其祿。則伸縮在我。進退綽然。見其將敗。可以去。可以無死。奈何甲之慮不及此也。或曰。去將安之。予曰。史稱陳勝殺其傭耕之人。故舊皆去。甲於此時。獨不可引而去乎。

張良學術不正

子房天資甚美。而學術不正。博浪之擧。天資之美也。圯上之遇。學術所由以不正也。是故副車之錐。卽豫讓之匕希賢之務。同發於忠。激於義。而成於勇。可敬也。不可譏也。使其得聖賢爲之授受。安知不爲三代人物也哉。惜乎一遇異端之人。讀其書。信其說。由是任智挾數。動皆有術。始與聖賢之道不相似矣。可惜也。不可取也。東坡於博浪之擧則反譏之。吾恐子房之不受也。圯上之遇則甚有取焉。吾恐子房之有愧色也。故蘇氏之學。君子謂其不正。

坑焚黨錮之禍

天下之禍。積於漸而成於激。秦之坑焚。漢之黨錮。禍甚慘也。雖二三賊臣。有以激而成之。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蓋自列國分爭。處士橫議。莊列之放恣。儀秦之縱橫。譏詐時事。奔走諸侯。秦政畏惡此輩。積不能平。蓄而未發。李斯以惑亂黔首。數言激之。以觸其機。而坑焚之禍成矣。逮漢建武永平之間。學士大夫。爭自濯磨。崇尚名節。然風聲氣習。好異立奇。未免有過中失正之弊。始而房周賓客。互相譏揣。極而俊廚及諸賢。更相推重。由是臧否人物。訕譏朝政。公卿畏其貶議。天子厭其紛紜。曹節王甫以圖危社稷一言激之。以甚其怒。而黨錮之禍成矣。嗟乎。秦政桓靈之惡。固不待論。李斯節甫之罪。亦不容誅。獨念所謂儒家者流。恣肆其說。而不知忌憚。標榜其行。而不知韜晦。身旣戮辱。國亦隨亡。使先聖之全經。不復可見。而後世之朋黨。流毒無窮。爲吾道之大阨。爲善類之遺殃。蓋有不能辭其責者矣。

釋之跪而結襪

王生者。漢處士也。嘗召至庭中。公卿畢會。王生顧張釋之曰。吾襪解。爲我結之。釋之跪而結襪。夫跪而結

襪。賤者之役也。昔西伯文王。俛而自結。不欲以賤役加左右也。王生以匹夫之賤。而不及方伯之尊。釋之以廷尉之貴。而甘爲僕隸之役。王生不足道也。爲釋之者。何自輕一至此哉。何自辱一至此哉。是故貴賤驕人。戰國之習也。專氣致柔。黃老之術也。而皆睎乎聖賢之訓者也。

徐假矯制

汲長孺使河東。矯制發倉。以賑民饑。馮奉世使西域。矯制發兵。以平虜亂。然長孺不免請罪。奉世不得封侯者。以矯故也。況專之爲言。豈爲人下之辭哉。元鼎中。徐假爲博士。使行風俗。輒命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張湯劾其矯制當死。假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以安社稷利萬民。可專也。湯不能屈。夫民饑虜亂。變起一時。不得已而矯耳。鼓鑄之事。何所不得已而矯之乎。古之大夫。出使他國。無從請命。不得已而專耳。膠魯之近。非他國之比。鹽鐵之微。非安社稷利萬民之務。何所不得已而專之乎。魯大夫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孔子嘗遂以譏其專。獨非春秋之義乎。假之強辨。湯之失刑。皆不能無罪矣。

京房以術殺身

漢之京房。晉之郭璞。宋之李石。皆能言人禍福。巧發奇中。而卒不免爲術所殺。京房死於恭顯。郭璞死於王敦。李石死於秦檜。豈明於知人。而暗於謀己哉。蓋徒知易之術。而不知易之道故也。易者時而已矣。時語則語。時默則默。此之謂易之道也。昏主在上。奸臣在側。乃炫燿其說。指切其人。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單子曰。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之過。怨之本也。蓋此之謂也。

薛廣德諫從橋

人臣之諫君。其事有大小。君子之死國。其所係有輕重。宗社之存亡。君德之美惡。事之大也。不可不諫。諫而不從。以死爭之可也。一言之疵。一動之誤。事之小也。諫可也。死不可也。元帝優游不斷。闒儒不武。恭顯擅權。許史怙勢。適太傅之死。劉向周堪之下獄。宗社幾危。君德日損。不可不諫也。薛廣德以御史大夫之貴。而不聞以死爭之。徒循默保位而已。至於從船從橋。相去幾何。乃欲自刎。以頸血濺帝。何其大小輕重之謬。若是之不倫耶。廣德號稱大儒。而其所建白者。止於如此。則國家何賴於儒哉。流醯者不問。而齒決者有問。廣德之謂矣。

丙吉不案吏罪

君相之擧措。不可不慎也。一言之出。著爲令焉。一政之行。遂爲例焉。嗚呼。可不慎乎。丙吉爲相。掾史犯贓有罪。輒予休告。終無所案。客曰。君侯爲相。姦吏成私。奈何不問。吉曰。以三公之府。而爲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代吉者。因以爲故事。夫吏之罪小。不案可也。若舞文弄法。作奸犯科。如客云云。厥罪大矣。專事掩覆。無所懲艾。則吏何憚而不爲惡乎。且牛喘可問也。死傷橫道。亦可問也。吉曰。宰相不親小事。謬矣。人命至重。足以傷天地之和。失陰陽之節。是可爲小。孰不爲小。

漢武許贖死罪

君子以難斷之獄。參之情法可也。以金贖罪。專徇乎情。以罪致辟。專主乎法。二者不相爲用矣。能無弊乎。

林慮公主。漢武之女弟也。其子昭平君。尙帝女。林慮垂死。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贖死罪。帝許之。昭平君驕。醉殺人。廷尉據法上請。帝曰。吾弟止有是子。死曾囑我。我已許之。然法令者。先帝所造。因弟廢法。何面目入高廟乎。遂可其奏。流涕不已。夫前既許之。則後勿殺可也。後欲殺之。則前勿許可也。受金許贖。則彼有所恃。而必爲惡矣。豈非誘之就死地哉。必也姑宥其罪。廢爲庶人。投之荒裔。終身不齒。則吾之信不失。而彼之惡亦懲矣。

王賀陰德

前輩有云。所謂陰德者。猶人耳鳴。己獨知之。而人不聞是也。賀則夫人聞之矣。初賀以直指使者。巡行魏郡。固不當如蒼鷹乳虎。專事搏擊。亦不當如婦人之仁。佛氏之愛。專事姑息也。設有大奸劇盜。必驅之殲之。除一方之患。造萬民之福。陰德莫大焉。賀必縱之捨之。一切不問。又自以爲陰德。誇示人人。以襲後世子孫之興。不亦謬哉。後人見其諸孫封侯。諸女爲后。遂謂其言之驗。不知賊非大逆。不近身誅族滅。賀竟爲不軌之鬼。則陰德果安在哉。

馬援不禮梁松

馬援有疾。梁松來候。獨拜牀下。援不荅。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恨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印綬。藁葬城西。妻子草索詣闕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夫松不足道也。援亦有譏焉。君子之交際。不挾長。不挾貴。援挾長以傲壻臣。松挾貴以傾執友。皆失之矣。且拜而不荅。父子之禮也。故人之子。與己之子。則有間矣。松不能視援猶父。援乃欲視松猶子。不已過乎。昔鍾會往見嵇康。康箕踞以待之。遂召殺身之禍。傳曰。傲凶德也。其斯人之謂歟。

韓歆不敬

夫子事君。鞠躬屏氣。不知者以爲諂也。其知者。以爲盡禮也。人君其尊如天。敢不敬乎。韓歆事光武。指天畫地。帝不能容。至於自殺。白樂天事憲宗。嘗曰。陛下錯。帝大怒貶之。陳執中能相薦與育自代。召之赴闕。因侍宴醉而坐睡。忽驚醒。捫牀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斥不用。曾利用在簾前。每以手指蟠腰帶。太后不悅。後亦貶死。茲四臣者。皆一時名士也。言動之間。偶失檢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損。然則爲人臣者。可不戒哉。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終身誦之可也。

鍾離意不拜賜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所以榮君之賜也。其所從來。豈皆伯夷之所有乎。交趾太守贓物。籍入大司農矣。帝命頒賜廷臣。鍾離意所得珠璣。悉委於地。獨不拜賜。帝怪而問之。曰。贓物也。夫義不可受。當敬而辭之以辭。不得命。雖拜受可也。何至委之於地哉。況於義未嘗不可受也。不受罪小。不拜罪大。不拜罪小。委地罪大。帝曰。清哉尙書也。則曰。無禮哉尙書也。或曰。唐高宗以立后。而以金繒賜無忌。宋眞宗以天書。而以美珠賜王旦。二臣不能辭。意獨不勝之耶。曰勝之。雖然過猶不及。

朱穆羔羊之節

朱穆舉劾權貴。案治中官。崇厚有論。絕交有書。皆可稱述。蔡邕謂其貞而孤。有羔羊之節。假矣。獨受梁冀之辟。不免鈐山之譏焉。然不但穆也。魏相因許伯以奏封事。班固事竇憲以典文章。蔡邕從董卓。荀彧附曹操。比之匪人。如出一律。豈諸賢急於用世。但借此爲進取之階。而人之賢否。途之邪正。則皆忽而不顧。如揚雄所謂屈身以伸道者歟。疑當時習俗既成。而不以爲怪也。或曰。鈐山議朱穆正矣。而從蔡攸之薦何耶。予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

許武謀舉孝廉

漢制鄉舉里選。最爲近古。賢於後世科目多矣。然而不能無僞也。會稽太守第五倫。將舉孝廉。許武以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三分其財。自取肥饒。弟得劣少。鄉人翕然稱二弟克讓。竟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昔議分財。今悉讓弟。鄉人又翕然稱武。嗟乎。武誠愛其弟。但當使之力學勵行。舉之者自至矣。何必陽奪其產。陰使之讓。以欺里之人。又何必泣會宗親。斥貨利。以彰己之善。是無往而非僞也。爲二弟者。其未舉也。則污其兄以自潔。其既舉也。則取諸兄以自肥。惡在其爲孝廉也哉。

楊政趙壹謁人

君子之立身。太剛致禍。太柔取辱。不激不隨。而合乎中道者。能幾人哉。楊政詣陽虛侯馬武。武稱疾不出。政直入升牀。排武把臂曰。今日少動刀入脅矣。武子弟大驚。操兵滿側。陰就適至。因責數武。遂爲交友。趙壹詣河南尹羊陟。陟高臥不起。壹遂登堂。舉聲自哭。陟驚而出曰。良璞不剖。泣血自明耶。因造其廬。上章稱薦。夫二子皆事于謁者也。皆不禮於人者也。壹之乞哀自薦。辱莫甚焉。不足齒矣。彼政何爲者哉。任情負氣。持刃劫人。其與藺相如五步之內以頸血濺王。毛遂十步之內王之命懸於遂手者。相去幾何。趙壹戰國之餘習。乏儒者之雅度。是以君子弗尙也。

楊王孫命裸葬

遺命薄葬。古之達人誠有之。未聞裸葬者也。裸葬自楊王孫始。王孫命其子曰。我死必裸葬。以反其眞。必成吾志。祁侯曰。使死而無知也。則亦已矣。死而有知也。其何以見先人乎。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無益也。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於地下。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死者不知。生者妄費。可謂貳惑矣。祁侯曰。善。從而裸葬之。王孫之說。墨子之道也。王孫之裸葬。猶貊荒之道也。然亂命也。而卒裸葬之。則王孫之子之罪矣。

鄭訦奏劾舉主

門生之於舉主。感然以爲恩。則近乎私。怨然而無情。則近於薄。薄與私。君子弗由也。漢鄭宏爲太尉。舉主第五倫爲司空。每正朔朝見。宏曲躬自卑。帝問其故。遂置屏分隔。君子曰。朝廷之上。統尊於君。不可於此而敍私恩也。曾推洪爲左丞。薦鄭訦以自代。訦劾奏洪。洪曰。此挽弓自射矣。訦聞之曰。惟官是職。各明至公。君子曰。佐舉之將。引嫌當避。不必以此而明公道也。然則君子處之當何如。公朝則敍僚。私家則敍恩。而不敢以偏廢。大過則絕之。小過則掩之。而不肯以矯情。則何私亦何薄之有。

戴封禱雨自焚

昔湯以久旱身爲犧牲。然自責而已。未聞果殺其身。以享上帝也。晉僖公遇旱。欲焚巫尪。臧文仲諫而止矣。未聞以自焚也。漢戴封爲西華令。其年大旱。封乃坐枯薪之上。舉火自焚。天卽大雨。遠邇歎服。夫封但、當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如臧文仲所謂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釋此不爲。乃欲棄父母之遺體爲煨燼之塞灰。豈非所謂行怪者哉。初封遊太學。遇盜劫掠俱盡。惟遺七縑而去。封追及盜。併以與之。又聞伯父之喪。棄官持服。蓋其性偏詭異。大率類此。不特自焚一事也。

劉寬蒲鞭示辱

家人初六曰。閑有家。上九曰。威如吉。蓋治家之道。始終以嚴。而不徒事乎寬也。婢汚朝衣。雖治其不謹可也。而反有爛手之問。奴沽不返。雖罵以畜産。不爲過也。而反有必殺之疑。治家如此。使遇豪奴悍婢。則將何以馭之耶。且蒲鞭示辱似矣。黠桀之吏。奸宄之民。必痛懲之可也。若概以此施之。則法日弛。而國日亂。不幾於徐偃宋襄之仁乎。故寬者溫柔愷悌人也。不能以威克愛者也。

番元殺子擒盜

甚矣番元之不仁也。盜入其家。執其子。不過利吾財耳。解私帑以贖子。卻官兵以縱盜。人情天理之至也。元則不然。寧殺吾子而財弗與也。寧殺吾子而盜弗縱也。頃之盜死於官。子死於盜矣。所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甚矣元之不仁也。

荀爽制舉主服

司空袁逢。舉荀爽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爲俗。前輩稱爽曰。厚之道也。觀過知仁。其在君子乎。予曰。可以爲厚矣。仁則吾不知也。大臣之薦賢曰。吾爲國也。非爲其人也。而何有乎德色。賢者之受薦曰。彼爲國也。非爲吾身也。而何有乎私恩。且三年之服。臣之於君。子之於父也。舉主之服三年。則是愛無差等矣。爽之仁。其墨氏之仁歟。

林宗三呵魏昭

忍箴曰。魏昭進粥。林宗三呵而不敢怒。楊時立雪。伊川三尺而不敢去。魏昭者。陳國童子也。師事郭泰。泰令作粥。呵曰。爲長者作粥。使沙不可食。擲杯於地。昭復進之。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泰喜曰。吾乃知子之心矣。夫泰之試昭。卽圯上老人之試良也。是以術不以誠也。不足矣。呵之不已甚乎。一呵足矣。擲之不已甚乎。昭心知其爲試也。是以執禮益恭。期相率而爲僞耳。若夫伊川以誠而假寐。游楊以誠而侍立。安知有所謂術耶。今比而同之。非其類矣。

呂元膺縱盜

呂元膺爲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有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爲恨。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與約返期。盜皆如期而至。曹攄除臨淄令。有重囚。陷大辟。歲暮攄行獄。問有親戚否。咸曰。有父母在。攄曰。新歲人情所重。汝曹暫歸。當如期返獄。衆泣曰。諾。開獄出之。相率而至。此二人者。與唐太宗縱囚之事。大約相同。歐陽

子所謂。以君子之難能。而責小人之尤者。爲必能也。所謂不近人情者也。是可爲也。則皐陶爲士師。孔子爲司寇。當先爲之矣。而何待於二人耶。

伯敬過於恭慎

汝南陳伯敬。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卽脫屐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後舉孝廉。坐壻亡命。爲太守所殺。斯人也。所謂恭而勞者也。愼而葸者也。君子恭而中節。不至於拘迫。愼而當理。不至於恐懼。禍福生死。有數存焉。修其身以順受之耳。又何容小廉曲謹。以求避之。況終不可避耶。

陳咸不聽父命

陳萬年臨死。召其子咸告教。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咸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夫萬年賂遺外戚。諂事丞相。其爲人固不足道矣。然父子永訣之時。必有五內分裂之痛。其言縱謬。亦當泣從。他日以爲亂命。不敢奉行則已矣。豈可垂頭而睡。肆口而答哉。咸竟以剛暴得罪幾死。則萬年之言。未必不中其病也。

原涉大治冢舍

原涉父爲南陽太守。父卒於官。南陽人賻贈千萬以上。涉欲讓還。復自思曰。身得美名。而令先人之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冢舍。周閣重樓。買地開道。表曰原氏阡。夫讓還賻遺。以全其親身後之節。未必非孝也。涉於棺衾域兆。必誠必信。務令堅厚久遠。而不徒爲觀美焉。則其孝益至矣。顧乃拓地構屋。侈爲土木之費。致盜賊之旁睨。啓子孫之爭端。適所以累其親耳。烏得爲孝哉。

黃昌故妻復還

會稽黃昌。爲蜀郡太守。初昌爲州書佐。其妻歸寧。遇賊被擄。流轉入蜀。嫁爲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訟冤。昌疑其不類蜀音。因究其故。對曰。妻本會稽戴次公女。州佐黃昌妻也。嘗歸母家。爲賊所掠。遂至於此。昌大異之。相持悲泣。還爲夫婦。夫糟糠之妻。中道相失。一旦遇於數千里之外。其情固有所不能已者。然無失節之嫌乎。且彼有夫有子。則自有所歸矣。厚遺而遣之可也。還爲夫婦。過矣哉。

吳詠自刎

張掖人吳詠。初爲護羌校尉。馬賢辟之。後爲太尉龐參掾。賢參相誣。罪皆應死。各引詠爲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夫賢與參。皆有恩於詠者也。使二人之事一實一誣。則實者必死。誣者必生。詠度不能兩全。或自刎猶可也。今云相誣。則賢參事皆不實。詠但直證其誣。二人皆可以不死。而兩得其平矣。於排難解紛之中。而寓忠誠懇惻之意。彼固不德我。亦何以怨我哉。其自刎也何居。

諸葛瑾仕吳

曹操漢賊也。孫權亦漢賊也。丞相亮出師討賊。誓復中原。逐平江左。以成混一之功。其孤忠大節。如青天白日。人皆仰之。而爲其兄者。乃獨不知正統所在。委身仕吳。嘗使於蜀。與亮公朝相見。退無私面。此何爲者耶。譬則家有劇盜。仲氏逐之。伯氏從之。爲仲氏者。將恝然弗問耶。抑涕泣而導之耶。以武侯之賢。豈不

知此、必皆以大義處之矣、彼不能從、故不敢以強之耳、使瑾躬率其子、來就其弟、共獎王室、何至有赤族之禍哉、或曰、誕仕魏獨無譏乎、予曰、誕不足道也、瑾父子號稱賢者、故特為之備論云、

責備餘談卷下

袁安不治贓吏

袁安為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鞫人、常曰、凡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安所不忍為也、韓億在中書、見諸路糾擿官吏小過、輒不懌曰、夫仕者、大則望公卿、次則望侍從、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耶、二公之論、不約而同、蓋長者之用心也、雖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遂其道也、豈躋崇階、希登要地、則庸人之情耳、然必檢身潔己、奉公守法、庶或得之、彼苞苴盛行、貪黷無厭者、雖法網或漏、而清議不容、欲遂其進取之私、不亦難乎、且使贓穢狼藉之人、一旦得志、能不播惡於衆乎、柳公綽不貸贓吏法、包孝肅曰、吾無所諱、惟吏之有贓罪者、蓋天下之惡一也、若所謂小過、則可以略之矣、

陸抗飲藥不疑

康子饋藥、未達不嘗、聖人之心、非有疑於季氏也、蓋謹疾之道、當如是爾、而況敵國之人乎、羊祜陸抗、皆晉吳之邊將也、抗嘗有疾、求藥於祜、飲之不疑、非所以全身遠謗之道也、祜之私恩小信、固足以結抗之心、然施之平交則可、施之敵國之人則過矣、使聖賢處抗之地、必不與之私交、而況輕飲其藥以自試於不測之險乎、

范丹留錢償飯

范丹候姊、姊飯之、留錢百文而別、姊使人追還、丹竟不受、郗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家飯、密留五十錢置席下而去、嗟乎、一介不取、非義非道故也、里族朋友之間、貨財之相通、飲食之相召、苟無害於道義者、斯孔子受之矣、而況於兄弟之懿親乎、且以錢償飯、市肆之所為耳、今施之於懿親、是以市肆待之也、何其薄哉、何其小哉、

邴原重父輕君

魏太子丕與衆賓燕集、問曰、臣子止藥一丸、而君父各有危疾、將救父乎、抑救君乎、衆議紛紜、時邴原在坐、獨無語、太子問焉、邴原勃然曰、父也、太子不復難之、夫原之說誤矣、君父一也、不可先後、不容軒輊者也、據丕之問而評之、君父皆疾、剖藥分奉、以盡臣子之心、固不當獨獻於君、又豈可私厚其父哉、充原之說、則知有父子、而不知有君臣、難乎免夫廢倫之弊矣、

郭翻認稻弗爭

吳鎮雖牧、客居永興、自墾荒田、農事既畢、民有冒認者、牧即以稻與之、縣令欲糾其民、牧為之請得釋、民大慚懼、春稻得米六十斛還牧、牧不肯受、晉郭翻客居臨川、先立表題、經年無主、乃樹藝成熟、有識認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不肯受、夫開荒治穢、迄於西成、勞亦甚矣、其民認而是耶、吾取三之一、以償其費、認而非耶、吾與三之一、以慰其心、則彼我兩得其平、而取予皆合於義矣、今皆拒而不受、則吾竊廉介之名、而陷其民於冒認之罪、獨何心哉、

趙苞棄母存州

甚哉用權之難也、非擇之精、見之決、於倉卒急遽之時、鮮有不失其輕重之倫者矣、趙苞存其州而死其母、似不得不然者、然以聖賢處之、則恐別有其道、而不肯若是其急也、前乎此者、王陵臣漢而棄其母、然於沛公不加益、後乎此者、徐庶辭漢而全其母、然於昭烈不加損、蓋二子之或去或留、不係乎國之存亡、而係乎母之生死、其輕重較然矣、若概以許國為義、徇君為忠、是豈善用權者哉、或曰、大義滅親如何、曰、非苞之謂也、衛之石碏、魯之季友、隋之堯君素之謂也、是故同一殺子也、在石碏則宜、而易牙為惡、同一殺兄也、在季友則正、而世民為過、同一殺妻也、在君素則善、而吳起為貪、

孔褒一門爭死

甚矣習俗之易以移人也、天下愛生而怖死者、莫婦人若也、而風聲氣習、亦足以移之、不亦異乎、初張儉之投止也、孔融不告其母、不待其兄、而自匿之、以召家門之禍、其死有辭焉、褒不必死、以發其母可也、然猶可言也、至於母氏、乃欲自當其辜、則無謂矣、豈非當時好尚如此、故雖婦人女子、亦能輕生委命、而不以為難耶、萬一朝廷竟坐其母、則二子將何以立於世、而或皆賜之死、則亡身及親之罪、又何以自解於天下哉、

荀晞殺其昆弟

荀晞字道將、為兗州太守、從母依之以居、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不許、固求之、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

卽命斬之．從母叩頭申救．不聽．於是晞有三失焉．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一也．旣用之不能戒之．以至犯法．二也．旣犯之不能處之．而遽殺之三也．晞盍委曲懇到．以求其生乎．求而不得．然後能官去祿．哀請於朝．以貽其死．請而不得．然後不得已而用刑焉．則生者死者．於我皆無憾矣．

懷愍君臣遇害

死節備死者其道．則泰山不足喻其重．死非其所．則鴻毛不足喻其輕．嗚呼．可不審哉．洛陽初陷．懷愍被執．正可死之時也．庾珉、王儁、辛賓、諸臣．不能奉其國君．死於社稷．靦顏歸虜．辱莫甚焉．殆夫青衣行酒．戎服執蓋．則已失身虜庭矣．然後抱帝哀號．甘心就戮．不亦晚乎．夫同一死也．死於未降之先．則增重綱常．流光史册．而萬世瞻仰之．死於旣降之後．則心雖切於愛君．非無益於亡國．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矣．何足道哉．文文山曰．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而南者爲忠．蓋亦有見於此耳．

王敦收殺周顗

伯仁之死．王導固不能無罪矣．然亦有以自致也．方導率諸族人．詣臺謝罪．求救於顗時．顗未知帝意云何．不顧宜也．及入見帝．稱導忠誠．申救甚力．帝固已許之矣．顗當宣布恩威．委曲慰諭．以安諸王之心．以孤賊敦之黨．豈惟保身．亦以定亂．策之上也．奈何屢呼不應．導已恨之．及顧左右．有殺賊奴取金印之語．則導安得而不疑之哉．夫所謂殺奴取印者．謀耶戲耶．以謀則疎．以戲則虐．皆不善處變者也．其及也宜矣．

鄧攸自棄其子

伯道以弟早亡．止有一息．寧棄其子．以存弟祀．直甚善也．其子追而及之．則已能步矣．縱之道路．人或憐而收之．未可知也．繫之於樹．絕其生理．不仁孰甚焉．及其從妾也．旣不審於媒妁．又不卜之鬼神．直俟衽席之上．始扣其爲甥女而遠之．則已噬臍無及矣．坐是終身更不畜妾．以至絕嗣．是又從噎而廢食也．由前言之．則不仁．由後言之．則不智．是皆不學之蔽也歟．

三公自輕

三公禮絕百僚．故其輿服儀衛．獨異其數者．所以尊老成．隆體貌．非特爲觀美也．當是任者．其可不知自重乎．王戎位總台司．嘗乘小馬．便門出入．見者不知其爲三公也．沈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幰車．履行田園．緻屏侍從．遇之者不知其爲三公也．遂興武拜太尉．行常單馬．門不施戟．嘗曰．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事威儀乎．此三人者輕率如此．知其不足以勝是任矣．如其道．則後車數百乘．從者數百人．不以爲泰．而以此爲泰乎．

向柳自恃故舊

漢陳涉旣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叩宮門求見．閽吏不肯爲通．會勝出．遮道而呼．勝乃載歸後宮．發舒自恣．言勝故情．勝怒殺之．宋向柳與顏峻友善．及峻貴．柳猶貧素．不推讓之．或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數亦異．鄉何更作疇時態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不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以事繫獄．屢請於峻．峻不救．柳

遂伏法．夫富貴者固當念故舊而勿遺．貧賤者不可恃故舊而自肆．但各盡其道可也．然恆人之情．旣富貴則忘其久要．苟困窮則過於責望．宜乎枘鑿之不合矣．然則何處而當也．彼欲見我耶．固不可拒．亦不可數也．固不可諂．亦不可狎也．彼或忘我耶．則謝絕之而已．

王式制出母服

淮南王式繼母初嫁前夫已死．改嫁式父．已而式父又死．旣終喪．遂辭式去．依其前夫之子以居．及其死也．祔葬於前夫之墓．夫式非其所生．而前夫之子．實自己出．故去此而就彼．婦人之情然也．但母子之恩不可離．而前夫之義．則已絕矣．養之可也．葬之不可也．前夫之子．於是乎非禮矣．式之於繼母也．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乃爲制出母服．其如禮何哉．且母終喪而去．非得罪於式父而出之也．式遽以出母名之．厥罪莫逭矣．

時苗去任留犢

時苗爲壽春令．所駕車牛生一犢．及去任．留之淮南．嗟乎．犢本吾牛所產．不飼於官．不牧於民．胡爲乎留之乎．且牛以舐犢爲愛．犢必待乳而生．乃忍一旦而棄之．殆與古放麑者．其用心不同矣．元之廷臣皆論苗之得失．紛紛未決．元世祖曰．使苗在任生子．將留之壽春乎．抑攜之而歸乎．可謂不易之定論矣．

周澤繫妻於獄

古人不得已而出妻．然必使之可嫁．此忠厚之道也．苟無大故．亦何忍遽絕之耶．周澤爲太常．清齋遇疾．妻憫其老．就而問焉．其過亦微矣．澤但當論而遣之．不當怒而執之也．旣寘於獄．必加之罪．而夫婦之義絕矣．爲其妻者復何面目與之對案也哉．沾沾潔之小舉．廢伉儷之大倫．其得罪於名教甚矣．安知澤不以婢媵之故．積怒其妻．而假公以逞其私乎．此誅心之法也．

陳囂益地與鄰

古者擇里而處．列屋而居．各守先人之業．不相假借．不相凌奪而已．未聞東人之子．益地於西．西人之子．益地於東．彼此交讓．以成矯僞之風也．陳囂與紀伯爲鄰．伯夜竊藩．以囂地自益．付之不問．是矣．囂乃密拔其藩．所徙之外．更益一丈．此何理耶．時太守周府君．旣知其事．但當示之以法．論之以理．使各保其所有．固不當侵．亦不當益也．又何必刻石旌門．號曰義里．以長矯僞之風耶．

凝之還履不受

宋劉凝之人有認其所著履者．笑曰．僕著已敗．別取新者償之．其人得履送還．不復肯受．齊沈士麟．人亦認其所著履者．曰．是卿履耶．卽跣而歸．其人得履送還．曰．非卿履耶．復笑而受．夫物各有主．非當徒賢．彼誤而認．姑與之可也．何必舍舊而償新．彼悔而還．雖受之可也．何必堅拒而不納．若凝之者．所謂矯情干譽者．非歟．士麟則不然．認之則與．還之則受．吾無容心焉．賢於凝之遠矣．

何點不見其妻

何點者．齊之高士也．豁然．求誠道也．少年因咸家禍．欲絕昏娶．厥祖偪之．強爲娶瑯邪王氏．禮將親迎．點

泣而止。猶有說也。及其老也。自娶孔氏。入門成禮。貯之別室。不與相見。此何爲者耶。任適己性。幽閉少女。悖倫理。拂人情。近於行怪者矣。故曰未聞道也。

竇瑗許子告母

後魏新制。母殺其父。子不許告。告者處死。竇瑗諫曰。以妻殺夫。義不可赦。而子不告。是知有母不知有父也。臣所不取。愚謂二說皆未安也。母殺其父。而子隱之。示天下以無父也。子告其母。而官聽之。示天下以無母也。故曰皆未安也。然則何處而安耶。雖吾母也。實父之讎。何痛如之。雖父讎也。實吾之母。何親如之。故不忍告也。亦不敢隱也。奉父以葬。廬於墓側。致身不敢近其母焉。及其死也。墓不同地。葬之野而已。主不入廟。祭之墓而已。致身不使近吾父焉。則庶乎其可矣。

元琰設橋濟盜

伊尹非道非義。一介不取。亦一介不與。夫一介不與。後世必以爲吝矣。豈知取固傷廉。與亦傷惠。均非聖賢之中道也。范元琰齊梁人也。人有竊其園筍者。元琰憫其夜涉。伐樹爲橋以渡之。孔中丞牧。趙宋人也。人有竊其園蔬者。牧曰。向晦深涉。能無溺乎。亦製橋以渡之。夫人盜吾物。不與之較足矣。築牆編籬以爲之防。亦不爲過也。而二子必爲橋焉。豈非教人爲盜乎。教人爲盜。盜之尤者也。可謂伊尹之罪人矣。

唐璟載書受謗

君子之守身。不可不嚴。人臣之避謗。不可不密。後周唐璟平江陵。諸將多事虜掠。璟獨無所取。惟載書兩車以歸。謗者曰。皆梁朝珍玩也。文帝密遣使檢視之。惟見圖籍而已。文帝歎曰。孤知此人。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能無投杼之疑乎。夫唐璟之圖籍。猶馬援之薏苡也。光武赫怒。使援不得保其終。文帝明察。故璟得以善其後。二子之自守。誠無愧矣。於避謗之道。則疎焉。薏苡固微物。然不可以不遠嫌也。璟若能以圖籍進之朝廷。藏之中祕。則謗何從而起乎。漢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竹以寫書。祐諫曰。此書若成。即載之兼兩。能無薏苡之嫌乎。恢愧而止。宋李及知杭州。嘗市白集一部。遂終身有遺恨。茲可以爲守身避謗之法矣。

蕭允不肯逃難

孔子微服過宋。負蒭之禍。曾子率其弟子去之。此聖賢處變之成法也。蕭允仕梁。爲太子洗馬。特寓京口。值侯景之亂。百姓避賊皆走。允獨不行。或問之。允曰。死生有命。豈可避而免乎。夫聖賢之道。不當死則避之。不當避則死之。避不避。義也。免不免。命也。允無江防城守之責。不與其難。是則所謂義斗孔甘以義安命。允則知有命。而不知有義者也。徒恃乎命。而無義以主之。則暴虎馮河之罪。亦將無所不至矣。

袁滋法外縱舍

三代之治。功有賞。罪有罰。未聞賞罪也。漢張武受賂。而文帝賜之金錢。唐長孫順德受贓。而太宗賜之絹。則賞罪矣。然未聞賞盜也。袁滋爲華州刺史。專以慈惠爲本。有犯令者。時時法外縱舍。每獲盜。特哀其窮。以財給之。則是賞盜矣。邾大夫來奔。季武子受之。而與之邑。臧武仲以爲賞盜。滋殆有甚焉者歟。魏王問

卜皮曰。我何如主。皮曰。王慈惠者也。然必至於亡。王曰何故。皮曰。慈者不忍。惠者好與也。不忍則有罪者不誅。好與則無功者必賞。誅賞如此。夫安得不亡乎。滋蓋近之矣。

公藝忍字百餘

家人九三。嗃嗃終吉。嘻嘻終吝。家道尚嚴如此。未聞一切以忍爲貴也。公藝九世同居。亦何嘗毋事乎忍哉。必其祖宗家法素嚴。以義勝恩。以禮制欲。乃能保族宜家。久遠而弗替耳。且高宗闇弱。受制武曌。麀聚弗恥。牝雞弗戒。不患其不忍。而患其不嚴也。公藝於是乎失對矣。雖然。忍字衆妙之門。何嘗不善耶。忍小忿以全懿親。忍多欲以存天理。修身正家者之所宜先也。亦有不當忍者。悍妻嚚子。驕奴奸婢是也。一切忍之。其不至凶於而身。敗於而家者幾希。浦江鄭氏。四百餘年同居共爨。我皇祖召至殿庭。問其治家久遠之道。對曰。謹守家法而已。此至言也。

唐賜妻子被誅

沛郡唐賜往北村彭氏飲酒。還得疾。吐蠱二十餘物。語妻張氏曰。死後當剖我腹出蠱。張如其言剖之。郡縣以張忍行剖割。賜子副又不禁止。事在赦前。法不能決。劉勰曰。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顧覬之曰。副爲不孝。張爲不道。法皆當死。詔從覬之議。夫劉之說以情。而近於縱。顧之論以法。而近於刻。詔從顧議。似矣。設有妻殺夫。子殺父者。又何刑以加之耶。設無治命。而以他故剖其腹者。又何刑以加之耶。且賜之死。起於彭也。獨治妻子。而不究彭氏。不幾於失刑耶。然則妻若子無罪乎。曰有。治其罪。免其死。

守珪不殺祿山

祿山之亂。林甫啓之。國忠激之。人誰不知也。張守珪縱之。則未有議其罪者矣。祿山胡雛耳。守珪養爲假子。引爲偏裨。由是榮寵日隆。逆謀日熾。幸其討奚契丹失律。守珪逢此事機。斬之以徇。非惟軍令得行。抑且國難潛弭。忠智俱懋。功孰尚焉。何乃避疑姑息。執送京師。雖以張九齡據法力爭。其如元宗之曲赦何。故失此遂不可制矣。說者謂衛青不殺右將軍蘇建。因詣行在所。守珪蹈其遺智耳。予曰。建之罪可疑也。故天子自裁。祿山不可赦也。故守珪當斬。

眞卿不得其死

七十懸車。古之制也。然亦道其常耳。際昇平之世。遇願治之君。聘召之勤。倚任之重。如漢之張蒼。魏之高允。宋之潞公。諸賢完名令終。哀榮備至。無得而議焉者也。陳蕃、張柬之、顏眞卿。孤忠勁節。百世瞻仰。不可尚矣。然其世則亂世也。其君則闇君也。其年則八十餘也。不能引年而退。見幾而作。卒皆不得其死。此君子所以深惜之者歟。

陽城兄弟不娶

陽道州賢者也。以撫字治民。以直諫致主。以忠孝勉諸生。以友愛處弟妹。不賢而能之乎。獨怪其兄弟三人。皆不娶妻生子。以終其身。吾不知其何說也。豈陽氏族屬蕃衍。自有爲之後者乎。不然。廢夫婦之倫。絕祖禰之祀。難乎免於君子之議矣。昌黎許陽子爲善人。而不敢必其爲有道之士。亦豈有見於是歟。

韓柳文章大家

古今人稱文章大家。必曰韓柳。然柳非韓匹也。韓之文主乎理。而氣未嘗不充。柳之文主乎氣。而於理則或激之太高。拘之太迫。奇古峭厲則有之。而舂容雋永之味。則不足。其甚者天說是也。其謬甚不足傳者。河間傳是也。傳中數語。雖稍知義理者。猶恥言之。而謂宗工碩儒爲之乎。讀之汚齒頰。書之累毫楮。刪而去之可也。胡氏曰。河間傳寓言耳。蓋以譏憲宗也。則其罪益大矣。

李晟表薦延賞

張延賞騰謗李晟於朝。無所不至。晟晝夜泣。表請爲僧。稱疾罷鎭。帝皆不許。韓滉與之解和。飮酒交懽。晟遂表薦延賞爲相。德宗相之。夫延賞。小人之尤者也。其不可以爲相明矣。晟豈爲國薦賢哉。不過欲釋怨以免禍耳。然怨不釋。則禍及一身一家。小人得志。則禍及天下。以身家之故。而忘天下之大。晟之一念蔽矣。延賞旣相。首以私憾貶徐晙。陷李昇。吐蕃劫盟。武臣解體。幽廢公主。動搖東宮。幾危社稷。幸不久而死耳。延賞不死。則晟亦岌岌乎其殆哉。故大臣之擧措。不可不愼也。

成丙誤表李氏

婦人以從人爲正。夫死於難。則從夫而死。以不汚其夫。子死於難。則從子而死。以不辱其子。是之謂烈。勝與敗未可知。夫與子皆無恙。一旦遽殺其夫。又殺其子。而後自殺焉。此殘忍暴悍人也。惡得爲烈哉。唐將成丙與夔州將韓楚言相攻。楚言使人辱丙。丙恥之曰。他日擒賊。必支解以逞。楚言妻李氏。諮其夫曰。君嘗辱丙。丙當爲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氏礪刀席下。方其食。復申前諮。夫不能從。李取刀斷其首。幷殺三子。乃自剄。丙聞其烈。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嗚呼。若李氏者。眞所謂殘忍暴悍人也。丙當取其尸而戮之。以昭其殺夫及子之罪。則遠人知所嚮方矣。而顧以表之。不亦異乎。

崔湜父子相失

崔湜拜中書令。父挹以吏部尙書致仕。貪黷無厭。數爲人請託以干湜。湜每不從。由是父子相失。甚哉湜之難處也。從之則不免於負國。不從則必至於賊恩。然則何如而可耶。厥父性旣貪鄙。志惟貨財。湜當捐其所得之俸。斥其所積之產。月奉歲輸。以飽其欲。以悅其心。而自處窮約以終身焉。則庶乎其感悟之矣。如又不然。則力辭重任。退處閒曹可也。

李從璟死難

李璀者。懷光之子也。事德宗爲監察御史。懷光反於奉。帝遣璀宣諭其父。且命之來。及懷光敗走。帝曰。李璀來乎。李泌曰不來。璀固賢者。必從父死矣。已而果然。李從璟者。明宗之子也。事莊宗爲指揮使。明宗軍變於魏。帝遣從璟宣諭其父。行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大呼曰。願歸衛天子。已而莊宗出奔。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遂殺從璟。夫臣子不幸。而遭是變。從君乎。從父乎。古之人有定論矣。歐陽子曰。其父以兵攻其君。爲臣子者。在君所則從君。在父所則從父。其在君所者。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其君。其在父所者。君敗則死之。父敗則歸死。君赦之。則終喪而事其君。所謂定論也。懷光旣

敗。則璀可以無死矣。惜乎德宗不先期以赦之也。莊宗旣敗。則從璟不可以不死矣。惜乎莊宗先期以殺之也。

趙光逢不匿金

五代趙光逢爲平章事。嘗有女眞寄黃金一鋌。遭世亂離。女眞死於他所。二十餘年。金無所歸。乃納於河南尹。請付諸宮觀。舊封猶存。光逢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縉紳咸仰以爲名教宗主。惜哉光逢嚴於治己。而不善於用財者也。寄我者死矣。宗族之貧者。周之可也。親友之乏者。濟之可也。歸之於官。以助國用。亦可也。彼宮觀何爲者哉。貲無益之費。而利游手游食之人。無異投之於水。擲之於路而已。

王宏呵責選人

王宏典選。將加職於人。每先呵責。若與吟接者。必無所授。人問其故。宏曰。王者加人。又相撫勞。是分君之恩也。若官旣絕望。又不微借顏色。卽成怨府矣。愚嘗怪宋相李昉有求差遣者。其人可用。必正色拒之。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以爲出於有意也。至於宏。則有意甚矣。使遇豪傑之士。見其顏色。聞其叱咤。必將長揖而去。豈肯貪昧隱忍。而甘受之也哉。宏之待士如此。則一時爲其用者。要皆庸流。而決非所謂豪傑矣。

郭玉以俸與民

惠而不費。王者之政也。利而不庸。王者之民也。施予爲恩。煦嫗爲愛。此村氓里嫗之所爲。而謂大臣爲之乎。周世宗時。郭玉爲齊州防禦使。値歲不登。玉以俸鈔分施饑民。自鄰境來者。亦均給之。小民相率詣闕。頌其德政。夫一人之俸鈔有限。州人之饑者無窮。一州之饑民有限。鄰境之來者無窮。焉得人人而濟之。又焉得人人而悅之哉。若玉者。所謂私恩小惠。以釣聲譽媒利達者也。不容於王者之世。

張居翰改詔書

同光中。僞蜀主衍旣降。詔遷其族於洛陽。莊宗慮衍爲變。遣人齎詔殺之。詔曰。誅衍一行。時張居翰爲樞密使。發封視詔。歎曰。殺降不祥。倉卒傳詔於柱。抹去行字。改爲一家。於是隨行千餘人。皆得免死。歐陽子曰。更一字而活千人。吾有取焉。是固然矣。然則謂居翰不能無罪也。私改帝制。漸不可長。充居翰之心。則將無所不至矣。若曰殺降不祥。則衍一家。獨非降者乎。爲居翰者。盍亦袖詔請對。易詔而往。其辭孰大焉。雖然。居翰一念之仁。誠有取焉者矣。

重榮射殺繼母

安重榮曉習吏事。有夫婦告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父泣曰不忍。其母從旁詬詈。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母出。行幾百步。射殺之。甚哉重榮之疎且暴也。繼母之不慈者衆矣。然子因繼母而不孝者亦衆矣。必召族人里人。集於庭下。而詳訊焉。曲在其子。則子伏辜。曲在其母。則母當罪。然不至於死也。劍加於子。子或死焉。能無遺冤乎。疎矣哉重榮之劍也。矢及其母。母卽死焉。能無遺憾乎。暴矣哉重榮之矢也。重榮本不足道。特論其理當如此爾。

范質鼻吸釅醋

有大臣之度。有大臣之節。舉之不喜。毀之不怒。以含忍爲强。以包荒爲恭者。大臣之度也。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富貴可也。貧賤可也。貶死可也。而皆不可奪也。此大臣之節也。范質謂鼻吸三斗釅醋。然後可作宰相。此以度言也。然無節以濟之。則其末流之弊。必至於頑鈍無恥。爲胡廣爲馮道矣。雖然。質欠世宗一死。則其爲人可知矣。宜乎其言若是。

襲穎報讎

淮南厲王母自殺。常心怨辟陽侯。未敢發。文帝即位。王入朝。自袖鐵椎。請見辟陽侯。即椎殺之。馳走闕下。肉袒曰。臣謹爲天下誅賊臣。報母之讎。帝傷其志爲親。赦弗治。宋襲穎初仕南唐。後歸太祖。先是叔父愼儀守歙州。爲盧絳所殺。穎袖鐵簡入朝。會絳來陛見。穎遽前擊傷之。太祖驚問故。穎以狀對。因俯伏待罪。太祖歎曰。義士。遂誅絳而釋穎。嗟夫。復讎義舉也。然獨無其所乎。輦轂之下。庭陛之前。袖椎挾刃。肆無忌憚。不敬甚矣。釋之不問。是長亂之道也。

竇儀兄弟坐立

竇儀家法嚴整。每對客。坐卽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陳省華三子。長堯叟爲宰相。次堯佐直史館。堯咨爲節度使。省華尙無恙。客至其家。三子侍立左右。坐客蹴踖不安。省華笑曰。此兒子輩耳。天下皆以省華教子爲法。或問曰。此可法乎。予曰。宋士大夫風俗之厚。漢唐以來。皆所不及。然不可爲法也。父坐子立宜矣。兄坐而弟立。不亦過乎。客皆父兄僚友似矣。若子弟之平交。不亦過乎。禮非强世而貴於和者也。今日蹴踖不安。則是坐者强而坐。立者强而立。不和甚矣。其如禮何哉。

杜曉布衣自廢

魏王儀爲司馬昭所殺。其子襃不臣於晉。而終身抱蓼莪之哀。可謂孝矣。而不失爲忠也。嵇康亦爲司馬昭所殺。其子紹復臣於晉。而卒死蕩陰之難。可謂忠矣。而未得爲孝也。唐末有杜曉者。其父讓能爲昭宗相。李茂貞犯京師。昭宗殺讓能以自解。曉以父死非其罪。布衣自廢。不受徵辟。或以嵇紹出處勸之。由是幡然而起。自唐入梁。薦歷顯宦。而竟殲於亂兵焉。其仕也不可爲孝。其死也不可爲忠。蓋效尤於紹而有愧於襃者歟。故襃上也。紹次也。曉斯爲下矣。

太宗日覽二卷

帝王講學。所以崇君德。資治道。非效文人墨士。博聞沉覽以相勝也。宋之太宗。命儒臣撰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三書。共二千餘卷。日覽二卷。不以爲勞。比之土木征伐。神仙封禪。諸役竝興。以荒其心者。固有間矣。然此三書者。徒弊精神。窮晝夜。終身誦之。亦何益於德。何補於治哉。萬幾之暇。莫大於經。莫要於史。次則大學衍義。貞觀政要。宣公奏議。諸書當加之意焉。外此吾不欲觀之矣。

牟暉失猳擊鼓

前代設登聞鼓院。所以達下情。理冤獄。必有司不能決。廷尉不能平者。乃可以上聞也。宋淳化中。京畿小民牟暉。訴其家奴失猳豚一口。此雖里胥黨正。足以辦之。乃敢赴院擊鼓。上瀆嚴宸。蓋必奸民之雄。肆無忌憚者也。太宗不卽加譴足矣。賜之千錢。以償其直。而又播之朝堂。告之宰相。欲推此心以臨天下。能無好名之累乎。

李昉追贈父母

李昉爲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工部郎中。叔母謝氏。故陳留郡君。實臣本生父母。臣不能報罔極之恩。得罪名教。望賜追榮。太宗詔贈超爲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此所謂禮之變也。厚之至也。生於情而略於法者也。雖然。防於襃卹之典。其所生者。與其所後者同焉。是二本也。其所生者厚。而於其所後者薄。是逆施也。朝廷欲慰臣子之心。先於其所後。而次及於其所生。則善矣。

出母嫁母加厚

張永德父穎。先娶馬氏。生永德。穎出之。後娶劉氏。永德知鄧州。於公廨作二堂。左奉繼母劉氏。右奉出母馬氏。事二母如一人。無閒言。劉氏卒。馬封莒國太夫人。郭稹仕至龍圖閣直學士。幼孤。母邊氏改嫁王姓者。既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以爲過禮。請下有司博議。奏聽解官。此二者。人子之不幸也。出母者。見絕於夫者也。嫁母者。自絕其夫者也。然母子義不可絕也。故出母之存。時省之宜矣。乃迎養而加封焉。嫁母之死。往哭之宜矣。乃解官而終喪焉。無乃爲過歟。吾將質之知禮者。

馬遂投杯抵賊

貝州王則據城叛。賈昌朝命三班奉職馬遂。持榜招降。遂往諭以禍福。賊不應。遂投杯抵則。扼其吭毆之。流血。賊衆攢刃斷其臂。支解而死。夫遂投杯抵則。猶段太尉持笏擊泚。皆出於一時忠憤所激。誠可嘉也。但不階尺寸之兵。而奮手搏之勇。不幾於暴虎馮河者乎。且遂奉命招之。不奉命殺之也。諭而不從。退而反命。然後聲罪致討。則君命不辱。而罪人斯得矣。惜乎遂之草草而死也。或曰。是時董元亨亦倉卒被殺。獨無譏乎。曰。元亨守土之臣。不可不死。而遂則可以無死也。

丁謂拂準鬚

客有過主人者。主人嬖客。犬欲吠客也。而利其食。搖尾而乞焉。客弗予。且怒目而叱之。索杖而撻之。客將辭去。犬從而嚙其脛矣。予悲夫客之不善待犬也。小人之於君子。背則忌。面則諂。其故態也。待之不惡而嚴。斯善矣。否則能免反噬之毒乎。寇準爲相。嘗會食中書。羹汚其鬚。丁謂起而拂之。公正色曰。身爲執政。而親爲宰相拂鬚耶。丁不勝慚恨。準待之嚴矣。雷州之行也。於是乎在。嗟乎太尉是否。中丞甚苦。小人之獻諂也。無所不至。心賤之可也。面辱之不可也。蓋小人反噬之毒。不可犯也。

范蜀公不喜佛

宋一時諸賢。信佛者。晦叔、閱道、彥國、介甫、子瞻、魯直是也。不信佛者。溫公、魏公、邵康節、歐陽子是也。不喜乎佛。而不出乎佛者。范蜀公景仁是也。觀其言曰。吾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一念。直二三年來。不欲觀書。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童讙呼咫尺。吾皆不聞。魯直曰。公卻是學佛作家。公不悅。夫屏念慮。去講習。絕

親聽。真禪學也。而公不悅者何哉。蓋公平生不喜佛。至死不信佛。而山谷乃以學佛稱之。宜乎其不悅矣。然不得聖賢爲之依歸。故其所養所就。卒流於佛而不自知也。以公勇決之志。剛勁之節。使孔孟爲之師。周程爲之友。必爲吾道中人矣。惜哉。

韓治不忿悍卒

周書曰。無忿疾于頑。謂頑民之未化者耳。任夫悍卒。陵上虐下。漸不可長。豈可坐視而不治哉。虞書曰。庶頑讒說。撻以記之。同治之之道也。韓治者。魏公之後人。嘗與同僚坐。一卒悍厲殊甚。衆皆怒之。治獨不問。徐曰。無忿疾于頑人。謂其有家學。予曰過矣。碎杯之吏。執燭之兵。魏公不加罪者。恕其誤也。兵士罵長官。立命處斬。戎卒嫌米惡。就戮數人。此獨非家學乎。若魏公遇此悍卒。其寘之於法也必矣。

持國叱呼狀元

韓持國知潁州時。彥以狀元及第。判州事。每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僉判。彥終身銜之。馬涓亦以狀元及第。判秦州。亦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之稱也。既爲判官。則勿稱之矣。涓愧謝。予嘗舉此以問客曰。二事絕類。而一銜之。一謝之。何歟。客曰。人品不同耳。予曰固然。持國厲聲而斥之。故其人恨。晉伯平心以導之。故其人悅。程子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此之謂也。

陳烈投牒公府

處士志尙行潔。節槩養素。有足稱者。如嚴子陵、申屠蟠、陶柴桑、陸魯望、諸公。樹風勁節。裨補風教。孰得而譏之。自是以外。名不稱實。處藏用晚節驕縱。爲司馬穎所譏。种放恃恩驕踞。爲王嗣宗所劾。李渤、石洪、溫造。純盜虛名。爲韓昌黎所罷。則何貴於處士哉。有陳烈者。嘗與李覯同赴蔡君謨飯。蔡命營妓佐酒。趣而避之足矣。烈乃擲杯於案。踰牆而逃。又投牒公府。詆毁李覯。君謨每出其牒。傳以爲笑。及蔡母死。烈往弔之。直自其家潛道匍匐入於喪次。人問其故。烈曰。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行怪好奇如此。人安得不笑之乎。

聖俞居喪作詩

梅聖俞居喪作詩。以悼其親。富韓公嫌其太早。或曰。思親之時可作也。況作期不可耳。朱子居喪。講學兩軒。東萊亦疑之。或曰。喪禮可講也。況講則不可耳。予曰不然。苫塊之次。荒迷之中。何忍作詩。何暇講學耶。禮曰。大功廢業。況三年之喪乎。必俟小祥之後。大祥之前。歎逝容之日遠。而見之哀吟。儷依學之荒落。而加之溫習。則庶乎其可耳。

胡旦春秋編年

揚雄擬易。王通僭經。取譏吾世。況宋之胡旦。又非二子之比也。且嘗撰春秋編年。發明凡例。稱侔聖作。時柳開知潤州。邀開共覽。開仗劍叱曰。小子亂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來。未有夫子。爾顧何人。敢竊聖經之名。冠於篇首耶。劍幾及頸。急走而免。且不知畏如此。其受叱辱也宜哉。

蘇氏侮玩伊川

五禮有吉有凶。吉凶之禮。不可以竝行。以哀樂之情。不能以遽變也。入而處賀。出而弔哭。於朝廷則不敬。於溫公則不專。程子之說。未爲不當。而蘇氏輒加戲侮。蓋亦如嫉之心所發耳。夫程子以道義自尊。子瞻以文詞爲業。各行其志而已。譬如不飲者。固當想夫醉人。而善飲者。不當忌夫醒客也。且子瞻溫公門下士也。聞其捐館。不見有慘戚之容。悼惜之語。而輕浮諧笑。無異平時。亦可以占其所存矣。

東坡私李方叔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屬意於李方叔。命其子叔黨。持一簡去。值方叔出。僕受簡置几格間。俄而章惇子持、援、來訪。取簡竊視。乃劉向優於揚雄論也。二子徑持去。場中果出此題。援第一人。持第十人。東坡爲之悵然。近世大儒有云。固不當假公法以報私怨。亦不當廢公義以報私恩。此名言也。君子之於故舊。汲引之可也。勉進之可也。如軾之所爲不可也。上欺其君。下私其友。明干乎典法。幽犯乎鬼神。且使權奸之子。盜竊而進。軾之罪。於是乎不可文矣。

[illegible]

劉溫叟不聽樂

徐仲車以父名石。故終身不忍踐之。夫以足加石。於心誠有所不安者。孝之至也。尚[illegible]。生平不飲酒。不務歡。爲親諱樂也。劉溫叟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俗。每赴內宴。聞奏樂則涕泣移時。蓋孝之子也。誠進世。每過士民簽書。有稱嚴寒者。則對之流涕。蓋嚴之子也。茲二人者。其情近於孝可哀也。其事近於怪可笑也。嫌名不諱。臨文不諱。韓子之辨悉矣。

元祐斥逐小人

元祐之治。君子去小人也。呂正獻、范忠宣、主之。寬大和緩。而不快乎人心。紹聖之禍。小人攻君子也。章惇、蔡卞、主之。剛很暴戾。而必逞其私忿。呂惠卿之貶。則曰鋤人之過。不宜太深。蔡確之貶。則曰宜務寬厚。不

可開端。或謂除惡不盡。將貽後患。或謂怨怨已積。可為至憂。二賢波不加省也。何哉。紹聖則不然。流呂大防、劉摯、范祖禹、劉安世、等於惡地。貶韓維、王覿、范純禮、呂希哲、等於遠州。竄逐禁錮。不遺餘力。而金人之難作矣。使元祐之去小人。納紹聖之攻君子。深惡痛絕。而不使之復用。防危慮患。而不敢以自安。則豈有紹聖之禍哉。是故金人之難。章蔡召之也。紹聖之禍。呂范縱之也。傳曰。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其二賢之謂矣。

趙抃不罷新法

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時苟一失。則事永不可平矣。神宗感韓琦之疏。而論執政。立罷新法。安石遂稱疾不出。斯時何時。所謂千載一時也。陳升之等。即欲奉詔。趙抃獨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罷之。由是遲日不決。及安石再起。持所謂新法益堅。斥逐善類。塗炭生民。而宋社墟矣。嗟乎。抃非安石黨也。特其疑而不斷。儒而不武。以至坐失機會耳。後雖悔恨。力求外補。亦何足贖其過哉。

誠敬不如無心

伊川嘗渡漢江。舟幾覆。同舟人皆泣。伊川獨危坐如常。及登岸。同舟者問之。曰心存誠敬耳。一老人曰。心存誠敬。不如無心。程子欲與之言。不顧而去。夫聖賢之心。主於誠敬。固不待變故而後存。但不因變故而有斷耳。且死生亦大矣。告誡舟人。竭力用拯。拯而不得。然後安於命而死焉。此聖賢之道也。若忘其遺體。付之無心。任其葬於江魚之腹。而不知惜。則溺於佛氏之說者矣。孔子畏於匡。孟子戒於薛。安得謂之無心也哉。程子欲與之言。蓋亦孔子下車見接輿之意。特欲曉以聖賢之道耳。非嘉其人而求見之也。

劉易詬詈狄青

狄青嘗宴韓魏公客。劉易者與焉。優人以儒為戲。亦偶然耳。擲其杯盤。面稱黥卒。詬詈不已。青以摺辱之貴受而不較。已是為賢。明日詣易謝罪。則又難矣。雖然。詬詈者狂也。而或取忘勢之名。往謝者矯也。而或收下士之舉。昔平原君美人笑躄者。士皆引去。劉易似之。平原君殺美人。自造躄者謝焉。狄青似之。易也。青也。蓋戰國之餘習耳。然則孔道輔非歟。曰。道輔以闕里之正裔。為中國之使臣。優人以孔子為戲。其侮甚矣。可不正言以責之乎。優人有意。青無意。事有同形而異情者。此類是也。

富韓優劣

富韓一代之人豪也。而不能無優劣焉。太后撤簾。中書不及關報。而富遂以為隙。大臣起復。魏公謂非美事。而富亦以為怨。韓每遇其生日。歲致書幣甚恭。而富未嘗答書。及韓捐館。此禮始廢。而富聞韓之喪。不行祭弔。韓之盛德雅度。不可及矣。富則剛毅有餘。而寬厚不足者也。

和靖迎佛誦經

尹和靖嘗與朝士同迎天竺觀音。於郊外而拜之。或曰。不得已而拜之乎。抑誠拜乎。曰誠也。王德修早謁和靖。方誦光明經未畢。德修曰。先生何故誦之。曰。老母臨終有命。和靖不敢違。朱子謂其平日不能諭親於道。故至如此。夫迎拜觀音。奉君命也。誦光明經。奉親命也。然皆不得其正也。諭親於道。惟聖者能之。固

難卒至。然此獨非亂命乎。不從亂命。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德修能如或人之問。若曰。不得已而誦之乎。抑誠誦乎。不知和靖何以答之也。以其有益死者而誦之。萬無是理也。知其無益而又誦之。不近於戲乎。和靖主敬之力多。而窮理之功少。此亦可見。

宦官之賢

周有寺伯。漢有呂強。垂光簡策。百代不泯。後世二三宦官。其立心制行。有非搢紳所能及者。不可以其人而沒其善也。歐陽公被譖。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欲因事去之。命蘇安世鞫獄。內官王昭明監勘。蘇曰。獄須鍛鍊。昭明正色曰。上命監勘。正欲公耳。鍛鍊何等語也。蘇大慚沮。陳了翁忤蔡京。被逮開封。尹李孝稱希誘百端。了翁不服。內侍黃經臣監勘。聞公所對。失聲歎息曰。主上正欲得實。右司但依此供狀耳。黃經臣為相。宦官郝成章。劾其誤國被斥。欽宗思其忠直。召赴行在。或曰。郝成章再來。陛下不得樂矣。遂止之於洪州。及洪州陷。金人授以偽官。堅拒不從。敵曰。忠臣也。不可殺之。然則當時搢紳。不有愧此三人也哉。凡若此者。正當表章獎借。使其賢業有徒感發興起。以進於善。國家之福也。爲紳疏文。一引及之。遂謂趨向不正。至於貶死。豈天下之公論哉。

魏公刺客

先儒謂漢高直入信壁。亞夫軍中夜驚。皆非節制之師。況刺客突前。如入無人之境。其無節制甚矣。一身未暇惜。其如辱國何哉。韓魏公琦駐延安。忽有人入其臥內。褰帷露刃。公曰何為。曰欲得公首。以獻西人。既而曰。不忍。取几上金帶而去。張魏公浚。次秀州夜坐。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曰。此苗劉刺公賞格也。僕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問其姓名。不告而去。夫以二公之賢。而疎於自防如此。可謂千慮一失矣。雖其孤忠大節。素孚人人。不忍加害。而神明所扶。獲全首領。然亦曰殆哉。

劉敞不欲坐講

古之大臣。坐而論道。非尊大臣也。尊道也。後世儒臣。坐而講經。非尊儒臣也。尊經也。經者載道之具。尊乎經。所以尊道也。宋初立坐講之制。仁宗廢之。安石舉坐講之禮。韓維助之。劉敞止之。維之言曰。禁中僧人說法。猶得陞高踞坐。吾儒講聖人之道。乃獨不得坐耶。敞之言曰。韓維識聖人者。乃欲自同髡徒。無君臣上下乎。嗚呼。敞之辭遜矣。敞但知君之為尊。而不知吾道之尤尊也。

無己卻衣凍死

陳無己。介人也。章子厚欲一見之。終不可得。傅欽之知其貧甚。懷金以往。竟不敢以出口。可謂介矣。雖然。易所謂苦節不可貞者。此其人歟。無己之妻。與趙挺之妻兄弟也。無己當齋宿。而乏禦寒之具。其妻假趙裘以衣之。無己卻之。遂凍而死。夫婦姻之裘。非盜跖之物也。暫假以用之。事竣而還之。亦何害於義哉。無己不然。故曰。苦節而不可貞者歟。

錢思公登廁讀書

錢思公平生好讀書。雖上廁手不釋卷。宋庠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於外。皆可謂好學矣。然

書者．吾道存焉．父之手澤存焉．聖賢之姓名存焉．不可以不敬也．夫廁何地也．登廁何時也．而必於此焉讀書．是亦不可以已乎．皆見緇黃者流．崇奉其書．雖訶讁之甚．嚴蓋吾儒之所弗逮也．

何㮚請守社稷

孟子告滕君．或用遷國之權．或守死國之義．皆是也．如其君何如耳．欽宗以庸懦之資．必不能戰．亦不能守．既不能守．又不能死者也．唐恪以天寶故事．勸其幸洛．以圖興復．何㮚以平王失策．勸其堅守以存宗社．各得孟子之一說．亦是也．然㮚不察乎國勢．不揣乎君德．拘常而不達變．執中而不知權．卒歸於亡國辱身而後已耳．譬有巨盜．突入民家．爲主人者．度吾力足以拒之．則拒之可也．不能則避之可也．既不能拒．又不能避．身爲盜所繫．妻妾爲盜所污．且併其有而失之．智乎不智乎．㮚之說近之矣．

張浚劾罷李綱

大臣之舉動．不可不愼也．稍有間隙．則人指以爲口實矣．予讀宋史．見宋齊愈嘗劾李綱．或竊其稿以獻綱者．齊愈遂以附逆棄市．廢書而歎曰．綱之褊心．自此始矣．無何張浚劾綱．以私怨殺齊愈．落職而去．夫大臣之心．如鑑之空．如衡之平．有罪無罪．可殺不可殺．司寇執之．朝廷主之而已．無與焉可也．齊愈之死固當．獨惜綱之出於有意耳．雖然．建炎之初．朝綱國勢．大壞極矣．綱踏晦規畫．方有次第．而浚乃劾罷之．豈不尤可惜哉．浚闇於知人．短於制敵．輕師失律．嫉賢惡能．多可訾議．第其人品當在李綱、趙鼎、岳飛、胡安國之下．而或謂其大類孔明．不亦謬乎．

留正稱疾而遁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遁之爲云．則君臣之義亡矣．宋之待士甚厚．而士之自待亦嚴．一議之不合．一諫之不行．卽力求去位．當時人君．卒不可奪．此其風俗之美．非漢唐所能及也．然在平時可也．使當艱難多事之秋．偶以微罪小故．一旦倖倖然委而去之．其自爲計則得矣．其如宗廟社稷何哉．孝宗既崩．光宗有疾．國喪無主．丞相留正．請建太子監國．偶與趙汝愚意見不合．遂稱有疾．肩輿遁去．雖其忠憤所激．旋復都堂．然厲階一生．漸不可長．由是留夢炎以左丞相遁．陳宜中以右丞相遁．曾淵子、文及翁、倪普．以樞密遁．實正有以啓之也．

李若水死難

徽欽北狩．李若水裂頸斷舌而死．金人亦云．南朝死節．李侍郎一人而已．予謂若水一死．不足以贖其罪也．金人邀帝再幸北營．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爲無慮．力勸帝行．及金人逼帝易衣．擁之北去．然後抱持而哭．無及矣．敵未至也．不能贊帝出幸．以避其鋒．敵既至也．不能沮帝勿往．以觀其變．是以欽宗爲孤注也．故曰．若水一死．不足以贖其罪也．

趙汝愚寘死

韓侂胄者．太后女弟之子也．孝宗晏駕．光宗有疾．汝愚欲其傳白太后．禪位嘉王．不得已而用之耳．使侂胄果君子耶．亦當禁戒裁抑．以防外戚用事之漸．而況小人之尤者耶．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爲慮．徐誼言

之弗聽也．葉適言之弗聽也．朱子又言之．亦弗聽也．既不能遠之而養其奸．又不能處之而激其怒．由是播弄威權．屏逐善類．而汝愚亦寘死矣．昧於童牛之牿．卒至禍家之凶．可不懼哉．昔仁宗初立．而雷允恭伏誅．王曾之深慮也．英宗初立．而任守中遠竄．韓琦之獨見也．不然．安知無侂胄之禍也．

徐尹闔門俱死

宋亡．瀛國公北去．太學生徐應鑣．率其二子一女．皆赴井死．時有尹穀者．寓居潭州．城陷之日．急與二子行冠禮．闔門焚死．夫應鑣也．穀也．無城社之寄．不必死也．而況其子若女乎．然不特應鑣與穀也．彼有城社者．以身徇國．不可辱也．死之可也．以妻從夫．不可污也．死之可也．丱角之童．髫齔之女．何辜耶．托之故人．留之民間．以延一脈之祀．可乎不可乎．必盡殺之．甘爲餒鬼．亦可痛之甚矣．昔趙師旦知康州．儂智高反．師旦取州印．與其妻背之．使負其子而匿．曰．明日賊兵至．吾知不免．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益也．善視此子．以存吾祀．庶幾得乎中行者歟．

許吳二公仕元

許衡、吳澄．仕元．近世丘文莊公濬．深不滿之．然在二子則又有不同者．許北產也．元之故土也．吳南產也．宋之遺黎也．是誠有間矣．或曰．聖賢不幸生斯世．爲斯民也．仕乎不仕乎．曰．孔子必仕．用夏變夷．一變至道．以復乎三代之治者．猶反掌也．在孟子以下．則不敢仕矣．而況於二子耶．或曰．二子不仕．則道何從而行乎．曰．夫子賢於堯舜．孟子功配大禹．則道與行道一也．二子隱居教授．講唐虞．宗孔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則不必致身北庭．而有功於吾道多矣．曰．然則二子從祀非歟．曰．祀以報功也．二子著述考訂．羽翼聖經．祀之則宜矣．而謂上接聖賢道統之傳．不亦過乎．

察罕不疑降人

君子之應變也．固莫先於益己．尤莫要於益人．尉遲敬德．既降於唐太宗．推誠任之者．蓋能益敬德之忠勇．必不肯以相負故也．回紇入寇於唐．子儀輕身見之者．蓋益己之忠信．足以行於蠻貊故也．苟在我者．過於自信．而在人者．昧於深知．豈有不及於禍者哉．蒙古之季．羣雄蜂起．惟尚殺掠．有察罕者．奮自草澤．獨扞朝廷．平晉、冀．下汴梁．定齊、魯．厥功偉矣．田豐既降．待之不疑．且數入其帳內．豐因紿請行營．左右諫止之．不聽．或勸以力士自隨．乃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及至豐營．爲其所刺而死．嗟乎．罕也．既不益己之不可以爲子儀．又不益豐之不可以爲敬德．以不貲之身．試不測之險．其及也宜矣．

危素不能死難

危素再入翰林．一日大兵入燕．素曰．國家遇我至矣．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門客徐彥禮．力挽起之．曰．公毋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任者比也．嗚呼．果若人言．則周之伯夷、齊之王蠋．謬之甚矣．豈皆當事任者耶．彥禮鼓邪說以害義．危素聽邪說以偸生．實萬世之罪人也．昔有人問當時人物於虞集者．或云危素如何．集直視不應．久之曰．余闕、李黼．其後二人．果皆以死節著聞．而素不爲士論所取．非一日矣．

責備餘談附錄

崑山縣志

方鵬字時舉。自幼岐嶷。能記憶前生事。人甚異之。由進士任南京禮部主事。累遷山西提學副使。改春坊庶子。兼翰林侍撰。嘉靖戊子。主考順天鄉試。轉南京太常寺卿。以疾告歸。屢薦不起。高臥南濱者十餘年。足跡不入城府。自重之操。人所難及。所爲詩文。典雅不尙雕琢。有矯亭集。責備餘談。續觀感錄。崑山志。弟鳳字時鳴。與鵬同科進士。性高負氣。不肯詭隨於時。初授行人。改御史。兩薦鴻臚卿王守仁。忠節才猷。可濟紛亂。託病投閒。似非所宜。卽當越次起用。又江西副使胡世寧。以觸怒宸濠被逮。申救甚力。後皆符其言。人服其明。時武廟頗事游幸。累疏諫止。言極切直。繼因巡撫與定等處。職當迎駕。懇奏不能從。則詔者七輩。上皆優容之。特陞廣東僉事。致仕。詩亦豪俊。不拘古調。人稱二方云。子築範。

千頃堂藝文志

矯亭集十八卷。續集八卷。詩集八卷。雜著三卷。觀感錄十二卷。治心要訣一卷。矯亭年譜一卷。崑山人物志口卷。方鵬著。改亭存稿十卷。續稿六卷。方鳳著。

靜志居詩話

矯亭古詩效陶。近體學白。頗饒自得之趣。其自題小像云。此像何人斯。吳淞方矯亭。頗記前身事。生可六

七齡。一疾遂夭死。天地爲晦冥。抱我哭。諸婦備拊膺。其家乃城居。面北高檐楹。臨街列居沽。陰風助哀聲。思之宛如昨。語及輒涕零。性靈想不昧。遂復得此生。乃知記憶前身事。匪獨鮑井羊環也。

感寓

昔從京師歸。賀客來滿屋。家人紛治具。牽羊就居戮。斯須立階除。羊忽跪而伏。乞命舍之去。何忍見觳觫。君子充是心。當使萬物育。如何一命士。分符作民牧。誅求入骨髓。鞭撻爛肌肉。囹圄中。死者十五六。安得如此羊。食飽臥林麓。

知足吟三首

人見白髮悲。我見白髮喜。多少賢達人。不見白髮死。高才李長吉。有道文中子。行年未三十。相與歸蒿里。吾生已倍之。對鏡宜莞爾。

昔解晉卑組。出處頗合宜。不幸賤姓名。謬爲當道知。有詔落致仕。再起職論思。人皆爲我榮。我心獨不怡。終然野鹿性。不能受銜羈。縱跡日以遠。音問日以稀。當道赫然怒。猶罪逐去之。人皆爲我惜。我心樂不支。豈惟全晚節。亦以釋羣疑。地下見先子。庶幾無愧辭。

山谷忤時宰。遠貶至宜州。僧舍不容居。寘之南戍樓。無奈風雨寒。一疾覺勿瘳。旁無期功親。棺殮誰與謀。予今老牖下。骨月聚牀頭。但見眼前樂。不知身後憂。康哉復康哉。地下從昝要。

三峯史論

萬應隆著

三峯史論目錄

魯仲連　田橫

從光　桓譚邦惲

魯肅　徐庶勝荀彧

趙雲霍去病　陸遜劉瞧

李泌二篇　漢繫人心之久

李勝　曹髦

蘇洵　司馬光

三峯史論

三峯萬應隆著

後學趙紹祖 趙繩祖 同校

魯仲連

魯仲連射書聊城解紛之豪士耳其不肯帝秦至欲蹈東海死之則凜凜綱常孤竹二子之伯仲也方新垣衍肆爲邪說欲媚秦以自重使非仲連折之其主不敢不俛首而聽方是時何國無垣衍哉六國皆折以從矣秦既周自立且晚事耳然則天下共主得以

一日安其位延其歷者蓋一士之力也豈特周之文武賴之其自三皇五帝以來一日無暴諸侯肆然而簒天子之位則一日天地冠履上下清寧之恆體尚未墜也方秦之強而忞其無道也號令行於六國故張儀至楚而楚不敢誅其欺紿太子丹於燕而燕不敢受其嗣且烏頭空白馬角徒生荆軻易水之精誠得以上徹於虹日而天地鬼神不克自必其徵信以保其佑命則秦之威亦彌矣況橫暴之世刺客林立於天下曲者鈎衡直者利亦言脫於口則鋒集其體矣匹夫之身何所恃以無恐故士患不能齊生死於度表耳誠能必行其志誓以一身易泰山之重將險犯之而未必死若畏之狙擊於沙中是也氣凌之而未必死若相如之完趙璧於秦廷是也黃石賭贈圯橋之書鎬池君明唱祖龍之死神何必無公憤天何必無曲脊哉苟甚怵於心蒽於慮將重垣石室匿人何嘗捽長生刺石鍼金嗜者何能終無恙邪故七國之天下非秦之堅甲利兵能亂之能撓之乃七國之士朝從暮橫交亂之交撓之而交亡之也天下之勢

強國代有乘時自利之臣不乏反側無信者乘主志之不堅而傾倒搖惑之不懼不回卓乎以三綱爲已任之士未時生也若仲連者豈不誠偉矣哉沒顯在朝斯邪國折討固矣孔融議論漸廣荀彧一言忤肯而甚臣必置之死然操終身不敢爲逆論者皆歸功於二子然則烈士匡時扶敎之力又在貴賤生死之外也否者孔氏春秋亦匹夫一時之書耳何必告備於天自鄭重之如此其謹乎

田橫

武王同心之士三千人戡紂與周勾踐以君子一軍沼吳霸越得士之效蓋如此然田橫以恥見漢王自到死二客從之皆自到海上之客五百人聞之皆死無一生者古稱得一士而可與五百人所表見何其狹也或謂橫輕來輕死行同兒戲與田榮之初輕撤國備又輕烹酈其皆躁動無謀不足輔也又或謂自古無以客成客則東持不可行徒義相羈耳故四公子之徒皆不能輔其國以強而予謂客之爲稱猶之稱儕稱友此美其臣與士之辭未可以損其實也漢

之季也得士之死力者有三公焉臧洪怨主人袁紹不救其舊君而閉城以自見其心紹不能赦之以勸義顧讎敵攻之至城破之日城中七百餘人無復存者故當時之士願與洪同日死不願與紹同日生蓋大義所激其介介如此杜襲爲西鄂長荊州出步騎萬人攻之襲率吏民五十餘人相拒守死者三十餘矣仍十八人皆被創無反畔者諸葛誕之敗士被獲者皆拱手成列以待戮人人不降以至於盡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其烈如此雖曰極亂之世人肯輕生

抑義訓分明加以拊循之恩淪入心髓故不可復奪也唐之亂則張許二公之守睢陽至婦女皆爲之死亡何救至亡何賊雖勢窮不能待誠天以完節付一城之人哉善乎巡之言曰身死節完之日即功成業立之秋也敗亡顧何害亡而後知存敗而後知成耳吾得而暢論之人之有心此物之性天之命也得其心斯所以重人物之性立天地之命根本之所繫也使九州之大千歲之久惟飽煖安逸萬物從同皆充充然融融然樂無有阨窮固結之處漸之則陽

散陸消殺載不相屬日月失紐川竭嶽流造化或幾乎息矣故孔子與子貢論政權宜之盡立經常之論至於去兵去食而留信以死此謂變事之初方欲有爲之始而民竭財殫伍虛地廢或天災總至敵寇迫切七年之病已錮而三年之艾無暇求也雖湯武更生不可復行其政故發此本論爲萬世立人極耳今論者或謂兵食既足之後始可以議去然既以足矣復何爲而去之且聖賢旣措手於其間則七日可效朞月望成矣何有必不得已又必不得已哉舛矣舛矣此猶言田橫之客可不必死皆退論也

霍光

張敞白退霍禹山雲欲令各罷政事皆以侯就第用保全之封事曰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爵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簒齊趙分晉而季氏顓魯故孔子作春秋譏世卿特甚周公攝政成王七年耳而大將軍光擅漢二十餘年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眺日食晝冥夜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妖祥變異不可勝紀吾

以史稱光之精忠小心無過不宜如敞所陳蓋以不學無術久握海內之命未能嚴勅子弟遂致其奴馮子都之權盛於丞相尙書蓋積漸之所及也方先帝託政之初金日磾即自引外國之人不敢居光之右其子爲帝弄兒少見淫縱即用大義殺之則光之天質謹愼不如日磾遠矣且周公擅政七年未有廢立之功伊尹放君三年改過復辟而昌邑王長廢終不任漢事繇斯言之光之所遇不幸不如伊周抑又遠矣方漢之初與呂太后用淫亂病國作法於涼其後長公主公主多至帷幄不倫而大臣如霍氏梁氏之家爵損刑于之雅化章其婦禍霍光之妻遂至藥殺帝后謀進其女故吾以霍氏之傾萌於驂乘悟於故劍之求理勢宜然非天祀之也方其妻以迫切而白於光光宜遽聞於帝席藁待罪其勢不過族滅猶冀朝議憐之貸其一子糞土之息少延其血祀不知出此蔽妻邪謀匿醫衍勿治天鉞不逭究也宗族安在哉許世子昧於嘗藥蒙弒父之誅趙盾以亡未越境竊賊不討春秋書之曰趙盾弒其君用春秋求之光

惡能免於弒逆之魁者哉千載之下徒以光之忠功在社稷赦而不棄故孔子沒而綱常廢首惡漏於天刑不亦舛乎不亦舛乎吾故表而出之使後知警焉

桓譚郅惲

自古以外戚世政默移鼎失之易得之亦易者王莽一人而已矣雖繇太后長壽宗主於內冲人短折啓其盜心抑一時人心狂惑附會與成逐影隨聲大勢以傾盡都人士之辟非天意也周之興也盟津之會不期而至者八百國而是時稱莽功德者至數十萬人之衆雖寂寞如楊雄亦著劇秦新致其褒美甘分爲世之後口有餘過舉有餘歷也人心之壞莫邀於同同是以奪天叛聖破國亡家若鼎沸海水焦於尾閭未有如莽時之甚者顧砥柱不言子然獨立者止桓譚一人非獨乎其強勇過孟賁甚能然乎譚恭守經不撓廉頑立懦百世之貞儒也又嘗以不學讖癈忤旨幾危他史記其以鼓琴侍主勁色於宋宏而況史譚之肅宗可謂知去取矣吾嘗謂上帝好生發至言於角獸神蘊震怒欲折翼於言侖娓娓而陳天

命罰言不信落落以建大策有志竟成鄧子陽因井底之謀而竇融決東歸之志發聲振聵馬文淵之屬榮於隗囂然母子至親猶次且於反正兄弟切戒倘艱難於復辟豈有忠言至論直鍼白骨之膏肓金口木舌同作胥溺之津梁如郅惲之上書於莽請其遜位而還之天漢者也自昔篡弒之朝雍雍一無生氣如新室極矣自有此書而天壤之間生氣勃然醒天夢炙人狂惜乎莽不能用乃欲使其自引狂疾因以狂疾殺之不自知其隕身殄疾胥樹於亡之速也方是時也室主戀亡國之靈舊家違新朝之臘故相之裔傾宗報國朱眉滿道卜者以僞興民以非命死者何可勝數而惲猶以倉赦得生危言篤諫何嘗必殺人哉

魯肅

士能辨天下之大義然後有天下之大識具天下之大識然後立天下之大志定天下之大志然後能建天下之大功功雖有不成焉萬世以下皆以大義歸之矣孫堅志存王室銳意爲漢討賊衆猶不忘父志

權則意在江東而已矣周瑜以下皆漢之賊臣堅之罪人也蓋當時君臣之分其不明於天下久矣率土之濱卓然以討賊爲志者自備羽之外不過數人而已而諸葛趙雲困于天孔融徐庶困于操魯肅困于權權爲堅之逆子非肅所能匡也劉表漢室宗親又名士俊乂之綱領也尙欲乘時肖竊不能與備協德共力以光大業又不能度德而處舉荊州而讓之備如劉璋之讓益州焉坐使國土喪失琦琮魚肉關羽塗炭備飛相從淪敗而漢業以隕皆表之失也知表

之爲失則知蕭之爲得知蕭之爲得則知瑜蒙遜之爲大罪也瑜唯不肯迎操一節耳然志保江東非爲漢也終權之世竭其君臣智計皆爲操弱劉操就而吳亦亡矣郗慮華歆路粹皆一時之名流而甘爲操之私人甘寧闞澤黃蓋江左裨將之才也僅欲依權以就功名陋矣周瑜國之督將安人孤遺又有登堂拜母之義而器局褊小負愧醇醪陸遜思意淺短吾未知其長也蕭輕財好義有國士風假漢匕游欲左右以圖篡賊情與末國上下無復言及此者總握手

之懽不能棄吳就漢伸大義于天下而賫志以殁君子盍深悼之矣

徐庶勝荀彧論

呂武輕移國祚周勃狄仁傑之徒輕挈而還之彼產祿思懿皆庸才也允之于卓安之于敦兩賊漸從外入王謝久秉內權朝望素歸皆以酋制新而敦既愎戾卓尤饒疎故亦易爲力矣篡逆之雄莽操懿溫四人爲最溫少有英氣莽飽飣無奇懿最阻深操尤奸人之無賴者也殺伯奢一家陳宮棄之獵場者無君之迹關羽欲刺之方是時宮羽圖操一夫力耳其得全蓋大幸也操之送殺禰衡禍不能容物耳其殺孔融楊修忌也殺荀彧異也論者以融如龍操如鼠操不殺融融必殺操然融不能殺操也使融聯絡袁劉建義外藩事或可爲也釋而入朝入便見制安能妨操乎況日以其戲君不平之氣泄見於語言文字之間蓋其計畫已無復之矣操卽不殺融融無足恃也於楊脩亦然已小有才尙不能自容安能制人乎操殺之皆淺矣故曰操奸人之無賴者也荀彧非王佐

之才也誤認曹操冀欲假手輔之以隆漢業其愚甚矣囮九錫之議以異見誅其羽而翼之不旣多乎猶賦者諷一而勸百也彧所建於操莫大於策紹之必敗紹果敗而忌彧之心益深矣故一梗大議決計誅之察其素不爲已用又以彧智畧勝已且天下事旣在其度中是以決計去其所畏而無疑也吾以操雖姦疑好慮然見欺於畏雷且衄於張挫於瑜蓋以忽致敗固必心創之而徐庶與之共事終身爲其所忽庶之神智過操遠矣庶本心欲與伏龍鳳雛共姚炎漢之燼不幸落賊轂中然士所最難摧者異人之委最難忘者匡時之志也使庶纖毫欲自見其穎操豈能安之操始也求庶之急面終也相忘若棄此爲在庶術中久矣故庶蹈險不危坐炭不溷其終身不使曹氏一言然後學者知彧死之晚也亮與庶易地皆然天不祚漢耳天如祚漢亮庶管寧古之伊呂何以尙之哉夫唯不動心故也

趙雲霍去病

妻孥人之所樂好色人之所欲也夏禹以洪水不可

不治故三過門而不入趙雲以漢賊不可不討故授以室而不顧漢賊未滅一語嚴于春秋大哉卽已溺天下之心也雲感先帝意頗許以馳驅及其效命于長坂百死一生保有厲禪而禪卒爲樂不思蜀之辟侯天資趙雲多矣逆操以一淫婦人喪其子又以殺戮爲奴姊其嗣平居橫槊賦詩高臺獨步自以意氣冒上而賣履分香絮瑣兒女隊中死見眞情老賊於是不揚矣先時霍去病亦以匈奴未滅不受賜第之榮吾以宮室之美有志者或不屑居而靡室靡家與將父將母同急且漢賊必不可以不討而匈奴可以無賊好大喜功海內虛耗衞霍不得不分其過焉然吾又聞春秋之義大復九世之讐漢武曰遺朕平城之憂則去病未爲不壯也

陸遜劉璡

孫伯符志大氣勁力欲爲漢室討賊亂匡社稷其臣魯肅意同議合眞一心之佐也惜漢氏薄祚伯符不祿仲謀嗣業但爲江南家戶作計而此志已或衰矣周瑜之徒器小局微張昭以下不足深論陸遜後起

意思深長固江左一時之名輔也乃其處心積算惟日以破漢爲功殲羽挫帝不讓餘勞意欲以翼孫氏而不知其適用業曹也漢家二祖列宗旣已怒之于上而伯符靈爽亦不復相右其息機雲兄弟一旦相攜暗朝殄宗覆祀豈可謂不幸哉往時六國畏畏爲秦弱蠅從考其事則六國之愚殆從利衡感於遊士之謀割名都以賂讐秦而內取償於脣齒之國日自相割裂以迄於盡秦不費一矢斗粟安坐而饗其敝皆以爲六國之爲秦自弱也豈知六國弱則秦不得不強六國滅則秦不得不帝秦帝則周不得不亡故謂周之亡六國亡之秦之帝六國帝之可也遜之智豈慮不周此意蓋以漢破而吳完吳必不折而入于曹也六國當年豈各自料其必併于秦哉考戰國之時遊人說士甚多洛陽人固周產也卽不言天下共主豈不顧父母之邦哉周家忠厚之報豈應有此吾以兩漢風俗之醇而其人士之舛更有言之耻裂者章若向不可得也頌壽德者不忘宗室之彥愧卜者王郎多矣季世若汞若瑋何嘗一念及漢室一怒及

漢賊又何託乎反覆持兩端之劉賊全心右袒義不若葵藿哉賊之自言曰吾于魏備腹心于漢爲支屬支屬豈無本而生者邪比華歆郗慮俯浮百從而魏又未必肯終以腹心保其富貴也天厭不聰每用反意之言熟察其詐而疎之徐又戮及其亂皆天也非不幸也

季漢

呂氏言周之失繇末有如東遷之甚蘇氏言昭烈之敗在棄荊州而入巴蜀爲入而不易出之地夫荊州之不宜棄信矣謂遷者必不復振巴蜀必不可有爲爲稿皆以爲不然周之後遷而遂贖其初也屢遷而成王業遷何邪哉存乎有爲而已矣故宋南渡而不復殷數遷而無替此其效之章灼者也西漢始於漢中鼎業以建季漢專巴蜀而周之社稷隨傾故必有越隴輕關渡江挾漢過河窺海之志然後蜀可入亦可出不擇地而爭雄可皆有爲于天下也觀褒鍾鏖險水陸兼進鍾艾廖傅之功明修睹度發卒濟權蕭何韓信之所規而後知艱入難出蘇氏蓋以蜀人論

蜀事而未策於古今天下之全勢也方漢之委荊州於一將然不料其不能守也蓋羽自負其絶倫超羣視權操若無物故忌疑窺覦信譖忌妬失之以傲而漢之君臣亦漠然若不相關何信羽之過而棄羽之篤也昭烈與羽君臣義篤其獨守荊州陵鑠中原始宜擇一將與之同謀翼勢後宜急命數萬之師相尾繼發漢之諸將惟趙雲志大勇決達于事機雲可任也然漢亦知羽簡忽護前必不肯與雲協心共濟又嘗與吳合力拒操吳決不肯敗盟棄好北嚮而與操以便飽不能得志于中原然羽必可全荊州必可固則亦疎于計矣漢之君相皆以初入蜀中內治未備狃于鼎足之算規模已定欲且因險以爲畫地而守之然後俟有餘力則開關而謀所謂遠交近攻得寸得尺歲闢國百里亦足以雄然不知漢欲驟進力攻與秦勢不相同秦屢世富強精鋭難銷又六國心志不一故秦得從容蠶食擇肉而食漢一日懈則終身挫一步鄧則矢亡鹿逸不足以復得志于天下矣胡不取周之所以弱公孫述尉佗之所以亡與高祖之急越漢中屢戰屢衂而志不衰者一發憤而從觀之也

漢高豁達大度從諫如流故不階尺土一民五載而成帝業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故能君臣協志勇見大敵以步卒三千纍破尋邑百萬之師遂一戰而定天下蓋衆叛親離逆取逆守蹈新之室勢若無人新亡而王郎赤眉之屬易與矣然猶蔞亭沱渡垂翅畬翼自古未有一挫而棄其大業者也高祖扶義而東馴繫子嬰滅秦之易若攬芻讚蠹然方與漢爭天下者項氏則勁敵也惟幄之臣納履而不憚折衝之將甘胯下而不辱主雖摧剛爲柔外弱內堅百戰而不肯贖敗則跳身而遁馳奪信耳之兵扶傷更進久之而項氏之氣衰一跌遂不復矣蘇氏謂昭烈差似沛公卒其所以失者不能忍辱守柔輕以其身爲金注而不知其至於孤注而不可全也譬之樗蒲不能得梟欲求爲盧豈可望乎自黄帝用師以來何有包山絡澤連營七百里而不敗者哉且用師之難無如用衆故秦敗于前苻敗于後武以三千破紂億萬岳飛

以八百破楊幺無算苻堅敗于元兀朮敗于錡完顏敗于允文兵非不衆也所以用衆者非也漢主入于行陳天授其才信倘量其所能不過止將十萬荀欲以衆而濟必且離之合之後之先之左之右之變之正之出奇無窮窒吭擣虛席卷雲徹而無有後留未有以數百里爲營曠日持久無援敵退者也且非獨布師統衆失也其出師原失而孔明不能阻及聞其連陳之廣而後憂之則已晚矣所謂不爭其本而憂其末者也昭烈于羽所敦者義也故不恤以其國與身殉傾特里巷豪俠誓殺身不相負非萬乘所宜急也因怒而出此爲忿兵恃衆而忽此爲驕兵雖微陸遜誰不摘之方羽敗既鬭漢宜哀痛罪己繕好東吳如高祖平城之忍辱光武屏處之宿憂庶幾乎會廷三敗之餘烈也不漢氏二祖列宗之血祀是圖而暇以異姓兄弟之讐爲此二者孔明未嘗不身在其中顧皆寢而不爭豈君臣之際骨肉之間亦有所難言乎故居則棄軍地如遺動則毀宗社若不及盡撤守鼎足之規何初圖之之隘既關之之暴也關之之不詳圖之不武本末皆愆而高祖眞不可及矣

漢繫人心之久

漢與有三祖西滅秦暴東誅莽許季熾操奸皆得國以正天下服其義焉其爲治也去秦新之酷法橫誅與民以更生之樂孔明雖治蜀以嚴然賞罰黜陟釐然各當其序加以文景昭宣諸君重熙累洽之餘奕世賴其仁焉其失天下也各見奪于無道之朝非有淫暴失德拂人心而違天命之戾政也安樂雖惑于譙周之議社稷無光然北地王諶自刎先帝廟中亡

有餘烈至今議者榮之是以人心久而未忘而天眷亦依依未忍遽絕也盆子僅得不死卜者假號惑人勿論矣劉裕爲楚元王之後使其能堂堂赫赫舉義復漢不行篡弑于自立之恭帝而決策于既失之安帝則是以漢室宗子取天下于桓元之手寔爲紹季漢雪國恥矣豈不偉哉五代漢高祖隱帝得國比石郎甚正周太祖滅之而劉崇倚據太原十二州稱漢帝劉承鈞倚殷殷懼漢氏之不血食也考亭謂宋得正統當在太原既下之後而陳桱作通鑑續編于太

平興國四年始大書正統蓋本考亭遺意也至于隋末漢東之劉黑闥梁初南漢之劉龑皆號國爲漢及西晉之時匈奴左賢王劉淵亦以漢甥號國爲漢遼東太守公孫淵亦以漢斯不祀自稱紹漢豈非以漢繫屬人心之久而欲託之哉蓋始得之正則戴之者公未失之弱則懷之者長奇之以仁則歷世不泯觸之以義則感激易興天道無親惟德是依豈與縱觀動慨寔謂可取而代者同哉

李勝

尫則尫矣而血氣治此診而知之者也爽將死者懼既死者憂夫既死而有懼驟以察其奸此闇而知之者也望其色察其待御疾之誠僞聆徵者皆見之李勝不知司馬懿之詐是不智也知而不以告是不誠也致曹爽於族誅是不仁也釀成司馬之簒是黨逆也司馬氏父子之心路人所知也假令實病且廢凡仕于魏氏者宜朝夕以幸其死何有流涕哀之使爽兄弟輕信以出遊罹此大酷也哉曹子丹佳士生此豘犢固天所以報曹逆而奪之魄然非李勝所得識

也故爽之族非懿族之亦非何晏諸人共族之蓋勝獨族之也夫權勢所集唯仁者能運之智者能操之詐者能剸而奪之逆操所以得手制羣雄以天子在許也袁紹不能移天子自近故雖地廣兵衆而受制于操桓範謂爽曰詣賊叔質家人子尚望求生今與天子同行肯安制于人耶方範之得出懿曰智囊往矣然之曰老馬戀棧豆不能用也爽果不用範謀樂釋太阿舉及與柄奉諸梟人之握且唯恐其受之不速持之不固也而規爲富家翁以待時發此亦董卓郿塢之志也然後範乃愀然嘆曰今日坐卿族滅矣故範之族亦非懿族之蓋爽族之勝族之也髦之有猶爽之有勝皆天也然曹氏有一桓範而不能用其不免亦宜矣

曹髦

孫休能殺孫綝而尊之政曹髦發憤一出反見弑于司馬昭之手雖綝之貪戾輕愎不如昭之三世柄政黨繁謀固而髦之恃壯用罔與休之安忍黙發固相遠矣昔人謂曹氏文章之才子建獨得八斗予亦謂

曹以奸謀馳騁百里操獨步九十里丕步十里以後則日暮途窮無復可馳之路矣雖聰敏能學人有其長然無復能固宗廟弭禍亂久與天爭者蓋天之道固然也髦博聞多辯平日以王沈爲文籍先生裴秀爲儒林丈人及將討昭也召沈秀二人告之二人即奔告于昭使得爲備至其被弑而亦及于腹則決于平日養腹何爲今日之事唯力是視之一言此極亂之世文武道盡獨成簒弑之禍爲由爾反爾者戒天道真不可誣矣生國人之所欲也當理審勢極則安樂之徉愚以求生誠不若孫皓之肆言而無忌漢帝訣別伏后時自亦不知死在何日愴哉髦快意求死身殉社稷似亦未可全非獨怪其平常議論筆札之間明示不平使賊臣日以爲慮則其一發而敗非不幸也髦嘗論創業中興之事謂漢高未必賢于少康其義誠快獨不宜見于髦之口耳創業之時所勝必無道之國天意已絕人心已離國無政而武無備潰癰決滯誠易爲力故誅秦勦隋破羽滅充漢高五載唐宗三年帝業已成天下已大定矣中興之朝扶鼎

命于既傾其所值雖纂亂之餘然其陰謀伺國又多猜忌防閑而欲沛風雲雷雨于一成一旅之間非甚智深勇沉豈克有濟哉以光武兄死不敢哭之情事此論少康其心之苦德之優天地鬼神固當有定論也髦又嘗以龍見井中感作潛龍之詩司馬昭聞而惡之其輕忽賈禍可勝道哉孔文舉龍也曹操虺也丕以下蟲之微有文有介者耳髦自託潛龍抑非其倫矣

蘇洵

眉山父子擅百世之文名士無賢愚皆知讀其書而愛敬之然允明之文多縱横排闔之氣其言道論性尤駁而不醇與荀卿之言性惡禮僞同然人皆知非荀而不及蘇則獨于其才與其氣又但以文人道之故忽而不議不知其甚害聖人之道何可以無辯也允明禮論不但不如歐陽永叔之純其馴謹亦不及王介甫然介甫之政足以害天下允明而得君行政又未知于介甫何如然決不能以聖人自然之道輔其主以及于民推德禮之雅化而無所于損也允明

之言曰生民之初無貴賤尊卑長幼不耕不蠶故其
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而聖人獨爲之君臣父子
兄弟以使之貴役賤尊役卑長役幼又使之蠶而衣
耕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每天下之民之
樂易之以其所苦民亦肯去逸就勞遵其法制者禮
則使然也懼禮之不行則爲人相殺食獸與相食生
死之說以脅之然後身行禮以誘之耻之如是禮不
已僞性不已惡乎其言易曰聖人之道所以不廢乎
天下者禮爲之明也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
聖人又懼道之廢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氣以爲文
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茫茫冥冥
使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視聖人如天之高
神之幽其道乃尊而不可廢者易爲之幽也然則易
之作也聖人所以愚民非所以明民也且天地已有
此氣陰陽已有此變鬼神已有此情數聖人爲能詳
察之不忍聽其或秘乃曰聖人故作之以示其不可
測與天下爲神怪乎然則蜂蟻之有君臣虎與烏之
有父子烏之能爲巢獸之能爲窟虎之知衝破爲之
三峯史論　二十三
知戊己龜龍之負圖書見于河洛亦聖人爲之乎凡
聖人之所作皆天地人物性之所備有聖人乃因而
作之而明之與天下萬世共學共行之而人樂而信
之故謂之曰道道卽所作者是也如允明之所論將
聖人別有神奇不可測之道密藏于所不可知之地
故紛紛爲制作以籍其民而售其智又不獨禮之爲
僞矣聖人之道在六經自帝典以及費誓皆從古君
臣自有之言也詩三百篇則商周朝廟以至閭閻各
有所不能已于中而自賦之樂卽詩也所謂盡美盡
善特假于物假于人自然之音容耳亦曰聖人故爲
之可乎春秋修魯史之舊其有所褒譏予奪是非內
外皆人性之確不可撓者然蘇子特未敢以僭亂散
病孔子耳苟欲病之其說益易以肆矣永叔尊經闢
傳務以易僞之理彌聖教苟以其平易無所緣鑿而
刺謬之又誰曰不可故吾嘗論允明之書疵乎疵者
也子瞻辨論明道不詭于道可適于當世之用然中
間有詼諧之語故時人病其不恭子由之書曉暢醇
謹可誦可法而才不及其兄乃其氣固皆浩然而不
三峯史論　二十四
可折也至今讀其文同稱之曰三蘇也固宜

司馬光

士有行誼端愨而識堅未能充義之盡者此類厚而
氣未甚淸有宋君子司馬君實是也君實得君柄國
盡改介甫新政條罷繳革一返仁宗之舊當時民樂
更生至敵國戒愼邊隙士論翕然歸之矣然其讓
罷顧役之法介甫聞之而疑曰亦罷至此乎夫所貴
于變法者爲便于民耳非爲惡其人必盡更其所行
也顧役之法至今世世遵行民以爲便則當時自可
討論而錄其一善故蘇子瞻亦力爭之爭之不得則
曰昔之君子惟荊是隨今之君子唯溫是師亦足以
明君實之爲蔽矣夫淸之有蔽者域于有我之私而
不能虛心以從理博稽以求是然天下萬世之公論
固不可得而奪也嘗卽歐公春秋之義而進稽之天
歷有正系史家有定論萬曉所聽灼于泰岱非一指
所能迷萬喙所傳震于雷聲非一舌所可殺也故紫
陽綱目于聖之公理也陳氏之寇蜀因辱于諸葛而
不知穢史流傳千載有餘辱也司馬氏之嫡魏因其
三峯史論　二十五
授統于晉而不知魏之時固有漢漢得與魏不得賊
晉也故予魏之統適明晉之篡奪魏之統不害晉之
統也禮爲親者諱爲尊者諱爲賢者諱故孔子稱昭
公知禮而陳司敗之譏則身任其過而不爲昭公匿
一辭蓋于其所必不能諱寧闕如也君實雖欲以正
統榮其祖而不知適以纍辱其祖矣故使君實而生
師昭之時必不能爲司馬之孚武之仮緒也嘗漏讀
朱文正統之論歐蘇皆有之或爲司馬見其意而不
彰也爲賢者諱則得之矣

萬道吉與沈壽民倡南社于宛後合于吳爲應
社皆爲之主盟焉其三峰集中有文曰誓志者
蓋乃當自序也其中有曰方吾盛壯之時執牛
耳以誓同聲擁皋比而率合志高業弟子稽顙
而受道名公鉅卿捧手以論交蓋實錄也馬阮
當國中于黨禍及國亡禍解退而著書遂絕人
事昔君嘗聞之先輩云道吉沈酣于史其于文
不苟作偶有所得借史發之故或分或併或言
之綮重或出之簡易不立間架不求新異期於
三峯史論　二十六
意盡而止不以文章論也今雖不可知已而卽
以文章論固已臻于極妙宏乎當時同社名士
如張天如楊子常等莫不引而重之也先生著
述自任政鄭志三峰文集外尚有甲申紀事數
卷度必有與聞軼事而爲無識者之所焚燬可
惜也嘉慶五年四月後學趙紹祖識

明斷編

程楷 著

明斷編

樂平 程楷 著

治天下有本曰明而已治天下有要曰斷而已明以燭天下之大幾則賢否是非心有定見而無眩疑依違之惑斷以決天下之大務則賞罰因革事有定力而無僭濫紛繆之非使非明焉則人之賢否雖然交進前有淆而罔覺後有賊而不知賢不肖混淆矣政之是非漫不可省厚民盡國者不知其利戕民蠹國者不知其害是非倒置矣使非斷焉則賞不足以慶善而賞也無所勸罰不足以威惡而罰也無所懲賞罰濫矣事有當因而不能襲事有當革而不能改施行澤實以是而商天下之治豈不難哉然明非察察訐以為智者不逆不億而隱情自燭耳斷非斷斷果確以為決者擇中持正而輕重權衡耳明之至必如日月之光大明當空而萬彙畢照矣斷之至必如乾剛之運大分不差而四時有序也然全明斷之美而無明斷之失非強於學問不可得矣蓋學進則識進識進則明明則斷治天下之本之要孰有過於此哉古之聖主明王英君誼辟所以能開太平之業者用此道也庸君暗主敗國亡身所以致放弒之禍者失此道也請歷陳之

明斷編 一

當邃古之初三皇之始天靈淡泊無為而化萬物群生淳風汾穆明之與斷故無可言者羲炎繼休黃嚳紹紋書契作而五穀植田野分而制度舉明之與斷始有名焉

堯之為君也其知如神仁照義立明斷之資備矣故明揚側陋平章百姓明孰尚焉不賞而勸不罰而治斷孰加焉堯以是明斷而協萬邦也

舜之為君也濬哲文明允執厥中明斷之體全矣故明目達聰柔遠能邇昭明之四布也元凱並舉四凶就誅毅斷之天行也舜以是明斷而風動四方也

明斷編 二

夏禹順水之性而不鑿成天之功而不疑禹之明斷大矣守成而為啓也則即鈞臺以享諸侯召六師而征有扈中興而為少康也布德兆謀數故有衆祀夏配天光復舊物蓋克肖祖德以有為者

商湯昭大德而建中於民以義制事而表正萬邦湯之明斷卓矣一傳而為太甲也則處仁遷義而克脩乎厥德數傳而為武丁也復興殷道而肆伐乎鬼方蓋求先美以自振者也

周文王之明也則明德有以順上帝之則斷也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三分天下肇建有邦宜也武王之明也則明義而建極斷也則大介以滅商一戎大定永清四海宜也斤斤其明則成康續文武之德奄有萬方則屢世蒙咸和之休然而[redacted]力可以勝鐵桀非不明斷也夏以之而亡知足以飾非勇足以拒諫紂非不明斷也商以之而滅則為強梁暴矣淪於兇惡適所以為明斷之累也王禮不明始下堂而見諸侯夷王之陵替甚矣王令不行始歸胙而及仲子平王之衰微極矣則為昏弱庸懦陷於柔惡誠所以為明斷之羞也

明斷編 三

漢高帝天性明達好謀能斷是以知三傑之謀用之而不疑善陳平之計從之而不吝當食納子房之箸揮洗聽酈生之說婁敬有定都之謀則嘉納不寵賜以姓陸賈有新語之獻則親覽而每稱其善諫易太子周昌之言切矣則愛之論次蕭何鄂千秋之言當矣則賞之其用人之明斷也為何如懲秦政之苛則約三章之法釋項羽之惡則發義帝之喪監胡亥之死則立太子於草昧之初懲焚書之禍則祀孔子於過魯之日立宗廟尊太公封同姓而孝悌之風行中軍法定章程起朝儀而制度之美定政之因革當矣丁公不忠則戮之以徇軍士季布各為其主則封之以表其論政之賞罰明矣為政之明斷也為何如然而不事詩書學問不足雖有明斷之資而不能成明斷之美耽枕席之情而牽愛於戚姬是斷之不足也奮疑忌之心而爭戮夫功臣是斷之傷猛也使帝少加學問之功豈至若是之失耶

惠帝承呂后之驕暴當擁虛之尊權非有剛明果斷之主不能有為矣而徒曰恭己寬仁無所建立雖除挾書妖言之令舉孝悌力田之詔皆有可觀而外戚釀禍宗社疑危使非陵勃諸公天下其亦庶幾矣

明斷編 四

文帝躬脩玄默務在寬厚若無為者然而無事則謙無能有事則剛毅奮發實剛克焉是以平勃功高終為將相申屠守正得申國法勞軍細柳周亞夫若倨矣則加歎不已郤座寵姬袁盎若強矣則錫賞加隆知吳公政績第一也則超拜內廷張釋之議論可采也則擢居侍從聞晁錯之論則徙居民於塞下聞馮唐之論則復魏尚於雲中賈誼治安容納其策賈山至言皁從其詞用人至明凡斷矣露臺之費則惜之千里之馬則卻之除肉刑除誹謗妖言法除收奴相坐律祥刑之意隱然也止秘祝定賑窮養老令

舉賢良直諫者立法之意昭然也安邊恤民固素志矣而匈奴叛亂則即下親征之詔一怒安民之勇也恭儉親親固恒德矣而薄昭有罪則不免自裁之令罰不遺親之狂也為政明且斷矣是豈由其玄默思道而涵養之功寡止輦受言而采擇之力多故其所為動皆可觀然祀雍之舉未免於惑短喪之言未免於謬而鄧通之寵亦必非既辛之私豈非其學問之功尤有未純者耶

景帝遵萃文之業成恭儉之化劉舍衛綰以淳謹為相張歐直不疑以長者見用定稅法則三十稅一定

役法則三十始傳拳拳乎恤民之意也於官則戒脩職事於民則勸課農桑耿耿乎務民之心也但刻薄任數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大行有難則懦惧失措受左右之譖則悮慎殺晁錯沮濫封之謀則戮殺亞夫以無寵而廢薄后以無辜而殺太子其明之不足斷之不決槩可見矣

武帝雄才大畧聰明能斷用人必稱其能用法乎無所貸實意以儒雅相石慶以謹諱相汲黯以忠直見重董仲舒倪寬以文學見收霍安國鄭當時之推賢霍光金日磾之托孤皆知之明而任之斷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嚮容海內舉其俊茂改正朔而洗百年之繆協音律而興一邦之樂皆見之明而行之決矣惜乎學問不足暗昧或生而因弘公孫弘之奸狡董偃乘弘羊之欺罔出入左右奉承啟聽江充之誣而殺太子縱張杜之暴而殺大臣成衛青李廣利之功而邊事不已納棄太公孫卿之偽而遲祀無端東封西祀巡狩之無度崇臺廣殿土木之大興筭商車榷鐵而民之膏血已枯置均輸酒榷而國之利愈害卒致海內虛耗文帝之業衰矣是明之不正而流於高荒斷之不正而過于悍戾也

昭帝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蓋稟乎可畏者惜天祚不永大業罔終悲夫

宣帝綜核名實信賞必罰魏相丙吉同心輔政黃霸于定國相繼登樞龔遂以循良用趙充國以老成將知人若明也石渠講經稱制臨決麒麟建閣崇德報功舉賢良之士拔小吏之俸政事若明也然而學務申韓治雜霸道趙蓋楊韓死非其當金馬碧雞事尚虛無用恭顯而落宦官之門貴許史而鑿外戚之竇西漢之亡首基於此矣

元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弘恭石顯擅其權宰君克宗助其焰劉更生賈捐之以論顯而見外京房陳咸以諫顯而見殺政去朝廷禍鍾直難貢禹韋匡繼為宰相亦無所建明矣

成帝即位之初放逐石顯舉政之始罷黜中官若嘅起有為者既而耽於酒色務於荒淫趙氏亂于內王氏專于外張放董賢以幸而承寵王嘉王直而見棘杜欽谷永阿黨權門張禹孔光務乎承順漢業之衰如此終以衰哀惛懦而不救正平帝幼沖而無所可否昏柔若此又拱手於奸權之側夫何為哉王莽妄䃜鬼奸竊取神器動假古道以蓋罪惡天下既為患

肉人心益思漢矣光武之興固不難也

光武豁達大度同符高祖延覽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是以鵠異祭遵相繼舉用賈復寇恂駢肩事杖策相隨委以心腹而鄧禹見用數進二帝以府膽則馬援歸附隱若敵國如吳漢功比韓信而耿弇卓茂以元德舉鄧伋以善政稱其用人明且斷矣除苛政而收天下之因復漢宮名而新天下之心立宗廟社稷而規模宏闊復田租旧制而衆事振重親臨太學彷彿乎辟雍之祀置南陽依稀乎沛中之歡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偃武修文大學重興行政明且斷矣然而以直諫殺韓歆以誹謗毀馬援以吏事責三公而大臣不得盡其心以讒言易守令而守令不得盡其職廢郭后易太子皆非盛德之舉信圖讖事封禪終為至德之累是學問之功尤未純也

明帝遵奉建武制度無得變更趙熹虞延繼秉權衡竇固班超迭為將帥宋均以善政錄用丁鴻以廉選見尊養老則臨辟雍以親饗崇道則謁孔庭以親祀友愛諸王而周恩洽意圖像靈臺而崇德報功北宮欲起而聞諫則止壽陵欲作而為制則儉既明且斷

矣然明尚發隱性復褊急獄濫及於無辜邊釁開於多事求天竺佛氏之經貽萬世異端之禍較以全德能無愧乎

章帝知人心厭其苛刻新政務從寬厚鮑昱第五倫之輩舉鄭弘袁安之類用廉范以善政獲寵曹褒以議禮專用公卿大夫收用士夫賑濟饑民分理冤獄開白虎而講五經詣闕里而祀先聖勸課農桑平簡徭役皆明斷矣然寬厚近於無別忠恕則近於太柔是以外戚浸橫宮幃失倫竇后無子肆用富謀既譖兩貴人復擅易乎太子律諸全美能無誚乎

和帝以幼沖之年為大憝之誅自是威權不失無大過舉尊信儒生禮賢納諫故袁安諸公竭盡忠讜若有為者然竇氏雖誅而鄭衆繼用以宦官而代外戚驅封承而得長紀矣

安帝以中庸之主處奸雄之叢宦官封為列侯亂世恥為封錫楊震以忠言見戮太子以譖言見廢用昏若此雖陳忠極言朱雲讜論不能開其愚而激其懦矣

順帝無出類之資遭艱難之會曹節宦竪煽其禍梁商梁冀擅其權徒擁虛位莫敢誰何昏柔若此雖李固忠誠張綱風裁亦以無屏其害而反其柔矣

桓帝即位之位尚書陳蕃為政則治荒惑之餘中常侍為政則亂單超劉廣結為腹心李固范滂歸為黨錮一時昏濁萬世笑罵也

靈帝嘗為屠閹除此難危蠹賊雖除虎狼入室而烈肆尤為可笑漢之不衰安可得哉

獻帝屠閹過於靈帝顛危命于先朝奸夫攝柄梟雄盤踞而乘輿播遷尤可為衰漢之不世烏可得哉世無明斷之君則取覆亡之禍事在必然無可怪也

昭烈以帝室之冑恩復炎祚之盛寬仁度知人善任使有高祖之風而文雅過於高祖君臣一德赤心相視有光武之量而潤大盛於光武顛沛流離而信義愈明勢傾事危而信行不失三代以來剛明之主也三顧勤禮卧龍勃興諸葛武侯躬為輔佐王佐之傑才絕世之嘉士也况關張為之將許靖為之助秦漢以來足稱豪傑然以曹操挾獻帝以命諸侯據天下之三分而司馬懿之徒實能為之腹心請謨孫權承世族而據江東有天下之一支而周瑜魯肅實能為之左右輔翼昭烈屹屹於二雄之間依依於他人之國幸假川蜀以當天下帝既窮天象亦殞星以後主之闇弱用黃皓之巧

佞繫頸就降固其宜矣然魏挾獻帝以欺天下而卒取漢之神器殊不知司馬昭以延頸效尤於頸背之間魏未幾時而為晉矣吳假魏力以為己助而抗據蜀之邊幅殊不知魏晉已張喙竊立於螳螂之後吳未幾時而臣晉矣

晉武帝既成篡逆之謀始屬求治之志故明達好謀容納直言仁以愛民儉以節用御牛絹斷代之以麻雉頭裘獻命之以火而傅玄有許直風之論杜預有正考課之疏羊祜之懇田屯兵王濬之合力禦敵用人行政若可觀也及平吳之後心志盤遊沉湎女色則羊車遊於閨壺賣官爵則緡入於私門散州縣之民以撤其藩籬納戎狄之人以養其寇亂中正之官有入損也而劉毅之言不納劉渾之反反恃然也而渾之諫不聽卒之楊三用事國政日非何其明於始而闇於終斷於前而靡於損乎

惠帝顛騃此庶可惜加之賈后之宮悖秦之三王之篡逆王戎王衍空事清談裴頠張華自求禍亂錢神出魯褒之論銅駝興索靖之慨雖有私言莫倡徒議無足尤者獨嵇紹一死遺芳萬古凜乎其可敬也

孝懷孝愍惠帝亞匹况王衍為三窟之謀心已叛乎

朝廷何曾日萬錢之食而言不及於國政故劉淵始起而懷帝就擒劉聰繼興而愍帝遇害獨吉朗辛賓有死難之節祖逖劉琨樹復群之忠及元帝興於江東而晉祚為之偏立賴王導董籌謨於內陶侃董戎力於外又立大學以崇風化督農功以張國本若可以決矣然而恭儉有餘明儉不足大業未復內難已興

肅宗明敏而有幾斷故能以弱而制強臣王敦就誅大寶還定然庾亮以外戚見用王導以首惡宥而則用人行政之累蓋未善也

顯帝於萬勤來詔贊其弊然剛毅差強人意但志大而不能有為故偏安而未能全復若夫康穆哀廢之四主則寄於強臣桓溫之一人而文帝亦舉措於溫之手則無怪乎稽首於溫之前幸而孝用謝玄克抗苻堅賴風鶴之功成卷席之功雖出人謀殆亦天意也

孝帝以厮劣之資而桓溫鼓跋扈之氣安帝為孝異之政而劉裕專廢立之權恭帝之篡草詔願禪於宋無足怪也

宋既代晉魏亦乘秦國既分為南北勢遂成於頡頏

宋高祖於桓玄之亂成戡除之功因伐晉統奄有南邦

文帝因英陽之厄續高帝之統仁厚恭儉勤於為政故治效則百姓無事戶口蕃息風俗則敦廉恥抑輕薄但常生猜忌而誅社稷之臣不自量力而啓胡虜之禍外受喪門之耻內受逆子之弒孝武于之而驕淫無度明帝因之而猜忌不誠宋之為宋不久矣

齊太祖以功名之際不容於昏亂之朝取之雖逆守之以順

世祖繼太祖之后革亡宋之弊務總大綱嚴而有斷任官以小滿為限而吏稱其職立法以除盜為先而民安其業然而華靡之懷不能頓遣故其貽後之謀不能盡善東昏仍之而嬉戲無度六貴由此而同朝和帝繼之而國柄下移威幸由是而用事齊之為齊難久矣

梁武帝以奸計而得位以荒蕪而餓死無足道者而舍身為寺家奴卒以崇佛之禍流毒萬世豈非萬世之罪人乎

孝元殘忍為心殺戮兄弟無足稱者而戎服講老子卒以虛無之說自貽俘囚豈非萬世之笑具乎

敬帝擁立於人而廢置於人直偶人耳奚足污楮哉

陳武首誅侯景遂伐梁興臨戎則英雄獨運臨政則務崇寬簡固庶幾於創業也

文帝奄成大統能無侈心恭儉政事足稱良主亦庶幾為守成焉宣帝值齊之衰而啓土遂周之興而喪師是不外傳而內恃者也

後主以臨春結綺為足娛以長江天塹為足恃安其危而樂其亡者也

隋文帝撫有北國并取南邦炳察臨下之明有令行禁止之斷固有為者有儉素率民則民間無金玉綺

羅之其置會稽養民其數年致戶口蕃息之盛政亦
善矣然殺戮功臣仇誅子弟王通有策而不能用李
諤有言而不能采創業規模已見大略矣
煬帝承之過深桀紂內極逸佚之欲外張夷狄之禍
何異於天為唐之驅針也
唐高祖因暴隋之亂藉賢子之謀奄有萬方不及四
載蓋能沉幾不昧以為明臨事能決以為斷除隋苛
法而約法十二條與漢高之在關中一也嚴肅軍令
而秋毫無犯與漢高之在關中一也祖調有法法而
賦役不苛衛兵有制而兵制近古建立學校而儒風

之載揚汰大倡道而異端之見拒致以明斷修也孫
伏伽以直言受賞傅奕以正論見收他如李綱之讜
論李素立之執法蕭瑀之繩違舉過張鎮周之不私
故人以明斷用也然而稱臣突厥九品中正卒為著
政之累劉裴叛臣尊崇有加終為用人之玷
太宗見理闇其遇事英發籌策尊俎而無遠夫幾行
伍而不滯故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
康亦以房杜竭股肱之忠王魏盡匡輔之責戴胄馬
周執法論事李靖仁貴擁兵靖難用人明而克斷矣
放魔大宮人之冗郤祥瑞貢獻之物納諫如流而改
過不吝視民如傷而無恤加隆置弘文館以延儒懷
廣生員以興學行政明而克斷矣但納巢剌之妃而
閨門褻瀆廢已立之子而父子為譏逞已之忿則盧
張有論刑殺戮之加因人之誘則魏徵有停婚仆碑
之命至德之累不其深乎知裴矩封德彝之奸而不
能去辨權萬紀宇文士及之佞而不能遠李世勣何
人也而有顧命之屬卒以一言而憤事許敬宗何人
也而與登瀛之列卒以奸說而崇妖至明之累不其
至乎
高宗溺枕席之愛昧履霜之漸踐祚之初雖尊禮長

孫無忌褚遂良終則有冤誅之禍銓校之任雖得於
盧多遜裴行儉終則受牽制之私政歸中閣流毒天
下也
中宗仍居偏懦夫何為哉故死生之命制武后之手
幽辱又被儉但備嘗
武后始假垂簾遂用王位肆淫亂之行張壽堂之酖
開銅匭以告密設斜封以賣官諸裴尗幸而夭枬周
來酷吏以殘民易唐為周唐之禍也斯其至也幸狄
公保國脈於羸敗之中五王剪稛根於可為之日武
后既推中宗反正惜乎昏懦已甚而荒亂不悛三思
之亂愈於昌宗韋之專近於武后而唐祚未絕僖人
繼生故李氏血食得存衣鉢也
睿宗為政不久全善未聞然立嫡以功庶幾與權玄
宗方愸心未熾志氣清明則相桃宋而委以腹心任
張耕而極其敬禮焚珠玉以示儉重臺諫以納言用
人為政如此故四方無事幾至太平及夫艷妻煽虐
志氣昏惑為宰相則林甫牛仙客與朝章則宦官高
力士也東封西禪以費財黎園子弟以修樂用人為
政如此故祿山叛背危至播遷何一人之身明斷於
始而昏懦於終也

肅宗當宗社危擾之時承父君倉卒之命收集散餘
光復舊物蓋由郭李竭佐命之力張許盡致命之忠
李泌輸其謨謀劉晏濟以財用用得其人政亦無弊
也然明之不足昧經遠之圖斷之不足事姑息之政
置觀軍容使則處以中尉而宦官之禍已成立節度
使則由於軍士而藩鎮之柄漸重用李輔國之奸則
上皇張后不得其死信程振之說則令公郭子儀不
終其功闇昧若此太平安望哉
代宗平亂守成足稱中主然典兵出於宦者而魚朝
恩程元振肆其奸發立出於軍士而李正已因承嗣

奮其橫恣懦若此中興安在哉
德宗猜忌刻薄而自任強明恥屈正論而甘受欺罔
雖郤祥瑞貢獻出宮女丁罪詔而俱可稱然作瓊林
大盈稅間架置宮市此則其可恥矣雖再賢之中言
崔祐甫之寬大終不能盧多遜裴延齡之奸邪李懷
之忠烈渾瑊之勇壯卒不能勝懷光希烈之反覆況
以大阿之柄納之宦寺之手而竇文場霍仙鳴之為
禍可勝計哉
順宗蹉跎之初進永宮市罷之殆盡何其明也嬰疾
之後委政家嗣社稷賴安何其斷也惜乎在位未久
餘無所稱焉

憲宗明公果斷固為可稱鮮克有終固亦可憫即位
之初收用賢哲杜黃裳李絳之繼相權德輿裴度之
嗣庸斷用忠謀不惑群議故淮蜀稽首藩鎮受命唐
之威靈幾於復振所謂可稱者此也殆夫平蔡之後
信用非人宰相則皇甫鎛程异之專權宦官則陳弘
志承璀之用事好神仙而柳泌守台迎奉佛骨而韓
愈貶謫卒之疾生於金丹身死於宦官所謂可憫者
此也
穆宗用李逢吉以為相用王守澄以專權況牛李成
黨彼此交傾雖柳公權用意於筆諫劉棲楚碎首於
王墀亦無益於亂也失藩鎮之心而藩鎮復叛信方
士之言而方士發庸況閔子出入事由權幸雖均輸
之定制兵甲之歛銷皆無救於危也
敬宗童昏失德遊戲無度既狎昵於宦官復輕肆其
殘暴身死宦官之手無足怪也
文帝優游不斷委非其人遂因訓注之謀激致甘露
之變受制家奴之手不足論也
武宗英敏特達委任能臣上黨太原以次平復固中
興主也然士良雖退奸計愈深況享國不永宜功業

之末究也
宣宗明察澄斷有法無私擢用賢良善聞規諫固小
太宗也然令狐之奏嫉怨愈深况仁恩不溥宜唐祚
之卒衰也
懿宗驕奢無度淫樂不悛
僖宗庸孱相襲淪胥不振况大盜憑陵於外田令孜
叫號於內苟延餘喘亦幸矣
昭宗栅英志而無為直木偃耳
昭帝以孱稱而強立卒墮大統亦宜矣若夫五代天
祚短革
梁太宗以唐臣而奪唐祚親為盜賊人斯斁尤身弒
懦夫之手固報施之常道也區區均王才質庸劣况
寵敬翔王彥章而不用任趙岩張歸霸而亂政用人
為政昏懦若此雖欲不亡得乎
唐莊宗以父命而復唐仇志既驕盈事皆昏惑身死
伶官之手亦盈溢之明驗也卓卓明宗號稱明斷但
馮道非輔弼之良潞王非守器之器所托所傳闇昧
至此雖欲不敗得乎
晉高帝迫於猜忌遂移唐祚而齊王合桑維翰之謀
聽景延廣之策外啟鄰釁至於喪身

漢高帝得佐協謀遂正大號而隱帝欲假群小之謀
以除盤錯之臣迫政強叛至篡逆
周太宗挾震主之威乘危而發雖有至尊之號而不
得享悠久之祚世宗本由異姓入紹大統奄有富強
之業幾為小康之治
恭帝幼冲不足守邦功臣望重假心推戴其失國也
不可已矣歲紀五十國號五見而易姓則七八矣變
遷之速於斯為甚得失之微亦足深言然唐明宗頗
生聖人之祝出於誠心而均田之法萬世可行周世
宗民猶吾子之說得於獨見而毀佛之說則千古可

尚盖雖濁亂之時猶有英明之主君子豈可謂泰無
人哉
宋太祖聰明仁孝豁達大度至明而善斷者况趙普
為相而多智曹彬為將而克仁敬杜太后而志士之
風長事周太后而忠厚之意遠灼艾分痛而兄弟之
友愛至深盃酒解權而君臣之義倫以正秋毫無犯
不可許刻薄乎愛人之仁置設義倉裹給無辜蓋乎
養民之惠用人為政之善如此身致太平至於大定
固有自也且遵太后臨崩之遺教禪太宗不貲之大
業漢文以下庶幾賢君焉

太宗恭儉仁恕好文守成沉謀雄斷勤儉納諫明且
斷矣故其用人也賢厚寬簡遇事敢言如有呂蒙正
器量寬大灼見大體有如李端李昉則小心醇厚守
法持正李穆則質厚忠恪謹言慎行他如向敏中之
勤慎張齊賢之豁達骨鯁如寇準直諫如田錫用人
皆當矣故其為政也篤前人之烈成未集之勲洪土
建納錢氏入朝於是屏包四海混一六合中外準遙
偃武修文禮樂文章炳然可稱為政亦善矣惜乎趙
普之奸雖信之過深盧多遜之邪佞驅之不遠致德
昭之死迫於非命宋后之喪不為成服蓋所用之人
不良則所為之政頗謬也
真宗雖寬愛有帝王之量而明斷之帝王之體始雖
克謹而有為終則生疑而謬也觀寇準畢士安呂沆
王旦之為相也則事皆率正勤收動勞故親征澶淵
尾抗大敵南北講和兵軍農野下求言之詔而民隱
以達禁瑞禎之獻而災異以恤始之治也固宜及夫
王欽若既陳其奸丁謂遂濟以惡東征西祀外夾內
謬劉后之立駁議一時天書之侫笑語萬世祭之亂
也亦宜
仁宗恭儉仁恕忠厚惻怛醇穆之化有餘剛明之才

不足但用人以道賢俊登庸正色立朝有如王曾忠
言不隱有如魯宗道封還內降如杜衍獨立不阿如
張昇晏殊張智之儉慎薛奎包拯之剛正然而表表
天下則韓琦稱首亭亭物表則范仲淹為先故能致
無貪殘治有明效治以縱而獄皆平允恩過多而不
傷治體然天下安然百姓富足致之有自也惜矣簡
棋於而廢黜郭后夏竦張忠而傾危輔弼尺璧十擲
不能推讓盡明斷之任已者不足用人邪正而收
故異耳
英宗聰明仁孝入繼大統況賴曹太后之臨朝韓富
之經國而張昇既盡其腹心歐陽修益尚以文采足
以處事詳明刑賞各當其可天下足稱良主天命不
遠神器易終惜哉
神宗即位之初勵精圖治唐介富弼之為相趙抃呂
公著之列朝則朝廷清明天下無事及偏聽成奸獨
任成禍故王安石獨柄大權呂惠卿同濟奸惡韓絳
李定之附和蔡確章惇之阿黨新法既行外釁斯召
仁孝國脈已撥其本矣蓋神宗明矣而聽之或偏斷
矣而用之不當學問之功不足天資之美未純也
哲宗當高后臨朝召用故老司馬光呂光著之再相

蘇軾程頤之見退罷除新法天下更生及帝身親政
事復用奸回楊畏章惇之惡既肆惠卿蔡京之權嗣
興紹述前政天下釀禍黨人君子流配殆盡富強國
勢已類其形矣蓋哲宗天資昏昧柔弱而未決既無
大賦之美又乏學問之功故也
徽宗逞小慧之智為荒應之行始用韓忠彥為相政
事猶有可觀及奸相蔡京權姦之檢惡於內宦官童
貫李良嗣之作孽於外花石綱則生窮民味金錢遺
揚則潰獸天心是以腥羶淵於宮闈骨肉殘於虜庭
自取之端蓋不少也

欽宗於社稷已危之時受上皇中禪之命特乎身非
肅宗之才而臣無李郭之忠同停虜營卒死絕漠蓋
徽宗已無足論於欽宗乎何尤哉
高宗抱中人之資無克亂之才用人則無知人之明
為政則未盡立攻之斷故用李綱趙鼎則稱成朝廷
而用汪黃秦檜則亦亂國法蓋忠賢則用之不誠奸
佞則信之維固故岳飛宗澤之武吳玠劉琦之良韓
世忠之武功第一虞允文之謀畧屢效竟不能復中
原以成厥功者秦檜之奸邪高宗之昏懦也
孝宗上体堯舜之道下述文武之緒所相虞允文俊

鄉之忠勤王十朋周必大之儒雅雖無李綱之建明
亦非秦檜之奸狡故能度己量力遣使講和改易稱
號減損歲幣得寬優偷與民休息雖上視大祖大宗
尚為有愧然較之欽徽高宗則遠過之矣
光祖幼有令名長多失德制于李后則不朝上皇惑
於讒構則欲去太子幸賴劉正趙汝愚相與彌縫貴
相僅下失舊物然而驚憂成疾失位不正奄官之禍
則亦慘矣
理宗即位之初褒表魏徵求用賢哲是以舉措光明
賞罰公正宗社之威庶幾一新及夫昏耗之後則有

樞密默王黜王恂張弘範程文海之徒皆相與輔道
才一時人才彬彬殷盛雖唐稱貞觀宋號元祐不之
過也是以立經陳紀用夏變夷奄有萬方大致一統
愛育黎元而天下有富庶之效制禮作樂而天下有
文明之象夷狄之盛古未有也
成宗仁厚簡默善于守成而完澤鞠剌鉤用當人蓋
明斷矣是以承天下混一之後為垂拱無為之治但
末年罹疾事歸權幸則姦賊屢發而明斷之善不終
武宗警厲有為敦尚儒雅而阿沙不花之忠直敢言
和尚王尒之彌綸戡亂用人亦斷矣是以承寬有豐

盈之業為主成令德之主但封爵過多濫侵官裴則
處事多乖而明斷之道不終焉
仁宗仁孝恭儉敦禮崇文而李孟張珪咸見納用是
以罷白雲宗之緣寨趙宋諸儒從祀奸亂既誅天下
無事庶幾明斷之君也
英宗天性剛明信賞必罰而拜住吳澄皆見登庸然
而賞罰至于大嚴誅戮過于果決奸黨畏罪大變內
作幾乎明斷之過也
泰宗以英敏之資敦崇儒雅遵守成規天下固當大
平矣　錄

史疑

張應泰著

史疑目錄

秦論　陳曲逆
霍博陸　趙充國
匡衡　高光論
侯霸　霍去病殺射李敢
魏相　漢儒論
孔書　東海王彊
關壯繆　王導
山濤內寧必有外憂　歷代論
張賓王猛范長生　陸機陸雲
謝文靖　陶元亮
崔浩　宋分吏部尚書置二人
褚淵　牛埭稅
張彪黃耆　王僧辯
六朝論　貓鬼
唐太宗習射　唐太宗誅李君羨
徐世勣　朱全昱
裴延齡　五代論

史疑

東山張應泰著

後學趙紹祖 繩祖同校

秦論

唐虞當午明聖起一時然後禹受禪爲桀及伯翳咸應運代興不于其身于其裔而獨廷堅以不祀聞豈士師專刑濫所稱執之而已者夫或非上帝好生意也此食報不無少殺與乃夏殷周各享年數伯而秦董董一再傳則又何也余竊有所睹記輙咨嗟異焉蓋三代之長微獨其祖德林亦其後之人爲祐而亢宗者代不稱之也伯翳說者謂即伯益益之德所禹尚衷不甚懸而後嗣多弗類史稱伯翳有子二速于費昌竄戎狄而其後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濟堯以助紂虐斷朝涉脛剖孕婦胎醢九侯醢鄂侯而又殺人以飼虎作爲熨斗銅柱以炮烙人見死者相與爲快樂諸此類舉通于天矣然皆是二人逢之也泊夫造父馳八駿佐穆滿之謠前聲未盡而獨非子爲周國養馬蕃息始以功封然其立本固已卑矣天故以其霸而帝者章伯翳而又以其殘而從者蜚廉惡來等錙銖爽哉抑竊有疑蜚廉惡來武王所誅也誅其黨紂者也然首山之大尚有後言彼其如纖芮人之世成一秦以殄周又先成一趙以閼晉周之東也惟晉爲依閼晉即殄周之漸也夫厭周則羈手于周既厭周後羈手于紂所孑遺之臣僕運若循環然驕測其兆微乎危乎嗟嗟斯亦古今興亡得失之林也

陳曲逆

史稱陳曲逆之從高帝也凡出奇計六帮帝之瀕于危者數矣乃卒賴是免而洪業以成嗟嗟是其揭旂常盟帶礪而褎然爲一代元臣也豈偶哉豈偶哉然余嘗私攻之而竊不謂然夫所爲六計云者大都揣士所羞稱高者儀秦卑者鬼魅幸而與周旋者項籍諸人耳且其術亦屢變而屢窮然竟屢窮而屢倖以成則天也它始亡論方帝與籍戰滎陽間乎不在重乎不能蚤決策使帝亡困既困矣乃乘暇委女子二千嘗敵而潛披帝跳而西入關夫女子則何罪也此已窮矣遠自登圍而計盡益亡所復之遁陰圖尤醜而說與其閼氏市夫冒頓不難捐所配予胡又不難鳴鏑其父而奪之嫡而胡閼氏之必聽也其聽而圍解也則亦以王黃趙利期而不至疑其與漢有謀故舍之去耳史謂計秘不傳無乃諱其事而諱之乎厥後平爲相阿太后言成王諸呂漢祚幾移于是乃獨居深念則又大窮矣微陸賈平其何以死見高帝地下乎平言于帝曰上之頑鈍嗜利亡恥者多歸漢此殆以自狀與又曰我多陰謀道家所禁烏乎平之後一廢而不復振宜矣宜矣

霍博陸

昔漢孝武爲兒遺言以貌厥孫屬之霍光而以金日磾上官桀爲輔光與此二人者俱忠邪宜有辨矣乃卒與桀殺中相結爲婚姻桀子安女光甥也孫數歲耳安因緣蓋主內之宮光始雖稍阻之然未幾即册爲昭帝后而非光其誰尸焉桀父子遂柄用事及蓋主一再請不得輒連燕謀大逆然猶幸而敗也萬一計合得無驚乘與乎光死何以見武帝地下也此已

以懼矣速于宣帝立光又聽妻顯以其女進顯竟酖許后故后而致之處不觀上官父子尤懍乎而光知之矣終猶豫不忍發夫大義滅親無論周公即石碏猶不難于殺厚也光胡不聞焉史云霍氏之滅萌于驂乘此猶非極論也余謂光始縱禁爲不明終庇顯爲不忠人臣蒙茲大罪者二欲無殄祀能乎然則霍氏之族亦光自爲族也

趙充國

語曰人之欲名誰不如我名器忌府哉故古之君子

類功成而弗居弗居所以善居之也趙營平充老壯猶策羌事卒一一如所言易所稱師貞非邪迺浩星賜勸其宜歸功于將輩破羌兩將軍出學自謂不及而營平詭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以欺明主哉云云卒以其意對于是兩將軍深恨之而辛武賢竟上書告營平子中郎卬泄省中語下吏自殺豈非帝亦嫌其矜而遂啓武賢言邪不然以充國之勳固宜十世宥而乃令舐犢自傷帝則胡忍昔龔遂治渤海徵還受王生誡見上不言功上喜竟并官王生以風遡之嗟乎浩星賜之見何遽不如王生而柰營平之不及龔遂也卬宜其及矣

匡衡

諺曰羊質而虎皮非虐語也方元成時諸儒迭用事各以文詞自表見而匡衡則尤其獄獄者也今槩衡先後所關說郎純類互徵要其爲朝家正始糾逼諫諍陳見悃誠亟不謂遺亘乎然始乃與史高比而于進及躋榮膴遂第取充位苟容而已其視望之堪猛及王章輩之誅殺紲致卒以爲故常而一置不省且

日從王氏五侯相薰灼而因將安之然其究也竟以援封邑四百頃監臨爲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官罷夫孔光之相也蘇董賢而張禹谷永杜欽之親信貴寵也以王氏漢事大都若此矣德豈所謂鄙與不善人居者黃身漸于瀰冏將化之亦其勢使然乎后世黨附權臣如郴郴州者乃耕門于大人欲速其功夫大人而果欲速其功也吾尼父胡不上彌子瑕與侍人瘠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夫世之游大人以成名者

高光論

項羽爲俎將以烹太公高帝曰果若烹若翁幸分我一杯羹項伯因語羽曰爲天下者不顧其家烹亡益也遂釋之更始殺劉縯朱鮪與謀既而諸將圍洛陽鮪懼誅不敢降光武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鮪降乃拜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論者曰此二帝應卒之微權也所爲混一寰區而恢宏儁物者也以羽之暴即巽語乞哀適以趣之烹耳唯分羹之言出羽乃知漢必不可以恐喝取不

若姑留以爲質且市恩也方縯被害與謀者獨鮪乎哉鮪不宥而生心者多矣唯置鮪不誅然後反爲鮪黨者自安帝其善柔反側者乎噫信者斯言則竊負而逃海濱者爲輕天下不共戴不反兵而以詢佻儻者爲不智矣且太公劉媼與呂后母子擄置羽軍中者幾時曾未聞漢嘗一介之使牽咫尺之書相存問也即規圖天下急縱不爲妻孥計寧不當少需忍爲二老親計乎帝殷殷爲義帝戀死而一不爲生我鞠我者乞生故吾不惟帝于置俎之時而重惟帝于未置俎之前向令高帝悲鳴詘體以求還太公劉媼至再至三以至百數十返而羽必不從則屈在羽矣天下一聞縞素之師即背楚者什九況復益之以殺人父母而不動忠臣義士之戈者乎惜也良平之不爲帝一決策也更始既敗鮪擁孤城即寔繁有徒亦魚游于釜勢得長乎爲光武者正宜明數其賊兄之罪徧諭三軍曰此吾必報之仇也殺止鮪一人它無與爲其下必有憾鮪而輸誠者是一舉而帝之耻讐縯之目瞑矣柰何于鮪之負固也甘辭以啗之迫于降

也不惟道誅且寵異之而列五等爲不幾于過乎劉舂陵首事者縯中興之業于縯乎基帝疇昔之所爲不御酒肉涙漬牀席者何心而今一旦遂忘之耶夫伍胥匹夫耳恨平王殺其父兄竟覆楚而鞭王屍至今壯之乃帝顧謂小怨不足忌也死而以見縯地下乎二帝勳業塞天地三代後于斯爲盛乃其所爲處父兄者如此吾寔不能無疑故漫以臆論俟有道者折衷焉

侯霸

世祖時侯霸爲大司徒以明習故典稱乃余所深不慊于霸者在處嚴光閔仲叔二事光帝之故人于霸則丈人行也嘗詒書誡霸曰懷仁輔義天下說阿諛順旨要領絕是不謂藥石箴規也哉乃霸不勝憤懥將書奏之不惟逆耳且反辱矣閔仲叔隱君子也弗有介紹之先容而霸一見招之來是已知仲叔賢矣知其賢而致之復疑其爲不賢而疏遠之豈以仲叔兢兢禮讓非可得頤指而氣使焉者故中悔之邪而柰何不亟使乞歸也然後知子陵之所爲譏議霸者

非謂其力大業中興需人爲急而帝又以國事倚三公豈曾不于此時吐握求賢安在其集思廣益者乎噫覩其有愧于大臣多矣

霍去病射殺李敢

甚矣漢法之無章也李廣結髮行閒歷事文景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匈奴號爲飛將軍謹避之數歲不敢入塞此其威名豈在青去病下哉逮于從大將軍擊虜幸一當單于而青故爲徙置令出東道卒以迴遠後期乃遂切責廣趣對簿而廣因自剄是青實殺之也而帝弗問也子敢宛父死無所洩恨願漫逞于一擊其擊傷青也青匿不以聞即心猶歎悔不自安者哉然竟假手去病乘天子獵而射殺敢夫敢關內侯矣非小也與去病比肩事主而去病殪之若獵兔然略無所復畏憚帝且爲諱云鹿觸殺之嗟嗟去病即功臣置弗誅然何以謝羣臣而鉗天下口哉霍氏之終以不祀也有繇矣有繇矣雖然廣殺降羌八百餘人不祥莫大焉身不盡殃波及之後陵且爲降囚而若敖氏之鬼餒矣天道疏而不漏無往不復悲夫

魏相

魏弱翁爲武庫令廷大將軍霍光致詔獄幾殆以是嫉光及光死因昌成君許廣漢奏封事宜損奪霍氏之權又因許伯白去副封防壅蔽帝皆嘉納從之而霍氏竟以族滅相之議則良善矣顧人臣爲國陳謨苟關忠計不妨直廷論之且宣帝明主也何慮弗庸而顧藉手椒房從旁慫慂爲進言地邪未幾滿鄉情鍾肺腑乍以開王氏之亂萌履霜堅冰可弗慎與且也以私怨傳趙京兆極刑民號泣乞代者數萬人而相不之省嗟嗟相視丙少卿有慚德矣謂丙魏同心其然乎其然乎

漢儒論

漢高帝不好儒有以儒冠來者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誠惡之爾文景喜黃老清淨之言頗奉以爲治而治幾刑措亦不好儒也武帝繼而始稍稍假經術然公孫宏之徒巳用諛投所云曲學不誣已宣帝時吏治覈覈而儒無與焉太子嘗請用儒生帝諭之曰俗吏不達時宜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何足任用且嘆

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及元帝登極因一意崇儒然終不得儒力方恭顯恣睢用事其慕蕭而附見黜而逝者強半皆儒也比周爲虐徵獨楊興鄭朋輩矣成帝倚任外家同封一日堅冰之喻識者寒心乃谷永杜欽爭先要結蕃自白虎殿之對上而骨肉大臣眞同申伯矣孔光張禹名在具臚爲時元老又相與慫慂而彌縫之夫中外羣情之所屬目以決背從者唯是二三人亂臣賊子之有所遲疑而不即發與有所左右望而不敢爲者亦唯是二三人乃今皆安于黨逆矣彼復何所顧忌乎由是頌莽功德者遂至四十八萬人而卯金之門一旦悉舉而歸之王氏矣及劉歆已成社將爲墟則劉歆之甘爲國師揚雄之甘爲莽大夫又奚足怪哉昔者優孟之學孫叔敖也衣冠抵掌無一而不爲孫叔敖也而實非孫叔敖也嗟嗟猶儒類而心賊心卒使國人家國無作愈無擇容如是則與優孟何擇焉嗟嗟奈之何使後之悲今竟亦猶今之悲昔也作漢儒論

孔奮

太史公曰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然與否與乃世固有拙于宦者如夏屋之無餘北門之交謫若此者亡問棄裝糊口難矣恭余讀史至孔姑臧奮未嘗不掩卷自傷也姑臧于河西稱富饒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乃爲衆所笑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嗟嗟寧獨奮哉今之人方投閒時其所艷羨而幾幸于一旦逢者大都爲家計耳不幸而不得者什七幸而得則喜可知已得而仕善地則喜又可知已迨于遷徙歸也贏金在篋積玩充庭車騎輿美田宅河潤諸昆溉沾里族則轉相夸詡曰先兒不當如是邪脫一不爾而不則嫉則背議矣曰是胡愚也彼大夫者何嘗勞燉燉然不尊官邪不赫奢邪而奈何其獻齕噫夷齊餓死而東陵蹠以壽終然以語于人曰蹠有不嘔而吐者乎人亦各有志蟬飲露以明清而象有齒以見焚榮公叔魚身之不保而朗以庇子孫乃楊伯起之後代興者且世世則天之爲廉吏謀亦遠矣則不然而毋令鄉之人藉口嗤朽杜也

東海王彊

自昔能以天下讓者泰伯吾無間然矣乃東海王彊之皇皇引避其意念亦有致足悲者彊之立爲太子幾年矣保傅不言其有闕而環海方翕爾戴前星也彼一旦乞滿則何故麗華顏寵而河南府賜之對東海公又以兼慧寵帝心所云娶入有子未知誰立豈侯金寒玉決而後知哉毋疑則子不得獨全勢也亦理也彊睹萌識微懇誠求退卒之完軀奉母而烏鳥之情伸且既歸藩國發廟彌深而絕無怨懟不平之

意斯亦賢矣與難比肩泰伯不猶愈于申生乎余獨惟以光武之明大業中興方當更始乃于諸子分封冊立之際一視其母寵盛衰而軒輊之顧既以母故廢矣又以母失寵廢其莘胙而奪其明兩繼離者陸后之子而已嗟是可為法乎郅惲始持兩端探帝意因遂慫慂遜位以成之此又孟子與氏所為逢者也罪之首而不忠之大者也

關壯繆

壯繆死漢蓋不支矣然皆先主悞之也孔明諸先主

于隆中曰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氏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才樂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其雖勁強弱不已數言決哉先主間關尼塞堇堇得一州而王之自度其土地甲兵孰與操孰與權又度操與權之諸臣其勇力猷略足與壯繆雁行者凡幾乃欲以一壯繆當兩勍敵顧幾幸于萬一得全耶荊州名曰借資而實據據之權肯俛首甘焉者今一旦越壯繆規圖魏而曾不慮吳之擬其後是時龐士元法孝直即物故而老成名將如子龍輩尚亡恙也既悉撤荊州兵詣樊而曾不署一帥軍傅郡為犄角以防叵測遠夫龐德誅于禁囚壯繆之志日益以驕而魏吳之交日益以固矣縻芳傅士仁方懷宿憤而倖亂于中呂蒙陸遜乘不備而攻瑕于外于是壯繆以孤軍犄北士卒散亡欲戰不能欲歸不可卒之環數百里不聞有單車隻騎以相救援也此與鄭棄其師何異即先主疎而恥于計乃武侯亦略無一語謀及之者何豈天心厭漢而故欲之衰耶抑壯繆既以敗亡然後不勝區區之

忿經國以狥仇讎乃至師喪身捐而吞吳竟為千秋之遺恨不亦舛乎宋人曰曹操以荊州為餌而取天下噫非操之能餌吳蜀而吳蜀之自餌于其餌也

王導

晉之東也導實稱股肱之佐頗當一二兆舉之有千秋之鈇鉞在余猶得以誅其心焉敦與導至親暱也睹微察隱既不能逆折其邪萌及敦逆勢成遂斯稍手縱伯仁即死伯仁忌若思即擠若思而且安受司徒之擢絕無欲正之意儻敦而如鎔如聯導能如司馬孚乎楊用傍詞非敦反乃導反非誣矣成帝嘗幸導宅拜導妻曹氏導不為異既孔坦密表不宜竟嬰導怒此所云弁髦其主寧復知有上天下澤者邪抑不獨此即夷吾之擬亦殊不類嵇峻之難導棄帝先奔郭默殺劉亂輒猥云養晦而以中郎將授之遇事周章大都乃爾陶士行之譏議固宜其有媿容哉唐人之言曰秦之亡由商鞅左晉之亡由王導左導乎即有長喙其何說之辭

山濤內寧必有外憂論

昔晉武帝將伐吳與廷臣謀而可者什三不可者什七至山巨源則曰自非聖人內寧必有外憂盍釋吳以為外懼乎蓋巨源是說定祖范文子唯厲公狃于鄢陵之勝遂一朝尸三郤而終以其身為人戮唯武帝狃于平吳之捷遂弛州郡兵日沉荒于樂而一再傳即廢腐而不可復收嗟嗟兩晉眞同一轍哉而文子巨源之言驗矣乃余不謂然厲公亡論已以孫皓之淫暴自絕于天亡可立待不俟智者決之也且當時蜀已滅矣晉方代魏其所並峙以與晉爭雄者獨吳耳不智滅吳即吳圖晉晧死而更得賢君長江天塹詎但以限南北已哉智如操如備猶然狼狽犄北于烏林白帝之間而幾不免其忽以此而求嗣邪是伐吳未為甚失策也乃所為誰為帝憂者誠不在外而在內何者大晉之亡自賈南風始而賈南風之獻晉自夕陽亭荀勖之一言始勖計行斯賈充既去而復留然後妒婦蠱惑于內羣奸比周于外而于是太極之座竟付于癡騃之子舒病未發而太后弑矣駿珧族矣亮瓘諸大臣相繼誅矣遂至內邪濁亂于宮

闈骨肉相尋于戈及而國遽為誰是階之亂則賈后以也藉第令是時而孫氏猶存者祇有乘釁而動耳三吳之甲豈後于五胡乎是吳釋而亦不足為外懼也晉之勢吳亡固亂吳存亦亂存吳則寇在門庭而勢急亡吳則禍中腹心而勢緩武帝蓋不能寧晉而自亂之者也不在吳之伐與不伐巳也且吳方平而河朔關隴之間巳半伏為戎數帝不能一為剪除而卒令其腥污中原蹂躪我宮闕也噫豈以是而不足為懼府乎故吾謂武帝樹外敵而自貽伊戚者也非以寧而召憂者也山濤能慮晉者也而不能慮于伐吳之外也皆鄉者目睫之智也

歷代論

甚矣利之毒人國深于酖堇也鄒魯先生諱言之豈不然哉豈不然哉余嘗以此攷鏡昔載咨嗟有餘慨焉遠亡論巳自夏履癸商禹能竊恣雎恬侈窮殫民脂而以為瑤宮瓊室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方與妹喜笑以為樂而亳都之亦已及于南巢矣故死而謚之曰桀商反其

政亦是敝延乃末裔受復替其風而悅之爲鹿臺鉅橋搜括四海之財而實于其中又收狗馬奇物充牣宮內以人食獸而廣沙丘苑臺于是乎民不堪命詛呪盈涂而又與妲己爲炮烙之刑以威鉗之蓋方自明得意而兩頭已懸之旗首矣雖周盛時薄賦輕徭民不告勞而宣不虞厲也逮于厲王變一榮夷公而卒食其報于彘又逮于幽王變一號石父而卒食其報于驪山下二臣皆利臣也彼以利中王而王以利自溺也既周之東也天王亡以爲貸至一切貸之民而亡以償之乃上層臺以逃其責故時號王所居爲逃責臺焉夫非幽厲之棄殘與散之而爲列國斂之而爲嬴秦咸陽之積如海如山乃適足供楚人之一炬然猶幸而有漢以收之也高帝寬仁文皇節儉中間雖更以新莽而世祖中興悉還舊政故天下蒙其休養者數百年馴至桓靈而漢業始衰乃靈尤甚焉入繼之初即笑桓帝不善作家遂于西園造黃金之臺以爲私藏復寄私錢小黃門家于是標鴻都之牓開鬻爵之門公卿以下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

百萬而得司徒即段熲輩且效尤焉然未幾寰中鼎沸神器播遷向時之私蓄乃所爲藉盜資而至御衣穿敗以野棗園菜爲飢糧尚書郎中自出採稆或不能自反死于墟巷嗟嗟亦何悲哉抑豈惟漢後之耶今亦猶今之所昔也頃時璫人干政如虎生翼飛而擾人無之非是昔璫抵璧投跡今璫採金採玉矣昔璫鋪征罷稅今璫增課益稅矣彰有之擁藏之家必有奇觚示戒也蒙恬築長城斷地脈即以身當其罰而國隨之今獨奈何穿陵鑿谷無尺寸寧也如是即

地髓且枯矣何論脈此余之所大感也四民之業商與賈各居一焉彼皆棄室家冒霜露冒車之險一不測而即飽魚腹厭馬足矣無亦幾幸于歲獲少贏而實且嘗之然猶息者什三耗者什七也即不無雖償耽耽採擊斷要以諸閹使者足箕斂之亡遺矣何堪復以百口嘴一膚乎藉第令其中有呂不韋弦高其人寧慮無它而甘鬻食也鹿走不暇擇陰以此思難難將起矣此又余之所大感也夫凡設此者藉言用詘耳然桑伯千巨億入而不以銖兩出芮良夫有言

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今豈特專之已乎褒天下之怨而攘之攘日多則積愈厚積愈厚而怨愈深怨氣之極烈地沖天既之作也其寧有道哉寧有道哉

張賓王猛范長生

語曰雖楚有材晉寔用之非繆也予益睹張賓王猛范長生事有感焉夫石勒苻堅氐耳李雄賓人耳然皆崛起爲羇主聲施赫赫至于今不朽則以有三人者爲之謀主也此三人者皆非司馬家人哉棄之榛莽而不能用適以爲寇盜資則奈何歎才之也以勳鑒雖瑣尾么麼各得一人焉猶足南面而稱孤藉令以典午之全盛彌天布網悉致此三人者並筦要樞又寧至板蕩陸沉而轍之一東遂不復振哉余故因此重有所感也嗟夫今天下豈少賓猛長生其人然或擯之而弗庸或庸之而弗當其才將令壯者老而老者衰也與無其人誰與共理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蓋千載同茲抗擊爾昔漢文帝與馮唐論古時良將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

唐曰陛下有一魏尚而以微眚削細罰作之如是則雖有廉頗李牧弗能用耳帝大以爲然因拜唐車騎都尉而使持節赦尚復其官噫若文帝者斯爲善補過也夫

陸機陸雲

機雲之死冤矣然固有死道焉夫燕安于幕而不知幕去之巢亡所麗也則其所爲始托者非也魚甘于餌而不知餌入之將斃身于釜也則其所爲餌厭者非也彼二子者席世芳膺並徵異采逍遙坟典集類鵷鳥即未能希迹許巢固亦宜擇木而棲矣乃入洛初即歸身楊駿既又附趙王倫而以禪詔致疑幾于大戮顧榮輩諷使南還不悟也遠夫成都之討乂也彼皆吾與器同室操戈豈誠愛國奉公者哉而遂從羈旅儳朝專戎掩衆長而躐挐右躁也孟玖輩而犯乘輿逆也藏郤於孟玖盧志輩而鑠金之弗虞闇也卒令績墮鹿尸株連駢首雙臠傾而酷及鼜雞悲夫歎鶴唳之難聞恨狐丘之莫返豈所云西陵結其內端而河橋收其尉末者哉道家忌三世將增不誣

矣不誣矣

謝文靖

世謂謝車騎淝水之師以倖勝非也昔楚將伐隨其臣曰不可隨有人焉蓋指季梁也文靖在晉王導略已于屬纊時有褒言矣君臣輯睦堅衆朝臣子並力諍以爲不可伐矣而堅皆拒弗聽背數戰疲勞之役空國而南將之師中人懷異志而慕容遺孽方覬釁乘瑕以徐收剝虎之功此未及鋒交而堅敗端已見矣車騎之才知而者舉即溫超諸人猶知之豈以家

庭親臨而有不深占其底蘊者乎故文靖遣衆畢之而又歷嘗試之一戰而振彭城之急再戰而釋隨州之圍斬顏因梟邵保所向無前謀既作皆人積衰之氣而寒敵國之心矣迨于符堅大舉入寇也衆號百萬自謂投鞭可斷江流日中曾復有晉哉雖晉之諸臣亦惴惴然恐其必亡幸也文靖獨處之若無事爲郗桓冲之師塞張元之請閑碁賭墅而徐爲指授用各當材于是車騎奉其成筭將士一心劉牢之以五千人直趨洛澗擒不備而蹂之是謂先人有奪人之

氣以正爲奇者也陣臨淝水軍不得度車騎乃紿令郗師因亂取之此又所謂以奇爲正者也存亡之勢決于呼吸人第詫其勝之易而豈知文靖所爲籌之堂上者已得萬全矣而猥見謂爲倖可乎洎夫堅既破亡方闔乘釁而白鷄夢驗天不愸遺亡何車騎亦復下從悲夫是固晉德之衰而中原之陸沉未已也嘗概論晉諸臣劉越石祖士稚有慨弘之志而勢則窮庾稚恭溫太眞負卓犖之懷而識未遠陶士行忠不足桓元子逆有餘中興賢相文靖一人而已可少哉可少哉

陶元亮

陶元亮非果于忘世者也觀其詠荊軻諸作已微露一斑矣史稱元亮抱經濟之器遭時不競志存宗國而回翔十載卒屈于戎幕佐吏用是始念弗伸而因遂決于圖去斯言其庶幾乎然余謂君子之欲有爲也度其君度其時又度其身以元亮所遭君則非矣時復何時也弱主弁髦強臣跋扈奄奄餘氣晉蓋爲天之所廢矣誰能與之耶元亮不忘薪膽如大廈難

支何故自知其不可姑托之沉湎以自逃而猶萬一于其子若孫也顧諸兒録録者爵更何望哉是以其詩曰天命苟如此且盡杯中物夫元亮豈爲其區區門戶計乎入宋後詩年號不書第紀歲月嗟嗟志可傷哉志可傷哉所求許巢高隱含斯人誰偏而桓元顧藉重于皐甫希之是亦知元亮之倘然難致矣元亮眞高士哉

崔浩

崔浩之死非死于智而死于不仁也夫毒天下者至于兵極矣而浩啟言之輕用之以拓跋氏之腥汚中原而蕩尤獷獰嗜殺此固其天性寔然然無一之不爲浩慫慂成之也自嶺在位兵驅歲不興計歲所殘戮要之澤量此已足讒人怒而于天譴矣乃佛出西方化行震旦雖其徒不無狠戾然罪亦何至于死而必屠滅之亡遺夫一婦寡冤猶堪赤地烈茲伯億閩

魏寧不足與長平諸怨鬼同甥耶沮渠之役李順廷爭亦識有短長耳而浩竟以違己搆陷之遂于天道好還旣機入覈國書刻石謗則爲之卒令闔族誅夷波餘肺稍悲夫浩誼直不仁葵猶能衛其足浩智不如葵乃以絕祀豈非有陰奪之而陽報之者邪善夫馮異仁之語浩曰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浩宜其及矣

宋分吏部尚書置二人

宋孝武欲稍損吏部之權乃置尚書二人而以謝莊顧覬之爲之蓋謂勢並則其權自分也裴子野譏爲曰雖分曹爲兩不能反之于周漢朝三暮四其肅愈乎塵壁此不誠然哉在昔成周盛時其取士官人大

都以備長淼之平時以耳目公之天下而用舍則操之人主雖其間不能無一二不適乃其適者固已多矣漢距周未遠古制猶存故進一人也必州郡稍其功能五府試爲椽屬然後三公参論而尚書奏之天子夫其檢察周而評品審也如此故賢不肖不得以溷淆而吏治斌斌特盛迨于叔季掃而更之而貞宦鬻爵倖竇開矣故齊王儉謂稍穆回曰選曹之始近自漢末諸不純也魏晉相沿迄于有宋吏部之權遂與至尊埒人而是也已不能以一已之明窮物態人

情之變人而非也適足市恩樹黨而長干逃之媒一周專推而遂雖二亦比周爲奸利夫攺子之以權矣不塞其源而猥欲禁其流能乎哉甚矣其智之同于狙公也宋亡論已我高皇帝創造區宇稽古建官其吏部則周之天官也士始于黌序舉于有司薦于南官則其賓興于鄉大夫選進于司徒司馬之遺也策于大廷而甲乙之因悉歸主爵者銓註于中外職內則有掌官之鎮壓臺省之糾彈外則有監司之稽督撫按之激揚是其濕成者非不至而綜核之者非不詳也然而得人之效卒不逮前則何故豈其所爲求者文藝而非古之六德六行乎孝弟力田方正賢良諸科乎而皆非也國初用人不襲一途時有不次之遷拜不測之刑誅而人思自奮今則拘攣于資格程量于歲年黃口纍纍而白頭終躓一敝也往時以清議勝雖黃今則以雖黃爲清議不信剡章而信謗讒遂令畫語壽于射工沉舟原于積羽二敝也蓋聞先達輕及門而重不見今則情親爲密迹隔爲疏遭保障而進薦茲薄禦鳳而厚鷹鸇百足之蟲終升而無

因之壁丞秉英雄抗擊伏櫪同悲三歎也假令裴子野而當斯日又不知何如爲議矣即盡法周漢奚益哉故當事者寧有權而自分之毋寧有權而使人主欲分之至于使人主欲分之而上與下有交相病者矣豈盛世所宜有耶

褚淵

人心之難持也其死生之際乎方淵幼時即長異問如推貲與弟捐藏歸母居喪毀頓不與彝者朞年是皆彬彬風塵嶷然不羣寧不足赤志一時而物望斯崇朝權併集身都授宅王答彌殷遂于禍凡遺言屬兹覩厥黄羅權之云邪何言篤也而乃卒任其猖狂速殞誰則使然蒼梧弒矣蕭鬬將則懷攻玉璽兒與瞬故黄鉞之加任遐謂大事必關褚公而鬬將曰褚厥不與將奈何是其顧畏猶存也乃淵之保妻子愛性命遐已逆睹其微矣已而淵果甘心欵結且引何曾攸事乞政齊官此非齊鑾賞淵墓也未幾奉璽綬御自言皆齊宮勸進矣而且以早識能顧自幸也何心哉何心哉寧爲袁粲死不作彥回生彼誠惜生逐

怖死耳然入齊不數載淵亦隨亡則孰若死于道成篡奪盡張之時猶不失作宋忠臣邪噫賢褚彥回之識長有味矣而迄今其子賁亦羞稱之淵乎淵乎亦胡樂于有是生也夫彝之成爲新也以張禹孔光操之成爲魏也以華歆鍾繇鬬將之成爲齊也以褚淵王儉自昔奸雄之竊人國未有不藉名德以爲之資者而斯數子者皆使之老而不死謂非天乎處士何點之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片言鈇鉞凜凜千秋二子而有知也何以見宋諸帝于地下哉

牛埭稅

自昔諛臣之欲皆其君也則亡如利矣皆之而倖于一中即國柄惟自所操而人主之汴存繫焉故名雖曰天下之不題而猶甘以身發端何者彼誠知邀結之媒在此而復皇計安危籌興敗哉亦其勢然矣齊杜元懿之告世祖曰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可增倍浦陽南北津柳浦四埭一年格可長四百許萬且欲自領西陵而餘三埭則各羅其腹心任之噫

嗟何物射工蠹人乃爾人所不食罪通于天矣逢主貪而啟釁者當一也殘民竊而衆怨集怨二也國布私人廣張鴟吻而顯利權盤踞本三也顧憖謂其性苛刻譬以狠將羊其所舉腹心亦當虎而冠斯不誠誇誇忠讜哉而柰之何齊不用而今用之也齊在廷之臣明知其非而爭之者僅僅一蕊耳力猶能回主聽卒輟其議弗行今獻忠者百千悉而竟不收也一夫樹招萬人集矢攘攘載路舉國若狂飛而噆人者或復傳之翼而爲民祈命者乃更有銅魚之食傷哉傷哉水行畏蛟陸行畏虎山枯絕傲地裂無皮計然氏坐而待躬蹈翟氏行將盡困監謗者同朋之以目思亂者若秦之揭竿矣誰寔階之而使至此極乎徒抱魯陽之戈而莫挽羲和之馭離懷嫠婦之嗟而適取愚人之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幸而身免足矣足矣

張彪黃蒼

張彪爲梁將數有功王僧辯厚遇之引爲爪牙陳文帝已襲殺僧辯欲并誅彪而彪所任謝岐沈泰等並

畔從文帝勸收彪家曰彪敗攜弟昆崙妻楊氏走至若邪追隨者猶數人彪疑之悉遣去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嘗捨離因與逕入若邪山中沈泰後說文帝配章昭達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劫竟殺彪及昆崙黃蒼號叫屍側死轉血中若不勝哀狀既楊氏乞葬彪墳冢畢黃蒼又附伏冢間號叫不肯離而楊氏亦以節自完與中壚山才爲列詩闕門曰田橫感義士韓王報主臣若爲留意氣持寄禹川人蟲識沈泰等也嗟嗟眞足媿死矣抑嘗惟此高辛氏有槃瓠成周氏有旅獒徐氏有鵠蒼隆氏有黃耳此皆知陳力効能吞聲來視而其豺材稱士類者乃反一犬之不如可勝歎哉故肯概論之天下有犬而人者有人而犬者犬而人則黃蒼等是已人而犬則沈泰等是已然余因是得馭臣之說焉犬寔異品過亦宜殊乃或寵適進分而主有號赤虎儀同者是知貴犬而不得犬用也彼已疲犇走事我而顧乃有兎盡就烹者是得犬用而竟忘犬報也迫夫人欲入而故使狗當

門醫之惡人忠而故嗾獒自上迫之是又何心乎趙天子傳曰天子之狗走百里之虎豹方今四牖不無事矣虎豹眈眈而負嵎者豈少哉願安從得若狗走之也噫陶犬無守夜之益聞余斯言也當汗浹浹踵矣

王僧辯

僧辯臣事湘東誅受逆兵擬伐閣矣門非機猷殊絕胡以及此乃余獨怪其荊州瀕亡危而擁重兵觀望不前也是其心已不以元帝爲君矣晉安王元帝適

尉僧辯業已擁立比面事之而復納貞陽侯淵明則何意豈不欲樹強援顧國命而妄舉非常邪陳武帝與僧辯勢不兩雄特無隙以乘之執斯辭也以往師有名矣及加于頸而猶弗悟然後拜請求哀也其能免乎喪國傾宗爲天下笑非不幸矣

六朝論

自昔帝王之興蓋必有所以基之者德是已魏而後始反之魏武以刑餘假子之餘息奮起行間既與袁術神明者與矣屬卯金運訖駝走中原而東討西征力能芟羣雄而致之處雖然雖無上亦不可謂無功也第其智足以欺孤寡而其德不足以及子孫故魏層一再傳而亡非不幸矣晉宣王身膺顧命民樂斯歸曹爽既誅大阿在手師昭速肖世濟厥凶成濟之戈揮而當塗之命盡矣魏與初移幅員式廓而帝心已倦主器復非未幾南風日競君若綴旒骨肉尋戈並噬驕首盡不俟劉石鴟張而典午氏已幾爲若敖之鬼矣瑯琊江左易馬以牛猶賴多賢徵延一綫而昌明之後二帝旋殂宋高祖崛興徒步馘元滅秦社樹重榮兆非今日所稱漢裔不虛哉獨其榆年見迫詒厥未閑卽儉德可師而政多凶弊文帝美業不終孝武宣淫無度至明帝屠割雖城足爲酸鼻而前後兩廢帝壽過受辛不亡何待齊高帝乘斯尼會遽步亭衢朝市未移居然攻玉固聲梏之爲鴟鴞獨有以毆之然厥徵符應詎曰非天惜長壽詘于短算不得使金同土價也武皇雲雷伊始功參佐命既膺皇極凛凛冰兢迄周小康斯實庶幾而鬱林頗覆酷類耆梧執履微疑因成舞蜺海陵廟立諸王夕戮方規汞孽而天道好還東昏後用嬖原有性嵒即帶林之後身即用是運鍾于梁而梁武帝以雄傑之資奄君成業弒文雅埋道燦然而游心竺乾遂溺一切服佑弗戒反噬樗孤自得自失天復何憾顧同泰之三身虛捨而臺城之內犬豈用矣簡文生際不辰賊臣執命宗支剗盡乃得上襄豈不悲乎孝元才非濟難愛自泉推泊梟貌之既夷轉致都而不有兼以忍酷横及股肱佛則有靈其如斯同適何固知我服譎經無救于嬈軀耳陳高祖始以勤王義旅赫然殊勛大難甫除而潛謀已兆萌所深忌乃布腹心既正宸居綱敦恭儉享年不永世祖承之當是時內固王基外袪齊侮亦云令主而孝宣乘昏入繼豈曰匪人乃不度力規時妄開兵釁侵疆未復而國勢轉危驟至貢奴艷妻中處區區江左王氣了爲鏟盡無餘矣豈夫歲更數伯幾幾與然皆托迹禪文彌縫篡竊得非孫于積累失豈待于陵夷敝制相仍鴟梟缺以倡尊爲故事視神器爲傳舍來怨轉同戈宗親爲戮遂致戎夷侵軼天地晦冥流血膏原棄骸塡谷民亦何不幸而生此時也方遜志曰有正統有變統自魏訖陳類皆弒逆其非正統甚明吾獨怪夫涑水氏不察而猥與古帝王同例書之故漫以庸陳侯后之爲史者裁焉庶亦知遜志之論不誣也

猫鬼

隋揚州刺史獨孤陀帝后之異母弟也有婢徐阿尼善事猫鬼能使之殺人云每殺人則死家財物潛移于畜猫鬼家已而入越國楊素家又入后宮中爲祟事發上怒令以犢車載陀及其妻楊氏將賜死后爲之力請陀得減死削籍楊氏賜爲尼余謂文帝于是乎失刑矣陀托身肺腑而乃與其妻恣行邪魅蠱及宮闈罪且通天其可赦乎顧后亦失詞焉猶託物也猫而鬼蔑咎在獨后之讒妒不難以殺尉遲女不難以廢太子勇而帝惑之是人妖也卒之神器投非其人致帝不得正其終未幾遂一舉而移之李氏此與猫鬼殺人而并財物歸之畜猫鬼家者何以異哉神故馮諸物以告禍而又特顯其徵于后家若曰亡隋之天下者獨孤氏也而帝卒不悟蓋至于陳夫人事然後悔之曰獨孤誤我其庸及乎其庸及乎史載開皇八年四月幽州人家以白楊木懸竈上積十餘年忽生長條三又仁壽三年春盩厔人以楊木爲屋梁亦生長條三而引京房易傳妃后有顓木仆反立斷枯復生之語皆以爲獨孤后專恣之應而顧不及猫鬼余故以類附見之俾萬世之爲后妃者鑒焉

唐太宗引諸衞將卒習射于顯德殿

余謂太宗此舉非也帝以英武舉義師殲羣雄不五載而成混一其所不足者豈兵哉已而家釁萌生禁門喋血前星甫立內禪斯膺當是時即不無闖伺于四陲者而海內方延頸以望昇平獨奈何諸務未遑徒欲以匣匣一角射爲久安長治之圖其庸可與乎且國家無事則有喋首蠻庚之肆以作戎行不必天子自爲師也國家有事則有彤弓菆矢之頒以隧推轂不必天子自爲將也夫帝遂以智勇逞一時爍于右手然羿以射稱鋭技而卒死于射周武王既滅商而遽戢弓韜矢用延祚于八百蓋至于遼陽之役啻不自將乎又胡爲有圖未獲之彼衆喪已成之我軍

若徐賢妃所諫者余是以知帝之術窮矣而彼以三箭定天山者復非帝殿庭肖射人也安在其數年之間皆成精銳乎此乃作史者爲帝文過吾亦無取焉爾矣

唐太宗誅李君羨

夫天意以修德回不聞以誅戮也秦始皇以亡秦者胡因築長城萬里以備胡而不知胡亥之已爲其子魏武帝以三馬食槽之讖因甘心馬騰父子而不知司馬懿之日周旋其側晉武帝以牛繼馬後之讖因殺大將牛金而不知小吏牛金兒之居然亡恙也武氏充下陳于太宗者幾年其人已在宮中爲親屬卽李淳風亦明徵而顯告之矣帝竟不悟而顧以疑似殺無辜之君羨何哉夫既曰天命人不能違卽死一君羨遂足回天意邪帝手劝建成元吉慘矣而又戕及其嗣息無子遺者此一念已自絕于天則天之生武氏正以殄厥其後爲建成元吉諸子取償耳然不爲男子而爲婦人此又以丙巢剌王妃之淫濁而推類還報之也吁斯亦可畏哉

徐世勣

甚矣人之難知也世勣奮跡田間粲時翊運觀其事故主生不邀功死爲殯骨義矣守黎陽被陷然卒自拔歸忠矣能明去就立功名以全而父孝矣忘軀療姊悌矣爲單雄信刳生不得而竟割肉以殉信矣乜如料敵當機拓疆靖虜又並其剩長耳以唐太宗之神武猶然以才智艶稱之曰英衛比肩詎虛哉而胡至輔嗣皇遂一渝其初也逋天之舉在從臾立武才人一事迄令唐宗幾殄如者敖毒流延寓者且數十年誰塞階此勣卽隊長三尺無能自解矣雖然太宗亦與有責焉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世勣之周旋乎轉與若干時矣其底裏豈不盡知苟可潞猶爲心膂宜卽推誠任之何至持兩端既明示以猜嫌而復欲陰收其死力乎亦必亡効矣且彼誠若有餘則柰何以術懾之夫我陰懾乎彼卽爲嗣皇樹恩我倘怨于彼卽爲嗣皇府怨無故而削黜之又未幾無故而超拜之此曾不可以紿嬰兒而謂世勣獨悟然乎上疑其下則生畏忌下疑其上則生畏忌斯有凜凜不可測

之刑誅畏斯有競競不必全之顧慮則安得不乘間伺便爲結交固寵謀邪然則世勣之當先爲逢昔太宗遺之也乃世勣亦何利哉能倖禍于身而卒穩爲子孫彼方笑房杜而不知後人之從笑彼也世勣故從孽賊起固宜以賊終也哉

朱全昱

梁之有全昱猶晉之有司馬孚也孚終始爲魏昱終始爲唐高貴鄉公遇弒孚枕屍于股慟哭曰弒陛下者臣之罪也至武帝受禪陳留王廢就金墉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欷不自勝而又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朱溫既篡唐之諸臣爭奴事之恐後昱顧謂溫曰汝故碭山一民隸耳遭逢天子一旦尊寵乃爾于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乎行見汝赤族矣噫夫大寶斯歸一朝敗物凡在昆季之屬疇不快附風雲而況于誼在孔懷憂樂同之者乎然孚與昱也方依依焉抱黍離麥秀之悲力既不能以抗逆而情又不忍于滅親當是時爲兩人者亦良苦矣寧不足多乎乃余有慨焉者惜其終沉于利祿而潔身之

義違也夫心有所不彼者身有所不居故泰伯知古公之將翦商而預逃之荊蠻季札知公子光之將殺僚而先托之延陵誠惡其與聞乎亂也孚與昱卽不敢望此然既不幸而有不令之兄弟彼其毀廬而宗離豈一朝夕哉所稱行道之人猶知之而況于家庭間乎乃始也不爲冥鴻遠舉業已識謝人數窮矣後柰何安享其竊取之榮而至死無悲色邪昔者狐丘氏殺人于道而致之裴其家之人曰不義也然而分以金則受噫此亦何以異于身爲盜者也爲善不終吾不能不責備于孚昱矣

裴延齡

語曰利令智昏豈不然哉唐之德宗初御極卽遣罷新羅渤海貢鷹鷂山南貢枇杷江南貢柑橘又罷梨園樂工放舞象三十有二以沙苑豢豕三千給貧民諸如此類史不絕書使竟此志卽貞觀開元之盛曷加焉柰欲賣一開遂浸淫不可禁遏而奸臣裴延齡等因乘其瑕而入之始請置欠負耗賸之季庫矣又請罷染練之月庫那徙左藏目爲羨餘甚至請冀十

中得銀十三萬匹段雜貨伯萬帝明知其誕而不知誅也非但不誅而且尊寵之倚任之擠陸贄則爲之去陸贄擯李充張滂李銛則爲之去李充張滂李銛卽在廷諸臣百口力爭而竟弗悟帝一何愚乃爾哉則利昏之也夫唯帝之日溺于利故宇內率以利求媚而輒曰稅外方圓夫求足于稅內不得安復有所謂稅外也由是藩鎮效尤爭先獻納李兼有月進韋皋有日進其後剌史判官濟源裴肅嚴綬等亦皆有進而民間日益以枯矣且嚴削之不休而復以宦

者爲使市外閒物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乎奪商賈之貨物下至農夫僅有一驢以負柴而不得免者訖令沽酒賣餅之家皆閉門撤業民亦何不幸而生此際哉余讀史至此輒爲之掩卷流涕曰嗟夫嗟夫後之悲今亦猶今之悲昔懷帝閽而不見排閶闔以無由一念積精安能徹元穹而叩白日亦徒付之浩歎而已

五代論

六朝五代皆纂也皆閏也而五代尤卑卑不足數者

五代之戎首則朱温是也温遐滔天微獨天下人知之即其兄全昱亦羞稱之乃歐陽公獨進而帝爲且援附春秋以自解余因而放隱公之弒由羽父子赤之弒由襄仲非桓宣自爲之也鄭忽之逐由祭仲衛衎之逐由孫林父亦非突剽自爲之也故我素王特從薄減而猶不絕其爲君而温不類矣温故與巢並爲盜既歸唐乃爲節鎮者四至寵榮矣乃憑其兇悖乘亂而攘竊之然父子崖廬十餘年耳昔者周亡于赧王之五十九年虛三王而後帝秦漢亡于孝平之五年虛十八年而不予新則宋何適予梁也唐晉漢周皆旋得旋亡且是時海宇瓜分江南則有楊氏徐氏吳越則有錢氏閩則有王氏楚則有馬氏蜀則有王氏孟氏此外又有南唐及兩漢人自爲雄不相款聚適爲宋先驅耳君則如置棊無定所臣則如飛鳥無定集總其世代則不過五十餘年而止誠不異石火電光之一閃安在其名至尊稱無上哉方遂志曰有正統有變統夫五代則其變也既云變矣則其操莽命辭自當別爲一例稱主而不稱帝紀甲子而不

紀年號諸國各臚列于下于以見宇宙之變亦詎非天意哉歐陽公帝梁太速而予四代又皆儼然以王者臨重之其或非春秋之旨乎予故以臆論而以俟後之君子折衷焉

殆吾幼時嘗讀張東山先生史疑而竊疑其中有不必疑者乃今反覆讀之而知先生之非苟而作夫史則何疑先生殆目覩有明萬歷之季而識微知終特借史以疑之耳蓋溯人之事不一而利爲深亡國之事亦多端而好利最速方神宗時言利者悉矣正供之外旁及雜徵巾有辨船有鈔商有稅鹽鐵有課有入粟之例有罰贖之獻而乃採買無藝礦使四出激變徧於天下而斬脈及於祖陵顧如飴甘之是獨何心也先生于歷代論一發之又於牛僳稅再發之於裴延齡三發之反覆咨嗟長言詠嘆其亦足以戒乎而且讀漢儒之論則知士氣之不振而黨錮之禍其將兆矣讀宋分吏部之說則知銓政之太拘而掣簽之法有必至矣與懷於孔奮而

當時之爲官者可知寄慨於張彪而當時之爲將者可愧先生豈有一言之涉於浮談哉道不經世退而著書汗牛充棟而所傳祇此也後之讀者其亦知所愛惜矣嘉慶四年十二月除夕前一日後學趙紹祖識

續史疑

張一卿著

續史疑目錄

卷上
稽疑　闕疑
伐國或書國或書人或書爵辨凡二則
弑逆辨凡三則　晉獻公殺桓莊之族
吳伐越秦伐燕　張華
甘卓　謝朏許善心
岐靈岳　沈慶之
孔熙先附文帝　卞壺附江斆諸編

癡姨
卷下
志疑　梁武帝不知學佛
何敬容　朱异盧杞
梁孝元焚書　七德舞
張公藝百忍　伴食宰相
何妥萬寶常　牛僧孺李德裕
程异鄭綮　史宏肇楊邠王章
馮道　桑維翰
王進　星甫鎮
敬翔皇甫遇　澶淵靖康
蔣之奇歐陽修　程伯淳
元年正月朔日食熙寧　復燕雲
楊三變　立太學生三舍法
邢馬書生　陳公輔
張德遠史浩　金元興滅
五星聚軫淳熙十三年　余汝尚許衡
洪福　賜處士贈諡

分人爲十等　宋末三僧

續史疑卷上

次公張一卿著　後學趙結祖 趙繩祖 同校

稽疑

劉知幾作史通鄙不能疑者爲聾瞽夫不能疑者信爲聾瞽矣然而信疑非也疑信亦非也嘗觀後儒蓋有可疑而不疑者又有不可疑而妄疑者一認標指之月一見負塗之豕其失等耳試舉其概春秋元命苞曰天地開闢至獲麟之歲凡三百二十六萬七千

孝廼云自盤固至叙命紀凡八十六君叙命以後至結繩之君共三十五氏皆有世次可紀嘗試攷之蘇結繩以迄獲麟僅二千餘年耳豈有八十六君三十五氏而歷年三百二十六萬七千之久者乎又云于支之制始于天皇顧閼逢困敦之名類皆從六義以爲分析者也既無文字矣六義何從有哉且其名其義即結繩亦不能紀而況去結繩之世又數百萬年耶不知果何所輔而定爲天皇所制也世人于李燧之書蔡氏之詩于身世了無關涉猶必力辨其異厲而此獨置之弗論可歎又如今之論家天下者皆曰自禹始攷神農氏崩子臨魁立八傳至榆罔而失之是傳子不始于禹也今之稱征誅而得天下者皆曰自湯武始攷軒轅與榆罔戰于阪泉三戰勝之而有天下是放伐不始于湯武也且如孔甲黃帝時史也而指爲夏人史佚周史也而指爲殷人伯益即伯翳也而分爲二人楚人滅六滅文仲歎皐陶之不祀矣而又云伯翳爲皐陶之子是不知翳之後爲秦也四岳姜姓實爲齊祖而乃云齊爲伯夷之後是使齊之

有兩祖也凡此皆可以疑而不疑者也至如因時有
四凶而疑克明峻德比屋可封之誣也因山海經云
放勛之子為帝而疑舜放堯而立其子旋復奪之也
因舜典云陟方乃死而疑舜為禹所竄逐也因汲冢
書而疑啟之誅益太甲之殺伊尹文丁之殺季歷也
因湯誥云唯有慚德而疑湯飾讓以襲名也又如疑
舜典為姚氏之書也疑周禮非周公之書也疑十翼
非孔子之言也疑論語專述文辭而非事實也疑月
令非不韋之書也此又不必疑而疑者也余本固陋
其于可疑而不疑者固不敢燃牛渚之犀其于不可
疑而疑之者亦不欲生兎馬之角唯是見聞所及或
膚同違脫而生覩衆名或耿介幽貞而橫遭點蠖或
仁若安于而反殞身或借如臧會而反有後或并蓴
絲以紉索或雜貫露于廢蒸如斯之類竊所未安則
不能無疑焉孔子曰疑思問故借狹狂愚聊以問世
焉耳

闕疑

孔子曰多聞闕疑又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

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故春秋書夏五書郭
公傳疑也陳侯鮑卒書甲戌己丑慎疑也後世强為
之說敗郭公為郭亡雖亦或有據而非聖人闕疑之
意矣春秋為史之祖可信者無如春秋顧一經後人
之傳述遂有持兩端莫能決者如春王正月胡氏以
為夫子用夏時也或引僖公五年正月朔日南至為
辨者謂夏正之朔何得日南至也康子來朝胡氏以
為夫子惡其朝桓而貶之也或有定為時王所黜者
謂他日杞侯亦來朝何以書侯也許世子弒其君買
陽氏則以為實弒逆也而誅之傳則云惡其不嘗藥
也而以大逆加之吳子使札來聘公羊穀梁則以為
賢季子也而進之胡康侯則以為惡季子也而貶之
是非紛紛類此不盡溢後人之疑乎哉自是羽翼聖
經則稱左氏良史則稱司馬遷顧一趙祀之滅也左
氏以為由莊姬之譖史遷以為由屠岸賈之討既相
謬戾矣而史遷作趙世家則云晉景公三年屠岸賈
攻趙氏于下宮城之作晉世家則云景公十二年用
趙括為卿不又自相背戾乎嗣後涑水作通鑑以集

諸史之成盧陵作唐書以定劉昫之謬討古證今自
謂是非足俟萬世顧一則尊當塗而黜蜀漢帝末三
而寇河東一則廢嗣聖而書光宅議者謂涑水欲附
蔡後故正魏以及晉此言雖過顧觀其辭曰三國最
時獨魏受禪然則漸莽不亦受禪乎令兵力稍競傳
世稍永亦將以大統歸之乎是非之大孰若統系而
謬亂若此其餘差舛不勝載矣今世稱紫陽綱目直
繼麟經然而書彜望之下欲一事已為識者所窺至
其怨待李嗣源而嚴于誅敬翔苛責岳武穆而寬于
取秦檜欲人信從能乎哉凡此諸儒非不能疑而無
者其果于自信也果于自信亦儒之通弊而宋為甚
試觀宋事有大可疑而往往執己意以定之者太祖
大漸宋氏陳氏則書壬子夕帝崩宋史則書癸丑夕
帝崩丘氏以為千載不决之疑既云不決之疑則宜
兩存之矣何云歐陽元作本紀特于癸丑下加一夕
字以釋衆疑耶特加一字夫豈實錄而又豈春秋書
甲戌己丑之法哉故曰信傳信疑傳疑而聖人之道
存苟非身親睹記皆聽遠望遠之類也闕之可也經

籍自易而外皆經秦火有全篇脫誤者如大學闕格
致書闕咎單典寶諸篇詩缺白華由庚諸章周禮缺
冬官是也有字句脫誤者如五十學易之訛唯何甚
誠不以富之錯簡異于白馬之衍闕是也豈春秋獨
無是乎胡康侯作傳不問其有所闕疑而第以字句
之煩簡有無為聖人之褒貶予奪愚竊疑之謹摘數
條于左方以就正有道九原可作當北面康侯而質
之焉

伐國或書國或書人或書爵辨 凡二則

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 僖十八年 齊人狄人盟
于邢 二十年 狄侵衛 二十一年 狄伐鄭 二十四年
荆人來聘 莊二十三年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
許男會于孟 僖二十一年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文十
年 楚子伐鄭 宣九年 鄭伐許 成三年 鄭伯伐許 四年
胡氏曰狄以州舉夷之也得稱人進之也中國書人
微之也書爵予之也夫爵貶之也此康侯釋經之例
也乃無若其自有齟齬而自不能申其說也狄之得
稱人也見于僖十八年狄伐衛之役傳云進其伐衛

以救齊也果爾則是年春止書狄救齊矣何不於救
齊人之而於伐衛人之乎後二年書齊人狄人盟于
邢此于救齊之義無關矣又為之說曰齊桓歿而狄
重稱人以志夷狄之盛也然則又一年書狄侵衛又
三年書狄侵鄭何以不稱人乎此非桓公歿後事耶
楚之稱人也自莊二十三年來聘始其稱爵也自僖
二十一年會于孟始傳皆云嘉其慕義而進之也乃
至文十年次于厥貉書爵又宣九年伐鄭書爵則云
此皆特書爵以貶之也夫聖人一字之貶嚴于斧鉞

貶人而特書其爵則宣公元年書楚子鄭人侵陳何必云貶鄭而予楚故爵楚乎三年書楚人侵鄭又何必云惡楚而故人之乎旣云予之而書其爵又云惡之而書其爵則凡聖經有書爵者非康侯爲之註脚後世孰知其爲褒耶爲貶耶攷康侯之傳其云書爵以示貶者一見于楚再見于鄭成公三年書鄭伐許則曰惡其侵鄰也故奪其爵而罪之又一年書鄭伯伐許則曰惡其背親黨而亟侵鄰也特書爵以罪之夫鄭之兩伐許相隔一年耳一年之前何所見而去

爵以示貶一年之後又何所見而書爵以示貶康侯豈嘗從尼父口受乎且自與釋經之例何相悖也先儒呂氏曰經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後書王使召伯來會葬胡氏云前賵仲子則名冢宰後葬成風則王不稱天此春秋之斧鉞也然則歸賵之罪獨在宰不在王故稱天王而名冢宰會葬之罪又在王不在召伯故召伯得書爵而王不稱天歟恐春秋大旨亦在不係于此也愚深題之而取以爲書人書爵之證

秦伐晉 文三年 鄭伐許 成五年

胡氏曰秦鄭皆以州舉狄之也其狄秦者何自晉主夏盟舍秦無有加兵于晉者弱晉以强楚者秦也是以狄之也狄鄭者何辰陵之盟鄭帥諸夏以事楚至鄢之役以後楚得盟十四國之君大夫皆鄭爲之尊楚以抑晉者鄭也旣叛中國復凌許之寡弱而加兵焉是以狄鄭也愚謂此非二國之罪而晉之罪也晉文公討無禮于鄭約秦伐之秦伯因燭之武之言而退結怨交兵自此始夫晉所以伯秦實助之城濮以求無日不從也鄭所失者贈送之禮耳坐此見討而又忿人之不助已可謂直乎及晉襄公卒趙盾逆公子雍于秦秦伯以師送之盾背約而立靈公于是有令狐之師此其曲不在秦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禮義相結而伐崇以致之旣不得志于秦復會白狄以伐之秦是以附楚而爲蜀之會此背晉棄秦也秦何罪乎鄭自踐土之盟以來無敢二心於晉自齊商人弑其君而晉莫之討會諸侯取齊賂而還又一年宋人弑其君復不能討薄取宋賂以成其亂于是鄭穆公知晉不足與遂及楚盟此非鄭之背華即夷而鄭之舍辟就裹也孔子作春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晉與楚爭鄭矣而鄭歸生弑其君則不能討而楚討之繼又與楚爭陳矣及陳徵舒弑其君又不能討而楚討之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後宋之盟晉自退懦不敢先楚又豈秦鄭二國爲之乎故扈之會五十餘年而晉弱宋之會又五十餘年而晉分謂弱晉者秦與鄭也則分晉者誰歟

弑逆辨 凡三則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襄七年 楚子麇卒 昭元年 齊侯陽生卒 哀十年

是三君者經皆書卒而傳皆以爲弑也胡氏曰弑不書諱之也其諱鄭齊二君者何謂凡見弑而直書者其君必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如宋殤則以亟戰殘民鄭夷則以侮慢大臣晉州蒲則以欲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之類是也而二君則異是也聖人不忍以夷狄之民而加中國之君故諱之也其諱楚子者何聖人見令尹圍即位以後大會諸侯用六王三公之事而諸夏莫敢討也是憫且懼故諱其襲弑以扶中國凡三君書卒不書弑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愚三復其說而疑之謂鄭齊兩君素無不善耶則鄭伯三不禮于其大臣與鄭夷之侮慢大臣無以異矣齊侯篡其君舍之位而與聞乎弑又春秋所深罪矣如是而謂無不善之積可乎且即使二君皆賢而遇弑亦不必諱也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耳凡弑君者誰非夷狄之民苟充其類而諱之則弑逆之事不見于經矣至云因楚子圍主盟中夏而諱其弑君尤

爲鄙鑿而不可訓也聖人作春秋以誅亂賊正討天子不能討諸侯莫敢誰何者必直書其罪于簡册令後世知大逆之賊不能逃罪于萬世如是乃所以遏人欲存天理也如謂弑君之臣强而莫敢討則併其弑君而諱之見弑之君行有可錄亦併其見弑而諱之則凡賢君之見弑凡强臣之弑君皆不聞于後矣亂賊有益無忌憚耳何人欲之遏而天理之存乎如隋揚廣弑其父而自立廣之强何如楚令尹圍隋高祖之賢何如鄭齊二君儻如康侯之說則當諱其弑逆而不書乎即此足證其妄也然則三君皆書卒者何愚以爲皆實卒也非弑也傳所以釋經未聞强經以從傳者也鄭伯之卒胡氏主公穀之說以爲弑從于鄭不勝其臣而弑之左氏則曰不禮于子罕子豐子駟而子駟使人弑之在當時傳聞各異已屬可疑矣且也諸國有弑逆之變時非晉討即楚討也即非伯討亦必伐之以取賂者也當鄭僖公卒之年而晉悼公復伯三駕而楚不敢與爭矣儻死于從晉晉豈無人焉執之以爲討乎未聞執之以爲討則以爲弑

者非也至楚齊之事攷于夏傳稱靈王與令尹圍爲兩人郟敖之卒實由疾而吳氏澂云齊侯之卒時以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爲弒也此似于經頗合而未敢自信故以質焉

衛州吁弒其君完隱四年 暈帥師隱四年 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文元年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文十四年 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襄三十年 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宣四年 楚公子比弒其君虔于乾谿昭十三年 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昭十九年

胡氏曰凡經有書弒逆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及其君父也書弒逆不削其屬籍而稱公子世子者誅止其身也愚因其旨而攷之春秋書弒君而去其公子者一衛州吁是也書弒君之漸去其公子者一暈帥師是也書弒君而繫以世子公子者六楚世子商臣齊公子商人蔡世子般鄭公子歸生楚公子比許世子止是也試就康侯之說而例之有自相矛盾而不可通者謂衛莊公不以義方訓子使州吁怙寵好兵馴成大逆故去其公子以罪莊公是矣乃楚成

王寵多奪嫡不大似莊公乎且廢立大事而謀及婦人康侯亦罪其以不仁處身以不孝處子矣此其罪何必減莊公而繫于商臣之弒書公子何也然此猶可言也傳稱蔡侯有新臺之行見弒于子父之不父孰甚于此此正宜削其屬籍以罪蔡侯而經反書世子何歟謂齊商人好施聚士陰謀弒逆書公子以罪之是矣鄭歸生之罪罪在懼子公之譖楚公子比之罪罪在不能遠引而爲觀從所脅許世子之罪罪在不嘗藥有如康侯之案則鄭楚許三君皆嘗訓臣子以禮義而特書公子以爲其身僇也不思鄭伯夷侮慢大臣楚子虔弒君自立其罪不下衛莊而許侯之義方又何所擬乎且鍾巫之禍罪不在隱公而經書暈之公子亦將以此累隱公耶自古未有忠臣孝子弒其君父亦未有明君賢父而見弒者此一恒人知之今乃爲之分析而以不書公子者爲後世君父戒以書公子者爲後世臣子戒不亦鑿乎聖人作經據事直書其貶自見公子之書與不書或有闕誤耳即非闕誤而亦必不若胡氏之所云也

鄭莊公卒九月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桓十一年 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十五年

胡氏曰祭仲命大夫也稱字非賢之也乃貴正卿以大其出昭公而立厲公之罪也即此數言足定兩公之案而何復遊移其說乎曰忽出奔而名責其不能君也攷忽爲世子救齊平戎兩辭齊婚君子稱之及莊公事祭仲爲宋人所劫而立突當時權臣在內強援在外欲不出奔得乎何以見其不能君也比復國二年以惡高渠彌反爲所弒傳又稱其能惡人矣經于其弒不書或有脫簡非故削之也而康侯又爲之說曰昭公不書弒明其不能君厲公書卒明厲雖篡而實君也綱目又從而廣之曰忽固自失而厲公有王室之功春秋重無王假厲公以示褒也信如斯言是爲篡國者嚆矢也無王之罪孰大于篡舍篡之罪而錄其才新莽曹瞞之才不十倍厲公乎且史稱王室之功以鄔之役耳攷鄔之役厲公和王室不克取其寶器而還此正無王之尤者而謂之功耶即如康侯言忽不能君何如齊之舍舍立未踰年爲商人所弒而經書其弒忽不得同此例耶其後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猛尹氏立朝猛立不數月朝立凡四年春秋弗予朝而予猛也禮經曰善屬詞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康侯不予王子朝而獨予厲公則豈有同事而異罪者哉此皆因昭公之弒不見于經而遂爲之文致者也何名屬詞比事而不亂乎愚謂厲公書入于櫟而不書入國昭公書復國而不書弒疑皆闕畧而非以此爲予奪也

晉獻公盡殺桓莊之族

初桓叔封於曲沃以謀晉其子莊伯弒晉孝侯而伐晉復虜孝侯之孫哀侯及哀侯之子小子侯而殺之比傳至武公乃滅晉而請命於王君子讀無衣之詩而喟然發嘆以爲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莊生之言眞不誣也詎知武公之子獻公患桓莊之族偪謀羣公子而殺之無孑遺焉是不足以償孝侯三世之慘乎而願猶未也他日驪姬又殺獻公之諸子幾盡若假手者然而滅耿滅魏之役還即城曲沃以君太

子申生城完之日封趙夙於耿封畢萬於魏以旌之太子之死趙魏之分晉皆於曲沃乎基焉語云斜纏幹流冥冥報施寔不爽矣

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其後秦伐燕申亂曰禍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歲星所在國不可伐一見于吳越再見于燕秦其驗如券然則吳與秦之亡越與燕之興果皆歲星爲之耶若然則夫差雖不荒淫不殺伍胥不信宰嚭而亦

必敗也句踐可無卧薪嘗膽慕容垂可無懷集關東雖復昏庸宴佚而終亦必興也徒爲不德者解嘲耳昔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利北征武王不從卒以滅商何歲星之不驗于商周而獨驗于吳越與秦乎愚謂令夫差時時無忘槜李之仇符秦無忘王景略之囑則歲星安得而亡之令句踐不能忍詬以圖存慕容叔仁不間關于萬死而終日望歲星之福我死灰安得復然哉劉知幾有言周王決疑龜焦蓍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亡熒惑增宋公之齡梟鳴助

京師之捷茲皆妖災著象而翻成禍祿足破星歷之惑矣昔子西以盈縮決夫差之必敗伍胥以生聚教訓識越之必興王猛以英略知慕容父子之終不可制三子豈嘗諳星官推象緯哉言之數十年之前竟符于數十年之後則無犯歲星其事勢必至此耳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則其象以修德此雊雉祥桑之所以反成佳徵也儻一定而不可易聖人胡用則爲敬志之以俟言天者

張華

張茂先該博無比爲晉名人史稱其盡忠王室愚竊謂亡晉者茂先也元康初楚王瑋受詔收汝南王亮與太保衛瓘華懼威權歸瑋說賈后誣以矯詔殺之于是后信任華委以機要比后淫虐日甚賈模懼禍與華密謀廢之華第云頠與中宮爲親宜數陳禍福俾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夫優游卒歲豈大臣謀國之言乎及后欲害太子左衛率劉卞告曰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入錄尚書事廢賈后兩黃門力耳又不能從以致趙王倫兵廢弑據有大寶而

續史疑 卷上

五王骨肉相殘晉室衰敝劉胡乘之矣今華早從卞言則太子無弑亂之禍趙王亦無名興兵而五王何至彼此誅夷屠毒至盡哉永康初太白晝見中台星折華子韙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華讀萬卷書不知天人感應之理而曰幽遠靜以待之不知若何謂靜耶無非懷榮玩愒如前所云優游卒歲而已未幾后廢而身亦就誅臨刑爲張林所詰竟不能對即欲優游卒歲胡可得也初華辟平陽韋忠忠不就人問其故曰張茂先華而不實附賊后而棄典禮非大丈夫所爲方懼波及豈可褰裳以就之嗟乎忠可謂知人矣

甘卓

永興初陳敏據有江東與卓連婚卓爲太弟令拜敏刺史與共謀逆及敏不爲英俊所附顧榮極口說卓乃復操戈反攻是卓之背敏因其勢去而背之也律以無將之義卓姓名已在丹書而反以爲梁州刺史及王處仲起兵遣使告卓約與俱下卓已許之比以敦肯告順陽守魏該該詞嚴義正以絕之而卓猶瞀

不悟乃意懷觀望首鼠兩端鄧騫說以杖節襲武昌據敦軍實而不從樂道融說使斷彭澤絕敦救援而不從譙王承使虞沖危辭乞救而又不從竟疎虞狼狽反爲敦襲夫使卓不許敦敦必不敢離武昌以犯闕令卓如鄧樂二人之策敦必不能無反顧令卓能救承承必不至失湘州以至建康不守敦之披猖皆卓致之耳昔劉襲謂劉牢之曰事之不可者莫大于反將軍一人三反何以自立卓初反朝廷繼反陳敏已復及王處仲三反之罪浮于牢之死有余辜矣比身死事定而朝議贈郵反令與譙王承周伯仁等同科晉之政刑紊亂一至于此嗟乎偏安之朝無論矣史以取信後世而謂卓伐暴寧亂肅績克宣作鎮扞城威略具舉吁世有佞史殆類是歟

謝朏許善心

蕭領軍志受宋禪欲引結名流中夜召朏密語朏竟無言及禪日朏當直解璽綬慨不應曰齊自應有侍中遂朝服還宅一時忠毅大不易矣令朏從此杜門絕跡如范中郎之于司馬氏清狂終身不遂成其節

烈哉乃亡何爲齊侍中又請爲郡又事梁爲司徒比膺職不堪大失衆望豈非信道不篤末路難持乎宣城王弑其君朏弟瀹爲吏部尚書朏令人持酒送之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尚書國之大臣朏不能勉之使爲孔父爲仇牧而但勿豫人事不知此爲何人之事耶初齊太子于解綬時請遂殺朏齊主曰殺之遂成其名愚以爲齊主之窺朏者深其報朏者毒也後世陳隋之閒而有許善心善心爲陳散騎常侍使于隋值陳亡善心衰服東向號泣三日斯亦忠矣儻于此際謝朏之事即彊官之不受不成其爲忠烈乎何隋主授以原官而不辭其後化及弑煬帝善心不賀掠至朝堂殺之此果死隋耶死陳耶與其死化及之手盍若死于隋文帝之手耶論朏之初志則勝善心較善心之晚事則勝謝朏顧一事兩朝非唯不能全名亦且死不足蓋爲臣子者能不爲好爵所縻斯處治亂常變皆脫然無累矣

岐靈岳

朱泚僭逆段秀實與靈岳同謀誅泚奉乘輿反正會

泚遣韓旻將銳兵襲奉天時奉天內無守備外無援兵秀實與靈岳知之相謂曰事急矣于是靈岳詐爲姚令言符秀實倒用司農印使急追旻兵還秀實謂同列曰旻來吾屬無類矣我入見泚靈岳獨承其罪遂遇害奉天以故得修備而勤王之師始集夫靈岳知秀實非畏死者其獨承罪而不及秀實蓋欲留秀實以圖泚也此其忠義不在秀實下而事定之日謚贈不及即唐史傳死節之士亦不及靈岳何也豈以位卑且莫爲之後故耶愚故其事而寃之以俟後之弔古者

沈慶之

凶劭弒逆密書付慶之使殺武陵王慶之反奉武陵建義旗誅元凶造世祖孝建之業功成身退車馬簡素見者不知爲王公可謂賢矣令從此就裘自老不足追張子房之蹤邪何世祖大漸慶之復預顧命廢帝淫縱不減凶劭而不能匡扶又不能與顏師伯等行伊霍之事乃修義恭舊郄憤師伯之專反發其謀使諸大臣駢首就戮而廢帝益猖狂無忌矣時舉朝

所憚惟慶之能正色立朝庶幾帝無竹林堂之禍如昏不悟以身死社稷不猶愈死于攸之之手乎何復從君于昏日與帝及山陰公主同輦略無規避及帝浸疏之而始杜門謝客禍可免耶大耋之年身死勇手身死之後帝旋被弒于社稷于君于身三俱失之其視尋陽倡義婁湖隱跡之日若兩截人何也昔宋昭公無道宋人弒之蕩意諸死焉春秋以意諸知國人之情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弒而不能救不書其死以貶之如慶之之死亦晉殺胥童等耳易无妄之上九曰无妄行有眚无攸利居卦之極不知靜守以終而猶行焉反生妄矣能免于災耶其慶之老彼刑戮之謂歟

孔熙先 附文帝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又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孔子繫之辭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夫圖讖術數皆本之易顧人知順逆善用之耳嚴君平爲人筮依附爻象勸以忠孝當時王公願見之而不得元魏樂平王丕夢登高臺四顧無人命董道秀筮

之道秀曰吉後丕坐法變死道秀亦棄市高允聞之曰惜也道秀宜曰亢高爲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而身全矣夫均之爻象也可以全身可以殺身在順逆之間耳鄧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術數觀天文圖讖知文帝必以非道終當由骨肉相殘因與蔚宗謀逆事露獄中上書且陳圖讖深戒主以骨肉之禍曰願存之中書若四死之後或可追錄夫熙先果知術數盡以圖讖預陳于帝幸而信則上全吾君如不即信而身享前知忠告之名又可全吾身斯非知順逆而善則天者哉乃至作逆身死而更望錄其言夫知帝之以非道終而不知已之以非道終當下言已不驗矣即後日凶劭之變言幸而中而文帝已殂矣又孰從而追錄之乎甚矣熙先之愚也雖然熙先無論已文帝頗稱賢明見熙先墨風吐欬辭氣不撓遣人慰之曰以卿之才而滯于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是我負卿也夫既知熙先之才又悔不能盡其才如是則獄中之書亦當留意矣及凶劭之謀事形太露而終不悟易噬

嗑之上九曰何校滅耳凶其文帝之謂歟

卞壼 附江斆謝瀹

卞忠貞當年爲名流所少阮孚嘗譏之曰卿常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其見輕如此至蘇峻之亂一時名士獸駭鼠伏而忠貞力疾血戰父子同死英氣亮節千載凜然矣顧使當時無蘇峻之難卞公不終身爲阮孚諸人所訕而後世亦何知有忠貞邪齊江斆謝瀹大有時名紀僧真常請于孝武乞作士大夫帝曰此繇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意榮辱人之權至奪人主尚自謂千古人豪矣及宣城王弒鬱林廢海陵不踰月兩易主正士君子捐軀奮袂之秋而瀹方與客碁局竟遂還竟無一語斆至門詭藥發吐車中而出生平氣岸竟復安在然使宣城不行廢弒江謝之賢千古猶景仰也噫乎何代無卞忠貞何代無阮孚江謝幸而逢辰丁吉無可辨別耳夫士嘗明時稱良刺肥褒衣博帶得無爲人所窺足矣無抗顏而輕天下士可也

癡姨

元魏寵任宦者符承祖承祖方用事親姻爭附之其從母楊氏爲姚氏婦獨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與之衣服不受強與之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承祖遣車迎之不起強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耶人號爲癡姨及承祖敗癡姨獨免野史氏曰權勢之熏灼人亦甚矣先機遠害在具鬚眉者難之況婦人乎聞舉一二如趙元楷賫龍湯以媚士開張說嗅靴鼻以諂毛仲郭宏霸嘗元忠之便液宋之問

舉溺器于二張給事代犧于女主宰相稱父于宦官以至屈膝之執政批頰之右丞由寶之尚書吠犬之卿哉其自附葭孳招權竊勢者如懷貞之國蓍元珙之門楣實申有喜鵲之名恭疑稱諸父之誤凡此皆當時所稱黠而疫者也一旦氷山消謝身膏原土名與萬年徒資人談柄耳楊氏姨目不知書亦無從聞前代廢興之故當承祖顯赫時能不依阿諂附足矣至其無憂之樂兩言庶幾知道者而舉世反以為癡孫生云天之君子人之小人殆類是歟雖然上下千

古欲得癡如此姨者絕少唯劉毅之叔鎮之謝晦之叔瞻顏竣之叔延之王晏之弟思遠武后之姪攸緒盧多遜之父億寥寥數人耳當其要人未敗捌闕忍饑時必有以絕癡嗤之者矣顧此已定之是非也試令楊氏之癡姨與楊氏之附姨並列于前不知令人何取噫亦難言之矣

續史疑卷下

次公張一卿著　後學趙紹祖 繩祖 同校

志疑

易曰謙亨謙之六爻無不吉者顧魯隱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而春秋譏其謙焉然則謙固有不吉乎愚嘗以此概世世有狗仁義道德之名而失之者又有蒙非仁義非道德之名而得之者顧用之何如耳故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溺者入水拯者亦入水其東

走入水則同其所以東走入水則異矣試舉其凡如納交中官君子所耻也陳太邱往弔張讓而黨人多賴以全謀及婦人古所戒也辛敞與其姊謀乃得免于不義劇飲養生家所忌也古亡國之君惟陳後主以酒飲得以壽終棄官為僧儒所不齒也楊元琰以剃髮得免于戮辱縱盜非法也魏元忠釋盜使為檢校而一時遂不患盜積貨辱處也張鈞以富白全于亂世人稱之為地仙又如建學美事也漢靈帝置鴻都門學而史譏之靈帝尋以促祚興教化佳政也蘇威令民誦五教而盜起隋亦旋亡偃武修文王道也唐蕭俛勸穆宗尚文而失河朔唐以弱而不復振焚諫草直節也鄒浩以焚草而貶竄濱死建明堂王政也陳宣中日料理明堂等事而宋亡諸如此類不可勝載此其顯而有徵者耳如此者將踵前事之得則以此敗者十九將懲後事之失則以此威者亦復十九慾于羨而吹虀可乎先儒曰老子有見于詘無見于信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俗儒未睹大通而徒執咫尺之義以論事則又

三子之罪人矣

梁武帝不知學佛

帝王奉佛無如梁武末世緇流藉此莊嚴彼教踌帝于十地位中俗儒不察以為佞佛如帝無救臺城之禍佛之誤人如此愚則以為梁武之失非失于學佛而失于不知學佛也方東昏初位未聞穢德也帝密招驍勇治戰具藏之檀溪明年出其起兵廢東昏弑和帝因而自立夫佛以王太子棄隱雪山此以臣纂君背佛一也即位以來優借貴戚唯嚴民犯法屠僇不免佛法平等冤親無二而此獨縱貴陵賤背佛二也築堰水以灌壽陽役死者數十萬堰成復壞漂溺復數十萬佛教戒殺其背三也壽陽本魏分土兩國方歡而忽信降人王足計灌而取之佛教戒貪其背四也為厥考建寺追福責為天子豈曰乏材乃誣曲阿宏氏所販材為劫而殺之沒以作寺佛貴行相豈奪人之有以為果乎其背五也始納齊主潘妃上茂止之又納余妃致妨政事佛教戒婬況弑其君而奪其室乎其背六也侯景始叛高氏繼叛魏土反復之

跡人所共知以地來降拒之可也既受其降推心待之可也乃復與魏通欲以景易貞陽侯致景疑懼釀成大患豈佛所謂定慧邪其背七也賀琛在陳四事詞旨剴切輒赫然震怒手詔切責令琛惶懼詞窮後已豈佛氏所云無嗔邪其背八也富貴已極計唯佛法可獲福祈年于是捨身造寺以麵為犧又至禁織錦不得為仙人鳥獸之形如以此為懺悔則捨身之又二年而受侯景十三州之地禁犧牲又六年而大舉伐魏是何身可捨而不能捨身外之土地不恐于

象形之物而忍于糜爛其民邪孟氏云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梁武之奉佛是也姚元之有云但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後周太祖毀銅佛像以鑄錢謂侍臣曰佛以善道教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味此數言謂梁武知學佛可乎

何敬容

侯景歸梁魏慕容紹宗追敗之或傳景已沒梁朝上下咸以為憂後聞景尚在太子喜以告敬容敬容曰得景身死深為朝廷之福太子色然而駭夫使景當

年果死豈有後日之禍哉舉朝憂景之死而敬容獨憂景之生識已偉矣其後太子于元圃講老莊敬容曰昔西晉尚元虛中原淪于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已而侯景篡弒左右數千吹晉稱賀中原禮樂一變至此果如敬容所言夫以敬容才識乃爾而又且勤于簿領日旰不休衆毀稱敬共之臣矣乃當時朝士反嗤鄙之如陸倕江從簡之謔醜詆不堪至所推服唯浮游之朱异納賄蠅營浸成大亂嗚呼謂隨夷溷謂跖蹻廉屈子所以沉淵而楚所以不振也臺城之變孽豈盡由侯景梁之廷臣自取之爾其又大可咲者侯景攻城梁武用庾信守朱雀門信方食蔗忽飛箭着門手蔗應弦虛落遂棄軍走而景軍入焉夫銅不可為弩鐵不可為舟帝剏業開基寧昧于此使庾信守門將使之賦詩退虜耶周書云庸庸祗祗令上下舉措如此何得不敗語云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其梁武之謂歟

朱异 盧杞

侯景始逼書于梁梁主意懷猶豫朱异力主之遂定

議納景及魏遣兵討景异又請與魏和致景懼而反及景起兵鄱陽王範密啟奏聞异以為景必無反理比兵破譙州羊侃請急據采石使景不得前异又曰景必無渡江之志景見采石無防兵大喜濟江直取建業梁之亾异亾之也凡异所言其誤立見梁主曾無一言責咎之而异自慚憤以死梁主反痛惜而厚贈謚焉不知有何事足惜也其後二百餘年而有唐德宗之于盧杞建中初使李希烈討梁崇義楊炎以為希烈狠戾無親不可任杞殺炎以悅希烈比希烈破崇義遂據襄陽與三鎮連兵抗命德宗發涇原之兵討希烈而涇原兵變致乘輿播遷宮闕殘破是奉天之禍始于希烈而主用希烈者杞也比帝在奉天時有言宜修守備恐朱泚攻城者杞切齒言朱泚忠貞請以百口保泚不反及泚攻奉天諸道援兵議道所從出杞謂宜出漠谷渾瑊爭之不得果為賊所邀當時非懷光倍道力救奉天必不守矣圍甫解而杞又離間懷光致其疑叛德宗前後流離皆杞為之桀杞以謝宗廟猶有餘辜而德宗乃云人言盧杞奸邪

朕殊不覺夫杞之誤國與异略同而德宗與梁武酷信二臣致身受毒禍而不悟又復相似噫亦大可咲矣

梁孝元焚書

魏兵破江陵孝元帝焚圖書十四萬卷人問故曰讀書萬卷尚有今日是以焚之嗟乎帝果以讀書亾國邪愚謂帝之亾國頗身在未嘗讀書也始帝即位江陵周宏正勸還建康帝信黃羅漢等之言遂定都江陵夫建康天險王氣所鍾歷代據之以抗中原且山陵咸在靈爽斯憑舍此弗宅而居與敵為隣之邊鎮是未讀書而知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也定都之二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庾季才曰心為天王丙為楚分宜整旆還都藉令侵蹙失止荊湘耳又不從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昔魯昭公之十七年星孛于大辰大辰為明堂天子之象亾何而王室亂天象不爽如此今乃以避為無益是未讀書而知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也始命王僧辯發江陵僧辯問何以處嗣君答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昔宋昭公欲去群公子樂豫

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乃既據大寶而屠戮本支不遺耇孺是不讀書而知葛藟猶庇其根也且既讀萬卷書即萬卷中豈無保邦禦侮之道而魏師壓境猶戎服開講馬上賦詩豈所讀者盡元虛聲律之書邪使所蓄盡元虛聲律之書焚之晚矣如云不然吾以為帝聚書而未讀也無所諉咎而諉之于書嗟乎書何不幸祖龍之後復有湘東耶

七德舞

貞觀初太子宴群臣奏七德九功之舞史稱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愚謂史益未察徵之情也徵之不視非為欲帝修文故也自虞夏以來舞有文有武書稱舜舞干羽于兩階禮記明堂位言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如必不視武舞以為偃武舜文諸聖人何必設之祭享邪且偃武在于修文亦不在舞之視不視也今徵朝夕披陳修文之道太宗未必不聽藉令不聽而豈樽俎之間一不視七德舞

而始悟哉如平日不修文德而第詩言武以為偃武則亦秦之銷兵器晉之罷州郡兵而已後日唐之弱亾政坐李林甫停折衝魚背與蕭俛段文昌之銷兵故也豈由不偃武哉令徵果為偃武而遂不視七德舞則亦詹詹好自異之腐儒耳愚以為徵頗明而辨決不若此也按七德舞本秦王破陣樂蕭瑀常言此舞形容聖功未盡請寫竇建德王世充等擒獲之狀太宗以為傷朝臣之心而止夫徵不啻臣事建德乎覩此舞而愧恨此其所以俛首也太宗蓋已窺其隱而史臣賢徵特甚故每事掩美之爾

張公藝百忍

高宗幸公藝宅問何以能九世同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宋儒譏之以為高宗受制武曌已過于忍而更勸之忍此失言也愚以為宋儒亦認忍字太泥矣先儒有言人苦皆從恩愛生漢高祖提三尺定天下一不忍于戚夫人而國本幾搖光武中興漢鼎一不忍于陰麗華而郭后廢死霍子孟擁昭立宣功略震主聞其妻毒弒許后逡廵不忍遂致赤族魏元忠相天后前後坐棄市者四不為動及后死捧賜封遺制悲涕不忍身旋竄死自古英雄有不難揮千金蹈白刃而不能斷愛緣者甚矣忍之難也武氏本太宗才人使高宗能忍于更衣之時則必不立之為昭儀既立之後使能忍而從上官儀之請亦必不至流毒于後高宗之受制于武曌皆不能忍故耳公藝一醇謹君子生平得力唯此忍字帝問而以直對宜也且忍字百餘何必皆忍辱哉昔新城三老君臣之諫値漢高之豁達也壺關三老父子之諫値孝武之悔悟也

持高宗之崩皆長孫無忌褚遂良諸公皆顧命大臣皆以諫死而宋儒乃責公藝以不能為新城壺關之老是親臣所爭之而不得而反得之于草莽之臣也有是理耶吁如是責人抑亦過矣

伴食宰相

史稱盧懷慎自以才不及姚崇每事推之當時譏為伴食宰相遂使後世闒茸者藉為口實夫使懷慎輩董伴食必憒眊不渫者耳攷懷慎始為侍御史繼為中丞前後諫疏深切時弊及為平章執奏王仙童罪狀毫無假借豈憒眊不渫者乎姚元之為相先以十事要君觀其開齊澣之言擠張說之術露才揚己剛愎護前懷慎已窺之矣人心不同有如其面猛庭聚訟豈必才相埒哉心不相下耳令懷慎稍持意見元之必鬭齟齬不已則爭爭則僨事具曰予聖豈朝廷之福耶彼自以為不及乃所以過元之遠也和衷之雅助國寔多不素餐兮莫大于此乃謂之伴食可乎自古大臣清儉如懷慎者無兩寀輩嗤宋璟數言洞中天更之弊其子奐以異政稱奐以國難死父子忠貞報國多矣獨恨奐子杞險邪亂國墜厥家聲如云福善禍淫不知天道安在耶

何妥高寶常

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司馬遷曰惟君子為能知樂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夫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豈細事哉隋開皇中詔何妥與蘇夔議樂夔與妥各有所持百僚以夔父蘇威方貴用事遂附夔而詆妥于是新樂成萬寶常聞而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時方極盛皆以為必不爾已果如其言夫寶常之精識如此苟能用之與何妥等參定雅樂豈不成一代元聲邪乃棄置兆屬卒令貧餓以死死之日焚書而嘆其學竟無傳為惜哉當時朝臣之左袒蘇夔者徒附夔以媚威媚威以自結于隋主耳豈知隋亾而威為虜其後挫辱于秦王貧困壹如萬寶常然則媚威者曷若存隋而使威為元老之榮邪在易先王作樂崇德盛取象于豫豫之初六為鳴豫象曰志窮凶言小人藉寵意滿必不能久也得無似隋世之君臣乎

牛僧孺李德裕

蘇子由曰僧孺以德量高德裕以才氣勝二公皆當世之偉人也愚則以僧孺所乏者德量而德裕之才氣盡客氣也僧孺所怨者李吉甫耳春秋嘉釋怨即惡惡亦止其身而僧孺竟怨及其子斯已非矣裴度為唐賢相以其善德裕而罷之維州本唐故地以其功出德裕而返之寧殺降以快虜心知李宗閔險邪而與相糾結以攻德裕引繩批根不遺餘力如是而謂之德量可乎吉甫與僧孺交惡顧其直在僧孺德裕幹父之蠱用譽可也即不能忘以直報怨可也既已竄逐僧孺之黨而甚至作窮愁志論周秦行記必欲陷之極刑而後快此又郭翁伯諸人所不為者也安在其才氣勝耶愚謂二公匪獨不得為偉人也跡其前後行事愚莫甚焉李吉甫始為刺史不修郡于陸敬輿人服其量俄而大拜以睚眦必報聲燄頓減寵眷亦衰僧孺苟惡吉甫能反其所為則善矣鄭而效之能無甚耶彼于德裕剗根剷跡自謂無患而後之罷相則文宗濟其挾怨而李訓鄭注遂傾之也何

閎德裕哉及德裕執政明知僧孺以修郄而罷相又明知僧孺多方排巳而不能沮巳之不用前車之覆其鑒不遠而又不悟窮竄崇垢殆復退之豈以僧孺之黨旣盡必眞孚壽而不知役之排巳者非僧孺之徒而其素所薦引之白敏中也一生機心翻雲覆雨徒貽千古咲端耳嫠婦不恤其緯而惜周宗之不治衞時比司誠醼天子束手令二公同好棄惡和衷共濟寧至有甘露之變哉曾是弗圖而分門各敵使宦人乘釁釁至國亾而身皆不免于貶竄則嫠婦之不若耳不亦大愚歟哉

續史疑 卷下 十三

程异鄭綮

易觀之六三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人孰能自觀而知弗若哉即自知弗若矣一躋尊顯抗顏自命有恐行其胸臆耳故傳曰自見之謂明能反觀我生以爲進退是易之所與也姑就唐事論賢如褚遂良永徽初同州之貶可以止矣巳而復進竄死遠州敬暉豎夾日之勳而不知功成身退之義見楊元琰棄官爲僧而咲之俄而轝貶死魏元忠神龍以前大有令名官至宰相遣榮遠引豈不名身俱泰哉以不能舍百戶之封晩節依阿恭至貶務川死盡急流勇退之難如此唐程异元和時以言利幸時論鄙之及至拜相自知物望未愜廉謹謙遜月餘不敢知印秉筆身殁之後第無閨貲此不愈于乘權鼓燄饕餮無藝者乎其後昭宗乾寧中而有鄭綮綮以恢諧歇後得相固不在枚卜端亮之科然其聞除命則驚惋固辭又未幾引身即退且其刺廬州日移檄而黃巢部兵竊錢公帑盜相戒爲鄭使君錢不敢犯高驕清眞豈易

續史疑 卷下 十四

及哉後世談及程异則以爲小人談及綮則舉其言曰歇後鄭五作相時事可知巳不知其能反觀而斂然自耻皆有合于易進也愍故餘取之以媿世之狃鄙貪婪而不自知者

史宏肇楊邠王章

衞邪公二年燕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諸大夫相比殺公之寵人而逐簡公春秋書曰燕伯款出奔齊不書臣逐其君而書君奔罪君也史宏肇楊邠王章俱受漢祖顧命總攬機權隱帝惡其專與寵人李業等謀遂誅三人于東廡于是郭侍中藉口誅譏與兵犯闕不旬月間身弑趙村而漢祀滅矣以宏肇之剛慢楊邠之專恣王章之掊克無非足以死者顧當契丹蕩析之餘隱帝嗣之差足立國而乃小不能忍自速滅亾祇撫簡公殆有甚焉雖然不有廢也其何以興契丹滅晉徒爲漢祖驅除得天下之易無過此者而隱帝自剪其股肱復爲郭侍中驅除爻于相繼僅四年而滅失天下之易亦無過于此語云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有國家者可弗念歟

續史疑 卷下 十五

馮道

昔臧叔紇出奔邾魯人將盟之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爲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武仲聞而折服故罪人而不以其罪未有心服者也今之誣道者以道事四姓一十二君舜談及道輙申申詈之不知五代迭與遠如傳舍士生斯際苟掛仕籍其不事二朝者能幾哉祿祿者亾論即歐陽公傳死事凡十人而六人者已盡二處矣又略舉當年名臣如楊太師凝式歷事五姓范質魏仁浦竇儀劉溫叟皆事四姓

續史疑 卷下 十六

韓通事李重進皆事三姓曹彬受周脅寵爲宋元勳今一釋不罪而第知罪道道肯詘服耶愚非謂道爲無罪也道之罪不專在事四姓也莊生曰天下之治道術者多矣道之道術大都以鎭定爲宗以忍辱和光爲用故其對耶律德光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此其傳神語也夫使道果韜光斂跡甘若癡頑豈不亦自成一法門耶顧道有不然者當唐閔帝出奔時故君雖遷太后猶在即有廢立取太后進止可也乃亟命具勸進草以迎潞王比盧導力爭可以悟矣及潞王至又上牋勸進潞王果以大義折之如盧導所料且其倉猝趙迎輛張失度鎭定者果如是乎漢以郭威爲節鎭威詰道問討道教之以毋惜官物以收士心威用其策遂有澶州之事昔顏光祿因馮祖思降禮之問謂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今馮祖思問佞于我我豈有邪德乎以威之才而取策于道道之不能癡頑毀然也既不若顏公之自咎而反以收衆心教之使移漢祚又豈和光忍辱者所宜言哉愚嘗謂事有極猥鄙而人不以爲猥鄙者如庾子嵩之積貲阮遙集之好屐稽康之鍜不足累三公也以其眞率也破賊而喜失位而怨亦人情耳安石之折屐深源之書空貽咄千古者以其矯情也道唯以鎭定爲頑自居而迎潞王與教郭侍中二事又自離其宗矣此即事一姓一君吾猶罪之而況事四姓一十二君乎雖然道自有不易及者耶律德光問百姓如何救得道對曰雖佛出世亦救不得唯皇帝救得契丹感其言道不妄殺澶州之變郭侍中已爲亂兵所擁道受拜如平日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即此二事豈庸庸

續史疑 卷下 十七

者耶試令今之晉道者反而思之恐亦未必易能也

桑維翰

石晉之有天下大都維翰之力史稱其敏速忠誠而惜其死于張彥澤之手愚謂維翰之罪死不足贖也晉秦伯約白狄伐晉春秋惡之唐肅宗借回紇之力收復兩京其後回紇披猖至責太子屈賂舞蹈辱竟莫洗君子咎焉維翰則不知春秋之義唐事不遠可無鑒乎當晉主從鎮天平疑懼之時維翰儻不欲晉主終其臣節第如劉知遠之議可矣乃使稱臣稱父以事契丹而又割盧龍以北賂之使十六州之地四百餘年陷于左衽誰之咎乎且維翰在唐雖未極尊貴猶然王臣也在晉即爲相輩一陪臣耳知相不十年而身死族滅晉主父子相繼亦未十年而亾十年之中賂獻賂遺稍不如意誚讓旋至含垢忍辱朝野共憤而維翰恬不爲意萬相戒以無犯嗟乎令以事契丹者事唐主有不共保富貴延及無窮邪昔人云開門作天子何如開門作藩鎮維翰見不及此而可謂之有學有識乎當年契丹入中國人咸歸咎景延

廣愚謂等死耳維翰屈首以死又不如延廣十萬橫磨劍之言差足吐氣也

王進

歐陽氏曰予述舊史至王進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未嘗不廢書而歎亂世名器之濫一至此也愚謂此何足惟即治世往往有之矣唐張宏靖以宰相出鎮盧龍詬責將士曰汝曹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宏靖之言雖失之過顧當時崇尚如此其僅識一丁字而槃槃若者必有之矣又亾論宏靖時開元四年有言選舉大濫縣令非才者元宗于宣政殿試之惟鄄城韋濟詞理第一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又四十五人放歸夫此四十五人者豈非覆選皆已南面而臨民矣然終唐之世覆試選人止此耳令歲歲而求之其爲四十五人者可勝計乎故重文而至于極則以帖括逢世者往往見收帖括之極其去識一丁字者能幾何哉重武而至于極則善走者亦以捷足奏功亦其勢也宋人以不龜手封逢時故耳世之濫取名器者寧一王進而歐陽公獨爲之於邑邪雖

然物極則反譬如火爲火中衆署乃道以其極也故宏靖之言亾幾而幽薊兵亂以至唐亾而有白馬淸流之慘禍王進之貴亦亾幾而陳橋倡義以至宋興而有五星聚奎之文明莊生曰知東西之相延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文武之迹亦若是耳有復壆之慮者務衡其極重之勢而調之可也

皇甫鎮

鎮舉進士二十三上不第澧州刺史李詢辟將判官黃巢陷澧州鎮走問人曰使君免乎曰賊執之矣鎮曰吾受知君此去將何之還詣賊竟與同死鎮之節義若此令得通籍朝廷展布其四體豈不與鄭台文韓致光等頡頏共濟邪當時叨上第據要津者如韋保衡盧攜輩悉碌碌無聞而才節如鎮反使沉淪圄落不得死社稷而僅僅死于知已唐之宗社何得不亾而唐之縉紳何以無白馬之禍也其後江南樊若水亦以舉梁不錄託隱漁釣以絲度江廣狹寄疏宋祖宋如其制方舟渡江不爽尺寸遂取江南此雖義不若鎮顧有才若此有司反以卑肥失之令孤憤挾

奇以資敵國而卒以自亾亦可爲取士者鑒戒矣

敬翔皇甫遇

舊史曰梁亾而敬翔死不得爲死節以翔常佐朱溫纂唐也晉亾而皇甫遇死不得爲死事以遇不能手刃杜威於坐也愚謂犬吠非其主古常言之翔覆舉不第乃咎之梁梁主用之固智氏之豫讓也如必責以大義則梁亾去唐滅僅十餘年死梁者豈非唐臣乎然史氏即不傳翔爲死節猶未極詆之也綱目乃書云敬翔李振等伏誅攷梁主白馬驛毒唐縉紳李振寔尸之莊宗入汴振又先入朝振固大逆不道人也翔聞振入朝遂自經死夫翔即失身于初一死明白猶足𧧕蓋而乃書之與大逆者同戮九原而下翔能無故恨邪其後金人入汴書侍郎李若水死之時論云若水嘗主車駕如金師亦在誤國之數惟一死明白故得爲忠義耳翔之死寧不足比李侍郎而乃以伏誅加之朱子云君子之善善也速者豈謂是與至皇甫遇事亦有可疑者杜威密與契丹通史稱皇甫遇初不與謀以威之恇怯又既與虜通其自防必

無不至矣遇既不與謀何能伺其間而手刃之也即古刺客如聶政等能手刃人于坐者乘其無備也況皇甫遇又未必講于劍術者故如是而遂貶之不得爲死事抑亦過矣士君子生不逢辰以身殉國亾論五代亂亾接踵之季即植節矜義之世寧多得乎弄柔翰者猶然竊竊吹毛而罪之亾論死者含冤又何以風天下萬世之忠義哉其後靖康之難金人相與言曰道國之亾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宋以仁義禮教立國而死節者寥寥乃爾令得敬翔皇

甫遇等不足免金人之恥咲乎宋儒長于責人而短于當事如此噫金人之言亦足爲敬翔皇甫遇吐氣矣

澶淵之役以不遷都勝靖康之事以不遷都亾

孟子策滕引避狄世守二者請其自擇然則遷都避狄亦聖賢良策也唐自元宗幸蜀以來後之君臣以走爲上策至宋景德初契丹入寇王欽若則請幸金陵陳堯叟則請幸成都寇準不從竟盟契丹而還爲謂景德之勝不在準之不主從遷而在準之歸莫寨

定也方契丹駐兵陽城淀準輙辣師命將以扼要害時契丹所恃者蕭撻凜撻凜殲而虜氣衰矣過河固請遂近懽呼而虜氣益奪矣向非預備既要誠其渠帥以褫其魄而使得長驅逼汴即準亦安能保其不敗哉若靖康之亾正坐與是反耳金人入寇宰臣秘不以聞及斡离不濟河河南官軍無一人禦敵而斡离不且咲南朝之無人矣粘没喝入南北關關險無一人守禦而粘没喝又歎南朝之無人矣既不設備惟早定從遷之策庶可圖存而又不能從比敵師壓境縱使奪門出走而已不成軍矣即欲東達東京西走洛其可得哉且澶淵之役王旦留守與準面議于帝前曰十日不捷請立太子是當日君臣并肅宗靈武之事計已定矣如此早計遷與守無不可者若靖康之君臣一處堂之燕雀耳宜其有青城之辱也

蔣之奇歐陽修

歐陽永叔之議濮禮也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等力詆其非唯蔣之奇以爲是及呂誨等皆出永叔薦之奇爲御史于是衆共指之奇爲姦邪之奇思所以自解

乃誣劾永叔帷薄不根之事夫永叔之議禮特其析義未精未必有心于固寵道諛也乃其薦之奇爲御史則誤小人之朋比矣即之奇之是永叔亦或意見偶合天下后世固諒其非姦邪也及知衆尤所歸而誣永叔以自解則真姦邪矣永叔世稱文宗之奇亦稱禮伯而乃有此何邪當永叔被誣時上怒甚獄急羣臣無敢言者獨趙叔平力辨其誣而叔平又永叔素所不善士也永叔負人倫之鑒而竟失趙叔平安在其能知人哉永叔逼經學古無論其文即人品亦無可大議者惟議濮王典禮薦王介甫薄趙叔平黜范景仁數事差不滿人意劉定之謂永叔所用未究皆永叔自取之此言良然若蔣之奇少常受業于永叔而所爲如此亦可謂操戈入室矣

程顥

宋儒學術人品若伯淳可謂醇矣然亦竊有可疑者方安石變法始置三司條例司使陳升之章惇領之條例司之不宜置當時司馬光辨之最審升之章惇又僉壬小人而條例司使八人巡察天下伯淳乃屈

首從事何也繼以呂公著薦爲御史神宗素知其名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伯淳每進言帝頻竦曰當爲卿戒之君臣遇合固千載一時也是時新法害民唐介以爭法死范純仁鄭獬諸公以議法罷呂獻可以彈文黜老成繼去國亂已形伯淳前後進說曾無一言及此而第勸帝防未萌之欲語云拯溺不規行濟饑不擇食帝之務財用急邊功人欲昌披極矣不亟彌其已萌而第云防其未萌是何異當燎原之時而徐議嚼火當滔天之勢而徐論蟻穴乎其後德祐時郡邑降破殆盡而陳宜中猶曰理會科舉明堂等事未必非此尌之嚆也朱晦翁謂伯淳爲條例司是孔子獵較意不知其不談新法又作何解嗟乎九原可作安得北面伯淳面質之伯淳心地光明諒不自護其短也

熙寧元年正月朔日食

綱目書日食三朝者三十有六而食于即位改元者三漢桓帝之建和宋度宗之咸淳與此是也桓帝爲梁冀所立而不能討賊春秋之譏比于無正度宗內

信似道外逼蒙古天怨人怒不數年而亡天以象示無足怪者神宗承熙洽之運方思勵精求治度越前王而即位之初垂象如此何哉及覩詔求直言羣臣無當意者而王安石越次入對投若魚水然後知日始爲安石食也綱目顯王八年書彗星見西方下書衛公孫鞅入秦先儒曰鞅之爲彗也大矣熙寧之日食其即秦之彗乎故公孫鞅王安石之行事大畧相似其變法以厲民同也其置邏卒禁誹謗新法同也其附會官以進同也其將進用而致天譴同也所不同者鞅以變法而轘死安石以變法而從祀鞅富彊秦而以其君不再世而帝安石禍宋不再世而偏安耳嗟夫安石之禍國甚于鞅而食報獨厚此又秦宋强弱與亡之驗歟

復燕雲

靖康之難由童貫之通金以復燕雲而其圖復燕雲也由童貫之得志西羌而倖生邊事人皆知貫爲禍始而不知禍不始于貫也吐蕃于宋世修朝享且助征元昊作屏于西而王安石主王韶開熙河之議于

是唃氏之族無日不受兵迫至崇寧子孫殺敗而童貫乘之以滅其遺類遂自謂世無勍敵而僥倖于燕雲夫非安石主謀于先童貫何能西略而又何敢輕言天下事乎契丹自澶淵之役以來和好不絕熙寧間安石坐張取始與之誠令韓縝割新疆七百里界之而邊釁始開宋之不忘契丹以新疆為藉端也燕雲本晉所棄宋與契丹為令安石不割地以挑釁而宋君臣亦何事通女真以圖燕雲哉春秋誅首事故貶萑泉之盟而乖隴無識務名故曰靖康之禍罪在安石也然則童貫惡得無罪曰安石方以學術高一世而獨不知宦寺之禍乎唐自肅宗以後十有四君為宦官所殺者三為所立者九為所廢者一女為所逼而死者一妻為所弒者一皆由執兵柄故也宋懲唐禍頗飭宦寺之權而安石附蘇元震以進由是濫縱而李憲主兵總領秦鳳熙河邊事馴至童貫有由然矣故燕雲之役不幸而無功則宋有金狄之禍幸而功成則寺人之禍恐甚于唐矣噫誰生厲階耶

楊三變

熙豐之小人多矣然皆有小人本色在人猶得而逆之其最奸最狡者無如楊畏當時目為楊三變以其進于元豐顯于元祐遷于紹聖也愚謂小人之性戈矛荊棘填刻萬變何足論哉獨有惜于呂微仲耳微仲相業史稱其忠及三黨分朋史稱獨微仲戇直無黨然孰知禍宋者乃微仲乎元祐時君子彙征小人銓伏正夬上六無號之時也而微仲修郤于劉摯引畏居要津以自助比摯去而畏勢益張乃首叛大防薦章呂等以倡紹述之說使上六之夬變而為初六之姤誰生厲階也蘇眉山論齊桓之伯不曰管仲而曰鮑叔牙論齊桓之亂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夫三子非管仲所進而仲之將殁也亦嘗謂三子不可近矣第未能舉賢以去三子而蘇氏猶以亂本歸仲矧有意援締以排異己而成疏豕躑躅之禍者乎比至紹聖小人盤據亡論宋事不可為而微仲亦竄死九四無魚之凶卒自受之悔何及耶噫嘻史既云微仲引楊畏以自助而又云微仲無黨何也

立太學生三舍法 元豐四年

國學始有虞氏之米廩而盛于周之辟雝三代而下盛于東漢而辱于唐說者謂東漢君昏政亂而不聞亡者作人之力也宋自慶歷皇祐間學制始備至元豐更立三舍法諸生二千四百人歲時升補雖不及漢之盛而其食報于士則東漢有不及者試畧舉之徽宗時則有以詩諫之鄧肅有論蔡京之陳朝老靖康時則有救李綱之陳東有死難之徐揆隆興時則有張觀等七十餘人之劾湯思退慶元時則有楊宏中等六君子之救趙汝愚淳祐時則有黃愷伯等百四十人之排史嵩之有德潤等百七十人之宛徐元杰以至丁大全之凶狡陳宜中等六人發其奸覆似道之要君葉李蕭規暴其罪德祐之易祚徐鑣闔門殉其難諸生亦無負于國矣惜也建言諸生自陳朝老而後或誅死或貶竄無能免者而甚至劉遊士之籍又甚至嚴省試之法多方窘辱以失士心使諸生無俚亦作捲堂文以洩憤而宋之元氣日索國步斯頻矣毋謂宋之三舍生不若齊之一王蠋也

叩馬書生

嘗觀先輩論書生叩馬一事以為懸武穆之功而禍宋者此書生也每竊恨其非人愚謂書生之失言黃口孺子能知之至謂兀朮欲棄汴而遁因書生之言而始悟愚未敢信也檜非宋臣固金臣也兀朮脾之召武穆之死皆檜之定計以樹功于金者也豈其樹功于金而不先通情于金兀朮最稱狡虜又豈昏然不悟而必待書生之言耶且令書生即不言兀朮即棄汴檜亦必召飛飛還而河南新復諸郡皆為金有矣汴不復歸于金乎然則書生第料事者也非僨事者也何名禍宋乎竊謂當武穆屢捷之時一時謀臣計士皆屈指以望成功而書生數言將兩朝之結局武穆之生死合如左契書生固非常人矣或者咎其不用之宋而用之金則亦聞周亞夫之求劇孟江南之失樊若水乎宋自咸平以來陳彭年背貢舉之禁馮拯嚴糊名之法王安石以經義字說變士子之學術壞才瑰行抵掌沉淪已非一日而陳東歐陽澈之伏尸東市又此書生所目擊而腐心者宋自棄書生書生無與也

陳公輔

世之攻安石者多矣獨公輔中其膏肓安石定無辭于地下當時或怪其能攻安石而獨不尚伊川之學以為恨愚謂此非公輔之過而程門弟子致之耳學者無人無我之學也豈有所謂程氏學耶說在易之同人矣于野則亨于宗則吝伏戎分黨則三歲不興而九五之相遇以其能自東也既自立門戶曰程氏學又攻天下之人何以不為程氏學則亦九二之于宗九三之伏戎而已何以同天下耶且聖賢之學非

術求勝期于致君齡民爲耳有如賈易等鬨黨以禍宋是徒欲伸其師之說洩其師之忿而于國家之安危了弗顧也聖賢果如是耶語曰唯無諍者能止諍即自以爲應兵然何如弗應盡以不見不鬭處之乎彼動以未聞道責人吾故不責未聞道者而尊其實于諸賢也宋儒傳學宏才實如安石安石之才至于禍天下以其自是而不能克己耳有如諸賢之標榜宣公輔均所不于矣昔董仲舒著災異論或奏其實于武帝帝以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

以爲大愚于是下仲舒吏論死使步舒知爲其師書當何如推尊哉故殺其師者必黨其師者也足爲標榜植黨之戒

張德遠史浩

議相業者謂浩不在端亮之科至與德遠相提而論皆謂不啻霄壤矣愚攷史浩傳稱其引建人才平心不忮如待陳茂實齊與夫救殺市民數事皆人所難而又力陳趙鼎李光岳飛之冤則皆賢相事也豈史皆諛言哉世之謗浩者爲其與張德遠忤而德遠所舉士王龜齡刻其誤國入罪于是浩大不理於後人之口愚試論之所云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宋自建炎以來賢相孰若李綱趙鼎德遠以宋齊愈故而排李綱以論議不合而仇趙鼎矣宋之大將孰若岳武穆名將孰若曲端德遠以議王德鄜瓊故而誣武穆爲要君矣信吳玠之譖而殺曲端矣宋之奸相孰若黃潛善汪伯彥賊臣孰若宋齊愈秦檜德遠始則附汪黃繼則薦秦檜矣李綱劾齊愈則誣綱以救齊愈矣如高宗視爲冲天之翼繼孝宗倚之爲長城儻愈委任之專則虛心謀國期于共濟可矣顧富平之役違王彥劉子羽之請而失關陝符離之役始與浩爭既又不能撫衆以至敗衄使弟子與尸誰之咎耶且德遠首謂越不可都及張守請帝都建康毋都臨安又復怒守其褊心大率若此大壯之九三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罔亦君子之壯也其愈幾何此蘇雲卿所以覷破而遠之也或謂世之尊德遠而詆浩皆以子故於戲有子考无咎信矣

金元興滅

昔人謂鄭侯不殺楚子項羽不殺沛公符堅不殺慕容垂皆不旋踵反受其禍以爲小仁仁之賊也愚謂匹夫宿命未終猶不可妄殺況興王之主乎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矣始金主阿骨打一酋是耳遼主欲除之不果阿骨打知之遂稱帝而滅遼其後金主遣衞王受元主鐵木眞之貢衞王奇其狀貌請除之金主不從于是鐵木眞遂稱帝滅金金主之不能殺鐵木眞猶遼主之不能殺阿骨打也不寧唯是攷金之禍宋與元之滅金其蹤跡相似若

皆有眞之爲而爲也者金兵圍汴欽宗欲棄城走元兵將及中都金主亦欲棄城走金兵南下蔡京匿不以聞蒙古侵金金人亦戒毋傳邊事金兵圍宋城禁樵禁不許施矢石蒙古圍金城金平章亦戒毋放一鏃以至金之抹撚居忠即宋之王黼也金之胡沙虎即宋之蔡京也金之崔立即宋之范瓊也而金之后妃諸王降遼不臺于青城又即徽欽降粘沒喝古地也蓋百又六年而天道復反矣豈人力哉雖然天非人不成楊子有言棄宏道天而天之違秦亦宏人未毋先自絕于天可也

五星聚軫 淳熙十三年

乾德間五星聚奎與之次識者以爲太平之象關洛諸儒文明之兆也又二百餘年而五星聚軫史不言後祥或以明年上皇崩當之愚謂老死人常理耳豈足以當之耶攷天文志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無德受罰故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桓將伯五星聚箕漢初五星聚東井而秦項滅宋初五星聚奎而諸僭國平以數君之德也唐開元三年五星聚箕尾而

有安史之禍以明皇始治而後不德也宋乾淳之交號稱治平令孝宗毋倦于勤何知星聚之不爲祥而未二年已傳其子矣光宗制于妬妻獲棄三綱相臣行道人心搖散比及寧宗寵信韓侂胄以內批用姦諫逐大臣而又著僞學之籍嚴六經之禁焚坑秦火再見于此如以聚奎爲文明之祥則此正天喪斯文之兆也軫爲楚分其後宋之覆亡踣失襄樊天蓋以象告矣攷之五星聚合獨宋爲頻景德四年五星當聚鶉首而以近太陽同時伏策康時填星熒惑太白歲星聚按天官書四星若合兵喪並起亡何而有靑城之辱天文譴變不爽若此愚謂淳熙之五星聚軫乾德聚奎之反也是炎之日中異子建隆異光堯盡之反也而光寧之不君亦太祖太宗之反也法言甘石之對不信然歟

余汝尚許衡

宋儒諱禪之名學士攻辨必摘其字句以詆爲禪子是儒之歸者甘守其淺澁而禪之黠者益掘其神奇抑卻離神奇判無淺淡耶劉歆分九流宋儒深斥

其非及自立論乃取吾道與佛老三分之是世界原自混一而彼自顧偏安也佛經之精奧者無若楞伽達摩曰吾觀震旦惟有楞伽四卷可以印心顧其大旨在五法三自性俱空八識二無我俱遣耳孔子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盡之乎近佛有拈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一語以爲無忌憚顧子思不云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孟子不云萬物皆備于我乎佛之道卽吾之道吾能爲華夷主胡越一家可也如其方寸五嶽則儒之朱陸禪之能秀又各立門戶矣此異道二耶抑見二耶試舉二事證之今之誦佛號者必曰普逝馬祖法嗣有龐居士及其女靈照者禪家稱爲神通無礙者也乃吾儒亦有之熙寧間道士俞汝尚歷官四川年七十餘謂其妻曰可以行矣妻曰然則我先行遂化去汝尚襄後事畢隱几而終此與龐公父子何別焉又宋季許叔平勤修教授不事浮屠旁舍有僧德公者感服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德作德徒爲不孝之人耳自是不復度弟子乃知儒與佛不在語言文字間俞退翁之解脫也得儒之精者也許叔

平之儒宗也奪禪之髓老也而德公之皈儒也攝兩家之障者也卽此觀之天地亦寬矣吾道亦大矣必株守一隅兢兢然懼越疆犯界而猶互相譏察襲遣其極亦不過一龜茲王耳況未必造極哉俞魏丈侯見游金石蹈水火者問子夏曰夫子奚不爲之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知此者可與言道矣

洪福家僮

孔子論士鄙執政者于斗筲子與氏云不仁不知無禮無義人役也然則人品貴賤果繫名位乎世俗以族系相矜每誣屠賽爲無算夫亦知役于人者之反能役人耶僧讀史至景炎間元兵抵淮南東遴制撫使夏貴望風納款貴家僮洪福從貴積勞知鎮巢軍貴降招禪福不從元兵攻城久不拔貴佯爲好語誘福開城而執之父子不屈以死死時屬貴不忠請身南向以明不背國嗟乎福所得乎國者幾何至故主不能奪奸弟不哉廉樂然忠烈聞者出涕彼夙昔南面頤指氣使之者即醜類寶貴能不媿死耶嘗攷前代如福者蓋其有聞者固自不少據耳目所經見如

拖節之才略能翹之廉直李善之忠謹谷利之醇厚王義之捍難都兒之方介李鴻之奇幹武公幹之孝弟皆與豪奴僕也而皆有至行即不必皆難禍顧豈可以人役目之哉若衛青欒極貴顯而行能無足稱其去斗筲亦無幾耳或者謂蕭夔無松栢而任安乃以斷席別坐爲豪亦皮相天下士矣

賜處士何基王栢贈諡

昔人每議宋當兵亂國危之日而猶贈諡名儒信爲衣冠禮樂之國也愚心竊非之嘗曰不藏厥藏民罔攸勸此舉行于治平之日以激濁揚清可耳今何時哉右相章鑑果矣雖使曾淵子通矣塞諸淮文鄉季可遁矣轉運許自新安指王鑑龍遁矣侍從陳堅等數人俱遁矣簽樞文及翁僧背遁矣元兵壓境主少國危爲大臣者正宜請命于上深治諸臣畔官負國之罪庶足以惟人心而紓多難而反據山林之臘骨以表其高是教人遁世也其誰不慕丘壑閒曠之樂而甘懷柴于瞻烏靡定之日哉以後宋一月而相臣王爚去矣陳宜中去而太后遽遣矣又三月而左相

留夢炎去矣又數月而參政常楙樞使夏士林去矣陳宜中復去矣嗟乎興亡自古有之未聞大臣棄君父而相率潛逃者衣冠禮樂之國固如是乎按是時陳宜中當國宜中三召而必不返情已略見于此史又云郡邑降彼宜中束手無策而唯日理會科舉明堂等事如必以此爲禮樂則梁孝元戎服聞講馬上賦詩亦不失爲賢君耶

元分江南人爲十等

蒙古侵宋第其人爲十等謝氏曰一官二吏貴其有益于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賤其無益于國也說者恨元人不知儒又恨惟當賜九而爲元所辱一至于此愚謂元人不知儒何以能知許叔平廉孟子諸人哉元人此舉亦猶石勒之殺王夷甫也宋之國事壞乎小人僧元人稔知之矣先是淳熙間有宿儒常私慮曰今之假道學以欺世者以治賦爲聚斂以捍邊爲粗材以讀誦爲玩物喪志以留心政事爲俗吏恐國家之禍不在典午清談後也時有訝其言太甚者至淳祐而後乃始益驗矣當時賈似道陽爲崇推

而陰利褒衣緩語者之無異同也于是柴車破屣低聲異避者悉擢清要而士益自瞑目靜坐以談誠正弊衣菅屩以博清名甚至拖木主謁嫡派借爲行貸而於國事悉置度外此其招搖乞墦之態何必減娼丐哉凡元人所親見而熟聞者此儒也昔魯哀公問惟于孔子孔子歷數儒行十六哀公聞之終身不敢以儒爲戲今當時有眞儒元人方稽顙納欵之不暇何由受此侮哉雖然唐人雖黃滔賦而唐賦益年宋人月旦唐詩而宋詩愈下後人知咲宋儒愼毋聽其

臚傳以發冢也

宋末三傳

今之評緇流者以爲苦空禪寂反揖君親無益四民而傷義名教此非深造禪理之言也佛以棒喝爲機緣以辟支爲小乘益且度一切苦厄矣豈遺君父乎且不難割臙以飼餓虎餓鷹矣矧君父之急乎弟儒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彼法中殺身非爲成仁捨生非以取義耳何以故有成有取俱屬法塵故也余于宋季得三比丘焉靖康之難五臺有僧真寶者金人

百法致之終不顧曰吾既許宋皇帝以死矣豈可妄言怡然受戮及德祐之變宜興有僧莫謙之者糾義士捍元兵戰死又有萬安僧亦豎降慶旗起兵討襲右没于行間嗟乎徽宗尊信道教癈斥浮屠而崇右信佛奉僧又從古無比令三僧稍有妄想不爲江南之樊若水則爲吳炎之留夢炎矣慷慨捐生真得如來大涅槃者也故人患不能作佛耳必作佛者乃能報君親之恩而謂之傷義名教亦淺矣惜也萬安一僧史失其名即此僧原無名根然亦何可令弗傳以媿懷榮二心之士哉

張次公因其季父大來公作史疑而作續史疑自謂或證之易或證之春秋而當時評二書者以爲如太華少室並峙寰區莫能軒輊信知言也顧次公筆鋒鋭利實有大來所不到處獨其學深於禪故李贄一見即四體投地目爲佛位中人而發爲文章亦多從禪悟得力若易與春秋則特其借徑也次公幼慧而屈於有司閉戶著書尚有五經講義春秋三傳節義四六綺合

古今表箋選楞嚴註疏禪那集其目皆登於邑志余從其族人求之並云散佚無復存者友人左春谷家藏此編出以見示因嘆前哲之苦心著述非有心人爲之抱殘守闕幾何其不澌滅一至於盡耶春谷名脂乾隆丁酉拔貢嘉慶五年四月廿五日琴士趙紹祖識

通鑑評語

申涵煜著

通鑑評語卷一

畿輔叢書

永年申涵煜著

絺疵

絺疵可謂知者矣見韓魏無喜志有憂色知其必反見其視端疾趨知得其情知智伯之必亡也請使而去非知者而能如是乎易曰君子見幾不俟終日絺疵有焉惜乎其汶汶於齊名反出豫讓下也

田子方

貧賤驕人是一時矯激之語謙受益滿招損溫恭爲德之基無論富貴貧賤皆不可驕後來加足帝腹實自此語開

之要是狂狷者流聖賢中正之道必不爾

吳起

吳起殺妻求將李克乃謂其貪而好色蓋貪心重併色亦不暇好矣他日爭相棄楚不得其死皆貪心使之也獨西河中流之對頗有儒將風是竊取曾子緒餘

聶政

聶政皮面抉眼本不欲顯留姓名其姊哭向市人說出亦覺多事戰國好名心勝雖婦人女子不免習俗之移人也甚矣哉

苟變

二卿甚彼便欲坐此廢棄衛法之嚴如此後世紀律不明縱軍擄掠者尚能逭于三尺之誅然此時衛國已無綱紀是苛也而非嚴也故子思子以正言救之

衛鞅

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從來懦主肺腸被此二語道盡然非至殘忍之君亦斷無殺無罪之理留鞅不死以興秦者天也

申不害

世以申韓併稱韓術不售而死申卒得行其志夫豈可同日語且爲相者不過欲國富兵强而已韓坐爲十五年之

利其抱負爲何如哉惜乎其書不傳

公孫戍

戍受寶劍而諫孟嘗孟嘗書門版曰凡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甚得受諫之體後世專設言官勸疑其挾私夫果其言是也何必過爲吹求哉然聽言者因宜實而進言者守身則不可不正

司馬錯

錯言伐蜀舍周識大勢有遠謀真是秦之功臣若如張儀所言不過亂臣賊子舉動此時秦之氣候尚淺聲有不敢乃事者

燕噲

學堯舜而過者燕噲學伊周而過者新莽誠僞異也三代以下此等事斷不易行惟成器之退讓博陸之廢立庶幾近之

陳軫

楚王貪癡之極軫旁觀者自悄但始教以陰合陽絕是爲首鼠繼教以併力攻齊是爲橫逆俱屬說士邪謀不得交鄰正理

武靈王

武靈王氣局豪邁是秦皇漢武一流晚年以溺愛不明嫡

庶擁亂英雄失書兒女情長卒之餓死沙邱悲夫肥義不能調停事先而枉以身殉亦愚忠也

藺相如

相如廷叱秦王五步內請濺頸血併不說出個道理亦太覺無賴秦所以不敢動者止因趙盛爲之備耳不然何補一書生哉弇州謂其僥倖成功幾手僨事信然

許歷

許歷冒死而言兵事有膽有識然趙奢胸中原有成算即使歷不言奢遂不厚集陳不爭據山徒以血氣馬服負其去括也幾何哉

范睢

遠交近攻是嬴秦兼併天下張本使不得范睢之言前此權術紛紛之論到底茫無頭緒

觸龍

觸說太后故款款作家人語不覺易入後唯李鄴侯爲建寧辯冤得此委曲然龍臣也后君母也何至覿面媼之史記呂帝紀云母曰媼豈古人即以此爲尊稱耶不解

蔡澤

范睢結怨於秦深矣貪位不已必有車裂射尸之禍澤一旦以口舌代之雖係傾奪之謀實成急流之退卒得保其

腰領也澤之賜哉

縮高

王蠋縮高皆戰國時有數人物當狙詐昏濁之世而得此正氣扶之可謂綱常中砥柱彼豫讓者流俠也而非節也荊聶則近乎盜矣

茅焦

茅焦之言肆口醜詆不知始皇何爲改容豈動心於天下瓦解之言耶至欲就死以滿二十八宿之數尤屬荒唐

黃歇

陰謀盜國實巧於不韋而拙於歇然究之身死族滅以國

易宗巧亦拙也或曰晉元帝何以長有其國曰此自元帝
父所爲非小吏牛金計也

始皇

世界至秦又是一番開闢政所爲固不道而郡縣阡陌長
城數大事後世皆因之雖有聖帝明王不能起而復古運
氣使然也彼王莽之井田宇文之周官皆僭竊何足云

李斯

自古眞小人無不託爲僞君子獨李斯勸督責一書公然
明目張膽非堯舜而詆仁義眞是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斯
嘗受業於荀卿卿曰桀紂性也堯舜僞也殆授受所自來

歟

陳嬰

嬰母令嬰有所屬不爲首事深識時務蕭曹鄧馬輩攀龍
附鳳俱是此意彼陳涉李密之流有愧巾幗多矣

章邯

章邯是一勍敵諸侯所以不得長驅者以邯爲之捍禦耳
趙高必欲驅之降羽而軍遂覆上矣故曰未有權臣在內
而大將能成功於外者也千古同慨

誅趙高

齋宮之誅甚快人意與魏孝莊誅爾朱榮從來無此簡捷
法雖然不得善終可以告無愧於地下矣若曹髦之輕躁
則人謀不善非盡天意也

范增

增既能望氣知沛公氣皆龍虎成五采此天授也而又欲
擊之霸上鴻門是以人與天爭矣天豈可違乎且羽
屠城殺降徙都弒帝種種失著處不聽一言勸阻則將焉
用彼相矣疽發自斃于豎子乎何尤

董公

楚漢曲直全在義帝一事以留侯之智未嘗議及發喪而
乃得之三老董公異日序功次宜在蕭曹之上拔自戾太

子冤狀亦爲壺關三老茂何漢多賢三老耶

李左車

左車之言如用信耳果成禽乎曰未必信何以聞不用而
喜也曰用其言則費時日難以一鼓而下矣善用兵者隨
機應變必不以僥倖成功然而左車亦人豪哉

酈食其

立六國後酈生胸中止有一國霸習見不復知帝王大計
且魏豹田榮輩見反覆不常立後又焉可恃乎子房所見
者大故卒能爲王者師

韓信

淮陰有死罪三一陷酈生一請假王一期會固陵不至高
祖久不足於中而殺機發動已伏於脩武定陶兩奪其軍
時不待雲夢之遊也然而陳豨握手之謀史臣附會其誣
實甚

婁敬

敬最得計者是建都最失體者是和親功罪難以相掩賜
姓始此亂宗支而瀆禮法帝實作俑矣

貫高

帝以婦翁無禮於壻高午陪臣何至便謀大逆是猶庇其
父而作色於祖也戰國俠士習氣激烈而昧於大義如此

死有餘辜帝更欲赦而用之何哉若田叔輩則得其正矣

陸賈

人皆目陸賈爲說客不知其時時於上前稱說詩書又勸
以行仁義法先聖斯文之得以不墜者實自賈開其端新
語雖粗淺使帝易聽耳所學未必止此

盧綰

漢分封諸臣唯綰最無功而王亦惟綰最負恩而反上崩
綰即亡入匈奴與生同日者死亡亦同時耶

曹參

繼世君臣多狹小前人制度往往以紛更致亂觀曹參守

職勿失之言眞得宰相體獨呂氏禍水方萌防微杜漸之
處似不可膜外置之此所以爲黃老之學也

劉章

耕田歌人服其膽然少年英氣太露殊非深藏遠禍之道
使非以婦翁呂祿故后素兒子畜之其不爲几上肉也幾
矣

周勃

高帝謂安劉氏者必勃若預知呂氏之難也者使非平賈
朱虛謀於內齊王灌嬰應於外勃何能爲左袒之呼直兒
戲耳祖不左其可止耶故袁盎曰丞相適會其成功

詔尉佗

庶孽多諱其所生與嫡爭長帝開口便說朕高皇帝側室
之子何等光明磊落可見世人拘忌只是識見小度量窄
目中未覩數行書耳

審食其

食其呂后幸臣穢迹久著文帝三年猶逭天誅當時可謂
失刑淮南王報母仇始以鐵椎椎殺之殆宗廟之靈假手
于長也然柄已下移矣

張釋之

上林嗇夫簿是尉職掌不能對則失職宜黜釋之乃引周
勃張相如兩大臣與嗇夫較論殊屬不倫宜曰黜陟小吏
此有司事非天子所宜臨問也則可矣

淮南王

王犯不赦之罪帝寬其誅而遠徙之較諸管蔡於義何傷
斗粟尺布之謠民無知不足怪也袁盎奈何欲斬丞相御
史以謝天下嗚呼盎眞刻薄人哉

賈誼

賈誼是諫官之才非宰相之器使相時而動竟其所學漢
治可以復古乃求效太急無端而發爲痛哭流涕之論不
祥莫大焉語曰當樂而憂憂必及之此所以有墮馬之厄

緊

薄昭

薄昭有罪宜在議親之列卽不然屈情以伸法太后亦不得而曲庇之喪服往哭是何令甲甚矣漢君臣之不學也

新垣平

以文帝之明而垣平得行其詐郊渭立廟改元祀鼎已開武帝方士神仙之好但悔之遲速不同耳此治亂所以異

緊

短喪

文帝遺詔蓋自謙薄德爲吏民哭臨者加恩耳非指太子也景帝竟以日易月遂爲千古罪人後世不責景而反咎文其亦不善讀史者哉

鼂錯

錯謀國未嘗不忠但恇怯而無擔當後來遂若覺爲多事也者袁盎狠毒假公報私錯死而吳楚不罷盎不反坐何哉景帝曰吾亦恨之誅夷何事僅付之嘆息已也

周亞夫

以梁委之借梁以牽制其西梁知無援其戰自倍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是不救梁實以救梁且因而用梁可謂善於濟變者矣

趙綰王臧

綰臧以文學得罪誠不如萬石君之躬行要其文學亦虛名耳安有眞儒術而爲姦利事者使得如董仲舒者而用之太后亦何能嘗之哉

李少君

少君病死天子（武帝）以爲化去不死其愚至此是知異端非能惑人人自惑之耳如淮南反誅世傳拔宅眞不根之言予嘗讀神僊傳見無不死之神僊則非神僊可知矣

灌夫

灌夫氣質一味鹵莽不至殺身不已所謂剛則必折也只

可惜魏其一片爲朋友熱腸竟爾殃及池魚然亦可爲大臣妄交者之戒

公孫宏

宏牧豕窮且老屢試有司不第其對策又浮汎無可取天子親擢第一立躋通顯固其曲學足以阿世亦緣上自識拔故破格用之耳此豈卽所謂命者非耶

主父偃

鼎食鼎烹與桓溫流芳遺臭之言前後一轍小人安心立意如此便是亂臣賊子收場安得不喪其首領

伍被

淮南之謀被極力苦諫王已心動忽轉而爲畫逆策及事敗露復自詣吏首告反覆變幻始終根左吾不知是何等肺腸可見人禽之關只在一念轉移間張湯坐以不赦之條非酷也

汲黯

上嘗以社稷臣目黯未嘗不知其忠卽使之卧治淮陽未嘗不倚爲重乃十年不召卒以太守老豈直道難容外雖賜稱之而實有介於中耶雖然黯已不朽矣

張湯

張湯有令子史不諱其酷張蒼有令子史遂文其過可見漢猶近古宋人遠不及也予謂史貴紀實總不容以有意設異人

霍仲孺

仲孺平陽一小吏耳旣生去病又生博陸將相萃於一門奇矣然援於衛而夷於霍數十年富貴功名何異南柯一夢

卜式

卜式是錢虜中眞豪傑觀其譏船算烹宏羊卓有諫臣風彼賦凌雲之才者垂死猶以封禪阿君意文章何足重輕

蘇武

武帝窮兵黷武征伐四出欲以重國威乎以爲皆不足重唯武嚙氈齧雪九死不回使知中國有守義之臣乃足重漢典屬國之報惜其賞不酬功

李陵

陵不死而降負國辱家正如所謂立身一敗萬事瓦解者太史遷以交遊而强爲之詞昧於大義矣坐罪固宜腐之則過

石德

戾太子之死不死於江充而死於石德太子欲自往甘泉德乃勸以矯詔以致稱兵闕下授首東湖向使得賢師傅何遽至此哉史歸咎於博望苑夫德非博望苑中人也

鉤弋

立其子而去其母元魏家法祖此古者殺一不辜雖得天下而不爲況夫妻母子之大倫哉從來無無母之國哀平桓靈之亂亡非盡由母氏也武帝可謂殘忍矣

顧命

顧命寄於金霍可謂知人而上官桀以狙詐得之已傷則哲之明獨怪桑宏羊何人亦與斯命豈人情愛少子預恐其不能謀生故留此善心計者耶然而濫矣

上官后

桀父子徒欲擅權固寵以女入宮遂不顧有五歲皇后爲天下後世僇笑霍光初不肯聽後勉從之未免私其外孫想不能拗顯於內耳觀桀誅而后得不廢可窺其隱矣

楊敞

敞身爲三公聞燕蓋之謀移疾不敢言知廢立之舉驚懼汗浹背而反決大計於夫人庸懦如此有忝大位所以久得苟容者豈以謹畏易於承順耶奏記儼然居首雖免負乘之羞矣

嚴延年

博陸廢立天下皆服其公延年忽爲劾奏酷吏故搏虎裂

未免生事沽名然存此一番正議亦可爲不學無術人作當頭棒喝

王成

成果僞增戶口以宣帝聽察豈受其欺璽書加顯榮即舉朝豈無一人知之者而此言乃發自計吏安知不爲妒者之口史兩存之亦闕疑遺義

悼園

宣帝以從孫繼統加本生祖曰戾父曰悼後從有司請尊爲皇考另爲立廟漢庭多經術之士併無異議後世濮王興獻之事聚訟不已亦獨何哉

王褒

聖主得賢臣一頌中寓諷諫然西漢文章古樸而此獨爲浮縟之詞遂開六朝駢儷風氣之靡也豈自褒始其殆學鄒枚輩而濫觴者歟

趙充國

邊計之壞率由中撓充國反覆條奏卒殲先零觀其拒浩星賜言不讓功以爲後法心如光天化日眞漢家第一謀將

耿壽昌

常平之法即平準中一事耳但彼以斂貨則貪黷而失體此以積斂則平糴而便民壽昌一言遂垂爲萬世法仁人之利溥哉

于定國

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而趙蓋韓楊輩皆以誹言驟昧罹於大辟安在其不冤耶或曰帝好以刑繩下非廷尉所得自主犯蹕盜環之爭有愧釋之多矣

楊惲

惲爲丞相敞子太史遷外孫而多才尚氣類外祖不類其父是以得慘禍然孫會宗以良友藥石之言相勸戒事發亦連坐罷官漢網亦密矣哉

張敞

敞以語言殺人有應坐之罪帝欲使得自便遂從闕下亡去夫天下一家亡欲何之以堂堂京兆竟同逋逃是尙成何朝廷耶此乃列國餘習漢治所爲雜霸也

蕭望之

以蕭傅之賢不得其死固由元帝昏庸亦其剛愎有以自致九臯若遇韓延壽吾不知其施何面目君子謂有天道爲恭顯其假手者耳

鄭朋

小人附會如蠅逐羶其自戕也如蛾撲火彼鄭朋楊興賈捐之諸葛豐之徒傾危狙詐卒陷禍機小人亦何益哉然木必先朽也而后蟲入之內有許史恭顯爲之招故此輩相扇而起耳陰長陽消此又漢運將衰使然

京房

房術數可謂精矣謀國可謂忠矣而卒致殺身何哉良以疎遠小臣遽與權貴抗衡扞格無素故也然能占災變而不能料生死又何以善易爲焦延壽曰得吾道以亡身者京生也論其人邪論其數耶神乎師哉

石顯

顯旣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己乃擢用貢禹與蔡京之籠山石享之舉自投盜名欺世古今一轍而世人或遂爲所欺者眼孔何小

陳湯

湯康居之役較傅介子而更奇使其生武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匡衡外持正議內阿賊顯故格其賞而不行殊失鼓勵邊臣之義甘延壽因人成事反爲功首遇合眞有幸有不幸

匡衡

衡以經術爲相而浮沈於石顯擅權之時是胡廣一流人杜欽谷永號稱文學亦附王氏而專攻後宮殆班固柳宗元之匹也貪位苟榮文人更巧竇太后黜滅綰而崇萬石未爲無見

王鳳

漢祚雖移于莽實萌於鳳王商王章之死國之元氣已傷然成帝亦嘗覺悟矣而太后垂涕不食遂使視事如故是眞實成於太后也卭成之肉尙可食哉

五侯

五侯雖驕縱尙未敢有逆謀故一經詰責遂藉槀負斧陳謝使帝此時堅顧乾綱漢家何至此步乃積重難返釀成大變易曰弒君弒父非一朝夕之故信夫

淖方成

漢家母后多失節再醮之婦而衛子夫趙飛燕尤以歌舞兒進夫士民之家妾婢枯寵尙致爲之不齒況母天下以媢哉善乎淖方成禍水之言此女識而通乎道者也

張禹

禹尊爲師傅貪諂傾邪王氏之篡成於一言與李勣之贊立武后趙普之謀立廷美古今三大恨事予謂奸雄可耐而柔佞難忍安得斬馬劍盡誅若輩

傅后

傅后之擅王氏少衰然如火勢方熾沃之以勺水而其焰益張况后以矜夸易其暴莽以陰謀售其奸如加脂膏於積薪之內有不燎原焚棟者哉

耿育

趙氏姊弟淫惡貫盈其戕害皇子是貨解光雖非正人然旣已發覺形迹鑿鑿正宜窮究根柢爲國伸法育乃謂揚先帝之過負託後之意帝亦私德趙氏而曲庇之失春秋復仇討賊之義矣

定陶共皇

共皇之事定襄昭然而阿旨者必欲加之以非分父子天性之間其說最易入遂上寵而弋顯爵小人往往視爲奇

衡故賤王與歐之衆訟歐陽張桂諸公議雖有據而咎者紛紛君子立言不可不慎

傅喜

喜持正不阿甚類竇嬰乃外戚中賢者太后怨之於上朱博等譖之於下哀帝能察其冤而博等自殺此際頗有乾斷較勝成帝

董賢

漢世多外寵以文武英明尚有鄧通韓嫣哀帝又何足責然官大司馬位百僚上至欲法堯禪舜則已甚矣其父恭以此封侯是何名目豈高帝枕宦者而卧子孫遂相沿爲家法歟

王宇

宇懼禍勸父用衛氏不能得乃假鬼神以懼之其謀雖拙情有可原黃皇室主不改節而殉漢以莽之惡生此賢兒女亦可謂犁牛之子矣

丁姬

掩骼之政澤及枯骨王者於行路人且不忍況丁姬寔生哀帝爲天子母若其稱號太過既貶削之矣又從而掘平其冢以朝廷作盜賊舉動莽惡丁傅遷怒於死者眞無人心者哉

劉慶

慶以帝室之胄首建居攝又何怪於孔光輩阿諛取容夫四夷之亂也常得中國人力爲逆之肆也反資宗室之助鄙夫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親疎何足論哉可嘆也劉崇劉信死有餘榮矣

五姓

莽以姚嬀陳田王爲宗室荒唐迂謬至賜諸劉侯已者皆姓王獨國師秀以婣家仍舊及考莽所取妻乃宜春侯王咸女實同姓也俗傳堯舜同祖當時若有議者必援皇英事以自解

哀章

章以一妄男子僞造符瑞與門吏王興餅師王盛朝市儈而夕通侯何其陋也從來奸臣僭竊多假帝王規模獨莽諸所建置大類黃巾白蓮者流

龔勝

漢養士二百餘年而守節死義者僅勝等寥寥數人豈非高祖輕儒之報歟然天地正氣猶得賴此而存無論紀唐犴顏覺孔光揚雄輩眞狐衞之蠹賊矣

元后

人有以壽爲不幸者后享年八十四目見逆莽篡奪種種難堪眞不如死之久矣然養癰遺患自貽伊戚雖悲鬱正屬驚泣何益死見列廟神靈差與呂雉末減

田況

吠夜之犬主人未有不喜者況以狙擊盜賊自任而莽反畏惡之陰爲發代與秦二世趙高同其殺穀即故物亦且失亡況其久假不歸者耶故曰諱疾忌醫者不可救藥

王常

常一綠林之豪耳觀其說下江諸將與南陽諸將并合深識天命人心所在於漢兵敗衂腳根未定之時較彭越英布隨說士轉移者功更不可同年而語

劉縯

縯英毅類高武使立以號令中興指日可待乃無端立一更始夫烏有國而無有餌天其以元爲國餌耶縯卒死於豎子之手時命不猶人其如天何哉

昆陽

昆陽一戰天下震動漢以八九千人敵四十三萬如摧枯拉朽而天又以風雷助之與高祖彭城睢水之役都非人謀所及

北道主人

賊莽既誅王郎猶豕更始小豎子耳漢業幾得而從失微

陽上谷乃以邊部突騎助破邯鄲遂成破竹之勢是時耿弇功爲第一彭寵惜乎不終

卓茂

亭長受民米肉茂不加責而反與民相詰難是長厚人體悉人情處然不可以爲訓故曰其行已在清濁之間至民既遺之而復相許是誠做民商報曰言令便與不便者皆亂也蓋指此類

湖陽主

漢家法不嚴賢者不免光武起自布衣令姊湖陽主嬖奴擇配至爲宋宏所拒充類之盡猶是寶珠見丁外舍習氣

四親廟

光武中興實猶開創與定陶中山繼體不同即追尊所親未爲不可而乃立廟別祀上接元帝之傳者借大義以收服人心不得不如此不然蕭道成與衍何嘗非一族

馬援

援論高光以爲光不如高眼大如箕隗囂不解謂反勝之其咨嗟之見石勒曰遇高祖當北面事之若光武未知鹿死誰手豪傑所見大率相同援所以卒覆亡也予少時讀史嘗不滿高祖壯年後漸覺其不可易及

王良

良以徵辟至大位居官以恭儉稱是亦賢者而反爲其友人所詆何哉蓋出處不同各守所見朋友之道以義相規但無忠言奇謀耳使有忠言奇謀因此友所願見者矣友亦非常人也

文齊

齊爲莽太守不肯事公孫述而光武封以侯爵是猶貞女爲寡子婦朝廷但借以風世正不必問其爲僕氏之匹也

任延

帝戒任延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可謂失言此後世有司之積弊奈何重以天語使傾卽墨阿大夫未知何所烹賞

季布所謂恐人窺陛下之淺輿

竇融

融頗天知命歸身大國故能享有富貴身名俱泰彼惟寮張氏與越翁氏與之媲美彼盜竊名字負固不臣者與草木同朽自謀可謂至拙

度田

度田令下盜賊蠭起可見非常之事民易滋擾不可輕爲變更以光武之賢且不厭衆心況王安石執拗賈似道奸邪乃欲毅然復古安得不招怨耶

樊宏

合葬原非古禮世爲習俗所拘使先人已藏之骸骨一朝暴露誠孝子之所傷心宏遺令同墳異藏斟酌盡善宜帝取以爲式

桓榮

榮嘗授經明帝帝之尊師重道禮絕曠古然榮乃陳其車馬印綬以夸示諸生曰此稽古之力書生器量終覺褊淺

宋均

均謂文法廉吏無益百姓其論頗偏夫文法誠有害矣若吏果廉苞苴不行政自脩舉安得謂之無益周官六計總不離廉古今實有以廉敗事者哉其意在於崇實用黜虛名故不覺矯枉之過也

楚王英

明帝雅稱好儒乃迎佛入中國遂爲千古罪魁英首好之卒陷於法與淮南好仙同一報應世猶愚百不悟遣禍至今豈不哀哉韓子曰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自有此類竟與儒教鼎立若少此便成缺陷世界者作俑人豈容末減

通鑑評語卷一終

通鑑評語卷二

永年申涵煜著

耿恭

恭在匈奴守孤城踰年鑿泉煮弩心力俱困使非范羌迎之幾乎血染沙磧全節而歸不愧好時家風乃僅得爲騎都尉較待蘇卿更薄

明德后

后爲名家子通書達禮抑損外家誠爲至賢然防虞等已列通侯帝生母賈氏親族無一顯榮者使有小人間之非保全宗族之道與明帝待陰郭一體稍有間矣

班超

超以一書生立功萬里外倍難於傅介子馮奉世甘延壽陳□□輩以彪之忠懇乃生文章如固武略如超而餘慶猶及女子昭書 天報善人夫豈偶然惜固有辱身之恥

梁郁

孔僖崔駰議論武帝郁以鄰舍生告其誹謗此等鬼蜮之徒君子不可不防然亦防不得許多章帝擢僖爲內史不怒而厭於斧鉞矣

張酺

經術之儒莫盛於漢而尤重師傳之禮至太后爲之廢哀天子爲之執業儀有唐虞三代風然此輩多老儒百不切於用酺張猶不滿人望況祿祿者哉帝止加酺以禮貌得其體矣酺侃侃亦頗有師範

鄭宏

宏劾奏竇憲死不忘君何異尸諫章帝省章視疾卒不用其言未免養虎遺患予謂其仁厚似文帝而優柔似成帝

竇憲

憲殺韓紆劉暢欒恢等專擅無君事發宜誅乃乘匈奴之弱使以邊功自贖其惡皆成於太后使非袁安何敞韓稜諸正人維持其間幾成呂新之禍

李郃

郃知竇氏必敗受漢中守命往交通以遲留得免與淮南相將兵城守反戈爲漢其擠變畧同彼高午羊勝輩直彘狗耳

徐防

災異策免三公自防始宋景小國之君尚不忍移咎於股肱今不務脩德而委罪大臣可謂大惑然爲三公者當災眚疊告時不知引退脩省必待君上舉之亦忝不知恥者矣故大臣宜自退而上則以禮遣之

鄧后

后貪稱帝之幼立之襁褓安帝年十四猶不歸政委任宦戚災變日生其行事殆倫竇孃亞而巧黠過之宜乎宗族不保也

楊震

震欲以淸白遺子孫最善爲後人計然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念及子孫便是三代下人品而天早以四世三公報之福善之厚道也

劉愷

短喪之制違於公卿二千石刺史幾二百載至安帝元初三年始聽大臣行三年喪從愷言也未幾旋行旋止誰無父母何艮心滅絕至此

黃瓊

瓊德業文章一無可述當時服其雅量後世仰其丰采必原有大過人處非六朝名士高自位置者比使人展卷輒作尚友想

王聖

聖嬖害政如宦戚女謁倖幸歷代有之以乳母而致亂則自聖始後世保太后奉聖夫人之類尤而效之又加甚焉大率此輩淫賤狎暱與寺伴搆結最易煽惑又況外廷阿附者實繁有徒哉

崔瑗

瑗父駰曾諫竇憲瑗復能勸閻顯父子處權貴之門而相規以大義勝谷永班固遠甚惜顯本奴質不聽直言致成十九侯之功殆禍來神器天縱宦寺以亡漢歟

虞詡

詡爲張防所陷而孫程張賢力救之非忤於彼而暱於此也蓋宦寺爭權互相譖毀詡乃適逢其會耳因人苟免不足爲幸而政柄下移竊非治平之象

左雄

雄侃侃言事有諫臣風唯限年之議不可爲訓用人如工

師相木大小長短各有所宜若膠柱鼓瑟必致壅蔽雖朝廷甚重老成人獨不曰及鋒而用乎衣不經新何由得故可以喻老少矣

梁商

商讓封爵寬大獄釋王龔薦周舉行事亦有可稱但生此梟獍兒生不能教誨死不能預防以致敗國亡家實爲憾事然博陸而有霍山伏波而有廖防賢者且然如商者可與減等

張綱

綱劾梁冀與張嬰於豺狼狐狸之言施無不當天性鯁直兼毅彊禦之長非如嚴延年王溫舒輩專以擊斷樹威者惜卒於廣陵未得竟其言責

太學

質帝時太學增至三萬人此在太平爲盛事在衰季爲多事聚四方輕薄之徒於輦轂膠庠之地議論橫生標榜互勝卽是黨援門戶之漸幸而出一劉陶猶爲不負此舉

馬融

融爲梁冀主章表陷李固於死眞牛馬而襟裾者乃猶以儒術自文講學聚徒盜名欺世後人至欲列於學宮嗚乎宣聖有靈必陰受兩觀之誅矣未幾爲冀兇首豈非枉作

小人

孫壽

壽之妖淫御是梁冀美對冀以被房傾劉壽以本族奪梁天之殲惡人也隱於門庭內樹一敵國使之自斃亦甚巧矣獨怪博陸之忠乃配逆顯

魏桓

觀桓後宮積貴數言變天僩人之志未嘗不切但以時不可爲故隱身不出耳出則必爲李雲非若隱無用者流

爰延

爰延中主之對不止深切桓帝從古桀紂而外皆可作中主觀其立言在法巽之間然桓帝不繹不改則又中主以下才也稱病免歸得進退之正矣

李燮

李固孤兒燮賴姊文姬門生王成得免其功不減嬰臼至姬戒燮以隱忍全身雖明哲男子何以過是豈聶政姊殺身殉弟未免決裂

度尚

尚獎所獲珍寶必其平日有以服士心不然歸營可以立潰安能始而泣涕既而憤踴卒以一戰成功哉此等事可一不可再唯嚴禁於先勿使鹵掠可耳

羊元羣

元羣罷郡將溷軒廁屋亦載之而去眞是捲盡地皮李膺按之乃得反坐鑑神有靈公道安在然死罪可逃穢名難免不有史臣之筆遂成貪濁混淹世界

鉤黨

黨中皆名士雖以疾惡過甚爲小人所陷亦由自相標榜先示以可乘之隙後來黨禍唯牛李從勢位起見蜀洛東林皆君子有自取之道

皇甫規

規功業炳著自足不朽當黨議紛紜何妨中立乃上書欲

自附黨人未免好名多事呂大防黨人無黨人豈以此少之哉蔣曰辯而不黨又何稱焉

陳蕃竇武

蕃武忠而疏謀之不密反爲身害難旣作蕃率官屬諸生八十人拔刃赴之以蕃書生與虎狼搏其能不反噬哉當時紛擾情狀可爲捧腹

張儉

諸名士惟郭泰申屠蟠超然是非之外爲上袁閎脚迹自苦次之而張儉最下望門投止遺禍淳良實亡命之徒死何以見諸君子於地下宜爲夏馥所鄙也

孟佗

佗以財賄進蒼頭一拜遂得珍寶遺張讓因爲刺史當時豪富貴利達者止知以拜買人不知買人之拜反經行權亦小人中最黠者

段熲

蘇不韋爲父報讐孝俠可風段熲因避不從害其一家又誣陷勃海王悝以名將爲三公甘作宦官鷹犬眾節末路犬豕不食其餘

趙苞

苞爲國而害母是人倫中最慘事孝子所不忍言聖賢處此不知何道可以而全賊平一死自謝不如當時陷敵而死爲不見不聞也後有引弓以射妻子者與毋則大相懸矣

陽球

球以程璜女夫謀陷蔡邕及爲司隸誅王甫便欲掃清宦豎肆厲風發不顧其後卒死人手夫以正攻邪尚恐不勝況以邪攻邪耶其敗宜也

呂彊

彊爲貂璫中君子屢建讜言因黃巾之亂請弛黨禁賢矣乎謂人情憤怨恐與張角合謀是又爲不知黨人者或故

爲危言以動主歟

張溫

董卓與溫抗孫堅勸溫斬之如用其言何至禍及社稷而喪其元蓋天生奸雄原自不死溫不過顛倒於氣數耳試觀誅一卓生一操人謀亦何益哉

西邸

貪癡之主至靈帝而極矣賣官西邸積金西園寄私藏起宅第將欲舍天子之尊爲一富家翁邪蜣螂甚丸衆而甘之性使然也

何進

進本奴儕不足與謀然進不死計不決諸將不怒宦官不得盡誅此黯穢已久應遭此劫與朱溫之舉同一快心

遷都

卓遷長安名是避山東諸侯其實漸引而西近其巢窟以便篡奪耳觀其焚宮闕發陵墓全是盜賊舉動是豈可以口舌爭哉予謂董卓實朱梁朱溫皆稱不得權臣乃草寇也

蔡邕

邕聞誅卓在坐驚嘆知己之感耶存亡之慨耶及被收下獄無一言自解但請繼成漢史名實兩喪是古今最可惜人

王允

凡居成功者驕則必敗允旣誅董卓則愎自用不班賞不肆赦使逆黨無所歸卒致李郭之亂雖以死衛君碎首宣平門識者猶有遺恨也

田疇

疇結客爲劉虞報讐不特義烈過人觀其約束父老大有抱負三國一才一技之士皆能俠附成名疇獨未竟厥施惜哉至於辭操封爵則魯仲連不是過也

禰衡

衡以傲骨致死然曹操抗黃祖狂猶可取獨稱劉表之美盈口而譏其左右則幾於妄矣表以庸才徒得虛名衡一見不識其人詎爲名人巨眼

關靖

靖失身公孫瓚已無擇主之明及事敗自悔止瓚突出陷陣而死以身殉主而名不傳死有輕於鴻毛者靖之謂也

沮授

授首勸迎駕不止忠於紹而實忠於漢紹敗卒不屈於操而死可謂全始終之節矣事非其人殉袁氏之亞父也

李孚

操兵圍鄴孚以三騎出入萬衆之中卒致命而還大是奇才然聞袁譚死即詣操自降有勇而無義較韓珩不肯北面曹氏賢愚霄壤

張昭

昭爲孫氏所委任不思佐王霸之業勸欲臣事曹操非有東志也蓋其才具卑弱不能自振拔故祗圖苟安之計孫氏任之不疑亦知其無他耳要其諭竊所見何止什伯

法正

張松以蜀獻操而操失以驕周瑜勸權圖蜀而瑜隨以死造物故留此一片土以遺昭烈成鼎足之勢孔明早已定於隆中矣即使不生法正天時人事會此安屬

荀彧

操爲漢賊行路皆知彧朝夕參幃幄之謀豈不悉其心事乃因議九錫飲藥而死溫公稱仁太過杜牧擬篡亦甚于直以爲愚耳

楊懷高沛

懷沛守葭萌忠於劉璋昭烈謀襲成都責其無禮而斬之平生假言仁義至此不得不昧心殊覺殺一不辜之爲迂談矣

姜敘趙昂

敘母勸子報讐呂妻相夫起義一時忠烈之氣鍾於婦人女子世有鬚眉丈夫反面屈膝者對此能無汗顏

許靖

靖兄弟操汝南月旦及守蜀都踰城出降大率好議論人皆爲可議論之人雌黃之口何足爲憑

丁儀

以操之猜儀得用事黜毛玠貶徐奕皆與有力人知懸揣者多偏聽而不知聽察者護短更甚

龐德

德初爲馬超部將昔張魯後方降操樊北之役乃以死殉是猶再醮之婦爲其後夫守節死情而非死義也亦不足多矣

陳羣

羣爲太邱令孫世食漢祿首倡逆謀勸操正位淸議在人當時即有公慚卿卿慚長之論夫敗類之子犬豕耳豈特慚乎哉

費詩

先主以漢室苗裔聞獻帝遇害發喪即位較僭竊者似乎不同詩猶以正言勸阻蓋所見者大非徒貪功名取富貴者流也帝不悅而左遷之心事畢露矣

黃權

權爲蜀主親臣伐吳之役走而降魏會傅肜程畿之不若蓋昔事劉璋投降乎滑如再醮之婦雖稱好合終無固志

賈詡

詡煽李郭作亂爲張繡主謀一無賴人也及事文帝乃勸以尙德化儼然正人之言蓋其心術不可測而才則有大過人者殆漢初蒯通武涉之流

虞妃

妃不得立卞后慰勉妃即面謝以曹氏好立賤必由此亡國喪祀其言固是然待太后過傲而無禮使主中宮必非馴良之物

魏延

武侯用兵豈不如延但知天意已定三分出師聊盡人事耳安危之論據兵法正理而言也即使果出褒中咸陽未必便下

衛覬

秦漢雜霸皆歸咎於重法律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法律亦何可廢明帝從覬言置律博士似矣予謂治獄者當以經爲斷而以律爲比

曹植

植屢表乞恩情實可憫身爲親藩才名太盛則忌毀必深不有河間東海之賢鮮能保有其國者此北海王所以閉塞言而愈愼也

劉曄

小人詭譎伎倆一發露則無地自容曄發狂而死猶是其廉恥尙存良心不泯處若孫宏之阿世張湯之詐忠自謂可以欺世不知已爲有識者看破

使遼

吳使爲公孫淵所殺始愧張昭先見但塞門燒門君臣俱有客氣偏安之主每欲規摹中朝不覺自露其小家局面

張異

異在南郡以不稱職被召猶極力辯賊代者因以成功此乃負心任事之臣非觀官爲傳舍者即此便可當專閫之任

孫禮

禮婚皆罷民有長孺發粟之風人臣立心行事所爭在公私間一有沽名市德之心即好事亦行將不去帝奇而不責得人君之度

王昶

昶一紙家書遂至留傳青史與伏波遺戒子弟朝廷因之爲賞罰事頗相同可見君子立言之功不在立德立功下

高堂隆

隆極言敢諫死而後已可謂魏之偉人此時司馬氏萌芽未兆隆乃謂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先見如神只是一片憂國誠心遂不幸而言中

公孫晃

晃知兄淵必反數陳其變及淵誅乃賜死獄中昧順逆之理失賞罰之正與蒼頭子密事雖相反而均爲過當

殷札

札乘明帝之喪勸吳伐魏眞是不度德不量力夫曹氏雖衰司馬氏方強即使興師動衆必爲有損無益後諸葛恪是其明驗

曹爽

曹爽使蜀與韓侂胄伐金同一孟浪以庸下之才爲非常之舉鮮克有濟仲達所以不行者以此時權不在握內顧之憂方深耳

費禕

禕鎮靜似謝安敏給似劉穆之蜀所以不至遽亡者禕與蔣琬之力也惜其爲陳祗而近郭循致罹來歙之禍

陸遜

遜有大功於吳後以調停嫡庶事被責憤恚而死以大帝英武暮年猶憒如此兒女之溺人也甚雄不免又何況乎碌碌者哉趙雍沙邱漢武思子可愧也夫

桓範

範不知曹爽庸懦失身匪人豈得爲智囊然勸以將天子詣許都發四方兵自輔仍是魏武故智不失爲上著勿以成敗而廢其言

辛憲英

憲英議文帝之不終料太傅之非反知鍾會之必敗何物女子聰明絕人如此三國固多奇才而閨閣中尤所僅見

何鄧

何鄧之徒以淸談殺身六朝士不以爲戒反祖尙虛無流毒海內是猶服寒食散死亡接踵而服者不已誅禍始者當以二人爲渠率

諸葛恪

恪較曹爽一間耳父瑾策其必敗猶趙奢之於括也不如瞻尙父子雖無才名猶能死事無忝武侯家風

司馬師

視師黜張后廢邵陵未嘗不爲褒指逆念及伏后山陽之事又不覺釋然天道循環固應爾爾至於以目瘤示薄罰

此公原非夢夢

姜維

人見維屢伐魏以爲足繼武侯之志不知維一羈旅降虜耳何至爲蜀出死力蓋一感丞相知遇一貪自己功名也審乎費禕之言曰丞相且不能定中原吾輩宜謹守社稷眞識時務重根本者覺譙周論尙爲饒舌

諸葛誕

誕始不與王淩毋丘儉同謀旣以疑懼據揚州納質於吳豈爲義舉何數百人皆爲致死與田橫島中士同風史稱其宥有罪聚輕俠想此輩率多亡命爲法所不赦耳

魏舒

凡才惜太露之人發則易盡亦鮮厚福舒遲鈍不爲皎厲可謂深藏若虛者矣然必出於自然乃可一有矯飾便入鄉愿一派至百日習一經尤足爲學者法

收蜀

蜀漢得之易失之亦易而主耆士五十年止得一北地王諶爲昭烈吐氣譙周之論雖若近理終是二心誤國不可以爲臣子訓

鍾鄧

蜀之役鄧直而鍾曲吳之役濬直而渾曲然二王所爭者

不過功次高下鍾便欲爲李特王建之事罪眞可誅矣鄧有功而亦被害豈三漢神鑒有所假手歟皆不出辛憲英所料異甚

安樂公

不思蜀固是騃語實隱合全身遠禍之道若如郤正言墳墓所在無日不思安知不爲晉王所忌且思之欲何爲實有放歸故土之理耶

喪禮

從來忠孝一理武帝以篡奪之君喪必三年何也蓋其受禪之後假此以懾服臣庶非出於天性之本然尙論者節取也可

孫鑠

鑠爲石苞掾知臺軍襲苞馳往告之以計得免眞是俠丈夫所爲與荀偘欲與張良俱亡不同彼尙有與國之嫌此則有報國之義

羊祜

嚴刁斗謹烽燧是軍中正律然祜輕裘緩帶有風流儒雅氣象與諸葛公羽扇綸巾岳武穆投壺雅歌可稱古今三絕彼據胡床揮如意者直强解事耳

司馬孚

孚屢當廢立之際流涕痛哭似乎忠於魏者然身爲晉屬不能以死生去就爭又父子封王終身富貴乃自號曰純臣曰貞士將誰欺哉愧於武攸緒殆倍蓰矣

嵇紹

康旣爲昭所殺紹不出仕極是何聽山濤老生常談遂爾嘶然應命猶幸蕩陰之難收得一好結果不然忠孝兩虧矣爲人子當以王裒爲正

周處

天下唯有性氣人可與爲惡更可與爲善而庸懦者嘗浮沈於善惡之間處以一無賴公子遽變而爲俠士爲文人爲忠臣人固不可易量如此

馬隆

天將興晉生鍾鄧以待蜀生羊杜以待吳復生一隆以待樹機能以孤遠之臣帥新募之衆卒能出奇制勝平定涼州其膽力不在定遠下是豈晉祖宗所培養者然歟

賈充

充窮兇極惡聞庾純之言而恚聞孫皓之言而愧始知亂臣賊子良心何嘗澌滅但自覺名節已喪遂甘心拚作小人惟長樂老則漸近自然矣

杜預

以預賢能尙賂遺洛中貴要曰不求益止求無害後世達勳重臣有所附則最易成功一孤立便事事掣肘預言雖非正情理實然但賂遺不知從何處來

羊車

帝本一膏粱子弟目創業之名無創業之實與曹丕同放一平吳後恣意遊宴奸佞滿朝夫貽謀不善而欲綿世享太平之福其可得哉

劉實

實著崇讓論雖所以抑奔競然上之所好下必趨焉上好孝而人皆廬墓上好廉而人皆飲冰若必讓多者用之吾恐貪進之人卽退讓之人矣

楊珧

珧以一門二后必敗乞表藏宗廟似有先見然怙寵作慝卒致殞滅蓋小人奸滑陰覘其利而陽避其害故爲叵測衆遂欲援鍾毓例爲申理幾爲所欺

董養

賈北韓兇人理滅絕舉朝附會矣引典禮而名士如潘陸左思之徒方且奔走權門望塵下拜惟養以爲大亂將作入蜀終隱眞是高人眼界局外自淸

魯褒

衰亡錢神論錢安有神合與昌黎窮鬼對稱漢魏多用品金食貨至唐乃鑄錢後世凡財賄之屬皆統名之曰錢太公立九府時不料其流毒至此

太子遹

遹幼能牽衣避火長乃爲屠沽賣菜之行可見大器最忌早慧況素無良師傅習成驕橫氣質卽使不廢而死亦斷非克家子

張華

華當賊后時不能如狄梁公斡旋帝室乃欲優游卒歲天變不信人言不恤其子勸亦不聽卒以貪位致族平日博洽何益應是讀死書者

潘岳

世鑑稱岳板輿河陽二事不知其邀母訓爲不孝陷太子爲不忠後有舉以況美者當等於市朝之辱勿爲耳食所誤

張衡

趙倫有惡黨曰張衡隋煬有逆佐亦曰張衡平子何辜爲匪輩盜襲乃爾故表而出之

鄭方

方旣名爲處士則無官守言責乃上書陳齊王冏五失殊

爲多事有昧無道則隱之義倘觸其怒幾同王豹碎首不如辛忠庾袞潔身高蹈也

二陸

二陸江東名族子父兄多死於國乃反面事讐始作權門鷹犬旣爲逆藩爪牙舍英虬華聲罔過情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崔游

游爲劉淵業師不受其職可謂有守然此時淵在左國城諒已不暇學問游從之官何爲甘蠡其弟子宦籍耶且方淵僭號時不聞一言勸阻則今日辭官或薄御史大夫耳

非高尙也

劉宏

宏仁恕謙厚得江漢之心大似劉虞爲人至於斬辛冉之叛橫逆陶侃之質子舍張光而不誅尤屬豪傑舉動非一味煦嘘下人者

畢垣

張方之惡浮於盜賊畢垣聊施小計方卽投首爲天下除此毒物或是司馬氏祖宗之靈未泯然而頹勢從此衰矣

范長生

長生盜處士之名而保山砦助軍倒諂雄自售坐取僞相

重爲處士二字辱予謂長生與陸法和皆是人妖

顧榮

榮在中朝慮及禍酗飲不視府事及歸江東委身陳敏已而知其無成反戈誅之使敏有桓王大帝之略榮爲陳氏佐命久矣人臣之節安在後爲元帝所收亦偶然耳

朱伺

張公藝以忍字傳家世固久知忍之妙而不意其通於戰伺謂兩敵相對惟忍乃勝眞兵法一字之秘訣爲孫吳所未道

譙登

登手刃父讐抗節而死周可謂有孫矣然周勸後主降晉登不屈於李雄豈惟克肖又乃過之

王衍

衍旣爲石勒階下虜猶仰面作假惺惺不知一生奸詭情狀早爲此羯奴看破牆下之泥差快蠹流蓋當東門長嘯時一見而已覰其魄矣

劉殷

殷獻二女四孫於劉聰直一縮項鯿耳史謂其富貴不失令名夫富貴誠有之矣令名則未也紀傳竊脅從之臣何用溢美乃爾

陳元達

元達死諫劉后以死救之小國君臣一時頗有可觀然聰曰卿當畏朕而使朕畏卿耶從古剛愎之君皆是此使人畏一念唯予言而莫予違此一言所以喪邦也

周玘

當王室板蕩時諸臣正宜同心協力以濟中興玘乃胸橫南北人之見至憂憤而死遺命報復諸傖眞匹夫器量死亦堪羞

王浚

浚跋扈始末竟似袁術後身故石勒玩弄於股掌之上比成

擒責其不援本朝肆虐百姓詞嚴義正浚雖死亦應膽折

荀崧

崧小女灌突圍救父年纔十三耳與緹縈併是奇女子古稱木蘭從軍而不及灌名之得傳與否原有幸不幸非獨女子然也

辛賓

賓已從愍帝降漢爲尙書郎臣節虧矣因見洗爵執蓋痛哭被殺何也人之良心固有汨沒於平日而激發於一旦者此天理之不容掩也是以君子貴培養擴充之力

羊后

羊后屢廢屢立人多憐之觀其答劉曜言無異於倚門娼元之衣冠舊族而門楣凌夷至此甚於赤族之禍

薛子遠

子遠苦諫劉曜瀕死不移又自請討賊刻期告平卒能回主怒而收成功夫至戇可格豚魚況曜雖暴亦人身哉子遠眞鐵中錚錚者矣

王導

導三不答而周顗死其通謀於敦顯然矣敦勢方盛則挾威害人如中外敗則發覆避禍皆是其首鼠兩端處此王陽明所以假辭之夢而發其奸也

譙王承

承出鎮長沙自期必死城陷被執卒以身殉力不足而志甚可憐至桓雄韓階武延等死不離主葬而後去田叔孟舒之風於茲復見矣

張賓

君臣際遇在偏安中如石勒張賓苻堅王猛皆古今未易多覯者至於王敦之錢鳳侯景之王偉衆之大耳何足齒焉

王允之

允之以總角兒聞敦逆謀使能詭計自免啟帝爲備多少衣冠丈夫不及此孺子者誠勢利薰心遂昧君臣大義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王彬

彬數以直言忤敦正氣懍懍及敦死其舟待應不至深以爲恨則又不解應逆擧罪宜伏法詎使來附可相容耶設有諸素之能隱而不出耶恨何爲也

劉遐妻

遐妻邵氏突萬衆以救夫燒兵仗以弭亂是巾幗中眞豪傑彼王謝家兒吟風咏絮安能望其後塵惟江東徐夫人差足輝映耳

蘇峻

蘇峻之亂衆傑競倡義師雲集可見人心猶未背棄晉是役溫嶠爲功首庾亮爲罪魁陶侃心懷兩端功不掩罪

李雄

雄舍子立姪出於至公而班卒見弒說者咎之夫豺狼異類弱肉强食彼劉聰石勒所傳獨非親子乎此豈又安可以常理論也

燕王皝

皝浮沱之冰向疑爲史臣傅會及觀皝討仁於遼東涉海踐冰凡三百里夫偏安之主尚爲神所祐況受命中興者乎於

知六合內事無所不有

通鑑評語卷二終

通鑑評語卷三

永年申涵煜著

龔壯

壯借李壽以復父叔之仇又勸稱藩於晉不聽乃託病辭歸終身不至成都庶不愧忠孝大義矣或曰子胥覆楚議者譏之然乎王雖不道君也若李特盜賊耳烏可不報

劉翔

江左諸名士平日掀髯鼓舌自負能言翔以燕部一介之使高談闊論譏刺横生卒無有一人能屈之者蓋理屈則詞窮故也

劉惔

桓溫雄才已著逆跡未彰朝士方爭譽之惔獨知其有不臣之志與許邵識肖操同是巨眼至謂克蜀之後必專制朝廷何如見其肺肝也

石虎

天生石虎父子使自相屠戮不已似傷好生之意然自古兇人相聚如蠆盆然百毒呑噬務歸於盡天亦無容心也讀至此不忍稱快亦不必生慘

王羲之

人不幸以伎藝名最足掩其行誼羲之讓論非采實爲諸王中翹楚而後世僅以書法傳是烏足以盡羲之哉

殷浩

浩本駑駘下質止可擁麈談者推擧朝誤信其虛名欲用以抗桓溫圖中原僨轅之犢安勝駕策

謝萬

萬趙括之母且知其子安既以萬非將才何不早出東山代抒時艱乃徒切切私憂親款卒帥卒致禍顛之覆未免手足情重而蒼生念輕

燕王暐

漢昭十四識上官之詐左右皆驚慕輿根誣太宰恪太傅

評謀反雅不信曰安知非太師作亂時年甫十一耳鮮卑
見亦復黠慧乃爾所謂小時了了耶

王述

克讓固爲美事後世相習以詐人心漸覺不古甚至有本
出要求而反詭詞以沽名者王述不讓胸中令與桓充固
不讓金城功同予最喜此種率眞人

太宰恪

恪有季札之退讓霍光之尊重孔明之精詳赤心爲國表
裏如一在漢人中亦不可多得勿以鮮卑而少之

梁琛

列國分據必有良行人爲之辭琛奉燕命入秦不辱遇不
私館不拜備引經據禮應答如響可謂使矣

孫盛

盛不改晉史固有古董狐之風但公史宜藏於朝私史宜
藏於家人主且不得自閱況權臣乎安有褒貶國是寫本
流傳之理此崔浩所以被禍也

高泰

泰不應秦王徵召乃爲賜平解紛是魯仲連一流人然觀
其治本在得人之言又似乎通於政者或者以景略爲相
不屑位列其下致有瑜亮之感耳

張孟

孟既知燕十年後當滅秦又請誅慕容氏在朝者是天文
與人事勢不能兩驗害乎秦王修德禳災之言實爲得體

桓冲

權臣易世子孫必多流竄唯桓溫死後畧無處分是以元
以五歲孤兒長成復濟父惡非冲之賢足以自固而王謝
諸公亦大欠料酌

郗超

超使盡一生聰明博得個不忠不孝反得善終臟下見當
時法網之疎然爲父遺哀而留箱中密計以止之猶是死
見眞性也

趙整

整以鄙瑣之末爲滑稽之行歌咏諷諫大有曼倩風致彼
衣冠士族媕婀取容者覺鬚眉俱有愧色

淝水

淝水之戰僥倖成功耳使非朱序陣後一呼秦兵未必便
至瓦解揣之此舉人皆不願三軍之氣已懈先自有必敗
理故晉人因而勝之

苻堅

堅豁達有君人之度一生只認得一王猛及四方兵起乃

信用術士王嘉沙門道安動必咨之辟如壯士暮年皈依
二氏只是一怕死心勝

秦二后

丕后楊不從慕容永引劍刺之而死登后毛不從姚萇巷
戰大罵而死俠烈之氣骸骨皆香彼惠之羊垂之段辱身
辱國直其豬耳

王國寶

安帝以豎子爲君道子以騃子爲相國寶狐媚小人鼓弄
其間如玩嬰兒於掌上晉祚將亡天乃生此種鬼魅使爲
奸人借口草澤先驅

燕主寶

譚尚爭而袁滅寶台鬬而燕衰未有父子兄弟之間自相
吞噬而能成王霸之業者勢位異戕賊天性之甚哉

古成詵

稽阮放達風俗日致窳敗詵聞韋高居喪飲酒彈琴怒欲
手刃之大有血性男子安得借其劍爲江左諸公杜郵之
賜

王恭

稱兵以清君側非豪傑則奸雄所爲庸妄之人未有不落
人機彀者王恭爲劉牢之所賣死而不悔臨刑自理鬚鬢

何其愚也即使事捷亦必不能匡扶帝室

王凝之

凝之會稽之死不失臣節史稱其世奉天師道豈以右軍
家教而乃惑於異端耶其妻謝道韞抽刀殺賊不愧女中
名士宜其素不滿於王郎也

羅企生

聶政一鹵夫尙知親在未敢許人企生委身殷仲堪既昧
擇主之智又不顧其母輕生以殉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
死傷勇也匹夫硜硜之節不足爲重

謝琰

琰能破苻堅而死於孫恩固是兵驕者敗前此淝水之捷
到底是因人成事胸中原無所有與凝之相較而論王謝
家兒揮麈談兵大率類此

段業

業寄命於沮渠氏乃信蒙遜之詐戮男成之忠腐儒尸位
瞶瞶固不足怪至蒙遜弑君而以兄爲餌則眞豺狼矣然
以漢害而分釁喋血此又因其所也

劉牢之

牢之初起英名出劉裕上故桓元心甚怯之徒以貪功養
寇自喪其躬同於溝瀆之匹夫匹婦甚矣反覆之人不足
與圖存也

王始

始以泰山賊僭號至死不悔人傳其太上泰應數語以爲
笑柄予以爲古今逆亂之臣謀事不成者皆始之類當彼
時桓元亦其匹也

皇甫敷

敷知劉裕有天命倉卒以子孫爲託裕既斬之當陣乃厚
撫其孤蓋知己之言雖仇敵生死不忘況平日握手把臂
者忍相負哉

封孚

字以燕主超爲桀紂言亦太戇人臣事主格心爲上匡救次之至於面折廷斥在朋友且難受況吾君乎夫子勿欺而犯專爲子路言重勿欺非重犯也

殷仲文

仲文爲桓元黨惡誅元日便宜正法乃授以東陽專城之責後因失謁何無忌始聽其譖而族誅之何以服人心裕固祖幽人也不知穆之所司底事

公孫五樓

從來佞幸之臣多短於應變獨五樓策劉裕三策頗合兵家勝算燕主超平日唯其言是聽至此乃忽然拒之延敵

入腹坐致敗亡豈非天奪其魄歟

孟昶

盧循徐道覆原是勍敵故無忌死而劉毅敗獨劉裕所至則望風而靡此蓋先聲奪人有天意存焉孟昶憂其不勝不失爲小心何至仰藥以驗其言可謂枉折了性命

劉毅

毅能擲百萬而不能忍於鵝炙一生總爲尚氣所累末路驕恣誠負於裕然既同起事而併誅及子姪使無遺類裕亦少恩矣哉

校閱守宰

懲貪之法固不可不嚴然朝廷自有體統魏遣使校閱非所寶者皆爲贓使所在守宰類遭劫然未免太過貪者固不足惜廉潔之吏何堪此擾

韓延之

延之遺劉裕一書詞嚴義正不特不肯爲裕屈而發其過惡如揭肝肺裕雖梟雄不能不爲心折古今有罵人而人不怒者實王檄與此書是也

姚佛念

蜀北地諶死殉社稷忠炳千古而佛念年纔十一知降不免投繪自殺與之同烈忠義出於童稚姚泓何幸生此兒

匪惟不君且不父矣

平關中

吳人至弱秦人至勁今晉兵所至勢如破竹雖拓拔氏亦逡巡河上固是天佑有宋然究其功大半成於王鎮惡按鎮惡爲王猛之孫則滅秦者謂仍秦人可也

除清議

鄉論清議三代遺直佐朝廷賞罰所不及宋主即位初一槩除之廉恥蕩然何以立國此眞天地閉塞之候

張偉

偉不忍酖君自飲而死雖與殉難之臣不可同日語而其天理良心斷難泯滅處視彼甘作簒逆鷹犬者身名俱喪自有人禽之别

羅結

結年百七歲復典政百十歲致仕百二十乃卒壽算爲近代所罕而後世鮮有傳之者豈以索頭故畧之歟抑漢外氣稟剛勁又當别論歟然拔之北史中亦僅矣

王華

華揣度時勢如洞重垣至謂徐傅輩貪生過深握權自固小人齷齪心腸被明眼人數言道破功同宋昌而識殆過之

宋文帝

人君自外藩入繼多寵任擁戴之臣帝踐祚初即首誅徐傅謝爲營陽廬陵復仇而又曲赦檀道濟使爲之用可謂英斷有爲之主惜暮氣不振乃遭兒禍也

杜宏文

杜氏世守交州當鼎革之際何難爲趙佗隗囂而宏文乃聞徵就道被疾而死忘晉朝之舊德就有宋之新恩謂之知命則可知義則未也

謝宏微

時人多以放縱爲達不能不動心於名利宏微不爭財不私產視其言曰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足見關是之循貞達人安知貪者不反笑以爲拙

謝靈運

靈運一章句之儒耳恃胸中小才遂至於浸遊驚衆稱兵拒捕只是箇無忌憚之極被以大逆名亦覺太過放流之可也

劉湛

湛爲殷景仁所引負恩反噬傾害百端又欲附義康以危帝室眞小人之尤彼亦自知必敗不知何喪心至此殆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歟

古弼

弼誠戇直之臣然因帝圍碁不得奏事遂捽劉樹之頭搏耳毆背人臣於天子前奈何作如此舉動猶是漢外氣習致其誠可也

孔熙先

熙先雄辯竟似戰國一策士然而傾危險僻盛世所必誅何足爲惜范曄特齷齪奴耳與之作賊安得不敗只可惜一部後漢書被此賊污卻

崔浩

浩才畧改事絕有過人處以功名終當在孔明景畧之間惜以忤衆致族按其可罪處有三階李順別氏族刊國書也或指爲詆佛之報夫彼不肯奉天師教乎究亦何曾作福予以爲事有定數總不關此

張暢

魏師抵彭城兩國不以兵戎相見而張暢與李孝伯各以口舌詞令相往復又餽索貂璽甘橘博具等尋常無事者然蓋彼時南北交相憚故皆從容以示暇豫耳

臧質

質守山陽魏主以全勝之勢受其詈辱攻之三旬不能下卒釋圍而去至今讀其遺魏書猶足廉頑立懦眞是鐵漢

末路曖遺覆荷腸胃葉水死得何其狽狽

袁淑

淑旣聞劭之逆謀何不夜叩宮門上變乃還寢省中及辭不登車究亦見害應是禍來神昧故不得與卜天與輩同其義烈

王僧綽

僧綽料事甚明勸帝速斷而帝猶不能死𣪘頗就冢宰之位及巾箱事發乃竟被戮其弟僧虔曰吾兄奉國以忠貞嗟乎忠貞者固如是哉

顏竣

竣爲藩邸舊臣當倡義時委曲事帝於病困功過朱昌遠矣雖在位不無少驕失位不能免怨是其器量淺狹處遠以語言誅之又沈其男口孝武亦酷矣哉

禁雜婚

士族雜婚雖非美俗有何關於治亂乃嚴爲之制犯即補吏逃即捕斬是不教而殺安得不驅民爲盜

沈慶之

慶之辭位至於流涕稍穎豈非畏禍而然比討竟陵王誕猶曰不得已而起若發顏柳之謀則未免挾私報怨矣況自膺末寵頓與初念相左八十老翁卒不免又誰尤哉

子勛

子勛江州兵起書應甚衆建康幾至不保但以彼用一鄧琬此用一蔡興宗而成敗之勢頓異語曰得人與失人者豈不信然歟

沈文秀

文秀守東陽至三年城陷猶節不肯拜似頗有丈夫氣乃甘受去衣鎖轉之辱不能死羅衣蔬食之辱不能死而卒爲外都下大夫是有才幹而鮮廉恥者其初遣使迎降未必是詐

明帝彧

或身遭子業之暴頗死者數即位者不知懲而荒淫殘虐反過之幾於無人不疑無人不殺即患難有功如休仁亦忍以猜忌賜死昔號猪王恐猪亦不如矣

王景文

景文聞詔答死神色不變何哉蓋自表解揚州以來意中久知必死故得之適如固然耳然斂棋內匳墨啟答敕非平日大有涵養亦斷不能鎮靜至此

休範

諸王屠戮殆盡獨休範以凡劣苟免而復因反誅豈非劉宋子孫厄運然範已死而臺城幾陷者良以人心好亂辟如斧牛然冢不可羈縶所以啟蕭齊之受命也夫

魏顯祖

顯祖年甫二十即棲心元何傳位於五歲之黃口自稱太上皇帝不五年而遭馮后之鴆是知事之反常者即爲大不祥固不亂亡者幸也

李訢

訢用范摽誣李敷即爲摽所誣而死觀其言曰公忍於敷摽何爲不忍於公其折訢誠快矣而自居於何等辟如猛鷙之獸逢人便噬兇性無足怪也

沈攸之

攸之尋陽之役威名甚盛及舉兵向臺不爲無名而人心渙散一敗塗地蓋天意久已厭宋擁重兵者且如此況袁粲諸書生輩哉

謝朏

朏當禪代之際諫不行宜去不得去宜死乃含糊依違久之姑因事廢於家是齊廢之非自廢也雖勝褚王不及裴顗多矣

劉祥

祥剛直有文學不愧乃祖穆之然面辱朝貴譏斥時政皆是取禍之道身見爲征虜功曹而乃好犯上何邪可謂狂

矣以徙而卒猶幸也

褚賁

賁恥父淵失節讓位廬墓終身與能幹蠱與沈充兒勁抗節以酒父辱俱是有血性男子

荀伯玉

伯玉旣密白太子過失而役其用人以此爲忠卻不自檢飭冠蓋塡門權傾朝右聞人主父子之歡而欲享一身富貴之樂難乎免矣

范縝

縝旣稱無佛不信因果又著神滅論當時無以難之予以爲此事紗花言必有與必無者皆戲也夫子不語怪神斯得之矣

蔡容契

魏主令食者辭位契即自請退黜朔漠之人質直乃爾若中國貪得者必自飾廉隅以發主遮而方寸實不可問者多矣

魏孝文帝

孝文喪禮復古純孝實由天性廷臣謂欲自賢於萬代似沽名者然夫帝嘗見忌於馮后矣絕食受杖毫無觖意豈盡矯强且受禪時五歲即知啼泣又誰教之不謂之純孝不可也

房法乘

讀書所以明理明理所以致用法乘以好讀書曠職及被因猶就人求書讀之可謂讀死書者矣後來王安石亦是讀死書人

荀承祖

承祖旣有罪誅之可也乃廢棄於家仍除悖義將軍使爾子之號魏帝事事認眞此舉卻甚兒戲

王融

融三十內便望作公輔一片熱中那得不妄想作賊然賜

死庵年甫二十七則三十內倘不無早也人誇功名心太重便是顛躓種子

王襃

襃爲刺史教民讀銘稱美魏帝怒降其號甚快人意今有司於通衢要路遍布歌謠乃知亦有所本然史稱襃治有聲跡猶賢於後世相反也

謝瀹

瀹官冢宰是朝廷大臣圍鬱林之廢圍棊竟局還齋高臥若秦越人之不相關當時以爲達予謂欺壞名教正坐此輩與胐御是伯仲

崔慶遠

慶遠廢立之對至比蕭鸞爲武王强詞足以奪理以魏主明辨豈竟爲彼屈蓋意中原不欲南伐故且依違答之耳

重門族

魏文推重門族學華人太過令四姓勿充猥官已失立賢無方之義至於諸王改配降妻爲妾尤屬悖理傷化聰明主亦有不可任性處

王晏

晏處富貴中如釜魚幕燕伏一殺機而不能悟王思遠勸以死阮孝緒覆其醬皆壁上觀者也史稱其好屏人請間致動上疑尤得小人曖昧情狀

房伯玉

吳不厭奇古今如火牛假獅之類嘗聞之矣獨伯玉使勇士斑衣虎帽從櫓下突出使魏之人馬皆驚何異三家村兒童戲具

李沖

沖兄弟六人少每忿競及貴祿賜與共更成敦睦天性骨肉之間亦少勢利不得可爲嘆息

蕭翼宗

翼宗家有質錢帖數百因檢得免死曹虎有錢五千萬利其財被殺貧富禍福倚伏如此眞不可測人又何必孜孜爲

蕭懿

懿功高被害死不貳齊其殆更始之劉縯段業之男成歟東昏自翦羽翼使雍州得以借口其何能免

馬仙琕

仙琕殺使斷邏義不肯降及見梁武乃自比爲失主之犬是何前倨而後恭也猶失節之婦靦顏色加人究其末路直與倚門等耳

吉翂

翂求代父罪視死如歸而又力辭純孝之舉其人品學問皆在曾閔之間當時僅免罪而不加擢用秉國鈞者之過也

元勰

勰爲有魏賢王承寄託之重挾懷衆議思避禍患卒不免於高肇之手以至畢朝喪氣行路流涕反覆孝文遺詔魏主其有人心乎哉

沈約

沈約之罪等於華歆而古人猶假以文人之目應爲有識者所嗤稱按約本吳人無乃沈充之苗裔與何其無恥似之也

甄琛

巴陵之君可弒浮山之民可殺而乃麵代犧牲用絕血食禁官織錦恐裁人形以帝王而作下愚之事千古笑殺

李崇

崇爲尚書令貪絹過重仆地傷脛其居官操守可知靈后奪使空出殿於斧鉞之誅遁絕

元叉

叉貪癡大類曹爽靈后以妹夫之故至甘被幽囚不忍加罪婦人之仁元顏而刺其醜則魏氏之朱虛也

蕭綜

綜七月而生未必便是東昏遺體觀其掘冢滲骨布沙學走大有東昏之風臨敵而亡失親王此是史冊僅事後還入長白流轉陽平卒以走而死宜哉

通鑑評語卷三終

通鑑評語卷四

永年申涵煜著

市稅

自古暴橫之徵非一若稅入市者人一錢則未之前聞是使戶有倍出之丁而民無措足之地也覺王安石手實間架猶爲疏闊矣

爾朱榮

榮之入洛與董卓事絕類而河陰之難實穆以一言激朝士二千餘人又與朱溫[?]白馬驛千古同慘未幾斯應鑑施人多暴貴亂世禍福不可定如此

元顥

顥因陳慶之破洛陽得失易於反掌其得也乘中原之亂其失也由主臣之驕然能爲天下誅一費穆猶不枉此番擧動

蕭寶寅

寶寅伏闕請兵時何異秦廷之哭魏人尊寵之極矣一旦乘其有事便欲據關問鼎以出亡餘而反作賊終無功於齊有負於魏

溫子昇

莊帝手刃爾朱榮是快事然謀事之先擧國皆知殆[?]天奪其魄不至敗事者幸耳子昇以一書生與謀其間臨危不亂膽用於身矣

元徽

徽以宗王大臣遇難棄帝不顧悖逆之人即爲鬼亦必不靈安得以金馬事夢報爾朱兆致寇祖仁於死地史錄此殆近於左氏之誣矣

楊愔

楊氏家世孝友百口同居一時東西族俱被慘禍僅愔一人獲免於天道福善之理似爽或者一門兩三公七郡守三十二刺史盛極者故必衰與然何其甚也

熒惑

熒惑入斗天子下殿應在魏而不在梁天分明以正統予魏朱子綱目一書直與造化爭權

魏孝武

孝武以積弱之後欲與權臣高歡抗到底是北人氣勁但內任斛斯椿猶之以羊禦狼外投宇文泰何異避湯入火

陶宏景

宏景寄[?]終之詩世以爲預知侯景事不知彼見江左不競恐將來爲魏所滅故有單于當之語未必是精於術數

元亶

善見作天子而父亶竟以清河王終始知晉稱北面之說亦想當然耳與周世宗生父柴守禮老於鄉里竟不得一至京師皆是詫事

高敖曹

敖曹謂相府門者不內引弓射之夫貴人如天神閽人如鬼相習久爲固然安得敖曹之矢日穿七札爲快

崔暹

暹獨懷巧詐與高氏父子相表裏恣其彈射於人前故極尊寵不過欲削公室之權壯私門之威耳正如紫[?]獒使靈甫搖尾之態終在

賀琛

琛所上封事亦無甚觸犯處梁武便大怒口勅詰責累百千言又隱約其詞使臣下無容身之地失大體而杜言路此翁老而顚亂徵兆矣

韋孝寬

孝寬玉壁之守才幹誠有過人但敵人攻具施之臨時應變在呼吸之間耳城中安能預知一一卒辭邊臣報功之詞不無粉飾

杜弼

弼移梁一檄不止文詞華美預料梁事灼如蓍龜眞乎文章有神孰謂北人可語者止寒山片石也耶

羊侃

侃引弓射其子或以爲寡恩不知此正所以保全之子已落賊手若有乞憐之色賊未必從徒傷大節故出此險著冀免萬一耳或曰漢祖分羹亦是此意但君臣父子所處不同彼便已得罪萬世

沈浚

浚面斥侯景不顧而退景亦舍之至誠可格豚魚況景亦人身乎當將如吳景之巧傳岐之智蕭確之勇及浚之忠臺內未始無人其如外援不振何韋粲一死大勢已去矣

梁武帝

帝王中年歸入教者獨宋高宗與帝耳高固庸庸不足論帝以開創之君末年納亡招亂顚倒可憐作大功德受惡果報所謂明德不昌不幸而有期頤之壽

張嵊

嵊闔門死節以洗父稷弑東昏之恥是又一沈勁但侯景欲全其一子嵊答以一門鬼錄之言卒致絕祀未免過甚宜日是在公不關侯也

諸王

國[?]亂君危不同一旅勤王而荆雍襄三州方且骨肉起釁親尋干戈蕭梁諸子弟都是豚犬邵[?]陵[?]湘東一[illegible]甚矣

哀太子

不可以人廢言

大器少年而仁孝又能於生死患難覷爲固然無一毫愁慘之色是大有根器人如此美質而不克終彼庸庸者轉擁富貴亦獨何哉

王偉

侯景之逆成於王偉偉負絕世之才作惡不遺餘力亦曾見古今來有如此人物而能成帝業者否蛇蝎之性至死不移乃猶以讀書做人愚極矣

梁元帝

元帝暴毒甚於盜賊一心止圖大位卽弑父兄而不問殺弟姪而不恤覩其命將之辭曰六門自極兵威又曰短狐未全革面又曰生還不成功推其心事竟是正德一流爲幕之學適所自取乃歸咎於讀書何哉

陸法和

法和以一術士不僧不俗與討賊之謀膺方面之寄似果則有師授然擅稱司徒近於還上以地降齊臣節不終殊是左道之人惑世誣民不足比數

魏收

史官邪正關萬世是非卽才如馬遷尚有謗史之目魏收何人敢當斯任唯菉水棐陽庶幾不愧耳然宋元以前皆出一手後則分曹立傳言人人殊類詩中柏梁體而史局蕪擾

尹德毅

江陵旣破德毅勸蕭督反戈攻魏徐圖濟江此著最險無論有背德之名以魏戰勝全局其氣正銳督孤危之旅仰人鼻息恐未必能僥倖於萬一也

庾季才

季才國亡不能死而更反面事仇其大節固不足取然能以私財購親舊一言而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一善之長亦何可沒

王僧辯

僧辯迎立淵明實迫齊師陳霸先力不能與齊抗乃襲殺僧辯以同功共戚之人人方推心待我而我乃掩其不備父子駢首豈盡出於至公哉負僧辯矣此頌之所以發陵賛骨也

捨身

梁以佞佛貽笑陳甫禪位卽效之蓋必平日豔羨以爲捨身設會皆極帝王之能事而不知其爲覆轍也魏齊時亦有步執香爐禪居深觀之說南北皈依釋氏想亦風氣使然

元韶

韶以光武中興由殺諸劉不盡而宗族皆夷身亦幽死小人迎合意旨以爲此言一進必且大被竄待而不庶其作法自斃也虎狼不食其類此老嫗亦毒矣哉

上黨王妃

王被害妃不能死而失身於家奴馮文洛及奉詔還第乃正言峻拒杖之流血夫節義廉恥何物乃容此苟且權宜之計其去高仲密妻一間耳可憫而不可勸也

齊孝昭帝演

演較諸兄弟頗謹飭史因其有搯摩代痛一事遂稱爲天性至孝夫孝者先意承志之謂也太后令勿役濟南而卒殺之以致太后怒王死不顧母子恩絕可謂孝乎至恨不見山陵之言猶是死見性眞處

侯安都

安都一代戰將功名不終其敗求無厭舉動驕恣倘是武臣本色而銜陽王江中一事則儼然以成濟張褒自居死已晚矣

元文遙

魏末以來縣令皆用廝役夫縣令何官廝役何物乃以奴隸廝司牧之選是尚成何世界至文遙請爲革選始用士人已無救於齊之亂亡矣

劉師知

師知以一中書舍人便欲矯詔廢安成王頊何異蟻撼泰山謀之不臧適足僨事殷不佞移孝作忠亦太孟浪獨韓子高以弄臣而死國殆含笑下見臨川矣雜劇中男王后卽此人

趙郡王叡

叡欲離和士開持之太急而防之實疏故彼得以售其奸

卒爲所反虛有雀離佛院之禍至婁定遠貪其珠簾美女爲所顚倒而不覺眞是奴才

祖珽

珽以梟獍之心穿窬之行滑稽之口縱橫之才與和士開陸令萱或合或離覆亂齊之邦家亦是古今來有一稱二之人

洗氏

洗氏以蠻獠一老嫗世奉正朔威行嶺南其德謀勇略遠出陳寶應歐陽紇諸人之上而開府賜邑恩崇異數亦足照耀千古

瑯琊王儼

儼旣殺和士開便宜急詣帝前謝罪復屯兵千秋門欲何爲王年少固無成算其府僚無一人可用無怪乎尸橫後園血洒永巷也

王琳

琳以有梁孤臣不肯事仇艱難而戰事窮歸齊壽陽之役陷敵而死事雖無成忠義不滅朱瑒啟請葬之有欒布向雄之風

馮小憐

軍中有婦人則兵氣爲之不揚齊主緯寵愛小憐使之臨戎觀陷臨陣觀戰及敗亡在道猶且玩粉鏡御禕翟棄社稷如敝屣以軍國爲兒戲覺裂繒鋪蓮猶是極尋常事

熊安生

安生爲齊博士昧君辱臣死之義掃門待幸博通五經何益此等掉書袋只合有事東之高閣俟太平之日徐出而鞭策之不可以爲緩急之用

高阿那肱

肱與穆提婆等旣煽亂國政又賣主降敵平齊後宜亟正丁公之誅周乃置而不問提婆先以誣叛死肱以刺南道叢敗始擒斬之失刑甚矣何以服人

周天元

天元暴政非一獨禁天下婦女施粉黛令甲甚新然又稱自非宮人皆黃眉墨妝夫粉黛不施聽其自然可耳如此妝飾是何景狀幾於獼猿洞矣

鄭譯

譯一佞臣耳以擁戴有功不忍加罪聞其與母別居賜孝經令其熟讀設譯亦續忠經以進詔將何詞以答

梁彥光

光以治岐著能相民有著帽偏之譏旣再蒞茲土吏民感悅此無他一人之身而寬嚴異用也故曰水懦民玩火烈民畏

陳後主

後主旣到長安與子弟日飲一石醉有醒時大是解人不能作天子而善作降人是又一安樂公隋主曰不爾何以過日知心哉又曰全無心肝若有心肝人安肯至此

萬寶常

寶常精於音律能於四海全盛時知天下不久而無救於餓死乃盡焚其書彼蘇夔以紈袴兒竊然受知音之賞豈非世事宜假不宜眞自古然耶

獨孤后

后妒殺宮婢過帝單騎出走又妒及臣下高熲以愛妾被讒妒及兒孫太子以阿雲見廢妒固常情此更出於常情之外可謂奇妒

元宏嗣

宏嗣爲燕榮長史不堪笞辱奏榮賜死及代酷又甚之身方離於湯火遽以湯火加人不知是何等肺腸宋明帝齊文宣大都類此

劉炫

炫謂牛宏曰省官不如省事斯言似當但省官是吏部事省事是宰相事事省則官自少官少則事益省此相因之理非二致也若朝廷則只合省心爲上

四道場

煬帝窮奢極欲甚於桀紂其他倘屬人情所有獨巡幸燕享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謂之四道場則所不解此物日置眼前豈不令人厭煞

樊子蓋

楊元感之亂老臣宿將皆隨帝而東子蓋以外藩新進留守東都極力捍禦保全根本可謂極有擔當獨殘酷過甚有同盜賊爲可恨耳

徐洪客

洪客旣獻書李密遂去不知所之粹如神龍在天見尾而不見首殆魯仲連黃石公之流歟使處晉陽幕中袁炯闒應踞首座

翟讓

讓本一粗鹵無賴漢李密初依以起事相待頗厚及偶事失歡便聽左右之譖立誅於筵上以致部下人人自疑即此便是大失著處所以不能有終

宇文化及

化及一膏粱騃物爲人所提掇遂成亂臣賊子觀其流汗戰栗時亦豈意自爲戎首也或者隋戮宇文氏子孫太甚天故假其苗裔以報之耳

虞世基

江都之變始終釀於世基覺一死尚有餘辜獨怪虞氏名門以荔爲之父寄爲之叔熙爲之子世南爲之弟而獨出一敗類於其間不止誤國且更辱家

東都

東都重地李密日攻取而不能得世民至城下獨以關中根本未固恐得亦難守竟不受內應而去深識形勢決於取舍不貪目前小利大事安得不成

徐文遠

文遠老儒而有李密王世充爲之弟子世傳武德建義諸勳多出文中子之門豈盡附會或者通名問字聲氣往來不必定負笈從遊也

李密

李密是倡亂之人非定亂之人其初何等英毅後乃一敗不振且旣識秦王爲英主何得復生異圖觀其爲人而截處甚類袁紹

蘇威

威以隋室大臣老而不死旣舞蹈以拜賊復冠名而勸進廉恥掃地喪盡生平人到日暮途窮光景不堪乃爾必其心術原自不正所以露出本色

劉文靜

文靜倡義旗使突厥數有功於居乃未膺茅土之封先罹誅夷之慘寡恩極矣裴寂本與一體而譖言猶得入者未免以私侍事有偏暱處

夏侯端

端艱難銜命九死不回焚賊除書不爲利動可謂唐之蘇武然武受漢累世之恩而端當唐草創之際尤爲難也

獨孤懷恩

獨孤氏三女皆爲皇后而懷恩獨以叛誅可見人家女子貴盛便是男子不幸處所以戚里之門百不保一

竇建德

唐初羣雄夏王爲最其舉動頗有君人之畧而兵威亦盛乃從井救人自爲孤注此中純是天意或曰建德不宜殺大將王伏寶夫唐不嘗殺劉文靜劉世濟乎是安可以成敗論也

隋南陽主

主因宇文氏爲國仇自請爲尼與世及當面決絕不肯重爲夫婦明於大義以禮自處是絕有血性女子不得律以出嫁從夫之常例覺蘇威輩有汗顏矣

元武門

元武門之禍雖釀成於高祖亦由各府僚佐貪功生事不知勸以敎讓大義但紛紛云先發云早除事安得不起唯李靖李勣辭不與謀大有識力王魏房杜諸人不及也然靖是誠勣是猾又微不同

又

骨肉相殘古今大禍太宗何嘗不知若以爲不得已應之彎弓射兄已絕人理擐甲驚父又失子道況於戮十王孫納元吉婦豈皆不得已乎大節一虧百美莫贖予以爲太宗是第一假人

形跡

上謂魏徵曰自今宜存形跡嗚呼此言出而世道不古矣馭賢教人之道曰一曰誠而已若夫假仁假義欺己欺人皆形跡之謂也此術可以塗世不可以信心太宗殆自用已熟故復舉以示徵歟

裴虔通

漢高舉義兵首爲懷王發喪曰擊楚之弒義帝者故天下服其至公虔通躬負大逆唐不能誅猶寵以方面之重至貞觀二年始以流死噫亦晚矣哉無怪乎封德彝裴矩輩皆以功名終也

馬周

周以郎將家客代草封事立蒙召對擢置臺班盛世破格用一人便能不錯不然便有黨援欺冒之弊

頡利

頡利既擒恩威已著宜如魏徵策縱還故土以絕亂階乃妄聽溫彥博言以爲都督郎將布列朝廷雜處輦下使非因結社率之反小懲大創有不爲西晉之禍者幾何哉

襲封刺史

唐以諸王勳貴世襲刺史此法最不善幸賴馬周于志甯之諫得以中止不然藩鎮之禍不必待中葉而始見也太宗猶以無忌力辭爲怨望何其不明乃爾

契苾何力

何力不肯代薛萬均恐人輕漢不肯降薛延陁自割左耳其赤心報國竟是一金日磾可見忠義不擇地而鍾雖中國何多讓焉

廢立東宮

太宗當廢立東宮之際心無聊賴投牀且欲自刺不知高祖於泛舟入衛膝前吮乳時何以爲心此亦唐家骨肉間一小果報也

征高麗

以太宗英武定中原而有餘征高麗而不足何哉蓋少年氣猛猛則有必死之心晚年氣驕驕則有輕敵之志此成敗所以異也道宗乘虛取平壤與魏延出子午谷同即用之亦豈王者萬全之策哉李靖歸咎於此特兵家奇正之說耳非本論也

又

高麗之役褚遂良鄭元璹嘗諫之矣帝皆拒而不納乃無端忽憶魏徵盡欲御過於臣下也又如張蘊古劉洎俱以無罪被誅乃曰正直比肩吾未嘗黜責一人此皆是太宗假處

李勣

嘗怪勣於立武后事逢君之惡有負太宗翦鬚深恩及按太宗臨終語太子之言使出勣外任稍顧望便當殺之而勣得詔果不至家而去始知其君臣相與全是一片機械心後日亦偏怪勣不得

房遺愛

元齡賢相不幸而以遺愛爲之子又有高陽主之淫縱柴令武之黨惡遂至敗家大都一班男女皆從驕奢淫逸中來獨可惜薛萬徹名將亦墮網內

許敬宗

武氏擅權李義府新進小人迎合希寵固不足怪敬宗以忠臣後裔天策舊人喪心蒙面詆譭忠良吾不知其何所恨於太宗而報之如此罪較李勣更加等

徐敬業

敬業舉兵大類楊元感何也煬帝之惡感於楊素武后之惡成於李勣而元感爲素子敬業爲勣子雖以倡義爲名俱是逆孽煽亂不得爲幹蠱也

陳子昂

羅織之門開嚴刑峻法竟是活地獄子昂以疎賤小臣批鱗觸忌上疏力諍事雖不行具大菩提心不當僅作才人觀

王及善

女主當陽舉世昏濁及善不能引退乃因諫內宴見疎嗔以爲時事可知始乞骸骨庸劣極矣畢竟鳩巢之誚野史未必盡誣

李迥秀

迥秀能出妻以順母而乃承勑爲臧氏私夫又頗納賄賂恐孝子所爲不應淫褻如是此豈小節可以出入耶其出妻或以媚臧氏未可知也

蘇安恒

安恒以匹夫而欲奪天子權爲武后謀至忠然即使禪太子位於諸武爵萬歲之後其能免於禍患耶后所云業已如此不可如何蓋慮之熟矣此所以不得已而有太廟明堂之誓也

姚元之

則天被遷普天同慶元之獨嗚咽流涕何異蔡中郎坐中之嘆當時男子短氣賢者不免惟狄梁公媿恥以其子事女主眞是獨淸獨醒

張柬之

濟變之才多在壯盛少年因失之決裂老成或傷於遲鈍

東之雖有復唐之功其優柔養亂處到底是君氣不振

太子重俊

三思崇訓久逭天誅太子挾一死爲國除奸可無愧祖宗於地下猶勝於中宗之齷齪苟活也與齊誅琅琊誅和士開同一快心

韋后

武后雖女主行事尚有把握韋氏則恣意淫縱甚於倚門之娼使非臨淄擁兵入宮竟成污穢世界其掃蕩之功真不在太宗創業下

成器

通鑑評語卷四

成器安危之論千古不易是最有地步有福澤人使武德初東宮解此安有六月四日事而太宗亦免慚德矣

鄭愔

唐待小人最寬惰爲來俊臣張易之韋后逆黨屢經漏網復以助重福叛始伏誅而崔湜竇懷貞輩猶厠仕籍姑息容奸小人安得不接踵也

王琚

琚以草澤亡命贊決秘謀其人類范雎蔡澤之儔或言於上謂其權譎縱橫不可與守承平雖譖詞實是知己疎斥不爲寡恩

盧懷慎

懷慎在中書每事讓能於姚崇而退然自處又能薦宋璟家無儋財眞得賢宰相之體伴食之誚不足爲病未幾源乾曜杜暹等更相奏劾於和衷之誼何有哉

喪禮

古禮父在爲母服期年則天改齊衰三年延議復舊不決此禮相延至今且斬衰矣人不敢議亦不忍議也善乎褚無量之言曰俗情浮淺不知聖人之心至令天下爲嫁母服三年尤與禮悖

復父仇

通鑑評語卷四

張審素之死死於董元禮以兵挾楊汪審素非反元禮則似反汪當究其贓污不當坐以謀反二子欲復父仇宜先辨非反後及贓污冤白而仇自報矣手刃之則是挾私仇而藐國法違嘗日制遣按獄之意故皆杖殺然處之太甚抵一而赦一可也

李岫

岫見父專權知以滿盈爲懼賢公子也林甫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從來亂臣賊子皆由此一念收拾不得遂乃無所不至惜岫終爲覆巢之卵

顏杲卿

祿山兵至藁城杲卿出城迎降受其金紫後以罵賊烈烈而死可見人生只在箇好結局宋人以幸金營咎李若水者苛也

馬嵬

國事之壞全由楊氏兄妹馬嵬兵變雖是以臣要君差足爲海內吐氣是最慘事亦最快事

建寧王倓

建寧英果中興正資其力乃無罪而以讒賜死以李泌之得君不能出一言救之女子小人得寵流毒先中於骨肉悲夫

通鑑評語卷四

張巡

人止知巡能死事而不知其用兵之奇雖古名將不是過郭汾陽以戰而立天下之功張睢陽以守而著千古之節雖成敗不同其揆一也

上皇駕還

父子天性用不得一毫虛文肅宗於上皇駕還日嘗食執鞋全是一片假惺惺而上皇亦降顏色以周旋之即此已伏異日遷宮不朝之漸

盜殺李輔國

刺客之行里巷報不平可耳輔國有滔天之惡代宗不能明正其罪乃使盜殺之又故刻其家掩耳盜鈴將欲誰欺其行事大減於作廣平王時

段秀實

秀實彈壓郭卒其著最險夫刺酒翁壞釀器誠爲暴橫然因此便戮十七人亦覺太甚至挺身以當闔營之怒何異以肉投虎所以得倖免者以汾陽法度猶在人心耳

李泌

泌不肯爲宰相乃爲判官避元載之讒而匿於魏少游所君臣俱失何不暫歸衡山以返初服後又爲別駕爲刺史久乃得相豈代宗欲使爲俗人遂果爲俗人也耶

通鑑評語卷四

崔祐甫

淄青獻錢即以賜淄青將士一以壯朝廷之體一以博將士之歡一以折張藩之驕祐甫眞有妙用才相也

劉晏韓滉

聚斂之臣古今所惡而理財重任又實難其人晏滉當軍興之際長於供辦公私不擾皆大有功於國然晏爲楊炎讒害賜死滉因李泌保護入相豈非所遇有幸有不幸哉

盧杞

人主誤用奸邪多在平常無事時至於事已決裂未有不憤恨者德宗於孤城重圍之中猶唯杞言是聽正如敗子破家死而不悟觀他日稱其忠清彊介知非盡杞之過也

李晟

李郭成功尚借回紇之力晟獨以孤軍破賊肅清宮禁其功大而且難至入京人不知兵驚遷伏路請罪眞儒將作用獨不能善待張延賞微遜汾陽耳

陸贄

宣公文學相業冠絕一時與帝患難相依如左右手事平後久之乃相旋入裴延齡之譖而疎斥之德宗忌刻寡恩是又一長頸烏喙人也鄴侯至誠中微用機權故獨幸免

李璀

通鑑評語卷四

羅知父懷光必反而又感上厚恩不言則不忠言之則不孝既言之而卒以一死謝之善處君臣父子之變使忠孝兩無所虧是又一子南之子矣

順宗

子輿氏有言社稷爲重君次之順宗既病失音竟立皇孫爲正廷臣拘書生之見遂使啞帝臨朝幾敗國事此際益令人思霍光趙汝愚輩

王伾王叔文

伾文吳越市井慕曹薄伎乘時盜柄聚勤頻憑是古今倖幸中最下之品而柳宗元劉禹錫輩文人躁進污辱終身不知平日讀書何用士大夫進身不可不慎

山人

唐之山人不知是何品目李唐常侍禁中李泌得以論列至羅令則矯詔徵兵柳泌臨官採藥風斯下矣皆特標之曰山人恐山靈不肯容也

魏謩

謩爲鄭公子孫貧至於典賜宅正見清白之遺如其才宜擢於朝不才則資以世祿止予官錢代贖禁其再典非酬勳之美政

平淮蔡

淮蔡之役在能斷而知人上知度度知愬愬知李祐遂收三十年不臣之土塞諸藩鎭無君之心大爲積弱吐氣

錢徽

徽事貢舉不受關節人反以關節中傷之徽焚其私書以報怨眞長厚君子所爲彼以朋黨相傾軋四十年不息者觀此弥益爲何如

張皋

皋以草莽之士憂穆宗餌藥致疾亟進忠言及使人求之不獲如神龍出沒不可測度是高士亦是奇士殆司馬承禎一流

劉栖楚

栖楚犯顏廷諍叩墀見血有古直臣風乃廁於八關十六子之列豈李逢吉借其戇直以立威如高齊之有崔暹邪抑出忌者之口也觀其與時相耳語似非純士

張權輿

驪山之不可幸不過爲荒遊擾衆耳權輿便引幽王始皇等諸見証似欲危言以聳聽使當聰察之主未必不反觸其怒失納約自牖之義矣

通鑑評語卷四終

通鑑評語卷五

永年申涵煜著

劉蕡

玩蕡策詞是陸敬輿韓昌黎一流而戇直過之雖爲主司所抑已足垂名不朽士君子所取重於世者何必定在科目哉李郃欲回其所授亦附驥尾矣

朋黨

朋黨之論前人已詳文宗不能別白是非自齊乾斷而但爲朋黨所用任其傾軋迭爲勝負已徒歸朝嘆息謂去此爲難豈盡朋黨之過哉

甘露

鄭注李訓皆小人之尤以誅宦官淸河朔自任僨領敗辱致釀甘露之變其失著處在方欲謀人遽自相害訓之罪尤重於注

仇士良

觀士良囑其黨數語人主可爲寒心然旣知讀書親近儒生爲此輩所忌反其道即得治理之要矣安在鄗瑞之口不足以爲龜鑑

李德裕

維州受降則深以爲恨昭義枉濫則不厭其多事同而前後異趣皆德裕私心自用處故世謂其長於才而短於量

王皞

賢如郭太后嘗欲手裂稱制制書必無預知逆謀之理宣宗以母鄭后不睦之故致使不得其死是后未嘗弒君而帝先已弒母矣皞力爭幾於人理滅絕

白敏中

敏中爲鄭顥所譖帝授以櫃函敏中置佛前焚香事之感帝之深恨顥之極也不知李德裕當爲敏中敏中竟負之淸夜捫心亦自覺忐忑否

王式

式平浙寇區畫甚有次第及移軍徐州一日殺驕兵數千人首從不分此中能無枉濫所謂勇者不必有仁也龐勛之亂未必不由此激成

辛讜

讜因與杜慆有舊棄妻子冒鋒刃挺身赴難迎糧借援出入重圍者十二次其慷慨義俠之士雖包胥哭廷奮進排難南八嚙指不是過矣

南詔

南詔雖屬荒徼非如回鶻吐蕃遠隔化外故韋皋招徠數年即受羈縻自大中爲患後迄至懿僖之間遂猖獗不可

復制藩帥失人故也夫中原有四分五裂何能控馭蠻夷哉

皇甫鎮

鎮老於場屋晚爲李詢所辟與之同死知己之感固應如此黃巢以不第作賊鎮乃以不第著節舉子中何所不有雖然彼高第而賊民者是亦巢之類也夫

高駢

從古無不忠不孝之神仙駢擁兵玩寇負國要君乃爲呂用之所惑欲修鍊以學長生予以爲直尸居餘氣天褫其魄耳何神仙之有

襄王熅

僖宗信任宦寺而致播遷已得罪於社稷襄王之立宋爲無名但朱玫實非其人事迹同於僭竊成爲王而敗爲賊理固然也

張濬

濬以傾覆之徒苟將相之寄趾高氣揚喪師辱國孔緯素稱老成亦與之叶同者意主於匡扶王室遂不肯因人廢言耳而亦坐此連貶朝廷益孤矣

崔昭緯

昭宗將討邠岐而昭緯已伏於肘腋陰結二鎮有謀必泄夫內賊不能除安能及於外賊杜讓能力阻用兵有先事之明反受後事之誅冤哉

鄭棨

小人富貴功名到手便居之儼然極力作態鄭五於無意中拜相既能果讓於前復能勇退於後時時恐爲人笑眞有自知之明君子人也

討三鎮

克用既滅邠帥倘乘其兵力併滅岐華因而入朝輔政沙陀性直未必便至篡奪乃不從其請欲圖目前苟安而轉最復亂如久病尫怯闇瞑眩之藥而生懼積弱使然也

孫德昭

天子幽囚神人共忿諸鎮各擁重兵不聞有勤王之旅乃使大功出於一軍校豈當時遂無智者哉李愚嘗言之於同華如不聽何而汴人已勃勃欲動矣

崔允

允欲盡誅宦官陰召朱溫迎駕與何進董卓事如出一轍去狼得虎唐祚由之而亡身亦隨戮不如韓偓之謀爲老成也

韋貽範

上在鳳翔重圍中此時宰相如鬼朴耳貽範居母喪以納賄償逋誓求起復不已小人之於富貴利達如蠅之逐臭蟻之投火雖性命有所不顧殆將死矣

柳璨

河陰之難發於費穆白馬之禍成於柳璨不知人類中安得有此豺虎河東數世衣冠之族至璨而一朝掃地身名俱喪枉作小人

朱全昱

全昱擊盆慢駡數朱三篡唐罪惡詞嚴義正甚於斧鉞之誅史稱其戇樸無能予以爲只此數語賢於司馬孚之嘆嗚自文多矣

嚴可求

可求出片紙於袖中折龍驤之橫草辭書於刃下回荊客之心倉猝應變膽屬於身是以隋陸之才而兼荊聶之勇者大是奇人

友珪

梁王老病宣淫原有死理天必假手於子禍者使與安史同歸所以昭悖逆之報也友珪父盜賊而母營娼生此梟獍正是肖子勿訛以爲人倫之變

魏博

魏博爲諸鎮雄長積化二百餘年梁人乘楊師厚之死欲分鎮以弱其權末爲失計執意一夫唱亂拱手授人智如劉鄩一籌莫展殆天之興唐而棄梁也歟

張承業

觀唐以宦官亡國幾於因噎廢食乃漏網餘生僅留一承業於河東竭力贊襄志期誅賊反爲唐之忠臣誰謂此輩中無君子耶惜乎齎恨而歿也

敬翔

翔始終爲賊不失爲朱氏忠臣桀之犬也李振當贊成清流之禍時已知其心術不端屈身二姓卒肆市朝特小人中之小人耳何以見翔於地下哉

莊宗

帝好與優伶戲當時譏其輕脫然前此臨陣衝突尚曰老子妨人戲則是朝亦戲也沙陀健兒少年英銳之氣隨事發洩無足深怪獨入京日以頭觸人衣則眞兒戲矣又況乎卒以社稷戲性命戲耶

郭崇韜

崇韜既攬抑權倖又援立劉后以弭怨以剛愎之人忽變爲詭隨之舉立身不正何以服人所以終碎首於蜀也至於附籍汾陽尤愧狀青箱甚

梁震

平蜀之役易如反掌諸侯皆有懼心而震獨占其必亡蓋以燕代燕莊宗亦王衍也徒爲他人作嫁衣裳耳震以白衣事高氏有鄴侯風

明宗

帝爲亂兵所逼既入洛陽宜一面討賊一面表迎繼岌虛位以待之如不肯則封以大藩以報晉先王豢養之德乃自貪大位使朱邪氏子孫無遺恐後世難諒其非得已也

安重誨

重誨甚類崇韜以藩邸舊人剛愎使氣雖有取禍之道實無悖主之心乃讒搆交至身首不保至以專命與兵爲詞

則非其罪矣總是一班不識字君臣全不知上下之體

從榮

從榮喜爲詩帝謂其不如經義有益又曰文非素習恐取人笑此語爲讀書人所不能道彼陳隋亡國之主非能詩者哉士君子亦當三復斯言不獨帝王家也

焚香祝天

焚香祝天之事大約是史臣飾詞又宋人以藝祖應運而生故附會其聖人之言耳帝嘗請立太子便欲歸老太原父子間且不相容肯以天下與人乎故書亦不可盡信

王思同

思同被執正言侃侃潞王亦爲改容楊思權等恥見其面並乘醉擅害從來叛逆之徒見忠臣義士未有不痛心疾首者皆一恥心爲之予以爲其恥心卽無恥之心也

房暠

暠爲大臣每會議則俛首而睡比覺而事已畢其軟滑無氣骨更甚於馮道此等人偏能富貴雖亂世足以苟容而品斯下矣

呂琦

琦欲借援契丹亦一救時急著行之善則爲武德不善則爲天福矣薛文遇以屈身爲辱自是正論然舉漢唐所不

能絕者而欲望之於末季乎此桑維翰所以先發也

宋齊邱

齊邱不樂吳禪非有荀彧之志也始欲專其功後轉悔其誤一種貪鄙躁忿之念憧擾於中遂若病狂喪心者然是亦錢鳳郗超之流宜乎不得其死

兒皇帝

人皆以稱兒爲皇帝之恥不知當日已成一義兒世界梟猂雖之父耶律亦猶趙佶烈之父朱邪何足爲彼辱獨難爲羣臣百姓耳蜀建唐昪皆兒輩也

尊號

唐制累朝皆有尊號虛稱溢美似乎生而加謚沿及五代未改最爲可厭南唐主獨拒之不受且使子孫遵以爲法得體之甚

景延廣

延廣之絕契丹大言不慚正如螳臂當車醉人罵坐適足以爲國召禍至如稱孫而不稱臣臣與孫何分得失而嘵嘵爭之不已尤屬狂愚

杜重威

晉雖因人立門戶兵力向强故能屢挫遼師使將相得人未必便至決裂乃以社稷大計委之一覩貴無二之杜重

威望風納款引寇入室嗚呼其肉尚可食哉

李濤

濤既請斬張彥澤及其降遼入京見鋒正熾又能排闥相見談笑以自解免其膽量眞有以過人世宗謂其輕薄無大臣體豈非以詼諧失之輿

李從益

漢氏得天下頗正獨殺從益爲過當隔代遺孤不死於晉而死於漢待明宗殊無香火情然非漢殺之實契丹殺之也王淑妃早知其不免矣

蘇逢吉

五代君臣多起於卒伍殺人不足爲異逢吉以幕僚作相文深好殺而又奸詐黷貨酷以濟貪鬪刲命相如此國祚安能得長亦適足自殺而已

劉審交

審交生虎狼之世爲政以仁愛稱故人爲之尸祝馮道曰此亦衆人所能爲而劉君獨爲之嗚呼忠孝廉節豈人所不能爲哉何馮君不爲也

楊邠史宏肇

楊史弄權將相水火隱帝卽不行誅久亦必有內變但信任匪人事太草草橫尸村野遂乃革命蓋漢人功德尙淺

天故促其運以有待耳

王峻

峻之狂躁不遜是武臣無知常態觀其一經敗逐俯首就道則無異志可知周祖終不能耐何便至於泣下嘗怪五代開創諸君其初皆生龍活虎一卽位便氣息奄奄甚矣富貴之溺人也

馮道

官爲傳舍吏多積蠹五代之天下猶傳舍也道則吏之蠹耳在革代之主每重用之以收人望裝與糊泥團塑法物相同而旁觀者止覺其倚門獻笑如俳優之登場而已

王得中

得中爲北漢使契丹不以實告正見忠於所事乃糾殺之失刑甚矣後又殺唐使孫晟等百餘此中主所不忍爲者孰謂世宗仁明耶

周行逢

行逢倔强極矣其妻鄧氏不服其客徐仲雅亦不服行逢亦無如之何天下事有非一味剛決所能直遂者在勝之以人情物理而已矣

劉仁贍

仁贍因子渡淮命正軍法其妻恐虧名節趣令斬之安有

家法之嚴如此而肯自辱身之理末幾爲下所劫舁病迎降死不瞑目悲夫

十阿父

柴守禮王祚等以天子宰相親父結黨恣橫爲害洛陽有司不敢詰古今事不嘗同此更出於罕見乃知舜爲天子瞽瞍殺人之說非設詞也

通鑑評語卷五終

讀史論略

杜詔撰

藝海珠塵　　史部史評類

讀史論略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金山　焦　晋　晝三校

杜　詔（詔字紫綸號雲川江蘇無錫人康熙壬辰科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

自序

余撰讀史論略蓋因陽節潘氏之通鑑總論而作也其間竊以全無結撰前後顛倒錯亂如論漢而參入唐論唐而又入秦晉六朝又攙入宇文完顏論君道而深貶漢文帝極貶宋神宗甚至劉裕朱溫有褒無貶論人物則王謝陶侃孔明蕭子霍光韓琦戰光稱道錯舉不倫其中通套語夾雜語不可枚舉如明乎二帝三王之道以下數語舜生諸篇以下數語文義絕不可通至若晉史自帝魏漢賊明大義廢帝爲玉唐經亂周紀帝在房州萬古關羣衆諸謚語周世宗稱柴世宗文天祥拜相胡穎殺妖蛇霅長秉燭達旦陳三郤衣東死諸但語尤可爲啞然失笑者也世俗刊布通鑑小本每以此冠諸卷首學者多讀而習之貽誤不少余因就正史略爲論次於潘氏似稍明順第上下二千餘年挂漏之譏所不免耳雍正庚戌冬初杜詔自識

朱子因司馬氏通鑑作綱目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千三百六十有二年自宋而下以迄明末又六百八十有五年統計二千有四十七年其一統者六曰秦曰兩漢曰晉曰隋曰唐曰宋曰元曰明偏安者十有二曰蜀漢曰東晉曰宋曰齊曰梁曰陳曰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曰南宋割據者三十六蜀漢時曰魏曰吳晉宋間曰二趙曰三秦曰五涼曰四燕曰成曰夏北朝曰後魏西魏曰北齊曰北周五代時曰吳曰南唐曰西蜀後蜀曰南漢北漢曰楚曰吳越曰閩曰南平兩宋時曰遼曰夏曰金其間治亂興亡之迹可約舉而論次焉自古天下之亂莫如戰國燕趙韓魏齊楚合從擯秦卒爲秦并始皇一天下任用李斯詭反先王之道以愚爲天下先焚書坑儒怒長子扶蘇之諫使之監軍在外此沙邱矯詔所由來也彼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孰知亡秦者胡趙高弒之望夷降於軹道凡三世一十五年而亡嗚呼秦豈非無道殘亂極使然哉自漢興而天下一泗上亭長與項羽共逐秦鹿乃羽弒義帝而帝爲發喪

羽坑降卒屠咸陽而帝不殺子嬰與父老約法三章羽有一范增不能用至兵圍垓下身死東城而帝知人善任用三傑定三秦五載而成帝業即位都長安規模宏遠然威加四海獨不能制一呂雉醢韓彭酖趙王慘極人彘以致孝惠不諫毋后臨朝竟欲滅諸劉王諸呂幸王陵守正平勃變權卒安劉氏然安劉者勃帝固逆知之矣諸大臣迎立代王是爲文帝恭儉慈惠務以德化民其除誹謗去肉刑蠲租稅猶小焉者也匈奴三入而三拒之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煩苦百姓即位二十三年宫室園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以致幾爲天下先洵乎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廓不獲福焉豈以獄周勃

寵鄧通短喪廢禮少之景帝在遵業節儉似孝文然刻薄少恩斬晁錯以謝七國薄后太子以無罪廢周亞夫以不食死其視文帝何遠哉文景之世可稱富庶然稽古右文則在孝武首舉賢良舉才輻湊號令文章焕然可述然患在好名申公勉之以力行汲黯戒之以多欲會不之省乃

奢靡竭費，至海內虛耗，盜賊蠭起。幸帝天資聰高，下詔輪臺，勇於改過。而臨崩付託，光為得人。孝昭即位，霍光秉政，剗復文景之業。繼之者孝宣，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初太子遭巫蠱事，曾孫繫獄，廷尉丙吉心知太子冤，重哀曾孫，令乳養之。光廢昌邑王，迎立之。孝宣起閭閻，勵精為治，招選茂異，

史謂功光祖宗，業垂後嗣，不虛也。然不納徐福之言，釀成霍氏之禍，且用恭顯，而啟元帝之信宦官；許史，而啟成帝之任外戚；殺趙韓楊，而啟哀帝之誅大臣。故識者謂西京之衰，自宣帝始。自是陵夷相繼，元帝立后王氏，成帝封舅王崇，委政王鳳，延及孝哀，王莽專政，孝平在位五年弒之，立孺子嬰，居攝踐祚，自稱新皇帝者十五年。更始繼之，豪傑失望。及眾共誅莽，傳首詣宛，而王郎、銅馬、赤眉之徒之亂且未有已矣。東漢光武中興，而天下一洽。起兵舂陵，昆陽克捷，渡河而除莽苛政，與入關而除秦苛法一也。撫綏大度，同符高祖，而推心置腹，始終保全功臣，則過之。天下初定，首建學校，以復三代之盛。封卓茂，尊王霸，物色嚴光，

東漢節義之風，實基于此。雖廢郭后，易太子，信圖讖，行封禪，不免為盛德累。然論中興令主，卒與為儷。明帝繼體守文，史稱察察，法令分明，又垂情古典，臨辟雍，習五經，故永平之政與建武並美。惟是求書天竺，為佛法入中國之始，千古譏之。章帝寬厚愛民，尊師重學，其失在廢太子，殺梁竦，而竇憲亂。孝和以幼冲即位，誅竇憲，第不謀之宦官，而謀之鄭眾，寺人之權從茲而盛。孝殤崩在襁褓，安帝在位十九年，鄧太后臨朝十六年，始得親政。于是斥鄧氏，而用閻氏，大內寵益盛。中常侍江京等及乳母交通姦賄，楊震疏諫不省，卒以廢死。及順帝立，而閻顯誅，其謀皆出中黃門孫程九人。自是權歸宦官矣。雖黃瓊、李固之徒相繼登用，東京之士蒸蒸於斯，而閹宦弄權，梁氏用事，賢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衰。沖

帝二歲即位，梁后委政李固，已為梁冀側目。質帝年甫八齡，能識斥冀，卒死冀手，而固與杜喬亦為冀所搆，死獄中矣。桓帝力能誅冀，而五侯肆虐，黨錮禍興。靈帝即位，曹節、王甫等毒流更甚。竇武、何進皇同為元舅，謀誅宦官而死，而有大不同者：武之所借者陳蕃忠賢相濟，進之所召者董卓寇賊相資。

卓既入都，弒宏農，立獻帝，一燒宮室，發諸陵。李王允以計誅之，羣起以討卓為名，而山東諸侯、曹操、黃巾之徒復日以熾。乘之，肆行凶逆，甚至弒國母，殺太子，天子不知命在何時。於乎漢之為漢，消歇而盡矣。後漢昭烈以帝室之胄即位成都，與北魏、東吳三分鼎足，雖機權不逮魏武，而宏毅寬厚，誠哉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事無不

可成也。弟孫劉之好不終，關羽敗，猇亭敗績，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丞相亮奉遺詔圖中原，鞠躬盡瘁，一十二年，而天不相蜀，亮卒于軍，蔣琬、董允相繼代謝，黃皓擅權，國弱加後主，其能免於覆國哉。然綿竹之戰，臣死其君；成都之降，子死其父。昭烈、孔明猶凜凜有生氣焉。雖二主歷年僅四十有四，而為漢正統，承獻帝之後，以終高祖以來四百六十九年之祚，夫豈曹魏比哉。魏之篡漢，自丕及奐，凡五傳。丕稱文帝，與明帝叡不思建德以固維城之基。三少帝：芳則司馬師廢之，髦則司馬昭弒之，奐則司馬炎篡之，而魏于是乎亡。時東吳尚未滅也。孫氏兄弟，才秀明達，策福祚不終，而權繼之，兄事周瑜，尚奇任計，赤壁一戰，老而猶惜與漢背約，甘心事魏，僅得保守江東，傳三嗣主。皓尤凶虐，上下離心，一旦北軍飛渡，不能不面縛輿

槪而降晉矣。晉武旣罷并吳，都洛陽，除吳苛政，輔之以羊祜、杜預諸臣，似乎天下可治，而平吳之後，日即怠荒，旣縱劉淵，開五胡亂華之首，王又詔罷州郡兵。山濤之言不聽，郭欽之疏不行，繼以孝惠昏愚，賈氏煽亂，八王構兵，自相魚肉，雖張華、裴頠協力同心，而王戎專事虛名，王衍清談誤國，延及懷愍，卒死虜廷。自孝武建一統之業，至是凡四主，歷五十二年，天下分裂。琅琊王睿據有江東，都建康，爲東晉元帝。史稱其光啟中興，由是而明帝、成帝以迄孝武，王導、謝安先後當國，有祖逖、陶侃、溫嶠及桓沖、謝玄等，故能誅王敦、斬蘇峻，從容以消桓溫之心，談笑以折苻秦之冠。及桓玄篡位，而劉裕乘之，安恭被弒，凡十一主，一百四年而東晉亦亡。其割晉中原，縱橫于河北、廣南者，凡十六國，而五胡爲大。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其亂則自劉淵倡之，淵子

聰，放子曜，弒懷愍，而后羊氏，犯晉之罪，爲首惡。而石勒繼之，勒自謂礌礌落落，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慕容廆于元帝勸進，史稱嘉之。慕容垂威名尤烈。苻堅能用王猛，獨不聽其臨歿之言，大舉入寇，以迄敗亡。姚弋仲語諸子曰：我死汝便歸晉，當盡臣節。其義有足稱焉。他若乞伏國仁、赫連諸僭，可置勿論。總之五胡之亂，與晉相終始。及晉之亡，拓跋魏興，天下遂分爲南北矣。南朝則宋武劉裕篡晉而有天下，傳至順帝，凡八主，而齊蕭道成篡之。齊太祖蕭道成傳至和帝，凡七主，而梁蕭衍篡之。梁武帝蕭衍傳至敬帝，凡四主，而陳霸先篡之。陳武帝陳霸先傳至長城公，凡五主，而隋滅之。自晉以來，篡弒之禍，實自宋武啟之。文帝元嘉之政，江左稱最，而元凶之亂，開闢未聞。孝武帝誅劭，而後子業、明帝殺諸王，骨肉相殘，終於滅族。篡國之後，倫德亦如宋武，而溺愛猶子蕭鸞，貽之爲禍。武帝崛立，永明之世，可比元嘉，及臨崩以朝事委鸞，及兩孫並歸異派。明帝子即東昏，六貴同朝，大亂又作。蕭衍起兵襄陽，巴陵行弒，其享國最久，而捨身同泰，困死臺城。簡文繁華，雅似昭明，復罹土囊之禍。迫乎侯景伏誅，

江陵陷，魏兵凡至，戎服談玄，釋之出降，而見殺宜矣。陳霸先立敬帝而弒之，又躬蹈梁武之轍，捨身孝寺。如此，不待賀若弼、韓擒虎之來，而兆已見矣。雖文帝起自艱難，知民疾苦，宣帝亦有恢宏之度，而叔寶荒淫，加以江總浮華，後庭狎客，有不日即於亡者哉。自宋及陳，百七十二年之間，亂之至而亡之速，其不如北魏多矣。北朝魏自道武拓跋珪興于晉末，至宋元嘉時，魏勢方盛。其君如太武、孝文，其臣如高允、崔浩，制禮作樂，燦然可觀。惟是建佛圖、求佛書，使佛離之言盈于天下，則魏之過也。其國祚延綿，凡十三主，共一百四十九年。自爾朱榮搆禍，而高歡、宇文泰並起爭雄，魏分爲二，而魏亡矣。東魏亡而齊代，西魏亡而周代，周宇文氏并有北齊，而殺

嗣幼弱，隋文帝篡周，并陳，天下爲一，當其克陳也，天下以爲將太平，而猜忌苛忍，夷周宇文之族，信楊素之讒，不用王通之策，未幾太子廣弒父殺兄而自立，是爲煬帝。由長安遷都洛陽，幸江都，宇文化及弒之，傳至恭帝，凡四主，三十九年而亡。按隋大與秦類，雖文帝初政勝於始皇，而煬帝之惡浮于胡亥，恭帝之弱等于子嬰。李密起兵滎陽，自一如陳涉。于是亡命之徒，羣起響應，九宇分崩

蓋自漢末至此垂四百餘年均爲亂世乃至唐興而天下一治高祖乘亡隋之弊起兵太原六年之間功成一統定都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迨乎太宗子聰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除亂比湯武致治幾成康又居安思危諫無不納長孫房杜魏徵諸賢和衷夾輔故貞觀之治千載一時第太子承乾失德寵泰生惜子嫡之志豈不思建成元吉之事乎

且殺元吉而納其妃宮闈之亂自此始后德如長孫可以範百世而繼其後者乃有韋武韋武同一淫亂而武氏才足濟惡高宗在廢后王氏立之委以政事乃無惡不作二嬪既死立中宗而又廢之於房州殺唐宗室殆盡國號周稱皇帝幸狄仁傑姑姪子母之諷起二子兩翼擬之對從容回天而薦張柬之等卒成反正之功情不能數豎大罪賜之死而滅其宗二張已伏誅而三思尚存通於韋后中宗子昏庸甚于高宗宮中數爲韋所欲殺五王殺太子而帝亦

以毒其身竊之罪視武何如臨淄王舉兵誅韋其功莫大故睿宗在位不久傳位玄宗開元之初勵精政事姚崇宋璟張九齡相繼爲相然見貞觀之治及相李林甫蔽主擅權寵惠妃殺三子亂從此作矣天寶後楊國忠因貴妃而爲右相激祿山之反倡幸蜀之謀貴皆禍由國忠宜乎與貴妃並誅之也肅宗即位靈武平安祿史之亂收復兩京迎還上皇可云再造然寵張良娣任李輔國殺建寧遂上皇李泌遠引衡山李元制節度由軍士廢立授以旌節不復致藩鎮之禍代宗在少同患難何能信後李泌不爲元載所容貶之江西任功蓋天下不能免置之閒處至吐蕃入寇乃始召

之而諸鎮之逐節度命知留後權知留後者旋爲節度以此養成禍階致有建中之亂李希烈朱泚李懷光先後犯闕乘輿播遷猶賴陸贄納忠于內李晟效忠于外得以收復京城惜德宗以來好貨斷鬻用裴延齡則貶陸贄信張延賞則疑李晟猜忌殆終愛護一盧杞寵任一竇文場

德宗之昏虐甚矣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乃以嬰疾傳位憲宗在剛明果斷初用杜黃裳繼用裴度諸賢崇文李愬所向有功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思効順元和可號中興矣顧晚節不終信宦官進奉好仙迦佛乃爲陳宏志所弒諱言藥發暴崩穆宗忍父之仇甫過公除即事遊晏時三鎮相繼叛亂

再失河朔不能復取而徒信方士其遺疾也亦以金丹至敬宗遊幸無常比昵羣小雖優詔答丹扆之箴裴相寵東都之役要與穆宗並以得寵失德剋明之弒則又一陳宏志矣文宗恭儉儒雅銳于爲治太和之政號爲清明其能殺宏志亦足伸其志也然承父兄之弊宦官擅權制之不得其術卒至甘露之變禍及忠良不勝冤憤飲恨而已武宗用一李德裕而澤潞平三鎮不敢有異志亦且善制宦寺仇士良去其黨不至橫行惜乎求仙而好道亨國日淺宣宗嗣位明察沉斷從諫如流讀貞觀政要輒慕效之人謂之小太宗自是而後懿宗則奉佛而已僖宗則遊戲而已史稱昭宗有志興復而外患既成內無賢

讀史論略

在天下大柄。復歸宦官。由令孜後。繼以楊復恭。又繼之以劉季述。握兵肆凶。與諸鎮相表裏。少陽可幽。社稷可輸。則叔殿可弑。昭宣之立。命諸侯。手持于梁。固其所也。唐自高祖以來。昭宣凡二十一主。歷二百八十九年。而朱溫篡之。唐遂以亡。朱溫號梁太祖。與唐晉漢周。爲五代。按五代共五十三年。凡八姓十三主。皆都汴。其爲天下首惡。莫如梁。蓋梁祖以黃巢黨降唐。弑一后二主。未幾身亦被弑。友祚亦不長。後唐莊宗。與梁世仇。百戰以成父志。可稱英主。及即位。惑於內嬖。溺於伶人。從謙之弑。有由然也。明宗因亂竊位。多譏政。乃傳子未幾。而從珂弑之。唐共十四年。從珂與石敬瑭素不相悅。其命之鎮天平也。而有不拒命者乎。不拒命而有不發兵致討者乎。不得已求救於契丹。乃事之以父禮。賂之以幽薊十六州。

藝海珠塵　讀史論略

帝之在國。契丹功也。而出帝不聽桑維翰之言。以契丹興。卒以契丹亡。景延廣十萬橫磨劍。足以自殺其身而已。劉知遠中原之主。其得國最易。而國祚尤短。劉崇稱帝於晉陽。亦一傳而滅。祖書與三年之間。善政相望。幾五代之賢主矣。至世宗英明武斷。能自將。所向無前。又勤於爲治。惜功業未竟而殂。恭帝而陳橋兵變。乃檢點果作天子矣。豈非天將啟宋祚乎。不然。何世宗之賢。而祚之不永也。夫五代之亂極矣。中原方戰爭不息。而江淮楚蜀閩廣之間。割據者復星羅碁布。其中惟吳越錢氏。稍爲治安。南唐李氏。稍知文物。餘悉操亂昏虐。至如南漢劉鋹。作燒煮剝剔等刑。尤亘古未有。不有眞主。其誰拯斯民于塗炭乎。于是宋興。而天下又一。治太祖。以聖武之姿。順天人之應。陳橋受禪。曰天下自此定矣。即位都汴。首先視學。與民善政。次第削平列國。以次削平。猶銜藩鎮兵權。與民休息。迄于不及遣曹彬下江南。誡以勿殺。與縣吏重法。仁義道德之風。不讓漢唐矣。至于天下大器。本應傳子。帝乃奉太后遺命。而傳位太宗。及太宗立。而趙普嘗有再議之言。背金匱之盟。且使德昭廷美其禍。

藝海珠塵　讀史論略

太祖多慙德矣。然能用寇準李沆王旦呂端蒙正諸賢。故政事修明。百姓樂業。所謂太平天子。非耶。當是時。獨契丹入寇。邊境未寧。至眞宗時。遂有澶淵之役。賴帝不惑于欽若之請。幸金陵陳堯叟之請。幸成都。渡河而契丹懾。氣寇準得奏奇功。惜乎事平而後。心漸生自。丁謂封禪之議行。賢如王旦。不敢異同。于是勞民事神。水旱交作。所幸者。其嗣主之賢耳。仁宗立。

藝海珠塵

太后垂簾。十一年。王曾正色立朝。呂夷簡力持大體。至明道二年。親政之後。敬天勤民。愼刑薄斂。輔之以韓范富歐文彥博趙抃諸賢。暨王德用狄青諸將帥。奠國家於苞桑之固。置百姓于衽席之安。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於乎仁矣。惟郭后之廢爲白璧微瑕。帝無子。立濮王子宗實爲嗣。號英宗。臨政必問古治所宜。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嗣服不長。天下咸欽聖德。至神宗立。用安石爲相。而天下亂端又自此始矣。安石好學而泥古。帝誤用之。變更祖制。引羣邪。啟邊釁。立新法。逐正人。民怨日叢。外患日熾。至于終夜不寐。繞榻而行。帝其有悔心乎。而已無及矣。幸哲宗嗣位。宣仁太后臨朝。相司馬光。而黜蔡確。新法一時中外相慶。不意光卒。太后旋崩。帝即召用蔡京等。以朋黨錮諸賢。以紹述進羣小。安石之餘復熾。于是金狄之難萌。徽欽之禍兆矣。徽宗。神宗子。端

藝海珠塵　讀史論略

王佶也。欲述父兄之志。而六賊以侈靡惑之。遂致中外騷然。天怒人怨。傳子欽宗。未及一年。而父子被虜。舉族北轅。夫約金伐遼。遼亡而宋即隨之。始終一和字誤之也。按遼自耶律德光以來。地廣兵強。世爲邊患。女眞以萬人起海上。一舉滅之。其鋒不可當。而宋自敗盟啟釁。

[illegible]不且閉城中僅有一李綱足以禦敵。而又罷之以謝金人。一任汪黃宰相。[illegible]志豈和其不爲道徽者幾何哉。二帝既北。康王遂南。[illegible]以固根本。宗澤留守東京。結山水寨以振遠圖。[illegible]恢復之上策也。乃每事爲汪黃[illegible]所抑。帝卒納其邀敵東南之計。又不都金陵。不都襄陽。而都臨安。有以知帝無恢復之志矣。于是秦檜矯帝之隱。不欲迎還兩宮。討力主和議。雖有趙鼎岳飛韓世忠等文武協力。而金

將之孫多有之。遂成千古之冤。[illegible]於乎。帝眞甘爲小朝廷而不恥耶。[illegible]所幸陳康伯請下詔親征。虞允文大敗金師于采石。[illegible]奈何允文八可戰之說。誤于史浩。[illegible]而吳璘又復班師。三路十三州復爲金取也。[illegible]孝宗[illegible]奉養上皇。始終無間。信不愧乎爲孝。第省召張浚。猶如長城。而以符離一潰。[illegible]復遣使議和。中興之機。於是乎絕。[illegible]惟措置兩淮屯田。[illegible]下朱子社倉法于諸路。[illegible]而境內粗安。傳位光宗。[illegible]而制於悍后。生不朝重華。死不行喪禮。不孝莫大焉。[illegible]地。頓趙汝愚與太皇太后[illegible]定策。擁立寧宗。[illegible]民心悅懌。中外晏然。夫何寧宗即位之始。遽爲韓侂胄所惑。竄趙汝愚至死。

[illegible]于是僞學之禁亦如端禮門奸黨之碑。[illegible]得罪著籍者五十九人。[illegible]而侂胄勢益張。流毒海內。及既誅之。史彌遠復出。[illegible]罔上。因皇子竑一言之怨。乘國大喪。矯詔廢立。其罪固上通于天。而理宗亦安得爲正其始哉。[illegible]始信彌遠。繼用賈似道丁大全。謂眞德秀爲眞小人。魏了翁爲僞君子。[illegible]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且其時蒙古方盛。滅金。[illegible]滅夏。[illegible]其心未厭。宋方自治之不暇。而聽趙范趙葵。請復三京之議。橫挑強敵。宋其殆哉。[illegible]度宗時。[illegible]賈似道以出要君。帝至泣涕。賜第西湖之葛嶺。[illegible]五日一朝。貪風大熾。兵喪于外。匿不以聞。襄陽國家屏蔽也。被圍三年。似道曾不以爲意。[illegible]呂文煥以襄陽降元。[illegible]而都城不可守矣。恭宗

[illegible]立。未二年而北狩。[illegible]端宗即位福州。[illegible]而崩于碙洲。帝昺[illegible]遷厓山。而元張宏範來攻。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立信沿江之計。[illegible]文天祥四鎭之謀。[illegible]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于宜中。[illegible]合宋十八主三百二十年之社稷。竟淪沒于洪濤巨浸中。[illegible]以是知天之不欲存趙氏。而元興矣。元自太祖起斡難河。[illegible]

世[illegible]至世祖。[illegible]至元十六年。滅宋。一統天下。都燕京。先是遼金西夏交征。合戰起滅。紛紜至是。天下又庶幾一治。史稱世祖度量宏遠。信用儒術。如用許衡。擢趙孟頫等二十餘人。頒曆授時。定朝儀。行鈔法。捐逋租。宥死罪。其開國規模。有足觀者。成宗[illegible]善于守成。武宗[illegible]慨然欲創制改法。至元[illegible]大德之政。稍變更矣。[illegible]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成憲者。惟仁宗[illegible]甫即位。以周程十賢從祀孔廟。[illegible]詔行科舉。遣使巡行天下。問民疾苦。止征

伐。戒奢靡。而事太后以孝。待宗戚勳舊以禮。可不謂賢乎。惜舍嫡立子。負武宗恩。夫武宗有子二人。長和世㻋。[illegible]次圖帖睦爾。[illegible]方傳仁宗時。約以次傳於和世㻋。延祐三年。議建儲嗣時。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illegible]英宗南坡被弒。[illegible]以支庶入繼大統。[illegible]能翦除奸逆。[illegible]恤忠賢。亦賢主也。泰定殂。而和世㻋[illegible]即位。爲明宗。[illegible]雖位爲文宗。[illegible]文宗不傳己子。而傳寧宗。[illegible]傳于其兄。是爲順帝。[illegible]當是時。伯顏專擅。自恣。遂行異謀。[illegible]脫脫大義滅親。[illegible]乃反伯顏之政。中外翕然。然至正以後。帝[illegible]于嬉樂。[illegible]于時劉福通[illegible]徐壽輝[illegible]方國珍[illegible]明玉珍[illegible]張士誠[illegible]陳友諒[illegible]等。猶頓起據地。而臣下不花。揭思監相爲固結。四方警報壅不上聞。至中[illegible]長驅直入。而都城夜開。帝已北去。凡傳十世。歷八十八年而亡。于是明興。而天下一

治明太祖以淮右布衣。慨然有安天下之志。威名既著。豪傑景從。文則有劉基宋濂等。武則有徐達湯和常遇春等。義旗所指。靡不向風。然後定鼎金陵。命將四出。一舉而蕩滅。再戰滅。三舉而元主遁。凡一切盜名竊字者。剗削消磨。如日出而爝火自熄。巍巍乎其有成功矣。登極之後。改制度。易服色。定禮制。變胡俗。戒后臨朝。禁中官預政。洪武三十一年。海內熙洽。號稱太平。所惜者。求治太急。用刑太嚴。賴馬后仁慈。隨事救正。則中宮之助。所係豈淺鮮哉。太孫建文繼統。仁孝性

成無幾微失德。而不保厥終。蓋天意在燕。非帝有以致之也。然燕王謀逆。志不軌。既已疑之。及其來朝。乃復縱之。既縱去。而又詔讓之。及靖難兵起。又戒將士。毋使朕負殺叔父名。則與宋襄之仁也。誤聽黃子澄薦李景隆。喪師辱國。遂至金川失守。大內灰飛。入蜀入滇。西南流落。可悲也已。雖方孝孺練子寧鐵鉉景清諸人。忠義之氣。天揭地。亦何補哉。永樂誅戮忠臣。慘刻甚。而即位之後。行政任賢。去邪。所謂逆取順守者歟。屢北征。仁宗監國幾二十年。及登大位。出夏原吉于獄。咨以國事。且謂方孝孺輩皆忠臣。宜從寬典。復委任黃淮楊溥蹇義楊士奇。君臣同心。希風三代。洪熙之政。美不勝書。惜甫特晏駕。而高煦狂背違爾稱戈。宣宗聽楊榮親征之請。克除大憝。復聽楊士奇之謀。保全趙王。三不失親

親之禮。宣德十年之間。欽文昭武。功德俱隆。惜胡后廢。不無遺憾焉。英宗初任用三楊。天下又安。皆張太后功也。太后崩。而生殺之權盡歸王振。內治不修。邊疆不守。也先入寇。挾帝親征。遂有土木之變。幸郕王監國。獨任于謙。一意固守。反危為安。假使聽徐珵南遷之議。其不為南宋者幾希。惟迎復。躍是人心尚未去也。何南宮復辟。未免有參督之心。而英宗賀歸。都人歡。石亨曹吉祥假奪門迎駕之功。肆行無忌。竟令于謙社稷之臣。冤沉東市。亨等亦卒以反伏誅。然天順八年。用一李賢。庶事咸理。而不忍除年號。加宣德胡后號。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其尤為盛德

宗舉事而皆定慈懿太后之號。忘王易儲之嫌。復于謙之故秩。釋江之戍。邊甚盛烈也。及彭商去位。劉萬棄約。以汪直為腹心。以李孜省為耳目。雖有懷恩抗直。王恕忠直。其如三大弊政何。孝宗仁孝謙恭。四相同心。去萬安而召王恕。委劉大夏以軍國大事。宏治十八年間

君明臣良。百度具舉。其失在郭智之。李夢陽之獄。及夢陽既釋。中外懽呼。至德如天地也。奈何武宗而劉瑾用事。雖有以死報國之韓文。猶不能勝奄宦之勢。況伴食中書哉。瑾伏誅。而江彬奸黨又起。率兵入衛。尊上游獵巡邊。正德十三年。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寘濠反。賴王守仁起兵南贛。寘濠就擒。而上假捕遺孽。巡幸。久駐南京。豹房大漸。乃始知前此皆由朕誤。今當與輔臣議。處晚矣。遺詔立興獻王子厚熜嗣位。為世宗。世宗以孝宗之姪。武宗之從弟。以弟承兄大統。則考孝宗而叔興獻。毛澄等議。乃聽張璁之邪說。謂上非嗣哀宗英可比。非定陶濮王成遜可拘。遂考興獻皇興獻

任私恩而忘大義。則是武宗遺詔不能因世宗而延其反與獻而亂其統。於是大禮之議紛紛。而大獄因之以起。其後任用嚴嵩父子。一黨惡橫行。忠良戮辱。而徒日事齋醮。自號長生聖智帝君。日是又一宋道君也。四十五年。幾無一善可紀。而穆宗隆慶六年間。凡先朝建言諸臣。生者錄用。死者優卹。善政足稱。至大漸之時。神宗年甫十齡。張居正當國。大要在尊主權。綜覈名實。不可謂非

救時賢相也。繼用葉向高。尤得匡救之力。而無如帝[illegible]
好勝好疑好貨。[illegible]四十八年。關外
則礦稅貂璫。[illegible]內則妖書。[illegible]
[illegible]梃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而邊庭又見告矣。[illegible]光宗泰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元年。僅一月而崩。熹宗[illegible]既立。李選
侍尙侍羅居乾清。楊漣左光斗疏請移宮。以正名位。[illegible]
[illegible]而李可灼之進紅
丸。[illegible]與張差梃擊入宮事論

者各主一說。誠如倪元璐所謂各有其是。未可偏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何
逆賢[illegible]亂政。作三朝要典。[illegible]翻三案以陷楊左諸賢。為
一網打盡之計。天啟七年之間。璫惡滔天。國脈傷元氣
盡矣。故亡明者。罪在熹宗。而不在懷宗也。懷宗[illegible]
[illegible]英明剛健。自信知人。登天位。[illegible]
[illegible]斬崔[illegible]並誅客氏。[illegible]
天下快之。惜無知人之明。所用溫體仁周延儒楊嗣昌。
皆所謂亡國之臣也。一二蹇諤諤如黃道周劉宗周。
皆以直言罷去。而謬誤失算。禦敵無人。致崇禎十七年。李
自成直犯都城。天子被髮投繯。身殉社稷。且日任賊分
裂朕尸。勿傷百姓一人。於乎。其不愧為高皇帝子孫矣。
自古亡國之正。未有如有明者。明十六主。歷二百七十
七年。其亡也。獻[illegible]闖[illegible]二賊。擾亂中原。屠戮之慘。
[illegible]張角黃巢為更甚。而盈廷聚訟。曾無捍禦之策。
大清世祖皇帝提兵入關。首驅逆闖。為明復仇。不數年
間。天下底定。其大一統之模。實與唐虞三代比隆。豈特
駕宋明漢唐而已哉。然則天下一治一亂。一興一亡。
視乎其君。亦視乎其君之用人。秦不足道也。自漢迄明

人才何可勝數。茲特舉其尤著者。漢有天下。詔定元功
位次。則蕭何為首。迄于歲達凡十八人。[illegible]
[illegible]而良平不與焉。[illegible]
[illegible]孝宣圖功臣於
[illegible]
麒麟閣。則霍光以下。迄於蘇武凡十一人。[illegible]
[illegible]東漢圖功臣於雲臺。則
自鄧禹迄馬成凡三十二人。[illegible]
[illegible]而伏波以椒房之親不與。[illegible]
[illegible]
而來歙[illegible]何
以邀之。唐圖功臣于凌煙。自長孫無忌至秦叔寶。凡二
十四人。[illegible]
[illegible]而張亮侯君
集何以與焉。[illegible]宋圖功臣於昭勳崇德閣。則太
平興國後。首趙普。迄韓忠彥。共十六人。[illegible]而呂端寇準杜衍
[illegible]
范仲淹何以不與。靖康以後。首呂頤浩。迄趙汝愚。凡八
人。[illegible]而李綱宗澤岳飛何以不
與。乃列史浩于中。[illegible]明功臣廟。則首徐
達。迄孫興祖。凡二十一人。[illegible]

[illegible]而馮勝
[illegible]
[illegible]傅友德[illegible]
[illegible]何以不與焉。其選殊難言
[illegible]
[illegible]如子房之於漢高。孔明之於昭烈。公瑾之於孫
策。王猛之於苻堅。鄴侯之於肅代。青田之於明祖。雖功
業不同。而知遇則一也。其身係天下安危。如霍子孟郭
汾陽裴晉公韓魏公司馬溫公。千載曾無幾人。其定大
難。建非常。如平呂后之亂。而有平勃。武后之亂。而有狄梁
公。安史之亂。而有郭李。李希烈諸鎮之亂。而有李西平。
澶淵之役。而有寇萊公。土木之變。而有于忠肅。宸濠之
亂。而有王文成。至如關壯繆張睢陽宗留守岳武穆余
忠宣。[illegible]
烈[illegible]
[illegible]功雖不成。而正氣塞于兩間矣。其抗節如顏
真卿。[illegible]
十五[illegible]元行人郝經。[illegible]洪皓。[illegible]亦不在蘇武下
也。[illegible]東漢士多節義。而黨禍以起。君子
無以自全。獨黃叔度郭林宗不為危言覈論。與申屠蟠
並得免于黨禍。[illegible]唐牛李之黨。有君子有小人。宋元
祐諸人則類皆君子。至明東林諸君子。越漢唐而上之

而羅禍更無窮也。[illegible]
[illegible]晉俗風流相尚。而祖逖擊楫渡江。
[illegible]太真絕裾登舟。[illegible]
與卞壺[illegible]相[illegible]
[illegible]死難其忠義有足多者。至如王逸
少清貴行[illegible]。陶淵明托契孤遊。不慕榮利。高風足尚。
[illegible]南朝故多名士。大都能為褚淵生。不能為袁粲死。
[illegible]下逮五季。廉恥道喪。馮
道極矣。[illegible]而亦尚有韓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唐末進退不汙者。尚有一司空
圖。[illegible]在韓偓之右。[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欽被虜。尚有一李若水。[illegible]
[illegible]與晉之[illegible]
[illegible]辛賓[illegible]
[illegible]同馬悲
憤死也。謝枋得不屈而死。[illegible]
當與信國[illegible]行至于有明壬午殉難
方孝孺[illegible]諸公而下。甲申殉難。范景文[illegible]倪
元璐[illegible]李邦華[illegible]而下。尤不可更僕數也。歷代多
外戚之患。而當武后時。乃有一武攸緒[illegible]

創漢之陸興……晉之禍
亦爲嬌也宦官之爲禍烈矣
而乃有呂強……張承
業……明之金英
懷恩……謫吉
亦不可沒其美也君子不得已以
風烈著聞如朱雲折檻
張綱埋輪
張陵比梁冀
申屠嘉折鄧通
禰衡罵曹……王衡討
武盟……顏杲卿罵安祿山
段秀實笏擊朱泚……柳伉
之請誅程元振……胡
銓請斬王倫秦檜……呂祖泰請
誅韓侂胄……上陳東請誅蔡京等六人
……楊漣疏劾魏
忠賢……二楊繼盛疏劾嚴嵩父子……莫
非忠義激烈足以懾服羣奸也文如董子之策賢良
……凡賈生之策治安……

藝海珠塵 讀史論略 一

……賈山之至言……鮑宣之上哀帝書
……蘇氏父子之上皇帝書
……諸葛武侯之出師二表魏徵之十思十漸
……姚崇之十事要說
……宣公
之奏議劉蕡之對策……杜牧之罪言……
……賈誼

之言治河……
趙充國之策屯田……江統之論
徙戎……王朴之策平邊……
……韓子之原道論佛骨表歐陽
修之本論。雖爲經世之文有關於社稷生民者也自古
文章皆從經出而經學莫盛於兩漢至以經術飾吏治
故漢之循吏史不絕書而道學之名則始于宋自程朱
以來下逮薛……羅……高……顧……一脈相傳而金谿
……姚江……亦何可盡非耆德之學不惟其名惟其
實君子立德立功立言如范文正做秀才時便以天下

藝海珠塵 讀史論略 一

爲己任曾不居道學之名而有道學之實治則進亂則
退獨善其身可也兼善天下可也若夫悠然物外如曾
……孫登……林逋……倪瓚……
者徒得失不知治亂不問則又超然於評論之外也已。

星閣史論

趙青藜著

星閣史論目錄

項羽本紀書法論
治不復三代論
留侯論
淮陰論
先帝不取荆州論
錯漢後帝論
武侯論
殺韓論
讀王允唐五王合論
唐論
徐勣論
宋論上

宋論下
十難論

星閣史論

淸 星閣趙青藜著

項羽本紀書法論

思深哉。史公之躋項羽於本紀也。而後人反用爲譏議。豈以史公之意爲伸項以絀劉哉。吾謂史公實援楚以例秦耳。蓋秦之以詐力并天下也。天下人之所不欲予也。天下人之所不欲予。即史公之所不得而予也。然秦既以詐力并天下也。又天下人之所不能沒也。天下人之所不能沒。即史公之所不得而沒也。於是乎作秦本紀。以存其有天下之實。復作羽本紀。以著秦所以有天下之非。若曰秦始之有天下也。亦西楚之自號爲霸王而已矣。夫羽之不得與於正統也易知。而秦之不得與於正統也難知。躋羽所以閏秦也。不然。而果伸項以絀劉也。則羽本紀紀羽足矣。冠以漢之年月何爲者也。冠漢之年月於羽本紀。其非伸羽明矣。且史公誠何愛於羽而必欲進之。亦豈不知劉氏之當尊。而獨難於羽而一退之哉。第以羽可退而秦必不可退。秦必不可退。而徒退羽。以爲尊劉氏地。吾恐劃帝系者。固且數自唐虞而三代而秦而漢。則是以恣睢無忌之秦。上同於積功累仁之業。而順天應人以誅無道者。且夷而與無道者。相爲揖讓周旋其際可乎哉。夫是以斷然躋項羽於本紀而無疑也。然則本紀之名。其可假乎。當章邯圍趙時。諸

侯環救.接秦師.侯前先發.非羽則趙之亡可立待.趙亡則諸侯必瓦解.諸侯瓦解則秦之將吏將復爲秦守.高祖其能安坐無阻.從河北以入武關乎.夫斬蘇角.虜王離.降章邯.諸侯懾伏.入關.高祖恐謝.天下全勢固已在羽矣.此且宰制天下.分王諸侯.羽之烈.豈在秦下哉.且羽本紀首書秦二世元年爲陳涉始事也.中去漢之元年凡三歲.餘無年月.史公作月表.世以爲補其闕耳.嗚呼.月表而曰秦楚之際.高祖紀贊而論三代之治.謂若循環.寓意深遠矣哉.

治不復三代論

論者以封建井田之不復.歸咎於漢文帝.此亦責備賢者意也.而其實不然.是在高祖.不惟高祖.抑在留侯.想秦之始壞阡陌也.必以增田之說愚民.而民果見其田之以壞阡陌增也.遂趨令恐後耳.使高祖當入關時.進秦父老告以阡陌之害.敎以溝洫之利.而民方惴惴於求生之莫.必而入關者不獨賀其生也.且復從而利導之.其誰不樂從者.至文帝非其時矣.民之業於田也.長子孫矣.一旦取其田而井之.未見溝洫之利.早受失田之害.其毋乃以搖民心而召亂矣乎.民見近不見遠.我以爲古也.因之民以爲變而駭之矣.是故國家當守成而議創制.雖庸主無論矣.卽大有爲之君.慨然更始.而老成持重之臣.往往稱述宗祖以力爭於廟堂.而其時之民.亦復怒其怨咨.則勢不得不退而自息.其不當以封建井田歸咎文帝也明甚.惜乎高祖起自亭長.未嘗學問.其言曰.乃公以馬上得之.安用詩書.詩書之不用.而封建井田云乎哉.顧高祖雖慢.留侯通儒.誠請明其制以進之.度無不聽.然而留侯且沮食其謀.銷六國印.夫封建與井田相表裏.先儒論之甚詳.而世之人.且相與善其銷印.至引石勒言證之.成敗利鈍.橫梗胸中.吾惡知夫鑄印之必敗乃公事耶.吾固知夫銷印之必無由以復井田矣.故曰不惟高祖.抑在留侯.獨文帝以謙恭美質.惟淸淨是主.有可議制之賈生不用.出傅長沙.坐使叔孫通以區區綿蕞.上掩三代禮樂.而秦制之不盡革也.悲夫.

留侯論

留侯功在漢室.而其學術之害.遂中於人心而莫可救止.蓋天不能有陽無陰.地不能有剛無柔.人事卽不能有成無敗.有利無鈍.聖人一斷於是非可否.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諸葛武侯曰.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而留侯者.必欲其成.必欲其利.曰.吾安能置吾身於敗且鈍而勿恤.身敗且鈍矣.而所執爲是爲可者.不適以自厲乎哉.於是權事勢.揣人情.擇一有成無敗有利無鈍之地以自處.所處旣定.而智者不能以聰明亂其謀.勇者不能以強力奪其守.冥然頑然.日以其敗且鈍者予人.而忍而予之敵.忍而予之友.至忍而予之君父.嗟乎.天下固有其學術之害.忍予君父以敗且鈍焉如是哉.設令以之予君父而君父不受.以之予友而友不受.以之予敵而敵亦僻不受.則其術窮.而身與名俱裂.又烏足以害天下後世之人心.留侯者.不予則已.若其如是以予之人.卽知是其受之.不能其敵受之也.其友受之.其君與父莫不受之.而乃以全乎其有成無敗.有利無鈍.亘今古而獨得之一人.復誰知其學術之爲大非.爲大不可.爲大有害.而莫可救.東坡謂留侯不能忍.圯上老人教之忍.夫不忍而敗.忍

則成.不忍而鈍.忍則利.是固以其忍爲得計.知博浪椎之爲削桐詛政.不知漢室佐之非伊尹太公.而充其類.且至於無父無君.而聖人之道息.或曰.留侯忍耳.忍小忿耳.何至如子言.嗟乎.留侯之忍於其敵也無論矣.其於淮陰友也.當其請王而高祖怒.誠不可明言.逍夫僞遊雲夢.可因事白也.不則置宦宮中可脫身救也.留侯若以爲如是.我將受其鈍.我將受其敗.而於是乎忍之.識者日按是以斷留侯爲漢非爲韓.嗚呼.愛人者及其屋上之烏.而顧忍於其王孫.豈得謂斯論過哉.太公.高祖父也.當楚之置於俎上.意不過爲能兵耳.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猶且樂以終身.兵何遂不可讐能.而教高祖以忍其父.父猶君也.則使易而以處留侯.其忍於高祖也.固不待教矣.分我杯羹.何忍出諸其口.而人且以爲不如是.則太公必烹.不知籍固婦人之仁者.甘言歸和.迎太公以歸.度楚無異說.觀夫宴鴻門.而亞父示之玦三.卒不忍.宰於太公而獨忍.諸.恐獨怒於匹夫之勇.轉至烹耳.留侯稔之矣.不烹我固坐收其成與利.烹而以激吾將士.則敗與鈍仍在楚.其能爲太公任不烹哉.太公之不烹幸也.徒淡其幸成.而竟忘其言之爲不忍出也者.忘乎其不忍出而其出也忍矣.亂臣賊子之接踵於天下忍耳.故曰是可忍.孰不可忍.嗟乎.決策不可不百戰百勝.居心斷不容自利自私.自利自私.惟婦人女子擇以自處.狀貌若婦人女子.史公之意微.而聖人之道孰是區區以救之者.

灌嬰論

呂后崩.產祿握兵.劉氏殆哉岌岌乎.然卒賴以安者.非平勃乃灌嬰也.假令灌嬰而爲呂氏.則以禁中求緣之軍.與諸侯爲合之衆.可一戰破之.卽不然.而堅守滎陽.老諸侯之師於城下.雖百平勃.其能濟呂氏之奸心.與其變亂哉.且平勃何爲者也.不過使人刼酈商馬巳耳.刼之而商之從與否.未可必也.商從矣.而呂氏之受其紿與否.又未可必也.賈壽來且以齊楚合從告產.平陽侯聞而馳語丞相太尉.太尉勃乃敢馳往北軍.僅而得入.方且以左右袒卜人心.復不敢訟言誅之也.方且授事於朱虛.而至日晡.此其膽顧抑甚矣.是以後之論者.皆曰幸也.軍之左袒也.幸也.呂氏之無知而受其紿也.然軍不左袒.呂不受紿.劉氏其遂終殆乎.非也.其時嬰已與齊楚合.而滎陽之兵屯數十萬.滎陽關中樞要也.逐鹿者張其網矣.挺而走險.不得脫焉.絡馬首.穿牛鼻.雖有驟觸.其能肆其毒耶.故呂祿亦旣怒之矣.產祿非不悟也.所依違者.貪得垂憐以苟餘生.而平勃乃藉手告成功焉.彼酈之請將三呂而居南北軍者.誰乎.請諸出入宮而居中用事者.誰乎.何惴惴焉.止爲免禍計也.及其後而相與陰謀.亦復以吾屬無類爲辭.此其心大概可知.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豈得謂袁盎之言過哉.史稱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欲危劉氏而自立.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以覘瞻顧若平勃.果何如也.君子讀之.以爲其詐蓋微而辨.

先帝不取荆州論

荆州.四達之區.用武之國.論者謂先帝宜早取以圖中原.不宜展轉坐失.落於危殆.收後魯肅索地.呂蒙襲城.俱借爲口實.嗚呼.此特計其理或然耳.余竊爲之推其時勢.有不可以遽取者.方帝寄居新野.其不爲操所剿亦僅矣.魏書稱表病篤.託國且云卿便攝荆州.松之巳斷爲不然之言.就令果然.而表多內嬖.

私其幼子，出以荆州讓者，入焉而心變矣，士地之大，人民之衆，不可以一時虛言，遂入而據之，先帝固宜以辭也，設表當日號於國中，假先帝臣民之上，猶必推之三，授之三，至辭之無可辭而後受之，不然，其何由而受之，且恩澤未施，衆心未附，窮而歸人，不踰時而入其宮，毀其位，不愈以滋奸雄之口，而肆其悍焉握臂之爭哉，先帝謂表曰，久未騎射，髀裏肉生，是先帝亦心切，而姑以俟表也，表聞之不悅，則表之言攄未可謂信也，其嬖臣蒯越蔡瑁輩，即欲因會取帝，則衆心信未附也，然則表存時，其不可以取荆州也明甚，表卒，蔡瑁爲奸，立其妹之子琮，未幾，悉以荆州降操，夫新野之兵不過數千，即欲於立琮之日興問罪之師，果不能戰，豈不能守，且耶索迎操者也，不難出一介使以逆其詞，而堅城之下，敵兵四至，進無所乘，退無所歸，不數月而爲俘虜矣，齊人有言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韓子曰，其得水，上下於天不難，其不得水，猶螻笑之者八九，先帝之謂也，至若權之索地襲城，則又有説，蓋權之勢足以取荆州，雖授自劉表何益，荀先帝之勢足以守荆州，即借自權何害，此因存乎權與先帝一時之強弱，而非關荆州之取與不取也，夫荆州不得於劉表未死之前，而得於孫權已取之後，不失於益州未定綿竹阻險之日，而失於漢中大捷威震襄陽之時，時爲之也，勢爲之也，時與勢抑又有天焉，未可遽議其不取也，嗟乎，如使先帝當日大敗與人反荆州爲故物，豈非非所甚快，而竟不能也，謂之何哉，謂之何哉，

蜀漢後帝論

嗚呼，亡國之君，若蜀漢後帝，可不謂中材之主哉，惜武侯先卒耳，武侯不卒，必不失國，司馬昭顧以不思蜀之言，遂曰武侯且不可與圖存，其信然耶，人君之善，在任賢，繼世之美，惟法祖，後帝嘗曰，終武侯無毀

其附者，朕篤蔣琬等俱見擢用，豈非生盡其才，殁遵其訓者與，祖宗之天下傳之子孫，其時老臣受顧命之重，藏太府之盟，不轉盼即背之者，往往而然，武侯雖聖，分則臣也，東西南北，惟所命耳，卒乃拱手以靜聽其經營，此固有人君之度矣，且帝即位垂四十年，未聞有大失德，若與魏主之營宮室，構樓閣，築臺築池者，燕燕夜飲，而醉行殺戮者，田獵遊敖，所過蹂躪，徵發無算，而擾民於奔命者，故曰武侯不卒，必不失國，匪直不失國也，吾知朝廷宮府，穆然肅清，渭濱之屯，兵民狹洽，而其主之失德，又有以驅之，咸陽隴西，誰爲守者，即以智力論，司馬懿差可耳，師昭豈其敵哉，然則後帝之不克終復漢業稱令主者，武侯之先卒爲不幸也，若郤[illegible]所云，雖欲欺三尺童子不能，且以無罪之身入不可知之城，而時露其留戀慨嘆之情，危道也，我方失國，人甚疑我，幸且輕我，惟乘其輕心而用之，則疑去而身得安，故不思蜀之言，亦聊以應昭也，或曰，令後帝求賢之切，若昭烈於武侯，意必有武侯其人者出，即不然，而擯斥黃皓，亦可無傷國本，至不幸而背城借一，身殉社稷，尚足告無罪於列祖，然此皆上智之主優爲之，而非後帝所及也，後帝者，中材之主也，若謂武侯且不可與圖存，彼直以武侯爲何如人耶，

武侯論

渭南之屯，雜布耕戰，不相驚犯，此即古者寓兵於農，地水所爲師也，非田法廢，多由徵調，不則召募而已，兵不知耕，民不知戰，展轉運戍，疲於道路，嗚呼，其亦坐自困也已，然而黔窮強稽版籍，則曰吾欲吾民而張吾三軍耳，蓋自春秋以來，唯管子內政差近古，其他如晉之州兵，魯之邱甲，無不殘民以逞者，曹操新

定冀州，按籍謂可得三十萬衆，此曷惟爲孫權隸其民以貲有功，又其甚者矣，乃後之巧行其説者，且援周官以爲奇，夫周官所記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言力作任職之民耳，豈徵調爲荷戈執殳之士耶，其曰家者，合男女計之也，男女各半，虞其一爲之主，故曰可任者幾人幾人也，傳稱蜀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武侯兵止十二萬，猶不忍盡用也，三分更下，然應變非長之譏，實由是起，王者之行師也，不務爲其必勝，惟務爲其不可敗，大索戶口，驅之戰場，一有挫衄，何以善後，武侯惟務爲其不可敗，而陳壽譏之，適見其惑而已矣，余少時嘗奇延計，惜武侯不用，今而知武侯之不用延計宜也，無論涉險致遠，難可卒遂，就令咸陽以西垂手可得，而驍悍如延，能保無邪心乎，就令無邪心，而魏軍四集，蜀道未通，新附之衆不無騷動，君子觀師鄭而嘆戰勝後之安輯爲倍難也，以彼易此，必有能辨者哉，屯於渭南，曠日相持，殊類迂濶，而業惟可大，則可久，伏至險於至順，藏不測於至靜，既以伏魏人之背而拔其根本，復不以虛聲鼎惑與人，謹慎者之規略，蓋如此，羊陸推小師其意，猶足以靖其封疆，況以武侯之誠信素結民心，而又親見其師旅之覊，若家人父子也，簞食壺漿，有不爭迎恐後者乎，大功未奏，將星遽隕，漢之不幸也，三代井田之法，坐是不復，昔人有言軍戰廢而民不得保其生，可勝嘆哉，

費禕論

蜀漢之亡，亡於費禕，黃皓烏足責哉，皓不過小有巧慧，便給善伺人主意旨，非有大奸大慝若莽操，并非

有深根固蔕若東漢十常侍之難卒除也，終允之世，皓位止黃門丞，則皓非不可制亦明矣，允卒，擢爲中常侍，其時任大將軍錄尚書事者非禕乎，以陳祗代允爲侍中者非禕乎，傳稱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皓固不遽預政也，禕以祗爲賢，越次用之，皓乃得張其羽翼以肆行其志，而帝之追怨允者日深，是允能以嚴憚制帝，欲於將萌，而禕徒以材幹事主，豈大臣之本計哉，敘傳稱之矣，孫權嘗器之矣，允父和嘗決之，而允亦自嘆爲才之不及和遠也，嗟乎，此禕之所以貽蜀於亡，而卒以自貽其身乎，延熙十六年春日，讌殺大將軍費禕，史官蓋深譏之，譏其防衞不密也，抑其誨盜實甚，嘗與人辨難，蜂至，何遽不能鎮之以靜，折之以片言，而顧爭不屑於降人之門，然納日國命攸關，不得不謝，至其先上鹿車，遂徑自家，是傳所譏舉趾高而心不固者也，彼羽檄交馳，與客對戲，無倦色，又其甚焉者矣，鉏麑之刺盾也，見其乘燭盛朝衣冠而坐，乃觸槐死，蓋亦有人心哉，故大臣之立朝也，必內正其身，有不苟之言笑，而後上格其君，旁爭其寮寀，以下制夫宵小，申屠嘉召責鄧通，通叩首流涕謝罪，漢武帝倨待大將軍，而汲黯不冠則不敢見，蓋其素所積漸然也，武侯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託臣以大事，而其競競於宮中府中者尤至，禕不知以謹慎持其躬，因不知以嚴憚事其主，其視黃皓直易與也，而抑知盜之視之亦易與乎，身殞而蜀以覆滅，其罪貽伊戚也與，或曰，蜀亡距禕殁凡十年，何不責諸武之維，而專責禕，即維嘗並禕錄尚書事矣，獨不宜於惕皓乎，然維錄尚書在禕殯政之後，皓之預政適當禕秉國之時，火之燎原也，必於始然撲之，

水決其防，從而塞焉，必無及矣。枝附葉連，蔓延其猶難圖哉。且維非緯匹也，從魏新至末獻人心，緯少長於蜀，左右於帝者久，與允俱為太子舍人，遷庶子。允能制皓，而緯不能。緯亦何辭之有。若夫義斷討賊，非同劉武，卽小有損，譬則手足差跌之疾耳。吾未見腹心無恙而遽絕其命者也。允之嚴憚，利在腹心，而緯之輕肆中於宦官也。因有伏於數十年之前者，以患之旣見，而從而貴蠱惑君心之黃皓。嗚呼，貴黃皓愈不能為緯也恕矣。

漢王允唐五王合論

漢王允以窮治黨錮而敗，唐五王又以不誅武三思而敗。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威嚴而刑不濫也。允之敗宜也，然何以為唐五王解乎。書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言去惡則務絕其根本也。五王之敗宜也。然惡知五王之不窮詰武氏者之非，卽鑒於王允乎。鑒前車而徇其迹，與師心自用者等，醫之治疾也。疾在表者，清其肌以散之，因其本以殺之。誤投下劑則死。若表之旣失，邪入於內矣。用蔘苓而不敢攻，則邪愈深入，一發而遂至於不可支。允之發蹤疾在表者也，而窮治之，與下劑何異。五王之武三思，邪在內者也。棄而不誅，其終不可支何惟焉。且禍每中於所恃，而患多伏於所忽。王允以大憝已除，可恃無恐，而不慮群盜之致於內向，其敗易知。五王以唐祚已復，君位已正，優游以導其和，而小人可不盡去，世且有舉陰陽之不相無，謂宜調以自新者，甚或執激變之說以呂言於衆，而自來君子之敗，適足實之。則五王殆軸將役尋於天下後世，而焉所終極。故朱子於夬之象傳，不禁慨然曰，觀剛長乃終一言，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耶。三思之禍無論已，賈誼曰，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性與習移。卽明主猶且受其蠱惑，獨中宗也哉。是故去君側之小人，不可不盡，而敵國外患，雖縱逋逃賊焉可也。

唐論

唐藩鎮猶古封建遺意，而謂其亡在此，非也。亡唐者宦豎耳。宦豎始著於高力士，漸盛於楊思勗，肅宗後，禍遂有不可勝言者。一觀軍容敗九節度矣，一閹中小兒，還上皇挾太子弑張后矣，而漸且交張利口，忠義寒心，而漸且盜掌北軍，南牙拱手，猶曰假虎威也。繼乃敢行上弑，密專廢立，雖憲武之英主不免，庸庸者變起甘露，幽於少陽，習為故常，至以言門生天子，不又其甚焉者乎。故姚南仲上言曰，如猛珍豎不可勝數，雖羊祜杜預復生，亦不能為治。嗟乎，終唐世二十主，而為其所立者九，所廢者二，所弑者三，倘忍言哉。惟昭之弑宴之立，由遜藩，然召全忠者崔胤，韓全誨之逼，崔胤度不出此。大抵藩鎮非盡忠良，而未若宦豎之全不畏名義，故祿山之亂，平自朔方。如陝之禍，非藩鎮也。德宗如奉天，奔梁州，因藩鎮而破朱泚滅懷光，亦藩鎮。黃巢亂民，茂貞犯闕，而誅討與安，恭迎車駕者，又皆藩鎮也。參而考之，得且過半。夫李晟渾瑊馬燧李克用之功烈矣，而韓滉轉餉以備軍，王鐸墨敕以召克用，鄭畋傳檄天下，王處存率先入援，乃能奏績。他如設宴受代，有若賈耽，發兵與監武，有若楊志烈，雄鎮山東，破滔討悅，有若李抱真，常得李納陰事，有若劉元佐，四請除代，不欲子孫染汙俗，有若張茂昭，表請太子監國，有若韋皐，却韓宏美婦人，有若李光顏，晝夜擒元濟，有若李愬，奉代而斬悖將，有若王承元，重率相以尊朝廷，有若柳公綽，不以式

徼倖節。委輸不絕，有若趙匡凝兄弟，而田氏父子，忠順受禍，其尤可悲者矣。藩鎮亦何負於朝廷，卽駿屬如王武俊，一說而合攻滔，強悍如田季安，一說而不救趙正，已賦三十萬緡以賞將士，田悅納幣三萬匹以犒度支，而各為之漸服。亦視朝廷所處置為何如，而誠如烏重胤所奏，則坐收藩鎮之利，而有餘。且藩鎮之逆，亦宦豎釀成之也。使代宗不遣馬承倩，則李寶臣不致玩寇，使德宗不遣宋朝晟，則李納不致合悅。且使德宗早貶白志貞等，則懷光必不反。代宗能誅魚朝恩程元振，則雍王之副，自周汾陽可不用僕固懷恩，不用懷恩，卽不湊留嗣等分帥以失河北。嗟乎，忠貞如汾陽，其他無論。觀夫絳州軍亂，奉命往鎮，不以王元振之私己也，收而幷其黨皆伏誅。辛雲京聞之，亦按誅其殺鄧景山者，而河東莫不率法。卑於區區河北，有不咄嗟立辦者，則朝恩元振之罪為大可恨也。況懷恩奏言以求與之死，深挑中官譖口，卽其叛又豈本心耶。然則藩鎮之逆，實由中官，而藩鎮不失為良法，徵獨其賢者也。衆悍交立，必尋廝而各自戕。劉從諫之奏，幷使中官斂跡，彼朱逆之肆行凶惡，因克用新喪，莊宗始立，亦茂貞屢敗，難與爭鋒故耳。不然，何三代有道之長，而太宗欲分封功臣，創業之主，識慮自遠，且同一德裕而猶能行於三鎮之効順，才莫制其專立之密謀，則唐不亡於藩鎮而亡於宦豎也益信。

徐勣論

甚哉，天之明且允也。有不終屈抑之才，有不可倖邀之名，而必無不敗壞，能飾僞以藏身之惡。吾於唐之徐勣知之。當其侍疾，謀欲以出走，此門者所之僞顯，卒不死，及其佐命唐室，勳成名立，年已老矣，復不死，高宗立武氏為后，成於勣之一言，而其罪遂莫可逭，而其惡乃終不可掩。是故人之能以善名一世者，其潛德之幽光必不可閟也，而以惡流後世者，亦其從逆之眞精不容終沒也。嗚呼，周公流言，王莽謙恭，背人所嘆，而勣獨以一身歷其變，不死於李密門者之手，不死於太宗在位之年，豈非天哉。雖然，天何必天因其私耳。是以君子懲忿窒慾，損之又損，必不使一毫之惡得留於隱微，以質對乎上帝。

宋論上

何代無奸，獨宋則萌牙於開創之始，至浸淫於南北二朝，無一能廓淸者。呂居仁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然哉。太宗失德，趙普再謀，一言成之也。卒以功名終，晉封韓王，至李昌齡宦者王繼恩輩不足道。嗟乎，微呂端，眞宗危矣。夫澶淵之戰，誠孤注也，然可以得身，乃偷安議和，而王欽若丁謂等遂以封禪進，王旦無可如何，顧欽若請獨負釋解因矣。丁謂詭能兵擲鬱寇矣，謂之奸，倍甚於欽若，而萊公盛焉。仁宗聖賢主，號稱治朝，而呂夷簡實為大蠹，嚴郭后，出富范，排杜衍，逐韓歐，特小有才，不至大壞國，身歿而帝猶謂侍臣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若其於孫沔曰，元規樂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耳，可不謂能受盡言與。而張士遜夏竦輩，又不足道。至王安石之用，發自嘉祐，英宗在位日淺，神宗甫立，卽下徵召，朝野欽仰，其設新黨，惟吳奎力斥其隱妄，韓魏公言其不可處輔弼地，呂誨袖彈本而司馬公惟之，所介與爭辨御前，而帝卒專任之，衆正一空。曾卽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三言，而上乘天眷，下失人心，中斷祖澤，已足亡宋而有餘，割地開邊，其末失也。章惇蔡京，其餘孽也。京首挽新法，其後力攜元

結主歡，而安石且配食孔子，故追罪之，蓋於為宗曰今日之患，端於安石，成於蔡京，又何有於章惇、王黼之疑，疑者哉。嗚呼，惡興之漸，猶雞鳴也，何況奸佞，知人則哲，惟當國者留之，仁宗於賞花釣魚宴，既心知其不肯面非忠之，何不明著訓辭，貽厥後嗣，而辨奸一論，出自草莽，其孰從而信之，而又孰從遵之也耶。

宋論下

宋南渡之不振，罪在奸檜，夫復何言。然高宗甫即位，而黃潛善、汪伯彥已在左右，黃、汪不足責，謝黃、汪以勍李忠定者，張魏公浚也。浚面無圖中原之志則可，浚而有圖中原之志，何不移其勍忠定者勍黃、汪，且何不移其薦秦檜者薦岳忠武，而其心誠忌之，夫忠定之罷，不關一勍，勍之而忠定益孤，黃、汪愈張，引退從決，而建炎之初，坐失一恢復大機，然猶有可為者，曰岳忠武在，以彼用兵，妙存一心，不拘古法，平定江淮，掃清襄漢，內訌寧矣，太挫金人，兀朮喪氣，曾兵而無一應，下詔而曰待岳家軍降，黃龍會飲，非虛言也，乃三字獄決，又失一恢復大機，嗟乎，機雖得而易失，一誤再誤，國家以撼，雖其獄不由浚，定由秦檜，不然，檜已免矣，終其罪於朝堂矣，安敢復知凝之面志，圖中原者，顧乃若是，凡高宗之主和，豈果忍忘父兄哉，特才鈍氣懦，恐一戰不利，失所便安處耳。當中之敗，實囂小人以口，而寒庸主之膽，繼以淮西，則口益滋，將徒寒，恢復之請，因日謝諸將，第微幸於一戰，我寧不微幸於一和，而使安之懷，牢不可破矣。夫人情莫不狃便安，而當撥擾之秋，其中亦必有所懲創，一經創而主軸之機動，主軸之機動，而輔車之機以鼓，公紹興可惜也，建炎之初尤可惜，史斷於浚謂其疏淺而辨躁，吾謂其才小而多忌，故能手剪苗劉，闡復州邑，不自知其不能繫大俗，猶當一面也，而因深知李忠定岳忠武之十倍於己，恐其功之不自已出也，一則斯勍其私殺傅臣，一則奏言其并兵要君，必不移其勍忠定者勍黃、汪，薦檜者薦忠武，嗟乎，勍黃汪則忠定不能，宗留守不至憤而疽發背，傅亮張所不至召還，而安措忠武之才，亦早見中原已復於建炎矣，薦忠武則策政得人，戰無不克，主志以奮，檜無由售其奸，已亦坐收知人之明，而前愆可蓋，豈不臣主交榮，浚而志圖中原也，幸無如其忌刻之私勝焉何也，及夫孝宗新立，頗有起色，能史浩而專任焉，正當熟思前失，鄙戎之叛，誠為亂階，則鄙李之隙，豈不可解，即不可解，豈不可分任，分即屈弱，豈不可分道他將以為助，忠定、忠武處此，必有道矣，况虞允文在，豈不可引以自副，毋亦其忌之也乎，宋於斯時，耗羸已甚，用戰以攻敵，皆則黃硝也，病者久必疑之，即百戰百勝，猶檻其或敗，一勝而果敗焉，而和議人，四州割國尚可為哉，論者從而歸咎，豈得謂過，若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輩，什黃汪之不若，而又何責焉。

于謙論

余讀明史至奪門復辟，未嘗不太息痛恨於徐有貞張諸小人也，然使儲位不易而大命有歸，雖欲媒孽其間亦何說之有，則當易儲之日，為少保者宜其力爭矣，而乃獨無一言，嗟乎，世亦知人主莫解之惑，有非口舌所得爭者哉，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少保檄日之誠，端有慕於是，故其時以身喻者，無不用其極焉，而論者至謂讓留唐鄴損美于古，夫叔姪之於父子，既有間，而時異勢殊，惡可等論，此其為不知少保也無容辯，又或謂英宗失身沙漠，天位已絕，乃狡焉強寇，陵躒凝廟，更得罪於祖宗，不宜復立，

景帝有社稷功，治以嫡而繼以功宜也，天作之君，而父傳子又宜也，儲位之易，無足怪者，存是說也，是使兄弟不相讓，而反其辭以相詰也，以之責英宗可矣，以之怨景帝則不可，不可以怨景帝，即不可以解少保，而吾以知少保之欲以身喻者何也，景帝之欲易儲，其處之心非一日，而不忍遽發者，亦猶知有理義焉，賜廷臣以金，則固以利市也，猶不遽發，逮黃竑疏入而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遂毅然直行其意以大決其防，其不可以口舌爭也明甚，爭之亦不過如章綸鍾同廖莊焉已矣，無益於事，而徒明其節，豈大臣之所以自處乎，且少保縱欲自明其介，亦何至賜之甲第而辭，賜之璽書袍鎧弓劍冠帶而封識於堂，歲時一謹視，乃為此拘拘哉，若曰奉君之賜，縱有微功於社稷，實不敢圖利於身家，曉昔盟國伊誰是命，斯辭之誠，因願吾君之垂察而一動其中也，若其詔子一子千戶辭曰，臣欲為子求官，何必假手石亨，夫臣不假手於人以官其子，即君不假手於天以私利其子，此意尤彰彰矣，使少保稍有自利之私以利楽景帝，南宮之錮，不難一丸塞，而徐石之智謀兵力，不敢悍於也先也，其時建立之見濟已卒，後宮無所育，則帝疾彌留，一旦晏駕，請於太后，迎復沂王，固已拱手讓之英宗，而亦可告無負於景帝，古大臣不動聲色，措天下於磐石者大類如斯，嗟乎，當其前有必欲身喻之徵，及其後有無容復爭之勢，是以終不一言也，然小人媒孽之端，實由是起，可勝太息矣哉。

始余幼時，嘗戲雜作范增論，先伯燊岩公（諱良臣）而愛其俊爽，為訓之曰，論古貴有特識，非因人之所言而言之也，子言范增之去，當在弒懷王，不當在殺卿子冠軍，雖足以正東坡之非，而不知已落尋常之窠臼矣，因授以伯祖項羽本紀書法論俾讀之，而余乃知文章家之翻空出奇，不必古人當日如是，而想古人於今日，亦必有卽于如是而後安者，而後可以論古人，越數年，得隨侍讀書於城南古香齋中，時將刻是潮文鈔，因得遍觀一切，而方馳鶩於舉子業，不暇請亦不敢請，嗚呼，孰逢有命，今竟何如，使當日者專力於此，亦或庶幾有成，而仍然故吾也，今鈔刻文鈔及二集諸史論，不禁慨然，嘉慶五年十二月，姪孫紹[illegible]識。

讀史賸言

秦篤輝著

讀史賸言卷一

清　漢川秦篤輝箸

歷觀全史，大抵于國家之利減一分，則于百姓之利增一分，其實利國家者也。于國家之利增一分，必于百姓之利減一分，假利國家，而實害國家者也。堯之戒舜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所謂執中者，不使四海困窮而已矣。四海困窮，則天祿永終，誠千古之炯鑒哉。

晏嬰身為齊相，知陳氏有尾大之慮，公室有不測之禍，則當思所以救之。夫救之之術，亦曰為國得人而已。當時以孔子之聖，景公欲以尼谿封之，使其得國行權，首陳氏烏能為。而嬰沮之，終成田齊之禍。謂齊亡乎嬰可矣。徒與叔向為楚國之泣，何哉。楚令尹子西謂昭王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小人未嘗不知君子之勝人，而乃不引行之，又于勝己者輒嫉焉，是謂自娭自棄。晏嬰、子西、輔也，皆自敗其國而已，烏足以厄聖人。

史記謂太公就封，因逆旅之言而疾行，萊侯果與之爭齊。說苑謂鄭桓就封，因逆旅之言而疾行，鄶何果與之爭鄭。不必有其事也，而趨時者宜若是矣。說苑載太公誅華士，家語載孔子誅少正卯，亦不必有其

事也。而立政者宜若是矣。

孔子之替管仲，曰如其仁，曰一匡天下，稱齊桓為正而不譎，亦許管仲之辭也。而其知在器小，在焉得儉，在不知禮，人品較然矣。曾西及孟子專以其短言之，已不如孔子之允。至宋儒則深文周內，凡管仲之長，皆必以至埃之心揣測之，其刻核不肯亦已甚矣。

召陵之師，非真欲伐楚也，特以服楚為名耳。是時子文為政，楚國無隙可乘，伐之亦未必勝，故因侵蔡之便，藉之盟楚以為名。此桓公管仲之志也。志出于此，所以為師之名，必使楚為可受，以示不深責之意，乃可一盟而退。楚亦何必不盟，而為不可正勝之戰乎。此知己知彼，兩得所欲之至計也。夫使其可受，乃故為一小一大之詰，小者從包茅不入，俾之受以為盟，大者為南征不服，使其辭以免戰。若直以僭王猾夏之罪伐之，則至大而無可辭，勢將必出于戰。戰而勝則已，不勝則舉數十年之霸業一朝隳之。此桓公管仲所深避者也。呂東萊不識霸者權譎之心，于其問南征也，譏其甚惡寬惡，多罪薄罪，于其不責僭王也，譏其心切于求，目眩于視，皆非事情之實也。

小白先歸以入齊，重耳緩圖而得晉，勢不同也。蓋小白力能制子糾，而耳不能制夷吾也。所謂勢不可犯也。使夷吾當其劇，亦為賢者驅除難耳。

秦晉相攜，自圍鄭(僖三十年)以前，皆晉失也。圍鄭一舉，秦有三失焉。助晉私憾圍鄭，一也。聽鄭獨為退兵，二也。退兵亦當與晉講解，和晉鄭而去之可也，私遣三戍，市己之恩，激晉之怒，三也。三戍既遣，又開襲鄭之隙，于是乎有殽禍。然則秦穆反覆無常，展轉自賊，不有秦誓之悔，亦殆矣哉。

齊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于公，有司以繼之(文十八年)，而卒以弒君纂位。是以財收眾人之心，為竊國之術也。乃以爭田宿憾，刖歜父而奪職，前以惠成，後以貪敗，豈兩人哉。彼特藉小惠以遂大貪，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盜一國之財，獲一國之富，而貪根轆轉，卒被戕夷，孰非自作之孽哉。

郤克聘楚(成十二年)，嘉禮也。子反曰：兩君相見，無亦惟是一矢以相加遺。至晉楚戰于鄢陵，而射共王中目(成十六年)，子反之言，非先為之讖乎。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伊戾欲用牲加書，陷太子痤，宋平公徐聞其無罪也，烹伊戾(襄二十六年)。其後寺人柳用牲埋書，陷華合比，平公遂逐華合比(昭六年)。獨不思其為伊戾之故智哉。疑之生闇，有不可窮詰者矣。

晉之叔向，以博洽聞，知道則未也。明知晉之失德，平邱之會，乃曰不可以不示威，又曰不可以不示眾。對齊且曰：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亦可畏也(昭十三年)。及數王屈晉之不脩職貢，惟責王之樂憂非禮(昭十六年)，前後竟無反己自脩之辭，左氏侈盛稱之，奚識哉。

子家謂季氏，隱民多取食焉。齊之陳氏，亦厚施于民。為臣未有不結民者。

陽虎家臣耳，囚季桓子(定公五年)，強孟懿子(定公六年)，任其操縱，無敢拂逆，何邪。觀孟孫之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

能居尊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不敢顯言虎惡。轉爲之諱。美實蓋以虎案與晉通。挾大國之威以制季孟。故俯首帖耳任其困辱也。常昭公之出。士鞅荀躒等受意如之賂而庇其惡。當定公之時。士鞅等又受陽虎之賄而縱其毒。故其後虎敗終奔晉也。惟賄是崇。而黨惡害鄰。晉爲已甚矣。

伍奢之死于楚。非其罪也。太子建欲與晉滅鄭。而鄭殺之。可謂非其罪乎。周禮曰。殺人而當者。戒勿讎。讎之則死。伍員惟宜報楚而不報鄭。則矣。何燕泉反以不爲子建報仇責員。何哉。然員之報楚。自云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之。又豈可以常理論哉。

衞文以邢狄之伐。避位而讓師。衞靈以捘手之辱。避位而畔晉。唐明皇至馬嵬。辭軍獨往。亦用是術。代宗陝州。德宗奉天。特踵而行耳。然平日無恩德以結其民。徒恃臨亂之一激。亦危矣哉。

蒯瞶與五人與豭盟孔悝。哀十五年。其子疾亦使五人與豭強盟蒯瞶。可謂以身教者從。

孟子之賢。不可殫述。而其進退綽綽有餘。尤在不受齊君之祿。以局外謀局中之事。以無變代他人之變。三代後惟李鄴侯唐德宗時彷彿似之。惜乎其後不能然也。

六國上策莫如行仁義。孟子是也。中策莫如合從以拒秦。從橫人之計。割地賂秦。所謂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直無策矣。若蘇秦始亦欲助秦。秦不用。乃合從。皆爲己謀利起見。所以見鄙于君子。

守天下之術。至秦始皇加密。乃愈密而失愈速。何也。不能反其本也。其本柰何。亦仁義而已矣。

封建利于士。不利于民。國多官衆。才無不用。士之利也。內亂外患。兵無由弭。民之害也。

封建之地太廣。是教之畔矣。此賈生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爲得封建之華也。然封建利少而害多。畔則害朝廷。不畔亦害百姓。至于弒逆之慘。皆起于封建。所以必不可行也。毛仲氏曰。秦始皇郡縣數全天下萬世人倫之變。誠哉是言。

有恆之人無終者鮮矣。無恆之人。有終者鮮矣。項羽學書不成學劍。學劍不成學兵法。學兵法又卒不成。則亦安有成哉。故觀人必于其所業。

蘇子瞻論范增未必謂增當去于殺卿子冠軍時。按此時項羽爲次將。增爲末將。羽誅宋義。增無一言。其後與羽一心。是誅義必羽增同謀也。義逗遛本可誅。且義不誅。章邯不破。秦兵正強。即沛公何能乘關入關哉。論當日破秦之功。自以羽破邯之戰爲第一。反以誅義爲罪。謂增當去之。不亦傎乎。

漢高之勝項羽。在豁達大度。知人善任固已。亦在善用間與不吝金寶。故以四萬金聽陳平用之。知秦將爲賈者子。則以重寶啗之而致迎和。知陳豨將皆故賈人。則以金啗之。遂多降者。闕勝印刓弊而不忍予者矣。雖然。此漢之必不可爲三代哉。

漢高爲人。蠢率猾詐。其短甚多。幸而遇韓信之見小利易于牢籠。項羽之爲人易任其戲弄。蹈瑕抵隙。因而有成。阮籍登廣武原。謂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故開眼界。所論原不爲過。但以暴秦之後。民生塗炭已極。得一彼善于此之人。遂可以獲天休而成帝業。正孟子所謂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其時則然也。不能生湯武。生一彷彿湯武者。天之氣運爲之也。

沛公入關告諭。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初不言義帝也。及帝死。亦不聞有一言也。聞董公教。乃爲發喪。特爲討羽之名耳。其心豈真有義帝哉。核實論之。義帝特諸侯之長。非真有共主之實。以不學無術之項羽殺之。受惡名耳。使沛公一天下。義帝而在。其能存者幾希。

史記載圯上老人授張良書。謂讀是爲王者師。不知果何書。王者師語出孟子。所指者。教養之仁政。非兵書也。今所傳三略。託名黃石公授良者。皆兵家言。然良未嘗將兵。所決策在嶢關擊秦將。鴻門救沛公。燒絕棧道示項羽無復東意。勸以齊王封韓信。沮封六國後。及急擊項羽。皆決幾于事先。智謀之士。所見皆同。特說漢高知言。如石投水。故獲成功。非有布陣攻敵之勞。奇門遁甲之術。必藉黃石之秘書也。蘇子瞻亦知此意。故作論謂其意不在書。猶謂有隱君子託以授良。今考其實。圯上老人。恐亦當時謬言。所謂見我于穀城山下。語尤荒誕。史遷好奇而載之。良晚歲謂欲從赤松子遊。實未見其人。黃石公亦其類也。

張耳勸陳涉立六國後。爲秦樹敵也。酈生勸漢高立六國後。則爲己樹敵矣。然此爲漢計失。爲六國計得矣。使張良真爲韓也者。宜贊成之。而乃力沮之。吾故曰。良爲漢。非爲韓也。

陳平勸漢高僞遊雲夢以擒韓信。特信不反耳。如果反。遊以好出。適爲信擒矣。學有幸成者。諸此類也。

季布與朱家無素。而家救之。鍾離眛與韓信相善。而信負之。家以俠名。而信以枉死。宜哉。然信之不敢庇眛。恐累己也。豈徵信不反矣。爲信計。遠宗范蠡。近效張良。或可以免。而以恥與噲等伍之驕氣凌人。獨何哉。

以伍胥之知。前不能保其父于楚。後不能保其身于吳。則有所蔽也。以韓信之知。前不能獲其安于窮。後不能獲其安于達。見有所累也。夫必無蔽與累。而後謂之知。若二子。皆不自顧其睫者也。

蘇明允論高帝之欲斬樊噲。爲欲削呂氏之黨。以損其權。最爲卓見。又謂噲死于惠之六年。天也。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又謂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有不欣然從之邪。皆深切事情。儲在陸謂爲已甚。按噲縱不叛。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此必然之勢。且陳平素畏噲。必多牽制。欲說噲誅呂。殊費周張。況呂祿棄軍。噲妻呂媭出其珠玉寶貨于堂下。曰無爲他人守也。縱有明徵。而謂噲能與其妻異邪。

古今聖人之下有賢人。賢人之下有妙人。越之范蠡。秦之蔡澤。漢之陸賈是也。不忘富貴名節。亦無虧焉。不及聖賢。出處亦無愧焉。妙乎術。妙其急流而勇退也。是一節可取也。

人動謂今不如古。只漢文帝除肉刑一事。今勝于古多矣。或者猶欲倡議復之。豈非不仁之甚者哉。

漢法禁夜行。李廣犯之。是犯法也。霸陵尉有巡徼之責。呵而止之固宜。其言曰。真將軍尚不得夜行。何言故也。使吏盡告項。不顧權如尉。則天下且治。李廣爲國大將。外畏不避仇。擬而用之可也。否則度外置之耳。殺之不已甚乎。尉奉法成仇。廣假法報怨。卒死于衞青。死宜哉。

後漢書劉玄傳王莽首傳詣宛。更始視之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按此語雖謔而實甚。凡姦臣之被惡名者。皆可深長思矣。

劉恭係劉盆子兄。先事更始。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更始遣恭請降赤眉。赤眉將殺更始。恭欲自刎。乃救之。後更始為謝祿縊殺。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得免害。後乃遣恭乞降光武。盆子對光武曰。罪當死。猶幸上憐赦之。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度亦恭教之耳。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為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以為列肆。使食稅終其身。恭為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按後漢書未為恭立傳。事散見更始盆子二傳中。今觀其崎嶇險變之中。保全盆子猶易。不負更始尤難。光武稱赤眉將徐宣。為鐵中錚錚。傭中佼佼。宣何足當之。若恭真其人也。可不謂義士哉。傳又稱恭少習尚書。略通大義。隨樊崇等降更始。封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蓋立身具有本末云。

後漢書馮異傳。李軼初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因異致書。遂報書與連和。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更始將朱鮪知之。鮪遂使人刺殺軼。東觀記曰。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按此足報伯升之仇。可見光武不以倖功而忘其兄。而無信之不可行。亦于是昭昭矣。

華陽國志。昭烈年十五。母遣行學。與宗人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盧子幹。德然父元起。常資給昭烈與德然等。元起妻謂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也。曰。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魯國孔融。為黃巾賊所圍。使太史慈求救于昭烈。昭烈曰。孔文舉聞天下有劉備乎。以兵救之。陳登元龍曰。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帝來遇時。見賞名流如此。何待孟德亦為天下英雄哉。

孫權聞昭烈在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使大中大夫南陽宗瑋報命。是在猇亭既敗之後。權猶且懼如此。

宋袁燮絜齋集。劉璋本以奸逆據蜀。因漢賊。孔明為漢除殘。雖誅之可也。按此最可破昭烈不當取蜀之說。

抱朴子。魏武帝欲用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汚君之朝也。按此事正史不載。葛洪不知何由知之。

孫夫人在荊州。權可大遣舟船迎妹。異日白衣搖櫓之謀。已兆于此。易曰履霜堅冰至。荊州曾不力為之備。何哉。

蘇明允權書。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于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夫明允之論蜀是。而論孔明則非也。當日秦漢故都。已為曹操所有。孔明安從而得之。荊州且與孫權爭無已時。余獨據

措足之地。隆中一對。了然明白。所謂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何嘗欲棄荊州而終守西蜀。若夫事之不成。則天也。漢之高祖。何嘗非由蜀而興者。明允豈忘之邪。但歷來僭國居蜀者。每不久輒亡。蜀險之不可恃。明允固確論也。

蘇子由三國論。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按昭烈不如曹操孫權。在時勢。非智勇不足也。能用孔明。何所不足乎。三蘇于昭烈孔明。率多異議。皆成敗之論。未可憑也。然謂因所不足以求勝。卻為名言。蓋善處所短。即是善用所長。

楊升菴曰。宋儒譏孔明寫申韓教後主。吾子西曰。人君以制略為貴。後主襟量有餘。權略不足。識者咸以為疑。藥無高下。對病為宜。此孔明之微意也。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是亦先主遺命也。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吾欲知其權略知謀何如耳。孝裕之見。非即孔明之見哉。雖與不達時務者言矣。中庸謂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可見臨天下以聰明睿知為先。而寬裕溫柔次之。

漢焦先字孝然。皇甫謐高士傳。漢室衰。先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草為廬于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袒不著衣。臥不設席。以身親土。或數日一食。按先之節。更苦于管幼安矣。魏志管寧傳注。魚豢魏略。先自作一瓜牛廬。裴松之曰。瓜當作蝸。魏略又云。嘉平中大發卒伐吳。有竊問先。討吳何如。先不應而謬歌曰。祝衂祝衂。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為當殺牂羊。更殺其羖䍽邪。人疑牂羊謂吳。羖䍽謂魏。

曹操篡漢。實荀彧首贊成之。以操窮凶極惡。卒移漢祚。似無天道。詳考其事。而知天道不爽。有三快焉。操手毒荀彧。以逆臣殺逆臣。一快也。曹丕納父姿。以逆子汚逆父。二快也。司馬師弒髦。司馬炎滅魏。以逆臣篡逆臣。三快也。且曹叡之子芳。乃乞養他人子。不知所從來。實非曹氏子孫。則芳立。魏已亡矣。名為蜀亡于魏前。實魏亡于蜀前。更見天道昭然。尤大快也。

董卓既誅。王允秉政。漢幾復興。以不赦李傕、郭汜。激成禍變。然傕汜欲逃。賈詡曰。倘釋兵一校尉可擒矣。不如將兵攻京師。敗而後逃。遂不可制。則詡實亡漢之賊。其後復為曹操謀。詡之罪。可勝誅哉。

傕汜之亂。漢室之亡已決。曹操輒造。使其不為篡逆之謀。其功當與伊周。為千載一人矣。思作文王。遺臭萬古。操之奸。操之愚也。

曹孟德聘虞翻。翻曰。孟德欲以盜賊餘賊汚人邪。孫權勸孟德稱帝。孟德曰。是兒欲置我于火坑上邪。夫孟德欲避火坑而甘為盜賊。所謂不能充其類者也。要知能避火坑。乃真為盜賊。所謂小人喻於利者也。

祖逖行軍。不禁劫掠。其弟約。後遂為亂。亦逖有以致之也。

景略之不從桓溫。猶孔明之不從曹操也。然景略以其師救之。師曰。若豈與桓溫並世哉。一言而出處定。師、史失其名。蓋隱君子。

謝安之破苻堅。非幸也。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縱不能勝。必不可敗。

苻堅之敗。聞風聲鶴唳。疑為晉軍。齊蕭世誠觀周師。見羣鳥飛起。以為旌旗。即驅還不能返顧。盍心之怯

者物皆敵也。

蘇子由論苻堅欲滅晉，當效左出右入，疲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雖韓白不能禦，何況謝玄，此論誠然，千古無如此計之毒，吳之敗楚，隋之滅陳，皆由于此，而辦以守之，不爲其所疲且誤，如李牧之禦匈奴，廉頗之禦白起可也。

楊升菴于南朝人物，首推韋叡，于北朝，首推高允，叡猶一時之傑，允則千古之英也，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其才不可及也，事君盡忠，不爲一言，臨難守義，不圖苟免，其德不可及也，終身不見喜慍之色，其養不可及也，時百官無祿，允恆使諸子樵採自給，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其淸不可及也，姻媾徒步造門，允散財給產以相贍振，其惠不可及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于宗愛之威勢，則執禮抗之，于崔浩之貧老，則竭力保之，其不畏強禦，不侮矜寡，不可及也，興學則首立規模，斷獄則務期平允，機務悉周于明察，志氣不衰于期頤，擧孔子所謂知廉勇藝，文之禮樂，見義授命，久要不忘，好古敏求，知樂仁壽者，一人而兼有之，三代後，當與孔明相伯仲，他非其倫也。

元魏以高歡除尒朱氏，而歡遂反，避歡就宇文泰，而泰弒逆，善乎裴俠之言曰，宇文泰已操戈矛，豈肯授人以柄，投之無異避湯入火，又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行有將來之慮，嗚呼，觀此，當日之爲君者，不誠難哉，晉建不拔，亦惟愼其始耳。

元魏主恭，爲廣陵王時，因元乂擅權，陽得瘖疾，閉口八年，爲羣臣所立，後爲高歡所廢，旋見弒于魏主，惜其以八年之瘖，而死于一朝之立也，然亂世之君，亦可哀也哉，莊子曰，禍備王，信矣。

侯景擬慕容紹宗，聞其來，曰，誰教鮮卑兒（指高歡），解道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邪，亦可謂死高歡走生侯景矣，宗制景，歡爲澄畢策之，澄遣宗，陳元康教之，元康亦傑矣哉。

高歡使彭樂追宇文泰，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樂遂歸，侯景謂慕容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縱之，養寇者，信有罪矣，而免死狗烹，亦可鑒哉。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梁蕭正德之引侯景，焉能爲哉，正德爲梁主之姪，旣叛入魏，而復歸，是一反側子也，復使將兵討賊，引景深入甚矣，梁武之闇也。

侯景叛梁，自八月至十一月，遂入臺城，西魏伐梁，自十月至十二月，遂入江陵，亡國之易，未有如梁者。

晉載紀慕容儁謂慕容垂曰，取果于未熟與自落，不過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北齊書陸法和傳，侯景渡江，朱元英問法和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按宜待熟時此言雖小，所喻至大，凡人爲善無報，善未熟也，爲惡無報，惡未熟也，熟則善無不興，惡無不亡，自勉者宜審其幾，觀時者宜俟其定。

隋高祖伐陳，作艦投柹于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此蓋度陳人已困，有必取之勢，故示形以恐之，即李靖散舟于河之意，而特謬爲大言耳，不然，前何聽高熲彼假聚兵我便解甲，及縱火燒其積儲之祕計乎。

李密尙有山東舊地，雖敗于隋，非窮無所歸者，且有徐勣代爲之守，而其麾下王伯當、魏徵之流，皆人傑也，何遽降唐，旣降又圖反覆，致死進退狼狽，豈天奪其魄邪。

讀史膹言卷二

唐太宗征高麗，高麗兵十五萬，太宗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使高麗有能將，以十五萬之衆取四千人，如拾芥耳，太宗斯時可不謂危哉，其勝亦幸耳，乘危勢而邀幸勝，人謂太宗智，吾不信也。

李勣勸高宗立武氏後，滅其族者即武氏，奸人自敗，亦可鑒哉。

史稱李淳風對唐太宗預言武氏之禍，或者謂係好事者事後附會之詞，殊有卓見，且猶有說焉，天象曆數即眞如此，使太宗不漁武氏之色，而遷之入宮，高宗不爲聚麀之行，而拔之立后，彼武曌亦安得而肆其毒乎，故蠱之禍，自術士言之，似爲天作孽，而事稽其實，仍太宗高宗之自作孽也，變不虛生，亂由自取，故從古聖帝明王，不問天道之不可知，而惟期人事之務自盡也，惜淳風術士，見不及此，不能啓迪太宗，謹身教子，以杜亂本而回天心，安受燕啄皇孫之禍，可不惜哉。

魏徵巧僞人也，高祖使輔太子，太子被人殺矣，可謂不負高祖乎，先勸太子殺秦王，秦王，高祖有功之子也，又可謂不負高祖乎，己身出處，如轉蓬輪，旣事竇建德，復事李密，復事唐高祖，旣事太子，復事秦王，等于無恥之長樂老矣，其後事太宗所立之功名，半出于迎合揣摩，其直諫尤沽名之尤者，徵之心術，眞千古巧僞之極者也，餘詳袁簡齋論，不具及。

玄宗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有所長。按六者之中。法直爲上。通儉次之。吏文又次之。

玄宗舍張九齡不用。求風度如九齡者用之。此猶不好眞龍而好畫龍也。

玄宗欲廢太子。殺二王。仍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乃決。夫徐勣以家事一言。致釀武氏之禍。殷鑒不遠。使明皇善聽。卽林甫之言而思之。未有不悚然懼。翻然反者。蓋是時其禍將作。其心已昏。遂不復有瞻前顧後之慮矣。

白起甘抽杜郵之劍。不肯興無益之師。所以爲名將。無益尚不爲。況必敗乎。哥舒翰望愧白起多矣。然有將欲戰而無功者。未有將不欲戰而有功者。催戰何其愚哉。

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是時依翰固守不戰。賊進無所得。退則爲郭子儀李光弼顏眞卿張巡所扼。不數月必有土崩之勢。乃以催戰爲賊所乘。遂破潼關。直逼京師。殆明皇楊妃。天必欲使其喪國奔亡。故不極其敗不止也。幸而不至死亡者。或其初定禍亂。實有功于天下。而開元之善政。有以維持緊屬。而未遽絕于天意歟。

關寵之見圍于匈奴也。第五倫以爲不宜救。鮑昱以爲宜救。救之是也。公孫瓚之不救。別將果何如哉。至衞青之于李陵。王侁之于楊業。賀蘭進明之于張巡。又其甚焉者矣。

廣德元年。史朝義既誅。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請以降將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等爲河北諸鎭節度。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唐世藩鎭之禍。遂不可制。

以郭令公之盛德。人宜無不愛之。而前既見惡于魚朝恩。後復見惡于程元振。蓋小人之不容君子。其性然也。

代宗爲太子。親受李輔國之禍。而身更寵程元振。復爲程元振所誤。見逼吐蕃。再失長安。幾于亡國。及觀柳伉之奏。元振竟不加誅。僅放歸田里。身始反國。復寵魚朝恩。而大用之。超于輔國元振之上。可謂下愚不移矣。

代宗昏愚。能誅李輔國、魚朝恩、元載。貶程元振。似勝終身比匪者。但四惡相繼。雖克誅之。害已多矣。

以代宗昏愚。惟禮重郭子儀。慰安李光弼。保全僕固懷恩。尙差強人意。

李晟攻朱泚。其家在泚掌中。而不害。天之庇蔭忠臣也。然豈晟所及料哉。可謂純忠矣。予嘗以狄梁公、郭令公、李西平爲唐再造三忠。而西平所處尤難。

涇原兵亂京師。陸贄已先料之。而德宗不備。必奉朱泚爲主。姜公輔已先料之。而德宗不從。天下未嘗無知者。奈人主之闇何哉。

李泌之入相也。德宗謂之曰。朕與卿有約。卿愼勿報仇。其不知泌亦甚矣。泌乃曰。臣亦願與陛下有約。願勿害功臣。由是李晟馬燧皆得全終始。長源一言。不惟保全功臣。亦延唐室數十年之命。眞宰相也。

李長源于肅德兩朝。皆値太子遭讒。兩次危言于昏主之前。得以保全。故論唐之賢相。決以長源爲首。蓋

房杜魏徵。幸遇太宗之明盛。姚宋九齡。猶當玄宗之未侈。惟長源之遇肅德。皆以昏主而信讒言。長源獨能善全父子之恩。故所處爲難也。

韓昌黎韋丹碑。稱其舉明經第。選授陝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歷校書郎。是科名得位。可以讓其所親。而己仍可別爲進取。又嘗故事使外國。當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覿官。韋使新羅。獨不肯其疏上陳云云。是朝廷之爵。聽人鬻賣以爲惠。皆可駭人聽聞。

晉書以孟嘉附桓溫傳。唐書以柳宗元附王叔文傳。嘉之高標。諒不以溫累。柳之晚蓋。又豈得以王牽乎。後世講道學者。每以苛刻論人。而不惟其實。不求其尤。今予乘矢于子厚者。蓋猶萬口一聲。不知孔子謂无咎者。善補過也。如子厚晚年之政績。眞善補過者。且其始附叔文。固有躁進之失。然意在行道。故其所拔皆善類。與小人之朋邪害正者迥殊。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安得不原其本心。一例貶之哉。胡致堂謂唐臣以封駁爲非者。唯柳子厚一人而已。然則子厚之識。豈可盡非哉。

李絳爲相于憲宗朝。可謂忠矣。而屢以疾辭位。大抵君子難進易退。其去位恆輕。小人固寵希榮。其居位恆久。此治日所以常少。亂日所以常多也。

鄭注李訓之謀誅宦官也。使韓約爲金吾衞大將軍。又以郭行餘鎭邠。當王璠鎭河東。使多募壯士爲部曲。及時訓召。行餘、璠受敕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召之入。仇士良等至。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起。見兵甚衆。士良等驚走。夫事機間不容髮。是時約既有兵。宜卽執士良斬之。然後按誅其黨。自易與耳。後人不責其怠緩以失事機。概謂誅宦官失策。豈通論哉。

李德裕之相武宗。削平澤潞。懾馭河朔。幾于中興。宣宗初立。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德裕官此邪。每顧我。毛髮灑淅。此如霍光之驂乘也。不貶何待。德裕去而唐不振矣。

甚矣。唐昭宗之不幸也。先逐于黃巢中制于宦者。後扼于李茂貞。卒弑于朱溫。乃區區華州之韓建。亦從而困之。微其父叔豐之言。早見弑于建矣。建初不知書。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爲其名目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獨建撫輯其民。與荊南郭成汭號北韓南郭。似有可取者。然先既困天子。後復黨朱溫。成梁之篡。直亂賊耳。卒爲亂兵所殺。宜哉。夫以建識字之艱苦勤勞。獨不求識一忠字。以致身敗名裂。學可不知務哉。

或謂李克用曾迎昭宗矣。使其救之可保乎。曰恐亦去虎投豺耳。蓋國運已絕。無可託足處矣。

朱溫遣寇彥卿逼遷昭宗于洛陽。昭宗徬徨爲俚語曰。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向生處樂。嗚呼。可哀矣哉。

周德威勇而多知。能望塵以知敵數。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驍將陳章者。號野夜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必欲生致之。德威戒北步兵伴走。微服雜卒伍中。伺章已過。揮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夫乃知恃自衒暴者。未有不爲人所敗者也。若威名大著。是以惜敵。又當別論。

趙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然亂顏事梁，何方直之有。

敬翔為朱溫謀主。後唐兵入，自經死。從賊者亦可鑒矣。

郭崇韜為莊宗畫策，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實由康延孝來降，盡得梁之虛實，知其為天亡之時也。

朱晦翁綱目，謬誤不一而足。未有甚于以梁為正統者。予嘗有詩云，王莽為賊臣，朱溫為正統。不知朱紫陽，如何分輕重。閱宋鈍庭名貫作黜梁紀年圖論，不禁大快。有云王莽不得為新，安祿山不得為燕，全忠豈得為梁乎。其時移檄興復唐者，有晉岐蜀淮南四國。或為唐之臣子，或為唐之賜族。則唐實未嘗亡也。當以晉岐淮南之稱天祐者為主。始天祐四年，至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而止。亦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

以袁紹劉表不乘虛襲許，則可惜。以王檀雖乘虛襲晉陽亦無成。故計在人用也。然梁人之圍晉陽，成陷者數矣。賴安金全帥子弟卻之于內，石君立引昭義兵破之于外。莊宗以策非己出，賞皆不行。又何待一矢夜呼，而始決其必亡哉。

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以避暑。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于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艱，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獲清涼。按崇韜此論，眞萬世人主之金鑑也。

唐家人傳，莊宗以好言勞軍士曰，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觀此出納之吝者，亦可以鑒矣。

五代史責李嗣源反，綱目多恕辭。竊于嗣源盜國，魏王繼岌至長安自殺，嗣源之反，乃不可得而掩矣。蓋亂兵之逼可恕，紹榮之遏可恕，洛陽之僭不可恕，洛陽之僭縱可恕，繼岌之殺必不可恕。且嗣源不僭洛陽，郭從謙亦無由倡亂而弒莊宗。莊宗既弒，梁無叛心，何不求其子繼岌立之，而使其自殺乎。嗣源之為君，甚有可取，究無以解于反之一字也。後其子從厚為李從珂所殺，遂至于亡，亦天道也。

明宗謂李金全曰，卿患馬多邪，何進獻之數也。且卿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為事乎。范延光對明宗曰，一馬之役，可食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愧也。明宗聞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若明宗，亦可謂令主矣。

自宋以來，禪主得善終者，始見于故吳主楊溥，則徐知誥之厚也。

徐知誥本姓李，故復姓李，名昪，自謂唐後，故國號唐。雖其世系無考，然亦無據謂非唐後也。則其得國較諸人為正。況其受吳禪，曾稱讓皇，亦與篡弒者迥殊。惜作史者未表而出之。

晉高祖石敬瑭，因帑藏不足，欲斂于民。皇后李氏諫曰，方今起事，號為義兵，民未知惠，而欲斂于民，殆非新天子救民之義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為怨也。高祖改容謝之。按此與唐莊宗后貪財吝賞，致失軍心，正相反。一興一亡，宜哉。

唐家人傳，從益為明宗子。石敬瑭犯京師，封從益為郇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立高祖太宗莊宗明宗愍帝為五廟，使從益歲時主祀。按此五代僅見之事，可謂盛德。後劉智遠既篡，殺淑妃及從益。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灑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先是耶律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劉智遠起太原，翰欲避之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于徽陵，使者追之，權知南朝軍國事。妃曰，吾家子母孤弱，此豈福邪，禍行至矣。惜其見及此，不能力避之也。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顧妃曰，明宗與我約為兄弟，爾吾嫂也。已而斯之曰，今日乃吾婦。婦亦甚矣。妃終不免一死，何不早從曹太后焚死，為烈烈轟轟邪。

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異，而其受禍也同。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羅貫為河南縣令，強直不避權貴，宦官譖之，因以見殺。安重誨請選不已，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能去，是紓其禍也。後卒見殺。夫貫之強直于亂朝，重誨之威權于濁世，皆取禍之道也。

劉銖用法深刻，民有過者，問其年，隨數杖之，謂之隨年杖。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嗚呼，五代之殘民以逞，率如此矣。郭延魯為循良之吏，史以為難能而可貴云。

安重榮曰，天子豈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為之耳。五代盛人，大抵所見如是。

劉季鑾曰，自古守淮，莫難如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絕，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

五代史死節傳三人，一王彥章梁臣，一裴約後唐臣，一劉仁贍南唐臣。彥章最知名，若裴若劉，知之者鮮矣。然觀彥章之罵賊而死，尤正。

孫晟長于詩，少為道士，嘗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為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風生。為南唐主李昪相，輕馮延己，曰，金碗玉杯盛狗屎可乎。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後使周守節，不對江南事，為世宗所害。按晟驕侈，似無可取，而能完節不辱君命，人可一節論哉。

楊升菴曰，五代人才，王朴為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後，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其論星曆，宋定欽天曆，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內脩文治，外事征伐，其言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乎知道矣。按王朴不死，宋太祖必不能代周。其視范質王溥，猶松柏之于蒲柳耳。天欲祚宋，必先亡朴。

曲洧舊聞，藝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刺以為兵，什伍相制，束以軍法，厚祿其長，付以生殺，使不得動，衛養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而無叛民也。按此原良法，然苦養兵無費，現列軍籍者多方冒濫，朝廷惜費，屢從裁減，又安從廣招而安輯之乎。此開創與守成形勢不同，而守成之法有倍難于開創者也。又曰，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

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按此亦揣合之說．夫欲以外兵制內．事不可為矣．此何進招董卓．卒以致亂．而早發孟德之笑者也．

王氏揮麈錄云．太平興國中．諸降王舊臣或宜怨言．太宗收置館閣．使修羣書．如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廣其俸．厚其廩．以役其心．乃卒老于文字之間．按此以術智為牢籠之計亦巧矣．然不獨此．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唐太宗已為進士舉言之矣．

宋王銍之默記．神宗謂滕章敏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人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為所奪．從人宮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瘡發云．按此則宋太宗不為善終矣．以彼之負兄殺姪．卒以兵死．天道寧不爽哉．此事宋史多粉飾．幽此所載．不禁快然．漢高祖伏黥徒之箭而終．明永樂為榆木之寃所殺．皆古今痛快事也．

張方平之論屯田曰．唐氏府兵就田．天下相望．今淮陽、許昌、汝南之城．人希土曠．地力不盡．東平鉅野．率多閒田．民力不贍．置屯之地．無便于此．江淮之境．人稠士狹．田無休易．難以布屯．或虛軍籍．久曠耕耘．弗便．不知昔之屯田．多在師旅．解甲執耜．釋耒乘戈．出死入勞．曾莫之憾．惟所御用之而已．又況四方無事．驅遊無役．衣食足而起居時．室家安而妻子聚．使趨南畝．各食其力．又何慊焉．漢氏之屯田也．發弛刑焉．曹氏之屯田也．募百姓焉．晉氏之屯田也．役營卒焉．後魏之屯田也．借民力焉．唐氏之屯田也．以府兵焉．或兵或民．惟所用者．今天下浮戶．依強家而為佃客者．取分來之利．輸大半之租．由無以自業也．倘優制招來．啗之以利．寬其賦役．復其他徭．則願屯之人．襁負而至矣．為置典農之官．專司力穡之事．功勞報賞．為期必信．因使冬隙．餉其強銳．教之角射．賞其精力．是寡屯夫得屯兵也．不衣庫帛．不食廩穀．驟卒可放省．屯倉可待實．雖有凶荒水旱之變．而軍不乏乎儲峙．民不增乎橫賦．建屯之利．其亦博矣．按國家靡費．無過養兵．徒生其驕．無益于用．歲耗巨萬．上下空虛．故屯田之利．百世皆然．不獨宋也．何知其利而不行哉．或率以久則生弊為解．夫弊至養兵亦已極矣．乃不慮此有形之弊．轉先慮彼無形之弊．何哉．知其弊而防之．斯無弊矣．若養兵之弊．雖知之而無可防．何也．為其坐耗也．且今之兵亦苦矣．常餉之外．不謀藝則不能生．一旦遣之歸農稼穡．未有不如水赴壑者．縱其不願．招佃屯田．使習戰有成．乃于營兵缺額勿補．十年之後．營悉變屯．然後輕徭薄賦．以蘇黎民．濬水蓄防．以備旱潦．豈非萬世太平之業哉．何知其利而不行也．因循為患．豈淺哉．

唐張說變府兵之制．兵民分而為二．民出食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使天下安堵．誠萬世之利也．惟朝廷有坐耗之弊．誠力講屯田以調劑之．斯盡善矣．一縣屯田．則兵足衛一縣．一郡屯田．則兵足衛一郡．何至郡縣無兵．一旦不逞．勢如破竹哉．縣屯必以知縣主之．郡屯必以知府主之．平日撫循．練習．緩急可倚．使矣．

言何貴．有用為貴．又何貴．有驗為貴．明允論審敵北宋亡國之形．如燭照數計．可謂大驗矣．使其言見之施行．宋必不亡．可謂大用矣．或疑以為權術屏之．則必取無用不驗之言．拘守以待亡．然後為聖賢之絕

學．斯道之真傳邪．聖賢之道．五穀與百藥皆有．穀以養生．藥以救病．不可偏廢也．今日食穀以救病至死．而謂藥不可服．豈理也哉．或曰孔子固言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曰此孔子為不得已言之也．明允所論．正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道．豈有當得已之日可為之時．而自廢其兵食．待死以為信者哉．至于足之之道．萬有不齊．在與時為變通．未見孔子處北宋之時．不以明允之言為是者也．

明允諫論．于龍逢比干．則取其心．不取其術．于蘇秦張儀．則用其術．不取其心．語似可驗．不知實本諸孔子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諫焉．即明允之指也．拘者之論．每使孔子之道偏落而不完美．執滯而不通．此其一也．

仁宗之弊．患在廢弛．故子瞻策之以振作．神宗之弊．患在紛更．故子瞻策之以發安．此正因時起義．變通不居之道．後儒反譏其矛盾．又謂子瞻本欲變法．因安石之誤．乃自覺其非而改．殆皆扣槃捫燭之見也．其上仁宗策中．有果于任人一條．後神宗以果于任安石而敗．然則欲任人務先知人．而上神宗策中．又力言知人之難．必合觀而義始盡．

子瞻生平所論．亦未盡允．其人實君子也．朱晦翁以其詐程伊川．極醜詆其心術．必以小人譏之．豈公論哉．近猶有申朱說以詆蘇者．視其自立．不敵子瞻之萬一．尤可笑不自揣也．宋史稱軾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為之也．允為定論．

王安石譏孟嘗君．收雞鳴狗盜．不能得士以制秦．然安石縱百萬虎狼．遏毒新法以亡宋．責人無難．自責惟艱．信哉．

安石論館職劄子．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按以極執拗無理之人．言之鑿鑿．常理如此．窮理之說．乃道學執以傲于古者．實自安石發之．可見必于其人之性術行能而通觀之．其人而平正通達也者．則所謂窮理．必真理也．其有誤焉者鮮矣．其人而剛愎自用也者．則所謂窮理．必強辭奪理者也．其有當焉者鮮矣．

神宗問曾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勇于有為．吝于改過．按此為安石總斷．其弟安國謂臣兄心本無他．但多執拗耳．執拗故吝．心無他．猶周旋語也．果無他．不執拗矣．

能視病．必善立方．始可謂之良醫．能知弊．必善立法．始可謂之良相．安石上仁宗書．指陳天下之弊．至明且切矣．而竟以學術亂天下．豈非知弊易而立法難哉．

家語曰．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安石殆真其人也．大戴禮曰．有人焉．容色辭氣．其入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丁謂呂惠卿輩真其人也．

亡國之君必愚．未有若楚懷王、齊王建、宋徽、欽之甚者也．數君皆有可勝之勢．而甘以其身陷虎狼之敵．夫魚不脫于淵．其智直不如魚矣．懷王有一屈原不能用．王建有一即墨大夫不能用．徽欽有一李綱不能用．是謂下愚不移．

閹楊靖權者三。費禕以虔嬖，謝安以識嬖，宗澤以謀嬖，澤爛矣哉。
汪立信遺兵之策，既阻于前，文天祥分鎮之謀，復抗于後，宋事愈不可爲矣。

讀史賸言卷三

明燕王之篡，人歸咎于齊黃之削藩，非也。彼即不削亦反，誤在建文之小不忍，勿使朕有殺叔父之名一語，佐其成功也。不然，平安等殲之易易耳。

燕王與盛庸戰，嘗以十餘騎迫庸營野宿，明旦，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相顧不敢發一矢，以上有旨，毋使朕負殺叔父之名也。夫建文之愚懦，固天奪其魄，然諸將何不生縛而獻之，且將在外，君命固有所不受也。觀鐵鉉在濟南紿燕王入城，下鐵板幾中，是欲得而殺之矣，盛庸眞庸奴也。

景帝于正統陷沒之後，倚用于謙，內撫外捍，鞏固苞桑，明之不亡，端賴于此，厥功偉矣。獨惜戀位之念重，憂兄之意微，諸臣議迎英宗，已多阻抑，而于迎歸禮儀，太簡，復置之南內，朝見邈無，形同禁錮，易太子伐宮樹，天性太薄，乖氣日積，又不能防微杜漸，寖成奪門之變，皆處之不善，有以致之也。夫天位既定，有何嫌疑，自應厚禮迎歸，同宮以處，朝夕盡事兄之道，家庭友愛，和氣薰蒸，使英宗有太上之樂，羣小無覬覦之嫌，不幸疾篤，或仍請英宗復辟，或命傳位憲宗，均無不可，則孝弟之道隆，篤愛之恩著矣。計不出此，使羣小挾以爲資，搆成偪禍，貽患一有功無罪之于謙，豈不重可悼哉。

唐高祖于初起擧，謂太宗曰，今日化家爲國，由汝，破家亡身，亦由汝，其辭婉矣。徐有貞建奪門之策，出門謂家人曰，濟則人，否則鬼矣，殆哉。岌岌行險僥倖者，不可思乎。

于謙之功，不世之功也，其忠，亦不世之忠也，然而處成功不能無嫌焉。英宗誤信王振，陷身土木，雖還，決無復位之理，既奉爲太上皇，則宜迎歸大內，使帝朝夕與處，以盡弟道，則和氣致祥，猜嫌自消，乃錮處南內，使宵小生心，致啓奪門之禍。謙當國柄兵，坐茲不知，何其疏也。如於帝猜忌滋甚，調劑非從，兩姑之閒難爲婦，惟有奉身而退耳。觀望不去，致被宵小所陷，又何疏也。大抵古今君子，悞于疏者甚多，而謙亦不免，因不能爲賢者諱也。若夫易儲不諫，不足爲謙疵也。

殺于謙之日，薛瑄正入閣，英宗頗信其言，因瑄言免謙磔死，夫不能救謙死，僅免于磔，等死耳，與以梃易刃何異，吾不知其理學安在也。殺謙亘古奇冤，瑄果眞理學，不惟當以去就爭之，直當以死生爭之矣。瑄一生講學，拘守朱晦菴，此即晦菴不救趙汝愚之心法邪。或曰，瑄恕王振，振幾致殺身，似非畏死者，曰，恕王振，初不料振遽殺己也。奪門之羣奸，可畏時勢危于王振，故不敢力爭耳。瑄之趨避，亦巧矣。然禍莫大于與君子同禍，瑄之趨避亦拙矣。

明之憲宗，亦闇主也。行政可取者甚少，寵萬貴妃，至害太子祐極，而不知紀妃生子六歲而始知之，又不能保全紀妃，以至暴卒，一家以內，尙闇如此，況天下乎。

明朝無令主，差強人意者，其有二乎，前洪熙，後弘治，世宗繼統，張璁首唱邪說，逢君之惡，直考所生，不知

人雖以二本爲嫌，禮實以大宗爲重，繼統繼嗣，雖分兩端，如果篤念所生，守長子不爲人後之義，惟有辭統歸藩，別立宗室，則可，既貪其位，復便其私，揆之忠孝，均無所當，斷以孝宗爲皇考，此稱既定，縱復私于所昵，雖稱興獻爲本生，興獻帝猶之可也，別立廟猶之可也，伯孝宗考興獻，則太甚矣，祔太廟配南郊，抑又甚矣。近日趙翼極猶是張璁之說，何其昧也。由此推之，宋英宗實稱仁宗爲皇考，則當日韓琦、歐陽修議追崇濮王，稱親猶未太過，即園立廟，亦尙無嫌，蓋以本生之義，禮有明文，原不可沒，但明著本生，猶嫌稱親之紊統，或曰于本生厚，則于嗣父薄，故本生必不可厚，曰此掩耳盜鈴之說也，今謂嗣人者，果能忘其本生邪，使果忘其本生，則一無良之蠢物耳，何取焉，天下兩端，曰恩與義，其盡禮于嗣父者，義也，其盡禮于本生者，恩也，恩義交盡，又何歉焉，若張璁專厚本生，是畔嗣父者，昵于恩而悖夫義者也，謂本生必不可厚者，拘于義而忘夫恩者也，曰如二本何，曰恩義交盡，正一本也，一而二之者，經也，二而一之者，權也。

桀殺一龍逢，紂殺一比干，爲千古罪魁，明世宗殺數十龍逢比干，罪浮于桀紂十倍，不被南巢之放，牧野之誅，豈非幸哉。生平最庇奸臣，而惡言官，凡攻奸臣者，多以言而杖之死，幸而遇之，又以言之不早杖之死，是直臣無往而不得死也。因議大禮，庇張璁、桂萼、郭勛，殺直臣若干，因邊備，又庇仇鸞、嚴嵩、趙文華，殺能臣若干，或以不戰而殺，猶有說，若張經之死，則以戰勝而殺，其視臣如草芥者也。

小人而無忌憚，未有若張璁之甚者也。無知妄作，擅議典禮，謂孔子不當稱王，不當用天子禮樂，改用六

侑。夫天子禮樂。非孔子自用之也。尊孔子者用之也。自用則不可。尊之者用之何不可。自漢高祖以太牢祀孔子。即以天子禮樂尊之矣。孔子爲萬世天子之師。天子既師之。即當用天子禮祀之。非于孔子有加損也。亦明夫尊師之心。極于無可加已耳。璁豈有所不足于孔子之道與。謂其不足爲天子之師。與不得用天子之禮。即不當受天子之拜。率天下後世賊道而輕師者。必璁之言矣。世宗貪其議大禮之私。一切從璁之言。且釐訂一切禮樂。孔子不云乎。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嘉靖時名將。推馬永、梁震。永蓄士百餘人。皆西北健兒。驍勇敢戰。遼東兵變。永勘定之。甚賴其力。震蓄健兒五百人。遼東兵桀驁。甚畏親兵。震約束嚴。前後數十百戰。未嘗少挫。時率之出塞劫敵營。悉賴其力。蓋親軍心腹。較諸行伍。賚其爪牙。足備不虞。爲將者不可不知。然必養之厚。始足以得其心。御之嚴。始足以防其變。尤不可不慎也。

凡攻奸臣最難。當其得君勢盛而攻之。與委身飼虎無異。必伺其隙而攻之。如楊一清之除劉瑾。徐階之除嚴嵩。庶乎其可也。

嘉靖諸相。張璁、桂萼。小人之尤。倡議大禮。逢君之惡。排陷忠良。夏言頗有雋才。能與之抗。然心術醇疵參半。器小易盈。卒爲嚴嵩所陷。嵩父子濟惡。爲有明奸臣之冠。朝野元氣。斵喪幾盡。徐階以練達之才。深遠之謀。鋤奸于不發。消患于將成。除嵩之後。獨相數年。彌縫補主。默挽頹綱。世宗之晚節稍濟。階之力也。求于明之賢相中。未知誰與比數。

席書亦爲小人。其推薦王守仁。獨有可取。守仁講學之得失。姑置無論。其經濟蓋三代後超羣絕類者也。惜所遇暗主。又爲張璁、桂萼奸所阻。不得大用以盡其材。殊可惜也。

隆慶初。高拱之相略有可稱。獨其扼徐階一節。罪無可逭。後見逐于馮保、張居正。螳螂、黃雀。覆轍相尋。天道好還。殊可畏也。

張居正爲明之能相。萬曆初政。實賴中興。勉延數十年國脈。居正力也。我聖祖仁皇帝推服居正。尤爲定論。但其驕氣殊所未免。故遭身後之禍。海瑞謂其工于謀國。拙于謀身。亦切論也。忠義之心。天實鑒之。曾孫同敞。高節殉國。丕振家聲。其即厚報居正也歟。

明大臣如夏原吉、楊士奇、周忱、李賢等。皆居親喪起復視事。詳載明史各傳。亦初不因軍旅。蓋以其任大責重。職經手未完。或民情久安。易人則必敗事。故奪情以濟。所謂權也。張居正當萬曆初政方殷。奪情視事。正合此例。乃吳中行輩持柄而儒吹影吹聲。嘵嘵成黨。遂成後來黨附相攻。萬不可解之禍。流毒以至于亡國。皆由一時爭名客氣所致。非果有公道爲持典禮安國家起見也。後之君子。可不戒哉。

吳中行以門生劾座主張居正。將鉉亦以門生劾趙南星。後乃率以爲常。情非難分。悖德則一也。豈黠爭大禮。豐坊乃請以興獻入太廟配郊祀。時人謂以子攻父。然高瀚先已劾父銓以媚劉瑾。大約世變至明而極。君子則不近人情。小人則滅絕天理。雖以孔子生其時。不能不受攻擊也。況下焉者乎。

明之學術。有以良知攻王陽明。不知他人之良知不可恃。陽明之良知。正明體達用之根源也。陽明死。明

無通儒矣。明之治術。每以攬權攻張太岳。不知他人之攬權不可行。太岳之攬權。正尊主庇民之要務也。太岳死。明無寧和矣。要之二公皆可獨爲。而不可以共爲。學者當擇而取之。攻之則妄矣。

范文正公聞韓魏公好水川之敗。嘆曰。當是時。難置勝負于度外也。熊廷弼視王化貞敗兵而泣。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何如。姑就其言而反之。而兵之宜慎。可知矣。

明之守遼東也。熊廷弼主守。王化貞主戰。後以戰敗。則廷弼之主守者。非惟不當誅。直當賞矣。乃任意誅戮。當日言事之臣。責其不死于兵敗之時。後來詠其事。猶有不死右屯死西市之譏。皆腐儒不達時務之苛論也。廷弼于當時。非所當十世宥之者哉。且奸臣之殺廷弼。欲陷楊左。原非爲封疆起見。可謂奇冤矣。明之用廷弼。每于邊疆殘破之後。及稍稍經理。輒又罷之。其後內扼于張鶴鳴。外掣于王化貞。而卒至冤死。我高宗純皇帝特賜謚褒崇。真快千古人心也。

鄒元標之主殺熊廷弼。爲張鶴鳴所使也。吾嘗謂小人。或以君子攻君子。此類是也。小人之戾氣。爲患國家。顯而易見。君子之客氣。爲患國家。隱而難知。正氣稍涉意見之偏。皆客氣也。客氣唐以前猶未甚著。宋以後則寖淫熾盛。至明之末造而極矣。勢不至亡其國不止也。夫以君子而禍國如此。猶得爲君子哉。

葉向高亦黨王化貞。沮熊廷弼。誤國之罪。烏得而辭。魏忠賢當國。中旨頻出朝端。以爲可憂。李魯生謂執中者帝。用中者王。旨不從中出而誰出。內閣缺人。詔推老成幹濟者。馮銓年未四十。魯生欲令入閣。言成部爲老而非必老乎年。幹乃稱濟而即有濟于國。銓果柄用。覺用時文假借字義之法。行文以濟其私。可笑極矣。

袁崇煥亦建魏忠賢祠于甯前。凡建祠者。皆入逆黨。崇煥他日之誅雖冤。未必非此媒其孽也。禍有不可料者。有可料者。建祠諂閹。不待智者知其禍也。當時甘心爲之。遍于天下。小人只顧目前之福。不計將來之禍。大都如此。

殺楊左諸公者。固魏忠賢。許顯純爲之主。而首劾者。則霍維華也。教之坐納楊鎬熊廷弼賄殺始有名者。則徐大化也。票擬五日一追比致死者。則顧秉謙也。三賊之惡。更甚魏許。

魏忠賢于朱國禎之罷。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其善去。王紹徽于楊左之死。曰天眼開。楊漣左光斗死矣。大抵小人亦實見君子爲惡。方極力害之。不可以常理論以常情度也。王欽若謂吾不知世上何者爲君子小人。但與我善者即爲君子。與我惡者即爲小人。張瑞圖對策曰。從古用人。初不設君子小人之名。分別起于仲尼。是其意欲祖孔子之分別也。若輩所見。固應如此。

明之君子。名心太甚。好爲危言激論。假公議而遂偏見。于賢者亦甘心焉。莊子所謂無私乃私也。明之小人利心太甚。不惜苟賤卑污。獻媚權奸而蠹善良。其至極亦得禍焉。諺語所謂害人終害己也。

崔呈秀爲魏忠賢謀主。凡忠賢之惡。皆呈秀贊之。忠賢既敗。呈秀自知不免。乃盡取其寶器玉杯痛飲。每飲一杯。則碎其一。碎畢乃縊。情事亦何可笑。黨惡者當爲明鑒矣。

楊椒山之攻嚴嵩。楊大洪之攻魏忠賢。皆在其勢正盛之時。此與以身飼猛虎何異。二公何不姑俟其熟

手。蘇明允所謂取其心。不取其術。正此類也。

追贓。公令也。而明之奸臣。即以追贓誣陷正人。講學。美事也。而明之端士。轉以講學大興朋黨。雖有清濁之殊。其誤國則一也。

易坤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龍陽也。君子也。血陰也。小人也。陰疑于陽。而戰則必見血。所以戒小人也。剝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上九。小人剝廬。君子爲小人所憑依。則牀也。爲小人所庇蔭。則廬也。小人害君子。自剝其牀與廬也。其凶決矣。是故黨錮之禍興。而宦官誅于董卓。甘露之亂熾。而內侍夷于朱溫。閹人之碑立。而蔡京亦亡。僞學之禁嚴。而侂胄竟死。明之王振、劉瑾、嚴世蕃、魏忠賢及其黨與。特害忠良者。轉瞬皆騈首就戮。亦何樂爲小人哉。

唐惡甚于桀紂。明萬曆天啓二君之惡。浮于桀紂矣。自古昏君。以明之萬曆天啓爲極。自古元惡。以明之魏忠賢許顯純爲極。自古寇賊。以明之李自成張獻忠爲極。

崇禎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懋。疏請以昌平、通、易、薊四州爲四輔。宿重兵以衛京師。奉旨嘉納。下部議覆。事不果行。倘依此疏。何有李闖直逼燕都之禍。

劉巨容之不肯追黃巢。曰國家喜負人。留此爲富貴資。及巢降高駢。駢盡遣還昭義等軍。而卒爲賊所敗。明末之討流寇。與此無異。

趙吉士謂洛陽福邸在焉。賊得其貲以號召中原。此興亡之所繫。按萬曆竭天下之力以供福王。既致民窮盜起。而其貲轉爲賊藉。以亡其國。實火自焚。于斯爲甚。

崇禎帝自謂非亡國之君。綜其實而論之。始誅魏奄。終殉社稷。不愧英主。除此。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眞拂人之性。災必逮身者也。烏得非亡國之君乎。尤不可解者。外庫雖虛。內府充盈。曾不思散財自救。徒以供李賊無窮之藂藏。何其愚也。（詳明史）

明史流賊傳。李自成兵敗歸京師。悉鎔所據帑金。及宮中祭藏器皿鑄爲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騾車載歸西安。其數不下數千萬萬。內藏之不虛可知。而甘心束手奉賊。先不思充餉給兵討賊。及賊逼近。復不思給兵守城。勸諸臣助餉。百不獲一。孰知取諸宮中而已足乎。此與手持金銀。坐甘餓死者奚以異。

人皆可有私財。惟天子不可有私財。天子以天下之財爲財者也。有子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千古之格言也。是故易曰。屯其膏。凶。又曰。渙王居。傳亦謂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樊噲告其君曰。沛公欲有天下邪。欲作富家翁邪。明富家翁之不足有天下也。陸贄告其君曰。散小儲爲大儲。明小儲之不足恃也。卒之漢高祖賴噲之言以獲興。唐德宗賴贄之言以救敗。其明效也。彼崇禎者。爲謀爲愚。亂況斯削。日日發帑之亡國。而適以貪富而亡其國也。

崇禎帝自謂諸臣所誤。固然。但實自誤也。諸臣中非無可用之人。李自成未破洛陽以前。勢未甚張。使以孫承宗爲輔相。以李邦華掌本兵。以倪元璐理財賦。以盧象昇爲大將。統曹文詔、周遇吉、黃得功、左良玉、猛如虎、賀人龍諸將。併力勦捕。流賊實不難除。而乃使諸人或投閒不用。或用而不專。或用非其地。前後

所專倚者。內則溫體仁、周延儒。外則陳奇瑜、熊文燦、楊嗣昌諸人。連翩誤國。其咎果誰歸也。王者不借才于異代。昔賢謂世無能臣。而有能君。又曰勝者所用。敗者之棄也。嗚呼可以思矣。

明末大將。以盧象昇爲第一。戰將以周遇吉爲第一。一扼于無兵餉死。一扼于無救援死。明事必不可爲矣。楊嗣昌之扼象昇。萬死不足蔽也。

文臣中如劉宗周、黃道周。理學氣節。非不崇閎。然皆非撥亂之才也。盧忠烈愈深人長思矣。

明當日內難外患。時事孔亟。惟有與本朝講和。而專攻流賊。庶得先後之義。未有內亂不清。而能禦外患者。乃諸臣徒懲宋人講和之弊。而阻撓無成。以至于亡。不知時勢迥異。膠柱難行。時有諺云。奉送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二人。晚生文八股拜。腐儒罪眞無所逃其責也。蓋天運鼎新。欲啓無疆太平之治。遂條末世。速即消亡。固其所耳。

崇禎時政。顚倒錯亂。大端有三。性與小人相比。與君子爲仇。所信任者。惟溫體仁、周延儒、楊嗣昌一輩。于諸正人必扼之斥之。一也。所尤脈者宦官。次之武臣。于督撫則視若草芥。始終任宦官監軍。卒之開城納賊者宦官。武臣知其奸而不敢治。一人督撫。則殺十餘人。雖沈冤極枉而不顧。二也。流賊本因飢民而起。復加餉困民。驅而爲賊。三也。帝王致治之道。全在知人安民。崇禎力與之反。焉得不亡。

南宋時有諺曰錯到底。當時以爲時事之讖。明末時勢亦然。其錯不可勝數。約計其大者。流賊初起。滅之極易。楊鶴主撫。以致滋蔓。一也。既而勦漸有功。熊文燦復主撫誤事。二也。陳奇瑜縱李自成于車廂峽。三也。鄭崇儉以圍師必缺縱賊。四也。楊嗣昌復縱自成于魚復山中。五也。縱張獻忠于鄖陽以致復叛。六也。洪承疇盧象昇分勦漸可成功。調往別用。以致賊勢復熾。七也。用溫體仁周延儒機轉誤國。八也。用楊嗣昌爲本兵。扼孫承宗致死。九也。扼盧象昇致死。十也。加餉肆毒。驅民爲賊。十一也。殺毛文龍。十二也。殺袁崇煥。十三也。不聽申用懋四輔。設重兵衛京師。十四也。催孫傳庭戰以失關中。致賊直逼京師。十五也。不聽吳麟徵速調吳三桂。而聽陳演魏藻德無故棄地二百里。臣等未敢任咎之謬說。十六也。不知拮內帑給兵守城。垂手奉賊。十七也。三大營留在城。或可資守禦。置城外頓使潰散。十八也。以諸臣之忠勇者守城。或可圖成。仍用宦官開門納賊。十九也。惜吳麟徵議召吳三桂時。猶可及。爲陳演魏藻德所沮。其後雖召援無濟矣。京師危在旦夕。待吳解倒懸。豈爲無故不甘任棄關外二百里之咎。甘任破京師陷君父之咎。崇禎以此等人爲相。而俯首聽之。哀哉。

綜明之始終得失論之。明祖興自草莽。備歷艱難。深知民間疾苦。每遇災荒。不惜重帑賑恤。于匿災不報官吏。卽置重典。此風沿及成弘不替。故雖迭遭禍變。民心深固不搖。實勝于歷代。可爲法于後世者也。正德荒淫。嘉靖慘刻。朝政昏濁。意不在民。措施漸滋。賑恤無聞。民怨盜起。海宇不寧。亡國之禍。實始二君。其後隆慶既以偸安。萬曆加之掊斂。礦使橫行。慘過盜賊。天啓奄禍大作。人害天災。萬不可解。崇禎飢民盡起爲盜。不知散財救敗。從而加餉苛征。爲叢敺爵。而明遂亡矣。觀其始興之所以得。在財散民聚。終亡之所以失。在財聚民散。誠千秋之殷鑒也。明祖篤于養士。破格用人。以此鼓動人心。士氣歷久而彌盛。此又

可爲法者也。至于用刑太峻。濫及無辜。狀賊朝官。視同草芥。則自明祖實始作俑。而永樂以篡弑得國。殘害忠良。慘無天心。又開宦官專權之禍。迄于亡國。而殺戮相尋。牢不可破。綜其前後太平之日少。搶攘之時多。悉永樂階之厲也。宦官之禍。終無虛日。舉其最盛者。則正統之王振。成化之汪直。正德之劉瑾。天啓之魏忠賢。元惡大憝。奇變百出。而忠臣義士塗膏釁血者。不知紀極。豈非古今濁亂之極者哉。至于相臣有若三楊後之李賢、李東陽、楊廷和、張居正之流。不無可紀。然皆依附閹豎以立功。無能自立者。若謝遷若劉健。則以侮閹幾于殺身矣。至嘉靖朝之張璁桂萼嚴嵩。崇禎朝之溫體仁周延儒。又各逞奸邪。剝喪元氣。以亡其國者。至洪光之馬士英。仗閹黨之阮大鋮爲謀主。幷半壁江山而殺之。則明實亡于閹宦也。觀于此。而一代之得失較然矣。

明史列女傳。于氏。汝州張鐸妻。崇禎十四年。賊破城。氏謂兩婢曰。吾輩今日必死。若先出難殺賊而難。不失爲義烈鬼。于是執鋌而前。賊先入者三。出不意。悉爲所搘。又忠義傳。張銓父五典。度海內將亂。築所居鄉莊爲堡。堅甚。崇禎四年。流賊至。五典已沒。銓妻霍氏在。衆請避之。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耳。盍死于家。乃率僮僕堅守。賊環攻四晝夜不克而去。副使王肇生名其堡曰夫人城。夫當賊發之時。人垂手爲賊殺者。不知凡幾。設人人能戰如于氏者。無賊矣。名城垂手獻賊者。不知凡幾。設人人能守如霍氏者。亦無賊矣。

顧炎武謂古時鄉亦有城。漢書朱邑傳。葬于桐鄉西郭外。如此則田野之民。皆可避兵戈之擾矣。

本朝在營中。爲諸公執板頓足。唱春燈謎諸劇以侑酒。

潛邱劄記。利瑪竇曰。我避難。難自長大。我近難。難自消微。近人靖逆記。我不怕賊。賊自怕我。皆名言也。

勝國之貧。或謂養士過重。殊不由此。王濟之麗澤長語云。祖宗時歲用省。以黃蠟一事言之。國初歲不過三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一十二萬。餘可推也。然則貧于侈耳。養士烏能貧。

廷杖最爲明之弊政。猶杖于朝耳。正德四年。劉宇爲左都御史。輒以小過笞御史。張翠爲岳州知府。笞御史行部有所意與。捶主簿一人至死。舉草勅。欲上。不勝忿。投筆死。嘉靖中。林俊皆極言廷杖之弊。帝但下所司而已。

鄭鄤疏。無令陛下詔旨藏于有司。復爲滿幅空紙而已。按此最中時政深痼之病。明末之亡。尤其驗也。一事之行。文移往復。動經數年。事已不可爲矣。至于上有捐租之令。則俟其已征而始布。其文上有借稅之條。則終于不貸。而姑懸其格。牌黃非不實貼。而羣黎霑被蠲恩。豈非滿幅空紙也哉。至于上司關提批發。下司報案簿詳。悉屬空文。竟無眞迹。欲其政之不亂。國之不危也。其可得哉。

讀史賸言卷四

術士之言。不驗者不可信。卽驗者亦不可盡信。謂其驗于此。多失于彼也。子產之譏裨竈曰。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誠哉是言也。凡史書可破術士之謬者。纂錄于後。

高允對游雅曰。昔人有言。推步曆數。知之甚難。復恐漏洩。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甚多。何遽問此。

崔浩上五寅元曆表。漢以來妄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按浩自謂無誤矣。然當時高允已闢其金水二星背日而行之非。浩卒服之。則此亦言人人殊者也。且浩不能保其宗族。知星曆果何用邪。

唐德宗弃奉天。術士先請築奉天城。是其言驗矣。然使德宗知爲君。可不弃也。故王仲淹謂先人事而後言命。

五代史吳越世家。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貴氣。斗牛錢塘分也。因遊臨安。從鍾起家識錢鏐。謂曰。此眞貴人也。鏐字具美。臨安人也。論曰。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人特喜其中者與。按自古反側滅興。強半爲術者所誤。亦由幸中之言有以惑之耳。

邢律德光入汴，聞杜鵑聲，以問人，見五代史，是中州久有杜鵑矣，何邵康節一聞此聲，便知天下之亂，且以地氣自南而北決之邪，黃東發謂邵氏知來之說，多由其子伯溫附會，此亦因王安石亂天下，故有用南人爲相致亂之說。

何燕泉曰，洛陽人傳成廷珪守洛陽日，得一石刻云，大明景泰乙亥，知府事者成廷珪，爲我復興此窩，冀訪知爲邵康節安樂窩，因就得石崗建祠，及讀鄭安記文，則謂成訪邵舊址建之，無得石事，凡傳邵知來之說，多附會如此，類子皆曰孔子之知來甚易而不可無，邵氏之知來甚難而不必有。

[illegible]金陵城完，高皇與劉誠意觀之曰，城高如此，誰能踰之，劉曰，除非燕子飛入，蓋謂燕王也，高皇問國祚短長，劉曰，萬子萬孫，又載劉言過順卽止，神驗如此，何自不能避惟庸之毒哉。

郭璞善卜筮者也，能知王敦之必敗，而不能自保其身，蜀星人，善天文者也，能沮桓溫之僭奸，而幾于自攖其死。（評晉書郭藝術傳）　明景泰時紫微垣星皆動，徐有貞遂勸遷都，不知土木之難，已早應之也，武宗時帝星明，江漢閒劉養正夙欽道學，通天文及兵法讖緯，遂勸宸濠舉事，不知嘉靖之興，已獨當之也。

顧亭林曰，春秋時裨竈梓慎，最明于天文，猶多失之，故張衡思元賦曰，愼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又曰，春秋時占法備而多驗，其所詳者，每在言語動作威儀之閒，及人事之治亂敬怠，故揚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聖以人占天。

果報之說，人以出于佛氏而疑焉，不知惠迪吉，從逆凶，大禹言之，自作孽，不可活，伊尹言之，天道好還，老子言之，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孔子言之，天富淫人，鬼而殲之，左氏言之，出乎爾者，反乎爾，曾子言之，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子思言之，豈可不信，北史齊本紀上論曰，天意人心，好生惡殺，雖吉凶報應，未皆影響，總而論之，積善餘慶，斯言允哉，顧亭林謂惠吉逆凶，如夏熱冬寒，自然之應，其有不然，亦如夏寒冬熱，時令反常，須知夏而寒，寒不久矣，冬而熱，熱不久矣，果報見史書及他紀載，纂錄于後。

世傳袁盎害晁錯，病人面瘡，爲錯之祟，按漢書盎家多怪，後出，爲梁王客所刺，其錯之爲與。

蕭望之旣劾奏趙廣漢，復劾奏韓延壽，二人循吏也，皆死于望之，後望之爲石顯所陷，下獄自殺，亦天報也。

武氏設告密之令，魚保家請鑄銅爲匭，以受天下密奏，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爲徐敬業作兵器，武氏殺之。

鍾會鄧艾之死，謂姜維殺之可也，賀蘭進明尹子奇之死，謂張巡殺之可也，曹所謂厲鬼殺賊也。

溫潤靜皓，唐路巖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及巖賜死，使者乃取以進，五代薛文傑勸閩王鏻制檻木槽以鐵芒內向，動輒觸之，後叛軍索文傑得，卽以此檻車送軍前，擲食之。

五代史，晉高祖嘗以告遣蘇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又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爭之，但去族而已，刺

史葉仁魯聞鄉有盜，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以爲賊，悉擒之，斷其腳筋，暴之山麓，宛轉呼號，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冤，而逢吉以仁魯爲能，逢吉謀殺李崧，後告人曰，昨夕未瞑，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後周太祖梟逢吉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按五代無道之世，其君之暴虐，猶可言也，其臣之暴虐，不可言也，民生其間者，陜隘酷烈，已極于斯，而國運每如朝菌夕悉，旋踵輒亡，其臣之暴虐尤甚者，亦必殄殲誅夷，無能自脫者，如蘇逢吉、史宏肇之流，皆是也，天道亦可畏矣。

五代史，張筠兄弟，貲富巨萬，筠爲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爲聚斂，民賴以安，居洛陽以酒色聲妓自娛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又董溫其家貲巨萬，秘瓊殺其族而取之，范延光又殺瓊而取之，楊光遠又殺延光而取之，光遠亦不能免也。

李符欲貶盧多遜春州，未幾而符卽貶春州，丁謂欲貶寇萊公崖州，而謂卽貶崖州，章惇貶子由雷州，而惇卽貶雷州。

丙吉病甚，夏侯勝決其不死，謂有陰德，必享其祿也，後吉果爲丞相，蔡京病甚，晁沖之決其不死，謂敗壞至此，必不晏然死牖下也，後京果竄儋州。

鐵圍山叢談，何傅執中屢罷宰賜，及再相，數賀溥，魯公笑曰，公所謂自作自受也，當時方粉飾太平，務復古禮，一日殿庭禮罷，魯公向何戲頗疲勞，何亦笑曰，此亦公師所謂自作自受也，按魯公卽蔡京，奸人相謔如此，可見無事不爲身謀，又恨其害正，而己卒受害，自作自受之見，不能充其類也。

宋實事類，劉元城（安世）竄海州，章惇、蔡卞必欲殺之，海州士豪以能殺公意逢惇，除本路運判，至則家人皆泣，公書數紙處分後事畢，起居飲食如平常，夜酣寢，鼻息如雷，乃判官一夕嘔血死，按是可以觀天道矣。

蕢邱劄記，林誠議綴罰賑，禍至滅門，馬默奏除投海，天賜兒女，（事詳宋史雜志）王安石議復肉刑，父子冥謫，王儀射請貸閒夫，神報相位。

說經常事也，諸儒遂欲殺孔穎達，而卒不能，規過美事也，惡家遂欲刺吳南山，而卒不能，可以見人情，可以觀天理。

九畹史論

翟灝著

九畹史論目錄

辨方望溪淮陰傳書後
書東坡賈誼論後
馬援論
武氏論
唐藩鎮論

九畹史論

清　懷淸翟　灝著

辨方望溪淮陰傳書後

淮陰功高不賞，卒夷三族，天下後世之所同聲而太息，蓋嘗論之，人患無能，信適不幸以其能常躋于死，而亦不善自完者也，太史遷傳多微辭，明信無叛逆事，屬覩宜興儲在陸評次史記，末揭此旨甚悉，及讀望溪書後，詳所見略同，而曰信之罪，獨請假王與約分地，而後會兵垓下，當秦失其鹿，天下欲逐而得之者多，捕通教信以叛，罪尚可釋，定齊而求自王，略楚而利得地，何不可從末減云云者，是則無以正信所以自盡之道也，且信當日爲人側目而不能去，以致于死，毋所謂求而利者誤之乎，而觀者殆猶未之悟也，夫請假王而漢高怒可知也，約分地而後會兵，亦豈能平耶，然已破楚，徙信齊王之楚，楚地大與齊略等也，信以爲我齊得楚，于信亦足矣，漢過信不薄矣，嗚乎，是信授首之地也，夫以信之能，用楚之衆，果若有變，諸臣亟發兵而抗豎子者乎，陛下自將而擒者乎，然則帝豈嘗須臾忘楚者乎，已而陳兵出入，非反也，上書告變，帝知是誣也，計臣如陳平亦莫不知之也，而卽計擒之者，先之也，故凡信之所用自固，乃其所自危，信之區區求必得者，乃其已入于死地而不悟者也，爲信計者，當齊地已定，漢方奪于滎陽，則馳而救，不能馳謝齊地者則分兵往，遣親人自陳，已期擊楚，則先諸侯，至楚破天下已集矣，則自釋兵柄，

王之楚，則固辭，讓求散地。如是者勳蓋天下，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爲漢功宗，揚令名，延壽命矣。然尚有大厄。今有爲主人逐得鹿者，疑于私之，將見縛，今歸而讓以獻焉，是德我善遇我矣。豎其主人之毋將伺主人之出，竊以私其人者，惡在我不利其竊也。則反譏我于主人而殺之，且奈何。變之生也不測，禍之動也甚微。君子所以貴知幾也。漢高畏惡信能奪之地已矣，念功多終不殺之，所以封功臣，必欲謝何第一，心知爲信故。岐故不言耳。鄧君亦知之，而言故不及耳。已聞信死，且喜且憐之。畏之故喜之，然憐者亦其情也。然則使信早善自置，優游漢高之朝，固當無所患苦，抑其女主呂氏者，陰闖臨朝稱制之日久矣。度漢大臣難制者，必計鋤之，則莫如信與越矣。夫以碌碌者與爲伍之絳灌，尚誅諸呂，安劉氏，令信延而在者，其利于雉之稱制也哉。莽之居攝也，翟義起于東都，武氏之廢立也，敬業起于揚州，皆見義一戰敗死，敬業乃畜縮自謀巢穴，皆中才無可與計大事，向令十餘萬衆，得如信者將之，鼓而西，無慮旦暮不傳莽之首。且如思溫之過敬業，得如信之于廣武君，行其計，帥衆直指洛陽，無慮不一朝遂武氏之宮，正其罪矣。似毒已肆，惡已盈，及其旣衰，而始克圖之，不已令國人得志哉。嗚乎，此乃雉之必甘心于信也。夫三輔破滅，則王氏篡安，泌水軍迴，楊氏以戮，阿溪嬌走，武氏愈恐，爾朱舉旗而胡氏亡，韓彭菹醢，則呂氏王，事勢不爾，安雉之與信，亦且不並存。沛公亡而范增罷，大莫去而王敎悔，時乎時乎不再來，寧我薄人，無人薄我。先之也。夫已發，則舉天下而莫能與之爭，未發，則一武士困之而有餘。是善用乃公之智也者，然則信在楚，漢高慮其不終于爲漢也，而信觸而信可不死。信在漢，呂氏慮其終于爲漢也，而信收，信收而信萬無可生。且夫事未至而慮之，慮其能也，能不利于漢，唯信能爲漢，唯信，吾故曰人患無能，信適不幸以其能濱死而不善自全。留侯曰，願得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三萬戶以酬良功，何愧焉，正恐決勝于里者，旋疑其千里決勝于我，則徒倘昔時之義，良不爲也，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赤松子安在乎，良示我自此終無所與于漢家事矣。夫始之辭封者，以全乎劉氏之義也，繼之棄事者，以免于呂氏之雉也。獨奈何信也，擁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尋常無事，自全其身，首而智不足，悲夫。三代以遠，君臣之相遇，賢豪之出處，可考而知也。至如武侯之臨盧，信之拜將，豈有比哉。丈夫至此，不枉許人以身矣。且漢高慢侮人，諸將相奴虜使之，信之事，萬非布越等所敢望也，故信亦終以漢王遇我厚而不忍背也。然乃請假王，約分地，此人臣要君之大者，信不知其義而爲之，則不學道之過也。然罪則不當從末減矣，而說者解之以逐鹿之事，夫漢高與信，君臣之分未定則可，登壇一拜，漢高與信君臣之分定矣，而爲是言，毋乃過重信之罪也。夫賢如光弼而恚死，而汾陽爲唐純臣，令名顯號獨歸之，其處于奪之際，得其義矣。吾願以是人爲信正也。嗟乎，信必愛此富貴乎，則早從蒯生之說可也，事唯斷乃成，彼兒女子能之，而信不能，弱怪爲其所欺也。且信爲不去也，求者不果得，而利之或反害，究竟區區者，誠何加損于信。信能事既見于天下，信爲不去也。

書東坡賈誼論後

蘇子之論賈生也，以爲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且若絳灌之屬，皆當優游浸漬，以深交之，而後可以有爲，而生不能，此其所以殆也。嗟嘆，蘇子好辯持論于斯乎，何徒觀其迹而莫悉其情也。夫帝自不用生耳，豈賢生痛哭之過而抑何絳灌之能操於其間哉。大抵帝之材與生相埒，而學則相左，生儒者，而帝習於黃帝老子之說也。生以權勢法制進，而帝尚寬柔；生以經制禮樂進，而帝樂淸靜。若是者百投而百不合，雖從容言之，奚益乎。雖有人乎君之側，奚濟乎。以帝之大度，率其寬柔，而亦能措天下于安矣。雖若權勢法制之可以安天下，而非所用矣。以帝之儉德，守其淸靜，而亦且致天下於治矣。雖若經制禮樂之可以治天下，而非所用矣。天下者帝之天下，生能治之，予亦能治之，與其與生治之，孰若予自治之。然則帝方自用之不暇，而奚暇用生乎哉。夫吳楚七國，地不削，制不定，當帝之世而能爲變乎。自銅山之狠，玄宗之荒淫，嘗念上遇我厚，將俟上晏駕而後動，況帝之仁，而濟以切遠耶，趙佗自定百粵，帶甲百萬，稱帝，帝遣一使持一紙書往使之，慨然屈首削號歸命，何七國之有耶。追其後七國動矣，而無能爲者，徐生有言，先帝之德在人，安士樂俗之民，衆諸侯無覺外之助，而天下無土崩之勢也。然則帝之能見矣。至若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彭城以益梁以扞齊趙，舉淮南以益淮陽，徙代王都之以禁吳楚，所謂十世之利，厥後卒衛漢破七國者，梁王之力居多。此則生之畢計也。帝度其不能不用者，而固已用之矣，假如帝與生定經制，興禮樂，漢業庶乎三代之隆哉。而帝溺樂於淸靜，而無取也。明祖嘗與其臣言之，而亦以爲帝過也。豈非黃老之說敗之也。武帝好儒而一時之臣已無生比，而生又獨不得與帝同時，其亦漢家之運，莫可致此，自乃公馬上之言，規模氣象已可見如此耶。而適使生之懷才抑鬱而無所試。李廣不遇高而遇文，生亦不遇武而遇文。所謂生不逢時，命也。悲夫。當時生在廷甚薄絳灌諸臣，絳灌心嫉之，而嘗詆其用俗吏之情，類然無足怪，必以若等竟能沮生大用，竊非時也。生武侯茅廬士也，關張于先祖，直若兄弟，嘗以武侯爲言，而先主魚水之交愈固，帝之賢豈出先主下。絳灌孰與關張篤而能間生於君臣相得之際，滋不信矣。且謂生於立談之間而爲人痛哭甚無當乎。或遂以此觸人主，而終不用乎。此不當與生言，而亦不足爲帝言也，以沒齒之憾，武帝能容之，帝何如人，生何如人，兩賢相遇，而區區者遂用不去於懷乎。且帝必令生偃蹇以爲賢乎。豈非帝與生之本末也。且試以生之言施於後代之君，大者誅族，小者謫死，禍可立見，而人亦翕然嗤其爲狂爲惑，得禍宜也。今觀帝所以遇生，豈可謂不厚也，豈尚有幾微介乎其懷也。抑帝嘗自言之矣，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帝若生，君臣乎，抑朋友之也。生誰知己，似帝之深者。今古才亦罕出矣。又安所得此于人主之前者。生雖死，其可無恨，然而生之卒見疎于帝，至于憔悴以死，而帝終不用之者，於是乎亦概可想也已。此在識者可以審而得其情也已。何蘇子之徒據其跡以爲言也。

馬援論

援爲隗囂將軍，甚見親重。囂故好士，三輔之士歸之如流，囂傾身引接，名震西州。嘗使援往觀公孫述，又使奉書洛陽。援見漢帝而歸心焉。歸，囂與同臥起，問以東方事。援盛稱帝才明勇略，囂意不懌，會漢遣來歙，囂任子。援遂將家屬隨歸洛陽。上書直陳滅囂之術，又往來游說囂將，曉諭羌豪，離其支黨，囂遣將軍

王元誠附姪。大破漢軍。帝將自伐蜀。援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平蜀。君子曰。蜀則已矣。抑援之義何居焉。夫授以將軍。是股肱之任也。使之親國。是心膂之寄也。失蜀之有援也。謂將輔之以有為也。誠不謂其恐之使不敢為也。更不謂其市之以自為也。當是時。更始敗亂。天下復失。天水完富。士馬精強。漢方經營河北。蜀已名震西州。江淮青徐之間。赤眉銅馬之屬。蜂起蟻聚。烏合而獸散者。皆伯王之資也。考其時若此。論其勢若彼。乘危制勝。以爭天下。此英雄度內事耳。一時名士輻輳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恩。于焉進奇謀。效至計。協力同心。贊成大業。是所望於公等者耳。而或則遠推王命。或則近稱漢德。必使之喪心破膽。倉皇失措。趣之任子。趣之入朝。甚無謂也。傳曰。天命靡常。歸于有德。命則不可知者也。德則可自信者也。不必如所云云也。抑有說焉。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知人善任。使萬祖之所以興也。世祖之興。世皆以圖讖。余不謂然。帝亦能得天下英賢。而驅策之耳。若蜀者。可謂好士。不可謂知人。其所敬禮。皆公等碌碌者。知其無成。何乃引天命哉。東漢末。群雄並起。操挾天子。名最順。甲兵士地最強。方其破荊州。舉百萬之衆而東下也。孫氏舉國震駭。張昭謂迎之便。權心不欲。卒用周瑜魯肅之計。破之赤壁之下。後權稱帝。群臣爭頌功德。昭將有所言。權曰。向從子布。今乞食矣。昭慚而止。然而昭雖教權迎操。萬萬不背權而歸操。又萬萬不教操以圖權也。樂毅之在趙也。趙王問以伐燕之謀。毅泣曰。毅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朱齡石為劉裕參軍。從討桓元至江東。請曰。某先世嘗受桓氏恩。今不忍以刃相向。請居軍後。裕義而許之。賀拔勝在梁。梁王遇之厚。已北歸。見鳥獸南向者則不射之。由是觀之。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彼永念夫先世之德而不忘之。此親承夫知遇之隆而遽背之。彼負謗而去。而肝膽可白。此委心以任。而誠款潛移。彼深知其卑。而終不欲自我而刃之。而請居軍後。此見以為利。吾於我得而市之。而甘為我者。彼遠臣也。對此嬰山。常破棲遲之素。以故主也。熟其巢穴。遂進覆毀之謀。聚米之事。千古稱之。吾為援也恥之矣。援之言曰。當今之世。君擇臣。臣亦擇君。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乃知帝王自有真也。然而擇之云者。故未嘗受人股肱心膂之計者可言也。故淮陰曲逆。皆去楚事漢。君子無譏焉。若范增者殉豎子之不足與謀。有疽發背死耳。尚可助沛公奪項王天下乎。衆人遇我。我故衆人事之。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而言者情義之言也。若國士遇之而衆人事之。是真衆人而已矣。又嘅擇人乎。夫君子亦有所自立。寧徒計夫好醜之在人者而已。劉曜破洛陽。納晉惠后羊氏。既立為后。問曰。我何如司馬家兒。曰。彼亡國之暗夫。陛下開基之聖主。何可並言。妾在彼時。寔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執巾櫛以來。乃知天下自有丈夫也。嗚呼。是所謂得君而事者乎。彭寵反漁陽。漢攻之不下。寵家奴斬寵首詣闕。封為不義侯。嗚乎。侯之矣。而亦不義之乎。雖然。世路悠悠。若此類何可勝數。援所謂一切賢叔。不當賢者而亦為之也。故不可以不辨。

武氏論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吾觀唐武氏之禍。而嘆聖人之旨。蓋甚嚴哉。武氏以一婦人。君臨天下二十餘年。是不比於母后之稱制者。而直自帝自王也。此其智有過人者。嘗探其所以得之之由。周來其韓彭也。

徐杜其謀臣也。狄公其子房也。彼疑天下圖己。而盛開告密。以周興來俊臣之徒主之。推一人引千百人。羅織萬端。人不自謀。皆恐坐反。雖有反謀。何由而成。嗚乎。雖韓彭之殺敵。有若是其威乎。然又以求儉有功之平恕者。而參處其間。彼告者皆曰。遇來俊必死。遇徐杜必生。彼皆憚其死之苦。則愈幸其生之樂矣。所謂百姓離婁之餘。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皆稱其美矣。子房為韓而輔漢以興。狄公忠唐而事周益謹。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而武氏匹婦而為天子。其與匹夫而為天子者有以異乎。雖然。唐奚無人甚哉。假令武氏生當前朝之時。上方欲立昭儀為后。殿陛之叩頭流血涕泣極諫者。褚遂良韓瑗之落落已乎。吾知諸臣必以爭禮儀爭國本者爭之。恐非徐勣之一言所能定也。然而事猶未可定也。何者。高宗之闇懦不若世宗。而闇弱甚於神宗。武氏之地勢不同與獻。而權謀勝於鄭氏也。顧卽為后矣。其在高宗朝十數年間。吾知諸臣必以擬碓擬碓擬滿者擬之。雖賢人之心盡剖。而彼婦之惡貫盈。天怒已極。人怨已深。復謀稱制。是亦難矣。何者。則諸君子雖以擊奄宦。觸權相而死。而若曹亦以害諸君子而易敗也。且創稱制矣。而一杯未乾。六尺何在。此時而欲為武氏之所為。吾則斷其必不能矣。何者。碓尊一家奴。嚴氏一賊子。而諸君子但以口舌爭之者。彼竊弄吾君之威柄。君在則刑典當俟君而正也。燕王親先帝之子。天子之叔父。而諸君子遂欲以手刃之者。彼且攘吾君之神器。君亡則讐恥當自臣子而雪也。然而燕王卒有天下。而吾知武氏無能為者。爭天下於中原。則武夫之力有時而屈。爭天下於殿陛。則忠臣之氣千古常伸也。試思斬衰敘庭。哭聲震殿。鼎油盛沸。袖劍欲鳴。此時周來之威嚇焉所施。卽徐杜之仁恕焉所用。而忠唐者固不必復舉周也。其果能以匹婦而爭此鹿也耶。然則能肆於故主聚麀之際。未必不敗於新宮告廟之年。縱暫竊於梓宮遺詔之頃。必不能復安於乾元宣令之日者。此亦事理之較然可見者也。今試觀武氏之在唐也。自夫元老遠竄。諍臣受戮。晏然而決庶事。晏然而朝四夷。晏然而殺皇儲。遂晏然而幽少主。敬業諸藩。自昧勤王之素志。人盡解體而誰何。裴炎奸邪。寔與廢帝之本謀。言出下獄而已晚。北門遊劾忠之學士。周獄無冤反之頑民。嗚呼。武亦何懼而不為哉。唐奚無人甚哉。大抵氣節者士之所自立也。風化者。上之所為成也。士之所立者獨也。上之所成者遍也。高皇帝御東閣。開閣學縈業。問之。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我謂文天祥耳。爾元朝老臣。可去和州看余闕廟也。劉文成之子璟。少靜

樸峻厲。博通經史。究兵略。嘗侍父入朝。太祖奇之。授谷王長史。燕師起。隨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能用。遂辭病歸。文皇登極。璟臥家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遽繫之。臨行。姻戚舉餞。戒之曰。皇上神武。何啻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為魏徵可也。璟瞪目曰。汝謂我學魏徵耶。吾生死之分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上語猶稱殿下。遂大怍旨下獄。一夕辮髮自經死。夫上不重危素。故士恥學魏徵。上既重鄭公。臣乃爭事周室矣。吁。可畏哉。

唐藩鎮論

元宗設藩鎮。天下重兵。盡徙西北。祿山豺狼。寵之使專制三道。一反范陽。河北望風瓦解。遂渡河。破武牢。陷東京。如蹈無人之境。然自郭李師出井陘。取常山。屢敗思明。圍之博陵。復河北十餘郡。漁陽路再絕。

山姑悔反矣。當是時，二公皆請固守潼關，毋輕戰，引兵先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帝卒用國忠之言，屢遣中使趣哥舒翰出戰。翰不得已，撫膺流涕，引兵出關，戰果大敗，潼關不守，帝出奔蜀，長安遂陷。肅宗之在靈武也，子儀以兵至靈武，光弼以兵赴太原，河北復陷于思明，會慶緒殺祿山而行在諸軍大集。李泌又請以安西西域之師先用之寒鄉，除其巢穴，永絕根本，否者賊復侵兩京，恐征戰未有涯也。帝不能待，遂遣子儀副廣平收復兩京，慶緒北走，思明亦降，亡何復叛，乘相州之潰，遂殺慶緒，分軍濟河，會于汴州。時子儀爲朝恩所沮，光弼爲元帥，代領其軍，與思明戰河陽，大破之，行亦以朝恩趣戰而有邙山之敗。思明旋殺于朝義，光弼統八道行營，鎮臨淮。寶應元年，僕固懷恩以回紇師至，會諸道軍取東京，逐朝義，賊將薛嵩等皆降，李懷仙斬朝義降，懷恩恐賊平寵衰，賊將降者皆奏復其位，薛嵩節度相衛，田承嗣節度魏博，李懷仙節度盧龍，李寶臣節度成德，後惟薛嵩受代，餘則河北藩鎮之所自始也。平盧之李正己，山南之梁崇義，皆其黨也，各擁勁卒，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自代宗之世，元振用事，光弼恚死，子儀非有急不典兵，朝廷于藩鎮專事姑息，不復能制矣。德宗立，懲先世之弊，始欲裁之以法，田悅爲寶臣子惟岳請繼襲不許，李正己子納請襲亦不許，悅等遂謀連兵拒命，詔馬燧李抱眞李晟討田悅，朱滔自幽州討惟岳，皆破降其州縣，劉洽等亦大破青魏兵于徐州，成德將王武俊斬惟岳傳首京師，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李納勢亦日蹙。先是，李洧以徐州降，已與海沂刺史有約，請得詔書必能成功，時盧杞爲相，怒先白張鎰不從其請，已而朱滔怒不得深州，武俊怒不得節度，又詔分取其糧馬，皆反，發兵南向，詔李懷光討之，敗績，四人皆稱王。淮西李希烈既受詔討殺崇義，益自恣，亦與朱滔等通，自總天下都元帥。希烈

寇襄城，詔發兵涇原，兵至憤薄，遂變，上奔奉天，衆推朱泚據長安，遂犯奉天，懷光還兵救長安，解奉天之圍，沮盧杞不得見上，復叛，與泚通，上奔梁州，李晟痛哭誓師，逐朱泚，收復京城，迎還車駕。兵興以來，月費百餘萬緡，用陳京等議，括富商錢，用陳少遊奏，詔增稅錢，行稅間架，除陌錢，然自朱泚至長安，爲城守之計，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而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聚斂焉。懷光奔河中，馬燧誅之，李抱眞亦說降武俊，共破朱滔，而希烈亦東畏曹王皋，西畏李晟，不得逞，然自是而帝之姑息藩鎮，又不啻如肅代時矣。憲宗立，平夏，平蜀，平吳，平淮西，平淄青，宏正入朝，承宗削地，劉總歸命，恢然中興之美也。再傳而克融亂幽州，庭湊叛成德，憲誠反魏博，其他相繼而起者種種，然亂成旋定，而三鎮遂莫可誰何，歷穆敬文三世而至武宗，天子英武，相臣德裕才識出世，始一用，三鎮以平，澤潞背畔，見奉命唯謹，然亦不能革其故事矣。宣宗察察，號爲小康，乾無遠略，懿僖失德，釁生南詔，延于江淮，而唐祚告終，要自設藩鎮迄唐之亡，而河北不可爲唐有云。夫河北禍始于天寶，而蔓延于肅代，德宗有志克復，而措置乖方，既經喪亂，而姑息轉甚，無可言者。憲宗中興，威行兩河，再傳而失之者何居？曰：憲宗之于河北，亦所謂羈縻之而已矣，其亂本固在焉，能再世乎？然則當日何不遂平之？曰：勢不可也。以天下之力，四年而平淮蔡，繼又用之淄青，兵威亦殫矣，承宗必復用兵，是黷武也，況劉總乎？故獻地質子，差勝于周鄭之所爲，亦姑聽之也已。其所以失由不先定河北而後平淮蔡也。淮蔡三小州耳，以河北爲之

羽翼，則取之也未易爲力，若姑捨之，而專事于河北，其足爲河北之重者固無幾也，且較其鄰道，不必入其穴而取之，但扼其要而制之，自無能爲，迄于河北既定，是區區者樊籠中物耳，然則當日曷不先定河北？曰：此李絳等誤之也。憲宗欲乘王士眞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兵討之，以革河北藩鎮世襲之弊，裴垍謂李納跋扈，武俊有功，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此言頗近似，然不諳大計，且武宗有言，縱其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而李絳之說則尤悖，謂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上又密問諸學士，今欲用承宗爲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李絳對以德棣隸成德久，一旦割之，恐怨望，不若使祭弔使以私諭之，聽不聽可無他害。上曰：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用兵，何如？絳對以羣臣見取蜀取吳之易，故諂諛之徒爭獻策，勸開河北，不知河北與二方異，二方素忠順，又旁無助援，河北之百姓將士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順逆之理，鄰道各爲子孫之計，且相表裏，兵連禍結，變患何可勝道，今淮西吳少誠病且不起，可議征討，倘冀難致之功，願捨之。嗟乎，人臣有如此謀國者乎？試思其父子相承四十餘年者，祖宗之法度而不可紛更者乎？祖宗之積弊而當思去者乎？師直爲壯，曲爲老，其不奉教曲直果安歸乎？今日之城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割其二州而不敢騁言乎？堂堂十葉之天子，曾不能制三四凶人之死命，冀得免其怨望，以幸無事乎？欲治之主不世出，人生之遇合亦難，劇幸以天子聰明英武，夙興夜寐，惕厲憂勤，延攬羣臣，虛心訪問，思所以削僭亂致太平之略，而絳于諸臣中

知遇又最深，一籌莫展，但願陛下捨此難致之功，直詆言者爲諂諛，自顧不無少愧負矣乎？李師道反，發深州，至束鹿，士卒大譟，曰：天子詔司徒歸幽州，奈何違敕南救出悅？其黨譖之，曰：司徒血戰取深州，冀得祿犒，寬汝曹賦，不顧國家撫信，今南行爲汝曹也。衆曰：雖知如此，終不如奉詔且歸鎮。然則君臣逆順，學士或不知，將士百姓則皆知之矣。每怪肅代以來，姑息者祗三四凶人，其將士百姓不幸爲凶人之所迫脅者，忘其爲吾人也，而不聞有德音之降，皆此等之議誤之也。夫人情未去，有以留之，斯愈固耳。崔祐甫勸德宗以正己所獻錢三十萬緡賜淄青將士，正己慚服，天下始有太平之望，此亦可以類推矣。至如河北黜陟使符下罷田悅軍士四萬人使還農，衆皆哭，田悅出家財賜之，使還部伍，于是皆德悅而怨朝廷，豈非我自棄之以資賊者乎？惟岳反，孝忠以易州歸朝，李納反，李洧以徐州歸朝，將士之忠順者可用也。武俊定斬惟岳，劉悟定斬師道，將士之強幹者亦可用也。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必謂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豈不冤哉？嘗念劉裕之乘關中而歸也，三輔父老流涕詣門曰：殘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賀，今捨此欲安之乎？想爾時之民之在彼處者，其可憐憫何獨不然，爲大臣代天子理萬民，曾此之謀不動念而棄之，而又冤之，不仁甚矣。且彼所最憚者無如鄰道之相表裏也，譚忠一說，季安而魏不救趙，一說劉總而燕乃伐趙，武俊既激而合滔，賈林可說以攻滔，交之離合在我不在彼也。宣公有言，得其持疑，是以集事，此可爲知者道也。當是時，以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等使，討承宗無功，卒制雪承宗，復其官爵，夫宦者典兵，敗猶幸也。然天子方銳意用兵，而宰相學士議論若是，是激成之也。

君子讀史至此而不勝悁悁焉。方承璀之討承宗也。昭義節度盧從史陰與承宗通。兵馬使烏重胤誘執之。上嘉其功。欲以爲留後。會承璀奏已牒重胤碎以從史。雖甚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起于列校。恐河南北諸侯恥與爲伍。萬一連表罪狀承璀。陛下何以待之。不如遐使從史爲之。唯是何言也。抱玉爲光弼裨將。屢有戰功。自陳恥與祿山同姓。因賜姓李。重胤節度橫海奏落鎮魏屬由州縣各置鎮將。牧剌史縣令之權也。向使剌史各得行其職。雖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請以所領州縣還各剌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剌史領之。故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此規拄直可著爲令。爲久安長治之計。其大臣之體。忠臣之用心也。即其爲從史之時。昭義一軍。盔甲重亂。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敢違者斬。則皆散。固已可想見其梗槩矣。以如是之人。不恥與若曹伍乎。而反爲若曹所恥乎。且藩臣自署將吏。天子不得問。今且使天子之將吏。亦必惟所置者何也。且其人既甚姦謀。闕還當授以方面者何也。是其爲諸侯謀也則忠。非天子之利也。夫已則不能。又惡乎人。有其功。其情愈私。毋怪其辭之愈悟也。已李絳之曰。祖宗以一隅取天下。子孫以天下而不能取河朔。夫事有本難有人難之者。憲宗初年。杜黃裳作相時。李師古卒。請及其未定服分之。帝以方討劉闢。遂以師道爲留後。是帝之失策也。然令杜公任政久。河北旋當定耳。惜也以小故罷之。而行亦率。至謀之非其人。其何以濟。誠使及其節度之物故也。或分其鎮爲三或爲二。即其軍中偏裨將之能服衆者。與以節鉞使分領之。其故節度之子。授以官。徵之入朝者。此者彼能聽則分而易制。不聽則亂而易取。仍論其鄰道各統領所治。毋息其或懷不軌。陰謀黨助。所以惡之一設士力耳。俟一方既定。三方自可次及。且天子嘗發德音下明惡。兩何南北之衆。一體有優恤獎勵之至意。其百姓皆天子之民。其將士皆天子之臣。忠順者咸思率化。強幹者頗能驚奸。三四凶人。將可全其子孫。曷不保其首領。孰敢怙惡。謀能助逆。除累代之積習。振王朝之綱紀。建治安之長策。樹實智之令規。舉之何不若反掌。運之何不若臂指。俾之世世。何不可臥赤子于天下之上。而治此賈生之所以籌七圖者也。吾謂于唐藩鎮尤宜。

杜陵之懷太白詩曰。文章憎命達。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自表見。則是人窮而後能文章。非文章之能窮人也。霜懷得先生幼負俊才。能詩古文辭。而屈於有司之繩尺。往往負氣使酒爲不平之鳴。先伯祖星闕公皆爲作變化氣質論相規勗。先生頗折節以從。而卒困而死。人窮文與文窮人與。不平之鳴亦烏可以已也。然虞卿得史遷一傳名揚於後世。而老杜文章憎命達一語。士不遇者嘗嘆唏於此言。以星闕公之少所許可。而於先生則嘆惜之。咨嗟之。其形之於筆墨者。至不啻一而再。再而三焉。則先生其亦可以無恨矣乎。嘉慶六年正月。翠十趙紹祖識。

尚書大傳

附序錄辨譌

伏勝撰
鄭玄注
陳壽祺輯校

尚書大傳。陳恭甫編修輯校之本。最爲詳覈。其序云三卷。而刻本則五卷。又每卷內刻板多不連屬。案語之字大小高下亦不畫一。皆刻板之誤耳。今併爲三卷。繕寫整齊而重刻之。其他皆不移改。其序錄一卷。辨譌一卷。今併刻之。辨譌即其序所謂訂誤也。序又云。末載漢書五行志。綴以它書所引劉氏五行傳論三卷。其刻本無之。蓋當時未付刻。然此因大傳而連及之。今刻經部。許固不必有此耳。陳澧附記。

尚書大傳序錄

福州陳壽祺撰

史記儒林傳。言尚書。自濟南伏生。漢書儒林傳。漢興言尚書。自濟南伏生。伏生者。裴駰集解。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案曰。漢書儒林傳注。引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史記索隱曰。案張華云。名勝。漢紀云。字子賤。華當爲晏字之誤。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矣。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 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漢書儒林傳同。

漢書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本注。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案。漢志三字爲亦作二。誤。今據下御所引改。 傳四十一篇。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歐陽說義二篇。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閒。訖孝宣世，有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漢書儒林傳顏師古注引衛宏定古文官書序云，案曰，官書作尚書，近合肥段君傳始據說文篆正其說，今从之。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案曰，儒林傳言伏書，秦恭延君增師法至百萬言，桓譚新論亦云。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

後漢書伏湛傳，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　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鬭云。

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孔子弟子虙子賤為單父宰，即虙羲之後，俗字亦為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虙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為宓，較可知矣。

案曰，伏生既為虙子賤之後，不當與其遠祖同字，而史記索隱引漢紀以為伏生字子賤，疑即因漢碑而誤傳致誤，漢碑固不誤也。今漢紀無此文，不知小司馬何據，然孔叢宗資碑及漢書實云伏生名勝，字子賤，其名則是，其字則非也。俗本史記索隱引漢紀作紀年，引張晏作漢書，皆誤。

尚書正義，按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三家所傳，及蔡邕所勒石經是也。

隋志，三家並立，而歐陽最盛。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

史記正義引七錄云，三家至西晉並亡。

梅賾本尚書序，伏生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　經典釋文曰，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案曰，二十九篇古文分合皆與伏生本同，惟顧命一篇，馬分王出在應門以下為康王之誥耳。今之舜典古文今文皆合於堯典，今之益稷古文今文皆合於皋陶謨，惟篇目則有舜典、益稷，古文並稱作棄稷，而東晉世求之不得，僞孔乃于堯典皋陶謨各自析為二篇也。

漢書五行志，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　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傳獨異。

漢書楚元王傳，成帝即位，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

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　贊曰，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

漢書夏侯勝傳，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　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迺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

漢書李尋傳，治尚書，獨好洪範災異。

晉書五行志，文帝時，宓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　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

宋書五行志，伏生創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

水經注卷五河水篇，漯水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碑碣尚存，以明經為秦博士。秦坑儒士，伏生隱焉。漢興，教於齊魯之閒，撰五經、尚書大傳，文帝安車徵之，年老不行，乃使掌故歐陽生等受尚書於徵君，號曰伏生者也。案曰，伏生未嘗撰五經，掌故受尚書者乃鼂錯，非歐陽生，水經注有誤。

後漢書鄭玄傳，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厤，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駮許慎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孝經序疏，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大傳、七政論、乾象厤、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周禮、許慎異義、釋廢疾、發墨守、箴膏肓、答甄守然等書。

經典釋文序錄，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

隋書經籍志，尚書大傳三卷，鄭玄注。　大傳音三卷，顧彪撰。　尚書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漢光祿大夫劉向注。　伏生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　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

隋書五行志，易以八卦定吉凶，書以九疇論休咎，春秋以災祥驗行事。漢時有伏生、董仲舒、京房、劉向之倫，能言災異，六經有足觀者。

初學記，伏生為尚書傳四十一篇，歐陽、大小夏侯傳其學，各有能名，是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

舊唐書經籍志，尚書暢訓三卷，伏勝注。案曰，尚書大傳有略說一篇，舊唐書經籍志引之，大傳而有暢訓，伏生無此書，暢訓當為略說形近之譌，三卷當為一卷，此伏生所撰，不可謂注，舊志此條多謬誤，新唐書亦然。新唐書藝文志有大傳三卷，又作暢訓一卷，疑舊志尚有脫誤。　尚書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劉向撰。

唐書藝文志，伏勝注大傳三卷，暢訓一卷。　劉向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

冊府元龜.顧彪撰大傳音三卷.

崇文總目.尚書大傳三卷.漢濟南伏勝撰.後漢大司農鄭玄注.伏生本秦博士.以章句授諸儒.故博引異言.援經而申證云.見文獻通考.

中興書目.鄭康成敍曰.蓋自伏生也.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玄始詮次爲八十三篇.見玉海卷三十七.

郡齋讀書志.尚書大傳三卷.右秦伏生勝撰.鄭康成注.下與中興書目同.今本四卷.首尾不倫.

直齋書錄解題.尚書大傳凡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然未必當時本書也.印板刓闕.合更求完善本.

葉夢得曰.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以金縢作於周公歿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

遂初堂書目尚書類.尚書大傳.不注卷數.

文獻通考經籍考.尚書大傳三卷.

通志藝文略.伏生大傳三卷.鄭玄注.　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漢光祿大夫劉向.　五行傳記一篇.漢許商.

宋史藝文志.伏勝大傳三卷.鄭玄注.

宋史李淑傳.尚書大傳雜記一卷.

孫退谷承澤庚子銷夏記.唐王維伏生圖.摩詰妙跡傳世者.人止知有江干雪霽圖.余曾一見之.乃後人臨本.至人物之妙.有非唐人所能及者.伏生圖.一老儒伏几而坐.手持一卷.乃授經圖也.宋高宗題簽云.王維寫濟南伏生.上用乾卦小圓璽.卷舊在金陵黃琳家.顧避園客座贅語載.都元敬嘗在黃美之家見此圖.嘆不置.不知何年入故內.今復傳出.

劉體仁公㦷七頌堂識小錄.伏生圖.凭地憑几.短鬚皺皮.眞九十老人.而眉目靜遠.則大儒也.宣和題王維寫伏生數字.字極楷.上用乾卦印.背亦精刻裝.

朱彝尊王維伏生圖跋.右王維所畫伏生.上有宋思陵題字.庚戌十月.觀于退谷孫侍郎齋.生.濟南人也.予遊濟南.于長白山之陰相生墓.案曰.水經注.濟水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云云.　見其祠宇庳隘.至不容筵几.有司牲醴歲時之饗.

或闕焉不修.世人無知重生者.蓋經學之不明久矣.思秦之時.書生竊言封禪.致有坑儒之禍.生爲秦博士.得免.其明哲有過人者.及漢興.隱士負一時之望.莫若商山四皓.初未聞講習經義.傳之弟子.則其年雖八十餘.衣冠甚偉.與土木何異.生獨能於微言既絕之時.教學齊魯.老而益勤.卒傳之兒錯.斯文未喪.天若有意于生而錫之年者.百世之後.宜師其人而識其貌焉.維之所畫.特想像爲之而已.然世事既渺.其精思所感.必或見之.觀是圖者.不問知其爲生.此思陵所以寶惜而親題之也.世之法書善畫.多祕之內府.人既未得觀.即復流傳于世.藏之者非其人.則觀者亦取非其人.此猶畫之厄也.是圖之得歸孫氏.非至幸與.

再題王維伏生圖.是圖庚戌冬觀于北平孫侍郎蟄室.因跋其尾.既而歸于棠邨梁相國.今爲漫堂宋公所藏.主雖三易.不墮秦會之、賈師憲、嚴惟中之手.濟南生亦幸矣.按中興書目、館閣儲錄.案曰.宋高宗時人編次.　雖所書濟南伏生圖.皆歸祕閣儲藏.故宋元以來.題跋獨少.宋公定爲眞蹟.知孫、梁二公鑒賞略同也.案曰.宣和畫記.

王維寫濟南伏生像.亦見清河書畫舫.

建立伏博士始末　載陽湖孫氏平津館叢書.

嘉慶元年十二月十一日.署按察使司孫.咨山東學院曹.爲咨呈事.本司査國家擇先聖賢之後.設五經博士.授以世職.所以崇儒重道.典禮優渥.其制仿自明景泰時.歷代增設.至我朝修明祀典.自孔門十哲.上溯周公.旁及顓頊.下至宋儒.皆爲設立五經博士.至周至備.考列朝五經博士之設.或以制禮作樂.或以身通六藝.或以闡揚道統.惟漢代諸儒.承秦絕學之後.傳授經文經義.去古不遠.皆親得七十子之傳.若伏生.鄭康成.其功在經學絕續之際.較七十子爲難.又逈在唐宋諸儒之上.今世祠墓、子孫.現在本屬鄒平高密之境.允宜會同貴院.將二賢學行.奏請國家.予以曠典.以昭先賢傳道之報.考尚書出於伏生壁藏.又口授其義.始有今文二十八篇顯於世.及孔壁得古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其無今文可證者凡十六篇.竟不能讀.又無能注者.謂之逸書.存于故府.今之孔傳.梅賾所上.非孔壁古文.朱文公疑之.是漢無伏生.則尚書不傳.傳而無伏生.亦不明其義.即古文尚書出孔壁.無伏生之今文.亦不能識讀.是伏生一人.爲唐虞三代微言道統之所寄.今鄒平有伏氏.諸城有宓氏.皆其後也.鄭康成爲東州大儒.於易、書、詩、禮、論語、孝經.皆有傳注.欽定諸經義疏.多引鄭注.唐儒正義.推闡其說.宋儒章句.沿襲其詞.至乎三代禮儀、服物、典章.周、程、張、朱注解.不出鄭注範圍.亦或遜其精密.故范史以孔門稱之.核其行事.見于史傳.亦無可議.今其祠墓、子孫.現在高密.前學院阮.曾加修葺.又爲設奉祀生.或以前代設五經博士.重在道統.不知道存乎經.統本於堯、舜、禹、湯、文、武.伏生不傳尚書.道何所存.統何所述.東晉板蕩.經師失傳.諸經之義.豈能振興.賴鄭康成集漢儒之大成.經義無廢.則淵源幾絕.唐宋諸儒.何由復傳道統.幸

値我國家久道化成。興廢繼絕。伏生。鄭康成嗣裔子孫。適任東省。地方官自宜陳請增置五經博士。以爲世職。維學院有激揚風化之責。事關崇奉先賢。本司不便専政。爲此咨呈貴院。祈本司銜名。具稿上聞。並祈指正疏核。賜覆施行。

嘉慶三年十二月初三日。　鄒平縣知縣李。詳濟南府金。　爲査明先賢嫡裔。詳請承襲。以隆祀典事。卷査嘉慶二年正月初四日。蒙本府票內開。一件。爲咨呈事。嘉慶元年十二月十六日。蒙學院曹牌開。嘉慶元年十二月十一日。據署臬司孫咨稱。先儒伏生、鄭康成。宜陳請增置五經博士等情到院。査五經博士承襲定例。由藩司核議。詳請撫部院具題咨部辦理。茲據呈請增設。事關題請。應飭該地方官査明伏生、鄭康成嫡裔。開造事實清册。妥議通詳等因到府。合行轉飭。又於嘉慶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蒙本府憲票前事內開。本年五月十二日。蒙布政司票開。前准臬司咨。査先儒伏生後裔伏氏。係鄒平縣人。增置五經博士。以光祀典等因。當經抄錄行査去後。迄今日久。未據詳覆。合行催飭等因到縣。蒙此。遵即差査去後。嗣據卑縣伏生鄉伏中興同伏敬祖呈稱。爲遵諭陳明懇恩轉詳事。切身始祖名勝。爲秦博士。及漢文時。口授傳今文尙書。宋咸平三年。追封乘氏伯。居古濟南城東門。今祠墓在鄒平城者十八里。二世、三世、四世名諱無考。至五世祖孺。當漢武時。客東武。因家焉。六世、七世亦無考。八世祖名理。當代名儒。受詩于匡衡。九世祖名湛。漢成時拜大司徒。封陽都侯。家藏宗圖。二世、三世、四世以及六世、七世闕名。與漢書所載伏氏世系適相符合。皆無從再爲稽査。闕文。十世祖名翕。爲湛之子。亦嗣陽都侯爵。至十六世祖典。當漢獻時國除。累世傳至元代。有名伏步者。當順帝末年。青州府屬縣兵荒特甚。遷居鄒平北鄉。載在家乘。步係始祖四十六世孫。洪祖三十八世孫。此同籍鄒平之始祖也。又傳至六十一世。名永芳。前任縣主程。於康熙三十五年。選爲奉祀。乾隆十一年。前任縣主雷。又選身父名紹先爲奉祀。均蒙賜給縣文可驗。又傳至身。爲始祖六十三世孫。身姪孫。爲始祖六十五世孫。現今蒙各憲飭査後裔。宜陳請增置五經博士。身年已老邁。不堪承襲。身姪孫敬祖。年十歲。現在從師肄業。於嘉慶元年奉祀陪祭。爲始祖六十五世孫。爲洪祖五十七世孫。守墓祭奠。歷經數百年矣。理合將遷從同籍緣由。懇請轉詳上憲。奏請授敬祖世襲五經博士。以昭二千餘年曠典。伏祈恩准轉詳。計粘呈宗圖一紙等情。據此。卑職督同儒學。覆査無異。該鄒平縣知縣李璵林。査看得准憲飭査先儒伏生後裔。請增設五經博士一案。緣伏生名勝。爲秦博士。及漢文時。口授今文尙書。至宋咸平時。追封乘氏伯。居古濟南城東關。今祠墓在卑職城北十八里伏生鄉。春秋官爲致祭。伏生五世孫伏孺。漢武時遷居東武。即今之青州府屬也。載在漢書。至元代。有名伏步者。係伏生四十六世孫。當順帝末年。値青屬兵荒。遷居卑縣城北伏生鄉。累世相傳。至六十一世名永芳。康熙年間。前任程令選爲奉祀。令其陪祭。至乾隆十一年間。前任雷令又選六十二世孫伏紹宗之兄伏紹先爲奉祀生。均未詳給部照。今紹先之子伏中興。係伏生六十三世孫。現在年老務農。不能承襲。惟査六十五世孫敬祖。年甫十齡。從師讀書。克承儒業。卑職伏思國家崇儒重道。凡先賢後裔。咸增置五經博士。以昭曠典。今査先儒伏生。自秦火之後。口授尙書今文二十八篇以顯於世。是漢無伏生。則尙書不傳。而傳

無伏生。亦不明其義。誠如前臬憲所咨。伏生一人。爲唐虞三代微言道統之所寄。允宜選擇嫡裔。呈爲承襲。以昭褒崇盛典。今査伏敬祖是否係伏生嫡派長支長孫。除宗圖之外。別無考證。惟査卑縣境內。現在除伏繼宗、伏中興、伏敬祖三人。並無伏姓其人。則伏敬祖爲伏生嫡派。似無疑義。應請即令伏敬祖承襲五經博士。以符盛典。緣奉飭議。理合取具宗圖。並地鄰戶族甘結。造具履歷清册。加具印結。會同儒學。具文詳請憲臺察核施行。

嘉慶五年十二月初十日。布政使司全。詳巡撫部院惠。爲詳請增設五經博士。以光祀典事。嘉慶五年四月初三日。蒙前巡撫部院將批。據鄒平縣先儒伏生增設五經博士緣由。蒙批。査增設五經博士。事關鉅典。未便草率。據詳。先儒伏氏祠墓子孫。俱在該縣城北。有無碑誌書籍考證。其祠堂建始何年。現在作何修理。墓道何所。曾否設有奉祀生。現在本支人數若干。詳內均未査明聲敘。礙難核辦。仰布政司轉飭詳細確切査明祠墓實據。取具世系宗譜圖說。詳請察奪。仍候學院批示繳等因。批司。蒙此。當經錄批轉飭詳査祠墓實據去後。玆據濟南府知府德生詳據鄒平縣知縣李璵林詳稱。遵即覆査。據卑縣伏生鄉伏繼宗呈稱。緣身始祖名勝。前爲秦博士。宋咸平二年。追封乘氏伯爵。配享聖廟東廡。墓在鄒平縣城北一十八里伏生鄉。即今縣誌所載古濟南郡東關也。其祠之創建。年遠莫稽。墓前碑記。至順二年重修。禮部尙書張起巖撰文。後歷元明以及國朝。重修數次。俱有縣誌碑文可考。縣誌內載。伏墓林煙。圖爲邑十六景之一。又載。墓有腦。旁有祠。祠旁有書院。爲矧望講學之所。今墓與書院俱廢。惟有墓址墓道。碑在鄒邑城東七里舖東西大路。北與墓南北對値。相隔十八里。墓東南旁現有祠三間。東西書樓二座。祭庭三間。大門一座。査漢書載伏生世系。始祖名勝。即傳經之伏生。二世無名。三世有記載無名。四世無名。五世名孺。武帝時。客東武。因家焉。六世、七世俱無名。八世名理。當代大儒。以詩授成帝。至湛爲始祖九世孫。光武徵拜大司徒。封陽都侯。漢書與身家所傳譜系相合。雖有闕名。實足信古而傳徒。且嘗考家乘圖說。有始祖四十六世孫。名步。爲身十七世祖。當元朝末年。自青歸鄒。世守祠墓。治祭陪祭。已數百餘年。至康熙三十五年。前任縣主程。選身父名永芳爲奉祀。名載重修碑記。乾隆十二年。前任縣主雷。又選身堂兄名紹先爲奉祀。給縣印札。實未領有部照。紹先係現在詳請承襲五經博士伏敬祖之曾祖也。現今本支人數。身爲始祖六十二世孫外。惟姪曾孫敬祖爲始祖六十五世孫。身年七十六歲。無子嗣。敬祖年十歲。祖父皆沒。從師溫習四書。並熟易書詩三經。則爲乘氏伯嫡裔大宗。堪充添設五經博士選者。止有敬祖一人。身伏思傳經支裔。閱二千餘年之久。僅存此一老一幼。零丁孤獨。如一線之未絕耳。懇懇轉詳。計粘宗圖一紙等情。據此。卑職覆査無異。擬合取具宗圖。具文詳請本府核轉等情到府。卑府覆査無異。擬合將送到宗圖册結。轉詳本使司核轉等情到司。據此。該本使司査得先儒伏生爲有漢大儒。口授尙書于秦火之餘。厥功甚鉅。似宜選擇嫡裔。承襲博士。以光祀典。玆據濟南府縣査明。伏生六十五代孫伏敬祖。克承儒業。堪膺充補五經博士之職。取造册結宗圖前來。理合備由具文。詳請憲臺察核施行。

嘉慶七年正月十九日。山東巡撫和疏。題爲請詳增設五經博士以光祀典事云云。該臣看得先儒伏生。

爲有漢大儒。口授尚書於秦火之餘。厥功甚鉅。似宜遴擇嫡裔。承襲博士。以光祀典。今據布政使吳俊詳稱。據濟南府行據鄒平縣查明伏生六十五代孫伏敬祖。克承儒業。堪以充補五經博士之職。取造册結宗圖水搨碑文。並伏生所載縣誌文紀。詳送到司。擬合詳請會核具題等情。呈詳前來。臣覆查無異。除册結宗圖水搨文記送部外。謹會同學政臣劉合詞具題。伏祈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謹會題請旨。

嘉慶七年四月初二日。禮部疏。題前事云云。該臣等議得自古先賢鉅儒。傳考經濟。垂世立教。或顯達未及其身。斯旌揚宜歸於後。茲據該撫疏稱。先儒伏生六十五代孫伏敬祖。請設爲五經博士等語。臣等伏查伏勝爲秦博士。秦時焚書。六經幾至息傳。漢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賴伏勝口授尚書於晁錯。自是典謨誓誥之文。藉以不墜。其傳經之功甚鉅。既據該撫查明。伏勝祠墓碑記遺蹟尚存。嫡派子孫世系可考。似應添設世襲五經博士一員。以廣酬庸之典。以昭崇文之治。應如該撫所請。伏勝六十五代孫伏敬祖立爲五經博士。先行咨部註册。俟伊年及十五以上。給咨送部考試。驗其文理明順。再行題請承襲。咨吏部給劄。恭候命下之日。行文吏部。並該撫查照辦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本月初四日奉旨依議。欽此。

嘉慶十年十二月十七日。禮部疏。題爲請旨事。准前任山東巡撫全保咨稱。前准禮部議覆。前任山東巡撫和寧題請伏生後裔孫設五經博士一疏。內開伏勝六十五代孫伏敬祖應請立爲五經博士。俟年及十五以上。給咨送部考試。再行題請承襲等因。於嘉慶七年四月初二日題。初四日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今據署布政司金光悌詳稱。據濟南府詳據鄒平縣查明。應襲五經博士伏敬祖。年十七歲。應令赴部考試。取具印甘各結。呈送轉請給咨赴部考試等情。詳送前來。理合給咨該博士親賚赴部投遞考試等因。移咨到部。該臣等議得。例載。先儒後裔。應承襲五經博士人員。年十五歲以上者。由該省督撫給咨赴部考試。如果文理明順。題准承襲等語。查先儒後裔。前經臣部于嘉慶七年題准孫設五經博士。俟伊六十五代孫伏敬祖年及十五以上。該撫送部考試。驗其文理明順。再行題請承襲等因在案。今據前任山東巡撫全保咨稱。伏勝後裔伏敬祖。現年十七歲。例應送部考試前來。經臣部考試得伏敬祖文理明順。與承襲之例相符。應准其承襲五經博士。恭候命下臣部。行知吏部照例給劄。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本月十九日奉旨。依議。欽此。

重修伏生祠記

暴秦焚滅經籍。欲愚黔首。黔首固未可愚。祇自愚以速滅亡。而經籍之在人心者。如日月之揭乎天。固亦不可得而滅也。噫。秦灰已冷。漢業旦新。孰謂禍難散亡之餘。明有伏生。巋然久存。獨能尋遺經於胸臆。以傳來學。而新生民之耳目哉。是蓋天和斯人。畀之以九十之年。而其所以啟之者有在也。濟南鄒平縣治東北十餘里。號伏生鄉。伏生之墓在焉。即墓所有祠。歲久弊漏。縣尹大寧曹明叔視事之歲。躬拜祠下。顧瞻徘徊。睠先賢之所藏。仰遺像之有託。慨然興懷。營修完飭。輪奐一新。率邑人士與凡在官者。具牲醴以祀。復專其子默來請曰。願有述。起巖維先生之有功於斯文。天下所共知。後世論次其功。附乘氏伯號

曰大儒。從享孔廟。天下通祀。惟鄒以其鄉。獲私展其敬。既列祠縣學。又即墓建祠。其施向可知也。命尹復能崇葺舊祠。俾邑人益知有以敬仰前哲。而進于學。於以化民成俗。是眞能舉其職矣。起巖濟產也。聞其請。故不敢辭。旣書其事。因附所見。俾來者有攷。仍繫以銘。按漢儒林傳。伏生名勝。爲秦博士。璧藏書以避禁。兵後亡數十篇。獨以二十九篇教于齊魯。文帝欲召。時年已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掌故晁錯往受之。衛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語教錯。孔安國書序。但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藝文志。尚書二十九篇。乃其所受者。漢儒謂之今文。隋經籍志乃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倪寬。寬授歐陽之子。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學。又張生傳夏侯都尉。有大小夏侯學。宋葉夢得以爲出伏生者二十三篇。傳歐陽歙。崇文總目。尚書大傳二卷。爲伏勝撰。鄭氏以爲勝終之後。歐陽生張生各論所聞。特撰大義。名之曰傳。其說互有不同。要之今文尚書出於伏生者。則一也。先生爲秦博士。秦坑儒。無所施其學。其學至漢始傳。然則先生之學。既施於漢。而名以顯於後世。故余不繫之秦。而繫之漢。題曰漢濟南伏先生祠碑云。銘曰。於維先生。始焉則屯。終焉則享。獨抱遺經。以淑後人。以遯幽貞。行法俟命。天錫耄年。肯待治平。克以所授。列於學宮。其道大明。書以人傳。人以書顯。垂萬世名。稽古之力。斯文與俱。孰不曰榮。從祀孔廟。徧於寰區。罔不敬承。矧茲梓鄉。鄉墓攸在。礪世作程。沉沉元局。體魄斯安。祠以妥靈。茂宰尙賢。有壞必葺。涵觀厥成。於鄉於學。祀享相望。閱千百齡。勒碑有銘。被之絃歌。用偹犧牲。元至順二年禮部尚書張起巖撰。

尚書大傳定本序

尚書大傳四十一篇。見漢書藝文志。鄭康成序謂出自伏生。至康成詮次爲八十三篇。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並著錄三卷。唐志別出暢訓一卷。疑即略說之譌。隋唐志直云尚書暢訓三卷。伏勝注。經甚。自葉夢得晁公武皆言今本首尾不倫。直齋書錄解題言印板刓闕。宋世已無完本。迨明遂亡。近人輯綴。有仁和孫晴川本。德州盧雅雨本。曲阜孔叢伯本。孫盧本多舛。孔氏善矣。而分篇強復漢志之舊。非也。其他譌漏。猶不免焉。今覆加精覈。揭所據依。稍參愚管。而爲之案。三卷。首爲序錄一卷。其所芟除。別爲訂譌一卷。末載漢書五行志。綴以它書所引劉氏五行傳論三卷。都爲八卷。序曰。伏生以明經爲秦博士。漢孝文時年且百歲。計其生。在周末。得見詩書古文。且博識先秦舊書雅記。多識諸儒所未聞。遭時燔焚。明哲退隱。巖藏既顯。守道不出。初抱百篇。藏之山中。漢與亡失。求得二十九篇。而九共、帝告、嘉禾、揜誥、槩命諸闕篇。猶能言其作意。述其佚句。文帝命掌故晁錯從受尚書。而伏生亦自以二十九篇授張生。歐陽生。教於齊、魯之間。迄武、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學官。是爲今尚書。孔安國晚得壁中古文。多逸書十六篇。顧絕無師說。終漢之世。獨傳二十九篇而已。何則。二十九篇今文具存。文字異者不過數百。其餘與古文大旨略均。足相推校。逸十六篇既無今文可攷。遂莫能盡通其義。凡古文易、書、詩、禮、

論語、孝經所以傳。悉由今文爲之先驅。今文無所輒廢。古春秋左氏傳。賴張蒼先修其業。故傳。禮古經五十六卷。傳士禮十七篇。與后倉同。而三十九篇逸。禮記亦猶是也。向微伏生。則唐虞三代典謨誥命之經。煙銷灰滅。萬古長夜。夫天爲斯文篤生名德。期頤之壽。以昌大道。豈偶然哉。尚書今學。精微不逮古文。然亦各守師法。賈逵以爲俗儒。康成以爲嫉。此蔽冒不使通習當時博士末師破碎章句之過。而伏生大傳條撰大義。因經屬指。其文辭爾雅深厚。最近大小戴記七十子之徒所說。非漢諸儒傳訓之所能及也。康成百世儒宗。獨注大傳。其釋三禮。每援引之。及注古文尚書。洪範五事。康誥孟侯。文王伐崇戡耆之歲。周公克殷踐奄之年。咸據大傳以明事。豈非閎識博通。信而好古者哉。且夫伏生之學。尤善於禮。其言巡狩、朝覲、郊尸、迎日、廟祭、族燕、門塾、學校、養老、擇射、貢士、考績、郊遂、采地、房堂、路寢之制。后夫人入御、太子迎問諸侯之法。三正之統。五服之色。七始之素。八伯之樂。皆唐虞三代遺文。往往六經所不備。諸子百家所不詳。漢始定天下。庶事艸創。獨一叔孫通略定制度。雜以秦儀。若迺正朔、服色、郊望、宗廟之事。數世猶未章焉。假令當高帝時。伏生年未篤老。暨其高節。安車禮徵。與張蒼等考論章、立經制、隆禮樂。則魯兩生烏而說遠古之誼。絳灌諸臣。訾年少紛更之議。規撫粗定。然後繼以賈誼、董仲舒、河閒獻王、王吉、劉向之倫。先後討論。法象明備。成康之治。何必不復見西京。今其書散佚。十無四五。猶可寶重。宋朱子與勉齋黃氏纂儀禮經傳通解。據摭大傳獨詳。蓋有裨禮學不虛也。五行傳者。自夏侯始昌至劉氏父子傳之。皆善推禍福。著天人之應。漢儒治經。莫不明象數陰陽。以窮極性命。故易有孟、京卦氣之候。詩有翼奉五際之要。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書有夏侯、劉氏、許商、李尋洪範之論。班固本大傳。攬仲舒、劉向、歆以傳春秋。告往知來。王事之表。不可廢也。是以錄漢書五行志附於後。以備一家之學云。東越陳壽祺。

尚書大傳卷一

漢伏勝撰　鄭康成注　福州陳壽祺輯校

唐傳

案曰。困學紀聞卷二云。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爲虞書。

堯典

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遂以爲號。論語泰伯疏。

案曰。堯典正義云。鄭據尚書緯帝堯即位之年。則此似非伏生大傳文。疑出尚書緯。

辯章百姓。見毛詩采菽正義。史記五帝紀索隱。後漢書注。

辯章百姓。百姓昭明。癸辛雜識前集引尚書大傳第一曰云云。

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

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以上見詩卷三十五，尚書舜典正義，又周禮司寤氏疏，引斂作穫，收斂下多殺字，又周禮考工記疏，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二十一時序部六，八百三十八百穀部二，八百四十二百穀部六，重引。

案曰，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又二十一，又二十四）引尚書考靈曜曰，鳥星爲春候，火星爲夏期，虛星爲秋候，昴星爲冬期，陰氣相佐，德乃弗邪，子助母收，母合子符，鄭康成注，虛星，北方宿也，昴星，西方宿也，陰揜母也，禮記月令正義引尚書考靈曜曰，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是觀之，言與伏生書傳同，淮南子主術訓，張昏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此即本大傳。

秋昏，虛星中，可以種麥。〔注〕虛，北方玄武之宿，八月昏中，見於南方。齊民要術二。

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田獵，斷伐，當上告之天子，而下賦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故曰，敬授人時，此之謂也。〔注〕籍，公家之常徭。太平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十一，又尚書堯典正義，北堂書鈔，路史後紀十一引小異。

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也，何以謂之春，春，出也，故謂，東方，春也。太平御覽十八時序部三，又藝文類聚三。

春，出也，萬物之出也。廣韻十八諄。

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何以謂之夏，夏者，假也，吁荼萬物，養之外者也，故曰，南方，夏也。御覽二十一時序部六。

夏者，假也，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注〕吁荼，讀曰噓舒。事類賦注，末六字是鄭注。

西方者，何也，鮮方也，鮮，訊也，訊者，始入之皃，始入者，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愁者，萬物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秋也。〔注〕秋，收斂皃。御覽二十四時序部九。

案曰，愁當如禮記作揫字之誤，注揫字，亦當作揫。

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也者，萬物伏藏之方，伏藏之方，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

也，中也者，萬物方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陽盛，則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陰盛，則呼吸萬物而藏之內也。〔注〕吁荼，氣出而溫，呼吸，氣入而寒，溫則生，寒則殺也，故曰，呼吸也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終始。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十一，又藝文類聚三，記纂淵海卷三節引，又事類賦五。

中春，辯秩東作，中夏，辯秩南譌，中秋，辯秩西成，中冬，辯在朔易。周禮馮相氏注，賈公彥疏云，此據尚書傳而言。

使秩東作。史記五帝紀集解引尚書傳。

辯秩東作。史記五帝紀索隱引尚書傳。

使在伏物。史記五帝紀索隱引尚書傳。

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周禮縫人注，賈疏云，是濟南伏生書傳文。

賓餞入日，辯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率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御覽二十四時序部九。

辯在朔易，日短，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境，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十一。

案曰，伏生尚書大傳引傳日短下無星昴二字，蓋傳寫失之，或以日短斷句。

〔注〕否，不也。文選羽獵賦注，引鄭元尚書大傳注。

案曰，此疑否德之注。

孔子對子張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二十而通織紝績紡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下無以事夫養子也。周禮媒氏疏，無女二十而四字，通典五十九嘉禮四，又毛詩摽有梅正義。

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公羊隱七年解詁，徐疏云書傳文。

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毛詩桃夭序正義引周傳，又尚書堯典正義，通鑑前編，堯七十載注。○堯典正義曰：鰥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書傳以舜年尚少，爲之說耳。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書有鰥在下，曰虞舜。大戴禮本命篇盧辯注

舜生姚墟。風俗通山澤第十。案尚書云云，姚墟在濟陰城陽縣。案曰：尚書無此文，此蓋尚書傳文。

昔舜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注〕歷山在河東。毛詩魏譜正義，又尚書大禹謨正義。

〔注〕歷山在河東，今有舜井。水經瓠子水注，御覽四十二地部七，井作墓，引鄭元云

販于頓丘，就時負夏。史記五帝紀索隱，又御覽八百二十九資產部九，引上句。

舜漁于雷澤之中。〔注〕雷夏，沇州澤，今屬濟陰。史記五帝紀集解，御覽七十二地部三十七，又八百三十三資產部十三引傳。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齊，中也。七政者，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旋機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受，謂舜也。上日，元日。御覽二十九時序部十四，又史記五帝紀正義，天官書索隱。○玉海天文上引大傳，與此不同，當誤。

案曰：隋書天文志引尚書考靈曜，璇璣中而星未中爲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璇璣未中而星中爲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其宿；璇璣中而星中爲調，調則風雨時，庶草蕃蕪，而五穀登，萬事康也。玉海天文門引此文，首有督斯主時乃命中星者九字，是書緯實在旋機以定中星之注也。

〔注〕渾儀中筩爲旋機，外規爲玉衡也。史記天官書索隱，引鄭元注大傳云

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煙于六宗，此之謂也。〔注〕煙，祭也。字當爲禋。

馬氏以爲六宗謂日、月、星、辰、泰山、河、海也。經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月令：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如此則六宗近謂天神也。以周禮差之，則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御覽十八時序部三，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六上因事之祭。○又御覽五百二十八禮儀部七，續漢祭祀志中注，北堂書鈔引無注。

案曰：注司中宋本御覽作司人，非。煙，徐作禋。路史餘論五云：禋于六宗，大傳作煙，則非止禋煙。據此，大傳字从火旁，或作煙，故鄭注直釋之曰：祭也。周禮大宗伯疏引尚書洛誥注云：禋，芬芳之祭。康成注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是鄭讀尚書與煙于六宗之文以解禮也。他書或爲禋字，則注語不可通矣。史晨祀孔子廟碑，以供煙祀，樊毅修西嶽廟記，宴柴燎煙，西京賦升高煙于太乙，魏受禪碑煙于六宗，與大傳合。

古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注〕君恩覆之，臣敢進。周禮玉人疏

古者圭必有冒，言下之必有冒，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爲瑞也。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此所謂諸侯之朝於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禮書五十二，又御覽八百六珍寶部五，文獻通考節引，留其圭下有三年二字。

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圭瑁者，天子所與諸侯爲瑞也。瑞也者，屬也。諸侯執所受圭與璧，以朝於天子，無過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其餘有過者，留其圭，能正行者，復還其圭。三年圭不復，少絀以爵；六年圭不復，少絀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削。此謂諸侯之朝于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白虎通文質篇，又路史後紀十二，山堂考索，繁露王道篇節引。

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於祖，遂奉以載於齊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路史後紀十二疏仡紀有虞。

見諸侯，問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為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白虎通巡守篇）

（注）百年，老成人，見尊之之至也。（路史後紀十二疏仡紀有虞，引鄭康成注云）

舜修五禮，五玉，三帛。（廣韻入聲二十陌帛字注）

以賢制爵，以諸制祿，故人慎德興功，輕利而興義。（路史後紀十一陶唐氏）

三年一使三公絀陟。（公羊隱八年何休解詁疏云書傳文）

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狩，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為煩擾，故至四嶽，知四方之政而已。（公羊隱八年解詁疏云堯典文）

案曰：堯典無此文，殆皆出伏生堯典傳，疏脫傳字耳。今附錄於此。

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後漢書王符傳注。又藝文類聚車部引同，惟無於命其君四字，不得乘作不乘車。又禮書卷十四引同，未有命者作民之未命者。又毛詩都人士正義、禮記大學正義、御覽八百十五布帛部二、路史後紀十一、通節引好讓下有衆力三字）

（注）飾，漆之；駢，并也。（周禮巾車疏引鄭注云）

古者有命民，有飾車、駢馬、衣錦。（禮記玉藻正義引書傳云）

（注）居士錦帶。（禮書十四引鄭氏釋之曰）

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相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

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注）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為大恥。屨，屨也。幪，巾也。使不得冠飾。（御覽六百四十五刑法部十一。○又文選求賢良詔注、七命注、初學記二十、白帖刑法門並節引）

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反於禮。（注）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為大恥。周禮罷民亦然。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公羊傳襄二十九年疏）

案曰：傳末而反於禮四字，公羊襄二十九年疏作而民恥之，據路史後紀十一紀陶唐云，唐傳作而反于禮，甫刑傳以三祖為有虞氏者，今依改。○鑒又曰：路史引而反於禮四字為唐傳，下即言三刑非有虞制，是此四字與上刑中刑下刑云云相聯，皆在唐傳中，疑此下又釋云純，緣也，幪，巾也，與禮罷民亦然，上刑易三，下分易一，輕重之差也，皆用鄭注文，則唐傳有此節，傳注甚明，與中本以此四字錄上條而民恥之下者非也。

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皂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幪其臏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北堂書鈔象刑○酉陽雜俎卷八引首九字，無蒙字，皂作為帛。今從雜俎引改。○雜俎下引白虎通墨者額也，取法火之勝金）

帝猶反側晨興，闢四門，來仁賢。（文選劉琨勸進表注。又毛詩關雎正義引首句）書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其賞有功也，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為鬯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注）春秋傳曰：邾賦八百，邾賦六百，以兵屬於晉由是也。不得專殺者，以獄屬於得專殺之國。不得賜圭瓚者，資鬯於天子之國，然後祭。（注）資，取。（依禮傳集注三十三王制之己。又依禮經傳通解續宗廟、路史發揮五、禮記王制正義、通節引。又路史後紀十二有虞紀引作周傳考績訓）

案曰：周傳無考績之文，周當為唐字之誤。路史賞有功也下尚有一之三以至九年云云二十八字，其文割不類大傳，蓋羅氏泌之語，今不錄。

堯南撫交阯。（水經注三十七溫水注）

堯時麒麟在郊藪。（毛詩麟趾序正義引唐傳云）

堯使契爲田。（路史發揮卷四注引伏氏書）

弃爲田。（路史後紀十一云，伏書亦謂弃爲田。）

虞傳（案曰尚書正義卷二云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

九共（案曰困學紀聞卷二云虞傳有九共篇漢藝文志考證云大傳書有九共）

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困學紀聞卷二玉海卷三十七○路史後紀十一引作民以無敖）

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薛季宣書古文訓十六引伏生書）

五年一朝。（公羊桓元年注徐疏云虞傳文）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文選二十六謝靈運之郡初發都詩注，又上林賦注，景陽雜詩注，五等諸侯論注。）

（案曰公羊疏以五年一朝爲虞傳文，其詳見此書卷九共之篇也。）

虞夏傳（案曰禮記王制正義云伏生書傳有虞夏傳）

堯爲天子，丹朱爲太子，舜爲左右。〔注〕左右，輔也。若周之冢宰與國事。堯知丹朱之不肖，〔注〕肖，似也。（五帝本紀索隱亦引此三字） 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注〕堯受遜衡，知天命之所在而授，又深知朱之不似，不欲命於天殊知桀紂也。（御覽百四十六皇親部十二引虞夏傳注）

堯推尊舜，屬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注〕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路史發揮五引虞夏傳及鄭康成注云）

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文選石闕銘注，曲水詩序注。）

堯致舜天下，贈以昭華之玉。（御覽八百四珍寶部三，又見事類賦九。）

（案曰此上二條當與路史所引爲一。）

尚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水經注引尚書）

（案曰疑尚書逸篇之文，且與文選注御覽所引異，恐非尚書傳。）

舜耕于歷山，堯妻之以二女，屬其九子也，贈以昭華之玉。（初學記帝王部）

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注〕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之年也。巡，行也。視所守也。天子以天下爲守，堯始得羲和，命爲六卿，其主春夏秋冬者，幷掌方嶽之事，是爲四嶽，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鴅吺、共工等代之，乃分置八伯。（注見儀禮通解續二十六，亦見周禮序御覽皇王部六，禮儀部十六，又通鑑前編所引。） 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注〕奧，內也，安也。四方之內人所安居也。爲壇祭之，謂祭四方之帝，四方之神也。祭水曰沈。（注見儀禮通解續，又見文選宋郊祀歌注，御覽禮儀部十六亦引此句。） 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壇、沈、封、兆，皆因所宜爲之名。（御覽八十一皇王部六引維元祀至此，下有滯川二字，宜從之○注見儀禮通解續） 樂正定樂名。〔注〕樂正，樂官之長，周禮曰大司樂。（注見儀禮通解續） 元祀代泰山。〔注〕元，始也。歲二月東巡守，始祭代氣於泰山也。東稱代，書曰至于岱宗，柴。（注見儀禮通解續） 貢兩伯之樂焉，陽伯之樂，〔注〕陽伯，猶言春伯，春官秩宗也。伯夷掌之。（毛詩小雅鼓鍾疏引虞傳陽伯上有東嶽二字，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六通鑑前編皆同○注見儀禮通解續） 舞株離，〔注〕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育離根株也。（注見儀禮通解續，又毛詩鼓鍾正義周禮鞮鞻氏疏引注株離並同） 其歌聲比余謠，〔注〕徒歌謂之謠，其聲清濁比如余謠，然後應律也。（注見儀禮通解續） 名曰晳陽。〔注〕晳當爲析，春厥民析，析陽，樂正所定名也。是時契爲司徒，掌地官矣，後又舉禹掌天官。（注見儀禮通解續） 儀伯之樂，〔注〕儀當爲羲，羲仲之後也。（注見儀禮通解續） 舞鼚哉，其歌聲比

大謠。名曰南陽。（注）蠢動貌。哉始也。言象物應雷而動始出見也。南任也。注見儀禮經解續。中祀大交霍山。爾雅釋地疏引此。又傳霍山為南嶽。貢兩伯之樂焉。（注）中仲也。古字通。春為元。夏為仲。五月南巡守。仲祭大交氣於霍山也。南交稱大交者。曰宅南交是也。注見通鑑前編。夏伯之樂。（注）夏伯。夏官司馬也。棄掌之。舞謾彧。案路史疏仡紀謾彧作謾哉。下有武字。一無武字。玉海同。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案補錄作初廬。玉海同。（注）謾猶曼也。彧長貌。言象物之滋彧然也。初歲陽上極陰始謀也。謾或為謗。羲伯之樂。（注）羲伯。羲叔之後也。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案曰。通鑑補錄作朱華。玉海同。詩考作于。（注）將陽。言象物之秀實動搖也。于大也。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注）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柳聚也。齊人語。秋伯之樂。（注）秋伯。秋官士也。咎陶掌之。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案曰。苓，通鑑補錄作零。（注）蔡猶衰也。俶始也。言象物之始衰也。和伯之樂。（注）和伯。和仲之後也。案曰。注和仲。儀禮通解續及路史疏仡紀引作和叔。非。今改正。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注）玄鶴。言象陽鳥之南也。歸來。言反其本也。幽都弘山祀。（注）弘山。恆山也。十有一月朔巡守。祭幽都之氣於恆山也。互言之者。明祭山北稱幽都也。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注）冬伯。冬官司空也。垂掌之。舞齊落。（注）齊落。終也。言象物之終也。齊或為聚。歌曰縵縵。垂為冬伯。舞丹鳳。一曰齊落。歌曰齊樂。一曰縵縵。（注）和伯樂闕。通鑑補錄引。又玉海百二十五引大傳云。見通鑑補錄。○注和伯樂闕四字。見通鑑前編。○案曰。一曰齊落。一曰縵縵二句。疑鄭注之文。非大傳文也。幷論八音四會。（注）此上下有脫辭。其戢未聞。案補錄。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注）族當為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以上唐虞自維元祀至此見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六上。困學紀聞。金履祥通鑑前編帝舜元載引。讀見譜維元祀至用特止。○又御覽八十一禮儀部十六引維元祀至兆十有二州。路史餘論卷八引舜元祀。後紀十二有虞紀引維元祀至八伯。宣云讀見傳。毛詩小雅鼓鐘正義引東嶽陽伯之樂。尚書堯典正義引此舜興之四岳及羲伯和伯。周禮疏引陽伯之樂舞株離。更云成都。○又周禮序。文選上林賦注。長笛賦注。顏延年郊祀歌注。御覽樂部六。禮記王制正義。路史後紀十二。通鑑前編帝舜元載下。詩攷。小學紺珠。補錄通鑑補遺引。○以上注自夏伯至此。見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六。

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族。以為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通鑑前編帝舜元載引書大傳。又北堂書鈔樂部。尚書音樂志。禮書百十七。路史後紀十二。詩地理考並節引。（注）族當為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關猶入也。入。路史後紀引作統。今詩國風是也。案曰。此因論十有二俗下注。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鍾、鼓、笙、磬、塤、鏞、柷、敔、琴也。七始。黃鍾、林鍾、大簇、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歌聲不應此則去之。素猶始也。族猶聚也。樂音多聚以為八也。五謂塤在北方。鼓在東方之屬。天所以理陰陽也。注見通鑑前編。全引。○又尚書音樂志。禮書百十七。維五祀。定鍾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箸。○四時。推六律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宏廣。五作十道。孝力為右。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浡然招樂興於大鹿之野。執事還歸二年。謖然乃作大唐之歌。通鑑前編帝舜五載引。見夏傳。又宋書樂志。路史後紀十二有虞紀。路史發揮五。詩攷。（注）詢均也。五作。五教也。十道謂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者也。興。成也。樂以致天神。出地祇。致人鬼。為成也。謖猶灼也。大唐之歌。美堯之禪也。注見通鑑前編帝舜五載。○又路史後紀十二引五作十道注。樂曰。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玉海音樂。又六藝流別卷一。案曰。路史後紀十二云。維五祀。定鍾石。論人聲。鳥獸咸變。乃更著四時。推律呂。均十有二變。而道宏廣。于是勃然興樂于大麓之野。執事還歸二年。謖然乃作大唐之歌。以樂帝美。樂成而鳳皇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雍。鶬鶬和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據此。則樂曰以下當與上文相屬。但疑尚有脫文耳。辟作僻。字之誤。又案曰。尚書辭俠。張戎。尚張為幻。爾雅釋訓。侜張。誑也。說文解字。侜。有廱蔽也。據此則三老五更讓侏儒之張。即侜張之異文。鄭注周禮。侜張。今侏大也。注論語。朱張為侏張。與夷逸皆不作人名解。鄭意亦逸謂夷于逸民。侏張謂狂士。猶大見也。尚書大傳。舟張辟雍。舟即侜之省。辟雍假借。言辟雍之形。有雍蔽而張大也。

維五祀。定鍾石。論人聲。（注）舜始欲改堯樂。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注）百獸率舞之屬。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浡然招樂興於大鹿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謖然乃作大

唐之歌。〔注〕淺猶灼也。大唐之歌，美堯之禪也。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注〕招、雍皆樂章名也。賓入奏招，主人入奏雍也。始奏肆夏，納以孝成。〔注〕始謂尸入時也。納謂薦獻時也。肆夏、孝成皆樂章名。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注〕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也。樂正道贊曰：尙考太室之義，唐爲虞賓。〔注〕尙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中央室也。義當爲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爲舜賓也。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注〕衍，猶溢也。言舜之禪天下，至於今其德業溢滿四海也。御覽五百七十一樂部九。又御覽天部八人事部四十六引考。

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於時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爛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注〕舜承堯猶子承父，雖已改正易樂，猶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爲尸。至十三年，天下既知已受堯位之意矣，將自正郊，而以丹朱爲王者後，欲天下昭然知之，然後爲之，故稱王也。皆祀夏郊，以薰伯爲尸，知當以丹朱爲王者後，使祭其郊也。祖或爲禮。儀禮經傳通解續十二宗廟引傳及注。〇又禮記曲禮正義、穀梁義引禮夏傳舜入唐郊二句，路史七十四尸、通鑑前編帝堯七十載引同。

維十有四祀，帝乃雍而歌者重篇。通鑑前編帝舜十四載引虞夏傳。

維十有四祀，鐘石笙筦變聲，樂末罷，疾風發屋，天大雷雨，帝沈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天下也，乃見於鐘石。北堂書鈔石〇又路史發揮五注引虞傳云：維五祀奏鐘石，於大麓之野，十四祀究奮變，天大雷雨疾風，爲禪與之事也。

維十有五祀，祀者貳尸。通鑑前編帝舜十五載引虞夏傳。

維十有五祀，舜爲賓客，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尙考太室之義，唐爲虞賓。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引尙書大傳。

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通鑑前編。

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四章皆歌禹之功。困學紀聞卷二。

於時卿雲聚，俊乂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御覽人事部四十六又天部八。又藝文類聚天部上祥瑞部上。後漢書崔駰傳注。文選江文通雜體詩、顏特進侍宴詩注並引。小異。

於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注〕和氣之明者也。糺縵縵兮。〔注〕敎化廣遠，或以爲蛮出軸回薄而難名狀也。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注〕言明明相代。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帝乃載歌，旋持衡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賢聖，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於時八風循通，卿雲藂藂。〔注〕藂或爲叢。言和氣應也。蟠龍賁信於其藏，〔注〕蟠，屈也。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鼈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通鑑前編帝舜十五載。又御覽樂部九引帝乃倡之至末引傳及注。〇又御覽八天部八引舜時卿雲見於時百工和歌舜歌曰云云。又御覽九天部九、御覽八百七十二休徵部一、事類賦二雲注、卷十一獸注、藝文類聚四十三祥瑞上、文選東京賦注、別賦注、曲水詩序注、潘正叔贈陸機詩注、七命注，並分別載歌。藝文四十三、御覽五百七十一，並作再歌。舜之，御覽作儀之。循通，御覽作循通，並作藏。他書循通作清通。非於其淵，文選七命注下作越。旋持衡三字御覽無，今從前編增。旋上依宋志當有擁字，前編亦脫。

案曰：鼚然作大唐之歌，徐幾疑顧文云：精華既竭，褰裳去之，德則抗首而笑，惟賢是與，歡然作歌，疑能斯禪，恐用尙書大傳事。而讀字作諧，路史亦作儛，據鄭注，淺猶灼也，則作諧者誤。又北堂書鈔引大傳沈首而笑，徐陵文作抗首，通鑑外紀作抗首，蓋其文義抗首是也。又宋書符瑞志云：舜乃擁璇持衡而笑。北齊書文宣帝紀云：虞舜擁璇持衡，擁璇，通鑑前編引大傳帝乃載歌，旋持衡。旋上當脫擁字。載歌，藝文類聚四十三、御覽五百七十一引並作再歌。外紀敘此事亦然，惟於卿雲歌云帝乃再歌，擁旋持衡抗首而笑曰：明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見乎鐘石笙筦。此則上下舛亂。劉恕所據大傳已失其舊矣。宋書符瑞志：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又曰：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鐘石笙筦未罷，而天大雷雨，疾風發屋拔木，桴鼓播地，鐘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舜乃擁璇持衡而笑曰：明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於鐘石笙筦乎。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於是和氣普應，慶雲興焉，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帝乃倡之曰：慶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羣臣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聖賢，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既竭，褰裳去之。於是八風循通，慶雲叢聚，蟠龍奮迅於其藏，蛟魚踊躍於其淵，龜鼈咸出其穴，遷虞而事夏。宋志此文，蓋悉本大傳。今大傳舜五祀、十二祀、十四祀、十五祀之事，錯見書籍所引，闕佚不全，又先後乖舛。吳中傳本，徙據太平御覽樂部九所引一條，實多闕漏。考路史後紀十二有據紀言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乃禪於大陸之野，還歸二年作大唐之歌，樂成而餘

鳳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困學紀聞卷二引大傳樂曰以下四句，是宜與大唐之歌相屬也。御覽樂部九引歌者三年，乃知平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此十七字亦宜羼樂曰四句之下。蓋所謂歌者，即歌大唐之歌也。所謂明有不世之義，即指饗禮舜而言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二引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正既舜受禪事。下言百執事咸知王世不絕，必有繼祖守宗廟之君，與乃知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正相對照，是此段宜與歌者三年三句相屬也。路史發揮五注引咸維云，十四祀，鐘石笙筦變，天大雷雨疾風，爲遜禹之事。北堂書鈔引維十有四祀，鐘石笙筦變云云。通鑑前編引維十有四祀，帝乃稱而歌者重篇，是此數條宜相屬也。宋書符瑞志說舜十四年奏樂事甚詳，與北堂書鈔所引大傳合，則宋志之爲全採大傳無疑，書鈔所引有不備者，當據宋書路史補之也。路史後紀十二，敘舜薦禹而遜位，下云，鐘石笙筦變，未及終，天大雷電烈風，大木盡拔，大屋發，宮羽蕩，事二工伏竄以操推，帝乃稱而歌者重篇，樂人電鷩，舞人復綴，乃更容成箭，備十有二變，奏肆夏而納以孝成，四岳三公皆自執事，識賢于帝者，尚稽太室，唐爲虞賓，始而狂然泛盛，發于四海，誠禹之命，數于四海，韶爲賓而禹爲主人矣。葬路史此段多本大傳，其次第略可見。帝乃稱而歌者重篇，在鐘石笙筦變之下，尚有樂正進贊，舞人復綴，諸面始奏肆夏，納以孝成，尚稽太室，唐爲虞賓一節，猶文選曲水詩序注，乃十有五祀事，路史乃與歌雍重篇聯爲一時。今詳審文義，納以教成以上，當爲十四祀事，下皆接歌者三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舜爲賓客以下，當從選注爲十五祀事，其上當據補繼嗣者或尸一節，知此則文從而不紊矣。皇覽舉帽篇云，十有五祀後，又有百工相和而歌，陛率八伯稽首而進，是卿雲之歌在十五祀後也。通鑑前編引誠夏傳維十有四祀，帝乃稱而歌者重篇，下即接云，于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云云，亦失次。今悉訂諸書所徵，更定之如左。

今重定傳文

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箸四時，推六律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宏廣。五作十道，孝力爲右，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浡然招樂興於大鹿之野。報（一作執。）事還歸二年，譈然乃作大唐之歌。樂曰，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於時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爛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維十有四祀，鐘石笙筦變，聲維未罷，疾風發屋，天大雷雨，帝沈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也，乃見於鐘石。（案曰，當兩下當依宋書符瑞志補序臺叔猷地鐘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帝乃擁持衡凡二十二字，又當屋下補拔木二字，明天下下補二字，乃見于鐘石下補聖竟乎三字。）帝乃雍而歌者重篇。（此下當依宋書符瑞志補樂正進贊舞人，凡十八字。）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維十有五祀，祀者貳尸，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

唐爲虞賓，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於時卿雲聚，俊乂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礼（案曰，礼字當作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帝乃再（案曰，再字一作載。）歌，旋持衡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于時八風循通，卿雲叢叢，蟠龍賁信於其藏，蛟魚踊躍於其淵，龜鱉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

皋繇謨

翊，輔也。（華嚴經音義卷下引尚書大傳。案曰，此今文尚書夙夜翊明有家之詞。今文見史記五帝本紀。）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注）適，猶得也。（注見後漢書蔡邕傳注。）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歸以車服弓矢，再廟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猶曰命諸侯，命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孽伐其宗者，（注）孽，支子也，宗，適子也。（注見儀禮經傳通解集注三十三。）歸弗請於天子而征之，可也。征而歸其地於天子，（注）征，伐也。（注見儀禮經傳通解集注。）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者，（注）率，循也，正，由也。（注見儀禮經傳通解集注。）天子絀之。一不適，謂之過，（注）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敖，（注）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注）謂九年時也。（注見禮記射義正義。）誣者，天子絀之。一絀，少絀以爵，（注）言少絀，明以漸也。再絀，少絀以地，三絀而爵地畢。（注）凡十五年。（後漢書左雄傳注、儀禮經傳通解王制之已。有不貢士以下十字，通解引作諸侯之有不率正者，又見禮記射義正義。）

義水異器皮幾紀十一。陶唐氏云三通之義。見康子傳。○注見禮記射義正義。○又公羊莊元年解詁引三年一貢士至小國一人。鋪禮類傳伯注三十三引伏生禮諸侯三年一貢士至三絀而地畢。小異。又禮書卷一百八。漢書武帝紀注。後漢書蔡邕傳注。通典選舉一。文選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注。困學紀聞卷五節引。

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傳曰。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不蕃昌也。潛夫論卷二思賢篇。

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禮書卷三。又卷一引至士山龍止。

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隋書禮儀志七引尚書大傳。下云以此相間而為五采。八字恐非大傳文。今不錄。

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注)元或疑焉。禮書卷一。又卷三〇案此注有闕。○又御覽六百九十服章部七。

(注)五采相錯。非一色也。隋書禮儀志引鄭注。予編已弟之云。

案。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又曰。天設玉佩。備章采。乘輿刺繡。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又曰。顯宗初服冕衣裳。赤舄絇履。以祠天地。養三老五更于三雍。天特進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注引董巴輿服志曰。顯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皆五色采。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徐廣車服注曰。漢明帝案古禮備其服章。天子郊廟衣皂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然則漢家定服章。所謂從歐陽說。其侯說即此是也。然書傳之文無日月星辰。而云天子服五。何與歐陽說適違歟。禮書卷三引尚書大傳。山龍青也。宗彝白。藻火赤。陳氏辨之曰。大夫之服。自予觀而下。士之服自藻火而下。固無宗彝藻火山龍矣。而曰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士山龍。又曰。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是自戾也。謹案。書傳所言與禮不同。書傳服五服四服三服二服一者。言其采色。非言其章數。蓋後之文未嘗相戾。永平初定冕服。公卿已下從大小夏侯說。與歐陽說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則是歐陽說冕服章數。仿以十二、九、七為大小夏侯說冕服章數。乃自天子至公侯。以九為節。卿以下。以七為節明矣。尚書疏證正義引鄭君注云。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旗。王者以為時三辰即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致鄭義實出之學。協賜。則尚歐陽尚書者。解此作服。與伏生大傳相合。蓋亦用今文家說也。大傳五服。無日月星辰。又無粉米黼黻。故色非章數也。隋書禮儀志。大業元年。虞世基奏。近代故實。依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而為五采。後周故事。升日月於旌旗。乃關三辰。而章無十二。但有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與三公不異。則生分別。故衣重宗彝。裳重黼黻。合重二物。以就九章。為十二等。但每一物上下重行。天服用九。臣服用七。今準此三物。乃歷世所既行。近代服依尚書。而後周於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之外。仍有粉米、黼黻。此章數也。大傳以山龍為青。華蟲為黃。作繢為黑。宗彝為白。藻火為赤。陳祥道引云。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分作繢宗彝為二。合藻火為一。非伏生本文。由所見大

傳本誤。當從隋志更正。又引云。子男宗彝藻火山龍。以次國服三核之。子男下宗彝亦誤衍。宜刪。陳氏反以是疑傳文自戾。過矣。說文十三米部。繪會五采繡也。引虞書山龍華蟲作繪。以後漢書明帝紀與輿服志公卿已下皆織成證之。則大傳五服亦皆謂繡。非畫也。鄭康成注尚書。繪讀為繢。凡畫者為繢。與伏許異。(見尚書正義。左傳昭二十五年正義。文選謝靈運詩注。)作繪何以為黑也。說文十上黑部。黯。淺黑色。十二下女部。媙。女黑色也。繪之為黑。蓋如此。其義。

六律者何。黃鍾、蕤賓、無射、太蔟、夾則、姑洗是也。故天子左五鍾。右五鍾。(注)六律為陽。六呂為陰。凡律呂十二各一鍾。天子宮縣黃鍾、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周禮大師注引。黃鍾下有之鍾二字。右五鍾皆應。(注)黃鍾在陽。陽氣動。西五鍾在陰。陰氣靜。君將出。故以動告靜。靜者皆和也。　馬鳴中律。步者皆有容。駕者皆有文。御者皆有數。步者中規。折還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注)言聲合於樂。體比於禮也。然後太師奏登車。告出也。(注)周禮王出入奏王夏。入則撞蕤賓。周禮樂師注引。蕤賓下有之鍾二字。左五鍾皆應。(注)蕤賓在陰。東五鍾在陽。君入。故以靜告動。動者則亦皆和之也。　以治容貌。容貌得則氣得。氣得則肌膚安。肌膚安則色齊矣。(注)入。故欲其靜也。　蕤賓聲狗吠彘鳴。及倮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蕤賓。(注)皆守物及陰之類也。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注)玉色。反其正性也。金聲。其事殺。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注)少師。佐成大師之事者也。　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以上傳注。今見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七鐘記。○又周禮樂師注。儀禮大射儀疏。禮記正義。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東都賦注。太平御覽三百八十八卷人事部二十九。

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禮記文王世子正義。通典卷二十職官二。儀禮經傳通解集傳集注王制之內上篇卷二十〇又史記夏本紀注。漢書伏湛傳注。太平御覽卷七十六。路史後紀卷節引。

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書曰。欽四鄰。此之謂也。通鑑前編帝舜元載注。

天子必有四鄰，前儀，後丞，左輔，右弼。直立而敢斷，廣心而從欲，輔善而相承，謂之輔；廉潔而切直，謂之弼。事類賦卷八十作義卷下。○案：直立而敢斷下當脫謂之儀三字，廣心而從欲下當脫謂之丞三字，以下文輔弼二句文法知之。

案曰：禮書引云：道是周公也，充是太公也，弼是召公也，承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與前篇所引不同，此大戴記保傅篇及賈子新書文也。充二書作充，此以文字相近致誤耳。

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為鼓，謂之搏拊。何以也？〔注〕練弦，朱弦，互文也。越，下孔也。凡練弦達越，搏拊者，象其德寬和。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注〕烈，業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注〕呼，出聲也。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注〕肅雍顯相，和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傳注肅雍以下共十七字見毛詩清廟正義。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七樂記全引傳注，又見通解續宗廟樂舞二十五。又禮記樂記正義引首二句，云虞書傳。○又樂記正義引以韋為鼓以下八字，又毛詩文王、周頌譜、清廟序，儀禮正義，文選江文通雜體詩，白帖琴，朱子詩集傳，陳暘樂書並節引。

搏拊革裝之以糠。周禮大師疏載白虎通引尚書大傳，又見禮記樂記正義引白虎通。

曲阜孔廣林曰：周禮疏所引白虎通如此，賈孔皆云今尚書傳無其文。案白虎通今亦無此文，其曰搏拊鼓，實以糠，即或引此傳，疑以糠之譌。

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絲徽弦，鳴者貴玉聲也。白虎通禮樂。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

而天下治。風俗通卷六聲音引尚書云云。○案曰：尚書當為尚書大傳。

舜之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琯。風俗通聲音篇六，又漢書律志一上孟康注。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文選褚淵碑文注。

夏傳

禹貢

夏成五服，外薄四海。〔注〕言德廣之所及。東海，魚須，魚目。〔注〕所貢物。魚須，今以為簪。又，魚目，今以雜珠。南海，魚革，珠璣，大貝。〔注〕魚革，今以飾小車，纏兵室之口。貝，古以為貨，不啻時亦然。西海，魚骨，魚幹，魚脅。〔注〕魚幹，魚脅，未聞。北海，魚劍，魚石，出瑱，擊閭。〔注〕魚劍，魚兵如鯽也。魚石，頭中石也。出瑱，狀如凝脂，在水上。擊閭，狀如鮐魚，大五六尺，今海家謂之□□。河魭。〔注〕魭當作黿，黿狀如龞而大，月令季夏命漁人伐蛟取鼉登龜取黿也。江鼉，大龜。〔注〕鼉或作鼉，狀如蜥蜴，長六七尺。鼉或為鮑，鮑，鮐也。五湖，玄唐。〔注〕五湖，揚州浸也，今屬吳。玄唐，未聞。鉅野，菱。〔注〕鉅野，大野也，稽藪，今屬山陽。蓬芡。鉅定，贏。〔注〕鉅定，澤也，今屬樂安所有，故縣則屬齊。贏，蝸牛也。濟中，詹諸。〔注〕詹諸，譫黽也。孟諸，靈龜。〔注〕孟諸，宋藪也。龜俯者靈，周禮天龜曰靈屬。降谷，玄玉。〔注〕降讀如履降之降，或作函谷，今河南穀城西關山也。大都，經魚，魚刀。〔注〕大都，明都。經魚，今江南以為鮑魚。刀魚，兵如刀者也。咸會於中國。〔注〕言德能及之，異物來至也。傳注並見玉海王會解注後。○又初學記政理部三，御覽七百六十六禮儀部一、九百四十七蟲豸部四、九百七十五果部十二，禮書五十一，爾雅翼卷三十，錦繡萬花谷續集卷十八，困學紀聞二。

禹成五服，齒革羽毛器備。禹貢合注，太平御覽七百六十六。

文皮千合。史記貨殖傳索隱。

白羽之矰。路史疏仡紀高辛。

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史記夏本紀集解。

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白虎通巡守篇。

江、河、淮、濟為四瀆。白虎通巡守，風俗通山澤篇十。案尚書大傳卷三正說。

五嶽皆觸石而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注〕四指爲扶。藝文類聚卷一天部上、文選盧休璉與從弟君苗君冑書注○又後漢書章帝紀、御覽卷八書十天部○又事類賦三。

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於海。水經注序。

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文選海賦注、郭有道碑文注。

百川趨於東海。文選郭有道碑文注○又吳都賦、海賦、孫子荊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又長歌行注作百川赴東海。

非水無以準萬里之平，非水無以通遠道任重也。藝文類聚卷八水部、御覽五十八地部二十三○又白帖水、記纂淵海卷一水、經文引無遠字、記纂引無道字。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注〕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禮記王制正義引夏傳曰、鄭注、又尚書舜典正義引注○又風俗通山澤第十引，其餘山川下作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注所視者三字據書疏增○又禮書。

禹貢南方霍山。〔注〕謂冀祭也。爾雅刊誤補遺引夏傳曰。

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水經淄水注六。

下而平者謂之隰，隰之言溼也。御覽五十七地部二十三。

夏傳曰，下溼曰隰。毛詩隰桑正義引夏傳曰。

順流而下曰沿。事類賦七引書大傳。

圻者，天子之境也；諸侯曰境。天子游不出封圻，諸侯非朝聘不出境。路史國名紀八。

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禰廟。〔注〕周禮，方千里曰王圻。詩曰，邦圻千里，惟民所止。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六上因事之祭。

夏傳

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注〕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傳注皆見周禮地官序官疏，又匠人疏引書傳云，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又大戴禮保傅篇注引今尚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案曰，漢書百官公卿表疏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案曰，禮記月令會大尉正義云，按書傳有司馬公、司徒公、司空公，領三卿，此夏制也。

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御覽二百七職官部。

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御覽二百九職官部。

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御覽二百八職官部。

案曰，朱子文集云，伏生書多說司徒、司馬、司空。

〔上〕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考工記序工疏引夏傳注。

司馬在前。周禮序官疏引夏傳。

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爲天下者若此而已。御覽二百一職官部一、儀禮經傳通解王制之戊集傳集注三十二、又藝文類聚四十五職官一引至三元士佐之。

〔注〕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也。周之官三百六十。禮志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百，殷二百，周三百，近之，未得其實也。據夏周推其差，則有虞之官六十，夏后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爲有所法。儀禮經傳通解續注三十二、又御覽二百三引首二句。

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此堯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路史後紀陶唐。

〔注〕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爲六卿。路史後紀十四夏后紀下引大傳夏書注、又禮記曲禮下正義。

案曰，路史引此條爲夏書注，則是注殷有夏之官制如此也。上條引鄭議中夏之官制皆與此注相屬，故入之夏傳，此篇下記夏甘誓乃有六卿之文。

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就川而爲之築宮，有三尺，〔注〕宮當爲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蠶宮高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案曰，毛詩瞻卬正義引此傳注云，彼文仞云宮有三尺，宮下當脫仞字也。棘牆而外閉之，大昕之朝，〔注〕季春朔日之朝也。三宮之夫人浴種於川，世婦卒蠶，獻繭於夫人，〔注〕此諸侯之禮，天子則獻繭於后。繅三盆手，〔注〕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手繅之也。毛詩瞻卬正義外引傳注，云尚書夏傳文○又齊民要術卷五節引傳首三句大昕之朝二句○又儀禮鄉射禮疏引注。

殷傳　案曰，周禮考工記輿人疏，禮記文王世子正義，毛詩文王序正義，路史後紀十四，困學紀聞卷二並引殷傳。

帝告　困學紀聞卷二云，殷傳有帝告篇○玉海卷三十七。

殷傳，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考工記輿人疏引殷傳。

未命爲士者，不得乘朱軒，〔注〕軒，輿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文選射賦注，又張茂先勵志詩注，顏延年曲水詩序注，褚淵碑文注，安陸昭王碑文注。

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軨，〔注〕如今窗車也。文選七命劉[illegible]新注。

未命爲士，不得衣繡。廣韻四十九宥繡字注，太平御覽布帛部二。

士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公羊隱元年疏。

庶人單馬木車，衣布帛。路史後紀十一注。

帝告篇曰，施章乃服，明上下。困學紀聞卷二。

案曰，外紀卷二載湯命未命之爲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軨，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有德，通志器服略湯令未命之士不得朱軒及飛軨，不得飾車駢馬衣文繡，既命然後得以此有德，與二書所言皆本伏生大傳，二書皆云湯命，則知此文在殷傳無疑，今並錄以補殷傳之闕逸。

湯誓

殷傳，湯誓云，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注〕亳，湯之都也。注並見繹史十四。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閑居，深聽歌聲，〔注〕思其故也。是時伊尹在桀，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注〕覺兮，謂先知者，較兮，謂直道者，格，至也，吾，謂桀也。去不善而就善，何不樂兮，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僩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乃亡矣。〔注〕自比于天，言常在也，比于日，言去復來也。注見文選西征賦注。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路史後紀十四夏后紀引此傳○又藝文類聚帝王部二太平御覽八十二皇王部八，御覽不重盍歸于亳句，又藝文御覽並無僩然歎三字，今依路史增○日有亡哉四字，惟見文選西征賦注，史記殷本紀集解補增○藝文類聚十二帝王部二太平御覽八十三皇王部八，御覽無注吾謂桀也四字○通鑑前編夏桀四十二年引新序注云，大傳與此大同小異。

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太平御覽八十三皇王部八。

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之有也，唯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太平御覽八十三皇王部八。

桀殺刑彌厚，而民彌暴，故爾梁遠，遂以是亡，〔注〕故爾，疏其近也，梁請爲掠。路史後紀十四夏后紀下引殷傳○案曰，傳及注故字有誤。湯之君民，聽寬而獄省。太平御覽八十三皇王部八。

桀無道，因湯後釋之，諸侯八譯來朝者六國，北堂書鈔十帝王部來遠。漢南諸侯聞之，歸之四十國。

路史後紀十三夏后紀下。

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為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為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左傳襄十年正義。案曰，湯禱桑林之社，見呂覽。

景亳之命，費昌於御。路史後紀十四夏后紀下。

般庚

書曰，若德明啓湯任父言卑應言。困學紀聞卷二，漢藝文志考證。

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路史國名紀四。案曰，韓詩外傳與此同。

高宗肜日

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為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藝文類聚鳥部，太平御覽九百十七羽族部四，又御覽八十三皇王部八，又論衡是應篇祖己作祖乙，又後漢書郎顗傳注，並見淵海六十六。

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注）肜日，尚書篇名。御覽皇王部八○，又後漢書郎顗傳注。

武丁之時，外紀卷二，此句上有成湯之後四字，下有王道虧三字，困學紀聞卷二，此句下有先王道虧刑罰犯七字。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注）兩手

搤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注上六字又見史記殷本紀集解，生七日以下十一字惟見尚書咸乂正義。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己，祖己曰，桑穀，野艸也，（注）此木也，而云艸，未聞，劉向以為艸妖。野艸生於朝，亡乎，武丁懼，側身脩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重譯來朝者六國，（注）九州之外國也。太平御覽八十三皇王部八引傳注，惟無注生七日以下十一字○又尚書咸乂正義引七日大拱四字，又漢書五行志引傳俱生於朝二句，又外紀卷二紀纂淵海卷六十六脫先，又史記殷本紀集解索隱並節引，又繹史十七引重譯上有三年之後四字。案曰，外紀劉恕曰，按伏生劉向以武丁有桑穀，而尚書敍兆以大戊，武丁時俱有桑穀，呂氏春秋湯時穀生於庭，昏而大拱，韓詩外傳三日而大拱，皆與書序不同，高誘案尚書咸乂正義引帝王世紀亦以為大戊時，鄭注所引劉氏說，乃劉向五行傳論語，見漢書五行志。

西伯戡耆 案曰，尚書音義，案尚書大傳作耆，外紀卷二西伯勝黎，伏生，司馬遷作耆，路史國名紀卷一，大傳作西伯戡耆，卷六云大傳作戡耆，漢藝文志考證卷一，大傳以西伯戡黎為戡耆。

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黨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曷往。羣書治要輯錄引尚書大傳。

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拜之，尚父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檢，德合，於今昌來提。初學記武部漁第四，御覽八百三十四資產十四，○又白帖漁，御覽六十七地部十三。案曰，釣璜事與尚書中候同。

周文王至磻溪，見呂尚釣，文王拜，尚云，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檢，德合，於今昌來提，（注）釣得魚中得玉璜也，佐，檢，猶助，提者，取也，半璧曰璜。薛元古器銘休告古篇引傳及鄭注。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

士大夫讓爲公爾。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爲閒田。文選西征賦注。○又、毛詩緜正義。通鑑前編卷紂十四祀。

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左傳襄三十一年正義。○正義又引鄭本尚書注。據書傳爲說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于羑里。紂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

案曰。于。他書引或作邘。從史記集解徐廣引改正。

案曰。據毛詩文王序正義。禮記文王世子正義。兩引殷傳。言獻寶後克耆事。則左傳正義引此條。卽殷傳文無疑。而毛詩文王序疏引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云云。稱尚書周傳。禮記正義先引尚書傳云五年伐耆。後引殷傳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云云。是周傳則有受命一年以下之文也。

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耆。毛詩文王序正義引殷傳云。

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耆。六年伐崇。則稱王。禮記文王世子正義引殷傳云。

既伐于密。詩攷詩異字異義。

散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獻寶以免文王。毛詩緜正義引書傳。

散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毛詩文王序正義引書傳。

散宜生等受學於太公。太公除師學之禮。酌酒切脯。約爲朋友。公羊定四年疏引書傳。

散宜生、閎夭、南宮括三子者學乎太公。太公見三子。知爲賢人。遂酌酒切脯。除爲師學之禮。約爲朋友。太平御覽四百六人事部四十七。

散宜生、閎夭、南宮括三子者學乎太公。太公見三子。知三子之爲賢人。遂酌酒切脯。約

爲朋友。御覽六十二飲食部二十。又、藝文類聚七十二食物部。

閎夭、南宮括、散宜生三子學於太公望。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注）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繹史十九。

太公之羑里見文王。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駮身、朱鬣雞目。六字又見山海經海內北經注。○又爾雅翼卷十八引作駮身朱鬣。此下有除凡取九六爲六字。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注）翰毛之長大者。注見文選羽獵賦。吳將校部曲注。又藝文類聚祥瑞部下作長毛也。之於陵氏。取怪獸。案曰。吳中本取怪獸下有大不辟虎狼間六字。傳文無此字注有閩大也疑屬傳也八字。尾倍其身。名曰虞。八字見御覽八百九十獸部二。之有參氏。取姜女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注）渠車罔也。注見文選江賦注引鄭元日。陳於紂之廷。

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見繹史十九引此三十字。紂大悅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御覽六百四十一刑法部七。○又御覽八百七珍寶部六。又御覽八百九十獸部二。又尚書顧命正義。蓋他書士執略引三寶字。案疏周禮天府疏。藝文類聚八十四寶玉部下。九十九祥瑞部下。文選江賦注。爾雅翼十八。路史國名紀。路史發揮五夢說篇。淡二十二祀。竊謂按圖。○藝文類聚文選注御覽珍寶部獸部引此文之上。並有文王囚於羑里六字。

案曰。六韜亦說散宜生等獻寶事與此小異。

文王以閎夭、太公望、南宮括、散宜生爲四友。玉海官制。

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於羑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繹史九十五。

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與。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與。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門。是非禦侮與。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禦侮。毛詩緜正義。○後漢書臧宮傳注引孔子曰。至是非禦侮邪止。疏附疏作胥。奔走走作輳。今依改。四與字皆作邪。又、後漢書新語卷五四乘注引與後漢書注同。孔子鮑語卷下引全與亦作邪。門作耳。又、玉海官制。人物部。史九十五引至是非禦侮與止。又御覽三百六十六人

事七錄引門亦作耳，又小學紺珠，翁引，又文選安陸昭王碑文注引周書與此略同。

徵子

徵子將往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蘄蘄，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爲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文選魏都賦，撰亡詔下注。歌曰，麥秀蘄蘄兮，黍禾𥟖𥟖，彼狡童兮，不在好兮。文選思舊賦注。〔注〕狡童爲紂。文選寡婦賦注引鄭元曰。

徵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蔪蔪兮，禾黍之𥟖𥟖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爲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學齋佔畢卷二。

案曰，文選思舊賦注引歌作黍禾𥟖𥟖，於韻不協，非也。盧學士蓋云云而錢當從學齋佔畢所引作油油，與仇協韻。禮記樂記正義引黍禾之油油，當箕子歌，亦據曲阜孔廣林說。

史通雜說云，史記與尚書傳所載之歌，只差末句一句，惟書傳序與歌皆𥟖𥟖不同。宋玉笛賦，枚乘七發皆作麥秀蔪兮，注辭世也。字之誤，蓋不然。但史記以爲箕子，而書大傳以爲微子，且辭父母之國尤爲有理，不知司馬何所據而與書傳抵悟耶。

尚書大傳卷二

漢伏勝撰　鄭康成注　福州陳壽祺輯校

周傳

大誓案曰，洛誥傳曰，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盡於洛誥，然則今文周書首大誓也。

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注〕四月，周四月也。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乃告於司徒司馬司空諸節亢才，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戮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王跪取出，俟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太平御覽百四十六皇親部十二。

案曰，亢才，史記周本紀作猶才，徐廣云，古猶同字，王天理（？）的（？）中云，亢乃允字之譌，司馬子長以訓詁改經文，誤爲猶也。

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尚書孔序正義卷一引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大誓同。

武王伐紂，觀兵于孟津，有火流于王屋，化爲赤烏三足。御覽百八十一居處部九。

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下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尚書傳言。

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禮記樂記正義。

案曰，正義云，謂武王師到商郊，停止宿夜者，是武王云，歸武師武舞，謂此是武舞以武王宿夜爲其名也，此鄭注書傳釋武宿夜最確。

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注〕惡皆爲亞，亞次也。觀臺，靈臺，知天時占候者也。宗廟，遷主。周禮太卜師注引尚書傳十七字，惡仍作亞，儀禮經傳通解續因事之祭卷二十六上引傳注。

案曰，周禮大卜師疏曰，王升舟以下者，謂說武王於文王受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武王於孟津渡河，升舟入水，在前鼓鐘亞，臺在前，王舟後，觀臺亞者，觀臺可以望氣祥，亞鼓鐘後，將舟亞者，以社主主殺戮，而軍將主，故名社主爲將，將舟亞在觀臺後，宗廟亞者，宗廟則遷主也。

亞在將舟後。

惟丙午，王逮師，前師乃鼓鼖譟，師乃慆，前歌後舞。〔注〕慆，喜也。衆大喜，前歌後舞也。御覽四百六十七人事部一百八引傳注全，惟前歌後舞字，此句六字又見周禮大司馬注，又御覽五百七十四樂部十二。

案曰，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鼖譟，亦謂喜也。云，書傳文，按說武王伐紂事，發書傳之大誓辭，士有折衝之歡，民懷惠樂之德，前歌後舞，類聚同，文選二十一秋胡詩注引虞世基對曰，焰焰鷹揚以進，樂兮後漢書杜詩傳，上卒多爲前歌後舞，亦見劉陶傳武王之士，皆前歌後舞之士，白虎通事大所首二，史考異曰，後漢書曰，前歌後舞也。王逸楚辭章句曰，武王仁，三軍人人樂戰，並載驩然，戰者前歌後舞，凫噪讙呼，嘉徵君林輝漢書補注日，顧炎漢人讀鳧爲慆，有如鳧之噪呼也。詩訓傳又作鳧藻，釋云，如鳧之戲於藻，非書之義也，惠氏謂鶚語鳧藻字，則而譬義同，此說本同夏侯之學，李賢後漢書注，猶如鳧之戲於藻，所謂望文生義，牽之遠矣。吉上加元服與軍旦上本大傳用鳧噪呼之義矣，則延年是刺詩鳧藻，皆咸似與李賢注，賊章亦失之，又鳧藻文選注引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於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是書傳所說伐紂之事也。

丕天之大律。〔注〕云律法也，奉天之大法。禮律疏義卷一，又周禮名例律九卷。

案曰，漢書郊祀志引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是此五字乃古文大誓，則亦大傳載之也。

大戰篇

武王與紂戰於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文選宣德皇后令注引。案此與作伐。牧之野。無之字。魚作如。乎作于。王下有也字。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此句又引見毛詩名物解八。不愛人者及其胥餘。〔注〕胥餘。里落之壁。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親。後漢書申屠剛傳引。武王入殷。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又引見後漢書郎顗傳注。而民知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藉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於復徵乎。通鑑前編武王十三年引。金。○又記纂淵海六十一引太公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注出尚書大傳大戰篇。是此篇皆大戰篇之文也。○記纂淵海又引憎人者惡其胥餘。

案曰。說苑貴德篇。韓詩外傳三。載太公召公周公之語與此略同。

大戰篇云。太公曰。罵女毋歎。唾女毋乾。毋歎毋乾。是謂艱難。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二引尚書大傳大戰篇。

洪範

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注〕武庚字祿父。尚書洪範序正義引鄭云。

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注〕祿父。紂之子也。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注〕誅我君而釋己。嫌苟免也。此注惟見通鑑前編。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注〕朝鮮。今樂浪郡。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太平御覽卷七百八十四四夷部一。又通鑑前編引。書洪範大傳。自首至封之止。並注。又御覽二百一封建部四。路史後紀

十二。諸引。

汩。亂也。華嚴經音義卷下。○案曰。此疑洪範傳汩陳五行之訓。

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尚書洪範正義引書傳。

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尚書洪範正義。文選藉田賦注。又白帖食部。御覽八百四十七飲食部五。

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毋侮鰥寡。而畏高明。困學紀聞卷二引大傳。

聖人在上。其君子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作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御覽四百一人事部四十二。

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為之城郭以居之。為之宮室以處之。為之庠序學校以教誨之。為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此之謂也。御覽四百一人事部四十二。

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注〕朓。條也。條達行疾貌。朓則侯王其荼。〔注〕荼。緩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注〕側匿。猶縮縮行遲貌。側匿則侯王其肅。〔注〕肅。急也。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君政急則日行疾。月行徐。臣逡遁不進。君政緩則日行徐。月行疾。臣放恣也。太平御覽四引傳注。全注。君政緩上誤衍朓則侯王其荼緩也十字。又誤荼為荼今訂。○又周禮保章氏疏引傳。又散見文選元皇后哀策文。月賦。舞賦注。藝文類聚一。漢書五行志。後漢書鬯傳注。○文選月賦注引鄭注。作朓條達行疾貌也。元皇后哀策文注引鄭注。作朓猶條達也。當從之。側匿猶縮縮。當作縮朒。

案曰。文選舞賦注引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朓疾行貌。是鄭注條達一作條達。朓一作朓也。側匿一作側匿。一作縮朒。說文。朒。月未成之名。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縮朒。此則側匿與縮朒聲近義一也。漢書五行志。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仄

匡劉侯王其縮，劉向以為縮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也。仄慝者不進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也。不舒不急，以正失之者，食朔日。劉歆以為舒者侯王展意顓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朒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慝者十八，食晦日朓者一，此其效也。案：此漢志據伏生尚傳為說，仄慝作仄匿，字之異。而劉歆則作縮朒，側匿猶縮朒也。孟康注漢書曰：朓者，月行疾，在日前，故早見。仄慝者，行遲，在日後，當沒而更見也。叢下毛詩名物解，吳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故明而月出西方，夕見者見也。故王者早見曰朝，遲見曰夕。或取諸此，所謂朔夕啟於日月者也。望然後與於東方，夕見南方，大歸以為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朒。其言異也。又事文類聚亦引尚書大傳，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朓、朒、肭、閱、側匿、縮朒，各字每相互異，故使讀者盧植傳植上封事，陳曰：臣聞日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今實注五行傳劉向所寄字與此小異，然則伏劉所本，固有別矣，惟朓與朒異，它皆朓作朒者誤。

洪範五行傳

維王后元祀，（注）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禹始居攝為君之元年也。（注又見通鑑前編）帝令大禹步于上帝，（注）帝，舜也。步，推也。于，於也。上帝謂天也。令禹推演天道，謂視得失反覆也。（注又見玉海及文選演連珠注引，步推也又通鑑前編引注末句）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注）用此時始大祀六沴之用咎于下者，用梅□□□□其祀之□□也。（案曰：文淵閣本依儀禮通解校，此注用作言，始上有禹字，者下有告因也，民其祀之合治也十字）是而知不畏而神之怒，（注）而，乃也。舜任禹禹能治其道，□無其神，舜知禹敬神之怒可知也。若六沴作見，若是共禦，（注）若，順也。共，猶曰恭。禦，止也。帝用不差，神則不怒。（注）□□也。舜見禹知人□□□之，無復疑也。五福乃降，用章于下。（入字又見周禮疏鼓引）（注）降，下也。章，明也。若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代既使，六極其下。（注）侵，陵也。庶幾□□行剝殺萬物也。□□□□□□□凶也。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注）□□厥，其也。休，美也。禹於是恭明□□□□舉舜受舜之美命奉行之。爰用五事，建用王極。（注）王極，或皆為皇極。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於洛，於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本帝命而陳之也。（案曰：注初禹以下至末，據通鑑前編引補，依通解校改。）長事。（注）長，猶君也。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注）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案曰：此注依通解校，缺，說不能敬其事也六字，據漢書五行志及注補，下同。）厥咎狂，（注）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案曰：倨慢……）

二字，據通解校，注據漢志補。厥罰常雨，（注）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常雨也。（案曰：依通解校，缺注貌氣失則四字，據漢志補。）厥極惡，（注）生氣失，故於人則為惡。（案曰：據此注，據漢志、據通解補，卑缺，見文獻通考卷八十八郊社考。）時則有服妖，（注）服，貌之飾也。時則有龜孽，（注）龜，蟲之生於水而游於春者也，屬木。時則有雞禍，（注）雞，畜之有冠翼者也，屬貌。時則有下體生于上之痾，（注）痾，病也。貌氣失之病也。時則有青眚青祥，（注）青，木色也。眚，生於此；祥，自外來也。維金沴木。（注）沴，殄也。凡貌、言、視、聽、思心，（案曰：思心二字，依通解校，據漢志注增。）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為之傷，傷則衝勝來乘殄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為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也。及妖、孽、禍、痾、眚、祥，皆其氣類暴作，非常為時怪者也，各以物象為之占也。（案曰：自貌之不恭至惟金沴木，傳注全節，並見續漢書五行志及劉昭注、文獻通考郊社考。）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案曰：艾，各本多作乂，續漢書五行志、文獻通考引作艾。）（注）艾，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厥咎僭，（注）君臣不治，則僭差矣。厥罰常陽，（案曰：漢志、續漢志引並作陽，今文

也，各本作暘，乃改從古文，非。）（注）言曰金，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常陽也。（案曰：注言曰金三字，據漢志缺，據文獻通考卷八十八引增。）厥極憂，（注）殺氣失，故於人為憂。時則有詩妖，（注）詩之言志也。時則有介蟲之孽，（注）蝝螽蜩蟬之類，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屬金。（案曰：注蟲之二字，據漢志缺，據文獻通考引增。）時則有犬禍，（注）犬，畜之以口吠守者也，屬言。時則有口舌之痾，（注）言氣失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沴金。（案曰：維木沴金，周禮疏引大祝疏引，木作火，當從之，作木者誤也。）又曰：自言之不從至維木沴金，傳注全節，並見續漢五行志及劉昭注、文獻通考郊社考。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注）悊，視瞭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厥咎荼，（注）荼，緩也。君視不瞭，則荼緩矣。（案曰：注荼緩也三字，據見下唐天文五據增。）厥罰常奧，（案曰：他書所引多作燠，惟漢志作奧，今從之。）（注）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常奧也。厥極疾，（注）長氣失，故於人為疾。時則有草妖，（注）草，視之物可見者莫衆於草。（案曰：文獻通考引注，無草視之三字。）時則有倮蟲之孽，（注）螟螣蟲之類，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屬視。時則有羊禍，（注）羊，畜之遠視者也，屬視。時則有目痾，時

則有赤告赤祥，維水沴火。案曰：自視之不明至維水沴火傳注全節，並見續漢志及劉昭注文獻通考郊社考。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聽，是謂不謀。〔注〕君臆有聽，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厥咎急。〔注〕君臣不謀則急矣。厥罰常寒。〔注〕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也。厥極貧。〔注〕藏氣失，故於人爲貧。時則有鼓妖。〔注〕鼓，聽之應也。時則有魚孽。〔注〕魚蟲之生於水而游於水者也。時則有豕禍。〔注〕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也。屬聽。時則有耳痾。〔注〕聽氣失之病。時則有黑告黑祥，維火沴水。案曰：維火沴水，閩續漢書劉本火脫，依引火作土，當從之。○自聽之不聰至維火沴水傳注全節，並見續漢五行志及劉昭注文獻通考郊社考。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注〕容，當爲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其事也。案曰：思心之不容此節注，續漢志缺，見文獻通考。厥咎霿。〔注〕霿，冒也。君臣心有不明，則相蒙冒矣。案曰：霿，文獻通考引作蒙，非，今從續漢書五行志注所引。厥罰常風。〔注〕思心曰土，土王四時，主消息生殺，長養之氣，風亦出內雨陽寒奧之徵，皆所以殖萬物之命者也。殖氣失，故常風。厥極凶短折。〔注〕殖氣失，則於人爲凶短折。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昏曰折。案曰：厥極凶短折注，依禮通解續缺，見文獻通考郊社考。時則有脂夜之妖。〔注〕夜，讀曰液。時則有華孽。〔注〕華，當爲夸，夸，蝸蟲之生於土而游於土者。時則有牛禍。〔注〕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案曰：注地厚德載物五字，惟見禮記月令正義，今據補。屬思心三字，文獻通考引缺，他本或作屬王極，亦誤，惟月令正義作屬思心，今據正。以上下文定補。時則有心腹之痾。〔注〕思心氣失之病。時則有黃告黃祥，維木金水火沴土。〔注〕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爭或疑焉。今四行來沴土，地乃動，臣下之相帥爲畔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爲不寬容，亦皆爲陰勝陽，臣強君之異。案曰：自思心之不容至惟木金水火沴土傳，並見漢志、續漢志，鄭注全節，惟見文獻通考郊社考及禮記月令正義，續漢志缺。鄭注志論，謂漢書五行志。劉向等五行傳論也。王之不極，是謂不建。案曰：王字，漢志、續漢志並作皇，劉昭注云：尚書大傳作王。文獻通考、玉海引同。〔注〕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純，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天變化爲陰爲陽，覆成五行。經曰：歷象

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爲政，則是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則是不能立其事也。案曰：王之不極以下至星辰逆行注，見續漢五行志劉注，惟注人法天至而言之也，續漢志缺，見文獻通考。厥咎眊。〔注〕眊，與思心之咎同耳，故子駿傳曰：眊，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案曰：眊，漢志、續漢志引並作眊，劉昭注云：尚書大傳作眊，鄭注引劉子駿五行傳以眊釋眊，是也。文獻通考郊社考引作霿，與思心傳同，非。續漢志注引此注，脫子駿二字，今從文獻通考。厥罰常陰。〔注〕王極象天，天陰養萬物，養氣失，故常陰也。厥極弱。〔注〕天爲剛德，剛氣失，故於人爲弱。易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之謂弱。或云：懦不毅也。案曰：續漢志注引此注，毅作殺。時則有射妖。〔注〕射，王度之極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矢，則必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射其象也。時則有龍蛇之孽。〔注〕龍，蟲之生於淵，行於無形，游於天者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時則有馬禍。〔注〕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也。屬王極。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注〕夏侯勝說伐，宜爲代，書亦或作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侜張無度，則魂魄傷也。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恆耆其味，厚其毒，增以爲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魄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著於身體也。案曰：注味厚其三字，續漢志注無，見儀禮通解續二十六，文獻通考郊社考。○自時則有龍孽注龍蟲之生也，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注情性之神曰魂魄，依儀禮通解續二十六並缺，引今據續漢五行志注、文獻通考引補。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注〕亂，謂薄食鬭並見，逆謂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也。不言沴天，天至尊，無能沴之者，雖逢非沴，維鮮之功，謂此也。案曰：續漢五行志注引此節注，王君也至守舍之類也，缺不言沴天至謂此也二十三字，見儀禮通解續二十六。維五位復建，辟厥沴。〔注〕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沴，逆其位。復立之者，當明其吉凶變異，則知此爲貌邪言，輒改過以共御之，至司之□月，又必齋肅祭祀，以撫其神，則凶咎除矣。不言六位，天不違其位也。案曰：注君失五事至不違其位也，見儀禮通解續。○案又曰：貌邪言下有脫文，當以言視聽思心之失與貌邪並列也，文獻通考引此注亦略。今據從補。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

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注〕司，主也。此月數，夏數也。夏數得天之正，今或疑焉。此用五事之次，則四月、五月主視，六月、七月主言，非也。□五行王相之次，則八月、九月主聽，十月、十一月主思心，亦非也。子駿傳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於四時之氣似近其類也。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公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注〕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為日之朝，禺中至日昳為日之中，下側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注〕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案曰：注歲之中也四字，則孤卿受之五字，日月夕則四字，依續通解續文獻通考引，並脫。惟續漢五行志注具，今據補。星辰莫同。〔注〕莫，夜也。星辰之變，夜見，亦與晝同。初昏為朝，夜半為中，將晨為夕。或曰：將晨為朝，初昏為夕也。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注〕離，麗也。逢，見也。是謂變見之象，非沴也。言五行非能沴天者也。鮮，殺也。功，成也。維因昏之殺已成，故天垂變異以示人也。御貌於喬忿，〔注〕止貌之失者，在於喬忿也。驕忿者，是不恭之形也。喬忿，謂若傲很明德、忿戾無期之類也。案曰：注謂若上，惟依續通解續有喬忿二字。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從，順也。三祭之，其神乃順不怒也。御言于訖衆，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訖，止也。止言之失者，在於去止衆。止衆者，是不從之刑也。止衆，謂若周厲王弭謗以障民口之類也。御視于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止視之失者，在於去忽似。忽似者，是不明之刑

也。忽似，謂若亂於是非、象變詔天及不辨鹿馬之類也。案曰：注謂若上，惟依續通解續有忽似二字。御聽于怵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怵，讀為[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攸，讀為風雨所漂颻之颻。止聽之失者，在於去怵攸。怵攸者，是不聽之刑也。怵攸，謂若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誨爾諄諄、聽我藐藐之類。御思心于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尤，過也。止思心之失者，在於去欲有所過。欲有所過者，是不容之刑也。欲有所過，謂若昭公不知禮而習小儀、不脩政而欲誅季氏之類也。案曰：注者是不容上，依續通解續脫有所過三字，今增。謂若昭公上，惟通解續多欲有所過四字。御王極于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宗，尊也。止王極之失者，在於尊用始祖之法度。不言其惡者，人性偏於五德，得失在斯。王不極，則五事皆失，非一惡也。大者易姓，小者滅身。其能宗始，則錄延其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教命也。故掌祖廟之藏者謂之天府也。六沴之禮，散齊七日，致齊，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于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于北方。〔注〕禮志：致齊三日。周禮：凡祭祀前期十日，宗伯帥執事卜日，是為齊一旬乃祀也。今此致齊即祀者，欲得容三祀也。蓋八日為致齊期，九日朝而初祀，亦一旬有一日事乃畢也。新器赤黍，改過之宜也。中庭，明堂之庭也。或曰：朝廷之廷也。此祀五精之神，其牲器粢盛有常禮，記其異者也。不祀天，非正月，亦以此禮祀此神也。案曰：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四引，無致齊下三日二字，非。依續通解續、文獻通考引並有。玩注，則齊不當有此二字。一本御覽從東方始下，有自南、由西四字，亦非。通解續、通考並無。○御覽引注，自禮志至事乃畢止。其祀禮曰格祀。〔注〕格，名也。今亡。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祀。〔注〕格中大祝贊主人辭也。某，天子名也。方祀，祀四方也。播，讀曰藩。藩國，謂侯。相，助也。言諸侯率其常事來，即助行祭之禮也。其祝也，案曰：祝字，依書所引作祀，今據御覽五百二十四引改。〔注〕大祝告神以君悔過之辭也。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祈福祥，求永貞也。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注〕神靈，謂木精靈威仰、火精赤熛怒、土精含樞紐、金精白招拒、水精叶光紀，及木帝太皞、火帝炎帝、土帝黃帝、金帝少皞、水帝顓頊、木官勾芒、火官祝

融。土官后土。金官蓐收。水官玄冥。皆是也。古者生能其事。死在祀典。配其神而食。合猶為也。六沴是神之所為也。無差無傾。無有不正。〔注〕言神監正直無□類所謂□皆是也。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于六沴。〔注〕若民。威謂天下有過者也。事。六事也。會。合也。批。推也。言天下有過。神監亦合內推於六沴。天子以天下為任者也。六事之機。以懸示我。案曰。玉海引懸作垂。非。觀注宜作懸。〔注〕六事。貌、言、視、聽、思心、王極也。機。天文也。天文運轉。以懸見六事之變異。示我。我謂天子。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注〕我與民人無敢不敬長六事。上下。君祀之所懸示變異者。言皆悔過也。上。君祀靈威仰。下。君祀太皞之屬也。以上自傳曰維王后元祀。至上下王祀止。傳注。並見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六下因事之祭。惟五事鄭注不全。又文獻通考卷八十八郊社考所錄引同。但傳注間有詳略。玉海天文五引自傳首至上下王祀。惟不引六沴之禮。至卒於北方。又續漢書五行志引。錄之不事至星辰逆行傳注。惟思心之不睿至木金水火沴土一節注。又引凡六沴之作。至其次受之傳注。又太平御覽八百七十四咎徵部引維從用五事至星辰逆行。又五百二十四禮儀部三引六沴之禮至上下王祀傳注。卷十七時序部二引凡六沴之作至與民受之。又通鑑前編帝舜三十三載引傳首二句。馬乃共辭至惠用五福傳注。今并合諸書彙考。○又周禮疾醫大祝注。羊人序官疏。文選□□□注。石闕銘注。尚書洪範正義。禮記月令正義。白虎通災變篇。後漢書□□傳注。穀梁傳桓十四年注。並節引。

田獵不宿。〔注〕不宿。不宿禽也。角主天兵。周禮。四時習兵。因以田獵。禮志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過此則是天物。為不宿禽。角南有天庫將軍騎官。飲食不享。〔注〕享。獻也。禮志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此獻禮之大略也。出入不節。〔注〕角為天門。房有三道。出入之象也。奪民農時。〔注〕房、心。農時之候也。季冬之月。命農師計耦耕事。是時房、心昏中。春秋傳曰。辰為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及有姦謀。〔注〕亢為朝廷。房、心為明堂。謀事出政之象。則木不曲直。〔注〕君行此五者。為逆天東宮之政。東宮於地為木。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為器者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有折槁。是為木不曲直。木金水火土。謂之五材。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逆則神怒。神怒則材失性。不為民用。其他變異皆屬沴。沴亦神怒。凡神怒者。日

月五星既見適於天矣。以上傳自田獵不宿至木不曲直。見續漢書五行志一。注見劉注。棄法律。逐功臣。〔注〕東井主法令也。功臣。制法律者也。或曰。喙主尚食。七星主衣裳。服為食廚。翼主天倡。經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翼。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女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女聽。是則食與服樂。臣之所用為大功也。七星北有酒旗。南有天廚。翼南有器府。殺太子。〔注〕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繼東井。四時以秋代夏。殺太子之象也。春秋傳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也。以妾為妻。〔注〕軒轅為后妃。屬南宮。其大星女主之位。女御在前。妾為妻之象也。則火不炎上。〔注〕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南宮之政。南宮於地為火。火性炎然上行。人所用亨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為害。是為火不炎上。其他變異皆屬沴也。以上自棄法律至火不炎上。傳並見續漢書五行志二。注見劉注。○案曰。續志引火不炎上傳在金不從革之後。今依大傳五事之次移前。又此諸傳亦見開元占經本火占篇。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以上傳自治宮室至稼穡不成。見續漢書五行志四。

好攻戰。〔注〕參伐為武府。攻戰之象。輕百姓。〔注〕輕之者。不重民命。春秋傳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飾城郭。〔注〕昴畢間為天街。甘氏經曰。天街保塞孔途。道衢保塞城郭之象也。月令曰。四鄙入保。注末七字。見御覽咎徵部一。侵邊竟。〔注〕畢主邊兵。則金不從革。〔注〕君行此四者。為逆天西宮之政。西宮於地為金。金性從形而革。人所用為器者也。無故冶之不銷。或入火飛亡。或鑄之裂形。是為不從革。其他變異皆屬沴也。以上傳自好攻戰至金不從革。見續漢書五行志四。注自參伐為武府至皆屬沴也。見續志四劉昭注。簡宗廟。不禱祠。〔注〕虛危為宗廟。廢祭祀。〔注〕牽牛主祭祀之牲。逆天時。〔注〕日在星紀。周以為正。日在玄枵。殷以為正。皆不得四時之正。逆天時之象也。春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說過卜三正。以至失時。是其類也。則水不潤下。〔注〕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北宮之政也。北宮於地為水。水性浸潤下流。人所用灌溉者也。無故源流竭絕。川澤以涸。是為不潤下。其他變異皆屬沴也。以上傳自簡宗廟至水不潤下。見續漢書五行志三。

注。曰康危寫宗廟。手拊閭巷也。並見續志三劉昭注。○又傳曰要不審以下至末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四咎徵部一。無鄭注。

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榑木之野。帝大皞、神勾芒司之。自冬日至數四十六日。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青稅八乘。旂旐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倡之以角。舞之以羽。此迎春之樂也。孟春之月。御青陽左个。禱用牡。索祀於艮隅。貌必恭。厥休時雨。朔令曰。挺群禁。開閉闔。通窮室。達障塞。待優游。其禁。毋伐林木。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牲先脾。設主於戶。索祀於震正。朔令曰。棄怒惡。解役罪。免優患。休罰刑。開關梁。其禁。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季春之月。御青陽右个。薦用鮪。索祀於巽隅。朔令曰。宣庫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九門磔禳。出疫於郊。以禳春氣。南方之極。自北戶南至炎風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等。赤稅七乘。旂旐尚赤。田車載弓。號曰助天養。倡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樂也。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嘗麥用彘。索祀於巽隅。視必明。厥休時燠。朔。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舉力農。其禁。毋攢防。仲夏之月。御明堂正室。牲先肺。設主於竈。索祀於離正。朔令曰。振貧窮。惠孤寡。慮休疾。出大祿。行大賞。其禁。棄法律。遂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乃令民雩。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牲先心。設主於中霤。索祀於坤隅。思必容。案曰。容當作睿。厥休時風。朔。令曰。起毀宗。立無後。封廢國。立賢輔。卹喪疾。中央之極。自昆侖中至大室之野。帝黃帝。神后土司之。土王之日。禱用牲。迎中氣於中室。樂用黃鍾之宮。為民祈福。命世婦治服章。令民□虐。案曰。虐字有誤。盧氏本缺此字。其禁。治

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西方之極。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帝少皞、神蓐收司之。自夏日至數四十六日。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旂旐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孟秋之月。御總章左个。嘗穀用犬。索祀於坤隅。言必從。厥休時暘。案曰。暘當作陽。朔。令曰。審用法。備盜賊。禁姦邪。飾群牧。謹貯聚。其禁。毋弛戎備。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牲先肝。設主於門。索祀於兌正。朔令曰。謹功築。遏溝瀆。修囷倉。決刑獄。趣收斂。其禁。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乃令民畋醵。庶氓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菑。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个。薦用田禽。索祀於乾隅。朔。令曰。除道路。守門閭。陳兵甲。戒百官。誅不法。除道成梁。以利農夫。北方之極。自丁令北至積雪之野。帝顓頊。神玄司之。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孟冬之月。御玄堂左个。祈年用牲。索祀於乾隅。聽必聰。厥休時寒。朔。令曰。申群禁。修障塞。畢積聚。繫牛馬。收澤賦。其禁。毋作淫巧。仲冬之月。御玄堂正室。牲先腎。設主於井。索祀於坎正。朔。令曰。搜外徒。止夜樂。誅詐偽。省醞釀。謹閉關。其禁。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逆天時。乃令民罷土功。季冬之月。御玄堂右个。薦用魚。索祀於艮隅。朔。令曰。省牲牷。修農器。收秸薪。築囹圄。謹蓋藏。乃大儺以禳疾。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以上自東方之極至此見明黃佐六藝流別卷十七五行篇。

案曰。六藝流別全載五行傳一篇。自維王后元祀。至上下王祀。下即接東方之極云云。至小人樂。惟無六沴之禮。並不於北方之節及田獵不宿。至水不潤下一節。篇題下云伏生尚書大傳紀命舜命禹議政制祀事。盧氏本與六藝流別同。而多六沴之禮一節及末田

（載不宜亟水不潤下一節今以爲本末一節皆從移聚五方之極云云之前於文爲順。）（案又曰。此節據六藝流別明云帝舜命禹攝政初祀事。成是伏書。然其文頗不類伏書。又時與伏書相復。他書亦無有稱引者。惟梁鼎稱逸禮與此大同。皆可疑也。）

大誥

書曰。民儀有十夫。（困學紀聞卷二。）

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謀於朋友。朋友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太平御覽四百五十八人事部九十一。○又六藝流別卷二十。）

金縢

（案曰。葉夢得云。伏生大傳以天地四時爲七政。以金縢作於周公沒後。）

武王殺紂。（毛詩豳譜正義引。此下有立武庚三字。）而繼公子祿父。（注）繼者以武庚爲商後也。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注）不及霍叔者蓋赦之也。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注）盛猶長也。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通鑑前編引爲作之。）管叔疑周公。（毛詩豳譜譜。豳風破斧正義。左傳定四年正義並引此傳管蔡流言。是管叔下當有蔡叔二字。御覽無之。宜據詩疏增。）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王。奄君薄姑。（注）元或疑爲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毛詩左傳正義引此句作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也。（毛詩左傳正義引此句作百世之時也。）請舉事。（注）言周弱且不和。欲伐之而復政也。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太平御覽六百四十七刑法部十三。又御覽封建部四。四夷部一。刑法部七。毛詩豳譜。豳風破斧序箋。左傳定四年正義。通鑑前編成王二年。移此二十二。）遂踐奄。踐之云者。謂殺其身。執其家。瀦其宮。（毛詩豳風破斧正義。經典釋文成王政序下。）

（案曰。曲阜孔氏廣林亦以爲踐奄云云入成王政篇恐非。）

成王幼在襁褓。（毛詩斯干正義引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故小兒衣也。）

（案曰。在襁褓三字當在上條成王幼之下。）

周公致政封魯。老于周。心不敢遠成王。欲事文武之廟。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及死。成王葬之畢。而云示天下不敢臣。成公封於魯。身未嘗居魯。（路史後紀十高辛紀下注。○又詩地理考五引周公封於魯未嘗居魯也。）

（案曰。荀子儒效篇周公屏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楊倞注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此周公老於周之事。）

三年之後。（此句上當依路史所引增周公致政封魯六字。）周公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也。故周公薨。成王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成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通鑑前編成王十一年。○又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五喪大記上注節引。）

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案曰。此下當依儒林傳注增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八字。）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案曰。當依漢書儒林傳注引作國人大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漢書儒林傳注。）

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漢書儒林傳注。○又後漢書張奐傳注。雨作雷。）

嘉禾

（案曰。漢藝文志敘錄云大傳序又有嘉禾篇。今本闕。）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尚書歸禾序正義。

成王時，有苗異莖而生，同爲一穟，人有上之者，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穟，抑天下共和爲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九百穀部三〇又初學記二十七草部，又北堂書鈔卷四引，無末九字，北堂作嘉穀同穗，初學記穟通作穗。

拔而貢之。尚書歸禾序正義。

案曰，尚書正義引成王之時云云，又引下傳云拔而貢之，其文不備，今據本大傳，有越裳氏上，有拔而貢之文王之廟八字。北堂書鈔卷四引孫氏瑞應圖曰，周時嘉禾三本同穗，貫桑而生，其穗盈箱，生於唐叔之國，以獻周公，曰此嘉禾也，太和氣之所生焉，此文王之德，乃獻文王之廟。據此，則大傳當有拔而貢之文王之廟之語，而書疏僅存上四字，蓋節所刪。因錄瑞應圖之文以備考。北堂書鈔又引大傳，嘉禾莖長五尺，三十五穗，疑非大傳文，不錄。

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注）質亦贄也。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澍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太平御覽七百八十五四夷部六〇又御覽天部九，後漢書南蠻傳注，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事類賦三。

成王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朝也。（注）鄭元曰，欲其轉相曉也。文選應吉甫華林園集詩注。

案曰，御覽引，但云重譯，文選應吉甫詩注引作重三譯，王元長文注引作重九譯。

周公辭不受曰，正朔不施，則君子不臣也。通典七十四賓禮一。

正朔所不加，君子所不臣。白虎通卷三王者不臣篇。

周公謂越裳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毛詩臣工正義。

案，詩疏引此，較御覽多澤字令字，惟白虎通、通典引，政令作正朔，甚是，傳本各異。

久矣天之無烈風澍雨。（注）暴雨也。御覽十天部七。

案曰，御覽天部，一本引作天之無烈風，東西南北來也，下六字當是注文誤入傳。

案又曰，劉勰文心雕龍云，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作列風淫雨，列淫義當而不奇，別淮理乖而新異，乃謂大傳字作別淮。考御覽先引尚書說曰，淮雨，注，淮，暴雨之名也。下又引尚書大傳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澍雨，注，暴雨也，兩書兩注各不同，則尚書說非伏氏大傳，而大傳作澍不作淮明矣。御覽四夷部六又引，作注字，此寫誤也。藝文類聚天部引，作烈風迅雨，亦非。而烈字諸書不異，斷君亦無注，則大傳作烈不作別又明矣。恐彥和據見誤本大傳，執以爲異，未可據也。尚書舜典正義，毛詩卷阿序，周頌譜正義，並引作烈風淫雨，則唐人因彥和之語，改從帝王世紀，並易澍爲淫耳。毛詩周頌譜正義引越裳作越常，常裳古通，疑大傳舊本如此。

康誥

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毛詩周頌譜正義〇又禮記明堂位正義，尚書康誥正義，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並節引。

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困學紀聞卷二。

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命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

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通鑑外紀卷二〇又毛詩文王序正義引文王受命至末云尚書周傳又尚書殷墨正義及通鑑前編紂十七祀引文王受命並伐崇〇又文選褚淵碑文注毛詩緜正義二雅譜正義左傳襄三十一年正義禮記文王世子正義俱引畎從皇矣正義作口又禮記正義邗作鬼方誤〔注〕畎夷混夷也詩云混夷駾矣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毛詩采薇序正義

案曰毛詩皇矣正義云混夷書傳作畎夷昆畎混聲相近或作犬夷則畎字之省也二雅譜正義引作昆夷禮記文王世子正義引作鬼方也誤案又曰通鑑前編紂十有八祀西伯伐邗注引徐廣曰邗城在野王縣西北大傳作于然則大傳邗字作于也史記集解引徐廣說下云音于是史記本作邗不作邘諸書引並作邘非

子夏曰昔者三王愨然欲錯刑遂罰〔注〕錯處也遂行也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太平御覽六百三十五刑法部一

酒誥

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注〕事謂祭祀。儀禮特牲饋食疏引書傳康誥云〇曲阜孔廣林云儀禮疏康當爲酒之誤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案曰儀禮特牲疏云大宗已侍於賓奠者或有作羞或有作饌皆誤以奠爲正也〔注〕謂卿大夫以下宗室大宗子之家也禮志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繼禰爲小宗賓僚友助祭者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儀禮經傳通解卷五五宗傳錄七引傳及注又儀禮特牲饋注毛詩湛露正義尚書酒誥正義並引傳儀禮特牲疏亦引傳及注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於房序之以昭穆。儀禮喪服不杖章疏不醉而出是不親也〔注〕出猶去也醉而不出是媟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注〕忠厚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於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意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注〕復反也。儀禮經傳通解卷五五宗篇七引傳注連上宗室有事族人飲也爲一條

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蒸社不敢遊飲在六十以上遊飲也。大戴禮四曾子立事賈益注

王曰封惟曰若圭璧。困學紀聞卷二漢藝文志考證一

案曰王伯厚以此傳八字爲尚書之逸文考今文與古文章句多寡異同非止一二酒誥篇有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之語大傳所引疑或此處之異文未必爲逸句也

梓材

案曰金履祥尚書表注云大傳今文當有周公曰而無封字又云梓材伏生今文作周公敎伯禽之書通鑑前編成王七年載梓材云按伏生今文當作周公曰而無封字又云按梓材之書伏生大傳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又云梓材之事伏生誤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大傳所載喬梓之事固非梓材之本意然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則書首當有周公曰之語無王曰封之語矣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之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世說新語注卷七排調

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笞之二子有駭色乃問於商子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笞之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盍往觀焉於是二子如其言而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梓木晉而俯〔注〕晉低貌。此注惟見藝文類聚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告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〇又左太沖招隱詩謝靈運緬湖中瞻眺詩注引相與觀乎南山之陽又長笛賦注引截乎南山之陰又藝文類聚八十九節引晉而俯句作晉然實而俯拂其首而勞之作拂其首勞而食之皆引

實爾雅釋詁二字。又錦繡萬花谷前集卷十六、記纂淵海卷九十、六藝流別卷十史二十一虞舜引六藝流別南山之陰作北山之陰兼

案曰、太平御覽五百十八宗親十八、引周書說苑建本篇皆與此文略同。

伯禽封於魯、周公曰、於乎、吾與女族倫、吾文王之爲子也、武王之爲弟也、今王之爲叔父也、吾於天下、豈卑賤也、豈乏士也、所執質而見者十二、委質而相見者三十、其未執質之士百、我欲盡智得情者千人、而吾僅得三人焉、案千一本作十。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見者、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魯而驕人、可哉、尸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爲賤、去富而爲貧、面目黧黑、而不失其所、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愼諸、女乃以魯國而驕、豈可哉。通鑑前編成王元年。〇又外紀用此文。

案曰、此篇盧氏本入洛誥、竊以爲王命周公後之辭也、今以編入梓材。

〔注〕贄者所執以至也、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羣大夫之中也、百人、羣士之中也。荀子堯問篇楊倞注引鄭注云。

案曰、荀子注引鄭注作十人、附前編引傳作十二誤。

是其好自用也、以斂益之也。荀子堯問篇注。

曲阜孔廣林曰、楊倞注荀子堯問篇彼其好自用也云云、大傳作是其好自用也云云、而通鑑前編所載無之、蓋前編止取後文、未經全載、當以荀子文參考。

〔附〕荀子堯問篇、伯禽將歸于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女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愼、此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乎、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

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女又美之、彼其愼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聞卽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語女、我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彼見物、見物然後知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

召誥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曲阜孔廣林曰、六日上當有脫文。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注〕太保、召公、先周公視洛邑也。太平御覽二百六職官部四。

洛誥

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二句又見文選宋白試表注。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注〕紳、大帶也、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廟者、貌也、以

其貌言之也、二句又見藝文類聚三十八禮部上、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注〕辟、法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搏弁者爲文、〔注〕搏弁或爲振非、當言拚帚、鬻竈者有容、椽杙者有數、〔注〕杙者、繫牲者也、太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注〕言文章之可觀也、模所椽文章之縫、 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注〕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此周所因於殷九州諸侯之數、天下諸侯以下、又見周禮大司徒疏、禮記王制正義、唯引作洛誥傳、又見通鑑地理通釋一、詩考補遺、 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注〕玉音金聲、言宏殺之調也、二句又見文選西都賦、咏懷詩、李善引七啓四子講德論等注、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注〕與諸侯升歌文王武王之德、又以琴瑟播之、 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注〕伋、讀曰播、播播然、變動貌、案曰、注播當爲僣字之誤、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注〕子、成王也、案曰、毛詩邶柏舟傳疏、遂聞云嗟子、鎗嗟者注導子爲成王、非其人也、 及執俎抗鼎

執刀執匕者、負牆而歌、憤於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注〕卑賤者尚然、而況尊貴者乎、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也、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孔子曰、吾於洛誥、見周公之德光明於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於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注〕聖、言太祖、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九祭義今引傳注、○末三句又見文選魯太子碑注、

祭者、察也、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唐王涇大唐郊祀錄卷一注、

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至也、人事至、然後祭、祭者、薦也、薦之爲言在也、在也者、在其道也、〔注〕禮志日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之謂主、禮志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饗、思終身不忘、是之謂在其道、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四禮儀部三引尚書大傳周傳、今又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義今引傳注、○又藝文類聚禮部上、

夏后氏迎於廟庭、殷人迎於堂、周人迎於戶、公羊傳隱二年疏、 古者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注〕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太平御覽百五十七州郡部三、又禮記雜記正義節引傳注、云洛誥傳、○又爲文類聚六州郡部初學記州郡部歷代郡縣長安志卷二節引、○又玉海二十地理戶口引此注、云洛誥、

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注〕或云黃帝法、玉海二十地理戶口、

八家爲鄰、三鄰爲閭、三閭爲里、五里爲邑、華嚴經第六十七音義卷下、末有此虞夏之制也六字、蓋音義之文、○案曰、此朋字作閭疑誤、

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隋書李德林傳、又通鑑外紀卷三、○又尚書康誥正義、毛詩豳譜豳風譜王城譜、周頌譜、清廟序等正義、周禮序官疏、禮記明堂位正義、通鑑前編成王五年、通志、詩地理考並分引、

二年克殷、〔注〕誅管蔡及祿父等也、毛詩豳譜正義、

多士

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宮、遂郊之門、執禁以譏異服、譏異言、〔注〕本或疑爲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城也、今大國九里、則與天子同、春秋傳曰、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以此推說、小國大都之城方百步、中都之城六十步、小都之城三十三步三分之一、非也、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

其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儀禮經傳通解王制之已集傳集注三十三全引傳注傳末十三字或誤入注。非又禮書二十四引傳至以城爲宮止。引注至末。中有脫文。又禮記王制正義節引。云伏生多士傳文。○又毛詩文王有聲正義。周禮典命疏。左傳隱元年正義。並節引傳注。周禮疏引作無過傳。誤。又見通典五十三。

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以上又見禮記明堂位正義。引作多士傳。公侯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有室無房堂。自首至此。又見儀禮釋宮注。〔注〕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今士禮有房。此云無房堂也。其桷。天子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二句又見毛詩閟宮正義。禮記本脫其材而礱加密石焉八字。今補。大夫達稜。士首本。庶人到加。〔注〕礱。礪之也。密石。砥之也。稜。菱也。天子賁庸。〔注〕賁。大也。牆謂之庸。大牆正直之牆。天子賁庸至此傳注。又見初學記二十四居處部。太平御覽百八十七居處部十五。節引注末句並作大牆正直也。諸侯疏杼。〔注〕疏。猶衰也。杼亦牆也。言衰殺其上。下不得正直。大夫有石材。〔注〕柱下礩也。御覽百八十八居處部十六引。注柱上多石材二字。據補。庶人有石承。〔注〕當柱下而已。不外出爲飾也。御覽居處部十六引。注當上多石承二字。據補。自首天子之堂至末。傳注。禮書四十三全引。又朱子文集亦引。多士傳。

案曰。漢命歷序家有一堂二內。鄭氏注。二內。二房也。論衡別通篇。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此與大傳識內之義近。則王伯申侍郎經義述聞曰。詩唐風山有樞。子有廷內。大雅抑篇。灑掃廷內。廷謂中廷。內謂堂與室也。周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夏小正傳曰。燕操泥而就家。入人內。此皆兼堂室而言之者也。尚書大傳。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漢書外戚傳。家有一堂二內。史記封禪書。有芝生殿房內中。漢外戚世家。女亡匿內中牀下。皆以一丈之地爲內。古義甚日光武帝至於濟陽宮後殿第二內中。此皆專指室而言之者也。案又曰。禮記禮器鄭注。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正義引禮緯含文嘉云。大夫達稜。楹斲爲四稜以通兩端。士首本者。士斲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與尚書大傳所言天子斲其材而礱之云云。本之國語晉語。又與禮緯合也。然鄭君注大傳。以礱與礪。孔異義。案大傳庶人到加。到吉倒字。加當爲茄。爾雅釋草。荷芙蕖。其莖茄。其本蔤。文選西京賦曰。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魯靈光殿賦曰。圜淵方井。反植荷蕖。景福殿賦曰。茄蔤倒植。吐被芙蕖。魏都賦曰。綺井列疏以懸蔕。華蓮重葩而倒披。李善引薛綜西京賦注曰。以其莖倒殖於藻井。其華下向。倒披。又引風俗通曰。今殿作天井。井者。東井之象也。淮南子本經訓。木巧之飾。盤紆刻儼。高誘注。盤紆。采實修長也。皆壯采相告皃也。案嘗爲艷。廣雅。艷。柵也。淮南子又曰。刻鏤。夫容芰荷。五采爭勝。流漫陸離。高誘注。周曲屋。夫容。荷華也。芰菱角也。荷。夫蕖也。此述藝倒茄爲一類。皆宮室之飾。殿作天井。以象東井。藝茄水中之物。所以示厭火。天子宮殿施於藻井。大

夫設下幃施於梲而已。庶人無藻茄之飾也。尚書注義自可通。○又案漢書揚雄傳反離騷注。師古曰。茄亦荷字。見張揖古今字詁。

毋逸 案曰。困學紀聞卷二云。高宗亮陰。大傳作梁闇。

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注〕隱。痛也。字或爲殷。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此孝子之道備矣。儀禮經傳通解續十五喪禮義引。又卷五喪大記上引注。

案曰。晉書二十禮志。杜預等議喪服云。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預所引書字作諒闇。則古文尚書也。所引傳解諒闇與大傳異。則古文家說也。論語作諒陰。集解引孔安國注。與預正同。今僞孔安傳乃與之合。並僞孔與用古文家說。與禮記作諒闇。鄭注以爲凶廬。從大傳義。

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太平御覽百四十六皇親部十二。

揜誥 案曰。困學紀聞云。大傳之序有揜誥。曲阜孔廣林曰。案書篇無揜誥。疑揜即奄也。成王既踐奄。作成王政。揜誥其即成王政與。蓋據孔君此說。其書然。覽以毛詩破斧正義所引大傳遂踐奄云云入此篇。然非今不從。而以遂踐奄以下之文入金縢篇。從公子祿父下叛合。

周傳

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注〕禮志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使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

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爲左右。〔注〕天子當爲太子，禮志曰，周公居攝，踐祚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使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所以善成王也。太平御覽百四十八皇親部十二。〇又禮書卷四十八、四十九，御覽六百十三學部七，大戴禮保傅注，禮記王制正義節引尚書周傳，各小異。

案曰，禮記王制正義引尚書周傳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是周傳有此文也。大戴禮保傅注引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盧辯此注，分引書傳兩誼，通之甚爲明晰。其書傳後一條，十五入小學云云，禮記王制正義亦引，以爲書傳略說文，則與周傳兩篇分見者矣。大戴注引公卿之太子云云，御覽學部七，儀禮經傳通解學制所引並同，而王制正義與御覽皇親部兩引又各異，今從御覽皇親部，而他書異同附識於此。

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爲君則君，爲臣則臣，爲父則父，爲子則子。儀禮經傳通解卷九學制第十六引，多末十六字。

多方

古者十稅一，多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於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困學紀聞卷二。〇又文選[illegible]會宗[illegible]注引王者什一而稅。

臩命　案曰，漢藝文志考證一，大傳冏命爲臩命。

鮮誓　案曰，史記魯世家作肸誓，索隱云，大傳作鮮誓，困學紀聞卷二云，費誓說文作粊，史記作肸，大傳作鮮。

揔捕獸機檻。經典釋文禮記中庸音義。

甫刑　案曰，漢藝文志考證一，大傳以呂刑爲甫刑。

有虞氏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案曰，路史後紀十一陶唐紀注引唐傳，又云甫刑傳以三刑爲有虞氏者非。

案曰，荀子正論篇曰，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嬰，楊倞注，或曰，墨黥當爲墨幪，但以墨巾幪其頭而已，慅嬰，注，當爲澡纓，謂澡濯其布爲纓，纓，冠也，共艾畢，注，共未詳，艾蒼白色，畢與韠同，蔽膝也，所以蔽前，畫以朱，大夫素，士韎韋，今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爲韠也，菲，對屨，注，對當爲樹，樹，枲也，慎子作樹，對或作蒯，殺赭衣而不純，注，純，緣，所以反治古，知是不然，路史後紀十二注，引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也，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屨當刖，以艾韠當宮，布衣無領以當大辟，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羅氏曰，菲屨，一作履，樹屨，一作非履，艾畢，韠也，草纓，當作慅纓，屨，刖也，與甫刑傳之誅不同，布衣無領，即赭衣不純，路史後紀陶唐紀稱和民恥之，唐傳作而反於禮，甫刑傳以三刑爲有虞氏者非，又引慎子與甫刑傳之說不同，是甫刑傳亦有虞氏三刑之文甚明，且末句唐傳作而反於禮，則甫刑傳作而民恥之又明矣，今錄補入甫刑傳。

子張曰，堯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以上又見路史後紀十一陶唐紀，子張作子貢，曰下有傳云二字。

今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爲書。〔注〕二人俱罪，甫侯之說刑也，被此五刑，喻犯數罪也，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注〕教然耳，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太平御覽六百三十五刑法部一。〇又御覽八十皇王部五引首二句。

案曰，荀子議兵篇，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與此傳云一人不刑而天下治，即虞夏傳所謂唐虞象刑而民不犯之意也。

古者中刑用鑽鑿。御覽七百六十四器物部九。

夏刑三千條。唐律疏義卷一下唐律令引長孫無忌唐律疏。

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史記平準書索隱。

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強而天下治，一饌六兩。〔注〕所出金鐵也，死罪出三百七十五斤，用財少爾。路史後紀十三夏后氏紀引甫刑傳。

案曰，饌他本作鍰，非，惟盧學王氏史記本不誤。

案又曰，鄭注三百七十五斤，適合千饌六千兩之數，今文經云，大辟疑赦其罰千率，史記索隱引大傳死罪罰二千饌，二字當衍。

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奸軌盜攘傷人者、〔注〕攘、竊也。其刑劓。非事而事之、〔注〕今原作令、誤、今改。所不當爲也。以上注見御覽刑法部十四。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叛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周禮司刑注。○又太平御覽六百四十八刑法部十四引、至其刑臏止。詳作祥、奸軌盜攘作奸內攘傷。○案曰、其刑臏、諸書引作臏。惟路史後紀十三首義卷下引傳首三句作髕、首義云字從竹、今依改。○又尙書呂刑正義、毛詩召旻正義、北堂書鈔並節引。

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又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注〕聽、議獄也。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決難也。御覽六百三十五刑法部一。○又孔子集語卷下引、至是以繁也止。

案曰、孔叢用此文、諸侯不同聽作諸侯不同德、其義異。疑注聽議獄也四字、當在傳文聽無有倫之下。

子曰、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內外有別、男女不同椸架、不同巾櫛、其刑重而勝、由有禮也。語曰、夏后氏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不輕犯。孔子集語卷下。

子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孔子集語卷下。

案曰、孔叢用此文。漢書刑法志引孔子曰今之聽獄者四句、不言大傳。

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過勿增、大罪勿纍。〔注〕延罪無辜曰纍。注見御覽刑法部一。又刑法部十八。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剋、不赦有過謂之賊、率過以小謂之枳。孔子集語卷下。又御覽六百三十五刑法部一引有過亟赦之賊○

案曰、孔叢用此文。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御覽六百五十二刑法部十八。

聽訟之術、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注〕察、猶審也。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辭、辭不越情。是故聽民之術、怒必思兼、意小罪勿兼。〔注〕怒、責也。責人之罪、必思意兼、謂思其辭、思其義、思義罪小可求以出之罪也。御覽六百三十九刑法部五。○案曰、孔叢用此文、辭不越情下有情不越義一句。

子曰、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孔子集語卷下。○案曰、孔叢用此文。

書曰、哀矜哲獄。困學紀聞卷二。

獄貨非可寶也、然後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矯其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御覽六百四十一刑法部七。

子夏曰、昔者三王慤然欲錯刑遂罰、〔注〕錯、廢也。遂、行也。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愼罰。御覽六百三十五刑法部一。

孔子如衞、人謂曰、公甫不能聽訟。〔注〕公甫、魯大夫。子曰、非公甫之不能聽獄也。〔注〕箸而反之。公甫之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御覽六百三十九刑法部五。非字作不、知從孔子集語卷下引改。集語無公甫之聽獄也六字。

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注〕皇、猶況也。必盡其辭矣。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案曰、孔叢用此文。

大夫有汙豬之宮、殺君之地、雖有美菜、有義之士弗食。藝文類聚八十二草部下、御覽九百七十六菜部一。

尚書大傳卷三

漢伏勝撰　鄭康成注　福州陳壽祺輯校

略說

遂火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穀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之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風俗通皇霸第一引尚書大傳說。○又太平御覽七十七皇王部二、又七十八皇王部三、又火部一、初學記九帝王部、藝文類聚十一帝王、路史因提紀注節引。

案曰、孫之騄本首列此條、目爲三五傳、篇題不可從、今姑入之略說篇首。

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羅璧識遺卷二引大傳首。

案曰、識遺云、敍三五傳文未明。

伏羲氏作八卦。路史後紀卷一太昊紀上注。

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也、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施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愨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案曰、四字原文誤在舜者推也之上、今移此。循堯緒也。風俗通義皇霸卷一五帝篇、藝文類聚引尚書大傳云云。○又御覽七十七皇王部二載風俗通同、惟無黃帝始制以下二十五字、又無愨也二字、蒙化之蒙作變、末四句作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以循堯緒也、亦從之、惟霍與舜差近、惟訓遠異、今本風俗通字誤。

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扁、文王四乳、八眉者、如八字者也、其跳者、踦也、(注)其發踦也、踦步足不能相過也、扁者、枯也、(注)言湯體半小象扁枯、言皆不善也。御覽三百六十三人事部四。○又玉篇卷四目部、初學記九帝王部、路史有夏紀荀子非相篇注。

案曰、荀子非相篇曰、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楊倞注引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又引尸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呂氏春秋曰、禹通水滌川、顏色黧黑、步不相過。

多聞而齊給、(注)齊、疾也。史記五帝本紀索隱。○案曰、此蓋尚書大傳說黃帝語。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皇事。李鼎祚周易集解、載伏曼容注引此、釋云、然爲訓者正以太古之時充爲充事也。

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周公曰、古之人有冒皮而勾循者、然鳳皇巢其樹、麒麟聚其域也。北堂書鈔冠。

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人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文選檄蜀文注、路史後紀十二有虞紀注。

舜好生惡殺，鳳皇巢其樹。御覽九百十五羽族部二，又九百二十八羽族部十五，事類賦注十八，玉海百九十九。

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勾領。〔注〕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冒，覆項也。勾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荀子哀公篇楊倞注。

周公對成王云：古人冒而勾領。〔注〕古人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勾領繞頸，至黃帝則有冕也。禮記正義引書傳略說。

案曰：禮記冠義疏引此文爲略說，則自北堂書鈔以下四條皆略說文也。荀子曰：古者有鍪衣攣領而王天下者。淮南子曰：古者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略說同淮南子。哀公篇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荀子作哀公，則孔子書傳作成王問周公，係略說異辭。

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拱揖於天下而天下稱仁。御覽八十一皇王部六，又四百十九人事部六十。

夏后氏主教以忠。儀禮士冠禮疏引書傳略說。

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注〕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悃誠也。文選寫命論注。

案曰：士冠禮疏引夏后氏主教以忠，稱書傳略說。此文選注所引周人之教以文云云，當相連屬，中間尚有脫文，及殷人之教耳。

帝命周公踐阼，朱草暢生。御覽八百七十三休徵部二。

周公輔幼主，不矜功，則蓂莢生。〔注〕矜，夸也。御覽八百七十三休徵部二引略，又文選鮑照詠史詩注引傳及注。○又記纂淵海卷四。

王者德及皇天，則祥風起。御覽九天部九，又八百七十二休徵部一，初學記一。

王者德下究地之厚，則朱草生。御覽八百七十三休徵部二，又文選魯靈光殿賦注，王元長曲水詩序注，非有先生論注，記纂淵海卷四，又開元占經竹木草藥占篇引，德光地序則朱草生，文選注闕。

狄人將攻，太王亶甫御覽甫作父，亶下重亶父二字。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

財貨。大王亶甫曰：與之。每與，狄人至不止。大王亶甫贅其耆老而問之。毛詩緜正義引，贅作屬。○案曰：緜蒸正義引孟子曰：太王屬其耆老，略傳云：贅其耆老，是贅爲屬，據此則緜正義作屬者誤也，今改正。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又欲君土地。太王亶甫曰：與之。耆老曰：吾不爲社稷乎？太王亶甫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太王亶甫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策杖而去，逾梁山，邑岐山。〔注〕梁山在岐山東北。注見毛詩公劉正義。岐山在梁山西南。注見毛詩緜正義。周人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毛詩緜正義引書傳略說，又御覽七百九十四夷部二。○又通鑑前編公劉正義，毛詩豳風譜正義，並引書傳略說，又毛詩天作正義節引，周人，鄭箋正義作豳人。

案曰：毛詩緜正義引書傳，又引韓奕箋云：梁山在夏陽縣西北，鄭於書傳注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則梁山之南其東當夏陽，西北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踰之也。

宣王問於春子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注〕宣王，齊君，陳敬仲之後也。春

子曰：昔者衞聞之樂正子，〔注〕樂正子，曾子弟子也。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於家，六十者杖於鄉，七十者杖於朝，〔注〕朝，當爲國。見君揖杖，〔注〕揖，當爲去。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注〕揖，挾也。君曰趣見客，毋俟朝。〔注〕不欲久停老者也。古者七十致仕，來者客之也。以朝，乘車輲輪，〔注〕乘車，安車也。言輲輪，明其小也。案曰：此注見禮記曲禮正義，引書傳略說。○案曰：儀禮通解引注，無言輲輪以下七字，云見輿乘安車注，皆通解前引輿禮，戴疏引書傳及注之文，故此處不重載鄭注也，今補。御爲僕，送至於家。〔注〕御，君之御也。而孝弟之義達於諸侯。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注〕建，樹也。君曰趣見，毋俟朝，以朝車送之舍，天子重鄉養，〔注〕舍，館也。重，猶尊也。養，以禮食之也。卜筮巫醫御於前，祝𩚔祝哽以食，禮書引，作祝饐祝鯁。乘車輲輪，胥與就膳徹。〔注〕胥，樂官也。就，成也。胥成膳徹，謂以樂食之也。送至於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注〕明日，明旦。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此文王之治

岐也。若如欲行孝弟之大義。蓋反文王之治岐。儀禮經傳通解十九五學引傳注。又玉海七十四末引注。○九十以下至遺於四海又見禮書五十篇首見困學紀聞卷五。

案曰。禮記曲禮正義引作傳略說。致仕者以朝乘車輲輪。在此篇呂氏春秋春居聞異齊宣王。王嘉之。春居王氏困學紀聞以爲卽大傳所謂耆子。案諸書養老事則孔子之聞哀公難王顧謂書傳所言之。

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注〕所謂里庶尹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耰鉏已藏。祈樂已入。〔注〕祈樂。當爲新穀。歲時已畢。餘子皆入學。〔注〕餘子。猶衆子也。古者適子恆代父而仕也。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注〕小節小義。正謂始□與□師受業。大節大義。謂博習畫識也。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注〕立春學止。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注〕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儀禮通解卷九學制第十六引傳注全。又禮書四十九引傳全。○又儀禮經傳通解曲禮記曲禮王制正義並節引。稽書傳略說。○又尚書洛誥正義。禮記學記正義。藝文類聚三十八禮部。御覽五百三十四禮儀部十三並節引。類聚御覽已畢至作欲畢。又見文獻通考玉海困學紀聞卷八。

案曰。門塾之學。漢書食貨志白虎通公羊傳宣十年注禮記學記注並有此說。蓋本書傳。尚書洛誥正義引書傳此文。而釋之曰。是教餘人以義也。以爲子其明農哉之論。終則略說序是中。解洛誥此句經文耳。

傳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嘗也。〔注〕取禽嘗祭。秋取嘗何以也。習鬥也。習鬥也者。男子之事也。然而戰鬥不可空習。故於蒐狩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已祭取餘。獲陳於澤。〔注〕澤。射宮也。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也取。命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

鄉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於澤。揖讓之取也。儀禮集傳集解卷三十六王制之三引傳注。○又儀禮鄉射記注引戰鬥以下至末何以也。也作然。又毛詩六月正義。周禮大司馬田人疏。禮記郊特牲射義正義。玉海射並節引。

案曰。此錄書所引不言何篇。依陳氏本入之略說。其所錄制略文。亦用鮮字爲秋取嘗。疑是鮮者之傳。未敢斷也。

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注〕孟。迎也。注惟見毛詩豳譜正義。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注〕十八嚮入太學。爲成人。博問庶事也。太平御覽百四十六皇親部十二引全。惟傳首無天子二字。注無孟迎也三字。毛詩豳風譜正義節引作書傳略說。有天子二字。○又尚書康誥正義。毛詩采菽正義。儀禮覲禮疏。禮記月令正義。周禮大行人疏。藝文類聚十六儲宮部。

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堯典曰。寅賓出日此之謂也。儀禮通解續二十二天神。○又禮記玉藻正義引祀上帝於南郊。即春迎日於東郊作祀。傳略說。○又毛詩昊天有成命正義。禮記郊特牲正義。宋書禮志。玉海。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至日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注〕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尚書微子之命正義引傳注。○案曰。宋何三統或作之統。案毛詩生民正義云。王者存先代。所以通天三統。此用書傳及鄭注。作通天三統是也。

案曰。漢書成帝紀綏和元年詔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本此。

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上有一王。王特一生死。禮記檀弓上正義引書傳略說。

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注）謂三王之正也。至動，冬日至，物始動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爲正。是故三統三正，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公羊傳隱元年疏引尚傳略同。

夏以孟春爲正，殷以季冬爲正，周以仲冬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白虎通三正篇。又御覽二十九時序部十四引，闕惟二月作三三月，所統作所立，宋尚兼順字。又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十一、初學記歲時下

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必以三微之月爲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章成之義也。後漢書章帝紀注。又通典賓禮一引末云，必用三微之月爲正，時物尚微，以明王者受命扶微，章成此正，使其道通大正始也。

案曰：書傳說正朔二字互略。

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注）謂三王之政也。至動，冬至日，物始動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注）異時生者，便異時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注）統，本也。三統者，所以序生也；三正者，所以統天下也。三統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夏以孟春爲正者，貴形也。御覽二十九時序部十四。又文選西征賦、遊仙詩、陸機詩、劇秦美新論等注，並引三王之統若循連環云云。

三王之治，若循環之無端，如水之勝火。御覽七十六皇王部一。

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白虎通三正篇。

正色三而復者也。文選皇太子宴元圃賦詩注。

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服弓矢，再命以虎賁三百人，三命秬鬯。諸侯三命者，皆受天子之樂，以祀其宗廟。儀禮通解祭宗廟樂篇，又路史後紀十一陶唐紀引並以祀其宗廟止，作略說。

案曰：此與虞夏傳所言不同。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師曠曰：臣聞老而學者，如執燭之明。執燭之明，孰與昧行。公曰：善。藝文類聚八十火部。

高郵王侍郎伯申曰：執燭之執，當爲熱。熱古熱字，與炳形近，此本譌作炳燭，炳乃熱之譌，熱與爇同。

案曰：自此以下七條，說苑所引大傳，未稱略說，今以意定之，宜入此篇。

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孔子集語卷下，又繹史八十六。

案曰：孫之騄本入五行傳，蓋以爲思心曰容，容作聖之訓也，似近之。

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圩邪，水潦集焉，菅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非源水也。孔子集語卷下。

案曰：大戴禮勸學篇與此大同。

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者，嵬然高，嵬然高則何樂焉？夫山，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爲焉，四方皆代焉，每無私予焉，出雲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者之所以樂於山。

者也。（太平御覽四百十九人事部六十〇又三十八地部三。嶲然作巋巋然。嶽嶽然高以下八字。且作奧。財用作材木。風作雨。漁生財以下八字。又無代鳥等三字〇又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夫山至嶽嶽然㠑。）

（案曰。孔叢引此文。代作伐。）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子曰。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用。（孔子集語卷下）

（案曰。韓非子難三。家語辯政。說苑政理篇。與此大同。漢書武帝紀元朔六年詔。蓋孔子對定公以徠遠。哀公以論臣。景公以節用。非期不同。所急異也。臣瓚注曰。論語及韓子皆云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以悅近來遠。今云定公。與二書異。）

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聞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孔子集語卷下。又繹史九十五。）

（案曰。說苑雜言篇與此同。惟子思之思作惠。荀子法行篇與此小異。東郭子惠作南郭惠子。劉恕外紀卷九載東郭子惠問於子貢云云。不著所徵。然與說苑異。與書傳同。則書傳之文也。思當爲惠。）

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爲於書。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若日月之明。（大傳）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弗敢忘也。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編蓬爲戶。於中彈琴。詠先王之道。則可發憤忼慨矣。（藝文類聚六十四居處部四〇又五十五雜文部一。又草部下。文選嵇子贈言詩注。左太沖招隱詩注。非有先生論注節引。御覽百卉四。）

子夏讀書畢。孔子問曰。吾子何爲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若日月焉。所受於夫子者。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蓬戶。彈琴瑟以歌先王之風。

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道。下見三王之義。可以忘死生矣。孔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闚其門。未入其中。顏回曰。何謂也。孔子曰。丘常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外紀卷九〇又文選夏侯常侍誄注。引子見其表。未見其裏。御覽四百十九人事部六十。困學紀聞卷二。小學紺珠卷四。並引六誓以下。）

（案曰。外紀引子夏讀書畢一條。未著所徵。然文選注。御覽。困學紀聞分引數條。並與此合。是爲書傳文無疑。薛季宣書古文訓序。亦有此文。末有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二句。亦不辨所出。而末數七觀云。是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其序次與孔叢子同。與御覽。困學紀聞所引大傳七觀異。則非書大傳之文明矣。孔叢言大禹謨。益稷者。蓋作僞者竄入。而不知眞古文與今文皆無大禹謨。其益稷一篇。則統於皋陶謨中也。又韓詩外傳載此事。以爲子夏讀詩。）

子曰。參。女以爲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孔子集語卷下。）

（案曰。此與大戴禮王言篇同。末二句又與說苑卷一君道篇同。）

（諸書所引。有未審何篇所附者。今輯錄於此。）

伊尹母方孕。行汲。化爲枯桑。其夫尋至水濱。見桑穴中有兒。乃收養之。（錦繡萬花谷前集卷十引尚書）

民擊壤而歌。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禮記經解正義引尚書傳。）

周人以仁接民。而天下莫不仁。故曰大矣。（注）言文王仁。故謂之大矣。（太平御覽四百十九人事部六十。）

文王施政。而物皆聽。（文選褚淵碑文注、沈休文奏彈王源注。）

周人可比屋而封。（文選七命注、四子講德論、劉運命論、上箋、奏彈王源等注。）

成王削桐葉爲珪。以封唐叔。（禮記大傳正義。）

公爵。劉名也。毛詩音義

周公思兼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困學紀聞卷八

戰者。憚警之也。白虎通誅伐篇、藝文類聚五十九武部、又御覽三百四兵部三十五、又三百八兵部三十九、警並作驚

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文選藉田賦注

煙氣。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於地公。論衡卷十五順鼓篇○又丹鉛總錄卷二十六瑣語類引小異。

案曰、韓詩外傳卷十八、亦載天公、人公、地公、與夏解天子三公又爲一義。

季夏。可以大赦罪人。北堂書鈔夏

衣錦尙顈。詩考異字異義、困學紀聞卷三。〔注〕顈讀爲絅。或爲絺。困學紀聞卷三。

劃切。毛詩雨無正正義。

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毛詩大田正義

外無曠夫。內無怨女。毛詩雄雉序正義。○正義云、外傳曠夫謂未有室家者。

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無使失職。御覽四百七十七人事部百十八。○又毛詩何草不黃正義、周禮遺人委人疏、並引。

火發於密。水洩於深。記纂淵海卷一水火、引尙書大傳。萬卷菁華前集。

案曰、韓昌黎外集擇言解、有火洩於密、水發於深二語、蓋本尙書大傳。

凡宗廟。有先王之主曰都。無曰邑。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卷第四之三注、引尙書大傳。

案曰、傳文宗廟二字、似有誤。

子夏葉拱而進。困學紀聞卷二。

案曰、葉拱二字、亦見家語辨樂解。

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文選難蜀父老注

狒狒。周成王時。州靡國獻之。爾雅釋獸疏。

案曰、山海經海內南經梟陽國篇注、引周書成王時云云、蓋逸周書王會解文也、爾雅疏明引大傳、未審當在何篇、抑或邢疏明誤記之與。

〔注〕灌是獻尸。尸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皇侃論語義疏八佾篇。

尙書大傳辨譌

福州陳壽祺撰

尙書大傳。南宋時已多佚脫。今坊間盛行盧氏雅雨堂本。譌漏不可勝擧。如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乃尙書逸篇文。見水經濁漳水注。而誤入唐傳。厥兆天子爵。乃尙書逸篇文。見白虎通爵篇。而誤入毋逸傳。太平御覽兵部三十五引白虎通曰。戰者何謂也。尙書大傳曰。戰者憚驚之也。又曰。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伐殺不義者。所以强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又曰以下。仍是白虎通文。見今本誅伐篇。而誤入鮮誓傳。困學紀聞云。費誓說文作粊。史記作肸。大傳作鮮。度作刑以詰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刑。案此大傳作鮮四字

斷句，度作刑以下又一事，而誤連鮮度作刑以詰四方爲句，入甫刑傳。學禮帝入東學至化輯于下矣一段，乃大戴禮保傅篇文，注亦盧辨注，而誤連宣王問於春子條入略說。補遺所採亦多誤。毛詩生民正義偁上傳云下傳云，皆謂毛傳。又引五帝傳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因之棄。此乃卽有邰家室句，毛傳文疏五帝二字有譌，而誤仞爲大傳。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引尙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爲扶。下云，扶音膚。此三字乃李善語，而誤幷爲鄭注。毛詩文王正義，書傳之美大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勳，世祚大公以表東海。案正義所偁書傳，似泛舉傳記，非謂伏生大傳。盧學士文弨續補遺，載神農始治農功一條，二十二字，出楊泉物理論。容成作厤一條，出世本，並見藝文類聚卷五歲時部下，及御覽卷十六。日者陽德之母一條十八字，月羣陰之宗一條十五字，並出皇甫謐年厤，見藝文類聚卷一天部，御覽天四。湛濁爲地至故地者濁陰也一條三句，首句出神農書，下二句出黃帝素問，並見類聚卷六地部分引。河色黃赤一條二十五字，出物理論，見類聚卷八水部上，及御覽六十一。往古之時至女媧殺黑龍以祭冀州一條二十一字，出淮南子，下引鄭注云冀州取地以爲名也云云三十一字，乃釋名文，並見類聚卷六州部連引。堯南撫交阯一條，見水經三十七淹水注，惟首五字是大傳文，其下于禹貢荆州之南云云十五字，乃酈道元語。洧盤之水出崦嵫山一條，出禹大傳，此別一古書，見楚詞章句。五年一朝一條，見公羊傳桓元年注，惟首四字疏云虞傳文，其下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

云云三十五字，乃何休語。文王受命四年伐畎夷一條，見詩大雅譜正義，惟首九字是大傳文，下云采薇爲伐昆夷而作，乃孔穎達語。成王之幼在襁褓一條，見詩斯干正義，下云襁褓縛兒被也五字，亦穎達語。綴之以食而弗殊有族食族燕之禮也一條，見毛詩角弓正義，上句引禮記大傳，下句則穎達語。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陰寒大雪一條九十八字，出金匱，見類聚卷二雪部。凡羣妃御見之法一條，自首至望後反之七十八字，乃周禮九嬪注文，自凡進御君所至旣御著于右手四十八字，乃詩邶風靜女毛傳文，自孔子曰日者天之明至使婦從夫放月紀二十九字，亦周禮九嬪注文，正義以爲出孝經援神契。黃帝妃嫫母一條二十二字，乃列女傳文，引見類聚十五后妃部。夏刑二百一條十八字，乃周禮司刑注文，而盧氏一切羼入大傳。孔廣林本据初學記帝王部增夢周與髮等五字，而初學記無此文，乃見北堂書鈔引帝王世紀。又引周文王至磻溪云云，亦据初學記漁部，然此乃尙書中候文，初學記誤爲大傳。又如舜讓于德不怡，惟刑之謐哉，予欲聞五聲六律八音，采政忽禹鐵，滎播旣鄭，被明都，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天齊乎人，假我一日，以上雖系今文尙書，然不宜與傳相亂。其采女則有逸罰句，本爾雅注，恐是引般庚或棐誓之文，而小有誤。今竟依邢氏斷爲今文，采棐誓曰敿乃擭，斂乃阱，引見周禮注，下句亦引見說文攴部，眞古文也，今竟依賈疏斷爲今文，皆不足據。其篇次之亂者，如古者處師一條，雜記正義引作洛誥傳。五嶽視三公一條，王制

正義引作夏傳.此本竝入笲繇誤.天子三公一條.据考工記序工正義.引鄭夏傳注云云.又古者天子三公一條.逈解王制之戉引注云.此夏時之官.是兩文竝在夏傳中.而此本一入堯典傳.一入太誓傳.周以至動一條.檀弓正義.公羊傳隱元年疏.竝云略說文.而此本入甘誓傳.古之帝王必有大學小學一條.王制正義引作周傳.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一條.毛詩瞻卬正義引作夏傳.祭之爲言察也一條.御覽五百二十四引作周傳.此本皆誤入略說.又說命傳似當爲毋逸傳.毋逸.其在高宗乃或諒陰三年不言.武成傳似當爲牧誓傳.今文牧誓載史記.微子之命似當爲微子.[illegible][illegible]之獻當在[illegible][illegible]時作.歸禾似當爲旅禾.大傳之序有旅禾.至所載鄭氏大傳注.如下刑墨幪注.幪音蒙三字.乃文選求賢良詔注及七命注之文.八伯注.八伯者據畿外八州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十七字.乃鄭志答張逸問之文.舞株離注.詩云彼黍離離六字.乃周禮鞮鞻氏正義文.鯉魚魚刀注.鯉字夾注渠成切三字.乃玉海王會解注後王伯厚語.高宗梁闇注.闇讀如鶴鶴謂廬也八字.乃禮記鄭注文.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一條注.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至臏于宮中三十九字.乃周禮司刑注文.師乃鼓鼗譟注.音符二字.乃周禮大司馬釋文語.盧學士考異.在旋機玉衡條.載別本有鄭注云.轉運者爲機.持正者爲衡.案此乃鄭尚書注文.見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注.白魚入于舟中條.載別本有鄭注云.燔魚以祭變禮也.亦鄭尚書注文.見後漢書杜篤傳注.四年營侯衞條.載別本有鄭注云.建侯衞是封衞侯云云五十四字.乃毛詩豳風譜正義文.遂踐奄條.載詩正義引此云多方傳.鄭有注云.奄國在淮夷

之旁云云三十字.案破斧正義.引書傳三年伐奄.下引多方云云.注云云.乃孔穎達引尚書及鄭君尚書注之文.凡此皆舛繆之甚.不可不亟正者也.

尚書大傳補注

王闓運補注

敘

鄭玄撰

尚書大傳蓋自伏生也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玄始詮次爲八十三篇

補注尚書大傳敘

湘潭王闓運

尚書大傳舊爲卌一篇見錄于漢埶文志鄭君注之乃次爲八十三篇至宋史志箸錄在官盧見曾言元時猶存至明而亡孫之騄鈔撮爲四卷殘闕殊甚然　四庫本不能不借資焉乾隆之時儒學大盛先師遺書其討錄搜而四卷古本竟不可得見曾刊本云得之吳中諱所從來不知原本刊也鈔也盧文弨又以孫本所有者爲補遺而自作續補遺及攷異陳壽祺又兼采孔廣林本爲三卷自謂詳覈而妄剟賜訓爲略說言多專輒闓運自廿五歲治尚書越十有五年旅京師所箋廿八篇始成多申伏以易鄭時越刻陳本大傳未出唯於德州舊渠旁店買得盧本歸除多譌改其誣誤補鄭注之闕略自七月甲子至于壬申寫百一十八紙分爲四篇越十有五年居成都取家本對陳本重加審定仍爲七卷付局刊之大傳之文多入禮記伏生所述並孔爲經兼賅六藝非唯書故濟南之學本不載微此書存亡如驥一毛然就其斷章尋其宏旨足以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訓雖文章故絕而復明隱而若顯鄭注周密爾雅平平今具錄存大體備矣乎其八十三之數就今推之蓋傳經廿九篇各有略訓共五十八也說序一篇今有九告等目是也五行傳王祀一篇六事五位六沴也四時一篇禁一篇又當有天文卜筮符瑞春秋災異各一篇合前六十六也其說禮者昏禮后妃禮養老學祭郊柔造士田狩太子富各爲一篇說古事記聖言爲略說一篇八十三可知者七十有七殆可謂無闕矣乎但吳中本實由鈔撮陳本譏之而無以易之今悉以先出爲主刪宋陳補除其重復有當注者直下已重其所蓋闕以俟君子同治十年仲秋之月甲午羈中敘之光緒十有一年距冬至卅五日夜半重記

尚書大傳卷第一　盧見曾雅雨堂本

唐傳　鄭注　王氏補注

堯典

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周官疏引穀作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黍字從周官疏引增）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春秋昏虛星中虛北方玄武之宿八月昏中見于南方）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蓋藏字從周官疏引增）田獵斷伐當告乎天子而天子賦之民（御覽引作當上告之天子而下賦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視四星之中（原作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籍公家之常徭補曰賦民車甲籍藉田公家所處穀）則不舉力役故曰敬授人時此之謂也

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也何以謂之春（一本作物之動也何以謂之春）春出也萬物之出也（原本無萬字）故曰東方春也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何以謂之夏夏者假也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吁荼讀曰嘘舒補曰吁荼嘘舒也物皆於內陽養於外假其力也）故曰南方夏也西方者何也鮮方也鮮訊也訊者始入之兒始入者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愁收斂兒）愁者萬物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秋也北方者何也伏方也萬物之方伏物之方伏（御覽引作伏方也者萬物伏藏之方伏藏之方）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補曰子文冬與中同意）中也者萬物方藏于中也故曰北方冬也陽盛則呼荼萬物而養之外也陰盛則呼吸萬物而藏之內也（吁荼氣出而溫呼吸氣入而寒溫則生寒則殺也）故曰呼吸也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終始

寅餞入日辯秩西成（詩疏引辯作平又引辯章百姓周禮疏引辯作便秩作程史記集解引便作辯又引補曰凡題作便者皆古文也周官注引伏生言不言傳者張生歐陽生等自作辯者張生等遂以義自釋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

辯在朔易日短（原本作日短星昴此從御覽引）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竟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補曰明辯在朔之月令迎氣之政也）

孔子對子張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公羊疏引無人字禮十五許嫁二十承事君子）女二十而通織紝績紡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于舅姑下無以事夫養子也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否不也（文選注引）

堯爲天子丹朱爲太子（補曰假號之言義當並耳堯問）舜爲左右（左右助也若周之冢宰典國事）堯知丹朱之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肖似也堯受運行知天命之所在而投射也補曰此殺後世之堯時子朱但屬耳）故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風俗通引舜耕于歷山堯妻之以二女屬其九子也贈以昭華之玉引補曰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

舜漁于雷澤之中（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史記集解引）

陶于河濱販于頓丘就時負夏（負夏衛地又引注原在河東）（史記索隱）

舜耕于歷山夢眉與髮等（書疏引）

舜修五禮五玉三帛（書疏引）

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來獻白玉琯（玉海引）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文祖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者也中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者也）旋機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受謂舜也上日元日（玉海引七政布位注月時之主五星時之紀云云與傳異云云以考靈耀爲尚書緯注以大傳不取）

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煙于六宗此之謂也（原本煙作禋字當爲祭也宗彼以爲六宗山川 月令日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如此則六宗之中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近彌于天神也以爲天宗地之上帝感生帝之比郊帝主日之天也）（也非天也所由生五帝五神州上帝故曰宗）

古者圭必有冒言下之必有冒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君恩乃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以與諸侯爲瑞也諸侯執所受圭（白虎通引）以朝于天子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正行者（原作能改）復之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削此謂諸侯之朝於天子也（補曰朝字衍）

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

維元祀巡狩四嶽八伯（維元祀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之年建卯之月也巡狩天子以天下爲守也四嶽八伯堯時羲和之事是爲四嶽出則爲伯其後羲和命爲六卿其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是爲四嶽八伯者嶽外與四嶽掌之州牧以下各掌之工東主之代乃分置八伯八伯之外更立八伯所謂十二牧此水土平補曰四嶽外更立八伯）

壇四奧（奧內也安也四方之內人所安居也）沈四海（祭沈）封十有二山（時祭制壇增祭之謂祭四方之帝也封以爲祭也必封二州之鎮也十有二山十二州之鎮也）兆十有二州（兆域也）樂正定樂名（樂正樂官之長掌正六樂之名以爲祭也）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晳陽（春伯陽伯猶言春伯也）儀伯之樂舞鼚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南陽也）中祀大交霍山（大交霍山也）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彧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虛（夏伯）

（夏官司馬陽伯猶言夏伯也）羲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補曰羲伯）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秋伯）秋祀柳穀華山（八月西巡守祭柳穀華山也）貢兩伯之樂焉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和伯之樂）幽都宏山祀（十有一月朔巡守祭幽都宏山也）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落歌曰縵縵（冬伯）并論八音四會（此其上下說有所本）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公羊疏引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

禽獸之聲猶悉關于律（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七始黃鍾林鍾大蔟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蔟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

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五嶽四嶽也）

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

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載于齋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

藏玉藏之兩階之閒蓋貴命也

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四輩輩主一時 公羊疏引

古者諸侯于天子五年一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

見諸侯問百年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制度衣服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以賢制爵以庸制祿故人愼德興功輕利而重義 路史引

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于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駢錦 飾濟之駢併也居士錦帶 併補 日備中而併飾馬謂之併馬文循彩也衣部帶也以傳文併蔣又引錦帶謂之併錦錦衣君服非士服 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有罰庶人木車單馬衣布帛 補曰此以單對併庶民罵一命民罵二與士同也布衣帛緣也

未命爲士者車不得有飛軨不得朱軒 飛軨如今窗車也軒輿也士以朱飾之 文選注引 備并許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 補曰上舉于民中選本國治民故曰重民之至 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 適猶得也 補曰此以攸好德爲貢士之賞也說五福皆天子所命 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得專征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孽代其宗者弗請于天子而征之而歸其地于天子可也 孽支子也代宗適子也征伐也 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 率循也正政也 天子絀之一不適謂之過 謂三年時也 再不適謂之敖 謂六年時也 三不適謂之誣 謂九年時也 誣者天子絀之一絀少絀以爵再絀少絀以地 言少絀明以漸也 三絀而爵地畢 凡十五年

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 漸一作犯 補曰漸猶

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 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屨幪也 遂入刑罰 …… 也使不得冠飾 … 一幪其之差 補曰皆民制刑不可學能故畫象以代之 中刑易二下刑易一

凡爲姦宄盜攘傷人者及鬥殺未有不可哀矜者也殺不可爲教況肉刑乎治州里有政則姦無所容無政則姦不可止古今所同非古治輕而今俗薄也象刑通於懷井合流者已成罪不復論也此文當云上刑赭衣不純雜屨中刑墨幪罷易二服故云易三易二

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皁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幪臏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 北堂書鈔引此別無象五非象二犯宮者無文 之 書疏

帝猶反側晨興闢四門來仁賢

書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 補曰此唐書藝文志所謂暢訓伏生弟子述師訓而暢之路史引爲傳者蓋以訓是也今悉依舊文更之 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其賞有功也 原本此句上有 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于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于明五福以類升故陟之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陳壽傳疏 賢史釋得之語今以爲注

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爲鬯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 謂七命以下不得弓矢賜者春秋傳曰賦八百乘賦六百以兵屬於晉由是也 不得專殺者以獄屬於得專殺之國不得賜圭瓚者資鬯於天子之國 資取 然後祭

三年一使三公黜陟 公羊疏引

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 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 補曰此公卽孤也天子之大夫監于方伯之國者蓋漢治秦侯國之制以爲王朝有三公非也唐虞四嶽治外而內有百揆夏殷蓋周建二伯一相以爲三公內外分數可三若一國三公非散法矣 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 一本又有田廣不墾 則責之司空 索隱引

舜讓于德不怡 引

惟刑之謐哉 集覽引

堯南撫交阯 水經注

堯時麒麟在郊藪 詩疏引

堯使契爲田 路史引 又

鄭注　王氏補注

虞傳二

九共

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薛季宣說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伏生爲能記其詞

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風俗通引

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此堯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路史引

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文選注引舜何人也周公曰其政好生而惡殺當在此上周公曰古之人有冒皮而句領者禮記疏引無皮字荀子注引注云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冒覆頭也句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禮記注又引注云至黃帝則有冕也然鳳

皇巢其樹麟聚其域也北堂書鈔引

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拱揖於天下而天下稱仁御覽引

子曰參女以爲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原本有在告繇謨篇

虞夏傳三

告繇謨

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會一作繪一作繢宗彝藻火鄭注本璪作藻此從許慎字書山龍諸侯作會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會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附書虞傳纂引宗彝與作繪同黑璪純白傳寫本誤玄或疑蟲華蟲五色之蟲璪水草蒼色補曰此五色服古今所同用兩鄭說以鳥爲蟲反說傳遂說五色至今衣服同不可服以鳥爲蟲以華爲五色又以五色鳥爲雉以宗彝用六彝之二又專取虎蜼彝空意說眞此其鳥山龍藻火水蜼不倫又無識也記曰五衆六章十二衣此黼文荆之每服五章其不章者而六分十二月衣之也有十二衣其章倂止九也九者袞一色五黼黼袞黼玄各一色一黼也七者黼四色黼黼黼黼玄者一也五者裘三色三黼黼玄各一也三書黼二色二黼玄一也一者本色本黼而已虞尚黃夏尚黑殷白兩赤旨依此傳之文則與裕青青者虞玄三代赤同黃之青黼以山龍者龍服也山龍色有政工記曰山以尊黼以山色黼章華貴黼黼蟲盛也聚也藍黼花紫之狀詩曰芸其黃矣令言花貴紅古言貴會蓄爲水文作者赫起成芸其宗尊也尊彝瓦玉色白古瓦今盡今黼有古今之圖其遺象也璪玉侯火火黻尖黼赤火色也五種華倚今絲黼黹用人不識其所本耳蓋曰禹致美乎黻冕謂此也後宮婦女多事寡人爾故祠此以勞之特後貴女皆有賸六律者何黃鐘蕤賓無射大蔟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凡律呂十二各一鍾入于宮縣黃鐘蕤賓

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天子將出則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黃鐘在陽陽氣動西五鐘在陰陰氣靜君將出故以動告靜者皆和也馬鳴中律步者皆有容駕者皆有文御者皆有數步者中規折還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抱一作枹言聲合於樂器比於器也然後大師奏樂登車告出也周禮王出入奏王夏入則撞蕤賓左五鐘皆應蕤賓在陰東五鐘在陽君入故以靜告動動者則亦皆和之也以治容兒容兒得則氣得氣得則肌膚安肌膚安則色齊矣欲其蕃也蕤賓聲狗吠彘鳴及倮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蕤賓皆守物及陰之類也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玉色反其正性也金聲其事殺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少師佐大師之事者也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華嚴音引直立而欲貌廣心而從欲輔善而相承廉諫而切直疑承字作候丞者弼追也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上卿其祿視次國之

君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晉華引天子作成王上有道是周公也充是太公也弼是召公也丞是史佚也蓋周成疑輔爲遷充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書曰欽四鄰此之謂也

古之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華嚴音引三鄰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有十二師焉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或云黃帝法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補曰禮記疏引此爲鄭注言此蓋虞夏傳不顯十二師也謂以爲疑子其中本移此則白矣

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清廟樂章名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練弦朱弦互文越孔也凡練弦達越下以韋爲鼓謂之搏拊搏拊者其德和補曰

白虎通引搏拊鼓振以象琴瑟練絲徽弦鳴球者貴玉聲也又引搏拊革著以糠周官疏云今傳無者亡逸何以也補曰此問升歌之義上有脫文君子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烈業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呼出聲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之謂也

維五祀補曰除堯後二年奏鐘石論人聲舜始欲改堯樂乃及鳥獸咸變於前百獸率舞之屬故更著四時推六律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宏廣韶均也補曰觀樂知俗各得其傳故道虞也五作十道孝力爲右五作五教也十道謂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者也補曰孝力蓋謂孝弟力田依時制嘗古秋養耆老而春

食孤子乃浡然招樂興于大麓之野興成也樂以致天神出也假人鬼爲成也報事還歸二年補曰合堯衰及五祀興樂爲舜立十年再遷報事也謗然乃作大唐之歌一作謌謌猶詠也大唐之歌美堯之禪也其樂曰舟張辟雝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歌者三年補曰於此言歌者三年與報事二年相明明朝野同樂美舜治堯俱在五祀後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補曰因舜王者謝夏言之言舜不可代堯也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招樂章名也賓入奏招主人補曰招樂奏雍樂也大唐歌樂也舜樂迎賓大康歌迎禹爲主人明禹繼主人闕堯非副己此宅百揆後歌元首時事元良太子始奏肆夏納以孝成孝成時也謂尸入時也肆夏孝成皆樂章名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也樂正進贊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至今衍于四海尚攷之言古攷謂往時也大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爲儀禮儀也謂祭大室之禮堯爲舜賓也衍猶溢也言舜之德下至于今其德業溢滿於四海也補曰言堯德行於四海

也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變謂禹樂也禹樂正呼其名以告神也本用武功以奏新樂致樂正于時卿雲聚俊乂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云云據注皆非傳文原本亦誤入注也慶天文志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和氣也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出岫而和氣之明者也糺縵縵兮教化廣遠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言明明相代日言堯德及於禹八伯咸進稽首而和曰明明上天上一作尚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一作選非于賢聖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于時八風修修一作循通卿雲蘩蘩蘩一作叢言和蟠龍賁信于其藏蟠屈也賁讀曰憤蛟魚踊躍于其淵龜鱉咸出于其穴補曰夏以金德故水蟲應遷虞而事夏也

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舜承堯猶子承父以敢正易樂祭天子唐郊以丹朱爲尸至十三年天下知己受堯位之意矣故稱自正郊以丹朱爲尸昭然知之矣故稱王也曰稱王者言帝也定傳子者而書爲唐郊也丹朱王朝於是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爛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補曰知當以丹朱爲王者後使祭其郊也或爲祖曰諸侯不祖天子二代之後則祖先王故曰繼祖守宗存二代之後皆用天子禮樂先封丹朱則舜後必不王二堯仍之後不可先王之諸侯始遷歸二年而廟中苟有補曰此有誤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

維十有四祀鐘石笙筦變聲樂未罷疾風發屋天大雷雨宋書下有鼓播地鐘亂行舞人懼伏樂正狂走帝乃擁而歌者重篇歌通擁璿持衡宋書引帝乃載

（[illegible]）沈首（一作抗首一作抗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也（[illegible]）乃見于鍾石笙筦乎（[illegible]）將十有五祀祀者貳尸（[illegible]）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illegible]）股肱臣也

翊輔也（[illegible]）

天功人其代之傳曰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不蕃昌也（[illegible]）

有禪者奪其位而重其祿（[illegible]）

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illegible]）

虞夏傳二

尚書大傳卷第三

盧見曾吳中本

鄭注　王氏補注

虞夏傳四

禹貢

夏成五服外薄四海（[illegible]）東海魚須魚目（[illegible]）南海魚革珠璣大貝（[illegible]）西海魚骨魚幹魚脅（[illegible]）北海魚劍魚石出瑱擊閭（[illegible]）大河（[illegible]）江漢大龜（[illegible]）五湖元唐（[illegible]）鉅野菱（今鉅野大野也[illegible]）鉅定嬴（[illegible]）濟中詹諸（[illegible]）孟諸靈龜（[illegible]）降谷玄玉（[illegible]）大都經魚魚刀（[illegible]）咸會於中國（[illegible]）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illegible]）

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集解引）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江河淮濟為四瀆（白虎通引）禹貢南方霍山（[illegible]）五嶽皆觸石而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illegible]）

四瀆指為扶（[illegible]）

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於海（水經注序引文選注引[illegible]）

非水無以準萬里之平非水無以通遠道任重也（[illegible]）

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水經注引）

下而平者謂之隰隰之言濕也（[illegible]）

下濕曰隰（詩疏引）

澤障曰陂（[illegible]）

順流而下曰沿（[illegible]）

文皮千合（[illegible]）

禹鐵　熒播既都　被明都（[illegible]）

夏傳五

甘誓

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己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illegible]）

（[illegible]）是故周人以日至為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為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為正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illegible]）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illegible]）故士有三王王持一生死是故夏以孟春為正殷以季冬為正周以仲冬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鷄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不以二月後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為歲之三正也（[illegible]）三統者所以序生也三正者所以統天下也是故三統三正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illegible]）夏以孟春為正者貴形也（[illegible]）

戰者憚驚之也（白虎通引）

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白虎通引）

三王之治若循環之無端如水之勝火（[illegible]引）

虞傳至夏傳三

尚書大傳卷第四　盧見曾吳中本

鄭注　王氏補注

殷傳六

帝告

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

未命爲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軨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旅有德 通志引外紀注作順攷工疏 文選注各引此節原闕據

復出于此

湯誓

湯誓云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薄盍歸于薄 薄湯之都也 薄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歌聲 思其故也是時伊尹在桀 更曰 補曰更廣也 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 覺兮謂先知者較兮謂直道者格至也吾當歸桀也 去不善而就善何不樂兮 原本作樂兮 伊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亡有日矣王僩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乃亡矣 自比于天言常在也 比于日言法復來也 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

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桀與屬五百人徙于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 湯放桀而歸于薄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于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之有也唯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桀殺刑彌厚而民彌暴故爾桀遂以是亡 故爾猶其近也桀讀爲[illegible]

補曰故罪也

獄爵 引御覽

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八譯來朝者六國 晉灼引路史又引漢南

諸侯聞之歸之四十國

湯代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于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 左傳疏引

縣亳之命賁爲禪 路史引

般庚

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 補曰此稱任舊人周有遲言也又言老成言也應言詩所謂聽言從上如書應者埤蒼遷葉賦遷任父

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

說命 陳壽祺疑是既傳以文在僞書中今疑僞傳本此而作仍存原題也

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 闇讀如鶴鶴謂廬也 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 補曰三年吉凶不相干故不敢也有終身之喪非在服內 以臣民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 隱痛也字或爲殷 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

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太子之時盡已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

高宗肜曰

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 補曰此言吉瑞應以覺子心所謂先假王 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 肜日尚書篇名

高宗之訓

湯之後武丁之前 補曰武丁去湯遠矣言湯後者稱武丁功德繼湯也前謂大戊時也諸書誤引爲武丁時 先王道廢刑罰犯 原本作王道不振此從困學紀聞引 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 兩手搤之曰拱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 武丁召其相而問焉 補曰因桑穀難攷問所以訓也 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 補曰知有此事不言災異 問諸祖己祖己曰桑穀野艸也 此木也而云艸未聞劉向以爲艸妖 野艸生於朝亡乎武丁懼 補曰雖懼已有亡徵故懼也 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諸侯重譯來朝者六國 九州之外六國

西伯戡耆

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 詩疏引虞人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爲閒田 散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 羣輔錄引大公避紂居東海之濱率其黨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云云文全同孟子書 太公見三子知爲賢人遂酌酒切脯除爲師學之禮約爲朋友四子遂見西伯于羑里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駮身朱鬣雞目取九六騶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 翰長毛也 之於陵氏取怪獸大不辟虎狼間尾倍其身 間大也 名曰虞 補曰人不若侈羽也 之有參氏取美女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 渠車罔也 陳於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紂大悅曰非子罪也崇侯也 補曰天下不服責二伯時崇侯爲東伯不朝也 遂遣西伯伐崇 詩疏引免於虎口而克耆書左傳疏引西伯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此以左傳疏補於紂囚文王之上餘並從原本原本云西伯既伐耆紂囚之屬里文有脫誤也 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耆六年伐崇則稱王 禮記疏引 既伐于崇 詩疏引

殷傳四

尚書大傳補注卷第五　盧見曾吳中本

鄭注　王氏補注

周傳七

大誥

書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 四月者周四月也發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 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亢才 亢名本俱作允 補曰允進才也 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 補曰公必一作畢力勤也 必力賞罰以定厥功于先祖之遺 補曰覽引于上有明非 定先祖之遺功也

傳曰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每壹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壹大夫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爲天下者若此而已 自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周之官三百六十 補志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氏百官殷二百周三百近之未得其實也鄭難其差 則有虞氏之官六十夏后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十倍有所法

太子發升于舟 此上當有八百諸侯俱至 周舉蓋引王升舟入水

鼓鍾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 惡讀爲亞亞次也觀臺靈臺知天時占候者也宗廟謂遷主

中流有白魚入于舟中跪取出涘以燎 燎魚而祭變禮也 羣公咸曰休哉有火流于王屋 補曰王屋王帳也 化爲赤烏三足 索隱引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

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 恐恃之 補曰以上遂古史文 茂哉茂哉之意 補曰勸之釋

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郊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 補曰稱再宿也兵者不祥之器而集傳曰是不能故以禮傳者失之

惟丙午 補曰甲子前十九日 王逮師前師乃鼓 補曰鼓行也 鼓躁 補曰鼓躁也躁譟也 軍中淩躁也 作斂發聲近字 一師乃慆 慆喜也 補曰慆慆也詩左旋右抽毛詩作抽 前歌後舞 衆大喜前歌後舞也 補曰言合於軍舞之節以作武舞也 假于上下咸曰孜孜無怠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 丕奉也律法也 奉上之大法

鶡冠集引

武成 陳本據記集解御覽書大傳吳會亦引大戰篇 出大

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紂死 補曰以紂死告 武王因賀戰勝 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 一作儲胥 胥餘里落之壁 補曰因紂民族類別也

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 補曰烈餘也言以殺殲治之 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親 申屠剛傳引親作新通鑑前編引作私今仍從原本 惟仁之親何如 補曰不以軍禮入也 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于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于生者乎王之于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于在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散之況于復籍乎王之于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于復徵乎

太公曰歸女毋歡無女毋乾毋歡毋乾是謂觀離 吳曾漫錄引大

嘉禾

鴻範

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 武庚字祿父紂子也 補曰武庚嗣殷王自正號耳豈待武王繼之乎殷公子非一人也此義久不明致有以不誅君之子不立故謂 之囚 補曰不立也不立箕子者知其義不可 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 已誅武庚箕子不願仕周乃不立釋也 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 補曰先朝鮮君長至此成國 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

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

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

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爲之城郭以居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之庠序學校以教誨之爲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之謂也

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 書疏引 火發于密水

鴻于深 集事書引

汨亂也 書事集引

不叶于極不罹于咎毋侮鰥寡而畏高明 困學紀聞引

大誥

周公先謀于同姓同姓從謀于朋友朋友從然後謀于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

書曰民儀有十夫

金縢

武王殺紂立武庚 補曰立以爲大夫使傳三監也 而繼公子祿父 繼者以武庚爲商後仍其地也 補曰以支子奉商祀言繼也其國仍曰殷之後于宋便斷也 使管叔蔡叔監祿父 本無霍叔不言武庚者 補曰三監 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 使召公奭爲傅 補曰周公與太公居二伯之位故必立相 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 補曰以蓄西伯攝王 管叔疑周公 補曰見一見而外 流言于國 補曰流布其言於殷國內 曰公將不利于王奄君蒲姑謂祿父曰 蒲姑奄君名也 補曰奄君後遂謂蒲姑

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 言周弱且不留微 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 補曰管蔡流言此時已 不得持正 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

三年之後 路史引上有周公致政封魯也 補曰此三年春事 周公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 補曰周公致政老居豐

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 補曰此作罪 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于畢畢者文王之墓也故周公薨成王不葬于成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 補曰先王之墓居中以昭穆爲左右 忠孝之道盛在成王周公之間 補曰周公忠也成王孝也 所以明有功尊有德 所以禮周公也 補曰釋

成王幼在襁褓 詩疏引

微子之命

微子將往朝周 補曰 過殷之故墟 見麥秀之蕲蕲兮禾黍之蠅蠅也 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爲朝周俯泣則近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歌曰麥秀蕲蕲兮禾黍蠅蠅彼狡童兮不我好兮

嘉禾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穗抑天下共和爲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補曰果有以下非傳文

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補曰南方曰象北方曰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九譯而朝欲其情相曉也補曰三象作三譯共一使事故重九譯然則一象三譯蓋一譯南粵語一譯桂林語與交趾本譯而三也交阯羲叔所治蓋二代之舊久絕成王以歸周公補曰此復辭之後乃至而上言六年者推本太平之功也公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質贄也政令不施焉白虎通引正朔所不加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淮暴雨也補曰御覽引大傳作烈風淫雨又引尚書說作淮雨象劉彥和云大傳劉淮帝王世紀作列淫今以注論之作淮乃須注作淫不須注作淮者宋人所改猶頹聚改爲迅耳蓋鄭時猶有淮雨之名後乃失其說耳別風今海中颶風四面至者俗又改貝爲貝矣淮雨匯雨俄頃會集者亦能覆舟島夷畏之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于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于宗廟周既衰于是稍絕

康誥

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補曰後世制禮臣民皆莫之行是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邑于東國雒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周人以仁接民而天下莫不仁故曰大矣言文王仁故謂之大矣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補曰動搖言大有變易也故曰天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補曰于詩所謂阮也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畎夷昆夷也詩混夷駾矣四年伐戎南仲一行并平二寇五年伐耆六年伐崇補曰崇侯先出羑里伐崇是誣之七年而崩

酒誥

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宗室有事族人皆侍尊卑之義也經曰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事謂祭祀謂卿大夫以下宗室大宗之家也禮志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繼禰者爲小宗賓客友助祭者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宗子燕族人于堂宗婦燕族人于房序之以昭穆禮記引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出辭夫也忠身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復反也義之至也

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蒸社不敢游飲唯六十以上游飲也

王曰封唯曰若圭璧補曰此文蓋在厥邦厥民純之下揚雄說誥之文佚空不獨無序經亦有闕

圻者天子之境也諸侯曰境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男禮方千里曰王圻詩曰邦圻千里惟民所止路史引諸侯非朝聘不出境

梓材

老而無妻謂之矜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補曰居宿也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使無失職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喬二三子往觀之補曰二三子稱弟子之詞見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俯原本作晉補曰晉晉詩作蔡蔡謂蔡蔡然也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復見周公補曰伯禽康叔之子也入門而趨登堂而跪補曰伯禽康叔弟也其見直不與子同伯禽觀丞與周公同在位蓋以公見則屬官之禮侯商子教以子道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補曰拂猶也周公不可以父道待之亦迎之拂首與爲禮曰爾安見君子乎補曰先習者載所也謙自尊故不告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召誥

成王在豐欲宅雒邑補曰鎬爲京邑以豐周公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大保補曰三月庚戌攻位後也召公先周公視雒邑也此非乙未之事下有脫文耳補曰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

雒誥

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雒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紳大帶也補曰紳者執事之佩端者諸侯助天子祭服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補曰釋上悉自學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補曰釋效言之意

廟者皃也以其皃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法也補曰辟分也殺者中死補曰及脂也割者中理補曰膚也犄弁者爲文或爲振非當言殺也弁讀爲弁字補曰纂組者有容犄者有數犧牲大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言文章之可觀也模所據文章之範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于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內九十三國此周所因於殷九州諸侯之數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玉音金聲言其敬也玉色言其安也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與諸侯升歌文王武王之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補曰伋讀爲急見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子成王也嗟子嗟也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廧而歌補曰此聞歌之時皆可以知音樂者憤于其情發乎中而樂節文卑賤者尚然而況尊貴者乎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大誓補曰始也就召誥而盛于雒誥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孔子曰吾于雒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洽故曰聖之與聖也言大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

伯禽封于魯周公曰於乎吾與女族倫補曰與於也言吾於女族倫皆序王室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也成王之爲叔父也吾於天下豈卑賤也豈乏士也所執質而見者十委質而相見者三十其來執質之士百質所執以至也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摯以將其厚意也大夫之中也百人士之中也千人公卿之中也補曰見禮士人相見執摯之文再拜出主人所請以賓禮見後執摯之等者其臣則再拜奠摯也十原本作十二我欲盡智得情者千人而吾僅得三人焉補曰千人析九十三國之長屬其君大夫也魯宥不相見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見者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魯而驕人可哉尸疏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爲賤去富而爲貧而目驕舉而不失其所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慎諸乃以魯與而驕豈可哉

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誅管蔡及祿父等也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補曰四年封衛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雒誥

周公封以魯身未嘗居魯也文選注引

伯禽將歸于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補曰子謂伯禽子 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乎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是其好自用也是以斂益之也荀子注引末二句餘荀子語

多士

古者后夫人將侍于君前息燭後舉燭補曰前後謂人出之時節也息燭之後乃寢舉燭之已起也至于房中補曰東房也釋朝服襲燕服補曰朝服展衣君在室曰燕燕服褖衣然後入御于君雞鳴太師奏雞鳴于階下補曰奏白也階陛也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少師奏質明于階下補曰應門朝門也辟啟也質正然後夫人入庭立補曰侍朝君也君出朝補曰此蓋說魯家語後也

毋佚

書曰厥兆天子爵補曰此條引書蓋書說也當云厥兆天子天子爵

成王政

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補曰詩疏引此作多方傳蓋非古訓也奄未殺君父何以豬宮又不宜執其家凡沒入爲奴僕者實收養之耳非執囚之也

揜誥依困學紀聞補

多方

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

顧命

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廣東西開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堂高也補曰內深也王引之經義述聞以內爲室可對矣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補曰此九雉所容也不言室者室同北堂公侯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補曰餘一雉爲東西夾下伯子男五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補曰餘二雉也天子不能者九丈之堂三丈之室九丈之北堂足以行禮子男三丈之北堂三丈之室前偏六丈而廣十五丈不成制矣故必旁僻二雉乃正方也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有室無房堂今士禮有房此云無房堂也補曰士亦有北堂此蓋庶人以下之制上有脫字耳不言大夫者天子卿大夫視外諸侯其桷天子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大夫達棱士首本庶人到加礱之也密石礪也棱也補曰加茄葉也張衡賦作蕅茄者下覆似荷葉天子賁庸賁大也庸謂之墉蓋大墻也墉者正直之謂也諸侯疏杼疏杼殺其上不得正直也大夫有石材柱下石也庶人有石承補曰柱下石以石承之而已

康王之誥

諸侯之宮三門三朝其外曰皋門次曰應門又次曰路門應門封之其皋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朝

畢命闕

鮮誓

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宮遂郊之門執禁以譏異服譏異言玄或疑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城也今大國九里則與天子同春秋傳曰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以此推說小國大都之城方百步中都之城六十步小都之城三十步三分之一非也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可爾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補曰此言古者又有七十里之國則殷制也不得以周制說之

周初淮浦徐州並起爲寇伯禽伐之于鮮作鮮誓

敕乃擭敜乃穽擭捕獸機檻穽陷周禮釋文引注

女則有逸罰罰罪注引

甫刑

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補曰此謂臣出入國者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周改贖作臏斷足也宮丈夫割其勢女子椓其陰閉于宮中非所事而事之令所不當爲也

子張曰堯舜之主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爲書二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被此五刑謂犯數罪也補曰一人被五刑蓋周末之法秦猶用此之以刑李斯龍子以上服下服爲二罪刑一疑一人數刑始

於戲哉子曰引而問之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教然罰教之寬以上一罪刑之

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累延累累舉曰累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罪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剋不赦有過謂之逆陳本集逆率過以小謂之枳故補曰枳疾痛同字創也散以出中傷人也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

君子之于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于聽獄乎皇猶況也必盡其辭矣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

聽獄之術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察獄審也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怒必思怒責也責之罪必思因思

兼義兼謂思其辭思其義思義重罪小罪勿兼小可求以出之罪也小罪而兼用義反近累文也補曰

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補曰教當作故下當有何也

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禮折民以刑補曰本作伯夷降典蓋大傳作禮書作典與後人兩冠之謂有禮然後有刑也又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聽獄也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法之難也

獄貨非可寶也然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矯其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

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補曰口折爲哲

子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

子曰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內外有分男女不同椸架不同巾櫛其刑不重而勝由有禮也補曰言象刑所以貴民非勝民也夷狄亦不用刑雖無禮刑不煩也中國以禮而不煩則刑日用民已偈矣

語曰夏后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不輕犯朱隱引死罪罰二千鐉唐律引夏刑三千條周禮疏引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

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彊而天下治一饌六兩所出金鐵也死罪出三百七十五斤爲財少爾路史引當作死罪罰弗及千饌

古者中刑用鑽鑿御覽引

有虞氏上刑路史引甫刑傳以三刑爲有虞氏其文遂今存其說於此

上刑挾輕下刑挾重（漢書引）

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漢書引　假當作叚叚民我君也　君民貴盛一日耳天視之尉書等）

尚傳五

尚書大傳卷第六　盧見曾吳中本

鄭注　王氏補注

略說七（諸書引某傳而文不相附或明引略說而是說者何者悉次爲上卷以爲說不應經文者爲下）

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補曰上帝昊天亦日以異義也）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堯典曰寅賓出日此之謂也

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服弓矢再命以虎賁三百人三命秬鬯諸侯三命者皆受天子之樂以祀其宗廟（原本無陳本從續漢書經傳通解增）

傳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事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鮮者何也（補曰此釋泰照鮮食以鮮爲獵也陳壽祺說以爲鮮者之傳則伯禽或數獵以習兵耳）秋取嘗也（取禽嘗烝）秋取嘗何以也習鬥也者男子之事（當作習鬥也門）（也者男子之事原本無也者二字陳本重習鬥也者亦非）戰鬥不可不習故於搜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所餘獲陳於澤（射澤宮也）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也取命不中者雖中者不取（補曰命命之射也故有命中命不中）何以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鄉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補曰自命中以下與下文不相屬傳者撰也若貴讓賤武則不當習鬥澤宮之射主中亦非行之）

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就川而爲之築官有三雉（官當爲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長以長　宮高一丈禮志曰例有三尺七尺曰例）棘牆而外閉之大昕之朝三公之夫人浴種于川世婦卒蠶獻繭于夫人（此諸侯之禮天子則獻繭於后）繅三盆手（手者親之也言后夫人親繅以手詩疏引云夏傳）

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雹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弒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補　作）水爲民害責於地公

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迎也）孟侯者于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十八入大學爲成人博問庶事也）

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所謂里庶尹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耰鉏已藏祈樂已入（祈樂當爲新穀新樂報祭新穀者）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餘子謂庶子也古者適子恒代父而仕也　補曰此主爲農民教也已成丁則不學未成丁有役秋之事亦不暇學唯歲事畢乃可）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小節小義正謂始入學所事也大節大義謂博習盡誠也）（補曰此小大節義與國子業同其年異耳）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立春）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　補曰上老大夫庶老士也）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不提挈出入告如之此之謂造士（補曰農子爲士如新進成也此說錯詳明農）

子夏曰昔者三王慤然欲錯刑遂罰（錯處也遂行也）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平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此說多方原本入呂刑傳）

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也人事至然後祭祭者薦也薦之爲言在也（補曰古者存同字）在者在其道也（補曰禮志曰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至孝志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饗思終身不忘是之謂在其道覽引云周傳）

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禮志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使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補曰羣后王宗爲國君者）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敘入大學知君臣之儀上下之位故爲君則君爲臣則臣爲父則父爲子則子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當爲太子召公爲保之事天子不以左右爲師故知當爲太子　補曰下言爲左右是說周公爲師）天子以爲左右（禮志曰周公居攝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使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所以著成王也）

略說下

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于人蓋王非人不固（一作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以地紀悉地力種穀疏故託農皇于地天地人之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扁文王四乳

八眉者如八字者也其跳者踦也其發聲也踦步足不能相過也眉者枯
也言湯體半枯小象引言皆不善也
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羅壁引此見易傳
伏羲氏作八卦路史引此亦易傳
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
罰白虎通引
多聞而齊給齊疾也隆引并注素
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周易集解引
大庭氏王天下五鳳並異繹史引
夏后逆於廟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公羊疏引衣錦尚蘋
蘋讀爲絅或爲綃詩攷引并注

夏后氏主教以忠禮記疏引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謂
尊卑之差制也其失也小人薄習文法無悃誠也文選注引
伊尹母方孕行汲化爲枯桑其夫尋至水濱見桑穴中有
兒乃收養之萬花谷引藝暢謝之說
伊尹相湯伐桀戰於鳴條春秋地名攷引
狄人將攻大王亶甫大王亶甫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
耆老對曰欲得叔粟財貨大王亶甫曰與之每與而攻不免
大王亶甫贅其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欲
君之土地大王亶甫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亶
甫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耆老曰君縱
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亶甫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吾
私害民也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梁山在岐山東北岐山在梁山西南國
人束修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補曰言束修明皆士大夫一止而成三千
戶之邑
周文王至磻谿見呂望釣文王拜之尚父曰望釣得魚腹中
有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檢補曰方今作字此與世宜三子見太公相乖違德合于
今昌來提
公爵劉名也詩音義引蕭注文
文王施政而物皆聽文選注引
帝命周公踐阼朱草暢生御覽引
周公輔幼主不矜功則蓂莢生文選注引
成王削桐葉爲珪以封唐叔禮記疏引

周公思兼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困學紀聞引孟子書云施四事基則
官文
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爲於書子夏曰書之論
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
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志之於心弗敢忘也雖退
而巖居河泲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尚彈琴其中以
歌先王之風則亦可以發憤慷慨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
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色曰嘻子殆
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也顏回曰何謂也子曰
闚其門而不入其中觀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補曰
藏奧深也陳本據路史外紀文句多不與此同今從原本北嚮悉心盡志以入其閒前有
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是故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
以觀事皋陶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
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
宣王問於子春曰宣王齊君陳敬仲之後也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
道乎子春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樂正子曾子弟子也補曰樂正子春與宣王
同時今此子春遂解引作子春呂覽作春居此云名衛又稱樂正子故爲逸錯假託文王之治岐也五
十者杖於家補曰謂大夫五十而爵也六十者杖於鄉七十者杖於朝朝當
爲國見君揖杖揖當爲去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揖杖也補曰此八十矣七十
同文意者謂杖耳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不得謝則必賜杖是杖朝之事鄭注時已誤術矣君曰趣見客
毋俟朝不欲久傳老者也古者七十致仕來者客之也已朝乘車輲輪乘車安車言輲輪明具小
也補曰輲輪一輪則今人推之車御不坐也御爲僕御也君之送至於家而孝弟之

義達於諸侯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建樹也君曰趣見毋俟朝
已朝車送之舍天子重鄉養也舍館也重猶尊也養以禮食之補曰重再也以鄉飲酒以禮
廣再養之恩之卜筮巫醫御於前補曰傳天子之禮也祝饐祝鯁以食補曰以祝相作
乘車輲輪胥與就膳徹胥樂官也就成也膳謂以樂徹饌
言老者不自徹胥就膳之也先言乘車則車亦造於階下徹車置之車中與送至於家之補曰歸於
賓館大饗之禮君如有欲問焉明日就其室以珍從明日日爲謂食之
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此文王之治岐也君如欲行孝弟之
大義盍反文王之治岐
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
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
譬之圩邪水潦集焉菅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非源水也

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者嵬然高嵬然高則
何樂焉夫山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
爲四方皆伐焉每無私予焉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
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之樂于山者也補曰
言依山建國都之制也論語有此言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
政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
政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子曰荊之地廣而都狹民
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
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
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補曰方伯五官言與大夫荒宴一旦而

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用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師曠曰臣聞老而
學者如執燭之明執燭之明孰與昧行公曰善
宋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檃括
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聞之
曰修道以俟補曰不敢自請教人言待人教故多見人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孔子如衛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訟公甫魯大夫補曰敬姜子也子曰非
公甫之不能聽訟也恭而反之公甫之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者
恥民近禮矣
民鑿壤而歌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禮記疏引
王者躬耕所以共粢盛文選注引
凡宗廟有先王之主曰都無曰邑當作凡有宗廟先王之主輔行傳引
大夫有污豬之宮殺君之地雖有美菜有義之士弗食類聚
引菜當作采采邑地也
王者德及皇天則祥風起王者德下究地之厚則朱草生
御覽引
詩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周官疏引
夏不數浴非愛水也冬不數煬非愛火也補曰愛之則宜用之但惜之而
不用非能愛也
劘切詩疏引
魏文侯問子夏子夏蹙拱而進困學紀聞引文選注引作乃遷延而退蹙縮衣也
略說六

鄭注　王氏補注

鴻範五行傳

維王后元祀 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 [illegible]

帝令大禹步于上帝 [illegible]

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 [illegible]

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 [illegible]

若六沴作見若是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 [illegible]

五福乃降用章于下 降下也章明也

若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伐既侵六極其下 侵陵也 [illegible]

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 [illegible]

爰用五事建用王極 [illegible]

長事 長猶君也 [illegible]

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 [illegible]

厥咎狂 [illegible]

厥罰恒雨 [illegible]

厥極惡 [illegible]

時則有服妖 [illegible]

時則有龜孽 [illegible]

時則有雞禍 [illegible]

時則有下體生于上之痾 [illegible]

時則有青眚青祥 [illegible]

維金沴木 [illegible]

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艾 乂治也君言不從則臣不能治其事也

厥咎僭 君臣不治則僭差矣

厥罰恒陽 言曰金金主秋秋氣 [illegible]

厥極憂 [illegible]

時則有詩妖 [illegible]

時則有介蟲之孽 [illegible]

時則有犬禍 [illegible]

時則有口舌之痾 [illegible]

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沴金 [illegible]

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悊 [illegible]

厥咎荼 [illegible]

厥罰恒燠 [illegible]

厥極疾 [illegible]

時則有草妖 [illegible]

時則有倮蟲之孽 [illegible]

時則有羊禍 [illegible]

時則有目痾 [illegible]

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沴火

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 君聽不聰則臣不能謀其事也

厥咎急 君臣不謀則急矣

厥罰恒寒 [illegible]

厥極貧 [illegible]

時則有鼓妖 [illegible]

時則有魚孽 [illegible]

時則有豕禍 [illegible]

時則有耳痾 [illegible]

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

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 [illegible]

厥咎霿 [illegible]

厥罰恒風 [illegible]

厥極凶短折 [illegible]

時則有脂夜之妖 [illegible]

時則有華孽 [illegible]

時則有牛禍 [illegible]

時則有心腹之痾 [illegible]

時則有黃眚黃祥維木金水火沴土 [illegible]

王之不極是謂不建 [illegible]

厥咎瞀 [illegible]

厥罰恒陰 [illegible]

厥極弱 [illegible]

時則有射妖 [illegible]

時則有龍蛇之孽 [illegible]

時則有馬禍 [illegible]

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 [illegible]

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illegible]

維五位復建辟厥沴 [illegible]

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 [illegible]

四月五月維視是司 [illegible]

六月七月維言是司 [illegible]

八月九月維聽是司 [illegible]

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 [illegible]

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 [illegible]

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 [illegible]

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 [illegible]

星辰莫同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 [illegible]

禦貌于喬忿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 [illegible]

禦言于訖眾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 [illegible]

禦視于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 [illegible]

禦聽于怵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 [illegible]

禦思心于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 [illegible]

禦王極于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 [illegible]

六沴之禮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新器絜以祀用赤黍三日之朝于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自南至西卒于北方 [illegible]

其祀禮曰格祀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事 [illegible]

其祝也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無差無傾無有不正 [illegible]

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于六沴 [illegible]

六事之機以垂示我我民

人無敢不敬事上下（六事見言視聽思心王極也天文轉運以爲見六事之變異示我也謂天子我與民人無敢不敬畏六事上下君祀之變異示我也與言言者俯從也上下變也日上下入地也殿于上下故日格祀無以上作建下主事爲句謂之王祀而下之非也）上祀（補曰上帝名也）

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榑木之野帝太皡神句芒司之自冬日至數四十六日迎春于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青稅八乘（補曰稅或爲税言以事名之）旂旐尚青田車載矛（補曰木路號曰……作其號）號曰助天生倡之以角舞之以羽此迎春之樂也孟春之月御青陽左介麷用牲（補曰牲牛也春木德作土畜食所勝）索祀于艮隅（補曰索祀正祀外更祀他神也周禮索鬼神而祭祀）兌必恭厥休時雨朔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窒達障塞待優游（補曰挺舊作擬待當爲待）其禁毋伐林木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牲先脾設主于戶索祀于震正朔令曰棄怨惡解役罪免優民（補曰……）農休罰刑開關梁其禁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季春之月御青陽右介麷用鮪索祀于巽隅朔令曰宣庫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九門磔禳出疫于郊以禳春氣南方之極自北戶南至炎風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階七等赤稅七乘旂旐尚赤田車載弓號曰助天養倡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樂也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介麷用黍（補曰黍火穀也赤食所勝）索祀于巽隅視必明厥休時燠朔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舉力農其禁毋隳隄防仲夏之月御明堂正室牲先肺設主于竈索祀于離正朔令曰振貧窮惠孤寡慮因疾出大祿行大賞其禁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乃令民雩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介牲先心設主于中霤索祀于坤隅思必睿厥休時風朔令曰起毀宗立無後封廢國立賢輔卹喪疾中央之極自昆侖中至大室之野帝黃帝神后土司之土王之日禱用牲（補曰牲當作先牲爲先牛用其熟）迎中氣于中室樂用黃鍾之宮爲民祈福命世婦治服章令民口其禁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補曰內淫亂以下皆附人也本此禁但與林木同但時禁耳春不伐木夏可伐夏不墮隄冬可墮……不治宮室……此云內淫亂……今……）西方之極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帝少皞神蓐收司之自夏日至數四十六日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旂旐尚白（補曰……）

（其類）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倡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孟秋之月御總章左介麷用犬（補曰犬金畜食其類）索祀于坤隅言必從厥休時暘朔令曰審用法備盜賊禁姦衺飾羣牧謹貯聚其禁毋弛戎備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牲先肝設主于門索祀于兌正朔令曰謹功築遏溝瀆修囷倉決刑獄趣收斂其禁好攻戰輕百姓飭城郭侵邊竟乃令民畋醵庶氓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菑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介麷用田禽索祀于乾隅朔令曰除道路守門閭陳兵甲戒百官誅不法除道成梁以利農夫北方之極自丁令北至積雪之野帝顓頊神玄冥司之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旂旐尚黑田車載甲鐵（補曰鐵馬……也詩曰駟鐵孔阜）號曰助天誅倡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孟冬之月御玄堂左介麷新年用牲（補曰牲亦牛也以季物戢其嘉名迎陽氣故亦食其勝）索祀于乾隅聽必聰厥休時寒朔令曰申羣禁修障塞畢積聚繫牛馬收澤賦其禁毋作淫巧（補曰古者作於餘三時冬乃工時不禁）仲冬之月御玄堂正室牲先腎設主于井索祀于坎正朔令曰搜外徒止夜禁誅詐偽省鬭釀謹閉關其禁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乃令民罷土功季冬之月御玄堂右介麷用魚（補曰亦食其類）索祀于艮隅朔令曰省牲牷修農器收秸薪築囹圄謹蓋藏乃大儺以禳疾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

殺太子（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伐爲戒……）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叢書引）

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朓則侯王其荼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朒一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其肅（……）

北辰謂之耀魄（此書鈔引叢注文）

地者成萬物者也（此書鈔引）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天五生土（御覽引）

人君嫉賢疾善在下謀上則日蝕薄（？）殺走獸（初學記引）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伐上

正月雷微動而雉雊雷諸侯之象也雉亦人君之類也（初學記引）

（記引叢形日傳文）

雷與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也　霜者殺伐之表　而雪者陰之蓄積甚者也　雲者起於山彌於天陰氣也　王者失中臣下蔽君明則雲陰象多蔽天光　有雲如象謂風師法有大兵　風屬中央雨屬東方（初學記引）

濟而明者天之體　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晉書引）

地者成萬物者也　日者陽德之母陽外發故日以晝明名曰曜靈月羣陰之宗光內影以宵曜名曰夜光　月生三

日朔之罰　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初學記引

辰星者北方水精也文選注引

明王踐位則日儷其精重光以見吉祥文選注引

季夏可以大赦罪人書鈔引

沙麓者山林也

長狄之人長蓋五丈餘也

凡有所害謂之災無所害而異於常謂之異害爲已至異爲方來御覽引

蓍之爲言耆也百年一本生百莖此艸木之壽亦知吉凶者聖人以問鬼神類聚引

夫握方諸之鏡處深澤之下而上引太淸物類相隨可不愼耶

洪範五行傳七

古文尚書

馬融 鄭玄 注
王應麟 集
孫星衍 補集

古文尚書馬鄭注序

賜進士及第刑部郎中前翰林院編修孫星衍撰

尚書馬鄭注十卷題曰古文尚書分三十四篇序一篇從馬鄭編第二十九從古經具載經文用馬氏注周禮省學者兩讀之例篇次文字從馬鄭本皆見釋文正義諸書不敢妄作集注必載所采之書兩書並見從其備者鄭氏受學于馬二家本同故兼錄之不用王肅注肅好亂經且與鄭爲難也後附篇目表及逸文二卷音義二卷敘曰書有四而僞者二亡者三一曰漢文帝使鼂

錯所受伏生尚書廿八篇泰誓後得大小夏侯爲廿九歐陽三分盤庚爲卅一馬氏鄭氏三分泰誓又分顧命出康王之誥爲卅四益以書序而爲之注卽隋經籍志所稱馬融注尚書十一卷鄭元注尚書九卷也此廿八篇經文爲伏生壁藏之餘見史記漢書儒林傳及蓺文志據王充論衡亦云伏生抱百篇藏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而僞孔安國序稱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朱文公亦承其誤大背漢人之言蓋誤會衞宏所云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以爲口授經文不知宏所謂傳言者傳授經義非本文亦或卽是大傳也孔安國亦傳今文故史記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當時謂伏生書爲今文蓋在孔壁科斗書既出之後稱今以別于古且秦時改篆用隸諸儒或以寫經以便循誦劉向既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脫簡脫字文字之異後漢杜林又得漆書古文賈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于是今文合于古文隋經籍志稱馬鄭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是也馬鄭所注雖止伏生之書既從張恭祖受逸十六篇分爲廿四又注

壁中百篇之序遂題曰古文尚書而唐人猶謂此爲今文者以惑于僞古文也一曰漢武帝末孔子壁中所出古文尚書杜林得之西州鄭氏受之張恭祖皆卽其本校伏生書增多十六篇合于伏生書廿九篇并序爲四十六篇古者竹帛異施篇卷同耳故蓺文志云古文經四十六卷而班固自注爲五十七篇者內分盤庚泰誓各爲三顧命爲二九共爲九除序數之爲五十八武成後亡故云五十七篇也古文增多篇無傳注故儒林傳稱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不言安國作傳馬氏稱爲逸無師說漢魏諸儒咸見其全書或稱爲逸書者非亡逸之謂謂逸在伏生廿九篇之外也唐人疑爲不見古文惑矣孔穎達引束晳稱孔子壁中書將始宅殷隋經籍志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又載有徐邈撰古文尚書音一卷梁五經博士劉叔嗣注尚書逸篇二卷唐志有徐邈注三卷陸德明稱永嘉喪亂眾家之書並亡古文蓋絕于此時也一曰漢成帝時張霸所作百兩篇書旣以中書校之非是乃黜其書今遺文僅見王充論衡有云伊尹死大霧三日孔穎達誤以古文二十

四篇爲張霸僞書又以鄭氏所引胤征厥篚玄黃爲是張霸書詞可謂以不狂爲狂霸書自魏晉以來未見稱述蓋亡于漢也一曰晉元帝時梅賾所上尚書孔傳五十八篇引書序以冠各篇之首妄稱鄭沖所傳古文齊姚方興又獻舜典有乃命以位已上廿八字隋劉炫取而列于本第始或信于朝議或不行于河洛至孔穎達爲僞傳撰正義而鄭注漸微其時孔壁古文久亡遂無能辨其眞僞故劉知幾史通稱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北史儒林傳稱南北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尚書則孔安國河洛尚書則鄭康成隋經籍志則稱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也今考梅賾書篇數與古不相應采會書傳又多舛錯或非經文而以爲經（[illegible]）蜀攻昧隨武子引武之善經下云兼弱也隨武子釋仲虺之言推亡固存中行獻子及子皮之言而皆異作虺文或非傳義而以爲傳（孔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四十[illegible]字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言若此僞傳以爲湯誥安國又注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以周親爲管蔡仁人爲箕子微子僞傳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或以此篇爲彼篇（[illegible]）

（[illegible]）或以此言爲彼言（[illegible]）或背于典禮（[illegible]）或乖于史例（[illegible]）或謬于是非（[illegible]）或紋事而失詞（[illegible]）

或重文爲二字（斆即學字而作斆學斗古今字並用禮記俱作學也）其他經義
大異史遷所從孔安國問故之文與顯背鄭說者蓋難
更僕若冗征之以人名爲國族婺之以酋豪爲犬尤可
怪也伏生廿九篇本文存此書中亦或刪改如十有三
年下改放勳爲帝字說文引虞書逸以記之今改虞書
帝曰毋若丹朱傲禹曰予娶塗山云云皆脫帝曰禹曰
額有孟子董仲舒書史記漢書論衡可證耳（史記帝曰毋若丹朱傲又禹曰予辛壬娶塗山云云漢書劉向曰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論衡問孔篇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謂帝勅戒禹毋予不肖子也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又述告篇舜戒禹曰毋若丹朱傲而今本俱以爲禹言）僞孔古文尚書

宋吳棫朱文公嘗疑之當時不能博考以證其僞近
世閻若璩惠棟互加考證別黑白而竄瘖盲學者始知
僞孔傳之非眞古文矣孔子曰君子亦有惡惡莠之亂
苗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唐時行梅賾古文以孔
學古文不可得今時行僞孔傳以馬鄭注本已散亡後
人因循習而不反耳尚書一厄于秦火則百篇爲廿九
再厄于建武而亡武成三厄于永嘉則衆家書及古文
盡亡四厄于梅賾則以僞亂眞而鄭學微五厄于孔穎
達則以是爲非而馬鄭之注亡于宋六厄于唐開元時
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則并僞孔傳中所存廿九篇本
文失其眞七厄于宋開寶中李鄂刪定釋文則并唐德
明音義俱非其舊矣今所傳宋王應麟撰集古文尚書
鄭氏注本李君調元曾刊于蜀中王光祿鳴盛作注又
加增補漸無漏略然王伯厚則不采馬注鄭亦不備又
誤以盤庚優賢揚歷爲大誓之文以棐誓次文侯之命
光祿則博搜群籍逆綴成文或頗省改且馬鄭注亡于
北宋惟太平御覽引有數條出前人所引之外餘則屬

轉措摭非見全書無煩採錄今之所集非敢竊越前修
抄胥之勞庶加致密昔司馬遷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劉
歆稱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今
天子稽古同天既輯四部遺文建辟雍刊石經校士兼
用五經崇三傳而黜胡氏
欽定諸經皆博采漢唐折衷
宸鑒不專用宋學一家之說竊謂伏生馬鄭之書宜與
梅賾本並立學官如藝文志廿九篇卅一篇五十七
篇各家並立之例僞孔書雖非眞古文而廿九篇經文
反賴以存亦或竊取馬鄭義訓孔穎達正義多引古書
爲其有所取材亦且不廢以懸劉歆過而存之之論繼
學之士既遭經學昌明之代豈宜是末師而非往古無
從善服義之公心是書之行莫當世好古敏求之儒知
我而不罪我也

古文尚書目次

古文尚書馬鄭注敘
卷一 虞夏書 堯典
卷二 虞夏書 皐陶謨
卷三 虞夏書 禹貢 甘誓
卷四 商書 湯誓 盤庚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五 周書 泰誓（附馬氏序 江聲辨） 牧誓
卷六 周書 洪範
卷七 周書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卷八 周書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卷九 周書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棐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卷十 書序 馬鄭序贊殘文 篇目表
尚書逸文敘
卷上 虞夏商周九共諸篇逸文
卷下 虞夏商周書逸文 逸書 疑逸書

尚書篇目表

孫星衍撰

尚書百篇	伏生壁藏得存廿八篇泰誓後得大小夏侯為廿九篇	歐陽[illegible]篇	孔壁古文五十八篇武成後亡為五十七篇	馬鄭注伏生書分廿九篇為卅四篇述古文廿四篇	孔安國書傳五十八篇偽孔書序曰與鄭異見書序注
堯典一	有一	有一	有一	注一	有一舜典二
舜典二	無	無	有二	述一	無
汩作三	無	無	有三	述二	無
九共四	無	無	有四	述三	無
九共五	無	無	有五	述四	無
九共六	無	無	有六	述五	無
九共七	無	無	有七	述六	無
九共八	無	無	有八	述七	無
九共九	無	無	有九	述八	無
九共十	無	無	有十	述九	無
九共十一	無	無	有十一	述十	無
九共十二	無	無	有十二	述十一	無
稾飫十三	無	無	無	無	無
大禹謨十四	無	無	有十三	述十二	偽三
皋陶謨十五	有二	有二	有十四	注二	有四益稷五
棄稷十六	無	無	有十五	述十三	無
禹貢十七	有三	有三	有十六	注三	有六
甘誓十八	有四	有四	有十七	注四	有七
五子之歌十九	無	無	有十八	述十四	偽八
胤征廿	無	無	有十九	述十五	偽九
帝告廿一	無	無	無	無	無
釐沃廿二	無	無	無	無	無
湯征廿三	無	無	無	無	無
汝鳩廿四	無	無	無	無	無
汝方廿五	無	無	無	無	無
夏社廿六	無	無	無	無	無
疑至廿七	無	無	無	無	無
臣扈廿八	無	無	無	無	無
湯誓廿九	有五	有五	有廿	注五	有十
仲虺之誥卅	無	無	無	無	偽十一
湯誥卅一	無	無	有廿一	述十六	偽十二
咸有一德卅二	無	無	有廿二	述十七	偽十七
典寶卅三	無	無	有廿三	述十八	無
明居卅四	無	無	無	無	無
伊訓卅五	無	無	有廿四	述十九	偽十三
肆命卅六	無	無	有廿五	述廿	無
徂后卅七	無	無	無	無	無
太甲卅八	無	無	無	無	偽十四
太甲卅九	無	無	無	無	偽十五
太甲四十	無	無	無	無	偽十六
沃丁四十一	無	無	無	無	無
咸乂四十二	無	無	無	無	無
咸乂四十三	無	無	無	無	無
咸乂四十四	無	無	無	無	無
咸乂四十五	無	無	無	無	無
伊陟四十六	無	無	無	無	無
原命四十七	無	無	有廿六	述廿一	無
仲丁四十八	無	無	無	無	無
河亶甲四十九	無	無	無	無	無
祖乙五十	無	無	無	無	無
盤庚五十一	有六	有六	有廿七	注六	有十八
盤庚五十二	有六	有七	有廿八	注七	有十九
盤庚五十三	有六	有八	有廿九	注八	有廿
說命五十四	無	無	無	無	偽廿一
說命五十五	無	無	無	無	偽廿二
說命五十六	無	無	無	無	偽廿三
高宗肜日五十七	有七	有九	有卅	注九	有廿四
高宗之訓五十八	無	無	無	無	無
西伯戡黎五十九	有八	有十	有卅一	注十	有廿五
微子六十	有九	有十一	有卅二	注十一	有廿六
大誓六十一	夏侯廿九	有十二	有卅三	注十二	偽廿七
大誓六十二	夏侯廿九	有十二	有卅四	注十三	偽廿八
大誓六十三	夏侯廿九	有十二	有卅五	注十四	偽廿九
牧誓六十四	有十	有十三	有卅六	注十五	有卅
武成六十五	無	無	有卅七	述廿二	偽卅一
洪範六十六	有十一	有十四	有卅八	注十六	有卅二
分器六十七	無	無	無	無	無
旅獒六十八	無	無	有卅九	述廿三	偽卅三
旅巢命六十九	無	無	無	無	無
金縢七十	有十二	有十五	有四十	注十七	有卅四
大誥七十一	有十三	有十六	有四十一	注十八	有卅五
微子之命七十二	無	無	無	無	偽卅六
歸禾七十三	無	無	無	無	無
嘉禾七十四	無	無	無	無	無
康誥七十五	有十四	有十七	有四十二	注十九	有卅七
酒誥七十六	有十五	有十八	有四十三	注廿	有卅八

梓材七十七	有十六	有十九	有四十四	注廿一	有卅九
召誥七十八	有十七	有廿	有四十五	注廿二	有四十
洛誥七十九	有十八	有廿一	有四十六	注廿三	有四十一
多士八十	有十九	有廿二	有四十七	注廿四	有四十二
無逸八十一	有廿	有廿三	有四十八	注廿五	有四十三
君奭八十二	有廿一	有廿四	有四十九	注廿六	有四十四
成王政八十三	無	無	無	無	無
將蒲姑八十四	無	無	無	無	無
多方八十五	有廿二	有廿五	有五十	注廿七	有四十六
周官八十六	無	無	無	無	偽四十八
立政八十七	有廿三	有廿六	有五十一	注廿八	有四十七
賄肅慎之命八十八	無	無	無	無	無
亳姑八十九	無	無	無	無	無
君陳九十	無	無	無	無	偽四十九
顧命九十一	有廿四	有廿七	有五十二	注廿九	有五十
康王之誥九十二	有廿四	有廿七	有五十三	注卅	有五十一
畢命九十三	無	無	無	無	偽五十二
君牙九十四	無	無	無	無	偽五十三
冏命九十五	無	無	有五十四	逸廿四	偽五十四
蔡仲之命九十六	無	無	無	無	偽四十五
費誓九十七	有廿五	有廿八	有五十五	注卅一	有五十七
呂刑九十八	有廿六	有廿九	有五十六	注卅二	有五十五
文侯之命九十九	有廿七	有卅	有五十七	注卅三	有五十六
秦誓一百	有廿八	有卅一	有五十八	注卅四	有五十八
書序			書序	注書序	書序各冠于篇

尚書百篇

漢書藝文志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篹焉上斷于堯下

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

尚書序正義引鄭氏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按書但有百篇此云百二篇疑非鄭氏原語所疑）

論衡正說篇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

伏生書廿八篇泰誓後得爲廿九篇

史記儒林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

漢書藝文志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

尚書序正義引劉歆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

論衡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漢書藝文志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劉歆傳以尚書爲備注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

儒林傳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

論衡正說篇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

廿九篇分卅一篇

漢書藝文志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尚書序正義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按孔穎達疑伏生已分盤庚爲三篇又泰誓有卅一漢志蓋有太誓）

古文增多十六篇爲廿四篇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及禮記論語孝經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凡數十篇皆古字也　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

劉歆傳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已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堯典正義所稱鄭注書序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城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者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　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

卅一篇分卅四篇合古文廿四篇爲五十八篇武城後亡爲五十七篇

堯典正義引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

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顏師古引鄭氏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堯典正義鄭氏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又太誓三篇為三十四更增益偽書即逸書誤為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按五十八篇見別錄則孔壁古文盤庚太誓本各為三顧命康王之誥為二非始自鄭矣孔穎達誤也

古文尚書篇目表終

古文尚書卷一

馬氏鄭氏注 王應麟撰集 孫星衍補集

堯典第一 虞夏書一 唐書一

曰若稽古帝堯注馬曰順考古道經典釋文堯謚也翼善傳聖曰堯釋文鄭曰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疑志引作稽同古尚書正義言能順天而行與之同功曰放勳注馬曰放勳堯名釋文欽明文思安安注馬曰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釋文鄭曰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

思尚書正義允恭克讓注鄭曰不懈于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尚書正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注鄭曰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于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詩噫嘻正義克明俊德注鄭曰俊德賢才兼人者尚書正義以親九族九族既睦注馬鄭皆曰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釋文鄭曰睦親也後漢書劉愷傳注辯章百姓百姓昭明注鄭曰百別也章明也後漢書劉愷傳注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史記集解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注馬曰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釋文鄭曰高辛氏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周禮序馬鄭皆曰此命羲和者命為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尚書正義鄭曰星辰為一同上云舉其人日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分命羲仲注鄭曰官名蓋春為秩宗夏為司馬秋為士冬為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仲叔亦羲和之子周禮疏序堯既分陰陽為四

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為四岳聖賢羣輔錄注掌四時者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周禮疏序宅嵎鐵曰暘谷注馬曰嵎海嵎也夷萊夷也暘谷海嵎夷之地名釋文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注馬曰賓從也平使也釋文鄭曰謂春分朝日作生尚書正義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注馬曰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詩東方未明正義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尚書正義鄭曰南方七宿總為鳥星禮記月令正義馬鄭皆曰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為一方盡見舉仲月以統一時尚書正義殷中也釋文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注鄭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尚書正義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鄭曰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周禮壺氏疏禮記月令正義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詩東方未明正義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詩七月正義星鳥鶉火之方星火大火之屬虛玄武中虛宿也昴

白虎中宿也因其東方南方皆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星昴星居其中每時總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而互言之耳其實仲夏之月大火之次亦未中也同上厥民因鳥獸希革注鄭曰夏時鳥獸毛疏皮見詩斯干正義分命和仲宅西曰柳谷注鄭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史記集解郡國志劉昭注引作西在隴西西今謂之八充山即究字誤寅餞納日注馬曰餞滅也滅猶沒也釋文鄭曰謂秋分夕月尚書正義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注鄭曰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周禮馮相氏疏禮記月令正義厥民夷鳥獸毛

毳注 鄭曰毳理也毛更生整理。天官司裘疏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注 鄭曰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於時最短。周禮挈壺氏疏 禮記月令正義 厥民隩注 馬曰隩煖也。釋文 鄭曰奧內也。文選赭白馬賦注 鳥獸氄毛注 馬曰氄溫柔貌。釋文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正四時成歲注 鄭曰以閏月推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曆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公羊傳隱元年疏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注 馬曰羲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

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尚書正義 放齊曰胤子朱啟明注 馬曰胤嗣也。釋文 馬鄭皆曰帝之胤子曰朱也。尚書正義 開明也。史記正義 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注 馬曰采言也。釋文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注 馬曰僝具也。釋文 鄭曰共工水官名。史記集解 周禮疏序 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尚書正義 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爲舉。周禮疏序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注 鄭曰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史記集解 詩崧高正義引四岳之事作方岳 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周禮疏序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注 鄭曰於者嘆聲。詩文王正義 鯀哉注 馬曰鯀臣名禹父。史記集解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注 馬曰方放也。釋文 鄭曰方放謂放棄教命。尚書正義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注 馬曰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尚書正義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

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注 馬曰朕我也巽讓也。釋文 鄭曰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統治天下之事者乎。史記集解 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注 鄭曰師諸侯之師。尚書正義 有鰥在下曰虞舜注 馬曰舜謚也舜死後賢臣錄之臣子爲諱故變名言謚。釋文 鄭曰虞氏舜名。尚書正義 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我其試哉注 鄭曰試以爲臣之事。尚書正義 女于時注 鄭曰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尚書正義 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注 馬曰水所入曰汭嬀汭嬀水之曲。水經河水注 嬪于虞帝曰欽哉愼徽五典五典克從注 馬曰徽善也。釋文 鄭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史記集解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注 鄭曰賓擯謂舜爲上擯以迎諸侯。尚書正義 馬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史記集解 納于大麓注 馬鄭皆曰麓山足也。釋文 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注 馬曰底定也。釋文 三年注 鄭曰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年也。史記集解 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怡正月上日注 馬曰上

日朔日也。史記集解 鄭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史記集解引作改正建朔 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尚書正義 受終于文祖注 馬曰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釋文 鄭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史記集解 在璿機玉衡以齊七政注 馬曰璿美玉也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衡其中橫筩。尚書正義引作篇 所以視星宿也。尚書正義引有此句 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史記索隱 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主土謂塡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也。同上卷九 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機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尚書正義 鄭曰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史記集解 動運爲機持正爲衡皆以玉爲之視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宋書天文志 肆類于上帝注 馬曰上帝太乙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釋文 鄭曰禮祭上帝于圜丘。史記

集解 禋于六宗注 馬曰禋精意以享也六宗天地四時也。釋文 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尚書正義 拔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禋之言煙周禮疏與馬注此不同 鄭曰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周禮疏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注 鄭曰徧以尊卑次秩祭之羣神若丘陵墳衍之屬。詩時邁正義 般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注 馬曰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史記集解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注 馬曰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史記集解 柴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釋文 鄭曰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嶽名也柴者考績燎也。史記集解引作柴燎 望秩于山川者遍以尊卑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公羊傳隱八年疏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注 馬曰律法也

文作[illegible]馬曰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illegible]
節氣[illegible]有不同故因[illegible]而合之也[illegible]
同當[illegible]律度丈尺斛斗斛角所兩也 史記[illegible]衡也
揉 胡上日衡 文選六代論注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
五器 注 馬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三帛三孤所執也[illegible]
二生羔雁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五器上五玉 史記
集解 鄭曰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五玉瑞節執之
曰瑞陳列曰玉也二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
之帛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
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為繅也二生一死贄者
羔雁生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如者以物相授
與之言授贄之禮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贄各
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
皆去器 公羊傳隱八年疏 贄之言至所以自致也 史記正義 卒乃復
注 馬曰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已下不還也 史記集解 五月
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初 注 鄭曰卒已也復歸
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五月

古文尚書注 卷一 九 問經堂

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
也 公羊傳隱八年疏 歸格于蓺祖用特 注 馬曰蓺禰也 釋文 鄭曰
蓺祖文祖猶周之明堂 詩我將正義 每歸用特者明祭一岳
卽歸也如尚書王制之文所以不一岳之後而云歸者
由明四岳禮同使其文相次是以終巡守之後乃始云
歸耳 通典巡守篇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注 馬曰四面朝于
方岳之下 釋文 鄭曰四朝四季[illegible]朝京師也 釋文 巡守之
年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
京師也 史記集解 成編是也 禮記王制正義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旗 肇十有二州 注 馬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
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為
營州於是為十二州也 史記集解 鄭曰更爲之定界 史記集解 濬
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為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為并
州燕以北為幽州新置三州幷舊爲十二州也 爾雅釋地釋文
封十有二山濬川 注 鄭曰濬水害也 史記集解 象以典刑 注
馬曰言咎繇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有其象無其人
也 史記集解 鄭曰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
周禮司刑疏 流宥五刑 注 馬曰流放宥寬也 釋文 一曰

古文尚書注 卷一 十 問經堂

幼少二曰老耄三曰蠢愚五刑墨劓剕宮大辟 史記集解 鄭
曰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 尚書正義 鞭作官刑 注 馬曰
爲辨治官事者爲刑 史記集解 扑作教刑 注 鄭曰扑檟楚也
扑爲教官爲刑者 史記集解 金作贖刑 注 馬曰金黃金也意
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 史記集解 眚災過赦怙終
賊刑 注 鄭曰眚災爲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
之怙其姦邪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 史記集解 欽哉欽哉
惟刑之謐哉流共工于幽洲 注 馬曰北裔也 史記集解 詩蓼蕭
正義引鄭注作幽北裔脫州字 放驩兜于崇山 注 馬曰南裔也 史記集解
竄三苗于三危 注 馬曰西裔也 史記集解 三苗國名也縉雲
氏之後為諸侯盍饕餮也 釋文 殛鯀于羽山 注 馬曰殛誅
也羽山東裔也 史記集解 四罪而天下咸服 注 鄭曰左傳帝
鴻氏不才子謂之渾敦少皞氏不才子謂之窮奇顓頊
氏不才子謂之檮杌縉雲氏不才子謂之饕餮 尚書正義云鄭
元具引左傳之文今略 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爲渾敦也共工爲
窮奇也鯀爲檮杌也而三苗爲饕餮亦可知 尚書正義 禹治
水事畢乃流四凶 同上 故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
刑之 同上 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

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
門明四目達四聰 注 鄭曰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于
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
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 詩民勞正義 咨十有
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 注 鄭曰能恣也 詩民勞釋文 惇
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
帝之載 注 馬曰熙明庸功也 史記集解 鄭曰載行也 尚書正義 使
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 注 鄭曰初堯冬官
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
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
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 周禮考工記疏引作更名
虞是也 周禮序疏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注 馬曰
懋美也 釋文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 注 鄭曰稷棄也
初堯天官爲稷 周禮序疏 舜登用之年舉棄爲之 詩生民正義 時
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 尚書正義 舉八元使布五
教契在八元中 詩生民正義 帝曰俞汝往哉 注 鄭曰然其舉
得其人汝徃居此官不聽其所讓 史記集解 帝曰棄黎民祖
飢 注 馬曰祖始也 詩釋文 汝后稷播時百穀 注 鄭曰阻讀

古文尚書注 卷一 十一 問經堂

曰阻阻厄也時讀曰蒔 史記集解釋文引 始者洪水時衆民厄于
飢汝居稷官種蒔五穀以救活之 詩思文正義 帝曰契百姓
不親五品不遜 注 鄭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 史記集解 汝作
司徒敬敷五教 注 馬曰五品之教 史記集解 在寬帝曰皋陶
蠻夷猾夏 注 鄭曰猾夏侵亂中國也 史記集解 寇賊姦宄 注
鄭曰強取爲寇殺人曰賊 周禮朝士疏 由內爲姦起外爲軌
史記集解釋文引 汝作士 注 馬曰獄官之長 史記集解 鄭曰士察也主
察獄訟之事 尚書正義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注 馬曰五刑墨
劓剕宮大辟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朝同

族逆甸師氏既服五刑當就三處史記集解馬鄭皆曰三就
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尚書正義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注
馬曰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
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史記集解鄭
曰宅讀曰咤懲刈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刈五咤
者是五種之器謂梏一梏二拲三周禮正義三處者自九
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尚書
正義惟明克允注馬曰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史記集解鄭曰
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成功周禮疏序帝曰疇若

予工注馬曰謂主百工之官也史記集解僉曰垂哉帝曰俞
咨垂汝共工注馬曰為司空共理百工之事史記集解垂拜
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
上下草木鳥獸注馬曰上謂原下謂隰史記集解僉曰益哉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注馬曰虞掌山澤之官名史記集解
鄭曰言朕虞重鳥獸草木尚書正義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
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注馬
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鄭曰天事地事人事之
禮也史記集解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注鄭曰主
次秩尊卑史記集解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
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注馬曰胄
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釋文鄭曰國子也史記集解直而溫注
馬曰正直而色溫和史記集解寬而栗注馬曰寬大而謹敬
戰栗也史記集解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注馬
曰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史記集解聲依永律和聲注鄭曰
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為和也史記集解八音克諧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注鄭曰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
隅也史記集解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注鄭曰石磬

也公羊傳哀十四年疏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史記
集解謂聲音之道與政通焉公羊傳哀十四年疏帝曰龍朕堲讒說
殄行震驚朕師注馬曰殄絕也絕君子之行史記集解鄭曰
所謂色取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衆臣使之疑惑史記集解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注鄭曰納言如今尚
書管主喉舌也北堂書鈔設官部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注馬
曰稷契皐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敕
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十二牧四岳凡二十
二人史記集解鄭曰自岳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
格於文祖所勑命也尚書正義史記集解引末句文尚書正義云鄭以為二十二人數
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與禹異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注鄭曰流四凶者卿為
伯子大夫為男降其位耳猶為國君故以三苗為西裔
諸侯猶為惡乃復分北史記集解引作析流之謂分北西裔之
三苗也尚書正義北猶別也史志注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
五十載陟方乃死注鄭曰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
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
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尚書正義

古文尚書卷一終

古文尚書卷二

馬氏鄭氏注 王應麟撰集 孫星衍補集

皐陶謨第二 虞夏書二 虞書一

曰若稽古皐陶曰注鄭曰以皐陶下屬為句尚書正義允迪
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
惇敘九族庶明勵翼注鄭曰惇厚也後漢書樊准傳注庶衆也
勵作也敘次序也序史記集解引作次序九族而親之衆明尚書正義
引作衆賢明作羽翼之臣也蜀志注邇可遠在茲注鄭曰此或
由近可以及遠也史記集解禹拜昌言曰俞皐陶曰都在知

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
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
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注馬曰禹為父隱故不言
鯀尚書正義史記集解引鄭注同作言不及鯀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
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
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
義注鄭曰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
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尚書正義寬謂度量寬宏
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
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
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剛
斷彊謂性行堅彊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
之次從寬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
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上同擾訓也致果曰毅
蜀志注彰厥有常吉哉注鄭曰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
則成善人矣尚書正義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注馬曰浚
大也釋文日嚴祗敬六德注鄭曰三德六德皆亂而敬已
下之文尚書正義亮采有邦注馬曰亮信采事也史記集解翕受

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注 馬鄭皆曰才德過千人爲
俊百人爲乂 尚書正義 釋文引馬注兩爲字作曰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注 馬曰凝定也 釋文 鄭曰凝成也 尚書
正義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注 馬曰一
日二日猶日日也 尚書正義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
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 疏
鄭曰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 尚書正義
同寅協恭和衷哉 注 鄭曰并上之禮共有此事 尚書正義 天
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注 鄭曰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
也三也 周禮小宗伯疏 禮記王制正義同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
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注
鄭曰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
同 詩烝民正義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
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注 馬曰襄因也 釋文 鄭曰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
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也 尚書正義 帝曰來
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
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注 鄭
曰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溺之害 尚書正義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 注 馬曰鮮生也 釋文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注 鄭曰畎澮田間溝也
史記集解 濬所以通水于川也 文選長笛賦注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
食 注 馬曰根生之食謂百穀 釋文 鄭曰禹復與稷教民種
澤物菜蔬艱戹之食 尚書正義 授以水之眾鼃食謂魚鼈也
詩思文正義 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注 鄭曰粒
米也又養也眾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 詩思文正義
皋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

安汝止 注 鄭曰安汝之所止無妄動動則擾民 史記集解 惟
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
用休 注 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 史記集解 帝曰
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注 鄭曰臣哉汝當爲我鄰哉鄰
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 尚書正義 禹曰
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注 鄭曰動作視聽皆由臣也
尚書正義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注 馬曰我欲左右助民汝當
翼成我也 史記集解 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注

鄭曰會讀爲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
蓋取虎彝蜼彝而已 釋文引作宗彝虎也 粉米白米也絺讀爲黹
黹紩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
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
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上
益下更其等差 尚書正義 左傳桓二年正義引作有虞氏十二章自日月而下至周而日月
星辰畫于旌旗又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見服自九章而下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
服汝明 注 馬曰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
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
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上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
藻火爲四章 尚書正義 鄭曰性曰采施曰色 尚書正義 左傳昭二十五年
正義 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 禮記月令正義 作服者此十二章
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
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 尚書正義 予欲聞六
律 注 鄭曰舉陽陰從可知也 尚書正義 五聲八音采政忽以
出納五言 注 鄭曰忽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
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 史記集解 汝聽予違汝弼汝無
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注 鄭曰四近謂左輔右弼前疑

後承 尚書正義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
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
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
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
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帝曰無
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
舟 注 鄭曰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
頟頟使人推行之 尚書正義 朋淫于家 注 鄭曰朋淫淫門內
史記集解 用殄厥世予創若時禹曰予娶塗山辛壬癸甲啟
呱呱而泣予弗子 注 鄭曰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
宿而爲帝所命治水 尚書正義 惟荒度土功 注 鄭曰荒奄也
奄大九州四海之土 詩殷武正義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注 馬
曰面五千里爲方萬里 釋文 鄭曰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爲
萬里 同上 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
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
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
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
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

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
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
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 禮記王制正義 輔五
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堯
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
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
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
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 禮記王制正義引作百里之封 猶用
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五千

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 尚書正義 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一州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 詩蓼蕭正義 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畢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

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 尚書正義 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注 鄭曰州十有二師二千五百人爲師師長也 釋文 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 詩蓼蕭正義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注 鄭曰歸美于二臣 尚書正義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注 馬曰戛櫟也 釋文 鄭曰戛櫟也戛擊鳴球已下數器 尚書正義引作戛擊鳴球三者 皆總下樂擊此四器也 鳴球即玉磬也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所以節樂云以詠者謂歌詩也 周禮大司樂疏 祖考來格 注 馬曰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 尚書正義 鄭曰神來至也 周禮大司樂疏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注 鄭曰云虞賓在位者謂舜以爲賓即二王後丹朱也云羣后德讓者謂諸侯助祭者以德讓也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 周禮大司樂疏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 注 鄭曰云下管鼗鼓已下謂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云合止柷敔者合樂用柷柷狀如漆筩中有椎搖之所以節樂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櫟之所以止樂 周禮大司樂疏 詩有瞽正義引作合之各投椎於其中而搖之云所以止鼓謂之

止 笙鏞以閒 注 鄭曰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鏞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頌其成也以間者堂上堂下間代而作 周禮大司樂疏 鳥獸蹌蹌 注 馬曰鳥獸筍虡也 釋文 鄭曰謂飛鳥走獸蹌蹌然而舞也 周禮大司樂疏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注 鄭曰簫韶舜所制樂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紹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舜樂名舜樂者其秉簫乎樂備作謂之成 公羊傳哀十四年疏 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 尚書正義 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故致得來儀乘匹而致得雄曰鳳雌曰皇來儀止巢而乘匹 周禮大司樂疏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注 鄭曰夔語舜云磬有大小予擊大石磬拊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 周禮大司樂疏 百獸服不氏所養者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焉 公羊傳哀十四年疏 庶尹允諧 注 鄭曰庶衆也尹正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衆正之官信得其諧和 周禮大司樂疏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 注 鄭曰戒臣 尚書正義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注 鄭曰使羣臣念帝之戒 史記集解 率作興事愼乃

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 注 鄭曰載始 尚書正義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 注 馬曰叢總也脞小也 釋文 鄭曰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 尚書正義 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古文尚書卷二終

古文尚書卷三

馬氏鄭氏注　王應麟撰集　孫星衍補集

禹貢第三　虞夏書三　夏書一

禹敷土 注 馬曰敷分也 史記集解 釋文 鄭曰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 周禮大司樂疏 隨山刊木 注 鄭曰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 尚書正義 奠高山大川 注 馬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 史記集解 冀州既載 注 馬曰載載于書也 釋文 鄭曰兩河間曰冀州 史記集解 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 公羊傳莊十年疏 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 尚書正義 壺口治梁及岐

注 馬曰壺口山名 釋文 鄭曰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 史記集解 詩周南召南譜正義引作美陽西北 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 尚書正義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注 鄭曰岳陽縣太岳之南于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太岳在河東彘縣東名霍太山 詩唐風譜正義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注 馬曰衡漳水名 釋文 鄭曰懷縣屬河內 史記集解 漳水出上黨沾大要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 周禮職方氏疏 橫漳漳水橫流 尚書正義 入河 周禮職方氏疏 厥土惟白壤 注 馬曰壤天性和美也 釋文 厥賦惟上上錯 注 馬曰地有下上相錯通率第一 釋文 鄭曰此州入穀不貢賦之差 尚書正義 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 禮記王制正義 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 尚書正義 厥田惟中中 注 馬曰土地有高下 釋文 鄭曰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

物者因土廣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爲之田 詩 正義 衞既從大陸既作 注 鄭曰地理志恆水出恆山衞水在靈壽大陸澤在鉅鹿 史記集解 通典州郡 俱作 釋地 島夷皮服 注 馬曰島夷北夷國 鄭曰鳥夷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 史記集解 正義引 東北作東 方賦作搏 夾右碣石入于河 注 鄭曰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 尚書正義 濟河惟兗州 注 鄭曰言沇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 史記集解 九河既道 注 馬曰九河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 史記集解 鄭曰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 詩般正義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注 鄭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曰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 史記集解 桑土既蠶 注 鄭曰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

之上地有桑間者 詩桑中正義 是降丘宅土 注 鄭曰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尊故記之 尚書正義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 注 馬曰墳有膏肥也繇抽也 釋文 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 注 馬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 尚書正義 鄭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中下 史記集解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注 鄭曰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功故以貢篚別之 尚書正義 鄭曰貢篚 云篚厥玄黃昭我周王 堯典正義 浮于濟漯 注 鄭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 史記集解 達于河海岱惟青州 注 鄭曰今青州界東自海西至岱東岳曰岱山 史記集解 公羊傳莊十年疏引有今青州界三字 嵎夷既略 注 馬曰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 史記集解 濰淄其道 注 鄭曰濰淄兩水名 詩齊譜正義 地理志濰水出琅邪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 史記集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注 鄭曰斥謂地鹹鹵 史記集解 釋文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注 鄭曰

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 史記集解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注 鄭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 史記集解 海岱及淮惟徐州 注 鄭曰徐州界又南至淮水 公羊傳莊十年疏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注 鄭曰淮沂二水名 周禮職方氏疏 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縣蒙羽二山名 史記集解 大野既豬 注 馬曰水所停止深者曰豬 釋文 鄭曰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 史記集解 東原底平 注 鄭曰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 史記集解 厥土赤埴墳 注 鄭曰埴黏土也 周禮考工記疏 熾赤也 文選注 草木漸包 注 馬曰包相包裹也 釋文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 注 鄭曰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 史記集解 羽畎夏翟 注 鄭曰羽山之谷 詩節南山正義 夏翟之羽 周禮草人疏 嶧陽孤桐 注 鄭曰地理志嶧山在下邳 史記集解 嶧今下邳西葛嶧山也 太平御覽地部 泗濱浮磬 注 鄭曰泗水出濟陰乘氏也 史記集解 淮夷蠙珠暨魚 注 馬曰淮夷二水名 釋文 鄭曰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與美魚 周禮疏 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 尚書正義 厥篚玄纖縞 注 鄭曰纖細也祭服之材尚細 史記集解 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

州 注 鄭曰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 公羊傳莊十年疏 彭蠡既豬 注 鄭曰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 史記集解 南方謂都爲豬 史記索隱 陽鳥攸居 注 鄭曰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 詩匏有苦葉正義 三江既入 注 鄭曰三江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 初學記地部 三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 尚書正義 震澤底定篠簜既敷 注 鄭曰篠竹箭 儀禮大射儀疏 厥草惟夭 注 馬曰夭長也 釋文 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注 馬曰漸洳也 史記集解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 注 鄭曰金三品者銅三色也 尚書正義 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 注 鄭曰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 尚書正義 厥篚織貝 注 鄭曰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 尚書正義 厥包橘柚錫貢 注 鄭曰有錫則貢之 尚書正義引又有此州有錫則貢之句 或將之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 史記集解 均于江海達于淮泗 注 馬曰均均平 鄭曰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 史記集解 荊及衡陽惟荊州 注 鄭曰荊州界自荊山南至衡山之南

公羊傳莊十年疏 江漢朝宗于海 注 鄭曰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尚書正義 九江孔殷 注 鄭曰地理志九江在潯陽南皆合爲大江 史記集解 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 尚書正義 沱潛既道 注 馬曰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 釋文 鄭曰水出江爲沱漢爲潛 史記集解 吳志注 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

也若則木閒篆類尚書正義古字作又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注馬曰栝白栝也釋文鄭曰柏葉松身曰栝杶榦栝柏四木名皆柘弊周禮考工記疏伯葉松身曰栝詩竹竿正義礪砥砮丹注鄭曰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尚書正義惟箘簵楛三邦厎貢注馬曰箘簵竹名楛木名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史記集解楛木名可以爲箭釋文鄭曰箘簵聆風也史記集解楛木類周禮考工記疏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箘簵是兩種竹也肅慎氏貢楛矢知楛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犹之猶然猶言三邦厎貢

古文尚書注　卷三　七　問字堂

卽近澤三國致此貢也尚書正義作周之始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周禮職方氏疏引此州中生勞風與楛菁茅多三國貢之厥名包匭菁茅注鄭曰匭猶纏結也菁茅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也史記集解厥篚玄纁璣組注馬曰組文也釋文九江納錫大龜注馬曰納入也釋文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荊河惟豫州注鄭曰豫州界自荊山而北至于河詩風譜正義公羊莊十年疏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播既豬注馬曰滎播澤名釋文鄭曰沇水溢出河爲澤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史記集解引作滎陽人猶謂其處爲滎播其在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詩竹竿正義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注馬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壚也史記集解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注鄭曰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也公羊傳莊十年疏岷嶓既藝注鄭曰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嶓冢山在漢陽西史記集解沱潛既道注鄭曰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原有郫江

古文尚書　卷三

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尚書正義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導漢疏通卽爲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既道水經注蔡蒙旅平注鄭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史記集解和夷厎績注馬曰和夷地名也史記集解鄭曰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理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水經桓水注厥土青黎注馬曰黎小疏也釋文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注鄭曰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中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尚書正義厥貢璆

鐵銀鏤砮磬注鄭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鏐鏤剛鐵可以刻鏤也史記集解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注馬曰西治傾山惟因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水經桓水注鄭曰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閒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阪曲爲盤也同上地理志西傾山在隴西臨洮史記集解浮于潛逾于沔注鄭曰或謂漢爲沔史記集解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

古文尚書注　卷三　九　問字堂

注鄭曰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也詩秦譜正義公羊傳莊十年疏弱水既西注鄭曰衆水皆東此獨西流也史記集解故記其西下也尚書正義涇屬渭汭注馬曰屬入也釋文鄭曰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于河地理志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开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詩谷風正義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曰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尚書正義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注

鄭曰地理志終南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史記集解原隰厎績至于豬野注鄭曰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是也原隰豳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尚書正義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史記集解三危既宅注鄭曰河圖及地說尚書正義引作地記書云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史記集解當岐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尚書正義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注鄭曰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詩正義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注

古文尚書注　卷三　十　問字堂

馬曰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釋文鄭曰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尚書正義史記索隱別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尚書正義導汧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注馬曰三條導汧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曰四列導汧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尚書正義地理志汧在右扶風也史記集解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注鄭曰地理志云朱圉在漢陽南太華山在弘農華陰西南史記集解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注鄭曰地理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嵩高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史記集解導嶓冢至于荊山注鄭曰荊山在南郡臨沮史記集解內方至于大別注鄭曰地理志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別在廬江安豐縣史記集解尚書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注鄭曰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尚書正義地理志弱水出張掖史記集解至于合黎注馬曰合黎地名史記集解鄭曰山名尚書正義地說云合黎山在

酒泉會水縣東北（史記索隱）餘波入于流沙 注 馬曰流沙地名（史記集解）鄭曰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於南海（史記集解）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注 鄭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史記集解）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脅（通典州郡篇）今中國無也（尚書正義）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 注 鄭曰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閼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閼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水經河水注）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注 鄭曰地喉也沇出伾際矣然則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水經河水注）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注 鄭曰地說云大河東北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地理志曰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北共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郕降於齊師之降

蓋周時國有地者惡言降故改云共耳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水經濁水注）又北播爲九河 注 鄭曰播散也（尚書正義）同爲逆河入于海 注 鄭曰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迎受也（史記集解　尚書正義引作迎而相受）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注 鄭曰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史記集解）又東爲滄浪之水 注 馬鄭皆曰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水經夏水注）鄭曰[illegible]漢河之別流也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是此水也（史記集解　水經河水注引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

亦過三澨至于大別 注 馬鄭皆曰三澨水名也（水經沔水注）鄭曰在江夏竟陵之界（史記集解）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 注 鄭曰匯回也漢與江鬬轉東成其澤矣（水經沔水注）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 注 馬曰醴水名鄭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長沙有醴陵縣（史記集解）其以陵名爲縣乎（尚書正義）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尚書正義上同）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 注 馬曰迆靡也（文選注）鄭曰東迆者爲南江（史記集解）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注 鄭曰地理志沇水出河東東垣

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泆爲滎（史記集解）東出于陶丘北 注 鄭曰地理志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北（史記集解）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 注 鄭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爲鵌似鵽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注）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愼財賦 注 鄭曰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愼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史記集解）咸則三壤成賦 注 鄭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史記集解）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注 鄭曰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祚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史記集解）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 注 馬曰秸去其穎

（釋文）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注 鄭曰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弱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禮記禮器正義引作秆）刈禾也二百里銍銍斷去藁也（禮器正義引作謂刈禾也）三百里秸秸又去穎也（禮器正義引作去其穎惟藁秸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是納總爲之差使百里從之耳（詩甫田正義）五百里侯服百里采 注 馬曰采事也各受王事者（史記集解）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 注 馬曰夷易也（釋文）二百里蔡 注 馬曰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史記集解）鄭曰蔡之言殺減殺其賦（尚書正義）五百里荒服 注 馬曰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史記集解）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注 馬曰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流行無城郭常居（史記集解）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秸銍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詩殷武正義）甸服之外百里至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尚書正義）鄭曰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同上）每言五

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於五千也（詩殷武正義）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廣萬里（詩天作正義　尚書正義引作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殘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又云地倍于堯）甸服比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爲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於周爲采服其弼當衞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於周爲鎭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

詩譜正義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注 鄭曰朔北方也 史記集解 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 尚書正義 禹
錫玄圭告厥成功

甘誓第四　虞夏書四　夏書三

大戰于甘 注 馬曰甘有扈南郊地名 史記集解 正義 釋文引作 尚書
地也 甘水名今在鄠縣西 釋文 鄭曰天子之兵故曰大 尚書正義
乃召六卿 注 鄭曰六卿者六軍之將 詩棫樸正義 周禮六軍
皆命卿則三代同矣 禮記曲禮正義 王曰嗟六事之人 注 鄭曰
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 尚書正義 予誓

告汝 注 馬曰軍旅曰誓會同曰誥 釋文 鄭曰誓戒要之以
刑重失禮也 尚書正義 有扈氏 注 馬曰姒姓之國爲無道者
釋文 鄭曰有扈與夏同姓 尚書正義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注 馬曰
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 釋文 鄭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
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 史記集解 天用勦絕
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
攻于右汝不恭命 注 鄭曰左車左右車右 史記集解 御非其
馬之政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
戮汝

古文尚書卷四

馬氏鄭氏注　王應麟撰集　孫星衍補集

湯誓第五　商書一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注 鄭曰契始封商湯遂以商
爲天下之號 尚書正義 非台小子 注 馬曰台我也 史記集解 敢行
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
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
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
注 馬曰遏止也 釋文 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 注 馬曰衆

民相率怠惰不和同 史記集解 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注
鄭曰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
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辭以脅恐下民也 尚書
正義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
大賚汝 注 鄭曰賚賜也 史記集解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
從誓言予則孥戮汝 注 鄭曰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
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槁 尚書正義
罔有攸赦

盤庚第六上　商書二

盤庚遷于殷 注 馬曰盤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
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從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
釋文 鄭曰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
祖乙故繼之于上祖之祖乙爲湯四孫七世也又加祖
乙復其祖父遍盤庚故十世 尚書正義 祖乙圮耿後奢侈踰
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
徙居湯舊都 同上 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 同上 篇是盤庚
爲臣時事 同上 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
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

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
五邦 注 馬曰五邦謂商丘亳囂相耿也 釋文 鄭曰湯自商
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 尚書正義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
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 注 馬曰
顛木而肄生曰枿 釋文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
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
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注 馬曰箴諫也 釋文 鄭曰
晉僞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于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
勑以無伏之 尚書正義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
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
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
用丕變今汝聒聒 注 馬曰聒聒拒善自用之意 釋文 鄭曰
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 尚書正義 起信險膚予弗
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
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
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
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
不昏作勞 注 鄭曰昏讀爲敃敃勉也 尚書正義 據上志注引作昏勉也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
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
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 注 馬曰相視也憸利小小
見事之人也 釋文 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
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
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
注 馬曰靖安也 釋文 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 注 馬曰遲任
古老成人 釋文 鄭曰古之賢史 尚書正義 人惟求舊器非求舊
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注]鄭曰大享
謂烝嘗也 尚書正義 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
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注]鄭曰我告汝
於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必心乃能中志在所射必中然
後發之為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己心度之可施於彼然
後出之 尚書正義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注]鄭曰老弱
皆輕忽之意也 尚書正義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
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
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眾其惟致告自

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
悔

盤庚第六中 商書二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注]鄭曰作渡河之具 尚書正義 乃話
民之弗率[注]馬曰話告也言也 釋文 誕告用亶其有眾[注]
馬曰亶誠也 釋文 咸造勿褻在王庭[注]馬曰造為也 釋文 盤
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
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
虐[注]鄭曰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 尚書正義 先王不懷厥攸
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
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
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
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
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注]馬曰屬獨也
釋文 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
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
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
豈汝威用奉畜汝眾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

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
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
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
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
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
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
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
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注]鄭曰我所以告汝者不變
易言必行之 尚書正義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
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
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
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第六下 商書二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注]鄭曰徙主于民故先
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 尚書正義 綏爰有眾
[注]鄭曰爰于也安隱于其眾也 魏志注 曰無戲怠懋建大
命[注]鄭曰勉在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 尚書正義 今予
其敷心腹腎腸歷[注]鄭曰謂動其所歷試 魏志劉廙傳注

腹腎腸歷 歷試也 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
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
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
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
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
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朕不肩好
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注]鄭曰鞠養言能
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 尚書正義 今我既羞告
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
民德永肩一心

高宗肜日第七 商書三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注]鄭曰謂其黨 尚書正義 惟先
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
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注]鄭曰年命者蠢愚之
人尤惑焉故引以諫王也 尚書正義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
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
典祀無豐于昵[注]馬曰昵考也謂禰廟也 釋文

西伯戡黎第八 商書四

西伯既戡黎[注]鄭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為雍
州伯也 尚書正義 南兼梁荊在西故曰西伯 詩周南召南譜正義 戡黎
入紂圻內 尚書正義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
命格人元龜[注]馬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 史記集解 罔敢
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
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注]鄭曰王暴虐于民使
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者
史記集解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
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
罪多參在上[注]馬曰參字累在上 釋文 乃能責命于天殷
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微子第九 商書五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注]鄭曰微與箕俱在圻內 尚書正義 箕
子紂之諸父 同上 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時猶未正及
生紂時已得正為妻也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 [illegible]
論語微子疏 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為之奴少師者大師之
佐孤卿也時比干為之死也 同上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

祖底遂陳于上【注】馬曰我祖湯也史記集解 我用沈酗于酒
用亂敗厥德于下【注】馬曰下世也史記集解 殷罔不小大
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注】馬曰非但小人學爲姦
宄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史記集解 凡有辜罪乃罔
恒獲【注】鄭曰凡猶皆也尚書正義 獲猶得也草竊姦宄皆有是罪
其罰簌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史記集解 小民方興相
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
于今【注】馬曰越下也于是至矣于今到矣史記集解 曰父師
少師【注】馬曰重呼告之史記集解 我其發出往【注】鄭曰發起
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史記集解 吾家耄遜于荒
【注】馬曰卿大夫稱家史記集解 鄭曰耄昏亂也在家不堪昏
亂故欲遜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遊以寫
我憂亦此意也尚書正義 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注】
馬曰躋猶墜也恐顛隕于非義當如之何也鄭曰其語
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記曰何居史記集解 父師若曰王子
【注】鄭曰少師不荅志在必死史記集解 尚書正義 天毒降災荒殷
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
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注】馬曰往盜曰竊釋文 天曰神

地曰祇史記集解 鄭曰犧純毛牷體完具周禮大人疏 用以容將
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注】馬曰稠數也釋文 馬鄭皆
曰斂謂賦斂也釋文 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
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
出迪我舊云刻子【注】馬曰云言也刻侵刻也釋文 王子弗
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注】馬曰靖謀也釋文 我
不顧行遯

古文尚書注卷四終

古文尚書卷五

馬氏鄭氏注　王應麟撰集　孫星衍補集

太誓第十上　周書一

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注】馬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史記集解 下至于孟津之上詩思文正義【疏】鄭曰孟津地名同上
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周禮大祝疏
正稽古立漢書平當傳作建 功立事可以永年傳于無窮平當傳
此四字 丕天之大律漢書郊祀志【注】鄭曰丕大也律法也後漢書班固傳注

太子發拜手稽首周禮大祝疏
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史記周本紀【注】馬曰諸受符節有
司也史記集解 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
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史記周本紀 尚書大傳引作乃告于司馬司
徒諸節亢才予無知以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
子予受先公戮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詩大明正義
司馬在前詩大明正義
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史記齊世家【注】鄭曰師尚
父文王于磻溪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太師號曰尚父
尊之詩大明正義 號曰【注】鄭曰號令之軍法重者史記周本紀集解 蒼兕
蒼兕【注】馬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史記齊世家集解 總爾衆庶與
爾舟楫後至者斬索隱云此文上下見今文太誓 太子發升舟中流白
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羣公咸曰休哉詩思文正
義【注】馬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
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史記集解 鄭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
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
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
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于岸上燔魚以祭
變禮也詩思文正義 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

流之爲鵰其色赤其聲魄云至以穀俱來同上【注】馬曰王
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史記集解 鵰摯鳥也明
武王能伐紂史記索隱 鄭曰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
上流猶變也鵰當爲鴉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
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
瑞臻赤周之正色也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
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爲年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
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牟麥也詩曰
貽我來牟詩思文正義 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
哉董仲舒傳作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見今文太誓 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
之尚書大傳 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諸于王王動色變周禮大祝疏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尚書正義云馬融書序引泰誓
皆曰孜孜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詩譜周頌正義 丙午
還師尚書正義云三統歷引今文泰誓 前師乃鼓鼓譟周禮注 師乃搯前
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詩大明正義云鄭引太誓云言王始至孟津八百諸
侯不期而會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則似八百諸侯在白魚入舟前
十二月史記云十一年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咸曰孳孳

無怠史記周本紀 天將有立父母詩正月正義 民之有政有
居詩譜敘正義 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
其三正【注】馬曰動逆天地人也離逷其王父母弟【注】鄭
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乃
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
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注】鄭曰夫子丈夫之稱
不可再不可三以上經文并注史記周本紀及集解周本紀云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又有
馬鄭注知是太誓齊本紀亦云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

予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說苑臣術篇）

馬氏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雕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

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尚書正義）

江處士聲辨之曰案融之意以太誓非伏生所傳故疑之耳緣獨不見伏生之尚書大傳乎太誓雖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大傳旣引其文矣其所以不傳者蓋生年老容有遺忘自序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記憶其全故爾大傳引九共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述其片語而不傳其全文是其不能記憶之明驗也然則太誓雖不出于伏生不得謂非秦火以前伏生所藏之舊文矣且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計伏生之書二十八篇三分盤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太誓三篇適五十七无太誓則不符其數又李顒集注尚書于此太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作傳矣而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太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太誓同乎古文又可知

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則五十四篇豈在其可信邪若其所稱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則史敬說商書言之矣而馬子長亦錄其文于本紀矣不旣信而有徵乎又若火流爲雕以穀俱來斯乃符命之應猶書馬圖之屬也孔子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記孔子之言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符瑞之徵聖人且覬幸遇之而乃以火流穀至爲神怪謂爲子所不語豈通論乎且思文之詩不云乎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卽此以穀俱來之謂融亦將斥詩爲誕乎不然詩則信之書則疑之進退皆无據矣融又以書傳所引太誓甚多而疑此太誓皆无有辨又案湯誓篇傳自伏生旣又出諸孔壁今文古文若合符節而予小子履敢用玄牡云云載于墨子兼愛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不敢質言湯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尚賢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亦无之然而謂湯誓有逸文可也謂湯誓爲僞書則不可以此相況太誓亦猶是爾夫

復奚疑哉不獨此也大傳引盤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引毋逸曰厥兆天子爵今盤庚毋逸具在而皆无是言經與傳俱出于伏生不應傳述其文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旣傳之後歐陽夏侯遞有師承猶不能无闕逸況太誓經厄秦之餘百年而出反怪其有遺逸邪且夫傳記諸書夫人而見之矣苟欲僞造必不敢選空策以自吐其詞阬并不敢出神奇以駭人之視聽將撫拾典籍以供補綴依據訓理以爲干城以求隙其欺于後世如彼僞孔氏之所爲矣安有故留此闕隙以滋後人之議哉若惟當時實有其事史官據事直書而无所顧忌故有火流穀至之文逮其後遺文殘闕傳之者謹守殘編而不敢補綴故无諸傳記所引之語斯何足怪乎季長之說吾不謂然故爲此辯

牧誓第十一　周書二

時甲子昧爽【注】馬曰昧未旦也（釋文）鄭曰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詩大明正義）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注】鄭曰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尚書正義）王左杖黃鉞右

秉白旄以麾【注】馬曰白旄旄牛尾（釋文）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注】馬曰冢大也（史記集解）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注】鄭曰師帥旅帥也（尚書正義）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注】馬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史記集解）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注】鄭曰以古賢之言爲驗（詩蕩正義）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注】鄭曰肆（詩頌正義引作肆祀）祭名荅問也（史記集解）指昏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尚書正義）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維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注】鄭曰好整好暇用兵之術（詩大明正義）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鄭曰一擊一刺曰一伐（詩維清正義）（禮記曲禮正義引作伐謂擊刺也）始前旣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禮記曲禮正義）勖哉夫子尚桓桓【注】鄭曰威武貌（史記集解）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注】鄭曰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貔一名

曰豹虎類也（禮記檀弓正義）于商郊弗禦克犇以役西土注馬曰禦禁也役爲也（釋文）鄭曰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犇走者當以爲周之役也（史記集解）勖哉夫子爾所弗勖注鄭曰所言且也（史記集解）其於爾躬有戮

古文尚書卷五終

古文尚書卷六

馬氏鄭氏注　王應麟撰集　孫星衍補集

洪範第十一　周書三（尚書正義云史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周書）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注馬曰箕國名也子爵也箕子紂之諸父（史記集解）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注馬曰陰覆也騭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釋文）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注鄭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

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史記集解）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注鄭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史記集解）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注馬曰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釋文）鄭曰行者言順天行氣（永樂大典書部字）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注馬曰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釋文）鄭曰農讀爲醲（尚書正義）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注鄭曰庶衆也徵驗也謂衆行得失之驗（禮記禮器正義）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注馬曰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史記集解）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注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史記集解）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注馬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史記集解　劉昭注五行志）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注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尚書正義）貌曰恭言曰從注馬曰發言當使可從（史記集解）鄭曰此恭明聰睿行

之于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剌也（尚書正義）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注馬曰睿通也（史記集解　釋文）鄭曰睿通于政事（詩凱風正義）恭作肅從作乂注馬曰出令而從所以爲治也（史記集解）明作哲聰作謀注馬曰上聰則下進其謀（史記集解　劉昭注五行志）睿作聖注鄭曰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哲（詩正義引作昭晳）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尚書正義　詩小旻正義）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注馬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史記集解）五曰司徒六曰司寇注馬曰主誅寇害（史記集解）七曰賓八曰師注鄭曰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尚書正義）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注馬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曰星五星也（史記集解）（周禮大宗伯疏謂鄭于堯典洪範皆星辰合釋則此注疑非）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

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注馬曰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與衆民（史記集解）惟時厥庶民于汝極注馬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衆民于汝取中正以歸心也（史記集解）錫汝保極注鄭曰又賜汝以守中之道（史記集解）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注馬曰凡其衆民有謀有爲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史記集解）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注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

法畏之史記集解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注鄭曰無好于汝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史記集解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注馬曰好私好也史記集解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注鄭曰黨朋黨史記集解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注馬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史記集解會其有極注鄭曰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史記

集解歸其有極注鄭曰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史記集解曰皇極之敷言注馬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史記集解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注馬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天下于天爲順也史記集解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注馬曰亦盡極敷陳其言于上也史記集解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注鄭曰正直中平之人史記集解詩羔羊正義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注馬曰克勝也釋文鄭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史記集解剛則強柔則弱此陷于滅亡之道非能也詩羔羊正義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尚書正義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注鄭曰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尚書正義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注馬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史記集解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注馬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關

諸侯也史記集解鄭曰此凡君抑臣之言也公羊傳成元年疏作福專爵公羊作慶疏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史記集解公羊傳成元年疏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注鄭曰害于汝家福去室凶于汝國亂下民公羊傳成元年疏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注馬曰忒惡也釋文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注鄭曰言將考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爲卜人筮人尚書正義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注鄭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霧克也尚書正義引作謂雨濟圛克也二衍貞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周禮太卜疏引作兆之體如雨氣濟者如雨止周禮太卜疏引作兆之光明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者也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尚書正義引作氣澤鬱冥也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忒史記集解貞悔作試尚書正義立時人作卜筮注鄭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史記集解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注鄭

曰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周禮士喪禮疏從其多者著龜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史記集解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注鄭曰卿士六卿掌事者尚書正義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注馬曰逢大也釋文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注鄭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史記集解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注鄭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于境內則吉境外則凶史記集解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注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史記集解八庶徵注鄭曰庶衆也徵驗也爲衆行得失之驗禮記禮器正義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注鄭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尚書正義詩漸漸之石正義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敍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

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注鄭曰狂倨慢尚書正義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而順之詩正月正義曰僭恒暘若曰舒恒燠若注鄭曰舒隳遲也尚書正義恒常也若順也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常燠之咎氣來順之公羊傳成元年疏曰急恒寒若注鄭曰急促自用也尚書正義言由君急促太酷致恒寒之氣來順之詩正月正義曰蒙恒風若注鄭曰蒙見冒亂也尚書正義曰王省惟歲注馬曰言王者所省職如歲兼四時也史記集解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注鄭曰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尚書正義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注馬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史記集解鄭曰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焉詩漸漸之石正義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屬東方木木克土土爲妃尚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方金氣爲陰克東方木木爲妃畢屬西方尚妻之所好故好雨也詩

月令正義 是土十爲木八妻木八爲金九夫 周禮大宗伯疏 故月離
于箕風揚沙月離于畢俾滂沱 周禮大司徒疏 推此而往南宮
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己所克而得其
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 詩漸漸之石正義 尚書正義引此文略同 日月之
行則有冬有夏 注 鄭曰四時之間合于黃道也 禮記月令正義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注 鄭曰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
見故也 尚書正義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
好德五曰考終命 注 鄭曰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
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爲
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耳 尚書正義 康寧人平安也攸好
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
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
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 詩既醉正義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
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注 馬曰凶終也 釋文 鄭
曰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愚懦不壯毅曰弱 史記集解 尚書正義
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凶短折思不睿之罰
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
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

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
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
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夭性所
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
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
由于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
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
故所以弱也 尚書正義

古文尚書卷六終

古文尚書卷七

馬氏鄭氏注　王應麟撰集　孫星衍補集

金縢第十三　周書四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
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注 鄭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
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 史記集解 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
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
止二公之卜 尚書正義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 注 馬曰
墠土堂 釋文 鄭曰時爲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 尚書正義

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 注 鄭曰植古置
字 尚書正義 詩鄭正義 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 注 鄭曰
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 史記集解
惟爾元孫某 注 鄭曰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 尚書正義 遘厲
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注 鄭曰丕讀曰負
史記集解 尚書正義引作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
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 尚書正義
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
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
方 注 馬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
史記集解 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
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注 鄭曰降下也
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 史記集解 今我即命于
元龜 注 馬曰元龜大龜也 史記集解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
珪歸俟爾命 注 馬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 史記集解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
乃并是吉 注 馬曰籥藏卜兆書管 釋文 鄭曰籥開藏之管
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

尚書正義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
圖茲攸俟 注 鄭曰茲此也 史記集解 能念予一人 注 馬曰一
人天子也 史記集解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 注 鄭曰縢
束也凡藏祕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 尚書正義 王翼日
乃瘳武王既喪 注 鄭曰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
終時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
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 詩豳譜正義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注 鄭
曰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
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 詩七月序正義引作免喪服意欲攝政 小人不
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
子謂成王也 詩豳譜正義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
無以告我先王 注 馬曰辟謂避居東都 釋文 鄭曰我今不
辟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
告於我先王言媿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
君之察己 詩豳譜序正義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注 鄭曰
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
爲成王所得 詩鴟鴞正義 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罪其屬

黨言將罪之 上同 于後 注 鄭曰於二年後也 詩豳譜正義 公乃
爲詩以怡王名之曰鴟鴞 注 鄭曰怡悅也周公傷其屬
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
鴞之詩以怡王今豳風鴟鴞也 詩鴟鴞正義 鴞子序成王 上同
王亦未敢誚公 注 鄭曰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
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 詩鴟鴞正義 秋大孰未穫 注
鄭曰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 詩豳譜正義 天大雷
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 注
鄭曰弁爵弁 尚書正義 天子諸侯十二而冠 詩其[illegible]義引作人君十二而

冠成人偁爲成王此年十五於禮已冠而猶弁者承天變故
降服也穀梁傳文十二年疏以啟金縢之書注鄭曰開金縢之書
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尚書正義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
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注鄭曰問
者問審然否也史記集解對曰信噫注馬曰噫猶億也釋文公
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注鄭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
是而無知之者史記集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
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
迎注馬曰新作親釋文鄭曰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

迎周公詩東山正義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
禾則盡起注馬曰反風風還反也史記集解鄭曰易傳云陽
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
日尚書正義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
熟注馬曰築拾也釋文尚書正義作鄭注禾爲木所偃者起其木
拾其下禾乃無所亡失也史記集解引作鄭注木作大木尚書正義鄭曰
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禮記明堂
位正義六鄭康成用衛宏之說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
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
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
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二年成
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
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詩傳云天子太子十八
稱孟侯禮記文王世子正義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
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也
即政時年二十二也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詩豳譜正義

大誥第十四　周書五

王若曰注鄭曰王周公也禮記明堂位正義引作謂周公周公居攝命
大事則權稱王尚書正義大誥繇爾多邦釋文引馬本尚書正義引鄭本猷正誥下
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害于我家不少延注馬曰弗
少延爲何釋文鄭曰言害不少乃延長之尚書正義洪惟我幼
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
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
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
我大寶龜注鄭曰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詩何彼襛矣正義
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尚書正義紹天明即命曰有大
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注鄭曰周民亦不定
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尚書正義殷小腆注馬曰腆至也釋文
鄭曰腆謂小國也尚書正義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
疵注馬曰疵瑕也釋文鄭曰知我國有疵病之瑕尚書正義民
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
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注鄭曰卜
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尚書正義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
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注鄭曰汝國君

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尚書正義
爲難大尚書正義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
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
鰥寡哀哉予造天役注馬曰造遭也釋文遺大投艱于朕
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
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
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
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
我丕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
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
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
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
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
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
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注鄭曰其
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詩文
王有聲正義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
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

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
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
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
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
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
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康誥第十五　周書六

惟三月哉生魄注馬曰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
曰魄釋文周公初基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注
鄭曰此時未作新邑基謀尚書正義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
周公爲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
之居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樂即功作効其力焉是時
周公居攝四年也周禮大司徒疏降平也詩采芑疏侯甸男邦采
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注鄭曰不見要服者以遠于
役事而恆闕焉尚書正義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注鄭曰洪
爲代言周公代成王誥尚書正義王若曰注鄭曰總告諸侯
尚書正義孟侯注鄭曰依羣說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
尚書正義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

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
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
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
祗遹乃文考注馬曰遹述也釋文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
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
求聞由古先哲王注鄭曰廣寬也尚書正義用康保民弘于
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
身注鄭曰刑罰及己為痛病尚書正義敬哉天畏棐忱民情
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
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
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
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
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
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
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
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
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注鄭曰刵臣從君坐之刑尚書

正義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
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
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
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
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
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
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
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
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

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
子訓人注鄭曰訓人師長尚書正義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
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
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
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注鄭曰祗祗威
威是也尚書正義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王曰
封爽惟民迪吉康注鄭曰迪下讀尚書正義我時其惟殷先
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
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
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
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
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
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酒誥第十六 周書七

成王若曰尚書正義馬鄭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注馬曰言成王者未聞
也俗儒以為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
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為謚衛賈以為戒成
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
吾以為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釋文鄭曰
成王所言成道之王尚書正義明大命于妹邦注馬曰妹邦
即牧養之地釋文鄭曰妹邦紂之都所處也于詩國屬鄘
故其風言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詩桑中正義
其民尤化紂嗜酒今誡康叔為其近屬之監詩衛

風譜正義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
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
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
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
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
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
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
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注馬曰洗潔也釋文致用酒庶
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
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
羞饋祀注鄭以為助祭於君尚書正義爾乃自介用逸茲乃
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
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
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
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
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
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
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注鄭曰飲酒

齊色曰湎詩蕩正義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
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
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
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
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
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
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
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
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

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注〕鄭曰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禮記玉藻正義）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注〕鄭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尚書正義）矧惟若疇圻父〔注〕鄭曰順齊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詩祈父正義）薄違農父〔注〕馬曰違行也（釋文）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注〕鄭曰斯析也（詩釋文）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

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梓材第十七　周書八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注〕鄭曰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為二王之後（尚書正義）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注〕鄭曰戕殘也（周禮大司馬疏）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注〕鄭曰無相殘賊無相暴虐（周禮大司馬疏）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注〕馬曰卑曰垣高曰墉（釋文）若作梓材〔注〕馬曰材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釋文）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注〕馬曰樸未成器也雘善丹也（釋文）鄭曰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尚書正義）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

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古文尚書注卷七終

古文尚書卷八

馬氏鄭氏注　王應麟撰集、孫星衍補集

召誥第十八　周書九

惟二月既望〔注〕鄭曰是時周公居攝五年（周禮大司徒疏）二月三月當為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詩文王正義）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馬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

不以遠為文恭也（史記集解）於此從鎬京行至於豐就告文王廟（詩文王正義）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禮記曲禮正義）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注〕鄭曰相視也（史記集解）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注〕鄭曰汭隈曲中也（尚書正義）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注〕鄭曰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尚書正義）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注〕鄭曰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贄玉大弓此時所賜（尚書正義）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注〕鄭曰召公見眾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尚書正義）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注〕鄭曰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為之首耳（尚書正義）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

弗敬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注】鄭曰瘝病 尚書正義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注】鄭曰面猶迴向也 尚書正義 今時旣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注】鄭曰自用 尚書正義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

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illegible]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注】鄭曰拜手稽首者召公旣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 尚書正義 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注】鄭曰王之諸侯與羣吏 尚書正義 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洛誥第十九　周書十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注】鄭曰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旣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 詩王風譜正義 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 尚書正義云鄭說顧氏用 伻

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旣定宅伻來來【注】鄭曰伻來來者使二人也 尚書正義 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注】馬曰貞當也 釋文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注】鄭曰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旣成不使成王卽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 尚書正義 猶用殷禮者至成王卽位乃用周禮 禮記明堂位正義 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注】鄭曰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 尚書正義 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注】馬讀敘字屬下 釋文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

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注】鄭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旣簡亦是不享也 尚書正義 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注】馬曰頒猶也 釋文 鄭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 尚書正義 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注】馬曰蘉勉也 釋文 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注】鄭曰御上曰衡 文選六代論注 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注】鄭曰敉安也 周禮小祝疏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注】鄭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

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 詩維天之命正義 越乃光烈考武王【注】鄭曰烈威 詩譜正義 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注】馬曰單信也 釋文 鄭曰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 詩維天之命正義 伻來毖殷乃命寧【注】鄭曰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

人華之詩制彼疏矣正義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注】鄭曰禋芬芳之祭周禮大宗伯疏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皡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尚書正義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注】馬曰厭飫也釋文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注】馬曰王在新邑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釋文尚書正義以烝祭上屬與釋文異釋文是也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鄭曰歲成王元年正

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謂封伯禽也詩烈文正義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周禮大宗伯疏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注】馬曰太室廟中之夾室釋文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注】馬曰絕句釋文惟七年【注】馬曰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釋文鄭曰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詩文王序正義文武受命七年而崩周公不敢過其數也周禮冢宰疏釋文引作文王武王受命及周公居攝皆七年

多士弟廿　周書十一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注】鄭曰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尚書正義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注】馬曰秋曰旻天秋殺氣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釋文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注】馬曰弋取也釋文鄭曰弋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尚書正義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

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注】馬曰嚮字絕句釋文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注】馬曰屑過也釋文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注】馬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於天施顯道於民而敬之也史記集解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注】鄭曰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尚書正義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

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注】馬曰賓卻也釋文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無逸弟廿一　周書十二

周公曰嗚呼【注】鄭曰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尚書正義君子所其無逸【注】鄭曰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尚書正義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注】鄭曰中宗謂太戊也詩商頌那正義嚴恭寅畏【注】鄭曰恭在貌敬在心尚書正義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注】馬

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史記集解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注】馬曰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于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史記集解鄭曰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於也暨與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樂也詩商頌正義作其即位乃或亮闇三年不言【注】馬曰亮信也陰默也爲聽于冢宰信默而不言左傳隱元年正義云杜預引尚書傳鄭曰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詩商頌正義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史記集解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詩商頌正義其惟不言言乃雍【注】鄭曰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尚書正義史記雍作讙集解引鄭曰言乃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不敢荒寧【注】馬曰寧安也史記集解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注】鄭曰小大謂萬民今本作人避諱字上及羣臣言人臣大小皆無怨王也尚書正義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注】馬鄭皆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史記集解引作鄭注尚書正義不義惟王舊爲小人【注】馬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

亡民閒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史記集解鄭曰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閒故云久爲小人尚書正義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卅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注馬曰卑使也釋文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注鄭曰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詩文王序尚書正義書正義引下何作爾位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注鄭曰淫放恣也淫者浸淫不止尚書正義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

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注鄭曰皇暇言寬暇自敬尚書正義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注鄭曰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尚書正義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君奭第廿一　周書十三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崇出于不祥注馬曰崇充也釋文鄭曰言與君奭同知舉其殷興亡爲戒尚書正義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注

鄭曰人又云尚書正義云則鄭氏以此又曰爲周公稱人之言也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注鄭曰言寧王者即文王也尚書正義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注鄭曰皇天北極大帝也史記集解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注鄭曰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詩商頌正義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尚書正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注馬曰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鄭曰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史記集解伊陟伊尹之子詩商頌正義巫咸乂王家注馬曰殷巫通鑑音注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注鄭曰平言臣事格謂至於天也尚書正義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

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注鄭曰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詩綿正義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尚書正義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注鄭曰蔑小也尚書正義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注馬曰勖勉也釋文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注鄭曰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尚書正義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耉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注馬曰鳴鳥謂鳳皇也釋文鄭曰耉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漢書王莽傳注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注鄭曰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今謀于寬裕也尚書正義我不以後人迷公曰

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注鄭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漢志注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

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注 鄭曰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 尚書正義 祇若茲往敬用治

多方第廿三 周書十四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 注 鄭曰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 詩譜 豳譜正義 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

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攸 注 馬本作攸 釋文 所也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 注 鄭曰習爲鳥獸之行于內爲淫亂 尚書正義 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 注 馬曰蠲明也烝升也 釋文 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 注 鄭曰夏之言暇天觀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

王八年至十三年也 詩皇矣正義 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注 鄭曰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以視念者衆罔無堪爲之惟我周能堪之 詩譜序正義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

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注 鄭曰分離奪汝上也 尚書正義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古文尚書卷八終

古文尚書卷九

馬氏鄭氏注 王應麟撰集 孫星衍補集

立政第廿四 周書十五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 注 鄭曰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 尚書正義 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

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敃 注 馬曰受德受所爲德也 釋文 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注 鄭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 尚書正義 詩元鳥正義引有三亳名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

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
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
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
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
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
人注馬曰憸利佞人也 釋文 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
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
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
詰爾戎兵注馬曰詰實也 釋文 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
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
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
中罰

顧命第廿五 周書十六

惟四月哉生魄注鄭曰此成王二十八年 尚書正義 居攝六
年爲年端 詩烈文正義 王不懌注馬曰不釋疾不解也 釋文 甲
子王乃洮頮水注馬曰洮洮髮也頮頮面也 釋文 鄭曰洮
頮爲濯澣衣成事 異志注 相被冕服注鄭曰相者正王服

位之臣謂太僕是 尚書正義 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
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注鄭曰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
詩湛露正義 芮伯亦爲宗伯畢公入爲司馬 詩桑柔正義 師氏虎
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恐
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注
馬曰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
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 釋文 奠麗陳教則肄肄不
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注馬曰侗共也 釋文 敬迓
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

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
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
非幾注馬曰羇陷也 釋文 馬鄭作羇 茲旣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注鄭曰連綴小斂大斂之衣于庭中 儀禮士喪禮疏 越翼日乙
丑成王崩注馬曰安民立政曰成 釋文 太保命仲桓南宮
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
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注
鄭曰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 尚書正義 伯相命士須材狄設
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注馬曰篾纖蒻 釋文 鄭曰

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也 禮記禮器正義 蔑析竹之次青者
尚書正義 黼純華玉注鄭曰華玉五色玉也 尚書正義 仍几西序
東嚮敷重底席注馬曰底靑蒲也 釋文 鄭曰底致也篾纖
致席也 尚書正義 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
注鄭曰豐席刮凍竹席畫純以雲氣畫之爲緣 尚書正義 雕
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注馬曰筍箁箬也 釋文 鄭曰
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 禮記禮器正義 玄紛純
注鄭曰以玄組爲之緣 尚書正義 漆仍几越玉五重注馬曰
越玉越地所獻玉也 釋文 陳寶注鄭曰陳寶者方有大事
以華國也 尚書正義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注鄭曰赤刀者武
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大訓謂禮法先王體教卽
虞書典謨是也 周禮天府疏 弘大也 周禮大宗伯疏 大璧大琬大琰皆度
尺二寸者 尚書正義 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注馬曰夷
玉東夷之美玉球玉磬 釋文 鄭曰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
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
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 尚書正義 河圖圖出于河帝王
聖者之所受 周禮天府疏 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
注鄭曰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

車渠是也鼖鼓大鼓也此蓋非制考工記鼖鼓長八尺
者若是周物何須稱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鼖鼓同名
耳 周禮天府疏 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注鄭曰兌
也先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 周禮天府疏 在東
房大輅在賓階面注鄭曰大路玉路 周禮典路疏 綴路在阼
階面注鄭曰綴次次在玉路後謂金路之貳也 周禮典路疏
先路在左塾之前注鄭曰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
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 周禮典路疏 次路在
右塾之前注馬曰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 尚書
正義 鄭曰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
周禮典路疏 尚書正義引鄭氏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 不陳象輅金輅當作革輅木輅者主於朝祀而已
尚書正義 二人雀弁注鄭曰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
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 尚書正義 執惠注鄭曰惠狀蓋斜刃
宜芟刈 尚書正義 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注馬曰綦青黑
色 釋文 鄭曰青黑曰綦 尚書正義 詩曰我馬維騏 詩出其東門正義
執戈上刃注鄭曰戈卽今之鉤孑戟 尚書正義 夾兩階戺一
人冕執劉注鄭曰劉蓋今鑱斧 尚書正義 立于東堂一人冕

執鉞注鄭曰鉞大斧 尚書正義 立于西堂注鄭曰序內半以
前曰堂 尚書正義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注鄭
曰戣瞿蓋今三鋒矛 尚書正義 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注鄭
曰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
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 尚書正義 立于側階注鄭曰東下階
也 尚書正義 王麻冕黼裳注鄭曰三十升布冠也 太平御覽服章部
注鄭曰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 尚書正義 由賓階隮卿士邦
君麻冕蟻裳注鄭曰蟻謂色玄也 太平御覽服章部 入卽位注
鄭曰卿西面諸侯北面 尚書正義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

襲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注馬曰同者大同天下異志
注鄭曰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
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
奉瑁尚書正義同酒誥注輿志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
御王冊命注鄭曰御猶禦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
太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尚書正義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
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
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

宿三祭三咤注鄭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
徐行前门肅却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
尚書正義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
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
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
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注鄭曰此幣未以馬益稱王者之
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尚書正義曰一二臣衛
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注鄭曰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
拜者稽首而已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尚書正義王義嗣
德荅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
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注馬曰
羑道也釋文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
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康王之誥第廿五　周書十七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注馬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誥
云與顧命差異敘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釋文尚書正義云
馬鄭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鄭曰獨舉侯甸

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
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
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詩周頌譜正義惟予一人釗報
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注馬讀絕句釋文信
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
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
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
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
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
喪服注鄭曰羣公主為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
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爲君
諸侯爲天子皆斬衰尚書正義

粊誓第廿六　周書十八

公曰嗟人無譁注鄭曰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尚書
正義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注鄭曰敹謂
穿徹之尚書正義敿乃干注鄭曰敿猶繫也尚書正義無敢不弔
注鄭曰弔至猶善也尚書正義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
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注鄭曰牿桎牿之牿施

牿於牛馬之腳使不得走失尚書正義杜乃擭敜乃穽注鄭
曰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柞
鄂也尚書正義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
妾逋逃注鄭曰風走逸臣妾廝役之屬也史記集解勿敢越
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
攘注鄭曰寇劫取也因其失亡曰攘史記集解揚正義作亡失詩博
士讀曰襄爾雅釋詁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注
馬曰大刑死刑史記集解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注馬曰
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傍史記集解甲戌我惟築無敢
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注鄭曰無餘刑非殺者謂盡
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於罪隸
舂槀不殺之尚書正義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注鄭曰茭
乾芻也尚書正義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呂刑第廿七　周書十九

惟呂命注鄭曰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史記集解呂侯
受王命入爲三公尚書正義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詳刑以
詰四方注馬曰度法度也釋文鄭曰詳審察之也後漢書劉愷傳

注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注馬曰蚩尤少昊之
末九黎君名釋文鄭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
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尚書正義延及于平民罔
不寇賊鴟義姦宄注馬曰鴟輕也釋文鄭曰盜賊狀如鴟
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尚書正義奪攘撟虔注鄭曰有因而
盜曰攘撟虔謂撓擾春秋傳虔劉我邊垂謂劫奪人物
以相撓擾也周禮司刑疏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注鄭曰苗民
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
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
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爲居於西裔者三苗至高辛
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緇衣正義
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
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尚書正義緇衣正
義作後王作著其氏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禮記緇衣正義惟作五虐之
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尚書正義引鄭注經字多異云
劓刵劓刻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恐是正義本字誤注鄭曰刵斷耳劓截鼻椓謂
椓破陰黥謂鯨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
刻異于皋陶之爲尚書正義越茲麗刑并制注鄭曰越於也

茲此也施旭也於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詩正月正義罔差
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
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
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注馬曰清
問清訊也釋文鄭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
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
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
遏絕苗民下云有辭于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尚書正義德
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
惟刑注馬曰折智也釋文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
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
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
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注鄭曰
大命謂延期長久也尚書正義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典
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

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
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
咎于苗注鄭曰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故下禍誅之
尚書正義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
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注鄭曰
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尚書正義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
或戒不勤天齊于民注馬曰齊中也釋文矜我一日注馬
曰矜哀也釋文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
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于注馬曰于於也釋文來有邦
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
度非及注馬曰度造謀也釋文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
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
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注馬曰來有求
請賕也釋文其罪惟均其審克之注馬曰以此五過出入
人罪與犯法者等史記集解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注鄭曰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曰凡執
禁以齊衆者不赦過尚書正義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

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注馬曰鍰
六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
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釋文鄭曰鍰六兩
也釋文云鄭及爾雅同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注馬曰倍二百爲四百鍰也差者
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史記集解凡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
一也釋文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
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
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
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
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
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
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
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
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呼
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
相民注馬曰相助也釋文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
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

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
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
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
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文侯之命弟廿八　周書廿

王若曰父義和注馬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史記集解鄭曰義讀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尚書正義丕
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注馬曰昭明也
上謂天下謂人史記集解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
正注鄭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魏志注克左右昭事
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
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既我
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
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紹乃
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
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
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
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注鄭
曰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尚書

正義用成爾顯德

秦誓弟廿九　周書廿一

公曰嗟我士注鄭曰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
中言之尚書正義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
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
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員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
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員然尚猷詢茲
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

大注馬曰訖訖無所省錄之貌釋文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惟截截善偏言注馬曰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偏少也
辭約指明大辨佞之人釋文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
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注馬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愨者
釋文斷斷猗無他伎其心休休焉注鄭曰休休寬容貌禮記
大學釋文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
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
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
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

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古文尚書卷九終

古文尚書卷十

馬氏鄭氏注　王應麟撰集　孫星衍補集

序注馬鄭皆曰孔子所作尚書正義
虞夏書堯典正義云馬融鄭氏別錄題皆曰虞夏書
昔在帝堯注鄭曰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
典然也尚書正義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注鄭曰堯尊如故舜攝其事上同作堯典注鄭曰舜之美
事在于堯時上同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注鄭曰入

麓伐木堯典正義作舜典
帝釐下土方注馬曰釐賜也理也釋文云下土絕句方設
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注馬曰共法也釋文槀
飫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棄稷益稷正義云馬鄭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又合此篇于皋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注鄭曰任土謂定其肥
磽之所生尚書正義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注馬曰有扈姒姓之國爲無道
者甘有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鄠縣西釋文作甘誓注馬曰
軍旅曰誓會同曰誥上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注馬曰須止也釋文鄭曰
避亂于洛汭堯典正義作五子之歌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注鄭曰胤臣名史記集解堯典正義引作征臣名衍征字作胤征

商書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注馬曰俗儒以湯爲謚或爲號號
者以非其意言謚近之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及禹俗

儒以爲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
之禹豈復非謚乎亦不在謚法故疑焉釋文鄭曰契本封
商國在太華之陽尚書正義湯始居亳注鄭曰亳今河南偃
師縣有湯亭上同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殷湯
所都尚書正義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
鳩汝方作汝鳩汝方釋文云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五篇皆亡是夏書馬鄭以爲商書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注馬曰社句龍也尚書正義不可作夏
社堯典正義云百篇次第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此孔鄭稱氏書注鄭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以其時而旱暵
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法以薦尚書
正義引作既置其禮記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
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周禮大宗伯疏疑至
臣扈注馬曰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尚書正義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注鄭曰
鳴條南夷地名史記集解尚書正義作湯誓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注鄭曰伊訓云載孚在

亳又曰征是三朡堯典正義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伊尹作咸有一德注鄭曰伊陟臣扈曰下闕堯典正義又云孔以
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
咎單作明居注馬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民之法
也史記集解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注鄭曰肆
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史記集解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 注 鄭曰地名也有王離宮焉 史記集解 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陟相太戊 注 馬曰太戊太甲子 釋文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注 鄭曰兩手搤之曰拱 史記集解 伊陟贊于巫咸 注 馬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臣也 釋文 鄭曰巫咸巫官 尚書正義 作咸乂四篇 注 馬曰乂治也 史記集解 文作艾 釋文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注 馬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 史記集解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于耿 注 馬曰圮毀也 釋文 鄭曰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 尚書正義 作祖乙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 注 鄭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亳 史記集解 民咨胥怨 注 鄭曰民居耿久者狃成俗故不樂徙 尚書正義 作盤庚三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注 馬曰高宗始命爲傅氏 尚書正義 鄭曰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 同上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注 鄭曰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 尚書正義 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殷始咎周 注 馬曰咎周者爲周所咎 釋文 鄭曰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於羑里 詩文王正義 尚書正義引略同無首句末句 周人乘黎 注 鄭曰乘勝也

古文尚書注 卷十 五 問字堂

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 詩文王正義 祖伊恐奔告于受 注 馬曰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 釋文 鄭曰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 尚書正義 作西伯戡黎

殷既錯天命 注 馬曰錯廢也 釋文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注 鄭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 詩大明正義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注 鄭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 詩文王正義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大誓三篇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 注 鄭曰牧野紂南郊地名 詩大明正義 作牧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注 鄭曰著武道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 尚書正義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注 鄭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者著王之命及受物也 史記集解

西旅獻獒 注 馬曰作豪酋豪也 釋文 鄭曰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于周 尚書正義 太保作旅獒

巢伯來朝 注 鄭曰伯爵也 禮記王制正義 巢伯殷之諸侯 周禮象胥疏 南方之國世一見者 仲虺之誥正義 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 周禮象胥疏 芮伯作旅巢命 注 鄭曰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 詩桑柔正義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注 鄭曰縢束也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 尚書正義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 注 鄭曰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於殷國者也前流言於國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 詩東山正義 周公相成王 注 鄭曰致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藏已解矣 詩東山正義 將黜殷 注 鄭曰黜退也 尚書正義 作大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 注 鄭曰黜殷

命謂殺武庚也微宋地名微子啟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 詩有瞽正義 作微子之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 注 鄭曰二苗同爲一穗 史記集解 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 注 鄭曰受王歸己禾之命與其禾 尚書正義 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 注 馬曰康國名在圻內 尚書正義 鄭曰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 詩邶鄘衛譜正義 初封於衛至子孫而并邶鄘也康爲號謚 尚書正義 作康誥

酒誥梓材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 注 鄭曰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 詩王風譜正義 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 注 鄭曰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 公羊傳宣十年疏 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 注 鄭曰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民

無知之稱 詩王風譜正義 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周公作無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 注 馬曰保氏師氏皆大夫官 釋文 鄭曰此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賢聖兼此官 尚書正義 相成王爲左右 注 馬曰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 釋文 召公不說 注 馬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 史記集解 鄭曰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 尚書正義

周公作君奭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注 鄭曰奄國在淮夷之北 史記集解 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 尚書正義 踐讀曰翦翦滅也 詩破斧正義 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 上同 作成王征 注 馬曰征正也 釋文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 注 馬曰齊地 史記集解 鄭曰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使服於大國 詩破斧正義 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堯典正義云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 注 馬曰息慎北夷也 釋文 鄭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 注 馬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 史記集解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注 鄭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 周禮載師疏 東郊周之近郊也 禮記王制正義 半遠郊 禮記郊特牲正義 作君陳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注 馬曰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 釋文 鄭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 史記集解 迴首曰顧 尚書正義

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注 鄭曰今其逸

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 尚書正義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堯典正義云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關作棐誓 堯典正義云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王賜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馬氏書序

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 尚書序正義

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逸十六篇絕無師說 堯典正義

鄭氏書贊

孔子撰書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蓋言若天書然 釋文序錄 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上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 尚書序正義

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 尚書序正義

更以竹簡寫之 上同

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三科之條五家之教 堯典正義

經五十七篇後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漢書藝文志師古注

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衞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材好博既宣之矣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 堯典正義

書序孔子所作 尚書正義

古文尚書卷十終

尚書逸文敘

賜進士及第刑部郎中前翰林院編修孫星衍撰

全書燬于秦逸書亡于晉經傳諸子所引尚書自秦已前則百篇之文自漢已來則逸十六篇之文也漢儒親見百篇之書惟伏生一人而已其抱百篇壁藏時蓋孰誦文義漢定所得書雖止廿八篇以授鼂錯及教齊魯之閒而大傳所引九共帝告大誓之語皆在百篇或不能記其全文則述其義衛宏所云使其女傳言教錯又云錯異以意屬讀者蓋謂大傳即藝文志所載傳四十

一篇是眞伏生口授之文也婁敬在秦漢之閒曾見百篇之書故稱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其文在大誓是時太誓未出于屋壁婁敬自秦時見之若司馬遷作史記引湯征之文王莽時羣臣引書逸嘉禾篇皆不在十六篇中亦非親見百篇之書或得之于諸子傳說矣趙岐注孟子稱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按書序實止百篇依尚書緯云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岐蓋兼中候言之然則墨子所引禹誓及湯之官刑皆即百篇外之逸篇與漢武末僅得大誓一篇與廿八篇俱立于學官而中下二篇未得今春秋內外傳皆墨荀孟所引大誓皆在馬鄭所注大誓之外禮記引大誓予克紂非予武之文鄭氏注云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蓋謂亡失之二篇也馬季長反據以疑上篇之僞何其謬哉廿九篇之文三家傳授既有異同亦或脫誤按左傳引盤庚惡之易也引康誥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尚書大傳引般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詩引酒誥王曰封唯曰若圭璧引無佚厥兆天子爵白虎通亦以爲無逸之

誥今檢諸篇並無是語蓋不盡僞孔刪之楊雄稱酒誥之文俄空焉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劉歆云伏生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又云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左傳大傳白虎通所引豈在古今文脫簡與孔壁古文據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見顏師古注藝文志家語云孔騰所藏家語爲王肅僞書不足取）獨怪鮒藏書時不以百篇而僅以五十八篇者亦秦火之餘非全經矣孔安國既獻古文藏于中祕司馬遷班固劉向劉歆咸得見之或以史記不用十六篇之文爲疑不知書序亦出孔壁遷既用之矣其不用古文者以無師授不盡通其訓詁故盤庚大誥諸篇爲三家經文遷亦早載其辭馬鄭注于此數篇無多義旨古人未有不知而作者且漢魏諸儒既多從孔安國傳學又見杜林漆書終不爲古文作注豈以中古文不得見或絕無師說或不通科斗文字或古文在漢時已有殘缺與咸有壹德在十六篇而鄭氏注緇衣云今亡則鄭雖

受古文于張恭祖亦有不見之篇也隋志稱梁五經博士劉叔嗣注尚書逸篇二卷出於齊梁閒考其篇目似孔子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又載徐邈撰古文尚書音一卷又云晉世祕府所藏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蓋因劉注徐音或皆不附經文遂謂無傳也東晉梅賾上僞古文頗采錄經傳依于道理以售其欺世之術然其書僅取內外傳而于荀墨多所遺不用說文由不識篆籀是可證其見聞之陋又出張霸下矣今錄尚書逸文兼用各書注義釐爲上下卷附于廿九篇書之後其有篇名可按列于前無篇名而稱虞書若夏商周書者次之但稱尚書者又次之不稱尚書而注義疑爲逸書與文似尚書者附焉若友江處士聲創例于前搜輯之功十得八九非予所敢攘美故先著江名惟江亦有疏失其引孟子號泣于旻天誤以公明高于父母之言爲本經引左傳逸周書居安思危引說文虞書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欙澤行乘輴爲古尚書說不知河渠書亦以爲夏書本文又以韓非引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爲與淮南所引下言者上用之

文相反不知韓非譏屑書以爲惑也又說文引虞書洪水浩浩即約舉湯湯洪水浩浩滔天之文說文云楷木也夏書曰竹箭如楷蓋言楷竹如禹貢竹箭之箭春秋繁露引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祇即坊記所引厥辟不辟忝厥祖異文漢書引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害師用洪範之義江皆重復列之今悉更正愚者之慮庶幾可採焉予校訂尚書馬鄭注並本王氏應麟之書益以閻惠兩君之說參之王光祿鳴盛江處士聲之書述又質疑于王侍御念孫復有張太史燮章孝廉宗源助予討論幸同志之不孤猶冀來者之補其漏畧也始欲爲尚書作年表命其和已前甲子無可依據邵[illegible]等徒取之竹書紀年紀年本起夏殷今起黃帝益爲僞書且春秋緯言三百年斗歷改憲後人推三代以前甲子徒以發學者食卯之咻不可信故不作表其古今文傳疑表則江處士已著于篇亦不別撰惟作篇目表使讀者知馬鄭篇數之合于古而僞孔書五十八篇固非藝文志所爲五十七篇也乾隆六十年歲陽在旃蒙陰在單閼其月斗指卯辰二[illegible]之閒日值丙戌撰于都門之孫

公圖寓邸

尚書逸文卷上

吳江聲撰集　陽湖孫星衍補訂

九共 孔壁古文有木詳篇數　虞夏書　虞書

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 尚書大傳九共引書曰

皋陶謨　虞夏書　虞書

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欙澤行乘䡌 說文木部引虞書曰 按今予乘四載下無此文古人不應虛言四載疑僞孔刪之故以示異于真古文

五子之歌 孔壁古文有　虞夏書　夏書

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式 墨子非樂篇引武觀曰 按武觀即五子是此文爲五子之歌乃當爲子是疑竟字假音江聲本作章聞於大云大當爲天按善本墨子正作天

胤征 孔壁古文有　虞夏書　夏書

篚厥玄黃昭我周王 堯典正義云鄭注禹貢引胤征云 郭璞注爾雅引逸書曰篚我周王 江聲云周當爲君篆文相似之誤 案鄭注禮記云忠信爲周則周王猶云不王孚王也

帝告 孔壁古文無　商書

施章乃服明上下 尚書大傳帝告引書曰

湯征 孔壁古文無　商書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 史記殷本紀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作湯征 案孔壁古文無此篇司馬遷蓋本孔子所引

葛伯仇餉 注 趙岐曰尚書逸篇文仇怨也言湯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葛夏諸侯嬴姓之國 孟子滕文公篇引書曰 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 孟子梁惠王篇引書曰 徯我后后來其蘇 同上引書曰

注 趙岐曰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

始誥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向也東向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爲要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爲後我後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而已 何上 滕文公篇云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下又引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案滕文公篇不引書曰 又滕文公篇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 案此亦孟子引書文而不云書曰趙岐亦不言逸書故附此

湯誓　商書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 墨子尚賢篇引湯誓曰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注 孔安國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有罪不敢赦 注 包咸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注 何晏曰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注 孔安國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 論語堯曰篇 墨子兼愛篇引湯說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 國語周語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韋昭曰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 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

仲虺之誥 孔壁古文無　商書

我聞有夏人矯天命於下帝式是惡用爽厥師 墨子非命篇引仲虺之告曰 上篇作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 中篇作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式是惡用闕師 江聲曰式用也爽當爲喪聲之誤也 星衍曰用爲龔亦聲之誤式爲伐亦爲闕字

之誤命於下
下篇說二字

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荀子堯問篇吳起引中蘬之言曰 呂氏春秋驕恣篇李悝曰楚莊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

亂者取之亡者侮之（左傳襄十四年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 襄三十年鄭子皮引仲虺之志云 宣十二年隨武子曰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

湯誥（孔壁古文有 今在史記） 商書

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

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徐廣曰一作十） 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徐廣曰之一作政） 女毋我怨（史記殷本紀湯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

咸有壹德（孔壁古文有） 商書

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禮記緇衣篇引尹吉曰）注鄭曰吉當爲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今亡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同上）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同上引尹吉曰）注鄭曰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予（同上）

伊訓（孔壁古文有） 商書

維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漢書律歷志引伊訓篇曰）注劉歆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

尚書逸文 卷上 五 問字堂

至之歲也如淳曰觀禮諸侯覲天子爲壇十有二尋加方明于其上孟康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爲之方四尺畫六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元下黃（同上）

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孟子萬章篇引伊訓曰）注趙岐曰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同上）

載孚在亳征自三朡（堯典正義引鄭注典寶引伊訓云）

太甲（孔壁古文無） 商書

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禮記緇衣篇引太甲曰）注鄭曰太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同上）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禮記緇衣篇引太甲曰）注鄭曰越之言蹷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顛蹷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閒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爲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群

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同上）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公孫丑篇引太甲曰 離婁篇同）注趙岐曰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雊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爲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同上）

顧諟天之明命（禮記大學篇引太甲曰）注鄭曰顧念也諟猶正也諟或爲題（同上）

盤庚 商書

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隱六年左傳引商書曰 莊十四年引同今與上句疑偽孔刪之）

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尚書大傳盤庚引書曰）

說命（孔壁古文無） 商書

高宗梁闇注鄭曰闇讀如鶴鶉謂廬也三年不言（尚書大傳說命引書曰）注鄭曰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同上）

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注韋昭曰類善也茲此也（楚語白公曰武丁於是作書曰 注賈唐云書說命也韋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傅說）

曰若金用女作礪注韋昭曰使磨礪己也若津水用女作舟注韋昭曰喻遭津水若天旱用女作霖雨注韋昭

曰天旱自比苗稼也三日以上爲霖啟乃心沃朕心注韋昭曰啟開也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注韋昭曰以藥喻忠言也瞑眩頓瞀攻己急也瘳愈也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注韋昭曰以失道比徒跣而不視地必傷也（楚語白公曰昔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爲三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見上 按御覽引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滕文公篇引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趙岐曰書逸篇也）

念終始典于學（禮記文王世子篇引兌命曰 學記同）注鄭曰兌當爲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禮義之府（禮記文王世子注）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禮記學記注）

學學半（禮記學記篇引兌命曰）注鄭曰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同上）

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注鄭曰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修之業乃來（同上）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禮記緇衣篇引兌命曰）注鄭曰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

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
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
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祀也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已不
尚害人也 同上
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
亂事神則難 禮記緇衣篇引兌命曰 注 鄭曰惡德無恒之德純猶
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
爲正言放傚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
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

純或爲煩 同上
高宗之訓 孔壁古文無 商書
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 禮記坊記引高宗云 注 鄭曰高宗殷王武
丁也名篇在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讙當
爲歡聲之誤也其旣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 同上
鄭逸曰尚書序有高宗之訓此經有高宗云謂是高宗之訓篇有此語故云名篇在尚書 孔
大誓 此漢學官大誓篇集益中下篇文 周書
紂夷之居而不肎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
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 墨子非命篇引泰誓之言然曰
上篇引泰誓曰紂夷處不肎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
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之棄而弗葆
天志中篇云大明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肎事上
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傓務天下天亦
縱棄紂而不葆
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墨子尚同篇引泰誓之言然曰
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 注 杜預曰紂衆億兆兼有四
夷不能同德終取亡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注 杜預
曰武王言我有治臣十八雖少同心也今太誓無此語
昭二十四年左傳引大誓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孟子萬章篇引泰誓曰 注 趙岐曰

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同上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泰誓曰 注 杜預曰今尚書
大誓無此文故諸儒疑之 同上 又曰逸書 昭元年引同又注 韋昭
曰今周書大誓無此言其散亡乎 周語引同又注 鄭語引同
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周語引泰誓故曰 注 韋昭
曰泰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朕武王自謂也協亦合
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卜合
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 同上
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先於四方於西土 墨子兼愛篇引泰誓曰

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
惟予小子無良 禮記緇衣篇引大誓曰 注 鄭曰大誓尚書篇名也
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猶言有
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大
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 同上
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
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
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 墨子非命篇
云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
獨夫紂 荀子議兵篇引泰誓曰
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 管子法禁篇引泰誓曰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孟子滕文公篇引泰誓曰 注 趙岐曰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
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
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比于湯伐
桀爲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泰誓篇後
得以充學不與古泰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

同上
武成 孔壁古文有 周書
維一月壬辰旁死霸 注 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魄死故
言死魄魄月質也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
伐紂 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曰 粤若來三月旣死霸粤五日甲子咸
劉商王紂 師古曰今文尚書之辭劉殺也 同上 惟四月旣旁生霸粤六
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
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師古曰亦今文尚書也祀馘獻于廟而告祀也截耳曰馘
同上

嘉禾 孔壁古文無 周書
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 漢書王莽傳羣臣上奏引書逸嘉禾篇曰
康誥 周書
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 僖十三年左傳引康誥曰
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酒誥 周書
王曰封唯曰若圭璧 尚書大傳引酒誥
無逸 周書

厥兆天子爵 白虎通爵篇引無逸篇曰 尚書大傳無佚引書曰
周官 孔壁古文無 周書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 周禮保氏敍官疏引鄭志趙商問案成王周官云云
君陳 孔壁古文無 周書
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
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禮記坊記引君陳曰 注 鄭曰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嘉善也
猷道也於乎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 同上
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 禮記緇衣篇引君陳曰

注鄭曰克能也由用也同上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禮記緇衣篇引君陳曰 注鄭曰自由也師
庶皆衆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
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一也同上

君雅孔壁古文無 周書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禮記緇衣篇引君雅曰 注鄭曰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
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爲至齊晉之語聲之誤也祁之言
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

民又怨天言民恒多怨爲其君難同上

蔡仲之命孔壁古文無 周書

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 注杜預曰胡蔡仲名同上

尚書逸文卷上終

尚書逸文卷下

吳江聲撰集　陽湖孫星衍補訂

虞夏書　虞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宋書禮志高堂隆引書曰 疑虞書故附此
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孟子萬章篇引書曰 注趙岐曰
尚書逸篇祇敬載事也夔夔齊栗敬慎戰懼貌瞍亦信
知舜之大孝同上 疑虞書
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太平御覽地部引尚書逸篇云 疑

虞書
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篇引書曰 注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趙岐
曰尚書逸篇水之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也同上 疑虞書
怨匹曰逑說文辵部引虞書曰帝逑孱功又曰
眊耄字从此說文眊目少精也虞書耄字从此

虞夏書　夏書

禹七年水墨子七患篇引夏書曰
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
行蹈毳山行則橋史記河渠書引夏書曰 注裴駰曰徐廣曰橋音
近遙反一作檋檋直轅車也音已足反尸子曰山行乘
欙音力追反尸子又曰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沙以軌
又曰乘風車音去喬反同上
皐陶邁種德莊八年左傳引夏書曰 注杜預曰夏書逸書也稱皐
陶能勉種德邁勉也同上
昏墨賊殺昭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 注杜預曰逸書三者皆死刑同上
天子之德一作惠 一作位 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呂氏春秋論大篇引夏書曰
注高誘曰逸書也同上
地平天成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 注杜預曰夏書逸書地平其

化天成其施同上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襄二十六年左傳引夏書曰 注杜預曰逸書
也不經不用常法同上
念茲在茲襄二十一年左傳引夏書曰 注杜預曰逸書也謂行此事
當念使可施之於此釋茲在茲 注杜預曰釋除也謂欲
有所治除於人亦當令可施於此名言茲在茲 注杜預
曰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令可施於此允出茲在茲 注
杜預曰允信也信出於此則善亦在此惟帝念功 注杜
預曰言帝念功則功成也同上 襄六年左傳引夏書又曰允出茲在茲
成允成功襄五年左傳引夏書曰 注杜預曰亦逸書也允信也言
信成然後有成功同上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文七年左傳引夏書曰
注杜預曰逸書有休則戒之以勿休董督也有罪則督
之以威刑同上
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哀十八年左傳引夏書曰 注杜預曰逸
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
龜也同上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周語引夏書有之曰 注韋昭曰

夏書逸書也元善也后君也戴奉也邦國也同上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晉語引夏書有之曰 注韋昭曰三
失三失人也明著也不見未形也同上 成十六年左傳引夏書曰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杜預注逸書也不見細微也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周語引夏書有之曰 注韋昭曰夏書逸書也
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者之府
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同上
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襄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 注杜預曰逸書道人
行令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于路求歌謠之言官師

相規 注 杜預曰官師大夫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 注 杜預曰所謂獻藝 同上

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昭十七年左傳引夏書曰 注 杜預曰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樂師車馬曰馳步曰走爲救日食備也 同上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 哀六年左傳引夏書曰 注 杜預曰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注 杜預曰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 同上 正義曰賈服孫杜解滅夏桀之時惟王肅云太康時也

案虞注書多與僞孔相合不足信或以夏書稱五子之歌不應言夏桀之事然洪範周書傳記或以爲商書則此或是商書者以共述夏事古人遂謂夏書未可知也

商書

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 荀子臣道篇引書曰 注 楊倞曰書伊訓也 同上 按僞孔伊訓已亡不知楊倞何所本而云然不敢遽信其言故附此

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佳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佳天下之合下土之葆 墨子明鬼篇引商書曰 江聲曰兩佳字並惟之誤

湯五年旱 墨子七患篇引殷書曰

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 呂氏春秋孝行覽引商書曰 注 高誘曰商湯所制法也 同上

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 呂氏春秋諭大篇引商書曰 注 高誘曰逆者喻山大水大生大物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長大也大故可以成衆謀也 同上

以相陵慢 說文心部引商書曰 注 許叔重曰慢輕易也 同上

周書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孟子梁惠王篇引書曰下云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疑周書 注 趙岐曰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 同上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論語堯曰篇 注 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同上 墨子兼愛篇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 說苑君道篇引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江聲曰論語堯曰篇不稱書曰據墨子說苑皆以爲書文矣

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襄三十一年左傳云周書數文王之德曰 注 杜預曰逸書 同上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僖五年左傳引周書曰 注 杜預曰周書逸書 同上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注 杜預曰馨香之遠聞 同上又曰

民不易物惟德緊物 注 杜預曰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 同上云

粵三日丁亥 說文亏部引周書曰 注 許叔重曰粵亏也審慎之詞

同上

撻以記之 說文手部引周書曰 注 許叔重曰撻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古文作遽 同上 按此在皋陶謨而說文以爲周書所解字義亦用鄉飲酒之禮則疑是僞孔氏入皋陶謨考史記以諸衆議變臣君德誠施皆前後以嚴下云禹曰然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明功則數同日秦剛功之文自後以明之至車服以庸云云皆無之公羊疏亦稱尚書國內以言爲逸書當是皆古文缺則有九篇之文亦有爲僞孔所亂者矣

宮中之冗食 說文宀部引周書曰 注 許叔重曰冗散也 同上

我有㦤于西 說文戈部引周書曰 注 許叔重曰㦤蟲動也古文作[illegible]

來就惎惎 說文心部引周書曰 注 許叔重曰惎毒也 同上

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 墨子七患篇引周書曰

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 韓非子說林篇引周書曰 戰國策二十二卷引周書曰同

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 呂氏春秋聽言篇引周書曰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 呂氏春秋適威篇引周書曰 注 高誘曰周書周公所作畜好 同上

若臨深淵若履薄冰 呂氏春秋愼大篇引周書曰 注 高誘曰周書周文公所作 同上

掩雉不得更順其風 淮南說山訓引周書曰 注 高誘曰言掩雉雉不得當更從其上風順其道理也言可行與不猶當以道德爲本 同上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 淮南氾論訓引周書有言曰 韓子難篇引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 注 高誘曰用可否相濟也 同上

必參而伍之 史記蒙恬列傳恬引周書曰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 史記貨殖列傳引周書曰

欲起無先 史記魯世家武公引周書曰

前車覆後車戒 說苑善說篇引周書曰

以左道事君者誅 漢書王商傳引周書曰

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 漢書陳湯傳引周書曰

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 後漢書楊震傳引周書曰

逸書

居安思危 襄十一年左傳引書曰 注 杜預曰逸書 同上

聖有謨勳明徵定保 襄二十一年左傳引書曰 注 杜預曰逸書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 同上

聖作則 昭六年左傳引書曰 注 杜預曰逸書則法也 同上

欲敗度縱敗禮 昭十年左傳引書曰 注 杜預曰逸書 同上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 論語爲政篇引書云 注 包咸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 同上

厥辟不辟忝厥祖 禮記坊記篇引書云 注 鄭曰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爲君不君則辱其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 同上 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篇引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祇

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孟子滕文公篇引書曰 注 趙岐曰書尚書逸篇也丕大顯明承繼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 同上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 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尚書 注 趙岐曰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

臣子之節篚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 同上

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 周語云書有之曰 注 韋昭曰書逸書也言爲乃也濟成也言能有所忍乃能有成功 同上

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周語引書曰 注 韋昭曰書逸書民可近可以恩意近也不可上不可高上上陵也 同上

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 荀子君道篇引書曰

德幾無小 呂氏春秋報更篇引書 墨子明鬼篇云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

紳之東之 韓非外儲說引書曰

既雕既琢還歸其樸 同上

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 戰國策五卷引書云

去邪無疑任賢勿貳 戰國策十九卷引書云

成功之下不可久處 史記蔡澤列傳澤引書曰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史記商君列傳趙良引書曰

裕汝衆 白虎通號篇引尚書曰

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 白虎通社稷篇引尚書曰

三年一考少黜以地 白虎通考黜篇引尚書曰

咎繇伯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尚書曰

黼黻衣黃朱紱 白虎通紼冕篇引書曰

疑逸書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 孟子萬章篇 說文引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于畎畝之中 注 趙岐曰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備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而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 同前

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注 趙岐曰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揜其井以爲舜死矣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 注 趙

岐曰象舜異母弟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爲己之功也牛羊父母倉廩父母 注 趙岐曰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 注 趙岐曰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爲妻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 注 趙岐曰象見舜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注 趙岐曰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 孟子萬章篇

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 注 趙岐曰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此常常已下皆尚書逸篇之辭 同前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注 何晏曰曆數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注 包咸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 論語堯曰篇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注 趙岐曰放勳堯號也遭水逆行其小民放僻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從而振其羸窮德恩惠之德也 孟子滕文公篇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 孟子公孫丑篇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注 趙岐曰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 孟子盡心篇

百篇外逸書

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 墨子兼愛篇引禹誓

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

天命焉葆 墨子非命篇引尚之總德有之曰

其恆武於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以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殃其家必懷喪 墨子非樂篇引湯之官刑有之曰

驕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 墨子尚賢篇引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

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鈞 墨子尚同篇引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 按墨子引惟口出好興戎云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引呂刑亦以爲先王之書則此所引豎年相年或即書文並在百篇之中也

尚書逸文卷下終

尚書鄭注

鄭玄注
王應麟輯
孔廣林增訂

尚書鄭注序錄

孔廣林撰

范曄後漢書云。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云古文者。以林於西州得漆書。文與伏生書小異。雖時古文未發。學者卽以漆書爲古文。然馬鄭所注。未增多於伏生也。其書凡三十四篇。并序爲三十五。鄭注三禮。皆每篇爲卷。故目錄云凡著三禮七十二篇。則此注蓋亦以篇分。不以卷分也。而史志云書注九卷。未審何人所定。其如何期卷。亦不可考。輒以己意分之。典謨一卷。夏書一卷。商書一卷。大誓至洪範爲一卷。武王書也。金縢至梓材爲一卷。周公初居攝書也。召誥至立政爲一卷。周公作洛復政書也。顧命康王之誥爲一卷。成康之際也。秦誓已下爲一卷。書序爲一卷。而九卷之數以全。鄭周易注此亦宜有緐一卷。蔚稽無聞。茲以書贊別爲一卷。附厥後。凡十卷。

虞夏書
堯典第一　咎繇謨第二　禹貢第三
甘誓第四
商書

湯誓第五　般庚解六　盤庚中第七
般庚下第八　高宗肜日第九　西伯戡黎第十
微子第十一　大誓第十二
周書
大誓中第十三　大誓下第十四　牧誓第十五
洪範第十六　金縢第十七　大誥第十八
康誥第十九　酒誥第二十　梓材解二十一
召誥第二十二　洛誥解二十三　多士第二十四
無逸第二十五　君奭第二十六　多方第二十七
立政第二十八　顧命第二十九　康王之誥解三十
柴誓第三十一　呂刑第三十二　文侯之命第三十三
秦誓第三十四

尚書鄭注卷一

宋　王應麟輯　　清　闕里孔廣林增訂

堯典第一　虞夏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釋文云。放勳如字。）稽。同也。古。天也。（見後漢書。李固傳注。正義云。鄭信緯。訓稽爲同。訓古爲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見正義。李固傳注。引此句作言能師天而行者帝堯。）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不懈于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見正義。）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于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見詩噫嘻正義。）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俊德。賢才兼人者。（見正義。）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見釋文。）

辯章百姓。

辯，別也。秩，明也。（見後漢書郎顗傳注）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見史記五帝紀注）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正義云：鄭以星辰爲一。）

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正義引此三句，無之字。）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見周禮序正義）

分命羲仲。

宅名，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爲（周禮序無此字）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周禮序無此十字）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見周禮序正義）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周禮馮相氏注引此經四平字作辨，知鄭本作辨也。）

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作，生。（見正義）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見詩東方未明正義。正義依周禮馮相氏疏增東方未明字。）星鳥，鶉火之方。（見詩七月正義）殷，

中也。（見釋文）舉仲月以統一時。（見正義）春秋，言溫涼也。（見文選陸士衡詩注）

平秩南僞。（僞今作爲，此見周禮馮相氏注。）

夏不言曰明都三字。（王氏輯本此下有者字。）蹙，減也。（見正義）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此正義引。者字未明。正義依東方未明增。）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見書王氏輯本十六字。東方未明正義引日長至四十五刻，下無日字。史記五帝紀注引二十五字。月令正義引日字。）星火，大火之屬。（見詩正義）於四時最長也。（見周禮七月疏）

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見詩七月正義）

鳥獸希革。

夏時鳥獸毛疏皮見。（見詩斯干正義）

宅西，曰昧谷。（古文作宅西，周禮縫人注引作度西。古文度作宅，讀曰度。今文作柳穀，夏侯等書作柳谷。[illegible]）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見史記五帝紀注、後漢書郡國志注）寅餞納日，謂秋分

夕月也。（見正義）

宵中星虛。

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見[illegible]氏疏）虛，玄武中虛宿也。（見詩七月正義）

鳥獸毨毨。（見司裘注）

日短星昴。

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此正義引）於四時最短。（見史記五帝紀注）昴，白虎中昴宿也。（見七月正義）

厥民隩。

隩，內也。（見文選長笛賦李善注）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以閏月推四時，使啓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曆，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見公羊傳文六年疏）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堯末時，（多闕，羲和之子則死矣。）羲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見周禮序正義，引此作堯之末年。詩崧高正義）

胤子朱啓明。

帝堯胤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見史記五帝紀注。正義引此作帝之胤子曰朱也。）

共工方鳩僝功。

共工，水官也。（見周禮序正義。史記五帝紀注引此作共工水官名也。）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見正義）

咨四岳。

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史記五帝紀注引此，上無之字。）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四岳之官，置八伯，主四方岳之事。）其八伯唯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見周禮序正義，詩崧高正義引此作於時分岳。）

僉曰：於，

於者，歎聲。（見詩文王正義）

方命圮族。（釋文云：方，鄭音放。）

謂放棄教命。（見正義）

异哉。（釋文云：鄭音異。）

汝能庸命，巽朕位。

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入（本一作令）處我位，統治天子之事者乎。（見史記五帝紀注）

師錫帝。

師，諸侯之師。（見正義）

我其試哉。（今尚書云：鄭王本此句上有帝曰字，此經皆無帝字。見正義）

試以爲臣之事。（見正義）

女于時。

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見正義）

愼徽五典。

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見史記五帝紀注）

賓于四門。正義云・鄭以賓爲擯・謂舜爲上擯・王氏云・賓之禮・案賓古文作寶・見鄭欽酒禮注

舜爲上擯以迎諸侯。見正義・

納于大麓。

麓，山足也。見文・釋

三年。今尚書作・三載・

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年也。見史記五帝紀注・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二字依史記正義增・正義作改・依補 堯正建丑，此四字依史記正義補 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此四字依史記 正月上日。史記正義引此五帝紀正 即位。作于故氏・本位 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正義・ 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見史記五帝紀注・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轉運者爲璣，持正者爲衡。其文字運・運命・依天文志・一引此二句・上無引此二字句・轉句作首・二動字注志・有 皆以玉爲之。此宋志五字依宋志增・此二句首注・ 視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依天文志作・以宋山堂考索引天文志一句・上無者字・ 七政，日月五星也。史記五帝紀注・ 以璣衡。宋志三字・無此 璿璣玉衡，渾天儀

肆類于上帝。

禮，祭上帝于圜丘。史記五帝紀注・

禋于六宗。

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正義作・所引者・止此・史記五帝紀注・見周禮大宗伯疏

徧于羣神。

徧以尊卑次秩祭之。此句正義・又見詩 羣神，丘陵墳衍之屬。見詩正義・引詩周禮・作群・此引注作羣者・如此・史記五帝紀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初。歸格于藝祖，用特。

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此五字依史記注・ 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岳名也。柴者，考績燔柴。望秩于山川者，徧以尊卑祭之。玉幣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同律陰呂陽律也。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矣。五玉，即五瑞也。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上已

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二生、一死贄者，羔、雁生也，雉死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贄之言至，所以自至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更去。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南岳，衡山。見周禮大司樂疏 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正義・ 每歸用特者，明每一岳即歸也。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四朝，四季朝京師也。見釋文・ 巡守之年，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見史記注・

歲徧。見史記五帝紀注・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大遠，分衛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新置三州，并舊爲十二州也。見爾雅釋文・ 更爲之定界，濬水害也。見史記五帝紀注・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見小學紺珠・ 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見周禮疏・ 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見正義・

扑作教刑。

扑，檟楚也。扑爲教官爲刑者。見史記五帝紀注・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眚災，爲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怙其姦邪，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見史記五帝紀注・

流共工于幽洲。

幽洲，北裔。見詩正義・ 禹治水既畢，乃流四凶。此二十九字見左傳正義・ 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刑之。

闢四門。

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見詩正義・

柔遠能邇。

能，恣也。見詩正義・

熙帝之載。

載、行也。（見正義。）

伯禹作司空。

初堯冀多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illegible]）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illegible]）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舍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illegible]）

讓于稷。

稷、弃也。初堯天官爲稷。舜登用之年。舉弃爲之。（見左傳正義。[illegible]）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見正義。）

俞。汝往哉。

然其舉得其人。汝往居此官。不爲其所讓也。（見史記五帝紀注。）

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illegible]）阻讀曰俎。阻、厄也。（[illegible]）時讀曰蒔。（[illegible]）始者洪水時。衆民厄於飢。汝居稷官。種蒔五穀以救活之。（見詩思文正義。）

五品不遜。

五品、父母兄弟子也。（見史記五帝紀注。）

敬敷五教。

舉八元使布五教。（見詩生民正義。）

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猾夏。侵亂中國也。（見史記五帝紀注。）強聚爲寇。殺人爲賊。由內爲姦。起外爲軌。（見周禮司刑疏。）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見正義。）

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三就。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見正義。）宅、讀曰咤。懲艾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艾。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拲三。（見周禮正義。王制正義。）三居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以爲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illegible]）

禹曰益哉。（[illegible]）

汝作朕虞。

育朕草木鳥獸。（見正義。）

有能典朕三禮。

天事地事人事之禮也。（見史記五帝紀注。）

汝作秩宗。

主次秩尊卑。（見史記五帝紀注。）

教胄子。

國子也。（見史記五帝紀注。）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illegible]）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而爲之。（[illegible]）聲中律。乃爲和也。（[illegible]）

神人以和。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illegible]）猶聲音之道。與政通焉。（[illegible]）

夔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見史記五帝紀注。）

龍驚朕師。命汝作納言。

所讒色取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衆臣。使之疑惑。（見史記五帝紀注。）納言如今尚書。管主喉舌也。（見北堂書鈔。）

汝二十有二人。

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格于文祖。所敕命也。（[illegible]）

分北三苗。

北、猶別也。（[illegible]）所竄三苗。爲西裔諸侯者。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illegible]）

舜生三十登（[illegible]）庸。二十（[illegible]）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踐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見正義。）

咎繇謨第二。

曰若稽古咎繇曰。（[illegible]）

惇敍九族。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

庶、衆也。厲、作也。（[illegible]）敍、次序也。次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臣也。（[illegible]）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illegible]）

何畏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見史記夏本紀注。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

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見正義。

此字依補正義…之其耳。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見水經注…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

播，猶散也。同，合也。下尾合曰逆河，言相承受矣。見正義…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見史記夏本紀注。

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

即漢河之別流也。見史記夏本紀注。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見水經注。三澨，水名也，在江夏竟陵之界。見史記夏本紀注。

東匯澤爲彭蠡。

匯，迴也。漢與江鬭，轉東成其澤矣。見水經注…

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暢我忠言而已，謙也。見正義。

下民昏墊。

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見正義。

濬畎澮距川。

畎澮，田間溝也。見史記注。濬，所以通水於川也。見文選注…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艱戹之食，授以水之衆鮮食，謂魚鼈也。見詩正義。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粒，米也。乂，養也。衆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見詩正義。

安汝止。

定汝之所止，毋妄動，動則擾民。見史記注。

天其申命用休。

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見史記注。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臣哉汝當爲我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見正義。

臣作朕股肱耳目。

動作視聽，皆由臣也。見正義。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

繢讀曰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蜼彝而已。

粉米，白米也。希讀爲黹。黹，紩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繢，刺者爲繡。

此繡與繢各有六，衣用繢，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

性曰采，施曰色。見正義。…作服者，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

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見正義。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

聚賜並從可知也。見正義。留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納政教於五官。見史記注。

故四鄰。

四鄰，左輔右弼，前疑後承。見正義。

罔水行舟。

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頓頓使人推行之。見正義。

朋淫于家。

朋，淫門內。見史記注。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見正義。

予不子。

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施有功。

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

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師，長也。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

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

四千里曰九州。啟初學武正字義‥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此禹所以下二十三字不引字‥禹所啟武正義所引字者。亦侯服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各合‥實為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此段四式字正義‥焉。引詩者啟止武此正義‥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為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七千里。為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見以禮上記一王百制五正十義字‥猶用要服之內為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為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州見史記正下義三十六字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見此王十制三正字義‥又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為之。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王制正字義‥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見王制正義。此引已下蓋百‥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八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畸。見王制正義。又本作已封下九國九七字十六十‥又見王制正義七十字‥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見正義。又引四百國在圻內。鄭云子男八州其數‥六十

咨。錄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歸美於二臣。見正義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見周禮大司樂注疏‥

戛、擽也。戛擊鳴球已下數器。鳴球。即玉磬也。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磬字見已下正義十六‥周禮疏之磬‥搏拊以韋為之。裝之以糠。王氏本四字今下有形如小‥所以節樂。以詠詩也。祖考來格者。祖考之神來至也。虞賓在位。謂舜以為賓。即二王後丹朱也。群臣德讓。謂諸侯助祭者。以德讓。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下管鼗鼓已下。謂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合樂用柷。柷狀如漆桶而有椎。椎揺之所以節樂。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擽之所以止樂。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為笙也。西方之樂謂之鏞。鏞、用也。西方物孰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閒者。堂上堂下。閒代而作。鳥獸蹌蹌。謂飛鳥走獸。蹌蹌然而舞也。簫韶。舜所制樂也。樂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故致得來儀。儀、匹也。巢而乘匹。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擊謂擊磬。磬有大小。予擊大石磬。拊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庶、眾也。尹、正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

使眾正之官信得其諧和。見周禮大司樂疏

帝庸作歌。以正義云為臣。鄭

念哉。

使羣臣念帝之戒。見史記集解

乃賡載歌。

載、始也。見正義

元首叢脞哉。

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見正義

尚書鄭注卷二

禹貢第三

禹傅土。馬本作敷土。此見周禮大司樂疏‥王氏本作敷。鄭注作傅。是其義疑孔傳釋之非。‥鄭氏注也。王氏治九州之水土。錄之。‥不錄者。不鄭注用。‥大鄭假借之字

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見正義

隨山刊木。

冀州既載。

兩河間曰冀州。見史記集解。又見公羊莊十年疏‥不言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見莊十年公羊疏‥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此在王氏本‥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見正義

壺口治梁及岐。

地理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之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見史記集解‥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見正義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岳陽。太原之南。衡漳者。漳水橫流入河。上三句見正義‥於地理志。

大原、今以爲郡名。大岳、在河東彘縣東、名霍大山。（疏無於以故三字·以文霍釋之·倶宜有故·依唐譜正義·引補被正義·引於地理已下止·）

（·此）覃懷爲縣名。屬河內。漳水、出上黨沾大黽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見周禮職方氏疏·引史記夏紀注引六字·倒屬河內五字·正義引衛漳漳水橫流·縣·）（漳水至入河十八字·又見衛僭正義·出字作在·邱止·）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此州入穀不貢。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周禮小司徒疏·引此已上十五字·）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上中至此·正義所無·依王制正義補·）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見王制正義·引詩甫田正義·引上上至一夫稅止·同·）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餘州先田後賦、此州先賦後田、亦如境界跡於餘州也。（見正義·）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

地理志、恆水出恆山。衛水在靈壽。大陸澤在鉅鹿。（見史記夏紀注·又見詩殷武正義·米三字·）

鳥夷皮服。（鳥今書作島·）

鳥夷東方（史記注作北·）之民、搏（史記注作賦·）食鳥獸者也。（見史記夏紀注·及正義·史記注無也字·）

夾右碣石入于河。

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見正義·）

濟河惟兗州。

言兗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見史記夏紀注·此字·兩水之間·引公羊莊十年疏·）

九河既道。

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王氏本作卑·）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此字依正義增·）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盤津。（正義作盤·）往往有其遺處焉。（正義·此見詩周頌般正義引·已下至此·）

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雍今作灉·此見周禮職方氏注·）

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曰（王氏本作云·）雷澤在濟陰城陽。（見史記夏紀注·）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見詩鄘譜正義·）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見正義·）

厥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年今作載·馬鄭本作年·見釋文·）

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見史記夏紀注·正義作中下·）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功、故以貢篚別之。（見正義·）肩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鄭見）（典正義·詩正義引上七字·云作曰厥篚作篚厥·）織文、織如貝文。（見正義·）

浮于濟、漯。

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見史記夏紀注·）

海岱惟靑州。

今靑州界、東自海、西（史記集解無西字·依…）至岱。東岳曰岱山。（見公羊莊十年疏·詩齊譜正義·引州界東自海西至岱七字·見史記夏紀注·）

濰、淄其道。

濰、淄、兩水名。（而無云今箕屋山五字·）地理志云、濰水出今琅邪箕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見詩齊譜正義·引地理志已下者見史記夏紀注·）

海濱廣斥。

斥、謂地鹹鹵。（見史記夏紀注·釋文·）

海物惟錯。

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見史記夏紀注·）

浮于汶、達于濟。

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見史記夏紀注·）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界、又南至淮水。（見公羊莊十年疏·）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淮、沂、二水名。地理志、沂水出今大山蓋縣。蒙、羽、二山名。（見周禮職方氏疏·引地理志至沂水山名·蒙羽二山名見史記夏紀注·）

大野既都。（都今作豬·）**東原底平。**

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見史記夏紀注·）

厥土赤埴墳。（埴今作埴·鄭本作戠·見釋文·）

戠、讀曰熾。（見釋文·）熾、赤也。（見釋文·此引考工記注·王氏引尚書注·）

厥貢惟土五色。

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見史記夏紀注·）

羽畎夏翟。

羽山之谷。（見詩節南山正義·）

嶧陽孤桐。

地理志、嶧山在下邳。（見史記夏紀注·）今下邳西葛嶧山也。（…七…）

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泗水出濟陰乘氏。（見史記夏紀注・王氏本水出上有濟水三字・證因風川師疏引書注。調水淮水中見石可以爲鄭面説・以爲鄭注改觀作濟・據保孔傳・疏不錄・）

淮夷，淮水之夷民也。（見史記夏紀注・引此文何異作上記・注）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見正義・）纖，細也。祭服之材尚細。

淮海惟揚州。

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見公羊莊十年疏・）

彭蠡既都，（今作豬・）陽鳥攸居。

地理志彭蠡在豫章彭澤縣西。（見史記夏本紀注・今本脱西字・依王氏本）南方謂都爲豬。（見史記夏本紀索隱・）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見詩正義・存若）

三江既入。

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見正義・）

篠簜既敷。

篠，箭；簜，大竹也。（見史記夏紀注・竹箭之）

厥貢惟金三品。

金三品者，銅三色也。（見禮記正義・詩正義・正義云・金三品者・銅三色也・今本・有者字・鄭以銅爲金・與孔異・史記夏紀注・引此無者字・三色也三字・）

島夷卉服。

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見正義・）

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見毛詩・今作包・此）

貝，錦名也。（此字正也・無則・錦字乃・作字・及）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見史記注引夏紀）禮記曰：士不衣織。（見正義・）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此史記注七字・無）或時無。（史記注引夏作之）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夏本紀注引此・）周禮考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見正義・）

沿于江海，（文松云・今作沿・今作松・）

松當爲沿。（見史記夏紀注・）沿，順水行也。（見史記夏紀注・）

荊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界自荊山南至衡山之南。（見公羊莊十年疏・）

江漢朝宗于海。

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見正義・）

九江孔殷。

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見史記夏本紀注・引地理志已下・見正義・今本無廬江縣四字・據增・）

沱潛既道。

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見三國志注・吳志・）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見正義・二句見史記夏紀注・今作象・沱爲潛・引首）

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見正義・考工記今作・此木）

杶、幹、栝、柏，四木名。幹，柘幹也。（見考工記・又見史記夏本紀注・四木名三字・史記注無・）柏葉松身曰栝。（見詩正義・竹竿）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楛，木類。周之始，肅慎氏貢楛矢。（今依王氏本增字・・）

底。（見正義・）箘簵，聆風也。（見學正義・史記夏本紀注・考工記疏注無也字・文選注・箘）

石砮。此州中生聆風與楛者，衆多國致之。（見考工記疏・）

厥名包匭菁茅。（正義云・鄭以下闕・）

匭，猶纏結也。（史記注・纏字・無）菁茅，茅之有毛刺者。（正義作・文選引此句作菁茅有毛刺曰菁茅・）給宗廟縮酒。（正義無此五字・）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見史記夏紀注・正義無纏字・紀字・）

荊河惟豫州。

豫州界在荊山而北至于河。（見公羊莊十年疏・正義二字・詩王城譜疏・）

榮播既都。（今作豬・見史記陳方氏注・・）

沇水溢出河，所爲澤也。（見正義・詩定之方中疏・）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此十五字）在其縣東。（見詩正義・引此今塞已下至此・）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

戰于滎澤，此其地也。（見詩正義・定之方中疏・）

被明都。（見今作・方氏注・此）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也。（見公羊莊十年疏・）

岷嶓既藝。

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嶓冢山在漢陽西。（見史記夏本紀注・）

沱潛既道。

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衡郡鄀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源有鄀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見正義・荊州）

蔡蒙旅平，和夷底績。

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見史記夏本紀注・）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釋文引此句・作桓）地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見水經注・）

厥田惟下上，錯。厥賦下中三錯。

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之僞當作下。）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小。（當作少。見正義。）

厥貢璆鐵銀鏤，（璆今作璆。）

黃金之美者謂之鏐。鏤，剛鐵，可以刻鏤也。（見史記夏紀注。）

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

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地理志，西傾山在隴西臨洮。（此十一字見史記夏紀注。）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於京師者，近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今其下民，謂是阪曲爲盤也。（見水經桓水注。）或謂漢爲沔。（見史記夏紀注。）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也。（見公羊莊十年疏、詩韓奕正義疏。於字與也二字，各依二書所引增。集）地說（或作記。）云，三危山，黑水出其南。（見史記夏紀集解。）

弱水既西。

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見正義。史記夏紀注引。水皆東，此獨西流也，九字。案）

涇屬渭汭。

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于渭而入于河。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幵頭

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見詩谷風正義。史記夏紀注。引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

終南敦物，（敦今作惇。）至于鳥鼠。

地理志，終南、敦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見史記夏紀注。）

原隰底績，至于都野。（都今作豬。）

詩云，度其隰原。（見正義。）底，致也。績，功也。（見後漢王霸傳注。）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見史記夏紀注。）

三危既宅。

河圖及（三字見史記集解。）地記（書作說。）云，三危之山，鳥鼠之西（之字[illegible]）南，與岐山相連。（正義作南，當爲山。□□引止此。）則在積石之西南。（見正義。）

厥貢惟璆琳琅玕。（璆今作球。此見詩韓奕正義及說文。）

璆、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見詩韓奕正義，引上二句。韓奕釋文，玉下無也字。）

至于龍門西河。

龍門，山名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衣皮之民，（鄭箋引有崑崙之山。鄭箋所出也。）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見正義。史記集解引此注，異、作人。此之野者也五字，皆下有在字。正義云）

道汧及岐，（汧今作岍。釋文云，又作汧。）

地理志，汧在右扶風也。（見史記夏紀注。）（鄭云，分四列。汧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陽列，岷山爲次陽列。與正義不同。）道汧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見正義。）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地理志曰，朱圉在漢陽南。太華山在弘農華陰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嵩高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見史記夏紀注。）熊耳外方屬豫州。（見詩崧高譜正義。）

道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地理志，荊山在南郡臨沮。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別在廬江安豐縣。（見史記夏紀注。正義止引大別句。）

道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地理志，弱水出張掖。（見史記夏紀注。）地說，合黎山在酒泉合水縣東北。（見史記夏紀集解。）凡言道者，發源于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于上，未成流。自道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見正義。）地理志，流沙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此見史記夏紀注。）

道黑水至于三危。

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所在。今中國無也。（此五字見正義。）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通典無山字。史記夏紀注引者止此。）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脅。（通典州郡五引，三危已下至此。）

東至于砥柱。（砥今作底。）

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閼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閼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見水經河水注。）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地喉也。沇（宋本作□字。）出伾際矣，則然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正義引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九字。前漢書地理志注引在修武武德界六字。）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見水經河水注五。）山一成爲伾。（見前漢書注。）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陸。地理志曰，降（此字本脫。）水在安平信都南。（南字依史記注增。此見史記夏紀注。引地理志降水在信都者九字。）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流俗誤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共縣北共山（共字二字依正義增。）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此字亦依正義增。）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郕降于齊師之降，蓋周時國於此（此字依正義增。）地者，聲言降，故改謂絳而殺。

挺、鞠也。致果曰毅。（見三國志魏書王肅傳注。）

彰厥有常，吉哉。

人臘則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見正義。）

日宣三德，正義云•鄭以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

俊乂在官，

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見正義•

庶績其凝，

凝，成也。見正義•

自我五禮五庸哉，今作有庸•釋文云此本作五庸•

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見正義•

同寅協恭和衷哉。

并上之俶當作衷•禮，共有此事。見正義•

五服五章哉。

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見周禮小宗伯疏•禮記王制正義•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見詩雒[illegible]正義•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今作天明畏此•見周禮鄉大夫注•

又東至于醴，醴今作醴•

醴，陵名也。大阜曰陵。見史記夏紀注• 今長沙郡有醴陵縣，夏紀注引無今郡二字• 其以陵名爲縣乎。見正義•

東迆北會于匯。

東迆者爲南江。見正義•

東爲中江。

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見初學記地部中•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地理志，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泆爲滎。見史記夏紀注•

東出于陶丘北。

地理志，陶丘在濟陰定陶王氏本下有縣字•西北。見史記夏紀注•

導渭自鳥鼠同穴。

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見水經鳥鼠同穴山注•王氏本又載渭水注•地說曰鳥鼠山•同穴之幹皆也•十二字•案彼注不稱鄭元•故不錄•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

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見史記夏紀注•

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見史記夏紀注•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緫，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者，發稠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緫，謂入刈禾也。二百里銍，銍，斷去藁也。三百里秸，秸又去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緫，禹爲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見詩甸田正義•生民正義•引銍•斷去藁也•秸又去穎也•九字•禮記禮器正義云•誰、謂所刈禾也•穀、謂刈禾藁也•秸、謂禾去其實•喙藁秸也•穀不稱鄭注•王氏以錄•、

五百里侯服。

此周爲王畿，其邸當侯服，在千里之內。注有甸服二字•及此十五字•見詩齊譜正義•

五百里綏服。

侯服爲甸服，爲上似脫于屬二字• 其邸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見詩齊譜正義•

五百里綏服。

綏服於周爲采服，其邸當衞服，在三千里之內。見詩齊譜正義•

五百里要服。

要服於周爲蠻服，其邸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見詩齊譜正義•

二百里蔡。

蔡之言殺，減殺其賦。見正義•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

荒服於周爲鎭服，其邸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見詩齊譜正義• 荒服既不役作其人，又不賦其田事也。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緡也。見正義•

朔南暨。

朔，北方也。見史記夏紀注• 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見正義•

甘誓第四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

天子之兵，故曰大。正義• 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爲六卿。路史疏仡紀夏后下• 六卿者，六軍之將。詩棫樸正義•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禮記曲禮下正義• 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正義•

有扈氏，

有扈氏與夏同姓。正義•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見史記夏紀注•

左不攻于左，

左車左。見史記夏紀注。

右不攻于右。

右車右。見史記夏紀注。

予則奴戮汝。奴今作孥。此見周禮司厲注。

大罪不止其身。又奴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見湯誓正義。

尚書鄭注卷三

湯誓第五、商書

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見正義。

予其大賚汝。

賚、賜也。見史記殷紀注。

盤庚第六

予今五邦。

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見正義。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于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勑以無伏之。見正義。

今汝聒聒。

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見正義。

予若觀火。案周禮司爟注云。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觀火、謂熱火與。此可知鄭注之義。

不昏作勞。

昏讀爲暋。暋、勉也。見正義、三國志魏武紀注。

遲任有言。

古之賢史。見正義。

茲予大享于先王。

大享烝嘗。見周禮司勳疏。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我告汝於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爲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己心度之。可施於彼。然後出之。見正義。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見正義。

盤庚中第七

盤庚作。

作渡河之具。見正義。

今予告汝不易。

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見正義。

盤庚下第八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見正義。

綏爰有衆。

爰、於也。安隱於其衆也。見正義。

懋建大命。

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見正義。

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鞠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見正義。

高宗肜日第九

祖己曰。

謂其黨。見正義。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年命者，祚（盛作）。愍之人尤悼焉，故引以諫王也。（見正義。）

西伯戡黎第十

西伯既戡黎，

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乎殷，封為雍州伯也。（二南之伯。詩譜正義引此句，作文王為雍州。）南兼梁荊。（此二句見二南詩譜正義。）國在西，故曰西伯。（見尚書正義。禮記正義引此作西伯之國。）入紂圻內。（見正義。）

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王暴虐於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者。（王氏本作教。見史記殷紀集解注。）

微子第十一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為妻也。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為之。少師者，大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為之。死也。（見微子正義。）箕子，紂之諸父。微箕俱在圻內。（見正義。）

凡有辜罪，乃罔恆獲。

凡，猶皆也。（見正義。）獲，得也。殷民皆有辜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爭臘相攻奪。（見史記宋世家注。）

我其發出往，（往今作往。此見史記集解。）

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見史記宋世家注。）

吾家耄，

耄，昏亂也。（見正義。）

若之何其。

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禮記曰，何居。（見史記宋世家注。）

父師若曰，

少師不答，志在必死。（見史記宋世家正義。）

犧牷牲用，

犧，純毛，牷，體完具。（見周禮秋官犬人疏。）

用乂讎斂，

謂賦斂也。（見□疏。）

尚書鄭注卷四

大誓第十二　周書

惟四月，大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

孟津，地名。（見詩文王正義。）六軍之兵東行。（見詩棫樸正義。）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州殷歷。（見詩大明正義。）

師尚父號曰，

師尚父，文王於磻溪（溪作谿。）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為大師，號曰尚父，尊之。（見詩大明正義。）號令之軍法重者。（見史記周紀注。）

大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

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色。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于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見詩文王正義。尚書正義引末七字。）

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為鵰，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

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鵰當為雅，雅，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為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見史記周紀集解引此。）穀，紀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

弃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董卒醉也。時云、始

我奉卒。（見詩大雅·文王正義）

王動色變。（見周禮·大祝注）

前師乃鼓鼓譟。（見周禮·大司馬注）

大誓中篇十三

大誓下篇十四

（案泰誓正義云：今文大誓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據此，知鄭本亦如此。則實自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渡孟津已後乃……已前今文大誓上篇也。其中下二篇……鄭氏以文義及注之次第，可以其列二篇者，以次序于其後。）

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見禮記·緇衣）

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

丕，大也。律，法也。（見後漢書·陳寵傳注）

商誓。

商家典樂之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臺。（見史記·殷本紀集解）

牧誓第十五

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今無"武"字·見詩·文王篇）

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見詩·大明正義）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見正義）

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今無"武"字·此見禮記·明堂位注）

千夫長、百夫長。

師帥，旅帥也。（見正義）

古人有言。

以古賢之言爲驗。（見詩·蕩正義）

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肆，祭名。（此四字見詩·雝正義引書注·鄭注）答，問也。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見史記·周本紀注）

昏，暗。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見正義）迪，道也。言棄之不以道也。（白帖·蟲）

乃止齊焉。

好整好暇，用兵之術。（見詩·大明正義）

不過四伐五伐。（今書作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此見禮記注·鄭注云）

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此七字見詩·序正義）始前既故，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見禮記·樂記正義）

尙桓桓。

威武貌。（見史記·周本紀集解）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見禮記·曲禮正義）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今作弗御，本或作迓，釋文云：馬本作禦，禁也。馬同，但云耳。）

迓，強禦，謂禦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奔走，當以爲周之役也。（見史記·周本紀集解）

爾所弗勗。

所，言且也。（見史記·周本紀集解）

洪範第十六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見史記·宋世家集解）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見宋世家集解）

次三曰農用八政。

農，讀爲醲。（見正義）

次八曰念用庶徵。

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修則休徵各以其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其類應之。（天人……）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宋世家集解）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又見詩·小旻正義）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正義）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今哲作晳）

睿通于政事。（見詩·小旻正義）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以言爲……）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剌也。（正義）晳，讀爲哲。（正義本作……王氏本……哲）皆謂其政所致也。（詩正義無"其""也"字）君貌恭，則臣禮肅也。（五"也"字正義無·此下）君言從，則臣職乂（正義作"治"）也。君視明，則臣照晳（詩正義作"昭"）也。君聽聰，則臣進謀也。君思睿，則臣賢知也。（見詩·小旻正義）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此七字見宋世家集解·又見）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此五字見宋世家集解·又見）若司馬也。（見正義）

四曰星辰。

星，五星也。見正義、宋世家集解。

錫汝保極。

又賜女以守中之道。見宋世家集解。

而畏高明。釋文云畏鄭音威。

于其無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今書如此。好下有德字。與史記同。

無好於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於民。見宋世家集解。

無偏無黨。

黨，朋黨。見宋世家集解。

會其有極。

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見宋世家集解。

歸其有極。

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見宋世家集解。

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能柔能。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宋世家注作剛而能柔。引中平至此。剛能柔能。無剛能字。

剛則強，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也。見詩正義鄭箋。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

人皆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俗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見正義。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爵賞也。此下三字依史記注增。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見公羊成元年疏、宋世家注。無昔字。

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害于女家。禍去室。凶于女國。亂下民。見公羊成元年疏。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將考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爲卜人筮人。見正義。

乃命卜筮。史記作或。此見注。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尅。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貣。今書濟作霽。克作尅。此見周禮大卜注。蟊或作霧。

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蟊、尅也。二衍貣。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蟊者，氣不釋，鬱冥冥也。尅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上正義引注云。圛，色澤光明也。雨止者，雲氣在上也。冥冥也。卜五占用二。衍貣。謂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尅。兆之光明。如雨止。此貞。

曰蟊者，氣不釋。鬱冥也。曰尅者，氣色相犯入也。色澤者四字見正義。此二句下，見正義。曰圛者，色澤光明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此二句下見正義。卦象多變。故言衍貣也。見宋世家集解。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見儀禮士喪禮疏。卜筮已下十二字。從其多者。

蓍龜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見宋世家集解。

謀及卿士。

卿士，六卿掌事者。見正義。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

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見宋世家集解。

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若一吉一凶。雖筮逆。猶得卜之也。見禮記曲禮正義。此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見宋世家集解。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見宋世家集解。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雨，木氣也。春始施生。詩正義作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見詩正義。

時雨若。

若，順也。見詩正義正月。

曰咎徵。

五事不得。則咎氣來順之。見詩正義正月。

曰狂。恆雨若。

狂，倨慢。見正義。使常也。見公羊成元年疏。

曰舒。今本作豫。鄭作舒。正義云。恆燠若。

舒，舉遲也。見正義。晉人君舉事大舒。則有常燠之咎氣來順之。見公羊成元年疏。

曰急。

急，促自用也。見詩正義正月。

曰蒙。史記作霧。大傳作蒙。

蒙，聲近霿。見釋天正義。見冒亂也。見正義。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

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見正義。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屬東方木。木剋土。土爲妃。尚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方金氣爲陰。剋東方木。木爲妃。畢屬西方。尚妃之所好。故好雨也。見禮記月令正義。好風者箕東方木 克土爲宿從宿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 從宿所好故好雨也詩漸漸之石正義引云風土也 故星好箕周禮大宗伯鄭引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是土 爲木八宿木八爲金九宿故東方箕星好風西方畢星好雨 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己所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見詩漸漸之石正義。及宗伯疏。推此而往。則南宮好暘。北宮 正義 鄭面往二字寒下無也字是由句作以各由妻之所好故也宗伯疏引書 鄭面往二字北宮句在南宮句上中宮作中央是由句作皆是所以爲妻亦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四時之間。合於黃道也。見禮記月令正義。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見正義。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從重爲次耳。見正義。康寧。人平安也。宋世家注。引此句無人也二字。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此六字又見正義。人作民。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見詩既醉正義。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昏曰折。見宋世家集解。周禮司關疏。愚懦不壯毅曰弱。見宋世家集解。正義無壯字。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傷神夭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則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故所以弱也。故所以三字疏有誤。見正義。

尚書鄭注卷五

金縢第十七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二公欲就文王廟卜。見史記魯世家集解。戚。憂也。此三字又見史記注。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也。史記注。引此句無以字。未也。李賢依據注增。見正義。

爲三壇同墠。

時爲壇墠于豐。壇墠之處猶存焉。見正義。

植璧秉圭。

植。古置字。見正義。詩鄭正義。

史乃冊祝。

冊。周公所作謂簡書也。三十字一簡之文。此七字見儀禮疏。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見魯世家集解。

惟爾元孫某。

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見正義。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丕、案釋文云不、鄭注云音不。與正義合。史記世家集解引鄭云丕讀曰負。未詳何以異。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見正義。

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見史記集解。魯世家

開籥見書。乃并是吉。見周禮卜師注。今作啟。

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見正義。

周公曰。今作體。見周禮占人注。體、王其無害。見周禮占人注。今作及。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茲、此也。見史記集解。魯世家

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

縢、束也。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見正義。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此七字見七月序正義。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服。意正義增欲居攝。七月正義作欲居攝。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東都。正義十三字。引此孺子。

罪人。七月序正義。成王也。見七月序正義。

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為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以告於我先王。告作以告。言愧無辭也。見七月序正義。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己。見七月序正義。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見豳譜正義。周公出。皆奔。今二字見豳譜正義。二年盡為成王所得。見詩鴟鴞序正義。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見鴟鴞正義。

于後公乃為詩以怡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于後、二年後也。見豳譜正義。今作貽。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

作鴟鴞之詩以怡王。今豳風鴟鴞也。見鴟鴞正義。鴟鴞子斥成王。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為罪人言。欲讓

之推其恩親。故未敢。見鴟鴞正義。

秋大熟未穫。

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見豳譜正義。

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今作以啟金縢之書。

弁、爵弁。見正義。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此年十五。於禮已冠。必

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也。見正義。亦如國家失道。焉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

事也。見正義。

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問者、問審然否也。見史記集解。魯世家

王執書以泣。

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見史記集解。魯世家

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所以迎周公於東。征之歸尊任之。見詩東山序正義。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見正義。王氏本云作曰。

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

築、拾也。禾為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見正義。

歲則大熟。

文王十五生武王。文王下有又字。引見文王序正義。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年此序正義增字。八十三矣。文王序正義引止此。

文王受命為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見詩譜正義。文王崩後明

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稱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

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

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王氏本作則。居攝之元年也。見文王世子正義引。

書。崩後三年此出百五十一年。十二字、敍後而居攝。十七字。王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見豳譜正義。居攝五年作召

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文王世子正義。有二字。居攝五年至十八。有時下二十字也。

故書傳云。天子大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此十七字見正義。洛誥時。成王年二十一也。見文王世子正義。此下有成王二十字。

年二十一也。則年成王即政時。文王世子正義。年二十二也。見文王世子正義。此明年成王年也。

二年案此注見詩譜正義。下文王世子正義云云。

大誥第十八。

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今作猷大誥爾多邦。正義云。越乃御事。今作爾庶邦。越爾御事。見正義。

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今作割。見正義。

害不少。乃延長之。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見詩正義。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見正義。

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見正義・

殷小腆。

腆謂小國也。見正義・

知我國有疵。

知我國有疵病之瑕。見正義・

朕卜并吉。

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見正義・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

汝國君及下群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爲難大。見正義・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弃基。今無厥考下上二字・正義云・鄭本於翊肎構下有其一經此十二字・文王有聲疏亦引之・

其父敬職之人。其有曰我有後子孫不廢弃我基業乎。見詩文王有聲正義・

康誥第十九。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基、謀。見正義・岐鎬之城。大誥疏無此二字・處五岳之外。周公爲其天官疏無此二字・於政不均。故東行于洛邑。令司徒疏同

作雒令疏・・並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周禮冢宰序官疏・大司徒疏・所引並止此・四方民聞之同心王氏本無此二字・來會。樂即功作

劾其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年也。見周禮大司徒疏・陰平已至。見詩[illegible]正義・

侯甸男邦采衛。

不見王氏本作百・要服者。以遠。於役事而恆闕焉。見正義・

乃洪大誥治。

洪代。周公代成王誥。見正義・

王若曰孟侯。正義云・鄭以孟告諸侯・侯隨戴以大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

由古先哲王。

處夏也。見正義・

恫瘝乃身。

刑罰及己爲痛病。見正義・

非汝封又曰劓刵人。

刵臣從君坐之刑。見正義・

矧惟外庶子訓人。

訓人師長。見正義・

惟文王之敬忌。

祇祇威威是也。見正義・

迪吉康。正義云・孔傳鄭氏以迪連屬上下・

酒誥第二十。

成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今無成・正義云鄭本有成字・

成王所言成道之王。見正義・王氏本作成王之道云・應麟案・詩成王不敢康・與此同義・

之無字・於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見詩桑中正義・

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見邶鄘衛譜正義・正義止引連屬之監四字・俟本正義・引來句無其字・

妹邦者。紂之都所處也。詩邶鄘衛譜正義・引此句無

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穢父見

爾尚克羞饋祀。

助祭於君。見正義・

罔敢湎于酒。

飲酒齊色曰湎。見詩蕩正義・賓筵正義引無首二字・

矧大史友內史友。

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見禮記玉藻正義・

服休服采。

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見正義・

若疇圻父。疇、今作疇・

順疇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見詩祈父正義・

有斯明享。

斯。析也。見詩[illegible]釋文・

梓材第二十一。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爲二王之後。見正義・

戕敗人宥。

戕。殘也。見周禮大司馬疏・

無胥戕無胥虐。

無相殘賊無相殘虐。

惟其塗丹雘。

山海經云。青邱之山。多有青雘。見正義・

尚書鄭注卷六

召誥第二十二

惟二月既望，

二月，當爲一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見詩文王正義。）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於此從鎬京行至于豐，就告文王廟。（見詩王城譜正義。告文王廟四字，又見曲禮正義。）告文王，則告武王可（見曲禮正義。）步，行也。

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見魯世家集解。末句誤作不以爲近，爲文蓋也。）告武王廟即（王氏云一作則。）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文（此九字又見曲禮疏。）非也。

惟大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

相，視也。（見魯世家集解。）

三月，當爲二月。（見詩文王正義。）是時周公居攝五年。（見周禮大司徒疏。）

攻位于洛汭。

隈曲中也。（見正義。）

周公朝至于洛。

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見正義。）

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

召誥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正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于位，以其命賜周公，所賜之幣，蓋璧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見正義。）

改厥元子，

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字疑誤。）天之子，天子爲之首耳。（見正義。）

厥終智藏瘝在。

瘝，病。（見正義。）

面稽天若，

面，猶迴向也。（見正義。）

自服于土中。

自，用。（見正義。）

拜手稽首曰，我（今作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

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百君子，王之諸侯與羣吏。（見正義。）

洛誥第二十三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衆，觀：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見詩王城譜正義。正義引王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者然，鄭義可知，附錄於此。）

伻來來。

伻來來者，使二人也。（見正義。）

王肇稱殷禮。

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頒行周禮。頒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見正義。禮記明堂位正義。）

孺子其朋。

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見正義。）

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王氏本下有者字。）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見正義。）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

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見正義。）

汝乃是不蘉。

鬷勉。見正義・

旁作穆穆迓衛。釋文云・迓・鄭本作御・音魚駕反・爾雅・

稱上曰衛。見文選六代論注・

亦未克敉公功。

敉、安也。見周禮小祝疏・

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

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見詩維天之命正義・烈威。見詩雝正義・王氏本・烈作威・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通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大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王氏本無通字

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見詩維天之命正義・

乃命寧。

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見何彼襛矣正義・

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禋、芬芳之祭。見周禮大宗伯疏・曰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大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見正義・

王在新邑烝祭。正義云・鄭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成王至朔日八字・又見正義・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閟宮正義無二王字・于文王廟。使史[illegible]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爲後者。[illegible]封伯禽也。[illegible]是非時而特

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大宗伯疏・以下至末・引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文王得中庸正義・作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見詩文王序正義・禮記中庸正義・文武受命。七年而崩。周公不敢過其數也。見周禮冢宰序官疏・釋文云・文武王受命・及周公居攝・書七年・王

多士第二十四。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見正義・

非我小國敢翼殷命。翼、今作弋・釋文馬本作翼・

翼、猶驅也。此句又見[illegible]正義・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見正義・

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見正義・

無逸第二十五。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見正義・

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儼、今作嚴・釋文云・馬作儼・鄭云與馬同・

中宗。謂大戊也。見詩商頌正義・恭在貌。敬在心。見正義・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洎今作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諒闇・今作亮陰・

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於也。洎、與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於外。魯世家集解引・爲父小乙將師役於外也十字・詩正義・無上轉字・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樂也。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此八字・又見魯世家集解・

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或作幽・廬。柱楣。不言政事。見詩商頌正義・其不言之時。時有

所言。則群臣皆和諧。見正義・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小大。謂萬人上及群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見正義・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

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此八字・又見魯世家集解・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間。故云

久爲小人。見正義・

文王受命惟中身。

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嗣王立之命。見詩文王序正義・正義止引末七字・而立作位・

則其無淫于觀。

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見正義・

則皇自敬德。

皇、暇。言寬暇自敬。見正義・

不啻不敢含怒。

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見正義・

君奭第二十六。

我不敢知曰。正義云・孔以爲諸云・我不敢知者・其意自公言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不敢獨知・是君奭所知・故以此及下句爲觀殷之興亡・言典君奭同知・舉其廢興言爲成・鄭元亦然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正義云・寧王者・即文王也・鄭亦同・

人又云。見正義・

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長發正義無此八字·至大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蕩正義無此七字·然則伊尹、摯、阿衡、保衡，一人也。蕩正義無然擧阿衡四字·見詩蕩正義·長發正義·皇天，北極大帝也。見燕世家集解·周禮大宗伯疏·

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伊陟，伊尹之子。見詩蕩正義·上帝，大微中其所統也。見燕世家集解·

天壽平格。

尊言臣事格，謂至于天也。見正義·

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

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不及呂望者，此字依正義補·大師也。正義無也字·數文王以大德，周公二字依正義補·不以此比焉。正義作誰不可以自比·見詩顯義·正義引不及呂望者巳下·正

文王蔑德。

蔑，小也。見正義·

武王惟茲四人。

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見正義·

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耇，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德

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見三國志魏管寧傳注·

告君乃猷裕。

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於寬裕也。見正義·

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見三國志魏武紀注·

惟乃知民德。

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剟切之。見正義·

多方第二十七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

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見詩豳譜正義·

因甲于內亂。押、今作甲·正義云·鄭以甲爲狎·

習爲鳥獸之行於內爲淫亂。見正義·

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夏、今作暇·

夏之言暇。天覬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武正義無首句·無覬紂能改故五字·無復字·五年者，文王受命爲矣正義·無受命二字·八年至十三年也。武正義無也字·見詩爲矣正義·武正義·

開厥顧天。

顧，猶視念也。見詩譜序正義·

離逖爾土。

分離徙汝土也。見正義·

立政第二十八

宅乃牧。

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見正義·

三亳阪尹。

三亳者，正義無此三字·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詩正義補此四字·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云正義作言·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見正義詩玄鳥正義·

尚書鄭注卷七

顧命第二十九

惟四月哉生魄。

此成王二十八年。見正義·詩烈文正義云·鄭於顧命之注·以於攝六年爲年端·

王乃洮頮水。

澣衣。見三國志虞翻傳注·引翻奏鄭注違失事云·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今洮字誤·失其作澣·以從其非·

相被冕服。

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大僕。冕，玄冕。見正義·

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芮伯入爲宗伯，畢公入爲司馬。見詩桑柔正義·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見詩載見正義·

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

時，是也。元子釗，康王名也。見御覽皇親部十二·

爾無以釗勖贛于非幾。勖贛·今作冒貢·釋文鄭本作勖贛·

出綴衣于庭。

連綴小斂大斂之衣于庭中.見周禮事人疏·

越七日癸酉.

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見正義·

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

不用新.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禮記禮器正義·篾.析竹之次青者.華玉.五色玉也.見正義·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

此旦夕聽事之坐.底.致也.篾纖致席也.見正義·

敷重豐席.畫純.

豐席.刮凍竹席.以雲氣畫之爲緣.見正義·

敷重筍席.玄紛純.

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見禮記禮器正義·以玄組爲之緣.見正義·

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周禮疏止武王誅紂赤刀爲飾八字·大訓者.謂周禮疏無者字·禮法先王德作周禮疏·教.虞書典謨是也.正義無此七字·弘璧.弘.大也.正義無此五字·大璧.琬正義大琰.皆度周禮疏無度字·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球也.周禮疏無也字·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周禮疏北之作東·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正義無天下三字·禮疏無三者二字·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周禮疏無禮字·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帝王聖者所受.河圖下三字正義無·赤字引此傳所上有之二句·胤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鼖鼓.大鼓也.此鼖非謂考工記鼖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鼖鼓同名耳.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大訓以下見周禮天府疏·

大路在賓階面.綴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

大路.玉路.綴路.金路.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次路.革路.木路者.主於朝祀.正義不見陳革路·作象路不書綴路·以正義陳象路之貳·引以先路爲主於朝祀·次路則金路以祀·與路之貳不陳·典命以典路.典路注·所引故此疏·不陳.而已.此疏亦故被錄·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青黑曰綦.正義·本作青二字·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即今之句子戟.此見依詩出其正東門正義·引鄭作青綦正義·詩云.我馬維騏.此六字見正義·劉.蓋今鑱斧.鉞.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

聞長短之數.序內半以前曰堂.側階.東下階也.見正義·

王.麻冕黼裳.

麻冕.三十升布冠也.見御覽卷三冕服·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見正義·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蟻.謂色玄也.見御覽卷三冕服·卿西面.諸侯北面.正義·

上宗奉同瑁.

上宗.猶大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見正義·同.酒杯.見周禮鬯人疏·據此則同作酒杯·傳定本云·亦同.以王之所執酒杯·古月

大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大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見正義·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

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徐行前曰肅.卻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見正義·

大保受同.祭嚌.

即位必醴之者.以神之嚌成之也.以醴嚌成之者.醴濁.飲至齒.不入口曰嚌.既居重喪.但行其禮.而不取其味.見通典禮三十·

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

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此此字今本正義無·朝聘享禮也.與當禮不同.稱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拜者當爲拜者·稽首而已.見正義·

康王之誥第三十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正義云·馬鄭王本此篇自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內

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詩周頌正義·六年·明堂位正義·引康王之誥·康王即位注·乃用之·始

羣公既皆聽命.

羣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見正義·

王釋冕.反喪服.

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見正義·

尚書鄭注卷八

粊誓第三十一

人無譁

人、謂軍之士衆、及粊地之民。(見正義。) 伯禽率七百里之內、附庸諸侯。(見周禮正義。)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

敹、謂穿徹之。敿、猶繫也。至、猶善也。(見正義。)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阱。(敜、今作杜・阱、今作阱・此見周禮雍氏注・)

牿、梏之梏。施牿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阱、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作鄂也。(見正義。)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

風、走逸。臣妾、厮役之屬也。(見魯世家集解。)

無敢寇攘。

寇、劫取也。因其亡失(史記作失亡。)曰攘。(見詩正義・魯世家集解。)

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厮役、反則入於罪隸舂槀、不殺之。(見正義。)

峙乃芻茭、

茭、乾芻也。(見正義。)

呂刑第三十二

度作詳刑、以詰四方。(今無詳。此見周禮大宰大司寇注。)

蚩尤惟始作亂。

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見正義。)

鴟義姦宄、奪攘撟虔。(撟、今作矯。此見司刑注。)

寇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見正義。) 有因而盜曰攘。撟虔、謂撓擾。春秋傳、虔劉我邊陲。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見周禮司刑疏。)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

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弃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正義無已。)(上三十五字、即此依正義增。)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正義無此二字。)誅九黎、分流(二字正義作至。)其子孫、爲君于西裔者、(正義無此六字。)爲三國。(緇衣正義無爲字、國作苗。從正義。)至(正義無。)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正義無君字。)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緇衣正義作時。)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禹攝已下十四字、緇衣正義無。)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正義氏作族。)而謂之民。(正義引止此。)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見禮記緇衣正義及正義。)

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羈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皐陶之爲。(見正義。) 越、於也。茲、此也。麗、施也。於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見詩正月正義。)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皇帝、顓頊。(見正義。)

皇帝清問下民。

以下乃說堯。(見正義。)

折民惟刑。(釋文折鄭書悊。)

自作元命。

大命、謂延期長久也。(見正義。)

上帝不蠲、降咎于苗。

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絜、故下禍誅之。(見正義。)

庶有格命。

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見正義。)

有邦有士．告爾詳刑．詳、今作詳．

詳審察之也．見后漢劉愷傳注．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衆者．不赦過．見正義．

其罰百鍰．

鍰、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爲鋝．見正義．

文侯之命第三十三

王若曰．父義和．

義讀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見正義．

亦惟先正．

先正先臣．謂或作爲讀．公卿大夫也．見三國志魏武紀注．文選九錫文李注．

簡恤爾都．

都、國都也．見正義．

秦誓第三十四

公曰．嗟．我士．

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見正義．

其心休休焉．

休休、寬容貌．見禮記大學釋文．

尚書鄭注卷九

序百篇

虞夏書

昔在帝堯．

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見正義．

讓于虞舜．作堯典．

虞氏、舜名．堯舜如故．舜蘇其事．見正義．

歷試諸難．作舜典．

入麓伐木．見虞書大傳正義．舜之美事．在於堯時．見虞書大傳正義．

弃稷．書疏正義云．鄭所讀書序．此篇名爲弃稷．又合此篇於皋陶謨．別則有益稷之篇．

任士作貢．

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見正義．所生王氏本作穀．

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辟亂于洛汭．見虞書大傳正義．

作胤征。

胤、臣名。見疏書大題正義・史記夏紀注・

商書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爲天下之號。湯字依正義補・商國在大華之陽。見正義・左傳襄九年正義・史記殷紀集解・今屬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正義止引此句・末四字則依正義補・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見詩玄鳥正義・

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以其時，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已上二十三字正義補・湯伐桀之時，大旱致災。大字依正義增・正義無致災字・既致其禮祀，此五字依正義補・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弃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鳴條，南夷地名。見殷紀注・正義・

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見書大題正義・大

伊尹作咸有一德。咸有一德第四十・正義云・鄭以孔爲在湯誥後・咸有一德第三十二・

伊陟臣扈曰。見書大題正義・大

肆命徂后。

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見殷本紀注・

伊尹放諸桐。

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見殷紀注・

伊陟贊於巫咸，作咸乂四篇。

巫咸謂之作・巫官者。見正義・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見正義・

般庚五遷。

般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見正義・

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般庚三篇。正義云・鄭以爲上篇是般庚爲臣時事・

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見殷紀注・詩商頌譜正義・正義引此句作此徙而改號・無此四字・民居耿久，奢侈成俗，故不樂徙。見正義・上篇是般庚爲臣時事，中篇、下篇是般庚爲君時事。見困學紀聞二・

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見正義・

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鼎，三公象也。此五字又見文選西征賦注・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道。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

般始咎周，周人乘黎。

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見左傳正義・拘于羑里。文王釋而伐黎。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見詩文王序正義・乘，勝也。紂得散宜生

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見正義・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微子啓，見詩大明正義・般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啓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見詩大明正義・檀弓正義云・

周書

惟十有一年。

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見詩文王序正義・

與紂戰于牧野，作牧誓。

牧野，紂南郊地名。此句又見殷紀注・此句末有也字・禮記及詩作坶野，古字耳，今本又不同。見詩大明正義・

作武成。

著武道至此而成。見正義・

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武庚，字祿父。見正義・

班宗彝，作分器。

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所受物也。見周紀注・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

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見正義・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見詩大行人疏・正義引此二句・

也。見王國正義・彼正義下有南方道國四字・殷之諸侯。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見周禮秋官序官疏・彼疏上有巢伯二字・書序正義引此・作以

來朝武王即位・芮伯。周同姓國。在內圻。見詩桑柔正義・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於殷國者也。前流言于國。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避攝政。懼誅。因

遂其惡。邶鄘衛譜正義・鄭無此三字・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邶鄘衛譜正義・鄭無此二字・居攝二年之時。繫

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邶鄘衛譜正義・周公避已下並引此・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

而來。避已解矣。見詩東山正義・黜、貶退也。見正義・

成王既黜殷命。

黜殷命。謂殺武庚也。見詩有客正義・邶鄘衛譜引此・謂作誅武庚・

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微、宋地名。微子啓。紂之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見詩有客正義・

異畝同穎。

三苗同爲一穗。見周本紀注・

周公既得命禾。作嘉禾。

受王歸已禾之命與其禾。見正義・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正義云・以康叔爲監殷・

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不言霍叔者。蓋赦之也。見邶鄘衛譜正義・

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欲擇中土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見王城譜正義・

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民、無知之稱。見王城譜正義・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

師保。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賢聖兼此官。見正義・

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見正義・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踐讀曰翦。翦、滅也。見詩破斧正義・正義引此七字作箋・奄、蓋在淮夷之地。見周本紀注・薄姑序正義引書蓋作國地・作北・凡此伐諸叛

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見破斧正義・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

時事。其編篇於此。未聞。見正義・

將遷其君於蒲姑。

奄既滅矣。其君佼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使之服於大國也。見破斧正義・

作周官。見書序正義云・鄭以爲周官在立政前・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六・

息慎來賀。今作肅慎・馬本作息慎・

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見史記周本紀注・五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東郊。周之近郊也。見王制正義・天子近郊半遠郊・近郊半遠郊。去國此七十里・五十里。見王制正義・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

也。然。見六年公羊疏・宣十年・今河南洛陽相去則

作顧命。

迴首曰顧。見正義・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見周本紀注・

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今其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見畢命正義・

作蔡仲之命。見典寶正義云・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二・作棐誓。見周禮雍氏注・今作費・孔以此篇在文侯之命後・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九・在十九

呂命。

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見周本紀注・史記作甫・正義引書說・已下

序孔子所作

尚書鄭注卷十

書贊

孔子撰書。（正義無此二字·）乃（釋文無乃字·）尊而命之曰尚書。（見尚書孔序··義釋文序錄·正）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

又曰書務以天言之。（見尚書孔序正義·）

尚者、上也。尊而重之。（釋文無此四字·）蓋言（正義無此二字·）若天書然。故曰尚書。（釋文無此四字·見孔序正義釋文序錄·）

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見孔序正義·）

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見尚書大題正義·正義云·鄭以虞夏同科·鄭虞夏事亦說夏··）

三科之條。五家之教。（見尚書大題正義·）

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見武成正義·）

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見前漢藝文志注·）

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水經淄水注引鄭志·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我先師棘下生·無人何時人也·若然·奢則云·）（是棘下之間·不得字子·寄五子見·後人否不釋·疑郎否誤·釋其義皆偏·附王氏字本作宏·疑棘下行·注云已久·一作子·仍之·）自世祖興。後漢衞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宜之矣。（見尚書大題正義·）

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見尚書大題正義·）

尚書鄭注後序

右尚書鄭注。宋王氏應麟采輯。本朝曲阜孔君廣林。復加補正。益爲十卷。案王氏所錄。尚多遺漏舛誤。詩武正義。引多方須夏之子孫注。以箋須暇五年。云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注斷于十三年。而王氏并錄其下句。金縢正義引注云。凡藏秘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此納策于金縢之匱中。注也。而錄之金縢序下。鄭君書序別卷在秦誓後。不宜于金縢無注。直至序乃發訓。它若堯典被說不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云云。三十八字。則以大傳注爲書注。咨繇謨哉寬謂度益寬宏柔謂性行柔和云云百一十九字。則以正義作鄭注。蓋勘省之疏。前賢不免。孔君用其本爲主。而別取經疏、史注、水經注、諸書。蒐羅補綴。引而貫之。又案詩禮正義中中候十八篇名。而采之藝文類聚、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所引。參之以宋書符瑞志錄尚書中候五卷。其于鄭學。可謂勤而且篤。而有功書傳。尤不淺也。案鄭君遺書。惟毛詩箋。三禮注爲原本。其它皆出後人捃摭成編。孔君復集其大成。自周易注而下。總錄一十八種。凡七十一卷。題曰鄭學。厲易注尚書大傳。刻于德州盧氏。駁五經異義。箴膏肓。釋廢疾。發墨守。鄭志。刻于秀水王氏。偃師武氏。孝經。刻于長塘鮑氏。論語諸種刻于郡城宋氏。惟尚書注未有鐫本。爰爲校勘付梓。而以中候附焉。夫康成之說。多涉東漢讖緯。稍近乎破碎。然囊括大典。網羅衆家。研新解故。發疑正讀。百世而下。莫之能抗也。自子雍聖證論起。學者往往是王而否鄭。唐代未遑泯滅。故正義通

典諸書。尚多徵引。至宋性命之學興。而鄭學寖微。至明新建。直謂支離蓋學鄭康成。不學之徒。以空虛爲事。而司農之書。遂度諸高閣矣。我朝崇古右文。名卿士大夫。鑽研漢學。駸駸乎有裴獻溯嵩之風。北海著作。次第刊行。是編雖鄭鄉之一斑。世有豫章君其人者。必能問津于新安武夷之外。而以高密爲家法也。

時在嘉慶九年六月張海鵬謹序。

尚書釋音

陸德明撰

景僕渭之女樞以水德王五帝之二也　高辛帝嚳也姬姓嚳音口毒反母不見以木德王五帝之三也　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帝嚳之子帝摯之弟母曰慶都以火德王五帝之四也　虞帝舜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瞽瞍之子母曰握登以土德王五帝之五也先儒解三皇五帝並與孔不同並見發題　夏禹天下號也以金德王三王之最先　商湯天下號也亦號殷以水德王三王之二也　周文王武王有天下號也以木德王三王之三也　雅誥故報反告也示也　奥義烏報反深也　一揆葵癸反度也　八索所白反下同求也徐音素本或作索　左史史官在左　倚相於綺反又琴綺反劉息亮反倚相楚靈王時史官　刪色姦反　以黜丑律反　斷丁亂反　訖居乞反又許乞反　芟所銜反　翦子淺反　撮七活反　機本又作幾　典凡十五篇正十三攝十一篇亡　謨莫胡反凡三篇正二攝一　訓凡十六篇正亡攝十四三篇亡　誥凡三十八篇正攝三十十八篇亡　誓市制反凡十篇正八攝二一篇亡　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攝六四篇亡　恢苦回反大也　坦土但反

秦始皇名政二十六年初幷六國自號始皇帝　焚書坑苦庚反　儒焚詩書在始皇之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　逃難乃旦反　解音蟹　學校戶教反詩箋云鄭國謂學爲校　闡尺善反大也明也　濟子禮反郡名也　伏生名勝　年過古臥反後同　以傳直專反下傳之子孫同　傳　裁二十餘篇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是也　魯共音恭亦作龔又作恭王漢景帝之子名餘　共　好治呼報反下好古同　壞音怪下同字林作敷云公壞反毀也　及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　謂之傳　論語上如字又音倫　科斗上苦禾反科斗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　隸古上音麗謂用隸書寫古文　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謂虞書大禹謨夏書五子之歌商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　合於舊音閤又如字下同　皋音高本又作咎　陶音遙本又作繇　盤步干反本又作般　復出扶又反下同　凡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　其餘錯亂摩滅謂虞書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夏書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商書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周書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亡　悉上時掌反　詔爲于偽反　覃徒南反深也　思息嗣反　採本又作采　摭之石反一音之若反　敷芳夫反　暢丑亮反　序所以爲于偽反又如字　義見賢遍反　冬筦工亂反　巫蠱音古　蠱事漢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蠱敗戾太子故經籍道息焉　貽以之反遺也

堯典第一

虞書凡十六篇十一篇亡五篇見存　孔氏傳傳即注也以傳述爲義舊說漢已前稱傳　昔古也　堯唐帝名馬融云謚也翼善傳聖曰堯　聰千公反　思息嗣反又如字下同　著張慮反　遁本又作遯徒遜反退也避也　禪時戰反讓也授也　放方往反注同徐云鄭王如字　勳許云反功也馬云放勳堯名皇甫謐同一云放勳堯字　欽明文思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

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　被皮寄反徐扶義反　名聞音問本亦作問　溢音逸　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同　黎力兮反　羲和馬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　昊胡老反　重直龍反少昊之後　黎高陽之後　日月所會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娵訾子曰玄枵丑曰星紀　嵎音隅馬云嵎海嵎也夷萊夷也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鐵　暘音陽　谷工木反又音欲下同云暘谷海嵎夷之地名馬　日出於谷本或作日出於暘谷暘衍字　寅徐以真反又音夷下同　賓如字徐音擯馬云從也　出日上尺遂反又如字注同　平如字馬作苹普庚反云使也下皆放此　秩如字　日中貞仲反又如字　殷於勤反馬鄭云中也　七宿音秀下同　畢見賢遍反下同　析星歷反　孳音字　乳化上儒付反說文云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　申重直用反　南訛五禾反　味武內反　冥莫定反　餞賤衍反馬云滅也滅猶沒也　毨先典反說文云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也

分別彼列反下同　隩於六反馬云煖也　氄如勇反徐又而充反又如兗反馬云溫柔貌　辟音避　耎如兗反本或作渜音儒　毳尺銳反　暨其器反　朞居其反下同　旬似遵反十日爲旬　迊子合反　釐力之反　熙許其反興也　疇直由反　放方往反注同　肯引信反馬云嗣也　吁況于反徐往付反一音于　嚚魚巾反　訟才用反馬本作庸　又好呼報反下注同　爭爭鬬也　若予音餘又羊汝反　采七在反馬云官也　復求上扶又反　驩呼端反　兜丁侯反　共工上音恭注同　僝仕簡反徐音撰馬云具也　都於下音烏　官　稱尺證反　滔吐刀反　漫末旦反下同又末浪反　背音佩　傲五報反下同　很恨懇反　湯湯音傷　洪戶工反　浩浩胡老反　滌大歷反　襄上時掌反　俾必爾反　僉七廉反又七劍反　曰於音烏　鯀故本反馬云禹父也　朝臣上直遙反　咈扶弗反忿戾也　方命如字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　圮皮美反　戾力計反　异徐云鄭音異孔王音怡已也　朕直錦反馬云我也　巽音遜馬云讓也　否方久反不也又音鄙　忝他簟反辱也　不肖音笑說文云肖骨肉相似也不似其先故曰不肖　錫星歷反　鰥故頑反　虞舜虞氏舜名也馬云舜謚也舜死後賢臣錄之臣子爲諱故變名言謚　俞羊朱反　德行下孟反下其行同　瞽音古　傲五報反　瞍素后反　之稱尺證反又如字　諧戶皆反　烝烝之承反　姦古顏反　女于上尼據反　妻千計反　嬀居危反　汭如銳反水之內也杜預注左傳曰水之隈曲曰汭　嬪毗人反

舜典第二

王氏注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　難乃旦反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聘

出之於王注無施也　徽許韋反王云美馬云善也　從才容反　八元左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　揆葵癸反　八凱開在反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　來朝直遙反　麓音鹿王云錄也馬鄭云山足也　愆起虔反　詢音荀　底之履反王云致也馬云定也本或作底非　正月音政又音征　文祖王云文祖廟名馬云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　璿音旋　上帝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　禋音因王云絜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　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馬云天地四時也　墳衍扶云反下音演　輯徐音集王云合馬云斂也　五瑞垂偽反信也　牧牧養之牧徐音目　巡似遵反徐養純反　守詩救反本或作狩　岱音代泰山也　柴士皆反爾雅祭天曰燔柴馬云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　巡行下孟反　燔扶袁反又扶云反　瀆徒木反　同律王云同齊也律六律也馬云律法也鄭云陰呂陽律也　度如字丈尺

也量力尚反注同斗斛也衡稱也贄音至本又作摯纁許云反復扶又反下同還
音旋華戶化反華山在恒農十有如字徐于救反至于北岳如西禮方興本同
馬本作如初藝魚世反馬王云禰也四朝直遙反注同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鄭云四朝四季朝京師
也敷音孚肇音兆十有二州謂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并幽營也濬荀俊反宥
音又馬云宥三宥也扑普卜反徐敷卜反榎古雅反贖石欲反徐音樹眚所景反怙
音戶恤荀律反憂也共工上音恭左傳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
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云即共工裔以制反驩呼端反兜丁侯反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
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杜預云即驩兜也帝鴻黃帝也竄七亂反三苗
馬王云三苗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饕餮也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
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預云縉雲黃帝時官名非帝子孫故以比三凶也貪財曰饕貪食曰

餮縉音晉饕土刀反餮他節反殛紀力反鯀故本反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
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杜預云即鯀也檮杌凶頑無儔匹之貌殂
才枯反喪如字又息浪反考妣必履反父曰考母曰妣遏安葛反或音謁八音謂金鐘也
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管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匏白交反故復扶又反闢婢亦反徐
甫亦反惇音敦之長丁丈反下同而難乃旦反任音壬又而鴆反奮弗運反
俞以朱反懋音茂王云勉也馬云美也稽音啟首稽首首至地臣事君之禮契息列反
陶音遙阻莊呂反王云難也播波左反猾戶八反寇苦豆反宄音軌劓
魚器反截鼻也剕扶味反刖足也大辟婢亦反死刑也三處昌慮反於朝直遙反垂
如字徐音睡共音恭斨七良反伯與下音餘益皐陶子也羆彼皮反寅
音夷夔求龜反胄直又反王云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栗戰栗也永

徐音錄又如字於如字或音鳥而絕句者非拊音撫徐音府堲徐在力反讒士咸反說
如字注同徐失銳反殄徒典反行下孟反注同喉音侯黜丑律反北如字又音背
佩令力呈反釐力之反馬云賜也理也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別彼列反分
方云反徐扶問反汨音骨共音恭王巳勇反法也馬同稾苦報反飫於庶反又棄飫亦書篇名也
汨作等十一篇同此序其文皆亡而序與百篇之序同編故有今馬鄭之徒百篇之序揔爲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即
隨其次第居見存者之間衆家經文並盡此篇王注本下更有汨作九共故逸篇亦作古

大禹謨第三

徐云本虞書揔爲一卷凡十二卷今依七志七錄爲十三卷
皐音高陶音遙矢本又作夫謨字又作謩申重直用反下同文命孔云文德
教命也先儒云文命禹名易以豉反治直吏反俞羊朱反攸音由徐以帝反寍安也
說文安寍如此願辭也舍音捨告故毒反矜居陵反眷俱倦反奄於檢反迪

徒歷反響許丈反應應對之應下應鳳同吁況俱反度徒布反注守度同虞度
下徒洛反後虞度同樂音洛去起呂反熙火其反咈扶弗反戾連弟反怠
音待惰徒臥反日於音越歌樂音洛下音岳俾必爾反壞乎怪反治直吏
反格庚白反朕直錦反耄莫報反倦其眷反期頤以之反期要頤養也猷
於鹽反解工賣反種章用反降江巷反治直吏反注下同當丁浪反又如字懋
音茂愆起虔反宥音又辜音孤好生上呼報反儆居領反重直用反假
工雅反盡津忍反爲民于僞反丕普悲反大也徐甫眉反聽天定反徐如字出
徐尺遂反好如字徐許到反枚音梅蔽必世反徐甫世反斷丁亂反僉七廉反禁
今鴆反又音金正月音征徐音正數所主反濟子禮反蠢春允反侮亡甫反
慢亡諫反咎其九反誥古報反憚徒旦反又音丹末反胥許業反弗屆

下音戒田本或作畋號戶高反旻武巾反慝他則反載見賢遍反瞽
音古瞍素后反夔求龜反齋側皆反諴音咸矧失忍反易以豉反當
丁浪反下同還音旋誕音但階徐音皆楯食允反翳於計反闈
尺善反洞徒弄反蠢音禮

皐陶謨第四

爲帝于僞反夫音扶治直吏反下同蹈徒報反身修絕句惇切韻都昆反
反當丁浪反下同亦行下孟反注性行行正直之行同愿音願慤切韻苦角反恪
苦各反擾而小反徐音饒毅五既反亂丁亂反撓女孝反浚息俊反馬云大也
嚴如字馬魚檢反翕許及反俊乂馬曰千人曰俊百人曰乂百僚本又作寮撫
方武反凝魚陵反馬云定也兢兢居陵反業業如字徐五各反幾幾徐音機有

典馬本作五典有分符問反有庸馬本作五庸衷音中明畏如字徐音威
馬本作威有知音智思息吏反如字徐音襄息羊反上也馬云因也爾雅作儴因也如羊反

益稷第五

當丁浪反本亦作讜皆湯反李登聲類云讜言善言也思徐如字又息吏反孜孜音茲浩浩
戶老反墊丁念反瞀音務一音茂本或作務溺乃歷反予乘下音繩證刊苦安
反輴丑倫反漢書作毳如淳音毳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欙如木箕擿行泥上尸子云澤行乘蕝蕝字本音子絕反形
欙力追反史記作橋徐音丘遙反漢書作梮九足反隨行下孟反槎士雅反下同說文云衺斫又莊
下反暨其器反鮮徐音仙馬云鮮生也距音巨濬思俊反畎公犬反澮古外反
反廣尺上音光下浪反深尺上尸鴆反下尺一仞同艱工閑反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
食處昌慮反鼈必滅反懋音茂鹽余廉反烝之承反粒音立治

直吏反下同當丁浪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又如字應應對之應徯胡啓反
施始豉反重直用反股音古肱古弘反觀舊音官又官喚反蟲直弓反
會馬鄭作繪胡對反彝音夷馬同鄭云宗彝虎蜼藻音早本又作藻粉米說文作黺徐本作黺
絲音黹豬里反黼音甫白與黑謂之黼黻音弗黑與青謂之黻絺徐敕私反又敕其反馬同鄭陟里反刺也繡
音秀背音佩袞工本反僭子念反出如字又尺遂反注同納如字又音內提
他末反又他達反笏音勿颺音揚否方有反徐音鄙任汝鴆反應應對之應傲
五報反字又作奡好呼報反傲五羔反徐五報反注同頟頟五客反殄徒典反娶
促住反復往上扶又反呱呱音孤弗子如字鄭弗更反度徒洛反至于五
千馬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鄭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州十有二師二千五百人爲師鄭云師
長也要一遙反薄扶各反徐扶各反長丁丈反衆官之長別彼列反重美

上直用反夔求龜反戛居八反徐古八反馬云擽也球音求搏音博拊音撫柷
尺叔反所以作樂敔魚呂反所以止樂鞉音桃鼓許金反鼗音桃合如字徐音閤
籥余若反笙音生見賢遍反下同鏞音庸間間廁之間鳥獸孔以爲自
舞也馬云鳥歌箾韶也蹌七羊反舞貌說文作𨄔云鳥獸來食聲迭直結反韶時招反於
予如字並如字喜樂下音洛盡忠上津忍反颺音揚屢力具反省悉井反
數色角反懈佳賣反賡加孟反續皆行反說文以爲古續字叢才公反脞倉果反徐
音瑣馬云叢脞揔也脞小也惰徒臥反墮許規反

禹貢第一

夏書凡九篇五篇亡一云夏書惟四篇
別彼列反九州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鄒子云中國爲赤縣赤縣之內有九州春秋說
題辭云州之言殊也析其歷反濬思俊反刊苦安反任而鴆反貢字或作贛之

王于況反敷芳無反馬云分也汎芳劒反隨行下孟反奠田遍反瀆
音寘冀居器反下同州九州名義見爾雅載如字載於事也馬同鄭云載事也壺音胡
馬云壺口山名治如字岐其宜反雍於用反下州名同岳字又作嶽太岳山名陽南山
曰陽水北亦曰陽覃徒南反底之履反衡如字橫也馬云水名漳音章近附近
之近懷戶乖反馬云天性和美也塊苦對反上如字賦第一錯倉各反馬云有上下相錯地亦
一率第一以供音恭中丁仲反又如字中馬云地土有高下肥符非反瘠在亦反
既從才容反島當老反馬云島夷北夷國夾音協注同帶也碣其列反其竭反昭其逆上
時掌反篚方尾反濟子禮反下同兗悅轉反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
五簡六絜七鉤盤八鬲津九出爾雅雝徐音邕王於用反沮七餘反蠶在南反墳扶粉反後
同皐昭音勃潰反起也馬云有青肥也繇音遙馬云抽也十有三載馬鄭本作年漆音七

盛音成 漯天荅反篇韻作他合反 岱音代泰山也 嵎音隅 濰音惟本亦作維又作淮
淄側其反 濱必人反 斥徐音尺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云斥謂地鹹鹵 涯魚佳反
鹽餘占反 絺勑其反 種章勇反 畎工犬反徐本作畎谷 枲思似反 鉛寅專反字從㕣㕣音以選反
怪如字 石怪石似玉者 萊音來 牧牧養之牧徐音目一音茂注同
檿烏簟反山桑也 汶音問 沂魚依反水名 蟄魚世反 豬張魚反馬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
豬劉東胡反 埴市力反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 漸如字本又作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包裹也
包必茅反字或作苞非叢生也馬云相包裹也 黏女占反 進長丁丈反 叢才公反
燾徒報反覆也 苴子餘反包裹也 夏行雅反 翟徒歷反 嶧音亦一音夕 泗音四水名
淮夷鄭云淮水之夷民也馬云淮夷二水名云淮夷之水本亦有作淮夷二水也 蠙蒲邊反徐扶堅反字又作玭韋昭薄迷反蚌也
暨其器反 見石上賢遍反 纖息廉反 縞古老反徐古到反
繒似陵反 達于河如字說文作菏工可反云水出山陽湖陵南 彭蠡下音禮
韋昭云今名洞庭湖 鄭云今在九江郡界 三江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 震澤吳南太湖 底之履反致也史記音致 大湖音太
篠西了反 簜徒黨反或作蕩 夭於驕反馬云長也 喬其驕反徐音驕 少詩照反
長丁丈反 瑤音遙 琨音昆美石也馬本作瑻韋昭音貫 旄音毛
杶 卉徐許貴反 橘均必反 柚由究反 裹音果 沿悅專反鄭本作松馬本作均云均平 朝直遙反
九江潯陽地記云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于桑落洲太史公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為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
沱徒河反 潛捷廉反馬云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 雲

夢亡弄反一音武仲反徐莫公反 治直吏反 杶勑倫反徐勑荀反木名又作櫄 榦本又作幹古旦反
栝古活反馬云白栝也 柘章夜反 礪力世反 砥音旨徐之履反韋昭音旨 砮音奴又乃胡反
鏃子木反一音七木反 箘求隕反韋昭音郡一名聆風 簵音路 楛音戶馬云木名可以為箭毛詩草木疏云葉如荊而赤莖似蓍
近附近之近 匭音軌 菁子丁反 茅徐音精馬同云茅有毛刺曰菁茅
匣胡甲反又音甲 苴子餘反又側魚反 縮所六反 纁許云反
璣其依反又音機馬同說文云珠不圓也字書云小珠也玉篇渠依居沂二反 組音祖馬云組文也 納入也
江沱潛漢四水名本或作潛于漢非 逾羊朱反 瀍直然反 澗故晏反
渾音胡昆反又胡國二反 沔亡淺反又亡忍反下同陸渾沔池二縣屬河南郡 滎戶扃反滎澤也 波如字馬本作播滎播澤名
過古禾反 導音道下同 菏徐音柯又工可反注同韋胡阿反 被皮寄反徐扶義反
孟豬張魚反又音諸左傳作孟諸宋藪澤也爾雅作孟諸 壚音盧說文云黑剛土也 絺勑其反

紵直呂反 纊音曠 緜武延反 華胡化反又胡瓜反 岷武巾反 嶓音波徐甫可反韋音播
旅如字音盧 和如字鄭云和讀曰洹 言治直吏反下同 黎鄭力兮反徐力私反馬云小疏也
璆音虯徐又居虯反又閵幼反馬同韋昭郭音璆云紫磨金郭注爾雅即紫磨金
鐵天結反 鏤婁豆反 熊音雄 羆彼宜反如熊而黃 貍力疑反 罽紀例反
傾窺并反 渭音謂 雍於用反 涇音經 屬之蜀反 汭如銳反本又作內同馬云入也
逮音代 沮七徐反 灃芳弓反 治直吏反 終南終南山名漢書地理志一名太一三秦記云又名地肺
惇物山名漢書云垂山也 丕普悲反 球音求 琳音林 琅音郎
玕音干山海經云崐崘山有琅玕樹 西上時掌反 崐崘下音論門馬云在臨羌西
析星歷反馬云析支在河關西 搜所由反漢書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 西戎國
導音道從言首起也 岍音牽字又作汧山名一名吳岳馬本作開 底之履反 柱如字又知女反

砥柱山名在河水中 太行戶剛反又如字 滄音倉 勝音外 傾窺并反 圍魚呂反
太華戶化反又如字 陪音裴 尾陪尾山名漢書作橫尾 條列如字本或作 別彼列反
漾羊尚反 弱本或作溺 合如字 黎力兮反馬云地名 澨音逝 山見賢遍反
號寡白反 孟津如字地名 湊七豆反 伾本又作岯音丕又皮鄙反徐扶眉反又敷眉反
字或作鄡 昌慮反 降戶江反又如字 殺所界反 溢如字又作溢
渤蒲兀反 浪音郎 澨市制反 觸 匯胡罪反韋空為反 沱唐何反
澧音禮 迆以爾反馬云靡也 沇以轉反 數色住反下同一本作十所 陶音桃
析之設反 澧音豐 翊與職反 鞏居勇反縣名河南郡 奧於六反又於報反 淮
滌待歷反 陂彼宜反 槎仕雅反 障章尚反 貫工喚反 較音角 台音怡
行下孟反注同 甸田遍反 為天上于偽反 納如字本又作內音同下如字 總音摠

近附近之近 稾故老反 供音恭 飼音嗣 銍珍栗反 穗字亦作穟音遂 秸本或作稭工八反馬云去其穎
男任而鴆反又而針反 任王上而鴆反又而針反 同為于偽反
綏息遺反 揆葵癸反 度待洛反 奮方問反 要一遙反 束如字一音來
夷馬云易也 差初佳反又初賣反 漸子廉反 被皮寄反 朔南朔北也 暨
輿音預 朝直遙反 見賢遍反 訖斤密反

甘誓第二

啓禹子嗣禹為天子也 扈音戶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姒姓之國為無道者京兆鄠縣即有扈之國也
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鄠縣西 誓馬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 其將子匠反 侮亡甫反
正如字徐音征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 惰徒臥反 勦子六反又子小反馬本作剿玉篇子小切
罰音伐 御魚據反 戮音六 北如字又音佩軍走曰北 孥音奴子也 纍劣偽反

五子之歌第三

五人五子名字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 須馬云止也 汭如銳反本又作內音同 逸本又作佾
豫本或作忬音同 黎力兮反 喪息浪反 盤步干反本或作槃 度如字 樂音洛
畋音田 羿五計反徐胡細反 距音巨 以從如字或作縱子用反非 後胡豆反 近附近之近
分扶問反 三失上如字又息暫反 不見賢遍反 懍力甚反 朽許久反
索息洛反 馭音御 腐扶甫反 甘一音戶甘反 嗜市志反 峻思俊反
牆慈羊反 厭於鹽反又於豔反 厎之履反 貽以之反 遺唯季反 覆芳服反
供音恭 曷戶割反 鬱音蔚 陶音桃鬱陶憂思也 忸女六反 怩女飢反徐乃私反
思息嗣反 雖如字或作唯

胤征第四

湎徐音緬面善反 差初賣反又初佳反 胥國名也 肇音兆 舍音捨 遒在由反
鐸待洛反 鈴音零 藝本又作蓺 更音庚 技其綺反 覆芳服反 倒丁老反
離如字又力智反 冥莫定反又莫丁反 俶本又作俶亦作淑同尺六反 擾而小反 嗇
馳車馬曰馳 走步曰走 供音恭 先時上音悉薦反又如字注先時先天同 赦亦作赦
治直吏反 後天上胡豆反 崐音昆 殲子廉反 魁苦回反 脅虛業反
帥色類反 汙烏故反汙辱之汙又音烏 著物也一音烏臥反 懋音茂 辟音避 契息列反
般之 八遷八遷之書史惟見四 亳旁各反徐扶各反 嚳苦毒反 帝告下音告工毒反
釐力之反 沃徐烏酷反此五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為商書兩義俱通 祇巨支反 復

湯誓第一

商書凡三十四篇十七篇亡十七篇見存

相息亮反 湯如字馬云俗儒以湯為謚或為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謚法之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業本湯名天乙惟此言之禹豈復非謚乎亦不在謚法故疑焉 桀其列反夏之末天子 升
陑音而 格庚白反來也 台以之反下同 殛居力反 恤苟律反 舍音捨
復扶又反 遏於葛反徐音謁馬云止也 喪息浪反注同 惰徒臥反 罰音伐 賚力代反徐音來
社后土之神 禪時戰反 應應對之應 創初亮反 改正音征又音正
句龍上音鉤句龍共工之子為后土 扈音戶 績子寂反 從之上才容反 朕
伶音令 太行戶剛反又如字 誼本或作義

仲虺之誥第二

坰故螢反徐欽營反又古營反 虺許鬼反 誥故報反 左相息亮反 成湯伐桀武功成故號成湯又云成謚也
纘子管反 應應對之應 矯居表反 誣音無 臧作郎反

繁音煩莠羊九反秕悲里反徐甫里反又必履反鋤仕魚反簸波我反颺音揚
矧申忍反之惡烏路反近附近之近此行下孟反懋懋音茂吝良刃反
反王業上如字又于況反仇音求餉式亮反後胡豆反蘇字亦作穌推土雷反
反懈工債反建中如字本或作忠非裕徐以樹反者王徐于況反或如字好問
呼報反鮮息淺反覆芳服反暴蒲報反字或作虣

湯誥第三

誕音但告工毒反罹力之反本亦作羅力河反荼音徒冤紆元反譴遣戰反
寤五故反台音怡牡茂后反聿允橘反述也勠音六又力彫反說文力周反史記音力
消反黜勑律反僭子念反差也賁彼義反徐扶云反飾也煥呼亂反樂
音洽俾必爾反徐甫婢反使也輯音集又七入反戾力計反慄慄音栗隕于敏反

彝徐音夷慆他刀反忱市林反咎其九反單音善卷末並同

伊訓第四

祀年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祠音辭祭也見賢遍反甸徒遍反總音揔
少康上詩照反以上時掌反穰如羊反暨其器反鼈必滅反亳步各反
反徐扶各反惟長丁丈反咈扶弗反操七曹反又七報反哲本又作喆俾必爾反
儆居領反酣戶甘反巫音無淫樂音洛殉辭俊反徐辭荀反畋音田遠
于万反注同耆巨夷反比毗志反徐扶志反稚直利反嚚魚巾反愆去乾反
必喪息浪反以爭如字又諍爭之爭鑿在洛反額魚白反涅乃結反隸郎計反
反洋洋音羊徐音翔賚力代反

太甲上第五

朝政上直遙反倚於綺反顧音故諟音是說文理也祇巨支反遠于万反
監工暫反辟必亦反徐甫亦反丕普悲反徐甫眉反先見如字注同相亦
上息亮反昧音妹俊本亦作畯迪大歷反越于月反本又作粵覆芳服反注同省
息井反括故活反度如字虞度待洛反則中丁仲反懌音亦輕遣政反
反義本亦作誼俾必爾反近附近之近令太甲令音力呈反

太甲中第六

闕苦穴反冕音免胥息徐反疆居良反底之履反敗必邁反徐甫邁反
縱子用反戾反蘖魚列反逭胡亂反背音佩徐扶代反後胡豆反
懋音茂數音朔猒於豔反

太甲下第七

治直吏反注及下同咈扶弗反覆芳服反

咸有一德第八

諶徐市林反而王于況反下以王同或如字僭子念反德行下孟反衰殺色界
反衰微也殺害也言小小害也爲上于僞反下爲民同爲德上如字下爲下徐皆于僞反爲易
以豉反烝之承反之長丁丈反狹戶夾反盡徐子忍反注同沃烏毒反徐於毒反
反陟張力反相息亮反太戊馬云太甲子桑蘇郎反穀工木反楮也朝
直遙反巫咸馬云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乂治也囂五羔反亶丁但反相息亮反在
河北今魏郡有相縣圮備美反徐扶鄙反馬云毀也

盤庚上第九

盤本又作般步干反治直吏反胥徐思餘反怨紆萬反盤庚殷王名馬云
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何非但錄其善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籲音喻慼千歷反盡
子忍反稽工兮反台音怡恪苦各反五邦馬云五邦謂商丘亳囂相耿也斷又音
短從才容反蘗五達反本又作櫱馬云顛木而肄生曰櫱仆音赴又步北反底之履反敩
戶教反下如字度如字箴之林反馬云諫也朝臣上直遙反傲五報反任而鴆反
播波餓反匿女力反聒聒故活反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惕他歷反拙之劣反
反紊音問徐音文昏馬同本或作暋音敏暋強也訓舍故而存越本又作粵音曰于也昏
強其丈反宄音軌奉芳勇反注同恫勑動反又音通痛也相時上息亮反馬云視也
憸息廉反徐息漸反馬云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徐七漸反曷何末反燎力召反又力鳥反又力弔反
嚮許亮反撲普卜反近附近之近靖馬云安也遲直疑反徐持夷反任而金反
反馬云古老成人選息戀反又蘇管反掩本又作弇數色主反與音預烝之丞反

射食夜反準音准必中丁仲反侮亡甫反易以豉反各長丁丈反
伐去上羌呂反下徐子呂反臧作郎反佚音逸度徐如字亦作渡

盤庚中第十

話胡快反馬云告也言也誕徐音但亶丁但反馬本作單音同誠也造七報反注同馬在早
反云爲也褻息列反鮮息淺反曷何末反下同俾必爾反咎其九反比
毗志反徐扶至反注及下同共章用反令力呈反近附近之近籲羊戍反忱市林
反鞠居六反臭徐尺售反載如字又在代反屬音燭注同馬云燭也沈直林反瘳
勑留反穢於廢反倚於綺反徐於寄反迂音于僻匹亦反迓五駕反畜
許竹反下同脅虛業反勞力報反又如字注同重直勇反又直恭反戕在良反又七良反
之行下孟反斷丁亂反治直吏反盡子忍反乃告工號反我高

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易以豉反注同遠于萬反又如字注同汝分扶問反又如字注同隕
于敏反暫才濫反劓魚器反徐吾氣反殄徒典反易以豉反又如字又以注同長丁丈
反下遺長同

盤庚下第十一

奠田薦反朝直遙反腎時忍反腸徐持良反比毗志反讒士咸反降
工巷反徐下江反去羌呂反析先歷反注同治直吏反弔音的或如字賁扶云
反長丁丈反注同相爾上息亮反好呼報反任而林反告故報

說命上第十二

說本又作兌音悅注及下篇同相息亮反下同亮本又作諒如字又力章反哲本又作喆誥
故報反台音怡賚力代反徐音來俾必爾反肖音笑號寡白反壞音怪供

音恭朝張遙反礪力世反楫音接徐音集瞑莫遍反眩玄遍反呼縣反眴胡極
也瘳勑留反警音景跣先典反徐七顯反爲己上于僞反辟必亦

說命中第十三

總音摠宿音秀后王于方反長丁丈反治直吏反下同豫羊慮反從
才容反胄直又反鎧苦代反兜丁侯反鍪莫侯反易以豉反笥息嗣
反省息井反一本作眚昵女乙反喪息浪反醇音純粹雖遂反黷徒木
反數色角反忱市林反

說命下第十四

台音怡遯徒頓反麴起六反糵魚列反羹音庚一音衡鹽余廉反梅
亦作楳錯七故反以和如字又胡臥反斆戶孝反愆起虔反俊本又作畯仰
如字徐五亮反正長丁丈反下同俾必爾反撻他達反阿烏何反治直吏反
辟必亦反

高宗肜日第十五

雊工豆反已音紀肜音融繹音亦字書作繹爾雅云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中
丁仲反又如字台音怡乃復扶又反豐芳弓反昵女乙反尸子云不遑昵近也又乃禮
反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

西伯戡黎第十六

咎其九反馬云咎周者爲周所咎黎力兮反國名尚書大傳作耆受如字傳云受紂也音相亂馬云受讀
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伯亦作柏戡音堪說文作𢦟云殺也以此戡訓刺音竹甚反勝詩證
反近附近之近圻巨衣反王心于況反下注王者同不相息亮反不度

待洛反 摯音至本又作𢴣 參七南反馬云參字累在上

微子第十七

錯七各反馬云廢也 少詩照反 治直吏反 沈徐直金反 酗況具反以酒為凶曰酗說文作酌云酒醬 湎面善反 酌音詠說文于命反酌酒也 好呼報反 究音救 度如字 讎市周反 淪音倫徐力允反 喪息浪反 涯五佳反又宜佳反 出尺遂反 耄字又作旄 莫報反注同 遯徒困反徐徒頓反一音都困反 隮子細反王肅子兮反切韻祖稽反 隕于敏反 不 見賢遍反 省所景反 咈扶勿反 耇工口反 長丁丈反注同 攘如羊反因來而取 竊馬云往日竊 神天曰神 祇地曰祇 犧許宜反 牷音全 牲如字下同 徐云鄭音時馬本作讎云數也 斂力檢反馬云斂力豔反謂賦斂也徐云鄭力驗反 治直吏反 亟欺冀反數忌也又紀力反本又作極如字至也 懈佳賣反 瘠在亦反 臣僕一本無臣字 舊云馬云言刻音克馬云侵刻也 逃難乃旦反 靖馬本作清謂絜也 顧音故徐音誠

尚書音義上

尚書釋音下

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撰

泰誓上第一 周書凡四十一篇九篇亡

虞芮如銳切二國名 僉七廉切 孟津地名也 惟十有三年春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看序文輒改之 亶丁但切 湎面善切 冒莫報切注下同 嗜市志反切常利切 酷苦毒切 榭爾雅云有木曰榭本又作謝 陂彼皮切 障之亮切 匱其媿切 刳口胡切 剔他歷切 孕以證切徐養證切 悛七全切 粢音咨黍稷曰粢 盛音成在器曰盛 懲直承切 不爭爭鬬之爭 為立于偽切 相息亮切 否方有切 度 扶洛切下注同 億十萬曰億 貫工亂切 類師祭名 冢中勇切 底之履切 從之上才容切

泰誓中第二

徇似俊切字詁云徇巡也 渴苦曷切又苦蓋切 犂力私切又力兮切 昵女乙切 比 戢志切 鮐音胎他來切又音怡魚名 逋布吳切 酗況付切 脅虛業切 籲音喻 穢 於廢切 辟必亦切 喪息浪切 之長丁丈切 謂己音紀 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及文母 我治直吏切 所惡烏路切一音如字 一疆居良切 勗許玉切下同 將士子匠切下篇注同 懍懍力甚切

泰誓下第三

申令力政切 重直用切 夫長丁丈切 已上上音以下時掌切 惰徒臥切 斮側略切又士略切 朝陟遙切 脛戶定切 剖普口切 耐乃代切 痡音敷徐音普 數又音朔失切 邪似嗟切 技其綺切 褻息列切 喪蘇浪切 斷丁管切 天惡 烏路切 孜孜音茲 殄徒典切 殲子廉切 毅牛既切

牧誓第四

戎車音居釋名云古者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 車舍也韋昭辯釋名云古皆尺遮切從漢始有音居 夫長丁丈切 步卒子忽切 賁音奔 士稱尺證切 牧如字徐一音茂說文作𡑞云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字林音母 昧爽上音妹爽明也昧爽謂早旦也馬云昧未旦也 夜陳直刃切 左杖 鉞音越本又作戉 旄音毛馬云白旄旄牛尾 逖他歷切 帥 色類切 徐直亮切 羌去良切說文云西戎牧羊人 髳音茅 濮音卜 叟所求切又蘇走切 比扶徐志切 楯食準切又音允 牝頻引切徐扶忍切 索西各切 妲丹達切 己音紀紂妻 下二切 復扶又切 俾必爾切使也徐甫婢切下同 宄音軌 愆去乾切 昬許昆切 剌七亦切 貔音毗 羆彼皮切爾雅云羆如熊黃白文 迓五嫁切馬作禦禁也 役馬云役為也 許角切

武成第五

獸徐始售切本或作獸許救切 旁步光切 魄普白切說文作霸云月始生魄然貌 旁 近附近之近 哉徐音載 豐芳弓切文王所都也 華胡化胡瓜二切華山在恆農 非長 丁丈切 不復扶又切 駿苟俊切 豆本又作梪 遵音邅 以上時掌切 燔 頻其切 暨其器切 大王上音泰 肇音兆 王迹上于況切又如字注王業王功同 底 之履切 烝之承切 莘在酬切 數素口切 魁苦回切 寇口豆切 遏烏末切 上照切本又作邵 周召 貊亡白切 俾必爾切 簞音丹 為之上于偽切 應 應對之應 相上息亮切 逾羊朱切 亦作踰 陳于上直忍切注同徐音陣 倒丁老切 漂匹妙切徐敷妙切又匹消切 杵昌呂切 著張略切 散西但切 賚力代切徐音來 巳 債上音縱下側界切 賙音周本亦作周 養羊亮切 拱居勇切 所任而鴆切 治直吏切

洪範第六

勝 商師 勝切 祿父下音甫 範音犯 鎬胡老切本又作鄗武王所都也 陰默也馬云覆也 騭之逸切馬云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 相協上息亮切協和也 彝以之切 敘 工本切 堙 音因 汩 工忽切 五行戶郎切 不畀必二切徐甫至切注同與也 斁多路切徐同路切敗 也 殛紀力切本或作極音同 錫星歷切 農音奴馬云食為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 嚮許亮切 一 兩切 音汩 在洪 此巳上時掌切 禹所第敘至六極洛書文也馬云從五行已下 漢書五行志以初一已下皆洛書文也 炎于廉切 上時掌切又如字下同 稼 如 鹹音咸 鹵音魯 貌本亦作頞 視常止切徐市止切 思如字徐息吏切下同 徹 哲 切 睿 音悅徐以歲切馬云通也 哲之舌切徐丁列切又之世切 成當丁浪切 縱 子用切或作從

士卒子忽切 宿音秀 迭田節切 見賢遍切 比毗志切注同 罹力馳切 來多切又馳切 之行下孟切 好呼報切 下人 無虐徐魚約切 馬本作𤖬 畏如字徐云鄭音威 其行下孟切 其為于偽切 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 好呼報切 惡烏路切 闢婢亦切 平平婢綿切 治直吏切 以近附近之近 克馬云勝也 柔 能治直治切 燮息協切 辟徐甫亦切 玉食 張晏注漢書云玉食珍食也韋昭云諸侯備珍異之食 頗普多切 僻匹亦切 僭子念切 忒他得切馬云惡也 耆音 貰 蒙武工切徐亡鉤切 驛音亦注同 霽子細切 卜占 円 一馬云占也 衍以淺切 逢馬云逢大也 冠官喚切 暘音陽 乾音干 燠乃管切 以長丁丈切 蕃音煩 廡無甫切徐莫注切 美行下孟切 治直吏切下政治其職皆同 晢之設切徐音晳又音哲 咎其九切 豫羊庶切徐又音舒 省

悉井切 別 方列切 好 呼報切 橫 華孟切又如字 凶 馬云終也 折 時設切一音之舌切
尪 烏黄切 班 本又作般音同 分器 扶問切注同

旅獒第七

獒 五羔切馬云作豪酋豪也 召公 時照切後召公皆放此 賄 呼罪切 厎 之履切 之
長 丁丈切 以供 音恭 不爲 于僞切 侈 昌氏切又式氏切 不易 羊豉切 狎
易 以豉切 盡 津忍切下同 玩 五貫切 喪 息浪切 觀 官喚切 畜 許竹切
細行 下孟切 累 劣僞切 仞 音刃字又作刃七尺曰仞一云八尺曰仞 虧 曲爲切 簣
其貴切 向 許亮切 乹乾 其連切 昃 音側 世王 如字又于況切注同 巢 仕交切徐
呂交切 朝 直遥切 芮 如銳切 圻 音祈

金縢第八

武王有疾 馬本作有疾不豫 縢 徒登切 緘 工咸切 豫 本又作忬 其爲
于僞切 戚 千歷切 壇 徒丹切築土也馬云土堂 墠 音善 植 時職切徐音置 贄 音至 祝
如字或之又切下同 遘 工豆切遇也 丕 普悲切馬同徐甫眉切鄭音不 瘳 勑留切下同 籥 羊若
切徐以略切馬云藏卜兆書管 乃弁 必政切 差 初賣切 喪 蘇浪切 孺 如樹切 辟
扶亦切治也說文作辟云法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 貽 羊支切 名 如字徐亡政切 鴟 尺夷切
鴞 于嬌切 誚 在笑切 以遺 唯季切 穫 戶郭切 拔 皮八切 弁 皮彥切徐
扶變切 應 應對之應 說 如字徐音始銳切 倡 昌亮切 皆從 才用切又如字 噫 於其
切馬本作懿猶億也 沖 直忠切 新逆 馬本作親迎 遺使 所吏切 棐 音匪本亦作篚謂棐
其棐馬云棐輔也 弁見 賢遍切

大誥第九

三監 古銜切視也 相成王 上息亮切注同 誥 本亦作俈 猷 音由道也 邦 馬本作大
誥繇爾多邦 盡 津忍切 弔 音的又如字 割 馬本作害 不少 馬讀非少延爲句 難 乃旦
切 累 劣僞切 矧 失忍切 賁 扶云切徐音憤 遺 唯季切 蠢 尺允切 大難
乃旦切下同又如字 腆 他典切馬云至也 誕 大旦切 祿父 下音甫後同 疵 在斯切馬云瑕
也 令不 力呈切 鄙易 以豉切下其易同 敉 亡婢切 先 應 應對之應 弁 必政
切注及舊本同 逋 布吾切 鰥 故頑切 子造 爲也馬云道也 不卬 五剛切我也 毖
音祕 相 息亮切 畏 如字徐音威 省 悉井切 閟 音祕 棐 音匪又芳鬼切 忱
市林切 日思 上人實切 之難 乃旦切爲難同 厎 之履切 構 古候切 治 直吏
切 菑 側其切草也田一歲曰菑 穫 戶郭切 猶惡 烏路切 不易 以豉切 壟 力勇切
僭 子念切

微子之命第十

正朔 上音政 裔 以制切 令聞 如字又音問 篤 本又作竺東谷切 歆 許今切
蕃 方元切本亦作藩 毗 房脂切 俾 必爾切 斁 音亦 好 呼報切 厭 於豔切
穎 役領切 穗 似醉切本亦作穟

康誥第十一

數叛 上所角切叛亦作畔 梓 音子 圻 巨依切 魄 字又作霸普白切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
兆朏名曰魄 汭 如銳切 和見 賢遍切 乃洪大誥治 直吏切注及下其治民安治用
實治同一本作周公遍洪大誥治 皆勞 力報切 孟長 丁丈切下同 慎去 羌呂切下欲去去疾
同 怙 音戶 冒 莫報切覆也 聞 如字徐又音問 殪 於計切 勖 許玉切 遹 音聿
又音述馬云述也 衣 如字徐於既切 耇 音苟 恫 音通又勑動切 瘝 古頑切 棐 音匪又芳
鬼切 忱 市林切 往盡 徐子忍切 好 呼報切 懋 音茂 應 應對之應注同徐於甑切 書
所領切本亦作省 宥 于救切 咎 其九切 孩 亥才切 劓 魚器切 刵 如志切 臬
魚列切 要 於霄切 蔽 必世切 斷 丁亂切下及篇末同 覆 芳服切 彝 以支切下同
敓 苦會切 攘 如羊切 宄 音軌 暋 音敏 憝 徒對切徐徒猥切 強 其丈切 無
不惡 烏路切下所大惡疾惡亦惡並同音 鞠 居六切 弔 音的 泯 彌忍切徐武軫切 戛 簡八切
乃別 彼列切注同 汝長 丁丈切下同 己 其記切 懌 音亦 爲求 上于僞切 之
說 如字徐始銳切 假令 力呈切 數 所角切 殛 紀力切

酒誥第十二

嗜 市志切 王若 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
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没因爲謚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
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 妹邦 馬云妹邦即牧養之地 欲令 力呈切下始令初令同 文王第
穆 尚自后稷而封爲始祖后稷生不窋爲昭鞠陶爲穆公劉爲昭慶節爲穆皇僕爲昭差弗爲穆毀隃爲昭公非爲穆
高圉爲昭亞圉爲穆諸盩爲昭大王爲穆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故左傳宮之奇云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
富辰云管蔡已下十六國文之昭也昭一音韶宜音竹律切鑰音殷恭音張流切大證音太 毖 音祕 少正 上詩
照切 爲祭 上于僞切下同 惟行 下孟切注之行同及 厥長 丁丈切下注諸侯之長同長 賈
音古 養 羊亮切 洗 先典切馬云盡也 腆 他典切 省 悉井切 饋 其位切 信任
音壬 畏相 息亮切下同 暇 遐嫁切 湎 面善切 祇辟 扶亦切 酣 戶甘切 樂
音洛 不易 如字馬以豉切 縱 子用切注同 泆 音溢又作逸亦作佚 衋 許力切 差 初佳
切又初賣切 很 胡懇切 腥 音星 聞 音問 監 工陷切下及注同 劼 苦八切 圻 巨依切
父 音甫 薄 蒲各切徐又扶各切 違 如字徐音回馬云違行也 宏 大也 辟 必亦切 斷

丁亂切 佚 音逸 盡 子忍切 惡俗 上烏各切 三申 上息暫切又如字

梓材第十三

梓 音子本亦作杍馬云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 塈 其器切 敬勞 下音力報
切下同 來 力代切 宄 音軌亦 見 如字徐賢遍切 戕 徐在羊切又七良切馬云殘也 折獄
上之舌切 監 工暫切又工銜切下同 爲民 上于僞切注同 其治 直吏切 屬婦 上音燭
之事妻也 無令 力呈切篇末同 冤 紆元切一本作以冤 恬 田廉切 辟 扶亦切 菑 側其
切 畎 工犬切 垣 音袁 墉 音庸馬云卑曰垣高曰墉 塈 徐許氣切說文云仰塗也廣雅云塗也馬
云堊色一音故 塗 私切 樸 普角切馬云未成器也 斲 丁角切 雘 烏郭切徐烏路切馬
云善丹也說文云雘與䨼同也又一郭切字林音同 夾 音協近也 朝享 上直遙切 付 如字馬本作附 拓
音託 懌 音亦字又作斁下同 先 悉薦切注同 監 古陷切 爲 于僞切

召誥第十四

召 時照切 相宅 上息亮切下注同 鎬 胡老切 見 賢遍切下不見同 先周公 上悉
薦切又如字 朏 芳尾切又普沒切徐又芳憒切 規度 待洛切 朝 直遙切 位處 昌慮切
汭 如銳切 共 音恭 句 故侯切 屬 音燭 乃復 扶又切 瘝 工頑切 夫知
如字注同 籲 音喻呼也 號 戶高切 少 詩照切 誠 音咸 碞 五咸切徐又音吟 治
直吏切下爲治致治皆同 比 毗志切徐扶志切 近 附近之近 令不 上力呈切 遺 唯季切 雝
字或作雍 奉幣 上如字又芳孔切 供 音恭徐紀用切注共持同

洛誥第十五

既相 息亮切注及下同 使來 上所吏切注遣使同 辟 必亦切 少 詩照切 治 直吏
切 河朔 朔北也 瀍 直連切 南近 附近之近 伻 普耕切徐敷耕切又甫耕切下同 貞

正也馬云當也 盡 子忍切 曰記 上音越人實切 殷 音殷 敘 絕句馬讀敘字屬下 無
令 力呈切 嚮 許亮切注同 惇 都昆切 頒 音班徐甫云切馬云猶也 棐 音匪又芳鬼切
蘉 徐莫剛切又武剛切馬云勉也 被 上皮寄切又被美切 褒 薄謀反切徐甫毛切 旁 步光切
迓 五嫁切馬鄭王皆音魚據切 毖 音祕 敉 亡婢切 治 直吏切下同 監我 上工銜切
樂公 上音洛注同 無斁 音亦 厭 於豔切 單 音丹馬丁但切信也 秬 音巨 鬯 勑亮切
卣 由手切又音由中樽也 禋 音因 遘 工豆切 猒 於豔切注同馬云猒飫也徐於廉切
王在新邑 孔馬絕句 烝 之承切鄭讀王在新邑烝絕句 騂 息營切 祝 之又切一音之六切
王賓 絕句 殺禋 絕句一讀連咸格絕句 太室 馬云廟中之夾室 祼 古亂切 誕
保文武受命 絕句馬同 惟七年 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馬同鄭云文王武王受命及周
公居攝皆七年

多士第十六

不則 如字或作則非 徙近 附近之近 弔 音的 旻天 上閔巾切仁覆愍下謂之旻馬云秋曰旻天秋殺氣也方言天也 愍 眉隕切 喪 息浪切 弋 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 治 直吏切 畀 必利切下同 秉爲 于偽切 明畏 如字一音威 逸樂 音洛下同 譴 棄戰切 嚮 許亮切 于時夏 絕句馬以時字絕句 泆 音逸又作佾注同馬本作屑云過也 不背 音佩 之行 下孟切 甸 徒遍切 已上 時掌切 齊敬 上側皆切 喪 息浪切 不復 扶又切 逖 他歷切 比事 上毗志切注同 遠於 上于萬切 攸賓 如字徐音殯馬云 不啻 始豉切徐本作商音同下篇做此也

無逸第十七

好 呼報切 怙 音戶 相 息亮切 譺 五且切 嚴 如字又魚檢切注同馬作儼 治 直吏切 孝行 下孟切 惇 求營切字又作恌 耽 丁南切注下同 樂 音洛注下同 卑服 如字馬本作俾使也 鮮 息淺切注同 昊 音浩本亦作大 昳 田節切 供 音恭 愆 起虔切 夫 音扶 酗 況付切 譸 竹求反馬本作輈爾雅及詩作侜同侜張誑也 幻 音患 誑 九況切 詛 側助切 祝 之又切 詈 力智切 憾 胡暗切 叢 才工切

君奭第十八

爲保 太保也 爲師 太師也馬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 相 息亮切 左右 馬云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 不說 音悅 奭 始亦切召公名 弔 音的 棐 音匪又芳鬼切 忱 市林切 其終 終馬本作崇云充也 君已 音以 遏 於葛切徐音謁絕 佚 音逸 不易 以豉切注同 諶 氏壬切 我道 馬本作我迪 去之 上起呂切 尹摯 音至 隕 于敏切 傅說 音悅 安治 直吏切下同 甹 普經切 辟 必亦切 重勤 上直用切 虢 古伯切徐公伯切 閎 音宏 夭 於表切徐於驕切 散宜 上素旦切 顛 丁田切又音田 南宮括 工活切南宮氏括名也馬本作南君 胥附 上思徐切毛詩作疏附傳曰率下親上曰疏附鄭箋云疏附使疏者親也 奔走 音奔又作本走又作奏音同詩傳云喻德宣譽曰奔奏鄭箋云奔走使人歸趨 先後 上悉薦切下戶豆切毛詩傳云相道前後曰先後 禦侮 詩傳云武臣折衝曰禦侮 蔑 徐亡結切 迪見 賢遍切注同 冒 莫報切下同馬作勖勉也 閎于 上音閎下如字或 輔相 息亮切 造 音七到切一音才老切 鳴鳥 馬云鳴鳥謂鳳皇也本或作鳴鳳者非 以朝 直遙切 之易 以豉切 爲汝民 上于偽切 亶 丁但切 喪 息浪切 否 方九切 戡 音堪 不勝 音升 俾 必耳切 懈 佳賣切 鮮 息淺切

蔡仲之命第十九

辟 扶亦切徐甫亦切 七乘 繩證切 徒車 上才用切 圻 巨依切下同 改行 下孟切 封 如字徐甫用切 治 直吏切 懋 音茂 蕃 方元切注同 厥度 如字注同 斷 丁亂切 踐 似淺切馬同大傳云藉也 數 色角切 覆 芳服切 成王政 如字馬本作征云正 蒲 如字徐又扶各切馬本作薄 近中 附近之近

多方第二十

書誓 上音秘 鎬 胡老切 別 彼列切 譴 棄戰切 迪 徒歷切馬本作攸云所也 之行 下孟切 麗 力馳切 重亂 上直用切又直龍切 憤 勑二切又丁四切說文之二切 劓 魚器切 不畀 必二切 輔相 息亮切 慎去 羌呂切 要 一遙切又一妙切注同 殄 徒典切 已上 時掌切 辟 必亦切 閒之 閒廁之閒 不蠲 吉玄切馬云明也一音圭 烝 之丞切絕句馬云外也 任 音壬 畀 并至切 夾 音協注同 數 色角切 要 一遙切 訐 音信 倡 音唱 殛 紀力切本又作極 臬 魚列切馬本作劓 相長 丁丈切 閱 音悅 頗 破多切 探 吐南切 僻 匹亦切

立政第二十一

盡禮 上津忍切下同 任 而鴆切 準 之允切 綴 徐丁衛切又丁劣切 賁 音奔 所 長 丁丈切除篇末文注以長音直良切餘並同 鮮 息淺切 籲 音喻 忱 市林切 恂 音荀 之行 下孟切如字徐 釐 力之切 耿 工迥切徐公穎切又公永切下同 王天 上往況切下王況 有同 見德 上賢遍切下注同 受德 受德紂字馬云受所爲德也 暋 眉謹切徐亡巾切一音閔 爲作 上于偽切下爲之同 自強 其丈切 伻 普耕切徐敷耕切又甫耕切 趣 七口切 券 音勸 契 苦計切 藏 才浪切 阪 音反 遠惡 上于萬切 譽 音餘又如字 敉 亡婢切 傅之 上直專切 俾 必爾切下同 治 直吏切下同 相我 上如字下息亮切馬息相 同 閒 閒廁之閒 可復 扶又切 話 戶快切 稚 直吏切本亦作穉 繹 音亦 憸 息廉切徐七漸切本又作憸同憸利之人馬云憸利佞人也 勱 音邁 詰 起一切馬云實也 之比 必二切又如字 慎行 如字

周官第二十二

還 音旋徐音全 巡行 下孟切 辟 必亦切 治 直吏切下至冢宰經注同 之長 丁丈切下官長助長君長同 不逮 音代一音大計切 懈 佳賣切 燮 素協切 傅相 息亮切 處 昌慮切 少 詩照切下同 擾 而小切徐音饒 慝 吐得切 倡 尺亮切下同 阜 音育 治 直吏切 一朝 直遙切 巡守 音狩下同本亦作狩 已上 時掌切 議度 待洛切 蓄 勑六切 莅 音利又音類 斷 丁亂切下注同 庬 武江切 勝 音升 數 音亦 長安 上直良切 耽 於鑑切 肅慎 馬本作息慎云北夷也 駒 俱付切又如字 麗 力支切 馯 戶旦切地理志音寒 貊 孟白切說文作貉北方貉種孔子曰貉之言貊貊惡也 俾 必爾切馬本作辨 使近 附近之近 柩 其久切

君陳第二十三

君陳 鄭注禮記云周公之子 監 工銜切 懋 音茂 治 直吏切下注政治同 孜孜 音茲 之行 下孟切下德行同 應 應對之應 繹 音亦 度之 上待洛切 從 七容切 辟 扶亦切下同 厥中 如字或丁仲切 斷 丁亂切 狃 女九切 君長 丁丈切 垢 工口切 別 彼列切 沮 在汝切 否 方九切又音鄙 好 呼報切 長世 上如字 朽 許久切

顧命第二十四

而治 直吏切 相 息亮切 顧 工戶切 命 臨終之命曰顧命馬云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 懌 音亦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 洮 他刀切徐音逃馬云洮洮髮也 頮 音悔說文作沬云古文作頮馬云頮頮面也 被 皮義反徐扶偽反注同 憑 皮冰反下同說文作凭云依几也字林同父冰反 齊 側皆反 盥 音管又音灌 加朝 直遙反 奭 音釋 芮 如銳反 彤 徒冬反 賁 音奔 之長 丁丈反 幾 音機徐音譏下同 瘳 勑留反 重光 上直龍反馬云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 麗 力馳反 肄 徐以至反又以制反 侗 徐音同又勑動反馬本作詷云共也 斤 音祈 釗 姜遼反又音昭徐之肴反 夫人 如字注同 冒 亡報反一音墨馬鄭王作勖 貢 如字馬鄭王作贛音勑用反馬云陷也 出 如字徐尺遂反 綴 丁衛反 王崩 馬本作成王崩注云安民立政曰成 幄 於角反下同 墉 音容本亦作牖 首 手又反 俾 必爾反 伋 居及反齊侯名太公子 度 待洛反作冊書法度音亞如字 傳 直專反 伯相 息亮反 供 音恭 黼 音甫徐音補 扆 於豈反 屏 步經反 畫 胡卦反 牖 音酉 復 扶又反 嚮 許亮反 篾 亡結反馬云纖蒻 純 之允反又之閏反下同 緣 悅絹切本或作綠 底 之履切馬云青蒲也 蒻 音弱 苹 音平 豐 芳弓切 莞 音官又音関 鏤 來豆反 夾 工洽反徐音頰注同 筍 息允切馬云箁箬也 紛 孚云反 漆 音七徐七利反 綬 音受 越玉 馬云越地所獻玉也 五重 直容反 琬 紆晚反 琰 以冉反 削 音笑 夷玉 馬云東夷之美玉說文夷玉即珣玗琪 天球 音求馬云玉磬 雍 於用反本亦作邕 鼖 扶云反 中法 丁仲反 車渠 上尺遮反下渠車輞也 兌 徒外反 共 音恭 作 才故反 南向 許亮反 塾 音孰 以重 直用反 弁 皮彥反徐扶變反 綦 音其馬本作騏云青黑色 夾 工洽反 戺 音俟徐音士 廉 力占反稜也 鉞 音越說文云大斧也 戣 音逵 瞿 其俱反徐音懼 銳 以稅反 隮 子西反徐子諧反 蟻 魚綺反 瑁 莫報反 憑 皮冰反 下 扶變反 眇眇 彌小反 咤 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託徐又豬夜反說文作詫丁故反奠爵也馬本作詫與說文音義同 酢 才各反 供王 音恭

𪗋 才細反 互 音戶 宅 如字馬同徐殆故反 徹 丑列反又直列反徐 處 昌呂反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康王既尸天子 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 乘 繩證反 騩 力軌反 壞 如字又

反 見 賢遍反下同 蕃 方袁反 朝 直遙反 喪 息浪反 贄 音至 盡 子忍反

羑 羊久反馬云道也 戡 音堪 遺 唯季反注及下同 施 以豉反 無壞 音怪 甸

男衛 馬本從此已下為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次略大小夏侯同為顧命 厎 之履反 至齊

信 音申馬讀厎至齊信絕句 熊 音雄 羆 彼皮反 畀 必利反徐甫至反 王天 上于況反 傳

直專反 督 丁木反 鞠 居六反 脫 去 羌呂反

畢命第二十六

別 彼列反 朏 普忽反徐芳尾反又芳憒反 王朝 陟遙反 鎬 戶老反 釐 力之反

治正 上直吏反治政則依字讀一本作 令得 上力呈反 大師 上音泰 毖 音祕 密

近 如字又附近之近 度 徒洛反書作待路反 有上 時掌反 更 古行反 懋 音茂 拱

九勇反 仰 五亮反如字徐 治 直吏反 別 彼列反 癉 丁但反 俾 必爾反 沮

辭汝反又慈呂反 守 徐始救反 重 直用反 好 呼報反 覆 芳服反 鮮 息淺反 悖

布內反 敝 步祭反 怙 音戶 侉 苦瓜反 壓 於葉反又於甲反又於豔反 政治 直吏反

施 始豉反 浸 子鴆反 衽 而甚反又而鴆反 爲周 上于僞反 人少 詩照反

君牙第二十七

穆王 名滿 君牙 或作君雅 畫 胡卦反 蹈 徒報反 噬 市制反 陷 陷沒之陷

膂 音旅 累 劣僞反 令有 上力呈反 其易 以豉反 缺 苦穴反 治 直吏反下

注身 辟 必亦反

冏命第二十八

冏 九永切字亦作䌹 長 誅丈切 怵 勑律切 惕 他歷切 礙 五代切 侍御

如字一音禦 僕從 才用切注及下注侍從同 繩 市陵切 俾 必爾切 更 古衡切 便

婢緜切 辟 匹亦切徐扶亦切 足恭 上將住切 諛 以朱切徐 昵 女乙切 憸 息廉切徐

七漸切利口也本亦作𢢔 近 附近之近 道君 道導也 瘝 故頑切

呂刑第二十九

贖 音蜀注下同 耄 本亦作薹毛報切蓐報切 度 待洛切注同馬如字云注度也 詰 起一切

蚩 尺之反 尤 有牛反馬云少昊之末九黎君名 鴟 尺之反鴟梟惡鳥馬云鴟輕也 義 本亦作誼

宄 音軌 攘 如羊切 矯 居表切 虔 其然切 劓 魚器反 刵 徐如志反 椓

丁角反 黥 其京切 麗 力馳切 弁 必政切 泯泯 面忍反徐音民 棼棼 芳云反徐

扶云反 覆 芳服反徐敷目反 詛 側助反 背 音佩 約 如字又於妙反 發聞 音問又如

字注 腥 音星 之行 下孟反 君帝 君宜作皇字帝堯也 遏 於葛反 重 直龍反注

同 黎 力兮反 棐 音匪又芳鬼反 鰥 居頑反 清問 馬云清詰也 折 之設切下同馬

鄉 王音許 悊 智也馬云 種 章勇反 殖 承力反 斷 丁亂切下同 祇 止而反 治 直吏

反 賂 來故反 爲天 上于僞反 任重 上而鴆反下輕重之重 麗 力馳反 蠲 吉緣

反 咎 其九反 聽 他經反又如字 少 詩照反 長 丁丈反 日勤 上人實反一音日

天齊于民 絕句馬云齊中也 俾我 絕句上必爾反馬本作矜矜哀也 曰吁 況于反馬

作予于 度 待洛反注同馬云謀也 兩造 七報切注同 核 幸革切 不應 應對之應

下同 疵 才斯反 惟來 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 墨辟 婢亦反 鍰 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

雅同說文云六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 閱

音悅 顙 素黨切 涅 乃結切 剕 扶費切 倍差 初加切下同傳云五百錢也馬云倍二百爲四

百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之一 凡五百三十三錢三分錢之一也 刖 音月又五割反是也 見 賢遍切 無

僭 子念切 弁 必政切 數 色住切 刑當 丁浪切 謂上 時掌切下注同 鞫

九六切 劾 亥代切又胡得反 以徵 音懲 天相 如字馬息亮切助也 治 直吏切 令

衆 上力呈反 屬 音燭

文奏之乀 ノ二十

扞 才但切 杓

數聞 音問 以

隕 于敏 杜 同切

遺令 力切

核 戶切 音六 恭

監 工切 敉

敿 切 的 鍸 切 兜 切 鍪 音牟 楯 常又音允切

紛 芳云切 不令 力呈切 鍛 丁亂切 礪 力世切 鍊 來見切 牿 工毒切

杜 本又作𢾗 擭 華化切戶覆切 徐 斂 徐乃協切又乃結切 穽 在性切 檻 戶減切 窒

切 珍粟 畜 許六切又丑六切 逋 布吳切 佚 音逸 商 如字徐音章 賚 力代切徐音來

度 待洛切 攘 如羊反 垣 音袁 峙 直里切雅云具也 糗 去九切音昌紹切 一 糧 音良

糒 音備 楨 音貞徐 榦 工翰切 築 陟六切 守 手又切 堙 音因 不供 音恭

芻 初俱切 茭 音交

秦誓第三十二

秦穆公伐鄭 事見魯僖公三十三年 三帥 色類反下注同 明視 西乞術白乙丙 諸孟 崤

戶交反 塞 悉代反 假 工下反 樂 音洛 俾 必爾切下同 復 扶又切 惟 爲

于僞反下爲我謀同 番番 音波 仡仡 許訖切又魚乞切馬本作訖訖無所省錄之貌徐云強也 射

神夜 截截 才節反馬云辭也 諞 音辯徐敷連切又甫淺切 少也辭約損明 便

此余影寫宋本尚書釋文也其每葉行數字數與士禮居影
刊之孝經論語孟子音義相同知其為宋本無疑原本有小
印知為陸氏所藏後歸仁和汪氏振綺堂咸豐元二間元和管
君子明借諸其師陳碩甫徵君後又用玻璃紙影鈔一已未
及校鈔經數而吳淅陷後撫燬已未仲春吉云禮余廣佐影寫
五校余因用白紙影寫兩本月餘而畢以一本歸諸吉云一
本藏諸家塾即此本也其本為靈石楊氏若蔗積千里黃
紹武諸先生所未見故書校之志其本曾未一刻而余乃為抄校
而讀之不六年矣吳縣潘錫爵跋

洪範口義

胡瑗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洪範口義二卷宋胡瑗撰瑗有周易口義已著錄是書文獻通考作洪範解朱彝尊經義考註云未見今其文散見永樂大典中尚可排纂成書周易口義出倪天隱之手舊有明文晁公武讀書志謂此書亦瑗門人編錄故無銓次首尾蓋二書同名口義故以例推其爲瑗所自著與否固無顯證至其說之存于經文各句下者皆先後貫徹條理整齊非雜記語錄之比與公武所說不符豈原書本無次第修永樂大典者爲散附經文之下轉排比順序歟抑或公武所見又別一本也洪範以五事配庶徵本經文所有伏生大傳以下逮京房劉向諸

人遂以陰陽災異附合其文劉知幾排之詳矣宋儒又流爲象數之學圖書同異之是辨經義愈不能明瑗生于北宋盛時學問最爲篤實故其說惟發明天人合一之旨不務新奇如謂天錫洪範爲錫自帝堯不取神龜負文之瑞謂五行次第爲箕子所陳不辨洛書本文之多寡謂五福六極之應通於四海不當指一身而言俱駁正註疏自抒心得又詳引周官之法推演八政以經註經特爲精確其要皆歸于建中出治定皇極爲九疇之本辭雖平近而深得聖人立訓之要非讖緯術數者流所可同日語也宋史本作一卷今校定字句析爲二卷

洪範口義卷上

明庫全書原本　墨海金壺　經部

宋　胡瑗　撰

洪範

夫武王旣勝殷殺受乃立其子武庚爲後遂以箕子歸武王於是問以天道箕子陳述天地人之常經聖王治國之大法無出於洪範故作洪範之篇　此篇得入周書者以此篇箕子爲武王述大法九類之書故得入周書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此武王訪箕子之年周旣受命惟十有三年四月伐紂而歸京師旣告武成太平天下武王以箕子大賢遂訪而問焉故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

隲定也王乃問而言曰嗚呼箕子欲問箕子而先嘆者所以重之也言天不言而默定下民之命又且相助合協其居而使有常生之資定下民之命者或貧或富或貴或賤或夭或壽莫非天定之使然也然則旣有短長之命又定其貴賤之材而且助合其居使有恆產則如樹藝稼穡以足食勸蠶桑以有衣使樂歲上可以供給父母下可以畜妻子凶年免于死亡莫非天之佑而使然也故曰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此言天之定下民固有常道如此我不知常道之次敘者何哉故曰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

自此以下至彝倫攸敘是箕子旣承武王之問遂爲王而言曰我聞往古之時鯀塞洪水亂陳五行之道夫水性罔有不就下者當堯之時水逆行於中國氾濫天下率土成江河人民爲魚鼈故命鯀治之鯀不能順水之性導之通之使歸於江海反陻塞而壅遏之如是則何有其成功哉故禮祭法曰鯀障洪水而殛死是也鯀旣陻洪水是亂五行之道故曰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帝謂堯也堯見鯀陻洪水亂陳五行之道於是震動而忿怒乃不與大法九章此常道所以敗然則謂之不與者如何夫陻洪水亂五行之道不能行帝堯洪範九疇之義則堯不與之也故曰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夫鯀以無功而竄逐之虞書曰殛鯀于羽山是也禹爲人之子其父不成功不可不紹而終之書曰若禹拔平水土惟時懋哉則是鯀以殛而死禹繼父而興也故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天帝稱之者尊貴之也夫禹旣與起則反乎父業之所爲乃導江浚川水患大息堯善禹治水之故乃與禹大法九章此常道所以敘然則水患旣下百穀旣登天地無不得其成平故虞書曰地平天成也然則亦謂之與者又何如哉亦以其導江浚川順水之性能行夫帝堯洪範九疇之義則是帝堯與之也

初一曰五行

自此以下至於威用六極箕子總陳九疇之名以說九章次敘之事也五行者即謂水火木金土是也夫有天地然後有陰陽有陰陽然後有五行有五行然後有萬物是則五行者天地之子萬物之母也然謂之行者以其斡旋天

地之子爲物之母也謂之行夫人旣稟五行之氣而生亦由逆五行之氣而死聲音乎是氣味乎是性乎是色乎是舉天下之萬類未有不由於五行而出是則五行豈不大乎故五者因其數明其性成其氣辨其味有其臭著其聲彰其色爲其物各以類而推之則可見矣所謂數者何即天地之生成數天奇地偶日月星辰曆次歲時歷象律呂損益是也所謂性者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爲仁爲義爲禮爲智爲信是也所謂氣者在四時則有春夏秋冬溫涼寒煖是也所謂味者酸鹹辛苦甘是也所謂臭者朽焦腥羶香是也所謂聲者宮商角徵羽是也所謂色者青赤白黑黃是也所謂物者介蟲鱗蟲倮蟲羽蟲毛蟲是

也在人則爲五事若居五福之世則其數弗乖其性不悖其氣不忒其味不變其臭不亂其聲不謬其色不異其蠢不妖皆順其常若居六極之世則皆逆其常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起則妖生各以其類而推之亦可見也故五行者聖人爲國之大端萬類之所祖出而冠於九疇故曰初一曰五行然而不言用者蓋以五行斡旋二儀之氣天地所以生成萬物者也豈聖人所用治國之物乎故不言用

次二曰敬用五事案漢書五行志作羞用五事隋書五行志作恭用五事胡氏所定經文多從孔傳

五事者貌言視聽思也貌者萬民所瞻仰言則爲命令萬民之所聽視不明則及邪聽不聰則容姦思不睿則失謀

此五者聖人治國之大本檢身之常法也其可不敬而後用之乎故五事謹則長與慢則取亡然次之於五行之後者以五行練天地之德而五事者人君之所爲人君蓋體天而御邦故以次於五行也

次三曰農用八政

八政者謂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是也食以勸播種貨以通有無祀以事鬼神司空以均土地司徒以行政教司寇以正賞罰賓以明禮師以立威此八者皆國家所急之政則當厚用之政乃和平繼於五事者以人君既嚴五事以當國然後蒞民以八政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案漢書五行志作旪用五紀顏師古曰旪讀爲叶和也古者旪叶協三字通用

五紀者歲月日星辰歷數也歲有四時月有晦朔日有甲乙星有運行纏次作爲歷數以節之也夫聖人仰以觀天俯以察地南面而聽天下將欲三光全寒暑平百穀登四時敘未有不用五紀而調和之然此五紀繼於八政之後聖人爲政未有不得於天時者故用五紀而協和之所以次八政也

次五曰建用皇極

皇大極中也言聖人之治天下建立萬事當用大中之道所謂道者何哉即無黨無偏無反無側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是也下文備詳使天下賢者則不過愚則跂而及之平平然蕩蕩然而使民無傾危之過者

皇極之義也故一門之內得其中則父義母慈子孝兄友弟恭朝廷之內得其中則君義臣忠四海無淫朋之人一鄉一家則無邇親此皇極之道行也故皇極行則五行不相侵五事不相衍八政以之成五紀以之明三德以之平卜筮以之靈庶徵以之順五福來臻六極不至矣然皇極獨不言數者何也蓋皇極者萬事之所祖無所不利故不言數也以此觀之包括九疇總兼萬事未有不本於皇極而行也故處於中焉

次六曰乂用三德案漢書五行志作艾用三德顏師古曰艾讀爲乂艾乂二字古通用

德者內則得之於心外則得其理故謂之德德有三者即正直剛柔是也世之平康則用正直之德治之世有彊梗不順則用剛德治之世之和順則用柔德治之此三德者聖人既由中道而治天下又慮執中無權猶執一故用三德者所以隨宜制民一歸安寧之極也故皇極則見聖人之道三德則見聖人之權故曰次六曰乂用三德

次七曰明用稽疑

稽考也聖人有疑事必用考疑之物決而明之即下文謂擇建立卜筮之人而命之曰雨曰霽曰蒙曰驛之類是也然卜筮以決疑蓋定猶豫無出於此故聖人凡舉一事發一政若有疑于心者必用卜筮以決之故卜筮得爲決疑之物然則聖人果有疑乎曰無也既無其疑何用其卜哉夫聖人至聰明也至周盡也故易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中庸亦曰從容中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也則又何疑乎哉猶謂之考疑者何也即見聖人不專任其斷而思與天下同之也故下文謂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卿士從庶民從龜從筮從是之謂大同然後見聖人無過舉故上文能乂用三德以適變此然後明于考稽而與衆定之故曰次七曰明用稽疑以疑事不一故不言數

次八曰念用庶徵

庶徵者即謂休徵五咎徵五統而稱之故曰庶徵君能與衆同欲君臣上下無相奪倫四方萬國莫不寧謐故五行

爲之逆性天地爲之昭感則休徵胡爲而不至哉休徵之實有五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是也休徵至則五事者皆順其時五者各得其敘而爲執五事之應也故曰肅時雨順之也乂時暘順之也哲時燠順之也謀時寒順之也聖時風順之也此蓋和氣之所感召也若君不能與衆同欲君子小人各反乎所爲遠近大小罔有寧謐則五行爲之失性二儀爲之忒和如此則咎徵胡爲而不至哉故咎徵至則五者不順其時不得其敘則爲悖五事之應也恒雨順之貌之狂也恒暘順之言之僭也恒燠順之視之豫也恒寒順之聽之急也恒風順之思之蒙也此皆逆氣之所感召也以此衆徵莫不本人君之感召故王者作一事必

念一事之應行一政必念一政之報事謹則休徵至焉事悖則咎徵至焉人君敢不恭承天而敬於御國乎故曰次八曰念用庶徵然此次於稽疑之後者夫龜筮共從於人神明皆契其道則庶徵莫不至故次於稽疑也不言數者蓋休咎總而言之也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案史記宋世家引洪範作畏用六極

五福即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是也六極即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是也嚮勸也威畏也以五福者天下之民所共欲故王者用是五福之道勸民慕而歸之以趨於治也六極者天下之民所共惡也王者用是六極之道威民畏而懼之以遏其亂焉是五福六極莫非聖人用人以爲天下之數故曰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然次於九疇之末者何也首陳五行是聖人法天地以爲德漸次爲始天時順而休徵至則五行皆得其性矣庶徵即敘則政教之成敗著焉故彝倫敘而政教成則五福之道彰彝倫敗而政教悖則六極之報應五福者君子之吉成德也六極者人道之窮也如是則王道終始斯可見矣故因而終於九疇焉注以爲天以五福六極嚮勸威沮於人則不然矣按下文建用皇極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復注云斂是五福之道以爲教用布於衆民以慕之以嚮威而言則曰天以皇極而言則曰教何義之異也以五福六極民各有命

非人力之使然故稱天以皇極錫於民者君也故稱敘前言乎天不繫乎敘後言乎敘不繫乎天是亦依文而解之非違其所以爲敘也然則五福六極果天使然耶君使然耶曰君使然者存乎敘故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敎是也天使然者存乎命故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言乎命一人之私也言乎敘天下之公也洪範九疇何嘗以私言哉然則謂非天之勸威非天之沮果誰歟曰君也何以知乎夫九疇之類惟五行不言用蓋爲天所任非人君所用爲敘也餘八者皆言用盡人君所用爲敘也故王者用五福則民勸而歸治焉用六極則民畏而避亂焉是福極者治亂之大本也故人備五福者全福之人也人備六極者窮極之人也其次則福極雜得之不可定矣夫人旣壽旣富旣康寧旣考終命其間凶惡懦弱者有之矣旣好德而凶短折者有之矣疾憂貧者有之矣然惟好德者雖憂雖貧雖凶短折不害爲君子惡而弱者雖富雖壽雖康寧雖考終命不免爲小人各以稟受而得之者命也非敘也命有定分敘隨變化故聖人言敘不言命也安國之傳何失之遠哉然此福極別而言之者何也夫五福六極切於敎化故析而言也且五行者萬事之本故首於九疇八事得則福八事失則極故以福極終之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自此以下至終篇皆是箕子歷說九疇之名廣演九疇之

義此初一曰五行至稼穡作甘說五行之一節一曰水至五曰土解五行之名也夫潤萬物莫如水燥萬物莫如火木可揉而曲直金可範而成器土則兼載四者而生殖其中也故人之飮食必待水火而烹飪宮室必待金木而斵樸土稼穡之利欲百穀之生未有不在乎土也故五行萬物人用之由出也聖人豈不修之哉故傳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是也然則一曰水五曰土者何也此以生數成數言之也按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卽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陰陽各有匹偶而數而成焉謂之成數故五行始於水終之於土是其義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自此至作甘皆說五行之性順其勢而行各有不同也夫水之性無有不潤下火之性罔有不炎上故水之性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引之穴坎之間則莫不盈積是則水之性可見矣燥萬物而升上者莫如火之性故易乾卦曰水流濕火就燥類相感也故聖人之治天下若能順五行之性修其水德導達溝瀆浚治河渠號令不違其時水性無有壅遏如是則潤下矣治之三載而功成者水潤下故也故舜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

功若其河渠不通溝澮不浚政殺違時水行不由其道者是水不潤下矣故堯有洪水氾濫中國禹能下矣鯀之所以治洪水九載功用弗成者水不潤下故也聖人能順五行之性而修火德鼓鑄有時焚萊有節號令皆火政修如是則火炎上矣故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是也若其焚萊不時鼓鑄無節火官廢火政墮則災宮館災宗廟此火不炎上也鄭鑄刑鼎後乃有災亂火不炎上故也故潤下炎上皆性之自然也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此亦自然之性也木可揉而爲曲直方圓故爲之相其方則中矩圓則中規直則中矢方則中輿又圓中輪曲中鉤

惟矯之何如爾荀子曰木之枸者必待檃栝烝矯然後直又曰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揉使之然也是曲直者木之性也人君順五行之性修其木德營建宮室不奪農時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若是則木順其曲直矣若用民力奪農時斬不時之材供非度之用如此則木不曲直矣從革者以金性雖至剛亦隨鼓鑄而變故鎔之則流形範之則成器利可以爲劍戟鉞可以爲戈矛惟鎔範之如何耳故董仲舒曰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故能變革者豈非金之性哉故人君能順五行之性而修其金德兵典以法師出以時持旄仗鉞臨戰誓士足以抗威武而誅叛逆此之謂金從革矣則如周

有牧野之命湯有南巢之兵是也若其師出踰時兵興無法好攻戰之事輕百姓之命以致殺人滿野傷人盈城如此則金不從革矣故古之秦皇黷武漢之孝武窮兵是也

土爰稼穡

爰於也始種而生謂之稼將斂而成謂之穡土持萬物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含厚於下者也故春耕之百穀然後生秋斂之百穀然後成土之性厚待於稼穡然後見其性也惟聖人能修五行之德順其土性簡宮室省臺榭閑土地之事勸耕鑿之業不奪農時而深耕易耨乃土爰稼穡矣故禹卑宮室堯有土堦而民厚生者此也若其侈宮室華臺榭離宮別館閎闢國多苦役之事野無加闢之田如此則不稼穡矣故秦築阿房漢罷路臺何興亡之異也

潤下作鹹

此說五行之味也水性本甘由浸漬於地發味而爲鹹月令云其味鹹是也

炎上作苦

火本炎上焚物則焦夫氣旣焦則味發而爲苦月令云其味苦是也

曲直作酸

木之結實者味成多酸月令云其味酸是也

從革作辛

金就鎔鑄卽有腥氣非苦非酸而近於辛者金之味月令云其味辛是也

稼穡作甘

百穀之味甘可知矣然百穀本由土地而生也甘者實爲土味月令云其味甘是也所引月令之文者皆五行所屬之月而味之屬也

二五事一曰貌

自此以下至睿作聖皆說五事之節也貌者卽謂威儀容貌人可觀望者皆謂之貌此分解五事之名

二曰言

凡有號令天下使天下之人莫不從者王者之言也

三曰視
夫善視人者觀其情情得則人斯見矣
四曰聽
夫納芻蕘之言來廊廟之語而求天下之情者未有不自君耳聽之
五曰思
夫天下茫茫萬事藉藉神而明之研思極慮然而首曰貌而終曰思者何夫民之先見者君之貌次而稟受者君之言視不待號召而神化言必有戒諭而順從思者包括四事一本於心矣
貌曰恭
此一節言王者必須持誠五事夫君之貌爲人所觀仰則必端嚴恭莊而使民望而畏之故行步有佩玉之聲登車有和鸞之節錯衡義曰鬲蓰養眞在田獵而有三驅之制在飲食而有饗獻之禮出入有節動靜有時凡舉一事未有不由禮而行之如是則貌曰恭矣若其起居無時行步無節馳騁田獵喪棄禮儀如是則貌不恭矣故王者之貌必須恭敬者也

言曰從
夫君有言則四海皆仰而聽之是故雖在廊廟之上言出而可行雖在九重之內令出而可從使民有時用民有節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罰如此則言乃可從矣若其政教二三號令反覆功者未必賞罪者未必罰使萬民也不永安而欲遠戒百官也惟朝定而夕移若是則君之出言而豈有從者哉故必須至當也
視曰明
夫王者將欲觀人情則紛華盛麗不可閱也淫哇柔曼不可蔽也分別賢佞殊異適庶官人有序舊章不迷如此則視之爲明矣若其耽色悅聲信讒放賢亂其適庶不肖與賢者淆混如此則視不明矣故王者之視必明而後可
聽曰聰
夫十室之邑有邪有正況四海之內有佞有賢訪芻蕘有廊廟之語而恭有欺天之言苟非人君廓經緯之籌畢未

進之賢可謂耳之不聰也故堯命龍作納言而不使讒說殄行得耳聰之道也若其親嬖倖遠忠良如此則正士退讒夫與此卒耳之不聰也
思曰睿
思者深微之義夫聖人既有天下之廣四海之大萬幾之叢脞庶政之至煩未有不思而得也朝不暇食所以慮之夜不安寢所以思之利於民則行之益於國則行之思深則事當事當則可久矣此聖人所以思慮至深微也若其思之不深慮之不遠雖苟取一時之利豈無後世之患乎
恭作肅
前文既定貌曰恭以下五事皆由一人之身五事當可以成天下之化君毅恭天下皆知其所敬故近則臣敬之遠則民敬之由乎一國達乎四海天下莫不敬上者君恭德使之然也
從作乂
夫言既可從則政教有一定之制天下無反汗之號言出則天下莫不從風而起治矣然則四海百官皆從聽而爲治也中庸曰言而世爲天下法是也
明作哲 案哲字孔傳作哲正義曰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悊智也鄭本作晳與孔傳同悊古哲字也胡氏定從悊爲蔡氏書傳所本
夫君視既明貌恭心很則不能容於國堯言殊行則不能留於朝惟賢德是用惟邪佞是遠若天地之無不覆載日

月之無不照臨苟非至明何以能取人若是哉故唐虞命羣臣而登於朝放四凶而流於野故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明可知矣
聰作謀
夫君耳既聰則能立事故來廟堂之語納芻蕘之言良謀碩策日聞於朝深規極諫日達於耳若是則何患不能謀天下之事哉能成天下之謀者惟在君之聰衛
睿作聖
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夫君之所以治天下之務思慮之深則無有不通矣政無大小能通之也情無昭隱皆見之也舉天下之大四海之遠人所及者莫不通於耳雖天地鬼神亦能通之也中庸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察則聖可知矣
三八政一曰食
自此以下至八曰師皆說八政之目也食者卽嘉穀可食之類也夫聖人之治天下未有不以足食爲本故鑿井耕田勸農而授業使民無遊手而人皆種作於田畝所謂倉廩實然後語榮辱之分衣食足然後譏廉恥之事故堯命四子而節授時候舜命后稷而播時百穀皆爲此也
二曰貨
貨者卽布帛可衣之類也夫古之聖王治天下既不欲一民之餓又不欲一人之寒於是環廬樹桑勸蠶繭力組紃

勸織紝女無棄業室無停機如此則通貨之道也故易曰日中爲市聚天下之民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斯邦厚民富之道也
三曰祀
上郊天所以答陽功下祀地所以報陰道享宗廟所以奉先祖昭孝心示民有尊也又且內有臘臘之事外有山川之舉以至門行戶竈印儀原隰皆有其祭者是聖人之廣極其敬而有所尊也於是著其簠簋陳其籩豆薦其黍稷饋其牢醴外盡備物內竭至誠如此則鬼神幽明胡不享哉故祭祀所以爲教本禮曰使民不忘本此之謂也
四曰司空
夫聖人既有天下之廣四海之大民人之衆生齒之繁欲安其土而不遷敦其業而阜盛何以至哉故王者立司空之官此責也土壤有肥瘠此辨之也地居有上下此相之也故禮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又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此其司空之任也
五曰司徒
夫民既有棟宇以避燥濕有衣食以禦饑寒然則教化不行禮義不著何以成至治之道故司徒之官所以教也父之未義者教之以義母之未慈者教之以慈兄與兄則言友弟與弟則言恭人子之道孝弟而已矣夫能教此五者則天下莫不祗頑嚚之行而臻廉讓之域者也司徒之教

使然矣故書云契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萬民皆責於司徒也

六曰司寇

夫聖人之治天下雖欲以仁愛之道行化其間有姦猾則奈何故大則四夷之不賓小則之不成凶夫肆逆頑臣姦驕若是則如何制哉故司寇者所以爲禦寇之官也周禮曰司寇詰邦國刑百官又周官曰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乃掌底邦法修虔天威小大之刑無有不正所以討天下之亂臣賊子無非繫於司寇之官也皆其責矣

七曰賓

夫聖人既不能獨治必建賢諸侯所以爲王室之輔也然則分茅授土何以得其歡心哉故限之朝覲之禮分之會同之事爲之享燕之節設其委積之事始來也有郊其之禮示慇勤之意也及其還則有餞送之道致丁寧也若此則四海之內凡爾諸侯焉有不親睦哉振鷺詩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此周家之客其親睦也可知矣故人主治天下當延其賓客也

八曰師

師者師保之師也夫能操天下之術論聖人之道王者北面而尊師則有不召之師師之猶言法也禮義所從出也道德以爲法也故王者有疑則就而問焉謀而有成言而

可行者能備王者之疑輔人主以道故湯學伊尹而商祚所以興成王事周公而姬邦所以昌武王之聖尚有呂望之論明帝之盛亦有桓榮之尊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由師而後興也故傳曰兩將與尊師而重道又曰三王四代惟其師故師者天下之根本也然八政之次首曰食而終曰師者何也夫食者萬民之命也一日而不可闕故居其首焉有食必有衣故貨居二焉食貨充盈莫不由明禋祀之故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此祀所以居其三也雖有養身之具必有安身之居司空主民土故敘之於四也雖有安民之道非禮義不能立故司徒敎之居於五也教之不能人不能無小人之行者故司寇主刑詰之居

於六也姦猾既去則天下皆相親遠域來朝則賓禮待之居其七也夫然行七者之事未有不決於師明其義達其禮教而行之所以終於八也

四五紀一曰歲

此說五紀之一節也歲有四時春夏秋冬以推移天地之氣是也

二曰月

自朔至晦是爲一月每歲十有二月是也

三曰日

自甲至癸凡有一日此之謂日也

四曰星辰

二十八宿分見於四方日月相會之次謂之辰辰之猶言時也專以正時候之節也

五曰歷數

歷者陰陽之紀歷數則謂紀周天三百六十度夫一歲之間日月之推移星辰之運轉聖人作爲之歷紀其運行伏見之事可以調一歲之氣而齊授人時使人東作西成南訛朔易不愆耕斂之候以承天地之和歷數明之致也故堯則命四子舜則在璇璣而寒暑平四時均謂之正也得五紀之效也然而首曰歲終曰歷者歲可統月月可統日星辰運行在天歷數者所以紀四者而正一歲之候也然則皆謂之紀者括陰陽之運行爲天地之大化故皆言紀

洪範口義卷上

洪範口義卷下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自此而下至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是箕子廣皇極之義也以大中之道至深聖人之教至廣故箕子懇懇丁寧而備言之皇大極中也自聖人治天下當大立其大中之道而後可然則謂之中道者如何夫王者由五常之性取中而後行者也剛則不暴柔則不懦賢則不過愚者亦能及推而施諸天下使天下之人莫不能由而行之者聖人之中道也故記曰從容中道又語曰允執厥中是也然則謂之大者何哉無限極之辭也夫聖人既有天下之廣四海之大將欲敘彝倫之法行九疇之義上則際乎天下則接乎地舉天地覆幬之義莫不臻坦蕩之風也非聖人廣大無限極而行何施而後可哉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宋本作用傳錫厥庶民敷傳二字古通用

夫聖人既能由大中之道然化天下之民如何致哉故人君斂時五福之道以爲敎用布於民使慕而勸之五福生於五事五事皆謹則五福集而歸之夫福既有可驗之迹故聖人斂此可致五福之道使民慕而歸之則行善者得其福不善者不得其福故樂其業則爲富遂其生則爲壽知廉恥則爲好德無疾憂則爲康寧不爲非僻而不墮於刑戮則爲考終命矣惟行善者可以語此五福之道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夫君既有五福之教衆民皆勤其心仰慕教化皆寬其君爾取中道而行之既能行之朝廷莫不同風遠邇以之一化皆與君安於中道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夫民既衆君之教化皆安處於中道如是則天下之人何有淫佚乎則使過度而失中者朋黨而構怨者阿比而爲邪者皆修大中之道而行之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夫中道既行之後淫朋者不作阿黨者不爲是則暴以驅小人之行而循君子之迹故衆民之間有所謀足以與天下之事有所爲足以與天下之功有所守不變君子之節

汝則當念之於是與之高爵加之厚祿所以然者以勸人
趨於中道也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

雖然爵者以勸中人之道也若其間亦有智慮未深服教
化未甚悟不能盡合於中道者雖不合於中道亦不至陷
於大惡汝則無限極受之待其修飭於是進用所以然者
聖人不欲遽絕乎人待民于大中之域如此則道之甚大
也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然則勸人之法不可驕慢也不可傲易也又當和汝之辭
氣安汝之顏色以待於人人若能改其前行克新厥心而

乃曰我今所好者德爾如此則可以入大中之域也汝當
以爵祿報之矣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大凡素不能行中道者則君勸之以至於中道素非君子
者則勸之皆爲君子皆由勸導之甚厚故若此之人率然
盡納於大中之道思兼其偏詖之行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案宋世家作侮鰥寡）

煢獨者則是無兄無弟無子煢獨之人高明者則是有權
有位寵盛之人人情之中附之者衆也在聖人之心則不
然矣雖有鰥寡未嘗暴虐也雖有權位未嘗畏憚也故不
虐鰥寡則天下無窮民不憚權位則天下無彊臣苟非聖

人爾以中道胡能若是哉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此又言用臣之法若人之有能有爲有能謂才能之人也
有爲謂興爲之士也有才能足以經綸國家之政幹蠱國
家之事有棟隆之任無覆餗之凶者才能之人也有興爲
者則能興國家之大利除國家之大害當百世之氣立千
古之功者有爲之士也夫然有能有爲之人人君當須爵
祿以敎厲其節修進其行如此則國乃取其昌盛之道蓋
人有所勸則不墮其役效廣得人則可樹太平之基矣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此又言馭臣之法也夫正直之人既以爵祿任之又當以

善道接之爵所以馭其貴也祿所以馭其富也爵祿者國
臣之有也然則既有爵祿之道又必當推心以任之言聽
計從溫顏改容推誠屈體內既盡其信外又盡其禮如此
則恩義充浹惡有不得天下之心者哉若其雖有爵祿以
貴其己奉其身然而言色不溫誠既不厚禮亦不充如此
則犬馬畜其臣也惡有天下之士而肯就犬馬之恩哉故
君能盡其待臣之道臣下所以感恩竭力進謀樹勳可以
固於磐石矣故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夫臣之在位既優之以高爵又接之以善道如此則感恩
藏德進謀樹勳有好善於國家者衆矣若其人之在位推

誠不甚尊待之不甚厚禮遇疎薄恩義衰微言未必行計
未必用如此則皆將畜去而去安能久處於朝廷哉故曰
汝不能使正直之人好善于國家其人若被罪而去蓋不
知待之無素也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夫無好德者卽是行之惡者也行之惡者外則險詖其行
內則脂韋其心惟嫉媚其忠良不顧人之治理其行之惡
者君屏棄之可也故舜流四凶而海內悅服者是也若其
行之惡者汝反與之爵祿置之朝廷則是好邪比黨害良
退閑其君臣顧問一日之治不可得也此皆用惡行以敗
汝善道何以任哉言勸善則可以享天下之治不用惡則

所以防天下之亂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案陂字古本作頗 胡氏從開元改本）

此又言王者行大中之體也偏之言私也陂之言曲也夫
聖人中天下而立四海一道也萬民一情也近何殊也遠
何異也故欣然莫不如赤子而親之者聖人之情同也然
則又何偏爲一人而有厚薄曲爲一人而有愛憎故不敢
偏私不敢陂曲一循先王正義而行蓋先王者亦以此而
有天下未嘗偏也未嘗曲也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夫好者天下所同好也惡者天下所同惡也故今有道義
之人君子之行行之善者也何人不好之而王者好之同

天下之所好也有暴慢之人小人之行行之惡者也何人
不惡之而王者惡之同天下之所惡也夫好既同天下之
所好則有賢必登有善必進位之高爵食之厚祿天下胡
爲而不勸哉記曰君子不賞而民勸是也惡既同天下之
所惡則有惡必誅有罪必去加之刑典置之海隅天下胡
爲而不畏哉記曰不怒而民威是也聖人能均其好惡酌
中道而治天下如此也若或好非天下之所公好則愛者
未必有善賞者未必有功伸己之私而不與衆同則天下
之人何有勸者矣若惡非天下之所公惡則所誅者未必
有罪所去者未必有惡若此則天下之人何有畏者矣賞
罰既不公畏勸既不行天下胡由而治哉故王者不敢私

其所好不敢私其所惡一遵於先王道路而行其得中道
可知矣既得中道惡有不治者哉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夫聖人既無一人之私欲亦無一人之阿黨又且好惡一
同於天下則王者之治道何偏何黨乎是皆蕩蕩而通達
於四國矣平平治之義也夫既無自私之意而無所黨
亦不爲物所累而有所偏如此則王道莫不平平然坦平
矣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反則反覆之義側則傾側之義夫王者既由中道而行無
反覆于中道者亦無欹危於中道者則王者之道莫不一

歸於正直則是無邪僻之偏也正直則爲聖人大中之道
矣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夫王者既無所私邪去其所阿黨所履者一歸於正所守
者一歸於直以四海爲一家以萬民爲一人其情則天下
同也舉萬事而無有過者無有不及者是聖人會合大中
之道而後行之聖人非要中道於一身蓋所爲天下之教
也故天下之人既仰覩君子之法則稟受君子之教化爲
人子爲人父爲兄爲弟爲僚友者閨門之內朝廷之上者
由乎一國達乎四海致乎天下畢天下之人莫不納於君
子之道者由上會合而行之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宋世家作于帝其順)

曰者大其皇極之義而言之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者言聖人立大中之道於是布之爲言擴而爲敎是可爲治國之常法使民可以順而行之于帝其訓者天且順而況於人乎天順之者卽如行皇極則全五福之道獲矣驗之應況於人乎皇極行則人莫不盡其小人之行而願納諸君子之途則是皇極大矣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此又言大中之道至矣何但出於天子之言夫民承教化之後而亦有中和之心凡其衆民之心所出之言言大中之道信可奉順而行之渴驕而危之蓋除頑鄙之性願躋君子之域以附近天子光輝之盛德則可知所以然者見上行而下效君唱而民隨言身能唱率大中之道然後可以感天下之心成皇極之風敎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此以皇極之終又大其皇極之義見人君不可不務之意夫天生蒸民有欲無主乃亂於是命其君而司牧之民不能自衣君爲勸其織而使衣民不能自食君爲勸其耕而使食民不能自安君爲營棟宇以居之民不知仁義君爲設庠序以敎之是天子之於兆民不啻若父母之於赤子恩愛之甚也然則天子旣爲民父母以爲天下之所歸往如何而治舍皇極之道不可也故大中之道行天下無叛道之王四海無違敎之民皆知禮義皆爲君子也皇極之道廢則天下未必皆康四海未必皆安人黨偏者有之人恐職者有之以是觀之欲一民無不得其所欲一物無不受其賜舍中道何以哉故堯舜以此道而能爲二帝禹湯以此道而能爲三王周公思兼三王致成王於有道孔子不得其位則著之於六經不得志者則可以卷懷於一身得志者則可以擴充於天下夫欲極天地之彝倫治國家之大法而將登太平之域者惟用皇極而後可

六三德一曰正直

此極言正直無回邪之義故聖人所謂中道也

二曰剛克

至剛之德然後能斷

三曰柔克

凡爲和柔者亦能治事正中道也剛過則剛柔過則柔三者當隨時制宜而行也

平康正直

此又言三德各有所宜之民而平安旣無傾敧之事亦無反側之慮彼旣中道而行己者則以中道而治之也

彊弗友剛克

若民之有彊悍不順大則諸侯之不賓四夷之不臣小則姦宄矯詐悖德慢禮非可和顏悅色而諭之也必須以過剛之德而治之大則甲兵小則鞭撻皆爲治彊禦惡之道也故曰彊弗友剛克

燮友柔克

燮和也若民之行爲和順者人君當以和順而接之屈體以下之彼旣遜恭而順於己則安得不過禮而待之哉

沈潛剛克(宋世家作沈漸剛克)

沈深潛藏也前旣述聖人之三德此又恐未盡剛柔之宜故重言以戒之夫聖人之剛德不可露見於外則必深藏於內但其犯者然後發見且若有所不賓之諸侯有所不臣之四夷頑嚚姦宄悖亂紀綱君然後大則致其誅討出則利其甲兵所以征姦猾而討暴亂也如此則海內罔有不肅不畏者此特用剛之道也若其人君惟好傷人肌膚殘民性命誇示威嚴暴露剛德用刑無度出兵無時如此則非所以禦暴之道而自賊之本也故蒙卦曰不利爲寇利用禦寇者用剛深戒也

高明柔克

夫聖人旣有柔順之德不可深潛蘊蓄必顯明於外而行之發於面盎於背形於動靜著於四體俱常恭謹則天下之人敬之俱常謙和則天下之人懷之不待刑罰而民自畏不待鈇鉞而民自戒此柔德之所致也故深藏剛德於內則天下之人無不畏之大明柔德於外則天下之人無不愛之在泰之彖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斯君子之道也若夫高明其剛沈潛其柔若此則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則是小人之道也以此觀之剛柔之道人君不可不慎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福賞也威罰也玉食珍食也謂玉爲珍以至珍惟金玉耳故玉食爲珍食也前旣言彊弗友剛克則彊暴弗順者以剛克之此以下言大臣有專威福者不可不誅也夫賞者所以爲天下勸善也威者所以爲天下誅惡也蓋爲天子所宜有也夫此三者天子之用何人臣可得爲哉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夫臣佐君而爲治者故君唱則臣和君動則臣隨以至凡出一號令行一政教未有不承于君而後爲者也故賞罰盛僞莫非天子所有臣下安敢爲之爲臣者何有專擅賞罰之權哉故曰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若其臣心僭踰竊弄君權有作威福玉食者豈惟肆惡于汝家亦將禍及于汝國矣夫大臣旣爲此行則小臣觀之能不危側而頗僻則天下之人孰不僭差而離于中道哉若大臣不道則亡家亂國喪天下者未有不由此而致也然三德本以治天下之民而自持以衆民之中若有彊禦之人弗友順者易爲克也以大臣柄君之權享其重位密邇天子一有不法則如何而制之或專賞罰或玉食者有其一行則必誅之若誅之不速則漢之莽卓皆由此致也故易曰辨之不早辨也其此之謂乎以此觀之則大臣不可不防特言之者以爲萬世之警戒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夫聖人有大疑非至神之物不可決之于是灼龜以爲卜揲蓍以爲筮故卜筮者所以決疑于天下四海之猶豫也然則灼龜以爲卜揲蓍以爲筮非通曉孰能之是以必選賢能通其卜筮之人以建立之

乃命卜筮

旣擇有才之人爲卜筮之官因命之以卜筮之事

曰雨曰霽(宋世家作濟)

此卽卜筮之事也灼龜之兆其種有五兆若卽是以火灼

龜而其分拆者爲兆其兆文有雨飛而淋漓者曰雨其兆又若雨而舒豁者曰霽也

曰蒙 案宋世家作霧

其氣蒙昧而連綿者曰蒙

曰驛 案正義引鄭康成注驛作圛 許氏說文引洪範亦作圛

其氣絡驛而不連屬者曰驛

曰克

其文交相往來而相參錯者曰克

曰貞曰悔

此乃筮卦之法始揲而定則爲內卦因而重之故爲外卦是卦體本是內起故謂之貞因而有所終故謂之悔取晦終之義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詞筮也內卦外卦 案此處原本有闕文 夫卜以火灼龜蓍以揲爲筮二者之事又以推衍其義而知差忒然後吉凶可以辨禍福可以知也既立知卜筮之人而因命卜筮之事故卜筮揲蓍皆取三次而驗之若一人言凶而二者言吉則從二者之吉逆一人之凶也若二人言凶而一人言吉則從二者之凶逆一人之吉也蓋卜筮事大故取其衆而驗吉凶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此又言將求卜筮必先斷之心諮於臣謀於民次與卜筮相合之意夫君有大疑惟是立君遷國平治危亂征討不臣國之大事猶豫不決必求衆志以決之然則謀及其心則思慮之週而爲興事之主未有不先果決之也然雖已決而未可行又諮之於卿士之官以卿士者惟其才智之人爲之然而諮之既畢猶未爲當又就衆民而爲之謀慮且庶民雖鄙賤而爲之謀者芻蕘之間亦有廊廟之語如何而敢違棄者諮民既畢乃就卜筮而決之卜筮者問天地之情考鬼神之意也然則聖人舉事必先諮之於人然後問之於卜筮者何哉茲見聖人將有爲未嘗不與人謀謀之既同則天下之情往往合矣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若其君心既從龜筮從卿士從庶民亦從五者皆然夫是之謂大同龜筮從者則是鬼神之情協同卿士與庶民從者則是人心悅順夫人心爲之悅順鬼神爲之相通聖人有不舉則已動則未有不獲其吉故舜命禹而得此道也書云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如是豈不謂大同之驗哉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夫鬼神既從卿士民人爲之悅豫聖人有動豈惟享一身之利獲一時之安抑雖千萬世而子子孫孫亦當遇其厚福也以其得人心故焉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君心既從龜亦同筮亦同卿士違衆違龜筮從則是天地之情已和卿士與庶民違者則是人心有所不順雖不能全遂然王者戴天履地而治也順天地而行亦可以獲吉矣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君臣之情雖不同天地之心亦應故得爲中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民雖與卿士異心然天地之心尚應亦可爲次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鬼神之心猶相違君民之心亦未合惟可小事不可大事祭祀婚冠可也出師征伐不可也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龜筮者所以求情也今天地之情皆不與而衆人之心亦不同如是則不可舉事惟好靜而無爲則可若有興事者不惟大小皆取凶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蓋王者修五事有恭與不恭敘五行有順與不順及其陰陽以之交感天地爲之見象如是則衆徵至焉然則所爲徵者即雨暘燠寒風是也雨以潤萬物暘以乾萬物長乎萬物者惟燠成乎萬物者惟寒風者春生夏長秋成冬藏鼓舞萬物而不知其所以然莫疾乎風也五者皆天地陰

陽之氣而種植萬物者未有不由此而出也王者豈可不修德而召之哉謂之時者各得其時若順時而來則爲嘉爲瑞若不時而來則爲災爲逆五者各以其時然後爲庶徵之應故用時而結之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此言五者得其時然後可以爲庶草蕃廡若五者備各以其次序即如須雨則雨至須風則風至久雨而思暘久寒而思燠如是則五穀如何而不登熟草木如何而不蕃滋哉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此又言此五者不時致凶災之道一極備凶者一者備極過甚則如不當雨而却雨不當風而風至暘不以時寒不以節凶之道也一極無凶者一者極而不至則如當雨而不雨欲風而無風冬而氣不寒夏而氣不燠亦爲凶之道也

曰休徵

王者有美行之實天從而有感應之徵下文雨若暘若之類是也

曰肅時雨若

貌之既恭是謂之肅肅者民觀威儀而莫不聳肅也於是則有時雨順之時雨順之百穀草木皆被其膏澤之德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雨之順時也

必知貌肅而雨應之者雨者木之氣貌得其理則木氣應之故有雨順之事也

曰乂時暘若

言之既從是謂之乂乂者民稟號令而從治也於是則有時暘順之則是百穀草木皆荷其乾烜之力故易繫辭曰日以烜之暘順時之謂也必知言乂而暘應之者暘者金之氣言得其理則金氣應之故有暘順之事

曰哲時燠若

視之既明是謂之哲哲者人君能知人之謂也於是則有時燠順之時燠順之則是百穀草木蕃茂皆蒙其溫煦之力春則有溫風夏則有暑而燠之順時也必知視明而燠

應之者以燠者火之氣視得其理則火之氣應之故有燠順之事

曰謀時寒若

聽之以聰是謂之謀謀者納言而成天下事也於是則有時寒順之時寒順之則是百穀草木無不荷孳斂肅殺之德故詩云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寒之順時也必知能謀而寒應之者以寒者水之氣聽得其理則水氣應之故有寒順之事也

曰聖時風若

思之既通是謂之聖聖者萬事無不通之謂也於是有時風順之則是百穀草木皆荷其鼓舞之力也故舜之琴歌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此風之順時也必知聖然後風應之者以風爲土之氣思得其理則土之氣應之故有風順之事此以上皆是王者謹五事則有美徵之道夫修五事政令明教化行民有歡愉之心無怨嗟之聲和氣充塞於天地之間美徵如何而不至哉故五行各得其叙五者各來以時則五穀豐登草木蕃廡可見矣舉萬事之暘類莫不納之於亨嘉之會者一歸五事之所致也

曰咎徵

王者有惡行之實天亦從而報之以咎徵之事也

曰狂恒雨若 案恒字原本避宋諱作常今改正

夫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則反而爲狂狂者君行妄之甚也威儀不嚴舉措無節於是恒雨順之則百穀不免乎水潦之苦所謂秋有苦雨是也必知狂而恒雨順者以雨屬水今貌既不恭謂之不肅金之氣沴木故罰有恒雨之災

曰僭恒暘若

夫言之不從是謂不乂乃轉而僭差者君言不當之謂也於是恒暘順之則百穀不免乎旱暵之苦詩曰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此暘之甚也必知僭而恒暘順之者以暘屬金今言既不從謂之不乂則木之氣沴金故罰有恒暘之災

曰豫恒燠若

夫視之不明是謂不哲乃反轉而爲逸豫者窺視失宜之致也無憂勤之行惟耽樂之從於是有恒燠順之則百穀不免乎疫癘之苦所謂冬有愆陽是也必知豫而致恒燠者以燠屬火今視既不明謂之不哲則水之氣沴火故罰有恒燠之災

曰急恒寒若

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則反轉而爲卞急者謂君不納人言而好用己見也於是則有恒寒順之則百穀不茂艱於長養也所謂夏有伏陰是也必知急而致恒寒者以寒屬水今聽既不聰謂之不明則火之氣沴水故罰有恒寒之災

曰蒙恒風若

夫思之不通是謂不聖乃反轉而爲闇蒙者君行暗昧之甚也舉事不知其宜臨政或於所爲於是則有恒風順之恒風順之則不無偃禾拔木之異詩所云終風且霾不日有曀風之過甚者也必知蒙而致恒風者以風爲土今思既不通謂之不聖金木水火四者皆沴於土故罰有恒風之災此在上者不謹五事之所致也夫五事不謹政令不明教化不行民多窮困者道有嗟怨者愁恨之聲著于天地之間則咎徵之事至矣故五者不以時百穀以之災傷草木以之衰落舉萬物之類莫不受其害者君不謹五事之所致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

此以下廣說爲君能供君之職爲臣能盡臣之道如是則不惟百穀豐登致美徵而已可以長保國家福祿之道若其爲君不能守君之職爲臣不能盡臣之節亦不惟致百穀災傷招咎徵而已所以招天下之亂故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此先舉君臣之職之分之道夫歲所以兼總四時而成一歲之功也王者之治天下綱紀百官總統萬幾斡旋天下之事而歸乎治者也是王者之所省職至廣大還如一歲之兼載四時也卿士惟月夫月者自朔至晦兼總三十日者也九卿之官衆士之職不得擬之於王但使各分其曹掌其事如一月之有別也

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

夫日者自旦至暮之謂月則有三十日歲有三百六十日衆王官之使既不得比之於王又不得擬之於卿士但陳力就列分職共治還如日之統屬於歲月然歲月日時無易爲君者專供君之職爲臣者各盡臣之道上下無差僭堅慤而無變易故也

百穀用成乂用明

教化興行和氣充塞然後百穀用成年豐登也治道用明政大行也故曰百穀用成乂用明

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俊民用章賢者進也家用平康家安而長保其福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君不供君之職臣不盡臣之道上或侮於下下或僭於上則變易形矣百穀用不成年凶荒也乂用昏不明其政亂也俊民用微小人進也家用不寧國家所以顛覆之道起是上下失職之所致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冥冥無知蚩蚩無識民之性也以民繫衆而處於國一如衆星之在於天則衆星之間有好風者箕星是也有好雨者畢星是也星有好惡則民之性有好惡可知矣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一日行一度一歲然後周行于天月行速一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月然後周行于天是日月之行自有常度也又如日南極則爲冬至日北極則爲夏至是日月迭運于天自有冬夏之常候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亦如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故王者莫非一正其德深飭于下無相奪倫順其職次然後可以安於大治也

九五福一曰壽

民得永年者爲壽即如詩稱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者爲永

年之人也注謂百二十年者未可限也

二曰富

民樂業而勤農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富之道也注謂財豐備亦未必然

三曰康寧

和氣充盈兵革寢息天下無疾疫之苦戍役之勞民安濟之道也

四曰攸好德

人孝出悌愛賢親能德之所好者也

五曰考終命

天與人之命有短者有長者人但隨其短而善終任其長而言壽不爲征戰之所殞滅刑罰之所桎梏無橫夭毀傷而死者皆自成天命以終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

人之窮極之事有六凶短折者不以善而終既不得其壽又不得考終命是謂凶短折之人或因征戰之所死或被桎梏之所殄皆不遂天命也注謂短未六十折未三十皆不然矣

二曰疾

陰陽乖則風雨暴和氣隔塞天災流行民則疾癘矣

三曰憂

上未有以奉父母俯又闕於畜妻子無安堵之業而勞征伐之行役日廣流轉於溝壑飾民憂之甚也

四曰貧

繇役頻租斂煩男不耕女不織田畝荒機杼空民貧之道也

五曰惡六曰弱

惡與弱皆不好德者也好德者由乎中道也惡與弱皆過乎中道與不及中道也惡者陷而無所不至弱者懦怯而終無所立也此二者人行之窮極故入在六極之內然則人君教化不行禮義不著民不知有盛德之事所以致如此應也則知六極者皆反五福者也五福曰壽曰考終命六極曰凶短折此一極而反二福也五福曰康寧六極曰疾曰憂二極而反一福也五福曰富六極曰貧此一極而反一福也五福曰攸好德六極曰惡曰弱此亦二極而反一福也六極與五福通貫而言之則可若離而解之則殊失聖人之意夫五福者天下之至美者也六極者天下之至惡者也聖人不能獨爲之教是必兼講九疇而用之然後可以驗于民也昔鯀陻洪水汩陳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至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者何也夫王者體五行以立德謹五事以修身厚八政以分職協五紀以正時建皇極以臨民又三德以通變明稽疑以有爲念庶徵以調一氣彝倫攸敘是謂至治之世五福被於民

彝倫攸斁是謂至亂之世六極傷於民夫五行者水火木金土在天則爲五星在地則爲五行在人則爲五事王者五事皆謹則五常不失其道五行皆順其性五星不失其明五事謹之致也厚八政則食以足務稼穡則貨以通有祭祀以事鬼神司空以平土地司徒以均敎化司寇以正刑罰賓所以明禮師所以爲法協五紀則四時不差建皇極則民履中道又三德則馭下有方明稽疑則與衆同欲如是則君子在位小人在野君臣上下均相和同四方萬國無不寧謐然後可以驗於庶徵也庶者則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者皆順其時各得其驗則爲謹五事之應也故經曰肅時雨若至聖時風若此和氣之感召也故下文云王省惟歲至家用平康此美徵之大者也故美徵既至則五福被於民矣舒泰則各盡其壽壽不必百二十歲爲限民樂康則各得其富富不必以財豐爲備無疾憂所以康寧知禮讓所以好德不經於征戰不被於刑戮爲考終命之道以此觀之王者兼講九疇而次序之則可以獲五福之應若王者不能謹五事則五常皆失其道五行失其性五星失其度八政由是而墮稿農失業則食不足商失業則貨不通祀失時則鬼神惡司空失職則土地曠司徒失職則敎化衰司寇失職則刑罰濫賓失職則禮壞師不嚴則道不尊五紀亂則時令差皇極傾則王道塞三德乖則政治廢稽疑逆則衆心畏夫然則小人在位君子在

野上下交相侵陵遐陬不靖擾擾無歸故有咎徵者悖五事之應也五事悖而貌不恭反而爲狂言不從則反而爲僭視不明則反而爲豫聽不聰反而爲急思不睿反而爲蒙故經曰狂恒雨若至蒙恒風若此逆氣之所感召也故下文云日月歲時既易至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咎徵之大者也咎徵既著則六極然後被於民矣民死於征戰而困於刑戮所以凶短折陰陽不調所以疾不得其所所以憂衣食不充租斂急厚所以貧庠序不設教化不興不知君子之正道徒著小人之邪行故爲惡與弱以此觀之王者不能用九疇爲始本所以有六極之道然則五福六極莫非聖人爲教之道可以驗王道成敗之跡故因以終焉

洪範口義卷下終

皇清嘉慶十有三年歲在著雍執徐陽月耶文張海鵬較梓

蘇氏書傳

蘇軾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東坡書傳十三卷宋蘇軾撰軾有東坡易傳已著錄是書宋志作十三卷與今本同萬卷堂書目作二十卷疑其傳寫誤也晁公武讀書志稱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駮異其說爲多今新經尚書義不傳不能盡考其同異但就其書而論則軾究心經世之學明於事勢又長於議論於治亂興亡披抉明暢較他經獨爲擅長其釋禹貢三江定爲南江中江北江本諸鄭康成遠有端緒惟未嘗詳審經文考覈水道而附益以味別之說遂以啟後人之譏至於以羲和曠職爲貳於羿而忠於夏則林之奇宗之以康王之誥服冕爲非禮引左傳叔向之言爲證則蔡沈取之朱子語錄亦稱其解呂刑篇以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合於理後與蔡沈帖錄有蘇氏失之簡之語然語錄又稱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曰然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只須如此解者則又未嘗以簡爲病洛閩諸儒以程子之

故與蘇氏如水火惟於此書有取焉則其書可知矣

東坡書傳卷一

宋　蘇　軾　撰　　後學張海鵬校梓

虞書

堯典第一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

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文者其法度也思者其智慮也

光宅天下

聖人之德如日月之光貞一而無所不及也

將遜于位

遜遁也

讓于虞舜作堯典

言常道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若順也稽考也放法也有功而可法曰放勳猶孔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此論其德之辭也自孟子太史公咸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名然有不可者以類求之則皋陶爲名允迪乎欽敬也或言其聰或言其敬初無異義而學者因是以爲說則不勝異說矣凡若此者皆不取欽明文思才之絕人者也以絕人之才而安於無事此德之盛也夫惟天下之至仁爲能安其安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允信也克能也表外也格至也上下天地也恭有僞讓有不克故以允克爲賢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明揚也俊傑也堯之政以舉賢爲首親親爲次九族

高祖元孫之族也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平和也章顯用其賢者也百姓凡國之大族民之望

也大族予之民莫不予也方是時上世帝皇之子孫

其得姓者蓋百餘族而已故曰百姓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協合也黎衆也變化也雍和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昊廣大也歷者其書也象者其器也璿璣玉衡之類

是也星四方中星也辰日月所會也或曰星五星辰

三辰心伐北辰也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

時之官故堯以是命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禹貢嵎夷在青州又曰暘谷則其地近日而先明當

在東方海上以此推之則昧谷當在西極朔方幽都

當在幽州而南交為交趾明矣春曰宅嵎夷夏曰宅

南交冬曰宅朔方而秋獨曰宅西徐廣曰西今天水

之西縣也羲和之任亦重矣堯都於冀州而其所重

任之臣乃在西極萬里之外理或不然當是致日景

以定分至然後歷可起也故使往驗於四極非常宅

也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寅敬也賓導也秩次序也東作春作也西成秋成也

春夏秋民早起故先日出而作是謂寅賓出日秋冬

寒不能早起故令民候日入而息是謂寅餞納日二

叔不言餞者因仲之辭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中者晝夜平也二分皆晝夜平而春言日中秋言

宵中者互相備也春分朱鳥七宿昏見於南方夏至

則青龍秋分則元武冬至則白虎而夏秋冬獨舉一

宿者舉其中也殷當也書曰九江孔殷

厥民析

冬寒無事民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田其民老壯

分析見漢志

鳥獸孳尾

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申命羲叔

申重也

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

訛化也敘南方化育之事以敬致其功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永長也火心也

厥民因

老弱畢作因就在田之丁壯也

鳥獸希革

其羽毛希少而革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

餞送也

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

夷平也農事至秋稍緩可以漸休故曰夷

鳥獸毛毨

毨理也毛更生整理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在察也朔易歲于此改易也禮十二月天子與公卿

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

隩室也民老幼皆入室

鳥獸氄毛

氄軟厚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

暨與也周四時曰朞朞當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

一而云六日舉其全也歲止得三百五十四日故以

閏月定而正之有貴為又古有又通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釐理工官也績功也熙光明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疇誰也咨嗟也時是也猶曰時乎嗟哉能順是者我

登進而用之

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嚚有稱吁疑怪之辭也

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或曰太史公曰嗣子丹朱開

明

帝曰疇咨若予采

采事也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驩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也共工其先為是官者因

以氏也方類也鳩聚也僝布也言共工能類聚而布

其功也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靜則能言用則違之貌象恭敬而實滅其天理滔慢

也

帝曰咨四岳

孔安國以四岳爲羲和四子而太史公以羲和爲司馬之先以四岳爲齊太公之祖則四岳非羲和也當以史爲正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湯湯蕩蕩浩浩皆水之狀也割害也懷包也襄上也水逆流曰襄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俾使也乂治也

僉曰於鯀哉

僉皆也鯀崇伯之名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咈戾也方命負命也族類也圮族敗類也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

异舉也時未有賢于鯀者故岳曰舉而試之可以治水則已無求其他

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載年也九年三考而功不成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堯年十六以唐侯爲天子在位七十年時年八十六

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巽受也否不也忝辱也

曰明明揚側陋

明其高明者揚其側陋者言不擇貴賤也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師衆也錫予也無妻曰鰥舉舜而言其鰥者欲帝妻

之也帝知岳不足禪而禪之岳知舜可禪而不舉何也以天下予庶人古無是道也故必先自岳始岳必不敢當也岳不敢當而後及其餘曰吾不擇貴賤也而衆乃敢舉舜理勢然也堯之知舜至矣而天下不足以盡知之故將授之天下使其事發於衆不發於堯故舜受之也安

帝曰俞予聞如何

俞然也曰然予亦聞之其德果何如哉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瞽舜父名也其字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象舜弟也諧和也烝進也姦亂也舜能以孝和諧父母昆弟使進於德不及於亂而孟子太史公皆言象日以殺舜爲事塗廩浚井僅脫于死至欲室其二嫂其爲格姦也甚矣故凡言舜之事不告而娶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舉皆齊東野人之語而二子不察也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刑法也釐理也媯水名也婦敬曰嬪虞其族也舜能以理下二女於媯水之陽耕稼陶漁之地使二女不獨敬其親而遍敬其族舜之所謂諧雖無難於此者也雖付之天下可也堯以是信之矣而人未足以信之矣更試之以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之事

東坡書傳卷二

虞書

舜典第二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

重華也華文也重堯之文也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濬深也哲智也塞實也書曰剛而塞詩曰秉心塞淵

玄德升聞

玄幽也

乃命以位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徽和也五典五教也司徒之事也揆度也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而左氏傳亦云使主后土以揆百事則百揆司空之事也四門四大之門也穆穆美也諸侯之來朝者舜賓迎之宗伯之事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舊說麓錄也舜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自漢以來有是說故章帝始置太傅錄尚書事而晉以後強臣將篡者爲之其源出于此考其所由蓋古文麓作蒙故學者誤以爲錄耳或曰大麓太山麓也古者易姓告代必因泰山除地爲墠以告天地故謂之禪其禮既不經見而考書之文則堯見舜爲政三年而五典從百揆敘四門穆風雨不迷而後告舜以禪位而舜猶讓不敢當也而堯乃於未告舜禪之前先往太山以易姓告代豈事之實也哉書云烈風雷雨弗

迷是天有烈風雷雨而舜弗迷也今乃以爲陰陽和
風雨時逆其文矣太史公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
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其實也堯之所以試舜者亦多
方矣洪水爲患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
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天地鬼神亦
或有以相之歟且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祥卓然見於
書詩者多矣河圖洛書元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
哉恨學者推之太詳讖緯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
舉從而廢之以爲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
不失德莽述何自而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
矣故夫君子之論取其實而已矣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格來也詢謀也底致也猶受命而往返而致命也陟
升也舜之始見堯也必有以論天下之事其措置當
爾其成當如何考三年而其言驗乃致其功

舜讓于德弗嗣

以德不能嗣爲讓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上旬日也太史公曰文祖堯之太祖也不於其
所祖受堯之終必于堯之祖廟有事于祖廟則餘廟
可知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璿美玉也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
七政日月五星也

肆類于上帝

肆遂也類事類也以事告非常祀也凡祀上帝必及
地示何以知其然也以郊之有望知之春秋書不郊

猶三望傳曰望郊之細也書曰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柴祀天也望祀山川也而禮成于一日祀山川而不
及地此理之必不然者也是以知祀天必及地也詩
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以來學者考之不詳
而世主或出其私意五時祭帝汾陰祀后土而王莽
始令祭天地世祖以來或合或否而唐明皇始下郊
合祀至于今者疑焉以謂莽與明皇始變禮而不知
祀天之必及地蓋自舜以來見于經矣

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精意以享曰禋宗尊也六宗尊神也所祭不經見諸
儒各以意度之皆可疑惟晉張髦以爲三昭三穆學
者多從其說然以書考之受終之初既有事於文祖
其勢必及羣廟豈有獨祭文祖于齊七政之前而別
祭羣廟于類上帝之後者乎以此推之則齊七政之
後所祭皆天神非人鬼矣孔安國六宗四時也寒暑
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其說自西漢有之意其必
有所傳受非臆度者其神名壇位皆不可以秦推猶
秦八神漢太乙之類豈區區曲學所能以私意損益
者哉春秋不郊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與國中山川
乃知古者郊祭天地必及于天地之間所謂尊神者
魯諸侯也故三望而已則此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
于羣神蓋與類上帝爲一禮耳又以祭法考之其曰
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則此所謂
類于上帝者也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
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
宗祭水旱也則此所謂禋于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
也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

天下者祭百神制此所謂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也祭
法所敘蓋郊祀天地從祀諸神之壇位而舜典之章
句義疏也故星爲幽宗水旱爲雩宗合于所謂六宗
者但鄭元曲爲異說而改宗爲禜不可信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斂也班還也五瑞五玉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
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既盡也正月之末盡也
盡齊七政類上帝無暇日見諸侯既月無事則四岳
羣牧可以日覲矣古者朝覲贄玉已事則還之故始
斂而終班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巡守者巡行諸侯之所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祭
天告至也

望秩于山川

東嶽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五岳牲
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肆覲東后

東方諸侯也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十
二律也

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五玉五瑞也三帛孔安國曰諸
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
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執以見曰贄

如五器卒乃復

五器五玉也帛生死則否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
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恆山
歸格于藝祖用特
藝祖文祖也特一牛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敷陳也奏進也庸用也諸侯四朝各使陳其言而試其功則賜以車服而用之

肇十有二州
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
封十有二山
封封殖也十二州之名山皆禁採伐也
濬川象以典刑
典刑常刑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象其所犯
流宥五刑
五刑墨劓剕宮辟也作五流之法以宥五刑之疑者
墨辟刑也其宥乃至于流乎曰刑者終身不可復而流者有時而釋不賢于刑之乎
鞭作官刑
官刑以治庶人在官慢于事而未入于刑者
扑作教刑
扑榎楚也教學者所用也
金作贖刑
過誤而入于刑與罪疑者皆入金以贖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易曰無妄行有眚眚亦災也眚災者猶曰不幸非其罪也肆縱也春秋肆大眚是也怙恃也終不改也賊害也不幸而有罪則縱捨之恃惡不悛以害人則刑之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恤憂也
流共工于幽洲
幽洲北裔洲水中可居者
放驩兜于崇山
崇山南裔
竄三苗于三危
三苗縉雲氏之後爲諸侯三危西裔
殛鯀于羽山
羽山東裔在海中殛誅死也流放竄皆遷也
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四凶族也其罪則莫得詳矣至于流且死則非小罪矣然堯不誅而待舜古今以爲疑此皆世家巨室其執政用事也久矣非堯始舉而用之苟無大故雖

知其惡勢不可去至舜爲政而四人者不利乃始爲惡于舜之世如管蔡之于周公也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殂落死也考妣父母也遏絕也密靜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凡壽一百一十七歲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向告攝今告即位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廣視聽于四方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十二州之牧所重民食惟是而已
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能讀如不相能之能柔懷遠者使與近者相能惇厚也元善也難拒也任人佞人也惇厚其德信用善人而拒佞人則蠻夷服盡佞人必好功名不務德而勤遠略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奮立也庸功也熙光也載事也有能立功光堯之事者當使宅百揆其能信事而順者誰乎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懋勉也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
居稷官者棄也契皋陶二臣名
帝曰俞汝往哉
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也
帝曰棄黎民阻饑
阻險難也
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教民必寬而後可至則以德爲怨否則相率爲僞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猾亂也夏華夏也亂在外曰姦在內曰宄
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士理官也服從也三就國語所謂三次也大者陳之
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三居如今律五流其詳不可知矣堯舜以德禮治天
下雖有蠻夷寇賊時犯其法然未嘗命將出師時使
皐陶作士以五刑三就五流三居之法治之足矣兵
旣不用度其軍政必寓于農民當時訓農治民之官
如十二牧司徒司空之流當兼領其事是以不復立
司馬也而或者因謂堯時士與司馬爲一官誤矣夫
以制師之任而兼之于理官無時而可也堯獨安能
行之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垂臣名

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

二臣名

帝曰俞往哉汝諧

諧宜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上山也下澤也

僉曰益哉

伯益也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虞掌山澤之官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

二臣名

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
夷

三禮天地人禮伯夷臣名姜姓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秩序宗廟之官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古
者禮官兼折刑夙夜惟寅者爲禮也直哉惟清者爲
刑也惟直則刑清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二臣名

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
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栗莊栗也教者必因其所長而輔其所不足直者患
不溫寬者患不栗剛者患虐簡者患傲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吟詠其言而樂生焉是爲歌永
言聲者樂聲也永者人聲也樂聲升降之節視人聲
之所能至則爲中聲是謂聲依永永則無節無節則
不中律故以律爲之節是謂律和聲孔子論玉之德
曰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夫清越以長
者永也其終詘然者律也夫樂固成于此二者歟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

此舜命九官之際也無緣夔於此獨稱其功此益稷
之文也簡編脫誤復見於此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
納朕命惟允

堲疾也殄絕也絕行猶獨行行之不可繼者也惟讒

說獨行爲能動衆納言之官聽下言納于上受上言
宣于下樞機之官故能爲天下言行之師舜有不問
而命臣有不讓而受者皆隨其實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書曰內有百揆四岳堯欲使巽朕位則非四人明矣
二十二人者蓋十二牧四岳九官也而舊說以爲四
人蓋每訪四岳必僉曰以荅之訪者一而荅者衆不
害四岳之爲一人也

欽哉惟時亮天功

亮弼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南方之固也而竄之西裔必
竄其君耳其民未也至此治功大成而苗民猶不服
故分北之

舜生三十

爲民者三十載

徵庸三十

歷試三載攝位二十八載通爲三十

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堯崩舜服喪三年然後即位蓋年六十二矣在位五
十載而崩壽百有一十二說者以爲舜巡守南方死
于蒼梧之野韓愈以爲非其說曰地傾東南巡非陟
也陟方者猶曰升遐爾書曰惟新陟王是也傳書者
以乃死爲陟方之訓蓋其章句而後之學者誤以爲
經文此說爲得之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凡逸書不可強通其訓或曰九共九卿也古文卿共

相近也其曰迸職方以除九卯非也九卯爲矣理或然歟

東坡書傳卷二

東坡書傳卷三

大禹謨第三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謨皐陶謨益稷

矢陳也申推明之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命敎也以文敎布于四海而繼堯舜以文命爲禹名則布于四海者爲何事耶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此禹之言也君臣各艱其則非辟無自入民利在爲善而已故敏于德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君臣無所艱其則易事而簡賢賢者遁去而善言不敢出矣

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無告天民之窮者也困窮士之不遇者也帝堯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都美也至道必簡至言必近君臣相與艱其舍己而用衆體卹寡逮窮士其爲德若卑約然此夸者之所小而世俗之所兩[illegible]易至也故舜特申之曰是德也惟堯能之他人不能也益又從而贊之曰是德也推而廣之則乃所以爲聖神文武而天之所以命堯爲天子者特以是耳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順也迪道也言吉凶之出于善惡猶影響之生于形聲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

虞憂也自其未有憂而戒之矣

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貳不專任也

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人之爲不善雖小人不能無疑凡疑則已則天下無

小人衆人之所以不能大相過者皆好行其所疑也

疑謀勿成則凡所志皆卓然光明無可愧者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民至愚而不可欺凡其所毀譽天且以是爲聰明而況人君乎違道足以致民毀而已安能求譽哉以是知堯舜之間所謂百姓者皆謂世家大族也好行小慧以求譽于此固不足恤以爲不足恤而縱欲以戾之亦殆矣咈戾也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國語曰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所謂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所謂三事也春秋傳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正德者管子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也利用利器用也厚生時使薄斂也使民之瘠其生也者厚也民薄其生則不難犯上矣利用厚生而後民德正先言正德者德不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

俾勿壞
先事而語曰戒休恩也董督也太史公曰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古之治民者于其勤苦之事則歌之使忘其勞九功之歌意其若豳詩也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賴利也乃汝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
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
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

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邁遠也降下也種德者如農夫之種殖也衆人之種其德也近朝種而暮穫則其報亦狹矣皋陶之種其德也遠遠矣顛沛未嘗不在于德而不求其報也及其充溢而不已則沛然下及于民而民懷之聖人之德必始于念故曰帝念哉念茲者固在茲矣及其念之至也則雖釋而不念亦未嘗不在茲也其始也念仁而仁念義而義及其至也不念而自仁義也是謂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者其辭命也允出者其情實也孔子曰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是之謂名言名之以仁固仁矣名之以義固義矣是謂名言茲在茲及其念之至也不待名言而情實皆仁義也是謂允出茲在茲此帝念念不忘之功也故曰惟帝念功禹既以是推皋陶之德因以是教帝也曰邁種德者其德不可以一二數也念之而已念之至者念與不念未嘗不在德也其外之辭命其中之情實皆德也而德不可勝用矣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一出于禮而仁不可勝用矣舜禹皋陶之微言其傳于孔子者蓋如此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
干犯也
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期至也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帝因禹之讓皋陶故推其功而勉之皋陶恐天下後世以刑爲足以治也故推明其所自以爲非帝之至德不能至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帝之所欲欲民仁而壽且富也風動者如風動物而物不病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降當作洚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天以洪水儆予而

禹平之使警教信于四海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假大也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人心衆人之心也喜怒哀樂之類是也道心本心也能生喜怒哀樂者也安危生于喜怒治亂寄于哀樂是心之發有動天地傷陰陽之和者亦可謂危矣至于本心果安在哉爲有耶爲無耶有則生喜怒哀樂者非本心矣無則孰生喜怒哀樂者故夫本心學者不可以力求而達者可以自得也可不謂微乎舜戒禹曰吾將使汝從人心乎則人心危而不可據使汝從道心乎則道心微而不可見夫心豈有二哉不精故也精則一矣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是莫可名言者子思名之曰中以爲本

心之表著古之爲道者必識此心養之有道則卓然可見于至微之中矣夫苟見此心則喜怒哀樂無非道者是之謂和喜則爲仁怒則爲義哀則爲禮樂則爲樂無所往而不爲盛德之事其位天地育萬物豈足怪哉若夫道心隱微而人心爲主喜怒哀樂各隨其欲其禍可勝言哉道心即人心也人心即道心也放之則二精之則一桀紂非無道心也放之而已堯舜非無人心也精之而已舜之所謂道心者子思之所謂中也舜之所謂人心者子思之所謂和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
人之所願與聖人同而不修其可以得所願者孟子所謂惡濕而居下惡醉而強酒也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之授禹也天下可謂治矣而曰四海困窮者託于不能以讓禹也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好爵祿也我兵刑也吾言非苟而已喜則爲爵祿怒
則爲兵刑其爲授禹也決矣

禹曰枚卜功臣

枚歷也

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蔽斷也昆後也使卜筮之官占是事必先斷志而後
令龜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

其者意之之詞也以龜協從知之

卜不習吉

習因也卜已吉而更卜爲習吉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
神宗受天下于人必告于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
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爲堯明
矣舜禹之受天下于堯舜也及堯舜之存而受命于
其祖宗矣舜受命二十八年而堯崩禹受命十七年
而舜崩既崩三年然後退而避其子是猶足信乎

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率循也徂往也

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

蠢動也

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
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
心力

尚庶幾也

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
弗屆

屆至也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
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
允若

夔夔敬懼貌也

至諴感神

以誠感物曰諴

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

昌言盛德之言也

班師振旅

班還也入曰振旅

帝乃誕敷文德

誕大也

舞干羽于兩階

干楯也羽翳也兩階賓主之階也

七旬有苗格

世傳汲冢書以堯舜爲幽囚野死而伊尹爲太甲所
殺或以爲信然學者雖非之而心疑其說考之于書
禹既受命于神宗出征三苗而反帝猶在位修文德
舞干羽以來有苗此豈遇篡也哉

虞書

皐陶謨第四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迪蹈也謨謀也弼正也諧和也言世所稱皐陶之德
皐陶信蹈而行之非虛名也其爲人謀也明其正人
之失也和皆皐陶之德也書言若稽古者四盡史之

爲此書也曰吾順考古昔而得其爲人之大凡如此
在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
于上下在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在
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在皐陶曰允迪厥德
謨明弼諧皆有虞氏之世史官記其所聞之辭也有
虞氏之世而謂舜皐陶爲古可乎曰自今已上皆古
也何必異代春秋傳凡虞書皆曰夏書則此書作于
夏氏之世亦不可知也

禹曰俞如何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者史之所述非皐陶之言也而
禹曰俞所然者誰乎此其間必有闕文者矣皐陶有
言而禹然之且問之簡編脫壞而失之耳

皐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

慎其身之所修者思其久遠之至者禮曰君子過言
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故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
其所敝

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惇厚也敘次也庶明衆顯者謂近臣也勵勉也翼輔
也自修身以及九族近臣此邇可遠之道也

禹拜昌言曰俞

盛德之言故拜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
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孔甚也壬佞也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人有可知之道而無可知之法如蕭何之識韓信此

豈有法可學哉故聖人不敢言知人輕用人而不疑與疑人而不用皆足以敗國而亡家然卒無知人之法以諸葛亮之賢而短于知人況其下者乎人主欲常有爲則事繁而民亂欲常無爲則政荒而國削自古及今兵強國治而民安者無有也人之難安如此此禹之所畏堯舜之所病也皐陶曰然豈可以畏其難而不求其術乎蓋亦嘗試以九德求之亦行有九德者以此自修也亦言其人有德者以此求人也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言其德則曰是德也有某

事某事某者事也載采采者歷言之也

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

栗慄也寬者患不戒懼

柔而立愿而恭

愿愨也愨者或不恭

亂而敬

橫流而濟曰亂故才過人可以濟大難者曰亂亂臣十人是也才過人者患在于夸傲

擾而毅

擾馴也

直而溫簡而廉

簡易者或無廉隅

剛而塞

塞實也剛者或色厲而內荏故以實爲貴易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德惟一動罔不吉故常于是德然後爲吉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宣達也浚盡其才也明察其心也言九德之中得三人而宣達之盡其才而察其心則卿大夫之家可得而治也

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得六人而嚴憚敬用之信任以事則諸侯之國可得而治也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翕合也有治才曰乂撫循也五辰四時也凝成也九德並至文武更進剛柔雜用則以能合而受之爲難能合而受之矣則以能行其言爲難故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此天子之事也古之知言者忘言而取意故言無不通後之學士膠于言而責其必然故多疑多疑故多說天子用九德諸侯用六大夫用三豈不得不爾而其實未必然也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使諸侯而有爭臣七人可得罪之僭天子乎故觀書者取其意而已或曰皐陶之九德區區剛柔之迹耳何足以與知人之哲乎然則皐

陶何爲立此言也曰何獨皐陶舜命夔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箕子教武王正直剛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雖三聖之所陳詳略不同然皆以長短相補剛柔相濟爲不知人者立寡過之法也其意曰不知人者以此觀人參其短長則柔而用之可以無大失矣譬如藥之有方聚衆毒而治一病君臣相使長惡相制幸則愈疾不幸亦不至殺人者此豈爲秦越人華陀設乎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事無不得教而成惟國君之逸欲莫有以教之者而自能也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故一日二日之閒而可致危亡者至于無數幾危也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天有是事則人有此官官非其人與無官同是曠天事也而可乎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

勑正也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

秩亦敘也庸常也

同寅協恭和衷哉

寅敬也衷誠也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懋勉也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皆出于民性之自然孰爲此役者非天乎我特從而正之使益厚耳尊爵之敬哭踊之悲交際之歡攘奪之怒牝牡之好此五禮之所從出也孰爲此秩者非天乎我特從而修之使有常耳此二者道德之事非君臣同其誠敬莫能致也五等車服天所以命有德而我章之刑罰天所以討有罪而我用之此二者政事也勉之而已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上帝付耳目于民者以其衆而無私也民所喜怒威福行焉自天子達不避貴賤有土者可不敬哉

皐陶曰朕言惠

惠順也

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
贊襄哉
曰當作日

東坡書傳卷三

東坡書傳卷四

虞書

益稷第五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
汝亦昌言者因皐陶之言以訪禹也皐陶曰予未有知者猶曰吾不知其他也思曰夜贊襄而已贊進也襄上也讀如懷山襄陵之襄皐陶之意曰吾不知其他也思日夜進益而已知進而不知退知上而不知下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行健者如登高

進而不知止雖超太山可也禹亦因皐陶之言而遂之曰予何言何言者亦猶皐陶之未有知也又曰予思曰孜孜思曰孜孜者亦猶皐陶之思曰贊贊襄哉也其言皆相因之辭予是以知曰之當爲日也伏生以益稷合于皐陶謨有以也夫

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昏瞀也墊陷也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
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行乘輴山行乘樏秦漢以來所傳如此且孔氏之舊也故安國知之非諸儒之臆說也四載之解雜出于尸子愼子而最可信者太史公也亦如六宗之說自秦漢以來尚矣豈可以私意曲學鍋鑿附會爲之哉而或者以爲鯀治水九載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禹之代鯀蓋四載而成功也世或喜其說然詳味本文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則是禹此四物以行于山林川澤之間非以四因九通爲十三載之辭也按書之文鯀九載績用弗成在堯未得

舜之前而殛鯀在舜登庸歷試之後鯀殛而後禹興則禹治水之年不得與鯀之九載相接兗州之功安得通四與九爲十三乎禹之言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是娶在治水之中又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是啓生在水患未平之前也禹服鯀三年之喪自免喪而至于娶而至于子自有子至于止禹而泣亦久矣安奏在四載之中乎反覆考之皆與書文乖異耆所云作十有三載乃同者指兗州之事非謂天下共作十三載也近世學者喜異而巧于鑿故詳辯之以解世之惑

予決九川距四海
九州之名川也

濬畎澮距川
畎澮溝洫澮皆通水之道達于川者也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播種也奏進也鮮食肉食也禹之在山林也與益同之益薦食也其鮮食鳥獸也其在川澤也與稷同之

稷后稷也其鮮食魚鼈也艱食者草木根實之類凡施力艱難而奏者也艱食鮮食民粗無飢矣乃勉之遷易其有無以獎化其所居積而農事作矣

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禹所謂孜孜者其言至約而近也故皐陶吁而問之禹乃極言孜孜之功效其所建立成就巍巍如此故皐陶曰俞師汝昌言夫以一言而濟天下利爲世可不師乎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

爲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
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止居也安汝居者自處于至靜也防患于微曰幾幾
則思慮周無心于物曰康康則視聽審思慮周而視
聽審則輔汝者莫不盡其直也反而求之無意于防
患則思慮淺有心于求物則視聽亂思慮淺而視聽
亂則輔汝者皆諂而已士之志于用者衆矣待汝而
作故曰徯志汝既能安居幾康而觀利害之實是惟
無動動則凡徯志者皆應矣夫豈獨人應之天必與

之鄰近臣也帝以其言切而道大故歎曰我獨成此
非臣誰與共之助我者四鄰之臣而助四鄰者凡在
朝之臣也故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也輔翼之也
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朝諸侯服四夷凡富國強兵之事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
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日日也月月也星五緯之星也辰心伐北辰三辰也
山山也龍龍也華蟲雉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
也華蟲也此六章者畫之于宗廟之彝樽故曰作會
宗彝也藻水草也火火也粉粉也米米也黼斧也黻
兩已也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此六章者繡
之于絺以爲裳絺葛之精者也故曰絺繡以五采彰
施于五色作服者通言十二章也上六章繪而爲衣
下六章繡而爲裳故曰作服也自孔安國鄭元王肅
之流各傳十二章紛然不齊于獨爲此解與諸儒異

者以虞書之文爲正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在察也忽不治也聲音與政通故可以察治否也五
言者詩也以諷詠之言寄之于五聲蓋以聲言也故
謂之五言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帝戚禹言有臣鄰之歎故條四事以責其臣而又戒
之曰欽四鄰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
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論語曰有恥且格格改過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古
者謂奉牲幣而薦之曰承承薦也衆頑讒說之人不
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大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
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之甚者則撻之
其小者則書其罪以記之欲其並居而知恥也此士
之有罪而未可終棄者故使樂工采其謳謠諷諫之
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
悛者則威之夏楚之害之之類是也

禹曰俞哉
春秋傳太子欲殺渾良夫公曰諾哉諾哉云者口諾
而心不然也禹之所以然者曰俞而已俞哉云者亦
有味其言矣舜舉四事以責其臣立射侯書撻等法
以待庶頑皆治理也而禹獨有味于斯言也者蓋其
心有所不可于此以爲身修而天下自服也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
衆賢也
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

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
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
頑狠之狀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
壬癸甲
創懲也懲丹朱之惡辛日娶于塗山甲日復往治水
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而不暇子也惟
大度土工而已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五服侯甸綏要荒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
里
州十有二師
凡二千五百人一州用三萬人九州二十七萬人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禹見帝憂讒邪之甚故推廣其意曰帝之德光被天
下至于海濱草木而況此衆賢乎考其言明其功誰
敢不從帝不能如是布宣其德以同天下使苗民逆
命曰進而終無功者豈其修己有未至也哉故戒之
曰無若丹朱傲而歷數其惡曰我惟以丹朱爲戒故
能平治水土弼成五服今天下定矣而苗猶不即工
者帝不可以不求諸己也故曰帝其念哉此禹得之
于益班師而歸諫舜之詞也而說者乃謂禹勸舜當
念三苗之罪而誅之夫所謂念哉者豈誅有罪之言
乎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此堂上樂也戛擊柷敔也鳴球玉磬也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虞賓丹朱也二王後故稱賓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此堂下樂也鏞大鐘也夔作樂而鳥獸舞鳳凰來儀信乎曰何獨夔也樂工所以不能致氣召物如古者以不得中聲故爾樂不得中聲者器不當律也器不當律則與擿埴鼓盆無異何名爲樂乎使器能當律則致氣召物雖常人能之蓋見于古今之傳多矣而況于夔乎夫能當一律則衆律皆得衆律皆得則樂之變動猶鬼神也是以降天神格人鬼來鳥獸皆無足疑者不如此何以使孔子忘味三月乎丹朱之惡幾于桀紂罔水行舟朋淫于家非紂而何今乃與羣后濟濟相讓此其難化蓋甚于鳥獸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舜聞禹謨則曰道我德者皆汝功也今苗民逆命皐陶方祗厥敘而行法焉故夔又進而諫曰鬼神猶可以樂格鳥獸猶可以樂致也而況于人乎此所謂工執藝事以諫者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

叢脞細碎也

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帝至此納禹之謀乃作歌曰天命不可常也得禍福之至而慮之則晚矣常以時慮其微者蓋始從禹之謀而取益之言有畏滿思謙之意也皐陶颺言曰念哉申禹之謀也曰凡所興作愼用刑廣禹之意也雖成功猶內自省修益之戒也帝之歌曰股肱喜則元首起而百工熙皐陶反之曰頁康情墮皆元首之致也嗚呼唐虞之際于斯爲盛而學者不論惜哉

東坡書傳卷五

夏書

禹貢第一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不貢所無及所難得

禹敷土

敷道修載敘又皆治也

隨山刊木

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山行表木

奠高山大川

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名秩祀禮所視

冀州

堯時河水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亦甚堯都于冀故禹行自冀始次于兗次于青次于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也故次乎揚次乎荊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八州皆言自某及某爲某州而冀獨否蓋以餘州所至而知之先賦後田不言貢篚皆與餘州異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壺口在河東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梁岐二山在雍州今于冀州言之者豈當時河患上及梁岐乎禹通砥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爲冀州之地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太原晉陽也岳太岳也亦號霍太山在彘縣東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河內懷縣漳水橫流入河衡橫也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入清漳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禹貢田賦皆九等此爲第一雜出第二之賦冀州畿內也田中中而賦上上蓋不應爾必當時事有相補除者豈以不貢而多賦耶然不可以臆說也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
恆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水已復故應則大陸之地可耕作
島夷皮服
東北海夷也水患除故服皮服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海畔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河自碣石山南渤海之北入海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濟河惟兗州
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兗州之境北距河東南跨濟非止于濟也
九河既道
河水自平原以北分爲九道其名詳爾雅則徒駭也

太史也馬頰也覆釜也胡蘇也簡也潔也鉤盤也鬲津也漢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以許商之言考之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可復知也然爾雅九河之次自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當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當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埋

塞時有故道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故鄭元云齊威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塞其八枝并使歸于徒駭也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灉沮二水雷澤在濟陰成縣西北
桑土既蠶是降邱宅土厥土黑墳
黑而墳起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繇茂也條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
貞正也賦當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者蓋必有故如向所云相補除者非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皆第六
作十有三載乃同
兗州河患最甚故功後成至于作十有三載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幣帛盛于篚書曰篚厥元黃

浮于濟漯達于河
順流曰浮因水入水曰達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濟水具下文自漯入濟自濟入河
海岱惟青州
西南至岱宗東北跨海至遼東舜十二州分青爲營營州即遼東也漢末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
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嵎夷即堯典嵎夷也略用功少也濰水出瑯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太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鹹地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
絺細葛也
海物惟錯
錯雜也魚鰕之類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畎谷也枲麻也鉛錫也怪石石似玉者貢此八物
萊夷作牧
春秋夾谷之會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以是知古者東萊之有夷也牧爲牧也傳曰牧隰皋井衍沃蓋海水患除始爲牧也
厥篚檿絲
爾雅檿桑山桑惟東萊出此絲以織繒堅韌異常萊

人謂之山蠒蒙夷作牧而後有此故書簡在作牧之
後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太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諸州之末皆記入河
水道以堯都在冀而河行于冀也雖不言河濟固達
河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淮水出桐栢山其原遠矣于此言之者淮水至此而
大爲害尤甚禹其治故于此記之沂水出太山蓋縣
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二水既治則二山可種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東原今東平郡也水之停
曰豬
厥土赤埴墳
土黏曰埴
草木漸包
進長曰漸叢生曰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以其方色土賜之爲
以黃土苴以白茅使歸其國立社
羽畎夏翟
夏翟雉也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

嶧陽孤桐
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即此山也其特生之桐中
琴瑟
泗濱浮磬
泗水依山木中見石若浮于水上此石可爲磬
淮夷蠙珠暨魚
詩有淮夷知古者淮有夷也蠙蚌屬出珠惟淮夷有
珠暨魚如萊夷之有厭絲也貢此六物
厥篚玄纖縞
元黑繒縞白繒纖細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自淮泗入河必通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
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此特學者考之不詳而
已謹按前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
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

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
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
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之末
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
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
渡或爲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
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
西藩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自
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
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汴泝河可以班
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于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
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自唐以前汴泗會于彭

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近歲汴水直達于淮不復
入泗矣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而江始
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
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通淮之道今之末直云
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
自禹以來有之明矣
淮海惟揚州
北跨淮南跨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陽鳥鴻鴈之屬也去寒就煖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彭
蠡在彭澤西北北方之南南方之北也故陽鳥多居
于此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
入于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
蠡以入于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
大別以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以入于海爲北江此
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于
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于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
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
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
而水則異故至于今而有三泠之說古今稱唐陸羽
知水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予又以禹貢
之言考之若合符節禹之敘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
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
江至于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夫漢既已
入江且匯爲彭蠡矣安能復出爲北江以入于海乎

知其以味別也禹之敘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夫江既已與漢合且匯爲彭蠡矣安能自別爲中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爲北江岷山之江爲中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不言而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曰濟水既入于河而溢爲滎禹不以味別則安知滎之爲濟也堯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豬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已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以爲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北入于海疎矣蓋安國未嘗南遊按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遠甚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也班固曰南江從會稽吳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并陽羨有此三江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南北中三江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泠合流而異味也故雜取枝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如使此三者爲三江

則是與今京口入海之江爲四矣京口之江視此三者猶畎澮焉獨遺大而數小何耶

篠簜既敷

篠竹箭也簜大竹關節曰簜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少長曰夭喬高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厥貢惟金三品

金銀銅

瑤琨篠簜

瑤琨石似玉者

齒革羽毛惟木

齒象齒革犀革之類毛旄牛尾之類木楩柟豫章之類貢此數物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

南海島夷績草木爲服如今吉貝木綿之類其紋斕斑如貝故曰織貝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厥包橘柚錫貢

小曰橘大曰柚包裹而致也禹貢言錫者三大龜不可常得磬錯不常用而橘柚常貢則勞民喬物如漢永平唐天寶荔枝之害矣故皆錫命乃貢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達泗則達河矣

荊及衡陽惟荊州

荊有三條之說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自南條荊山至衡山之陽爲荊州自北條荊山至于河爲豫州

江漢朝宗于海

二水經此州入海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

九江孔殷

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潯陽記有九江名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殷當也得水所當行也

沱潛既道

爾雅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荊州之沱潛也蜀郡郫縣有沱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尾入江漢此梁州之沱潛也孔安國云沱潛發源梁州入荊州孔穎達云蓋于梁州合流還于荊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也以安國穎達之言考之則味別之說古人蓋知之久矣梁州荊州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別安知其合而復出耶

雲土夢作乂

春秋傳曰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又曰王寢于雲中則雲與夢二土名也而云雲土夢者古語如此猶曰元氣稱云爾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田第八賦第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

杶柘也以爲弓榦柏葉松身曰栝

礪砥砮丹惟箘簵楛

箘簵美竹楛中矢榦貢此十物

三邦厎貢厥名

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杶榦栝柏礪砥砮丹與箘簵楛皆物之重者荊州去冀最遠而江無達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使此州之國不以大小但致貢其名數而準其物易以輕賫致之京師重勞人也

包匭菁茅

匭匣菁茅以供祭縮酒者

厥篚玄纁璣組

纁絳也三入爲纁璣珠類組綬類

九江納錫大龜

尺二寸曰大龜寶龜也不可常得故錫命乃納之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無達河之道捨舟陸行以達于河故逾于洛自洛則達河矣河行冀州之南故曰南河

荆河惟豫州

自北條荆山至河甚近當是第荆而南犄濟河惟兗州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出宏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宏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入宏農新安縣東南入洛三水入洛洛入河

滎波既豬

沇水入河溢為滎澤堯時滎澤常溢而今始豬也今滎陽在河南春秋衛狄戰于滎澤當在河北孔穎達謂此澤跨河南北也

導菏澤被孟豬

沇水東出于陶邱北又東為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水流溢覆被之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壚疏也或曰黑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

貢此四物

厥篚纖纊

細綿也

錫貢磬錯

治磬錯也以玉為磬故以此石治之

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自華山之南至黑水皆梁州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岷山嶓冢皆山名也沱水出于江潛水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復出于荆州故于荆州亦云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蒙山在蜀郡青衣縣今曰蒙頂祭山曰旅水患平始祭也

和夷底績

和夷西南夷名

厥土青黎

黎黑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璆美玉也鏤剛鐵也可以鏤者

熊羆狐貍織皮

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

西傾山名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桓水出蜀桓入潛潛入河漢始出為漾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

入于渭亂于河

沔在梁州山南而渭在雍州山北沔無入渭之道然按前漢書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下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然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蓋禹時通謂褒與沔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西距黑水東至河河在冀州西

弱水既西

衆水皆東此水獨西

涇屬渭汭

涇水入渭屬連也汭水涯也

漆沮既從

從如少之從長渭尤而漆沮小故言從

灃水攸同

灃渭相若故言同

荆岐既旅

荆北條荆山也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三山名武功縣東有太一山即終南山有垂山即惇物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也幽地武威縣東有休屠澤即豬野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春秋傳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敦煌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賦第六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玉琅玕石而似珠貢此二物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河所經也龍門山在馮
翊夏陽縣北禹鑿以通河也渭水至長安東北入河
河始大自渭汭而下巨舟重載皆可以達冀州矣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禹貢之所錄皆在貢後立文而稍條揭三州皆來爽
淮夷島夷所錄此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大意與上三州無異蓋言因西戎即敘而後崑崙析
支渠搜三國會聽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爾其文
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積石至于龍門
西河會于渭汭三句當在西戎即敘之下以記入河
水道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不可不正也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
岍山在扶風郿南岳也荊山北條荊山也孔子敘禹
貢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蓋言此書一篇而三致意

也既畢九州之事矣則所謂隨山與濬川者復申言
之隨山者隨其地脈而究其終始也何謂地脈曰地
之有山猶人之有脈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
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脈而班固
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三條之說鄭元則以為四列
古之達者已知此矣北條山道起岍岐而達于河以
至太岳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絕也南條之
山自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江
不能絕也皆禹之言卓然見于經者非地脈而何自

此以下至敷淺原皆隨山之事也
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三山之名也雷首在河東蒲坂南太岳者霍太山也
厎柱析城至于王屋
厎柱在陝東北析城在河東濩澤西南王屋在河東
垣縣東北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

西傾朱圉鳥鼠
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山在天水冀縣南
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至于太華
太華在京兆華陰南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外方嵩高山也在潁川桐
柏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
導嶓冢至于荊山
東條荊山
內方至于大別
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春秋傳曰吳楚夾漢而
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二別山皆在漢上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岷山在蜀郡湔氐西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即敷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合黎山在張掖郡刪丹縣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

張掖郡有居延澤在縣東即流沙也自此以下皆[illegible]
川之事也所導者九弱水不能載物入居延澤中不
復見此水之絕異者也黑水漢水與四瀆皆特入海
渭洛會入河達冀之道故特記此九者餘不錄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
黑水得越而南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施功發于積石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
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洛汭洛入河處在河南鞏縣東大伾山在黎陽或曰
成皋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河至大伾而北降水在信都
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播分也逆迎也既分為九又合為一以一迎八而入

于海即渤海也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
嶓冢山在梁州南
又東為滄浪之水
出荊州東南流為滄浪之水即漁父所歌者也
過三澨至于大別
三澨水在江夏竟陵
南入于江
觸大別山而南

東匯澤為彭蠡
匯迴也
東為北江入于海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江東南流沱東行
又東至于澧
澧水在荊州楚詞云遺子佩兮澧浦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
迤迤邐也匯彭蠡也

東坡書傳卷五

東為中江入于海
今金山以北取中泠水味既殊絕稱之輕重亦異蓋
蜀江所為也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
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
並流而南截河又並流溢出乃為滎澤也
東出于陶丘北
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南
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
汶入濟也
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
淮水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也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沂水先入
泗泗入淮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
灃入渭也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
又東會于涇

東坡書傳卷五

涇入渭也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東南至馮翊陽陵
縣入渭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
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入洛此
言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者渭水自西
而東之次也雍州所云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
同者散言境內諸水非西東之次也詩云自土沮漆
乃由地非此漆沮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

東坡書傳卷五

河
九州攸同
書同文車同軌
四隩既宅
隩深也四方深遠者皆可居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脩
水火金木土穀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交通也正平準也庶土不通有無則輕重偏矣故交
通而平準之九州各則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為賦入
之多少中邦諸夏也貢篚有及于四夷者而賦止于
諸夏也
錫土姓
春秋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我也我以德先之則民敬而不違矣
五百里甸服
王畿千里面五百里也甸田也為天子治田

東坡書傳卷五

百里賦納總
總禾藁穗并也最近故納總
二百里納銍
銍刈也刈其穗不納藁
三百里納秸服
秸藁也以藁為秸薦之類可服用者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稍遠故所納者愈輕
五百里侯服

東坡書傳卷五

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
百里采
卿大夫之采也
二百里男邦
與百里采通為二百里也男邦小國也
三百里諸侯
自三百里以往皆諸侯也諸侯大國也小國在
內依天子而國大國在外以禦侮也
五百里綏服
綏安也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
要其大要法不詳也
三百里夷
維夷俗也
二百里蔡
放有罪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而蔡蔡叔
五百里荒服
其法荒略

東坡書傳卷五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畀大者流于此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以五德王天下所從來尚矣黃帝以土故曰黃炎帝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殷人始以兵王故從金而尚白周人有流火之祥故從火而尚赤湯用元牡蓋初克夏因其舊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是殷尚白也帝錫禹以元圭為水德之瑞是夏尚黑也此五德所尚之色見于經者也

東坡書傳卷五

東坡書傳卷六

夏書

甘誓第二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有扈禹之後其國扶風鄠縣是也國語曰夏有觀扈周有管蔡以比管蔡兄弟之國也甘扈之南郊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天子六師其將皆命卿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王者各以五行之德王易服色及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為正者有扈氏不用夏之服色正朔是叛也故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左車左也主射右車右執戈矛攻治也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古者三人同一車而御在中也車六馬兩服兩驂兩騑各任其事御之正也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而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此所謂御非其馬之正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師行載遷之主以行無遷廟則以幣曰主命故師行有祖廟也武王伐紂師

渡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祖主在焉故師行有社也戮人必于社故哀公問社宰我對以戰栗

予則孥戮汝

戮及其子曰孥堯舜之世罰弗及嗣武王數紂之罪曰罪人以族孥戮非聖人之事也言孥戮者惟啓與湯仲虺疑矣然亦言之而已未聞真孥戮人也

夏書

五子之歌第三

太康失邦

太康啓子也

昆弟五人

皆啓子

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須待也

太康尸位

尸主也

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

貳攜貳也

乃盤遊無度

盤樂也

畋于有洛之表

洛表水南也夏都河北西畋于洛南言其去國之遠也

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有窮國名羿其君也春秋傳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

忍堪也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

母徯焉而不歸以著太康之不孝也

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

皇祖禹也民可近者言民可親近而不可疏也不可下者言民可敬而不可賤若自賢而愚人以愚視天下則一夫可以勝我矣一人三失者失民則失天失天則失國也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怨不在大當及其未明而圖之

予臨兆民

十萬曰億十億曰兆

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馭民若朽索之馭馬不已過乎曰天下皆有所恃民恃有司以安其身有司恃天子之法以安其位惟天子無所恃恃民心而已民心攜則天子爲獨夫謂之朽索不亦宜乎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陶唐堯也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冀州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大曰綱小曰紀舜禹皆守堯之綱紀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關通也和平也緒餘也古者有五權百二十斤曰石三十斤曰鈞舉其二則餘可知矣太史公曰禹以聲爲律以身爲度左準繩右規矩知度量權衡凡法度之器王禹明具故曰我祖有典法以遺子孫凡法度

之器具在王府而吾不能守以亡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鬱陶憤懣也顏厚色愧也有讀曰又忸怩心慙也

夏書

胤征第四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時爲四人今此有國邑而以沈湎得罪則一人而已不知其何自爲一也按史記及春秋傳晉魏絳與伍員言帝太康帝仲康帝相帝少康四世事甚詳蓋羿既逐太康太康崩其弟仲康立而羿爲政仲康崩其子相立相爲羿所逐羿爲家衆所殺寒浞代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使澆伐滅二斟且殺相相之后曰緡方娠而逃于有仍以生少康少康復逃于有虞虞思邑之于綸少康布德以收夏衆夏之遺臣靡收二斟之餘民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與豷然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以此考之則太康失國之後至少康祀夏之前皆羿浞專政僭

位之年如曹操之于漢司馬仲達之于魏也胤征之事蓋出于羿非仲康之所能專明矣羲和湎淫之臣也而貳于羿蓋忠于夏也如王凌諸葛誕之叛晉尉遲迥之叛隋故羿假仲康之命以命胤侯而往征之何以知其然也曰胤侯數羲和之罪至于殺無赦然其實狀止于酣酒不知日食而已此一法吏所辦耳何至于六師取之乎夫酒荒廢職之人豈復有桀魁齊從之事是強國得衆者也孔子敘書其篇曰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者言其罪止于此也曰胤往征之者

見征伐數令之出于胤非仲康之命也此春秋之法曰然則孔子何取于此篇而不刪去乎曰書固有非聖人之所取而猶存者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紂之衆既已倒戈然猶殺兵以殺至于血流漂杵聖人何取焉子于書見聖人所不取而猶存者二胤征之挾天子令諸侯與康王之誥釋斬衰而服袞冕也春秋晉侯召王而謂之狩孔子書之于策曰天王狩于河陽若無胤侯之記則後世以天王爲真狩也胤征之事孔氏必有師傳

之說也久遠而亡之耳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

胤國名

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徵猶書所謂庶徵也保猶詩所謂天保也羲和之罪止于日食不知故首引天事以誓之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

孟春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此周禮小宰之事而在夏則遒人之職也遒之言聚也木鐸金口木舌也昔者有文事則徇以木鐸有武事則徇以金鐸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工各執其事諫如虞人之箴也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

官局所在曰次

俶擾天紀

假始也擾亂也

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日月合朔于十二辰今季秋之朔而不合于房日食也古有伐鼓用幣救日之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否今季秋而行此禮蓋夏禮與周異漢有上林嗇夫嗇夫小臣庶人庶人之在官者

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先後時罪之薄者必殺無赦非虐政乎惟軍中法則然用之穰苴斬莊賈是也傳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此政典夏之司馬法止用于軍中今無以加羲和之罪乃取軍法一切之政而爲有司沈湎失職之罰蓋文致其罪非實事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昔操司馬仲達楊堅之流討貳已者未嘗不以王室爲辭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

玉石俱焚言不擇善惡也天吏之勢猛于火故脅從染汙皆非其罪言此者以柔其黨與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先王之用威愛稱事當理而已不惟不使威勝愛若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不幸而過寧僭無濫是堯舜已來常務使愛勝威也今乃獨威勝愛則奉

濟愛勝威則無功是爲堯舜不如申商也而可乎此胤侯之黨臨敵誓師一切之言當與申商之言同棄不齒而近世儒者欲行猛政輒以此藉口予不可以不辯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自契至湯十四世凡八徙都契之世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五篇皆商書也經亡而序存文無所託故附夏書之末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葛梁國寧陵葛鄉也征葛事見孟子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古稱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夫湯與桀敵國也伊尹往來其間者間其政而兩國不疑則伊尹聖人也其道大矣其信于天下深矣是以廢太甲復立之而太甲安焉非聖人而何

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二臣名

東坡書傳卷六

東坡書傳卷七

商書

湯誓第一

伊尹相湯伐桀

古之君臣有如二君而不相疑者湯之于伊尹劉元德之于諸葛孔明是也湯言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而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其君臣相期如此故孔子曰伊尹相湯伐桀太甲不明而廢之思庸而復之君臣相安此聖人之事也元德孔明雖非聖人然其君臣相友之契亦庶幾于此矣元德之將死也屬孔明曰嗣可輔輔之不可君自取之非伊尹之流而可以屬此乎孔明專蜀事二君雍容進退初不自疑人亦莫之疑者使常人處之不爲竇武何進則爲曹操司馬仲達矣世多疑伊尹之事至謂太甲爲殺伊尹者皆以常情度聖賢也

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孔安國以謂桀都安邑陑在河曲之南安邑之西湯自亳往當由東行故以升自陑爲出不意又言武王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之心而退以示弱其言湯武皆陋甚古今地名道路有改易不可知者安知陑鳴條之必在安邑西耶升陑以戰記事之實猶泰誓師渡孟津而已或曰升高而戰非地利以人和而已夫恃人和而行師于不利之地亦非人情故皆不取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

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
必往
桀之惡不能及商民商民安于無事而畏伐桀之勞
故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夏氏之罪
其能若我何故湯告之曰夏王遏絕衆力以割夏邑
其民皆曰何時何日當喪吾欲與之皆亡其亟若此
不可以不救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
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烈
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
商以來祀之是湯以棄易柱而無以易句龍者故曰
欲遷其社不可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
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三朡今定陶四篇亡
仲虺之誥第二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
大坰地名史記作泰卷陶
仲虺作誥
春秋傳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
薛以爲湯左相
成湯放桀于南巢
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書有巢伯來朝春秋楚人圍
巢桀奔于此湯不殺也
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後世放殺其君者必以湯武藉口其爲病也大矣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
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
凡聖人之德仁義孝弟忠信禮樂之類皆可以學至
惟勇也智也必天予而後能非天予而欲以學求之
則智勇皆凶德也漢高祖識三傑于衆人之中知周
勃陳平于一世之後此天所予智也光武平生畏怯
見大敵勇此天所與勇也豈可學哉若漢武帝唐德
宗之流則古之學勇智者也足以敗其國殘其民而

已矣故天不與是德則君子不敢言智勇恕于智勇
而厚于仁不害其爲令德之主也周公亦曰今天其
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哲者知人之謂也知人與不知
人乃與吉凶歷年同出于天命蓋教成王不強其所
無也
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纘繼也服五服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
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
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予非辜矧予之德
言足聽聞
矯詐也臧善也式用也爽明也肇啓也簡慢也帝既不
善桀故用湯爲受命之君彰明其衆于天下而桀之
黨惡之流欲并我以啓其國若欲去莠秕然故小大
戰戰無罪而懼況我以德見忌乎蓋言我不放桀則
桀必滅我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
已

如自已出
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
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用兵如施鍼石則病者惟恐其來之後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
乃其昌
善者自遂惡者自亡湯豈有心哉應物而已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
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未嘗作事也事以義起未嘗有心也心以禮作
垂裕後昆
裕餘也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
裕廣也
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
道永保天命
湯之慙德仁人君子莫大之病也仲虺恐其憂媿不

已以害維新之政故思有以廣其意者首言桀得罪
于天天命不可辭次言桀之必害已終言湯之勳德
足以受天下者乃因極陳爲君艱難安危禍福可畏
之道以明今者受夏非以利已乃爲無窮之恤以慰
湯而解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而湯之所慙
來世口實之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夫君臣之分放
弒之名雖其臣子有不能文況萬世之後乎
湯誥第三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亳在梁國穀熟縣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衷誠也若順也仁義之性人所咸有故曰天降也順其有常之性其無常者喜怒哀樂之變非性也能安此道乃君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

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請罪者爲桀謝罪請命者爲民祈福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僭不信也言天命有信視民所與則殖之所不與則厭之若草木然民所殖則生不殖則死賁飾也其理明甚炳然如丹靑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此亦慙德之言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
彝常也慆慢也戒諸侯之言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言上帝當簡察其善惡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
庶幾能信此也
咎單作明居
一篇亡
伊訓第四
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史記湯之子太丁未立而卒湯崩太丁之弟外丙立二年崩外丙之弟仲壬立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史公按世本湯之後二帝七年而後至太甲其迹明甚不可不信而孔安國獨據經廢史以爲成湯沒而太甲立且以是歲爲元年者因謂太史公爲妄初無二帝而太史公妄增之豈有此理哉經云湯旣沒太甲元年者非謂湯之崩在太甲元年也伊尹稱湯以訓故孔子敘書亦以湯爲首殷道親親兄死弟及若湯崩舍外丙而立太丁之子則殷道非親親矣而可乎以此知史記之不妄也安國謂湯崩之歲而太甲改元不待明年者亦因經文以臆也程云

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者蓋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正月而謂之十二月何也殷之正月則夏之十二月也殷雖以建丑爲正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豳詩于成王之世而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之月也秦以十月爲正則臘當在三月而云十二月以是知古者雖改正朔然猶以夏正數月也崩年改元亂世之事不容伊尹在而有之不可以不辨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湯崩雖久矣而仲壬之服未除百官聽冢宰爲政也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
我有天命之君湯也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造哉皆始也始攻自鳴條始建號自亳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脩人紀
戒其恃天命不脩人事
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
言君明則臣忠也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詩云無冬無夏値其鷺羽此巫風也
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
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遊
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
匡正也謂諫也
具訓于蒙士
蒙童也士自童幼卽以此訓之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爾若作德雖小善足以慶萬邦若其不德不待大惡而亡

肆命徂后

二篇亡

太甲上第五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思用伊尹之言也湯放桀伊尹放太甲古未有是皆聖人不得已之變也故湯以慙德爲法受惡曰此我之所以甚病也亂臣賊子庶乎其少衰矣湯不放桀伊尹不放太甲不獨病一時而已將使後世無道之君謂天下無奈我何此其病豈口實之慙均耳聖人以爲寧慙已以救天下後世故不得已而爲之以爲不得已之變則可以爲道固當爾則不可使太甲不思庸伊尹卒放之而更立主則其慙有大于湯者矣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下之所倚平也阿衡伊尹之號猶曰師尚父云爾師其官也尚父其號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顧眷也以言許人曰諟言湯爲天命之眷許也

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伊尹助其君居衆天下之衆也

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

丕大也夏都在亳西

自周有終

自由也忠信爲周由忠信之道則有終也

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言君臣一體禍福同也

嗣王戒哉祗爾厥辟

辟君也敬其爲君之道

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忝辱也以不善爲常聞伊尹之訓若不聞然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方天昧明之間先王已大明其心思道以待旦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彥美士也以賢者遺子孫開道之

無越厥命以自覆

越墜失也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以約失之者鮮矣未有泰侈而能久者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虞虞人也機弩所以射鳥獸者省察也括矢括也度機之準望也釋捨也時曰舍矢如破準望有毫釐之差則所中有尋丈之失矣言人君所爲得失微而禍大亦如此也

欽厥止

止居也孔子曰居敬而行簡

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辭所以名言于天下後世者也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性無不善者今王習爲不義則性淪于習中皆成乎惡也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狎近也王之不義以近羣小故也故獨使居于桐宮密邇先王之陵墓以思哀而生善心此先王之訓也迷謂如懷寶迷邦之迷我不訓正太甲則是使道以迷天下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太甲中第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此亦三年正月也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始吉服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

胥匡相正也

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言民去之則吾無與爲君者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

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

不類猶先常也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孽妖也違避也逭皆避也妖祥之來有可以避者此天作也若妖由人興則無可避之理

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允德信有德也下之協從從其非僞者蓋欲天下中

心悅而誠服苟非其德出于其固有之誠心未有能
王者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
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凡麗于罰皆君使之湯來則我
自無罪矣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
遠惟明聽德惟聰
視不及遠非明聽不擇善非聰

朕承王之休無斁
斁厭也
太甲下第七
伊尹申誥于王
申重也
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
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
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堯舜禪而帝子噲禪而絕湯武行仁義而王宋襄公
行仁義而亡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也
必同道而後與道同者事未必同也周厲王弭謗秦
始皇禁偶語周景王鑄大錢王莽作泉貨剝積鉅橋
之粟隋煬帝洛口諸倉其事同其道無不同者故與
亂同事則亡矣
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慎所與之人也君子難合而易離能與君子固難矣
能終始之尤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湯惟能如是勉敬厥德故能配天天無言無作而四
時行百物生王亦如是老子曰王乃天天乃道
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
邇
邇者遠之始下者高之本升高而不自下陟遐而不
自邇慕道而求速達皆自欺而已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輕之則難安之則危
慎終于始
慮終必自其始慎之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伊尹憂太甲之深故所戒者非一有言合于道則逆
汝心合于非道則順汝志如此則是患不可勝慮事
不可勝爲矣故歎曰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亦治
其元良而已此所謂要道也元始也良其良心也人
君能治其始有之良心則萬邦不令而自正前言皆
蘧廬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
休
天下之亂必始于君臣攜離君以辯言亂舊政則大
臣懼臣以寵利居成功則人主疑亂之始也
伊尹作咸有一德
咸有一德第八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
諶信也
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九有九州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
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
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
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
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
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
日新
一者不變也如其善而一也不亦善乎如其不善而

一也不幾桀乎曰非此之謂也中有主之謂一中有
主則物至而應物至而應則日新矣中無主則物爲
宰凡喜怒哀樂皆物也而誰使新之故伊尹曰終始
惟一時乃日新予嘗有言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
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
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斁此伏羲以來所傳要道也
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故以是訓之如衆人之言新
則不能一而一非新也伊尹曰一所以新也是謂萬
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士之所求者爵祿而爵祿我有也挾是心以輕士此
最人主之大患故告之曰臣之所以爲民上者非爲
爵祿也爲德也德非位不行其所以爲我下者非爲
爵祿也爲民屈也知此則知敬其臣知敬其臣而後
天位安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和如晏平仲之所謂和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中無主者雖爲善皆僞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
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是謂大
又曰一哉王心
如天地之有信可恃以安也
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非恐無以遺後非政無以齊衆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
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咎單訓伊尹事猶曹參述行蕭何之政也咎單作明
居司空之職也舜宅百揆亦司空之事也禹作司空
以此考之自堯舜至商蓋嘗以司空爲政也歟沃丁
太甲子自克夏至沃丁五十有三年伊尹亦上壽矣
伊陟相太戊
伊陟伊尹子太戊帝太庚之子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東坡書傳卷七

桑穀合生于朝七日而拱妖也
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書曰在太戊時巫咸乂王家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仲丁太戊子自亳遷囂囂在陳留浚儀縣或曰今河
南敖倉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河亶甲仲丁弟相在河北
祖乙圯于耿作祖乙

祖乙河亶甲子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圯毀也都邑
爲水所毀凡十篇亡
東坡書傳卷七
東坡書傳卷七

東坡書傳卷八
商書
盤庚上第九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咨嗟也盤庚陽甲弟湯遷于亳仲丁遷于囂河亶甲
居相祖乙圯于耿而盤庚遷于殷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祖乙圯于耿盤庚不得不遷而小人懷土故不肯適
新居
東坡書傳卷八
率籲衆慼出矢言
籲呼也矢誓也盤庚知民怨故呼衆憂之人而告誓
之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
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
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
從先王之烈
爰於也劉殺也匡救也我先王祖乙既宅于耿耿圯
欲遷而不忍曰民勞矣無盡殺之死然民終不能相
救以生乃稽之卜曰是圯者無若我何我先王自湯
以來奄有五服以尊天命之故猶不敢寧居遷者五
邦矣今若不承古而遷則天其斷棄我命況能從先
王之烈乎
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
大業底綏四方
木之蠹獘者雖勤于封殖不能使復遂茂顛仆也既
仆而蘖生之然後有復盛之道不顛則無所從蘖也
言天之欲復興殷必在新邑矣

盤庚敎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
小人之攸箴
敎敎也由乃在位者敎自有位而下也箴規也服事
也曉譬工誦士傳言庶人謗于市此先王之舊服正
法也今民敢相聚怨誹疑當立新法行權政以一切
之威治之盤庚仁人也其下敎于民者乃以常舊事
而已言不造新令也以正法度而已言不立權政也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者憂百官有司逆探其意
而禁民言也盤庚遷而殷復興用此道歟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
書凡言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而已
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謀自抑黜其心無傲無懷安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此篇數言用耆舊又戒其侮老成以此推之凡不欲
遷者皆衆耆且狂也盤庚言非獨我用舊先王亦用
舊耳豈可違哉
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不仁者鄙慢其民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爲一
切之政若雷霆鬼神然使民不知其所從出其育數
心腹腎腸以與民謀哉今吾布告民以所脩之政無
所隱匿是大敬民也言之必可行無過也是以信而
變從我也逸過也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險者利口相傾覆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
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巧言之入人如水之漸漬如病
之自肌理入也是之謂膚今汝聒聒以險膚之言起

信于人將誰訟乎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
拙謀作乃逸
荒廢也猶詩曰遂荒大東書曰予荒度土功也含容
也逸過也言汝妄造怨誹若非我自廢此德以遂其
事但汝容使汝不惕畏我則我亦不仁矣如觀火作
而不救能終不救乎終必撲滅之容爾而不問能終
不問乎終必誅絕之不忍于小而忍于大則是我拙
謀成汝過也作成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網無綱縱之亂也農不力穡安于逸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
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
戎大也毒害也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
苟悅小民爲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施
實德于汝民與汝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
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如此則汝自
得衆而多助豈復畏從我遠遷之大害乎
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昬強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
于厥身乃旣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吉善也奉承也恫痛也故今所施乃惡也非德也當
自承其疾痛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
之命
憸民小人也小人尚顧箴規之言小人達箴言其禍

敗之發有過于口舌之相傾覆矧予制汝死生之命
而敢違之乎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
恐動沈溺于衆人也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
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古賢人言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
新器我今所以從老成之言而遷新邑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我先王與汝祖父同其勞逸我其敢動用非法之罰
于其子孫乎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
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古者功臣配食于大烝王言吾固欲選用功臣之子
孫也然爾祖與先王同享于廟能作福作災者吾亦
不敢動用非德之賞于其子孫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志所射表的也射而無志則孰爲中孰爲否王事艱

難當各分守無爲浮言當若射之有志後有以考其
功罪也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有又通猶言孤與幼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
汝無侮老弱勉各爲久居之計無有遠邇惟予所謀
是從
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有罪不伐則人將長惡不悛必死而後已故我誅刑

小罪者以伐其當死者也

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

國有不善則我有餘罪矣爾衆當盡以告我佚餘也致盡也

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

度法也

罰及爾身弗可悔

商書

盤庚中第十

盤庚作惟涉河

作起也

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

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此盤庚之仁也

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

褻慢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承敬也古者謂過曰浮浮之言勝也以敬民故民保衛其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先王以天降災虐不敢懷安其所作而遷者視民利而已

汝曷不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我古后所以敬汝使汝者喜與汝同安耳非為有咎之日使汝同受其罰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予所以召呼懷來新邑之人者亦惟以汝故也將使汝久居而安以大從我志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困病也鞠窮也汝不憂我心之所病者乃不布心腹敬念以誠動我但作怨誹以自窮苦譬如臨流一作水具乘一作舟能終不濟乎無匪臭以臭敗其所載也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爾誠不能上達也但相與沈溺爽或考其利害者自怨自怒何損于病乎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汝不謀長策以慮患則是勸憂矣勸憂猶言樂禍也

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不謀其長有今而無後汝何以生于民上乎

今予命汝一

命汝一德一心也

無起穢以自臭

起穢者未能臭人先自臭也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出惡言者或恐人為人所使故告之曰恐人倚託乃身以為姦迂僻乃心俾迷惑失道予故導迎汝以續汝命于天予豈汝威哉以奉養汝衆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爾之先祖有勤勞于湯故我大進用爾以懷爾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陳久也崇大也耽地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湯必大降罪疾于我以我為虐民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比同德也

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非獨先後罰汝也汝有失德天其罰汝汝何道自免乎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則象也汝同我養民而有戕民之象見于心故為鬼神之所斷棄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政猶言亂臣也具者多取而兼有之之謂也春秋傳曰昔平王東遷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鄭子產曰我先君武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蓋遷國危事也方道路之勤營築之勞寶賄暴露而貪吏攘之易以生變故于其將行先盟之鬼神曰凡我亂政同位之臣敢利汝貝玉則其父祖當告我高后而誅之不獨如此而

已王亦自誓于衆曰朕不肩好貨又曰無總于貨寶
丁寧如此所以儆百官而安民心此古者遷國之法
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
遷國大憂也君臣與民一德一心而後可相絕遠則
殆矣
汝分猷念以相從
各分其事以謀之
各設中于乃心
中公平也
乃有不吉不迪
不吉凶人也不迪不道者也
顛越不恭
行險以犯上者
暫遇姦宄
劫掠行道爲奸者也
我乃劓殄滅之
輕者劓之重者殄滅之

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
遷永建乃家
商書
盤庚下第十一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郊廟朝社之位
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生者有以養死者有以葬祭勉立此大命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

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
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
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古我先王將求多于前人之功故卽于高原近山而
居而天降此凶災之德我先王不卽遷者嘉與汝民
共施功于我舊邦而民終不免流離無所定止我豈
無故震動萬民以遷哉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濟及我家也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我當及此時敬承上帝恒民之命以永居于新邑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沖童也弔至也靈善也宏大也賁飾也我非敢不與
衆謀但至用其善者自遷至于奠居無所不用卜以
大此郊廟朝市之飾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邦伯諸侯也師長公卿也隱閔也
予其懋簡相爾
擇賢以助爾
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
欽
肩任也不任好貨之人也敢果也恭者必慎果于利
鮮于厚生之道也鞠人窮人也謀人富人也富則能
謀貧窮相保而居各以其敘相敬也此教民厚生之
道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若順我而遷者也否不順者也

無總于貨寶
總聚也
生生自庸
各自用其厚生之道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圮于耿盤庚
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
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于民者未至故紛
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
開衆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所
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
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商書
說命上第十二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武丁也帝小乙之子傅巖之野在虞虢之閒
王宅憂諒陰三祀
諒信也陰默也居憂信任冢宰而不言

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
明哲實作則
目知曰明知人曰哲
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
式法也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
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
予良弼其代予言
信一夢而以天下之政授匹夫此事之至難者也武

丁恭默思道神交于上帝得良弼于夢中武丁自信可也天下其孰信之說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默也夫天子三年不言百官萬民莫不聽冢宰以待命若大旱之望時雨也故一言而天下信之若神明然昔楚莊王齊威王皆三年不出令而以一言致强霸亦此道也帳其所得非傅說之流是以不王然亦可謂神而明之者矣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肖似也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爲相蓋弗直以夢而已

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渴其言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瞑眩憒眊也藥有毒者必瞑眩人所畏也跣不視地爲敵其五藏所傷人所不畏也君子爲國有革弊去惡之政如用毒藥瞑眩非所畏也謀之不審慮之不周以敗國事如跣不視地以傷足乃所當畏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以匹夫得政而王虛心以待之者如此意其必有爲世絶人之謀今其所以復于王者曰從諫而已大哉仁人之言約而至也唐太宗中主也其事父兄蓋

嬖子正身治家有不正者多矣然所以致刑措其成功去聖人無幾者特以從諫而已說以爲此一言可以聖也故首進之以太宗教之知從諫之可使狂作聖也

商書

說命中第十三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古之天者皆言民也民不離出其力以食諸侯卿士以養天子者豈獨以逸樂之哉將使濟已也此所以爲天道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未嘗觀也而無不見未嘗聽也而無不聞此天聰明也而聖人法之

惟口起羞

多言數窮故吉人之辭寡

惟甲冑起戎

春秋傳曰無戎而城讐必保焉無故而好甲兵民疑

且畏致寇之道也

惟衣裳在笥

笥也櫃也皆所以盛衣裳幣帛者也以貢曰篚以賜下曰笥趙簡子曰帝賜我二笥衣裳不藏之府庫而常在笥以待命而賜有功勸其不忘于進善也

惟干戈省厥躬

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是也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

小人有寵則慢其君故啓寵則納侮之道也

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不醇則駁雜之政也史佚曰無始禍無怙亂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顔淵曰無伐善無施勞同歸不同此所謂立言者也書之藥石米聚天下後世共皆以藉口今傅說之言皆散而不一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豈獨以訓武丁與人主于今誦之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高宗之祀豐數于近廟故說因以戒之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

可服行也

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商書

說命下第十四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古之君子明王之世而不肯仕蓋有之矣許由不仕堯舜夷齊不仕周商山之老不仕漢權寶逃邦以終其身是或一塵也武丁爲太子則學于甘盤武丁即位而甘盤遯去隱于荒野武丁使人求之迹其所往則居河濱自河徂亳不知其所終武丁無與共政者故相說也舊說乃謂武丁遯于荒野武丁爲太子而遯役無此理遯則如吳太伯豈復立也哉學者徒見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故以武丁爲遯小乙使

武丁劬勞于外以知艱難洪非荒野之遁又以書曰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故謂武丁即位而甘盤在也
甘盤武丁師也蓋配食其廟其曰在武丁時固安豈
必即位而後師之哉若武丁遁而復立不當云暨厥
終罔顯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
梅
礪切磨已者也舟楫濟已者也霖雨澤民者也麴糵
鹽梅和而不同者也
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
惟建事
學道將以見之行事也非獨知之而已
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
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說既勉王以學又覆其所學者非道也故曰惟學遜
志遜之言隨也隨其所志而得之志于仁則所得于
學者皆仁也志于義則所得于學者皆義也若志于
功利則所得于學者皆功利而已智足以飾非辯足

以拒諫皆學之力也斅于是則隨其所志而至矣故
必先擇仁義之道然後積學以成之
惟斅學半
王者之學且學且教既以教人因以脩其身其功半
于學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積善如長不自覺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
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
惟人良臣惟聖
以良臣惟聖猶以股肱惟人也
昔先正保衡
伊尹亦號保衡
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
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
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
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
對揚天子之休命

商書
高宗肜日第十五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
肜日高宗之訓
此一篇亡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
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義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
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雊鳴也格正也典常
也孚信也司主也胤嗣也昵親也繹祭之日野雉雊
于鼎耳此為神告王以宗廟祭祀之失審矣故祖已
以爾當先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專脩人事說祭以
媚神而祭又豐于親廟儉于遠者教其父薄其祖此
失德之大者故傅說祖已皆先格而正之祖已之言
曰天之監人有常義無所厚薄而降年有永有不永
者非天夭人人或以中道自絕于天也人有不順之
德不聽之罪天未即誅絕而以孽祥為符信以正其

德人乃不悔禍曰是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
矣今王專主于敬民而已故祭無益也夫先王執非
天嗣者常祀而豐于昵其可乎此理明甚而或者乃
謂先王遇災異非可以象類求天意獨正其事而已
高宗無所失德惟以豐昵無過此乃謟事世主者言
天人本不相與欲以廢洪範五行之說予以為五行
傳未易盡廢也書曰越有雊雉是與而孔子又記其
雊于耳非以耳為祥乎而曰不可以象類求過矣人
君于天下無所畏惟天可以儆之今乃曰天災不可
以象類求我自視無過則已矣為國之害其大于此
予不可以不論
商書
西伯戡黎第十六
殷始咎周
咎惡也
周人乘黎
乘勝也黎在上黨壺關
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祖已後也受紂也帝乙子西伯文王也戡亦勝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人至于道為格人其言與蓍龜同也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
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天棄我故天地鬼神無有安食于我者不虞天性者
父子之康不相虞度也不迪率典者五典之親不相
道率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摯至也言天何不摯取王乎今王無若我何民不忌王如此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天子固有天命以保已今汝罪之聞于天者衆矣天將去汝豈可復責天以保已之命耶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功事也視汝所行之事雖邦人猶當戮汝而況于天乎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予乃今知之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

商書

微子第十七

殷既錯天命

錯亂也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微子紂兄也父師箕子紂之諸父少師比干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

致成其法度以陳示後人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

相師于非法

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

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我其奔走去國若狂人然吾家之耆老知紂之必亡而遜于荒野者多矣今爾無意告教我其若顛隮何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

不畏其可畏乎

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用器也蓋天地宗廟之牲器以相容匿且以祭器食而曰無災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

言殷之君臣下視其民若仇讎而聚斂之以此為治力行不怠皆召敵讎之道也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瘠病也君臣為一皆病矣無從告之者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

商之有災而未亡也我起而正之則受其禍若其既

亡也我又無與為臣僕者此所以徉狂而為奴也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刻害也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紂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者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

自靖

靖安也微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皆去然箕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

人自獻于先王

人各自以其意貢于先王微子以去之為存先王之圖箕子以為之奴為全先王之嗣比干以諫而死為不負先王也

我不顧行遯

不念與汝皆行也

東坡書傳卷八

東坡書傳卷九

周書

泰誓上第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以大統未集故即位而不改元十一年喪畢觀兵于商而歸至十三年乃復伐商敘所謂十一年武王伐殷者觀兵之事也所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者十三年之事也而并爲一年言之疑敘文有闕誤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天子有友諸侯之義冢大也御治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孥戮湯事也而罪人以族則爲紂罪賞延于世舜德也而官人以世則爲紂惡者湯之孥戮徙言之而不用舜之賞延非官人也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或曰武王觀政于商欲紂改過不幸而不悛若其悛也則武王當復北面事之歟曰否文王武王之王也久矣紂若改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而封諸商使爲二王後也以爲武王退而示弱固陋矣而曰復北面事之者亦過也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

安居自若也

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力均以德德均以順則知勝負矣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

冢土社也祭社曰宜

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周書

泰誓中第二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

暱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

剝落也喪去也古者謂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微子紂之同母兄而謂之庶子不得立者生于帝乙未即位之前也以禮言之當與紂均爲嫡子而微子長故成王命之曰殷王元子

賊虐諫輔

比干也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

高宗言夢文王武王言夢孔子亦言夢者其情性治其夢不亂

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夷人平民也古今傳十人爲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十人之中雖有周召之親然皆仁人非以親用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湯放桀而有慙德今我亦爲之湯不媿矣

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勖勉也戒民無輕敵寧執是心曰我不足以敵紂民畏紂之虐若崩厥角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周書

泰誓下第三

時厥明

戊午之明日也

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天有引人之道明其類德者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

五常五典也狎侮五典以人倫爲戲也

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

痡病也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祝斷也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滋廣也言止取紂也

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兵凶事也以武王與紂猶有勝負之憂爲文王羞是

以先王重用兵也

周書

牧誓第四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

虎賁猛士也若虎之奔獸

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春秋晉與楚戰皆七八百乘武王能以三百乘三百人克紂者其德與政皆勝且諸侯之兵助之者衆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在朝歌南

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黃鉞以金飾也軍中指麾白則見遠王無自用鉞之理以爲儀耳故左杖黃鉞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此事理之常本無異說而學者妄相附致張爲識論皆非其實凡若此者不取

曰逖矣西土之人

逖遠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御事治事也指此三卿也六卿止言三古者官不必備或三公兼之

亞旅師氏

亞旅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亦大夫主以兵守門

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春秋傳楚饑庸與百濮伐之庸上庸縣濮即百濮也又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蓋南蠻之屬楚者羌先零罕开之屬彭今屬武陽有彭亡聚微髳則知此數國皆西南之夷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

肆祀所陳祭祀也祀所以報也故謂之荅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王父母及母弟皆先王之遺胄不以道遇之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

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孫武言用兵其勢險其節短故不過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必少休而整齊之伐擊刺也

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紂師能來奔者勿復迎擊以勞役我西土之人

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周書

武成第五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自往伐至歸牛馬皆記之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壬辰未有事先書旁死魄者記月之生死使千載之日後世可考也歷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朏望皆先事而書所以正歷也

乃偃武脩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華山之陽有山川爲然地至險絕可入而不可出桃林之野在華山東亦險阻歸馬牛于此示天下弗服也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不可去則牛馬不可無雖堯舜之世牛馬之政不可不修而武王歸馬休牛倒載干戈包之虎皮示不復用者蓋侮有不得不然者也夫以兵雄天下殺世主而代之雖盛德所在懷者衆矣武庚紂子也殺其父用其子付之以殷民武王知其必叛矣然必用之紂子且用況其餘乎所以安諸侯之懼也若盡王

既臻陳蔡朝諸侯卜曰當得天下民思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知伯夫差皆以此亡戰勝而不已非獨諸侯懼也吾民先叛矣湯武皆畏之故湯以懋德令諸侯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敢復言兵乎武王之偃武則湯之懋德也秦漢惟不知此故始皇不及一世而天下亂漢雖不亡然諸侯功臣皆叛高祖以流矢崩不偃武之過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

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先王當作先公后稷也或曰先王謂舜也舜始封后稷于邰公劉后稷曾孫鞠之子太王后稷十二世孫公叔祖類之子詞古公亶父也其子王季謂季歷也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文王以虞芮質厥成之後改元九年而崩

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

有道指其父祖也

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天下有罪而逃歸紂者紂皆主之藏如淵藪之聚鳥獸也

予小子既獲仁人

謂亂臣十人

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紂師自相攻至血流漂杵非武王之罪然孟子不取者謂其應兵也惡其以此自多而言之也

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商容賢者而紂不用車過其閭式以禮之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非獨以惠民亦以示不復用兵也

列爵惟五

公侯伯子男

分土惟三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孟子王制皆云爾此周制也鄭子產言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侵小何以至焉而周禮乃曰公之地五百里侯四百

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凡五等禮曰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皆妄也先儒以謂周衰諸侯相并自以國過大違禮乃除滅舊文而爲此說獨鄭元之徒以謂周初因商三等其後周公攘戎狄斥廣中國大封諸侯夫攘戎斥地能拓邊耳自荒服以內諸侯固自如也周公得地于邊而增封于內非動移諸侯遷其城郭廟社安能增封乎知元之妄也而近歲學者必欲實周禮之言則爲之說曰公之地百里而已五百里者并附庸言之夫以五百里之地公居其一而附庸居其四豈有此理哉予專以書孟子王制及鄭子產之言考之知周禮非聖人之全書明矣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東坡書傳卷九

東坡書傳卷十

周書

洪範第六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洪範大法也武王殺受立武庚非所以問洪範者而孔子于此言之明武王之得箕子蓋師而不臣也箕子之言曰殷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殷亡則箕子無復仕之道以此表正萬世為君臣之法如伯夷叔齊之志也箕子之道德賢于微子而況武庚乎武王將立殷後必以箕子為首微子次之而卒立武庚者必二子辭焉武庚死而立微子則是箕子固辭而不可立也太史公曰武王封箕子朝鮮而不臣也在五服之外賓客之國則箕子不可得而疾也然則曷為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禹而傳至于箕子不可使自我而絕也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復可傳者矣故商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此孔子敘書之意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年在周而稱祀亦箕子不事周之意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騭升彝常也倫理也天人有相通之道若顯無而通之以交于天地鬼神之間則家為巫史矣故堯命重黎絕地天通常達者為能然然而心通也謂之陰騭君子而不通天道則無以助民而合其居矣故武王以天人常類之次訪箕子

箕子乃言曰

乃言曰難之也王虛心而後問箕子辭讓而故對也

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汩亂也九疇如草木之區別也斁厭也執一而不知常辭不厭者孔子曰克伐怨慾不行焉可謂仁矣好勝之謂克治民而求勝民者必亡治病而求勝病者必殺人堯謂鯀方命圯族楚詞云鯀婞直以亡身知其剛愎好勝者也五行土勝水鯀知此而已不通其變夫物之方壯不達其怒而投之以其所畏其爭必大豈獨水哉以其殛死知帝之震怒也舊說河出圖洛出書河圖為八卦洛書為九疇其傳也尚矣學者或疑而不敢言以予觀之圖書之文必粗有八卦九疇之象數以發伏羲與禹之知如春秋之以麟作也豈可謂無也哉

初一曰五行

無所不用五行故不言用

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

農厚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嚮嚮也用福極使人知所趨避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此五行生數也生成之數解見易傳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皆其德也水不潤下則不能生物故水以潤下為德火不炎上則不能熟物故火以炎上為德木曰曲直謂其能從繩墨也木不曲直則不能棟宇故木以曲直為德金曰從革謂其能就鎔範也金不變化則不能成器故金以從革為德土無所不用不可以一德名而其德盛于稼穡不曰曰而曰爰爰于也曰者所以名之也無成名無專氣無定位蓋曰于此稼穡而非所以名之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行之所作不可勝言也可言者聲色臭味而已人之用是四者惟味為急故舉味以見其餘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人生而有耳目口鼻貌聽言思之具中有知而外有容與生俱生者也今五事先貌而次言然後有視聽已而乃有思何也人之生也五事皆具而未能用也自其始孩而貌知恭見其父母匍匐而就之擧趾而禮之是貌恭者先成也稍長而知言謂以達其意故言從者次之于是始有識別而目乃知物之美惡耳乃知事之然否于是而致其思無所不至矣故視明聽聰思睿者又次之睿者達也窮理之謂也貌恭而人畏之謂之肅言從而民服之謂之乂視明而不為色所眩謂之哲聽聰而不為言所移謂之謀致思自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謂之聖此天理之自然由匹夫而為聖人之具也聖人以為此五者之事可以交天人之際治陰陽之變山川之有草木如人之有容色威儀也故貌為木而可以治雨金之聲如人之有言

也故言爲金而可以治暘火之外景如人之有目也
故視爲火而可以治燠水之内景如人之有耳也故
聽爲水而可以治寒土行于四時金木水火得之而
後成如人心之無所不在也故思爲土而可以治風
此洪範言天人之大略也或曰五事之叙與五行之
叙異遂從其相勝者是殆不然聖人叙五事專以人
事之理爲先後如向所云者其合于五勝適會其然
耳從而爲之說則過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爲首貨次之祀次之食貨所以養生而祀所以事
死也生死之理得則司空定其居居定而後可敎既
敎而後可誅故司空司徒司寇次之所以治民者至
矣然後治諸侯治諸侯莫若禮所以賓之者備矣而
猶不服則兵可用故賓而後師

四五紀一曰歲

歲星所次也

二曰月

月所躔也

三曰日

日所在也

四曰星辰

星二十八宿辰十二次也星辰者歲月日之所行也

此四者所以授民時也

五曰歷數

以歷授民時則并彼四者爲一矣豈復與彼四者列
而爲五哉予以是知歷者授民時者也數者如陽九

百六之類聖人以是前知吉凶者也書曰天之歷數
在爾躬

五皇極

大而無際謂之皇莊子曰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乎
而無餘謂之極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道有進此者乎故曰極亦曰中孔子曰過猶不及學
者因是以謂中者過與不及之間之謂也陋哉斯言
也陋者之言不粗則微何也耳之官隘則粗後之制
不在我也聰者之言無粗微豈復擇粗微之間而後
言乎中則極極則中中極一物也學者知此則幾矣

皇建其有極

大立是道以爲民極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

我有是道五福自至可以錫庶民矣

于汝極

我有是道則民皆取中于我

錫汝保極

我有是道則民皆保我以安我以五福錫民民以保
安錫我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
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
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
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
邦其昌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
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皇極之道大矣無所不受無所不可苟非淫朋比德
自棄于邪者皆可受而成就之與作極也有猷者有

謀歲者也有爲者有材力者也有守者有節守者也
皆可與作極者也汝則念之勿忘也雖不協于極而
未麗于惡者汝則受之勿棄也有自言者曰我所好
者德也雖與僞未可知汝則錫之福則人知爲善之
利斯大作極矣虐煢獨而畏高明則人慕富貴厭貧
賤利不在于爲善矣人之有能有爲皆得自進而邦
乃昌雖正人亦有見而後仁旣富而後爲善者故知
其不邪斯可進矣不必待其有善而後祿也汝見正
人而不能進使與汝國家相好則此正人亦或去而
爲惡也于其無好德者所謂淫朋比德自棄于邪者
也斯人而錫之福則汝亦有咎矣大哉皇極之道非
大人其孰能行之嗚呼此罔罹罹者之所大失也歟
不協于極而受之自言好德而信之必有欺我而敗
事者矣然得者必多失者必少唐武氏之無道也獨
于進人後所爾雖非徒人得一士亦許自舉其材其
後開元賢臣致刑措者皆武氏所收也德宗好察而
多忌士無賢愚皆不得進四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
故陸贄有言武后以易得人而陛下以精失士至哉

斯言也昔常袞爲相艱于進人贄嚴同瑞及崔祐甫
代之未朞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其曰非親舊莫由
知之若祐甫與贄眞可與論皇極者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後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
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
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偏陂反側而作好惡此最害皇極者皇極無可作可
作非皇極也去其害皇極而已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天之錫禹九疇不能如是諄諄也蓋粗有象數而已禹其子推而廣之至庶極尤詳曰此非皆帝之言也

皇極之敷言也帝以數象告而我敷廣其言爲彝訓亦與帝言無異故曰于帝其訓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皇極非獨天子事也使庶人而能訓行此敷言者其功烈豈可勝言哉亦足以附益天子之光明且能使其民愛其君如父母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

不剛不柔曰正直孔子曰以直報怨平安無事用正直而已燮和也過彊不順者則以剛勝之人治之和順者則以柔順之人養之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沈潛地也坤至柔而動也剛是以剛勝也高明天也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是以柔勝也坤六二直方大乾上九亢龍有悔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體柔以納臣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聖人之憂世深矣其言世爲天下則既陳天地君臣剛柔之道矣則憂後世因是以亂君臣之分故復深戒之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將與卿士皆謀及之其可不擇而立乎

乃命卜筮

卜筮必命此人不使不立者占也

曰雨

其兆如雨

曰霽

如雨止

曰蒙

如蒙霧

曰驛

兆絡驛不相屬

曰克

兆相錯入也

曰貞曰悔

春秋傳曰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也卦之不變者占卦而不占爻故用貞悔占之變者則止以所變之爻占之其謂之貞悔者古語如此莫知其訓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衍推也忒過也謂變而適他卦者也卜用其五占也于二曰貞曰悔此其不變者耳又當推其變者皆占之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既立此人爲卜筮矣則當信而從之其占不同則當從衆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聖人無私之至視其心與卿士庶人如一皆謀及之周禮有外朝聚民之法然上爵民言謀與人之屬皆謀及之道也

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內祭祀昏冠之類外出師征伐之類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貌木也其徵爲雨言金也其徵爲暘視火也其徵爲燠聽水也其徵爲寒思土也其徵爲風聖人何以知之以四時知之也四時之氣木爲春春多雨故雨爲貌徵金爲秋秋多旱故暘爲言徵火爲夏夏多將故燠爲視徵水爲冬冬多霰故寒爲聽徵土爲四季而風行于四時故風爲思徵箕子既敘此五徵矣則又有曰時者明此五徵以四時五行推知之也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蕪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備者皆有而不過也極備者過多也極無者過少也此五者有一如此則皆凶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

貌不敬則狂

曰僭恒暘若

言不從則僭僭不信也

曰豫恒燠若

視不晳則豫豫淫樂于色也

曰急恒寒若

聽不聰則曰急過察也
曰蒙恒風若
思不睿則蒙蒙晦也
曰王省惟歲
自此以下皆五紀之文也簡編脫誤是以在此其文當在五曰歷數之後莊子曰除日無歲王省百官兼有司之事如歲之總日月也
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卿士亦不侵師尹之職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歲月日時相奪則百穀不成君臣相侵則治不明俊民微而家不寧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箕好風畢好雨月在箕則多風在畢則多雨言歲之寒煖由日月其風雨由星以明卿士之能爲國休戚庶民之能爲君禍福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
無疾病
四曰攸好德
作德心逸日休其爲福也大矣
五曰考終命
六極
極窮也
一曰凶短折

不得其死曰凶
二曰疾
多疾病
三曰憂
人有常戚戚者亦命也
四曰貧五曰惡
醜陋也
六曰弱
尫劣也福之反則極也極之對則福也五與六豈其盡之皇極之建則多福不建則多極皆其大略也必

曰何以致之則過矣
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宗彝宗廟彝尊也以爲諸侯分器一篇亡

東坡書傳卷十

東坡書傳卷十一

周書

旅獒第七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召公也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
西方之國有以獒爲貢者旅陳也春秋傳曰庭實旅百犬四尺曰獒
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
如以肅愼楛矢分陳之類使知王能以德致四夷之物況諸夏乎

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如以夏后氏之璜分魯之類以布親親之意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同是物也有德則貴無德則賤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君使臣以禮
小人學道則易使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不以聲色爲役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玩人則人不我敬故喪德玩物則志以物移故喪志志喪則中亂故志以道寧德喪則人離故言以道接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民爭爲異物以中上好則農工病矣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
人格
夷狄性貪故喜廉而畏貪古之循吏能以廉服夷狄
者多矣而貪吏亦足以致寇況于王乎周穆王得狼
鹿而荒服因以不至
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
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大德細行之積也九仞一簣之積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芮在馮翊臨晉縣一篇亡

周書

金縢第八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之書緣周公而作非周公作也周公作金縢策
書爾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猶言不懌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太公召公也穆敬也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二公欲卜於廟周公曰王疾無害未可以憂我先王
周公欲自以身禱故以此言拒二公
公乃自以爲功
功事也
爲三壇同墠
築土曰壇除地曰墠
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
文王
植置也秉執圭
史乃冊祝
史太史也冊祝冊也告神祝辭書之冊以告
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
天以旦代某之身
某發也丕壯大也言爾三王天必欲取其一壯大子

孫者則旦亦丕子也可以代之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
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
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
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我仁孝能順父祖且多材多藝于事鬼神爲宜乃元
孫材藝不若旦而有人君德度留以王天下爲宜死
生有可相代之理世多疑之予觀近世匹夫匹婦爲
其父母發一至誠之心以動天地鬼神者多矣況周
公乎且周公之禱非獨弟爲兄臣爲君也乃爲天下
爲先王禱也上帝聽而從之無足疑者世之所以疑
者以己之多僞而疑聖人之不情也
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
不許我我乃屛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
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
龜之兆吉凶也詳矣故許不許皆聽命于龜已而視
龜之體知王之罔害已亦莫之代也故曰予受命于
三王王之壽考長終可圖也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一人者指武王也武王臨天下未久人之念其德者
尚淺周公憂其崩而或叛之故欲以身代既見三龜
之吉知王之未崩天假之年以紹其德故曰此可以
待天下之能念王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
縢緘也以金緘之欲人之不發也
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管叔鮮武王弟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之流也武王
崩成王幼周公專國政故羣叔疑而流言也
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成王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誅也管叔之當誅者扶殷以叛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二年而後克明管蔡亦得眾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豳詩鴟鴞惡鳥也破巢取卵以取管蔡之害王室及

成王也
王亦未敢誚公
未敢誚明其心之疑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
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
皮弁也意當時占國休咎之書皆藏金縢故周公納
冊于此而成王遇災而懼亦啓此書也
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
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

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

自新且使人逆公公時尚在東也

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

郊告謝罪也

天乃雨反風

雨降風迴天意得而災乃解

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大木既拔築之而復生此豈人力之所及哉予以是知天人之不相遠凡災異可以推知其所自五行傳未易盡廢也

周書

大誥第九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三監管蔡武庚淮夷徐奄之屬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猷謀也越及也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天弗弔恤我降喪于我邦家不少延武王之命

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服事也造至也大哉我幼冲人繼此大歷事也我尚不能至於知人迪吉以安民者況能至于知天命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已矣今予但求所濟而已

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賁飾也我之所敷者以飾敷前人受命而不忘其功也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

天降威三監叛也天欲絕殷故使之叛也

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當時謂武王為寧王以見其克殷寧天下也下文曰乃寧考知其為武王考說以為文王非也曰前寧人者亦謂武王之舊臣也天降威于殷予不敢隱閉用武王所遺寶龜卜之所以繼天明而待命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

此龜所以告者也

越茲蠢

蠢動也及此三監果動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腆厚也殷少富厚乃敢紀其既亡之敘蓋天降威亦其心知我國有三叔之疵而民不安故欲作難以鄙我周邦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

獻賢也敉撫也四國蠢動之明日民之賢者有十夫來助我求往征四國撫循寧王之武事以圖功也周公之東征邦君卿士皆疑天下騷動而此十夫者至故周公書之表其人以令天下漢高祖討陳豨至趙得四人皆封之千戸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一人至者吾何愛四千戸不以慰趙子弟乎此亦周公之意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休美也尹正也官之長正也翼敬也害曷也詩曰害澣害否我事既美矣而我卜又吉故告爾以東征殷之叛臣今汝反曰難哉此大事也民之不靜亦惟在王與邦君之家及王之身考德敬事修己以正之不可征也王曷不違卜而用人言乎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卬我也毖畏也我聞汝衆言亦永思其難曰是行也遺我鰥寡哀哉然予為天子作天之役天實以大艱遺我故勉而從天非我自憂也爾衆人義當以言安我曰無畏此所憂之事惟當一心以成汝寧考所圖之功今乃不然故深責之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已矣予惟不敢替上帝命帝美寧王之德而興周王惟用卜以安受帝命至于今天其猶助我民況我亦用卜哉天所以動四國明威命者非以困我欲輔成我大業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王又特命久老之人逮事武王者曰爾當大省久遠爾知武王之勤勞若此也哉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閟閉也天所以閉塞艱難我國者使我知畏而成功
於此我其敢不盡力以終寧王所圖之事哉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王告此舊人我已大化誘我友邦君無不從我矣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天既助我至誠之辭其必考之於民以驗其實我其
可不與寧王之舊臣圖功之所終乎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
休畢
天所以勤勞憂毖我民者使我日夜思念如人有疾
之不忘醫也予其可不與前寧人同受休終哉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
如我本意則昔者已往矣所以至今者以言艱而日
思之也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王以築室喻也父已準望高下程度廣狹以致法矣
子乃不肯爲基矧肯構屋乎

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王又以農喻也菑耕也播種也穫斂也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父雖敬其事而子不繼其父其肯曰我有後不棄我
基乎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我其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循寧王之大命乎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養廝養也父兄而與朋友伐其子其家之民養當助
父兄歟抑助其子歟其將相勸助其父兄弗救其子
也今王與諸侯征伐四國如父兄與朋友伐其子爾
衆人孰當助乎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肆過也過矣哉爾衆人也不助父而助子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邦之明乃能用哲今十人歸我而不助彼則帝命可
知矣

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
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及天之方輔誠以助我爾時我猶不敢不畏法度矧
今天降戾使我大艱難之民與強大之鄰相伐于厥
室鄰室相攻可謂急矣汝猶不知天命不易欲安而
不問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天使我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其敢不盡力乎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
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
惟若茲
方是時武王之舊臣皆欲從王征伐故王曰天若欲
休息此前寧人者予何敢盡用卜敢不從衆而止乎
今寧人指我以疆域所至不可坐受侵略況今卜并
吉是天欲征而不欲休也我其必往蓋卜之久矣盤
久也盤庚大誥皆違衆自用者所以藉口也使盤庚
不遷都周公不攝政天下豈有異議乎平居無事變
亂先王之政而民不悅則以盤庚周公自比此王之
所以作大誥也

周書

微子之命第十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
禮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用庶人之賢者不如用
世家之賢者民服也

統承先王脩其禮物
用其正朔禮樂使不失舊物也

作賓于王家
二王後客禮

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齊肅也史記生而徇齊

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
垂後裔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
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
予嘉乃德曰若厚而已帝且歆之民且歸之

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
服章命令也

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

成湯也

律乃有民
律法也

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
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方武庚叛後而封微子微子蓋處可疑之地而命之
曰上帝時歆又曰宏乃烈祖又曰萬邦作式此三代
之事後世所不能及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作歸禾

成王弟唐叔虞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穟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二篇亡

東坡書傳卷十一

東坡書傳卷十二

周書

康誥第十一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康叔封文王子封爲衛侯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百工百官也播民和布法也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

治于邦國都鄙諸侯來朝公行師從故見士于周

周公咸勤

皆勞來之

乃洪大誥治

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此皆洛誥文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前何以知之周公東征二年乃克管蔡即以殷餘民封康叔七年而復辟營洛在復辟之歲皆經文明甚則封康叔之時決未營洛又此文終篇初不及營洛之事知簡編脫誤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孟長也康叔成王叔父而周公弟爾之孟侯則可謂之小子則不可且謂武王爲寡兄此豈成王之言哉

周公雖以王命命康叔而其實訓誥皆周公之言也

故曰朕其弟小子封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以治顯人言敎鰥寡而治強禦也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

怙恃也冒被也

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

殪殺也戎殷比之戎虜也

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民與國皆敘乃汝寡有之兄武王勖勉之力言汝小子封承文武之澤乃得列爲諸侯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遹循也紹繼也衣服也繼其所聞而服行其德言也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文王與殷先哲王及商耇成人之德皆遠而易法有以居已而知訓矣則更求殷以首古先哲王之道以安民也

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既求古聖賢以宏大汝天性順成其德則汝身綽綽然有餘裕矣然終不廢用天子之法令此所謂雖有庶民之大德而有事君之小心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

恫痛也瘝疾也常若有疾痛在身不忘治也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天威可畏也然可恃以安者輔誠也誠則天與之者可必矣民歸有道懷有德其情大略可見也然不可恃以安者小人也故盡心于誠以求天輔不可好逸

譏以遠小人也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怨無大小不順不勉皆足以致怨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
作新民
服事也弘廣也應者觀民設教也作治也殷民衛之
舊民也武庚之亂征伐之餘民流徙無常居故康叔
之國有新民也新誅武庚故命康叔曰汝之事在廣
天子之意觀民設教以保安殷民又當助王宅天命

治新民也方三監叛周之初天命蓋岌岌矣然殷而
封康叔天命乃定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
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
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近時學者解此書其意以謂人有小罪非過眚也惟
終成其惡非詿誤也乃惟自作不善原其情乃惟不
以爾爲典式是人當殺之無赦乃有大罪非能終成
其惡也乃惟過眚原其情乃惟適爾非敢不以爾爲
典式也是人當赦之不可殺信如此言則公虐刑殺
非死罪且教康叔以人之向背以爲喜怒而出入其
生死也法當死原情以生之可也法不當死而原情
以殺之可乎情之輕重寄於有司之手則人人可殺
矣雖大無道嗜殺人之君不立此法而謂周公爲之
歟吾嘗問之知法者曰此假設法也周公設爲甲乙
二人皆犯死罪而議其輕重也甲之罪小於乙之謂
也非謂其罪不至死也然其罪乃非眚災而惟終之
乃惟自作不法而曰法固當爾如是者當據法殺之

不可赦也乙之罪雖大然非終之者乃惟眚災適爾
適爾者適會其如此也是則真可赦也末世法壞違
經背禮然終無許有司論殺小罪之法況使諸侯自
以向背爲喜怒而專殺非死罪者歟以今世之法考
之謀殺已傷雖未殺皆死雖未傷而置人于必死之
地亦死鬬殺故殺雖已殺而情可憫者讞遇失殺雖
已殺皆贖夫以未傷未殺而皆云既殺豈非小罪殺
而大罪赦乎豈可以非死罪爲不罪也所謂既道極
辜者是人之罪重情輕盡道以責備則信有大罪矣
而以當情恕之則不可殺孟子曰夫謂非其有而取
之爲盜者是充類至義之盡也夫充類至義則書之
所謂盡道也予恐後世好殺者以周公爲口實故具
論之
王曰嗚呼封有序
如此則刑有序也
時乃大明服
春秋傳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
乎

惟民其敕懋和
敕正也
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
刑人殺人
刑人殺人者法也非汝意也
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
雖非汝意然生殺必聽汝不可使在人也
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劓割鼻刵割耳也言非獨生殺也劓刵亦如此其文

略盡因前之辭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
德爲內政爲外臬閫也凡政事汝當陳此法以爲限
節也
司師茲殷罰有倫
司專也專司此則殷罰有倫矣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獄辭也服念至旬日爲因求生道也求之旬日而
終無生道乃可殺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
汝陳此以臬節事罰以蔽殷之常法也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
次就也
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常自以爲不足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猶有以深告之故言我與汝相知如此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
越顛越也暋強也
罔弗憝
憝惡也人無不惡之者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
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
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
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
商紂之後三監之世殷人之父子兄弟以相賊虐爲

俗周公之意蓋曰孝友民之天性也不孝不友必有以使之子弟罔有罪矣而父兄獨無過乎故曰凡民有自棄於姦宄者此固爲元惡大憝矣政刑之所治也至于父子兄弟相與爲逆亂則治之當有道不可與寇攘同法我將誨其子曰汝不服父事豈不大傷父心又誨其父曰此非汝子乎何疾之深也又誨其弟曰長幼天命也其可不順又誨其兄曰此汝弟也獨不念先父母鞠養劬勞之哀乎人非木石倘悛俏假以日月須其善心油然而生未有不爲君子也我獨弔閔此人不幸而得罪於三監之世不得罪于我政人之手天與我民五常之性而吏不知訓以大泯亂乃迫而蹙之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則民將辟罪不暇而父子兄弟益相怨疾至于賊殺而已矣雖大戛擊痛傷之民不幸也舜命契爲司徒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之言緩也五教所以復其天性當緩而不當速也

矧惟外庶子訓人

禮曰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

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言治之以駿急雖國君不能況庶子乎

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正人官長也諸節諸有符節之吏也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

汝既不由此道諸臣等又各出私意以布教令要一切之譽不念人之不庸以病厥君如是長惡我亦惡之矣

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

汝若速用此道以率民民不率則殺之乃是汝爲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也

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至于小臣外正皆爲威虐放棄王命此速由茲義率殺之致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居敬而行寬裕先法文王之所敬畏乃裕民曰我惟

有及緩之至也欲速者惟恐不及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

明哉民之適于吉且安也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作求者爲民所求也王爾曰無者求有有者不求所與危者求安安者不求所保火有其炎寒者附之已苟安焉則不寧方來矣是之謂作求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適從也矧今民無有道之而不從者若聽其所爲而莫之道則是民爲政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德有說說者其理之謂也易曰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作德而不知其所以然之理則其德若假貸然非已有也已且不能有安能移諸人此罰所以不行也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同從也戾止也今殷民不靜其心無所止戾道之而屢不從者罪在我也天其罰殛我明矣我其敢怨無

曰我無罪罪豈在大與多乎言行之失毫釐爲千里況其顯聞于天者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

非謀不與衆謀者也非彝非故常者也非謀非彝事之危疑者也忱言所信者也汝當以所信者決危疑不當以危疑決所信也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汝惟寬裕則民安不汝瑕疵亦不汝遠絕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

無自絕天享也

明乃服命

明汝車服教令

高乃聽

聽于先王爲高

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周書

酒誥第十二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沬也詩所謂沬之鄉矣在朝歌以北俗化紂惡沈湎于酒故以酒戒

乃穆考文王

文王于世次爲穆

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

少正官之副貳也

朝夕曰祀茲酒

朝夕敕之惟祭祀則用酒

酒行于天下非小物細故也故本之天天始令民知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作酒者本爲祭祀而已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彝常也有正有所緇治也有事有所典作也有正有事無常酒容其飲于燕間也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因祭賜胙乃飲猶曰以德自將無醉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純大也純其藝黍稷者大修農事也洗腆逸樂之狀也羞進也羞耇者惟君者猶曰養君之老也介副也惟曰我民適于小子之教懷土安居肯于用物其心無惡以聽祖考之訓小大上下德我小子如一妹土之民皆竭其股肱之力以藝其上之事或大修農事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洗腆自慶則汝民可以飲食醉飽也汝小子封能自觀省作稽中德常有則于內以察物至又有耆老賢臣可以代汝進饋于廟者則汝亦可以此人自副而休逸飲食醉飽如此則汝小子乃爲王正事之臣亦爲天所順于元德之君

永世不忘矣飲酒人情之所不免禁而絕之雖聖人有所不能故獨戒其沈湎之禍而開其德飲之樂則其法不廢聖人之禁人也蓋如此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徂往也我西土邦君嗣武王同往伐紂者下至于其御事小子皆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崇聚也宗工大臣也我聞惟曰殷之先王畏天道顯民德常德秉哲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帝乙七王皆成德之王皆畏敬其輔相至于御事之臣所以輔王者皆恭敬不敢暇逸況敢聚飲至于外服諸侯內服百僚皆服事其大臣至于百姓大族居于閭里者皆不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以助王之

顯民德及以助庶尹之祗厥辟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今後嗣王紂也祗適也衋痛也紂酣樂其身命令不下行于民本以求慢易之樂也然其得適足以爲怨仇之保未嘗樂易也紂燕喪其威儀望之不似人君民莫不痛其將亡也而猶荒湎不少休息其心爲酒所使忿疾强很不復畏死不醉而怒曰吳明醉者常怒也國君醉則殺人士庶人則相殺明酒之能使人怒也紂之怒至於殺其身而不畏惟多罪逋逃萃于商邑上下沈湎及殷之滅此等皆無罹乎言與紂俱死也天不爾明德之馨但聞刑戮之腥故天之降喪于殷無所愛戀者皆以其逸耳非天之虐殷人自速

其辜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撫安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

劼固也堅固汝心敬畏殷賢臣之在侯甸男衛者

矧太史友內史友

當時二賢臣封所友者

越獻臣百宗工

及茲之賢臣與凡大臣百執也

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休德也采事也服休以德爲事者也服采以事爲事者也

矧惟若疇圻父

疇誰也司馬主封圻曰圻父所以訶問寇敵者實誰曰陳利兵而誰何

薄違農父

薄近也違去也司徒訓農敷五教曰農父去民最近

也
若保宏父
保安也宏大也司空斥大都邑曰宏父以保安民居
者
定辟
諸侯以定位爲難故春秋傳曰厚問定君于石子又
秦伯謂晉惠公入而未定列故周公戒康叔敬畏衆
賢士以定位也
矧汝剛制于酒
酒非剛者不能制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
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死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
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詳不
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
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
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舊說以爲羣飲者周人則
殺之殷人則勿殺也民同犯一罪而殺其一不殺其

一周人其肯服乎民羣飲則死公卿大夫羣飲可不
誅乎不誅吏則無以禁民吏民皆誅則桀紂之虐不
至于此矣皆事之必不然者予不可以不論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敎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敎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
同于殺
此謂凡湎于酒而不爲他大姦者也不擇殷周而周
公特言殷者蓋爲妹邦化紂之俗諸臣百工皆沉湎
而況民乎故凡湎于酒者皆可敎不可殺不分殷周

也有斯明享者哀敎之意達于民如達于神也如此
豈復有不用命者乎若我初不知恤此不潔治其事
則是陷民于死同于我殺之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禁之難行者莫若酒周公憂之深矣故卒告之曰汝
既常聽用我所畏慎者又當專建一司以察沉湎若
以泛責羣吏而不辯其司禁必不行矣或曰自漢武
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竄或不貲未
嘗以少衰而私釀終不能絕也周公獨何以禁之曰

周公無所利于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管其子
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管其子而責之學乙
管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

東坡書傳卷十二

東坡書傳卷十三

周書

梓材第十三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大家者如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此
晉魯齊楚之所恃以爲骨幹者無之則無以爲國也
故曰季氏亡則魯不昌然其擅威福竊國命則有之
矣古者國君馭此爲難孟子所謂不得罪于巨室者
周公敎康叔曰汝上不得罪于王下不得罪於巨室

則國安矣人君多疾惡于巨室所惡于巨室者惡其
危國也周公曰無庸疾也汝得民與臣而國自安巨
室何爲乎故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
王上下情通謂之達以爾臣民之心達大家之心以
爾賢臣聽于周以達王心而國安矣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
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
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
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
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自此以下文多不類古今解者皆隨文附致不厭人
情當以意求之乃得其當時衛有大家得罪于衛當
誅而未決者周公之意以謂新殺武庚管叔刑不可
遂故敎康叔以和緩治之越及也汝當晏然如平常
時及曰此我之官師相師不可去也以至于三卿之
正長及其旅士亦皆曰我非危殺人者也君臣皆爲
寬辟以逭罪人使亡也此大家之長先爲國君之所
敬勞今雖有罪未可殺也當徂此敬勞者而已蓋使

之去國也然後治其餘黨亦不可盡法也往者流也
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者謂以流宥五刑也歷人者
罪人之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者此殺人與歷
人皆以流宥之也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者傷毀
人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痍也是人因爲君幹事而痍
傷人者可以直宥也于是王乃啓監厥亂爲民而戒
慰之曰無相戕無相虐王又收恤此大家破亡之餘
而鎮撫之禮敬其鰥寡比及其婦女使共由此道以
相容也至矣王之仁也邦君御事所當則傚其命令
當何所用乎亦用此而已亂生于激事不小忍而求
速決則數故横生廝所不至小引延之人靜而亂自
衰使相容養以至恬安是謂引養引恬古我先王未
有不順此者監無所用殺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

稽考也敷治也菑去草穢也陳脩脩舊也疆畔也畎
溝也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

塗塈墐飾之也茨苫蓋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梓良材可爲器者丹雘膠漆五采也田既敷菑室既
垣墉器既樸斲則當因舊守成而凋邑之不當復有
所建立除治也以言康叔既已立國定位不當横有
所斬艾斲削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

夾近也懷遠爲近也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

享朝享也王謂諸侯爲兄弟凡言用德者皆謂不用
刑也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后今王也亦用此常道以集天下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此言專言王惟不殺則子孫萬年享國故以天付爲
言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

民迷失道故先後之

用懌先王受命

不惟以悅民心亦以悅天命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其文皆奧雅非世俗所能通學
者見其書紛然若有殺罰之言因爲之說曰康誥所
戒大抵先言殺罰盜衛地服紂成俗小人衆多所以
治之先後緩急當如此予詳考四篇之文雖古語淵
慤然皆粲有條理反覆丁寧以殺爲戒以不殺爲德
此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故周有天下八
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
子孫者多矣天人之際有不可盡知者至于殺不殺
之報一一若符契可見也而世主不以爲監小人又
或附會六經醞釀鍛鍊以勸之殺悲夫殆哉唐末五
代之亂殺人如飲食周太祖叛漢漢隱帝使開封尹
劉銖屠其家百口太祖既克京師夜召其故人知星
者趙延義問漢祚所以短促者延義答曰漢本未亡
以刑殺冤濫故不及期而滅時太祖方以兵圍銖及
蘇逢吉第旦且滅其族聞延義言矍然貸之誅止其
身予讀至此未嘗不流涕太息故表其事于書傳以

救世云

周書

召誥第十四

成王在豐

文王都豐豐在京兆鄠縣東

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則已有都洛之意而周公成
王成之且以殷餘頑民爲遷故營洛而遷焉太史公
曰洛邑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
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洛邑所謂周葬
于畢在鄗東南杜昆明成王雖營洛而不遷都蓋營
因巡狩而朝諸侯于洛邑云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王自鎬至豐以營洛之事告文王廟鄗在上林昆明
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朏明也月二日明生之名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

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
成

庶殷凡殷民也位朝市宗廟郊社之位洛汭洛水北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徧觀所營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帝及配者各一牛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用太牢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此之謂書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言殷人悅而聽命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

旅讀如庭實旅百之旅諸侯之幣旅王而及公者尊周公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庶殷諸侯皆在故召公託爲遜辭曰誥告汝御事以下也言殷嗣以元子嗣位而帝改其命以授周今王受命雖無疆之福亦無疆之憂其可不敬乎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此所謂無疆之憂也殷雖滅其先哲王固在天也其後王後民至于今茲猶服用其福祿其心終不忘報殺以復國也如武庚者謀以何隙者多矣其智藏于中其病則在也夫夫人也猶曰人人也各抱持其婦子以哀痛呼天徂往其逃亡出其因執以叛我者蓋有之矣王其可不大畏乎天其哀我民其亦眷命

于勉德者主其速敬德定天命也召公之誥王也庶殷皆在而出此言亦如微子之命有上帝時歆萬邦作式之辭古之人無所忌諱忠厚之至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從子與子也堯舜與賢禹與子而禹也言我觀夏殷之世天之迪夏也迪其與子而保安之其迪殷也迪其能用伊尹格天之臣而保安之夏殷之哲王皆能嚮天之所順以考其意而其後王皆以失道而墜厥命矣今王其無棄老成人以考古人之傳況能博謀于衆以求天心乎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
王雖幼周之元子也其大能以諴感民矣宜及今休其德
王不敢後
王疾敬德不肯遲也

用顧畏于民碞
碞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于民者矣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服事也洛邑爲天下中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王能訓服殷之御事使比附介副于我周御事矣又當節文殷人之善性使日進于善作所者所作政事也既敬其事又敬其德則至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召公恐成王恃天命以自安故又戒之曰夏殷之所以多歷年與其所以不永延者其受天命皆非我所

敢知也所知者惟不敬德以墜厥命也今王亦監此二國修人事而已功事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習于上則智習于下則愚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惟德是用不用刑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古今說者皆謂召公戒王過用非常之法又勸王亦須果敢殄滅殺戮以爲治嗚呼殄滅殺戮桀紂之事桀紂猶有所不果而召公乃勸王使果于殄戮而無疑嗚呼儒者之叛道一至于此哉皐陶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人主之用刑憂其不愼不憂其不果也憂其殺不辜不憂其失不經也今召公方戒王以愼罰言未絕而又勸王以果于殄戮則皐陶不當戒舜以寧失不經乎季康子問孔子曰如殺無道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

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夫殺無道以就
有道爲政者之所不免其言蓋未爲過也而孔子惡
之如此惡其恃殺以爲政也今予詳考召公之言本
不如說者之意蓋曰王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
敢于法外殄戮以治之民自用非法我自用法民自
過我自不過稱罪作刑而已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及
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
此則法用于天下王亦顯矣兵固不可弭也而佳兵
者必亂刑固不可廢也而恃刑者必亡痛召公之意
爲俗儒所誣以啓後世之虐政故具論之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
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殷且以
民心爲天命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
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
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庶殷離已丕作召公憂其間尚有反側自疑者故因

其大和會而協同之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友
民周民也百君子者殷周之賢士大夫也自今以往
殷人周人與百君子皆保受王之威德王當終永天
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爲勤勞也奉幣贊王祈
天永命而已

周書

洛誥第十五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周人謂洛爲成周謂鎬爲宗周此下有脫簡在康誥
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下屬周公拜手稽首
之文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周公雖不居位稱王然實行王事至此歸政則成王
之德始明于天下故曰復子明辟曰子者叔父家人
之辭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徧保大相東土其基作
民明辟

基始也周公以營洛爲定天命何也易曰渙亨王假

有廟言天下方渙故而王乃有宗廟則民心一方漢
之初定蕭何築未央宮東闕北闕武庫宮室極壯麗
亦所以示天下不渝而定民心也周公言我欲歸政
久矣王之意若有所不敢及天命之始而定命者我
所以少留嗣行保佑之事以卒營洛之功爲復辟之
始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

今河朔黎陽也周公營東都本以處殷餘民民懷土
重遷故以都河朔爲近便卜不吉然後卜洛也

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
食

卜必以墨墨食乃兆蓋有龜不兆者

伻來以圖及獻卜

伻使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
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
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周公歸政王未敢當欲與周公共政若二君然故曰

作周匹休再卜皆吉我二人當共正天下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稱舉也殷禮盛禮也雖不在祀典者皆次秩而祭之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
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
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
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
新邑伻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成王欲與周公共政如二君周公不可曰汝用我言
足矣我整齊百官使從汝于周者將使辦事也今王
肇稱盛禮祀于新邑且命我曰記功臣之尊者使列
于祭祀又命曰汝受命厚輔我其重且嚴如此今我
大閱視爾功賞故籍而所用者乃汝自受教之官皆
汝私人非我所齊百工也于是周公乃訓責成王曰
孺子其有黨乎自今以往孺子其以黨爲政乎此雖
小過如火始作不卽撲滅則其所灼爆者漸不可絕
矣自今以往凡處彝常及有所鎮撫之事當如我爲
政時惟用周官勿參以私人今在新邑使人有所嚮

往者當卽用舊僚而明作其有功者惇大故心裕廣
汝德勿牽于私昵則汝永有辭于天下矣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
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
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享朝享也儀不及物與不朝同爽失也禮失而人慢
也小人以賄說人必餙于禮故孔子曰獨飽于少施
氏者遠小人也周公戒成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
其役志于物而不役志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

此治亂之本故周公特言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爲
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謂魯穆叔曰自今以往兵
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
而好賄則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
方鎮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政以至于亡周
公之戒至矣哉
乃惟孺子頒朕
徒以高爵厚祿賜我而已
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

曾不暇聽我教汝輔民之常道也
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
蘉勉也成王曰公其以予億萬年公答以永年之道
如此則不永也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正父諸正圖之老如圻父農父宏父之類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勤王修農事者民有餘裕則不去也我不裕民而彼
或裕之則無遠而逝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
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
和恒常和也
居師
定民居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惇宗厚宗族也將禮秉禮也稱秩元祀舉大祀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
文武勤教

迓衡導我于治平
予沖子夙夜毖祀
祭則我沖子政則周公
王曰公功棐迪篤
公之功輔我以道者厚矣
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成王許周公復辟之事曰我其退歸宗周而即辟焉
今當命伯禽爲公後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方以道濟四方凡宗廟之禮所以鎮撫公之元勳者
亦未定也成王蓋有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意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惟以伯禽爲諸侯以監臨我士民及庶官也
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保濟文武所受民爲四方之輔也
予曰公定予往已
公留相我我歸宗周矣
公功肅將祗歡

祗大也公之功肅將民心大得其歡
公無困哉
去我則困我也
我惟無斁其康事
不厭康民之事
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刑儀刑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
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弘大成王之恭德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
厚施典法于賢人
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後世言周之恭王者以成王爲先古之言恭者甚盛
德不敢居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
事有恪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
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多子衆賢也後世言周之信臣者以周公爲先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考我所以明子之法乃盡文王德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
享
秬黑黍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以黑黍爲酒合
以鬱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于祼王使人來戒
飭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祭寧周公拜手稽首而致之
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神明也古者有
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
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設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
歟
予不敢宿
周公不敢當此禮即日歸之文武不敢以王命宿于
家
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
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周公以秬鬯二卣禋于文武且祝之曰使我國家順

厚以敘身其康强無有遘疾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永觀朕我孺子而懷其德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

是歲始冬烝于洛

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宗廟用太牢此云牛一者告立周公後加之周尚赤故騂牛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

王賓諸侯殺騂以禋諸侯咸格

王入太室祼

太室清廟中央室也祼以圭瓚酌秬鬯以灌地求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前告神後告伯禽也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東坡書傳卷十三

東坡書傳卷十四

周書

多士第十六

成王命多士周公傳之作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始于三月冀王自還也商王士有殷民在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

明威王罰一也在天則明威在人則王罰

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勑正也不論勢而論理曰小國非有勝商之形曰非敢非有覬商之心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

人心不與乎天心天心常導乎人心

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

順理則逸從欲則危雖有釋非之辭帝不聽也

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甸治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言天不畀紂使不明于德凡小大邦爲紂所刑喪者

皆有辭于罰不暇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言我周文王武王皆繼行大事

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

將有割殷之事必先告正于天而後行曰將有大正于商是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我有事于四方曷嘗有再舉而後定者乎故曰惟我事不貳適貳適再往也惟于伐殷則觀政而歸已而再往是我先王不忍滅商之意也故曰惟爾王家我適

不申言貳適者因前之辭也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今三監叛予惟曰此乃汝大無法非予爾動變起于爾邑予亦念天命不可不征卽於其首亂罪大者而誅之謂殺武庚管叔也肆不正者言其餘不盡繩治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洛邑在故殷西南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既遷爾于洛乃安居無後命矣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言湯之革夏其故事皆在典冊爾所知也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夏臣之有道者湯皆選用爲近臣在王庭其可以任事者則爲百僚而今不然以爲怨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我知用德而已爾乃與三監叛我豈敢求爾於商邑而用之乎
予惟率肆矜爾
循湯故事而矜赦汝則可
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東征誅三監及奄遷四國民于遠當此時爾協比以事我宗臣多遜不遜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爾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至而無所容亦爲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居故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幹事也止居也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汝能敬天安居汝子其有興者非遷洛何從得之殷人之怨不在王庭百僚故成王以此答其意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王言爾子孫當有顯者殷人喜而記之異日王告之曰及爾子孫之顯是時我當復言之于爾所居信其言以大慰之也非一日之言故以又曰別之
周書

無逸第十七
周公作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舊說先知農事之艱難乃謀逸豫非也周公方以逸爲深戒何其謀逸之亟也蓋曰王當先知稼穡之道爲艱難乃所以逸樂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以生者知此則不妨農時不奪民利不盡民力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雖農夫之子生而飽煖則不知艱難而況王乎以訓王無忘太王王季文武之勤勞王業也
戲侮曰諺大言曰誕信哉周公之言也曰昔之人無聞知至于今閭巷田里之民有不令子弟猶皆相師爲此言也是蠛蠓蛾蟻周公何誅焉而載于書曰以戒成王也人君欲自恣於逸樂者必先詆娸先王戲玩老成而小人諂張爲幻者又勸成之韓非之言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麑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飲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殽于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停水致之海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而目黧黑遂以死于外葬于會稽雖臣虜之勞不烈于此矣然則天子所以貴于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自取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非賢者之所務也此其論豈不出于昔之人無聞知也哉其言至淺陋而世主悅之故韓非一言覆秦殺二世如反

掌自漢以來學者雖鄙申韓不取然世主心悅其言而陰用之小人之欲得君者必私習其說或誦言稱舉之故其學至于今猶行也予是以具論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太戊也此書方論享國之長短故先言享國之最長者非世次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雍和也以其久不言之故言則天下信之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
其在祖甲不聽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太甲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康功安人之功田功農功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鮮貧乏者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言不以庶邦貢賦供私事也

文王受命惟中身
文王九十七而終卽位之年四十七
厥享國五十年
令德之主欲其長有天下以庇民仁人之意莫急于此此周公所以身代武王也人莫不好逸欲而其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之所爲作也然猶不信者以逸欲爲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如此矣夫多欲而不享國者皆是也漢武明皇十一而已豈可望哉飲酖食野葛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效乎使人主不壽者五一曰色二曰酒三曰便辟佞四曰臺榭游觀五曰田獵此五者無逸之所諱也既困其身又困其民民怨咨籲天此最害壽之大者予欲以惡衣食遠女色卑宮室罷遊田夙興勤勞以此五物者爲人主永年之藥石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

以百日之憂而開一日之樂疑若可許也然周公不許防其漸也曰此非所以訓民順天也言此者必有大咎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酗者用酒而怒輒用兵刑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譸狂也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古之人相與訓戒者其言皆切近明白世之所共知者也若曰不殺爲仁殺爲不仁薄斂爲有德厚賦爲無道此古今不刊之語先王之正刑也及小人爲幻或師申韓之學或誦六經以文姦言則曰多殺所以爲仁也厚斂所以爲德也高臺深池女色畋遊皆不害霸此理之必不然而其學之有師言之有章世主多喜之此之謂幻幻能害壽以其能怨詛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古之哲王莫不如此而專言四人此四人尤以此顯於世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人不怨譏者而怨鷄者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東坡書傳卷十四

東坡書傳卷第十五

周書

君奭第十八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
三公論道左右相任事周公召公以師保爲左右相
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書敍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方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晏然不自疑當時大臣亦莫之疑者何獨召公也今已復子明辟召公復何疑乎然則何爲

不悅也功成身退天之道也故伊尹既復政則告歸而周公不歸此召公所以不悅也然則周公何以不歸也察成王之德未可以舍而去也周公齊百官以從王而王之所用悉其私人受教于王者此其德豈能離師輔而弗反也哉故召公之不悅爲周公謀也人臣之常道也而周公之不歸爲周謀也宗臣之深憂也召公豈獨欲周公之歸哉蓋亦欲因復辟之初而退老于厥邑特以周公未歸故不敢也何以知之此書非獨周公自言其當留亦多留召公語以此知召公欲去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周公昔嘗告召公曰天其將使周室永孚于休歟抑將終出于不祥歟皆未可知也于時召公答曰是在我而已我若能祗上帝命不敢荒寧則天永孚于休若其以念我天威及使我民無所尤違則天將終出

于不祥此皆在人而已今我不去正為此耳故舉其
昔言以喻之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此皆罪成王之言在察也過絕也佚失也經歷歷年
長久言我察成王之德大未能事天地過絕放失前
人之光明蓋生于深宮之中不知天命不易我若去
之其將弗永年矣周公蓋以丕視功載知其如此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沖子之不正吾亦安能正之哉獨示之以前人光明
之德使不習于下流其為正也大矣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
命
天命不常我所以輔成王之道惟以延武王之德使
天下不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
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即伊尹也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湯初克夏欲遷夏社作臣扈之篇湯享國十三年又
七年而太甲立太甲享國三十二年又更四帝乃至
太戊而臣扈猶在豈非壽百餘歲歟
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賢亦巫咸之子孫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
能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皆配食于廟乎在武
丁時不言傅說豈傅說不配食乎配天之王乎其詳
不可得而聞矣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陳久也陟升遐也言此諸臣為政不久則不能保乂
有殷且使其王升遐則配天致殷有天下多歷年所
此周公所以久留之意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
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
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此明主賢臣為政既久則天乃為純佑者是命商之
百族大姓及王臣之微者實皆秉德明恤以至于小
臣藩屏侯甸者皆得其人況于奔走執事之臣皆以
此道此德舉用乂厥辟以上下同德故有事于四方
則民信之若蓍龜然此又周公久留之意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天壽此中宗高宗祖甲和平至道之王使保乂有殷
此三王皆能畢天滅威滅威者除害也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汝若憂思深長則天命乃可堅固汝其念有以為明
我邦者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
躬
寧王武王也天降割喪文王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天
命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諸夏也
亦惟有若虢叔

王季子文王弟
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五人皆賢臣有道德者不及太公望者太公專治兵
事功臣非周公所先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此五人者文王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友也故曰文
王若不能與此五人者往來使以常道教文王則無
德以降于國人也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
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迪見者以道顯也冒聞者以德被天下聞也
武王惟茲四人
虢叔亡矣
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
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凡周德之所被及者其民盡稱誦武王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
在位誕無我責

游大川者必濟而後已今予與汝奭同濟小子其可
以中流而止乎
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
格
周人以鸑鷟鳴于岐山為文王受命之符故其詩曰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我與汝奭皆文王舊臣同聞鳴
鳥者也我與汝同聞見受命之符而今又同輔孺子
其可以不俟王業之大成而言去乎我當收耇成王
不勉不及之心又當留汝奭耇老成人以自助汝若

不降意小留則是天不欲我終王業定天命也天如
不欲我終王業定天命則當時必不使我與汝同聞
嗚鳥矣況能格于皇天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告君乃猷裕我
謀廣我意
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
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曰前人

敷其心腹以命汝位三公以爲民極且曰汝當明勗
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于相信如車之有兩也并力
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
王之言如此而可以求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
告汝以我誠心
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殷之喪其否塞大亂至于如此可不懼乎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
襄成也予本不欲如此告也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
與汝二人而已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
汝聞我言而心有合也曰信如我言在我二人而已
然今天方保周王室日以大在我二人受此福乎德
勝福則安福勝德則危今天休滋至恐二人德不能
勝也由此知召公之不悅蓋以滿溢爲憂也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周公言汝與以滿溢爲憂乎則當求俊民而顯明之

他日讓此後人惟昌大之時而去未晚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以我二人厚輔之故周室乃有今日之休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我以今日之休爲未足也惟至于日月所照莫不祗
服乃已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
惠若言順也
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予惟哀天命之不終及民之無辜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
茲往敬用治
周書
蔡仲之命第十九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叔死于囚不得稱沒仲爲卿士無囚父用子之理
蓋釋之矣仲踐蔡叔之舊國以鮮爲始封之君則屬
既赦其罪矣故得稱沒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
蔡叔于郭鄰
郭鄰也周禮六遂五家爲鄰
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周公不以流言殺骨肉若管叔不挾武庚以叛亦不
誅也蔡叔囚而不誅至子乃封霍叔降而不囚三年
復封之霍此周公治親之道也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理蓋職在而輒立衛是以亂

孔子將爲政于衛必以正名爲先則周公封蔡仲必
在叔卒之後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
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
乃邁迹自身
邁德自己使人可以循迹而法汝也
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
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
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

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
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
明亂舊章
中情也治國濟民皆以情不以僞也中不足則必爲
詐外故作聰明而實聰明者未嘗亂舊章也
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
以一偏之言而改其常度非其本心也生于視聽之
不審爾故患在欲速不在緩緩則視聽審而事無不
中矣
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晏子謂齊景公古之居此者有蒲姑氏蔡安縣北有
蒲姑城二篇亡
周書
多方第二十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

誥不一然大畧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牧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卽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禁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珷玞之與美玉也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之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殷之復興也必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

周公以王命告諸侯及凡尹民者

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大降爾命謂誅三監黜殷時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圖天之命猶曰徼福于天小人之求福者必以祭祀

念汝殷人大惟徼福于天而不念祭祀是求非望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

帝非不降格于夏而夏乃大厥逸無憂民之言雖無憂民之心而有其言民猶不忍天猶赦之猶冀于初無言者棄民之深也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桀未嘗肯以一日之力勉行順天之道

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

麗著也實民之居王政之本民不土著雖堯舜不能使無亂桀之所以徼福于天者皆非其道未若閉衣食之源以定民居也

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

甲始也亂自內起

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古者謂大祭祀曰旅言不能承祀天地鬼神又不知進德之恭而大慢于民也

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叨貪也懫忿也尊用此人使劓割夏邑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

不與桀者亦大矣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義民正人也桀所害者皆正人天以此故不可使桀永年而多享也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桀之所尊用者皆不能知保享于民之道也

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開明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至也

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自湯以來皆謹土著之政民既奠居則刑罰可以勸而況于賞乎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

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屑輕也紂責命于天輕出怨天之辭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夏政不享于天則其諸侯間而取之亦如今殷之爲周取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蠲潔也烝升也其升聞于天者不潔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世未嘗有自狂作聖自聖作狂之人而有自聖作狂自狂作聖之道在念不念之間耳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須待也暇閒也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天佑殷之子孫以此五年暇以待之夫聖狂之間如反覆手而況五年之久足以悔禍復天命矣紂惟曰我民主也其若我何其言無可念聽者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

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夾輔也介助也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

道爾而數不靜者以爾心未仁也

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

輕棄天命也

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
戰要囚之
　我欲汝信于正故教告之不改則戰恐要囚之
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
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汝奔走事我我監視汝所爲五年于此矣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伯長也汝自有相君相長者至于小大衆正之人皆

　汝所能作止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
惟克勤乃事
　家不和則邑不明雖勤于事無益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
　服凶人莫如和敬
克閱于乃邑謀介
　簡邑人以自介副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
其大介賚爾
　介助也
廸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
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
　爾不我享民亦不爾享矣
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
　迪簡之命也
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將遠徙之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
敬于和則無我怨
　今既戒汝以和敬汝不能用則他日又舉今言以告
　汝無怨也

東坡書傳卷第十六

周書

立政第二十一

周公作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
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
鮮哉
　周公率羣臣進戒于王贊曰羣臣皆再拜稽首告天
子今王矣不可以幼沖自待則進戒曰王左右有牧

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
司曰準人此三事之外則有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
御者曰虎賁此褻御也周公則戒之曰非獨三事者
當擇人此褻御者亦當擇人也能知憂此者美哉鮮
矣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
　夏后氏之世王室所以大强者以求賢爲事天之實
也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
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
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
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古今學者解
三宅三俊多不同惟專以經訓經庶得其正書曰迪
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是九德爲三俊也皋陶之九德
則箕子三德之詳者也并三爲一則九德爲三俊明
矣書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是事也牧也準也爲
三宅所以宅三俊也書曰度有五刑五度有宅五宅

三居又曰茲乃三宅所以宅五流也
人之有疾也食而不棄不可棄而不食亦不可三宅
三俊如藥食之交相養而不知食之養藥耶藥之養
食耶所以宅三俊及所以宅五流者皆曰三宅如此
而後經之言可通也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謀面謀其耳目所及者言自近及遠皆大訓我德則
可以宅三俊之人既宅三俊然後可以宅五流凡民
之無義而有罪者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書曰肆往姦宄是古者謂流爲往也桀之所往者無
罪之人所任者皆小人殘民者也所往所任皆出于
暴德是以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
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
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耿光也成湯既以升聞大治上帝之命則以三宅去
凶人凶人各即其宅然後宅俊其所謂俊者皆其有

東坡書傳卷十六　三　照曠閣

德者也故曰三有俊克即俊聚人去凶而後用賢夏
后氏用賢而後去凶各從當時之宜要之二者相資
而成也禮曰夏后氏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殷人
先罰而後賞蓋釋立政之文而立此言不知聖人之
賞罰應物而作無所先後也湯惟嚴敬用宅俊故能
內協商邑外以顯德于四方也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
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
命奄甸萬姓
甸治也帝欽我面罰對使我有諸夏法湯受命而治
萬姓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
上帝立民長伯
君子小人各知其本心去凶進賢各得其實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此三事皆大臣
也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東坡書傳卷十六　四　照曠閣

自此以下皆小臣或其遠外者趣馬掌馬也小尹小
官之長也
左右攜僕
執持器物者
百司庶府
府庫藏吏也
大都小伯
大都之伯在牧人中矣此其小伯也
藝人
執技數事上者
表臣百司
表外也有兩百司此其外者也
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太史下大夫掌六典之貳尹伯庶常吉士皆當時小
官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六卿獨數其三不及冢宰宗伯司寇者周公以師兼
冢宰周公謂蘇忿生爲蘇公是蘇公以公兼司寇也

東坡書傳卷十六　五　照曠閣

而宗伯則召公兼之貳亞其貳也旅其士也卿在常
任中矣此言其亞旅而已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蠻夷之民微盧之衆及三亳阪險之地皆有尹正湯
始都亳其後屢遷所遷之地皆有亳名故曰亳或曰
衆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歷數此者欲得
其人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
能知君子小人之心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常任常伯必以德選不言準人者容以才進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
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所知者三宅三俊去凶
用賢之事而已至于庶言有司所下教令也庶獄獄
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文王皆不敢下侵有司
之事惟使有司牧夫訓治用命及違命者而已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

東坡書傳卷十六　六　照曠閣

並受此丕丕基
武王但擴存文王之功不改其義德而從其有容之
德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
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其心如其言是謂若
相我受民
助我所受民
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既灼知其心而後用既用則勿以讒言讒間之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
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一話一言爾斯行之則不
勝其弊以其不勝弊而舉棄之則所丧亦多矣必受
而擇之末惟成德之彦則不可以小道小言疑也故
一話一言終必付之而後可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我受美言于人不敢自有爾獻之于王也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心有邪正事有是非正心而求其理未有不得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
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人有臨事而失其常不如所期者故已宅則復繹之
者紬繹其所已行之事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
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勱勉也何謂憸人賈誼賦曰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
煇而下之見世德之險徵兮遥增擊而去之是之謂
憸人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夫周公戒以獄爲兢故此篇之終特以囑司寇蘇公
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
不服
罔有不服則兵初不用也然不可以不用而不以時
詰治之
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

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人之才德長于此者天下之所其推而不可易也是
之謂常人如廷尉用張釋之于定國吏部尚書用山
濤度支用劉晏此非常人乎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
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
司寇此言其能敬用獄以長王國是爲三公也列者
前後相比猶今之言例也以舊事爲比而用其輕重
之中者也呼太史而告之者欲書之于史以爲後世
法也

周書

周官第二十二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殷末淮夷未滅則成王有所不暇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
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書曰侯甸男邦采衛此周五服之名也禹貢五服甸
畿內周五服在王畿千里之外并畿內爲六服畫晉
也治官治事之官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
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
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唐虞官百而天下治夏商官倍之德衰而政卑也
堯舜官天下無患失之憂故任人而不任法人得自
盡也故法簡官少而事省夏商家天下惟恐失之不
敢以付人人與法相持而行故法煩官多而事冗後

世德愈衰政愈卑人愈不信而一付之法吏不敢任
事相倚以苟免故法愈亂官愈多而事不舉人主知
此則治幾（一作矣）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明王觀唐虞夏商之政而知爲國不在官多而在得
人故官不必備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
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師傅保皆論道國以道爲稱以政事稱之與刑無相
奪倫而陰陽和
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
亮天地弼予一人
孤特也此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以重之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政教禮刑無所不掌謂之邦治而百官總已以聽焉
故冢宰爲天官必三公兼之旅卿或兼或特命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司徒之職如地之生物富而能教之故爲地官擾馴
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
國
王者以禮樂治天下政所從出本于禮而成于政和
如天之春萬物生焉而盛于夏故宗伯爲春官司馬
爲夏官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如秋之肅殺萬物故司寇爲秋官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民各有居室如冬之盛藏故司空爲冬官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
九州之牧也
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
一朝畢朝也朝以遠近爲疏數六年而徧五服畢朝也
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夏商以來人主奉養日侈供衛日廣亦不能數巡守故以五載爲十二年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令出不善知而改之猶賢于不反也然數出數改則民不復信上雖有善令不行矣故敎以善令非敎其遂非也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春秋傳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也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其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于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而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于此哉
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
小人不利于用常法常以利口亂政

蓄疑敗謀
人主闕護言不即辨而藏之中曰蓄疑敗謀害政無大于此者
怠忽荒政不學牆面涖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
未有志卑而功崇者
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媮于初必艱于終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
孟子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
爲能和是以貴之
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自有君臣以來病之矣惟讓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
三公也
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成王既黜東夷肅愼來賀
東夷淮夷也在周之東肅愼東北遠夷也
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
國語曰文王諏于蔡原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豈此榮伯也與
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畢有文武墓葬公于畢示不敢臣也亳姑蒲姑也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至此并告已遷歟二篇亡

周書
君陳第二十三
周公旣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君陳命于周公之後畢公之前必周之老臣也鄭玄以爲周公之子非也畢公成王之父師竊意四世豈以周公之子先之則公遷殷頑民于洛不必遷舊人以宅新民也洛人在內殷人在郊理必然也分正者畢命所謂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厥井疆俾克畏慕也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物之精華發越于外者爲聲色臭味是妙物也故足以移人亦足以感鬼神聖人以至治明德比于馨香有以也夫荀悅有言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君子不犯辱況于刑乎小人不忌刑況于辱乎若致化之廢推中人而臨于小人之域致化之行引小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此之謂也
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豈獨聖也凡有求而未得也無所容其愛旣得則愛衰此人之情也爲人君者不能纇諸仁藏諸用凡所以治民之具畢用而常陳則民狎而玩之矣故敎之惟風下民惟草德復有妙于風者乎

圖厥攻與或不與有廢有與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
繹
有所興廢出納皆咨于衆以度之衆言同則繹之孔
子曰巽與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爲貴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
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臣謀之而君能行此眞君之德也豈待其順之于外
云爾也哉成王之言此者非貪臣之功實欲歸功于
臣以來衆言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
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
止辟乃辟
辟而不能止辟者勿辟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狃習也常者國之舊法俗者民之所安而敗亂之害
政之尤故此三者所犯雖小亦不可宥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
德乃大
有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春秋傳曰州吁阻兵而安
忍此殘忍之忍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此容忍之
忍也古今語皆然不可亂也成王指言三細不宥則
其餘皆當宥之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者正孔子所戒
小不忍則亂大謀者也而近世學者乃謂當斷不可
以不忍忍所以爲義是成王敎君陳果于刑殺以殘
忍爲義也夫不忍人之心人之本心也故古者以不
忍勸人以容忍勸人也則有之矣未有以殘忍勸人

者也不仁之禍至六經而止今乃析言誣經以助發
之子不可以不論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
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
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
有辭于永世

東坡書傳卷第十七
周書
顧命第二十四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畢公高周之同姓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有疾不豫
甲子王乃洮頮水
發大命當齋戒沐浴今有疾不能沐浴洮頮水而已洮盥

也頮洗面也
相被冕服憑玉几
相相禮者以袞冕服被王身也大朝覲設左右玉几
乃同召太保奭
召公爲保兼冢宰
芮伯
司徒
彤伯
宗伯
畢公
畢公三公亦兼司馬
衛侯
春秋傳康叔爲司寇
毛公
司空也史記有毛叔鄭五人皆姬姓惟彤伯姒姓
師氏
師氏中大夫居虎門之左
虎臣

虎賁氏
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
漸進也幾危也
病日臻既彌留
臻至也彌甚也疾甚將去而少留也
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麗土著也文武先定民居乃教之既教則集之民既
集教用命乃能開達殷之速否也
在後之侗
侗愚也揚雄曰倥侗顓蒙
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
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
康王也
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
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恭敬可以濟大難但世以威儀爲文飾而已不知其
爲濟難之具也故曰自亂于威儀幾危也非幾者安

也雖安爲可畏不可以冒進也死生之際聖賢之所
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
保世之言其不死于燕安婦人之手明矣其致刑措
宜哉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綴衣幄帳也羣臣既出故徹幄帳于中庭王反路寢之
室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
伋太公望子爰及也詩曰爰及姜女

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成王之崩子釗固在王所今乃出之于路寢門外而
復逆之蓋所以表異之也
延入翼室
路寢旁左右翼室也成王喪在路寢故于釗廬于翼
室
恤宅宗
爲憂居之主也
丁卯命作册度
以法度作册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自西伯入爲相召公也須材以供喪用
狄設黼扆綴衣
狄下士扆屏風爲斧文也
牖間南嚮
戶牖間也
敷重篾席
桃竹枝席也
黼純
黼黑白也純緣也
華玉仍几
華玉色玉也仍因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因生
時所設色玉左右几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
西序東嚮
東西廂謂之序
敷重底席
底蒻席也

綴純
綴雜彩也
文貝仍几
以文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
豐莞席也
畫純
繪緣也
雕玉仍几
以刻玉飾几此養國老享羣臣之坐也
西夾南嚮
西廂夾室
敷重筍席
筍竹席也
玄紛純
紛組也以玄組爲緣
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故几席質儉無貝玉之飾將齊

先王之顧命也不知神之所在于此乎于彼乎故兼
設平生之坐也
越玉五重
及玉五重謂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也
陳寶
謂赤刀以下衆寶
赤刀大訓
虞夏商之書
弘璧

大璧也
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
八卦也
在東序胤之舞衣
胤國所爲舞者之衣
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
兌和古之巧人
垂之竹矢
垂舜共工
在東房
舞衣鼖鼓弓竹矢皆以古物寳之如後世寳孔子履也

大輅在賓階面
大輅玉輅
綴輅在阼階面
綴輅金輅
先輅在左塾之前
先輅象輅塾夾門堂也
次輅在右塾之前
次輅木輅也革輅不陳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雀弁赤黑如雀頭色惠三隅矛畢門路寢門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
綦弁青黑色堂廉曰戺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
劉鉞屬
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

執瞿立于西垂
戣瞿皆戟屬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銳當作鈗說文曰鈗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鋭冕大夫服弁士服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麻冕三十升麻爲冕蓋衮冕也衮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者以釋喪服吉示變也王方自外入受命傳命者自阼階升則王當從賓階也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禮曰子羔之襲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鄭元云畫者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錯殺之蟻結似今蚍文畫蟻裳亦爲此文與君臣皆吉服然皆有變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太宗上宗皆大宗伯也彤纁也纁裳亦變也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
介圭大圭尺有二寸王所守也同爵名瑁四寸王所執以朝諸侯傳顧命授圭瑁當阼階升也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
書册也王在西階上故太史由此以册御王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册矣此太史口陳者卞法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太保實三爵于王王受而置之曰宿祭先曰祭至齊而不飲曰咤曰嚌示飲而實不忍也上宗曰饗以嘏王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
易爵而洗也
秉璋以酢
半圭曰璋太保奠此爵以爲王酢已也
授宗人同拜
宗人小宗伯

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
宅居其所也
王答拜太保降收
收徹也
諸侯出廟門俟
此路寢門也而謂之廟以正殯在焉
周書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康王旣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
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領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
成王之疾久矣豈西方東方諸侯來問王疾者歟
皆布乘黃朱
陳四馬黃朱鬛
賓稱奉圭兼幣

焉所以先圭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
贊土所出
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王義諸侯不忘先王之德故答拜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
冢宰司徒與羣臣進戒
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
文武誕受羑若
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周公記之謂之羑
若猶管仲鮑叔願齊桓公不忘在莒時也康王生而
富貴故于其初即位告以文武造邦之艱難以憂患
受命也
克恤西土惟新陟王
陟升遐也成王未有謚故稱新陟王
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
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
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

于天下
詩歎文武之德曰陳錫哉周言其布大利以賜天下
則天下相率而歸周及其亡也以榮夷公專利今康
王所謂丕平富者豈非陳錫布利也歟所謂不務咎
者豈非不專利以消怨咎也歟即位而首言此其與
成王皆敦刑措宜也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
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
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言諸臣忠于我所以安汝先人事先王者如盤庚告
敎之意也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
使我雖宅憂而人無不順者
無遺鞠子羞
鞠子稚子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
可乎曰不可禮變于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

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先王之命
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
也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于次入哭踊
者三乃出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大功齊衰
之服則因喪服而冠冠吉一作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
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
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
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也始死方
升孝子釋服離次出居路門之外受干戈虎賁之逆
此何禮也漢宣帝以庶人入立故遣宗正太僕奉迎
以顯異之康王元子也天下莫不知何用此紛紛也
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
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
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
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
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今康王既
以嘉服見諸侯又受乘黃玉帛之幣曾謂盛德之王
不若衰世之侯召畢公不如子產叔向乎使周公在

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于此一書也曰王矣其父
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者猶足以爲後世法孔
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以不論

東坡書傳卷第十八

周書

畢命第二十六

康王命作冊畢公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畢公弼亮四世蓋嘗相文王也至是耄矣而猶勤小物亦可謂盛德也哉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畢公蓋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

十二年為一紀

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方三監叛天下騷動天子亦不安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子思子曰昔君子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彼則安能惟聖人為能與道升降因俗立政也

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

有道者不以小大變易不忽小物斯不難大事矣

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

雖正色不言而自嚴然常敬衆言也

嘉績多于先王

自文武時已立功矣

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

癉病也

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予以書考之知商俗似秦俗蓋二世似紂也張釋之諫文帝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惟惡能及遠故秦之俗至今猶在也 秦疑當作殷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

乘勢勝物曰席

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用美物多則為人所畏服鄭子產言伯有用物宏而取精多則生為人豪死為厲鬼

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

富而能訓則可以久安其富

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康王以為邦之安危在殷士又以保釐之任為足以澤生民而服四夷其言若過然殷民至此亦不能畢叛周室如三監時矣然猶重其事如此賈誼言秦俗婦乳其兒與翁併倨母取箕帚立而誶語以此痛哭流涕太息以為漢之所憂無大于此者正此意也古之知治體者其論安危蓋如此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

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為不足為者也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前政謂周公君陳也

周書

君牙第二十七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滿康王孫昭王子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曰月為常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方周之盛越裳氏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疾風暴雨也中國其有聖人乎方是時四夷之民莫不戴王雖風

雨天事非人力者亦歸德于王及其衰也一寒一暑
亦惟王之怨是故聖人以民心爲存亡一失其心無
動而非怨者賞則謂之私罰則謂之虐作德則謂之
僞不作則謂之漫出令而不信無事而致謗皆王之
督也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
助辦豫且以爲德豈復有風雨寒暑之怨乎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
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
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
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先正周召畢公之流
嗚呼予讀穆王之書一篇然後知周德之衰有以也
夫昭王南征而不復至齊桓公乃以問楚是楚穆王
之世君弑而賊不討也而王初無憤恥之意乃欲以
車轍馬跡周于天下今觀君牙伯冏二書皆無哀痛
惻怛之語但曰嗣先人宅丕后而已足以見無道之
情非祭公謀父以祈招之詩收王之放心則王不復
矣呂刑有哀矜之情蓋在感悔之後時已耄矣

周書

冏命第二十八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太僕正太御中大夫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
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
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
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
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
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
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
諛厥后自聖
至哉此言可以補說命之缺也孔子取于君牙伯冏
二書者獨斯言歟
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
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
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辜
引小人以昵王人臣不敬莫大于此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憲典也迪上以先王之典也

東坡書傳卷第十九

周書

呂刑第二十九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穆王命呂侯作此書史記作甫侯堯舜之刑至禹明
備後王德衰而政煩故稍增重積累世之漸非一人
之意也至周公時五刑之屬各五百周公非不能改
以從夏蓋世習重法而驟輕之則姦民肆而良民病
矣及成康刑措穆王之末姦益衰少而後乃敢改也

周公之刑二千五百穆王之三千雖增其科條而入
墨劓者多入宮辟者少也贖者疑赦之罰耳然訓刑
必以贖者非贖之緩數無以爲五刑輕重之率也如
今世徒流皆折杖非以杖數折不知徒流增減之率
也呂刑孝經禮記皆作甫刑說者謂呂侯後封甫詩
之申甫是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刑必老者制之以其更事而仁也耄荒度作刑者以
耄年而大度作刑書禹曰予荒度土功度刹也猶漢
高祖約法三章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
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炎帝世衰蚩尤作亂黃帝誅之自蚩尤以前未有以
兵强天下者鴟義以殺爲義如鴟也所謂俠也矯
詐虔劉也凡民爲姦者皆祖蚩尤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
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蚩尤既倡民爲姦苗民又不用善但過作劓鼻刵耳

椓竅黥而殺戮五虐之刑而謂之法苟麗于法者必
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寃訴爲差別有辭無辭皆刑
之也自苗民以前亦未有作五虐之刑者故舉此二
人以爲亂始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人無所訴則訴于鬼神德衰政亂則鬼神制世民相
與反覆詛盟而已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
無德刑之香也
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
無世在下
皇帝堯也分北三苗遏其君于三危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
民瀆于詛盟祭祀家爲巫史堯乃命重黎授時勸農
而禁淫祀人神不復相亂故曰絕地天通重黎卽羲
和也
罔有降格
虢之亡也有神降于莘蓋此類也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自諸侯以及其臣下皆修明人事而輔常道故鰥寡
無蔽塞之者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國無政天子欲聞民言豈易得其實哉故政清而後
民可問也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非德之威所謂虐也非德之明所謂察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夫聽則入刑聽刑一物也折折衷也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
殷于民
殷富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士皋陶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
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訖盡也威貴有勢者棐富貴之勢以爲姦不可以不
盡法非盡于威則盡于富其餘貧賤者則容有所不

盡也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修其敬畏至于口無擇言此盛德之士也何以貴之
子與獄曰獄聽事也而聖人盡心焉其德人人之深
動天地感鬼神無大于獄者故盛德之士皆用爲之
皐陶遠矣莫得其詳如漢張釋之于定國唐徐有功
民皆自以爲不冤其不信之信幾于聖與仁者豈非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之人哉若斯人者將與天合德
子孫其必有興者非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而何漢楊
賜辭廷尉之命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焉
蓋吝之也書蓋以爲惟克天德自作元命者何吝之
有此俗儒妄論也或然之不可以不辨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爲天牧民非爾而誰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
匪察于獄之麗
麗于獄輒刑之不復察也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
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
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
罰乃絕厥世
言當以伯夷爲監苗民爲戒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
朕言庶有格命
諸侯羣臣自其父行至于兄弟子孫皆聽朕言庶以
格天命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
獄非盡心力不得其實故無獄不以勤爲主由用也
爾當用獄吏慰安之而日愈勤者不當用戒敕之而
終不勤者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刑獄非所恃以爲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而已蓋使
我爲一日之用非究竟要道也可恃以終者其惟得
人乎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

休喜也典獄者不可以有所畏喜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三德洪範三德也以刑成德王有慶民有利則其安
長久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
祥善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罪非己造爲人所累曰及秦漢之間謂之逮此最爲
冤者所當慎故特立此法謂之及得有大獄獄吏以

多殺爲功以不避文纔爲忠有吏皁隸以多遣實繫
爲利故古者大獄有萬人者國之安危延祚長短或
寄于此故曰何度非及度其非同惡者則勿遽可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訟者兩至則士師聽其辭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簡核也孚審慮也簡孚而無辭乃正五刑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罰贖也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過失則當宥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
之
刑之而不服則贖之而不服則宥無不可者但恐
其有疵弊耳官者吏爲請求也反者報也報德怨也
內女謁也貨賕賂也來親友往來者爲言也法當同
坐故曰其罪惟均克勝也勝其非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
貌有稽
既簡且孚衆證之矣口服而貌不服此必有故不可
以不稽也
無簡不聽
初無核實之狀則此獄不當聽也
具嚴天威
所以如此者畏天威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六兩曰鍰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截鼻爲劓倍之爲二百鍰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刖足曰剕倍之又半之爲五百鍰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宮淫刑也男子腐婦人閉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大辟死刑也五刑疑則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所
謂疑者其罪既閱實矣而于用法疑耳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
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墨劓剕宮辟皆其刑也罰者罰應贖者也屬類也凡
五刑五罰之罪皆分門而類別之也
五刑之屬三千
周禮五刑之屬二千五百而此三千孝經據而用之
是孔子以夏刑爲正也
上下比罪
比例也以上下罪參驗而立例也

無僭亂辭
僭差也亂辭辭與情違者也
勿用不行
立法必用衆人所能者然後法行若責人以所不能
則是以不可行者爲法也
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察我心也法國法也內合我心外合國法乃爲得之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世或謂大罪法重而情輕則服下刑此猶可也不失
爲仁若小罪法輕情重而服上刑則不可古之用刑
者有出于法內無入于法外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故知此說之非也請設爲甲乙以解此二言甲初欲
爲強盜既至其所則不強而竊當以竊法坐之此之
謂上刑適輕下服乙初欲竊既至其所則強當以
強法坐之此之謂下刑適重上服刑貴稱罪報其所
犯之功不報其所犯之意也
輕重諸罰有權
一人同時而犯二罪一罪應劓一罪應剕則剕不並

論當以一重刑之而已然是人所犯劓罪應刑剕罪
應贖則刑之與抑贖之與盡當其劓罪而贖其餘何
謂餘曰劓之罰二百鍰既刑之矣則又贖三百鍰以
足剕罰五百鍰之數以此爲率如權石之推移以求
輕重之詳故曰輕重諸罰有權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穆王復古而不是古變今而不非今厚之至也曰各
隨世輕重而已民有犯罪于數法之前而論法于今
日者可復齊于一乎舊法輕則從舊今法輕則從今
任其不齊所以爲齊也倫者其例也要者其辭也辭
例相參考必有以處之矣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時有議新法之輕多罰而少刑恐不足以懲姦者故
王言罰之所懲雖非殺之也而民出重贖已極于病
言如是亦足矣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佞口給也良精也辯者服其口不服其心也
察辭于差

事之眞者不謀而同從其差者而詰之多得其情
非從惟從
囹圄之中何求而不得固有畏吏甚者寧死而不辯
故囚之言惟吏是從者皆非其實不可用也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
律令當令獄囚及僚吏明見相與占考之庶幾其得
其中正也
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
輸不成也囚無罪卽傾寫出之也孚審慮也成與不
咸皆當與衆審慮也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其上刑已有餘罪矣則并兩刑從一重論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
呼其大官大族而戒之
朕言多懼
民命之存亡天意之喜怒國本之安危在焉不得不
懼
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欲濟民于險難者當竭其中以聽兩辭也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
政在于天下
府聚也辜功猶言罪狀也古者謂罪有功意功其迹
狀也言獄貨非所以爲寶也但與汝典獄者聚罪狀
耳我報汝以衆罪而所當畏者天罰也非天不中
惟汝罪在人命也天旣罰汝不中之罪則民皆將我

我無復有善政在天下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
王老矣諸侯多其孫矣自今當安所監非以此德爲
民中乎
哲人惟刑
古之哲人無不以刑作德
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
無窮之稱必由五刑咸得其中則有慶五極五常也
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嘉善也王所以能輕刑者以民善故也

東坡書傳卷第二十
周書
文侯之命第三十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平王幽王之子宜臼也文侯仇義和其字也以圭爲
杓柄曰圭瓚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
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
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懷安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痛幽王犬戎之禍也
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
殄絕也純大也言善以資給惠利下民民莫爲用者
故爲犬戎所侵害我國家者亦大矣
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
西周之所以亡者無人也耆而俊者皆不在位春秋
傳曰惡貫厲豐滿而近頑嚚焉
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諸侯在我祖父行者其誰恤我哉
嗚呼有績予一人
有能致功于一人者乎
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
謂唐叔也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
汝始法文武之道以和會紹接我使得追孝于前文
人奉祭祀也

汝多修扞我于艱
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也
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
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賜弓矢使得征伐
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
簡閱其士惠恤其民
用成爾顯德
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
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
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
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篇知平王之無
志也唐德宗奉天之難陸贄爲作制書武夫悍卒皆
爲出涕唐是以復興嗚呼平王獨無此臣哉

周書

費誓第三十一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伯禽周公子費在東海郡後爲季氏邑非魯近郊望

當時治兵于費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譁讙也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成王征淮夷滅奄蓋此徐州之戎及淮浦之夷叛已
久矣及伯禽就國則並起攻魯故曰徂茲淮夷徐戎
並興徂茲者猶云往者云爾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
乃鋒刃無敢不善

敹敿鍛礪皆修治也弔精至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
牿所以械牛馬者今當用之于戰故大釋其牿淫大
也
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擭機檻也敜塞也恐傷此釋牿之牛馬此令軍所在
居民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
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軍亂生于動故軍以各居其所不動爲法若牛馬風
逸臣妾逋逃而聽其越逐則軍或以亂亦恐姦人規
亂我軍故竊牛馬誘臣妾以發之禁其主使不得捕
逐則軍自定得此風逸者皆敬復其主我當商度有
以賜汝若其越逐與其得而不復者皆有常刑
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
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
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
楨榦也師遠行則用之楨榦皆木也所以築者徐戎
淮夷近在魯東郊不伐之于郊而載糗糧遠征其國
既以甲戌築又以甲戌行何也古來未有知其說者
以予考之伯禽初至魯魯人未附韓信所謂非素拊
循士大夫驅市人而戰者若伐之于東郊魯人自戰
其地易以敗散築城而守之徐夷必爭使土功不得
成故以是日築亦以是日行徐夷方空國寇魯魯侯
乃以大兵往攻其巢穴師興之日東郊之圍自解所
謂攻其必救築者亦得成功也費誓言征言築而終
不言戰蓋妙于用兵周公之子蓋亦多材藝耳

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汝敢不供楨榦則吾之刑汝不遺餘力矣特不殺而
已糗糧芻茭不供則軍飢故皆用大刑大刑死刑也
楨榦不供比芻糧差緩故用無餘刑而非殺近時學
者乃謂無餘刑孥戮其妻子非止殺其身而已夫至
于殺而猶不止誰忍言之伯禽周公子也而至于是
哉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言魯人以別之知當時有諸侯之師也楨榦芻茭皆
重物故獨使魯人供之三郊三遂南西北方郊遂之
人東郊以備寇不供也徐夷作難久矣魯國受其害
而以宅伯禽知周公不私其子伯禽生而富貴安佚
始侯于魯遇難而能濟達于政練于兵皆見于費誓
見周公教子之有方也孔子敘書蓋取此也

周書

秦誓第三十二

秦穆公伐鄭
秦穆公任好

晉襄公帥師
襄公驩文公子
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秦穆公遣蹇叔以貪勤民爲晉所敗不殺孟明而復
用之悔過自誓孔子蓋有取焉崤在宏農澠池縣西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此篇首要言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
孔子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

也孔子蓋以爲一言而喪邦者此言也民訖自若是民盡順我而不我違衆則樂矣不幾于遊盤無度以亡其國如夏太康乎

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人知聲色之害已也然終好之如藥石之壽已也然終惡之豈好死而惡生哉私欲勝也夫惟少私寡欲者爲能受責而不責人是以難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已犯之惡既成而不可追未遷之善未成而不可稱

日月逝而不復反我心皇皇若無明日悔之至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我親在朝之謀人未見可以就問使我敬畏如古人者故且用今之流親己者而已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雖不免且用孟明然必訪諸黃髮如蹇叔之流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番番老者雖旅力既愆我猶庶幾得而用之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仡仡勇者雖射御不違我猶庶幾疎而遠之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諞巧也皇暇也仡仡勇夫且不欲而巧言令色使君子變志易辭者我何暇復多有之哉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我昧旦而起則思之矣曰安得是人哉得是人而付之子孫黎民我無憂矣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鑒此足矣

邦之杌隉

不安也

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懷安也

東坡先生書傳宋志作十三卷

四庫全書所錄亦十三卷此本作二十卷與萬卷堂書目合不知分自何人明吳興凌濛初有序表揚用修批本卷次則前有批則此二十卷似非傳寫之誤余刊周易集解仍毛氏所分卷帙蓋以書之首尾既全卷帙之分合於義無甚要害若闕耳今於是編亦仍二十卷之舊詳校付梓並凌序所稱坡公專治經明非一時諸儒可望項背傳注家頗舒徑出之上豎未入齊蜀與其振漢而宋則毋乃矜莊諸儒而兩極蘊夫有識也余亦未敢問

紀嘉慶甲子臘月二十日若雲張海鵬識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東坡書傳十三卷

萬卷堂書目作二十卷與其傳寫誤也

陸氏丁氏藏書志並有明刊本二十卷晁氏目錄有焦竑刻兩蘇經解六

十二卷其中書傳亦二十卷與藏書志同

鄭敷文書說

鄭伯熊 撰

敷文鄭氏書說

光緒壬午年
鋟於樂道齋

書自孔子刪定所存僅百篇帝王之規範悉備不幸火於秦傳註於漢而堯舜禹湯文武傳授之奧旨與夫皋夔伊傅周召警戒之微機雖老師宿儒皓首窮經枝詞蔓說汗牛充棟曾不能髣髴其萬一而無所考證至于今千有餘歲然心本同然理不終泯自伊洛諸先生力尋墜緒遠紹正學而敷文鄭公得其傳焉探聖賢之心于千載之下識孔子之意于百篇之中雖不章解句釋而抽關啓鑰發精微之蘊深功極至要旨諸儒議論之所未及亦可謂深于書者歟學者于此優游玩味之則思過半矣緜州李調元識

敷文鄭氏書說目錄

堯典中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
四罪而天下咸服
而難任人
五刑有服
書序皋同氏矢厥謨禹成厥功
汝惟不務
謙受益滿招損
作舜汝明

夔論樂之效
因民弗忍距于河
俶擾天紀
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歸于亳
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書序遂伐三朡俘厥寶玉
仲虺之誥
伊尹放太甲
有其善喪厥善
惟先格王正厥事
西伯戡黎
書序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牧誓
書序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
立政
呂刑

敷文鄭氏書說目錄畢

敷文鄭氏書說

宋 鄭伯熊 撰 綿州 李調元 雨村 校定

堯典中星

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西轉自角至箕東方之宿也是謂星火（房心為大火舉中星以見其餘他皆放此）自斗至壁北方之宿也是謂星虛自奎至參西方之宿也是謂星昴自井至軫南方之宿也是謂星鳥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時見於南方（天形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常在天北二十八宿常半隱半見日東行歷二十八宿故隱見各有時必於南方考之）惟仲春之月四方之星各居其位故星火在東星鳥在南（以殷仲春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以正仲夏）虛轉而東昴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以殷仲秋）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以正仲冬）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以轉而南矣循環無窮大要如是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日中宵中春秋分也（春陽故舉日秋陰故舉宵月令仲春仲秋皆云晝夜分所以然者春分日在奎行西陸秋分日在角行東陸黃道去極用等故晝夜刻同）夏言日永冬言日短（仲夏日在井行北陸去極近故晝長夜短仲冬日在斗行南陸去極遠故晝短夜長）（按鄭氏言中星所在皆自為考定與註疏舊說不同）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

象以典刑舜嗣位之初巡狩既畢即首制刑書何也曰始輕刑也古之世惟肉刑而已聖人之于斬劓殺戮豈忍也哉民習乎重不遽輕者勢也時雍之世刑措不用於是制為輕典五流以宥其大者為鞭為扑以待其小者猶以為未也又為贖以恕其情之有可矜與法之有可疑者肉刑蓋將無用矣而不敢廢也以示民使殺知所避耳古所謂畫象而民不犯者豈虛語哉（案此駁漢書引荀卿之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故刑罰之輕重亦隨時之汙隆自虞夏之衰訖于商季德意其為日勝而刑日加重也及周之初頑民未化逮夫百年之間始復虞夏之舊呂刑之書是也唐虞成刑所以裝泰和之極者以此然五刑三千皆有贖何也人之常情創見則驚駭習熟于耳目則易玩因斯民遠罪自愛之心而弛其斬刲殺戮可駭之事詳為贖法以待其有時而入刑者所以養其自愛重犯法之心也嗚呼仁矣舜之贖刑其條目不可得而知矣觀呂刑之序謂之訓夏其詳略之意亦可想也且四凶之惡以孔子誅少正卯言之宜若不可以並生然止于流放竄殛者蓋以流宥之也其叙四凶之罪于象以典刑流宥五刑諸語已用輕典之後所以不殺歟然舜之典輕矣猶曰惟刑之恤哉蓋輕典亦難其或用也穆王之贖刑已詳矣猶曰朕言多懼者雖贖而猶恐其或誤也嗚呼有國者何可不識此心哉典獄者何可不識此心哉

崇論堯舜之世一用輕刑之說近禁思之不可不辨觀皋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見聖人之心渾然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蹈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亦非思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抵冒而復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止民之惡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之為冤而姦民之犯于有司且將日以益衆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

四罪而天下咸服

驩兜共工之徒其惡著於心在堯舜朝久矣而不敢少肆者堯之心如水鑑之於物其妍醜不吾欺也而人之鑑於水鑑者豈得自隱哉彼其心蓋知夫堯之見之如見肺肝恐懼慚縮之不暇而暇惡之肆乎惡無所肆而才為世用其假息於堯之世宜也聖人之於人雖不可化亦曰姑惟俟之俟之久矣而終不吾化則所謂不移之愚而怙終之刑所不得而宥也且堯之得禪被乎四表烏獸知之而況於人乎民變時雍而況在朝廷之上日邇清光者乎終堯之世而不變是無時而變矣豈得在庶頑之列以俟其格哉然四子之心術堯舜知之固也朝廷之士且不知顧方以為賢而為之一誅而天下咸服何也自堯舜發其心術之祕而朝廷之士察之矣凡小人之惡未嘗不包藏然未有終能忍而不泄者未嘗不掩覆亦未有終能護而不彰者舜與於畎畝之中羣臣天下之所安而小人之所不悅也其所包藏者泄而掩覆者著矣亦幸而在於用輕典之世哉

而難任人

任人何與乎蠻夷曰邇人不服非內政之不修則邊陲周閑也任人善以柔佞軟熟而蠱君之心循逢君之所好一為所惑則必忽而荒政或好大而喜功治亂形且兆何以服乎蠻夷故惟敬德不忘安靜無欲者遠人之所慕而小人之無所利者也

五刑有服

舜之竄堯以州則增而益以刑則輕而詳州之益辟教暨遠也刑之輕於變之後也然觀鞭扑流贖之設肉刑宜若遂措而皋陶作士猶曰五刑有服何也聖人變天下之心雖無刑焉可也力行吾德以善天下之俗俗善矣而又不敢必吾之德能使天下人皆稷契家皆皋夔也此五刑五流猶以並告皋陶歟三就者就輕就重與就輕重之中三居者於遠於近與居遠近之中苟刑人於宥則以輕重遠近斟酌處盡原情而用法也說者以原野朝市為三就猶可也（家語鄭康成王）

爲之以四裔與九州千里之外為三居（本孔傳此說）則非古法之意也何者墨居五刑之至輕宥而流之有五以為輕重之差耳而或以四裔九州千里為三則輕無所準矣故為輕重遠近之說者庶幾得其情乎蓋罪一也而情各有三焉一而三之不厭其詳所以求失情之實二也如得其情則無厭乎愈詳矣穆王五刑之屬三千而疑赦之罰亦三千非寬也寬其寬者何也使凡有罪者皆得以入于罰也由是言之以情議罪者果無厭乎法之詳也

書序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

古者先德而後方貴謀而賤功故出師必受成于學而折馘執俘反必以告其意深矣惟此義不明然後有康頌之事而被堅執銳對戰略地者欲以居文學議論之上此後世之通患也大禹之功非後世之所謂功也聖人猶屏之於皋陶之下其敘書曰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蓋功未有不出於謨而寫力四方者不得先於朝堂之論以此示後世則國正而朝廷嚴驕蹇怨懟之意銷而飛揚跋扈之心不萌上下相安而禍亂不作矣

汝惟不矜

不矜不伐至公無我之心也舉天下之善安而行無所累于心故無驕矜之氣天德也禹之所優而顏子之所願也蓋萬善本吾性之所固有學至于聖賢于性無所加益而缺一焉則不足以為盡性知此則任重道遠惟日不足矣尚何敢矜之有進此而安焉則達乎天德矣

謙受益滿招損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帝王之家法也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智且敬矣而人未遠吾禮焉不遽責

夫人也曰是吾仁者且敬有所未盡而姑勉焉爾此帝王之心術也舜之誅四凶禹之戮防風豈惟刑施而民悅哉由其惡善遠罪心化於冥冥之中者蓋多矣死者一二而生者不可勝算聖人之心亦可以無憾矣其心曰吾居人上而有不中不才之子弟猶足以為賢父兄乎烏獸草木不遂其性吾心戚焉斯人也而有死於刀鋸斧鉞者猶足以為盛德事乎故其視天下之人雖強悍抗戾勞之來之而不知吾仁正之直之而不知吾義輔之翼之而不知吾德忿疾之氣終不設於心而自視歉然若有以深負於吾民也

夫帝王之兵無闕而後動其省躬也至矣其含容隱忍而俟之也久矣其教詔誨諭也纖矣然謂吾兵為無闕謂吾省躬為無愧謂吾容之教之為無修力遠然自以為足則非所謂純亦不已謙尊而光舉天而無藏任物而無我者故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唐虞之君臣其自牧之道蓋如此征苗之後所以班師而不疑也且帝常事親矣何罪之可負何慝之可引夔夔齋慄若無所容其身於天地之間不曰吾子職已修而無罪也吾孝心已盡而無慝也底豫而不格叟即是心無間斷之所感耳然則舉帝是心而感之有苗蓋已然之効義曰不可苗必兵之用哉禹師還而帝德敷干羽舞而苗民格果無用乎兵而可也舜禹益之心其無憾矣

作服汝明

日月星辰之運行以成歲山之鎮物龍之變化華蟲之文明彝取其孝思藻取其潔火取其烈粉米取其利物黼取其斷黻取其辨皆君德也穆其象思其義行其德如几杖盤盂之銘如珩璜琚瑀之節奏如干戚羽旄之（闕二字）如金石絲竹之道和以警其怠而勉其慢以恩其闕而補其全以防其邪而輔其正以滌

其昏而開其明夫豈徒致飾以華其躬寓數以示等威而已古之制作者必陳其義以示人簠簋尊彝祝敦筍簴之類物有其飾作有其義不苟然也況垂衣以臨百官以治萬民豈獨致餘寓數之為哉服是服者必全是諸一德不備則不足以臨民故曰觀其象必惕然而三省焉此亦自牧之一端也左右前後輔弼之臣日侍君側以獻可替否繩愆糾謬為職者也觀衣裳之象以默察君之德其全乎其有所不足乎其修乎其亦有所忽乎吁哉之辭更唱迭嘆使其君左朝右夕凜乎不敢少肆非深明其義孰能致君於寡過進德之家乎此舜有汝明之戒望於作耳目之官也蓋古者服以象德謂服是服者宜其有是德以稱之公卿大夫士以下禮章不同必惟德之稱則其義一也然則君天下若其德可不備乎

虞韶樂之効

舜憂庶頑讒說曰撻以記之否則威之禹則曰帝光天之下誰敢不遜舜曰皋陶方施象刑夔則曰予樂之作幽如神明而來格顯如虞賓而在位微而鳥獸則率舞靈而鳳凰則來儀況於人乎樂若是況於德乎至此則禹所謂車服以庸亦末也況於撻之威之

刑之乎其君臣之間所相戒極勉者其道則不實而辰樂不惑而民威於斧鉞篤恭而天下平遜而至於無聲無臭斯至耳故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後世有作者虞舜弗可及也矣

因民弗忍距于河

桀紂之惡極矣民不忍貳而諸侯不敢叛以先王之餘德遺澤在人者不能忘也太康盤游無度固為失德然非若桀紂之暴虐也民遽携貳而后羿因得以奪之何哉禹湯成五服其書在諸侯未遑也而王室有大難天下莫有勤王之舉而五子御母俟于洛

洒亦無有矜憐而恤救之者又何哉蓋嘗謂唐虞之世其民愛之敬之畏之不敢少肆於上而神器之去留一聽於民而不敢爲己私有也盛哉唐虞之闕二字民也若保赤子者承大祭者臨大威以下闕七字之怨惴惴惟恐小失其意而潰裂四出不可收拾也帝者以來其道常然民久習而安焉一旦乃有逸豫游畋之君輕棄其民去其國都歷久弗反恬無變之畏之之意豈不甚怪矣哉其謂貳而不忍非弟念先王之德也譬如孩提之童安於慈愛之父母勤劬之保傅未嘗有所拂意一旦悍然孤立遇弟友愛之兄棄之而不恤則其愁苦無聊啼號而不禁者亦情其兄乃追念父母之恩耳是則民之貳太康也是乃所以思禹之德也觀歌之一章則知太康之所以失矣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不私其子故堯不以天下私丹朱而傳之舜舜不以天下私商均而傳之禹朱均之不肖固也使朱均賢如臯夔益稷之徒堯舜亦不肯舍聖而授之賢也何者天下者至公之器也傳之賢者至公也天下有聖人焉舍聖而授賢則亦非公也私也堯舜不特不以天下私其子亦不敢與諸臯夔益稷之徒故禹之讓于臯陶誠切懇到至于數四弗僞焉而舜命不易焉循至公之理而已禹治循唐虞法而傳其子啟之賢謳歌獄訟之所歸猶可言也再傳于太康而遂失邦余是以知至公之器不可以爲己有而望子孫之不違也然禹雖傳之子孫其心與堯舜之心一耳以太康之逸豫苟有聖賢出而代之禹固樂乎天下之得其所也當是時四方諸侯朝覲而莫之救非厭乎禹德也觀堯舜之至公而知禹之心憂天下之諸侯不恤吾民而不憂吾子孫之失天下也使有恤民者起而正之觀之乎羿遂與賢也何擇焉羿逐太康而立仲康不貢於禹也

惟其指心之不出此是以假之而遂歸耳夏書四篇甘之戰非盛德事也五子之歌見命之中絕矣聖人蓋傷之也然則禹之變堯舜與賢之法非矣而何以爲聖蓋自時之汙隆言之禹爲慮天下之有也案此說當本朝子高問自大道言之賢而與又不可必得則傳子爲常法耳然論唐虞夏之道則甘誓以下爲德衰論夏道之中絕則實有歸焉敘言太康失邦不待絕而罪已見曰昆弟五人須于洛汭雖許其親親之怨亦責五子之不能自强也夫

俶擾天紀

帝王之政莫先於畏天乎居岌岌然省已修德惟恐天威之來蓋欲銷之於冥冥之中不待其已形而德懼也故二典之書於天人之際至嚴一篇數百言而命羲和之說居其半舜初即位首齊七政其於天道何其謹也以後世觀之某月朔日嘗食有司必先期以告天子詔百官執事修德刑以待之其日天子易服避殿減膳徹樂百官守局以候天變其嚴猶如此況堯之君乎司天文者敢有來虔其職乎酒荒乎邑日食不知授君臣上下不得儆戒以祗天譴由後世言之誅不赦可也況守唐虞之法者哉此廢時亂日之罪所以必征而虞夏之遲於畏乎不遲矣蓋虞夏之道與天也有歷之征侮五行而棄三正也雖德衰而至乎與諸侯職然其事猶虞夏之所謹也逆孫而失邦弗克畏天故督逐子天道而征伐行焉與澆其復與焉羿纂位于亂亡之後而寒浞奪君此其知所本矣嘗是時彊臣救命國方之諸侯必有相和而寢息者矣仲康之師不先焉而惟廢時亂日之是先可不謂知所本乎可不謂堯舜之用心乎故夏書二謨皆具天重民之事堯舜禹之心也仲用定書之意蓋如此允侯往征之者亦征伐自侯出也是謀蓋出於允侯也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至工執藝事以諫蓋言先王克謹天戒於未然之前採臣民之言以省己修德不待天戒已形而後懼也日有食之天變之至大者羲和之職推步而前知者也今辰弗集于房不先期以告奏鼓馳走矣而猶罔聞知其罪可勝誅哉其在政典先時後時猶殺無赦況迷天象至此極乎言其罪之重也夫以荒淫之人顛覆厥德則王師之來未必無拒命之事沈湎之居於民上必有汙染俱化之人然非夫人之罪也故玉石俱焚允侯懼焉夫不輕于淫湎之一夫而恐兵威之濫乎無辜威之至也未稱威克厥愛以戒衆士猶言弗待刑戮也舍刑戮而言威愛之相勝若曰軍中之事無姑息焉耳則其仁矣觀允侯誓師之言則其賢可知仲康初政能用允侯而舉動若此此其所以反虞夏之道是夏道中興之象而告詐賴以復延聖人所以取是書之意乎先儒於此篇疑焉者蓋以廢時亂政之弗知日食之事爲輕故也其末之思乎案鄭氏此條專以證正蘇氏書傳

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夏之衰諸侯不循軌者多矣湯征諸侯如以不祀征葛慢神之大罪也慢神則無所不至亦猶武王數紂之罪也伊尹適夏猶武王觀政于商伊尹復歸亳則桀無復授政之理然後湯師興焉湯誓之敘曰伊尹相湯伐桀言湯之伐桀必俟伊尹未歸殷桀猶可幾也此與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之意同慢乎汝鳩汝方二篇之亡也觀伊尹往來夏商則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不專歸之湯復何歸哉嗚呼桀紂之惡極矣湯武之舉遲疑詳緩乃如此魏晉之事固不足道立人之朝君未至於不可諫而翦其君不嘗者孟子謂之賊其君信不誣矣

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

之野

伐桀聲罪也升陑不避險阻正兵也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危之也何危乎推湯之本心也兵者聖人之所畏雖以至仁伐至不仁鋒刃既接勝負之形不可必勝則出民塗炭之中不勝則天下貿貿然將復何恃以歸乎危之故勝之勝之則予畏上帝之責始塞矣天吝今戮驅誘之術無遺力焉非得已也其心危也夫捐逆與賢而繼以世及又繼以兵取時變愈下觀古愧焉而不爾天下之惡名以救斯世不避後世之口實以字闕二世昔所未嘗有而自我爲之雖時有汙隆而理無彼此因時救理聖之時中而回視唐虞之道有不可及之世下視萬世有亂名實之禍此湯之所甚懼而不忘也雖然後世聖人不幸遇斯世天下望其來蘇如旱雲時雨能不恤吾身起而應之瀕深毒舉道賜之人而置之淸閑之地澤焦潤枯起復秀之苗於已死之餘湯之所甚懼而不敢釋然者至此可無慽矣故武王曰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使天下後世無桀則已天下後世而有桀賊湯之德居湯之地處湯之時坐視赤子之在水火而不知救其爲慚德抑有甚焉故至仁之舉口實之懼以救生人以律萬世雖處時之不幸而終無毀變之虞瞻前顧後原始要終委蛇曲折無所不至其道蓋如此孟津之渡升陑之正也牧野之戰鳴條之危也數紂之罪若有涼德焉武王之心其又危於湯哉武庚之不叛則適命不斷不逆其必畔而立之武王之心其無憾矣嗚呼湯之德至是益光矣而後世亂臣賊子尚敢假其名以欺天下而匹夫匹婦卒不眩其名忠臣義士得以伸其志者由湯武之德皎然可以户曉也此聖人所以爲時中而無忌憚者不得以亂名實歟

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古者諸侯危社稷則書置社稷諸侯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非有危社稷之行而旱乾水溢則變之責也故變置社稷聖人會萬物於一身通隱顯于一理故立法舉事如此夫旱乾水溢而變社稷則國亡而社稷遷宜矣然桀之亡也豈神之責哉勝夏之後欲遷其社而湯獨不可特屋之以示懲若曰是其君之罪非神之責耳蓋君者民之主一失其道則民失所庇而神失所依屋社而不遷專責君以示戒此作夏社之意也後世有屋社之制計必始于湯理或然歟使湯之前已舉此義則夏社一篇必不作也

書序遂伐三朡俘厥寶玉

三朡桀所奔也寶玉夏之器璜之類是也胡先生曰古者寶玉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告終易代洪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矢莫不陳列非直爲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必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夫以一器一物傳之先王者猶謹如此況神器之大者乎德其小所以謹其大者寶與之作其以祖宗之物所當常寶而無德則失亦可常乎是義也於顧命之篇見其詳【案鄭氏所著顧命之篇今闕】

仲虺之誥

驕心害德雖聖人亦畏之故以舜命征有苗而益以爲病其言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況於人乎湯勝夏而還未至國都而慙德形焉虺其賢臣所以獨幸而喜夫以將天明威而下順乎民黜伏罪人而上應乎天福善禍淫之道得以不僭塗炭水火之民得以更生自舜禹以降厥功茂矣顧不以爲善而以爲懼不以爲滿而以爲不足是心也崇德之原致治之本也仲虺於是作誥以陳其應天順人之不可已又因其不自滿假之美而將順之使之終始如一而不忘此心故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又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夫驕盈自滿之心其端甚微積而至於恥聞過失好勝人騁辨給耻聰明厲威嚴恣強愎則甘受佞辭而邪諂日親惡聞忠諫而正直日疏賢人君子高舉遠引而人君之勢日孤竄斥殺戮肆行而不忌天下之心日離甚則骨肉怨叛而趨於亡矣可不畏哉夫將順其德則小善可以成德匡救其惡則小惡不能以害善此以道事君者精術之妙用如孝子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乎闕二引詩以斷事君之意所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故勝夏之懼湯之所以不釋然而仲虺所以爲吾也齊威公勝楚而執濤塗衛獻公入國而領逆者境變於前而心爲之易位一息之間驕敢異厥血氣之易勝而善心之難存也如此大珂之備終身何忘斯可已故以謹厥終惟其始之戒卒焉歸毫之誥有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之言蓋因仲虺之言發之所警也咎單作書明其居成功之道亦仲虺之意哉然不可傳而臆之矣

伊尹放太甲

昔仲尼作春秋其於君臣之分甚嚴至以天討加有罪則雖尊而不廢法雖貴而不弛刑甚懼於用湯武之權矣是何也嘗觀唐虞之書有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其稱民后若無輕放者自天爲民立君言之略勢分也孟子則曰民爲重社稷次之君爲輕其稱君民若甚倒置者爲牛羊衆人者言之遂湯武也故道有正有權正以懼常權以通變常不過中變不失正權也者聖人之時中然小人用之則無忌憚是以聖人之語權必凜然有憂天下後世之意

至其身臨之而亦不敢避也太甲之初伊尹作三書以訓之今存者一篇其言祖宗之訓天人之理前世存亡之戒詳矣猶不惠於阿衡則繼以苦言發動而警懼之其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警懼之至也古之仁人君子立人之朝其君不明度已之不能正也則去之而不食其祿不任其事君子許其為知幾其情不忍捨去與義不可去者則苦言極諫而繼之以死君子許其為盡節過此則有孟子所謂貴戚之卿反覆諫之而不聽則易位者迹雖不同要皆君臣之

罔終者也伊尹之於成湯豈獨貴戚之比而其身任天下之重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又豈拘拘為賢者之守節哉故曰伊尹為是言也所以深警太甲也夫危痛警切之言豈伊尹之所忍發吾以為懼而彼由之以為常而若弗聞也則其性淪於所習之中而惡且成矣臣當負王不敢負社稷君子不以罪霍子孟伊尹獨敢負成湯乎是以不得已而出於權而非心之所安也故其自言曰予弗狎于弗順而孔子序書直書之曰放且君薨聽於冢宰三年古之人皆然伊尹何病蓋居憂禮也而未有居於外者君居於外非王也是亦天下後世篡廢奪攘之漸也是以仲尼定書於湯武伊周之事皆有所甚懼焉仲尼之所懼伊尹因亦懼之矣直書曰放伊尹所不敢辭也夫以伊尹之聖伐桀之事湯不敢自為避遜進退而一惟命自後子孫之托夫何所疑而營桐宮以居憂邇先王以思訓畢喪三年冕服奉歸終始之際伊尹亦何慊而其心獨嬰嬰焉至聖人序書猶謂之放以見冠履之分堂階之勢天尊地卑之義毫髮不可紊分寸不可移也以此防民亂臣賊子猶以藉口聖人烏得而不懼故曰聖人之語權必凜然有憂慮天下後世

之意況其用之者敢以為常而不懼哉然則虞書之言自君上而言也孟子之論救時不得已之意也春秋之法以天道自處兼堯舜湯武之事也書之序春秋之法也其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云者為桐宮之營張本以明伊尹之初心也曰太甲既立不明者危成湯之業也曰伊尹放諸桐者伊尹不得已之權而為法受惡也曰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叙伊尹之續也太甲克終允德而後歸乃序思庸於歸亳之下者以明喪畢則歸而非放雪伊尹之慚德也曰伊作咸有一德者以明伊尹之於太甲其出其歸皆志於成其德也夫然後伊尹之志較然昭著於天下後世匹夫匹婦之所共志藉口以濟其私者不得以欺匹夫匹婦夫惟匹夫匹婦不可以名欺則亂臣賊子不得以竊其惡而篡弒奪攘之禍庶幾少息矣聖人於太甲之書反覆致意體常而盡變存正以明權故曰春秋之法或曰伊尹之於太甲能必其悔過否乎曰然使太甲不明故不立之前則湯未必以傳太甲惟其既登尊位乍處崇高富貴而動其欲也故曰既立不明夫動欲於富貴惟置之於不見可欲之地則本心既蝕而復明天理欲晦而復昭矣

此必然之理而伊尹所以必太甲之能悔也觀太甲怨艾之言則其知悔也至矣可不謂賢乎不然何以能甘澹泊於三年之久而無過舉也竊意太甲所謂欲敗度縱敗禮者蓋以微見於親褻言動之間出入起居之際伊尹不待其流而救之故其悔過也易豈若漢霍臣數昌邑之罪也哉觀乎此則霍子孟所謂功者尚不足云矣

有其善喪厥善

伊尹將告歸戒太甲者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傅說戒高宗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蓋未免於戒也若夫禹治水湯勝夏武克商拯民於昏墊塗炭之中其功德大矣益之戒猶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仲虺之戒猶曰志自滿九族乃離召公之戒猶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三代之臣所以告戒其君皆勤勤於是不諱而屢何也蓋謙則虛虛則能受天下之善而來天下之賢夫以天下之善歸於已而賢又樂告以善道則內以成德外以出治豈不有餘裕哉滿則塞塞則忠讜之言不能入而賢者望其顏色而去之以一人之智慮自用於天下小臣誤大臣欺禍亂之形已成而無有

告之者俄焉覆亡而不自知此必然之勢也故以禹為武王之聖其於運獨智以馭四海若有餘力而其臣猶不忘此戒而堯舜之盛稱其德者亦不過曰允恭克遜舍己從人取人為善則知所謂謙者帝德王功之所由終也其在周易曰謙謙曰勞謙者自牧之至也曰撝謙曰鳴謙者發於聲音笑貌無所歉也凡卦之體吉凶悔吝錯居六位有吉而無凶有利而無悔惟謙為善然故為天道之所益鬼神之所福人道之所好可以涉大川可以服萬民可以用侵伐可以保終吉聖人極口贊之以示天下後世其意切矣三代而下時君世主其德之優劣世之盛衰治亂往往其原皆出於此其間能因事省警常懼此心之或息者其可不謂究物理達治道者哉貞觀八年有星孛於虛危歷於氐太宗問虞世南曰是何妖也對曰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而自驕惰克終若始彗何足憂太宗曰吾十有八舉義二十四定天下二十九即帝位三代以來撥亂之主莫能踰於此頗有自矜之意而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帝尼變以是乎十有一日而彗滅嗚呼人主一有驕心而星文為之變異心一知過而天意為之昭回

帝王於此兢兢而不敢忽良以是也夫以太宗撥亂之才勝殘之仁混一區宇以致太平史臣以此迹湯武庶幾成湯功德兼隆自漢以來蓋未之有而小心兢畏知自矜輕士之害德而深悔之也後世之君未有太宗之功業自以帝王莫及忽天變而不懼棄賢人而不思固無三代之臣而如世南之善救其君之心術亦不可得也豈不殆哉余讀唐會要因竊思太宗之所以能好賢樂善屈已從諫以致貞觀之治者蓋本此心之謙虛而向時驕悍不顧之氣象亦銷矣然其晚年矜已好大勉强聽言或至怫怒導人使諫之風寖不復見豈讓德之衰而驕氣象之老不自克而賢人君子皆已亡邪此又余之所歎息也

惟先格王正厥事

先格王者先格王心之非也祭有常禮謂之典祀不可豐也不可殺也殺則慢神豐則有徼福者焉於豐殺而知心術之差也繹祭禮也高宗之繹其必有加厚而過禮者發於心術之微見於爲享之際此心一動而物詳應焉人君心術不可不謹也如此蓋加厚而過禮是必徼福之心徼福之心萌於畏死而貪生其甚則有淫祀而求神仙如秦始皇漢武帝唐明皇其心愈遠豈不可畏哉故祖己謂當先格此心於是推天命之常理降年脩短惟在乎人爲而天時應之耳人君之職專在於敬民一舉一動無非繼天爲民者一念之差則舉動失而天意爲之變矣其可容私昵之意於事神乎不聽罪者不知過也孚命者天以祥異戒之其爲甚信而不虛應也

西伯戡黎

文王用師如侵共遏密非一也至於武王乘黎則迫于王都而近亦觀政之事也（案蔡傳皆以戡黎爲文王事鄭氏以爲武王乘黎本蔡氏書說）祖伊所以恐歟祖伊既曰天既訖我商命疑若不可救矣然奔走告于王戒之甚切者猶冀其萬一也使紂一旦悔過自新則武王不必用兵而商之天命可復延此亦武王之本心也不有康食者謂祭無益犧牲粢盛旣于凶盜也不虞天性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也不迪厥典者狎侮五常也正伊之言即武王數紂之言先儒謂武王觀兵之後紂若悔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封諸商爲二王之後不復北面事之此豈武王之心哉

書序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序云一月戊午蓋商正已當絕而周正未建故不稱正月武王有一月壬辰征伐商之文蓋武王興師之時亦已不用商正也若夫商正未當絕則孟津之師未舉矣經稱十三年當依序文作十一年史記云武王克商二年訪箕子而洪範亦云十三祀訪箕子可見也

牧誓

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則武王謂紂爲獨夫謂予有三千人同心同德不誣矣經云四伐五伐乃止六步七步乃止不獨自嚴整爲不可破之勢亦恐鋒刃施於克奔者故戒徐徐進退彼拒則擊之不拒則不至妄擊也王者之師整暇矜審蓋如此嗚呼仁哉

書序武王勝殷我受立武庚以箕子歸

序稱勝商殺紂亦誅獨夫紂之義也然於此言者不畀九疇彝倫攸斁之義也以箕子歸則彝倫叙而天錫武王矣箕子佯狂去國有不臣武王之意武庚既立則箕子可歸矣箕子之歸爲洪範九疇非爲武王也其後受封於朝鮮則武王亦不敢臣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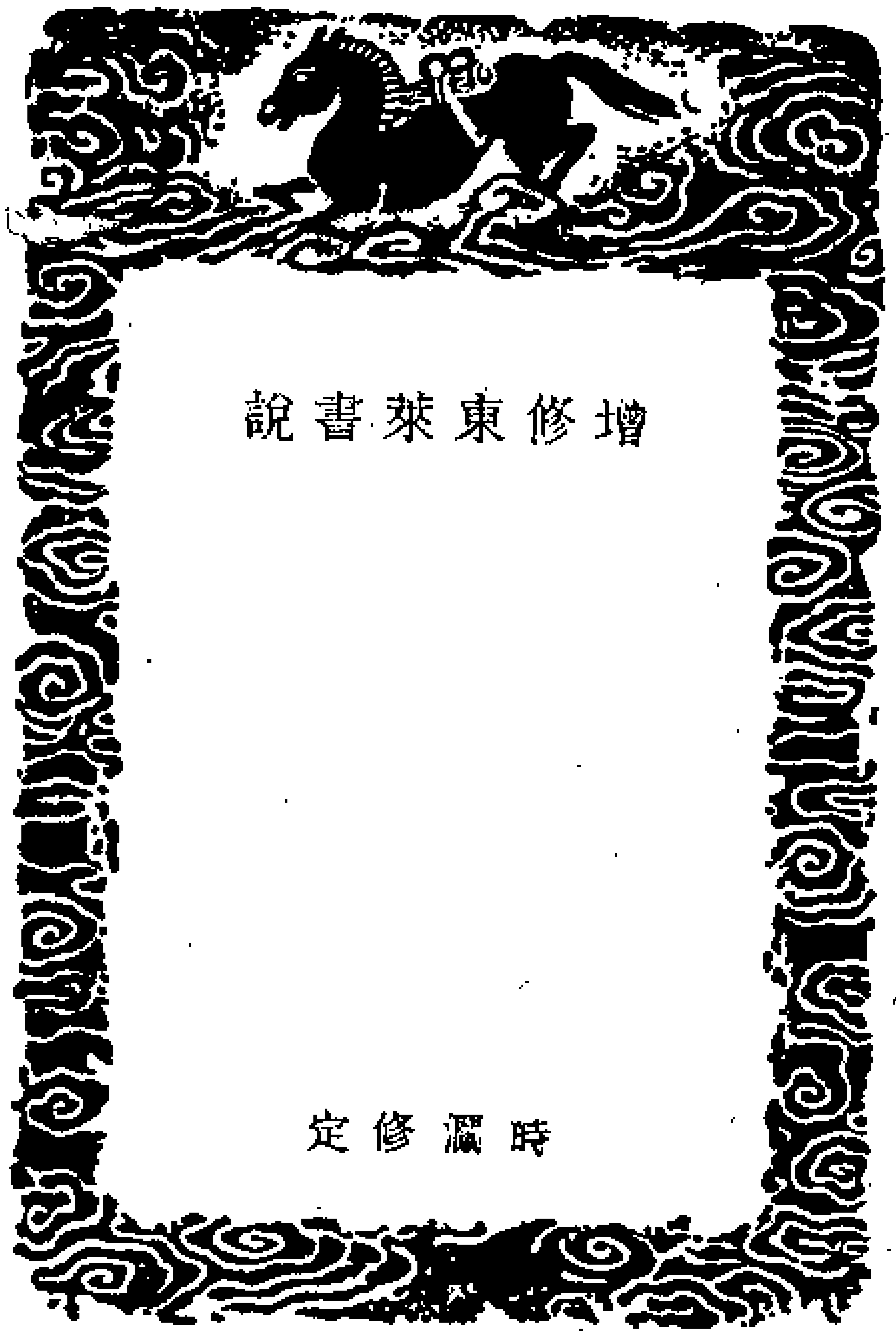
立政

立政以用人爲本以鄭獄爲先故一篇之書言宅後郎及庶獄始言庶言次言庶獄庶事而不及庶言末止言庶獄而不言庶事而曰勿誤其意深矣終篇又命司寇蘇公敬獄蓋國祚之長短全在德刑之相勝周家卜世之永仁勝殘也故以長我王國爲之司寇

呂刑

古者重刑無贖到穆王好巡幸無財用遂造贖法五刑皆有贖墨百鍰劓惟倍剕倍差宮六百鍰大辟千鍰聖人存此篇所以記法之變然其間亦多好語有不輕于用刑底意先儒論流宥五刑謂刑之重者金作贖刑謂刑之輕者又曰重刑不可贖金贖者鞭朴二輕刑耳

敷文鄭氏書說終



重刻增修東萊書說序

帝王之治法。莫備於書。亦莫微於書。不爲之說焉。則備者無由窺其全。微者無由闚其奧。浩乎。淵乎。未免望洋而歎也。呂成公著書說。先之以秦誓、費誓。上至洛誥。凡一十三卷。未竟而歿。淸江時氏瀾、成公高弟也。乃輯其平日所講錄者而增修之。成二十二卷。合爲三十五卷。於是書說乃全。文獻通考載是書。作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作六卷。蓋原書未經備次。傳鈔者隨意分卷。故二家互有異同。是編揭旨歸之明備。賞義蘊之精微。俾讀者沿流溯源。有以窺其全而闚其奧焉。今日者。成公不可作矣。而生乎千載以下。尙友古之人於千載之上。不禁神往於麗澤書院師若弟一堂講貫時也。三復是書。豈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傳。邈邈其若接矣。同治八年冬十一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識序。

增修東萊先生書說序

生齊民而理之。皆天也。綱三常五。以統人事。君師持焉。出爲大綱小紀。公卿大夫士。而等級維之。然後以化以育以文人。而天成地平而位三才。時有先後。道有升降。是以爲二帝三王。而虞夏殷周之書作。經生塾陋。病不能窺也。

東萊夫子、講道于金華。首據是書之蘊。門人寶之。片言隻字。退而識錄。見者恐後。爭以板行。家藏人誦。不可禁禦。夫子懼俚辭間之繁亂複雜。義其闕乎。修而定之。淵執經左右。而承修定之旨曰。唐虞三代之氣象。不著於吾心。何以接典謨訓誥之精微。生乎百世之下。陶於風氣之餘。而責是書無怪乎白頭而如新也。周室既東。王跡熄。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於橫流肆行之中。有出見錯出之理。辨純于疵。識眞于異。此其門邪。仲尼定書。歷代之變具焉。由是而入。可以覩禹湯文武之大全矣。自堯祖與以造帝者。泝而求之于秦誓。始至于洛誥。而工夫之不繼。悲夫。書此之行于世。終狐裘而羔袖。淵以西邸文學入三山。從丞全州鄭公鼎之、臭味傾蓋。謂淵。東萊說經。其純不可得而見者。莫如書說。子盍補其餘工。淵謝不敢。僭曰。子師之書。非子誰責。且所欲質者。門人識錄之陋耳。而後師之說明。子何嫌。於是記憶花開。如對夫子。伏而讀之。諦其俚辭。芟夷繁亂。剪截複雜。俾就雅馴。至於旨意所出。毫髮已見。罔敢參奧。嗚呼。上帝臨女。此義可不存邪。同焉者曰。猶不逾乎。異焉者曰。安用是哉。繹焉取未修之書合而觀。乃免闕繹。丁卯十有一月

日南至。門人金華時瀾書。

時氏增修東萊書說序

宋乾淳中。東萊呂成公講道金華。四方從遊者千人。公同年進士時鑄壽卿。與其弟鐈長卿。率其家子弟曰澂、曰瀾、曰遷。從公學。公嘗輯書說。先之秦誓、費誓。上至洛誥。凡一十三卷。閱再歲而公歿。瀾增修之。成二十二卷。合爲三十五卷。於是書說乃全。予考成公嘗受業於林少穎之門。少穎有拙齋書集解五十八卷。朱子謂洛誥以後非其所解。則亦門人續成之者。夫林氏之書旣以洛誥終。公之書因以洛誥始。是公之用意本以續其師說。而門人莫喻厥旨。惜其書之未就。輒補其餘。其用心則勤。而公之意未免因之反晦矣。雖然。瀾、公之高弟子也。其所補綴。一本師說。學者取林氏之書暨先生講論與瀾所增修。合而觀之。匪獨見今古文正辭議論之全。而麗澤書院師友之淵源亦可觀矣。康熙丙辰。納蘭成德容若序。

東萊先生禹貢圖說

徐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付氏。徐之西。濟爲界。故爾雅。濟東曰徐。

青

東北據海。西南距岱。付氏。南與徐以岱爲界。西與兗以濟爲界。

兗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冀

東西南至河。

雍

西距黑水。東距河。

豫

西南至荊山。北距河。

梁

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荊

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

揚

北據淮。南距海。

九河九逆

顏師古曰。九河又合爲一。名爲逆河。言相迎受也。海。渤海也。太史公河渠書及漢孔氏。皆以爲入渤海。河渠書注云。河入海舊在碣石。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東郡。更注渤海。禹時不注渤海也。恐入碣石之說。是以冀州曰夾右碣石入于河也。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海。鄭玄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蓋恐合大河之尾同入碣石海也。

灉沮

史記正義。鄭玄云。灉沮相觸。合入雷夏。

漯

唐孔氏云。自漯入濟。自濟入河。閻若璩曰。由濟入漯。由漯入河。林三山曰。按經文。不見濟漯相通之道。要之二水不必相通。皆可以入河也。

大野

曾氏。不名澤者。以其舊而復流。

菏澤

此圖當有辨菏通淮泗。達南河也。不然。則經何以曰。浮于淮泗。達于河。東坡、三山、辨之甚明。

洛

按地志。出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故言自熊耳者。非洛源明矣。

荊山

曾氏謂之南荊。

漢

自嶓冢東南至大別。漢之源流在焉。在江北。鄭氏所謂次陽列。蓋自梁而入荊者也。先儒則以爲南條。

太華

薛氏云。跨四州。

鳥鼠

酈氏云。出南谷山。渭源也。在鳥鼠西北。許慎云。山隴西首陽亭南谷。故言自鳥鼠者。非渭源也。

朱圉

曾氏云。以經之序考之。朱圉當在西傾東、鳥鼠西。史氏地志言朱圉在天水冀縣北。則朱圉乃在鳥鼠東。如志所言。則經當曰西傾鳥鼠朱圉矣。若此者。皆志之誤。

西傾

曾氏云。西傾南。桓水出焉。西傾、雍州山。桓、梁州水也。

積石

河出崑崙。皆隱伏地中。按山經曰。積石下有石門。河水冒之以西南流。則積石雖非河源。以上皆隱伏於積石西。則無所用道。至積石而後出。故爲導河積石。疏云。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

三江

史記正義云。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名松江。古笠澤江。一名上江。一名東江。一名下江。一名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林三山云。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入海者。爲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至匯澤爲彭蠡。以入海。爲北江。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於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於彭蠡。則三爲一。至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予以經考之。自嶓冢導漾至南入于江。南江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北江也。岷山導江而下。中江也。然必於揚州言者。蓋揚距海。凡水下流。故以記其江之入也。震澤底定者。往往三江未入之初。水勢汗漫。震澤不能無害。今既入。則底定宜矣。史記正義所言。殆後世因太湖傍有三水。遂以爲三江。必非禹所謂三江也。不可以爲然也。

彭蠡

薛氏云。東匯澤爲彭蠡。自湓口以東。江匯同流。而謂之北江中江者。以今江西言之。謂之北江。荊揚言之。謂之中江。

敷淺原

孔氏傳。一名博陽山。在豫章界。輿地記。在江州德安縣。

雲夢

正義。案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雲夢之澤。每處有名。子虛賦云八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

沱潛

蘇氏曰。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荊之沱潛也。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尾入江漢。此梁之沱潛也。孔安國曰。沱潛發源梁州。入荊州。孔穎達曰。雖於梁州合流。還於荊州分出。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也。林三山曰。據爾雅。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是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也。出於荊州者。荊之沱潛。水出於梁州者。梁之沱潛也。要之。皆是自江漢而出也。以予觀之。蘇之說。則太離。三山之說。則太合。穎達之說。又離合之兩失也。豈有荊梁相去數千里。既合而分。豈能辨其此爲沱爲潛也。故當以孔安國之說爲正。

和夷

曾旼云，謂自嚴道以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

九河

黃河之流，既大至河東河西之境，又受汾渭洛諸水，其勢奔激，北至冀兗之界，播爲九河，所以殺其勢也。爾雅載其名，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也。說者謂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齊小白塞之爲一，合河[illegible]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塞以枝併歸徒駭也。案地理志，皆在渤海平原之間，許商又云，九河相去總三百里。

灉沮

傳謂禹以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大陸，播爲九河，所謂載之高地者，謂行河流於西土之傍也。二渠者，灉水受陰溝中，東入于泗，沮水出武陽之東北，至于乘入海，灉沮二渠，皆首受河水也。其北則又播之爲九，皆所以殺其湍悍之勢也。林三山曰，二渠之事，不見于經，難以考證。

淮沂

淮出南陽平氏之胎簪山，至淮浦入于海。蓋淮源出豫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爲患尤在於徐，故淮之北則於徐言之也。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之南，至下邳西南入于泗，則沂之源委亦皆在徐矣。

淮泗達河

蘇氏據歷代事以證此言，最爲詳備，故近世言汴水者，皆以爲起於隋時，故蘇氏辨之，以謂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說者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以疑禹貢之言。案前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於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地，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知，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汴泝河，可以班師，則汴水小大，皆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蘇氏此言，足以補先儒之闕遺，而訂後世之謬矣。曾旼云，水自河出爲灉，許愼曰，河灉水在宋。又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灉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河灉之至于泗也。許愼又曰，泗受濟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濟，然則泗之上流自濟，亦可通河也。以予觀之，世代久遠，難以考證，濟灉與淮泗遠甚，曾說不知何所據而云，蘇說有可信之理，然不載於經者，蓋其微小，不煩禹之治者不與故也。不然，則天下之大，豈止如禹貢所言而止哉。

碣石

輿地記，在平州石城縣海傍，其石碣然而立，故名之也。

青徐汶水

曾旼云，汶水有二，出萊蕪原山西南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　朱虛太山北又東北入于濰者，青州之汶也，濟之入海，在青州之西，則因浮于汶以達之也。

滎澤

孔安國云，濟入河，並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孔穎達推安國說，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正義云，澤名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通典云，今濟不復入滎，薛吉云，泆溢則南北既被爲滎，孔穎達以跨河南北既曰溢爲滎，跨南北未可知，曾旼云以事辭考之。

雷首析城

曾氏云，以事辭考之，則雷首當在壺口之東，析城當在王屋之西，史氏地理志言雷首在蒲坂，則在壺口之南，析城在濩澤，則在王屋之北，非其條矣。

龍門

魏志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大禹既通，謂之孟門，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考之，其先，河之出孟門之上，橫流別出，則東之壺口、南之梁山、西之岐山，皆蕩於水矣。

岍岐荊

岍、岐、荊，皆在渭水北，東行渡河，分二枝，一自壺口至太岳，一自底柱至王屋，合于太行，折北至恆山，折東至碣石，先儒所謂北條，鄭氏所謂陰列，蓋自雍入冀者也。

西傾　太華　熊耳　陪尾

西傾至太華，皆在渭水南，東出河南，熊耳至陪尾，先儒所謂中條，鄭氏所謂次陰列，蓋自雍而入豫者也。

弱水

酒泉郡之西燉煌郡亦有流沙，故顏師古及二孔皆以爲弱水至此流沙，弱水之尾既至合黎，至燉煌之流沙則是弱水之經流，不應言餘波也，據地理志張掖郡居延縣注云，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或言以爲自張掖西至酒泉復入張掖，酒泉之流沙必無是理，陳少南云，弱水之正者西入合黎，其餘則北入流沙爾，以少南之說考之，庶幾可以見餘波二字，而諸家之說皆不及此。

江淮

禹之時，江未有入淮之道，自揚州入帝都，則必由江入海入淮泗，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然後江淮始通。

淮夷

鄭氏云、以爲淮水上之夾。

東陵

薛曾云、今江州新州是也。

桐柏

本出胎簪山、曰白桐柏、非源也。

岷山導江

自岷山之陽、東南至衡山、過九江、折東北至敷淺原。江之源流在焉。鄭氏所謂正陽列、蓋自梁而入荆揚者也。先儒亦以爲南條。

嶓冢岷山

先儒皆以爲南條二山首尾本不相屬。此鄭氏所以有正陽列、次陽列之說。而并西傾岍岐二條而分爲四列也。

王屋

曾當云、沇水源、其出非一。始出王屋、既出而伏、又出於東丘、又出於溫之西北平地、有二源。薛曾云、濟流謂之沇。

壺口

禹未治水前、梁岐、壺口、地本相屬。因禹闢之、而後二山爲河所絕。故既載壺口、而後梁岐始爲雍州安蓋。三山云、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而其餘功及其山焉。

龍門上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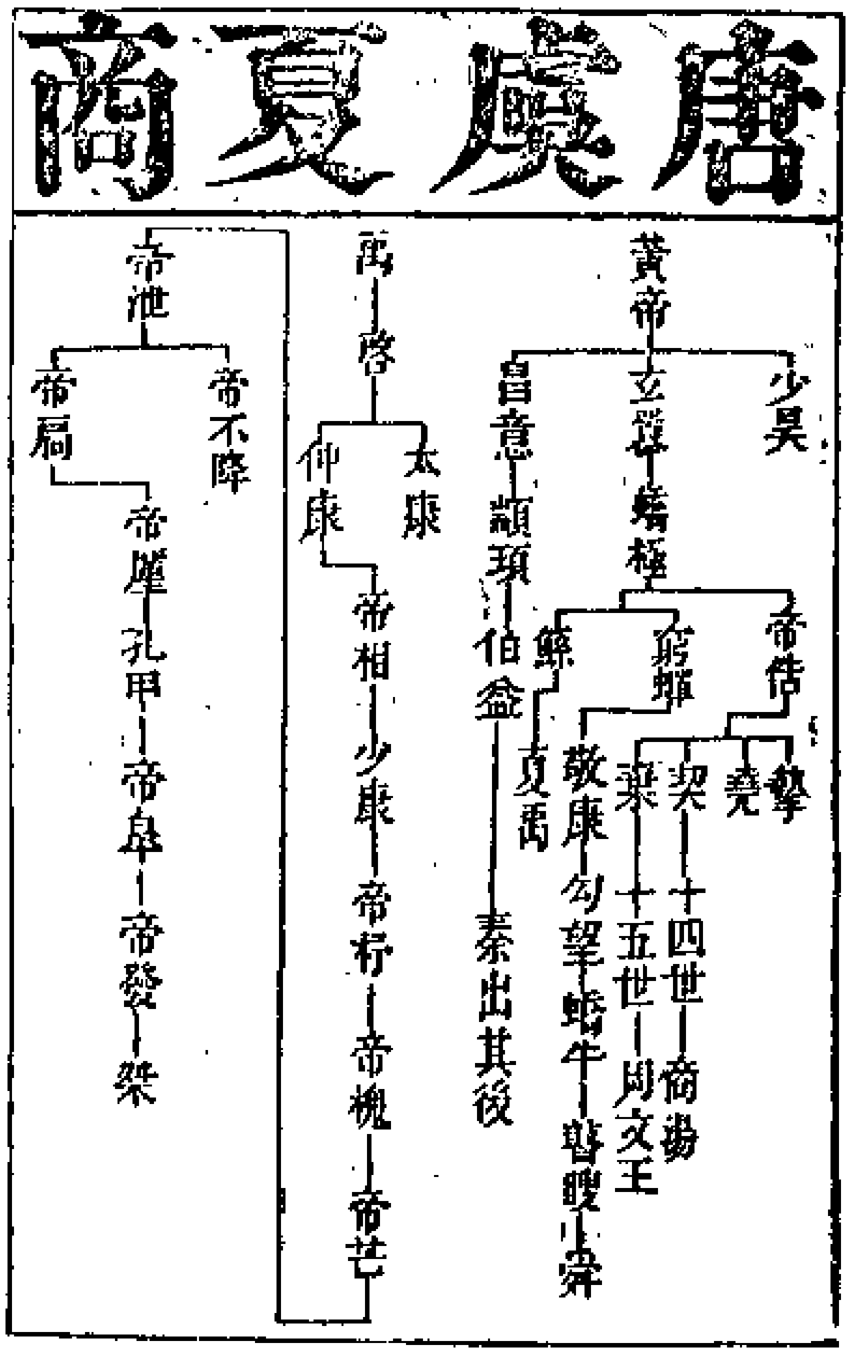
酈道元云、北屈之西南有孟門山、龍門之上口也。

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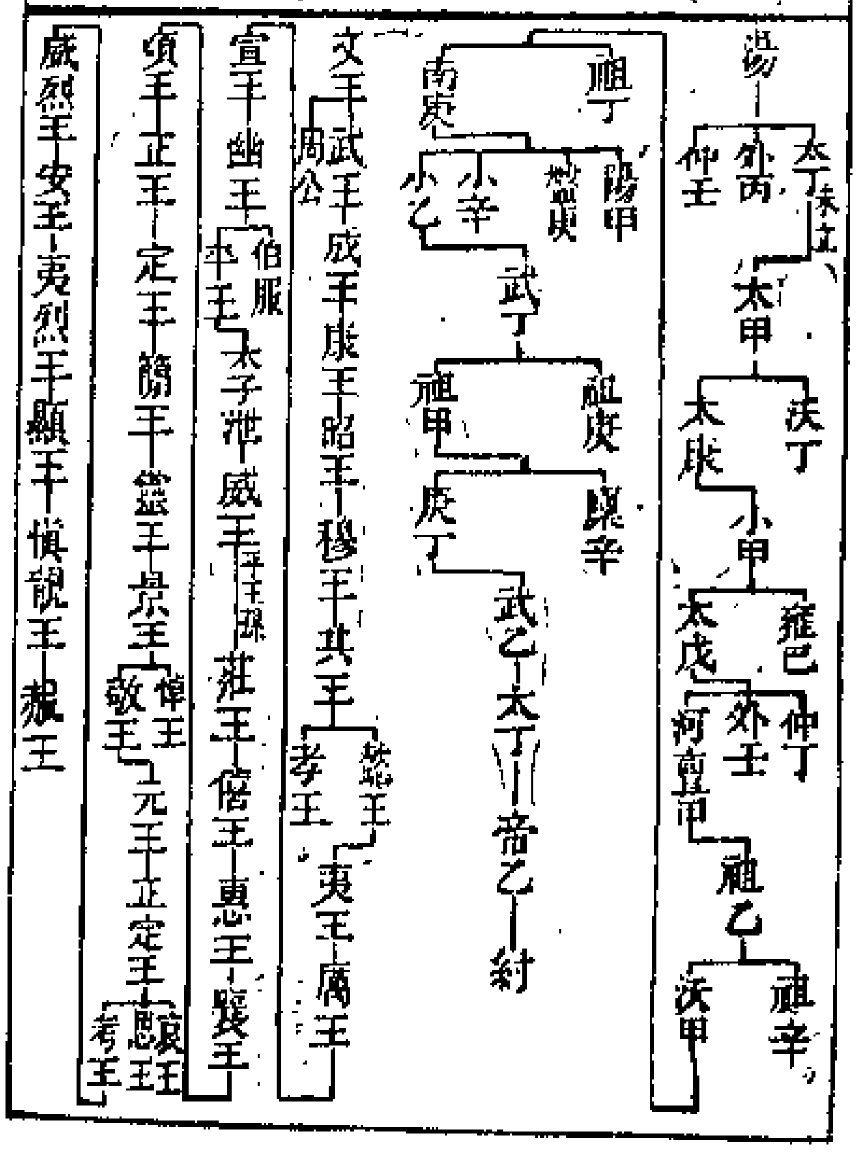
地理志、與龍門同。

渠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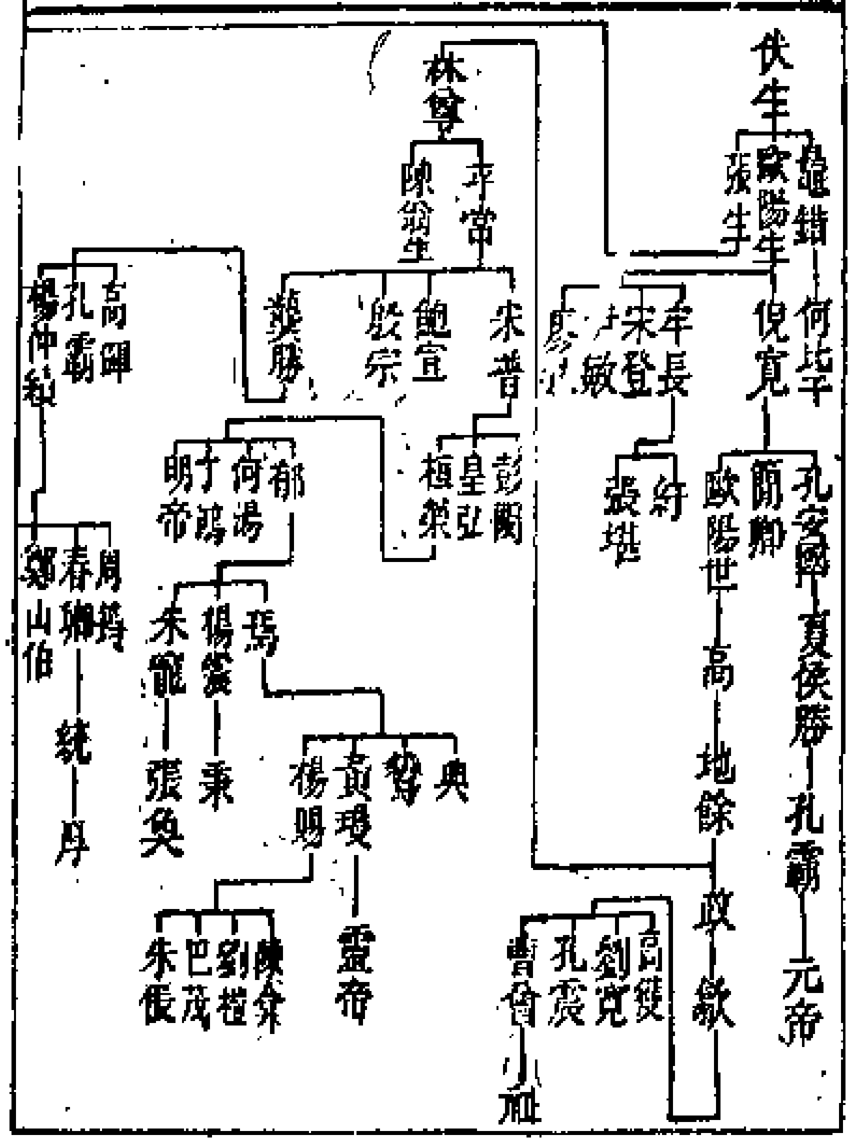
薛曾云、漢朔方有渠搜縣、今夏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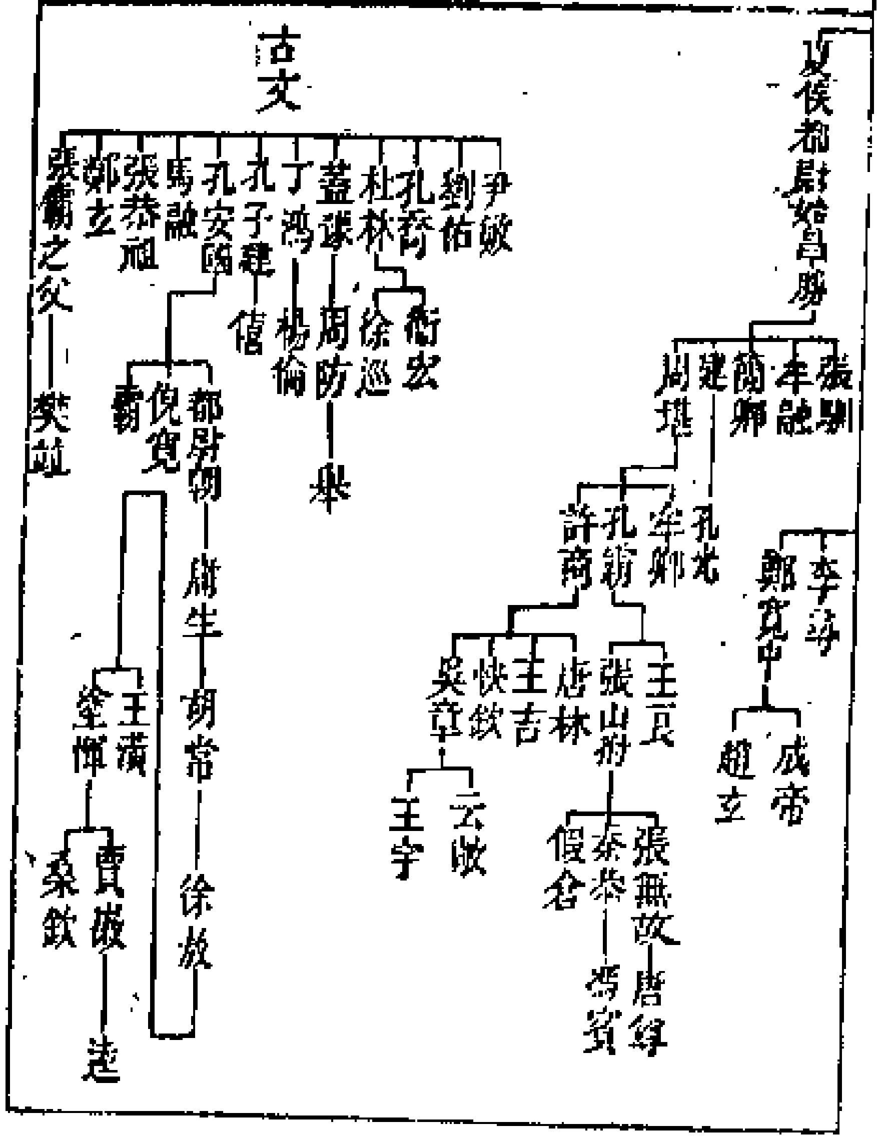
周譜系圖



諸儒傳授



書學之圖



君臣名號

唐虞

君 堯 舜

臣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放齊 四岳 驩兜 共工 鯀 伯禹 后稷 契 臯陶

垂 殳 斨 伯與 伯益 朱 虎 熊 羆 伯夷 夔 龍 丹朱 瞽瞍 象 十二

牧 三苗

夏

君 禹 啓 太康 仲康 桀

臣 益 羲和 有扈氏 五子 后羿 胤侯

商

君 契 成湯 太甲 沃丁 太戊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盤庚 高宗 受

臣 伊尹 汝鳩 汝方 誼伯 仲伯 仲虺 咎單 伊陟 臣扈 巫咸 巫賢

甘盤 傅說 祖己 祖伊 微子 箕子 比干 商容 膠鬲 葛伯

周

君　稷　公劉　太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穆王　平王

臣　周公　太公　召公　巢伯　管叔　蔡叔　武庚　唐叔　康叔　虢叔　閎夭　散宜生

泰顛　南宮适　霍叔　蔡仲　蘇公忿生　榮伯　君陳　芮伯　彤伯　畢公高　衛侯

毛公　仲桓　南宮毛　齊侯呂伋　君牙　伯冏　呂侯　晉文侯　魯侯伯禽　秦穆公

晉襄公

書篇名

虞書五篇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夏書四篇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十七篇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三十二篇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十例

典　謨　貢　歌　誓　誥　訓　命　征　範

增修東萊書說卷一

宋時瀾修定

堯典第一　虞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堯典。

書者。堯、舜、禹、湯、文、武、皋、夔、稷、契、伊尹、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于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何以見書之精微。欲求古人之心。必先盡吾心。讀是書之綱領也。通堯典。則他可觸類而推之矣。書首孔子序正也。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四句該一篇之旨。九載績用弗成以前。皆光宅天下之實。咨四岳以下。皆將遜于位之實。包本末而言之也。堯典一篇綱目在欽之一字。聰明者。聖人先知先覺治天下所不可少也。自古人君未有不本聰明以出治者。文思出於聰明者也。散而在外則為文。聰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為思。聰明之潛蓄也。文思、表裏之謂。孔子以聰明文思形容堯德。雖各有義。其理實貫於一。如元亨利貞冠之於乾也。堯德如此。是以天下雖大。無非在堯盛德光輝之內。說者多以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兩句為重。不知上兩句實不輕。所謂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此君子所過者化之意。聖德光輝。方在天下。一旦遜位。視天下如敝屣。其化可知矣。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若稽古者。史官之辭也。曰放勳以下。乃典文旣說堯事也。當時史官謂。我順考於古。得堯之爲君。勳者。凡天地萬物成理之著見者也。堯則依放之而已。堯治天下。一順天地萬物之成理。初未嘗加一毫人力於其間。放勳、深見聖人之氣象。非名也。觀述而不作。行其所無事。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則知放勳之實矣。序言聰明。此言欽明。伊川曰。言欽。則聰在其中。去聰說明。見聰明不可分。如溫良恭儉讓形容孔子。亦難分。欽之一字。乃堯作聖之工夫也。聖聖相傳入道門戶。莫要切於此。加欽於上。意極精微。非去聰也。伊川又曰。明包聰。自聖相傳。只一欽字。如湯慄慄危懼。文王不暇食。是也。使堯不欽。何自而有其聰明。前言聰明。指其生知全德之自然也。後言欽明。指其化聖始終之工夫也。孔子序書。論其自然。乃序得之體。若史官之說。必原根本而言之。安安者。止於其所當止。如記所謂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堯自安其安。與天下共安其安也。允恭克讓。何以遂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實用其工。果降志下心。自見功用之到此。蓋允克者。恭讓之至。此義微難看。惟孟子曾露此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又曰。徐行後長者。謂之悌。曰克與允。見堯之恭遜。出於誠實自然。而非外貌修飾之爲。推而廣之。人人皆在堯恭遜中。迺堯恭遜氣象。以端莊嚴謹之心觀之。其接物也。必不褻慢。天地之間。皆吾同體也。吾有一毫忽心。是忽天地、忽萬物矣。以和易溫柔之容觀之。其待人也。必不偃蹇。天地之間。皆吾和氣也。吾有一毫矜心。是欺天地、欺萬物矣。人惟不至恭遜之地。是以不知光四表、格上下之理果然。孔子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孝悌若不能廣大至此。反心思之而後見。自放勳至格于上下。言堯聖德之大綱。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上一節旣言堯之德。至此乃言其爲治之序。大抵爲治之序。先親而後疎。自內以及外。修身而後齊家。與明德在齊家之後可也。今堯之克明俊德。乃在以親九族之先。何也。君不用賢。何以知親九族。章百姓。和萬邦之理。治國平天下。必有賢人講求。大學曰。尊賢也。親親也。伊川謂尊賢在親親之先。如人之生。豈識禮義。須由學校朋友相與講聞。堯之聖固知親九族之理矣。猶必待俊德之士開道而啓迪之。然後九族可睦也。此所以先明俊德之士。使之布列於朝廷之上。講明是理。以之齊家。以之治國。以之平天下。九族旣和睦矣。於是平章百姓。百姓不必指百官。蓋王畿之民也。百姓果至於昭明矣。於是協和萬邦。黎民亦於是丕變時雍。蓋自九族序而推之。至於變時雍。天下皆在春風和氣中矣。以親、平章、協和。其間工夫不少。所謂工夫者。同其安危。同其好惡之類是也。平者。均齊劃一之謂。章者。使之通達而無壅蔽。是王畿之士農工商、鰥寡孤獨。無不得其所也。協。比也。和。睦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不過欲成和萬民而已。以親、平章、協和。用工於朝廷之上者也。旣睦、昭明、時雍。功用之著於天下者也。自克明俊德至時雍。言堯治天下之大綱。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自此以下。乃述堯命官之後。前乎堯者。厤法未舉。至堯始備。是以羲和之命。考中星以正四仲。如此之

詳也。雖然。堯所以急於爲是者。非天下之未治而泛爲也。黎民於變時雍。天下可謂治矣。天下旣治。而用心於厤象。不失其官也。以命羲和一節觀之。堯典捨此他無所爲。堯果無爲。獨此一命而已乎。蓋職在羲和。乃命者在堯。雖羲和爲之。而實堯爲之。則知堯盡君道。無爲之中而有有爲者存焉。羲和、當時大臣也。故史官舉其事大體重者。以見其餘。於未作厤之先。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也。於旣作厤之後。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也。此皆推羲和四子之事最詳。厤象不特治天而已。光宅天下。光被四表。黎民於變時雍。恐不外此。蓋陶唐之時。天人未離。帝道之大。非治天之外別有治人之理。如平秩之敎行。析因之民宜。鳥獸各遂。識洪小大。無不得宜。堯之功與天爲一。厤象之法所以與天爲徒也。人聞唐堯。不見天地之功。觀乃命羲和等事。非建功乎。以此四章參之七月之詩。可以見帝王之不同。七月之詩。先公風化。一一敎民。若堯典。民自以時而動。鳥獸自以時而應。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不知帝力何有。帝王氣象。其不同如此。雖然。欽若敬授。深有意義。分命中命。人專一局。其命若散而無統。故於初必總命之。分人人皆體此意。皆知欽若。皆知敬授。蓋定厤之法。欽敬之心一失。則乖錯舛謬。其害大矣。故雖分命申命所掌不同。而乃命之辭。欽敬之意。本無先後異同之別。一歸於不敢慢忽。乃可以共成厤法。是堯之意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上旣總命。至此則分命之。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寅敬賓導日之所出。而均平秩敍東作之事。寅賓者。隨從之謂。所因日出而作也。平秩者。不特授時。務使地之高下各因其宜。民之強弱各得其力。適其平安其俗。以從事於耕作也。日中星鳥。謂話已明。當是時也。以正仲春之候。使民皆分析而在田。鳥獸亦於此而孳尾。夫民事固人君所不可緩。而於鳥獸亦各有區處。何哉。鳥獸、物之至微而易忽者也。聖人爲天地萬物之主。天地之間一物不得其所。聖人歉然不安。以爲職之不盡。先於民而及於物。故厥民析以下。即繼之以鳥獸孳尾。以見聖人參天地、贊化育。一國同仁。無一念之不周。如舜之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夏之鳥獸魚鱉咸若。周之山虞澤虞之官是也。宅南交。宅西、宅朔方。皆用孔氏傳。南訛者。南方化育之事。敬致者。周禮馮相氏所觀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是也。致夏之日。致冬之短。夏旣書敬致。冬之所敬亦無。或云。南方本考中星之地。不可忽者。況夏至道南。又當考中星之地。尤不可不敬以致其功也。此說寄通。日中、宵中。日夜平也。日永。日短。夏至六十刻。冬至四十刻也。希革、毛毨、氄毛。各從訓詁。因者、仍春之事而使民繼治之耳。納日者。日入而息之事也。前旣言寅賓出日。謂日出而作。在人言之。蓋疑者豈寅賓之意乎。此言寅餞納日。謂日入而息。在人言之。式餞式呼者。豈寅餞之意乎。夷者。民至此坦然無事也。三章言平秩。惟末章言平在。朔易者。舊說尤深。蓋易者。初也。月旦謂之朔旦者。始而新之之謂

也。北方終其陰而後始其陽。故謂之朔方。在、察也。至於冬矣。一歲之事。既終則平。察改歲當更易之事也。既成今歲之終。又基來歲之始。故謂之朔易。易、如修治屋廬。墐墉補植耒耜器用之類。始而終。終而始。此天地生生不窮之道。而聖人體之以贊天地化育。周流無間。乾健不息。終始萬物之意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前命羲和、曆象之事。至此乃言作曆之要法。故以閏餘歸命之。蓋閏者、一歲之綱紀。天地之數。惟奇則無窮。一歲餘十二日有奇。苟不置閏。則四時之氣無由而定。一歲之功無由而成。以閏月歸奇。始可以定時而成歲。其言咨汝羲暨和者。總教之以若天授時之要也。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史官省文之法。允、信也。釐、治也。史官言。堯之治天下。不特釐治羲和之事。凡百工之間。無不信能釐治之。而使庶功皆至於熙廣。其善敘事如此。抑亦見治天即所以治人。天時既正。而後百工可得而治。庶績可得而熙也。羲和所掌。非止曆象。亦掌四方諸侯朝會之禮。如後世方伯連帥之類。堯之時。天人爲一。故羲和之職甚重。後世如保章氏、星官、曆翁、爲職浸微。而治人之任備矣。萬世帝王之事。不過奉天治民。古者詳於天。後世詳於民。而二事俱不偏廢。天運之變也。堯未嘗親一事。任俊德與羲和而已。堯所職者。克明與乃命。可以觀人君之道矣。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至此。堯博詢遍探當時之賢士。誰能順我之登庸。將登而用之。登庸者。大用之意也。放齊曰。胤子朱啓明。朱者。或言嗣國子爵朱名。或言嗣子丹朱。俱未可知。常人之情。言人之惡。必至於嫉。聖人則有咨嗟嘆惜之心。又問誰能順予之事。將以嗣任之。驩兜曰。都。都者。嘆美之辭也。謂共工方聚見其功。有黨惡張大欺罔之意。帝復嘆息而言之。放齊、驩兜。言之不疑。兩人若無瑕可指。而不知堯之心已灼見朱之口不道忠信之言而好爭訟。共工之靜時能言。用時違悖。言行不相副。外貌若恭。中有滔天之惡。內外不相符。情狀具見。以後世之君處之。歷數之際。有所不平。辭氣必怒。知人之惡。俱不受欺。心所自得。辭氣必露。堯、大聖人。於是時也。容怒皆泯。從容曰。吁。吁者。嗟嘆之意。深有憫然之心。矜憐二人之乘於惡也。於此見唐虞忠厚之氣象。樂人爲善而愛人爲惡。夫共工、堯朝之極惡也。不過言行相反。內外不相應。與後世爲惡者異矣。雖然。二人之罪。不無輕重。放齊曰胤子朱啓明。蓋啓明之中有不同。君子因開明以爲善。小人因開明以爲不善。放齊慮朱啓明。想朱之性亦果開明。但不能別。其因之爲善爲惡。罪猶可恕。若驩兜明知共工之爲人有庸違滔天之惡。乃轉以爲善而薦之。張大其辭。以惑亂人主之聽。乃大姦惡肆朋黨以欺君罔上。罪不可赦也。未幾。崇山之竄。所以獨不加於放齊者。正可以此兩事爲證驗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夫當洪水方爲割害。湯湯浩浩。包山襄陵。可謂甚矣。下民被害。至於怨咨。其勢甚迫。有爲之君。當是時也。必焦然不寧。迫切倉皇。計慮將不暇給。堯實事危勢迫之時。乃曰有能俾乂。辭義可使治。方雍容和綏。無一毫迫切之態。以見聖人處事。經理綱紀。井井有條。雖處繁劇紛擾之地。若安閒無事之時。平心定氣。徐以應之。豈若後世淺心狹量。焦首濡足者哉。然堯豈可不移於心乎。疑愼之言如此。從容之規如彼。聖人處事之法也。在廷之臣皆曰。於。鯀哉。合辭以薦鯀。美其可以治水。帝曰。吁。咈哉。方、逆也。命者。天之正理也。天之理彼且逆之。恃才而不順理也。圮、壞也。族者。類也。人之類彼且壞之。恃己而離其類也。鯀非無治水之才。但性狠戾。自謂在廷之臣無出其右者。逆其正理。壞其族類。特私見而獨立也。夫治水者。智者之無事也。鯀之咈哉。其不順理可知。而又加之以方命圮族。矜材恃能。不能安於無事必矣。四岳曰。异哉。因也。然在廷之臣果無出鯀之右者。洪水之患方迫。僉之所許。可不試乎。故曰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夫堯苟不知鯀。則爲不明。既知之而復從四岳之言。則是不斷。當以孟子去齊之事觀之。方孟子之見齊王也。不遇故去。夫孟子之至於去。則灼知齊王之不足用矣。方且三宿而後出晝。此心猶庶幾而不捨。孟子之不遽去。所以誨齊王而使之勸也。觀往欽哉之命。見鯀非無治水之材。所以方命圮族。本於忽視天下。以理爲不足循。以顯爲不足比。惟欽之一字。可以治鯀之病。使其降志下心。知天下有所當敬。則命何敢方。族何敢圮。自然成功而有餘矣。聖賢所以爲聖賢者。欽而已。一念之欽。聖賢事業。鯀而能往欽之意。安知其不可用乎。堯之所以復用鯀者。猶孟子之庶幾齊王足用爲善也。雖然。洪水之害。其急如此。而嘗試用鯀。乃曰試可乃已。民命所係。豈嘗試之地乎。蓋鯀之才足以治水。所少者此心之欽耳。故堯之命曰往欽哉。欽、則可往矣。非嘗試也。九載。績用弗成。鯀往而不欽也。然言績用弗成。九年之間。亦有可觀。豈無功哉。蓋績則有之。但終不能成功也。要知鯀非無才無功。心之忽實壞之也。堯之時。在位無非君子。而獨舉此三者。蓋當時賢人君子。遞以爲常。至漢唐往往稱術業人。蓋爲惡者多。亦視以爲常。使漢唐作史。惡無不紀。唐虞作史。悉錄善人。當不勝其繁。故各舉其異者而書之。春秋所謂常事不書也。堯之時。此三者以著異而書之。此作史之妙。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自咨四岳以下。敍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之事。汝能庸命巽朕位。或言堯已知舜。姑遜于四岳。而猶其自推。此後世之權心耳。帝者之道直以大事之次序。各有當然。且堯欲遜位。必先於本朝擇賢。亦其理也。堯之遜非虛遜。四岳之辭非虛辭也。堯知四岳之可以當天下。而實欲遜。四岳言否德。蓋自揆於心有毫釐之未盡。而實不敢當。以天下與以天下辭。各實動其心之所安。此直大之象也。夫四岳果不足以居帝位。則堯若不知人。四岳果足以居帝位。而固辭。則四岳爲不情。是又當以夫子漆雕開之事觀之。孔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謂孔子不知漆雕開。不可。謂漆雕開辭孔子。亦不可。蓋孔子實見漆雕開可以入仕。漆雕開亦實有所未應自信。洙泗之象。唐虞之象也。

曰。明明揚側陋。

唐虞之朝，君臣皆以實相遇，故一言而定爭。四岳之辭，堯誠信視之，卽使之以公而舉賢。天下至重也，堯度其子不足嗣位，卽遜四岳，四岳旣辭，卽使徧求至公之流行。彼此響答，無疑嫌，無留難也。明明揚側陋，見堯爲天下得人之意，廣大無閒，自朝廷，自草野，自幽隱，自遠僻，明者可舉則明之，側陋者可舉則揚之，其公天下之道如此。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夫舉朝皆知有舜，堯亦自知有舜，必待明明揚側陋而後言，此深見唐虞廣大氣象。後世固有名震京師、聲動天下者，舉世之間，一賢所居，頭角卽露，衆目共指，況如虞舜之聖，居之側微，豈不張皇。惟堯時比屋可封，雖聖如舜，天下不以爲異，譬如太山巨麓，衆木森森，雖有出林之木，不見其表表。若培塿之下，卒然有之，必以爲奇。學者當知四岳舉舜之時氣象不同，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帝曰，俞，予聞，如何。

堯始但知四岳之可遜，四岳當時亦未嘗以舜爲薦，及命其揚側陋，理到事及，推至於舜，舜隱於側陋之間，不附于時，亦有年矣，一旦四岳推拔所及，始不可掩，聖人之出，蓋有其時。堯曰予聞如何，其言平緩，未嘗有得之若驚之意，以此知非堯時寬大氣象，亦無以容舜也。堯曰予聞者，不過亦皆聞舜之名，非先有欲遜舜之心。學者因予聞之說，以謂堯已知有舜，欲用之久矣，先遜四岳，料其必辭，待其薦而後用舜，此後世之心也。蓋堯雖聞舜賢，舜爲人果如何，堯亦未知也，觀如何二字，足以見堯之心。雖然，堯旣遜於四岳，四岳推舜，堯雖未詳舜之爲人，亦自知此時必將有聖人者出，能體會堯意者知之。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四岳稱舜可以當天下之責，獨於家庭中言之，治天下之能，一語不及，而獨舉其父母弟，何也。蓋舜、瞽瞍之子，父旣頑，母旣嚚，弟復傲，日居死亡之地，而舜克諧以孝，非難事之親，化頑嚚傲之風，悉歸於春風和氣。始也，怨懟忌克，爭奪陵犯，一家之中，無所不有，克諧以孝之後，悉變爲和柔雍容悅豫之象，和氣烝烝，父母弟不至於頑嚚傲之姦，治家如此，移以治天下，則救之繁劇紛擾之地而不亂，處之姦宄凶險之時而不偏。四岳可謂善觀人，推其治家，以見其治天下也。烝烝二字，舜之工夫在此，烝烝者，有薰灌之意，詩曰，烝烝浮浮，如甑之炊物，薰灌不輟，則氣熾不勝，烝烝之工間斷，不能熟物，火旣不輟，則自然烝烝，以至於熟。舜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彼爲惡之力日日不已，苟非孝誠薰灌工夫源源，安能至於不格姦之地。苟有間斷，則無以勝其爲惡矣。蓋爲善爲惡，各有力量，力過者勝，此推烝不格姦之意。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堯旣已聞舜之賢，四岳又已述其至孝之實，堯復曰我其試哉，非有疑也。其意以謂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今欲以天下而付之人，審重之意，自不可不盡。見堯有天下而不與也。堯之試舜，獨以二女而觀之，何哉。舜之事父母友兄弟，旣已至矣，夫婦之道，猶未著見，故以二女妻之。聖人教人，必於實行。觀厥

刑于二女，此實行也。舜於此能以義理降二女之心于嬀水之汭，而使盡婦道於虞，堯於是以欽哉之言告之，使舜愈致其敬。此舜旣克敬矣，敬之工夫無窮，純亦不已之意也。四岳之舉舜，指家庭之事而言之，堯之試舜，亦於家庭之事而觀之，可以見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之理。雖然，舜已居父母兄弟之難，堯又舉而置之天下至難之地，何則，仰事之工夫，方純一而烝烝，加之以俯育，亦或足以分其力，頑嚚之父母，一毫不至，則怨隨之，天子之女，一毫不滿，則怨隨之，致頑嚚於其間，致貴驕於其後，左右前後皆陷穽也。盡力於父母，則妻子之閨容有未盡，盡情於妻子，則父母之間必有不滿。此人情之至難，舜能使二女行婦道，相與以致其孝，而事父母之道益至，所居愈難，功用愈到。姦者可乂，貴者可降，堯觀之詳矣，故嘆曰欽哉。美其工夫盡出於欽，而欽之理無可已之時也。堯典一篇，始終無非欽也，始之欽明，終之欽哉，其中曰允恭，曰欽若，曰敬授，曰寅賓，寅餞，曰敬致，曰往欽哉，皆以敬爲辭，味堯之欽，想其動容貌而暴慢自遠，正顏色而信者自近，出辭氣而鄙悖自遠，姦宄陰消潛化，堯之盛德如此歟。自克明俊德以下，皆命官求賢以爲治，外此無所設施，堯之爲君，若果無所爲也，堯盡君之道，得君之體，若克明者，乃命若疇咨，若咨四岳，君之道在於此，君之體止於此耳。堯典大略，先言堯盡天下之治，自疇咨以下，言堯處天下之變，蓋堯朝無非君子，而有小人，是變也，堯朝無非佳祥，而有洪水，是變也，常變俱盡，君道已滿，遜於人而無愧矣。堯舜二典，與他篇不同，他篇或說一事，二典舉備，如易之乾坤，寬大簡易，卽之可見。孟子言必稱堯舜，非諄諄於堯舜也，所言無非堯舜之道也。觀虞書五篇，可以觀孟子。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

舜典第二　虞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聰明舜生知之德也。舜居草野，可謂側微矣。堯居朝廷，何以聞之。堯舜二聖人，會遇於一世，精神之相通，氣類之相感，不可以言述。以堯典考之，舜之聞本於師錫耳。而此言堯聞者，人君以天下爲耳目，四嶽之薦，卽堯之薦。君臣一體也。聖人序書，蓋有深意。自歷試諸難至陟方乃死，皆舜之事，而序止言歷試諸難。嗣位事何以不紀。蓋此乃開端造始，任諸難事，卽位以後事，皆不外此。或者謂堯已知舜，又觀刑于二女矣，復歷試諸難者，使舜出應事，欲天下共知之，亦以安排之心窺聖人也。堯之知舜，豈待於試。然循天理之正，行人事之宜，次序自當如此。經歷如穀，在田，刈之，舂之，炊之，一節不可少。況以天下授之人，其事至重，堯之歷試於舜，亦此心之欽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華光華也。重華者，堯舜並出，德盛輝光，前後相映，重光合照，如日月遞明，常有光輝，正乾之二五，大人交相見之時也。雖然，此特舜之華與堯協耳。有華必有實，當知其所以光華與堯實相合者，本聰明之德昭然無間，而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與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亦無少異，是以見諸光華，自然而與帝協。

濬者、宏深，與濬川之濬相近。有疏通不滯之意。工夫之深也。當與明若相近，而似有體用之意。哲者、心之發，明者、其發見也。溫、良、恭、敬、允、信、塞、實。觀此八字，舜德可見。聖人之德，隨人所見而名之。堯曰欽明文思，非異此。異如文王之德，人見其徽柔懿恭；孔子之德，人見其溫良恭儉讓也。元德者，幽潛之德。側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實，舜抱幽潛之德於側陋之間。其居之陋，其德之潛，若無升聞之理。德盛而發越，光輝乃自有不可掩者。此舜之德所以不可及也。舜之德附於上，堯之聞遠於下，二聖人之德交感。其中自不容間，則知命以位，無私於其間也。位者，爵位之位，蓋將試以諸難之事，故授以爵位也。乃者，深見聖人公平之象。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慎徽兩字，最宜詳玩。慎、如敬敷之意。徽、如在寬之意。若以禮樂體之，禮近慎，樂近徽。非謂禮樂可以比慎徽，特借氣象以似之耳。徽固訓美，然言美則無精神。所謂徽者，非法制束縛之謂也。舜察於人倫，五典之任，舉而措之耳。聖人無所不敬，況於五典，不可以容一毫之人僞。堯之試舜，莫先於此。克從、言相感之速也。百揆者，繁劇之任。四門者，接四方諸侯之來朝。納百揆，內治也。賓四門，外治也。慎徽五典，五典則克從。納于百揆，百揆則時敘。賓于四門，四門則穆穆。如夫子之綏斯來，動斯和也。春風和氣，何物不生。大麓之說不同，曰太山之麓者，頗近。但非如太史公所謂逕之於太山之中也。意堯使舜攝行祭事於太山之麓。孟子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言主祭而風雨不迷，陰陽和調也。此非有意以此爲難而試舜，一時因事任之耳。後世以此分三卿之職，亦近於鑿。聖人分位，何施不可。五典從，百揆敘，四門穆，人事之和也。和氣旣形，盭戾之氣不作，陰陽協應，而頹迷遽之災，天人之和會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四岳之舉如此，堯之試又如此，知舜審矣。方且詢其事，考其言，謂可底績，至三載之久，方命以位者，蓋位非堯之位，乃天位也。堯雖知舜，節次經歷，皆不可少。時到運到，以及於用，堯順之而已。舜歷試氣象，如春氣所至，隨其枝葉脈絡，自然生意發薦也。

舜讓于德，弗嗣。

舜遜非文具之遜，亦非自揆其德不足以諸天下而遜，當是時也，足以受堯之天下者，無以易舜。遜德弗嗣，蓋一旦將任天地萬物之責，聖人之心自有惕然如不勝之意。此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王之純亦不已也。下文若不相接，意必有舜再遜之辭，史官刪畧，卽言受終之意何也。當有如大禹謨所載舜命禹之辭曰，惟汝諧，蓋舜典不載，卽大禹謨可以互見。史官省文之體，讀書者宜知之。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言受終，則舜正始之意可知。必于文祖之廟者，以見堯不敢私以天下與人。蓋天下者、文祖之天下，示不敢專也。受終二字，尤宜深味。堯平時治民，兢兢業業，不敢有一毫忽之心，想其在文祖之廟，欲脫釋天下，惕然免於天地萬物之責。舜在文祖之廟，受堯之付託，惕然受責，如有所不當，皆曰受終，辭意

至尊。想象在廟之時。堯舜之心。則萬世爲君之道著矣。堯爲天下得人。其設方逐正如易云。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曾子所謂。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者也。堯與舜受終于文祖之廟。此時此意。不可不深體。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堯既曆象日月星辰矣。舜復何所在、何所齊哉。蓋觀天象運行。是以卜一身之得失。舜攝位之後。未有以驗此身之當天意與否。故求之曆象之間。以見天心之逆順。苟天象有一之不順。則是己之不足當帝位也。雖然。舜之畏天。亦有自矣。如納麓之時。風雨弗迷。天已享舜矣。而又何疑耶。蓋昔者乃堯之試舜。今也舜亦欲自試。以驗其身之如何也。故察璣衡以齊七政。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人君之於天下。曰神曰民而已。舜既受天下。類上帝。以至徧羣神。所以致神主之職也。六宗、三昭三穆也。類、禋、望、徧。非徒祭之名。舜之心蓋歷歷而對越也。輯五瑞以下。即位之初。致治不可不一而與之更始也。以是知諸侯不敢自有其土。乃天子之土也。受終文祖。類禋望徧。知天子亦不敢自有其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諸侯之行賞罰。當以奉天爲心。蓋賞罰天之權也。既月乃日者。盡此一月。交月然後日日覲見四岳羣牧。以觀人之賢否。以審天下之治。民情休戚。風俗利病。政事得失也。班瑞于羣后者。欲命令之出于一也。想當時羣后亦不敢以班瑞而取必於舜。必觀其田野闢。人民育。然後班之。亦以見古者諸侯不敢認土地以爲己有也。輯五瑞以下。皆有實迹。徧羣神以上。似無跡可見。要之。學者須知皆聖人之實政。蓋人君之職。事神治民。在璿璣以下。事神也。輯瑞以下。治民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東巡守以下。至遏密八音以前。皆史官兼載舜攝位二十八年中之事。大抵即位之初。致令不可不一與之更始。此乃聖人鼓舞天下常新之道也。五器、即五玉也。三帛、二生、禽物也。故受之。五玉、乃羣臣所執之物。不可磨者。故復之。時日月易於滲淆。法度易於弛玩。每時時協之同之。則當新而無弊。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其義也。觀卒乃復之意。見諸侯不敢私有爵土。又觀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之意。見舜亦不敢私有其天下。蓋唐虞君臣皆不認天下爲己有。故無一不出於至公。岱宗柴至卒乃復。皆即位初規摹。想堯時亦然。舜則因之。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史官省文之辭。

深味此辭。可以見聖人之用心。夫舜負天地萬物之責。持業業危懼之心。徧巡天下。諸侯既無不順。無幾舜歸見於祖廟而無愧。使巡守之時。有一民之未遂。一物之未宜。其歸格藝祖爲如何。舜之心惴然而有愧藝祖之望。慄然而不滿。暨顧之間。無以稱憾。則此身將若無所容。想舜歸格藝祖之時。此心無

愧。肅肅在廟。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純於敬而已。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年復巡守。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是五年一撫綏也。所至之方。則一方諸侯來朝。故謂之四朝。於是奏進其言。而試其可以成功與否。可。則以車服而庸之。聖人操大權。總大綱。治天下之妙用如此。大抵人情久則玩。多怠廢而不振。五年一致提撕之工。使制度井然。復如其初。以時而新。不至有廢弛更改之患。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史官總記舜經綸天下之大綱也。經略土地。表其州之鎮。濬治其川。使無泛濫浸灌之患。可以見唐虞廣大氣象與三代不同矣。禹治水之後。始分九州爲十二州。故謂之肇也。每州擇其山之大者爲祭之主。故謂之封也。夫堯命禹治水。川皆濬矣。復言濬何耶。居安不忘危。工夫承續。而舜之心純亦不已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象非泥象之象。乃象示之象。畫布象其法以示民。使曉然可見也。賊刑者。狀賊之刑。古之所謂肉刑也。夫肉刑之制。自後世觀之。疑古人立法之不仁矣。胡不考舜制刑之本心。象以示之。復開流宥之門。故鞭扑之寬。又濟之以眚災肆赦。可謂待之以君子長者之厚矣。有怙終之人。然後不得已而有賊刑焉。以此見唐虞雖有五刑。本未嘗用。至於長惡不悛而後用也。然則舜有肉刑之制。乃所以深愛天下後世也。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史官發舜制刑之法。歎曰。欽哉欽哉。深美舜用心之欽。而曰惟者。見恤刑之至。無以加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四罪必於恤刑之後言之。見史官深識唐虞用刑之意。以舜象刑誠目覩之。必至於是事勢窮極然後加之。以賊刑既欽且恤。則知舜於四罪之誅。亦可觀大不得已也。肉刑尚爾。況於流放竄殛。又重於肉刑者乎。四罪而天下咸服。舜自即位以來。止於四罪之誅。故史官特發於舜典之首。抑以見用刑之頗也。業然。四凶之惡。非一日矣。堯不能去。而留以遺舜。何也。聖人於天下之善惡。行此心之至公。而順是理之所到。堯之時。四凶之惡未成。堯何忿嫉之心。至舜之時。四凶之惡已著。舜不得而已也。舜之誅凶。與堯之用舜。其道一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舜攝位二十八年。當時號令。舜之號令也。當時德澤。舜之德澤也。堯與百姓相忘二十八年矣。何爲乃殂落而百姓如喪考妣之哀。天下乃不忘堯如此。見堯德在民之深也。大抵人情初則思。中則厭。久則忘。二十八年之久。宜其厭而忘矣。堯之德澤淪浹漸漬。在人之深。雖年之久。百姓雖不見堯。而常見堯之德澤。是以堯之殂而百姓思之不能已也。大抵刑政非不可以治天下。但一時之間數肅而有餘理。久

則必弛。若德澤之柔撫。久而愈新。百姓思堯之義也。雖然。又足以見舜攝堯位二十八年之久。凡一政事。一號令。皆遵堯之法而不變。是以天下聞舜之號令。如親聞堯之號令。樂舜之德澤。如親承堯之德澤。舜承堯之心。可體而見矣。自此以前。舜之治甚詳。事皆自爲。自此以後。舜之治甚略。任九官十二牧之外。非若有所不親者。蓋堯在上。舜雖受位。猶臣道也。堯崩之後。舜始卽位行君道。故命官而不親於前。可以觀坤作成物之義。於後可以觀乾知太始之義。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舜旣卽位。告于文祖之廟。亦示不敢專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之繼堯。法度彰。禮樂著。野無遺賢。嘉言罔伏。明目達聰之事。堯已盡之矣。舜復詢闢明達何哉。如日之升。何日不然。積陰之後。卒然出日。光明精彩。若以陽繼陽。所謂光明精彩者不減於前。亦不以其光之不減而廢升中之常度也。舜之通下情。出治之首也。然亦有序。四岳。羣朝之元老。當代之蓍龜。故先詢之。闢四門。所以來天下之賢也。明目、達聰。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也。上下遠近俱無壅蔽。聖人作而萬物覩矣。繼亂者急於下情之通。舜受於堯。而先此四事。理之甚通而不可遲。雖治世不可忽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食者。民之重也。不傷農時。則食自足。教十二牧以爲治之大綱也。十二牧。知此。則諸侯莫不然矣。此數語。如桑麻穀粟。初無難人可喜之論。大略不過使民不失時。遠者柔之。邇者能之。尊德信善。皆於根本求之耳。十二牧領此而歸。守其土疆。豈有爲國生事。如後世求邊功者哉。此蓋爲治之當然。後之興王。雖不能盡。亦有暗合而默契者。由是言之。百世可知也。而難任人。難之一字甚嚴。曰難者。非特去之而已。常有戒謹恐懼之意。當時旣無任人。何難之有。蓋此心不可以不常存也。少不戒謹恐懼。則任人或得乘其間矣。如人之身。元氣雖固。不廢保護。則外邪客氣無自而入。苟不於難任人留意。則雖爲治品日如前。亦幾成而敗。將盛復衰。前功俱廢矣。推常難任人。然後可以成功。何者。壬人間壞隳廢之也。如此。則天下常治。蠻夷雖介在一隅。豈不翕然有嘗於心。其有不率服者乎。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舜曰者。史官記事之法。於舜卽位之初言舜曰。則自此以下。凡稱帝者。皆帝舜也。百揆、重任也。故必咨於四岳。奮庸二字。不可不深求。有能奮迅事功以熙我之事者。則使之宅百揆之職。夫奮勵激昂之人興廢補弊之時。用之可也。舜之時。天下已治矣。復奮其用。不幾於生事乎。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中間無可立之理。常存奮起之心。所以爲生生不窮日新之道。一止則退。雖極治之時。此意常不可少。推之舉者。亦然。亮采惠疇。爲相之道也。亮采者。謂明天下之事。謀王體。斷國論。必明於事而後可。惠疇者。謂順天下人才而任之。人各有所長。順而任之而已。百揆者。宰相之職。求相於四岳也。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僉曰。司空伯禹。可以當百揆之任矣。帝曰。俞。深觀四岳之言。亦知禹可以宅百揆也。所觀謀及乃心。謀及卿士矣。遂咨禹平水土之事。蓋之復加勸勉。以治百揆。惟時懋哉者。禹有平水土之功。至於爲相治天下。亦勉此功而已。則知百揆之任不可以苟得。成顯禹不可矜水土之功而忽天下之務。必加懋勉之功。然後稱百揆之任。則知百揆之任不可以苟居。其意一也。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曁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禹之遜。所謂九官濟濟相遜。和之至也。帝灼知稷契皋陶可以宅揆。禹之遜也。出於誠實。旣深觀禹之言矣。而往哉之命終不可易。以是知舜禹君臣之間。誠實相遇。禹不虛辭。舜不虛受。唐虞之象可知。觀舜之命禹。見舜有天下而不與焉。夫殺其父而用其子。都俞一堂。舜無自疑之心。禹亦安受其位而不慊。不加一毫人僞。純於天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舜命此三人。而三人皆不辭。各自知其才果足以當此也。舜之時。烝民乃粒矣。未嘗阻飢。五典克從矣。未嘗不親不遜。蠻夷率服矣。未嘗猾夏。聖人爲治。當存不治之心也。命棄之言。至於播百穀。民已足食。則無阻飢之患。民不阻飢。百穀其可已於播乎。使棄常體阻飢之心。見乃粒之民若見阻飢之民。則於百穀不期播而自播。而棄之事盡矣。於阻飢之言。見聖人乃粒烝民。有無窮之心。於播之一言。見棄精神運用。生生日新之意。契與皋陶之事。由此而可推矣。五典、天下之達道也。安可不敬。在寬者。見聖人度量補容。如天地之大。合契大其規摹。天下之衆。盡置之五教之中。包含不遺。此在寬之意。況敬之中恢廓廣大。無有窮已也。惟明克允。允、當也。明。則當其情矣。敬敷五教在寬。卽謹微之意也。詳略不同者。聖賢之分也。聖人安而行之。故止言識數而已。賢者則旣言敬敷。又言在寬。大抵五典人心皆有。而敎自我出。豈可不敬。然敬非拘迫之謂。寬者。觀游涵養。使自發也。古者合兵刑爲一官。兵卽刑之大者。三就、輕重與輕重之間。三居、遠近與遠近之間也。惟明克允者。則於三就三居之間。恐有差舛。差舛則弊允之謂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曁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聖人事事物物無不全備。工者。金工、土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之類。與後世技巧工匠咸精其能者事同而意異也。學者又當於若字求之。諧之一字。生於若之一字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君爲萬物之主。凡天地之間一物失所。舜見之。皆己之責。故上下草木鳥獸。莫不有職以主之。上下者。高下之謂。非曰上天下地也。後世之君。宮圃彊兵。乃其職耳。豈識代天理物之意哉。民與物。理一而分殊。民且不恤。況於物乎。觀此。足以見唐虞天覆地育廣大之象。舜皆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

洮匯。地平天成之後。復使掌山澤之事。蓋因其書所經歷而用之。若之爲言。反乎前之辭也。雖然。舜若鳥獸草木。任之止益一人而已。其他命官。皆治人之事。詳略不同者。仁民而愛物之意也。人各有倫。分量等差。不可躐踰。禹之所遜。人品之上者。不可移而列於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也。垂益之所遜。人品之次者。不可進而儕於皐陶稷契也。則知分量大小。非勉強之所能及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淸。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帝曰。俞。往欽哉。

禮。重事也。故咨於四岳。三禮者。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典禮之官。將以對越天地。感格鬼神。非至敬有道之士不可。故曰夙夜惟寅。寅者。敬也。自旦至暮。無時而不敬也。直哉惟淸。直者。敬以直內之直。而無私志邪慮也。旣無私邪之累。則淸明在躬。無一毫足以汨其心矣。敬之工。於此可見。與夔之事至重。故再三命之。帝曰。俞。往欽哉。欽之用。於禮爲尤切也。舜命九官。惟禹與伯夷咨四岳。蓋急大小之不同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典樂。教胄子。夔之職兼二事也。樂與教相關。不可以不兼。樂者。廣大易直。感人也深。故掌樂必兼教之任。勸激感發。使人之良心油然而生。教人之道。無大於此。周之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漢之太常。猶領太學。其意久而猶不磨也。以此知教人不在規矩歸股之間矣。直而溫至簡而無傲。皆教者之事也。不直則道不見。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不爲拙工改廢繩墨。又必溫而後可親如卽之也溫之溫。詩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是也。直而溫。則不至於徑情矣。寬者。規摹廣大也。栗者。工夫縝密也。規摹旣大。又必其中工夫縝密。不縝密。則有汗漫鹵莽之患矣。剛者。師嚴道尊之意。無虐者。又必使人不至於不安之地。不強其所不能也。簡者。簡默自居。如擧一隅、引而不發之意。無傲者。不可以天下之才爲不可教而不屑也。詩言志志者。詩之所出。時者。樂之所本。歌此詩而長言之。於歌詠長言之中。自有高下抑揚。五聲成焉。十二律以和之。是以成八音。八音能諧和而不相奪倫。神人是以和。蓋樂從人心出。聲音之道與政通。此理未嘗間斷。政事有差舛。人心有沾滯。見於音者。不得其諧。在顯則人失其和。在幽則神失其和矣。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或者以爲殷簫。亦未可知。不然。夔若自言其功。蓋聞舜之言。心領神受。曰。於予擊拊之際。百獸尙將率舞。則神人以和可知。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讒說、黜白成黑。殄行、自絕其行。讒異之人也。聞見之間。易於驚怖。故命納言之官以通上下之情。龍之命在九官之後者。蓋太平無事之世。深恐邪言足以亂政。如人之身。平居無事。脈絡流通。則外邪無自而入。天下已治。通達上下之情。不可無人。委之專職。則責重。而察之也時。納言之司。通上下之樞紐。舜

時戲無此事。通塞之繫治道之大。無時而可忽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此段與命九官之文通看。誠味深至。欽哉惟時亮天功。二十有二人治職之統要也。惟其欽。故不失時。如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敬心不存。則當爲之事或至懈弛。惟敬心無間斷。則事不先時。不後時矣。凡九官所治之事。皆天工也。逐官所命。無非欽哉惟時亮天功之道。三載三考。待之以久也。於此見堯舜寬大。又與王者氣象不同。

分北三苗。

三苗、左洞庭。右彭蠡。本在南方。至於此遷之北。如遷商頑民。變薄俗之道也。前此竄三苗。但竄其君耳。惡黨未化。故遷之於此。史官獨載分北三苗。與堯典竄諸共鯀之事同。見萬國皆順軌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自初卽位至陟方乃死。凡五十載。今舜典一篇。載舜卽位一年之事。若不能盡五十年之治。蓋舜之治天下。自始立規摹。後之號令紀綱。非無變易。而皆自此出也。史官載其一年而略其條。規摹一定。四十九年之事。皆枝葉流派也。此最作史之妙。又見人君爲治之要。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

大禹謨第三　虞書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　大禹謨。

孔子序書。以三語包括三篇之大義。帝舜申之。尤有深旨。皐陶矢謨。舜則曰。時乃功。禹成功。舜則曰。禹亦昌言。說者多以此爲申之之意。非也。蓋皐陶雖有謨。禹固有功。舜無以申之。則謨與功之功用未著也。惟申之。則謨與功始昭著暴白而不可掩。觀申之一字。見舜得君道之象。譬之燭焉。未燃之時。燭而已矣。旣燃之後。則輝光帝燭。今之燭非前之燭矣。此申之之說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文命、命之有條理者。如後世一札十行之意也。敷于四海。猶言聲教訖于四海。亦已至矣。方且祗承于帝。無一毫自有之意。見禹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也。然祗承與宣華不同。宣華有日月並明之意。祗承不通坤承乾之象而已。此帝王之間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克艱者。聖人相傳之道也。艱者。兢業之念。克者。一念之誠。厥后、厥臣。各止其所之意也。君克艱君之事。臣克艱臣之事。思不出其位也。君不盡君道而下行臣事。君職必廢。非

所謂艱厥后也。臣不盡臣道而上僭君事。臣職必虧。非所謂艱厥臣也。君臣各盡其職。政何由而不乂。黎民見君臣各克其艱。自然而敏於德。如木之根本既固。枝葉無不流暢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俞者。舜深契於禹之言。舜於克艱工夫深矣。故聞禹之言。有當於心。大抵實皆用力於此者。聞人之言。心領意會。聞之必切。故以爲信如此。嘉言罔攸伏以下。舜舉堯克艱之道以證之也。嘉言無伏於下。賢無遺於野。萬邦復咸寧矣。方且稽于衆以求乎人。舍其己以從乎人。無告者不敢虐。困窮者不敢廢。曰虐與廢。不必横政暴刑也。哀憐矜惻之心。有一毫精神念慮之不到。是廢之虐之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聖人之憂恤如此其切者。非求爲哀矜。求免於廢虐也。惟帝時克。堯之所克。克於艱也。堯之所謂艱者。不出此言安民之事。艱厥后之謂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益又發明克艱之道。言克非拘迫之謂也。帝德廣運。克艱之德。日日流轉。變動而不息。周流而不居。由聖而神。由武而文。聖神武文。迭相爲用。無非體克艱之意於廣運之中。蓋周流不息之道。惟克艱者知之。益指其大者言之也。是以上爲天之所眷。下爲四海之所歸。至於爲天下君。皆廣運之所自來也。益恐人止識堯之克艱。不識舜之克艱。故復稱舜也。廣運者。乾健不息之意。止則不運。惟其廣運。乃能克艱。學者於禹益之言參而觀之。則克艱之義備矣。人多以此帝爲堯。非也。自舜格于文祖以前。帝則稱堯。後則稱舜。禹言克艱。益慮人以克艱爲拘迫。故以廣運推明之。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益之言闊。禹之言圖。益言其用。禹復究其本以體之。益言帝德廣運。其意寬而大。禹慮舜或以此自恃。故言天命雖不庸釋。然順此道則吉。從逆則凶。吉凶由於順逆之間。其報應如反掌之易。天理何嘗之有。當時時省察。頃刻不忘可也。大抵此四節指意相承。氣脈相貫。初無間斷。禹克艱之言。得舜之言而益彰。舜克艱之道。得益之言而愈大。益克艱之妙。得禹之言而始備。聖賢之言。互相發明。互相警戒。于以見君道之廣大而無窮。君心之誠敬而不已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益又言克艱之目。必以事事物物而存此理。吁者。歎息以重其事。又加之以戒哉。則尤不可忽也。儆戒無虞者。聖賢之論治。必於毫釐眇忽之中而加意。無虞之中。事幾之所伏也。聖人之心。無時而不儆戒。其於無虞。儆戒之尤不可緩也。罔失法度。不獨政事紀綱之謂也。凡一身之間。一動一作。飲食起居之際。莫不有法度。動容周旋。皆中於禮而已。罔遊于逸。至疑謀勿成。訓誥已明。事事物物。欲克其艱。而各致其戒。亦廣運之意也。既隨事隨物而盡其理矣。則凡心有所之。皆廣而明。百字。須看人只有一心。安得有百志。蓋志者。心之所之也。一心既正。則凡其所之。無有不熙。蓋人惟未能循天下之理。有當有否。

故有明與不明。聖人動與理契。凡精神心術之運。隨所之而光明盛大。故謂之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不偏於人也。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謂不偏於己也。人君因百姓之譽。可以驗己之治。但謂之干則不可。至於咈人從欲。徇己也。無求與徇之私。去人與己之累。平而觀之。則見此心之本體。識其本體。則無荒無怠。以正守之。卽有四夷來王之理矣。無怠無荒。克艱之義也。非止朝廷之上無怠荒也。凡治天下之道。一一備具。雖緩而不切者。莫不講明。此之謂無怠無荒。治道運行而不息。心則正矣。心正則家正。家正則國正。國正則天下正。推而至於四夷來王。備矣。此二句極本末而言之。上極言其本。下極言其末。若以爲無荒無怠。四夷卽來王。理雖通而事則末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敍。九敍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於、歎美之辭也。先爲歎美之言。使人君不苟於聽。故繼之曰。帝念哉。發揮施令。莫非政也。惟有德行乎其中。則爲善政。政之所在。主乎養民。德惟善政。政本於德也。政在養民。民資於政也。後世富國強兵。非養民之政也。自古善獻言者。必先格君心。然後言治天下之綱目。如孟子之告齊王。使之反本。既陳正心之道。而後繼之百畝之田。數口之家。至於雞豚狗彘之微。詳及於政事之綱目。蓋民政出於人君之心也。君心既正。民政無有不善。禹首與益反覆議論。無非孟子反本之言。切於正心者。以次發明六府三事之用。亦孟子王政品目之類也。禹曰於。首六府三事之美也。帝念哉。言帝當念於是也。水火金木土穀。天地間常用之物。而有自然之序。惟修者。裁成使遂其性。利民而不爲害也。正德者。正民之德也。利用者。貨財流通。士農工商各安其業也。厚生者。培養其生也。惟和者。使三者調融無間。無有差戾也。正德、所以正其心。利用、厚生、所以養其生。養其生亦所以正其心。所謂日用飲食徧爲爾德也。合而爲九功。各以成敍。則形之歌詠。播之樂也。戒之用休以下。維持保全長久之理也。前一節易。後一節難。九功惟敍。人心順治。不敢自怠。九功已成。怠心易生。故維持之道爲尤難。善以戒之。威以董之。又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歌者、所以發揚其志慮。不至於惰滯也。此三句本末全備。當以內外表裏觀之。戒、董則以刑賞示之。在外之事也。勸之以九歌。則以聲音養之。在內之事也。此段精神全在俾字。不可不詳味。大抵消息盈虛。天理之常。裁成輔相。君人之道也。故有盛必有衰。有成必有壞。理之不易也。今九功既敍矣。是成也。不能必其不壞也。聖人所以敍之、歌之、戒之、董之、勸之。無非所以使九功至於勿壞。俾云者。蓋聖人裁成輔相以贊消息盈虛之理。覬勿壞之意。聖人無窮之心見矣。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俞者。舜領禹之言。知其果成也。地平者。謂向者洪水之害。高下失宜。不得耕桑。今也民得以安居而樂業。地既平矣。至於天則未嘗不成。何爲乃在地平之後。禹之治水。地平可也。天何預焉。蓋天始萬物。非賢人輔贊彌縫。則不能以成功。皆積之害。固有動植飛潛不得其性者矣。是天未成也。舜原其本而論之。謂天地爲之一新。萬物各得以自遂。不惟一時賴之。雖歷萬世之遠。不能外天地以有生。外六府三

事以爲治。是禹之功與天地相爲終始而無窮也。得不歸之時乃功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禹有正天地之大功。則可以爲天地之主。故舜因此以遜位也。耄期者。舜精力之衰。將告老矣。倦于勤。不可不深味。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與天同運。何由有倦。但老將至而血氣若倦。雖倦。而于勤之意不敢忘。止倦於勤而已。非倦於道也。常人之心苟至於倦。即放肆而不可收。聖人於勤之中察其若倦。則厭精而不敢居。見聖人之心有加無已。常病其力之不給也。夫居天位者。當以勤爲本。舜既以倦自嫌。必求如舜之勤者而遜位也。汝惟不怠。聖人所以爲聖人也。不怠之言。雖若常談。惟實用工者。方知不怠之中深有功用。天行健。天之不怠也。聖道運而無積。聖人之不怠也。自古爲帝爲王者。功業皆以不怠而成。而事事物物之備。亦生于不怠也。其辭約。其義大。遜位、大事也。不言其他才德、止言不怠。即付以天下。不怠二字。足以當帝位。蓋帝德廣運。亦不怠之功用也。舜踐履之熟。故其言平。常人之稱聖人。言常大而實不相遠。聖人之稱聖人。言雖小而實不外此。知與不知故也。且孟子之稱孔子。不過曰、仲尼不爲已甚。孔子自稱。亦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夫子所謂不厭不倦。非自謙也。蓋聖人之道。未嘗一日[illegible]。[illegible]則隤隳。不可以言聖矣。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此非禹之謙辭也。禹蓋克艱之道。德雖已克。而常見其罔克。民雖已依。而常見其不依。禹之意。謂位者天之位。惟有德者可以居之。苟無德而在民上。民將不依矣。當民不依之際。豈不累帝知人之明乎。此卽讓于德弗嗣之意也。聖人之心。見天下之理。工夫無窮。而舉皋陶以自代。邁種者。言皋陶栽培其德。至於豊熟也。德乃降者。如雨露之降。黎民被其潤澤。罔有不懷也。以皋陶之邁種。比之於罔克者爲如何。以皋陶之民懷。較之於民不依者爲如何。參觀對觀。優劣自見。而用捨亦可決矣。禹之心灼然不敢當帝位。於罔克之中。但知自勉而已。此非深造克艱之學者未易蹈也。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禹告舜以念皋陶之功也。念之而在此。釋而不念亦在此。名言者。指其事而言之。亦在此。允出者。反其心之所出。亦在此。反覆皋陶之功。皆在可念。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禹、皋陶、一體之人也。禹嘗自見其罔克。故一念所繫。專在皋陶。惟帝念功。謂帝不特念其邁種之德。亦當念其有懷民之功可也。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敎。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正者。典也。帝者之世。風俗醇厚。敢干于正者已無。而或干于正者亦無有。舜推原其功。皆由皋陶作士之力也。明于五刑。以弼五敎。以者。刑與敎對立。出彼入此。出此入彼。左右輔翼。使遷于善也。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期者。立此意則至此地也。刑者。刑也。無刑者。敎也。民協于中者。或有所偏。而刑以糾之。則

歸於中。無非大爲隄防。使民無入而不自得。如此者。是汝之功盛哉。舜非以禹力稱皋陶而誇言其功以塞禹之意也。唐虞廣大之象。於此可見。禹亦非文其之讓也。禹、皋陶、一體之人。皋陶之德。實可以當帝位。但當時有禹。故以天下授禹。然亦豈以禹掩皋陶之功哉。子華使齊。孔子雖知其乘肥馬衣輕裘。冉子請粟。亦與之釜。聖人非以人情與之。聖人寬大自如此。如此氣象自堯舜以下。於洙泗見之。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皋陶復稱舜之德罔愆。蓋極淵源。惟實用工之人知之。夫德至於罔愆。非盛德之至。剛健純粹。實天地而不疑。淵百聖而不惑。歷萬世而無弊者。何以至此。罔愆、卽克艱廣運之意也。皋陶獨以罔愆二字該盡帝舜之德。非若後世泛言人君之德者。曰聰明。曰仁智。就其德之名而稱之也。臨下以簡。曰簡者。當於臨中求之。有統宗會元之意。御衆以寬。曰寬者。當於御中求之。有天覆地載之意。自簡寬而發。無非好生之德。蓋好多事者。必不協好生。好苛刻者。必不能好生。惟以簡寬爲本。故罰弗及嗣。舜止其身。雖不得已。況其後乎。賞延于世。報功之意。寧過於厚。人之或罹於罪。本於過者。雖大必宥。本於故者。雖小必刑。罪之疑。則惟輕。功之疑。則惟重。好生之德。隨寓而著。而於刑故無小。尤足以深見聖人好生之心。何者。過慈則近於姑息。反所以害仁。觀此一編。苟無刑故無小之言。好生之義。不備於無小之中。深見聖人之所以爲好生。聖人見人之故於爲惡者。知其終不可救也。不俟其惡之大而後罪之。惡大則足以滅其身矣。自其小而刑之。所以戢其爲惡之心。以德深仁。無越於此。聖人以此之心爲此之德。浹洽漸漬于民心。而猶有有司之犯。則非唐虞之民也。雖然。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較之漢宣帝綜核信必。何舜朝名實之不定。功舜之多疑也。信必之效著。不過漢之宣帝。而罪功未免於有疑者。乃所以爲舜也。宣帝之信也。爝火之光也。帝舜之疑。天地之寬也。學者當致思於此意。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自罔愆以下。皆舜之所欲也。當遂帝之欲而治者。皋陶明刑弼敎之功也。四方風動。可以見皋陶之刑矣。夫刑者。誅戮斬伐。森然可畏。何以當風動四方如此。蓋刑之中有敎。皋陶之弼敎。當於刑外求之。此帝之所以休也。則知皋陶之刑。非律法之刑。乃德敎也。四方風動。莫不鼓舞於德敎之中。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舜稱皋陶。皋陶歸美於舜。舜復遜位于禹。故來禹而命之也。夫洚水者。洪水也。舜之時。水已平矣。何以謂之儆予。聖人前後相承。同爲一體。洚水雖以儆堯。舜豈以爲堯之事而已。敢自安。儆堯之意。堯旣用以自儆。舜雖不見洪水之害。而常若洪水之在目前。其憂懼兢業之心。爲如何。聖人之於災異。雖至微必加畏。天地萬物。視爲一體。天地之中。一物不順。無非儆予。何暇計時之先後。況舜之時。水猶未盡平。誠不可不儆也。公孫弘謂堯使禹治水。未聞舜之有洪水也。舜居當時。欲謂洪水爲已盡。弘於百世之下。乃推而歸於堯。聖人小人之心相萬也。成允成功。成允者。先有以信天下之心也。然後可以成功。

堯朝多耆、多舊德。蓋天下之所信者也。禹之治水。鯀雖。父之朝雖。彰著於前。禹、其子也。天下疑鯀之心。將及於禹矣。所以能成允者。必有不言之孚。如冰炭不待言其冷熱而人自喻。使禹求人之信己。則信之成、禹不能必也。惟天下信禹之心有素。不待言傳。所以成允而功之成隨之也。禹之信成於未治水之先。禹之功成於人已信之後。則當堯之世。惟禹一人而已。故曰惟汝賢。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人初立事之時。在邦不敢以自懈。在家不敢以自奉。作爲之始。不期而然。及功大名顯。則此心漸若有以自懈、而隨寓稍放亦勢也。禹居平水土成大功之後。乃如立事之初。方且勤于邦。儉于家。勤儉非二事也。勤中有儉。儉中有勤。孜孜不息。其心寂然。若無一能之可觀。則滿假之心何自而生。舜命九官。而獨稱禹之賢。蓋滿假之心。稍有片能寸長者。有所未免。禹有天地之大功。而此心絕無。又九官中之最賢者也。不自滿假者。不必矜夸然後爲滿假。功成之後。苟自以爲功。即滿假也。禹成允成功。而繼之以克勤克儉。所以爲不自滿假。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天下之理必有對。己立則物對。有對則有爭。一矜其勤。一伐其功。則爭之理已存。蓋矜伐者。爭之對也。禹之能。不自以爲能。而視以爲天下之能。禹之功。不自以爲功。而視以爲天下之功。是無我也。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矣。禹且無我。天下其與之爭乎。

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懋非勉之謂。蓋孜孜不已之意也。舜於不矜不伐中。深見禹之孜孜不息。懋德無窮。舜目擊心化。亦俞勉其德而不自知。禹有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故舜從而嘉之。通二句而觀。德之既懋。始見其績之丕。使禹有如是之功。而稍有驕矜。則其功小矣。不足謂之丕也。績之既丕。亦足以見德之懋。禹所以能全是大功而不失者。必其涵養寬厚。度量恢大。常充實於內矣。亦可想像其德之懋也。聖人之心。即天之心。聖人之所推。即天所命也。故舜之命禹。天之歷數已在汝躬矣。舜謂禹德之懋如此。績之丕如此。此心此理。蓋純于天也。天之歷數自然在躬。初非歷數自外而至。亦不可辭矣。汝終陟元后也。丕績、根本之壯也。懋德、培養之豐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舜既授天下於禹。遂命以保天下之要。人君以正心爲本。故先之。人心、私心也。私則膠膠擾擾。自不能安。道心、善心也。乃本然之心。微妙而難見也。此乃心之定體。一則不雜。精則不差。此又下工夫處。既有他定體。又知所用工。然後允能執其中也。中之在人。非前失而後得。非前晦而後明也。水本清。沙泥之。沙澄而水自清矣。火本明。煙鬱之。煙去則火自明矣。惟精一可以見道。此理禹所自知。舜復切於言者。以天下授人。護之重之。自不容已也。繼以下二句。若不相干何也。蓋用工於精一。省察之道。不可不審。無稽之言。私言也。不可稽考。如潢潦之無根源。非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之謂也。弗詢之謀。私謀也。

陰謀險詖。將以賊害。而不可與衆共者也。聖人之道。質之百王而無愧。安有所謂無稽之言。建諸天地而不悖。安有所謂弗詢之謀。聽言之際。深見精一之工。孟子謂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見善明。用心剛。是以於邪遁之辭皆知其失也。大抵無僞不能亂眞。無邪不能干正。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爲君子。使禹有心於執中。而辨別言謀之不審。則操守之不謹。識見之未明。何以爲中哉。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可愛因君也。而民則甚可畏。享無敵無倫之富貴。豈不可愛。以一身宅乎萬民之上。其可畏不亦甚哉。衆因常戴后。然非衆則雖與守邦。后者、人心之所歸赴。邦者、非人君所能自守也。見君民一體之意、位、天位也。可不欽哉。欽之一字。百聖用功之地。堯舜相傳。皆不外此。謹乃有位。曰乃者。深遠所戒。既欽又謹。乃能有位。則知位不可以苟居也。可願者。猶孟子之可欲。敬修者。用工之無已也。大抵善心難持。於可願欲之事。尤當加敬以修之。聖人之心純乎敬。既曰欽。又曰謹。復曰敬。舜純誠之實。積於中。故純誠之言發於外也。四海困窮。舜垂拱視天。民之阜矣。安有困窮之民邪。聖人之心。常若不足。視四海如烝在困窮之域。此非舜之謙辭。事者宜深思之。天祿永終。言以天下付於禹。則創端造始在於禹也。此一篇堯舜禹相傳之要領也。堯之命舜。亦不外此。於論語可見。書不載堯之命舜。舜因後以見前。如率百官若帝之初。皆史之要體。古人作史。不獨書之者有意。其不書者亦有意。以是知唐虞史官皆有道之士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味此二句。舜若付困窮之天下授禹。擔靡之責。悉將於禹求之。可以見以天下與人。非以爲德。受人之天下。非以爲樂也。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一言之間。禍福繫焉。出好者。口也。興戎。亦口也。舜謂禹。一言可以出好。一言可以興戎。言之重如此。遜位之言。既出不可以再。此周公謂成王、天子無戲言之意。雖然。舜言出好興戎。言之不敢易。外如有敵人之窺覬。內如有檣臣之乘間。惟恐毫髮之差。人躡其後。舜之時安得有此。蓋謹言者。聖人常行之理。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亦非禹謙辭。在朝之臣。如此衆多。人人而卜。吉者從之。不必專主於一人也。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擇時人作卜筮。此官占也。未占之先。自斷于心。而後命于元龜。我志既先定矣。以次而謀之人。謀之鬼。謀之卜筮。聖人占卜。非泛然無主於中。委占卜以爲定論也。通神明爲一理。懋德嘉績之時。見已定矣。固知天人之理不違於是也。其所以謀之幽明者。參之以爲證驗耳。後世遇事不能以自決。取決於幽明之間。如之何而可決也。心者、神明之舍。昧此之神明。求彼之神明。是以甲可乙否。終無定議。舜以天下授之禹。舜志既定。人民得其所依。鬼神得其所主。舜雖不稽之幽明。想幽明之理已流通而無間。況驗之卜已吉矣。豈俟再言乎。禹之嗣舜。斷無可疑矣。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禹至此猶拜稽首固辭有皐陶則辭之皐陶有功臣則辭之功臣無可辭矣而猶辭非過於謙也恐天心之未從人心之未協耳帝曰毋惟汝諧和同天人之意也正月朔旦與天下更始而錫新君之號令也受命于神宗亦舜受終于文祖之意神宗堯也天下者堯之天下受命于神宗示不敢專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自璿璣玉衡至於巡守皆如舜之故事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舜竄三苗止竄其君耳又分北之分其惡類使不並黨比耳至此猶未率化可見苗民之頑以舜爲之君化之不服當梗頑狠日甚於前禹攝位之初舜命之徂征聖人自反之既盡不得已而至於征曰弗率者化之非一端而終弗率也

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

以上伐下有征而無戰則誓師之辭似不必作況堯舜之時不戰而屈人兵亦安用夫誓師之辭哉大抵苟至於用兵則誓師不可免既以鋒刃矢石相交豈可不臨事而懼先事而戒禹誓于師正此意也濟濟者欲其軍伍行陣之間整肅而不亂也

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

有苗之罪蓋出於昏迷不恭列數之惡皆從此出堯之所以爲堯允恭克讓舜之所以爲舜溫恭允塞有苗之爲有苗實在於昏迷不恭蓋不恭者爲惡之本原昏迷之中發於不恭之念遂至於爲侮慢自賢之事夫不恭侮慢百罪之總質雖四凶抵誅亦不過此所謂象恭滔天方命圮族皆不恭侮慢之變態苗以一人之身而備數人之惡反道敗德者恭則順不恭則不順乎正理矣不恭以接賢者宜其望望然而去之同惡相濟者皆小人也民於是而棄之天於是而降咎不恭之心與民與天皆扞格背戾而不相通夫安得而不征

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奉辭伐罪深見舜命禹徂征之舉出於不得已而非輕舉也其與後世責昭王之不復反取侮於水濱之語者異矣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聖人過戒而戒理當如此彼宋襄不禽二毛以自欺是教其衆心力之不盡也

三旬苗民逆命

奉辭伐罪兵至則服此帝王之舉而三旬之久猶逆命者何也非徂征之先尙有毫髮之未盡也聖人至於興師其援於我責於彼者至矣盡矣義盡理極而後征之但苗民蔽之深自有難感動者正當以天地觀之一氣之春草木發生而陰崖深谷中者未拆根者未芽豈春氣之或偏歟因陰凝結蔽陽和姑少俟之及其流暢昔之未發生者悉拆而悉芽矣苗民三旬逆命寒氣凝結壅蔽之時也舜之春風和氣舉世游泳苗民雖頑固有時而被其澤矣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贊之意不可不味也禹征有苗而苗不服非教化之不善而苗民不率也禹之心苟以爲弗率在苗而非教化之未至則滿矣自反愈至而不罪苗乃謙也謙則有受益之理滿則有招損之道月滿則必虧日中則必昃也滿損謙益此乃天道聖人工夫無窮其心純亦不已所以與天道相通而無間禹大聖人也見有苗之未化哀矜而自勉以修教化之未至而益又從而贊之贊者猶贊天地之化育禹已有是心而益贊之非告之以其所未知也惟德動天天且可以德動況苗民天地間之一物乎方舜之初于歷山也其往于田日號泣于天于父母天未有不愛其物者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父母天也父母之不我愛必爲子之道未盡也號泣者自怨自艾也負罪引慝者舜之事親豈有罪慝而其心常若負無窮之過惡無一毫可以自贖敬其事以見瞽瞍夔夔齋慄如前臨深淵後逼猛虎而瞽亦順信乃若氣之流暢也至誠可以感神神與人一理也歷舉天之可動神之可感人如瞽瞍亦可以使之允若則豈苗民之不可格當時虞廷如禹如益皆實用工者故其言深見天理如此

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

禹已知此理益又從而贊之禹神領心受無所疑滯如曾子之唯爾相忘於言意之外卽班返其師整肅其旅無躊躇之意帝乃誕敷文德帝之文德素敷於天下又大敷之則和氣薰蒸于天地之間此誕敷之意也舞干羽于兩階朝廷閑暇禮文之餘非有意以示有苗也孟子曰自反而忠矣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横逆猶是也曰此必妄人也已其與禽獸奚擇焉夫孟子自反之盡付之妄人付之禽獸舜之自盡可謂至矣有苗三旬不服豈不可以付之妄人與禽獸乎乃誕敷文德求之己而不求之苗則知聖賢之度豈不同矣

七旬有苗格

春意浸盛寒谷發露而草本無不發生造化之效有遲速而萬物由於造化之中以自遂者本無厚薄也知此則三旬之逆初非可怒七旬之格亦非偏遲先春後春各有其時至此不得不格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四

虞書

皋陶謨第四

曰若稽古皋陶。

堯、舜、禹謂之若稽古。固也。皋陶、臣也。亦與三聖人並稱何哉。蓋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謨。後世皆並稱美。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未聞捨皋陶而獨稱禹也。禹、皋陶、一體之人也。使禹不受舜之位。則皋陶爲天子矣。使舜不受堯之位。則四岳爲天子矣。皋陶亦堯時四岳之類也。況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益稷之徒。不得而與也。虞廷之臣。獨皋陶稱若稽古。史臣特以是推皋陶而附之於三聖人之列。皋陶與禹。分位相去不遠。皆亞聖也。

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此二句。史官所以斷皋陶之爲人。有德者必有言。皋陶以謨聞於天下。史官恐人徒知其謨而不知其謨之出於德。故先言允迪厥德。指其根本以示人也。惟其有德。故以謨則明。以弼者則諧和。允迪者實用工履踐之地也。

禹曰。俞如何。

或言上有闕文。未可知。皋陶必先有所言。禹始發問。如大禹謨先載禹言之類。

皋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都者。嘆美之辭也。先嘆美而後言者。不敢易其辭也。大抵齊家治國至於平天下。皆自身修而出。故言修身之際。必深思永久之理。可久而後功用無窮也。惇敍九族。自身修而見於齊家也。伊川家人傳曰。正倫理。篤恩義。惟惇敍足以盡齊家之道也。庶明勵翼。又大於一家者。朝廷之上。百官之中。明白一心。各思勉勵翼敬。以奉其職。翼與小心翼翼之翼同。自齊家以至於治國。皆自根本始。故曰邇可遠在茲。可之一字。不可不味。可者。明其有此理也。蓋用工不已。則其理可遠。非謂修身即能齊家治國平天下也。

禹拜昌言曰。俞。

禹克勤克儉。不自滿假。學問工夫之深。其於身修思永之道已入其奧。故聞皋陶之言。不特俞之。且拜之。蓋深契乎心。故感發之機形之拜。而不自知。孟子所謂禹聞善言則拜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皋陶言自修身至於治國平天下。本末已備。苟不明所謂知人安民。則不足以盡修身之理。蓋知人安民乃修身中綱目之大者。皋陶特指以爲言。謂修身之道。當先於其大者而致力。兩曰在者。辭定而理決。可以知其爲修身用工之地也。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禹與皋陶。其心相照。故聞其言。嶄然而嘆。蓋禹於克艱之理。體履既深。而知知人安民之爲不易。吁者。嘆其難之意。非病其難也。咸若時。謂兩者俱如此。雖以帝舜之聖。猶亦難之。況於己乎。見禹用工之切。不獨見己之難。而又見舜之難。故予何言思日孜孜。常有不自足之心。視知人安民爲至重。謂知人即哲。即可謂之能官人。安民即惠。即可以致黎民之懷。哲惠兩盡。何憂驩兜。何遷有苗。何畏巧言令色孔壬。若有驚愕怪訝之意。要之哲惠之理。禹已心知意會。體履之人。實知其中工夫之多。故聞其言。論其事。不覺自以爲難也。若未嘗學問。口耳之間浮議而浪言之。必以知人安民爲何難。曾不知堯舜修己以安百姓。其猶病諸。堯舜非病而不能行。兢兢業業以盡其道也。知堯舜病諸之意。則知禹難之之意。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皋陶謂禹以爲難。乃告以切近用工之地。謂人之行亦有九德之可觀。亦可以即其行而言人之有德。曰亦者。自是可以遵知人安民之道也。皋陶言不盡意。乃言曰將事事而條陳之。采、事也。載、自任也。皋陶自任。事事條陳。蓋深與禹相得。言之未盡。故繼言之。不待問也。

禹曰。何。

皋陶曰載采采。而未言其目。禹即叩采采之實。皋陶之言未終。而禹即問。如人對語。意味相屬。其中自有不容已者。

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皐陶於此歷言之。九德非相濟之謂也。栗濟寬。立濟柔。由不可謂之寬德柔德矣。蓋有所偏。然後有所濟。既謂之德。則純全也。如寬而不栗。則縱弛之人。柔而不立。則儒弱之人。豈所謂德乎。九德蓋自然而然。莫之爲而爲者。初不俟強勉作爲也。大抵寬多失於闒略。寬之中必自有所謂整齊者。柔多失之委靡。柔之中必自有所謂卓立者。愿者。持心謹慤。恥言人過。多不盡情。自以爲恭也。殊不知責難於君謂之恭。待人不以誠實。乃不恭之大者。亂者。能治亂之人。多恃才作爲。大則爲驕。小則爲盆成括。必加之以敬。則處事而當。擾者。通熟於事之人。恃其通熟。心忽而志緩。反失之納豫。必加果毅。則任事而成。直者多失於訐。必發之以溫。簡者多失於鹵莽。必收之以廉隅。剛者多不充實。所謂根也慾。焉得剛。惟剛而能塞。則如孟子至大至剛。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彊者多失於勇而無義。所謂有勇而無義爲亂。惟彊而有義。則如孟子之過孟賁遠矣。彰厥有常吉哉。凡此九德。又當觀之於平昔。考之於閒暇。惟德之有常者。彰而用之。則爲國家之福。常者。常久而不變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皐陶既言九德之目矣。而繼之以德之序。三德之人。大夫所當用也。日宣。遂其情而使至於無隱。則有家之事自夙夜而浚明。觀浚明之象。若皦然有條理而不紊也。六德之人。諸侯所當用也。日嚴祗敬。與日宣之意合而觀之。謂之宣。則敬在其中矣。此特言嚴祗敬。位愈高而心愈敬也。雖有三德六德之人。而不知此。則亦徒然爾。魯穆公之側。非無子思。齊宣王之國。非無孟子。但穆公無日宣祗敬之心。所

以不能浚明其家、亮采其邦也。日宣嚴祗。自有寅畏信任之意在其中。三德六德。不必指言於九德之中得其三得其六也。治有廣狹。事有小大。故所用之人有多寡也。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見此人君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不以一己之才爲才。而斂天下之才以爲才。故合九德之人而受之。又布之於職事之間。使九德之人咸事。而無遺才。俊乂之人在官。而無曠職。此人君之體也。然猶有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何也。蓋衆賢既進。猶有所當用心者。惟聖人乃能公天下以爲心。降聖人一等。未必能免私意之私。若果有之。豈能遞相觀法以興事造業。則必分朋立黨。反以害事。故成事在官之後。必有以興起其相師之風。而欽哉惟時。以亮天功可也。百僚百工。非有不同。師師有僚友之義。故曰僚。自業職言之。故曰工。撫于五辰。在天得其全者爲五辰。在物得其偏者爲五行。同此一氣也。自其勢論之。五辰在天。人於間而可撫。以其理論之。則未嘗有間。在我之五行既得其理。則在天之五辰亦得其理矣。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事事物物各得其性。則五辰自然循軌。庶績故凝而不散也。後世人臣之立功。有隨成而隨壞者。是不凝也。功愈久而愈隨乃凝之意。

無教逸欲有邦。

逸欲者。亡國敗家之事。雖至無道之君。豈欲有邦爲此而教之哉。蓋一人者。諸侯之規矩。上有一毫之

縱弛。傲慢。即是教逸欲之道也。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兢兢業業者。敬之形容也。幾者。動之微也。一日二日之中。幾微有萬而難察。兢業之心稍有不接。則忘失於幾微者必多矣。非持敬之工深到。則致察之精切何以及此。自微而動。之善則善。之惡則惡。一心之中少有不敬。善惡自此判矣。無曠庶官。非特無其人之爲曠。蓋非其人之爲曠也。天工人其代之。凡在職位。無非代天理物耳。如天之爲。然後能亮天工。其可不敬乎。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天命在人。自然有君臣父子之教。在我則勅之。勅者。整齊之功也。惇者。厚也。惟民生厚。民之五典本無不厚。勅之使歸厚而已。勅之之道。從厚則近本也。物聚然後有禮。人羣則禮自生。豈非天秩。然自我而出。天下惟視吾用之如何爾。典禮出於天。天命之謂性也。曰惇。曰庸。修道之謂教也。天敘天秩。非人所爲。惟君與天爲一。故能惇之庸之也。同寅協恭和衷哉。典禮之根源也。君臣聚精會神。與天無間。則所惇所庸乃天之典禮。不然。則典禮無非虛文矣。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命有德。討有罪。止言五服五章五刑五用。皆不云我者。見賞罰之純乎天也。蓋典禮雖本於天。猶待人輔相撙節而成之。若賞罰則不可加一毫於其間。有一毫之人則賞罰。我之賞罰非天之賞罰矣。觀鯀於舜而誅。禹於舜而用。此天命天討也。舜可謂不以我矣。政事懋哉懋哉。言賞罰。此心勉勉不已。不可

有一毫止息。有所止息。則有我之心乘間而生矣。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自我之言。天人貫通之理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自我民聰明。觀之於斯民生知之時則可見。自我民明威。觀之於人心凜然不可犯之地則可見。達于上下。此理徹上下而無間斷。有土之君。其可不敬。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皐陶謂我之言順。果可以底行否。禹贊美其言。可底於成功。皐陶慊然以爲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而已。觀皐陶陳知人安民之謨如此。方且淡然不自以爲可行。賈誼治安一策。才略如不可勝用。曰。管能治之。而上不使。又曰。陛下何不令臣屬國之官。觀皐陶氣象爲如何。禹與皐陶於舜之前。交陳治道。周旋切至。舜甚已無爲。羣臣之論治而已。皆若稽古止於皐陶。見皐陶之德與禹相參。

益稷第五　　虞書

益稷。

益稷與皐陶謨文相連。以簡編之重。分爲兩篇。議論相承。初不間斷。益稷名篇。非有意。但以禹首舉益稷爲言。故取以紀其目。如論語學而、子罕。無他義理。取其初說以記紀事之次序耳。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

皐陶之謨既陳，舜見禹在側，故來禹，亦使昌言而無隱，納誨輔德。禹曰都以下三句，與曾點之言略相似，但曾點氣象稍有未平，聖賢分量不同，此則穩貼耳。禹所以不言，惟思日孜孜，蓋其用心在純亦不已之地，造理之深，見天下之理無窮，愈加勉而愈不自足，孔子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正此意也。禹旣其職之未盡如此，何暇分其心於陳謨。

皐陶曰：吁，如何。

吁，亦嗟然之辭。提掣人之意，皐陶用工亦遊禹地，故復問其如何也。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予乘四載，卽孺往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隨山刊其木，以相視水勢。於是與益進衆鳥獸之食於民。九川，水之大者，俾入於海。畎澮，水之小者，俾入於川。大水決而有所入，小水濬而有所歸，治水之序也。於是與稷播艱食、奏鮮食。鮮食亦鳥獸之食也。水土方平，民之播種尚艱，故曰艱食。衆穀之食也。惟其艱，故以鮮食參之。當洪水未平之時，道路壅塞，阻不相通，九州所有，偏聚其處。至是懋遷彼此之有無，更相補易，化其所居，使之均足，烝民乃粒。曰乃者，深見艱難之意。洪水之勢滔天，禹之用工，非一手一足之力，非一朝一夕之故，然後乃得而粒食，萬邦以治。此非禹之夸辭也。禹在虞朝，不矜不伐，不自滿假，成功之後，宜其所過者化，而日求新功，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夫子則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禹，聖人也，豈不知此，乃歷舉其功，若矜伐者何也。蓋艱難之念，恐其易忘，平成之功，恐其難保，正如管仲告威公無忘在莒時之意。其意謂昔者艱難如此，今雖平成，昔者之心頃刻不可忘。正其持敬不息之工夫所不期而發也。禹雖不陳謨，乃陳謨之大者，故皐陶曰師汝昌言，使禹自言其功，而非有深意，何以謂之昌言哉。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

吁而曰都者，禹體得艱難戒懼之中有至樂之地也。帝曰俞，領其旨而味其然也。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止者，知其所止之止。將以安汝心之所止，必於動之微及靜而無事之時，常致省察之工，又必輔弼之人直而無隱，不在則昏沃之功不至，省察之所不及，所止或不得其安矣。大抵治身之道，毫髮眇忽，宴閒暇豫，工夫最切，而繩愆糾謬，格其非心，隄防最要。惟幾惟康，則內得其養；其弼直，則外得其養。內外交得其養，則苟有所動，而舟車所至，日月所照，莫不翕然大應。所徯之志矣。徯志者，人有此志，徯望於我。我之動，能大應之，則昭然可以祇射上帝之心，不啻天佑下民作君師之意，故天從而命之，用申休樂。以是知天命非自外至，從而申之耳，有以治己之心，有以契天下之心，而昭然可以祇射上帝之心。天豈庸釋哉。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帝深領禹之言，實欲用工，是以深知左右頃刻不可無人，而再三反覆臣鄰之義的切如此。臣鄰，指禹言之。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作朕股肱耳目，汝爲元首，股肱耳目，臣爲之。君臣相須爲一體也。予欲左右扶持其民，翼而左右者，汝也。予欲宣康濟之力而及於四方，爲其事者，汝也。竭股肱之勞以任天下，非一手一足之謂也。予欲觀古人之象，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自黃帝已有衣裳，故曰觀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此六章者，會之於衣，以爲在上之服。宗廟之彝，亦用此六章之飾。藻、火、粉米、黼、黻，此六章者，絺之於繡，以爲在下之服。凡此十二章，以五采施五色而作服，所賴以明之者，汝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六律五聲八音者，天地自然之和也，以此察治忽，則無纖毫之僞。出納五言，五言，樂之成言者，三百篇之詩是也。詩有出於上者，爲出；有出於下者，爲納。出納作之於樂，所藉以聽之者，汝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不獨教禹作股肱耳目，至此舜通一身亦責付禹也。古人君臣之義，委任之至如此。舜之爲君，非有所懼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之道有所未盡而致人之後言，虞廷之臣又非背欺其君而爲面是背非之行也。聖人敬畏無已，虛懷待疎，惟恐過之不聞，而深燮夫至尊居於九重之上，在下者常有壅蔽之患，求言之切至也。凡此數端，皆所以論爲治之道。作服飾以祭天地宗廟，禮之大者也；六律八音五聲，樂之大者也。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之時也。禮樂非可以虛文舉，言禮樂必於左右宣力之後者，人民和氣浹洽，然後可以興禮樂，固有次序也。

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四鄰，左右前後之近臣也。師臣者帝，賓臣者王，友臣者霸。自古以來，成王畏相，無不以欽大臣而興者。皆原於舜臣鄰之意也。自此論教育人才之理。庶頑讒說，若不在是，於是收而化之。始則用射侯之禮以明之。射者，心正然後能中，揖讓而升，下而飲，非敬不可，所以發其敬心也。撻而記之，記者，使之自記。非教者記之也。又書之於簡册，以識其過。人之有過，窮辭之時，愧悔之意必生，漸久而漸忘，是以改過常不力。撻而必記，又有書以識之，非斥絕之也，存其過，所以存其恥。目接於所記所書，則必恥，恥則善心生。欲並生哉，欲與之並生於天地之間。善者，生之理也。工者，掌誦詩之官也。時而颺之，颺其詩也。以驗其從化與否也。詩者，出於情性。古人采詩以觀民風，卽此意也。春秋列國盟會賦詩之際，不能自隱其情，況虞廷之時，詩有不出於其情者乎。誦其詩以觀之，感格而化者可得而知。而感化者復有淺深，或舉承之，或任用之。至於怙終不悛者，而後用法以刑之。舜何爲於讒說者教之如此其至，蓋作之君，作之師，不如是則不足以盡君師之職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一俞哉。蓋然其言而猶有可言之謂也。教育之道固詳矣。然或撻或識。規模若迫。頑讒之人。亦具天地之理。人君統大體以臨之。示大法以幹之。則誰敢不遜。敢不敬應。上之規模廣大。故功用之著於下者亦廣。大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不稱白承休德。所謂頑讒自無有也。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禹不待舜問。即言。帝若不如此用人。則將見皆同日而奏無功。欲舜灼然盡心於此大者。否則即有如此大害也。前一節議論。必得此一節議論。其義始備。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禹既推其理之廣大。又收拾於工夫之切近者。言丹朱之傲。始於慢遊是好爾。慢遊不已。遂至於傲虐是作。夫慢遊之罪。不過怠惰媮遊。何至於傲虐之作而用是以殄厥世。蓋爲惡之初。以慢遊之過小爲不害。日復一日。惡力浸長。則慢遊之念轉爲傲虐而不自知。傲而至於虐。惡力猛矣。則何惡不可爲。及其成熟。自然足以殄厥世也。罔晝夜頟頟。頟頟然勇於惡。晝非而窮日夜之力也。舜。大聖人也。視丹朱不啻天淵。禹爲舜憂。而恐其若丹朱之傲何也。聖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天地之中。一物順理。無非所以發吾之良心。一物不順理。無非所以警吾不善之端也。所謂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丹朱之不肖。去舜遼遠。而慢遊之初。實人心之所易入。安得不要其終以爲戒。見聖人之工夫愈無窮也。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禹懲丹朱之惡。而求之於身。曰創者。見惡而爲善之力也。惡在丹朱。創在禹。是禹因傲而得敬也。平成功用。蓋於此而出也。丹朱至於殄世。其始不過慢心。禹至於各迪有功。其始不過敬心。善惡之端也。予弗子。惟荒度土功。禹以天下爲一己憂也。五服二千五百里。方面共五千。每州各立一師。外及四海。皆立五長。以相統率。禹經理天下之大略也。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深足以見舜世教化之盛。各迪有功。如周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天下皆迪功。則不即功者易見。獨舉苗一人之頑弗即其工。則自苗之外。必無不即工之人矣。以禹之敬勤勞治水如此。懲創自反如此。苗猶未即工。則敬之工夫其可已乎。帝其念哉。禹將與帝相與自反。其致力於未盡之工夫也。不徒苗之頑在所當念。天下之事。盡在於艱難之中。念哉之意。無時而可已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舜謂能導迪我之德者。皆禹之功秩然而有次序。歸各迪有功之功於禹也。皋陶祗敬汝之功。施象刑而極其明。任苗弗即工之責於皋陶也。功歸之禹。責任之皋陶。而舜無所與。君臣一體。本無間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此又一節也。治定功成。夔故以樂之至和爲言。祖考來格。其幽冥所感如此。虞賓在位。羣后以德相遜。所謂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濟濟多士。秉文之德也。其明而人和如此。則堂上之樂可知矣。至於堂下之樂作。鳥獸蹌蹌然而舞。其和又可知也。簫韶九成。樂大備之時。雖至治之祥如鳳皇亦來儀。言和之至也。史官特以虞樂結虞書五篇之終。蓋成於樂。帝王至治之盛。泰和之氣。鼓舞動盪者如此。如祖考。如虞賓。如羣后。如鳥獸。如鳳皇。如百獸。蓋在舜和氣之中。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夔又申言之曰。我作樂。百獸無知者。尚且率舞。則庶尹信其和諧。夔前言舜樂如此之盛矣。至此再言夔曰於予以別之。蓋前之樂。舜之樂也。後之樂。夔之樂也。舜樂之盛。雖職在后夔。而皆本於帝舜之德。於此而後自謂我之樂。非自夸也。樂使人鼓舞動盪而不自知。所謂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所以重複言之。感發而不能自已。擊拊即前之戛擊搏拊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見於歌詩。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也。不惟夔之言樂重複而不能已。舜發於言語亦不能已。所以帝庸作歌曰。乃賡載歌。又歌曰。亦重複而不自覺。蓋鼓舞動盪。樂之體也。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此聖人之眞樂也。庸者因用此以作歌也。天命流行。內而起居寢處。外而天下萬事。無非天命。必有以勑正之。勑之工夫少間。使不是天命。雜於人爲矣。則天命即不得其正矣。勑者。數數勑之意也。時者。時時勑之。幾、又時之微者也。若頃刻之際。幾微之中。一毫不屬。則私欲間之。此精密之工夫也。大抵天命流行而不息。聖人亦當流行而不息。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觀不已之意。則知時幾之意矣。此舜居太平極治之心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言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必賴人臣輔佐。君對臣。則先首股肱。喜、亦當庸之意也。股肱喜而常舉是意於下。則元首與起。不爲滯於上矣。朝廷如此。百工安得不濟且明哉。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颺言者。大聲而言也。形於聲嗟。動於氣歎而不自知。拜手稽首。大聲言之。念哉。凡率作興事之際。必常當致其敬也。所謂率作興事。謹乃憲。最要者。大率人一味興起。去惟事。都不思。只是會有失。興者。當謹勵之謂也。事固以舊庸而立。又必謹守其法。加之以欽。此是情性之正。天理之公矣。屢省乃成。不可作保治看。只是時時思量所以成處。屢者。無時而不省也。乃者。事之所以成也。事所以成。時時省之。蓋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盈滿大事之時。省察之工不可歇也。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臣稱君。則先言元首。明者。君道之本體也。居上克明。惟明明后。元首明於上。則股肱無有不良。歸美未難。警戒繼之。實相與之意也。

又歎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君道在於無爲。侵臣之職。則叢脞哉。叢脞者。不知綱領之謂也。舜之時。太平無事。不可復有所增。苟强欲有爲。卽成叢脞之弊。臣歌先元首。君歌先股肱。交相責任之義也。

帝拜曰。俞。往欽哉。

皋陶切直。辭意至此。深契帝舜之心。拜而受之。有不自覺。蓋古者君臣席地而坐。故聞皋陶之言而遽拜。君猶父也。無拜臣之禮。一言之間。可以爲帝者師。以師禮拜而俞之。觀往欽哉一語。古人所謂堯舜雖沒千百年。其心至今猶在也。此篇大槩賡歌相通。然其間非一時之言。往欽哉之言。意有不同。前者以戒羣臣往敬其所行。此乃君臣相戒。自今已往。敬而勿失。舜皋陶之賡歌。三百篇之祖也。治定功成。君臣陶於至和。不能自已。正蕩陶浹洽手舞足蹈之時。於是時而作歌。宜其發揚蹈厲。而云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至樂乃在警戒投機之中。皋陶聞之。天機自動。賡言大呼。亦當飾讚治功。而不出於規矩準繩之中。皆不失其則者。所以見情性之正而爲本於三百篇也。皋陶之歌。百代爲君者所當戒。而於舜時爲尤切。舜之時。恭己正南面。法度彰。禮樂著。羣賢在職。但總其大綱。不可復加。正所謂無妄之往何之矣。二典三謨。或記其臣之拜。或記其君之拜。皆和氣浹洽。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五

禹貢第一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禹貢。

九州之界。自古固有。共工氏之覇九州是也。洪水湮沒。蹤跡漸亡。禹之治水。先治其經界。經界既定。則可用工。然後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隨山者。或謂隨山開道。以觀水勢。或謂隨山卽所以導水。況升高則可以覗下。而山脈與水脈相通。觀山脈亦可以知水脈。濬川者。濬治其川也。稷言濬畎澮距川。此獨言川。舉其大也。任土作貢。任物土之宜以作貢賦之法。隨山濬川。足以見禹之智。任土作貢。足以見禹之仁。孔子序書。以此二句該盡一篇之義。禹治水之規模。於此可見。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史官作禹貢。首言禹敷土。見禹之胸中先有一定之規模。分布九州之土。某土如此。某土如彼。然後用工。所以有成。若逐州臨時乃爲方略。則散亂參錯。勞而無成功矣。禹之治水。其大規模在於先敷土而已。不然。滔天之狀。規模不立。人力將於何而施耶。刊木。所以通道。奠高山大川者。先定每州之高山。以爲每州之標準。亦辨其大川之所歸。亦以爲標準也。標準既立。則可以相視。一州之內。必有高山大川。視其所表以爲識。而後懷襄之跡可辨矣。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他州皆舉山川以爲界。獨冀不言者。帝都。不必言。觀餘州所至。可知。亦以示王者無外之意也。壺口、梁、岐。皆龍門左右之外地也。壺口、龍門之上口。水之爲患。本於龍門狹隘。故禹鑿之以行水。此用工之最大者。故史官首及之。孟子謂禹行其所無事。如鑿龍門。排伊闕。役工不少。豈得爲無事哉。鑿其所當鑿。排其所當排。不憚其難而止。乃所以行其無事也。人之爲學。其中節目不一。若避其難而就其易。謂之行其所無事。其可哉。推而論之。則兢兢業業。不害堯舜之無爲。不遑暇食。不害文王之因攸寧。禹之治水。先爲其難。非灼見此理。自信之篤。則懼而不爲矣。治梁及岐。梁、岐。雍州之山也。禹在冀州。而治之何也。蓋河水徑自梁岐。河流欲通。所以先治梁岐也。太原、岳陽。以爲標準也。覃懷底績。凡言底績。皆水之難治而用工多者也。厥土惟白壤。水患平。則土色見矣。賦上上。田中中。差四等者。冀、帝都也。百物所聚。百事所出。利之淵藪。所以賦特重於他州。相權以爲平也。或謂水土初平。制賦各隨其力。後以漸增之。此以後世利心窺聖人。聖人正欲當水土初平之時。人力未盡修。地力未盡闢。制爲貢法。異時人衆地闢。賦不加多。而天下之有餘常藏之於民也。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平水土。或言於田賦之前。或言於田賦之後。在前者。其害大。不可不先治。在後者。其害小。故徐而治之也。皮服者。島夷所貢狐貉之類也。其他如卉服。亦皆貢獻之物。夾右碣石入于河。帝都通漕運之道也。九州必有漕運之道。以一人統天下之大。絲牽繩聯。凡所貢賦。不可無道以達於帝都也。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兗居河之下流。水患最甚。禹既鑿龍門。河水至此。湍激洶湧。故禹不惜數百里之地。疏爲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禹之所捐。不過數百里。凡天下之所可居者。皆禹之地也。所捐者小。所得者大。後世河水代爲人患。非河之皆害人。人實害於河也。蓋禹所疏之河。皆湮塞而爲平土。水無所泄。豈不爲患。水爲五行之首。如人之血氣。流轉於天地之間。安可壅滯。但使有所容。是矣。凡豬澤之類。皆禹不與水爭地也。治水不出兩端。使之有所歸。使之有所容。大者如川如河。小者如畎如澮。皆合轉相入。以歸于海。或遠而不達。則捐數千里之地以爲澤。所以容之也。聖人胸中廣大。後世淺狹也。洪水未平。民皆居於高丘。至是乃下宅平土也。洪水之時。土雖有桑。浸沒在下。豈得而蠶。至是而可蠶也。草惟繇。木惟條。兗州水害最重。草木不得其性。繇、始抽也。條、始長也。與揚州惟喬之義異矣。人君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一草一木亦欲得其性。故備記之也。漆絲織文者。九州之貢。考之周禮。皆祭祀宗廟朝覲會同所用之物。所謂萬邦惟正之供也。田中下。賦貞。第九等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禹八年於外。惟兗州十三年功乃與諸州同也。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

可以經略也。

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萊夷作牧。中國以種植爲生。夷俗以畜牧爲生。萊夷可以畜牧。則水平可知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草木漸包。包、結實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彭蠡、今之鄱陽湖也。陽鳥、隨陽之鳥。今之鴈也。常棲於平沙。皆以水落。無岸可居。攸居。則知岸出而水平矣。鳥獸得其性也。禹之治水。或驗之鳥獸。或驗之草木。或驗之夷狄。以是知非特爲人。爲天下萬物也。三江、無定說。或謂松江之下三江。出於震澤之下。恐是。既疏三江。震澤之水有所瀦而無衝突矣。草木惟夭惟喬。以草木驗揚兗之水。則兗尤甚。喬與條可見也。厥包橘柚錫貢。聖人不以口腹勞人。非宗廟賓客之大事則不貢。故曰錫貢。

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底貢厥名。見聖人處事之精確如此。天下之事。每不兩全。觀此。則兩全矣。自杶榦及楛六物。非朝廷所當用也。必使之貢。則勞民。不使之貢。則或缺。故惟使貢其名者。名、列具條目。條而貢之。無用止其貢。則彼不勞。有用使之貢。則我不缺。因此可以見聖人制貢之本心也。三邦不名。言有三國爲然也。納錫大龜。古一尺二寸爲龜。古者以大龜爲寶。亦不常貢。必上之人錫貢然後納也。逾于洛。凡曰逾者。皆無水道。由陸而逾也。

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下土墳壚。見土色不一。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蔡蒙旅平。旅祭蔡蒙之山也。或謂禹不有其功。而歸之山川之神。非也。山者。天地巨鎮。能生雲氣。出水源。禹見山川實爲一體。是有功於治水者。故旅祭之。非爲文具也。後世不知鬼神之義。凡祭山川。必泥對爲人形。夫山亦萬物之一。止者爲山。流者爲川。飛走者爲禽獸。人在於兩間。各爲其類耳。今必欲以山爲人。則人亦可以爲山矣。荊岐既旅。亦此意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敍。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

萬壑東注。惟弱水之勢不可東。使禹罔水萬折而必東。亦欲導之使東。則弱水終不可以東流。而水患未可遽平。所謂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惟聖人深得時中之理。順其勢而導之。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且天下之理有如此者。春夏之時。萬物生長。然亦有槁枯之根。秋冬之時。萬物肅殺。然亦有發榮之花。豈害其爲冬夏之節。世之曲士。不知此理。以一回之天。一跖之壽。遂疑天地之常道者多矣。三危既宅。三苗丕敍。苗皆以不道竄于三危。自後世觀之。以罪流放者。聽其自生自死。在所不恤。聖人之心不然。方其有罪。至于竄棄。刑行之後。施仁發政。自當及之。故禹治水至三危。亦爲之畫其居宅。使大得其敍。後世以爲投諸四裔若棄之者。非聖人之心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敍。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雍州東據河。曰西河者。自冀州觀之。則爲西也。凡禹貢名物地理。皆考于圖。此特言其大意耳。禹之導山導水。必窮首極尾。跨涉數州。故言其條例於後。若其細者。不能槩舉。則分見諸州。導山導水。自有經緯。山川之分見於九州者。其經也。山川之聚見於後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其脈絡。此作史之妙也。導山有二說。或以爲隨山通道。以相視其源委脈絡。或以爲治山旁小水。二說當兼用。禹固先相視水勢。不應又別巡歷以治其水。獨以爲治山旁小水。則水勢何由知也。觀其次序可見。逾于河。人逾之。非山逾也。入于海。水入于海也。或以爲山勢連屬。既有河以絕其勢。不可謂之逾也。此導山者。或以爲三條。或以爲四列。三條之說。謂岍至碣石爲一條。西傾至陪尾爲一條。嶓冢至敷淺原爲一條。然內方大別在荊州。岷在梁州。相去數千里。豈可合爲一條。以此知四列之說恐是。自導嶓冢至于大別爲一列。自岷山至敷淺原爲一列。然岍岐嶓冢則言導。西傾岷山則不言導者何也。蓋水出於此。則言導。水之所經。則不言也。導弱水。水柔弱。不能勝載。故導而至合黎之地。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或者以爲河之發源。自於崑崙。自古未有能窮其源者。故禹導河止自積石。蓋河之源既遠出絕域。禹亦不必窮其所至之處。聖人一視同仁。規摹雖遠大。亦未嘗無所分限。然則聖人用心。其與所謂窮無窮極無極者有間矣。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天下之水。惟河患爲甚。故禹之導河。尤爲留意。至于大陸。河水之勢最湍悍。不播爲九河。則無以殺其怒。旣分爲九。無以合之。則散漫而無所收。故又同爲逆河。一操一縱。散而復合。而後河水安流。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漾水流爲漢。至東爲北江。其水一。其名異。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沇者。濟水之所自出。九川之水。惟濟水最微。然而能絕河、經河、涉汶而入于海者。有本故也。水之有本者如是。人之爲學。可不立其本乎。果能立本。則投之患難夷狄。皆不歸其所行。凡禹所導之水。施功者則紀之。天下之水。不紀者亦多。蓋功之所不施也。

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

九州之水。皆同其底平之功矣。四隩者。四表之外。皆可宅而安居矣。九州之山。已刊除。若壇墠而旅祭以告成功矣。九川者。九州之川。已浚滌其源矣。水平而復疏其源。爲經久之計也。九澤旣陂。治澤非掘而深之也。築其堤岸而已。浚掘之工費。而所受之水亦有限。因其勢而築堤。則易成而蓄水多。所以謂

之陂也。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四方皆會同而朝王也。六府孔修。金、木、水、火、土、穀。皆得其修也。庶土皆正。九州之土。彼此互觀而各得其正也。底謹者。聖人當土正之時。將以制賦。先存敬謹之心。敬心先存。然後則上中下三等之壤。曲折輕重。皆得其平。以成賦於中邦。而可以爲萬世之傳也。大抵作史。敍其事者。多遺其心。著其心者。多略其事。今紀禹之制賦。本末皆備。底謹者。其心也。則壤者。其迹也。以此見古之秉筆作史者。皆知道之士也。錫土姓。古者無常姓。有功德。則胙之土。命之氏。水患旣平。相與治水有功者。故賞而錫之。同於治水必非一人。今所見惟益稷而已。祗台德先者。歷年之久。涉地之廣。勞役亦多矣。而天下翕然從禹之行而無距之者。禹有德以先之也。禹貢所紀。若皆禹之力。禹豈外是以求德哉。衆人爲之。則力也。禹爲之。則德也。禹之盡其力者。其心何如也。史官恐後人因禹之胼胝而斷以盡力之說。故以德先終之。此作史之妙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王畿也。王畿而以甸服名者。井牧丘甸之法。大率相似。夏時常以甸爲準。弈弈梁山。惟禹甸之。少康中興。一成之田。可以見甸制。推而上之。則爲同爲畿。推而下之。則爲丘爲井。秸服者。又去其草皮。穀有殼曰粟。無殼曰米。地愈遠。輸愈輕也。凡一服之內。四方相距各五百里。如東方百里納總。西方百里

亦納總。其餘可以類推。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五百里侯服。王畿之外。爲諸侯之服也。百里采。卿大夫采邑。如今之職田也。二百里男邦。去王畿近者。其勢足以自立。故止於一二百里。備三百里諸侯。去王畿遠。欲以捍衛天子。故三百里。以壯其勢也。二百里之國。合之則足以抗三百里之諸侯。三百里諸侯。有事亦不至於單弱。小大相維。內外相制。此聖人制內外之輕重。不差毫末。所謂天下之勢猶持衡相準而內衛者此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服者。去王畿漸遠。不可以不常存綏撫之心。故以綏爲名。三百里揆度天子之文教而廣之。二百里奮武衛者。綏服與蠻夷相鄰。夷狄之情。恍惚無常。不可以無武備。故二百里常奮其武以衛中國。文教弗於此地而廢也。但所奮者專在武事爾。夫以二百里之國。而能捍數百里之蠻者。蓋因其所居而使之守鄉邑墳墓之所在。人人自盡。故二百里足矣。後世不明先王之意。秦至發閭左之戍以備北邊。而無功。萬里出戍。離墳墓。弃井邑。怨望而行。遇敵望風潰散。安能爲蠻。本朝之兵。往往弓箭社常得力。所謂弓箭社者。蓋近邊居人自結爲保社。故能出力自戰。此先王之遺意也。以此見先王之制可傳於萬世。但人不察耳。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巳皆蠻夷矣。然猶近中國。故爲之要約而已。不一一而治之也。至於荒服。則愈遠而不治。凡曰夷、曰蔡、曰蠻、曰流。皆夷狄水名。不必求其義也。如漢有所謂冒頓、唐有所謂突厥。此豈有義可求哉。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被、暨。不必自爲之輕重也。水患旣平。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也。禹錫玄圭。或以爲禹錫舜。或以爲舜錫禹。古者錫者。通上下之義。師錫帝曰。下錫上也。禹旣成功。故以元圭贄見於舜。以告功之成。古者卿大夫以至於士相見。皆有贄以通情。羔鴈帛雉之類是也。以書考之。天下之水。或西或東。或南或北。源委脈絡。燦然可見。水平之後也。滔天之時。天下混爲一水。源委脈絡。非如今人有水經山海經可考。禹何以知水勢當導、當浚、當過、當播、當同而用工也。蓋思日孜孜。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思之之精。歷歷可見。以此知天下之事。有心者無不可知。無不可見也。猶嬰兒之在襁褓。寒溫飢飽。豈能自言。而母之者不失其時。由此心之專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六

甘誓第二　　夏書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甘誓。

道有升降。世變風移。讀書者必觀其時。讀此篇。堯舜禹三聖相承。渾然無間。至啓而有叛扈之臣。風氣一開。有扈者。諸侯之負固不服者也。啓往征之。序言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臣與君抗。其勢若均。其體者敵。遂至於戰。特曰與者。孔子深意。祇有苗兆率汝徂征之氣象有開矣。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入戰于甘者。駭抗不疑。故敢大戰。尤見氣象與上世異也。乃召六卿者。六卿兼統六師。無事則為六卿。有事則為六師也。先儒謂司馬掌兵。何為臨時亦分統一師。必別有所謂六卿。非也。六卿分職。司馬主兵。官制也。六卿並將。司馬帥一兵制也。兩不相妨。見官兵之制。此時已定。成周潤色而已。王曰。嗟。六事之人。服事於六軍者也。予誓告汝。誓告六軍之衆也。雖有扈之罪。使明知之。五行之氣。散在天地之間。秀者為人。偏者為萬物。有扈殘虐生民。暴殄萬物。威侮之實也。三正者。天地人之正理。其名雖三。其理則一。在我自暴自棄。則天地之正理皆怠棄而不存。萬惡之本原也。啓不歷數有扈之罪。自其本原言

之五行三正。皆侮弃。則其為惡何所不至。方有扈弃侮之時。天已絕其命。至是而恭行天罰而已。非有私意於其間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古者車戰。一車三人。左右二人。御者居中。啓之誓師。必欲各嚴其部分。左不攻左而攻於右。右不攻右而攻於左。御而不範而以詭。雖有功亦不恭命也。大抵天下有不可易之理。不當過不及。在天則為則。在人則為命。在師則為律。事事物物皆有是理。學者思不出其位。行無越思。此之謂也。觀誓言勸一失其則而踰其所止。是左不攻左之類也。師不以律。則臧而凶。後世與起斬先戰而弃敵斬首者。蓋斬首之功小。亂行之罪大。一亂部分。則不可為師故也。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古者用兵。必載遷主載社主。而賞罰馬焉。示不敢專也。有用命而可賞者。祖賞之。有不用命而可戮者。社戮之也。此用兵之常法。申戒之也。予則孥戮汝者。此於常法之外新出之者也。戮非必為殺。亦有不殺之戮。如左氏所謂惟戮是聞。初不至死也。此啓當時自為加嚴之意。古人審於自盡。啓知德降於上世。而又當用兵之際。不嫌於加嚴也。非特警衆。亦深以見啓自警省敬畏之意。所謂啓賢能敬承繼禹者。此也。夫承堯舜禹重熙累洽之後。未嘗接行陣之事。一旦誓師。戒勑戎陣。如素聞者。蓋禹之家學文武兼備。體用兼全。本末具舉。不分精粗。於此可見。

五子之歌第三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五子之歌。

至五子之歌。氣象又不同矣。孔子序書。直言太康失邦。見太康之惡。言昆弟須于洛汭。又見五子友恭愛篤之心。太康既失邦矣。五人相與望于洛汭。彷徨痛惜。形之於歌。情發於中。有不能自已者。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尸位以逸豫。天之位而命之君。其可以逸豫居乎。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不惟逸豫。夫建邦非所以逸豫。則逸豫之失邦必矣。亡國之君。敢於逸豫。則滅厥德。德者。性之固有。其可滅乎。雖固有之。放縱不已。溺於昏亂顛覆之中。所謂德者或幾乎亡矣。雖謂之滅可也。黎民之視其上。一心一體。太康既滅厥德。則心異而體解。一夫不懷。聖人所懼。況於黎民咸貳。怨之積而洽矣。當是時也。太康之所以警省憂惕者。宜不容已。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至百餘日而不反。曰乃者。見太康之用工盡力於咸貳之後者。蓋如此也。安於逸豫。是理既滅。天下雖危於累卵。而猶以為太山也。太康不知天位艱難之義。以為有此位者。當享無窮之樂。所以舉世皆貳。而無度之遊方且曰乃。其念益顯而不疑也。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蠢雄何世無之。雖堯舜之時。亦有凶人。在我之理既堅既正。則彼無自而入。苟有間隙。彼必投之。此后

羿之距太康，所以因民弗忍也。若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敘，雖后羿懷不臣之心，不過一負固不服之諸侯耳，亦何能為。太康惟逸豫，百姓離心，羿所以乘間而起。曰因者，明天下禍亂之本在此而不在彼也。使秦始皇不築長城，不起阿房，陳勝吳廣將何所因。隋煬帝不伐遼東，不治宮室，李密王世充亦何所因。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太康不顧其母與弟，而恣遊畋。五弟朝夕左右，諫之不聽，去之則不能，情義迫，御其母以從之。親愛繾綣之至也。夫兄弟非君臣比也，三諫不聽而去，臣道也。兄弟之間，生死俱之，不能回太康欲往之心，計無所出，義不可已，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胸中如何哉。其忠愛友悲之意，展轉而無所依矣。以此見五子之歌，非一時生意而為之，蘊積之久，志念已熟，發之於歌，故辭旨深切。五子咸怨，非仇怨之怨，蓋怨艾之怨也。知其所謂怨，則知述戒作歌之意矣。五子之歌，當以詩體觀，不當以書體觀。小弁，父子之怨也；五子之歌，兄弟之怨也。所謂其兄彎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哀而不傷之謂也。五子之歌，一章切於一章。一章遠思大禹敬民之訓，二章自詩咎其取亡之道，三章痛惜冀都之業，四章又反復家緒之本末，五章其情極矣，盡取其愛愧之罪歸之於己。觀此五章，俯仰高下，節奏所在，五子之心為如何。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皇祖有訓，是禹間著之於訓辭以貽子孫也。可近，不可下，見君民的然為一體，可親之使近，不可推之使下。視民為下，則有邈然不相接之意矣。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世興王之定法也。且何以為邦，不過合天下之民而聚之耳。訓民，豈非邦本乎。民所聚而成邦，民所弒則不成邦，豈非本固則邦寧乎。禹受位於舜，其相傳之要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躬履之久，見之精切，故作訓以戒子孫，堅決著明。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禹以萬世允賴之功，方謂愚夫愚婦之微，一能勝予。功高出一世之上，心常在一世之下，此非敬畏之心。視天下若如此，蓋其踐履之工既到，見天下實有此理，匹夫之志，萬鈞之勢不能奪之，一能勝予之實也。一人三失，一失至於三而不變，不可望其復改矣，須復之因也。失而即改，不貳過也。二失而改，困而能改者也。至於三失，則玩而不復悔矣。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明則易見，暗則難知。在上之人，易於有不明之怨，何者，勢均體敵，有怨面言，何所不明。若人君之結怨于民，民伏於崇嚴之下，不敢言而敢怒，何所自發，故其怨常暗而不明，日深一日，發則不可復救。聖人所以旁搜博採以通下情，蓋欲圖於不見也。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禹持敬之工夫深至，故其形容明切如此。萬世君人者之心也。其在上者以天下為心，說得廣，故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其在下者以一身為天下，說得近，故曾子曰：啓予手，啓予足，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地位雖不同，其實無廣狹。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歷數祖訓，一愚夫足以勝，懍乎之為，咸

式之黎民，乃盤遊之太康，其何以勝之哉。五子之所以怨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天下之事，皆有其則，至其則而止，所謂度也。夫婦之正，不可廢也，蒐狩之常，不可闕也，嘉會合禮，不可以去酒，導民情性，不可以無樂，棟宇以蔽風雨，垣牆以禦穿窬，制於聖人，豈以滅德。然禽色而至于荒，酒至于甘，音至於嗜，宇則峻之，牆則雕之，非其則矣。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於六事之中，苟有其一，未有可以幸免者，況俱有之。五子見危亡之道如此之明，而思太康之奔走乎其中，其心為如何。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亂當時之紀綱，乃至於滅亡。言此冀方本陶唐之有，委付至今，豈特墜皇祖之業哉。當時聲名文物，百蠻來朝，萬國面內，如此之盛，今乃至於不能保。此時五子之心又如何。玩味其抑揚高下，正如黍離之詩，痛惜其業之衰。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尊顯如此，指大禹言之也。典則者，所垂之訓也。關者，通也，和者，平也。石與鈞、天下所皆有，不如王府之關石和鈞通轉重之宜也。凡人事事物物，精粗不遺，既存其業，又有其法，又有其具。今不能守而荒墜其緒，至於覆宗絕祀，舉祖宗之已成，一旦而廢之，五子之心又如何。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發嘆而言，情之重，愛之至也。萬姓未嘗仇五子也，而五子自以一身當萬姓之怨，予將疇依，知太康之孤離而不可立也。鬱陶、愛結之懷，忸怩、愧愧之顏也。此章不必以訓詁求，讀之自使人惻然見兄弟一體之至。太康失道，仇不在弟，五子無失，何以忸怩，蓋視太康所為如己為之，故弗謹厥德，雖悔可追，如出太康之口，代為太康寒心也。玩此五章，其旨轉切，無忿懟不平之意，眞惻篤友之至之所形見也。欲觀詩者，當先觀書，則見詩之變風變雅，觀舜之賡歌，則見詩之雅頌，本乎情，止乎禮義，有自來矣。

胤征第四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以至於周三百六十，世愈遠，官愈多，往往分職不一。惟羲和之官，堯時四人，至夏已合為一，至周亦不過一人，其位愈卑。舜伯夷典禮，夔典樂，周大宗伯大司樂，合為春官也。官皆轉而為多，此二官獨轉而為少，何也。蓋唐虞之時，民性渾厚，風氣未開，啓其本原，可以自治，故掌天時禮樂之官皆多，而其他皆略。自此以後，風俗日薄，以精微示之，有所未喻，故三代之君通其變，凡天時禮樂之事，皆散寓於政刑度數之間，以紹民，亦非視天時禮樂為輕而略之也，世變風移，不得不質文迭變以通其政。堯舜之時，天人未分，淳風未散也。於此可以觀天下大勢之轉移矣。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

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征伐、天子之大權。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史官先書惟仲康肇位四海。六師之掌。命有所自。徂征之命。承之而已。其辭甚嚴正。萬世君臣之綱也。曉者。惟嘅而惻其勢之辯。明徵定保。即聖之謨訓也。明徵者。昭然可見之兆也。凡天之所以示證於人君者。皆所以警戒而定保之。如仲舒所謂自非大無道。甚欲扶持而全安也。先王克謹天戒。即明徵之戒也。人臣克有常憲。即常行之法也。曰克者。君臣用工之地也。曰有者。有諸己之有。常憲是常法。厥之官府。揭之象魏。散之有司。非不坦然明白。若不克有。則何以異於無也。百官脩輔。不言輔弼而言修輔。修者。輔弼之工夫。人臣自課於朝夕者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專於此而業焉。輔者。不過輔弼之謂。加之以修。則交相正。救無時息忽之意深矣。厥后惟明明者。百官既修輔。萬幾無廢。故明而又明。謂之明明者。人君有本然之明。昏君子以自昭明德。若非人臣所能致。而得臣以輔之。則明而又明。有日新無疆之意也。官衆皆和規正。百工亦執藝以諫。責難於君謂之恭。不諫者爲不恭。則邦有常刑。凡此皆遒人徇路之辭。稽之周禮可見。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迷昏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當時法度既修明。遒人又每歲宣揚其命於凡有官之人。所以悉其敬心。宜無一人敢犯者。僭羲和獨沈亂于酒。以顛覆厥德者。人之固有羲和以沈亂而顛覆也。惟其沈亂于酒。故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弃厥司。無所復顧。天紀自堯以來羲和世守者。曰欽若。至是乃至於擾亂。酒之爲惡大矣。一沈于酒。雖祖父世守之業。國家之重。皆不暇顧。而遠弃其職位。保其食邑以叛逆。說者多謂羲和一臣之失職。黜其爵可也。削其邑可也。何煩專行師伐。不知羲和當時已遠弃厥司。保其所有之邑。負固而不服矣。古者人君務在導迪民性。酒尤亂德之源。故深禁之。如周官飲酒者殺。如書酒誥一篇。以至此言羲和之罪。皆深然嚴毅。至漢乃榷酒酤。惟恐民飲之不多。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世君職已不盡。至於師職則全闕矣。季秋之月。辰弗集于房。房者日月所會之次舍也。日月之行。至朔必會于房。集則爲順。不集則爲差。日者君之表。日既有變。百官莫敢自寧。如醫之儆。以至嗇夫庶人之在官者。皆奔走以救變。羲和處此官。乃不聞知。可謂昏迷於天象矣。以干先王之誅。人君不敢自專。有大賞罰。必歸之祖與天。故誓師之言不曰干仲康之誅。而曰先王之誅。以見古人循天理。率先王之道。己不得而與也。此語非有意而言。自古相承。不以己視天下。心之所存。議論之所習熟矣。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前此皆責羲和之辭。以後乃誓師之辭。政典。如所謂司馬法也。先時、不及時。或謂胤侯舉此斷羲和之罪非也。此軍法也。軍法莫嚴於期會。後世期會先後者必殺。蓋本於此。勝敗所繫。不可不先以爲戒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曰奉將天罰。曰同力王室。又曰欽承天子威命。古之兵師所以無叛命者。皆其將帥所以告勸其衆者、

未嘗不舉人君以爲言。使師旅之心常知有天子。其所以從我命我者。天子也。將帥但知承王命。王者但知奉天討。上下相承。不敢稍出私意、認爲己權。則人君安敢輕兵。人臣安敢專命。士卒亦安敢犯命哉。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火炎崑岡。熾烈之時。不分玉石。我衆爲天子之吏。若逸其德。又甚於猛火。言止欲殲其首惡。凡以威而強使從者。皆不治也。自殲厥渠魁至咸與惟新。此三代行師之本也。威克厥愛。允濟。說者多以愛爲仁愛。威爲威虐。乃類申韓之言。不知愛與威者也。愛者。私愛姑息之謂。威者。振厲奮發之謂。人臨戰陣多爲私愛所牽。惜身顧家。安能用命。又如宋襄公之不忍。何以集事。非振厲奮發不可。蓋威非殘忍慘烈之謂。御有愛存焉。仁者必有勇是也。大抵威愛當觀其所發。發於私乎。雖愛非愛。發於公矣。雖威非威。威雖非聖人之所尚。苟當威而不威。則不知時措者也。況軍旅主於威乎。夏書存於後世者最少。因胤征可以考官名法度人物軍旅之事。顯然備具。想當時廢職者惟羲和一人而已。觀書之要。觀其略。當知其詳。觀其存。當知其不存者。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增修東萊書說卷七

湯誓第一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湯誓。

觀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見孟子所謂五就湯五就桀之事甚明。湯累進伊尹於夏。欲以開導使之悛改。桀終不可回。此伊尹所以復歸亳而定伐夏之謀也。豈湯伊尹之本心哉。聿求元聖與之戮力。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伊尹亦自謂。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尹之所適。即天命之所在。蓋天心之享者。天命之繫也。湯進伊尹於夏。所以駐命於夏也。復歸之時。命始不容辭矣。伊尹相湯伐桀。先伊尹而後湯。文勢順也。升自陑。或謂出其不意。豈王者之師哉。或謂湯得人和。不必地利。亦非人情也。王者固仁義之兵。然利害向背。亦必決擇。升自陑。必用師當行之道。夏之可攻處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湯告衆庶而稱王曰。此史官於伊尹復歸之後。因天命之已決。而定其稱也。方天命未絕於桀。湯得伊尹而進之。拳拳眷君之心。無所不至。及伊尹醜之。天命絕矣。絕於彼。則不容釋於此。昔之眷眷者。不幸而無所伸。豈預稱王而誓師乎。事定而不敢居。聖人之心也。非未定而居之。無乃非聖人之心哉。天命所在。固惟聖人見之明的。而此心則不然也。非台小子敢行稱亂。以此知非湯伐桀。乃天也。使湯非順天

命。聽人心。則爲稱亂矣。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今商之衆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觀此。可以見湯德澤入於民者深。教化示於民者明。桀之民雖不聊生。商之民陶陶於農畝而不知。非德澤之深。能若此乎。桀爲無道。而且以爲正夏。正者。正統之正。非教化之明。尊卑上下之分。能不忘乎。予惟聞汝衆言。固有當於予心。特畏上帝。不敢不正耳。夏罪其如台。尤見湯德澤之深。夏之民在塗炭之內。而商之民在春風和氣之中。故曰夏罪其如台。夏之虐。不相接而相忘也。故湯舉夏之罪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天下之力。所以作衆人之事。乃聚衆人之力而爲一人之事。故曰率遏衆力。想其多爲宮室臺榭。男不得耕。女不得織。而皆罹凍餒之患矣。割者。爲居毀殘虐之政以割下也。有衆率怠弗協。桀爲威虐。天下宜奔走畏懼。而乃率怠何哉。蓋畏虐之極。必至懈弛。民至不聊之地。皆有不顧生之心。自知必死。則苟且度日耳。雖有威虐。其如之何。夏德若茲。今朕必往。夫商民所以不肯往者。但以一國之內不被桀之虐。而湯則以天下爲心。一民失所。皆湯之責。況天下皆在塗炭乎。天命所在。聖人豈容已邪。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申言賞罰以警衆也。用師之際。警勅之意自不可少。然與上古則有間矣。禹伐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乃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已不同矣。湯誓師之辭。與啓相若。而又曰。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世變風移。聖人不得不然。亦敬心愈加之意。非德不足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

湯伐桀而歸。至于大坰。仲虺作誥。不待至亳者。湯既伐夏。愧世之心發於胸中。若不能一朝居。苟不即有以消散之。則過而不化。將有害於進修之業矣。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湯非畏議論也。正恐後世亂臣賊子以湯藉口而爲亂也。自古君臣變易。亦或有之。如后羿之事。尚矣。何爲口實。乃至於湯。蓋后羿。天下曉然知其爲惡。誰肯從之。湯一代之聖人。天下將以爲聖人。且爲之。則凡欲爲此者。復何不可。此湯之所以恐也。湯居萬世君臣之始變。此心之慚。此誥之作。皆不可少也。乃作者。繼湯有慚而作誥也。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湯之伐桀。慚發於中。則是湯非欲往。當時之民又有怨言。則是民亦不欲往。然則湯之必往。何所迫邪。

於此深可以驗聖人之知天。惟天生民。有此身之欲。無人君以持御之。則亂。天生聰明之君以治民。蓋私於君也。五行之氣。有得其至精者。則爲出羣拔類之人。以治其餘。湯而可以不往乎。仲虺推其本原而言之。有夏昏德。則與聰明相反矣。其源既昏。其流豈能清徹。天下之人所以皆在塗炭之中。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天乃錫王勇智。勇智非自外來。即聰明之發見也。聰明。體也。勇智。用也。勇則能行。智則能知。如此。則能表正萬邦。使四方觀爲儀表。而皆得其正矣。纘禹舊服者。禹之服至此乃得而繼。伐夏而纘禹。天命人心之至公也。茲率厥典者。湯之勇智。循常行之理而已。典者。萬世常行之理也。如此。則能奉順天命矣。自常情觀之。仲虺稱湯之勇智。本於天錫。宜必有甚高之事。乃不過率厥典而已。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矯誣云者。蔽夏王之有罪也。誣天之理。矯天之意。以布命令于下。帝用是而不臧。用者。天命無心於去夏也。桀既不臧。而後用湯以受命。式者。天命無心於之商也。帝之不臧夏而命商。何以驗之。觀天意者莫的於人心。用爽厥師。有夏之昏德。蠢灼其民。天下居惽然之中。用湯以開明之。使如醉夢之醒。故曰爽。仲虺解湯之慚德。先言天立君。自然之理。夏昏德。所以亡。湯有德。所以王。何慚之有。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上先言天命。簡賢附勢以下。方言人事。自惟王不邇聲色。言湯之德。自佑賢輔德。又戒湯爲君之事。此一篇之次第也。當桀之時。小人爲羣。見湯之賢。則簡忽之。見桀之勢。則親附之。小人之常態也。當此之時。雖造我邦。其在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言桀之徒。視湯爲莠爲秕。其勢不能兩立。小大戰戰而懼非辜者。懼其以賢而害於勢也。況我之德。言已足聽聞而不可掩乎。言名譽之彰聽聞已多。尤爲不安。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仲虺見聖人之的。故其稱聖人。皆於本原而言之。不爲高大之論。而其實非聖人則不能至也。聲色貨利而欲不邇不殖。自非純乎天無一毫人欲者。安能。湯之所以爲湯。不過此耳。本原既已清徹。則凡於事。爲無不當理。德懋者。勉之以官。功懋者。勉之以賞。見其崇德報功不遺毫髮也。用人惟己者。如記所謂取人以身。惟本原之正。故能以身爲度而任天下之才。苟吾身自無權衡。則何以稱天下之長短小大哉。改過不吝者。驗之顏子可見。顏子、幾聖者也。其過則不貳。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顏子之不貳。未若湯之不吝也。克寬克仁者。自古言寬仁。往往多以慈愛而或至於不治。湯之寬仁。慈愛固在其中。而能彰明孚信於兆民。其曰蓋有不容言者。意有以將其惠而民感之也。彰信兆民。蓋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意。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

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乃葛伯仇餉。湯之征葛。爲民用師之始。故曰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也。自此以往。東西交怨。室家相慶。民之戴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當是之時。君臣易位。雖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謳歌朝覲之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湯之心。即堯舜之心。不幸當天下之變。大不得已而不可避也。後世用兵。師之所至。荊棘生焉。民莫不驚潰奔竄。湯師所至。民皆欣然有喜何也。蓋弔民伐罪。布其寬仁。所至則蘇。故其氣象不可與後世同日論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仲虺作誥。至此畢矣。又欲湯大其初政。以副民望。故因戒以爲君之職。侮亡者。侵侮之侮。有亡形則推絕之。有存理則培固之。遏惡揚善。人君當爲之職也。是皆行其所無事。因天下所當爲而爲之。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德日新者。聖人之德。常運而不息。則日新。使湯以慙恨之念。倚於胸中而不化。則於德有所礙。有所礙而止。則不能日新矣。蓋謂湯此正當日新其德以大其初業。安可留慙恨之念。以累日新之工哉。志自滿。與精意似不相接。一篇之言。皆所以振起湯之心。而湯安有自滿之意。蓋於此乃見古人精微之至。此書主於解湯之慙。所以歷舉德業天命人心之所在。德業之盛。天人之協。則有自滿之理。故仲虺自其本原而塞之。湯豈有是。論必至此乃爲全備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謂湯正宜勉明大德以立民極。安可留慙恨而不化以息其初業乎。昭大德。即建中也。將以建中。豈必他求。亦於本原用工耳。制事制心。大抵不出湯之一身。天下之事。不外於心。又皆言事何也。古人立論。本末體用悉備。於易既言敬以直內。又言義以方外。本原既厚。則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自然流裕於後世子孫。六百年之商。皆出於此。大德非外有所謂大德。即上不邇聲色以下。蓋再立天地。必舉世使之維新可也。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能自得師者。自學者。後世亦有尊德樂道之君。然人以爲有道有德。則尊之敬之。非所謂自得師。惟自得師。則眞可以王矣。湯之於伊尹是也。謂人莫己若。則孤僻特立。傲然處萬物之上。烏得而不亡。好問。則以天下之善爲善。所以裕也。自用。則己之能有限。所以小也。皆不自滿之意也。仲虺諄諄於終篇者。人君之居。入自滿爲甚近也。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有禮則殖。昏暴則覆。天之道也。謹厥終。惟其始。蓋湯此時正當謹始於正始之初。必思所以爲厥終之地。欽崇天道。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之謂也。欽之工夫至矣。又加之以崇。加欽之至也。永保天命。能欽崇則能永保也。

湯誥第三　　商書

湯旣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湯誥一篇。立一代之規摹。新天下之耳目。垂六百年之基業者。皆在焉。即位第一事也。誕告萬方。非家至而戶曉也。意即位之始。萬國之君。皆朝于亳。故因而告之。嗟爾萬邦有衆。吁嗟歎息。惻其勞苦之意也。明聽予一人誥。提撕振起。作其更新之意也。一篇之義。盡在是矣。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命之謂性也。若有常性。率性之謂道也。克綏厥猷惟后。修道之謂教也。天之所賦爲命。人之所受爲性。子思言修。湯言綏。修者。裁成之謂。綏者。安發之謂。修與綏非外有以與之。互相發明。因其所受者以修之綏之而已。仲虺言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即此意也。但仲虺於情言之。自末以及本。湯於性言之。自本以及末。理歸于一。而聖賢之間亦見矣。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夏王滅德作威。德者。性之本有。以私欲而滅之。故曰滅。威者。性之所無。以私欲而作之。故曰作。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人君。天下之原。其勢甚便。作威于上。則其酷虐順流敷布于萬方百姓。而無一人不罹其凶者。使其轉此機而敷德。其勢亦然耳。百姓在下。被桀之虐。受而不可避。痛而不敢言。桀若可儼然而獨肆。及荼毒之極。弗忍之餘。乃能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不能自通於君。而能自通於神。天道之常。桀亦不可逭。特反覆手間耳。降災者。非獨災異。凡天象變於上。人心怨於中。地理亂於下者。皆是也。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將天命明威。命出於天。將之而已。威亦天威。明之而已。天命明威。萬方百姓並告無辜之怨也。不敢赦。深見湯不得已之心。如有所督迫不可得而已者。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若後世亂臣賊子藉湯爲口實者。以此心觀之。方見大不相似。湯無一毫私意。對越天地鬼神而爲之也。夏牲用玄。湯用夏牲。湯何心哉。深味昭告上帝之時。則湯之心可見矣。請罪有夏。問罪桀也。聿求元聖。伊尹也。以與爾有衆請命。民墜塗炭。死無日矣。請其命而續之於將絕。以此見湯之伐桀。全不爲己。都是爲民也。大抵聖賢之心。與萬民之心如一。則公心也。公者。天之心也。湯之時。民心旣然。而伊尹又與之同心。則天心可見矣。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上天孚佑下民。聖人知天於未命之先。衆人知天於已驗之後。孚佑者。見聖人知天於先。而至此果不失所期也。罪人黜伏。桀已竄伏於南巢也。天命安有僭差。賁然如草本。賁者。燦然有文。其理甚明。若草

木殺者培之。傾者覆之。成其自取也。兆民允殖。民本有生殖之理。於此而信。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湯初以民心天命所在。不得不伐桀。今罪既討矣。當有聖人出而治之。乃使予一人輯寧爾邦家。用見湯之伐桀。出於不得已。而既伐之後。以天下爲大懼。然而不敢當也。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不知今已獲戾于上下乎。未獲戾于上下乎。輯寧之責在己。則桀之戾將移於己。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此湯之敬。百聖相傳爲君之心也。未嘗獲戾者。已獲戾者。可見聖人之心矣。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凡我造邦之人。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非號令有邦之君也。觀其辭氣。深欲察前事之可畏。而儆今日之心。一從匪彝。即慆淫。則不能守爾典矣。人之心。不適邪則適正。不爲善則爲惡。若心無所即。無所從。則必有所守。而天之休在爾典之中矣。何者。此心恬愉安泰。其爲休矣可知。凡福祿之錫。祥瑞之來。皆其發見者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天道善則賞之。人君居中。或有所蔽。則天之福不得及於善。故爲君者。致天之命於民而勿蔽。是矣。而朕躬有罪。亦豈敢拂天之意而自赦。一簡在上帝之心而已。以此見湯合人己爲一區而歸於天。有天下而不與焉之意。民以善言。躬以罪言。人己之道也。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者。雖曰簡於天心而已。不與。至於爲君之責。則不可不自任。非引咎歸己也。人君、天下之源。理固如此。爾自前而觀。所謂樂天知命。故不憂。自後而觀。則又居其憂之大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萬邦有罪。其誰之罪邪。

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

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再三嗟嘆。庶幾惟此是信。乃亦可以有其終。湯之誥。皆聖人之格言。萬國豈有不信者。湯於此若下之未信而留其信焉。此喜舞喜誘之意。辭語溫醇篤厚。使人感念無極。如易所謂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也。

咎單作明居。

增修東萊書說卷八

伊訓第四　商書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伊尹當太甲在喪之始而作訓。乘其初心之虛也。商曰祀。周曰年。孔子周人。故作序以年稱。史官商人。故作書以祀稱。以十二月爲正。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正始之事。自古莫不以爲重。舜受終于文祖。禹受命于神宗。況太甲中材。故伊尹尤以爲謹。而史官紀敘辭旨亦特嚴。伊尹逆知太甲資質未必可保。故於是時作書以戒之。太甲終於欲敗度。縱敗禮。書若無益。然即位之初。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此時太甲豈無慄然作新之意。雖有縱奢淫佚之行。至此必掃蕩無餘。而虛心順聽治道矣。此時以格言大訓入其心。則其聽之必篤。雖久而猶有餘力。然則太甲既立。不免於昏迷。而終於克終允德。則訓之之早故也。明言有著力之意。言之爲有力矣。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伊尹欲言湯德，惟本自夏而言之。德曰方懋。方者，常常如在初，久而無一毫倚滯之意，日新之謂也。德者，天地萬物所同得實然之理。聖人與天地萬物同由之也。此德既懋，則天地萬物自然各得其理矣。夏之先后，懋德如此，宜可以滋耕扶持，國祚萬年之基本。子孫弗率，天遂降之以災，天理感應之速，反覆手間耳，非特人君身者亦有此理。蓋萬物皆備於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但匹夫無位，未必有此事。方懋厥德，固有天災感應之理存於懋德之中也。子孫弗率，皇天降災，災咎之理存於弗率之中也。後世人君所以敢於為惡，皆恃天下為己有。伊尹之言，所以警太甲之所恃。假手者，非湯放桀，乃天也。以此深見伐夏非湯之本意，實迫於天命之不得已耳。造攻伐，雖鳴條一日之功，栽培固結民心而不離，乃在於亳。鳴條之役，雖以兵戈，安可恃也。自亳之際，仁恩涵養之素，其可忘乎。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惟我商王，提湯之德而言之也。聖武者，非血氣之武，易之神武是也。虐與寬為對，代虐者必以寬。湯之伐桀，非有他道，不過取其對者代之，如易東為西而已。聖武之德如此之大，太甲將於何而入，故伊尹指之曰，罔不在初。蓋百官萬民於此聳然觀命，必有一新天下耳目之德，以與萬民更始。太甲雖累於欲縱，而即位之初，必且改志易慮，亟告之以嗣德在初，乘其天理之正發而開導之也。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立愛立敬，指以用工之地也。人之良心，一日之間，無不屢發。念過即已，未有能立之者。於其萌而致扶持植立之工也。自是而扶持植立，則始之而有終矣。治國平天下，此其道也。嗣德在初工夫之切，無以易此。立之一字，修德之本也。人誰不愛其親，於愛親之時而不立其愛，則愛親之外無所愛也。夫敬亦然。惟愛親而立其愛，敬長而立其敬，則此愛此敬持守不散，而其所推豈不自邦家而四海乎。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

人紀者，五典也。本有自然之敍，惟亂之於桀，故至湯而始修之。修者，修道之修也。五典既修於湯，其道足以對天敍矣，而又何待於從諫弗咈、先民是順。蓋人紀者，天下事事物物之理，敍於天之自然，不容一毫有己之私也。諫之可從，則理在於諫，有所咈，是以己而咈之也，則人紀之理咈矣。天民之先覺，則理在於先民，不能若，是以己而逆之也，則人紀之理逆矣。知之何而肇修乎。弗咈時若，即肇修之工夫也。苟拒諫逆賢，湯一身之紀且不修，何以修天下之紀乎。舜嗣位而從五典，禹受命而敍彝倫，湯歸亳而肇人紀之修，武王勝殷而遂徵敍之訪，為君為師者之第一事也。

居上克明，為下克忠。

湯之克明，若升衆賢，易克也。惟克忠為難。湯不幸遭君昏之大變，此心之忠，何以知其克也。當天未絕之時，桀紂為君，湯武安於為臣，湯武之本心也。及天命之既絕，則桀紂不可以為君矣。故湯武不得已應命而起，故詩人美武王曰，媚茲一人，親媚之一辭，與忠之一辭，氣象有滿華之德，而無一毫干名犯分之心。不然，五進伊尹，湯豈不忠於為下耶。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惟檢身若不及，故能與人不求備。大抵用工於自檢，實見天下之理如此其難哉，實見一身之行如此其難全，則不敢責人之備。蓋己之所素皆者難，豈敢以難望於人哉。

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湯自肇修人紀，至檢身若不及，工夫之多，歷履之深，其得天下如此之難，以湯之聰明，其難且爾，太甲中材之主，則難又奚止於湯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

得之既難，故其慮後世也深，求哲人輔後嗣，制官刑儆有位，為後世無窮之計。

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古者成童習舞，恆舞則為愆矣。歌以永言，酣歌則為愆矣。巫者歌舞以降神，恆舞酣歌，所以謂之巫風也。觀湯之時，以恆舞酣歌為戒，則知靡靡之變非作於商紂之時，鄭衛之音非起於周衰之際。天下之理，正邪對峙，有雅樂則有淫聲矣。三風十愆，首六愆因後四愆而生，人之用力[illegible]，當於其所自生也。見聖人之言，此心如何有一毫不敬，則為侮矣。拂忠直之言，此心如何有一毫不契，則為逆矣。耆德之人，一念之隔則為遠。頑童之人，一念之密則為比。四愆不免，則六愆歸之。卿士邦君有一于身，必至喪亡。非謂一愆之能喪亡也，德不孤，惡亦不孤，有其一則至于二，至于三，而九者從而有矣。有一云者，蓋其病於未萌也。

臣下不匡，其刑墨。

君臣之義，天倫也。臣下不匡其刑墨，以刑而強驅之何也。蓋臣作朕股肱耳目，腹心之勤，股肱耳目之應，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後世人臣之分移於纖，一體之義析而二，國有亂，其君之慮若不相及者。故湯制刑以懼之，庶幾人臣愛身，必無不諫，是則湯之官刑，非威以脅人而使之必諫也，乃所以還其股肱之義，而全其天倫也。卿士邦君各有臣下以匡其愆也。卿士邦君有愆，刑及臣下，變相正之用至矣。卿士邦君之愆將及喪亡，臣下之刑至墨，非過也。

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具訓于蒙士，教之於童蒙之初也。天性未鑿，人欲未萌，於此而訓之，入之深矣。嗣王祗厥身念哉，一篇之旨，歸之於此。故其辭力而意嚴。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所制官刑，自今觀之，有凜然可畏之率，而其中有洋洋孔彰之象何也。聖人無本末精粗之歷，其懍然可畏，乃生生不窮之理，故見其歸然有洋洋發動之意也。不然，三風十愆之戒，徒若法律之孫然不可犯耳，烏知其中有天理也。伊尹之意，非味歎誦洋洋之大，而意言則甚昭明，蓋極贊歎，乃精義入神之妙，能反三風之訓而歎美之，則所歸洋洋孔彰之意自見矣。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惟上帝不常。上帝固不常。而此理則未嘗不常也。作有善惡。降有災祥。何不常之有。非作善之外有所謂百祥。作惡之外有所謂百殃。善與祥。惡與殃。各以類而相從耳。德與不德。其小未有不至於大者。觀復姤二卦。可見。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勿修。勿以小惡爲無傷而勿去。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而滔天燎原之勢。有不可以抑遏者。則所謂慶萬邦墜厥宗之意明矣。

肆命徂后。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太甲既立。不明。

孔子序書。斷以不明。原太甲之過也。蓋欲縱之敗度禮。皆昏蔽之病。咎在不明耳。況君道常明。不明則反爲君之道。故孔子斷以不明二字。指太甲之過。大抵爲惡雖不止於一端。本原其有外於不明者乎。

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居喪之時。有欲縱之敗。故伊尹放之。三年之喪畢。悔過允德。復歸于亳。人君居喪。聽於冢宰。禮也。太甲居喪于桐宮。喪畢已歸亳矣。不謂之放君。亦可也。孔子崇居憂之義。證尹無放君之事。夫豈不可。而直云放諸桐何也。伊尹、孔子。以大公存心。質之天地而無疑。詔之百世而無愧。太甲之昏迷。惟併而後可以啓發。尹之心對越成湯而爲之。何嫌於形迹。孔子之心對越伊尹而書之。何嫌而諱避。桐宮之營密邇先王。先王之殿。朝夕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而敗度敗禮之習不得肆焉。然則放云者。非放其身也。放其縱欲之心也。使孔子序書委曲而蓋之。是伊尹之爲。質於理有所不安。則何以對天地而下報成湯乎。孔子亦且欺其心矣。三年之後。思念常道。伊尹乃作太甲三篇。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惠、順也。太甲不明。凡所作爲。與伊尹相背。所以不順。所向既異。安能相入哉。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顧者。省察也。諟者。提撕也。皆整省之意也。言時時省察提撕。不敢少怠。以是心而承接上下神祇。至於宗廟社稷之事。莫不祗敬欽肅。伊尹所以首及此者。人心雖甚渙散。至祭祀之時。無有不誠敬者。此其本心也。故萃渙之卦。必言王假有廟。伊尹欲救太甲縱欲之失。首自其本原正之。深得其理矣。蓋湯於祭祀之時。洞洞屬屬。此心之敬。無不立矣。太甲之心。放而不收。至於縱欲。伊尹欲收太甲之放心。故指湯之收心者以治之也。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惟湯有此敬心。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自顧諟以下。至罔不祗肅。皆湯之德。用云者。命非自外至也。而使之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伊尹之心。又極其辛勤。輔翼成湯。以安天下之民。夫湯尹君臣同心一體。扶持天下。然後太甲嗣立。有此無疆基緒。太甲何獨不明湯尹之心哉。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夏都亳之西。故謂之西邑夏。尹見夏有道之君。凡百所爲。無不徹悉。內而修身。外而治朝廷。大而治天下。全備而無一毫斷缺。不備人意之處。其君如此。是宜爲相者亦感動奮發。相與同保其終。夫君道之周。而保終之道在是。周者。謹畏之至。如孟子周于德周于利之周也。而其中自有惟終之理。相於此時。雖不終者。亦將有終。況能自終者。其有終可知矣。

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後嗣。指桀而言也。桀所爲不周。恣行暴虐。豈得而有終乎。故臣亦罔見其能有終者。夫桀之相。豈盡無終者邪。自桀之不周觀之。君先已罔終矣。感應之理。豈得不然。雖有能終者。亦無所用其力。況與桀俱化者邪。此書欲以感動太甲。盡正己物正之學。則主聖而臣必良矣。合二段而觀之。伊尹責任太甲之意何如哉。

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伊尹列舉善惡之證。明白如此。嗣王豈得不戒哉。君之不君。不特自辱。又辱乃祖成湯矣。伊尹忠誠懇切。太甲方且以爲常。雖聽尹言。若無所念、無所聞也。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伊尹作書。而太甲方罔念聞。至是又諄諄提耳而言之。故謂之乃言。先王昧爽丕顯。昧爽者。天未明將分之際也。湯於是時已大自顯明。洗濯其心。澡雪其志。坐以待旦。湯待旦之時。其存心養性。湛然清淨。無一毫物累。同乎太虛。不啻日之東升。將照臨於天下。以湯此心觀之。可謂以勤勞而得天下。似可少逸矣。猶坐以待旦。則下於湯者。果如何而勤邪。伊尹所以暗箴太甲之病也。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旁者。求之非一路也。當湯之時。朝廷之上。左右前後無非俊彥矣。湯之心猶不自足。方且旁求。必欲盡天下之賢。使啓迪於我後之人。湯之心以爲得天下之艱。常有易失之憂。求賢必至於旁求。以啓迪後嗣。爲萬世子孫之慮者亦遠矣。

無越厥命以自覆。

命者。正理也。稟於天。而正理不可易者。所謂命也。使太甲循正理而行。安有覆亡之患哉。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既言儉德。又言謹乃。蓋儉者、本然之理。謹者、用工之地也。儉德、湯固有之德也。伊尹以此箴太甲之病源也。太甲欲縱之敗。正與儉德相反。儉者。非特節儉之謂。一念收斂。無非德之所聚。太甲之病在於放。伊尹急欲其心收聚而不放。則精神會聚。所懷者孰非永圖。兢兢固守。常有欽謹之意。自然凡事務持久之理。惟其心放而不收。惟皆於縱欲。徒視目前之利。此豈久享富貴道理。宜尹以是言箴其病。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虞者。虞人之虞也。虞人既張其機。欲以發矢。必先省察其括循於度。然後可釋。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

所謂止者。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忠之類也。言當欽其所止。率循乃祖成湯之所行。則惟朕以懌。萬世之後。亦有辭開。伊尹視萬世之毀譽。其責盡在一身。孟子曰。伊尹、聖之任也。於此可見。夫伊尹之休戚。繫萬世之毀譽。則知尹之一身。當商家天下之大。期太甲以能順我之言。則我欣然悅懌。曰尹之懌。似未足爲利害也。而萬世之辭繫焉。蓋此見尹任天下之重處。尹不悅懌。見太甲之爲有萬世垂談之意。是以尹之懌也。不爲尹懌。爲萬世而懌。其有辭於太甲也固宜。

伊尹曰。玆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王未克變。視罔念聞亦少異矣。然未有轉移之機。其變猶未克也。伊尹愛太甲眷眷之意。無忿怒之辭。歎惜以爲非其本然。乃習與性成耳。深思轉移之理。不可復使之日近聲色。與左右近習玩狎于不順之事。營緝桐宮。密邇先王。無俾長與斯世而俱迷。是伊尹已知其邇桐而必變也。人君者所以指天下之迷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人君之迷。即一世之迷。故曰世迷。桐宮、湯所葬之地。匿于墓側。朝夕有所聳動。玩狎之習日遠。感發之機日接。克變之理在是也。蓋此心居於憂。則善端自生。百非不得而入。憂則心收。樂則心放也。王往桐宮居于憂。果至于克終允德。伊尹未嘗數太甲之非。但以先王反覆言之。告戒之道。斥其過惡。則激而不聽。故言先王之美如此。使善惡自相形也。太甲一篇。合伊訓而觀之。然後知伊尹納誨之不可及。後世人臣諫君。至于再三而不從。辭氣忿怒。浸至不平。伊尹三節進戒。一節反緩於一節。伊訓之作。太甲過未形之時也。其言痛傷。有哀痛不能自已之意。及其過已形。而太甲一篇乃雍容和緩。不傷悼痛切。伊訓言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墜厥宗。則九廟爲墟矣。使人凜然有危懼之意。至太甲但曰忝厥祖。忝祖之言。視墜宗之言孰爲緩。其曰無越厥命以自覆。無之一字、辭旨從容。亦非若墜厥宗之斷斷也。況又曰惟懷永圖。曰萬世有辭。期望之意愈至。辭味太甲首篇。溫乎春風和氣中。有陶然自得之意。及觀伊訓。格言大訓。削備森嚴。如在武庫。矛戟森列。何也。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夫父母有過。諫之於微而不從。常情或有忿激之心。忿激之心生。則諫諍之言過。其傷多矣。爲孝子者。加敬而不違。雖勞而不怨。其色愈恭。其氣愈和。其言愈從容而不敢迫也。伊尹聖人。太甲庸君。伊尹元老。太甲幼主。而事之如父。此其所以聖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九

太甲中第六　商書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太甲既克終允德。伊尹復辟。以冕服奉嗣王復于亳。即君位。乃作書曰。民苟非君。則不能相匡以生。君苟非民。亦何以君萬方。言君民之勢不可一日相無也。桐宮之遷。豈得已哉。賴天之靈。克終允德。乃皇天之眷佑默俾之。實萬世無疆之休。味此數語。伊尹痛定之辭也。使太甲終於不變。尹將若何。既克終矣。喜慰如何哉。實云者。尹之心可想矣。然太甲始改過。伊尹即許其克終厥德何哉。蓋太甲居桐。動心忍性。自怨自艾之深。必知其能終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太甲既悔。乃知前日之非。拜手稽首曰。我小子初以不明于德。自至不善。欲至於敗度。縱至於敗禮。以速召其罪戾于厥躬。觀此數語。非自艾自怨之深乎。自常人論之。桐宮之放。怨心必生。今太甲乃知凡其不類。無非自底。前日所見。度若敗吾欲者。禮若敗吾縱者。今日所見。乃欲之敗度。縱之敗禮也。人至

改悔。所見莫不的切。自爲此語。非灼然有見者不能。太甲之病。正在不明。至於自咎。亦謂不明于德。孔子序書。以不明冠之篇首。察知其原也。方太甲不明之初。視欲與縱爲安泰恬愉之地。視度與禮若荊棘束縛。然既明矣。乃知度與禮自有安泰恬愉之實。而欲與縱乃荊棘也。以速戾者。見欲縱之爲戾。急也。天作孽。猶可違。避如水火之災。人得而逃之。至於身所自作。則身自被害。一身之間。何所逃哉。既往背師保之訓。至圖惟厥終。見太甲望伊尹扶持之切。當太甲未悉於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之不聽。及太甲既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之不言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伊尹見太甲之克終。乃欽而重之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於太甲已爲之工夫從而大之也。允德、誠然之德也。太甲既已克終允德。則允德在太甲矣。但未知協于下耳。伊尹從而使之協于下。蓋推之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伊尹又恐太甲用工迫切。故舉先王之事以優游涵泳之也。太甲之心既明。已知所以用工矣。故告之之意。溫然如春。蓋彼之善端既發。必將涵養而成之。優游漸漬。使其自有所推廣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伊尹又訓太甲以日新之功。蓋始悔作明。其力尚淺。當其或解也。當太甲幼沖之初。伊訓之書。僅其末能有所立也。則使之於愛而立其愛。於長而立其敬。既立之後。則已知有愛敬矣。於此使之思孝思恭。思者。日加者察之謂也。未知立愛立敬。雖欲思而無致思之地。敬愛既立。則思省前日之所立者也。故立與思相繼。而有先後。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明與聰本然之有也。惟盡遠盡德然後爲本然之盡明。人能視而不能視遠。有物以蔽之也。物不能蔽。則本然之明見矣。人能聽而不能聽德。有物以雜之也。物不能雜。則本然之聰見矣。此皆太甲之所已用工。伊尹又從而廣之也。聖人之言。未嘗偏倚。奉先思孝。至聽德惟聰。辭氣與進戒之言異。太甲已有見於實然之理。故伊尹明奉恭之本心。指聰明之本體。示之以用工之地也。能此則朕亦承王之休美無厭斁之心矣。聖賢變化人主。先後緩急各有次序。當急而緩則視以爲常。當緩而急則激而不觀。此伊尹作成中主。變移氣質之妙與。

太甲下第七　商書

上篇規諫其病。舉先王之道以爲規。舉中篇悔辭之初。言先王子惠之德以涵養其心。終篇已知道矣。申告之以爲君之次序。上篇之辭甚嚴。中篇和緩。終篇復嚴正。如醫者之治疾。方疾未去。則用猛藥以攻之。疾既去。則用平藥以補之。本根稍固。恐其餘毒未盡。故復用猛藥。伊尹之視太甲。此篇著力工夫之深。盡在此篇。蓋其可言而後言也。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

申者重複之意也。嗚呼。不徒其言也。蓋天本無私親。能敬者則親之。敬者天之理也。民心本無常懷。有

仁者則懷之。仁者民之心也。鬼神亦無常享。惟誠則享之。誠者鬼神之德也。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鬼神之心。始可以當天位。所以艱也。德惟治。德者卽后謂敬、仁、誠也。譬之於己則謂之德。見之於外則有三者之異。有德則治。出治則入亂。治亂之定蓋也。三代以前。歷驗甚明。三代以後。不知本原。故不知所謂德。然亦有暗合於德者。亦庶可爲治。如漢高之寬大。光武之柔道是也。但智之不著。行之不察。此治之所以不如古也。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

所謂道。謂同此理也。迹不必同。所謂事。蓋不出此事而已。出治則有道。爲亂者皆事也。堯舜三代。因時制宜。或損或益。豈能盡同。而爲君之道。如出一軌。桀紂秦始皇隋煬帝之徒。蓋各有爲亂。而聲色畜修。拒諫蔽賢等事。無以大相異也。與治同道。無有不興。與亂同事。無有不亡。必當終始謹其所與。乃惟明明之后。所謂與。乃是幾微處意之所向也。一家不謹。亂亡皆自此出。大抵心之所寓。卽厥與之所分也。如見紛華而有悅之之心。則所與在於亂矣。故與者治亂之初也。治亂之分。差於毫釐。用心正。則所與在治。用心有毫釐不正。則所與卽入於亂。惟終始常持此心。則謂之明明后。以其明明。則能見治亂之機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告太甲以用工之地也。使太甲但聞明明之說。將於何而用工。蓋明明生於懋敬。懋敬則此心存。存則視之而見。聽之而聞。此便是明。不敬則此心不存。不存則反是。此則謂之不明。克配上帝。與天相似者。敬

卽天之理也。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言庶幾監視此。蓋亦懋敬其德哉。人心放則昏。敬則存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自此乃盡一之戒也。方太甲在桐宮之時。悔甚篤。見甚力。伊尹恐其勇於進。躐等而不循序。故告之以自下自邇之說。使太甲知下學而上達。道在邇而不可求諸遠。然後以次而進。蓋灑埽應對。卽精義入神之理。禮樂刑政。卽道心惟微之理。家人婦子。卽治國平天下之理。教其於實地而用工也。太甲既有見於道。忽略之意易以生。可不知至高至遠之理實出於至下至近之際乎。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

所謂難。非不爲之謂。所樂安非安佚之謂。難與危。太甲初悔之心也。伊尹恐太甲既已用力。謂民事爲已知。輕而視之。惟難者。難之之意終不可忘也。圖終之餘。謂君位已可安。泰然居之。惟危者。危之之意終不可忘也。欲接民事。惟有難而已。欲居君位。惟有危而已。無輕無安。防其心也。惟難惟危。明其理也。謹終于始。言欲終之善。必謹於始。今正謹始之時也。太甲怨艾方新。豈有輕民事安厥位之意。聖賢不已之工夫。其儆戒固如此。輕者非謂太甲遽輕忽民事。慮其既明。或視民事以爲有餘而忘謹敬之意也。安者非謂太甲遽安肆厥位。慮其既明。泰然安逸。而失興省之德也。況惟艱惟危。堯舜以來萬世爲君者之心不可少釋。太甲而可不知乎。方其不明。蔽在欲盡。及其既悔。則已知義理之難知之、則將視以

爲常此心止而不逝輕與安之所自出也輕之則將果無安之則將果危其何以終乎悔過之初言克終允德是伊尹已保太甲之克終矣此又戒之以謹終當如始蓋使之終不忘夫自怨自艾之時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逆耳之言不可謂其不順卽以爲非必當求諸道遜志之言不可謂其遜順卽以爲是必當求諸非道太甲旣有見之後此理皆曉然矣而伊尹不忘戒者蓋人之血氣有時或蔽如孔子言六十而耳順意其前乎六十於逆順中不能無蔽故耳順之年方知逆順之言合道與否求者用力之地也且逆耳之言亦有不合理者要之合者多不合者少故於道之中求之遜志之言亦有合理者要之合者少不合者多故於非道之中求之曰求者逆耳多是而未必俱是遜志多非而未必俱非各於其多者求之求之而後可決不特與我之意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伊尹又歎而言天下之事不先思慮何爲而有所獲旣慮之後若不能爲又何由而有所成慮之說太甲已悔而得者也爲之說太甲其可不課日而用工乎前日之克終允德蓋思慮而得之今日不爲則復不成矣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元者善之長貞之義甚大不止於正也伊尹言元良而未說所以元良蓋隱而未發使之自思耳至是將告歸先露咸有一德一篇之意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人君聽言豈不欲遠辯言然僞言似正者有不自覺故深戒之人臣功盛豈不欲退然爲寵利所誘有居之而不自知者此告歸之意也上一句以戒太甲下一句以自戒辯言者言僞而辯也太甲旣明人已不可動搖惟疑似之言爲可畏也人臣本無功皆人君之功伊尹相湯何敢有功其事太甲以爲僅可免罪耳而可以寵利居之乎雖然人君非不知先王之成法不可亂惟辯言者可喜所以亂其成憲於所喜人臣非不知成功之不可居惟寵利乃人情之所喜所以處其成安於所喜亦總言君臣之大體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咸有一德

太甲悔過旣力入道旣深故伊尹於此篇講究實理以入道之至極者告之前聖後聖入道各有自得之地在堯舜禹謂之執中在伊尹謂之一德在孔子謂之忠恕在子思謂之中庸在孟子謂之仁義皆所以發明不傳之蘊此篇終始言一德一德之名立於伊尹蓋明百聖之所未明大抵聖人之於道各有所受用因其所受用而名其道以詔天下後世

伊尹旣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伊尹居君臣之變責塞而誘無廢無棄術天理之正也一德不可以易聞故必待告歸而言太甲悔過克終允德而後可以受是理也然猶不肯輕言未露一德之名先暗言一德之用又言其反乎一德者聖人見道之切果知其難故言常不易孟子欲論浩然之氣先曰難言也伊尹欲言一德先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此一德之用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此一德之反也慢神虐民見一德尤爲明切以神爲可慢則以幽明爲有間以民爲可虐則以小大爲

有殊。豈一德哉。啓迪有命。命者。即一德之所在。謂有一德之人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自此方則言一德克享天心者。謂天之心即一德。而湯與伊尹皆有一德。上當天心。所以克享也。非天私我有商。私則非一德矣。非商求于下民。求則非一德矣。吉、非福祥恬愉安養之謂也。凶、非災害拘畏急迫之謂也。此二者之應。德之一與二三而已。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一之一字當看。謂更無差忒也。德一。則天也人也神也。周旋泛應。無非此一。故動則合於理。苟二三。則周旋泛應之際不能一。動則背於理矣。所以有吉有凶。理之合與背。即吉凶也。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吉凶無爽僭之差。在乎人耳。災祥雖降於天。在乎德耳。即所謂一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新厥德者。深省興起之意。惟終始皆在一德。乃日新之道也。所謂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上既言一德之事。至是謂非一己所能盡。惟左右前後皆輔成一德之人。然後可。臣之所以爲上者。輔君之德也。臣之所以爲下者。爲君安撫其民也。是君民爲一也。其難其愼。戒小人之厠其間也。惟謹擇其不善者去之。則吾之純一始見。惟和惟一。純君子也。君臣之間。和同無閒。而底盡一心。所以爲一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德之運用。無常師也。善則爲師。善無常主。如仁義禮樂。若非一也。仁義禮樂之用。咸歸于一耳。所以謂之一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見德之一矣。曰不咸于萬姓。則非一德。此一德之驗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合古今爲一體。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則通人己爲一體。萬夫之長。諸侯也。能統萬夫。則推而上之。皆同。可以見衆羣之一。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又見君民之一。無自廣以狹人。苟以我爲廣。以人爲狹。則有彼此。而非一矣。心既自廣。匹夫匹婦。心無以自盡。民主亦孰與成功。由德之不一而已。一德之理。非可以言語牽合。用工而實有見者知之。

盤庚上第九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自成湯至于盤庚。凡五遷矣。民未嘗不從。數君亦未聞委曲告諭。何哉。想其當時風俗尙淳。民心尙樸。至盤庚之時。風俗已不如前矣。所以將治亳殷。而民咨胥怨。不往有居。而盤庚之書不得不作也。夫生殺予奪。一出於君。君欲遷都。誰敢違命。而盤庚委曲告諭。若不能彊者。見盤庚愛民之至。耿邑既被水災。復遷於亳之故都。與之除害而不從。蓋安土重遷。知目前之安。而不計他日之害。小民之常情也。

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顚木之有由櫱。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

率籲衆感。籲、呼也。感、憂也。呼與我同憂遷都之事者。使之來而出直言以告之也。自我先王以來。爰宅于茲。先王、祖乙也。茲、耿也。先王非不知水患之圮壞。不肯即遷者。重留民命。不忍盡虔劉。所以因循歲簡。此盤庚殺民之怒。天下之怒。先有以順之。使之心平氣定。然後善言可入。若肯以正理忤其心。則反激之。悍然而作敵。尙安能使之信邪。盤庚先言爾怨固宜。我先王固嘗宅于此。奈今日不能相匡以生。豈得而不遷乎。柔行巽入。徐以正理告之。觀此數語。若即百姓胥怨之言。爲之發洩其本心。怨氣已有所宜矣。而生者、又人心之所重也。乃自其所重以及當遷之事。乃稽于卜。亦如我志。況我先王有服謹之大厥服。恪敬天命。猶不常寧。不常厥邑。至此凡五遷矣。今若不承于古。如先王之當遷則遷。是不知天之斷命也。斷命者。斷然之命。耿有水患。乃天意也。天以水患圮壞耿邑。是天命斷然留民之生不在此矣。天尙不知畏。況從先王乎。又引喩以曉之云。我視耿邑。若木已枯。必無生理。必別有以萌芽培植之。乃可再生耳。謂得新邑而都之。生之理也。天永我命于新邑。使我復先王之大功業。厎綏四方。京師、諸夏之根本。京師既定。則四方自寧也。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斆、教也。小民無知。惟上之從。强家巨室。安土重遷。貿鼓小民。乃至於此。故盤庚先自有其位者言之。自盤庚斆于民。至以常舊服正法度。此序書者之辭也。使在位者各常其舊服之事。不可改變。大抵新舊更易之時。姦人往往乘之紊亂法律。故必使之正法度。愈加整治。使若畫一。此遷都之大綱目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自常情言之。民不樂遷。沮事之言。惟恐閉之。今乃使之無伏者。蓋民之忿心不可禁遏。必使之發於語言。乃可以漸消殺。如秦之誹謗者族。民不敢言。而忿怒之心日長矣。況曰箴者。盤庚之心。豈以民言爲悉不足聽乎。古人舉事。深恐下情壅塞。蓋有旨也。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

王命衆至庭而教之以訓。情親而辭婉。當時民心很戾。自以爲決不可遷。莫能以道降下其心。盤庚之言皆不能入。故告之以汝當以道黜此傲上從康之心。上之人委曲諄復如此。民聞其言。豈不能黜。然退而顧其妻子。思其室廬。與夫遷徙之勞。終未能從。故使之去其初心。人心於彼既盛。則此言難入矣。

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播告之修。未嘗隱匿其旨。使民皆得以知其心。而動作之間惟有不敬。又無過逸之言。而民用大化。言先王之時民所以丕變者。不過此三事耳。今汝乃聒聒然起信嶮險膚淺之言。夫皆勤浮言者。固在廷之臣。而盤庚不敢以險膚待公卿大夫。但謂今汝所以聒聒然皆勤浮言者。緣爾信險膚之人也。忠厚之意可見矣。

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予弗知乃所訟於我者何謂。盤庚自反而求之。謂先王圖任舊人。我所用非新進也。謂先王播告不匿。諄諄告諭。未嘗隱也。謂我有過逸之行。則率承茲事。何敢不欽。反覆自責。非我自荒茲德。乃汝含藏我之德而不惕畏予一人。予觀汝之情狀。若觀火然。可謂明矣。予亦拙謀作乃逸。所以至此。乃我之拙謀作成汝之罪。非盤庚悔其初之不用刑。亦非自今以往將以刑加之也。正欲感動其心耳。如父母之於子。訓誨之際。謂今日如是。乃我縱汝所致。恩意爲如何。盤庚剛明之君。操生殺之權。乃能勤勤懇懇如此。所以爲尤難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遷都之事。如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農之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大抵綱舉而網隨。君如綱。臣如網。以君臣之勢而論。固自當從我也。以理而論。如農夫不憚耕耨之勞。則獲有秋之報。汝往新邑。則復獲其安理又可逆乎。汝之所以懷土重遷。不過持傲上從康之心耳。汝今當黜去此心。而施實德于民。言實德者。當時公卿動不遷之言以鼓百姓。百姓一時固以爲德矣。然終爲水所圮壞。其德豈實乎。黜乃心以佐遷。乃所以施實德於民也。又必使汝婚姻朋友之間亦莫不然。今汝乃敢大言。以爲汝祖固有積德。不至爲水圮壞。乃不畏水患。將大害虐於遠近之民。汝之心與惰農何異。惰農偷目前之勢。自爲苟安。不勉强勤勞以服事于田畝。安有黍稷之望。憚於遷徙。豈得安事也。汝不能溫和以善語開諭百姓。乃動浮言以鼓之。此豈百姓之罪。他日禍及於汝。乃汝自生毒害。以災殃其身。汝倡不遷之說。懷安之民。固以爲汝德。水圮之餘。將必以汝爲惡。是汝先其惡也。既先種其惡在民矣。又乃奉養其恫。恫者痛也。譬如癰疽。牽養而護之。潰則不可救矣。後雖欲悔。亦將何及。觀奉其恫悔何及之言。見盤庚恩意之周。既歷數其戀土懷安之情。至此乃開其自悔之路。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觀時小民。猶顧恤人箴悔之言。惟恐發言之有失。矧我制汝短長之命。其言豈悉不足顧乎。大抵庸懦之君。不能用賞罰。而命令不行固也。盤庚高明剛果。執賞罰之權。誰敢不從。乃再三告諭。賞罰若無所施。此所以爲難。其曰制乃短長之命。亦不得已略露此機以警之。汝爲公卿大夫。朝夕在廷。事有可言。

曷不告朕。而胥動浮言。恐汝沈溺百姓。不可復出。今已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近矣。將何以撲滅。火至于不可撲滅之時。雖欲救之。將不可得。汝至於不可救藥。雖欲不刑。亦且不可。使汝而被刑。亦惟汝衆自取之也。非我有咎。蓋非我之本心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舉遲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汝等皆我之舊臣。而乃獨乎器則欲新而不欲舊耳。此在上一句。不在下一句。我先王暨汝祖父。相與同甘苦勞逸。我安敢用非所當罰而罰汝。功臣之世。選其有勞者擢而用之。雖片善不敢掩。我享先王。爾祖亦配享之。先王與汝祖父臨之在上。汝賞汝罰。又豈敢動用非德。狀鬼神而爲之。此一段抑揚並立。賞罰兼用。當作兩節看。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所以結一篇告諭之意也。我告汝遷都之難。如射之志於的。言皆切當。安有妄發。繼此乃說遷都之事。不可侮老成人。不可弱孤有幼。蓋道路之間。有力者爲强。老者少者。易於欺陵。各長厥居者。各統其所屬部伍。不可紊亂。使當東而西。當西而東。則亂而無統矣。勉盡汝力。聽予一人之號令。而不可違也。我不知孰遠而疏。孰近而親。有罪則罰之至於死。有德則彰之。而不掩爾善。遷都而善。惟汝之功。遷都而不善。惟予一人有放佚之罰。見盤庚自咎而不咎人。上兩言。法令也。下兩言、恩意也。商君之徒。有法令而無恩意。盤庚則賞罰並用。蓋徒法不能以自行。徒善不足以爲政。本末備具。王者之道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凡爾衆其惟致告。蓋盤庚當時所告。惟在廷之人。在外者容或未知。故使之轉相告語。使皆知其意。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不然。罰及爾身。不可追悔。盤庚本無刑人之意。恐人見其勤懇遂以爲不能用刑。故露此意使知之也。盤庚一篇。前半篇涵養寬大如此。後半篇嚴厲森肅如此。於言辭反覆抑揚之中。當知其有德益有恩意。有措置。其含洪包容者。德量也。其反覆訓諭者。恩意也。其規撫綏遷徙者。措置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一

盤庚中第十　　商書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

作者。動作之作。涉河而去。此將遷時也。上篇作於未遷之時。下篇作於已遷之時。未遷則情未動。已遷則情已定。不至渙散潰亂。惟動搖將遷。人情皇皇。尤不可忽。今觀此篇。其辭最切。蓋民在道路。冒風雨霜露。踰山川險阻。安危存亡所繫。正在此時也。

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

亶者。誠意也。大告用誠于有衆。此篇之作。民已離舊都。而未至新邑。已離舊都。則動思土之心。未至新邑。則未見安事之樂。尤易於渙散怠弛。故盤庚於中道。使之皆來王庭之上。而無敢褻慢王庭。既非舊都。又非新邑。道路中行宮。如周禮掌次是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朝廷班爵。各有其次。公卿列于前。大夫士列于後。民則又其後也。盤庚急于告民。乃登進民於前列而告之曰。汝當洗心滌慮以聽我言。不可怠荒以失我命也。上篇如伐死彰善之戒。如罰及爾身之戒。既已甚明。遵之足矣。又再命之者。以方遷之時。民情易於弛懈。故警動振作。欲其必遷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古我先王。無不順從民欲。民亦保我先王。而與之相為感慕。君民之情通。故凡有所為。鮮有不浮于天時者。浮。如舟之浮于水。無有阻礙。言君民一心。動作無所齟齬也。盤庚自反。言先王能如此。我乃不能。是亦我有未盡者。且以開諭百姓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者。舊都之不可安居。乃天以是虐我商家也。我先王不敢懷安。視民之便利而遷。不若今日之猶豫也。何不思念古后時所以如此者乎。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者。言遷之本意。欲奉承汝。俾汝同躋于逸樂安康之域。汝不察。乃謂我有何罪。而以遷都之事。移罰于我民。視遷徙為殃罰。故明諭之曰。非也。我所以呼籲懷念此新邑者。非為己。亦惟汝之故。而將以大從爾之志爾。民不欲遷。而盤庚遷之。疑拂民志矣。乃謂之大從爾志者。蓋民志欲安。其所以不欲遷者。惟目前之利。而不知他日安康之樂。盤庚徙之。乃所以大從其志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時已在道。盤庚乃猶詁試同爾遷。以觀安定與否。深見盤庚之不自用也。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

告諭反覆。可謂披心腹。亦思之至於困斃矣。今汝不憂念我心。經營如此之勞。乃皆包藏其心。而不宣明。故上下之情不通。當欽敬其念慮。以至誠感動我一人可也。不然。則自取窮苦、鞠窮也。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已至中路。民尚有遲疑不肯前之意。故謂今之遷都。正如乘舟。當順流而濟。若遲疑於中流。則將臭腐其所載之物矣。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忱者。誠信也。屬者。聯屬也。當時之民。為告諭所感。漸知信矣。惟其信盤庚不可不遷之心。與安土重遷之心。兩者交戰。故信盤庚之心。不相聯屬。故告以汝若不聯屬此信心。終當相胥沈溺於水也矣。民但見不遷利害。至於當遷利害。思慮不及。沈溺之中。自生忿怒。何由而平。汝於當遷之利害。曾加稽考。於理有見。其怒自瘳矣。汝不能長慮卻顧。目前苟安。不思他日必被水患。勸汝不遷者。其實勸爾入於憂患之域也。

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言遷都機會不可失。正在今日。後將無及矣。汝若不乘今日速遷。將為水所圮壞。屋廬畎畝。皆當蕩然。安能存生業而在上。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當時民心已信，而又未能忘安土重遷之念，故其心二而不一。盤庚使之一心從上，不可自生穢惡以汚臭其身。蓋遷都則無他，若不肯遷，是自生穢惡而自作弗靖也。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當此之時，姦人易以乘民心之不一而生變，故謂恐姦人因汝之不肯遷，依倚汝身以作姦宄，併汝率引入於迂曲之地矣。都之必遷，乃我迎迓接續爾之命于天也。蓋若都水壞，民命將絕，因患之來甚而遷，乃所以迓續汝命。汝遷新邑，即遂生生之道矣。予豈因以此威虐汝衆，但欲奉承養畜汝爾。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我先神聖之后，自成湯以來，撫勞爾先，我念及此，爲得不羞養爾。所謂羞養者，乃用以懷爾也。使我政有闕失，而又陳久於此，先王必降罪戾於我，謂我殘虐先王之民矣。汝萬民乃不生生，生生者，新新起之意也。不能猶迅潑勵，趨事赴功，以與君同心共謀遷都之事，我先后亦必罪戾加汝，謂汝何故不同我幼孫相與遷都。先后昭明之德，洋洋在上，必罰爲汝，至于此，無道以獲免。皆先后之鑒對越在天，昭昭不可掩矣之之靜也。生生之意，不可不昧。人情憚遷，志道散弛，教以生生，作而起之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前告百姓，至此乃告在位，故前止責爾先，今責祖父者，蓋在位之祖父，世有功於王室也。我先王既勞乃祖乃父，乃祖乃父既有功於王室，今爾子孫正當共與我畜養百姓，而乃扇搖浮言，懷姦於心，心既有姦，則汝心之物則已戕害矣，則者，有物有則之則也。我先王既昔撫綏爾祖父，爾祖父必將以義斷恩而棄絕汝矣，汝至於死，亦不救汝。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凡爾在位與我共治政者，不可具貨寶而不肯遷。民之所以不欲遷者，特安土耳，世家巨室，纔治財貨，根固蒂結，因遷散失，故搖動百姓。其本根之病正在於此，故告之。汝若具寶玉而不肯遷，爾祖父必將告我高后，導迪我高后作大刑于汝，降大不祥于汝矣。上告民之辭略，此告群臣之辭詳，蓋民止於懷土，其罪多在群臣，具貝玉而不肯遷，具乃貝玉，正在位者根本之病，非害其根本之良心，何以錮汝。敬提祖父者，人之良心也。盤庚提其祖父而責之，敬提之心，豈不油然而盤盤財寶之念釋矣。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永敬者，敬之工夫常相接續也。大恤者，恤其大而不恤其小也。盤庚舉先王父以告，人之敬心已生，斷其私而安土之念復萌，則敬心又散，是暫敬而非長久之敬也。斷恤財寶，恤其小者耳，終積本出生業終不可保，是不恤其大也。爾當面心腹，罄情實，使君臣之心相通，若復含蓄不實乃心，君臣之情念相

絕遠矣。汝分散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者，當時人心之所欲念，止在不遷之中，盡亦分其欲念，從當遷者而思之，知己而不知人，謀蓋可謂偏矣。各建中道於心，合人己而致思，可也。民受天地之中，何待於設，如孟子言求其放心，心何待於求，求生於放也。民失其中，惡得而不設哉。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道路中姦人，恐其乘動搖之際生變，故嚴其令以告曉之。其有不善不道，顛沛踰越，不敬上帝之人，與暫時於所過而作姦宄者，小則劓，大則殄滅之，無使遺育，移其種類于茲邑，以爲民害。暫遇者，謂本非姦宄，暫以人之未必知其蹤迹遂爲惡者，此道路中之所常深防。其所以不敢爲姦放平日者，謂人知其姓名，知其居處，其迹將不可逃。至暫遇之時，卒然相值，過則影滅，遂生此心。推而言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所以謹其獨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又教之以生生。生生者，新新不已，振發懈怠廢弛之意也。蓋正遷之時，離其舊而未觀其新，民心未有所據依也。試同汝遷，庶可建爾之家，爲萬世無窮之計乎。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已至新邑，乃安民之所居，分都邑，立宗廟而正其位。夫宗廟、重事也，何以在奠民居之後，蓋盤庚本爲民而遷，故至即使民得以就安，先民後己之意也。

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民乍至新邑，勞困不寧，我撫綏之時也。上猶言王命衆悉至于庭，中猶言咸造勿褻在王庭，此乃云綏爰有衆，蓋未遷之時，務在通達，正遷之時，務在嚴肅，已遷之後，務在綏撫，各得其當也。不可戲狎怠惰，各思自勉，爲萬世子孫長久無窮之計。跋涉之餘，民力已倦，民志已墮，室廬未葺，田畝未穀，不自聊賴，戲者，不聊賴之態也，但戲狎以度日耳。如詩人之詩高宛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乘散而歸，想當時三軍無所用心，但左旋右抽以作戲狎，戲、即有散之兆矣，嚴怠之病未去，安能建大命以爲長久無窮之計乎。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未遷之時，因當訓告，今既遷矣，又敷心腹腎腸而徧告之，何也。當時胥動浮言之人，必謂盤庚正遷之時，事雖紛亂，刑罰有所未暇，事定必將明正典刑，懷疑而不安，可深慮也。故盤庚敷心腹腎腸，以心事告其民，謂必不以前日不從之故而加罪爾衆，爾無懷疑，相與怨怒，言上既不念罪，則下亦不當蓄怨也。蔽其疑，則安矣。大抵事未定，則躁怒以容之，事已定，則發洩而治之，此後世之敝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昔我先王，將以增多前人之功，當祖則遷，往于山，然高處，其頻無水患矣。用降下其凶德，自山而下，則

謂之降。所以能成美功於其邦。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民無遠慮。未見水害而不欲遷。猶可。今既蕩析離居矣。猶憚于遷何也。溺水之民。水至則憂。水去則忘之。極者。止也。水所圯壞。已無所止其身矣。尙不自覺。姑欲苟安。反謂我何爲震動萬民以遷。民既出此言。豈不自疑。遂其所言。無復他意。使之釋然也。所以遷者。蓋上帝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以治我家。亳邑。湯之舊都也。盤庚非特欲復成湯之故業。蓋將復成湯之法度紀綱。聖人所居。風聲氣習。尙有可考。求之以爲治也。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我之遷。蓋與二三篤敬大臣謀慮。欲順承爾民命。以長居于新邑。篤敬者。同心同德之人也。定遷之時。豈無同心同德之人贊其決然之計乎。夫盤庚之遷。乃拂衆違民之大者。而中篇云以丕從厥志。此云恭承民命。志者。民之良心。命者。心之正理。民之良心正理。不過欲安耳。民以安土重遷之故。自爲昏惑。雖非從其情。乃從其心。雖非順其事。乃順其理。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弔。至也。靈。善也。宏。大也。賁。亦大也。我非固不從汝之謀。所以從其謀之至善者爾。亦非敢有違於卜筮。如卜稽曰其如台。天意所在也。所以能宏大其大業。各者。言我及篤敬之人皆然也。當時贊盤庚遷都之策者。不爲無人。有篤敬之臣。又有至善之謀。而上篇中篇一語不及。畢定而後言之者。蓋聖人舉大事。常以一己任怨。方民皆怨之時。聖人不欲分怨於下。盤庚既不肯分怨於下。想同謀之人亦安肯分怨于上也。大抵君子嘗當因其所已言。思其所未言。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

使羣臣各分受治民之責。隱者。惻隱之謂。體君之意以撫懷斯民也。邦伯師長。卽前日在位惑民者。盤庚至此無所改易。此意尤不可不深思也。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懋勉簡擇相度其能治民者。使之念念在於敬民而不可忽。蓋民乍至新邑。敬民之念稍弛。民卽有不得其所者矣。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敍欽。

肩。任也。鞠。養也。敢。果也。民未安寧。好利之人。必橫斂以爲害。故好貨者決不可任。敢恭生生。謂果敢恭敬於興起民心者也。觀敬者亦有之。乃暫時之敬。久必忽矣。惟出於果然者。斯不至於怠忽。生生者。猶起澡濯樂事赴功無懈怠廢弛之意也。能鞠育斯民。爲民謀慮而保民之所居。此皆盤庚之心如此者。則以次序而敬之。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二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高宗舊學于甘盤。恭默思道。至誠所存。必有以開其先矣。故形於夢。大抵誠則一。一則通。不誠則二。二則隔。惟至誠者。志爲氣之帥。見之於夢。無非兆朕之先。故夢得說。遂信之而不疑。使百執事營求諸野。而果得之。常人誠不存。志爲氣之役。心志不定。所形於夢。顚倒錯亂。其敢自信乎。其後如武王言朕夢協朕卜。皆周禮之所謂正夢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此爲君之常也。免喪之後。則發號施令。與天下更始。當臣民拭目觀化。聳然聽命之時。高宗猶且弗言。弗言者。恭默深思爲君之難。不敢易其言也。非柔懦闇弱。胸中無所主而不能言也。中無所主而不言。則柔懦闇弱之形已見於外。惟中有所主者。雖未容言。其至誠發越自不可掩。此高宗之羣臣默窺於不言之表而有明哲之說也。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

高宗之不言。羣臣果何所見而知其明哲。蓋高宗雖不言。其中之發見者。羣臣固得而窺之。天下之理。

惟知與不知耳。知則爲聖人。不知則爲常人。孟子所謂先知先覺。知則明哲矣。明哲之理。天下爲一。當以至公大同爲心。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作則之意也。高宗祕而不言。則後覺後知何以取法。以此觀之。高宗不言之中。自有不可掩者。維持天下於言語之外。而高宗之臣亦明哲之士。故見高宗於精微之間也。

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旨出庶物。故羣臣承之以爲法也。高宗不言。宜於免喪。羣臣皆引領側耳。改志易慮。以聽號令之新。謂王之言一出而爲命。其重至矣。不言則何從而稟王之令乎。望高宗之言如此之切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羣臣望高宗之切。高宗猶不言。方作書道其所以不言之意而誥曰。我以眇然之身。臨天下之大。常恐不能自勝。自古聖賢。皆於恐懼用工。恐德弗類。入聖作德之門也。堯舜二典。儆日至多。其理不外於恐懼。常情懈怠弛慢。是以流於庸愚而不自知。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德至於此。所謂類也。高宗安得而不恐乎。惟高宗深有恐懼之心。是以不言。不言者真見其難也。見其難而圖之。恭默以思。恭默之時。不容言傳。恭者。敬也。默者。用志不分也。思道者沈潛思慮。玩索天下至理之所在也。此作聖用工之實也。此心純一不二。與天地無間矣。是以形之於夢。若接上帝。受良弼之賚。蓋高宗此心去天不遠。見天如在目中耳。恭默思道。此心如何哉。能體此。則見上帝矣。天既以良弼代言。所以不言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得良弼於夢。乃繪畫其形象。遍求于天下。使高宗誠心未至。其敢以夢自信乎。惟至誠求賢之心切。精神交接。故兆朕之見非若偶然。夫高宗固自信。而百執事亦信之而往求。不以爲誕者。高宗信其心。羣臣信高宗故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說。草野一匹夫耳。一旦應高宗之求。幡然居相位而不嫌。高宗憑一夕之夢。卽倚說以重任而不疑。何也。堯非不知舜。方且觀其刑于二女。而又歷試以諸難之事。以堯觀之。高宗似失之過略。以高宗觀之。堯似失之過詳。此兩事當以孔門二子觀之。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顏淵復請問其目。曾子以一唯悟道。如高宗之以一夢信說。顏子以問目求仁。如堯之以歷試舉舜。二者本無二體。夏葛冬裘。各宜其時。堯之舉舜。顏之問目。可謂詳審。曾子之唯。高宗之夢。可謂直捷。蓋舜四岳所舉。說高宗自得之。顏子問仁。曾子則夫子自告之。其理不可不深思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信而後諫。雖人臣事君之常。高宗望說之久。一旦得之。其渴求傅說教誨之心如何哉。如舜命禹曰。臣哉鄰哉。一朝不可忘也。又云朝夕者。工夫相接續。不可頃刻間斷。學而時習之意也。高宗見道明。故知

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三句皆賚說之意。而一句切於一句。金不就礪。則其鋒不利矣。金無作礪之資。其害至於不利而止。巨川在前。非舟楫其可渡乎。巨川無舟楫之資。其害亦至於不渡而止。大旱既迫。羣心屬望。以爲有秋之望者。惟霖雨之作。霖雨不作。則苗將槁。且無食矣。金之不利。至川之不渡。又至於大旱之不可救。高宗望說之彌切也。大抵出於勉強。與發於至誠者固不同也。勉強而爲。初若有力。意解而怠意。故以漸而殺。至誠所發。得其念而用其力。得其味而進其工。始若淺而終則深。馴而致之。此聖人自然之工夫也。

啓乃心。沃朕心。

謂傅說當開啓其心以澆灌我之心。沃之爲言。有沃教之意。想傅說一言。高宗神受心領。如水之沃熱。高宗未言之時。羣臣之望之者亦然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大臣之進言。始開陳其略。中則漸引其君以當道。而後進苦口之言於終。進諫之序也。不然。是未信而諫也。高宗慮說守進諫之常。未肯盡吐。故使之卽陳逆耳難聽之言。言不逆耳。則過不能刪。猶藥不瞑眩則疾不愈也。學者爲學亦然。能容難受之言。斯能去難除之病。其求諫之心又切於前數語矣。

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高宗恭默思道。已造明哲之地矣。而其自處乃若瞽而無所見者。譬如跣足之人。苟不視地。卽爲物所傷。倚說爲目。一時不可無也。蓋高宗恐說視己爲成德之人。高宗雖已成德。無說以扶持之。則未免有自斷之病。其望說又切於前矣。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至此。又命說。汝不可獨盡忠諫而已。又當率爾僚屬。同心協力。以正救其君。庶幾使我能率先王。能迪高后。以安康天下之民。其望說又切於前矣。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謂恭默思道而夢帝賚予。果得之於旁求。遂得以伸望諫之誠。亦一時會遇之美。終云者。望說有以成之。汝當敬我所以望汝之意。則庶乎其有終。高宗眷望傅說。至篇終總而告之。其懇切又如此。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傅說以匹夫一旦居相位。高宗責望如此。羣臣必且聳觀。以爲有奇謀祕計新人耳目之論。而高宗蓋已用工。所登附者皆常論耳。從諫之說。雖若常談。乃實論也。然人臣進言。貴於濟其君所不及。高宗諄諄納誨之命。說復以從諫告之。如文帝之朝言兼儉。武帝之朝言征伐。世所謂濟其不及乎。蓋容納君德之至大。疑其不足。不疑其有餘。惟恐高宗之盧言。說必欲挽而至於舜舍己從人。禹拜昌言之地。如學者受益。已有益矣。復受人之益而不倦。何碍於過哉。高宗根本之脊在於納誨。既從其本根而告之。又

惜物理以開悟之。使其不忘於根本之地。朝夕培養而日厚也。

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以納誨責之於說。說陳反己之理。謂吾君切於求諫。但患吾有不至聖人之地耳。若克至聖人之地。雖不命之以諫。誰敢不祗順吾君之命以諫諍乎。蓋主聖則臣必直。能爲江海。何憂百川之不歸。此乃充高宗受諫之量使廣大耳。高宗本欲責之於臣。傅說乃使求之於己。學者當以此意觀之。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

高宗初得說。說初見高宗。故上篇所言。姑及大略。至是。總百官。已任相位矣。乃進而肆及爲君立政之道。

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自本原而言之也。夫明王奉順天道。以立邦國都邑。上則有后王君公以統其下。下則有公卿大夫師長以承其上。夫豈徒畀人君以安逸之具哉。正欲人君不恃一己之能。常愛勤以治民耳。後世不知其意。徒見后王君公以下。無非仰承一人。而一人可以安然而無事。自逸自豫。何所不可。則天佑下民。立之君師者。果安在哉。自一人以下。以次而至大夫師長。相與共任亂民之責。此爲君之綱目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言治民之綱目也。謂高宗欲治民。當法天之聰明。天之聰明。至公無私。高宗恭默思道。已造明哲之地矣。明哲者。卽天之聰明也。一理流通。天與聖人本無間。高宗之明哲。本足以作則。若不必憲天也。蓋明哲之在高宗者。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引之而深。積之而明。憲天聰明。非自外求。不過從其固有者擴而充之耳。傅說此言。正欲充高宗之明哲。使之廣大無窮也。高宗當於憲字用工。君既憲天。則與天一也。爲臣者安得不敬順。爲民者安得不從治。端本澄源。蓋出於一人之時憲也。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玆。允玆克明。乃罔不休。

言憲天聰明之條目也。夫言之形於口。其初不難。苟未或過。則羞辱彌滿。散布不可收拾。原其所自。皆出於口。故於未發之前。當思其可以起羞。必罔有逸言。言滿天下無口過。可也。甲胄者。備禦之具也。備禦嚴而無隙之可投。則姦宄不生。戎兵不起。如人身被甲胄周密。然後鋒刃不可入。故於甲胄當思起戎之患也。此出於己者。戒其失之在人也。章服者。貴人之大權也。亦爲賞寵。所以錫予。予而不當。悔則無及。故必於在笥之時。謹其用也。征討者。制人之大權也。興師動衆。加人之境。苟不審其罪。則彼將有辭。惟干戈省厥躬。言不可輕用也。此戒其在人者。不可不審諸己也。上二事人加諸我者。不可不防。下二事我加諸人者。不可不省。四者皆聰明之發用也。王誠戒是。信王之能用其明矣。如日月在天。無所不照。若顯之照而幽之或遺。何足爲日月之明。老氏之談聰明。多於虛空言之。但云吾心洞然而已。聖人之論聰明。皆求之於實。如口。如甲胄衣裳干戈。皆事爲之粗也。天下之理。本無精粗。粗者不蔽。而精

者洞然矣。知省知戒於未起之前。知衣裳知干戈於在笥省躬之日。非聰明之大者乎。所謂能用其明也。自是推而廣之於數者之外。信其無一之不美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國家之興亡治亂。繫於羣臣。官人爵人之際。不可不戒。官或及於私昵。爵或及於惡德。是出於私意也。出私意。則非憲天聰明矣。夫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則官與爵本天之所有。豈人君得而私之哉。既不可私。則當於賢者能者與之。官不自我而自天。則當於能也。固宜。爵不自我而自天。則當於賢也。亦宜。官爵既當賢能。則其爲憲天聰明也大矣。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善者。事之理也。非明善擇善之謂也。作事固欲從善。必得時措之宜。則善爲有用。否則雖善何補。如宜之法非不善。在夏之時則善。周用之。則非所宜矣。故凡舉事當從時。以合夫聖人時中之道。此憲天聰明之用也。善者。理也。時者。機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口與甲胄衣裳干戈。各有以戒之矣。官爵當於賢能矣。舉動又有得於慮善及時之義矣。皆憲天聰明之效也。此之善乃天之善。此之功乃天之功。苟有之矜之。則私己之心重。非所謂憲天矣。烏得而不喪之乎。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夫一日二日萬幾。若事事物物欲其有備。當無心而順行乎事物之理。則有該遍之道。苟欲取辦於一人之智術。則一人智術能幾。備左則失右。備前則失後矣。惟憲天聰明。則自然之理。順隨事而處。事所以有備無患。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人臣於君。尊之如天。仰之如神。尊卑分定。安有敢侮之理。用人非其道。謂之啓寵。招權納寵之門既啓。則朝廷之勢不尊。其納侮也固宜。過不可恥也。恥過。則非自此作。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坦然明白。何恥之有。苟恥而文之。則其過愈多。諱之於己。是增一過也。歸之於人。亦增一過也。過愈轉而多矣。無恥過作非。不使過心相續也。恥、則過與非相續而不已。當持敬心以默檢之。蓋敬則憲天聰明而無間矣。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止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父止於慈也。謂之居者。不出本位。於其所當止。出之。則政事雜而不醇矣。蓋出位而爲政事。乃私意也。私則非憲天矣。惟政事於其所居而出。則無駁雜之病。此憲天聰明之效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高宗篤於奉親。孝心之至。不能自已。故典祀豐昵。皆持心之厚。觀過可以知仁者也。高宗之過。乃過於厚。天下之理。不及固不可。過厚之事。若無害。然其實亦不可。天秩有禮。不可增加。豈容過厚。傅說所以就其過而正救之。在高宗有細微之過。在傅說有精微之論。蓋天之聰明。乃至公無私之理。祭祀之禮。私於其親。非所謂敬。則公理不存。而我與天有閒矣。何則。祭者、禮所自出。祭之黷。則反褻而至於煩亂。旣非憲天聰明。豈可以事神也哉。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高宗聞傅說之言。自知其失。心領神受。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自不覺而曰。旨哉。得味之辭也。乃言可佩服而行。使爾不良其言。則我何由有所聞而見於行。觀高宗此言。則嗜旨而其用力可知矣。旨其前而將嗜其後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聞諫。心領神受。正傅說正君定國之時。襟量淺狹者。必將自尊其言之售。欣然稱贊。不知手舞足蹈。觀堯舜之君不過如此。君樂於稱贊。亦謂天下事若此足矣。說非特不稱贊之。方且謂知之爲易。行之爲難。君不可以爲旣已知之。能事畢矣。倘有艱窮之工夫。其氣甚平。其言甚徐。王果能信行。不以爲艱。則方信王能合成湯之德。期以至難之地待高宗。豈淺淺哉。至此而說不言。乃說之過。今之不行。則過在王矣。責望至此。高宗豈可以旨說之言而遽止邪。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三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旣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曁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

此篇、傅說告高宗以聖學之工夫也。高宗悲歎思道。夢賚審象。及得傅說。爰立作相。朝夕納誨。望其成就之意切矣。說之所以告高宗者有次第。首見告之以從諫。繼百官之後。告以治道。大體自明王奉若天道以下。各有條目。高宗嘆其言曰旨哉。蓋得其味。以爲天下之理。無以加於此矣。旨哉有適饜之意。說見高宗領略之易。恐其行之不力。故言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然後高宗愀然若有所失。知旨哉之外。又有無窮之理在疑礙之中。將講學以求之。乃以腹心之言告說云。我舊嘗學于甘盤。學未及終。一旦舍之而遯。循其蹤跡而求之。至野而閒。已入于河。至河而閒。已往于亳。蹤跡泯滅。終不復顯。求甘盤之切。爲學之心可知矣。趨向定于甘盤。乃小成也。承續之工以至於大成者。可不賴傅說之訓于朕志乎。大抵人之爲學。未知味之時而失其師。觀之者輕。旣知味之後而失其師。則如中流之失柁。方飢而奪之食。方渴而奪之飲。高宗之望於傅說。所以甚急也。自甘盤言之。何爲於高宗之學未成而棄去。此甘盤之所以爲深挽高宗於有成也。使甘盤常在左右。則高宗之心有所倚。不復有進步之機。惟翻然引去。高宗皇皇。則其進步乃有過人數十等者。故周公留召公。稱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不曰傅說者。

蓋發源開端皆甘盤也。

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高宗求說之訓。又設譬以開諭之。醴之未成。米水而已。必得麴糵而後爲醴。羹之未和。鮭羊而已。必得鹽梅而後爲羹。人之一身。百理備具。親近善人。則氣質日趨於善。苟無人以成就之。不過天地閒一物耳。

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學問之道。相濟而成。有高宗之質。而無傅說之教。固不可。有傅說之言。而無高宗之聽。亦不可。如師弟子之間。師有成就學者之心。學者有承受教誨之實。故謂之交修。言教者與學者互相發明。誠意相接也。高宗謂我期汝以交修之道。汝不可以我弗類之故而棄我。爾之訓。予惟克行也。高宗之意。蓋舉說前言王忱不艱惟說不言有厥咎之意以感發之。說前日恐高宗不能行爾。今高宗謂我能行爾訓。汝而不言。則汝之咎也。交修亦有交徧之意。使說左右前後補袞之義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始也。傅說恐高宗領略之易而行之不力。高宗旣已經歷。欲下無窮之工夫。傅說於是以聖學無窮之理告之。夫人君之求多聞。非徒以助言辭爲觀美而已。立天下之大經。彌綸天下之大化。而至於贊天地之化育。所謂建事也。則學問本爲實用。時惟者。決然之理也。學之於古人之訓。乃有所獲。有獲者。求其實而可用者也。人之自恃而不知學古者。必謂前言往行古人陳迹耳。以兩端推之性理之論。古人言之精微。而非淺近之說。學性理者。捨古訓則無所得。政事之論。古人言之明備。而非迂闊之辭。學政事者。捨古訓則無所得。事不師古。欲求長世。非說之所聞也。蓋學問之淵源不可脫說。其辭之嚴深。見古之不可不學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敎陳爲學之本末源流也。遜志者。爲學之初。必先虛心下氣。方可以受天下之善志。不遜。則與爲學之工夫相背矣。自古聖賢爲學。無不自遜志而入。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卽遜志之形容也。學者居父兄之側。心必虛。氣必下。灑掃應對之閒。無一毫惟我之心。徐行後長謂之弟。所以去道甚近。故爲學當辨其心之升降。此心一升。則必高傲。必滿假。而其心已實矣。自其心之升。則去桀紂之路爲不遠。此心一降。則必卑遜。必謙抑。而此心始虛矣。自其心之降。則去堯舜之路爲不遠。然所謂降心者。非放下之謂。謙沖和易。學者用力。則自見矣。旣能遜志。又必孜孜不私。以充養而擴大之。時敏之務者。乃學而時習之之意。人之爲學。自朝至夕。出入起居。步趨動靜。無非天命之流行。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苟一時不修。則天命不流行矣。私心閒斷。安能時敏。旣遜志又時敏。己之所修。進進日益。如井之泉。愈汲愈來。猶至日日新又日新之地。理之自然來者。源源自生之意也。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遜志時敏。知此理者多。持此念者少。信能念此。如念茲在茲。則知所用力。然後道聚於其身。學者誠聖賢之訓。師友之教。豈不欲從事。推不能篤行。所以乍出入。乍信疑。苟得之篤。無一毫僞心。則所謂允懷也。而道積於其躬矣。夫道、固有之理也。非自外來。本末皆散。何以謂之積。況是理浩蕩。無窮無極。非可以一二而積也。是心長存。無有間斷。則道自然參會貫通。聚而不散耳。行之不著。習之不察。則道自道。我自我。視道遠而非近。散而非積。行著習察。則人能洪道。我所自有者。日積一日矣。故今日見其淺。他日見其深。今日見其晦。他日見其明。非道有淺深晦明之間。造道之序也。欲識積厥躬之義者。當以此意求之。

惟斆學半。

此交修之義也。大抵教人與受教者其功各半。師舉一隅。學者當以三隅自反。師告諸往。學者當以來者自悟。聖人之教人。引而不發。上一半悄賴提指之助。下一半必自用工可也。自古聖賢著書垂訓。載之方冊。其教止及於半。其工夫之半。學者必自加講求之功。故離羣索居。固有孤陋之害。處師友之間。朝夕漸磨。亦有倚仗之害。蓋全倚師友。不自用工。其害愈大。甘盤所以去之。說之言及此。亦恐高宗全倚之也。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典、常也。謂當使心長在學內。毋使心在學外。大抵爲學不可謀利計功。當一意向學。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斯謂之純。苟謂今日所修幾何。明日所修幾何。安能至罔覺之地。惟一意於學。不計德之修。而其修不自覺。夫德修罔覺。已幾於大而化之之謂聖矣。復使之監于先王者。蓋至公無私之理。雖聖人不可有一毫自恃之心也。學者所以學是理也。先王本不能違是理。則後人其可以違先王乎。故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爲學之工。已極其至。於是時復監于先王。乃始可以無過乎。自遜志至罔覺。爲學之道。本末備具。德盛仁熟。取之左右逢其原。縱橫運用。自我作古。可也。殊不知始終爲學之工夫。既深既至。造其成矣。苟以先王爲不必監。則是心之滿。前之工夫悉不足據。一身之中無非愆也。傅說論學。而以監先王終之。所以舉其終身之所用力而得之者。措於若無之地。而學問之道備矣。無愆、德之至難也。舜德可謂盛矣。皐陶止曰帝德罔愆。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說求賢人。布高宗德意於天下也。謂高宗果能用工。如上所陳。說用能敬承上意。求賢以共治。蓋心既正。然後四體可舉。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高宗能爲前此事業。則天下共仰其德。此高宗之能事也。高宗乃謂皆傅說風化之所及。我無與焉。以此見高宗已得傅說遜志之道矣。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有手足方可以成人。有良臣方可以成聖。高宗頃刻不能忘傅說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伊尹在成湯之時。居保衡之職。輿起我先王。而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至曰。我不能使君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辱莫大焉。而一夫不獲其所。則引咎歸己。以爲我之罪。兩負君民之責。其心至誠廣大。遂能輔佐我成湯至於與天無間。所謂至誠贊天地之化育也。夫伊尹之用心如此。爾傅說當明白一心以事我。無使伊尹專美於有商之家。方高宗未聞行之惟艱之言。見天下之理若盡於此。說於是時。深恐高宗自止。及既聞之。乃見天下之理無窮。高宗於是時。反恐傅說自止。而望之以伊尹之事。前見傅說告之之深。此見高宗求之之切。君臣相與於無窮之理。交修之至也。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高宗言。我爲萬民之主。非得賢者。何以治天下。深知不可無賢。自授傅說。何以致之。然我固不足以致賢。而賢非后亦不能食。蓋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今凡食土之毛而爲我之臣者。倘有君臣之義。我雖德薄。無以致汝。汝亦繫吾食土之賢者。若倘思君臣之義。思食土之毛之意。庶幾皆來輔我。言君臣相須之意愈切矣。

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高宗用力如此。及成湯而安民。有餘矣。而高宗兢兢然惟恐未能。又以望之傅說。此其不能自已。期說以交修之義。卒相與而至於無窮也。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既已進德。倘發交修無窮之說。其造理極矣。傅說於此無復可言者。但曰對揚天子之休命而已。

高宗肜日第十五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高宗肜日。

越有雊雉。

災異有二。天必待君之過形見暴露。然後出災異以警懼之。此無道之君。與天地隔絕不通。飛潛動植皆失其宜。如是者。災異之應常遲。賢君至誠。與天地合爲一體。情性之差。少有過失。災異立應。如是者災異之應常速。高宗祭成湯。而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以高宗之爲君。豈其有異。蓋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精神與天地和通久矣。又繼之以遜天之功。德與天合。故於祭祀之間。略有過厚。飛雉隨而應之。此雖高宗近厚之過。過於厚亦過也。傅說中篇言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已知高宗之偏在此。旨哉惟艱。領略發省之次第深矣。而此心終難除。於肜祭之間。復有過厚之意。人之氣質偏於厚處。最爲難變。乃知行之果爲艱也。肜祭者。祭之明日又祭。在殷曰肜。在周曰繹。所以祭之明日又祭者。古人祭祀。誠意純一。雖祭祀之後。誠意猶不散。故於明日又祭。又以祭祀發我之誠意。如宋

蓋詩言僊僊郝郝。祭祀時。誠宜固如此。至於歸時。又且舒徐和緩。正此之謂。若常人乍作乍輟。何足對越天地哉。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己欲諫。故先言古先格王。或遇災異。不敢他求。止於一身之中正其所行之事。所謂乃訓于王者。蓋祖己先大綱自說古先格王遇災異省厥躬之意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義、理也。謂天監視下民。其所主自有常理。至公而無私。厚薄高下善惡皆合其宜。即常理也。理無偏全。氣有厚薄。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安有一人之不同。此理者。大哉乾元。品物流形。無非純粹至善之端。初無所謂夭也。而受其氣者有不同。故或永或不永。非天夭之也。民於中間自絕其天命耳。民有不若德者。是不受命也。所謂不受命殺賊其情者也。及天以罪戾降于其身。又不能順而安之。小人窮斯濫也。不知天既孚命正厥德矣。既字最當看。言民雖不聽罪。天既有定命。無毫釐之差矣。乃曰其如我何。祖己言之而復嘆。乃指高宗而告之曰。王所主者。止有敬民。君職所主。在於此耳。司字下得有力。司者。存之謂也。天下之民。無非天之胤嗣。不可有一毫私心出之於其中而分其疏遠。天下之理。所以立天下之宜。人君順其理。稱其宜。於大公之中。司民之際。知天胤之均一。典祀而可以豐於昵乎。苟有所豐。則此心私矣。此篇爲雊雉而作進戒之言。不及災異。獨指大公之道以示之。蓋高宗天資卓明。非如昏昧之君。必於其過而提之。大公之道既明。高宗已省知其胸中有不合理者矣。此古人之善正君者。後人謂祖己諷諫。不敢直言。不知高宗乃從諫之君。而祖己與高宗皆已皆用力者也。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文王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紂在上。爲惡日增。文王在下。修德日盛。殷之所以咎周也。黎之地近王畿。而輔紂爲惡者。武王不得已而戡之。祖伊、紂之賢臣。見黎之地既爲周勝。恐懼奔走而告予受。奔走、有倉皇之意。當時上下化紂之惡。莫知危亡之至。惟祖伊於醉中獨醒。恐懼而告。西伯非文王。乃武王也。周國於西。是爲西伯。史記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曰。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孔子序書言始。字最有意。言始者。見周人前此之無心也。始咎周者。見商之咎人而不自反也。天下之理不兩大。周日盛。商日危。文王雖三分天下有其二。然天命未絕。周無伐商之心。今天命已絕。周人不容不乘黎。商人始知周必伐商。是以始咎周。以此見周於未乘黎之前。文王武王事君之心如此。可見周之至德矣。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天子者。親暱之情。呼君而告之也。天既訖絕我殷家之命。殷之賢臣。自言天命之已訖。則周之受命決矣。格人與元龜皆罔敢知吉。商之格人。非獨祖伊微子之徒皆是也。自古觀興衰者參之以卜。格人與元龜並言者。乃有道之士至誠知神。如元龜之先知也。成湯德澤在人。神靈在天。於後人未嘗無相助之心。惟紂縱淫荒戲。用以自絕其天命。自云者。天無心。周亦無心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今我民兄弟妻子離散。無一飯之安。其情之危可知矣。又天性迷亂。不自虞度。不遵上之典法。民至於此。莫知有君也。雖然。民之棄商耳。何以知天之棄商。民棄之。即天棄之也。天亦何心於棄商。故天棄我曰故者。天實有所因矣。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祖伊言之至此。有恐傷窮蹙之態。時日曷喪之謂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之言切矣。紂反自嘆息。我生豈不有命在天。天命方歸之時。聖人猶曰命靡常。而不敢有也。天命已訖之後。紂乃曰有命在天乎。此興亡之道也。亡國之君。禍患已至目前。猶不自悟。西伯既戡黎。紂方謂我生不有命在天。眞不知命者也。此言之出。其沈湎之甚可知矣。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祖伊奔告。猶冀其可以急救也。紂之緩如此。反而嘆曰。乃罪多參在上。言不可掩也。乃何以能責命于天。大抵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爲可耳。大人與天地合其德。然後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孔子溫良恭儉讓。然後敢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夫大人與孔子之責命於天。其德蓋與天相似。今紂罪參于上。乃敢責命。何不思之甚邪。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商之亡在即矣。指紂朝夕所爲之功而言之。無非喪亡之事業也。人其起而誅戮爾邦矣。祖伊言之至此。雖痛哭何可已也。商家雖亡。指日可待。固非祖伊之言所能救。然當時賢人如王子微子、箕子、膠鬲。可以輔相。又賢聖之君六七作。其基業日深矣。紂於此有能輔而之善。則前日不敢知吉之格人。今將以吉而許。前日不相之先王。今將陰騭而默佑。前日棄我之天。今將昭監而眷顧。周德雖盛。以服事殷。又何求也。一篇大意。當於商始咎周求之。如孔子序書言始咎二字。固所以形容周之盛德。不得不如此。若商臣於周。所謂不共戴天之讎。何祖伊之辭無一言及於文武。謂祖伊方言之君。不可以責人。而反曰之際。亦無咎周之辭。何也。周將勝商。而商人無咎周之言。周之至德與所以由乎大公之理者。可想而知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四

微子第十七　　商書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微子。

此書之作。深悼宗國之將亡。而有志士仁人之當也。大抵治亂之分。觀賢人君子議論之所在。天下有道。相與謀議於朝。以輔翼其君。天下無道。相與私議於家。而各盡致身之道。非得已也。使微子與父師少師在唐虞時。必與稷契皋陶都俞於朝廷。在成湯時。必與伊尹仲虺陳告於君前。不幸遇紂。諫之不聽。進不可也。不諫不能。退不可也。進退不可。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不拂其節。聖賢處心至此。則紂之時可見。孔子曰。商有三仁焉。三仁之道。即此一篇可見矣。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自此而下。皆微子憂商之亡。而議論其所以敗德之故。讀此書者。不可以忽易觀之。當深體其憂惻之心。則一篇之中無非憂惻之辭。乃三仁發言之本心也。其者。疑而未定之辭。或者。疑而非斷之辭。曰其弗或亂正者。商家亂亡之證已昭昭不可掩矣。安得尚謂之其且或乎。蓋紂之不能治正四方。固已決然。微子望其君悔過之切。冀其一旦豁然開明。能治天下。故不敢斷然為已定之辭。謂其果不能治四方也。

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我祖成湯之為君。致其功烈。陳于上世。昭然可考。今乃沈湎于酒。酒之亂德。自然亂敗而不知。夫沈湎本紂所自為。今微子以君為心。以國為體。雖紂之沈湎。如我之沈湎。惻同。其設心若是。想紂之為過。其心焦然不寧。恨訟其過之不早也。敗于下。與陳于上為對。祖宗之功。參列在上。紂沈酗于酒。敗厥德于下。可謂忝厥祖矣。微子深歎之辭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夫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為之法度以防閑之。則邪心不萌。如隄以防水。則無泛溢之患。苟無所維持。則貪冒無厭。爭鬬無已。水決而橫流。不可禁止矣。今商之民。無小無大。皆為草竊姦宄。而且好之。足見其心之無所畏忌。而紀綱法度之盡廢也。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

草竊姦宄。小大猶好之。卿士師師非度。習以成俗。亦其宜也。非度。不合法度之事也。唐虞之朝。非不師師。乃師師而為善。善之所在。何惡於師師。惡之所在。乃師師相勉。是為惡之力方進也。如見人宮室華麗。從而師其華麗之類。是師師其非度。而相則效以為惡也。君臣上下。同惡相濟。見惡人皆其臭味。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有罪之人。反覆匿之。使執法者不得以伸其法。是以不可恒得。蓋犯罪者皆有所倚也。倚人君為惡。可以避罪。倚權臣為惡。可以避罪。倚貴戚為惡。可以避罪。雖有三尺。將奚攸用。亂世之象明矣。

小民方興。相為敵讎。

亦亂世之證也。君者。能羣之謂也。君能羣。則天下之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親睦之不暇。何敵讎之有。君不能羣。則民至於大陵小。强陵弱。爭竊侵奪。方且興起以樂之。所以促天下於淪亡也。夫草竊姦宄而至於好。非度而至於師師。辜罪而至於不可常獲。敵讎而至於方興。而為之本原。盡出於紂一人之沈湎而敗厥德。是以臣下化之紛紛而不可遏。可不戒哉。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商之喪亡無日。國家宗社泛然而無所止也。詩稱幽王。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微子痛悼傷憫商室之亡。其情如詩人無聊之態。言之至此。可勝歎哉。

殷遂喪越至于今。

微子深嘆商業之大。至此遂喪。代紂而寒心也。是時也。孟津之會未成。牧野之陣未布。何以知商之遂喪。蓋微子賢聖之見。以紂傲然酒池肉林之開。雖擁如林之衆。知其理之必亡。憂虞之切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

再言之。心憂而言復也。微子無聊之甚。愁悶憂困。謂我今如狂疾之人。無所復知吾之在家。見紂所為。貿之不忍坐視。如耆耄之人。無所致力。欲遜于野。使耳不聞。目不見。謂一身若無所措。至此已無

可奈何矣。

今爾無指告予顚隮，若之何其。

爾父師少師乃無一言教我，指示以理之所長，使我得爲謀身之計。商家萬一顚隮，將如之何哉。微之辭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微子與二人對語，獨父師言者，賓主相對之言也。王子云者，微子、帝乙之長子也。沈酗者，紂與上下自陷於昏迷之地，所謂自絕也，豈天之爲哉。乃以爲天毒降災者，箕子忠厚愛君之心也。蓋沈湎于酒，雖紂自爲之，而箕子不敢指絕其君，歸之於天，尙冀紂之悔悟也，可謂忠厚之至矣。紂之歸咎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則爲長惡不悛之心。箕子謂天毒降災，則無害其爲愛君之心。歸咎於天雖同，而其所處則異也。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亂亡之證，莫切於天下之越名犯分，而其終至於無君父，況於耇長舊有位之士，其咈而不顧必矣。其弊皆起於畏心之不存。始之無所畏，終至於無所底，畏雖有當畏者，亦不畏也。語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此心一畏，則天命大人聖言無所不畏矣。此心不畏，何有於天命大人聖言乎。以紂觀之，沈湎于上，小大爲姦宄之好，卿士有非度之師，小民爲敵讎之興，略無一毫畏心，其咈耇長與舊有位之人固宜。箕子代紂塞心之辭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古之至嚴者莫嚴於宗廟，犧牷牲用所以寓敬神之意，至嚴之中尤當敬重而不可少犯也。今商民乃敢竊食之，各相容隱，謂其無災，則當時之紀綱法度一切埽地可知矣。此舉其大者言之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

惟皇上帝，昭然在上，監觀商民，非不明也。商民方且相與朝夕用工者，惟結怨是尙，聚斂是務，多召敵讎。讎斂之行，敵讎之召，勇於爲之而無怠倦之意。大抵善惡皆有不足之理，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召敵讎不怠，凶人之不足也。紂爲惡之不息，特其機之不轉耳。使紂翻反而爲善，則兢兢爲堯舜，孜孜爲禹，亦猶日爲惡不息之力耳。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是以天下之多瘠無所詔告。多瘠者，困窮之民也。君爲不善，猶可詔其左右之大臣；大臣爲不善，猶可詔其僚屬之大夫；上下俱爲惡，如出一人矣。瘠雖多，何自而詔告也。蓋君者，天下之源也。紂濁其源，臣下安得清其流乎。罪合于一，倡之者紂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

此箕子不欲去紂，與國存亡之意也。志士仁人之心於此見矣。言商今其將有災乎，我當興而受其敗

亡之禍。若商果淪亡，我終身決不爲人之臣僕矣。然商家不可絕祀，告微子若出乃合於道，庶商家有宰祀之人也。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

箕子謂我舊在帝乙之前嘗言微子可立，紂不能無疑微子之心，是我舊日所言今反爲子之害耳。箕子之意，尙欲彌縫諫紂，回其惡而之善，何以知之？箕子謂我之言所以不行者，有舊云之疑也。微子之言所以亦不行者，亦舊云之刻子也。今王子若逃亡于外，則紂腹心之疑已去，而我之言無所避忌，庶幾可入。萬一聽從，亦一機也。若王子弗出，我雖言，紂必不聽，我亦受害，喪亡無日矣。欲微子速去以盡此拳拳之意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自靖，各謀自安之理，無愧於天，無愧於心，無愧於人，自靖之道也。人能反之於心而安，則質之鬼神而無疑，所謂自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各反之於心而各得其致身之地，何愧於先王哉。此箕子所以安於不行遯也。此心既安，天地神明之理無外於此。苟此心未盡，指人情以爲安，反之於己有所遺憾，則欺天地鬼神矣。箕子謂我當以身徇，無與無爲存亡，視微子不同也。此所謂各行其志，而孔子皆以爲仁也。要之比干爲最難，自謀所安，須識此心之正，有一毫之私，則安非所安矣。

泰誓上第一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惟十有三年春，

序書武王十有一年伐殷，經文乃書十有三年。先儒謂武王觀兵三年，非也。使紂天命未絕，人心未離，武王觀兵，乃與後世僭亂之人同。即天命已絕，人心已離，紂自不可一朝居於位，豈待三年而後伐哉。以一月戊午與中篇言惟戊午王次于河朔觀之，可見其同一年之事，非序之誤，經文之誤耳。一月者，孔子序書，深寓春秋之法也。春秋十二公，惟定公無正，蓋以昭公之喪未歸，定公未立，舊君之天命已終，新君之正朔未告，故不書。此書一月者，亦謂當時殷之正朔已絕，周之正朔未頒，故只云一月。又以見孔子於君臣之分，毫釐有所必計，以正天地之大義也。

大會于孟津。

大會八百國之諸侯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嗟之一辭，武王深見兵爲不祥之具也。使武王率八百國諸侯及友邦冢君御事庶士之人爲朝王之行，正也。乃相率而伐紂，豈武王之本心哉。甘誓嗟六事之人，湯誥嗟爾萬方有衆，皆嘆之意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推本原而言之也。萬物無不自天地而生者。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曰萬物父母。

也。人爲萬物之最靈者。一元之氣。稟賦初無厚薄。得之全者爲人。得之偏者爲萬物也。元后又是人之中首有聰明者。亶者。誠實也。非亶之外別有所謂聰明。不失此靈耳。不過精粹清微。故爲元后。元后乃民之父母。必思與天地同功。輔相裁成。贊天地之化育也。此雖誓師之辭。乃六經之統體。百王之標準。學者通此。則六經之義。百王之道。皆可參貫矣。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

推原紂爲惡之本也。惡有所本而流派則不一矣。紂之惡本於不敬。上不知有天。下豈知有民乎。天雖在上。紂旣不敬。謂蒼蒼者。塊然之物耳。則蓋然無知之民。何難於降災。爲惡如是。方且於惡之中日用其力。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敢者。果敢之謂。行之愈力。無所忌憚也。紂之惡。此心不過於私而已。惟其私。故但知七尺之軀。外此皆蔽塞。所惡者極其惡。及其族而後已。所愛者極其愛。及其世而後已。學者欲知仁。可於此乎細看。大抵公則有節。私則何節。紂全用私心。故喜怒皆到極處。旣如此但知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如賈山言。舉七國之衆以奉始皇一人。猶不足也。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天理滅盡。人所不忍爲者。紂亦爲之矣。故皇天從而震怒。天本無怒。紂之惡極。天之怒亦與之俱極也。

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旣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遂命我文王。肅將天威以討紂。肅將。敬將也。言天命非敬則不能將。肅將乃見得天威。若蓬髮意惰。使是人欲。非天威矣。紂之惡在於不敬上天。文王之興在於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者。天旣以君師之職付之文王。使文王已獲伐紂以除害。是大勳之集也。使文王能化紂。使改過。亦大勳之集也。二者皆未遂。所以大勳未集也。遂使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者。觀紂之所爲於商地也。惟受罔有悛改之心。乃夷居。謂安然居處。上不思祖宗之業。下不思天位之重。乃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如人上棟下宇。不復思省。皆夷居也。紂之惡。人皆知之。但其間目爲夷居者甚多。此乃錮紂之域而不自知也。紂夷居之中。犧牲粢盛。盡於凶人所盜。亦不思有以治之。天之覆亡可見矣。方曰吾有民有命。紂之所謂民。不過林林之民。紂之所謂命。不過居人上之命。民與命非不可恃。但紂之所恃乃其虛者耳。是以不知懲其侮慢之過。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申言天所以立君之職分也。天之所以立君師者。兼治教之職。惟其能助上帝寵綏四方而已。言紂之反此也。今我更不問有罪與無罪。我曷敢有越厥志。武王之志卽天心也。蓋武王與天爲一。非有所利。亦何敢計其有罪與無罪。但恭行天罰而已。若計有罪無罪。便是私心。非本志矣。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度者。有計較錙銖之意。何也。蓋肅將之舉。固一順乎天理。然天理又非汗漫無考之謂也。審察之工。乃所以爲天理之不忒。故力之同必度其德。德之同必度其時措之宜。武王至此是以見將天威之肅也。蓋事不過公私兩端。計較利害者。私也。稱量德義者。公也。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人心本同。紂無以一之。故億萬人惟億萬心。武王有以一之。故三千人惟一心也。爲君之理。繫於人心而已。人心之離。獨夫也。人心之合。天子也。商紂之罪已滿盈。天命誅之。若弗順天。其罪與紂均矣。大抵公之與私。天理之與人欲。不外於當爲與不當爲之間。紂之惡。爲其所不當爲。所以爲逆天。武王旣承天命。則當爲也。若不往伐。是不爲其所當爲。亦爲逆天。罪豈不與紂同乎。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淸四海。時哉弗可失。

此過所謂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也。使武王有一毫愧心。必不能對越而爲之矣。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見天之與民甚親。仲舒所謂天人之際也。武王至此。言尙庶幾輔我一人。聖人臨事之心也。永淸四海。四海本淸。而紂汚之。伐紂。四海卽淸矣。君者。四海之源也。時哉不可失。武王見天已的。謂此天時灼不可失。正動天之命。惟時惟幾之時。非後世所謂乘機會求功之比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五

泰誓中第二　　周書

上篇言友邦冢君御事庶士。先諸侯而後西土之人。所以明尊卑之分。至中下篇先及西土者。立法自近始也。當時八百國諸侯雖以義從。三令五申之際。尙視諸侯爲友邦。未敢以軍法例約束也。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武王已渡孟津。次于河朔。而與西土之人立約束也。伐紂之時。八百國諸侯。以至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莫不畢會。何以獨指西土有衆。蓋諸侯雖以義從。未敢卽行約束。蓋有君之之意。故自西土之衆而誓之。至下篇言西土君子。亦見武王之不敢自尊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聖賢之言。未嘗不精微。當朝廷則爲辭誥。當祭祀則爲祝册。當用師則爲誓命。矢口成言。無非此理。武王誓師。及夫工夫之精微者。其所發一也。人心本不息。如天之行健。在用之善與不善耳。用之爲善。此心固惟日不足。用之爲不善。此心亦惟日不足。知可欲之爲善。故思日孜孜。凶人戕賊其良心。善端或幾乎熄矣。猶蹶然而起。孜孜爲利。其孰使之然哉。深以見此理本未嘗息。人顧用其心耳。武王亦嘆紂之不是本是一理。惜也不用之於善歟。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
力行者行之有力也
播棄犂老昵比罪人
犂老所當親近者反播棄之罪人所當斥絕者乃昵比之好惡遠近俱相反者紂之心相近與不相近
故也犂老者元臣故老有羞惡之心望望然去之如微子去之是也罪人者天下之逋逃紂爲之主萃
淵藪如水之流溼火之就燥也
昏酗肆虐臣下化之
人之陷於爲惡而善端猶存則惡力尚淺不至於肆惟私欲叢長若火燎于原故肆而莫知所禁若者、
民之禍紂君然則臣下化之必然矣此與惟臣欽若惟民從乂不同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此見小人無黨甚明蓋公則一致私則萬殊君子以道義相期所以越宇宙而同心小人本無公心朋
聚則相妬而作仇至於脅權以相賊害然小人自相仇滅何以至於無辜籲天穢德彰聞蓋小人既以
私而相害則無所復顧必至流毒及民故無辜者呼天也唐李林甫、楊國忠初以利相爲用後亦以利
相傾覆初時不過上面三四小人自如此其禍卒延及無辜社稷顛覆生靈塗炭人民怨懟之極無所
告愬是以呼天大抵爲善至於極則至治馨香爲惡至於極則穢德亦彰聞矣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
惟者言愛民者天之本心奉天者君之本職自其源而言也有夏桀弗克若天不順天之本心不盡君
之常職也既不知有天安知有民故流毒下國而不恤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之罪浮于桀矣
何以驗之下文列數者是也元良微子也微子紂之庶兄紂既無道至於剝害其庶兄弟之間可知矣
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聖賢論人之惡多於根本言之蓋於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賊虐諫輔者輔弼大臣之能諫者也謂已有天命謂爲己有便見紂之不知天命天命者天下至公之
理安可以爲己有乎本原既如此錯後都錯了故做出下面許多事敬雖天之理謂是聲聽曲拳耳何
足行乎祭雖禮之聚謂是虛其耳果何益乎私己既甚視民如草芥自然以暴虐爲無傷此四句只是
一箇道理只緣根本錯了大抵既謂己有之心則出辭舉足無非私意學者於此當用克己之工爲毋
我之學己既無方知天命之精微也
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夏王之監惟武王見其切近而不遠若紂則西伯戡黎紂尚不能知況三四百年之夏王乎
天其以予乂民
其者不敢必之辭也有以見武王之謹天紂天命絕人心離尚責命于天武王天命已歸人心已歸乃

不敢斷然必天之以予乂民武王造周蓋在此語也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武王之夢非常人之夢武王之卜非常人之卜心與天地通合乎幽明通乎鬼神見之明的無一毫不
盡彼此相符襲于休祥方敢旨戎商之必克亦以見聖人之舉事其周緻周旋如此其詳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天尊地卑其位素定人君有道天下一心以事上固其宜也惟紂天命去之人心離之夷爲獨夫遂有
億兆之衆若夷之人君之之理已絕所以離心離德而武王得以伐之也何者臣無伐君之理使紂
爲君則當以尊卑論既不謂之君則當以衆寡論紂一人之身雖有强力何以當天下離散之心紂於
億兆之中一人耳豈能獨存武王之臣雖止三千皆同心同德無毫髮之間其與紂臣不相繫屬各自
爲心者不同此周所以興也紂之所以亡也是時也友邦冢君西土有衆微盧彭濮罔不成在武王獨
舉十人何邪蓋十人者當世之望經綸開濟之才去武王不遠爲天下之耳目十人心德既同則友邦
冢君以下皆同可知矣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周至也此天下離合之實理也當寡助之際雖骨肉之親且至於自叛則親者若親而實疎當多助之
際惟仁人之心皆至於感順則仁人若疎而實親紂之親非不至也無道以固之微子之去亦不能保
文武之興海濱之老一旦歸之則仁人反過於親之愛周也人君本源澄徹見親與仁之相去其理誠
不在形迹非謂親果不如仁人也徒有親之名則不可倚矣宗族盛大交互相結無道以屬之猶路人
也志士仁人進在朝廷共興治道則通天下爲一體自近及遠由親及疎一德一心豈非親之本乎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天之視聽自於民也天高高而在上民至公之視聽天之聰明也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百姓何有說紂之過惡者今皆過于我一人安可不往武王之自任如此當時渴者求飲飢者求食亂
者求治皆委身於武王百姓不幸罹紂禍殃之中此過之極也此天命武王端的處武王上提天下投
民自視以爲不得不往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惟揚者激厲軍士振作其精神也當時八百諸侯與西土之衆莫不同心恐其或怠故曰惟揚以奮激
之今已侵紂之疆界矣非多殺也其所取者不過凶殘此用兵之本意也我武惟揚我伐用張曰揚曰
張皆暴顯發揚之意則知武王伐紂之心可以對越天地明著暴白無一毫之歉矣使武王有一毫愧
心豈敢揚其武張其伐精神之發越如此乎于湯有光深見聖人之公心不獨見武王心又見湯心武
王視湯如一體不以湯周爲兩家也以常情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得之宗社謂之湯之讎可也然

湯之心即武王之心武王之事即湯之事湯黜夏命武王伐紂一也武王能體湯之心所以見其有光於湯也學者能體武王揚武伐張之意則孟子浩然之氣曾子之大勇其理明矣何者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此知反者也武王何以揚之張之乎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

武王伐紂無一毫之歉則氣塞乎天地矣何以復警戒衆士不可謂無足畏寧操持我不能敵之心恐懼懸懸若不能勝者此勝敵之法也學者雖通前後兩段看則此又當涵養其積伏剛以柔發期一勝乃下工夫時也此正曾子大勇之心孟子浩然之氣也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言民害之急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發首將畢復提起一德一心之說欲其用志不分以成無疆之業何者紂之所以亡離心離德也周之所以興同心同德也前既曰惟一心又曰同心同德此復曰一德一心恐人心無常散失而不知勉也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湯伐桀止於湯誓一篇武王伐紂泰誓乃至三篇湯伐桀之後止於湯誥一篇武王伐紂之後牧誓武成五誥非武王之德不如湯風氣之變也且伊尹之放太甲當時無有疑者至成王之時周公攝致管蔡流言世變之日流如此夫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

厥明巡師而明誓師行之誓也巡而誓之猶提耳面告之也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天道甚顯初無容心但因其類而彰之耳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類相從也又非作一善天隨而降之祥作一不善天隨而降之殃聲氣相感祥自從善殃自從惡天於其上司其道而已顧提天之明命湯見天之明也天有顯道武王見天之明也不知天者見天於恍惚眇茫之中不可致詰蓋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五常者綱維人心之道也一有慢心則爲狎侮武王推紂之惡其本原在於狎侮也夫五常日用不可缺者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森然在天下當尊之畏之心有斁事有則玩心一生則滅天理窮人欲爲人所不爲矣太保作旅獒亦諄諄於狎侮見狎侮爲衆惡之原也天下之理對立有存必有亡有死必有生五常者人恃以爲生以爲存者背其所生則入於死失其所存則入於亡矣所以狎侮五常者又原於荒怠弗敬也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

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自絕于天自絕者天本不絕人人自絕於天耳結怨于民結者言其非一惡盤結于人心也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紂至此天理已消盡矣人所不敢爲者紂皆爲之作威殺戮作者作之有力也毒痡四海者其毒遠及於四海也姦回之人非所當崇信紂終日由於小人之路與姦回之人心同氣協故崇信之師保者不順己而相救掖者宜其放黜也典刑者與己異而相束縛者宜其屏棄也正士箕子也箕子有愛君之心又有太師之尊至於囚而爲奴隸可見其無忌憚矣郊祭天社祭地宗廟所以報本反始也紂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中不知祖宗心無所用惟知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蓋心既不用於郊社宗廟惟恐技之不奇巧之不淫耳上帝不順所謂不順者天之於人君猶父之於子豈有不愛但人君作惡與天道既背不得而順之也祝降時喪祝者斷也天用是斷然降是喪亡於紂逆天者亡也公羊言子路死孔子曰天祝予何休注祝斷也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至於臨利害之際又不得不戒臨事之時初心易失方紂之爲惡夫人將一心以事天討苟當彊敵在前有畏怯之心亦是失初心苟見貨之多欲有所圖亦是失初心見他人獲首虜之多而肆其殺戮亦是失初心三者雖皆無之苟說是我欲伐紂亦非初心當於孜孜二字及恭字觀之孜孜者承精而不間也恭者收斂而不散也西土君子與亂臣十人固不至此而八百國之衆不得不丁寧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古人有言非武王之言也天尊地卑君臣定位若撫我者即以之爲后虐我者即以之爲讎則君臣反覆乎之間可變古人之言何謂也天佑下民作之君撫我者乃爲君之職虐我者則於君職反矣反乎君職則是讎也撫與虐爲對后與讎爲對古人於君之義指其對立之理而言之非於民之義而發也

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

紂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一獨夫耳方據虛位大作其威於民乃汝之世讎人君政令或有不善以及于民安可即讎其君君天也天可讎乎世讎之言因獨夫而發也自古人有言以下辭旨峻厲天地之化陰陽之氣和則翔之以風潤之以雨微塵微塵而物無不遂戾則儆之以疾風雷之以迅霆旋厲震動而物無不肅聖人天也樹德必務其滋長至於比屋可封之域除惡只務其本殲厥渠魁殄殲乃讎而已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而成其大功祭祀思敬軍旅思嚴衆士當勉進其果毅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果毅者軍旅之主也如此則可以成乃君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以賞罰警衆士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嗚呼而言我周受命之本也。文王之德。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與堯之光宅天下。舜之重華一也。但文王未嘗中天下而立耳。西土者。所治之地。近而尤顯。光華所自發也。文王之德既如此。惟我有周所以大受多方。文王盛德之光華。武王繼之甚難。故常有不自安之心。文王仰無愧。俯無怍。實有克受之道。若受勝我。非文王德不至。乃我不善繼耳。觀此可以知武王之毋必毋我也。以武王伐紂。尙以紂對言。予克受。受克予。可謂毋必矣。以文考對言。不敢歸之於己。可謂毋我矣。苟以爲可必而萌有我之心。卽非天心。非天心。則非天討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六

牧誓第四　　周書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周車乘之數也。虎賁三百人。左右衛士。武夫也。如民縣虎賁氏。掌先後王以趨者。武王伐紂。八百諸侯皆從之。止云戎車三百兩者。記其實也。蓋八百諸侯雖同伐。而牧野之陣。受約束而戰者。惟西土之人獨當其危耳。

時甲子昧爽。

紂與武王兩軍相向之時也。甲子昧爽。武王之師已先一日而陣。何以知之。後言癸亥陳于商郊。至甲子。紂始率如林之衆與之戰耳。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大抵誓師有誓於軍中者。有誓於軍門之外者。有交刃而誓者。故司馬法曰。三王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武王此誓以交刃而誓也。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

所謂黃鉞白旄。左杖右秉。不必深求。舊說。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秉旄。示有事於教。亦近於過。但

杖鉞秉旄。武王自臨戰陣。與士卒同勞苦。以鉞與旄指揮三軍之耳目耳。

逖矣西土之人。

數此言。至誠惻怛。不敢自安。士卒聞之。其冒矢石之勞。忘羇旅之苦。必矣。春秋時。楚莊伐蕭。軍人多寒。王巡撫之。皆如挾纊。楚王豈能發其誠心於未戰之先。一時慰勞。尙如挾纊。況武王至誠惻怛發之有素。西土之人。其如何哉。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三卿也。春秋昭公四年。叔孫穆子賜路。使三官書之。季孫爲司徒。實書名。叔孫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用見司徒司馬司空爲諸侯之三卿明矣。武王既受天命。行天討。而紂尙拱虛位。故不敢行天子之事。止用三卿。盡人於君臣之分。毫釐有所必計。湯用玄牡之意也。

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武王臨陳。豈不止於西土。小大遠近諸國皆誓之也。當時歸武王者八百國。何止常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此序誓之法。舉遠而知近。舉小而知大。舉微而知著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言軍誠各當稱其物。嚴整精神。以聽予一人之誓命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此天地易位。古今之大罰也。天地之中各有定位。君倡而臣和。男外而女內。夫行而婦從。皆不可易者。牝雞至於司晨。陰謀陽爲。顚一家之索可知矣。言天本無心。紂先自易其位。故天從而易之耳。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

尊有當尊。紂昏棄厥肆祀弗答。是不能尊其當尊也。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親有常親。紂昏棄王父母弟。是不能親其常親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皆所謂易位也。乃男內而女外。婦倡而夫隨。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也。是以暴虐於百姓。姦宄于商邑。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恭、非舉山之恭也。聖人之恭。臨事之際。疑翔審察。法制森嚴。武王之所謂恭行天罰者。軍律之難犯者是也。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六步七步。坐作進退也。四伐五伐。攻刺擊殺也。六步七步乃止而齊。聖人之師。坐作嚴整。紀律如此。後世之師。有追逐夜行三百里者。其紀律安在哉。

夫子勖哉。

勗者勉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不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而齊。所謂齊者。非謂剛擊至于四五六七又止而齊也。如此。則勸有所礙矣。軍陣之間。形勢高下。敵情艱險。皆不可知。拘於止齊。亦豈聖人之法乎。周禮大司馬。五兩卒旅。各有其長。使止齊者。使其步伍之長各自止其止。自齊其齊。故當戰亦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一人。百將一指。足以見武王之悲行天罰。其不妄侵掠可知矣。

勗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桓桓者。師直爲壯之意。不直則餒。安能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哉。武王無一毫愧心。所謂對越在天也。

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箪食壺漿以迎王師。來奔於我者。不當殺之。以勞役西土之人。但取彼凶殘而已。勗哉夫子。爾所不勗。其于爾躬有戮者。前篇言誓師。緊嚴。見風氣之變。此又見武王於風氣變換之餘。能遏其厚於已薄也。當舜之時。罰弗及嗣。啓伐有扈。度德不如。於法之外增一言曰。予則孥戮汝。戮固非盡殺。言累及妻孥耳。至湯伐桀。亦言予則孥戮汝。武王伐紂。泰誓止言不迪有顯戮。此言其于爾躬有戮。忠厚之象復還於古。見聖人於世變風移。又能厚其已薄於數百年之下也。非湯之德不如武王。武王上承太王王季文王。積累之深。而民心涵養之久也。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

觀武成一篇。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摹。有定商之規摹。以至公大義取之。以明法成理定之。後世之君。亦有乘機會赴事功而取天下者。如秦皇、隋文、皆武。得天下未幾。或以奢侈亡。或以叢脞亡。或以委靡亡。取之無其義。而又無以定之也。往伐者。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之時。歸獸者。歸馬放牛之時。識其政事者。列爵分土之事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旁死魄。初二日也。明生而魄死。旁、近也。古者以事繫日。此特紀於魄者。古史欲爲萬世之計。日者、在天常著之象。歷久而必差。所以堯典史官以星紀事。歷或有差。日與星無或差之理。此聖賢經遠之慮也。大抵出師必先期一日。整辦事容。初三日將往伐商。則初二日正整軍之日。止告一月壬辰。其下不告事者。見武王素辦。不待臨時。所謂師出而人不知也。

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

翼日、壬辰之次日也。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其四月初三日也。王方自商歸鎬京。見武王數十日之間。留于商邑。整治規摹。撫摩人民。凡周家之政。皆在於此。乃偃武修文者。兵端不起於武王。總之而已。所以平定即偃武也。豈如唐太宗遼東之役哉。

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示天下不復事武之意。然牛馬非盡歸放也。所謂天子十有二閑。與丘甸軍賦之法。自不可廢。但歸放當時伐紂之役所與鬭者耳。使武王盡歸馬放牛。則異時四征弗庭。以荼毒之誅。將何所用。如後世遂偃毀文昌銷兵。一有禍亂。遂不可支。咨示之一字有意。但示不復用兵之意於天下。武王至此示生意於天下。所謂天地之大德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衞。駿奔走。執豆籩。

與舜歸格于藝祖同意。舜巡狩而歸。苟有一諸侯不順。一土地不治。舜之心如何哉。武王伐紂。苟有一毫不盡。豈能對越在天。天下諸侯皆駿奔走執豆籩。亦與武王同此心也。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武王伐紂。非武王之事。乃天地山川有責於我。我盡其責。至于功成。乃大告於天地山川耳。又以見武王之心與天地神明爲一。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諸侯至此皆洗心滌慮於武王而受命。然諸侯受命于周。其理易見。武王之受命于天。無聲臭之可聞。武王於何受之。學者所當思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

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武王謂伐紂非己之能。自公劉、太王、王季。篤前烈。基王迹。勤王家。述之啓之。有自來矣。太王王季稱王者。追王之也。文王能成其勳。大受天命。以撫綏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非於大用力而小用德也。文王地止百里。甲兵不多。力亦有限。獨德爲有餘。固不以力加人。亦未嘗以德而求人之懷也。德之所施。各稱其宜。於大邦自見其德威之可畏。於小邦自見其同仁之可懷而已。惟九年大統未集。猶曰大勳未集也。予小子其承厥志。言我小子何所爲。其承祖父之志耳。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聖人心與天地神明爲一。天非一地。在上則爲天。在下則爲地。其流通則爲川。其停峙則爲山。其宜聰明則爲君。實一理耳。故默與天地神明相爲賓主。相爲酬酢。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武王不敢自居。皆歸於祖。故自稱有道曾孫。承祖宗之志。將以大正商之不正。

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輔相天地。贊其化育。撫摩人民。此君職也。紂則反是。天物當贊育也。而暴殄之。烝民當撫摩也。而害虐之。乃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如當天下之惡皆歸焉。大抵水流濕。火就燥。紂爲惡之主。故天下之惡皆於紂而聚。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命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則盡天地之心者。惟其既獲仁人。故敢敬承上帝之命。以遏絕暴亂之封略。謂伐紂也。華夏蠻貊。罔不率俾。俾者使也。華夏蠻貊。庸蜀羌髳之類也。恭天成命。謂天已成誅紂之命。已成之命。言天斷欲誅紂也。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武王既以此安士女之心。士女亦以此昭武王之心。上言祭祀。此言民歸。人君。民神之主。民歸神亦歸也。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其士女篚厥玄黃。即天休之震動也。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聖人與神明貫通。故臨之若在上。質之若同體。言以濟兆民。見武王伐紂我無與焉。可以見武王之心也。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先時後時。皆非俟天休命。必甲子昧爽。紂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然後往伐。所謂俟天休命也。若先時而動。乃武王私意之動耳。

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當時止逋逃之人與紂俱生死耳。其餘人心皆歸武王。故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紂之兵。前自殺其後。逋逃之人。血流漂杵。孟子言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人無敵於天下。何其血之流杵也。孔子定書而存此語。聖人於書。逆觀大義。不謂有此一語能害天地曰生之大德。而當時實事亦不可沒也。如春陽時和氣周徧。間有雨雹。豈害其爲春。孟子當殺人盈城。殺人盈野之時。恐時君或以藉口。故於其原而止遏之。

一戎衣。天下大定。

一戎衣一衣。天下即定矣。

乃反商政。政由舊。

武王不別創爲周政也。止反商之舊政。使天下復見六七作之君之政令而已。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此天地重開之意也。箕子之賢。紂反囚之。武王則與之釋。比干之忠。紂反殺之。武王則封其墓。商容亦賢人也。表其閭巷以旌之。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財在天下。本流通之物。粟在天下。本養人之具。下之供上。九貢九職。自有常數。紂私爲己有。聚之於鹿臺。積之於鉅橋。武王散之發之。使流通養人者各復其當然耳。先儒或謂武王以此納天下之心。是以利心量武王也。利者。天下之利。紂以私意聚之。武王以公心散之。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自然之理

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也。武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大相維。在外之政也。三代以前。道理之散明。一夫受田百畝。小大貴賤。各有定分。不以兼并聚斂捨財。止紂一人控天下之樞。故其惡燄自肝陷既開。强家大族自相吞噬。始田侯田。宅侯宅。天下不知其幾紂矣。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此在內之政也。用人當盡用賢者。蓋天工人代。非賢安可至於位事。則各隨其能。大抵賢人不比聖人事事能之。或有能此而不能彼者。必因其有是能則任以是職。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五教者。五常之教也。食者。衣食足而後知禮節也。喪者。慎終追遠之義也。祭者。報本反始之義也。惟於此三事教之者。皆良心之所自發也。王者之治。不過教養而已。武王至此。夫何爲哉。有信者則惇之。有義者則明之。有德者則崇之。有功者則報之。使萬物各得其所。垂拱而天下自治。可以見武王能還唐虞風俗於千載之下。夫相去既數百年。氣象不同矣。而終篇一語。豈舜無爲之治乃恍然而若存耶。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七

洪範第六　　周書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

殷之當勝。紂之當殺。武庚之當立。箕子之當以歸。並行而無心。循天命之正。由至公之理也。上三語。所以撥天下之亂。下一語。所以反天下之正。勝殷殺受。乃應天順人爲革命之舉。此至大之事。箕子不過區區囚奴。以之歸作洪範。似與上兩句輕重不同。何以對言之。以迹而論固有。而以理而論。革命之舉。固欲除天下之大害。箕子之訪。又欲傳天下之大法。其事之重一也。孔子序書。與春秋同筆。武王勝殷殺受。孔安國曰。不體而放紂自焚也。若有所辭釋掩諱。誠爲忠厚。然不知孔子之筆自有易直正大之體。聖人無心。因其所遇。春生秋殺。各行其時耳。以箕子歸以之一字。不可不深求也。箕子與微子比干皆言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是無歸周之意矣。書以箕子歸。見箕子之心不歸周。以箕子歸者武王也。循詠武王勝殷殺受一語。洪範一篇。可以默喻。詳詠以箕子歸一語。微子一篇可以默喻。自武王言之。見其能尊德樂道。屈致賢者。自箕子言之。見其道統在身。欲道百王之統。未嘗論其不歸周之意。而又不得而不言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有三祀。見箕子不忘商之意。商以年爲祀。箕子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蓋不爲異代之臣矣。道統在身。不得不爲武王陳洪範。故以年爲祀。又見聖賢於君臣之際。毫釐不忘。武王不敢媟也。王訪于箕子。不敢屈而致也。武王之尊德樂道。如孟子所謂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乃者。武王不敢輕其言。又嗟嘆以發之。惟天所以默相下民。使之和合。各得其居。上棟下宇。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者。是孰使之然哉。人君代天理物。輔相裁成之責甚重。而我不知彝敘之所由敘。苟不知彝倫攸敘。輔相裁成何賴焉。武王天命已定。乃自視君職之缺然。如湯既克夏。曰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朕未知獲戾于上下。輯寧者。相協之謂。聖人相傳之心一也。君職在焉。曰未知。曰不知。所以無愧於君職也。且武王豈真不知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文武周公。道統已在。況親得之於文王之正傳。又有周公爲之左右輔相。安有不知。觀其言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苟其智不察。行不著。將以下民爲自生自養。烏知天之陰騭者哉。武王蓋灼見聖學之無窮也。大抵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統則一。其間節目必有本原。所以堯舜禹曰若稽古。傅說告高宗曰學于古訓。而武王必證於箕子。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乃者。有紬繹之意。蓋箕子亦得於遺言大訓。老師宿儒。非能以臆說也。武王不敢輕問。箕子不敢輕說。

爾云乃言。洪範大體可見矣。箕子欲言九疇。先於根本撥之。洪水之害。正當疏通。鯀反陻塞之。故汨陳其五行。水者。五行之一。水陻而五行皆汨。見五行同一源也。汨其一。則五者皆失其性矣。帝乃震怒。見帝本無怒。鯀自汨陳其五行。乃從而震怒之。不與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堯舜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彝倫未嘗斁也。止於鯀身言之耳。謂鯀自汨一身之五行。自斁一身之彝倫。如草木發生。一枝一葉之間又自有陰陽也。於本根何傷哉。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殛鯀用禹者。舜也。今但言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見舜由其理之當然。當時所爲。皆有天下而不與之意。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前必先言鯀汨陳五行。然後不畀洪範九疇。至於言禹。但云禹乃嗣興。天即以洪範九疇錫之。中間工夫所以異於汨陳者。不復指名何也。此所謂天水非在外。九疇彝倫。自有常敘。不可加一毫人爲於其間。鯀作爲而汨陳之。所以攸斁。禹行其所無事。自然攸敘。

初一曰五行。

太極動而爲陰陽。陰陽布而爲五行。五行上既有陰陽。陰陽上又有太極。何以即言初一曰五行。當深究之。萬物無不有。初未嘗息也。故謂之五行。

次二曰敬用五事。

五事。貌、言、視、聽、思也。五者當敬而用之。以敬爲主。曰五事者。言人當從事於此也。

次三曰農用八政。

農、厚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

協、和也。八政在人者。五紀在天者。先八政而後五紀者。見君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也。

次五曰建用皇極。

皇者、極之體。由其大。則中可見。正其中。則大可有。謂皇極之道。布在天下。本無虧欠。必又得人君建立其極。如論語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次六曰乂用三德。

三德者。皇極之用。時中之道也。出而爲治。又當以剛柔正直之三德。權其時而用之。

次七曰明用稽疑。

前所言本末已備。似已無疑。可以稽考。至次七復附之稽疑者。見聖人至公之體。不敢自信。苟毅然以爲無疑可稽。即非所謂皇極矣。明者。明白洞達。不留疑也。

次八曰念用庶徵。

證之於天。念者。此心之不忘也。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嚮此者。用五福以勸之。背此者。用六極以威之。此善惡抉擇之理。而聖人財成輔相之道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以下皆天地之數也。五行無物不有。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五行本然之性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行自然之用也。不可移易。驗於物。發於聲。凝於味。皆自然也。當思其所以然者。

二五事。

五事。形色天性也。聖學精微。所當從事於此者。故謂之五事。

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貌者。人君之動容貌。天下視之以向背也。言者。王言惟作命。惟口出好興戎。天下視之以從違也。故先之。至於視聽。有物然後能視。有音然後能聽。故次之。思則五事之主也。孔子告顏淵之目。先視聽而此則先貌言。蓋顏子爲己之學。舉目皆用工之地也。故視聽爲先。此乃人君先天下之道。故貌言不得不先。

敍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此形色天性之美也。謂之曰者。本然之體。非有所待。如水曰潤下之類也。有貌則有恭。貌未恭。不恭則非所謂貌矣。餘亦然。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晳。聰作謀。睿作聖。

故爲曰。作用工之地。各由其本然而修之以成德也。雖待於用工。亦因其自然之理。故恭之所作。其德爲肅。不可以作乂。餘莫不然。其體用與五行一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聖人於衣食稍足之時。卽有以教之。所以食貨之後。繼之以祀。祀者。教之祭祀。使之報本反始而敬其所自出。古者立國則先宗廟。作服則先祭服。作器則先祭器。皆此意也。司空者。度地以居民。既得其居。設司徒以教之。非至此而始教也。教祀之時已發其本然之心矣。司徒又教以禮樂射御書數委曲纖悉也。六曰司寇。有不率教者。方從而刑治之。司寇以上所謂內治。七曰賓。八曰師。所謂外治。賓客之好。賓則盟之。兵伐之事。師則畫之。外治不過此二者。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所以統月。月所以紀日。日者。星辰之大。曆數則步占之。以敬授人時。此五紀之常道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龜山謂極其大則小可求。正其中則大可有。皇極之道。固不爲堯存而桀亡。然非人君有以建之。則能者順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何以各歸其極。惟人君建其極於上。故能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民始均得矣。福非外求。只皇極之道便是。所以斂。所以敷。不可不詳味也。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人君爲民之取中者。使一人不得于中。人君之職。卽有所虧。庶民皆錫于極。乃庶民錫汝人君以保極也。錫者。上下之通稱。如師錫帝曰。禹錫玄圭。皆下錫上之詞。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民。言其在下者。人。言其在上者。如皋陶既言知人。又言安民也。淫朋之惡易見。至於比德。苟相比爲善。何以不可。蓋比則私也。雖爲善而卽非皇極矣。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所謂不以一己爲親而以理爲親也。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

雖不合于中。偏不至於罹其凶咎者。亦當大受之。

而康而色。

和其顏色。所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也。

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民有言我所好在德者。汝卽當錫之以福。非獨錫之爵祿土田。凡使之歸極。復其固有。卽錫福之謂也。如此。則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然則聖人亦豈委曲成就之力耶。非聖人之有心。皇極之道自當爾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煢獨之人。易以虐之。謂懦弱而不能自強者。高明之人。易以畏之。謂過中者。中庸賢者過之之爾。如煢獨之人以爲不足錄。高明之人以爲不可教。則是遷就遷合。非皇極之道矣。凡人有能有爲。卽使之陳其所行。以獲用於上。如此則邦日至於昌盛。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凡純正之人。既道德純備。方進進充實斯人也。汝若不能使有好于而家。則時人斯其辜。天之生先知先覺。蓋欲其覺後知後覺也。若不置於人上。是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正人既不用。則時人必受其辜。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保無好德之人。君錫以福。其作汝用咎。如後世人君以爲君有廣大包容之道。不別君子小人。兼包并容。及其後也。薰蕕雜處。賢否混淆。卒獨使有歸咎。亦我自作其咎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三曰遵者。用工之地也。雖云無偏無陂。無作好。無作惡。又必遵王義。遵王道。遵王路。正孔子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之意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不必分別。反覆吟詠皇極爾。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會。如會聚之會。皇極之衆理。惟先有所會。然後能有所歸。歸。如歸宿之歸。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自此而下。箕子再言皇極之道。爾此彝此訓。非我所自作。乃帝之訓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

庶民不可視爲空言。必當循習謹服此訓可也。

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不言近皇極。而言近天子之光者。天子既建極。則天子卽皇極也。復初九不遠復。六二卽言以下仁也。蓋克己復禮爲仁。初既能復禮。卽仁矣。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爲民所極者。皇極之道。備於此矣。言天子職分如此。

六三德。

上所言者。大中之體。至此言大中之用。所謂時措之宜。觀時會通之義也。人皆謂剛柔非皇極之德。不

知所以用剛柔者。乃欲民歸於中也。正所謂舉偏補弊。如易之大過。理本無過。大過者。乃所以使之無過也。

一曰正直。

實皇極本體然也。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皆皇極之用然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平康之時。則循其自然。行其所無事。以正直之道治之。至於彊弗友。謂桀很而不能從者。則以刑法治之。燮友、謂順從其政治者。則以爵賞旌勸之。大抵世變道降。有彊弗友之人。則有順從政教之人。天下之理常對立。有逆則有順。有向則有背。若平康之時。則孰為彊孰為燮也。沈潛者。深沈重厚之人。所少者發揚蹈厲。故當以剛勝。高明者。有材之人。所少者小心謹志。故當以柔勝。上二句、治之也。下二句、教之也。人君兼治教二事。彊弗友之人。當以剛治之。燮友之人。當以柔治之。沈潛重厚之人。從而教之以剛。高明有材之人。從而教之以柔。皆欲其歸於中也。後世不識所謂中者。往往於臨事之時。至於膠固而不知權。權者非中之外別有權也。不可與推。是不中也。故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中者。天下之大本。人君者。亦天下之本。福威玉食。當出於君。苟又出於臣。是二本也。二本則非中。亦非權矣。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小而卿大夫。則害于家。大而人君。則害于國。在野之人。則側頗僻以至於植黨懷私。下而庶民。則僭忒而至於心流志蕩矣。

七稽疑。

皇極既敷。衆理皆備。人君至此。若無疑可稽。方且稽之於龜筮者。聖人公天下為一體。不以一身之無疑。遂謂無事可稽。見工夫之無窮也。

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必曰擇者。聖人之占卜與後世異。聖人占卜。假蓍龜以寓其神。蓍龜者。至公無私之物。必擇卜筮之人。其至公無私與之無間。然後可以通乎蓍龜。惟能如此。然後乃命卜筮。曰雨。其兆如雨。曰霽。其兆如雨之霽。曰蒙。其兆陰闇。曰驛。其兆絡繹不連屬。曰克。其兆交錯。曰貞。內卦也。曰悔。外卦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卜則用五者。占則用內外二卦。衍忒。謂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皆有定體。至於定體之外有差忒者。卜筮人當推衍之。

立時人作卜筮。

謂必立是人作卜筮之官。以其盡心之公。燭理之明。故能推詳吉凶。苟非是人。差忒之際。安能衍乎。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有至公無私之人為卜筮之官。然後可以從二人之言。若非其人。言雖同。其可從乎。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大疑、如盤庚之遷都。成王之誅管蔡是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天下之理。聖人與天地萬物為一。所謂大同者。無一事之不該。無一理之不順。無一處之不合也。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自然流慶無窮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又於下一等言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其事亦吉。五者之中。三從二逆。從之理多。吉之所在也。然於三從之中。必龜筮皆從乃可。蓋龜筮無心之物。既已皆從。他雖有逆。卿士庶民或者則有私心。本可知也。如盤庚遷都。心已無疑。卜稽如台。獨卿士庶民懷居而不肯遷。何妨於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此與周公營洛之事同。當時成王未知。民亦罔不反曰艱大。獨在朝大臣與二公及卜筮知之。其事終於吉也。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人君洗心滌慮。假至公無私之物以寓吾之誠。惟龜與筮皆從。庶幾足以驗吾無一毫之未盡者。龜從而筮不從。必其尚有未盡者。故作內吉。如祭祀之事則可。作外凶。如征伐之事則不可。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謂卿士庶民皆從。汝又自從。獨龜筮二物不從。若不必拘於枯莖朽骨矣。古人卜筮不與後世同。龜筮之不同。則是揆之於理有所未當。人已雖從、終未免於人為。守常則吉。一有所動作則凶。此幾此理至精至微。天下舉以為然。不知又有未然者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皇極之道。可謂完備無偏倚矣。又推於至明。驗於至微。自曰雨至曰時。天象森列。至明可見。庶草蕃廡。微細之草。尚至於茂盛。則其他必無差忒。一極備凶。一極無凶。謂一者備極過多。一者極無不至。皆凶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肅時雨若者。肅、謂收斂無散漫。故時雨若。乂時暘若者。乂、謂明辨。故時暘若。哲者不闇昧。故時燠若。謀者深治。故時寒若。聖者鼓舞動盪。故時風若。各以其類應也。為於此則彼必應。人君之氣即天地之氣。

第一〇六冊

38B

若鼓之應桴響之從聲也。

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狂戒顚倒則恆雨若。僭急則恆暘若。逸豫則恆燠若。迫切則恆寒若。蒙闇則恆風若。以蒙視聖。不啻如千萬里之遠。何爲以蒙對聖。蓋純一未發之蒙。能養其正。即作聖之工。故易言蒙以養正。聖功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歲功有統紀。治功亦有統體。前所言天之應也。此所言人之爲也。謂王之職如歲之統十二月。王在上。爲百官之統。必當省察其所以與歲同者。卿士惟月。各爲其屬之長。師尹惟日。又統十二辰。歲月日時無易。上下各安其職。則百穀自然成。治自然明。俊民自然章。國家自然平康。苟日月歲時既易。上下各踰其位。則百穀遂不成。治遂不明。俊民遂微。所謂邦無道卷而懷之。國家遂不寧矣。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庶民陳列在下。如衆星森布在上。星有好風好雨之不同。庶民亦有嗜慾之不同。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自有統體者不可有所徇。而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汲汲於從星何也。然則安可謂治之自有統體而恝然不從民欲乎。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皇極至此已備。人君垂拱無爲而已。所謂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非自外至。所謂凶短折。疾與憂貧。惡弱。咸其自取。順天下之理者。自與福會。拂天下之理者。自與極會。聖人建極於上。如天正一元之氣。而報世之人自以向背而吉凶者。何可齊也。五福不言貴者。在外之物也。弱何以與六極之數。蓋弱者。天下之大害。學者之大患。人之所以不能自强爲善。或牽引入於惡而不能自拔者。皆懦而無力者耳。故特以弱立於六極之終。大抵爲善主於剛。爲惡之源主於弱。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八

周書

旅獒第七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武王既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舟車所至。蹤跡所陳。莫不來王。曰通道者。王化流行。至於無外。其道自通。非求通之以爲道路也。曰遂者。紂在上。周之化有所限。惟克商。故化遂行而道遂通也。西旅底貢厥獒。貢其土之所有。非以獒爲異而特貢也。太保即作旅獒。召公之意深矣。武王固嘗歸馬放牛。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至此豈爲珍禽奇獸所惑。太保所以勤勤致戒者。恐武王於所已知。己能。輕忽之心或生。大抵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苟不警戒此心。必怠。則歸馬放牛與納獒至相近。惟警戒日新。則聖德日進無疆矣。況創業之君。苟有一毫之失。則非所以垂統於後。其後世之君即有丘山之害。此正謹始之時。召公安得不戒。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

明王謹德。旅獒一篇綱目也。四夷所以咸賓者。正以明王能謹其德耳。謹德者。百聖心傳之妙。堯之允恭。舜之惟帝其難。禹之克艱厥后。湯之慄慄危懼。皆謹德之工也。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遠邇供貢帝王一統之分也作貢制貢其叢精詳遠人享享蓋所作所制之外者惟廷食器用宗廟朝廷賓客所當用者則受之外此則不受蓋謹德所以致其貢若因方物之至而納玩好之物則生荒怠之心而失始初謹德之意矣。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聖人公天下以爲心天下之物與天下之人共之非如秦皇以四海奉一身也德至公大同必文理密察自有差等又非如夷子之二本而爲無差等之愛也凡遠方所貢方物王必分賜異姓之邦但昭德之致耳如成王賜唐叔矢于陳是也無替厥服者使之因邦國之義思所服者何事而敬守王度也寶玉則分于伯父叔父之國時庸展親親之意如分之寶玉大弓是也親疎之所以不同蓋一視同仁之道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均是物也德之存否異焉其義在德而不在物故不使物易其德必當有德以將之使誠意寓於物之中異姓同姓因物以見聖人之德不爲珍異所易故桀紂以是物分人人止見其物堯舜以是物分人人皆見其德矣。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聖賢之言體統具舉本末完備非如後世人臣諫一事止於一事言之無力爲之不切而意味亦短太保欲言武王受獒而自狎侮言之大凡狎侮之病必盛德之至德容周旋中禮之人則德之下其成未必免狎侮之病病有粗有細有德見者有易見者粗者不過德潛於物其理易見細者則下視一世謂天下之事在我來則投應之此爲難見狎侮君子君子豈能爲用色斯舉矣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之矣狎侮小人小人欲賤困賤於君上之威不得不從然心之所不服豈能盡其力哉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人之一身心之官爲主內不能有所主而徇其外則爲耳目所役禮百脈安得而貞貞者盧心無物之間也附擾帝役於聲樂心止在於聲樂濃武帝役於宮室心止在於宮室其他無不厲說人君者萬化之本原也本原宅於至正念慮無一毫之失然後不爲耳目所役而百度自歸于正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卽狎侮之害也勤侮人之念者必謂我姑如是心本不然殊不知此心之發敬乎不敬乎彼之所喪甚小我之所喪甚大矣志者氣之帥也玩物則志喪志通天地貫金石徹古今苟玩於物安有所謂志盡私意耳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此用工存養之地也志以道寧如孟子所謂持其志之意以道寧者非外有所謂道卽所謂勿助長也言以道接天下之言散漫如此倘不以道接何以知其淫邪故於志言寧言言接道非自外求而至以此理寧之以此理接之而已。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

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天下之物有益人之精神亦有德不作於此則作於彼不貴於此則貴於彼無益既不作則必於有益而用工有益者固所以爲功也異物旣不貴則必於用物而加意用物者德是民之寶也蓋志無以道寧言無以道接行其無事胸中純一理之所宜心之所安皆爲當於各歸其分無徒非勉强於不作異物非有意於不貴役諸理從皆遇諸心自不相契也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人物自然之理也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自古中國所以不能服遠者不過貪而已豈不求明聖而孫權不服周德求白雉白鹿而方物不至惟不寶遠物則賢者之門庭趣味乃可寶之具者天下之理固消是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

此用王體德之工夫也早夜罔或不勤罔或者言不可頃刻之不勤也暫有止息則非純德矣苟德而無息源泉混混不捨晝夜耳目之私何由而移玩好之物何間可乘。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細行精密縝密之工夫也矜者矜持之矜不矜者甚細終累者甚大不矜者在於行終累者在於德必也一嚬一笑一動一作至纖至悉精體密察蓋行之細者易於忽忽而放過則德心之本體既虧豈不爲大德之累。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聖人之用力無有止時一簣之未至尤易以虧召公之言至此尤切武王受文王之教以備德復受天命九夷八蠻皆來賓服王業巍巍如此可謂爲山至於九仞矣然天下之事滿則必傾武王必常保持此心當此之際一毫不察卽亢諫而有悔矣聖人之心常不足常不已雖至於堯舜猶有不足之意當爲之事何時而已一簣未盡之工夫常存非謂止少一簣加之而足愈爲而工夫愈有聖人之心當若一簣未遂蓋王業則有成聖人之心未嘗有成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觀允迪之詞見聖賢之言非如後世姑言之而已謂信能行茲生民方獲保其居而可以世其王業人君萬化之原一毫不盡生民卽陷于塗炭卽非所以保業垂統爲可繼之道一人之所繫而體統之相關如此也以武王之聖召公作書猶疑戒如此學者以眇然之身應方來之務可不服膺是訓。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金縢第八　周書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

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天命所在。壽夭短長皆有定數。武王之疾。周公、聖人也。豈不知天命。而欲以身代其死。蓋與公出於一時忠愛不暇顧理者。非也。於此可以見天命一原之理。蓋繼天之命。於穆不已。莫之爲而爲。周公之聖。誠意不已。亦莫之爲而爲。故其道並行而不相悖。二公之欲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豈欺二公而自卜以爲己功乎。以周公爲親賢。惟周公當任此事。揆之臣子之義不然。謂死生人之所難。惟周公能處此。而二公不能。與本文亦不協也。考文甚明。學者不察耳。周公之卜。但公家自舉之禮。二公之欲卜。將爲朝廷之典。如王與大夫盡弁之類也。觀公乃自以爲功。與爲三壇同墠。則可知矣。太王王季文王去武王未遠。當在昭穆之數。則時在宗廟。何必爲壇墠。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周公所以特爲壇墠者。則知不敢爲於宗廟而自爲也。如二公之請。則動朝廷之禮。爲之宗廟。震動上下。而武王之病革矣。以先王之心體之。豈不戚乎。珪璧者所以禮神。冊祝者今祝版之類。周公誠意盡寫於此。元孫某。武王也。周公對神。當稱其名。此書作於成王之時。周人以諱事神。故避其名也。常人節宣衛養不得其道。故疾[illegible]自致。聖人道德充足。血氣和平。節宣衛養皆適其宜。偶與天地之戾氣相逆。而成其虐害之疾耳。丕子。元子也。武王爲天之元子。受天之命而建基業。平定天下。固武王之責也。然三王先受命而武王終之。武王之命不延。則不能終三王之業。是亦三王之責不盡也。然則武王之責。乃三王之責。故欲以身代武王之身。周公自思。其他皆與武王同。惟材之與藝。恐過多於武王。可以代其死而事鬼神。予仁若考者。與聖人同也。求其實多者。惟材藝耳。此公之實言。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

此武王之職也。武王既受命于帝庭。而能敷佑四方。又能定爾子孫于地下。至于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可不延其命使終其職乎。下地。指當世而言。自天視之。則爲下也。周公之辭。不言武王。但言子孫及四方之民。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武王命之長短。順受其正。何辭之有。辭者。非武王畏死。亦非周公畏武王之死。武王一身乃周家社稷人民所繫。此爲天下萬世人民辭也。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非與三王爲要約也。周公誠意之至。自及於此。爾之許我。則以璧與珪歸待爾之命。爾不許我。則屏璧與珪。謂不復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非三卜也。三王之前。皆有一龜。卜之皆吉。龜三而吉一。故曰一習吉。卜不習吉。與此不同。及見其書亦并是吉。并者。大同之謂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

翼日乃瘳。

公曰。觀此體。王其罔害。命可延矣。我小子新受命於三王。言再得永其年。以圖終其業。茲可待武王之疾瘳。能念予一人矣。納冊于匱中。國家之常典。古者敬神。凡卜筮之物。皆不敢褻。既畢則藏之。非周公特藏之。留爲後來自解之計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此已後。史官記周公之始末。合其流言之本爲一篇。管蔡及群弟流言於國。非周公待之不至。由其資稟卑下。以小人之心疑聖人。實有所不喻也。四凶在堯。朝不聞其惡。至舜時乃竄。管蔡在武王時不聞其變。至周公時乃動。蓋其資卑下。過事則發。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見周公之不得已也。舜之待象。周公之待管蔡。其事雖異。其心則一。何者。象欲害舜。不過舜之一身耳。當成王之幼。安危之機。正決於此。事關社稷。豈得不誅。故舜之不藏怒宿怨。與周公用辟一也。周公居東二年。方是時。內而王幼。外而四國倡亂。周公何所恃而敢出征。至于二年之久。見周之十亂。皆有如二公。可以委付內舉。如周公之在左右也。古者雖列賢士。尊敬衛鬱。正爲此時也。況成王蒙流言方播。其心未免疑惑。苟無二公。則未必不信讒而害周公。公安得二年安然而居東。蓋二公其間維護之力也。後世棄權之臣。安敢頃刻而去君側。舉足左右。事變反覆。曾不旋踵。其故何哉。周公之權。至於爾致可謂重矣。一旦東征之出。略無遲疑。居東二年。君與同列。變聞可謂至公之心。權勢之際。本無纖芥。而流言之變。猶不免。所居之難。蓋知此也。至於作鴟鴞以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所謂未敢者。卽改悔之根本也。觀豳風之神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謂之朝廷。則非特成王不知。二公亦不知矣。二公非不知周公也。成王方在未敢之時。可以此。可以彼。使二公一旦迫之。從則幸。不從則不可繼矣。大抵人君苟有未敢之意。且當培養使厚。待其一旦翻然自悔悟。可也。周大夫之刺。亦不爲過。成王未知周公。則二公豈得爲知周公哉。成王知。則二公始爲知周公矣。此君臣一體之義。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

天人之際。間不容髮。成王之心。方將悔悟。天卽變動。王與大夫盡弁。將卜以求天變。故開金縢之匱。偶見周公代武王之說。且周公之卜。成王固不知。二公何爲不知。或以爲二公固知之。欲因卜使成王開此書。以爲公自解之計。姑問諸史與百執事。是以詐心逆聖人也。當時周公既使二公不必與。二公卽不復與。不惟不敢問周公。亦不敢問百執事。公命勿敢言。見周公誠意感人之深。至此而猶不言。是孰使之然哉。

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成王自悔之辭也。當周公之作詩。成王非不朝夕觀省。猶不能無疑。此則翻然而悟。何也。公詩雖切。乃

公之言，天意昭示，則王之自悟也。我小子當洗心自新以迎周公，亦非加厚國家之禮所當然耳。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見天人之驗至切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九

大誥第九　周書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武王滅殷而存其後，故立武庚祿父于衛，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謂之三監。武王死，成王幼，周公攝政。三監挾武庚及淮夷同叛，於是將黜殷命，遂作大誥。不言武庚，乃言三監及淮夷叛者，蓋武庚之叛，生於三監之謀，欲間周公。孔子灼見其情，春秋一字之貶也。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者，武王初崩，成王幼小，周公居可畏之地，內而三監有不利孺子之言，外而武庚挾滅商之怨，搖動王室，安危存亡之機在此。周公大誥萬方，明諭厥旨，以行天討，此大誥所以作也。舜殺鯀，用禹，不聞禹有叛舜之意。至武王殺紂立武庚，未幾乃叛周者，舜因天討，武王亦天討也。此無他，禹能知天，武庚不知天耳。亦世變風移，不如古也。欲見聖人忠厚之心，反覆一篇可見。

大誥。

王若曰，猷。

猷，道也。始語之辭也。時雖不同，亦有唐虞都俞之象，開導天下，使聽命也。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此周公討亂之規摹也。武庚之叛，止三監及淮夷耳，何必大誥多方及御事之人？蓋當時天下初定，人情未安，革商為周，天下亦未必盡曉然知天命所在。加之三監扇搖為變，恐亂之牽引不止於此，所以大誥多方之諸侯、御事之臣，開曉其志，諭以天意從違之理，使之釋然曉悟，人心有定，合一無間，則變無由生。然後周公得以安意而東征。後世人君，一方有亂，出師致討，禁牽連聯，亂階浸長者，變端存人心故也。唐德宗時，田悅始叛，其後朱滔王武俊之徒叛之，展轉牽無有已。周公於此必大誥多方及御事之人，使遐邇之意明昭于天下。周公誠意孚於告諭之時，天下信之有素，是以東征三年之久而天下如故者，由周公先有以鎮定之也。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欲伐三監，先之以嘆，所謂痛則呼天也。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者，謂武王既死，三監復叛，是天降災害于我國家，更不少待也。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者，周公代成王自反自克之言。大思我幼沖之小子，乃當此重禍，力小而任重，既非能作哲、迪導民於康安，況其有能知上帝之命者乎。造哲，如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之哲。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已者，更端之辭。言我以幼沖小子當此禍，如涉深淵之水，無有津涯，可畏如此。予惟往求朕攸濟者，雖畏之之深，終不可不去，必往求其濟之之道。抑畏自强，兩者並行，方能有濟。苟不知抑畏，以天下為不足平，則失之輕忽，不足以立事；苟徒畏縮而不求所以濟之之道，乃畏懦不能立事之人。所以成王言若涉淵水，則必求攸濟之理，所謂知天命也。

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敷賁，謂修明典章法度，賁飾前人之業，增光潤飾之意也。大抵守成之君，苟徒保守，無所增飾，使祖宗之業不至光明盛大，日新無疆，則為不善繼矣。必賁飾其業，太前人所受之命，茲乃能不忘所成之大功。蓋繼繼不已之意。大者，創造之實；敷賁者，繼述之工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者，謂威既用于三監，若不往伐，是閉天之威用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大而天下，小而一國，必有大龜，以為國鎮。此一句、大誥一篇之綱目也。自始至終，皆以卜為言。謂武王遺我大寶龜，紹繼上天之明而就其休美之命也。聖人之將天命，必有定見，何以龜卜為信？蓋聖人齋戒神明其德，以驗之於龜，而龜又至神無私，與聖人之心相協，此天命不易之理，非如後世技術之卜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曰者，更端之辭。大艱者，謂武王死，所以致三監之蠢動，國有大艱。彼得乘之，使西土之人亦疑懼惶惑，不得寧靜。上既言今負荷先人之業，欲奉天討，卜天命于大寶龜，此卻言武庚三監所以作亂之由。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

腆。厚也。殷紂既滅。武王不忍其無後。封祿父於衛。是武王有大造於商也。武庚不知周之德。方小小富厚。謂有此土地。即欲大敢紀其正統。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武庚固不量力矣。亦天降此亂以警動我周家也。天所以降此三監之亂者。知我國有疵。足以爲疵。今殷民不安。乃曰我當復其舊國。反鄙小我周邦爲都邑。鄙者。如春秋鄭子產曰鄭鄙邑也之謂。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

今蠢動之明日。即有十夫來翼輔我。以安寧我武王所圖之功。天意之歸。以賢人觀之。足矣。我於此必有大休美之事。況朕之卜幷吉。人從卜從。故謂之幷吉。商六七君涵養之厚。民間黎獻之多。十夫予翼。必非小小賢者。皆睿德通幽明之人。不然。周公亦未敢證之以爲信也。周公之卜。異於後世之卜。周公之卜吉。乃在十夫予翼之後。蓋先觀於人。後觀於天。此聖人之知本也。大抵聖人之觀天命。於賢愚觀之。不於衆寡觀之。反鄙我周。人若甚衆。十夫來翼。人若甚寡。求之賢愚。商民雖多。皆蚩蚩無知之衆。知天之命。賢人雖止於十。天命人心之歸。已可驗矣。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

此周公敘邦君御事向者議論之所言也。周公知天人之心已歸。卜又吉矣。方敢告爾友邦君及御事。言我已得吉卜。爾衆當從我伐逋播之臣。爾有邦之衆。乃無不謂此事之艱大。

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

謂民之不靜。在爾王宮邦君之室。所以自修。及予小子。成王自成其敬爾。此事艱大。不可往征。王何不違其卜。邦君所以有此言者。一則守常習故。觀變事而不知其權。一則見其艱大。退避而畏縮也。成王明知邦君之言爲非。而必爲之永思者。人情之難曉而已見之難恃也。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謂我聞汝言。日夜長思其艱。信蠢動鰥寡之民爲可哀。爲民之主。既永思鰥寡之受害。豈得不往征。聖賢無斷然阻絕人之意如此。禹之征苗。益亦贊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使之自反。不爲周公之必征。何也。蓋苗之爲惡。不過一人。可以修德待其自化。如人小疾。調其元氣而已。至於武王既死。三監淮夷又叛。危疑之際。不可不伐。使益當此時。必在十夫之數。況益之言至公。邦君之言安常守故。畏縮不敢。皆私意也。

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

謂我之所爲。皆天之所役使。而三監之叛。乃天遺此重大艱難之事於朕身。越予幼沖小子。不暇自恤其身。必當往而伐之也。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始者邦君與御事之人。皆謂不可。至聞人君不可畏避。乃復綏成王。謂無爲憂恤至此。不可不成乃武王所圖之功。成王謂義哉。爾邦君及爾多士尹氏御事之人。能反前日之見。而綏安於我。所謂義者。如王義嗣德咨非之義。稱之之辭也。見成王周公誠意既至。訓誥既明。邦君御事前日畏避不敢之心。皆已洗滌。而當然之理明矣。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夫天人幷應。卜幷吉。邦君之衆又已回心。則上帝之命明矣。我其敢不往哉。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

謂向者天以休命于武王。興我小邦周。是時武王亦惟卜用。故能安受此天命。

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今天其相我民。況亦惟卜用。安得不往。

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謂天之明示其威畏者。乃欲輔弼我丕丕之基業。如孟子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畏之者。乃弼之也。大抵國家多成於憂患。亡於治安。天雖降威。不可自沮。此周公之自强。亦所以畏天命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周公於邦君御事之中。提出舊人而告之。謂在位之舊人。逮事武王者。爾大能遠察。爾當時在朝。亦知武王之勤勞矣。豈可今日怠惰。使武王之業廢壞不振乎。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謂天保庇憂恤我周家成功至此。非特武王勤勞。天實扶持保護。方到得成功地位。我豈敢不盡力以終武王所圖之事。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遂使我以大化誘我友邦君。謂以前此之言誘其友邦君使至於同心也。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

天輔以誠信之辭。於何而見。但考之於民。則可見矣。言民心既歸。則天輔可知。

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我何敢不于前寧人武王圖謀之功以終之。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天亦惟用勤于我民。所以有三監及淮夷之事。亦如人之有疾。大抵人或得一疾。因可以得保身養生之理。天以三監之叛勤勞我。是乃教我以安逸之道。我於此何敢不于前寧人所受休命以畢其事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周公又以成王之意而言若昔者非古昔之昔前日之言今日舉之亦謂之昔爾昔日我往伐時蓋非輕動我心與口亦艱難長思之矣若考作室既定其宏大之規摹矣子當用力於基址基址且不肯築況肯爲之立其木而成其室乎父既菑闢其田子當種植乃有秋成之待若於種植尚不肯況能望於刈穫之時乎蓋築基播種之後工夫尚多築基播種且猶不肯其後之工尚何望哉成王謂止是伐三監一事即有異同後欲相與成就文武基業將如之何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復設喩以言之謂厥子不肯構基播種其父於敬事創業之時見其子如此其肯言我有後子孫弗棄其基業乎必言子之不肯而棄基業矣周公深體武王之心勤勞如此成王誠不能平三監之亂武王之心謂何今日之事必任其責可也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故我何敢不以我身往安寧武王所受之大命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謂三監既戕害百姓汝庶邦之衆乃保養之而不伐如人之父兄有僚友伐其子弟民豈有相勸而不救援者以人情譬之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成王先歎而言肆哉爾我鋪陳辭旨爾庶邦君及爾御事之人可不勉乎爽邦由哲者通達國體乃曰明哲之人今亦惟十人灼然誠迹能迪知上帝之命十人、曰十夫也賢人能盡天地之心十夫歸則天意歸矣故湯伐桀亦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耳越天棐忱棐輔也當天下平定之時天至誠棐輔我我是時尙不敢變易其法謂不敢違天況今降戾于周邦尤不敢不從天命也惟此大艱亂之人指三監而言誕相親鄰相胥效以伐其室我不往伐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言天意之決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爾紂之爲惡天本欲殄遂其育武王不肯盡絕乃立武庚武庚又叛成王深思長念謂天之喪殷如穡夫之有事於田畝予何敢不終厥畝哉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幷吉

謂天降休命于武王也以天命觀既歸于成王以祖宗觀武王復已受天之休又何待於卜自當從天命以東征以率循前人所指畫之疆土況今卜又幷吉

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今我以爾東征天命更無僭差卜之所陳亦不過如此大誥一篇之意以卜爲主然始也先言十夫予

翼然後言朕卜幷吉中也先言今天相民然後言亦惟卜用其終亦先言天休寧人然後言今卜幷吉蓋卜筮之末先人而後天此王者舉事之意專人以天非專倚卜筮也

微子之命第十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成王黜殷命殺武庚封微子皆周公攝政東征二年所爲之事也時成王幼未與政事孔子錄書歸之成王而周公不與者聖人明微之理發尊王之意周公雖東征雖攝政其心未嘗有一毫之私小心翼翼皆奉王命以行天討當時天下允疑有無王之心孔子序書所以發尊王之意欲後世知征伐自天子出此經世之大法周公之本心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猷者發語之辭順禮以命微子也微子者帝乙之長子也成王之命先明正義謂微子本殷之長子而當立也推稽古者封先代之後自古皆然不特周也崇德者謂崇夏之後所以尊禹之德崇商之後所以尊湯之德也德盛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聖人開創基業歉然不自足必尊前世帝王後爲天下表以示有所嗣述之意也象賢者擇其後世有象先王之賢者則封之庶使當時之人因其子孫而先王典刑文憲昭然可考也此古昔至公之體成王稽法之而已若義止於崇德而不象賢所立之不當累於其祖祖述先代之意安在哉曰象者欲其盛德之象長存而不可泯滅也統承先王命子孫賢者使攝先王之統而修其典章文物也聖人開一代之治各有一代之典禮如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東旗正朔本數末度隨世而新周既受命商統絕矣而先王之統復承於宋周命既新商之禮物不可用矣而禮物之存復修於微子承而不滅修而不廢賢存其象形容之如在而耳目之不忘也王家作賓統緒之並立而耳目之不舜也可以觀三代易世至公之意後世廢興之際誅滅絕滅惟恐影響之存而人心之或不一果何謂哉況夫消息盈虛何常之有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其或繼周百世可知損益之理如循環尙先王禮物之不修後聖有作扶救之用何所稽考自微子至戴公歷年未遠止得商頌十二篇孔子刪詩五篇而已禮物不修之故也聖人通百世於一己其義至矣作賓于王家者聖人尊先代之後不敢以臣禮待之如舜以堯後爲賓與國咸休者後世淑人之國變夷盛衰惟恐苗裔之存爲子孫害成王之命微子撫勵愛養與之俱生傳之無窮公平廣大之象於此可見矣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

上言崇德此乃陳湯之德齊聖廣淵者形容之也克者百聖相傳之妙也齊謂端正直方聖謂大而化之、廣謂宏大溥博、淵謂淵深精粹四德不可分當於此識湯之全體如於元亨利貞識乾也湯之德盛如此所以皇天眷愛保佑誕受厥命也成王去湯五六百年矣見湯之德如聚精會神於一室之上者前聖後聖其揆一也成王深入閫域其道既同故不間於世之遠近

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後世傳記多謂湯尙嚴商人先罰而後賞皆不知治體者也仲虺稱湯曰克寬克仁而湯開創六百年基業正在於寬所謂尙嚴先罰其亦不考證於經者歟不特湯爲然自古人君立一代規模未有不出於寬其間有若嚴治嚴肅者亦寬之用耳除其邪虐除桀之邪虐也以盛德受天命以寬大撫天下其功既加於時其德又垂於後如日月之明終古而不息苟本原不厚功加於時則有之安得業垂後裔乎王霸之辨其要在此伯者以機巧智術摟諸侯以伐諸侯機巧智術之窮不能以沒世王者出於公心其勵以天所以德垂後裔至於數萬斯年以此見智力有限公心無窮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

成湯之道在於敬也微子之賢在於踐修厥猷也人惟工夫不實踐履不至故與道不相關微子能踐而修之所以舊有令聞微子之聞非自外求反求諸身踐履所至充實輝光自然彰聞其來舊矣

恪愼克孝肅恭神人

卽踐履之實也克孝者人皆知孝然不過於口體不可謂之克克謂果誠盡其道如曾子閔子克於孝也肅恭神人者敬心常存不以幽顯二其心以此心事神以此心接人豈有幽顯之異

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微子之德如此故成王周公嘉美之曰者發辭之辭謂微子之恪謹肅恭未嘗一日替篤而不忘篤者微子用力之至也心有怠慢則必有渙散惟培養深厚念茲在茲乃謂之篤不忘則日新不已矣今人存心不誠稍有自立豈能勿忘躬行篤實而有光輝又恪謹肅恭無幽明之異所以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天人本無二理以此心對上帝上帝安得不歆以此心對下民下民安得不協恪謹肅恭上當天心下當人心矣庸建爾子上公之位尹此東夏之民所謂東夏者蓋周在西今封微子於宋以較周觀之則宋爲東蓋微子至此可使南面矣

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

諸侯初立德不可不以正示民故先言往敷乃訓謂法度不可廢也服命者上公九服之命率由典常者率循常行之典也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非可外求日用常行大經大法率而由之卽所敷之訓而可以蕃王室可以弘大祖業可以防範斯民矣厭常習新者往往謂蕃王室弘烈祖律有民必外立法度以求新殊不知愈求愈遠也

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微子恪謹肅恭雖已甚至初膺上公之命心懷儆危懼保守此敬心可也少怠則不安厥位矣毗予一人者繫微子之切也世世享德者留其構業垂統啓迪子孫世世享微子之德也如此則萬邦亦將觀法非侯度使我有周至於無窮矣如河潤九里自葉流根也京師者諸夏之本培其本根葉固茂盛溉枝葉則本根亦以密實一體之理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往哉惟休者保養一休之意也休美也汝往之國當保養此休美無至怠惰而廢墜我之命成王戒微子之無替朕命意必恐懼警戒庶幾其心有所守今觀惟休一辭寬而不迫如在春風和氣中者大抵人心之工夫不可迫切微子以恪謹克恭之素成王既戒之以謹乃服命又戒之以欽哉義已森嚴若不使之培養深厚則必失於迫急故告之惟休從容涵養之意也雖然成王黜殷命殺武庚非小變也王室搖動宗社幾危以周公東征尙必二年而後罪人斯得其爲禍甚至其成功甚艱矣今觀微子一篇什無一語及此怡然氣象和平如常時見君子所過者化封微子賢者封之耳殺武庚叛者殺之耳周何心哉周公東征出於天討殺武庚戾氣也封微子和氣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

周書

康誥第十一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康誥

成王既伐三監以商故地不遷之民封康叔爲商侯以治之所以作三篇之書夫命康叔爲衞侯封諸侯一事耳而三篇之誥如此之詳前此命臣所未有也唐虞之命九官止一二語微子、蔡仲之命不過一篇特於康叔而詳者蓋當三監既叛之後民志未定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國家所憂所以命之不得不詳亦時變也所謂餘民者三監雖伐商之大家世族已皆遷于洛邑其存而不遷者謂之餘民遷于洛邑者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周公以服人親歸保之俾宜以君陳和其中畢公成其終不遷在商曰餘民者命康叔以綱服之至於三篇之書以此知商民難化周公成王憂康保養之詳如此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生魄、三月十六日也周公初立基址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之民大和會而來以供洛邑之役夫斧斤版築之事不免勞民而大和會以赴役如文王作靈臺而庶民子來必有以感召之也要荒之外無不供役見作洛事大役重勸天下之諸侯然爲諸侯者王室之大興作供役亦有分也周衰欲城成周

倘有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之徒皆至。況成王之時乎。百工者。百官也。播揚鼓舞。使民之情皆和協懽悅。著見功績于周。士與事同也。周公於是勞來慰撫。廣敷大命以詔誥之。自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說者以爲脫簡。疑洛誥之文。不知其脈絡正相關繫。蓋所以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者。欲遷商民。使之邇王室以化厥訓也。所以命康叔爲衛侯者。使之撫養訓導不遷之民也。兩事皆爲商民故也。已遷之民。作洛邑以處之。又作多士多方之書以告之。不遷之民使康叔以治之。又作康誥酒誥梓材之書以告之。合書於此。表裏所以相應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周公奉承王命而作此書。其意出於成王。其辭則周公之於康叔。如相與語也。惟其本於成王之意。所以謂之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者。康叔。諸侯之長。周公之弟。呼而進之。先告以文王之事也。言爾之大有顯德之文考。能明德謹罰。此四字深見文王之心。明德者。如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也。謹罰者。兢業祗畏。視民如傷也。鰥寡之民。常人所易侮者。文王以如傷之念。持不敢之心。而矜憐保養。如恐不及。仁愛之誠。自然著見。公所稱皆文王之實德也。夫自古爲治者。亦有明斷之君。然多於臨事恃其明斷。微細所失。不復自知。私意之明。非克明也。文王之克明。乃惟天之聰明之明。知之曰明哲之明。心理洞然。纖有障蔽。克明德謹罰。不敢侮鰥寡。盡天之心也。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合天之德也。是以天下之人。高明煢獨。如承大祭。無一毫分別之心。此文王明之至也。凡君道人所當爲。隨所寓而契於理。當用者則用。當敬者則敬。當懲者則懲。生成肅殺。各歸其分。天何心哉。此道顯然昭著暴白於民。誠之不可掩也。所以能肇造區夏。而艱難積累修之之功。自一二邦以始。文王有至仁至明之德。我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其視文王。如天如父。有怙恃覆冒之功。德之昭升聞于上帝。帝休美之。文王之德。敷達于上帝之時。吾與天爲一矣。此周公見文王之深也。天既休美文王。故大命之。天之大命。本於撫心。莫之爲而爲者。天之命也。遂以殪戎殷之責付於文王。大勳未集。武王成其創始之意。終能大受天命。萬國兆民。各安其居。而成有次序。終不負於天之責。夫文王開創於其始。武王克勤於其終。原其所本。固天命文王。而終天命成王業者。乃寡兄武王懋勉所致。周有天下。艱難如此。故汝康叔小子。得於此東土而爲諸侯。此深警康叔。使知所自勉也。康叔臨衛邦。苟以爲分土受封。一代常典。則此心怠易矣。必思夫得爲諸侯之所自來。則今日安可不勉。一篇之精神。盡在肆予小子封、在茲東土。爾語提起康叔不敢輕易之心。自然感勵奮發。勉厲而不敢忘矣。文王三分有其二。終身以服事殷。後之言肇造者、集大命者。皆曰文王。見天命人心已在文王。武王承之。自有不得不然者。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康叔聞周公之言。固已悚動。周公又嘆息而言之。使念其告戒之意。今商之民。在康叔能率行文王之事耳。何者。民見文王之子來臨爲侯。必以能祗遹文王之事望之。祗遹者。敬而遵之也。商民之望如此。爲康叔者。當紹其所聞。使承續而不間斷。夫文王爲之父。武王周公爲之兄。聞父兄道德之言熟矣。一旦出侯。所臨既新。則舊聞不相承續。而道德之言日忘矣。如人在父兄之側。所聞必正。離父兄之側。則異聞或有以害其正者。康叔於此。當佩服先王之道德言。日夕覆被在身。使所聞相紹。則足以副民之望。此周公告康叔之至切也。爾之所往。商之故地也。商賢聖之君六七作。遺風舊典。豈無存者。必於其地敷而求之。況商民之情。素安乎商先哲王之訓。循而行之。必可以保乂商民矣。又當求商耇老成人之訓。商賢聖之君。必有老成人爲之輔。就而詢焉。廣大深遠而思惟之。蓋老成之言。初若無味。思惟至於廣大深遠。方有所得。如武帝忽申公之言。申公誠耇成人矣。武帝少丕遠惟也。宅心知訓者。人心未宅。則一念滑亂。雖有老成之言。無由知之。言之精微。聽而不悟。未造閫域。則閫域之中。固不知也。惟有所宅。則有所知。虛靜而不擾故也。康叔所見所聞。不爲不至矣。既已承續佩服文王之訓。又廣敷求商先王之典。又遠惟商耇老成人之訓。家之所聞。紹之不忘。商士之遺風舊典。復不失墜。可以足矣。猶以爲未也。復使之別求羲皇堯舜禹湯之法。此工夫無窮也。後世之人。或守其師之一說。或信其書之一義。自以爲有餘。與周公告康叔之意。廣狹大相遼矣。周公欲康叔求之先王。求之商先哲王。求之商耇老人。又求之古先哲王。凡衆聖心傳之妙。制作之法。悉聞而悉見。如學者多識前言往行。則有得於無窮之理。會古昔康保民之道。治民無餘蘊矣。康叔果能多求師。衆理該通。學問精深。至於與天同其大。自然心逸日休。綽綽而有餘裕。近於聖人之地。方免廢王命之責。夫偏求前聖學問。經歷如此。旣與天同大。有心廣體胖之效。可謂蓋世之功業。周公謂乃能不廢王命。僅可免過而已。人臣之職分。豈易盡哉。必如舜與甘予。方能不廢父命。必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則爲諸侯者。可安然而在人上乎。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周公復以王命嘆息言之。今命爾爲諸侯。非欲富貴爾身。乃委疾痛于爾身耳。以商民累汝。不可忽以爲富貴之具也。蓋爲諸侯豈易事哉。上有天命之可畏。惟至誠者輔之。則將奉天者。不可有一毫欺僞之心。是奉天實難也。下有民情顯然可見。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而小人之心最爲難保。是安民尤難也。天心難奉。民心難安。豈非恫瘝乃身乎。爾自此以往。當盡其誠心。不可安康而好逸豫。疚責之重。豈暇爲遊畋聲色之樂以自娛。此心當專一於治民。乃其乂民者。用志不分之意也。此心不分於逸豫。則必專於乂民。乂民之工既專。卽所以奉天也。我聞自古。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但不可有耳。當惠所不惠。如鰥寡孤獨。人所易虐。能撫摩之。是惠所不惠也。懋所不懋。纖悉微小。人所易忽。能力行之。是懋所不懋也。所以然者。正以爲預弭之道。汝能服行其事。乃可以光大王室。應保商民。應者。內外相應也。蓋康叔能保商之餘民。則商之新民由茲而可保。康叔之治與周公之治相應。則商土之民情與洛邑之民情

相應然則周公之告康叔者即其師保之道也殷民之保則新民自是而作矣作者彼此相視而興起之謂也如此乃所以輔成我一人宅天命當時王室安危所繫正在商民民得保養則王業鞏固而天命可必其定矣新民者所遷之民也新邑之民在洛邑周公既師保之何與於康叔蓋商民大家世族雖已遷洛其朋友親戚故舊交遊多於故地相去之遠而人情未嘗不相通貫則周公雖化導新民而商故地之民或不得其化則洛邑之民亦不能不動其心惟康叔能保商民而使之安定則新邑之民觀感於外亦得以自慰則周公之與康叔表裏相應內外相濟而作之之責反在康叔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康叔以衞侯爲周室司寇之官司寇刑官也故康誥一篇多言明刑之理敬明乃罰者使之於刑罰之事加欽謹省察之心輕重之際權不可忽也有罪之雖小而非不幸之過乃故意自作亂常敗俗乃不可不殺舜典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也又有罪之大者而非故意爲之不幸至此既稱道其罪以著之論定之餘乃原情以赦之時乃不可殺舜典宥過無大罪疑惟輕是也雖然宥過無大固無可疑小罪不可不殺豈小罪皆殺之乎蓋敗常亂俗之人或繫社稷之安危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爲害甚大故雖小亦不可不殺曰有者謂小罪之中或有之乃不可不殺若其他小罪不殺固宜至於既曰眚矣又必道極其辜何哉蓋大罪過悞苟創赦之起人犯法之心蔽罪不可不論法有司不可不率法臨時斟酌聖德運用不測之權也聖人盡事之周密如此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周公又總言爲治有序汝當大明天下之服服事也惟民其相正勑相勸勉皆協和矣若有疾者治民如有疾者之調護醫治民將改心易慮不爲罪咎而遷善遠罪矣若保赤子者保民如赤子之未能言不可以苛法治當衣則衣當食則食用心切至則民其可以康寧安治之矣此爲治之敘不可易之理也非汝封以下慇懃告戒反覆之辭也非汝封刑人殺人刑人殺人皆天討也豈汝封之權乎無或刑人殺人申戒之辭不可或有刑人之意又言非汝封殺人者總說兩句非汝之權也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史官記周公勤勤諄復之意言不特於大罪如此劓刵微罪亦不可時有自用之心周公恐其大罪謹之而小罪輕之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

外事康叔本國之事也外對內言內者康叔所掌司寇之職於王朝者也謂汝陳是法以司牧有衆商之罰自有倫次若周室之法天下通用司寇所掌是也邦國之法從民之便罰之在商而有倫者可從也又申言有囚當斷要察其情矣將斷之時又思念五六日至於旬時深思洞察畢見其理方可斷罪周公恐康叔於本國事有易心所以告之如此其切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前章言康叔治民當用商刑不可輕此章又申其意謂汝當鋪陳其法與事兩者相當然後用刑斷之又必於商家常法之中用其可行之刑與可行之殺何者商法固不可不用其有不合宜者則其法不足以定當時之罪故當用其刑殺之合義者又不可有所遷就以從己意次者次舍之次也用殷彝以合於己之意是狥法也惟克天德自作元命至公無私此心與天同體方無愧於用刑而治心之工夫皆自遜始惟遜順謙下不敢傲忽此心則虛虛則平平則公公則明雖已盡無一毫不順井井然有條理矣亦不可自居其遜若未有一毫遜順之心常不足則虛明公正之體不失已汝惟小子者言汝固小子我觀羣臣之中忠誠爲善未有如汝之心者而我之心德亦惟汝知康叔既真本心之善又能知聖人之心德周公所以付之盡遜之工因其存心先已有所用力也凡民自得罪以下數句說者以罰與上文不協蓋周公舉一端以爲證驗也豈不見常人自犯罪作孽非人陷之也如盜賊姦惡殺奪人財貨剛猛勇悍又不畏死人皆惡之刑法加焉豈庸以次汝封乎刑加於自犯之罪也凡所用刑皆然則契公理矣所刑非人所共惡是移法就己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周公以王命告康叔用刑之本意蓋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所以維持人之大倫也元惡大憝巨姦極惡也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況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於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是人倫顛倒相殺相賊矣夫爲人子者幹父之蠱供爲子職不敬順其事反大變傷其父之心父又不能愛養其子反疾惡之父子交相怨也弟不思夫天敘至明之理長幼自然之序乃傲很不恭其兄兄亦不念父母之鞠養大弗友于弟兄弟交相戕也惟弔茲弔至也至于此地豈不爲我正人得罪夫天之立君立師綱維人倫使民知教化父子兄弟各安其分也今戕賊至此則爲之正人如卿大夫者豈不負天之責耶天之降衷秉彝以與民者亦大泯亂矣商民染紂之流風敗政人倫廢壞至於此極紂率天下以惡其罪既不可免矣今商士餘民猶染未忘苟復至此則爲我正者亦必得罪必也明明彝理使三綱五常復其常經猶有違者用文王所行之罰以刑之無赦前言殷罰曰彝此改文王之罰而曰作者殷先王之常罰當行焉耳經紂之惡人倫戕賊文王變之罰於維持綱常之罰加作焉作者創立之罰深救而力懲之也見於周禮司徒

不孝不弟之刑。豈其所作耶。故大略用殷罰。父子兄弟之際。則用文王之作罰。以殷罰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周罰蔽殷罪。循殷亂之所在也。康叔不以身率之。則又大難。寔者。寔乎其難之謂也。何則。文王先自治其在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王之所以能作罰也。不用文王自治之道。徒用文王自作之罰。何由致民心之服。外庶子者。非王朝之人也。又況汝國有庶子以盡訓導之職者。有正人爲官之正者。又小臣凡有符節者。皆汝所統屬。當有以爲之表率。不然則不體上之意。各立門戶。乃別播敷。造民大譽。收恩買名。自植私黨。弗念上之意。亦用上之命。合以病其君。君臣上下。皆相牽引入於惡地。至於此時。成王周公乃大不滿。而惟康叔是惡。非所望以治衞之意也。爲康叔者。當速由義率殺。曰率者。與上率字相應。由此義以表率之。表率不從。然後不得已而殺之。此乃爲君爲長之道。苟康叔不能自治其家人及小臣外正左右執事之人。徒用威虐以脅其從。何以得其誠心之應。是大放棄王命。縱使民畏而强服。其治已非用德。故曰乃非德用乂。既先以身率之。然後用刑。康叔又當無不克敬其典。典者。常也。君臣父子兄弟是也。乃由裕民者。寬裕之道。誠敬之工。不可迫蹙也。惟文王之敬忌者。敬忌之念。寬裕之理也。文王之刑寡妻。至于家邦。敬忌之念至矣。康叔而不深惟焉。敬典裕民之道安在哉。爾尚心口相語。我庶幾有及。乃當恐不及之意。如此。則成王與周公方有以自慰其心矣。以懌與朕懟相應。周公言。康叔之治至於引惡。則康叔爲成王周公所懟。康叔之言至於有及。則成王周公因康叔以懌。言君臣內外關繫一體之至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前既責之民。又責之臣。又責之康叔。自此以下。成王所以自責也。爽。明也。我明而思之。見得治民必有以開導之。而後可以至吉康之地。迪者。其責在人君也。我又思商先哲王之德。用康事保乂其民。作而求之。今之民。無以開導之。何由以至於安穩吉康。無以開迪百姓。則爾衞國亦爲無政矣。終言身率之意也。後世人君。風俗敗壞。必歸百姓。聖人則皆於吾身求之。元惡大憝。惟我正人得辭。辭以文王之罰刑之。必正身以表率之。至是。又以導迪之責歸于己。深知人君之職分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周公又敍成王之意以命康叔。謂我不可不監文王與商先哲王。於用刑中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所謂德之說者。即不率大戛文王敬忌之罰也。今民未安靜其心。放蕩未知所止。戾。止也。開導至于再三矣。尚未翕然大同以從化。夫開導再三而民心不同。周公不罪與頑。乃責我國家開導未至。則周公不敢一毫輕傷於民可知矣。我顯然思惟天其有罰以殛絕我。以不能治民之故。我何敢怨。此成王周公自反以感動康叔也。夫開導雖已再三。而民心猶未同。必誠意未至。德教未修。而君職不盡。若天罰我。實無可怨之理。成王周公尚爾。則爲康叔者。當如何耶。己之有罪。亦不在大。亦不在多。苟有一毫未盡。則不足以化民。況已顯聞于天乎。蓋誠之不可掩。一念之間。天實鑒之。而君子之自反。苟有一毫之過。

如上帝之臨乎其前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教康叔以用工之地也。凡民之怨。皆上之人有以召之。故曰作。爲人君者。視民如子。惟恐傷之。凡有一毫致民之怨者。皆不可作。勿用非謀非彝。教康叔明善之理也。人之爲善者。多爲異端邪說所惑。必也。非先王之言不從。非先王之法不遵。久必斷之以我之誠。蓋非謀非彝。紫之奪朱。鄭之亂雅。最難辨也。若不能斷之以誠。則是非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將有受其欺者矣。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進學作聖。亦必自强不息。乍出乍入。學何所得。惟大爲規摹。乃能敏德。用安康其心。顧省其德。顧者。省察自驗。君子三省九思之道也。是以謀慮深長。治道寬裕。致民於寧。蓋修己有餘。百姓方安。使爲君者。至誠有斷。敏德有閒。心不康。德不顧。猷不遠。則民無由安。一身之中。皆瑕疵矣。康叔能此。則已至成己成物合內外之地。君方親愛之。何由指其有瑕疵而殄絕之乎。自乃汝盡遜以下。皆自反之意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自反既至。是天復何殺哉。命之無常固也。知天命之無窮。念念不忘。終始此心。兢兢不息。以保天命。可也。不可棄絕我之言。享者。如享五味八珍之享。使味其言也。明者。使不昏迷其意也。服命者。所戒全篇之命也。又當尊其所聞。方可用以康乂其民。若不尊所聞。則聽之輕。惟安能康乂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不可替。惟所敬之典。果能聽我告汝之言。方可世享其爾。夫康叔以眇然小子。一旦受封。聞周公大聖人之告辭。其敢不聽。周公之勤勤。若恐康叔之不聽何耶。期望之切至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一

酒誥第十二　周書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酒、小事爾。周公乃爲之作一篇之書何也。蓋酒之爲病。在後世視之則甚輕。當時觀之則甚重。大抵有一身之病。有一世之病。或病於強。或病於弱。此一身之病。東漢之病在矯激。西漢之病在虛浮。此舉世之病。商舉世之病在酒。周公所以大誥之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文王於穆在廟。所以言穆考文王。夫文王自西土肇國。所以告戒庶邦庶士以至于少正御事使毖謹者。自朝至夕。惟祀方可用酒。文王爲西伯。何以得告庶邦多士。蓋文王乃方伯之長。統屬庶邦庶士者也。文王所以朝夕告戒。頃刻不休者。當時紂爲長夜之飲。沈湎於酒池肉林。紂飲酒之工夫不已。故文王告戒之工夫亦不已。略有間耳。則工夫有淺深。多者偏勝。而沈湎之化行矣。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天下之物。無一不用於天。自然而然。非人之所能爲也。以酒論之。麴糵水火之齊。皆天所設。有是理則有是事。天之降命所以使我民盡此酒者。以祭祀無酒。則無以薦其馨香。蓋酒之本意。惟祭祀而已。非

以資人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所以大喪亂其德者。無非由酒。大邦小邦所以喪滅者。亦皆由酒得罪。以飲酒致禍。而曰天降威者。天理不在人心之外。民爲酒所用。即天之降威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之在當時。乃衆迷中獨悟。衆醉中獨醒者。所以告戒有正有事之人。不可常於酒。至於庶國。惟祭祀方可飲。於飲福受胙之時。雖飲神之福。亦必德以將之。不至於醉。中人無所主。則爲麴糵所迷奪矣。文王言。我民當導迪其小子。惟土物是愛。勤稼穡。服田畝。其心方善。大抵縱酒者。多不事家業之人。爾小子當聰祖考之彝訓。祖考者。老成之人也。縱事既多。所以教子孫者。必不許之縱酒。聰聽者。欲其用精神以聽也。聽之不聰。則誨爾諄諄。聽我藐藐矣。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者。當時飲酒者必以爲小德無害於事。但於大德用力足矣。殊不知以酒爲小德。正病之根源也。以爲小德而不戒。是以至於縱而不已。故文王教之合而爲一。不可分彼爲大德。此爲小德。當以一體觀之。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前舉文王之言。至此乃成王自告康叔以治本國之事。康叔當使妹土之民。竭股肱之力。四肢所用。純續而無怠。純一而不雜。專工於稼穡之事。奔走以事其父與其長。下民之分。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何暇於縱酒乎。安當業業。念不至酒。不服田畝。心無所用。則必向於酒矣。其有牽車牛。遠服賈。出而爲商。以其所得孝養其父母。父母以其遠歸而喜。躬自洗滌豐腆。致酒以慰勞之。是時乃可用酒。周公前所以禁酒者如此之嚴。至此復教之用酒者。蓋聖人之教。至於斷絕人情則不行。所以閉其飲酒之門多矣。故開其一而使之有節。但不可離此節耳。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庶士有職事者。以至於百君子爲官長者。皆在爾統率之下。爾當聽我之教。爾若大能羞養老成人。乃爲君當然之事。爾方可飲至于醉。食至于飽。周公開飲酒之門。不過三事。祭祀用酒。父母慶用酒。至於養老用酒。三者無非於其良心發處開之。祭祀、孝養、養老。皆良心之所發也。於此飲酒。豈至於縱。乃所以養其溫厚和氣也。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周公言。康叔果能如此。我方大許爾。謂爾長永觀省察。動作皆稽中德。大抵言一節一行者易。而一飲一啄之際爲能。謹康叔若非當永觀省察。一動一作必稽中德。則口腹亦豈易制。工夫至於此矣。爾庶幾能薦饋祀。則可以保宗廟矣。爾乃可自大用安逸。而一身不至放縱矣。此乃付爲王者正天下事之臣。而天亦順其元德。周家世世不忘。夫不荒于酒。將率一國之民。亦爲國君常事爾。而其末所以

稱之如此之重至於天若元德者蓋進德之驗惟於其最難屏者工夫著察則德進不已而天亦不能違也酒雖細故玩而難遠康叔達觀時省稽考之君不忘於勤作之間酒始不得乘間而入而中德所厚邪蔽不入而善日充實至於天若元德者矣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學者爲學必省察其身苟有瑕過因循難去必日消磨薰淋使浸浸漸漸乃至天若元德之地夫以酒之一事周公懇切如此欲其深長思省則學者可不知所自省哉又舉文王之事以言之我西土能輔助文王自以往邦君以至于御事小子之臣皆庶幾能用文王之教不腆厚于酒故我至今能受商之命而有天下蓋酒雖人之所嗜所性不存焉於此既薄則於彼必厚天下之理相爲消長所以能受商之命者乃不厚於酒而厚於德之力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又舉商之所以興者告康叔我聞昔日商王之興蓋以是道而畏天畏民也天有顯道小民難保何敢不畏能畏小民是真能畏天也經德秉哲者商先哲王持養之工也常厥德保厥位經德則無失德矣德雖本然修之有可繼也今天其命哲則哲亦人主本然之明不保持則有時爲物所蔽而昏矣秉德之主無不尊畏其輔助之臣相與贊成一己之德其心克自抑畏君既抑畏凡在位在職者皆肅恭以輔上而體其君之心夫自成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成王業在於畏相臣之輔助其君者惟有篤恭君臣之間皆不敢自暇逸矣況敢大飲于酒乎商之所以興其君之心在畏相臣之心在棐恭上下皆於恭敬用工矧曰其敢崇飲言況有工夫崇尚酒也朝廷君臣既如此在外服者有侯甸男衛邦伯之諸侯在內服者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至於百姓里居不在位而閑居者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畏之而不敢上下內外舉在篤恭中此心豈暇及於酒惟欲助成王德耳又大而爲尹人者亦專以敬君爲事見商之時通天下皆篤恭矣而又獨言顯越尹人祗辟者蓋敬君之事惟觀之尹人爲則所以謂顯尹人百官諸侯之長也尹人之敬君則他人可知上下篤恭之中於尹人祗辟尤見篤恭之顯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又舉商之所以亡者在今後王酣身紂爲長夜之飲溺身於酒其命所以顛錯昏迷無由得顯于民又不恤民之怨其所祗敬保養者專在於怨不能轉易先王之興敬保其德而不易後世乃敬保其怨而不易夫怨豈當保復不能轉易祗保者猶言竭力已及不可復救也乃大惟縱肆淫泆於非法之中用

燕飲以喪其威儀夫一動一作無非天命之流行也縱酒之至威儀悉喪民罔不盡傷心君民相親見君如此動其良心蓋然傷威傷威重於怨怨之極而無可奈何乃至於傷民傷心矣紂猶不自覺方荒淫自厚于酒其惡漸長無有休止反自以爲安逸人之飲酒今日沈醉明日既醒亦自知其困敝而不安矣紂之酣身不復醒矣所以安之而不自知無有休息酒之所爲益心日長因疾很底死亦不畏惆悵不肯醉酒無藉不畏死之狀甚明商邑指王家言也當時縱酒之罪止於紂與衆逋逃之人耳而無辜之人無不罹其禍使商國無有孑遺無有德之馨香爲于祭祀而聞于天者但大有民之怨氣耳風俗既成人皆嗜酒羣合于一腥穢充塞天所以降喪于商其所以不愛于商者惟其以酒爲安天亦豈固欲虐爾民亦惟爾小民自放逸以取罪戾而已前言殷先哲王上下皆畏敬此言後嗣王通天下風俗皆昏亂兩段正相應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周公以王命告康叔言我之告汝所以若茲之多者爾在文武之側朝夕所聞不外此事親見文王之家法森嚴如此況古人之言水能照妍醜耳不必於水觀但於民觀之足矣今惟商墜厥命監莫大於此其可不以此大監之有所懲勸以撫當時百姓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周公又言我思爾一國之中繫爾統率者甚多汝所當堅固謹戒在內則有商獻臣汝當尊敬者在外則有侯甸男采衛又況有太史內史朝夕相親相近者於獻臣百宗工及供爾事者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戒又況有三卿者繫君之所定國之存亡繫焉安可不堅固尊敬乎圻父司馬也順乘人之事故謂之若疇農父司徒也掌邦教之官格民非心者薄猶言迫也迫去民之非違而使之格故謂之薄違宏父司空也掌邦土之官順保民居故謂之若保凡此三卿汝所當劼毖者況汝能剛制於酒剛制者當時酒之爲病甚深苟泛泛悠悠不用力斷然制之則安能制也故謂之剛制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其有告爾云商民復羣聚而飲酒汝不可縱當盡執拘使歸于周我其殺之至此周公之刑甚嚴矣刑雖甚嚴曰其者又疑而未定之辭也周公誠意懇惻深思漸染之深導迪之誤至于沈湎未可遽殺故謂之勿庸且當教之其有不湎于酒爾必彰明使享祿位以示勸於天下至不聽我教辭不蠲潔其事是終不能悛改時則同歸于殺言惟至此者方可殺也夫羣飲者殺之周公本意也又以爲勿庸而姑教之從者褒顯而用猶不從者始不得已而殺至誠懇惻之心可見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至是。又教康叔以反朔。汝當常聽我之言以護恤其民。若復有湎于酒者。汝不可辯說以爲汙俗之化。爾實司牧其民。民湎于酒。蓋之過。則康叔安得辭其責。可不盡心以率民乎。

梓材第十三　周書

王若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梓材一書。周公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輔導撫摩新造之邦也。康誥言治民之理。酒誥去商民之病。至於梓材。惟欲其并包含容。其理固有次序。而通一國之情。最所當先也。蓋流言之變。正由天下之情沮塞而不通耳。情不易通也。在下而難通者。無如大家。在上而難通者。無如天子。大家、盛而難通者也。天子、尊而難通者也。康叔任爲邦之責。當通上下之情。以一國臣民之情。達之於大家。大家者。舊姓巨室。驕傲而難通。大家通。則一國皆通矣。又併以臣民大家之情。達之於王。自康叔言之。有民。有臣。有大家。自王言之。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止謂之臣。康叔之爲邦君。以通上下之情爲綱領。當變亂新造之後。上下之情不通。不於此而通之。則再召變亂。無從而生。此康叔爲邦之本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爲邦之要。務在虛心屈己。不敢自用。取諸人以爲善。以一國之人爲師。常言我有師師。則非一人矣。官屬官長。無不師之。始盡爲邦之道。大意在虛心也。

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既通一國之情矣。又取人爲善。盡君道矣。乃示德於邦人。蓋叛亂征伐之後。瘡痍未瘳。死傷未復。必以好生之德撫摩之。此君德之常體。而尤急於治衛也。故周公更端提出。謂我之意。不欲厲殺人。此三代得天下之本也。孟子。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文武之得天下。成王之守天下。皆本於罔厲殺人。康叔當體此意。以好生爲德。敬以慰勞斯民。謂之敬勞者。以尊臨卑。以貴臨不肖。以治臨亂。常若己高而彼卑。不免有嗟來之意。是侮其民。必慰勞之以敬。使民如承大祭可也。非特撫叛亂之後當然。凡爲邦者皆當然。肆、今也。自今已往。凡司徒司馬司空尹旅之屬。亦將如康叔之敬勞。康叔有以先之也。自今以往。昔之爲姦宄者、與殺人者、歷人者、歷人、如今干證賊所過歷者也。皆宥之而咸與爲新。康叔既以好生之德先之。凡爲康叔臣者。見其君好生之非。有戕賊敗害人者。亦體康叔之意。從而宥之。然康叔之所宥及於殺人歷人者。臣之所宥止於戕敗人者。蓋大權君之所專。小事臣之所職也。三節皆有次序。先通一國之情。使無猜疑間隔。次取人爲善。以一國之善爲師。而後以好生之德撫摩慰勞之。康叔治衛之道備矣。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周公又言王者所以命諸侯之意。監、如三監之監。自黃帝立左右監之官以監觀萬國。監、諸侯之長也。周初以管叔蔡叔霍叔爲三監。既誅。命康叔繼之。如施丘之言衛伯。則知衛伯亦當時諸侯之長矣。王

者開立諸侯之監。本爲治民。非爲他也。舜之命十二牧。言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成王命康叔爲監。亦但言涵養撫摩。不可殘虐。至于鰥寡無告者。敬之。使得其所。至於孱婦無依者。聯屬之。使有所歸。聚合其民。大度以并包而含容之。無有平民鰥寡匹婦之分。效、致也。如效牛效馬之效。王之所以致此命於邦君以及於御事者。果何以哉。非如後世爲文具徒掛講說而已。必有所以也。康叔當深思其意。優游涵養。待以歲月。徐徐使之自至於安養之地。治亂國者。易於忿嫉急迫。求功效之速成。引養引恬。和緩不迫。漸而引之。如杜詩所謂微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久病之人。驟加藥石。反以激病。安恬以補養之。引而至於和平可也。監、謂康叔也。周公告康叔。自古王者之撫民皆如此。不可以法治之。總前三節之意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周公又舉物理以諭康叔。如稽考田畝。既用力蕪理而陳布修治矣。苟不爲疆畎。必有水潦之侵。牛羊之踐。又如作室家。既築垣牆矣。苟不覆蓋。必爲風雨所飄搖。又如造器。既勤於樸斲矣。苟不加采飾。則樸斲之事亦徒然耳。梓材者。古人祭器多用梓木爲之。故以梓材名篇。意謂國家基業。自太王王季文武。艱難積累。周公復爲之定亂。十已七八矣。今之所少。但欲堤防覆蓋粉飾。如疆畎塈茨丹雘之類而已。康叔苟不撫摩商之遺民。復爲變亂。則前日之艱難工夫皆廢矣。言命之之意至切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

周公舉成王之意申告康叔。先王既勤用明德矣。文王徽柔懿恭。不遑暇食。皆勤用明德之事也。惟先王既勤用明德以撫綏饑發。故諸侯皆來協力以終此事。今成王方專以德安和慰撫先後迷惑之民。使之皆歸王化。用能慰先王之受命。蓋先王大業十已七八。觀皇天既付中國民可見矣。所少者迷民未安耳。是周家之所欠闕正在康叔也。康叔於此苟不同心協力。安慰迷民。其何以安慰先王所受命乎。已者。發語之辭。監、則呼封康叔以言也。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成王之意。豈苟且一時之安而已。欲爲子孫萬年之基業。迷民未安。康叔可不協力撫摩之。不能撫摩。則變亂尚未可保。何以爲萬世計哉。見聖人規模之廣大。後世創業之君。苟且一時而已。晉武帝平吳之後。何曾諫曰。陛下朝夕所論。特家人婦子之常事爾。武帝固無萬世之規摹矣。古之王者。民衆少有不安。必撫摩安慰無所不盡者。永保之念至于子孫。則不靜之根一毫不可留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二

召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誥。

豐者。舊都宗周之地也。洛邑之宅。一以道里之均。受四方之朝貢。一以遷有商之民。一以定周鼎。此國家之大事也。成王重其事。使召公大臣先往相宅。經作洛之規摹。故召公因作誥。使成王知艱難之理。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惟二月既望之後。史官以月紀日之法也。周公攝政之七年二月十五日。越六日。二十一日乙未也。王自宗周鎬京以至于豐。豐文武廟在焉。於廟中命召公往洛。先周公以相宅。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惟三月丙午朏。三月初二日也。初六日戊申。召公乃侵晨至洛。卜其所居。太保於二十一日受成王命而行。初六日至。夫自豐至洛。不必半月。經涉如此者。聖賢舉事。詳審縝定。故以半月在道。審定規摹。及至于洛。舉而行之。況道途顛敝。精神未定。故三日之後。誠敬既存。方往洛邑卜宅。至則卽卜。非可以跋履之精神臨之也。卜者。古人舉事。必用稽疑。召公見至公之理甚明。所以不敢自私自用。必往卜之。卜之既吉。乃經營作洛之事。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既得吉卜。後三日庚戌。召公乃以所遷殷民築洛之基址。工築之事方興也。又五日甲寅而位成。位者。社稷宗廟之位也。基址既成。大綱皆定。翼日之朝。周公於是來洛。徧觀召公之經營。周公總大體而已。召公既役。周公乃觀。上相之體當然。古人爲治之體統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郊天祭地也。周公既以達觀新邑。乃用工起宮室。欲坐明堂以朝諸侯。爲無窮之計。先祭天地而後用工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祭之七日。周公方以書命殷之衆諸侯。使來助役作洛。國家之大事也。古者王室有大事。諸侯莫不趨役。既命殷民。殷民皆趨事赴功。大抵古人作事。規摹自有次序。召公二十一日受命。初六日至洛。何以延滯半月。乍至之初。精神未定。未可告神明也。既卜之後。不卽營治。必三日庚戌方以殷衆築基址者。卜既得吉。相視斟度。某處可築。某處可避。故三日而後工築興也。既築之後。五日位成。又何以能成位於五日之間。先王仁恩浹洽。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樂事赴功。故其功速。亦見古之建都邑。不窮奢侈。上棟下宇。以待風雨。非若後人規摹廣大。經年而不成也。況古人爲學。精粗通貫。作洛之事。召公諳練精熟。計預事果。不費疑滯。五日卽成也。規摹既成。周公乃觀。既觀之矣。三日而祭天。明日而祭地。又七日而命赴役之民用工。周公又何以遷延至十二日也。古人舉事。其事愈大。其動愈遲。十二日之間。反覆經營。規摹全備。用工之後。不愆于素。蓋不於斤斧紛紜之時始有商議也。庶殷丕作者。周公命殷庶。其至未一。廬舍未定。乃能欣然而大興作。非聖人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何以致其丕作也。夫侯甸男邦伯趨事赴功可也。至於讎民丕作。乃見周公感人之深。史官書此。其意深矣。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此一章。諸儒之說不同。一說成王不在洛。止告周公。謂王不在洛。則可稱告周公。則一篇無告周公之辭也。又一說謂終篇戒成王。成王在洛。告周公與告成王同。使成王果在洛。召公以天下諸侯取幣來獻者。何以不卽歸之成王。而歸之周公。序言成王在豐。不謂在洛。史官言使太保先相宅。本非自來也。蓋洛邑事畢。周公欲歸宗周。召公乃取天下諸侯贄見幣物獻之周公。使達之王。召公欲陳戒於成王。故與周公言曰。拜手稽首。陳於公及王。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以諸侯之幣與召公之戒。併達于王也。召公謂今洛邑已成。欲歸誥告殷民。根本乃自於御事。皆不敢指成王。故謂之御事。如今稱人爲足下執事之謂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已上皆告成王之辭。因周公以達王也。元者。長也。代天作子。乃天之長子也。商本天之長子。後世失道。

天即換易，而商之命亦轉而爲周之命矣。皇天之撫視如此。今王受命，奄有四方，蓋有無窮之休矣。然而遺大投艱，天下之責在一身，所可憂者，蓋亦無窮。嗚呼，王其若之何。天以元子之責改與成王，王何以當之，其可不敬乎。辭之懇惻感動之至深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以大邦之殷，一失厥道，天即棄絕其命。堂堂大邦，既爲天所棄絕，今當如何。且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在天之先哲王，可以憑藉扶持者多矣，若可世享天命。自今觀之，皆不可憑藉扶持矣，則成王安可遽恃太王王季文武也。商之厥後子孫不稱天意，多見遠識者，則使之藏隱，而留於王朝者，皆瘝病多害之人。以此治民，故父母凍餒，兄弟妻子離散，皆保抱攜持其婦子以號呼於天，欲奔亡而避惡政，出則爲紂所執。以此見商之亡非弱也，其威令尚行於國中，其法度尚嚴密，出奔者即就拘執，民果不能如紂何，而紂果能勝天下矣。然其所以終於亡者，紂之力能勝百姓，而不能勝天，民之奔亡者，紂即執之，固在威虐之中，至天哀于四方民，紂之威虐亦無所用，人力豈可以勝天哉。今王受天之眷命，必當懋勉用力，疾速於敬德，可也。召公之言，至此尤切。

自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我相古先王有夏，傳之於子，從而導迪保祐之，而夏能保天意而順若。天於夏如此，夏先王於天如此，非不可爲後世憑藉扶持，以今觀之，既墜其命矣。又相有殷，天之所以導迪保祐者，亦非不盡其至，而湯亦能稽順天意，以今觀之，亦墜其命矣。然則前人誠不可倚也。今王以幼沖而繼嗣，必無遺老成人，詢以事天治國之理。王果能不遺老成人，我方謂王能稽古人之德，況謂庶幾能稽謀自天。言咨詢老成，方庶幾爾。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召公前既言先王雖恃天命難知，能詢謀故老，方庶幾知此，恐成王自尊而抑之也。聖賢立言，本末全備，既抑之，必又進之，故嘆息而言，王雖沖子，已爲天之元子矣。爲天之元子，苟大能以至誠包容和育小民，則今即有休美矣，此以進成王也。前之抑所以虛其心，後之進所以強其志。王既爲天之元子，即當自此用力，亦王其疾敬德之意。何者，未爲元子尚可停俟，既居元子之位，安得不即用力乎。碞，險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之險，當常常顧畏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王來都洛，蓋嗣則上帝，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土中者，洛，天下之中也。召公又託周公之言以戒。觀此，則召誥非告周公明矣。旦曰者，言周公亦常曰，作洛邑非徒然，合天心，洛幽明，治萬民，皆自此出。

稱旦曰者，君前臣名也。王來洛邑，果能如周公之言，爲此大規摹，有此大功業，天命至此方有所成，以之治民，今必休矣。古人舉事，規摹廣大，洛邑之作，上與天同大，成神人之和，而致天下之治，爲此所作洛規摹，豈不大哉。周至文武，天命已成，召公乃言能如此天命方成者，恐成王恃天命之已成，欲其以未成居之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召公又教成王以治洛之法，王今必當先服殷之御事，使來此附介助我周家之御事，不可以商周二其心，要在一視同仁，使商之臣與周之臣合而爲一，節抑商臣之性，漸染陶成，日進一日，至於日日進新也。然又在王以身率之，王欲用敬德之工，當爲所不可不敬之德，蓋不得不然者，非有勉強，如飢食渴飲之常，莫之爲而爲者耳。至於莫之爲而爲，則其勤也，天自然一視同仁，合商周爲一體，混新舊爲一致，此疾敬德之工夫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召公又再言夏商存亡以告成王，恐其聽之略也。夏商之所以興亡，所以長短，皆非我之所能知，惟不敬德者即亡，興亡長短，不觀於天，惟觀於敬，此召公見之之的也。夏商之天命既如此，今繼受此命，其可不思夏商之所以長，所以短者鑒之，以繼其事功。又況王乃初有基業者，又不可以比前也。王乃初服者，初有基業，無他倚恃，其可不敬。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今王君天下，如人之生子，在於初生，自初生而保養，乃可以全其善。哲命者，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來也。天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正在今日，知今我初服者，王知之否。王今初服而有天下，正天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之時也。提而措之往都新邑，敬德安可少緩，王惟用德，乃可祈天永命，言祈天永命無他術，止有敬德爲可耳。曰新者，欲成王知天命之未定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君德在於好生，王勿以下民過用非法之故，遂敢不以常法治其罪，而至於殄戮，恐失一生，即損君德矣。何則，人君之德止在好生，好生之德止在於用常法治民，以常道而有功則可，以非道而有功則不可。蓋王所處之位在於德元，元者善之長，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人君以此德元履行天下，安可以小民淫用遂損君德。成王在文武之德，豈不知君德之根源正在於同爲殺人，召公不已於告者，恐來王於爲治之際，因有所過越而壞其本原也。王果能以好生之德治于天下，小民方遠知君意，以王之刑罰用於天下，初非輕用非法，則於王豈不甚顯，知春氣著物，無所不徧，王所以顯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君臣之間。當各盡其休。言我欲如夏歷年之久。勿試如商歷年之替。召公言。我欲王以小民而受天之永命。永命在天。君之所以受之者。乃在於小民耳。古人言民。召公改言小民者。蓋國之根本全在小民。其興其亡。不在天。不在大族。不在諸侯。不在姦雄盜賊。止在小民之身。故召公原其根本。使成王知之。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既因周公述所言於王。末又殷勤至於拜手稽首言。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謂商民也。百君子。謂商臣也。友民。謂國民也。讎民百君子未從化者。友民已從化者。以此兩等之民。保受王之威命明德。召公前既言。于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合兩爲一矣。至此又分爲讎民友民者。前自心而言。後自勢而言也。自心言之。一視同仁。合商周而爲一。自勢言之。所謂讎民者。所謂友民者。化猶未純。正將隨其宜而撫摩教廸之。謂之讎者。欲成王知商民尚伺間乘隙。其勢可畏。警戒之切至此。初非分爲二體也。我與讎民及友民。引領翹足。待王之威命明德。而保受之。爲成王者。何以處此。果有威命明德。使之保受。王方終有成命。王亦顯明。我非敢自謂勤勞。言初無補於國家。但能敬奉幣帛以供王。畢諸侯之常職而已。若夫祈天永命。則在王之身。王之所當自能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三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太甲復亳而伊尹告歸。成王卜洛而周公告歸。蓋伊尹、周公、處大臣之變者也。已事而頑去。所以明吾心而嚴萬世之防也。然周公不得遂其去何也。伊尹之時。國無他釁。太甲思庸。則其責塞矣。至於周公。雖卜洛以遷商民。基業略定。然其心猶未服。四方之大勢猶未集。非周公誰與鎭安之。此所以欲去而復留也。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洛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書曰復歸于亳。著作湯誥之時也。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書曰還歸在豐。著作周官之時也。他篇亦莫不然。而洛誥之序則獨不然。告洛邑之卜。周公在成周。而遣使於成王也。作洛誥之書。周公歸宗周而親告於成王也。若於書序之凡例。當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歸于宗周。作洛誥。今乃於告卜之下卽書作洛誥。不復著其時。何哉。蓋本周公之志而言之也。卜定則都邑定。都邑定。則受朝會。遷商民。而周之基業定。周之基業定。則周公之去志亦定。當使人告卜之時。告歸雖未形於言。而精誠至意皆與之俱往矣。孔子深見於此心。故變例而書。略作誥之時而發作誥之志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此章首序作洛獻卜之意。拜手稽首。敬其事也。朕復子明辟。程氏謂如復於王之復。周公蓋言我以作洛獻卜之事反告於汝明君也。周公之視成王。猶子也。成王之視周公。叔父也。拜手以言之。明君以稱之。蓋大卜洛之事而深發其敬也。世儒復辟之說。蓋生於此語。抑不知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王位。何復之有哉。君幼而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是固冢宰之職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前乎此者。封康叔。伐三監。莫不繫之於成王。則昔固爲辟自若也。而今何復焉。致使如世儒之說。則天下之事。豈有大於此者。何爲下文無一語及之。而專論營洛獻卜之故邪。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述作洛之意也。營洛大政。宜自天子出。以成王幼沖新立。若不敢及天時。建都邑。基周家之命而定之。予乃不得不嗣太保以往。大相東土。其庶幾爲成王始基作民明辟之地。中天下而立。明四目。達四聰。並受四海之圖籍。大哉洛邑。是誠作民明辟之基也。是誠周公建都之意也。蕭何作未央宮。不過曰非壯麗無以重威耳。陋之以周公其基作民明辟之言。眇乎小哉。不啻天淵之間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卽召誥所謂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是也。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卜都之意。主於商民。先卜河朔黎水者。因其所安也。顧氏謂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其論遠近則然矣。若曰先卜近以悅之。建都邑。至重也。質神明。至肅也。此豈苟以悅衆之時。況本欲居洛。姑先卜黎。是命龜之辭其意既不誠一矣。苟龜兆

而吉也。將絀吾本意而遂居黎乎。聖人之舉措。殆不如是也。然則周公何爲而先卜黎也。意在地近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衆之所向。周公亦豈安其獨見哉。並列二說。以聽於天而已。卜黎於先者。先人後己之心也。黎既不吉。故卜洛邑。處乃協從。蓋周公之心卽天心也。無間故無違也。黎雖不及洛。然亦周公並近商郊。審擇而勢可建別都之地。若擇焉而不詳。是彊天之合而必龜之從己。豈聖人之心哉。始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王城也。朝會之地也。終云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下都也。頑民之居也。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云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洛都雖有二城。而成周則總其名。杜預、孔穎達、皆以下都爲成周。謂敬王避子朝之亂。自王城始都之。其說不然。大可以包小。小不可以包大。苟成周但爲下都之名。則凡書之言洛。皆謂之成周。是以下都之名而包王城。其不可信一也。左氏未嘗有敬王自王城遷成周之明文。第言于朝既逐王。入于成周而已。敬王請城成周之辭。亦謂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則成周者。洛邑之總名明矣。其不可信二也。伻來以圖及獻卜者。周公言向者卜洛既定。使人來宗周。獻營洛之圖及龜卜之兆於王。蓋追述獻卜之事。言洛都之成。將以致告歸之請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王拜手稽首者。敬受周公之言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者。宅土中而作大邑。天之休命也。周公之來相宅乃敬承天休命。非出於己私也。曰敬天之休足矣。必曰不敢不敬天之休者。蓋明見天命之當然而不得不然也。見之明。然後畏之篤。周公之於天命也。知之深。然後言之力。成王之於周公也。知周公。則知天矣。成王之學。至於知天。是殆非前日弗敢及天基命之成王也。其作周匹休者。言周公相宅營洛。實配宗周。其作我周家匹休之地。匹者。對宗周之辭。謂其休美俱無窮也。成王復言。公既定宅。使人來。以龜兆來視予。其卜之休辭。有常永無窮之吉。我與周公二人。其共貞固守此基業乎。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以者。使之之辭也。成王自謂保天命與墜天命。二者皆不繫於己。惟繫周公使我如何爾。公庶幾永留輔佐。以我小子萬億年敬天之休而不墜乎。倚之者甚重。而望之者蓋甚長也。成王稱言觀色。知周公將致告歸之請。故豫以是留之。其於師保事之可謂篤。察之可謂精矣。是殆非前日未敢前公之成王也。拜手稽首誨言者。成王欄致敬盡禮以求周公之誨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成王既盡禮以求誨言。於是周公舉其大者告之。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告以定都之首務也。定都之初。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之不載者。咸秩敘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而嚮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寘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則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告成王。若闕於事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齋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率天下之道。莫要於此。故周公以爲首務也。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周公言。我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成周者。豈徒然哉。予惟曰。庶幾有事。爲以大壯天下云爾。下文所稱記功宗之類。皆所當爲之事也。方周公營圖之時。百官賢否。雖或小不齊。公固化之有道。處之有方。於治道未害也。今成王親政之初。所從百官。豈容有一小人參錯其間。故公必精察審擇。使咸出於正。無少不齊。老臣愛君之心亦篤矣。不授之以人而徒責之以事。周公必不爾也。既授之以人矣。成王亦安得辭其責乎。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者。基業既定。則當修創業之功。以示天下。洛邑既成。周之業既定矣。論創業之勤。不可後也。故教成王今即出命曰。記錄功臣之宗。勳勞之最大者。以其功作元祀。功臣莫不祭於大烝。爲功臣之宗者。居其冠。故謂之元祀也。漢高帝次功臣。其第一。久之而後定。蓋功臣之冠。天下觀瞻。所以鎮服羣下者。實繫此舉焉。論功莫先於宗。言宗。則凡功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重於祀。言祀。則凡慶賞可得而推矣。既發命以報其功。惟中命以勉之曰。汝功臣。其受此褒賞之命。以厚輔王室。蓋示之倚任之意也。臨新都而褒容功臣。所以託之心腹。共圖久大之業。而念舊錄功。風天下以歸之厚。此又其樞機也。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者。周公既告成王以褒賞功臣。又戒以當大祀功臣之載。苟無不公。百工效之。亦皆公也。苟少有私。百工窺之。亦將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百工視效如此。孺子論功行賞。其可少有朋比乎。孺子其少有朋比。則其自此以往。臨政出治。將無不朋比。如火始然燄燄之微耳。其所焚灼。以敘而進。自少而多。自近而遠。遂不可絕矣。其可不深戒其初乎。論功者。成王之初政。周公懼其私心之或萌。故嚴厲其辭。所以閑之於始而禁之於未發也。厥若彝者。告成王以其順典彝也。及撫事如予者。告成王以撫定天下之事。當如我爲政之時也。及云者。周公自謙。使成王先順典彝。而因觀法我之所爲也。惟以在周工往新邑者。即周公所齊從王于周之百工。戒成王之洛。當惟以此自從。不可以他人間之也。周公爲成王慮者。可謂悉矣。示之以典。欲其遵也。教之以身。欲其效也。道之以人。欲其用也。成王之臨洛邑。誠能循奉典彝。師法周公。信任衆賢。則治道亦無餘蘊矣。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者。復告成王。當使百工咸知上意所嚮。聯事分職。各就有僚。曉然不惑。猶揭典起。咸底成績。乃所謂明作有功也。苟不知上之所嚮。則惑惑則怠。怠則積用弗成矣。然則所嚮果何嚮也。曰惇大者。其所嚮也。一代必有所尙以定一代之治體。百工皆知所嚮。雖其職之異。其功之殊。而體皆惇厚寬大。共成溫裕之風俗。則是周家八百年之所尙。實定於成王。休閱顯舉。豈有既乎。漢文近於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於明作有功。而無所謂惇大成裕。周之治體。蓋非後世之所可及也。治體定。則治道成。故此章亦止於此。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周公既舉治道以誨成王。此章復申言之。而致告歸之請也。已。汝惟沖子。惟終者。周家之治。文武周公實始之。至於終之。則成王之責也。故周公歎息而言曰。已乎。惟汝幼沖之子。而承如是之大基業。惟有以終之。乃能塞責。蓋發其不克負荷而勉其不可不負荷也。前章之誨。於內治爲詳。至於統御諸侯。教養兆民。則未及焉。故此章申言之。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誨之以統御諸侯之道也。王者之統御諸侯。必先識其向背。不先識其向背。則以僞爲誠。以佞爲忠。賞罰僭差。而操柄失矣。然所以識其向背。非用智而任術也。亦曰敬而已矣。敬則是心常存。無偏愛之私。故能識百辟忠誠以享王室者。亦識其有悖慢而不享王室者。所謂不享王室者。非必顯然負固阻兵也。筵實任土之物。固與其他諸侯無異。第無誠意以將之耳。享禮之多儀。極其繁縟。苟無誠意。則其陞降俯仰之儀。必有不與物相稱者。是以謂之不享。惟其不用志於享。則凡其一國之民皆化其惡。惟曰不享。舉無尊奉天子之心。惟其國之政事。與將差爽侮僭。慢王度而爲叛亂矣。固當察之於早。治之於微也。豈待其貢物不至而始知之乎。於陞降俯仰之間而識其向背。是非心之存者未能察也。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

誨之以教養其民之道也。周公之於民、至矣。然治道有先後之序。蓋亦有不暇爲者。故勸成王頒布我所不暇爲者於天下。王其聽我教汝於輔助斯民教養之常道。亦篤而炳之於民。可也。徂、勉也。民惟彝本。汝乃於是輔民彝不勉行之。是基業必將不永矣。危言以惕勵之。欲其深勉乎此也。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者。周公復告成王以惇篤次敘武王之事。罔不如我前日當國之時。則天下不敢廢汝之命矣。武王沒。周公如武王。天下所以不廢周公之命也。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天下所以不廢成王之命也。苟成王作聰明。逞臆更武王周公之政。皆失其敘。則天下安肯用一幼沖儒子之命乎。篤敘云者。典刑具在。誠意不存焉。亦徒法而已。故行之貴乎篤也。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告戒既終。勉以汝往新邑布政。不可不敬。我其退休田野。惟農事是明。不復與聞國事矣。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者。周公既與成王決別。以民者國之大本。意未能已。復指而言之曰。彼寬裕我民之道。前所謂棐民彝者。是不可須臾離。無或少遠之而用。致遠戾也。周公於將去之際。殷勤反覆。不忘民如此。其眞知本者哉。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成王將留周公。故先歸重於公。答其誨言。稱其功德。蓋所以開挽留之端也。公明保予沖子者。成王退託言我幼沖孺子。嶷然未有所知。公之於我。正如人之養嬰孩。寒暑飢渴。其德自辨。皆傅養者明以保之。使其免於水火。歸重於公者亦至矣。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者。答周公之誨言也。公所稱舉以誨我者。明著深實。皆丕顯之德。蓋欲以我小子繼先烈。成天意。結民心。舉祀典。我不敢不深是誨也。文武之烈。要在增光而發揚之。苟止欲持循。則浸穨其舊矣。上天之眷。要在進修而奉答之。苟無以稱塞。則將墜其命矣。四方之民。要在和調而恆保之。苟使之乖離。則君位危而不能居師衆之上矣。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即業所謂彝稱殷禮。蓋以惇厚宗敬大禮之心而舉行。次敘大祀。徧祭百神而大享之也。周公前甫章之誨。大略不出此矣。周公之誨。以祀爲先者。先其原也。成王之答。以祀爲後者。先其實也。惟明之心。蓋出治之原。而爲治之條理。則此心之實也。告者觀其原。受者得其實。周公可謂善誨。成王可謂善繼矣。苟周公先言祀。成王亦先言祀。安知非徒飫其文而未飫其實乎。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者。稱周公之功德也。周公蓋德之盛。輝光充塞天地。若可以止矣。方且勤施治教于四方。四方之人。雖邊陲海隅。亦皆旁作穆穆以盡誠敬之實。趨益向新。裕益向興。首迓太平。其象可見。文武勤勞。創業垂統。以教後世者。賴公再明。不復迷錯。我小子拱手仰成。徒知爲祭主。蚤夜謹祀而已。則公之有大功德於我周家者。亦云盛矣。天下皆在周公光宅之中。勤其不已之心者。成王也。天下皆向周公日新之化。驗其迓平之象者。成王也。周公勤施不已之心。雖聖人所同。然征誅四國。思兼三王。其勤勞特甚焉。信乎其爲勤施也。不曰既平而曰迓平者。既平則盈不可久矣。迓則有

興。寧方進之意焉。周公勤勞如此。勳德如是。成王弁冕承祭。其敢忘所自乎。其可少遠周公乎。挽留之意。莫切於是。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既稱周公之功德。言之不足。復言公之功輔養啓迪我小子之篤。罔不若是。非止前所稱而已。蓋言語所不能盡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成王留周公之心愈切矣。人君有安居而與師保論道者。有臨朝布政而接諸侯卿大夫者。此成王欲退私而臨朝也。謂我退而卽君位于朝。命公後伯禽於魯。言公不可去。封公之子以治魯國之民。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四方今始開啓其治端耳。諸侯尚未知來王來享而舉尊王之禮也。周公雖已平殷之亂。而宗禮之事未定。公之功亦未克敉寧。而豈爲全備哉。公必當開導將大我之後。爲我士師工之監觀。當時爲士師工者固多。公當爲之表率。大保養文武所受之民以治之。爲四輔師保之佐。此章成王自謂我眇然幼沖之子。衞不足以留周公。縱公不爲己留。亦當爲天下留、爲文武留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定予往已者。王謂公若留。我則敢往新邑。使天下諸侯欽肅將大祗敬教協公之功。公之功亦蓋此而成矣。此語與亦未克敉公功對言也。前章就成王之身言之。此章又就周公之身言之。見其留之意切也。公無困哉者。王謂公捨我求去。實爲困我。公前言規摹如此之大。所謂道大投艱于朕身矣。而去之何哉。公之不去。我亦無厭斁其康安天下之舉。不然。焉保其往。公爲周之儀刑舊矣。今勿替之。則四方亦世世享我周家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周公爲成王而留。謂王命予來。欲承保乃文祖受命之民。及乃光烈考武王。受其誕保文武受命民之命也。弘朕恭者。周公享有此恭。所以欲去者。謂上下全備矣。王又深以文武爲言。是所以弘大我之恭。豈得而不留。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周公謂我既留。君臣之間。當同用工。大立規摹。孺子來相繼洛邑。其大惇厚其法。用殷之賢人。周召之言。多加大者。天下之工夫。未有小爲之而能有成者也。是必從一身於其中。如人爲學。學之外雖他事乃可。若一出一入。始勤終怠。豈能成績。必大惇其典。大用殷之賢人。始爲四方之新辟。作周恭敬之君第一人。又言其自是洛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萬邦皆休。惟王乃有成績。苟一二邦不休。則績安可謂之成。旦者。周公自言。我以諸侯大夫及御事之人。篤厚前人已成之烈。答天下之衆。作周家誠信之臣第一人。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於王言恭先。於己言孚先者。蓋恭者治之原。治原當出於君。而臣但作孚信之先者而已。亦歸致之指也。大抵功成則退。臣之道也。周公制作已備。可以去矣。其本心也。

成王留之。則又更立規摹。終則有始。天行健之意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

周公謂成王。考我告予之旨。乃盡本於文祖之德。蓋文德之精微皆在此。自加考察可也。考之一辭甚要。如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巽語之言。能無說乎。必改之繹之。可也。使來毖慎治殷之民。其必命之以寧命者。如射命中之命。命中者必中之謂。命寧者至於必寧也。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周公既留。卽告于文王武王。以秬鬯二卣拜手稽首。以此心休享不敢宿而禋于文武之前。公之一去一留。對越文武也。亦以堅成王之心。謂汝之不可不勉者。已告於文武矣。予不敢宿者。對成王之時。此心此意卽對于文武也。自是當惠順篤厚次敘而行。無至于遘自疾之地。能如此。則萬年皆厭飫汝之德。殷之民亦日漸月漬而有所成矣。殷之民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精總。蓋殷民乃懷。民能使之承敘。然後萬年永觀朕子懷德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史臣記當時事也。戊辰十二月戊辰也。王在新邑。在洛也。烝祭。常祭歲也。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常祭止用騂牛一也。因烝祭封伯禽於魯。王賓殺禋。於常祭之外。又殺牛以祭。封伯禽與祭歲對言。故曰賓以歲為主。此為賓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史官記周公輔成王保文武受命終始至此凡七年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四

多士第十六　周書

遷洛之事。召誥、則營始之也。洛誥、則考成之也。多士、則撫安之也。亦既撫安之矣。而既奄之後。復待多方之誥。然後人情始定。與其再喻之煩。曷若一喻之至乎。曰。聖人之言。不過乎物。始遷之時。如是勞來之足矣。苟預憂他日之疑而曲喻之。於己則為躁。於民則為瀆。非聖人之言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所謂頑民者。蓋於商民之中尤負固不服者。非諸侯之權所能懾服也。非文誥之辭所能統率也。惟置之於醇釀泰和之地。而後日漸月漬以融釋。此其所以有成周之遷也。然既成而後遷。則室廬有秩。器用有經。至者萬不忘勞。既遷而後告。則天命之公。王釋之厚。聽者莫不興起。則公洛邑之政。其次第固如此。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洛邑始成。以周公之袞舄臨之。初於此而審王命焉。光景之新。始遷莫臨。而史以三語書之。可謂善形容矣。序言殷頑民。賤之也。所以指其實。史言商王士。貴之也。新以開其善。序蓋孔子之公筆。史則周公之恩意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頑民。人之所忿疾也。周公以王命誥。首呼之曰。爾殷遺多士。撫摩勞來之意。見於言表。略無忿疾之氣。亦可以見聖人之心矣。頑民之來。謂周公必以囚徒醜類見處。不自意得殷遺多士之稱。訓誥未竟。而嚚悍暴戾固已十消其八九矣。弗弔之天大降喪于殷者。懼其喪亂而勉免之也。喪亂者。非他也。周實爲之也。而勉之辭若無與焉者何哉。殷得罪於天。周奉天討。而未嘗有心於其間也。討之者無心。故言之者亦若無與也。旻天者。自其秋殺者言之。各有主也。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者。推本革命之公而開喻之也。天既降喪于殷。故周受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勑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于上帝之事。威降于天而成于周。蓋相爲終始者也。紂罔司王罰者也。惟其不王而失天職。故職移於周。反致王罰於其身焉。吁。可畏也。以天言之。則曰明威。以人言之。則曰王罰。所從言者不同。而至明至公之理。非有二也。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者。因其所疑而解之也。弋。猶弋鳥之弋。謂有心於取之也。周之革殷至明如此。聖人何嘗以弋取求位爲嫌而急於自解哉。惟頑民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則疑周之弋殷命也。又疑周之求天位也。聖人憫之惜之。呼而告之曰。非我小邦周敢弋殷命。以强弱小大之勢論之。小國亦豈能弋殷命。然而卒革殷命焉。是天也。非人也。頑民亦可以少悟矣。天之於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觀天之不畀殷。益信其不固亂也。天既不畀殷。故相助輔弼我有周。俾作民主。我曷嘗敢有求位之意哉。是乃因其疑以解之。而非以自解也。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者。前旣言惟天不畀矣。復告之以不畀之理。豈在外哉。是乃我下民所秉之爲。善善惡惡。確然不可易者也。下民之爲。是乃上天之明畏也。秉爲即秉彝。詩言其體。此言其用也。始言惟天不畀。而後言惟帝不畀。蓋將剖析精微以示之。故指其主宰而謂之帝。至本其明畏之理。則謂之天也。言至於此。所以迪頑民之性者。至矣盡矣。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桀之亡。即紂之亡也。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鳴條之事。凡爲商民者。莫不知其應乎天而順乎人矣。至於商周之際。乃有疑焉。觀其前則明。處其中則蔽也。故周公舉湯桀之舊聞以告之。自其明以達其蔽也。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所安。則怵然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閡於桀。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其所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則其惡升聞。而惟帝降格矣。天人之際。惟極乃通。治極則通格于皇天是也。亂極亦通。惟帝降格是也。治亂雖殊。極乎下而通於上。則一而已。帝既降格。譴告災異以示所嚮於是夏邦。可以深警矣。尚猶弗能敬用帝命。大肆淫泆。惡播人口。至於有辭。自絕於天。而天亦絕之。故惟時天罔念聞也。元命者。大寶之命也。出於天而行於君者也。桀以淫

泆肆于民上。舉措誅賞。無非私意。安得有所謂元命哉。元命廢。則降致天罰。夏祚亦從而廢矣。國之元命。猶人之元氣。有則生。無則死也。夏旣廢其命。故天乃命爾先祖成湯。爰革夏正焉。俊民甸四方者。湯所以盡人君之職分也。人君之於四方。豈徧恃一手一足之力哉。明揚俊民。分布遠邇。使之甸治區畫。各有攸守。而人君之職分盡矣。伊尹之稱湯。曰旁求俊彥。孟子之稱湯。曰立賢無方。蓋成湯治天下之規模。惟伊尹周公孟子則深知之也。明德者。治國平天下之本。而恤祀則致敬鬼神。以聚其德而神明之者也。自成湯至于帝乙。聖賢之品。差亦不一矣。謂之罔不明德恤祀者。言大略不失此心。所以傳世不墜也。商之多哲王。是豈人力哉。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而然也。殷之哲王。亦皆操存此心。罔敢失帝之則。無私主則無私施也。此布德行惠。所以罔不配天其澤也。苟不知操存。失其帝則。雖欲澤民。亦皆私意之爲。何足以配天乎。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積治之後。雖有失道之君。亦未易動搖也。紂蒙聖賢之餘業。而其亡忽焉者。積累之業深。戕敗之亦大也。誕罔顯于天者。言紂天理昏蔽之極。其本既亡矣。況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勞邦家而思所以保之乎。先言不明天理。次言不念祖宗者。蓋天理猶有毫髮之存。則追惟前人櫛風沐雨之艱難。必不忍淫泆以蕩覆之也。善惡吉凶之理。天道之甚顯。民心之共祗者也。紂大淫厥泆。而皆不顧焉。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于先王勤家。則不畏祖宗矣。罔顧于天顯。則不畏天矣。罔顧于民祗。則不畏民矣。三畏既除。舉無忌憚。窮凶極惡。故惟時上帝弗保。降若茲大喪也。惟天不畀不明厥德者。推本紂所以爲天所絕者。不明其德而已。明德。天之所賦也。明其德者。人之盡乎天者也。紂雖下愚。亦豈無是德哉。惟昏蔽蠱惑。不能明其德。人欲日肆。故其惡如上所陳也。序紂惡而以是終之。探其本也。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於罰者。言國未嘗無故而亡。泛觀前後亡國者。其致罰之由。必有可言者。況周之奉辭伐紂乎。爾頑民亦可以自反矣。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前章所敍。武王革命之理。此章所謂今惟我周王。則指當時言之也。頑民之所以憾周者。徒見東征爲周公成王之事爾。故明告以是皆帝之事。我周王特大善承之而已。周爲天子。職當奉承帝事。帝既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翦除。告其勑正之功于帝也。惟我割殷之事。未嘗容少私意。一於從帝而無貳適。惟爾有殷王家。自不得不惟我之適矣。周不貳於帝。殷其可貳於周乎。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也。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也。當是時。頑民猶妄意成王周公或可動搖。故示以確然不可移奪之志。以定其心而一其所向云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亦豈徒割殷之事哉。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者。其曰乃審度之辭。蓋嘗審

度頑民致討之由。實惟爾大爲非度。我固不先起兵端以動爾。其作事乃自爾邑。非他人也。又將誰咎乎。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者。告之以遷洛之意也。昔予亦念天就殷邦誅土之地。屢降大戾。紂旣死焉。故今邪慝不正。要當遷徙。舍其舊而新是圖。夫豈得已而不已哉。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章明告以遷洛之意。予時惟其遷居西爾者。自殷觀洛。則爲西也。所以遷爾居於洛者。非我一人乘德不康寧而樂爲開闔動搖也。是惟天命而已。無違者。戒頑民不可違天命也。朕不敢有後。無我怨者。言我畏天命。故於遷洛之事不敢有後。雖欲少從容而不可得。爾其體此意而無我怨也。庭然周行天討者也。殷受天討者也。受討者之懼。宜若甚於行討者。今以文意觀之。周公常懼。頑民常肆。周公常切。頑民常緩。是何邪。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彼哉粗知之。將惴汗疾趨之不暇。亦何待他人敦勉儆促邪。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者。以其父祖之舊聞而熟聞之也。惟爾平日所知。爾先人典册所載。殷革夏命之事。歷然可考。我周之革商。正如是耳。以所聞於前而驗所見於今。廢興之理。亦可識矣。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蓋周以商革夏之事。諭頑民。頑民復以革夏之事責周。其意以謂商革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於百僚之間。今周之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安得而不怨乎。此雖頑民責周之語。然成湯革夏之政。不多見於書。因此語而推之。則其舉民望。慰衆心。合新舊。安危疑。規摹略可見也。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者。周公稱王命以大義裁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予一人所聽用者。惟德而已。故予敢以德而求爾于天邑商。謂其作合德以應我之求。不可據前比後。而必我之爲也。商謂之天邑者。蓋言其地嘗爲天子之都。理當寬於貫德。敢求。亦敎實之意。寬其事而敎其辭。裁之者雖甚正。待之者亦甚厚矣。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者。復諭以所以遷洛者。惟欲相率安肆矜恤爾躬。豈可反以我爲罪乎。前云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此又云非予罪。時惟天命。夫豈欲借天以自解。我誠以頑民蔽蒙之極。故每舉天命之公以大警省之。使於此而有發焉。則知洛邑之遷。周蓋未嘗與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頑民之所以不安者。蓋不自知其罪之大。遷洛將爲釋與。故此章明以告之。奄蓋與武庚管叔同叛者。昔我東征來自奄之時。爾三監奄淮夷之衆。若正名定罪。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姑俘爲囚可也。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流竄荒裔可也。今遷爾洛邑。密邇王室。是以親比爾爲事。俾臣于我宗。法成周濟濟多遜之盛。漸染薰陶。以成其德。爲汝賜旣不多矣乎。俾殷就洛。遷徙之勞。頑民所知也。舍遐逖而就中都。寬宥之恩。頑民所不知也。故明以告之。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

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告戒旣終。乃示以恩意。勉以安居樂業永久之計。今予惟不爾殺者。蓋頑民負罪懷慚。反側不安。故明許其不死。所以洗其危疑也。盤庚旣遷之後。歷告百姓者。亦曰罔罪爾衆。亦是意也。昔怨之惡小。故告之以罔罪。反叛之惡大。故告之以不殺。辭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至於與民更始。則一而已。予惟時命有申者。蓋章旣已詳命之。而是章之命復申告之也。今朕作大邑于茲洛者。蓋爲四方諸侯罔有所賓禮之地。故卽土中建都以會朝。此營洛之本意也。亦惟爾多士所服事奔走。臣我周家。進於濟濟多遜之盛。非居洛不可。此又營洛之意也。蓋營洛有二說。一則以賓諸侯。一則以居商士。然則待汝商士者亦甚厚矣。爾乃尚庶幾保有爾土。而無懷動搖之恩。此蓋分之以田也。爾乃尚庶幾安寧。各幹其所止。無起覬覦之釁。此蓋受之以業也。爾能敬天。惟畀予矜恤爾。惟敬。則畀天命。畀聖人之言。凡所命誥莫不祇順。禍祥之所集也。卽天之畀矜也。爾不能敬。爾不啻不能保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惟不敬。則不畏天命。不畏聖人之言。凡所命戒。莫不違悖。刑戮之所集也。卽天之罰也。明禍威以示之。彼安得不知所向背乎。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爲長久之計。爾其有幹有年于茲洛矣。有幹則有業。有年則有養。所以能育其生也。爾小子乃興。從爾遷者。言爾之遷洛。乃建立門戶之祖。後世子孫之興。實從遷始。豈不甚光榮矣乎。自亡國之末資而爲興國之始祖。頑民雖愚。其亦知所擇矣。所以作新之者。無大於是也。多士多方篇末皆有又曰。蓋殷勤以續前語。然多士王曰之下闕文。失其前語。故又曰之辭不可盡通。然所謂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者。勉以安居之大指。則可知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五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師長之言，尊而不親；族黨之言，親而不尊。故嚴厲者少潤澤，而狎愛者多姑息。是篇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忠愛惓惓，尤致意於享天之際。是合師長族黨之論萃爲一書。入之者深而聞之者至，信乎其爲百代之元龜也。

周公作無逸。無逸。

周公遭變，作七月之詩，陳王業之艱難。而無逸之作，亦在於還洛復政之後，其時蓋相先後也。逸豫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耳。無逸者，治源之書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無逸者，天德也，亦君德也。君子所其無逸者，凡人乍勤乍惰，蓋亦有無逸之時矣。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爲所，如魚之於水，獸之於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或利而爲之，或勉而行之，皆非所其無逸。其視乾健不息之體，猶二物也。周公之於篇首，歎息而言之，所以期於成王者不薄矣。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

也。蓋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依者，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興一宮室，迫一力役，視之者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彼本非有意虐民，實未嘗知民之所恃以爲生者乃在於是也。成王生於深宮而遊處人上，周公深爲之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啓之也。周公既儆成王，復引閭里近事明之。相視閭里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諺者，縱逸則所習者下，委巷諺語，常誦於口，此流染已深之驗也。既誕者，長惡不悛，遂至於誕妄。變文曰既，謂已至誕妄之地，則無復可救矣。惡至於此，若非誕妄，則必訕侮其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徒自苦耳。自以爲黠，而反以老成爲愚也。劉裕稽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之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者也。以成王之中材，向使管蔡得志，日夜扂惑狀駭之，安知其不以后稷公劉爲田舍翁乎。周公之訓，委曲至此，此乃親戚之情話，人人之最深者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嘆息而謂之我聞，蓋語有所自來，欲成王敬聽之也。嚴恭寅畏，蓋中宗無逸之實。嚴則莊重，恭則降下，寅則欽肅，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天命自度，言中宗常以天命自律也。維天之命，存於心，流行於天下，著見於祲象。內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仰因祲象之示，參驗省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律也。因桑穀之變而修省，此天命自度之一端耳。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故祇懼而不敢荒怠宴安。蓋深知民之可畏，而深識治民之果難也。中宗之敬則然矣。所以享國七十有五年，何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至於儉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自此而下，至于文王，其眉壽無有害者，莫非此理也。孔子言仁者壽。仁、其體；敬、其工，與無逸互相發也。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言其未踐位之前，備嘗勞苦，親與小人游處，小人之艱難，盡知之矣。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者，蓋前日親見其難，故不敢易其發矣。亮陰之制，古之人皆然。至於三年不出一語，乃高宗特以自治，聖賢之君，未必盡然，故謂之乃或，是或一道也。言乃雍，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三年不言，臣下想望一言之發，而得傅說，四海之內，咸仰其德。是言發之後，人情無不雍和，而嘉靖無怨，皆可得而見矣。嘉靖不徒休息之謂，蓋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高惠文景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安得所謂嘉靖乎。無時或怨，則非特不怨，蓋

無怨之根矣。商宗之所以壽，固無異於中宗。然享國五十有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大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又發此意以深勸成王。下章論文王之咸和萬民，亦是意也。祖甲即太甲也。不義惟王，舊爲小人者，其始不義，習與性成，是所謂不義惟王也。欲敗度，縱敗禮，是未居桐宮之前，舊爲小人之行也。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言其思庸而復即王位，困心衡慮，深知小人之依，故能保養惠愛庶民，雖鰥寡之微，亦不敢侮。懲其慢之深，故操其敬之力也。太甲世次蓋在中宗高宗之前，此以享國多寡爲次也。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無逸之反也。惟其生則逸，故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使其知之聞之，其敢安於耽樂乎。耽樂之極，伐性喪生，無所不至，故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又歷數悉陳，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深警成王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大抵守身之本，自天子至于庶人，惟先知自愛，不失其身，然後萬事自此次第而舉。起其敬而收其肆者，莫大於是。此則周公忠愛拳拳之意也。商去周未遠，故周公以成王耳目所接者言之。獨稱三君者，中宗嚴恭寅畏，不言所因，則發於生而知之者也。高宗舊勞于外，由經歷涉而後成德，則學而知之者也。祖甲舊爲不義，則困而知之者也。人之品學之等，無出此三者。舉此三君，其義已備，不必復廣引，非有所去取也。其論逸王，則從其多者而槩言之，亦非謂三君之後其君皆逸，以意逆志可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商周將異世也。文王親成王之祖也，故復舉文王之無逸以告成王，言愈近而意愈切矣。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者，將論文王之無逸，先言其淵源之所自也。凡有血氣，每患於上陵，學問之道無他，下之而已矣。損抑祗畏，所以下之也。太王王季所以克自抑畏，則其用力於無逸者深矣。是乃文王無逸之淵源。文王則由父祖之抑畏而至於作興者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者，言其自奉之薄而專意於安養斯民耳。卑服，蓋舉一端，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也。物莫能兩大，厚於奉己，必薄於恤民。文王於衣服自奉之處，所性不存，蕩然未嘗留意用力於是也，則其力果安所用哉？即於康功以安民，即於田功以養民而已。力不分於奉己，故功全歸於恤民也。徽柔，蓋柔之徽美者也；懿恭，蓋恭之淵懿者也。始從事於無逸者，柔巽恭謹，不謂之柔恭則不可，其爲徽柔懿恭，意味光輝則大不同矣。非文王之盛，莫能與此也。文王以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於民言小者，苟匹夫匹婦未被其澤，則其懷保猶未周也。於鰥寡而言惠鮮者，鰥寡窮民，垂首喪氣，文王惠綏之，莫不鮮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當是時，紂方在上，毒痛四海，文王處方伯之位，而欲咸和其民，寔乎有杯水勝火之難，推望道未見之心，勤且勞自應至是也。然亦豈若後世旦暮傳餐，代有司之任者，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所謂不遑暇食者，其勤勞必有在矣。

無逸，則見文王之勞；讀立政，則見文王之逸，豈相爲矛盾者哉？於至勞之中有至逸，於至逸之中有至勞也。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者，遊田固有常制，至於盤于遊畋，則以是爲耽樂，固文王所不爲也。不曰不爲，而曰不敢者，翼翼之小心也。以遊畋之簡，則可知百用之約，既無濫費，自無過取。所以庶邦之貢於文王者，於正數之外無一毫之加也。文王爲西伯，所統之庶邦，蓋有常供，其在春秋，諸侯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其來舊矣。此章論文王之家法，故凡無逸之條目，如數儉素，重農畝，恤困窮，勤政事，戒佚遊，防橫斂，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即前章之意，然亦使成王知文王艱勤如此，終享百年之壽，則導諛之說謂勤政則傷生者，亦不足信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妄爲文王艱勤損壽之說，以啓人主放逸，如鄭玄者。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逸雖戒成王，實欲後世子孫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嗣王言之。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爲人君者所不能無也，特不可過而已。過則人欲肆而駸駸入於亂亡矣。故周公之戒嗣王，不使之無觀逸遊田，而使之無淫于觀逸遊田。淫，謂過也。苟必欲絕之使無，則迫蹙拘制，鬱而不伸，非所以養德也。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觀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欲禁橫斂，必先絕橫斂之源。觀逸遊田者，橫斂之源也。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橫斂。四者既省，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九貢九賦，什一之制，皆名正義順，天下之中制，過是則害於理財正辭之義矣。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者，塞其逸樂之源也。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耳，一日放逸，所害幾何？抑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而至於二日，自二日或至於終身不反。故周公先塞其源，戒之以無敢遑暇曰今日耽樂。當此之時，既已盡失天人之心。下無以示民而非民攸訓，上無以順天而非天攸若，是人也，可謂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也。一日耽樂，周公禁之如此其嚴，蓋人主不可使知耽樂之味，苟謂其一日之樂以爲無傷，迷其既嘗此味，則浸深浸溺矣。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者，紂之大惡，數千載之後匹夫匹婦猶羞比之，況當時實誠尚新，惡之尤甚，故舉其甚惡者以警之，以謂苟不戒一日之耽樂，順長不已，則必至於爲紂之徒也。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逸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蓋要逸樂之終，懼知必至此極。始終備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訓告者，以格言訓迪之也；保惠者，以善道保養之也；教誨者，教戒誨諭，諄諄懇惻，非特訓告而已也。訓告、教誨、皆見於言語；保惠則極其調護於日用飲食之間，功用蓋相表裏也。古之人其德業已巍巍乎其大矣，臣猶相與訓告保惠教誨焉，況成王幼沖之孺子，豈可少此乎？此無逸之書所爲作也。邪正相爲消長，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訓誨保養，正氣充實，邪說何自而投隙乎？故民無或敢相譸張誑誕爲幻

惑以亂主聽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於小大者。言人主此其不聽君子之訓。則小人乃乘隙以邪說誤之。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摧除。使人主未厭君子之言。則小人豈敢遽進其說乎。彼固有所窺而動也。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者。先王之正刑。甚便於民。甚不便於小人。略而言之。如嚴名分。所以和民則。而小人之陵僭者。則甚不樂也。省刑罰。所以重民命。而小人之殘酷者。則甚不樂也。薄賦斂。所以厚民生。而小人之貪侈者。則甚不樂也。故小人得志。必盡殄滅之。而後歉於志。民始無所措手足。心口交怨矣。爲人上者。至使其民心口交怨。則其國亦曰殆哉。此蓋消長存亡之機。故周公懇懇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知而弗去。所以爲智之實。不蹈其害。則去之者也。非智之實也。故周公稱三宗。文王之哲。必以迪哲言之。謂允蹈其知而弗去也。曷爲而知三宗文王允蹈其知而弗去也。凡人平居無事之時。孰不知自反不責人之理哉。及謗讟入于耳。激于心。則平日所謂自反不責人者。忽然忘之。肆其忿戾。無所不至。是非能蹈其平日所知者也。惟文王三宗則不然。厥或告曰。小人怨汝詈汝。則大自敬德。益修其所未至。其所誹毀之愆過。安而受之。曰我之愆。信若是。欣然不怒。不止於不敢藏怒而已。蓋初無怒之可藏也。

如上所陳。方未遇怨詈。未見誹毀之時。豈不知此爲美哉。至於身當怨詈毀之際。能蹈其所知者。惟三宗文王爲然。斯所以爲迪哲也。深味三宗文王之聞怨詈。其德益新。其心益平。聖學之緝熙。君道之廣大。斷可識矣。成王與後嗣王。若此其不聽。不思三宗文王之迪哲。人乃或譸張爲幻。造飛語以惑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不能不信之。則以爲果若是。不永念其爲君偏覆包含之道。不寬綽洪裕其心。以其譸張無根之說。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無辜。遠近小大。有萬不同。而其怨則有同。皆叢集於一人之身。其何以當之哉。兩章皆言此厥不聽。蓋不聽君子之言。乃國家存亡之決也。雖幽厲之主。豈不知眇然一身。不能勝億兆人之怨哉。惟其不聽君子之言。故小人譸張幻惑。百端千緒。使之不得不信。信則自至於怒。怒則自至於虐。終之與天同怨。無所避之。蓋亦謹之於聽受之初乎。周公教戒既畢。復歎息而使嗣王監于茲者。蓋一篇之訓。深切至到。欲其永監于此也。無逸之篇七更端。每以嗚呼發之。蓋深嗟永歎。其意在於言語之外也。始以逸豫爲戒。終則以棄忠言。遠邪說。壞法度。治謗詛結之。惟無逸。然後能去其病。而所以保無逸者。亦不過是數者之戒也。苟不幸而有是病。其趨於逸豫。如水之就下。而逸豫者亦所以生是病也。故以是而終無逸之義。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六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召公不疑周公。前輩辨之悉矣。於其盛滿而欲去。周公反覆留之。不遺餘力。後世權位相軋之際。排之使去。則多有之。挽之使留。蓋亦鮮矣。周公固不可以後世論也。然大臣之秉心。公則深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公私之間。世主所當深察也。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君奭。

成功不可居也。洛邑成。而周公告歸。蓋與召公同心也。已而成王盡禮以留之。周公既幡然而改矣。而召公猶守前日欲退之心未改也。故於師保左右輔相之任。則不說焉。周公乃作此書。反覆開諭挽留之。於是始爲周公留。周公。聖人也。視周公以爲去就。可以不差也。召公於吾心之未諭。未嘗以周公留而我亦留。不苟於隨如此。及其既諭也。非特暫留於一時。相成王。又相康王。身任託孤寄命之責而不辭。蓋有味於周公之言矣。惟其重於隨。所以篤於信也。嗚呼。斯其所以爲召公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

用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以名相命周初蓋猶質也殷之喪亂自後世之私言之則殷之禍周之福也多士告殷民而曰弗弔則憫勞之辭耳今周公之告召公周家大臣自相與語亦首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爲心不幸而遇喪亂又不幸而任此責豈其所樂哉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之矣其何以承之乎我不敢知曰其基業永可保信期於休盛惟順天則庶乎俯成我之誠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而自棄於不可爲也人之於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彊謂厥基永孚于休恃而不修者也意天之必福己者也謂其終出于不祥懼而不自彊者也意天之必禍己者也天無必必非天也必之者非知天也周公謂吾之於天豈敢計禍福必之哉惟盡在我之誠以順天而已復嘆息引召公前日之言而貲之召公已嘗曰是在我矣我亦如召公之意不敢自惰而安于上帝之命盡相與悉心而奉天曷爲遑忘前日之言而欲去也召誥言天歷云我不敢知與周公若合符節則召公前日之言可推矣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者周公告召公苟弗永遠念天威之可畏於今日我民無怨尤違戾之時遂謂天命已固民心已安可以退身而他日之事則惟他日之人在我後嗣子孫之側者自任其責召公之意雖若此如萬一後嗣大不能恭敬上下驕慢侈肆遏絕佚墜祖宗之光明則宗臣之義可云我在家而不知乎固不得以既退而逃其責也曷若今相與勉留而扶持之乎天命不易天難諶者不易蓋天命之理天命至公不可攀援不可倚著古先聖王所以兢兢慄慄若臨深淵者也驗吾心操舍之際則知之矣自天言之則曰不易自人觀天言之則曰難諶曷而信之則未嘗知所謂不易者也乃其墜天之命則其亡忽焉不能少經歷歲時推其所以爲不易難諶也其可謂天命既固而不扶持之乎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於我沖子者既言天命難保又言保祖宗之業者責實在於周公前人文武也恭明德恭承文武之明德也是責雖在我我豈能自有所爲哉不過啓迪開導前人文武之光明施於我幼沖之成王而已明德者光之體光者明德之發由恭承則言其體由施用則言其發也玩非克有正之辭則周公退託求助於召公之意在其中矣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者凡分章皆更端又曰則紀其語之既終復紬繹形容議論之起伏并與精神而寫之者也天命不易固不可信在我之道惟思文王之德則可以延世天必不用釋於文王所受之命也徒信天而不知反求則以天爲在外信文王所以得天者是則信天之實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求天者莫親於文王也言此者所以釋迪前人光之意而終之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

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以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之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故曰格于皇天言其通於天也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帝心故曰格于上帝言其通於帝也自其覆幬包含言之則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則謂之帝天譬則性帝譬則心初非二也凡書之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所輕重至於此章對言之則見聖賢之分焉格于上帝猶以存主者言之也至于格于皇天則渾然天體不可以存主言矣雖然太甲之保衡即前日之伊尹也佐湯則格于天佐太甲則格于帝何也非伊尹之治化不若前日太甲則不若湯也伊尹之於太甲亦未嘗以其不若湯降一等而自貶也咸有一德之篇固以湯期太甲其未入聖域未格皇天蓋太甲之責也巫咸亦太戊之輔相也不置之伊陟臣扈之列止言其乂王家何也成之爲治功在王室而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祖乙之有巫賢武丁之有甘盤不言其治功高下者蓋周公之論本非爲方人而發成湯與太甲太戊致治有聖賢之異其辭不得而同伊尹於成湯太甲所事有前後之異其辭不得而同巫咸與伊陟臣扈並時有優劣之異其辭不得而同若巫賢甘盤各著聲烈於一朝無所疑混固不必銖銖而較之也巫咸之事不見於經矣武丁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而四海仰德實傅說之力捨說而舉盤者蓋盤源也說委也先河後海之意也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者言是六臣率循深推此道而勸名各有陳列布在天下故殷家之禮升而配天多歷歲序惟天子祀以祖配天而冕服鼎俎莫不配天之數然則配天之禮蓋天子之禮也自湯以諸侯升臨用天子之禮久而不墜實六臣之力也六臣所率惟者皆此道而心之所至則有差焉孟子論伯夷伊尹孔子而終之以是則同亦此意也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者命而曰純言其眷命之甚篤也眷命之甚篤則以商家富實百姓厚於民故天亦厚之也是蓋六臣深知根本之所在而祈天永命也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者王人王也六臣格其君心其王罔不秉君德於上明恤猶顯比之謂蓋顯然以至公撫恤天下在內則逮卑賤之小臣在外則逮於藩屏之侯甸內言小臣極其目也外言侯甸舉其綱也恩意浹洽於內外公平周遍斯乃所秉之君德也後世之君私昵小臣僕御僕隸光寵赫奕而偏愛一國如平王之貳于虢者卹之非不深可以謂之明卹乎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者言君固重德況凡奔走在列者惟此之故惟德之稱以用乂其君君德成就彰信兆民凡有所爲於四方安得不如卜筮之神民罔不信乎又云者規諫箴誨以治之也六臣下實其民上格其君又號召天下之賢俊使朝夕以道德之言涵養薰陶以底於罔不是孚之盛此眞大臣之職業也大臣之職業如此召公不是行行止而遽言退乎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其至平通格於天者則壽之平則常永悠久有殷之道壽其當壽無所加損斯其所以爲天也斯其所以保乂安治而壽有殷之祚者也前章序

成湯伊尹而下，君臣各盡其職，不虧不偏，蓋平格之實也。天之保乂有殷如此，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曾不顧前人而免焉，益見天之無私溺也。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者，周公言天命之無常，而歸重於召公。商家先哲王之多也，基業之厚也，一旦失道而滅，天曾不以私貸之，況我新造之周，天命未固者乎。汝召公勉留，而為周家永久之念，則有固命矣。國命之固不固，惟繫於召公念之永不永，其忍不為此而留哉。召公而永念，則天命必固，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否則身與國俱辱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商與周接，其興亡既可見矣。若文武之朝，則召公回翔其間而身履者也。故周公復舉其親見者以警之。割，裁也。申，重也。勸，勉也。上帝之相文王，裁割其偏，申重勸勉，以日新其德，以集大命於其躬。德成則命集，德者命之實，命者德之致也。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蓋所以割文王之德而致其密察之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不已，蓋所以申勸文王之德而道其緝熙之學。文王之密察緝熙，是乃上帝之割申勸，非復有詔之者也。文王既集大命，則任天下之責，故其心庶幾能修和於諸夏，以盡其職分。太和雖貫古今盈宇宙而不息，然紂為天下宗主，窮凶極虐，戾氣充塞，而和則傷矣。修而復之，實文王責。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則修和之實也。所謂修和，蓋本於割申勸，以修己之和，推而放之於諸夏也。尚克者，望道未之見之心也，如曰已克，則豈所謂純亦不已乎。文王之所以內進厥德，外和有夏，合內外之道者，蓋亦有賢哲之輔焉。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是五臣者，胥胥附先後，以輔文王，可謂盛矣。文王猶歉然未足，復曰：人材之少，無能往來君民之間以迪彝常教於下者，故文王自視蔑有少德降于國人。對已衆而視之若寡，德已盛而視之若無，此乃純亦不已之心也。想召公聞此言，反視己之功業，眇然一羽之在太空，敢自謂成而欲去乎。文王既不已如此，亦惟五臣者純一佑佑，秉德不移，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顯其君，而受殷命。故曰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迪見者，蹈履而實見，非小知之窺測也。冒聞者，覆冒而徧聞，非一畢之威格也。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孔氏謂虢叔先沒，意其或有所傳歟。武王國世，文王五臣雖一人先沒，惟此四人者，尚蹈有祿位，蓋言賴故老之猶存也。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者，言四人後與武王大將天討，虔劉其敵，蓋言其集大勳也。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者，既集大勳，遂顯其君，惟覆冒之所及，大盡稱武王之德，蓋言其遂辟教于四海也。造端於文王，放論其原，成終於武王，故論其效。咸相為終始也。師尚父之亞文武，烈莫盛焉，不預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留

召公，而非欲為人物之評也。文武君臣，於天人之際，佑曰純佑，知曰迪知，見曰迪見，聞曰冒聞，將曰誕將，稱曰單稱，凡皆致其一，知其至，大其用，極其效，非若後世乍出乍入，安於小康者之為也。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者，周公言今當五賢之責，皆在我之一身，殆不能勝，若游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求助之切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者，此小子乃指成王，言成王雖已親政，然幼沖小子，未知艱難，政當同未在位之時，而盡扶持之，不可以成王既在位而大責我以當去也。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者，言召公若收斂退藏，罔勗成王之所不逮，以耇老為懼，高蹈遠引，不降心而屈留，則周家之治可知矣。鳴鳥，蓋是時周方盛際，鳳凰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周公謂召公若收斂以老成自居，不屑國事，則我豈能獨保今日之盛，在郊之鳳，將竄而不復聞其鳴，況敢冒進此而有所感格乎。自後世觀之，天下可無召公，不可無周公，而周公於召公之去，反惴惴然惟恐其不留焉。斯周公之所以為周公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周公厥陳文武殷商之盛，復嘆息告召公，肆其監于茲，勉其觀此而自強也。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者，周公深思王業，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文武之受命，其休則無疆也，迹夫后稷公劉以來，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也。思其休，豈不可喜，固當有以承之；思其艱，豈不可懼，固當有以保之。苟欲潔其身，而不為社稷深長之慮，則亦硜硜然狹隘之甚矣。告君乃猷裕者，告召公勿狹隘欲去，當謀所以寬裕者可也。鄭氏謂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於寬裕是也。蓋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溼，欲其調齊；盤錯棼結，欲其解紓；黯闇污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陰，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耳。一旦致柄有歸，方欲償前日之志，而反不得遂焉，此所以怏怏不悅也。是難然矣。盍謀所以寬裕者乎？雖寬裕其心，遠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屈布四體，為久大之規摹，則向來褊厭急狹之病，自融釋於平寬之域矣。我不以後人迷者，周公言我終不獨善而使後人迷亂，此蓋自言其所以不去者，而亦以勉召公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此章舉文武所以命召公者以感動之也。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故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者，前人，文武也。文武布宣其心，乃悉傾倒以命汝召公，設之輔佐，儀刑具瞻，俾作汝民之棋極。其命之辭則曰：汝明明勉勵，以配偶輔佐王者，命之大如此。為召公者，在至誠艱乘此大命，不可失墜。今而遽去，則是墜此命而非乘此命矣。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者，又迪文王之殊遇以感之。召公縱不為成王留，不為周公留，盍亦惟念文王前日非常之厚德，為我周家大受無窮之憂責乎。想召公聞斯言，必竦然動於中矣。洛誥周公之復留，實以文武之故；今召公欲去，周公復舉文武以感之，非惟周召一心，而文武所以使人惓惓於再世之後，周公父子兄弟間固不待論，而召公之為此老身而不敢言

歸。則其待大臣者亦可得而推矣。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告汝朕允。周公言。凡所以告召公。皆我所確信允當而不可易者。非苟言之也。保奭。呼其官而告之也。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者。深勉召公之畏天也。是心不存。則雖前日天降禍於殷。猶殷未遠。猶不知省其用力於敬。爲我監觀殷亡之大亂。以此之故。念我天威之可畏。而于時保之。是心存。則天威蓋凜然矣。監殷。召公所自監。而謂之以我者。以周公之重而敦勉之也。召公成德之意。其操存者熟矣。敬對之事。寧有遺落而忽亡之乎。蓋心不可有所倚。當其欲退之心萌。則心倚於退矣。倚於此則遺於彼。此周公所以大敬之以操存之工也。然召公所謂不存者。豈若常人然哉。亦毫釐之間耳。惟周公能見之。惟周公能治之。當其和與語。微有不寬。隨以告君乃猷裕開之。微有不存。隨以其汝克敬敘之開敘於眇忽將形之際。是以涉淵鑑鏡之妙而用於盤盂鼎銘之間。何其盛也。周公復言予不信。惟今日若此告諭予爾每惟曰。所以念天威而保之。實因我二人。豈可捨去。蓋警周汝汝之見有合於此哉。其不合於此哉。汝則言曰。誠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功業日盛。福祿日增。惟是我二人將不能勝。盍相與避滿盈乎。其汝克自敬德。益加抑畏。明揚俊民。布於列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欲去也。若他日天下晏然無事。則在汝推讓後人於大盛之時。超然肥遯。吾不汝禁。今豈辭位之時乎。周公復歎息而言。篤於輔弼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功緒既見。要當終之。故我欲咸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孜孜勉勉。必至大冒海隅出日之地。無不率服。惟上所使。然後始厭吾心。始不負大臣之職業。始可謂之丕時。可以讓於後人而去也。其後召公歷成康而猶未釋大政。豈非念海隅率俾之語而自視常歉然乎。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惠。順也。周公告召公。我所以不順汝欲去之意。乃若此多誥諄複而留汝者。予惟用閔于天之於民。欲生發之甚艱難。今方有端緒。召公乃捨去而不肯成就之。是誠大可憫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周公深見於此。故見賢者欲去。民將不得遂其生。則爲天憫之也。前以文武留召公。今以天留召公。意益切矣。召公其敢不留乎。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召公之欲去也。見民之罔尤違。謂民心已安而所可保也。此其欲去之根。故卒章復深言民情難保以警之。歎息而謂召公。惟乃既歷踐之久。固知民之德。亦罔不能厥初。今日之罔尤違。蓋亦易事。惟念其終。則難保而可畏耳。其祗順此誥。思保民之難。往矣。敬用其治。不可易也。此召公已留而周公飭遣戒職之辭也。然洛誥周公之留。則有酬答載於簡冊。此篇乃無召公肯留之語。蓋召公之於周公。猶顏

子之於孔子之不違如愚。其領受之意固見於眉睫之閒矣。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七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文王之除而蔡叔以囚。蔡叔之囚。而蔡仲以封。安或生危。危或生安。二類相召也。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嗚呼。孔子序書。何其深見周公之心也。周公之囚蔡叔。豈得已哉。叔未死之前。周公之心。所謂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者也。豈能遽必叔之不能改哉。叔既沒矣。此望絕矣。於是以平日友愛之至情。不得施之於叔者。併第之於仲。命諸王以封之蔡焉。書曰。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嗚呼。何其深見周公之心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冢宰。首六卿而總百官。天子之相也。周公以三公而下行相事者也。周制每以三公兼六卿。俾有深意焉。三公無職。六卿則分職矣。三公論道。六卿則行道矣。以三公兼六卿。間精粗源委於一體。可離非道也。史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著正三叔之罪。未少關疑之時。冢宰之位。乃社稷生民之根柢也。是位一搖。則天下岌岌乎殆矣。今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三叔乃流言倡亂以搖

之。豈周公一身之利害哉。是乃欲傾覆文武之社稷。塗炭四海之生靈。得罪上天。得罪宗廟。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而私也。象之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耳。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天下之安危矣。雖欲遂友愛之心於三叔。不可得也。心一而位殊也。乃致辟管叔于商者。始禍造亂。不得而赦。致云者。有重之難之意。所以深著周公之不得已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者。蔡叔之罪。次於管叔。故不殺而囚。猶從之以七乘之車。則異乎凡民之縲紲者。親親之恩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者。霍叔之罪。又次於蔡叔。故不囚而降黜於民伍。亦及三年而復其國也。於蔡叔霍叔。每求其輕。是以知周公之於管叔。亦欲求其生而不可得也。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者。周公皦然於三叔之刑。友愛之情。鬱然不舒。幸而蔡仲能用敬於德。則亟擢之。雖爲官擇人。亦以少釋此恨也。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者。蔡叔遂復不反。雖命其子於王。復其舊封。而吾心終不滿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命書之辭雖稱成王之命。實周公之意也。率德。率文王之德也。改行。改蔡叔之行也。於善云德。言其實然。於惡云行。言特所行之過而非中之實然也。蔡仲生於憂患。監祖懲父。是能謹其道而塗轍不差也。猷所擇者也。肆。故也。以其能謹厥猷。故予命爾侯于東土。戒以往卽乃封。敬哉者。欲其毋失此心也。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者。周公以兄弟爲體。不忍蔡叔叛亂之愆播於天下。其心愧恥若撻於市。欲

亟掩覆之而不可得。故望蔡仲庶幾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不忠不孝。乃蔡叔之愆。苟其子能反其道。子之新善著。則父之舊愆庶乎其掩矣。仲之勉於忠孝。豈特蓋叔之愆。亦以解周公之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也。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者。蔡叔之惡。既無以貽厥子孫。仲乃一國始封之祖。創業垂統之責。實繫焉。盡進其步武。自我作古。克勤不怠。以垂法於後。斯須之怠。則流弊或在於數百年之外。不可不謹其源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者。文王之常訓。固仲所當率也。蔡叔之違王命。仲克庸祗德。若不必戒也。而猶戒者。周公哀痛創艾之至也。周公視兄弟子孫。藹然慈愛。惟恐有毫髮之傷。不幸三叔速叛。傷公之心多矣。兄弟子孫之間。豈堪有再違王命者。以重傷公之心乎。故仲雖不必戒而必戒。是乃周公哀痛創艾之至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

處安樂者病於肆。處憂患者病於拘。不幸而過。與拘無肆。然拘者要不可不開廣之也。蔡仲生長於叛亂幽囚之中。雖動心忍性。克庸祗德。豈無或過於拘者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此言天人無適無莫之理以開廣之也。天無私親。所輔者德。民無常主。所懷者惠。仲其無以父之惡得罪於天人。迫蹙而不敢騁也。進爾之德。布爾之惠。斯得天人之助矣。不德不惠。則叔以文王之子而不得保其身。有德有惠。則仲以蔡叔之子而不得辭其國。天人無親無常。至公之理。於斯可見。仲盍繹此而日新其功乎。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此言善惡殊塗同歸之理以開廣之也。凡曰爲

善。質文異尙。而歸治則同。凡曰爲惡。狙獷異態。而歸亂則同。仲之率文王之德。改蔡叔之行。兢兢乎其甚謹矣。故使之大其心而廣之。博觀萬善。隨其時文。奚獨率於文王。並戒萬惡。絕其本根。奚獨改於蔡叔。所以進之者洪矣。

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建國之始。圖事揆策。必謹其始而思其終。終始具舉。然後可久可大。而不至於困。徒謹初而不思厥終。則終至於困窮。雖蔥然發榷。猶無益也。有始斯有終。理本相對。實未始。在於始之外。所以不見者。特思之未盡耳。惟云者。思之之詞也。語以謹始。而復授以慮終。竭兩端之教也。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者。告之以諸侯之職也。勉其所當爲之績。欲其無邀功生事也。睦其四鄰之國。欲其無結怨起隙也。是二者。乃所以蕃屏王室。和協兄弟也。苟邀功結怨。社稷將傾。況能蕃衛王室而不失兄弟之懽乎。康濟小民者。民惟邦本。康濟之政。必下逮於至微至弱。然後可也。上奉天子。旁睦友邦。下安民庶。是乃所當懋之績。諸侯之職畢矣。觀策戒蔡仲之辭。則周家所以示德意於諸侯。安靜鎭定之規摹。可槩見矣。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率王室。待諸侯。撫小民。隨時隨事。莫不有中。率皆自於中。則無過不及之失也。舊章。蓋文武典憲布在侯邦者。所當謹守而已。不可作其聰明而變亂之也。大抵舊章平實久大。例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尤欲亂之焉。不作聰明。則天之德也。苟作之。則非天之聰明。特沾沾之小知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曰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所以戒其出於己者也。聽覽不貴於速。而貴於詳。迎刃立決。顧盼生風。似若可喜。然忽略疎快。動皆愆尤。凡讒說姦言。易售不乘其匆遽之時而入乎。惟詳其視聽。則定而後應。安徐審訂。表裏畢陳。偏媚之言。將望洋而不敢進。故詳者。乃聽覽之大法也。苟惟不詳。豈能不以側言而改其法度乎。規矩法度未至於樂循理。則常若維縶。而側言乃解其縶而縱之逸樂之塲。故從之也輕。曰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所以戒其隨於人也。兩者交盡。則不負分茅胙土之意。而爲天子所嘉矣。復嘆息而傷其往。申之無荒棄朕命之戒。以蔡仲恂恂祗畏。豈荒棄王命者。蓋地之遠也。時之久也。敬或有時而衰焉。將行而復戒之。所以俾其著之於心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淮夷與奄。成王之時。蓋皆再叛。大誥。周公東征。固已序淮夷之叛矣。此序復云成王東伐淮夷。是再叛也。多士固言告朕來自奄矣。此序復云成王遂踐奄。是亦再叛也。踐。滅之之謂也。奄復遷其君於蒲姑者。按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奄實濟紂之惡。武王之時。既用師矣。至是蓋三加兵於奄也。長惡不悛。故不得不遷。以變移之。將遷而先告召公。有以見周公於軍國大議。未嘗敢專。非惟善處同列。蓋

肱股心膂自應一體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八

多方第二十　周書

自大誥訖于多方。所以經理殷民者。何其勞也。蓋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德澤在民者深。而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奔播竄匿。幸冀伺釁者。尙多有之。不幸而武王崩。成王幼。管蔡造亂。以喜亂之徒。因思舊之情。乘內難之隙。三者參合。故其爲變甚張。蟠結而不可解。當斯時也。非周公之忠聖勤勞。亦曰殆哉。雖然。是固周之不造。而實則天之大扶持保佑有周者也。人之稚齒。百疾先見。則必過加調護。凡傷生伐性者。一不敢近焉。所以培固眞源。克登上壽者。蓋以少年多疾之力也。成周八百年之基業。可於此占之。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方。

多方與多士。辭指相出入。多士。旣遷殷民而獨誥新民者也。故其辭覼多方爲略。多方。旣踐奄而徧誥庶邦者也。故其辭覼多士爲詳。宗周、爾鎬京。王者之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卽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

多方。周公以王命誥者也。史之記載。先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何也。示有所統。君臣之大義也。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終。以見大誥、康誥、多士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漢儒乃謂周公皆居攝稱王。以啓王莽之亂。其亦未嘗深考於此邪。猷告爾四國多方。而繼之以殷侯尹民者。雖以道徧告四方。而意則主於殷民。故復舉皆爲殷侯長民者而告之也。殷侯、謂武庚。當此叛殷稱王。後此則殷爲宋。遷洛之衆。不能悉至鎬。故呼皆爲武庚長民者使致告於其衆也。主於殷民。而徧告四方何也。三監之叛。淮夷與奄。相挺而起。則其驅扇者廣矣。今雖小殄。然餘邪遺疾。猶或在人肺腑。恐其有時而發也。於是渙汗大號。歷叙天命之公。古今之變。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國多方咸與聞之。大破其疑而深絕其根者。蓋在於是。兵寢四十餘年之間。其亦訓誥之助歟。

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周之革殷。乃奉天命之公。非私取之也。我惟大降黜爾殷命。公天之罰。明白正直。未嘗有纖芥疑滯蔽匿之意。爾多方殷民。蓋罔不知之矣。天命至公至明如此。爾武庚爾頑民。尙迷不悟。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謂大肆其圖度校計以求天之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於保宗祀之道也。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爲之私。而非天命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於是上引歷代所以失天命受天命之明驗以示之。桀之惡上通於天。惟帝降監戒于有夏。譴告而警動之。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嘗天譴愈甚。桀惡愈長。方且大其逸豫。雖憂民之言。尙不肯出諸口。況憂民之實乎。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者。言桀逸豫滋長。乃至于大縱淫昏。天理付無曾聞之時。凡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者。勸則孳孳勉勉。欲罷不能之謂也。雖閭巷之人。豈無人欲少隙耳目淸明之頃乎。此卽所謂勸于帝之迪。惟其介然之頃。旋卽湮塞。所以泯然衆人也。至于桀。則終日昏迷。未嘗發見。天理或幾乎息矣。乃爾攸聞者。警之以桀之自絕於天。汝所素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厥圖帝之命。謂不順受帝命。而以私意圖度之。是逆天也。蓋與武庚頑民同病也。帝命在民。承帝之命。惟有愛民。更無他法。桀外圖帝之命。反抑遏民之生理。何異御行求前乎。麗民之所依。蓋其生理也。若依於仁。依於賢。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紂一皆抑塞遏絕之。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也。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者。原其亂因。蓋始于內亂。甲、始也。末喜之嬖是也。蠱其心。敗其家。然後流毒于國於天下。探其根而言之也。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者。言桀之心旣蠱惑自縱恣虐。不能善承有衆。自應不能大進於恭。而大進其舒慢以侮虐斯民。自應專擇夏民貪叨忿懫者欽崇寵尙之。同惡相濟。以殘虐邦邑。生於其心。其流必極於此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桀既暴虐。失君德而不能主民矣。故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曰求。曰降。豈眞有求之降之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爲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者。天命湯代夏。刑滅其國。天之不畀於桀者大矣。然非天大絕之也。桀之絕大者大。故天之絕桀者亦大。有是形則有是影。影之小大隨其形。未嘗有毫釐之加損也。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者。義民。知義之民也。桀之世。四方其少君子哉。顧其三宅無義民。則所任者皆不義之人矣。義民在下。素志不伸。雖多何補。故周公慨嘆桀以爾多方之義民。藹然輔世長民之具。混混同流。相隨淪亡。不能永受衆多之服享。猶負米而飢。臥泉而渴。蓋深哀之也。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者。言桀既有義民。不能用。則所謂夏之恭多士。蓋皆明憸之人。前章所云日欽者也。彼既以姦惡爲桀所尊用。豈復能明達不惑。保養斯民。乃相胥專播其虐于民。民被其虐。甚至於凡有所爲。欲耕則害其耕。欲買則害其買。無一能遂。四向皆窮。如抵牆壁。所謂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也。民窮如此、安得而不變乎。凶德相濟。所以促速桀之亡也。言雖指桀。爾殷侯尹民。皆逮事紂者。寧不憮然內愧。其顏有泚。何周之敢怨乎。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者。簡、擇也。當是時。民方擇君故也。湯所以能以爾多方簡代夏主民者。其道豈有他哉。謹其所依而已。前章不克開于民之麗者。言民之所依也。此章謹厥麗乃勸者。君之所依也。湯深謹其君之所依。所以爲勸民之本。徒善其外。而不謹其中。心之所底麗依止。蓋未有能勸者。厥民所以儀刑觀法者。亦用此而競勸。成之非自外也。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者。言商傳世之多。要皆不失其所依。明德謹罰。正指君之所依也。明德、德之實也。謹罰、仁之發也。君道依於明。依於仁而已。商傳世之君。德固有淺深。然大略不失所依。亦皆能用以勸化勸導斯民。其刑其赦。亦皆能用以勸民。赦而民勸之。猶可也。刑、使民畏耳。亦克用勸。則有默行於刑赦之間者矣。蓋所謂明德、謹罰之本。而君之所依者也。每語結之以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方。束以法制。推勸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者。多方雖謂四國。而主於商民。則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者。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之成命而亡之。是誠可憫惜也。天命至公。操則存。捨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捨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世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序嗚呼於王若曰之上。蓋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又所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預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爲口實者矣。故於周公誥命之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者。言天未嘗用意棄夏商。乃二國自絕耳。教之以自反而不怨天也。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者。言孽非天作。乃紂自作。此章論夏商二國。乃惟、皆指其自作之孽也。紂以爾多方之衆。惟意所適。大肆淫泆。不順天命而妄圖度焉。凡人欲之作。天理之逆。皆是也。惡之播於人口者謂之辭。方惡之未熟也。大者則傳道之。至於瑣屑者。猶未暇舉焉。至於肆欲逆天。其惡既熟。則民不堪其虐。無復諱避。雖瑣屑之惡。極口歷數。一一有辭。是民既棄之矣。天固不得而不棄之也。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者。集乃積集之集。享乃享國之享。治世之政。聚其所以興。所謂集于享也。亂世之政。積其所以滅。所謂不集于享也。桀圖其政。既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邦代之。豈非桀之所自取乎。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者。商親代夏。爲紂者可以永鑒矣。反于紂之淫逸。而又加其逸焉。所謂逸厥逸也。昏亂浮于桀也。不蠲、不潔也。紂圖其政。無非穢濁。不圖日進。是惡既極。故天降是喪亂焉。又豈非紂之所自取乎。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者。言紂雖當亡。天猶以先哲王之故。未忍遽絕而待其改也。紂罪無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聖狂罔念克念之機。所謂可改之理也。聖者。通明之稱。周官列六德以教民。而聖居一焉。則非大而化之聖矣。若大而化之。事有罔念。又豈狂者一克念而遽可至哉。然大而化之之聖。亦通明之極而化之者也。狂而克念。亦大而化之之基也。斯所以皆謂之聖也。雖曰通明。不念則狂。雖曰狂惑。能念則通。其機惟在於念與不念之間。紂雖狂惑。如其能念。則作聖孰禦哉。惟有可改之理。故天以商先哲王之故。俳佪五年。須而待之。暇而寬之。依依於其子孫。而覬其改焉。紂乃大爲民主。肆於民上。曾無少善可念可聽。然則天絕紂乎。紂絕天乎。周公知天未遽絕紂。可也。何所見而能數其年也。我之未忍。民之未厭。斯則天也。民由之而不知。聖人與天爲一。動靜久速。極於著察。故明數其年。謂之五焉。此蓋武王周公之所獨知。說者乃牽合歲月以附其數。亦外矣。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紂之改絕不可待也。天於是求民主於多方。大警動以祲祥譴告之威。開發其能受眷顧於上天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獨我文武克享天心。故眷命集於周焉。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

惟典神天者。旨其所以受上天眷顧之實也。得民者。得天之資。故前章論夏之亡。必本於不克遜承于旅。而文武所以得天者。亦惟曰丕承于旅而已。民承君者也。君於民衆亦謂之承者。民可近而不可下也。承而謂之鑒者。文武之於衆。承接拊循。融融乎其普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德之爲重。舉者莫能勝也。文武之於德。能勝而用之。則其力過孟賁遠矣。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於天下者。惟力薄而奪於私欲。故駁而不純。是知德者。非有其力則莫能勝莫能用也。文武溫然承其民。敎然舉其德。是誠可以主大衆。膺大任。而典神天之命矣。故天之所助。有加無已。式敎我用休。簡擇而畀以殷命。尹爾多方焉。天蓋不言。所謂式敎我用休者。如之何而敎也。文武既得乎天。天理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是乃天之所以敎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敎之也。此章蓋深論天下以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哉。乃無一能當天之眷顧者。今天既命我有周而定于一矣。猶洶洶然不靖。欲何爲也。明指天命而讋服四海姦雄之僭者莫切於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敎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由大誥而至於是篇。周公之誥亦既多矣。變其辭而玩也。故明告以自今我不敢復多誥。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而殄滅之。旨告諭不可多得。而威罰將行。亦以大警之也。既曰不敢多誥矣。自是而下。訓誥猶繹繹而不絕焉。於是見周公之惓惓斯民也。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者。敎之以誠實寬裕。各安於其國也。惟詐故迫。惟忱故裕。險詐者躁擾而不安其位。斯其所以迫也。誠忱者平寬而不顧乎外。斯其所以裕也。使三監淮奄之屬誠知所謂忱裕者。則于爾多方自有樂地。豈至於行險徼倖哉。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者。介、賓介之介。相助之謂也。天之所廢不可輔。天之所興不可遏。相扇而扶持已滅之商。逆天之命者也。夾輔而助治方興之周。享天之命者也。其別如此。曷爲而不知所擇乎。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者。言爾前日之叛亂。惟法定罪。則離其宅。收其田久矣。今爾猶且得居爾宅。耕爾田。爾曷不懷我周家之大造。順我王室。各祇天職。以共嚴天之命。乃相啓迪敎誘以屢爲不靜乎。反覆背畔。一至於是。使他人論之。將裂眥切齒不勝其棼矣。周公乃從容而曰爾心未愛。蓋傷頑民迷于滅亡之禍。必其心未知自愛而然。是深可憫惜而已。閔乎天地父母之心也。復敍其前日不自愛者。爾乃不大宅天命。謂其不安天命而妄動也。爾乃屑播天命。謂戕賊天理。雖殘削之僅存者。皆播棄而無孑遺也。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爾既自作不法。乃圖見信於正。甚言其不自反也。我惟時其敎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如大誥多士之誥。如東征踐奄之師。既至于再至于三矣。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者。降爾命。謂前日誥殷遷奄之命。若

猶不循者。悍然不用此降爾之命。則固將大僩殲之。不可冀如前日之恩貸也。此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而欲蕩播爾民人。乃惟爾自作孽以速辜而已。秉德不康寧。多士多方皆言之。蓋頑民不自省己之屢叛屢亂。乃不康寧之大者。反咎周之遷徙討伐爲不康寧。不自責而責人。此其所以爲惡也。故每提耳而告之。

王曰。嗚呼。猷告爾多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尙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

開諭既備。故此章勉長治商民者以勞來安集之事焉。始告多方而復云殷者。雖誕告萬方。而所主則殷也。次告多方而不云殷者。例已見前。而不必重出也。蓋眷睠天命。廢興存亡。成敗。是宜天下共聞之也。此章專論勞來安集商民之事。告殷多士可矣。而有方多士何與焉。復兩出之。何也。蓋告天下以安集商民之本末。使知其甚厚不薄也。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者。監、蓋王命監成周之新民者。乃周公君陳畢公之職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不曰臣我周。而曰臣我監者。舉其實於民者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爲名。胥伯小大衆多之正。蓋凡殷多士有職於成周。其長治新民者也。遷商民之時。就拔其將家以長治之。用其衆所服習。則不至於驚擾。乃安集新附之要領也。周公告新民。爾奔走服從臣於我監。今既五年。不爲不久矣。於惟胥伯多正之屬。亦可各相體悉。展布四體而竭力於事矣。罔或尙懷危疑偸惰而不能事也。臬事也。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者。復告胥伯多正以新民自作不和。與其室不睦者。爾惟悉心而和輯之。再言爾惟和哉者。勉之以勞來不怠也。爾新邑既皆和調。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敎化能明。則爾始不負其職。而可以謂之克勤乃事矣。爾既以罔不克臬。故繼之以克勤乃事之實也。爾尙不忌於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者。復告胥伯多正以薰染汙俗凶德實多。誅之則不可勝誅。化之則不言而化。爾其庶幾寬綽厥心。不忌疾于凶德。反循其本。亦則以穆穆和敬之容。端居爾位以臨之。則有孚顒若。凶德益潛消於觀感之際矣。人情未定。豈爲亂隙每藏於隱微。必能閱周覽于爾新邑。謀於其細以絕萌芽。憂悔吝者存乎介。蓋細微之謂。言各有主。與此篇介賚不相襲也。穆穆在位。儼然無爲。而防慮如此其密。體用蓋不偏也。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者。既敎之以長治新邑。終勉之以自是洛邑尙爲永久力田之計。安土樂業。無他覬覦。則天將畀與哀矜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於爾。將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乃事。大官大職。吾何愛哉。有服列於大僚。不難至也。多士序商民怨周之辭。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繼以大義裁之。此篇復以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爲勸。何也。爵位者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爾其懋德而許之。姑息之敗也。示以好惡而勸

之辭爲之其也。二篇予奪不同。可以見周公御商民闔闢之大用。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前章既勸之以賞。此章復黨之以威。爾多士苟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相告以不享汝矣。己則不忠於君。而望民之忠於己。可乎。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下之奉上。罰之享見於洛誥詳矣。天之明威。凜然在上。未嘗求人而加之也。爾乃放逸頗僻。大棄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而自取之。我職爲天吏。將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逖爾土。蓋不得而私也。後世或以刑賞爲黷政。而非王者之事。今觀周公之待多方。先之以介賚之賞。後之以離逖之用。申勑明著。炳如丹青。周公豈亦黷者乎。然則果何以爲王黷之辨也。曰。周公之所介賚。天之所畀矜也。周公之所離逖。天之所罰也。而周公何與於其間哉。其視黷者區區信必邀民以利。驅民以善者。大不侔矣。然則王者之賞罰。天也。黷者之賞罰。人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周公前既告多方以令我曷敢多誥矣。懷不能已。猶復諄諄。故於誥之畢以王命誥之曰。我不惟多誥。惟祇告爾命。言我豈獨專爲煩言瑣語者。惟敬告爾以今日之命誥而已。自今以往。此誥眞不可復得矣。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者。蓋教誥已終。復呼而誥之。史官特書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誥。勵盼之光。猶暐然而凝於簡册也。時惟爾初。言前日愆尤。一皆洗滌。咸與維新。是乃汝之初。自此可以洗心爲善矣。苟不能敬于輯睦和平之道。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無我怨也。其意亦懇切矣。商之頑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反商政之時。是其一初也。不能自此更始。而爲三監之亂。則既失此初矣。周公遷頑民於洛。式化厥訓。是又其一初也。復不能自此更始。而迪屢未靜。則又失此初矣。今多方之誥。反覆詳盡。明諭以時惟爾初。復與之作始。是又其一初也。若又失此初。則眞無可言者。彼雖冥頑。苟非木石。寧有不動者哉。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九

立政第二十下　周書

無逸立政二篇。相爲經緯者也。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無是心。則雖具舉政體。不過在方册而已。故先之以無逸。有是心矣。而不知所統。則與漢宣附文相去蓋無幾也。故繼之以立政。

周公作立政。立政。

自立政而後。周公不復有書矣。在百篇中。則是篇乃周公絕筆也。爲治體統。固臻其極。至於反覆申重之意。忠愛惓篤之誠。深長遠大之慮。學者當於言外體之。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成王之爲王久矣。周公方拜手稽首而告之何也。蓋成王前此幼沖。業倚成於周公。雖居王位。習而不察。猶未知其難居也。故周公致敬盡禮。告而警之曰。嗣天子今爲王矣。其可不棄爾幼志而深思天位之艱乎。既警之以爲君之難。彼方震悚而未知攸濟。乃悉數治道綱領以咸戒之。則入之者深而聽之者不放易矣。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所謂爲治之綱領也。常伯常任準人。議政而在左右者也。綴衣虎賁。共役而在左右者也。尊卑雖甚有間。然職重者有安危之倚。職親者有染習之移。其繫

天下之本一也。常伯常任準人，即下章所謂三宅之事也。以文意考，固知其任大體重，然於三代之書他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別名歟。官之有別名者，其來已久，相也而或謂之阿衡保衡，卿也而或謂之祈父農父。然則常伯常任準人者，是三代輔政之別名耳。說者乃配合之，伸合有收司，則皆意爲之也。綴衣虎賁，特於侍御僕從之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綴衣蓋常服帷幄者也。周公既言復嘆息自古爲天下者，果能休慕此數職，知憂恤擇之者，蓋甚鮮焉。先言休茲而繼以知恤者，必知此官治職之美意，然後能深以爲恤也。常伯常任準人之官，豈高位重祿而已乎。彌綸康濟，其職蓋甚休也。綴衣虎賁，凡僕御之官，豈頤指氣使而已乎。薰陶移養，其職蓋甚休也。其職之休如是，其敢恬不加恤，使非其人處之乎。惟深識此官之美意，故深嘆其休，而使成王深釋之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周公既嘆知恤者鮮矣，復歷舉知恤者以告成王。夏也，成湯也，文武也，皆知恤乎此者也。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者，求賢任官，世主曷嘗不知此語哉。親敬而情則疎也，盤善而中則不然也。凡此皆名爲之而非實蹈之也。若有夏先后，則既允蹈之矣。迪云者，蹈之之謂也。乃其國家所以大盛者，以能籲召賢俊，知尊上帝之實而已。予克家，則父尊言其幹父之蠱也。賢在位，則上帝尊。蓋其代天之工也。籲召賢俊，固所以強國，必引之至於尊上帝者，蓋夏后氏之籲召賢俊，本以共代天工，發於公心，非欲私強其國家也。大競之效，納尊遠盤而匪求之也。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者，雖既籲召賢俊，苟工於招納而拙於採擇，猶無益也。然名之則曰俊，而其所以爲俊者，或直而溫，或寬而栗，豈一途所可識哉。不能實知篤信於九德之行，雖籲其臺殿，各有所施，然得之於此，遺之於彼，必不能盡入穀中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知之深而信之篤也。自皋陶以九德授禹，夏之先后蓋世守之以爲知人之法矣。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者，夏之羣臣見其君於賢實知篤信如此，乃敢告教以圖任之要也。苟此意未孚於下，則臣亦豈敢遽進其言哉。坤近固不當先倡也。賦人臣之難進言，固矣。人君之得聞忠言，抑甚難也。始焉拜手稽首而曰后矣，敬告以爲君之難也。終焉拜稽事牧準而曰茲惟后矣，申告之以爲君之職也。乃事乃牧乃準，即前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爲治之體統繫焉。宅是三者，人君之分畢矣。當籲俊之後，羣賢四集，天下惟觀三宅之舉以爲向背。政柄有歸，則庶官列位，隨材授任，蓋有司存，非人主之職也。周公之戒成王，自綴衣虎賁之外，其職其辭，與夏略同。然則以圖任三宅爲人君之職者，三代告君之常法也。衰觀近之職，使人君不敢輕者，周公發源之精意也。謀面用丕訓德者，夏之羣臣既以宅三宅爲戒其君於是謀以博詢之，面以親驗之，用其大順於德者，則乃宅人耳。必如是乃可謂之能宅人，蓋大任不可輕付。大德不可小知，必參人己然後盡也。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者，方

夏之盛，任三宅者如是之詳。及其衰也，遂至於付無義民。言皆不義之人而無一君子也。茲乃云者，此乃三宅之位，非他位也。猶無義民，則餘可知矣。然非人材果劣於往日也。桀之惡德，弗作往日任用而已。往惟俊德是任，效見於有室大競。桀惟暴德是任，效見於絕世無後。信乎存亡在所任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凡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者，皆上帝之光命也。成湯之升大治之，使章條炳著，所謂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也。然湯所以大治之者，豈一手足之力哉。亦曰圖任三宅三俊而已。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言知之之明也。所用之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之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未即宅未即俊之前，知之者獨湯。既即宅即俊之後，則夫人而信之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觀夫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之所謂歟。高帝儲參陵平勃於身後，迄能定再世之亂。諸葛亮儲琬禕允維於身後，亦能持蜀數十年。況三代所以爲社稷長遠者，股肱心膂之任，固宜預求其繼也。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言待之之恭也。嚴事賢者，一話言，一舉措，惟大則效之，而罔有疑貳。然後能用三宅三俊而俾自竭。所謂學於伊尹然後臣之，斯其一證也。後世始有駕馭臣下之論，抑不知可得而駕馭者，茲雜狙詐耳。苟操是心，賢者其肯委身乎。成湯所以克用三宅三俊者，特嚴惟丕式以極其恭，不問其駕馭也。知之既明，待之既恭，賢俊畢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猶旬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周公既述成湯，乃慨然發嘆於紂德之昏，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人，羞刑者，宜進刑戮者也。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人也。庶習者，備諳衆惡者也。庶習逸德之惡，甚於羞刑暴德，故其政之任，亦親於其國焉。舉賢者援其類，唱惡者從其尤，皆用其極者也。紂淫昏，不欽天職，故帝欽罰之，使我周集有夏，復用商所受之命，同治萬姓焉。欽者，天之理。紂之干罰，背此理者也。周之有夏，順此理者也。非有制之者，而自至亡國，非有使之者，而使其有夏，是所謂天理也。冠之以欽，而繼之以罰，以伻言其背此理也。以至於所謂式商受命，亦非外此理而復有命也。合周公論夏商之興亡，不出於任用得失之間。立政之體統，其在茲乎。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論成湯文武，皆以亦越發端，蓋與上文相參也。桀之時，若不可爲矣，亦於成湯而遽如是焉。紂之時，若不可爲矣，亦於文武而遽如是焉。是非有兩天下也，治亂同機而異發，聖狂同心而異念，賢材同世而異用，人君盍於此而深省乎。三宅，共政者也。知其心者猶未盡，則不能無間。惟文武真能知其心也，

成王反風之後不可謂不知周公之心矣其知之也亦成王之知而已其視文武之知周公則猶大有徑庭也三俊待用者也未與事遇則底蘊不外見惟文王灼然見其心也他人則或疑信相半矣文武之知三宅三俊皆曰心者蓋君臣之相與為化之原也苟親覿口出相期於肝膈之外則既無其本矣文武既克知灼見三宅三俊之心以是而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而為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浩然無愧於俯仰之際矣夏曰昏上帝商曰弗丕蠢上帝之耿命周曰敬事上帝然則事天以人三代所共也既論文武之大綱復條陳而縷數之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者所謂三宅蓋立政之本也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者蓋在內侍御與凡職掌也周制馬有十二匹立趣馬一人則下比於圉牧者也小尹虎賁綴衣趣馬皆奉御小職尹則其長也左右攜僕攜持共用之物服役左右者也庶府蓋府吏之府庶官衆也大都小伯者大都小都之長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巫匠執藝以事其上者也表臣百司者在外之百司也表對裏之辭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者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也如庖人尹庖內饔尹饔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大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屆御褻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以恐其或淫巧機詐蕩上心而見太史以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繫而見諸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也既條陳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吉士也常久也言終文武之世無非吉士也人之相去何啻千百等用之者小大亦各有方今合而謂之吉士蓋長短雖不齊要皆慈祥良善之人而不容一儉刻傾險者投足其間此文武用人之大法所以立周家忠厚之治體也序官既備復論諸侯之官與夫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焉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諸侯之三卿與其副也侯國之官獨此是舉其名位通於天子者歟先儒以三卿為文武未伐紂前官制苟果皆文武在廷之官何繇重出於庶常吉士之後乎此章蓋通敘文武之官文王雖不有天下武王克商官制實達乎四海其為侯國之官無疑也夷微盧烝三亳阪尹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夷也微也盧也蓋皆蠻夷牧君常出其二焉烝先儒以為衆或者亦蠻夷之名而失其地歟三亳說者謂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阪則未詳也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側戴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蓋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前章敘文武衆職既已詳復恐成王徒其目不識其綱故極本原以示之心者萬事之綱也放而不宅則憧憧擾擾自流於一物尚何以綱萬事乎君心既宅安厥攸居則經世事業皆此心之建立也舉世人才皆此心之應感也首章所敘文王之事文王之官若不勝其繁矣然文王豈皆支離多端而求

之於外哉惟能宅心而已是心之宅乃能立茲常事而體總成舉常事蓋有國常行而不可廢者前章百官所掌皆是也司牧人亦能觀成之故罔不承德司牧人蓋舉其長以見其屬德雖司牧之所自有然所以俊敏日新者實由於文王聖心造化之中而不自知故曰以克言以文王而能非其所自能也昔之數者蓋有示以制度文為使之自造上達之妙者矣亦有微發端倪使之推於事物之際者矣本末雖未嘗相離然語之各有其方惟周公之於成王博之以庶官而約之以一心而他無所事博約具舉體用畢陳嗚呼父師之心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治道原有體宅心其原也罔攸兼于庶獄庶慎其體也凡奏諸詞謁所謂庶言也凡刑辟訊鞫所謂庶獄也凡事莫不繫利害皆當謹戒所謂庶慎也國家之事不出於此三者矣文王既宅心而司牧人克俊有德則與之者各有司存豈文王之所當兼哉惟付之有司之牧長順其用違蓋可否聽其裁決而已不復兼也君當一於為君臣當一於為臣君苟兼臣之職非惟二其君道而臣亦不得專其職也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者申言之也豈庶言而不論者事之未施行則謂之言既施行則獄與慎可包之矣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老莊之無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之敬忌思不出位之義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亦越繼前之辭也論文王以心以總自其本原言之也論武王以功以業自其發用言之也觀其本原可以知其發用觀其發用可以知其本原兩章蓋交相見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安民者所謂敉寧之功一怒則所謂義德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以率惟不敢替者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之容德也不懈遏不忘遠邇并包所以率循思惟謀度而從之者也文武神武大度如此宜其並受丕丕之基越八百年盛大之業也於義德曰不敢替於容德曰率惟謀從者生育肅殺一闔一闢固非二氣而生者天地聖人之心也故容德率惟謀從而義德則迫於不得已而不敢替焉先論心次論體終論功業言之序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周公既述文武興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為王而承如是之基業矣其何以居之乎其可不精思獨任之要乎一篇之間所謂王矣者蓋屢言而屢歎之深恐成王平日委重觀成今猶不自知身當職分之大故督之者不一而足也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者授之以知人之法也繼自今謂繼此以往自成王而下後嗣王皆欲其世守之周公惓惓之意則無窮也我者主君而言周公以君為體者也政事有大小綱目之判曰立政則既舉其綱矣復曰立事者挈持而有其要

綜理欲其周也。所以立政立事者。豈人主親爲之哉。要在圖任準人牧夫而已。三宅蓋其一。舉其二以包其餘。無他道也。圖任三宅。不可無知人之法。灼知厥若。所謂知人之法也。若。順也。物莫不有所順。水順於下。火順於上。蓋有燥之而不下。鬱之而不上者矣。然終非其所順也。人之於善。豈無飾其外而勉爲之者哉。苟能明知其所順。則君子小人心之所安。不得而遁矣。夏后氏宅人之法。亦曰謀面用丕訓德。訓亦順也。觀人以其順。蓋有所傳矣。既灼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委付之。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謹。則勿有間之者。言用之之專也。疑則不用。用則不疑。夫既深知之矣。則當大丹付之。使之爲治。以相助補翼我所受之民。以和調均齊我庶獄庶謹之事。豈容復使異意者間之哉。民而言受者。言受命於天。於祖宗。而非成王之所自有也。知人不可不盡。任人不可不專。周公所以竭兩端而告之也。成王既蒞政矣。周公變其或自用而無所畏也。故復戒以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惟我成德之彥是訪。不敢自用。以治我所受之民。苟遂攻頗怖或忘師保。則具有不得其死者。而負上天祖宗之畀付矣。人主尊無二上。必當使之上畏師保。下畏民庶。然後兢業而不敢肆。周公之訓。所以維持其敬心。蓋作聖之功也。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者。復深咸切之也。周公嘆息而言。予已受人之美言。皆告我以孺子既王矣。汝其何以稱塞此言哉。苟無以稱塞。則今日之畀他日之毀也。可不懼乎。孺子弟者。多於父兄之前。苟無其實。則父兄每代之蹴踖也。其咸切成王可謂深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謹。惟正是乂之者。蓋既言擇人以和獄謹。惟以正道是治之。付畀正人。付之獄謹。使之以正法斷刑。以正理揆事。所謂正道也。苟不知正道。雖惛惛然欲其勿誤。安能勿誤乎。勿誤者。言其敬之之心。正者。言其治之之體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前代圖任之得失。其明效大驗。既條列之矣。猶爲於此滌言之也。忠愛之意。源源不窮。故納誨者亦諄諄不已也。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所以立政立事而圖任牧夫準人者。既能識其內而知其可以宅是官矣。復能由其外而深繹其中焉。由其言而繹其心也。由其材而繹其德也。由其發舒於當時者而繹其持久於歲晏者。果何如也。繹之者。蓋不一端而足也。則克宅之。則人與位相稱。克由繹之。則表與裏相符。其審如是。然後俾之爲治。既俾之爲治。則一聽其所爲矣。惟難於未任之先。故易於既任之後。苟先而遽易。則小人得以投隙。後而方難。則君子無以盡心。先後誠不可錯施也。既舉圖任之得以爲法。復舉圖任之失以爲戒。國既罔有立政。無復綱紀。所用乃憸利輕巧之人。不順於德者。是宜晦昧微滅。罔顯在厥世。君子陽類。故用則曜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故用則降其國於晦滅。陰陽曜降。亦各從其類也。前後用君子小人之得失。章章如此。國自今立政者。其勿用憸人。其專擇吉士以勸勉相助我國家。戒之者蓋甚力矣。人主無他職。惟以別白君子小人爲職。國家之存亡。常必由之。立政之書。反復

於君子小人之際者。其有旨哉。文武百官既惟常吉士。而周公復以其惟吉士望後之人。同時召公進戒之詩。歌藹藹王多吉士者。亦奉再焉。穆王之世。周道既衰矣。其命伯冏吉士猶在目也。是則周家父祖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守。唯在於吉士。其一代之治體。蓋可識矣。小人而謂之憸人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情狀。使人主知之也。斯蓋吉士之反。周家家法所嚴絕者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者。復呼成王而警以獄事之重也。繼自今文子文孫者。自成王以至於後嗣也。今文子文孫者。專指成王也。始云庶言庶獄庶謹。已而去其一。止曰庶獄庶謹。已而去其二。獨曰庶獄。蓋舉其重者獨舉之。使成王深知獄之不可少誤。而致嚴於典獄牧夫之選耳。獄爲其獨重也。民命所繫。亦國命所繫也。導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兼告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也。宜周公獨言而獨戒之哉。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兵者。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繼世之主。多溺於逸樂。不出戶庭。遂備忘戰。以曠祖宗之業。故戒其必能詰治戎兵。徧登大禹九州之舊迹。有截其師。嚴正方嚮。行於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燿文武之光烈。是役也。蓋將強其氣而不使憚偸。操揔其衆而不使扞格。擢厲其氣而不使沮餒。保位之良圖也。成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不庭。綏厥兆民。則既克踐此語矣。雖然。周公之訓。精其所職。得無或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戎兵之訓。繼勿誤於庶獄之後者也。庶獄之間。尙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以前明後。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弗得已不已而輕用民死者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常人。有德之人。與吉士異名而同實者也。其於國也。蓋食之穀粟。衣之布帛。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者也。若每多重遲木訥。例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於頰舌之間。故世主或於取舍。而治亂分焉。噫。此周公所以慨嘆而深致意於卒章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立政之篇終矣。周公復告太史以蘇公之事何也。立政所甚重者獄。而蘇公者治獄之師也。蘇忿生之爲武王司寇。每用法。敬其所由之獄。未嘗敢易。小大之獄。莫不由於司寇。式敬爾由獄。蓋有無所不用其敬也。故能封殖基本。以長養我王國。苟治獄者。以此爲法而有謹焉。斯前各以輕重之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矣。謹者。敬之形。所以傳蘇公之心者也。周公既戒後嗣王以擇司獄之牧夫。恐其未知取人之準。則故命太史書蘇公之事於策。以示後王曰。此萬世司獄牧夫之式也。合此則用。戾此則斥。豈不易乎。周公之爲庶獄慮者悉矣。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

周官第二十二

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周公教戒成王之書也。周官、成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昏明疑信之幾焉。可以見其誘掖啓發之深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傅而不反焉。過此而有君陳。乃周公既沒之後。又過此而有顧命。乃其身將沒之時。成王進德終始之序備矣。周公格君造化之功著矣。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周官。內修外攘。治之序也。而成王黜殷命。滅淮夷。乃始歸豐。作周官。何也。境外之寇。鄉鄰之鬬者也。先修而後攘可也。境內之寇。同室之鬬者也。苟不先治其鬬室。可得而治乎。武庚三監之叛。近在肘腋。實繫王室安危。而淮夷亦在封域之中。聲勢相倚者也。二患既除。海內清晏。然後創制立法之事可舉矣。是固治之序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天下、大物也。非綿力小材所能運轉。非薄物細故所能維持。向也成王不出閨闥之嗣王耳。今焉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乾闢坤闔。秋殺春生。四海皆隨其運轉。功成治定。

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訓將裁正。品式備具。本末內外。體統相承。萬世皆入其維持。是其進不可以階級數。而其大不可以尺度計也。嗚呼。不如是。何以覲文王之耿光。而揚武王之大烈乎。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建官分職。固自古制治保邦之大道也。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岌岌乎若危亂隨其後。一何迫也。是豈成王之過慮哉。成王深觀乎古而深見乎此也。治亂非二氣。屈伸非二體。而治亂安危非二機也。反治即亂。去安即危。其間本不容地也。若昔帝王。建其長。立其貳。設其參。傅其伍者。豈苟云乎哉。皆所以制其未亂而保其未危也。非曰文其治而飾其安也。大官大職。固所當謹。同舟濟海。一事不平。則俱受其敗。盜賊有司。亦不敢忽也。後世之主。或舛逆體統。而失其建官之意。或簡畀庸謬。而遂其任官之材。彼惟以爲爵出於口。而視之若不甚急耳。嗚呼。舜發嗟歎。禹別厥祗。相與咸嘆官人之難。備嘗險阻。而誠知其急也。成王長於周家十六王積累平富之餘。而親發未亂未危之論。推之於人大矣哉。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成王既原自古建官之道。復序自古建官之法。唐虞建官惟百。而訓之稽古。則官之有百。蓋前於唐虞矣。上古官制。於此可推也。百揆。無所不總者也。四岳。兼總方岳者也。州牧。各總其州者也。侯伯。逮春秋猶襲夙翁者之稱。在唐虞則必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若曰五等之侯伯。則奚獨設其三者而舉二也。治道之遂。自百揆而受之以四岳。自四岳而受之以州牧。自州牧而受之以侯伯。本自一源。派於萬派。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唐虞之治綱可識矣。唐虞之官。見於書者猶多。成王獨舉其四。惟識其大。故能挈其綱也。夏商之官倍也。觀其會通而制其繁簡也。官焉而治。倍焉而亦能用治。則夏商之於唐虞。不矜於同而矜於治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官者。位也。非其人則虛位也。然位之布列。其法豈真可輕哉。首尾倒置。承受參錯。雖得其人。亦何所施。成王既序唐虞夏商建官之法矣。復恐人得其徒法而不循其本也。故提揭其辭而使識之也。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成王實用力於此。而真知其不是。所以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而其治之也。德、君德也。祗勤于德。則止其所而非叢脞也。訓迪厥官。訓導之。俾各知所職。下文所序是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以爲周家之定制則始於此也。經邦而下。皆訓迪之辭也。三公位皆上公。所論之道。即以經邦燮理陰陽者也。經者。經綸之謂也。燮理者。和調之謂也。明則邦國。幽則陰陽。幽明之所以然。乃所謂道也。經綸之用。藏於無迹。和調之妙。間不容聲。亦何待於論乎。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啓沃而精一之者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不足以與此。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三孤位皆孤卿。貳三公而弘大其化。寅、敬也。亮、明也。敬則天地之理以輔予一人也。陰陽以氣言

也。天地、以形言也。燮理、運之者也。寅亮、承之者也。公孤之分。於此著矣。然猶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於孤言之。而公之職反不與。曷何耶。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特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物之友。非予一人之私也。尊之至也。考之成王之序公孤。慨然有感於周之人材焉。成王所序三公之職。在後世蓋曠千百年而不見者也。成王不曰不必有。而曰不必備。蓋亦有之。特不備耳。三孤之職者。亦後世曠千百年而不見者也。成王乃不論備與不備。是可以當備矣。何其盛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調精凝之源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焉。六卿者。萬事之綱也。治官之長。是爲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之使皆歸於一。是謂之統。四海異宜。調齊之使成得其平。是之謂均。所以管攝之者。非官官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所以調齊之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者與之爲大。小者與之爲小。所居者至易也。明乎易簡之理。則相業無餘蘊矣。教官之長。是爲司徒。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五典。自唐虞以來。司徒旣職之矣。天下之達道。惟是五者。故古今之達教。亦不能改是五者也。敷典教民。而謂之擾。蓋馴習而熟之之謂也。拊摩而入之之謂也。優游而寬之之謂也。深味乎擾之一言。則司徒之教思過半矣。禮官之長。是爲宗伯。壇坎昭穆之等。聘饗射御之節。貫本末而等文質者。所謂禮也。神人之所以治。上下之所以和者也。一失其禮。則僭亂諂妄而瀆乎神。陵犯乖爭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乎。成周合禮樂於一官。和云者。蓋亦包樂於其間也。後世禮樂廢壞。所以治人者。不過期會簿書之末。至于祀典。尤爲不經。間有一二僅存者。不過曰。使先王之文物不廢于吾世而已。所謂治神者。豈不知其何語矣。又一說云。禮官之長。是爲宗伯。壇坎昭穆之等。聘饗鄉射之節。莫非天秩。窮乎幽明之故。然後能極其蘊也。後世視以爲儀章之末。意宗伯治神人。和上下。必有妙於此者焉。抑不知工師之所辨。祝嘏之所詔。宗伯豈能加毫末於此哉。然治神人、和上下者。非工師祝嘏所能與。而獨歸於宗伯。於同而識其異。於異而識其同。則宗伯之職。庶乎其可思矣。政官之長。是爲司馬。自夏后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衆。則邦政之掌於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爲始有所施。是固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繫焉。其爲政之大。又不待論矣。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非有他求也。非濟貪忿而夸武功也。所謂天討也。司寇掌邦禁。凡邦之刑辟皆總焉。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蓋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天下之罪惡雖萬狀。要不出於隱顯之兩端。曰詰曰刑。旣皆有以待之矣。司空掌邦土。凡邦之土地皆總焉。居四民者。士農工

商。各居其所。不見異物之遷。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管仲行之於齊者。乃其遺法也。地利者。陵澤之灌溉。土壤之宜肥。皆是也。不曰興利。而曰時地利者。江河之徙移。固有昔塉而今沃者矣。陵谷之遷變。固有昔下而今高者矣。隨時而權其興廢。然後地利可盡焉。爲天下者。始於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紀綱旣立。當教之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矣。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則將帥之事焉。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以求其居。故六曰邦土。終焉。六卿分職。各率其六十之屬。以倡九州之牧。自內而達之外。九州之牧。各率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令。自外而受之於內。內倡外應。周浹天下。兆民之衆。阜厚化成。其治無以復加矣。此成周治天下之體統也。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之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爲六卿何也。綱在綱之中。而首亦豈處身之外哉。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也。冢宰之與五卿。並居於六職也。一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成王旣訓迪厥官。以立爲治之綱矣。繼之以朝覲巡守之制。所以振其綱也。內焉六卿。外焉九牧。表裏唱和。固有秩倫。然多歷歲序。非時有以振之。豈無壅滯而不逮者乎。六年五服一朝。所以達其壅也。豈無廢壞而不修者乎。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所以修其廢也。諸侯旣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於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是制也。嘗一見於虞書。後千餘年。始復出於此。驗其疏數。而世之陞降。事之繁簡。與衞之多寡。用度之豐約。與夫成王制會通而行典禮者。皆可得而推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建官之體統。前章旣訓迪之矣。此章則所以居官守職者。莫不咸在。曰凡我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告之以欽乃攸司訓者。蓋當是時。體統旣定。各司其局。一或不欽。左不恭于左。右不恭于右。則綱條陵夷而定制紊矣。大而侵小。不明其體者也。小而侵大。不用其極者也。雖意在於善。然思出其位。紛然無度。非所謂欽也。謹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者。戒之以審令於未出之前也。令出則惟行。而不可反矣。不可不熟之複之也。令出而誤。固當還令。然所傷則旣多矣。曰惟行弗惟反者。所以深戒出令之不可輕。非謂其眞不可反。以遂遂非之可也。令出於君。令戒凡有官君子。而謂之謹乃出令。豈在官者皆可出令乎。蓋令之大者。固無異統。而百司庶府。自下條教于其屬。亦何莫非令。隨其輕重。皆有体戒。固不可易也。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者。民之從違。視公私之消長。私意旣克。則民懷從深至

于尤慎。則心滅愴之。無有偽蘊。非以公滅其私者不能也。上盡其公。則下盡其情也。不曰至公無私。而曰以公滅私者。蓋私者。古今在官者之實病。故成王示之消長之理。使知所用力處也。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者。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今必使之學古而後入官。何也。蓋淵源必考其自來。軌轍必觀其已試。三代君臣相與。從事入官。一以稽古爲本。至荀卿始開法後王之論。李斯得之。盡滅古學。令吏以法令爲師。本以亡秦。然則三代所以嚴守古學者。是誠有意也。既入官而議事。則必斷之以制。制者。即前日所學之成法也。古今之變。亦不齊矣。能斟酌權量。不膠不滯。是可謂能用其學者也。始而不能學。學而不能用。則將何以應事。政安得不迷乎。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者。學古前代之法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之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在官者。謹師之而已。苟喋喋利口。妄欲改更。以紛亂職業。則動搖一代之治體。豈細故哉。自古變亂祖宗之法度。未有不始於利口之人。成王所以欲深絕其萌也。蓄疑敗謀者。有疑即辨。可否立決。蓄而不辨。一前一卻。謀之所以不成也。怠忽荒政者。怠則失於不及。忽則失於過。或過或不及。荒其政則均也。不學牆面。蒞事惟煩者。既歷數在官之病。復申勉之以學之不可已。學者應事以理。不學者應事以材。力學者以理應事。雖萬變而不勞。不學者於理不通。怡然面牆。遇事之至。始一二以材力營之。未至什伯。固已不勝其煩矣。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者。人之居官。患在因循苟且。趨過目前。不以功業自期。故更端而警之。欲其注于心也。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所謂功業者。非欲經營分表而求新奇。凡一官一職。莫不有無窮之事業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斷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皆用而終蹈後艱矣。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者。居移氣。養移體。位祿之移養。入於驕侈而不自知。處此而欲恭儉。非聲音笑貌所能爲也。必實有是德。不容毫髮之偽於其間。然後可也。載者。容之之謂也。聲利之攻人也。微而無間。苟有毫髮之未實。安得不爲所引取乎。因是而推言。實偽之辨。從事於實。則心廣體胖。日以休泰。從事于偽。雖殫其智慮。左蔽右隱。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日彰其拙矣。天下之至逸而無疑者。莫如德。天下之至勞而無益者。莫如偽。使小人作偽者。共知勞而無益。亦何苦爲此乎。此兩塗。凡人皆當知所擇。在官守者。惟於權利。慎設行詐。以覆邦家。其害爲尤甚。成王則自示之。其賜後世深矣。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者。心在事外。然後能當寵而慮其危。周旋環顧。無非可畏。此心稍懈而不畏。即入於疑危禍患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若相似。然思危者以濟爲憂。患失者以濟爲樂。所存大不同也。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者。人情相下。然後能相入。後世聚訟紛爭。人各有心。東背所與。西或奪之。左嵓所建。右或毀之。政事厖雜。莫知所適從者。正坐不相下故耳。苟在列者。推賢讓能。彼此相下。安得不和。政亦安得而厖乎。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成王既勉庶官以推賢讓能。於此復以舉人之賢終焉。觀庶官之能否。不觀諸他。惟觀諸所舉之得失。人主既專以人物爲向背。則百官亦專以人物爲風俗。此風既成。更相汲引。人材將源源而不窮。成周之治。亦將新

新而不已。此成王遺後世不斬之澤也。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成王訓戒既終。復嘆息而重告之。敬爾有官者。各敬其官。亂爾有政者。各治其政。即始所謂欽乃攸司也。由三公而至于下士。尊尊卑卑。各止其所。而天下定矣。成王之訓。所以始乎由是而終乎由是也。其官其職。固各止其所。統而言之。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而已矣。曰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欲其盡心於君民。永永不替。庶乎萬邦之治。無有厭斁也。成王期庶官以任重道遠者。亦可以見其規摹之久大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成王之世。其征伐可見者。三監也。淮夷也。奄也。東夷也。經營四方。勤亦至矣。至肅慎來賀。則威德暢而遠人來。治功於是乎極。賄之之命。意其必有警戒不自滿假之辭。惜乎其逸也。周公終者于豐。蓋成王眷眷不可一日遠周公。故不容之歸。觀洛誥所以反覆挽留者。則可見矣。公羊氏乃謂欲天下之一乎周。此蓋以利害言。不足與論三代君臣之際也。將沒而欲葬于成周。蓋宗臣垂老愛國之心。以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致其不忘之意耳。以葬警成王。而意不在葬也。成王識之。故領其意而不從其葬。葬于畢者。納于文武。從周家之兆域也。亳姑之名。其書既逸。其義不可知。先儒謂并告遷奄之事。義或然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一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周官一篇。固可見成王繼師傅而不反者。然周公猶在焉。涵濡漸漬。蓋有不知之謂也。君陳之命。周公則既沒矣。成王蓋得實造之學。當於是篇求之。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周公之沒也。廷臣碩輔。昭文王武王者尚多。立於朝。而分正東郊之重任。成王獨以屬諸君陳。玩其戒飭之辭。與畢命輕重大不類。則蓋新進者也。是獨何哉。斯時也。東郊之治體。所宜遵循周公之典。使付之舊臣。則諸老固非作聰明亂舊章者。然平日與周公同功一體。處其成業循守者或未專。固苟微有作意於其間。則於治體已有害矣。不若畀之新進純懿之人。則洞洞屬屬。一意承承。不敢毫髮增損。成王微指蓋在乎此也。至於成終之任。開闔變化。非四世大老莫能。故康王必付之畢公焉。成康之於治體。其觀時識者精矣。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令德即孝恭也。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孝恭者。所以指其德之實也。惟孝友于兄弟。自父母而達

之兄弟也。克施有政。自家而達之官也。本立而生。成章而達。其序則然也。政曰克施者。難辭也。舉斯心而加諸彼。曷爲其難乎。心則無間然。位移而事易。非久且熟者。蓋未能不少齟齬也。君陳之德如此。則既成而可施於用矣。成王所以畀東郊之任命之也。東郊何地也。周公之居也。今焉命汝臨長之。如何其不敬也。昔周公之在東郊。師保萬民。有師之尊焉。有保之親焉。化育之德。洽於民心。君陳往而繼之。其可不謹乃司而率循其常乎。蓋民深懷周公之德。苟君陳一事少異周公之初。一法少變周公之舊。則觀聽疑駭。怨謗交聚。民不可得而治矣。惟勉昭周公之訓。則其民從乂。民方飢渴周公之訓。得君陳發明而復示之。恍若神明再還舊觀。宜其翕然順聽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矣。故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其爲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粗。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閒。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爲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潤澤無閒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薾。徒爲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篤敬之功。孰能與於斯。既告以孜孜周公之訓。慨然有感於周公而言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成王謂周公之聖。向使聞其名而未得見。其思慕向望之心。惟恐不得一見也。及親與周公遊處。反玩以爲常。不能遵奉。眞所謂既見聖亦不克由聖也。今周公沒矣。不可復見矣。前日不克由聖之悔。其可追哉。是豈特以警君陳。成王慨然與君陳共此恨也。然成王豈眞不克由聖者。特思周公之切。而自視若不足。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者。告之以既居人上。民之東西。惟吾所向。不可不戒也。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者。民既惟吾所向。則其發尤不可不謹也。凡謀猷政事。若小若大。無一可忽。有所廢興。當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當紬繹而深思之。所以深謹其所發也。廢興云者。非謂更革周公之法。蓋政事舉措之閒。斟酌權量以求其當而已。夫上守周公之法。下資衆人之論。非私之己者所能。成王舉以屬君陳。其知之也有素矣。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舉其前日之善而期其可以當是任也。君陳平昔凡有謀猷。輒入告君。及既施行。則晦然不有。歸美之于外。謂此謀此猷。皆吾君之德焉。爲人臣者。公己奉上。果咸能若是。豈不甚良顯哉。蓋歎君陳之不可多得。而變古廢衆。自立名譽

之非。固可保其必無也。前日尚忘己之善而皆歸於君。今日豈忘人之善而欲出於己乎。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周公之訓既極其大矣。成王猶欲君陳撤而弘之者。非以周公之訓爲未弘也。繼前人之政者。苟止以持循因襲爲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豁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大不同也。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君陳豈假權利行私者。若不必戒也。精言之。則是二病者。雖賢者猶惟不能免焉。勢者東郊之勢也。法者東郊之法也。而我何與哉。雖然。勢者我之所居也。法者我之所用也。朝夕居之用之。已豈能不與其間。一有與焉。則爲依勢作威矣。倚法以削矣。作者非其自然。削者侵其當然也。是二病者。藏於杪忽幾微之間。豈可不精察哉。寬而有制。從容以和者。方克和厥中之時。大體固當寬。苟無制焉。則流蕩放佚。乖爭陵犯之所由起。安能從容以和乎。馴擾調娛於品節之中。游泳化養於範圍之內。斯其所以和也。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者。君陳。篤厚之人也。懼其持守者或不足。故告之以殷民之麗於罪。無徇上之意。惟觀法之中也。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者。言用刑之際。必懲一可以止百。然後刑焉。蓋用刑當於其要會。而不可泛施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者。長惡不悛。氣餘足以扇惑風俗之人。所犯雖細。積至于三。是以見其不悛之實。於是刑之勿宥。所謂刑之要會也。非此族也。亦豈記其微過而誅之乎。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於一夫者。居上之道也。敏者舉隅而已悟。頑者提耳而未喩。以敏對頑。不期於忿嫉而自至於忿嫉。坐而出令者常易。行而奉令者常難。以易責難。不期於求備而自至於求備。惟居之以寬。而體之以恕。庶乎其免是累也。易動而輕發者。常敗事。故必有忍然後能濟。忍固可以有濟。然綽有餘裕之意焉。至於有容。則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矣。德之所以大也。忍言事。容言德。淺深因有間。進乎此者。亦有序也。忍與容。凡人莫不當然。而居上者。據事物之會。忤逆激排者交至。尤當深致力也。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者。善衆而惡寡。治之始乎惡。惡衆而善寡。治之始乎善。皆從其尤者而先之也。君陳之時。頑民爲惡者衆。不可勝誅也。簡拔其修者而示之。乃所以簡其不修。進用其良者而勸之。乃所以率其不良。善舉而惡自黜。此東郊當時之治體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商民之薄如此。成王乃本其生而謂之厚者。不徇其流而觀其源也。其所以澆薄者。以居淫湎暴虐之地。而爲物之所遷耳。本厚者既可遷而爲薄。既薄者豈不可反而歸厚乎。將欲復而歸其厚。非聲音笑貌所能爲也。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民之於上。爾不從其文而從其實也。雖知敬典。而不在德。則與與我

爲二物，是猶既其文而未既其實也。何足以勸人哉。惟敬典而在德，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成人，體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道也。如是，則君臣俱受顯，而名傳于永世矣。化之博也，顯之厚也，名之長也，所以致之者，皆出於敬典在德而已。東郊之命，君陳始以令德孝恭得之。成王終以敬典在德勉之。取之以實，期之以實，始終一實也。

顧命第二十四

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王獨有顧命。始終授受之際，國有常典矣。成王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危。故於此正其終始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顧命

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廟朝而命之。二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位而嚴大寶也。世稱漢武拔霍光於宿衛，託以幼孤，爲知人。抑不知所謂大臣者，非可以寄安危而屬存亡者，不在此位。如周之召、畢，內則總衆職，外則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沒則託孤，所謂受遺者，蓋其一職也。武帝垂沒，始拔一人而付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其無具甚矣。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成王甲子之命，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其潔，冠服以致其嚴。顧此之言，淵奧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而素定之理，雖垂沒，固炯然也。惟善治氣者爲能歷疾病而不惛，惟善養心者爲能臨死生而不昏。此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師氏虎臣，宿衛之臣也。百尹御事，百司之長與凡庶僚治事者也。召公以太保領冢宰，固無可疑。畢公與召公一體，而班在四者，蓋司馬，兵權在其掌握，非元老重臣未易付也。六卿百官既咸造王庭，然後發命焉。疾大漸惟幾以下，皆述顧命之意也。統言之，則云疾，甚言之，則云病。疾大進而瀕於死，病日加而愈留。恐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所以審度爲訓而出命焉。誓言則發之力，審訓則思之熟。不易其言，欲羣臣之不苟於聽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堯舜君臣而並，故謂之重華。文武父子而處，故謂之重光。自古聖人相繼之盛，惟此兩時爲然。奠麗者，定民之所附麗，如居之麗於棟宇，食之麗於畎畝之類，蓋言養之也。陳教，則教之也。人君之職，不過教養二端而已。曰肄者，教養之事業不可未試而遽施於民，故必先肄習，肄習之久，理事貫徹，舉無所違，然後能推而達之，代殷而集大命。文武生知之聖，若不待學，而於教養之事業，肄習之勤，經歷之久，其不敢輕如此，則爲治者可易言哉。非成王自幼習聞王業之艱難，亦不能爲此論也。在後之侗而下，成王自我平日用力之實也。敬迓天威者，凜然如在其上，敬以承之，而非心之有所將迎也。天威者，理也。文武大訓，遂此理者也。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言操存之工也。敬則不昏，昏則不存矣。少昏即逾，君

子所以身不敬也。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言疾之既殆，後將不復有言，欲羣臣明聽是言也。然弗興弗悟，血氣之病耳。若志氣，則無敢昏逾者，初未嘗病也。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屬二公羣臣保傅康王，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者，皆舉君道之大綱以示之也。懷柔安勸，皆居上之道。合遠邇小大而言之者，周徧不遺，乃所謂君道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死始發其祕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也。躁輕縱緩，或踰其則，特人自亂之耳。其天秩本何嘗亂哉。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過其語意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也。威儀失，則豈特形於事、見於行，然後嘗戒。一俯一仰，毫釐有闕，即非天命，已冒進于非之幾矣。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味其誥戒之嚴密，可見其察之精也。有用力於聖學者，其可不講味斯語乎。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正死生之變，而審安危之幾，於此章見之。綴衣，帷帳也。羣臣既退而徹帳。所謂疾病內外皆埽，蓋靜以俟終也，順之至也。王既崩矣，召公以冢宰攝政，命仲桓南宮毛使於齊侯呂伋之所，取干戈虎賁逆王世子於南門之外。桓也，毛也，皆朝臣之賢者也。伋，蓋太公之子，以諸侯入仕王朝，而典宿衛者也。成王之軍政，統六師者，則畢公焉，典宿衛者，則太公之子焉。兵柄之所屬，亦不輕矣。國有大喪，呼吸安危，徵宿衛以逆嗣君，事莫重焉。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折衝

銷萌之意則深矣。桓毛非不可獨任者，將立君之命，並遣而往，所以爲萬世慮也。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丁卯命作冊度，蓋召公命作命康王之冊，曰度者，隨冊小大長短之式也。自乙丑至癸酉，王崩九日矣。天子七日而殯，伯相命士須材，蓋既殯而致百祀之材，共喪之百用也。召公以西伯爲相，變文曰伯相者，見其總內外之任也。自成王既崩之後，訖康王受冊之前，命皆出於召公，而他人不與焉。故始終以太保伯相言之，所以一號令而無二門也。

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此皆陳儀物而備斷命也。狄，隸有司也，喪之役，狄人設階，則共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扆，屏也。綴

衣、幄也。天子所以臨朝者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先儒所謂朝覲聽事養老宴私之坐。雖經無明文、然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而三席者。則一時之儀也。是四席者。平居隨事而設。各有所主。至傳顧命。則並陳之。所以備國容而儼象其平生之居處也。牖、序、夾、房、階、塾、皆指路寢言之。窗謂之牖。東西廂謂之序。廂之夾室謂之夾。又謂之房。西謂之賓階。東謂之阼階。門側之堂謂之塾。或謂路寢如明堂。遂疑東西序不應五室之制。至遂就其說。謂鎬京宮室尚仍諸侯之舊。不知取正於經。而曲生異辯。適足以溺心喪志而已。敷重者。數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篾席。孔安國以為桃枝竹。鄭玄之時。孔傳未出。其釋周禮。亦以次席為此竹。蓋一物也。底席謂蒲席也。豐席、即莞席也。筍席、則竹篾而為之者也。緣謂之純。蓋席之緣。曰黼、曰綴、曰畫、曰玄粉。皆席緣之飾也。司几筵之五席。莞、繅、次、蒲、熊。此得其三焉。吉事變几。凶事仍几。華玉者。飾以色玉。所謂玉几也。文貝者。飾以貝也。雕玉者。則所謂雕几也。漆。則所謂漆几也。司几筵之五几。玉、雕、彤、漆、素。此亦得其三焉。陳寶之名物。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天球夾玉。而河圖參之。則所實者斷可識矣。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兌戈垂矢之屬。錯然並列。四海之巨麗。千載之典刑。蓋聚見於此也。四輅在庭。所以嚴容衛。或以綴輅為金玉之副。未知其所以定也。凡此非獨盛禮文而豫備物。天位綏極。幄坐觀深。寶鎮羅華。車輅峙列。入其庭。將肅然起敬。惕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弁、士服也。冕、大夫服也。惠、戈、劉、鉞、戣、瞿、銳。其制不盡見於書傳。然皆執威械以衛殿陛者也。畢門、路寢之門也。兩階戺、阼賓階之稜也。東堂、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垂、西垂、路寢東西階之上也。側階、未知其方。亦側階之上也。士皆立于堂下。大夫皆立於堂上。遠近親疏之序也。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慮。下及秦漢。雖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壞。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屠狗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儀物既備。然後延康王受顧命焉。自是而始稱王。蓋受冊而踐位也。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將奠於成王而受册命。故變麻而冕也。由賓階升。避以子道自居。不敢自為主也。卿士邦君麻冕蟻裳。祭廟之常皆

純。今發其裳者。蓋無事於奠祭。不可純用祭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序卿士於邦君之上。內京師而外諸夏。名分之大者也。召公受遺。太史奉冊。宗伯相禮。故皆服祭服。彤裳。則纁裳也。介圭、天子之守也。同、瑁、所以合諸侯之圭璧。天子之權也。同、爵也。酌酒而告先王者也。召公、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奉冊以贊王。故與王接武而升自賓階。皇后憑玉几以下。冊命之辭也。言大君力疾。親憑几而揚末命。所以深發其哀敬也。不曰嗣位而曰嗣訓。訓所以守位。循其本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必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明訓。豈小知小惠所能稱塞哉。冊辭典正嚴重如此。後世蹟之。猶煉然形神俱肅。親承之者。蓋可知也。王再拜受冊。興答。退託眇末。不敢自必能治四方。而祇畏大威。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康王之退託。即用九之無首也。天之則也。文武成王之心。所以得其傳也。王既受冊。然後受同執瑁而奠告於成王焉。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上宗與大宗。皆指宗伯。曰饗者。傳神命而以神之饗告也。召公受王之同以降。復自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報祭亦亞祼之類。所以秉璋也。祭必有報。誠意之無已也。以同授宗人。拜告王以將祭。王答拜者。敬神之享也。宗人、宗伯之屬。相召公者也。召公復受同以祭。然後飲福。嚌者、至齒。方在喪疚。故歆神之惠而不甘其味也。王為喪主。則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召公居其所。以同授宗人。拜告王以既祭。王答拜者。敬禮之成也。觀升降奠饗之際。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所以質此心於神明也。太保降收者。蓋百官總己以聽召公。公退。則有司收徹矣。視其進退以為節也。諸侯出廟門俟者。廟門即路寢之門。成王之殯在焉。故名之以廟也。俟見康王於門外。下篇康王亦出外朝而告諸侯。蓋入廟門則子道也。出廟門則君道也。新天子之位固始於門內。而伸於門外也。父子君臣之義著矣。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二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借羣后侯甸訓太甲焉。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于宅卹之日。甚者或以晉辭諸侯為證。然則盛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陪臣邪。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此孔子之書法也。蓋繼事之辭也。既宅尊位，繼即誥諸侯。其辭之迫，則其勢必有不容已者。四國流言之變未遠，觀瞻新天子之號令，所以鎮浮議而折姦萌。苟其不然，哀恫不言之際，康王二公豈得已而不已者乎。序辭之亟，所以發明康王二公不遂已之本心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周之朝儀，略見於此。孔安國謂王出畢門，立應門內，南面。鄭衆周禮謂王有五門，一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仍西伯之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為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於左右，此朝會分班儀也。布乘者，陳四馬。黃朱者，匪厥玄黃之類，皆庭實也。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者，王朝謂諸侯為賓，謂諸侯之孤卿為客。諸侯致辭，貢其圭幣。一二臣衛，猶言二三臣。壤奠猶言川澤物之奠，謂土產也。皆再拜稽首，蓋拜而獻其幣也。王義嗣德，答拜者，言非常禮，新服德位，義諸侯之嗣德不忘，故答拜而特受其幣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者，此會朝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故太保與芮伯咸進相揖，移位少南，與在位者皆再拜稽首而進戒也。乃若周官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此常朝之儀，非新天子朝諸侯羣臣之儀也。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此進戒之辭也。室堂大邦之殷，而皇天改其命，先儆之以天命不易也。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者，復告以文武之所成就，蓋自憂患艱難得之也。羑里之囚，厄莫甚焉。於此能順，則天下之理無乎不順。天所以畀付文王而進德作聖者，庶其在此。而武王則親傳之於文王也。故辭之誕受羑若。文武得之於憂患艱難，故能視民如傷，軫恤西土。蓋身嘗履之，推己以及人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者，時成王未葬，故謂之新陟王。賞罰之畢協，蓋無不合於理，所以人心悅服，故能戡定天下，業垂後嗣也。成王緝熙光明之學，與夫禮樂教化，可舉以告康王者固多，今獨舉賞罰之末以戒，似非責難之義。蓋康王自為太子，齒胄保傅之教，固已識其體矣。今而嗣服，見於用者，方自此始。賞罰、學之見於用者也。盡己之性，然後能盡人之性。一毫未盡，則物不能獨察，而賞罰不能無差。成王賞罰之畢協，是乃其學之緝熙光明者也。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豈導康王以窮兵黷武哉。守成之主，多溺於宴安而無立志，故告之以奮振自強。大戒戎備，無弛惰而隳壞祖宗艱難積德之基命也。不知畏天，不知憂患，不習世故，不自振起，乃繼世者之所共病，故召公必精言之。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康王之論文武，非深達君德而明仁體者，不足以與此。丕平富者，極哉溥博，均平富發，至仁無外之體也。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況文武之仁，溥博如天，何由復務咎惡乎。不務咎者，不待言，所以必言之者，蓋形容文武天地發生之心，粹然專以愛育長養為事，猶孟子不嗜殺人之論也。是心也，有毫髮之未盡，則不得謂之底止其至；有毫髮之未實，則不得謂之齊壹於信。曰底至齊信者，又所以形容是心之盡而實也。盡實則輝光用昭明于天下，表裏之符也。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者，非一人

也。使在庭之臣，猶有未竭其忠力者，固為吾心之未孚。若曰畏而無待於助，則狼狽私吝，盍弗是心之體矣。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謂之端命。文武君臣，盡道以正理，而受正命於上帝，端直相當，無少回曲也。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訓，順也。順其道而付畀四方，天非有加損於其間也。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者。言文武既得天下，均天祿而分天職，與天下共守之，乃所以顧存後之人。後觀侯設守以私其子孫，蓋不知天者也。胥，相也。暨，與也。言一二諸侯，當相與顧先王建侯樹屏之意，綏撫爾先公所道之臣民，以服事于先王。先王往矣，今所事者，康王。而猶謂之服于先王者，天下非康王之天下，乃文武之天下，亦猶臣非諸侯之臣，乃先公之臣，皆不可認為己有也。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心者身之綱，王室者，諸侯之綱。諸侯而不在王室，則既失其綱，渙散悖亂，無所底麗矣。此乃君臣相勸戒之至意，初非欲其簪己以自利，然潛屏捍衛之意，亦在其中，特不可以私觀之耳。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繼戒之以敬奉憂恤所當順若者。順理則一，而時位則殊。厥若者，諸侯之所當順也。人孰不欲順理？時位之不識，則其順或非所順矣。惟止其所者，斯知之矣。康王以天子臨諸侯，有征伐，為有刑罰焉。今委質不言，猶戒以無遺我稚子之羞，退託謙沖，不以威力要束天下，此人心之至者也。

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吉凶異容，發大命而告諸侯，故服不得已而變。群公既出，即反其初，亦足以見康王之冕服，在畢而不在己也。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武成歸獸之後，既乘其而天下治矣。終武王之世，未聞以商民為虞也。管蔡武庚一播之後，始治化發。更三紀而始復乎，何哉？蓋新善未固，固為易奪，而蓄惡之事動者，尚延連緩未釋乎其難除也。嘻，豈獨商民為然哉。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畢命。

周公之始遷商民也，命之宅爾宅，畋爾田，而減長治之者，不忘于凶德，包以大度，善惡並育，所以安反側而平危疑也。至於君陳，則商民浸服周之化矣，於是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始表其善者而出之，使惡者知愧而自勉，猶未大區別之也。至於康王，則世既變而風既移矣，所謂負固而未移者，蓋猶稊米之在太倉耳。苟兼蓄而並容之，則餘孽不盡，猶復為良民之害，於是冊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染善，而為惡者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郊之政所以成也。蓋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為治之序固如此。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冊命之日，蓋康王十二年六月六日也。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即文武之廟而發命，重其事也。保者，也，釐者，治也。曰保釐，則所謂旌別淑慝，表厥宅里之類，蓋有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剛覈，無復調劑。保釐二字，而一篇之旨可舉矣。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以文武之敷大德，始能受殷命，言得之難也。以周公之左右輔相，始能綏定厥家，言安之難也。所謂殷之頑民，則尤其難安者，周公尤謹之而不敢忽，遷于洛邑，密邇王室，親與之居，朝夕漸漬，入於典訓。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方移，言教養浹洽之難也。今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矣。前人積累艱難至此，而我一朝享之，詎可懈也。況道有升降，一泰一否，固復無窮，可不思所以維持者乎？所以維持之政，要必由風俗變革而後可，法制以束之，智力以持之，可暫而不可久也。既曰世變風移矣，而猶欲其俗革者，風移雖深，然後善未若俗革，則舊染之習無窒凝存，至是而治始可保也。不臧厥臧，民罔攸勸，革俗之道也。君道當論其大者，商民之餘俗欲事事而革之，顧不勞哉。善其善者以率之，則民斯勸矣。命畢公以保釐厥臧之大者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畢公天下之大老也。康王不稱其盛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者，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而忽焉，亦非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也。惟勉於德者，貴稚老而不息，故勤於物者，一小大而無間。康王此言，不特善形容畢公之德，亦見其勞勞於師保，當之詳而察之精也。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言畢公輔弼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小者大，罔不祗服父師之訓。德容之盛重，衆望之孚，信養之者，蓋非一日之積也。休嘉之績，在於先王之世者，固不可一二數矣。康王於此復何疑哉，惟知委心以聽而已。極敘畢公之功德，所以歸重畢公，而將付以保釐之寄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康王不敢以他煩元老，保釐東郊者，乃周公之事。是以敢勞公一行，言之敬而待之尊，體貌重臣，當如是也。自旌別淑慝而下，皆告以東郊之政也。旌別善惡，表其宅里，此為友民之旌，彼為頑民之閭，則善者益彰而惡者亦甚病矣。榮辱不止於一時，而流芳遺臭，傳將百年而未泯。所謂立之風聲也。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惟風聲所傳，雖非往迹陳而興起如新。此先王所以維持後世者也，所以斜準不率訓典之徒而殊其井疆者，豈真欲絕之而置於人類之外哉？乃欲使其能畏慕卒歸於善而已。是則旌別淑慝之本心也。五陽一陰，然後可以夬決揚庭，不知時義而錯施之，或以召亂。康王之後，要必論其世也。因區別井閭，遂併與郊圻封守而整齊之。郊遂之制，建都之始固已畫矣，曰申畫者，復治之也。溝封之險，建都之始固有守矣，曰慎固者，益備之也。觀城障塞，歲久則易壞，世平則易玩，時耕服者，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者，政事安重，辭令省實，深當作聽

明趨浮末之異好。凡論治體者固皆然。在商俗言之。尤爲對病之藥。蓋其俗靡靡。利口是賢。餘風未殄。
政當以俾厚敦樸鎭之。此畢公所當深念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此論商民之病源也。故先取古人之論世族者證之。世祿之家。不可縱謂之無禮法也。逸樂豢養之所移。其能由禮則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不知忌憚。天道斲喪而益誑。則悖天道也甚矣。興門之俗儉。衰門之俗侈。家之寖微。其化未有不侈麗。蓋萬世而同流也。古人論世族之病。必舉而歸之驕侈。此乃商民受病之源也。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和爲消長。故怙侈則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誇于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侉。百邪並見。殆將以惡終矣。賴洛邑之遷。式化厥訓。茲其將亡而教育之。蓋再生之賜也。教育之久。雖已收其放心。所以閑其邪則甚難。此畢公所當講也。資富而能訓。所以使民之永年。徒資以富。而不能教。將不能永底民之生矣。畢公治商民。承三紀富庶豢養之餘。訓迪而閑其邪者。蓋不可後也。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夫豈外立其教以訓之哉。心之實然者謂之德。心之當然者謂之義。體用具舉。此盡心之學。訓莫大於是也。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者。善無證則民不從。然亦不出其心之所同然也。古之教者不陵節。當是時。商民既收放心矣。故可以德義之訓示之。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康王之時。四方既無虞矣。猶曰。邦之安危。惟茲商士。蓋保治兢業之心也。保治固當不忘兢業。苟惴惴然懼其變亂。加意而治之。非過則不及矣。秦始皇以安危繫於匈奴。而急之以剛。唐德宗以安危繫於藩鎭。而緩之以柔。皆反致大患。加意之害也。故康王命畢公治商民。惟使之不剛不柔。然後許以德之允修。蓋偏剛偏柔。皆私意之爲。而非所謂德也。惟周公克愼厥始。遷商民之初。造端正始。不可少差也。惟君陳克和厥中。繼周公之後。保養撫摩。以和爲貴也。惟公克成厥終。有周公君陳而無畢公以成之。是耕而不穫。前人之勤勞。皆虛棄矣。終之之責。爲尤重也。曰愼。曰和。曰成。雖不同。心之協而底於道則一。蓋皆不得不然之理。無二本也。聖賢相繼。理事周浹。則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康王亦坐享其成而永膺多福矣。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無他焉。王畿。四方之本。自源流派。推而放之也。康王復勉畢公。以於此成周建無窮之基。則亦有無窮之聞。子孫順其成法。得以爲治。畢公。世大老。豈有意於立後世名。而勸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之事業。乃尊之之至。孰敢以名譽誘公哉。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畢命之篇。前類而後規。畢公非待規者也。三代君臣相與。警戒無時而不存。未嘗以盛德廢也。人之於事。不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大抵不出此兩病。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無徒憚其難。惟當盡其心也。罔曰民寡。惟愼厥事。無遽謂之易。惟當敬其事也。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又終勉之焉。東郊之前政。君陳猶可休也。周公豈易休乎。康王之望畢公者弘矣。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三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穆王之書。存者三篇。君牙、冏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固有間文。君牙之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冏命之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則皆初嗣歷服之言也。與呂刑所謂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其辭氣新陳稚耄。大有逕庭。先後之次。蓋無可疑者。穆王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祇畏。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訓之全德則缺。猶不失爲周之令主也。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舜命契。穆王命君牙。皆司徒也。契所受者纔一語。而君牙之贊書至一篇。甚矣世降而文勝也。然周家之典刑文獻多在焉。學者所宜盡心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世臣與國升降者也。重光奕休之世。必有世篤忠正之族。同休共戚。功名隱然爲社稷之鎭。其後嗣王。亦再三嗟歎之而不忘。是非隆門閥而進膏粱也。念舊記功。忠厚之澤所以長。苟喜新厭故。則典刑墮

地而國從之矣此繫御僕原降爲卑隸叔向所以嘆晉之將亡也觀穆王惓惓君牙乃祖乃父之意周之盛其未艾乎穆王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左右厥辟以治四方今命其繼獨當重責此所以心之憂危若蹈將噬之虎尾欲涉之春冰也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庶幾君牙之象賢命之輔翼而使踐其世職也穆王守文武成康之緒而君牙亦守其乃祖乃父之緒者也穆王方自憂危懼不克承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相陪從親臣主蓋一體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此告以司徒之職也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司徒之所以教也自設教言之謂之典自秉彝言之謂之則皆是物也弘敷者大爲之防而範圍之也式和者從容以和而化發之也凡此皆教也教之本則君牙之身是也正也中也所謂民之則也民莫不有則旋勸遷變而奕或察焉正賴夫君牙之身教而爲之作則也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蓋勉君牙之爲民作則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故又以養民之難告之暑雨祁寒之怨咨此穆王深知小民之艱難也時方暑雨小民之沾體塗足者殆其怨咨乎不以處廣廈而忘之也時方祁寒小民之裂膚皸指者殆其怨咨乎不以處溫室而忘之也穆王一過寒暑深恤民瘼如聞其愁嘆思欲人人而濟之乎其難舉以告君牙蓋欲其共此心也君牙體此而篤於養民深思其艱以圖其易民庶幾其寧乎思之既艱易將自見先難之義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穆王歎文謨武烈正大周密如此前人之爲子孫計者既無所遺所患者後之君臣不克負荷而已故勉君牙以敬明其訓率順先王答揚文武之顯命以匹休于乃祖乃父焉敬明云者以君牙生長典訓之內慣其或玩故欲其提振而發揮之也後世之治隨失隨救所立之法鮮有能終其身由文王武王而至穆王蓋百餘年矣而其謨烈無偏之可指無隙之可乘創業垂統何非三代以下所可及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復告之以守家法也君牙位公卿矣家法之守與廢豈特一家之事民之治亂在茲也信能守家法而率循其祖考所行斯能顯其君而有致治之功矣克左右亂四方是固其祖考之所行也穆王諄諄告君牙守家法夫豈狹之以專門之學乎蓋名臣之後要必先識其祖考之規摹風烈由是而推之其學問將有次第也近而祖考有可法者焉猶不之省於其遠者何有

冏命第二十八　周書

陪僕暬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也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奪當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所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穆王之命其知本哉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自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僕御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大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君牙大司徒略等流風猶未遠也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創業多艱勤守成多逸豫使守成而察之也則艱勤宜甚於創業何也況撫盈守謙命上天有以受之則困有以居之也承平繼成之主免於阿保而坐享前人之天下果何以得此哉惟予弗克于德而嗣先人宅丕后是以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而求左右之助也穆王其習而察者哉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文武君臣之際密矣主聖臣直合而言之固咸懷忠良也別而言之地愈近而選愈精曰罔匪正人蓋髮櫛而苗薅之不容一末墜正者厠乎其間也文武動容周旋何嘗不中禮令必先言侍御僕從旦夕承弼而後繼以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蓋左右交修近臣之當職而內外交相發亦聖人不已之功也後世固有欲善其號令者矣曾不知本諸身出入起居漫不加省徒區區欲謹之於議令之時所謂成其輔頰舌咸人之末者也下民祗若萬邦咸休豈口舌所能辦哉穆王既述文武之聖納賴左右之承弼退然反觀發其質之無良爰知不可無左右前後之助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前烈此其求助之力也從容浸灌漸以入之在人臣自論輔迪之法則可若君求助於臣而亦使之姑徐徐云爾則意先不篤忠言亦無由而進矣汝穆王必望其臣深繩其愆痛糾其謬無一毫假借變移成格其非心以繼文武之盛烈言之力求之切如此庶幾其臣展布四體而無所隱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治有體統羣僕侍御之臣衆矣穆王雖急於左右之助苟徧告而親擇之則元首叢脞非君道也故命一伯冏作大正羣僕侍御之臣皆統焉使伯冏正率其僚則其僚莫不勉進君德交相修輔以補袞職之闕矣固無待穆王之徧告也使伯冏精擇其僚則其僚莫不賢以敗穢便佞屏跡藹藹王多吉士矣固不待穆王之親擇也此爲治之體統也陸贄在唐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亦庶幾有見於此者乎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此申言君德所繫惟在左右而欲伯冏精擇之也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侈爲虐爲侈爲縱爲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是戒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塊然蔽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矣自聖之證既見則百疾從之侈虐淫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穆王既告伯冏簡乃僚，而嚴便辟側媚之戒矣。至此又戒以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者，蓋自是其執德之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者，漢唐之嬖習，更相表裏，歸不以利合，則捨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病也。伯冏而有一於斯，則下負職業，上負委屬，而刑之所當加矣。穆王命伯冏謹選擇而任之，乃防其昵憸人，又防其嗜貨賄，又防之以曠職僨上之刑，殆非所謂任賢勿貳者，蓋以所繫至切，憂之深而防之過。非謂伯冏眞有是也。然自盤庚總于貨寶之戒，至此篇又復見之，成湯文武之隆，未聞數數以貨防其臣也。噫，其商周之衰乎。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四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世衰則情僞繁，人老則經歷熟。穆王之時，文武成康之澤寖微，姦宄日勝，其作書於既耄，閱世故而察物情者亦熟矣。故古今折獄言之略盡，用刑者所宜盡心焉。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此書之作，蓋命呂侯以司寇，因而訓告諸夏以贖刑之制也。刑之有贖，始見於虞書，不過有金作贖刑一語而已。蓋皋陶作士，斟酌出入，舜一以付之，固不預立條目之多也。今呂侯既受命，而猶煩穆王訓夏贖刑至三千之多焉。觀舜皋陶之際，則有間矣。是書哀矜明練，固夫子存以示後世，而微見其意者，亦不可不察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百年耄荒，乃倦於萬幾之時也。哀矜之意，猶不能已，方且度刑以詰四方，穆王之於民，厚矣。嘗論穆王之氣質稟賦，蓋有甚絕人者，血氣方盛，馭八駿而略四方，雖曰失道，要非齷齪者所能爲。及其改過，於血氣既衰，期頤倦老之際，訓告四方，上引邃古，下極民情，琅然精明，亦加於人數等。受於天者如此，使有周召之徒養成之，豈易量其所至哉。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序書斷自堯典，蓋文獻不足，無所考證。東遷之前，大訓河圖之類尙藏王府，故三皇五帝之事尙見此書，不可不詳玩也。鴻荒之世，渾厚敦龐，開暴亂之端者，蚩尤其先也。故曰蚩尤惟始作亂。惡力既盛，驅扇薰炙，延及平民，無不化於爲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極敘其惡之情狀也。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爲義，指惡爲善也。矯虔者，矯僞虔劉之謂也。惟蚩尤惡力之盛，民皆化之，故雖剿絕於涿鹿，而餘孽遺孽，復爲苗民，復指爲惡，非用靈善，所以聖人不得已制刑法以治之。此穆王推原其刑之所由起也。元者善之長，開闢之元，有善而無惡，有德而無刑，反善而有惡，悠惡而有刑，用刑之端，初不始於聖人也。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此言非特刑之端不始於聖人，至於刑之事亦非始於聖人，蓋苗民先創作五虐之刑，自號爲法，殺戮無辜，始過爲劓刵椓黥之制，故聖人不得已用其所自爲者還以治之，於是刑辟興焉。使苗民未創爲五虐之法，非惟聖人不忍開此端，斷斷居剝之慘，泰和生育中，亦不容有此端也。麗者施也，言苗民於此施刑，不分輕重，并爲一制，隨意殺戮，閔復差別枉直之辭，暴虐愈甚，則姦宄愈不勝，惡氣所動，民皆悍然興起，更相漸染，泯泯棼棼，顚倒錯亂，略無毫髮誠信，曰罔中于信者，不與信相當也。以覆詛盟者，無所聊賴，肆爲欺誕，幽明兩無所投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形於聲嗅，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民心之反，天意之還也。惡運之極，治原之開也。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勝復之理然也。報虐以威者，因黥之虐，報之以累，因椓之虐，報之以宮，猶谷之報聲，咸其自召，而我無心焉。所謂天討也。無世在下者，遏絕之，使無世緒在天下也。皇帝，說者以爲堯，以書考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皋陶，皆舜也，非堯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治世公道昭明，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蚩尤三苗之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不相通，其諸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然此非專重黎之力，亦朝之羣后，及在下之衆臣，精白一心，輔助常道，率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敢蓋蔽而不得自伸者，民心坦然無疑，不復求之於神，此重黎之所以得舉其職也。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謂聞者。明日達聰。無纖毫蔽之謂也。苗民旣遏絕矣。鰥寡猶有辭于苗者。蓋苗在舜世。合做黜當。前章所謂遏絕苗民者。討其元惡大憝也。此章所謂有辭於苗者。言其遺孽餘種也。考於虞書。放伐之以大禹徂征之師。或治之以皐陶象刑之敍。大小非一端。先後非一時也。推苗民尙有遺孽餘種。爲鰥寡之患。故舜於此益加自治焉。曰威曰明。皆繫以德。反本自治之謂也。不求威明於外。而反修其德。盛德之至。不怒而威。無思不服。不察而明。無隱不照。惟畏惟明云者。此威方可畏。此明方可謂之明也。威明並用。君道立矣。然後分命大臣。授以爲治之綱。若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正其心也。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定其居也。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厚其生也。是三者。皆致力於民之大者。故謂之功。恤功于民。心誠恤之。而盡力於此也。伯夷所降之典。天地人之三禮也。當是時。承蚩尤三苗之敝。妖誕怪神。深溺人心。重黎之絕地天通。因爲之區別其大分矣。然蠱惑之久。未易遽勝也。故伯夷於此降天地人之祀典。以折民之邪妄。使知天地之性。鬼神之德。森然各有明法。向之蠱惑。摧敗銷落。蕩乎其不留矣。是所謂折民惟刑也。主名山川者。因九州之所主山鎭川浸以名其州。與六域而使民各有攸處也。農殖嘉穀者。班播種之法。而爲農者始知耕殖之方也。自不知本者觀之。平水土。降播種。當在所急。而伯夷之降典。若緩而不切。然抑不知人心不正。將相胥而入於夷狄禽獸。雖有土。安得而居。雖有穀。安得而食諸。穆王首述伯夷之典。先其本也。後之知道者。亦謂除神祠。然後人爲善。其旨微矣。正其心。定其居。厚其生。三者之功旣成而殷盛。則所以防閑做罷之者不可廢。於是乎皐陶作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焉。約飭限制斯民於刑辟之中。非使之畏刑也。所以檢其心。教之祗德也。心之祗敬。德之所以存也。後世或

謂皐陶不與三后之列。蓋未嘗考。呂刑之篇。以刑爲主。故歷敍本末。而歸之于皐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然並列也。言固有賓主也。三后云者。猶曰三人云爾。豈若後世時立標榜。如三君八俊之謂哉。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之合。輝光發越而四達也。罔不惟德之勤者。哉成勉勉而不能自已也。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者。民旣知德矣。故士師所明之刑。無過無不及。率皆治民輔迪其秉彝而保其德。所謂刑罰之精華也。自伯夷之典。迄皐陶之刑。制度文爲之具也。自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精神心術之運也。苟其無本。則前數條不過卜祝工役農圃胥吏之事耳。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穆王旣論皐陶之刑矣。此所以戒當時典獄之官也。典獄不得行其公者。非爲威脅。即爲利誘。不過兩端而已。訖者。不行之謂也。威不能屈。富不能移。豈無道乎。敬忌。罔有擇言在身。示之以進乎此者之門也。一曰敬忌。豈遽能罔有擇言在身。惟敬忌之篤。參貫積累。馴致其道。至于言行無擇之地。然後能造乎天德矣。不言行者。舉一以包之也。元命。天之休命也。刑辟之命而曰元。指用刑之本心也。曰自作者。

旣造天德。則輕重上下無非天理。而天不在外也。用刑至是。則祈天永命。功在王室。祭於大烝。配於無窮。在下者。對天之辭也。穆王將使典獄者免於威富之兩患。必極言之至于天德。則豈易乎哉。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獄重事也。不察者或視以爲刀筆吏之事。故穆王明告司政典獄。使知其職分之大焉。五刑五用。是謂天討。雖君不得而與焉。司是柄者。非君之臣。乃天之牧也。故曰非爾惟作天牧。蓋呼而警之。使知其任之重如此。將何以居之哉。要必前有所法。後有所戒。遵夷軌而避覆轍。庶幾不爲天位之辱也。伯夷之監。告之以所當法也。苗民之懲。告之以所當戒也。伯夷播刑以啓迪斯民。特刑之理耳。自典獄者言之。未若皐陶明刑之切近。捨皐陶而使之監伯夷者。蓋三居五服。彼固朝夕之所從事。監于伯夷。則所以探其原也。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獄情之輕重。所當施者。旣漫不加省矣。至于斷獄。亦未嘗擇吉人。俾觀五刑之中。獄旣不得其情。斷獄又不得其人。是人與法俱弊也。則所謂庶威者。初無定法。奪於貨利。相與爲市而已。斷制五刑。無非私意。以亂虐無辜。逆天悖理。此上帝之所不蠲。而咎之所以降也。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罪大而不可解也。職刑者。天牧也。苗民擅爲己有而斷制之。其殄滅也宜哉。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穆王享國百年矣。視其臣民。老者猶兄弟。少者猶子孫。呼之來前。庶其感格以從命。不敢必人之己從。意篤情親。厚之至也。切審之參錯。汎觀之變遷。極天下之勞。莫若獄。苟有須臾厭怠之心。則民或不得其死矣。故必告之以勤。今爾罔不由慰日勤。所以安行而自慰。止在乎無日不勤也。慰者。非得其情而喜。蓋以不施其職自慰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必待墮然後戒。雖曰知悔。方其墮時。安知無失其平者乎。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者。申告之以不可不日勤也。刑者。天之所以整齊斯民。而典獄者。特承天意以終其事者也。使我一日曠職。不能終天之事。則是柄將改而在他人矣。自君言之。紂之炮烙。不能終天之事。而終之者。武王也。自臣言之。苗之庶戮。不能終天之事。而終之者。皐陶也。其可不懼乎。其可不日勤乎。其可不祗敬迎天命以承之乎。穆王以奉天爲心者也。司政典獄能奉天命。則爲能奉穆王矣。雖人之所畏者。勿畏也。雖人之所休者。勿休也。心不外用。惟敬五刑。輕重出入。皆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是乃敬逆天命之綱條也。天子以天下爲體者也。天下典獄者皆若是。則一人有慶矣。兆民之命皆寄焉。則固賴之者也。導迎善氣。培養根本。國壽其有不延者乎。獄之所繫重如此。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

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前數章反覆告戒。至此始詳贖刑之令。言之詳而不敢易也。刑而罰之。非好生之德。既見於發語之端矣。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三者之審。民之所以安也。何所當擇。豈非典獄之人乎。何所當敬。豈非用刑之際乎。何所當度。豈非獄辭之所逮及者乎。不擇典獄之人。則有邦有土者。雖有哀敬之心。亦無所施矣。既擇其人。然後居敬行簡以臨之。先後固有序也。獄辭之連逮。古今之通病。酷吏以多爲功。貪吏以鬻獄爲利。惟恐株連枝蔓之不廣。後世詔獄之所逮。蓋有至於十餘萬者矣。苟於追逮之時。審度其必當逮者。然後逮之。刑之所以爲防也。兩造具備。兩爭者皆造於庭。非偏聽也。師聽五辭。衆有司同聽其辭。非偏見也。獄辭所及。既欲審度。而兩造復欲其具備。蓋所不當逮者。不可擾一人。所當逮者。不可闕一人也。五辭簡孚。正于五刑。獄辭雖衆。麗于刑者不過五。故謂之五辭。衆有司同聽其辭。簡核孚信。隨其輕重而正其刑。此情法相當者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以是辭而求是刑參差而不可簡核。則罪之疑者。於是正五贖之罰以待之。此情法不相當者也。至於罰之猶不服。察其果無辜。則正于五過。宥過無大。蓋直貸之而已。古者因情以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此古今之異也。刑降而爲罰。罰降而爲過。每降益輕矣。刑固欲輕。以私而故縱。則非天討。此所以嚴責典獄者五過之疵。而待以惟鈞之刑也。故縱而宥以五過。其疵病大率有五。官者。權勢也。反者。報德也。內者。女謁也。貨者。賄賂也。來者。干請也。既使之與所縱者同罪。復勉以其審克之。審者。

察之之謂。盡其心也。克者。治之之謂。竭其力也。盡其心。竭其力。則私不能奪。而防微別嫌者亦無所不至矣。夫然後可免於五過之疵也。自此每條多繫之以審克。皆丁寧之。使盡心力而爲之也。五刑之疑有赦。卽所謂正于五罰。五罰之疑有赦。卽所謂正于五過。觀下文五辭疑赦而爲罰。則五罰疑赦而爲過。從可知也。皆欲其審克者。當赦而不赦。不當赦而赦。所害皆不輕也。簡孚有衆。卽所謂簡孚五辭。五辭簡孚。惟貌有稽。教之以簡孚之法也。辭或可僞。而貌不可掩。不正則眊。有愧則泚。推此而稽之。蓋有所不得逃者矣。無簡不聽。具嚴天威者。不以衆人之簡核。則獄雖成而上有所不聽。所以如是求詳而致嚴者。蓋刑乃天之威。非君之私權也。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衆之所簡孚。卽天威之所在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此贖刑之令也。麗於法。謂之刑。加於人。謂之辟。六兩曰鍰。自百至千。稱其辟之輕重而爲金之多寡也。五辟之疑。旣赦而從贖矣。每條必繼之以閱實其罪。言之屢。辭之復者。出死入生。輕重固大不等。毆支體之與損財貨。輕重亦大不等也。死生刑贖。定於俄頃。安得不每閱其實乎。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之三千。雖增於舊。然枚數之。則墨劓所增者各五百。皆輕刑也。宮所損者二百。大辟所損者三百。皆重刑也。剕不增不損。居輕重之閒者也。輕罪則多於前。重罪則損於舊。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固

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刑者。律也。比者。例也。罪無正律。舉輕以明重。舉重以明輕。所謂上下比罪也。三千之刑。可謂衆矣。猶不能盡天下之罪。不免於上下以求其比。以是知天下之情無窮。而法不可獨任也。無僭亂辭者。旣無正律。所恃以爲依據者。獨其獄辭耳。苟又僭差而亂其辭。旣無定法。復無定辭。將何所依據乎。此例固有昔皆有之。而今不行者矣。故戒之以勿用不行也。惟察惟法。其審克之。蓋以旣無正律。察其法尤不可不致詳也。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者。法重情輕。法輕情重。斟酌陞降。要必有以權之也。是權也。一毫私意未盡。猶不能皆得其平。惟克天德。然後能與乎此也。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有一人之輕重。有一代之輕重。此所謂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刑亂國者欲齊乎新國之輕。則非齊也。刑新國者欲齊乎平國之中。則非齊也。惟通其倫類。識其要會。然後知不齊之齊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者。贖罰之所懲。雖非死傷。然罪其貨財。人固已極於病矣。此穆王哀矜之無窮也。此心不厚者。必謂免汝之死。始取汝之財。爲惠已多。方爲德色。寧有猶憂其病民者耶。穆王於人之輸財。惻之猶若此。況於用五刑。此心又可知矣。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者。穆王憫斯民之冤。故於治獄者。獨謹其佞口才者。世俗所謂能折獄者也。穆王乃舍之而屬意於溫良長者。蓋深知區區辯慧之不足任。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心誠求之。不中不遠。故其所折之獄無

不在中也。察辭于差。非從惟從者。雖得長者以折獄。而治獄之法不可偏廢。理事要當並舉。非如後世以頹然土木爲長者也。辭之實者。屢訊屢鞠。前後如一。欺罔文飾者。雖巧於對獄。其辭要必有差。因其差而察之。不從其僞辭。乃所以從其眞情也。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者。以哀敬之心折獄。旣有其本。至於議法之時。必澄定其精神。收斂其耳目。然後啓法律與衆占度。求其輕重。則咸庶幾協乎中正。當啓刑書之際。民命所繫。豈容有少怠惰。亦豈容不博盡衆議乎。蓋過此則其刑之矣。過此則其辟之矣。於此時固不可不審克也。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論刑旣終。申之以奏獄之戒也。獄辭之成。旣得其孚信。輸之於上。不可變易情實。必如其本辭。然後謂之孚也。一人而有數罪。一罪而有數法。奏其刑於上。必皆備載。而上之人斷獄。則并兩刑而從其一重者以斷之焉。陳其數者。有司也。制其義者。人主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履之而後難。反之而後知。穆王臨御之久。倦於世故。此其言所以多懼也。朕敬于刑。有德惟刑。蓋眞知

刑之所當敬非有德者誠不可以付此責也五刑天所以左右斯民而司刑者代天行罰作配在下奈何其不敬哉明淸于單辭以下告之以敬天之責也獄辭有單有兩無證佐者謂之單辭聽之爲尤難曰明而復曰淸蓋篤敬之至澄之又澄表裏洞徹然後能不待證佐而坐照其情也單辭固難聽然不當偏凡日之所聽者無非兩辭也故復戒之民之所以治罔不由中聽獄之兩辭而有偏只是將無所措手足矣其可用私意而家于獄之兩辭乎家云者出沒變化於兩辭之中以爲竊盜窟穴者也其所以如此者蓋必有所利而然故戒之以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使之知獄貨非所以爲寶貨賄而罪亦積乃所以聚汝辜罪之功狀終有時而償取貨之時固欲其多至報以庶尤之時衆罪交至豈汝所能勝乎受貨爲富若可喜計貨爲罪誠可懼也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人之於用罰固有時而知懼矣然或暫或肆非所以爲永畏也固有時而偶合矣然臆度揣摩非所謂天鑑也未至乎永畏未造乎天德我有須臾之間而民已有死生之差矣惟人在命畏若之何而不永德若之何而不天也苟用刑失中不協于極則干天之罰播於庶民者亦略無令善可稱之政於天下流惡爲無窮矣穆王此章告官伯族姓高則望之以天卑則防之以貨其辭若不倫者蓋克念罔念特一息之間耳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皋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至於末章之所訓迪自中之外亦無他說焉今獨何所當監豈非德於民之中乎用刑者有意于善或上或下欲以德名而實不足以爲德所以爲德者必於民之中而後可也其施無心其行無事本非作德而德莫加焉此所謂德於民之中典獄者之大法也哲人惟刑待之尊也無疆之辭期之遠也屬于五極咸中有慶教之以審獄之工也嘉者衆聽之謂以罪察法各協其極然後謂之咸中有慶九中而一偏則猶有所憾不得爲慶矣又繼而結之曰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言汝諸侯汝司政典獄受我嘉美之衆爲師師濟濟一相俠當共體鑒其可不監於此祥刑而忍輕戕虐之乎嗚呼穆王之心千載猶可玩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五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風氣之推移治道之開塞必於其會而觀之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爲成康爲文武由此而下則爲春秋爲戰國乃消長陞降之交會也故法語巽典猶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頹墮之意亦已見於辭命之間學者所當審擇而明辨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文侯之命

周室之所裁以秬鬯錫其臣者凡兩見周公勤勞王家治定功成而成王始有二卣之錫東遷之時祇卜洛之時相去果如何也平王之錫文侯之受曾是以爲是乎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蓋貶之而且傷之也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文武之精蘊平王何足以知之其言乃若知本原者蓋生長保傅之間聞見之所漸漬習矣而不察猶能舉其語也惟天聰明明德者天德也克愼者維持保養天德所以存也德凝則升形則著矣昭升敷聞達于上下而無間帝命之所以集也二帝三王之書其始篇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其終篇曰，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帝王之學，天人之際，老師宿儒之傳，無毫髮差也，平王則徒舉其語而不能察者也，降是則異端並作，首帝王者始支矣，文武之明德如是，故先正之臣始克左右昭事厥辟，蓋君德不明，其臣雖欲展四體，布心腹，有不可得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此非至明者不能，自古從諫者論其分量，固有多寡輕重之閒，至於小大謀猷罔不率從，非明白洞達，兼忘人己者，不足以與於此，肆先祖懷在位者，文武之德，明著深厚，故成康以降，懷而不忘，傳世襲位之多，意味初未嘗斷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犬戎之禍，西周之亡，實幽王之愆也，而平王乃曰，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過則稱己，猶有周家忠厚之遺也，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推本禍亂之所由也，百圍之木，皆被內洞，然後風得而拔之，未有斯民資澤未殄而戎狄能乘之者也，純大也，戎狄之禍所以如是之大者，以吾民之資澤殄盡而無餘故也，使資有一毫未殄，則戎狄亦必猶有一毫忌憚矣，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平王當喪亂之時，環顧在位者，皆新進晚出，略無重德宿望可分憂者，又內慮己之才不足以勝撥亂興衰之責，傍徨不知所為，所能者四方諸侯而已，諸侯之惟祖惟父，服享王室，其惟念此而憂恤朕躬乎，又嘆息而思諸侯，其誰有宣力于我一人，不替此心而永安我位者乎，方想望之時，得文侯者左右而扶持之，故望之深，稱之屢，而不能已也，昭乃顯祖，追文武，會紹乃辟，追孝前人，文侯未必真能盡此語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許之不知其過也，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也，汝多修扞我于艱，文侯周旋扞衛，其功固多，平王不自意得之，視之則尤多也，若汝予嘉，因褒文侯而有感於諸侯之不至者也，平王之失，大抵所求於人者重，而所自任者輕，延頸企踵以望諸侯之拯救，而不思自反以進彊君德，燕昭王，小國之君也，慨然有復讎之心，而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燕始未嘗有一士也，苟有是心，則千里之外應之，平王豈可以罔或耆壽俊在厥服而但已哉。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嗚呼，周之所以終於東周者，蓋於此章見之，平王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遂自以為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能矣，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功已報矣，曰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教之以平世之教，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如此，其終於東周乎。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啓初嗣位，而嚮當有扈之變，伯禽初就封，而嚮當徐夷之變，一旦誓師，左右攻伐之節，戈矛馬牛之利病，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孰謂其長於深宮之中而豢於膏粱之養邪，是以知大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徐戎淮夷，世為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載於大誥，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載於江漢，推紹匪遊，徐方繹騷，載於常武，自成王至于宣王，其叛服繫國之興衰，每有一變，朝廷為之搖動，殆非小寇也，曲阜之地，與二寇鄰，周公當國，而伯禽就封焉，謂不自處危地，以率天下，固莫周公之後者，然不擇安以遺子孫，亦足以見聖人大公無適無莫之心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戎狄之於中國，每觀釁而動，伯禽免於保傅而撫封於魯，淮夷徐戎因妄意其未更事，所以並起而欲乘其新造之隙也，伯禽應之者乃甚整暇而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自敹甲冑至礪鋒刃，皆治戎備之事也，而於一事之中，又自有序焉，甲所以衛身，冑所以衛首，干盾亦所以捍蔽，皆自衛者也，長兵則用弓矢，短兵則用戈矛，鋒刃亦所以擊刺，皆攻人者也，治戎備之際，先自衛而後攻人，所謂一事之中又自有序。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戎備既修，則師可以出矣，此所以繼之以除道路之事也，淫大也，牿閑牧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郊野，郊野之民，皆當修治其地，窒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鬪敗之牛馬，則有常刑，舉此一條以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蔽有害於師旅者，除治之功，蓋無所不施矣。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師既出，則部伍不可不嚴，自此皆嚴部伍之事也，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師行之變也，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蓋師行遇風，皆亂奔逸，非所常遇，然乘散兵潰，常必由之，乃軍中之深忌，不得不預戒也，當此之時，惟宜鎮之以靜，故戒其本部，按堵不動，無敢越逐，若縱之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眾律不可復整矣，惟嚴之以越逐之刑，使之森然各守部伍，則潰亂者將徐而自止，此出師鎮定變亂之法也，又戒其他部，見馬牛臣妾奔逸而至者，無敢保藏，敬而歸之，隨其多寡，商度行賞，人誘於祗復之賞，而憚於不復之刑，則流散者將不召而自集，此出師招集散亡之法也，本部不敢離局，他部不敢匿姦，部伍條遂，綱引棊布，何變亂之足憂哉，至於師旅所經，又申以寇攘竊誘之法，此不惟欲田野不擾，自古興師者，每因擄掠失部伍，為敵所乘，故不得不戒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

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我備既治，道路既除，部伍既嚴，行師之道備而兵可用矣。故於此而立期會焉。甲戌，用兵之期也。徐戎淮夷並興，今所攻者獨徐戎，蓋以其敵之堅强故急而攻之也。然勢相倚，徐戎敗，則淮夷將不攻而自潰矣。軍事以期會為本，禹征苗命先期而服大刑，宜也。魯人三郊三遂，國外曰郊，郊外曰遂，郊遂之兵，其正也。在天子則六鄉之軍也。遂之兵，其副也，在天子則六遂之軍也。淮夷並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之兵以應之。東郊則其受兵之地，故所起者三郊三遂而已。攻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同日者，彼方解我之攻，勢不得援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所以刑之者無餘，但非殺耳，降死一等之刑也。楨榦芻茭之不給，加以死刑；楨榦之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楨榦人食也，芻茭馬食也，人馬不可一日無食，楨榦雖板築之所須，亂二者則猶稍緩也。然則古人之於殺，非甚不得已，豈輕用之哉。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二帝三王之澤，至文侯之命竭矣。受之以費誓者，以法制之在故國，猶可因也。受之以秦誓者，以理義之在人心，猶可復也。充穆公之心，而因伯禽之法，以致其道，帝王何遠之有。觀費誓之終而後知帝王之道初無所終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秦誓

　秦因杞子之間，潛師襲鄭，書法宜曰襲，不宜曰伐。師未加鄭，移兵滅滑，書法宜曰滑，不宜曰鄭。正其出師之名曰伐，晉其謀也；正其受兵之所曰鄭，誅其心也。兵竭於鄭而加於滑，晉何預焉？晉襄公帥師敗諸崤，乘人之隙者人亦乘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還而作秦誓，恨於外者反於家，動心忍性，將以進於二帝三王之治者，此其幾也。始於予誓立儀之精如此，誓之序，春秋之策，其同一筆乎。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訖之為言盡也，盤之為言樂也。順理而行，無非盤樂，使人盡自知是理，則天下無復事矣。豈不能使人人皆然，此憂患之所由生，而古人之所深歎也。是言也，穆公時昔固聞之，於此而離之群言之首，蓋歷事變而始知其有味也。前日秦國無事之國也，無故冒利興師，自取覆敗，師將而哭之，澤蒙汨困，辱其安從生乎？於此時而味此言，信乎其為群言之首也。責人斯無難，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曰俾曰艱，非其從事於自克者，不能為此言也。責人則固無難矣，至於受人之責，苟私意猶有毫毛之未盡，喉間烏聽逆耳，必有毫毛之礙。雖弗逆之，達不見於外，隱之吾心，蓋莫或拒也。滌除盤治，俾略無扞格，滂如順流，其為力豈易乎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自嗟自艾，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然，思之切而進之勇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此穆公自叙受病之源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忌，謂辭也，如鄭詩弓忌之類。

非不知其老成，徒以其不能委曲就己而遠之；非不知其為新進，姑樂其順而親之，此正平日受病之源也。自今觀之，雖則私情云然，要必稽謀黃髮，始無所失。蓋經事變，知老成之真可信，而益知私情之不可徇也。尚云者，庶幾乎此而不敢必乎此，此用力之難者之言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穆公之心一復，則向背好惡從而一變。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厭棄者也，今乃以庶幾有之自多；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夸過門超乘者也，今乃以庶幾不欲自咎。截截巧辯，能移人之辭者，亦前日求之惟恐其少者也，今乃歸其徒實繁而厭惡其多。方寸既改，舉動皆新，舉秦之胡，自此將踞然無事乎？曰：昔者貪德之心欲其保發之而不復聽也，喜功生事之習欲其防閑之而不復萌也。儉邪誕佞之徒既已知厭惡，又欲其去之不疑，絕其本根而不復殖也。所當從事者，方自此始。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昧昧之思，深潛篤至，非浮揚輕略遊意於簿書之間者也。惟潛心之篤，故見君子小人之情狀甚真，而言治亂之效甚決。小知者大受之賊也，斷斷專一，無他技則賊之者寡矣，故其心廣大易直，休休然其如有容，固心之本體也，所以追隨忌克者，小知賊之也。曰其如有容者，莫測其限量而擬乎其形容也。論君子之善，終之以不啻如自其口出，好之篤也。論小人之惡，終之以俾不達，疾之盡也。小人之於君子，不惟疾之惡之，逐之而已，必左右沮遏乎，萬自展，非使君子不遇自達，則其心終不厭。疑之未盡，讒欲自己，有所不釋也。其反覆可知，君子之於善惡矣，當穆公作誓之時，百里奚、蹇叔，羞立於其朝，而猶曰如有一介臣，豈非蹇蹇欲求、初復之晦見，二帝三王之規模，思得大受之士以共此，蓋於一二臣者若有所未足乎。嗚呼，當是時，安得異觀大人，迎其私而遂進，孟子固之。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穆公誓秦之終，黯然與嘆，以邦之杌隉，若有所歸。吾一人不得辭其責，邦之榮懷，亦庶幾一人之慶。非徒人事也，休戚利害，切吾一身，所以動動懇懇者，豈徒為獻美哉？蓋無非誠心責陷也。流所之君，宜於為治，反待其臣提引督勵而猶不知勉者，其亦未嘗味穆公此辭邪。

融堂書解

錢時撰

宋進書原劄狀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肅國公喬行簡劄子。臣輒有奏陳。仰干天聽。臣昨任國子司業日。干延見諸生之次。聞嚴州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嘗從故寶謨閣學士楊簡遊。蓋其深所推許。今寶章閣待制袁甫昨任徽州。與故太府丞鄭之悌守嚴州日。皆嘗一再禮聘。莅講郡庠。遠近士子。翕然響集。已而得其講篇。其于辨析義理。參錯事物。發明疑難。有以起人。臣是時心已屬之。其後知紹興府汪綱亦嘗延講至郡。臣始屬綱求其所著之書。有論語、孝經、中庸、大學四書管見。及尚書啓蒙、詩學管見、周易釋傳、兩漢筆記、國朝編年等作。益信其學之有所本。其作兩漢筆記。類皆痛漢氏襲秦之弊。而尤反覆致意于後世所以不敢望三代之治。又見其學之爲有用。臣遂因綱以延其來。與之相見而款扣之。見其氣負才識。尤通世務。自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靖康間。其大父彝、值睦寇陸梁。金人入浙。糾率丼鄰。屢著奇功。朝廷嘗爲之立廟封爵。而時亦人物魁岸。慷慨激昂。有乃祖風。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每念此亦奇士。而不使得爲世用。私竊惜之。比者伏讀國史。至眞宗皇帝于禁中陸間見種放所作詩句。深切歎賞。卽問侍臣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則士之遺逸者。固大臣之所當言。亦聖主之所樂聞也。時嘗詣漕司文解。比歲已該永免。而場屋竟不足以得之。其志方將玩聖經以自娛。儻今不加收用。使之終老山林。則國家有遺而不舉之才。大臣有知而不薦之咎矣。臣愚欲望聖慈且與錢時特補迪功

郎。畀以祕閣校勘。仍乞下時本貫嚴州。取所著書。繕寫繳進。上備乙覽。如其果有可采。則乞次第錄用。庶以究其所蘊。有補斯世。伏候勑旨。五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朝散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臣萬一鶚準尚書省劄。備特進左丞相劄子。奏陳嚴州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特補迪功郎。畀以祕閣校勘。行下嚴州。取所著書。繕寫繳進。上備御覽。三省同奉聖旨依。劄付嚴州。臣除已恭虔繕寫錢時所著遺書。計一百册。開具數目如後。須至上進者。

家塾尚書演義三十册。

學詩管見三十册。

周易釋傳二十册。

四書管見八册。

兩漢筆記一十二册。

一、右件書一百册。用黃綾背褙。黃羅絹裹。夾複五條。象牙牌五面。紅絨條繫。綵畫木匣五隻盛貯。鍍金鎖鑰並全。謹具狀上進以聞。謹進。嘉熙二年九月日。朝散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臣萬一鶚上進。

目錄

卷一
虞書 堯典 舜典
卷二
虞書 大禹謨 皐陶謨 益稷
卷三
夏書 禹貢
卷四
夏書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卷五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卷六
商書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卷七

商書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卷八
商書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九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卷十
周書 洪範
卷十一
周書 旅獒 金縢 大誥
卷十二
周書 微子之命 康誥
卷十三
周書 酒誥 梓材 召誥
卷十四
周書 洛誥
卷十五
周書 多士 無逸 君奭
卷十六
周書 蔡仲之命 多方
卷十七
周書 立政 周官
卷十八
周書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卷十九
周書 畢命 君牙 冏命
卷二十
周書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臣等謹案。融堂書解二十卷。宋錢時撰。時字子是。淳安人。受學于楊簡。嘉熙中以丞相喬行簡薦。授祕閣校勘。添史館檢閱。所著惟兩漢筆記尚存于世。而此書向無傳本。故黃震日鈔、明胡廣等書經大全。俱未徵引其說。朱彝尊經義考。亦云未見。今據永樂大典中散見各韻者。依經文前後次第裒

掇緝輯。中惟伊訓、梓材、秦誓三篇全佚。說命、呂刑、亦間有闕文。餘皆篇帙完善。時之意主于表章書序。每篇之首。皆條其大指。其逸書之序。則參考史記。核其時事。以釋篇題。復采經典釋文、史記集解、史記索隱、所引馬融、鄭康成諸說。引伸其義。其旁搜遠紹之意。亦可謂勤且篤矣。唐人解經。多恪守注疏。宋儒始好出新說。每不免于穿鑿支離。時所解。如羲和曠職。則本蘇軾。康叔封衛在成王時。則仍用孔安國傳。康王之誥。則兼采張九成書說。信能擇善而從。不專主一家之學者。至以秦誓爲告西岐師旅。牧誓爲告遠方諸侯。自抒心得。未肯依傍前人。又謂武成本無脫簡。中述武王告師之辭。後爲史臣紀事之體。康誥首節。以周公初基定爲來營洛邑。封康叔以撫頑民。不當移置于洛誥。尤爲卓然有見。不惑于同時諸儒之曲說。其取材博而精。其樹義新而確。蓋宋人經解中僅見之書也。葉盛水東日記載嘉熙二年知嚴州蔣一鷟申尚書省劄取進時所著書奏狀一通。首列尚書演義三十冊。而永樂大典所載。實名融堂書解。疑爲晚年刪削更定之本。今從永樂大典所稱書名題之。而仍以原劄狀二通錄冠于前。又經義考作八卷。未知何據。今考定篇帙。釐爲二十卷。詮次如左。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進士臣鄒晉涵

融堂書解卷一

宋 錢時 撰

虞書

堯典

堯、所帝諡。堯初爲唐侯。後有天下。因號曰唐。典、常也。聖人脩身。齊家。治天下。無非生民日用之常。非有他道也。何謂常。民彝是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謂之五典。彝此常也。堯盡此常道。所以爲聖人。名書曰典。以明書之所紀皆常道也。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案。書序舊爲一篇。註疏本分載每篇之首。而逸書之序。亦爲案其先後。以次附載。蔡傳仍合爲一篇。繫于後。時氏書解。其篇目雖不可得見。釋其文義。皆標篇題。次解書序。然後分解經文。知此編次之法。本于陸德明。今仍錄書序于篇首。其解逸書序者。亦以次附載。

無不聞曰聰。無不見曰明。自然有條理。謂之文。無所不通達。謂之思。思曰睿。睿作聖。是也。所謂光者。即其本心也。宅、猶居宅。言天下皆居其中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若稽、順考也。書作于後世。故曰若稽古。案。若稽古三字。鄭康成以爲同天。而行之。與之同功。孔傳以爲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大旨略同。錢氏斷爲作書者追溯之辭。自陸氏敘行。而儒

（釋文）放勳、堯名也。明、文、思已見序說。作書者首著一欽字。甚為切要。聖學工夫全在敬上。罔念作狂。克念作聖。敬不敬而已。言能欽明文思。而又曰安安。則應酬萬物。交錯萬事。略無動靜之可言。終日如是。終年如是。終身如是。而未始須臾不安也。作書者無以形容。而謂之安安。妙矣。不曰四海而曰四表。四表則無際畔。不曰天地而曰上下。上下則無限量。四表上下。皆在此光明之中。範圍天地。其大無外也。作書者非聞道。非深知堯。安能如此形容讚之使人敬歎。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俊德。馴德之士也。（案：史記堯本紀，引此作克明馴德，蔡氏之說，本于史記。）克明。猶灼見也。迪惟灼見俊德而用之。故以之親九族。則九族盡睦。以之章百姓。則百姓昭明。以之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也。既者。盡也。平章者。均平而表章之。旌別之謂也。後世不能化民成俗。皆由善惡混殽。無所別白之故。可勝歎哉。于是表章之。則是是非非。如辨黑白。百姓皆昭然著明矣。萬邦之廣。風俗各不同。不有以協和之。則國異政。家殊俗。何由化洽協合也。黎。衆也。協和萬邦。則天下一家。皆在春風和氣中。黎民自然丕變。致時之雍和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羲和在顓頊帝時名重黎。在堯時名羲和。一也。乃命在於變時雍之後。見得齊家治國平天下。聖人急急不容少緩。直是治道無纖毫欠缺。方無愧于天下。方命羲和治厤明時。象者。象時之節令。厤者。所以厤之而授之于人也。日月星辰。乃天運自然之序。一毫人力無容于其間。堯命羲和。不過敬順其自然耳。此心之敬。與天通一無二。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無他。敬而已。若昊天以治厤。只是敬授人時耳。所以布厤亦只是此敬。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孶尾。

前一節是總命羲和。此下四節是命四子分主其事也。（案：以羲和為四子，與本書同。）嵎夷、青州之地。正東方也。夏秋冬皆以方言。而春以地言。則知四方各有其地。以表東西南北之正。彼此可以互見。寅賓、敬導也。亦非且且有所賓導之儀也。時當興作。一念敬懈。即乖日出之義。平秩東作者。所以敬導也。帝出乎震。春事自此而興。故即東作為言。均平而秩叙之。使各適其平。各循其序也。昏開之良農云。春事之興。耕耨蠶擾。以至布穀立苗。次第井井。各有日數。不容少紊。一失其候。即大耗誤。以此一端推之。則平秩二字。聖人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者在是。不得其平。不得其序。則與暴殄天物無異。豈細事哉。殷、正也。民之分析。就農而言。故曰厥民析。先言東作而後言析者。平秩羲仲之職也。析以就東作。民之事也。析職于先。趨事于後。理當然也。鳥獸孶尾。見造草木無一非聖人職分中事。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南交。或謂南方交趾之地。恐非。且東曰暘。西曰昧。北曰幽。皆明著其義。而獨缺其職業。若南方交趾。則其義不明。或謂南方相見之時。陰陽之所交也。其義亦未足。前乎此則作于東。後乎此則成于西。南。離明之地。正居春秋之間。為東作西成之交會。故謂之南交。萬物皆于是而化育也。故謂之南訛。居南方。

則為東西之交。時則宜平秩化育之事。敬以致其功也。春曰寅賓。秋曰寅餞。皆在平秩之先。夏言敬致。獨在平秩之後。蓋順日之出而平秩乎東作。順日之入而平秩乎西成。皆因天時之至而修人事也。至于化育之功。則人力無容于其間。不過均平秩敘其事。如當耨則耨。當耘則耘之類。敬以待化功之成而已。自修人事以待天時也。敬致之義大矣哉。厥民因者。因東作之事而續成其役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日出而明。故曰暘谷。日入而暗。故曰昧谷。非真有此谷也。（案：嵎夷、史記作郁夷。昧谷、史記作柳谷。實有其地。然此遂以嵎夷為海隅。鄭康成以西之山。據偶宋氏以為其當之、說不符證。故蔡氏以為指日出日入而言也。）日之升。如自谷而出。日之入。如從谷而納也。寅餞。亦非日之將沒。真有所謂餞送之儀也。平秩西成。所以寅餞也。物至秋。事成實。均平秩敘其事。使之刈穫收斂不失其宜。此即隨時之義也。春從日出之方而言。秋從日入之方而言。秋之言背義當然也。夷。平也。秋成則民可息肩。平夷無事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三時皆平秩。而冬獨言平在。蓋用事之時。自發生至收成。宜順其序。故秩。時已無事。宜防其弊。故在。在、察也。和叔所當察者。當不止一端。姑以農事言之。方其服田。則稼器田所常用。至冬則無用矣。于此而不察。則委頓弊壞。將無以待來歲之用。仲冬簡稼器。修稼政之類。皆平在之謂也。曰秩。曰在。雖有不同。若其事之不可不均平。則一也。一有不平。便有偏而不舉之處。即曠天職。即曠天工矣。故秩在皆曰平。堯命羲和。于春曰鳥。以象言。于夏曰火。以次言。于秋曰虛。于冬曰昴。以宿言。迭舉而互見也。紀事立言之法如此。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前命羲和以中星正四時。可謂精密。然日之餘者無所歸。則節候差舛。中星不可得而正。故于是又總命以置閏之法也。釐、正也。熙、順理也。天下萬事。未有不因時而為者。天時既正。方有以信百工而釐正之。庶績皆可順理也。堯典篇記羲和事居其半。或者以為詳于天而略于人。是大不然。天人只是一事。聖人未嘗分裂。羲和治厤。首命以敬授人時。終命以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豈二事哉。百工無非天職。庶績無非天工。作訛成易之候。析因夷隩之變。以至鳥獸羽毛之微。無一而非天也。一象之差。一候之錯。一事之謬。一民之失所。一物之不得其宜。即曠天工。即廢天職矣。易曰。範圍天地之化。中庸曰。發育萬物。豈後世星翁厤史所可知哉。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時。是也。先儒謂上古未有道之名。惟言時。不言道。言順是者我登用之也。嚚訟。多事口說好、力爭辯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愚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歎堯以大聖人在上。其觀邪正如辨黑白。而在廷之臣。且未免以嚚訟為啓明。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為僝功。使當時不察。一信其言而用之。則治亂安危之機在反掌間耳。後世知

人之明如堯者蓋寡、而朋邪黨引、罔上干進者、皆是也、可勝歎哉。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洪水之勢、以其方為民害、則統而言之曰湯湯、以其包沒山陵、蕩然無有限隔、則曰蕩蕩、以其勢泛濫滔天、則曰浩浩、詳味上文一方字、及下文一其字、則知民在堯春風和氣中、方被水害、亦未至于怨咨。此殆洪水之始歟、得其本心、則謂之順、失其本心、則謂之逆、順則為吉、逆則為凶、前章有所謂欽若、有所謂若時、有所問若予采、諄諄然提一若字、後世論禹之行水、謂行其所無事、咈者、逆也、與無事正相反、方命圮族、乃咈逆之事也、人之一身、凡所云為、孰非天命、先覺者、覺此者也、日用而不知者、不知此者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若小人則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方命是已、宗族、吾之同氣、謂之天屬、治國平天下之道、必自此始、堯親九族、皋陶亦謂厚敍九族、圮、毀也、豈待相戕相賊、若夷狄禽獸然、而後謂之圮哉、纔不親之、纔不厚敍之、即謂之圮矣、异、已也、猶言已矣乎、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載是三考也、此上凡舉薦者三、堯皆不然之、至此段末、獨繼績用弗成一語、以著帝堯知人之明、此史氏書法之妙。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堯十六歲、自唐侯升為天子、在位又七十載、是八十六矣、巽、順也、庸命與方命正相反、惟咈、故方命、能庸命則是以順帝位矣、父則頑矣、母則嚚矣、其弟則又傲矣、一家之中、都是乖戾、略無一點和氣、常情處此、殆不可一朝居、舜處其間、能以孝道諧和之、薰蒸不已、乖戾之氣、化為乂治、烝者、如甑之炊物也。

舜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虞、氏也、舜、諡也、或者因有鰥在下曰虞舜之語、遂疑其為名、先儒謂諡作于後世、故疑名諡、此說是已、不然、則孔子序書、禹湯文武皆稱諡、而于虞舜獨以名斥之可乎。案、此段當係舜典二字之解、永樂大典誤繫于舜典序之後、而轉于書序解篇首不錄、並載書序之論失也、今書序解不可得見、姑仍其舊。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首言協于帝、則堯之德皆舜之德也、行德于下、而升聞于上、見當時上下之相孚、命以位、為一篇之綱領。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節史氏凡兩書納于二字、見得投之所向、無所不可。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舜遜讓之後、其辭旨往復、必更有節奏、但既不可得而終辭、故史氏略之、即書受終之事、直是付託得人、仰不愧、俯不怍、方無餘責、方無負于祖宗爾。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謂之政者、天文之休咎、有政得失之符也、人君與天一體無二、其所感召、如響應聲、古聖因名以政、見得一躔一度、皆是自家切己事、非徒課星翁歷史一藝之疏密而已也、齊者、各得其躔度之正也、一有不齊、責將孰歸、舜攝位之初、以此為第一段事、其旨微矣、不然、則七政在天、而所以齊之者、斷斷在我、豈璿璣玉衡一器物之微所可辦哉。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舜受終之後、都未他及、且先去察璣衡、齊七政、然後方告天地鬼神、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從違向背、吉凶禍福之機、獨于垂象可驗耳、聖人致察于此、正是兢恐懼修省之端、肆、遂也、其事不容緩也、類、先儒以為非常祭、然周官有類社稷則為位之文、是社稷亦有類祭也、且皇矣詩、是類是禡、注謂師祭、是出師亦有類祭也、豈皆非常之祭歟、六宗、三昭三穆、案、此解本誤繫之戴。精意以享曰禋、固善、豈享六宗之外、皆非精意歟、類即禋、禋即望、望即徧、名不同耳、聖人有二心哉、周官謂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是不獨六宗為然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止言羣牧者、豈羣牧來覲、而諸侯不皆至歟、觀班瑞于羣后、可見若諸侯皆至、自當併言侯牧、不應獨言羣牧、而下文班瑞卻言羣后也、況五瑞、諸侯所執、以見天子者、今未覲羣牧、先輯五瑞、則是但斂而歸之上、非諸侯執之以至明矣、舜既政告天地鬼神、即斂五瑞、及羣牧來覲之後、乃始班之、蓋諸侯統屬于羣牧、羣牧來覲、舜所以訪問賢否及政治之得失者、必有權度矣、非苟然輯之、又苟然班之也、五等圭璧、君上所畀、舜既攝政、宜有以正大權之所自出、一輯一班、蓋開陰闔、斂散予奪、制之自我、使天下靡然不敢自必、豈苟然也哉。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觀肆覲東后之文、則上文羣牧來覲之時、非是諸侯皆至、益瞭然明、自此以後、直至歸格藝祖、方是了畢、詳得此番止是攝位後大事提點一過、若敷奏試功、黜陟幽明、卻是後來五載一巡守之事、觀時月曰協、日曰正、律度量衡曰同、五禮至一死贄曰修、都不他及、可概見矣、禮雖有定式、不修則恐其廢墜、贄雖有定制、不修則恐其僭差、故五等之禮、玉帛生死之贄、于是皆修明之也、後世禮廢、風俗日壞、皆上之人不能修之、事之始、則受終于文祖、事既畢、則歸格于藝祖、見得此事不是舜事、亦不是堯事、乃祖宗之事、始終敬此一事也、一歲之久、上自朝廷、下至方岳、享祀鬼神、覲見侯牧、以至曆象日月、禮樂

法度。周旋上下。纖悉委曲。非徒應故事。爲文具而已。凡一事一物之微。皆吾祖宗之所在也。使舜一毫有歉于心。則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蓋有懍然不能以終日者。何以歸格于廟也哉。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觀此一節。見得歲二月東巡守以下。是受終後當年有此一出。甚明。此後所書。卻是舜後來巡守定式。故自此方有奏言試功之事。受終之始。未有此施行也。敷奏以言。若曰某田野如何而闢。某人民如何而育。某風俗所以教化者何。某法度所以修明者何。凡其職業。一一陳述。舜于是按其所言。試驗其功。功與言合。則車服以庸之。所以旌賞也。此正是考績黜陟之法。如何只說庸而不言黜。庸、用也。功不副言。則黜而不用明矣。故觀明試二字。可見聖人在上。如青天白日的的照實。不容一毫詐妄。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此事當在水平之後。或謂鯀既殛死。舜始嗣興。今殛鯀之文在此事之下。遂疑十有二州非在後事。殊不知肇十有二州附巡守後。四罪而天下咸服附恤刑後。各以類從。非編年循次序也。若禹之治水在肇十有二州後。則禹貢不應獨別九州。若謂禹後獨併九州。則堯殂落時水平已久。焉得有咨十二牧之文乎。況自言其荒度土功。亦繼之曰州十有二師。宜愈明矣。封者。封殖之。禁採伐也。山言十有二。而川不言者。山有定。而川之所經歷不止一州。故止曰濬川也。川流滔滔。何待疏濬。豈水平之後。尚有未盡之功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象者。所以示民也。若曰。犯某罪者麗其法。昭然條列。揭而示之。司寇垂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即其遺意也。官刑教刑。不涉五刑。于五刑之外。又別作鞭扑之刑也。肆、遂也。刑降而有流。流降而有贖。贖降而又有赦。好生之德。恩被萬世。天下之事。惟恤與不恤而已。民吾赤子也。其肢體、吾之肢體也。不幸而入于罪。哀矜惻怛。惟恐傷之。而忍不恤乎。然而有莫之恤。皆不敬之故也。敬則本心無蔽。物我一體。其于刑自然知恤。舜之刑全在一恤字上。欲知舜之恤。全在一欽字上。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辭氣溫厚。優游諷詠。使人哀矜之心油然而生。此民所以不犯有司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竄流四凶在賓四門之時。而史氏記之于此。蓋因敘舜制刑條目。特書此事。爲舜用刑之證歟。反覆辭玩。見得象以典刑。在當時未必用也。何也。典刑降而後有流。是不傷其肌膚。從輕之名也。四凶之罪如此。而止于流。則舜之用刑。他可槩見。史氏書此。所以示後世之意深矣。舜攝政二十八載。其所施設。何啻一端。史之所記。自五載一巡守後。大旨只在賞罰。而其賞罰的的施行處。又只在明試以功。四罪而天下咸服二語。嗚呼至哉。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愚觀百姓如喪考妣。不是偶然感歎。元后作民父母。百年之間。覆被涵化。則其依依慕戀。何異赤子之慕父母也。一旦失之。哀慕痛裂。莫愼所發。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此豈可以僞爲也哉。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月正元日。即正月上日。史變文耳。受終于廟。歸格于廟。及即位。又格于廟。無一事不出于祖宗者。即位之初。只以通下情爲第一事。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舜受終之初。羣牧來覲。今即位之初。羣牧復來覲。所以重初政。與之更始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曁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此以下是命九官以朝廷衆務也。舜居攝未稱帝。史氏于是特書舜曰二字。以明此後凡稱帝曰。皆謂舜也。若語中所稱帝。卻是堯。如熙帝之載。惟帝時克。是也。愚觀此段。深見得百揆爲重。夫周書云。唐虞建官。內有百揆四岳。是百揆爲最長。欲有謀爲。宜首及之。如何堯朝凡事只咨四岳。又直待得舜後方有納于百揆之事。是舜未歷試之先。未嘗命百揆也。舜此日亦只咨四岳。又卻是即位後方謀百揆之人。是舜居攝以來未嘗別命百揆也。豈舜二十八載之間。只以百揆攝政。今既即位。故欲得人代以居百揆歟。熙、順理也。禹嘗代鯀爲崇伯。故稱伯禹。舜咨嗟稱贊。汝平水土矣。今居是任。不可不勉。時是也。指百揆而言。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棄、名。稷、主稼穡之官也。雖居朝廷。亦分土爲諸侯。故稱后阻。飢者、民食艱阻而飢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自常情而觀。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泰和之世。豈所宜有。聖人宜急急爲之。不容一日緩者。（本案：此下原有闕文。）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舜命皋陶。乃首言蠻夷猾夏。而後方及乎此。是則猾夏之罪爲尤重也。諸家之說。往往紛紜。或謂古者兵刑不分。所以蠻夷猾夏。屬于士官。是以猾夏爲侵擾中國也。若是侵擾。則當如有苗之征。奉辭伐罪矣。豈五刑五流所可治耶。或謂此蠻夷乃雜居九州。如島夷萊夷之類。然舜之辭旨。未嘗如此分別。或謂寇賊姦宄。乃因蠻夷內侵。常法一曠。中國之人。乘釁爲亂者。此等罪犯。歷世所不免。豈皆因蠻夷而後有之。況有虞之朝。未嘗有此事變耶。是皆臆說。無足取者。愚讀至此。見得聖人深識遠慮。所以嚴夷夏之辨。謹之于未形。中國衣冠禮樂之地。三綱九法。所以扶持人道于不墜者。于是乎在。豈遐荒絕域之外。不正之氣所可亂哉。上四句巳備著用刑詳曲。復斷之曰惟明克允。蓋罪因情僞。變態萬端。智照微昏。輕重失宜。安能允當人心乎。此一明字。如水鏡燭物。無所遁藏。不是此心洞然無纖毫蔽礙。鮮有不隨事而亂者。皋陶邁種德。安有此累。舜猶未免申惟明之戒。後之君子。庸可忽諸。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一器物之微。特工人之所爲耳。于舜何與。而曰予工。蓋制器尙象。自聖人出。其所制作。妙理存焉。今觀犧尊象尊玉爵瑤爵。與凡累世相傳之遺制。體格端正。名義淵永。無一物非託之以寓進業之深旨。不虛作也。然則百工之事。正聖人精神妙用。風俗之所樞機。其美其惡。其責在我。謂之予工。豈苟然哉。是故必貴于若也。或苦窳。或不中度。不得謂之若矣。汝諧、和諧其職業也。無一工之不諧。方可言若。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天地萬物。與我渾然一體。聖人身任化育之責。凡一草一木一鳥一獸即我也。非外物也。故曰予上下草木鳥獸。曾子謂。斷一木。殺一禽。不以其時。非孝。非孝。則知所以爲若也。是故。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皆若之謂也。周官虞人。有上山澤、中山澤、下山澤之異。益爲虞。其衆虞之長歟。汝諧者。欲諧和衆職。使無一物失所之謂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淸。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周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即此三禮是也。（案。紹氏引周官大宗伯以釋三禮。本于馬融。）吉、凶、軍、賓、嘉、皆屬大宗伯。鬼、神、示、止是吉禮。如何總言其職。獨舉此三者。蓋禮莫大于天地宗廟。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舉其大。則餘可槩見矣。秩宗。即大宗伯之職。典朕三禮。亦舉其大者言之歟。秩。序也。宗。猶主也。天秩有禮。無非自然之序。禮官爲禮之主。故謂之秩宗。舜命九官。惟百揆、秩宗、獨咨四岳。又皆以有能爲問。豈此二事尤重歟。堯亦是洪水、巽位二事。獨咨四岳。獨曰有能。僉舉禹。而讓稷契皐陶。僉舉垂。而讓殳斨伯與。僉舉益。而讓朱虎熊羆。僉舉伯夷。而讓夔龍。舜皆俞之矣。而卒不許讓之他人者。雖所讓不妄。皐薦僉論首推。聖心允愜。他無以易此故也。愚觀堯朝舉薦者四。而吁者三。九官之命。總而僉之者八。凡所舉所讓。乃無一不合帝意者。見得四凶未去。堯朝尙有小人。自誅四凶。虞廷皆君子矣。雖然。小人猶在。堯之所以爲大。小人盡去。舜之所以爲君。故曰。大哉堯。又曰。君哉舜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適子他日皆繼世有家有國有天下者。豈是細事。如何獨命典樂。教之。蓋感人心。變化氣質。機用之妙。莫疾于樂。此聖人臨處胄子。豈耳提面命。曉曉講說所可言哉。周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其以樂德教國子者。必中和、祗庸、孝友。以爲主。教之樂語。教之樂舞。所以爲教之目。一一皆有節奏。皆有定式。雖世代詳略有不得而知。要其大略可見。若夫師道。則甚不易也。何謂師道。直、寬、剛、簡。是也。直者、無所回曲之謂。欲明師道。豈可不直。然直則易于不溫和、但峻直而不溫和。則難親矣。寬者、優柔樂易之謂。欲行其教。豈可不寬。然寬則易于不莊栗。但寬而不莊栗。則易玩矣。提厲警發。是以策偷而

警惰。非剛不可也。或太剛。則未免反有戕賊之患。剛而無虐可也。師重端默。是以正浮而格躁。非簡不可也。或太簡。則未免反有高亢之患。簡而無傲可也。玩此四語。如五味相濟。五色相受。而師道備矣。故舜先明此事。方論及樂師道欠缺。而徒欲以聲音感人。則無是理。詩者、樂之主也。作其樂而歌其詩。如王出入則奏王夏。尸出入則奏肆夏。牲出入則奏昭夏。射則奏騶虞之類也。舜至此。不言胄子。而言神人。此道之妙。無所不通。人此妙也。神此妙也。夔也固已洞達此妙。一觸其機。不覺假歎曰。於。何待八音之皆具也哉。雖一石之擊。一石之拊。而百獸且將率舞矣。又何止于神人。嗚呼。妙矣。非眞知天地萬物在此石一擊一拊之間。安能透發躍遲予舜言外發此妙旨。舜聞此旨。默然無許。如之何其不善。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異端邪說。讒毀正道。是謂讒說。其行怪僻。殄滅正行。是謂殄行。斯人者。譸張爲幻。足以驚世駭俗。綱玩震驚等字。可見當時風俗醇美。其民生長教化中。所聞無非正言。所見無非正道。一有讒說殄行。便爲之震驚。後世異端邪說。充斥彌滿。洗聞耳目。與之俱化。良由不知所以疾納言之官廢。風俗敗壞而至此極也。周禮訓方氏。掌誦四方之傳道。布誦四方而觀新物。即納言之遺意也。直是不以夙夜爲嫌。有聞即報。有命即宣。使之即時聞于上。達人變護風俗。不曾如拯溺救焚。于此可見。不特命之出爲朕命。其出其納。宜達上下。皆朕命也。皆不可不信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自常情而觀。自龍之納言至十二牧之咨。皆何與于天也。舜之命官。少者一二語。多者不過數語。各當其職。曲盡其妙。可謂至矣盡矣。到此忽道出天功二字。天非高高。凡我所爲。舉無一而非天者。則分職受任。發予事業。而謂之天功。豈空談哉。亮、明也。時、是也。此明亮天功。更無他說。惟敬此而已。分、別也。舜攝政初。竄三苗之君于三危矣。其餘黨之在故地者。往往未能盡化。于是別其善惡。各爲一處。如周化商民。旌別淑慝。殊厥井疆之義。舜在位凡五十載。其間設施。宜不一端。史官却只敍其即位之初命官之詳。與夫考課之法。直是陟方乃死。更不他及。于此可見舜五十年之規模。都定于命官一日之頃。自後只考課黜陟而已。無他事也。舜恭己無爲而治。其是之謂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陟方乃死。魂氣升于天之謂也。謂之陟方者。姑以明雖死而未嘗死。實無方之可陟也。此惟覺者知之。未覺。不惟不知。亦不信。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釐。正也。帝既釐正下土。每方各設居方之官以主之。古者因生賜姓。別生者。別其所自出。使不紊其氏族也。士農工商。各有其類。分類者。分別其類。使各安其業也。此汨作、九共、槀飫之書所由作也。汨作、蓋謂治興。事序本自爲一篇。舉方析之。冠于每篇之首。汨作、九共、槀飫、十一篇共此序。其書亡。故序次錯附見于此。

九共一　九共二　九共三　九共四　九共五　九共六　九共七　九共八　九共

九　先儒謂古文丘共字相近。九共即九丘。九州各一篇。凡九篇。然則帝釐下土。其於水平之後。未發十二州之先歟。槀飫。舊謂勞賜。然書既不存。義亦難于強通也。謹錄亡書之序。依舊次第。附諸篇之末。愚竊念古書百篇。而不存者四十有二。今幸先聖之序。發明經旨。粲然具在。書雖亡而義猶未泯也。篇名湮沒不著。而學者諉之闕若。豈不甚可惜哉。愚故表而出之。以備百篇之義。

融堂書解卷二

大禹謨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

大禹謨、臯陶謨、益稷。其篇名次第。自古以然也。孔子序書。獨何所見。首言臯陶矢厥謨。次言禹成厥功。特斷之以帝舜申之之一語。嗟夫。非聖人安能如此。觀書安能脫去篇章名字。獨出真見。斷定聖經如此其的哉。臯陶篇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是臯陶以謨為己任也。益稷篇曰。予何言。予思日孜孜。是禹以功為己任也。此三篇謨為主。則臯陶謨宜居篇首。如何大禹亦以謨名。反次諸臯陶之上。蓋萬世永賴。維禹之功。而三篇之中。忠言嘉謨。不一而足。此書首明克艱之旨。惠吉逆凶之旨。善政養民之旨。帝屢稱贊之。以至總師之命。獨斷斷于斯人。禹雖遜之臯陶。一則曰惟汝賢。二則曰惟汝賢。而先定之志。終以不易。正以功謨俱勝。不容從于臯陶耳。不止言其功。而特名之曰謨。冠諸三篇之首。所以申之。此之謂歟。孔子深探此旨。不徇篇次名義。直書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以明大禹、臯陶謨、益稷之所由作。此一申字。如天地造化。粹然不可形容之妙。豈後世依經解義所能及其萬一哉。矢。陳也。申。猶伸也。益稷篇特因禹有暨益暨稷之言。取以題號。書不為二子而作也。故書序不及二子。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此文命禹之文命也。如何卻說祗承于帝。孔子贊坤曰。承天而時行。坤之德即乾之行。此其所以承天也。明乎此。則知祗承于帝之妙矣。此祗承之心。無始終。無作止。無古今。所謂克艱者。祗承也。所謂安汝止者。祗承也。無一日一時一事一物之不無承也。文命之敷。此之謂也。禹祗承于帝。即舜亦惟協于帝。但祗承比重華尤有輕重。此帝王之辨也。玩味而自得之。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克艱二字。正是聖學切的工夫。克艱則無須臾而不敬業。自始學以至為賢為聖。皆克艱之積也。不克艱則無往而不放逸。自意念微動以至積惡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為四凶。為桀紂。皆不能克艱之積也。吁。可畏哉。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克艱則無我。自然博詢眾謀。不徇乎己。能舍己見。樂從乎人。如是則人之善即我之善矣。嘉言安得而伏于下。賢者安得而遺于野乎。克艱則物我一體。恩及無告。自然不虐。困窮有養。自然不廢。如是則天地之間。無一物之失其所矣。萬邦安得而不咸寧乎。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者。稽于眾。舍己從人之符也。萬邦咸寧者。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之驗也。惟帝時克。此不是舜姑為此謙辭。見得克艱工夫直是不易。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益附舜論上節克艱功用。惟堯能之。于是不覺贊歎稱贊舜之盛德如此。得天如此。得天下如此。皆克艱之功用。不獨堯能然也。無所不通曰聖。無化不為曰神。剛健不撓曰武。條理可觀曰文。禹只道克艱二字。舜便推廣此旨。諸美于堯。益便接此辭讚。發明廣運之妙。諸美于舜。不是當時克艱工夫日用純熟了無凝滯。安能六通四闢如是其妙哉。自此以下凡數節。更相發揮。亹亹不斷。如珠聯星緯。讀之使人敬歎。自舜即位後。凡群臣所稱帝。皆是指舜。若舜所稱帝。卻是堯。惟帝時克是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迪。順行也。禹聞益贊帝。復接其辭而發揮之。何謂順。克艱是也。何謂逆。不克艱是也。舜之盛德如此。得天如此。得天下如此。皆克艱之功用也。或者放棄傲僻。不順而逆。則凶咎之來。捷如影響。此禹所以兼吉凶兩端。申明克艱之旨。廣益之所未備。拳拳為帝舜告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禹聞益贊稱帝德。而有惠吉逆凶之戒。益一聞之。為之蹙然曰。吁。戒哉。吁者。不可之辭。指言從欲之不可。當以為戒也。其間無非發明克艱之旨。以究不可從逆之意。儆戒即克艱也。不復詳言儆戒之目。罔失法度。罔遊。罔淫。勿貳。勿疑。勿成。是謂克艱。不然。是從逆也。任賢而貳。則不專。君子之跡危矣。去邪而疑。必不斷。小人之計行矣。舜大聖人。法度之失。逸樂之過。諸無此事。至如九官之命。正是不貳。四凶之

誅。正是不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正是勿戒。而伯益告戒之辭。不曾若伊周之于太甲成王者。何至如是。嗟夫。此虞廷之盛。所以貴于克艱者歟。熙、亦有廣明之義。百志惟熙。可謂甚善。到此復陳于舉從欲之戒。恐又有此二病。所以每言之。舉者、道之符也。有道自然有舉。遠道。如姑息而害仁。好施而不知義之類。是也。去此二病。可謂瑩然無瑕。然猶未也。一念怠荒。百病叢起。凜乎其難保也。益到此復申之以無怠無荒。蓋如前所陳。尙有事之可指。若無怠無荒。則應事時如此。不應事時亦如此。動靜晝夜如此。無時而不克艱也。此來王之機。卽黎民敏德之機。卽萬邦咸寧之機。卽皇天眷命之機。卽吉凶影響之機。伯益此章言罔者五。言勿者三。言無者二。命辭深切。立辭嚴厲。讀之使人毛骨森竦。在舜猶有此戒。後世君天下者聞之。可不懼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觀于政在養民一語。而知當日爲治之本也。大禹謨一篇。君臣告戒。可謂至矣。而上下之所以爲治者。不外乎養民也。能養民。而後可謂之善政。此惟禹八年于外。親知民間之疾苦者。始克舉以相告也。水火金木土穀。皆民生所不可闕者。修之只在君上。當日庶績咸熙。如平水土之官。播穀之官。共工之官。皆見于書。當必有司火司金。如所謂火工金工者。五官分司其職。而歸重于穀。以重民本。纔可謂之惟修。正德利用厚生。皆行治之事也。和惟和二字。分明有從容不迫意思。卽是行所無事也。九功之敘。明又有條理整齊處。不是一味寬和。此三項互相呼應。極有次第。缺一不可。此禹從閱歷過來。發明爲政之要。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帝于是又推原九功之所以得敘。實在地平天成之後。而歸功于禹。是又言臣之所以克艱也。前言克艱功用。無所不備。猶是言一時事。而此則又言其功用及于萬世。嗚呼。盛之矣。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禹之德、舜所熟知。今欲禪讓。令條我衆。略無他辭。止言其不怠。夫舜老而倦。筋力不逮故也。禹之不怠。正是禹平日工夫。觀其告君。有曰克艱。曰安汝止。微不安。卽怠也。微不克艱。卽怠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邁、遠也。種、如苗之種。皋陶曰兢兢業業。是其種德之法也。曰愼厥身。脩思永。是又其遠種德之妙旨也。皋陶、士官也。惟種此德。故其降及于民者。亦無非此德。雖刀鋸斧鉞之施。皆皋陶種德之地也。民之懷之。豈是偶然。以此得見禹不是姑爲此讓。直是深知皋陶。直是尊敬皋陶。舜卽位之初。命宅百揆。旣讓于稷契皋陶矣。至今禪讓帝位。其他皆不及。又獨專舉乎皋陶一人。雖不知稷契在與不在。然禹之所尊敬而推讓之者。舉一世莫有過于斯人者矣。踏至此。又申言曰。帝念哉。言不可等閒總過。當深念之

哉。今一念及此。只在斯人。釋而不念。亦只在斯人。指名而言。只在斯人。允出于心。亦只在斯人。于是又申之曰。惟帝念功。不言德而言功。功卽德也。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此段前面罔或干予正。與後面民協于中相應。不可不細玩。以其無邪。謂之正。以其無偏。謂之中。皆道之異名。非有二也。正曰予正者。天下之心。舜一人之心也。其心正。卽舜之正。其心不正。卽是由舜之不正。明卽惟明克允之明。卽乃明于刑之中之明。灼見是非曲直。灼見情僞輕重。水鑑澄然。物無遁藏。而五刑之用。有以大服乎人心。爲惡者知懼。爲善者知勸。自然樂趨于善。而不忽自棄于爲惡。謂弼教合于中。方是弼教成功處。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曰簡。曰寬。卽罔愆之德也。自此以下。無非簡寬之用。卽所謂好生之德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九官十二牧。孰非與帝共治者。而俾予從欲以治。如何獨歸之皋陶。大凡天下好事。不可有所梗。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之爲梗。而明刑弼教者無其人。民未協中。臣庶未免干正。則所以梗吾治者多矣。觀之從欲。可乎。惟是皋陶料理此事。翕然向化。無一人來作梗。所以使我得從欲以治。四方皆爲之風動也。風動二字甚精神。前言功而此言休。休雖訓美。而有不可名狀之妙。若只作美字看。便不精神。此字正指風動而言。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儆、猶戒也。不言災而言儆。見得聖人所遇無非恐懼脩省之地。進德修業之機也。矜者、驕色。滿假之狀也。伐者、誇辭。滿假之言也。不自滿假。所以不矜不伐。大抵有我卽有敵。無我。敵不立。不矜不伐。無我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動乎意入乎人爲。謂之人心。動乎意者爲人心。則知本心之卽道也。謂之道心。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勿聽勿庸。防閑極密。後世有旁咨聰明者。其鑒于茲。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衆非元后何所歸戴乎。此其所以可愛也。后非衆誰與守邦乎。此其所以可畏也。愼乃有位。愼之如何。敬脩其可願而已。人莫不各有所願。但有可不可之別耳。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今我之言已出于

口矣。所以關係于事體者不輕矣。豈復再有言乎。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若更卜之。內自變亂其初志。外咈衆心。幽不聽命于鬼神。而欲再卜。安有重吉之理。舜命旣定。皆言往哉汝諧。獨于此確然說一惟字。蓋人君爲天地人物之主。舉天地間有纖毫未盡分處。卽是未諧。此非一職一事之比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若帝之初。與舜典是一般授受。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玆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

有苗者。左洞庭。右彭蠡。負固不服之國也。舜攝政之初。固嘗竄之矣。卽位之後。又嘗分之矣。五六十年之間。德化浹洽。四方風動。而有苗尙爾弗率。其頑如此哉。舜歷年許久。不聞有此施行。如何禹一攝政。便有徂征之命。以道里計。有荒服也。若稍稍帖息。聖人猶不應遽動干戈。必是禹攝政後。有苗無知。陸梁不服。抗逆朝廷。上干天討。事有不可得而已者。所謂弗率、不恭、侮慢。其是之謂歟。首提昏迷不恭一語。所以指其病根。三旬苗民逆命。觀于此語。得見其黨與浸盛。非異時可竄可分之比。又見得徂征之師。止是震之以天威。使其知懼自服。非遽兵直前。必欲剿絕之也。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玆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徂征之命。乃聖人生全有苗之道。非黷武也。苗頑弗悟。尙爾抗逆。若勇往直前。逞于一怒。必至于殘而後已。此豈聖人之本心。禹方徘徊未決。益從而贊之。所以深契其心。便下昌言之拜也。今苗民逆命。不自反而進兵。是滿也。滿者、損之招也。不若謙以自反。斂兵而退。苗雖頑。亦人爾。安有不感動于德者乎。舜禹大聖人。其所舉動。無非盛德。今日之征。卽盛德也。苗民知其爲兵。而不知其爲德。所以逆爾。故益之贊禹。主在休兵。非不足于舜禹之修德也。禹聞益言。班師振旅。帝亦不以爲異。遂敷文德。從善之速如此。

皐陶謨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兪。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脩思永。惇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玆。禹拜昌言曰。兪。

觀篇末。皐陶語纔竟。帝卽呼曰。來禹。汝亦昌言。又觀孔子序書。謂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則

是皐陶陳謨于舜之前。無可疑者。然此書終篇是與禹對答。若皐陶正以告舜。舜不應略無一語。又況皐陶一說知人安民。禹遽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其辭旨謂爾盡乎。此雖舜亦以爲難。豈他人所可及。若皐陶正以告舜。禹不應有是言也。然則皐陶之謨。雖在舜之前。其實乃是與禹言之歟。此書後世爲皐陶陳謨而作。故亦云若稽古。允、信也。迪、行也。實履之謂也。苟實履矣。則發而爲謀謨。皆此德之華也。自然昌明。推而爲輔弼。皆此德之用也。自然諧和。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能哲而惠。雖有驩兜變亂是非。何用憂乎。雖有苗民賊虐百姓。何必遷乎。雖有巧言令色孔壬如共工之徒。何足畏乎。然而舜必放必竄必流者。以知人安民爲難故也。或曰。信如斯說。則是舜于哲惠有所未足。而禹之言殆若貶舜者。是不然。舜之所以去四凶。正是知人。正是安民。所謂難者。不敢以爲易耳。非不足于哲惠也。皐陶首言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兪之。次言愼厥身。脩思永。惇敍九族。以至邇可遠在玆。禹又拜而兪之。及聞知人安民之語。則遽曰吁。乃有不可之意。謨之明。弼之諧。卽惇敍九族。卽知人安民。六通四闢。無非允迪厥德之妙用。大禹豈不洞達此妙。何故然之于前。而獨疑之于後也。蓋古人論學。句句皆是心學。的的皆是實履。言契于心。隨卽稱贊。稍自揆有難能處。便不敢容易承當。未免吁兪之異。若只作空言聽過。必無此疑。于此可見禹平日克艱工夫。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禹旣以知人安民爲難。皐陶復自敷美曰都。于是大衆明知人安民之道。推極底蘊。爲禹言之。特未可徒以爲難而已也。自亦行有德而下。是言知人。自無教逸欲有邦而下。是言安民。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大凡德有九品。亦必有實行之可見。徒曰有德。而無實行。何足以爲德哉。是故德雖難知。而行則易考。載、行也。采采、猶事事也。今也。亦言其人之有德乎。乃是言其行某事某事也。行事卽行也。觀人之法。莫要于此。皐陶旣序九德。便繼之彰厥有常吉哉。此語尤緊切。彰者、舉揚之也。舉揚九德之有常者而用之。則無不吉矣。能日日宣達其德而不懈。是日見于用也。是有常也。能日日嚴于祗敬其德而不怠。有德而祗敬。不放逸矣。又嚴以自律。是無時而不祗敬也。是有常也。姑舉此三者以例其餘。非謂官止于諸侯卿大夫。亦非謂必皆備三德六德而後可用也。故下文卽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敍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

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庶績其凝。既結盡知人一段文義。自此以下。卻是發揮安民之道也。安民之道。大概有二。一則無逸欲以教有邦。二則無曠庶官以代天工。皋陶論安民。第一事在無教逸欲有邦。而所謂無逸欲工夫。只在兢兢業業。又直指一日二日萬幾。以明示用力之地。有凜然不可斯須少懈之意。人之思慮。流動不停。善惡兩端。倏然變化。萌于眇忽。發于微茫。一日二日。其幾有萬。兢業不繼。則叢然朋興。如風馭飈輪。瞬息千里。無非在逸欲路上馳騁。吁。可畏哉。五禮獨曰有庸。看得五典各負有辨。故謂之五惇。與下文五章五用同。若五禮。則無待乎辨。但要行之有常耳。禮者。防僞而教中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一有不常。情僞奔放。滔滔焰焰。誰其禦之。典禮之後。斷之以同寅協恭和衷哉。正是指明典禮之本實用力處。此庶官之代天工。所以不可曠也。自天敘有典而下。每于句尾係一哉字。有嗟嘆諷咏不可不如此之意。其所以不可不如此者何。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故也。敬哉有土。此一敬字。正與同寅協恭懋哉懋哉相應。案：錢氏所解，自無教逸欲有邦，至敬哉有土而止。于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以下，缺而不釋，疑永樂大典原本有闕文。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孜孜。不已也。孔子曰。爲之不厭。又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老將至而不知。焉可得而有言。故又曰。天何言哉。或曰。禹前乎此。陳克艱之謨。不一言而足。克艱即孜孜。曷爲而又有言。後乎此。陳安汝止之旨。亦不一言而足。安汝止。即孜孜也。曷爲而又有言。噫。禹未始有言也。雖然。不可得而言也。如之何而又可思也。起意而思。乃支乃離。不識不知。雖思非思。夫是之謂孜孜。

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皋陶聞予何言之對。意謂禹亦當陳謨。故吁之。然未究孜孜之旨。故復發如何之問也。愚觀禹答皋陶之問。自言所以孜孜者。只說治水一事。不覺使人起敬起嘆。聖人純一不已之功。其用處乃如此。或曰。禹之治水。在舜攝政之初。今幾年矣。日思孜孜。正是言日用事。如何獨舉此舊事以爲言。嗚呼。是愈使人起敬而起嘆也。方治水之時。禹之孜孜猶是也。既治水之後。禹之孜孜猶是也。不言我今日之事如何。而獨舉以異時之所以治水者。此正明示孜孜之妙。始終一念。無古無今。所謂窮天地、亘萬世而不變者也。皋陶聖學工夫。洞達此旨。一聞禹言。不覺稱贊。既俞之。且師之。曰師汝昌言。禹曰予何言。而皋陶乃謂之昌言。此其所以爲昌言也。衆聖對答。神機妙用。如風雨雷電。出沒變化。嗚呼。何其盛哉。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舜命禹總朕師。曰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敬修其可願。所以慎也。禹之告舜。亦曰慎乃在位。而繼之以安汝止。與舜之旨正同。見得此一慎字。乃虞廷日用工夫。故舜禹更相教告。不外此旨。帝既聞其言而俞之矣。禹于是復申明之。安汝止而下。言所以慎乃在位者如此也。安汝止者。不動乎意。幾者、微萌勵

之初也。不動乎意。罔念不作。變化縱橫。全體全妙。平平蕩蕩。自然安和。故曰惟康。我之日用如此。是以輔弼之臣。亦皆直而不回。匡救闕失。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禹言慎乃在位。如上文所陳。可謂甚善。帝吁。乃有不然之意。何也。蓋帝之所謂慎在位。有賴于臣者爲重。故也。臣哉鄰哉二語。猶言吾之臣哉。乃吾之鄰哉。吾之鄰哉。其吾之臣哉。鄰。猶近也。君與臣蓋一體也。君元首也。臣則股肱耳目也。下文言予欲者。而繼之以汝翼、汝爲、汝明、汝聽。正以發明股肱耳目之用也。語益深切。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舜既以汝翼、汝爲、汝明、汝聽委託于禹。凡經綸天下之大經大法大略已具。于是復責之以汝弼。是又全以此身付之。使正救也。雖然。我之責望固在汝。汝亦豈能獨辦天下事。四鄰。左右前後之臣也。須要敬謹四鄰。與之協心共濟可也。舜既一一訓飭于其末也。獨拳拳乎庶頑讒說。此乃申明出納五言未盡之旨。雖作納言出納朕命。正是理會此事時是也道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自禹曰都以至于終篇。皆賡聯貫。慎乃在位。是此段主意。禹之言。主在安汝止一句。舜之言。專以臣作朕股肱耳目。責望于禹一人。後面更倡互答。袞袞不斷。其大旨只是發揮此兩端。俞者。然也。哉者。疑辭。未以爲然也。禹意謂聖德光明。則天下之賢皆爲吾用。天下之心自無不服。不可但責之于我一人也。如其不然。則嘗同日奏無功耳。敷同猶嘗同也。于是復接此語。歷舉丹朱之傲。以明汝止之不可不安。自娶至甲。僅四日。五服不是禹創。爲舊來規模。恐或未備。水土之後。因弼而成之。故曰弼成五服。獨苗民之頑。弗肯就工。拳拳于庶頑讒說。故云然歟。禹言予創丹朱之傲。所以至于各迪有功。此語正與日奏罔功相應。帝其念哉。帝不可不念我所陳之旨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禹首陳帝光天之下。又戒以無若丹朱傲。又自謂我創乎此。而至內外之各迪有功。其所主固在安汝止耳。舜于是因其言而歸美之。復申明己之本意。謂德固在我也。所以迪行我之德于天下者。誰乎。是汝之功秩然而有敘也。皋陶方且祗敬其敘。方且施行象刑。明示天下。以保其敘于勿壞。然則我之所

徧類者，豈不專在汝乎。惟敍、即九功惟敍之敍。祇厥敍而明象刑，堂之用威之謂也。或謂舜下二語，是爲苗頑弗即工而發。然象刑惟明，正所以祇厥敍，則凡不修六府、不和三事，如庶頑讒說、如苗頑弗即工之徒，皆在其中，殆不必太泥耳。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夔因舜歸功于禹，不答安汝止之說，而拳拳乎皋之象刑，于是就其本職，極言感通之妙，以發明禹之本旨。夫鬼神至幽也，丹朱至傲也，今鳴球之戛擊，琴瑟之搏拊，詠之以聲歌，而祖考且來格，虞賓且與諸侯以德而相讓，此何爲者乎。羽毛之屬，蠢然有生于天地間，非可以言語通也，非可以情義動也，今堂下之樂，有管有鼗鼓，有柷敔以合止，有笙鏞以間作，而鳥獸且至于蹌蹌，此何爲者乎。鳳凰靈鳥，非有道之世不出，至不易感也，簫韶九奏，樂既大備，而鳳凰且至于來儀，此何爲者乎。嗚呼，舜之樂，舜之所以爲舜也。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禹論帝光天之下，而極于誰敢不應，謂丹朱之傲而終于各迪有功，正是此妙。舜自有感通之妙，見于樂者如此，如何不答安汝止之旨，而但責之于股肱耳目也。鬼神可通，鳥獸可感，桀傲可使讓，則夫庶頑讒說，苗頑弗即工之徒，因一人耳，又何以象刑爲也。夔既就樂上發此妙用，正破的，亦安得不爲之感動而有味乎禹之言哉。來格、德讓、係之戛擊搏拊以詠之後者，蓋堂上之樂先作，來格者，降神之初，德讓者，始之讓位之時也。蹌蹌之應，在衆音俱作之後，故係之堂下樂之下。非是兩處分別，各有所主也。鳳凰來儀，在九成之後，或謂此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即舜典中語，錯簡重出于此。詳其文義，誠有此理，然未敢輕議也。極其感應之妙，至于庶官無不信和，禹謂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豈虛語哉。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帝因夔之言有感于禹之旨，是用作歌，故曰帝庸作歌。庸，用也，有所因之辭也。勑者，致謹之謂也，自吾之起居動作，食息語默，以至萬幾萬務，無一非天之命者，不可不謹也。謹之如何，惟時惟幾而已。時，是也，道也，即天命也。幾者，幾微萌動之初也。禹之所謂安汝止，惟幾惟康，正此之謂也。舜雖以答安汝止之旨，猶未忘臣作朕股肱耳目之初意，乃歌而謂時幾工夫，固當致謹，亦須股肱之臣，欣然協贊，爲之君者，乃始振起而無怠荒，百工之事，莫不順理耳。皋陶言帝不可不念我之所陳也。大抵人臣之興事造業，皆由人君倡率而作成之，所以人人自奮，不敢廢弛，率先之道，在謹乃憲也。成者，凡今日已成之功也。自一身而至于天下國家，須是時時覺察，方謂之謹。乃賡，皋陶賡歌。凡兩章，都從元首說起，正是翻舜股肱喜而元首起之說，兩歌反覆，而大禹安汝止之旨，與夫帝舜股肱耳目之說，較然著明矣。既拜而又俞之曰，往欽哉。言自今以往，敢不敬哉。所以深領其旨而佩服之也。前面多少議論，渙然領于

一拜。諸臣發揮許大功用，都收拾在一欽字上。雖然，舜、大聖人，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乃三聖相傳之要旨。安汝止一語，正是日用工夫，何煩大禹諄諄啓告，又何二三大臣賡辭而後喻哉。禹之所以忠愛其君者切，故拳拳乎安汝止之言，舜之所以委任其臣者深，不敢有一毫自是之意，汝拳拳乎股肱耳目之論，及至一聞夔語而遂歌，一聞皋陶歌而遂拜，如太空雲氣，略無倚游，鑑中萬象，參錯縱橫，嗚呼，此其所以爲有虞之盛也歟。

融堂書解卷三

夏書

禹貢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禹之治水，實在堯朝，何謂夏書。此書所載，田賦貢篚，無所不具，如何獨謂之貢。蓋貢者，夏后氏取民之總目。五十而貢，是也。雖其制度定于堯朝，自禹有天下之後，此書實一代經理貢賦之綱，藏諸故府，世守而不變者，書之名篇，在夏后之世，故總謂之貢，而定曰夏書也。九州封域舊矣，洪水氾濫，界分不明，不是先分別其界分，茫然如何下手。濟河兗州，海岱青州之類，所以別之也。九州既別，水方有規模，隨山濬川，猶言隨山而濬其川。大抵本隨山行，山礙則水塞，洪水爲患，若在在通流，自應日殺一日，如何歷年許久。只緣爲山阻礙，塞而不決，是以氾濫而無所歸耳。禹不治本于水，而治水于山，此最是禹治本精神要領處，山無所礙，則水無所塞，自然之勢也。故敍九州之後，先言導山，後言導本，若不爲治水而設，則山何用導哉。此正隨山濬川功用之妙，惟吾夫子知之。任土作貢者，任其土地出產而爲貢，不強其所無也。孔子序書，必曰作某篇，此獨變文而不言者何也。詳觀此書，皆成于禹之手，夏后氏之世，

特定此名耳。非後世史氏記錄而作者之比也。故不言作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先儒謂首尾敍踏。是史氏之文。自冀州至訖于四海。皆禹所自記。今以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觀之。則此皆非史氏所作甚明。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先儒謂九州相次記諸山川。是言禹治水次第。由冀而兗。由兗而青。循序治之。愚謂不然。此乃平水土之後。定貢賦之等。故每州先言本患之所以平。以明貢賦之所由定。非施功次第如此也。何以明之。以逐州山川每每皆一既字而知之。如既載、既修、既從、既作之類。九州皆然。既者、已然之辭也。若後面重敍導山導水之詳。卻是治水次第。正是用功時事。逐州所載。乃是成功後事的然無疑。見得此書非為記治水而作。乃為制貢賦而作。猶名之曰禹貢。其以是夫。錯雜也。錯字在上上之下者。歲或不登。則雜出第二等賦也。觀此一字權衡輕重活法。深見聖人忠厚之意。徐州土墳民稠。田雖美而人事未必皆至。王畿之內。民物阜繁。耕種之多。培殖之力。非徐州可比。且又非盡出于田者。故賦獨上上。而其文獨于厥土之下。賦則治州者得以專之。貢則各州以其土產貢于京師。以為服食器用。王畿則無事于貢矣。恆衛既順水道。則大陸可耕種矣。故曰既作。然而獨記之定賦之下者。先儒謂大陸卑下。處功在冀州耕土定賦之後。故因其實而記之。此說未安。書言既從既作。則是已成功矣。獨不可定其賦而并記之賦。所以特記之于定賦之外者。卑下之地。與沃壤不同。且謂之既作。以明前此未嘗作。如今新墾之地。新阡之田。故免其賦耳。島夷皮服。先儒謂海島之夷。以皮服為貢。看得冀之島夷皮服。揚之島夷卉服。特禹偶歷山川。因記其土俗如此。不必太泥也。若島夷卉服。皆在厥貢之下。乃是為厥篚織貝張本。非島夷自貢明矣。夾右碣石入于河者。每州必有通京師之運道。冀州畿內。與他州不同。運道皆不必書。獨自北而來東。從海頭入河者。乃自碣石之前。轉而西遡。故曰夾右碣石。非謂畿內皆山此道也。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兗居兩河之下流。被害特甚。桑土可蠶。則害之。是明他州雖被水而未必皆不可蠶也。降丘宅土則害之。是明他州雖被水而未必皆避于丘也。十有三載乃同。非定賦之時。先為十三年之約也。十三年後。人力所施。方成次第。方可定其正賦耳。浮于濟漯者。二水不必相通。汎此二水。皆可入河。此兗州之貢道也。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青州承兗州之後。用功較易。故曰既略。曰其道。所謂因其勢而順道之也。萊夷作牧。先儒謂是畜牧之

地。蓋井田之制。不盡地力。又不遺地利。既盡井以分授。其隙地則以為畜牧之地。觀周官校人之制。知三代盛時。不獨授田有制。其馬政之修。亦規畫盡善。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嶧陽孤桐者。琴瑟之材。桐為之。必生于爽塏之地。老于風日之中。而不受陰潤之氣者。其聲清暢。今製琴尤宜常木。正是此義。嶧山所產。必愈于他處。又向陽而孤生。無林木蔭蔽。所以最良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震澤底定者。平定不氾溢漂蕩之也。三江既流洩入海。而震澤平定矣。篠簜則既敷矣。草木則夭喬矣。此貢賦之所以可定也。地不滿東南。故卑下而多沮洳。故荊揚皆曰塗泥。

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漢入海。尚在揚州。禹為于荊州。遽言朝宗于海耶。愚觀九州記水。每于其成功處書之。九河未疏。則河患未平。河患雖不止于兗。而九河之疏實在兗。故止于兗州書曰九河既道。雍冀皆不書也。徐州書淮。亦是此例。使江漢下流未有所歸。則朝宗之勢安能遂順。于荊州書曰江漢朝宗于海。是明二水于荊州境內已順流東下。徑趨于海。不復為患。其成功在荊州故也。

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九州所敍山川。俱言其已成之功。如所謂既入既豬之類。未聞有言如何用功者。而此菏澤獨曰導何也。蓋菏澤之水本不入孟豬。今放其水而被于孟豬者。乃一時權宜。以殺其勢。非水之正道。故于此獨變例書一導字及被字。亦與其他書法不同。非是方如此用功也。若行故道。則菏澤之下當云既入孟豬。安得復加一導字而又謂之被哉。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旅平。先儒皆謂旅祭。愚見頗為未安。要之。只是洪水時二山之間。無路可通。水患既退。行旅往來皆安平無險阻耳。不必曲為穿鑿也。沱潛特江漢之別流。梁州兩言沱潛。而略不及江漢。則知江漢為患至荊州而平。特于荊州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到梁居上流。揚居下流。其不復為患。不言可知。愚謂于其成功處書之。殆不誣矣。荊書沱潛既道。梁又書沱潛既道。沱潛雖出于江漢。其在兩州。各是一派。則梁州

既復故道不應荊州再書況江漢州大江獨一書于荊而記其別流乃如是之重複乎砮石磬也謂之砮則是已成器而後貢惟本土人製之尤工故砮及浮磬皆貢其已成者若玉磬則有玉人治之所以止貢璆而豫又錫貢砮錯也上六物皆梁州出產若熊羆狐貍四獸之織皮乃出于西戎自西傾因桓水而來入于蜀者故亦貢之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厎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崐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弱水其力不勝芥然可以皮船渡水之異者也既西者其水水西流洪水氾濫未免泥入中國失其故道今道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既復而西矣故曰既西地不滿東南故水無不東流者弱水獨西非強決而使之西乃其地勢迤邐就下流入西海故也既旅先儒亦謂旅祭恐見已略具于旅平之下矣且禹一面治水不應急急且理會祭山縱禱不可廢雖天子望祭亦當徧及山川何獨祭山而不及川又何獨書梁之蔡蒙雍之荊岐而他州皆不書乎此必不然其所以獨明言于二州者蓋九州惟梁雍山最多最險考諸載籍入關有函谷之險入蜀有蠶叢蛇退劍門棧閣之險如此名字不可勝數當洪水時其阻絕不通可想矣今水平而行旅可以往來在二州尤為利害所以特書也再言山則平夷之路可知梁舉蔡蒙雍舉荊岐則二州境界可以槩見非謂止此四山也或曰九山刊旅亦謂之行旅乎曰觀此則愚之說愈明也洪水橫流氾濫于中國草木暢茂刊者刊去林木也而行旅可通故曰刊旅九山是言九州之山間大槩皆然而梁雍尤為險阻所以特書之而餘州皆不復明言也丕敘大有次敘也三苗凶頑竄于此地想水未平時亦甚隉杌不安今三危可居其種帖息無復反側之患特書曰丕敘情狀可見崐崙析支渠搜皆西戎也以織皮為衣故首言織皮以著其土俗是織皮出于西戎明矣然梁州貢之而雍州不及貢何也蓋此物之入梁州乃是從西傾因桓水而來西傾在臨洮正雍州西南與梁州接境得非西戎水道通梁為便而此物不入于雍故獻梁州皆織皮之貢特云西傾因桓是來殆不為無意也見得西戎諸國當弱水未西黑水未南之時皆墊溺不聊生自禹導此二水各有所歸而西戎亦免水患各就次敘即敘猶言不失所也與丕敘不同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于雍州則曰荊岐既旅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于雍州則曰弱水既西導河自積石以至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而後入于海于兗州止書曰九河既道如導漾于嶓冢導江于岷山以至兩江合流會于彭蠡而後入于海于荊州止書曰江漢朝宗于海以此例推之雖其山川名字彼此互見間有不同而大旨所歸斷不出此山本無用導導山即所以導水導岍及岐一條與導

河導沇相表裏而傾朱圉鳥鼠一條與導灉導洛導渭相表裏導嶓冢一條與導漾相表裏岷山之陽一條與導江相表裏但弱水西黑水南不入中國則與導山條下不相干涉耳愚嘗謂禹不治水于水而治水于山正此之謂若不先開導衆山而使無壅礙則雖欲導其源異所謂決水于不流之澤可乎或曰相表裏之說誠然導山者四條皆為導以下七水而設乎曰不然其尤大者此七水耳凡經中所載諸水所以從橫脈絡乎其中者皆導山功績所及之地而其源流指歸之大概則實與此七水相表裏不可誣也愚于是又知東南之山為水障礙者絕少何以言之導岍一條至于碣石獨橫亘東西若西傾則止于安州之陪尾嶓則止于漢陽之大別岷則止于江州之敷淺原非此三山之脈止于此也其下固不勝其多山特不為水之障礙是以不煩疏鑿而導山之功隨此而止耳後世三條四列之說殆未深究此義哉

680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既導山則水皆流通無有壅礙此下方是從水源導之也自導河而下七水與導山相表裏間皆鑿鑿有證然弱水黑水與導山不相干涉獨首及之者何也愚觀此深見禹治水規模此二水本不入中國洪水之時未免泥流不甚先區處此二水使由故道則流派不分如何用力況已導山是水之東流者其大勢已有所歸矣弱水之西黑水之南豈可不先正乎導河積石者蓋禹施功自積石始也自積石至龍門始壅礙為患鑿而闢之而後有以受河水之流導河至此故首書之凡言為者則非別水即此一水因地而異名也漾出嶓冢導漾與導河積石書法不同水始出為漾東流為沔至漢中為漢故曰東流為漢又東則名為滄浪之水自彭蠡東去則為北江以入于海且江漢既合流又會于彭蠡自彭蠡而下混然入海非有二江也曷為有北江中江之名乎蓋江淮河漢水之尤大者與渭洛之入河不同渭洛入河而渭洛之名遂泯此言導漢與下文導江是各記兩江之始末兩江雖合為一而每一條下各記入海以要其水之所歸所以不得不著北江中江之名以別之然謂之為北江為中江亦必是古有此名愚于此深知禹所以表北江中江之名者專為記江漢兩大江之始末而設不然則其他水固有自南而入彭蠡者曷為不著其名而謂之南江乎正以北源流事體非江漢之比所以無此稱謂後世不究聖經大旨徇和中北之名創為南江之說附會而謂之三江或者又求其說而不通遂謂三江雖合而水不相入禹蓋以水味別之而三洽之說興焉嗚呼陋矣自彭蠡而東名為中江中江者岷

江之正派也。漢水自北而入北江。故因名此正派爲中江。其實共爲一江以入海。欲明兩江之始末。故各書入于海以記之。沇水出于王屋山而但曰導沇水者。蓋爲其上有伏流。水非始于王屋。故也。此法與導弱水導黑水同。導山導水。次第亦各不同。又不可不考。山則自西而南。凡四條循序而導之。至于水。則自弱黑之外。其橫貫東西。源流尤深長闊大者。河爲先。江次之。所以導之獨先于諸水。若得河居最北。江居最南。方橫流時。二者衆水之渠魁也。二水有歸。則衆水方可相次平定。此又禹治水之要領。是故濟水並入海而出于河者也。獨淮在其間。別是一流。而于河亦不爲不相干涉。至于渭洛。則皆徑入于河。所以治之井井有次第。而渭洛又獨居衆水之後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上文既歷敍導山導水用功次序。此下總是言成功以後任土作貢。即九州之所敍者是已。其散見于

九州者。節目之詳。而總括于此者。乃九州之提綱也。四隩既宅而下。正與既載既修之類相應。庶土交正而下。正與厥土厥田厥賦之類相應。蓋因每州書一既字。而知其爲成功後事。于此證驗甚明。隩。先儒謂僻遠之義也。刊。刊木也。林木既除。可行旅也。今水土既平。居者行者皆無患。故特書之。過書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二事。正言僻遠之地皆已可居。險阻之路皆已可行。僻遠險阻可居可行。則平土之可居。坦塗之可行。不待言而喩矣。四海會同。皆會同朝王。然則洪水之時。會同之禮廢乎。舜攝政之初。水猶未平。輯五瑞。覲羣牧。巡四嶽。覲羣后。又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初未嘗廢禮也。得非洪水氾濫于中國。諸侯有不能皆至者。發禁施政之事。亦因有闕歟。抑亦水平之後。定賦法。錫土姓。故有此會同之禮歟。下文卽言六府孔修。非會同而後修也。亦因會同而知六府之大修耳。六府大修。賦乃可定。庶土交正。所以成則三壤。底愼財賦。所以成賦中邦。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所以結上文一段之意。乃一書造化功用之本。不可不細玩也。此敬德之心。卽克艱之心。且如治水。積時累歲。不勝其久。勞民動衆。不勝其多。豈小小功役也哉。若非此德之用。安保其不我距。行者。德之見于行事者也。是故以之平水土。此德也。以之會諸侯。此德也。以之交正、底愼、成則、成賦、錫土姓。無非此德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衞。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建侯立屏。無非宣布朝廷之文教。然事變不一。有非可專于文教者。則當權宜揆度而行之。古者。伍兩軍師之制。寓于比閭族黨之中。蒐苗獮狩。時時教習。雖王畿未嘗無武衞也。何獨自二百里爲然。蓋者、特爲勵振刷之。視內地爲加嚴。使之常有警備。不可犯耳。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四語指定四方界分。正是明上文五服之旨。事體于此方坦然昭晰。夫五服方五千里。自東河至西

河千里。是甸服也。自南河至江千里。自江至衡山千里。荊州南至衡陽。正合二千五百里之數。侯、綏、要、荒。夫復何疑。若冀之北至恆山。已迫邊境。必欲以五服爲限。則侯服當在異域矣。固萬無此理。自東河至東海千里。自西河至流沙千里。僅得侯綏二服。必欲限要荒于東海之中。流沙之外。又可得乎。大槩當時只據九州封域。以地之遠者爲準。而豈爲五服之制。其廣處自廣。狹處自狹。安得執五服以爲限而求足于地也。禹既歷敍五服。復申明之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正是敍述當時疆理活法。言五服之制。雖是如此。其實九州界分。東方止漸于海。西方止被于流沙。朔方南方止及于聲教所及之地。訖、盡也。盡四海之內。五服行焉。見得不是四方各爲二千五百里之限甚明。先儒不究此旨。往往執五服之死法。求地于四方。且要荒非九州外。初無可疑。東西北地皆不足。獨荊居南方。正滿五服之制。此其實證也。玄圭、玄玉之圭也。禮。天子之玉用全。玄、純天色。蓋天子之質圭也。禹雖有萬世永賴之功。亦安得僭用之。臣而可僭天子之圭。則舜之郊禘。孔子不得而非之矣。然禹于此止曰錫玄圭告成功。其殆使之攝禮以告天歟。

融堂書解卷四

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曰。有扈氏、禹之後。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觀大戰之情狀。必有素謀。必有恃。必有黨與。必非倉卒苟爲抗逆之計。孔子序書。書戰而不書大。所以微寓意于君臣之大分。不曰有扈何罪。不曰夏王不曰征。而獨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春秋責賢者備。其旨深矣。若有扈之罪。則固不待言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先啓大戰于甘而後誓乃召六卿者。非大戰而後始誓師也。否得啓之戰。初亦易之。謂臨之以兵。必可讋服。且因以弭四方反側之謀耳。不意其陸梁如此也。師薄城下。傲然抗逆。略無君臣之分。且將出而與我大合戰。啓于是始不敢輕視。始召六卿來前而嚴飭之。故曰乃召六卿。若未逆命而班師。數文德而舞干羽。則無此大戰矣。自古世代革易。取五行迭王。如木德王火德王之類。夏水德。月建寅。威侮而怠棄之。是不用夏之正朔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

則孥戮汝，
　命謂天命，即出師之律也，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五子皆太康弟，謂之昆弟者，指此五人而言也，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禹之明德遠矣，再傳而黎民咸貳何也，禹以憂勤啓祚，太康以逸豫喪邦，其事相反，此五子所以述大禹之戒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予視而下十句，凡兩節，前後相應，皆是言我之不可忽者如此，一人三失，怨豈在明，觀此二語，使人懍懍，常人千失萬過，猶不知省，禹以三失為大戒，垂訓後昆，可見聖人修身，瑩然玉潔，略無微瑕之可指，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信夫，禹于是復申言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此與上文相應，謂一愚夫愚婦，且足以勝予，況臨兆民，當如之何，故又曰，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此一敬字，正是不見是圖實用工夫處，此章言有國家之本在民，而臨民之本在敬，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章又舉皇祖之訓，言所以喪天下之禍根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上二章述皇祖之訓，開陳所以保天下與夫喪天下之兩端，此下方指太康敗亡之禍也，堯都冀，故曰有此冀方，羿既距河，則自河而北，已非我有，故只指冀方為言，堯傳之舜，舜傳之禹，是冀方非禹之冀方，乃舜之冀方，非舜之冀方，乃陶唐氏之冀方也，豈太康之私物乎，道者、三聖相傳之道也，紀綱者、所以維持天下之大經大法，即此道之妙用也，今太康失三聖相傳之道，亂三聖相傳之紀綱，而滅亡三聖相傳之都邑，惜哉，何所逃其罪也哉，此章首以陶唐氏為言，源流深遠，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上章謂太康滅亡冀方，乃滅亡帝堯揖遜之都邑，已是深切，此章又自其家而言，謂禹垂法後昆，無所不備，而太康荒墜之，以至覆宗絕祀，尤更深切也，禹以明明之德，著而為典，無非大經，作而為則，無非大法，以至定為制度，無非大公至正之用，是故有典則遺其子孫，實家傳之成規，關石和鈞，制在王府，無非可世守而不變，一世遵之，則一世宗社生靈之福，百世遵之，則百世宗社生靈之福，太康不能遵承，荒墜其緒，而至于覆宗絕祀，豈不甚可痛哉，太康既廢，仲康繼立，夏之宗祀未嘗覆絕，而此歌云然者，蓋

作歌時羿方據河之北，以距太康，是都邑皆為羿有，蓋區區未有立仲康之事也，故直以覆宗絕祀言之，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二章言滅亡冀方，四章言覆宗絕祀，至此末章又切身而言，其間稱予者凡屢，悲傷悔歸，若出于太康之口者，蓋切代太康為哀痛之辭，以盡無可奈何之情狀也，歌凡五章，五子所作，而詞旨相續，淺深次第，若成于一手者，玩味三復，可敬可嘆，

胤征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孔子序書，獨曰胤往征之，不書王命何哉，則非王命也，蓋羲和世為大臣，羿一旦因民弗忍，直據都邑，距太康于外，而立仲康，遂專國政，觀後來篡逆之事，則其包藏禍心，必非一日，羲和遐棄厥司，徑往封邑，日從事于酒，殆不止為酣飲而已，若止是酣飲，執而罪之甚易，無者安用興皇征討，而有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之言耶，竊謂羲和不平于羿，當時必有相與共起而謀之者，惜乎羲和忠君之志未明，而失職之罪先著，羿遂得以為之辭焉，然則胤之往征也，實羿命之，非仲康之命也，故孔子首書湎淫，以正羲和失職之罪，不書王命，以著賊羿無君之惡，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可于是乎見之矣，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此下乃作書者敍胤侯出征之大意也，太康失邦，仲康嗣立，始復帝位，以有天下，乃命胤侯為大司馬，掌六師，胤侯出征，仲康之五年也，曷為于此書肇位之事乎，蓋追記胤侯入掌兵柄之始，以明今日出征來歷也，羿既立仲康，即以兵柄付之胤侯，此其為謀深矣，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斷以大義，固無所逃罪，然張皇六師，如討抗逆之強國，他無可數之罪，而專以荒酒為辭，則當時情狀，亦可想見，此言胤后承王命徂征，孔子作序，后與王命俱削不書，而獨曰胤往征之，小人姦謀詭態，如揭日月于青天白日之下，安所逃遁哉，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告于衆曰而下，胤侯誓師之辭也，其辭三節，自聖有謨訓至邦有常刑，是第一節，首言先王之事，以證羲和之罪也，徵、即應徵之徵，在君之德有修廢，則在天之徵有休咎，徵者、君德之證也，往聖詔後，有謨有訓，貴在明應徵之應，以定保守之道，若應徵不明，君心無所警懼，自非上智之主，安能乾乾兢業，保守而無失哉，自先王克謹而下，乃因明徵而定保守之實也，天戒即咎徵也，凡災異之至，皆天之所以警戒人君者，是故我先王則能致謹于天戒，恐懼修省，無敢怠荒，臣人亦因天戒，能有其常法，不敢隳墜，然又不特守常法而已，以至百官之衆，皆盡修輔之義，修者、彌縫其君之缺失，輔者、贊替之，使無偏邪，此君心所以不放逸，不昏惑，進于明明之盛也，然又未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曰爾官衆當更相規正也，爾百工各執爾藝以諫于上也，其或不恭，官不遵所徇，則邦有常刑，先王之世，事體如

此。今爾羲和。姑無望其匡輔。姑無望其規諫。明徵之驗。正在于汝。將安所逃其責乎。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上節既明先王典刑如此。此節御數羲和之罪。所以干先王之誅也。先儒謂羲和夏之忠臣。胤侯誓師乃文致之辭。愚謂此御是道其實。不得謂之文致也。但諱羿一節。胤臨諱而不敢名言耳。看得羲和只是忿閔不平于羿。其心怏怏。如狂如眩。故遂決然舍去。欲起而圖之。沈縱于酒。不復顧念。當時亦有一等忠義之士。慷慨激烈。相與合謀舉事。事弗成而遂先叛。以至于敗。此則羲和疏脫迷繆之咎。非忠于為夏謀者也。何者。羿之惡逆。天下之公怒也。羲和為國大臣。從容圖回。豈無其道。陳平日縱酒。無一首。卒能變獄釋侯。以誅諸呂。定劉氏。此固不足多也。且安有天子在上。身為大臣。有官守。有言責。委而去之。略無所忌。惟務沈湎。私植黨與。昭昭然有謀動干戈之跡。而不及于禍者。且自古輕慮淺謀。欲誅君側之惡人。以至為身速死。為國速亂者多矣。謂之忠可乎。孔子序書。首正羲和之罪。略無一字假借。與胤侯專征。兩不相掩。此與萬世之公論。不可易也。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此第三節。乃號令軍師之辭也。上兩節。明先王之法。數羲和之罪。辭明義正。凜然略無數躡至此。則其情狀有不可得而掩蔽矣。政典。即夏之司馬法。周官曰政典是也。無上節所陳。羲和不過一沈湎荒酒之徒。何有于渠魁。何有于脅從之可指。則是羲和謀動干戈。舉狀已大張露。夫以大臣而謀動干戈于私邑。若國不軌。其罪豈不重于酒淫。胤侯數其罪。乃無一辭及之。情狀可見矣。大率誓師往往于戒飭之末。方言賞罰。而此獨首明必殺無赦之罪。蓋是役也。乃是以叛逆而伐忠義。當時六軍之衆。皆無人心則已。儻有人心。何忍加誅。胤亦知犯順興師。人不我順。只得先歷之以威。而後方典之言。一則曰天罰。二則曰王室。三則曰君命。大凡欺天者好指天為詞。無君者必脅君為辭。小人之常態也。況胤所謂脅從。乃無非忠義之士。一旦挾私而殺之。于心固有不安焉。特曰罔治。以示寬大。亦其勢不得不然耳。及乎篇末。復發嗚呼之歎。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且征討所以伸威也。曷嘗以愛為言。若因徒逆黨。犯天下之公怒。王師所向。人人効死。何愛之有哉。蓋羲和之兵與胤。今日驅之而出征者。本是一威。初無怨咎。皆如骨肉情義。一旦迫于逆賊。情之自相屠戮。當此之時。威勝耶。愛勝耶。此胤所以深懼人心或奪于愛。不能有濟。而直迫之使用威。以遏絶其脅君假上之至情。以遂其叛逆之奸謀也。嗚呼。可憐矣哉。使羲和討賊有方。名正言順。豈不足以遏橫流之禍。惜也。迷繆不審。先投虎口。適以稔其惡。以成他日之篡逆。羲和業是。亦無所逃其罪矣。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此帝告、釐沃二書之序也。帝告冠商書之首。後世以湯誓為第一。失其次矣。今書雖亡。只當以序為正。案。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五篇。陸德明釋文云。書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為商書。兩義俱通。孔穎達正義。胡經亡序存。文解所託。不可以無經之序為書之首。故附此卷之末。鄭康成所注尚書大傳。以帝告冠湯誓之前。錢氏遵王例。載云。書雖亡。只當以序為正。明永樂大典本書卷目。今仍依注疏。附夏書後。契父帝嚳居亳。帝舜始封契于商。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至成湯十四世。八遷。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云。相土居商丘。而漢孔氏又云。湯自商丘遷亳。漢去古未遠。此說當有所據。然以事理考之。自契至相土。纔三世。不應相土之後。直至成湯方遷。必是累世數遷。復有居商丘者。故成湯自商丘遷亳也。據經傳所見如此。其他不可得而考矣。先王、帝嚳也。自契以來屢遷。及是。成湯遷帝嚳舊都。故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也。或曰。帝告即帝嚳。湯、諡也。名天乙。釐沃二字。先儒謂。釐、治也。沃、沃土也。以字義觀之。遷亳而謂之治沃土。語似有理。然書既亡。亦難盡考矣。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時湯為方伯。故得專征。仲虺作誥。止曰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孟子亦曰。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而夫子序書。獨書曰葛伯不祀。嗚呼。至哉。惟聖知聖。湯之心。非吾夫子。孰能發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所以承祭祀。事鬼神。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無非此孝弟也。冑嗣子民。而為宗廟社稷之主。荒淫怠惰。至于祀廢而不講。是不知有山川鬼神。且不知有祖先。人而不知有祖先。不知有山川鬼神。是與禽獸無異。況有國有家者乎。葛伯不祀。湯遺之牛羊。又使亳衆往為之耕。直至殺童子。奪其餉。乃始征之。葛伯之征。雖發于仇餉。而事始于不祀。禮。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湯征諸侯。而首從一不孝不敬之人。此雖脩人紀。發正萬邦第一著事。夫子略其殺童子之罪。而專以不祀書之。嗚呼。此湯之心也。非聖人其孰能與此哉。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此二書其作于末後之一反歟。鳩、方。湯之二賢臣也。尹方入北門。忽見此二賢。各陳敍其所以復歸之故。史氏紀之。而成二書。惜乎其不存也。書雖不存。而夫子之序。大略可考。曰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即此二書之大旨。必是其言夏之所以可醜者如何。而相湯伐桀之論。定于此一醜字矣。鳩方二人。若是同時相見。敍述其事。似不必各為一書。必是各有國遇。邂逅二人。亦不必同時也。鳩方名上各加汝字。如汝舜汝禹之類。蓋伊尹呼而語之。

融堂書解卷五

商書

湯誓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觀此書。止是湯諭其衆庶而誓之。初無伊尹相湯伐桀之文。亦初未有升自陑戰鳴條之事。而序云爾者。此夫子特書伐桀之始末。所以深明乎湯之心也。蓋當時天下雖被桀壞得如此狼狽。然其事體全繫乎伊尹一人之去留。觀湯薦尹于桀。初何心于伐桀也。尹去亳適夏。亦何心于傾夏也。使桀一旦感悟。得伊尹而用之。則湯與尹同桀之賢臣也。一賢臣居中以輔成君德。一賢臣居方伯連帥以討伐不義之諸侯。則天下即日可以丕變。豈不大幸。豈非兩聖人之本心哉。夫何五就而不能用。終使伊尹醜夏而歸。而伐桀之謀遂定。夫子是以深明伐桀非湯之心也。伊尹實相之也。特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非伊尹也。明桀不能用伊尹。不得已而後有相湯之事也。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與此序屬辭比事而觀。事理甚明。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自陑而升。以向安邑。此湯行師之道也。與武王師渡孟津同。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先儒謂桀猶在上。未當稱王。此言王曰者。史氏之追稱也。愚見不然。湯奉行天罰。誅一獨夫耳。若謂桀猶在上。未當稱王。則是猶有君臣之大分。如天地之不可易位也。今日之師。豈宜輕舉乎。湯之革命。固定于誓師之日也。湯雖不自王。而當時固已王之矣。此書王曰。正是史官實錄。夫復何疑。不然。則仲虺之誥。實作于大坰。湯返未及國。而曰錫王。曰惟王。曰王懋昭者。不一而足。亦謂之追稱可乎。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正夏、言正桀也。今汝其曰。猶言今汝何不曰也。今汝何不曰。夏之有罪一如我之有罪乎。時日曷喪。言有日在上。何時得汝喪亡乎。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予其大賚汝。史記作大理汝。分明有舉理其事意思。孟子所云勞之來之。來字亦是撫徠安集之也。先儒以賜賚。恐未盡。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湯既勝夏。實欲遷其社于商矣。已而又不忍使夏之社覺廢。故不可。不可者。非欲之而不可得之謂也。所以見湯忠厚之意也。夏社臣扈三書雖亡。要無非陳述其始之欲遷。與夫所以不可之旨耳。喪國之社屋之。先儒謂此制恐始于湯。審有此理。使湯之前已有此制。則必無欲遷之議。三書亦不必作也。疑至未詳。或謂同臣扈爲遷社之議者。然經傳無考。難遽信也。臣扈、湯臣、逮事太戊。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遂從之者。遂從而追之也。誼伯、仲伯。湯之二臣也。典、常也。則此寶乃有國之常寶。世代相傳。所不可無。藏之雕廟。所不可失者。桀不能守。而湯得之。必當有以寫其聲戒之意矣。若非有國之常寶。是乃桀之所亡者。湯必不取也。且一舉兵而首利其寶玉。雖張良蕭何亦所不屑。而謂弔民伐罪順天應人者爲之乎。

仲虺之誥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仲虺一書。一反一覆。極言竭論。所以相規相勉者。不一而足。殆非徒爲湯開釋而已也。史氏既具言慙德之事。而夫子序書。不復再及。止書歸自夏。以著作誥之時。書至大坰。以志作誥之地。極有味。子此備見迄未及體。便作此書。正是因其慙而急救之。嗚呼。是仲虺之心也。惟吾夫子知之。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誓師之初。而有稱亂之嫌。卒伐之後。而有慙德之語。嗚呼。吾是以深悲聖人之不幸也。口實者。借之以

實其口，猶云君口。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此仲虺作誥第一節也。禹數苗罪，只是昏迷；仲虺數桀罪，亦只是昏德。自古聖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少懈者，無他，恐少懈即昏耳。吁，可畏哉！惟其昏，是以民罹凶虐。勇智，即聰明也。聰無不聞，明無不見。虛明無體，妙用無方。以其自剛健而不屈，謂之勇，勇非血氣也；以其自容照而不惑，謂之智，智非思慮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此第二節，是申言桀之所以亡者，極形容得桀之情狀。嗚呼！聞善言而拜之，夏之所以王；聞德言而欲害之，夏之所以亡。斯可鑒矣。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第三節，是申言湯之所以宜王者。惟王二字，是承上文數桀之罪而言。惟，猶獨也。勉于德者，勉之以官；勉于功者，勉之以賞。惟己者，一斷之于己也。寬與仁非二事，然亦不無輕重。仁則未嘗不寬，寬則未必盡仁。乃葛伯仇餉，乃字正承上文。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仲虺因湯慙德而作誥，上三節具言桀之罪、湯之德與夫天之厭夏而興商、人之所以苦夏而歸商，以見弔伐之師乃是理所當然，湯所不得辭其責者。到此卻都不明言湯不必慙，亦不答其來世口實之語，但極陳存亡之道，規警而諷切之。此乃乘湯方慙之時，不待返國，急急納忠。此正仲虺作誥之本旨也。自佑賢輔德以至篇終，語凡數轉，大槩只是一節意，無非推明推亡固存之道。賢者人佑之，德者人輔之，忠者顯揚之，良者伸遂之，此天下之常理也。柔弱而不立者，人兼并之；暗昧而不明者，人攻伐之；亂者人取之，亡者人侮之，此亦理之所必至也。是故弱昧亂亡，皆亡之道，桀之所以亡也；賢德忠良，皆存之道，湯之所以王也。凡亡之道，吾推而去之，使無有；凡存之道，吾固而守之，使勿失。夫如是，則有佑輔，無兼攻；有顯遂，無取侮，而邦國乃始昌明矣。此仲虺承上文夏商之明效，而推極此兩端，進戒于湯，終篇亹亹，一反一覆，無非此旨，最為深切。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黜，廢黜也。湯既放桀，不復續承其後，而夏之統絕矣，故曰黜夏命，所謂革命也。不居夏邑而遷都于亳，明告天下以革命之意，而作是誥也，故曰復歸。史氏止云湯歸自克夏至于亳，夫子序書特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使見得已承大統，而與天下更始，其義昭昭矣。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首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見得勝夏而歸，纔至亳都，便作此誥。

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民有恆性，民皆可以為善也。聖人視民如一體，只是見得其性相近耳。降衷之義，先師論之備矣。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簡，別也。有善有罪，萬方之衆莫仰屬于一人，而實定于一人之心。一人心與上帝相貫通，則上帝之心即一人之心也。上通帝心，下協民性，方是上下同流。案：此解祇釋有善一節，無以爾萬方一節不應獨闕無釋，疑原本有闕文。

咎單作明居。

先儒謂咎單為湯司空，作明居一篇，明居民之法也。不知何所據。書自明白，無可疑者，故直書曰咎單作明居，與伊尹作咸有一德之類同。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此伊訓、肆命、徂后三書之序也。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孔子周人也，故序以年書。孟子亦周人也，故亦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蓋謂湯既崩，太丁未立而卒，又其弟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以太甲嫡孫嗣立耳。謂之太丁未立，則是已為儲貳，況書謂太甲既立不明，則是未立之先亦不為不明矣。伊尹安得舍嫡長而立一孩提乎？太史不信年齒，遂謂外丙在位三年，仲壬在位四年，然則太甲嗣位當在湯崩七年之後，何故孔子序不曰仲壬既沒而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乎？先儒因是未免異同之論，是不信先聖之經而徇後世記傳之謬也。大不可，且不特先聖之經可考，而伊尹告太甲凡五書，始末亦甚明。伊訓首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是太甲初立，侯甸群后咸在，伊尹率新君見于乃祖成湯之神位而告之也。若太甲在外丙仲壬兩君之後，則其初立時有仲壬之几筵在，安得不告于新喪之君而獨見乃祖乎？太甲上篇，

誓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王徂桐宮居憂。桐宮。湯之墓也。往湯之墓側而居憂位。是居湯之喪也。若喪仲壬。安得居湯之喪乎。其他。惟我商王布昭聖武。卽云今王嗣厥德。如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卽云嗣王丕承基緒。伊尹諸書所稱先王。皆湯也。如此類不一而足。雖無間隔。事理甚明。若一再傳皆知祚。又皆伊尹所親歷。安得告太甲時略無一語及之。太甲嗣湯而立。無可疑者。學者只當以聖經爲證。肆命、徂后。先儒謂。肆、陳也。伊尹陳天命以告太甲也。徂后。先儒謂。徂、往也。述往古明君以告太甲也。二書旣亡。雖不可考。然訓義明白。似亦有理。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鳥獸魚鱉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案·伊訓解·永樂大典原闕·

融堂書解卷六

太甲上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三篇始末。此序數語提盡。太甲之先。未有敗度敗禮等事。旣立之後。病證方出。故孔子序書。特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若未立而已不明。則伊尹當別有處。安得苟然立之而後放之也。不明二字。乃太甲自敍實語。故孔子亦只拈出此二字以斷之。放、廢也。書但云王徂桐宮居憂。而孔子特書曰放。與南巢同例。何也。先儒謂不知朝政曰放。凡天子亮陰。則冢宰居攝朝政。固未嘗與也。何獨一太甲也哉。蓋太甲居喪。敗度敗禮。全然縱妄。故使之闃然屏處于外。與常人無異。是放也。不謂之放。則當何以名之。吾夫子直書曰放。未可與權者。未足與議也。雖然。必若伊尹者而後可也。思庸、自思前日之昏庸也。三篇皆作書以告太甲。是太甲一事之首尾。史氏類聚。總以太甲名篇。首篇云伊尹作書。次篇又云作書。若第三篇。卻只是伊尹全書。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首言天之明命。直將成湯聖敬日躋學問全行發出。相亦惟終。相亦罔終。方見休戚相關之至。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丕顯、先儒以爲大顯其德。未安。聖人純德孔明。無時不顯。何晝何夜。何蚤何莫。必日出而大顯其德。豈昧爽之先有不大顯乎。丕顯、天大明也。旦、日出也。言湯自天未明以至大明。常坐待日出。急急求賢以啓迪其後人也。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

率乃祖攸行。須知能顧明命。方是率祖。湯之急于求賢。皆是天命所當然。惟懷永圖。直爲太甲作道盤計。較是何等遐至。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茲乃不義。以至無俾世迷。是與在廷議桐宮時語也。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奉嗣王歸亳。始克盡人臣之職。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以伊尹卒能奉歸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伊尹作書。獨首發君民相須之義。前此許多訓誥。都只就太甲身上攻他病。卻未暇及此。正如孺子不務驟業。一旦悔過而歸。其長上方以家事語之。此伊尹至寡至幸之情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旣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此正太甲思庸之實語也。伊尹告太甲。所存者五篇。而太甲止數語。嗚呼。非其實有見。透脫病根。故過明白。無所疑貳。安能傾倒吐露如此其的哉。自昔者不惠于阿衡。以至惟庸罔念聞。以至王未克變。太甲必煞多言語。爲史氏所略。至克終允德。正是善端方萌。何故亦略不記錄一二。大率人初有見。故習乍脫。雖知自怨自艾。未能安能頓除。剖白罪狀。敷陳情款。未必十分特達痛切。史氏略之于允德之初。而獨表彰其數語。見得前日所言。未必如今日之特達痛切者。不明于德一語。不是德上有見。如何道得出。如何知得下面許多病都在不明于德上。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竝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允德、實德也。千失萬過。皆從不實上起。一毫不實。便爲百端。豫怠二字。正是截太甲將來病根。縱欲之非。今雖無有。而宮庭俯觀。依然在前。故態惡習。處處皆是熟路。少有逸豫懈怠。卽縱欲矣。奉先則當思

孝.凡嗣位居正.繼志述事.少有愧于心.非孝也.非獨有事宗廟而謂之奉先也.接下則當思恭.凡深宮廣廈.侍御僕從.少有乖于禮.非恭也.非獨體貌臣鄰而謂之接下也.案.此下疑有闕文.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至此重複致誥.言天位之艱.太甲向來只緣以位為樂.所以縱欲而不自檢.安知此位之不易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無輕民事.見得民事之重.便知天位之艱.懋勉厥德.是慎位以安民.終始如一.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伊尹前面專說進德.此卻教之以聽言.舜告禹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即繼之以無稽之言勿聽.正是此意.逆心遜志之言.蓋太甲就逆順上把捉未定.桐宮一悔.安可恃哉.伊尹此言.正是防有變動.兩箇求字.提得極緊.兩箇必字.斬然截然.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伊尹于此復發嗚呼之歎.理頭說起.都不言所慮所為者何事.而其指歸乃在元良.至哉斯言.正所以啓太甲致知力行之機.而使之知所用力之地也.見有未明.識有未遂.一觸而悟.思之功也.為、即力行.所以成也.思而得之.不力行之.則是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何貴于得也.伊尹前面主德之一路.但說不可不謹其所與.及論敬德功夫.亦不過明自下自邇之訓.惟艱惟危之訓.求諸道求諸非道之訓.都只從頭鞭辟向此一路.卻未甚親切提他如何用工.曰慮.曰為.方是發蹤指示的的之要旨也.伊尹至此.辭旨已盡.無復他說.但只要為君者循守舊政.不使辯言亂之.為臣者雖已成功.不可以寵利居之.先儒謂此是伊尹告歸張本.其實不然.此所謂罔以寵利居成功者.非必功成即去之謂也.皐夔稷契豈必皆奉身而退而後為不居乎.蓋微以成功為功.即是居成功.

咸有一德

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復辟.告歸而作是書.義已明白.故孔子止曰伊尹作咸有一德.不復詳序也.一德二字.方自伊尹拈出.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雖謂既復政厥辟.皆又謂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太甲歸亳未幾即告歸也.夫太甲既立不明.伊尹豈許多訓戒.豈許多區處.今幸悔過.所以倚賴于師保者方深.何求去之亟哉.易之小畜.以臣而畜君也.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月幾望.君子征凶.上九者.畜之極.小畜之道成也.故既雨.陰陽和也.既處.畜之而已安也.是太甲悔過復辟之時也.月幾望.則將與日敵矣.君子于此猶進而不止.則凶.況桐宮之故.自

古所未有.聖人者、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此伊尹所以急歸歟.雖然.不能不深慮也.乍返宮庭.遽離師保.立德未固.褻習易生.不是君臣之間.皆有一德.則轉移搖奪在反掌間耳.故將告歸之日.專發咸有一德之旨.極言天命人心之向背.與夫國祚之存亡.全係乎此德.所以陳戒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有命即有德者.既曰有命.又曰一德.何也.有命者.固是其德為天所命.然亦有有德而天不命之.不得以有天下.孔子是也.必也歷數當在躬.方謂之有命.眷求一德.所以拔舉而並言也.非天諄諄然有言以啓迪之也.陰相默佑.使之足以有為.若推之使出而不容已者.無非天之所以啓迪之也.然論咸有一德.受天明命.直自謂尹躬暨湯.將己與湯並說.略無遜避何耶.先儒以伊尹自任天下之重者如此.殊不知湯之于伊尹.舉焉而後臣之.與他人事體不同.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固湯之言也.順天應人.實是此二人共成其事.況于太甲.分為君臣.義實父師.今將告歸.恨不罄竭.安得不以實告.而事世俗形迹之嫌哉.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德本一也.二三者.非德也.意也.不勤乎意.純明渾融.雖應酬交錯.萬變萬化.未嘗不一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蒸民之生.

此段當作五段看.新服厥命而下.是欲太甲以德自勉也.任官而下.是欲太甲擇一德以自輔也.德無常師而下.是教之以師資一德之法也.俾萬姓而下.是教之以證驗一德之實也.克綏而下.是極言一德之效也.太甲即位幾年矣.如何謂之新服厥命.蓋桐宮之放.今始復辟.是新服厥命也.左右大臣為師保.則必惟其人.斷斷曰其人.正是指言一德者.伊尹者.與其人也.何也.大臣之事.上則輔成君德.下則澤潤生民.致君澤民.甚重甚大.可易用乎.可不謹乎.必惟和惟一者而後可也.和、融和也.日用純一.融融怡怡.所謂和也.和即一.一即和也.觀伊尹所論.獨言尹躬暨湯.其他諸臣.皆不得而與.則是非純德孔明.儀入衆賊.豈易當一德之名哉.雖然.有臣而不知所師.師而不知所擇.猶無益也.大凡進德初無常師.惟主其善者以為師.善亦初無常主.惟合于能一者乃為盡善.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其徒乃見許行而大悅.謂之主善可乎.孔子問禮于老聃.問樂于萇弘.問官于郯子.至若文王既沒.斯文在茲.的的傳心.所謂符節之合者.則既不容泛及.其協于克一之謂乎.雖然.自以合一而未至于大同.亦未善也.直是萬姓之衆.莫不皆曰大哉王言.庶乎其可也.然徒王言之大.而未信王心之一.抑猶未也.既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方是表裏如一.而後一德之在我者.非偏見也.非曲學

也。四海九州大同之心。不可誣也。夫如是。始能安先王之祿而永致衆民之生矣。嗚呼。伊尹爲太甲誨明一德。其精密如此哉。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伊尹上文無非教太甲勉進一德。可謂備至矣。然或有自廣之心。則非所以一德也。于是復發嘆而言。拳拳如此。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沃丁、太甲子。伊尹既告老。死于家。而沃丁葬之于亳。以三公之禮葬也。序曰既葬。曰遂訓。蓋伊尹元老。雖已致仕。所謂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者。及既葬亡矣。不可復見矣。咎單遂訓沃丁以伊尹之事而作是。故名沃丁。非特明說大訓。使沃丁知所守。而咎單亦守之以爲鵠的也。既葬遂訓。若不容少緩者。亦是乘沃丁尊禮盛意方新而急投之。咎單、湯賢臣。作明居時已爲司空。太甲沒而沃丁立。其居輔導託孤之任者歟。伊尹論咸有一德。惟曰尹躬暨湯。及其身後。雖同列故老。猶不忘取法。自言之而無所嫌。人法之而無所忌。嗚呼盛哉。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伊陟、伊尹之子。太戊、沃丁弟之子。祥、妖也。史記云。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日莫。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歟。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是此書作于治王家有成之後也。序不言太戊問伊陟一德。而徑言伊陟贊于巫咸。蓋此序專爲咸乂四篇而作。巫咸因伊陟之贊而治王家有成。故史氏追述始末而成書也。大抵妖祥隨感而生。禾異畝同穎。所以彰周公之德。桑楮合生于外朝。豈居燮理之任者于協贊之議有所歉。君奭云。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巫咸必是專燮理王家庶務者。伊陟所以特贊之也。史記曰。陟對太戊之言云云。而孔子特書曰伊陟相太戊。則其責殆有歸矣。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此伊陟原命二書之序也。太戊贊于伊陟。豈懼而有問。卒從修德之說。而有是歟。原、臣名。既贊伊陟而遂命原。故有曰伊陟曰原命二書。皆因贊伊陟而作也。書雖不存。要無非君臣問答修德弭變之言耳。桑穀有祥。伊陟贊巫咸。太戊贊伊陟。君臣上下戒謹恐懼如此。此太戊所以爲賢。而伊陟承家法。先儒因書之先後。遂謂伊陟先告巫咸而後告太戊。殆未必然。諸書雖皆桑穀一事。而二序乃因書之篇次而作。史記所言。次第可考。況書之作又各有首尾。正不必泥也。禹宅帝位已載之大禹謨。而皋陶謨益稷所記往往皆未宅帝位前與同列問答之語。豈可以篇次定事之先後乎。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仲丁、太戊子。湯始遷亳。至仲丁。乃自亳遷囂。陳遷都之議而作是書也。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史記云。仲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仲丁遷囂。再世而復遷也。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祖乙、河亶甲之子。自仲丁再傳而河亶遷相。自河亶一傳而祖乙遷耿。或曰有因而遷。然河亶甲時。殷道復衰矣。衰世之君。豈能爲可久規模。宅都定卜。必不甚審。與防捍禦必不甚周。所以數數不定如此。祖乙賢王。又有巫賢爲輔。遷耿之後。家圮壞于水。但只修德。不復議遷。直至盤庚七世而後。始治亳殷也。愚謂遷都之疏數。固係人君之賢否。國體之盛衰。湯遷亳。祖乙遷耿。皆數世。亦必是規模可久。非偶然也。因感圮耿不遷。有堅忍特立之見。與泛泛懦懦者不同。故發斯義。案。此本即[illegible]之說。惜書不存。不得見其所以不遷之舉措耳。耿地在河東皮氏縣耿鄉。

融堂書解卷七

盤庚上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并盤庚今復遷亳爲五。經言于今五邦。是自湯至盤庚凡五遷也。殷者、亳之別名。遷都之書不一。而此序獨首書盤庚五遷何也。曰。此爲遷亳而書也。亳乃先王舊都。凡五遷而後復返于亳。故特書之。亦猶帝告釐沃之書。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也。故首序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他書皆不著幾遷。而獨書于此二序。詳之也。此孔氏之書法也。然商自有天下以來四遷。書雖不存。而序皆無怨咨之事。何獨盤庚乃爾耶。曰。耿地饒益。人皆利之。遂使山其民勤苦。出產必不如耿。故雖分離蕩析。而依依戀戀。終無去志。所以浮言得而搖之。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戚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蘗。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有居、指亳也。民蕩析離居。故指新邑爲有居也。于茲、指亳殷也。史氏首書遷于殷。與此于茲正相應。蓋下有于茲新邑之文。則此于茲指亳甚明。盡、子忍切。劉、殺也。謂我成湯以來。既爰宅于亳矣。非我今日創

爲此也。爲重我民命，無使儘沈淪于死地，而不能相正救以全其生，斷命，斷然一定之命也。惡、先王故都，實開基立國之地，故曰先王之大業也。

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播告之修，其所以斅播告諭乎民者也。厥指者，其諭民之指也。凡播告之修，能宣達上之德意志慮，使所欲爲之指，昭然幽白，無所藏匿，故先王亦知言之所播，指無不達，是用大敬其事，不敢輕舉妄動，無有過逸之言，而民亦用是莫不翕然大變，惟上之從矣。今汝等非起而信險阻膚淺之言，我不知汝所訟果何爲者也。非我自荒此德，不能進修以至乎是，正爲汝等含茹我寬容之德，不畏懼我一人之故。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當時在位諸臣，不但不爲國家計久遠之計，乃不畏戎毒于遠邇，直是播惡于衆，乃自謂有德，可以自安，亦愚矣。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上文言不畏戎毒于遠邇，止是說有位不恤民之被禍，此言惟汝自生毒，卻專言有位之自取禍，今使之吉言，則知當時浮言胥動，起信險膚，必是勸之以可畏不祥之語也，民情搖搖，方被有位鼓扇，是信其言也，仍須得有位以善言調和之，庶幾聽從，乃奉其恫，乃是捧持其痛傷之禍在手，盤庚之言一節緊一節。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上節既言當正典法以猶懼之矣，然而不輕用也，于是復論乃祖乃父之勤勞，兼言非罰非德之不敢。此最見得盤庚包藏嚴密處，非罰言非罰而妄罰也，非德猶言姑息以爲德也，盤庚謂古我先王，至于爾祖配享，無非不忘舊人之故，雖然有善必賞，是之謂福，有罪必罰，是之謂災，其福其災，保其所作，我雖不用非罰，若真有罪，則不容不罰，我亦斷不用姑息以爲德也，觀敢大言有積德之情狀，則知所以敢于傲上從康者，正以挾恃勤舊之故，三復非罰非德之言，正破其的。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

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上文數節，警告已悉矣，于此乃示之以斷然一定之說，復兼言賞罰，以示必圖之意也。老成人，是同爲遷都之謀者，今傲上從康，則必以老成之謀爲不然矣，是侮之也。孤是無所依者，幼是常稚未能自立者，遷之則孤幼亦將以獲安，今不遷而使之不免于水患，是困弱之也。先王圖任舊人，汝民用丕變，今老成人之謀，而有位者侮之，何其異哉。觀此一遷輕進少年，正在老成孤幼之間，其無知情狀，歷歷具見，于是復承上文非罰非德之旨，兼賞罰而申警之，用罪而不當則非罰也，用德而不當則非德也。死謂不從遷者，此專言重我民、無盡劉，則不遷而沈溺于水者固死之道，盤庚于此斷斷以死爲說，所以痛言之，謂我今用賞罰，無有遠近之間，不遷而行死道者，我用罪以伐之，相從而行善道者，我用德以彰之，遷都則安寧無患，是爲邦之臧，不遷則杌隉不安，是爲邦之不臧，其惟致告，欲在廷之臣轉致告于民，所謂斅于民由乃在位也，恭爾事者，敬守其職事，無廢慢也，齊乃位者，整肅其職位，無僭亂也，度乃口者，無起信險膚，胥動浮言也，想見遷都之議一興，衆口嗷嗷，失職曠位，全無紀律，盤庚猶反覆警告，雖曰明正法度，而終無忿疾之心，終能委曲以濟事，嗚呼，三代王者之氣象，所以終非後世所可及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此專其殆告之于臨河將渡之時歟，王庭，行宮之常次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此節首言先王能承民，故民亦皆保君，承，順承也，浮如物之浮于水，天時猶水也，君之舉事猶物也，水至即物浮，時至即事舉，消息盈虛，與時偕行，略無差失，故謂之浮也。殷指亳殷也，殷乃亳之別名，盤庚以前，未聞有殷之號，此號乃因地而著，是知殷指亳無疑，虐，災也，懷，怏居也，商有天下以來，本都亳殷，爲是天降大災，先王不敢懷居此土，有所作爲，遂徙而之他，亦是見得民所利，使而用之，以遷耳，此先王是指仲丁，下文復曰，汝曷不念我古后之聞，則槩舉有商遷都諸賢君矣，盤庚意謂亳有大虐，故先王視民利而遷都，今耿有水患，故我復視民利遷亳，隱然可見。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上節既言古我先后惟民之承，而民皆保后胥感，故盤庚于此乃自言我亦憂民之承，而民不能保后胥感也，亦惟汝故而下，是言惟民之承處，汝不憂朕心之攸困而下，是言民之不能保后胥感處，此言

諭民。凡兩言將試以汝遷道一試字。見盤庚委曲樂易處。不厲、猶不及也。言爾之信我。若有不及。但有
水患相沈溺耳。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
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上節但言民不憂君之憂。于此卻言民無遠慮。是自貽其憂。極言民命所係在此一舉。尤緊切也。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
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
能迪。
此節又告以祖考之神靈昭格切近乎身也。曰曷虐朕民。祖考之心。以保民爲心。今觀民之蕩析離居。
而祇圖自安。何得不降罪戾。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
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高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上節言汝民不生其生而與我同心。則先后大降罪疾。此復謂汝等若包藏禍心。不特得罪于我高后。
雖汝祖父之雖。亦不救汝之死。又所以攻其隱慝。破其奸謀也。上言勞爾先。此又言勞乃祖乃父。蓋爲
遷都定邑而勞之。與今日人情正相反。所以數首提此勞字以爲論。則者、物則之則。人之本心。皆具此
則。順之則爲善爲良。戕之則爲凶爲暴。傳曰。毀則爲賊。毀則、卽戕則也。此專指其在心之則。雖然。我或
得罪于汝衆。汝祖父亦不我怨也。于此我有亂政之臣。與之同位。貴貨無厭。蓋有汝之貝玉。汝祖父必
大告我后曰。吾君之臣。奪我孫之寶貨。是吾君大刑罰我孫也。必導我高后。使大重降不祥于我矣。上
節言高后大降罪疾。將自己與民對說。及此節言民之祖父之靈。復將民與自己對說。盤庚曉諭頑愚。
而言之至此。亦可謂懇切矣哉。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
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不迪、不行我之言也。上言將試以汝遷。則曰安定厥邦。此言將試以汝遷。則曰永建乃家。上舉邦祖大
體而言。此則切斯民之家而言。語脈相承。而意益緊切。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正厥位、正南面之位也。或曰。南面之位。未嘗不正。何必于此而復正之。曰。此新邑闢朝之始也。方其啓
行。越在道途。常次暫寓。非嚴辨此。亦因略勢分而與之親接矣。既卽新邑。事體一新。正厥位而撫綏之。
所以明尊卑之分也。懋建大命。今日遷都。脫之沈溺而與之生生。此天之命也。所謂大命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
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
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
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敍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
敷民德。永肩一心。
上文既開釋之。使之無疑、無怨、無讒言矣。此方告之以遷都之本志也。此節先看兩箇將字。方得其旨。
大抵災變之來。天之所以開聖人。先王將多于前功。而天降凶德。今上帝將復我高祖德。而亂越我家。
見得禍之于彼。所以開之於此。非偶然也。此專以成湯遷亳之事。爲今遷亳之證。甚明切。多、稱增廣也。
前功、指亳乃前人之舊都也。凶德、災異也。朕邦、卽亳。盤庚以今日所都而言也。復高祖之德。謂復湯故
都。上德謂紹復先王之大業。而此言復高祖之德者。有盛德卽有大業。德卽業也。及者、及事之及。言我
及得以篤敬其事。而恭承爾民之命。弔、至也。極也。由、從也。靈、神靈也。極欲從神之靈。各非敢違卜。此時
所言。則見成湯之遷亳。以災異而遷。中篇所言。則見仲丁之去亳。以災異而去。宜各有所指而亳之事
體互見矣。敢恭生生。不輕侵民而能鞠養之。又謀盡慮之而使之咸保其居。我則次序而加敬也。復
諭之曰。汝無聚斂于貨寶。此乃生生之所自用。不可奪也。

融堂書解卷八

說命上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營求者。經營而求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
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宅憂、居喪也。亮、惟也。陰、默也。亮陰、猶云眞不言也。首卽言明哲實作則。觀此辭。只從顯處起。不言所知
者何事。見得古人論學。此乃平常日用。更無他岐。故當時在廷諸臣。亦皆知有此。但未爲深知高宗。未
識得高宗深識耳。古聖數人。千言萬語。只以知爲的。知卽覺也。曠然明哲卽知也。明卽哲也。哲卽明也。
洪範則曰明作哲。詩則曰既明且哲。若有二義。何哉。曰。無蔽于心之謂明。無蔽于物之謂哲。故大禹以
知人爲哲。但明己心。不明外物。是知之猶未盡也。猶有偏也。曰明曰哲。兩無所虧。方是洞徹宏通。縱橫
無礙。則、卽天則。卽秉彝自然之則。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夢帝賚予良弼。非今日矣。高宗不言。含藏未發。及羣臣咸諫。乃用是作書以誥之。汝曰王庸作書。作書

者。但夢而示之于餉。猶未與羣臣接話也。夫良弼之夢。雖不知何時。詳其語脈。當在免喪之後。非而言之。有何不可。必待羣臣進諫而後始告何耶。嗚呼。使夕而夢。旦而詔。修然輕出。喧動播告。而無以重所人之聽。不知者未必不以爲怪。或肯遽信耶。必待羣臣諫而後語。止示之以書而復不接之以語。此其審于所發。非後世淺知小識所可窺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假塗山林之夫。代刑徒爲役以苟活。非有平生之素。學問之重。薦揚之力。其形容狀貌。適與夢合。而遂躋之朝廷之上。置諸左右而師資。亦異矣。而高宗不以爲異。在朝不以爲疑。而傅說亦恬然居之。不以爲非分。何也。曰。此非後世俗見所可窺也。以爲異。以爲疑。以爲非分者。皆俗見也。撫襟宇宙。此道獨存。形迹兩忘。道心默照。安有許多事哉。以是觀之。耕夫釣叟。一日命相。自是古人常事。雖然。非有志于道。如何感得上帝。又如何感得傅說。高宗之識。不可及也。而甘盤舊學之功。亦大矣。可爲萬世法。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金成利器。必假於礪。然猶未也。今我學道。如涉大川。倘非舟楫之利。終何由濟也。抑猶未也。止于一身而已。未及于四海之利害也。必如大旱之得霖雨。而後高宗所以倚賴傅說成德之功者。備焉。同列之間。一或不和。朝廷議論。自有不合。有乖匡君之義多矣。況傅說自匹夫躋之。又冠百官之上。而同列有一人之不同心。卻計利害。此高宗之深慮。又所以廣傅說輔德之途也。高后、先儒謂成湯。謂之我高后。則上云先王。皆是言古之先王矣。然此三書屢稱先王。皆指湯。不應此獨言古先王。是高后亦不可作湯說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方以納諫望傅說。而傅說乃首以從諫望高宗。嗚呼。旨哉。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所謂治民者如何。法天之聰明而已。雖然。不可不知所戒也。不知所戒。卽是不知所憲也。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承上文省躬之戒。復況舉十餘條以進。疑若雜然而無所統紀者。細玩經之條理井井。而其歸宿乃在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嗚呼。至哉。無非憲天聰明之妙。傅說進諫。必非泛爲此論。必是識得高宗受病之處。其他雖不得而知。易言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而孔子以爲憊。則于甲冑干戈。必有可言者矣。細玩王惟戒茲之語。辭氣截截。殆非泛論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深許以能行矣。說宜其以諫行言聽爲喜。洋洋稱贊之不暇也。而說方且悚敬起悲以告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夫高宗方以欲行爲言。而傅說乃以行爲難。此其語意正與上篇從諫之對相似。舒徐詳緩。持重雍容。不以彼之欣欣而輕許。不以彼之方銳而苟焉放過也。嗚呼。至哉。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旣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高宗謂舊學于甘盤。旣乃遯去。遠在荒野。迹其所往。又居于河。求之于河。則又往亳。及其終也。莫知所之。蹤跡泯沒。竟以不顯。是言學未究而甘盤遯。而我遂無所師。所以致知工夫。尚爾有欠。訓我之志。正有賴于爾說也。此語正對非知之艱而發。不言其他。獨言訓志。與沃心之命不同。甘盤修之于前。傅說修之于後。交致其力。以成其功。是謂交修。言爾當交修我。無若甘盤之棄我而去也。味此語。則甘盤遯後。其皇皇窘切之狀。可想而知。汝訓我志。使我開明。我能行汝之訓。不苟于知也。故復曰惟克邁訓。此語正對行之惟艱而發。或曰。甘盤舊學。方有端緒。曷爲不究竟而遽遯耶。曰。此甘盤所以深有力于高宗。方爲王子。而篤志就學。天資英敏。不患其不好進。而患其太銳太迫耳。若只和守事倚師資。終不甚力。一旦遽遯。使之皇皇有求而弗獲。庶其思之深。念之切。而有脫然感悟之路耳。此甘盤造化之妙用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案、此篇之解永樂大典原闕。

高宗肜日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經止言高宗肜日。而孔子序云高宗祭成湯。則此乃宗廟之肜祭也。經止言越有雊雉。而序云飛雉升鼎耳而雊。明其自野飛入廟中。升鼎耳而鳴。所以識異也。夫宗廟之祭。始而概鼎。已而陳鼎于廟門之

外。已而迎鼎入于東方。然後設俎以祓焉、亦重矣。況都邑非山林之比。宮室非曠野之地。賓佾工祝。百職事又方環列在庭。而雉自野飛來。升鼎耳而鳴。殆不偶然也。先儒謂典祀無豐于昵。爲厚于近廟而薄于成湯。故有此異。愚謂未安。夫昵者、昵近也。考諸古語。如昵比。如私昵。大抵皆不正大。有阿私之意。觀高宗脩蔡烈祖。宜欲以之自期。必非薄于成湯者。宗廟之彤。而獨祭之豐脩墓之過。故雊異其禮以私之黷。此正所謂豐于昵也。豐于昵以邀福。恐非所以尊成湯。雖升鼎耳而雊。其殆不聽之異歟。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傳說戒之切矣。豈其論之而略于餘祭。而又未免有豐于昵之過歟。嗚呼。習氣之難除如此。行之惟艱。信乎其不易也。高宗肜日之書。後又繼之以高宗之訓。其諷諭必更深切。惜其書之不存也。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天之監視下民。惟主于義而已。孚命者。天降譴天之命。一定而不易也。大抵人君有過。若正攻之。雖力爭抗辯。未必有益。不正言其事而獨與之論理。未及豐于昵之非。而獨汎論天道民命大公至正之不可踰。所以攻高宗之病力矣。此所以格王正厥事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祖己又言天之所主者在義。而王之所主者在敬民。民皆天之所生。是天嗣也。王誠敬民。而使之不陷于失德。則有以合于天矣。安有宗廟常祀。特祭成湯而豐于所昵也。

西伯戡黎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序云殷始咎周。今讀此書。初無咎周之文。烏爲而有此書法耶。曰。首著此語。所以明西伯之心也。非乘黎而後咎周也。殷始咎周。西伯始不得已而有乘黎之事也。何者。乘、襲也。夫方伯連率討伐不義之諸侯。固宜上告于天子矣。安有既戡黎而殷始知哉。西伯既戡黎而祖伊恐。是戡之時殷不知也。是襲也。黎近甸之諸侯。而天子不知。豈西伯之得已也。周之德化日盛。而天下之心日歸。方是時。殷人忌之。始咎周矣。殷方咎周。而不義之諸侯日殘民以逞。在西伯又不容坐視。吾是以知有不得已之心焉。孔子定戡爲乘。而首發殷始咎周之義。所以明西伯之心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康、安也。虞、亦安也。迪、導也。不導之使率乎典常也。摯、舊書云。握持也。大命已去。不得而握持矣。祖伊只論天命人心。全不就利害上商量。不就事勢上計較。祖伊此一段主本在淫戲自絕。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

爾邦。

乃功。御是時說西伯。觀再提殷字發語。而下文以爾邦對說。意脈可見。實觀之喪亡在即日矣。今指西伯之功烈而觀之。安能無戮于邦。言殷必爲周所滅也。

微子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微、圻內國。微子啓、帝乙元子。紂同母兄也。呂氏春秋謂紂母生微子及仲衍。時尚爲妾。故爲妾而生紂。父欲立微子。太史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子。乃立紂。故此書稱王子。而微子之命稱殷王元子。至孟子書乃云。以紂爲兄之子。而有微子啓。是微子爲紂叔父也。此殆失考。若紂叔父。則是非帝乙子矣。安得謂之殷王元子乎。錯、亂也。君之所爲。莫非天命。紂荒迷舛繆。不一端也。而孔子獨以錯天命斷之。的哉。然熟繹此書問答。但憂傷商家將亡之禍。而各謀所以自處。略無一語爲紂謀者。二子豈忘君而自私者耶。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正是此書斷案。若有一毫私意。何以謂之仁。蓋紂至此。如人將絕。雖扁鵲倉公。無所用之。宗臣大賢。知其已不可救藥。只得各謀自處。爲自獻先王之計。序書錯天命。而首提一既字。深得此書大旨。所以明三仁之心也。不知其仁。斷不可觀微子一書。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草竊、乘亂而爲盜也。草有擾亂不齊之狀。紂之無道。不可殫述。而微子獨斷之以沈酗于酒之一語。禹惡旨酒。曰。後世必有酒亡國者。聖人知幾見微。豈虛言哉。古人言飲而名時爲燕。爵杯而取義于舟。皆所以戒沈溺其中。不可拯拔。德之亂敗。孰甚于斯。沈酗敗亂。四字道盡。他不必言矣。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正是布列朝廷。當用事之地。相與以維持法度者。與三公三孤不同。公孤無職事。惟輔成君德耳。紂亂敗厥德。既背而馳。反所用事以倡亂于天下者無非小人。而公孤之任爲虛設也。吾家、是言殷家。微子言我發出狂疾。吾家既已耄氣。無所容其身。惟將遜遯于荒野耳。今二師若無說以教我。則我顛隮將如之何。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耈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毒者、甚之之辭。言上天毒降災禍以荒亂我殷邦。此正是說告人主使之知悔也。方且興起沈酗于酒。乃於所可畏而略不知畏。犧牷牲用。攘竊曰用。（案。此下疑有解。舊脫去。）

融堂書解卷九

周書

泰誓上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序云十有一年，經云十有三年，當是序誤。一月，卽十三年正月。商之正朔已絕，而周之正朔未頒，故但云一月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經書十有三年春，而序以一月書之，蓋其為周之春正月也。序不書春而特書曰一月，抑亦行夏時之本旨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沈湎冒色而下，皆降災之事。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旣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此下申明元后作民父母之事。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紂之罪如繩之貫物，其貫已滿，不可復加。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書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而此篇首記惟戊午王次於河朔，蓋以是日作誓，而後渡河；既渡，遂次於河北。諸侯之師，於是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是上中二篇同日作也。吉人為善句，此古語也，故曰我聞。大抵常人之為善惡，與吉人凶人大不同。吉人者，純於為善之名；凶人者，純於為不善之名；皆庸常之徒。豈全無好善者，往往一出一入，泛泛悠悠，暫作遽輟，未必有力。惟善人則念念皆善，日進無疆，惟恐不逮，故曰見其不足。一念之差，無非惡習，然在常人，亦或知所畏忌。惟凶人則念念皆惡，故亦曰見其不足。一肆字，正是紂力行之效。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

上文既甚言紂之罪矣，於此復舉桀為證。且申言紂之罪又有過於桀者，以見天必亡之，而弔伐之師斷不容後於湯也。四箇謂字，是舉紂平時無忌憚之言。雖是四節，而其病根却只在謂己有天命上。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夷，儕也。紂作威殺戮，毒痡四海，雖有億兆之衆，大抵皆儕夷之人耳。

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此篇大槩專把湯伐桀事為例，反覆曉告。自有夏桀弗克若天至于湯有光，辭旨方是。卻是與衆士言，不可不明以論之，可謂深切矣。上文說戎商必克，此又說今朕必往，兩箇必字，斬斬截截，略無疑辭。雖勵衆心，然非武王明斷，不如是也。湯伐桀有慚德焉，今略無口實之嫌，反以為有光于湯，何也？噫！弔民

伐罪。古所未有。而湯倒行之。湯之所以慙者。誠懼亂臣賊子以爲逆而以我藉口也。若夫武王之心。是乃湯之心。湯之所倒行者。至武王而發揚之。前日之慙。今日之光也。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哉。上文辭氣勇決。無非言紂之不足畏。以激昂衆心。然兵凶戰危。萬一聞此誓言。有輕敵心。則大不可。於是申言儆告。而使之知所畏焉。言汝等立定我邦民之功。乃能各保天年。永久其世耳。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於天。結怨於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大巡者。親行軍而整肅之。渡河之後。旣已徇師而誓。如何明日又誓。蓋三令五申。所以重其事也。中篇止是渡河後。言商可必克。我今必往。不容但已之意。若此篇。則又將自河北啓行矣。遂直言紂汝世讐。又明示厚賞顯戮。與前篇立言大不同。至於數紂之罪。則又詳於前篇。其辭淺深。固自有次第也。然愚於此重有感焉。伐桀之時。只湯誓一篇。所以罪桀。不過率遏率割十餘言。而湯誥所言。乃作於黜夏之後。今武王作誓。至三至四。而所以數紂之罪。極言殫述。不一而足。此非武王之德有歉於湯。蓋亦世變至此。不容不爾。可爲重歎也哉。中下二篇。皆誓西士之將士也。如何稱之曰夫子。又稱之曰君子。此深有以見古者上下相敬之意。後世如驅犬豕就鋒鏑。安得有此氣象。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上節止是槩舉紂衆惡。以見其得罪于天。至此。復提出作威一事。切衆士之心。而言洪惟作威。與作威殺戮正相應。此節專主一讐字。武王前面都不及賞罰。至此將臨敵。不可不知所勸戒。方正賞罰以示之。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上文言賞罰。辭旨已盡。于是復原文王盛德。所以得天下之由。蓋三分天下有其二。實文王以之。我有周誕受多方。非今日之故也。推此一節。最有力。言光于四方。固無不在此照臨中矣。如何又說顯于西土。西土。岐周也。西伯職分所得爲者。獨西土耳。故其政教又特顯于西土也。惟文王盛德如此。故我有周爲天命人心所歸。大受多方焉。我今日特因文王見成事體。卒其成功耳。專就文王事體上說。數語之間。反覆抑揚。不惟足以感動人心。抑見周有天下。已定于文王之日。非我今日創爲此舉。聖人辭氣包涵。極有意味。豈徒推功于父。引咎歸己而已哉。

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牧在紂近郊三十里。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所以紀王者之師以德而不以力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泰誓中下二篇。所以誓西士者詳矣。何故武王又發辭如是。每疑焉。今觀逖矣西土之人。與弗迓克奔以役西土二語。乃知此專爲誓諸侯及外夷之衆而作。夫西土之人。熟于武王之節制。固不待臨時諄諭。況上二篇皆戒之已詳乎。況當時諸侯外夷。乃厭紂之惡。慕義向化。翕然來歸者。一時臨戰。未必皆知衆人之節制也。至此。豈可不警飭而明告之。又況泰誓上篇告友邦冢君。則自稱曰予小子發。此篇下文亦自稱曰今予發。至中下二篇告西士。則皆不名矣。此義坦然甚明。左杖黃鉞。將軍旅之容。非親用以戰也。右手秉白旄而麾之。曰逖矣西士之人。麾之使遠。所以進友邦諸夷之衆而誓之也。故下文特書王曰以別之。自嗟我友邦以至微盧彭濮人。直是逐一指名兩項。各使之整攝器械。俾來齊肅。而始申之曰予其誓。則其非誓西士也明矣。先儒往往謂逖矣西士之人爲慰勞其征行之遠。歎涉之勞。此大不然。安有八百諸侯及外夷君長咸在。而武王獨首私一語于其屬以示恩。聖人必不如此。細觀上下文意及白旄以麾情狀。灼知其非慰勞西士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上文旣言予其誓。于是復書王曰。以明此下之爲誓辭也。武王此誓。專以用婦言數紂之罪。故首舉此古語以爲證。王父。祖也。王父弟者。祖之弟也。母弟者。同母之弟也。遺。猶遺也。蓋父母亡而幼弱未能自立者也。不迪。不知所以訓迪也。禹數苗只是昏迷。湯數桀只是昏德。武王數紂。亦是昏棄。旣昏之後。非事顛倒。何所不有。吁。可畏哉。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上文旣數紂罪。于是乃以進退擊刺之節勉之。泰誓下篇誓西士。有衆止曰率予一人恭行天罰。此則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一惟字甚嚴。謂我此舉。非有一毫私意利于其間也。惟只恭行天之訓耳。武王旣示之以節制矣。然又恐繩于法度而沮其勇氣。于是復申告之汝等庶幾奮桓桓之威。如虎如熊羆之在商郊。期于克敵。

武成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自王若曰而下。辭無間隔。皆武王之言。所謂識其政事也。而先儒不察。受命于周以前。乃史官所記事節。而王若曰以下。皆述武王所告羣后之言。但見前者丁未庚戌等日。而癸亥甲子之事反見于後。遂疑錯簡。文不相屬。未免以意更改之。不得謂之審矣。武成者。武功成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乃史官撮記伐商事節。以明此書之所由作。武王以正月三日。自周伐商。至四月之三日。自商歸至于豐。首尾凡一百二十日也。歸來弗暇他及。且急急偃武修文。至四月十九日丁未。乃祀于周廟。二十二日庚戌。柴望。大告武功之成。蓋祀周廟亦所以告武功。柴望之時。邦甸侯衛亦未嘗不在。互舉之可以互見也。諸侯方受周之命而與之更始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先儒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有殷紂尚存。而周稱文王。文王乃是追王。然中庸止云追王太王王季。未嘗言追王文王。況武王伐商。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曰昭我周王。則伐商之先。周已稱王。其義甚明。若謂殷紂尚存。無二王之理。則所謂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豈臣子所得為哉。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此一節。武王告羣后以伐商之時所告天地山川之辭也。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上文既述所告天地山川之辭。此節告羣后以既渡孟津合戰之事也。周至孟津一千里。孟津至朝歌四百里。武王自癸巳至戊午。凡二十六日而渡孟津。一日行四十里。甚緩。自戊午至癸亥。凡五日而至商郊。一日行八十里。甚速。先儒以為此奇計也。恐未安。緩者渡河之先。如告名山大川。會諸侯之類。至渡河之後。逼近商郊。其勢又當有不容緩者。若以為出奇掩其不備。如何卻又陳于商郊而待天之休命也。孟子謂仁人無敵于天下。何其血之流杵也。此乃戰國激切之言。或者遂疑此書。真有不可信者。則謬甚矣。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此一節。又告克商之後所以反商政之事也。乃字正承上文而言。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一節卻是告羣后以今日施設規模。正所謂受命于周也。惟食喪祭。此一惟字。當連上下作一句看。納言所重者。斷斷乎惟在乎民之五教與食與喪祭也。此皆武王自言今日之規模。所以為羣后綱維斯世者在此。夫如是。復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故曰垂拱而天下治。言規模一定。我但垂衣拱手而聽天下之自治也。或者不察。以此末句為武王極治之功。遂謂乃反商政而下。皆史氏所記。且自王若曰以後。脈脈皆武王之言。略無間隔。安知其為史氏所記哉。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則是結上文伐商之事。大賚四海而萬姓悅服。則是結上文反商政之事。垂拱而天下治。則是結上文告羣后以今日施設之事。辭旨甚明。初無可疑者。若謂末句為武王極治之功。則作武成時。安得便記此語。其不然明矣。熟玩而後得之。案。武成一篇。先儒以為有錯簡。自劉敞。王安石。程子。朱子。各有訂正。蔡沈作傳。既考定新本。而謂列爵惟五之上猶有闕文。此錢時所解。仍從注疏原本。謂受命于周以上。史官紀事之文。王若曰以下。述武王所告羣后之旨。至垂拱而天下治。略無間隔。並闕文錯簡之疑。是補注疏所未備。

融堂書解卷十

洪範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孔子序書直曰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非不足于武王也。亦非不足于箕子也。正所以發明聖賢心事。使天下皆知殺受之心。即以箕子歸之心。即箕子陳洪範之心。道並行而不相悖也。不明斯義。不可與言洪範。受本自焚。書殺則非弑。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相、佑助也。王既訪箕子。于是乃言。先儒謂武王聖人。于常道非真不知。謬為不知而發此問歟。是不然。聖人之于常道。渾無不知。若夫垂世立教。所以綱維斯道之大法。則容有不盡知也。故孔子問禮。問樂。問官。苟知矣。何問之有哉。武王克商。急急來箕子以歸。親訪其蘊。首問此事。故是武王定天下規模第一著。洪範九疇。自禹之後。千有餘歲。未嘗顯于世。今也一問而盡得之。豈細事也哉。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箕子之在商。非嫌此而不言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可乎哉。故至此而後乃

言之。兩箇乃言字。深是以見斯道之重。武王必訪箕子而後乃言。其不苟聞如此。箕子必得武王而後乃言。其不苟授如此。或曰。義農堯舜諸大聖人。出爲天地人極之主。正斯道之所以傳也。箕子陳洪範。如何只說鯀禹。況堯舜在上。彝倫之敍不敍。亦何係于一鯀。曰。此以天錫洪範九疇之所以始者而言也。洪範之妙。雖先天地而存。至于九疇之書。則前此未之見也。鯀陻洪水。天不畀之。禹行其所無事而洛書出焉。因禹之錫而原鯀之所以不畀。箕子之旨。豈苟云哉。伏羲得河圖而八卦畫。非易始兆于伏羲也。河圖者。八卦之始也。禹得洛書而九疇傳。非彝倫始敍于禹也。洛書者。九疇之始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漢儒謂此卽洛書之文。雖未必盡然。當亦有據。大抵觀此一節。當看此用字。然亦先明其次。而後方識其用。先儒往往主皇極爲說。極居中以貫上下。然則何以言次二次三次四至次五始曰建用皇極乎。殆不然。蓋自淸濁分而五行已流行乎天地之間。成象成形。莫非此妙有物之最先也。故初一曰五行。人君爲天地萬物之主。其大本莫先于脩身。脩身之要。莫過于五事。事者。日所從事之謂也。不敬用之。則貌、言、視、聽、思。皆失則矣。故次二曰敬用五事。身脩而後天下可治。八政者。治天下之要也。不厚用之。則政非其政矣。故次三曰農用八政。治天下不可以不正天時。五紀者。治曆明時之法也。小大相統。如紀律然。不協用之。則五者之紀亂矣。故次四曰協用五紀。爲君之道。宜莫先于建極。而其次第何以居九疇之五。蓋皇極一疇。專爲斂福錫民而設也。敬用五事。正是建極功夫。五事不敬。極何由建。八政不厚。五紀不合。福何以錫。皇極之次。在四疇之後。其旨深矣。建、立也。人皆有此中。皆當用此中。惟不能是以冥冥妄行。日用而不知耳。非君建極于上。人心安所適從。故次五曰建用皇極。皇極建矣。而猶不合乎時措之宜。則執中無權。顧何足以致治。所貴乎三德之用者。以治爲的也。故次六曰乂用三德。三德隨時固是以致治。然事不能無疑。非質諸鬼神不可也。于是有卜筮焉。此心淸明。神本無間。自然無所不通。不誠不信。出之昏昧。則是我不用龜矣。神安在哉。故次七曰明用稽疑。質諸鬼神。固可以決疑。而驗人事之得失。則又有庶徵焉。是故在君有此事。則在天有此徵。庶徵者。人君休咎之符也。豈可不念用之。念則克謹。不念則怠荒。其時其恆。其應如響。昭布森列。無非切己實事。故次八曰念用庶徵。皇極者。所以斂五福錫庶民也。如何五福一疇。又特于次九言之。蓋斂福錫民者。皇極大公之用也。然而有嚮有背。不能無福極之異焉。故五福則又嚮用之。使人知嚮此者有福之可慕。六極則又威之。使人知不嚮此者有極之可畏。此皇極之敎。欲天下之皆歸于中也。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九疇妙旨。全在一用字。九疇如耳目鼻口手足。用則其精神也。然五行不言用。或曰此造化自然之妙。不可以用言也。曰。不然。鯀陻之而五行汨。禹治之而六府修。非用乎。蓋人君裁成輔相。無非參贊化育之妙。自敬用而下。皆所以用五行也。玆故不言用歟。必若禹平水土。則八政中司空之職耳。學者當以心會。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

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土不可謂之稼穡。故不言曰而言爰。爰、于也。百物皆生于土。而稼穡受中和之正氣。爲養生之最大者。于稼穡言土。土于稼穡尤盛也。此皆五行之性自然也。一失其性。不由其道。則地不能平。天不能成。人不能以生活。彝倫不能以敍。將誰任其責哉。此五行所以不言用而有賴于九疇之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聖門論學。大抵先謹視聽。而此則先貌言何也。蓋人主天下之所裝儀。百官之所承式。自物之接于我者言之。莫先于貌而言爲次。如曰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如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其序也。旣接物。則有視有聽。若夫思。則雖暗室屋漏之中。不睹不聞之地。而妙用未嘗息也。故五曰思。非思獨後也。自接物而反觀。由枝派而探根源。而思爲之主也。孔子謂視思明。聽思聰。貌思恭。言思忠。貌、言、視、聽。莫非思之妙用。名五而實一。豈眞有先後之不同哉。貌者、恭之謂也。不恭。不足以言貌也。言者、心之聲。順理而發。從之謂也。不從。不足以爲言也。視卽謂之明。聽卽謂之聰。思卽謂之睿。皆其性之自然也。人惟不敬。蓋動而昏冥顚倒。五者皆諐矣。是故貴于敬用也。敬非外鑠也。非能有加于其所固有也。不失其爲貌耳。不失其爲言耳。不失其爲視爲聽爲思耳。敬而無失。日進無疆。則恭不特見于貌。而可以作肅。肅者、心純乎敬也。從不特審于言。而可以作乂。乂者、事無不理也。明至于作哲。而外物不能蔽也。聰至于作謀。而人言不能惑也。睿至于作聖。而六通四闢。純然孔明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心本自聖。本無所不通。顧何俟于作哉。此所謂作。乃敬用工夫。由敬用而後全此心之聖。故謂之作聖也。聖卽謀卽哲卽乂卽肅卽皇極。敬用五事。是建極實用力處。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或曰。食與居敎可厚也。刑可厚用乎。賓可厚也。師可厚用乎。曰。厚于刑。非酷法。敎之所不及。而後有刑。畫之衣冠垂之象。欽惟明克允。小懲大戒。所謂厚也。一流于薄。申商韓非矣。厚于師。非黷武也。賓之所不懷而後有師。居而溝固。其勢相維。出而征討。以威不軌。所謂厚也。一流于薄。則秦皇漢武矣。此八政所以貴于農用也。八政皆治天下不可一日缺者。事有次第。故序有先後耳。非是理會一項後卻又理會一項也。周禮六官。八政皆具。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舜亦首齊七政。其重如此。一有不協。則日月歲時皆差。紀失其紀。而萬事亂矣。豈細務也哉。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觀皇極一疇。反覆二百五十餘言。獨首提皇建其有極一語。略不言所以建極用功者。如何。及熟復深思。而後知此疇非爲君建極而言也。爲斂福錫民而言。不然。則皇極之建。乃天下國家之本。所以位天

地育萬物者在是。安得乎次五而後始及之哉。敬用五事。正是建極功夫。然又八政畢張。五紀不紊。治其曆法。種種有條。而後方可言錫福。若乃治天下無其具。正天時無其法。紛紛擾擾。莫知所定。則皇極之用安可遽施也。皇極。君極也。何君無極。在所以建用之耳。此言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正是建用皇極一句注腳。書言降衷。詩言秉彝。衷即極也。彝即極也。同有此心。同有此極。感物而動。因物有遷。始皆始差。是故有賴于皇極之建用也。時。是也。錫。予也。汝。者。箕子指武王而言。君建其固有之極。則五福之權。斂之在君矣。斂之在君。而後用之以予民也。夫五福。即壽、富、康寧、好德、考終命是已。建極即斂福也。教之保極即錫福也。夫斂五福。錫庶民。固皇極之用心。然亦惟是其民歸向汝極。乃與汝保極耳。保不失也。民之中即君之中。民不失其本心。即是與君保極也。于。猶於也。于汝極。歸向之謂也。汝雖錫福。而民心背馳。不向此事。安能與汝保極哉。下文具言人品教法之詳。無非反覆發揮此旨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比德。德有偏比。如下文作好作惡偏黨反側之類是也。民與士大夫無淫朋比德之類。則自然惟皇作極矣。惟皇作極。猶言一惟其君之所爲是聽是順。不牽于氣習也。惟皇作極。與于汝極正相應。然而若是者甚不易得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爲而下。人之有能有爲而下。雖此二節各有不同。然大旨不過隨其資質。教養作成。使知好德。方可錫福耳。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使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不念則無成就之理。不受則終于棄絕。念之受之。正是皇極鎔冶。涵養日至。薰蒸日熟。天機自動。天籟自鳴。嘗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大抵心之飄馳者。其色必浮。心之專一者。其色必靜。此最不可以僞爲。我既念之受之。一旦其間有安和其顏色而言者曰。予所好者在德。斷斷乎其無他也。于是而予之以福。斯其爲君之極。孰能禦之。好德即是于汝極。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一節所以發遣凡厥庶民無有淫朋惟皇作極之意也。若愚下之民。以其不可教而棄之。則非皇極矣。故曰無虐。不必苦而後謂之虐。纔不恤。即虐也。其勢位之崇。而教不復行焉。則非皇極矣。故曰無畏。不必恐懼而後謂之畏。纔教有所格而不行。即畏也。此一節。綰上入下機緘精神處。上言庶民。止曰念之受之。此下卻說兩箇使字。兼言邦家。與夫既富方穀之文。所以指有位也。正人則又非有能有爲者之比。天地間自有一種正當人物。人君既方以福祿富之。而乃不能使好于而家。則是人也。斯其爲有罪矣。道不行于家。道不行于身故也。兩箇使字。正是皇極鎔冶。所以發斯人好德之機者在是。有以使之。則有才者終于昌其國。弗能使之。則雖正人終無以善其家。好德之機。全在使字上。若彼禦好德

之實。汝雖以福予之。反爲汝之過耳。詩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不以爲教。而反以爲虐。其作汝用咎之謂歟。無好德。即是不于汝極。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此一節所以發明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之意也。然觀皇極之教。最爲精密。淫朋比德。皆論習氣。有猷有爲有守而下。則又極言人品資質之不同。誠有不可勉強者。聖人在上。亦是于衆民中之有猷有爲有守。與夫不協極不罹咎者。士大夫之有能有爲。與夫凡厥正人。方可鎔冶。方可語上。庶幾習氣一正。本心自復。若愚下之民。昏濁已甚。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但只無虐。使同被皇極之澤而已。安能例責以上達之事。箕子發明此旨。發明教法。可謂精密矣。無偏無陂一節。蹈承其作汝用咎之下。所以極言人無比德之妙。誠能無偏無陂。即遵王之義矣。不是無偏陂之外。他有所謂遵王之義也。下皆倣此。衆病脫去。一無比德之累。六通四闢。何莫非中。範圍天地。發育萬物。春秋冬夏。風雨霜露。風霆流形。庶物露生。舉目而視。縱耳而聽。昭布森羅。縱橫變化。皆我中也。是無往而不與我固有之中會也。猶之嘗其有極。豈極在彼而我與之會也哉。自皇建其有極而下。曰于汝極。曰惟汝保極。曰惟皇作極。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是極猶若君之物然也。此言會其有極。則會其所固有矣。歸者復之義也。向也茫然馳求于外。一旦省悟。如家始歸。復其所固有矣。故又申之以歸其有極。至是方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非外立一教以傚我。乃喜而言曰。皇極之敷言。乃是發我性中所自有。我有是彝。故有是訓。是其訓也。非他也。帝其訓也。嗚呼。至哉。其樂何可量哉。錫而此非又能例責之庶民也。凡厥庶民。因極之敷言。如是而訓之。能如是而行之。則將不畔于聖人。而以近天子之光矣。曰會曰歸非二也。曰近則猶有間也。此庶民之不背于皇極者也。既近天子之光。則遠離罪習。不行邪道。知恩感德。如何可忘。于是亦喜而言曰。天子其爲民之父母乎。爲民父母。所以爲天下王。箕子此旨。又繳教法之成。而言愈益精密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平康之時。無用乎剛。亦無用乎柔。而惟正直之是用。然有時乎當剛而不能剛。則偏矣。非正直矣。故彊梗而弗友順。則以剛克之也。有時乎當柔而不能柔。則偏矣。非正直矣。故燮和而相友順。則以柔克之也。剛克柔克。皆所以爲正直也。雖然。剛之弊也。多失于暴。柔之弊也。每易于懦。但知用剛而不能沈潛。則亦非正直矣。沈潛者剛克之妙用。雖剛而不流于強暴也。但知用柔而不能高明。則亦非正直矣。高明者柔克之妙用。雖柔而不流于懦弱也。嗚呼妙矣。玉食者。以玉爲食。禮曰。王齋則供玉食是也。卷舒闔闢。其權皆在三德。三德之用。一失其宜。則威福玉食之權去矣。謂之乂用可乎。庶徵以乂爲徵。

不又卽僭也漢之衰乎若能用三德必無新莽之事威福玉食一移于莽手而天下遂大亂莽赤族害
于而家也漢亡凶于而國也揭雄劇秦美新劉歆頌莽獻符命稱功德人用側頗僻也綠林赤眉之徒
紛然四起民用僭忒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卜則雨、霽、蒙、驛、克占則用貞、悔此卜筮之常法也至若有差忒出于常法之外則又在卜筮者推衍而推詳之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庶徵者人事之證驗于天者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凡六故謂之庶徵自五者來備而下是明雨暘燠寒風之證也自王省惟歲而下是明時之證也先儒因休徵項下有時若之文遂指曰時一條爲雨暘燠寒風之時王省惟歲以論說紛紜迄無歸宿至有以爲五紀疇中之脫簡者吁亦誣矣時若與恆若對說乃因休咎二徵而立言前所謂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六者皆是舉庶徵之目安得遂以休徵作一條列之雨暘燠寒風之下哉曰時者正是說歲月日之時上段休咎徵下段歲月日時無易與日月歲時既易皆是一正一反昭昭乎甚明也前後相承莫明其失脫離傳注獨見聖心庶得其旨矣庶草蕃廡言庶草則他可知然而其休其咎非天也君也雖然雨暘燠寒風其妙固在人君而歲月日之時則又非五者所能盡王與卿士師尹寔分任其責也箕子重下一曰字以明更端謂王之所省者惟一歲之時卿士所省者惟一月之時師尹所省者惟一日之時省其時者所有驗其職業也歲月日之時皆無易則是王與卿士師尹職業皆無差忒之證驗此百穀所以用成治道所以昭明俊民用以彰顯不潛隱國家用以平康無變故矣俊民用微爲之隱遁也箕子于此將百穀與治道俊民國家述作一片說甚妙自常情觀之百穀自係造化治道俊民自係人事如何打作一片蓋君臣卽造化也造化卽人事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知此則知一貫之妙豈拘儒傳注所可解哉若夫庶民所省則惟星耳有好風好雨猶民之所好不一治民者不可有所偏徇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是造化運轉歲功所賴以有成月若從星之好則以風雨而已豈月之常度也哉省乎

此則足以驗治民偏徇之失矣星之于月如庶民之于師尹民由乎治化之中非所以運治化者故不與歲月日同局乎時而別系于章末是亦庶徵之一皆人君所當念用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惡、不好德也弱者、卑弱無志受制于物不能強爲善也五福皆道心之正用非從外得知體皇極由中而行無不是福與極背馳務行邪道無不是禍然則好德乃五福之本惡者六極之根知體皇極固宜五福必好德方謂之福也不體皇極因宜六極必爲惡方謂之極也攸好德一條特次于壽富康寧之後惡之一條特次于凶短折疾憂貧之後其旨深矣若考終命則所謂得其正而斃焉者斷非小人所可幸致也故又居攸好德之後焉爲惡之徒一旦感悟奮發剛果勇進于善則小人化爲君子六極轉爲五福特一反掌間而惟弱而不立不能自強是以終無自新之路也故惡之後又著一弱而六極備焉雖然嚮用威用此自皇極之世而言也當是時有五福而不知嚮其罪在民後世皇極不建凡所以冥冥妄行者無非致乖召戾之具是驅一世入六極之中背五福而疾驅也其禍可勝歎哉當是時有五福而不能用其罪在君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武王既勝殷而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制行矣邦諸侯者定其邦制以封諸侯宗彝者、宗廟之彝也邦諸侯而班宗彝一其權之所自出與舜受禪而班瑞于羣后之意同然彝宗廟之器使諸侯知所以有其宗彝者上實命之用之祭祀世守而不忘亦以教子孝也尊卑之等各有不同所宜分明故作分器之書焉春秋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命器于王室注云明德之分器是已

融堂書解卷十一

旅獒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西旅、西方之國也。夫武王聖人也。年且八袠矣。獒微物、顧何足道。而召公反覆開陳。不啻嚴師之訓子弟。蓋作狂作聖、在一念間。一蹊之投、百邪之路也。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此正是格心幾微處。不曰召公而稱太保。所以見其責任有不容自默歟。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西旅之國貢獒。蓋其國以獒爲珍也。而聖賢法度、則有變焉。方通道蠻夷之初、而貢受一獒。此其舉措亦已審矣。然因此而縱其嗜欲。則已德所由以喪。民生所由以病。遠人所由以輕中國。而國祚所由以不保者也。嗚呼。豈止一獒而已哉。太保乃作旅獒。用之以訓武王。其慮遠矣。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此節承上文明王分方物于諸侯。而因以推明盛德之事也。然則此獒之受。以之昭德展親。不可也。顧足以使人之不易乎。非所以愼德也。無乃狎侮之萌乎。聖賢議論、寬平闊闊、若不相關、而實緊切。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人、指嬖幸之徒而言。物、指珍奇之類而言。召公大旨重在玩物。而兼言玩人何也。此書所多對下。大率比類以發明其意。如不作無益與不貴異物。意不在上文也。故纔說玩物喪志。即繼說志以道寧。心即道也。故曰、道心虛明無欲。本靜本正。惟動于物。乃始不寧。耳不寧者、寧爲動也。心實未嘗動也。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此正志以道寧之妙。雖然。嗜物之誘。人言尤不易聽也。舜命禹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即曰無稽之言勿聽。雖志以道寧。不保其不動。故復云言以道接。以虛爲準。不變亂于人言。則德性純固。無患其喪矣。上既發明玩物之有害于己。于是且言不貴異物之有利于民。又離出一節去說也。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上言玩物。只是泛說。次言不貴異物。雖該切於獒。而亦未嘗分別中國外夷。此云犬馬。云珍禽奇獸。云非其土性。云遠物。則專切西旅之獒而言矣。纔實立言淺深。固自有次第也。犬馬亦用物也。然非其土性不畜。犬馬非土性且不畜。西旅之獒。奇獸也。又非其土性也。而可育于國乎。召公于是又推出一節。而言不寶遠物。則遠人格。因不寶遠物之語。又推出一節。而言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可謂展盡底蘊。自人不易物而下。凡八箇不字。雖義各有所屬。而大旨奇謂不如此乃爲害。反反覆覆。無非欲武王不受此獒耳。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召公數陳旅獒利害。無所不備。至此乃復發歎。而歸宿在夙夜罔或不勤一句上。此正與舜言愼德相應。此正愼德實用力處也。自強不息。無怠無荒。斯謂之勤。宜念不起。常覺常明。斯謂之勤。此最是召公喫緊提武王處。非實履到。安知此妙。一箇勤字。截斷百邪路頭。下文即繼之曰不矜細行。此數語尤切武王言之。武王聖人也。一獒微物也。其受不受。細行也。而開陳雖極備至。若武王于此以爲細行。而不復謹。則終爲大德之累矣。是一獒之受不受。實生民安危之所繫。國命修短之所關。嗚呼。一獒而已哉。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巢、即南巢。伯、爵也。爲殷諸侯。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武王克商。而來朝者何啻一巢伯。爲獨有命賦。蓋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告武成而庶邦冢君受命于周。巢未嘗與也。已而邦諸侯。班宗彝矣。又通道于九夷八蠻。而西旅且至矣。巢、侯國也。爲而始來朝也。又桀走保三鬷。湯伐之。遂奔南巢。南巢要險之地。得非特其險遠。始不服而今來朝。故特命賦。先儒曰、旅、陳也。芮伯陳武王所以命巢者而作誥。如所謂旅天子之命也。或曰、旅即西旅。旅巢二國同時至。故同命之。此書與旅獒相次。似亦有理。然書既不存。亦難深考矣。

金縢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縢緘也金縢即鐍也古者占書藏之匱中緘以金縢國有大事疑即卜而啓之武王有疾卜而啓籥看占書周公乃併納祝冊于金縢匱中及成王因天變啓金縢欲卜之而得周公代武王之冊此乃金縢一事之始末並敍此于後是書雖紀于史氏之手而金縢之作實周公也故敍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不然則克商二年至周公東歸相去十有餘歲此書當在作嘉禾之後矣烏爲次之大誥之先而孔子敍之曰周公作乎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作者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之語似可疑然周公必非妄語以欺先王者武王、周公、皆聖人也聖人之德初不計材藝之多寡孔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德不在材藝故也周公以多材藝自居而以君人之大德歸諸武王如下文所陳則周公豈自誇多者哉取能事鬼神以代武王之死耳周公之對三王一一皆實語也愚觀祝辭至此因考武王已八十餘歲周公豈不知死生有命且以身代死之事前此所未聞何其爲辭懇到激切如此縱武王死實命如何俾墜先王如何俾無所依歸也是蓋有說武王九十三歲而後崩成王方十三則是時成王之已生與否固未可知耳管叔、蔡叔、周公親兄弟也豈不熟識其爲人商民之未易化服亦周公所深知也武王尚在四方知所敬畏以待嗣子之壯則庶幾其可保國本未立遽以疾終羣小相挺環視而起則周之事勢何如哉又十餘年後武王方死猶未免三監及淮夷叛則周公此日代死之請豈得已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辟者法也將刑之也或疑管蔡之徒一流言以中己遂起誅伐之念周公亦若少恩矣曰不然管蔡之徒包藏禍心挾外寇以危宗社不利孺子乃其作亂之辭有周之業周公實身任之法者先王之法也

天下者、先王之天下也我乃坐視其變弗用法以討叛是將何辭以告我先王也然則公之東征也非爲流言而征也流言而四國叛爲成王而征也爲有周宗社而征也（有闕文。此下）周公之辭我小子其新自東迎之以歸乎此一新字有久疑未釋煥然一新之意周公終始一心何新何故此乃成王心事故有此語

大誥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書稱殷小腆誕敢紀其敍而孔子敍書獨言三監及淮夷叛而不言武庚所以闡造謀者非武庚三監實爲之耳東征者周公也成王未嘗往也序曰相成王將黜殷所以明征東之役雖決策于周公實相成王以舉事公成王討叛也非周公自爲討也然前書三監及淮夷叛而後止書將黜殷者蓋殷乃作亂之根有武庚在故羣逆挾之以起以勸商衆此皆斷自聖心春秋之筆也湯既勝夏即黜夏命董桀在商則不復別立武王伐商而紂死遂立武庚爲殷後故至此爲庚方黜之此書乃周公奉王命大誥多邦以黜殷之故因名篇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篇內王曰皆周公以王命誥史述當時之辭潤色成文故稱之王若曰也此後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君奭、多方之文獨龜牙與盤庚無異若謂皆周公所作則無逸、立政、微子、蔡仲之命等篇又何其平易也以此知大誥諸書乃史氏所記當時秉筆者適爲此文體故特不同耳本朝宋二公同修唐史其立言斬截不類是烏足怪哉周公將東征以吉卜告于衆當時上下未免惑于流言庶邦御事往往反曰艱大以爲不可征以爲宜違卜而且止故遂大誥庶邦及御事首呼而諭之也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敍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上文既自謂不能格知天命此節乃言龜卜之靈可以知之其實證誣也已者已矣之辭猶今人轉換語頭而曰休曰且住之類也敷者、敷闡也賁、閟也閟天降威即是天降割言武王死喪之威實自天降也寧王、及下文寧考、寧人皆謂武王他書並未嘗有此稱謂何獨于此書言之蓋時方蠢動不靜故因武王有安天下之功而特曰寧以寓其意也元龜乃國家用以卜大疑者寶而藏之以遺其後故曰大寶龜紹、繼也明、即明用稽疑之明即命與今我即命于元龜同義承上文辨己之言云已矣夫我小子嗣先王無疆大歷之事如涉乎深淵之水我但向前求我所以濟險之道耳求濟如何敷闡賁飾之具以增光先業可也敷闡前王受天之命使之益昌熾闡可也如此方是不忘大功是故武王之喪也乃天降威用我不敢蔽閉而卜諸武王遺我之大寶紹承天意昭然明白而就龜命焉其占曰有大艱于西

十。西土之人亦不靜。及至此日。果是蠢然騷動。與所占合。武庚倐與時小腆耳。輒大敢紀其既亡之緒。皆因武王喪後。知我國內自有疵病。民心搖動不安。事遂謂商當復興。反鄙薄我周邦。故敢肆然無忌憚也。我觀有疵。正說三監。武庚小醜。彼何能爲。本使監殷。反以殷叛。視宗國如讎士。疾天局如仇讎。武庚之反。鄙我周邦也。是其可鄙也。大誥此語。正是痛說當時禍根。然終篇只以殷爲辭。而不顯言三監者。聖人之心。有所不忍故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上節。既言武庚之叛。觀卜可信如此。于是遂言黜殷之役。因民獻龜卜協應。而爲是舉。庶邦御事。乃反以爲艱大。以爲不可征。以爲王當違卜。申述其言而辨之也。民獻、乃民中之賢無爵位者也。故曰十夫。觀下文以爲哲。以爲迪知上帝命。周公必非輕許。邦君御事。皆以爲艱大。而茲十人。于僻兆流俗中。毅然來輔。獨與周公合。其先見絕識。賢于人遠矣。予翼者。爲我輔翼也。武圖功。用武圖謀之功也。考翼者。父敬也。謂今蠢然騷動之明日。乃有十夫來爲我輔。以撫安我欲圖之功。賢者歸之、人心可見。此將舉大事休美之徵驗也。我有此大事之休。象卜之于龜。又幷得吉。故我告于有邦之君。及尹氏庶士御事曰。我得吉卜。我用爾庶邦往伐殷逋逃播蕩之臣。爾庶邦及庶士御事。乃無不反以爲艱難重大。且謂民之所以蠢動不靜者。非有他也。亦在王之宮與邦君之室耳。言王與邦君。而曰宮室。正是說三監。夫流言之變。乃閨門骨肉中自有嫌隙。所以致此擾攘。于我小子。則謂三監與殷。皆武王所命。是父之所敬也。不可遽行征伐。王何不違其所卜而重信之乎。詳味此語。專主自反。自反未爲非也。而未免有辭過王室之意。是罪不在三監也。是越于流言也。故反以東征爲艱大。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此節正與上節相應。上節謂我欲以爾衆伐殷逋播臣。而罔不反曰艱大。故此節謂予造天役。爾等當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也。兩節同字。正是相應說。毖、謹也。承上文而言。既謂汝等艱大之語。我亦永思此非之艱。師旅之興。誠未免騷動鰥寡。誠可哀傷。然我之爲此役也。非私意。乃天役也。此事雖大。天實遺我。此事雖艱。天實投我。我沖人雖欲自恤。而不可得耳。爾邦君及爾多士尹氏御事。惟當斷之以大義。義者、宜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偏執一說。而不達乎時措之宜。烏足與言義哉。汝等當慰安乎我曰。無謹于疑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功成。庶合于義矣。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與上文考翼不可征正相應。武王克商。天下大定。武功告成。復何所圖。蓋四國之叛。正王室岌岌之秋。失今弗爲。喪亡無日。是武王所圖之功。終于不成也。一念及此。但見其艱大而委之。可得乎。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

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此節專言用卜。所以解上文王曷不違卜之意也。用與違正相應。大凡變故之興。天所以開豐人。四國騷動。其威固可畏也。殊不知上天明示此威。乃是輔弼我周家其大之基業。天之所以相民者。正在乎是。汝等但曰王曷不違卜。何不可也。當思時而發丕丕基之言。借落落于衆難矣。無黜殷節八百年之規模遂定。然後知聖人之心。即天之心。的的不誣。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上文語畢。而又再誥。故再著王曰以別之。然此節大旨。卻亦專是發明上文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之意耳。如曰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如曰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如曰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曰終曰極事。皆究竟前寧之辭也。哉者、疑辭。有豈聞之意。毖、謹也。化誘者、漸化開導而使之從也。首言舊人知武王之勤。提醒衆聽。下文即以究竟武王之事誥之。言今日天之所以閟塞艱難乎我者。正是我成功之所。忱辭、實語也。謂我化誘之辭。的的誠實。故天輔之。天之輔之。予何而見。其考之于民乎。則可見矣。民之輔即天之輔也。以此觀之。是東征之役。民情往往皆以爲然。故大誥一篇專誥邦君等衆。而無一語及民。民獻十夫予翼。即棐忱之實證也。且四國之變。天實亦惟用此勤勞謹飭我民。如人有疾。然傳曰。疾痛生我。勤毖之者。乃生全之道也。我又何敢安視其疾。不于武王所受天休而使之究竟乎。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此王曰又是一篇。然意實與上文相關。上文謂我不敢不究竟武王之事。此則又謂武王之事。全在今日。斷不可不于我之身而任其責也。若昔、蓋指嘗初欲東征之時。考翼、父敬也。越卬、猶言于我也。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者。言以其父之敬喜之。安肯自謂我有後。不棄我之基業乎。斷斷曰予我分明以身任大命之寄。的然有不容委之他人。遂之後日者。此所以結蓋上文肯堂肯播之意也。民養、言爲善民者反容養玩寇也。三監之叛。動搖國本。正如朋黨來伐其子。而邦君御事反曰不可征。何異容養玩寇。勸之使弗救也。此一轉語。糾責邦君。尤更剴切。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幷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此皆首序民獻龜卜協從。故定東征之觀。其間反覆闡發邦君御事者至矣。于此復申言民獻龜卜協

從以斷之予終以明天命之不可易。尤更深切也。肆大也。王曰嗚呼大哉。歎下文所誥非細事也。于是呼爾庶邦君及爾御事而論之。夫邦國皆亂。何由爽明。由乎哲人也。方羣情悄惑之時。而十夫予翼。此正哲人之見。所以爽吾邦者在是。成王首云弗造哲。故不能格知天命。此十夫者亦惟其明哲。有以迪知上帝之命。故予翼耳。非偶然而翼也。乃上帝輔我之忱也。所謂天棐忱辭。其考我民是已。東征之師以十夫爲的。十夫之來。以天命爲的。此定法也。天則之不可塗也。爾等豈容變易之。命之曰是無敢易殖稔之辭也。況今天降戾于周邦。三監卻大與鄰人交結。自相攻伐其室家。戾甚矣。有指逾士。猶言見成基業。此書專以天命爲主。而天命又專以民獻龜卜爲決。雖累稱王曰。辭不相屬。而幾深次第井井有條。始終乎民獻龜卜之兩端。而天命確乎其不可易。嗚呼。聖人舉事于危疑變故之地。固如此。

融堂書解卷十二

微子之命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觀唐叔歸禾于東。則是時周公猶在東也。殺武庚。命微子。皆周公之所爲。而孔子序書。特曰成王。所以明周公之心也。成王雖幼。而東征之師。乃有周宗社之大計。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周公何心哉。周公爲周討叛。爲成王行事也。是殺武庚。命微子者。成王也。非周公也。及書胤后承王命徂征。而序止曰胤往征之。與此書法正相反矣。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此節乃將命微子代殷後。先言稽諸古典。其故事如此也。成王首呼微子爲殷王元子而命之。便見得當代殷之意。不名不臣之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愼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上文既言稽諸古典者如此。于是卻稱成湯之德與微子踐修厥猷之實。以命之。正所謂崇德象賢也。爲殷後得郊。故言上帝。君國子民。故言下民。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此一節方是命戒之辭。至於蕃王室。至毗予一人。是兩段。所以命戒之也。又至有周無斁。是一段。所以期望之也。四節乃守。皆指微子而言。訓爾之往也。當以敷訓爲第一事。殷民蠢動。不知有君臣上下。正爲無人訓迪之。故九命之服。朝廷之名器也。尤不可不謹。不謹卽僭差。蓋于此重戒成王方黜殷命殺武庚而命微子。自常情而言。宜盛陳其家之反側變故以爲儆戒。而乃略無一語及此。寬平易直。藹之藹然如在春風和氣中。嗚呼。是周公之言也。況微子元良令德素著。亂臣賊子。豈容比論。此深足以見聖人忠厚之意。雖然命戒之辭。語皆正下。若反而觀之。一一皆武庚之過也。敷訓謹服。率由典常。安得與三監倡亂。弘烈律民。永綏厥位。安得以小腆叛亂。嗣立未幾。遽就刑戮。其爲無斁孰大于此乎。世世可以享德乎。萬邦可以爲法乎。聖人之言。寬平不迫。而所包蓄者廣矣。于其末也。惟曰休美而已。辭旨愈含蓄有味。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先儒謂歸禾在反風之後。以愚考之殆不然。周公居東。而成王之疑未釋。遂有偃禾拔木之變。及一見代武王之說。卽執書以泣。出郊以迎周公。而後乃反風起禾。是以反風起禾者。迎周公東歸之時也。此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則歸禾在未迎周公之先。無可疑者矣。禾異畝而合爲一穗。乃與體同心之象。周公聖人也。大公至正。忠獨王家。與成王雖異體。而實同一心。成王幼沖。乃未免動于流言。禾異畝而同穎。天所以彰周公之德以示成王歟。唐叔得之而獻于天子。王不敢有。仍命唐叔歸周公于東。而歸禾之書作。尊周公而歸美之也。當時太召二公在王左右。必有以教之矣。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善則稱君。固臣職所當然也。況征東之師未克。而鴟鴞之志未孚。周公此時。正處危疑之地。一旦成王得異畝同穎之禾而不敢受。乃就命唐叔歸周公于東。此豈非不美也。周公而可安乎。既得所命之禾。卽盛陳天子之命而作嘉禾之書。命出于天子。則此嘉禾乃天子之美瑞。而以之命我云爾。故孔子特書曰旅天子之命。百篇獨此二序連稱天子。如春秋之書天王。以表尊無二上之義。皆所以明周公之心也。

康誥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此康誥、酒誥、梓材三書之序也。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有諸。孟子曰。然。金縢書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大誥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觀此。則武王崩時。三叔已監殷明甚。是既立武庚。武王卽命監之。非周公使之也。賈則失矣。而孟子亦有是言。遂使後世相承。皆曰周公誅管蔡。嗟夫。以周公而誅之也。豈止于過而已。周公、聖人也。惟衆人知之。故孔子序書。獨斷曰成王既伐管

叔蔡叔。嗚呼。的哉。三叔者。謀危社稷。成王幼沖。周公居攝。當是時也。誰實任其責哉。是故征東之役。非周公誅兄弟也。爲成王而誅亂賊也。孔子此序。所以明萬世之大法。故未有表而出之者。愚是以深著厥歎而不能已也。康、圻內國名。康叔、周公同母弟也。以殷餘民封康叔者。先儒謂。世家大族。已遷洛邑。其存而不遷者。曰餘民。因舊。但謂已遷。則未安。且封康叔在初基洛邑之時。頑民之遷。方有定論。頑民既有所處。故以其餘民封康叔。卻不是既遷後方封也。若已遷而後封。則此當在多士之後矣。微子、蔡仲之命。皆一書。而此獨三書。詳重如許。何也。殷民反側。習亂難化。況誅伐後。杌隉不安。所以特區處此實母弟往君之。而命之者不得不詳重歟。康叔封衛侯。而書名康誥。序亦止云康叔。本始封之時而書也。與微子之命不言宋公同。蔡叔罪微責輕。故止書伐管蔡。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自惟三月至大誥治。先儒疑是洛誥周公拜手以前之文。簡編脫誤也。其說曰。周公東征二年。乃克管蔡。即以餘民封康叔。七年而復辟。營洛在復辟之歲。則封康叔時決未營洛。夫以成王既黜殷。命微子代殷後。則既誅管蔡而以殷餘民封康叔。當是東征一番區處。其事勢誠有不容緩者。況此三書。諄復詳論。備見商民難化情狀。安得商之故地數年無君。而康叔之封乃遲之營洛之日乎。脫簡之疑。誠似有理。然編考之。則殆不然。周公攝政之七年二月。定宅洛之議。三月五日戊申。太保至洛卜宅。十二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故洛誥亦云。惟乙卯。朝至于洛師。伻來。以圖及獻卜。是十二日即來告吉。無可疑者矣。于是十四日丁巳。用牲于郊。十五日戊午。乃社。此書云惟三月哉生魄。是十六日己未社之明日也。若謂此節當在周公拜手之前。則洛誥之書方是十二日告卜時事。不應反以十六日後事冠之首篇。且乃洪大誥治。與下文事節全不相關。以是而觀。是十二日遣使告卜于君。十四十五奏告天地。十六日乃初基作邑。頑民之遷。至此已有定論。然後卻以殷餘民封康叔耳。爲反覆乎此。節後知周公之處商民。誠大不易也。君得商民難化。全在世家大族。大抵叛亂者皆此一種人。頷頭于其間。所以一倡而衆和之。若其餘編民。只是隨羣逐隊而已。卻不是深慮。觀後來保釐東郊。周公君陳。畢公相繼化之。至命畢公時。猶云餘風未殄。則可見矣。若衛地。則自康叔後。卻不聞有變亂也。東征二三年間。周公必不應委商地于度外。必須往來經營。有鎮守之者。但區處頑民未定。所以分封之者特難其人。直是此一種人先有所處。方以餘民付之康叔。史氏序周公初基于康誥之首。正是區處商民一段事。謂之錯簡則不可也。洛在豐鎬之東。故曰東國。周公初營洛。一播字極形容得當時氣象。因其和會之情而播揚鼓舞之。自有歡忻踴躍。不知其然而然者。大誥者。誥殷也。而康叔之封。三書之作。正所以洪前日大誥誥殷之治也。故命康叔不曰命而謂之誥。或曰。康叔三書。何以先召誥。曰。召公相宅。雖在封康叔之前。然出取幣錫周公。其誥之所以作者。實在二十一日甲子以後。雖康叔封殷故也。與前黜殷相次。是一派。召誥至多士。乃遷殷頑民于成周。又是一派。故不相參錯。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此書大要以文王爲訓。而法文王之綱領。又全在克明德愼罰一句上。自王曰嗚呼而下。皆明德愼罰之旨也。封康叔雖出于王命。其實周公在洛以王命誥之。故史氏首書王若曰。而下文呼康叔則云朕其弟小子封。稱武王則云寡兄。皆直述周公之言。乃實錄也。周公首呼孟侯。所以尊之。朕其弟。所以親之。呼小子封。則又誥卑幼者之體然也。玩此稱謂。藹然天屬之至情。于是乃以文王爲訓。兄舉父以訓其弟。可謂至的切矣。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此正明德愼罰之實用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上文語畢而又再誥。故再著王曰以明更端。後皆準此。此下兩節。告康叔以明德之事也。雖然。知所以明德。而不知遠求明德之用。則猶未也。汝之往也。更須敷求殷先哲王之所以保乂其民者而用以保乂之。抑猶未也。一國之民。必有一國之習俗。而一國之習俗。惟一國之老成知之。教化誘掖之方。疾徐緩急之宜。必有切中其會者。然老成之慮。多若遲緩。決非衒小課近者所可與議。汝當大遠一惟商之老成人。止宅其心。無所變亂。則知所以爲訓矣。夫治商民而求諸商先哲王。謀諸商耇成人。可謂的切。猶未盡也。自商而上。又有古先哲王所以安民治民之道。不止一端。皆可取法。又須別求聞而行之。而用以康乂商民。可也。嗚呼。至哉。後世論德而不及治。論治而不及德。安知德即治也。治即德也。雖然。抑猶未也。未至與天同大。是本心猶有虧也。是明德之功猶未至也。一日而發。豁然開明。範圍發育。乃其本心所自有。謂之弘于天。信乎其大無而于天也。如此。方是了康叔分內事。方是不廢王命。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上文告康叔以明德。而進論諸求治民之法。兩已備。至此節。則又切民之情。併指其爲德之累者而誥之。工夫尤更精密也。怨不在大小。但順吾之不順。勉吾之不勉。足矣。此正盡心要旨。應保殷民。如醫家應病用藥之驗。切中其情之謂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按史記。冉季、康叔。皆有美行。于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以佐成王。皆有令名于天下。左氏亦曰。武王母弟八人。康叔爲司寇。是康叔以王朝司寇出封衛侯也。而此書又特詳于議獄一事。蓋殷民習惡梗化。弗順。況當叛亂之餘。人心方未帖然。犯法必衆。使任君國之寄者不閑于典憲。則輕重上下一以意爲之。而民愈無所措手足矣。出司寇而臨商民。非尚刑也。乃聖人好生之至仁。所以處

商民之深旨也。敬明二字，卽謹罰之要。不敬則慢忽，不明則蔽。于是非何由能謹，然所謹罰者，則尤莫重于生殺。蓋難于疑似，故首明小罪非眚、大罪非終兩端以謹之。

王曰：嗚呼，封，有敍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此節雖再更端，而實承上文。有敍者，言可殺不可殺之敍，輕重上下，秩然不紊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敍，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兩節王曰本合作兩節看，詳玩前面首提外事，而曰汝陳時臬司，後面直曰汝陳時臬事，則是離分兩節。其實皆主外事而言也。外事者，衛國之事也。臬者，射之準的，故謂法曰臬也。臬司者，主法之官也。臬事者，蔽法之事也。又曰，語接上文也。要者，要約也。要囚猶言已結正之囚。服，用也。謂罪囚雖已如殷法結正，須用審思。夫此心人人所同，何謂未有若康叔之心者。他人昏之，而康叔發之；他人失之，而康叔全之，所以不若耳。惟無若康叔之心，故周公之心之德，惟康叔知之。嗚呼，康叔亦甚高矣。上文兩節舉擧欲用殷罰者，只爲殷民未諳周之典憲，故試以其法治之。此聖人忠厚之意，最要體認，最不可不仔細。所以最難其人，不是有康叔之心，又知得周公之心，周公亦不付託，康叔亦如何承當。若夫罔弗憝者，雖不用殷罰可也。舉此一例，正是提醒康叔所以用殷罰之意。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此節專論天倫之罪，萬世大法所不赦，卻不拘于殷罰，一斷之以文王之罰刑可也。則于五刑，以弼五教。聖人立訓，正爲明倫而設，所以于此發明，最爲詳密。然須分作三截看，方明白。自元惡大憝而下，是言民之泯亂天倫，康叔不可不速治。自不率大戛而下，是言諸臣不訓民以天倫，反逆道干譽，上病其君，康叔亦不可不速治。自亦惟君惟長而下，是言君長不自正其天倫，反與諸臣爲惡，放棄王命，康叔則不可不反求諸己。曰民彝，曰大戛，曰家人，曰敬典，皆是言天倫一事。始謂虐民，次及臣之病君，又次及君之放王命。一節遞一節，然後卻本諸風化之原，歸宿在康叔身上。次第分劃，文義明白，聖人立言，其精密矣哉。子之初生，以鼎鞠斂之，故曰鞠子。始言不孝不友，下文乃兼不慈不恭言之者，蓋總提孝友之兩端，則慈恭在其中矣。已而條陳之，故具言也。觀此節者，須看惟弔茲句與刑茲無赦相應，方

識得聖人之意。惟其罪已至此，所以無赦。此乃謹所犯而言，卻不是泛赦敍也。戛，常也。大戛，卽天倫之大常也。外庶子訓人者，訓公族之官，以其在衛，故曰外，以其職在訓人，故曰訓人。正人，卽庶官之正長。小臣諸節，謂小臣之有符節，爲官行文書者，若大若小，皆于康叔分任化民之責者也。速由茲義，蓋指言此文王作罰刑之義也。小臣外正，卽上文小臣諸節與正人外庶子也。周公謂汝康叔亦自無不能敬典矣，乃由此典以裕民可也。一裕字，正周公化商民之深旨。康叔敬典，固可由此以裕民，又須惟文王之敬忌可也。大凡人之不及前聖者，皆生于不敬而敗于無所忌。敬則知勉，忌則有所畏而不敢逸。敬忌二字，正是夾持康叔敬典之繩墨，乃寬裕其民而念念自期曰：惟我欲有及于文王。如是，則予一人以爲懌矣。此節專以文王爲法。速由者，所以正其罪；敬忌者，所以正其原。曰憝曰懌之不同，曰速曰裕之有異，陽開陰闔，秋殺春生，道並行而不相悖也。自敬明乃罰至此，皆謹罰之事。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書綱領在法文王明德謹罰，言明德謹罰，可謂明備矣。此節乃拳拳乎一迪字。迪者，所以導之，使知所趨也。昏墊之民，日顛倒乎困危之域，亦惟上之人有以迪之耳。周公謂康叔今日分明惟在迪民于吉康。迪之如何，曰德而已。我時復思念殷先哲王，專是用德安治其民，以作民之所求。況今殷民習亂梗化，又非前日之比，無以迪之，則冥然莫知所適從。若不能迪，則無以爲政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前面明德謹罰，大槩都是作兩項開陳。上節論民迪吉康，旣專以殷先哲王之德爲說矣，又恐康叔將德罰分作兩事看，則大不可。皐陶爲士，實邁種德。呂刑云：朕敬于刑，有德惟刑。古聖以斯人橫罹凶害以傷其生，故立之罰以輔教化之所不逮，是故罰卽所以爲德，非德自德、罰自罰也。後世德不足而罰是用，是罰而已，不復知有德矣，豈不甚可歎哉。周公于是將明德謹罰通作一事言之，最爲緊切。故曰予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監告者，言監觀古昔，告汝以德之說，以行其罰也。且殷民不靜，固是難化，能其本心，皆未寧乎。良由道迪屢屢之功，未至于同，所以不靜耳。若到同處，卽是斯人同然之心。習惡消除，本心固自無恙，何乖戾之有。然則康叔今日行罰，無非道迪之妙，豈可非德而妄用也。且如分明上天以罰殛我，我甘受之，必無所怨。罰出于天，卽以德行罰之。罰若吾之罰，如天之罰，則民安得而怨也。夫民之罪無在大與多，況曰其尚顯聞于天，則是吾之罰卽所以行天之罰，又可非德而妄用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此下乃德之說。前面文王明德，殷先哲王德，既告之詳矣，至此方是指康叔丕則工夫實用力處。正所

謂德之說也。上文我其不怨至封曰其尚顯聞于天。辭旨未盡。于是遂歎曰。無用非德之說以作民之怨也。小民難保。怨最易生。怨詈咎譽乃其常體。然有以作之。則大不可。蔽、斷也。斷者、決定不易之辭也。本心所發。未嘗不誠。惟不能斷。是以所見不定。所守易搖。惟斷此誠。方有力量。力能丕則敏德。丕則如何。用康乃心是也。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康心之功。日用純怡。涵養其升。非思非爲。然不可不省察也。時時省察。則觀過精微。勉勉不懈。不康必不能斷。不斷則易于不康。此日用工夫不可須臾偏廢者。若夫出而臨民。見之行事。其謀猷則又不可不遠。服、即孟侯之服。我所以命汝此服者。果爲何事。汝宜明我服命之本旨。高汝之聽。而用以安治殷民可也。用康乂民。與諸乃以民寧相應而言也。丕則敏德。至此發揮已盡。于是復申敬典之訓。前所謂爾亦罔不克敬典。則敬典者乃康叔所已能也。雖然。汝之往也。勿替此敬典可也。以終一篇之意。非德之外他有所謂典也。即所以爲德也。此書以明德謹罰爲綱領。及至篇末。自敏德之外無餘說。又其末也。自敬典之外無餘德。曰不汝瑕殄。曰無我殄享。曰乃以殷民世享。三節語脈聯貫不斷。前面止提大放王命而不蔽。至此三語。方發揮盡。都只歸宿在敬典上。所以警康叔者深矣。

融堂書解卷十三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書以德爲主。首云用大亂喪德。云德將無醉。曰越小大德。曰作稽中德。曰天若元德。曰經德。曰助成王德。曰惟德馨香祀。德字是一書之元氣。苟迪德矣。百邪路斷。何獨不醉于酒哉。小子、民之子孫也。文王誥教其民之子孫。有官以糾正之。有農業以勸相勸勵之。周公于是歎暢文王之旨以誥康叔。自惟曰而下。本教小子無彝酒之旨而言也。說者因妹土嗣爾股肱純之語。遂謂我民迪小子至小子惟一。皆文王之言。殊不知上面文王誥民與庶國兩節語頭已截然結斷。若又再說迪小子。不特失之重複。

且只言民而不言庶國。則太偏矣。其藝黍稷之語。正是接連我民迪小子一段話。直至自洗腆致用酒。旨意方足。細玩釋之。其理甚明。周公謂文王教小子。有正事。無彝酒。我今日亦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耳。此惟曰。與下文丕惟曰照應。皆周公特語。迪即教也。惟土物愛即有事也。民事非君上所能教。惟使我民自教其子孫。服田力穡。一惟土物自愛。則其心乃善也。妹土瀕曰亂于三監。皆吾兄弟、吾手足也。今繼之以爾康叔。乃手足之純德者。可不敬承乎。提此一語。所以警康叔之聽。其民之藝藝服賈以養父母。乃致用酒。文王誥教庶國。惟因祭祀乃得飲酒。飲酒、受胙也。飲福受胙。非庶民之事。惟孝養得用酒耳。上文教小子。則責在民之祖父。若衆率諸臣。則責即全在康叔以身先之。故曰其爾典聽朕教。典、主也。諸臣適得飲者。惟飲福受胙一事。然國君養老。卻不在此限。故先表出此條。然後方明祀飲之教。下文再提丕惟曰。所以別之也。周公謂康叔若大能行養老之禮。則惟國君得行。非諸臣所可爲者。爾乃飲之食之。至于醉飽。禮。執醬執爵。割牲奉俎。是也。夫醉飽正是今日所忌。必爲以此聞之。蓋老者邦之耆德。至醉至飽。乃於事之禮當然。此外祀飲。則德將無醉矣。介者、介于石之介。介然自守。不爲外物遷動之名也。先儒介謂大。謂爾乃自大用逸。深不安。此書專以用逸爲戒。如曰不敢自暇自逸。如曰自息乃逸。如曰罔愛于酒惟逸。因祀飲而用之以爲逸豫之端。豈德將無醉之義乎。康叔自介于用逸。則爾身克正。罔敢不正。如此。乃信可爲王正事之臣。爾之元德天亦順之。使爾長享國胙。永不忘王家。始于作稽。終于天若。正心學精的工夫。以上發明德將無醉之旨。定爲康叔君臣得飲酒者之成式也。此即始終前兩語頭。皆本諸文王爲衛國之法。所謂明大命于妹邦者如此。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上節既專以文王作準的。使康叔明大命于妹邦矣。于此乃再把文王提醒上文之意。謂我肇國在西土。特一方伯耳。輔佐自之邦君御事。尚能用文王之教。不敢腆于酒。今我周家有天下。而可不用我家

教以從文王之教乎。（棐、輔也。一書解原本前置上書辭之旨。今從經文更定。）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上文既言西土教行。不腆于酒。故我有周克受殷命矣。于是遂歷陳殷之興亡。皆嗜酒與不嗜酒之故。我聞惟曰者。言我之所聞惟只如此。更無他說。所以專康叔之聽也。經德秉哲。不是兩事。此正是迪畏實用力處。上專言御事。而此言百僚。蓋指御事而下百官也。此書從頭皆兼臣民而言。上文自御事至百姓。此云庶群。皆兼言臣民也。前面只說紂結怨于民。如何到此卻專說民自速辜。若沈湎止紂一身。

風俗猶未改壞。只緣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是妹土之俗悉化而爲紂矣。乃始降寅周公于此只把民自迷。辛來說。正切今日酒誥化商之意。則臣在其中。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先儒謂諸侯有太史而無內史。惟天子則有內史。春秋三十年傳。稱鄭使太史命伯石爲卿。又齊太史書崔杼事。晉太史書趙盾事。齊有南史。務有外史。楚有左史。諸國並無內史。則知此太史內史皆殷之故臣。故康叔視之爲友也。繼言及獻臣百宗工。以此見得同是說殷賢臣無疑。若下文爾事若疇。則指康叔之臣而言矣。百宗工。百僚之尊官。此云獻臣之爲百宗工。則前云獻臣之爲諸侯。又明矣。竪困戒謹賢臣之爲侯甸男衛之君者。康叔任居方伯。統率諸侯。故首及之。此書首言文王在西土。誥毖庶邦庶士。正是舉此爲康叔作例子。文王云誥毖。而此云劼毖者。蓋當時沈湎之俗敗壞已甚。康叔戒謹此事。若非用力堅固。豈易轉移。然必曰獻臣何也。賢者轉移。爲之表倡。則其餘可次第而化矣。殷之諸臣因紂導迪沈湎者。乃循習使然。未必皆諸臣之罪。此勿殺姑惟教之。教之如何。有斯明享是已。斯、指酒而言。謂世有此物。蓋爲明潔享祀之用。非爲湎而設也。爾豈可縱飲乎。此正文王祀茲酒之訓。上文命康叔劼毖。又曰殺。明示典憲。森乎其甚嚴矣。至篇末卻全責康叔典聽朕毖。令勿辯民。前言我民迪小子。而庶士庶伯乃命康叔典聽朕教。此則併與民湎于酒可也。風化所自。其責有歸。上行下效。其應如響。既曰我之所司矣。豈可但委其罪于民乎。此二語結盡一書大旨。備見聖人忠厚之意。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案。梓材解。永樂大典原闕。

召誥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此書作于甲子庶殷丕作以後。周公復辟定論之初也。而序獨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者。蓋相宅作誥。實一事之始末。舉其端。則可以槩見矣。如洛誥一書。止遣使來告卜。亦此例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自旅王若公以後。方是誥辭。此一節乃史氏紀營洛次第。以明召誥之所由作也。洛邑乃周公建議。而序云成王何哉。蓋宅洛非周公一己之謀。實周家一代宗祀之計。亦納鑑殷命。伐管蔡。而例書成王。皆所以明周公之心也。丙午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乙卯越三日丁巳。戊午越七月甲子。皆逆本日。與武成書法不同。必先書既望者。朔望乃一月之綱領。先書既望。而後月亦先書朏。史氏紀日之法也。用牲于郊以告天。牛二者。以后稷配故。禮有郊牛。有稷牛。社于新邑以告地。牛一羊一豕一者。備物禮之也。郊亦新邑。舉社則郊可知。康誥言五服。此所命止侯甸男之邦伯者。豈采衛地遠。故役不及之歟。是役也。專用殷民。從事極有深意。四服作亂。殷民沈迷。使之奔走服役。庶幾觀儆感喝。調服于聖人之化。乖戾自爾潛消。此最見措置之妙。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句法與盤庚暨于民由乃在位同。詳後此書專以敬德爲主。始終無非警戒成王。而云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何耶。召公當庶殷丕作之後。歷陳夏商興亡之故。與今王新天永命之

實。正將開釋羣疑。慰答眾望。雖主爲成王而發。亦因以普告庶殷。使人莫不曉然明白洞達也。知得此意。方識一書大旨。成王在豐。不聞至洛。而此書旅王。則又似在洛矣。先儒往往疑焉。及觀成王有蠲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周公亦曰。孺子來相宅。正是營洛之始。若不曾在洛中。何以謂之來也。無曰來矣。而又有往新邑。汝往敬哉之語。復將安往乎。幣者、諸侯之贄。旅者。庭實旅百之旅。錫、猶師錫帝曰之錫。周公既命殷庶。而庶殷丕作。此時庶邦冢君皆已入見在王所矣。召公乃率之以出。取所贄幣。乃復入與周公。曰。敢拜手稽首。旅王及公。仍以所誥告于庶殷。越自乃御事。始此數語乃召公將獻告辭。先自敍其大旨如此也。禮。諸侯朝王于廟。既畢出。復束帛加璧入享。謂之幣。既致于王。畢。復奉束帛以請覿。大夫之私相見也。亦謂之幣。周公雖攝政。與常禮不同。故特先告之。而又與王同時並旅。然必旅王而後及公者。是則君臣之大分也。越自乃臣之御事。乃者、指殷而言。由御事以逮殷民也。治得殷民難化。御事實倡之。乃自御事甚得其要。故後又有王先服殷御事之言。惟休惟恤。此二語正是爲後面興亡之發張本。總提一書之綱領也。天既遐終而下。又申言天所以改殷命。與今王所不可不敬之旨。

遐終。卽永終也。前此言柰何弗敬。而此言敬德。方是指成王實用力處。召公于此著一疾字。譬策極有力。昔告武王。首言愼德。今告成王。專言敬德。敬卽愼也。于愼德則曰夙夜罔或不勤。于敬德則曰疾。此召公平時進學。日用自得之妙。凡昔二篇。無非此旨。可想見其人之誠篤矣。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上節旣明休恤之兩端。專提殷之所以亡。以勉成王疾敬德矣。此節又兼提夏商興亡之變。以明今日宅洛致休之道。而復歸宿于成王之敬德也。首國及禹者。蓋唐虞禪。不可以世代興廢言。至禹而後傳諸其子。此世代相傳之始也。故曰迪從子保。面稽天若。面面稽考。天無不順。湯不傳子而傳孫。故不言從子。而但言天迪格保。格至也。開迪而保佑之者甚至也。今成王更無他說。則惟在乎無遺棄老成人之言而已。蓋曰。老成之人。其稽考于我者。皆古人之德言。能以古人之德責望于我也。況曰有能稽考其謀本之于天者乎。元子。上帝之元子也。與改厥元子同。其作大邑下三箇其字。當是將啓格時有此議。是周公定論如此。正所謂壽耇之言也。可遺棄乎人主者卿大夫之儀表。比介于我周御事。罔甚審。而本源之地。則又在成王當敬爲之所可也。其所如何。惟不可不敬德而已。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上節止提夏商興亡之變。卻未及其所以然之故。至此。方極言二代之歷年墜命。全在敬德與否。以勉成王之疾敬德。尤更深切矣。我不可不監于夏殷。乃承上文不可不敬德之語。謂當觀二代。爲今日敬德之實證也。下文四言我不敢知。說者殊無的論。要之。須看得與四箇惟字相應。其旨方明耳。服猶被也。亦受之謂也。召公謂二代被受天命。非我所敢知也。惟有歷年之永。此則可知也。不使二代之祚更延。非我所敢知也。惟不敬其德。乃至于早墜其命。此則可知也。國不德之早墜厥命。則歷年之爲敬德也昭昭矣。厥者。其也。指夏商也。言今成王嗣受其命。非徒嗣其命也。我亦惟此二國之命而嗣功耳。功者何。敬德歷年是已。伊尹告太甲于元年。而曰嗣厥德罔不在初。召公告成王于復辟。亦曰嗣若功。王乃初服。蓋始之義也。細玩初服之語。則知周公復辟。是時當已有定議。洛誥首陳朕復子明辟。直是往

反覆四而後。成王方有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之言。觀此。則知洛誥作于十二日乙卯告卜之時。而召誥在二十一日甲子以後甚明。嗚呼而下。發明初服之意也。今天于成王。其殆命之以哲矣。命之以吉凶矣。命之以歷年矣。何者。天固知我今日初服大改。宅都新邑。而上三者皆于此初而命之。如子之初生也。天命永短。全在小民身上。敬德功夫。豈容緩乎。此言與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正相應。德之所以能祈天永命。正以小民之故也。一篇大旨至是發揮方盡。古惟言民。而召公專言小民。尤更有味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前云錫周公曰拜手稽首者。乃致敬之言也。此云拜手稽首曰者。方是致敬作禮也。德威爲畏。德明爲明。有是德。自然有是威。修之于身。則爲明德。用之于民。則爲威命。一也。前所謂王厥有成命。至是不特有之而已。且將終有此成命。而王亦與有光顯也。或曰。聖人之化。一視同仁。召公爲分別讎友。曰致位賦役。則專用殷庶。則自乃御事。又王先服殷御事。所以致寬殷之臣民者。正爲調其叛亂反側之情也。召公于此特拈出一讎字。警成王者深矣。王若敬德。則讎者可使友。不然。則若民若百君子。讎我之心。終然未泯。而乘間伺隙于下者。豈止于不友而已哉。召公此日乃因奉幣而致誥。于是復明奉幣之故。歸宿一篇之始末。謂我非敢勤勸。然惟止供奉幣而已。蓋用以供之于王。欲王能祈天永命也。非謂供幣卽能祈天永命。此幣乃召公合庶邦冢君之禮敬。以達其讎戒之誠。不徒在乎幣。而在乎王之疾敬德也。敬德之旨。節節已備。且此語承威命明德之下。故止以祈天永命爲言。

融堂書解卷十四

洛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義同召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此使來告卜時周公面告成王之語也.公與成王皆拜手稽首.其以復辟重大.故致敬盡禮而言之歟.伊尹太甲亦是復辟時始有此禮數.夫宅洛固武王意也.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固均也.而區處商民.則誠當時第一急務.商民未有所處.則周公職分猶是未了.豈可委而去之乎.卜洛既定.則康叔可封.頑民可遷.而大誥之治可究竟.所以告卜之始.首言復子明辟.此其本志歟.復.猶反也.還也.謂我當還汝明君之政.即伊尹復政厥辟之謂也.先儒謂有失而後有復.成王與太甲之故不同.不當言復辟.此復乃說復于王之復.猶言復命也.殊未安.若然.則云復子足矣.何以又云明辟也.周公之于成王.止呼曰沖子.曰孺子.曰子.未嘗有明辟之稱.所謂復者.言昔居攝而今復于成王云耳.謂之復命.固不可也.且復辟之義.具有實證.周公首言朕復子明辟.後遂云茲予其明農哉.是欲復辟而告歸也.成王云公明

保予沖子.又云其退即辟于周.即辟與復辟正相應.不欲其歸而許其復也.周公後又云四方新辟.非復則何以謂之新.況復子明辟之下.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者.正是原當時攝政之故.曰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者.正是述今日歸政之旨.謂之不言復辟.可乎.基命定命之任.成王實未足以當此.如弗敢及云者.言成王若有所不敢及然.周公婉其辭而言也.惟成王如不敢及.故我乃歸攝嗣其事而保安之.我.指我國家而言.即比介于我周御事之我.非周公自謂也.召公先往相宅.而首卜河北之黎水.以其去殷為近故也.澗水之東.即瀍水之西.卜皆不吉.而龜兆惟食于洛.又卜瀍水之東.而龜兆亦食于洛.伻來以圖及獻卜.言令使者以地圖幷卜來獻.是周公與使將神之命也.而周公則因卜宅已定.而陳復辟告歸之旨也.觀此一書.皆周公成王親相往復度其事理.則告卜之使.又決非丁巳戊午奏告天地之後.周公與使偕來王所.復何疑哉.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成王致敬盡禮以答周公之告卜也.使者來.而公亦來.視我所卜之休.卜休.即天休也.然既曰來相宅.是自鎬至豐而來洛矣.及言告卜.則又曰伻來.恐是以灼知洛之近地.必別有交會為王留行之所.所以兩篇來字.義不相妨.後又云孺子來相宅.則成王見在所告卜處.非豐非鎬甚明.二人共貞.正答周公復辟之語.未肯言復辟可否.而婉辭留公之意也.或曰.敬天之休.何以云萬億年乎.曰成王此見.正是其學問大進處.人皆知目前敬為敬.而不知窮天地.亘古今.而此敬未嘗息也.與公一旦委之而去.使成王德義不能有終.則敬天休為有間斷矣.斷斷曰公其以予.是全以此事倚在周公也.拜手稽首誨言者.重致敬盡禮.求周公誨之以言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此周公承成王誨言之命.而以此教之也.周.指鎬京.宗伯掌祀.故曰宗.下言惇宗將禮.言未定于宗禮.皆謂宗周也.周公謂成王.今日尚先且當舉行盛禮.祀于新邑.雖于祀典無明文者.皆秩序而祭之.先儒謂昭假上下.報賜新休.固是然以愚觀之.周公之意.卻專主在咸秩無文上.蓋人臣有功.紀于太常.祭于大烝.誠是舉人激勸勞結.收合人心第一急務.成王幼沖嗣立數年之間.東征艱故.此等典俱未暇舉行.成王請誨言.而周公首勉之以此.為遷都第一事.其意深矣.故下文即自謂予之整齊百工.使之服從王于鎬京也.予惟曰.庶幾盡其職分.各有事功耳.今日成王非禮.卻不同.宜即下命曰.記載臣功于宗伯.以其功之次第而作為大祀.可也.周公咸秩無文.意正在此.孺子其朋.私我為朋黨乎.為辟有不可勝言者.成王有二人共貞之言.周公此語.所以啟之.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

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敍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周公上節既教成王以報功任官之詳矣，于是又教之以懷服諸侯之道，皆往新邑之先務也。此節先儒往往作兩截看，謂止惟事其爽侮是論百辟之享不享，止無遠用戾是論教養民，殊未安。此節乃是專言懷諸侯，須看得惟終與惟不永相應，惟事其爽侮與無遠用戾相應，方見得首尾，而其本領卻主在棐民彝上也。若分作兩截，則是徒論百辟之享不享，至爽侮以後竟無所歸宿，雖議之何益哉。所貴于論者，正是欲知所用力之地耳。頒言罷職也。蘉勉也。諸侯叛服之機，惟享不享見之，是最要能識。惟敬則明，明則情僞無所不照。汝孺子乃惟切切罷聽于我，而不暇聽我所以教汝者。棐輔民彝，乃是汝不知自勉，此豈長治久安之道也哉。汝世就民上留心，不可倚恃乎我。往彼新邑，能裕我民，則諸侯無遠而不願矣。何謂裕，棐彝是也。周公此兩節，皆是欲復辟告歸，孳孳以此屬付成王，令其自理會之意。曰如予，曰若予，大抵使之遵守其舊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此下王曰四節，節節與上文周公之言相應。此節大旨在明保二字，而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則專答周公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及以功作元祀之意也。咸秩無文，一如周公所稱可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此節言其功之惇厚而所施皆順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此節方是許周公復辟，將命其後以報其功也。公之意欲成王即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不可但歸美予我。成王則謂論功行封，公爲第一，宗伯所定，宜莫先焉，豈獨追報已亡，從祭于大祀而已哉。宗禮，即宗伯所掌之禮，所以答記功宗之禮也。師工，衆官也。監我士師工，言以工爲士大夫之監，所以答乃汝其悉自教工之語也。成王是時在洛之近地，故呼公而言我小子其將退避鎬京，乃即君政，而命公之後爲諸侯乎。觀其退二字，則洛誥不作于鎬京甚明。說者不悟其非鎬，而謂退朝即辟，甚無義也。成王所以特欲命公之後者何也，是時四方始迪于治，尙未定宗伯之禮，所以亦未能安撫周公之功。蓋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公爲太師，位極人臣，不可復加，是故敉公之功者無他，惟只得命其後人耳。迪將其後，以爲報功之典，以爲我士大夫之監觀，庶幾周公大保安之治之，而爲我四面輔助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我。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上節旣言命公後，此節于是力挽公留，且許其往新邑也。周公欲歸田明農，故成王首言公定，謂公且

往，未可告歸，予亦當往新邑。已者，斷辭也，言必往也。公之功，我方肅然將奉，祇敬而歡樂之，公遽求去，是困我也，故曰公無困我。我惟無斁其康事者，言我不能有所爲，公致治安之功，我但一切蒙成，遵之守之，無有厭斁而已。公之典刑，謹勿替廢，則四方百辟何止享予一時，其殆世世享士與國無窮也。此所以答百辟享不享之語也。細玩成王于告周公語下，每每趨辭發揮，極有意味。如敬天之休，則云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如祀于新邑，則云予小子夙夜毖祀；如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則云命公後，未定于宗禮；如汝其敬識百辟享，則云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非其識見地步到此，烏有是言，皆周公之教也，安得不喜而爲之留。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敍，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敍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此周公致敬盡禮而告以許留之意也。來者，來洛也。先儒謂此皆作于鎬京，雖灼知其非者，以此皆謂不誣故也。後又曰孺子來相宅，又曰其自時中乂，若在鎬，則何言來相宅，何以指是自中而乂乎。往往泥往新邑及予往矣之文，而不悟告卜爲洛之近地也。參召誥而觀之，事理甚明。新辟，新君也。成王即位雖久，然始復辟，故曰新辟也。先儒難成王不嘗實復辟者，誤矣。弘朕恭者，言成王以承保之事留我，禮敬有加，大于我而致恭也。或謂弘大周公之恭，未安，豈周公之恭尚小而待成王弘之耶。此恭與下文恭先正相應。周公言成王大恭于我，今孺子來此相宅，其亦大厚典禮于殷之賢人乎。成王以此出治，爲四方之新辟，作周家恭敬之先，斷斷曰其將自是中土而治，則惇典之誠達乎萬邦，莫不歆嚮，雖同此休美，而周之功績惟予王而有成矣。周公謂成王但以承保之事與我，而不知成休之機實在成王，以其恭于我者而恭殷之賢人，萬邦之願同在此恭之中，此正篤恭而天下平之要道也。成王既云予往，而周公復申之曰其自時中乂，所以必成王決策于遷都歟。大哉中孚之旨乎。周公平日之所踐行，正在此上。周公以恭先望成王，而以孚先自許。恭與孚不必差別，未有恭而不孚，亦未有孚而不恭者。接下有禮，因以恭言；誠實無他，因以孚言。非君不可謂孚，而臣不可謂恭也。昭者，明德之致同。周公于是遂謂考我所以昭子之典于天下，非我一己之私也，乃所以究竟文祖之德也。今日使來告卜，爲區處殷民之計，乃是欲命之使寧安我，因皆以秬鬯二器曰明禋，爲休美之享，我即日行事，不敢經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而告之矣，其殆至豐告廟之時歟。是時周公攝敬，如丁巳戊午奏告天地，皆周公也。後烝祭歲，則成王行事矣。成王所宜順于篤敍，不可自生疵病。古聖垂教，惟恐使之切己反求，如曰自強，曰自修，曰自成，曰自牧，曰自昭，其不然者，曰自暴，曰自棄，故此亦曰自疾。順此篤敍之誠，不遇自疾之累，則雖萬年之久，人皆厭飫汝德矣。至若殷民，乃誘掖而成就之，王使殷民皆化服，乃來承

文綏而不爽，則亦萬年之久將永觀吾子而懷德不忘矣。成王蓋謂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宜觀斯旨。此上皆告卜日往復之語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戊辰，王在新邑。張横浦謂三月二十五日戊辰。愚細考之，良是。前書乙卯，乃承召誥之後，故不著月。此戊辰與乙卯正相因，則同是三月，復何疑哉。若烝祭歲，卻是十二月事，故繫之曰在十有二月也。此節當作三截看。戊辰下一截，是紀王在新邑之始也。烝祭下一截，是紀命周公後之事也。惟周公誕保下一截，是紀周公居攝之年也。烝者，冬祭之名。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而此云十二月者，豈營洛之初，特未定歟？抑將命周公後，于事體有宜緩者，故特遲之歟？前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者，告神也。後言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者，誥伯禽而命爲魯侯也。愚竊意烝與禋是兩祭，烝祭言歲，明此祭乃歲事之常。既先以命公後告于神矣，于再舉禋禮命伯禽于廟歟？觀惟告周公其後與王命周公後，截然分屬烝禋之下，則可見矣。

融堂書解卷十五

多士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書言周公初于新邑洛，而序曰成周，未營則書其爲下都也。觀此，則成周爲洛邑總名的然無疑矣。自大誥而下，皆周公之言也，而此獨書周公以王命告者，蓋復辟與居攝事體不同。當居攝時，雖于王曰之下直言孟侯朕其弟，而不以爲嫌。王在新邑，則既復辟矣，政教號令皆成王之所爲矣，故此特著周公以王命告一語以別之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惟三月，即營洛之三月。先儒見洛誥末書十二月，遂謂此是次年三月，殆不然。洛誥所書十二月，乃史氏後來紀述，以備一書之首尾，非十二月後方有多士之誥也。用告商王士之上，乃史氏所序。王若曰而下，方是以王命告也。惟帝不畀爾殷，惟我下民乃秉持一心以爲我，而惟天之明威是畏耳。顧民聞斯言，寧不爲之感動也哉。然猶未也，于是復借夏以爲喻。革易夏正，不特湯也，自湯至于帝乙，且無不明德恤祀焉。民祗者，民情懷乎其不可忽也。此節將夏與殷對說，極有味。大淫泆有辭，與誕淫厥泆相應。罔不明德恤祀，與不明厥德相應。殷之後嗣王不能明德，則天命轉而歸周，固其理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上節既言紂不明厥德，天大降喪，于是復呼多士而言我周割殷之故，與今日遷民之由，以申誥之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節方是明言遷多士于洛邑，故再更端曰猷以發語也。天邑，即京也。猶以商爲天邑，不沒其舊，忠厚之意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此節乃承上文發明率肆矜爾之旨也。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徐奄俱叛。此云歸自奄，正東征而歸之時也。周公東征，成王實未嘗往，而曰昔朕來自奄者，止是以王命告，實周公自謂也。呼多士而言，昔我東征，自奄來歸，汝盡從武庚作亂，本宜誅戮，我實大原貸爾四國之民命，言爾之命實自我降之也。我今乃明致天罰，徙爾遠去舊都，比近服事以臣乎我，使之相習于多遜爲宗也。辭遜之心，人皆有之，汩于私意，始不復遜。多遜者，無往無時無一而不遜也。商民染紂之惡，驁囂相挺，傲上悖亂，難化。其所以放無忌憚者，只是一箇不遜而已。周家藹藹吉士，濟濟成風，鬱乎可想。轉移變化，鈞陶鎔冶，全在此一遜上。既貸其命矣，而天罰之行，乃止于移近王都，使宗多遜，忠厚之意如此，汝多士可不惕然聽順，思改過自新乎。此節比上節辭旨益緊。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此節大旨示之以安發之利，開之以禍福之移，而使之爲悠久之謀，視上節益又深切也。寧幹止者，安其幹立居止之所。有幹者，有幹立也，是就宅爾邑上說。有年者，有年所也，是就繼爾居上說。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此節連著王曰又曰，說者不同，然篇內自有實證，殆不必疑也。王曰乃史氏所書，以明更端。又曰二字，

卻是當時啓論之語。與上文今爾又曰正同。告語至此。已無所不盡。而申督之。謂爾又將曰。今日之舉。是我爲此。而乃敢有言耶。我之孳孳然者無他。無過爲爾之所居爾。此二三語。抑揚玩味。極有深意。

無逸

周公作無逸。

此書明白無所發揮。故序直曰周公作無逸。與成有一德同。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書凡七轉。文理次第相屬。乃周公一時所陳。每節必書周公曰嗚呼者。言而小止。止而復言。每言輒先發歎。所以重其聽也。下文將歷陳商周諸君脩短之數。皆本于知稼穡之艱難與否。故此一節先將君子小人之事作例子說起。以明下文之意。方以無逸爲訓。遽發乃逸之義。此卻正是聖人隨順啓論循循善誘之妙。成王年少。但一味律之。而不有以開之。卻未必有益。終篇反覆法度森嚴。懍乎其可畏。而于篇首急急且以乃逸爲言。此萬世告君之大法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書所稱諸君。皆曰不敢。不敢二字。極宜細玩。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卑服者。其所服用卑以自牧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觀此一節。當看三箇無字。前面專言稼穡之艱難與享國之脩短。于此寂無一語及之。而止曰無淫。曰無皇。曰無若。前面許多發明。都收拾在此三字上。而于末獨以殷王受爲誡。舉一人之尤甚者。則諸君之耽樂罔壽。不必言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周公節節盡陳無逸之義。辭旨已盡。此下卻專言小人之譸張爲幻。前後兩言我聞曰。是兩箇換頭。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此又承上文違怨詛祝之語。發明怨詈以盡譸張爲幻之義也。上云古之人。而此云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以見古之人是渾言古昔。而此所稱。乃因上文無逸享國之永者言之。非謂止此四人而餘皆不迪哲也。然上文則渾言古之人。而此獨指言四人者。蓋上文之事自非無道之世。古之人莫不皆然。若此節所言。則斷非迪哲。不可稱節皆云此厥不聽。而以人乃二字承之。一不聽。後人乃得以爲幻。周公孳孳。無非宛轉以無逸爲訓。只是欲得成王聽耳。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書凡七節。其大旨只是兩箇換頭。故每以我聞曰更端。先所論無逸。至酗于酒德哉。已結上文之意。至此一語。卻專是結後所論譸張爲幻兩節也。古之人如此。其不聽者如此。四人迪哲如此。其不聽者如此。是非利害昭然。如明鏡之燭物。嗣王今日其亦監于此乎。從前周公于成王。曰孺子。曰沖子。今即政。始稱嗣王。

君奭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序言召公不悅。而經不明著其不悅者何事。此異論所爲紛紛也。以愚觀之。經文甚明。序亦甚明白。顧未深察耳。今觀此書。反覆勸勉不一而足。無非挽留召公以二人共相之意。且云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武王崩。成王幼。而周公居攝。召公實相與共濟艱危。今既復辟。周公又首爲成王留。天下亦既泰然無事矣。召公之意。惟欲周公獨任輔相之責。而己則告老歸休耳。是不悅者。非有他也。急于求退而不樂于復爲相故也。周公所以力陳難于獨任。必欲留之相與共濟。一如成王未即政之時歟。序正是明著其旨也。且周召師保有年矣。推原其不悅之由。故序遂及此。非今日始爲師保也。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太師天子所師法。觀太保爲首。而序則先保後師者。此書主爲召公而作故歟。奭名。君者。尊之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曰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召公所以急于求去者。正謂天命在周。事已大定。既有周公在。則我不必留也。故周公于此首章專言天命之不可必以告之。一則曰我不敢知。二則曰我亦不敢知。又曰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又曰天難

辭又曰天不可信無非言在天者不可必所以首破召公一定之見以寓其不可不留之意也若曰者史氏所記休與不祥皆不敢知然則召公豈可以天命在周便欲求去乎君已猶云公定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此節須看既受命三字上文首論殷既墜命我有周既受遂極言天命之不可必于其末也又申言天不可信以明天不庸釋文王受命之由矣故此節承上文而言昔者殷既受命之後亦是得人輔相乃能格天今日召公豈可謂成王復辟天命已定而遽求去乎大旨只是說受命後斷不可無格天之相周公分明以此數臣事業責望召公而已則歛然不敢自居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此節乃承結上文之意歸入召公身上也上言格皇天格上帝下言矧曰其有能格此書專以輔相格天爲言則此所謂格亦感格之格也上文云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于此遂申言所以保乂有殷者乃天壽平格之故天壽與上文多歷年所相應及其後嗣不平罔格天遂滅之以威非天不壽也召公可不永念于此留輔其君平格之道乎大凡國家治則明不治則昏擾新造邦指言新邑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上節既以有殷之事勉留召公此節遂言文武得人輔相亦莫不然將歷敘文武且先以武王集大命提起蓋伐商以有天下實在武王承上文有殷嗣天滅威而言也周公語小止而又言最有力純佑即上節天惟純佑命秉德即王人罔不秉德有殷既然故于此復曰亦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天下事業皆從裕中做出裕則不迫從容有成一裕字正切不悅之病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周禮六官皆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是三百六十官官皆爲民作極而建也況命大臣乎召誥有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周公上云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此又云丕承無疆之恤其殆即召公所以告成王者而遂以感動之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周公前面反覆啓告所以留召公者無所不盡矣至此一節凡言二人者四方是切己以左右輔相之義告之也朕允者我所信也德則曰文王德功則曰文王功蓋肇造有周之天下實自文王凡前日所未集後人所宜責者皆文王之功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周公至此乃總結一書之旨謂我非樂于如此多端以誥之也我惟用哀于天及民耳此書首言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于此篇末復言閔于天越民始不永念終于可閔意更深切也觀此一閔字周公分明以天命之絕續生民之休戚繫于召公之去留且周公聖人也輔相之事豈不能身任其責而所以倚賴同列者如此然則萬世之下專權獨運排塞賢路以濟天下于亂者可以監矣

融堂書解卷十六

蔡仲之命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鯀殛死而禹興蔡叔沒而仲命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古之道也然叔既囚則以罪廢矣必待其沒而後始命仲何耶曰此周公之心也不幸處人道之變而抵兄弟于罪此萬世之心法宗廟社稷之大計所不容已者若夫手足之義則豈能一日忘哉死者已死而囚者猶庶幾其或改也一日感悟自贖前愆聖人當必有所處直至于沒而後付之其子此周公之心所以甚不得已歟仁昭而義見法行而恩不廢聖人大公至正之道也踐履也易曰履帝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此節乃史氏敘述命蔡仲來歷也春秋凡盟內爲主稱及外爲主稱會金縢謂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是管叔爲主實首惡也故就商誅之也蔡叔次之故止于囚霍叔又次之故以車七乘降于庶人不得齒宗盟之列三年後方封霍侯先儒往往將以車七乘屬上文不特文義未安而事理亦甚易見郭鄰之囚得不死耳豈復賚之以車囚者車而降庶人者反不車耶周召分陝圻內諸侯二卿治事圻

官。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兩。卽二卿也。先儒謂叔封折內之蔡。仲所封在淮汝之間。折內之名已滅。仍取之以名新國。此說當有所據。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此下命辭也。是皆乃訓其家之子弟。專以乃父爲戒。辭旨深切。與懽子之命不同。然當分作數截看。惟爾率德改行以下。是言今日受命之故也。爾尙蓋前人之愆以下。是欲深監往事。專勉之以忠孝也。皇天無親以下。是言天人懷輔之原。善惡治亂之本。使之謹終如始也。懋乃攸績以下。明其職業也。率自中以下。戒其變亂也。旣尊以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爲戒。恐仲執定此。又繼言凡惡皆不可爲以包之。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告命已畢。再發歎呼其名而語之汝往哉者。臨遣就國之辭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異時東征者周公也。成王卽政。淮夷又叛。及始親敗。故大誥序周公相成王。而此則曰成王東伐淮夷也。古今說者。皆黨言淮夷徐奄。以愚考之。大誥止書三監及淮夷叛。而昔朕來自奄。僅于多士見之。此成王東伐淮夷而費誓之作。與此同一時也。亦止云徐夷並興。未嘗及奄。若奄與淮夷俱動干戈。則六篇當首及之。何孔子序書乃爾耶。況因伐淮夷而遂踐奄。兵不主爲奄而出也明矣。然則奄非首惡。其殆助淮夷爲亂者歟。或曰。然則曷爲踐奄。又遷其君。曰。奄乃東方之國。異時助紂爲惡。武王伐之。武王崩。助淮夷周公征之。今成王卽政。可以戒矣。而又助淮夷。怙終不悛。略無尊君親上之義。特書曰遂踐奄。言其至此無復可恕。故決然遂踐也。踐者、蹂其國而剗之。成王卽政之初。首爲斯舉。非得已也。乃此時王政第一著事。其成其敗。繫于此。故致成而紀之以書曰成王政。

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旣踐奄。則國非其國矣。于是欲遷其君于蒲姑。蒲姑、齊地。與鎬京東西相距爲遠。所以寘之。爲數叛。故剗滅其根也。周召師保。時同在奄。可遷則遷耳。曷爲將遷而周公復告召公耶。當時與公未此議。而召公當有未合。故陳述所以不可不遷之旨。史氏紀而成書。名曰將蒲姑也。

多方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說者謂此書是告多方諸侯。以恐懼之。殆不然。詳玩節節文義。未嘗顯及諸侯。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

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猷者。發語辭。篇內兩箇猷字。是兩箇換頭。殷侯者、殷之諸侯也。當時天下歸周已久。何故尙言殷侯尹民。蓋天下之民。皆與時殷諸侯所尹之民。爲未忘殷。所以致亂。告爾四國多方。卽繼之曰惟爾殷侯尹民。正是原其情款。以啓下文所誥也。民麗乎善。則爲善。麗乎惡。則爲惡。惟上之人開其昏惑而導其所趨向者何如耳。前言民之麗。後言君之麗。君之麗。卽民之麗也。在能謹之耳。觀此節者。當詳克與不克之義。不克者四。大不克者二。而夏之所以亡。克者一。亦克者三。而商之所以興。奈之何至于爾辟而又弗克也。然則轉商爲周。其咎果安在乎。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敎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節承上文。極言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興。發揮今日誥告多方之意也。然當分作三截看。自非天庸釋。至天惟降時喪。是言夏商之末得罪天者如此。須看兩箇非字與三箇乃惟字相應。自惟聖罔念。至尹爾多方。是言天非遽亡商而興周。須待子孫而罔可。求爾多方而罔堪。然後乃畀我周王者如此。須看罔可罔堪與克堪字相應。自今我曷敢。至自速辜。是言爾等何不如此。而乃反如此。我今日所以誥告者如此。須看三箇爾曷不與四箇爾乃字相應。上節旣極言桀罔帝之命。以至放敗。此圖天之命。卻是主紂而言。謂厥相承。靈承于旅。與桀不克靈承正相反。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何不自信以寬裕于爾多方乎。只爲懷疑未釋。淺深不裕。所以擾擾如此。夫以四國之民。且大降其命。則多方可以信矣。裕矣。斯言正指當時病根。爾乃自作不典。以謀信于正道。天下只是一箇正而已。安有亂常越法而謂之正者。後世姦人亡命。謀爲不軌。而託名爲義兵。正此之類。自爾乃而下。是指再叛之事也。非字與

乃惟孚宲和爾。與爾爾語辭同。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自王曰嗚呼猷至于篇末。皆告有多方士及殷多士之言。而此一節則勸勉之也。然詳味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及爾乃自時洛邑之文。則是專爲多士之遷洛者而設。以此見得前面雖曰多方。其實主在四爾之民。此後雖曰有多方士。其實主在殷之多士。而因以普告之耳。胥伯、相長也。小大多正者。小大衆多之士。皆所以相長者也。臬、法也。謂自周公東征。以至于今爾等奔走臣服乎我。所以監觀者五年。不爲不久。及小大多正以相長之。爾宜無不能法矣。爾尚不忌於凶德。謂爾至今日尚不以昔之凶德爲忌耶。更無他說。則亦穆穆和敬。居汝之位而已。克閱于乃邑謀介。言若能閱亂爾邑。謀所以介助王室之道也。多士之書。以其不嘗有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之語而責之。今于此篇。乃以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之語而許之。蓋出於多士。則爲怨言。出于王。則爲恩命。卷舒開闔。聖人自有權度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此節御申言其不然者而警之以天罰也。此節亦有兩轉。始言不克勸忱我命。而後言大遠王命。則又深矣。故爾亦則惟與後。則惟字相照。而辭旨輕重亦不同。凡民惟曰不享。謂凡民皆將厭斁。惟曰不享其上矣。上文勸勉之言。專主洛邑。至此警飭之言。則衆多方所以普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於和。則無我怨。

前告四國多方。曰今我曷敢多誥。此告有多方士及殷多士。亦曰我不惟多誥。大抵皆是欲其深體至意。勿作言語聽耳。詳玩我惟祗告四字。但懇惻。含蓄不傷。語小止。卽又曰時惟爾初。嗚呼。至矣哉。初者。納言與之更始也。且武王克商。凡幾何年。曷爲尚發更始之議。蓋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今成王卽政而又叛。是舊染之俗猶未純于周也。一時雖遷。感與惟新。是惟爾等革心易慮之方始。可不思所謂爾惟和哉者乎。

融堂書解卷十七

立政

周公作立政。

周公復辟。六官之制。因已大備。雖然。政則備矣。而所以立其政者。則全在人也。周公此日作書以告成王。專以得人爲立政之本。而知人又得人之本。知曰迪知。曰克知。曰灼見。曰灼知。及推原文王。則又自克厥宅心之外無他說。嗚呼。至矣哉。此心不明。安能知人。不能知人。安能得人。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若曰者。史氏記述之言也。周公拜手稽首而後告。則當如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矣。而此云爾者。蓋致君盡禮。既躬行之。又宣言之曰。敢拜手稽首以告。如召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也。用咸戒于王。先儒謂周公率羣臣進戒。與說命咸諫同。然說命則言羣臣咸諫于王。而此書未嘗有羣臣之文。周公、叔父也。今既復辟。遂以立政之要懇惻爲王言之。非羣臣所得預也。咸、告也。咸戒者。特將竭底蘊悉以戒王耳。與下文咸告孺子同。常伯、常任、準人。卽三宅是也。沿得此書後面雖舉衆官。而綱領全在三宅。節節變文不同。曰乃敉。曰敉夫。曰司牧人。皆謂常伯也。曰乃事。曰任人。曰常事。曰立

事皆謂常任也。曰乃準。曰準夫。皆謂準人也。先儒謂常伯三公百官之長。此說雖近之。而未明。蓋成王時周召分陝爲二伯。周公既沒。召公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二伯即常伯也。居中以統治諸侯。故亦曰牧。三公皆任之。其唐虞之四岳歟。或以爲州牧侯伯。則如之何而在王左右也。常任、六卿也。以其分掌天地四時之事。故曰常任。準人者。彈糾之官。此朝廷之綱紀。上下所取以爲準則者。故曰準人。或以爲士官者。不然。司寇附六卿之一。不應又複出此一官也。綴衣掌幄帳。虎賁衛士。皆在王左右者也。或曰三宅之官任莫重焉。誠不可不知恤矣。若綴衣虎賁。何爲而與三宅並論。嗚呼。此聖人之深慮也。蓋侍御僕從。所以旦夕承弼厥辟。有小人焉廁其間。則出入起居無非蠱心敗德之地。尤爲人情所易忽而勿之恤者。周公之旨深矣。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上文既言知恤者鮮。于是遂歷舉夏商文武之事以告之。此節卻是言夏之盛衰由知恤與否也。然審得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與上文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其情狀正同。此正是周公舉以爲今日告成王作例子。知此則上下文義皆明矣。謂古之人如皋陶者。尋迪有夏乃當夏室大盛之時。招集賢俊。不使窮厄在下。而以尊崇上帝。雖然籲而不能知。猶不顧也。又尋迪之使知義信于九德之行焉。誠信者。謂有以驗其行之實然也。夫如是。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君矣。君道如何。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三者皆得所宅。此是以爲君矣。謂既籲之。又知之。而後宅之。而君道可無愧也。然猶未也。人君方面見而詢謀之。用能大訓于德。則乃始宅其人焉。此乃三宅非細事也。豈可無義民以居之乎。義民則俊之別稱。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此節是言商之盛衰由此恤與否也。耿、光也。上帝光命在命德討罪。籲俊之所以尊上帝者以此。桀不顧俊而推暴德是任。是大亂上帝之光明也。及成湯由諸侯而升于是大正之爲。大正如何。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而已。克用二字極宜細玩。天下未嘗無賢。者在于能用與不能用耳。有而不能用。賢者不屑也。先儒謂三宅已用之賢。三俊未用之賢。殆未安。夏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正是商所籲之俊。俊者。其人也。宅者以其人而居其位也。籲乃用三有宅克即宅。而繼以曰三有俊克即俊。此一曰字。文義甚明。蓋乃用三有宅而能就其宅之所任。亦曰三有俊而能就其德之所堪爾。克即宅者。克即俊故也。各稱其職者。各稱其德之謂也。如曰克用三宅三俊。而用協于厥邑。用丕式見德。謂三俊爲未用可乎。前論籲俊而申言九德之行。則俊固不止于三也。謂之俊者。因三宅而立名也。此皆繼

言宅。必言俊。蓋非此俊斷不可以宅此任。此正立政之要旨。故兼言之。以深致其意。蒸、進也。進刑。納言嗜殺不已也。周公至此特曰欽罰。非真知天心之不得已。不能道此一字。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上文商不知恤。故有周受命。于是遂申言文武之所以知恤者如此也。云克知。又云灼見。大抵知心固難。商灼見其心尤不易。不是灼然見得分曉。洞徹底蘊。無纖毫微蔽。則其知之亦必有不盡者。周公于克知下再言灼見三有俊心。尤更有力。三宅以官言。三俊專以德言也。古語每每只說知人。知與見本亦無異。然二字並出。則不能無輕重。見如見其肺肝之見。直曰灼見。則分明如數一二。如辨黑白矣。朝廷之官莫重于三宅。此立政之綱領。夏商則專言之。至論文武。雖雜舉衆官。而首亦止稱三宅。甚三宅得人。則其他可知。克知以下。是總提知人之要。立政以下。是備著得人之實。三事、即三宅也。以德言之。則曰三俊。以居言之。則曰三宅。以職言之。則曰三事。一也。請考至此。既想古有道之君。使人起敬起歎。內而朝廷。外而都鄙。遠而侯國。又遠而蠻夷。凡命之于上而爲王官者。無一非吉士。究其指要。只在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上。嗚呼。所以爲文武之盛歟。雖然。抑又有本也。文王之宅心。即禹之安汝止也。此心不宅。擾擾營營。則何以洞照三宅三俊之心。文王惟能宅其心。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以魏俊有德者而用之。曰惟克。曰乃克。曰以克。正是承上文推本而言。舉事與牧。則準在其中。獨只言俊。而此特申言俊有德。所以明非徒俊也。必有德而後可以言俊也。故堯典亦云克明俊德。顯然使文王之于衆務。未免以身兼之。則亦非所以能用也。庶言、凡朝廷議論與凡出而爲兼令者。皆是也。庶獄。凡獄事也。庶慎。即庶事事爲一之可忽。皆當謹之。故以庶慎名也。朝廷衆務。莫過此三者。獨舉有司之牧夫。則三宅皆包言之矣。不特無所兼也。于庶獄庶慎。且無敢知焉。一有敢知之心。即是預其事也。即是欲有所兼之根也。兼在事。知在心。庶言猶不可兼。然謀謨議論。豈容不定于上。此卻不可不知。故止曰庶獄庶慎。聖人之心。澄然如太空。如止水。未嘗纖毫微動欲。玩罔敢二字。若有所畏忌然者。若武王之時。又與文王不同。故尊以功言。非文王宅心用俊。而武王不能也。武王所以伐商者。皆文王已用之俊德也。義德、用德之賢也。義與容非是有兩種。總及也。此皆屬言亦越。皆因上文之辭。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

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前既言禹湯之所以興，即繼言桀紂之所以亡，正是與當日作樣子。然則上文所陳文武立政者如是，成王將何以處乎。無逸說殷先王與後王之所以壽不壽，同是此例。此篇言孺子王矣者三，言繼自今者四，當分作四截看。嗚呼孺子王矣而下是一截，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而下是一截，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而下是一截，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而下是一截。成王幼沖，周公居攝，從前實未嘗親政，今既復辟，是孺子爲天下王矣。任大責重，事體一新，非復前日之比，繼自今已往，當一如下文所告可也。頻頻提此一語，深是以聳動成王之聽。小人之言，皆乘隙而入，微有疑貳，即幾賊之門也。直是自一話一言之出，我則終惟成德之彥以治我受民，斷斷乎其無他，則無隙之可乘矣。上文既言和我庶獄庶慎，此又專以勿誤爲戒，箴緊切也。勿誤二字，極宜細玩。後世用非其人，務行邪道，以致誤國誤天下，生民塗炭，社稷爲墟，可爲歎息者多矣。既曰克灼知厥若，又曰克由繹之，其于知人之說明矣，然不明言所順者何道，所繹者何事，則亦未爲盡也。大抵用人不過邪正之兩端，吉士則順乎德者，儉人則不順乎德者。所貴于宅而繹之者，繹此而已。詰爾戎兵，詰者，責實之名。古者井田兵農不分，比閭族黨，即伍兩軍師之制。禹迹所歷，大抵皆然。詰之使治，以徧登乎禹迹之內，則四方旁行至于海表，無有不服，足以覲文王之耿光，足以揚武王之大烈矣。言獄而及戎兵，推類言之，足以警成王宴安玩弛之漸也。周家立政用人，實自文王始，所以此書推原文王者最詳。前克知灼見一節，雖總論文武，至于克厥宅心以克俊有德，以至罔兼罔知，以至文子文孫，以至克由繹、覲耿光，皆以文王爲言。若武王，則獨曰率敉功，而此亦獨曰揚大烈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上文一截，既言勿誤庶獄，克用常人，立政之旨已備矣。蘇忿生爲公而兼司寇，又兼太史，是時在旁，故周公語已，遂呼而勉之。周家深仁厚澤，卒綿過歷之期，而周公獨以長我王國歸之蘇公之由獄，而蘇公由獄又獨歸一敬字。此正勿誤庶獄之深旨，雖曰勉蘇公，而亦以示成王歟。

周官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之爲周王固也。史氏敘述其事，則如所謂惟王建國之例足矣，何必曰周王。且自周公居攝以至復辟，諸書不聞有此稱謂，獨揭之此書之首，此正是明周家一代設官分職之制于此而定，故書曰周官。而史氏則首提曰周王，惟孔子知之。于序特書曰成王既黜殷命，其旨深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四征，商奄徐夷之四國也。四國正在侯甸二服之內，故曰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先儒往往

泥巡爲時巡，遂謂巡狩而獨止于侯甸二服，未免疑惑。殊不知下文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方是定爲此制。見得前此實未講行時巡之禮，則所謂巡侯甸者，特出而親征二服之弗庭者耳。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此下皆成王董正治官之辭也。猷，道也。愚于此有以見成王之學大進，六通四闢，無往而非道矣。使其學未至六通四闢之地，則昔之人制治于未亂，是制治而已，保邦于未危，是保邦而已，安知其爲大道也。成王既提此三語，而重著一曰字，正是應上文言昔之大道所以制治保邦者如此也。百揆尤尊，蓋不常置，堯在位七十載，得舜而後始宅。舜亦得禹而後始宅。四岳大臣，亦不止于掌四方諸侯也。堯欲治水，則咨之，欲巽位，則咨之，及舜欲宅百揆，則咨之，事體可見。不惟其官，惟其人，如皐之刑，夔之樂，益之虞，垂之工之類，斷斷乎不容錯居而雜處，其所謂惟其人矣。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則各有職掌矣。然周官六卿三百六十官，而不列三公，至宰夫之職，則云正王及三公六卿羣吏之位，蓋三公非常職也。有其人則任之，若六卿則不可一日缺者，皆致周公爲師而又位冢宰，顧命所稱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而太保畢毛實三公，以此見得三公之任未必則非其人，往往六卿之中足以任三公者，則兼之耳。山頂曰冢，位居最上，故取冢義。司徒，徒，衆也，司衆之道，莫大于教也。師之于弟子亦以徒目之，即此義歟。司空，空有平治墾闢之義，土不空則何以居民。大概六卿之屬各六十，冢宰者六卿之綱也。六卿者三百六十官之綱也。朝廷者又九州之綱，而九州之牧又天下諸侯之綱也。前言六服羣辟，而此言五服一朝，何也。蓋周有九服，而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羈縻之而已，故前止言六服。六服之中，要服最遠。舜之五服，服五百里，乃併王畿算之。周之九服，亦服五百里，乃在王畿千里之外。然則周之要服去舜五服之外且千里矣。其朝貢難于期定，故此止言侯甸男采衛而不及要服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上文陳述皆職分所當然。此下辭旨諄複。有教有戒。方是訓迪之。以職分之所以能盡者如此也。觀學古入官。不學牆面等語。似專爲初仕者發。而與下戒卿士之言不同。然則此殆訓迪卿士以下衆官者歟。自欽乃攸司至其爾典常作之師。一節深一節。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前云阜成兆民。此云永康。永久也。阜成乃一時事。至于永康。則源深流長。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

東夷即淮夷。在周爲東也。故序成王政亦曰成王東伐淮夷。然必變文東夷者。蓋肅愼乃東北遠夷。皆東。所以別之。且伐東夷。而東北之遠夷來賀。成王之威德遠暢矣。既賜之以貨賄。又使榮伯作書以命之。以彰其寵錫。所以奬其來也。異時巢伯來朝。亦有命矣。止曰芮伯作旅巢命。而此特書曰王俾榮伯。以見命出成王之特意歟。榮伯。同姓諸侯。在朝爲卿大夫。賄。說文。財也。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雖復辟。而實終老于豐。公羊傳曰。周公盍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噫。陋矣。豈足以識聖人心哉。且洛誥所爲汲汲命公後者。正是爲留公之地。獨伯禽封魯。而周公實留輔成王。雖已致政。實未嘗舍成王而去也。故成王還歸在豐。而周公亦在豐。然既在豐矣。何故將沒而欲葬成周乎。蓋營成周而遷頑民。乃周公化商規模第一急務。經營此事。實身任之。商民未純于周化。而公告老矣。今成王之學成矣。天下皆已平治。一無所慮者矣。而周公身後之所憂者。獨在成周耳。觀畢命。既歷三紀。而猶餘風未殄。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畢體可見。周公且死。而分正東郊者猶未命人。然則今日如之何而可忘也。周公不能忘。而恐成王或忘之。至其將死。丁寧之言。獨孶孶乎欲葬此。宜深矣。公薨而成王葬于畢。何也。公之意不在葬也。成王則既領之矣。周公既沒。即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一則曰懋昭周公之訓。二則曰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三則曰爾惟弘周公丕訓。嗚呼。是公欲葬成周之意也。雖不葬猶葬也。且文武之墓在畢。欲葬成周者。周公致國之心。卒葬于畢者。成王尊公之禮歟。將葬致告。而亳姑之書作。然則亳姑者。葬畢之地名歟。

融堂書解卷十八

君陳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君陳猶言君奭。皆有猶。故曰君奭。東郊。先儒謂對下都以爲觀之。殆不然。成周者。洛邑也。王城下都之總稱也。洛之北爲王城。洛之南爲下都。南北相對。則下都之非東明矣。此東郊正指洛也。自豐鎬言之。則爲東。故洛誥有曰大相東土。曰東國洛。及至平王。則曰東遷。自洛視宗周。則爲西。故曰我西士。易小畜繇辭。文王之所作也。曰自我西郊。說者謂是指西土而言。然則東郊之爲洛邑。復何疑哉。雖然實東郊是衆衡。故又曰成周。蓋經止云尹茲東郊。故序特著東郊成周。明東郊之爲成周也。畢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而又曰保釐東郊。與此正相合矣。周公營成周以遷頑民。雖身在王室。而此事實兼之。故曰周公克愼厥始。然周公復辟告老。則宜別命人矣。曷爲至此方命君陳。蓋周公雖任此事。而實留輔成王。成周必自有官屬主之。周公特兼總其大體耳。故雖告老。而亦未容別委之人。直至既沒之後。方有君陳之命也。正即尹也。爾之分正。則是君陳特分任東郊之寄。與周公兼總事體不同矣。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尙式

時周公之微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禹征有苗。益獨舉瞽亦允若之事贊之。成王命君陳尹東郊。亦止此三語。而三語之要又獨在孝恭上。嗚呼。此風化之原歟。良知良能。普天同有。愛親敬長。發于孩提。商民雖頑。詎獨無是心哉。後世推擇此等任使。必先掄才。其必豫謀方略。成王到此。更無其他。特取斯人之有斯德者而付託之。得其旨矣。于是遂舉周公以為法。東郊。周公之舊治也。我聞曰而下。皆勉以繼昭之實也。入告爾后于內。然後爾乃順而行之于外。然又須切切自謂。此謀此猷。乃吾君之德。非我之事也。一或不讓。卽為吾君之失德矣。豈可忽乎。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亦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此後方是言治商民之詳。自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而下。論刑也。此二病。萬古為人上者之通患。況在頑民。則尤易于依勢倚法。先去此二者。而後方可論刑。自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於一夫而下。論教

也。此二病亦萬古為人上者之通患。況在頑民。則尤易于忿疾求備。先去此二者。而後方可言教。君陳惟只恢弘周公之大訓。自然無此四病。故首提爾惟弘周公丕訓。然後方次第告之。有圖則有勢之可依。有法之可倚。見頑民之難化。而依勢以作其威。倚法以為剝削之具。從事一切。敺民以違周公之訓。不如是也。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可也。寬和正是依勢倚法之反。寬則不失于蹙迫。有制則不失于縱弛。從容優柔。浸之春風和氣之中。以消其乖戾。此與康誥拳拳一裕字正同。周公化商之深旨也。商民惟昏迷無知。所以頑不率化。今日正當哀矜惻念。委曲以行其教。以開明其心。豈可忿疾。古人每以求備為戒。曰與人不求備。曰無求備于一人。任賢使能。且猶不可。況頑民中之一夫。而可求備乎。周公之大訓不如是也。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耳。必有與爾辨正相應。然君陳又當反求諸己可也。天生蒸民。未嘗不厚。因物而後遷。違上所命而從其所好。豈其本心然哉。上之所命。不能回其所好。抑亦感發之者未至耳。君陳能敬此典。斷斷在德。本心感發。是乃無有不變。允升于大道矣。君陳一書獨言于周公既沒之後。最可以觀成王所學。宜詳味之。

顧命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總文。自太保至御事。公卿百官莫不咸在。且憑几出命。亦初無率諸侯之文。而序云爾者。據康王之誥。

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知二公實受顧命。率諸侯以相康王也。陝以東本周公主之。陝以西本召公主之。今太保仍舊。而與畢毛俱為三公。則是周公既沒。畢公繼之為太師。以主東方之諸侯。觀畢命稱父師可見矣。或曰。太保何以先太師。曰。是時畢公為司馬。而召公冢宰。無所不統。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之。況且武王時已為太保。受遺託孤。任莫重焉。下文畢毛皆止曰公。而獨首稱太保。且著名以表之。所以重其事也。愚觀堯舜遜禪。無顧命之可言。禹湯文武亦未嘗有此。故事于以見世變之日下。而拳拳為後嗣子孫慮者。益不如古矣。是可歎也。及至後世所謂顧命。則又有出成王防慮之所不及者。嗚呼。安得召畢而命之也哉。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周官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綴衣。設左右玉几。是玉几者。大朝覲之所用也。司馬居四。而畢公以太師主之。何也。蓋兵權之重。非世臣元老不以輕畀。成王顧命。獨召畢二公。為慮深矣。師氏之職。凡賓紀軍旅。王舉則從。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虎賁氏。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顧命之際。尤宜警備。故六卿之下。卽專言師氏虎臣。而後方及百尹御事。愚于同召二字。每感成王到此不為血氣所亂。大公至正。明白洞達。足以嚴萬世亂賊之防。讀之使人惕悚。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自昔君文王武王而下。其要全在宣重光一語。無敢昏逾者。成王不昏逾此光也。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者。欲諸臣無使康王自亂此光也。此乃顧命之綱領。知此。則成王之學。所以繼前聖。傳後聖者。可得而知矣。今天降疾殆者。今天降疾。已是危殆。威儀者、道心之正用。天則之不可易者。惟夫一念之差。纔涉昏妄。周旋動作。顛倒反常。以是思之。威儀本不亂也。夫人實自亂之耳。豈可冒進于非幾乎。春秋傳謂師能左右曰以。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

太保命仲桓與南宮毛二臣。使于齊侯呂伋處。執二干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子釗于南門之外。呂伋以齊侯入典宿衛。故虎賁之士屬之。若夫統六師。則畢公為司馬。當危疑之際。變故莫測。將逆嗣子。而命虎賁。此豈細事。二臣並遣。為慮深矣。王之崩也。臣子皆在左右。曷為而有南門之逆。蓋天位之重。非一家之私也。既崩而出。不敢遽居于內。嫌于以繼世自處也。既出矣。卽從南門之外迎入之。立嫡承統。

顧命有關大公至正。昭示不疑也。命作冊度。冢宰居攝。命皆出于太保。冊、所以載顧命者。定其制度而作之。故曰作冊度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先儒謂命士致材木。須待喪用。以器飾之。此日奉顧命冊康王。用吉禮。下面許多節奏。無非理會此一事。如何且首命士爲喪用之須授之事。情大不相倕。恐須材亦只是備此日所用。然不敢臆說定也。牖閒者。當東戶西戶牖之閒也。豐者、莞也。筍者、竹箭。以其緣爲席也。以上皆敘王平時華國之事。今日盡爲成王陳之。以傳顧命于嗣君。鬼神上右。故皆西上也。此下敘宿衛之人。則東上矣。側階、先儒謂北下階上。路寢之北。將近內寢。豈得執兵之大夫立于簷霤屋之後乎。然五人者。皆冕大夫也。則執銳而立于側階者。亦當在堂上。但不知其所。難臆說耳。凡此執兵以備非常者。嗣君之宿衛也。皆時宿衛者。士大夫爲之。嗚呼。此豈武夫健卒有一旦挽強引重之技者所可輕授也哉。周公立政。特敘虎賁于三宅之下。于以見此事重大。非賢人君子眞有忠赤不二之操不可。此萬世不易之龜鑑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陳設旣具。于是奉嗣王進受冊命也。麻冕。按三禮圖。以漆布爲殼。緇纁其上。前廣四寸。高五寸。後廣四寸。高三寸。漢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前圓後方。其旒皆以五采絲繩貫五采玉。每旒各十二。垂于冕。禮有六冕。大裘冕無旒。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袞衣之裳四章。而獨曰黼裳者。以其章色之最著者言也。蟻、玄色也。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玄裳者。卿士邦君但陪位。故改其裳以示變。若太保太史太宗。則預執事。故全用祭服。彤、赤色。卽纁也。王未受冊。則猶臣也。猶未踐阼也。故自賓階升。卿西面。諸侯北面。從外而入。就此位也。太史掌冊書。太宗、宗伯也。太史、宗伯之屬。而此則先賢者今日之事。冊爲重也。介圭。傳曰。大圭也。唐孔氏曰。考工記玉人云。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鎭圭、圭之大者。介訓大。故知鎭圭非三尺大圭。瑁者。傳曰。所以冒諸侯圭。方四寸。邪刻之。瑁在今日則爲祭耳。豈祭畢遂執之以朝諸侯耶。何以言之。觀下文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後止言太保受同。而不言受瑁。且有王答拜之禮。是執瑁而祭。旣受同。仍執瑁而拜也。命汝嗣訓。蓋成王拳拳以嗣守文武大訓爲顧命之深旨。今日康王非徒嗣位也。欲嗣其訓也。能守文武之訓而不墜。方是能嗣。故

曰嗣訓。只此二字。便見召畢諸公所以深側顧命大旨處。故于下文卽言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卽此便可答揚文武之光訓。所謂嗣訓。此之謂也。治天下無他道。惟燮和之而已。猶之身然。血氣本未始不和。惟擾亂乃不和。繼世之君。必更張務改作。紛紛然求以治天下。而天下愈不治矣。是不率循。卽無燮和之理。不燮和。卽無答揚之理。何庸謂之有哉。案。此解。永樂大典原本。以麻冕按三禮圖至[illegible]一段。及介圭傳曰大圭也至方四寸邪刻之一段。並錯置陳設旣具于是奉嗣王進受冊命也二句前。今依經文釐正。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先儒謂使康王自以爲能。則有忽略之心。自以爲不能。則有兢業之心。有兢業之心。則念慮不敢肆。賢才不敢輕。此其所以卒能負荷。而後人以謂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矣。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此康王受冊之禮也。我微末之小子。其能而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不敢當之辭也。成王言敬迓。而此言敬忌者。有所畏忌。敬忌所以敬迓也。王旣受同瑁。卽以同酌酒而進于柩前。遂祭。遂奠爵。如是者三。蓋獻也。故曰三宿三祭三咤。此三節皆當有拜。經但總記其略耳。太保乃受同。降階。反于下篚。遂盥手。別取一同。秉璋以酢。宗人、宗伯之屬也。宗伯則相王。宗人則相太保也。太保乃以同授宗人而拜。成王柩爲已傳顧命也。王答拜。答太保之傳命也。太保降收。有司不特徹祭物。并狄所設皆徹之矣。

康王之誥

康王旣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先儒謂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而下。是冢宰及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首諸侯者。以內見外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而下。是康王報誥。不言羣臣者。以外見內也。古今說者往往而是。然則孔子序書。何以獨曰遂誥諸侯耶。恐皆以爲新天子踐阼。元老大臣。宜盛陳端本澄源之論。如伊尹之告太甲。嗣德在初者矣。如召公之告成王。敬德厥年者矣。且成王緝熙光明之學。非無可爲嗣王言者。而太保芮伯所稱。則自舉協賞罰。戡定厥功之外。無他辭。勉今王。則又自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之外。無餘事。成王德業。顧止于戡定。而今王之所宜汲汲者。又獨在乎六師之張大也耶。抑皆反復深思。而後知孔子所敍。的的不誣。蓋自武王崩。管叔流言。四國変亂。成王征伐。凡幾何年而後定。商俗靡靡。今猶未殄也。冊命之初。四方羣辟。奉圭兼幣。咸來在庭。此誠振舉綱紀之時。發勵觀聽之始。太伯芮伯老成定慮。豈不知新天子踐阼。不當遽以六師啓之。康王亮陰不言。未宜遽有誥命也。大臣必乎此時而進告。使朝廷紀綱爲之一肅。嗣王必乎此時而出命。使天下耳目爲之一新。所以消姦銷萌逆權中的。正在茲舉。則是書也。正爲誥諸侯而作也。序曰。康王旣尸天子。遂誥諸侯。尸、主也。遂者、繼事之辭。以見卽尸卽誥。有不容緩者。噫。不明乎序。烏可以觀書也哉。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此太保畢公率諸侯入見也。外朝在雉門之內。朝士掌之。治朝在應門之內。司士掌之。燕朝在路寢。太保率之時殆在路寢。故王出應門內見諸侯于內朝也。畢公反居于東者。本其所掌之方也。然而必先言太保率西方諸侯者。爲冢宰故也。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者。謂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二王之後用圭璋。如此則用圭而幣以馬者。二王之後也。非諸侯皆用明矣。此云皆布乘黃朱者。布陳也。乘四馬也。黃朱乃雜言他幣。如篚厥玄黃之類。詘黃馬朱鬣者。殆不然也。入見之時。但一人尊者致辭。二王之後作賓于王家。于諸侯爲最尊。是向前所稱舉其說者賓也。故曰賓稱而圖言奉圭。賓自據其所贄而言也。衆幣者用圭而兼以馬爲幣。于以驗賓之爲二王後也。曰者賓稱之辭也。諸侯爲王藩屏。故曰臣衛。一二者衆舉以包衆也。敢執其壤地所出而奠贄。此則皆言諸侯所贄之幣矣。賓稱畢。遂與諸侯皆再拜稽首。康王是時本未可受幣。蓋其國先德而朝王。遂答拜而受之。義嗣德三字。正是明禮之樞。先儒譏康王受幣之非。致援叔向辭諸侯之見新君者爲證。天子踐祚而諸侯朝。與邦交固不同也。是爲知義嗣德云哉。雖然成王崩。至康王受冊。纔數日耳。四方諸侯。曷爲咸在。因來朝而遇國喪。遂同預冊命而朝新天子。先儒之言是也。然則所贄皆其國中素備而來。乃朝王之禮也。夫是之謂壤奠。或者不明二王之後圭以馬。遂謂國喪之故。諸侯皆用之。此豈一旦至京師遇國喪後所可旋備者耶。旣于禮不合。又乖壤奠之義。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此太保芮伯因諸侯入見而進告也。召畢同受顧命率諸侯以相康王。于此進告。太保乃暨芮伯何耶。太保冢宰。芮伯司徒。六卿之長也。先率諸侯則召畢共職。爲至于立班庭陛。冢宰司徒。實爲班首。則又自有定序也。暨及也。謂之暨芮伯。止是及芮伯一人甚明。禹之暨益暨稷。是益稷而已。豈復他及也哉。先儒以爲羣臣諸侯皆同進告。殆不然也。羑旣文。道若也。若順也。謂天命本在大國之殷。天旣厭殷而改之。惟周文武從而大受羑進。善不悖。順而無逆。以能憂恤西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尙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旣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太保芮伯。止陳戡定之功。而欲其張皇六師耳。康王更不他及。卽呼庶邦侯甸男衛以報誥之。且推言文武建侯樹屏之由以感動之。嗚呼。非康王志慮通達。識見洞明。深于事機。熟于世故。何以及此。與二公之告。若不相合。而實相承。君臣之間。默相應和。無非爲警發諸侯而設。惟孔子知之。所以略無文辭。而特書曰遂誥諸侯也。此云庶邦侯甸男衛。可見成王之崩。適當六年五服一朝之時甚明。報誥、因二

公之言而遂誥諸侯以答之也。曰予一人而又自名者。卽位之初。未敢純以君道自居也。旋者、端本也。端本猶言基命也。有周之命于焉發端。天子之稱諸侯。于同姓則曰伯父叔父。于異姓則曰伯舅叔舅。此獨言伯父者。舉其尊者而告之也。

融堂書解卷十九

畢命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周公始遷頑民于洛。惟曰密邇王室。式化厥訓。使之與我周人熏蒸而陶冶之。卽召公所謂比介于我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是也。至命君陳時。其化漸孚。則稍加寬則矣。故曰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然猶未嘶然分別彼界也。旣歷三紀。世變風移。而猶有未化。自非大加旌別。是非善惡、界分嘶截。有以生其愧恥。如之何其可哉。必得此時大勢已化。而不化者已絕少。方用此法。若不化者尙多。而遽欲分其居里。則醜類羣居。同惡相濟。有叛有亂。而今日處。特行之世變風移之後。極有深意。凡化而爲良民者。皆卷然同在春風和氣中。而頑不率化者。惸惸然別在此處。彼將曰。吾亦人耳。彼如是其榮。此如是其鄙。暨良心善性。寧不蹶然爲之感發乎。分居里、卽表宅里。成周郊、卽命畢公于成周東郊。分其居里也。畢公四世元老。特命作冊。所以重其事。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此史氏敘冊命畢公事節也。康王之十有二年。六月六日滿朏。自宗周遵陸至豐。豐者、文王之廟在焉。就廟而發冊也。周官云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而序則云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豐爲宗周也。此云步自

宗周至于豐則鎬京又爲宗周矣。以是而觀。宗周爲豐鎬之通稱。的然無疑。成周之衆。即所遷之頑民。成周在宗周之東。故曰東郊。以成周之衆命畢公。畫所以使之保釐東郊也。保之使安。釐之使正。自旌別淑慝而下。皆保釐之事也。此二字正一書之大旨。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自此至于篇終者冊命之辭。而此一節則首明所以命畢公之旨也。父師。太師也。同姓爲父。異姓爲舅。畢公。周之同姓。亦猶箕子在商爲太師。曰父師也。成王雖不居洛。而建都實在洛。故曰密邇王室也。殷之頑民。自後世暴虐者觀之。無非可殺可戮。周家區處。直有許多委曲。無他。欲其化善耳。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恆。辭尙體要。不惟好異。而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上文既稱贊。此下方命之也。上文曰惟周公左右先王。不及君陳。而遂曰惟公懋德。特著兩箇惟字。蓋言其德足以相配。非他人所可比隆也。故于此首稱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而曰往哉。畢公顧命大臣。四朝元老。康王勉之一出而以周公之事望之。蓋甚不輕也。上之于下。蓋有賞之而人未必勸。罰之而人未必懼。惟風聲所傳。則莫不爲之鼓舞。是故風聲者。勵化之微權也。茲殷庶士。皆殷之士大夫。正所謂世祿之家者。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此書凡王曰者三。皆首稱嗚呼父師而後告。所以尊榮之也。上文嚴淑慝之別。申德義之訓。亦既備矣。然偏于剛不可也。偏于柔不可也。惟此殷士。實邦之安危所繫。殷士安。則天下皆安。殷士危。則天下皆危。自武王崩。終武王之世。其他皆已平定。獨四國作亂。天下爲之騷然。皆殷士之故也。即是而觀。則其繫邦之安危。豈輕也哉。

君牙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周自康王以後。無復三代之盛規矣。讀書至此。往往使人慨嘆。穆王。昭王之子。康王之孫也。觀其長篇

遠馭。乃流連荒亡之主。然遺書三篇。不特先王之典刑具在。而格言大訓。皆古聖賢之所以命戒臣下者。嗚呼。此文武成康之教法也。曰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玩其辭旨。則此書當是初年事。使穆王更知兢業自愛。以其命臣者反求諸己。則安有八駿之過也哉。雖不幸有八駿之過。而伯冏之命。知悔前非。百年耄荒。且有贖刑之訓。則猶幸不至迷復。而初心固無恙也。此孔子所以有取歟。教官之屬。又有小司徒。故序稱大司徒以別之。君牙繼世有國者。故曰君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君陳之命。則首稱其令德。畢公之命。則首稱其懋德。以至蔡仲之克庸。微子之踐修。歷觀周書。未有無所稱述而命之者。至于君牙。略無一語。而獨首以乃祖乃父之功爲言。此殆專以其世爲先王勳舊之故而命之歟。太常。畫日月其上。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所以昭其功與日月並明也。觀成王于君陳。不稱予小子。康王于畢命始稱之。史謂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穆以小子自稱。見得君牙是周之故老無疑。獨曰文武成康。而不及昭王。殆諱而不忍言也。至穆王而王道衰矣。司徒之命。猶專舉

以五典爲教。以和民則爲務。以爾正爾中爲身教之本。後世教法不明。所謂曰中曰正。曰則。漫不知其爲何事。安知弘敷五典之爲司徒也。姑以小民一歲言之。夏而暑雨。冬而大寒。乃天道之常。而皆不免于怨咨。此其故何也。情欲之流。不明天則。作好作惡。冥冥妄行。以至于是。若只就其怨咨之情狀而爲之計。豈不難哉。惟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耳。何謂易。爾正爾中是也。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即咸即康。捷疾如是。非易而何。夫是以五典敷而民則和。民則和而怨咨之根去矣。人道秩秩。有倫有要。爲得不安寧也。訓。即五典之訓。大法具在。不勞作爲。無人明之。乃始斁壞。君牙今日惟當敬明乃訓。用以奉順于先王。可也。文武受天之命。光明顯赫。亦只是扶世立教。修人紀于不壞耳。爾能明訓。奉順先王。則足以對揚文武之先命。追配祖考佐助之功而無愧矣。此正與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相照。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上文已悉。至是復以法先正舊典申告之。曰先正。又曰乃祖考。則先正非指君牙之祖考明矣。祖考舊服。雖爲司徒。然止是行其教者。故下文言乃祖考之攸行。若夫舊典所以立一代之經制。則在先正焉。周之六典。成于周公之手。此云先正舊典。當是言周公也。

冏命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愚讀穆王之書。以爲司徒、大臣也。太僕正、僕臣也。非體輕重。固不待辨。如何伯冏之命。亦特作書。與命君牙若相似然者。至其命辭。則首曰弗克于德。曰思免厥愆。曰一人元良。曰匡其不及。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曰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曰無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曰永弼乃后于彝憲。辭旨反覆。大抵有悔過自矜正救前非之意。所以責望伯冏。甚重甚力。與君牙反大不同。竊疑焉。或者見其車轍馬跡周于天下。與此所命自相背馳。遂謂穆王有言無實。且與伯冏身爲太僕。不能救正。反助之爲非者。若果助之。是小人之尤也。孔子作序。豈無幾辭。況虛誕不實之言。又可垂世詔後乎。嘗深思之。是殆悔過而後有伯冏之命耳。穆王得千里馬。而造父之徒奔走後先。相從患以成其過。及聞祭公謀父祈招之詩。方知爲臣僕所誤。因念侍御僕從。旦夕承弼者。所繫不細。故舉伯冏。特命以書。丁寧懇惻。發于德意。不容自已。不然。則在朝之官亦多矣。何獨一太僕而切切如是耶。史記敍次穆王事節。往往多不備。當以經文爲正可也。按太僕之職。王眂治朝。則正位。眂燕朝。則正位而賓擯相。王出入。則爲前驅。燕飮。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所謂旦夕承弼厥辟是也。然必曰太僕正者。太僕下大夫二人。當是一正一貳。太僕之皆正。猶司徒之皆大也。經曰。命汝作大正。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玩此情狀。正是吐露實款。穆王之書。他無所見。命君牙爲大司徒。而弗克于德。思免厥愆等語。寂然不聞。有是乃獨盡發其蘊于一太僕。愚是以知其爲悔過之言。命伯冏在車轍馬迹之後也。思免厥愆。更無他說。前日之非。正坐僕御者非其人。謹簡乃僚。固已甚善。然使伯冏而自有所昵。則邪正亂矣。故又曰。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昵憸人固不可也。或誤爲進用吉士。而非其人之吉。惟以賄賂于進者爲吉。如是。則是病其官也。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此語與上文正相承。愚嘗歷觀微子之命。繼前代也。蔡仲之命。繼絶世也。君陳畢公之命。往東郊化頑民也。在廷之臣。不聞有命。獨說命三篇。乃得諸傅巖。發立作相。史氏序次成書。與其他事體。則又不同。穆王之命君牙。已創見矣。何乃一太僕正亦作書而專命之。太僕下大夫。司馬之屬也。成王作周官。惟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未嘗屑屑。而大體自無不正。是故冢宰得人。則六卿皆治。六卿得人。則三百六十官皆治。安有一太僕而上煩人主費辭如此哉。伯冏之命。雖發于悔過。其言切實。可垂後世。亦足以驗司馬之不職。冢宰之不任。而穆王之不知大體也。孔子作序。雖他無幾辭。而直書曰。穆王命君牙爲

周大司徒。作君牙。又直書曰。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而事體自可見矣。既稱穆王。又繫以周。其殆以此歟。

融堂書解卷二十

呂刑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呂命先儒所謂穆王命呂侯爲司寇。然則爲何不用君牙伯冏書法。而止首提曰呂命也。詳其辭旨。決非今日始命爲司寇。乃穆王始有訓夏贖刑之命耳。此雖誥告四方。而實命司寇掌之。是刑也。司寇之刑也。非穆王之刑也。所以首提呂命二字。而特名書曰呂刑歟。訓夏贖刑者。訓飭諸夏以五贖之刑也。成康措刑之盛。無復舊觀。而刑辟浸繁矣。穆王懼其流于殘忍。而殺戮無辜之法用。于是首原蚩尤之始作亂。苗民之始作五虐。而歷陳皇帝哀矜庶戮。于是始調于刑之中者。使之爲德爲監焉。嗚呼。苗民之法。豈中國所宜用乎。殷殷不已。必至于是。此贖刑之所以訓也。孔子深有取乎此。而特曰訓夏。明此贖刑爲中國之法歟。或曰。此書所訓者不一。而贖刑乃在有邦有土篇下。序何以槩言訓夏贖刑。曰。虞作刑以詰四方。蓋主爲告有邦有土而作也。當時周道陵遲。威令寖不伸于天下。況有邦有土。各居偏而故易以自逞。有苗闕于洞庭彭蠡之間。在唐虞時。猶不免此。何況今日。首明其事。所以戒也。且前乎有邦有土而告四方司政典獄者。首以德監爾篇告之也。次告伯父伯兄等衆者。王之同姓也。後乎有邦有土而告官伯族姓者。諸侯之族姓也。次告嗣孫者。諸侯之嗣孫也。其辭但略舉大綱。而告有邦

有士。獨詳著五刑贖法。數明反覆。無所不盡。則知前後所告。雖有同姓異姓之別。已封未封之殊。其實皆諸侯耳。呂刑一書。主在贖刑。告有邦有士。而餘無不包矣。若此之類。皆聖心獨斷。不明此者。何以觀書。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案。以上書解。永樂大典原闕。）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此節凡言其審克之者四。然當作兩截看。上截舉刑罰節奏。與夫典獄之病。而終之以簡孚有衆而下四語。下截賅陳刑罰節目。與夫折獄之理。而終之以獄成而孚而下四語。若其大綱。則全在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三句上也。在今爾安百姓。祥刑之旨。正要就安百姓上看。旨安百姓。其重于擇人、敬刑、度所及也。擇人者。擇典獄之人。所貴于擇人者。正是欲敬刑。所貴于敬刑者。正是欲度其所及。若三事而實相承。故每每曰其審克之。審即度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其屬各五百。共二千五百條。

而此三千條。反多何也。蓋墨劓雖各千。而宮止三百。大辟止二百。是輕者增而重者減。其條之多。乃所以為寬也。大抵刑貴于中而已。非上下相比。何以酌其中。故于三千條下。使之上下比罪。固欲酌中。然刑之擬。則又不可以一律定也。適者。之也。適輕適重。言其情之所之有輕重也。若但以一律齊之。則非所以為齊矣。是蓋有倫而不紊。有要而不煩也。獄成而信矣。使自輸其情。欽亦信矣。一人而犯坐兩刑者。皆奏之以聽天子裁決焉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官伯、先儒謂諸侯也。族姓者、諸侯之同姓也。穆王既以贖刑訓有邦有土矣。此後遂特戒諸侯之同姓。蓋恐分國于外。各居南面之尊。為其宗族者。或依憑以亂法。此與告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之意正同。王之同姓先告之。而尊警之以天命。諸侯之同姓則後告之。而專懼之以天罰。此萬世之遠慮。穆王之深慮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於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極者。究極情理。無所不盡其至之謂。嗣孫、承官伯族姓而言。蓋諸侯之嗣孫也。穆王是時年已耄荒矣。既告諸侯。又告官伯族姓。又告其嗣孫。為深長之慮也。所以王之同姓亦及幼子童孫。此數語雖繁複孫之下。其實普告有邦有士。與前祥刑相察。

文侯之命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先儒謂平王忘殺父之讎。而德文侯之立己。孔子不刪此書。所以著其罪。誠著其罪。則序何以無譏辭。是殆不然。使文侯力足以討賊。誅申侯而立宜臼。固為甚善。是時。幽王無道。威信不行于諸侯。而天下之勢瓦解久矣。申侯一旦激子女之私怨。敢挾夷虜弑君父而弗之顧。此其兇逆何所不至哉。我周東遷。晉鄭焉依。晉之君臣。猶拳拳不忘于後王。則扞王于艱。使周之宗社賴以未墜者。莫此為大。是平王之錫。文侯之受。皆不為過也。況其命辭。曰歸視爾師。寧爾邦。曰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一一皆人君之旨。雖文武成康所以訓諸侯者不過是。孔子特存之于三代盛王之末。（案。瑾字疑誤。）豈偶然之故乎。雖然。此東遷之始。平王之初年也。向使痛父讎之未復。思天下之大計。臥薪嘗膽。淬礪振刷。與文侯之徒。共起而圖之。則周之王業。尚有望也。今日之命。夫何尤焉。隱元年。平王崩之前二年也。在位凡五十歲矣。循循仍仍。一無足道。而乃使冢宰下賵諸侯之妾。朝廷紀綱于是掃地。是則可罪也。吁。一平王也。文侯之命。得附典謨訓誥之後。春秋之作。特始乎賵妾之年。其有以哉。禮曰。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文侯此時。九命為伯。故得此賜。經不言圭瓚。而序云爾者。錫

侯世則必賜圭瓚故也。路弓矢與馬。舉其重者言之。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此節凡三轉。皆以得人輔助爲主。肆先祖懷在位。故我先祖懷其左右之助。使之世世在位而不忘也。造此大愆。固是幽王。亦是平王奔申後。方有戎夷猾逆之事。是天降此大罪咎。實我小子嗣幽王而造成之。此正自責之辭也。是以殄絕其利澤于下民。而侵偽我國家純一之體。宣王之後。周道雖已衰微。然其大體猶純一。未至雜糅。奈何稔大地之大變。使夷狄異類兵交中國。人主遭殺。鎬京爲墟。平王乃始東遷。奔走避地之不暇。文武成康數百年涵成之天下。一朝而破碎之。是國家之純于是始侵戎也。自卽我御事。至伊恤朕躬。極言當時狼狽之狀。所以重文侯夾輔之功也。是故獨汝始以文武爲念。不替侯刑。用是會合諸侯。擁立其君。使之追孝于前文人。夫卽申侯而立平王。雖同鄭武公。此事當是文侯建議。然後會合行之。故曰肇刑。蓋勤王之元勳。獨命爲伯。而不及鄭武。其以是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上文旣嘉文侯之功。此下方命之也。文侯之命。乃歸就晉國。特使之視爾之衆。安爾之邦。乃在外爲方伯。非周召畢公二伯之比也。去義和而獨稱父。親之至也。

費誓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伯禽封魯。在周公復辟之初。已而成王遂有東伐淮夷之役。此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則費誓之作。正成王東伐之時也。徐戎淮夷與魯爲鄰。異時數叛。亦大不靜矣。周公復辟告老。成王留之不容去。而特封伯禽于魯。先儒謂不擇安以避其子。爲聖人大公無適無莫之心。恤聖人果不擇安以遺其子也。則可封之國亦多矣。何乃獨處之于魯乎。若子弗克負荷。而遽投之危疑變故之地。萬一僨事。天下將不可保。聖人亦欲示大公。而以社稷安危試其子于不測。可不可也。嗚呼。伯禽之封魯。正周公處患之深謀也。殷之頑民。已皆成周。殷之徐民。旣畀康叔。是前日之不靜者。一一皆有所處。而他日之可慮。獨在淮徐耳。今觀費誓。戢衛如許。是伯禽此時。已熟于家學。已練于世故。才謀幹略。已可施爲。臨卒支變。已可付託。而又周公之親子。出鎭淮徐之近地。非徒曰命公後。享封國之榮而已也。曲阜旣宅。淮徐果叛。而伯禽果有以應之。則周公之心見矣。孔子特書魯侯伯禽宅曲阜。以明徐夷並興。在伯禽始就國之時。其有以歟。先儒謂命伯禽宅曲阜爲方伯。費誓之師。其殆伯禽率所統之諸侯以助成王東伐歟。徐戎淮夷並興。而獨曰甲戌我惟征徐戎。王師東伐淮夷。而伯禽之師則惟征徐戎歟。然則孔子

序書。何以知東郊之序不開。曰。孔子魯人也。且相去未遠。當有國史可攷。然旣曰東郊。則必有南西北郊。經文峙楨榦之類。止曰三郊三遂。先儒謂明東郊距守不峙。此正東郊不開之實證也。東郊當敵之衝。故距守不開。以嚴戒備而治兵于費歟。費魯東郊地名。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後兩言三郊三遂。而首獨曰嗟人。則知此是誓告所統諸侯之師。非專誓魯人明矣。徂茲者。往此也。伯禽謂我往此魯邦。而淮浦之夷徐州之戎適相挺並起。所以有今日之誓。序特書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正發此徂茲之旨也。此後誓戒之辭。幾幾具有次第。公子王孫一旦出臨事變。而法度精明規模嚴密如許。此可以觀古人之學矣。若伯禽者。眞周公之子哉。自善敹乃甲冑而下。治器械也。自今惟淫舍牿牛馬而下。謹牧放也。自馬牛其風而下。嚴軍律也。自甲戌我惟征徐戎而下。豫軍儲也。自甘誓以後。凡誓皆是將戰誓師。明賞罰。使用命。惟此書無一語及戰。但前期爲師行之備。蓋伯禽甫就封而遽有此變。軍旅未閑習。百爾器備皆非素講。故此日專作誓以警飭之。從頭逐一整頓。貴在先期豫定。此最見伯禽老成詳練處。與其他誓師決戰者不同也。說者謂徐夷寇魯。故東郊不開。而有此誓。若賊已迫我。而方敿敹于冑。鍛礪兵刃。則與渴而穿井者何異。觀此甲戌我惟征徐戎。則知徐戎並興。而伯禽以方伯往征之。亦必與王師有期日。方勤所以閉關嚴戒。以備非常。而治兵于費。整暇如許。非因其來而與之拒戰也。先儒謂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徒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郊卽鄉也。故此云三郊三遂。其說固然。然以愚觀之。國必有四郊。謂萬二千五百人爲鄉。而曰三鄉。則可。今斷斷以郊爲鄉。則國止有三郊矣。而可乎。要之。只是東郊嚴戒。旣專爲守備。故楨榦芻茭之峙。役之西南北三郊三遂之人耳。理甚明正。似不必他求也。築者。三郊三遂儲峙此物用也。先儒謂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愚謂甲戌我惟征徐戎。方以是日啓行往征之。非豫定以是日加兵也。地之遠近。固不可知。然敵情叵測。事變無常。亦豈能豫定。況機事不密則害成。敵國相關諜相伺。此尤不可不密。安有誓師之始。昭昭然揭之于人而曰以某日加兵乎。必無此理。然則甲戌我惟築。亦非謂以是日築也。其實只是豫使儲峙。旣以是日行師。而此築具亦以是日俱發。故皆以甲戌爲期也。此事本在成王時。以侯國之書。故附周書之末。

秦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穆公雖以違蹇叔之言為悔。而終不以孟明之用為非。僅霸西戎。曾何足道。孔子亦何取于此書也。語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方其悔過之初。本心呈露。矢口而發。誠實切至。惜也中懷不平。志在刷恥。詎使善端發而不遂。淪沒乎春秋之氣習。而吾夫子亦不暇問也。嗚呼。世降愈下。求如此書者。又不可復得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而獨此書厠之二帝三王之末。抑亦有所感也夫。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案。秦誓解。永樂大典原闕。

五誥解

楊簡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五誥解四卷宋楊簡撰簡有易詩二傳已著錄昔韓愈稱周誥殷盤佶屈聱牙宋儒如呂祖謙書說亦先釋周誥而後及虞夏商書蓋先通其難通者則其餘易於究尋簡作是書惟解康誥以下五篇亦是意也簡受學於陸九淵好舉新民保赤之政推本於心學又當字說盛行之後喜穿鑿字義為新奇之論指解亦迂曲委重未能暢所欲言然如康誥言懲不懲懲不懲則歸重於君身服念旬時則疑孔傳三月為過久酒誥厥心疾很指民心而言召誥顧畏于民碞為民碞而神可畏如碞險洛誥公無困哉謂困有倦勤之意皆能駁正舊文自抒心得至如先卜黎水用鄭康成顏師古之說封康叔時未營洛邑用蘇氏書傳之說復子明辟之訓詁圻父薄違之句讀用王氏書義之說又能兼綜羣言不專主一家之學矣此書世久失傳文淵閣書目作一冊焦竑經籍志作一卷朱彝尊經義考以為未見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搜採排纂唯闕梓材一篇餘皆章句完善謹依經文前後釐為四卷

五誥解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璧海金壺　經部

宋　楊簡　撰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大司馬九畿之籍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外曰夷畿又外曰鎮畿又外曰蕃畿侯甸男邦采衛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各以其事來見于周士與事同音古者同音之字多同義猶舜典塈即疾音詩節南山節卽截音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五服之人遠來勞勤周公咸撫勞之勤猶勞也孔安國曰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蘇氏曰以上皆洛誥文簡編脫誤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若順也順爲道逆非道殷周以來常言發端多用此周公以王命告而其實皆周公之言故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康叔成王叔父孟長也於諸侯爲長卑陋亦自稱朕古者人臣常稱康叔周公之弟封名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賞善罰惡爲治大端賞不及善罰不當罪則人心大不服矣明德顯用有德者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有功庸者顯庸之宜祗敬者祗敬之宜威懲者威懲之賞善罰惡如此民皆知之是謂顯民顯者明著也

用肇造我區夏

岐周在西方文王施德政諸夏咸服之三分天下有其二厥區域也廣及諸夏故曰區夏

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

怙依賴也凡在西土諸國諸民皆賴文王而安故上聞於上帝冒猶上也休善也上帝善之乃大命文王以戎兵殪殺殷紂文王大受天命雖大勲未集而成於武王

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寡兄謂武王武王之爲諸侯也常自稱寡人故周公稱之曰寡兄勗者勉也謂武王能遵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國于東土也至是蓋驗東坡之說爲是蓋封康叔時未營洛邑若在洛邑之後始封康叔當言北土不當言東土衛在洛之北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

今民指康叔新封國內之民言汝不可不祗敬以述汝文考之治也方將之國故曰將紹者繼也服膺有德之言如衣服之在于身此謂以身行德非空言也汝往之本國更廣求殷先哲王之言行殷民必知之庶可以保乂殷民矣

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

商家老成人謂之耇造德雖遠在前世當篤志大求其遺訓而觀之也宅心者安乎本心心既安而不起私意則能知古人之訓旨矣禹告舜曰安汝止伊尹告太甲曰欽厥止至文王之教亦惟在宅心蓋人心本靜止而不動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皆其變化如鑑中生萬象而鑑無思爲惟動乎私意故至昏亂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別更求所聞自殷而上古先哲王之言行用以治民

弘于天

既使康叔學文王又使學殷先哲王又學商耇成人又使別求殷以上古先哲王言行用康保民於是又使弘大而學天蓋以三才之道一而已矣有一不與天相似則必有未盡乎道宅心之久純粹精一則能合乎天矣蓋此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文王不識不知即無思無爲之妙孔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又曰禮本於天又曰禮本於太一又曰人者天地之心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變化云爲無方無體如日月之光初無思爲而無所不照

故詩云學有緝熙于光明易曰日新其德又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諸家多以天地日月四時爲言皆所以教人以三才之道本一也違之則失道矣

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若汝身之德寬裕廣大則於王命爲不廢矣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恫瘝痛病也汝身自視當如有痛病也堯舜二典多言咨者咨嗟亦恫瘝之意大禹謨曰克艱皐陶曰兢兢業業詩云戰戰兢兢此繼曰敬哉天畏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也棐輔也天惟輔佑忱誠誠實無偽純實無雜即合天道

民心無常善則稱善一失其道即日生怨小人難保如此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之去來由人心之向背也汝往盡汝心無自安康而好逸豫乃能治乂其民也後人於此疑恫瘝無逸豫之心殆不可以言宅言止也既言宅心安止矣疑與此不合嗚呼此惟自明其心者知之惟克艱兢兢如恫瘝在身則心不放逸忱誠而正直矣恫瘝之心即道心恫瘝戰兢乃變化之妙用非動乎意而放逸之謂也康叔雖賢未必如周公之大聖而聖賢同心故下文曰朕心朕德惟乃知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微有過失民即怨矣可畏哉

惠不惠懋不懋

惠順也懋勉也汝自覺汝心有不順即改而爲順自覺此心有不勤即勉而爲勤無可待也使稍有期待之心即非決理之至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已者今俗言休也凡訓戒多有此言汝能服行惠懋則能安大王道可保殷民亦足以助王安定天命矣宅者不復他之也助王作新殷民俾脫舊習乃所以定天命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首言輕罰而併及于輕刑者見輕刑尚當敬明而況重刑乎眚者過誤也終者不改悔也典常道也式敬也言人有小罪非他人使作乃自作不典式之罪其罪雖小而當殺者不殺則他日必爲大惡矣其有罪雖大而旋即知悔不終成其事乃因眚災適爾得罪非其本心辜罪至於極是則不可殺時是也以上皆原情定罪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如已上所謂一一遵行有敘則民深信而心服矣大明爲深信不疑也君有實德民應如響即勑正而無邪即懋勉而無怠即和順而無乖如有疾病厭然盡失其疾畢棄其過咎若保赤子而安康治乂矣大禹謨曰后克艱臣克艱政乃乂黎民敏德後世士大夫每忽其難者不修實德也惟聖人達此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至哉聖言孔子曰毋我即此周公告康叔意爲人之常情凡百事皆曰我雖賢者不能免也惟道心無體無我惟有光明照物苟微動乎意即有差失矣道心發用刑殺劓刵乃變化如秋冬之霜雪如水鑑之照物無容有意也微動乎意即致怨譴怨不在大聖訓至矣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前所告者切指康叔之心此則告以外事臬條法也當先陳布以示民使民知大法而畏忌也周禮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司師者司刑罰之官師也司師不一分布各司一一皆當得其人也苟非其人不足以言司師此殷國刑罰之法自有倫序治殷民當因用殷法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囚者獄之囚辭已定而將斷之也服膺思念自五六日或至于旬時謂至于十日左右也十日曰旬孔安國謂三月簡思其意誠爲慎重恐太遲不可行行安國之說則服念三月乃斷則終歲僅斷四罪非周公本旨也司師皆得其人皆能審察囚辭盡心竭誠矣又康叔服膺思念至五六日其於心未能斷或至旬時亦至矣乃大斷要囚也蔽斷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此章丁寧至于再也彝常法也刑殺皆以義斷不可以就汝封之心孔安國亦以次爲就也汝至於一一皆有聲汝盡遜讓而不敢當如此盡遜而猶曰我未有遜事嗚呼聖訓至矣如此誨康叔滌盡胸中有我之意雖纖微不存嗚呼非周公安能及此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周公之心周公之德惟康叔知之能知大聖心德宜他人莫及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

周公前既告康叔以敬明慎罰可謂詳複矣至此又慮康叔一槩寬宥反滋凶惡故又及此數條大惡也自得罪亦猶前言自作也宄亦姦也寇盜攘奪姦宄疾夫殺人取貨暋然不畏凡民罔弗憝是不待教而誅者也王曰此乃元惡大憝又況不孝不友子不祗敬服勤父事大傷父心父不能字養厥子乃疾厥子弟弗念天道明顯可畏乃敢弗恭厥兄兄亦弗念父母鞠養其弟鞠育之哀念之至於哀言鞠子則父母可見大不友于弟大言其甚也弔至也至此則非我爲政之人有不能治民之罪也夫天降衷以彝性與民民乃大泯亂至於如此數條大惡斷無疑底當速用文王所作罰法刑之不可赦也蓋此乃不率循大法戛法也彝倫大法斷不可亂治亂由此故聖人謹之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

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凡民之不率大戛者尚在不赦而況卿大夫士之子乎庶言其衆兼及訓民之臣也人謂有司兼及官司之長故曰正越及也下及小臣及諸行節者皆官之屬異乎凡民當別播敷教令使皆修謹致民大譽者也其有弗念教令弗用教令瘝病其君反為其君之患害是乃引誘衆人為惡此朕所憝惡者汝當速由此義而速殺之此亦君長之道也蓋以官司之屬下所做傚義當尤致其嚴俗以不和協為不相能今若與家人及小臣及凡在外官司正長不相能惟用威虐大放棄王命乃非以德乂治康叔必不至此

而富貴易於放肆微動乎意安保其末流不至此乎亦猶為戒舜以無若丹朱傲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前言非德用乂乃致戒汝亦罔不克敬典也典常也汝既克敬典當嚴於修身至於臨民則當用寬裕舜御衆以寬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汝雖敬典又當學文王之敬忌也文王小心翼翼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文王之裕民敬忌也裕民雖同初有聖賢之異周公之心召公猶不盡知則文王之心康叔宜勤於學惟進德亹亹而至於曰我今幾及文王矣則予一人為之悅懌

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爽者明之甚也迪行也吉善也時是也適從也君上躬行則民吉善而康安民心不善則亂根本於君身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自古人君知此者寡或知之而不甚明汝若明知民行則吉康我不躬行則彼何由吉康我是惟殷先哲王之德是用康乂民為務求務也康乂民之務在乎行德而已不在乎他周公前使康叔往敷求殷先哲王用保乂民今總而言殷先哲王德即文王德用者行其德也自知我用殷先哲王譬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用之一字說出聖賢躬行之情我用德即所以康乂民也矧今民無有躬行而不適從者汝不躬行則無政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予惟不可不監于古言監則監古可知予監往古善否治亂故告汝德之說與罰之行如前治以德為本其施行慎罰為重務實之有差利害猶輕罰不當罪則善無所勸惡無所懲沮善長惡為害甚矣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

當時三監及淮夷叛民不安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也周

公東征罪人斯得其曰不靜者叛雖定而其心猶未定也戾至也迪屢字義與著者附著也故有至義行者未定至則定矣故戾亦有定義杳疾為望詩敘為節則戾與蹊同也屢有施行存撫教告之而殷民猶未齊同亦有未心服者非文王武王周公德未至以射惡所染凶徒則有未服未同于衆我明知人事所成即天命所至殷民之叛即天罰殛我我不敢怨也夫叛者常猶必懲罪凶慝惡慝所以屠戮之而周公不怨方且歸之於天略無怨心今康叔臨殷民宜同此心也

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

魯鼎以不學不明而遭叔孫昭以不學不智而出魯罔以

不禁公傳奉卜龜田而卜龜賊之奚伯以好士工而亡周

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況罪惡明著上聞于天禍即至矣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事不詢謀切勿遽用非雖偽謀又不可求之道而失彝常之道非彝不可用也既不用非謀又不可用非彝於此慮康叔莫知所適從故則公教之惟斷以忱誠之心大抵忱誠之心乎忱誠者不過人之所常有誠實之心而已孔子謂忠信大道正以明此也即此忱誠之心已往即天則是謂丕則由此心以行事親自孝事長自弟與朋友自信於

夫婦自別於民自愛於萬事自能可可否否謀慮曲折允當即此忱誠之心不勞作意而無體無方無限量外物自莫能轉移澄然虛明而變化云為萬善皆備則於德豈不益敏乎嗚呼非大聖人不能如此善教也周公尚慮康叔於此未大明又教以康乃心康者和平之謂和平即忱誠之心也顧者省觀也賢者德未至於大成舊習或間之恐或蔽而不覺顧使之顧省又曰遠乃猷者前言祇適文考用殷先哲王德又由古先哲王又弘于天可謂遠矣有一不合于古不合于天猶未為盡遠恐其或忘之故又曰遠乃猷則前言復明寬裕則民寧盡遵公言則王不瑕殄汝矣遏小則瑕疵罪大則殄絕此言亦嚴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肆故也承上所言故天命不常凡人對語至詳暢時間有此類無我殄謂無殄棄遺忘而失道我所志在道也明爾天明禍善禍淫甚明也享則亦猶克享天心享有奉意乃服受天命聽我所誥與凡聽人之言高則不卑如前所誥皆高卑之分聖賢所自知非訓釋所能解學古聖學天服厥公之訓則知之矣高乃聽即遠乃猷中言之用此以康乂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此皆丁寧申論

五誥解卷一

五誥解卷二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邦紂所都今因餘民所居使康叔昭天之大命也無失德則爲昭明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毖者致謹戒慮庶邦謂鄰國諸侯心悅誠服而聽命者文王告諭戒愼之及于庶士越及也少正其次者御事其下者朝夕諄諄告曰惟祀乃用酒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古始惟大祀用酒小祀猶不用酒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老成蒙被文王德化自不耐酒惟後生小子亦有正長有御事每告戒之使無常飲酒及屬從之庶國咸戒以惟祀乃飲雖祀飲必以德將無醉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惟曰我民但施行於後生小子意謂老成已無慮惟小子尚可慮惟教小子使藝黍稷惟土物愛則其心善矣臧善也今農民大體朴質此其驗也使小子聰聽祖考之彝訓及凡小德大德必當使之純一無得二三文王能使後生小子皆純一不可二三此一德雖大而德不容有二不純一於善則變爲惡矣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康叔及羣臣善心固純一妹土之人亦當嗣繼爾股肱羣臣之純善毋藝黍稷奔走事父兄農事畢乃始牽牛服賈以孝養父母父母有慶事則躬自洗潔腆厚用酒以養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因誥康叔而庶士之正長與大夫之庶伯長在焉因顧而言曰爾則常聽朕教矣羞耇養老也爾謂康叔養老者君之職也養老則宜使之飲食醉飽是惟養老用酒明其餘則不可也我大思惟曰惟爾能永永觀省於己也作行也稽考也中德修身治國惟本中德堯舜三王惟傳中德何謂中德人心自善自正自明自神惟起意則差則偏則倚則失中平平蕩蕩惟無動乎意則無不中由此而行曰作處其或昏而差不覺起意生過故當考察之曰稽康叔有中德則禮樂刑政庶務咸熙中即一即彝即忱即丕則即宅心即天道

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因前言祀茲酒此併明孝祀孔子曰所重民食喪祭祭禮發於孝孝心無所不通即中德可以感人善心

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能從上所訓則有元德天必順若在王家亦永不忘爾德也元德即中德之純全者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棐輔也徂往也腆厚也西土之鄰國服從者爲輔棐之邦我西土往昔輔棐邦君下至於御事小子尚克遵用文王教不厚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命其本原因不腆于酒也道二是與非而已矣常情而觀腆酒似無大害然自古惟祀乃用酒列聖雖持無敢寬縱者以能昏人爲淫爲縱皆酒發之能不腆酒則不昏不縱不淫而爲善爲正爲治爲善隨之故克受天命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天顯福善禍淫甚明然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民之所惡天必棄之故殷先哲王畏之也迪者行其所畏也非空言而不行故曰迪畏經謂絲之經直而無二經之一言說出德惟甚明哲明也明者人心所自有惟多昏故爲非能令能秉執明哲常明不昏則德性常明哲即德即天即合小民之心咸皆也自湯至帝乙皆成王道皆畏輔相大臣畏咸于于中者古文之常惟哲王乃畏相畏相即文王之敬忌即經德秉哲雖御事凡輔棐小臣皆恭敬不敢自暇逸矧敢崇飲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前言御事厥棐小官故此又言百僚庶尹宗工尊官老成有德餘亞次皆所服從宗工必不腆于酒皆助成王德至于顯著及尹人皆祗敬法辟前已言庶尹而此又言尹人者總宗工而言也言百姓里居者與尹人皆祗法也餘亞次可知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上文既言殷先哲王之罔敢崇飲及臣工之罔敢湎于酒此又引紂之以酒亡國爲康叔明其大戒也嗣王謂紂也謂之今後嗣王者紂雖亡而其事若在目前也紂以沈湎爲樂則終身于酣飲而已其所施之命令亦如醉語囈語罔能以明顯之德及於民也保者守而不過之意紂以罔顯之命施于民保守于心下民皆怨咨而紂猶不知改易也誕大也紂以剛愎之性大縱其淫泆恣爲亂常之事習而安焉喪其威儀所謂望之不似人君也紂之所以至此者以不知明命也明命即道心失其道心則無所不至矣其端甚微可不戒哉民見紂之荒腆于酒也其心盡傷怨之至而傷心也其所以傷心者以其荒腆不息惟圖自暇逸也推其疾很之心不畏亡國死喪之戚實見商王有罪雖滅亡而無所愛也上言商邑下言殷國互文見意言有罪在商邑之王其究乃喪其國也夫國之所以能久畏者以馨香之德上聞也今下民疾怨之聲羣以荒酒之罪聞于上天使天欲不降喪其何愛于殷而任其荒逸乎又言

天非虐待于殷民心既去自速其辜也天視自我民視觀
茲諧信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
監
不惟若茲多誥言上文所述殷先哲王後嗣王之事非徒述其成事以垂訓誨而已欲康叔實體于身念念不忘也水監以別狀貌不若監于民以占向背夫民心疾很願殷國之滅亡而天之降喪曾無所顧愛則民情當監宜古人之垂戒也監字有照視意鑑字亦從監古人比心如鑑則可以察物無遁當於民監言此心無私曲無偏執惟以下民為監視也

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今殷既墜命果如民言則我其可不大監于民以撫于時時是也此也意指今天下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
劼有用力之意毖致謹當竭力謹慮戒諭殷之賢獻之臣殷獻臣須當收用而漸染紂化其勢恐不能全免于酒故必劼毖之
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侯甸男衛鄰國交際至於殷獻臣及鄰國邦交尚且劼毖況于本國之太史內史君之所友及賢獻之臣百宗工侯國之尊官皆近君之臣士民儀表其可不劼毖乎又況爾御事或服休美之事或服采而多事皆有官君子其可不劼毖乎又況于爾之朋儕圻父司馬征伐違逆農父司徒順若保民宏父司空審定法辟皆庸以治人者可不求自治而或不劼毖乎汝既剛制于酒厥或告曰有羣飲汝勿致其逃佚盡拘執以歸于周予其殺以其間有大臣故歸周數又有習殷之舊惟殷之行迪行也此殷諸臣非大官或湎于酒則勿殺之姑教之若前言殷獻臣收用者則不在此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周公所以誨管蔡者用此義也立君為民不可用私情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毖謂致謹之教也辯卽偏音勿容司民之官皆湎于酒康叔遵誥必不至司民偏湎于酒

梓材 案梓材篇解永樂大典原闕

五誥解卷二

五誥解卷三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庚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郊特牲后稷配天不用羊豕祀天無雜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

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郊特牲云社稷太牢孔安國云社稷共牢而王制云天子社稷各一牛而此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先儒爲祭社必及稷荀子曰社祭社稷祭稷故王制雖漢儒所成當亦有所據依豈古昔自有異禮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冢君卽邦伯言冢君卽諸侯不皆用幣禮從長伯耳禮不主於貨錫周公者以公攝政也曰拜手稽首故王若公東

披云旅如庭實旅百之旅孔安國云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自乃御事為辭謙也周禮太祝辨九拜注云空手卽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又有頓首頭叩地稽遲頓首有至意稽有久敎若拜手不至地於心未盡故頓首至地稽首至地久也越及也自御事而上包言公卿大夫矣元子謂天子指紂也敬之一言實為治道之大堯舜曰欽故禹曰寬覲湯則慄慄文王則翼翼武王則夙夜祗懼周公曰無逸皋陶曰兢兢業業益曰謹戒無虞伊尹曰欽厥止又曰其難其慎召公與周公熟講治道惟此一言而已矣人心卽道心惟敬遜則失之以敬治道心為治之大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

茲服厥命
殷先哲王及厥後王後民皆服天命無違言皆不爲無道
故不違天
厥終智藏瘝在
賢智者退藏瘝病者在位謂之瘝者今俗言人有不善曰
有病痛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
夫意謂皆也夫人皆知保抱攜持其婦子哀痛呼天其徂
往亡逃而出境者則執之
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用懋謂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懋卽敬德周公行卽歸政故

召公勉成王敬德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相
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
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迪行也行則通不行則阻礙而不通天行從順如愛其子
而保安之也夏殷哲王面覲天象思所以順若之天因乎
人人君順天故天所子曰天子格至也來也行之使無屯
蹇又來保安之天迪格保卽從子保更易其辭爾其義同
也旣用老成人又稽古人之德況曰其有能稽諸天耋言
思謀順天則法天道而行則不識不知純誠奮明大矣哉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
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
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
所不可不敬德
誠者言足以咸感小民本乎誠德也民信之令善矣王不
敢後者不敢怠惰勤於德也用顧畏于民碞者民愚而神
憸我則后虐我則讎可畏如碞險王能畏之也服者有所
自也今邑於洛洛居地之中王今來土中服行德政自此
紹承上帝矣又引周公言爲證天道無他正面已矣孔子
曰人者天地之心人不敢逸無作好無作惡則可以配天
毖者致謹也上下包天神地示羣神人鬼孔子曰所茲民
食喪祭祭禮嚴人之敬孝敬孝者卽道心故治務重祭也
時是也自是居中乂治天命於是成王治民合於善矣御
事亦羣臣通稱王先服殷御事之心近能介助于我有周
御事聽命服勞矣比近也邁往也往近也亦行也惹謂殷
士倘爾況王乎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
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
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
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
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四不敢知言其可畏之甚恐懼之辭也今王嗣受命當嗣
其功功者正也道也若辭也凡人事所成皆曰天命天命
明哲皆人自修致之故曰自貽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
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今天知我初親政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自此始也肆
故也故王當疾敬德王用德則天命永久祈天永命只在
敬德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
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
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
天永命
彝常也淫過也王勿以小民過作失常之罪遂敢於
殄戮用此嚴刑治民也召公恐成王心中或作此見故言
及此以防其未然天立君以司牧斯民王視之宜如子不
得已用刑豈敢作怒舜御衆以寬罪疑惟輕孔子曰不教
而殺謂之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周世世修德德
化流行而嗣王勤修德教亦不可後若欲有功惟在王居
德之元元者德之至德之大必配天斯爲德元王在德元
則天下之民乃則象而儀刑之也越及也及王德譽彰顯
凡上下君臣皆當謹而無怠恤民而無暴我受天命當如
有夏歷年之數又勿替有殷歷年之數式又也更也弁彪
之誥云式商受命盤庚云式敷民德君奭云我式克至于
今日休多方云天惟式教我用休畢命云式化厥訓立政
云式敬爾由獄又曰茲式有慎其義皆又也更也車有軾
有式車之前上一横木曰較下一横木曰式平時手撫較
致敬則手至式式第二横木故有再義卽又也更也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永命于小民小民懽則天命
去矣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
威命明德
召公言讎民欲王之恐懼大誥黜殷威命也王非徒威實
用明德王黜殷而亂定卽天命保受王威命明德在民臣
爾羣臣勤恤小民民臣協順則永保無違
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
命
明德不失則王終有成命成者無虧也王德譽亦顯我非
敢勤極其謙卑也因奉幣供王贊王能祈天永命上旣稱
王則釋言祈天永命卽謂王也公稱王能祈天永命卽所
以勉王

五誥解卷三

五誥解卷四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復即孟子有復於王者之復周禮宰夫待諸臣之復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復謂奏事也辟君也明辟稱成王尊敬之辭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初議遷都成王如弗敢遽然蓋幼沖之年其質又謙柔也周公於是繼承贊輔大相東土王自此基始作民明辟矣成王初親政即天初命定都即定命也人事所成即天命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之時而遂定其命有疑貳未敢之意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即召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時召公已命庶殷攻位有眾故曰師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召誥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則知是已卜河朔黎水不吉矣此竊方稱我卜河朔黎水乃敘及已前事召誥曰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則已卜澗瀍之間洛水之北矣而此乃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亦敘前事也周公使

召公往卜亦可言我也孔安國曰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孔意亦謂使召公爾鄭康成謂殷民懷土憚遷故先卜河朔黎水不吉乃卜洛顧氏亦用其說按史記武王初定洛邑而洛誥周公先卜河朔黎水者公未敢遽遷殷民懷土之情歟孔安國謂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又卜瀍水東將定下都遷殷頑民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簡撫洛誥之文則又卜瀍水東其召公併卜歟或周公至洛而併卜歟或周公至洛而始卜歟然皆本於周公之命也伻使也書序云成王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

命誥作多士觀書序及書未見王城成周之爲二左氏乃有王城成周之殊孔子作經必不如左氏之數更其辭以爲文而已蓋周初瀍水東西皆曰成周至春秋時始分瀍西之城曰王城瀍東之城曰成周孔子因魯史而書昭公三十二年敬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曰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然則瀍水之東成王周公之時已城之矣杜預云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周紀或爲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周公雖歸政而成王尊敬不替曰匹休又曰我二人共貞亦相與有成之意也休美也恒久也可長久故吉王請公誨以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公曰王始舉盛禮祀于新邑其舊文所無者亦皆秩而祀之肇始也稱舉也殷盛也予整齊百工使從王於周予惟曰庶有施行之事意其必善而今王即百工而命曰當記

功於宗廟以功作元祀意謂功德積累其大者得列於元祀盤庚曰爾祖其從與享之謂配享也又命曰汝受命篤志弼我其意獨篤厚如此今我大開視爾記功載籍而所記者乃悉汝所自教之官皆汝私人受教於汝者非我所齊百工也於是周公乃訓責成王曰孺子其有朋黨乎孺子惟與爾朋往乎無若火始燄燄其所灼已有次敘而弗能止絕乎其朋雖未至於姦惡而與周公異趣矣此放遂之漸不可長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彝平常也其平常無事時及臨事時皆當如我在周時百

工也蓋此百工皆齊周公所精擇不可棄也今往新邑使嚮有官僚者即就用之明察其有功而作之作進用也宜惇厚寬大以成寬裕之德蓋慮成王不知周公所齊百工之善而輕訴責之故王寬厚有容則永有譽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周公知成王未明曉知其必爲百辟諸侯所惑群臣多周公所擇而諸侯皆仍其舊雖文王武王德化丕變而滅商五十知不可訓誨者亦多弗不至於叛者亦未皆歸心於善故有享上多儀而誠不及物者易曰言有物謂誠實也

儀不及于誠謂之實不享上可也以其不用心志於享心不享上儀雖享上凡民皆曰不享此等不誠之人明明是相侮是謂爽侮周公善形容小人情狀謂此等人惟專事爽侮今俗謂之對面相侮矣蓋齊整之分畢於誠不誠見之凡民皆知豈王者而不知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孺子惟頒賜朕不暇聽朕教汝輔民彝性之道汝乃若是不明是不永哉言天命必不永也輔民彝之道公與成王講之熟矣君天下者厥職輔民彝性而已無他事也歸政

以來必申明彝教而成王復有未明故又言民有常性本善惟上之人左右之使善者知所勸惡者知所懲而已今成王所記功乃自教之官雖非姦惡然非周公所齊百工周公所用者成王所不記則善者亦無所勸姦惡有可進之萌則民之常性將亂矣王者當輔之今反亂之正父正人之老成者故司馬曰圻父司徒曰農父司空曰宏父亦明老成周公所用多老成汝宜篤意敘用之凡正父無不順予也若順也言與周公同道正父亦不敢廢汝命乃汝也君命臣行義也正父必遵義恐成王者疑畏正父或不從命故周公云汝往新邑敬哉茲予其辨明篤切哉農厚也篤厚也即洪範農用八政之農彼正父能寬裕我民汝

無逸之而興之乖戾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若順也自殷周以來開端多用王若曰足以明順道而亦有別於更端特異其辭之義後言退卽辟于周則知成王方自洛邑而言故更端曰公明保予沖子謂公保護我教誨明白故曰明保公所稱說者大顯德也以用也見於施行也以予小子順文武之德而揚其烈以此奉答天命恒久久和四方民故能使衆心安定師衆也居者止而不去

也衆心不離也惇厚宗廟及禮將及也稱舉元祀有秩序不亂雖舊典無文於義當祀者咸次序祀之惟公德明光于上下蓋習聞公素講而用其言自古諸賢習聞德有明光之說而不知實有明光者此明德之光惟可自覺誠自信如日月如水鑑無所思爲而光明畢照然則實止至于上下亦臨照四方也衡平也迓迎也言將平也予沖子惟夙夜致謹祭祀毖致謹也其餘皆公之所爲公之功也此言師惟深感謝周公之功德教誨旣久又曰公之功在乎棐輔我迪行篤切無不若是時是也蓋周公實切篤至成王心服言公素教無不如此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命公後者爲周公立後謂封伯禽於魯也言予小子往洛邑卽當行封建之禮蓋以公之去留爲重也四方雖已迪治其亂而周之宗禮不定則無以垂法後世恐公之大功亦未能敉寧也公惟以典禮爲治垂於後世以爲士衆達功者之監則可大保我文武治民之輔佐矣四輔猶言爲四維之輔惟周公足以當之周公作官禮吏不詳其何時以書考之當在洛邑告成之後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王旣留公以定禮又言公能成其前功則執事皆知厭斁而相與以有成也言祗歡而先以肅將言涖事以敬合敎無以集事也公無困哉漢書作公無困我言公無以我而告困也困者倦勤於事之意成王所以受周公忠誨者蓋在無斁周公所以儀型四方者止在弗替蓋成王能知周公之心體備於身君以無斁爲本下有弗替之功是君臣之極盛也其世享承上命公後而言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周公旣承王命因上述祖考之德祈王開基於後世也民

爲文王受命之民豈可不思惠保乎武王未受命其所以貽於後王者以能充大我恭敬之心以保民爲輔相也王今相宅旣定將考定典禮纂殷遺民爲四方新主矣其所以承先業裕後昆者不外乎恭蓋堯舜所以爲後世帝王之法者惟以恭爲本故周公屢以爲言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周公度久而再言故書曰自是居土中而乂治多子謂周公比肩在朝諸賢及小官御事因前人已成之烈而篤守之以此答其衆師衆也篤者篤守前人之德故能守其成烈而不失也惟篤其德故以之答其衆心所望爲周孚信之先因前者成王疑周公故此言孚以慰成王之心王今信矣及孚先助明公心以堅王心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
刑法也單盡也觀朕所以昭示子之法乃盡文祖德使王來新邑致謹於殷頑殷民則天命寧矣毖致謹也卽尚克艱卑陶兢兢之意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周禮有鬱鬯有秬鬯秬黑黍黑黍爲鬯酒秬鬯不和鬱金者卣中尊不用鬱鬯周公以臣禮降等數惟以精明禋祀不在牲物上言篤前人成烈又曰單文祖德纖言此明禋

於文王武王又曰不敢宿又曰休享言致其善乎卽前言告成王之善善無二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周公明禋文武用堅明訓凡祀必先齋令公不敢宿亦敬也聖人心惟精一雖不齋如齋他人則不可纖言惠篤敘無有遘自疾則知禋文武實堅明訓旨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公告王當惠順篤志凡百有敘而無亂無自構成其疾也使萬年厭見於汝德言洪德備足流澤萬年則此新邑之殷乃長久有成引長也考成也王當使殷之臣民奉承有敘不亂至於萬年朕子當伯禽常與成王同處故公因及

之意謂公老矣不復永懷王德惟朕子永懷王德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春秋魯文公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禮祭必有賓祭禮君牽牲周禮冢宰贊王牲事君者對其周公乎自王賓殺禋至逸誥正祭行事也咸格謂凡與祭者畢至也孔安國曰自戊辰以下史所終述

五誥解卷四終

皇清嘉慶十有三年歲在著雍執徐且月既望文棨海鷗較梓

尚書詳解

陳經撰

尚書詳解目錄

卷一
虞書堯典
卷二
虞書舜典
卷三
虞書大禹謨
卷四
虞書皋陶謨
卷五
虞書益稷
卷六
夏書禹貢
卷七

夏書甘誓
卷八
夏書五子之歌
卷九
夏書胤征
卷十
商書湯誓
卷十一
商書仲虺之誥
卷十二
商書湯誥
卷十三
商書伊訓
卷十四
商書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卷十五
商書咸有一德
卷十六
商書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卷十七
商書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卷十八
商書高宗肜日
卷十九
商書西伯戡黎
卷二十
商書微子
卷二十一
周書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卷二十二

周書牧誓
卷二十三
周書武成
卷二十四
周書洪範
卷二十五
周書旅獒
卷二十六
周書金縢
卷二十七
周書大誥
卷二十八
周書微子之命
卷二十九
周書康誥
卷三十
周書酒誥
卷三十一
周書梓材
卷三十二
周書召誥
卷三十三
周書洛誥
卷三十四
周書多士
卷三十五
周書無逸
卷三十六
周書君奭
卷三十七

周書蔡仲之命
卷三十八
周書多方
卷三十九
周書立政
卷四十
周書周官
卷四十一
周書君陳
卷四十二
周書顧命
卷四十三
周書康王之誥
卷四十四
周書畢命
卷四十五
周書君牙
卷四十六
周書冏命
卷四十七
周書呂刑
卷四十八
周書文侯之命
卷四十九
周書費誓
卷五十
秦誓

臣等謹案尚書詳解五十卷。宋陳經撰。經字顯之。一云字正甫。安福人。慶元中進士。官至奉議郎、泉州泊幹。所著有詩講義、存齋語錄諸書。已佚不傳。是編載于宋史藝文志者五十卷。今抄帙尚存。檢勘卷目並同。無所缺失。蓋亦流傳僅完之本也。經生於寧宗之世。正蔡氏傳初出之時。而此書多取

古疏。間參以新意。與蔡傳頗有同異。中間每采後世之事。以證古經。雖本程氏說易之例。然如解說桀傳嚴條。引伊川訪董五經事。假爲非禮。又論舜放四凶。云欲安其居止。俾無所憂愁。則于聖人懲惡之義。亦有未協。前有自序云。今日語諸友以讀此書之法。當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書。古心與是書相契而無間。然後知典謨訓誥誓命。皆吾胸中之所有。亦吾日用之所能行云云。尤近于陸九淵六經注我之說。殆傳金谿之學派者。然其句梳字比。議論正大。疏證詳明。往往發先儒所未發之旨。可與林之奇夏僎諸家相爲羽翼。于經義固殊有補焉。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左中允臣季學錦

尚書詳解發題

帝王之心。帝王之行事也。帝王之行事、帝王之心也。帝王以是心見諸行事。而載之典謨訓誥誓命。夫人皆能知之。至于皓首窮年。研精極思。卒不能得其要領者。往往得裏遺表。見其異、不見其同。則典謨訓誥誓命之所載者。是在典謨訓誥而已。于己奚有哉。昔者嘗觀授受之祕。危微精一。片辭隻語。是以該之。至易曉也。乃若立綱陳紀。綏民靖國。死生患難之變。下而至于軍旅行陣。器械弓矢之微。纖悉備具。何如是之不憚煩也耶。與賢與子。各因其時。天尊地卑。貴賤位矣。革命之際。湯武行之。當時不疑。後世稱聖。於變之民。不煩告戒。九官分職。初無費辭。多士、多方。乃諄復而不已。君陳、畢命。亦幾數百言。安在其爲同條共貫也。苗民之頑。若非干羽之所能格。太甲不明。若非三篇書之所能變移。天雨反風。亦豈啓金縢者之所能感動哉。然此舉彼應。捷若影響。泛觀帝王之行事。幾于散漫無所統紀者。然旁通曲暢。無不各得其宜。各止其所。此豈無自而然哉。道行于天地之間。散在萬物。萃于人心。廣大悉備。悠久無疆。卓然常存而未始斯須亡也。精粗一理。古今一時。物我一機。天人一致。得其所謂一。則應變酬酢。開物成務。亦無往而非一之所寓也。故凡用心之狹隘者。欲以觀此書。而此書卒非狹隘也。用心于寂滅者。欲以觀此書。而此書卒非寂滅也。是雖諸儒之訓釋。盡天下能言之士。蓋有彌之愈堅。而即之愈遠矣。今日語諸友以讀此書之法。當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書。古心與是書相契而無間。然後知典謨訓誥誓命。皆吾胸中之所有。亦

吾日用之所能行。則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雖千百載之遠。猶旦暮遇之也。諸友其無忽。

尚書詳解卷一

宋　陳經　撰

虞書

堯典

夫子讚易。自伏羲而下。定書自唐虞而下。莫不各有其意。然則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則二帝而上。蓋有書矣。夫子斷自唐虞者。蓋二帝而上。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其事則樸略而未備。曁乎堯舜繼作。人道始備。可以爲百王之冠。後世之所取法。故書首二典。觀論語堯曰篇。稱堯曰咨爾舜而下。是皆夫子斟酌帝王之道。可以通行于天下後世者也。知堯曰篇之所載。則知夫子所以定書之本旨矣。孔氏曰。五典言常道也。堯舜之事。自後世觀之。企慕而不可及。殊不知此特聖人之所常行。初非駭俗絕世。甚高難行者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于其常行之外。豈復有所增益哉。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此夫子之所作也。書序、序所以作書之意。故引之。各冠其篇首。聰明文思。形容堯之德。不可作四事論。

言乎堯之中虛無物以窒之謂之聰。言乎堯之心外物不足以蔽之謂之明。堯之聰明如此。不獨得之于中。其文又見于其外。所謂美在其中。暢于四肢。發于四體。睟然見面盎背。謂之文。有是文而智盡之未深。泛應之不能皆當。容或有之。必如夫子之行止久速。無可無不可。然後可以言堯之思。堯之聰明。以一言形容之有未盡。故又曰文。又曰思。所以形容其一德而非四也。猶齊聖廣淵、溫良恭儉讓。是也。旣有此德。自然有此光。光者、是德之不可掩也。天下雖大。不逃乎堯光輝之中。恐不皆有是心。皆而蔽之。尙不足以安其身。何以安人。賢者有是心。不皆不蔽。猶未至于廣大。足以安身。或足以安人。未足以安天下。聖人有此心不失其全。天地萬物。盡在吾德之中。聖人不擾不作。則天下固已安矣。或曰。堯有堯之性。萬物有萬物之性。堯有何預于天下。曰。性一也。人各得之。如日月之明。散在萬物。萬物各得其明。此明而不偏。其爲明無二也。故堯全是性。天下無不應者。其機同也。天下各具此性。無以感之。則亦汨喪迷亂。如行德而仁。湯行暴而歸天。是也。將遜于位。讓于虞舜。聖人胸中所過者化。有天下而已不與焉。天與賢則與賢。堯豈以位爲樂哉。堯豈以天下而私諸其子哉。吾觀堯自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載。其國家有大政事。非一端而足。而作史者特以一篇盡其平生之所爲。而夫子序書。又以四句而該盡一篇之義。嗚呼。辭約而義盡也。如此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上曰字。是史臣之辭。下曰字。是言堯之事。若、順也。稽、致也。順致古道而行者、帝堯也。自堯以前。皆謂之古。堯之稽古。豈拘拘于陳迹。事事而求合之哉。順其理之所當然。不出于一人之私意者。皆古也。勳、功也。放、猶依也。天下有是事。則有是功。堯非作意爲之。如邀功喜事者之爲。特依其理之所自然而已。欽明文思。卽聰明文思也。去聰而言欽。蓋明足以兼聰。聰明非欽無以立德。君子敬以直內。荒怠之心乘之。雖有聰明睿智。不可得而固矣。安安之至也。如存存之謂。有毫髮爲心焉。則不得其安。有毫髮不爲心焉。則不得其安。堯之性本然而未嘗勉焉。故謂之安安。恭者、不侮之稱。讓者、不爭之稱。孟子以堯舜之道。在于徐行後長。卽此可見允恭克讓者。恭讓之至。以堯舜之大。孟子稱之。只在徐行後長之間。作書者稱其允恭克讓。以此見謙沖退託。降心遜志。誠入德之門。禹不矜不伐。此心也。太王王季之抑畏。此心也。夫子之則吾豈敢。此心也。學者誠能于心平氣定之時。無矜己以勝人。無忿爭以陵人。優游和緩。慈祥愷悌。只此時心。豈非堯舜者乎。史官稱堯之德。旣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又曰允恭。又曰克讓。誠以堯德之大。一辭不足以盡之。故極其形容而後已。惟堯有如此之德。則東西南北。上際乎天。下極乎地。無非此德之所寓。謂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豈不信然。堯非有心于被四表。而不能不被也。非有心乎格上下。而不能不格也。光之所被。四表上下。天地萬物。皆莫能外。合內外。一表裏。作書者其善稱堯之德也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自明俊德而下。爲治之序。如大學所言是也。大學之道。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此不

言修身而言明俊德者。蓋能識俊德之人。此身之所以修也。必先自知而後知人。未有知人而不自知者也。俊德之人。爲難知也。而堯能知之。則自身而家。親九族而九族睦矣。自家而國。平章百姓。而百姓昭明矣。自國而天下。協和萬邦。而黎民於變時雍矣。百姓、百官也。隨才而授之以職。所以平之。因其功而授之以祿。所以章之。百姓樂于著見其才。則昭明也。萬邦本自有和。吾從而協和之。則萬邦可使爲一邦。萬人可使爲一人。翕然從上。無有異志。則於變時雍也。聖人功用之速。一親九族。九族隨而輯睦。一平章百姓。百姓隨而昭明。一協和萬邦。而黎民於變時雍。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叩之而鳴。觸之而應。捷于影響。豈可不知其所自來哉。克明俊德者、其所本也。中庸論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論語載事父母事君。亦必先之以賢賢易色。蓋知賢之可尊。則能致治。能致治、則無施而不可矣。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此堯之命官也。聖人之治。先化而後政。先道揆而後法守。故命羲和。繼于黎民於變時雍之後。羲和、卽重黎世掌天地四時。如下文之分命申命是也。欽、敬也。若、順也。日有甲乙。月有大小。星有二十八宿。辰有十二次。日月之往來。星辰之躔度。不能無贏縮。必作曆以步其數。象以占其象。曆如今置閏。象如璿璣玉衡。天時旣定。人事自正。故曰敬授人時。如析因夷隩是也。雖然占步之法。在于羲和。而所以行占步之法。不在羲和。而在帝堯之敬心也。羲和之職。特有司事耳。非有帝堯終始一敬心。則占步之法。徒爲虛文。惟其敬心與天無間。欽若于未有曆象之前。而敬授于已有曆象之後。精神運于象數之所不及。誠意孚于告令之所不逮。則堯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皆此一敬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郊。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人與天地萬物。同此一氣。天地未定位。一氣渾然。及此氣旣分。輕清者上浮。重濁者下凝。浮者爲天。凝者爲地。天地之氣。交感而生萬物。而人最靈。皆此一氣也。星辰得之。而有次舍躔度。日月得之。而有四時長短。人得之。而有析因夷隩。物得之。而有作訛成易。鳥獸得之。而有胎卵生化。自有天地以來。至于今日。不曾少息。亦不曾少差。易曰。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惟知道爲能默識。大要則以人爲主。蓋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五行之秀。是故三才之氣。相爲感通。人道亂。人事乖。則其乖戾之氣。亦足以感觸天地。三才之氣交亂。而災害日至。陽愆陰伏。凶荒荐臻。民益困窮。故聖人正天時。所以治人事。卽人事所以相天時。二者常相因。此堯之所以命羲和一篇尤詳。旣總命之。又分命申命之。其意不出乎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二句而已。羲和所掌。蓋曰天地四時。以堯典致之。實主乎農事。如寅賓、寅餞、東作、西成、析因夷隩等。皆農事也。四民之中。惟農爲重。七月陳王業之詩。所以言一之日、二之日、七月流火。春日載陽。皆所以爲民事之候。與此意同。上古事簡。一官而兼職者衆。據孔氏傳。下文四岳。

以爲羲和四子。是羲和四人者。上治天時。下治農事。外掌方岳。蓋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因掌方岳之事。先儒以堯于卿官之外。別命羲和掌天地。案左傳稱少皥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即周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歷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上代以來。皆重曆數。故知堯于卿官外。別命羲和。假管于諸卿。後世稍益卑賤。周禮太史掌正歲年。馮相保章。即羲和職也。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猶知皆其所掌。自漢以後。文史星曆。近乎卜祝。遂指爲藝術之流。而古人之意深遠矣。蓋緣後人以天人分爲二事。不知堯所以命官。天人只作一事也。四人者雖分掌四時。其實只一事。互相通。嵎夷。東方之地。青州嵎夷既略是也。居其官。不居其地。故曰宅。據日所出。謂之暘谷。即嵎夷也。日由谷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非眞有是谷也。賓。賓出日。寅。敬也。賓。迎也。陽氣發生萬物。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耘。寅賓非眞謂迎日也。以日出而作之事。羲仲之所不敢忽。平秩東作。使民勤于耕稼。不倦于始。是乃所以賓之也。平。謂均其勞逸。秩。謂序其先後。日中星鳥。春分之昏。晝夜等也。星鳥見于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之七宿也。其形象鳥。故謂之星鳥。以此可以殷仲春之氣。四時各三月。舉仲以該季孟。蓋取中氣之得其正也。民于此時分析在田。謂老弱居室。丁壯就功。鳥獸于此時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命官本爲民事。而及于禽獸者。仁民愛物之意。聖人以天地人物爲一體者也。申命羲叔。宅南交。羲叔所掌者。夏時之事。故宅南交。南方交趾之地也。平秩南訛。訛。化也。自苗而實。則已化矣。故化育之事。羲叔平秩之。一歲之事。莫大于夏。當其實也。防其水旱。去其稂莠。自此以往。則成熟矣。必當致其敬以盡其力。所以興三時獨不同。日永星火。于是晝長夜短。大火之星。見于南方。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之七宿也。其次爲大火。故曰星火。以此可以爲正仲夏之氣。民于此時。老弱亦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事。鳥獸于此時。毛羽希少。改易革故。分命和仲。陰陽之事。各有所分。故和仲掌秋而分命之。宅西曰昧谷。徐廣曰。西、今天水縣。昧谷。亦猶春之暘谷。以日入而昧。故曰昧谷。寅餞納日。敬而送之也。陰氣成熟萬物。人當順其

成熟。勸于收藏。寅餞非眞有以送日也。以日入而息之事。和仲之所不敢忽。平秩西成。使民謹其收斂。不廢于其終。是乃所以寅餞之也。宵中星虛者。秋分之夕。亦晝夜等。虛星見于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之七宿也。其舍爲虛。故曰星虛。不言日中而言宵中。蓋春、陽也。以日言。秋、陰也。以宵言。冬、亦陰也。何以不言宵。蓋冬者、陰之極。爲其嫌于無陽也。陰極則陽將生矣。故以日言。仲秋之氣。可以正矣。民于此時也。已見將收成。不復耕耘之勤。則其心和平而樂易。鳥獸毛毨。得秋氣而毛羽更生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朔方、即北方也。幽都。即幽州之地也。不言北而言朔。北則無意義。朔則有盡而復生之義。如月吉謂之朔也。平在朔易。春夏秋則農事未艾。故平秩之。冬則無事。特察之而已。謂察所以藏之物。以待來歲改易之事。蓋約蓋藏。循行積聚。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是也。日短星昴。冬至之日。晝短夜長。昴星見于南方。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之七宿也。其舍爲昴。故曰星昴。以此可正仲冬之氣。厥民隩者。隩。室內之名。入室處以避風寒。鳥獸皆生細毛。以自溫煖。觀聖人所以裁成輔相之道亦至矣。豈特曆象而已。旣曰欽若。敬授。又曰寅賓、寅餞。敬致。蓋敬心無時而不存。所以上而星辰。下而民事。

徵而爲獸。莫不各得其宜。苟于此焉心失其正。則陰陽紊于上。民事紊于下。鳥獸之微。安得以遂其生哉。雖然。二十八宿皆星也。于此獨舉中星。何哉。月令每月昏旦惟舉一星之中。蓋君子治曆明時。亦惟取其中正而不差爾。四時舉仲月。而星舉中星。意可見矣。天子以南面聽天下。故中星各以南方視之。然四方中星。即二十八宿也。或言象。或言次。或言舍者。蓋古之作史者。其辭簡嚴。欲備衆義。不能獨舉。故言鳥以該龍與虎龜。言大火以該析木至于星紀。言虛言昴。以該角亢至于翼軫。各以互見云爾。若此一段。雖是羲和職掌如此之詳。又當知人主本無職事。乃命、分命、申命。此人君之職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前此既分之矣。今又合而告之。前此是曆象之大概。此又言作曆之本。期者。周一歲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尙餘五度四分度之一。月行速。一月一周天。而與日相會。聖人以其奇數而置閏。故一歲數六日。併五度四分度之一。是爲一年餘十一日有奇也。三年而一閏。五年而再閏。四時所以定。歲功所以成也。百官與事而造業者。借四時而治事。故曰允釐百工。既允釐。則庶績自廣而明矣。曰百工。曰庶績。則不僅析因夷隩之見于民事而已。振旅于春。茇舍于夏。時之弼乎兵者也。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時之屬乎祭者也。以至藏冰、頒冰、出火、納火之類。莫不各因其時。以成其功。苟爲不然。則三年而差一月。九年而差三月。十有七年而差六月。四時相反矣。時何由而定。歲何由而成。功若何而熙哉。左氏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于是乎在。春秋自文公閏月不告朔之後。失閏者屢矣。辰在申而司曆以爲建戌。又安知聖人治曆明時之意。以人舉天。故閏置而歲以之成。因天治人。故時正而功以之立。天人相因。未始間隔。如是之至哉。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典一篇。須見得堯所以盡君道。舜典一篇。須見得舜所以盡臣道。蓋君道在于無爲。乾知大始也。臣道在于有爲。坤作成物也。今觀堯典。堯無他事。惟用人知人而已。故明俊德。與乃命、分命、申命。若時登庸。若予采。有俾乂。皆是堯之所以用人知人。以此見人主無職事。惟在于用人知人而已。雖然。人豈易知。孔子曰。患不知人也。孟子曰。我知言。學不至于聖賢。則不足以自知。何以知人哉。漢唐以來。人主所謂知人善任使者。其間雖獲人才之用。要之不出于聰明之坐照。則亦億則屢中而已。是故得失相半。賢否相半。求其能如堯之知人者。蓋

寡焉。疇、誰也。咨、嗟也。若、順也。誰可以順是登庸之事。登庸。謂進而大用也。放齊以胤子名朱者對。而其謂啓明達。足以當其任。帝以嚚訟可乎。言其口不道忠信。心險而健。不可用也。帝復問其誰可任我事者。于采。比之登庸。則登庸爲大。然堯之所以用。皆欲得其所以順之之人。則凡不順者。皆堯之所不與也。驩兜先嘆美之。而後言其人。謂共工方且鳩聚僝見其功。其人可用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以

共工爲人言行不相顧故靜則能言而用與言違誠無實故貌象似恭而心實傲很自大如水之滔天然其人如此豈足以當予采之任哉四岳者大臣掌方岳諸侯如後世周召分陝之類堯意欲以治水之事責成于四岳與前之疇咨不同湯湯言水之流也蕩蕩言水之大也浩浩言其不已也皆所以明洪水之爲害如此自人情觀之水害方熾民不得其所堯若不可一朝居今觀其所戒堯以咨四岳有能俾乂其辭紓而不迫從容而不懼以見堯時所以備先具者有素不至于困民又見堯擇人以任其事不至于倉卒無策僉曰鯀哉衆人同辭而對曰其鯀之才可以治水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謂鯀之爲人不能循理咈戾而且逆天命毀敗善類蓋治水必得夫順水之性者能之其人旣咈戾如此安可用哉宜其湮洪水汨五行也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异已也言餘人盡推鯀可用試之無成功而後可已也故齊舉朱讙兜舉共工不聞有試可乃已之言以見鯀之才衆人所推當爲之求其在廷之臣可以平水土者未有出于鯀之右者故四岳力言之堯亦不能違衆而自用故以往欽爲戒謂如鯀之才自今以往能致欽則可以庶幾蓋鯀之所短正在于不能敬耳九載績用弗成作史者記其首末以見堯之初心知人爲不妄九載之間鯀豈無功但不成耳然則鯀之無成功一二年間亦自可見何必遲之九載坐視斯民之受害哉曰三考黜陟唐虞之法也待人以寬使得展盡四體故以九載而黜陟法自堯立之亦自堯行之安可必其不能成功而遂先自亂法哉余致此三段見知人爲人主之盛德而堯之所以觀人者大率觀其心術不觀其才若朱之啓明共工之靜功鯀之試可乃已若論其才豈無所長心術之不正才適足以爲惡之資後世因蔽于才之可喜遂以用之至于敗人之國家者多矣此堯之知人所以不可及而放齊四岳之所見所以不及堯歟放齊四岳讙兜均爲舉不當其人而讙兜獨以比周而在四凶之列何也放齊四岳特所見之未至耳讙兜將言共工之功而先稱靜以美之張大其辭則足以見寃惡相濟之罪故也朱與讙兜其惡既不可用堯故爲不能去之猶使小人得以側迹朝列何也蓋人主用人兼收並蓄隨才而器使之苟臣特不可以居上位仰副帝堯所以責任之意耳如彼之才布在百執事之列豈無足觀又況堯以聖明在上灼見幽隱彼雖有奸心邪謀將安所施彼之奸心邪謀旣無所施堯于此時遂從而黜斥之是堯以無罪而黜士者是堯之逆詐億不信也豈堯也哉雖然放齊舉朱堯知其不可讙兜舉共工堯知其不可四岳舉鯀堯又知其不可夫其不可用堯旣一一知之則當時之可用者堯未嘗不知也堯旣知之何爲不自舉其人以任登庸之責于采之責治水之責而必詢之衆人詢之四岳堯豈知之而故爲如是耶蓋堯雖至聖不敢以聖自居而忽略他人之所長也堯之意謂吾雖所見如此他人之所見亦豈無出己之上者嗚呼此其所以爲堯之稽于衆舍己從人也歟否旣不忽略衆人之所見待衆人廣衆之中以公議舉之苟則致我當否以公心進退之是其始也詢之于衆求之于衆蓋舉在人而堯不失于徇己其終也用之在我舍之在我蓋之以己而堯不失于徇人此堯之所以爲善知人用人也堯典篇記事甚簡而載知人事至于特詳廣費不一言其亦以是爲後人之法歟堯朝多君子此則記其小人爲之治多矣蓋而此記其洪水之災

呂東萊以謂堯之盡疑如此其說爲長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此一段堯老舜攝之事易所謂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也堯旣知有舜復欲先遜四岳何也以天下而與人古無是理四岳朝之大臣總攝百僚而居其上觀其否德忝帝位之言度德量力如此則四岳之賢亦非庸流堯于遜其位必先四岳如其四岳不敢當且推遜于舜而後堯始及舜其次序自當如此以是知堯之授舜也出于衆人之情以人情而卜天意向背堯何常容一毫私心孟子謂此意則曰天與賢則與賢說者堯于此時已知舜之聖舍四岳而遽授之舜不詢之大臣不敢之公論不由其次序是私意也是乃啓後世人主之私心不得與人蔽者私以與之人其爲害豈不多哉庸者用也巽者順也汝四岳旣能用吾之命必能順吾之位曰巽朕位則凡居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者無一而不順理也岳自知其否德辱帝之位以言其德之不足也曰明明揚側陋堯于是命四岳明其貴顯揚其側陋之微者謂不擇貴賤師錫帝衆人同辭而與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舜時年三十未娶故曰鰥帝曰予聞如何予聞者堯已知其人久矣如何者未知其果如何也當此之時朝廷清明上下無遺士舜于草野之中而名已達于朝廷之上又見舜雖未嘗不留意于人才雖側微之賢猶自知之如漢嘗有遺意焉武帝先識兒寬宣帝知龔遂蕭生皆此意也帝旣聞其名又聞其如何者將以效其實不專于傳聞之可信也岳于是舉其人所難能者以對曰瞽子以父則頑以母則嚚以弟象則傲蓋處變之父母兄弟之兄弟人之所易處也頑父嚚母傲弟之舜日以殺舜爲事豈易處哉今也能和以孝孝敬之心篤于中頑嚚歸己誠意感悟至誠不已如此雖頑嚚傲之親亦能烝烝又不格姦烝進也進進于治不至于姦惡孟子所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是也帝曰我其試哉觀此一句可見古人用人如此其不輕如此其不疑四岳舉鯀堯已知其方命必曰試可乃已四岳舉舜堯已知其可用又曰我其試哉後世有以一言悟意遂至宰相用人如此其輕易何足以得人才堯之試舜者欲妻之二女以觀其齊家也舜處人倫之變未有妻子猶可言也妻子具而孝或衰于親者有之貴驕之女或以陵人者有之今也二女之在嬀汭能自治而不失其節能降下而不恃其勢嬪婦也執婦道于虞氏之族嗚呼此豈常人所能爲哉帝曰欽哉謂舜雖已盡其道欽敬之道尤不可忘蓋斯須有忽之心焉則不足爲聖人矣觀此一段雖見堯所以授舜有次第嚴肅不輕以天下與人又見得四岳所以稱舜與堯所以試舜不在其他而在齊家之一節蓋一家者一國與天下之則也易卦家人詩之二南無非正家之道自此而推之治國平天下者特舉此耳然則君子欲齊其家者豈家自能齊哉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身之不修而能齊家者妄人也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瀆人倫者多矣三國旣不正雖一時之治若可喜而不足以傳遠所以盛再傳而遽

亂。或中衰而卒不振。治少亂多。學者可不推原其故哉。

尚書詳解卷二

虞書

舜典

觀舜典一篇。自徵五典而下。至巡狩攷制度。分州濬川等事。記之如此其詳。與堯典異者。蓋堯老。舜攝位。堯所已行者。舜申之。堯之所欲行而未行者。舜推廣之。臣道也。子道也。故曰舜典一篇。當知舜所以盡臣道者此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聰明者、君德之大。仲虺曰。惟天生聰明時乂。傳說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武王曰亶聰明。故序書者稱舜之德。惟曰聰明。側微草野之中。而聰明之德。上達于堯。堯自信之矣。而天下未之信。堯自知之矣。而天下未之知。以天下與人。望實未孚。而使人猶未之知。未之信。則不惟人情有所不安。雖舜亦不敢安。故將使嗣位。則必歷試諸難。曰歷試。曰諸難。則其所以試之者非一事也。舉諸難則足以該一篇之義。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見明兩作離。聖人繼出。不謀而合。不約而同。堯謂之勳。舜謂之華。聖

人表裏如一。勳華。即其可見而言之也。濬、深也。哲、智也。文、華也。明、達也。溫、和也。恭、敬也。允、信也。塞、實也。自內而形之外。則濬哲之發。固所以爲文明。由外而本乎內。則溫恭之實。乃所以爲允塞。其實一德也。而異名之。與堯之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者。初無以異。特稱之之辭自不同。玄、幽潛也。幽潛之德。升聞于堯。乃命之以官位。此二五大人交相見之時也。有堯之欽明文思。自然光被四表。有舜之濬哲文明。自然升聞于堯。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以下皆歷舉舜之非常人之情。得其一。未得其二。知于此。不知于彼。以舜之聖。無所不能。蓋其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德。其功用如此。愼、敬也。徽、美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人所常行。謂之五典。舜能敬五典之美。而五倫無不順從。左氏謂無違教也。百揆者、揆度百官之事。堯時宰相之職。納于百揆。則百揆之事。井井有條而不紊。左氏謂無廢事也。賓、迎也。四門者、四方諸侯來朝。而舜賓迎之。莫不穆穆而和。左氏謂無凶人也。感化之速。與帝堯之九族既睦、百姓昭明同。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納于大麓。案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而弗迷。觀此則知事出非常。變起意外。蓋猝然臨之而不驚不震者也。險夷一節。自非誠之至者。其孰能然。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堯呼舜而來。謂詢汝以事。考汝之言。旣能致其功矣。帝堯雖號知人。亦不以空言取士。旣詢事以考言。又因言以責其功。則舜之所以言于堯者。皆其胸中之規畫素定。終身所行。無一不合者。韓信北取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范文正公上宰相書。皆以一言決定他日之所爲。而況舜大聖人。而言有不合于所行者乎。三載汝陟帝位。唐虞考績例以三考九載。而此之三載者。蓋九載。常法也。以舜之歷試諸難。隨試隨效。天與人歸。有不可已。豈常法之所能拘哉。舜讓于德弗嗣。非備禮而爲此謙讓。誠以神器之重。而不敢以輕易而居。而舜之度德。亦不敢自以爲足也。德冠一世。而不自以爲德。能蓋天下。而不自以爲能。舜之讓于德者。豈非誠之不已者乎。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偏于羣神。輯五瑞。旣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堯旣不聽舜之遜。舜亦不可得而辭矣。正月上日。猶曰朔日也。受終于文祖。乃堯受終也。終始之義甚重。使帝堯在位。政事有闕。民物失所。有慊堯之愧心。則不足爲善始善終。今也由即位而至于今日。無一不盡其善。帝堯之責塞矣。文祖者、堯之祖廟。有文德。故謂之文祖。堯于此而受終。則舜于此而受始可知。曰受者、如有所受。然非己之所得專也。璿璣玉衡、正天文之器。如後世之渾儀。璣可以運轉。衡如簫管之狀。璿玉者、天象尊嚴。以珠玉爲飾。七政。日月五星在天之政也。在、察也。璿璣玉衡、觀七政之運。循其常度。無有差錯。此所謂齊也。人君爲天地星辰之主。君有闕政。則日月薄蝕。星辰變動。安得而齊。其意與堯典欽若曆象同。肆、遂也。類者、祀昊天上帝。併與五帝而祀之。其牲其器。各依其

方之色。故曰類。禋于六宗者、精意以享也。六宗、三昭三穆。天子七廟。祀上帝時。其祖已配天矣。故只言六宗。先儒之說不一。歐陽及大小夏侯云。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則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孔光劉歆。則云乾坤六子。孔安國則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賈逵則云日月星河海岱。馬融則云天地春夏秋冬。鄭康成則云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惟張髦則以爲三昭三穆。今以文勢致之。舜即位之初。上告天神。中告人鬼。下告地祇。則六宗當從張髦之說。望于山川者、天子祭四望名山大川。五嶽四瀆既遠。則望而祭之。徧于羣神。則不特以死勤事。能禦大災者祀之。雖祀典不載。如祭法謂有天下者祭百神皆徧及之也。曰類、曰禋、曰望、曰徧。各隨其宜也。輯五瑞而下。所以覲諸侯之事也。人君爲神人之主。即位之初。既致告于神矣。故自此覲諸侯以理人事。五等諸侯所執之玉。如桓圭、信圭之類。曰五瑞。輯、斂也。既月、盡正月也。乃日覲四岳羣牧。日日朝覲四岳羣諸侯。欲其上下情親。以觀羣諸侯之能否。其果皆賢。無所貶黜也。于是以五瑞復還之。故曰班。既輯之復班之。予奪自我故也。此一段自在璿璣而下。見舜之不敢自專也。舜不自專。一聽命于天地鬼神。諸侯不自專。一聽命于君之輯瑞班瑞。然後見有天下、有一國者。皆循天理而無一毫之私矣。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自此以下。舜巡狩四岳之事。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皆取四時之中。正二月而東。五月而南。八月而西。十一月而北。以其四方。順其四時。以見聖人舉動。無一而不明天。與堯命羲和東作西成。以殷仲春以正仲夏同義。巡狩東方。至于岱山之下。東岳岱山。爲衆山之所尊也。故曰岱宗。燔柴以告至。若武成所謂柴望告武成。既燔柴告天。又望東方山川而祭之。秩、序也。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皆各有次序。故曰秩。肆覲東后。柴望既畢。乃見東方之諸侯。先神而後人也。協時月正日而下。皆所以正諸侯之法度。時月正日者。正朔之所自出。律度量衡者。制度之所自始。五禮者、名分上下之所由以正。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公羊春秋王正月爲大一統。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言致治者欲令政事皆出于一。而變禮易樂。革制度。國異政。家殊俗者。流放竄殛貶削之也。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于一也。故舜之巡狩。時月必協之。日必正也。蓋積日而成月。積月而成時。日于時月爲詳。故特言正。度者、分寸尺丈引者、龠合升斗、衡者、銖兩斤鈞。度量衡皆本于律。蓋度起于黃鐘之長。量起于黃鐘之龠。衡起于黃鐘之重也。律度量衡。皆欲其同。五禮、吉凶軍賓嘉。因而修之。凡此皆欲制度出于一。則上下無異政。而臣民無二心故也。五玉者、即五等諸侯所執之玉。三帛者、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所執。二生者、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者、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贄。五器、即五玉。禮畢復還之。其餘皆受之。所以際其禮意。五器復之。所以昭儉德也。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即衡山也。西巡至于西岳。即華山也。北巡至于北岳。即恆山也。如岱禮。如初。如西禮。皆古

人作文之法。初無他義。歸格于藝祖。即文祖也。歸而告至。則其出而必告可知矣。用特、一牛也。事神之禮。貴簡不貴繁。觀其事神如此。則舜之道途所以供給者。皆簡易可知。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狩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儀衛少而徵求寡也。古之聖人以一歲之間而徧行四方。其意欲以省方觀民。致祭風俗。正其制度。豈徒以逞己之侈心哉。後世不明此意。借指聖經以文其侈。封泰山。禪梁父。以是爲告成功。千乘萬騎。望蓬萊。祠太乙。其失聖人之意亦遠矣。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天子五年一巡狩。諸侯四年而各一朝。唐虞分天下爲五服。畿內甸服之諸侯。執事于王庭。朝夕見焉。無俟于朝。至于侯服。當朝一年。綏服朝二年。要服朝三年。荒服朝四年。羣后四朝之禮既畢。而天子復出巡狩。是五年之間。天子與諸侯之相見者凡二。然後君臣上下之情得以交通浹洽。無有間隔。朝廷之德意志慮。下達而無隱情。羣國之休戚利害。上聞于朝廷而無壅蔽。所謂山東之禍。二世不登。南詔之敗。明皇不知者。無有也。然則巡狩朝覲。豈徒爲是禮哉。帝舜于其中。又有以使之敷奏以言而明試其功。蓋有言者必有功。亦有徒能言而無功者。聖人貴實之政。不使夫人以利口空言者獲進。必因言以試其功焉。言在是而功在是。然後錫之以車服。以顯其可用。詩云。路車乘馬。又云。玄袞及黼。蓋車服者。彰著人之耳目。古之所以錫有功者。皆以是。讀四牡之詩。有以見成周之臣。所以展布四體。盡心于國者。抑有由矣。其道路之勤苦。人情之曲折。無不周知。有功者既悅于見知。則無功者愈知所愧。有功者愈知所勸。聖人勵世磨鈍之具。蓋在此。觀此一章。又當知聖人處治安之世。人情怠惰之時。其致察之精。振勵之嚴如此。蓋世治無虞。則天子姿佚。羣臣養安。人情既久而易玩。玩則弛。弛則紀綱法度廢而不舉者多矣。聖人疑其玩而弛。弛而不舉也。于是時時有以振作。時時有以警厲。使人情不敢有所玩弛。則治可以常治。安可以常安。成周之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明黜陟。至撫萬邦。巡侯甸。征弗庭。其與帝舜之制一也。泰之九二言治泰之道。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當泰之時。治泰之道。若立志之不勇。而事有所遐遺。則泰安可保哉。觀虞周之治。則知所以用馮河不遐遺者矣。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九州之說。其來已久。至舜而始分十有二州。此水土既平之後也。禹貢之書。乃在堯時。故以九州制貢。至舜時。知冀、青二州。其境土闊遠。難以總攝。故分冀爲幽爲并。分青爲營。封十有二山。取其十二州之山至大者。以爲封域。若職方所載。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是也。濬川、謂深其十二州之川。以通其流。使無壅塞之患。如所謂濬畎澮是也。分州封山濬川。皆聖人防患之意。爲後世慮也。象以典刑。舜于此始輕刑也。周禮曰。刑罰世輕世重。自堯至舜。民盡於變。俗皆可封。罔干予正。不犯有司。則刑可措矣。于是制爲輕刑。以待其有時而麗于法。若下文所謂流鞭扑贖是也。典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之常刑也。常刑

既不用，則象以示乎民。然則舜以流鞭扑贖而輕其五刑，則五刑可以去矣。曷爲象示乎民，蓋民習乎刑之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者在是。一旦而驟去之，得無啓奸人之心，而自去其隄防也哉。于是象示乎民，使知所畏而不敢驟去，于是尤見聖人思慮周密，其愛民之至如此。刑之輕重，蓋無常時，聖人因時以爲政。自舜輕刑之後，至于夏有亂政而作九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是夏商之刑又重于唐虞也。周公因之，猶未之改，至于穆王享國百年，始復唐虞之法，而名謂夏贖刑，是夏商之刑至穆王而始輕也。流宥五刑者，宥，寬也，設爲五流之法，以寬其五刑，隨其情而爲之遠近也。在官者之刑，以其罪未入于五刑，則爲鞭以督之。教者之刑，以其罪未入于五刑，則爲之扑以督之。情之可疑者，當之刑則不忍，釋之則不可，于是乎有金以贖之，隨其罪而爲之輕重多寡，呂刑所謂百鍰千鍰之類是也。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此二句該括上面四五句，謂舜之所以用刑者，大概不出此。眚災肆赦者，宥過無大也；怙終賊刑者，刑故無小也。無目曰眚，天災曰災，凡有災眚皆出于過，故肆赦。怙，恃也，恃其終于爲害者，刑之可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曰欽、曰恤，作書者所以形容帝舜用刑之心，謂舜之輕刑如此，原情以定罪如此，而欽恤之念未嘗忘。欽者，敬也，以言其不敢忽也；恤者，憂也，以言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呂刑曰，朕敬于刑。又曰，朕言多懼，皆此意也。然則刑之用，豈聖人得已而不已也哉。觀此一章，又當知舜之于堯，雖是襲其爵，循其道，重其華，至于事有損益，可益則益之，如堯時九州，舜肇十二州；可損則損之，如堯時五刑，舜則輕之而爲鞭扑流贖。初非徇其陳迹，祖其故事，而後爲循堯道，襲堯爵，重堯華也。文王耕者九一，周公則更爲徹。文王關市譏而不征，周公則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至周公而制禮作樂，前日之政安在哉。聖人觀時會通，以行典禮，前人之所以望于後人者，亦欲其如此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放竄殛，不必皆死刑也，特徙之遠方，使不與中國齒也。何以知之？左氏曰，投諸四裔，而此經上文言象以典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則知舜當輕刑之際，猶懷欽恤之念，四凶雖劇惡，豈遽致之死哉。此四凶者，左氏所載甚詳，幽州、崇山、三危、羽山，即四裔也。堯不能去，至舜而始去之，以見帝堯聖明在上，四凶之奸謀邪心不敢發露，而才謀智略足以立功。及舜以匹夫而爲天子，四凶乃于此時忌嫉之心生，而奸邪發露，不能掩其惡故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舜之心即天下之心也。舜以公天下爲心，而無所容其私，可罪者在彼，而舜無預焉。天下雖欲不服，烏得而不服？舜攝位之初，事體以肅，則賞足以勸善；四罪而天下咸服，則罰足以懲惡。此舜所以爲能用其權也。或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斧鉞，聖人之極至也。以舜之聖，固足以消奸宄而興起斯人之善心，又何以賞罰爲？曾不思聖人之威天下，本不以兵革也，而弧矢之利未嘗廢；聖人之固國，本不以山谿之險也，而王公設險以守國者未嘗廢；聖人之化民，本不以聲色也，而三介五中者未嘗廢。嗚呼，此聖人吉凶與民同患難之心，必如是而後道與法並行，化與政並立，不然則亦徒善而已矣。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舜歷試三年，而堯始遜位，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始崩。百姓追慕堯之德，如父母三年，四海皆止絕八音。其情之傷痛于中，至于如此，一以見堯之德澤在人爲甚深，一以見舜于二十八載之間，其號令政事無時而不稟命于堯，亦無往而不稱道堯之觀聽，以達于下，所以堯雖退而自忘天下，蓋未始忘堯也。堯自即位以至于殂落，其壽數之永，先儒論之詳矣，故不復敘。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此堯崩舜服喪三年已畢而即位者也。月正元日，即正月之初一也。嗣君踰年改元，必于正月之初，示謹始之義。或曰正月上日，或曰月正元日，或曰正月朔旦，其實一也。作史者欲備衆義，作文之體自如此，可見其簡古也。格，至也。舜于是至文祖之廟而告即位，觀書者當于自此以前識得堯之爲君道，自此以後識得舜之所以盡臣道。蓋君臣各有體，自此以前堯猶在上，舜方攝位，故其事不得不詳，自此以後舜已爲君，故其事不得不簡。詢于四岳者，四岳，朝之大臣，故有事則必先與之謀。闢四門者，四方之門，所以來天下之賢，開衆正之路也。明四目者，舜不以一己之明爲明，而以四方之目爲明。達四聰者，舜不以一己之聰爲聰，而以四方之耳爲聰。此帝舜即位之初，首通下情，其事有次第，故必先謀之四岳，而後闢四門，以至明目達聰也。唐虞之世，君臣上下，已無隱情，則下情未嘗不通，舜亦不恃其既通而遂忘之也。以舜之聰明有餘，智慮有餘，四門四方之賢與夫四目四聰，必非有加乎舜也。舜之意若曰，吾自恃其聰明智慮，而使夫人不得以觀其情，則門庭萬里，主勢萬鈞，天下之利害休戚安危，豈予一人所能周知徧覽哉。今也退然自處于無所能、無所聞見之地，使在朝及四方，凡有所能、所聞見焉者，咸進焉，則天下之利害休戚安危，可以灼見，不出戶而知天下，坐于室而見四海者，用此道也。竊嘗觀古之治天下者，莫不以是爲要道，蓋使吾身立于無蔽之地，如人之養生然，關節脈理，必欲其無所凝滯，一節不通，則身受其病矣。古之王者，所以使工執藝，瞽誦詩，士傳言，庶人謗，商旅議者，亦欲使天下之匹夫匹婦，不得隱其情，然後君臣上下，得以無蔽。以漢之武帝觀之，其征伐甚衆，其好大喜功不減于秦皇，而得爲七廟之宗，所以與秦皇異者，徒以下情通故也。觀主父之徒上書者，朝奏暮召，輪臺之詔，其所以敗亡者，無不悉之，以此見通下情乃治國家之要道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舜之時，在朝則有百官，在外則有十二州之諸侯，可謂衆矣。舜于內則詢之四岳，于外則咨十二牧，而凡百官諸侯無預焉。蓋四岳者，百官之長，而十二牧者，諸侯之長也。吾從其長而責成委任，則其長之屬者自舉矣。此見唐虞之制，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體統相承，人主之治至簡至要而不繁者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十二牧之職，在于養民，養民之急務，莫先于食，故戒之以食。惟時，知所以重民之食，則知所以不奪民之時。柔遠能邇者，五服諸侯自綏服之外有要荒焉，要荒之服，蓋與戎狄蠻夷相接者也，故戒以柔遠人之道在于能邇。遠謂之柔，則來者不拒，去者不追；邇謂之能，則無所不盡其力。下云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即柔遠能邇之道也。有德者惇厚之，元善者允信之，任佞之人則難

拒之使不得進。自古蠻夷所以不服者。常生于中國之不振。小人乘間得以邀功生事。妄開邊隙。今也惟德之厚。惟善之信。而任人不得進焉。蓋惟示之以好惡。使蠻夷知所趨向。則小人雖欲生事以開邊釁者無之矣。此蠻夷所以率服。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至幽王之世。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誰謂中國安强無釁可乘。而蠻夷得以侵陵之哉。觀此數句。而諸侯所以安民。所以懷遠之道。先後之序該括無遺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自此以下。皆舜之命九官。故言舜曰。所以別堯。奮起也。庸功也。熙廣也。帝堯也。載事也。舜之事皆堯之事。以見順天理之當然。非有一毫之私意也。雖是熙廣帝堯之事。亦非闒茸委靡無志者之所能爲。必得奮起治功者。乃能爲之。故舜之意。謂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者。吾將使之宅百揆。以亮采惠疇。百揆者宰相之職。亮明也。采事也。惠順也。疇類也。明其事。謂掌治典者。掌教典者。掌禮典者。吾能明之。順其類。謂使率其屬。治官有治官之屬。教典禮典亦有教典禮典之屬。宰相之職無所不統。故曰亮采惠疇。論相本人主之職。故舜于此咨四岳。以求夫宅百揆之人。是論一相也。僉曰。伯禹作司空。衆人同辭而對曰。伯禹在堯時已爲司空。主平水土。已有功矣。其人則可以宅百揆。禹之治水也。隨山濬川。行其無事。以之宅百揆。固所優爲。雖然。禹之賢。聖舜豈不知。而必問焉何也。蓋舜于此不敢以一己之意用人。必欲詢之于衆。采之公論。所謂天命有德者也。帝曰。俞。然其所舉之人。于是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脩前功以命之也。汝既有平水土之功。今使汝宅百揆。汝尤當加勉。懋哉之言。舜所以勉禹也。使禹自恃其平水土之功。無自勉之志。則前功墮廢。後患未已。何足以爲禹。又何足以居百揆之任。堯舜皆以司空居百揆。亦猶周制以六卿兼三公。然禹拜手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此見更相汲引。濟濟相讓。不矜己以忌人。不抑人以揚己。人之有善。若己有之。安有稷契皋陶之賢。而禹不讓之哉。帝曰。俞。汝往哉。然其所遜。不許其所辭。謂汝當宅百揆之任哉。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舜因禹薦此三人。遂稱前功而申命之。棄者名也。后稷官也。黎民當洪水未平。其險阻艱難者在于飢。故曰阻飢。汝后稷爲能教民稼穡。使之得其粒食。百姓所以不相親睦。爲其五品不遜故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品有五。謂之五品。五品不遜順。謂爲父子者。不知有父子之理。而至于相殘。爲兄弟者。不知有兄弟之理。而至于相賊。此皆不遜也。汝契爲司徒之官。教以人倫。處己者敬。不敢忽其事。教人者寬。優游而不迫也。蓋不敬則誠不足以感人。不寬則急迫而使人難從。敬于己。寬于人。而敷教之道盡矣。蠻夷猾亂中國。群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此皆蠻夷亂華之惡。汝皋陶爲士師之官。掌刑以治之。五刑有服。服從也。犯某罪者服某刑。故曰有服。五服三就。就其所在也。大罪

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故曰三就。五流有宅。宅、處也。五刑之流各有以處之。故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五流之宅各有三居。大罪四裔。其次九州之外。其次千里之外。故曰三居。觀聖人制爲五刑之外。既有五宅。又有三就三居。如是纖悉者。皆所以曲盡人情。未嘗執一定之法。以律人之罪也。惟明克允。汝皋陶之用刑也。惟明爲能允當人之罪。蓋不明。則輕重大小顛倒錯謬。安足以允當人情。易之斷言用刑。如噬嗑。如賁。如旅。或言明愼用刑。或曰折獄致刑。或曰無敢折獄。其象皆有取于離。則用刑者惟明爲要可知矣。此三段雖是因禹之薦而申命之。亦有先後次序。富而後教。倉廩實而知禮節。使民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故先教民播百穀。而後敷五教。天下不能從吾教。而有強梗不服者焉。教之不從。聖人不如是而止也。必有刑以輔教。然後斯民見所畏而知所避。見所當避而知所當趨。故先敷五教而後明五刑。此爲治之序也。余致此三段。見古之聖人不以法之已至者爲樂。當以治之未至者爲憂。不以其常事爲可喜。而以非常之變爲可虞。堯舜之時。既曰黎民於變。比戶可封。今也有所謂阻飢者焉。有所謂五品不遜者焉。有所謂猾夏爲寇爲賊爲姦爲宄者焉。雖大無道之世。亦不過于此也。何爲堯舜之時乃有此非常之變也。曰。堯舜之時如於變如可封者。特常事耳。于其常事之中。而忽有此等之變。故舜以爲慮。遺其常事以爲不足喜。舉其非常者以爲可慮。聖人曷嘗以是爲諱哉。後世之君。嘉祥美瑞則喜稱樂道之。以爲非常之事。惟恐羣臣之不稱贊己。至于水旱盜賊之變。諱而不言。作史者亦記其嘉祥美瑞以爲治世之盛事。又豈知後世之所謂非常者。乃堯舜之所謂常事也哉。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帝舜于此問其誰能順我百工之事者。蓋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爲備。宮室城郭。各有其制。車服器械。各有其度。順之者。循其制。謹其度是也。其有不順是者。或至于奇技淫巧。以蕩上心者有之。彝器不止以金玉者有之。此百工之事。所以貴于順。而舜所以深致意焉者也。衆人同辭而舉垂。以爲可勝其任。帝于是咨垂。汝當共謹百工之事。垂不敢當。讓于殳斨與伯與三臣。帝然其所遜。不與其辭。曰。往哉汝諧。謂百工之事。惟汝之所宜。諧和也。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誰能順我山澤草木鳥獸之事。上者山也。下者澤也。草木鳥獸自有草木鳥獸之性。何預于聖人。今也命官而順之。蓋王者之政。斧斤以時入山林。數罟不入洿池。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以見草木鳥獸一視同仁。無所不愛。然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是得爲順其性乎。曰。此所以順其性也。使鳥獸與草木爲中國生民之害。益烏可不驅之焚之哉。衆人同辭舉伯益。以爲能勝其任。帝咨益汝作朕之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四臣。帝曰。俞。往哉。汝諧。朕虞之職。惟汝能諧之。或曰。工之與虞。至微至賤之事。聖人若不必加之意也。殊不知精粗本末初無二致。聖人以天下爲一體。豈有身外之事。其爲精者本也。其爲粗者末也哉。不然。則工曰予工。是天下無一事非君之事。草木鳥獸曰予上下草木鳥獸。是天下無一物非君之物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百官之大者。莫如九官。至簡要也。工虞之職。宰與百揆三禮者。固其

命。則知自古聖人。未始以是爲微賤而忽略之也。後世百工之官。猶或知之。朕虞之官。蓋視之以爲不切。廢而不舉者多矣。余致虞廷諸臣。自禹而下。皆全才備德。非尋常之流。蓋亦無施而不可者也。舜之命殳斨樂刑教。與夫予工朕虞。終身而不易其業。後之人才不逮古。間有一能一節之可取者。其君甚而用之。今日俾之掌禮。未幾而更命以刑。今日俾之掌刑。未幾而更命以教。前之職方習之而未精。後之官又繼臨而不熟。求如古之命官鮮矣。自舜之命垂以共工也。而竹矢之巧至成周千有餘年。而猶且傳寶之。則其法度之巧妙可知。天下之事。一則精。否則雜。習于舜命九官而見之。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舜之命九官。或咨四岳。或不咨四岳。蓋事有輕重故也。百揆之任。宰相之職也。秩宗之任。三禮之所係也。其事不可以爲與工虞並。故必咨四岳之大臣。稷契皋陶夔龍之所掌者。亦不輕也。何以不咨四岳。曰稷契皋陶。既出于禹之所薦。夔龍既出于伯夷之所薦。則其人已可信矣。于此苟復咨焉。則禹與伯夷之所薦不足信。而君臣之間。未免疑猜也。舜豈其然。三禮者。即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舜問四岳有典朕之三禮。僉舉伯夷。帝曰咨伯。汝作秩宗。秩宗、官名也。宗、尊也。三禮者、人之所尊。秩者、祭之有次序也。如周官謂之宗伯。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戒之之詞也。寅者、敬而不敢慢。直者、敬而無所曲。清者簡潔以致其誠。如清心簡事之清。三禮之重典。祭祀之大事。以一言戒爲未足。又以一言戒之。所以謂之寅。又謂之直。謂之直足矣。又謂之清。夙夜者。或早或暮。無時而不寅。無時而不直不清也。古之祭者。器用陶匏。牲用特牲。蘋蘩可薦也。潢潦之水可用也。無非所以薦其誠而已。豈徒爲繁文末節多儀備物之爲貴哉。觀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想其精神端正簡潔。純一不雜。此時之心。即天神地祇人鬼之心也。至于典三禮也。豈不足以感格鬼神而教民敬哉。觀呂刑稱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知伯夷之典禮。足以起民之敬心而使不犯于刑矣。伯拜稽首讓于夔龍二臣。帝曰。俞。往欽哉。伯夷當往敬其事。無他辭可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唐虞三代之世。仕于朝者。皆天子之族與世臣巨室之家。孔氏曰。胄、長也。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周官大司樂掌教國子以中和孝友祗庸。以見古人掌樂之官。皆兼于教國子。蓋樂者廣大和易。發揚蹈厲以感人也深。孔子曰。興于詩是也。然樂之大要。本乎中和。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德之中和也。將教人以中和之德。而必道人以中和之樂。人之氣質。有剛柔緩急之不同。舜命夔教胄子。使導達其氣質。一歸于中和。直寬剛簡四者。氣質之自然。直而教之溫。則不失之逕情徑行。訐以爲直。寬而教之栗。則不失之縱放。剛而教之無虐。則不至于暴。簡而教之無傲。則不至于忽。此德之中和也。然德之中和何自而發哉。以資乎樂之中和。故詩言志。歌永言者。所以本之性情。聲依永。律和聲。八音

克諧者。所以稽之度數。本之性情。樂所由生。稽之度數。樂所由成。關雎之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由情性之正發而爲詩。故曰。詩言志。由是詩而見于歌詠。故曰歌永言。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古之作樂者。先歌于堂上。故五聲各依其永言。蓋人聲之發。有洪纖高下。則有宮商角徵羽。故樂器亦依之而作。聲有洪纖高下。苟無以爲之準。則五聲或失之過。而樂不和矣。故以十二律和之。律有常數。數有常度。聲之洪纖高下。咸取則于此。此謂之律和聲。八音克諧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單出者爲聲。雜比者爲音。八音之諧。無至相奪其倫理。則純如、皦如、繹如。而樂成矣。神人安得而不和。蓋天下同此一和也。神有此。人有此。物亦有此。今以樂之和。遂足以感人之和與神之和。樂之功如此。胄子之德。安得不歸于中和哉。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此夔極言作樂之效。舜謂神人以和。而夔言樂之至。不但和神人而已。蓋八音之中。惟石爲難和。詩云。依我磬聲。特言磬者。以石磬之難和也。萬物之中。亦惟獸爲難格。今也和其所難和。則亦能格其所難格。鼓琴而馬仰秣。鼓瑟而魚出聽。皆有此理。此一段說者以爲益稷之文。脫簡在此。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堲、惡也。讒說者。巧言偸佞之人。絕君子之行者。惟此等人。爲能以無爲有。以是爲非。震恐朕之師衆。故命龍作納言之官。出納朕命。所以通上下之情。防壅蔽之患。使讒說者不得乘間。納言者。納下之言于上。使在上者有以知臣民之情。如歌謠諷刺之類。無不周知之也。出納朕命者。出上之言于下。使在下者有以知君之情。如德意志慮無不下達之也。納下之言既謂之納矣。出上之命而亦謂之納。蓋君之命有是非。故民有從違。納言之官。復以民之從違者而納之上。故亦謂之納。而其官則以納言爲主。然或出或納。非信不可也。使出納之人非信。則託諸民言以誣其上者有之。詐稱君命以罔其下者有之。出納之人既不足信。何以使君民之相信哉。大抵讒說之人。無世無之。雖以唐虞之極治。君子在位。而巧言令色孔壬者。猶在所可畏。豈可謂唐虞之世遂無此輩。第觀聖人所以處之如何耳。苟君民之情一有壅而不通。則讒說者得以投其隙。今也既有納言之臣以通上下。君民相信。無間可乘。無隙可投。雖有讒說殄行。將安所施。舜命九官。惟禹與伯夷、垂與益。則相遜。餘人則不相遜者。何也。稷契皋陶則前已任此職矣。固無俟于遜。若夔龍則新命以官。何以不相遜耶。蓋知其人而不遜。固不可也。未知其人而強遜。特以備禮而非其眞情。在廷之臣如垂、益、如稷、契、皋陶。既舉而在位。而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之流。其姓名已達于上矣。其他人才或有未盡薦者。夔龍豈得而强遜之哉。堯舜之君臣。惟其眞情而已。至若伯禹伯夷所薦之人。舜既從其言而命之。垂益所薦之人。舜則不命之。何也。曰。此當以職之大小而觀人才之大小也。伯禹所宅者、百揆之任。伯夷所典者。三禮之職。此其事大而體重者。其所薦之人才。豈尋常之才。故因其所薦而隨以命之可也。垂之共工。益之朕虞。此其事之小者。其所薦之人雖有可用之才。而舜未暇命之也。乃若命之之辭。如曰汝往哉。如曰往欽哉。如曰往哉汝諧。此特其辭之

異同。初無他義。不必過爲穿鑿可也。觀舜典一篇。當與堯典相參而觀之。放齊之舉朱。驩兜之舉共工。四岳之舉鯀。堯皆曰吁。四岳之舉禹。僉之舉垂、舉益、舉伯夷。舜皆曰俞。豈堯之朝皆小人。而舜之朝皆君子。豈堯朝之臣皆爲惡附奸。而舜朝之臣皆推賢揚善也耶。蓋此二篇皆記聖人知人之事。智愚賢否皆不逃二聖之所見。有堯之吁。然後有舜之俞。四凶在堯朝。奸惡之大者有堯之吁。而小人不得志。及舜攝位。取夫向之所吁者而流放竄殛之。至此則小人退而君子進。衆賢和于朝。其所遜者皆賢。所命者亦無一而非賢。觀書者當于舜之命。知其原皆自于堯。則知君子小人消長進退。可得而見矣。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舜前既分命之。此又合而告之。如堯與命羲和。既曰分命申命。又曰咨汝羲暨和。二十二人。即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者。合四岳十二牧爲二十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功。事也。亮。明也。時者。不失其宜之謂。各因時而明天之事。蓋非人私意所能爲者。皆天也。典。天敘也。禮。天秩也。刑。天罰也。服。天命也。即此以觀。則凡共工。朕虞。無非天之事也。既謂之天功。則不可以人參焉。苟一事之不得其時。而忌心生焉。是人欲也。非天理也。一事之不敬。而慢心生焉。是人欲也。非天理也。惟致其敬。又得其時。循乎天之理。以明夫天之事。汝二十二人者。職業雖不同。而欽哉惟時亮天功之意。則一而已。此舜告戒在廷之臣。如成王作周官之書。以告有官君子。然舜之命官。曰咨禹。汝平水土。曰咨益。汝作朕虞。曰咨伯。汝作秩宗。以至命汝典樂。汝作納言。皆以一言而命一官。至成周之世。戒有官君子。則有周官一篇之書。又何其詳復也。觀此亦可以見唐虞之簡古。而成周之庶事大備。風俗之變。聖人不得不因時而爲之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唐虞考績之法。以三年之久而後一考其功。及九年三考。然後按其功罪而黜陟之。明者。或舉而加之上位。或賜之車服。以顯其功。此明也。幽者。或黜之幽隱之地。使不得以顯揚者。此幽也。然則三年亦足矣。又何必更加九年。蓋事以久而後定。法以久而後精。如使人主求治太速。責效太早。則奸人得勉強矯拂以肆其欺。而善人以積久而見功者。不幸而見黜矣。事何自而定。法亦何從而精哉。今也既寬之以三年。又持之以九載。則奸人雖欲勉強矯拂以肆其欺者。能欺人于暫。而終不能掩其惡于久安之日。善人以積久而見功者。雖不能責辦于一時。而終必能成功于後。至此而黜陟。則善惡得其實矣。周官歲終則冢宰受會。三歲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亦此意也。致周官之法。受其會者冢宰。而三歲詔王以誅賞者。亦冢宰也。竊意唐虞考課之法。亦必宅百揆者爲之。雖此篇不可考。然舜以無爲而治。內之事責之百揆。治外之事責之十二牧。豈以考課之法而重煩人主之所爲也。以成周之法觀唐虞之法。意其必如此。後世如漢之上計。亦其遺意。然郡國每歲上計。則其久近視唐虞之法已遠矣。又況天子親受計。甘泉避課。使至頒詔書。督責以一人之聰明。又安足以周知萃有司之事哉。庶績咸熙。可見舜朝皆君子矣。分北三苗者。自考績黜陟之後。庶績皆熙。咸底而明。惟三苗之惡不悛。故從而分北之。始也竄于三危。竄其君也。今也分北者。分北其黨也。說者以謂聖人南面總天下。分而北之。使之知所向化。若遷謂光。如成周之遷頑民于洛邑。雖則淑慝之類。分其善

惡。使衆得雜處也。聖人感移變化之機。端有深意存焉。視天下之人。均在所愛。而其不率教者。亦憫之而已。何嘗有忿疾之心哉。故凡有賢而用之。有善而褒之。愛也。有罪而刑之。有惡而黜之。亦愛也。自非大奸及巨惡怙終不改者。然後誅殺之。然殺一人而千萬人畏。殺之者不一二。而生之者衆矣。皆所以爲聖人之愛心也。然則分北三苗者。豈直爲是擯棄誅絕之哉。亦以使之爲善。趨于有生之路而已。聖人之用心。其仁矣乎。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生三十。是在側微時也。徵庸三十。謂歷試三年。攝位二十八年。在位五十載。謂堯崩服喪三年。其一年已在三十之數。又在位爲天子者五十年。是爲舜壽共一百一十二歲也。陟方乃死。先儒以爲升道南方。謂舜在蒼梧之野。或又疑東南不可謂之升。凡升遐曰陟。如惟新陟王是也。乃死者。作書者以是而釋陟方二字。姑闕其疑。大概則作書者述舜之始終。謂自側微而至徵庸。至在位爲天子。始終之間。一無所憾。無有虧缺不足之玷。陟方乃死。此春秋書公薨于路寢之意也。不然。則放勳殂落。與陟方乃死者。何爲而異記之耶。人情莫不以死爲諱。而不知君子以是爲謹其終。曾子啓手啓足。而後知免。又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嗚呼。斯以爲順受其正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方設居方。別生分類。此帝所以理天下之道也。釐、理也。方設居方。則隨其方而設其居方之法。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廣川大谷異制。民生其間異俗。故居方之法。所以居民。如禮記所謂量地制邑。度地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是也。別生分類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別其生。使知所以尊祖。分其類。使知所以合族。此聖人綱理天下。各隨其宜者若此。其事則載于汨作與九共九篇與槀飫之書。此三句即此數篇之序也。其書既亡。其義不可得而聞。

尚書詳解卷三

虞書

大禹謨

序書者曰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後之君子亦曰禹以功皐陶以謨不問禹也有謨也今此篇之謨以大禹謨名篇而詳觀所載又皆非大禹之言不過曰克艱與六府三事數語而已然則何也禹之所謂功者非其不能言之謂皐陶之所謂謨者非無功之謂禹之謨卽言其所能行皐陶之功卽行其所能言言其所能行謂之成厥功可也行其所能言謂之矢厥謨可也故作書者以大禹謨名篇可見聖賢之德不可以一端求之況此篇雖伯益皐陶與帝舜反復其言而大要則皆因禹而更唱迭發也典謨之書先賢皆以爲難讀看大禹謨皐陶謨益稷三篇之書無非君臣相與警戒說者以爲保治之意未足以盡帝王君臣用心聖人之德自當如此苟須臾而不警則有間斷非純乎天德者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孔子曰我學不厭而敎不倦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知此意則可以觀此書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

此夫子序此三篇之大旨也謨之已定者曰謨皐陶矢陳其謨如知人安民是也禹成厥功如決九川

濬畎澮是也二臣各因其職各盡其能及其謨與功旣顯而舜猶且申之申之云者有重復之意謂皐陶不可以謨而自恃禹亦不可以功而自足也時乃功懋哉又曰予懋乃德此皆申之之意皐陶乃居禹之上何也曰此聖人之深意以禹之功猶不得以居矢謨之臣之上則知文墨議論之臣謀士斷國論者固不可以功臣加之也由此觀之諸將之功安敢處蕭何之右李勣之功豈可躐處裴度之先哉作大禹謨皐陶謨益稷此三篇之書所由以作也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禹皐陶同功一體之人而益稷者特附大禹以成功而亦得以命篇繼之禹皐之後則功何必爭名何必擅哉苟懷至公之心其成天下之務而名與功自顯矣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文命敷于四海者作史者述禹之德若堯之放勳舜之重華文命者謂文德敎命敷于四海以此而敬奉于堯舜之帝蓋堯舜之所望禹者亦欲其文命敷四海禹能使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聲敎訖則所以祗承之道遠矣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此卽禹所陳之謨一篇之綱領也爲君難爲臣不易君知所以難而盡克艱之道臣知所以不易而亦盡克艱之道則君臣各盡其分各止其所政乂而民敏德此自然之理也如使君臣之際安于其所僅足意心一萌出其位而慮其分則施于有政必有廢而不舉者民何所觀望而能速于爲德哉惟君臣上下均以克艱爲念日在兢勤業業之中則政事無缺合于公理當于人心黎民自然感化之速而敏于爲德也聖賢所言皆內外之道不分本末不分精粗政乃乂黎民敏德只在君臣克艱之中非君臣克艱之外自有政乂而黎民敏德也由此形彼根隨體同惟知能者能默識之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禹之心克艱之心也舜之心亦克艱之心也惟舜禹同此一克艱故禹所言與舜相契所以聞克艱之戒旣然之又信之謂然哉禹之言信乎其若此矣使舜于此無克艱之念則雖禹諄諄言之舜猶不聞也猶不知也必曰我雖不敏請嘗試之必曰君且止矣吾將思之俞允若茲之言奚自而發哉惟舜旣有以然禹之言而信之遂見帝堯之心亦此克艱之心何以知之堯之時公道盛行下情無壅忠嘉之言無所隱伏矣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野無遺棄之賢矣六合同風九州共貫而萬邦無不寧之民當此之時堯若可以自足而且猶不足焉稽考衆言舍己而不自用從他人之所長意者惟恐衆人之言有所長者不得以盡其情也無告者易虐而不敢虐困窮者易廢而不敢廢意者惟恐斯民有不得其所人才之陞沈于下有不得以盡伸也蓋此心惟堯能之堯之心何心哉不自足之心也克艱之心也使堯于此自謂嘉言罔伏矣野無遺賢矣萬邦咸寧衆人之所長不必稽而從之無告困窮者不必加之意則堯爲自恃爲怠惰爲不敬安足以爲堯哉孔子曰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此足以形容堯之心矣後之學者不學堯舜則已如欲學堯舜但能兢兢能業業能小心翼翼能儆不睹恐不聞則堯舜雖遠卽吾心而見之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此伯益申美帝堯也此一章當與前一章相參而觀之體用互相發明有前一章無後一章不足以盡堯之德自常情觀之堯于天下已安已治之後兢兢然不自足如此宜若無優游舒緩氣象殊不知堯德之廣運聖神文武非所窮而名豈若是急迫之為哉廣而無方運而不窮以其大而化之則謂之聖而不止于聖以其聖而不可知則謂之神而不止于神以其戡定禍亂則謂之武而不止于武以其經天緯地則謂之文而不止于文堯之德其不可一定名也如此有至大之德則必膺至大之任皇天眷顧之命之以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固其宜也夫非有私于堯堯非有求于天德與天同則命不期而至理之必然者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禹因伯益進堯之德于是廣其意而為吉凶之說謂堯之所以聖神文武而遂得天之眷命者以其惠迪而有吉也惠順迪道也順道而行之則吉非順道之外有所謂吉也從其逆者而行之則凶非從逆之外有所謂凶也當順道之時返己無愧心廣體胖其吉孰大焉外此而言吉是僥倖于非望之福也當從逆之時十目所視心勞日拙其凶孰甚焉外此而言凶是其禍可得而逭也故六經言吉凶禍福無不自己求之曾不于一己之外而言禍福以啓人倖得苟免之心此其為應也豈不猶影響于形聲哉蓋形之中自有影聲之中自有響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伯益見禹有順迪而吉之言遂得儆戒之機謂人君所以順道而不從逆者皆自夫儆戒者得之故先吁而後戒欲使聞者之竦其聽也儆戒無虞當天下無事可虞之時人情之所忽而聖主之所畏也滿盈之為累倚伏之不常人主當于此時儆畏而戒懼然則當無虞之時懷儆戒之念當何如哉曰法度不可失也逸樂不可過也勿貳勿疑勿成罔違罔咈無怠無荒可也有一身之法度有一家之法度有一國之法度曰容止足容重無故不去琴瑟此一身之法度也女正乎內男正乎外此一家之法度也禮樂刑政井井有敘此一國之法度也有法度則有隄防有準則失法度則是去其隄防壞其準則身不喪家國不敗者未之有也宮室臺榭之侈田獵之好此遊于逸也安于縱放而難于拘檢此淫于樂也罔遊逸不可過乎逸罔淫樂則亦不可過乎樂知其賢而任之必專不可以有所貳知其邪而去之必決不可以有所疑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偏于此或貳或疑則君子引身而退小人乘隙而進矣就此數句觀之亦不能無先後苟逸樂之心肆然無忌則吾心為逸樂所汨安知其賢而任之安知其邪而去之哉疑謀者謀之未定者也進退猶豫足以為此心之累故斷然勿成之如此則百為之志既廣且明何向不濟何施不可哉順于道者必有美名若違道以干譽是好名也合百姓之心者必能適己之欲若咈百姓以從己是縱欲也好名而縱欲是以私而害公矣故戒以罔違罔咈無怠惰

也荒忽也若于是數者自以為已足而怠心生自以為已能而荒心生則雖儆戒猶不儆戒也故以無怠無荒者終之根本既固則枝葉必盛自心而身身而家家而國國而四夷同此一本也四夷來王亦理之必然合內外之道也余攷此一章有以見唐虞之盛聖君本無過天下本無事而大臣告戒之辭常若禍患之躡于後蓋惟聖君然後可以受盡言下于此者言語必有所裝入而後可又以見古人諫諍之法不纖悉于細務末節惟先有以正其本原本原既正萬事自得其理伯益之戒豈特為舜言哉千萬世為君之法莫不在此因是而上遡帝之心堯之稽于衆此心也舜之兢業此心也大禹之克勤不伐此心也湯之慄慄危懼文之不敢盤于遊田武之夙夜祇畏亦此心也惟純而後不已而已者非純惟誠而後不息而息者非誠齊桓公以葵丘之會而驕矜文公以踐土之盟而驕佚悼公以蕭魚之會而驕人之度量如此其相遠耶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此一章亦與前一章相為表裏前一章乃德之見于治身後一章乃德之見于養民故禹之戒舜先曰帝念之而不可忘也養民之功雖已成使帝于此斯須而不念則已成者復虧矣所謂德者何自而見之惟于善政可以見之也此二句惟以養民為主指其德之實用言之下云六府三事者皆言養民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洪範謂之五行此謂之六府者洪範以土爰稼穡合而言之大禹謨以養民為主故土穀分言之謂之府者以其財貨之所聚也惟修則六者得其敘而不亂正德者正民之德如身正于上民化于下此正德也利用者利民之用如佃漁取離宮室取大壯之類也厚生者厚民之生如輕徭薄賦卹而不困是也謂之三事是則斯民有所事乎此也惟和則三者得其平而不乖六府以養民之身三事以養民之心合之而為九功則九者得其敘矣謂之九敘九功之德皆可敘也謂之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可敘可歌則無之不成矣雖然當功之未成也人猶知所以艱難勤苦以要其成及其既成也則樂于放肆而不復有艱難勤苦此人之情也故聖人于此又為戒之董之勸之之術焉休者美也福也戒之之意若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九者之功無時而忘則身安而室家長享其樂此戒之用休也威者畏也以其可畏也董之之意若曰生于憂患而死于逸樂憂勤則有生之理安樂則有死之道使九者之功一時而或忘則飢寒日至放僻邪侈日陷于罪此董之用威也戒之董之使之心有所畏有所慕然畏慕有時而忘又不若使之心有所樂樂則無時而忘也故勸勉之以九功之歌使之手舞足蹈感發其善心蕩滌其邪慮及善心油然而生則所謂九歌者有得于中心之誠然無有勉強矯拂之態凡此三者皆所以使其功之勿壞而已自德惟善政而下至于九敘惟歌此養民之政必欲其備也自戒之用休而下至于俾勿壞此防民之具尤欲其詳也聖人之養民也于六府三事之外又有以維持保全之若此則斯民之得所養又安知聖人之力哉勸之以九歌觀豳風七月之詩可見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帝舜聞禹之言。深信于心而然之。且歸其功于禹。地平者。水土得其平也。天成者、四時寒暑得其成也。六府三事允治者。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信乎其治也。然則禹有平水土之功矣。而及于天時與六府三事者何哉。蓋天所以生長萬物。而不得人以裁成輔相之。則無自而成。使水未平。則天之所以生萬物者不遂矣。使水未平。則所謂金也、火也、木也與土穀也、三事也。皆無所措矣。禹治水其功至于平成。而六府三事皆治。此所以為萬世永賴也。隨山濬川。而後世無違天之患。田賦一定。而後世無虐取于民之患。歌之于詩者。謂之禮水東注。維禹之績。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見河洛者猶思其功。錫之萬世永賴。豈不信然。禹自言其功。而舜復歸其功。君臣之間。各言其所當言。不事形迹如此。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自此以下。乃舜欲禪位之事。來汝禹。朕居帝者之位。三十有三載矣。舜年六十二始即位。至此三十三年。蓋九十五歲矣。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當耄期之年。已倦于勤矣。有强有弱者血氣也。無强無弱者心也。舜之心蓋與天行健者同。而舜之血氣則衰矣。汝惟不怠。故可以攝我之衆。古之聖人豈常以位為樂哉。倦勤者不可以居此位。則可以居此位者。惟不怠而已。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有德者民所歸也。于民心之從違。可以卜其德之至與否。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朕德無所能。故民不依歸。皐陶遂種其德。民歸之。則可以受帝之禪者。惟在皐陶。常人之種德也近。朝種而暮穫。皐陶之種德也厚。施而不求其報。故其種也遠。惟其種之遠。積之厚如此。故德之下也。民皆懷之。且皐陶之所掌者。刑而已。刀鋸之慘。斧鉞之威。德何在焉。蓋至威之中。有愛存焉。慈祥愷悌。哀矜惻怛之意。雖刑而實德也。以見古人之所謂刑者。卽其所謂德。後之世而刑與德始分為二矣。禹與皐陶。蓋同功一體之人。故禹之所遜者。必在皐陶。舜非不知有皐陶也。以有禹在焉。固常先禹。無禹則舜之所禪位。必在皐陶矣。帝念哉。念茲在茲。此禹以皐陶能種德。黎民懷之若此。因以戒舜。謂舜之于德亦不可不念。念者、念之而不少忘也。當其念念不忘時。則德固在此。及其念之既熟。則造次顚沛。從容周旋。不期于念。而德亦不忘也。故釋茲而德亦在茲。形于名言而德亦在茲。不言而借出于心者。德亦在茲。釋也名言也允出也。以見德無適而不在。其始則實根于一念之微。故皐陶之種德者此念也。舜之所當戒者亦在此念也。惟帝當知念之之功如此。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此舜因禹之遜皐陶。而歸功于皐陶者也、惟此臣庶無有犯我之正理。蓋天下之正理。舜以身體之。是以天下為一身者也。天下之有過。則亦在其君。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天下之不犯于正者。亦在其

君。故曰罔干予正。既不干予正。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此皆汝作士明刑弼教之功也。古之所謂刑者。豈為殘民之具哉。輔五教而已。故不孝者有刑。不弟者有刑。不睦者有刑。使民知有所避。故因以知所趨而已。期于予治者。期于五教之行也。刑期于無刑者。期于不逺此五教也。民協于中者。協此五教也。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者。君子無用刑之心。然猶有期之之意存焉。民協于中者。君子無用刑之功。至于民自協中者。則不待有所期矣。蓋中卽五教也。出中則入于五刑。出刑則入于中矣。既曰正。又曰中。蓋中可以兼正。正不可以兼中。罔干予正者。乃所以為趨中之路也。時乃功懋哉。此舉汝皐陶之功者。自以為功而不加以懋勉。則前之功爲保其不虧。故舜既稱其功而美之。復因前功而勉之。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皐陶得舜之歸美。不敢自居其功。復歸美于舜。此一段前後亦相發明。有皐陶之明刑。無舜好生之德不可。有舜好生之德。非有皐陶之明刑亦不可。故皐陶所稱者。皆歸于舜之德。謂帝之德無有所過者中也。既謂之寬。謂之簡。罰則不及嗣。賞則延于世。宥過則無大。刑故則無小。罪疑從輕。功疑從重。疑者非中也。而謂之罔愆何哉。曰。此乃以為中也。聖人之心。惟近厚而已。使用心而過乎薄。豈所以為中哉。近厚卽中也。臨下貴乎知所簡要。不簡則失之苛。御衆貴乎知所寬恕。不寬則失之暴。臨有統攝之意。御有制御之意。居敬行簡者。可以臨民。居上不寬者。有不足觀。則知寬與簡皆為上之道。罰止其身而不及嗣。惡惡也短。賞不止于身而延及于世。善善也長。過誤爲之。雖大罪亦在所宥。以其情之輕在所可恕也。故意爲之。雖小罪亦在所刑。以其情之重在所不當恕也。觀刑故無小一句。亦可見聖人于仁心之中自有義。非姑息之謂也。宥過刑故。以其情之已定。可得而知之者也。故宥之刑之。功罪之疑。以其情之未定。不可得而知者也。故從輕從重。可以罪可以無罪。罪之疑也。罰疑從去。故惟輕。可以賞可以無賞。功之疑也。賞疑從予。故惟重。左傳曰。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寧僭無濫。亦此意也。與其殺無罪之人。不若失不常之典。失不經。未甚害也。而殺不辜。使無罪者受戮。則其害多矣。凡此皆聖人好生之德。天地大德曰生。一陽方復于建子之月。常在地中。而易以為見天地之心。則天地之心者。皆所以生物也。聖人好生。德洽于民心者。洽浹也。聖人推愛人之心。及其浹洽。則民心亦知所自愛。民既自愛。豈有輕其身而犯有司之法哉。皐陶之意。以謂明刑者。特一有司之職。民之所以自愛而重犯法。豈有司之所能及。皆舜之德也。舜以罔干予正。而歸功于皐陶。皐陶以不犯于有司。而歸功于舜。君臣之際。可謂盛哉。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帝復美皐陶之德。俾我之治得以從予所欲。而使四方風動者。皆汝之美也。四方風動。乃舜之所甚欲也。人君孰不欲四方之民順上之化。如草之偃風。而每每不遂其欲者。蓋不得其人以導達其德意志慮。今也皐陶能推廣帝舜好生之德。民至于罔干予正。不犯有司。則皆爲君子之歸矣。豈非皐陶之美

乎。且皋陶所掌者刑之事也。第見斮艾殺戮刀鋸斧鉞之威而已。何以能使四方至于風動。又何以為休耶。以此知皋陶所掌者雖刑而實德也。古人不以刑視刑。而以德視刑。故舜謂之從欲。謂之風動。謂之休。亦如穆王謂之有慶祥刑也。豈若後世專事殺戮而至于不忍言也哉。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舜以位遜禹。禹曰。朕德罔克。舜至此復述其功德以命之。來禹。洚水儆予。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水性潤下。而至于逆行。此變異也。天所儆戒我也。洪水乃在堯時。與舜何預焉。今舜引以歸己。蓋天下無一物而非聖人之身。故一物不得其性。則聖人自以為己之責。此恐懼修省之意也。惟此意弗嗣。而後漢世以災異而免三公。當災異之時。三公自以為不任其職。引身而退。則可。人主以此責三公。則不可。若人主以是而責三公。是移過于臣。而己不知懼者也。豈所以謹天戒者哉。當水之為患也。禹既能成允成功。允信也。禹先有以自信于己。若韓信之舉燕趙擊齊。若耿弇之取涿郡收富平。皆是規模素定。信其必能成功也。惟先有以成允。故能成功。此禹之賢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勤如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儉如菲飲食卑宮室是也。心無兩用。為公者必忘其私。為國者必忘其家。邦既克勤。則家自然儉約矣。滿盈也。假大也。不以勤儉之德而自盈自大。此禹之賢也。成允成功。所以言禹之有功勤儉。不自滿假。所以言禹之有德。禹有此德。未嘗自有其德。乃不矜也。禹有此功。而未嘗自有其功。乃不伐也。蓋矜伐者。豈必暴露所長。誇耀于人。然後謂之矜伐哉。禹之心苟自知其有功有德。即為矜伐矣。惟禹之心

視之如未嘗有焉。己雖不矜。而天下遜其能。己雖不伐。而天下遜其功。能者忌之媒。功者爭之漸。吾有矜伐之心。則夫人亦皆有爭功爭能之心。以吾之不矜不伐。而起天下之不矜不伐。則是能與功也。天下不以歸禹而誰歸哉。余嘗攷聖賢盡性之學。以謂天命之性。萬善具備。無有虧缺不足之處。聖賢所為孜孜汲汲者。惟欲盡此而已。初無分外之事。孟子知此意。故曰。舜盡事親之道。又曰。事親若曾子可矣。初未嘗以舜曾子為過外。蓋以其分所當為之事。能盡此者。方能免其責耳。尚何矜伐之有。使聖賢而有過外之事。為人所不得為。則矜伐可也。聖賢無過外之事。如禹之功德。皆是禹所當然。故禹自不見其為功德也。汝有此德。而吾復懋勉之。使之不已。汝有此功。吾復嘉美之。而不敢忘。天之曆數。皆在汝之身。汝當升元后之位也。曆數者。聖人作曆以步其數。裁成輔相之道也。天之曆數。猶言裁成輔相之人。當在汝矣。天人一理也。聖人所見處。自然與天合。舜以禹為可禪。則天意亦在是也。況舜當倦勤之年。而均既不肖。不可以任其責。廷臣又未有出禹之右者。此天意可見矣。聖人以任事而卜天意。何必以圖命符讖之說。自為怪誕者哉。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此堯舜禹三聖傳心之要旨也。堯典不載命舜事。而大禹謨載舜命禹之辭。可見堯舜禹一心。惟夫子

得之。故于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天下之大事物之繁。人主苟不得其要。則將見用力愈勞而愈無功。其要者。失在曰中是也。事事物物皆有其中。苟能執其中。則出而應事物之繁。無一而不適其宜。不當其理。然中為難識。故舜于是有人心道心之辨。使其于人欲天理之差。從而審擇焉。人心人欲也。故危而難安。道心天理也。故微而難見。惟其天理微而難見。故微得以勝欲。而人心每為道心之累。然則孰從而求之。曰精而不雜。一而不二。精者如求金于沙。沙盡則金可見。一者如水之流。止東西不失其平。如此則危者去。微者復。中可得而執矣。中即道心也。以其無過不及之失。則謂之中。道之大原出于天。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謂之中。禹傳之湯。謂之咸有一德。湯傳之文武。為皇極。孔子謂之忠恕一貫。子思謂之誠。孟子謂之浩然之氣。皆一物也。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所以守護此中而勿失也。無稽攷之言。易以惑人。則勿聽之。弗詢于衆人之謀。而其不合人情者。易以敗人之事。則勿用之。舜之意謂雖已得此中矣。若夫聰言用謀之不審。使邪說得乘間而入。則向之所謂中者不可保矣。孔子告顏子以四代之禮樂。必終戒之以放鄭聲遠佞人。孟子所以言養氣。必先以知言。蓋邪說易惑。必閑邪可以存誠也。民視君為命。得非可愛乎。君失道則民叛之。得非可畏乎。君之所以可愛者。以衆非元后則無所仰戴也。民之所以可畏者。以君非得衆則無以守邦也。若之與民並言之。以見其勢之均也。亦與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同意。雖是君民之勢均。而講之所言。大率先君而後民者。分所在。當以君為貴也。然則孟子何以謂民為貴而君為輕。倒置如此。蓋書所言者萬世之常法。而孟子所言者特救時之弊。為時君鄙薄其民之故也。夫子作春秋。將尊師衆。則曰某師

師。大夫與師敵也。將卑師衆。則曰某師。師為重也。至于君將不言帥師。君見獲不言師敗績。以君重于師也。春秋正名分。為萬世法。與書所言亦同。欽哉。慎乃有位。為人君者當致其敬。以位為憂勤。而不可借是以為逸樂。此慎乃有位也。敬修其可願。可願如可欲之謂善。同人君之可願者。願為善不願為惡。願天下治安不願為危亂。敬以修之。于此而不謹不敬。則四海困窮。而天祿止于此矣。天命視民心為從違。民心得。則天命可以長享。蓋能敬修其可願故也。民心去。而至于困窮無告。則天祿亦于是而終。蓋不能敬修故也。詳復此欲諸治天下之要。蓋在是矣。故舜審以授禹。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出。好者賞善。興戎者罰惡。口者命令所自出。賞善罰惡存焉。則言豈可再。謂我之所以命禹者。其言一定不可變易。汝禹安得而辭哉。使禹得而辭之。是舜于賞善罰惡之言可更變矣。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觀下文言龜筮協從。卜不習吉。則舜之命禹。蓋嘗卜筮矣。禹又曰。枚卜功臣。先儒以為帝與朝臣私謀私卜。禹不預謀。故更欲卜也。枚卜謂歷歷而卜之。就功臣之中惟其吉而從之可也。何必專命禹。此禹有謙遜不敢當之意也。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昆後也。朕志既先定矣。詢于衆人之謀又同矣。故鬼神之從見于龜筮。亦無不協者。洪範七稽疑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謀及卜筮。蓋人謀鬼謀。雖欲其合。大率以人謀爲先。就人謀之及以己心爲之主。設若己之志不定。而徒信他人之謀。惑于鬼神之說。其可哉。先斷之以心。故詢謀者所以盡吾心之所見。鬼神者又以驗吾心之所見。而實非詢謀鬼神爲主也。今也舜之命禹。舜之所見即天人之所見也。已自無間矣。所謂先天而天弗違者也。必至理之固然。幽明無二。宜乎朕志之定。而詢謀亦于是而同。龜筮亦于是而協也。卜不習吉。再三瀆。瀆則不告。豈有再卜而再吉也哉。禹拜稽首固辭。辭之之堅也。帝曰毋。毋者禁止之詞。惟汝能諧其事。不許其辭也。前此宅百揆。禹嘗遜稷契皋陶。未聞辭之如此其峻。今也既辭之又辭之。以見神器之可重而不可輕。又非宅百揆之比也。觀禹之遜如此。聖賢之有天下。何嘗容心哉。宜乎舜視棄天下猶敝屣然。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正月朔旦。與正月上日。月正元日同。與春秋書春王正月公即位同。神宗者舜之宗。文祖堯之祖。繼世者必受之于祖。故堯授舜必告于文祖。禪位者必受之于所禪之君。故舜授禹必告于神宗。神宗者堯廟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率百官若帝之初。亦如舜攝位之初。在璿璣而下是也。聖人所爲。蓋有不約而同。不求合而自契。要以循乎天理而已。非大禹事事欲求其同舜而爲之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

甚矣有苗之頑也。自堯時竄有辭于苗。蓋嘗遏絕之矣。舜即位之後又嘗竄其君矣。又嘗分北其竄矣。至于此又且弗率。是其怙終之惡。罪在不赦。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宜不爲過。而舜命禹特曰。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詳味聖人優游和緩之意。未嘗有忿戾之心。聖人之量。與天地同其大。一物之失其和。豈不傷天地之仁。而天地生物之心。常自若也。有苗之惡。特其氣稟之昏蔽。闇其畏威寡罪之性。蓋與人同。舜方且哀之憐憫之。竄之分之徙之。皆所以使之畏威寡罪。求以生全之而已矣。何忍疾其惡。遂至于殄絕之哉。禹會羣后。會羣諸侯之師也。當用兵誓戒之日。不聞羽檄交馳。轉輸之費。調度之廣。以大臣自將。特曰會羣后而已。嗚呼。何其從容整暇如此。意者政刑明于閑暇之時。戎器除于不虞之日。不待事至而後圖也。誓于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行師則有誓命。祭祀則有誓戒。皆所以謹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說者以謂誓誥不及五帝。然而帝者之世。謂曰不言而人已信。亦猶嘗激言誥哉。余嘗謂典謨之書。以其簡嚴寬大。事事畢備。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是也。至于典謨之書六體皆具。與他書不同。如與益儆戒之詞。皆訓也。如欽哉惟時亮天功之辭。皆誥也。如禹會羣后誓師之辭。皆誓也。如命汝作納言。皆命也。誰謂誓誥不及五帝者哉。濟濟者。衆之盛也。咸聽朕命者。欲其衆志之一也。蠢茲有苗。謂有苗蠢然至愚而無知者也。昏迷。謂其昏塞而不知有恭敬之道。惟其不知恭敬。故

侮慢而自以爲賢。敬則自然合于道而順于德。不敬則宜反其道而敗其德也。敬則能用君子退小人。下自然爲民所歸。上自然爲天所與。不敬則君子所以退。小人所以進。民所以棄之而不安之。天所以降之咎而不佑其罪。皆原于不恭敬之故。肆我以爾衆士。奉其可討之辭。伐彼之罪。爾庶幾一乃心力。無或有異志。則能成功矣。三旬苗民逆命。以師臨之一月。苗民猶有辭而逆命。則其昏迷也亦甚矣。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此一段乃聖賢自反之意。孟子曰。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橫逆。君子必自反也。曰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曰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聖賢責己嘗多。責人嘗少。然則舜之此舉無乃有過歟。曰。聖人無過舉也。使舜于此自謂無過舉。而徒有責夫三苗。則舜亦疑于自滿矣。聖人雖無不盡處。嘗若有未盡然。益之贊禹者。謂禹亦有此意。益從而贊助也。天道遠矣。而德可以動之。是無遠而不屆者也。自滿者適以招損。自謙者必受益。此天理也。天道虧盈而益謙。自謙而人無不從。自滿而人多不服。此即損益也。帝初于歷山。舉舜初年之事。帝之耕于歷山也。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以謂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天地之于物無不愛。父母之于子亦無不愛。父母之所以不愛其子者。必其子有未盡也。舜之號泣于旻天者。豈常有怨父母之心。特怨慕耳。謂吾何爲而得罪于父母也。舜本無罪。負罪以歸己。舜本無慝。引慝以歸己。祗載者。敬其事也。敬其事以見瞽瞍。夔夔者悚懼不已之貌。齋莊而慄慄。以此見舜之心。舜之敬誠無所紀極。瞽瞍雖頑。而舜敬之至。亦足以感發之。故瞽瞍亦從而信順。至誠感神。誠和也。和之至可以感鬼神。而況有苗乎。凡此皆極言感應之道。謂蓋其在己者。自無不應于彼。莫遠于天。而德能動之。莫頑于瞽瞍。祗載能格之。莫微于鬼神。而至誠能感之。有苗之頑。亦豈有不可感發之理。舜禹第反求諸己可也。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舜禹君臣。何其從善之敏也。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又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伯益嘗中其機。故禹聞之而拜昌言。舜聞之而敷文德。曾無吝惜之意。前日徂征之舉。舜與禹隨即冰釋。所過者化矣。嗚呼。君臣之際。何其同心同德也如此。自常情觀之。舜命禹以徂征。而益之心似若有阻君命者。宜告之舜。而反告之禹。禹受舜命。既無成功。聽益言而還。似若專于進退者。宜告之舜。而反不告。舜之意欲征有苗。既有成命。而二臣若此。宜若加罪于二臣可也。而且誕敷文德。以此見君臣之際。兩無疑猜。益之意謂禹猶己也。禹之意謂舜猶己也。此豈後世之所能及哉。誕敷文德。何自而見之。豈未征苗之前。文德獨不敷。及苗之逆命。而始敷文德耶。曰。舞干羽于兩階。此即文德也。嘗其徂征也。干戈用之于行陣。及其班師振旅也。干羽之舞蹈。以見無事于用武矣。無事于用武。即文德也。誠意之所孚。精誠之所感。宜乎七旬之久而有苗自格也。有苗之所以格者。豈能回心向道。遽革其舊習也哉。特畏威寡罪耳。革道之終。小人革面。則亦足矣。抑余嘗論感應之理。謂天下之理。一而已矣。雖

其一故感彼應此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自夫人反躬之未至天理不明人欲悖塞故物我爲二天人爲二內外彼此爲二障蔽日深動輒窒礙何自而能感哉山下有澤君子以虛受人聖賢所謂物我者初無異理惟能私意消釋天地皆吾同體自然有感有應所謂正己而物正篤恭而天下平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此理也干羽舞而有苗格高宗夢而傅說來成王悟而天反風春秋成而麟至亦此理也後之學者當横逆之來凡先自處以爲吾忠矣吾仁矣吾禮矣不知自反而專于責人忿疾一萌悔吝百出又安知聖賢之功用哉雖然說者謂結繩之政不足以理暴秦之亂干羽之舞不足以解平城之圍謂當排難解紛之際干羽之舞誠無用也曾不思道固有並行而不悖者舜之舞干羽固足以格有苗矣使舜之威命不行師旅不整征討不加而徒曰吾將以誠意感之彼其謂我不能帥也不幾于起侮乎天下之事惟權之在我者然後可以用吾誠苗之服舜也意其必曰天威之可畏如此今也威不吾加而且退而修德吾其可不服哉是舜有其威權而不自用其威權故誠意所感足以使人來格者有賁育之勇而揖遜則揖遜足以使人服三尺童子以揖遜服人人將謂童子弗能而且侮之矣明乎此則徂征之舉與誕敷文德者皆並行而不相悖也不然則宋襄公以不鼓不成列而取敗陳餘以仁義之師而取敗反執舞干羽之說是亦腐儒耳

尚書詳解卷四

虞書

皋陶謨

此篇其初乃因禹之問答其後皆皋陶之所陳謀之一定可以爲萬世帝王之法故名之以皋陶謨其大要則以知人安民爲主而知人安民之本又在允迪厥德蓋德之不迪則必不能知人安民知人而人不盡知安民而民不盡安者皆基于迪德之未至合表裏內外而言之也自亦行有九德而下至天工人其代之即知人之理也自天敍有典而下至敬哉有土即安民之理也其言相述屬其意相貫通學者自流而溯其源斯得之矣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作此書者以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名狀皋陶之所得也禹與皋陶皆若稽古見其與堯舜同德蓋稷而次皆無預焉允信也迪蹈也信能蹈行其德也信蹈其德者如之何曰十目十手之指視此德也暗室屋漏亦此德也不以隱顯二其心朝夕行之此德也終身行之亦此德也不以久近渝其誠造而富貴此德也死生患難亦此德也不以險夷易其節其爲允迪如此其至則天下之是非得失成敗利害皆灼然于吾之胸中其謀也豈有不明誠足以感人如春風和氣之于萬物不言而使人化其弼也豈有

不諧然則皋陶之允迪厥德者第于謀事之明與夫弼人之諧者觀之若曰吾能允迪厥德矣謀事而暗于事機昧于安危成敗之理弼人而有忿心厲色違怫而不相順齟齬而不相合則無乃允迪之未至乎異端之學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智周乎萬物而道不足濟天下者皆此類也

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禹曰俞如何上必有闕文皋陶曰都皋陶因禹有如何之問先美之而後言慎厥身修思永其意略與堯典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同意蓋皋陶之所得者在于允迪厥德故言惇敍九族庶明勵翼皆本于身修能修其身者德之所以允迪也謹其身之所修必思爲長久之道異端之學亦非不修身也然致遠則泥故君子思其所以長久者欲其參之天地質之鬼神百世俟聖人而不謬不悖不疑不惑者如此則修身之道盡矣身修而家齊國治故能惇九族而厚其恩愛敍九族而次第其倫理衆賢明者莫不勉勵而輔己焉故惇敍九族庶明勵翼者明修身之驗也自邇而可以遠者在此而已自其身與九族與朝廷言之則其身爲近朝廷爲遠今爲身修于此而庶明勵翼自應于彼又自朝廷而推之以達于天下亦此理也豈非所守約而施博哉禹聞皋陶修身之言遠近兼舉其備如此故拜其善言而俞之也禹皋同列之際或都或俞或吁或咈無非眞情實意之發不可以常情窺之也惟其好善之心出于眞情故言有合于其心則俞之有疑于其心則吁之聞之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聞言而拜不以爲諂善之在己猶在人也故自言而先曰都不以爲矜後世孔門學者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如三子言志無有隱情正名曰迂短喪曰安皆是眞情所在與虞舜之廷禹皋陶同列都俞之氣象亦有相似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既言身修思永之道推而至于邇可遠在茲則亦包括無餘矣及禹拜昌言之後皋陶又就其中舉其至要者言之曰知人安民是也舉此二者以爲人君立治之大端故先美之而後言曰在知人在安民謂身修思永惇敍九族庶明勵翼者不在乎他而惟在知人安民禹平日所學者在于堯類一聞知人安民之說遂疑于心而見其所以難故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咸皆也若順也知人之與安民皆順是二者而行之雖堯猶且以爲難何以言之蓋知人則爲哲必于官人者見之官人者謂能官使人材隨材而授之職也吾自謂知人矣而官人之際小大長短不適其官則何以爲知人此知人之所以難也安民則爲惠必于黎民懷見之黎民懷者謂不令而自從不約而自至推之不能去逃之不能免者也吾自謂能安民而黎民不懷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則何以爲能安民此安民之所以難也使帝堯于哲惠之德無所不能則姦惡如驩兜不必憂之可也頑如三苗不必遷之可也巧言令色靜言庸違如共工不必畏之可也帝堯猶且憂之遷之畏之恐其爲知人安民之累則帝于此二者何皆不以爲難然則帝堯之所以難者果不能乎曰帝堯固無所不能也帝堯自以爲能而有易心焉則不足以爲帝堯矣惟夫子知此故曰堯舜其猶病諸堯舜以謂天下不能皆賢而猶有不肖者焉天下不能皆

君子而猶有小人焉。知人之心安得不以爲病。五十者衣帛。而少年不得衣帛。七十者食肉。五十者未得食肉。安民之心安得不以爲病。雖然。就知人安民而論之。知人可以兼安民。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天下之事不勞而治。民其不安者乎。孟子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之爲務。故皋陶謨亦以知人爲先。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皋陶見禹以知人安民爲難事。遂有亦行有九德之說。其意以爲知人雖難。然亦有可以用其力處。蓋躬行是也。亦行有九德。即允迪厥德也。九德自寬而栗至于彊而義。其品有九。在己者有九德。然後足以知人之九德。無諸己何以知夫人。故知人之要莫先于自知。堯有俊德。故能明俊德。文王克宅厥心。故能克知三有宅心。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故欲知人者在于自知。自知之道。奚如。亦行有九德也。在己者既行九德。必知人之德。能知人之有德。斯可以論人之有德。謂某人有某德也。既能論某人有某德。而德不可以虛名觀人。不可以虛取。故乃言曰。載采采。載行也。采事也。必言是人之有某德。是德之有某事。則知人之道。可無餘蘊矣。禹曰何者。問九德之品也。皋陶于是言德之品有九。蓋人之全材備道者爲難。其氣禀有得一節而以學問成之者。亦足以成德。自寬而至于彊。此其氣質之自然也。自栗而至于義。此其學問以成之者也。性之寬易失之縱。惟寬而能莊栗。則斯可以爲寬之德。性之柔易失之儒。惟柔而能立事。則斯可以爲柔之德。謹愿之人。或不能實難。惟愿之中有恭。則不至于弱。有治亂之才。或不能致敬。惟亂之中有敬。則不至于輕忽。擾順者或不能果敢。正直者或不能溫和。簡略者或不能廉隅。剛斷者或不能塞實。強壯者或不能合宜。擾而毅則有決而不至于徒順。直而溫則能和而不至于亢怙徑行。簡而廉則有以表見而不至于忽略慢易。剛而塞則能誠實而不至于多欲。彊而義則有以適宜而不至于太縱。如此者九德之品也。有上之九者而無下之九者。則不可以謂之德。彰厥有常吉哉。常者德之所安者也。人固有勉強矯拂亦足以欺人者。能矯拂于暫。不能矯拂于久。能勉強于一時。不能勉強于歲月。惟其安而非有所勉強矯拂者。乃德之常也。至于常則不變矣。朝夕如此。窮達如此。變故如此。而其德曾不少變。人主得如斯人者而彰顯之。國之福也。周公作立政。亦曰克用常人。蓋常人者初無新奇可喜。而不至于邀功生事。若桑麻穀粟之可以養生者也。故皋陶言九德之後。必繼之以彰厥有常吉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人才之難全也久矣。爲卿大夫而有一家者。苟能于九德之中。得其三德之人。日日宣達之。使之得以自達其情。無所掩蔽。則三德之人必能夙夜之際。深明有家之事。無一之不詳究也。爲諸侯而有一國者。苟能于九德之中得其六德之人。日日嚴之祗之。敬之。禮貌之隆。畏憚之至。使之得以安其心而無所顧忌。則六德之人必能明其事于有邦。爲之興設治具也。諸侯有一國。皆比大夫所治者爲詳。故必得六德之人。謂之日嚴日宣。見其誠之不已也。苟須臾而有怠心。則誠有不至。而賢者不爲吾用矣。至于天子有天下。比諸侯之國又爲詳。故必得九德之人。非謂一人而備此九德也。合衆人所長而受之。然後敷布而施之。謂某人禮樂。某人兵刑之類。如此則九德之人咸趨于事。有德而謂之俊。有才而謂之乂者。皆在官矣。雖然。人才之盛如此。或相忌而至于爭者有之。雷同而相爲朋黨者有之。則人才之盛。不足以爲用。而反足以爲累。惟上之人有以使之和而聯事合治。謂之僚者。皆有相師之風。相師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趨事赴功。百工皆有惟時之志。惟時則勤而不失其時也。師師惟時者。激昂奮發之意。故能收得人之效。上足以定天時。而五辰得其順。下足以治人事。而庶績得其凝。五辰即五行之在天者。寅卯爲木之辰。春之盛德。巳午爲火之辰。夏之盛德。申酉金。亥子水。秋冬盛德。土包五行而旺于四季。則辰戌丑未之辰也。撫五辰則四時無愆。陽無伏陰。無淒風。無苦雨是也。地有廣狹。事有詳略。用人亦有差等。爲大夫者必得三德。諸侯必得六德。天子必得九德。苟賢才不足于用。則一國一家與天下之治。必有廢而不舉者矣。然則大夫者、必限之以三德。諸侯必限之以六德乎。曰爲大夫之家。苟得夫六德之人。爲諸侯之國。苟得夫九德之人。亦奚不可。然而人才之難得。不可以求其備。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五。大夫三。使諸侯而得七人。大夫而得五人。安可謂之僭乎。觀書者當求其意。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有邦。即諸侯也。人君者、天下之諸侯之所取法也。苟一念不謹。怠忽之心或萌于此。則諸侯視效于彼。皆爲逸欲之事矣。故無教逸欲有邦。常謹其在己者。兢兢業業、戒謹危懼而不已也。以一日二日之間而有萬事之繁。安危治亂之機。常存于細微之際。天下之事如此其不窮。則人君之心豈可以少忽哉。雖然一人之聰明。安足以周知天下之事。必得其人爲以任之。故庶官無曠。則天工必有人以代之矣。天下之事。無一非天之事。蓋非人之所能爲者。皆天理也。非皆天之事。則用人之際。不可以私意用之矣。自無教逸欲而下。則慮天下之事當以己。自無曠庶官而下、則任天下之事不以己。此本末具舉、人己兼言之也。皋陶陳知人之謨。大概先行九德。然後能官人之九德。取人以長。其理當如此。至此又申前說。使人君兢業之念不存而至忘天下之事。則任官之際必以私意間之。曠而不舉者多矣。勿以不正之人而居庶官。則無曠也。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典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禮者、吉凶軍賓嘉也。君臣有自然之敬。父子有自然之恩。兄弟有自然之愛。夫婦有自然之別。朋友有自然之信。吉凶軍賓嘉亦莫不有自然之理。此皆天之所敘、天之所秩、而不可以人爲加焉者也。爲之君者果何爲哉。因其天敘之典勑正而惇厚之。因其天秩之禮躬行

而用之以此率天下使之同其寅協其恭和其衷則典禮行矣典禮之在人心本自寅敬衷善恭而不僻今也同之協之和之無一之不寅無一之不恭亦無一之不衷豈非典禮之效達于天下哉五服自袞冕而下五刑自墨劓而下德者天命吾從而彰之以五服刑者天討吾從而用之以五刑以此懲勸天下使于政事之間懋勉而不已則賞刑行矣蓋人心無所懲勸則日以自怠今獨勉于事者有天命之服不勉于事者有天討之刑又安敢不勉哉嘗觀孔子之稱舜以爲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典禮德既一本于天理則舜所爲者皆本天也舜烏嘗有爲謂之無爲可也典禮謂之我德刑不謂之我者蓋非天子不議禮典禮之行自上率之故曰勑我自我至于德刑則皆純乎天而不容已所以見爵人與士共刑人與衆棄而非人君之所私有也其旨微矣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皋陶既言天人相因之理如此又恐奸人得以肆其邪說動欲引天以神其事故皋陶指其所可證驗處同寅協恭和衷即典禮之驗政事懋哉懋哉即德刑之驗又從而申之曰天聰明本因民以爲聰明民之聞見即天之聞見天明畏本因民之明威民之好惡即天之好惡也人主不必求之天但致之本心以卜天意矣古之聖人皆以人而占天如成湯以民之徯后而知天意武王以孟津諸侯卜天意成王周公以民獻十夫卜天意惟以人心觀天意則不可誣矣達于上下謂此理上達于天下達于民天與民初無二理也有土之君豈可不敬惟知敬則不忽乎民自乃不忽乎天不知敬則徒以天之爲畏而以民爲易虐者然則天之與民爲有二理也耶此皋陶安民之謨必推而至于天合也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

皋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恐人之未必信己故曰我之言順于理可以致而行之禹曰俞然其言以謂汝之言可以致其功不但可行而已也古人相與不事形迹言其所當言皋陶不以爲謗禹亦不以爲忌皋陶既見禹之然其言則又謙以自處曰予未有知皆不以所知而自足也更以思日進于贊襄而已贊進也襄止也進進不已之意此皆皋陶之本心向之所言者特欲禹信之而已故言未信于同列則皋陶不敢有所隱言已信于同列則皋陶不敢有所恃故觀禹皋之相與豈若後世之矜功伐能者哉

尚書詳解卷五

虞書

益稷

古書以益稷合于皋陶謨觀此篇之文大概與皋陶相連綴如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此文意相接其後乃出爲益稷篇因禹有暨稷之事故以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

帝呼禹而來謂汝亦當陳盛德之言皋陶已陳知人安民之謨于先矣舜于此求善無厭故樂聞其言而不已孟子曰大舜有大焉樂取人以爲善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舜方求其言而禹且自以爲無事于言蓋禹之意在于躬行而不徒言也予何爲言之有予之所思者日以孜孜爲念謂其不怠也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古人以躬行爲言而未嘗以言爲言舜之求言之意非不善也第恐求言則有餘躬行則不足適以爲無益而已故禹以孜孜爲事因以感吾帝舜皋陶見禹孜孜之言遂疑而問之蓋皋陶亦欲禹陳謨不以己之知人安民而遂自足也禹乃不以言自任皋陶豈能無所疑于心哉君臣有常分舜以汝命禹禹以予自稱之若敵也然于此亦可見誠意之交孚不可以常分論也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禹因皋陶如何之問，遂歷陳當時所以治水之功。洪水滔天，浩浩然言水之大也。懷山襄陵，民有昏墊之害，皆昏墊沈溺困于水也。如此，予于此時乘四載，即先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是也。隨九州之山，刊除其蔽障之木，以通水道。害去則利可興，暨益奏進庶鮮食于民。益是時爲山澤之官，所進鮮食，即鳥獸之新殺者。予決九州之川而至四海，則大水有所歸。濬通畎澮之水而至于川，則小水有所入。自水之未通達也，九川橫流，畎澮無受；用既決而之海，則畎澮可濬而之川矣。水退而平土可耕，乃暨稷播種而進庶艱食于民。當民阻飢之際，則五穀之食爲艱食，又以鮮食魚鱉之新殺者兼之。苟可以利民者，無不爲也。可見此章大禹治水之規模次序，莫不先定于胸中，惟其規模先定，是以備要而不紊。初不見九州之爲大，洪水之爲難也。使禹于此見其大，見其難，則將退縮而不敢爲，紛亂于中而不能爲矣。先刊木而後決川，決川而後濬畎澮，自有次第如此。此所以爲行其所無事也。懋遷有無化居。洪水方退，民之日用飲食者未均其利，必使有者遷之于無，化其所居積，則民可以均其利。若魚鱉則徙之于山林，材木則徙之于川澤是也。然民情未能遽然從上，必勉之，謂敦勸使之遷有無化居也。如此，則交相生養，而民力自裕。故烝民乃粒，倉廩既實，而民知禮節，故萬邦作乂。此禹之功見于致效力行者如此而已。然大禹有功，雖爲不矜不伐者也，夫何皋陶之問，而乃自言其功，略無謙遜之意，何也？曰：禹非矜功也。自言其成功之艱難，所以使君臣之際常以艱勤爲念，則艱難之功可保也。皋陶曰：俞！師汝昌言。禹以爲予何言矣，而皋陶復曰師汝昌言，蓋他人以言爲言，而禹以躬行爲言，故其言爲可法。皋陶以矢謨名于世，宜若無羨于禹之言也，而猶鬪之于先，師之于後。皋陶豈肯矜己忌人，如後世之士，名欲己歸，遂至于抑人而揚己哉。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禹戒舜以慎乃在位，先美之而後言憂勤之中，必有至樂存。慎乃在位，人君之位，常致其慎，情欲之易肆，治安之不可保，一不慎則失人君之道矣。帝曰俞，禹于是又有安汝止，惟幾惟康弼直之戒。所以推廣慎乃在位之意也。止者，心之所安也，心之所止者。苟不得其安，則出其位而不能止其所者多矣。然安汝止之道，又在于幾康弼直。幾以慮天下之微，則昧忽之際，未嘗加察；惟康以圖天下之安，則治平之日，常若禍亂之迫其後。此養之于內也。輔弼之臣，盡正直之意，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此養之于外也。內外交相養，而所止者安，人君處無過之地，自然下合民心，而惟動丕應徯志，上合天心，而申命用休。民必從上，君所已爲而民應之，此惟動丕應也。君所欲爲而民待之，此徯志也。昭受上帝者，顯其足以受上天之賜也。申命用休，天應之以無窮之休也。舜豈有求于民，有覬于天哉？天人之理，一而已矣。盡之于己，則無有不應之于彼。旣曰帝，又曰天，以形體言，則謂之天；以主宰言，則謂之帝，其實一也。帝曰吁，

舜若疑而未敢以爲然者，蓋其任甚重，若禹之言，非我一人所能，當必有輔臣鄰之助而後可。臣者，大臣也；鄰者，近也，人臣之情，蓋與人君相親近而無間者也。故曰臣哉鄰哉。又言鄰哉臣哉，所以相親而無間者，豈非在于臣乎？此舜責望大臣相須一體之意，故禹于是亦然其言。禹之言專責其君，舜之言則責望其臣。然則君臣之間，皆當盡其力可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章深見帝舜得爲君之道。君臣之際，相須如一體。臣作朕股肱耳目，則君爲元首可知。元首無爲，股肱耳目則有爲也。後世之君，至于有躬居決事者，兼行將相者，以人主而下行有司之事，一人之聰明，安足以周知天下事哉！此皆不知爲君之體。下文翼爲明聽者，皆股肱耳目之職也。予欲左右有民，扶持而助之，使歸于善，賴汝以輔翼。予欲宣力四方，爲民興利除害，廣其惠澤，賴汝以有爲。觀者，示也。古人之象，謂古人作服，所以取象之意。如日月而下，皆取象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自黃帝時已有衣裳之制矣。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繪之于衣。會，畫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章絺繡之于裳。絺、葛之精者也。此十二章各有取象：日、月、星辰，各取其明；山取其靜；龍取其變；華蟲取其文，以此象人君之見于己者，故繪之于衣而在上。宗彝取其孝，藻取其潔，火取其能照，粉米取其能養人，黼斧形取其能斷，黻兩己相背取其辨，所以象君德見于用者，故繡之于裳而在下。十二章之服，所以有取于此數者，蓋人主一身備天地萬物之理，吾身皆有所取則焉。誠使人君之明與其靜，其變其文，其孝其潔，能照能養人，能斷能辨，皆無愧于此數者，則君道備矣。使于此數者有一之或闕焉，則人君當內觀諸己，外省諸物可也。此古人取象之意也。予欲觀古人制作之象于天下，以五彩彰明施之五色以作服，必賴汝臣以明之。以質言之則曰采，以所施者言之則曰色。汝明者，明其制度之有尊卑，則若王之服自日月而下，諸侯之服自龍袞而下，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是也。明其君德之有得失，則合于此象而無愧者，人臣則當將順其美；不合于此象而有闕者，人臣則當正救其過。此汝明之意也。成周時登三辰于旂，而以九章作服，其禮制雖有增損，而其意則一。左氏傳臧孫諫納郜鼎，有及于三辰火龍黼黻，以謂人君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誠知聖人作服之本旨矣。六律，即黃鍾以下。五聲，即宮商而下。八音，即金石而下。以律和五聲而播之于八音以爲樂，所以察治忽。忽，不治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以出納五言，五言者，又作樂之本也。樂雖可以察治忽，而其所以作樂者，在于五言。五言即詩之合于五聲者。經曰詩言志，歌永言是也。納五言者，以民之歌謠風詠，納之于上；出五言者，以君之政教，而達之于下。以此五言而見于六律五聲八音之間，治忽不可逃矣。如季札觀樂，以列國之詩而知其興衰。汝聽者，賴汝臣以聽之，則審其治忽之機者，爾臣之責也。凡此翼爲明

聰。卽股肱耳目之所司。欲者在君。而所以翼爲明聽者則在臣。此又當知乾始萬物。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之意。翼爲明聽者雖在臣。使是四者而不出于君所欲。則臣雖翼爲明聽不可得也。舜之言前後亦有次第。先左右有民。宣力四方。然後言禮樂。蓋王者制作。皆在功成治定之餘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舜于上文四者以所欲當在是。則是無所違失也。所欲一不在是。斯爲違失。予之所違。汝當弼正之。不可面從其君而背議其後。主勢爲尊。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敢觸神侮雷霆多矣。舜于此啓人以犯顏敢諫之路。必使有過得以正言而無隱情也。欽四鄰。左右前後鄰近之臣。當知所敬。謂弼違糾過。無敢或忽可也。大舜之所欲者。既有臣以翼爲明聽之。其有過者。又有臣以弼之。謂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觀事法官者哉。庶頑讒說自此而下。舜所以成就人才之意。天下不能皆善而有惡焉。不能皆君子而有小人焉。聖人于此。遂以爲惡爲小人而棄之。逐之。殺戮之。則人之自棄者多矣。聖人如天地也。天地無棄物。故雨露之恩。霜雪之慘。皆所以生物。聖人無棄人。故爵賞之所施。刑威之所加。皆所以愛人。庶頑讒說者。謂君之違不能規正。而徒爲是心不則德義。與乎巧言以生讒譖者。雖唐虞之世不可謂無此等人。在舜所以處之如何耳。若不在時。謂不在于是而爲非者。則侯以明之。謂射侯之禮以明其善惡。古人之射所以觀德。志正體直。其容體比于禮。其節奏比于樂。故可以觀人之賢否。撻以記之。謂笞撻其不從者。使之自記其過。所以困辱之也。書用識哉。謂書之簡牘以識其爲非。如左氏所謂荀斐丹書。我殺督戎是也。明之記之識哉。所以多方如此者。蓋激昂之折辱之。使之困心衡慮。知所以悔過而改。欲與之並于生生之域也。生者謂善心自萌芽而擴充之。無有窒礙者。生之理也。苟或善端窒礙。人欲橫流。爲小人。爲愚。爲不肖。形存而生理已亡矣。孟子曰。生于憂患而死于逸樂。此並之意。工以納言。舜慮其侯明撻記書識之不足以使之改過也。又以樂而感發之。工。樂官也。納言。採下謳歌之言。颺。道也。孟詩言志。皆其誠心之所發而爲言。播之于樂則爲正聲。正聲感人。則易直子諒之心油

然而生矣。既感發之如此。其至于是觀其格而從化者。隨其才之大小而承之以爲師。資用之以爲百僚。否不格者威之以刑。蓋至于此頑而不可復化矣。聖人樂與人爲善。所以扶持成就天下之才者。何其委曲如是哉。此章與洪範五皇極同意。作樂之事。舜典既命之夔矣。而此又責之禹。庶頑讒說。舜典既命之龍矣。而此又責之禹。于此亦可見道揆法守。截然不可亂。禹大臣也。則道揆者也。故無所不統。夔龍有司之事。法守者也。故各主其一。周官冢宰行六卿之事。亦此意也。

禹曰。兪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詳味此一章。足見君子和而不同。舜禹之君臣更相勸勉。更相可否。未始雷同。所謂和如和羹。同如濟

水。設使人主有言。臣下無所可否。諂諛成俗。則亦何賴于羣臣之助哉。舜言庶頑讒說。侯明。撻記。極而至于否則威之。可謂盡矣。禹之意猶不以爲然。舜之所言者。大率知所以責人。而責己則未也。禹之所言。則欲舜反求諸己而已。兪哉。兪其言而有所未必然之辭也。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言舜之德光被于天下。而至于海隅蒼蒼而生之草木。則其所極者亦遠矣。舜有此德。則賢者各從其類。雲龍風虎。理之自然。故萬邦黎獻。皆共爲帝者之臣。非有以召之而自來也。惟帝于是舉而用之。敷納其言。明攷衆人之有功者。某人言能治財。則明其治財之有功者。既有其功。則當以車服旌表其可用之實。帝光天之下。是其躬行之化。有以率之于其先。敷納明庶。是其責實之政。又有以儆之于後。若然則誰敢不遜于善。又誰敢不以敬而應上之命哉。至于是則庶頑讒說有不必威之而自服從者矣。舜典言敷奏明試。此言敷納明庶。舜典所言者。諸侯之功已著者也。諸侯在位既久。其功已著。故舜特使之奏其言而試其功。以驗其已然之效者也。故曰奏曰試。益稷所言者。黎獻之功未著者也。黎獻之始進其功未顯。故舜受其所言而于衆人之中分別其功。而責其將然之效也。故曰納曰庶。要之聖人責實之政則一而已。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帝若不如是。則布同天下皆日進于無功之地。既無以率之于其先。又無以警之于後。賢愚無別。是非不分。其日奏罔功。理之宜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丹朱。堯子也。其始特傲很好爲慢遊而已。及其傲慢之極也。遂至于傲虐。是作傲而虐。則殺人不忌矣。罔晝夜頟頟。言爲惡不已。無有晝夜頟頟。言其不休息也。罔水而行舟。言逆天理也。朋淫于家。言男女無別也。其所爲如此。所以絕其世而不得有天下。然則舜可以不反求諸己也哉。慢傲之事。舜豈有是而禹言之。蓋聖狂之分生于一念。禹欲其君常在憂勤警戒之地。則不得不以是爲言也。雖然。惟聖君然後受盡言。雖堯之明。人謂之嚚不諱傲慢之事。舜之所無。舜亦不以爲諱。若人主實有此過。而人臣直指其過。其君未必不諱矣。人臣事有過之主。則當婉其辭。而不爲是直指以爲訐也。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

創。懲也。丹朱之用殄厥世者。實基于傲慢。禹懲創朱之所爲。當其娶塗山氏之女。辛壬癸甲。方四日而往治水。孟子稱其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啓。禹之子也。呱呱而泣。禹曾不暇顧其子。其心公爾忘私。惟在于荒治謀度土功之事。弼成五服。卽侯甸綏要荒也。堯時已有五服。洪水之後。五服之制隳壞矣。禹從而輔成之。五服每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五千里。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此其經理天下之大概也。經界已定。必當經理之。以故每州置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州牧。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九州之外。迫于四海。每方建五人以爲之長。自甸至綏服方三千里。在九州之內。故每州置十二諸侯以爲之師。要荒之服二千里。在九州之外。每方建五人爲長。內外之辨。詳略之所由以異也。內之師外之長。而各斷行而有功。惟有苗之頑。不得以就其官。謂分北有苗。以其有罪。故不得就諸侯國君之官也。帝其念哉。帝當念丹朱之所以用殄厥世者。

特其慢心之積。禹之所以能使諸侯各迪有功。亦敬心之所形。舜安可不以此爲念。然天下諸侯各迪有功。而弗即工者。惟一有苗者不足慮也。不必加意也。在聖人之心。以爲一物之不得其所者。則常有不能忘之之意。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舜聞禹之言。知其所以各迪有功者。皆大禹荒度土功之效。故美禹之功曰。天下之所以蹈行朕之德、無有違戾者。皆汝平水土之功有次序。水土未平。則治理之政未施。則天下何從而迪舜之德。然成其功者禹也。所以保其功者皐陶也。故皐陶方且敬禹功之敘。而不敢少忽。于是施象刑而明之。象刑即象以典刑也。明以示人。使人知所趨避。則向者已成之功。可保而無虧矣。皐陶非有意于用刑也。特隄防之其不得不如是爾。舜稱禹之功而併及皐陶。以禹之不可無皐陶。猶皐陶之不可無禹也。非特舜不自居其功。歸美禹功如此。又以見皐陶同功一體。非他人臣所能及。故孟子曰。堯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此篇大概文意脈絡相貫。然夔言作樂。乃別是一段。作史者取而繫前段。以見治功至此而成。非必連上文也。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堂上之樂也。堂上之樂以歌詠爲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此堂下之樂也。堂下之樂以管聲爲主。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孔安國以戛擊爲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或者以孔之說無所證據。又疑堂上堂下之樂。節奏作止相合而成。堂下既有柷敔。則戛擊不得爲柷敔。搏拊亦不可以韋爲之。其說曰。鳴球非可以爲戛且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戛且擊。琴瑟非可以爲搏且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搏且拊。所謂手舞足蹈是也。樂之作升歌堂上者。則取其聲之清輕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鳴球即玉磬也。樂音之和。感格幽明。故祖考來格。此樂作于宗廟之中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祖考來至明矣。虞賓。丹朱也。與微子在周作賓王家同。故謂之虞賓。丹朱傲慢。今也亦在臣之位。而與羣諸侯以德相讓遜。謂年齒之同。推先有德也。朱之不肖。堯不能化。而此言有德者。惟能如此也。樂之感人至此。如周詩濟濟多士。秉文之德。下管鼗鼓。此言下所以別上文之爲堂上樂也。吹竹管。擊鼗鼓。柷以合樂。敔以止樂。樂之初也。以柷合之。而後衆聲皆作。樂之將末。以敔止之。而後衆聲皆止。笙以匏爲之。列管于中。鏞。大鐘也。間。迭也。吹笙擊鏞。以次迭作。鳥獸至微之物。亦皆蹌蹌然而率舞矣。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韶。舜樂名。簫者細器之備。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九成。九奏也。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象舜之治。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故以九爲節也。樂至九奏備矣。至盛之鳥如鳳凰者亦來儀。謂有容儀之可觀也。鳥獸易來。鳳皇難致。言九成而鳳飛來。則鳥獸蹌蹌。不待九成矣。樂之作也。備上下而迭奏。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則有所感。祖考皆神。故配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配

堂下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成而致鳳皇。皆盛異瑞。故別言耳。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八音之中。石爲難和。石、磬也。磬音之清者。磬必擊以鳴之。故曰擊。曰拊。拊亦擊也。擊有大小。擊大擊之也。拊小擊之也。音聲濁者粗。清者精。精則難和。舉其精者和。則其餘可知。詩曰。依我磬聲。是言磬聲諸音來依之。百獸率舞。即蹌蹌也。百獸舞則鳳皇可知。庶尹諧。則神人可知。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也。此篇言舜之治。始于任賢。功成作樂。所以見其致太平也。延陵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盡矣。大抵天下至和之理一而已矣。惟舜有此德。先盡吾心之至和。故能播之樂之至和。所以能感神人萬物之至和。故樂者特其器數耳。所以導達吾心之和者也。使舜之德有所未至。無以感人心。則雖盛樂之器數。徒爲文具。安足以感神人和萬物哉。子在齊聞韶。則齊固嘗有此樂矣。季札請觀樂。則魯亦嘗有此樂矣。然田氏篡齊。三家專魯。卒之無益于齊魯者。是知有舜之德。有舜之治。則可。無舜之德。舜之治。豈可恃乎。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庸。用也。舜用夔言樂功成治定之意而寓之歌。所以保其治功也。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舜之保治在于勑天。而勑之要又在于時幾。人皆知求天于天。聖人求天于己。謂人之蓋即天也。非人事之外有所謂天。舜當此治定功成之日。孰非天命。苟于此有怠忽之心。則天命不可保矣。故天不可恃。所可恃者在己。有以勑之。勑之爲言整也。正也。皆存警戒之意。即勑天矣。惟時者不可失時。以廢事。惟幾者不可忽于細微。既不失其時。又審幾之來至微。所在能謹之。則天命可保永久。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吾欲勑天以謹時幾。必賴羣臣之助。股肱喜樂于盡忠。則元首之治功斯起。而百官之事莫不熙廣矣。舜之歌。專欲責望其臣也。皐陶拜手稽首。颺言于廣衆之中曰。率作興事。人君先率臣下以作興事業。當謹乃憲法。而致其敬。凡事莫不有法度。苟失其法度。則事必有闕。屢省乃成欽哉。事之始作也。當敬其法度。其既成也。又當頻頻省察之。惟恐其有少虧缺。則他日之患。必基于思慮之所不及。又當致其敬。是此心始終乎敬也。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其意謂欲謹其憲于事之始。省其成于事之終。必在人君之明。元首若明于上。一心無蔽。賢愚不能惑。是非不能亂。則股肱有功而見知。讒賊不蔽其良哉。股肱既良。則庶事自得其安。而無有紊亂者矣。皐陶之歌。專責望于君。所以足舜之意。君臣之間。各相警戒。各盡其責。則治功可保矣。又從而申戒之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繁碎也。惰。怠也。墮。壞也。此即明良與康之反也。歌之不足而又歌之。以見其不能自已之意也。帝拜曰。俞。往欽哉。帝然其言。以謂在廷之臣。皆當致其敬。觀典謨五篇之書。其君之出治保治。其臣之獻可替否。辭雖異而旨則同。一言以蔽之曰。敬而已矣。

尚書詳解卷六

夏書

禹貢

此篇俱述禹隨山濬川首尾與夫九州之界田賦之等土性之不同貢篚之所出奏之于上而藏之史官史官從而刪潤以爲夏書若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此乃禹之辭若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乃作史者之辭然禹治水在堯時而皆謂之夏書者夏史所錄故謂之夏書此書記事甚多而言貢而不及賦篚者蓋貢乃夏時法制之總名民得平土而居懷報上之心以其土地之所出樂以供上雖謂之賦篚其實出于民之願輸而非上設法以取之也故名曰貢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此夫子序一篇之大概洪水泛濫疆界莫辨不先有以別九州雖欲隨山濬川不可得也隨山濬川之功未加則水患未除雖欲任土作貢不可得也此其言自有次第堯舜之前已有九州至禹始別之以復其舊如濟河惟兗州海岱及淮惟徐州之類九州之疆界既辨始得以施功故隨山以刊其木濬川以深其流水之源出于山故先隨山而後濬川導之而始至海則民得平土而居可以任地方所出而作貢不廢其所有不強其所無此任土也鄭康成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是言用肥瘠多少爲差

也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規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其所出之穀而任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爲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許作賦而言作貢取下供上之義其所貢即在九等田賦之內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先王取民有制豈皆于田賦之外別有貢耶此篇紀治水爲詳而皆以貢名者因制貢可以見水土之平也又以見聖人取民處斯民所以樂輸之意爲重他篇皆言作某篇而此篇不言作禹貢者因上文有任土作貢則不復言作矣如仲虺作誥則不復言作仲虺之誥微子作誥則不復言作微子古人作文之簡如此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此言禹治水先定其規模天下之事必定其大體其間纖悉委曲又自此而推之孔穎達云左氏云舜舉八凱錄主后土則伯益與稷皆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模設法乃使佐之之人分布治之于時平地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于治水觀行山林斬木通道鄭氏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觀其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意也孟子曰三過其門而不入門猶三過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故書敷布治之類意禹在當時隨山刊木通道相視地形講究利害所自譬如醫者用藥先察脈理某處當補某處當汗然後一用藥而疾可愈高山猶五岳之類大川猶四瀆之類奠定也論其疆界則若兗州專以川荊州專以山謂其一州大略若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川三江之觀皆其高山大川奠其規模大要先定也

冀州

孔穎達云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流下當從下而泄故治水者皆從下而始冀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荊從荊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至高故在後自兗以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梁高于荊荊高于揚梁州之水從揚而入海兗州在冀東南冀兗二州水各自東北入海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之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梁先山後川徐雍先川後山兗雍揚荊豫有川無山揚豫不言平地冀州田賦之下始言恆衛既從史以大略爲文不爲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相通通向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東坡曰堯水河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而徐其下流被害亦甚些都冀故禹行自冀始次兗次青徐四州治而河患衰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故次揚次荊以治江淮而水患平故次豫次梁次雍以治江河上流餘患或者以前二說未盡謂九州特紀其疆界而治其先後之序則自導岍及岐以下是也蓋水勢未嘗不自上而下竊意禹之行水既自下而上從東向西因其下流隨其州而先治之及九州既畢功方見得衆水之脈因記水所自出與向來加功之處未必是

先導河使入于海．已畢．又導江使入于海．如此．不亦勞乎．諸家之說皆兩存之．豈不言疆界．以徐州所至可見．兗言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言荊河自南河以南也．雍言西河自西河以西也．冀州三面距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于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在其西曰西河．自華陰折而東流．豫在其南曰南河．至于大伾．則又折而北流．兗在其東曰東河．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冀州之境也．王制曰．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又況王者以天下為家．冀乃帝都．不當以山川為界若他州也．職方所載以方為界．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皆指各州所向之方而言．況于王都．豈同于其間．無所辨別．河南曰豫州．非特不能別王都之所在．乃并與九州所正之方無所別．與禹貢異矣．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載言始有事也．東坡云．載、道、修、載、敘、乂．皆治也．孔穎達據漢先儒所載山川地理．附益以班固地理志．謂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蕭何入關圖籍先收．則圖籍皆在漢．孔君身為博士．必當具見其山川．必是驗實而知．班固據漢山川必得其大概．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師古曰．岐山卽今岐州．壺口在河之東．梁岐在河之西．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北．三山脈本相貫．禹于壺口之西．梁岐之東．鑿為龍門以通河．此所以施功於此．三山因以治之．作書者因其施功而述其事．不得分言之于雍州．何以知禹鑿龍門．為分此三山．以導岍及岐至于荊山．荊卽梁山也．而言逾于河．又言壺口雷首．是知此山雖鑿以通河．脈猶相貫．然則禹鑿龍門以通河．安得謂之行其所無事．蓋禹之行其所無事者．豈得全無所事．鑿其所當鑿．皆所以順水之性也．龍門狹隘．不能通河流．故必鑿之使通．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太原卽晉陽也．漢以為郡．下文云至于岳陽．岳陽卽太岳也．屬河東郡．在太原西南．地理志云．河東彘縣東有霍太山．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卽此太岳．曾氏曰．太原汾水所出．太岳之南汾水所經．禹導汾水故也．職方曰其浸汾潞．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漳水橫流入河曰衡漳．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清漳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此二水相合橫流入河也．曾氏曰．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之形南北為從．東西為橫．河北流而漳東流．則河從而漳橫矣．禹自覃懷致功．遂逾太行而北．既得漳流導之入河．漳水合河下流．如不治．則亦害于河流故也．禹自壺口至衡漳．皆治河流之害．與別流之入于河者．下文導河積石以下．載河流之大概．其委曲見冀兗等州．禹之加功見三處．治壺口則梁岐之水皆治．既治太原之水．沿流至太岳之水．太岳在太原西南．上流治則下流通．而入于南河矣．既治覃懷之水．則至于衡漳之水．入于東河矣．此皆審其利害所在．規模簡要不煩也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水退可以制貢賦之法矣．然制貢賦必先辨其土性與色．土性不同．所宜之穀亦異．如職方荊揚宜稻．冀雍宜黍稷之類．因所宜而教之播種．則所收亦多．然土壤之宜有二．曰黑白之類．其色也．曰墳壤之類．其性也．孔安國曰．無塊曰壤．柔土亦曰壤．唐孔氏云．壤是土和緩之名．冀之土色白而性壤．雍州則黃壤．豫言惟壤不言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也．既辨其土宜．九則等田賦可得而定．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皆什一也．什一天下之中制．輕則貊．重則桀．不出于什一．而乃有九等之差者．蓋九州之賦稅．計其所入之總數．而多寡比較．有此九等之輕重也．孔穎達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謂稅穀以供天子．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是也．因九州差為九等．上上是第一．交錯是間雜之義．故錯為雜．雜出第二等之賦稅．俱什一而得為九等差者．人工有強弱．收穫有多寡．總計以定差．冀以上上為正而雜為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為正．少者為雜．故言第一之賦．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錯而後言上中．揚州言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為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梁州言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為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或說云．九州之賦疆理其地者．以其田授農夫．較數歲之中以為常矣．是九州之賦．自有常數．九等之差不可易．又有錯出于他等之時者．蓋歲有豐凶．水旱不同．時有所蠲以利民．是以所入之總數．自有增損多寡．龍子曰．治地莫不善于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此言以救戰國之政則可．若謂禹之法不善．則何為有出于他等之時．是因年無取盈之理．意者後世不善用取必于每歲之常．所以為弊．本朝太宗平河東．制為和糴之法．時斗米千餘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和糴不改．遂為河東世世之患．夫謂河東和糴為弊政則可．謂太宗之法不善則不可．其說恐或然歟．田中中第五等．九州之田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為九等．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曰土．據人工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土所以異名也．田之高下既分九等．則田賦亦當稱是．而乃有異同者．蓋田有高下．遂畝所收之多寡．則其稅之所入總數自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準之．冀豫荊揚．則田卑賦高．青徐梁雍．則田高賦卑．兗則田賦適當．荊之田賦所差五等．雍之田賦所差亦五等．所以如是大逆絕者．蓋水既平之後．民之蕩析離居未復其業．必有不齊之處．闢地有先後．人工有修否．不可得而均．所以賦入于田之等級．如是懸絕也．徐州先田後賦．冀州先賦後田．孔穎達云．賦以收穫為差．田以肥瘠為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宜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令賦先于田．以見賦由人功．此州既見此理．徐州從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為此故殊于他州．一說王畿千里之地．天子所以自治．併與場圃園池漆林之類而征之．而周官載師之所載．則非盡出于田賦．故其文爲厥土之下．餘州卽田之賦也．貢篚之制．他州言之．此獨不言．鄭氏云．此州入穀不貢．下文五百里甸服．是謂天子治

田人穀不獻貢篚。一說云。天子之封內。無所事于貢。東坡云。田賦所出。粟米兵車之類。冀州畿內也。田中中。賦上上。理不應爾。必當時事有相補除者。豈以下貢而多賦耶。推原東坡之意。蓋冀爲天子之都。事事皆出于此。所以重賦。然別有所利。亦與他州相等。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此言其功之成。在冀州田賦既定之後。不與至于衡漳文勢相屬。一說云。豈以山川嚴險。戎狄所居。不足定其賦乎。亦未可知也。恆水出恆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由恆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河患既平。二水方從故道。大陸始可耕作。曾氏云。恆衛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遠。大陸地最卑。而二水所經。故其成功在田賦既定之後。島夷者。海曲謂之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也。食鳥獸之肉而衣其皮。此本性也。遭洪水不得以遂其性。今得衣皮服。則水害除也。碣石。地理志云。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故安國謂碣石海畔山。碣石在海之北。海在碣石之南。而河又其南也。禹行河道至冀州之極遠處。然後自海入河。遡流而西以歸帝都。方其入河時。碣石山乃挾掖之右。此記山川形勢所在也。禹每定一州。其土色貢物包篚。以至于山川之迹。戎狄之事。無不入奏。以審定利便也。或說云。九州之末。皆載通帝都之道。蓋天子之都。必求其舟楫之可至。使諸侯朝貢。商賈貿易。雖其地甚遠。其輸甚易。蓋以冀州三面距河。建邦設都之意。誠有取于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每州皆言達于河。達河則達帝都矣。青揚二州不言達于河。蓋兗言濟漯達于河。故青州因上之文直云達于濟。蓋由濟以至河也。徐州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因上之文直云達于淮泗。蓋由淮泗以至河也。古人作文之簡如此。云夾右碣石入于河。蓋在冀州之北。遠于帝都之地。或有舟楫以入帝都。必導海以入河。本朝都大梁。所以取其轉輸之便。自江淮閩蜀而來者。導于汴河。自京西而來者。導于蔡河。自山東而來者。導于五丈河。凡欲至京者。皆以達河爲至。

濟河惟兗州。

禹治冀州水畢。遂東行治兗之水。此以下八州。皆以山川定其疆界。孔安國謂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唐孔氏云。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界。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此州之界既定。則風土所宜。田賦所出。可得而攷矣。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河自大陸之北。分爲九道。大陸在冀州。九河在兗之界。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爾雅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漢武帝時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餘不復知也。孔穎達云。謂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

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塡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往往有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鄭氏蓋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言閼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于徒駭也。大抵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禹捐數百里之地。所捐者小。所得者大。後世不忍棄數百里之地。所以多河患。九河之道。禹之前已有之。至是疏道之。使從故道。雷夏。澤名。舜漁雷澤。是其處也。在濟陰郡西城陽縣北。河未復故道。則澤不爲澤。今河既道。則雷夏之水。可得而瀦。若陳氏云。雷夏之水。昔皆散漫。至是而聚。川欲其行而不可使之遲。澤欲其聚而不可使之散。或導之而行。宜瀦而不聚。其爲害無異。河既導。澤既瀦。然後二者各得其宜。灉沮二水。各會同于雷澤。周希聖云。會同、朝宗。皆諸侯見天子之禮。故以爲喻。然此州治水。略不及山。則知兗多平地寡山。河患爲甚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兗之水患既除。宜桑之土可養蠶。而民得下丘宅土。趨桑蠶之利矣。蠶性溫柔。惡濕故也。兗州尤宜蠶。向也避水害。故就高丘。今則降高丘而居平地。諸處皆然。何獨于兗言之。此州寡山而夾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除而降丘宅土。以其免于厄害而記之也。土色黑而性墳起。論草木則草茂而木長。禹之功不特人得其利。雖草木亦遂其性也。九州惟兗徐揚三州言草木。唐孔氏曰。以土地高美異于他州。田非上上。以其下濕。說者以爲不然。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之地。草木爲宜。至于東南卑濕。種藝非所宜也。三州勢居下流。洪水爲患。草木尤不得其性。至是而繇條漸苞。以見草木遂其性。而水已退。此非偏宜草木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中下田第六。厥賦貞。孔安國謂州第九。賦與九相當。其說謂此州治水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其賦亦第九。是下下之賦也。不若東坡之說云。貞、正也。賦常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蓋必有故。如向所言相補除者。非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皆六。作十有三載乃同。孔穎達云。作、謂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以有賦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于他州最在後也。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堯命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此言十三載者。記其治本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十三年內皆禹治水施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因其說致之。兗河患爲甚。故後于他州。禹治水則舜歷試三年。堯乃禪位。以禹成功也。舜受堯禪。乃始巡狩。始分十二州。使水未平。能爲此乎。穎達之說爲有據。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漆林可以爲器用。絲與織文可以爲衣服。織文錦綺之屬。此兗州所宜。人工所長。貢于上也。有貢又有篚。乃貢內物實之于篚。經云篚厥玄黃是也。八州之貢。荊揚爲至多。兗寡爲至寡。各因其地之所宜。不

襲其所無也。雖有或多或寡。皆得以其所人準其高下。以定每歲常賦。是以有多寡而無輕重。禹因以定其所出。使後世不得增損。責其所無。求所難得。若後世求金求車。漢唐以來。荔枝之貢。甚爲民害。豈禹之意哉。順流曰浮。因水入水曰達。師古曰。浮謂舟行水。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濟水其下文自漯入濟。人河以通冀都。孔穎達云。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以徐州北接靑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達于河也。

海岱惟靑州。嵎夷旣略。濰淄其道。

靑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據越也。海安可言越。穎達謂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而遼東在海外。猶在靑州之域。漢末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靑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靑州當越海而有遼東。舜分靑州爲營州。卽遼東也。禹以高山大川定九州之界。萬世之下雖有更易。而禹之所定者皆可攷。至于爾雅不言靑州。是靑幷于徐。職方氏不言徐州。是徐幷于靑也。嵎夷卽堯典之宅嵎夷。東方極地也。旣爲之封略矣。爲之封略者。恐其猾夏之變。九州如冀揚之島夷。靑之嵎夷。梁之和夷。徐之淮夷。此則數州之域。界于要荒之地。故有蠻獠之民雜處其地。如後世撥洞蠻猺州郡者是也。禹貢欲治水之餘。與貢篚之屬。則幷及之。以見成功無遠邇內外。皆得其利也。孔穎達以嵎夷和夷萊夷爲地名。淮夷爲水名。島夷爲秋名。恐未必然。春秋時諸侯之國。亦有夷狄種類在域內。如陸渾之戎在伊洛之間。皐落氏在晉絳之間。此類多矣。濰水出琅琊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此故道也。故曰其道。禹治水。但言旣載、旣修、底績、旣從、旣作、旣道、旣澤、旣略、其乂、其藝、旣豬、旣入、底定。而不言治水之由。蓋治水之法。前此已言之矣。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但言其成功直敘之而自顯也。靑州旣近海。不當衆流之衝。蓋河濟之下流。則兗受之。淮之下流。徐州受之。江漢之下流。揚州受之。此州施功。惟濰淄二水。此于徐州爲易。故二水其道。而地遂可以制貢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起。海濱之土則鹹。東方曰斥。西方曰鹵。海畔迥闊。地皆斥鹵。故言廣斥。復稱性也。管仲輕重漁鹽之權。以富齊。因此地也。田第三。賦第四。濱海雖斥鹵不植五穀。而與海相去遠處。不害其爲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鹽卽廣斥之地所出。絺、細葛、絺非一也。海物、魚之類。瀕海之地所出。故貢之。宜桑故貢絲。宜麻故貢枲。以金則產鉛。以木則產松。怪石、石之似玉者。此數物皆出于岱山之谷。蓋其所出有至美之物者。必指其地而言之。如嶧陽之有孤桐。三邦之箘簵楛也。禹貢之旨垂法將來。所貢無非服食器用。怪石非服食器用。何以貢之。意當時制禮作樂。有資之以爲飾者。非徒爲玩好之具。漆器雕俎。諫者不止。而爲人主可以玩好而責貢哉。萊夷地有萊人也。夾谷之會。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裔夷之俘以兵亂之。此東萊有夷也。水退可以牧牛馬。作牧者可以放牧也。蓋夷人以畜牧爲業。射獵爲娛。故從

其俗而言之。檿山桑也。其絲中琴瑟之用。此萊夷所出。効臣子之義。故貢之。以見因作牧而後有。

浮于汶。達于濟。

此靑州入河之路。不言入于河。上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矣。故此但言達于濟。順流曰浮。以水入水曰達。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至西南入濟。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下文導沇水。東流爲濟。又東北會于汶。濟汶二水相通。故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旣豬。東原底平。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此徐州之域。北接于靑。故以岱言之。南接于揚。故以淮言之。此皆所載地理極有法。不但冀州不言境界。以餘州見之。八州亦然。夫一州之境必有四面。今所載但及二面。是其所不載者。已互見于鄰州之間。觀之者可以參攷。淮水出桐柏。其源遠矣。而徐受其害。故禹加功而治。其下流。旣喜其乂。故如此記之。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泗不爲害。而沂爲害。亦加功焉。夫水不加功而順導之。令自然行于地中。則曰道。加功以通其所不通。則曰乂。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卽此禮由也。大野。澤名。在山陽鉅野縣北。水所停曰豬。東原郡。唐東平郡。廣平曰原。淮沂二水得其治。則蒙羽始得以耕種。大野之水旣有所停。則東原底平。則是水之流止。與地之險易。無所不見矣。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此州土有二種而同色。地土粘也。周禮有摶埴之工。墳、起也。漸、進也。包、叢生也。土與草木皆復其本性矣。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歸其國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之義。韓氏外傳曰。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靑。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爲社。明有土謹敬潔淸也。徐州備此五色。故貢之。前言赤埴墳。此言五色。大抵此州土赤色者多。靑黃黑白僅有之。羽山卽蒙羽其藝之羽。嶧山在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此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夏翟、雉也。其羽中旌旄之飾。孤桐、特生之桐。中琴瑟之用。浮磬、石在水傍。水中見石。若石在水上浮然。貢石而言磬。言此石宜爲磬。以此三者其材可以爲禮樂之用。聖賢所以取物者。必有其地。必擇其材。非徐州皆出此三物也。故有其地。若夏翟必出于羽山之谷。若孤桐必出于嶧山之陽。若浮磬必出于泗水之濱。此取之有地也。非羽畎、嶧陽、泗濱所出此三者。皆可用也。故擇其材。若翟必夏翟。以言五色之備。桐必孤桐。以其生之特。磬曰浮磬。以其若出水之上。此擇之因其材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桐之生以其向日者爲貴。詩有淮夷來獻其琛。淮上之夷也。蠙、蚌屬。出珠。玄、黑繒。纖、細。縞、白繒。孔安國云。玄黑繒。縞白繒。纖在中。明二物皆細。此五物皆淮夷所出。故或貢或篚。以効賦于上。非發科則其名。使之必貢也。經曰四夷咸賓。畢獻方物。

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泗入河，必道于汴。此故道也。世所謂煬帝欲幸維揚，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東坡云：謹案西漢書，項羽與漢高帝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穎注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之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或為汴。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下，振旅還都，亦曠世之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汴泝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小大，當不減于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自唐以前，汴泗會于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近歲汴水直達于淮，不復入泗矣。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與晉會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今徐州之末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可知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矣。東坡考據甚詳，然與致汴水時有壅塞，附帝豈亦濟其壅塞，故世有此傳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北據淮，南距海，揚州之界也。南距海，則今之閩廣皆在其中。彭蠡在豫章彭澤縣東。唐孔氏云：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蜀都賦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曰陽鳥，此鳥南北與日進退，故曰陽鳥。冬月居此彭蠡之澤，何也？洪水滔天，彭蠡泛濫不辨，今也水退，陽鳥亦得其性而安處焉。鴻雁秋來，江南皆然矣，獨彭蠡，其意謂鴻雁來南，至彭蠡而止。今嶺南五嶺外，不復見鴻雁矣。三江既入，東坡云：予以所見致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于海，為南江。自蜀岷山至于過九江，會于彭蠡以入海，為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為漢，過三澨大別以入于海，會彭蠡以入于海，為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為二，自夏口以上為三。江漢合于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會于彭蠡，則三江為一，至于秣陵京口以入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中曰北者，以味別之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異味。禹之敍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夫漢既已入江，且匯為彭蠡，安能出為北江以入海乎，知以其味別也。禹之敍江水也，曰岷山導江，至東為中江入于海。夫江既已與漢合，且會匯為彭蠡矣，安能自別為中江，知以其味別也。漢北為江，岷山之江為中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可知矣。禹之以味別，信乎？曰濟水既入于河，而溢為滎，禹不以味別，安知滎之為濟。洪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及彭蠡既豬，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特震澤而已。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安國謂自彭蠡分為三江，入震澤，為北江入于海。蓋安國未嘗南遊，案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甚遠，決無入理，震澤決不足以受三江之水。此東坡以所見致之為詳也。先儒或以為南江從會稽吳縣，中江從丹陽蕪湖縣，北江從會稽毗陵

縣入海，或以為松江、浙江、浦陽江，或以為岷江、浙江、松江，或以為自義興、自毗陵、自吳縣，此皆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禹貢所謂中北江，自彭蠡出者也。但見禹貢有三江中北江之名，而不知一江合流而異味，則雜枝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今京口之江，視數江猶咫尺，禹不應遺其大而數其小也。東坡以味別之說，猶為精確。又曰：今金山少北取其中水，味殊絕，輕重亦迥異，蓋蜀江所為出也。余因而推之，案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吳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二缶曰：此惠山泉也。文饒以是能水辨味別之說，古今皆有此理，不誣矣。會稽吳縣有具區，在西，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大湖名。大湖蓄水，南方名曰湖。案職方揚州，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五湖即震澤。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論其澤謂之藪。篠簜既敷，竹之小者曰篠，大者曰簜。敷，布而生。少長曰夭。喬，高也。草木至此遂其性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塗泥，卑濕也。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揚州田比九州最下，品賦乃出第七，或第六，人工修也。在堯時揚州賦止如此。自漢以來，歲漕閩東八百萬粟以給中都。六朝建國，並在建業。至唐取東南之賦尤重，軍興取給於江淮。秦少游云：今之所謂沃壤，莫如吳越閩蜀，一畝所入比他州數倍，則知後世人工倍加，培植灌溉之功，至雖以下下之田，猶為沃壤，況其上之數等哉。勸農勸耕，勿加苛擾，使之盡力于土地，其為國計，豈小補哉。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即金銀銅。瑤者玉之次，琨者石之似玉。篠者竹之小，簜者竹之闊節。齒者象牙，詩曰元龜象齒。革謂犀革，傳曰犀兕尚多，棄甲則那。羽謂鳥羽，南方之鳥有孔雀翡翠之羽，可以為飾。毛謂牛毛，西南夷旄牛可為旌旗之飾。木謂楩柟豫章，南海島夷以革為服，若越是也。北方極寒，故冀之島夷皮服。南方極熱，故揚之島夷卉服，亦非所貢。唐孔氏云：島夷皮服，是夷自皮服，非所貢也。島夷卉服，言夷狄得遂其本性耳。厥篚織貝，則南方之夷自効臣子之義，以織貝為貢。篚，亦如萊夷之壓絲也。鄭玄云：詩言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此說是也。蘇氏謂南方織草木為服，如今吉貝木棉之類是也。小曰橘，大曰柚。師古曰：柚似橘而大，其味酸。橘柚不耐寒，故包裹而貢。錫貢者，待錫命而後貢，非金三品齒革之類，為每歲常貢。防人君于口腹之欲，而有偏嗜，以勞民。祭祀賓客之用則可。蘇氏曰：禹貢言錫者三，大龜不可常得，磬錯不可常用，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寶荔枝之害矣。故皆錫命而後貢。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以水入水曰達。自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自泗入河，不言達于河，因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之後，亦猶青州達于濟。禹時未有入淮之路，故順流入海，然後自海入淮。至春秋時，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黃池，然後江淮始通。然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

之江。則江又有通淮之路。其說可疑。故兩存之。以待能辨之者。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

孔安國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舊有三條之說。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東坡云。自南條荆山至衡山之陽爲荆州。自北條荆山至于河爲豫州。以地理攷之。北條與河相去甚近。豫州之境。不應如是之狹。曾氏曰。臨沮之荆。於爲豫州。陽爲荆州。此說是也。豫荆二州。皆以荆山爲界。猶青徐以岱爲界也。此荆州北至荆山。南過衡山以往。孔穎達謂衡山是大山。南無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江漢二水發源梁州。入海實在揚州。由于此而施功。已有朝宗之勢。朝宗者。諸侯見天子之名。唐孔氏曰。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天子。假人事而言之。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是也。九江。孔氏云。江于此州界分爲九道。地理志九江在廬江潯陽縣南。潯陽記有九江名。曰烏白江、蚌江、烏江、嘉靡江、畎江、源江、廩江、提江、箘江。皆謂江水至是分爲九。鄭康成云。九江從山谿所出。如此說是也。九江各有源。不與大江同。孔穎達謂江以南水無小大。俗人皆呼爲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爲別解。世代相遠。難以指定。以經意攷之。宜從孔安國之說。孔殷言甚得地勢之中也。沱潛既道。據地理志及鄭氏。皆以荆梁二州皆有沱潛。東坡案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荆州沱潛也。蜀郡郫縣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尾入江漢。此梁州沱潛也。孔安國云。沱潛發源梁州。入荆州。孔穎達云。孔安國爲武帝時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于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亦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以二孔氏之言攷之。則味別之說。古人知之久矣。梁荆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別。安知其合而復出耶。雲土夢作乂。據左傳昭公三年。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定公四年。楚昭王寢于雲中。此澤即一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澤跨江南北。每處有名。王氏之說曰。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非特土見。而草木生之。人有加功乂之矣。是以澤爲二處。王氏如此說。謂勢有高卑。雲之澤則土見。夢之澤可以作乂。不若從先儒孔安國之說。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穎達見安國之說。謂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東坡云。古語如此。今攷漢志曰雲夢土。孔氏之說勝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此州土與揚州同。田第八。賦第三。蓋培塿灌溉之功至也。羽毛、齒革、金三品。與揚州貢同。而次第不同者。穎達云。以善者爲先。薛氏曰。以多爲先。然二州之貢。特其文勢自不同耳。必以善者爲先。則梁州鐵先于銀。豈銀果不如鐵乎。杶似樗而大者。柏葉松身曰栝。杶栝柏三木之名。幹柘也。可爲弓榦。攷工記云。工人取榦之道以柘爲上是也。揚州言惟木不言其名。此州特言者。揚州所貢之木不可勝名。此

州所貢止此耳。礪、砥皆磨石。砥細于礪。砮石中矢鏃。丹丹砂也。箘簵、美竹。楛木名。三物皆可爲矢。三邦。漢孔氏云。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是也。厥名。擇其所產之至美有名者而貢之。漢荆揚所出之物。大抵中原所貢以爲兵器之用者。文公謂楚子曰。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蓋中原所出者。不得如此二州。故必貢之爲用。包匭菁茅。漢孔氏以包爲橘柚。非也。菁以爲菹。周禮菁菹鹿臡。茅以縮酒。二物所在皆有。貢于此州。以所產之善者。記曰。籩豆之薦。水土之和氣也。蓋祭祀先王。必得九州之美物。傳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則茅自古所用。包匭。匣也。既匭匣之外又從而包裹之。以祭祀之用。尤致其潔。不敢輕也。厥篚玄纁璣組。爾雅曰。三染謂之纁。纁絳色也。此州善染玄纁之色。璣乃珠之不圓者。組乃綬之類。實于篚以貢。大龜即元龜。國之寶也。出于九江。尺有二寸曰大龜。國有大事則卜之。其龜不可常得。必畜之以待上之錫命。然後納焉。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此荆州入河之路。順流而下曰浮。自江而至于沱。自沱至潛。自潛至漢。捨舟陸行以趨于洛。自洛入于河。河在冀州之南。故曰南河。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

此州界西南至荆山。荆山之南則荆州也。北距河水。河水之北即冀州也。蓋豫在冀之東北。兗之南。以荆河爲界。禹貢他州未有止言其地。荆豫言荆。青徐言岱。使豫州不言荆山。則北之至河者在河北。故言南至荆山。則北之至河者自知其爲南河矣。東坡雖指爲北條荆山。復自疑其去河甚近。意謂荆州既言北至荆山。則豫之南境從不知。殊不知河勢延長。若南不定其所至。則焉知北至河之爲南河乎。況北條荆山在河之西。雍州之內。地不當以爲豫州之境也。伊洛瀍澗。孔氏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嶺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穎達謂熊耳在陸渾縣西。冢嶺在上洛縣境之內。沔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潛亭北。此即河南境內之北山。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今據經文導洛自熊耳。與岷山導江文勢先後不同。則是洛非出熊耳山。但其導之自熊耳而始也。下文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是伊澗瀍入于洛。而洛入于河也。滎波既豬。孔氏曰。滎澤波水已成遏豬。蓋洪水之時。此澤之水動成波浪。今則豬蓄而不泛溢矣。滎澤即滎陽也。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沇水東流謂之濟。濟水潛行地中。自河而溢出則謂之滎。在河南也。春秋閔二年。衛狄戰于滎澤。杜預注此滎陽。當在河北。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在河北。孔穎達乃謂此澤跨河南北。以經文攷之。濟水溢爲滎。是在河北爲濟。河南爲滎。今河北亦謂之滎澤。豈堯時北爲濟。至春秋時以滎發源自濟。亦以濟爲滎乎。導菏澤。被孟豬。安國謂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河東北。穎達以地志攷之。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有菏澤。又云。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

東北被孟豬也。求其說而不得。乃爲之辨曰。郡縣隨代易名。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東坡則曰泲水東出于陶丘北。又東爲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水流溢覆被之。其說迂而不言入而言被者。不常爲也。水盛乃覆被之。勢弱。水出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也。此言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職方作望諸。其實一地。職方青州澤藪曰望諸者。蓋職方之青州。在豫之東。故得豫有孟豬之澤。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無塊曰壤。壚、疏也。亦曰黑也。地之高者其性則壤。地之下者則墳壚。土有高下。如青州曰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是也。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以土性之美人工之修故也。九州之賦言錯者四。如冀如豫如揚梁。說者謂當其制貢之時。青徐雍荊所入之賦。各得其常數。惟此四州有豐凶之年。故其賦雜出他等。其所以出他等者。總其九州所輸之賦彼此相形。爲此九等之差也。冀州賦第一。豫州賦第二。荷冀州有豐荒水旱之歲。其賦有減除。則反出于豫州之下。于是豫當爲第一。冀當爲第二。揚州賦第七。梁州賦第八。苟揚州遇樂歲有豐衍。而梁出于第七。則揚州當出第六。如是歲凶之年。有所蠲減出于第九。則于兗州相形。必有强弱于其間。故揚州厥賦下上上錯。梁州厥賦下中三錯。兗州曰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皆彼此相形爲高下。徐州雖無有錯出。然以意錘志。則凶年必無取盈之理。漆林枲麻絺紵之紵。師古曰織紵爲布及練。周官載師漆林之征。周官以爲征。此則貢者。周之時豫在畿內。故載師掌其征。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推此則知冀州所以不言貢之意。纖纊、細綿也。治玉之石曰錯。注磬錯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爲錯。錫命而後貢之。不常用之物。揣其勢民也。揚州先言橘柚。後言錫貢。此州先言錫貢。後言磬錯者。橘柚言包。則與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磬錯則與厥篚之文嫌與相亂。故言錫貢在先。豫之去帝都甚近。浮洛即達河。此河即南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

孔安國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穎達云。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是華山在豫州界。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爾不得有其山据者。謂此山之西。雍之境也。職方不言梁州。顏師古曰。名徐州以合青州。幷梁州以合雍州。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嶓冢山在隴西郡西。漢水所出。自江則出爲沱。自漢則出爲潛。二山已可種藝。是江漢之水。得其治矣。沱潛亦得從其故道。江漢之水。經二州界。縣亘數千里。然後至揚州入海。經于此州曰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荊州曰江漢朝宗于海。沱潛既道。揚州曰三江既入。水之首尾源委可知矣。蔡蒙二山名。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旅、祭山也。平、爲治功舉也。和夷、西南夷也。亦已致其功而水患平矣。禹貢諸夷。或言于制貢之後。或言于制貢之前。蓋帝者之于夷狄。來不拒。去不追。或內而同。中國之制貢。受命于天子。則爲之制其田賦。如青之嵎夷。梁之和夷是也。或不能爾。或僻風殊義。獻其方物而已。則亦使貢其方物。如青之萊夷。徐之淮夷是也。梁州之水。其要害者只四處。故禹特舉其大槩。他州可以類推。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黎、黑也。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等。璆、美玉也。鏤、剛鐵也。可以鏤物。砮與碧丹之砮同。磬石磬也。徐州貢浮磬。此州貢石磬。豫州貢磬錯。則知當時樂器磬爲最重。其聲尙角。在清濁小大之間。爲難和者也。蘇氏曰。砮石作石。不言金與絲竹。可見聲之難和。制貢尤詳也。熊羆狐狸四獸。以爲曰織。以裘曰皮。西傾、山名。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桓水出焉。因桓是來。浮于潛。自潛入沔。泉水始出山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孔安國曰。漢上曰沔。入于渭。亂于河。東坡曰。沔在梁州山南。渭在漢州山北。沔無通渭之道。案前漢書。武帝時人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褒斜之間。絕水百里。故曰逾于沔。蓋時通渭褒爲沔也。其說有他。謂沔在渭南五百里。故自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逾字當在渭字上。今加沔字上向也。自荊入河。則曰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謂自漢陸行至洛也。逾字在洛上。今自沔陸行至渭而逾字不在渭上。古人之文體不可執一而言。自渭至河絕流入河也。橫渡爲絕。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旣西。涇屬渭汭。漆沮旣從。灃水攸同。荊岐旣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旣宅。三苗丕敍。

孔安國曰。西距黑水。東據龍門之河。穎達據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雍梁二州皆以黑水爲界。穎達謂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州之境。先擧陽衡後黑水。從梁適雍。自西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其說爲然。河在雍之東。故曰西河者。龍門在冀州之西。河自積石東北流。自中國折而南至華陰。又折而東至大伾。又折而北。冀州帝都界三河之間。王制曰。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河相對而爲東西。曰東曰南曰西。皆自冀州而言。濟河惟兗。此東河也。在冀州之東。荊河惟豫。此南河也。在冀州之南。黑水西河。此西河也。在冀州之西。雖自冀州而言有此三河。其實一河也。弱水不能載物。故導之西流。地勢西高東下。水性皆東南。此水獨西。亦其性也。禹行其所無事。不于水性之外。別有增損于其間。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商鞅變法以成富强。是欲弱水之東也。涇屬渭汭。禹導渭水。併及此水。下文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此數水脈絡相貫。而渭水爲大、併入于渭以入河。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涇屬渭汭。詩曰。涇以渭濁。是涇水合渭之流。屬、附也。及也。水北曰汭。人皆以南面與水則北爲汭。涇水自南入渭也。漆沮旣從。灃水攸同。漆沮、二水名。渭水之大。受涇水漆水沮水灃水。故涇水自涇陽縣來入渭。漆水自枝山縣來入渭。灃水自扶風縣來入渭。沮水自北地來入渭。惟此四水皆入于渭。乃得其性。曰屬曰從曰同。貫一理也。荊岐二山。洪水之時。祭祀已廢。今水退可旅祭。雍州地東距龍門之河。當河流之衝。

末折之而東。雍州亦被害。及禹施功于冀。旣載壺口。治梁及岐。壺口在冀。梁岐在雍。此二山實河之所經。河旣順流而東。則是治河之害。旣載于冀州。故經敘此州治水之迹。惟弱水旣西。涇合衆水以入河。其功畢矣。故自荊岐旣旅而下。遂言平地川澤。已有成績也。荊山卽北條荊山。非荊及衡陽之荊。孔安國云。荊在岐東。終南惇物鳥鼠三山。相爲首尾。地理志。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扶風武功縣東北。九州之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故揚州與雍州可見。秦都長安號爲百二之險。以其山多也。孔穎達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所治。蒙上旣旅之文。其說是也。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在豳國之地。卽此處。豬野在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卽此豬野也。從原隰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三危旣宅。三苗丕敘。舜典竄三苗于三危。在西裔。昭公九年左氏傳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杜預注。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敦煌也。舜竄三苗。在洪水未平時。舜擇其惡之尤者。投諸四裔。更立親近使居三苗之國。及洪水旣平。三危可居。則三苗之種族得其次序。以此知舜之逐四凶。未嘗有疾惡之心。必欲使其大有次序。安其居止。無憂愁之苦而後已。此聖人之仁心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此州之土色黃而性壤。田第一。賦第六。孔穎達云。此與荊州田賦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工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卽爲此差。其後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此說是也。球琳者皆玉名。琅玕石似珠者。九州惟雍所出物色爲寡。乃知禹治水之後。其于貢賦闊略簡易如此者。蓋深思遠不肯貽禍後世。以啓侈主之侈心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乃河之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禹治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孔安國謂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禹鑿以通河也。會于渭汭。孔安國云。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孔穎達謂從河入渭。禹曰帝乞。從此西上。更入雍州。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不若從東坡之說云。渭水至長安東北入河。河始大。自渭汭而下。巨舟重載。皆可以達冀州。如此則言是會渭汭之水以入河也。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織皮說與梁州同。師古以爲三國。唐孔氏以渠搜爲二國。并崑崙析枝爲四。鄭玄則以渠搜爲一。不若從顏鄭之說。此西戎之三國也。所貢者織皮。言西戎卽敘。則又不止三國矣。禹之功不惟及中國。雖夷狄亦得其利焉。黑水、弱水。決之而西。歸于南海。則西戎之國。免昏墊之患。禹以四海爲壑是也。東坡云。禹貢之所篚。皆在貢後立文。而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云織皮崑崙析枝渠搜。大意與三州無異。蓋言西戎卽敘。而崑崙析枝渠搜大槪皆篚織皮。但古語有顚倒詳略耳。

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三句。當在西戎卽敘之下。以記入河水道。以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不可不正。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序禹貢者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此一篇之大槩也。自冀州旣載壺口。至于西戎卽敘。爲別九州。自導岍及岐。至于敷淺原。爲隨山。自導弱水至于東北入于河。爲濬川。自庶土交正而下。爲任土作貢。其間治水曲折。田賦貢篚。通道帝都。又各繫于逐州之末矣。前後之相連。首尾之相貫。則無所致據。故于導岍而下。言山之首尾。導弱水而下。言川之原委也。孔安國云。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穎達謂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治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旁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如涇水汾水灕水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厎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滹沱碣近恒山。石林先生云。周官言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則導山者。濬兩山之川。屬之大川以同入于海。今以經文考之。下文言入于海。則先儒與石林之說不謬矣。導山導水皆始雍州者。蓋天地方形。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自西北傾東南。然傾東爲甚。而南次之。水之性萬折必東。是以山之脈自北而東。少趨南焉。而水之原出于山。所以俱自雍州始也。前輩諸儒如班固、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三條之說。導岍以下爲北條。西傾以下爲中條。嶓冢以下爲南條。地理志亦云。禹貢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禹有三條之說也。若鄭康成又以爲四列。康成疑岍嶓岷同在梁州西異處。故以此條爲正陰列。以中條爲次陰列。而分南爲次陽列。正陽列。東坡亦云。隨山者。隨其地脈而究其終始。何謂地脈。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脈。有近而不相連。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脈。而班固、馬融、王肅皆有三條之說。鄭玄以爲四列。古之達者已知此矣。北條之山。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太岳。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絕也。南條之山。自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江不能絕也。皆禹之言卓然見于經者。非地脈而何。以此觀之。地脈之說。古人知之詳矣。導岍及岐以下。乃北條荊山正陰列也。岍岐皆雍州之山。岍卽扶風吳岳山。岐在扶風美陽縣西北。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壺口雷首太岳、厎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碣石。皆冀州山。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太岳在河東彘縣東。謂太山卽岳陽是也。厎柱在陝縣東北。形若柱也。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西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此北條山首起岍岐。逾于河。正龍門西河。謂此處山脈不絕。河不能間斷。旣絕河。又爲壺口雷首及太岳。皆河東之山也。又爲厎柱析城王屋。自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又爲太行恒山碣石。蓮迆東北入于海而止。是北條山首起岍岐。碣石爲尾。而衆水皆入于海矣。孔穎達曰。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設孔氏則以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入海。言山旁之水皆入海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此中條之山次陰列也。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水冀縣南。言在積石以東。河之所經也。鳥鼠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是三者在雍之南山。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熊耳在弘農盧氏縣東。外方嵩高山。桐柏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縣東北。此四山接華山相連。東而在豫州界。中條之山首。起西傾。至陪尾為尾。其脈相連屬也。凡舉山名。皆為治水。故安國言水之所經。鳥鼠。渭水所出。洛出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先舉所施功之山于上。而後條列所治之水于下。互相備也。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此南條荊山析而為次陽列也。嶓冢在隴西郡梁州之山也。荊山乃南郡臨沮縣之荊山。內方在江夏竟陵縣東北。春秋傳曰。吳楚夾漢而陣。自小別至于大別。二別皆在漢上。荊山內方大別。荊州之山也。南條次陽列也。首起嶓冢。大別為尾。其脈相連如此。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南條荊山析而為正陽列也。岷山在蜀郡梁州之山也。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九江在廬江潯陽縣南。荊州之界也。敷淺原即豫章歷陵縣南博陽山。在揚州之界。禹既導嶓冢至于大別而止。復自岷山導之至于敷淺原而止。隨山之功畢矣。孔穎達云。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為首。不與大別相接。山江水所經別記之耳。以見岷非三條也。鄭氏分為四列者。蓋以岷山而下諸山在大江之南。內方大別之類在江之北。不得同為一脈而導之。雖岷山之山不言導。而理不可與內方大別同為一條。禹之導山雖曰因而治衆水。大槩岍岐之列河水所經。故首于雍州至冀州。西傾之列伊洛淮渭所經。故首雍州至豫州。嶓冢之列漢水所經。故首于梁州至荊州。岷山之列江水所經。故亦首梁州至荊州。其他衆山可以類推矣。九州之山獨記雍冀梁豫荊揚。不及青徐兗。蓋三州皆在河之東。與四列不相涉。青徐山惟岱。兗州無山。此三州水惟河。則不必隨山也。導岍及岐之末言入海。其餘或曰至于陪尾。至于大別。至于敷淺原。不言入海者。蓋岍岐所導之山。自西而東。自東而北。山脈未絕。至碣石而止。則已近海矣。彼西傾嶓冢岷山之列。其山脈所至去海尚遠。故不言入海。下文導水所載。則入海之道也。言導岍而不言導西傾。以二山皆在雍。以岍岐見之。言導嶓冢而不言導岷山。以二山皆在梁。以嶓冢見之。此史之省文也。竊以天下之勢。猶人一身。山川猶人筋骨。水猶人血脈。以一體而四肢。以一臂而分五指。筋骨雖相連屬。血脈雖相貫注。而支分派別不同。儒者必隨其所苦之處而治之。或有三條。或有四列。安知其非一體四肢。岍北條之山。或自岍岐而起。或自底柱而起。或自太行而起。安知非一臂而分五指。岍岐言逾于河。岷山言過九江。則知禹于山川地脈緒之熟矣。至唐一行以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界。北紀所以限戎狄。南紀所以限蠻夷。陰陽家亦有山水之說。豈非有所本乎。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自此以下言濬川之事也。導山之首尾。既具于前。則濬川之首尾豈可闕。禹不特為當世計。蓋欲使萬世知山川首尾如此。在山則不可絕其地脈。在川則不可絕其故道。孔穎達云。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

意亦自北為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河。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河。故後之。計水亦多矣。此舉大者言爾。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沇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出于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自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自此山。欲使異于導河。故加自字。鯀之治水謂之陻。陻者。非而陻之也。禹治水謂之導。導者順而導之也。孟子言行其所無事。故經言濬川者。皆以導為言。弱水水之無力。在衆水為至異也。故衆水皆東。而此水獨西。觀柳子與崔溪對。可見弱水黑水之異。合黎。孔安國謂水名。在張掖郡。流沙即居延澤。流沙是合黎水所鍾之地。故得以其餘波以被于流沙。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孔安國曰。黑水自北南而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據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為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不知水之所在。酈元水經謂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南海。豈黑水發源張掖。伏流地中。經滇池以入南海乎。何為滇池有其祠而不見水也。張掖燉煌皆在河北。黑水過三危山入南海。豈得越積石之河哉。穎達云。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此水得越河而南。東坡亦云。三危至南海不知其幾千里。禹導黑水至三危。即得其故道。蓋從此徑入南海。不勞人功之修治也。且弱水黑水即決之塞外。則是注之南夷之地。可以無憂矣。然禹之心視華夷之民無此疆彼界。雖塞外水亦必順導之。使入流沙入南海。蠻夷之民無墊溺之患。聖人之仁心于此可見。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禹導四瀆。惟河施功為多。釋水云。河出崑崙墟。色白。李巡注云。崑崙山名。墟。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濁渾。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中。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班固張騫皆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烏覩所謂崑崙乎。以此觀之。自積石而西。河之源無所致據。或以為出葱嶺。出于闐。出崑崙。其說不一。經言導河積石。論河者當斷自積石而始可也。河源不始于此。惟記其施功處。所以經文不言自。與導淮導渭之文不同。禹治水之時。惟河不得其源。所以治之為尤難。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三千餘里。其說所經歷之處甚衆。經皆不載。此篇本為治水而作。惟施功則記。非施功則不記。禹自積石得河之故道。至龍門而加功。故以龍門繼積石之後。猶三危距南海甚遠。經但云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其所載惟見

其治水之精而已。非如其他地里必欲其盡載原委之詳。孔安國云。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皆不可得而知。惟以經文爲信可也。南至于華陰。河自龍門南行至華山之北。又東行至底柱。其底柱在西虢之界。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又自底柱東至于孟津。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渡。自華陰至于底柱。河夾南山之間。其流湍悍。至孟津其勢稍緩。可以橫舟而渡。武王伐紂會于孟津。後世謂之武津。此即其處也。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河流至孟津東行。及河南鞏縣東而過洛水之北。洛入河在此處。自洛汭東流至于大伾。孔氏曰。山再成曰伾。爾雅曰。一成曰伾。李巡注云。成、重也。唐孔氏云。蓋所見異。今以孔氏之說爲正。大伾在黎陽。或曰成皋。不知孰是。臣瓚之說謂在黎陽縣爲正。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河行自華陰至大伾。始折而北流。大伾之西則南河也。其折而北流。始謂之東河。降水在信都縣。大陸在鉅鹿縣北。降水入河。是河過于降水也。此與東過洛汭同。蓋洛水降水皆小于河。以小入大。則謂之過。不謂之會。又北播爲九河。播、布也。又布爲九河。以殺其勢也。河自西戎入塞。經秦隴陝。河夾山而行。其勢雖湍悍。而兩山相距。其力足以捍河流之衝。使不至于奔突。治之者惟于河之兩傍爲之疏鑿。使廣袤而已。至于自大伾折而北流。其地已平。又合受涇渭洛澗瀍衆水。豈一河所能任也哉。禹于此施功。其規模甚遠。分而爲九。則水勢自有所殺。兗州曰九河既道。則是河之北行。已有此道。禹因其舊迹而疏導之也。所謂行其所無事。同爲逆河入于海。既爲九以分之。又爲逆河以合之。一分一合。而後河得其安流。逆、迎也。以一迎八而入于海。即渤海也。禹治水惟河爲甚。致之于

經。如導河積石以至同爲逆河。凡八加功。而知其爲患之甚于他水也。河行始于雍州。至冀州。積石、龍門、華陰。皆在雍州。底柱、孟津、洛汭、大伾、降水、大陸。皆在冀州。九河在兗州。使河源若在中國。余知禹之治。與導渭導洛者同。後世河患爲大者。以禹既不得其源。而禹之故迹又有湮塞。其決壞何疑。三代數千年間無此水患。至漢而爲患始極。據漢之河決常在平原左右者。以其地妨九河之故道。以是知禹所疏之九河。苟其八支不爲齊桓所塞。則當漢之世自無此患矣。智者明見禹之故迹。不肯廢數州爲河路以行水。但坐視其弊而已。可惜哉。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禹貢導川立文不同。嶓冢導漾。嶓山導江。不言自者。此乃史之變文。非如導河不言自之有異義也。嶓冢山在梁州。漾水所出。又曰漾者。安國云。泉始出山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流爲漢水。地理志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爲漢水。不言有沔水。豈以沔水乃漢水上流。其流不遠。更名爲漢。故不復別沔漢之名歟。又東爲滄浪之水。此即漢水東流也。漢水梁州界。滄浪荊州界。即漁父所歌也。曰漾曰沔。曰漢。曰滄浪。亦即此水有三名。謂之爲者。水流至此隨地得名。非是他水自外來入也。過三澨至于大別。三澨。水名。入漢。大別。漢上山也。師古謂三澨在江夏竟陵縣。蓋漢既東流爲滄浪矣。于是過三澨水所入漢處。觸大別山以與江合。漾雖爲沔爲漢爲滄浪。而漢之名獨傳遠。屈完對齊侯曰。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是也。南入于江。孔安國謂觸山迴南入江是也。漢之本性欲東。特爲大別所觸。而南蓋

江在南。漢將與江合。必折而南。既南復東。以匯爲彭蠡之澤。彭蠡在揚州。水至此鍾爲彭蠡之澤、匯迴也。東迴而入于彭蠡。然則彭蠡能止其性乎。曰不能也。漢之水性欲東。非至于海不止也。讀坎卦知聖人論水之性矣。曰維心亨。以其心常行也。所以常行以剛陽居中故爾。觀此可以見水之性矣。東爲北江入于海。北江之義如何。曰岷山之江亦匯爲彭蠡。與漢水合而入海。故其東也則謂之中江。而東坡所以自豫章而下彭蠡而東爲南江。三水合于彭蠡。亦猶河流分爲九。蓋禹治水至于下流之地則未遑決之以入南海也。使水有所宛轉。然後安流順導。故河分爲九。然後同爲逆河。漢江匯爲彭蠡。然後分爲三江。或先分之後合之。或先合之後分之。其用意則一。此說從彭蠡復分爲三。與東坡之說又異。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此言江水經歷。岷山亦在梁州。江水所出。水自江出爲沱。沱乃江之別流。江東南流。沱東流。江在沱之南也。此亦水之本性也。又東至于澧。此江水其別者爲沱。而正水乃至于澧水也。楚詞曰。遺予佩兮澧浦是也。過九江至于東陵。九江即荊州九江。孔殷是也。澧水東陵皆在荊州。所以得名爲九江者。以大江之水自禹之前已有此九道。洪水作害。水失故道。今禹自岷山導江。復過前所謂九江者。以至東陵。此江之故道。非別有九江之水也。夫江自岷出。歷蜀溪巴峽數州。然後至于澧。今經云東別爲沱。又東以至于澧。蓋此特記其加功處爾。東迤北會于匯。迤者、迤邐也。匯即彭蠡也。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于合處。則其勢迤邐而東。漢自嶓冢皆東流。至其將與江合。則稍折而南。江自岷山皆東流。至其將與漢合。則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其勢相圍。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不言會彭蠡者。上有東匯澤爲彭蠡之文也。東爲北江。入于海。江漢二水皆合彭蠡。故東爲北江。入于海。自北而東。則南江爲豫章之江可知矣。此即揚州三江既入是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沇水與漾同發源。曰漾既流則爲漢。而漾之名息矣。發源者沇。既流則爲濟。而沇之名息矣。至江水東別爲沱。乃其枝流耳。江水之名自若也。此流與別之異。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孔安國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穎達推其意謂此皆目驗爲說。濟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東坡云。以味別之。東出于陶丘北。此濟水自滎澤東出于陶丘之北也。丘再成爲陶。丘再成其形再重也。其地在濟陰定陶西南。謂之東出者。是濟水自滎澤伏流地中至陶丘北復出也。又東至于菏。菏即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又東北會于汶。濟與汶合也。汶水出太行萊蕪縣。至西南入濟。今言濟水自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是汶水自西南來。濟水自東北往。以汶言則會于濟。故前曰浮于汶。達于濟。以濟言則會于汶。故此言東北會于汶。兩水相合。故曰會也。又北東入于海。濟與汶通以入于海。乃濟水自然之性不可遏也。此水發源自兗州流于豫州。至青州與汶合而入海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地理志。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淮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穎達云。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竊意堯時雖胎簪亦謂之桐柏也。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淮之發源距海為近。故所歷未久。與他水不同。此水發源于豫州。流于揚州。至徐州與沂泗同入海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地理志。隴西首陽山西南有鳥鼠同穴。渭水所出。安國云。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牝牡。蓋渭自鳥鼠同穴山東則灃水會焉。上文灃水攸同是也。又東則涇水會焉。上文涇屬渭汭是也。又東過漆沮。即上文漆沮既從是也。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涇水出安定涇陽縣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漆沮水案孔穎達云。雍州漆沮既從。則以為即扶風漆沮。以合于詩所謂自土沮漆之文。于下文漆沮。則以為即洛水。與自土沮漆者異。今案顏師古注漢書于雍州漆沮既從之文。則曰即馮翊之洛水。孔安國于下文東過漆沮。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周禮職方雍州其浸渭洛之文。亦曰洛即漆沮在馮翊。則是非有兩漆沮也。此洛水與豫州伊洛瀍澗之洛不同。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經云。導洛自熊耳。地理志乃謂伊水出熊耳。洛水出冢嶺何也。豈當堯時冢嶺亦謂之熊耳乎。石林云。淮出胎簪。至桐柏而始大。渭出西谷。至鳥鼠而大。洛出冢嶺。至熊耳而大。因其流之大可以為人害者治之。而非其源。曾氏曰。嶓冢者漾之源。岷山者江之源。有是山而後見是水。故先言山河出崑崙虛而後至于積石。淮出胎簪而後至桐柏。渭出南谷而後至鳥鼠。洛出冢嶺而後至熊耳。積石、桐柏、熊耳、先有是水而後至是山。故先言水。此隨所見而為之說。姑存之。東北會于澗瀍二水。隨洛水以入于河。孔氏曰。會于河南城。又東會于伊。伊水入洛在洛陽之南。又東北入于河。在鞏縣之東。四水合。然後東北流入河。上文云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言此四水以入河為性也。此水皆在豫州。天下之水亦多。而特舉九者。以當時水失故道。此九水為甚故也。至于先後之序。山自岍岐始。水自弱水始。以治水終于雍州。又雍州在西北。地勢自上而下。因敘山與水皆始雍州也。隨山濬川之義。備見此二章。鄭漁仲云。禹貢之篇。如山之盤踞與水之出入。或不止一州一邑。故序九州已。然後別出山川總序于後。班固以來作史者無法。遂將山水與故迹並隸州縣下。且小山短水不出一州一縣者。即于州縣之下言之固無害。若乃大山所距。大水所經。何嘗一州一邑。班固遂以州縣下列言之。可謂無法。鄭之說善矣。導山言至于者十。導水言至于者十一。曰至云者。即其施功而言之也。導水言入海者七。言入河者三。謂近于河者自河而入海也。導水之名。入也、會也、至也。與九州同。而又有詳焉者。曰流、曰別、曰溢、曰迆、曰過、曰匯。蓋順流為流。分流為別。以小入大曰入。二水勢均而兩相合曰會。以大水受小水曰過。止而蓄之曰匯。蓄而不能盡受曰溢。旁而斜出者為迆。則人為之功也。此其大略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周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必辨之于始。然後可同于終。自冀州既載而下。既辨之矣。自九州攸同而下。又所以同之。蓋辨之則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各得其所。不相雜亂。故有以同之。如車同軌。書同文。各要其所歸。不見其異。此先王經理天下之大要也。四隩者。深遠也。深遠之處皆可居則其他可知。九山刊旅。則九州之山皆刊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川滌源。九州之川皆滌其泉源無壅塞矣。九澤既陂。則九州之澤皆已陂障無決溢矣。穎達云。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要而言之。所言不盡。故于此復總言之。四海會同。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是也。向也洪水為害。道路不通。欲會同京師不可得。至禹治九州之功畢。每州之末。皆敘達河之道。如江不通淮。則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江沱潛漢不通洛。則曰逾于洛至于南河。或航海。或陸運。皆以達河為至。至是則四海之內外。皆有通帝都之道。朝覲貢賦。無有逾絕矣。六府孔修。水、火、金、木、土、穀。向者洪水未平。則五者皆失其性。蓋五行一曰水。鯀陻洪水。則五行汨陳。禹行無事。則五行皆得其敘。孔修則甚修也。庶土交正。則又重述任土作貢之事。蓋山澤平則人無昏墊之患。四海同則有通貢賦之道。六府修而有充貢賦之物。則可以制貢也。九州衆土壤墳壚埴之異性。青黃赤白之異色。交相參致而正之。所以致謹其財賦。謹者。貢其所有。不貢其所無也。一不謹則貽萬世之害。然後立上中下三等以別九州之壤而定其田賦之高下焉。則又準三壤以分輕重而立賦法焉。四夷財賦不及止聽其貢篚。故言咸賦止于中邦也。師古云。庶土各以所出交易有無而不失正。致謹財賦以供貢賦。皆隨其土田上中下之三品。成其賦于京師也。中邦即京師也。林少穎推廣顏氏之說。謂九州之辨。所敘九等之賦。止言其多寡相較之差。未言其所以充賦之物。謂九州之內所制之賦。使之各以其土地所出之正物轉相交易。懋遷有無。以充所入之賦。若後世之支移折變也。雖交易其所出之物以充賦。然數之多寡。實以田之三壤為準。三壤即上中下之類。蓋賦本于田。故其支移折變。即其田賦多寡之數。致之京師也。如下之五服。其輸粟藁秸。惟甸服。其外不能遠使如甸服所輸。惟以田賦所入之數。定其多寡而輸于京師。則得以支移折變而致之如此。則其力簡其費省。如荊揚之地金錫竹箭之類。皆得以懋遷有無而充賦。此亦一說也。或說云。下言成賦而上文言財賦。則下之賦者田賦也。故曰三壤。財賦者不特田賦。凡出于土可以供上之服食器用者皆貢之。田賦則及于中國。財賦則四夷之外皆得以貢之。如西戎織皮。淮夷蠙珠之類。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至此可以建萬國親諸侯矣。錫之土以為社。錫之姓以為宗。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錫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契封于商錫姓子。稷封于邰錫姓姬是也。然使之一德以尊天子。必有為之倡者焉。祗台德先。所以率先之而無有違所行者。洪水未平之先。亦已建諸侯。至是禹之治水。其下有成功者受封。此蓋自禹成功而言之。祗台德先者。禹能以身率之。益稷言予創若時至于弼成五服。禹之敬德也。各迪有功則不距朕行也。舜美禹亦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此以下更言京師諸夏戎狄之別。故爲五服遠近之制。五服乃堯舊制。洪水既平。禹于是乎使之賦役有常職寧分定。甸服于京師最近。稅賦尤多。每于百里即爲一節。侯服稍近。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益遠。故每服分二節。詳內略外之意也。王畿方千里皆曰甸服。爲天子服治田謂治田出穀稅。下文納總銍秸是也。百里賦納總。是甸服內之百里近王畿者。納總謂稾與穗並納。二百里則稍遠矣。故納銍。銍謂刈禾穗而納之。不輸稾也。三百里則又遠。故納秸。秸者稾也。納秸則易于納穗。蓋遠則彌輕矣。雖然四百里五百里尤遠。胡爲又出粟米耶。唐孔氏謂稾粟別納。納粟之外斟酌納稾。非是徒納稾也。據經文但曰納秸。安知其與粟兼納。致之經文總銍粟米下皆無服字。此有服字。當知納秸雖從所以相補除者在此。師古曰。秸稾也。服者言有役則服之。王氏曰。納秸而服輸將之事。以正在五百里之中。優于畿內移用。故其利薄于粟米。又使之服輸將之事。則其力之所出。足以補其財之所入。財之所入足以優其力之所入矣。四百里五百里愈遠。故納粟米。禹以什一之法取民。今其不同如此。漢孔氏以精者少。粗者多。唐孔氏謂直納粟米爲少。禾稾俱送爲多。其于稅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粗遠輕而近重耳。聖人體盡人情。優民之力如此。孔穎達云。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上文九州皆言田賦。此但言五百里甸服者。鄭氏曰。侯綏等所出賦稅各入本國。則有納總銍之差。此但據天子立文耳。薛氏曰。畿內天子之居。其所賴以養天子者。在此千里之民而已。故所賦所納備言于此。餘服則賦各歸其國。故禹略之。義或然也。侯服以下但言建國遠近之制。不及所輸之物。其辭不載。讀者可以意曉。五百里侯服。此王畿之外又五百里。盡以封諸侯衛王畿也。孔安國以謂斥候。穎達謂伺候盜賊。五等爵止曰侯者。三恪之後方稱上公。所以斡前代。若當代之封則皆諸侯。周制太保爲西伯。率西方諸侯。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此朝廷三公也。一公居中。二公分陝以治。侯服之不及公。所從來久矣。侯服之內。王畿之百里則爲卿大夫所食采地。若周官六卿之外。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爲大夫采地。小都爲卿采地。大都爲公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又采之外百里爲男邦。男小國也。又其外三百里爲諸侯。自此以往皆諸侯大國次小國也。必先采地。次男邦。乃及諸侯。先小後大。王氏曰。欲王畿不爲大國所迫。而小國易獲京師之助。況又諸侯敵王所愾。則大者居外宜也。賦稅則遠輕近重。建諸侯則遠大近小。聖人經理各有法也。五百里綏服。乃侯服之外五百里也。綏安也。內以治中國。外以安四夷。如下文揆文教奮武衛。皆所以爲安也。此皆諸侯以其稍遠。故變名爲綏。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賓服即綏服也。先王之制。此服有二名。謂之綏服者。以其諸侯爲王室之衛。則外皆安矣。聖人經理天下。尤謹華夷之辨。自王畿之外既建侯。小大相維矣。外則要荒之服。故于此設綏服焉。以爲內外之辨也。故

三百里近于甸服者。則揆度文教而行之。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自度可否而行之。二百里則奮武衛。以其接于要荒。慮其蠻夷爲中國患。先王賴以守衛中國者。蓋亦在此二百里。夷狄之于中國。本不敢有欺侮窺伺。惟中國失所以爲備。則啓侮矣。李唐頡利兵直至渭水。皆有以致之也。五百里要服。自綏服之外五百里。特存其典要約縻而已。何休曰。以不治治之。要服三百里夷。夷有簡易之意。亦是要約之也。二百里蔡。蔡放罪人于此。左傳殺管叔而蔡蔡叔。五百里荒服。自要服之外五百里。以其荒忽無常。王者但以若有若無。來不拒。去不追。待之而已。荒服之三百里曰蠻。蠻者以其慢而無禮也。夫既曰蠻曰夷。聖人列之五服者。蓋聖人代天地爲人民。蠻夷草木鳥獸之主。禹平水土。使之不廢。卽被衣皮卉服。各遂其性。安得不使之在五服乎。此又見一視同仁也。荒服之二百里。則流罪人于此地。先王之于罪人。既不可以中國蓄之。殺之又不忍。故流放之于蠻夷之地。輕者蔡而重者流。若流共工于幽州是也。劉敞曰。輕罪蔡之要服。重罪流之荒服。此謂投之四裔屏之遠方。五宅三居之二矣。然而一在畿內要服。九州之內也。夷性近于人。蠻性遠于人。故近稱夷。遠稱蠻。然要服之三百里夷。外二百里亦夷也。荒服之三百里蠻。外二百里亦蠻也。而謂之蔡謂之流者。蓋流放罪人。取其至遠者言之。若其蠻夷之地。則蒙上文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言禹之功成。風聲文教。訖于四海也。王制曰。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京海。北不盡恒山。今此東言海。西言流沙。朔南不言所在。以是知不止于恒山衡山而已也。四海之內。南北長。東西短故也。漸入也。被、覆也。暨、及之也。禹錫玄圭。告成功于天。玄、天之色也。禹功與天同。不曰堯錫禹。而曰禹錫。讀書者不必以一字求疑聖人之經。東坡以爲水德之理。禹之功其大如此。而未聞有矜伐之心。此其所以爲大聖人歟。

尚書詳解卷七

夏書

甘誓

此篇其一當看世變愈下。其二當看啓賢能繼禹之道。深知用兵曲折。其三當看古人軍政素備。臨事倘而不煩。自堯舜禹三聖皆以揖遜而治。至啓而行征伐。舜征有苗。特曰汝徂征而已。至此而有扈諸侯。敢以抗天子。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數言而止耳。至此而作六鄉之誓。又且及于賞罰之嚴。風俗之變。啓之時。自與堯舜之時不同矣。聖人觀會通行典禮。則亦不得不隨時制宜。又見得禹之所以教其子。與啓之所以繼其父者。家法相傳。誠體用本末之學。雖微而征戰之事。行陣之間。無不一一周知。後世俗儒以文武爲兩途。遂籍聖人短于軍旅之事以藉口。又當看古人軍政素備。觀其與有扈大戰于甘。六卿皆召。六軍皆行。合七萬五千人。亦非細事也。糧食器械。不戒約而自備。所誓之言。特及于行伍之整齊。若非平時預備有素。倉猝之際。豈不失措。合此三者以觀。則一篇之義無餘蘊矣。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有扈氏。夏之同姓之國。堯舜傳賢。至禹傳子。故有扈氏以爲我亦夏之同姓。不得有天下。而啓得有天下。不能無不平之心。因此而拒王命。王者有征無戰。天子討而不伐。豈聞諸侯敢與天子戰乎。夫子序

此書直書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則知有扈氏有無王之心。視天子如儔匹。以一國之微。敢與天子抗。則其陰謀爲叛逆之事。已非一日之積矣。甘乃有扈之郊。至甘而誓。故曰甘誓。誓者所以戒衆人。使之重其事而整齊其心力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古者命將皆公卿之列。六卿者六卿之衆。無事則爲比閭族黨州鄉。有事則爲伍兩卒旅軍師。古者文武一道。其將皆公卿。其卒皆農民。知有禮義。知有君臣上下。其民易使。後世有此意。三公可將。九卿可將。郡守可將。不若後世文武分爲兩途。能用兵者數人而止。將臣所以多敗屈。其卒既非農民。此兵所以多叛逆。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六卿皆有軍政。謂之六事。六卿各指軍師而言之。六事則並與其伍兩卒伍而言之。予誓告汝以有扈氏之罪。天有五行。聚于人之身。而散諸萬物。皆此五行也。三正。天地人之正理也。今有扈氏恃威而侮五行。以怠慢而棄三正。則其悖理傷道。殘民害物甚矣。天用勦絕其命。天即理也。順理者天之所與。逆理者天之所絕。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則其討有罪也。天討之而已。豈予一人好爲是征戰哉。古者車戰。一車之出。左右及御。其三人。左以射爲職。右以擊刺爲職。御居中以正馬爲職。攻。治也。左者治其左之事。則在于射。右者治其右之事。則在于擊刺。御正其馬。苟或不攻于左。不攻于右。御非其馬之正。皆爲不恭命。不恭命者失其律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三代皆用車戰。至春秋時車戰漸壞。如諸侯敗鄭徒兵。則鄭始多用徒矣。中行穆子始毀車崇卒。如楚有左右廣。先王車戰之法。至此始壞。原其所以然。蓋先王之兵。皆是不可敗之兵。未嘗要利也。後世求以勝人。亟于趨利。此先王軍制所以壞。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古者軍行必載遷廟之主。又載社主。以明其賞罰不敢自專也。用命則有賞。賞于祖者。祖有親之義。所以示恩。不用命則有罰。罰則戮于社者。社主陰。所以示殺罰之嚴也。予則孥戮汝。軍事以嚴終。故于是又有孥戮之言。戮。辱也。罰汝不止于辱其身。亦將爲爾妻孥辱也。

尚書詳解卷八

夏書

五子之歌

讀此篇之書，有以見當時之民思禹之德。然則禹視天下之溺，猶己之溺；胼胝手足，以爲民如此。及再傳太康，一爲遊畋之樂，而民遂咸貳，至使有窮后羿得以竊國。民之思禹，果安在哉。曰，民之貳太康也，乃所以思禹也。先王之愛民，一舉動而不敢忘乎民。民于此時，猶嬰兒之得慈母，不知有飢寒溫煖，惟慈母之是賴。一旦太康嗣位，遂專意遊畋，不恤民事，猶嬰兒之失慈母，啼號而無所依。此民之所以貳太康也。是雖后羿能因民不忍，奪之于一時，而終不能禁民心之思禹，所以少康一成之田，一旅之衆，而卒以祀夏，不失其舊物也。詎非民之思禹而何。又嘗看此一篇書，乃三百篇之體。詳味其言，有思無邪之意。然則何以怨乎。孟子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五子之怨，親親也。關雎之哀而不傷，小雅之怨而不亂，皆其發乎情，止于禮義也。誰謂詩書果有異旨哉。自此心而形之詠歌，因心而語不越乎常理者，詩也。自此心而發之于政事，足以經國養民感物動人者，書也。此詩書所以異經而同出也。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以逸豫而滅厥德，所以至于失邦。夫子敍書直云太康失邦，而其意自著。昆弟五人須待太康于

洛水之北，此所以著明五子咸怨之由，故曰作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自太康尸位以逸豫而下，至于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史家述其所由，如毛詩之有序，序作歌之意也。人君之位，乃憂勤者所居，舜命禹曰，汝惟不怠，總朕師。此豈逸豫之具哉。惟太康資稟凡下，徒見人君之位至尊，以爲予無樂乎爲君也，故尸主其位，而縱爲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民心無常，德爲向背。德既滅矣，民無所依，故咸貳。民既貳矣，又不知悔，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至一百日而猶不反。豈非安其危，利其災，而樂其所以亡者乎。有窮國之君名羿者，因民心之弗忍，遂距太康于河，使不得反其國。自古奸人無世無之，雖堯舜之世，不可謂無此等人，但聖朝在上，如太陽當天，而魑魅無所施迹。及國家小有釁隙，故奸人得以乘之。禹之傳子也，豈不知後世之極弊至此乎。曰，禹亦安能保其子孫無此也。禹之慮天下後世，蓋有甚于此者。傳之子雖有大惡，而先王之遺澤未泯，尚可以復傳之人。而不得大聖，天下爭亂無日矣。禹豈私其子孫而爲此哉。私其子孫者，乃所以公天下也。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太康之弟五人者，侍其母而從太康以畋，然則五子爲于未遊畋之時，不能諫止其兄而且從之畋乎。曰，觀五子作歌之言，想見其賢明，必其當時諫其兄而不從，兄弟天倫無有去之之理，不得已而從之，後待于洛水之北，及百日而不反也，是故五子怨憤之氣，鬱于中而發之于外，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五章之歌，皆五子爲之。其言皆本之皇祖之訓。子讀此章，有以見先王之愛其子孫，不獨有其綱紀可以守，法度可維持，而又有訓戒以遺其子孫，使子孫世守者。五子述大禹之戒，若伊尹述成湯之訓是也。惜乎遺言在耳，而太康之不克遵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此章皆禹之訓也。禹深見得爲君親切處，在于得民心與失民心。故五子述其訓以爲首章之歌，以見太康之失邦，其大要在于失民心也。民之可以親近而不可卑下者，以其爲邦本故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得民則得國，故本固則邦寧。天下愚夫愚婦至賤也，天子至尊至貴也，愚夫豈能勝予哉。殊不知一人之心，即千萬人之心。失一愚夫愚婦之心，即失天下之心也。失一人之心而遂至于失千萬人之心，則人心去而君之勢日孤，豈不勝予乎。一人三失者，失而至于三，積之多而不知改悔者也。怨豈在明者，言天下懷怨憤之心，豈敢明言之，特蓄怨于中爾。故有天下者，當于幾微之際，有以謀之，無使蓄怨于中，則可矣。秦人之禍，可以爲鑒。予臨兆民，懍懍然如朽索馭六馬，然朽索以喻君，六馬以喻民。六馬之奔突，豈朽索之所能馭。人主常持不足之念，以爲民之難安，豈予一人所能任其責哉。惟以此爲心，則無時而不敬也。故曰奈何不敬。此章大意，謂國以民爲本，而欲安民者，又當以敬爲本。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章亦是大禹之戒天下之事雖其至纖至微者莫不有準則得其準則者天理也失其準則者人欲也人欲熾而天理滅則未有不亡者女妻之奉遊畋之樂酒以奉祭祀樂以崇德宇也牆也古之聖人亦豈能廢此哉第有其準則而不失之過耳若夫色荒禽荒甘而嗜峻而彫者失其則也此滅亡之道也而況于兼是數者乎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堯自唐侯爲天子故國號陶唐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冀州也自陶唐以來有此冀方享國長久者豈無其道哉何道也卽紀綱是也一國一家與天下莫不有紀綱今者失其道而亂其紀綱安有不亡者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此章推廣一章二章之意我祖卽禹也有明明之德以爲萬邦之君有典常法則以貽其子孫如上文皇祖之訓是也豈特有典則而已至于鈞石亦無所不有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蓋權量者法度之所自出禹以聲爲律身爲度可見法度至禹而定關者通也和者平也使天下如一無有異政殊俗也此章之意只言我祖之典則法度所以貽其子孫而貽望亦厚矣豈期今日之子孫荒墜其業遂至于覆宗絕祀哉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此見得兄弟之情非僭一同萬姓非仇五子也而以爲仇予將何所歸乎予懷思而至于悲萬姓以我爲怨予將誰依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言色之愧也忸怩言心之慚也此皆其述其所以憂愁無聊之態德之弗能謹而至于此雖悔何及哉哉五子之歌一章切于一章至末章爲尤切此古人賡倡之體雖出于五子而實若出于一人之意其言優游而不迫婉而有序觀此書可以知風雅之所自來

尚書詳解卷九

夏書

胤征

此篇乃夏之始衰然古人之教化制度尚有可致東坡本史記左傳之說以爲仲康卽位時乃羿之秉政其權皆出于羿胤侯卽羿之黨羲和乃夏之忠臣胤侯承王命以征之者如後世挾天子令天下之事其所見甚高明非常人所及後之君子未敢以其說爲正者蓋其書已定于夫子之手序之者猶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初無異說觀此篇可見古人以天時爲重以酒爲禁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一篇皆舉命羲和之事至此日食不知而遂至于六師討之又況禹惡旨酒自周以來禁飲則殺豫見古人之禁酒甚嚴羲和廢時亂日之罪原于沈湎之故其犯此禁也亦重矣故王朝九伐之法不得而赦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湎淫者爲酒所困也惟其困于酒所以廢厥職時之春夏秋冬與日之甲乙皆懵然不知此胤國之君所以征之正其罪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乃作史之詞。仲康。太康之弟也。羿廢太康而立仲康。至其于相立國。遂爲后羿所篡。以五子之歌觀之。仲康其一也。必其賢明有過于太康者。但强臣擅命。欲振作而不能爾。胤侯命掌六師者。胤國之侯。爲王朝大司馬。古者王朝六卿大夫。皆同列之君爲之。如羲和湎荒于厥邑。亦各有食邑。人而爲天子卿士也。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堯時羲和四人。至夏朝合而爲一官。官制之沿革。于此亦可見矣。胤后承王命徂征。夏朝雖衰。而征伐之權。猶自天子出。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此以下乃胤侯舉先王之謨訓。以告衆人。折羲和之罪也。嗟、嘆辭也。嗟我有衆之士。聖有謨訓。謂其謀之已定。可以垂訓將來者也。明徵以其昭然可驗。定保者謂其可以定國而安民。先王克謹天戒。此即謨訓也。人主無所畏惟當畏天。故凡有災異皆天所以譴戒人主。先王能謹懼知畏。爲之臣人者。則當有常憲。常憲者。常法也。法守所在常有之而弗失。不出其位也。百官各修其職。以輔其君之闕政。則人君之德。明而又明矣。今羲和以湎淫廢其所司之職。日食不知。是使君不得以警天戒也。是爲臣而不克有常憲。不能修輔也。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先王之時。每歲之首。孟春之月。遒人宣令之官。振木鐸以徇朝路曰。官師相規。謂百官之衆。皆當相規正其失。不可爲雷同詭隨。人苦不自覺爾。既不自知其過。不得他人以正之。則詔諛成俗。皐陶謨所謂師師是也。不特相規而已。工執藝事以諫。又于百工之中。各以其藝而諫上。如瞽師獻詩。庶人獻箴之類。人人能如此。則掌禮者以禮諫其君。掌樂者以樂諫其君。天下不過數事。而人主之身。可以事事無過舉矣。其或不恭。謂不能相規而執藝以諫者。邦有常刑。先王之意。惟恐夫人意心易生。戒心易忘。于歲之初而警之如此。其嚴君臣之際。常在警戒之中矣。天下何憂不治。今羲和掌天地之官。而日食之變不知。在先王之常刑不容赦也。余讀此章有以見從諫爲帝王之盛德。古者有三公朝夕納誨。無所不諫。其下至于百官之賤。皆得以官言事。猶以爲未足也。又且使庶人謗。商旅議。衆之獨堯。詢之衢室。猶懼其怠于聽而不諫也。且設爲之刑以驅之諫。若邦有常刑。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夫惟如是。而後君臣上下無有隱情。而人主以一身立于無險之地。後世去古既遠。一切反先王之政。不諫者有刑。而後世諫者反刑之。甚者設爲謗訕。至有天下以言爲諱者。臨川王公作諫官論。且謂今之諫官。乃天子之所謂士。其賢則天子之三公。上聽之而故。故士得以制命其上。嗚呼。此豈先王本意哉。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上文言先王之法如彼。此章言羲和之所以戾于先王之法者如此。人莫不有德。而羲和顛覆之。徒以沈亂于酒之故。所以畔其所居之官。離其所守之次。始擾亂其在天之紀。遠棄其所司之事。酒之爲害也如此。季秋月朔。日月相會謂之辰。辰當集于房星。今也不集于房。參差而不合。日食可知矣。日之食。

大變也。羲和掌天地之官。而不豫知。其倉猝之際。瞽者樂官進鼓。天子伐鼓于社。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凡衆人。奔走以供救日之役。羲和于此時。尸其官。若無所聞。若無所知。然其昏迷于天象如此。宜其犯先王之誅。欲赦之而不可赦也。然則羲和以沈亂于酒之故。昏後世視之若細事也。至于六師討之。周人羣飲。罪至于殺。是何古人之刑。反重于後世乎。曰古人之刑。古人之教化也。後世所謂刑者。無非與民爭利而已。此古人之刑。非後世之所及也。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自此以下。乃告衆士之辭也。遂舉政典之書。政典者。如司馬法之類。司馬掌邦政。其書言用師之事也。先時後時。謂師行不以紀律。皆殺之無赦。今我以爾有衆。奉將天之罰。謂天討有罪也。爾衆士當同力以助王家。庶幾輔弼我以敬奉天子之命。觀此篇之書。其始也舉先聖之謨訓。次舉政典。次言天罰。又言王室與天子之威命。可見征伐之重。皆致之先王。實之天意。敬以承之。其君非有一毫之私意也。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謂火之炎于崑山之岡。不擇玉石而皆焚之。況于天吏有過逸之德。尤酷烈于猛火乎。天吏、爲天所使行天罰者是也。此言兵威所過。殺傷易至于枉濫。今當擇其罪之魁者治之。其脅從者勿罰。庶幾無有玉石俱焚之患。舊染之俗。與羲和同惡者。皆與之更始。此王者之兵也。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大抵軍事以嚴。終當以威爲主。威非慘酷之謂。即嚴殺也。愛非仁愛之謂。即姑息也。當用兵行師之際。不以嚴爲主。而反拘于姑息之愛。則其所傷者必衆。是反失其愛也。如宋襄公不擒二毛。不鼓不列。卒敗于泓是也。威愛各施于所當用而已。若泥于言而不明古人之意。則威克厥愛。豈非流于慘酷者歟。其爾衆士懋戒哉。當勉之而致其戒。庶乎其有成功也。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此數篇皆逸書。有其義而亡其辭。自契至于成湯十四世而八遷都。至湯始居亳邑。從先王之居。先王即帝嚳。契之父也。帝嚳居亳。至湯復徙居焉。作帝告釐沃二篇之書。所言皆湯始居亳之事也。釐、治。沃、士也。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湯是時爲夏方伯。賜之弓矢。然後得以專征伐。故曰湯征諸侯。葛伯以不祀之故。而湯始征之。古人以祀事爲重。既不祀。則是不有宗廟神祇矣。故湯始征之。湯之征伐自葛而始。觀孟子所載遺之牛羊。使亳衆往爲之耕。湯之所以待葛伯者。紆遲不忍如此。及其葛伯殺童子。而罪不可赦。于是故征之。則湯之于諸侯。豈有意乎取之哉。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湯之得伊尹也。進之于桀。其意若曰。桀雖不道。使其一旦改過聽伊尹之言。則功遂可以及天下。豈非湯與伊尹之本心哉。伊尹往來兩國之間。就湯者五。既而去之。就桀者五。聖賢不夏商其心。而天下其心如此。爲常有意于利而取之。及其醜夏歸亳。伊尹決知其不可救矣。故爲是相湯伐桀之謀。

入自北門過鳩方二臣意其所言者必醜夏之事夏旣不可救則不得已而相湯以救生民于塗炭惜乎此二篇之書亡不得以見伊尹與鳩方所言之事也

尚書詳解卷十

商書

湯誓

讀此篇有以見聖人處君臣之變時中之義蓋不可以常理論也有天地男女父子而後有君臣名分蓋不可踰越見路馬者必式齒君之路馬者有誅其書如此不如是則亂臣賊子皆有覬覦窺伺之心三綱淪九法斁而人紀不立矣雖然天生民而立之君者正爲司牧君民設也乃有恃富貴之權而剝天下莫吾敵借是而肆其惡于民使生民塗炭無所告訴則人紀之不立抑又甚矣由前之說則君爲重若春秋之法君將不言帥師是也由後之說則民爲重若孟子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也天下之理有常有變中和以下當安其常盡其變而不失其常者惟聖人能之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此篇之意大槩以順天而舉事無所利于其間桀之罪天所棄也湯之德天所命也天棄桀而湯不有以伐其罪天命湯而湯不有以承其休則湯之罪殆與桀等惟聖人于此深見天命之去就天人本一理聖人把作一事看後世往往分天人作兩件事皆其識有未盡處設使天命在桀猶有眷之之意則湯當退而就臣子之位湯之本心也惟其不然所以不得已而爲稱亂之舉雖然天道聖人何從而卜之曰以人事卜之湯之所以卜天意者以賢者之心斯民之心天

心卽賢者之心卽斯民之心也自伊尹醜夏歸亳攸徂之民室家相慶觀之則天意可見矣不然妄爲託天以神其事則莽卓曹操司馬懿之流亦皆借天以爲辭矣何足以爲湯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伊尹相湯伐桀可見君臣無異謀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說者謂孔子序書先言伊尹以伐桀之謀出于伊尹而不出于湯果若是則伊尹教湯爲稱亂之事湯獨無所任其責乎不必如此泥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桀都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先儒以爲出其不意恐未必然升道從陑蓋出兵行師自然取其地利故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湯稱王則比桀于一夫湯已受命于天君臣之義已絕矣格爾衆庶卽亳邑之衆也非我小子敢行舉亂之事自堯舜揖遜禹傳之子曾未聞有征伐之事至于湯之身而爲之湯豈無不足之意有夏多罪爲天命所殛予不可不順天也今爾有衆反以爲怨曰我后指湯也不恤我亳衆舍我稼穡之事而割伐正夏觀此可見湯之德澤及民也深而教化之在民心也素矣何以知之桀之暴虐桀之民曾不與俱生至于湯之民則恬然如在衽席之上更不知桀之爲虐成湯爲應天順人之舉亳之民尙以夏爲正以夏爲正則湯之所行非正矣此湯民所見如此予聞于衆人之言但夏桀之罪上通于天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苟拘于一時之名分而爲姑息則違天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汝衆反以爲夏王之罪其如我何蓋夏桀之虐不及亳衆獨不念桀之民受其害乎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前既言亳衆之不欲往此乃言夏桀之罪如此我不可不往夏王與其臣同惡相率而遏絕衆人之力謂役民以爲臺榭宮室也又相率而割剝夏邑之賦稅謂橫賦以傷民財也旣竭民力又竭民財于是有衆相率而怠弗協其上怠惰而無意以與上和合也且曰時日曷喪日君也是君何不喪亡予及汝皆亡有生不如無生夏之惡德如此今朕必往無疑爾庶幾輔我一人以致天之罰功成事畢當有以賚賜汝爾無有不信我言者我不食其言謂非空言無實也爾不從誓言則有孥戮之刑罔有攸赦觀此足以知風俗之變愈薄啓之誓師也曰賞于衆戮于社誘之以賞威之以刑則旣薄于唐虞時矣至湯不徒曰賚之戮之而已且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遯恐然惟夫人之不己信則又薄于夏時矣亦此大道旣隱天下爲家小康之事也歟

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孔安國云湯承禪代之後逆取順守有慚德故改正易服變置社稷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唐孔氏推其意案左傳昭公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

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非也。湯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于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人。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漢世儒者社稷之說有二。左傳說社稷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據先儒所說。第言配食之神。案經文欲遷其社不可。有以見成湯忠厚不忍之心不欲遷廢夏之社屋之。使不受天陽。喪國之社如此。若天子之大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作夏社疑至臣扈。疑至臣扈二臣名。三篇之書大率言遷社不可之意。夏師既敗績。湯遂從之。從之者任其所往。不迫之也。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者。桀當敗亡之餘。猶不知悔。且伐三朡之國。取其寶玉以行。誼伯仲伯作典寶之書。意其所言者。必云國有常寶。當以民爲貴。若孟子所謂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與此同意也。其書亡矣。不可得而强通。

尚書詳解卷十一

商書

仲虺之誥

此篇爲成湯有慙德而作也。仲虺之意。在于正君心。故其始則有以美之。其終則復有以警之。美之者所以釋湯之慙也。成湯于勝夏之後常留慙德于中。則必有自沮之意。而無日新之德。是謂過而不化矣。警之者。所以防其未然也。使成湯于慙德既釋之後。矜能伐功。志得意滿。則前日之功復虧矣。大臣之用心。操縱弛張。凡以扶持開道其君。使歸于善而已。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湯既勝夏而歸。未至亳而至大坰。是在中路也。仲虺不待其反亳而遂作誥。蓋急于釋湯之慙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蓋自上世以來。聞有揖遜者。未聞有臣放其君者。成湯始爲此舉。豈不有忸怩于心乎。湯之所以慙者。非憂其後世之人議己也。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恐亂臣賊子有無君父之心者。必借湯以藉口。君子言必稽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不得不爲之慮。雖然。觀成湯之慙處。始足以見湯之心矣。豈不曰己爲天所命。桀爲天所棄。應天順人。雖無可疑。然揆之心不得如堯舜揖遜。

適曾處君臣之不幸而至于此。其心豈容自安。孔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爲之也難。凡愧怍之發自其良心之不可掩者。見于此耳。此所以爲聖人也。若傲然自處以爲當然。不知愧怍。是亦因人而已矣。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乃者。繼上文之辭也。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此三句自其本而言之。與武王誓師之言曰。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相類。特其意不同。武王以民之至善在所靈。仲虺以民之有欲在所治。生民之初有喜怒哀樂。感物而動。見利而嗜。此有欲也。既有欲則不能無爭。既有爭則不能不就其賢有德能斷曲直而取平焉。故天于是而生聰明之君。出而治之。德不足以異乎天下。則不能以制服天下。此聰明之所以異乎有欲也。有夏昏德。乃下民多欲之資也。以其昏昏。安能使人昭昭哉。宜乎使人陷于泥塗炭火之中。而無有開明之者。天乃錫王勇智。豈非天生聰明以時乂乎。勇足以有行。智足以有知。皆天下之達德也。勇智即聰明也。以其賢而過人。出于自然而然。非有僞而爲之者。此天錫也。有此德故能表正萬邦。式于九圍是也。纘禹舊服。足以紹禹之五服也。湯去禹之世雖遠。然帝王之心異世而同符。故纘禹者不在桀而在湯也。茲率厥典。奉若天命。蓋常行之理即天命也。循其常行。而不爲越常非理之事。則奉順乎天者何過。是夏王有罪。既得罪于天矣。且又矯誣上天。詐稱天命以欺誣下民。而布行其命。帝用此遂不善于桀。用商家以受命。使天下之師衆。因湯而有所爽明。向之昧昧者復覺矣。然則湯之受命也。天實爲之。桀不得不廢。湯不可不興。又奚慙之有。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此又言桀之忌湯。若湯不放桀。則必爲桀所害。簡賢附勢者。言桀之黨與桀同惡者。見賢則簡忽之。見勢位之崇則趨附之。實繁有徒。言其黨之衆也。肇我邦于有夏。謂我商家始基于夏之朝。自夏朝觀商如苗中之莠。粟中之秕。未嘗不欲剷去之。故我商邦小大之臣。皆戰戰危懼。恐以非其罪而受戮。況予之德與其言足以聽聞。謂天下皆見聞湯之德與其言。則桀必忌湯而有害之之心。桀安可不伐哉。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言湯之盛德。足以洽于民心。而得乎民者也。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自其本源者言之。聲色貨利。人君安能絕之哉。蓋天則所存。不以欲而害性。聲色不邇。貨利不殖。則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湯之所守。想見其心一物不留。純乎天理。廣大明白。周流變通。德之懋者。吾必能懋之以官。功之懋者。吾必能懋之以賞。用人惟己。而不惑于毀譽。改過不吝。而無有于偏非。克寬克仁。而不失于苛暴。湯何以

第一〇六冊　48A　774

能如此哉。蓋物去則理明。其本正而末不治者。未之有也。此其所以彰信兆民。不斬人之信而人自信。乃葛伯仇餉。此言湯之得民心也。葛伯仇餉之事。孟子言之詳矣。初征自葛也。東征而西人怨。南征而北人怨者。望湯之來。惟恐其晚。皆曰奚爲以予爲後。而不先來乎。攸徂之民。謂所往之民。皆室家相慶。以爲徯予后之來。后來我始有所蘇息。民之戴商久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自此以上。皆釋湯之慙。謂天之生湯而厭桀如此。桀之衆忌湯如此。湯之德足以得民又如此。則伐桀而有天下。是固當耳。豈可以此爲慙而不釋去哉。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此以下皆所以戒成湯。恐成湯之慙既釋。則必有志得意滿無所顧忌之事。故戒之之辭。以謂賢之過人者。德足以長民者。忠于事上而無異志者。良善之在己而不忍爲非者。此數者皆君子之人。雖其材之不同。在人君必當佑之輔之顯之遂之。多方以成就之。愛護之。勿使爲小人所害可也。至若彼國之弱者。吾則兼而有之。彼國之昧而不明者。吾則攻而擊之。亂國則取之。亡國則侮之。弱昧亂亡。雖在彼有可兼可攻可取可侮之狀。而聖人興滅繼絕之義。嘗哀矜而撫恤之。豈宜至此。推亡固存。即申上意。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者。亡之道也。則當推而去之。如武王下車之後。使當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豈宜復事攻取哉。乃若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此存之道也。則當固而守之。弗失可也。推亡固存。則邦國自昌矣。德日新。萬邦惟懷。即上文之意。果能固存而邦至于昌矣。則德豈不日新。一日萬邦惟懷。則近可知矣。不然。徒事于兼攻取侮以逞其志。則爲自滿。九族乃離。則遠可知矣。然則成湯可不警哉。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大德者。乃成湯本然之德。本然之德本自明矣。更勉而昭之。不使爲情慾所昏蔽。以爲民極而建中于民。蓋民取法于君者也。君之德不昭。則民安取中哉。須當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則爲中矣。事各有義。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心自有禮。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正以直內。義以方外是也。聖人固不待制之矣。而亦不可忘制之之心。孟子所謂操則存之意。禮義以垂法于後世。豈不綽然有餘裕哉。蓋創業之君。子孫之法也。其始正。則爲子孫無窮之福。始一不正。則子孫何賴焉。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此古人之言。仲虺舉之以爲戒。自得師者不由乎人。如自強如克自抑畏之意。蓋尊德樂道。出于中心之誠。然而非使之然也。故此必可以爲王。謂人莫己若。則是矜己以忌人。亡之道也。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蓋自得師而所以王者。以其好問于人。樂取人之善。而心自有綽然寬裕之理也。謂人莫己若而亡者。以其自用一己之善。訑訑拒人。而所見者狹小也。嗚呼。慎厥終。惟其始。當始終一心。不可勤初怠終。殖有禮。覆昏暴。人之所以能自封殖者。皆有禮而敬者也。人之所以自取覆亡者。皆其昏闇而暴亂者也。禍福無不自己求。天道如此。爲人君者。豈可不欽崇之。能欽則知所敬。能崇則知所尊。敬尊天命。無時而忘。則永保天命。亦無時而失。蓋其永保者。即其欽崇者也。觀仲虺末章之意。剖析如此其殷。成湯之聖德。豈

有惛暴自滿者。然人臣事君。如孝子之于父母。視于無形。聽于無聲。當其未然而防之。不待其已然而後諫之。齊桓以召陵之盟而驕。衛獻公入境而傲逆。血氣易勝。善心難收。仲虺豈得不爲湯慮哉。

尚書詳解卷十二

商書

湯誥

此篇大略與前篇仲虺之誥。相爲表裏。前一篇乃仲虺釋湯之疑。此一篇乃成湯推廣仲虺之意。以布告天下。所以釋天下諸侯之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天下既定。商民不服者。幾四十年。湯之克夏也。安知天下無有懷疑而未釋者。天下有懷疑未釋之情。湯不能以一朝居于是。舉天命與桀之當伐以告之。其末章之意。又言昔之所以有天下者。非假是爲樂也。震懼惕慄。如不自安。然凡爾有罪。皆予一人之故。予一人有罪。皆聽命于天。成湯既以有罪歸諸己。則天下之情。庶乎其少安矣。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既退夏之命。復歸于亳。是自大坰而歸也。湯至大坰。而仲虺作誥以釋湯之疑。湯之疑釋矣。而天下之疑未釋也。自大坰而歸亳。此湯誥之所由作也。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天下諸侯莫不來朝。拱手以聽湯命。故湯因而誕告及于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者。勞來之之辭也。明聽予一人誥。謂當洗心滌慮。聽予一人所以告汝之意。與天下更始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此言天生民立君之意也。皇天上帝所以降善于民者。天命之謂性也。與民以善者天也。保斯民而使之各安其善者君也。若。順也。順其有常性。俾之能安其道。惟君之責焉。民如此其可愛。君之責如此其不輕。豈宜肆情縱欲以居民上者乎。曰衷也。性也。猷也。其實一理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服。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德本不可滅。威本不可作。滅德作威。縱人欲而亡天理者也。虐者威之所作也。敷虐于萬方百姓。其殘酷可知矣。爾百姓罹彼凶害。如荼之毒苦。然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則其抑鬱無所告訴。窮則呼天。非勢然也。天道福善禍淫。蓋其善自有得福之理。淫自有取禍之理。天非屑屑然福之禍之也。其所感召自然而然。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凡日月有薄蝕。星辰有變亂。是皆災異以譴戒之。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上天有命。其威甚明。湯則將奉之而已。非湯之討桀。乃天討之也。其敢赦哉。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玄牡者黑牡。夏尚黑。湯猶用夏之正朔。是見湯非有意于代夏而商也。以玄牡昭然告于上天神后。以問罪于桀。觀昭告之一言。湯豈陰謀圖桀利于一己。而爲是欺天罔人之事哉。以公義明告于天。亦以公義聲桀之罪。天地鬼神臨之在上。湯安有私心哉。非求元聖與之戮力。謂得伊尹與之同力。與爾有衆請命。蓋當桀之暴虐。民命皆在死所矣。爲有衆請命。使之得以更生也。上天孚佑下民。孚。信也。佑。助也。罪人退伏遠屏。桀之奔于南巢也。至此則天之助民也益信。天命。謂福善禍淫無有差僭。賁。飾也。粲然有文。如草木之光華。蓋惡既去。則善者幾伸。兆民信乎得其生殖矣。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湯奉天命伐桀矣。天下之大。乃使我一人爲之。予何以當之哉。何以見天使湯輯寧邦家。即民心之歸可以驗之。茲朕未知已得罪于上下神祇乎。未得罪于上下神祇乎。慄慄危懼。慄慄者危心也。如將隕墜于深淵之中。此可見成湯之敬心。不以天下爲樂。而以天下爲憂。常恐不能勝其任也。凡我造邦之諸侯。非常之事不可從。慆慢淫過之事不可就。所謂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是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典者常行之理也。非于爾典之外有所謂天休。凡爾心無所愧怍。心廣而體胖。作德而日休者。天休也。爾有善。則朕當懋賞以旌爾善。而不敢隱蔽。朕有罪。則不敢以自恕。當聽命于天。惟天有所簡擇焉。其爾萬方有罪。則皆我之過。何者。聖人以天下爲一體。天下之過。皆君之過。君仁。莫不仁。有不善而非

君之過哉。予一人有罪。則非爾萬方之事。成湯何其責己甚重而責人之甚輕。責己甚厚而責人甚恕也。豈非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者乎。以責人之心而責己。則是向也伐夏之暫。皆以身任之。諸侯無預焉。則自今以往。尚何懷疑不安之有。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爾萬方諸侯。庶幾以我言爲信。則能保其終。詳此章者。當深致聖人用心與常人異。天下始定。豈無懷疑不安之情。湯欲去其不附己者。則嚴爲之刑罰。其威天下。誰敢不惟湯之從。方且溫言告戒。惟恐其不己信。其忠厚和易之心亦可想見矣。又況常人之情。功成之後。志得意滿。聖人處之。方且慄慄危懼。嗚呼。此開基之本。而創業垂統之大法也。後世子孫視之。祖甲之不敢侮鰥寡。中宗之不敢荒寧。豈非有得于危懼之心哉。齊桓新業方成。而諸遂見執。魏武始得荊州。而遽忽張松。雖以漢高之豁達大度。且曰臣之業孰與仲多。其驕矜德色已形見于父子兄弟之際。人心之相去。如此其相遠也。

咎單作明居。

咎單作明居。先儒以咎單爲湯司徒。作明居民法一篇。其書已亡。

尚書詳解卷十三

商書

伊訓

此篇乃太甲即位之初年。伊尹首陳伊訓之書。可以觀古人之事君。尤必謹其初也。成湯以太甲屬之伊尹。乃受遺託孤之臣。宗廟社稷之安危輕重繫焉。與在朝百官事體不同。若周公之于成王。霍光之于昭帝。諸葛孔明之于後主一也。知太甲以中材庸主。伊尹知之熟矣。惟其縱欲未萌。非心未動之初。先有以警之。則他日雖有縱欲。然其初心善端。亦終不能忘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蓋養之于本然之初。則易爲力。防之于已然之後。則難爲功。此伊訓一篇之本旨也。故其間有抑揚開闔。一予一奪。一勸一懲。如言夏先后之有德。則必言其子孫之弗率。言成湯之所以修人紀。必言湯之所以制官刑。言上帝之福善。必言上帝之禍不善。言萬邦之所以應。必言所以墜厥宗之由。其開之也。所以誘其爲善之路。其閉之也。所以絕其爲惡之萌。愛君之意深矣。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孔子序書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觀此數句。即春秋正始之法。乾元萬物資始

之意也。太甲、太丁之子也。太丁未立而卒。故太甲以孫而繼祖。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蓋太丁未立而卒。外丙方年二歲。仲壬方年四歲。幼主不可立。則不得不以太甲繼湯。太史公反以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則是湯崩之後。更四年而太甲始立。與經不合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商人以年爲祀。序書者孔子也。周人故曰年。作書者商人。故曰祀。元祀卽踰年改元也。十有二月卽元祀之正月也。商人以建丑爲正。故用十二月。曷爲不言正月。蓋商周雖用子丑之正。而亦不廢夏時。蓋夏時得四時之正。孔子語顏淵曰。行夏之時。漢班固知此意。故書漢元年冬十月。人君嗣位。踰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必以其事告于廟。秉筆史官必以其事書于策。錄始終之意。一年不二君。故不改于柩前定位之初。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于三年喪畢之後。此常理也。先儒或謂十二月卽湯崩之踰月。甚失禮典之意。伊尹以當國大臣主祀事。故祀先王。奉嗣王以祗見于祖。侯甸之服。近王畿者也。諸侯咸在。百官總于天子。以聽冢宰之命。伊尹于此時。乃太甲非心未萌。恭敬誠恪之心未分。于是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聳動太甲。使知方卽位之始。不可不謹。而乃祖之德。不敢忘也。烈祖乃成湯。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伊尹言烈祖之德。而先及于有夏。原其所自來也。有夏先后。禹以下少康以上。方懋其德。而成德之盛。上至于天。下至于地。幽及鬼神。微及萬物。無不各得其所。何者。人君者。爲天地萬物鬼神之主。主得其人。則舉天地鬼神萬物。無不在我德之中。主不得其人。則乖氣感召。上而天變。日月薄蝕。下而山崩川竭。鬼神不得其祀。鳥獸魚鼈不安其生。則皆以此德之不懋也。夏之先后如此。而其子孫弗率。則如彼。故皇天降災于夏。假手于我有命。是天命湯以伐桀。而非湯之自伐桀也。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造與哉。皆始也。造攻自鳴條之役。卽前湯誓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是也。桀于此而始廢。朕哉自亳。則湯于此而始興。觀伊尹以我朕二字自稱。則知伊尹任天下之重。商家無非伊尹分內之物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聖武卽神武不殺之謂。言其除暴止亂。而非事于殺戮也。布昭有顯然示人之意。代虐以寬。以寬而代夏之虐。斯民釋有夏之虐政。而見成湯之寬恩。其懷歸之也。信乎其出于中心悅而誠服也。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蓋德卽一也。有夏先后能懋之。其得福如彼。而子孫不能率之。其得禍又如彼。我商王能布昭之。其得福又如此。今則此德之係在太甲之身矣。太甲之嗣此德也。宜如之何。今其爲有夏之子孫弗率歟。則禍不旋踵矣。故當自其初而謹之。天下善惡。無不原于其始。閑端爲善。則終無不善矣。謹初之要。莫先于愛敬。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知敬其兄。愛敬之心。夫人所同。但能立之者

鮮。立者。謂常存之而勿棄也。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能愛其親敬其長。推此心以不敢慢于人。慢于人。則愛敬之道達于天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其謂之始于家邦。終于四海。由近及遠。由微至著之謂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此又再推廣先王之成德。人紀者。卽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日用常行之道也。此道蓋未嘗亡。然必得聖人出而主持之。則人道于是始立。桀旣壞其人紀。則肇修之者湯之責也。成湯以肇修人紀爲一身之任。苟吾身有一毫之不盡。則于人紀必有一毫之虧。于是不自足其足。必從諫而不敢咈。求之今未已也。又嘗求之古人。在昔先民有言。不可不順之也。惟成湯不以己之善自足。常欲兼天下之善。如此則宜其無一之不盡也。以之居上。則能盡其明。以之爲下。則能盡其忠。以之與人。則盡與人之道。而不求備。以之檢身。則盡檢身之道。而若不及。然明者分別善惡。忠者有事桀之小心。不求若恕以待人。雖寸長必錄。若不及者。重以處己。雖小過不自恕。由諸侯而爲天子。以有萬邦。其積累亦艱難矣。然則湯之積累艱難也。豈是利于得天下哉。修人紀之道。不得不然。惟其得天下也甚難。故其慮天下甚遠。恐後世子孫未必盡如己也。廣求哲智之人如伊尹之類。俾之輔爾後嗣。則先王之望後人。誠意至切矣。子孫其可以不副先王之望乎。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湯不惟敷求哲人以輔後嗣而已。又制爲在官之刑以儆有位。人心無常。雖未必皆然。而先王不得不預爲之慮。風者風俗。謂足以使人動化也。舞歌者謂之巫風。殉貨色、恒遊畋者謂之淫風。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者謂之亂風。前六者皆基于後之四者。聖言苟有不敬之心。則謂之侮矣。忠直苟有不順之心。則謂之逆矣。耆德者當親近而反遠之。頑童者當遠去而反親比之。有此四者。則舞歌、貨色、遊畋。何憚而不爲。惟此三風十愆。卿士有一則其家必喪。邦君有一則國必亡。苟有一于此。則是其心有所偏而失其正矣。有其一則數者皆具。臣下。謂卿士諸侯。各有臣。其君有一于此。而臣下視之恬然不加匡救者。有墨刑。貪以敗官曰墨。臣下不能正其君。而反居其位。是貪墨之人也。其訓于蒙士。自其童蒙之時。而先以此意訓諭之。使知人臣事君之義在于諫正。此可以見古人之教。常在于少小之時。記曰。幼子常視無誑。能言學唯。能食使右手。酒誥亦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自其童蒙之中而教已行矣。雖然。湯制官刑以儆有位。獨曰臣下不匡其刑墨。而卿大夫邦君獨無刑何也。曰。卿士有一而喪其家。諸侯之有國者有一而亡其國。刑孰甚焉。伊尹引此以戒太甲。意謂大夫諸侯且如此。則天子有天下者可知矣。其諫評之法。不亦婉乎。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嗣王太甲豈可不敬其身念先王之訓乎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謨即言也洋洋即孔彰也自其謨之于心則洋洋廣大見其發深而思遠故也自其發之于言則甚彰明也見其善惡有證也即上文三風十愆之戒是也伊尹戒嗣王于初即位之時不以己意強之而以先王之訓洋洋孔彰者感之人誰獨無是尊祖愛親之心哉此又因其孝敬而發之也惟上帝不常既戒之以祖宗又戒之以天以見人主無所畏惟畏祖宗與畏天上帝之命何常之有善者降之祥不善者降之殃皆其自取之耳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即申上文之意勿以小善而不爲及其至則萬邦爲之賀慶勿以惡小而爲之極其至則墜厥宗嗣王當謹于善而已

尚書詳解卷十四

商書

太甲上

讀此篇之書伊尹何其不幸哉當其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天下之責不在伊尹及其幡然而改以天下自任則其責在伊尹矣一出而相湯以放桀其次則放太甲賢者之爲人臣也固當如是乎吾聞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伊尹之事蓋達節者之所爲然天下不以爲非後世不以爲疑其始終之心載之于書與夫子之序事迹甚明序書以爲不明而放諸桐三年而復歸作書者以爲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王徂桐宮克終允德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以不明而放之既悔而復之伊尹何容心哉蓋伊尹爲成湯腹心之臣受遺託孤之任義不與衆臣同其放太甲也以成湯之命而放之其復太甲也亦以成湯之心而復之天下後世尚何非且疑哉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孔子序此書以爲既立不明則知未立之前未至于不明也凡中材庸主不見可欲易以寡過故太甲之未立也未見所可欲也及其既立則勢位之隆尊貴之極豈不足以動其縱欲之心哉故太甲之所

以不明者爲其既立故也伊尹知其不明之故在于既立縱欲之原常生于快意肆志之地故放之于桐置之于幽深僻遠之地起其悲愛慘戚之心而不見其所謂快意肆志之境則太甲于此時善端復萌慾念已消故三年喪畢復歸于亳思前日之庸愚而痛自懲艾深自改過復爲賢君矣然則伊尹能必太甲之悔過乎曰太甲之必能悔過伊尹蓋豫知之矣使伊尹不能必知太甲之悔過則其初必不立之既立而放之放之而其終不改則伊尹之罪將不可逃矣彼霍光之所以不得爲伊尹者爲其不知昌邑之不能改也既立以爲君而又廢之則霍光不得無慚矣雖然伊尹之于太甲書之所載特曰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而已特曰王徂桐宮居憂而已使太甲于桐宮而居喪若未甚害也而書之所載又無放字夫子何以書放諸桐嗚呼此有以見聖人之公心終不敢爲伊尹回護寧直書之使伊尹以過聞于天下之人而無飾非之心則亂臣賊子庶乎其不敢藉伊尹以文奸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阿倚也衡平也官名也湯之所倚以平天下者在乎伊尹故立此官以處之嗣王太甲也不惠于阿衡則伊尹所言太甲不順之而逆之者多矣此皆其不明之故也伊尹于是作書以戒之舉先王之事以爲訓曰先王成湯顧諟天之明命天之明命即天理也在天則謂之明命在天下則謂之理在身則謂之心顧者有內省之意諟者有取正之意惟其顧諟天命而不敢違故敬心常存推之以承上天神下地祇者此心也社稷宗廟罔不祗敬而嚴肅亦此心也湯之心有以合天故天心有以命湯天監觀其德用以集大命于成湯之身俾之綏萬方爲民之主其本皆在于顧諟之心而已惟尹躬又能左右輔助其君以安天下之衆蓋尹與湯同體一心故嗣王今日大承其基業者皆湯與伊尹勤勞之所致也嗣王豈可不知所自來哉既舉先王之君臣又舉前代有夏之君臣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夏都在亳西有夏之君能以周而有終周者謂能畏懼于心凡治身治國無一不備苟有一毫之虧缺則不可謂之周惟其周備如此故能保其終爲之相者以其君能如此則亦與君同其終其後嗣王指桀也罔克有終則其虧缺而不周備多矣故不能有終既不終其所以爲君人臣雖欲竭心力以終之其可得乎其本原處皆在乎君伊尹以此言責望太甲亦重矣嗣王戒哉當致其戒而無忽祗敬爾所以爲君之道君而不能盡其爲君之道則不惟辱其身且將辱其祖伊尹舉此二端以告之其意亦甚切矣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太甲之不明至此極矣其始立也伊訓之書肆命之書徂后之書所以告之詳矣猶且不惠于阿衡及伊尹作書歷舉湯之敬心與有夏君臣亦甚切矣猶且罔念聞則其庸愚之故是以煩伊尹之言如無所念聞然伊尹于是面命而言之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昧爽者天欲明而未明之時湯于此時

不顧其心，無一毫人欲之累，坐以待旦，其勤如此，猶以爲未足也。旁招俊彥之人，求之非一方也，以啓迪我後之人。古之人君所以遺其子孫者，莫大于得人。湯以伊尹遺太甲，周武王以周召遺成王，武帝以霍光遺昭宣，皆此類也。俯太甲當念先王所以望後人之意，而不可隕墜其命以自覆亡也。命者即天理也。愼乃儉德，惟懷永圖。此又指太甲之病，從而箴救之。太甲之所以欲敗度縱敗禮者，以其不知儉也。儉者非止節用之謂，心有所節而不敢爲者，皆儉也。惟儉則可以爲永久之謀。如虞人之張機，必省察其矢括之合于度則釋。言事當審諸己而不可輕爲也。欲知其所以審諸己而不可輕爲，其要則在于敬其所止，以取法于先王。敬其所止，則心純一而不雜；率乃祖之所行，則動合彝章而無過。若太甲敬其所止，取法先王，而非無所輕舉，豈有不合于伊尹之心？此殷之所以懌，不惟懌在伊尹，雖太甲亦有美名于萬世矣。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其始也不惠于阿衡，其失也庸罔念聞，則視伊尹之言如以水投石也。至此王未克變，則伊尹之言浸淫于太甲之耳，欲變而未能也。蓋其善根將發，而習惡猶勝。伊尹于此時知其不可以口舌爭也，于是謀之于羣臣之中，求所以轉移太甲之心，以謂茲乃不義之事，其習與性成矣。太甲之性本來無此，特爲習所勝，則性亦與習成。予不可使狎近于不順之人，于是營桐宮。桐宮乃成湯所葬之地，使之密邇先王其訓，起其哀思之念，而屛遠其可欲之事，困心衡慮而有得，無俾一世之人迷惑也。然則太甲之不明，何預庶人？蓋君仁莫不仁，君苟迷則一世之人皆迷矣。王徂桐宮居憂，果能修其誠信之德。允德者，以其誠心之發見也。伊尹之放太甲也，豈得已而爲之哉？其不惠于阿衡也，作書以告之；其罔念聞也，則以言而警之；其未克變也，而後俾之往桐宮。作書者述此三節，而伊尹之事昭然無疑于天下後世。嗚呼！大臣格君心之非者，當如是哉。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此章深見伊尹欣幸不已之意。始者其君不明而放之，君臣之際幾于不克終矣；至此其君克終允德而復之，君臣相與之情得以如初，伊尹之忠節至此而益明，其欣幸之意當何如耶？三祀十有二月朔，即三年之正月初一日也，喪服亦闋矣。伊尹以冕服奉嗣王以歸亳，遂作書以告太甲，所以發其情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謂太甲在桐宮時，民數年無君，常如不能相正以有生，則民不可以無君也如此。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亦謂太甲在桐宮時，不得其民而有之，無以爲四方之君，君之不可以無民如此。今也太甲復歸于亳，則太甲有其民，而民亦有其君矣。此非天佑商家，何以能使嗣王克終厥德乎？萬世無疆之休，將于此乎在。使太甲終于不明，而伊尹終于放君，則亦何以垂休後代耶？太甲之明也，

實伊尹啓迪之方，何以歸之天也？蓋天下之理，可必者在我，而不可必者在天。伊尹能盡其所以爲臣之道，而不能必太甲之悔過，則太甲之所以悔過者，歸之天可也。此皆人事之不盡，而一切委之于天。伊訓、肆命、徂后之書不作，桐宮之放尹無所與力，而謂太甲不明，天實爲之，殆非聖賢所謂以義合命者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伊訓、肆命、徂后之書作矣，而太甲不明；嗣王戒哉之訓陳矣，而王惟庸罔念之言復陳矣，而未克變。及桐宮之既放，亳之既歸，則王于此始有拜手稽首，始有不明于德之言，復以自作孽不可逭任諸己，復以尙賴匡救責諸臣，藹然有唐虞揖遜氣象，則知太甲因非言語口舌開諭所能正救，而伊尹亦不以言語口舌之間而爲之正救也。然則何爲不知太甲之不明而必立之，及其既不明則放諸桐以密邇先王其訓，伊尹必爲是費力歟？曰：伊尹受湯之託以立太甲，則太甲之不明，伊尹雖知亦不敢忘湯之命也。尹知太甲之不明，亦知太甲之能悔過，故以成湯之命而立太甲無害也。君而稽首于其臣可乎？曰：伊尹乃受遺託孤之大臣，禮貌之所必加，而不可拘于君臣之常禮也。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周不類。不類，不善也。所以致于不善者，徒以不順之故，所以欲敗度縱敗禮以自取其戾。天作孽猶可違，謂災之自天者，可以避而去之，若成王悟而天返風，宋景公出仁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是也。災之自己作，則己受之，尙何逃耶？如隋秦之奢侈，天下叛之，漢唐之所有，羣人力有不能拯救也。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悔之不可追矣；尙賴匡救以圖其終，則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之言不得以繼聞也，遜善之言爲何如耶？雖然，伊尹亦嘗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矣，亦嘗引先王制官刑之說以告于王矣。書之作亦未嘗不在于先王顧諟天之明命矣，言之陳亦未嘗不在于先王昧爽丕顯矣，凡所以爲太甲告者屢屢于茲，殆未始棄成湯也。桐宮之放，亦不過密邇先王其訓而已。奈何成湯之訓，伊尹援引以爲之告，則終不能變太甲不明之累，放之桐宮，使之密邇先王，乃可以使太甲終允德，何耶？夫古者朝廷容面折廷諍之臣，以誠人主之闕者，言而告之以正，所以誘掖之也，不言何以訓誨歟？曰：此正伊尹造化太甲也。訓導之弗知，教誨之弗率，是其心之奢侈，外物得以役之，于伊尹之言無所受納。營于桐宮，則口傳不若意億，外物無以役其心，聲色無以役其耳目，自然善心油然而長，謂之克終允德固宜。然成王有過，周公撻伯禽；太甲不明，伊尹放之于桐，無非所以造化之也。太甲之克終允德也，謂伊尹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數言，而太甲遂爲之稽首，知其不明不順敗度敗禮如此其驗然，見一己之過何耶？蓋向也在不明之中，則方且以不類爲是，以敗度敗禮者爲當然，伊尹之言如未聞也。至此則良善之心油然而生，始悟向者之非，庶幾來者之可圖，宜其歎已過如是其曉然也。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又曰：生于憂患而死于逸樂。蓋上智之資，則不待有所激而自然爲善；苟非上智，則啓發之機必有待于憤悱者矣。太甲之悔過也，豈非桐宮之放有以動心忍性而然歟？桑穀及蕪

殺之敗。則必無秦誓之作。漢武帝無巫蠱之禍。則必無輪臺之詔。大抵欲觀人之良心發者。必自其悔過者觀之。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此伊尹就太甲良心既發處。又從而推廣之也。孟子曰。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太甲之心。正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矣。故伊尹所以推廣之之意。則曰修厥身。謂天下國家之本皆在于身。允德者。即誠實之德也。人欲不留。無一毫之僞。即允德也。太甲能悔過。即知允德矣。然允德之在身者。未足爲允德之至。必使協于下而後可以爲明君。協于下者。愛人而人親之。治人而人治之。禮人而人答之。此協于下也。若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答。其可謂之允德乎。于是又即成湯之德所以協于下者爲證。先王子惠困窮。困窮之民所急宜恤也。而湯子愛之。加惠之。即允德之推也。未嘗而民服厥命。則罔有不悅。未嘗而有邦厥鄰之人。皆徯我君之來。有以恤我而無罰。何以使人至于是哉。允德之協于下也。觀此。當知伊尹于戒王之際。未始一日忘于成湯也。太甲即位之初。不明之時。伊尹固嘗援引先王以爲訓矣。太甲悔過之後。若不必復泥于先王可也。而且不忘焉。蓋以大臣之告君。不患君之不從。而患其言之無所據。夫人之情。莫不信于有所據。而疑于泛然之辭也。伊尹欲其君行己之言。則不得不有以信其心。欲信其心。則不得無所據。是以即成湯而爲之據。使太甲心朗目耀。曉然于面前。無惑疑不決之患。則始終之詞。不得以異其說。以至太甲下篇成有一德之篇。開口措辭之際。莫非成湯之事迹。伊尹其善于告君歟。既以成湯而陳之于前。次以太甲而例之于後。意者蓋欲使太甲法成湯以爲之儀也。王懋乃德。乃德非自外來也。即中心之允德也。視乃烈祖。成湯嘗以先王爲準的。無時豫怠。則勉之又勉。有一時而豫怠。則不足以爲允德矣。即此德而奉先。則思孝以事其親。即此德而接下。則思恭以待其臣。即此德以視遠。則惟明而不爲淺近之見。即此德以聽德。則惟聰而不爲側言之信。其用不同。而其爲允德則一也。太甲而能至于此。則伊尹承太甲之休而無所厭斁矣。人臣之樂。豈在于爵位之崇。一己之奉。爲妻子計。爲持祿保位計哉。君心既格。則人臣之樂無以加此矣。曰朕云者。天子自稱曰朕。伊尹自稱以爲朕。蓋古者朕之字即訓我。非有君臣之別。自後世始分朕爲天子。禹曰朕德罔克。臯陶曰朕言惠。周公曰朕復子明辟。

太甲下

伊尹申告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申告有重復不已之意。太甲三篇之書當作三節看。上篇乃其過未改之時。其君方在縱欲之中。故伊尹所以攻之者尤峻。中篇則方改過。伊尹有忻懼之情。故其辭寬裕和柔。下篇則已改過之後矣。人莫難于過之已改。而過之未改者爲易。蓋過之未改。其過顯然。人所同見。故迷之極者必返。而縱欲之極

者必知變。苟能返而變。則良心頓回矣。及過已改之後。當兢兢業業。戰慄是念。惟恐有過之在身。則庶乎知免矣。若自謂其過之已改。泰然無事。則必有進銳退速之患。此伊尹之所慮也。故下篇之言尤嚴。所以隄防之于其終。而指示之以踐履篤實之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人君之有天下。上當有以得天。下當有以得民。幽當有以得鬼神。天之無親。民之無常懷。鬼神之無常享。則人君者其何所恃哉。此五者至難者寓之也。雖然。至難之中。有至易者存。天人之心與鬼神之心。不必求之于彼而求之于我。惟敬則爲天所親。敬者天之理也。惟仁則爲民所懷。仁者人之心也。惟誠則爲鬼神所享。誠者鬼神之德也。天位艱哉。自其無親無常懷無常享觀之。豈非至艱。人君不可以位爲逸樂之具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德者。即上文敬與仁與誠之德也。合之則爲一。用之以事天則爲敬。以愛民則爲仁。以事鬼神則爲誠。有德則其心常存。于事無失。所以治。無德則心出其位。事事不止其所。故亂。與治世而同其道。則無有不興。與亂世而同其事。則無有不亡。事與道所以異者。與治世必同其道。而後可事有變而道無變。如三聖相授。所守者一道。若以事論。則夏商之官非唐虞之官。夏商之刑非唐虞之刑。故不必同其事也。若亂世則其道有不足言。但有一二事之同。則足以亡國。如厲王之弭謗。秦王之禁偶語之類是也。終始愼厥與者。終始常一心。愼其所以與治同道。而無與亂同事可也。安危存亡之機。常在于決擇之初。愼其所與。則知所趨向取舍矣。自非明明之君。安能決擇如是之審哉。先王惟時懋敬厥德。此言當與先王同其道也。先王所以能配合上帝與天同其大者。惟在于懋敬其德。敬即天德也。能勉敬其德。不敗不愧。無作無斁。豈非天乎。今王繼先王之善業。當以此爲監。則與治同道者得矣。伊尹此言蓋欲太甲亦以懋敬爲心。純一不已。方可以繼先王。不可謂過已改而無所事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記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易曰。知崇禮卑。蓋爲學之道。當有次序。徐行後長。即堯舜人倫也。皆天理也。若夫語高遠卑言。體不及用。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自謂得性命之淵源。而簡薄乎日用常行之間。皆升高而不自下。陟遐而不自邇者也。太甲之未改過。未知德者也。伊尹故無用此言。及已改過。已知德矣。太甲之心。安知不以德爲止于是乎。以德爲止于是。則日用常行之際。細微之事。未必不忽略。此伊尹所以有自下自邇之言。欲其務實也。民事不可輕。當以爲難而後可。太甲若自謂吾過已改。吾德已知。于民事如此足矣。豈非輕乎。位不可安。當以爲危而後可。太甲若自謂吾過已改。吾德已知。于位如此亦無害矣。豈非安乎。稍有一毫自矜自恃之心。便謂之輕。謂之安。愼終于始。太甲此心兢業戰懼之于終。亦當如其始未改過之時。自怨自艾。處仁遷善。如此則可。

若言逆汝心而遂拒之言遜汝志而遂受之豈慎終如始之道哉人之情安于順己而惡其拂己者必自以己爲是此有我之心未忘也今焉屏去好惡逆順之私情而惟以理爲主則言之逆汝心者必求其言之所以合于道不然彼何爲而逆我哉言之遜汝志者必求之非道不然彼何爲而遜我哉雖然逆己之言亦有時而不合于道者遜己之言亦有時而合于道者然逆己之言合道爲多遜己之言不合道者爲多亦在夫求之者而已矣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此二句爲尤切天下之理必有思也而後有所得必有行也而後有所成伊尹所以告太甲之言不爲不諄諄矣若太甲自不能思思而不能行又奚益慮之者所以知乎此而爲之者所以行乎此也若一人至于元良而大善則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萬邦以貞寧不信然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此伊尹不惟警太甲又以自警也不惟以自警亦所以示萬世君臣之法一人元良萬邦以貞矣人君之心可以已乎曰未也若斯須不謹辯言一入則先王之政將紛更變亂治俄而亂安俄而危矣辯言者人君之所易惑也誘其君以富强而勸其君于功利則鮮有不聽者此帝舜命禹于允執厥中之後必曰無稽之言勿聽夫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之後必曰遠佞人也人臣之有功孰非當爲之事若貪其寵利則以成功自居成功而不退必有後患伊尹至此將有告歸之意矣聖賢之處世果何容心哉當其以天下自任也一出而相湯伐桀再出而放太甲今太甲已克終允德功成當退所遇者化豈復有所貪哉周勃霍光不知此意所以不免有廷尉之繫赤族之誅人之不可以不學也如此君不以辯言亂舊政而全其所以爲君之道臣不以寵利居成功而全人臣之節邦之休美也信乎其永也

尚書詳解卷十五

商書

咸有一德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伊尹示太甲以傳心之要故咸有一德之書作焉太甲克終允德則其德固一矣然人心無常苟一念之差則前日之允德安能保其不變告歸之際猶以是爲慮一德亦大矣在堯舜謂之執中在武王謂之皇極在夫子謂之忠恕一貫在子思謂之中庸在孟子謂之浩然之氣貫二物也明乎一德之理則由體而推之用人己一也君民一也幽明一也古今一也始終一也將無適而非一若人與己君與民幽與明今與古終與始猶有毫釐之未合是猶有二者存而非一也故此篇言一德必極于天人之合古今人己之合蓋德之體自當如此亦如中庸之誠其用甚大其所推者甚廣然必謂之咸有一德者以君臣之際皆有此一德也有堯舜爲之君必有禹皋爲之臣君有一德之君而無一德之臣猶不足以共治然一德之臣亦在乎有是君足以知之任之而已

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咸有一德之書作史者既言伊尹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其事已順矣故夫子直序之曰伊尹作咸有一德嗚呼人臣進退之節未有如伊尹之兩全者也世固有功成而身不退威權震主而卒受赤族之誅者亦有功成身退長往不復爲國家遠慮者觀伊尹相湯伐桀出生民于塗炭保衡之寄輔導太甲卒爲賢主人臣之功至此極美矣而乃復政告歸前日之功一毫不有陳戒其君以一德愛君之誠惓惓不忘此其于人臣之節所以爲兩全歟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伊尹將言一德之戒必先以天爲言所以啓人主之敬心天之所以難信者以其命之無常有從違向背于其間也自其從違向背者觀之謂之靡常可也自人事觀之常其德則位可保孰謂天之無常乎常德者即一德也不一則安能常厥德雖常則九有以亡若夏王是也夏王不能常其德則是失其本心矣夫德之一者即神也即民也即天也此其理之至一者也桀既不能常其德則是不與神爲一矣故慢神不與民爲一矣故虐民不與天爲一矣故天弗保此亦理之必然者也天既不與桀則必求夫一德而與之監觀萬方有開導之命眷求一德之人而俾之爲神主此所以假手于我成湯以伐桀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此言湯與伊尹君臣之間皆一德者也夫德之一者何也其理則根諸心其用則與天地萬物無間至一而無二至誠而無僞至精而不雜者是也苟有一毫之僞與雜則是二而非一矣所謂天地一元古今一時人物一氣遠近一貫之一也惟尹湯君臣有此一德則感而遂通天人爲一而遂能克享天心受天明命君民爲一而遂能有九有之師以革夏正蓋天下只有一理初無兩樣古之聖人翕心服事于顯顯之中而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在此惟其至一而已易之所謂至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此理也非天私我有商以其所佑者在德非商求于下民以其所歸者在德當其一德時天之心在此民之心亦在此其本同也天有心于私之商有心于求之不惟不足以得天人之心而一德之體亦有虧矣尹有一德而自言暨湯先己後君者其不失之誇伐歟曰尹當太甲未明之時斯言未出也尹當太甲既明之後斯言未出也今其告歸之際其心切于爲君故直言無隱篤無竄必欲太甲效法成湯可也時湯既沒太甲何以見知是必先己而後湯俾太甲即己之一德知湯之一德也聖賢以公天下爲心不事于形迹如此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德惟一動罔不吉當其德惟一之時粹然無瑕如明月之珠如夜光之璧舉動無適而不得其宜此即吉也德二三動罔不凶當其德二三之時心勞日拙動輒窒礙此即凶也然則德止有一德矣從而二三也自人爲之私言之則有二三自天理之公言之即一德也吉凶之所以不差者皆在乎人非于人

之外別有吉凶天之降災祥者即在乎德非于德之外別有災祥六經之所言吉凶禍福者皆自其己求之而非自外來也使吉凶禍福而自外至則禍可以幸而去福可以祈而得伊尹豈教太甲以徼福而苟免其禍者哉則知此言吉凶災祥者就德而言不爽矣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此伊尹指示太甲以一德之要至爲親切者也今嗣王新服厥命謂即政之始聚此天命當惟新厥德可也新者對舊而言之舊則有委靡因循而不振之意新則純一不已而日進無疆也伊尹又慮太甲不知所以新厥德而徒以紛更改爲者謂之新故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所以難之新非其紛更改爲者之謂也終始惟一之中自有新之理存焉蓋體常盡變之理自當如此終始惟一者誠而不變者也時乃日新者其變愈出而其事愈不窮也雖日新之功千變萬狀而吾之至一者未嘗分明乎此則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實未始有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實未始爲也至是則德之盛矣非勉行之至者不足以盡此非理明義精者不足以知此惟人君既有此一德則人臣之有一德者自然能知之知而必能任之故任庶官者必惟擇其人則人臣之有一德者皆爲我用矣蓋則人臣之所以貴乎一德者蓋其任甚重其責匪輕豈可以非德而居之臣之所以爲上者以其爲君之德期于致君者也臣之所以爲下者以其爲民期以澤乎民也君民之責聚于人臣之身則君之擇人雖于未用之先不可以爲易而妄進之也愼之于已用之後不可以爲忽而使小人惑間之也既盡其難與愼則所與者必君子矣所與者皆君子則自然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而爲和道同志合而爲一此一節大抵言有一德之君者斯能用一德之臣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上章既言一德之見于用人矣猶以爲未也此章又言一德之見于擇善猶以爲未也又言一德之效驗見于萬姓咸曰大哉一哉人君不可以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而遂自止也必當廣而求之惟善是從著而擇之惟一是介德亦何常師之有苟主于善吾從而師之人莫不各有所長苟非一不能其二工于此或拙于彼惟主于善則寸長者皆在所師其求善者無有不廣矣善無常主善有似仁而不爲仁似義而不爲義似忠信而非忠信者自其近似者觀之亦謂之善非善之正也必當詳擇而審之以求合于純一不雜然後可以爲善之至其擇善者無有不精矣擇善而至于協于克一自非在己者先有一德安能如是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此言一德之效驗也君與民同此一也吾有一德則民安得不稱頌之大哉王言以王言之出皆公天下爲心則如之何而不大一哉王心固其言以探其心所言在是而所行亦在是終始不變如之何而不一咸曰以見同然之心又曰以見不已之情使人君自謂有一德而百姓不稱頌之百姓雖稱頌之而未至于咸稱頌之百姓咸稱頌之而未

至于又耨顛之，猶未足以盡一德之至也。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先王之祿如之何而綏安之？斯民之生如之何而底致之？惜其一德之時，先王之祿、與烝民之生，皆在其中矣。宗廟耨之，子孫保之，而先王之祿自若；一德而安各安其居，各樂其業，而斯民之生自若。一德而致一德之效，顧不大哉。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純一不已，而已者非純；至誠無息，而息者非誠。一德者，純誠之德也。苟有自意自足之意，則不足爲一德矣。求之于七世之廟，又當求之于萬夫之長，又當下至于庶民匹夫匹婦之微，無不各使之盡其情，此則不已不息者也。七世之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有德之主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曰可以觀德。是古今爲一者也。萬夫之長，謂居民之上，爲諸侯者，智足以整齊萬夫者，故曰可以觀政。是人與己爲一者也。君得民以使，民得君以事，君民之勢，其相須如此之切，其可不使人盡其情乎？若以己爲廣以人爲狹，自謂有餘而他人莫己若，則訑訑聲音拒人千里，匹夫匹婦苟有寸長者，安得自盡乎？匹夫匹婦既不得盡其情，則人主孤立寡助，誰與共成其功乎？是君與民又欲其爲一者也。此章所言，豈以人主既有一德，必須觀德于七廟，觀政于萬夫之長，求善于匹夫匹婦微，蓋一德之體無往而非一，古今人己君民，猶有二者存焉，則不足以爲一德之至矣。此伊尹面太甲悔過之後，可與言而言之，與堯舜授受執中，箕子爲武王陳洪範一意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此數篇皆逸其書，其書亡而其序存。沃丁，太甲之子也。伊尹既沒，後沃丁以三公之禮葬之。其臣咎單遂訓述伊尹平生之事，守之弗失，如曹參守蕭何故事。然咎單作訓辭，蓋司空之官也。唐虞以司空宅百揆，意者商朝亦然，則咎單者繼伊尹而相者也。伊陟，伊尹之子也，爲太戊之相。亳有妖祥桑穀之木，共生于朝，朝非木之所生，此妖也。君臣之間，謀所以恐懼修省，以消天變，故伊陟贊告巫咸，謀之于同列，而咸乂四篇之書作。咸乂者，以巫咸能保乂王家也。太戊贊告于伊陟，謀之于臣，而伊陟原命之書作。原命者，原臣名，既以告伊陟，又以告原也。惟其君臣恐懼，更相告戒如此，此所以能消天變，而太戊、伊陟、巫咸卒爲商之賢君賢相也。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歷世未久而屢遷都，蓋所居近河，世有河患，則其遷也亦爲民利而遷，不獲已者也。

尙書詳解卷十六

商書

盤庚上

堯舜未嘗信于民而民信之。治水之役，征苗之役，蓋有先意承志，奔走惟恐後者。其君固未嘗有言而其民亦不待言而自從也。商德之衰，盤庚欲爲遷都之舉，而民敢出怨言以怨其上，其君又從而諄復告語之，示之以禍福，陳之以利害。上篇所以告之于未遷之時，中篇所以告之于將遷之際，而已遷之後，又爲下篇之訓以安慰之，亦足以見其號令之繁、風俗之薄矣。然則盤庚不得爲商之賢君歟？嗚呼，讀盤庚三篇之書者，可以見三代之君民矣。天下之患，莫患于勢隔而情不通。勢隔而情不通者，民有所弗於心，隱忍而不敢言，則蓄憤含怨而已。斯民蓄憤含怨于下，而君尊如天，以勢臨之，則面從腹誹，始不相通。今也盤庚之民有懷輒吐，有言輒發，而爲之君者又從而撫摩開導之，俾之心平氣和，有相安而無相疑。此豈非其真情者乎？孟子曰：天下歸商久矣，久則難變也。商民厥文武成康四十餘年而不畔周家，此豈無自而然哉。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自殷而遷亳，特一遷耳，安有五遷？此蓋爲民之胥怨而言之也。遷都，大事也。自成湯遷亳，仲丁遷

詔。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盤庚又遷于亳，自湯至盤庚，已五遷矣，將治亳殷未治也，民于是咨嗟相與出怨言，蓋其懷土重遷，好安惡危之情，同爾也。盤庚于是作三篇之書以告戒之，而以口舌代斧鉞，則盤庚亦忠厚矣。予于此見聖人亦有逆衆而自用者矣。夫湻鈞從衆，聖人與衆同所欲也。人情之所順，則事舉而易成，人情之所咈，則事作而多敗。聖人安用逆衆哉。聖人所謂逆衆者，從夫天下之公理而已。人情在是而理亦在是，徇人情可也。人情在是而理不在是，則是理在吾心矣。吾將屈于理而徇人乎，抑亦屈于人而徇理哉。吾惟屈于人而徇理，則大公所在，事久論定，向之怨者，將爲今之安矣。則聖人之所謂逆衆者，是乃從衆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旣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盤庚欲遷殷，而民不在從其所欲居。盤庚于是乎率呼衆憂之人，而出直言以告之。我王祖乙之來此耿邑，則旣居于此矣，亦惟愛重我民，而不忍盡殺害之，所以去害就利而遷于耿。豈意耿邑復有河患，汝民復不能相正以趨生生之理，予旣致之于卜，亦如我之謀，則人謀鬼謀皆相契合，我之遷可以無疑矣。商俗尙神，三復盤牙之書，大率以鬼神爲言，上篇曰卜稽，中篇之說尤詳，下篇曰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其本一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顚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先王有所服行，無非恪謹天命，天命卽天理，謂順天理而行，當遷卽遷也。先王之順天理如此，猶不常安寧，不常其邑居，至于今已五邦矣。今若不能承繼古先王所以恪謹天命之意，而徒懷安不肯遷，則天斷絕汝命于此耿地，而爾不知之矣。何況能從先王之功乎。木已顚仆，尙有萌蘖可以再生之理。若今耿邑已是圮壞，能遷徙于新邑，則可以再復天之意，將永我之命，庶幾自此可以紹復先王之業，而繼承不已，自此可以底綏萬方，而民各安生業，利害在此甚明，爾其可不從我以遷乎。夫命旣在天，而曰恪天命，罔知斷命，天其永命，何也。大抵古人以當然之理爲命，而不以適然之數爲命。勑天之命，祈天永命，皆自己而言之也。若在己者不能盡其當然之理，立乎巖牆之下，與陷于桎梏而死，謂人曰此命也，而可乎。如使盤庚不遷都，而耿邑有河患，民不聊生，國將滅亡，而歸之命可乎。循乎理之當然，則得其命之正者也。

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君至尊，民甚卑，在位之臣，則處乎尊卑之間，達上之情于下，而達下之情于上者也。盤庚知小民有怨咨之言，惟恐君民有隔絕壅塞，欲使之血脈貫通，故教于民，而君情之未易達也，必由乃在位之臣，宣其德意志慮以告之。又慮夫民情之不得以達于上也，于是戒在位之臣，以常行舊事，而正其法度，在于無伏小人之箴而已。蓋小人箴規之言，自昔先王之世，使之畢達于上，而未嘗抑塞之，則所謂舊事

者，莫先于此也。能如此，則君民相與，其體無間。命衆悉至于庭，謂羣臣以下皆至于庭，告以君之意，條之達于民者也。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來汝衆人，告汝以教誨之言。汝當謀去所以傲上從康之心。傲上者，逆君之命而不肯從也。從康者，以其懷一時之安，而不爲後日慮也。當時羣臣所以不遷，其病在此二事，盤庚直指病而告之。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舊人者，歷年多，更事熟，見利害甚明者也。故先王必惟舊人是任，而新進少年不用之。亦是以見盤庚之時，所欲遷者皆老成之人，而不欲遷者皆新進少年者也。惟先王圖任舊人與之共政，故先王有號令播告于下，斯民見上之德意無有隱匿，其所以導達之指者，豈非舊人是賴。我先王蓋不徒以言語發聳人也，而行之以身，又致其敬而無有過言，斯民因王之意而信王之德，則自然丕變翕然惟上之從也。豈聞有傲上從康也哉。先王所用之舊人如彼，今汝之所爲者，聒聒然無知，徒以險膚之言，起人之信。險則易動，膚則易入，皆非眞實之言也。予不知汝之所爭者，抑將何謂。盤庚至此灼然有所見，不惑于羣議，謂若非我之自荒大其德以爲必遷，將從汝之言，惟汝含容以爲德，則使汝終不畏我一人，猶之觀火燎原，坐視不救，則我以拙謀成汝之過矣。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此亦指其傲上從康之心而告之也。君唱而臣從，先難而後獲，此自然之理也。今我欲遷，而爾臣反傲上而不從，曷不觀之于網乎。網之有綱，猶臣之有君，舉綱則網自有條，豈有君欲爲而臣不欲者乎。今我欲圖爲久安之計，而爾臣反從康而憚勞，曷不觀之農乎。農之于田，猶人之于事，服田力穡，則必有秋成之望，豈有懷安怠惰而欲有所成乎。此又盤庚託物以明理，使之因物而有所悟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黜，退也。當黜其傲上從康之心，而從其本心，則眞實之德見矣。當傲上從康之時，本心旣失，以險膚之言恐動衆人，安其危，利其菑，夫豈有實德及民乎。汝苟能黜乃心，而使實德及民，以至于爾之婚姻朋友，他日享其生生之樂，則民與婚姻皆受汝之實惠，我于此時，方敢丕大其言，以稱揚汝之善，謂汝有積德。其德之積，自先世以至于今，非一日也。當時在朝之臣，皆世臣巨室之子孫也。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旣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盤庚于此分析利害甚爲明白，上章言有條不紊，乃亦有秋，施實德于民，汝有積德，是皆以其利者告之。此章又言罔有黍稷，自生毒，自災厥身，乃奉其恫，是皆以其害者告之，曰如此則有利，如此則有害，汝當知所決擇也。爾若不知所畏，惟大爲害于遠近之民，如惰農偷一時之安，不知勉强以作勞，不服

事于厥畝。則終無有黍稷之獲。飢寒將至矣。汝不以和善言而告諭百姓。他日民不安居。則是汝自生其害。以至于敗禍姦宄之惡。皆叢聚于爾身。以自取其災矣。汝羣臣乃民所視效。不導民于善。而反以惡先爲之倡。則是汝自奉其恫。猶自取其災也。痛既自奉于其身。則他日雖有悔。亦無及矣。凡此皆極言其害處以告之。謂之自毒自災自奉其恫。以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也。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盤庚既分析利害以告之。至此又示之以一己之權以爲刑罰。特我不忍用之也。而汝不可以我爲不能用刑也。相視小民。尚相顧于箴誨之言。恐其言之發有口舌之患。皆謂士大夫之所爲不若小人哉。況我制汝短長之命。生殺自我。予奪自我。汝苟有所見。何不直告我。而乃胥動以浮虛不實之言。恐動沈溺衆人。乃是汝無所忌憚。不若憸民之顧箴言也。火之燎原。人不得而近。其勢亦熾矣。尙可撲而滅之。縱汝羣臣肆浮言于下。我豈不能用刑以撲滅之乎。至于用刑撲滅。則是汝衆自爲不安。非我之咎也。盤庚豈真用刑哉。特以是而警之爾。于此可見古人之刑亦不苟用。必三令五申。水洊至習坎重險申命迫其久也。而猶有不率。則法施于不得不用。刑加乎自觀之罪。聖人何嘗容心于其間哉。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遲任。古之賢人也。人求舊則其所見也審。器求舊則其爲用也利。借器以明人。反而觀之。則器不可以同乎人者也。盤庚之意以謂人當求舊。則老成之言在所當聽。而世臣之子孫亦所當念。當時在朝之臣。皆先正之子孫。古我先王暨汝之祖父。安與之同其安。勞與之同其勞。豈予今日不念其子孫。敢以非禮之罰加之乎。汝之祖父既勤于王家。則爲之子孫者。在我當世世選汝之功勞。不敢掩汝之善。茲我有蒸嘗之祭大享先王。則爾祖亦與享之。蓋功臣得以配享于廟。我念爾之祖父。則亦必念其子孫。作福作災。皆爾之自取。予亦豈敢以非德而賞汝乎。此章見得盤庚賞罰並用。既不敢用非德之罰。又不敢用非德之賞。盤庚之心。惟有大公至正而已。古之有大功于王室者。其獲報如此之厚。先王忠厚記人之功。不敢忘人之勞。蓋至于後世子孫而猶不忘。伊陟彙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皆賢者之子孫也。然則春秋何以譏世官。曰。念先臣之功而錄其子孫之賢。此先王之公心也。不擇賢愚而世授以大柄。此後王之私意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今我告教汝以行事之難。蓋事不可輕易。當如射之志于的。然射之志于的。必詳審而後發。苟以爲輕易。則發之必不中矣。汝羣臣于遷都之舉。不知深圖熟慮。言語輕發。遂以爲不可遷。豈不失之太輕易

乎。老成處事深遠。汝反不從其言。是侮之也。孤有幼本未有所知。汝今苟不遷。而他日孤有幼者罹其害。是弱之也。各思長久其所居。不可爲目前一時之計。勉出汝之心力。以聽我一人之謀。一人之謀。本爲長厥居之計也。無有遠而疏。近而親。我但公其心以爲賞罰。汝之用罪者。皆必有罰以伐汝趨死之路。汝之用德者。皆必有賞以彰汝向善之心。禍福皆汝之自取也。邦之臧善。去害趨利。舍危就安。皆汝衆之謀。非我一人之所專。若其既遷之後。而有不善焉。則我一人有過失之罰。吉則歸人。過則歸己之意也。凡爾衆其惟致告。謂爾衆當以吾言徧告其下。蓋是時下之聽命亦有未及聞者。盤庚慮其如是。故爲此言。使人人皆知予心。自今至于後日。汝當舍其舊而新是圖。前日之聒聒險膚。皆之勿論矣。自今而後。各恭爾之職事。言當遷都也。齊汝之分位。言臣當從君也。度汝之口。言汝之所言者當合法度。無如前日之動浮言也。罰及爾身弗可悔。我本無用刑之心。爾若違命不從。事而不恭。位而不齊。口而不度。至于用刑罰。則我亦不得已而用。汝亦無可悔矣。末之二句。斷以刑罰。盤庚之心。欲使臣民之從之者爲何如耶。此篇乃盤庚直情以告臣下。皆其心腹之言。若父兄之所以訓子弟。誦詠其言者。可以默識矣。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

此數句史文也。中篇乃其將遷之詞。合臣民而告之也。上篇未遷之時。其人心咨怨。故盤庚之言不得

不嚴切。中篇將遷。則人心已略信矣。猶未全信之也。故告之之辭稍緩。下篇已遷。則其辭尤緩。作史者述其意。謂盤庚作者。率民而起。涉河而南以遷也。當此之時。道路之間跋履之勞。人情得無懷土之安乎。又況于此時信者半。疑者亦半。不得不以善言而誘其不率者。誕。大也。大告以言。而取信用于衆人之心。彼臣民咸至于王之庭。亦皆以誠信而應上之命。無敢有褻狎者。此有以見君民之交孚也。雖然。天下至大也。萬民至衆也。其所以服役聽命者。豈無人哉。于是乎有聖人出焉。爲之統制。爲之經理。凡有所云爲注措。則風起響隨。雲合影應。焉虞其有不從者。今而盤庚遷都之謀。以口舌代斧鉞。何山宛轉旁引方喻。又從而以至誠鬼神之說以警悟之。斯民于此。宜其疑前日不從之心。爲今日樂從之意可也。又且優游不進。皆囂出怨言。豈盤庚不善于化民歟。抑民不肯從盤庚歟。曰。遷都。大事也。盤庚之率民。民非不從。蓋自湯而至于今。凡五遷都。民之困于是役爲已久矣。力罷氣乏。憔悴勞苦。何況盤庚至此復遷。則其咨嗟不進。非民之罪也。是亦當然之理耳。余故表而出之。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君其貴而民其賤。君至尊而民至卑。盤庚升其民而進之。君不以貴且尊者臨其民。而民自忘其卑且賤。此三代所以與其民不薄也。曰。明聽朕言是矣。又曰。無荒失朕命。此丁寧重複之意。欲使聽者之專也。古我前后。以商家先王之故事告之也。我前后一舉措動作。無不惟民之是顧。故民安其君之政。而

與君相與以同其憂。孟子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是也。君惟民之承。而民與君同其憂。是君與民一心也。豈有所行之事而不順天時者。浮者順從之謂也。殷降大虐。謂恐與相胥爲水患是也。先王所以不安其居。其所作爲者。無非視民之所利而遷。此商家之故事也。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我古后之事。聞于後世者如此。汝何不以是爲念乎。我之所以遷者。亦猶先王之遷也。亦順汝民。使汝惟喜樂康安之。是豈以汝有罪戾之故。遷徙勞動。使汝比近于罰乎。汝民切勿有他疑也。我之順理呼籲爾民。使懷安于此新邑者。皆惟汝之故。欲以大從汝之志願也。民之所志者。在于好安惡危好利惡害而已。吾之遷者。正欲以安利之。是從汝之本志也。今予將用汝以遷。安定厥邦。舍前日之害而趨今日之利。則汝之志得矣。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昔我先王憂民之憂。而民亦憂君之憂。我今則亦憂民之憂如先王。而爾乃不能憂君之憂如先王之民。朕心之所困者。在于欲遷而民弗從也。汝曾不以此爲憂。乃皆大不宣布汝之心。敬念其誠信。以感動我一人。方且背後腹爲浮言以惑衆。不以利害之真實者而告其上。是汝心之不展布而敬念以誠者未有其也。爾所以如此者。特自取其窮苦而已。豈有利于汝哉。譬之乘舟。然必濟而後可。不濟則舟中所載之物。必臭敗矣。新邑之安。當決意以遷。則可若猶豫遲回而不進。則無有生生之理矣。爾忱不屬。惟胥以沈。我觀爾之誠信不相聯屬。進而聞我言。則惟我之信。退而聞衆人之論。則又惑而心無定見。一可一否。一進一退。此其誠之不屬也。終必歸于沈溺而已。爾何不稽考其是非利害之所在。凡人于是非之不明。而利害之不審者。失于不知稽考而已。汝試稽考之。則是非利害自灼然于心。若爲不然。則他日罹其禍害。雖自怨何所瘳乎。猶言悔之無及也。汝不謀爲長久之計。以思其災害。則是汝大相勸勉于憂患也。勸憂者。若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也。今雖有今日之安。而後日無長久之利。汝安得生生之理長在于人之上乎。今我命汝以純一其心。當一心聽我言。無有遲疑進退之意。起穢惡以自臭敗。恐人倚乃身。迂乃心。盤庚明言告之。恐奸人好生非者。倚汝之身。以迂曲汝之心。倡浮言以鼓動人心。遂文飾其說以謂衆人之情如此。盤庚慨其有此等人。汝民不可輕信也。我之意但爲迎迓接續汝命于天而已。遲回于此舊邑。則汝無生生之理。是命已絕矣。今則遷在新邑。去危就安。豈非迓續乃命乎。予豈汝威哉。特奉承畜養汝衆人而已。此篇專以告民。併及其臣。故其言詳緩優游。比上篇不同。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在朝之臣。其祖父昔嘗爲先神后之臣。我先神后既勞爾之先。故我以羞進爾用懷安爾。亦念我先神后之故。汝豈可不知此意。常遲而不遷。則失于政也。不當遲久而久。是陳于茲也。我高后之神在天。重降罪疾于我。其曰何故虐我之民。而不遷乎。此盤庚罪己之意。既言高后之罪罰及己。然後言及于民。及于臣。又及于其具乃貝玉者。實之鬼神以爲對者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盤庚既言我不遷。則鬼神之罰及我。又言汝民不遷。則鬼神之罰必及爾民。汝萬民不能趨生生之理。及我一人謀所以同心遷都。故先后大降與汝以罪疾。其說曰。何不及我幼孫盤庚比同其心乎。先后有爽明之德。自上而罰汝。汝將何道以辭其責乎。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盤庚既言民不遷。則鬼神之罰及民矣。又言臣不遷。則鬼神之罰又將及臣。古我先后既勤勞爾之祖父。我亦念爾先祖之勞而用汝。俾汝共我畜養其民。汝乃有戕則在其心。傳曰。毀則爲賊。則者有物有則之則。凡事莫不有法度有準則。汝則戕賊其則。我先后安爾之祖父。曾爾祖父與我先王君臣之際相安而無有不足之處。汝有戕則在心。則汝之祖父既不安。而我先王亦不安。故乃祖乃父必斷棄汝而不救汝之死。冒冥冥之中。必有罪責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盤庚既言臣之不遷。則鬼神之責將及爾臣。又言爾臣之中有貪黷在位。取人之財貨無恥者。則鬼神之責亦必及之。亂。治也。茲我有治政之臣。與之共天位者。或有黷貨無厭。道塗之間遷徙之時。民有寶貨甚多乃具而有之。則乃祖乃父丕大告我高后曰。作大刑于我之孫。遂開導我高后。重降弗祥之事于汝身。而不汝赦。鬼神之聰明無私。豈私其子孫而不罰之哉。凡此四段皆是盤庚質之鬼神。先言己次言民。又次言臣之貪貨者。區區以鬼神之說告之。無乃失之迂乎。然臣民端不可罪也。說者謂商人之俗尚鬼。盤庚慨已德之不足以感民。遂借鬼神之說以聳動其心。俾知所畏。殊不知幽明一理。神人一致。人之理即神之理也。合于理者。必合衆人之心。必合鬼神之心。不合于理者。必不合衆人之心。必不合鬼神之心。自後世觀之。誠心既不足。遂以鬼神爲渺茫荒忽之事。歧幽明爲二致矣。盤庚遷都之舉正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豈迂也哉。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今我告汝之心已一定。而不可易矣。汝當畏敬我言。不可既敬之而又慢也。汝當大憂念我之言而行之。不可計小害而不從也。能永敬大恤。則君民相通。無有所棄絕相遠矣。汝又當分其謀。分其念。各人

自爲謀念以相從于我不可同爲一謀合爲一辭以爲不可遷若如此只是一偏之私情但知此之利害而不知彼之利害安得有公正之理乎汝但人各自爲謀而不可合爲一說則中正之理自設于汝之心矣中者只是人同然之理人皆有之何待設正恐群臣徇于私情之一偏則中正之理亡故必設中于汝心此二句只是謀欲其異則理終歸于同也又懼夫道途跋履之際有奸人乘間而發不得不先有以警之如有不善之人不道之人顚倒而踰越作不順理之事與乎不恭敬者暫遇人而爲劫奪者爲惡于內外者如有此等人我當小者劓其鼻大者殄滅而絶之不惟及其身而併及其家使無有遺育無使移其種類于此新邑雖未有此事而不得不先爲之慮也觀盤庚于首篇之末章曰罰及爾身弗可悔而中篇又爲是言非古人重于刑罰也首篇則使之必從中篇則懲其姦宄亦使之必從盤庚之用心可知矣往哉自今以往長遂生生之理今予將用以汝遷則永建爾之家汝當共爲無窮之計也前言安定厥邦士既安定則家可以永建詩曰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所者如語所謂居其所之所同蓋有士則得所先邦而後家理也亦勢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下篇乃盤庚已遷之後事既定矣則以腹心之事眞切示人所以撫安撫摩之不比上中二篇懼其不已從故鋪陳禍福利害至此則無用示以禍福利害矣然自綏爰有衆下至于用宏茲賁此一章乃是撫安人情使之不疑自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而下至終篇此一章乃是戒群臣一心以敬民不可以營私爲念此其一篇之大義也既遷之後奠定其民之所居乃正其宗廟社稷朝市之位當人情乍離舊都而至新邑情有未安事有未便豈無勤念又況前此不從其君以遷安知今日事定之後其君得無按舊過以爲誅戮乎此其情又不能無疑盤庚將告有衆而必先安定之正所以絶他人之勤念而示之以無疑也無戲怠懋建大命今則既遷于此長爲生生之計是爾之大命于此乎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汝不可以二時遷徙跋涉之勞而遂爲戲狎以度日遂爲怠惰以偸安當勉力以立汝之大命可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天下之亂常生于斯人之有疑心漢光武拔邯鄲得吏民毀謗之書會諸將而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此正是絶人之疑心也盤庚恐人情有疑惑其上故以心腹腎腸開心見誠而直告以朕志之所向言我今日舍其舊而新是圖汝前不從我遷都之罪亦置之不復論矣爾不可共爲忿怒相協比爲讒言以謗我下又告之以當遷之意古我先王謂仲丁河亶甲祖乙是也我先王將欲多大前人之功故遷都而適于山依山以爲固庶幾其無水患以降下其凶德求其嘉美之功于朕邦而已豈有他哉不意今我民猶未免夫水患蕩析離居無有定止事勢既如此安得坐視舊邑之害乎此所以不得不遷耳

民不知我之本心將謂何爲復震動萬邦之民以遷乎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高祖成湯也湯興王業在于亳邑天之意將興復我高祖之德故使我居亳以從高祖之舊天道幽遠難測何自而見之耿邑之不安其居則天之意固有在矣天意將復我高祖之德而治于我家予豈能違天乎朕于是及篤厚欽敬之臣恭承民之命以永地于此新邑蓋賢者之見亦與天同也盤庚之時其不樂從遷者雖群臣倡爲浮言以動衆而當時之賢者亦未嘗以不遷爲利也若曰無侮老成人若曰朕及篤敬則臣下之賢者已與盤庚之志合矣盤庚安能違賢者之謀而徇衆人乎亦猶伐商之役邦君御事皆不從而周公之所深信者十人之知帝命而已肆予沖人自謙辭也非廢其謀汝衆人之所謀以爲不當遷者非我敢廢爾之謀而不用也極其至則在于用善而已天之意也篤敬之臣也此皆謀之至善者也各非敢違卜又況人謀鬼謀之皆合有如卜之鬼神而卜以爲吉則又豈可違乎以是知盤庚非違衆而自用以天之意賢者之意鬼神之意合是數者之謀而用之所以能安大其賁飾也我之所以遷都者正爲賁飾其前人之業與今日之治也得天人幽明之意而無間則所賁者可以鋪張而宏大之矣此章所以破群臣之疑情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此章深戒群臣革去前日之舊習而爲他日之遠圖所以爲他日之遠圖者莫若專一其心以敬民也合內外大小之臣而告之曰凡爾外而爲邦伯者諸侯之長也內而爲師長者公卿之列也百執事之人布于列位者也庶幾皆當以惻隱爲心惻隱者愛人之心也人誰無此心但恐其爲利欲所蔽則知有一己之私而不知有民之可愛予其懋簡相爾我所以勉爾簡擇爾使爾爲我之輔相者亦賴汝敬念我之衆民念之不忘敬之不忽也好貨之人朕所不任蓋心在于貨財則一意營私豈知有民如此等人我之所惡也惟是以生生長久爲慮者鞠養人者與乎謀人之保居者如此等人皆是一心爲民生生者思欲民之得其生鞠人者思欲民之得其養謀人保居者思欲民之得其安吾安得不敘其才而用之加之禮貌而敬之乎今我既羞進爾告爾以朕志之所順與朕志之所否若上文所謂不肩好貨敘欽其生生鞠人謀人保居是也朕志之順否既以告汝汝當無有不敬其敬不得以總聚貨寶爲心雖曰利己然有害于民則己安能獨享其利惟以生生爲心雖敬民之生而己之生亦在其中矣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汝之德即民之德無有二致式用也用布其德以及民永任一心言當純一其心此心苟不純一則貨寶之心必奪之方有害于民德安能敷民德哉觀中篇下篇之書所告者及于具乃貝玉與夫好貨寶之辭可見商俗之靡其不遷者亦以富家巨室謀利于彼故也人臣苟懷一利心必無爲民之心盤庚乃是力洗舊習明示好惡而一新之也

尚書詳解卷十七

商書

說命上

說命三篇，皆敘高宗傅說君臣相得之始終也。上篇言所以得傅說之由，與傅說所以復君之意。中篇言傅說所以進戒其君。下篇言高宗之所以學于傅說。愚嘗怪傅說以匹夫而登相位，不由薦舉，不由人望，不由家世，不由勳業，不由資序，田野之夫，一旦得君，其君遂信之不疑，傅說亦自信不疑，天下後世亦從而信之不疑，其事亦異矣。嗚呼，此豈可以常情拘而以常事論哉。有高宗有傅說則可，君非高宗，臣非傅說，而欲效其所為，則必有以私意而用人，不合于公議者矣。若漢文以夢而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此豈足據哉。後欲用人者當知堯之試舜，則可以無失矣。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此孔子序三篇之書也。三篇之書，高宗之所以賚說者亦多矣，而序書特取其三句者，君臣之相得者，孰大于此者乎。天下惟有一理，私心隔之，則雖有同席而不相知者，至誠之道，無有遠近，無有彼此，無有顯隱，無有夢覺，無有上下，無有貴賤，無往而非一。高宗之夢，以誠而感，傅說之得，以誠而應，譬如明鑑當臺，有物必照，初非著往，亦非物來。後世儒者不知此意，且謂高宗恍惚不足信之夢，安能信天

下之不信，高宗之夢，豈能盡其人之形狀，百工之劉其形者，又安能盡其夢中之形狀，傅說之賢，亦豈輕以形狀之相似而遂輕求，必是高宗與傅說相知之久，恐他人未之知也，遂因時俗之所尚者，以聳動天下。商人尊神而先鬼，故託之于夢，為此說者，是以非心逆高宗也。高宗用傅說，恐天下不已信而託之于夢，自欺猶不可，而況以欺天，欺當時猶不可，而況以欺後世，夫子序書亦何為而序之哉。此蓋以後世私心度聖賢，而未知有至誠相感之理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高宗居憂三年，信任冢宰，默而不言，此居喪之嘆也。其心純乎孝思，他事皆無預焉，作史記此者，以其居喪而不言可也，豈以既免喪而猶不言乎。此百官羣臣所以拱手待命而進諫也。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觀羣臣進諫之言如此，亦豈庸常之說哉。明與哲皆智也，自知謂之明，知人謂之哲，明哲者君德也。堯之克明俊德，大學之在明明德，皆明此而已。君既具此明哲，豈以為私有哉，必也推而作則，所以寓于倫度紀綱之間，皆明哲之用也。天子為萬邦之君，處臣民之上，則天下咸仰賴焉，故曰百官承式。式者，法也。作之則謂之則，承之則謂之式，實一也。王有言所以布命于下，不言則臣下將何所稟命哉。上行之為命，下行之為令，亦一也。曰則、曰式、曰命、曰令，無非人君明哲之用，今也高宗默而無言，則是以明哲為己有，而不用之天下，皆百官諫王之意也。竊意高宗之在諳時，既免喪之後，尚道既寂，思得賢者與之共任其事，熟觀朝臣，未有當高宗之心者，所以恭默不言，雖然，其不言者，非不能言也，使高宗而不能言，則是柔儒無能，不足與有為之主矣。惟其非不能言，故不言之中，誠意所格，自足以感天下，羣臣未之知耳。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王于是用臣下進諫之故，而作書以誥之。台、我也。以我正四方，惟恐德之不善，故不敢言，惟自以為不善。此高宗之所以為賢也。此一句可見虛心無我，所以恭默。恭、敬也。默、不言也。其心思乎道，故恭默而純一。想其戒謹恐懼，外物不足入吾之念慮，所以誠與天為一，天與心為一，故審夢中之形狀，劉其形以旁求，惟說築于傅氏之巖，其形實類夢中之形狀。此一段當以易之咸卦觀之，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惟其虛，所以能感，而山澤通氣。高宗之所以能感乎天，能感乎說者，以其知德之弗類，恭默思道，而虛其心也。雖然，高宗豈無所自而然哉。其始之學于甘盤，而所得已多，故今日之恭默思道，今日之得傅說，皆前日之學于甘盤而有得者也。後世以私心而窺聖賢者，謂夢中所見，未必有是事，又安知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實有是事哉。嘗前有蜚五經，隱者也，伊川先生聞其名，特往造焉，齎半日未嘗出遊，是日伊川不值，返至中途，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伊川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尹子問于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觀此則高宗傅說之事不誣矣。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得傅說于一見之頃。知其爲賢。于是不由次序。遽登之相位。既登之相位。又置之左右。使之日親近于君側。而高宗亦得以日聞正言。日親正事。命之曰朝夕納誨。謂朝夕之間。常納規誨以輔君德。則無時而不納誨也。以版築之微。一旦爲相。貴賤異勢。親疎異情。苟其君不能自忘其勢。其臣不能忘入之勢。則諫諍之言。亦無自而入。置諸左右而親之。是高宗自忘其勢也。命之以朝夕納誨。是俾其忘人之勢也。金必資礪而後能成器。巨川必資舟楫而後能濟難。大旱必資霖雨然後民蒙其澤。喻以作礪爲未足。又喻以舟楫。喻以舟楫爲未足。又喻以霖雨。蓋大臣有無所不能爲之才。故人君亦責以無所不爲之事。言事之皆欲倚賴說也。開啓汝心。謂開心見誠也。沃我之心。如木之沃潤萬物。有漸漬灌溉之意。古之大臣。所以格君心之非者。非一日之積。蓋其沃灌之有漸矣。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者。望其苦口之言以藥我也。苦藥使人昏瞶。其病乃除。苦言雖使人難受。非心乃格。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跣足而行不視地。則必有以傷其足。不資傅說以爲之視聽。則必至于害事。高宗託之于物以喻言之無鑒。不能自已也。惟暨乃僚罔不同心。此使傅說率其僚屬同心以輔上也。舜之治百僚師師者爲之文武之治。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者爲之。若傅說一人忠于君。而百僚未必忠于君。則傅說之以一齊人咻之以衆楚。王誰與爲善哉。此高宗以暨乃僚命之。而說亦以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自任也。然則同心以正君者當如之何。曰。當如先王高后可也。先王者自武丁以前之君。高后者湯也。商家之先王高后。其心在于康兆民。汝能使其君循先王之迹。蹈高后之轍。以安天下之民。則爲臣之責塞矣。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高宗剖心腹以告說。說當敬其命而終之可也。敬之于一時未已也。必當終始常以欽爲心可也。此章有以見高宗所以責任傅說之切處。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復者。與孟子有復于王者之復同。說以此答其君也。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蓋君能從諫。則非心邪念自去。天下之善言日聞。其有不成德乎。君既從諫而聖。則爲之臣者先意承志而諫。更不待命。何況君也有命。誰敢不敬而順之者乎。未命者尚且諫。則已命者可知。人臣誰不欲進諫。惟人君無從諫之心。則臣下皆莫敢進。一旦其君開悟。有樂從諫之心。則臣下不期已有命未有命。將無所不諫矣。如江海善下。百川之所歸也。余觀此章。深探當時高宗責說之意。其必有高見遠識以聳動高宗之心。今其所言特曰從諫。又況其君未有此心。言之可也。今高宗責以啓沃。無非樂從諫之言。而傅說又以此復之。得無贅乎。嗚呼。此有以見人君之盛德。與傅說之心矣。人君之德。其他皆不可有過。至于從諫不患其過。愈從諫而德愈進。此是傅說培植高宗之根本。將順其君之美德。似贅而不嫌其贅也。

說命中

此篇乃傅說既爲宰相進戒于王。一言一句。如醫者用藥。皆足以療高宗之病。此乃古人宰相之事業。人主以百揆之任付之大臣。禮樂刑政。與乎斯民之休戚利病。豈無當言之事。說既略而不言。豈自版築起登相位。未之知與。抑亦知之而不敢言與。未知則不智。知而不言則不忠。而傅說之勳業。則非不忠不智之所爲也。蓋古人用心皆自本原者觀之。孟子曰。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傅說可爲大人矣。然高宗本中興賢主。恭默思道。感姿上帝。非心何自而有。蓋已形之過易見。而未形之過難知。當人見于已形。君子則察之于未形。心術之間。毫髮或差。則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豈可謂恭默思道而遂無過哉。高宗未形之過。雖高宗亦不自知。說則一見而知之矣。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史官于此篇之首。言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二句。其意深矣。總百官乃居冢宰之任也。君以冢宰之任付之。是其信之已篤。任之已專。而爲臣者復處任大責重當言之地。則所謂可以言而言之時也。使高宗信之未篤。任之未專。而說未處總百官之位。則未可以言而說亦未肯言矣。明王奉若天道。惟古之王者明德。是以有察知天道之自然。所當奉而順之。天有日月北斗二十八宿之布列。尊卑相正。大小相繼。故王者法之而建邦設都。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邦乃天子之國與諸侯之國。都乃天子之都與諸侯之都。后王君公者。亦有尊卑大小之不亂。如天象然。豈王者以此爲逸樂自奉之具。而使天下之承乎己哉。其本心則專于爲民而已。亂者。治也。君后王君公者不能治其民。而樂于下之奉己。則豈所謂順天道哉。此是傅說先說爲人主之題目。使高宗知所以爲民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上文既言爲君之題目在于治民矣。故此章正言爲人君之德所以治民者。當在于憲天聰明。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此四句又總括下文之意。專就憲天聰明上說。亦是箴高宗之病。蓋高宗本是明哲之主。明哲即聰明也。然聰明自有二等。有一等乃作聰明。如漢武帝。如唐德宗。皆作聰明而自恃者也。有一等乃自然之聰明。如堯舜之聰明。成湯之天錫勇智。皆自然之聰明。本乎天者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之聰明出于自然。至公無私。若人君之聰明。以至公自然者爲體。不用一毫之私意。則是憲法乎天矣。君能法天。則臣下敢不敬順。民亦敢不從治。君者不違乎天。則臣民自不違乎君。自惟口起羞而下。逐件言所以憲天之事。口者號令之所自出也。號令一不謹而出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起羞也。甲冑者所以爲備禦之具也。備禦或不足。則敵國外患。如鬼方之屬肆其輕侮之心。是起戎也。衣裳所以彰有德。古者再命受服是也。必當審察其藏于箱笥之時。恐其錫予之濫及。干戈所以討有罪。必當省察在己無闕然後動。恐其征伐之妄加。此四件事皆當致謹。苟不致其謹。號令之輕出。備禦之或忽。賜予之濫及。征伐之妄加。皆非所以循天理之自然。此四句。上二句事

有出于己者。當防其失之在人下二句事有加于人者。當審其用之在己。或出于己。或加于人。王當無所不戒。信能明乎此四者。則將無所不善。明孚極通。察于此而或失于彼者。皆未足以謂之明。能明則獨見四者皆有自然之天理。不可踰越。事事中節。則推而行之者。豈有不美乎。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自此以下。亦是說憲天聰明之事。治亂之原。起于庶官。官得其人則治。官失其人則亂。古今人君孰不知進君子退小人爲治亂之原。然見識不明。私心或蔽。則賢否混殽而莫辨。官必有及于親近私昵者。爵必有及于惡德者。當以此爲戒。官此人也。必其能而有才者。爵此人也。必其賢而有德者。自其治事而言則曰官。自其有位而言則曰爵。故官則惟其能。以其能而任官之事者。爵則惟其賢。以其賢足以稱爵者。天命有德。一失其人。便失天之理。故凡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人君之舉動。當于未動之時。慮其合于善與否。必善而後動。蓋善者至公之理。不容人主有私意妄動。苟下合人情。上合天理。斯爲善矣。慮則有詳審不敢輕舉之意。惟于未動之時。戒其妄動。慮善而動。則有所不動。動必合于時宜矣。時者當其可之謂。言不失其宜也。雖然。善者天下之公理。非一人之私也。苟慮而動。動而有功。遂以善爲己有。功能爲可矜。則是私意而非公理。適所以失其善與功。舜之稱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以禹自不見其功能之在己。斯爲天下之至能。天下之至功。禹苟萌一毫自恃之心。則不足爲功與能矣。人心上不可添一物。添一物則非天理矣。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備者預備也。思慮預防之意也。當治安之時。爲亂亡之備。當君子進之時。爲小人將用之備。事事皆爲之預備。則無一事之不備矣。能爲亂亡之備。則永無亂亡之失。能爲小人將用之備。則永無小人在位。何患之有。此言未然之時。當爲將然之慮。若至于已然。則無及矣。啓、開也。有出之意。納有入之意。人君若用君子。則君子愈知敬君。於上安有侮之事。君若寵小人。則小人得寵。將益慢上。是開寵倖之門。適足以來小人之侮。非小人之過。乃開者之過也。非小人之罪。乃開者之罪也。恥過作非者。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湯之不吝。孔子之勿憚是也。若以過爲恥而不肯改。恐人之聞知。則將文飾其過。其初之過未甚害也。自其文飾之心生。則過愈多。是作非也。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居、止也。易曰。止其所也。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惟知所止。則事事有定位。不出其位。則所居定矣。居止既定。則政事皆醇粹。無有駁雜。蓋政事之雜而不醇。皆失其所居而出其位者也。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此則高宗豐于近廟。故說有此戒。夫愛親之心。人所同然。高宗之祭近廟致其豐。何害其爲愛親之心。而說以爲過。蓋愛亦有自然之天理存焉。不可增損。祭義曰。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夫怠而忘者。是乃損其所不可損。煩而不敬者。是乃增其所不可增。高宗之豐于昵。得無煩而不敬乎。得無增其所不可增乎。此皆以黷爲之。而陷于不善。孟子所謂非禮

之禮者也。故戒以黷于祭祀。適所以爲不敬。何故。蓋禮至于煩勞。則自亂之心生。而不誠矣。事神則難。聖人之道。只在和易寬平處。苟有一艱得。便非公理之正。古之先王設爲祭祀之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皆是和易寬平之道。豈有煩而黷而難者哉。推此以觀。則陳仲子不爲廉。尾生不爲信。晏平仲不爲儉。鬬門何費者不爲隱。苟難者皆君子之所不貴也。自此以上。無非說憲天聰明之事。至公自然之理。事事上皆有。不特號命甲冑衣裳干戈。自夫官惟其能。爵惟其賢。慮善而動。不有其善。事事有備。不啓寵。不恥過。不出其位而得所居。祭合乎禮而不黷。皆自然之理也。苟有一毫加損于其閒。則是作聰明。非天子之聰明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旨哉、美其言也。不知高宗何所見而發旨哉之言乎。凡說之所言者。皆高宗未形之過。存于心術之微。他人未之知而說知之。說既言而高宗亦自知之。故言中其病。旨哉之言。非不情而爲此辭也。高宗信乎其爲賢主矣。高宗而非賢。則必有拒諫者矣。不然則曰君且休矣。吾當思之。旨哉之言。發自而形。說乃言惟服。謂汝之所言。我當佩服而行之。汝若不善于所言。則我何所聞于行乎。雖欲行之。不知所適從矣。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然則說之所言者亦多矣。高宗又知所服行矣。可以已也。而傅說猶未也。復有行之惟艱之說。天下之事。其未知也。則以知之爲難。其既知也。則以行之爲難。聖門之學。致知力行而已。知常在先。蓋知則能行。不知則不能行。今高宗之明哲如此。恭默思道如此。聞說之言發旨哉之嘆。如此不患其不知矣。所患者行之不力也。若已知而不能行。則終無所至。是亦徒知而已。王忱不艱者。以至誠之道行之。不見其難。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天之行健者此誠也。君子之不息者亦此誠也。既知有誠之說。則無有少近。無有作輟。無有間斷。何患其不能行乎。是于惟艱之中而有不艱之忱。則信乎合先王之成德矣。先王、成湯也。成德無有虧缺處者。以其至誠力行也。王至于與先王合德。則說無所不言。于此時而不言。說則自負其過矣。君既與先王合德。說尚何言之有哉。此蓋傅說期君于極至之地。可已而不能已也。詳復此篇之意。說之所言雖若泛而無統。而一言一句皆是以警發高宗未形之過。非泛然爲此言也。豈特高宗當以是爲監哉。後之有天下者。亦足以爲法矣。

說命下

此篇乃高宗學于傅說者也。高宗始者聞傅說之言。發旨哉之嘆。則遂以爲足矣。及聞傅說行之惟艱之說。則見其理之無窮。于是傾意以學于說。遂發其始者之學于甘盤。而甘盤遯去。未得其所資之人。今始得說。當有以訓朕志。說遂申前日王忱不艱。允協先王成德之意。而誨之以學。使之學古訓。監先王而已。高宗既聞監先王之說。遂以成湯自期。而以伊尹期傅說。于此可見學之不可遽自足也。自古帝王未嘗不學。如堯舜之學于君疇。湯之學于伊尹。成王之日就月將。下至齊桓一霸者。亦知學于管仲。人主之學。豈若博物洽聞。綿章絺句哉。自修身齊家至于治國平天下。皆帝王之學也。秦漢以後。人

主不知此意。間有崇儒重道之君。不過好名具文爲緣飾而已。此所以不及三代之主也。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曁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舊說皆以高宗始學甘盤。既乃遯于荒野中。厭棄遯居田野。東坡先生以謂高宗既爲天子。豈復有遯于荒野之事。則遯者當作甘盤。明王之世。蓋亦有隱居不仕者。如堯舜之世有巢由。文武之世有夷齊。甘盤之遯。亦是隱而不仕。高宗謂傅說予小子舊時學于甘盤。遯去荒野。入居于河。又自河而徂亳邑。及其終迹其所往。則姓名已不聞于世矣。始者之學所以明哲者。皆甘盤教之之力。然學之未至。亦因甘盤之遯。所以訓教朕志者。非說其誰。望志者乃高宗進學之地。孟子所謂士尚志者即此志。夫子所謂志于道者亦此志也。此志一立。則日趨于高明廣大。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不能淫不能屈者也。然須得人啓發教詔之。然後可以有成。若作酒醴。非麴糵以發之。則酒醴何自而成。若作和羹。非鹽梅以調之。則和羹何自而美。以此喻高宗性情之美。必得人以成之。又與上篇舟楫霖雨之喻不同。舟楫霖雨者。大臣之責。人君全藉之以爲用于天下。麴糵鹽梅者。師傅之任。因其君有性情之美從而成就之。可以成德于一己。爾交修予。罔予棄。交者有相接之意。修治也。交修則言之未已而復言。諫之未已而又諫。如此接續而不我棄。當力行汝之訓誨。中篇傅說患高宗之不能行。不患臣之不能言。此篇高宗之意則患臣之不肯言。不患我之不能行。觀罔予棄克邁乃訓兩言。可見高宗誠心爲學。惟恐說之去己。惟悱之心。物物于其中。則啓發之機。斯有所受。此責說求我之意。學者不可不知。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此數句總言爲學之大要。學貴于多聞者。豈徒爲博洽之具哉。以其無所不聞。聞之公卿。聞之在朝。聞之在野。無非聞也。而所以求多聞者。亦推之于有用而已。建事者立天下之事。見于興利除害者。無非事也。雖然。徒知博學以爲用。而不知法古以有得。則徒善而無法。古人之訓。有已行之驗矣。求之多聞而卒的以古人之訓。則有所準的。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于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苟不行先王之道。則施之于暫。而不可施之于久。可以行之于一時。不可行之于後世。故事不法古而可以長世者。非說之所聞。言斷無是理也。其說大概以學古訓爲重。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自惟學遜志而下。皆申言王人求多聞之意。監于先王成憲。即申言學古訓之意。遜志者。謙遜也。堯舜之道。在于徐行後長之間。而子路見哂于夫子者。亦以其言之不遜。故爾此志苟遜。則藹然溫順之意勝。而謂倨暴戾之習除。然後虛而能受。既知遜志矣。又須時敏。敏速也。時時致其敏。則顛沛造次之間。出入起居之際。不可有一時之間斷。如此則厥修乃來矣。惟仁而仁來。惟義而義來。其來者非自外來。本于吾心者也。亦如夫子欲仁斯仁至。洞然有所敏于外。未必有所懷于中也。信懷乎此。則是有

諸己而無勉強之態。夫然後道積于厥躬。積累也。道在吾身。何積之有。由其始也有所蔽而未開。晦而未明。則道與己爲二。允懷于茲。則道始積聚于吾身。由蔽而開。由晦而明。道始爲我有矣。雖然。允懷于茲矣。猶未至于終始如一也。教人者止爲學之半。而不得爲學之全。蓋畢一隅以待其反。引之而不發。教者之事。故君子必欲其自得也。典常也。自始而終。自終而始。至誠無間。終始如一。至于此然後爲自得。其德之進也。不自知其所以進矣。自非大而化之之境。何以能然。蓋其始之厥修乃來。猶未離乎修也。道積于厥躬。猶未離乎積也。厥德修罔覺。則德與己兩忘。修與積俱釋矣。可以已乎。曰。未也。先王有已成之法。苟不能監先王之成憲。則蕩而失其守。未免于有過。惟以己之所得者而驗之先王之憲。禮樂法度典章文物。一循乎先王之舊。則事得其宜而永無過矣。自遜志以至于允懷于茲。自允懷于茲以至于終始典于學。乃學之次序也。監于先王成憲。乃學之準的也。高宗能至于此。則說何爲哉。敬承其君而已。招俊乂以列庶位而已。敬承其君。則有將順而無違耳。招俊乂以列庶位。則展布四體而無所顧忌。苟其君之學有所未至。則臣下懷疑顧忌。雖欲旁招俊乂以列庶位。豈可得乎。蓋君盡君道而後臣有以守臣之職。旁招俊乂乃宰相之任。傅說之責也。抑嘗再三而味之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舜之授禹不出諸此。惟者思也。天下之理。規摹經畫而後有所成。于彼此之未定。將顛敗而覆亡之是援。有何成之足望。今也高宗之于傅說。其未得之先。高宗固嘗恭默思之矣。非高宗之思乎。三篇之作。君臣之間。議論講明。而惟之一字。不絕其齒。言之者不以爲煩且過。聽之者喜稱樂道不以爲繆。維豈君臣之間日親萬機。全無一語可呼吸。而惟之一字若此其多。大抵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一政之出不思則失之謬妄。一言之發不思則失之紕繆。治天下而不思。則亂敗而不敢捨。居尊位而不思。則傾危而無保。君臣其可不思乎。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深信遜志之學。知其全功在傅說。復以伊尹之事期之。以謂四海之內皆仰我之德。人主務學愈切而德愈新。則舉天下臣民皆在吾德之中。蓋有不令而行。未占而孚者。其爲仰戴亦自然之理。其所以仰朕德者。皆汝之風教。此高宗遜志之實。不敢居其能也。謂之風者。傅說于言動語默之際。陰有以感發高宗。如風之行。無有形迹。前日之效。雖皆成于傅說。自今日以始。所以責成于傅說者。更未已也。必有股肱手足。乃可以成人。必有良臣。斯可以成聖。猶高宗之不可一日無傅說。先正保衡。即伊尹也。在湯時爲阿衡。在太甲時爲保衡。官名也。上則保其君。下則平其民。故曰保衡。作者。興起也。湯舉伊尹故凡湯之所爲者。皆伊尹有以興起之。作成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此伊尹自任之言也。當其耕于有莘之野也。天下之責不在伊尹。及其幡然而改從湯之聘幣。則天下之責在伊尹矣。天下之責既在伊尹。則堯舜其君。使民得其所。豈非伊尹之本職

哉。苟不克使其君爲堯舜。則其心媿然。不啻市朝之撻。苟有一夫不得其所焉。則引咎歸己。此亦禹稷視飢溺猶己同意。惟其伊尹以君民之責任諸己如此。故能佐助我烈祖成湯。其治至于皇天。是與天爲一也。烈祖成湯之治。皆伊尹任之。則我今日之治。令傅說其誰任。爾庶幾明白其心以安我。無使阿衡專受美名于有商。不特成湯有一伊尹。傅說之功亦伊尹也。惟后非賢不乂。言君若不賢乎賢。則無與共治者。惟賢非后不食。言賢者之所以得其養食士之毛。孰非君之力。高宗意謂我必資賢者共治然賢者既因君而得所養。則君臣之義。如之何而廢之。亦當事君以佐君之治可也。其尚能紹爾之君于先王成湯之後。使今日之治不愧成湯可也。紹乃辟于先王。其意何在。曰。永綏民是也。先王之功亦只在安民。汝能永綏民。使民長得其所。則所謂紹乃辟者得之矣。傅說于中篇及此篇。惟以先王期其君。高宗至此。深見爲治有無窮之理。又知以先王自期。而以伊尹望傅說。至于此則傅說尚奚言哉。對揚天子之美命而已。天子揚此命于上。而公卿大夫知之。大臣揚此命于下。而百執事與天下之人知之。是對揚也。詳復此章之意。可以見古者帝王君臣。其不自足之意如此。君不以四海仰德而息于資臣。臣不以君之已能而息于輔其君。君臣相期。俱欲至于先王先正而後已。唐太宗貞觀之治。一見魏公勸行仁義之旣效。遂喜形于色。其不及古人遠矣。

尚書詳解卷十八

商書

高宗肜日

讀此篇之書。有以見君臣遇災警戒之意。夫以高宗之聖。精誠上通于天。而四海仰德。則宜其和氣感召。祥瑞屢見可也。何爲而有雉升鼎耳之異。甚哉。天心之愛人君也久矣。猶父母之愛子然。凡加之以鞭撻。警之以訶責者。必其可教之子。若夫不肖之子。爲父母之所棄絕者。則無事于鞭撻訶責矣。古之聖人知其意。故災異之來。愈加戒懼。若堯舜之水。則曰儆予。湯之旱。則以六事責躬。皆此類也。聖人不以災異爲雉。皆思己德之不修。若夫漢武帝征討連年。愁怨四起。不以此加意。乃以白麟赤雁爲祥。由今觀之。水旱不害爲堯舜。而白麟赤雁。未見其爲武帝之益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飛雉。野鳥也。鼎。祭之器也。雊。鳴也。高宗于祭之明日。野鳥升鼎耳而鳴。可謂異矣。作書者之所述。但云越有雊雉。不言所祭者何廟。所鳴者何處。孔子序書。直云祭成湯升鼎耳。聖人之意。蓋有在矣。高宗之所以召此怪異者。以高宗之祀。豐于近廟。而薄于祖廟也。故云祭成湯。昔者傅說嘗以黷于祭祀箴高宗之失矣。至此猶不改。此其耳不聽。不能聽大臣之言也。故升鼎耳而鳴。天人幽顯之理。于此可見矣。

鳴雉之變。不自外來。乃高宗心中之物。形見于外。感應之理。隨類而至。洪範五行傳。其可以盡廢哉。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二篇之書。以戒其君。今高宗肜日之篇其存。而高宗之訓已亡矣。意其所言者。無非修省恐懼之意。祖己知之。變異之來。不在乎雉而在乎高宗。故所以訓王者。亦欲其修己以應天而已。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旣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上高宗肜日者。篇名也。此高宗肜日四字者。即高宗所祭之明日也。商人曰肜。周人曰繹。皆明日又祭也。高宗于所祭之明日。于是有鳴雉之異。祖己之自言者。以謂此野鳥之變。皆王心。惟先格王之非心而正其祭祀之事。則可以消此異矣。乃作書以訓諭于王曰。惟天監下民。以義爲主。天固以愛民爲心然亦何嘗容心于其間。廣福其義理之如何。義之所在即天之所在也。爲善者自有得福之理。爲惡者自有得禍之理。降年有永長而得壽者。有不永而夭者。豈天故欲夭民哉。民于其中間自絕其命。蓋合于義者。年之所以永。不合于義者。年之所以不永。民有不若德者。不順其德。是爲非理非義事也。不聽罪者。不服其有罪而改遷善也。不若德不聽罪者。天既孚信其命正其德。蓋福善禍淫者乃天之命亦天之德也。天之福善禍淫。其命何嘗差。其德亦何嘗更易哉。天既孚命正厥德。則見在天之禍福一定而不可易矣。民于此時。則曰天道其如我何。此可見民之自絕于天。非天有心以絕民也。祖己言此者。以見民之壽夭。皆其自取也。人君之禍福。亦其自取。當反身修德可也。然則祖己之意。所以訓王者專爲鳴雉也。今其辭不及于雉。又不及高宗。而且及于民。此見古人諫君。其辭優游詳緩。不迫切而意獨至。使聞之者自喻也。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王之所主者在于敬民。無非所以爲天之繼嗣者。天生民而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君者天之繼也。典祀者。祀有常禮也。常祀不可豐于親戚之廟。苟豐于昵而薄于遠。則其心不知敬民。是有意于邀福也。今觀此篇。見高宗心術之事。前此傅說一見之初。已箴其失。宜若邪意已格。非心已改矣。豈謂數年之後。舊病復發乎。蓋人于心術。莫不有所偏處。自非勇于用力。一洗而消之。則病根不除。雖皆過于一時。而既久必偏重處復發。以高宗之賢聖。尚且如此。則學者于其氣質之偏。當何如用其功哉。

尚書詳解卷十九

商書

西伯戡黎

此篇乃商家之亡，周家之興，皆自此而始。西伯即武王，非文王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必無戡黎之事。至武王時人心去商久矣。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黎乃近王畿之國，黎侯必與紂同惡相濟者。武王繼文王之後為方伯，得以專征諸侯。黎與紂同惡，是以不得不伐，以其逼近王畿之故。故祖伊所以恐，知周之必興，商必亡也。雖然，武王豈有利商之心哉。黎之惡雖在所當討，而亦因此以警紂，使紂因之以改過，反商日之不善為今日之善，則武王退就臣子之位，戡黎之舉特方伯之稱職爾，豈非武王之本心哉。惜乎祖伊之言雖切，而紂乃責命于天，此孟津之師所由以興也。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咎，惡也。始咎周者，商人之惡周自今日始。前此商安于周而未有疑之心，至是周人之德日著，而商人之惡日長，所以見疑而惡之也。周人乘黎，孔子序書，不曰周人乘黎，殷始咎周，而曰殷始咎周，周人乘黎，可見乘黎在于咎周之後，不是因乘黎而始咎周也。既惡周而疑之矣，復有乘黎之舉，加兵于王畿

之近圖，此祖伊所以務得警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過，求所以圖全之計也。作書者謂之戡黎，序書者加以乘字，此乃春秋之法也。戡者以兵致討之謂，乘者以力勝之之謂。武王乘黎，未為過舉，然君臣之分如天冠地屨之不可易移，伐王畿之近國以警于王，豈臣子之所樂為哉。武王于此安得不為法受惡，加一乘字，然後君臣之分正，而千萬世之論定，此序書者之本旨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祖伊乃商之賢臣也，因西伯戡黎之故，知天命人心將歸周，故恐懼而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商命。天人初無二致，人事所在即天理也。觀商之惡如此日甚，周人之德如此日著，豈非天命將在周而絕商乎。訖者，絕也。格人者，至人。以人事觀之，元龜者以神靈致之，此皆無敢知其吉者，言必凶也。常人見其形，而君子見其理，格人元龜亦知其理必至于亡也。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先王在天之靈，豈不欲佑助子孫俾之長久享天命，王既荒淫戲慢，自絕于天，先王亦莫如之何矣。王以淫戲自絕，故天于是從而棄絕之。何以見天之棄我哉，即人事以觀之，可見天下之民苦于暴虐，而不得以安其食，益于惡德，而不知虞度其天性之善，父子兄弟無以相養，而不知迪循其典常，此即天棄我也。今我民罔不欲喪者，民本自有愛君敬上之心，今至于民無不欲亡，以謂天何不降罰威于紂，受天之大命以伐商者，何為不至乎。此乃人各有心，而孟子謂之獨夫者也。桀之惡至于民謂為時日曷喪，紂之惡至于民罔弗欲喪，此湯武之舉動所以順乎人也。今王其如台，言自今以後王當如我所言恐懼改悔而後可。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觀紂此言，以為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安其危利其菑者也。祖伊又從而反報之曰，乃罪之多，既以參列在天矣，而復責命于天可乎。此與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何異。古之賢主以命在我，由不以命在天，故經之所言者惟曰勅天之命而已，迓續乃命而已，祈天永命而已，何嘗不在己。至于無道之君，則常責命于天。唐德宗委天之數，乃歸之命，惟李泌能知此意，故曰君不言命，使人君而言命，則是屏人事而委之天，若桀紂是也。商之即喪，言喪亡不待其久也。指乃功者，言指汝之功事皆喪亡之兆也。善有善之功，惡亦有惡之功，蓋其惡之成也。指乃功事以為喪亡之兆，則其亡者乃其自取之也，何預于天哉。不無戮于爾邦，商既喪亡，則爾邦豈無戮辱乎。其為戮者，亦其自取，而非預乎天也。孔子序書以為商始咎周，而祖伊言者初無咎周之辭，以此見戡黎者非文武之過，故祖伊言于紂者但自反己而已，于人何怨之有。其初乃以天子稱之者，猶有望改過于紂也。紂乃責命于天，祖伊知商必喪，周必興，于此時乃曰

蔑。則非尊君親上之義。

尚書詳解卷二十

商書

微子

此篇乃微子傷國家之將亡。退而與箕子比干私相謀議。求所以無愧怍于先王而後已。大率賢人君子忠孝之心。不見于安平無事之際。每見于悲傷惻怛之時。使三人之于紂。言聽諫從。則忠孝之心。自與君臣相安。泯然無迹之可窺矣。惟其不然。故以其憤鬱不平之氣。發而爲言。變而不困。怨而不亂。則忠孝之心。可因是而見矣。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錯有倒之意。天之命在人君。順之則可。今也紂以淫湎暴虐化于上。民亦習其惡于下也。天所以命君之意。爲之顛倒錯亂。此微子所以憂也。故作誥以告父師少師二人。父師、太師。即箕子也。少師、孤卿。即比干也。微者。畿內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者也。在朝之臣亦衆矣。微子獨告父師少師者。當是時。如飛廉惡來者。既導王以爲不善。不可告矣。如伯夷太公者。又處海濱而避去。以潔其身。此三人者。乃商家之宗臣。與國家社稷爲存亡者也。義不得與他臣同。此其所以獨告于父師少師。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

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微子之意。若曰商家已不有治正四方之事。言不復興矣。微子乃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故謂我祖先王致遂其功陳列于上。可以纘緒扶持之。其如彼。今乃以沈酗于酒之故。用亂敗其德于下。如此。是與我祖相反也。欲觀其表。觀其影。欲觀其源。觀其流。以其所形見致之。則商民無小大。皆爲草野寇盜。與乎爲姦于內外。而爲姦宄之事。爲卿士在位者。皆以非法度之事。而相師師者。相師也。與百僚師師之意同。但百僚師師者。以善相師。此之師師者。以惡相師也。惟其卿士既以非度相師。故爲罪人之淵藪。凡有辜罪。皆爲有勢力者之所蔽匿。無有常得之者。言不得而治以法也。小民方且起而相爲讎敵。則其所謂相友相助相扶持者、不復見矣。今商其淪喪。若涉大水。觀其卿士如此。小民如此。氣象已有亡國之兆。故曰商其淪喪亡矣。如涉大水。無有涯際之可依。殷遂喪越至于今。以言其喪亡不待于久。只在于今。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上既言商家之必亡。故又言我所以憤憫之意。我其發病生狂。吾處于家。又且耄老亂。欲遜遯于荒野矣。此其情之不能堪處者。今爾無指意以告我。我待其顛隮隕墜之日。又將何以處之。此章之義。寫出胸中不平之言。使當時紂若肯從諫。則斯言當發于上。不發于下矣。嘗直情無隱于朝廷。而不肯退圖私語于家矣。爲國者使賢人君子議論不發于朝廷。而發于私議。亦豈有國者之福哉。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微子作誥以告二人。今此篇惟父師箕子有言。而比干獨不言。先儒以謂同心同憂。三人者之在當時。只有去就二節。微子欲去。而比干箕子皆欲就。雖諫而死與佯狂爲奴。其欲遂就之意一也。故父師箕子之言。即比干之意。父師之意若曰。王子、指微子也。天毒降災荒殷邦。箕子不敢斥紂。故假歸之天。以爲天降災害荒亂于我邦。天下化之。方且興起爲沈酗之事。人之所以不爲亂者。以其知所畏也。乃今不畏其所當畏。充此心以往。何所不至。雖有耇老成人。與舊在位而有令高德耆者。皆咈逆之而不顧矣。孔安國曰。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犧牷牲用。乃祭祀之物。今商民乃攘竊而取之。則爲下者既不知敬神矣。觀其常典。國有常刑。今乃容其將食而無災罰以及之。是爲上者亦縱其爲不敬也。此特舉其祭祀國之大事至重者如此。其他可知。降監殷民。用乂讎斂之道也。言橫賦重斂。與民爲讎也。在上者以讎視其民。故民亦以讎視其上。上下交相爲讎。故曰召敵讎不怠者。謂因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也。人主乃天下之本。其本處既濁亂。故末流亦濁亂。是民之罪與上無異。是乃合于一也。瘠、病疾也。民之多病。罔可以告語

者。以其有冤而不得伸也。商今其有災。觀上文所云。皆是亡形立見。即今日有災。我興起而受其敗矣。商家既淪喪亡。我豈可爲他人之臣僕。此箕子之意。與國存亡。義不肯去。詔王子出迪。我之教汝王子出則合于道。忿以去者教微子。而以不去者自期。何況我舊時所云者。適以爲子之所剋害。蓋微子爲帝乙之元子。箕子言于帝乙。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紂未必不疑忌吾二人。今王子若出去。則我尚可以維持諫諍。紂庶幾知改悔。王子若不出。紂終疑此二人。雖欲諫之。必不能入。是立致于顛隮矣。忠臣之于國。明知其大無道。明知其天命將絕。亦未嘗不勉強而扶持之。以求其百一千一萬一之幸。蓋未有安坐而視其將亡者。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靖、謀也。人各自爲謀以自獻于先王。思昔先王所望于我者。惟忠孝而已。行非不必其皆同。但處心無愧于一己。無愧于公議。無愧于先王足矣。微子出而存商祀。則自獻以其孝。比干箕子一則以諫諍死。一以囚辱爲奴。以諫諍紂則自獻其忠。我不顧其行遯。是箕子比干決在于就而不肯去國也。讀此篇之意。可見臣子心在乎天下國家。而不在其身。其求天理之安而已。其死非沽名。其困辱者非忍恥。其去也非求生也。各全乎忠孝。故孔子知之。以爲商有三仁者焉。行雖不同。而皆所以爲天理之安也。

尚書詳解卷二十一

周書

泰誓上

孔子以爲至德（案）原本此句上脫去四行 豈有紂在上而文王自擅稱王乎。縱文王自稱王。豈有十餘年之間。紂之君臣亦坐視其稱王。而不誅其叛背之罪乎。如春秋時。周室尚存。而楚以王者稱亦罕有。蓋亦萬世之一二也。學者舍諸家之小說而信經可也。孔子序書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不言其爲文王十一年。作書者于泰誓上篇只言文考。肅將天威。下篇又言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未嘗言文王也。至武成之書。武王既受命以朝諸侯。始追封爲文王。故稱曰我文考文王。自是而下。謚號相聯屬。而文王之名不絕。其事迹甚明白。楊子雲曰。萬物紛錯乘諸天。衆言殽亂折諸聖。烏覩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此十一年。乃武王即位之十一年也。古者諸侯即位皆稱元年。如春秋所書是也。若以爲文王。則豈有文王即位之初既改元。至中間又改元乎。決無此理。司馬遷作本紀。謂武王即位九年祭于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孟津。其說是也。意者當九年祭文王治兵孟津之時。乃觀秋于商。至十一年而紂不改過。

然後大舉以伐紂也。乃著戡黎之時。竊意正當治兵孟津之時。亦未嘗捨乎是否也。一月戊午者。即十一年之正月戊午日也。不言正月者。商之正朔已終。周之正朔未立。故不言正。師渡孟津。此豈武王之得已哉。三篇之書者。上篇會于孟津而誓。中篇次于河朔而誓。下篇將戰而誓。操凶器而臨危事。不敢輕舉。故必誓衆重其事也。泰者、先儒以爲大會以誓衆。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惟十有三年春。三字必是差錯。何以知之。中篇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即書序所謂一月戊午也。豈十有一年用戊午日渡孟津。至十三年又用戊午日以次河朔也。即萬一史臣闕見之誤。前後傳寫之訛。或遭秦是烈焰之後。補綴拾遺。蓋未可知也。大會言諸侯之師與戎狄皆在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嗟者有慨嘆之意。友邦者武王爲西伯。與國之諸侯。皆友邦也。冢君即諸侯幹之也。御事者即諸侯之卿。治事者。庶士者將卒而下也。孟津之會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此豈誥誓之所能及哉。觀人心之所向。則天意可知。使武王此舉爲不義。則雖一國猶且不得而強從。況八百國乎。明聽誓之誓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人君之職。天人之至理也。非武王不能爲此言。蓋以其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觀之。人與萬物同此稟受。然氣質之性。自有偏全。人者萬物之一也。物得其偏。惟人得其全。故人獨靈于物。蓋其出孝入悌。蹈仁履義。與萬物不同者。此其性之靈者也。然人雖有此靈。亦有不能保此靈者。必得聖人爲之君。以覆養之。父母之。然後斯民得以各遂其靈。亶者、誠信也。言實有此聰明之德也。聰明亦靈也。非于靈之外別有聰明。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故其德所以獨高乎天下。觀人與物殊。則天地之愛人可謂厚矣。觀聖人與人殊。則天地之

愛聖人。又何如哉。今也紂失其聰明。是爲君者不能保其靈矣。何以化天下之人。而使之保其靈哉。武王以君道自任者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自此以下。皆數紂之惡也。今商王受。弗敬上天。人之善莫大于敬。自敬心而充之。善將無所不至矣。人之不善莫大于不敬。自不敬之心而推之。惡亦無所不至矣。人未居至尊之位。無可以爲畏者。惟當畏天。今既弗敬上天。則不敬畏天矣。故降災下民。冒色而暴虐也。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以至于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皆自失不敬之發也。惟人爲萬物之靈。在所當愛。而反降害之。一己之欲不可肆也。沈湎于酒。貪冒于色。則縱欲而無厭。敢行暴虐。惟仁爲能有不忍人之心。不仁者則有忍心。故敢于爲暴虐而無忌憚。惡惡止于其身可也。罪其人而併與其父母妻子兄弟而及之。賞延于世。有功而使之世祿可

也。官人不聞其賢才。而使之居上位。貴而僭。則所貴者皆與紂同惡者也。爵而濫。則所爵者乃不與同其惡者也。安得至公之理哉。宮室之是修。臺榭之是作。陂池之是築。侈服之是奉。無非竭民力以自奉。故所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紂作炮烙之刑。忠良如比干諫死之類也。刳剔孕婦。說者謂比干之妻懷孕。則刳剔以視其殘忍暴虐之狀。一至于此。則已極矣。皇天震怒。豈自外來也哉。天之震怒者。即紂之惡已極處也。文王之德日彰。紂之惡日極。決無兩立之理。故命我文考肅敬以行天威。所謂天威者。亦非自外至。即文王之肅將處便爲天威。此天人所以爲一理也。大勳未集者。文王豈于此有利商之心哉。文王之所謂大勳者。其道得以達之天下。而使之得其所者。即大勳也。如使商紂能恐懼修省。反前日之不善。爲今日之善。則文王就臣子之位可以無憾。天下之民亦得其所安。豈非文王之大勳乎。惟其不然。所以爲大勳未集。言其未能遂文王之志。望道未之見之時也。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我小子遂與爾友邦之大君治兵于孟津。以觀商之政。視其能改與否。于此可見武王不得已之心。使武王有利商之心。則遂大舉而取之矣。安用觀政。此蓋天惟五年須暇之意。紂若因此悔過。則武王退而守臣子之位。武王之本心亦遂矣。奈何紂無有悛改之心。乃夷居者肆然在上。恬不知戒。上帝神祇不知敬。先宗廟祭祀之事愈不知修。犧牲粢盛者。所以事上帝神祇與先宗廟祭祀之具是也。既盡爲凶人所盜。而紂曾莫之知。此則罪之大者。亦如成湯言葛伯只言其不祀也。紂之惡如此。乃反以爲吾有民之可託。有命之足恃。夫人君之所託者民也。而紂之民則離心德矣。烏可託。人君之所恃者命也。而紂則取絕于天矣。烏可恃。罔懲其侮者。言侮慢日甚。未始有懲創之心。是紂終不改過矣。孟津之會。武王其能自已哉。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上文既數紂之惡。此則武王之自任之辭。天之意欲以佑助下民。必立之君師以治之教之。爲之君師者。當相上帝以寵綏四方。寵愛綏安也。天之所以望于君與君之所以答乎天。無非爲民而已。紂之惡如此。既不能當君師之任。則當君師之任者。獨不在武王乎。武王既以君師任諸己。自有必往之志。以我爲有罪者。謂不當以臣伐君。以我爲無罪者。謂其當拯民于塗炭。予皆不暇問。惟知不越乎我之志。蓋武王之志在于順天救民而已。此志一定。有進而無退。有出而無入。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聖人不計較人之勝負。而論其理之曲直。力同則度其德之如何。德同則度其義之如何。德之有是非。則義有可否。能度義則不失其時宜矣。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心只有一。心安得而億萬。天下之理。惟公與私。公則至一。私則萬殊。紂不能使天下趨向歸一。人各有心者。以其私也。武王所以能統攝人心皆歸于一者。以其公也。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以言其理之所不容也。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二句。見得武王之知天。天道渺茫。聖人何自而知之。以其理而知之。天以君師之命畀之紂。紂不能任其責。故天誅之。而以君師之任畀之武王。武王于此設若謙退不居。而辭其責。則是逆天意也。天必以其

所以誅紂者而誅武王矣。宜乎武王以此必往而無疑。蓋其力與德與義。皆天理之所宜也。非于德義之外有天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夙夜祗懼。所以見武王之心即敬心也。紂之惡在于弗敬上天。文王之德在于肅將天威。武王之德在于夙夜祗懼。敬與不敬。而聖愚分焉。使武王于此。知天命人心之歸己。而遂泰然自足。豈所以爲武王哉。惟祗懼之心有加無已。故受命文考者。受代商之命也。類上帝宜冢土者。告于天神與社之神而後行。蓋之天地而不悖。質之鬼神而無疑者。類與宜皆祭之名。以爾有衆。致天之罰。則非武王之私意。觀三篇之作。大率以天爲言。且以武王之聖。紂之不肖。不待較而天淵矣。民之歸周而叛商。不待詳論而彰彰矣。今也天之一辭。叮嚀告戒。止之于口舌牙頰。有所不言言之。而天不能釋武王。非過慮者歟。余于此可見武王之心。雖去之千百載。即其言而默思之。其齋莊肅敬。溫凊滔和。翻之夙夜祗懼。距不信然。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道高遠難測。武王言之如是其曉然者。後世以天人爲二理。故以天自天。民自民。聖人以天人爲一致。惟以民情之好惡見天意之從違。民之所欲。即天之所從也。孟津之會。八百諸侯。此豈人力也哉。爾尚弼輔我一人。永清四海。蓋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源清則流必清。源濁則流必濁。今去紂之惡。是清其源而天下皆清矣。故曰永清。有禮義廉恥之風。清也。無盜竊僭之風。非清乎。有惟辟投遁之心。清也。無貪好圖奪之心。非清乎。故與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是亦伯夷之清。與其風者亦莫不清也。時哉不可失。聖人不能爲時。亦不能失時。時者。當其可之謂也。武王此舉。亦惟時措之宜而已。此即度義也。甚矣時之難知也。惟聖人爲能知之。使武王而居文王之世。則當服事商。蓋服事商者。時也。使武王當堯舜之世。則當揖遜。揖遜者亦時也。今武王之伐商。以謂時哉不可失。豈非伐商者。乃武王之所謂時者乎。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師以戊午日渡孟津。亦以戊午日而次河朔。次。止也。見武王有不忍之意。春秋伐以書次。而次爲善。爲師之止日。左次無咎是也。羣后即諸侯也。以師而會。武王于是徇其衆而告之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上篇所誓者。友邦冢君告諸侯也。此篇所誓者。西土有衆。告有衆也。武王爲西伯。故曰西土有衆。友邦冢君者。武王之援兵。西土有衆者。武王腹心之兵。既是武王腹心之兵。則告之言尤詳。咸聽朕言。使之皆聽已之言。天子自稱曰朕。王當誓師之際。商之未勝也。周之未王也。得失成敗。並未可知。王乃于此有天子之稱。何哉。蓋朕者我之稱也。予之稱也。吾之稱也。古人本以朕爲我。爲吾。爲予。後世因古

聖人有朕之稱。因以爲天子所稱。不然。則人臣如伊尹、如伯禹、如周公、何以復稱朕哉。我聞吉人爲善。何以獨繼以我。而不復曰朕聞哉。乃若成湯之伐夏。有朕不食言之辭。未幾而繼之以予擊毀攻之說。由是觀之。則朕之稱未可以議武王也。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此四句古人有言矣。故曰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勇于爲善也。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勇于爲不善者也。其爲勇則同。其所以爲善爲不善則異。惡機已熟。則其用功自有不同。猶孟子所謂雞鳴而起孜孜爲善。雞鳴而起孜孜爲利之意一也。孜孜則同。而舜跖則異。雞鳴而起則同。而利善則異。惜乎其用力如此。不能轉其所以不善者而移之于爲善也。今商王受。力行無度。無法度之事。力而行之。是亦惡機已熟。凶人惟日不足者也。紂惡既成。則凡黎老黃髮之人。不與己爲無度者。播而棄之。罪人之大姦劇惡。同乎己之無度者。昵親而比近之。黎老者。非紂所謂黎老之人也。乃武王所謂黎老之人。使紂而果以爲黎老。則紂有知人之明矣。堯舜之聖方且難之。豈以匹夫之紂而獨易之歟。罪人者。非紂所謂罪人也。乃武王所謂罪人也。使紂而果以爲罪人。則紂有辨邪之智矣。爲國之要。莫大是。豈以匹夫之紂而獨得其要歟。紂之所謂黎老罪人者。吾知之矣。同惡相濟。如飛廉惡來之徒。未必紂不黎老之也。微子比干之徒。紂未必不罪之也。設若紂之所謂黎老而播棄之。所謂罪人而能昵比之。天下終不爲周之歸。武王終不爲周之主。惟其不能然。方且酗而淫虐是肆。是其無度之形見于外也。故臣下皆化而與上爲一。爲朋黨而至于相仇讐。脅上之權勢而至于相滅。是其無度之流派見于相殘滅也。故無辜罪者。呼天而訴其冤。凡若此者。豈非穢德乎。彰著而聞于天地。此乃臭惡之著也。爲善而著。則爲堯之光宅光被。爲成王之馨香感神。爲惡而著。則爲紂之穢德彰聞。腥聞在上。爲三苗之刑發聞惟腥。皆所以爲彰著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天亦有天之職。君亦有君之職。天之職在于愛民。君之職在于奉天。以愛民人主欲奉天。初不在于犧牲玉帛繁文之末節。惟知愛民則奉天之道得矣。使天而不惠民。天失其職。使君而不愛民。亦失君之職。有夏桀不能順天。以至流其害于下國。此桀失其職也。天乃佑命成湯黜有夏之命。湯豈私意哉。亦奉天以愛民而已。成湯口實之疑。亦幸而濟。武王之非。乃若奸臣賊子。後世其不以成湯爲儀乎。惟受罪浮于桀。況商受之罪。復有過于桀者哉。觀商王作湯誓之篇。惟曰率遏衆力。率割夏邑而已。今紂王之罪。至于剖賢人之心。刳剔孕婦之腹。如泰誓三篇所言。則桀所未嘗爲而紂無不爲矣。桀既爲湯所放。則受豈可免乎。成湯之誓。不過曰夏王。仲虺之誥。乃有桀之名。是亦仲虺所言而非湯名也。今也武王以今商王受名言之。豈非罪浮于桀歟。元良一國之賢。若微子是也。微子爲帝乙之元子。紂之兄也。乃使之抱祭器適周。剝落而喪失之。諫輔即比干也。以忠諫見殺。賊虐而害之也。紂之心與元良諫輔者相反而不相近。此所以剝喪之賊虐之。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天命即天理

也。己者己私也。理與己不並立。知天之理則忘乎己。知有己私則滅天理矣。天命豈己有哉。謂己有則不知天之理矣。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也。夫人惟知天命。則知敬知祭知暴虐不可爲。何者。敬者即天理之流行。祭者即天命之形于報本反始。以敬非人之所能。而祭祀亦非人之所能爲。非人能爲處。即天也。暴者天理之反也。暴即人欲之私。既爲人欲之私。則安有天命。紂之惡其原皆在于己有。故以敬爲不足行。以祭爲無益。以暴爲無傷。是皆逞一己之意。謂者取形之于言語。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紂于四者形之于言語。自謂如此。是言之不知愧怍也。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有夏而商以黜之。商今有罪矣。周黜之亦有商之黜夏也。武王所以使人無疑。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天其以予乂民。此武王以天下之責而自任。天命既去。紂則不有所屬矣。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精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命既命武王。故形之于夢卜。形見于休祥。若有吉兆。休祥渙儲。所謂白魚入王舟之類。端有此理。然則夢也。卜也。休祥也。果足信乎。蓋聖人之心。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言心已與神明合。故夢卜休祥特以爲此心之證爾。若夫此心有愧于神明。有歉于天地。理有所不當而爲之者。方且強求合于夢卜休祥。又安足信哉。如此而謂之夢者。特其精神散亂之所致。而卜與休祥。適所以爲妖怪爾。戎商必克者。言伐商有必勝之理。武王蓋自信而亦以此信諸人也。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武王猶欲卜商之興亡。但觀人心。上觀之人心之離。則必亡之理。人心之合。則必興之理。夷人者凡人也。朝之賢皆已遠去。故但言其凡人。雖有凡人之億兆。而心德俱離。心者體也。德者用也。心德既離。則君非其君矣。大凡人主所以能統天下者。以其人心所繫。故君臣可使爲一體。人主所以不能統天下者。以人之心無總攝。皆以渙散。則君臣之義絕。君臣之義既絕。則紂乃一匹夫。武王所殺者。但見其一匹夫。不見其爲君也。予有亂臣者。亂治之臣十人者。如太公望、周召二公之徒。皆同其心德。一心以奉上。言夷人尚離。則賢者不言可知。亂臣尚同心。則夷人之同心可知。孟子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周至也。雖有至親。而不若得仁人。蓋人主舉措動合天理。則仁人君子皆歸之。如二老聞文王作。盍歸乎來是也。苟得仁人之心。則舉天下之至疏者亦親。況其親者乎。苟人主舉措動逆天理。則仁人君子皆去之矣。如二老避紂而處河濱是也。既不得仁人之心。則凡在己骨肉宗族。亦皆疏矣。況其疏者乎。人主不必恃親至親以爲己助。但得仁人之心如何耳。如微子本紂之兄也。今也舍紂而歸武王。以此見得雖至親不如仁人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道不在高遠。惟于近者觀之。民之視聽即天之視聽。此武王見天理之親切莫親切于民。民之視聽。本至公而無私。故可以見天之視聽。此即皐陶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之意。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以天下爲一體。疾痛疴癢皆切于身。百姓在紂湯火之中。其過甚矣。豈非我之責乎。成湯伐桀之後。亦有此心。如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學者觀今朕必往一句見聖賢勇于爲義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凡義所當爲者勇決而爲之更無遲緩之意揚我之武以侵彼之疆界取其凶殘而已凶殘如紂如飛廉惡來之徒聖人所謂武者除暴禁亂而已我伐用張者凶殘旣取則我之所以征伐者亦于是乎張謂之惟揚謂之用張者是武王心無所愧歉與成湯有昭同義于湯有光紂旣黜則湯之道爲有光矣以人情論紂乃湯之子孫也誅人之子孫滅人之社稷而于祖有光可乎聖人惟以理而論湯之心只在于奉天愛民不幸而紂爲之子孫奉天愛民之志不獲伸苟有能奉天愛民者處之民得其所以安豈非湯之幸乎此于湯有光之意也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武王雖曰必往曰惟揚曰用張其心無懼如此亦未嘗無儆戒之心若不儆戒則是輕敵而驕取敗之道也故告諸將士以謂當致其勉罔或有不畏之心言當畏也寧可執非敵若己非敵以當彼然此臨事而懼者也百姓懍懍若崩厥角民于此時罹紂之虐政懍懍危懼如崩摧其角無所容頭然此見得民心之不安我不可不往也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于是誓衆畢又重複而儆之須當一其德心人無異志立定其功以爲無窮之計今日一失則他日必有後悔武王之衆旣是臣三千惟一心矣宜若無非以告戒武王如此恐人力易怠又從而申言之庶幾以我之一可以攻彼之不一以我之同可以攻彼之不同也此是收聚人心總攝衆志渙亨王假有廟之理也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讀此三篇誓有以見聖人臨事而懼不敢輕舉雖武王無慊于心然師出以律猶不敢廢三令五申之意所以師渡孟津而誓次于河朔而誓戊午之明日又誓時厥明即戊午之次日也王乃大巡六師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小國一軍謂之六師則武王已有六卿矣明誓衆士欲使衆士曉然知紂之可伐知武王不得不伐其辭切而明當乎人心洽洽乎人耳故史官因之而書明之一字觀此篇之誓亦果奚于一字而止耳此史官一字之法所以爲得其當也軍事以氣爲主故也然而禹征有苗非無誓也數言而已湯之伐桀非無誓也一篇而已湯比禹爲已詳至武王三篇比湯爲尤詳此可以見風俗之變簡古而詳複聖人之用心則一所以不同者因其時而已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當時從武王者亦多矣武王之誓中下二篇只及于西土蓋腹心之衆不得不詳又有一說蓋當時之諸侯皆已明知紂虐政而更不待再三言之矣至如西土之衆涵育于文王明德之中不知有紂之虐必想此舉未必不已武王爲務民卹衆如湯之民以爲我后不恤我衆之意故武王不得不惓惓西土之人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謂上天有昭然不可掩之理常于人事中見之爲善者應之以福爲不善者應之以禍此即人事之易見也天之禍福豈自外來也哉善者福之類惡者禍之類善惡禍福各以其類而應豈非天

道之顯乎常人求天于天不知求天于己求天于天者是以爲遠視之邈乎其不切于己者也求天于己者即己之善惡爲天之禍福非人事之外別有天也紂之惡如此至極則天之禍所必及矣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屛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上文旣言天之顯道各以類應故此章言紂之惡不爲人之所敎五常者仁義禮智信達之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此人道之常天下所共由而不可須臾離也由乎此者謂之人不由乎此者雖謂之人蓋形存而性亡矣今也紂于人道之常則狎翫而侮慢之故爲荒爲怠爲不敬皆自夫狎侮之心生文王之所以爲聖者以其不敢侮紂之所以爲惡者以其狎侮也人苟有狎侮之心則是無忌憚矣亦何所不至哉上則自絕于天以天者即五常之理也下則結怨于民以民者即五常之理也朝涉理所當恤賢人理所當敬斮其脛剖其心則是反常矣威者有德之威則人不言而自畏以殺戮而作威是逞其暴虐故其毒爲四海之病此亦反乎常理其害之廣至于四海也姦詐回邪之人不知有五常者也自然而與紂相合故崇信之師保者以五常之道而敎其君者也典刑者五常之道寓于法則制度之中截然有不可踰者也正士者以五常之道自隨儆其身而不爲不善也自然與紂不相合故放黜之屛棄之囚奴之郊社以事天地此人之常理也則不修宗廟以祀其先此人之常理也則不享奇技淫巧悅婦人以爲卑褻汙穢之行非人理之常也則作怠而爲之凡此皆基于狎侮五常不以常理而爲之乃反常悖理而爲之則是人道不立形存性亡矣上帝不順其所爲祝斷也降下也斷絕降下之而使之喪亡豈非天有顯道乎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制之者天也奉天者人也爾西土君子當知孜孜黽勉奉我以敬天罰苟不知孜孜與恭行之理則反蹈于侮狎之機矣惟孜孜恭行可以見天理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此章專以讎視紂而不以君視紂以君視紂則君臣之分天尊地卑不敢干也以讎紂視則但見武王伐讎敵之人理所不容恕亦如孟子稱湯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同意然則紂雖不道其位則君也武王雖有道其位則臣也紂何嘗以犬馬待武王而武王乃以寇讎視紂也耶非惟理勢有所不順即以情而言謂之讎可乎蓋古人嘗有言曰撫之者即君以其君之職在于撫民也虐之則讎以失其君之職則在于虐民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乃天下之人共推尊仰戴之冀其安我也豈以富貴而爲虐民之具哉武王舉古人之言則見非武王之私意如此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所貴乎君者以其善羣也所以謂之王者以其爲天下之歸往也紂不能善羣不能爲天下所歸往則是一匹之夫與凡人等也豈有天位神器而使一匹之凡夫據其上哉惟人主爲天下所歸往則生殺予奪誰敢

以爲怨人心離散既爲獨夫矣惟大作威虐其誰不以爲讎哉謂之讎卽己之敵也此則不以尊卑論而以曲直論矣植德務滋除惡務本言則欲使蔓延惡則芟夷蘊崇絕其本根勿使長植紂乃天下爲惡之根本也惡之本不去則武王之善無自而滋蔓于天下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尙迪果毅武王以天下爲一身天下之讎卽武王之讎也故我小子以爾衆士殄絕殲除爾之讎卽明夷卦九三之義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天下之事惟有兩端不進則退不退則進今日之事有進無退矣苟不能果敢强決何以成爾君之功哉迪進也登成也進于果毅則斯能成爾君之功矣多者則有厚賞其不進者則有顯戮軍非以嚴終則示之以賞罰與甘誓之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與湯誓予其大賚汝罔有攸赦同此誓衆之法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末章專言文考先儒以爲稱父以感衆蓋西土之人被文王之化深則信文王也亦深武王稱文考以誓衆庶幾有以聳勵之也又況武王此舉亦非其私意廣文王之舉而卒其功也然則文王果有心于得天下乎非也文王之心在于救民武王能終其事救民于水火之中此卽文王之志也惟我文考如日月照臨于中天無所不被也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亦光也此光爲尤著四方遠者也故以光言西土近文王之都故以顯言聖人之心一視同仁安有遠近之間然地理有遠近亦不能無辭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中國言惠四方言綏亦猶西土言顯四方言光也此品節之法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之衆昔文王受命作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時也予克受非予武武王不敢以武功自居而惟其美于文王我之所以勝紂者非我之武能如此惟朕文考上不得罪于天下不得罪于民所以我有功也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武王以過歸己而不敢歸咎于父以謂受若勝我則是我無良善之德自取其敗豈文考之有罪哉然則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有不戰戰必勝矣而復以爲受克予者此有以見聖人有不敢必之心此章當與今朕必往一句對觀之今朕必往者義所當爲可必者在己也此章乃不敢以勝自必蓋其不可必者在彼故也學者知聖人之能必又知聖人之有所不可必可與論聖經矣

尙書詳解卷二十二

周書

牧誓

此篇至牧而誓故謂之牧誓泰誓三篇未已也又有牧誓之篇聖人之重于用兵也如此誠以冒白刃涉鋒鏑驅民于萬死一生之地其器則凶其事則危聖人豈敢輕乎牧誓乃臨敵之時也讀典謨之書如鼓春風雍容于揖遜之中而有不自知者讀湯誓泰誓牧誓之篇如覩秋風之肅殺使人有戰慄而不已者春與秋氣象雖不作刑賞雖不均而天之所以生物則一聖人之心亦豈有二致時焉而已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戎車兵車也百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虎賁卽百夫長也故車有三百兩虎賁亦三百人虎賁言其猛如虎然一車謂之一輛車有兩輪故也古者井田之賦六十四井爲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其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三萬一千六百人一車旣有七十二人而此云一車百夫長所載何也蓋七十二人乃計畝料兵之數至于臨敵對戰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其車雖在其人分散武王與受戰諸侯之師八百國而止云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以武王腹心之兵故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甲子昧爽時、克紂之月甲子日也。春秋主書紀事編次爲文、于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河朔、譜庚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有日無月、史意不爲編次也。昧、冥也。爽、明也。將明未明之時。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野、癸亥既陳、甲子之朝臨戰時復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鉞、斧也。飾之以金曰黃鉞。白旄者旗之名。白色、使遠處可望。右秉白旄、使以指麾。曰逖矣西土之人。西土乃武王心腹之衆、故先舉西土。逖、遠也。言西土之人來此路遠、得無跋涉之勞乎。所以勞來慰撫之言。此見聖人至誠之意浹洽于下。王曰、嗟我友邦冢君。泰誓上篇及友邦君、中下篇只及西土、至此又合友邦君而告之。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此卽諸侯治事之三卿也。亞旅者、衆大夫次于卿者也。師氏、大夫以兵守門者也。千夫之長師帥也、百夫之長卒帥也。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八國乃西南夷、與江漢之夷也。文王爲西伯、化行乎江漢、自北而南、故八國皆來助武王伐紂。舉其遠則其近之諸侯不言可知矣。夫以八國諸侯與夫蠻夷之國、不期而自至、則武王所感格亦可見矣、紂之暴虐不得人心亦可見矣。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戈卽戟也、干卽楯也、亦兵器也。戈則人執以舉之、謂之稱。干則並以捍敵、故曰比。矛長立于地、故曰立。凡此皆是軍中之器械、各以豫備、然後聽我一人之誓、使之人心齊一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此章言紂所爲皆是君臣夫婦兄弟天理倒置。所貴乎人倫者、以其男正乎外、女正乎內、親其親、長其長、君子在位、小人在野、如此則爲各正其所各當其分也。今也紂之所爲一切相反、使婦人預政事、以婦人之喜怒爲賞罰、是則牝雞而司晨者也。此豈男女夫婦之正理乎。肆、陳也。所陳之祭祀、謂宗廟之祀也。以昏亂而棄其所陳之祭祀、而不能享鬼神、是不知有親。王父者祖之昆弟也、母弟者同母之弟也。遺、棄也。迪、道也。以昏棄而遺其祖之昆弟與同母之弟、而不以道接之、是不知有長。此豈親親長長之理乎。四方之多罪而逋走逃亡者、紂之資質與此等人合、故崇之長之信之使之、又以大夫卿士之官而用之、使此等人肆暴虐于百姓、爲姦爲宄于商之都邑、是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此豈君臣之理乎。凡人理之常一切更變倒置、至此則天罰之所必加也。故予小子發得以敬恭而行上天之罰。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勗哉夫子。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此章可以見武王仁義之師、而坐作進退莫不有法度。今日戰陣之事、不過于六步七步、必止而齊整

其衆。此步伍之有法也。夫子、指將士也。勗、勉也。伐者擊刺也。少則四五伐、多至六七伐、亦必止而齊整其衆。此擊刺而有其法也。武王聞兵法于太公、凡機悉曲折處、無有不知、兵法莫難于用衆、善用衆者使三軍爲一軍、千萬人爲一人、故不見其爲多。武王以三百輛之兵車、衆八百國之諸侯、與蠻夷之衆、可謂多矣。若無法度、則多適以爲累、不見其益也。勗哉夫子、尚桓桓者、勇壯之貌也。虎貔熊羆四獸、皆勇猛也。于商郊、各致其勇力如四獸然。于之一字、如詩所謂我出我車、于彼郊矣之于同、其于字訓往也。乃若于于役亦是于也。弗迓克奔、以役西土、不殺已降也。其有能順以歸我者、不可迎擊之、當收用之以爲西土之役。勗哉夫子、爾其有不能致勉者、爾躬必有戮。觀此一句、又見聖人仁心、能變夏商之俗。啓誓于甘、則曰孥戮、湯之誓亦曰孥戮、此乃聖人立此重罰以警衆。至武王之誓、則曰爾躬有戮。是知其世變風移、與夏商又不同矣。

尚書詳解卷二十三

周書

武成

讀此篇可以見聖人安天下之規模。謂之武成者、武功既成、則無事于用武矣。武功曷爲而能成也。蓋聖人之武、不用于殘民虐衆、而用之于禁亂止暴。故凡兵之用、皆起于人、而不起于我。所以起武王之兵者紂也、非武王也。武王之兵爲紂而起、則紂既黜矣、奚以武爲。故武功于此乎成、而歸馬放牛、不復用矣。亦與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同意。此聖人之所以善用武。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秦漢以後、有天下者不識此意。漢高祖雖以五年之間成帝業、而功臣相繼叛上、高祖竟有流矢之禍。唐太宗既得天下、而末年猶造意于遼東之役。此皆是兵起于我、而不起于人。甚者爲好戰、爲窮兵、爲黷武、爲貪功、皆不識聖人之所謂武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序書者以此三句包括一篇之義。如底商之罪、卽往伐也。歸馬放牛、卽歸獸也。列爵分土、卽政事也。武王之伐商也、于其往伐之後卽歸其獸而不用、牛馬蓄之則爲畜、放之則爲獸。遂記商家之政事以反其舊焉。蓋紂之所以亡者、以其不能用先王之政事。武王既誅紂、則凡百政事施設紀綱法度、盡復先

王之舊。以爲創業垂統之規。此當甫作解之際。當天下患難未解散。則未暇及于政事。及患難既除。當思所以反前世之弊政。所謂其來復吉者此也。秦漢以來苟得天下。則遂安意肆志。殊無遠謀。所謂創業規模者。亦但隨時維持而已。安知武王所以識其政事之意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此歷序伐紂往返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周之正月。即今之十一月也。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壬辰。翼日癸巳。即正月之初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即泰誓上篇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與中篇戊午次河朔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甲子昧爽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甲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即四月初三日。其日即辛卯也。丁未祀周廟。即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即四月二十二日也。正月往伐。四月成功。史序其成功之次也。漢律歷志引武成月日與此經不同。孔穎達謂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康成云。武成逸書。建武之世亡。謂彼僞武成也。朔爲死魄。望爲生魄。魄者月之輪郭。無光之處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故一日爲始死魄。初二日爲旁死魄。旁近也。初三日爲哉生明。十六日爲始生魄。壬辰未有事。先皆旁死魄者。紀月之生死。使千載之日後世可考。曆法以月起。故書多紀生死魄。望先事而書。所以正曆堯之史官紀時以星。武王史官紀時以月。紀時以星。如日中星鳥。日永星火之類。紀時以月。如此書旁死魄。哉生明之類。所以必用星與月者。以星者天象之著明。月者亦天象之著明。人所易見。千載之後。曆法有差。無所考證。則必考證于星與月也。武王自正月初三日伐商。至四月初三日自商歸豐。其成功何如是之速也。與漢高祖五年成帝業。唐太宗亦百餘戰。而成帝業異矣。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樂記曰。武王克商。濟河而西。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即偃武修文之意也。武既偃而不用。則凡禮樂政教無非文也。華山之南與夫桃林之野。皆至險之所。歸馬放牛于此。則待其自生自死。示天下弗乘服之矣。然則武王豈盡放其牛馬乎。此所謂歸馬放牛者。當時征戰所用之牛馬也。若夫天子所有十二閑。則在官有常制。豈得而歸之放之哉。聖人于無事之時。亦未嘗不爲有事之備。昔武帝平吳之後。減去州郡武備。卒至盜賊竊發。唐穆宗聽蕭俛銷兵之議。復失兩河。此不知爲豫備之策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丁未即四月十九日也。武功既成。歸于豐邑。遂告周廟。意者歸功于祖宗而不自居其功也。周廟即后稷以下文王以上。邦國諸侯。如甸服、侯服、衛服。皆來助祭也。駿大也。大奔走以供祭祀之事。若詩云。駿奔走在廟是也。周有六服諸侯。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此止言侯甸衛三服者。以其近于王畿

之服也。四時祭祀皆在焉。夫諸侯向也與武王比肩而事紂矣。今也爲周家之臣子。儀非武王此舉有以公天下之心。其誰肯服武王哉。越三日庚戌。即四月二十二日也。柴望大告武成。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之神。大告天地以武功之成。先祖而後郊。以其自近始也。又有以見古人之祭天地。皆須先有以發其誠意。三日之前。既祀祖宗。則誠意已至矣。故柴望以祀天地。既生魄即十六日也。武王以四月初三日至豐。故十五日以後。諸侯百工皆受命。則知此受命當在丁未祀廟之前。不應諸侯未受命而先助祭祀也。史官將述武王所以告諸侯之辭。故以生魄繼大告武成之後。觀此一段。見武王伐商。初非一己之私意。即祖宗之心也。即天地之心也。即諸侯百官之心也。武王合祖宗天地諸侯百官之心以爲心。故祀周廟。柴望。告武成。諸侯百官皆受命。而無有歉然之意。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此章乃武王言其家世積累。以告諸侯。羣后者。指當時庶邦冢君之受命者。告之先王。即后稷也。蓋始封于邰。以農開國。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能厚先王之業。百姓多歸之。如周詩所言篤公劉之事可見。至于太王肇基王迹。肇始也。始遺王者之迹。孟子之言可考。去邠邑于岐山之下是也。王季其勤王家。能纘太王之業。勤于王家。如周詩所稱克長克君克類。可見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其王者之功。如當時伐崇伐密。一怒安天下。皆其勳也。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謂三分天下有二。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聖人之于天下。未嘗有威愛之殊。天下之服聖人。自有威愛之辨。蓋大邦素以力服人者也。遇文王而無所施。則是文王有不可犯。非畏其力而何。小邦素以德望人者也。遇文王而有以遂所願。則是文王有以撫綏之。非懷其德而何。文王初無心于力德也。而大邦小邦自見其力之可畏。與德之可懷也。惟九年大統未集。自武王言也。文王既沒之後。武王繼文王九年之間。未能合天下于一統。故予小子今日之事。將以繼文王之志也。文王之德所謂大統者。欲天下純被其化。脫于紂之塗炭而已。若夫必于取天下。則非武王之心也。此章必欲叙其家世積累之勞如此。所以示其今日之有天下。皆其所當得。所以陰消羣諸侯不服之心。然則羣諸侯既服武王矣。而曰陰消其不服之心者。蓋自武王勝商後。商民猶有四十餘年不服周者。安知其中無有不服者哉。然則道其先祖父之勤與其所當得天下之意。自湯之時猶未至此。武王之時。則又非湯之時矣。故曰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此章乃將伐紂之時。告于天地山川鬼神也。名山、如華嶽也。大川、河也。乃所經歷之山川。武王致商紂之罪。以告皇天后土。與所過之山川。其辭曰。惟有道者之孫。見武王不自居其功。歸功于

祖宗也。將有大正于商。以兵正商之罪。今商王受無道。則所當奮不順理故也。武王以有道正商之無道。謂其暴殄天物。害虐烝民故也。惟天地萬物之父母人又爲萬物之靈。紂不能承天之畀付以養萬物愛斯民。方以暴虐而殄絕其天所生之物。爲害以虐斯民。人主乃天地萬物之主。人主道亂于上。則禽獸草木皆不得其生。即暴殄也。人亦物也。以其爲物之靈。故又言烝民。爲天下逋逃亡有罪者之主。如淵之聚魚藪之聚鳥獸然。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故也。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上帝高遠。不可得而見。仁人即上帝也。蓋賢者之心與天同。大誥以十夫迪知上帝。立政以顯俊尊上帝。則仁人既獲。豈非祗承上帝在此而不在彼乎。仁人謂當時閎散太公之徒也。以遏亂略者。正奸人之邪謀也。華夏中國也。蠻貊戎狄也。罔不相率爲我之使。如八百諸侯與庸蜀羌髳是也。恭天成命。即人心之皆歸。以敬奉上天之成命。成命者一定而不可易。決于伐紂也。武王于此二處卜天理。其一即獲仁人。其一即得民心。使仁人不來歸。民心離散。方且自以爲承上帝恭成命可乎。學者欲觀聖人之得天。亦于此二者觀之。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

自此以下乃作史者述武王與紂戰之事。既戊午即泰誓一月戊午之日也。師逾孟津。逾孟津之渡。次于河朔之時也。癸亥即二月初二日也。正月二十八日渡河。初二日陳于商郊。凡五日而至。俟天休命。先儒謂其夜有雨。俟天休命待有雨至也。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甲子昧爽。即次日也。于昧爽之時受率其衆如林之盛。會于牧野。以與武王戰。罔有敵于我師。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則武王父母也。彼之民猶子弟也。率其子弟以攻父母。安有此理哉。彼之民方徯迎武王之來。安敢與我爲敵。既不敢與武王爲敵。則武王之兵皆爲之不衂。所以殺人之多血流漂杵者。皆彼之前徒自倒戈。以攻其後以北。所以倒戈自攻其後者。必其中有與紂爲惡之人。民怨之入于骨髓。故因此反攻之。殺人之多。理所宜然。非武王殺之也。武王在西。紂在東。故曰東征。王者之師。興兵弔民而討有罪。所過秋毫無犯。凡以安彼士女而已。惟其士女筐篚。實其玄黃之幣帛。以昭明我周王能爲之除害。即簞食壺漿迎王師之意也。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命。何自而見。蓋其震動民心。使士女來迎以歸附我者。即天休也。惟爾山川之神。庶幾助我以康兆民。勿爲神之羞而已。言此舉苟不能成功。豈特爲我之羞。亦爲神之羞。神人本一理也。觀此章武王所以告神之言。初非矯舉以祭。媚神以邀福。即其實事而言之。謂既獲仁人如此。既得華夏蠻貊與夫士女之心如此。人不能違。則天不能違。天不能違。鬼神其能違乎。鬼神即理也。武王有此理。天有此理。仁人有此理。民心亦有此理。初無二理故也。

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孔子定書而取之。孟子取二三策何哉。聖賢之意各有在也。夫子取之也。記其實也。孟子不取者。所以救戰國用兵之禍也。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戎衣一著而天下遂大定。不勞再舉。蓋人心和同。成功之易

如此。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武王創業垂統之規模。盡見于此章。反商之政。而復還先王之舊政。蓋紂之政即虐政。非先王之舊也。武王于此。豈容以私智創爲新法。以發天下哉。亦由舊而已。秦人破壞三代之政。而別立秦人之政。漢承秦後。亦當復三代之政可也。又更立漢家之政。此不知由舊之意也。箕子爲紂所囚。至此則釋之。比干爲紂所殺。至此則封其墓。商容爲紂所貶。至此則式其閭。式、敬也。紂聚財于鹿臺。藏粟于鉅橋。且天下貢賦。自有常制。安得有餘。苟有餘于上。必有所不足于下。鹿臺鉅橋。乃紂于常賦外掊取以縱欲者也。至此則散之發之于民。萬姓悅服。豈不宜然。所謂爵賞不必遍加乎天下。而天下自服者也。以賢者民之望也。財與粟者民之所以爲生者也。紂棄絕乎民之望。奪其民之所以爲生。民安得而服。武王因民之望而釋之封之式之。即其民之所以爲生者散之發之。民安得而不服。武王即舉直錯枉。理之所當然者也。說者謂武王以此收天下之心。武王何用收天下之心哉。理所當然。若不得不然。若有意于收天下之心。則非武王矣。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自釋箕子囚以下。乃入商紂之都所行之政也。列爵惟五以下。乃歸自商至于豐所行之政也。列爵分土。所以封建于外。建官位事。所以正百官于內。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即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爵以五而土以三者。輕與人以利。重與人以名也。王制所載與孟子所言皆與此經合。至于周禮則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先儒求其說而不得。則以爲周公斥大九州。不若以經與王制孟子之言爲正。周禮非聖人之全書故也。建官如三公三孤之任。則當取其賢而有德者。不專取其才也。位事則若百執事之列。則當取其才之所長。隨才授任。謂某人長于治兵。某人長于治財也。賢者未必無其能。蓋建官則以賢爲主。能者未必不賢。位事則以能爲主。內而正百官。外而封建。法制既備舉矣。于是有教化行焉。所重者在乎民也。五教也。食也。喪也。祭也。民者天地之心。五教者人道之常。食者民之天。喪者所以篤于孝。祭者所以報本反始。凡此皆在所重。謂之重則皆在所不敢忽也。天下之有忠信者。從而加厚之。凡天下之有義士。從而顯明之。有德者崇而尊之。有功者祿而報之。使天下之人皆知信義之可尚。德與功之可慕。則教化于是乎行矣。法度既舉。教化既行。武王創業垂統。盡在是矣。夫何爲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然則自其初而觀之。釋囚、封墓、式商容閭、散財、發粟。至于列爵分土。建官位事。與夫重民也。五教也。食也。喪也。祭也。惇信明義。崇德報功。亦多事矣。何以謂之垂拱而天下治。知聖人之所以有爲者。又當知聖人之所不爲。聖人循乎天理之當然者應之。則雖有爲也。實未嘗爲也。與舜恭己同意。

尙書詳解卷二十四

周書

洪範

此篇乃武王屈己訪道于箕子。箕子既答武王之問。于是遂錄其述成篇。其書稱十有三祀。而不稱十有三年。則知此皆述于箕子。九疇乃道之大綱。人所不能違也。洪範者、大法也。天地有大法而不言。寓于高卑散殊之間。見于酬酢事爲之際。有等有差。有秩有度。截然有準則不可踰越者。皆洪範也。特人未之察爾。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此法也。法書出而九疇彰。則大法又明以示人矣。天有是法。故九類有是事。非人爲之私也。有人焉乘常行怪。滅棄彝倫。淫荒顚僻。是出乎範圍者。皆非法也。堯舜三代非此不能以治天下。孔孟非此不能以垂教後世。秦人不知此法。爲焚書坑儒。漢人不知此法爲中興黃老。晉以清談亡。梁以佛老亡。皆不知此法。所謂三綱淪、九法斁、人紀不立、其不爲夷狄禽獸者鮮矣。聖人憂之畏之。而乘入懵然之所不恤也。紂爲不道。棄法甚矣。箕子佯狂爲奴。憂之甚之可知也。武王革商。釋囚訪道。將皆書于疇而畀于禹。厄于商紂而隱于武王。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武王既勝商殺受。商家臣子視武王爲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者也。忘君父之大仇。而爲人臣洪範。箕

子而非人則可。箕子乃商家之元老。紂其爲如此也。讀孔子序書之言。有以見箕子之深不得已也。箕子之意若曰。商家之宗廟社稷已亡。臣痛心疾首。特一時之事耳。若故不敢忘君父以非仇義不爲周王屈。以全人臣之節。如是而已。若夫洪範大法之不傳。則爲天下後世之害。吾其可以不傳乎。況是道也已淪于紂之暴虐。幸而有武王著出此而不傳。則是無時而可傳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貴乎能恢弘此道者。以有人焉。而其人又不可以常得也。吾豈可以一時之傷痛。而遂廢天下之大法乎。此箕子不得已之意。欲切于傳道。而發乎天下後世爲甚深也。夫子序書于數辭之間。寫出箕子之胸臆。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甚矣。箕子有不敢忘商不敢臣周之節也。微子之篇。箕子有言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武王既勝商亡商之後。意其必立箕子。箕子不肯。必立微子。微子又不肯。乃立武庚。及武王殺武庚。乃立微子。而箕子終不可得而立。武王于是封之朝鮮之地。在蕃服之外。所以遂其不肯臣周之心也。其爲武王陳洪範。于一篇之首云。十有三祀。不肯用周之正朔。嗚呼。此乎萬世臣子法也。學者觀王訪箕子一句。又有以見非箕子不能全人臣之大節。非武王不能成箕子之志。訪者就而見。不敢屈而至。其好德樂道之心如此。蓋亦不敢臣箕子故爾。觀此兩言之間。九疇大法深未陳。而九疇大法已見于此矣。箕子蓋深知道。而武王亦深知道者也。自箕子言之義。皆不屈。自武王言之義。當有所屈。箕子之不屈者其守正不撓。蓋如此也。武王之有所屈者。其好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使箕子于商亡之後。爲臣子之節。而臣武王。武王于此以箕子既爲臣。而遂君見之。則是與九疇大法已不相似。何以陳洪範。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敍。

王乃言曰。嗚呼。先啖而後問。不敢輕于發問也。騭、升也。相、助也。協者、和合也。居者、其所安也。彝、常也。倫、理也。天之與人。以是理也。蓋陰有以升之。而日用之間。冬裘夏葛。飢食渴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良知良能。居之而各得其安者。無非天有以相助而使之和合。此即常理也。人相與處于覆載之間者。若無常然之理。則何以能協厥居。必至君臣如仇敵。父子如豺狼。長幼無倫。夫婦無別。反天之經。賊民之行。豈有攸箴哉。惟其有是理。自然有是敍。以其非人之所能爲也。故歸之天。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物則即大法也。彝即彝倫也。天以是付之人。日用而不能知。武王亦以謂我不知。蓋人主者敍此彝倫。爲人立極者也。苟不知此理之所自來。則何以理民物。所以必問。雖然。道之正統。自堯舜傳之禹湯文武。則武王傳之久矣。豈爲而不知也。曰。此武王之所以聖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昔武王自以爲知。則非武王矣。吾于是知堯之兢兢業業者。此心也。大舜之克艱者。此心也。禹之孜孜。文王之純亦不已。孔子之我無能焉者。亦此心也。不如是。何以能傳道哉。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敍。

王乃言。箕子乃言。言者遲緩而不輕發之辭。武王不敢輕問。箕子不敢輕對。與孟子難言之意同也。天下之事。惟順其常理則治。不順其常理則亂。順則敍。不順則斁。上而日月星辰得其序。雨暘寒燠得其節。天之彝倫也。下而山川鬼神水其寧。飛走動植遂其生。地之彝倫也。中而三綱五常不差。禮樂刑政不悖。人之彝倫也。人能參贊天地。調燮陰陽。豈有他哉。亦順乎其常而已。反乎此者。不爲彝倫。水萬折必歸東。此水之常理也。鯀不順以導之。反有以陻塞之。故水失其性。而金木火土。皆爲之汨亂。其陳列。帝乃震怒。帝即理也。理之所不順。即帝之怒也。故洪範九疇不與鯀。而彝倫逆斁。當堯舜之時。彝倫未嘗斁。就鯀之汨陳言之。彝倫斁于鯀者也。以其不順常理則斁也。鯀亦殛死。禹能順其常理者也。其行水也。行其所無事。水土旣平。而六府三事皆爲允治。天于是錫禹以洪範九疇。其錫之也。非有物以與之。理之所順者。即天之錫也。如天錫勇智同。故彝倫攸敍。以其順常理故敍也。然洪範有九疇。而鯀之所汨者五行。五行有五。而鯀之所陻者特一水而已。何以彝倫九疇。遂至于斁哉。蓋九疇本于五行。五行實一本也。水苟不得其性。則火不得以炎上。木不得以曲直。金不得以從革。土不得以稼穡。而五行皆廢。五行旣廢。則九疇皆亂。禹之所導者一水而已。然而六府三事無不治者。亦此理也。夫殛鯀者舜也。而此書言帝乃震怒。鯀則殛死。禹乃嗣興。不言舜者。可見舜之賞罰。即天理而非舜也。說者以謂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從一至于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九類。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經無載圖書之事。惟孔子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知圖書出于伏羲之世明矣。古者結繩而治。文字未作。羲皇始畫八卦以辨奇偶。黃帝始作文字正名百物。以此觀之。則洛書之出。非在大禹之時。天乃錫禹者。如言天生聖德于禹。能明洛書之旨。因第而次之云爾。天豈諄諄然命之乎。其說未可信也。

初一曰五行。

自此以下。即九疇之類也。亦曰九章。天下有無窮之事。必曰九類。蓋九爲陽數之極。天有九宮。地有九野。人有九疇。理之自然。自九疇而推之。事出千萬。而其歸不出九類。猶易之八卦。而能事于是畢矣。太極動而爲陰陽。布而爲五行。五行者行于天地之間。故曰五行。即易之四象也。初一者。以五者在天地之間。實爲初始。九疇皆自是而出焉。不言用者。言五行散在九者之間。所謂敬用、農用、以至念用、威用、嚮用。無非五行之用也。九疇之數。乃神龜負文而出。有此五十五數。聖人探賾索隱。于是因而次第之。所以有次序者。亦是自然有此理。先儒或言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或以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或以爲龜文惟二十七字。皆未可信。洛書之數。即天地之數。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其爲五十五數。乃五行生成之數也。損其五。又虛其一。則爲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損其十。則爲河圖之數四十有五。河圖之所以損其十者。蓋天五生土。以地十成之。河圖則存其生數。而爲四象八方之位。地十未出。有其象而已。而未成形也。至洛書以地出而與五爲奇偶。然後金木水火土。各有配合而成形。故河圖合四象之數。可以定八方之位。洛書有五行

之數。可以備八卦之象。是以象生其卦。必俟洛書地十之成數而後成八卦。洛書爲五行。而河圖特言四象者。蓋四象皆以土爲主。太極生兩儀。五天五地。兩儀生四象。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五行生數。天之四象也。六水、七火、八木、九金、十土。五行成數。地之四象也。合天地之四象。而布之爲八卦。坎一、離九、震三、兌七、坤二、巽四、乾六、艮八是也。蓋自天一至天五。總十五數。三其五者天之數圓。而歸于天之土也。自地六至地十。總四十數。四其十者地之數方。而歸于地之土也。圓數必三。方數必四。天土則五。地土則十。不可易也。五行去土而言。謂之四象。土氣沖也。非去土也。四象以土爲命。是故土居中央而貫四象。五行有十位。布乎天地之間。則有九宮。土宗四象。故五與十各居中位。而主宰八維。四象布于八維。有四十數。以河圖言之。則五居其中。故其數四十五。以洛書言之。則五與十居其中。故其數五十五。陽數極于九而中于五。五者造化之主也。天地之中數。三天兩地而倚數者此也。以五乘五爲天數。以五乘六爲地數。以五乘九爲河圖。以五乘十爲洛書。皆以五爲君。自五行至六極。計有五十。蓋五行共有十數。五藏其一有生數則去成數。有成數則去生數。天五居中而十藏。地十居中而五藏。又況自一至五。其數已定。自五以往則并之。一并五而爲六。二并五而爲七。三并五而爲八。四并五而爲九。五并五而爲十。五者小衍。五十者大衍。故大衍之數五十。減于洛書之五數者。以見五乃造化之主。居中而不用者也。存五則爲洛書以顯其體。虛五則爲河圖以神其用。有五則十其五而五偶。虛五則九其五而五奇。自初一至次九。河圖數也。而五居中以總之。自五行至六極。洛書數也。而皇極居中以君之。河圖洛書相經緯是也。乾坤者三兩之純。故其數九六。六子者乾坤之交。三兩之雜。故其數七八九六十五也。七八亦十五也。天之土五。地之土十。是故十與五爲兩儀之根。而兩儀爲八卦之祖。八卦變六十四。皆以二五爲中。九疇通五十五數。而皆以皇極爲中。五行布九宮。虛中宮則爲八卦。合中宮則爲九宮。去中以見體。存中以見用。體用相須。八卦九章所以相表裏也。八卦觸類而天下之能事畢。九疇觸類而天下之大法備。五行其十數而變化鬼神不能逃。則五行豈非洪範之本。而彝倫之原乎。故初一曰五行。

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自五事以往。皆五行之布散乎八者之間。曰敬、曰農、曰協、曰建、曰乂、曰明、曰念、曰嚮、曰威者。皆人君之用。所以盡其成輔相之理也。故五行爲萬物之本。次以五事。蓋以人治物者也。故五事則在乎敬。敬則視、聽、言、貌、思。皆得其正。正己者所以正人也。故次以八政。則在乎農。農者厚也。政施于民不厭其深厚。治人者不可以不知天。故次以五紀。其用則在乎協。五紀者爲天之綱紀也。以人合天。故謂之協。協即和也。人事乖乎下。則天紀亂于上。必以人而和合之。欲順乎天者。必本于大中之道。故次以皇極。皇極居中。所以敍九疇者也。其用則在乎建。建者人主執此中以應萬事。則事得其理。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人主建皇極。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皆得其中。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亦得其中矣。然皇極

者常也。能體常必能盡疑。故次之以三德。剛柔正直。隨時制宜。其用則在乎乂。乂者。隨其時而出治也。以三德而出治天下之事。若無可疑矣。聖人至公之體不自以爲無可疑。必參之以人謀鬼謀。以合幽明之理。故次之以稽疑。其用則在乎明。明者。明乎鬼神之理與人之理。則吉凶可以無差。而疑者可決矣。疑既決而又取證于天之休咎。九疇皆得。則天應以休。皆失則天應以咎。其用則在乎念。凡五者之休。根于一念之善。五者之咎根于一念之惡。休咎之在天者可見矣。而又致之在人。天與人一理也。九疇皆得則爲五福。皆失則爲六極。其用則在乎嚮與威。嚮者。使人知可嚮。凡此九疇雖有九類。其實貫通爲一。會于皇極。皇極得則九者皆得。皇極失則九者皆失。其曰次者。聖人因洛書之數演之而爲次第之序也。先儒謂皇極不言數者。理衆萬物非數所能盡。稽疑之數七而不言數者。以有卜有筮不得兼言之也。庶徵之數五而不言數者。以有咎有休不得兼言之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則五者行于天地之間。人之所資以爲用也。數之所起。起于陰陽往來。在于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爲水數。故曰天一生水。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以一陰生爲火數。陰次于陽。故曰地二生火。自冬至以及夏至皆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陽進而中三陽以生。三爲木數。故曰天三生木。自夏至以及冬至皆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陰進而中四陰以生。四爲金數。故曰地四生金。三月春之委。四委皆土位也。五陽以生

五爲土數。故曰天五生土。此洪範所言卽五行生數。必得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成之。然後陰陽各有四耦。然五行之生一二三四五。亦未始無其數。蓋有生于無。著生于微。自無而至有。由微而至著。五行之體。水爲至微。自無而始入有者也。火則漸著。故以火次水。木則形質。故次于火。金則體固。故次于木。土則質已大矣。故次于金。此言五行有自然之質也。有自然之質。則必有自然之性。則必有自然之用。自潤下作鹹至稼穡作甘。卽五行之用也。水于卦爲坎。以一陽居二陰之中。陰趨于陽。陽方在下而陰趨之。故水性潤下。鹹者水積而不已。久浸其地。故鹺而爲鹵。而其味鹹。火于卦爲離。以一陰居二陽之中。陽悅于陰。陰在下而陽悅之。故火性炎上。苦者積火所致。火積不已。其臭焦而其味苦。木于卦爲震。震。動也。陽動而進。以散羣陰。故或升或蟠而成曲直。可以矯揉。故木之性曲直。酸者陰收于陽也。陽進而陰散。以成曲直之性。及其極也。則陰復收陽。故曲直之結而爲實。其味則酸。金于卦爲兌。兌。悅也。陰悅而凝諸陽。故可柔可剛而成從革。順其陶鎔。故金之性從革。辛者陽散于陰也。陰進而凝陽以成從革之性。及其極也。則陽復散陰。故從革之性範而爲器。其味則辛。陰陽凝而交會。沖和之氣以生土。土無正性。無定形。無定位。故不謂之曰而謂之爰。爰。于也。以言其不可定名也。取其在人者言之。故以稼穡爲土之性。而稼穡不可以言土也。甘者味之和也。陰陽和而稼穡生。故稼穡之實則甘。自五行之性而言之。則謂之曰。自五行之用而言之。則謂之作。然不獨五性五味也。五聲五色五方五臨五常十

日十二辰。皆五行之所化。洪範舉其性與味。其他可以類推。故不盡言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五事者。卽五行之在人者也。人爲萬物之靈。五行之秀氣備焉。貌卽木也。言卽金也。視卽火也。聽卽水也。思卽土也。木有華葉之榮。故貌屬木。言之決斷。如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虛而萬事成。故思屬土。五事者常從事于此也。五者主人君而言。人主以身爲天下之表儀。故一曰貌。言所以接物發號施令。皆言也。故次以言。目以視遠。耳以聽德。又次之。思者又所以主乎視聽言貌者也。故以思終焉。五事以思爲主。猶五行以土爲主。土居中央。心亦處中者也。思以主乎五事。然後不逐乎口體耳目之欲。而皆適乎中矣。孟子曰。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自一曰貌而下。言五事之體。自貌曰恭而下。言五事之德。自恭作肅而下。言五事之用。亦猶五行之水曰潤下。潤下作鹹同也。貌之德本恭。恭者不侮人。以其有容儀之可觀也。言之德本從。以其順于理而不乖也。視之德本明。以其邪正不惑也。聽之德本聰。以其受人之言而知其是非也。思之德本睿。以其心通萬事也。孟子所謂形色天性。所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聲。惟人有貌言視聽思。則自然有恭從明聰睿。惟聖人爲能踐形。惟率性。故恭可以作肅。肅。敬也。恭在貌而敬在心。由恭以作肅。則動容貌而遠暴慢矣。從可以作乂。乂。治也。言當則乂無不順。治出辭氣而遠鄙倍矣。明可以作哲。哲。智也。由明而極于大智。則可以與日月合其明。聰可以作謀。謀者善謀也。由聰而至

于善謀。則與鬼神合其吉凶。而天下之事。隨感而當矣。睿可以作聖。聖者事無不通也。由睿而至于聖。大而能化矣。人之行莫大乎五事。不敬則貌言視聽思失其主宰。而淫僻邪詐。無所不至。天下之事亂矣。夫子答顏淵之問。亦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與敬用五事同意。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政者正也。知五行之情。則知所以正人矣。八者之政。先後亦莫不各有自然之序。人以食爲天。稼穡乃土之所生。天地中和之氣。可以養人者也。故一曰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五行氣化而百物生。百物生而百貨聚。貨者民之所用不可缺也。故二曰貨。五行之氣。互有消息。一往一來。則爲四時。一闢一闔。則爲鬼神。明有禮樂。所以行人事。幽有鬼神。所以行變化。民之生既有以食貨爲養。則知報本反始。而祭乎鬼神矣。故三曰祀。風雨寒暑燥濕。五行之氣也。人不安其居。則氣感于外而疾作于身。司空度地以居民。繼于祀之後。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祭。而人始得安其居矣。故四曰司空。有食貨而又安其居矣。無以教之。則五氣之偏。七情之蕩。近于禽獸。孰得而制之。設爲司徒以掌邦教。教立則民知五典而人道正矣。故五曰司徒。人稟五行乃生七情。情有中偏。中者可教。而偏者不可教。七情難制。則乖而爲惡。逆而爲賊。盜之不可以無威刑。故六曰司寇。歸順嚮義者。禮之所當綏也。往來交通者。禮之所當接也。賓客者。七情之順也。交接之美也。故七曰賓。有順必有逆。元惡大憝。七情之逆。刑不足制。則兵矣。故八

釋[illegible]自食貨至司寇聖人治內之政自七曰賓八曰師乃聖人治外之政八政行而內外之治舉此其所以貴于農也庶艱之粒烝民遷有無則稷官掌之三禮治神人則秩宗掌之平水土則司空掌邦教則司徒象兵刑則士賓四門雖不言官而內之四岳必掌之矣在周禮則食貨掌于天官祀與賓掌于春官師則夏官刑則秋官教則地官司空則冬官莫不分治八政之事然或言其事而不言其官或言其官而不言其事者所以互見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五行運用融結于天地之間其見于歲月日星辰曆數者皆有程度時刻不差寒暑不忒如國有紀綱如軍有紀律故謂之五紀羲和廢時亂日故假援天紀而仲康得以征之歲有春夏秋冬月有弦望晦朔百刻之晷分于晝夜而為日自角亢之二十八至于翼軫自營室之十二至于玄枵而為星辰莫不有數而作曆所以步其數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一日行一度月行速一日行十三度有奇二十九日強半而月一周積其餘以成閏此曆之所由起也既以歲月日星辰而作曆曆者所以步歲月日星辰之數也豈得與四者並而為五蓋五行之在天有人事存焉歲者所以總日月星辰而為之始曆數所以步歲日月星辰而為之終不可闕一也此天人之所以相因而五紀貴乎協用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五中數皇極中道也大法之中無非常倫常倫之中必有總要皇極乃三才之矩而彝倫之總要也五行以土為綱五事以思為主五聲以宮為綱五味以甘為和五色以黃為正五臟以胃為主知此則知皇極之道矣四海一君天下一統九疇一于皇極知中知一天下之理盡矣堯之允執執此者也湯之建中建此者也夫子之一貫貫此者也皇言其大大則無外無外則公也極言其中中則無偏無偏則正也公正者皇極之所貴萬事之準則也天地非此不位萬物非此不育人主體此是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建大中以承天心歸至公之途而偏頗反側不得以容私立一王之制而淫朋頗僻不敢以亂俗協中有賞所以福之也而我無好違中有罰所以懲之也而我無惡用心如此天之道也故曰皇建其有極大公至正之理散在天下而聚于人心能者養之以取福是中即福也非中之外別有所謂福也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是不中即禍也非不中之外別有所謂禍也五福富壽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也曰建曰斂曰敷中之道也本無形體如之何而建如之何而斂又如之何而敷也大中之道聖人有此庶人亦有此聖人以先覺覺後覺故建之于上躬行以表儀于四海即建而敷之也民心同中惟爾之中天下咸會于準繩法則之中人紀立而天理順禮樂行而王道興君臣父子夫婦皆得以相安相養人禍不作而五福已敷錫于不言之中矣當天下未趨乎中也橫政起而橫民作人君雖欲保極不可得也今也庶民于君而取中則斯民之安即君之安也斯民之福即君之福也豈非錫人君而保極者乎敷錫者上錫下錫汝者下錫上言君民共守此道以相與者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

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自凡厥庶民無有淫朋至于惟皇作極此總言天下皆歸中道也民指賤者言人指貴者言詩曰宜民宜人是也淫邪朋黨與比私之德皆非中也庶民而無有淫朋人而無有比德則是以公正之道相與不肯爽非其類苟至于此則是大為中道矣故曰惟皇作極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是也自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而下至于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言人君以皇極之道養成人才所謂中養不中者也庶民之中智足以有謀者才足以有為者正足以有守者如此等人在人君則當念而錄用之不念之則是棄才者也繩之以中道則不合于中責之以惡則又未罹于罪如此等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在人君則當大而受之兼收合容而汝也當康安其顏色以教之當接以和氣涵養之使成其才苟不受之是求備于人者也曰者發言也有能自言曰我之所好者在德則是有志乎為善矣如此等人在人君則當錫之福福即中也誘而教之以中苟不錫之福則是絕人向善之路也觀皇極之道所以養人才者非一端而足或念之或受之或錫之如此其委曲天下安有不趨于中者哉時是也是人因此之故皆惟皇極之歸矣舜之待庶頑成王之待商民皆以此道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自此以下言人君以皇極之道見于用人也煢獨者孤寡無援之人也高明者勢位之貴顯者苟于孤寡無援之人而庶之勢位貴顯而畏忌之如晉武帝四臣同罪劉友伏誅而山濤等不問避貴施賤則人主之心自失其中矣人之有才能敢于有為者何自而進其行乎惟人主之心得其中無有貴賤無有上下一以公正之道處之則有能者有為者自然得進其行賢人在朝則邦國日盛矣凡有正直之人內既充足方且進以為善則人君當有以優待之接之以禮富之以祿使其心有好于汝之國家則其心始安而天下亦莫不皆化而為正人矣汝苟不能使正人之心有樂于汝之國家則彼將逃遁遠去時人無所激勸則皆陷于罪矣雖然有能者有為者進之可也正人既富方穀者使有好于而家可也若夫無好德之人則是淫朋比德自棄于為善甘心于為不善者也汝若錫之福以中道而進用之則其過豈不在汝君乎由此觀之人君之用人用其所當用則為中道用其所不可用則非中道矣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自此以下言大中之道在乎去私情而復天理也偏不平也陂不正也作好者好之以己而不以公也作惡者惡之以己而不以公也黨者徇惡也反者背理也側者傾邪也凡此皆人欲之私為中之害也遵王義而合其宜遵王道遵王路而適其正蕩蕩而廣大平平而辨治正直而公平凡此皆天理之公皇極之至也苟私情未去則中道晦而不彰窒而不通既去其私情之害則晦斯彰窒斯通矣箕子于此章反覆吟詠大中之道初無異義懸其說則過矣苟至于此則出而與物會者此中也出而會物則

頹酢應變，所過者化，歸而處已，則寂然不動，所存者神，無適而非皇極矣。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自此以下，言皇極之道，布而爲言者也。曰字端而言皇極之敷言，凡人君發之爲號，布之爲令，出而爲言，爲誥爲命，皆敷言也。所以敷言者，豈有異說高論，以聳人之觀聽者哉，即是常行之理以爲訓，彝言則人也，理則天也，常理之外，豈有天哉。天下庶民因人君皇極敷言之訓，見乎有行，則凡君臣父子，多衆寡焉，無非行皇極之道，是雖貴賤異位，尊卑殊勢，而天子之光明，未嘗不與之接，蓋同乎此性，亦同乎此理也。君之爲教也，不能外乎天之理，故民之從教，亦不能外乎天之理，此天人君民之所以相同而無間者，皆此皇極也。斯民之性，皆與君同，則自仰戴人君，從而稱頌之曰，天子作民父母，所以爲我者也，以爲天下王，天下之所歸往者也。民有至理，則有公言，此豈人君違道以干譽所能致哉。嗚呼，皇極之道大矣，無所不統，亦無所不寓。五行非此則無以運行乎天地之間，五事非此不爲敬，八政非此不爲農，五紀非此不爲協，三德非此不爲乂，稽疑非此不爲明，五福六極非此則失其所以嚮與威矣。故皇極居中，所以敘此九疇也。其用非一，姑于時衆其一二言之，見于簽人材，見于用人，見于敷言，其餘可以類推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德本一也，何從而有三，記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時中之義也。皇極以體常，三德以盡變，正直剛柔之用，皆有中焉。五行之氣，春木夏火，故春夏爲溫厚，東南氣也，秋金冬水，故秋冬爲嚴凝，西北氣也。土實四象，居中央，有四時之氣，不偏于剛，不偏于柔，此天地中正平直之氣。人稟五行之氣，其發爲柔也，則與物爲春，其發爲剛也，則與物供秋，惟得二者之中，則正直矣。人之德當以正直爲本，至于一剛一柔，則隨時而施焉，剛得其宜，則爲剛中，柔得其宜，則爲柔中，猶春夏而陽也，則爲陽之中，秋冬而陰也，則爲陰之中，所謂執兩端而用其中者此也。克者勝也，治之之義，正直則不剛不柔，而無事于勝之也。故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不無先後之次。人君具此三德，必因時而用焉，時乎平康治安之世，既不可以剛勝，又不可以柔勝，則以正直待之，言不剛不柔，行其所無事而已。世不能平康，而人主之德不必苟乎正直也，時乎彊梗不順者治者，則必以剛克制之，詰奸慝則有刑，治寇亂則有兵，此剛克也。時乎燮和而順者治者，則必以柔克制之，感之以溫言，循之以賜予，此柔克也。若平康之世，既無彊弗友，亦無燮友者，世降俗變，有逆必有順，自然之理也。聖人之德隨時而用者如此。然正直則自然無偏，既曰剛曰柔，則必有偏矣，聖人之用剛柔，當使之不偏，蓋剛之偏必至于暴厲，必當沈潛之，則剛得中而不失之暴厲矣，柔之偏必至于怯懦，必當高明之，則柔得中而不失之怯懦矣。然就三德而論之，莫

易于正直，莫難于剛柔，故剛柔必曰沈潛高明，就剛柔而論之，剛之失也其過爲小，柔之失也其過爲大，故又言威福玉食之柄，必歸之君，惟恐失之過柔，而權柄至于下移，如漢之元成也。箕子之論至此，以見用剛柔之難也。大抵皆欲適中，有善而賞之出于君，此惟辟之作福也，有惡而罰之出于君，此惟辟之作威也，備四海九州之奉，此惟辟之玉食也。此豈非中乎，威福之權與夫玉食之奉，至使臣下而得以竊之僭之，則是失其中，而非三德所以用乂者矣。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臣既僭竊，豈有國家得其寧者，召天下之亂無疑矣。在位之人因其臣下之僭竊也，遂附下罔上，用側頗僻而失其正，天下之人因在位之側頗僻也，遂皆僭差不信，側僻而不信，其過皆由人主之德失其中，故爲害必至于此。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何疑之有，然聖人不自以爲無可疑，必參之人謀鬼謀，以合幽明之見，此以公天下爲心也。卜筮之中，皆五行之所寓，卜之法以兆之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曲向經者爲金，背經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灼龜以五行爲先，揲蓍亦五行也。然卜筮所以決疑，苟不擇其人而建立之，則其信之也必不專矣。所謂擇人者，必是人能明于天地之道，與鬼神之情狀，而後疑可決，不可輕也。既擇其人，然後命之以卜筮之事。凡卜龜灼而纖之，觀其兆之色與其氣，曰雨者，如雨之下也，曰霽者，如雨止，曰蒙者，氣之蒙暗也，曰驛者，言氣之絡驛不連屬也，曰克者，氣之相交錯也，此五者卜之法也。曰貞者，內卦曰貞，曰悔者，外卦曰悔，此二者筮之法也。不言一二三四者，卜筮者，隨所寓而見兼有次第也。凡此七者，卜則用五，占則用二，此其不變者，以其有定體也，忒者變也，無定體，必在卜筮之官推

衍其差忒者而觀之，如卜則有五行之相勝，如筮則有六爻之變動。立時人作卜筮，上文既言卜筮有此七者，必立其知此卜筮之人而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古者卜筮必有三人，周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法各不同，經曰乃卜三龜是也。三人之吉與凶其說皆同，故決然無疑矣，苟不能皆同，則以多者爲所從，二人之言，卜所以決疑也，若從違不定，則反以生疑，然至于所同者衆，則吉凶之大概亦可見矣。推此以觀，則下文三從而二逆者，與乎三逆而二從者，亦可以從多爲主。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事之常者必無可疑，無疑則不卜，事之大者則有疑，如遷國出師之類，事之有疑，必先謀之乃心，吾心以爲可以爲否，而可否之未決，則必謀之在朝之卿士，言卿士則自大夫而下亦預焉，又謀之庶人，古者國有利害，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焉，謀至于庶人則人謀盡矣，猶以爲未決也，必謀之鬼

神卜筮者所以致鬼神之吉凶也此四句亦有次第若吾心未有所主而先謀之卿士庶人可乎卿士庶人人謀未遠而先謀之鬼神可乎此與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同意幽明本一理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豈有聖人所見一定而人鬼之謀尚有違之者乎但聖人以公天下爲心不欲專任一己之見故如此爾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順也五者皆順則神人上下彼此無一而不合是之謂大同也不惟獲吉于一時又且獲吉于後世不惟獲吉于吾身又且獲吉于子孫身享其安子孫得其吉以見福之無窮如此若舜傳位于禹神人皆協也然其謀之也則先卿士庶人而後卜筮及其從之也則先龜筮而後卿士庶人何也孔穎達曰皆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從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汝則從爲先箕子又言吾等從逆大同之吉不可常得也或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庶民二者逆則吉或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亦吉上之所謂吉者如盤庚遷都盤庚心以爲可卜稽曰其如台則卜筮又以爲可惟是卿士與庶民懷土不遷下之所謂吉如成王伐武庚周公心以爲可予得吉卜則卜筮又以爲可惟成王心有疑及御事皆以爲艱大或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亦吉大抵人謀互有不同而鬼神無心故必以龜筮爲主吾心與卿士庶民所見或有偏不可以爲決所可以決其吉凶者在于鬼神故此三者皆欲龜筮之從也若夫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是從者少而逆者多又況龜筮二者一從一逆則鬼神之意未定而吉凶亦未可知也故作內而冠昏喪祭之事則吉作外而用征伐遷國則凶龜筮共違于人謂人謀雖從而鬼神皆不從則其所爲必有未當故靜而止其謀則吉作而遂其謀則凶蓋人之見或有私而鬼神絕無私者也然則聖人之謀何必惟枯莖朽骨之是徇哉古人之卜筮與後人卜筮異矣聖人之心至誠無我故以交鬼神者與之相接然苟在己者既不誠則雖卜筮亦不能信矣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者以見鬼神之不以實告也此則當以誠爲主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善言人者必有驗于天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庶徵者五事之驗也在人有肅乂哲謀聖則在天必應之以雨暘燠寒風蓋天人本無二理人主所以裁成輔相天地之道者亦在于敬用五事而已人備四時之氣則謂之全人以全人而治天下則陰陽無不調以天下之心理天地則天地無不順夫四時之氣與天地之心何如也亦曰中而已中則和不中則乖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心之所通政之所感達于上下人主喜不敢過賞怒不敢過罰視聽言動有常飲食起居有度禮樂文章有數如此則五事中正而順氣應之故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無不順其時是謂來備來備者欲雨則雨應欲暘則暘應以至燠也寒也風也欲則應之各有次序五氣有敘則物不傷生庶草尚且不傷生而蕃廡豐盛則五穀熟而萬物豐多可知矣舉其細微者以見物之大者若乃心無主宰

發而不中節事失其理物逆其分乖氣所感民怨神怒則五氣之應或有餘而極備或不足而極無有一者極備則必有一者極無如雨多則無暘暘多則無雨極備極無則常雨常暘常燠常寒常風而陰陽失其序矣寧無凶乎曰休徵而下又分別休咎之徵休美也謂五者以其時也鄭康成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成物而堅固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爲風人之容色威儀若春木之發生故貌爲木而可以治雨貌恭而作肅則雨以時而順之人之有言如金之有聲故言爲金而可以治暘言從而作乂則暘以時而順之目之視如火之外景故視爲火而可以治燠視明而作哲則燠以時而順之耳之聽如水之內景故聽爲水而可以治寒聽聰而作謀則寒以時而順之人心之無所不在如土行于四時金木水火得之而後成故思爲土而思可以治風思容而作聖則風以時而順之聖人以此五者之事交天人之際治陰陽之變孰謂天人之果有二理哉曰咎徵咎者惡也五者失其敘極備極無也狂妄也肅之反也人君之貌不恭而至于妄心生故恒雨應之雨不潤物而反以害物也僭差也乂之反也人君之言不順理而至于政事差而不治則恒暘應之暘不以乾物而反以亢旱也豫逸也哲之反也人君之視不能及遠而徒貪目前之逸遊則恒燠應之燠不以長物而反以燥物也急躁也謀之反也人主之聽不能詳察其理之久近而徒欲急追于近效則恒寒應之而寒不足以成物蒙闇也聖之反也人主之思不能通乎萬事而至于闇而昧則恒風應之而風不足以動物此五者皆五事之反而乖戾之應也五事得其中是五行得其性故五氣應之以時五事失其中是五行失其性而五氣應之以乖然則人主欲求之天者不必求之天求之己而已矣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說者以此爲五紀之文非也若以爲有歲月日是五紀之文則謂之五紀庶徵何以有五事皇極何以有五福此亦人事之可驗者也不惟五事可以感雨暘燠寒風至于上下定位易與不易而感亦如之四時二十四氣三百六旬皆歲之所統也王者無爲居尊總萬事而加省察焉亦如歲然若周官太宰歲終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在乎王則王省惟歲也月一月一周天故一月三十日而月則治一月之事也卿士分居列位以治其詳亦如月然周官小宰贊冢宰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群吏之要此卿士惟月也日一歲一周天故一日百刻十二辰而日則治乎一日之事也師尹衆正官之吏各治其職亦如日然若周官宰夫旬終則令正日成此師尹惟日也上下相維大小相屬爲王者不叢脞以失體爲卿士師尹者不侵官以失職此歲月日時之無易也順其常則治故年豐而穀得其成事治而乂得其明天下有道賢者出而用章賢者既用則國家無有不寧天下之治無不舉矣若君失其所以爲君臣失其所以爲臣上下易位而反天之經而日月歲時爲之疑易則乖氣而

天下亂。故歲饑而穀不成。政昏而乂不明。天地閉塞。賢人隱遁。而國家不安矣。卿士則月也。師尹則日也。庶民微而在下。猶星之布在天也。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其好惡無常。亦猶星之好風好雨然。箕星好風。以箕東方木宿也。風中央土氣。木尅土。故從土之所好而好風。畢星好雨。以畢西方金宿也。雨西方木氣。金尅木。故從木之所好而好雨。星之所好雖不同。而日月之行。則有常度。民之所好雖不同。而卿士師尹之治。則有常分。日之行也。春分行赤道。夏至而北。秋分行靑道。冬至而南。月之行也。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言冬夏則春秋爲可知。此日月之常度。不徇乎星之所好也。亦猶卿士師尹之職。自有常分。不徇乎民之所好也。日月雖不徇乎星之所好。亦未始違其星之所好。月經于箕。其風揚沙。月離于畢。其雨滂沱。亦猶卿士師尹雖不徇乎民之所欲。而亦未嘗違乎民之所欲也。通天下一氣也。一理也。君臣上下理之在人者。卽其歲月日星之在天者。人主知此。則可以知天道而立極。人臣知此。則能贊萬機而調變陰陽。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庶徵者應之在天也。就人身而論之。亦有應焉。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五福者、得中之應。六極者、失中之應。皆外至也。在人當知五福之可慕而嚮之。常知六極之可畏而戚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此也。壽者年一百二十也。古者父不哭子。兄不哭弟。盡其天年也。富者財之充足。非必能鍾萬而後謂之富。古者一夫受田百畝。家給人足。無飢寒之患是也。康寧者無疾病。氣和而疾疫不作也。攸好德者、知德之可好。機巧之心不生。而不蹈小人之習也。考終命者、各成其長短之數。死于正寢。死于牖下。而不死于非命也。各以人意之重輕而爲之次第。此五福也。極者、窮也。禍不過吉爲凶。未六十爲短。未三十爲折。此則考終命與壽之反也。疾者有惡疾。憂者多憂。卽康寧之反也。貧者困于財。卽富之反也。惡者醜陋。弱者用心不剛。不能强于爲善。卽攸好德之反也。此六極也。凡福與極皆人所自取。雖然。顏之夭。跖之壽。伯牛之疾。亦其自取也哉。此又理之不可爲常者。在顏子伯牛則爲君子之不幸。在跖則爲小人之幸。幸與不幸豈常理哉。天地有大法。本乎五行。在人則爲五事。九疇皆五行五事所感化也。惟皇極則爲之主宰而裁節之。皇極建則五事自敬。五事敬則天人之理皆順。皇極之不建。則五事自不敬。五事不敬。則天人之理皆乖。漢儒五行傳。配以五福六極五事。其說非不足取也。至于弱之一極無所係。則以皇之不極係之。未免牽合附會。恐非聖經之本意也。

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此孔子序分器一篇之書也。其書亡矣。而序存。武王勝商之後。封建諸侯之有功者。故曰邦諸侯。邦卽封也。所以宗廟彝尊之器。以爲有國之重器也。左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也。班宗彝與舜之班瑞同。分器者諸侯尊卑各有其分。

尙書詳解卷二十五

周書

旅獒

觀此篇西旅一獒之獻。姑以見其奉上之誠。武王受之亦所以際以賄意。初非武王有求而使之獻也。太保遂作書以戒。若武王之失德。然何哉。古者大臣之非君。猶孝子之非父母。諫于無聲。視于無形。常謹其微而已。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相去遠矣。而實根于一念之微。當鑠石流金之時而一陰生。則寒于是始焉。當折膠墮指之時而一陽生。則暑于此始焉。諫之于微。則其爲力也易矣。待其旣著。則諫亦勞矣。爲犯顏爲逆耳。爲廷爭爲折檻。豈古人諫諍之法哉。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孔子序書但言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直書之而其意益顯也。作書者述其事之所因。乃云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聖人者乃山川草木夷狄之主也。武王旣克商之後。威德遠暢。旁通九夷八蠻。謂夷狄非一種也。通其朝貢之道。西戎有旅國者。遂致貢其獒。蓋犬高四尺。獸畜之奇異者。故以爲獻。武王受之而太保作書。卽召公也。召公之意。若曰四夷之所獻。與中國之所受者。惟服食器用而已。獒非服

食器用也。而武王受之。得非志得意滿于功成之後乎。得毋有玩物之心乎。使武王而一受于是。則今日之害。未見。而爲他時之害不細矣。穆王受白旄。而荒服爲之不至。今日武王一受其獒。不惟爲聖德之累。亦示夷狄以貪。此不得不戒也。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召公將陳戒武王。必先述古者明王所以得夷狄之道。明王者。王心無蔽。而所見者遠也。惟其無蔽而所見之遠。故知所以愼德。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怠忽之心生。而爲失德之累。此愼德也。惟其愼德于此。四夷自然觀感于彼。無有遠近。盡獻其方所有之物。雖是畢獻方物。而方物之中。又特以服食器用者爲獻。玩好之物。不敢以投其君之所欲。服食器用。若禹貢所載漆枲絺紵。纖珠璣魚等。與九江之龜。三邦之箘簵楛。皆服食器用也。雖然。天下之不敢私其物。所以表其奉上之誠。聖人亦不敢私其物。所以示其錫予之恩。故王因其德所致之物。昭明以示于異姓之邦。異姓諸侯受其錫。則當思所以無廢其所服之職。聖人一視同仁。而其中不能無品節差等焉。異姓之諸侯疏者。故昭德之致。同姓之諸侯親者。故分以寶玉。寶玉亦德所致也。謂德所致。則泛舉其物而言之。謂寶玉。則舉其玉之貴者言之。使同姓伯叔之國受其錫。則當思王者所以展親親之義。若武王分陳以肅愼之矢。卽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也。分魯以夏后之璜。卽分寶玉于伯叔之國也。大抵明王之世。上下皆以至公爲心。下之人以至公爲心。知明王無所利于玩好也。則以服食器用爲天下之用。上之人以至公爲心。不私其所獻之物也。則又班之諸侯也。故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天下見人君所賜之物。不以物視物。觀以德視物。以物視物。則雖金玉之貴。不啻鴻毛之輕。以德視物。則雖一介之微。若九鼎之重。昭德之致也。分寶玉也。皆君德之所寓。其誰敢輕易之哉。同此物也。有德無德而輕重係焉。則人主其敢有玩物之心以累吾德乎。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狎侮。卽愼德之反也。德之盛者。處闇室屋漏。如十目十手之所指視。出門如賓。承事如祭。狎侮之心何自而生。蓋心之有慢易者。皆內無所主而逐于物者也。自狎侮之心而推之。不能尊敬君子。則君子引身而退。不肯枉道事人。不能敬小人。則小人得以陵其上。而不以盡其力。尊君子不以禮。用小人不以道。皆狎侮也。而其爲害至于不能盡心。不能盡力。則人主誰與共事。召公戒武王雖爲受一獒而言。不專指一事。直指出本原者示之。源苟不正。則其流豈特玩物哉。先從狎侮君子小人者言之。而後及于玩物。可見聖賢之言。自有源流本末如此。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惟心正則事無不正也。一心者。一身之主也。所以治五官也。故耳目皆聽命于心。而吾心不爲耳目所役。則奸聲亂色不足以入吾之念慮

心其有不正乎。心既正。則事事物物。各止其所。百度其有不正乎。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此又詳言狎侮之害也。玩卽狎侮也。人之德與志。自有本位。不可使之偏繫。苟有所偏繫。則離其本位矣。故玩狎于人則召釁稔禍。玩狎于物。則流連荒亡。豈非喪德喪志乎。橫渠先生曰。戲言出于思也。戲動作于謀也。言動苟涉于戲。卽狎侮之所從生。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在心者爲志。發氣者爲言。道非自外而至。卽吾心也。志以道寧。以此心處己。而念慮不爲之分亂。言以道接。則以此心接物。而詖淫邪遁無自而至。惟其如此。則本正矣。豈復有作無益貴異物之非乎。其本旣正。自然不作無益害有益。則非民事不舉。而勞民以興土木之功。築宮室之事。必不爲矣。功之成者宜也。自然不貴異物以賤用物。則珍玩者不好。而所貴者皆服食器用之物矣。民之足者亦宜也。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人惟有一心不用于彼。則須用于此。自然之理也。旣不作無益。不貴異物。則其所貴者可知矣。而況以犬馬非其土性者其肯畜之乎。珍禽奇獸其肯育之于國乎。不然。則勞師伐遠。如漢武帝取大宛之馬。是皆畜非土性之馬。而育珍禽奇獸者也。武王一獒之受。安得不爲聖德之累乎。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此言人主當知貴其所當貴。而不貴其所不足貴也。不貴遠物。則遠人自服。賢者所當貴也。惟其所貴在賢。則賢者用而邇人安。言遠人格。則其邇者可知矣。言邇人安。則其遠者可知矣。天下有至貴之物。但恐人主心有所分。則重彼必輕此。心無所分。則重此必輕彼。由此言而推之。則諸侯之寶。得非人民政事乎。子罕之寶。得非在于不貪乎。召公之意。蓋欲武王知所以分別貴賤。非謂人主無所貴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召公于末章之言尤切。曰夙夜罔或不勤。言無時而不勤也。勤則知所敬。知所敬則物不能亂。不勤則怠。怠則忘。忘則物得以于吾之念慮。矜有憐惜之意。人主當愛惜細行。卽昔所謂小物。易所謂庸言庸行也。微細處當知愛惜之。細行不矜。則終爲大德之累。積之不已。則累德矣。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此言亦如行百里半九十。晚節難全。雖爲山至于九仞矣。苟虧一簣。然一簣之虧。是爲山而未成也。人主常持未成之心于旣成之日。此見純亦不已之意。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武王不獨知之而已。須能信而行之。則將至于生民得所安。王業可保無窮。苟爲不然。則驕逸之心生。而民無以保其生。創業無可繼之道。此望其世王亦不可得也。觀此篇。知人主爲天下後世法。爲萬事之本原。以武王之聖。召公猶戒。況下于武王者。當何如哉。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巢伯。南方遠國之諸侯也。克商通道之後。遠國慕義而來。芮伯。畿內諸侯入爲卿士者。作旅巢命之篇。陳武王所以命巢之意。其書亡矣。

尚書詳解卷二十六

周書

金縢

此篇所載非一時之事。乃作書者敘述周公之始終。自既克商二年而下。乃告太王王季文王。言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册祝以至秉璧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王翼日乃瘳。言卜吉而武王愈也。自武王既喪而下。至王亦未敢誚公。言周公被流言東征之事也。自秋大熟而下。至歲大熟。言成王之疑。成王之悟而天皆有以應之也。此篇敘事甚多。皆所以言周公之忠誠。處事之變而非事之常也。讀之者當合鴟鴞、伐柯、狼跋、破斧等詩同看。當武王之疾而以身代死。此豈常事哉。當武王之喪。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此豈常事哉。自人情觀之。當成王疑周公之時。引前日金縢之事以自明。其誰以爲不宜。又不然。則引身退避嫌疑。從名迹而誰不以爲當。周公于此。不惟不肯引金縢之事以自解。且又征討四國。犯天下之嫌疑。周公之所以如此者。蓋其心在于爲公而不爲私。在于爲國家而不在于爲一己。故雖處進退危疑之地。人情反側之時。而公孫碩膚。赤舃几几。從容暇豫。不失其所以聖焉。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惟剛中者能之。君子于此。有以見周公始終乎周家。無往而非誠也。雖然。周公豈蘄乎人之知也哉。死生固有常理。而精誠之至者。可以易死而爲生。成王之疑信。無預乎天威也。而精

誠之至者。能使天大反風于瞬息之頃。世儒以天人爲二理。而不知聖人之學可以轉移造化。日與天相接。其謂之天人二理者。以己之僞而逆不信古人之有是事也。觀金縢之書。則當知周公所以與天爲一。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爲請命之書。藏之于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也。古書皆論天道。不及人事。故先王祕而藏之。不以示人。周公發匱而取其古書。並藏其册于匱。是爲古卜故事。非有意而藏之也。此書非周公所作而謂之周公作金縢者。其册文乃周公所作故也。孔子特以二句序此書者。以見金縢之作也。起于武王之有疾。金縢之啟也。在于成王之疑周公。周公終始之心。皆于金縢而有致焉。故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克商之明年。王有疾而弗悅。言疾之危篤也。二公。召公、太公也。惶惶失措。謀所以爲王敬卜其生死。周公之意。則以爲武王方克商。商家臣子尚有未安之志。忽有不測之變。成王方幼沖。則宗廟社稷之大計將如之何。未可以憂我先王。知武王之疾將死不能無憂。周公爲此辭者。所以拒二公而欲以請命代死爲己之事也。然則拒二公穆卜之謀。而以請命爲己之事。無乃掠人之功而以爲己有乎。不然。無請命之事。周公無乃謂己可以當之。而二公未可以當之乎。周公之意蓋不如此。以爲二公之卜。乃朝廷之常禮。既有常禮。則在朝必預聞焉。卜而吉可也。不吉則人情危疑。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不若周公私自爲之。勿使人預之。觀大雷電之後。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則見周公之卜。當時如二公者皆不之知。惟祝史者知之。築土爲壇。除地爲墠。惟周公自以爲功而他人不知。故不就之宗廟而爲之壇墠。爲三壇而同于一墠。三壇。三王之神位也。又爲一壇于南方而北面。所以對三壇之神位。而周公自立其上焉。璧所以禮神。植璧者。設之于神位之前也。珪所以自執。秉珪者。周公執之。乃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三王以請命于天。代武王之死也。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此乃史爲册書以祝神之辭也。元孫即武王也。惟爾元孫某。某即武王名也。先儒以成王讀金縢之册。至發字而稱某。故史因記之。周人以諱事神。于此可見。遘、遇也。厲、危也。虐、暴也。元孫武王遇危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大子之責于天。言天意必欲取責于武王。使周家之長子必死。爾三王在天之靈。皆請

于天以旦代武王之死。死生壽天。自有常理。而周公以為可代。蓋其至誠可以感天故也。予仁若考。周
公自言我之仁能順付祖考皇考王考。指三王也。又多材多藝。可以事鬼神。乃元孫武王其多材多藝
不若我周公。又不能事鬼神。則武王之所能者。獨能敷佑四方。爾元孫受命于天庭。俾之敷布德教以
又四方。用能安定爾三王之孫子于下地。上天對下地而言。四方之民。無不畏而敬之。言周公之死可
以事鬼神。武王不可死。留之以安天下也。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天既降寶命于
武王矣。今而遽死。然則天之寶命自此墜。而先王之宗廟將不得血食矣。蓋武王既死。則武庚必有覬
商將復興。故周公之禱。乃為祖宗為生民為天下而禱。非為武王之身而禱也。武王不死。則寶命不墜。
而先王亦有所依矣。今我就受三王之命于元龜。卜者所以謀鬼神也。爾之許我。卜而吉。武王之疾有
瘳。則我其以事神之璧。與自執之珪。歸而待命。言周公死而武王生也。爾不許我。卜而不吉。武王之疾
不瘳。我乃屏藏其璧與珪。是我之無德。不能代武王之死。不可以事鬼神也。此周公精誠之至。以死生
之說。與鬼神確謀議其從違可否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
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周公既以册文告神畢。于是卜以三龜。即周官三兆之法。七稽疑。三人占是也。卜三龜而一習吉。習。因
也。言三者相因而吉。此特見其兆之吉。而未見其書也。又開籥見金縢卜筮之書。而書亦吉焉。故曰乃
并是吉。公曰。體。周官占人凡卜筮君占體。據此占兆之體。王其無害。疾必瘳也。予小子。周公自稱也。新
受命于三王。言其得吉卜也。惟永終是體。武王既不死。則天下可安。而將體為永久之計矣。茲所以待
其三王能念我武王。言俟其疾愈也。公歸。自擅墠而歸。納册于金縢匱中。以為周家卜筮之故事。王翼
日乃瘳。觀此章見周公聖德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者如此。誠之至也。蓋天吉凶皆在己而
不在天。故凡委之天道。不修人事者。皆不足以語此。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
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此豈非一時之事。作書者敘述周公之始終。故併而書之。當武王之喪也。成王幼弱。周公居攝。權在周
公。以兄弟之至情。且有疑忌之心。管叔兄也。霍叔蔡叔弟也。管叔及群弟當時周公使之監殷。謂之
之三監。至此則反與商人謀叛。周流放其言于國。以謂周公將不利于孺子。必奪成王之位。蓋聖人之
事。雖賢人有所不能知。賢人之事。衆人有所不能知。管叔流言于國。正以周公聖人之事。凡人所不能
知。且又周公之所為。不合乎管蔡之意故也。以賢人且不能知。而況于凡人。去聖人不知其幾千萬。而
諸之。是以知周公也哉。四凶之于舜。叔孫武叔之于仲尼。大率皆此類也。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勿辟。
我無以告我先王。二公。即太公召公也。周公謀之于太公召公。以謂我若不能用法于管蔡。則其心有
愧于先王矣。先王之心無他。亦惟至公無私而已。我若以兄弟之故。曲赦其罪。則是私意也。非先王意

也。然則兄弟手足之親。縱使曲在管蔡。周公獨無親愛之心乎。何為遽傷同氣之義。至于如此。無乃與
舜之待象者有異乎。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封之有庳。而周公于管蔡則誅之。何也。曰。此舜與周
公所以為同其心也。皆所以為親愛也。象之所殺者。特舜之一身而已。而管蔡流言叛周。則其害及于
天下。周公以大義以王法誅管蔡。而非周公誅之也。在舜則為至仁。在周公則為至義。故曰。舜與周公
其心一也。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即詩東山周公東征也。三年而歸。勞歸士詩曰三年。併初去之
年而數之。皆曰二年。特指在東二年而言之。罪人斯得。二年之後。始得管叔之罪。即致辟管叔于商。因
蔡叔降霍叔也。文王之征伐也。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如此其速。至周公之伐管蔡。則二年之久。罪人斯
得。何也。蓋其征之甚急。而取之甚緩也。挾武庚淮夷以叛。人情為之不安。故周公東征也。義不反顧。則
甚急矣。然而未嘗急于攻戰。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則恐其勞民。制彼裳衣。勿事行枚。則不嚴于兵革。所
以取之如此其緩也。與文王伐孔墉之敵則又異矣。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
公。周公既得罪人矣。宜歸未敢歸。恐成王之疑未解。于是久留東山。乃為詩以與王。名曰鴟鴞。言三叔
不可不誅之意。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言王室創造艱難如此。愛惜民
其恩其勤如此。豈容管蔡遂毀壞之哉。王亦未敢誚公。以見成王至此猶疑周公未解。但欲誚責公而
未敢爾。謂之未敢者。以權在周公。而有所畏。惟其疑公。是以畏公。嗚呼。周公所以為忠聖如此。管蔡四
國流言于其下。而人主疑畏于其上。自人情處此。其奚以堪。此聖人處事之變。人道之不幸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
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
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
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此章皆述天所以彰周公之德。是秋大熟而未收斂也。天乃雷電以風。其威動可畏如此。禾皆為風所
偃仆。而木之大者皆為風所拔。此天變之非常也。故邦人為之大恐。王與大夫盡為皮弁之服。蓋應天
以質素故也。啓金縢以觀古書。觀其休祥如何。謀所以應天變。乃得周公前日所自以為功。以身代武
王之死。册書具存。召公太公及王獨問諸史與百執事。諸史乃前日從周公册祝者。百執事乃前日從
周公奔走從事者。夫以周公遭變至此。諸史百執事皆知周公前日代武王之死矣。至此何為不出一
言以申雪周公之冤耶。召公太公雖不知代武王之說。其與周公同列久矣。豈不知周公所為盡忠乎
國家。亦無一言以申雪周公之冤何耶。諸史百執事不言可也。二公而不言。二公亦有負于周公矣。曰。
不然。二公之心知周公之心久矣。不待啓金縢之書也。所以不言者。正以成王之疑方深。而非口舌所
能爭。必待成王之自信。然後可。苟非成王之自信。徒有以強其必信。則二公與周公同功一體之人也。
得無有朋黨之嫌。而重成王之疑歟。況事久論定。成王未有久而不信者。今日因金縢之啟。成王之疑
欲解矣。不言王及二公。而曰二公及王。則見二公于此時知王心欲解。故首倡王以偏問諸史與百執

事。庶幾諸史與百執事能陳周公當日之事，以解成王之疑，則成王至此，始自信矣。諸史與百執事皆對曰信，實有此事也。噫者，恨辭也。周公當時命我勿敢言矣，而我今言之，豈不失信以負周公乎。此所以有嘆恨不滿之意也。夫以周公遺誥如此，諸史與有執事寧視周公之死而不敢漏，當時所以丁寧之言，則在朝祝史之微，奔走之賤，其重然諾，守信義，不可移奪如此。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不及知。執金縢之書而泣曰，其勿敬卜矣，言無可疑矣。言天之威只為周公設也。周公前日勤勞王家如此，而我幼沖未之知，故天所以動威，而彰周公之德。夫天之與人，其勢雖遠，而感應之理，未嘗不昭昭。世之有忠臣孝子貞夫順婦，所為苟合理，則天不旋踵應之。東海枉殺孝婦，天為亢旱三年，豈有周公之聖如此，而為讒言所傷，若天威之不動，是無天理也。惟朕小子，成王自稱也。自今以往，當改過自新，遣使以逆周公于東，逆、迎也。此蓋始疑終信，遇雨之吉，群疑已亡之時，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亦宜行之。所謂籩豆有踐，袞衣繡裳，皆以寵周公而迎之以歸也。王出郊，所以謝天也。天乃雨，下而反其前日之風，向者所偃之禾皆盡起矣。向者大木為風所拔者，二公又命邦人起而築之。是歲大熟，以風反風，特在疑信之間。洪範五事庶徵，當不誣矣。

尚書詳解卷二十七

周書

大誥

觀此篇乃見聖人當人情不安之時，雖違衆以自用，而亦不能不順乎衆人之心。當商人之叛也，兄弟至親猶且流言，成王不信于其上，而邦君御事復以為難大于其下，周公身處危疑之地，而復專兵權以討流言之人，是衆人皆無以為可，而周公獨以為可者，特以武王艱難創造大業未易，而奸人得以逞其邪謀，扶顛持危，勢不容已。在周公安得不違衆而自用哉。雖然，苟無以順乎衆人之心，而遂逞己意于必遂，安知疑周公者止于管蔡商奄而已哉。一方不安而天下皆為之不安，一人致嫌而衆人皆為之嫌疑，則周家之事去，周公雖與圖功，功雖成而亦難居者矣。此周公所以不得不委曲煩重，披其心腹言之，以先王創業之難，決其今日不可不為之志，庶幾群情畢孚，反側者定，而後元惡可得而誅矣。此書雖稱王若曰，實周公託王命以令天下也。成王方疑周公，則東征之舉，決不出于成王之意。在他人則謂之挾天子以令諸侯，在周公則謂之奉王命以討叛，事有順逆，其情異也。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讀泰誓牧誓而知武王所以取商之易，讀大誥之書而知周家所以安商之難。湯固嘗放桀矣，而湯沒

之後，不聞其有叛者。武王伐紂，事與湯同，而武王崩之後，事變若此其異，則其風俗之薄，亦已甚矣。武王勝商之後，立紂子武庚祿父以存商祀，又以邶鄘衛封三叔，俾之監商，所謂仁之至義之盡。遽罹訓身沒之後，兄弟至親乃與武庚忘前日之恩，而為反叛之謀乎。或曰，以武王周公之聖，豈不能逆知三監武庚之必叛，而奚為封之。殊不知聖人本無逆詐億不信之心，以漢高祖猶知吳王濞之反，以張九齡猶知祿山之必叛，安有武王周公而不足以料三監武庚之心哉。特以商之宗祀不忍其遽絕，而兄弟至親亦難以叛逆豫期之也。序此書者不曰武庚叛，而曰三監及淮夷叛，則是倡是謀者起于三監也。不曰成王將黜商，而曰周公相成王，是伐商之謀，皆周公為之，而非成王意也。流言扇搖，周公恐天下為亂將衆，故不可不先有以開諭之，此大誥所由作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王若曰，周公稱成王之命也。猷、謀也。以黜商之謀告爾多邦，蓋謂發諸侯之兵以行，故告爾多邦，越爾御事之臣，謂諸侯之三卿也。弗弔，成王罪己之辭，引咎以歸己。不為天所憫弔，乃降禍害于我家，不少延，猶謂武王安天下未幾而崩也。洪惟我幼沖人，洪、大也。至大之責，乃在我幼沖小子之身，俾我繼無窮之歷與服，歷者、天命也，服者、人事也。此言任大責重之意。弗造哲，迪民康，我幼沖之人尚未能深造知人之哲，以啟迪民于康安之地，何況天命深遠，其能至于天而知其命哉。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已者發語之辭。我小子處此艱難重任，如涉深淵之水，然不勝其危懼也。雖然，第知危懼而不知有必為之志，不幾于柔弱乎。予惟進而往求所以濟險之道，蓋習坎而行，有尚知事之當為者，則決于必為而無有退縮。我之所以必往求濟險之術者，蓋繼人之功業者，當有以大而賁飾之于前人所受之命，亦當大之如此，則庶幾前人之大功可以不忘。予豈敢閉于天之所降之威用哉。天之威用在于禍善淫，三監淮夷之叛如此，是自取于天之誅戮也。我于此不能奉天討，則是閉塞天之威矣。前人之業與前人之受命，當有以廣大之。天之威用，當有以奉之，則伐商之謀其可已乎。寧王遺我之寶龜，我其卜之，以紹繼天之明，就受其命。古者有國各有寶龜以守其國家，有疑則卜之，所以謀之鬼神而卜知天命之向背也。聖人舉事，本無事乎卜，特假是以決其疑耳。凡大誥之篇稱寧王寧考者，皆指武王有安天下之功也。寧人者，指武王當時所與同謀安天下之臣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曰，更端而言之也。有大艱于西土，謂武王崩，我西土有大患也。西土之人于此時，皆為之憂感不安，所以三監起而蠢動。商武庚恃其國小而富厚，大敢紀其王業之舊敍，意圖商家復興也。天降威，謂三叔

流言有當誅之罪。此天所降之威也。武庚知我國有流言之變。內有疵病民不安。于是大言以欺衆曰。予商家當復。反鄙薄我周家。自古奸人乘釁而起者。多因國內之變。若無三叔流言。彼豈敢。武庚何自而發。周家殺武庚之父。而滅其社稷。武庚于周爲仇。則今日之叛。乃復君父之仇。于武庚何過之有。曰。不然。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則是天討有罪矣。其子奚復仇。武王殺受。旣是天討。而武庚復仇。是不知天討之義。所以爲周家之罪人。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今天下蠢動之明日。彼四國之中。民之賢者有十人。舍彼從我。以翼助我。撫安武事。以謀其功。賢者之見。嘗先衆人而決。蓋彼知夫人事天理在周而不在商。于是先見事幾而來助周。周公成王知十夫之來。卜知天意所在。故知我有大事之休美矣。大事卽兵戎之事也。又何況卜之于龜而休祥幷吉乎。幷吉者。謂鬼神之謀與人謀合吉也。聖人固灼見事理當爲。然亦不敢自用。必致之人謀鬼謀而後決。明而十夫。幽而吉卜。周公之所爲合于天人之心久矣。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周公之意若曰。十夫旣來矣。卜又吉矣。故我告友邦之君。謂諸侯也。尹氏者。諸侯之正官也。庶事與治事之臣。皆諸侯之國衆士也。曰。予旣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往伐商逋亡播蕩之臣。指武庚也。商亡而武庚無所依歸。卽逋播也。我武王念其絕祀。從而封之。至今乃背恩忘本如此。豈得不伐。十夫予翼而獨舉卜者。蓋龜乃神物。至公無私者也。爾庶邦之君。與乎庶士御事。罔不反我之言。且曰。艱大。以謂征伐四國之事。甚難而且大。是與成王周公之意相反也。又且以謂民之不安。皆惟在王者之宮。邦君之室。蓋化行自內始。四國有難。汝成王當反求諸己。豈可專責他人。越予小子。亦是邦君指成王而言。謂我小子當成其敬。道自反己也。不可征伐。王何不違其卜而爲自反之策乎。且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豈非聖賢責己之道。然用之于禹征有苗則可。用之于周公伐商則不可。事有輕重緩急。惟達權知變者爲能識之。舜之天下已治。惟一苗民不服。舍之未害也。故益所以有招損得益之贊。成王之三監。則又異于此。安危存亡之機在此一舉。周公若撫機不發。是見義不爲也。邦君御事考翼之言。非無足取也。然當此之時而爲此言。則但見邦君御事懷安憚勞而已。不知權變而已。故周公敘述其本情而告之。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周公述成王之意。以謂故我幼沖之人。因汝邦君有艱大之說。亦嘗永長思其艱而爲之深謀遠慮矣。曰。嗚呼。信乎此舉蠢動鰥寡之民。往赴征伐之事。豈不可哀也哉。然戡大難者不顧小勞。成大利者不恤小害。蠢動鰥寡之民。雖曰可哀。然功之不成。害之不除。則爲有國之大患。以我一人之身。乃爲天之役。當奉天以行罰也。天以重大之任而遺于我之身。以艱難之事而投于我之身。我沖人豈于我之身

而自恤乎。言我身不足恤。則其所恤必有大于此者。義。宜也。宜乎爾邦君與多士尹氏御事之衆。當以言安于我。以爲成王不憚勞發恤之事。當考武王所當圖之功。不可不成。爲此言則可。豈可與己意相反。爲艱大之說乎。周公蓋責望其以此意相勉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已。予我小子不敢替上帝命。示之以必往之意也。天命高遠。何自而見之。曰。以卜而見之。天休于寧王。言往日天有休美之命。命我武王與我小邦周。由諸侯而爲天子。我武王亦惟聽命于龜。所以能綏定天下而受此大命。如泰誓所言朕卜是也。況今日天有意于誅叛人以助我民。其可不惟卜之是用哉。武王之心與天心合。故武王用卜。成王之心與武王合。故亦當如武王之用卜。嗚呼。嘆而言之。天有明德。福善禍淫。深可敬畏。今日之艱難禍變。發于不測。皆天意有以輔成我莫大之業也。孟子曰。生于憂患。而死于逸樂。蓋逸樂者。乃天之所以縱其心而稔其惡。憂患者。乃天之所以苦其心。俾之增益其所不能。王曰。爾惟舊人。成王恐邦君御事不從。又指其老成歷事之君子。嘗時曾爲武王之臣。親見武王之事者。爾大能遠省。言老成之人所見之遠大也。爾豈不知武王所以勤勞創業造天下者乎。知武王之勤。則知今日之事不可已也。天之意閟閉而勞我以成功之所。使我艱難辛苦。不敢懷安。則是將欲闢之。必固閟之。將欲張之。必固翕之。予不敢不極盡其力。以終寧王所圖之事。豈可以武王勤勞所圖之事。今日爲奸人乘釁而遂壞之乎。衆人昧于天理。以爲不可伐。聖人深知天理。則以爲不可不伐也。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觀化誘之言。可以見聖人忠厚之至。聖人以其生殺予奪之柄。令之誰敢不從。使之誰敢不聽。而必諄諄爲之言以化而誘之者。可見聖人之心不敢拂衆。必欲上下相安。然後可以舉事。東征之謀。周公成王所以大化誘我友邦之君。當其化誘之時。卽至誠之言也。上天知我有至誠之辭。從而輔我。然天道甚遠。何以見天之輔誠辭。卽諸民而可考矣。民心之所向。卽天意之所輔也。天意民心若此。則前寧人如武王之舊臣。所與武王圖謀天下之功。我曷敢不終其事乎。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今四國叛亂。爲周家之害。大意用勤勞我民。使之動心忍性。知患之所當除。如人之有疾。然去其疾則身可安。除其患則民可安。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所受之休命。從而了畢其事乎。此一段言予曷敢。予曷其。予不敢。皆是反覆重複。言武王之業不敢不成。商人之叛不可不誅之意。初非周公之私意勞民動衆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若。順也。昔。古也。我師古昔之道。所以必往。古人見義而必爲。凡今日順理而動者。皆順乎古也。不必說

其陳述而後謂之順。古訣所言者。皆出于艱難而日思之矣。既曰永思艱。又曰艱日思。又曰予永念。可見聖賢舉事。出于謀深慮遠。未嘗輕易而動。譬之爲人父作室家。然既已規模素定。而底致其法度矣。爲之子者。尚不肯爲之堂。矧肯構乎。又譬之爲人父治田。然既已除去惡草而菑矣。爲之子者。尚不能播植五穀。何況能爲有收穫乎。周公此言。譬喻武王前日創業規模未成。所以成前日之事。更在後之子孫。今成王爲之子。苟不能承父之志。有奸不除。有患不去。則是墮壞前人之業。尚何望其能興設藩飾。制禮作樂以文太平。如厥子之構而穫乎。厥考平日恭敬其事。今見厥子如此。其肯謂我有後而終不棄我之基業乎。爲人子而使其父至此。則人子之心何安。故我何敢不于我之身撫循寧王之大命乎。大命、天下之命也。又譬如爲人之父兄者。忽有朋類自外來伐其子。可從其勸伐之心而不救之乎。成王猶父兄也。四國猶友也。厥子猶民也。四國作亂爲民之害。成王決不可從其其勸伐之心而不往救。言必無此理也。聖人以天下爲一家。故託一家之事以喻天下之事。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陳也。言我所以告我邦君御事者。其鋪陳已如此。爾邦君御事不可不明乎此。邦家之理亂者。本由哲智之人。今也有十夫予翼。其平日所蹈履。皆足以知上帝之命。周公于此以賢者之去就卜天意之從違。伊尹歸亳而成湯伐夏之謀決。十亂同心而武王伐商之計定。十夫之來。天意可卜矣。天意既棐輔我周家之誠。爾邦君御事其敢易我周家之法乎。我周家賞善伐惡。禁暴除亂。自有定法。爾不可易也。何況天降災戾于周邦。使大艱險之人大相鄰助以伐于室家。以理言之。征討無可疑者。此實天命之已定者也。爾猶不從。是爾不知天之定命矣。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予永念曰。言我亦嘗深思遠慮。以爲天下之喪殷。如穡夫然。穡夫之治田畝也。去惡草則恐其害嘉穀。武王之伐商也。於其絕祀。復立武庚。武庚作亂。是惡草之本根未除。今則芟夷蘊崇之。以終其田畝之事。俾無遺種也。方是時武王舊臣皆欲從成王征伐。使天意若欲休息此前寧人。則我何敢盡用卜。敢不從衆人而止乎。以見當時舊臣之從周公者亦多矣。今寧人指我以疆土。所至不可坐受其侵略。在我所當循之。而況卜之于龜又并吉乎。以見人心之與天意皆合也。人事既如此。天意又如此。故我爲以爾東征。天命無有差僭。卜之陳列已如此矣。此篇大概以人事天意爲主。以人事言之。則莫如十夫之予翼。以天意言之。則莫如卜之吉。賢者民之望也。卜者人情之所爲信也。周公不以一己之意強人之必從。而以人事天意之可信者示之。俾之不得不從。此所以卒成東征之謀。而人無異辭也。

尚書詳解卷二十八

周書

微子之命

觀此篇之書。有以見三代聖人寬大公平之氣象。非後世之所能及。且前代之子孫與己爲仇敵。人情之所忌也。處叛亂之後。又人情之所易疑也。微子以商王元子。適在武庚爲亂之後。身處疑忌之際。況商之餘民未盡服周家。思商之德澤久矣。以微子之賢。又當餘民思商之日。成王周公豈不爲後日慮。而乃封微子于宋。且告之以洪乃烈祖。萬邦作式。此其用心寬大公平。豈後世所能及哉。聖人之意惟在于崇德象賢。使前代帝王正朔服色常存而不廢。豈以叛亂之故而逆詐億不信哉。苟爲不然。以武庚之叛。遂深加懲創。絕微子之封。使商先王禮物不復見。是私一己也。是以噎而遂廢食也。食不可廢。則崇德象賢之義豈可廢耶。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黜殷命者。絕其爵也。殺武庚者。誅其身也。微子啓、紂之庶兄也。當周公誅三監之時。成王尚疑周公而未釋。則黜商命微子代商後者。是亦出于周公之謀。孔子序此書。不曰周公相成王。而特曰成王者。此乃夫子直書周公之本也。大誥言周公相成王。既足見成王之疑周公矣。至此言成王而不言周公。亦

足以見周公之所行者無非奉成王之命而非敢自專也賞罰人主之柄臣無有作福作威則黜商命者以成王之命黜之而非周公黜之也命微子者以成王之命命之而非周公命之也君臣之分于是乎正矣誰謂周公攝政行天子之事乎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成王之意若曰猷以道告之也殷王元子者微子乃帝乙之長子也紂之母生微子尚爲妾已而爲妻後生紂帝乙欲立啟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爲後此見微子乃紂之庶兄實帝乙之元子也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此數句乃一篇之綱領也考之古典有崇德象賢之義則知二王之後自周以前皆有之不特成周封微子也崇德者尊崇前代先王之德德厚者流光豈可使前代先王之德至于子孫而遂失其傳乎象賢者謂以崇先王之德又當以先王子孫之中特有其德可以象先王之賢者庶幾有遺風餘俗典型之可觀所以崇德象賢者正欲使之繼承先王之統緒修先王之禮物正朔服色車旗制度皆如其舊成王之意不以周家之禮物爲盡善必欲存二王之後使夏商之禮猶存不特尊前代之帝王如此又欲使周家之子孫以前代之禮有所損益惜乎春秋之末世杞宋子孫微弱孔子能言其禮而文獻已不足徵矣作賓于王家二王之後有不能臣之義左氏傳曰宋先代之後于周爲客如書所謂虞賓在位詩所謂有客是也與我周家咸致其美永世無有窮盡相期于久遠也嗚呼乃祖成湯而下此崇德之意也汝祖成湯能有齊聖廣淵之德齊有純一之意聖者大而化廣是寬洪淵是深潛成湯只有一德安得有四以其至大而不可以一端名之故曰齊聖廣淵如堯之欽明文思如孔子之溫良恭儉讓是也惟湯有此德故皇天眷顧佑助之而俾之大受天命撫民以寬此正當時湯之所以得天下之大要也桀以虐而失民心故湯以寬而得民心如漢高祖入關之意大抵寬之一字乃人君之大德不特成湯如此古之帝王臨下者莫不如此惟成湯有齊聖廣淵之德故發而爲撫民之寬不惟當時被其功而免于桀之塗炭又且德垂于後而垂裕後昆功在當時德在後世此是成湯之睿德用之而不窮若徒有其功而德不及後是亦霸者之勳業而已矣足觀哉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愼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自此以下言象賢也猷道也成湯之所履無一不合于道爾微子平日踐履能修其猷亦若湯然惟其踐履之至自有令名發越不可掩蓋有令聞則其名之著也久矣恪愼克孝肅恭神人皆其踐履之實也惟其恪謹是以能孝其平時晴室屋漏之中用力者多矣若此之孝豈徒養口體而已哉自其恪謹之心推之則凡事君不忠交朋友不信戰陣無勇身陷于不義皆非所以爲孝惟其恭是以能恭肅者敬之在心恭者敬之見于貌肅恭神人幽明一理也以此心事神亦以此心接人也予嘉乃德曰篤不

忘曰者發語之辭我成王美汝之德謂其德之篤厚而不能忘篤厚而不能忘者以見其心之誠無有間斷也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天人無異心以孝恭之德而祭祀則神歆享之是心與天合也以孝恭之德而治人則下民祗敬和協之是心與人合也微子之德如此所以用建立爾以上公之位尹茲東夏鎬京在西故以宋國爲東夏

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微子任諸侯之責任大責重故成王前既稱美之此又戒之美之者所以勉其善戒之者又使之勿自恃其善也欽哉敬也自今以往當布其教以示民愼乃服命服命即上公九命之服謂諸侯之職也率由典常典如五典常如官常循典常而行之則無亂法越理之事越典常則好異生事矣敷乃訓也謹服命也由典常也皆當致敬以蕃輔我王室爾既能如此則無施而不可推而上之可以恢弘乃烈祖之所爲而乃祖之德有光矣推而下之可以使爾民皆由法律而行無一人之不向善也在汝之身則能永安其位高而不危滿而不溢長守富貴在汝之君則能毗予一人謹守侯度國無異政家無殊俗在汝之子孫可以世世享汝之德爲萬邦之法我周家長無厭斁之心謂不忘在王家也凡此皆是戒微子能致其敬則其爲利如此之廣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言汝今往東夏當致其休無替我之所命凡上文之言皆朕命也以微子之賢猶告戒著此況其下者乎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唐叔于食邑之內得禾異畝同穎者禾各生其隴而合爲一穗此天地之和氣所以彰成王周公君臣之際始疑終信之意也君臣之際異體而同心故天地之應嘉禾異畝同穎唐叔得之不以爲己之私有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于周公于東成王始者疑周公及其感悟之後知此禾乃周公之德所致成王不敢私于是命唐叔以歸美周公以此禾歸之周公周公是時東征未還也作歸禾之書意其此書中必稱述周公之美德焉周公既得天子所命之禾遂陳天子之命而作嘉禾之書意其此書之中必歸美成王善則稱君爲臣不敢居其美也成王之于周公始疑而終信之觀此二篇書序宛然有虞廷賡歌之意三代之時祥瑞亦頗多矣而孔子序此書者其意以謂周公之德其感于天如此當成王之疑也而禾爲之偃及其啓金縢之書也禾爲之起及其君臣之心既已相得也禾又爲之合穗一禾而三致意焉周公之誠蓋與天通有以見天人之果無二理也不然聖人豈好爲祥瑞之說如後世之紛紛也哉

尚書詳解卷二十九

周書

康誥

此篇乃成王、周公命康叔治衞國，戒之之意。大槩以法文王之明德愼罰而已。以康叔之賢，豈不知所以用刑，而至于作一篇之書以戒之者，蓋商民之不可以周民觀之也。周家蒙化已久，間有爲不善而犯于刑，其輕重淺深，原情而定，何難之有。商民則不然，染商之惡，責之則有不可勝責者。又況不孝不友，逆人倫，悖天理者，豈斯民之本心哉。非其本心而陷于大戾，此其情爲可哀矜，而不可以忿疾待之，則明德愼罰之理，在康叔正當撫摩之，待其久而自化，未可以輕于用刑也。

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武王以商地封武庚，而使其弟三人監之，其意以謂腹心之親莫如兄弟，故使監武庚，冀其不爲變也。及三監挾武庚叛，成王黜商，乃封微子于宋，而商之故地，復使其宗室之賢如康叔者主之，蓋欲易斯民之視聽，使之見周家之教化，不復思商人之舊俗也。其意深矣。謂之餘民者，其强家大族旣徙之于洛邑，而不遷之餘民，則以處之衞侯。周公之于商民，蓋如此其委曲也。遷之洛邑者，使之逼王室之訓，而民又不可以盡遷也，又以委之至親之康叔焉。其內外表裏一皆以商民爲念，故作此三篇之誥，無

非爲康叔詳言商民之利害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先儒以謂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知封康叔在攝政之七年，正與作洛邑同時。洛邑之營，復子明辟亦在七年。周公三年已誅三監，至七年封康叔，必于其間更遣人鎭守之也。哉，始也。始生魄，卽三月十六日。明死魄生。周公初造基址，作新大都邑于東國之洛汭，正居天下之土中，四方之民皆和悅而集會，以供力役之事。侯甸男邦采衞六服之諸侯，百工卽諸侯之百官也，皆播率其民之和以卽事于周。謂樂于趨事赴功也。要服不預者，以其遠而不及來也。男言邦者，以男居五服之中，言邦則國君在焉。舉其中，則侯甸采衞可知。且王室有興作力役之事，不問周公有誥命召之，而四方之諸侯、百官、萬民莫不咸在，其不待令者猶且至，則其令之者爲如何。其勤苦力役之事猶且至，則示之以禮樂者又如何。此見諸侯臣民之心，若卜筮罔不是孚。周公何以得此于民哉。是必有以深服其心者久矣。周公因其來也，咸從而勤之。謂撫摩勞來，乃寬洪其心，綽然有裕，大誥以治洛之事。如此則上下恩意交相浹洽，可以想見成周之盛也。夫以治洛之事與命康叔，初無預焉，而乃敍之于此，何也。此有以見二事而一心也。營洛邑者，所以待頑民之遷者；命康叔者，所以治商民之不遷者。其事雖不同，而皆所以爲商民，故作書者首述作洛之由，而後言命康叔之意，則周公之心蓋無適而不在商民矣。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諸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敍。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玆東土。

觀此文有朕其弟寡兄之言，則告康叔者周公也，非成王也。周公告之，而謂王若曰者，周公舉成王之命以戒之，以成王之意告之也。孟侯者，爲五侯之長，蓋使康叔居方伯連帥之任，以統率乎諸侯也，故曰孟侯。所以尊之，使知孟侯之職，如此之任大責重，其可以輕易爲之。曰朕其弟，所以親之，使知親愛之念油然而生，則當思所以藩屛王室。小子封，所以教之，使之不敢以老成尊大自居，常如小子未有知識，則不可以不順命承教。數言之中，自有抑揚之意存焉。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此是一篇之大意。近之可法者莫如子之于父，故周公以顯考文王告之。文王有大明于天下也，故曰顯考。克明德者，明其在己之德；愼罰者，視民如傷，不以刑妄加于人。先言明德而次言愼罰，則知明德者文王之所當急，而愼罰者文王之所當緩也。惟其有明德愼罰之心，故雖鰥寡之微亦不敢侮。不敢侮者，卽明德愼罰也。鰥寡之微，人情之所易忽也，有一毫忽之之心，則爲敢侮矣。敢侮則驕矜之念萌于其中，豈不爲明德愼罰之累。庸庸祗祗者，言明德也；威威者，言愼罰也。惟文王自明其德，則亦能明人之德，故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惟文王之能愼其罰，則亦知所以用罰，故威其所當威。是非善惡之理，各因其所自然而已，無私心焉，故以顯示斯民，使之曉然于心目之間，而知所避就者，在此而已。用是之故，能造始

區夏之大．三分天下有其二也．然文王所以肇造區夏之大．亦自其微小者積之．由一邦之修．二邦之修．言化行自一二邦而起也．及其微而著也．下達于民．而西土之民．恃文王而有所怙．戴文王而有所賴．習上達于天．故聞于上帝．帝從而休美之．大命文王受命而作周也．此文王明德慎罰之效．至于如此．不獨文王爲然．武王亦然．武王行征誅之義．以兵戎而伐商．誕受天命．使厥邦厥民皆得其敍．而無有不諧之望者．實汝寡兄武王勉行文王明德慎罰之道．而武王初無二心也．文王作于前．武王述于後．肆汝小子封所以能承先王餘澤．而得在此東土爲諸侯．豈可不知所自來哉．知文王所以得天下之由．在乎明德慎罰．則康叔化商民．亦不可不明德慎罰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上文既使康叔知文武所以明德慎罰之由．此又教之以致古人以爲法．不當有自足之心．嘆而言曰．汝封當念之不忘．苟斯須而忘此念．則是心之有間斷矣．今治商民．大槪在敬述乃文王之所爲者．何謂祇遹．即紹聞衣德言是也．文王先有所聞善事．汝當繼續而行之．文王有德言．汝當衣而佩服．曰紹曰衣．自非力行之．至何以能然．敬述文王所爲矣．可以已乎．曰未也．往之治國．當廣求商家先哲王賢聖六七作之君．用其所以保乂民之道．既敷求商先王矣．可以已乎．曰未也．汝大能爲長遠之思．商家老成人所以宅安其心．而知訓民之道者．此心之不安．則是非之不明．何以訓民哉．惟商老成人能安其心．如此昭晰無疑．然後知所以訓民．汝當遠而思之．老成人所見者深．所謀者長．不爲淺近之計．非遠惟之．則不足以得所法．既遠惟商耇成人矣．可以已乎．曰未也．別求其所以聞由乎古先哲王．如夏商如唐虞而上者．用其所以康保民之道．聞之于人．行之于己．然則既敷求古先哲王．則是無所不學．無所不致．善有可法．從而法之．無有古今之間．如此是其致諸古人者．不一而足．故能恢弘其天理．不使一毫人欲間之．若文考．若商先王．若商耇成人．若古先哲王．其事迹雖殊．而皆所以爲天理也．大順之德．綽然裕于吾身．則心逸日休．左右逢原．自然無所廢而常在王命．雖曰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矣．此章乃周公恢廓康叔之心．使之求善不已．不可止于僅足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此一段皆言明德也．小子封．恫瘝乃身．恫．痛也．瘝．病也．汝康叔當以商民合作一體觀之．疾痛疴癢切于吾身可也．若不以一體觀之．商民之利害安危于己無預焉．是猶醫家所謂手足不知痛癢．爲不仁者也．既知疾痛切于吾身．則自然知所敬而不敢忽．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此又合天人之理以告之．天有可畏之理．惟誠者是輔之．然天道幽隱．何從而見．于民情而大可見矣．民心之所向．即天意之所輔．民心之所背．即天意之所棄．雖然．天之可畏．固在乎民情．然民之難保．當求之吾心．暑雨祁寒．不免怨咨．此小人之難保也．然民心無常．但知盡吾心而已．所謂盡心者．有一毫之怨．則不得謂之盡．所謂

盡心者．無求自安．而好爲逸豫．民有一利．當勸而興之．民有一害．當勸而去之．此即乂民之道也．成王之言．自天而致之民．自民而求之心．可謂至要．康叔不必求之天．可也．求之民．可也．不必求之民．可也．求之心．可也．我聞之古人有言曰．怨不在大．以其起于細微也．亦不在小．以其由小可至大也．諸侯之化民．使民至于怨己．則皆己之所未至也．欲知寡怨之方．惟在順其所不順．而逆民之事不敢爲．勉其所不勉．而在己之職不敢怠．如此而後可以無怨乎己．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謂汝諸侯之事．惟在于恢弘成王之心．而推之以應保殷民而已．應其民而安之．即觀民而設教也．亦惟在于輔助成王．居天命之安．作新民之舊俗而已．蓋商民之安危．即天命之安危．而商民之舊染．亦當作而新之．俾之舍舊而惟新是圖也．應保殷民者．成王之心．而弘之者康叔也．宅天命作新民者．成王之事．而助之者康叔也．觀弘助二字．足以盡人臣事上之道．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一段言慎罰之事也．敬明乃罰．惟敬則能明．蓋不敬則意怒之心蔽之．而用刑必有不得其當者矣．上言明德亦曰敬哉．此言慎罰亦曰敬明．是敬心無時而敢忘也．人有小罪．不可不殺．乃有大罪．時乃不可殺．非是罪之小者必殺之也．若罪之小而教之不可不殺．雖申商韓非之法亦未必然．而謂成王周公爲之乎．其曰罪小者謂均是殺人之罪．但甲之罪比之乙之罪爲次爾．故曰小罪．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者．無目爲過誤爲之也．今此人之罪．非過誤爲之．乃惟終于爲惡．而不肯改悔者也．自作不合典常之事矣．且曰法固當爾．是人也．其罪雖比之他死罪爲輕．而其情則實重．不可不殺．即典謨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也．乃有大罪．乙之罪比于甲之罪爲大也．非終于爲惡者．乃惟眚災者．誤爲之．災者出于天災．適然如此．非其本意．既盡也．盡道以責之．則信有大罪．而極厥辜．然以情恕之．則不可殺．此即典謨所謂眚災肆赦．宥過無大是也．因其罪之大小．而致其情之輕重．若是而加刑罰焉．萬不失一矣．

王曰．嗚呼．封．有敍．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有敍者．謂其治道當有次敍．以漸行之也．而不可以急迫也．傳曰．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惟自明其德者．可以服人．故乃大明服．則民自然相勑正．勸勉以進于至和．而無有乖爭者矣．有疾者．不忘于攻治之．言政教足以化惡為善者．若有疾而去之．則民皆去其咎惡．而不蹈習染矣．保赤子者．撫摩矜恤之．言政教之養人．如保赤子．則民安治而不復有危亂者矣．康叔所當先務者．明德以化民．至于刑罰．則有不得已而用者．用之亦不可以輕易．非汝封得以刑人殺人者乎．殺人罪之至于死．刑者未至于死也．蓋刑人殺人之權．實汝康叔．無或刑人殺人．無謂以得專刑殺之．故而或至于濫刑殺人也．非汝封．又曰．劓刵人．劓刵之刑．非汝康叔之所得用乎．無或劓刵人．無以得專劓刵之故．而或至于

蓋行刑戮人也.既曰刑戮人.又曰劓刵.此重復之意.此一段亦言明德慎罰之事.要使康叔知為治之敎在于用德.而不用刑.在于寬綏和柔.而不在于急迫嚴切.乃大明服.示之以所好.使民勸忠和矣.又從而示之所惡.若有疾而使之畢棄咎焉.既使之畢棄咎矣.又懷之以所愛.使之康乂焉.其委曲多端.不欲驟然使民之遠化.而遽至于用刑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自此以下又專言慎罰之事.外事者.外土之諸侯以獄事來上于周牧也.康叔居牧伯之職.故曰外事.汝于是陳布以法.以司牧其衆.臬有防限之義.故為法也.不特布陳是刑書已也.商人之罰有合于倫理者.又當兼采而用之.蓋衞乃商之故地.所治者又商之餘民.周承商之後.故商罰有倫者.不可不用之也.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要者獄之要辭也.察其要囚.須當服念之五日六日.又至于一旬十日.又至于一時三月之久.念之不忘如此.反復重複如此.果無濫矣.然後丕大蔽斷其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此又申上文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之意也.成王之意.若曰.汝之所陳之法.與乎所用之殷彝二者.皆當用其宜于刑宜于殺者.不可以就汝封之私意也.次.就也.所陳之法與殷彝.無非合于義也.用私意以刑殺.不若依法以刑殺也.乃汝盡順其事.自謂能得其敘.無一不合義矣.猶當曰未能順其事.此皆告康叔以不自足之意.苟萌自足之心.易至于輕忽.輕忽則必有濫刑者矣.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已乎.汝惟小子.未有如封之心者.此康叔之心.成王之所知也.將有以告之.必以其深相知者語之.蓋君雖知臣.而臣或不知君.臣雖知君.而君或不知臣者.皆未能深相信.惟其相知之深.是以相信之篤.則成王之言.康叔豈有不信者哉.凡民自得罪者.此言民之罪有不可不殺者.下文將言民之罪有未可用刑者.故此言民之罪亦有合當用刑者.分別而告之.自得罪者.非有以迫脅之.而然是其出于故意為之.不可改悔者也.為寇盜攘竊者.為姦宄于內外者.殺人顛越人以取其利者.暋強而為之.為惡之力如此.雖死且不畏.若此等人.凡民罔不憝惡之.刑安得而赦之哉.孟子曰.是不待教而誅者.此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

自此以下言父子兄弟人倫之大綱.商民至于相反如此.其患自在上之人感化未至.而非民之罪.王曰.封.元惡大憝.如上文所謂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者.元惡之所為大惡也.矧惟不孝不友之人.此豈

可與元惡之人同科哉.蓋人心本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者.又皆其良知良能.今也商民為子者不能祗敬奉行其父之事.以至于大傷其父之心者.是為子而不孝也.為父者不能字育其子.乃疾惡其子.是為父而不慈也.為弟者不知念五教乃天之明道.以至于不敬其兄.是為弟而不恭也.為兄者亦不念父母之所以鞠養其子之可哀.而吾與兄弟蓋同氣者.今也乃不友愛其弟.是為兄而不友也.弔.至也.商民之所以不孝不慈不恭不友而至于此者.豈不于為政之人得罪乎.政者.正也.上之人率之以正.則民莫不正.民至于如此.則為政者可知矣.民以彝常之性.皆天所與也.天與我民以秉彝.而今也至于大泯滅而壞亂之.且曰速用文王當時所作之罰.刑于此亂常者無得赦之.是雖大戛害于民.而民愈不率教矣.文王所由作刑罰者.教之不從.令之不可.不得已而用也.商民所以至此亂常者.教之不以其道者也.安可遽用文王之刑者.康叔知此意.則商民之不孝不友者.未可以刑治之.當優游寬綏以教之.涵之以歲月之久.以感悟之.人情誰獨無是親愛之心哉.久當自化矣.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禮曰.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是庶子之在外以教化為職者也.正人者.百官之長也.小臣有符節以號令者.成王之意以謂商民不孝不友.皆惟為政之人不能教人.又何況在外為庶子而訓人者.與乎為正人之官者.與乎小臣之有符節者.又不能以常理教其民.方且別出私意以敷布其教令.邀進以要民之譽.曾不念教民自有常理.亦不知所以用其常理.上以累其君之治.而瘝厥君.下以長其民之惡.而為引惡者.此等人皆朕之所惡也.夫以商民之亂常如此.而三監與其臣下又各出私意以教民.今汝又速由用此義.以私意率而殺之.是罔民者也.苟如此.則亦倘為之君長者不能先正其家.使父子有親.長幼有敘.故使為之小臣者.與在外為正人之官者.更相視效.亦肆為刑威暴虐.大廢棄其王命.此豈以德而治民者之所為哉.然則為康叔者如之何.先正其家人.使孝慈恭友行之于上.而化之于下.凡為衞服之臣者.亦宜知此意.以德治其民.不可如三監之臣更相倣傚.刑敷播以遺民.則商民之性.向之所謂不孝不友者.將皆反而為孝友矣.此一章無非反覆極言慎罰.使康叔無濫刑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上章既言康叔未可用刑罰以治商民之不孝不友.此章又言敬典裕民之意.典.即常行之理.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是也.汝當無不能敬其典.則是反身以率民.至如民之未化.則以寬裕待之.即舜典敬敷五教在寬之意也.詳于治己而略于責人.則能敬典裕民矣.苟治己之意略.而責人者詳.是典之在吾身者未知敬.而刑罰急迫之政.所以責望于民必深.惟文王之敬忌.文王當時所敬者在德.所忌者刑罰.汝康叔之敬忌.亦如文王之敬忌可也.乃裕民曰.我惟有及.汝能寬裕化民.自言曰.我惟有及于文王之裕民.則我一人悅懌于心.我之所望于康叔者.正在于是.而倘能副我所望.豈有不悅者哉.引惡

者朕所慾.裕民者.予所懌.以己之好惡而示康叔者如此.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爽.明也.民之本性.未嘗不明.所以不明者.有以使之.而非其本然也.知民之本明.當迪之于吉康之地.吉.對凶而言.康.對危而言.爲善則吉而安.爲惡則凶而危.迪導之以吉康.雖在上之人.然所以能使之吉康者.是非民性本明.安能如此.我時其惟商家哲王之德.用以安治于其民.以作民之求.君者.民之所求也.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康叔所治商民.商民思念賢聖之君久矣.故康誥之篇.大率使康叔法商先王.以應民之求.謂因其民不易其俗.行商王之德.庶幾可以慰商民之望.民之所求者.無不獲矣.況今商民無有迪導之而不適于善者.良心民所固有.不能遏其所固有者.其咎皆在上之人不能迪導之.是謂有國而無政矣.政者.正也.有政則能正其民.固也.商民不孝不友之俗如彼.成王周公略無忿疾之心.惟見其民之所以善.而不見其民之所以惡.其所以責備乎康叔之身詳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亶俄分別明德慎罰告之矣.此而總言之曰.予惟不可不監視古人已行之迹.而告汝以明德之說.與其慎罰之行.蓋明德慎罰.非成王之私意.告汝如文王.如商先哲王.皆其所監也.今之民苟有不得其安.而其心未有定止.雖迪導之屢矣.而民心有未和同純一.豈民之罪哉.我無以安之定之同之故也.天有爽明之道在上.必降罰以誅殛我.我其何辭以怨天哉.汝康叔不可專咎于民.以曠我教導之屢矣.而所以未同者.皆民之過.非我之過.苟如此.則是汝心有未盡處.汝之心有毫髮之不盡.則刑之于民者.必無感化之理.惟罪初不在大.以其生于細微也.亦不在多.以其生于寡少也.汝康叔之心勿謂其罪在于大.而忽于微.罪在于多.而忽于少.其毫髮之未盡也.皆足以爲罪.何況自小而積.可至于大.自少而積.可至于多.而顯聞于天者乎.古人所以齊心服刑于宮庭屋漏之中.而感民于耕桑隴畝之上者.如此者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明德慎罰者.當致敬.惟敬則德自明.罰自慎.作怨者.濫刑以斂民怨也.非謀者.不合于衆人之情而爲謀者也.非彝者.非其所謂常行之道也.既不作怨.又不用非謀非彝.則康叔有所當爲者矣.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康叔所當爲者何在.曰.蔽時忱.丕則敏德是也.誠者.物之終始.悠久不息者也.敏德者.速于爲德.而無有遲回疑貳者也.惟斷之以誠.則可以大法古人之敏德.誠則能敏.不誠則有間斷.有作輟.安在其能敏哉.惟能以誠而敏德.故能用此以康乃心.用此以顧乃德.用此以遠乃猷.心之不安.則必喜異而厭常.德之不顧.則無內省之實.猷之不遠.則貪目前之利.忘他日之患.凡此.皆甚于不誠者也.所以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者.亦以寬裕乎民.而使之安寧.謂之裕民.則刑罰急迫之政.豈所

宜用哉.綽乎其有餘.寬乎其有容者.皆裕民之理也.康叔能如此.則我周家不汝瑕疵.不汝殄絕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汝小子當知天命之無常.爲善則得福.爲惡則得禍.民安則國君有安之理.民危則國君有危之理.命豈可常哉.汝當念念不忘.無我殄享者.謂朝覲也.汝爲諸侯能安其民.則長得以通朝覲奉上之禮.而無以殄絕矣.明乃服命.服者侯伯之服.命者侯伯之命.明察汝之服命.所以責望于侯伯者何事哉.爲民而已.高乃聽.則其所聽者.當聽先王之格言.而無溺于卑污褻瀆之見.以此而康乂其民可也.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成王之望康叔也深.故其爲言也不厭其重複.自今往衞國.勿替廢其所以敬典.敬典.卽常行之道.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是也.商民不孝不友之俗.正在上之人敬行其典以率之.聽我所以告汝之言.則汝長享衞國.由子及孫矣.既曰不汝瑕殄.又曰惟命不于常.又曰乃以殷民世享.似若動之以禍福利害者.蓋諸侯之職.在于保其社稷.長守貴富.民之安危.而禍福之理存焉.豈以利害之故而有所避就哉.

尚書詳解卷三十

周書

酒誥

商民化紂之惡.以酒而喪德.成王周公知其受病處在于酒.故專作酒誥之書.使康叔封撫衞禁民之飲酒.如曰羣飲.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且周家以仁得天下.飲酒末節也.而遂至于殺.得無淫刑乎.予因是以知古人之刑.古人之教化也.民以酒而迷其性.喪其德.則淫辟之心生.將無所不至矣.故上之人嚴爲之刑.而其教自行.由漢以來.榷酤之法興.刑愈煩而犯者不止.是何周人之酒誥能行于染紂之商民.而武帝之榷酤.不能禁夫人之不犯.均是禁酒也.古人以之教其民.而後世因之以牟民利.此商民之所以服.而後世之所以不服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前既總敘矣.此不復敘.成王之意.若曰汝康叔當明其教命于妹邦.卽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也.商民習見紂之沈湎.而未知酒之不可飲.儻非康叔明而示之以教命.則商民何自

知之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將言飲酒之爲惡必原文王所以禁酒之由文王于周之廟次當爲穆也王季爲昭文王則爲穆汝之穆考文王始立國于西土岐周之地其所誥教有邦諸侯與民亦詳矣曰誥毖者使知所畏謹也庶邦諸侯也庶士諸侯之朝臣也少正者官之副貳也御事者治事之吏也文王誥庶邦諸侯并及其庶士少正御事之臣朝夕者丁寧之意曰祀茲酒惟祭祀之時得用此酒蓋所以薦馨香以達神明者詩所謂爲酒爲醴烝畀祖妣是也惟天降下命令于人始命我民惟元祀得以用酒古者儀狄造酒杜康造酒則酒者出于人爲何預于天以此見人非天不成凡人所爲者皆有天理存焉用之以祭祀之禮而不用之于逸樂之具豈非天理哉天降威于人我民所以大亂而喪其德者無非因酒而行小邦大邦之諸侯所以喪亡其國者亦無非因酒而得罪民與諸侯飲酒而自喪德喪邦亦何關于天而曰天降威爲亂而有罪天理當然所謂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是也此文王所以誥毖庶邦之辭也則又誥其民之小子以有正有事無彝酒汝民當知有正人之官以正汝汝其可常飲酒乎又當知有耕稼之事其可常飲酒乎知有正有事則必知所畏懼而不敢恣爲逸樂也諸侯則曰誥毖其辭嚴民則曰誥教其辭寬教民而必曰小子者古人之教能言學唯能食尚右手幼子視無誑自其爲童時其教固以行矣易曰蒙以養正經曰具訓于蒙士皆文王教小子之意也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所以誥毖庶邦誥教民之小子如此在當時之庶邦與民之小子無不被文王之德故庶邦之飲酒惟于祭祀之時飲福受胙其飲也又有德以將之而不至于醉如詩之湛露天子之燕諸侯夜飲醉歸而有令儀如既醉之詩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皆是以德將之故雖飲酒而無害也觀文王之諸侯其飲也惟祭祀之時則其他時豈敢縱爲逸樂哉不特庶國如此而民之小子亦然文王之教惟曰我民迪小子小子即民之子孫也文王之教皆使其民各迪其子孫故能惟土物稼穡之事是愛其心無有不善凡人惟是勤于稼穡則其外慕不生無他機巧自然心善何暇飲酒哉聰聽祖考之彝訓蓋民之小子能明聽祖父之教無有諄諄之語而聽之藐藐者故小德大德而小子皆以一視之人情莫不以仁義禮智爲大德而以飲食衣服末節細行謂之小德若分而觀之未有不詳于大德而忽略其細行者今民之小子以小德大德合而觀之則飲食之微尤不敢忽略矣然則文王之教能使庶邦與民如此豈無自而然哉精誠之運必有以陰驅潛率之者矣不然則空言之發安能感人悟物如此之速哉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成王周公戒妹土之民也股肱者手足之力也嗣有繼嗣之意爾妹土之民當繼續其股肱之力而無有怠惰作輟純者一也當純一以藝黍稷則其用志不分矣惟其用志不分故能以其藝黍稷者而奔走事其父兄農事既隙始牽車牛任重致遠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而爲商賈自足其用以此事養父

母爲農者藝其黍稷以事父兄遠服賈以養父母其勤勞致本如此其父母者喜其有此子能任其事故爲之子者方敢自洗潔恭敬厚致用酒以奉其親于此時而用酒不爲過也若夫爲遊手爲末作廢耕稼懋遷之事不顧父母之養而爲博弈飲酒是不肖之子也安能使其父母之喜慶哉三代之民自農桑之外無他習自養父母之外無他用心蓋先王平日所以教之者亦詳矣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耈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庶士之有正者庶伯君子又所以統庶士者此皆指衛國之臣也其爾當常聽則無時而敢逸無時而肆爲逸樂矣爾大克羞耈惟君此又指康叔而戒之也爾能進耈成之人而用之則足以盡爲君之道爾于此時而行養老之禮則飲酒醉飽無害周公言此三節以開夫人之飲酒謂于祭祀之時則可以飲酒子孝養父母之時則可以飲酒其他時皆不可飲也夫酒誥之書專謂禁酒而作也既禁其爲逸樂復開人以逸樂何取乎酒誥哉蓋聖人能使人節欲而不能使人無欲凡飲酒用之于其所當用皆天理也豈人欲哉惟其不當飲而飲至于過斯流于人欲矣設若成王周公以禁酒之故禁之太甚使之皆不得飲則其勢有所不正惟夫禁之于其所不當用而開之以其所當用則順人情而易行此聖人中庸之道也又況成王周公開人以飲酒者皆就其良心之發者開之祭祀者致敬之時養父母者人子所以孝其親養老者所以燕樂嘉賓之心致其厚意此是良心之發雖開之以飲酒而其飲自不致于過矣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成王又曰我大惟教汝康叔將以厚望之也爾能永長能省所以審察者當以爲久遠之慮凡所作爲皆考中德而行之中者無過之謂無故而飲與夫絕人之飲酒者皆非所以爲中惟祭祀與養老孝養父母之時飲酒他時皆不得飲則其勢不至于縱亦不至于拘此即中德也自非觀省爲遠慮安能如此縱其飲于一時忘其他日之患禁之太甚而不能以久行皆非永觀省也中德者天理也汝之所爲既合天理則庶幾能進其饋祀于祖宗幽足以安神祇明足以守宗廟而汝之心可以無愧爾乃因此可以用逸則其逸樂也可以舒其四體愉其心志而不至于過矣茲乃信乎爲王者正事之大臣任君之事無負于君之責望蓋有以盡乎己必有以合乎君有以合乎君必有以得乎天天亦順其元德而貽祚之使子孫世享其祿不見忘我周家也元者善之長也凡人之爲善而至于天者元德則是此心與天無間天且不違是也成王之所以大望康叔其效如此其要實原于永觀省稽中德而已永觀省稽中德存乎一心之微而其爲效可以事宗廟可以安其身可以事其君可以得乎天如此之大康叔勿謂飲食醉飽之末節而不加之意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成王又申文王之禁酒者言之前既曰誥毖庶邦誥教小子矣此又言我西土往日輔佑文王之國及

其治事之臣。及其民之子孫。庶幾能用文王之教。令行禁止。上循下從。如上文所謂庶國飲惟祀。所謂聰聽祖考之彝訓。是皆用文王之教也。腆、厚也。不腆即薄于飲酒也。天下之理一重則一輕。彼有所薄則此有所厚。既不厚于酒。豈非所厚者在德乎。惟文王之化如此。故上天佑我周家革商爲周。我今日所以能受商命。原其所由來。惟在乎庶邦與民用文王之教。不腆于酒而已。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孔穎達曰。周受于商。文王之前殷代也。今又衛居商地。故舉商代以酒興亡得失爲戒。此章言商家先王暨臣。以不飲酒而興邦也。既稽考文王。以近者告之。又以其聞于商先王者告之。曰。我嘗聞之在昔有殷先哲王。謂成湯也。迪、蹈也。躬行之謂也。天有顯道。小民難保。皆可畏者也。惟成湯躬行此畏于己。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故形之于畏天。則見天之顯。行之于畏民。則見小民之不可忽。形之于德。則守之以常而不敢變。形之爲智。則持之以堅而不敢失。此畏心之在己也。形之于後世。則自成湯至于帝乙。賢聖六七作之君。所以成王業者。皆畏其相國。有重臣如伊尹、伊陟、巫賢、甘盤之徒。人主之所敬也。此畏心之在子孫也。形之于臣下。則御事之臣所以爲輔弼者。皆致其恭敬之道。責難于君。不敢自暇自逸。自者、由也。由于暇逸者。必不能恭其君。恭于輔君者。必不敢暇逸。所以不敢暇逸者。惟盡爲臣之職所當爲而已。何况曰其敢崇飲酒乎。此畏心之在羣臣也。商家先王尚一迪畏之心。故一己之所用者。無非此畏。子孫之所遵者。無非此畏。羣臣之所效法者。無非此畏。甚矣。心之不可以不知畏也。前乎此。堯舜之兢業畏也。後乎此文王之不敢侮鰥寡。武王之夙夜祗懼。亦此畏也。以人主之尊。其敬畏不敢忽如此。况于爲諸侯乎。况于爲大夫爲士者乎。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伊人祗辟。

商先王躬行敬畏之道。不惟其子孫爲能然。而王朝之御事皆然。不惟其王朝之御事皆然。而外服之諸侯、內服之百官、里居之百姓亦然。以見君臣上下內外。無一不在敬畏之中。侯服甸服男服衛服爲邦伯。諸侯之長者。此外服之諸侯也。自百僚之聯事合治者。庶尹衆官之長者。惟亞爲次大夫爲士者。與乎服事奔走于官之守者。此畿內之百官也。百官族姓及卿士大夫致仕而居田里者。凡此皆不敢沈湎于酒。豈惟不敢飲酒。亦且不暇飲酒。惟盡心于職事而無暇也。上文言不敢自暇自逸。繼之以其敢崇飲。此又言不惟不敢亦不暇。以見其重在于職事。則其輕在于飲酒。然則所謂不暇者。果何事哉。上以助成人君之德。而至于不可掩。下以盡正人之道。而自敬其法而已矣。爲臣之責。惟此二者。苟君之德不明。與夫不能正其身而正人者。皆爲有虧于其職。上以成其君。下以正乎人。則人臣之職盡矣。當時之爲人臣者。惟恐己責之不塞。己職之不盡。所謂不暇者惟此而已。天下之事無有兩立之理。苟人以酣飲謔浪。不事理法而廢職事。率至于五胡亂華者。蓋心在于飲酒。則無暇于職事。心在于職事。

則無暇于飲酒。其心自然有所偏重。此如康叔之于衛。其知所以當爲者乎。知有所當爲。則必有所不爲矣。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前言商家先王所以致敬。與其臣所以不敢暇逸。故其興邦如此。此又言商之後王不能致敬。惟酒是逸。臣下化上之惡。故其喪邦如此。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即紂也。酣身以酒而樂其身。惟賢君以其昭昭。能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安能使人昭昭。宜其政教命令無有顯明于民者。所祗敬而保養之。惟是衆人所怨之人。不易言敬保之。其心不變也。祗保之心一也。先王用之于賢者。故任賢勿貳。不使小人間之。紂乃以祗保之心。用之于小人。誕、大也。惟縱之淫泆于非常理之事。謂之非彝。則所爲不合于法度矣。用燕喪威儀。人君所以尊臨天下者。有其威儀也。詩曰。威儀抑抑。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此皆君之威儀也。紂以燕樂之故而喪其威儀。民見紂如此。無不衋然痛傷于心。衋、傷痛之貌也。民至于傷心。而紂曾無改悔之心。方且荒大腆厚于酒。不惟自息。所謂凶人爲不善。惟日不足。更無有窮已。逸、安也。其心安于酒。恬然不以爲怪。厥心疾很。不克畏死。當沈湎于酒之時。爲酒所使。其心很戾。雖死且不畏。酒之能害德如此。其辜罪始于商邑。害紂與逋逃之人爲淫湎于都邑。其終也至于舉國敗亡。更不知懼。所以登于天者。非其德之馨香。乃其酒之腥穢爾。夫爲懼者。自有馨香之理。爲于祭祀之間。不以物而以德。酒自有腥穢之理。庶羣自湎。見其臣下化上。無一人不飲酒也。至于腥聞在上。則惡之彰著久矣。故天降喪亡于殷。而無有愛之。天之所以不愛之者。惟以逸之。故天豈虐民哉。民自速其罪爾。爲康叔而撫商之餘民。居商之故地。其可不以商先哲王爲監哉。又其可不以商之後嗣王爲戒哉。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前既舉商家得失興亡戒之矣。又曰。我不但如此多言。亦已躬行之矣。使成王不見乎躬行徒多言。豈能發動康叔之聽。凡古人所言者。皆其所已行者也。又舉昔之賢者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水監足以見其形之妍醜而已。若民監則可以知其吉凶成敗。前日紂爲淫湎之行。今已墜其命而喪亡矣。豈非民監可以見吉凶成敗乎。我其不可不以商爲監。而撫安當時之民也。商以夏爲監。周以商爲監。漢以秦爲監。唐以隋爲監。皆此類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固也。毖、謹也。堅固爾心而致其謹畏。此一章大槩言康叔之心。當無往而非敬。劼毖即敬之意也。以遠而言之。則有商家賢臣、與乎侯甸男衛之國。汝當以敬待之也。遠者猶當敬。况近者而可以不敬乎。

以近而言之，則太史掌國之六典，內史掌八柄之法，皆汝之親友者、與夫賢臣爲百官之尊者。此皆汝國之近臣，亦當以敬待之，近者猶當敬，而況小者而可以不敬乎。以小臣而言之，尉國所有供事之臣，服行事道而在位者，服勤其事務在職者，亦當以敬待之，小者猶當敬，而況大者可以不敬乎。以大臣而言之，爲尉之時，如三卿者，蓋三卿皆命于天子，故以尊類言之。圻父司馬之官，掌邦政以致封圻之內，薄伐其違逆者也。農父司徒之官，掌邦教以致民農事，順民而保安之者也。宏父司空之官，掌邦事廣其士以居民安定其民，以致其辟法者也。曰父者，尊之也。曰圻、曰農、曰宏，以職言；曰司馬、司徒、司空，以官言。有政以制之而後可教，有教以導之而後可安，此其次第也。此三卿者，汝亦當以敬待之可也。大臣如三卿，猶在所敬，而況汝爲諸侯，其身豈可以不敬乎。剛制于酒，汝之職也，汝所當敬也。制于酒而不以剛，則立志不勇，所行不堅，易以中輟矣。此章其要在康叔剛制于酒、知所訓誥，故復此相說，自遠而近，自小而大，自輕而重，以見其無往而不敬焉。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此又立爲禁酒之法。厥或有人來誥曰，民相聚羣飲，汝不可失之，須盡執而拘之，以歸于周之京師，予其殺之。又惟商之諸臣百工，爲人所導迪而飲酒，至于沈湎者，此則爲他人所漸染，而非其本意，勿用殺之，姑且教之。夫民同犯一罪，殺其一而赦其一，奚爲周公立法乃如此。詳味此一章，見聖人立法不得不嚴，不嚴則人玩而易犯。予其殺，未必殺之，特立爲此法爾。至于成王周公之本意，則亦欲教之而已。若說以周人羣飲則殺之，商人則勿殺，恐未必然。周人習于文武之化，豈有羣飲者，更不須立此法矣。又何況康叔所治乃商之餘民，安有周人哉。汝康叔能如此用心，則誠爲明于享上之義矣。諸侯之所以能享上者，在誠而不在物，在實而不在文，能盡其職以奉上，則享之義莫過于此矣。其或汝不能用我之教辭，不聽我言，惟我一人不恤，更不之顧，則是汝自不蠲潔于其事，陷民于罪，亦與殺人何以異哉。成王則自而告之，能如此則爲明享，如此則爲弗蠲乃事，康叔其亦知審所取舍哉。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又于終篇申言之曰：汝當常聽我之所毖誥者，惟在于酒。若汝所治之民，猶至于飲酒者，汝即不可推辭分別，以爲民自飲酒，我自不飲酒，非關我身之事。然則所以化民者，非以康叔之身乎。民之飲酒，即汝之過也。乃司師康叔之身可牧民者也。此則成王之意，責康叔之身任重故也。

尚書詳解卷三十一

周書

梓材

成王周公之命康叔也。既以明德慎罰之事，作康誥一篇矣，又以禁酒一事，作酒誥一篇。然治道必至于粉飾潤色之，然後可以悠久，故梓材一篇專言教化，譬之梓人治材，既勤樸斲，必須加之丹雘，則其器用文質相副。康叔之治衛亦然，文武之積累艱難，既成其功業矣，若不得後人繼持涵養之，則前人之功俱廢。又況衛國商民經武庚再變之後，人情反側不安，康叔之治正當容忍寬大，撫摩矜恤之，使之教化行，習俗美，則文武之功可得而保矣。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

此篇雖戒康叔以撫綏新造之邦，貴乎含忍寬大，然大要先須通上下之情。爲邦君者下焉有大家強族，其情爲難通；上焉有君之尊，其情爲難通。蓋大家強族，平時專制一國，習爲驕矜，其心未必不致疑于康叔，以謂康叔之所以待己者，未必不疾惡己，沮抑己，而待臣民者，未必不私愛其臣民也。如此則大家之情不通矣。天子以至尊居上，門庭萬里之遠，遠近異勢，內外異情，亦未必不致疑于康叔，以謂康叔之所以治衛國，其奉命任事之臣，其果稟天子之正朔乎，抑猶有國異政、家殊俗乎。其果遵王室

之法度乎。抑猶有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乎。如此則天子之情不通矣。爲國君者下而見疑于大家。上而見疑于天子。上下之情不通。如此奚以爲國。成王必使之通上下之情爲一。以其待庶民。與其待小臣之情而通之于大家。使大家無疑。以其侯國之大臣朝聘貢獻。通之于天子。使王室無疑。則邦君之職盡于此矣。凡此上下之情。所以貴乎通者。亦常理當如此也。若汝順其常理而行之。于是曰。我有師師。師者、法也。師、師也。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而非出于己之私意也。成王惟恐康叔出己之私意激而生事。故使之順常道以爲法。

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司徒、司馬、司空。此大國之三卿。尹者、衆官之長也。旅者、衆士也。諸侯之國上自三卿。次而衆官之長。又次而衆士。其發言曰。予無以厲虐殺人爲心。此其持心之忠厚也。然則彼之持心忠厚。不以殺人爲事。豈爲其能然哉。亦以厥君先敬勞爾。厥君指康叔也。敬者敬其民。使民如承大祭也。勞者慰撫其民。勞之來之也。國君以敬勞率先其臣。故其臣往而治民亦能敬勞。其民爲惡于內而姦者。爲惡于外而宄者。無故而殺人者。罪人所經歷知情而藏匿者。此等人尋常皆在所不赦。今衛國遭變亂之後。亦常且含忍之。司徒司馬司空尹旅之臣。往而治民。于此等姦宄殺人歷人者。皆宥赦之。亦見其國君之事。予戕敗者。皆宥之。故能如此。戕賊而敗人者。罪之小也。惟國君子其罪之小者而宥之。故人臣于其罪之大者亦宥之。大抵成王周公戒康叔治衛國。只欲其安撫商民。行惻怛之政。不欲其太察追蠢。凡前非昔過。一切不問。使之改過更新。如此庶幾反側之情可安。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至此成王又提其意之切要者告之。謂王者所以開置其監者。豈有他哉。其治本爲民而已。監如三監之監。同諸侯之長。王者使之監諸侯之國也。戒之之意曰。汝諸侯之長。其治尊在爲民。則不可使民至于相戕賊。相虐殺。上以仁愛撫民。則民自然生親愛之心。至于相友、相助、相扶持。安有戕虐哉。惟上以刑急迫其民。民無所訴。遂至于胥爲戕虐矣。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寡者人之所易陵。寡者猶敬。則衆者可知。婦者人之所易忽。婦者猶連屬之使有所依。則爲夫者可知。合由以容。汝康叔常合而由之。不可分別。涵之如海。養之如春。俾一國之中若貴、若賤、若善、若惡、若上、若下、若衆、若寡、若夫、若婦。一切含容之。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成王告之之言既多。恐康叔聽之泛而難從也。又曰。王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所以命之者。曷以哉。要使康叔專于聽曰。引養引恬。此王之所以責效于邦君御事也。養者有以富之而養其身也。恬者有以教之而安其心也。引有徐之之意。治亂民猶亂繩。急目前之效而欲速利者。皆非所以養民安民也。自古王者茲監罔攸辟。我之所以告爾者。豈特今日爲然。自古王者所以致監之意亦此而已。安用辟爲哉。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成王設此三事以諭康叔。其大意則一而已。蓄之不能已。惟恐康叔之未悟。故以一物喻之爲未足。又以一物喻之。譬之稽攷田畝。然既勤勞敷布而菑治之矣。苟不能陳力以修之。爲之疆界畎澮。則有水潦之害。而稽田之功不能終。譬之作室家。然既勤于爲垣爲墉。築牆于外以防寇盜。如此則慎密矣。苟不能塗塈以飾之。茨以蓋覆之。則震風淋雨爲害。而作室之功不能終。又譬之作梓材。然梓人治材既勤于爲樸斲。而雕刻之成其器矣。苟不能丹雘以飾之。則久而易壞。梓材之功亦不能終。凡此皆是有以治之于其始。必須有以成之于其終。衛國之民。前日文武艱難積累。開此土宇以致之。若今康叔不能成終。無教化以調和其民。潤飾其治。以爲他日無窮之計。使衛國之民再爲亂。則前日之事皆爲之壞。此是成王周公深謀遠慮。不但爲苟且偸安之計而已。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今王惟曰。又更端告之。先王指文武也。文王武王勤用民德。懷來諸侯以爲夾輔。所謂文武以明德懷諸侯者。聰明睿聖之德。照臨于其上。四方諸侯有所觀感。故庶邦之享上。作兄弟方來。多率其鄰國諸侯。如兄弟之義方方而來。亦既用明德以享上。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亦既用明德者。見當時諸侯精白一心以承休德。所享之物皆其誠心所寓。德之所寓也。文武以明德懷諸侯。諸侯亦以明德而享天子。君臣上下一皆以明德爲主。豈有他哉。后者後之爲君取繼體而言也。後之爲君亦當法前人之意。式、用也。用先王之常法以集庶邦。亦皆以丕大來享上。如諸侯之享文武。亦既用明德也。成王之意欲康叔之治衛。能撫安新造之邦。涵養斯民。則享上之明德。亦莫過于此矣。皇天既以中國之民而畀付我先王。又以疆土之大而畀付我先王。肆、大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所以將中國之民與疆土之大而畀之先王。必有望于我先王也。今成王能用是德。不以刑爲用。蓋德者君民之所同得也。成王用德以和懌其民。而先之後之。左右輔翼之。使之順其常性。而趨于和懌之地。民既懌則先王所受命于天者。亦可以少慰矣。蓋先王所有之民。皆其受命于天者。後之人君能以德懌其民。則亦可以懌其先王。不以德懌其民。則先王之心何如哉。亦爲之不滿矣。已矣乎。若茲監汝康叔監于侯國亦若此而已。言當體成王用德之心可也。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成王與之相期于長久。以謂我非止爲一時計也。爲萬世子孫保民之計。商民之安危。實係周家之利害。商民安則周家之業可以久。我之所以望于康叔者如此。其無窮則康叔之治衛。亦常有以副商民之望也。昔者三代之王。君臣常欲爲子孫無窮之計。若曰惟乃世王。若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以至鼎銘之類。皆欲爲子孫永世之寶。宜若其用心之私也。而其實則公也。吾子孫長享百世。則百世之民安享于世。則子世之民

受安吾之子孫者所以安吾民也此其心之所以公也秦皇欲自一世二世至于萬世雖與三代之王所願欲者亦無以異殊不知三代之王以其身爲天下之公而秦以天下爲一己之私此其所以異也觀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是以見周家之忠厚所以治亂民如此其不苟也卒之康叔道化及于衛柏舟之仁人凱風之孝子干旄之好善後世有歌衛風而知康叔之德者則知康叔之治衛其遺風餘俗猶見于春秋之世況在當時者乎學者欲知衛國之風當知根本于此三篇之書

尚書詳解卷三十二

周書

召誥

此篇乃成王欲宅洛使召公相宅因而作誥以進戒成王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是時欲都于洛而卒不果遷至成王乃成武王之意建都于洛邑蓋取其天下之中四方朝貢道里均焉亦因是以遷商民于此然則洛邑既成成王果都于此乎曰成王實都鎬京特來往朝諸侯于此祀清廟于此則鎬京爲正都洛邑爲東都詩魚藻刺幽王曰王在在鎬至幽王時猶都鎬京則成王實都鎬可知矣宣王東攻之詩曰復會諸侯于東都宣王以此會諸侯則成王亦于此會諸侯可知及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乃都于洛之成實始于成王也周公攝政七年復辟于成王蓋在于營洛之後召公欲成王知所以謹其始故此篇先述作洛之由後述進戒敬德之說使成王因營洛有所感悟召公太保之官三公之職古之所謂論道經邦于此可見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相去二十五里文王之廟在豐成王以宅洛之事告于文王故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欲建都于此而終不果遷也使召公先相宅是時周公攝政欲召公先周公而往相宅者相其

高下厚薄燥濕之宜與其宗廟社稷之位召公以成王即政之始故因而進戒此召誥之所以作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此作史者敍述作洛之由紀其日月歷法以月起故紀其朔望或先事而書朔或先事而書望使後世之歷有所致也惟二月既望即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也洛誥是攝政七年之事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與此篇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實同此一日也于既望後之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周即鎬京也天下所尊謂之宗周成王自鎬行至于豐以宅洛之事告文王之廟既畢則命太保先周公而來相宅周公後往也越若來召公于是順成王之命而來三月惟丙午朏朏者明生之日即三月初三日也又于朏後三日戊申之日太保始至太保以三月初六日自鎬京來經十四日而後至洛既至則卜宅卜之于鬼神遷都國之大事當謀之鬼神不敢以己意也厥既得吉卜方始經營規度定其左宗廟右社稷前朝後市之位又于經營之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商之頑民攻治其位于洛水之北既于戊申經營爲至三日後始攻治其位以此見古人之處事必深思熟計不輕發待其規模既定而後爲之言庶商者周人服其教化已久其趨事赴功不待言矣惟庶商于此亦樂于從事可以見聖賢陰有以感悟其心故下文亦言周公命殷庶庶殷丕作越五日甲寅位成于攻位之後五日甲寅其宗廟社稷朝市之位皆成其規模自太保卜宅至于甲寅幾七日爾而其位已成何古人成其事如此之速也蓋文王之爲靈沼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經之營之不日成之則召公之營洛也豈非四方之民大和會故其成之易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于甲寅之明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達觀者徧歷觀之也周徧而觀新邑之所營夫召公先相宅不待周公之至而已定其位周公既至不改召公之規模而遂達觀何二人之謀如此之合也以此知周召二人其心同故其爲謀亦不約而同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用牲以告天立郊位于此也牛二者帝牛稷牛也祭天用特牲而后稷配天故復用一牛曰牛二越翼日戊午之日乃祭社告其立社稷之位也郊不曰新邑郊在國外社在國內故也社稷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言郊則祭地可知言社則祭稷可知社者后土之神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稷者五穀之神后稷能植百穀故祀以爲稷先王之禮有當用少者有當用多者天神至尊故以特牲社稷人事故牛羊豕皆備此所以別天神與人神有多寡隆殺之異也既祭天地社稷而不祭宗廟者蓋成王在豐則告于文武之廟已畢至十二月戊辰烝祭歲則亦未始不祭宗廟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周公于祭社稷後七日之久，始以書命庶商侯甸男邦伯，亦是周公討論之深，不欲驟發也。書當如左氏傳士彌牟營成周，書以授帥之書，間所以載其高卑厚薄財用餱糧之數也。夫以營築工役之細事，而周公無不知其纖悉曲折如此，以是知古人之學不務為空言。凡微細工役之賤，皆是學也。觀周公所以命庶商之書，意其必曰度用工若干，用財若干，某日而成，不愆于素。于此可見，不然待已作而始為規畫，豈周公所以處事者哉。庶商即頑民也。侯服甸服男服之邦伯，即諸侯之長也。周公以其書授之邦伯諸侯之長，又以督其下也。厥既命殷庶，庶殷于是丕作，即康誥所謂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是也。獨言庶殷丕作，而不言侯甸諸侯者，蓋頑民既服從，則友民可知。以商之頑民不服周家之化，而一旦能如此，自非聖人綏斯來動斯和之效，何以能然。太保于庶商丕作之後，乃以庶邦之冢君，出而取幣。蓋諸侯之來也，必有幣帛以為贄，當周公在洛時，召公與諸侯入而見之，周公與之商度其事。既出，則取幣以復入。當是時周公欲歸鎬京，召公因營洛而作誥以戒成王，故取諸侯所獻之幣，入而與周公，使周公達之于王，因以召公所以作誥之意，併達之王也。拜手稽首，召公致恭盡禮，敷，陳也，以其誠意陳于成王與周公之前，言所以誥告庶商與其誥御事之臣之意。當時諸侯皆在，而獨曰御事，託之于御事也。論召公之本意，一篇之中皆是告成王之事，而此言告庶商御事者，蓋其意則併告庶商御事，而其事則皆成王之事，言庶商御事，則成王可知矣。先儒皆言成王實在洛邑，而經文但言成王在豐，太保相宅而已。又洛誥篇曰伻來以圖及獻卜，則成王實不在洛邑。戊辰王在新邑，乃是十二月烝祭之時也。當以經文為正。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以下皆召公作誥之辭也。人臣將進戒于君，不以祖宗必以天，蓋君之尊莫與為敵，苟非以其尊且長者聳動之，則何以感悟人主之聰。故召公于此言皇天上帝，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改厥元子，人主代天作子，是為天下之長子也。前者元子之責在紂，故其命在紂，今已改其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則命不在商而在周。惟王受命，無疆惟休，言成王所受之命，正此元子之任也。知有無窮之美者，必當有無窮之憂。能憂其則是美可保，不知憂其泰然以是美自居，則是美不可保矣。然則所謂無疆之恤，安在哉。亦曰敬而已矣。曷其奈何弗敬，言敬不可以不行。此篇之大意，只欲成王敬德而已。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不敢縱乎逸樂，常持不息之誠者，是乃所以為敬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此言祖宗之擁耕扶持者，不可自恃也。遐，遠也。終，久也。天之所以久遠其商之命者，以商家多先哲王，精神在天，有以助佑其子孫，故其後代之王自湯而後，如太戊、武丁是也。後民後代之賢，如伊陟、巫咸之流是也。能服其天命而不替，服如服事之服，所以事天也。然則商家祖宗在天之靈如此，又豈知其終至于紂之世，賢智之士隱藏不出，瘝病之人顯而在位，而遂至于失其天命乎。賢者隱而不肯用，

自然皆虐政，商無善政。夫人皆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婦，以哀籲呼天，訴其無辜于上天矣。當此之時，紂不知因民心之怨而自反諸己，方且往其逃亡，謂有逃亡者必窮極于其所往也。出必見執，謂執而殺之，使不得出也。其逃亡者既窮其所往，其欲亡而出者又執之，使無所容其身。民其以哀而告天，故天亦以其哀而矜恤民。天之所以眷顧佑命者，必求四方之能勉于德者，是以棄商而命周也。孰謂商家祖宗之擁耕扶持者有足恃乎。今成王即政之初，是雖周自后稷至文王積功累仁，成王亦不得恃此。當求之己可也。求之己則疾敬德可也。德者在己之德，疾敬之則興起敏速而為之，發之以勇而可以悠久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此言天命之眷佑者不可以自恃也。相古先民有夏，先民者，古昔之稱也。天迪從子保者，言天之於禹也，迪者面導之，從者順從之，子愛之，保安之，皆天之所以命禹如此也。禹不以天之命己為已足，又能面稽敬其天意所順。凡天意所順者，禹則向之而不敢背，稽之而不敢違。及其後也，桀棄禹之所為，則天于是墜其命。又相視有商之初，天迪格保，言天之眷湯也。既迪之，又格之，又保之，眷者極至也。皆天所以命湯如此。湯不以天之命己為已足，又能面稽敬其天意所順。及其後也，紂棄湯之所為，則天于是墜其命。曰天迪從子保，曰天迪格保者，是皆天所以愛君之意有加無已之辭。天之愛君者無所不至，豈其夏商君之事天者不敢自恃，其至後世于保猶且不能守，雖墜天命于此而可恃乎。今成王即政，不可恃在天之命，亦求諸己可也。求之己則莫善無遺壽耇者。壽耇者，老成人所更者已詳，所歷者已熟。召公恐成王有自尊自大之心，易至于輕忽老成人，則必曰無遺棄其壽耇。王能如此，我方敢言其能稽古人之德矣，又何況其能稽謀自天乎。古人之德亦不過用老成之人與之共政而已。成王而無遺壽耇，豈非有稽於古人之德乎。天之謀亦不過與老成之人同是謀而已。蓋天為生賢佐，賢者能知天命，成王觀遺壽耇，豈非能稽謀自天乎。成王不敢自用，一用老成之人，而遂能合古人之心，合天之心，然則壽耇其可遺之哉。遺之是違古人，是違天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召公之意謂豈特祖宗之不可以自恃，天命之不可以自恃，而民情之向背亦不可恃。有王雖小，雖在幼沖之年，其實居元子之責。此一句與周公立政孺子王矣同意。大能以至誠之道而和其民，則有今日之休矣。言民之感化如此之速，雖然民固易化，亦有至難而可畏者焉，豈可恃哉。碞，險也。撫之則后，虐之則仇，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其險如此。王不敢後，言不可以緩也，即疾敬德之意也。所以不敢後者，用顧畏于民碞，顧畏者，反觀自省，畏者戒謹恐懼，惟恐失民之心也。王之所以顧畏民碞如此者，以王來此洛邑，乃紹繼上帝代天以愛民，制當躬行于此土中故也。且曰其作大邑，此又舉周公之言以戒

成王君前臣名故曰旦周公之意所以責望成王者甚重以謂作此洛邑使成王于此而配皇天于此而毖祀上下于此而致治配皇天者當其君之德與天同其大也毖祀于上下者有天下者祭百神上天下地祇之大者毖謹也謹其祀則幽無愧于鬼神矣其自此土中致其乂則明不愧于人矣惟其有以格幽明之心則必有以感幽明之應故爲天爲鬼神所祐而其命可以有成而無愧爲民之所歸則治民而立致休美之效此皆周公所以期于成王如此也使成王之心有以感乎幽而無以感乎人不可也有以感乎人而無以感乎幽亦不可也惟其合幽明爲一致通顯微爲一理則洛邑之治成王始無所負矣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召公上文既述周公之言此又以己意戒之王當先治其有商御事之臣使之比附而助我有周御事之臣周之臣已能率法者也聖人當使內外無間一視同仁而後可若周之臣恃功以陵商人商之臣失勢而忌周人則是不能和同爲一必使商御事比介周御事無所疑忌猜嫌于其商節性惟日其邁商民之性既流蕩而不知反欲節抑商人之性使之日進于遠大之地然亦不可不以身率之敬爲其所不可不敬其德是亦率之以身矣不可不敬者敬所當敬爲所當爲凡人主一身之事言動語默孰非當敬孰非當爲哉召公使成王化民以身而不以空言化民以實而不以文具其身正則不令而行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召公再舉夏商歷年長短俾我成王知所監戒我不可不監視有夏之朝亦不可不監視有商之朝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蓋有夏所以享國之長吾所不知也我不敢知曰不其延蓋有夏所以享國之短亦吾所不知也歷年長短吾所不知則吾之所知者惟有不敬德則早墜命爾其監視有商亦然商家享國歷年之長與乎不其延而短祚皆吾所不敢知則吾之所知者亦不敬德則早墜命爾召公于夏商之短長皆以不敢知言者何哉天難諶命靡常在彼者不可必而可必者在我也在天者不可知而可知者在人也人主不能必其所可必而求必其所難必不能知其所可知而求知其所不可知則治己者必略而求于天者必詳大事之當爲者忽焉不加意而意外非望之福必覬僥倖之心故召公曰不敢知意欲成王專求在己之敬德而已不敬德者墜其命則敬德者必有歷年可知是敬德爲卽歷年而不敬德卽墜命也求天于己可也求天于天不可也今王嗣繼夏商之後而受其命我亦當思惟此二國所以受命長短之由若順也繼而順其有功者蓋夏商之賢王所以行之有功效者成王服而服行之可矣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

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此章戒成王當謹之于其始也王乃初服卽政之始初服行其教化也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譬如人子之初生惡其良心善性未嘗不全于稟賦之初自其初而保養之習爲善則善矣自其初而不能保養之習爲惡則流而爲惡矣自其習爲善者觀之豈非哲智之命乃以自貽貽予也自者求之在我與孟子自求多福之意同也人子之初生者習善則可以爲善況人主于卽政之初乎自其初而能敬德則可以有歷年之久矣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此三者雖天所命其實修之者在人人能自爲哲智則天必命之以哲命之以吉命之以歷年之長矣人不能自爲哲智則天必命之以愚命之以凶命之以歷年之短矣吉凶禍福何常之有修之在人則應之在天天非自爲哲爲吉凶爲歷年也然此三者實以哲爲主能哲則自有吉與歷年長之理不能哲則自有凶與不長之理既有吉與凶相對則哲對愚歷年對不永可知矣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天已知成王初服政居此新邑凡事當謹之于其初正是天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之際也王當疾敬其德不可緩也及其敬德之至發而見于用者皆德則祈天永命者在此而不在彼矣甚矣性命之難言也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是不可以人爲損益之雖其自至焉可也今召公言天命可祈則是有以致之而至無乃與孟子之言相戾乎蓋嘗思而得之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凡盡人事者受正命也祈天永命者亦受其正而已能曰大德必受命是也然亦有仲尼周公之聖而不有天下者亦有顏子而夭伯牛而有疾者茲豈非莫之致而至乎聖人以人合天而不專于天以我安命而不專于命此召公之祈天永命必先之以敬德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此亦敬德之意也召公戒之曰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之故遽敢以殄戮刑殺而治民蓋小民其初心無有不善一過于爲非常理之事情在可恕未可便以刑戮爲治也其惟順理而行之可以有功以刑戮爲治者皆非理也王之位在德元者當以德倡先天下是爲德之首也君以德倡之則小民知所自勉而人君之刑自用于天下矣夫以刑加人者可以使人必畏而未能使人自畏以德率人者不使人之必畏而能使人之自畏民知德自不敢犯于非義而自畏民自畏則人君之刑用于天下矣此之所謂刑者非真有刑也德之可畏也至于此則王之德始顯著于天下其與殄戮乂民者豈可同日語哉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上下勤恤謂君臣之間皆當憂勤也其曰我周家受命大知有夏歷年之久又當不廢有商之歷年者君臣之間當以此爲念欲兼夏商享國之年也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成王當以民心爲天心民心卽天命非于民心之外別有天命也民心苟失則天命不可保矣然必以小民爲言者蓋小民人所易忽

澤及小民。則無所不及矣。知堯舜之不虐無告。文王發政先鰥寡孤獨是也。拜手稽首。召公于作誥之終篇。必致敬盡禮以入其言。欲成王之專聽也。予小臣、謙辭也。召公自稱也。讎民、商民也。百君子、商周之賢者也。友民、我周之友民也。予小臣敢率其讎民、與乎百君子、與乎友民者。安受成王之威德而奉行之。此我人臣之職也。臣下奉行君之威德。則王終有成命。享其天命無斁也。王亦顯。則其命令不可掩也。雖然。成王既有成命矣。不可如是而遽止也。當求其所以永命焉。成命在今日。而永命在子孫。保受成王之威德者。臣下之所能。至于祈天永命。則非人臣所能。在乎人君之敬德以祈天耳。我非敢勤者。召公不敢自以爲功也。至此則責望于成王之身者愈重。恐成王專以恃臣下也。然臣下固當盡臣下之職。爲君者亦當盡爲君之職。我但能恭敬奉幣帛以供王。欲其王之能祈天永命而已。則祈天永命者在成王。而不在召公矣。此上下勸恤之意也。

尚書詳解卷三十三

周書

洛誥

此篇與前召誥之書相表裏。同是卜洛之事也。召公因周公以書戒成王爲召誥之篇。周公因獻卜與成王相對答之辭、而爲洛誥之書。周公攝政至此七年。成王年已二十矣。周公知成王年長。其君德已成。可以居君位。故復政而告歸。成王知周公不可一日去己。故堅留周公。而不與其歸。何爲前日成王疑周公如此。而今乃復留之。蓋今日之成王。已非昔日之成王。七年之間。周召二公爲之左右。其所以誘掖開導之者深矣。不然。所以留周公之言。安能如是其切至哉。自非信周公之篤。任周公之專。何以能然。觀此篇者。不特有以見周公罔以寵利居成功。明于去就之大節。平時所以格心之業。亦于是而可見。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召誥之序曰。使召公先相宅。洛誥之序承上文。故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卽召誥所謂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也。召公相之。周公營之。故使來告成王以洛之吉卜。夫此篇所言者。皆周公與成王相對答之辭。而序特言告卜者。蓋周公之告成王者。因獻卜之事而發其端故爾。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先儒孔穎達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洛邑既成。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以上皆是西都時所誥。觀孔氏之意。則是自周公拜手稽首而下。乃周公復子明辟之日。舉前日所獻之卜。對成王而言之。明此篇不在營成周之日也。子者。家人之辭。周公以叔父之尊。故稱成王爲子。辟者。爲君威福之權。明者。主道利明不利幽。自此以前成王雖已卽位。周公攝政。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自今日以往。復子明辟。則歸政于成王矣。如往也。成王往日以幼沖之故。不敢及知天之始命周家、與乎定命于洛邑之事。盡洛誥之定命者。周家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皆于此而定。惟其成王幼不敢及知。故攝政在周公。而營洛亦在周公。胤、繼也。保、安也。我乃繼文武所以安天下之道。大相視洛邑東土。庶幾自此洛邑安定天下爲明君之始焉。基之一字。周公含不盡之意。言明辟自此始。則其後更有無窮已之事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卽召誥所謂越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之日也。師、衆也。四方民大和會于此。故曰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公卜此三處。皆不吉。惟洛爲吉。所謂三處者。河北黎水之上。今河朔黎陽也。周公營東都以處頑民。商民安土重遷。故欲都河朔近商之地。黎水既不吉。則又卜澗之東。瀍之西。亦欲商民稍近爾。二者又不吉。惟洛地則食之者。卜必以墨畫龜兆順食。此墨畫之處則吉。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惟卜洛爲吉矣。又卜者何也。此乃定下都遷頑民也。又于瀍水之東別卜一處。亦惟洛食。故先儒謂上文惟洛食。卽今河南城。下文惟洛食。今洛陽。言周公于洛地卜此二處也。召誥曰。太保朝至洛。卜宅。則卜乃召公之卜。何預于周公。周公曰我卜者。周召二公心同。故其謀亦同。召公之卜卽周公之卜也。伻來、以圖及獻卜。伻者、遣使來也。獻二處之圖、及二處之卜于成王。周公不敢自專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乃成王留周公。故拜手稽首致敬盡禮于周公。稱周公之美。以謂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天之休謂命我周家之美也。公能敬天之休。故相宅于洛。其作周家所以配天之休。公既定宅于洛矣。使人來。來示我以卜之休美常吉之兆。常、久也。周家常久于此新邑。故曰恒吉。我二人共貞。既有此吉卜。須得公與我二人同心協力。貞固以守。此公其以我萬億年之久常敬天之休。拜手稽首。以求教誨之言。見得成王爲常久之慮。而不爲一時之計。不以天之休爲足恃。而以敬天休者爲己任。非若後世之君安于其所徼足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成王既拜手稽首求教誨之言。故周公教成王以往新邑舉行典禮。須常有以激勵臣下。肇、始也。殷、盛也。今王往新邑始舉盛禮。行祭祀于新邑。咸秩序其禮文。所不載者而祀之。蓋非常之祀不可以常祀論也。常祀則祀其典禮所載者。既舉盛禮。則合天下之百神皆祭之。洛邑既成之初。不比他時故也。然則洛誥之書。作洛之事。及于祭祀者。觀詩之清廟曰。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成王往洛邑諸侯來朝助祭文王之廟。此乃往洛邑始行之事。又況國之大事莫大于祀。而成王所以總祀上下。奉宗廟者。莫切于此。故周公舉祀事以告之。予齊百工者。周公攝政位冢宰。正百工。則當時之百官皆周公所整齊者。無一小人間其間矣。伻、使也。此使百官從王于新邑。予惟曰。庶有事。周公知成王年已長。君德已成。我惟曰。庶幾成王用此百官有為政事。今王至新邑就行王命曰。記功之宗者。以功之次序而作元祀。因此祭祀之時。遂記其往日有功于民者。以勞定國。死勤事。能禦大災捍大患者皆祭之。先王之報功也。皆以祭祀。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見先王忠厚不忘人之功也。惟當命羣臣曰。汝受我命。當以厚輔于我。我當大視其有功者而載之。夫已然之功見于往日者。既有以報之。未然之功在今日以後者。又大有以責望之。則羣臣百官。莫不知所激勸矣。雖然如此。又在成王有以率之也。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百官皆得其正者。豈非成王自有以教之哉。欲其化下以躬行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周公欲成王自教其工。躬行以率百官者。在乎先去其朋比之心。人主用心以公。則無所朋比。小人不得乘間以進。人主之心一有所暱。至于朋比。則小人皆得以投其君之所欲。成王之所戒者。當以朋比為戒。言孺子者。以成王之年尚少。尤不當輕忽。故丁寧之至于再。自此以往朋黨之心一熾。漸至于長。則如火之燄燄。至于灼然而有次序。則燎原之害不可撲滅而絕之矣。當于其微者謹之。若使待其既著。則為害滋甚。所當順其常理。及撫叙天下之事。如我前日居攝之時。所用在周之百官。蓋周公當時所用在周之百官。無一而非常行之禮。無一而非安民之事。已有軌則可以遵守矣。汝能如我當時所用之百官。則悉自教工之理。成王其有倫矣。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王今率百官以往洛邑。當使之各嚮就其僚。聯事合治者僚也。如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是也。明作其有功。則人臣顯然成其功。無有隱匿者。惇厚其大。成其寬裕之德。惇其大則處心者不在于小。成其裕則處心者不狹。且趨于廣大和易之地。而無褊迫狹隘之量。人臣能嚮即有僚。能明作有功。能惇大成裕。何以自能爾哉。皆上之人有以使之。臣賢則君必明。汝亦因此而可以有令善之辭于後世永永無窮矣。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已者。前之言已終。更端而言之也。汝惟沖子年雖幼。當有以終前人之事。責任大責重。成王不敢輕易也。汝當分別天下之邪正。人主能分別天下之邪正。則臣下不敢欺。君不能分別邪正。則臣下與民皆將為罔上之行矣。享、奉也。諸侯百辟當來朝之時。汝于此須有以敬識之。惟敬則能分別真偽。識其有奉上之誠者。又當識其有不奉上之誠者。能識別其邪正。則賞罰予奪之權在我。而臣下不敢肆欺矣。于是又教之以分別邪正之理。凡享上以多儀為尚。儀、禮也。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須是于幣帛未將之時。有此恭敬見于幣帛者。非幣帛也。敬也。諸侯之來朝也。奉圭兼幣。庭實旅百。所以為贄見奉上之禮。物在是而禮儀亦在是。則禮與物稱。此以誠奉上也。物在是。禮儀不在是。則謂之儀不及物。此不以誠奉上也。不以誠而奉上者。謂之不享。以其不役志于享。言不用心于奉上也。諸侯既不用心奉上。則為民者亦皆化之。而不知奉上矣。是以惟事其爽侮人主之事。有所失。而臣下皆得以侮慢之。然則當如之何。亦在成王敬識之而已。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周公欲歸政。責望成王。言成王不可以周公已行之事自謂定矣。我當時攝政。更有事不暇行者。言行之未盡也。今汝成王往新邑。必須分取我前日所未暇為之事。一一施行之。頒分也。我教汝以輔民之常理。汝當聽而行之。民有常性不能自立。在人君所以輔翼之。周公之告成王者。無非輔民之常理也。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蘉、勉也。汝若于此而不勉強。則不能為長久計矣。正父、武王也。武王所為無一不出于正。如曰啓佑後人。咸以正無缺是也。汝正父武王之所為。當篤厚次序而行之。無不如我。則天下皆不敢廢汝命矣。周公之所已行者。即武王之所行。篤敘正父。則必能如我所為矣。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周公乃成王之叔父。故以一家之事誨之。必曰罔不若予。又曰如予。又曰茲予其明農。汝往新邑。當敬其事。所敬者何為哉。如我明農之事是也。周家農事開國。周公教民以農事。明以示人。如七月之詩可見。如酒誥惟土物愛可見。汝所敬者當如我明農之事也。彼裕我民。無遠用戾。彼、指民而言也。裕民之政見于彼。使天下皆得以安生樂業。仰事俯育。則民皆歸。必無有遠而不至矣。戾、至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上文既是周公復政告歸。此章乃成王留周公之言。謂周公當明安我沖子。周公去則成王之治不明。而身為之不安。周公在則成王明而安。公稱舉大明之德輔佐我小子。顯揚文武之功。上以奉答天命。下以和恆四方之民而安其衆。成王言此者。以見一人之身有先王之畀付。有天命之難諶。有下民之仰望。任大責重。非我小子所能。當必得周公為之羽翼。文武之功而謂之揚者。所以顯之于天下也。謂之答者。有以仰答乎天心也。民謂之和恆者。民有恆無以和之則失其恆。和而使之恆者人主也。居師者。安天下之衆也。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此即周公嚮告成王稱殷禮之意也。周公使成王

舉盛禮。祀新邑。成王乃謂此禮非周公則不能舉。周公肯留。則當以我小子厚尊其大禮。稱舉秩敘其大祭祀。併與其禮文不載者。秩序祭之將禮。卽殷禮也。祭祀之禮所以交神明。人主之所厚而尊之也。稱秩者。祀有尊卑大小之序。惟公德明光于上下。此又稱述周公之德如此。惟公德之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故光于上天下地。言充塞天地之間也。公雖有此盛德而施于四方。常有不已之意。孟子謂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坐以待旦。此勤施之意也。惟其施之勤而不自已。故雖小而近處者。皆有穆穆之敬。以迎其太平之治。謂之旁則不但施于四方者勤而不已。至于出處語默之小節處。無往而不敬。此其德之盛也。與克勤小物同意。如此故能不迷文武所勤之教。文武之德。所以施于民爲教化者。亦惟此勤。周公能勤施四方。則與文武所勤者何異。文武有是勤。而周公無以繼之。則亦迷惑而失之矣。周公以其勤而繼文武之勤。使文武之教復明于天下。豈非不迷乎。予冲子夙夜毖祀。周公有如此之德。則可以任如此之事。我小子夫何爲哉。夙夜謹其祭祀而已。以政化委之公。而以祭祀歸之己。左氏傳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此意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棐。輔也。迪。導也。篤。厚也。言周公之功所以輔導我之厚。無不若是。非溢美之辭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成王欲立周公之後伯禽于魯。故曰。予小子其退去。卽君位于洛邑。立公後于魯。伯禽旣立于魯。則周公當留以輔成王。不可歸也。四方迪亂。亂。治也。迪。啓也。四方正在治道開端之初。尙未定于宗禮。典禮未彰著。則公之功猶未得敉寧。論周公之心。必使典禮盛行于天下。庶事大備。則公之心始安。未定于宗禮。則公之功豈非猶有所未備乎。此成王望之以不已之意也。周公當留迪導將助其自今日以後之事。監我士師工。士師工。卽衆官也。衆官雖多。必有人爲之總率。周公肯留。則監視士師工者周公也。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以爲我左右前後之輔。成王之意。所以望公者。必謂宗禮欲其定。自今以後政事。我有官有所法。文武所受之民得所安。則周公方可言去。不然則未可去爾。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安定我而我不去。我當從周公之言。而往新邑。公功肅將祗歡。天下之人方且肅恭將大周公之功。又祗敬懽懌周公之功。言周公之功在人不能忘如此。今若舍我而去。豈非適所以困我乎。公無去以困我。我惟勿斁其康事。謂我之意致天下于大安大寧之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更得周公爲之儀刑。使四方世世享公之德可也。周公之功在人不能忘如此。一旦驟爾言去。則我一人將何所賴。而四方之民亦何所法哉。周公縱不爲成王留。豈得不爲四方而留哉。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

其師。作周孚先。

周公拜手稽首受成王之命。許成王之留也。從遜成王之意。謂王命我而來以退爲去。以留爲來。今我來誠敬保安乃文祖之德。文王所受命之民。于汝功烈之考武王。而光顯之。文王之民皆受之天。故曰受命民。非周公保之。則不得其安。烈考武王之功。非周公有以光之。則無自而顯。弘朕恭。卽敉公功之意也。周公前日居攝之功。皆以恭敬爲之。成王以其未備也。復留公以承保文祖受命民。光烈考武王。則周公之恭至此而始大。周公開成王之命。不得不留也。自今以後君當盡其所以爲君。臣當盡其所以爲臣。君盡其所以爲君。則厚其常道以待商之賢臣。治爲四方之新君。以作周恭先可也。臣盡其所以爲臣。則率卿大夫御事。厚前人之功。以答天下之望。爲周之孚先可也。周公之意。謂君臣之間當自此爲始。孺子來相視所居于洛邑。自此新邑當大厚其典常之道。以待商賢臣之有老成人者。欲成王有以安商人之心。其治爲四方之新君。則天下皆于此而更始。使後世子孫言爲君之恭者。必推成王爲先。曰。其自時中乂。言爲君恭敬之道。欲爲後世之所尊。則其治亦當極其盛而後可。治未至于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安得謂之恭乎。其自是土中以致治。必使萬邦皆被其美而無有一邦之不美。必使王之功皆成而無一毫之虧。則治至此可謂盛矣。予旦以多子越御事。我欲盡爲臣之職。則當率其多子衆大夫也。率其御事治事之臣也。厚前人之成烈。前人卽謂天。散宜生之徒輔文武已有成烈。我且厚之以答衆人之望。使後世言爲臣之信者。必推尊于我。如此則君臣兩盡其道矣。君非無信也。而恭爲君德之大。人主爲恭于上而天下自平。臣非無恭也。而信爲臣德之大。人臣忠信于下則不欺其君。此恭與孚之所以異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敍。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敍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昭。明也。子。謂成王也。刑。法也。單。盡也。文祖。文王也。我之所以明成王之法。汝成王考之以其盡文王之德故也。汝成王能行此法。可以爲明君。周公之心與文王合。雖不必事事求合于文王。而心與之同。則其爲法自與之合。所謂明子之法者。如上文所告成王者皆是也。今之所以居此土中。皆文武使我毖謹殷之頑民。而命我以安寧之。以此見周公之舉措。皆非周公之創爲之。皆本于文武也。秬。黑黍也。鬯。鬱鬯也。卣。中尊也。以黑黍爲酒。煮鬱金之草以和之。使芬香調暢。曰者。命之曰明禋也。明。潔。禋。敬也。以秬鬯二卣爲明潔禋敬。拜手稽首以太平之美致享焉。予不敢經宿。則遂以此速祭于文王武王之廟。精意以享謂之禋。周公之意以攝政七年之間。制禮作樂。文致太平。無非文武之遺休餘澤。今已致政復辟于成王矣。不敢不致告歸功于文武。祭祀之禮。在誠不在物。謂之明禋。謂之休享。謂之予不敢宿。皆虔恭之至也。特假秬鬯二卣以達其誠而已。惠。順也。敍。次敍也。汝成王自今爲政。當順其正道。厚行之使有次序。疾。患也。無使民遇于患苦之虐政。則萬年之久天下厭于汝之德澤。引。漸也。考。成也。商民日漸月漬。漸至于成。王能使商民承奉汝之敍。汝成王惠篤敍矣。商民承汝之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

則不特見于一時。萬年之久長觀感朕子成王而懷歸其德矣。萬年厭于乃德者。周之民也。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者。商之頑民也。周公之心以商民爲念。故分別告之。亦若召公言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與節民友民之意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孔安國曰。成王旣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則知此十二月者。即七年建亥之月也。自此以下皆史官述其事。烝祭歲者。次年之正月。成王即政之初。周之正月。即夏之十一月。仲冬烝祭。謂之歲者。周人以是月爲歲首也。宗廟用太牢。常禮也。周人尙赤。故曰騂。成王欲立周公之後。命伯禽于魯。故于烝祭特加一牢。王命史作冊文以告。史之官名逸者。祝讀其冊。冊之所載者。惟告周公立其後伯禽。古者褒德賞功。必于祭日者。示不專也。若祭統所謂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故啓之辭亦曰用命賞于祖。然則無功者賞之。與乎無功而受賞者于此。得無愧于神乎。王賓。即諸侯來助祭者也。二王之後以客禮待之。舉王賓則諸侯咸在。周頌烈文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是也。成王舉行殺牛禋祀之禮。而諸侯之助祭者。皆至太室。清廟中央之室。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神之所在也。王入太室之中。行祼禮。祼灌鬯也。祭之禮。或先求諸陽。或先求諸陰。商人尙聲。臭味未成。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此求諸陽也。周人尙臭。故灌以圭璋用玉氣。然後迎牲。此求諸陰也。祼者。祭之始也。蓋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于地。旣灌然後迎牲。則祼者祭禮之所重。其封伯禽乃祭之將末。非祼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曰。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冊命之。是祭畢乃命伯禽也。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祭旣畢。乃命周公之後伯禽于魯。作冊文使史逸誥之。前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者。作冊誥以告神也。故曰祝。此言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者。作冊書以命伯禽也。故曰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周公自攝政至宅洛時十二月。史官計其誕保文武受命已七年矣。夫以七年之中。輔相成王。誅三監。黜商命。營洛邑。致太平。文武所以受命于天者。至此有成而無虧。豈非誕保乎。史官記此一段。是以見周公有大勳勞于周。而成王崇德報功之禮。亦于此而盡。君臣之際可謂盛矣哉。

尚書詳解卷三十四

周書

多士

此篇乃洛邑旣成。周公遷頑民于此。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故作此書以誘掖之。昔者周公初基作新邑之時。四方民大和會。而庶商亦當預力役之事。周公亦嘗作書以命商庶矣。豈有頑民未服周而能供力役之事哉。周公知其心未純于向周。而舊染之俗未盡除也。故于多士之篇而闢之以至公無私之見。蓋商民所以未盡服者。正以未知天命之所在。徒以私情之故。念商家之舊人。惟有一心不在于此。則在于彼。商民旣念商。則自然不知有周。商民旣溺于私情。則自然不知有歷興之公理。多士之篇多言天者。蓋示之以廢興之公理。而破商民之心。使之不溺于淺狹之私也。

成周旣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成周卽洛陽下都也。前此庶商不作于營洛之日。其室家未遷。周公于復辟之明年。即遷民于洛邑。蓋商民居商之故地。染商之餘俗。故念念在商。周公遷于洛。欲易商民之觀聽。使之密邇王室之教化。庶幾可以轉移其習俗。周公以王命誥。想當時周公導達王之德意志慮。使商民知成王寬厚如此。則君臣上下之情相通無間矣。然謂之多士。而序書謂頑民何也。蓋書謂多士。見周家之忠厚不以頑待商。

序書謂頑民乃孔子直書商人之心既不知天命廢興之理懷疑而不服豈非頑乎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作史者記其時惟周公復政之明年三月遂于新邑洛以告商王之多士周公之營此洛邑正爲商民設也復政之明年會不踰時而遂遷殷民蓋莫急于此也王若曰周公稱王命以告之也爾商家所遺之多士弗弔者言不爲天所憫弔成王慰撫勞來之辭旻者憫也旻天大降下此喪亡之禍于汝商家故我有周受上天眷佑之命將奉上天之明威致王者之罰剔絀之王罰威謂之天威者皆是賞善罰惡無私者也王罰卽天威也我周家何嘗容心于其間哉將之而已致之而已惟將天威致王罰故勑正商家之命而黜之以終上帝之事上帝雖有此心奉行而終其事者人主也肆爾多士再呼多士而告弋取也如射者之弋有意乎取之者弋也我周家何嘗用心要取商命小國謙辭也周爲諸侯時百里之地故爲小國惟天不與商家信無有保固其亂者紂旣爲暴亂天道自有福善禍淫之命豈有保固其暴亂之理天既不固紂之亂則必有以弼我若非天之弼我何敢求天位哉惟帝不畀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帝不畀商非我有心以求之也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惟周家爲下民之所秉爲秉心以爲上也民既秉心以爲上豈非天之明畏有以佑我周家乎周公深見天命無私之理故以此釋商民之疑情然則天命商遍周公奚自而知之卽人心而知之紂之惡至于失人心卽天命之所去周之惟至于下民秉爲卽天命之所與商民不知將謂周家故意取商之命故周公大率以天意告之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此又舉夏商之興亡事之已驗者告之我聞曰上帝之于有夏也未嘗不開導之使之趨于安逸之地人主得民心得天心則天命長享子孫長保豈非安乎上天雖以逸導之而有夏之君不能適逸適之也不之于安逸之地而乃自爲危亡之行則惟帝降格降格者下災異以譴告之使之知所悔悟也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警之此天有意于嚮之也天意雖嚮有夏而有夏之君如桀者不能用帝之命大爲淫泆失惡辭之著至有辭以聞于世則天于是無所念無所聞罔念聞者棄絕之也天既廢絕之而不念聞之則廢其大命而降致罰于桀矣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之命天命何常之有夏既不用天命則天命移而在成湯俊民者賢人也甸治也湯用賢人以治四方者乃所以順天也天佑生賢佐翊俊所以尊上帝自成湯以至帝乙賢聖之君無不以明德恤祀爲主明德者君德之大也惟其明德故祭祀之禮常致其誠念敬心無時而不存也亦惟天大立保乂于有商商之治安者皆天建也天建保乂于商而商王又能不敢失天之心無不配天其德澤之逮于民者與天罔其大此見天人交相

與也卽夏商之興亡以觀之商亡而周興其爲鑑不遠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嗣王指紂也後嗣王不明于天道言其顛倒迷謬之甚也于天之理旣不能明況能知先世勤勞王家而聽念之乎不聽念之則是忘其先王之功業謂商家積累之王業也大爲佚失之事更不知有天之顯道與民之可敬也人主知天順民祗則不敢有過舉既淫厥泆則是與天顯民祗者相反矣奚暇顧之哉惟時上帝見紂之所爲若此不安于紂遂降此喪亡蓋不明厥德天之所不與也豈特于商紂爲然卽天理人事推之莫不皆然凡四方小邦大邦至于喪亡爲天所罰者皆有惡辭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于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商王之不明厥德如彼故周王起而繼之我周王大能善承上帝之事爲人君者在于承天意以從事我文武善承上帝故上帝有命以命我曰割絕殷命以勑正殷之事而告于帝言終帝之事也惟我事惟我周家之事也惟我周家之事更無他往一心以順天也爾殷之王家惟我適一心以從周也人惟有一心于其所當然者不能從則是有二心也我周家不順天命商之王家不從周皆是二適也爾王家既我適矣而管蔡商奄之變爾商人猶有不服從我周家我其曰惟爾大爲無法度之事我何嘗生事好變動必欲動商告自爾都邑先爲之其過皆罰之自取而非干于我也予亦惟念天意戮其大罪者誅之爲首惡渠魁若管蔡武庚是也正者繩治也既誅其首惡則其餘者不盡治之商民未盡知成王之意將謂成王忿其不服之故必行誅戮于己故周公直告之以安反側之情誅其首惡而赦其餘此聖人忠厚之意也亦天之意也我之所以割商者非我也天也我之所以赦汝者非我也亦天也聖人之心動與天合故無往而非天之心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周公再以天命開商人之心猷道也以道告爾多士我于此時遷居爾于商爾卽洛邑也自商邦而來洛士在西故曰西商民安土重遷寧不歸咎成王有以勞苦之此特未知天意爾天之意故爾商民化惡爲善故不使居舊染之地非我一人奉行其德者好爲此變動不務康寧也實天命如此爾不可違朕不敢有後言天命既如此我周卽當承天意豈敢後時而不從天爾商之多士倘知天命則當無怨我惟爾知惟商先人有冊有典此又卽商家故事告之商家之故事載之典冊者惟爾知之商之所以革夏者何異于我周之革商也今爾又有言曰夏之多士有蹈于道者商王而拔其大者置之王庭之上其小者服事于百僚之列雖是汝有此言然我周當聽用德而已國者有德我何敢不用爾者無德我

何敢强用大抵商士所言者皆是私情周公所言者皆是天理我一人惟德是用則何敢不求爾于天邑商于此可以見周公雖是勞來商民有不忍之意亦未嘗有姑息之政苟徒知商民之可憐而至于姑息不擇其賢不肖而皆錄用之則有害于公理矣予惟率肆矜爾我惟是循周家之故事行之矜憐汝故有以教汝非我之罪也天命也夫以人主之尊其與下民勢甚遼絕雖以不善行之民誰敢以爲怨誰敢歸罪于上況以善行之則其不敢怨不敢歸咎者亦理之常也周公必相與言曰無我怨曰非予罪其至誠惻怛之意不務以勢臨其民而惟務有以感其心此周家之所以爲忠厚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此又言我所以遷汝者正所以教汝也昔我來自奄誅三監滅淮夷之時也奄最後伐故曰來自奄民之命在乎君黜爾管蔡商奄之君是降四國民命也降四服民命者非我私意也天討也我特顯明而致行之爾移爾遐逖遐逖遠也移爾于洛邑正欲使爾遠去惡習轉頑爲善親比于我服事于我宗師于我周家多遜之風周之民濟濟相遜遷汝于此使爾漸染亦爲多遜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此章尤見周公剛心見誠示人以生生之路使知所慕知所畏汝商民自武庚叛亂之後嘗疑我周家有殺汝之心周公曉然告之曰今予惟不爾殺既不汝殺所以命命至于再三申重以告汝時命有申與隨風巽之意同拳拳不已之意見于命令如此今我所以作此大邑于洛者其說有二一則謂四方之朝聘貢獻者無以資待之故遷于洛所以取其遠近道里之均一則惟爾多士服事奔走以臣我爲多遜之風汝之意勿以我疑也爾于此洛邑庶幾有土著分之以土田也庶幾安寧其事安寧其居幹止是也相與爲子孫無窮之計爾克敬天惟畀矜爾洛邑之遷乃天命也爾能敬奉天命是順天者也天心畀汝矜憐而佑爾爾不能敬則是違天者也違天則不特不能有其土而已予亦致天之罰于爾之身必有以戮殺汝敬則天畀矜之不敬則于致天罰君即天也周公至此既示之以所慕又示之以所畏今爾惟時宅爾邑則安其心于此繼爾居則常其居于此爾其有所事于此有年長久于此至于爾之子孫興起而振作亦惟從爾剛居之故則遷之利非一端而是可以爲終身之計可以爲子孫無窮之計爾何爲而不遷哉周公所以勸勉之詞至此極矣王曰又曰者不能已之辭也時予者爾皆是我之言乃或言爾攸居我所以有言者非爲他人皆爲爾安居之故此篇乃商民始遷之日周公恐其有道途之苦跋涉之勞奮 士之思不能無勤念故其言尤詳

尚書詳解卷三十五

周書

無逸

昔者三代之王以天下爲艱難後世之昏主以天下爲逸樂惟其以天下爲艱難故無事之時常爲有事之虞惟其以天下爲逸樂故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然則人主以至皆備天下之本獨不可一日肆其樂乎困艱難之中自有樂也所謂無逸者豈必疲精神役智慮躬居決事衛士傳餐如後世之君然後謂之艱難哉其心未始一日而忘乎民者是乃所以爲無逸也成王當幼沖之年享文武積累之業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勞也故作此篇以爲戒雖然其亦有周之家法也七月之詩王業之艱難皆本于農事而無逸之書又推及于稼穡小人成王之所謂無逸者亦惟知此而已

周公作無逸

序書之體有總一篇之意者若武王伐商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之類是也有舉其所因者若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是也有直書其事而意自顯者若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與此篇周公作無逸是也古之大臣所以事君之業其在此乎人主之心知所以無逸則必明明則萬物無不灼見人主之心尊在于逸則必昏昏則天下萬事皆蔽而莫之見此乃周公剛本窮原之意也民生在勤

勤則不墮戶樞不蠹流水不腐豈特中才之士當知是職推而廣之堯之兢業此心也天之行健此心也極而下之學者而知此則爲哲爲賢爲君子不知此則爲愚爲不肖爲小人伯益戒舜罔游于逸一何而已周公作爲一篇蓋畢聖君與中才之主不同故其言亦有詳略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嗚呼先嘆而後言也所者與譬如北辰居其所之所同勤于其所當勤者所也勤于其所不當勤者非所也堯舜之兢業禹之勤于邦湯之坐以待旦旁求俊彥文王之不暇食用咸和萬民凡天下之利病民生之休戚皆欲周知之此勤其所勤也跖之孳孳爲利紂之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凡力行之無度與乎召敵讐而不怠者勤其所不當勤也故曰君子所其無逸艱難乃逸者非我先艱難而後逸樂也艱難之中自有逸樂之理君子當知以艱難爲逸不當知以逸爲逸也小人之春耕夏耘寒暑塗足仰有以事俯有以育有倉箱之盈有雞豚之享不然徒事于末作業戲翫而貪博弈飲酒之樂飢寒切身樂歲終身苦則逸者果非逸而艱難者眞逸也小人之依者若寒者依其衣飢者依其食之類人君惟是知稼穡艱難乃逸之理則民生之所依賴者必有以知之不違農時不奪民力不重斂民財矣若未知稼穡艱難乃逸之理則小人之所依賴者何緣知之必至于違農時奪民力斂民財無所不至故周公必戒之以先知而後繼之以則知能推食與人者必嘗飢者也與之車而不乘者不畏徒步者也凡天下事必須經歷而後知昔公子不十九年在外則不足以霸其國宣帝不在閭閻則不足以總核名實亦此意也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此又卽小民之事以爲喻小大雖曰不同人情一也相視小人之家其父母勤勞稼穡艱難辛苦以立門戶乃忽有不肖之子不知衣食之所從來不親歷稼穡之艱難徒爲放逸之事如今人之博弈飲酒游手無職業之輩也爲戲侮之言如今人市井之習浮言鄙語以相戲狎是也爲妄誕之言如今人自尊自大輕忽不遜是也逸也諺也誕也皆是惡習惟土物愛者厥心必臧不知艱難者其習必流于惡否不然也又不然則侮慢其父母以父母爲古昔之人無所聞知是不肖父母之訓誨也此皆小民之家不肖之子弟也此等又何足言而周公舉以告成王者欲使成王警悟民有不肖之子不知艱難其惡至于此苟成王爲文武子孫不念文武積累之勞其爲害如何哉觀此一段又有以見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至于文武周公無不于農事上講究故稼穡艱難小人之依與乎民情之善惡無不一一知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周公推而下之極于小人之情欲使成王卽小以觀大也周公又推而上之及于商家之三宗欲使成王效古以驗今也我聞諸古人曰昔商家之中宗太戊也曰嚴曰恭者敬之見于貌也曰寅曰畏者敬之見于心也此四者所以形容其敬惟其敬之至者無一而不與天理合天命自度者以天命之理自

爲法度凡身之所躬行合于法度者無非天命之流行推以治民則亦存祗懼之心無告者不虐鰥寡者不敢侮皆治民之祗懼也既存祗懼之心則惟恐一夫不被其澤一民不蒙其利豈有荒怠安寧者哉中宗所以能上合天理下勤民事者皆自夫嚴恭寅畏者發之曰自度曰祗懼不敢荒寧卽嚴恭寅畏之形見也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經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人生稟賦之初命未嘗不全具惟夫人自戕賊則忽其所以爲生之理故爲乖氣爲疾病爲夭死惟能全其所以爲生之理則順受其正故爲和氣爲康寧爲壽在夫人所以取之如何耳孔子曰仁者壽董仲舒曰堯舜行德則民人壽此中宗之享國所以如是之永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中宗之嚴恭寅畏出于天性高宗之不敢荒寧本于有所而當其久勞于外之時爰及小人同處意者小乙使之居于外俾之涉歷艱難也及其起而卽君位也乃或亮陰三年居小乙之喪信任冢宰默然無言夫其不言者非不能言也于不言之中所以涵養之者深矣是故有所不言則已一有言焉而天下皆大和謂舉傅說也雖其言乃雍而猶且不敢荒寧常人之情于言乃雍之後未必不自怠而高宗之心不敢荒食生不足之心故能嘉靖商邦嘉善也靖安也商邦不特安靜之而已又且皆歸于善至于小大無有或怨其上者民不怨其上則人人得其所欲也故高宗之享國有五十九年之永然則高宗歷年之久者豈非因艱難而得之哉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先儒孔安國謂湯孫太甲伊尹放諸桐鄭康成云祖甲武丁之子帝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于人間若以世次先後言之則鄭之說爲正若以德之優劣享年之多寡爲次第則孔之說爲正二說未知孰是若據孔氏之說則太甲初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是爲王而不義反爲小人之行者也及其處桐宮之後勵心忍性痛自懲創深能改悔起而卽位遂知小人之所依小人所依者謂依于衣食也太甲不因桐宮之悔無由知小人之依蓋操心之危者遂艱難困蹶之餘皆所以益其智也既知小人之依自能保庶民而安之惠庶民而順之雖鰥寡之微亦不敢侮矣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則祖甲所以歷年之長者亦自夫艱難能知小人之依者得之人主于天下延年益壽之術本于吾身如此彼秦皇漢武好神仙寵方士服藥以求長年天下安有此理哉然而或七十有五年或五十有九年或三十有三年或者卽位之年已有老少未可知所謂七十五年五十九年三十三年者據在位之年言之也然則壽夭數也顏子之賢而早亡則壽其可必乎曰有德者壽命必長無德者壽命必夭其有賢而夭者亦不幸而已矣君子當順受其正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

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商家自成湯至于帝乙。聖賢之君多矣。而周公特舉其三宗者。是有三等也。中宗生而知者也。高宗學而知者也。祖甲困而知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是以皆有歷年之久。舉此三等以爲成王戒。既以壽命之長者告之。又以受命之短者警之。自時厥後。是自三宗承其後而立者。生于深宮。長于婦人。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故生則逸。既生而逸。則稼穡之艱難。其心有所不知。小人之勞。耳有所不聞。心不用于此。則用于彼。不在于憂勤。則必在于逸樂。所以惟耽樂是從。遂于聲色。玩于遊畋。良心既已陷溺。是以自時厥後。亦無有受命之長者。或十年而止。或七八年而止。或五六年而止。或三四年而止。由此觀之。安安爲鴆毒。聲色爲戕身之斧斤。逸樂爲終身之陷穽。其驗如此。周公既舉三宗以艱難而得壽命之長者告成王。疑若可以已矣。又以後王逸樂而短命者告之。何哉。人主之心。逸樂其所好也。然所好有甚于逸樂。苟以艱難而得壽命之長。奚爲而逸樂哉。艱難其所惡也。然所惡有甚于艱難。苟以逸樂而促壽命之短。奚爲而不艱難哉。周公之言。蓋察常情之所好惡而示之以其所甚好惡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周公以前代之事告之矣。其近者莫若我周之家法。故又舉太王王季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何其次第如此明白。太王王季獨非爾成王之祖乎。抑者降下其心不敢驕也。畏者敬存于心不敢忽也。想其抑畏之心。豈復有逸樂之事乎。克自抑畏者。是其謙沖退託。戒謹恐懼。出于本心之誠。非有使之而然。如自強不息。非有以強之也。惟太王王季家法如此。故以心傳心。文王之心。卽太王王季之心。所謂卑服。所謂柔恭。皆其抑畏之形于用也。人情自尊必忽人。豈于己者必當于人。文王于衣服之間。不尙華侈。而致其卑。則所卽者必安民之事。養民之事也。文王既于柔而徽。恭而懿。則其所從事者。必惟小民之事。懷保之必惟鰥寡惠鮮之。侈于衣服者。必厚斂以傷民。卑服者。無心于侈施也。曰功者。稼穡之功也。柔而徽。柔德之美者也。非迫懦以爲柔。恭而懿。恭德之美者也。非足恭以爲恭。徽柔懿恭。卽謙沖之意。自早朝至于日之中。日之昃矣。猶且不遑暇食。惟務所以咸和萬民。文王以天下爲一身。以鰥寡孤獨爲吾之四體。民之不和。吾所憂也。而食之不暇。文王何容心哉。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又所以躬率庶邦也。蒐田以時。一歲五蒐。皆禮之所不得不舉。外此而未嘗以遊田爲樂也。文王所以如此。何也。要使庶邦之貢賦。以正供奉。不欲以庶邦貢賦。爲吾遊田逸樂之用也。文王當時爲西方諸侯之長。故諸國貢賦皆上于文王。惟正之供。則所用者宗廟祭祀百官有司之用而已。文王一身全在憂勤之地。不在逸樂之中。自常情言之。疲精神。役智慮。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若不可以長久。文王自受命中身以來。享國有五十年之久。何哉。艱難之中。自有逸樂者存。心廣體胖。作德日休之時。安有急

追之態。中身者。文王四十七受命而卽位爲諸侯也。文王世譜曰。文王九十七而終。享國五十年。則四十七受命可知矣。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周公既言商三宗周文王以爲戒矣。又嘆而言曰。繼自今嗣王。不特成王。當知所戒。繼嗣成王之後而爲王者。亦當知此。周公所慮之遠。不止爲成王言也。淫。過也。觀。謂非常觀也。逸。豫也。遊。嬉也。田。獵也。四者皆不可過。蓋觀逸遊田。人君亦未嘗無。特不可踰其則爾。一遊一豫。爲諸侯度。車馬之音。欣然有喜。則亦何害爲觀逸遊田哉。左氏傳曰。君非民事不舉。苟觀逸遊田而不出于民事。皆過者也。以萬民惟正之供。民之所以樂輸貢賦于上。豈爲人君觀逸遊田之具哉。所以供天子郊廟祭祀百官有司之用耳。使萬民惟以正供。則非正者不敢以勞民也。前言庶邦。文王爲西伯統率諸侯故也。此言萬民。則合天下而言也。無皇曰。今日耽樂。皇。暇也。無敢自暇曰。今日耽樂。而明日不耽樂矣。以一日之暫樂若無害也。而周公亦禁以爲不可者。蓋此心不可斯須而忘。此心斯須而忘。則是放其心。自此以後不可收拾矣。以小惡無傷而不去。終必至于長惡。知撲滅之不可。詎待來年。終必不能遷善。故夫一日之暫樂。在衆人以爲無害。在君子觀之。下已不順乎民。而非民敎訓。上已不順乎天。而非天攸若。既不順乎民。又不順乎天。是人也已大有愆過矣。夫一日之耽樂。其害遂至于不順天人。而積過于一身。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進德修業者。汲汲則可。悠悠則不可也。商王受所以迷亂其性。以沈湎于酒爲德者。其原亦在今日之耽樂耳。成王當知紂謂一日之樂。遂至于長惡而爲迷亂酗于酒德。周公防微杜漸。則不可不絕其逸樂之原。古人寶難于君。其嚴若此。後世者賈山之于文帝。其謂惟陛下所幸。馬周之于太宗。其謂速至還期。爲人主一線路。豈事君之法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敎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周公又設此兩等人以爲訓。一等人是君臣相正。邪說不能亂。一等人是爲邪說所亂者。我聞古之人君明臣良矣。尙且相爲訓誥。爲保惠。爲敎誨。訓誥者。敎之以事也。保惠者。安而順之。將順其美也。敎誨者。敎之以道也。胥有迭相之意。臣言之。君能受之。此迭相也。惟君臣相正于其上。則民自然無所惑于下矣。譸張。誑也。幻。惑也。以無爲有。以虛爲實。以邪爲正者。譸張爲幻也。此等人惟是人君耽于逸樂。故譸張爲幻之說。始得以投其隙。有戰國好刑名之君。則申韓之說易入。有漢武好神仙。則方士之說易入。此理之必然也。人君心術一正。則邪說安能亂之哉。此厥不聽。謂不聽此古人之事也。苟爲不聽古人之事。而好爲逸豫。君子既退。則小人必進。人乃訓之。小人之邪說也。邪說進則必至于變亂先王之正法。或小或大。無所不紛更。法令既不合乎人情。則民亦不順之。否不順也。否則厥心違怨。蓄其怨于心也。否則厥口詛祝。形其怨于言也。心有所違怨。則口必有所詛祝。以言告神爲祝。請神加殃曰詛。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周公又設此兩等以爲訓一等乃迪哲之王因怨詈而責己者也一等乃因怨詈而責人者也又嘆而言曰自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君者皆迪蹈哲知而行之哲者知人者也四人者不以哲而知人而以哲自知以哲自知則能內觀自省責己而不責人也其前乎商者非無虞夏之君周公以其遠之可信未若近之可信也故取商周以爲驗然言商三宗而不及湯言文王而不及武王何哉蓋周公之意謂湯武爲創業之主其艱難固不必言三宗之王乃當無事之世能憂勤者也成王當持盈守成之日故舉此四人而不及湯武也惟此四人迪哲厥或有人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恨而詈之也此四人者因其爲言則大自敬其德必自反曰我必不忠我必不仁我必無禮怨詈何從而至哉其過則引以歸己曰朕之愆信如是則不啻不敢含怒言喜于聞過也夫衆人聞怨詈之辭則必含蓄其怒有不平之色至不敢含怒者已知所以容人則其過人亦遠矣至不啻不敢含怒則不特容而已凡怨詈之言皆己之所樂聞美疢之疾不如惡我之藥石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孟子以爲必自反者即此意也然則此四人者豈有怨詈之哉周公即其迪哲之心推之苟有怨詈此四人者必若此自反也此厥不聽謂不聽此迪哲之王所爲也人乃或譸張爲幻以虛言邪說告其上曰小人怨汝詈汝遂信而受之不知責己而徒歸怨于人苟若是則不念其爲君之道有容乃大者君道也既不能容人即不念爲君之道不能寬綽其心度狹褊隘移其所自反者而責諸人遂至于無罪者亂罰之無辜者殺之將以止怨而不知其怨愈甚怨有同者言人心雖異而其爲怨則同叢聚也以一人之身當天下之怨其原則自譸張爲幻之言有以惑之人主不好逸樂則譸張之言何自而入哉且無逸一書戒逸樂事也前說三宗文王受命之長短後說聽言之審與不審因言而自反與不知自反何哉曰此皆所以爲逸樂戒也人主苟憂勤則心平氣定而一身和邪說不進下無怨言譏訕則天下和一身和天下又和此壽命所以長也人主逸樂則心有所過壞而一身失和邪說易進小人怨詈殺戮無辜而天下亦失其和此壽命所以短也周公推言人主之壽下及于小人怨詈之情亦可謂親切矣古之王者兢業于上而王言之大王心之一使百姓咸頌其美作民父母爲天下王使皇極之民皆稱其德咸召和氣以享歷年之久豈無自而然哉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自君子所其無逸至是叢于厥身皆嗣王之所監也豈特成王當監即千百世下之人君亦不可不監也

尚書詳解卷三十六

周書

君奭

此篇乃召公欲退而周公留之故作此書也二公輔相成王營洛邑周公復子明辟二公之功亦成矣二公之心皆欲去矣周公既爲成王所留召公不欲周公之留也是以有不悅之意然則以周公之留爲是則召公之不悅得無恝然忘情于君乎以召公之不悅爲是則周公之復留得無貪祿固位乎據此二公之心各有所向功成身退者人臣之常道此召公之志也與周家相爲無窮者宗臣之深憂此周公之志也周召乃同心一體之人周固不可無召而召亦不可無周周公既爲成王留則召公安得獨退洛誥之書乃成王留周公之辭君奭之書乃周公留召公之辭古之大臣國爾忘家公爾忘私視天命之無常皆以爲切己之事故此篇多言天命之不足恃惟在得人以維持之耳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師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者慎其身而輔翼之使歸諸道者也師保皆三公之官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是也保次于師而此序云召公爲保先于周公者蓋此篇爲留召公而作故也相成王爲左右左以佐之右以佑之觀成王之初即位也本中材庸主管蔡流言之變周公雖不免則其責業可

第一〇六冊 52B

知矣。及其後也，信任周公，而不忍周公之去。已，是非師保之職，朝夕納誨，涵養成就，何以至是哉。及其功既成，而召公起勇退之心。爲召公之計則得矣，爲成王爲周家計則未也。故周公因其不悅而作君奭之書，挽召公留，欲與之共圖周家之政，至于永永無窮而後已。卒之召公相成王及成王，周公已歿之後，至康王之時猶未忍去，其亦有感于周公之言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周公若曰，君奭，君者尊之也，奭者名之也。既尊之曰君，又以名呼之，何也。古人質朴誠實，無所隱諱。況于同列之相親，朋友之相與者乎。同列而稱其名，若此君奭是也，朋友而稱其名，若曾子之責子夏曰，商，汝何無罪是也。後世有深情厚貌，懷疑獻諛，此風不復見矣。弗弔，天降喪于殷，弔，憫也，商家不爲天所憫，是以降其喪亡之禍于商，商既墜其命，而周受之矣。周公言之，若有惻然之意，蓋聖賢初心本不欲利商家之天下，商之墜命，豈周之所欲哉。一天命也，商既墜而不可保，我周雖已受之，其敢長保乎。其基業至于永休，而爲天所輔，其或出于不祥，皆我所不敢知也。其不敢知者，以見天道之難測也。基、業也。永、長也。孚、信也。休、美也。若、順也。棐、輔也。忱、誠也。周之基業長信有休美，以順天而爲天所輔其誠，此得天命者也，其終或至于不善，爲天所棄絕，此失天命者也。周公皆以爲不敢知者，蓋天道高遠，不敢預知，既不敢知天，則所知者人事而已。盡人事者雖不求于天，而天自不敢違。人事之不盡，而汲汲于知天者，雖求于天而天愈不可測，古之聖人，卽求天于己者也。嗚呼，君已曰時我，此周公舉召公往日之言而證之也。周公之意，若曰，基之永孚于休歟，抑亦出于不祥歟，皆不敢知，往日召公已有言曰，是在我而不在天矣。召公已有時我之言，亦不敢以天命之既得爲安，遂至于不念天威之可畏，不察民之有過，蓋安于天命而不修人事者，必不能長念天道之可畏，亦不能察民之有過。召公既知天命之可畏，而遠念之者，當常存畏敬之心，知民之有尤過愆違者，當化惡爲善，去乖爭爲和睦。我不敢以寧于天命之故，遂至于不念天威，不察民過，則周公知天命之在我，而不在天，能畏天威，能察民過矣。故曰，惟人，惟人者，在于人事之當修，不必求之天可也。後嗣之子孫，不能恭承天地，遏絕佚失前人之光，我已退老而家居，則何由而知之。天命不易，言其天命不可輕易，既曰不易，又曰難諶，以見其難諶而不可測度也。天命難信如此，至于隕墜厥命，而不能以經久歷年，抑謀之過，雖是後嗣之子孫不恭上下，遏絕前人光之失，其實大臣之退老而不任其責，所以至此也。周公言及于此，見天命之無常，全在人事，則輔相成王以祈天永命，周召安得而辭哉。嗣、繼也。繼前人文武之志，恭承其明德者，正在我小子旦。周公自任之辭也。我小子其任甚重，然非能別有正人之道，亦在乎行前人之光，用以施諸沖子，言以文武之明德，開悟成王之德也。上一句乃周公自任之辭，下一句乃周公不敢自居之辭，以前

人之德而行于己，則必當以是自任，以前人之德施諸君，則不敢以是自居。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又曰者，更端而言之也。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者，申上文之意也。上文既以天命不易，必迪前人光施于沖子，此又言天不可信，我惟遵行武王之德，使國家延長，則天終不用釋廢文王所受之命矣。天命自文王而始受，遵武王之德，則不替文王之受命，此言惟德可以得天，以周公之聖，豈不知天命，既曰不敢知，又曰不易，又曰難諶，又曰不可信，此知古人不以在彼者爲天，而以在己者爲天，捨一己而外求天，皆爲不知天也，皆僥倖之私情，而非躬行之實理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此則周公歷敍有商之賢臣，能成其功業也。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天命而有天下，當是時則有伊尹者，輔相成湯，其治功至于格天，言與天無間矣。莫大于天，人臣輔相之功，至于與天同其大，則是無一夫不被其澤，無一民不蒙其澤也。在太甲是時，則有若保衡，保衡者，官名，卽伊尹也，亦曰阿衡，天下之所倚以安平也，故曰保衡。太戊，太甲之孫也，是時則有伊陟、臣扈，伊陟，伊尹子，經曰伊陟相太戊是也。臣扈在湯時已有是人，雖至臣扈是也。太戊時尙在，可謂累朝之元老也。伊陟臣扈二人相太戊，其功至于與帝爲一。天卽帝，帝卽天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變其文爾。言保衡之于太甲，伊陟、臣扈之于太戊，其可以變于伊尹之相湯，巫咸乂王家，巫咸亦太戊之臣，經曰伊陟贊于巫咸是也。乂，治也，治王家之事，特能修其在人之職而已，未至于格上帝也。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卽巫咸之子也。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甘盤卽高宗舊學之臣也。明此二人者不及伊尹、保衡、伊陟、臣扈，故不言格天格帝之功。高宗後得傅說，此不言傅說者，推本而言之，高宗後來所以恭默思道，夢想求賢，亦皆舊學之時，甘盤之功居多。周公舉此四人者，其德有大小，功亦有淺深，皆能成其輔相之業。陳，列也，皆循此爲臣之道，其功陳列于前，安治商家，故使商家之禮，升至配天，爲天子者，配天者也。商家子孫長有天下以配天，故曰禮陟配天，歷年之久。周公舉以告召公，欲挽留召公，使之以商家賢臣爲法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商家之則君賢臣相與圖治，有以感格乎天，故上天佑之，爲生賢者之多。純，大也。天有以佑之，故商家人材之盛，充實于其國。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國有人焉則實，無賢者則虛。天之佑人君，莫大于生賢良弼，曰帝賚而新俊，所以尊上帝，則賢者之生，豈非天所以佑人君，何以見天之佑商，而使商家人材之富，其在內而百官族姓王朝之人也，則無不秉持其德，以明其憂國之事，不敢暇逸，以盡其職之所當爲者，秉德明恤也。其在外而小臣也，則無不藩屏于侯甸之服，武夫糾糾爲王之衞者，屏侯甸

也若在下而奔走侍御僕從綴衣趣馬之人也則亦無不惟德之是舉以乂治其君之事惟夫君內若外若小若大之臣各盡其職各任其事故一人在上無事則已苟有事于四方則惟勤不應後志四方之民信其上如卜筮然君民之相孚本于大臣輔相之業所以至此夫以商家之臣如七人者其功直至于上得乎天下得乎賢其盛若此則周之治苟未至于商者公其可遽退乎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周公既歷言商家賢臣勳業如此再言商家享國長如在于人事而不在乎天平者謂下能和平其民也格者謂上能感格乎天者也能和平其民能感格乎天享國長年必久故曰天壽平格此即求福不回于祿愷悌之意非平格即壽非平格之外別有天壽也商之君臣能平格則天壽之天保乂安治有商其後之嗣王如紂者不能平格則不為天所壽不為天所安治故天滅之以威興亡之效全在人事今汝永念則有固命以堅也永長也汝若能為長遠之慮不為目前之計不安于小成不止于僅足即永念也能永念則天命有隆勿替其治將潤色鴻業粲然于我新造之邦周家對商而言之文武受命未久故曰新造邦周公以永念者期召公則其所慮亦深且遠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前既歷舉商家得人之盛矣此又舉周家文武所以得人之盛割裁正也申重復也勸勉勞也寧王即武王也武王本有德矣天又從而裁正之重復而勸勉之此與式教用休陰誘其衷同意武王之德所以極其盛而無有踰越者皆上帝割申勸之也故能集有天下之大命于其身周公先言武王者蓋欲言文王之德則必推武王武王所以能集天命于其身亦豈無自而然哉蓋本于文王也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修者因其壞而修治之也和者因其乖而和之也紂在上三綱五常既壞而人亦為之不和矣文王庶幾能修和有夏雖文王之責而實不敢自以為功但庶幾而已當此時文王惟得此五人者為之助虢叔也閎夭也散宜生也泰顛也南宮括也不言呂望以見言矣者非文王之本心也文王有此五人為之疏附後先奔走禦侮故能成修和之功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又曰文王之辭也文王雖有此五人文王之心常有歉然不自足之意且曰無人能往來為我道常教于天下無其德以降下于國人其文王已有人迪彝教而必曰無能往來文王已有德降于國人而必曰蔑德聖人之心其不自足也如此亦惟純佑秉德上文言商家之事既曰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矣故此云亦惟純佑秉德天心純一佑助文王故生賢佐皆秉持其德之人賢者天所生也故迪知天威言其踐履無不與天合亦如迪知上帝命同乃惟時昭文王此秉德之臣能明文王之德輔相而開導之使文王之德所迪行者皆足以顯見發冒于天下以此而聞于上帝惟是賢者能迪知天威所以能相其君亦聞于上帝天為君而生賢故賢亦以天而輔君也文王所以能受有商命

皆賢者輔相之功以文王之聖猶資賢人之助而況不及文王者乎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此武王得人之助也時虢叔已死故曰四人惟茲四人輔相武王庶幾蹈履至于保有天祿曰尚云者亦與尚克修和我有夏同皆不自恃之意也其後也暨及武王誕行天威咸劉殺其敵以興征伐之師謂之尚迪有祿則保有天祿者武王之初心也誕將天威而謂之後暨則征伐者非武王初心也不得已而後為此舉爾非是武王始者便欲將天威也惟茲四人明武王之德使武王之德發冒于天下天下之人大盡稱頌武王之德萬國同辭此四人者在文王時昭文王則以其冒聞于上帝在武王時昭武王則以其冒而使天下之稱德何也言天則可以兼人言人則可以兼天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文王之治五人者為之武王之治四人者為之況今日成王之治未成召公其可不以五人四人者為心乎予小子旦視今之天下如游大川然以其險而難濟也任重而不克勝也必得召公同心輔政則可予自今以往暨汝奭濟小子成王于大川之險亦如未在位時召公之心豈不謂成王已即政已在位能勝其任矣殊不知任大責重非成王所能當在召公視之亦當與未在位時同也誕無我責汝召公不須責我以為我不當挽留召公也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收藏也勗勉也耇造老成之稱也爾召公尚有意收藏韜晦無能勉其所不及則是老成人不肯降下其心以輔成王也周家之治有不逮處尚望召公加勉則可既不能勉所不及若老成人不降下其心則鳴鳳之祥不復聞矣況敢望其至治之極乎文王興于岐山時有鳴鳳之祥此治之成召也然則召公安得不加勉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君奭不可不以此為鑒文王之功如彼而今日之治未成如此其當監視于此我周家受命雖有無窮之休美然有以基之于前無以成之于後則前功不可保豈非亦有大艱難者乎告君奭當謀所以寬綽其心欲去者其心迫窄故也寬其心則當為成王留我不以後人迷惑之意豈為目前苟安而已哉誠欲後人有所觀法有所循守不至于迷惑也此周公所以留召公之心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前人指武王也周召二公當時親受武王顧命託以後嗣之事故舉前日之事以告之曰前人敷布腹心以命汝作汝民極極中也使民皆于汝而取中故曰作汝民極曰者命之辭也曰汝當明明勉輔後王勗勉也偶者匹合輔佐也在亶乘茲大命亶信也乘行也我之命汝如此汝當以誠信行之惟法文王之德以大承當此無窮之憂也蓋天下至重乃是無窮之憂也欲承此無窮之憂者苟非法先王之德不可此皆武王所以命周召之辭人情誰獨無是哉君之念周公舉武王昔日顧命之辭以留召公召公寧不惻然有動于中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公曰、召凡我所以告汝者、皆出于中心之誠、然然則周公豈有不誠者哉、而必曰告汝朕允、示之以至誠矣、蓋召公之所見、與周公不同、以聖人而與聖人言、則不言而意已怖、以聖人而與賢人言、故多言而意始悟、召公下于周公一等者也、故不能無費辭、保奭既稱之曰君、又稱其官、皆所以尊召公也、其汝克敬、我告汝之言既出于誠、則汝當敬我言不可忽也、其以予之言監視于商家喪亡大亂、肆念天威之可畏如此、召公安得輕于去、天威而謂之我者、天下無一事而非吾身之理、天威之可畏者、即其理之可畏者也、予不允惟若茲誥、此又周公自謙之辭、我之心未足取信于人、所以如此多言以見多言非周公之得已也、實欲有以明其心也、予之意惟曰王業之所以成者、在我二人、周公不可一日無召公、汝之意亦嘗與我合矣、其言曰誠在是周召二人矣、猶慮夫周家積累之久、天之美日至、福祿之來無窮、非我二人所能當、蓋德不勝福、則必有危、我深以滿盈爲懼、故欲去也、夫召公所謂在時二人之意、雖與周公合、而惟時二人弗戡之意、則與周公異、周公以王業終始爲憂、召公以一身滿盈爲憂也、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周公以謂召公雖以滿盈爲憂、惟能敬德者、則雖滿而不溢、汝盍以敬德爲念乎、今日相成王保治安持盈成兢兢業業不敢少忽者、是乃敬德也、又當于下僚之中有賢者、則明而舉之、置之上位、不亦大也、至于他時國家躋于大安、功業至于大盛、則此時可以遜與後人而去矣、在今日未至于盛大、未有俊民可遜、則召公未可去也、蓋大臣之進退、常以人才之得失爲慮、有賢者以任其事、則身可以退而無慮、蕭何之死、必引曹參以爲相、管仲不能薦賢于桓公、徒知三子非人情不可近、所以不能免後人之譏也、召公以滿盈爲憂、周公所以開拓召公之心、使之以天下爲憂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周公又嘆而言曰、所以厚輔周家者、惟我二人、故能至于今日之美、使社稷安寧、商民已服、成王長而踐阼、豈非我二人之力乎、雖然、知今日之休爲可美、又當知他日之患爲可慮、既圖之于其始、必當保之于其終、我之意欲與二人者、皆能成文王之功于不怠、昔文王之功有所未備者、當以勤而成之、使海隅出日之邦、極天所覆、極地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之地、無不率俾、則文王之功始成、苟及于近而不及于遠、及于中國而不及于外夷、皆未足爲功之至、觀此章、以見古之人君能信任其臣、古之爲臣者能任其責也、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無隅出日、罔不率俾、此豈易事哉、而周公所以期望于召公者、皆以是爲人臣之職業、明乎此、則使是民爲堯舜之民者、非伊尹之責乎、四海之內咸仰朕德者、非傅說之責乎、推而下之、則牛羊之蕃壯、會計之當否、果非乘田委吏之責乎、千乘之國、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比及三年、可使有勇、果非任千乘國者之責乎、古之爲人臣者、隨其小大而各任其責如此、後之爲人臣者、隨其小大而皆不任其責、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卑、其去古人已遠矣、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惠順也、我不順汝之所爲、所以如此多誥、召公之意欲去、周公之意欲留、周公安得順召公之所爲而聽其去乎、前言予不允惟若茲誥、所以見周公之不自恃、此言予不惠若茲多誥、所以見周公之不苟同、天之愛民也無有窮已、予不以一身爲慮、而以天之愛民者爲念、閔念也、公曰嗚呼、又更端而告之、嘆而言曰、惟乃知民德、借民情以爲驗也、民之德罔不能成其始、而怠其終、民之情勤初怠終也、如此既是召公之所熟知、則召公安可以民情自處乎、惟其終可也、當敬順此言、自今以往、以敬而用治、尤當謹其治于終也、詩有之曰、行百里者半九十、晚節末路之難也、觀此篇周公所以眷眷于召公者、豈非人臣之晚節乎、

尚書詳解卷三十七

周書

蔡仲之命

仲乃蔡叔之子也、蔡叔流言于國、周公既囚之于郭鄰矣、何爲而復用其子也、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使蔡叔之謀皆及周公而不及王室、則周公必將恕其罪、惟其與三監淮夷武庚協謀以叛周、周公身爲冢宰、將以正王法、則不得私其兄弟焉、是周公之不得已也、雖然、周公豈一日而忘兄弟之恩哉、無一日而忘兄弟、則夫叔之子有仲能克庸祗德、以蓋前人之愆、豈非周公之所深幸歟、又況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前日之事、公不以恩而掩義、今日之事、公不以義而掩恩、觀此篇之書、當有以知周公親親之情、故其所以告戒之言、皆家庭訓誨之語、而非可以常情論也、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叔既得罪于王家、何以得稱沒、蓋仲之賢久矣、周公既以其子爲卿士、則不可以因其父、蓋赦其罪矣、又況命蔡仲踐諸侯位、不廢其舊國、則叔爲始封之君、既赦其罪、則得以稱沒、先儒謂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爲始祖也、其說是矣、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此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之時。周公爲太師三公也。冢宰。六卿之長也。以太師兼冢宰。是爲公而兼卿。正百工之事。所謂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是也。三叔流言。卽管叔蔡叔霍叔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也。變起于家庭。禍生于骨肉。周公將何以處此哉。大義滅親。不得以兄弟之故而屈于王法。使周公而如舜。三叔如象。則封之可也。象之謀害舜也。止及其身。三叔之謗周公也。害及于天下。又況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法在周公。權在周公。安得以如舜哉。致辟管叔于商。商者。就商地而誅殺之也。其罪重故也。囚蔡叔于郭鄰。郭鄰者。中國之外地名。囚者。制其出入也。其罪輕于管叔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廢爲庶人。三年之間不得與兄弟敍齒列。三年之外則齒之也。其罪又輕于蔡叔也。三叔皆有罪。管叔霍叔之子無聞焉。惟蔡叔之子蔡仲能用其敬德。故周公用之以爲己之卿士焉。周禮畿內之諸侯立卿兩人。周公爲畿內諸侯。故以仲爲卿士。及叔之卒也。乃命諸王邦之蔡。孔氏曰。叔之所封畿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畿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然仲之命也。不于叔未卒之前。而乃于叔卒之後。何也。蔡叔未卒。則仲無君國之禮。蒯聵在而立輒。衛是以亂。故周公之封仲也。必于叔卒之後。此又聖人所以正父子之名也。此一章非周公命仲之辭。乃史官敍述其事。其言簡而有法。觀周公之位冢宰也。曷嘗容私于兄弟之間哉。其致辟管叔也。乃管叔自取其辟。而非周公辟之也。其囚蔡叔降霍叔也。乃管霍自取其囚與降。而非周公囚之降之也。其封蔡仲也。亦蔡仲自取其封。而非周公封之也。賞善罰惡。在人而不在己。周公何容心哉。此之謂天討有罪。天命有德。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王若曰。周公以王命告之也。小子胡。亦與小子封同意。胡。仲之名也。小子者。以其年齒尙少。未有所知。嘗受教誨也。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將以命之。必有以美之。汝能率循文武之德。能改蔡叔之行。亦在于謹其道。爾謹其道者。不敢違道。則必知所決擇。德則循而爲之。父行則改而不爲。肆我所以命汝爲諸侯于東土之地。往卽乃封。敬哉。汝今往就此封爵。尤當敬其事。勿謂其已能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而不加勉也。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周公篤于親親之情。故戒之之辭尤切。爾庶幾掩蓋前人之過者。惟在忠于事君。孝于事親。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揚名。可以顯父母。不遺父母惡名。如東管沈勤恥其父有困逆之行。欲死以滌之。疑困逆而爲忠孝者。此可謂能爲子矣。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邁。行也。迹。善迹也。汝當行善。自汝身始勤而終不怠。以示乃子孫之法。蓋祖父有善行。則爲汝者但使汝之子孫取法于祖父可也。爲祖父者既有過。則爾子孫將何所法乎。自汝身而不能行善。不能克勤。爾之子孫無所取法。則爾父之惡名日彰矣。此乃周公深有望于蔡仲。祗欲植立。滿蓋前人之恥。以自新其門戶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此則周公示之以知所取舍也。爾將何以垂憲乃後乎。文王之彝訓。可循則循之。爾考之違王命。可改則改之。蔡仲既能率德改行。則能率彝訓

不爲違王命矣。周公又就其已能者而申勉之。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此又以天人至公之理示蔡仲。天無私親。惟有德者輔之。此天有至公之理也。民無常懷。惟惠者懷之。此民有至公之情也。爾勿謂汝父有罪。天不輔汝。民不懷汝。自汝之身。苟有德以感乎天。有惠以感乎民。則天人將不汝棄。天下之善亦多端矣。要其同歸。則歸于治。天下之惡亦多端矣。要其同歸。則歸于亂。治與亂者。善惡之應也。故大人之爲善惡者。不在治亂效驗之日。而常在于是非一念之初。爾其戒哉。當以同歸于治同歸于亂者爲戒。謹其初而思其終可也。謹其初者。乃是非之一念也。思其終者。治亂之效驗也。始然之火。至于燎原。綿綿之泉。可以滔天。可不謹其初而思其終之可以常行乎。君子言必稽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者。是自初而爲終之慮也。苟惟決擇之初不能謹審。學仁而至于兼愛。爲無父。學義而至于爲我。爲無君。無父無君。遂至于爲禽獸。其端甚微。而治亂甚大。故愼厥初惟厥終者。至于其終可以不困。不困則歸于治矣。不惟厥終者。終于困窮。困窮則歸于亂矣。人情孰不欲好善惡惡。亦誰肯舍善而從惡。惟其決擇趨舍之不審。以惡者爲善。反以善者爲惡。及其機已熟。則治亂形焉。蔡仲爲蔡叔之子。是雖其心以父之惡爲懲戒。安知不矯枉之過。遂流于惡而不自知乎。故周公以爲善不同爲惡不同者。示之以其所歸。又以愼厥初者示之。使知所辨。惟恐蔡仲矯乃父之失。戀乃父之罪。過于用心。雖不蹈父之惡。而惡亦多端。不可以一概言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

此言爲諸侯之綱目也。爲爾之職者。得非在于勉乃功乎。凡諸侯所當爲之職者。皆在所勉也。得非在于睦四鄰乎。凡朝聘會同鄰校之禮。在所當講也。惟其懋勉汝之功。則蕃屛王室者在此矣。內爲天子牧養小民。而外爲天子禦侮征敵。王所則乃績之勉。是乃所以蕃王室也。惟睦汝之四鄰。則和兄弟者在此矣。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行玉帛之往來。則四鄰之睦。是乃所以和兄弟也。

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康。安也。濟。成也。安民之居。成民之業。當循大中之道而行之。自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相傳之要。不出中之一字。何謂中。任理而不任意。任公而不任私是也。若夫作聰明以亂舊章。視聽之不審。以側言而改厥度者。皆任意也。非理也。皆任私也。非公也。舊章皆中之所存。法度者亦中之所寓。惟作聰明者。必至于喜功生事。好奇立異。而舊章于是乎亂矣。惟視聽之不審者。必至于聽無稽之言。用弗詢之謀。窮兵黷武。橫賦厚斂。而厥度于是乎改矣。度卽舊章也。曰舊章則有已然之則。曰度則有當然之制。無非中也。周公慮蔡仲懲創乃父之愆。用意過當。反以生事爲奇也。故有此戒。天下有自然之中理。初不在乎作意爲之。能如此。則予一人將汝嘉美而不汝棄矣。王曰。嗚呼。申言以訓之曰。小子胡。自今以往。無荒

忽以棄我之言。欲其終身奉行之也。此篇大意。惟在率德改行一句。蓋前人之愆。是改行也。至于德則謂之率。乃祖文王之彝訓謂之舊章。無非循其自然之理。不在于矯揉而爲之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奄之爲惡亦已久矣。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則在武王時嘗不服矣。及武王崩。周公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則周公攝政時又叛矣。此言成王東伐淮夷。則周公歸政之初。成王即政之初又叛。洛誥成王即位封伯禽于魯。費誓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魯侯征之。彼言徐夷並興。此言伐淮夷。則知成王伐淮夷。魯侯伐徐戎。正同時也。蓋爾奄國自武王至成王即政初年。凡三叛。故多方之書曰。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知此伐淮夷者。乃第三次也。反覆背叛不常如此。故成王既伐之。則遂從而滅之。踐。滅也。滅其君而徙之也。作誥命言徙奄平淮之政令。史敘其事作成王政之篇。成。平也。平淮夷以爲王者政令也。其書已亡。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王者之兵無滅國之理。成王既滅奄矣。又將遷其君于蒲姑。則知踐奄者。滅其背叛之君。謀于奄衆。別置其君。則其社稷不滅也。蒲姑。齊地也。成王以其叛服不常。去中國遠。故徙其君于蒲姑近齊之地。使之邇王室之化。周公以此告召公。先儒謂告召公使爲此策書告令之。其書已亡。未知其必然也。此二篇之書。皆有其序而已。

尙書詳解卷三十八

周書

多方

武王之伐商也。一戎衣而定。何其易也。既得天下。易世之後。商民猶不服。自大誥而下。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之書。無非爲商民而作。何其難也。觀孟子答公孫丑論王道之難易。可以知此矣。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商久矣。久則難變也。文王之德百年猶未洽于天下。而武王、周公繼之。然後盛行。則知商民念商德澤已深。而服周之化猶淺。武王崩。一經武庚之變。而國叛。及成王即政。又叛。東坡先生曰。周無周公。則商之復興必矣。以西漢之道德比之商。猶碔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徒。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之興。成功若建瓴。然此周召二公所以終不敢去周者。爲是故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矣。自滅奄而歸。在鎬東諸侯朝覲之際。因作多方之書。以告庶邦。多方之書與多士相類。多士誥商民之遷于洛邑者也。多方誥四國多方。併及天下之諸侯也。夫以周室堂堂天下之大勢。視商之遺民。不啻泰山壓卵。舉不服之民而誅戮之。以一天下之心。宜不爲過。而成王周公諄

諄于口舌之間。不能自已。何也。然是足以見古人忠厚之心矣。古之聖人不忍有疾國天下之心。寧使吾有遺力。而不忍盡其力于天下。寧使吾有餘威。不忍盡其威于天下。堯不以四凶之皆治而遂用操切之政。舜不以有苗之逆命遂用搗其巢穴之師。此皆聖人寬緩和柔之政。視天下如海涵春育之中。曾不以小不如意。而遂至有捕蕩之舉也。秦漢而後。吁。亦薄矣。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此史官記其時日。敘其所以作此書之旨也。踐奄之舉。豈成王之得已哉。成王不得已而踐奄。及歸自奄之後。恐多方之諸侯猶有未服以干天討。如淮夷之國者。故作書以開導之。周公曰。王若曰。先言周公而後繼以王若曰者。周公以王命告也。自大誥而下。凡言王若曰者。皆周公以王命告也。而不言周公何也。曰史官于此舉周公。則知前數篇凡言王若曰者。皆周公之辭。猷告爾四國多方。言以道告爾四方之國多方之諸侯。惟爾殷侯尹民者。凡在殷國之諸侯。與乎爲正民之官者。併告之也。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降爾命。謂誅紂也。紂爲無道得罪于天。我奉天命以伐紂。既降爾命。此爾之所知也。汝諸侯既知紂以暴虐取亡。我周何預焉。爾諸侯猶有未服之心何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此舉有夏之事以爲證也。商之伐夏。猶周之伐商。有夏之君所以圖謀天命者。不能常敬念于祭祀。蓋欲謀天命。當求諸己。己能以敬奉其祀事。則天命得矣。夏之君不知此。故天于是降格于夏。謂有災異以警懼之也。天之愛人君至矣。自非大無道之國。嘗欲扶持之。故日月之薄蝕。山川之沸騰。皆所以降格于有夏。使知所戒。天雖降格于夏如此。而有夏之君視之如未嘗有。方且大爲逸樂。不肯出憂民之言。人主有憂民之心。則必有憂民之言。有憂民之言。則必不敢爲逸樂之事。既誕厥逸。則必不肯慼言于民矣。乃大淫昏者。其心蒙蔽而昏亂也。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者。未嘗以一日之力勉行天道也。夫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其心無所發明矣。安能以一日之力行天道乎。乃爾攸聞。此有夏之惡。天下之所共知。亦爾之所聞也。惟其桀之惡淫昏于厥心。故見之于民者亦無有善政。凡人主謀天命者。以民爲主。有夏所圖帝之命。乃不能開民之所麗。麗、著也。離、麗也。人情莫不欲壽。是所麗在壽也。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是所麗在富也。三王厚之而不困。桀乃不克開于民之麗。凡民之所欲處。皆爲之窒塞不通。方且降刑罰之威。以增重其亂于有夏之國。因甲于內亂。甲者、始也。其亂自內而始。自身及家。自家及國。不能以善道承其衆。孟子道性善。謂民性本善。人君亦當以善道承之。使趨于善。桀不克靈承于旅。故無有大惟恭德之是進。不惟恭德之是進。是忽略其民也。

忽略其民，所以大爲舒惰之政，于是親民事者不切然，不以介意者也，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桀旣不以民爲心，故民亦不以君爲心，有夏之民，皆相率爲貪叨忿懫以拒其上，桀乃取其殘賊之臣爲慘酷而劓割夏邑者，日日尊敬之，以此而爲治，桀之罪至此，則天人之心皆失矣，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亂不極則治不生，此自然之理也，有桀之暴，則必有湯之仁，天求其可以爲民主者，莫如湯，故降明美之命于湯，俾之刑殄有夏而滅之，知天之所以與湯，則知天之所以不與桀矣，純、一也，天之不與夏者，純一而不變，古者無道之國，天或降之災異，未遽至于喪亡者，天之不畀者未純，猶有待其改悔之意，若夫天之不畀至于純一，則冥冥之中，無一毫佑夏之意矣，天之佑商也，必曰純佑命，天之不畀夏也，必曰不畀純，則純者極至之辭也，更言桀之罪曰，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義民、賢者也，永、長也，享、受也，明主任賢可以享天下之福，桀不能任賢享天下之福，故雖有多方之義民，不能長享其國也，義民旣棄而不用，以享其國，則有夏所恭之多士，皆其不明保享于民之人也，安受有民國之福者，惟賢者爲能明之，故禁其亂于未形之前，絕其惡于將然之際，不能明其保享于民，則必小人也，必愚闇之人也，夏之所敬在多士之列者，皆此等輩也，賢者旣不用之以享其國，所用者皆不明保享之士，是桀之心與小人合也，君臣志趣如此卑下，所以相爲暴虐之事，以及于民，至于百爲，凡所爲之百事也，皆在窒塞處，無有開明之聲之行路焉，遊大公至正之道，如履坦途，四通八達，可以南可以北者，由邪徑左道而行，如出入山徑之蹊，荆棘滿目，將見途窮矣，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言桀之罪，則必言商家之有德，而惟成湯能以爾多方之衆，大能伐夏而爲民主，湯豈無故而得之哉，麗、著也，人心必有所麗，譬如日月必麗天，草木必麗土，人心不麗于邪，必麗于善也，正身以率其民，民安有不相勸而爲善哉，不特愼厥麗可以勸民也，民雖被刑，亦知勸善其惡，必曰上之刑我也，非虐我也，所以禁我之爲非，而驅我之爲善也，今而不免于刑，皆己自取，上之人何尤哉，此厥民刑用勸之意也，以至于帝乙家法，所傳賢聖六七作之君，莫不皆然，無不明德愼罰，明其己之德，以率民，是用德者，其本心也，謹其罰，惟恐濫及于民，是用刑者，其不得已也，民知上之明德愼罰如此，亦能用勸爲善，要囚殄戮多罪，有罪之民陷于刑獄之中，至于戮者，亦皆知勸，以爲上之刑非以毒民，而民之自取之也，明德愼罰，卽愼厥麗乃勸也，要囚殄戮多罪，卽厥民刑用勸也，不特明德愼罰而民勸，雖要囚殄戮而亦勸，不特要囚殄戮而民勸，雖開釋無辜而亦勸，無辜者釋而免之，而民亦知勸，是無罪者不枉也，要囚殄戮多罪，是有罪者不縱也，人主本原處旣正，則或刑或不刑，無非所以爲勸，且刑一也，先王用之

而可以使天下之爲善，後世用之而盡召天下之犯法，何哉，先王之刑，皆仁心之所寓，而惟世之刑，皆不仁之具也，夫子未嘗不釣弋也，而仁見于不綱不射之際，文王未嘗不蒐田也，而仁見于一發不再舉之時，推此以觀，則皐陶之刑，可以使四方風動者，豈刑爲能爾哉，仁心之所形，所以陰驅潛率之者多矣，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有商之賢君，其所爲者如此，至于爾辟、惟紂言也，紂不能法先王所爲，故不能以爾多方之衆受天之命，則商之興也，必有所因而興，商之亡也，亦有所因而亡，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周公先嘆而後以王命告之曰，予之作誥以告爾多方，非天用釋有夏而不佑之，夏之君自取之也，亦非天用釋有商而不佑之，商之君自取之也，是天命之廢興在己，而不在天也，乃惟爾君紂以爾多方之衆，不能修己以謀天命，方且以大淫過之行而圖天命，罪惡盡有辭說，言其惡之可指也，夫爲善而至于有善之可指，曰某人仁人也，某人義人也，此爲善之成于著見如此，爲惡而至于有惡之可指，亦然，泰誓三篇，武王數紂之罪，是皆有辭，是其惡之成于著見如此，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周公更取有夏之事對商而言之，集有積聚之意，享者享受其國也，弗集于享，則凡今日爲之，明日爲之，今日積之，後日積之，皆不可以享國之事，故天降時喪，令有邦之諸侯，如成湯者代之，蓋自諸侯而爲天子也，乃惟爾商後王紂，逸厥逸，是以逸爲逸也，文武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是以勤爲逸也，紂不以勤爲逸，而以逸爲逸，則其所謂逸者，皆縱恣放肆之所爲也，所以謀其政者，不務蠲潔其身以進于善，其渦穢可知矣，烝、進也，故天亦從而降下喪亡，是天之棄商，亦如前日之棄夏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上智卽聖也，下愚卽狂也，聖之不可以爲狂者，猶狂之不可以爲聖，此孔子之所謂不移者也，而周公乃曰，聖乃可以作狂，狂亦可以作聖，則無乃上智下愚之可移歟，曰，孔子之所言者，聖與狂之成也，其習旣成，則不移矣，周公之所言者，聖狂之分也，聖狂之分，生于一念之頃，故聖而罔念，則遂趨于狂之路矣，狂而克念，則遂趨于聖之路矣，聖者決不至于作狂，狂者必不肯以作聖，然亦有此理，使堯舜一日而忘兢兢業業，豈不移于狂乎，是西子之蒙不潔也，使桀紂而能改過遷善，豈不趨于聖乎，是惡人猶戒沐浴也，孔子雖曰不移，實有可移之理，但恐下愚者自暴自棄，不肯移爾，若能移之，是惟狂之克念也，周公言此者，以明紂之爲惡，倘一旦改悔，則天豈有終棄之哉，上天之意，念其商家祖宗賢聖，不忍驟然棄紂，故須待寬暇湯之子孫于五年之久，遲之以待其改悔也，及五年之閒，紂不能改悔矣，大爲民之主，而無一善之可聞，無一善之可聽，是終于爲惡者也，周公何以見天須暇五年哉，周公卽心而卜之也，人心未盡去，武王未忍伐商時，卽天意也，卽未會孟津五年之前也，豈人心之外別有天哉，聖人之心不忍棄人于爲惡也亦然，有不善于此，必涵容之，寬暇之，敎誨之，遲以須其改變，不得已而後棄之，堯之廢鯀也，必至于九載績用弗成之後，舜之威庶頑也，必在于

侯明提記之後。湯不以不衮而遂興征葛之師。既遺之牛羊。復使亳衆往耕。而其終猶不改也。然後征之矣。嗚呼。此天之所以須暇之子孫。必于五年之久也。天非棄紂。紂自棄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紂既不能改過。天于是求于多方之中。視其有德者。欲以代商。大動以威者。言其災異日至。天威欲去紂而滅商也。開其有能顧天者。顧與成湯顧諟天之明命同。顧。回視也。謂其不違乎天理也。開乎彼所以開乎此。開乎商所以開乎周。惟爾多方之中。無有能顧天者足以上當天心。惟我周王文武。能以善承長。有夏之君惟不克靈承于旅。故爲天所棄。我周王能靈承于旅。故爲天所與。克堪用德。德者得于己也。在他人則敗其德而不用。在周王則能用其德。天所愛在民。而周王靈承于旅。天所親在德。而周王克堪用德。故可以典主神天。人君之所以典神天者。爲神之主。上而星辰日月得其序。下而山川草木得其寧。中而宗廟社稷得其安。皆人主有以主之也。惟典神天。得其所以主神天之道。故天于是式教之。而用其休凡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皆天所以陰騭其衷。用訓厥道者也。天畀與以商家之命。使文武尹正爾多方。而爲之君。我文武之代商也。豈有私心哉。天予之也。上天至公之理如此。爾多方之人尚何疑之有。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今我曷敢多誥。謂我本不欲以言語之文告天下。爾猶不從。惟有誅戮。爾豈敢多爲誥辭哉。言寬恩不可以數得。我前此亦嘗大降下爾四國之君。謂誅管蔡商奄時也。民命即四國之君也。爾其可不知惕乎。爾何不以誠信之心。行寬裕之道于爾多方。商人所以不服者。其心狹隘。不知有至公之理故也。爾何不以夾輔介助。導其治道于我周王。以享受上天之命乎。據汝商人之罪。在于擯棄誅戮。而我周家撫汝以恩。使汝尚得宅居汝之故居。畋爾之土田。爾何不順王政以廣大天之命乎。爾乃蹈行屢爲不安之行。是汝心不知自愛故也。爾乃不肯大安其天命之當然。是爾之盡棄其天命而違乎天也。是爾乃自爲不常之事。以謀信其正道也。夫謀信于正道。其心必有常。今爾以不常之心。豈能謀信于正乎。觀此有以見周公無忿疾于頑之心。多爲之利害以感發之。必曰爾者。所以見其丁寧諄復之意。天命在成王。何猶乎多方。而必曰宅。曰熙。曰大宅。曰屑播者。蓋理之所不可違者天命也。天命在周。而汝多方能順我周家。即享也。即熙也。天命在周。而汝多方不順我周家。即不大宅天命也。即屑播天命也。周公以天命論多方。豈非示以至公之理。將以破其猜疑之情乎。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我惟時其教告之。謂前此自大誥而下數誥。皆所以告汝也。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三。謂前此伐紂之後。攝政之時。三監與淮夷叛。復政之後又叛也。自今以後。如有再叛而不用我命。則我惟有大罰以殛汝矣。至于此時。非我有周秉持其德。不務安康。實汝之叛自取之耳。此周公所以絕其狂情于他日也。然則大罰殛之者。豈真殛之哉。戒之之辭不得不如是之嚴。亦猶酒誥之書曰予其殺。未必殺之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此又專責長民之官也。有方多士。周之士也。暨殷多士。即商士也。此爲誥合天下而告之。故併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謂商士也。奔走爲我之臣。爲長民之官。至此已五年矣。自成王即位。遷頑民。至今已五年。監即長民之官也。胥伯者。相長之人也。小大多正者。小官之長與大官之長。皆是殷之尹民者。爾無不由于法度之中。不可出于法度之外。臬取其有限制之義。自作不和。爾惟和哉。和者。謂其一心事上。無有乖戾是也。爾民之中有爲之倡爲亂者。亦有不待倡而自爲亂者。自作不和。乃不待人率之而自爲不和。爾既爲長民之官。當有以和之也。爾室不睦。謂爾之室家宗族也。爾雖從我周家。而爾室家之人未睦。則爾亦當和之。至于爾邑克明。灼見利害是非之所在。從我周家之化。而無蔽塞昏昧。則汝之賢鑒矣。故曰。爾惟克勤乃事。自非爾之勤乃事。何以致爾邑之明哉。此皆是責長民之官。民之未服。皆汝爲之長者未有以化之爾。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凶德者。頑而不服者也。爾不可以民頑而不服。其心遂忌之。以爲不可化。爾但能以敬和之德在爾之位。則民皆將化凶而爲德矣。夫人有穆穆之容者。人見之自然生敬。閱。視也。我視汝之邑。見汝所謀之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永久。其力常得畋爾之田。終享安居之樂。天亦將畀予矜憐爾。我有周又將大有以賜爾。擇其能迪蹈者。簡拔在王庭之上。庶幾使爾治其事。有所服行在大僚之中。謂受之以尊顯之位。周公諭商頑。使勸率其民。我必有以賞之。示之使知所勸勉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前既以賞誘之。此又以威懲之。爾能如是則有賞。不能如是則有罰。故又曰多士。爾若不能相勸率以誠信我之命。爾亦則惟不克享。是汝不能奉上也。惟汝不能奉上。所以致民之不能奉上者。皆爾長民之責。是爾惟放逸惟頗僻。以大違我之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取天之威。天威本未嘗加人。皆人自取之。爾既自取天之威。則我所以致天之罰于汝身。離逖爾土。使爾遠徙。不得享土田之樂。我周家所以告戒汝至此勤且至矣。惟有賞罰二柄。看汝所以從違如何爾。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我不惟多誥。不多爲言語以告爾衆。非我本意也。我惟敬告汝以天命。周之得天下也皆天命。而汝不知天命之所在。故此篇言天言帝尤詳。又曰時惟爾初。又更端而告之曰。自今以始。皆是爾之初。前日之非。已赦汝勿論。汝當自今日爲始。改過自新。汝自此以往。若不能敬。不能和睦。則我決意于刑威。不汝赦矣。周公恐其言語之多。適以瀆民。患太褻而民不以爲使。故斷然爲辭曰。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此告商人之書。所以至多方而止也。

尚書詳解卷三十九

周書

立政

立政之篇。無非戒以用人之事也。不曰用人。而曰立政何也。易曰。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存乎人。記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人主雖有法度紀綱。纖悉委曲。無不詳盡。苟不得其人而用之。則法度豈能自行哉。是亦爲虛具而已矣。故戒其君以用人。而以立政名篇。蓋得人則政自立。成王幼沖之日。因流言之變。不免猜疑于周公。則知人之明。成王蓋者猶未之盡。既不能知人。安能用人。此人主之切要。周公所以拳拳于此篇之書也。

周公作立政。

孔子序此書。亦與周公作無逸同。直書之而其意自顯也。古者大臣之戒君。本末無不兼舉。無逸之書。乃人主治身之本原。而立政一書。乃人主出治之大要。二者亦未始不相爲用。蓋專于逸樂者、溺心于多慾。其志與小人合。不知君子之可親。能用人以立政。自非憂勤于治。心原昭晰者不能也。周公以無逸戒其前。又以立政繼其後。而人主所以自治出治之大端盡矣。召公得周公作無逸之意。而公劉之詩戒以民事。得周公立政之旨。而卷阿之詩、戒以求賢。所以同心輔政者。其在茲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周公拜手稽首。致敬盡禮。所以起成王之敬心。欲其聽之專也。告嗣天子王矣。嗣天子、指成王也。嗣天子今已爲王矣。與前幼沖之時不同。居王者之位。必有以盡王者之責。王者之要莫重于任人。故周公盡舉以告之。謂之咸戒。無有不盡之意也。既言其大者。又言其小者。曰在王之左右日與之親近者。其大則有常伯、牧民之長者也。常任、乃任事之公卿也。準人、乃守法之有司也。其小則有綴衣、掌王衣服者。虎賁、以武力事王者。周公又從而嘆之曰。休茲。用人之道。實乃爲政之至美者也。能知以此爲憂者亦鮮矣。惟其知恤。則不敢輕于用人。此數句。乃立政一篇之綱領也。雖然、常伯、常任、準人。大臣也。若綴衣、虎賁。奚必舉以戒成王哉。三宅之大臣。成王出而臨朝。與之講論治道者也。其見之時少。綴衣、虎賁之臣。成王退朝、與之親近者也。其見之時多。苟惟大臣之是擇。而忽略于親近之小臣。則讒諂面諛、便嬖、側媚之臣。間于其間。人主日與不正人居。則其氣味之所熏染。亦將流于不正矣。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必及于文武之時。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此先王所以養成君德者在此而已。漢世猶有古意。禁近之地。大抵皆以士人居之。如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之徒。歲時宿衞。亦擇其士民之良者。自是而後。此意寖衰。人主日與宦官女子、武夫斲人相處。其視周公之戒。亦已戾矣。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周公既言知此爲艱者鮮。則又言古之人惟有夏之君能蹈行之。有室之所以競強而至于大治者。皆自籲俊尊上帝也。籲、招呼也。籲俊奚預于尊上帝。蓋天下之事無一而非天之事。位、天位也。職、天職也。祿、天祿也。事、天工也。苟得其賢者布于百執事之列。則事得其叙。民得其理。物得其和。豈非尊上帝者在此歟。或者不知此意。賢有德則棄而不用。小人則用之。使天職、天工、天位、天祿皆紊亂。而穢德自彰聞矣。方且飾玉帛粢盛曰。吾以事天也。抑不知事天者果在于實乎。抑在虛文乎。然籲俊尊上帝。則賢者畢至矣。又當知之愈深。信之愈篤。九德卽皋陶所陳之九德也。迪知者。迪己之所踐履而知之。如皋陶所謂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是也。忱恂者。虛心至誠以待之。如伯益所謂任賢勿貳是也。知之深。信之篤。則九德之人。其剛、其柔、其正直。無不一一知其情性。有夏之君既能如此。故有夏之臣。方敢進用人之戒。人君必有用人之誠。則人臣進用人之戒。若未有此誠。則人臣豈敢諫。雖諫而無益矣。曰拜手稽首后矣。亦與周公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同意。人君用人之道無有窮已。不可謂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如是而足也。又須能宅使人材。使位與德稱。而可宅居也。安也。有常任之才者。然後可以宅乃事之職。有常伯之才者。然後可以宅乃牧之職。有準人之才者。然後可以宅乃準之職。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棫樸之詩曰。文王能官人。能知人而不能官人。則用非其所能。能非其所用。故曰宅乃

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三宅各當其位。各得其人。爲君之道盡于此矣。此所以宅人之要。則又在于謀面丕訓德也。大順德之人謀之。人以爲未足。又面之以己詢之左右。詢之大夫。詢之國人。此謀之也。觀其言辭。觀其容止。觀其行事。此面之也。人與己相參。以此用丕訓德之人。則以之宅人。無不各安其位矣。是皆有夏之君臣如此。自其子孫如桀者。不能法乃祖之所以用人。故三宅之中無有義民。義民者。知義理之人。謂賢者也。三宅之所以無義民。以桀德不能如往昔所以任人之道。既不能如往昔任人之道。則所任者皆暴德之人。謂凶德也。用非其人所以無後。而用殄厥世。此治亂得失之明驗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陟、升也。對黜而言之。桀黜則湯升矣。桀不作往任。而無後。于是成湯升爲天子。耿、明也。釐、理也。上帝之明命。至桀而不得其理。湯之升也。丕釐上帝之耿命。則有作新之意。所謂上帝之明命安在哉。卽求諸此吾心可也。吾之心昭然瑩徹。無一毫之累。則賢俊之心在是。則上帝之心亦在是。顧俊尊上帝者。卽此而尊之也。乃用三有宅。謂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用三宅之人。而能卽宅。是德與位稱者也。曰三有俊。謂稱其人之有乃事乃牧乃準之才。商能卽俊。是才與名孚也。巳用之三宅。既各當其位。未用之三俊。又各當其才。豈非丕釐上帝之耿命。端在于此乎。既有以得賢者之用。又有以安賢者之心。豈爲高爵厚祿而來。上以正其君。下以澤其民。是賢者之心也。苟人主無尊德樂道之意。不能敬其所言。法其所爲。則賢者不能一朝居。故成湯能嚴敬之以禮。思之於心。無非所以大法賢者之所爲。如湯學于伊尹

是也。如成王長相是也。如此。則能用三宅三俊矣。人主之德見于用賢者如此。則大明麗天。無幽不燭。其在商邑之近也。則協于厥邑。和而無乖。其在四方之遠也。則大法上天之所爲。而見湯之德。聖人之德。初無遠近之殊。而天下之感聖人之德者。自有遠近之異。協于厥邑。其視丕式見德則深矣。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暋者、強也。亦曰暋也。受不能如湯之丕釐上帝耿命。乃自強于昏德。紂之德既暋。則與君子不合。而三宅三俊之賢皆遠去。與小人合。羞刑暴德者。與夫庶習逸德者。則進用之。羞、進也。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以同厥邦。又惟庶習逸德。放逸之德。習者非一。與斯人而同厥政。帝欽罰之。受之德在于不敬。處不敬。非天也。故天以敬罰之。以敬罰不敬。卽春秋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之意也。乃俾我有夏。使我周家有華夏之國。式法成湯。當時所以受天命。而奄治萬姓。文武之心與湯同。紂之惡與桀同。故文武之伐紂。亦猶成湯之伐桀。故曰式商受命。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文王武王之興也。能知三有宅之心。又能灼見三有俊之心。然則紂曷爲不能克知灼見。而文武爲能克知灼見。蓋文武克知己之心。故能克知三宅之心。文武灼見己之心。故能灼見三俊之心。皋陶所謂

亦行有九德。禮記所謂取人以身。文武不能自知自見己之心。則一心之間甚爲有間。形于事物之際。是非易位矣。安能知人乎。有堯之聰明文思。必能知舜。有舜之濬哲文明。必能知禹皋陶。有文武則必能克知灼見三宅三俊。此知人之道先于自知者也。上帝高遠矣。自而敬事之。下民之衆矣。自而治之。文武卽其克知三宅灼見三俊者而敬事上帝。是此心與天合也。文武卽其克灼者而立民長伯。封建諸侯。是此心與人合也。天人之勢雖不同。而其實則根于文武之心。嗚呼。天下未嘗無賢才也。有夏弗作往任。而三宅無義民。成湯興。而克卽宅、克卽俊。紂之所用者、暴德逸德之人。而文武興。則克知灼見。三宅三俊皆爲用。是豈宅俊隱于桀紂之世。而獨興于湯武之時乎。易曰。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聖賢之會遇。各以氣類相感。自然之理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此周公詳言文武所以得人。凡小大遠近內外無不各得其人也。謂文武之所以立政者。初不在于紀綱制度之間。而皆惟得人之爲要。任人、卽常任也。準夫、卽準人也。牧、卽常伯也。三宅之人稱名之異。作書者互文耳。作三事謂三宅之事。此王朝之大臣也。虎賁、以武力衛王者也。綴衣、掌王衣服者也。趣馬、掌馬者。小尹、小官之長也。左右攜僕、執持器物之臣。百司、庶府、府庫藏吏在內之百司也。大都小伯。治大都小都之長也。藝人、執技藝以事上者。表臣、爲表幹者。百司在外之百官有司也。太史、下大夫。掌六典之貳。尹伯長官。若周禮每官各有長。庶常吉士。自綴衣而下。無非常久有吉德之士。君子則用心有常。而爲吉。小人則用心不常。而爲凶。皋陶曰。彰厥有常吉哉。亦此意也。司徒、司馬、司空。又擧文武當時所以擇人爲諸侯之三卿者。與夫爲亞大夫者。爲旅士者。夷、微、盧、烝、四國也。三亳、商之故地。分而爲三也。與夫阪險之地。皆立官以長之。故曰尹。言夷微盧烝也。三亳也。阪險之地也。皆有尹。無不得人。以此見文武之時。不特內而王朝。小大之臣皆得其人。外而諸侯之國。遠近之臣亦無不得人。今取周禮而讀之。下至于隸人、𤕭人與夫邦國都鄙。建其長。立其屬。可以見成周內外小大遠近無不得人也。雖然。文武以一人之聰明。豈能周知遠近內外小大之臣哉。蓋聖人之治自有體統。人主之職論一相。一相

之職統百官。想夫王朝之上如三宅之臣。人主之所親擇。而其下之小大之臣。則又合委之三宅者也。不然。何以高宗戒傅說曰。惟暨乃僚。罔不同心。穆王命伯冏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觀文武之時。亦可謂盛矣。不特文武爲然。而商人之治亦莫不然。君奭之書曰。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古人所以爲天下者。上自公卿。下至執事之職。無非賢者。孟子曰。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王誰與爲不善。故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

前既合文武而言之此又分言之蓋遠之可略不若近之尤詳舉夏商之事則略言之夏商遠者也舉文武之事則詳言之文武近者也周公言文武當時所以得人之多自三宅而下內外小大無不得人者豈有他術哉蓋自吾之一心求之而已文武不求之于心而一一求之于人則得于此必有失于彼者矣惟文武能居其心于湛然無欲之地故人之賢否邪正無不克知灼見故能立茲常事之官謂任事之臣若前所爲常任是也立茲司牧人卽養民之官若前所謂常伯是也常事司牧人皆是俊而有德者言常伯常任而不及準人者舉其大槩則準人亦在其中矣文王克厥宅心立茲常事司牧人皆俊有德此則知人之明矣知人者既得人而稱其任則用人者必當委諸人以專其任庶言者謂讒謀議論之事也庶獄者聽斷獄訟之事也庶慎者機密譏逆之事也庶言庶獄庶慎文王一委之于人而無所兼人主自有人主之責臣下自有臣下之責人主之責在宅心以知人也臣下之責在分職以治其庶言庶獄庶慎也若人主而侵臣之職兼人臣之事則不惟一人之聰明有限而臣下亦無所任其責矣文王旣得其人則一以委之而已無預焉惟有司之牧夫在朝而有司存與乎在外而養民者凡事之所當用而從者與其不當用而違者文王一順其所爲庶獄庶慎文王皆不敢知于茲不特不敢兼之而已而亦不敢知之焉此人主用人貴乎專也蓋所謂無爲而治者在此而已後世不知此意若太宗兼行將相事甚者如隋文帝衞士傳餐而食則臣下豈得以任其責哉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此言武王之心卽文王之心也文王當時敉寧之功則有義德焉如所謂爰整其旅以遏徂莒所以盡正天下之不正者也武王則率惟其敉功不敢替文王之義德武王之義德卽文王之義德也文王當時適大之謀則有容德焉如所謂卽康功田功懷保小民所以安天下之不安者也武王則率惟其謀以從文王之容德武王之容德卽文王之容德也率者循其事也惟者思之于心也武王之戎衣底定與夫偃武修文皆義德容德之循乎文王者也文武之心合而爲一故能並受丕丕莫大之業然義德謂之功容德謂之謀義德謂之不敢替容德謂從可以見征伐之功聖人之不得已安民之謀乃聖人之本心也立政之書大率言用人之事上文言文王宅心以用人至于武王則曰不敢替義德從容德何也周公之言體用兼舉有文王之宅心以用人爲武王之不敢替義德從容德故宅心以用人者所以爲武王之本于文王言其本于武王言其用本末之互見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周公之言何其有敍也旣言有夏之顧後成湯之乃用三宅文武之克知灼見矣故此又所以進成王之心先嘆而後言曰孺子今已爲王矣與前日幼沖之時不同矣繼自今謂自今以始至于後日我其立政謂政必由己而出也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謂人必由己而用也政不由己而出則禮樂征伐之柄至于下移矣人不由己而用則進退予奪不在我矣自古柔弱之主權柄下移則雖有人

才亦不得而用之今告成王以我其立政則凡國之政令皆必自己出政旣自己出政之大者莫大于用人故人亦必由己而用立事常任也準人者乃準也牧夫者常伯也此三宅之臣必自我灼知其所順灼知厥若與夫子察其所安同意羽可積而沈也石可載而浮也此非其所順者也而所以順者則羽終于浮石終于沈而已君子而不仁者有之而其所順則終爲君子而已小人于暫時之間亦能勉强終爲小人而已此其所順者也旣自我而知其人才之所順然後大乃使之爲治相助我所受之民和諧我庶獄庶慎之事民謂之受民者人主之有民皆受之天受之祖宗也時則勿有間之是不以己間之卽罔攸兼罔攸知之意也我其立政我其灼知厥若此聖人之所立己者時則勿有間之此聖人之所忘己者也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此無時而不在賢也雖一話言之頃終思夫成德之彥者用之以治我受之民則用賢之心豈復有須臾毫髮之間斷哉末終也惟思也成德之彥老成之人有德之美者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周公又更端而嘆曰予旦之言皆美者也我之美言皆有所受于人而非己之私言也成王不可以周公之私言而倦于聽周公平日所以得于師友得于傳聞者今已盡告孺子使孺子知爲王之重矣言受諸人而已無所私言盡于君而已無所隱成王聽之當如何哉自今以往不特孺子爲王當以是爲戒自成王而後凡爲文王之子孫者皆當以是爲戒庶獄乃人命所係庶慎乃機密所係不可以輕委諸其人輕委諸其人是誤于庶獄庶慎也惟得其正者是者而後乂治之正對邪而言也是對非而言也凡天下之君子所爲無不正所見無不是凡天下之小人則反正而爲邪變是而爲非爲天下而得正是者乂之安有庶獄庶慎之誤哉周公言謂之繼自今謂之文子文孫則周公豈特爲一時言哉蓋爲千萬世而言之也其思之已深而慮之亦已遠矣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周公旣舉夏商文武所以用人之道矣至此舉商周而不及夏則又取其至近者言之蓋周視商爲近視夏爲遠矣世有遠近之不同而用人之道未嘗不一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所以立政者以其在立事牧夫準人之官卽三宅之臣也則克宅之謂其人居以位而安之也有乃事之才而居乃事之位者然後爲安非其人而居此位則有所不安矣乃牧乃準亦然旣得其人以居此位苟不能由繹之于心則無以盡其人之才所謂由繹者不以一人譽之而信亦不以一人毀之而疑使吾之心無間于賢者之心使賢者之心有以深信乎吾之心則可以使之展布四體而爲治矣蓋惟知之深者然後有以盡人之才也國則罔有立政者不能監商人文武之用賢則國無政矣易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此國則罔有立政者也其所以罔有立政者以其用憸佞之人不順于德者憸佞不順德之人世之所謂小人也用此人以設之周行百執之列則人主安有顯名于世哉繼自今以往不特成王也凡所立政

者勿以憸人之不可用、則當知有吉士之可用、憸人乃傾覆不常、讒諂面諛之人、吉士則溫良忠厚、常德之士也、用吉士則吉士必能勉力相輔我之國家矣、周公深見治亂之本原、在于憸人吉士用與不用之間、故言之爲尤切、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周公併告文王之子孫、今孺子成王今已爲王矣、其不可以誤于庶獄、人命所係、當謹擇其有司、牧夫、主于養民者而委任之、刑所以愛民而非毒民之具也、苟用之不得其人、則必輕于用刑、不以愛民而以毒民矣、周公始者言文王罔攸兼于三者、列而言之、是三者皆在所重也、既而又曰、其勿誤于庶獄、而庶愼不預焉、則庶獄又重于庶愼矣、周公曷爲而以庶獄爲重也、刑獄之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聖人之仁心于此而寓焉、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觀庶獄之重于庶言庶愼、則三代之仁可見矣、周公既言刑之不可輕用、併與兵而言之、兵者亦刑之大者也、惟知所以重于刑、必知所以重于兵、兵刑無二理也、曹劌之諫莊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曹劌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是兵之與刑正相關也、知刑之重、則用刑者不可忽、知兵之重、則用兵者不可忘、周公非教成王以窮兵驗武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當成王守成太平之世、苟習于久安無事、而忘其用武、則四方將有窺伺之心、而人主威權將委靡不振矣、故周公戒以詰爾戎兵、治爾戎兵之事也、陟禹之迹、乃五服也、陟、升也、升禹之舊迹、方行天下、使兵威所及、至于四海之廣、海外之表、無有不服、惟此可以覲文王之耿光、揚武王之大烈、蓋有文王之耿光、武王之大烈、爲之子孫者、苟委靡不振、威權不足以御其下、則雖有耿光何自而能見、雖有大烈何自而能揚哉、此守成之世、人情易于玩弛、故周公以兵爲戒、其後成王得周公之意、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康王得成王周公之意、故康王之誥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平王東遷以後、不知此意、以至征伐自諸侯出、而其弊下陵上替、蓋以此也、說者以謂立政之書、專言用人、而不及兵刑、則遂疑謂下篇之文脫簡于此、非也、周公之言本末兼舉、不可專就一事以觀之、孰非政也、而兵刑爲之大、則用人以之立政、何害其言兵刑哉、亦猶無逸之書、戒以無逸而已、而末章有及于聽言、亦此類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周公至此總前章而申之曰、繼自今後王、自成王而後也、凡立政之道、無如用常人、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立政之所謂常、亦猶伊尹之所謂一也、有常能不變者、世之人主則以常人爲迂闊而不足用、必求其所謂新奇者而用之、好戰者以言兵進、好利者以言財進、慘酷者以刑法進、此新奇可喜者也、人主用此等人、豈不敗事哉、若夫常人者、聽其言者迂闊、視其功效若遲鈍、觀其忠若不勇決、而要其終則有成效大驗焉、譬之桑麻無異用、五穀無異味、參苓蓍朮無異品、而養生者不能外此、此常人之所以爲貴也、此篇之中言常者亦多矣、曰常伯、曰常任、曰庶常吉

士、曰乃克立茲常事、至此又曰其惟克用常人、知此則人主之用人、當知所以決擇矣、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

周公呼太史、使書其事、以爲後世法也、司寇蘇公、即忿生也、當時爲武王司寇、能以式法而敬其所用之獄、以長我王國、使王國享其長久、而永國家無窮之脈者、皆自夫用蘇公所當用之式、謹而行之、列、皆也、列用中罰、言其刑罰咸得其中、不失之輕、亦不失之重、周公舉此者、使太史書其事、以詔後世擇典獄之人而用之、當如司寇蘇公可也、周公終篇之意、猶惓惓于用刑、

尚書詳解卷四十

周書

周官

周官之書、乃立政之效也、二篇大率相爲表裏、傅說之告高宗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成王不但知之而已、又且推而見于躬行、苟成王不能躬行周公之訓、則言爲徒言、知爲徒知而已、致此篇之書、如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即立政詰爾戎兵、方行天下之意也、如立太師、太傅、太保、而下即常伯、常任、準人之意也、如戒百官君子、其爾典常作之師、即其惟克用常人之附、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成王所以能進于高明光大之地者、其惟能尊周公而行其所言者歟、不然、自非踐履之深者、必不能爲此書也、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據大誥之書、微子之命之書、知黜商在周公東征之時、據成王立政之序、與多方之序、知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其事非同時、以其相因、故連言之、還歸在豐、謂既滅淮夷、歸宗周之都、天下無事、始作周官、夫黜商滅淮夷、而繼以還歸在豐、作周官何也、天下既定、然後可以修太平之盛典、當其外侮未除、外患未去、君臣之間不得一日寧、天下猶有梗吾治者、成王雖欲訓迪厥官、其可得哉、于此又有以見

先後緩急各有其序。而商之命不可以不黜。淮夷之不可以不滅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史官敍述其所以作周官之由。惟成王即位之初。鎮撫萬邦。時巡侯甸之服。侯甸近王畿者也。四征弗庭。四方征討其諸侯之不服者。以綏定其兆民。此皆成王所以振勵奮發。以聳動天下。使諸侯不敢懷燕以玩其上。亦所以示其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者也。六服羣辟。罔不承德。禹時有五服。成周則有六服。通王畿而爲一服。與侯甸男邦采衞而言之也。聖人既有以威天下。而後有以懷天下。惟其四征弗庭。綏厥兆民。故六服諸侯。因聖人之威。自然有以懷其德。莫不精白一心。以奉承其上。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天下之諸侯既皆承德。則四方無虞矣。當國家閒暇。必于是時明其政刑。于天之未陰雨。必綢繆其牖戶。此歸于宗周之日。所以董督而正治其百官。不敢後也。讀此一章。有以知人主守成之道。在易之泰。上下交。其志同之時也。九三以陽剛之才。聖人于此爻發明治泰之道。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治安之世。人情溺于久安。安于守常。忽于因循。憚于改作。又況人情于此易于玩法。易于廢弛。叢弊自此而生。非有剛斷之才。馮河之勇。則不足以治泰。天下既平。無事可慮。則必不能爲深思久遠之計。故事之隱微者。人材之在下僚。未必加之意。非有不遐遺之智。則亦不能以治泰。觀周王巡侯甸。以征弗庭。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其得泰卦用馮河。不遐遺之意乎。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若。順也。大猷。大道也。道古之大道而行之。自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而下。皆古之大道也。當未亂未危之時。常致其所以爲危亂之慮。故制其治而使政教之無缺。保其邦而使上下之無虞。此成王深見治道有無窮之憂。不以目前苟安爲已治也。古今之變不齊。治不長治者。皆自人主怠忽之心生。以治視治。而不以亂視治。以安視安。而不以危視安也。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皆古人所以制治保邦之具也。唐虞致古以建官。其數止于百。蓋其民淳事簡故也。在內則有百揆宰相之任。四岳以分掌諸侯。在外則有十二州之牧。與乎諸侯之長。皆方伯連帥之職也。既曰建官惟百矣。而在內則特舉百揆四岳。在外則特舉州牧侯伯。何也。唐虞之世。執要以御詳。故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莫不有法。此亦王者惟簡之意也。內舉百揆四岳之大臣。而朝廷百僚之政無不舉矣。外舉州牧侯伯。而邦國都鄙之政無不舉矣。爲治之綱領。莫有過于此者。所以庶政得其和。而政教禮刑無不理。萬國得其寧。而遠近內外無不安。此唐虞建官。其治效所以若此也。至于夏商與唐虞。時異事異矣。故建官之數則倍于唐虞。唐虞官百。夏商二百。聖人觀時之會通。以行典禮。以唐虞之官而治夏商則廢弛。以夏商之官而治唐虞則空官。時之不得不然也。故亦克用乂也。要之聖人建官。雖多寡各因時而不同。然其致治之意則一而已。雖然。禮記者之言與書不合。何也。禮曰。唐虞之官五十。夏氏官百。商二百。周三百。蓋禮記出于漢儒所記。當以周官爲正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立政之要。不在于官之多。惟在于得其人。蓋爲人擇

官者。惟取其具官而已。爲官擇人者。必欲其得人焉。苟不得其人。徒取其具官。謂之曠官可也。自非王者有明德。足以灼知治亂安危之本。與乎邪正賢否之辨。安能如此。故曰明王立政。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今我小子深見治道無窮。故祗敬而勤勉于爲德。夙夜之間。常如有所不及。然此三句。乃訓迪厥官之本也。惟其人主不自以爲能。故不自用而用人。所以立三公、三孤、六卿。無不得其人也。苟人主自以爲能。是自用而不用人也。三公三孤六卿。豈知所以擇人哉。仰惟前代唐虞夏商所以迪官之意。而若順之。訓亦順也。迪。蹈也。即前人所以建官之法。訓順而迪蹈之。然則唐虞官百。夏商二百。周三百六十。安在其能訓迪厥官哉。蓋惟識時變者。斯足以行古人之法。不識時變。惟區區陳迹之守。泥則雖法古。適所以爲變古。故知成王所謂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者。得其意而不泥其迹也。立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公。先儒釋之曰。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保也者。護其身而輔翼之。使歸諸道。三公之官。其職果安在乎。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者。三公之職也。坐而論道謂之三公。爲國者以道爲經。而以政事緯之。是三公之官與天子論道。上以格其君之心。初不在斷獄、聽訟、簿書、期會之末也。人主之心既正。則百姓安于下。而人得其和。則天地之和應之。所爲燮理之實者在此而已。豈復如後世災異之說。與縱閉之術。用求之于渺茫不可測之間。而後謂之燮理乎。三公之職如此其大。故官不必備。惟其得人。有人則居其位。無人則闕之。不可以非其人而居此位也。古人所以重其官如此。重其官所以重其責也。必能論道經邦。必能燮理陰陽者。然後可以處此。若夫自以爲能論道經邦。能燮理陰陽。至于人主之心不格。百姓不得其和。日月薄蝕。五星失次。水旱相仍。妖孽並作。此豈可諉也哉。成王于此篤舉三公之職。至于周禮則有六卿而無三公。何也。曰此古人之深意也。三公爲化之本原。故無定員。不可以職事言。三公而有職事。則是一有司而已。古人之意不立員者。所以見有司之職皆由三公而出。而三公非有司之職也。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特以其大者而言之耳。至若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三公亦統諸侯也。至若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鄭康成謂三公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是三公以教平民也。以其無所不統。而不可以一職拘之。故周禮不立三公之職。雖然。周之六卿。乃三公兼之也。顧命之書曰。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是召公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矣。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是以公兼卿也。春秋有宰周公。是以卿而兼公也。自是而後。不知古人建官之深意。漢以太尉爲三公。太尉武官也。何以得預三公。又其後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司徒司馬司空。古之卿也。何以爲三公。官之名既不正。故三公皆存其名。而其實不舉矣。雖漢人竊燮理陰陽之意。而以災異策免三公。似矣。殊不知三公而遇災異。自知其失職而去可也。人主以災異而策免之。不惟人主無畏天之誠。反移過臣下。而所以待大臣之禮意亦已薄矣。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孤。特也。言卑

于公尊于卿也。特設此三者。所以贊貳三公。而弘大三公之化也。何以知之。文王世子曰。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可見三孤贊貳三公。而弘大其化也。寅、敬也。亮、明也。敬明其天地之道以輔一人。使人主知所以畏天也。公孤之位不同。故其人才亦亞于公者也。三公則燮理陰陽。是陰陽之權皆在三公也。三孤則敬明天地。是以一人而奉天之意也。三公不言弼一人。三孤言弼一人。是三公者人主之師。不敢以弼一人待之也。此公孤之所以異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此章其詳見于周禮。其目則總于周官。冢宰即周禮太宰之職也。掌建邦之六典。是治。教。禮。政。刑。事皆兼領之。天官之職與他官不同。他官掌一官之事。天官掌六官之事。此宰相之職也。故曰掌邦治。謂之治則合禮教刑政言之也。統百官。據天官其屬六十。安有百官。以其兼掌六典。故總謂之百官。均四海。均、平也。使四海各得其平。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則賢不肖得其平。貴不陵賤。賤不犯貴。則貴賤得其平。惟此以往。無適不平。古之宰相。如謂之阿衡。謂之平章。皆取均平之義也。司徒、地官之卿也。掌邦教以教民。自堯舜以來有之。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是也。敷五典。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常行之道。敷布其條教以教之。擾、馴也。教之以漸。而待之以寬容不迫。匪亟匪緩之謂也。宗伯、春官之卿也。掌邦之禮。宗廟祭祀之事。天神地祇人鬼也。謂之治神人者。使神人之祀。皆得其理而不亂也。和上下者。宗伯所掌不特祭祀之事。如吉凶軍賓嘉之禮亦掌之。而和其上下。使尊卑有別。先後有等。舉皆和而無乖爭也。聖人之治既有教以教之。禮以和之。其有不順禮教者。于是大則有兵。小則有刑。司馬掌兵戎之事也。故謂之政。政者。正天下之不正也。故統六師以平邦國。凡四方諸侯有負固不服。有內外亂爲穢行者。皆司馬討伐之。司寇。掌刑禁之事也。故曰掌邦禁。詰、治之也。姦邪慝惡。隱而難見則窮治之。暴亂惡之已著者則刑之。司空。冬官掌邦土。所以繼之司寇之後者。既有教與禮以導之。又有兵與刑以禁之。則民始得以安其居。故司空掌邦土。度地以居民。使士農工商各不相雜。順天時以分地利。授之以土也。六卿分職。凡此六卿各分其職。謂掌禮者不參之以刑。掌教者不參之以事。各率其屬。謂六官各有屬六十。六卿爲之長以率之。使爲九牧之倡。同于大成其民而已。內外之官雖其職有不同。而成民之意則一。此又有以見古人之治。上下相維。內外相制。絲牽繩聯。未始間斷。舉邦國之事總之州牧侯伯之事統之六卿。舉六卿之事總之天子。猶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猶心之于五臟。五臟之于四肢百體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上文言六卿之率屬在內之官也。自六年五服一朝而下在外之官也。六年之中。五服各一朝。至六年而始遍。周禮大行人之職。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

要服六歲一見。周官上文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而六年一朝。則曰五服何也。蓋要近于蠻夷之地。不必其來之意也。禮法之所治者有詳略。而德化之所施者無遠近。要服之難制已久。先王特爲制朝貢之禮。而不必其來。故武成序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之和會。康王誥諸侯之聽從。皆止言侯甸男采衛之君。而要服不預焉。此詳內略外之意也。又六年王乃時巡。又六年。則十二年之間。五服諸侯經二次來朝矣。故天子出而巡狩。以省方觀民時。巡者。如舜典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也。考制度于四岳。天子巡狩。至于方岳之下。考其制度。恐國有異政。家有殊俗。使邦之正朔。侯邦之禮樂。與王朝之正朔禮樂同乎異乎。舜典所謂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之意同也。諸侯來朝于方岳之下。大明黜陟之法。有功者加地進爵。無功者貶地黜爵也。十二年之中。人情久而易玩。玩則變法易令。由此而起。故古者天子巡狩。皆所以檢察之。然而唐虞之制。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而成王則六年五服一朝。十二年而一巡狩。唐虞之制。九載考績。而成王則三歲計羣吏之治。此皆聖人識時知變。時有古今。事有繁簡。則其法亦不得而同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自大明黜陟而上。皆法制也。自凡我有官君子而下。皆戒飭之辭也。先王之待官吏。本末無不詳盡。使吾身以法制待之。而官吏有出于法制之外。則如之何。先王于法制之外。又有諄諄告敎。使誠浹洽于士大夫之心。然後法不爲徒設矣。凡我有官君子大夫以上也。欽乃攸司。各謹汝之所司。使爲冢宰而不能統百官。均四海。則冢宰失其職司。使爲司徒而不能敷五典。擾兆民。則司徒失其職司。以至于宗伯也。司寇也。外而諸侯也。莫不皆然。愼乃出令。常其令未出之前。致其審可也。及其令之既出。則有行而無反矣。令如反汗。則民疑而不信矣。然則令之出而利于民。則不反可也。令出而不便于民。豈可不反乎。曰愼乃出令。于令未出之時致其謹。則審其利害。必其利民而無害者也。凡人之情不知謹于未令之時。徒知反于既出之後。則何以示信天下乎。以公滅私。民其允懷。民心惟知有至公之理。所謂公則悅是也。公則一。私則萬殊。惟其公。則己之心自有以合民之心。豈有不一。惟其私。則所見各不同。豈有不萬殊。以公滅私。則所謂欽攸司。愼出令者。無往而非公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成王知有官君子。其本原處皆在于學古。然後可以入官。謂其能多識前言往行。能致知窮理。則見事自明。所以能議事以制。所以能典常作之師。昔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昔者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則議事以制者。謂其不拘于法。因時之宜。商議其可否而制之也。能達乎時之宜。則處事無不當。政其有迷惑乎。典常者。載之于典冊。可以共守者也。以典常爲師法。是循乎古也。既達乎今之宜。又循乎古之法。自非學古者。其能如是哉。成王既示之以學古之爲得。而又戒之以不學之爲失。凡以利口而亂厥官也。蓄疑敗謀也。怠忽荒政也。皆其不學牆面之故也。利口者。辯佞之人作聰明以亂舊章者。凡

人知典常之可法，則其人必重厚，必寬大。不知典常之可法，出新意以疑法，亂政者必利口。故曰無以利口亂厥官也。蓄疑者必敗謀。蓋人心務要公正明白。若夫懷疑猜于中，則其心必扞閤，以之謀事必不善。故曰敗謀。舜之所以百志惟熙者，以其疑謀勿成也。唐德宗之所以用邪而不用君子者，以其多疑故也。怠忽荒政。民生在勤，勤則在敬。苟萌一毫怠忽之心，則今日廢一事，明日廢一事，事之不舉者多矣。豈非荒政乎。凡以數者，利口、蓄疑、怠忽，皆根于不學。學則有所見，必不利口，不蓄疑，不怠忽。人而至于不學，則如面牆然，無所見也。無所見，則安得不利口、蓄疑、怠忽哉。以不學之人而臨事，則胸中膠膠擾擾，事之千變萬態，紛亂于吾心，此其所以煩也。以明理之人處事，投之紛擾而不亂，處之以至難而不懼，蓋其理素定于胸中也。然則學其可已乎。成王之所得者，自其學有緝熙于光明，敬止，故如此。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前言凡爾有官君子，則并卿大夫而告之。此言戒爾卿士，則又專指六卿而告之。六卿其職爲尊，其所掌爲甚重者也。功之崇也，惟在于立志；業之廣也，惟在于勤勞。蓋爾卿士所當爲者，上而尊主，下而庇民，孰非功業乎。自其已成者言之，謂之功；自其始修者言之，謂之業。志者，其所向在此也，所期者大，則功必大。如伊尹居莘之野，欲堯舜其君民之志也。勤者，勉力而修之，無有作輟也。所勤者不怠，則其業必廣。如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此勤也。勤所以成此志，非勤之外別有功也。然而志也勤也，其要則在于果斷。蓋蓄疑所以敗謀，而猶豫者不足以成事。志非果斷則不立，勤非果斷則易倦。斷在必爲而不見其有艱難辛苦之後患，則功業無有不崇而廣也。乃罔後艱者，不見其爲難也。雖然，知有志有勤而果斷矣，然而處富貴之地，苟非獨立有見者，鮮有不移于驕侈。蓋人只有一心，不如此則如彼，于此有所重，必于彼有所輕。故又戒之以驕侈，位不期于驕而驕自生，祿不期于侈而侈自至，此世俗之常情也。不爲驕侈之所移者，君子之特立也。欲其不驕，則莫如恭；欲其不侈，則莫如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恭儉而以聲音笑貌爲，則作意于爲善以取名，而非由內心以生也。德者，得于己也。恭儉得于己，則是善出于所性，豈容有行僞者哉。德之與僞，雖恭儉則同，而所以恭儉則異。卿士當致其辨。善根于性之自然，而非可作意以爲之也。恭儉出于德者，則其心綽然有裕，心廣體胖，心逸日休，如此其廣大也。恭儉而出于僞者，則其心焦然而不寧，戚然而不安，心勞日拙，如此其褊隘也。夫人始者作僞以爲善，本以取名邀譽也，而不知有心勞日拙者存焉。其不用意于爲善，而善根所性，本無求于心逸日休，而自有心逸日休之理。君子于此宜有所決擇矣。居寵思危，謂德苟勝于祿，雖高而不危，雖滿而不溢。祿勝于德，則必有危之理。當居寵之時，常思其所以危，則戰兢自持，而無不畏矣。惟知畏者而終可以無所畏，不知畏則禍患將不旋踵而至，豈非入畏哉。成王之戒卿士也，開其向善之端，復有以斷其爲不善之路。當時之聞其訓者，知所以洗心滌慮矣。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此又戒之以相遜。凡人所以能遜者，以其有樂善之心。所以不能遜者，以其有忌賢嫉能之心。人而有忌嫉之心，則人亦將忌我而嫉我矣。彼此相忌相嫉，安有和乎。人而有推賢讓能之心，則人亦將遜我矣。如禹稷皐陶更相汲引，不爲比周，如竹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安有不和乎。至于不和，則在官無善政，而政多雜矣。天下之事，善惡無不在己。使卿士所舉之人而能其官，則爾卿士亦有能焉。所舉之非其人，是爾之不任其責也。善不善所舉者在人，而舉之者在我，是亦己之善不善也。爲卿士者豈可不謹于舉人乎。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周官之篇，成王戒有官君子，戒卿士者，其辭不一，而其本末無不詳具矣。至此又總而告之曰：嗚呼，三事，即乃事乃準乃牧，暨大夫，次于卿者，敬爾所居之官，治爾所掌之政，佑助乎爾之君，以安兆民，使萬邦無厭斁于我周家。成王之意，謂上文所以告汝者，其大要則在此而已。爲君者以安民爲要，爲臣者以佑君安民爲要。使天下之民無一夫不被其澤，則爾有官君子卿士爲稱職。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東夷，即淮夷也。伐東夷何預于肅慎，而肅慎之來賀，蓋畏威而懷德也。使成王之伐東夷也，逞心于兵戎之間，以邀功爲心，則肅慎氏豈肯懷之哉。至于此又有以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其效如此。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榮伯，畿內諸侯，入爲王卿士，周之同姓也。成王賄之以幣帛，所以嘉其遠來之意，而慰撫其嚮義之誠。故有賄肅慎之命，而榮伯實作書。此書已亡矣。肅慎氏即東之夷也。

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既退老，不歸于魯而在豐者，周公雖退，而其心猶在周，使成王于政事之間有所謀度，有所咨焉。非謂既退老，遂忘成王也。將歿，欲葬成周。成周即頑民所遷之地，洛邑也。商民服周公之化已久，倚保萬民，民懷其德，故于垂歿之際，欲葬成周者，所以係商民之心也。大臣于進退死生之際，如此其不苟也。于既退之日而不忘其君，于將死之後而不忘乎民，是周公之心，終始乎周家也。公薨，成王葬于畢。畢者，文武墓之所在也。成王不敢臣周公，故葬之于文武之墓，其有以見成王尊德樂道之意矣。既葬之後，致告周公以葬畢之事，與乎遷奄之事，而作亳姑之篇。亳姑，即蒲姑也。周公前此欲遷奄君于蒲姑。至此告其已遷矣。夫子序書，數言之閒，而周公進退死生之義，得其正；成王尊德樂道之意，爲有加。可謂辭約而理盡矣。亳姑之書亦已亡。

尚書詳解卷四十一

周書

君陳

以聖人而繼聖人則其治爲易以賢人而繼聖人則其治爲難東郊成周之頑民周公在則周公治之周公既歿而以君陳繼其後此以賢而繼聖者也作聰明者易以紛更而變亂人之法度不知自勉者易以怠弛而壞前人之法度成王擇其令德孝恭之人有如君陳者代之則其人必慈祥愷悌也必不至于作聰明以變法矣然賢人之于聖人其所到必有淺深苟不知自勉于爲德則前聖之法度不能以自明所謂守法又非特循常襲故之謂也故此篇大抵欲君陳懋昭周公之訓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又曰弘周公丕訓而又繼之以爾克敬典在德能懋昭能式能弘能孜孜能敬典則周公之訓在我運用酬酢而不爲區區陳迹而已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成周之時分民社之寄者固多矣曾未有見于此經者而東郊之任命君陳特作一篇蓋重周公之所營也重周公之所營者重而民也分正者分其善惡而正之如畢命所謂旌別淑慝也善惡既分使爲善者日以加勉而人知所慕爲惡者日益愧恥而人知所畏如此則簡厥修進厥長者皆分正之意也

東郊成周即洛邑也成周之邑爲周之東郊也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令善之德即孝恭也事父母以孝行己以恭敬令德之大者也惟孝友于兄弟孝于父母必友于兄弟兄弟者同氣之親同出于父母也不愛兄弟亦不孝于父母矣克施有政者推此孝友之心見于政事之間慈祥愷悌溫良愛敬足以感人悟物也夫以東郊之任其責非輕曾不自成王擇有才術政事者命之今乃以命孝友之君陳特曰惟孝友于兄弟何也蓋一身者天下之本也一家者天下之則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而夫子亦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未有身不修而能齊其家者亦未有家不齊而能治其國者古人之觀人設施措置大抵先觀一家之治否蓋其近者莫如家而難罷之實不可誣者也然閭巷之人亦有能孝于親友于兄弟而不達爲政之理何也曰習之而不察行之而不著由之而不知其道也今君陳以其孝友之心擴而充之以施于政豈非習之察行之著由之而知其道乎尹茲東郊之任舍君陳未見其人也又勉之曰敬哉敬則此心常存不敬則雖有孝友之令德亦將罔念而作狂矣君陳既有孝友是其化民之根本既立成王得而勉勵之培植之使以周公爲準則昔周公師保萬民師以教之保以安之民至于懷歸周公之德皆其師保之效也其條目品式紀明法度莫不一一具在爾君陳往此東郊謹其所司罔不由其位也茲率厥常謂循其常理無妄意以生事也懋昭周公之訓雖勉而明之也記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周公之訓雖具存苟不得其人以勉明之則周公之訓亦虛器爾明則其心通意悟惟吾所用不拘陳迹也政如此則民其有不治乎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我聞之古人有曰至治之世其芬芳之氣至于感格神明蓋物之精華發越于外者爲聲色臭味有至治則自然有馨香其形見不可掩幽若足以感神明而況于人乎況于頑民乎成王既言至治馨香之效矣則又極本窮源而論之所謂至治之馨香者非以黍稷也以明德也有其德有其物則假物以薦其德之馨香而非專在于物也有其物無其德則物爲徒物故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成王論馨香之效至于格神明而極其所以馨香之本則又根諸明德有是德則有是治有是治則有是馨香有是馨香則有是感應使君陳之治未至于感神而德未足以致治則安得爲馨香乎又安足以化商民乎成王所以責望君陳亦重矣然而君陳將欲爲明德以何爲明德無如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也猷道也訓教也式敬也周公之所以教民者皆周公之道也爾其式敬之惟日孜孜以致其勤不敢萌一毫逸豫之心人之用心苟有須臾之間斷作輟之不一則是此心有所分已與周公猷訓相戾矣安在其爲明德乎惟孜孜惟無逸豫則心無所適心無所適則湛然而明周公之猷訓即此心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此引常人之情以爲戒也。常人之情。其未見聖也。則企慕之心勤于中。如不克見。然及其既見聖之後。志不勝其氣。道不勝其欲。其心日以玩。而不能用。聖人之道矣。凡人之情如此。爾君陳可不以此爲戒。周公之猷訓。爾之所親見。既見之後。使當孜孜汲汲。期于由聖而後已。爾惟風。下民惟草。化民之本在君身。草上之風必偃。未有君行于上而民不從于下。君陳之臨民也。有君道焉。陸贄謂率之者。當在汝之身行于上。而民不從者。行之不篤耳。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周公以聖人而爲政。則其設施之方。措置之宜。因時適變。不用以衆人謀度。而此理自灼然于心。君陳以賢繼聖。苟不參人己以商議其可否。則必至于失事。故戒之曰。圖厥政。莫或不艱。凡有所謀之政事。不當以輕心乘之。須致其難可也。惟不敢輕于舉事。故有害焉之可廢。利焉之可興。有當出焉而從輕。有當入焉而從重。其疑未辨。可否未決。則當與師衆庶度之。是參之以人謀也。及其庶言皆同。以爲當興當廢。當出當入矣。則必思繹之于心。以審察之。是決之己見也。人與己並用而不偏廢。庶乎是非可否無所失也。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是又稱美君陳能如此也。嘉謀、謀之善者也。嘉猷、道之善者也。爾有善則入而告其君。無有懷疑情而不吐者。爾又能順行此謀猷于外。稱揚以告人曰。斯謀斯猷。皆吾君之德。蓋人臣以進言爲能事。人君以聽言爲能事。當其言之進也。是其善之在臣也。及其君聽之。君從之。是其善非君之善而何。天下之善無一而非君之善。所謂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其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信乎其爲我后之德也。夫民之難化。患在乎君民之情不通。君有善而民不知。則上之德意志慮不達乎下。若君民之情旣孚。君有善而臣能稱揚之。民信之。則民豈有不從化乎。成王稱美君陳之能如此。故曰。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使爲人臣者皆能順是。則臣爲良臣。亦顯名于世矣。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惟君陳不及周公之聖。故成王之意。欲君陳守周公之法。當如曹參守蕭何之法。故又曰。爾惟弘周公丕訓。弘與人能弘道之弘同。推而廣之以被于民者。弘周公之丕訓也。然則周公之丕訓安在。下文所謂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以至曰忍。曰容。曰簡厥修。進厥良者。皆周公之訓也。君陳居分正東郊之任。是有其勢也。法令具存。是有其法也。乘其勢位之尊。以作威虐于民。是依勢也。借三尺以行己之私意。役削其民。是倚法也。君陳當以至公存心。苟有所依有所倚。是此心之有所偏也。偏則私矣。既不依勢。又不倚法。惟務寬而有制可也。政太寬則弛。弛則縱。縱則民玩。政太猛則殘。殘則虐。虐則民無所措手足。本之以寬。而寬之中有隄防之意存焉。則從容不迫之間。自有和矣。謂之和則不失之縱。亦不失之虐。若禹之行水焉。當順則順之。當治則治之。然後水由地中行。無有衝過奔突之患矣。殷民在辟。予曰辟。

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此戒君陳之用法。不可循君意之輕重。惟當其理之輕重也。殷民在辟者。殷民之犯法也。予以爲當加之法。汝不可以我之故。遂加之法也。予以爲當在所赦宥。汝不可以我之故。遂從而宥之也。君之喜怒無常情。而法之輕重有常理。舍其狥君者。而以循乎理之中可也。惟君陳知有理之中。則人君之意苟是。則從君可也。非從君也。乃從理也。人君之旨苟不當。則從理可也。從乎理。乃所以從君矣。古之有司得以與天子相可否。如莫尊于人君。莫重于主勢。而其言有未當。理有未順。則人臣得以違之。春秋之法。雖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義。則君命有所不行。首止之盟以王世子出會諸侯。以列國上與王世子會。此例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不預是盟。此理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以愛易儲。而齊桓公仗正道以翼世子也。至是變而之正。以大義爲主。而崇高之勢不預焉。此春秋所以大居正也。後之人主不知此義。往往以爲生殺在我。予奪在我。惟其言而莫予違。此治所以不逮古也。雖然。君陳令德君子也。安有依勢倚法之事。成王守成賢君也。安有任意之喜怒。以生殺夫人。此亦成王于幾微之中。深見私情之易勝。而公理之難保。既以之戒君陳。而又且不敢自恃。此成王所以爲賢君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此戒君陳謹于用刑也。用刑雖非君子之本心。亦不可不用焉。惟當謹而不妄用可也。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肯化于汝之教者。此則法之所當加。然必審察思慮用法于斯人。而可以止其法于不用者。用法可也。何者。刑一人而千萬人知其所懼。此辟以止辟也。古人于用刑之中。無非仁心之所寓。亦猶孫子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舜刑四凶而天下咸服。民自不犯于有司。豈非辟以止辟乎。秦皇、漢武。嚴刑酷法以繩其下。而盜賊布滿天下。終不可禁。此其爲辟也。適以召天下之犯法。而非以止法也。若所謂當加之法者。如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之人是也。狃、習也。習于爲姦爲宄。而不肯變也。與夫敗壞典常之教者。亂其風俗者。此皆猾亂之人。犯之而至于再。猶可恕也。犯之而至于三。則雖細罪亦不當宥之。以其情之不可恕者也。舜典所謂怙終賊刑是也。于汝當用法之人。惟此等人一加之法。是絕其禍亂之原。而人知所懼。辟以止辟在此而已。苟外此而妄用刑則不可。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此戒君陳知所以愛民。又當知所以化民。知所以愛之。則不可以不察。知所以化之。亦不可以不察。心不懷德義之頑民。汝不可以忿怒疾惡之。其有能率教之民。則進獎拔用之。不可以求全責備。下文又分而言之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此即無忿疾于頑之意也。忍、亦容也。忍則出于制其心。容則出于無心矣。人必有以制其心。使無所忿疾。如此。則事其有成矣。有容則其量之寬大。又非忍之可皆也。故有含蓄而德日以大。德之大則不止于有濟也。由忍而至于容。由其乃有濟而至于德乃大。如山藪之藏疾。如由澤之納汙。寬乎其有容也。綽乎其有裕也。豈非愛民之心不可以不察乎。簡厥修。亦

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此即無求備于一夫之意也。一意于含容而不知所以分別善惡。則是雜揉而民無所激勵矣。故使人也器之。隨其才而舉之。其有知所以自修而恥于爲惡者。吾則簡而別之。簡別其自修者。則不知自修之人。亦有所簡別自愧于中。曰吾奚爲而不與厥修者簡也。亦將勉爲修矣。其有賢良之人。其德行可用者。吾則進而顯之。顯進其賢良者。則不爲賢良者。亦知所勉勵自愧于中。曰吾奚爲而不與厥良者進也。亦將化爲良矣。此豈非化民之心不可不察乎。有以愛之。又有以化之。分正東郊之治。其在此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成王所以欲君陳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者。蓋自心之間然者觀之。以民本厚也。故孟子嘗戰闘崎嶇險詐薄俗之中。而每道性善。蓋自其初而觀之。民生具五常之性。知愛其親。敬其兄。豈非厚而不薄乎。其所以爲薄俗而不知致厚者。以其因物而遷變。對禮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情也。情熾而滅其性。則向之厚者薄矣。向之厚者化而爲薄。而所謂厚者未嘗不存。在上之人所以率之者如何耳。勸民以行不以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違上所命者。民不從君之令。而從其所好也。謂以身教之也。汝君陳之化。當自汝身始。敬典在德者。率之以身也。汝能敬其典常之道。篤于父子兄弟之愛。又能在德愛敬出于中心之誠。然而非矯飾以行之。則汝之躬行者至矣。汝之躬行既至。則人將化上之德。皆變其舊染之習。而升進于大道。蓋民必知所變。而後進于道。舊俗猶存。其能進于道乎。至于大猷。則化成仁。化薄成厚。父子兄弟之愛。循乎天理之自然矣。由此觀之。民性豈不淳乎。民生豈不厚乎。此革之上六所謂君子豹變。小人革面之時也。民生至于變而升于大猷。則福在于其君。而予一人膺受多福矣。名在其君。而汝君陳亦有美名于永世矣。人君之福不可以他求。民得其安。則君得其安。是君因民以爲福也。人臣之名亦不可以他求。民享其休。則臣亦享其休。是臣因民以爲名也。外此以求福。是邀福也。外此以爲名。是干譽也。細民雖微。而所係于君臣者如此其大。君陳其可忽哉。

尚書詳解卷四十二

周書

顧命

此篇雖因事。而死生之理。始終之變。古人制度纖悉周密。莫不詳見。學者不可以因事而略之。生之有死。達人觀之以爲夜旦之常。蓋人道之常。然始終之義也。自非學問之深者。不足以語此。此成王自幼沖得周召二公養成其德。學有緝熙于光明。至于臨死生始終之變。卓然不亂。觀此書者。當與曾子易簀。春秋書公薨于路寢之事同義。是雖名分尊卑之不同。而其所以達始終之義一也。雖然。此經之所載。因昔言帝乃殂落矣。而無顧命。又昔書陟方乃死矣。而無顧命。又昔言成湯既歿。武王既喪矣。而皆無顧命。成王獨有顧命何也。曰成王自經難變故中而得之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以來。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初未嘗有變故。而成王當幼沖之始。管蔡四國流言。成王致疑。其事亦殆矣。凡天下經一變者。長一智。道一厄者。得一便。顧命之作。成王其亦折肱而知良醫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顧命之書。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而孔子序書。獨云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蓋三公之職也。三公內總百官。外總諸侯。故特舉召公畢公。當是時。召公爲西伯。畢公爲東

伯中分天下而治之。如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也。成王之將崩也。命召畢二大臣率諸侯以相康王。則終始之義于是乎正矣。顧命者。成王臨死迴顧而爲此命也。雖然。周官之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是則太保次于太師也。命召公爲太保。畢公爲太師。而召公乃居先者。周召二公同功一體之人。周公既歿。則當國事之重任者莫召公若也。故以召公爲先。夫以召公之勳德。與周公同。而其位乃次于畢公之後。以此見古者腹心宗臣與社稷同體。初不論職位之高下。官資之崇卑。晉文公十九年在外。及其定霸。無非趙衰狐偃爲謀主。文公自僖公二十四年入國。至僖公二十七年蒐于被廬。始命狐偃將上軍。趙衰爲卿。狐偃則遜于狐毛。而佐之趙衰。則又遜于欒枝先軫。若以後世論之。二臣自入國即當以高官大職處之可也。經數年而後命將上軍。及爲卿之任也。又相遜。齊桓公之霸。全在管仲。管仲只爲下卿。及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之。仲不敢受。且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當時國子高子常爲齊上卿。然國高初無功于齊。而管仲甘處于國高之下。漢高祖之興。全在張良。其後立太子。使叔孫通爲太傅。張良爲少傅。由此觀之。腹心之臣本無計較官位。自春秋漢世以來尚有之。而況召公之大賢乎哉。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此作書者敘成王以病之故。其召其臣也。惟四月始生魄。十六日也。王有疾。故不悅懌。甲子。王乃洮頮水。成王將發大命。臨羣臣諸侯。必當齋戒沐浴。今疾病矣。不齋戒沐浴。惟洮盥其手。頮洗其面。古人于臨死之際。猶必敬也如此。扶相成王之官。如太僕者。被王以袞冕。加之朝服。憑玉几以出命。玉几乃成王所坐之几也。乃同時召三公六卿大夫士。自保奭而下是也。孔安國謂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彤、芮、畢、毛、衛。皆國名。諸侯入爲天子公卿也。古者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皆以六卿兼之。定公四年。左氏傳曰。康叔爲司寇。知此六人依禮次第爲六卿也。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虎臣即虎賁氏也。百尹。百官之長也。御事。諸掌事者。蓋羣士也。成王于將崩之際。召三公六卿大夫羣士。憑玉几以出命。命相康王。所以順其事于衆人。而公其命令于天下。天子者天下之共主。當與天下之人共戴而君之。古之立君者。惟恐事之不順。而衆人之不覩也。然而可以絕覬覦之端。遏禍亂之原矣。成王于此而正終。故康王亦自此而正其始。其事暴白于天下。人人得而知之。此顧命之朝。所以爲萬世帝王之法。後世之君則不然。父子之間。以死爲諱。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終始者。唐順宗之爲太子也。二十餘年而其子已壯。一旦順宗病不能言。而德宗疑疾之久。不能召宰相屬以託孤之事。至使宦者得以擬議其所立。儻非因衛次公草詔得至禁中。抗議立廣陵王。則其事亦危矣。說者以爲幾有趙高之事。人主可不以此爲監哉。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

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此章乃成王發大命以示羣臣也。至日乙丑而王崩。前一日甲子。成王乃能發大命。歷敘文武所以得天下之由。與己所以守天下。不言不亂如此。自非成王學問之力。何以至此。嗚呼噫而後言也。漸進也。疾大進而幾危矣。病者疾之甚也。病且日臻。既彌留日久。是以疾有增而無減。必死者也。予恐既死之後。欲出誓言以繼續我所欲言之志而不得。故我詳審以教命汝。以見言之不苟發。欲使聽之尊也。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推言文武所以得天下之由。父子以光明之德相繼。故曰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此言文武化民之大端。治天下者以民爲本。民之所麗者在于衣食。文武先定其民之所麗。使民得所附著。不至失所。亦猶成湯慎厥麗也。民既有麗。則衣食足矣。然後可教。故陳之以教。既陳之以教。于是使民習其教。民習其教。則自不違。民上知所服從矣。我文武所以化民如此。故能革殷爲周。集此上天之大命。在後之侗。乃成王自謂也。侗者侗稚自謙之辭也。以敬而迓上天之威。蓋天威即敬也。成王以人合天。故曰迓天威。繼守文武之教。無敢昏貳而逾越。其所守之心苟昏而不明。則必至于放縱逾越。成王惟其不昏。所以不逾。此數句乃成王學問所得處。在此爲人主者。患在不能保宗社之業。至于昏逾。今成王守文武大訓。不敢昏逾。則爲君之責盡矣。無有歉然不滿者矣。今而將死。順受其正。又焉憾焉。今天降疾殆。死生皆天理也。天降疾病于我之身。甚危殆矣。弗興、不起也。弗悟、不覺也。不起不覺。言其必死也。爾羣臣庶幾明我之言。以敬而保安元子。康王。成王之所得者在敬。既以敬而迓天威矣。今復以此敬而授之羣臣。使以敬而輔康王。使嗣王能大濟于艱難。蓋天下本非逸樂之具。乃艱難之器也。惟有以濟其艱難。而後可柔遠人也。能邇。謂治近。當無所不盡其能也。安勸小大庶邦。謂使小邦大邦。皆得其安。相勸勉于爲善也。爲君之道。不能柔遠能邇。安勸庶邦。則謂之不君矣。然柔遠能邇安勸庶邦之要。當自一身始。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爾能思夫人自治其威儀。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爾不可以嗣子康王冒進于非幾之事。非幾則危事。皆威儀之反也。康王不進非幾與危事。則其所進者當自治威儀矣。觀此章有以見成王之所得于周公者。惟此而已。故垂歿之際。以是而付之羣臣。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成王顧命羣臣已畢。公卿大夫士既受命而還。復其本位。出綴衣于庭。綴衣即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氏釋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然則幄帳是黼扆之上所張之物。王發顧命在此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于寢處。以王病重不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于庭。將欲爲死備也。越明日乙丑。王崩。太保召公于是即命仲桓南宮毛二臣。俾爰齊侯

呂伋取干戈虎賁以迎康王于南門之外夫即位大事也古者豫建太子儲君之位欲其早定成王以乙丑日崩太保亦以乙丑日迎康王入不待崇朝之間而嗣子之位定矣則變故何從而生哉此機會之不可移時也春秋以來魯昭公以十二月己未薨于乾侯逾年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且昭公之薨已越兼期猶未得反至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立乃在是月之戊辰相去六日蓋遲速進退受制于季孫意如不得以時定也又豈知顧命之書古人之意如此其詳密哉當是時掌兵者齊侯呂伋實太公之後也仲桓南宮毛親信之臣也呂伋掌兵非有仲桓南宮毛將命以往則伋亦不承也非有冢臣之命則亦不敢發也兵權散主不偏屬于一人如此魯莊公自即位之初遂以兵權授之慶父卒至于國人不能制唐人以神策軍使宦官統之至于廢立自如然則兵權豈可以妄授之人哉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氏八百人呂伋為天子虎賁氏也南門之外路寢門外說者謂古者父子異宮太子之宮在南門之外殊不知古人之意正欲使太子特出于外以兵衞再迎之而入顯示衆人明其為天子之子也夫然後姦邪屏息不復有覬伺之望矣不然安有成王寢疾彌留之久太子不在其側而在南門之外哉延入翼室恤宅宗東坡先生解翼室謂路寢旁左右翼室也成王喪在路寢故康王廬于翼室為憂居之主也恤憂也宅居也宗主也

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

宰相之權如此其重也當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之時故此篇自乙丑王崩之後凡稱命者皆太保之命桓毛之取干戈太保命之册度之作太保命之以至設黼扆四坐陳國家之寶玉陳天子之輅車無非太保之命命士須材胥伯相而作册度不言伯相者丁卯之日去乙丑為近故蒙上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之文也癸酉之日去丁卯為遠故又言伯相伯相太保互稱以其為三公則謂之太保以其為西伯領諸侯則謂之伯以其為冢宰則謂之相册度者命史為册書法度傳顧命于康王也成王雖顧有遺

命未作册書以此日作之既作册書因作受册法度下云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命以後康王答命受同祭享皆是法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王自乙丑崩至癸酉為九日矣乃始命士須材者天子七日而殯子死日為八日癸酉殯之明日也太保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椁與明器之類也狄者下士也扆者屏風畫為斧文白與黑為黼前出綴衣于庭至此復設黼扆綴衣象成王平生時所為經于四坐言設則四坐皆設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即狄設黼扆綴衣也王崩之後欲宣王命故布陳儀衞自狄設黼扆而下王之所坐也自越玉五重陳寶而下王之所寶也大輅在賓階面而下王之所乘也二人雀弁執惠而下王之所衞也古人于制度典章文物之間所以如此者豈為華侈之具哉此有深意存焉當前王方崩後王即位之始此國家之大事所以陳此者其一則欲象成王平生所坐所寶所乘所衞欲以起後王哀慕之心使事死如事

生事亡如事存也其一則起羣臣百官諸侯尊敬之心想其天子而係心一嗣君也其一則以是表人主之尊天下無二所坐如此所寶如此所乘如此所衞如此如此其尊嚴如此其崇高富貴所以絕天下覬望之心也古人深意不為文具由漢以來蕭何治未央宮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及光武以漢家子孫司隸官僚之舊猶足以係民心之思漢則聖人于典章文物衣服車旗之制豈無意哉牖牖也間者牖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天子之席三重諸侯再重則所敷重席者皆三重也舉其上席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篾桃枝也黼黑白雜紨也純緣也以黑白雜紨為緣也華玉五色玉也仍因也因生時之几不改作也周禮云吉事變几凶事仍几于牖間之南嚮所敷重者篾席以白黑紨為緣以五色玉而飾憑几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蒲蒻之席也綴雜綵也貝者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文貝有文之貝用以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序西嚮敷重豐席以莞為席也畫純以五綵色畫帛以為緣也雕刻鏤之玉謂之雕玉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西夾南嚮路寢為太室則東西序有夾室非路寢正室也西夾之南嚮敷重筍席以蒻竹為席玄紛黑綬也以黑綬為緣以漆而飾几此親屬私宴之坐也以宴親屬不事華飾取其質也孔穎達云牖間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見于周禮其西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于燕飲故西序為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蓋夾室是隱映之處親屬輕于燕饗故夾室為親屬私宴之坐案朝士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覲諸侯坐也東坡曰將傳先王顧命不知神之所在于此乎于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此一段所陳乃王者之寶也越玉五重陳寶一句乃總下文而言之也于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五重者西序二重弘璧也琬琰也東序三重大玉也夷玉也天球也謂之重者雙玉為𤤛陳寶者如赤刀大訓河圖之類皆是也赤刀先儒謂武王誅紂時刀以赤為飾大訓者虞書典謨也弘璧大璧也琬琰大圭也此則陳于西序之坐北大玉者華山之玉也夷玉者東夷之玉天球者雍州之玉河圖乃伏羲所畫之八卦此則陳于東序之坐北虞書典謨之訓與伏羲所畫八卦先王皆以為傳國之寶其重先代之遺文也如此胤之舞衣胤者古之國名也所制之舞衣合于法度也大貝亦猶前之文貝取其大者鼖鼓長八尺先代之器商周以來寶之此則陳之于西房謂西夾坐之東也兌和古之巧者垂乃舜時其工也所造之戈弓竹矢亦有法度此則陳之于東房謂東廂夾室也舞衣戈弓竹矢之微古人技巧之末爾苟合度法則亦寶之蓋其精妙極于此無以復加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此則王者所乘之車輅也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玉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此篇所謂大輅輅之大者即玉輅也在賓階面西階南嚮也綴輅綴于下玉

輅之次者即金輅也。在阼階面東階南嚮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先輅即象輅也。在左塾之前。門側之堂謂之塾。塾前陳車。以轅嚮堂北面也。次輅即木輅也。金玉象皆以飾車。故三者以飾爲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爲名。在右塾之前。左塾在門內之西。右塾在門內之東。左右皆北面嚮堂也。此皆路寢之門內。五輅取其四。不言革輅者。蓋革輅兵戎之用。故不必陳之。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此一段乃王之儀衛也。禮大夫服冕。士服弁。凡言冕者皆大夫也。言弁者皆士也。士之衛殯與在廟同。助祭乃服雀弁。故執兵以衛亦用雀弁。鄭康成云。赤黑白雀。言如雀頭色也。惠。三隅矛也。立于畢門之內。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天子五門。皐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亦名畢門。亦名虎門。在門者兩廂各一人。故曰二人。綦弁者。鄭氏云。青黑色曰綦。戈上刃。亦兵器也。堂廉曰戺。士所立處也。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曰四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言冕者大夫也。劉。鉞屬也。劉與鉞亦兵器也。東堂西堂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瞿戣皆戟屬。東垂西垂者。東西下之階上。凡言弁者在堂下。言冕者在堂上。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階上也。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銳。矛屬也。側階者。堂北階上也。此所陳七兵。其名不同。皆執兵器以爲衛也。畢門之內與夾兩階。去殯爲遠。使士爲之。東堂、西堂、東垂、西垂、側階。在堂上去殯爲近。故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敘之也。觀此一章。見古者執兵以爲人主之衛者。皆士大夫爲之。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者此也。觀立政之書。綴衣虎賁。皆選吉士而常掌戎兵者。乃太公之子賢者之後爲之。至于執兵衛王。又皆士大夫爲之。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氣習之所薰染。人主安得心術不正。晉悼公使弁糾御戎。荀賓爲右。使訓諸御知義。皋鷸知禮。至漢之宿衞。猶以忠力之臣、與公卿子爲之。猶有古意。後世苟簡。人主寧近小人。不肯近君子。在王所者皆宦官武夫。則人主之德何由而成。而人主之勢亦何自而尊哉。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

前面舖陳儀衛已定。于是傳顧命于康王。麻冕者。績麻三十升爲之。皆吉服。成王喪在殯。何以用吉服。爲天下之計。不得已而用之。于吉服之中。特示變焉。周禮袞衣五章。裳四章。此則于裳獨用黼焉。蟻裳者。于裳畫蟻衍在衆之文也。彤裳者。纁裳也。皆吉服示變也。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西階也。不敢當主。以其死殺也。故由賓階而升。卿士、諸公孤大夫言之也。邦君。諸侯也。麻冕蟻裳。入就班位。無所執事。故特言入即位。太保。三公也。太史。掌册書者。太宗。即大宗伯也。此三人皆如下文所言是也。皆麻冕彤裳。太保則奉介圭。于王考功記。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介。大也。大圭即鎭圭也。康王之所守也。上宗即宗伯也。或云太宗。或云上宗者。大宗伯一人也。小宗伯二人也。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其一人奉同。一人

奉瑁、同、瑁名。使康王主祭祀也。瑁。王之所執。以冒天下也。太保與上宗。皆由阼階而升。蓋承圭奉同瑁。皆是承王命。故重其事。由東階而升也。太史秉書。即上文所作之册也。隨王之後。故王由賓階。太史亦秉書由賓階。御。進也。進王以册命。當時公卿大夫羣王。皆在而所以執事則在此三人。太保太史太宗而已。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曰。册命之辭也。皇天后君成王也。親憑玉几。稱道發揚臨終之命。命汝康王。嗣訓文武之大訓。以臨君爲天下之君。率循文武之大法。以調燮和協天下。用對揚文武之光訓。不負前人之付託。此敘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康王于是再拜而興荅曰。眇眇言其微之又微也。至微之小子。安能是以治四方。以敬忌上天之威乎。言任大責重。非小子所能當也。其謙沖退託之辭如此。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受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康王既謙退自處。以爲不能當。于是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受之于上宗也。既受之。報王以瑁授宗人。執同而祭。禮成于三。故三宿三進酒樽前也。三祭三祭酒奠于神坐也。三咤三奠爵于地也。爲此祭者。告神言已受羣臣所傳顧命也。祭之末必飲神酒受神之福。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饗福酒畢。王乃以同授太保。太保受同降階盥手。更洗別同。祭祀以變爲敬。不可用王之同也。既洗異同。實酒于中。秉璋以酢。祭璋亭圭也。酢。報祭也。王既祭。太保復報祭酒。大祭祀之亞獻也。太保至殯前欲祭祀。以同授之宗人。宗人即小宗伯也。太保供王。宗人供太保。即以同授宗人。太保拜白柩。云已傳顧命訖。王則荅拜。拜柩尊所授命也。太保乃于宗人處受同而祭。王則三祭。太保但一祭而已。祭禮亦饗福酒。宗人讚之。嚌者。至齒欲飲而實不飲也。王讚之饗。太保嚌之嚌者。互相備也。宅。授宗人同。宅。居也。太保居其所于受福酒處。足不移爲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白成王。以事畢也。太保既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康王亦荅拜。敬所白也。禮既畢。則太保下堂。有司遂收器物。諸侯皆出廟門殯之所成。故曰廟出路寢門外。以待康王之後命也。此篇所記成王于此而終。康王于此而始。其儀使與章之鑑。作史者記之。其文簡古深有法度存焉。

尚書詳解卷四十三

周書

康王之誥

此篇與顧命之書相連。伏生之書。以康王之誥合顧命。後人分之爲二篇。然天子之居喪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歠粥面深墨。寢苫枕塊之時。何暇以冕服朝羣臣。何暇出誥命。若高宗亮陰。三年不言。滕文小國之君耳。一聞孟子性善之論。滕定公薨。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未聞以言語誥臣下也。雖太甲即位之初。既葬成湯之後。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作伊訓。肆命徂后。亦未聞太甲以冕服朝羣臣出命令也。然則康王賢主也。召畢之徒。又皆元老大臣。曷爲其如此哉。說者曰。禮有正有變。喪服正禮也。冕服變禮也。然嫂溺援之以手者。皆其不得已而後有變。非有不得已則何用變哉。東坡引左傳子皮如晉之事。考據甚詳。然其書既定于孔子之手。爲後世之法。謂之非禮有不可也。姑存厥疑。以待能辨之者。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讀顧命之書。當知春秋書公薨路寢之法。讀康王之誥之書。當知春秋書公即位之事。即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正。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定無焉則不書。稱昭公之喪于乾侯也。不得正其

終。故定公制于權臣。不得以正其始。春秋元年必書正月。而定公獨無正月。稱于是乎曠年無君也。康王既受成王之顧命。則是得以正其始矣。夫子序書直曰。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奔赴王喪。因新君即位而相見。故康王因此報誥之。此康王之誥所以作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畢門之外爲應門。畢門及路寢殯宮在焉。故王出應門內。太保爲西伯。率西方諸侯而入。在應門之左。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而入。在應門之右。北面而立。布乘黃朱。布、陳也。乘、四馬也。黃、馬之色。朱者、其髦鬣也。諸侯朝見天子畢。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所謂享多儀是也。故諸侯皆陳四馬黃朱鬣以爲庭實。詩曰。駜彼乘黃。則黃者出于自然。左氏傳曰。宋公子有白馬。公取而朱其尾鬣。則朱出于人爲。諸侯所獻之馬必用黃。而以朱飾者。蓋黃有中順之色。象臣道。朱者君之服。象君道。諸侯體臣道以從君令。故黃而朱之。賓者諸侯有賓客之儀。稱、舉也。舉圭兼幣之辭。周禮小行人合六幣。曰。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是圭以馬爲幣。說者謂六幣所以享也。此特享禮之一。蓋因喪禮而行朝。故簡享禮之數。賓稱奉圭兼幣之辭而進曰。一二臣。言諸侯非一人也。衛爲王之藩衛也。敢執壤奠。言執土所出之物。以奠于王。皆稱再拜。稽首拜。遂幣而手至地。以盡禮也。康王義在于繼前人之德。則爲諸侯之主。受其幣。故答拜。王雖答拜禮。以即位初。謙退如此。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太保爲冢宰第一。芮伯爲司徒第二。咸進相揖。率羣臣諸侯皆進戒也。不言諸侯者。以內而兼外也。再拜稽首而後戒王曰。敢敬以告天子。以誠而告。欲王聽之尊。皇天改大國殷家之命而歸周。惟文武誕受羑若。蓋自出羑里之囚。天命始順。用能憂恤西土之民。文武興邦自西土始也。太保所言羑若者。蓋康王生長于深宮富貴之中。不知祖宗之得天命。皆自艱難之中得之。故舉此以爲戒。惟新陟王。升遐曰陟。指成王也。畢協賞罰。賞罰無不當理。如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賞也。如踐奄伐淮夷。罰也。戡定厥功。能勝天下之強。定天下之業。所以有此休美。敷布以遺之子孫。今王敬之哉。文武成王所以有天下者。亦惟敬而已。今王當以敬爲主。張大六師之衆。俾國威振而天下服。無使我高祖之德。寡有之命。至于墜壞。然而當康王即位之始。羣臣進陳。不聞有盛德之言。惟曰張皇六師。成王之所以持盈守承者。盛德之事非一。而第及于六師。抑無乃羣臣教康王以好大窮兵。嚴刑酷法歟。非也。人臣之進言也。必因其君之質而爲之言。賈誼進權勢法制之說于寬仁之主。君子以爲通達。貢禹進恭儉于優游不斷之主。君子以爲不切。蓋康王賢主。其仁愛出于天性。所患者惟恐失之過謙。況守成之世易以廢弛。故謙之六五。必曰。利用侵伐。大有于六五。亦曰。厥孚交如。威如。正此意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

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羣臣既進戒康王故康王報之以誥曰庶邦侯甸男衛不言羣臣者言外以見內也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大平天下使人莫不得其均大富天下使人無有不足文武之爲君惟務平富不務咎人其德如此故所至之地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覆載所及皆齊信齊一其心以信上之德文武之德所以昭明于天下四方萬里無不照灼文武之德既達于天下又有其臣以宣布心力于天下熊羆之士言有力也不二心之臣言一心也文武所得有心力之臣保安乂治王家所以能受天下之正命皇天訓之以道所謂式教用休也付畀之以四方之衆文武之心猶以爲未足也又建設諸侯樹立藩屏以輔翼我後之人康王之意謂文武之德尚賴人臣之助況常時建侯樹屏亦欲得人以道其子孫今我其賴爾諸侯羣臣協心以事上亦猶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所以爲文武也今予一二伯父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舉同姓之大者言之則異姓亦在內也爾先公之臣即諸侯祖父也爾諸侯之祖父所以臣服于先王之法度如何汝當循守之以安爾先公之臣蓋爾能循爾先公之臣所以服我先王之法則爾祖父亦得其安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身有彼此遠近之異心無彼此遠近之異身雖居外土而心之所向當常在王家用奉憂其臣道之所當順者敬爾侯度心在王室執奉臣道之所順則臣道盡矣不可遺我稚子之羞辱汝諸侯不盡臣職豈不爲我之羞乎此見君臣同體也古者天子之于諸侯其言辭責望懇摯之切思意下逮如此汝諸侯安得不以一心奉上哉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羣公自太保而下也聽命畢既皆相揖而趨出諸侯各歸其國朝臣各就其位王釋冕反喪服則羣臣諸侯亦皆釋冕反喪服可知臣子之情一也禮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服斬衰若夫考據古今以證其非禮則東坡之說爲詳

尚書詳解卷四十四

周書

畢命

此篇當知商之餘民三紀之後世變風移與周公君陳之時大異畢公之化尤難于其終蓋當是時爲善者衆易以勸也爲惡者寡易以懲也故康王所以命畢公者厤數其薄惡之俗防閑之謹宜以服終此聖賢因時制變之道也康王知成終之難非有元老大臣雅德重望者不足以膺此之任故畢公以父師之尊而保釐東郊然則畢命之篇其治與君陳相因畢命言命君陳不言命何也君陳之命因于周公皆成王一時之事非若更王而命畢公也故不言命君牙之命因于祖父皆子孫繼述之事非若伯冏之爲太僕也故不言命今攷二書若君陳之書尤詳言周公之訓而其序曰周公既沒命君陳若君牙之篇尤詳言祖考之績而其言曰率乃祖考之攸行則二書不言命其意可知

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命作册畢者作册皆以命畢公也此經惟命周公後封伯禽于魯有作册逸誥與畢公之命言册其他皆不言册豈以伯禽畢公皆命之于廟是以有册歟抑亦其他皆有册特舉其一以見其餘歟分居里成周郊成周之郊即洛邑也分別民之居里使爲善者不雜于惡而爲惡者不雜于善如下文旌別淑

臨表厥宅里是也周公之治商民其時民染惡未知所向故周公特含容之告諭之未嘗有所分別至君陳之時則漸化矣故君陳謹之分正有修者之可簡有良者之可進猶未敢明言分別之也至畢公之時其俗大變爲善者多而爲惡者寡不因此時旌別之則善者無所恃惡者無所懼聖賢因時適變苟于周公君陳之時而遽行分居里之策豈不激之而生變歟因此亦可以見古人之教化不惟于民如此而教養人材亦有分別焉虞書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王制曰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遂亦分居之意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此史官敘述所以命畢公之意也惟十有二年即康王即位之十二年六月庚午之日月出之光朏然乃六月之初三日自庚午之後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自鎬京徙行至文王之廟也古者封侯命有德賞有功皆于祖廟示不敢專也觀古人之意如此豈可以賞非其人爵非其德者乎在文王之廟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使之保釐東郊衛武公以諸侯入而爲王卿士此即後世更出迭入之意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嗚呼先嘆而後書畢公爲太師謂之父師者尊之也夫君前臣名禮之大者也康王不名畢公而稱之

曰父師古者人君體貌大臣如此畢公乃四朝元老受顧命以輔康王而康王尊禮之則當其在王之左右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可知矣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此言國家所以致化之由必先推文武周公我文武之所以能受商命者以其敷大德而得之非無故而得之也以文武之聖又有周公輔贊左右先王安定其家自武王既喪四國流言三監挾淮夷叛當此之時不有周公周家王業其殆哉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周公知商俗不可以不變而又不可以驟變也于是有謹毖之意焉其所以謹毖之意觀多士多方之書可見遷于洛邑者非以勤勞遐徙之也使之離舊土之惡習以新其觀聽使日見周家之德日聞周家之教日親近周家之賢士大夫日睹周家之聲明文物庶幾用化其教焉既歷三紀十二年爲一紀三紀已三十六年矣其世既變其風既移故四方得以無虞商民特東都一邑爾而曰四方無虞者京師天下之根本東郊之民無虞則四方無虞觀下文所謂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可見君民一體也民得其安即君之安也故予一人以寧康王推本言之今日之所以無虞以寧者皆文武周公有以基之雖然有以基于前而無以繼于後知其化之所已至而未知其化之所未至則他日之事亦不可保道有升降者康王知治忽盛衰之理有升必有降有治必有亂有安必有危其不可恃也如此惟當有以革其俗則可長其安蓋其俗苟未盡革則一時之安雖若可喜而他日之變殆未可知此康王所以欲畢公分別善惡以盡革其俗也上文既言世變風移而曰俗猶未革何也蓋世變風移者舉其大概而餘風未殄則民亦未純乎爲善也臧善也有以善其善則善者顯而不善者懼此

民所以知勸孔子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亦此意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此則稱道畢公之德也雖是稱舉畢公之德而康王之德亦于此可見蓋知人者必先自知儻非康王平時德盛仁純闇室屋漏之中無有愧怍安能知畢公之德如此其詳惟公懋德懋勉也人皆有此德而勉之者鮮所謂勉者何即克勤小物處可以見之惟其知所勉是以孜孜汲汲常有不自足之心至于小物而猶知克勤常人之情莫不以大節爲可尚而小者易于忽略聖賢之小節處不忽略則其大節亦可知此小物之勤所以爲難乾卦九二聖人之德也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庸言庸行即小物也孔子稱顏淵之賢惟于簞食瓢飲觀之貶微生高直惟于乞醯之事見之後世如漢武帝號爲知人識霍光于行步不失尺寸處識日磾于不轉盼處是亦此理也弼亮四世即輔佐文武成康也正色率下謂正其顏色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也聲色之化民末矣然形于外者皆其中之所存曾子所謂正顏色斯近信矣以此率下人皆有所觀感鼓動誰不祗敬師法畢公之言乎惟其平時畢公所以正身者如此故四世皆賴其功嘉績之在先王爲多其遺休足以沾丐後人予小子今日所以垂拱而仰其治之成皆畢公之力也觀康王稱道畢公之德如此想見其簡默靜重嚴毅可敬可法以斯人膺保釐之寄康王其亦不輕于用人哉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

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前既美畢公之德此則命之以事今予祗敬命公以周公之事是以周公而待畢公亦猶成王命君陳以式周公之微訓也往哉自今以往東郊當旌別淑慝明辨其善惡使不相雜揉表厥宅里謂表異其所居之里若後世孝子順孫旌表門閭之類彰其善而使爲善者有所顯癉其惡而使爲惡者有所病樹之風聲樹立其善風與其善聲也堯之化及于後世猶曰堯之遺風禹之教及于朔南猶曰朔南暨聲教蓋惟風聲能鼓動人使人聞之而思齊感自有所興起也豈必家至而戶曉哉弗率訓典殊厥井疆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者所以表其爲善雖有所別于惡而未表其爲惡也茲猶有不率循其教訓之常者于是又表其爲惡而殊其井居田里使之不齒于鄉里不得預乎鄉田同井出入相友之中凡若此者皆所以俾之知所畏知所慕也表宅里樹風聲而後人知善之可慕殊厥井疆而後人知惡之可畏是非羞惡之心誰獨無之其所以安于惡而自棄于善者正以無所畏慕而然也今揚善惡如此之分別有以誘之于其前又有以沮之于其後民安得不捨其舊而新是圖哉惟康王之世然後可以用此蓋民有愧恥故也以用之于周公君陳之時則非矣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天子王城之外有四郊一圻之地昔已畫爲界久而不能無遷移也故使重而畫之封疆守禦者已有人久而不能無懈弛也故使謹而固之然則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而猶不忘郊圻之畫以辨其境界封疆之守以固其防備者蓋居泰之世治泰之道當如此不然則既治而忘其亂既安而忘其危矣先王之時所以法度詳密無

有倉猝不虞之變者。蓋其丕正其治有如此者也。京師天下之根本也。東郊安則四海安。何疑之有。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畢公之于東郊也。貴無政事以正其民。而政之所貴者。在于有常。而非拂人情以為奇也。豈無辭令以告其民。而辭之所尚者。在于體要。而非遠乎理以為博也。不惟好異而已。好異則政不常。辭不體要。上之人示人以偷。薄民安得不滋其僞哉。靡靡相隨順之意。紂拒諫飾非。惡聞其過。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者以之為賢。說者謂商人之俗。有類乎秦人之俗。且引嗇夫之事為證是也。雖更世變之後。餘風尚存。公安得不以此為念乎。為政之道。惟務變革其俗。勿以為風已移而遽忘之也。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此古人之言也。世祿之家。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鮮克由禮者。其習使之然也。德者人所固有。今以其放蕩之行而陵之者。忽之之謂也。人欲熾而天理滅。此所以悖亂其天道也。敝化奢麗。萬世同流。敝化者。不善之化也。以奢侈華麗相尚。雖相去萬世而同一流。蓋敝化之末流。古今所同也。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此言商士之鮮克由禮也。當時所遷之頑民。皆貴顯之家。席。居也。所以居其寵祿日已久矣。惟恃其侈以滅其合宜之義。古人衣服之間辨貴賤之等差。而商士則以衣服之美。務求勝于人。此其心安在哉。為驕恣。為淫過。為矜伐。務大將由惡以終而不變改。此非言畢公之時如此。蓋遠其前日之惡。周公君陳之化。既有以收其已放之心。而隄防以閑之者。實在畢公之世。蓋人之心莫難于已放之時。而尤莫難于既放之後。苟其根尚在。雖一時知所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為難也。此篇之告言商民之惡。與君陳篇不同。蓋當俗之未化也。有見于善。無見于惡。故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是見其善也。苟為不然。則將有恣肆之心矣。俗之既化也。有見于惡。無見于善。故曰。商俗靡靡。怙侈滅義。是見其惡也。苟為不然。則將有苟安自足之心矣。古之治天下者。不敢忘乎民之惡俗。以啓吾苟安自足之心。蓋重教化以之為大務也。以舜之世。比屋可封。而猶以寇賊姦宄五品不遜為慮。後世如賈誼號為通達國體。當文帝富庶禮義之際。猶太息于秦俗之未去。所謂知教化者也。畢公之政。難于防閑之術。而所以閑之者。豈嚴刑峻法之謂哉。曰教而已。禮義生于富足。惟資富者為能知教化。既富有以養其身。又知訓以養其心。則不犯非禮。動與理合。和氣生而乖戾不作。故可以永其天年。蓋惟全天下之正性者。為能順天下之正命也。所謂能訓者。是豈外人心而別有所謂訓哉。惟德惟義。是大訓也。德者人心之所得。而義者人心之所宜。根于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上焉。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不從。古訓者。即人心之所同然而驗之于古之已然也。古訓之所載者亦惟德義而已。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民也。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之道。孰有過此者。君陳一篇。猶及于辟以止辟之說。三細不宥之說。未免乎刑也。此篇雖數商民之將惡。務旌別之。以生其愧恥之心。無一言及于刑焉。又足見世變風移。刑可措而不用矣。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此章又言商民係天下之利害。畢公之任。當有以成周公君陳之化。至此已世變風移。安有反側之變。如三監時。而康王以為邦之安危。在此殷士。當若變故之迫乎其後。此維持保惜居安慮危之意。然邦之安危。雖在商士。而化商士者。在畢公之德。不剛。不柔。中之德也。謂寬猛相濟。不急迫縱弛之謂也。惟合于中。則其德信乎修矣。周公之謹厥始者。此德也。君陳之和厥中者。此德也。畢公之成厥終者。此德也。克慎者。毖殷頑民是也。謂之慎則多為之訓誨誘掖。惟恐其為變。而未可以刑制繩之也。至和厥中則異于始矣。和者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是也。謂之和則有相濟之義。蓋辟以止辟。三細不宥。而稍可繩之以法也。至于畢公之世。則又異于中矣。惟當有以防閑之。使前日之功不墮。天下之事莫難于成終。少有怠弛。則周公君陳之化。皆為之不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者。同于化民也。心者。同于欲民之化也。道出于心。心合則道同。聖賢之政。雖有始中終之異。聖賢之心與道則無始中終之異。惟其三后相繼。歷年寖久。其化滋深。故道則浹洽。而政自然治。其澤則潤于生民。謂之洽。謂之潤。則其漸漬積累。豈一日之功遽能如此哉。由內而外。則京師既安。而四夷左衽。亦無不咸賴矣。自下而上。則生民既安。而一人之尊亦膺受多福矣。人君以天下為一體。內外上下無二體也。不特四夷咸賴。君得其安。在爾畢公之身亦能為成周建立無窮之本。亦有無窮之令名矣。畢公豈好名要譽之人哉。而康王云爾者。蓋為善必有令名。令名善之彰著也。非為名而為善也。畢公能為成周立其無窮根本。則自然有此令名。亦猶君陳曰。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也。不特畢公之身如此。雖畢公之子孫。亦順爾之成法。以為治矣。甚矣。商民所係甚重。以蕞爾之微。遠而四夷。尊而人主。近而畢公之身。久而畢公之子孫。皆于此乎有賴。可見周自周公以來。以商民為重。人之常情多忽略于垂成之際。故康王之戒尤嚴。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此末章結上文之意。畢公勿以難而弗能勝其任也。惟當盡其心而已。心有毫髮之未盡。則不可謂之既厥心。亦勿以為易而民之寡少不足治也。惟當慎其事而已。事有毫髮之忽略。則不得謂之慎。能若是。則可以敬順文武之成烈。而前人如周公君陳之政。亦于此而休美。不然。則為山九仞。一簣而虧。豈不有壞先王之烈。與前人之政乎。

尚書詳解卷四十五

周書

君牙

觀史之所載，穆王車轍馬跡，徧于天下，則穆王乃無道之主也。此經所載三篇之書，皆穆王所作，夫子定之以為後世之法，意者三篇之書，殆出末年悔過之後，因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收王心，而王于此知所改悔，故三篇之書，有文武成康之遺風。康王之子是為昭王，昭王之子是為穆王。昭王南征而不返，至齊桓伐楚，始問其罪，穆王即位之初，不知討賊，專事八駿之遊，觀此篇小民咨怨之言，知其為世降俗薄，不及成康之世矣。文武之謨烈，子孫猶得以世守之，而無闕然不足之處，然後知先王創業之規模，愈久而愈無弊者，以其出于正故也。故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大司徒之官，掌邦教也。芮伯在康王時，嘗為司徒，而此有纘乃舊服，無忝祖考，說者以君牙為芮伯之後。史無所據，亦未可知，必世臣之子孫也。蓋又商周以來，以忠厚待其臣，故功臣之後，必觀用其子孫之賢者。虞書曰：賞延于世。商書曰：世選爾勞。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人掌兵權，下及春秋，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趙武之立，不敢廢其亦有先王之遺風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穆王之命君牙，不稱其德，而稱其先祖父之勤勞，正欲君牙知所企聳，常以祖父為準的，想其故家遺俗，典型尚在，君牙得于傳聞目擊者亦熟矣。乃祖乃父，世篤厚其忠貞，服事勤勞于王家，其成功紀于太常之上。日月為常，王所建也，祭祀則用之，功臣紀其名于太常，常與日月爭光，垂名不朽，蓋人臣有不可忘之功，故人君示不能忘之報，或紀之太常，或祭諸大烝。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皆古人報功之意也。以此示子孫，誰不知所儀型哉？魏徵之後，乃有魏謩，而祖風以振；盧懷慎之後，乃有盧杞，而祖風以墜。嗚呼！若謩者可謂能世其家，而盧杞亦何面目見其祖父于地下乎？惟予小子，穆王自謂也。繼守文武成康之遺緒，所用者亦惟先王之臣，為之左右輔佐，以治四方，謂之先王之臣，則君牙亦嘗歷事昭王之臣矣。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蹈虎尾，恐其反噬也；涉春冰，恐其陷溺也；皆憂危之甚也。自非穆王因悔過之後，其安能兢兢恐懼如此哉！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穆王知天下重任己不能勝，憂危如此，是以有賴其臣，故命爾為予之翼，作股肱心膂，以同體之義待其臣，亦猶舜所謂臣作朕股肱耳目是也。上下之分雖不同，而相與之情無間異體。爾君牙今繼其事，蓋爾之祖父亦嘗為司徒也，爾當無辱爾之祖考。弘設五典而下，乃司徒之職當如此也。五典即君臣父子之類，司徒之所以教民者在此也。爾當大布五典，用是以和民之則。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者即五典，自有準則，不可踰越之理也。施之君臣者，不可施之兄弟；施之父子者，不可施之朋友，豈非則乎？爾民不能盡其則者，在掌教者和之而已。和之之道，莫如以己率之，爾身克正，則民有所觀而化，蓋其容貌聲色之間，有以儀型之也。民心無中，惟于爾而取中，則民有所感而化，蓋其暗室屋漏之微，有以陰驅而潛率之也。古之教民者，自其身始，故身正而後民從之。教民者取必于民，而不取必于己，安能使其民之從化哉？中者不偏之謂，正者無邪之謂，中正一理也。中可以兼正，正不可以兼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暑也，雨也，大寒也，此冬夏天時之常也，而民不免怨咨其上，此心失其中正也。民心一失中正，而暑雨祁寒，不免怨咨，則治民者不亦難乎？中有至易者存，君若以為難而不圖其所以易，則難者終于難矣。所謂易者，亦在吾身之正，吾心之中云爾。以吾之中正，則民乃寧，而怨咨不作矣。堯舜三代之世，不患乎民之怨咨，而惟患其民情之不得以上達。堯之洪水，下民其咨；太康一為遊畋之舉，而黎民咸貳；盤庚一為遷都之舉，而小民皆怨。蓋不時矜憐安撫之者，至一失其所欲，則怨咨形焉，而上之人亦無有不知，則亦深體乎民情者也。觀小雅之詩，民公然怨刺其上，而天下終于不亂，蓋情之得以達也。秦人設誹謗之法，民不敢言而致怨，上之人愈不知，而下之人益以離矣。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文王造周之謨。燦然而大明也。武王繼伐之功。其美爲可繼承也。文謨武烈。豈止爲一時計哉。開導佑助我後之人。粹然一出于正而無虧缺。天下之理。惟其開端者正。則其傳必遠。缺者必其始之不正也。安有大中至正之道。不能久其傳哉。穆王之時。歷世已久矣。而文王之謨。武王之烈。在人者未泯。豈非正乎。爾君牙常以敬存心。明乎我之所以訓汝者。用奉順于先王。不墜其所爲謨烈。穆王揚文武光命于上。而君牙揚文武光命于下。謂之對揚。君臣之間。皆以守祖宗之家法爲心。追配于前人。即先王之臣也。古者創業垂統之君。其規模一出于正。則雖衰世僻王。猶可以遵守。故夏之祖有典有則。則其子孫于失邦之後。亦能述之爲戒。商之祖制官刑。儆于有位。則其子孫雖旣立不明。而其臣猶舉之以爲法。無他。以其正也。漢高祖有戚夫人之醜。治宮室之壯麗。唐太宗閨門之內。父子君臣夫婦兄弟無法。則其規模亦淺。宜乎後世子孫得竊之以藉口也。源之不淸。而責其流之濁。天下安有此理哉。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末章復申前意。先正。即前人也。舊典。即綴舊也。先正之臣。已有故事載之典籍。可用之以爲法。民之治亂在茲。能守此法則民治。否則亂。旣曰時式。又曰率乃祖考之攸行。無非皆以前人爲法也。能如此。則足以昭明汝君之治矣。有賢臣則君之治益顯矣。穆王雖無道之主。而悔悟之後。命其臣專守祖宗成法。不敢作聰明亂舊章。其亦賢乎哉。

尙書詳解卷四十六

周書

冏命

讀此篇之辭。有以見文武周公之遺風餘澤尙存。而穆王所以命伯冏之意。蓋有所自來也。周公作立政之書。言常伯常任準人。下及于綴衣虎賁者。親近人主之臣。常情多謹擇其大。而忽略其細。故公卿大臣每加之意。而褻近私昵之小臣則忽之。殊不知古人所以成養君德至于無缺者。多此等人。是故周公舉此以戒成王。而家法之傳。至于穆王命伯冏一篇。其原蓋出于此。下逮春秋之世。此意尙存。若悼公之在晉。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彼諸御之與羣騶。平時所職特在鞍馬之間。爾悼公必命其官之長以訓之。豈非穆王命伯冏正于羣僕侍御者哉。往者穆王騁心于車轍馬跡之間。未必知此。自非文武周公家法所傳。習熟于穆王之所見。其安能如此。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太僕正者。太僕之長也。太御中大夫也。按周禮太御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爲僕之長。太御掌御玉輅。與君同車。至爲親密。左傳隨侯寵少師。以爲車右是也。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王若曰而下數語。皆穆王自見爲君之難如此。所以戰兢自持。思至于無過之地。則不得不推左右親近之臣是賴。孟子曰。人恆過。然後能改。穆王自非懲創初年之事。悔過之深。則安知爲君之果難也哉。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此章有以見文武之聖德。猶且有賴于小大之臣。聰足以燭微。明足以親遠。齊者純一也。聖者無不通。其實則一德。而所以稱名之則四也。文武雖有此聖德。尙且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至于侍御僕從者。無非正人爲之。古人言用人。大率小大遠近兼舉不遺。如說命言任官惟賢才。必言左右之惟其人。如君奭稱商家王人。罔不秉德。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立政言準人牧夫。必言趣馬小尹左右攜僕。古人所以如此者。深見昵近之臣。氣類易以漸染。言語易以乘間而入。以正人居之。則朝夕必有開導誘掖之功。必有熏陶漸漬之善。設若以不正人居之。則讒諂面諛日至。人主習于爲不善。殆有不自覺者矣。孟子曰。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王誰與爲不善。惟是小臣大臣。至于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無一而非正。則朝夕承弼其君者。自然能格其君之心。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而身無擇行。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而口無擇言矣。夫十目十手之地。易敬也。至于不睹不聞之際而加敬。始謂之罔有不欽矣。作意而言。易善也。至于弗作意而言者。亦歸于善。始謂之罔有不臧矣。自非盛德之至。表裏若一。顯微無間。何以至是。人主之身。患未至于欽與臧。在己有毫釐之未盡。行于天下者。必不能人之已從也。吾身苟至于無不欽。無不臧。則感應之機。自有不容禦者。吾不求于民之祗若。而自有敬順也。吾不求萬邦之休。而自有美化也。自源徂流。其理如此。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穆王之意。謂文武之聖。猶賴小大之臣。況我一人無良善之德。去文武不啻倍蓰十百。則常如之何哉。左右前後之士。常有以正其君之不及可也。繩君之愆。糾君之謬。格君之非可也。曰匡。曰繩。曰糾。曰格。無非所以救過于未形。規諫于未萌。庶幾君德不至于失。而文武之功業可以繼紹矣。此我所以命汝作大正。爲羣僕之長。使汝正于羣僕侍御之臣。俾無一邪人間乎其間。然後勉爾君之德。交修其君之所不逮。交修則羣從中皆知所以進諫。無一人而不修也。古者無親疏遠近之臣。皆得以進諫于上。且太僕之官。特掌王御車之事。而穆王責之以繩愆糾謬。以其一事推之。其他事皆然。則雖非繩愆糾謬者乎。昔者先王命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曰工執藝事以諫。故芒芒禹跡。虞人得以獻箴。春秋之世。若師曠樂官也。得以諫晉侯。伶州鳩樂官也。得以言王心之失。醫和醫人也。得以正趙文子。屠蒯膳宰。得以正平公宴樂之失。若此類者。豈非先王之遺風乎。夫惟合小大遠近。無一而不進諫。故人主之德。所以無失。後世諫有常員。越職而言者有罪。則久異于古矣。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伯冏爲太僕之長。則自太僕而下。道僕田僕之類。皆其僚也。皆伯冏之所得簡拔也。古人用人之制。自有要而不煩者存焉。若以一人之聰明。而盡心百執事之選擇。則安能盡察其人之賢否。惟委之其長焉。使其長皆得以自辟舉其屬。則人主不過擇數人之爲官長者耳。周禮爲官三百六十。而官各有長。如宮正爲在宮者之長。酒正爲掌酒者之長。其賢否功勞。殿最皆責任其長焉。不若後世以天下之官而皆萃于銓曹一人之手。而欲周知衆人之賢否。亦難矣。此一章深見古人爲治之體。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皆不正之人。以辭色而取媚。如此等人。乃庸主之所喜。而明主之所惡。故堯必畏巧言令色孔壬。孔子必惡利口遠佞人。豈容有此等人廁于羣僕之列哉。其惟吉士可也。吉人之辭寡。必無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者也。所以然者。以其僕臣之正不正。即后德之所係。故僕臣之正者。厥后無有不正。僕臣進諛說之言。稱頌君德之不暇。則君必自爲聖。流入于不善而不之悟矣。故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則羣僕之職。豈可概以爲車輅之任而不之選擇哉。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穆王至此。丁寧懇切。不厭其言之重複。既曰無以巧言令色矣。又曰無昵于憸人。憸利之人。即巧言令色之人也。以憸人而任耳目之官。爲王侍從。則是爲充官。充官者備員而已。耳目之官。所係非輕。豈可以憸人備數塞備。若使憸人爲之。其以非先王之典啓迪其上無疑矣。若不以人爲吉。而惟以貨財爲吉。使貨賂公行。惟納賄者得進居羣僕之列。是瘝病其官。而職爲之不舉矣。惟貨其吉。此乃衰世之事。何爲穆王之時有此。蓋此等風俗。不在于教化盛行之日。而每見于王道衰微之際。蓋教化盛行。人心知有清議之可畏。有合觀而趨利。惟王道衰微之際。人不畏清議。故奸利之心得以奪其好義之心。觀穆王于此篇。與乎呂刑篇言貨。亦足以見其風俗之漸衰矣。惟爾大弗克祗厥辟。古之所謂敬君者。惟以仁義與王言。惟知陳善閉邪。後之所謂敬君者。惟能伺候君之顏色。逆迎君之指意。汝伯冏若以憸人充官。以惟貨而瘝官。則汝之不敬君孰甚焉。惟予汝辜。我亦以不敬君之罪歸汝矣。嗚呼欽哉。惟當以敬爲主。常輔汝君。使由常憲之中。不出常憲之外。則汝之職盡矣。詳從此篇之旨。如左右前後之臣。皆得繩糾愆謬。如太僕長得以選其僚屬。如惟貨其吉以利進身。古人制度詳密。與乎風俗之厚薄。皆于此乎有致。

尚書詳解卷四十七

周書

呂刑

呂刑之書雖爲訓刑而作。其實輕刑也。何以知之。即周官而知之。周官載五刑之屬二千五百。是大辟與宮皆五百也。至穆王時其屬三千。大辟之罰至于二百。而墨劓之罰二千。是輕刑則增其條目。重刑則減損也。然則周公之制非歟。曰民習于重而未敢以驟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蓋自唐虞而後。德漸衰。俗漸降。刑漸重。至于成周之民。耳目習見夫刑之、重也。而驟然去之。則適以啓民之奸心。無乃召亂乎。至于穆王之時。雖是世降德衰。不及文武之盛時。然而承成康刑措之後。民之犯輕刑者有之。而無有犯死刑者。穆王于此始減其死而增其輕刑。爲之贖法。以遵唐虞之舊觀。天下之勢。惟是風俗還淳反朴。方可以輕刑。故在唐虞之時。則輕刑如舜所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是也。在穆王之時、則可以輕刑。如此篇訓夏贖刑是也。所以此篇近不取夏商周之法。而遠遠唐虞之舊。蓋唐虞之化。專以德。不以刑。唐虞之所謂刑者。特以防民。使歸于德而已。

嗚呼。穆王之用心仁矣哉。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呂命者、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既命呂侯爲司寇。則所告者特呂侯爾。而孔子序書。特曰穆王訓夏贖刑。蓋此書雖命呂侯。而其意則實以此而訓諸夏。若所謂四方司政典獄。與夫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是因呂侯而併告天下之爲典獄者也。贖刑者、即唐虞金作贖刑之法。此篇其罰于鍰百鍰是也。呂刑不止于罰。以罰之鍰數、爲刑輕重之準。故夫子序之曰。訓夏贖刑。作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呂刑稱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期荒忽之年。方且詳度時宜、爲之增損輕重作刑以詰于四方。史官書此、亦有意存焉。人惟歷年之久者。其更事必多。其諳究人情必熟。至于耄老之年。則其少年剛果之血氣、消除殆盡。仁愛之心、至此時始發見。想當盛年之時、尚留意車轍馬跡之間。其計慮必未及此。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此乃堯舜以前三皇時事。孔子序書。斷自唐虞以下。三皇時事無所考據。略見此篇。此穆王將說堯舜以德化民。先說制刑之因依。蓋自蚩尤苗民始。若古有訓。即古人之大訓。載三皇時事也。蚩尤、九黎之君也。即與黃帝戰于阪泉是也。上古之時。風氣未開。淳樸未散。民知耕食鑿飲而已。安知所謂亂。惟蚩尤創爲不義之事。民皆從而化之。于是爲亂之始。所以延及乎民。無不習于蚩尤之惡。爲寇以盜民財者爲賊。以害人爲事者。以鴟爲義。如鴟鳥搏擊者。爲惡于內。爲惡于外。而爲姦爲宄者。奪攘以劫掠人者、矯虔以詐取。而至于虔劉殺戮者。凡此數者。皆是平民始初爲惡。出自蚩尤。苗民、即三苗之君。先儒以爲蚩尤之後。此未可知。民既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則其制之者、不免于用刑。靈、善也。以善制之刑而用之。使民知去不善而爲善。則亦無惡于用刑也。今也苗民卻不用善制之刑。惟作五虐之刑。即墨劓剕宮大辟。不以善用之。而以虐用之。則其慘酷殘忍可知。方且自以爲法。當如此。不惟有罪者殺戮之。至于無辜之民、亦被其殺戮。爰始淫爲劓刵椓黥。劓、去鼻也。刵、截耳也。椓、去勢也。黥、刻額也。此四者以淫過而用之。自苗民始也。觀此二始字。見蚩尤爲作亂之始。而苗民爲淫刑之始。後世用肉刑。皆本于此。皋陶之五刑是也。雖然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苗民爲劓刵椓黥。此苗民之過也。堯舜在上。既治苗民之罪。則爲用此肉刑。以效苗民之尤乎。仔細致之。民既爲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則治之不可不以刑。苗民既爲劓刵椓黥之刑。則此刑豈可廢。廢其刑適以長民之奸。而召天下之亂。但堯舜之刑。與苗民同。而所用刑者。與苗民異。苗民之刑。乃所用之刑。而堯舜之刑。乃不用之刑。苗民之刑。乃淫虐之刑。而堯舜之刑。乃防爲惡驅民爲善之刑。苗民之刑。乃殺戮無辜之刑。而堯舜之刑。乃原情定罪。輕重各有差等之刑。聖人非不欲去此刑也。其勢、欲去之而不可。漢文帝既除肉刑之後。議者不深究聖人所以不得已用肉刑之意。而區區欲復肉刑之法。以此爲復古。嗚呼。先王井田封建。良法美意。所望于後人遵守不替者。至已泯沒無餘。乃于先王所不得已而用者。區區欲邀復古

之名豈不失古人之意哉穆王此章欲述堯舜之事先自始初處說起蓋刑者民之陷于刑也三苗既淫爲劓刵椓黥故凡民之麗于刑者合并而爲一法不分輕重等差也有辭者謂無罪者也有罪者雖辭無罪者有辭自有差等今有苗于有辭者更無差等民起而相漸染泯泯棼棼言其昏亂之甚民生本來自有情亦與渺茫荒忽之說無相干惟有苗以淫虐殺戮無辜斯民不知罪之所因善者亦得罪不善者亦得罪所以生民至此皆無信心信不由中則盟詛于鬼神而又自覆之以見其無信之甚庶戮者衆被罪之人爲有苗之所虐威者方且並告無罪于上帝言其疾痛則呼天上帝監視下民見苗民無有馨香之德刑所發聞者惟腥臭之刑爾刑本非美事而謂之馨香者以德用之則爲馨香不以德用而以虐用則爲腥臊極士言用刑起初皆本于苗非聖人本心如此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此章見帝堯所施自有次第先遏絕苗民以除其害民者于是命重黎之官以辨神人之分其次命羣后以經常之教示民其次方始皇帝屈己下問于民皇帝即堯也視庶戮不辜之人陷有苗之虐堯獨哀矜之遂以威而報苗民之虐堯之所謂威者下文所言是也遏絕之使不得長世以在下國此即威也所以報虐也堯知教化之本原斯民惑于渺茫荒誕之說者以其善惡不明禍福不測故求之于神使常時爲善者得禍爲惡者得罪民知正理自當如此何用求之于神堯既遏絕苗民乃使重黎主天地之官絕地天通使神之在天者不降于地而人之在地者無預于天人神既不相雜擾罔有降格則民知有人事不知有惑之說矣楚語曰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爲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薦臻顓帝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重以屬神黎以屬民使服舊常無相侵瀆是之謂絕地天通由是觀之帝堯與顓帝皆有命重黎之事民雖知神人有定分而未知常經之教也羣后逮心以逮下明其顯然之明理以棐輔斯民之常性使之入有父子出有君臣耕鑿有飲食如此則人理明而人心自正鰥寡之情安有掩蓋者乎向者鰥寡之情不得以通乎上以人神雜揉詛盟其與人惑于邪說有罪無所告訴今也人理既明斯民皆得披心腹告訴于上皇帝因民之情無所蔽也又屈己清問于民謂之清則堯之心亦洞然清明無有一毫之私意是誠之下接乎民鰥寡有辭于苗方始明言有苗之罪惡堯雖知苗之罪惡亦未嘗有忿疾之心但以吾之德爲威其威非虐也而苗民將自畏矣以吾之德爲明其明非察也而苗民將自開明矣堯之治不責于苗民而先反求諸己蓋在己者既盡則天下豈有難化之俗哉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三后下文所稱是也恤憂也致憂民之功若伯夷降典以爲憂民之功禹平水土稷降播種以爲憂民之功典即禮也伯夷所掌者秩宗之職天地人之三禮折民惟刑使知所畏則自知禮之可愛掌禮而

及于刑蓋禮與刑一事而非二也出禮則入刑出刑則入禮折民以刑者正使之入于禮耳當時契敷五教以教民今也不言契而言伯夷蓋伯夷典三禮可以起斯民恭敬之心當時之民惑于詛盟鬼神褻慢之說不知恭敬天地人之常理故伯夷首以降典正人之心人心不正則雖有平土不可居雖有嘉穀不可食聖人命官自有輕重先後伯夷所以居禹稷之先也惟人心既正然後禹平本土主名山川而人始得安其居山川各有主名如淮海惟揚荊河惟豫是也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而人始得備其養降播種者教之以播種之事使農之所殖者惟嘉穀若生民之詩所載是也三后成功惟殷于民三后之職雖不同而同于殷民之功而已殷富盛也孔安國曰禮教備衣食足是也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乃自命重黎而下堯經綸數節次而後至于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則知聖人當初制刑本非欲恃此以整齊其民先有以教之養之然後有以防之刑者特隄防之具耳制有隄防檢押之意以刑之中者而防制百姓則不失之重而過亦不失之輕而不及凡以教民祗敬其德而已觀此須見古人治民自有次第又須見古人之刑與德本非二事典非刑也而曰降典折民惟刑則刑與典爲一刑非德也而曰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則刑與德爲一後世以刑與德與典爲二事故教民者不知所以隄防之意而掌刑者始專事殺戮矣後世以皋陶爲士不預三后之列者之也非也堯豈薄夫用刑之官哉特以教養未備則刑非所先耳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此又合而言之大抵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前面所命三后皆教事也此一段乃德化也君臣之間雖有教事如此又當以德化陰驅潛率之穆穆敬也明明德之著見也君以穆穆居上臣以明明居下君臣皆以德率其民所以照灼四方四方之民皆化上之德無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者君臣雖以德率民而不敢忘夫隄防之具天下不能皆君子而有小人焉天下不能皆從上而有違戾焉所以明其刑之中率治其民以輔其常教刑謂之中者即刑之常理也中之理隨寓而在當其重也重有中之理存焉當其輕也輕亦有中之禮存焉非謂于輕重之間執其一以爲中也刑既當理則彝常之教自行曰教祗德曰降典曰棐彝聖人用刑之意其大略可見矣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惟帝堯之君臣有不忍用刑之意故當時之爲典獄者皆重其事而不敢以輕視之威者倚法以爲虐也富者倚勢以取貨者也此二者皆私心也典獄若非絕止其威則絕止其富二者皆不可有一既絕其威又絕其富則用心果安在惟敬惟忌而已敬則有所慎重而不敢輕忽忌則有所畏而不敢慢凡人言語有可擇則必其是非之不純者也言至于無擇則其德之純一可見此即天德也天德無私是也威富之念絕于其外而敬忌之誠存于其中此非無私之天德乎死生壽夭之命乃上天以是而制斯人者也今也典獄之臣德與天爲一則所以制生人之大命者不在天而在我矣豈非在下而與上天爲配合乎天能制人之大命而典獄者亦能制人之大命是之謂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嗚呼敬忌罔

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此發德事也曾謂一典獄之有司而足以盡之乎蓋獄重事也古人以爲天地威鬼神者莫不在此自非德與天爲一者不可以居此之任吾觀皐陶之承至于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蘇公之刑式敬由獄以長我王國穆王之刑至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則天下之所感化者在刑王國之所長久者在刑人作之所以享福者在刑則豈特制生人之命而已哉自非惟克天德之士安足以語此哉後世惟以刑爲慘酷殺戮之具故舉而付之庸常之人其視古人有間矣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自此以前既言帝堯之君臣矣自此以後穆王徧告時之司政典獄者天牧者代天以牧養民者也司政典獄之任獨非天牧乎天下之事無非天之事典天敍也禮天秩也刑天罰也爾惟知職爲天牧則所以用刑者當知所取舍矣伯夷之刑不可不監而有苗之刑不可不以是深爲懲戒也曰何監曰何懲不直致其辭而發其問端以示之庶幾聽者之專今爾亦何所監得非在伯夷播刑之道乎謂教民以典禮如前所云是也知伯夷之播刑則民知有愧恥之心而自趨于典禮之善矣今爾何所懲戒得非在有苗所以用刑者乎苗之刑上文既詳言之矣此又再述之惟時苗民所用之刑不察于獄之所麗人之麗于獄者有當重者有當輕者有有罪而犯者有無罪而適値者匪察于獄之麗則是輕重不分有罪無罪無所分別也惟吉人乃良善之人爲能知五刑之有中理至于庶威奪貨者其心在于貨賄則以威迫脅其民而奪之安知有五刑之中哉今也苗民不惟吉人之是擇而惟庶威奪貨者是用謂之庶威則見其威奪者非止一人也風俗之敝古今一也正道盛行之時安有好賄之人惟風俗敗壞則自有此等人故在苗民則有奪貨者在盤庚商道始衰則有總于貨寶者在穆王周道始衰方有惟貨其吉若冏命所戒惟貨惟來若呂刑之所言者下至春秋之末世諸侯卿大夫惟賄賂是求至刑獄之事如羊舌鮒之鬻獄如梗陽人以女樂賂魏獻子皆世道之衰故如此獄者人之大命死生存焉豈可以賄賂爲輕重乎此堯之典獄訖于威富所以異于苗民之典獄庶威奪貨者也斷制五刑者是虐用其刑以斷制其民也以亂無辜是無罪者無所分別于有罪者也上帝不蠲潔其所爲所以降咎于苗雖有苗亦不得以辭其罪卒至于絕其世而不得以有國豈非汝當戒乎夫遏絕苗民者堯也而謂上帝弗蠲何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即天也此與洪範舜之殛鯀不曰舜而曰帝乃震怒是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念者即上文伯夷之當監有苗之當懲也伯父伯兄仲叔季弟皆同姓諸侯之在父兄叔弟之列者幼子童孫諸侯之子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猶告之也能聽我言庶幾至于天命即前所謂自作元命也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爾當以勤爲安以不勤爲戒蓋豈不善繼至于戒不勤爾心有作輟勤之時少不勤時多以其出于勉後非安行于勤者也故告之曰爾當自安日勤則此心不以勤爲勞而以勤爲當然刑者人命所係勤有不出于自然而至于戒則是不勤之爲害也已多矣刑者是天以此整齊其民使民趨于善而不趨于惡然天之愛民其心無窮使我兢兢業業不可以一日遂終其事而相與以無窮者猶有望于人則敬刑之心始有所託是此心無窮已處即天意也爾當敬逆上天之命以奉我一人用刑之際人雖我畏而我猶以爲未足畏人雖稱美于我而我猶以爲未足美若然則此心常無已方能順人君愛民無窮之心方能合上天愛民無窮之心方能盡在己愛民無窮之心此豈非安于勤者之所能爲哉惟敬五刑敬即此之不已也即勤也敬五刑則剛柔正直之德自成時乎用中典則正直之德成時乎用重典則剛之德成時乎用輕典則柔之德成如此則其利甚大人君因之以享其福斯民因之以得其賴後世因之以得其寧刑之爲利如此豈可以輕心用之而不知所以勤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刑者殘民之具也謂之祥刑何哉蓋刑本以奉民爲善而用刑者當以善用之以善用刑則慈祥惻怛之意勝而慘毒酷烈之心衰矣有邦有土之諸侯不可不知此意在今爾安百姓何所擇得非在于人者乎能擇吉人以用刑而庶威奪貨者勿用可也何所敬得非在于刑者乎敬在刑則能合乎天德而不以刑爲己之私何所度得非在于罪相連及者乎能詳審而揣度之則有罪者因係而不得併及于無罪矣此三句又當以擇人爲先惟得人則能敬能度其次序然也兩造具備此敎之以聽刑之法造至也兩辭皆至具備則無一辭不備然後合衆人而聽其入五刑之辭其辭麗于五刑者也故曰五辭一人之智不足以盡之必參于衆人之智若王制所謂疑獄與衆共之衆疑赦之是也簡者獄之要辭也五辭所得其要而可信矣方可正之以五刑其辭與其法適相當也苟五刑不簡謂正之以五刑而不應夫獄之要辭是其辭與法不相當也正之以五罰出金以贖罪可也五罰不服謂其情之輕出于過誤雖罰之金亦有不相當者則正之以五過從赦也先王委曲之意至此惟恐不當人之罪故如此之詳有此三等曰五刑曰五罰曰五過在聽獄者原情以爲輕重雖然先王爲贖刑之法固使罪疑從輕亦未嘗失之姑息以縱釋有罪苟有罪而縱釋之亦與無罪而受戮者均爲不中也穆王至此又防聽獄者易至于過入過出五過之疵病者惟官謂以官吏請託也惟反謂報復恩怨也惟內謂妻妾請求也惟貨謂賄賂鬻獄也惟來謂私相往來也此五者皆五過之病先王之設爲過也正以待其無辜而陷于刑戮者儻若有罪而以官吏請託之故報復恩怨之故與夫妻妾請求賄賂鬻獄私相往來之故而遂赦之則豈不爲五過之病于此五者而有一焉則其罪與犯者同坐惟當審之以致其詳克之

以去其私。則斯不至于故出矣。雖然。故出人罪不可。故入人罪亦不可。五刑之疑者。從赦而爲罰。五罰之疑者。從赦而爲免。既曰疑。則是輕重皆不得其實。聖賢寧過于厚。無過于薄。所謂罪疑惟輕。不可以入人之罪。亦當參以致其詳。克以去其私。則斯不至于故入矣。詳味穆王之言。惟欲當乎人情。合乎中理。不可容一毫私意于其間也。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此言以獄之要辭書之于簡者。當以人之貌而參之也。獄辭既與衆共聽之。衆人以爲信矣。又當稽之于貌。蓋理直者其顏色自如。而有愧于中者。必有赧然于色。周官所謂辭聽色聽氣聽是也。惟貌既有稽。又當參之于簡。蓋巧者諱飾其容。怯者或適然而合。則貌又不可專恃。雖簡者又不當聽之。所以然者。正欲具嚴天威而已。刑者天討有罪。至公而無私。具者皆也。無所不致其嚴敬也。在我有一毫之未至。在獄有一毫之不得其情。則且有愧于天。豈所以嚴天威哉。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此即刑之疑者。赦而從罰也。六兩曰鍰。百鍰。六百兩也。鍰。黃鐵也。五刑之中。惟墨爲輕。故罰則百鍰。劓重于墨也。故其罰惟倍。二百鍰也。剕重于劓者也。故其罰倍差。既倍二百。則爲四百矣。又差以一百。其爲五百鍰。宮重于剕者也。故其罰六百鍰。大辟死刑。五刑之至重者也。其罰千鍰。五刑之中。雖有輕重不等。重者至于大辟。輕者至于墨。然皆當閱視審實。使其罪與其罰相當。聖人愛民之心。無有窮已也。五刑之罪。既不斷其肢體。傷其肌膚。赦而從罰。則其仁至矣。而罰人之金。聖人亦恐傷民財。苟罰與罪不相當。亦非所以仁民之意。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屬者類也。凡五刑五罰。皆有其屬類。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書。卽此是也。周官二千五百。至穆王時。于周官之重刑則減之。于周官之輕刑則增之。共爲三千。聖賢觀時會通之宜。以立法不拘一定也。孔安國曰。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上文言五刑之屬三千者。已定之法。載之刑書者也。然天下之情無窮。而刑書之所載者有限。不可以有限之法。而求盡無窮之情。則又在夫用法者斟酌損益之。蓋古者任人而不任法。如唐虞之時。條目未多。惟有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皆在明刑者隨宜而處之也。至周穆王之時。時變已異于古。其條目至有三千。其法漸煩矣。然猶人與法並行。法之所載者。則以其罪而斷之。法之所不載者。則以其罪而參之以人。若上下比罪是也。比。附也。以其罪而附之上刑。而見其爲重。以其罪而附之下刑。而見其爲輕。則于輕重之間而裁酌之。然亦以其辭爲主。蓋罪人之情。皆見乎辭。僭。差也。亂。紛也。若辭至于差

而亂。其辭其情與其罪皆不相合。是不可行刑者也。聽獄者當無用其不可行之法。惟當有以察其情。又當求之以法。二者合而後允當乎人情法意。斯乃可行者也。其在詳審而克去其私意。則有以得之。上刑適輕下服。謂所犯者上刑。而情適輕。則當下服。若過無大是也。下刑適重上服。謂所犯者下刑。而情適重。則當上服。刑故無小是也。不特刑之用也。原情以爲輕重。而罰之用也。亦必有輕重之權。此法之原人情者也。刑罰世輕世重。如刑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新國用輕典。此法之因乎時者也。惟齊非齊。吾欲其齊者。乃非所以爲齊。謂如上罪服上刑。下罪服下刑。前世刑輕。吾亦從輕。前世刑重。吾亦從重。此惟齊也。然不知情有輕重。時有治亂。安得而一之。吾欲齊之。乃所以爲不齊。則不若歸之于倫要而已。倫。理也。要者。理之要會也。天下之情。與天下之時。皆無一定。惟是理則無有不定者。知所謂倫要。則知所謂理。知所謂理。則知所謂權變矣。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此欲用刑者哀矜惻怛以求其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記曰。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且罰人之金。特所以懲戒之。而未至于死。然人之出財也。已極于困病。罰且如此。而況刑乎。典獄之君子。當以此存之。心惻怛之念。油于中。謂傷民之財且不可。而況于傷民之體。則以惟良折獄可也。佞折獄不可也。佞。口才也。良者。慈祥愷悌之心也。自常情觀之。必以口才之人。其詞辭捷出。見以折人之罪。而慈祥愷悌者。以遲鈍不快人意。殊不知獄者。惟要盡人之情實。以口辨而折人。使犯罪者無所容其辭。是吾有求勝之心矣。何以得其實。惟良善人。有哀矜惻怛之意。惟務誠實。所以得人之情。易于貢對。無敢折獄者。獄欲得其實。用明之道。則惟有貢飾而已。非其實也。故君子戒之。罔非在中。折獄既不以佞而以良。則誠心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自然合乎中理。不至于過察。辭于差。蓋欲得人之情實者。惟于辭之差互處察之。則有不能遁者矣。非之眞者。不謀而同。而其不實者。則今日之辭如此。而明日之辭乃不如此。明日之辭如此。而後日之辭又不如此。在斷獄者于其差而詰之。則無不得其情。非從惟從。謂不從其僞辭者。乃所以從其本心也。人之辭。或有詐僞者。能文飾其辭。或有苦于囹圄之困。刻木之吏。而姑爲之辭者。使以其辭而從之。則失其本心之實矣。非從惟從者。是不從其口而從其心也。此在典獄者以哀敬之心折之。哀敬則得其情而勿喜也。在己者既盡其哀敬惻怛。又明啓刑書。與衆人詢其占度之如此。咸。皆也。五刑五罰。皆庶幾乎中正矣。刑罰之要。惟其中正。而中正之理。苟在己者皆哀敬之心。設以刑書。而不知所以胥占。則中正奚自而見。不曰咸中正。而曰咸庶中正。則見中正之爲難。典獄者不當自足以爲已得其中正。雖畏勿畏。雖休勿休。亦此意也。再丁寧而言曰。其刑其罰。皆當審克之。以刑則傷民之肌膚。罰則傷民之財。斷獄者不可不以哀矜惻怛之意而加審克也。言閱實至于五。言審克至于四。此皆丁寧謹復之意。重其事故詳其戒也。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記曰。正以獄之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是獄之已成者。未有不以告于君。獄成而孚者。是在我者。既得其實。而有所信矣。則必以其信于己者而輸之于君。使其君亦有所信。然而告于王之時又當無一不盡其詳。其刑上備者。上之于君。而其辭備具。有幷兩刑者。亦具上之。如此。則人君知其犯之因。所謂有幷兩刑者。如今律云二罪俱發。從重者論是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淸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穆王以敬而戒其臣曰。官伯。卽庶官之長。族者王之同姓。姓者王之異姓也。朕言多懼。此穆王仁愛恤刑之本心也。吾之所以告汝者。皆出于憂懼。蓋刑乃人命所係。死者不復生。斷者不復續。安得不懼。穆王之所謂多懼。卽虞舜欽恤之意也。典獄宜有以體此心。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朕之所敬者在刑。故不敢輕以付于人。惟有德者方可使之爲明刑之官。穆王嘗見得刑乃天之討罪。今天相下民而愛之。故以刑整齊其民。使善者有所恃。惡者無所肆。此豈非天之愛民乎。天有愛民之心。而司政典獄者實代天以愛民。故曰作配在下。旣爲天之配。合當有以察其難察之情可也。情之難察。莫如單辭。謂辭之偏而非有兩造也。在典獄者。明此心如火之照物。然無所不見。淸此心如水。然無一毫之累。如此。然後可以聽單詞。苟不明不淸。是在己之心未免有私蔽之。不足以爲天之配矣。旣曰單辭矣。又言兩辭。天下之民所以得其治者。無不在夫典獄者能以中道而聽。夫獄之兩辭。惡者之辭。有直則必有曲。有是則必有非。直其所直。而不直其所曲。是其所是。而不是其所非。非則曲而非者不敢辯。是則直而是者無所冤。民安得不治乎。如其不然。則是非曲直不當。民冤覊焉。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苟或容私其間。則兩辭必不得其正。直者未必有曲。曲者反得直矣。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此深言鬻獄之禍。以獄而得人之貨賄者。不足以爲寶。適以聚其罪之功爾。一時之間得利。則人情皆以爲益。而不知其實有禍害。其報應也。必以庶尤。言百殃俱至也。永畏惟罰。天道福善禍淫之罰可畏。當永畏之。不可暫畏之。而暫止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之于人何嘗不中哉。人自取之。所謂自貽伊戚也。天不惟有福善之命。亦有禍淫之命。惟人在命。是自取其禍淫之命也。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庶民之爲不中。惟司政典獄爲能正之。今也司政典獄者。以私心聽獄。民至于有冤不得伸。則不極之民人不謂之而天罰之。至于此則安有令政在天下乎。此章言天罰之可畏。用刑者當去其私心。以合天之心。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嗣孫者。諸侯嗣世之子孫也。穆王之戒。不特及于官伯族姓。又有及于嗣世之子孫。不惟有望于今日。而猶有望于來世。庶幾皆知穆王此心之恤刑。今往何監。謂自今以往。奚所法哉。得非在于以德而發民之中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皆有此中。惟化民者有德。足以啓迪之。尚明聽我之言。哲人惟刑。無疆

之辭。哲智之人。爲能用刑。蓋其所見者明。所察者審。不至妄用。則自然有無窮之美名。所以然者。蓋刑之中自有慶之理存。惟使刑皆麗于極。則五刑無一而不中。斯有慶矣。所謂慶者。卽上文所言自作元命。無疆之辭。皆慶也。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刑之可以致福如此。則民未可以不善而邀誅之。刑未可以殺戮之事而輕視之也。何者。民心本善。豈非嘉師。刑本所以使民爲善。豈非祥刑。曰無疆之辭。曰有慶。曰嘉。曰祥。皆以至美之言而獎勉之。使典獄知夫用刑之不當。則其罰不可逃。如上文所謂庶尤也。罔有政令也。皆所以爲罰也。知用刑之得其當。則其福亦不可辭。如慶也。嘉也。祥也。皆所以爲福也。皐陶之刑。至于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而後世于定國爲廷尉。且謂吾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則禍福之說。豈誣也哉。詳攷呂刑之書。有以見先王仁心之所寓。蓋深恩厚澤。醲賞慶賜。未足以見人君之仁。惟于慘酷殺戮之事。與夫甲兵爭戰之事。方有以見人君之仁。蓋于不得已之中而有慈祥愷悌之意。則聖人之心見矣。大夏長育。未足以盡天地之大。而窮冬霜雪之餘。一陽之復。有以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聖人之德。亦惟好生而已。

尚書詳解卷四十八

周書

文侯之命

幽王犬戎所殺。平王東遷之後。不能自強。周家遂不復興。皆自平王始也。孔子定書。必爲有取于此篇。蓋此篇之書。乃平王東遷之始也。文武之遺風餘澤尚存。如人之病。元氣猶在。調以藥劑。則病可以立起。致之此篇可見矣。晉侯捍王于艱。則諸侯猶藩屛王室。錫秬鬯彤弓。則禮樂征伐猶出于天子。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義和之號。諡爲文侯。則列國猶有諡。使平王能自此强于政治。則文武自可復見。惟其在位日久。略無興復之意。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歎。其甚也。以天子之尊。下賜諸侯寵褒。降賛貶重。自儕于列國。所以王者迹息。而王澤已竭。黍離降爲國風。則不得以嗣文武成康之後矣。夫夫子以至公爲心。稱物均施。當其東遷之初。王政尙存也。豈可不敍之于文武成康之後。及其末年王政已亡。則黍離已降。雖欲敍之文武成康之後何得而敍之哉。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觀此書。有以見先王封建諸侯之爲有功于藩屛也。秦人孤立。故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西漢末年內外

單傲王葬烏子起而乘之。周自成康以後，變故多矣。左氏傳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在楚，使告于諸侯曰：武王克商，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夷王愆于厥身，諸侯並走其望。厲王居彘，諸侯失位，以間王政。幽王愆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惠襄避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由此觀之，諸侯之有功于王室也如此。平王東遷之初，則有晉鄭焉依，不然犬戎之禍，非小變也。平王以晉文侯有大功之故，于是錫之以秬鬯圭瓚，使之得以祭祀。秬，黑黍也；鬯，鬱金之氣也，以鬱金釀秬黍為酒。圭瓚者，以玉為勺柄，所以酌鬱鬯祼以求神也。此諸侯之盛禮也，非有大功，則不足以當此之賜。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王若曰而下，皆册命之詞也。父者，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所以見天子之親諸侯也。義和者，文侯之字，所以尊之也。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文武所以能如此者，皆本之克慎明德。明德乃聰明自然之德，惟其克慎，所以能持守此德。慎即敬也，文武敬此德于身，上與天合，故昭然升達于天，下與民合，故布散而聞于下。惟時上帝所以集大命于文王之身。雖然，文武有明德，亦賴先正大臣之助，能左右昭事其君，至或小或大之謀猷，凡有善謀嘉猷，文武無不率從之，肆我之先祖自成康以下，安然在位者，文武與先正之是賴。平王之意欲求助于臣下，故舉文武之所以資先正者言之。觀此章，亦見得故家遺俗尚存，平王常念于文武，周家豈有不復興者。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嗚呼，嘆而自傷也。我小子之繼嗣，適遭天降大咎之時，謂幽王有犬戎之禍也。殄資澤于下民，謂其資用惠澤已絕，而不及下民，所以夷狄得以侵伐，王國如此之大純大也。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即今御事之臣，無有老成更事之君子，與夫俊而有才德者在其服位。予一人又無能，不足以勝其任。宣王之中興也，惟有申甫召公虎之徒，今則耆舊皆無人，而平王之身又不勝其任，此所以如是之衰微不振。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諸侯有功于我，一人可長安在位。不然則我忝辱矣。父義和，汝克昭明汝顯祖唐叔之訓，汝之身始能型法文武之道，用能合乃辟之心，以繼乃君之心，追孝于前文德之人。乃辟，平王自謂也。前文人即文侯之祖也。平王自謂乃辟之心，雖欲有為，無有能合能繼續之者，汝能合之繼之者，肖逃人之事，汝顧有文德矣。汝又能追孝之以述其事，汝多修扞我于艱，我當艱難多事之際，惟汝多所修治，以扞衛我，此予所以嘉善汝之功也。觀此章，見平王無興復之意，雖求助于諸侯，而平王殊不能自立，雖御事之臣無有耆俊，而平王不能求賢以圖事，所以國家大仇，終不能報。然則為平王者，宜如衛文公、燕昭王、越勾踐，翕然有必為之志，則可矣。誰之

六五曰：利用侵伐。當平王之時，正當侵伐，收攬威權之時，而猶以自處。曰予則罔克，此所以不復興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此晉侯來朝，禮畢，王遣之還其國也。其歸者，歸國。視爾衆，寧爾之邦。用賚爾以秬鬯一卣，中尊也。賜爾以秬鬯一卣，使之得以祭祀其祖，蓋非常之賜，亦大功不敢當此禮。彤赤色，盧黑色，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諸侯有彤弓盧弓之賜，始得以專征伐，此蓋命之以侯伯之任。馬四匹為一乘。凡此所賜，皆是有大功者，始可以當此。父往哉，自今以往，柔遠能邇，欲懷柔遠人，當自能邇始。惠安小民，不可荒忽自安，簡閱其士，惠恤其民于爾都之中，則爾之明德自此成矣。觀此數句，亦見平王之無志。柔遠能邇，惠康小民，豈非善言，然在堯舜文武之時，為此言則可，在平王時，為此言則不可。如滿招損，謙受益，在舜征苗時，為此言則宜，成王伐三監淮夷，考翼不可征，適以為無志害事。平王于此不知明變，當東遷之初，夷狄強盛，王綱不振，國家遷移之時，而反為平安無事之語，既不能奮然自立，而所以命文侯者，又皆寬閑自得之言。此篇東坡所謂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

尚書詳解卷四十九

周書

費誓

此篇見伯禽之在魯，凡軍旅行陣之間，器械車馬芻茭糗糧楨榦，無一不備，亦無一不知。此古人之學所以為精粗一致，本末一理，豈有能文而不能用武，徒知性命道德之理，而不達于軍旅戰陣之事哉。豈特當時周禮盡在魯，凡先王所謂制度大綱小紀，皆于魯國而可攷，自非周公所以教其子，則何以至是哉。孔安國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之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夫子誠以是誘進後人，使知帝王之事誠不遠也。苟于費誓秦誓二篇之書觀之，雖春秋諸侯之事，而帝王之制度與帝王之心術，大概可見矣。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始封之國，居于曲阜，徐州之戎及淮浦之夷並起為寇。先儒謂此戎狄，帝王所羈縻，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三代未嘗無戎狄之害，特在中國所以備禦之如何耳。周公居攝之初，淮夷嘗逆，武庚叛矣，及成王即政，而又叛。魯國近于徐戎，觀此篇伯禽所以治軍旅者，蓋正素治，雖有淮夷，焉能為魯害哉。其後魯之子孫不能遵守伯禽之法，若隱公會戎于潛，及戎盟于唐，春秋內中國而外夷狄，豈可與

之誥盟會之禮哉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嘆而誓之曰無諠譁聽我之命欲其聽之專也徂往也往者居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蓋其叛也久矣今又並起為寇其往征之善穀乃甲胄敿乃干甲以衛身胄以衛首而干盾亦出以(案此下文氣不貫核之経文亦多譌漏疑有缺文)則不待逐而自得牛馬矣古人處事精審如此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此又戒軍中之事行軍之時人衆所在易至于寇攘而為劫掠者或踰垣牆而竊人之馬牛誘人之臣妾者皆是軍無紀律故禁之軍事以嚴終古人之善用兵者多多益辦視千萬人之心若一人之心者以其紀律整齊故也觀此一段伯禽于人情曲折行陣纖悉之事無不周知所學亦微矣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誓後以甲戌之日征徐戎糗糧軍之糧食也預先儲峙之無敢不及縱有不及則有乏軍興之死刑魯人三郊三遂天子六鄉六遂則有六軍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郊即鄉也國外為鄉鄉之外為遂別言魯人者當時諸侯亦有以師屬伯禽者故此專戒魯之郊遂峙乃楨榦乃築城之具所立之木謂之楨兩旁障土者謂之榦以甲戌之日築城壘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苟有不供者刑皆盡用之但不至死耳芻茭所以供牛馬也亦責之三郊三遂之民無敢不多不然則亦有死刑軍事以嚴終而所用之刑則自有輕重有所謂常刑有所謂無餘刑非殺者又有所謂大刑而至死者蓋芻茭糗糧一不備則乏軍興其罪為重故寘之死刑其餘則築工重于用軍次舍紀律也東坡先生曰徐戎淮夷近在魯東郊不伐之于郊而峙糗糧征其國既以甲戌築又以甲戌行何也伯禽初至魯魯人未附韓信所謂驅市人而戰者若伐之于東郊魯國自戰其地易以敗散築而守之徐夷必爭土功不得成故以是日築亦以是日行徐戎方空國寇魯乃以大兵往攻其巢穴師與之日東郊之圍自解所謂攻其必救築者乃得成功我若言征言築終不言戰蓋妙于用兵周公之子蓋亦多材多藝耶其論甚精確

尚書詳解卷五十

秦誓

觀此篇之書乃春秋諸侯之事爾聖人取而繼之二帝三王之後有深意存焉傷王道之不行而不欲絕之不以示來世也故取其改過遷善之意焉以為此即帝王之門戶也由此而進夫帝王亦不遠論語之所以教人者不曰無過而曰勿憚改易之所言者不全以吉望人而曰无咎者善補過也豈豫在上以有渝則可以无咎同人之九四困而反則可以得吉蓋當其人欲橫流善端窒塞之時夫帝王之道已背馳甚矣及一旦改過困于心衡于慮則向之橫流者復絕向之窒塞者復開善心油然而生此豈不足以趨聖人之門戶乎聖人所以予人之改過而進人以善者為此故也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以秦穆公之貪利苟得至于喪師然一旦悔過作誓而夫子係之于帝王之書之末豈非惡人之齋戒可以事上帝乎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

穆公始者與晉文公伐鄭鄭與秦盟秦使杞子戍之杞子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不可召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伐鄭師經于崤崤晉界也于是時晉文公既死襄公初立以謂秦之伐鄭不以告晉而乘我之喪因其師之歸而敗之于崤案春秋僖公

三十三年書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而書之所序，則曰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此皆仲尼之秋筆也。易爲而異其辭，其在書則褒秦，春秋則狄之，何也。春秋之教專于懲惡，其法嚴，詩書之教止于勸善，其辭恕。書之有秦誓，猶詩之有木瓜衞頌也。齊桓公之霸，春秋貴之備矣，而木瓜之詩，則美桓公。僖公之在春秋，廿未有一善之可書，而魯頌之作，形容極口，由此觀之，則書之取秦誓者，專取其悔過也。春秋之責秦穆公者，謂其容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有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秋道也。此春秋之所書異于秦誓之序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此誓衆之詞也。欲衆人專心致志以聽上之言，故曰嗟我士，聽無譁，予今誓告汝以羣言之首，擇其言之至要者以告汝，人之爲言，莫切于自反故也。古人有言曰，此即擇言之首也。古人之言，以謂民之常情，欲使人盡順己之所爲者，以此而爲安，人情雖盡欲如此，然天下之事難要順己者，未有不拂乎人情，而順乎人者，未有能順乎己。責人斯無難者，是己者必責人，何難之有，惟是以其所以責人者，反以自責，則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受他人之責，又使責己者其言如流，無所顧忌，此方爲難。天下之大患，莫大乎有我之心勝，而天下之大善，莫大乎忘我者也。知以順己之爲安，責人之爲難者，皆有我之心，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也。至于受責而俾言者之如流，自非忘我，何以感人如此哉。此則全以義理爲主，不見其有我之私也。此古人至切要之言，穆公引之以自悔也。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此乃穆公悔過之詞。言人爲善，惟日不足，長乎去之速，而來之遲，君子競諸。穆公自以謂我心之憂，惟恐日月已往而不來，但爲今日而無明日，此是惟日不足矣。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此二句乃穆公當痛定之後，思當痛之時，故有此言。此乃前日之事也。古之謀人，謂老成人也，其謀可從矣，而我反以爲未能成就其事，而且忌之。今之謀人，新進少年也，其謀不可從矣，而且以爲親而近之。凡人之情，在今日而知昨日之非者，皆深自懲創也。不然，雖知其非，而且文飾之以爲辭矣。

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此則悔過自新之辭。雖則前日之過如此，自今以往，庶幾所謀者，皆詢黃髮之人，則終無所過，所謂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且老成歷事之君子，其言若不快人意，而實爲國遠慮，新進之人，其言事可喜，而深誤人事。穆公自一懲創之後，前日之銳，與乎血氣之氣，消散殆盡，所以惟欲得黃髮老成之人，亦如漢武初年惟張騫衞霍是信，自輪臺哀痛之後，方知以託孤之任委之霍光持重之君子。番番，老成之貌也。番番之良士，雖其筋骨既衰，凡耳目之力與乎手足之役皆過矣，然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蓋其經歷之深，諳練之久也。仡仡者，勇壯之貌，雖其射御之間，皆中法度而不違，然而我庶幾不欲此等人。前日之所好者今惡之，前日之所惡者今好之，此皆今日之好惡與前日相反也。曰尙猷，曰尙有之，曰尙不欲，皆有庶幾之意，此深見得穆公不敢自恃。惟截截善諞言，休君子易辭，截截者，察察也。諞言者，辯言也。好察察小慧，而以便佞之言，能使君子貳變易其辭，此人乃大好佞之人，詞鋒捷給，利口若嗇夫之流。皇，暇也。此等人我何暇多有之哉。人能悔過，則其見必明，見之明，則是非眞僞，察之無不熟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昧昧有深沈之意，惟深沈者爲能有所思。如有一介臣，謂介然有守者也。斷斷有確然不拔之意，斷斷守善，不惟他技之務，其心休休然，謂綽有餘裕自得也。其如有容，無以累其心，則其心廣大，惟己有技能者，斯忌他人之技也。不以技能自居，則其心自然休休寬大，既無驕心，又無忌心，安得不休休。其如有容，形容之有不可得，苟以爲有容，則終有限量，惟形容之不可得，則其所容者無限量。惟是有此等人，所以能容人之善，人有技，若出于己，不忌其能，人之有美德，至于大而化之之謂聖，其心好此人之善，心之所好，有過于口之所言。蓋善揚薦達者有限，而心好善者無已也。天下之善一也，何拘于在人與在己，人之技，人之彥聖，若出于己，然此是見義理，而不見人與己之分也。是能容之，苟好善至于如己有之，則能容人之善，以保我子孫黎民，隨其所職，而有所利，是何好善之功遂至于此。苟我不以智自處，則天下之智者爲我用，我不以才自處，則天下之才者爲我用。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天下患無此等人耳，天下而有此等人，則天下之賢皆樂爲之用，此豈非其能保子孫黎民哉。乃若不然，則人之有技，反冒疾而惡之，惟恐他人之才名出己之右，人之彥聖，則多方沮抑之，違之，俾不得以上達，妬賢嫉能如此，安能容人。天下之士，皆將保身避患而去，誰與保子孫黎民哉。子孫黎民不克保，其危甚矣。自古國之興亡，不外此二者。齊有鮑叔，則有管仲，鄭有子皮，則有子產，唐有房杜，則有王魏英衞，不然，以李林甫盧杞居其上，則雖有張九齡陸贄百輩，安能用之哉。穆公所言，皆暗與古人合，惟其悔過後，善心油然，胸中明白，無有以蔽之，在聖賢門戶中，自然識得聖賢門戶中事耳。孟子曰，人恆過，然後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後作，徵于色，發于聲，而後喩，孫叔敖管夷吾之賢，以動心忍性者得之，而孤臣孽子所以達者，皆其操心之危，慮患之深也。大抵人之資質不同，其上焉者生知，固不待摧挫，中人以下，不因摧挫困辱，則無日新之益。由此以觀，則患難之來，逆意之境，皆學者進德之門戶，未可以此而遂沮喪其志也。物之生也，不在于大夏長養之際，而在于窮冬閉塞之時，明乎此，則足以知秦穆矣。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杌隉者，危殆也。榮懷者，安寧而懷來也。天下之事，無不在于人君，所謂洚水儆予，百姓有過，在一人。穆公知天下之所以安者，在一人之用賢，而天下之所以危者，亦在一人之用不肖。慶，善也。人君之用舍

081·18
0022
1446024
文科教師研究生閱覽室
21101000178170

係天下之安危，則他技之臣，豈可輕用之哉。予攷此篇，知穆公悔過之力。自此便常悉悉窒慾，釋前日之怨可也。何爲文公二年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文公三年秦人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似非所以踐悔過之言也。抑無乃血氣之易勝，前日之怨、有未能忘情者歟。抑亦悔過之言，徒爲是空言，知悔而不知改者歟。余嘗致之，春秋知秦穆公五春秋之賢，而其失則賢者之過也。嘗僻處西戎，未嘗與中國會盟。自晉文公之入國也，秦有大功于晉。故溫之會、翟泉之盟，使其子會之，而不自來。其納襄王也，晉文公辭之而遂還。此見穆公本心在于納王處，不是要名。旣有文公能任其事，則不得不歸。惟是襲鄭一節，出于輕信人言，以致崤函之敗。未幾而悔過作誓矣。其後雖兩伐晉，只欲報夙怨而已。後之君子不可不諒其心也。

第一〇六冊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一〇六
作者＝
页数＝８７２
ＳＳ号＝１０４８２３４１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